目录

[文才技艺卷（第197-232卷)目录 2](#_Toc24721514)

[交际表现卷目录（第233-275卷） 155](#_Toc24721515)

[梦幻妖妄卷（第276-290卷)目录 346](#_Toc24721516)

[神鬼精怪卷（第291-374卷)目录 412](#_Toc24721517)

# 文才技艺卷（第197-232卷)目录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峤游人　谭铢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瑑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卷第二百一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愻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卷第二百二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琡　孔拯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沇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玙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頔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衮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謩　许云封　吕乡筠

　觱篥　李蔚乐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箜篌　　　徐月华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鹄　左伯 胡昭　钟繇　钟会　韦诞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舆　谢安　王慄　戴安道

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卷第二百十　　　画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卷第二百十一　　画二　　　宗测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干

卷第二百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卷第二百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卷第二百十四　　画五　　　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杂编

卷第二百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卷第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直

卷第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颍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卷第二百十八　　医一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务

卷第二百十九　　医二　　　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颃　梁革　梁新赵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遘　颜燧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冏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谌　魏元忠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七　马生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锷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娄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逊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衮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绹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昚惑　马待封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屺寺僧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弈棋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威　王度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人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岳　苟讽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　周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谷

卷第一百九十七　博物

东方朔　刘向　胡综　张华　束皙　沈约　虞世南　傅奕　郝处俊　孟诜 唐文宗　贾耽　段成式　江陵书生

东文朔

汉武帝时，尝有独足鹤。人皆不知，以为怪异。东方朔奏曰：此山海经所谓毕方鸟也。验之果是。因敕廷臣皆习山海经。山海经伯翳所著，刘向编次作序。伯翳亦曰伯益。《书》曰：益典朕虞。盖随禹治水，取山海之异，遂成书。（出《尚书故实》）

【译文】

汉武帝时，曾经出现过独脚鹤，人们不知是什么鸟，认为是一种奇怪的禽类。东方朔向武帝上奏说，这是《山海经》中所说的毕方鸟。经过验证果然是这样。于是，汉武帝下诏书，命令上臣们都学习《山海经》。《山海经》是伯翳所著的，西汉刘向按次序编辑并作序言。伯翳也叫伯益。《尚书》上说，伯益的《山海经》让我快乐。因为伯益曾跟随大禹治水，遍采山川河海的奇异之处，写成了此书。

刘向

贰负之臣曰危，与贰负杀契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与发，系之山上，在关提西北，郭璞注云。汉宣帝使人发上郡磐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发反缚，械一足。以问，群臣莫知。刘向按此言之。宣帝大惊，由是人争学山海经矣。（出《山海经》）

【译文】

贰负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危。危和贰负共同去父杀契窳（ｙàｙǔ，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帝把危拘禁在疏属这个地方的山上，右脚戴着镣铐，两手和头发被反绑着，拴在山上的石头上，在关提西北部。东晋文学家郭璞在《山海经注》中是这样说的。汉宣帝刘询派人在上郡采掘大石块，在一个石室中发现一具古尸，全身赤裸，披发，双手被反绑，一只脚被铐着。汉宣皇上问这件事，大臣们没有知道的，只有刘向详细地说出了本末，汉宣帝很吃惊。由此，人们争学《山海经》。

胡综

胡综博物多识。吴孙权时，有掘地得铜匣长二尺七寸，以琉璃为盖，雕缕其上，得一白玉如意，所执处皆刻龙虎及蝉形。时莫能识其所由者。权以综多悉往事，使人问之。综云："昔秦始皇东游，以金陵有天子气，乃改县名。并掘凿江湖，平诸山阜，处处辄埋宝物，以当王土之气。事见于秦记，此盖是乎。"众人咸叹其洽闻，而怅然自失。（出《综别传》）

【译文】

胡综博学多识。东吴孙权时，有人在掘地时得到一个铜匣，长二尺七寸，上有琉璃盖，匣上雕刻着花纹。又得到一个白色玉石如意，手拿的地方刻着龙、虎、蝉形图案。当时，谁也不知道这物件的来由，孙权认为胡综对过去的事情很熟悉，便派人去问。胡综说："当年秦始皇东游，认为金陵一带有天子气，便改了县名，掘江挖河，推平山丘，并在各地埋下宝物，用这种办法破坏王土之气，此事在《秦记》上有记载。这些东西就是当年埋下的宝物。"众人很叹服胡综的博学多闻。自己感到很惭愧。

张华

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出《小说》）

【译文】

魏时，殿前的大钟忽然自己鸣响了起来，省署内外一片惊慌。张华说："这是由于四川铜山山崩，相互共鸣的原因，所以大钟自鸣。"不久，四川上奏，果然是铜山山崩，时间和张华说的一样。

又 张华

晋陆士衡尝饷张华，于时宾客盈座。华开器，便曰："此龙肉也。"众虽素伏华博闻，然意未知信。华曰："试以苦酒灌之，必有异。"试之，有五色光起。士衡乃穷其所由。鲊主曰："家园中积茅下，得一白鱼，质状殊常，以作鲊过美，故以饷陆。（出《世说》）

【译文】

又中朝时，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以白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谐，宫中朝暮撞，故声相应。可鑪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依言，即不复鸣。（出《小说》）又武库内有雄雉，时人咸谓为怪。华云："此蛇之所化也。"即使搜除库中，果见虵蜕之皮。（出《小说》）

又 张华

又吴郡临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无声。以问华。华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鱼形，扣之则鸣矣。"即从华言，声闻数十里。（出《小说》）

又惠帝时，有得一鸟毛长数丈。华见而叹曰："此所谓海凫毛。此毛出则天下土崩。"果如其言。（出《异苑》）

又洛中有一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欲杀夫，谓夫曰："未曾见此穴。"夫自过视之。至穴，妇推夫坠穴，至底，妇掷饭物，如欲祭之。此人当时颠坠恍惚，良久乃苏。得饭食之，气力稍强。周惶觅路，乃得一穴。匍匐从就，崎岖反侧。行数十里，穴小宽，亦有微明。遂得宽平广远之地。步行百余里，觉所践如尘，而闻粇米香，啗之芬美，过于充饥。即裹以为粮，缘穴行而食。此物既尽，复遇如泥者，味似向尘，又赍以去。所历幽远，里数难测。就明旷而食所赍尽，便入一都：郛郭修整，宫馆壮丽。台榭房宇，悉以金魄为饰。虽无日月，明逾三光。人皆长三丈，被羽衣，奏奇乐，非世所闻也。便告请求哀。长人语令前去，从命进道。凡遇如此者九处。最后所至，苦告饥馁。长人入，指中庭一大柏树，近百围，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须。初得一球，长人取之。次捋又取，后捋令啗食，即得疗饥。请问九处之名，求停不去。答曰："君命不得停，还问张华当悉。"此人便复随穴而行，遂得出交郡。往还六七年间，即归洛，问华，以所得二物视之。华云："如尘者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泥；九处地仙名九馆；羊为痴龙；其初一珠，食之与天地等寿，次者延年，后者充饥而已。"（出《幽明录》）

又豫章有然石，以水灌之便热，用以烹煮，可使食成。热尽，下可以冷水灌之更热。如此无穷。世人贵其异，不能识其名。雷焕元康中入洛，乃赍以示华。华云："此所谓"然石"。"（出《异物志》）

又嵩高山北有大穴空，莫测其深。百姓岁时每游其上。晋初，尝有一人误坠穴中。同辈冀其倘不死，试投食于穴。坠者得之为粮，乃缘穴而行。可十许日，忽旷然见明。又有草屋一区，中有二人，对坐围棋，局下有一杯白饮。坠者告以饥渴。棋者曰："可饮此。"坠者饮之，气力十倍。棋者曰："汝欲停此不？"坠者曰："不愿停。"棋者曰："汝从西行数十步，有一井，其中多怪异，慎勿畏，但投身入中，当得出。若饥，即可取井中物食之。坠者如其言。井多蛟龙，然见坠者，辄避其路。坠者缘井而行。井中有物若青泥，坠者食之。了不复饥。可半年许，乃出蜀中。因归洛下，问张华。华曰："此仙馆，所饮者玉浆，所食者龙穴石髓也。"（出《小说》）

【译文】

晋时，陆士衡曾请张华吃饭，当时宾客满座，张华揭开一食器，说："这是龙肉。"大家虽然知道张华博学多识，但这次却有点不大相信。张华说，你们用苦酒浇一下试验，必然有变化。一试，那肉发出了五色光。陆士衡追问是怎么回事。厨师说："我在园中茅草下得到一条白鱼，肉质、形状都很特殊，烹调后味道很美，所以才给您品尝品尝。"

又，晋中朝时，有人家中蓄有一个铜澡盆，早晚经常鸣响，就像有人击打似的。这人把这事告诉了张华，张华说："你这个铜澡盆和洛阳宫中大钟的音律相同，所以宫中早晚敲钟时，你的铜盆也发声相应和，你可用锉把澡盆锉轻一些，它们的音律就不同了，也就不再鸣叫了。"按他说的办法做了，果然不再鸣响了。

又，武器库中发现一只公山鸡，大家感觉奇怪。张华说，这是蛇变的。他们便在库中搜寻，果然找到了蛇蜕的皮。

又，吴郡临平地方有一石崖崩裂，发现一只石鼓，敲打时不出声。问张华，他说："可用四川产的桐木，刻成鱼形，用这个敲打石鼓，就能发出声音。"按他的说法办了，鼓的响声十里外都能听到。

又，晋惠帝司马衷时，得到一根数丈长的鸟毛。张华叹息一声说："这是海凫毛，一出现这种毛，天下就要发生地震。"果然如此。

又，洛中地方有一个洞穴，深不可测。有一妇人想杀害她的丈夫，对她丈夫说："你没看见过这个洞吧？"丈夫走来看时，妻子把丈夫推到穴中。妇人扔了些食物，用来祭奠丈夫。这人起初时恍恍惚惚。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把妇人扔下的食物吃了，有了些力气。四处寻找出路，找到一个穴洞，伏下身子在里边爬，曲曲弯弯，爬了数十里，穴洞渐宽，也有了微弱的亮光，逐渐路也平了，地方也宽阔了。又步行了一百多里，觉得脚下踩的像尘土，闻着有股米香味，用嘴尝尝味道很美。他就用这东西充饥，还背了一些当粮食用。又沿着穴洞走，这东西也吃光了，又遇到像泥一样的东西，味道和方才那些尘土样的东西一样，他又吃这个，走了很远很远，也不知有多少里。眼前更宽阔了，食物又吃光了。他来到一座城堡，城中的建筑很整齐，宫馆也很壮丽，楼台亭榭，都用金子装饰。这里虽然没有太阳、月亮，但特别亮。人都三丈多高，身上披着羽毛衣，演奏的音乐也很奇特，在世间没有听到过的。他便哀求长人指点他，长人叫他还往前走。他又往前走，走过了九处这样的地方，到了最后一处，他很饥饿，长人指着庭中一棵大柏树，这树一百多围粗，树下有一只羊。长人叫他捋羊胡子，最初得到一个珠子，长人拿去了，又捋出一个珠子，又被取去。最后捋出一个，才叫他吃了。他不饿了。他询问这九处是什么地方，他想留在这里不走了。回答说："你的命运是不能在这住下的，你回去问张华就明白了。"这人又随着穴道往前走，竟走到了城郊，这一趟竟走了六七年的时间。回到了洛阳，他问张华，并把他得到的两样东西给张华看。张华说，像尘土的是黄河龙涎，泥是昆山下的泥，九处地方是九馆，羊是痴龙，第一个珠子若是吃了，与天地同寿，第二个能延长寿命，最后那个，只能充饥而已。

又，豫章地方有一种然石，用水浇便发熟，用来烹煮，可以做熟饭。放完热后，再用冷水浇，更热。可以这样反复生热，人们感到这种石头很怪，不知叫什么。雷焕元到洛阳时带了一块给张华看，张华说，这就是所说的然石。

又，嵩山北侧有个大穴洞，深不可测，老百姓每年都在上面游玩。晋初，曾经有一个误坠洞中，一起来的伙伴们希望他不死，便往洞中投放了一些食物，坠者就吃这些食物。他沿着洞穴往前走，十多天后，忽然前面宽阔明亮，又有一处草房，房中有二人对坐下棋。棋盘旁边有一杯白水，坠者说又饥又渴。下棋的人说："你可以喝这个。"坠者喝完，力量增加了十倍。下棋人问："你愿不愿意住在这里？"坠者说不愿意。下棋人说："你往西走十几步，有一口井，井里有些奇怪，你不要害怕，你跳进去，就能出去。若饿了，就吃井中的东西。"坠者按照说的这么办了。井里有蛟龙，都给坠者让路，坠者沿着井壁往前走，井中有像青泥一样的东西，饿了就吃这些东西。半年多才走出来，到了蜀中。他回到洛阳，问张华，张华说："那是仙馆，你喝的是玉浆，你吃的是龙穴石髓。"

束皙

晋武帝问尚书郎挚仲冶："三月三日曲水，其义何旨？"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推之水滨盥洗，因流以滥觞。曲水之义，盖起此也。"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嘉事也。"尚书郎束皙进曰："仲冶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东（明抄本"东"作"洝"，《太平御览》三十引"东"作"氵安"）流。又秦昭王三日上巳置酒河曲，见金人自渊而出，奉水心剑曰，今君制有西夏，乃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二汉相沿，皆为盛业。"帝曰："善。"赐金五十斤，而左迁仲冶为阳城令。（出《续齐谐记》）

【译文】

晋武帝司马炎问尚书郎挚仲冶，三月三日曲水这个节日，是怎么个来历？仲冶回答说："东汉章帝刘火旦时，平原地方，有个叫徐肇的人，在三月初生了三个女儿，三天后都死了，村里人们认为是件怪事，便到水边盥洗，洗去霉气，后来，人们在这个日子到河边喝酒，曲水的来历，就是依据这而来的。"武帝说："若是如你所说的，这不是一件好事。"尚书郎束皙进言说："仲冶年轻，不知这样的事，请允许我说说它的起源。从前，周公在洛阳，常把盛酒的器具放在河上，饮酒取乐，所以古诗中说，羽觞随东流。又因为，秦昭王在三日上巳时将酒放置在河弯时，看到一个铜人从深水中走出，手捧一把水心剑说：'你现在统治西夏，将来一定称霸诸侯。'因此，就把这个地方叫做曲水。东西两汉沿用此俗，大业昌盛。"晋武帝说："很好。"赏束皙黄金五十斤，将仲冶降为阳城县令。

沈约

梁武帝多策事。因有贡径寸栗者，帝与沈约策栗事：帝得十余事，约得九事。及约出，人问今日何不胜？约曰："此人忌前，不让必恐羞死。时又策锦被事。（出《卢氏杂说》）

又天监五年，丹阳山南得瓦物，高五尺，围四尺，上锐下平，盖如盒焉。中得剑一，瓷具数十。时人莫识。沈约云："此东夷盂也，葬则用之代棺。此制度卑小，则随当时矣。东夷死则坐葬之。"武帝服其博识。语在江右（明抄本"右"作"左"）杂事。（出《史系》）

【译文】

梁武帝萧衍很喜欢赌物游戏。这时宫中有进贡的一寸大小的栗子，武帝与沈约赌栗子，武帝赢了十多次，沈约赢了九次。沈约出来时，别人问他今天怎么输了？沈约说："这个人忌妒比他强的人，不让他，恐怕他要羞死。"他又玩赌锦被的游戏。

又，梁武帝天监五年时，在丹阳山南面得了一件瓦器，高五尺，周长四尺，上尖下平，象个盒似的。里面有一把剑和十几件瓷器。当时人们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沈约说："这是东部少数民族使用的一种陶器。葬人时用来代替棺椁，它的尺寸比较小，因为东部少数民族死时都是坐葬。"柴武帝佩服他的博学多识。这事记载在《江右杂事》中。

虞世南

唐太宗令虞世南写列女传，屏风已装，未及求本，乃暗书之，一字无失。（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大宗李世民命令虞世南在屏风上书写列女传，当时屏风已装好，来不及去取书，虞世南凭记忆书写，一字不漏。

又 虞世南

太宗常出行，有司请载副书以从。帝曰："不须，虞世南此行秘书也。"

【译文】

唐太宗常常出行，掌管皇上出行的部门想派一个善写的副书跟随他。他说："不用，这次由虞世南当秘书。"

傅奕

唐贞观中，有婆罗门僧言得佛齿，所击前无坚物。于是士女奔凑，其外如市。傅奕方卧病，闻之。谓其子曰："非佛齿。吾闻金刚石至坚，物莫能敌，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试焉。"僧缄滕甚严，固求，良久乃见。出角叩之，应手而碎，观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用之。（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朝贞观中期，有一个婆罗门僧说："他得到一颗佛牙，没有任何东西能打碎它。"于是，男男女女都来观看，门庭若市。正赶上傅奕卧病在床，听说后告诉他儿子说："那不是佛牙，我听说金刚石特别坚硬，一般的东西打不碎它，唯有用羚羊角才能打破它，你可以去试一试。"那僧人将佛齿放在袋中，绑扎严密，他不愿拿出，傅奕儿子再三恳求，很久才让他看，他用羚羊角一打，应手而碎。从此，再没有人去看了，现在雕刻珠玉的人都用这种方法。

郝处俊

唐太宗问光禄卿韦某，须无脂肥羊肉充药。韦不知所从得，乃就侍中郝处俊宅问之。俊曰："上好生，必不为此事。"乃进状自奏；其无脂肥羊肉，须五十口肥羊，一一对前杀之，其羊怖惧，破脂并入肉中。取最后一羊，则极肥而无脂也。上不忍为，乃止。赏处俊之博识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问光禄卿（掌管皇帝膳食的官）韦某说："须要用无脂肥羊肉做药。"韦某不知去哪里能找到，便到宫中大臣侍中郝处俊家去问，郝处俊说："皇上不愿杀生，他不能做这件事。"于是亲自上奏书说，无脂肥羊肉，要用五十口肥羊，一个一个地在羊面前杀死，羊都很害怕，脂便破了，入到肉中，取最后一只羊，这羊肉很肥但无脂。皇上不忍心这样做，便停止了。皇上很赞赏郝处俊的博学多识。

孟诜

唐孟诜，平昌人也，父曜明经擢第，拜学官。诜少敏悟，博闻多奇，举世无与比。进士擢第，解褐长乐县尉，累迁凤阁舍人。时凤阁侍郎刘祎之卧疾，诜候问之，因留饭，以金碗贮酪。诜视之惊曰："此药金，非石中所出者。"祎之曰："主上见赐，当非假金。"诜曰："药金仙方所资，不为假也。"祎之曰："何以知之？"诜曰："药金烧之，其上有五色气。"遽烧之，果然。祎之以闻。则天以其近臣，不当旁稽异术，左授台州司马，累迁同州刺史。每历官，多烦政，人吏殆不堪。薄其妻室，常曰，妻室可烹之以啖客。人多议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孟诜，平昌人氏。他父亲孟曜，经过经学考试及第，任学官。孟诜年少聪明，博闻多识，举世无比，进士及第，初任长乐县尉，后升为凤阁（中书省）舍人。当时凤阁侍郎刘祎之患病卧床，孟诜去问候，刘祎之留他吃饭，用金碗盛乳酪。孟诜看到很惊奇地说："这碗是用药金做的，不是石头中冶炼出的自然金。"刘祎之说："这是皇上的赐物，不会是假金吧？"孟诜说："药金是用仙方配制出来的，也不是假金。"刘祎之说："你怎么知道？"孟诜说："你用火烧它，能出现五色气。"马上烧之，果然有五色气，刘祎之这才明白了。武则天执政时，把孟诜任为宫廷近臣，因为他搞旁门异术，又把他降为台州司马。后来又升为同州刺史。他每到一处为官，为政繁琐杂乱，官、民都不堪忍受。他对妻室也很轻视。他常说，妻室可以用来做菜肴，招待客人。人们对他议论纷纷。

唐文宗

唐文宗皇帝听政暇，博览群书。一日，延英顾问宰臣，毛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顾未对。珏曰："臣按尔雅，苹是藾萧。"上曰："朕看毛诗疏，苹叶圆而花白，丛生野中，假非藾萧。"又一日问宰臣，古诗云：轻衫衬跳脱。跳脱是何物？宰臣未对。上曰：即今之腕钏也。《真诰》言，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臂饰。（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文宗李昂，在处理朝政的闲暇时间，经常博览群书。一天，他在延英殿中问左右的宰相和大臣："《诗经》中有这样的句子：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苹是什么草？"当时宰相李珏、杨嗣复、陈夷行相互看了看，没回答。李珏说："臣按《尔雅》的解释，苹是藾萧（一种像苹似的植物）。"皇上说："我看过《诗经注》，那上面说，苹叶圆、花白，在野地丛生，好像不是藾萧。"又一天，他问宰臣："古诗有一句'轻衫衬跳脱'。这'跳脱'是什么东西？"宰臣们没有回答。皇上说："就是现在腕上戴的镯子。"《真诰》（南朝梁，陶弘景编的一套书）上说"安姑有斫粟金跳脱"，是手臂上的装饰物品。

贾耽

唐贾耽好地理学。四方之使，乃是（明抄木"乃是"作"自乃"）蕃虏来者，而与之坐，问其土地山川之所终始。凡三十年，所闻既备，因撰海内华夷图。以问其郡人，皆得其实，事无虚词。（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时，贾耽非常喜好地理学，他经常和四方来的使臣，被俘虏来的少数民族坐在一起，询问那里的山川风貌，自然情况，他这样积累了三十年，准备好了资料，撰写了一部《海内华夷图》。问各地来的人，书中所写的内容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完全相符。

段成式

唐段成式词学博闻，精通三教；复强记，每披阅文字，虽千万言，一览略无遗漏。尝于私第凿一池，工人于土下获铁一片，怪其异质，遂持来献。成式命尺，周而量之，笑而不言。乃静一室，悬铁其室中之北壁。已而泥户，但开一牖方才数寸，亦缄鐍之。时与近亲辟牖窥之，则有金书两字，以报十二时也。其博识如此。（出《南楚新闻》）

【译文】

唐时，段成式不但对诗词有很高的选诣，而且精通道、释、儒三教，他的记忆力特别好，他披阅过的文字，就是千言万语，他也能过目成诵，略无遗漏。他曾经在房前开凿一个池子，工人在土中挖了一片铁，这铁的形状质地都很特殊，便给他送来。段成式用尺量铁。量铁的圆周后，只是笑而不语。他腾出一间房子，把这片铁悬在房中的北墙上，然后把屋用泥抹过，只留一下几寸见方的小窗，这小窗也用锁锁着。一些和他亲近的人从小窗中看到，上面有金书两字，用来报告每天的十二时辰。他就是这样有学问。

又 段成式

成式多禽荒，其父文昌尝患之。复以年长，不加面斥其过，而请从事言之。幕客遂同诣学院，具述丞相之旨，亦唯唯逊谢而已，翌日，复猎于郊原，鹰犬倍多。既而诸从事各送兔一双，其书中徵引典故，无一事重叠者。从事辈愕然，多其晓其故实。于是齐诣文昌，各以书示之。文昌方知其子艺文该瞻。山简云："吾年四十，不为家所知。"颇亦类似。（出《玉堂闲话》）

【译文】

段成式喜欢打猎，他父亲段文昌常常忧虑这件事，段成式已经年长，做父亲的也不便当面训斥，而请从事（府郡中的小官名）告诉成式。他的幕僚和他一同到学院时，从事便把丞相（段成式父亲的官职）的意思转告给他，他很认真地听并表示感谢。第二天，又去郊外打猎，所带的鹰犬比平时多一倍，给那些从事们每人一对兔子。并附信一封，他的信中所引用的典故，没有一事是重复的，那些府中的从事都感到惊讶，他文章中的典故出处意是那样多。他们一起去见段文昌，把他们的文章给段文昌看，看过之后，文昌才知道了他儿子的学识、技艺是那么广博。山简（山涛的幼子，西晋时官至尚书左仆射）曾说："我都四十岁了，家中人还不了解我。"段成式和山简很相似。

江陵书生

江陵南门之外，雍门之内，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高尺许，具体而微。询其州人，曰："此息壤也。"鞠其由，曰：数百年前，此州忽为洪涛所漫，未没者三二版。州帅惶惧，不知所为。忽有人白之曰，洲之郊墅间，有一书生博读甚广，才智出人。请召询之。及召问之，此是息壤之地，在于南门。仆尝读息壤记云，禹湮洪水，兹有海眼。泛之无恒，禹乃镌石，造龙之宫室，置于穴中，以塞其水脉。后闻版筑此城，毁其旧制，是以有此怀襄之患。请掘而求之。果于东垣之下，掘数尺，得石宫室，皆已毁损。荆帅于是重葺，以厚壤培之。其洪水乃绝。今于其上又起屋宇，志其处所。旋以《息壤记》验之，不谬。（出《玉堂闲话》）

【译文】

江陵县城的南门外，雍门内的东墙下有一所小堂室，堂室上覆盖小瓦，只有一尺多高，堂室虽小，梁、柱、门、窗，一应俱全。询问州内的人，这是什么建筑？回答说，这是"息壤"。问这"息壤"是怎么个来由。说，几百年以前，这个州暴发洪水，土地大部分被淹没，没淹没的只有三两处建筑，州帅很惶恐，不知怎么办好。忽然有人告诉他说，在城郊有一个书生，博览群书，才智出众，请把他召来问一问。把那读书人召来询问，他说这是"息壤"之地，建在南门。我曾读过《息壤记》，书中说，大禹为了填塞洪水，这里有海眼，洪水就是从这泛滥出来的。大禹雕刻石头，造了一个龙宫，填在穴中，用以堵塞水脉。后来听说为了建筑此城，把旧建筑都毁掉了。所以才造成了这么大的水灾。请挖掘一下看看。在东墙下挖了数尺，果然挖出了一个石头雕刻的宫室，已经被损坏了。荆州帅于是重新修葺，用厚土掩埋，才没有再发生洪水。现在在土上面又建起这个堂室，用来标志这个地方。用《息壤记》一对照，他说得很正确。

卷第一百九十八　文章一

司马相如　谢朓　沈约　庾信　王勃　卢照邻　崔融　张说　崔曙　王维　李翰 顾况　卢渥　唐德宗　戎昱　李端　韩翃　杨凭　符载　王建　裴度　白居易　元和沙门

司马相如

汉司马相如赋诗，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杨子云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子云学相如之赋而弗迨也，故雅服焉。相如为上林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而睡，跃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卿（明抄本"卿"作"通"）。牦柯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篡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必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博览。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矣。（出《西京杂记》）

【译文】

西汉时，司马相如作的赋，受到人们的称赞，他的赋典雅、富丽。其他诗人的作品，都不如他。他的文友杨子云说："长卿（司马相如的字）作的赋，不似从人间来的，简直是神仙点化而成的。"扬子云学司马相如的赋，但是赶不上司马相如，所以他很佩服司马相如。相如写的《上林赋》，文章潇洒，内涵深广，控引天地，涉古及今。有时睡卧构思，灵感来时便跃然而起，挥笔为文，深思熟虑，精雕细刻，几百天后才写成。他的友人盛览（字长卿），也是牦柯一带的名士，曾问司马相如作赋的方法，相如说："要想写好一篇文章，要有好的形式，一字一句，一辙一韵，都要认真推敲。还要有丰富的内容，作者要有广阔的胸怀，总览世间众生相，这样，你的文章才能内涵深广，而不只是罗列一些表面现象。"盛览写完了《列锦赋》后，便退出了文化圈子，终身不敢谈作赋的想法。

谢朓

梁高祖重陈郡谢朓诗。常曰："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出《谈薮》）

【译文】

梁高祖非常喜欢和推崇陈郡人谢朓的诗，他常说，三天不读谢朓的诗，觉得口中无味。

沈约

梁奉朝请吴均有才器，常为剑骑诗云："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高祖谓曰："天子今见，关西安在焉？"均默然无答。均又为诗曰："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隐侯约语之曰："印黄沙语太险。"均曰："亦见公诗云，山樱发欲然。"约曰：我始欲然，即已印讫。"（出《谈薮》）

【译文】

梁时，奉朝请（闲散官员）吴均有才华、有器度。他曾写过一首《剑骑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何当见天子，画地取关西。梁高祖对他说："你诗中说的天子我已经看见了，那么关西在哪？"吴均沉默，没有回答。吴均另一首诗中有：秋风泷白水，雁足印黄沙。沈约（南朝梁时文学家，梁武帝登位时封为建昌县侯，死后谥隐，故称其为隐侯）说："印黄沙，用语太奇。"吴均说："我也在你的诗中读过这样的句子：山樱发欲然。"沈约风趣地说："我开始用的'欲然'，现在已经'印'完了。"

庾信

梁庾信从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轻之。信将枯树赋以示之，于后无敢言者。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信读而写其本。南人问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狗吠，聒耳而已。"（出《朝野佥载》）

【译文】

梁时，庾信从南朝出使北朝西魏长安，刚去的时候，北方的文人很看不起他。他把他作的《枯树赋》给他们看，读过之后，便不敢再轻视他了。当时，西魏文学家温子升作《韩陵山寺碑》碑文，庾信读后很欣赏，并为他书写了碑文。南朝的人问庾信："北方的文人怎么样？"庾信说："唯有《韩陵山寺碑》的碑文还可以，薛道衡、卢思道多少懂点文墨，其余的都是驴鸣狗叫，喧扰嘈杂而已。"

王勃

唐王勃每为碑颂，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笔书之，初不点窜。时人谓之"腹稿"。（出《谈薮》）

【译文】

唐时，大文学家王勃每当书写碑颂时，先磨很多墨，他却盖被蒙头躺卧，忽然起来，提笔书写，一气呵成，也不涂改。当时人们把这叫做腹稿。

卢照邻

唐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总披览，略能记忆。后为益州新都县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闻之曰："喜居王后，耻在骆前。"时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如卢生之文，时人莫能评其得失矣。惜哉，不幸有冉畊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出《朝野佥事》）

【译文】

唐朝的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他二十左右岁的时候，在邓王府任过："典签"（掌管起草文书、奏表、宣行教命的小官）、"书记"（主管文书工作的人员）等职。邓王府内有很多书籍，照邻读了很多，而且还能记住一些。后来他升任益州新都县县尉。任期满后，他到四川去远游、盘桓，终日饮酒、赋诗，生活的很豪放、开朗。所以人们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卢照邻听后说："在王勃之后我很高兴，可是在骆宾王之前，我感觉很耻辱。"当时，杨炯的诗，喜欢把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东汉时作家、学者）之略谈、"陆士衡（西晋文学家）之所记；"潘安仁（西晋文学家）宜其陋矣"、"仲长统（东汉末年文学家）何足知之"。人们称这是"点鬼簿"。骆宾王的诗文好用数字，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人们称他为"算博士"。卢照邻的文章，当时人们没有评论他的得失。很可惜，他得了风痹症，他著有《幽忧子集》，用来发泄自己的忧愤情绪，文集共二十卷。

崔融

唐国子司业崔融作武后册文，因发疾（"疾"原作"席"，据明抄本改）而卒。时人以为二百年来无此文。（出《国史纂异》）

【译文】

唐朝国子司业（学官，监内副长官，掌儒学训导）崔融，因为撰写《则天哀册文》精思劳苦而患病死亡。人们认为，二百年来没有过这样的好文章。

张说

唐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艺之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之文，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谟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异乎？若施之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大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时，张说和徐坚同在集贤院当学士十多年，两人爱好一致，感情相投。当时和他们共事的学士们，已经衰落的很多，独有张、徐二人还留在集学院。张说把当年的学士名字都一一写出来，和徐坚一起观看。徐坚对张说说；"诸位当年都是各有专长，各领风骚啊，请问文章方面，谁先谁后？"张说说："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的文章，都是良金美玉，无可挑剔。富嘉谟的文章，严峻峭拔，雄奇豪放，别具一格，他这种言论，若是用在议论朝政的地方，必然引起大乱子。阎朝隐的文章，浓妆艳抹，词藻华丽，轻歌曼舞，读后令读者愉悦，虽然有些风流儒雅，但是有点过于幽默诙谐。"徐坚又问："现在的后起之秀，谁的文章好？"张说说："韩休的文章，有如美酒佳肴，词语典雅，但缺少韵味。许景先的文章，虽然肌肤丰满，华丽可爱，但缺少风骨。张九龄的文章，有如淡妆素裹，应时实用，但缺少润饰。王翰的文章，像华美的玉器，灿烂珍贵，但多有瑕疵。若能去其所短，扬其所长，也是一时之秀啊！"

崔曙

唐崔曙应进士举，作明堂火珠诗，续（明抄本"续"作"以赎贴"三字）有佳句曰："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其言深为工文士推服。既夭殁，一女名"星星"而无男。当时咸异之。（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朝，崔曙应进士举，他作了一首《明堂火珠诗》，续作中有佳句：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诗中的措词深为文人们推崇和叹服。崔曙死后，只留下一女，名星星，没有男孩。他留下的后人和他诗中写的一样，当时人们认为很奇异。

王维

唐王维好释氏，故字摩诘。性高致，得宋之问辋川别业，山水胜绝，今清凉寺是也。维有诗名，然好取人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以为含英集中诗也。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乃李嘉佑诗也。（出《国史补》）

【译文】

唐时，王维信仰佛教，所以他的字叫摩洁，性情很清高。他得到了宋之问在兰田辋川的一套居所，风景很美，就是现在的清凉寺。王维的诗享有盛名，他写诗时好摘取别人的章句，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人们认为这是《含英集》中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这两句诗是李嘉佑的诗。

李翰

唐李翰文虽宏畅，而思甚苦涩。晚居阳翟，常从邑令皇甫曾求音乐。思涸则奏乐，神全则缀文。（出《国史补》）

【译文】

唐时的李翰，文章的气势虽然宏伟畅达，而他的内心却很苦闷。晚年时居住在阳翟邑，常常从阳翟邑令皇甫曾那里借用乐器，文思枯竭时就演奏乐器，精神饱满时则写文章。

顾况

唐顾况在洛，乘间与一二诗友游于苑中。流水上得大梧叶，上题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叶上，泛于波中。诗曰："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后十日余，有客来苑中寻春，又于叶上得一诗，故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出《本事诗》）

【译文】

唐时，诗人顾况住在洛阳，在闲暇时和一两个诗友在宫墙外边的园林中游玩，在从宫墙内流出的水上，拾到一枚大梧桐树叶，叶上有一首题诗：

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

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

顾况第二天在流水的上游，也在树叶题了一首诗，放在水中，诗是：

愁见莺啼柳絮飞，上阳宫女断肠时，

君恩不断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

十多天以后，又有人在园林游春，又在一片树叶上得了首诗，拿给顾况看，诗是：

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愁和独含情。

自嗟不及波中叶，荡漾乘风取次行。

卢渥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之岁，偶临御沟，见一红叶，命仆搴来。叶上及有一绝句，置于巾箱。或呈于同志。及宣宗既省宫人，初不诏，许从百官司吏，独不许贡举人。渥后亦一任范阳，独获其退宫人，睹红叶而吁怨久之曰：当时偶题随流，不谓郎君收藏巾箧。验其书迹，无不讶焉。诗曰："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出《云溪友议》）

【译文】

中书舍人卢渥应举那年，偶然走过宫墙的御沟，看水上有一枚红叶，他叫仆人拿过来，一看，红叶上题了一首绝句，把它放在装衣帽的小箱中，有时拿出来给朋友们看看。到唐宣宗李忱的时候，裁减宫女，皇帝下诏书，准许宫女嫁百官司吏，独不允许嫁给举人。卢渥后来到范阳任职，恰巧得到了一个从宫中退出来的宫女，看到了红叶，感慨万千。过了一会儿宫女说："当时只是偶然题诗放在水中，没曾想却在郎君的箱子中收藏着。"一看笔迹，果然是她写的，两人都为此事奇巧而惊讶。那红叶上的诗是：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唐德宗

唐德宗每临朝，多令征四方丘园才能（"能"字原缺，据《杜阳杂编》补），学术直言极谏之士。由是题笔献艺者满于阙下。上多亲自考试，故绝请托之门。是时文学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贤进善为意。上试制科于宣政殿，或有乖谬者即浓点笔抹之，或称旨者翘足朗吟。翌日，即遍示宰臣学士曰："此皆脱门生也。"公卿大夫已下，无不服上藻鉴。宏词独孤绶试《放驯象赋》。及进其本，上览，称叹久之。因吟其词云：化之式孚，则必爱（明抄本"爱"作"受"）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上甚嘉之，故特书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单国累进驯象三十有二，上悉令放于荆山之南。而绶不斥受献，不伤放弃，上赏为知去就也。（出《杜阳杂编》）

贞元五年，初置中和节，御制诗，朝臣奉和。诏写本赐戴叔伦于容州。天下荣之。（出《国史补》）

【译文】

唐德宗李适每次上朝时，多次下令征召四方隐居的能人，学术有成，敢于直言谏议的人士。因此，宫殿门前聚集了很多被举荐来参加考试的人。皇上亲自主考，杜绝了旁门左道、托人说情等不正之风。儒生的地位被提高了，平等竞争，公道大振。知情者都为推荐贤士而尽心尽力。皇上在宣政殿设立考场，遇有错谬之处浓笔点抹，遇有称心的文章，则翘足吟诵。第二天，便把考试的文章给宰臣和学士们看说："这都是我的门生。"满朝的官员，都很叹服皇上的英明。参加宏词科考试的独孤绶作了一篇《驯象赋》，皇上读过之后，赞叹很久，还吟诵着赋中的句子：化之式孚，则必爱乎来献，物或违性，斯用感于至仁。皇上特别赞赏这些句子。所以皇上在他的名下写了第三等。早在代宗朝时，文单国进贡驯象三十二头，皇上命令放到荆山南部。独孤绶在赋中既没有说接受进贡不对，又没说把驯象放回山中不好，皇上很欣赏他很理解皇上的心意。

唐德宗贞元五年，初设中和节，皇上作了一首诗，众朝臣唱和，皇上下诏把这些诗的写本赐给客州的戴叔伦（任容州经略使，唐时著名诗人）。国人为戴叔伦而荣耀。

戎昱

唐宪宗皇帝朝，以北狄频侵边境，大臣奏议：古者和亲，有五利而无千金之费。帝曰："比闻有一卿，能为诗而姓氏稍僻，是谁？"宰相对曰："恐是包子虚、冷朝阳。"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侍臣对曰："此是戎昱诗也。京兆尹李銮瞿拟以女嫁昱，令其改姓，昱固辞焉。"帝悦曰："朕又记得咏史一篇，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称诗人之兴咏。"圣旨如此稠叠，士林之荣也。其咏史诗云："汉家青史内，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欲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帝笑曰："魏绛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卿，遂息和戎之论者矣。（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宪宗李纯当皇帝的时候，北方的少数民族经常搔扰唐朝的边境。大臣们奏议，有人主张用过去的和亲办法，并说和亲有五项好处而又不用破费金钱。皇帝说："近来听说有一位臣能写诗，但他的姓氏很少见，不知是谁？"宰相回答说，恐怕是包子虚、冷朝阳吧？都不是。皇帝便吟诵了这首诗：

山上青松陌上尘，云泥岂合得相亲，

世路尽嫌良马瘦，唯君不弃卧龙贫。

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

莫道书生无感激，寸心还是报恩人。

侍臣们回答说，这是戎昱的诗。京兆尹李銮曾经要把女儿嫁给他，叫他改姓，戎坚决辞绝了。皇帝高兴地说："我还记得他和一首《咏史》诗，此人若是在的话（戎昱卒于贞元年间），我一定叫他去任朗州刺史，朗州所辖武陵县的桃源，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好地方，诗人到那里一定会写出很多的诗作。"皇帝日理万机，在议政时，又能引用这些诗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实在是读书人的荣幸。这首《咏史》诗是：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

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夫人。

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

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

皇帝笑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当年用和亲的办法，也太懦弱了。"于是，大臣公卿们便不再议论和亲的办法了。

李端

唐郭暧尚升平公主，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喜，出名马金帛为赠。是会也，端擅场；送丞相王缙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丞相刘晏之巡江淮，钱起擅场。（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郭暖娶了升平公主，当了驸马。有一次他宴请了很多文士，即席赋诗，升平公主在帷帐后面观看。李端在宴会正在进行中写完了诗，有"荀令何郎"之句，众人称赞句子绝妙。有人说他事前就构思好了。李端说："换一韵我再赋一首。"钱起（诗人）说："就用我的姓为韵。"李端又有"金埒铜山"之句。郭暧非常高兴。赠给他名马、金银、布匹。这次宴会，李端出类拔萃。在送丞相王缙去镇守幽朔的宴会上，韩翃出众。在送丞相刘晏去江淮巡视的宴会上，钱起超群。

韩翃

唐韩翃少负才名。侯希逸镇青淄，翃为从事。后罢府，闲居十年。李勉镇夷门，又署为幕吏。时韩已迟暮，同职皆新进后生，不能知韩。共目为恶诗韩翃。翃殊不得意，多辞疾在家。唯末职韦巡官者，亦知名士，与韩独善。一日夜将半，韦扣门急。韩出见之，贺曰："员外除驾部郎中，知制诰。"韩大愕然曰："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就座曰："留底状报，制诰缺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出。又请之，德宗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御笔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又批云，与此韩翃。"韦又贺曰："此非员外诗也？"韩曰："是也。"是知不误矣。质明而李与僚属皆至。时建中初也。（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韩翃年轻时很有才华，很有名气。侯希逸镇守青淄时，韩翃在他手下当从事。后来被罢官，在家闲居十年。李勉去镇守夷门时，被启用为幕僚，当时韩翃已经到了晚年，和他一起任职的都是些年轻人，对他不了解，看不起他写的诗。韩翃很不得意，多称病在家。唯有一个职务不高的韦巡官，他也是一个知名人士，和韩翃相处的很好。一天半夜时，韦巡官扣门声很急，韩翃出来见他，他祝贺说："你升任驾部郎中了，让你主持制诰（起于皇帝所下文告和命令）。"韩翃很吃惊说："不可能有这种事，一定是错了。"韦巡官坐下后说，皇帝的文告、命令，缺少起草的人，中书省两次提名，皇帝没批。又请示，德宗批示：用韩翃。当时还有一个同韩翃同名同姓的人，任江淮刺史。又把他两人上报皇帝，皇帝批示说："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就用写这首诗的韩翃。韦巡官又祝贺说："这不是你写的诗吗？"韩翃说是。他才知道没有错。天亮时，李勉和同僚们都来祝贺。这时正是唐德宗建中初年。

杨凭 唐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皆能文，为学甚苦。或同赋一篇，共坐庭石，霜积襟袖，课成乃已。（出传载）

【译文】

唐朝时京兆尹杨凭，兄弟三人的文章都很好。他们在学习时，都很刻苦。为了写一篇文章，三人同坐在院中的大石上，不怕霜露打湿了衣服，直到把文章写完。

符载

唐符载字厚之，蜀郡人，有奇才。始与杨衡、宋济栖青城山习业。杨衡擢第，宋济先（明抄本"先"作"老"）死，无成。唯载以王霸自许，耻于常调。韦皋镇蜀，辟为支使。虽曰受知，尚多偃蹇。皋尝于二十四化设醮，请撰斋词。于时陪饮于摩诃池，载离席盥漱，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其敏速也如此。刘辟时为金吾仓曹参军，始依皋焉。载与撰真赞云："矫矫化初，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觌，麟阁之中。"及皋卒，辟总留务，载亦在幕中。及辟败，载亦免祸。（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四川人符载，字厚之。有奇才。他曾和杨衡、宋济在青城山学习。杨衡及第，宋济先死，一事无成。唯有符载自恃有才，非常傲慢。韦皋镇守四川时，把他用为管理军中给养的支使、虽然是知遇之恩，他仍然很骄傲。韦皋在二十四化设道场，请他写斋词，韦皋在摩诃池旁陪他喝酒，符载离开席位洗了洗手，命十二个小吏捧砚台，分列两旁，他缓步池间，口授斋词，才思敏捷，速度很快。刘辟依附韦皋任金吾仓曹参军，符载给刘辟题画像的诗是："矫矫化为，气杰文雄。灵螭出水，秋鹗乘风。行义则固，辅仁乃通。他年良觌，麟阁之中。"韦皋死后，刘辟统领留下的事务，符载也在幕府中，刘辟失败时，符载并没受牵连。

王建

唐王建初为渭南县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因过饮，语及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诘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故元稹以尝有宫词，诏令隐其文。朝廷以为孔光不言温树者，慎之至也。及王建将被奏劾，因为诗以让之，乃脱其祸也。建诗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龙马每交骑。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诗人王建，开始时在渭南任县尉，和宫中宦宫王枢密是同宗，由于他们的职务不一样，王建很轻视王枢密。有一次因饮酒过量，王建说起了东汉时桓帝刘志、灵帝刘宏由于重用了宦官，使朝中正直之士被杀被禁之事，王枢密认为是讥讽他。他责问王建："兄弟所有的宫词，天下人都在传诵，宫廷禁卫森严，怎么都传到了外面？"王建没法回答。元稹所作的宫词，也曾有被下诏禁止的。朝廷中认为西汉时的孔光终日清谈，不论政事，是非常谨慎的。后来有人上奏弹劾王建，因为他写的诗，却脱过了灾祸。他的这首诗是：

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

脱下御衣偏得著，进来友马每交骑。

常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

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

裴度

唐宪宗以玉带赐裴度，临薨却进。门人作表，皆不如意。公令子弟执笔，口占曰："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闻者叹其简切而不乱。（出《因话录》）

【译文】

唐宪宗李纯曾赐给诗人裴度一条玉带，他在临死前，想把玉带再献给皇上，他的门人给皇上写奏表，都不如他的意。他又叫他的弟子执笔，他口授："内府之珍，先朝所赐，既不敢将归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间。"听到的人都叹服他的文词简洁、贴切而不乱。

白居易

唐白居易有妓樊素善歌，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即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杨柳词以托意曰："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及宣宗朝，国乐唱是词，上问谁词？永丰在何处？左右具以对。遂因东使，命取永丰柳两枝，植于禁中。自感上知其名，且好尚风雅，又为诗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后除苏州刺史，自峡沿流赴郡。时秭归县繁知一，闻居易将过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居易睹题处畅然，邀知一至曰："历阳刘郎中刘禹锡，三年理白帝，欲作一诗于此，怯而不为。罢郡经过，悉去千余诗，但留四章而已。此四章者，乃古今之绝唱也，而人造次不合为之。沈佺期诗曰："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王无兢诗曰："神女向高唐，巫山下夕阳。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李端诗曰："巫山十二重，皆在碧空中。回合云藏日，霏微雨带风。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皇甫冉诗曰："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白居易吟四篇诗，与繁生同济，而竟不为。（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白居易有一姬善歌，名樊素；另一姬善舞，名小蛮。他曾在诗中写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来，白居易年高体迈，而小蛮却正值青春年少，丰腴艳丽。他写了一首《杨柳词》，用以抒发他的惆帐心情。这首诗是：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如丝。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到了唐宣宗李忱时，宫中常演唱这首词。皇上问："谁写的词？永丰在什么地方？"左右大臣一一回答了他。他便派人东去洛阳，取来两枝永丰柳，栽植在宫禁中。白居易知道皇上知道了他的姓名，皇上又有那么大的兴致，他又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是：定知此后天文里，柳宿光中添两星。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时，他过三峡沿江而下去赴任，当时秭归县的繁知一，听说白居易要过巫山，他事先在神女祠的粉墙上用大字书写了一首诗：

苏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诗。

为报高唐神女道，速排云雨候清词。

白居易看到题诗心情很舒畅，使邀请繁知一，说："历阳郎中刘禹锡，治理白帝城三年（刘禹锡曾任夔州刺史），曾想在这里写一首诗，却因为胆怯而没有写。他离开这里的时候，认真读了一千多首写巫山的诗，他认为只有四首最好，这四首诗，确实古今绝唱啊！一般的人是不敢轻易再写了。沈佺期的诗：

巫山高不极，合沓状奇新。

暗谷疑风雨，幽崖若鬼神。

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

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

王无兢的诗：

神女向高唐，巫山不夕阳。

徘徊作行雨，婉娈逐荆王。

电影江前落，雷声峡外长。

霁云无处所，台馆晓苍苍。

李端的诗：

巫山十三重，皆在碧空中。

回合云藏日，霏微而带风。

猿声寒渡水，树色暮连空。

愁向高唐去，千秋见楚宫。

皇甫冉的诗：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

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

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

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

白居易吟咏完这四首诗，便和繁知一乘船而去，而没有在此题写诗篇。

元和沙门

唐元和中，长安有沙门（不记名），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语意相合之处。张籍颇恚之，冥搜愈切。思得句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径往夸扬。乃曰："此应不合前辈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见他挑李发，思忆后园春。"籍因抚掌大笑。（出《摭言》）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长安有一个僧人，非常喜欢挑剔别人文章的毛病，尤其能捕捉文章的语言、内容和前人相似的地方。诗人张藉很恼怒他这种做法。于是搜寻了两句：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便去找那僧人夸耀说，我这两句的意思没有和前辈一样吧？僧人笑说，这意思也有人写过。张藉说，以前有谁写过？僧人冷冷的吟诵道："见他桃李发，思忆后园春。"张藉听完后拍掌大笑。

卷第一百九十九　文章二

杜牧　天峤游人　谭铢　周匡物　王播　朱庆余　唐宣宗　温庭筠　李商隐 刘瑑　郑畋　司空图　高蟾

杜牧

唐白居易初为杭州刺史，令访牡丹花。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之。始植于庭，栏门甚密，他处未之有也。时春景方深，惠澄设油幕覆其上。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也。会徐凝从富春来，未知白，先题诗曰："此花南地知难种，渐愧僧闲用意栽。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唯有数苞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白寻到寺看花，乃命徐同醉而归。时张祜榜舟而至，甚若疏诞。然张徐二生未之习隐，各希首荐焉。白曰："二君论文，若廉白之斗鼠穴，胜负在于一战也。"遂试《长剑依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试讫解送，以凝为元，祜次之。张曰："祜诗有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关。多士以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此徒有前名矣。又祜题金山寺诗曰："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虽綦毋潜云。"塔影挂青汉，钟声和白云。"此句未为佳也。白又以祜宫词，四句之中皆数对，何足奇乎？然无徐生云，"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祜叹曰：荣辱纠纷，亦何常也。遂行歌而迈，凝亦鼓枻而归。自是二生终身偃仰，不随乡试矣。先是李林宗、杜牧，与白辇不较文，（"文"原作"之"，据《云溪友议》改）具言元白诗体舛杂，而为清苦者见嗤，因兹有恨。白为河南尹，李为河南令，道上相遇。尹乃乘马，令则肩舆，似乖趋事之礼。李尝谓白为嗫嚅公，闻者皆笑。乐天之名稍减矣。白曰："李直木（林宗字也。）吾之猘子也，其锋不可当。"后杜牧守秋浦，与张祜为诗酒之友，酷吟祜宫词。亦知钱塘之岁，白有非祜之论，尝不平之。乃为诗二道以高之曰："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又云："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张诗曰："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此为祜得意之语也。李杜已下，盛言其美者，欲以荀异于白而曲成于张也。故牧又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谣言亵语，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斯亦敷佐于祜耳。（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时，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派人去寻找牡丹花。独有开元寺的僧人惠澄在京师得到，开始在庭院栽植，周围的栏杆很密，别的地方都没有。当时已经是春深时节，惠澄用油布搭小棚覆的花上，牡丹花从此才开始在杭州种植。这时，正巧徐凝从富春来，没有先打招呼先题了一首诗：

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

海燕解怜频睥睨，胡蜂未识更徘徊。

虚生芍药徒劳妒，羞杀玫瑰不敢开。

唯有数包红幞在，含芳只待舍人来。

白居易这时也到开元寺云赏花，看到徐凝便让他一起喝酒后再回去。这时张祜也坐船来了，表现的很放荡。张祜与徐凝二人都想参加科举考试。都希望得到白居易的举荐。白居易说，你们二位这次的文章，就象廉颇和白起相斗一样，胜负在此一战。便为他们出了《长剑倚天外赋》、《余霞散成绮诗》两个题目。考完后送到京中，徐凝第一，张祜第二。张祜说，我的诗中的"地势遥尊岳，河流侧让开"。很多读书人认为陈后主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也是空有前名。张祜题写的《金山寺》诗中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岩闻"的句子，虽然綦毋潜有"塔影挂青汉，钟志和白云"的句子，这句子也不算好，白居易又说到张祜的宫体诗，四句都挺工整，这没有什么奇异的寺方，他没有徐凝"今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这样走了。徐凝也敲打着船舷回云了。从此，这二位再也不云找人举荐，再也不参加乡试。李宗林、杜牧和白居易曾经在京城谈论过文章，李杜二人说元稹和白居易的诗体庞杂，一般读书人很轻视，因此，彼此间产生了矛盾。白居易任河南尹，李宗林为河南令，他俩路上相遇，白骑马，李坐轿，好象不太合乎常礼。李宗林曾说白居易是个爱唠叨的老头，大家听后笑了，白居易的名声稍微受点损伤，白居易说："李直木（宗林的字）象条咬我的疯狗，相当厉害。"后来，杜牧到秋浦时，和张祜成为诗酒之交，他非常喜欢张祜的言论，很为张祜不平，他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曾写过两首诗。诗中有"谁人得假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和"如何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词满六宫"的句子。张祜的诗："故国三千里，深宫三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是张祜最满意的作品。李宗林和杜牧身旁的人，都很称赞。都不同意白居易对张祜的评价，而赞扬张祜。杜牧也写文章评论说，元稹和白居易的诗，多为谣词浪调，轻浮之作，我就是职位在他以下，不能和他较量。杜牧这也是为了提高张祜的声誉。

天峤游人

麻姑山，山谷之秀，草木多奇。有邓先（明抄本"先"作"仙"）客至延康，四五代为国道师，而锡紫服。洎死，自京归葬是山，云是尸解也。然悉为丘陇，松柏相望，词人经过，必当兴咏，几千首矣。忽有一少年，偶题一绝，不言姓字，但云天峤游人耳。后来观其所刺。无复为文。且邓氏之名，因斯稍减矣。诗曰："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出《云溪友议》）

【译文】

麻姑山，山谷秀丽，草木多奇。邓先客藉延康，他家四五代都是道士，穿紫衣，到他死时，由京城运回麻姑山安葬。他的灵魂虽然已得道成仙，但尸体也埋成了一个坟丘，两旁松柏相望。诗人经过这里，必有吟咏，所题之诗已经一千多首。忽然有一少年，在这题了一绝，他没有题写姓名，只说是"天峤游人"。后来人们看到他写的诗，也就再没有题诗的了，邓氏的名声，也逐渐渐弱，他的诗是：

鹤老芝田鸡在笼，上清那与俗尘同。

既言白日升仙去，何事人间有殡宫。

谭铢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比于钱唐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之秀士也，因书一绝。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出《云溪友议》）

【译文】

真娘，是吴国中的美人，好比钱塘的苏小小。她死后葬在吴宫旁侧，过往行人墨客有感于真娘的华丽美艳，在她墓前树上提了很多诗。有个叫谭铢的举人，他是吴地的一位才子，他题写了一首绝句，以后再来的人，看到他那首诗，便不再写了。他的诗的是：

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

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周匡物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唐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时以歌诗著名。初周以家贫，徒步应举，落魄风尘，怀刺不偶。路经钱塘江，乏僦船之资，久不得济，乃于公馆题诗云："万里茫茫天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郡牧出见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传此诗讽诵。舟子不敢取举选人钱者，自此始也。（出《闽川名士传》）

【译文】

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氏。唐宪宗元和十二年时在王播榜下进士及第，当时他的诗歌很有名气。最初的时候，周家很贫苦，去应举时都是徒步往返，正是落魄风尘，怀才不遇的时候，坐船都没有钱，等了很久也过不去钱塘江，他回到公馆题了一首诗：

万里茫茫无堑遥，秦皇底事不安桥。

钱塘江口无钱过，又阻西陵两信潮。

郡官看到诗后，怪罪摆渡的小吏。到现在各地的渡口都传诵这首诗，摆渡人不收应举人的船费是从这开始的。

王播

唐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照寺木兰院，随僧斋食。后厌怠，乃斋罢而后击钟。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名，皆以碧纱罩其诗。播继以二绝句曰："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如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未（明抄本"未"作"已"）了各西东，惭愧闻黎饭后钟。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出《摭言》）

【译文】

唐朝尚书左仆射平章事王播，少年时孤苦贫穷。曾经在扬州惠照寺木兰院客居，跟随僧人吃斋饭，后来逐渐厌烦他，怠慢他，吃完饭后敲钟。二十四年后，王播当了大官，成为镇守淮南的节度使，他重游旧地，看到他写的诗都用绿纱罩上了，王播写了两首绝句：

三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

如今再到径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

上堂未了各西东，惭愧闻黎饭后钟。

三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朱庆余

唐朱庆余遇水部郎中张籍知音，索庆余新旧篇什数通，吟改只留二十六章。籍置于怀抱而推赞之。时人以籍重名，无不缮录讽咏，遂登科第。初庆余尚为谦退，作《闺意》一篇，以献张曰："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籍酬之曰："越女新妆出镜（明抄本"镜"作"奉"）心，自知明艳更沈吟。齐绔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由是朱之诗名，流入四海内矣。（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时，朱庆余遇见水部员外郎张藉后，二人成为知音。张藉把庆余的很多新旧作品要去，经过他吟诵修改后，只留二十六篇，张籍把些作品带在身边，经常向别人推荐和赞扬。当时人们认为张藉很喜欢重视好作品，也都抄录背诵。宋庆余在科考中登科及第，开始时宋庆余还很谦虚，他作一首《闺意》，献给张籍，诗是：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张藉也酬答了他一首：

越女新妆出镜新，自知明艳更沉吟。

齐绔未足人间贵，一曲菱歌敌万金。

由此，宋庆余诗名大振，到处流传。

唐宣宗

唐宣宗朝，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博士宏词，所司考定名第及诗赋论。上于延英殿诏中书舍人李藩等问曰："凡考试之中，重用字如何？"藩对曰："赋忌偏枯庸杂，论失褒贬是非，诗则缘题落韵，（缘题，如白云起封中诗，元封中白云起是也。按《云溪友议》七无"元"字。）其间重用文字，乃是庶几，亦作有常例也。"又曰："孰诗重用字？"对曰："钱起湘灵鼓瑟诗云：善抚云和瑟，常闻帝子灵。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有二不字。"上曰："钱起虽重用字，他诗似不及起。虽谢眺云：'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之篇。无以比也。"其宏词诗重用字者登科。起诗便付史选。（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宣宗李忱时，前进士陈玩等三人应宏词科博干考试，主管部门为了考定名第涉及到诗赋论。皇上在延英殿诏来中书舍人李藩等，问他们，在考试中，重复用字的怎么办？李藩回答说："赋忌用词偏颇枯燥，肉容平庸杂乱。论怕褒贬不明，是非不清。诗则要求切题押韵。这里的重用字也许差不多，但也有破例的。"皇上又问："谁的诗重用字了？"回答说，钱起的《湘灵鼓瑟》诗中写道：

善鼓云和瑟，常闻帝子灵。

冯夷空自舞，楚客不堪听。

逸韵谐金石，清音发杳冥。

苍梧来怨慕，白芷动芳馨。

流水传湘浦，悲风过洞庭。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他的这首诗中，用了两个"不"字。皇上说，钱起虽然重用了字。别人的诗都不如他。虽然谢眺有首诗：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云去苍梧远，水还江汉流。这篇也没法比。这次宏词科考试中，重用字者登科及第。钱起的诗被收入《史选》。

又 唐宣宗

宣宗因重阳，赐宴群臣，有御制诗。其略去：欵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边。宰臣以下应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谟诗最出，其两联云：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上嘉赏久之。魏蹈舞拜谢，群僚耸视，魏有德色，极欢而罢。（出《抒情诗》）

【译文】

唐宣宗在重阳节那天，赐宴招待群臣。宣宗作了一首诗：

疑塞旋征骑，和戎委庙贤。

倾心方倚注，协力共安边。

满朝大臣都作了和诗。皇上说，宰相魏谟的诗最好，其中有两联：四方无事去，神豫抄秋来。八水寒光起，千山霁色开。皇上很赞赏，魏谟也手舞足蹈地拜谢，群臣们都高看一眼，魏谟也很感激，大家尽欢而散。

温庭筠

唐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才思艳丽，工于小赋。每入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多为邻铺假手，号曰救数人也。而士行有缺，搢绅薄之。李义山谓曰："近得一联句云，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部令，二十四考中书。"宣宗尝试诗，上句有"金步摇"，未能对，遣求进士对之。庭筠乃以"玉条脱"续也。宣宗赏焉。又药有名"白头翁"，温以"苍耳子"对。他皆此类也。宣帝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假其修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而遽言于人，由是疏之。温亦有言云："中书内坐将军。"讥相国无学也。宣皇好微行，遇于逆旅，温不识龙颜，傲然而诘之曰："公非长史司马之流耶？"帝曰："非也。"又白："得非大参簿尉之类耶？"帝曰："非也。"谪为坊城尉。其制词曰："死门以德行为先，文章为末。尔既德行无取，文章何以补焉。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竟流落而死也。豳国公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诣韦曲林氏林亭，留诗云："卓氏炉前金线柳，隋家堤畔锦帆风。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豳公闻之，遗绢千匹。吴兴沈徽云："温曾于江淮为亲槚楚，由是改名庭筠。又每岁举场，多为举人假手。"侍郎沈询之举，别施铺席，授庭筠，不与诸公邻比。翌日，于帘前请庭筠曰："向来策名者，皆是文赋托于学士。某今岁场中，并无假托，学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时，温庭筠，字飞卿，旧名岐。当时和诗人李商隐齐名，被人们称为"温李"。他擅长号小赋，才思敏捷，用词美艳美丽。每次考试，按规定韵作赋。他只需要叉八次手而八韵作成，速度很快，他经常为邻座的考生代作文章，人们送他外号"救数人"。由于他不严格约束自己的言行，所以受到一些有身分的人的轻视。李义山对他说，我近来作了一联："远比赵公，三十六军宰辅。"没有得到偶句。温庭筠说，你怎么不对："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唐宣宗曾写有"金步摇"的句子，未能对出下句。收进士们对，温庭筠以"玉条脱"对上了，宣宗很赞赏。又有一药名"白头翁"，温庭筠以"苍耳子"为对，这样类似情况很多。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丞相令狐绹叫温庭筠代他撰词。并告诉温不要泄露此事，温庭均却把这事说了，因此令狐绹便疏远了他，温庭筠也说过，中书省内坐将军，是讥讽那些宰相们没学问。宣宗喜欢微服出行，有一次遇上了温庭均，温不认识皇帝，很傲慢地追问皇上说："你是长史司马之流的大官吗？"皇帝说，不是。温又问，那你是大参簿尉之类的吧？皇上说，不是。因此，把温庭筠贬为坊城尉。皇帝在诏书中说：读书人应以器德为重，文章为末，你这样的人，品德不可取，文章再好也是弥补不上的。温庭筠负有不羁之才，没有得到机遇用他，最后竟流落而死。豳国公杜悰从西川调到淮海，温庭筠到了韦曲的林亭，写了一首诗：

卓氏炉前金线柳，随家堤畔锦帆风。

贪为两地行霖雨，不见池莲照水红。

豳公看到后，赏他绢布一千匹。吴兴的沈徽说："温庭筠曾在江淮一带当过老师，因此改名庭筠。每年科举考试时，他常为人代作文章。"侍郎沈询主持的一次考试中，为温庭筠单设了一个座位，不和其他考生相邻。第二天，在帘前请温庭筠说："以前那些应举考试的人，都是托你代作诗文，我这次的考场上，没有人托你吧。希望你自我勉励吧。"把温庭筠打发走了，由此，更加不得意。

李商隐

唐李商隐字义山，为彭阳公令狐楚从事。彭阳之子绹，继有韦平之拜，假疏商隐，未尝展分。重阳日。商隐诣宅，于厅事上留题。其略云："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相国睹之，惭怅而已。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也。（原缺出处，今见《北梦琐言》卷七）

【译文】

唐时，李商隐，字义山。他在彭阳公令狐楚手下当从事。彭阳公的儿子是令狐绹，自韦平拜在他的门下后，有些疏远李商隐。使他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重阳节那天，李商隐到他的家，在大厅上题了一首诗：

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

郎君官重施行马，东阁无因许再窥。

丞相令狐绹读过之后，颇感惭愧、怅然，于是把那个大厅锁起来了，再也没用过。

刘瑑

唐刘瑑字子全。幼苦学，能属文，才藻优赡。大中初，为翰林学士。是时新复河湟，边上戎事稍繁。会院中诸学士或多请告，瑑独当制。一日近草诏百函，笔不停缀，词理精当。夜艾，帝复召至御前，令草喻天下制。瑑濡毫抒思，顷刻而告就。迟明召对，帝大嘉赏。因而面赐金紫之服。瑑以文学受知，不数年，卒至大用。其告喻制曰："自昔皇王之有国也，何尝不文以守成，武以集事，参诸二柄，归于大宁。朕猥荷丕图，思弘景业。忧勤戒惕，四载于兹。每念河湟土疆，绵亘遐阔。天宝末，犬戎乘我多难，无力御奸，遂纵腥膻，不远京邑。事更十叶，时近百年。卿士献能，靡不竭其长策。朝廷下议，皆亦听其直词。尽以不生边事为永图，且守旧地为明理。荏苒于是，收复无由。今者天地储祥，祖宗垂瑑，将士等栉沐风雨，暴露效野。披荆榛而刀斗夜严，出豺狼而穹庐晓破。动皆如意，古无与京。念此诚勤，宜加宠赏。"词不多载。（出郑处诲所撰《刘瑑碑》）

【译文】

唐朝的刘瑑，字子全，幼年时就苦学，文章写得好，才思敏捷，词藻丰富。唐宣宗大中初年时为翰林院学士。当时刚刚收复了河湟一带的疆土，边境上战事频繁。这时候，翰林院的学士们都请求去了边境，只有刘瑑一人起草文件，一天要起草一百多件诏书，笔总是不停，然而文章却是条理精当，词句妥贴。天亮时，皇帝把他召到面前，让他起草一份《喻天下制》。他润笔构思，一会儿写完了，天亮时告诉了皇上，皇帝大加赞赏，当面赐他金紫衣。刘瑑以他的文章而知名，没几年，升为重要的官职。他起草的那份《喻天下制》是这样写的：自从当年皇帝建国以来，都是以文守业，以武卫国，只有这两项齐备，国家才能安宁。继承大业以来，常常想到弘道至景龙年间的大乱，时常警惕。四年多来，每当想到宽广辽阔的河湟疆土，在天宝末年，边境少数民族乘国内多难，无力抵抗之机，纵马进犯，接近京郊，将近十年。从那时到现在，将近一百年了，在这期间，当官的贡献自己的才能，竭心尽力，朝廷中的大事，也能听取下面的直谏，都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疆土，使边境永保安宁。时间渐渐过去，失去的土地仍然没有收复。现在是天地呈祥，祖宗保佑，将士们栉风沐雨，露宿郊野，披斩暂棘，昼夜防守，赶走豺狼，收复失地。行动听从皇帝的旨意，是自古以来无法比的，每当想到将士们忠诚、勤勉的时候，应该给予奖赏。词赋不便再多写它了。

郑畋

马嵬佛堂，杨妃缢所。迩后才士经过，赋咏以道其幽怨者，不可胜纪。皆以翠翘香钿，委于尘泥，红凄碧怨，令人伤悲。虽调苦词清，无逃此意也。丞相郑畋为凤翔从事日，题诗曰："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观者以为真辅国之句（出《缺史》）

【译文】

马嵬坡佛堂，是杨贵妃缢死的地方，以后许多文人墨客经过这里时，都题诗作赋，抒发自己的幽怨心情，有很多很多。其内容多是怜香惜玉，语调凄怨，令人悲伤。虽然有的在遣词造句上，下过一番苦功夫，但其内容也逃不出这个意思。丞相郑畋当年在凤翔当从事的时候，曾题过一首诗：

肃宗回马杨妃死，云雨虽亡日月新。

终是圣朝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读过这首诗的人都认为，这才是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诗作。

司空图

唐晋国公裴度讨淮西，题名于华岳庙之阙门。后司空图题诗纪之曰："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出《摭言》）

【译文】

唐时，晋国公裴度征讨淮西时，把他的名字题写在华岳庙的阙门上。后来司空图为了纪念此事，题诗一首：

岳前大队赴淮西，从此中原息战鼙。

石阙莫教苔藓上，分明认取晋公题。

高蟾

唐高蟾诗思虽清，务为奇险，意疏理寡，实风雅之罪人。薛能谓人曰："倘见此公，欲赠其掌。"然而落第诗曰："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盖守寒素之分，无躁竞之心，公卿间许之。先是胡曾有诗云："翰苑何曾（明抄本"曾"作"时"）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罗隐亦多怨刺，当路子弟忌之，由是蟾独策名也。前辈李贺歌篇，逸才奇险。虽然，尝疑其无理。杜牧有言："长吉若使稍加其理，即奴仆命骚人可也。"是知通论不相远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时，高蟾的诗，思路虽然清新，但在形式上追求奇险，寓意疏淡，内涵寡薄，是诗坛上的罪人。诗人薛能曾对人说过，我若是见到高蟾，一定赏他几个耳光子。然而高蟾的《落第诗》：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这诗中所表现出的安于本分，毫无胁肩谄笑的媚态，不卑不亢的精神，得到了一些公卿的赞许。先是胡曾有诗：

翰苑何曾休嫁女，文昌早晚罢生儿。

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

罗隐也多有指责，一些子弟也很忌恨他。然而高蟾却独独考中。前辈李贺的诗，想象奇特，有人曾说他的诗没有一定的章法。杜牧说过，长吉（李贺的字）若是按一定形式去写诗，那么一般的奴仆也能成为诗人了。这样的认识和大家的评论是差不多的。

卷第二百　　文章三

李蔚　卢渥　韩定辞　姚岩杰　狄归昌　杜荀鹤

武臣有文　曹景宗 高昂　贺若弼　李密　高崇文　王智兴　高骈　罗昭威　赵延寿

李蔚

唐丞相李蔚镇淮南日，有布素之交孙处士，不远千里，径来修谒。蔚浃月留连。一日告发，李敦旧分，游河祖送，过于桥下，波澜迅激，舟子回跋，举蒿溅水，近坐饮妓，湿衣尤甚。李大怒，令擒舟子，荷于所司。处士拱而前曰："因兹宠饯，是某之过，敢请笔砚，略抒荒芜。李从之，乃以柳枝词曰："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从教水溅罗裙湿，还道朝来行雨归。"李览之，释然欢笑，宾从皆赞之。命伶人唱其词，乐饮至暮，舟子赦罪。更有李嵘献诗云："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国人久依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后果入相。（出《抒情诗》）

【译文】

唐朝丞相李蔚镇守淮南时，和他素有布衣之交的孙处士不远千里，来拜访他。李蔚便陪孙处士住个十天半月。这一天，孙处士要走，李蔚为了两人的旧情，在游船上设宴为他饯行。船过桥下，波浪起伏，船也颠波旋转，船家在举蒿撑船时溅起一些河水，打湿了坐在旁边陪酒姬女的衣服。李蔚发怒了，把船家抓起来，关押在衙门里。孙处士向前拱了拱手说："这宴会是为我举行的，发生这事是我的过错。请把笔砚拿来，略抒我的歉疚之情。李蔚吩咐人准备了笔砚，孙处士写了一首《柳枝词》：

半额微黄金缕衣，玉搔头袅凤双飞。

从教水溅罗裙湿，还到朝来行雨归。

李蔚看完很高兴，气也消了。在座的宾客随从也很称赞，又叫歌姬演唱这首词。饮酒娱乐一直到晚间，船家也放出来了。在座的李嵘也献了一首诗：

鸡树烟含瑞气凝，凤池波待玉山澄。

国人久依东关望，拟筑沙堤到广陵。

后来，他果然当了宰相。

卢渥

唐左丞相卢渥，轩冕之盛，近代无比，伯仲四人咸居显列。乾符初，母忧服阕。渥自前中书舍人拜陕府观察使。又旬日，其弟绍自前长安令除给事中。又旬日，弟沆自前集贤校理除左拾遗。又旬日，弟沼自畿尉迁监察御史。诏书叠至，士族荣之。及赴任陕郊，洛城自居守分司朝臣以下，互设祖筵，遮于行路，洛城为之一空。都人观者肩望击毂，盛于清明洒扫之日。自临都驿以至于行，凡五十里，连翩不绝。有白须传卒，鸣指叹曰："老人为驿吏垂五十年，阅事多矣，而未曾见祖送之盛有如此者。"时士流窃语，以此日在家者为耻。渥有题嘉祥驿诗曰："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程中。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清山色更红。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诗版后为易定帅王存尚书碎之。（出《唐阙史》）

【译文】

唐朝左丞相卢渥，他的穿戴服饰、乘坐的车子都是豪华无比的。他们弟兄四人的官职也都很显赫。僖宗乾符年初，卢渥因为母亲去世服丧期满后，由中书舍人授陕府观察使。过了十几天，他弟弟卢绍由长安令被任命为给事中，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沆由集贤校理任命为左拾遗。又过十几天，他弟弟卢沼从畿尉升为监察御史。诏书频传，家族很荣耀。卢渥去陕赴任时，东都洛阳的各衙门互相宴请，洛阳城为之一空，城中观看的人，肩擦肩，车碰车，超过清明节洒扫时的情景。从洛阳开始，五十里内车马不断，有一个白须驿卒，很有感慨地说："我当驿吏近五十年，经历的事很多，从未见到过这么盛大的欢送场面。"一些市民窃窃私语，认为这样的日子呆在家里不出来是个耻辱。卢渥有一首《题嘉祥驿》诗，诗中写道：

交亲荣饯洛城空，善戏戎装上将同。

星使自天丹诏下，雕鞍照地数城中。

马嘶静谷声偏响，旆映晴山色更红。

到后定知人易化，满街棠树有遗风。

这首诗刻版印刷后，被易定师王存尚书给撕毁了。

韩定辞

唐韩定辞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试幕客马或（按《北梦琐言》"或"作"或"，下同）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或诗虽清秀，然意在徵其学问。韩亦于座上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术（明抄本"术"作"述"）。丽词堪与雪儿歌。"座内诸宾靡不钦讶称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僻也。他日，或复持燕帅之命，答聘常山，亦命定辞接于公馆。时有妓转转者，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或频目之。韩曰："昔爱晋文公分季隗于赵衰，孙伯符辍小乔于公瑾，盖以色可奉名人。但虑倡姬不胜贤者之顾，愿垂一咏，俾得奉之。或援笔，文不停缀，作转转之赋。其文甚美，咸钦其敏妙。遂传于远近。或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章之美者，笔有三品。或以金银雕饰，或用斑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清粹者用银笔书之，文章赡丽者以斑竹书之。故湘东之誉，振于江表雪儿者，李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入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堕于穴中。因行数里，渐见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见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不知何所。后出以问张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者，名曰痴龙耳。"定辞复问或，巏嵍之山，当在何处？"或曰："此隋君之故事，何谦光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时，韩定辞在镇州王镕手下任书记，他去拜访燕帅刘仁恭，住在宾馆。燕帅命府中的幕客马或去迎接，马或向韩定辞赠诗一首：

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

别后巏嵍山上望，羡君时复见王乔。

马或的诗虽然很清秀，但他的意思是想用这首诗来证明自己有学问。韩定辞也酬答了一首：

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

盛德好将银笔术，丽词堪于雪儿歌。

座中的宾客都很钦佩赞赏他的诗句很绝妙，也怀疑他用"银笔"典故太生僻。又一日，马或奉燕帅之命，去回访常山（王镕的字），也让韩定辞去公馆迎接。当时有一名姬女叫转转，是韩定辞平时很喜欢的人，在宴会时，马或经常注视她。韩定辞说："当年晋文公将季隗嫁给赵衰，孙伯符将小乔嫁给公瑾（周瑜），都是以美人配名人，但令人疑虑的是一个歌姬能不能得到名人的关注，我愿为你写一首诗。"马或拿来笔，韩定辞便一挥而就作《转转赋》，文辞很美，人们钦佩他才思敏捷，构思巧妙，很快地传播开了。马或很从容地问韩定辞："雪儿银笔是怎么回事。"韩说："从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不但好学，而且自己著书。他常记录一些忠臣义士和文章好的人的事迹，他的笔分三等，有的用金银装饰，有的用斑竹做笔杆。忠孝两全的人他用饰金的笔写，品德高尚的用饰银笔写，文章好的用斑竹笔写，这事便从湘东传到各地。雪儿，是李密（唐将）的爱姬，能歌善舞，每当看到宾客和幕僚中有好文章，合他的心意时，他就叫雪儿配上乐曲歌唱。"马或又问痴龙出自何处？定辞说，洛水附近有一个大洞穴，曾有人失误落入穴中，在穴中走了好几里路，渐渐感到宽阔明亮，见到九处宫殿、人烟的地方，又看到大羊，羊胡子上有珠子，那人把珠子吃了，却不知是什么地方。他出来后问张华，张华说，这个地仙九馆，大羊名叫痴龙。定辞又问马或，巏嵍山在什么地方？马或方是说："这是随君的故事，你一定知道，何必这样谦虚来问我？"从此，两人彼此心悦诚服，结交为好朋友。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卯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为文，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标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灿然千余言。标欲刊去一二字，岩杰大怒，标不能容。时已勒石，遂命覆碑于地，磨于其文。岩杰以一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和。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明抄本"梦"作"意"）多。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束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弊，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斋，待如公卿礼。既而日肆傲睨轻视于肇。肇常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渐不得意。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一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遽饮酒一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译文】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孙子。童年时就特别聪明，二十岁以后，他博览典籍，非常仰慕班固、司马迁的文章，被人们称为"大儒"。他以饮酒赋诗，放荡不羁而闻名江东一带，尤其是对一些显贵人物，他也肆意凌辱，旁若无人。唐僖宗乾符中期，颜标主官鄱阳郡，郡府房屋、球场初建，他请岩杰撰文用以刻碑记事，文章写成后，竟达千余言之多，颜标想删去一两个字，岩杰大怒，颜标不能容忍，但是已经刻字立碑，他命人将碑推倒，磨掉碑文。岩杰为了此事写过一首诗：

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无和。

眼前俗物关情少，醉后青山入梦多。

田子莫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牛歌。

圣朝若为苍生计，也合公车到薜萝。

卢肇掌管歙州时，岩杰在婺源，岩杰把他的文章寄给卢肇，卢肇知道他酒后很放纵，便写信对他的文章进行了褒奖，并赠给他一些布匹。他的信中有这样几句："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迎逢大贤。"岩杰又写了一封长信激卢肇，没办法，只好把岩杰迎到郡中，待以厚礼。然而他却一天天地放肆傲慢起来，并轻视卢肇。卢肇曾经在岩杰面前吟道："明月照巴天。"岩杰大笑说："明月照一天，怎么能说八天（巴天）呢？"卢肇渐渐对他不满意，但是没有办法。有一次，他们在江亭饮宴，当时蒯希逸在座，卢肇请大家用眼前一事为酒令，句尾必须有一乐器名。卢肇行令说："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便喝了一杯酒，依着栏杆装做呕吐的样子。一会儿回到席上，还令说："凭栏一吐，已觉空喉。"他的傲慢态度竟达到如此地步。

狄归昌

唐僖宗幸蜀，有词人于马嵬驿题诗云："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不出名氏，人仰奇才。（此即侍郎狄归昌诗也，出《抒情诗》）

【译文】

唐僖宗李儇去四川，途经马嵬坡，有一位诗人在马嵬驿题写了一首诗：

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泥杨妃。

这首诗没署姓名，人们仰慕诗人的才华。这首诗就是侍郎狄归昌作的。

杜荀鹤

唐杜荀鹤尝吟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或话于韦庄，庄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庄后西蜀为相。（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时，杜荀鹤曾吟一联诗：

旧衣灰絮絮，新酒竹篘篘。

有人把这联诗对韦庄说了，韦庄说，我对以：

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

韦庄后来到西蜀任了宰相（吏部侍郎兼平章事）。

武臣有文

曹景宗

梁曹景宗累立军功。天监初，徵为右卫将军。后破魏军振旅，帝于华光殿宴饮联句。左仆射沈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赋"竞病"两字。景宗便操笔而成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欣不已，于是进爵为公。（出《曹景宗传》）

【译文】

前梁武帝萧衍时，曹景宗屡立战功。天监初年升为右卫将军，后来又大破魏军，名声大振。武帝在华光殿设宴庆贺，席间联句助兴。左仆射沈约和无赋韵，曹景宗没有联上，心里不太服气，他又请求作诗。武帝说，你的技能很多啊，人的学识才华，不是一首诗能表现出来的。景宗已经喝醉了，再三要求作诗。武帝让他用竞病两字为韵。景宗拿起笔来写道：

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

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

武帝非常高兴，他由爵升为公。

高昂

北齐高昂字敖曹，胆力过人，姿彩殊异。其父次同，为求严师教之。昂不遵师训，专事驰骋。每言男儿当横行天下，自取富贵，谁能端坐读书，作老博士也。其父以其昂藏敖曹，故名字之。东魏末，齐神武起义，昂倾意附之，因成霸业，除侍中司徒，兼西南道大都督。而敖曹酷好为诗，雅有情致，时人称焉。常从军，与相州刺史孙腾作《行路难》曰："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又有征行诗曰："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顷之，其弟季式为齐州刺史，敖曹发驿以劝酒。乃赠诗曰："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余篇甚多，此不复载。（出《谈薮》）

【译文】

高昂，北齐人，字敖曹，胆量大，身材魁伟，不同一般人。他父亲高次同，希望他成才，寻求严师对他进行教育。可高昂却不遵从老师的教导，不受约束，专好骑射。他常说："好男儿志在天下，富贵要由自己去争取，怎能只知读书，作一个书呆子？"他的父亲根据他的性格作为的特点，给他起名高昂，字敖曹，用以互补。东魏末年的时候，齐国神武起义，高昂积极参加，成就了自己的大业，任侍中司徒，又兼任西南道大都督。高昂非常喜欢诗，而且很有兴致写诗，受到人们的称赞。他常和军队一起行动，他曾和相州刺史孙腾合作《行路难》一诗：

卷甲长驱不可息，六日六夜三度食。

初时言作虎牢停，更被处置河桥北。

回首绝望便萧条，悲来雪涕还自抑。

他还写有《征行诗》：

珑种千口羊，泉连百壶酒。

朝朝围山猎，夜夜迎新妇。

不久，他弟弟高季式为齐州刺史，他在驿站中设酒送行，并为其弟赠诗一首：

怜君忆君停欲死，天上人间无可比。

走马海边射游鹿，偏坐石上弹鸣雉。

昔时方伯愿三公，今日司徒羡刺史。

他还写过很多诗，就不在这里记述了。

贺若弼

隋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骁勇便弓马，解属文，涉书记，有重名。及隋文受禅，阴有平江南之志。访可任者，高颖荐弼有文武才干，拜总管，委以平陈之事，若弼欣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若弼遗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献平陈十策，称上旨。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若弼为行军总管，俘陈叔宝。（出《贺若弼传》）

【译文】

隋时，贺若弼，字辅伯，少有大志，勇猛矫健，能骑善射，涉猎群书，能做文章，很有名声，隋文帝杨坚接受禅让时，他内心就有平定江南的大志。隋文帝寻求可以信任的人。高颖推荐贺若弼文武双全，他任了总管。皇帝把灭陈之事委任给他，他欣然接受。他和寿州总管源雄同时镇守边境。他曾有一首诗写道：

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

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他又向皇上进献了平陈十策，皇上很满意。隋文帝开皇九年，大举伐陈，贺若弼任行军总管，俘虏了陈后主陈叔宝。

李密

隋李密，蒲山公宽之子也。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大业中，佐杨玄感起兵。及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不礼之，遭饥馑，至削树皮而食。乃诣睢阳，舍于村中，变名姓称刘知远，聚徒教授。经数月，不得志。乃为五言诗曰："金风飏秋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泣下数行。义宁元年，密僣据洛口，会群盗百万，筑坛称魏公。建元二年，密自巩洛，鼓行伐隋，兵败归唐，授光禄卿。（出《河洛记》）

【译文】

隋时，李密是蒲山公李宽的儿子。初时授他亲卫大都督，他不喜欢这个官职，便称病回家，大业九年时，他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兵败之后，他逃入关内，流亡到平原，叛军将领郝孝德没有接待他。他经常挨饿，以至于削树皮充饥。到了睢阳，住在乡村，改名换姓叫刘知远。曾当了几个月的教书先生，很不得志。他曾写了一首五言诗：

金风飏秋节，玉露凋晚林。

此夕穷途士，郁陶伤寸心。

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

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

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

樊哙市井屠，萧何刀笔吏。

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谥。

寄言诗上雄，虚生真可愧。

诗写成后，他落下了几行热泪。隋恭帝义宁元年，他占据洛口，聚众百万，自称魏公。建元二年时，李密又从巩洛出兵伐隋，兵败后归唐，授光禄卿。

高崇文

唐相高崇文本蓟门之骁将也，以讨刘辟功，授西川节度使。一旦大雪，诸从事吟赏有诗。崇文遽至饮席，笑曰："诸君自为乐，殊不见顾鄙夫，鄙夫武人，亦有一咏雪诗。"乃口占曰："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诗多中的，皆谓北齐敖曹之比。太尉骈，即其孙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宰相高崇文，是蓟门的一员勇敢的将军，因讨伐刘辟有功，授他西川节度使，一天，府中的从事们在一起赏雪吟诗，高崇文突然来到席间，笑着说："你们在这里娱乐，也不告诉我，我虽是一介武夫，也有一首咏雪诗。"他口中念道：

崇文崇武不崇文，提戈出塞旧从军。

有似胡儿射飞雁，白毛空里落纷纷。

诗意中肯，大家把他比作北齐将高昂。太尉高骈，是他的孙子。

王智兴

唐侍中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武略英特，有命世之誉。幕府既开，所辟皆是名士。一旦从事于使院会饮，与宾朋赋诗。顷之达于王。王乃召护军俱至。从事因屏去翰墨，但以杯盘迎接。良久问之曰："适闻判官与诸贤作诗，何得见某而罢？"遽令却取笔砚，以彩笺数幅陈席上。众宾相与持疑。俟行觞举乐，复曰："本来欲观制作，非以饮酒为意。"时小吏亦以笺翰置于王公之前，从事礼为揖让。王曰："某韬钤发迹，未尝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陈愚恳。"于是引纸援毫，顷刻而就云："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四座览之，惊叹无已。时文人张祜亦预此筵。监军谓元曰："观兹盛事，岂得无言？"祜即席为诗以献云："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智兴览之笑曰："褒饰之词，可谓过当矣。"左右或言曰："书生之徒，务为谄侫。"智兴叱之曰："有人道我恶，汝辈又肯否？张秀才海内名士，岂云易得。"天下人闻，且以为王智兴乐善矣。驻留数旬，临岐赠绢千匹。（出《剧谈录》）

【译文】

唐朝侍中（御史）王智兴，初为徐州节度使，文韬武略，很负盛名，在幕府初建时，他招纳了很多知名人士。一天，幕府中的从事们在使院中宴饮，和宾朋们赋诗。一会儿，王智兴知道了，王智兴便和护军一起来到宴会上。从事们见他来了，便撤去了笔墨，又摆上了酒菜迎接。呆了一会儿他才问道："方才听说判官（副手）和你们作诗，怎么看我来了就停止了？"马上又叫人取来了笔砚，把一些彩笺放在桌上。众宾客正在疑惑，他和大家一起举杯喝酒，并说；"我本来是想看你们作诗的，并不是来为了喝酒。"小吏也把彩笺放到他面前，从事都让他作一首诗，王智兴说："我是靠用兵打仗起家的，对诗词文章很少留心，今天和各位名士在一起，我就不怕献丑了。"于是展纸提笔，一会就写完一首：

三十年来老健儿，刚被郎官遣作诗。

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自知。

四座宾客看到后，都很惊讶、赞叹。当时文人张祜也在座，监军对张祜说："你看到了这种场面，能没有话说么？"张祜便即席献诗：

十年受命镇方隅，孝节忠规两有余。

谁信将坛嘉政外，李陵章句右军书。

王智兴看完笑着说："你对我褒奖得有点过头了。"他左右有人说："这些读书人，就会谄媚。"王智兴训斥了那些人说："有人若是说我坏，你们又能怎么说？张秀才是国内知名人士，叫国内人听说了这事，还以为我智兴只愿听好话似的。"

他把张祜留住了好些日子，临走时，还赠送他一千匹绢。

高骈

唐高骈幼好为诗，雅有奇藻，属情赋咏，横绝常流，时秉笔者多不及之。故李氏之季，言勋臣有文者，骈其首焉。集遇乱多亡，今其存者盛传于时。其自赋《言怀诗》曰："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二女庙诗》云："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又《咏雪》云："六月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枝。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歧。"又《听歌》诗："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又《寄僧筇竹杖诗》云："坚轻筇竹枝，一杖有九节。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出谢蟠《杂说》）

【译文】

唐朝的高骈，幼年时就喜欢写诗，词藻奇丽，感情饱满，才华横溢。在李氏王朝（唐朝）后期，要说武臣当中文章好的，高骈是第一个。他的诗集因为战乱，大部分都散佚了。留下来的，直到现在还在流传。他的一首感怀诗写道：

恨乏平戎策，惭登拜将坛。

手持金钺重，身挂铁衣寒。

主圣匡扶易，恩深报效难。

三边犹未静，何敢便休官。

《二女庙》诗：

帝舜南巡去不还，二妃幽怨水云间。

当时珠泪垂多少。直到而今竹尚斑。

又有《咏雪》诗：

六月花飘入户时，坐看修竹变琼技。

逡巡好上高楼望，盖尽人间恶路岐。

《听歌》诗：

公子邀欢月满楼，佳人揭调唱伊州。便从席上秋风起，直到萧关水尽头。

《寄僧筇竹杖诗》

坚轻筇竹杖，一杖有九节。

寄与沃州僧，闲步秋山月。

罗昭威

梁邺王罗昭威世为武人，有胆决，喜尚文学，雅好儒生。于厅所之侧，别立学舍，招延四方游士，置于其间，待以恩礼。每旦视事之暇，则与诸儒讲论经义。聚书万余卷，于学舍之侧，建置书楼，纵儒士随意观览，己亦孜孜讽诵。当时蕃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旨，坏裂抵弃，自襞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又僻于七言诗，每歌酒宴会，池亭游览，廉不赋咏，题之屋壁。江南有罗隐者，为两浙钱镠幕客，有文学。昭威特遣使币交聘，申南阮之敬。隐悉以所著文章诗赋，酬寄昭威。昭大倾慕之，乃目其所为诗曰罗江东。今邺中人士，有讽诵者。尝自为太厅记，亦微有可观。（出《罗昭威传》）

【译文】

梁邺王罗昭威，武人世家出身，有胆识，喜欢文学。他喜欢结交读书人，在他的住所旁建立学舍，招请四方游学之士住在这里，以厚礼相待。每天公事之余，便和这些四方来的读书人讲经论道。他收集了一万多卷书，在学舍旁又建置了书楼，让这些读书人随意阅览。他自己也孜孜不倦地阅读，在诸王之中，他的文章最好。他命他的幕客们作四方书檄，稍有不满意的，他便撕碎抛弃，他自己展纸起草，挥笔成文。他的文章，没有词藻华丽之风，幕客多数不如他，他偏爱七言诗，每当歌酒宴会，池亭游览时，都要吟诗，题写在墙壁上。江南有个叫罗隐的人，他在两浙钱镠府中当幕客，很有文才。罗昭威特意派人去用厚金相聘，并表明自己的敬慕之情。罗隐便把他的文章诗赋，都寄给了他，罗昭威读后更加倾慕，并认为罗隐的诗压倒江东（江浙）一带，可以称为"罗江东"。

现在梁朝中的人士，经常有人吟诵。罗昭威曾经自己写过《大厅记》，也有一些可读之处。赵延寿 伪辽丞相赵延寿，德均之子也，仕唐为枢密使。清泰末，自太原陷虏，耶律德光用为伪丞相，综国事。晋少主失政，延寿道戎王为乱。凡数年之间，盗有中夏，实延寿赞成之力也。延寿将家子，幼习武略。即戎之暇，时复以篇什为意，亦甚有雅致。尝在虏庭赋诗曰："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南人闻者，往往传之。（出《赵延寿传》）

辽国丞相赵延寿，是赵德均的儿子，在后唐时曾任过枢密使。后唐清泰末年，在太原失陷时被俘虏。大辽国太宗耶律德光任他为丞相，总管国内大事。晋少主失掉政权，是赵延寿帮助了戎王为乱，数年之间，占据了中原。实际是赵延寿助他一臂之力。赵延寿是将门之子，自幼习武，征战之余，常读文章，也很有雅兴，他曾在辽国相府之中写过一首诗：

黄沙风卷半空抛，云动阴山雪满郊。

探水人回移帐就。射雕箭落著弓抄。

鸟逢霜果饥还啄，马渡冰河渴自跑。

占得高原肥草地，夜深生火折林梢。

南朝人知道后，彼此传诵。

卷第二百一　才名（好尚附）

才名　上官仪　东方虬　苏颋　李邕　李华　李白

好尚　房琯　韩愈　李约　陆鸿渐　独孤及　杜兼　李德裕　潘彦　宋之愻 朱前疑

　鲜于叔明　权长孺

才名

上官仪

高宗承贞观之后，天下无事，上官仪独持国政。尝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辔，詠诗曰："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音韵清亮，群公望之若神仙。（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高宗李治继承太宗皇位后，天下太平无事，宰相上官仪独掌朝政。一次，上官仪于拂晓前在皇城外等候上朝时，手中牵着马缰绳，骑马踏着月光沿着洛水河堤缓缓而行，边走边口中吟诗一首："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声音清亮，音韵铿锵。等候上朝的文武百官望着边行边吟诗的上官仪，心中暗暗赞叹道："真如上界的神仙降临到凡世上啊！"

东方虬

左史东方虬每云："二百年后，乞与西门豹作对。"尤工诗。沈佺期以工诗著名，燕公张说尝谓之曰："沈三兄诗，直须还他第一。"（出《国史异纂》）

【译文】

左史东方虬常说："二百年以后，请求跟西门豹作对句。"虬尤其善于作诗。跟他同时代的诗人沈佺期以擅长作诗闻名。燕国公张说曾说过："跟沈三兄的诗比较，还应是东方虬的诗为第一。"

苏颋

苏颋少聪俊，一览千言。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初定内难，准（明钞本准为唯。）颋为中书舍人，在太极后阁。时颋尚年少，初当剧任，文诏填委，动以万计，时或忧其不济。而颋手操口对，无毫厘差失。主书韩礼、谭子阳转书诏草，屡谓颋曰："乞公稍迟，礼等书不及，恐手腕将废。"中书令李峤见之，叹曰："舍人思若涌泉。峤等所不测也。"（出《谭宾录》）

【译文】

苏颋小时候聪明俊秀，读书的速度特快，扫一眼能读千言。唐中宗景龙二年六月二日，内乱初定，苏颋被提升为中书舍人，在太极殿后阁任职。当时苏颋还年轻，刚刚担当这项重任，各种文告诏书都让他草拟，动则上万件，有人担心他胜任不了。然而苏颋手写口说，没有一丝一毫的差错。后来，主管文书的韩礼、谭子阳担任抄写诏书这项工作，屡屡对苏颋说："请你口述得稍慢一些，口述快了我们记不下来，恐怕会将我们的手腕子累坏了的。"中书令李峤看到这种情形，感叹地说："苏颋文思若泉涌，是我们这些人所想不到的啊！"

李邕

李邕自刺史入计京师。邕素负才名，频被贬斥。皆以邕能文养士，贾生、信陵之流。执事忌胜，剥落在外。人间素有声称，后进不识。京洛阡陌聚看，以为古人，或将眉目有异，衣冠望风，寻访门巷。又中使临问，索其新文，复为人阴中，竟不得进改。天宝初，为汲郡北海太守。性豪侈（明钞本侈为俊），不拘细行，驰猎纵逸。后柳绩下狱，吉温令绩引邕，议及休咎。厚相赂遗，词状连引，敕初（明钞本初作祁）顺之。罗希奭驰往，就郡决杀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记。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送，亦至钜万。自古鬻文获财，未有如邕者。（出《谭宾录》）

【译文】

李邕自刺史入京听候考核升迁。邕一向负有才名，却屡遭贬斥。都认为他既能写一手好漂亮的文章，又广为交朋结友，是汉时贾谊、战国时的信陵君。因此，朝内主事的达官贵人都忌恨李邕，使他被免去官职流落京师之外，一向有很大的名声，朝中庸碌无识之辈却不赏识他。李邕入京后每在路上行走，受到很多人的围观，以为他是前朝古人，或者认为他相貌不凡。一些士子争相结纳，登门拜访，或者求人打探，索求李邕新写的文章，暗中为科考试卷，竟然不能改动。天宝初年，李邕被升为北海太守。他性情豪放好侈华，不拘小节，喜欢骑马狩猎，纵情享乐。稍后，柳绩获罪被关入牢狱，宰相吉温令柳绩诬陷李邕，朝内对他的功过争议很大。吉温用重金贿赂柳绩，使其连续诉状诬陷李邕，终于使皇帝颁发诏书赐李邕死。罗希奭携带诏书驰往北海郡，就地处死李邕。李邕很早就远播才名，尤其擅长撰写碑石记文。他一生为人撰写碑石记文几百篇，接受馈送达许多万。自古以来靠卖文致富发财的，没有人象李邕这样的啊。

李华

李华以文学名重於天宝末。至德中，自前司封员外，起为相国李梁公岘从事，检校吏部员外。时陈少游镇维扬，尤仰其名。一旦，城门吏报华入府。少游大喜，簪笏待之。少顷，复白云："已访萧功曹矣。"颖、功曹士也。（出《摭言》）

【译文】

李华以他文学上的才华闻名于天宝末年。到至德年间，自前司升为员外，起用为宰相梁国公李岘的幕僚，任检校吏部员外郎。当时，陈少游镇守维扬，尤其仰慕李华的才名。一日，城门吏报告说李华已来维扬。陈少游大喜，返回到府上以簪笏之礼接待。稍许，城门吏又报告说："李华已去拜访功曹萧参军了啊。"颖、功曹是跟李华一样的有才学的人啊。

李白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牺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梁字原阙，据明钞本补）陈已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既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拿，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许之。尝有醉吟诗曰："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更忆贺监知章诗曰："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传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於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日原作三。据明钞本改。）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出《本事诗》）

【译文】

李白初次自巴蜀到京都长安，住在旅店里，秘书监贺知章闻其大名，首先拜访了他。见李白相貌不凡，并请李白拿出诗作拜读。李白取出《蜀道难》给贺知章。贺还没有读完，就赞叹了几次，送李白一个雅号为"谪仙人。"李白酷爱饮酒，贺知章为此曾解下身边所系的金龟作抵押换酒与李白对饮，两人常常喝得一同醉倒，几乎没有间断过，由此，他们豪饮的声誉日益烜赫。贺知章又拜读了李白的《乌栖曲》，一边仔细吟咏品味一边赞赏地说："这首《乌栖曲》可以让鬼神哭泣啊！"《乌栖曲》诗如下：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西山犹衔半边日。金壶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有人说这首诗又叫《乌夜啼》，世上有李白两首这样的诗流传，不知哪篇是真的。另一篇《乌夜啼》是这样写的：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向人问故夫，欲说辽西泪如雨。"李白才华飘逸、性情高傲，与任右拾遗的陈子昂齐名，一先一后，两人志向相同。李白论及诗歌的发展时说："梁陈以来，诗风绮丽艳薄已达极点。初唐诗人沈佺期又只崇尚声律。能够光复古人为诗之道的，非我李白莫属啊！"

唐玄宗听说李白的诗名，下诏书召他入翰林院。并因李白才华横溢超绝人上，仪表非凡，才识过人，而给他以优厚的待遇，没有敕封他具体的官职。一次宫人要演奏声律，玄宗对高力士说："面对良辰美景，怎么可以只用乐伎奏乐为娱乐呢？倘若能有天才的词人当场吟诗填词，既增添乐趣又可向后世夸耀。"于是命宫人召见李白入宫。是时，宁王邀请李白饮酒。李白已喝得酩酊大醉，来到宫中，飘飘摇摇地拜见玄宗。玄宗知道李白不谙声律，认为他不擅长，就命他为宫中的乐师作五言律诗十首。李白叩拜后说："宁王赏赐臣酒喝，现在已经喝醉了。倘若陛下赐臣喝醉了也不要畏惧，臣才尽献薄技。"玄宗说："可以。"立刻命两位内臣搀扶着李白，命人为李白研墨。将笔醮好墨，又命两个内臣张开朱色丝绢摆在李白面前。李白握笔疾书，一点也不停顿，十篇五言律诗立等可取。而且一点不用改动，字迹遒劲锋利，如龙舞凤飞；律度对仗，没有不精绝的。其首篇是这样写的：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楼巢翡翠，珠殿宿鸳鸯。选妓随雕辇，徵歌出洞房。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玄宗给李白以极厚重的礼遇，然而李白为文为人都落拓不羁，率直坦荡，请求回归故里。玄宗也认为李白不是长守朝政的栋梁之材，因此下诏书允许他归山并赐以重金。李白曾有一次醉酒吟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胡愧焉。三杯通大道，五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李白还有一首忆贺知章的诗：欲向东南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后来，李白漫游到浔阳，又为永王璘聘请为幕僚。永王璘反兵失败，李白受牵连被发配到夜郎。这段事情在李白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所作的诗《赠李白诗二十韻》，作了详尽的记述。李白在去往夜郎途中得到玄宗的敕书返还，继续在江南一带赏山玩水，病死于宣城的采石，埋葬在谢公山上。范传正任宣歙观察使时，为李白立一碑，用来表彰李白的盖世英才。李白年幼时就喜饮酒，在兖州学习时就经常饮酒，并在任城县建造一座酒楼，每天与好友纵酒，很少有不喝醉的时候。当地人都知道李白能喝酒，随着李白豪饮的名声越来越大更加敬重他。

好尚

房琯

苏州洞庭，杭州兴德寺。房太尉琯云，"不游兴德洞庭。未见佳处。"寿安县有喷玉泉石溪，皆山水之胜绝者也。贞元中，琯以宾客辞为县令，乃铲翳荟，开径隧，人闻而异焉。太和初，博陵崔蒙为主簿，标准于道周，人方造而游焉。又颜太师真卿刻姓名於石，或置之高山之上，或沉之大洲之底，而云，"安知不有陵谷之变耶。"（出《传记》）

【译文】

苏州有洞庭，杭州有兴德寺。太尉房琯说："不游兴德寺与洞庭，你就没有见到过最美的景致。"寿安县境内有一条喷水的石溪，是景致超绝的旅游胜地。贞元年间，房琯为了游客能顺利观赏这个绝妙的风景胜地，辞去县令，带人去铲除林木，凿通隧道，开通去石溪的道路。人们听说此事大为惊异。太和初年，博陵崔蒙任寿安县主簿。他测量好道路标好路标，重新修筑好这条道路，人们才能去石溪游观。又有太师颜真卿在石块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有的放在高山顶上，有的埋在谷底，并说："怎么知道就没有高山变峡谷、峡谷变高山的时候呢？"

韩愈

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能返，发狂恸哭，为书遗（书遗二字原作遗书，据明抄本改）华阴令。令百计取之，乃下。又李氏子为千牛，与其侪类登慈恩寺浮图。穷危极险，跃出槛外，失身而坠，赖腰带挂钉，为风所摇，久而未落。同登者惊倒槛中，不能复起。院僧遥望急呼，一寺悉出以救之，乃连衣为绳，久之取下。经宿而苏。（出《国史补》）

【译文】

韩愈好奇，与客人一起攀登华山绝顶。登上绝顶后，回头望来路险绝异常，认为无法返回山下，惊急得放声大哭。写封信抛下山给华阴县令。县令拾到信后千方百计设法接他返回山下，终于成功了。有个叫李千牛的孩子，同他的伙伴们一块儿登慈恩寺塔，危险极了，跃出寺塔栏栅外，失足坠入塔下，偏巧腰带挂在塔身钉子上悬在空中，风吹身摇，久久没坠下地来。同千牛一块儿登上寺塔的孩子惊恐得瘫倒在塔栏栅内，吓得爬不起来。寺院里的僧人远远地看见千牛悬垂在塔身半空，大声急呼，惊动了寺内所有的僧人，都出来设法救援千牛。最后想出个将僧衣连结成绳的办法，由塔上垂送给千牛，让他握住衣绳，好长时间才慢慢将他拉上塔来。李千牛惊吓得昏死过去，昏睡了一宿才苏醒过来。

李约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公之子也。以近属宰相子，而雅爱玄机。萧萧冲远，德行既优。又有山林之致，琴道酒德词调，皆高绝一时。一生不近女色，性喜接引人物，而不好俗谈。晨起草裹头，对客蹙融，便过一日。多蓄古器，在润州尝得古铁一片，击之精越。又养一猨名生公，常以之随。逐月夜泛江，登金山，击铁鼓琴，猨必啸和。倾壶达夕，不俟外宾，醉而后已。约曾佐李庶人锜浙西幕。约初至金陵，于府主庶人锜坐，屡赞招隐寺标致。一日，庶人宴于寺中。明日，谓约曰："十郎尝夸招隐寺，昨游宴细看，何殊州中？"李笑曰："某所赏者疏野耳，若远山将翠幕遮，古松用彩物裹，腥膻涴鹿掊泉，音乐乱山鸟声，此则实不如在叔父大厅也。"庶人大笑。约性又嗜茶。能自煎。谓人曰："茶须缓火灸，活火煎。活火谓炭火焰火也。"客至，不限瓯数，竟日执持茶器不倦。曾奉使行硖石县东，爱渠水清流，旬日忘发。（出《因话录》）

【译文】

兵部员外郎李约，汧国公的儿子，接近于宰相儿子的地位。李约有个雅好，他非常喜爱深奥微妙的义理。李约声名远传，品德操行都很优秀。他酷爱山林，琴艺、酒量、词道，都高绝一时，终生不接近女色。李约生性喜欢结交名人，而不爱谈论日常生活琐事。他早晨起来随便收拾一下头脸，跟客人下下五道便是一天。李约收藏许多古器。他在润州曾得到一片古铁，敲击它发出的响声精越不凡，非同一般。他又豢养一猨名叫生公，经常让它陪伴在身边。有时趁着月色好的时候登舟游江，弃舟登金山，敲击古铁，弹拨琴弦，身边的爱猨长啸和鸣，一壶接一壶地饮酒达通宵，不等候宾客，直到喝醉了方休。李约曾佐助李锜为浙西幕僚，他初到金陵，与李锜闲谈，多次说到招隐寺建筑宏大，风光不凡。一天，李锜于招隐寺内宴请李约。第二天，对约说："十郎你曾经夸赞招隐寺不凡，昨天宴游我仔细地观看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李约笑着说："我所赞赏的是自然界粗犷的美。如果将远山用翠幕遮起，将古松用彩带裹住，在清泉中剖洗腥膻的鹿肉，用人工发出的乐声扰乱山鸟的婉转鸣唱。倘若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呆在叔父你的大厅里呢。"李锜大笑。李约爱好饮茶品茗，能够自己制茶。常对人说："茶必须用温火炙，活火煎。所谓活火就是炭火燃出的焰火啊。"来了客人，品起茶来不限杯数，随你饮。李约终日操持茶具为客人斟茶，不知疲倦。李约曾奉命去硖石县东，因喜爱硖石县东的清沏溪流，流连其间十多天忘了出发。

陆鸿渐

太子文学陆鸿渐，名羽。其生不知何许人。竟陵龙盖寺僧姓陆，于堤上得一初生儿，收育之，遂以陆为氏。及长，聪俊多闻，学赡辞逸，诙谐谈辩，若东方曼倩之俦。鸿渐性嗜茶，始创煎茶法。至今鬻茶之家，陶为其像，置于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至太和，复州有一老僧，云是陆僧弟子，常讽歌云："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唯羡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鸿渐又撰《茶经》二卷，行于代。今为鸿渐形者，（明抄本者作貌）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以釜汤沃之。（出《传载》）

【译文】

太子文学陪读陆鸿渐，名羽，不知他的生身父母是何人。竟陵龙盖寺有一僧人姓陆，在河堤上拾到一个刚刚生下的婴儿，抱回寺院将他收养，这样就以陆为这个孩子的姓氏。待到鸿渐长大成人，聪明俊秀，广见博识，学问丰富，言辞飘逸，而且诙谐善辩，如同东方曼倩一样。陆鸿渐酷爱饮茶，头一个开创制茶的方法。至今卖茶的人家，用陶土烧制他的像，放在锡器间供奉，说陆羽能保佑他们茶好获大利。到太和年间，复州有一个年老僧人自称是陆姓僧人的弟子，常吟一首讽喻世人的诗歌："不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台。唯羡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鸿渐还撰写了《茶经》二卷，流传世代。今天的卖茶人为陆鸿渐制像塑身供奉他，是将他看作茶神啊。做生意时用茶祭奠陆鸿渐，不做生意时，用壶中水供奉他。

独孤及

常州独孤及，末年尤嗜鼓琴，得眼病不理，意欲专听。（出《传载》）

【译文】

常州有个叫独孤及的人，晚年特别嗜好鼓琴，眼睛患病也不去治疗，其用意是不分散精力专门聆听琴音。

杜兼

杜兼尝聚书万卷，每卷后必自题云，"倩俸写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坠之鬻之为不孝。"（出《传载》）

【译文】

有个叫杜兼的人曾收聚到万卷书，每卷书读后都亲自题词说："花钱请人代笔抄写来的书我亲手校对的，你们读它是为了知晓圣人的道理，抛弃它卖了它都是不孝。"

李德裕

李德裕与同列款曲。或有徵所好者，德裕言："己喜见未闻新书策。"崔魏公铉好食新馄头，以为珍美。从事开（从字原缺，开原作闻，据北梦琐言补改）筵，先一日前，必到使院索（索原作案，据北梦琐言改）新煮馄头也。杜豳公悰每早食饙饭乾脯。崔侍中安潜好看斗牛。虽各有所美，而非近利。与夫牙筹金埒，钱癖谷堆，不其远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李德裕与同期好友一块儿细诉衷情。有人询问他喜爱什么物事？德裕说："我喜欢从未见过的新书。"魏公崔铉喜欢吃新煮的馄头，认为这种食物最珍美。奉事他的人开宴前必提前一天到使院讨要新煮的馄头。豳公杜悰每餐早饭爱吃蒸饭肉干。侍中崔安潜愿意偷偷地看斗牛。虽然这些人都各有所好，然而他们都不贪图钱财。跟那些喜欢象牙筹码、用金垒墙、嗜钱如命、囤谷成山的贪婪者，岂不是相去甚远吗！

潘彦

咸亨中，贝州潘彦好双陆，每有所诣，局不离身。曾泛海，遇风船破。彦右手挟一板，左手抱双陆局，口衔双陆骰子。二日一夜至岸，两手见骨，局终不舍，骰子亦在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咸亨年间，贝州有个叫潘彦的人喜爱玩双陆这种赌博游戏，每次外出都将赌具带在身边。一次出海，风急浪大把船撞破了。潘彦右手挟着一块船板，左手死死抱住双陆赌具，口中衔着玩双陆用的骰子，在海上飘流了二天一夜才到达岸边。两手磨损得露出指骨，却始终没有丢弃双陆，玩双陆用的骰子也始终衔在口中。

宋之愻

洛阳县丞宋之愻性好唱歌，出为连州参军。刺史陈希古者，庸人也。令之愻教婢歌，每日端笏立于庭中，呦呦而唱。其婢隔窗从而和之，闻者无不大笑。（出《朝野佥载》）

【译文】

洛阳县丞宋之愻喜爱唱歌。他出任连州参军时，连州刺史陈希古是个庸人，让宋之愻教他家的婢女唱歌，又怕他偷看婢女。因此每日让宋之愻手捧版笏掩面，站在庭院中呦呦地唱，让他的婢女站在屋里隔着窗户跟着学唱。听者没有一个人不大笑的。

朱前疑

兵部郎中朱前疑貌丑，其妻有美色。天后时，洛中殖业坊西门酒家，有婢蓬头垢面，伛肩皤腹，寝恶之状，举世所无。而前疑大悦之，殆忘寝食。乃知前世言宿瘤蒙爱，信不虚也。夫人世嗜欲，一何殊性。前闻文王嗜昌，楚王嗜芹菹，屈到嗜芰，曾皙嗜羊枣，宋刘雍嗜疮痂。本传曰："雍诣前吴兴太守孟灵休，灵休脱袜，粘炙疮痂坠地，雍俯而取之飡焉。宋明帝嗜蜜渍蠩蛦，每啖数升。是知海上逐臭之谈，陈君爱丑之说，何其怪欤？天与其癖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兵部郎中朱前疑其貌丑陋，他妻子貌美。武则天执政时，洛阳城内殖业坊有个西门酒家，有一婢女蓬头垢面，伛偻肩，大腹便便，她睡觉时丑恶的样子，世上没有。但是朱前疑见到这个丑婢女却异常喜爱，跟这个丑女人承欢交往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此才知道，前人讲的有个叫宿瘤的女人，项上长个大瘤，她丈夫非常喜爱她，不是没有的事。唉！人世间的各种嗜欲怪癖，怎么这样不同啊！从前听说周文王喜爱食昌，楚王喜爱吃芹菹，屈原爱吃芰，曾皙爱吃羊枣，宋时的刘雍爱食疮痂。《本传》上说：刘雍前往吴兴太守孟灵休处，孟灵休脱袜时，粘在袜子上的疮痂掉落在地上，刘雍弯腰拣起来就吃啊。宋明帝喜爱吃蜜渍的蠩蛦，每次吃数升。由此看来海上逐臭的说法，陈君爱丑的故事，都是真实的。这是多么怪异的事情啊！此乃上天赋于他们的怪癖啊！

鲜于叔明

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好食臭虫，时人谓之蟠虫。每散，令人采拾得三五升，即浮之微热水中，以抽其气尽。以酥及五味熬之，卷饼而啖，云其味实佳。（出《乾鐉子》）

剑南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喜爱吃臭虫。现时的人叫它蟠虫。每次散朝后，都让仆人们采集三五升臭虫，立刻将它们用温水浸泡，用这种方法抽尽它们的秽气，用酥油和各种调料放进锅里熬煎，卷饼吃，他说味道实在是好。

权长孺

长庆末，前知福建县（明抄本县作院）权长孺犯事流贬。后以故礼部相国德舆之近宗，遇恩复资。留滞广陵多日，宾府相见，皆鄙之。将诣阙求官，临行，群公饮饯于禅智精舍。狂士蒋传知长孺有嗜人爪癖。乃于步健及诸庸保处，薄给酬直，得数两削下爪。或洗濯未精，以纸裹。候其酒酣进曰："侍御远行，无以饯送，今有少佳味，敢献。"遂进长孺。长孺视之，忻然有喜色，如获千金之惠，涎流于吻，连撮噉之，神色自得，合座惊异。（出《乾鐉子》）

【译文】

长庆末年，前福建知县权长孺因触犯刑律被流放。后来他以已故礼部尚书德舆的近宗之由，遇朝庭敕免恢复原来的资格，在广陵逗留许多时日，府上的宾客见到他都投以鄙视的目光。权长孺将要进京求取官位时，临行前，大家在禅智精舍设酒宴为他饯行。事前，狂士蒋传得知权长孺有吃人指甲的癖好，于是在兵卒和杂役中间，给以少许量的钱寻得几两剪下的指甲并没洗干净，就用纸包上。等到权长孺酒喝到高潮时，上前说："今天为你远去京城饯行，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现在我准备了不多的美味献上来。"于是将纸包中的指甲送给权长孺。权长孺打开纸包一看，脸上欣然露出喜色，犹如得到千金的重礼似的，涎水流出口来，连连撮着吃了。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直令筵席上的众宾客大吃一惊。

卷第二百二　儒行（怜才　高逸）

儒行　刘献之　卢景裕　萧德言　张楚金

怜才　沈约　唐高宗　天后　源乾曜　张建封　李实　韩愈　杨敬之　卢肇　令狐绹

　崔铉

高逸　孔稚珪　李元诚　陶弘景　田游岩　朱桃椎　卢鸿　元结　贺知章　顾况　陈琡　孔拯

儒行

刘献之

后魏刘献之少好学，尤精诗传，泛观子史。见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杨墨之流，不为此书，千载谁知少也。"又谓所亲曰："观屈原《离骚》之作，自是狂人，死何足惜。"时人有从之学者，献之曰："立身虽百行殊途，准之四科，要以德行为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让，不待出户，天下自知。倘不能然，虽复下帷针股，蹑履从师，止可博闻强识。不过为土龙乞雨，眩惑将来。其于立身之道何益乎？孔门之徒，初亦未悟。见吾丘之叹，方乃归而养亲。呜呼！先达之人，何自学之晚也！"由是四方学者慕之。叹曰："吾不如庄周樗散远矣。"固以疾辞。（出《谈薮》）

【译文】

后魏时的刘献之少年时就好学，尤其精通《诗经》、《左传》，博览群书。他见到名家、法家的著作，就合上书讥讽地笑着说："假如使杨朱、墨翟之流不作这种书，千年之后有谁认为缺少它呢。"刘献之又对自己亲近的朋友说："我读了屈原的《离骚》之后，认为他本来就是个精神不正常的人，死了一点也不可惜。"当时有人跟他学习，拜他为师，刘献之说："虽然立身之业有百行各不相同，但是最根本的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这四科中要以德行为首要的。你如果能做到在家孝敬父母，在外关怀爱护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能够对国家忠诚、为人办事守信誉、谦逊和蔼、礼让待人，不用你走出家门，你的名声就可以远播天下。假如你不能向上面说的那样去做人，虽然你或闭门苦读、或恭恭敬敬地拜师学业，只能做到博览群书、增加你的知识。不过是象堆个土龙乞求上天降雨一样，只是你幻想将来能功成名就。其实这样做对你寻求成就事业之道有什么益处呢？孔子和他的门生们，起初也未悟到这个道理。后来看到吾立子上荐父母下爱兄弟的行为，这才回到家里效仿吾立子去孝敬父母、抚养兄弟的啊。天那！象孔老夫子和他的门生这样贤达的圣人，怎么在立身的道理上也觉悟得这么晚呢？"由此，四面八方的学者都慕名来拜刘献之为师。刘献之对前来拜他为师的人感叹地说："在淡泊功名这方面我比庄周老夫子还差得远啦。"坚持辞却来拜他为师的人。

卢景裕

范阳卢景裕，太常静之子，司空同之猶子。少好闲默，驰骋经史。守道恭素，不以荣利居心，时号居士焉。初头生一丛白毛，数之四十九茎，故偏好老易。为注解。至四十九岁卒，故小字白头。性端谨，虽在暗室，必矜庄自持。盛暑之月，初不露袒。妻子相对，有若严宾。历位中书侍郎。（出《谈薮》）

【译文】

范阳卢景裕，太常卢静的儿子，司空卢同的侄子。少年时就喜爱安静沉默，喜爱读经史一类的书，安贪乐道，从来不将名利二字挂在心上，时人送给一个居士的雅号。卢景裕刚生下来时头上就生有一丛白发，共四十九根，由此小名叫白头。他特别偏爱《周易》、《庄子》，为这两部书作过注释，四十九岁那年去世。卢景裕性格端方严谨，虽然置身于幽暗的屋子中，也是正襟危坐、端庄持重。炎热的夏日，从来不袒露肌肤。就是与自己的妻子相对而坐，也如跟贵客一样的恭谨严肃。卢景裕官至中书侍郎。

肖德言

唐肖德言笃志于学，每开五经，必盥濯束带，危坐对之。妻子谓曰："终日如是，无乃劳乎？"德言曰："敬先师之言，岂惮于此乎！"（出《谭宾录》）

【译文】

唐时有个人叫肖德言立志于学。每当他研读五经时，必须先洗漱更衣，然后正襟危坐地去读。他的妻子问他："你每日都这样正襟危坐地看书，不累吗？"德言回答说："对先师的著述要恭敬，怎么能畏惧劳累呢？"

张楚金

张楚金与越石同预乡贡进士，州司将罢越石而贡楚金。楚金辞曰："以顺即越石长，以才即楚金不如。"固请俱退。李勣为都督，叹曰："贡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双举。"乃荐擢第。（出《谭宾录》）

【译文】

张楚金和越石同期参加乡贡进士的选拔，州司想去掉越石而选拔楚金为乡贡进士。楚金得知后跟州司说："按顺序选拔，越石比我年长，按才能选拔我不如越石，我坚决请求不要选拔我为乡贡进士。"是时，李勣在这做都督。他听到这件事后赞叹地说："这些贡生们原本追求的就是被选拔为进士，张楚金和越石这样相推让，把他们双双都荐举为进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荐举张楚金、越石二人都为乡贡进士。

怜才

沈约

梁瑯玡王筠幼而清隶，文采逸艳，为沈约所赏。及沈为尚书令，筠为郎。谓筠曰："仆昔与王谢诸贤，为文会之赏。自零落以来，朽疾相继。平生玩好，殆欲都绝。而一文一咏，此事不衰。不意疲暮，复遇盛德。都伯喈见王仲宣叹曰：'此王公之孙，吾家书籍万卷，必当相与。'仆虽不敏，请慕斯言。"每商确书史，流（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阅篇章，毕夜阑景，以为得志之赏。筠历位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出《谈薮》）

【译文】

梁瑯玡王筠幼年时面貌清秀，文彩隽逸艳丽，沈约很赏识他。待到沈约任尚书令时，王筠在他手下任尚书郎。沈约对王筠说："我从前同王融、谢朓等贤人一块儿谈诗论文，很是惬意。自历经离乱以来，疾病与衰老相继缠身，平生喜爱做的事情，十有八九都不想做了。然而一个吟诗，一个异文，却历尽劫难而不能罢手。想不到到了衰朽的晚年又逢盛世啊。从前，蔡伯喈一见王仲宣就赞叹地说：'这不是王公的孙子吗，我家有藏书上万卷，一定都送给你。'虽然不勤勉，却愿意效仿先贤。"此后，每当商讨书史时，王筠都一部接一部地翻阅着，不分白日和夜晚，以此来报赏沈约的知遇之恩。王筠为官，一直任到司徒左长史度支尚书。

唐高宗

胡楚宾属文敏速，每饮酒半酣而后操笔。高宗每令作文，必以金银杯盛酒。令饮，便以杯赐之。（出《谭宾录》）

【译文】

胡楚宾写文章很快，每次都是酒饮到要醉时再提笔写。唐高宗每次诏令他来写文章，必定用金杯或银杯盛酒让他喝，并将饮过酒的杯子赏赐给胡楚宾。

天后

则天幸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宋之问诗成，则天称词更高，夺袍以赐之。（出《谭宾录》）

【译文】

武则天游龙门，命令随从的官员即景作诗。左史东方虬先得一诗，武则天赏赐他一领锦袍。待到宋之问的诗写出来，武则天称赞宋诗比东方诗高一筹，从东方手中夺回锦袍赏赐给宋之问。

源乾曜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上悦之。于是骤拔用，历户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异日，上独与高力士语曰："汝知吾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容貌言语类萧至忠，故用之。"对曰："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谬计耳，其初立朝，得不谓贤相乎？"上之爱才宥过，闻者莫不感悦。（出《国史补》）

【译文】

源乾曜因为奏事符合玄宗皇帝的心意，玄宗喜爱他。于是他迅速地被升迁，官历户部员外郎、京兆尹，以至当朝宰相。有一天，玄宗独自跟高力士说："你知道我提升乾曜特别快吗？"高力士回答说："不知道啊。"玄宗说："我认为他的相貌言谈很象肖至忠，因此拔用了他。"高力士问道："肖至忠不是曾经有负于陛下吗？陛下为什么对他的怀念还这样深呢？"玄宗说："肖至忠到了晚年时才有失误，刚任宰相时，不是人们都说我得一贤相吗？"玄宗惜爱有才华的人，同时能厚待犯过过失的人。这件事情传出去后，听到的人无不感动高兴啊。

张建封

崔膺性狂，张建封爱其文，以为客，随建封行营。夜中大叫惊军，军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日置宴，监军曰："某有与尚书约，彼此不得相违。"建封曰："唯。"监军曰："某有请，请崔膺。"建封曰："如约。"逡巡。建封又曰："某亦有请，却请崔膺。"座中皆笑。后乃得免。（出《国史补》）

【译文】

崔膺性情狂傲，张建封爱他的文采，接纳他为宾客，并随同自己去行营。睡到半夜，崔膺忽然大喊大叫惊动了军营。士兵们都大怒，非要斩杀他吃肉不可。张建封将他藏起来。第二天聚宴，监军在宴席上说："我有件事与尚书你相约，一经约定你我都不能违背它。"张建封说："可以。"监军说："我要请一个人，请的就是崔膺。"张建封回答说："可以按约定的办。"四处看了看，说："我也要请一个人，请的也是崔膺。"宴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此后崔膺才得免一死。

李实

李实为司农卿，促责官租。肖祐居丧，输不及期。实怒，召至。租车亦至，故得不罪。会有赐与，当为谢状。常秉笔者方有故，实急，乃曰："召衣齐衰者。"祐至，立为草状。实大喜，延英荐之。德宗令问丧期，屈指以待，及释服之明日，自处士拜拾遗。祐有文章，善画，好鼓琴，其拔擢乃偶然耳。（出《国史补》）

【译文】

李实官为司农卿，负责催收官租。肖祐正居丧期，没有按期将官租运送来。李实大怒，召见肖祐。肖祐随同运送租车一块赶到，因此，李实没有处罚他。正赶上皇上对他有所奖赏，应当立即上表谢恩，而这时经常与李实执笔的人有事不在，秉笔常方有特殊情况不能书写，李实很着急，说："召见服丧服的肖祐来见我。"肖祐应召而来，立即为李实拟好草稿。李实大喜，将肖祐请来当成英才向朝庭举荐。唐德宗诏令让李实问明居丧的日期，数着手指计算时间，到肖祐居丧期满脱去丧服的第二天，将他由一介布衣而官拜拾遗。肖祐有文章遗留后世，善画，喜好鼓琴，他的被发现与提升纯属偶然啊。

韩愈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歌名动京师。时韩愈与皇甫湜贤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瑨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曰："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时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状室而终。（出《摭言》）

【译文】

李贺字长吉，是唐室王孙。他的父亲叫李瑨肃，在边上任从事。李贺七岁时，就以能作长短句名声轰动京师。当时在文坛上已负盛名的韩愈与湜赞赏李贺写的诗篇，十分惊奇但不知到这个人。互相说："这个写一手好诗的人若是古人，我们不知道就罢了，若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怎能不知道呢。"在文友们聚会时，有人将李贺的父亲李瑨肃的简单概况告诉了他们。于是，韩愈与皇甫湜相约结伴骑马前去登门造访，请李瑨肃将李贺唤出来让他们看看。不一会儿，从内室走出一位扎着两个爪髻披着衣裳的少年。韩愈和皇甫湜不相信眼前这个孩子就是名动京师的诗人，请李贺当场作篇诗给他们看看。李贺欣然尊命，拿起写诗的木板，在墨池中醮好墨笔，旁若无人地挥笔疾书起来。诗题叫《高轩过》，内容是这样的：华裙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展前作赋声磨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耿耿贯当中。庞眉书客感愁逢，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负天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韩愈与皇甫湜看罢大惊，于是他们将来时骑的马的嚼子连在一起，携李贺返回，亲手为他束发。李贺尚未成年，就遭受艰难的生活。后来他想参加举拔乡贡进士的科考，又遭到世人诽谤他不避家讳。为此韩愈写了一篇辨"讳"的文章为他辩护。不幸的是，李贺二十六岁就去世了，未到壮年而夭折。

又　韩愈

韩愈引致后辈，为举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后官高，不复为也。（出《国史补》）

【译文】

韩愈引荐后辈，为他们荐举科第。因此有很多人投书韩愈，想以此晋身科第。当时人称这些人为韩门弟子。韩愈官位升高后，不再这样做了。

杨敬之

杨敬之爱才公正。尝知江表之士项斯，赠诗曰："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遂登高科也。（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杨敬之为人公正惜才。他曾得知江表项斯很有才华，就送给他一首诗说："处处见诗诗总好，及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相逢说项斯。"因此，项斯就高科得中啦。

卢肇

王镣富有才情，数举未捷。门生卢肇等，公荐于春官云，"同盟不嗣，贤者受讥。相子负薪，优臣致诮。"乃旌镣嘉句曰，"击石易得火，扣人难动心。今日朱门者，曾恨朱门深。"声闻蔼然。果擢上第。（出《抒情诗》）

【译文】

王镣非常有才华，却数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榜上无名。他的学生卢肇等一齐在春试考官面前举荐王镣说："同盟者不相继承，贤达的人受到讽讥，蔺相如这位贤相却要负薪去请罪，优秀的官员反到遭到打击，这些都正常吗？"同时，表扬王镣说："击打石头容易迸出火花，打动人的心却非常难啊。今天在朱门的为官者，当年也曾痛恨朱门深啊。"负责春试的考官听了后，态度变得亲切近人了。春试完了，王镣果然考中。

令狐绹

宣皇坐朝，次对官趋至前，必待气息平匀，上然后问事。令狐绹进李远为杭州刺史，宣皇曰："我闻李远诗云，'长日唯销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对曰："诗人之言，不足有实也。"仍荐远廉察可任，乃俞之。（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宣宗坐朝，待对大臣们上殿跟皇帝讨论朝政，一定等待他们呼吸平息下来，皇上才询问事体。令狐绹向宣宗进荐李远作杭州刺史，宣宗问："我听说李远有一句诗是这样的：长日唯销一局棋。怎么可以让他任一郡之长呢？"令狐绹回答说："诗人在诗中讲的事情，不可信实啊！"仍然向宣宗进荐李远廉洁明察可以任用。于是宣宗皇帝就允许他的进荐，任用了李远。

崔铉

郑愚尚书，广州人。擢进士第，（第下原有士字，据北梦琐言三删）扬历清显。声甚高而性好华，以锦为半臂。崔魏公铉镇荆南，郑授广南节制。路由渚宫，铉以常礼待之。郑为进士时，未尝以文章及魏公门，至是乃执所业。魏公览之，深加叹赏曰："真销得半臂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尚书郑愚，广州人氏，从进士步入仕途。该人喜爱宣扬自己的经历和高洁，名声很高又好浮华，在一边的胳臂上刺上锦纹。魏国公崔铉镇守荆南。郑愚被任命为广南节制，途经荆南，崔铉以通常的礼仪接待他。郑愚为进士的时候，未曾将自己的文章给崔铉看过，这次才将它们给崔铉读。崔铉读过后，深深地赞叹说："真可以在半边的胳臂上刺纹以显耀啊。"

高逸

孔稚珪

齐会稽孔稚珪，光禄灵产之子，侍中道隆之孙，张融之内弟。稚珪富学，与陆思晓、谢沦为君子之交。珪不乐世务，宅中草没人。南有山池，春日蛙鸣。仆射王晏尝鸣笳鼓造之，闻群蛙鸣，晏曰："此殊聒人耳。"答曰："我听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历位太子詹事。赠光禄大夫。（出《谈薮》）

【译文】

孔稚珪，齐国会稽郡人氏，光禄大夫灵产的儿子，侍中道隆的孙子，张融的内弟。孔稚珪很有才学，和陆思晓、谢沦是朋友。孔稚珪不愿意干家务琐事。院子里的蒿草长得可以没人他也不铲除。他家对面南山有一池塘，水中有蛙，每天春天蛙声鼓噪，直传入院中。仆射王晏有一次吹着笳敲着鼓前来拜访他，听到蛙声鼓噪，对孔稚珪说："这些蛙声真刺耳。"孔稚珪回答说："我听你吹笳敲鼓还赶不上我的蛙鸣呢！"王晏听了后很难为情。孔稚珪官历太子詹事，死后追封为光禄大夫。

李元诚

北齐赵郡李元诚，钜鹿贞公恢之孙，钜鹿简介灵之（灵之原作之公，据北齐书二二李元忠传改）曾孙。性放诞，不好世务，以饮酒为务。为太常卿，太祖欲以为仆射，而疑其多酒。子骚谏之，元诚曰："我言作仆射不如饮酒乐，尔（尔原作耳。据明抄本改）爱仆射，宜勿饮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及孙腾，尝诣元诚，其庭宇芜旷，环堵颓圯。在树下，以被自拥，独对一壶，陶然乐矣。因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其妻，衣不曳地。撒所坐在褥，质酒肉，以尽欢意焉。二公嗟尚，各置饷馈，受之而不辞，散之亲故。元诚一名元忠。拜仪同，领卫尉，封晋阳公。卒赠司徒，谥曰文宣。（出《谈薮》）

【译文】

北齐赵郡人李元诚，是巨鹿贞公李恢的孙子，简公李灵的曾孙。性情放荡怪诞，不愿意做家务事，把喝酒当成营生，官为太常卿。太祖想任他为仆射，却疑虑他喝酒误事。李元诚儿子李骚劝说他少喝酒。他说："依我说作仆射不如喝酒快活。你爱仆射这个官职，应当不喝酒。"行台尚书司马子如和孙腾，曾到李元诚家。见到他家庭院荒芜空旷，周围的院墙已经坍塌。李元诚披着被子独自一人在喝酒，自得其乐，他妻子穿着很短的衣裙。李元诚看到他们进了院，忙招唤他妻子撤去他坐的褥子去换酒，来招待他们。二人感叹李元诚这样好客，各自拿出自己的饷银送给他。李元诚欣然接受一点也不推辞，将这些银钱送给亲朋。李元诚还有一个名字叫元忠。他官任仪同，领卫尉，被封为晋阳公。他去世后被皇上赠为司徒，追认为文宣。

陶弘景

丹阳陶弘景幼而惠，博通经史。覩葛洪《神仙传》，便有志于养生。每言仰视青云白日，不以为远。初为宜都王侍读，后迁奉朝请。永明（永明原作水平，按梁书五-陶弘景传谓永明十年上表辞禄，据改）中，谢职隐茅山。山是金陵洞穴，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华阳洞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故时号茅山。由是自称华阳隐居，人间书疏，皆以此代名。亦士安之玄晏，稚川之抱朴也。惟爱林泉，尤好著述。缙绅士庶禀道伏膺，承流向风，千里而至。先生尝曰："我读外书未满万卷，以内书兼之，乃当小出耳。"齐高祖问之曰："山中何所有？"弘景赋诗以答之，词曰："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高祖赏之。（出《谈薮》）

【译文】

丹阳陶弘景幼年聪慧，博览群书。自从他阅读了葛洪的《神仙传》后，便产生了隐居山林、修仙养道的想法。他常常对人说："仰观青云白日所显现的天象，离我归隐山林修仙养道的时日不远了。"陶弘景起初官拜宜都王侍读，后来改迁奉朝请，这是一个闲职，定期参加一些朝会了事。齐武帝永明年间，陶弘景辞去官职归隐茅山。茅山有个金陵洞，洞长环回一百五十余里，又叫华阳洞天，内有三茅司命的府庙，因此当时人叫它茅山。由这个洞名，陶弘景自号为华阳居士。此后，凡有记载他的书文，都用华阳居士这个称谓。陶弘景隐居茅山，就象士大夫以能参加古代圣贤的礼教玄晏为荣、葛洪怀抱木皮守持本真一样。陶弘景不但有林乐之好，而且尤为喜爱著书立说。晋绅庶士中仰敬他的人很多，有的不远千里来拜谒他求道。陶先生曾说："我读修炼以外的杂书不到万卷，同时也读有关修仙成道的书，权当小小的研究吧。"齐高祖问询陶弘景："卿归隐泉林，山中有什么东西那么吸引着你啊？"陶弘景赋诗作答。诗中说："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齐高祖读诗后，非常赞赏陶弘景。

田游岩

唐田游岩初以儒学累徵不起，侍其母隐嵩山。甘露中，中宗幸中狱，因访其居，游岩出拜。诏命中书侍郎薛元超入问其母，御题其门曰，"隐士田游岩宅"，徵拜弘文学士。（出《翰林盛事》）

【译文】

唐朝人田游岩，起初想以儒学做为进身为官的道路，屡次参加科考都不得中。之后，隐居嵩山侍奉母亲。甘露年间，中宗皇帝游五岳居中的嵩山，访问田游岩居所，田游岩出迎参拜。中宗皇帝命令中书侍郎薛元超进内室问候田游岩的老母，亲自为田家居室门上题"隐士田游岩宅"六个大字，并且赐拜田游岩为弘文学士。

朱桃椎

朱桃椎，蜀人也。淡泊无为，隐居不仕。披裘带索，沈浮人间。窦轨为益州，闻而召之。遗以衣服，逼为乡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则裸形，冬则以树皮自覆。凡所赠遗，一无所受。织芒履，置之于路上。见者皆曰，"朱居士之履也。"为鬻取米，置之本处。桃椎至夕取之，终不见人。高士廉下车，深加礼敬。召至，降阶与语。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异，蜀人以为美谈。（出《大唐新语》）

【译文】

朱桃椎，巴蜀人士。生性淡泊不求有所做为，始终隐居不出来作官，身披兽皮用藤索缠缚，浪迹在民间。窦轨为益州长官时，听说这件事后让人将朱桃椎唤来询问他的生活状况，并送给他衣服让他穿上，同时强行让他做乡里的里正。朱桃椎一句话不说，转身逃往深山中。朱桃椎隐居深山里，夏天赤身裸体，冬天冷了就用树皮盖在身上取暖。凡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一切物件，一律不接受。他将织好的芒鞋放在行人经过的道上，路人看见了，都说："这是朱桃椎编织的芒鞋啊！"朱桃椎买米将对换的东西放在你家近前，你收取东西后也要将米放在原处。他都是到了夜晚悄悄从山林里出来取米，始终没有人遇见过他。高士廉途经此地，听说这件事后，对朱桃椎非常敬重。他特意派人将朱桃椎请来，放下架子跟朱桃椎谈话。朱桃椎答说完了转身离去。高士廉每每谈到此事，对朱桃椎都大加赞扬，称他为奇世异人。蜀人都以出了个朱桃椎这样的人而感到荣幸。

卢鸿

玄宗徵嵩山隐士卢鸿，三诏乃至。及谒见，不拜，但磬折而已。问其故，鸿对曰："臣闻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鸿，敢以忠信奉上。"玄宗异之，召入赐宴，拜谏议大夫，赐章服，并辞不受。给米百石，绢百疋，送还隐居之处。（出《大唐新语》）

唐玄宗徵召嵩山隐士卢鸿，下三次诏书卢鸿才应召入朝。到拜见玄宗时，卢鸿不跪拜，只行鞠躬礼。玄宗问："卿见了我为什么不依礼跪拜？"卢鸿回答说："臣听说老子聃曾经讲过：礼，不讲忠信，不可用它来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野之臣卢鸿，保证用忠信侍奉皇上。"唐玄宗既惊异又高兴，赏赐卢鸿御宴，并下诏拜卢鸿为谏议大夫，赐给他官印、朝服。卢鸿一一辞谢不受。玄宗得知后越发感到他是奇人，另赐给他米一百石，绢一百疋，命人将卢鸿送回嵩山他隐居的地方。

元结

天宝之乱，元结自汝濆，大率邻里南投襄汉，保全者千余家。乃举义师宛叶之间，有婴城捍寇之力。结天宝中师中行子。始在商於之山称元子，逃难入猗玗之山称猗玗子，或称浪士。渔者呼为聱叟。酒徒呼为漫叟。及为官，呼漫郎。（出《国史补》）

【译文】

唐玄宗天宝之乱，元结从汝濆率领乡邻南投襄汉，保全了一千多家人的性命。并且他在宛叶之间组织义军，立下了护卫城池抵御贼寇的功劳。结天宝中师中行子。起初在商於山称元子，逃难进入猗玗山称猗玗子，或者称浪士。打渔的人称呼元结为倔老翁。酒徒们称元结为放荡的老翁。等到元结当官以后，同僚们称他为漫郎。

贺知章

贺知章性放旷，美谈笑，当时贤达咸倾慕。陆象先既知章姑子也，知章特相亲善。象先谓人曰："贺兄言论调态，真可谓风流之士。"晚年纵诞，无复规检。自号四明狂客，醉后属词，动成篇卷，文不加点，咸有可观。又善草隶书，好事者共传宝之。请为道士归乡，舍宅为观，上许之。仍拜子为会稽郡司马。御制诗以赠行。（出《谭宾录》）

【译文】

贺知章性情豪放旷达，非常健谈，当时朝野的贤达人士都倾慕他。陆象先是贺知章的姑表兄弟，知章对他非常亲密。陆象先对人说："贺大哥不论从文章词赋，还是从举止情态看，真真称得上是个风流才子啊！"贺知章晚年越发放纵怪诞，更加不约束自己，自称为四明狂客。他酷爱饮酒，而每次酒后必吟诗赋词，而且动辄成篇成卷，文不加点，佳作连篇，而且出类拔萃。贺知章又善写草书，。他的墨宝多被人索要当作珍贵的物品收藏。贺知章晚年请求还乡为道士，并将自家私宅舍出为道观。皇上准许了他。同时赐拜他的儿子为会稽郡司马，并亲手写诗为贺知章送行。

顾况

顾况志尚疏逸，近于方外。有时宰曾招致，将以好官命之。况以诗答之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吴中皆言况得道解化去。（出《尚书故实》）

【译文】

顾况崇尚疏淡隐逸，接近在山野间修炼的术士。有一次当朝宰相将他招见来，说要给他一个最好的官做。顾况当场写诗一首回答这位宰相："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此身还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后来，在顾况的家乡吴中，乡人们都传说他到晚年已经羽化升仙了。

陈琡

陈琡，鸿之子也。鸿与白傅传《长恨词》。文格极高，盖良史也。咸通中，佐廉使郭常侍铨之幕于徐。性尤耿介，非其人不与之交。同院有小计姓武，亦元衡相国之后，盖汾阳之坦床也。乃心不平之，遂挈家居于茅山。与妻子隔山而居，短褐束绦，焚香习禅而已。或一年半载，与妻子略相面焉。在职之时，唯流沟寺长老与之款接，亦具短褐相见。自述檀经三卷，今在藏中。临行，留一章与其僧云："行若独车轮，常畏大道覆。止若圆底器，常恐他物触。行止既如此，安得不离俗。"乾符中，弟琏复佐薛能幕于徐，自丹阳棹小舟至于彭门，与弟相见。薛公重其为人，延请入城。遂坚拒之曰："某已有誓，不践公门矣。"薛乃携舟造之，话道永日，不宿而去。其志尚之介僻也如此。（出《玉堂闲话》）

【译文】

陈琡，陈鸿的儿子。陈鸿曾给太傅白居易的名诗《长恨词》作过注释，文章的品位极高，是个优秀的官员。唐懿宗咸通年间，陈琡辅佐廉使侍常郭铨之在徐州做幕僚。这时的陈琡性情尤为耿介，不是跟他一样人品的人不能跟他做朋友。跟陈琡同院有个好耍小计谋的人姓武，是元衡宰相的后人，就是汾阳公主的乘龙快婿。陈琡跟他共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于是带领全家退居于茅山。陈琡跟妻子分居，隔一座山。他穿短褂，腰扎绦带，独自烧香习禅。或一年，或半载，才跟妻子草草地见上一面。陈琡在任幕僚期间，只有流沟寺的长老跟他有来往。他也是穿着短褂跟长老见面。这期间，陈琡自述檀经三卷，现在还珍藏着呢。临走时，陈琡留一章经卷给长老，说："行走时如独轮的车，经常畏惧道路倾覆。不动时如圆底的器具，经常害怕别的物件触碰它。动与不动都如此担惊受怕，怎么能不尽早远离俗世呢。"唐僖宗乾符年间，陈琡的弟弟陈琏又去辅佐薛能在徐州做幕僚。陈琡从丹阳撑着小船到彭门去看弟弟。薛能敬重他的为人，请他入城小住。陈琡坚决拒绝，说："我已立过誓，不踏入公门啊。"薛能就带船前往彭门拜访陈琡。两人谈话投机，谈了整整一天，到了晚上才返回。陈琡这个人哪，他的孤介和怪僻就是如此。

孔拯

孔拯侍郎为遗补时，尝朝回值雨，而无雨备，乃于人家檐庑下避之。过食时，雨益甚，其家乃延入厅事。有一叟出迎甚恭，备酒馔亦甚丰洁，公侯家不若也。拯惭谢之，且假雨具。叟曰："某闲居，不预人事。寒暑风雨，未尝冒也。置此欲安施乎？"令于他处假借以奉之。拯退而嗟叹，若忘宦情。语人曰："斯大隐者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侍郎孔拯为遗补时，有一次上朝回家遇雨，没有雨具，在一家房檐下避雨。到吃饭时，雨下的越来越大了。这家人将他请到客厅里，走出一位老者恭恭敬敬地迎候他，并送来丰盛洁净的酒菜让他吃，大概王公大臣家的酒菜也不一定有这丰盛。孔拯不好意思地表示谢意，并向老人借雨具一用。老人说："我闲居这儿，不参与世上的事情，寒暑风雨我都不出去，准备雨具干什么呢？"就叫人到别家去借来雨具给他。孔拯离开这家人家，感慨得似乎忘却了自己是个官员。对人说："我避雨遇到的这位老人，一定是位大隐者啊！"

卷第二百三　　乐一

乐　舜白玉琯　师延　师旷　师涓　楚怀王　咸阳宫铜人　隋文帝　唐太宗

卫道弼曹绍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 沇　王仁裕　李师诲

琴　玙璠乐　刘道强　赵后　马融　杨秀　李勉　张弘靖　董庭兰　蔡邕

于頔　韩皋　王中散

瑟　阮咸

乐

舜白玉琯

舜之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文学奚景于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为琯，后乃易之以竹为琯耳。夫以玉作音，故神人和，凤凰仪也。（出《风俗通》）

【译文】

舜帝时，西王母来献白玉琯。汉章帝时，零陵儒生奚景在冷道舜祠下得到一笙白玉琯，才知道古时候用玉做成琯，后来换用竹子来作琯了。用白玉做乐器，才能引得神仙来和奏。凤凰来作伴。

师延

师延者，殷之乐工也。自庖皇以来，其世遵此职。至师延精述阴阳，晓明象纬，终莫测其为人。世载辽绝，而或出或隐。在轩辕之世，为司乐之官。及乎殷时，总修三皇五帝之乐。抚一弦之琴，则地祗皆升。吹玉律，则天神俱降。当轩辕之时，已年数百岁，听众国乐声，以审世代兴亡之兆。至夏末，抱乐器以奔殷。而纣淫于声色，乃拘师延于阴宫之内，欲极刑戮。（阴宫囚人之所）师延既被囚絷，奏清商流徵调角之音。司狱者以闻于纣，犹嫌曰："此乃淳古远乐，非余可听悦也。"犹不释。师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欢修夜之娱，乃得免炮烙之害。闻周武王兴师，乃越濮流而逝。或云，其本死于水府。故晋卫之人镌石铸金图画以象其形，立祠不绝矣。（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师延，殷朝的乐工。自庖皇以来。历朝历代他家世袭这个职务。到了师延能够精确地讲述出阴阳之声，判明内函的象纬之意，人们始终也不了解师延这个人。他历经的世代久远，时而出世时而隐没。在轩辕氏时，师延是司乐的官员。到了殷商时他全面修编了三皇五帝时的乐章，已经达到了弹拔一弦琴，就能让地神都出来听；吹玉琯，引来天神都降临凡世。师延在轩辕氏时代，已经有数百岁了。他能从听各国的乐声中审度出世代兴亡的预兆。到了夏朝末年，他抱着乐器投奔殷商。然而到殷纣王时，由于对王浸淫于声色之中，将师延幽拘在阴宫中，准备处以极刑。师延在阴宫中奏清商流徵调角等雅乐，看守阴宫的狱卒已在纣王宫里听到过，于是厌烦地说："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淳朴的乐音，不是我们这样的人可以享受的啊！"不释放他。师延又奏迷魂淫魄的靡靡之音，用这种音乐来表现修夜的欢娱，使看守他的狱吏们听得神迷心荡，他乘机逃出来，免去了受炮烙这种刑罚。在逃亡的途中，师延听说周武王兴师伐纣，于是他在涉过濮水时沉没水中了。有人说师延死在水府里。因此，晋国、卫国的民众镌石铸金刻画上师延的图象，不断有人为师延立祠供奉他。

师旷

师旷者，或云出于晋灵之世。以主乐官，妙辩音律，撰兵书万篇，时人莫知其原裔，出没难详也。晋平公时，以阴阳之学，显于当世。乃薰目为瞽，以绝塞众虑。专心于星算音律，考钟吕以定四时，无毫厘之异。春秋不记师旷出于何帝之时。旷知命欲终，乃述《宝符》百卷。至战国分争，其书灭绝矣。晋平公使师旷奏清徵，师旷曰："清徵不如清角也。"公曰："清角可得闻乎？"师旷曰："君德薄，不足听之，听之将恐败。"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愿遂听之。"师旷不得已而鼓。一奏之，有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掣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室。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病。（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师旷这个人，有人说出生在晋灵公时代，任掌管乐的官员。他辨识音律的能力很高，还撰写过兵书一万篇。当时的人都不知道他祖居在那儿，他的家世出身也很难查询。到了晋平公时，师旷因为精通阴阳学而闻名于世人。为了杜绝世人的疑虑，他将自己眼睛薰瞎。师旷专心研究星相、计算和音律，考证黄钟大吕来定四时，没有一点差错。史书上没有记述师旷出生在哪朝哪代。师旷知道自己寿命将要终结了，于是著述了《宝符》一书，共一百卷。这部书传到战国时，在战乱中湮灭了。晋平公让师旷演奏清徵给他听。师旷说："清徵不如清角好听啊。"平公问："清角很好听么？"师旷答："国君你的德行薄，不能够听它啊。非要听，恐怕会给你带来败运的。"平公说："我已经老朽了。平生我最喜爱的就是音律，就让我听一回清角吧。"师旷不得已就鼓奏了清角给平公听。刚开始演奏，有彤云从西北方向的天空中涌出。继续演奏下去，狂风刮来了，随着下起了大雨。刮坏了帐幔，刮得案上放置的盛肉器具摔碎一地。同时，将廊上的房瓦都掀落在地上。围坐听乐的王公大臣都惊恐地逃散了，晋平公吓得匍匐在廊室。于是，晋国大旱三年，赤地千里，晋平公也从此一病不起。

师涓

师涓者出于卫灵公之世。能写列代之乐，善造新曲，以代古声，故有四时之乐。春有《离鸿》、《去雁》、《应苹》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朱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华》、《流金》之调；秋有《商飚》、《白云》、《落叶》、《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阴》、《沉云》之操。此四时之声，奏于灵公，公沉湎心惑，忘于政事。蘧伯玉谏曰："此虽以发扬气律，终为沉湎靡曼之音，无合于风雅，非下臣宜荐于君也。"灵公乃去新声而亲政务，故卫人美其化焉。师涓悔其违于雅颂，失为臣之道，乃退而隐迹。伯玉焚其乐器于九达之衢，恐后世传造焉。其歌曲湮灭，世代辽远，唯纪其篇目之大意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师涓，出世在卫灵公时代。他能记谱各个朝代的乐曲，还能创造新的乐曲，用来替代古曲。他曾谱写过表现四时的乐曲。表现春天的有《离鸿》、《去雁》、《应苹》等新曲；表现夏天的有《明晨》、《焦泉》、《朱华》、《流金》等新曲；表现秋天的有《商飚》、《白云》、《落叶》、《吹蓬》等新曲；表现冬天的有《凝河》、《流阴》、《沉云》等新曲。师涓将自己谱写的表现四时的新曲演奏给卫灵公听。灵公听了后久久沉湎于新曲中心神迷乱，竟然忘却了料理国家政务。蘧伯玉规谏灵公说："师涓谱写的四时新曲虽然发扬了气律的特色，但是这些新曲都是听了让人心神迷乱的靡靡之音，跟风雅等古曲有本质的区别，不适宜下臣推荐演奏给国君听的啊。"于是，卫灵公再不听四时新曲又重新料理国事了。因此，卫国臣民都赞美卫灵公。师涓对于自己违背雅颂等古曲清新古朴的风格而谱写靡靡之音的四时新曲非常悔恨，认为这是丧失了作为良臣的操守，于是退隐不知去向。蘧伯玉在通达九方的闹市街口焚毁了师涓制作的所有乐器和谱写的新曲，惟恐后来的人们制造传播这些乐件和曲子。师涓所谱写的新曲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了。世代太久远了。到今天，师涓当年谱写的新曲早已失传了，只记录下它的一些篇目及大概意思而已。

楚怀王

洞庭之山浮于水上，其下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丝竹之声彻于山顶。楚怀王之时，与群才赋诗于水湄。故云，潇湘洞庭之乐，听者令人难老，虽《咸池》《萧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节，王尝绕山以游宴。各举四仲之气，以为乐章。惟仲春律中夹钟，乃作轻流水之诗，宴于山南。时中蕤宾，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其后怀王好进奸雄，群贤逃越。屈平以忠见斥，隐于沅澧之间。王迫逐不已，乃赴清冷之渊。楚人思慕之，谓之水仙。（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洞庭有山浮在水上，水下面有金子造的堂馆数百间，相传是尧帝的两个女儿娥皇与女英住在这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能听到篌、管、笙、箫奏出的优美的乐声响彻山顶。楚怀王时，怀王和群臣在洞庭水边饮酒吟诗。因此有人说："潇湘洞庭的仙乐，能让听到它的人不老，古时候的《咸池》、《萧韶》等雅乐也不能相比。"因此，每到四仲节日，楚怀王都与群臣绕山游宴，不同的时节演奏不同的乐章。唯有在演奏仲春节律的乐章时，中间夹入金钟如水轻流。一边听着这优美的音乐，一边在山南饮酒作乐。当时正是初夏五月，却演奏《皓露》、《秋霜》等曲子，曲中藏着冷硬肃杀之气。此后，楚怀王喜欢重用奸雄之辈，贤良的人都离他远去。只有上大夫屈原苦苦劝谏楚怀王，却遭到怀王的贬斥被流放，隐没在沅水、澧水一带。楚怀王不断地迫害屈原。屈原悲愤绝望投入清冷的汩罗江中溺死。楚国民众思慕屈原，称他为水仙。

咸阳宫铜人

秦咸阳宫中有铜人（铜人原作铸铜，据明抄本改）十二枚，坐高皆三五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竽笙，各有所执。皆组绶华采，俨若生人。筵下有铜管，上口高数尺。其一管空，内有绳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纽绳，则琴瑟竽筑皆作，与真乐不异。（出《西京杂记》）

【译文】

秦咸阳宫有铜人十二枚，坐着约高三五尺，并排坐在一领大席上，手中各自捧着琴、筑、竽、笙等各种乐器，身上披着华丽的宽大绶带，栩栩如生，跟活人相差无几。席下有根铜管，管的上口高数尺，其中一根管子中空，里面放进去象手指头那么粗的绳子。让一个人吹那根空管，再让一个人拉动管中的绳子，这时铜人手中的乐器就会一齐舞动发出音响，跟真乐器一样。

隋文帝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于翟泉获玉磬十四。悬之于庭，有二素衣神人来击之，其声妙绝。（出《洽闻记》）

【译文】

隋文帝开皇十四年，在翟泉得到玉磬十四只，文帝将它们悬挂在庭院。有两个身着白衣的神人来击玉磬，奏出绝妙的乐曲。

唐太宗

唐太宗留心雅正，励精文教。及命太常卿祖孝孙正宫商，起居郎吕才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律吕。平其散滥，为之折衷。作降神乐，为九功舞，天下靡然向风矣。初孝孙以梁陈旧乐杂用吴楚之音，周齐旧乐多涉胡戎之伎，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乐。以十二律，各顺其月，旋相为宫。按《礼记》云，"大乐与天地同和。"《诗序》云，"太平之音安以乐，其政和。"故制十二和之乐，合三十曲八十四调。祭环丘以黄钟为宫，方泽以大吕为宫，宗庙以太簇为宫。五郊迎享，则随月用律为宫。初，隋但用黄钟一宫，唯扣七钟。余五虚悬而不扣。及孝孙造旋宫之法，扣钟皆遍，无复虚悬矣。时张文收善音律，以萧吉乐谱未甚详悉，取历代沿革，截竹为十二律吹之，备尽旋宫之义。太宗又召文收于太常，令与孝孙参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俗号哑钟，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调之，声乃畅彻。知音乐者咸伏其妙，授协律郎。及孝孙卒，文收始复采三礼，更加厘革，而乐教大备矣。（出《谭宾录》）

又 润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献。张率更叩其一曰："晋某岁所造也。是岁闰月，造磬者法月数，当有十三个，缺其一，宜如黄钟东九尺掘。必得焉。"求之，如言所得。（出《国史异纂》）又 贞观中，景云见，河水清。张率更制为《景云河清歌》，名曰燕乐，今元会第一奏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太宗之平刘武周，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作秦王破阵乐之曲。后编乐府云。

又 《破阵乐》，被甲持戟，以象战事。《庆善乐》，长袖曳屣，以象文德。郑公见奏《破阵乐》，则俯而不视；《庆善乐》，则玩之不厌。（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太宗很重视标准规范，想振兴文化教育事业。于是，就命令太常卿祖孝孙校正宫商，起居郎吕才研习音韵，协律郎张文收考证律吕。让他们删去那些芜杂散滥的，整理出标准规范的音律。于是，整理编制出来降神的乐曲，九功舞蹈，很快在国内传播开了。初时，祖孝孙认为江南梁、陈等地的乐曲多掺杂着吴、楚的小调，北方周、齐一带的乐曲多用的是胡戎的伎艺。于是他悉心探索北南乐曲的不同风格，再参考古乐曲，创作了大唐雅乐，以着十二律，各顺其月，以序为宫，叫旋宫。按《礼记》上的：伟大的乐曲与天地相和。《诗经》序上说：太平时代的音乐以安定为乐曲的题旨，他的政事就通和，因此又创作编制了十二和的乐曲，共三十曲八十四调。祭奠天地以黄钟为宫，祭奠大泽以大吕为宫，祭奠宗庙以太簇为宫。至于一年四季在五郊祭迎五帝祈求丰年时，就随月用律为宫。起初，隋朝的乐官只用黄钟一宫，扣七钟，余下的五钟悬在那里不扣。到了祖孝孙创造旋宫之法后，十二钟都扣，再没有悬在那里不扣的了。当时，张文收非常通晓音律，认为肖吉所制的乐谱不怎么详细，他研究考查了历代的音律沿革，截取竹管制成十二律来吹，用来标志十二旋宫。唐太宗又召张文收在太常卿祖孝孙手下工作，让他协助祖孝孙审定雅乐。太乐古钟十二，人称哑钟，没有人能通晓演奏它的办法。张文收用吹律调它，发出的声音才畅彻悦耳，通晓音乐的行家们都佩服他的技艺高超。张文收被太宗授与协律郎的官职。待到太常卿祖孝孙过世后，张文收开始又采集祭祀天、地、宗庙的乐曲，进行仔细地删改、整理、编纂，终于使乐教完备了。又 润州曾掘地得到玉磬十二只献上。张率更扣击其中的一只说："此磬是晋时某岁制造。这年闰月，造磬人按照月份制的，应当有十三只，现在还缺少一只。应当在取出黄钟的地方东边九尺再挖，一定会找到缺少的那只的。"人们按照他指示的地方去挖掘，果然又挖出一只磬来。

又 唐贞观年间，天上有祥瑞的景云出现，地上黄河水变清了。张率更写了一首《景云河清歌》，名为《燕乐》，今天元会第一个演奏的就是这首歌。

又 唐太宗平定刘武周的叛乱后，河东的百姓当道载歌载舞来庆贺。军士们争相演奏秦王所作的古歌《破阵子》。后来，乐官将这首古歌编入《乐府》。

又 《破阵乐》演奏时，军士披戴铠甲，手执戟矛，边歌边舞，用来象征征战冲杀的场面。《庆善乐》演奏时则人们随着乐曲舞动长袖、踢腿曳屣，用来象征文德昌盛的景象。郑公一听到奏《破阵乐》时，就低下头不看；奏《庆善乐》时，则百看不厌。

卫道弼曹绍夔

乐工卫道弼，天下莫能以声欺者。曹绍夔与道弼皆为太乐，合享北郊。御史怒绍夔，欲以乐不和为罪。杂扣钟磬声，使夔闻，召之无误者，由是反叹伏。洛阳有僧，房中磬子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夔与僧善，来问疾，僧具以告。俄击斋钟，复作声。绍夔笑曰："明日可设盛馔，当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馔以待之。夔食迄，出怀中锉，鑪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苦问其所以，夔云："此磬与钟律合，击彼此应。"僧大喜，其疾亦愈。（出《国史异纂》）

【译文】

乐工卫道弼，是个普天下没有人能够用声律来骗他的人。曹绍夔与卫道弼都是执管声律的官员。有一年冬祭北郊，曹绍夔不知因为什么事由得罪了御史大员。这位御史大员以乐律不和为由治曹绍夔的罪。于是他乱敲钟、磬，召曹绍夔来辨识音律，曹绍夔没有一个音听差了，这样，反让这位御史大为赞赏佩服。洛阳有一僧人，他房中有一石磬每天半夜时就自己鸣响。僧人感到怪异，惧恐成病。到处请术士，千方百计地用符咒制服石磬，让它别在自鸣了，始终未见成效。曹绍夔跟这位僧人是好朋友，听说僧人病了前来探望。问起得病的缘由，僧人如实相告。曹绍夔听了后，隔了一会敲斋室内的钟，于是磬就自鸣。曹绍夔笑着对僧人说："明天你摆上一桌盛宴招待我，我一定为你除掉这个妖磬。"僧人虽然不信曹绍夔的话，但还是希望他能治住妖磬，仍然在第二天摆上一桌酒席招待他。曹绍夔吃罢酒宴，从怀中取出一把锉，将僧人室中的石磬锉了几个地方，这以后石磬再也不自鸣了。僧人苦苦问询曹绍夔为什么他锉一锉，石磬就不自鸣了？曹绍夔告诉他："石磬的鸣声跟斋屋中的钟声的音律相合，你敲钟磬就发声相和，就是这个道理啊。"僧人听后大喜，他的病也很快就痊愈了。

裴知古

裴知古奏乐，谓元行冲曰："金石谐和，当有吉庆之事，其在唐室子孙耳。"其月，中宗即位。（出《谭宾录》）

【译文】

有一次裴知古奏乐，然后对元行冲说："金石谐和，必当有吉庆的事情啊。这种吉庆的事情应在唐宗室中。"就在他说这些话的当月，武则天去世，中宗李显即位，恢复大唐国号。

又 知古直太常，路逢乘马者。闻其声，窃言曰："此人即当堕马。"好事者随而观之，行未半坊，马惊殆死。又尝观人迎妇，闻妇珮玉声曰："此妇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善于摄生，开元十二年，年百岁而卒。（出《国史异纂》）

【译文】

裴知古去太常官衙，途中遇见一个骑马的人，听听他的声音，私下说："这个人立即就会从马上摔下来。"有好奇的人随在那个骑马人的后面观察，行不到半条街，马受惊吓跳起将那个骑马人摔死在地上。又有一次，裴知古观看一家娶亲，他听了听新娘身上珮玉的响声，说："这位新娘剋婆婆。"就在这同一天，她婆婆果然患病死了。裴知古善养生，唐玄宗开元十二年去世，享年一百岁。

李嗣真

唐朝承周隋离乱，乐悬散失，独无徵音，国姓所缺，知者不敢言达其事。天后末，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一旦秋爽，闻砧声者在今弩营，是当时英公宅。又数年，无由得之。其后徐业反，天后潴其宫。嗣真乃求得丧车一镡，入振之于东南隅，果有应者。遂掘之，得石一段，裁为四具，补乐悬之缺。后享宗庙郊天，挂簨簴者，乃嗣真所得也。（出《独异志》）

【译文】

李唐王朝建国初时，由于经历了周、隋的战争离乱，悬挂的钟、磬等乐件散失，缺少徵音，知道这件事的人不敢向朝廷说。则天女皇末年，御史大夫李嗣真暗中寻找没有得到。一个秋高气爽的白日，听到有砧声从今弩营中传来，跟徵音相似。但是，当时这地方是英国公徐家的宅院，过了好几年都没有缘由得到。后来，徐敬业起兵反叛则天武后，武则天放水淹没他的府第。李嗣真找到丧车一辆短剑一柄。进入徐府内，在东南边敲地寻找，果然有回应声。掘开地面，得到一石。李嗣真将这段石头裁成四具悬乐，补上了乐悬所缺的徵音。这以后，凡举行郊祭，悬挂的簨簴，就是李嗣真补上的啊。

宋沇

宋沇为太乐令，知音近代无比。太常久亡徵调，沇考钟律得之。（出《国史补》）

沇为太常丞，尝一日早于光宅佛寺待漏，闻塔上风铎声，倾听久之。朝回，复止寺舍。问寺主僧曰："上人塔铃，皆知所自乎？"曰："不能知。"沇曰："其间有一是古制。某请一登塔，循金索，试历扣以辨之，可乎？"僧初难后许，乃扣而辨焉。在寺之人，即言往往无风自摇，洋洋有闻，非此耶。沇曰："是耳。必因祠祭，考本悬钟而应之。"固求摘取而观之，曰："此沽洗之编钟耳，请旦独掇（旦掇羯鼓录作且缀）于僧庭。"归太常，令乐工与僧同临之。约其时，彼扣（扣原作知，据明抄本改）本悬，此果应，遂购而获焉。又曾送客出通化门，逢度支运乘。驻马俄顷，忽草草揖客别。乃随乘行，认一铃，言亦编钟也。他人但觉镕铸独工，不与众者埒，莫知其余。乃配悬，音形皆合其度。异乎，此亦识徵在金奏者与。（出《羯鼓录》）

【译文】

太乐令宋沇，在辨识音律方面，近代人没有谁能超过他。太常缺少徵调已经很久了。宋沇考查钟律得到了。

宋沇任太常丞后，有一天早晨在光宅佛寺等待上朝的时辰，听到塔上风铎响声。早朝归来，走到光宅佛寺又停下来。进寺问主持僧："上面悬挂的塔铃，都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么？"僧人答："不知道。"宋沇说："其中有一个塔铃是古代制做的。请让我登上塔顶，沿着上边的铁索，试着扣动几下听听可以吗？"主持僧起初犹豫，后来还是答应他的要求了。于是宋沇登上塔顶，扣动塔铃听音辨识。寺内的僧人纷纷说道："塔上的风铃常常无风自己摇动，发出的响声，非常好听。不象你扣动发出的这种声音。"宋沇说："是的。"心想：僧人说的这种现象，一定是在祭祀祖庙时，扣乐悬编钟时，这边寺塔上有相同音律的编钟发出响声共鸣。因此一定要摘下塔上的风铃观察一下。于是对僧人说："这个风铃是沽洗编钟，请单独将它取下来放在院里。"宋沇回到太常府衙，让乐工和僧人一块亲临现场观看。约定好时间，太常府衙那边扣动悬挂的编钟，寺院中的这个沽洗编钟果然应和。于是将它向寺院买下来，放回太常本悬处。又有一次，宋沇送客人出通化门，遇到掌管财务的度支运乘，上马稍许，忽然匆忙作揖告别。待度支使运乘走后，宋沇又悄悄地跟随在后面，又认得一铃，说这只铃也是失去的编钟。别人只觉得这只铃铸造的技艺很独道，与众不同，别的就看不出来了。待到配悬在原有的编钟间，才看出来不论是外形还是发音都符合。奇怪吗？这正是识徵的人在演奏编钟的人之中啊！

王仁裕

晋都洛下，丙申年春。翰林学士王仁裕夜直，闻禁中蒲牢，每发声，如叩项脑之间。其钟忽撞作索索之声，有如破裂，如是者旬余。每与同职默议，罔知其何兆焉。其年中春，晋帝果幸于梁汴。石渠金马，移在雪宫，迄今十三年矣。索索之兆，信而有徵。（出《玉堂闲话》）

【译文】

丙申年春天，在晋国都城洛下。翰林学士王仁裕值宿，听到宫中的蒲牢里，常常有声响传出来，象敲膀颈与脑袋之间。乐悬上的编钟忽然碰撞发出索索的声音，象破裂了似的。这种响声出现了十多天。王仁裕每当和同仁悄悄议论这件事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征兆。这年仲春，晋帝果然迁都汴梁，将石渠阁里的藏书和金马移在雪宫，到今天已经十三年了。索索之声，就是征兆啊。

李师诲

李师诲者，画番马李渐之孙也。为刘从谏潞州从事。知从谏不轨，遂隐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县宰。曾于衲僧外，得落星石一片。僧云："于蜀路早行，见星坠于前，遂掘之，得一片石，如断磬。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绦处尚光滑。岂天上奏乐器毁而坠欤？"此石流转到安邑李甫宅中。（出《尚书故实》）

李师诲，是绘画番马李渐的孙子，任潞州刘从谏的从事。得知刘从谏图谋不轨，于是就隐居在黎城山中。刘从谏反叛被平息后，朝廷嘉奖李师诲，升迁他到除县任县宰。李师诲曾在一位穿衲衣的僧人那里，得到陨石一片。那个僧人说："一次，他早起行走在蜀道上，看见有一颗流星坠落在前边。掘地，挖出这片陨石，如断磬。陨石的右端雕刻一个狻猊头，也象磬，有孔，穿丝带的地方还很光滑呢。这大概是天上有神人奏乐乐器坏了掉到地上的吧！"这块陨石后来流传到安邑李甫家。

琴

玙璠乐 秦咸阳宫有琴长六尺，安十三弦，二十六徽。皆七宝饰之，铭曰玙璠之乐。（出《西京杂记》）

【译文】

秦咸阳宫藏着一架古琴，长六尺，安着十三根琴弦。用二十六根绳索系着。整架琴都镶嵌着金、银、琉璃、砾磲、玛瑙、珍珠、玫瑰宝石等七宝，上面铭刻有"玙璠"二字，这架琴就叫"玙璠乐"。

刘道强

齐人刘道强善弹琴，能作单凫寡鹤之弄。听者皆悲，不能自摄。（出《京西杂记》）

【译文】

齐国人刘道强弹得一手好琴。他能在琴上弹奏出单只野凫与失去伴侣的白鹤绕空飞翔、鸣声凄绝的形象来。听他弹琴的人，被他弹奏的琴声所感染，都不能自制。

赵后

赵后有宝琴曰凤凰，皆以金玉隐起为龙凤螭鸾，古贤烈女之象。亦善为《归凤》《送远》之操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赵后有一架宝琴，叫凤凰。琴上面都是用金、玉等珠宝镶嵌，暗起的龙、凤、螭、鸾，及古代贤、烈女子的图象。赵后还弹得一手好琴，尤其善于弹奏《时凤》、《送远》等曲。

马融

马融历二郡两县，政务无为，事从其约。在武都七年，南郡四年，未尝按论刑杀一人。性好音乐，善鼓琴吹笛。每气出蜻蜊（明抄本蜊作蛚）相和。（出《商芸小说》）

【译文】

马融曾在二郡二县为官，没有什么政绩，办事也跟常人一样。他在武都任职七年，在南郡任职四年，从未按照刑律上的规定处死过一个人。马融生\*\*好音乐，鼓一手好琴吹一管好笛。每当他鼓琴吹笛时，都引来蟋蟀相和。

杨秀

隋文帝子蜀王秀，尝造千面琴，散在人间。（出《尚书故实》）

【译文】

隋文帝的儿子蜀王杨秀，曾经制作一架千面琴，散失在民间。

李勉

唐汧公李勉好雅琴，尝取桐梓之精者，杂缀为之，谓之（谓之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百衲琴。用蜗壳为徵，共间三面尤绝异，通谓之响泉韻磬。弦一上，可十年不断。（出《尚书故实》）

又 勉又取漆筒为之，多至数百张，求者与之。有绝代者，一名响泉，一名韻磬，自宝于家。

又 京中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损处惜而不治。蜀中雷氏斫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宝徽，又次者以金螺蚌徽。

【译文】

唐汧国公李勉喜爱雅琴，曾经选用最好的桐木和梓木，将它们砍碎再重新拼合在一块儿，制成琴，取名叫"百衲琴"，镶嵌蜗壳为标志。这架琴的三面尤其绝异，人们都称它为响泉韻磬，上一次弦，十年不断。

又 李勉又用漆筒作琴，作了几百张，谁向他要琴，他都给。在这几百张琴中，出了两张绝代好琴，一张名叫响泉，一张名叫韻磬，自家珍藏起来。

又 在京都长安，樊家、路家制作的琴堪称第一。路家藏有房太尉石枕一具，枕上有一处破损了可惜不能修复过来。蜀中雷家制的琴，常常是自己品评它的好坏、优劣。上品琴镶玉作标志，较好的琴镶宝石作标志，较差的镶金螺蚌壳作标志。

张弘靖

张相弘靖夜会名家，观郑宥调二琴至切。各置一榻，动宫则宫应，动角则角应。稍不切，乃不应。宥师董庭兰，尤善汎（按吴曾能改斋漫录五引汎作沉。）声、祝声。（出《国史补》）

【译文】

宰相张弘靖一天夜晚拜会有名的琴师郑宥，观看郑宥给二张琴调音。调宫则宫应，调角则角应，稍微不准确，就不应。郑宥的老师董庭兰，尤其善长弹奏和声与祝声。

董庭兰

响泉、韻磬，本落樊泽司徒家，后在珠崖宅，又在张彦远宅，今不知流落何处。弹琴近代称贺若夷、甘党。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能況（況疑是汎。详前张弘靖条。）祝二家声，谓大小胡笳也。萧古亦善琴，云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遂用其音为萧氏九弄。（出《卢氏杂说》）

【译文】

响泉、韻磬二琴原本落在司徒樊泽家，后又落在珠崖宅，又落在张彦远宅，现在不知流落在谁家。琴弹得最好的人，在近代应该说是坝若夷与甘党。这以前有董庭兰、陈怀古。怀古能用况、祝二家的技法弹琴，谓大、小胡笳。萧古也善弹琴，叫做胡笳第四头。犯无射商，于是采用他的音律谱成萧氏九曲。

蔡邕

蔡邕在陈留，其邻人有以酒食召邕。比往而酒会已酣焉，客有弹琴者。邕至门，潜听之曰："嘻，以乐召我而有杀心，何也？"遂返。将命者告主人，主人遽自追而问其故。邕具以告。琴者曰："我向鼓弦，见螳螂方向鸣蝉，蝉将去，螳螂为之一前一却。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蝉也，此岂为杀心而声者乎。"邕叹曰："此足以当之矣。"（出《汉书》，明抄本作出华嫱《汉书》，疑是华峤《后汉书》）

【译文】

蔡邕在陈留时，邻人请蔡邕去他家赴酒宴。等到蔡邕去时邻家酒宴正酣，客人中间有人弹琴。蔡邕走到门口，悄悄听琴声，自语："嘻！用琴声召唤我怎么琴声里却流露出杀机呢这是为什么？"于是返回家去。被派去请蔡邕的仆人告诉主人说不知什么原因蔡老爷又回自己家啦。主人立即亲自追到蔡邕家问他为什么又回来啦？蔡邕将事情的缘故告诉了邻人。弹琴的这位客人知道后，向蔡邕解释说："我刚才弹琴时，看见一只螳螂悄悄爬向一只鸣蝉，而蝉又将离去。螳螂与蝉，一个向前一个后去，我心里恐怕螳螂扑不到蝉，不自觉间将这种心绪在琴声中流露出来。这真的不是心怀杀你的想法而用琴声表现出来。"蔡邕听了后，说："从这件事情上足可以看出你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琴师啊！"

于頔

于司空頔常令客弹琴。其嫂知音，听于帘下。叹曰："三分之中，一分筝声，二分琵琶声。无本色韻。"（出《国史补》）

【译文】

司空于頔常让客人弹琴，于頔的嫂子懂得音律，立于门帘里边听。一次，一位客人弹琴，于頔的嫂子听了后，叹惜地说："三分之中，一分是筝声，二分是琵琶声，就是缺少琴声的本来韻色。"

韩皋

韩皋生知音律。尝观弹琴，至《止息》，叹曰："妙哉，稽生之为是也。"其当晋魏（魏原作卫。据明抄本改。）之际，其音主商。商为秋声，秋也者，天将摇落肃杀，其岁之晏乎。又晋承金运之声也，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之也。慢其商弦，以宫同音，是臣夺君之义也。此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返有篡夺之心。自诛曹爽，逆节弥露。王陵都督扬州，谋立楚王彪。母丘俭、文钦、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咸有匡扶魏室之谋，皆为懿父子所杀。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散败于广陵，故名其曲为广陵散。言魏氏散亡，自广陵始也。《止息》者，晋虽暴兴，终止急于此也。其哀愤戚惨痛迫切之音，尽在于是。永嘉之乱，是其应乎。叔夜撰此，将贻后代之知音者，且避晋祸，所以托之鬼神也。皋之于音，可谓至矣。（出《卢氏杂说》）

【译文】

太保韩皋精通音律。一次观客人弹琴，观到《止息》一曲时，韩皋大声赞许地喊："妙啊！这不是当年中散大夫嵇叔夜创制的《止息》名曲吗？"嵇叔夜生当魏、晋交替之际。《止息》一曲是商调，商是为秋声。秋，一岁的后半年。金风一起，天萧地瑟，草枯木谢，一片肃杀之气。另外，晋承金运之声，由此可知曹魏已到王朝之末，将被晋所取代。乐曲中商弦转慢，以宫同音，喻臣夺君的意思。由此可知司马氏将篡魏以代之。司马懿受魏明帝曹睿顾托，后来反生篡夺之心，从诛杀曹爽起，便露出叛逆篡位的野心。王陵督扬州，想立楚王曹彪，不成。毋立俭、文钦、诸葛诞三人先后都任过扬州都督，都有匡复曹魏的举动，事情败露后都被司马氏所杀害。嵇康以扬州古为广陵之地，上述四人都是曹魏的文武大臣，又都先后在广陵事败身亡，因此将他亲手所写的抒发胸中郁愤之气的琴曲命题为《广陵散》，《止息》一曲是其中的一支。说的是曹魏散亡自广陵始啊。至于《止息》一曲是《广陵散》组曲的末篇，喻有司马氏虽然由在广陵屠杀曹魏忠臣开始了他们篡位的逆举，但是他们也终将会覆灭在这里的。嵇叔夜胸中郁积的哀、愤、戚、惨、痛迫之切的心绪，都化为音律在这组乐曲中宣泄出来。曲中司马氏兴于广陵、衰于广陵的寓意，后来的晋怀帝永嘉之乱也应验了。嵇叔夜撰写这组古曲，既是为了留给后来的知音，也是为了避过司马氏对他的迫害。因此，假托鬼神。从上述理论看，韩皋对音律的钻研与深刻理解，可谓已经到了极致啊！

王中散

唐乾符之际，黄巢盗据两京，长安士大夫避地北游者多矣。时有前翰林待诏王敬傲，长安人。能棋善琴，风骨清峻。初自蒲坂历于并。并帅郑从谠，以相国镇汾晋。傲谒之，不见礼。后又之邺，时罗绍戚（明抄本戚作威）新立，方抚士卒，务在战争。敬傲在邺中数岁。时李山甫文笔雄健，名著一方。适于道观中，与敬傲相遇。又有李处士亦善抚琴，山甫谓二客曰："幽兰绿水。可得闻乎？"敬傲即应命而奏之，声清韻古。感动神。（许刻本神下有爽字）曲终。敬傲潜然返袂云："忆在咸通，王庭秋夜，供奉至尊之际，不意流离于此也。"李处士亦为《白鹤》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诗赠曰，"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余句未成。山甫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别弹一曲，坐客弥加悚敬，非寻常之品调。山甫遂命酒停弦，各引满数杯，俄而玉山俱倒。洎酒醒，山甫方从客问曰："向来所操者何曲，他处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习正音，奕世传受。自由德顺以来，待诏金门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众共知。唯嵇中散所受伶伦之曲，人皆谓绝于洛阳东市，而不知有传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广陵散》也。"山甫早疑其音韻，殆似神工，又见王生之说，即知古之《广陵散》，或传于世矣。遂成四韻，载于诗集。今山甫集中，只标李处士，盖写録之误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诏为王中散也。王生后又游常山，是时节帅王镕年在幼龄，初秉戎钺。方延多士，以广令名。时有李夐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许刻本改。）中、莫又玄秘书、萧珦员外、张道古、并英儒才学之士，咸自四集于文华馆。故待诏之琴棋，亦见礼于宾榻。岁时供给，莫不丰厚。王或命挥弦动轸，必大加锡遗焉。在常山十数年，甚承礼遇。敬傲每戴危冠，着高屐，优游啸咏而已。冬月亦葛巾单衣，体无绵纩，日醺酣于市，人咸怪异之。闻昭宗返正，辞归帝里，后不知所终。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袂令飞，满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揽之，即复于故所也。常时咸疑有神仙之术。张道古与相善，每钦其道艺，曾著《王逸人传》，为此也。道古名睍，博字。善古文，读书万卷，而不好为诗。曾在张楚梦座上，时久旱，忽大雨，众宾皆喜而詠之。道古最后方成绝句曰："亢旸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坐客重其文学之名，而哂其诗之拙也。（出《耳目记》）

【译文】

唐僖宗乾符年间，农民起义军黄巢攻陷长安、洛阳两座京城。长安城中的达官贵人及知识分子有很多人都离京北去躲避战乱。当时有个前翰林待诏，叫王敬傲，长安人氏，能奕围棋尤善弹琴，体貌清俊不凡。王敬傲离开京城长安后，起初由蒲坂去并州。并州军统帅郑从谠以相国的身份镇守汾晋。王敬傲前去拜见他，遭到冷遇，又去邺州。正值罗绍戚刚刚立足，抚慰兵士，志在剿灭农民起义军，因此接纳了王敬傲。王敬傲在邺州旅居数年。当时李山甫也在邺州，以文笔雄健而闻名，寓居在道观中。还有个李处士也善弹琴。一次，王敬傲与李处士一同去道观中拜访李山甫。李山甫问他们二人："听说二位都善弹琴，古有《幽兰绿水》一曲，可听说过吗？"王敬傲听了后，当即弹奏一曲，声清韻古，感动鬼神。一曲终了，王敬傲神色凄然，抖抖衣袖，说："想当初在咸通年间，一个秋日的夜晚，应圣上诏请，在宫庭供奉，弹琴给圣上与王公贵人听。谁想到今天却流落到这里啊。"慨叹一番后，李处士也弹奏了一曲《白鹤》，李山甫援笔醮墨，凝思片刻，当场挥毫，写诗一首送赠王敬傲："幽兰绿水耿清音，叹息先生柱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苦沾襟。"尾句还未写完，李山甫也早已神色黯然，悲怜他怀才不遇王敬傲又弹奏了另外一支曲子，坐上的客人们听后，越发敬重他。都认为王敬傲的琴艺绝非寻常的品调。于是，李山甫命人上菜斟酒，让大家连饮数杯，以表敬慕。稍许，全坐的人都醉倒了。醒酒后，李山甫跟客人们一块询问王敬傲："你一向弹奏的都是什么曲子啊？怎么我们在别处没有听见过呢？"王敬傲回答说："我们家操练的正宗琴曲，奕棋也是世传。自德顺以来，侍诏皇门已经四世。这些琴曲经常在皇宫里弹奏，人所共知。这是魏时中散大夫嵇康所传下的伶伦古曲，人们都说此曲跟嵇大夫一块灭绝在洛阳东市，而不知道还有传播的后人。我也是自先人那儿世代传学下来的，曲名叫《广陵散》。"李山甫早就怀疑王敬傲弹奏的不是一般的琴曲，好象只有神人才能作出这种妙音。现在听王敬傲这么一说，就知道也许真的是《广陵散》乐曲传于今世呢。于是写成四韻的一首诗。该诗载在《李山甫诗集》中。现在见到的《山甫诗集》，这首诗标的是李处士，大概是误写。从此，在李山甫的心目中，常常将侍诏的王敬傲视为王中散。王敬傲后来又出游常山，正值节度使卫镕年少气壮，初掌兵权延集多方人士用来传播他的令名。当时就有李夐郎中、莫又玄秘书、萧珦员外、张道古及诸多英才，都从四方集聚在文华馆。因此，王敬傲的琴技与棋艺也受到了礼遇。对他的生活用度，按照时令的变化及时供给，都很丰厚。而且每当卫镕召请他献艺时，事后都赏给他很多礼品。在常山这十几年，王敬傲很受卫镕的礼遇。他经常头戴峨冠，脚着高屐，悠闲地吟诗唱曲。就是在天寒地冻的冬天，他也只穿单衣，系葛巾，通体不见绵纩，整日在街市上喝得醉熏熏的，市人都用怪异的目光看着他。后来，传来昭宗归都长安的消息，王敬傲辞别常山重归帝里，这以后就不知他的下落了。王敬傲还能在衣袖中剪纸为蜂蝶，举袖让它们飞出来，飘满四座，或入襟袖，或落入人手，少许，又都回到他的袖子里。当时人们都疑心王敬傲会神仙的法术。张道古跟王敬傲很要好，经常对他的为人与技艺表示钦敬。他曾著有《王逸人传》，就是为了表达他对王敬傲的倾慕。张道古名睍，知识广博，尤其通晓古文。但是他读书破万卷，却不好写诗。他在张楚梦座上任事时，时逢久旱，忽降大雨，众宾客都高兴地聚在一起写诗歇咏。张道古最后才写成一首五言绝句，诗是这样的：亢旸今已久，喜雨自云倾。一点不斜去，极多时下成。"众宾客听了他的诗后，虽然素常很看重他文才，却都讽笑他这首诗写得太拙劣了。

瑟

卢中丞迈有宝瑟四，各值数十万。有寒玉、石磬、响泉、和至之号。（出《传记》）

【译文】

中丞卢迈藏有四只宝瑟，每只瑟都价值数十万钱。四只宝琴分别叫：寒玉、石磬、响泉、和至。

阮咸

元行冲宾客为太常少卿时，有人于古墓中得铜物似琵琶而身正圆，莫有识者。元视之曰："此阮咸所造乐也。"乃令匠人改以木，为声清雅，今呼为阮咸者是也。（出《国史异纂》）

又 晋书称阮咸善弹琵琶。后有发咸墓者，得琵琶以瓦为之。时人不识，以为于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近有能者不少，以琴合调，多同之。（出《卢氏杂说》）

【译文】

元行冲任太常少卿时，有人在古墓中掘得一个铜物状似琵琶而呈正圆形，没有人能认出它到底是什么。元行冲看了后，说："这件东西是古人阮咸制作的乐器啊。"于是命人依照铜物的形伏、构造，用木仿造。制作出来后，试着弹奏，声音清雅，非常悦耳。今天叫"阮咸"的乐器就是这种物件。

又 《晋书》上称阮咸善弹琵琶。后人发掘阮咸墓，掘出一只琵琶，是用泥瓦作的。当时的人都不认识，认为是从阮咸墓中得到的，因此命名它为"阮咸"。近来。有许多人都能弹奏这种乐器，用琴合调伴奏，多数时候都是跟其它乐器共同使用。

卷第二百四　　乐二

乐　大酺　梨园乐　太真妃　天宝乐章　韦皋　于頔　文宗　沈阿翘　懿宗　 王令言

　宁王献　王仁裕

歌　秦青韩娥　戚夫人　李龟年　李衮　韩会　米嘉荣

笛　昭华管　唐玄宗　汉中王瑀　李謩　许云封　吕乡筠　觱篥　李蔚乐

大酺

唐玄宗在东洛，大酺于五凤楼下。命三百里内县令刺史，率其声乐来赴阙者。或谓令较其胜负而赏罚焉。时河内郡守令乐工数百人于车上，皆衣以锦绣；伏厢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时元鲁山遣乐工数十人联袂歌于蒍，于蒍鲁山之文也。玄宗闻而异之，征其词，乃叹曰："贤人之言也。"其后上谓宰臣曰："河内之人，其在涂炭乎。"促命征还，而授以散秩。每赐宴设酺会，则上御勤政楼。金吾及四军兵士，未明陈仗，盛列旗帜，皆被黄金甲，衣短后绣袍。太常陈乐，卫尉张幕后。诸番酋长就食府县。教坊大陈：山车旱船，寻撞走索，丸剑角抵，戏马斗鸡。又令宫女数百饰以珠翠，衣以锦绣，自帷中出，击雷鼓，为《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又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舞，动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娱之。（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下令群臣聚饮在五凤楼下。又命令三百里以内的县令、刺史，率领本地的乐工和歌手赶来参加。还说让他们比赛胜负加以赏罚。当时，河内郡守让几百名乐工乘在车上，都穿着锦衣绣袍。在车厢上站立的牛身上披上虎皮，或将它们扮成犀牛，大象的形状，观看的人们都惊骇不止。当时还有从鲁山派来数十名乐工联合演唱于蒍谱写的歌。于蒍，是鲁山的一名文士。唐玄宗听了后很是惊异，传旨将歌词奉上，看后赞叹地说："这是贤人的言论啊！"之后，玄宗对宰相们说："河内人，他们都很困顿么？"催促将于蒍召来，授予他散秩的官职。每次群臣聚宴，玄宗都亲临勤政楼。金吾使及四军卫士，天还未亮就阵设仪仗。到处悬挂彩旗，卫士们都披戴黄金铠钾，着短后绣袍。执掌礼仪的官员太常卿献乐，卫士们阵列帷帐的后面。各蕃属国的首领、头人分别在各府县上就餐。教坊中所有的伶人都出场表演：山东旱船，寻撞走索，丸剑摔跤，戏马斗鸡，热闹非凡。玄宗又让数百宫女饰珠着翠，衣锦着绣，从帷幕里面走出来，敲击雷鼓，演奏《破阵乐》、《太平乐》、《上元乐》，载歌载舞。又引来大象、犀牛入场表演，或拜或舞，每个动作都踏着节拍随乐而舞。每到正月十五晚上，玄宗又亲临勤政楼观看各种社火表演，与民同乐。三公贵戚有官家特为他们设置的看楼，供他们合家登楼观看。到夜阑更深时节，玄宗又传旨让宫女在看楼前歌舞，共同娱乐。

梨园乐

天宝中，玄宗命宫女数百人为梨园弟子，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晓音律，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安禄山自范阳入觐，亦献白玉箫管数百事，皆陈于梨园。自是音响殆不类人间。（出《谭宾录》）

【译文】

天宝年间，唐玄宗命令宫女数百人充当梨园子弟，习歌演舞，她们都居住在宜春北院。玄宗一向通晓音乐。当时还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等通晓音乐的著名乐师都在梨园任职。兼领朔方、河东、范阳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从范阳进京朝拜、献上白玉箫管数百件，都放在梨园。从这时起梨园的音乐象仙境一样。

太真妃

太真妃多曲艺，最善击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声，虽太常梨园之能人，莫能加也。玄宗令采蓝田绿玉琢为磬，尚方造簨簴流苏之属，皆以金钿珠翠珍怪之物杂饰之。又铸金为二狮子，拿攫腾奋之状，各重二百余斤，以为趺。其他彩绘绚丽，制作精妙，一时无比也。及上幸蜀回京师，乐器多亡失，独玉磬偶在。上顾之凄然，不忍置于前，促令载送太常寺。至今藏于太乐署正声库者是也。（出《开元住信记》）

【译文】

太真妃杨玉环能歌能舞会多种技艺，最擅长的是击磬。拍击之音，玲玲然，非常悦耳动听，而且演奏的多是新曲。就是太常寺、梨园的专职乐工，也不能跟太真妃相比。唐玄宗让人采来蓝田绿玉为她琢成玉磬，为帝王造器物的官，打造了挂磬的架子，还做了流苏等，并镶嵌上金钿珠翠等奇珍异宝等。又让人铸造金狮二只，作抓取跳跃之状，每只重二百斤，做为悬磬支架的底座。其他地方的色彩绘画也都繁饰华丽，作工都精妙异常，无与伦比。待安史之乱后，唐玄宗自蜀地重返京师。历经刀兵火燹，宫内的乐器遗失很多，唯有太真妃当年拊搏过的绿玉石磬还在。玄宗望着石磬，抚今追昔，神色凄然，再不忍心看它悬挂宫里，马上命人将它送到太常寺，放置在正声库房里。

天宝乐章

天宝中，乐章多以边地为名。若《凉州》、《甘州》、《伊州》之类是焉。其曲遍繁（繁原作系，据明抄本改）声，名入"破"。后其地尽为西蕃所没破，乃其兆矣。（出《传载录》）

【译文】

天宝年间，乐章多用边疆的一些地名命名。如《凉州曲》、《甘州曲》、《伊州曲》等。这些乐曲普遍用的繁声，名前多冠以"破"。这些边地后来果然都被西边胡人所吞没占领，这些就是征兆啊！

韦皋

韦皋镇西川，进奉圣乐曲，兼与舞人曲谱同进。到京，于留邸按阅，教坊数人潜窥，因得先进。（出《卢氏杂说》）

【译文】

韦皋镇守西川，向皇上进奉乐曲，连同跳舞的人乐谱一同进奉。到京后，在官邸处披阅，教坊中有几个人悄悄偷看，因此才被最先进奉皇上。

于頔

于司空頔因韦太尉奉圣乐，亦撰《顺圣乐》以进。每宴，必使奏之。其曲将半，行缀皆伏，而一人舞于中央。幕客韦绶笑曰："何用穷兵独舞。"虽诙谐，亦各有为也。頔又令女妓为侑舞，雄健壮妙，号《孙武顺圣乐》。（出《国史补》）

【译文】

司空于頔因为太尉韦皋奉献圣乐，也撰写了《顺圣乐》进献。每有酒宴，都让人演奏《顺圣乐》。乐曲演奏到一半时，群舞的队列都匍伏在地，只有一人舞在中央。幕僚宾客韦绶笑着说："为什么用穷兵独舞（谐音"黩武"）呢！"虽然看是笑谈，其实是各有所指。于頔又让女舞妓作八人行舞。舞姿雄健丽妙，号称是《孙武顺圣乐》。

文宗

文宗善吹小管。时法师文溆为入内大德，一日得罪流之。弟子入内，收拾院中籍入家具辈，犹作法师讲声。上采其声为曲子，号《文溆子》。（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文宗善吹小管。当时文溆法师进宫为最高的法师。一天获罪文宗，罪当流放。文溆法师的弟子进宫收拾他的物品。边收拾东西边模仿文溆法师讲道的声音，被文宗无意中听到，用这声音为旋律，即兴谱写出一支曲子，名叫《文溆子》。

沈阿翘

文宗时，有宫人沈阿翘为上舞《河满子》。声词风态，率皆宛畅。曲罢，上赐金臂环，即问其从来，阿翘曰："妾本吴元济之妓。元济败，因以声得为宫娥。"遂自进白玉方响，云："本吴元济所有也。"光明洁泠，可照十数步。言其槌即犀也，凡物有声，乃响其中焉。架则云檀香也，而文彩若云霞之状，芬馥著人，则弥月不散。制度精妙，故非中国所有。上因令阿翘奏《凉州曲》，音韻清越，听者无不怆然。上谓之曰："天上乐。"仍选内人，与阿翘为弟子。（出《杜阳杂编》）

【译文】

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皇上跳《河满子》舞，不论是歌声、歌词，还是舞姿神态，都宛扬畅丽。舞曲终，文宗赏赐给沈阿翘金臂环一只，问她："从什么地方进到宫里来的？"沈阿翘回答说："我原来是吴元济的乐妓。吴元济兵败后，我因为会歌会舞才得以进宫啊。"并且将白玉方响献给文宗皇上。说："这白玉方响本是吴元济的。"白玉方响光洁明亮，可照十步内外。沈阿翘说击打这方响的槌，是用犀角做成的，不论遇到什么物件发出响声，都能在它这里得到回声。支架是用檀香木制成的，上面的文彩灿若云霞。它散发出来的香气扑人脸面，可弥漫月余不散。这方响的作工精妙非凡，因为它不是中国制造的。于是让阿翘当场演奏一阙《凉州曲》，声音清越，听的人无不神色凄凉。文宗赞叹地说："真是天上仙乐啊！"于是挑选宫女中能歌舞的人让沈阿翘收为弟子，跟她学习歌舞。

懿宗

懿宗一日召乐工，上方奏乐为《道调弄》，上遂拍之。故乐工依其节，奏曲子，名《道调子》。十宅诸王，多解音声。倡优杂戏皆有之，以备上幸其院，迎驾作乐。禁中呼为"音声郎君"。（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懿宗一次召见乐工。乐工方始为懿宗演奏《道调弄》，于是懿宗用手打着拍子，因此乐工就随着懿宗拍节演奏曲子，命名曲子为《道调子》。十家护卫都通晓声律。宫中的倡优杂戏人等都备好，以备皇帝亲临他们这里时演奏。为此，皇宫里的人，私下都叫懿宗"音声郎君"。

王令言

隋炀帝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子自内归。令言问其子："今日所进曲子何？"曰："安公子。"令言命其子奏之，曰："汝不须随驾去，此曲子无宫声，上必不回。"果如其言。（出《卢氏杂说》）

【译文】

隋炀帝巡游江都时，乐工王令言的儿子自宫内回家来。王令言问他的儿子："今日进献给皇上的是什么曲子！"儿子说："是《安公子》。"王令言让他儿子演奏一遍，听完后，说："你不要随驾去江都了。这支曲子没有宫声，皇上一定不会回来了。"后来真如王令言说的那样，隋炀帝在江都被刺杀身死。

宁王献

西凉州俗好音乐，制新曲曰《凉州》。开元中，列上献之，上召诸王于便殿同观焉。曲终，（终原作江，据明抄本改）诸王拜贺，蹈舞称善，独宁王不拜。上顾问之，宁王进曰："此曲虽佳。臣有所闻焉。夫音也，始之于宫，散之于商，成之于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袭于宫商也。斯曲也，宫离而少，徵商乱而加暴。臣闻宫君也，商臣也。宫不胜则君势卑，商有余则臣事僭。卑则逼下，僭则犯上。发于忽微，形于音声；播之于咏歌，见之于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祸，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闻之默然。及安史乱作，华夏鼎沸，所以见宁王审音之妙也。（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西凉州素有喜好音乐的风俗，制作新曲叫《凉州》，开元年间，西凉府都督郭知远将这支曲子进献给玄宗皇帝。玄宗召集诸王在便殿一同观赏。曲终，诸王齐声祝贺，手舞足蹈，唯有宁王不祝贺。玄宗问他，宁王回答说："这支曲子听起来是很美的，但是臣听人说，一支乐曲从宫音开始，在商音结束，中间由角、徵、羽诸音组成，没有不头、尾都相因宫、商的。这支乐曲，开头离开宫调而且中间也很少用宫，徵、商用的乱而且加强。臣闻宫是君，商是臣，宫不强盛则势力小，商有余则臣有僭越的欲望。势力小必然被下所逼，有僭越之欲必然犯上。事情引发在微细之端，而现形在音声之表；传播在咏歌，而见之在人事。臣恐有一天国人上下有走死逃亡之厄，乱臣有作乱逼上之犯，都预兆在这支曲子上啊。"玄宗皇帝听了默然无语。待到安史之乱发生后，举国上下一片混乱，才证实了宁王审音度势的绝妙啊！

王仁裕

后唐清泰之初，王仁裕从事梁苑，时范公延光师之。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诸幕寮，饯朝客于折柳亭。乐则于羽，而响铁独有宫声，泊将掺执，竟不谐和。王独讶之，私谓戎判李大夫式、管记唐员外献曰："今日必有诪张之事，盖乐音不和。今诸音举羽，而独扣金有宫声。且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得无忧乎？"于时筵散，朝客西归。范公引宾客，绁鹰火，猎于王婆店北。为奔马所坠，不救于荒陂。自辰巳至午后，绝而复苏。乐音先知，良可至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唐清泰初年，王仁裕在梁苑任从事。当时是范延光镇守在此。这年春正月，郊野还很寒冷。范延光率领诸位幕僚在郊外折柳亭为朝廷派来的使臣饯行，席间奏乐为乐。乐曲用的是羽调，而铙钹单独击出宫声，自相干扰，竟不谐和。王仁裕独自惊讶，暗下跟戎判大夫李式、管记员外唐献说："今天一定要有差错的事情出现的，是乐音不和'兆示'出来的。刚才奏乐时诸音奏的是羽调，而唯独铙钹扣的是宫声。羽为水，宫为土。水、土相克，能没有忧患吗？"待到席散，朝庭使臣西归，范延光带领诸位宾客，驾鹰牵狗去王婆店北狩猎，从奔跑的马上摔下来昏死过去。从辰巳到午后才从昏死中醒过来。王仁裕能够从乐音中预先得到征兆，其准确程度可算到了家啊！

歌

秦青韩娥

薛谈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去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谈谢求返，终身不敢言知。秦青顾谓其友曰："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过逆旅，旅人辱之。韩娥因曼声哀哭，一里老幼悲愁涕泣相对，三日不食。遽追而谢之，娥复曼声长歌，一里老幼喜欢拤舞，弗能自禁。乃厚赂而遣之。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善哭，効娥之遗声也。"（出《博物志》）

【译文】

薛谈跟秦青学唱歌，没有完全学到秦青的唱歌的技艺，就自己以为全都学到手了，于是辞别秦青而归。秦青并没有阻止她离去。在郊外大道旁边的长亭为薛谈置酒辞行时，不由得一边拍着桌案一边引吭悲歌。歌声振动林木，响遏行云。薛谈听后立即表示谢意，请求继续留下来跟秦青学唱歌，此后终生再不敢说可以出师了。秦青对朋友说："从前韩娥东行齐国去，途中没钱吃饭，过雍门卖唱乞食。她离去后留下的歌声绕梁回响，历时三日不消失，周围的人还以为她没有离开这里呢。韩娥在客栈住宿时，旅人侮辱她。韩娥长声哀哭。整个乡里的老老少少被她的歌声感动得相对哭泣，涕泪沾湿了衣裳。韩娥又拉长声唱歌，整个乡里人又都欢喜得手舞足蹈又跳又唱，不能自禁。于是送给韩娥充足的食物、礼品，热情地送她上路。由于这个缘故，雍门人至今还依然能歌善哭，这是效仿韩娥的遗风啊！

戚夫人

汉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归》之曲。侍婢数百人皆为之，后宫齐唱，常入云霄。（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朝时的戚夫人，善于跳翘袖折腰式样的舞蹈，能歌《出塞》、《入塞》等描摹出征将士盼望归乡的歌曲。她手下有侍候她的宫娥几百人，都跟她学得能唱一口好歌、跳一身好舞。常常是她跟她的侍女们在后宫一齐放声高唱，歌声响入云霄。

李龟年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都下。（今裴晋公移于定鼎门南别墅，号绿野堂）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则杜甫尝赠诗，所谓"歧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崔九堂殿中监崔涤、中书令湜之弟也。（出《明皇杂录》）

又 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开元《天宝花木记》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荘。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璃七宝盏，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龟年常语于五王，独忆以歌得自胜者，无出于此，抑亦一时之极致耳。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此为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太真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出《松窗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都因为他们在歌舞上的杰出才华而负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特别是谱写出了《谓川》这样的绝妙好曲。由此，受到玄宗皇帝的特殊待遇，在东都洛阳为他们修造了豪华的住宅，侈华的程度超过了某些王公大臣。住宅建在洛阳的通远里，庭院的规模甲于京都长安的一些显贵的宅第。后来，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每当良辰胜景，他为人唱歌数首，在坐的听众没有一人不停止饮酒掩面哭泣的。跟他同时代的大诗人杜甫曾送李龟年诗一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在岐王府里经常见到你，在崔九的客厅里也曾几次听到过你的大名。正值江南风光最好的时候，在落花缤纷的暮春时节又跟你相逢在异乡。堂殿中监崔涤，别人送他个雅号为崔九，是中书令崔湜的弟弟。

又 开元年间，宫中刚刚看重木芍药，就是现今的牡丹。得到四个品种：红、紫、浅红、通白。因为将这些牡丹移植在特为太真妃新建成的沉香亭边，又值花会繁开，玄宗皇帝乘照夜白宝马，太真妃乘步辇相随，前往沈香亭畔观赏牡丹。下诏特选梨园弟子中的优秀的歌手唱歌，得乐曲十六部。李龟年以唱歌能手而名噪一时。他手捧檀板，站在众歌手前边，刚要唱歌。玄宗说："观赏名花，面对爱妃，怎么能用旧曲旧词唱呢？"于是，命李龟年持御用金花笺，宣召李白进宫，让他立刻写出《清平调》三章。李白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这时李白昨夜喝醉了酒现在还没有完全醒酒呢。只见他略一沉思，即提笔一挥而就，写成《清平调》三章。这些词是：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晓拂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荘。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李白写罢，龟年立即进献。玄宗皇帝命令梨园弟子约略调抚丝竹伴奏，催促李龟年引喉唱之。太真妃杨玉环手持玻璃七宝杯，酌饮西域凉州供奉的葡萄美酒，满脸含笑地领会着歌中的情意。玄宗亲吹玉笛为李龟年伴奏。每吹完一曲将换新曲时，故意拖长笛声取悦太真妃。太真妃饮完酒，收起绣帕两次拜谢皇上的恩宠。李龟年常将此事讲给五王听。回想一下，以唱歌而赢得这么高的声誉的，还没有超过这次的呢。这也是一时的极致啊！玄宗皇帝亲自顾眷李白，尤其有别于其他学士。使得内宫总管大太监高力士深深地认为皇上让他给李白脱靴是奇耻大辱。后来有一天，太真妃重吟李白的《清平调》时，高力士故作戏言说："为这些歪词，娘娘你应该怨恨李白那小子深入骨髓，怎么还念念不忘呢？"太真妃惊异不解地问："你怎么能说李翰林用诗侮辱我呢？"高力士说："李白那小子用赵飞燕指代娘娘你，是作贱你了。赵飞燕后来失宠又有别欢，这不是借她来侮辱娘娘你么？"太真妃听后很以为然，于是开始迁怒于李白。玄宗皇帝曾有三次欲拜李白为官，都因在宫里遭到太真妃、高力士的阻碍而作罢。

李衮

李衮善歌于江外，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昭言有表弟，请登末座，令衮弊衣而出，满坐嗤笑之。少顷命酒，昭曰："请表弟歌。"坐中又笑。及喉啭一声，乐人皆大惊曰："是李八郎也。"罗拜之。（出《国史补》）

【译文】

李衮在江南以歌唱得好闻名，而且名声一直轰动京师。崔昭自江南到京都长安朝拜皇帝，密秘带着李衮同来。到京城后，邀请宾客，并请首席乐师和京城中的著名歌手，来参加这个盛会。开宴前，崔昭说："我有个表弟从江南同来，请他入末座。"于是让穿着破衣的李衮出来入席，满座的宾客都不屑一顾地耻笑崔昭。过了少许，崔昭命令仆人给诸位宾客斟酒，同时说："请我表弟给大家唱支歌，以助酒兴。"众位宾客又鄙薄地笑了。待到一声歌起，在座的诸位乐工、歌手都大吃一惊地喊："不是名扬江南、声振京师的李八郎吗！"于是立即起身环绕着李衮连连下拜。

韩会

韩会善歌，绝妙。名辈号为四夔，会为夔头。（出《国史补》）

【译文】

韩会唱一手好歌，他的歌声优美动听达到出神入化境界。韩会在当时跟另外三名歌手一起被人称为歌坛四魁，韩会单独被人称为魁首。

米嘉荣

歌曲之妙，其来久矣。元和中，国乐有米嘉荣、何戡，近有陈不嫌。不嫌子意奴，一二十年来绝不闻善唱，盛以拍弹行于世。拍弹起于李可久。（明抄本久作及）懿宗朝恩泽曲子，《别赵十》、《哭赵十》之名。刘尚书禹锡《与米嘉荣》诗云："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又自贬所归京，《闻何戡歌》曰："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出《卢氏杂说》）

【译文】

人们喜爱歌曲，由来已久。唐宪宗元和年间，梨园中称得上国家级歌星的就有米嘉荣、何戡等人，近来又出了个陈不嫌。陈不嫌的儿子陈意奴，一二十年来从来没听说过他能演唱所谓的"正歌"，却以能演唱流行歌曲而称盛一时。第一个演唱流行歌曲的歌手是李可久。到了唐懿宗时代，连堂堂的一国之主的懿宗也喜欢流行歌曲。象《哭赵十》、《别赵十》这两支流行歌曲，皇帝佬官就非常爱听。礼部尚书刘禹锡在一首《与歌者米嘉荣》的诗中，曾记述了当时歌坛的一些事情。诗是这样的：三朝供奉米嘉荣，能变新声作旧声。于今后辈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后生。刘禹锡自他被贬谪发配的州郡重返京师后，又写过一首吟著名歌星何戡的词。大意是这样的：二十年来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旧人唯有何戡在，更请殷勤唱渭城。

笛

昭华管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则见车马山林，隐隐相次，息亦不见，名曰昭华之管。（出《西京杂记》）

【译文】

秦咸阳宫有玉笛，长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奏时就可以看到车、马、山川、树木隐约相接出现，不吹了就消失了。这支玉笛叫昭华管。

唐玄宗

玄宗尝坐朝时，以手指上下按其腹。朝退，高力士进曰："陛下向来数以手指按其腹，岂非圣体小不安耶？"玄宗曰："非也。吾昨夜梦游月宫，诸仙娱余以上清之乐。流亮清越，殆非人所闻也。酣醉久之，合奏清乐。以送吾归。其曲凄楚动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寻，尽得矣。坐朝之际，虑或遗忘，故怀玉笛，时以上下寻之。非不安也。"力士再拜贺曰："非常之事也，愿陛下为臣一奏之。"上试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且请其名。上笑曰："此曲名《紫云回》。"载于乐章，今太常刻石在焉。（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一次坐朝，用手上下按自己的肚腹。退朝后，高力士进前问玄宗说："刚才陛下多次用手指按腹部，是圣体不太舒服么？"玄宗说："非也。我昨夜梦游月宫，诸位仙女为我演奏上清之乐，流亮清越，在人间是完全听不到的啊！使我久久地沉醉在这仙声妙乐之中。后来，仙女们又演奏清乐为我送别，这支仙曲凄楚清丽、哀宛动人。我醒来后还感觉到余音杳杳，如在耳边。我马上吹奏玉笛来寻找记录它，都让我记录下来了。刚才坐朝，我怕有所遗忘，因此怀里揣着玉笛，不时地上下寻找它的音律，不是身体不适啊。"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说："这可是千载难遇的事情啊，愿陛下为老奴吹笛一遍可以吗？"玄宗试着吹奏一遍，其声飘渺旷远，绝非凡响，不可名状啊！高力士再次拜贺玄宗皇帝，并请皇帝给这支仙曲起个名字。玄宗笑着说："就暂叫它《紫云回》吧。"后来主管乐事的太常卿将这支仙曲收入唐乐大典中，现在还有当年太常府的刻石为证。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为太卿。早起朝，闻永兴里人吹笛，问是太常乐人否。曰："然。"已后因阅乐而唤之，问曰："何得某日卧吹笛耶。"（出《传记》）

【译文】

汉中王李瑀任太卿时，一天早起上朝，听到永兴里有人吹笛，问："是太常府的乐工在吹笛子吧？"答："是的。"后来，他因查阅乐曲召唤来太常府的乐工，问："在某天，你们怎么能够躺着吹笛呢！"

謩

李舟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与同舟人吹，寥亮逸发。俄有客于岸，呼舟请载。既至，请笛而吹，甚为精妙，山石可裂。謩平生未尝见。及入破，呼吸盘擗，应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舟人著记，疑其蛟龙也。謩尝秋夜吹笛于瓜州，楫载甚隘。初发调，群动皆息；及数奏，微风飒然立至。有顷，舟入贾客，有怨叹悲泣之声。（出《国史补》）

又 謩，开元中吹笛为第一部，近代无比。有故，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更宴，以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尤敬人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得，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朦胧，微风拂流，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噎齐开，水木森然，仿佛如有神鬼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於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郭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明抄本为作技）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之人也。"又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试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粗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吝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況，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叠，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贴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去。（出《逸史》）

【译文】

李舟好事，曾经从一处山村野舍中得到一根烟竹，截作笛子，坚实象铁石，送给李謩。李謩吹笛，可谓天下第一。有一次他与几位客人，在明月高悬的夜晚，棹一小舟，泛江漫游，吹笛观景赏月。笛声旷远清亮、宛转飘逸。忽然岸上有人招呼，请求登舟同游。李謩他们棹舟到岸边，这个人上船后，请求李謩让笛借他吹一支曲子。这个人吹奏的笛声精妙无比，可让山石破裂，李謩平生从未听到过。初时，吹入散序、中序，笛声已非同凡响。待到进入第三大段--入破时，只见吹笛人呼吸盘旋回转，指法粉碎如雨敲窗。再听笛声犹如千军万马撕杀奔吼，又如雨打沙滩噼罗有声。游赏结束，这位客人离船而去，从此不知下落。棹船的稍翁，认为这位不速之客很可能是水底的蛟龙啊！李謩有一次在瓜洲吹笛。当时江上舟船很多，人声喧闹。当李謩吹出第一声笛音，喧闹的人声立即停下来。待到吹奏数节后，静谧的江面上似有微风飒飒拂来。稍顷，满江的舟子、贾客，都发出欷歔之声，哀、叹、悲、怨溢于言表。又 李謩，开元年间是唐教坊首席吹笛手，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超过他。一次，李謩因故请假去越州。到了越州后，当地的达官名士或设公宴、或设私宴请他，为的是能一睹他的尊容，亲耳聆听到他吹奏的笛声。当时，正逢越州新有十几位生员考中了进士。这些人家中都有些产业，于是凑集二千文钱准备在镜湖游船上聚会饮酒同乐，邀请李謩上船吹笛，以饱耳福。因为钱多人少，又相约每人可带一位客人同来。其中有一位参加聚会的人，已经到了晚上方才想起这件事，没有功夫去请别人。就近请邻居中的一个孤老头儿。这位老头儿，长久居在这荒田野地里，外面的人情事故一点也不懂得。有数间茅舍只他一人居住，乡里人都称他为独孤丈。第二天，这位进士带着独孤丈人一起到镜湖聚会的地方赴宴。酒宴开始后，只见湖水澄碧、波光荡洋，芳草修林，景物非凡。李謩以手拂笛，立于船边。在桨声款乃中，舟船渐移湖心。此时轻云笼湖，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謩捧笛吹奏，笛声初发，风云齐开，水明林秀，上下澄碧，仿佛如有鬼神之工使之如此啊！船上的宾客都赞叹不已，纷纷说："就是敬天的神乐也没有这么大的神力啊！"独孤丈一言未发。与会的人都脸现不快。李謩也认为这个老丈轻视自己，也怨愤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又静思一曲吹奏出来。曲调更加绝妙异常，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骇赞赏的，唯有独孤丈还是不出一言。请他同来的这位进士也深感羞愧，后悔自己带这么个不通人情的孤老头儿赴会，对座上的宾客解释说："独孤老丈常年独居山村，不与人来往，更是很少进城。对于音乐，他一点也不懂得，请大家不必介意。"四座的宾客同声刺讽独孤老丈，老丈依然不语，只是微微笑笑而已。李謩问道："这位老丈你一言不发，是你真的不懂音乐呢？还是一位高人？"独孤丈才慢慢说道："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懂音乐呢？"李謩听了这句不太友好的回答后，脸色更加不好看。四座客人见李謩变了脸色，都纷纷站起向李謩道歉，劝慰李謩。正在这时，独孤丈人沉静地说："请你试吹一首《凉州》吧。"李謩傲岸地捧笛吹了一首《凉州》曲。曲终，独孤丈人品评说："李公的笛子果然吹得不错。然而，你的笛声掺揉进去夷狄乐曲，你是不是在龟兹有朋友啊！"李謩听了后大吃一惊，站起身参拜独孤丈人，说："老丈乃是方外神奇之人，恕我李謩有眼不识。我的老师确实是龟兹人啊。"独孤丈人又说："《凉州》一曲，你吹到第十三叠误入水调，你自己知道不？"李謩恭谨地回答道："李謩愚钝顽冥，实在不知道哇。"独孤丈人伸手取笛欲吹给李謩看看。李謩连忙更换一笛，用袖拂试后递给独孤丈人。独孤丈人接过看看，说："你这些笛子都不堪使用。使用它们的主人都是粗通吹笛的人。"于是又换了一只笛子，说："这只笛子吹到入破时也要破裂的，你不会舍不得吧。"李謩说："不敢。"于是独孤丈人捧笛吹起来。笛声初发即响遏云霄，四座震況，李謩恭敬不安地立在那儿一动不敢动。吹到第十三叠，独孤丈人停下来，向李謩讲解他刚才吹的谬误所在。李謩完全敬服连连拜谢。待到入破，笛子立即破裂了，不能再吹下去了。李謩再次拜谢，众位宾客彻底折服。会散。第二天早晨，李謩和与会的诸位宾客，一起前往独孤丈人住所等候拜见。到那儿一看，只留有几间空宅，独孤丈人已经不知哪里去了。越州人得知这件奇闻后，纷纷出访，四处寻找独孤丈人，然而始终没有寻到，谁也不知道他去向哪里。

许云封

许云封，乐工之笛者。贞元初，韦应物自兰台郎出为和州牧，非所宜愿，颇不得志。轻舟东下，夜泊灵璧驿。时云天初莹，狄露凝冷，舟中吟瓢，（明抄本瓢作凮，疑当作讽）将以属词。忽闻云封笛声，嗟叹良久。韦公洞晓音律，谓其笛声，酷似天宝中梨园法曲李謩所吹者。遂召云封问之，乃是李謩外孙也。云封曰："某任城旧土，多年不归。天宝改元，初生一月。时东封回，驾次至任城。外祖闻某初生，相见甚喜，乃抱诣李白学士，乞撰令名。李公方坐旗亭，高声命酒。当炉贺兰氏年且九十余，邀李置饮于楼上。外祖送酒，李公握管醉书某胸前曰：'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辞曰：'本于李氏乞名，今不解所书之语。'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间也。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语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謩外生许云封也。"后遂名之。某才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义马，西入长安。外祖悯以远来，令齿诸舅学业。谓某性知音律，教以横笛。每一曲成，必抚背赏叹。值梨园法部置小部音声，凡三十余人，皆十五以下。天宝十四载六月日，时骊山驻跸，是贵妃诞辰。上命小部音声，乐长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以曲名《荔枝香》。左右欢呼，声动山谷。其年安禄山叛，车驾还京。自后俱逢离乱，漂流南海，近四十载。今者近访诸亲，将抵龙丘。"韦公曰："我有乳母之子，其名千金，尝于天宝中受笛李供奉。艺成身死，每所悲嗟。旧吹之笛，即李君所赐也。遂囊出旧笛。云封跪捧悲切，抚而观之曰："信是佳笛，但非外祖所吹者。"乃为韦公曰："竹生云梦之南，鉴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过期不伐。则其音窒。未期而伐，则其音浮。浮者外泽中干，干者受气不全，气不全则其竹夭。凡发扬一声，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之名乐也，至如落梅流韵，感金谷之游人，折柳传情，悲玉关之戍客。诚为清响，且异至音，无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夭之竹，遇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韦公曰："欲旌汝鉴，笛破无伤。"云封乃捧笛吹《六州遍》，一叠未尽，騞然中裂。韦公惊叹久之，遂礼云封于曲部。（出《甘泽谣》）

【译文】

许云封，乐工中吹笛的人。唐德宗贞元初年，韦应物自兰台郎改任和州牧，不是出自他的本愿，很是不得志。他乘小船顺水东下，夜晚停泊在灵璧驿站。正值夜空初现莹碧的夜光，秋天的冷露凝聚在衰草的枯叶上。韦应物坐在船仓中一边饮酒一边吟诗，正要将吟得的诗句记下来时，忽然听到许云封吹奏的笛声，慨叹许久。韦应物通晓音律，说许云封的笛声，很象天宝年间京都梨园首席笛手李謩吹的。于是召来许云封询问。方知到他是李謩的外孙。许云封讲述道："我原本是任城人，已经有多年没有回去。天宝改元时，我才生下来一个月。当时正值玄宗皇帝东到泰山封禅归来，外祖父随圣驾到任城，听说我刚生下来，见到后非常喜欢。亲手抱给李白学士看，并请李翰林给我起个名字。李老先生当时正坐在集市的旗楼上，高声招呼："快拿酒来！"当炉卖酒的老太太贺兰氏已经九十多岁了。是她邀请李翰林到旗楼上饮酒的。我外祖父听到呼喊，赶紧将酒送到旗楼上。李翰林大口猛喝几口酒后，提笔挥毫在我胸上醉书五言诗一首：树下彼何人，不语真吾好。语若及日中，烟霏谢成宝。外祖观后说："我是特意向你为我外孙乞讨个名字的，你写了一首诗，这是什么意思啊？"李翰林说："你要求的名字就在这首诗中间呢。你看，树下人是木子。木子，李字也。不言是莫言，莫言謩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孙也。语及日中，是言午。言午，许也。烟霏谢成宝，是云出封中，乃是云封也。即李謩外孙许云封也。后来，我就叫了云封这个名字。我才长至十岁，便父母相继去世孤身一人了。后乘驿马来到长安。外祖父怜我孤身远道而来，让我跟着几个舅舅学吹笛。说我天性就对音律知悉，于是教我吹横笛。每当学成一支曲子时，外祖父总是抚摸着我的脊背赏叹。这时，正赶上宫里梨园设置音声小科班，共收三十多人，年龄须在十五岁以下，外祖父将我推荐去了。玄宗天宝十四年六月日，正值皇帝住下骊山行宫，又是贵妃杨玉环的诞辰生日。皇上诏见梨园小科班为娘娘演奏祝寿。我们都被接到长生殿，奏献新曲，没有命名。南海向贵妃进奉鲜荔枝，因此将曲名定为《荔枝香》。演奏完，左右欢呼，声动山谷，算是出了风头。当年，安禄山起兵反叛朝庭，皇上与娘娘匆忙返驾还京，我们也做鸟兽散了。我则流落南海近四十年。我要将去龙立探访诸亲友。"韦应物说："我的乳母有个儿子名叫千金，曾在天宝中年拜你外祖父李謩为师，艺学成后却死了。我每每想起来就很悲伤啊！千金昔日吹的笛子，就是李君所赠。"说着，从行囊中取出一个旧笛递与许云封。许云封悲伤地跪拜接过，抚摸观看，说："我相信这是一支很好的笛子，但并不是当年我外祖父吹的那支。"又对韦应物说："制笛用的竹子应是生长在云梦泽南岸山上的，在柯亭下边挑选。须在当年七月十五日前生，明年七月十五日前伐。过期不伐，它的音色发窒，未到日期就伐下来的，它的音色就浮。所谓浮，外面泽润而内里干。干，受气不全。气不全，竹必夭。笛子吹一声，出入九息。古时吹奏出的最美丽动听的笛音，一叠十二节，一节十二敲。今天的名乐曲啊，可以吹奏出梅花流韵，感叹金谷游人；折柳传情，悲怜守卫艮关的戍客。诚然也是清音亮响，但是离达到至音还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作降神祈福用的祭祀乐曲啊。用已夭的竹管制成的笛子，遇到最高音时必定要破损的。所以，我才辩别这笛子不是外祖父以前所吹的。"韦应物听了后说："我想看看你说的是否真的那样。请你吹奏一曲试试，笛子吹坏了无妨。"于是，许云封捧笛吹一曲《六州遍》。一叠还未吹完，駭然一声，笛管中间破裂。韦应物久久惊叹不已，于是聘请许云封在他治下的曲部任事。

吕乡筠

洞庭贾客吕乡筠常以货殖贩江西（明抄本江西作山海）杂货，逐什一之利。利外有羡，即施贫亲戚，次及贫人，更无余贮。善吹笛，每遇好山水，无不维舟探讨，吹笛而去。尝于中春月夜，泊于君山侧，命樽酒独饮，饮一杯而吹笛数曲。忽见波上有渔舟而来者，渐近，乃一老父鬓眉皤然，去就异常。乡筠置笛起立，迎上舟。老父维渔舟于乡筠舟而上，各问所宜。老父曰："闻君笛声嘹亮，曲调非常，我是以来。"乡筠饮之数杯，老父曰："老人少业笛，子可教乎？"乡筠素所耽味，起拜，愿为末学。老父遂于怀袖间出笛三管。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大如常人之蓄者；其一绝小如细笔管。乡筠复拜请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不可发，次者亦然，其小者为子吹一曲。不知得终否。"乡筠曰："愿闻其不可发者。"老父曰："其第一者在诸天，对诸上帝，或元君，或上元夫人，合上天之乐而吹之。若于人间吹之，人消地拆，日月无光，五星失次，山岳崩圯，不暇言其余也。第二者对诸洞府仙人、蓬莱姑射、昆丘王母、及诸真君等，合仙乐而吹之，若人间吹之，飞沙走石，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振死，人民緾路，不暇言余也。其小者，是老身与朋侪可乐者。庶类杂而听之，吹的不安。（明抄本安作妨）未知可终曲否。"言毕，抽笛吹三声，湖上风动，波涛沆瀁，鱼鳖跳喷。乡筠及童仆恐耸詟況。五声六声，君山上鸟兽叫噪，月色昏昧，舟楫大恐。老父遂止。引满数杯，乃吟曰："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又饮数杯，谓乡筠曰："明年社，与君期于此。"遂棹渔舟而去，隐隐渐没于波间。至明年秋，乡筠十旬于筠山伺之，终不复见也。（出《博异志》）

【译文】

洞庭商客吕乡筠，常用洞庭的鱼虾贩江西杂货。取十层之一的利，利外还有富余就资助贫穷的亲友，再有富余的就救助穷人。自己从来不积蓄攒钱。吕乡筠擅长吹笛。每遇到好山水，没有不驾舟游赏、吹笛而去的。一次，在一个中春月夜，吕乡筠船泊在君山旁边，摆酒一樽独饮。饮一杯吹笛数曲，忽然看见烟波浩淼中有一渔舟驶来。渐渐近了，见一鬓眉花白的老翁驾着一条渔船，举止行为不同凡人。吕乡筠放下笛子站起来，迎过去。老翁将渔舟系在吕乡筠船上，走过船来。寒暄过后，老翁说："听你的笛声嘹亮，曲调不一般，我过来看看。"吕乡筠没说什么，又饮了几杯酒，老翁又说："我少时学过吹笛，可以让我教教你吗？"吕乡筠平素对求教好学的体会很深，站起参拜老翁，说："愿作你的关门弟子。"老翁于是从怀袖里取出三管笛子。一管大如双臂合抱，第二管如常人用的那么大，第三管小如细笔管。吕乡筠又一次下拜，请老渔翁吹一曲听听。老渔翁说："最大的那管不能吹它，中间的那管也不能吹。老汉我可以用最小的这管为你吹一曲，但不知道能否吹到终了？"吕乡筠说："我愿意听听你说的不可以吹的那管。"老翁说："最大的那管原本在天上，是为天上的诸位天帝、元君和上元夫人们，伴奏上天的神乐而吹的。假如在人世间吹它，就会人消地隐、日月无光，五星失位，山峦崩塌，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吧。第二管笛是给诸位洞府仙人、蓬莱、射姑诸仙岛、仙山上的方士，和昆仑山西瑶池王母娘娘合仙乐而吹的。假若在人间吹它，就会石飞沙走、翔鸟坠地、走兽脑裂、五星内错，稚幼的生命都会被震死，人众没有路可走，余下的后果我就不说了。最小的这管，是老汉我与朋友同辈可以娱乐的。世上万物、众生都可以听。但是一旦吹起来，他们都会不安分的，是否可以吹完一曲还不好说。"老翁说完后，抽出最细的那管笛子吹了三声，湖上刮起了大风，波浪激荡，鱼鳖喷跳。吕乡筠和童仆们惊慌恐惧。吹了五声六声，君山上的鸟兽嘶鸣孔叫，天上的月亮昏暗无光，湖上的各种舟船摇荡，船上的人惊慌失措。老翁于是不吹了，连连饮酒数杯，吟诗一首："湖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翠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吟完，又喝了数杯酒，对吕乡筠说："明年秋天，与君还在此处相聚。"于是摇着渔舟离去，渐渐隐没于湖波深处。到了第二年秋天，吕乡筠十旬就在君山旁边等候老渔翁，然而始终没有再见到他。

觱篥李蔚

咸通中，丞相李蔚拜端揆日。自大梁移镇淮海，政绩日闻。未期周，荣加水土，移风易俗，甚洽群情。洎彭门乱常之后，藩镇疮痍未平，公按辔恭己而治之。补缀颓毁，整葺坏纲，功无虚日。以其郡寡胜游之地，且风亭月观，既以荒凉；花圃钓台，未惬深旨。一旦，命于戏马亭西，连玉钩斜道，开剏池沼，构葺亭台。挥斤既毕，号曰"赏心"。栽培花木，蓄养远方奇禽异畜，毕萃其所。芳春九旬，居人士女得以游观。一旦，闻浙右小校薛阳陶，临押度支运米入城。公喜其姓名，有同曩日朱崖李相左右者。遂令试询之，果是旧人矣。公甚喜，如获古物，乃命衙庭小将代押运粮，留止别馆。一日，公召阳陶游，询其所闻，及往日芦管之事。薛因献朱崖李相、陆畅、元、白所撰歌一轴。公益喜之。次出芦管，于兹亭奏之。（其管绝微。每于一觱篥中。常容三管也。明抄本三作一。）声如天际自然而来，情思宽闲。公大加赏之，（亦赠其诗不记，终篇云；虚心纤质雁衔余，凤吹龙吟定不如。明抄本终作全）于是锡赉甚丰。出其二子，皆授牢盆倅职。初公构池亭毕，未有嘉名，因目曰"赏心"。诸从事以公近讳，（盖赏字有尚字也）公曰："宣父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且非内官宫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毕乱逆，乃为刍豢之地。嗟呼！公孙弘之东阁，刘屈牦后为马厩，亦何异哉！（出《桂苑丛谈》）

【译文】

李蔚，初为官时就日理百事，颇有政绩。后来，在僖宗朝中任过宰相。唐懿宗咸通中年，李蔚由大梁迁任淮海，他的政治声誉便一天天的大起来。来淮海没到一年，便着手治水保土，移风易俗。他的这些做法非常符合淮海民众的意愿，很受欢迎。自彭门之乱后，藩镇割据四起，疮痍满目。李蔚在淮海克己奉公、励精图治。他治理乱政，整肃纪纲，没有一天空闲的时候。淮海几乎没有什么名胜可供人们游赏，郡内原有的几处亭、榭、花园、钓台，也都荒芜颓败了。李蔚看到这些，打算重新整修一番郡容。一天，他命人在戏马亭西边的连玉钩斜道处，开挖一座人工湖，在湖中修建一座亭台，起名叫"赏心亭"。在湖边广植花木，并从别处收集奇禽异兽，都放置在这里，使得原来的一处荒野沼泽变成了美丽的公园。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平民百姓和官宦士女都到这里来游玩观赏。有一天，听说浙右的一个下级军官薛阳陶，监押运往朝庭库府的米粮来到淮海郡。李蔚觉得这个小军官的姓名，同以前的同事朱崖李相有些连带。于是，让人询问，果然是故人。李蔚大喜，如得到一件古物。让他手下的一位武官代替薛阳陶监押粮船，将他留住在驿馆里。一天，李蔚请薛阳陶外出游玩。一路上谈起许多往事，特别问薛阳陶："你听说过，我们常在一起吹芦管的事吗？"薛阳陶回说知道，并取出朱崖、李相、元、白所写的乐曲一轴，献给李蔚。李蔚更高兴了。薛阳陶又从怀中拿出芦管，就在赏心亭上吹奏起来。声音好象从天上飘来的，情宽思闲，如同仙乐。李蔚听后大加赞赏，当场写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诗的大意是：小小的芦管啊，你体小心虚燕子衔着都绰绰有余。但是你发出的声音凤鸣龙吟都不及啊！"于是，李蔚厚赏薛阳陶，并将他的两个儿子安排在府内管辖的煮盐场任百夫长，领导一百名盐工。刚修好人造湖上的亭台，没有什么好名字。李蔚起名叫：赏心。他手下的同事认为这个名字犯讳。李蔚说："孔子说讲征兆就不讲存在，讲存在就不信征兆。"况且，又不是什么内官宫妾，有什么忌讳可避的呢！"于是不更名。这座赏心亭，在秦毕叛乱后，无人管理修葺，荒芜破败，成了饲养牲畜的地方了。可叹啊，公孙弘的东阁，后来成为刘屈牦的马圈。赏心亭的结局，跟这有什么两样呢！

卷第二百五　乐三

羯鼓　玄宗　宋璟　李龟年　曹王皋　李琬　杜鸿渐

铜鼓　张直方　郑续

琵琶　罗黑黑　裴洛儿　杨妃　段师　汉中王瑀　韦应物　宋沇　皇甫直　王沂 关别驾　王氏女

五弦　赵辟

箜篌　徐月华

羯鼓

羯鼓出外夷乐。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均原作云，据羯鼓录及太平御览五三八改）龟兹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都昙鼓，状腰鼓而小。答腊者，即揩鼓也。）鸡娄鼓之上。围如漆桶。（山桑木为之）下以牙床承之，击用两杖。其声焦杀鸣烈，尤宜促（促原作但、据羯鼓录改。）曲急破，作戟杖连碎之。又宜高楼玩景，明月清风，凌空透远，极异众乐。杖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须至干紧，绝湿气而复柔腻。干取发越响，腻取战褭健举。卷用刚铁，铁当精錬，卷当至匀。若不刚，即应绦高下，抽捩不停。不匀。即鼓面缓急。若琴徽之姺病矣。（出《羯鼓录》）

【译文】

羯鼓，是一种从外城传到中国的乐器。用骟了的公羊皮做鼓皮，因此叫羯鼓。它发出的音响主古时十二律中阳律第二律一度。古代的龟兹、高昌、疏勒、天竺等地的少数民族都使用它。它的地位在都昙鼓、答腊鼓之下，在鸡篓鼓之上。用上好的桑木围成漆桶，用象牙镶饰的床架承放，用双槌敲击，它发出的声音急促、威烈、轰鸣，尤其适宜表现快节奏的乐曲，促急、破碎的节奏。可以敲击它为军士战阵征伐撕打助威，也宜于高楼观赏，节日或者社火时给舞蹈、百戏等娱乐游戏伴奏。这时朗月清风、天高气远，它的功能也与众多乐器不同。

羯鼓的槌杖一般是用黄檀、狗骨、花椒等木做成的。但制做之前，须将这些木料干透了。将湿气全部去除而让它变得柔韧而腻滑。只有干透了，敲出的鼓声才最响亮。只有滑腻，击在鼓面上才能收到象战马举蹄扣击一样的效果。围卷漆桶时须用刚铁。铁经过精炼，卷应当卷匀。不刚，则围卷的绦边上下不齐，松紧不一。不匀，则鼓面上的鼓皮有紧有松吃力不匀。就象琴弦系绳不好而使琴声散逸不准一样，这样的鼓，敲击时发出的声音也忽高忽低、忽响忽沉，不合音律。

玄宗

唐玄宗洞晓音律，由之天纵。凡是管弦，必造其妙。若制作调曲，随意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应指散声，皆中点指。至于清浊变转，律吕呼召，君臣事物，迭相制使，虽古之夔旷，不能过也。尤爱羯鼓，常云："八音之领袖，诸乐不可为比。"尝遇二月初，诘旦。巾栉方毕，时宿雨始晴，景色明丽。小殿内亭，柳杏将吐。睹而叹曰："对此景物。岂可不与他判断之乎。"左右相目，将命备酒，独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临轩纵击一曲，曲名《春光好》。（上自制也）神思自得。及顾柳杏，皆已发拆。指而笑谓嫔嫱内官曰："此一事，不唤我作天公可乎？"皆呼万岁。又制《秋风高》，每至秋空迥澈，纤翳不起，即奏之。必远风徐来，庭叶徐下，其妙绝入神如此。（出《羯鼓录》）

玄宗尝伺察诸王。宁王夏中挥汗鞔鼓。所读书乃龟兹乐谱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当极此乐。（出《酉阳杂俎》）

又 汝阳王琎，宁王长子也。姿容妍美。秀出藩邸。玄宗特钟爱焉，自传授之。又以其聪悟敏慧，妙达其旨，每随游幸，顷刻不舍。琎尝戴砑绢帽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其二物皆极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坠。（本色所谓定头项。难在不摇动也。）上大喜笑，赐金器。因夸曰："花奴，（琎小名）姿质明莹，肌发光细，非人间人，必神仙谪坠也。"宁王谦谢，随而短斥之。上笑曰："大哥不必过虑，阿瞒自是相师。夫帝王之相，且须英特越逸之气，不然，有深沈包育之度。花奴但秀迈人，悉无此状，固无猜也。而又举止闲雅，当更得公卿间令誉耳。"宁王又谢之。而曰："若于此，臣乃输之。"上曰："若此一条，阿瞒亦输大哥矣。"宁王又谦谢。上笑曰："阿瞒赢处多。太哥亦不用撝揖。"众皆欢贺。玄宗性俊迈，酷不好琴。曾听弹正弄，未及毕，叱琴者曰："待诏出去。"谓内官曰："速召花奴将羯鼓来，为我解秽。"

又 黄幡绰亦知音，上曾使人召之，不时至。上怒，络绎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及殿侧，闻上理鼓，固止谒者，不令报。俄顷，上又问侍官："奴来未？"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适，送至城外。"上颔之。鼓毕，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适方思之，长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语笑者。上诘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候其时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际，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脾骨下事，安有侍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谓我如何？"绰遂走下阶，面北鞠躬，大声曰："奉敕监（明抄本监作竖）金鸡。"上大笑而止。（并出《羯鼓录》）

【译文】

唐玄宗精通乐律，是上天赋于给他的才能。不论是管乐，还是弦乐，他都造诣很精，深得其中的奥妙。如果要写支曲子，信手拈来，立等可取。不立什么章法，却长短正合适；随手弹拨，都符合节拍。至于清浊音的变化，乐律的定音，主、副旋律、乐件的配备、重叠、反复乐段的使用，就是古时候的夔旷也超不过他。唐玄宗尤其喜爱羯鼓。他常说："羯鼓是

八音的领袖，其它乐器不可与之相比。"

一次，大概是二月初，早晨，唐玄宗梳洗完毕，下了一宿的雨刚刚放晴，宫苑中景色明丽，小殿的内亭，柳枝返青刚吐嫩芽，杏花含苞欲将开放。玄宗触景生情，赞赏地说："面对这样的良晨美景，怎么可以不欣赏呢？"跟随在唐玄宗左右的太监、宫娥，听了后互相观望，以为玄宗是让置酒宴饮呢，只有大太监高力士明了玄宗的心思，让人去为皇上取来羯鼓。玄宗又让人将羯鼓放在殿前檐下的平台上，他即先敲击一曲，名为《春光好》，好不惬意啊！再看看柳芽与杏蕾，都被玄宗刚才击出的鼓声震开了。玄宗指着震开的柳芽、杏花，对宫娥、太监们说："就凭这件事情，不称乎我为天人行吗？"众人皆呼："万岁！"唐玄宗又谱作《秋风高》鼓曲。每到清秋，天高地远，纤云皆无，即奏这支曲子。这时，就有风徐徐从远处吹来，宫庭院中的树叶纷纷飘落。这种绝妙的景象真是出神入化啊！又有一次，唐玄宗察看诸位皇兄、皇弟。视察到宁王李献那儿，见李献正挥汗用羯羊皮蒙鼓，案上放着一本翻开的《龟兹乐谱》。

玄宗皇帝看了后，非常高兴，说："天子的兄弟，正应当有这种雅好嘛！"又 汝阳王李琎，是宁王李献的长子。相貌妍美姿态清逸，诸

位王室子弟没有比他标致漂亮的，因此，有个小名叫花奴。唐玄宗特别钟爱他，亲自教授他打击羯鼓的技艺。这位王子以其聪敏的悟性，很快就领悟并掌握了这种技艺。因此每次伴随玄宗游玩赏景，玄宗都一刻也舍不得让他离开。汝阳王李琎，有一次头戴用碾磨发光的绢作的帽子击鼓，玄宗皇帝亲自采一朵红色槿花戴在他帽上。砑绢帽与槿花都很滑，不好戴，好久才戴上。汝阳王李琎再奏一曲《舞山香》，而帽上的槿花不掉下来。这是李琎项功过硬，击鼓时头不摇晃的结果。玄宗皇帝大喜，赏赐李琎金器，并笑着夸赞道："花奴姿质明洁莹丽，肌肤头发细腻光洁，不是人世间的常人，一定是上天贬下来的神仙吧。"宁王谦谨地一拜，向玄宗皇帝表示谢意，随后申斥李琎，示意他不要总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玄宗笑着说："大哥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多。阿瞒我就是相师。帝王之相，应当是英俊特异，超逸不群的气质，要不然，也须具备深沉包育的度量。花奴虽然秀俊过人，即全没有这些表象。因此，我对他没有什么猜忌的啊！何况，花奴又举止闲雅、脱俗，理应在公卿之间得到更多的赞誉呀！"宁王李献再次拜请玄宗，说："果然象皇上说的那样，我认输了。"玄宗说："就此一条，阿瞒我也输给大哥啦。"宁王又恭谨地拜谢玄宗。玄宗皇帝笑着说："阿瞒我赢的多啦！大哥总这样作揖拜谢，你会谢不过来的呀！"陪同玩赏的人都高兴地祝贺。唐玄宗性情豪迈俊逸，但是他一点也不喜欢琴。一次听到有人在宫内弹琴，未等弹完，玄宗即走过去大声呵斥操琴的人，说："我命令你出去。"并对随身太监说，"快快召来花奴为朕奏羯鼓，为朕解解这秽气。"

又 黄幡绰也通晓音律。一次，玄宗皇帝让人召黄幡绰，很长时间，黄幡绰还没到。玄宗大怒，不断地派人各处寻找黄幡绰，让将他抓回来。后来，黄幡绰回来了，来到殿侧，听到皇上正在一边击鼓一边创作一支鼓曲。他制止住传报的人不要报告皇上他回来了。过了少许，玄宗又问侍从："绰奴才回来没有？"黄幡绰又暗示不报。玄宗制作完这支鼓曲，又进行了改动。之后，重又击鼓奏曲。待皇上敲了三五十来声，黄幡绰才走入殿内报到。玄宗皇帝问："你从何处回来？"回答说："有个亲友出远门，我送到郊外长亭。"玄宗皇帝颔首不语。击鼓一曲完了，皇上说："你回来晚了些，我一向发怒必有人要受到处罚。方才，我边击鼓边思考：你这次供奉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吧。只有一天到宫外去，不应该不让他东走走，西看看啊。黄幡绰顿首拜谢。随侍的太监中有人相对窃窃私语并偷偷地笑。玄宗皇帝责问道："你们私下在说什么？"这两个太监如实地将黄幡绰已经回来好一会儿了直至听了一会儿皇上击鼓才进报的事情说了。玄宗皇帝问黄幡绰："你为什么这时才进报！"黄幡绰回答说："我回到侧殿时正赶上皇上发怒，和消解怒气的时候。这时我要进报，一定会出差错。"玄宗皇帝感到非常奇怪，又厉声问道："我心里的想法，有侍奉我的奴才怎能从我击鼓的声音中听出来呢？你现在再说说我在想什么呢？"黄幡绰走下台阶，面向北鞠躬，大声说道："皇上命令我掌管金鸡！"玄宗皇帝大笑作罢。

宋璟

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玄宗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瓮。（明抄本瓮作甕，下同）撚小碧上，掌下须有朋（去声）肯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一鼓也。且磉用石末花瓮，固是腰鼓。掌不（明抄本不作下）朋（去声）肯声，是以手指，非羯鼓明矣。"（第二鼓者。左以杖。右以手指。杖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璟又谓上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按此即羯鼓之能事。山峰取不动，雨点取其急。玄宗与璟兼善两鼓也，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汉震稍雅细焉。开府之家悉传之。东都留守郑叔明祖母，即开府之女。令尊贤里郑氏第有小楼，即宋夫人习鼓之所也。（出《羯鼓录》）

【译文】

宋璟，字开府，性情虽然耿介孤傲，也深爱声乐，尤其擅长敲击羯鼓。宋璟刚承玄宗皇帝的恩顾，官任当朝宰相，跟玄宗谈论有关鼓的事情时说道："或用青州石末，或用鲁山花瓮做的鼓，用手指轻轻扣点，手掌下须发出朋肯声，这才是汉震第一鼓。而且必须是作柱下石墩用过的石末花瓮。腰鼓与羯鼓的区别再于：一手用槌击鼓，一手用掌抚鼓面，感觉不到朋肯声，一定是腰鼓，而不是羯鼓。"宋璟又对玄宗皇帝说："头象青山峰，手如白雨点。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击奏羯鼓的能手。头如青山峰，是说击鼓人头不能动。手如白雨点，是说击鼓人击的急促如下雨。

唐玄宗和宋璟都善于击奏这两种鼓，而尤其偏爱羯鼓。认为羯鼓比汉震鼓较为雅细秀气。宋璟家世代相传都爱击鼓。东都洛阳留守郑明叔的祖母，就是宋璟家的女儿。现今，洛阳尊贤里郑家宅第里还有一座小楼，就是郑明叔这位祖母当年练习击鼓的地方啊！

李龟年

李龟年善羯鼓，玄宗问卿打多少杖。对曰："臣打五十杖讫。"上曰："汝殊未，我打却三竖柜也。"后数年，又闻打一竖柜，因锡一拂枚羯鼓卷。（出《传记》）

【译文】

李龟年善击羯鼓。一次玄宗皇帝问他："卿打折了多少鼓杖？"回答说："臣至今已打折了五十只鼓杖。"皇上说："你这还不算特用功夫。我已打折了三立柜啦！"数年后，听说玄宗皇帝又打折了一立柜鼓杖。因此，用铁铸一拂枚羯鼓卷。

曹王皋

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卷，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袢，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卷於柈心，以油注卷满，而油不浸漏，相盖契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卷，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先人在黔，得于高力士家。"众方深伏。（原阙出处，据本书卷二百三十一作出《羯鼓录》）

【译文】

曹王李皋有巧思，非常精通各种器具古玩。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一位暂居这里的有知识的人，带着二付制做羯鼓用的卷，请求通报求见。这位知识人将两副卷先打开给李皋的幕宾们看。看的人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卷，还用给节度使看啊！"这位知识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看了它们，一定会认出来的。"待到通报后，李皋见到了这两副卷，捧视很久，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能获逢最珍贵的宝物！"接着，指出这两副卷制做的钢硬均匀，是用钢铁精炼细卷而成的。在座的宾客点头称是，或心里不相信也不表现出来。李皋说： "诸位不一定相信。请取来食盘一用。"待食盘取来后，李皋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食盘，将两卷重叠置放在食盘上，让人将食油顷入卷中，直到注满为止。油一点也没有渗漏出来，是以证明卷与食盘相合得一点缝隙没有。李皋说："这两付羯鼓卷定然是开元、天宝年间，向朝廷供奉的御卷。不然没有这么高质量的好卷。"李皋问献卷的这位知识人："你这两付卷从哪里得到的？"献卷人回答说："我的先人在黔中，从当年玄宗皇帝的大太监高力士家得到的。"众位宾客幕僚这才佩服曹王李皋的眼力。

李琬

广德中，蜀客前双流县丞李琬者亦能之。调集至长安，居务本里。尝夜闻羯鼓，曲颇工妙。于月下步寻，至一小宅，门户极卑隘。叩门请谒，谓鼓工曰："君所击者，岂非耶婆色鸡乎？（一本作耶婆娑鸡）虽至精能，而无尾何也？"工大异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无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传此艺，尤能此曲。近者张儒入长安，其家流散，父没河西，此曲遂绝。今但按旧谱数本寻之，竟无结尾之声，因夜夜求之也。"琬曰："曲下意尽乎？"工曰："尽。"琬曰："意尽即曲尽。又何索焉？"工曰："奈声不尽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须以他曲解之，方可尽其声也。夫耶婆娑鸡当用屈柘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谐协，声意皆尽。（如柘枝用浑解，甘州用急了解之类也，明录本急了作吉子）工泣而谢之。即言于寺卿，奏为主簿。后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出《羯鼓录》）

【译文】

唐代宗广德年间，蜀人，前双流县丞李琬也能击奏羯鼓，朝庭将他上调到京都长安，住在务本里。有一天夜里，李琬忽闻羯鼓声，曲调非常工稳绝妙。于是踏月循声寻去，走到一幢小院，院门朽旧狭隘。叩门进入院内，对击鼓的人说："你击的曲子不是耶婆色鸡吗？虽然击奏得极准确，怎么没结尾呢？"击鼓的人大为吃惊，说："你一定也是个懂得音律的人。为什么没有结尾，我也不知道。我本是太常府里的一个工匠，击鼓这门技艺是祖父传给我们的。我特别能击刚才这首曲子。近来，因为张儒进入京都长安，我们全家流散，父亲失落在河西，这首曲子的曲谱也丢失了。现在我查找了几本旧曲谱，来找寻这曲鼓曲，竟然没有结尾的谱子。因此才夜夜击鼓寻索。"李琬问："曲子的意思尽没有哇？"击鼓人说："意已经尽了。"李琬说："意思尽了也就是曲子尽了。你又上哪找去呢？"击鼓人说："怎奈鼓声未尽啊！"李琬说："这话是啊。鼓曲中有这样的，须用它曲解，方能使鼓声结束。耶婆娑鸡这首鼓曲，当用屈柘急遍解，就可以了。"击鼓人象李琬教的那样再击奏一次，果然相谐合，声尽意也尽。击鼓人感激得流着眼泪向李琬致谢。第二天，立即报告太常府寺卿。太常寺卿听了击鼓人的报告后，向朝庭奏请让李琬任主簿，朝庭批准了。后来，李琬连续升迁到太常少卿宗正卿。

杜鸿渐

代宗朝，宰相杜鸿渐亦能羯鼓。永泰中为三（按羯鼓录三下有州字）副元帅西川节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一杖献鸿渐。鸿得之，示与众曰："此尤物也，当衣衾中收贮积时矣。"匠曰："某与脊沟中养者十年。"及出（出字原阙，据羯鼓录补）蜀至利州西界，望嘉驿路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会嘉陵江，颇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炎、杜悰（明抄本悰作亚。）辈登驿楼望江月。行酒宴语曰："今日出艰危猜迫，外即不辱命于朝廷，内即免中祸于微质。即保此安步，又瞰此殊境，安得不自贺乎。"遂命家僮取鼓与板笛，以所得杖奏数曲。四山猨鸟，皆惊飞噭走。从事悉异之曰："昔夔之搏拊，百兽舞庭，此岂远耶。"鸿渐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犹未臻妙，尚能及是。况至圣御天，（御天原作遇夫，据羯鼓录改）贤臣考乐，飞走之类，何有不感。"因言此有别墅近花岩阁，每遇风景清明，即时或登阁奏此。初见群羊牧于川下，忽数头踯躅不已，某不谓之以鼓然也。及止鼓亦止，复鼓之亦复然，遂以疾徐高下而节之，无不应之而变。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群羊侧，遂渐止声仰首，若有所听。少选，又复宛颈摇尾，亦从而变态。是知率舞固无难矣。近士林中无习之者，唯仆射韩皋善，亦不甚露。为鄂州节度使时，闻于黄鹤楼一两习而已。（出《羯鼓录》）

【译文】

唐代宗李豫当朝时，宰相杜鸿渐也能击奏羯鼓。永泰年间，杜鸿渐担任三州副元帅兼领西川节度使。到成都，太常少卿李琬为父母居丧时使用的丧杖还在蜀中老家，送给杜鸿渐一根。杜鸿渐得到后，拿出来给众位幕僚宾客观赏，说："这是很难得的东西啊。它大概在衣、被里存放多年了。"一木工说："我在脊沟中养了一根杖，养了十年了。"待到离开蜀地，到了利州西边边界，就可以看到嘉驿大道蜿蜒进入汉川了。又有一条江水流入嘉陵江中，此地山川很可以让人观赏。是夜，月夜皎洁，山川空蒙，杜鸿渐与从事杨炎、杜悰等人登上驿楼欣赏江月，边饮酒边说："现在，我们从艰难危险疑忌迫害里走出来。对国家来说，我们此去不会辜负朝廷对我们的希望，对我们个人来说，可以免除因为微小的过失而带来的祸患。既保证了我们的平安，今晚又能观赏到这么好的美景，我们怎么能不自我庆贺一下呢？"于是，命令随身仆僮取来羯鼓与檀板、笛子。杜鸿渐亲自用李琬家人送给他的丧杖制成的槌杖击鼓，演奏了几支鼓曲。四外山中的猨猱、鸟雀听到鼓声后，鸣叫着飞散奔跑。随同的从事都大为吃惊，说："只有古时候的夔旷击奏搏拊时，群兽在院中起舞。但这毕竟是很遥远的传说了。"杜鸿渐说："象我刚才在这儿只是稍稍用点力气，击奏出的鼓声还未达到完美的程度，就有这样的效果。何况象夔旷这样的乐圣击奏的是天乐，鸟兽听到乐声飞翔奔走舞蹈，这种事情是很可能会有的。"杜鸿渐又讲出一件事："这个地方有座别墅，它近旁有一座花岩阁，每当风清景明的时候，我登阁击奏羯鼓。当时，山坡下面散放着一群羊，忽然有几头羊来回不停地走动。我还没有想到这是羯鼓声使它们这样的。待看到羊停止不走了正是我停止不击鼓的时候；待我再击鼓，羊又跟着走动时，于是我忽疾忽缓、忽高忽低变化节奏地敲击羯鼓。再看山下走动的群羊都在跟着我的鼓声节奏地变化而变化。不一会儿，有两只狗从它的家门走出来吼叫了几声。等走到羊群旁边，渐渐不吼叫了，仰起脖颈似乎在听鼓声。又过了一会儿，这两只狗开始转动脖颈，摇摆尾巴，这不是随着鼓声蹈舞起来又是什么呢？近些年来，在知识人圈中很少有学习击奏羯鼓的人了。唯有仆射韩皋击得一手好羯鼓但他藏而不露，很少见他击过。只是在他任鄂州节度使时，听说在黄鹤楼上击奏过一二次而已。"

铜鼓

蛮夷之乐，有铜鼓焉。形如腰鼓，而一头有面，鼓面圆二尺许。面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来。炉铸之妙，实为奇巧。击之响亮，不下鸣鼍。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玉螺皆螺之白者，非琢玉所为也）即知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

【译文】

少数民族的乐器中，有铜鼓。铜鼓的形状很象腰鼓，一头有面，鼓面圆约二尺来的。鼓面与鼓身相连，全是用铜铸成。铜鼓身上都饰着花纹，有花、草、虫、鱼等各种动植物的形状。铜鼓通体上下薄厚均匀，约二分厚。可见它铸造得非常精妙奇巧。铜鼓敲击发出的声音异常响亮，就象鼍鸣。唐德宗贞元年间，骠国向朝庭进献乐器，其中有玉螺铜鼓一只。由此可以知道：南方少数民族的头领家中，都有这种铜鼓啊。

张直方

咸通末，幽州张直方贬龚州刺史。到任后，修葺州城，因掘土，得一铜鼓。满任，载以归京。到襄汉，以为无用之物，遂舍延寿庆院，用大木鱼悬于斋室。今见存焉。（并出《岭表录异》）

【译文】

唐懿宗咸通末年，幽州张直方被降职改任龚州刺史。他上任后，修整城墙，掘土时，挖出一面铜鼓。他任满后，带着这面铜鼓回到京城长安。途经襄汉认为这面铜鼓没有什么大用，于是舍给延寿庆寺院，用一根大绳将它悬挂在斋室中，直到今天还挂在那里。

郑续

僖宗朝，郑续镇番禺日，有林蔼者为高州太守。有牧儿因放牛，闻田中有蛤鸣，（蛤即虾蟆）牧童遂捕之。蛤跳入一穴，掘之深大，即蛮酋塚也。蛤乃无踪，穴中得一铜鼓。其色翠绿，土蚀数处损缺。其上隐起，多铸蛙鼍之状。疑其鸣哈，即鼓精也。遂状其缘由，纳于广帅，悬于武库，今尚存焉。（出《岭表录异》）

【译文】

唐僖宗临朝时，郑续镇守番禺期间，有个叫林蔼的人任高州太守。有一个牧童放牛时，听到田地中有蛤蟆鸣叫。这个牧童去捕捉，蛤蟆跳入一个洞穴，越掘越深越大，原来是一个当地少数民族头领的坟墓。蛤蟆已经逃得无影无踪，却见墓穴中一面铜鼓，颜色翠绿，有几处让土腐蚀得有些缺损。铜鼓上面凸着各种纹饰，多数都是金线蛙的形状。人们怀疑牧童见到的那个鸣叫的蛤蟆，就是鼓精啊。于是，将这面铜鼓交给郑续，并讲述了得鼓的经过。郑续将这面铜鼓悬挂在武器库内，到今天还存在。

琵琶

罗黑黑

太宗时，西国进一胡善弹琵琶，作一曲，琵琶弦拨倍粗。上每不欲番人胜中国，乃置酒高会，使罗黑黑隔帷听之，一遍而得。谓胡人曰："此曲吾宫人能之。"取大琵琶，遂于帷下。令黑黑弹之，不遗一字。胡人谓是宫女也，惊叹辞去。西国闻之，降者数十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时，西域国进献给朝廷一个胡人弹奏一手好琵琶，当场弹奏一曲。胡人的弦拨，比一般的琵琶粗一倍。太宗皇帝每次都不愿意胡人胜过国人，于是在宴请来朝见的这位胡使时，暗中将罗黑黑藏在隔帷后面，让她偷听这个胡人弹奏琵琶。当胡人弹奏完一遍后，唐太宗对胡使说："这只曲子，我宫中也有人能弹奏。"于是取过来大琵琶，放在帷幕下边，让罗黑黑当场弹奏刚才胡人弹奏的这支曲子，不漏一个音符。胡使问："皇上，弹奏琵琶的这位姑娘就是您的宫女吗！"惊叹着告辞。西域各族胡人听到这个事情后，立即有几十个国家归降了唐朝。

裴洛儿

贞观中，弹琵琶裴洛儿始废拨用手，今俗所谓抽琵琶是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弹琵琶的能手裴洛儿第一个停止使用弹拨而用手指来弹奏琵琶，就是现在人们说的抽琵琶。

杨妃

开元中，有中官白秀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献。其槽逻皆桫檀为之，温润如玉，光耀可鉴。有金缕红文，影成双凤。杨妃每抱是琵琶，奏于梨园。音韵凄清，飘如云外。而诸王贵主，自虢国以下，竞为贵妃琵琶弟子。每受曲毕，皆广有进献。（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宫中女官白秀贞出使蜀地归来，得到一只琵琶进献给杨妃。这只琵琶的槽逻是桫檀木作的，象美玉一样温润晶莹，光洁得可以当镜子照人。上面有金缕红纹，呈双凤图案。杨妃经常怀抱着这只琵琶在梨园弹奏。声音清丽凄宛，就象从云外飘来的似的。诸位王公公主，虢国夫人以下，争着作杨妃的弟子，跟她学习琵琶。杨妃每教授一支曲子，都能收到很多进献的礼品。

段师

古琵琶弦用鹍鸡筋。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古时候，用鹍鸡筋作琵琶弦。唐玄宗开元年间，段师能弹奏琵琶，改用皮弦。贺怀智用破拨的方法弹奏，不能奏成乐曲。

汉中王瑀

汉中王瑀见康昆仑弹琵琶，云琵声多，琶声（琶声二字原缺，据传载补）少，亦未可弹五十四弦大弦也。自下而上谓之琵，自上而下谓之琶。（出《传记》，明抄本作出《传载》）

【译文】

汉中王李瑀，观看康昆仑弹奏琵琶，说："你弹奏的琵音多，琶音少，也未弹五十四弦大弦啊。"自下而上弹拨叫琵，自上而下弹拨叫琶。

韦应物

韦应物为苏州刺史，有属官，因建中之乱，得国工康昆仑琴瑟琵琶。至是送官，表进入内。（出《国史补》）

【译文】

韦应物在苏州任刺史时，有一位下属，在建中之乱中得到国手康昆仑的琴、瑟、琵琶。后来送交官府，韦应物为他向朝廷进表，送入皇宫大内。

宋沇

宋开府孙沇有音律之学。贞元中，进乐书二卷，德宗览而嘉焉。又知是璟之孙，遂召赐对坐，与论音乐，喜。数日，又召至宣徽，张乐使观焉。曰："有舛误乖滥，悉可言之。"沇曰："容臣与乐官商榷讲论，具状条奏。"上使宣徽使教坊与乐官参议。数日然后奏进，乐工多言沇不解声律，不审节拍，兼又瞆疾，不可议乐。上颇异之，又宣召见。对曰："臣年老多疾，耳实失聪。若迨于音律，不至无业。"上又使作乐，曲罢，问其得失，承禀舒迟，众工多笑之。沇顾笑，忿怒作色，奏曰："曲虽妙，其间有不可者。"上惊问之，即指一琵琶云："此人大逆戕忍，不日间即抵法，不宜在至尊前。"又指一笙云：此人神魂已游墟墓，不可更令供奉。"上大骇焉，令主者潜伺察之。既而琵琶者为同侪告讦，称其六七年前，其父自缢，不得端由。即今按鞠，遂伏罪。笙者乃忧恐不食，旬日而卒。上转加钦重，面赐章服，累召对。每令察乐，乐工悉惴恐胁息，不敢正视。沇懼罹祸，辞病而退。（出《羯鼓录》）

【译文】

宰相宋璟的孙子宋沇对音律学很有造诣。唐德宗贞元年间，宋沇进献乐书二卷，唐德中读后很是赞赏。又得知宋沇即是宋璟的孙子，于是诏见宋沇进宫坐在对面，跟他谈论音律，谈得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德宗皇帝又召见宋沇到宣微院，让乐工们奏乐给他听。说："有错误不符合音律的地方，你尽可以说出来。"宋沇说："请允许臣与乐工们商讨议论后，列出条条来给您看。"德宗皇帝听了后，指派宣微院和宫内教坊的乐官参加讨论。几天以后，一些参加讨论的乐官进奏德宗，说宋沇并不懂得乐理，不通晓节拍，他还有眼疾。因此，不能用这样的人评论音律。德宗皇帝感到诧异，又召见宋沇询问。宋沇回答说："臣我的确年老多病，耳朵也确实聋了。但是在评论音律方面，我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德宗皇帝又让乐工们演奏，一曲终了，询问宋沇："这次他们演奏得有什么长处与错误的地方？"宋沇好半天也没有说出子午卯酉来。在坐的乐工有很多人都讥笑宋沇。宋沇看到乐工们讥笑他，立刻怒容满面，回答德宗皇帝说："演奏得虽然很精彩，但是演奏的乐工中间有不适合再在这儿干下去的人。"德宗皇帝惊异地问："都是哪些人？"宋沇即指着一个演奏琵琶的乐工说："这个人犯下了大逆不道的罪刑，不久就会受到法律制裁的。因此，不适宜在皇上面前演奏。"又指一个吹笙的人，说："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出窍了，现在正在一片墓地上闲游。这样的人更不能侍奉在皇上身边。"德宗皇帝听了后，大为震骇。命令主管人暗中察看这两个人。过了没多久，弹奏琵琶的那个乐工，同事告发他在六七年前，他父亲无缘无故就上吊死了，如今已被拘捕，并已认罪伏法。那个吹笙的乐工整天忧愁不吃饭，过了十多天果然死了。德宗皇帝更加敬重宋沇，当面赐与他赤、白相间，绣有日、月、星、辰的礼服。并屡次召见宋沉跟皇上对坐。每次让宋沇审察演奏，乐工们都惴惴不安，敛声屏气，不敢正视宋沇。宋沇看到这种情形，怕遭至祸患，于是借着身体有病为由，引退了。

皇甫直

蜀将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尤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切调蕤宾，夜复鸣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跳，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泥，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蜀将皇甫直善于识别音律。他敲击陶器，便能判断出这件陶器是哪年哪月烧制的。他尤其喜爱弹奏琵琶。唐宪宗元和年间，皇甫直谱写了一支曲子，乘凉时，在水塘旁边弹奏。本来曲子用的是黄钟阳律，弹奏出来的琴声却入到蕤宾阳律去了。他调弦，再三弹奏，发出的乐音还是蕤宾。皇甫直特别疑惑不解，心中暗自认为：这恐怕是不祥的征兆啊。隔了一天，皇甫直又在池塘旁边弹奏这支曲子，声音跟前天一样。他试着在别处弹奏，就又是黄钟阳律。皇甫直急于调去蕤宾，当天夜晚又在池塘边调试不停。忽然觉得靠近岸边的水波在涌动，有个东西激扑着水波象鱼在水中跳跃。待到他松下琴弦就没有声息了。于是，皇甫直召集庄客从池塘里往外车水。将池塘的水车干了又挖泥，折腾了好几天，在塘泥下面深有一丈的地方，挖到一片铁。这片铁，原来是一只古代磬类乐器中，名为"方响"的蕤宾铁。

王沂

王沂者平生不解弦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数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调》，一名《胡瓜苑》。人不识闻，听之者莫不流泪。其妹请学之，乃教数声，须臾总忘，不复成曲。（出《朝野佥载》）

【译文】

有个叫王沂的人，从打生下来到现在也没接触过弦、管等乐器。忽然有一天他在白天睡觉，一直睡到天黑透了，才醒过来。立即让人拿过琵琶来弹奏，一气弹了好几支曲子。一支曲子名叫《雀啅蛇》，一支曲子叫《胡王调》，一支曲子叫《胡瓜苑》。人们都没有听到过，从来不知道有这些曲子。但是听过王沂弹这些曲子的人，都被感染得不断流泪。王沂的妹妹要跟他学习弹奏这些曲子，他教弹数声，不一会又都忘了，再也弹不成曲子了。

关别驾

昭宗末，京都名娼妓儿，皆为强诸侯所有。供奉弹琵琶乐工，号关别驾。小红者，小名也。梁太祖（祖原作宗，据明抄本改）求之，既至，谓曰："尔解弹手（明抄本手作羊）不采桑乎。"关俛而奏之。及出，又为亲近者，俾其弹而饮酒。由是失意，不久而殂。复有琵琶石潨者号石司马，自言早为相国令狐绹见赏，俾与诸子涣、沨、连水边作名。乱后入蜀，不隶乐籍，多游诸大官家，皆以宾客待之。一日会军校数员，饮酒作欢，石潨以胡琴在坐非知因者，喧哗语笑，殊不倾听。潨乃扑檀槽而诟曰："某曾为中朝宰相供奉，今日与健儿弹而不我听，何其苦哉。"于时识者叹讶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李晔末年。京都长安的一些有名的娼妓、歌妓，都让势力强大的诸侯们霸占去了。凭着善弹琵琶而侍奉皇上的一位女乐工，雅号关别驾，小名叫小红。后来成为梁太祖的朱温盘踞长安时，召见关别驾。关别贺赶到朱温那里，朱温说："你这双弹奏琵琶的手不能采桑吧。"关别驾殷勤恭谨地为朱温弹奏一曲。出来后，朱温又让关别驾给他的亲信僚属弹奏，并让她陪着饮酒。关别驾从此心绪抑郁，不久就死去了。还有一位叫石潨的弹琵琶能手，外号石司马。他自己说早年曾被宰相令狐绹所赏识，让他跟他的几个儿子令狐涣、令狐沨等，在连水边举行乐会。石潨在安史之安后来蜀中，没有加入官办的乐团，经常奔走在达官贵人家，都待他象宾客一样。一天，石潨跟几位军校一块儿饮酒作乐。石潨给在位的军校弹奏一曲琵琶，却没有人用心欣赏。满座的军校喧哗笑闹，没有一个人在听他弹奏。石潨用手指疾拂一下架弦的槽格，大声肆骂这些军校们说："我曾经在朝中宰相令狐绹府上作过供奉，今天老子高兴了，给你们这些臭当兵的弹奏一曲却没有人听。唉，可怜我这个名传京城的弹奏琵琶的国手哟！"当时，在座饮酒中认识石潨的人，没有不为他的遭遇而惊讶叹息的。

王氏女

王蜀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女适荆南高从诲之子保节。未行前，暂寄羽服。性聪敏，善弹琵琶。因梦异人，频授乐曲。所授之人，其形或道或俗，其衣或紫或黄。有一夕而传数曲，有一听而便记者。其声清越，与常异，类于仙家《紫云》之亚也。乃曰，此曲谱请元昆制序，刊石于甲寅之方。其兄即荆南推官王少监贞范也，为制序刊石。所传曲，有《道调宫》、《王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独指泛清商》、《好仙商》、《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凤吟羽》、《背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其曲名一同人世，有《凉州》、《伊州》、《胡渭州》、《甘州》、《缘腰》、《莫靼》、《项（明抄本项作顷。疑当作倾）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之属，凡二百以上曲。所异者，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胡琴不弹徵调也。王适高氏，数年而亡，得非谪坠之人乎。孙光宪子妇（妇原作父。据明抄本改）即王氏之侄也，记得一两曲，尝闻弹之，亦异事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建父子统治蜀中时，黔南节度使王保义，有个女儿嫁给荆南高从诲的儿子高保节。未嫁到荆南前，暂时身着道服。这位姑娘秉性聪慧，弹一手好琵琶。王氏女在穿道服期间，梦见有异人频频向她传授乐曲。传授她乐曲的人，从形貌上看，有的是道士，有的是俗人。他们穿的衣裳有的是紫色，有的是黄色。有时一个夜晚传授她好几支乐曲，有的乐曲听一遍就能记住。这些乐曲，都声音清丽，超凡脱俗，跟平常的乐曲不一样，有点象仙家《紫云》一类的乐曲。这些人还告诉王氏女，说："这些曲谱请元昆作序，刊刻在甲寅方向的石上。王氏女的兄长就是荆南推官少监王贞范，是他给这些乐曲作序刻石的。传授给王氏女的乐曲宫调有《道调宫》、《王宸宫》、《夷则宫》、《神林宫》、《蕤宾宫》、《无射宫》、《玄宗宫》、《黄钟宫》、《散水宫》、《仲吕宫》。商调有《独指泛清商》、《好仙药》、《侧商》、《红绡商》、《凤抹商》、《玉仙商》、角调有《双调角》、《醉吟角》《大吕角》、《南吕角》、《中吕角》、《高大殖角》、《蕤宾角》。羽调有《凤吟羽》、《北风香》、《背南羽》、《背平羽》、《应圣羽》、《玉宫羽》、《玉宸羽》、《风香调》、《大吕调》。它的曲名同人世间的曲名相同。有《凉州》、《伊州》、《胡州》、《甘州》、《缘腰》、《莫靼》、《项盆乐》、《安公子》、《水牯子》、《阿滥泛》等，共二百余支曲子。所不同的是，征调中有《湘妃怨》、《哭颜回》。当时琵琶、忽雷等胡人乐器，一般不弹奏徵调。王氏女嫁到高家后，过了几年就去世了。这位王氏女，大概是因为触犯了天条而被贬降到人间的仙人吧。后人孙光宪儿子的妻子，就是王氏女的侄女。她也曾记得这些曲子中的一两首，曾有人听她弹奏过。这也是一件奇异的事情啊！

五弦

赵辟

赵辟弹五弦，人或问（或问原作闻无，据明抄本改）其术，辟曰："吾之于五弦也，始则神遇之，终则天随之。方吾浩然，眼如耳，目如鼻，不知五弦为辟，辟之为五弦也。"（出《国史补》）

【译文】

赵辟这个人能弹奏五弦琴。有人向他求教弹奏五弦琴的方法。赵辟回答说："我弹五弦琴，开始时是神人在梦中传授给我的，能发展到什么程度则随天意啊。我就象在浩淼无边的空濛中，眼象耳、目象鼻，不知道五弦琴就是我赵辟呢，还是我赵辟就是五弦琴啊！

箜篌

徐月华

魏高杨王雍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为明妃出塞之声。有田僧起能吹笳、为《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每临敌，令僧起为《壮士声》，遂单马入阵。（出《酉阳杂俎》）

【译文】

魏时，高杨王雍，有美人徐月华能弹卧箜篌，弹的曲子是《明妃出塞》。还有一个僧人名叫田起，能吹胡笳。他吹的曲子是《壮士歌》、《项羽吟》。将军崔延伯出师征战，每与敌对阵时，都命令僧人田起吹奏《壮士歌》。在这曲胡笳的伴奏声中，崔延伯持戈单人匹马跃入敌阵。

卷第二百六　　书一

古文　大篆　籀文　小篆　八分　隶书　章草　行书　飞白　草书　汲冢书

李斯　萧何　蔡邕　崔瑗　张芝　张昶　刘德升　师宜官　梁鹄　左伯 胡昭　钟繇

钟会　韦诞

古文

按古文者，黄帝史苍颉所造也。颉首有四目，通于神明。仰观奎星圜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之象，博采众美，合而为字，是曰古文。《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颉仿象是也。"（出《书断》）

【译文】

按：上古文字，是黄帝的史官苍颉创造的。苍颉头上长着四只眼睛，能通神明。抬头可以观看到奎星环曲的形状，俯身可以察看到龟甲上的纹理、鸟走过的足迹。他广泛地采集世上众生的图象，美纹，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就创造出来了文字，被后人称作"上古文字"。《孝经》援引《神契》上的记载说："奎星掌管文字辞章，苍颉模仿各种图象才创造出来文字。

大篆

按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变古文，或同或异，谓之篆。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三曰篆书。八体书法，一曰大篆。又《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并此也。以此官制之，用以教授，谓之史书，凡九千字。（出《书断》）

【译文】

按：大篆，相传是周宣王的太史官籀创造出来的。有人说："太史官籀（按：周时史官在殿柱下面侍立，因称柱下史。）首次改变上古文，字，有同有异，被称为篆。篆，传的意思。传播它的道理、规律，可以推及到无穷无尽的事物中去。甄酆审定六书，第三就是篆书。八体书法，第一就是大篆。又见《汉·艺文志》、《史籀》十五篇，都是这么解释的。根据这些、官府统一制定成册，用它来教授人，称为《史书》，一共收进去九千字。

籀文

周太史史籀所作也，与古文大篆小异，后人以名称书，谓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体异。甄酆定六书，二曰奇字是也。（出《书断》）

【译文】

籀文，相传是周朝的太史官史籀创造的。与古文、大篆小有差异。后来的人用史籀的名字称呼它，就叫它"籀文"。《七略》上记载说：《史籀》，周朝时候史官教学儿童的书，与在孔子家墙壁夹层内发现的古文字体不一样。甄酆审定六书时，第二种叫"奇字"的，就是籀文。

小篆

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损大篆，异同籀文，谓之小篆。亦曰秦篆。（出《书断》）

【译文】

小篆，是秦国的丞相李斯创造的。李斯在大篆、籀文的基础上，对原有文字进行了改造，增补。或增或减，或保留相同的，或将它有所变化，创作出一种新型的文字，叫"小篆"，又叫"秦篆"。

八分

按八分者，秦时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王愔云："王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始皇得次仲文，简略，赴急疾之用。甚喜。遣使召之，三征不至。始皇大怒，制槛车送之，於道化为大鸟飞去。（出《书断》）

【译文】

按：八分，是秦朝时上谷人王次仲创造的。王愔说："王次仲在古文字的范围内，改造字形，去掉难写难识的笔划波势而成。"汉章帝建初年间，又将隶草改作楷书，字形八分见方，称为标准楷书。始皇帝得到王次仲改革后的文字，见其字形简略，紧急时用它来书写，很是方便。特别高兴。派使臣召见王次仲，三次召见王次仲都不到。始皇帝大怒，命手下人将王次仲逮捕，用槛车押到咸阳。途中，王次仲化作一只大鸟展翅飞去。

隶书

按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为县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烦多，篆字难成，乃用隶字。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出《书断》）

【译文】

按：隶书，是秦时下邽人程邈所创造。程邈，字元岑，起初任县令，获罪，始皇帝将他囚禁在云阳监狱中。程邈在狱中集中精力，花费十年的时间研究文字。他将小篆字形由圆缩成狭方，创造出隶书三千字，上奏始皇帝。始皇认为改造的比较好，起用程邈为御史。又因为当时的秦国奏事烦多，篆书难写而改用隶书。因程邈坐过牢狱，故此称他创作的这种文字叫"隶书"。

章草

按章草，汉黄门令史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云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元帝（帝原作章，据明抄本改）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出《书断》）

【译文】

按：章草，是汉朝黄门令史史游创造的。卫恒、李诞说："汉初就有草书，不知道首创的人是谁？"萧子良说："章草，是汉齐相杜操，首先改用藁法书写的。"萧子良的这种说法不正确。王愔说："汉元帝时，黄门令史史游一次书写的一篇紧急的奏章，不按隶书一笔一划的方体书写，而是急促草率地写出来。"汉朝人性情简惰，于是章草这种书法渐渐流行起来。

行书

按行书者，后汉隶川刘德升所造也。行书即正书之小变，（变原作伪，据明抄本改）务从简易，相闻流行，故谓之行书。王（王原作云，据明抄本改）愔云："晋世以来，工书者多以行书著名。钟元常善行书是也。尔后王羲之、王献之，并造其极焉。"（出《书断》）

【译文】

按：行书，是后汉隶川刘德升创造的。行书即正楷稍稍有些变化，着眼在简便容易。这种书法出来后，人们相互传递，很快流行开了。王愔说："晋朝以来，习练书法的人多数以行书闻名。钟元常就擅长行书。后来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同时达到行书的极至啊！"

飞白

按飞白者，后汉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隐、王愔并云："飞白变楷制也。本是宫殿题署，势既劲，文字宜轻微不满，名为飞白。"王僧虔云："飞白、八分之轻者。邕在鸿都门，见匠人施垩帚，遂创意焉。（出《书断》）

【译文】

按：飞白，是后汉左中郎蔡邕创造的。王隐、王愔说："飞白是由楷体变化而来的。原来是为宫殿题写匾额用的，笔势遒劲，字形轻微不满、名叫'飞白'。"王僧虔说："飞白，八分字轻书而成。李邕在鸿都门，见匠人用蘸着白粉土的扫帚刷写匾额而受到启发创造出来的。"

草书

按草书者，后汉征士张伯英所造也。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羽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难，不能救急，遂作赴急之书，盖今之草书是也。"（出《书断》）

【译文】

按：草书，是后汉隐士张伯英创造的。梁武帝《草书状》说："蔡邕讲，从前秦朝时候，诸侯纷纷割据一方，互相争夺势力范围，因此战事频繁，插着羽毛的檄文急相传递，望着烽火台上烽烟的指示，信使骑着驿马急驰。这样，认为隶书难写，不能救急，于是草书赴急，就是现今的草书。"

汲冢书

汲冢书，盖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耕人，于古冢中得之。竹简漆书科斗文字，杂写经史，与今本校验，多有异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出《春秋后序》《文选》中注。）（出《尚书故实》）

【译文】

汲冢书，是魏安厘王时，卫郡汲县的一个农夫，从一座古墓中得到的。蘸漆书在竹简上面，字形象蝌蚪，杂写经史，与现今的版本校验，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也有很多地方相同。这个农夫叫彪淮。

李斯

秦丞相李斯曰："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能译。今删略繁者，取其合体，参为小篆。"斯善书，自赵高以下，咸见伏焉。刻诸名山，碑玺铜人，并斯之笔。书秦望纪功石，乃曰："吾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替吾迹焉。"（出蒙恬《笔经》）斯妙篆，始省改之为小篆，著（著原作者，据明抄本改）《苍颉篇》七章。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醨。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为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其实者籀、斯。始皇以和氏之壁，琢而为玺，令斯书其文。今泰山峄山及秦望等碑，并其遗迹。亦谓传国之伟宝，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李斯书，知（明抄本知作如）为冠盖，不易施乎。（出《书评》并出《书断》）

【译文】

秦丞相李斯说："上古时期创造出大篆，很是流行，但是这种文字距离现在太古远了，很多人都不能认识它们。今人对大篆进行了整理、改造、删去笔划结构繁芜的，保留下来合理的，参照着创造出来小篆这种文字。"李斯擅长书法。自宰相赵高往下，都佩服他。他的字刻在各个名山上。碑古、印玺、铜人上刻字，也都出自李斯的手笔。李斯曾书刻秦望纪功石，说："我死后五百三十年，当有一人代替我的手迹。"李斯知道大篆的精微，才晓得怎样将它改造成小篆，著有《苍颉篇》七章。虽然，古代帝王都研究文字，最终还是用文字的使用取代了对文字的研究，这样，对文字的研究与改造也渐渐淡薄了。上古时期三皇结绳记事，中古时期五帝画形为书，下古时期三王肉刑。这些，都让李斯在改造文字时作比较、参考。古文字是上古时期的文字。大篆是中古时期的文字。小篆是下古时期的文字。三古时期的文字是实。草隶是华。将文字的华美发展到极至的是晋时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而精心研究、深入探讨得文字的实质与精髓的，是史籀与李斯。始皇帝用和氏璧琢成帝王之印--玉玺，命令李斯刻石为文记载这件事情。今天尚在的泰山、峄山以及秦望等碑，都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也成为了传世的国宝，百世后人书法的楷模。李斯小篆字形出神入化，大篆结构精妙无比。李斯的书法可以说是历代书法的魁首，却不容易学习、仿效。

萧何

前汉萧何善篆籀。为前殿成，覃思三月，以题其额。观者如流，何使秃笔书。（出羊欣《笔阵图》）

【译文】

前汉时的萧何擅长书写大篆。前殿建成后，慎思了三个月，为的是给它题书匾额。书成后，来观看题书的人如流水。萧何是使用秃笔题写的匾额。

蔡邕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仪容奇伟，笃孝博学，能画善音，明天文术数。工书，篆隶绝世。尤得八分之精微，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今古。又剏造飞白，妙有绝伦。伯喈八分飞白入神，大篆小篆隶书入妙。女琰甚贤，亦工书。伯喈入嵩山学书，于石室内得一素书，八角垂芒，篆写李斯并史籀用笔势。伯喈得之，不食三时，乃大叫喜欢，若对数十人。伯喈因读诵三年，便妙达其旨。伯喈自书五经于太学，观者如市。（出羊欣《笔法》）蔡邕书，骨气风透，精爽入神。（出袁昂《书评》并出《书断》）

【译文】

后汉蔡邕字伯喈，陈留人，身材高大伟岸，相貌英俊不凡，而且非常孝顺，知识渊博。既能绘画又通晓音律。天文术数无所不通，而且写一笔好字。他的篆书、隶书，可称得上是绝世之作。蔡邕尤其善于书写八分字，字形结构多变化，深得其中的灵妙。古往今来，没有人能超过他。蔡邕又创造了飞白字体，精妙绝伦。他书写的八分飞白出神入化，大、小篆书达到神妙的境界。蔡邕有个女儿叫蔡琰，很是贤慧，也会书法。蔡邕去嵩山学习书法，在一个石室里得到素书一部，八角放光，用篆书记载着李斯、史籀书法用笔的态式、构造。蔡邕得到这部书后，高兴得一天没吃饭，大喊大叫，象面对着许多人似的。蔡邕将这部书研读了三年，深得书中的精奥，使他的书法达到极高的造诣。蔡邕亲手书写《五经》，放在太学中，去观赏的人象集市上的人一样多。蔡邕的书法，风骨不凡，气韻灵动，超凡脱俗，是神妙的艺术品。

崔瑗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曾祖蒙，父骃。子玉官至济北相，文章盖世，善章草书。师于杜度，媚趣过之，点画精微，神变无碍，利金百练，美玉天姿，可谓冰寒于水也。袁昂云："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隐谓之"草贤"，章草入神，小篆入妙。（出《书断》）

【译文】

崔瑗字子玉，安平人。他曾祖叫崔蒙，父亲叫崔骃。崔瑗为官一直升任到济北的宰相。他写的文章举世闻名。尤其写一手好草书。崔瑗的草书师于杜度，笔划精微，善于变化，象金子经过百炼，如美玉丽姿天成，造诣超过他的老师杜度，只是过于追求媚俗，有些浮华。袁昂说："崔瑗的书法象高峰阻日、孤松一枝，鹤立群峰之首。"王隐称崔瑗为"草贤"，说他章草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小篆臻于妙境极至。

张芝

张芝字伯英，性好书。凡家之衣帛，皆书而后练。尤善章草，又善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又云，"崔氏之肉。张氏之骨。"其章草急就章字，皆一笔而成。伯英章草行入神，隶书入妙。（出《书断》）伯英书，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出袁昂《书评》）

【译文】

张芝字伯英，生性就热爱书法。他家里做衣服用的布帛，都先用来练习书法然后再蒸蒸洗染。张芝擅长写隶书，尤其擅长写章草。韦仲将称他为"草圣"，说"崔肉张骨"称赞张芝草书风骨的不凡。张芝书写章草已达极至，出神入化。他急着写章草时可以一笔书个"章"字。他的隶书也功夫到家，达到神妙的程度。张芝的书法，如同汉武帝爱好道家，已达到空灵欲仙的程度。

张昶

张昶字文舒，伯英季弟。为黄门侍郎，尤善章草。书类伯英，时人谓之"亚圣"。文舒章草入神，八分入妙，隶入能。（出《书断》）

【译文】

张昶字文舒，是张芝的三弟。官任黄门侍郎，尤其擅长书写章草。他书法的风格跟张芝相近，当时人称他为"亚圣"。张昶章草和八分的功夫已达神妙的境界。他还能书隶书。

刘德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世以造行书擅名。即以草剏，亦甚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胡昭、钟繇，并师其法。世谓钟繇善行狎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钟书体瘦，亦各有君嗣之美也。（出《书断》）

【译文】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人，汉末桓帝、灵帝时代，因创造行书字体而闻名。虽然是刚刚开始创造的一种字体，也很漂亮。书法风流婉约，是当时仅有的一家。胡昭、钟繇的书法，都师法于刘德升。世上人说："钟繇善行狎书，就是这个缘故。而胡书字体肥，钟书字体瘦，他们都从刘德升的书法里汲取了长处。

师宜官

师宜官，南阳人。灵帝好书，征天下工书于鸿都门者数百人。八分称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能而性嗜酒，或时空至酒家，因书其壁以售之，观者云集。酤酒多售，则铲灭之。后为袁术将钜鹿耿球碑。术所立，宜官书也。（出《书断》）

宜官书，如鵰翅未息，翩翩自逝。（出袁昂《书评》）

【译文】

师宜官，南阳人。汉灵帝喜爱书法，征召天下善书法的人集于鸿都门，约几百人。这些人中，师宜官的八分书法是最好的。大的，一个字的直径长丈；小的，在寸方的一片竹简上，可书写一千个字。师宜官恃才傲物、好饮酒。有时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墙壁上书字出售，招来许多人围观。若卖给他酒，可以多出售给你几个字。否则就铲掉墙上的字。后来，为袁术制作钜鹿耿球碑。袁术立的碑，师宜官书写的文字。

师宜官的书法，如鹍鹏展翅未收，凌空而降，翩翩落下。

梁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好书，受法于师宜官。以善八分书知名，举孝廉为郎，亦在鸿都门下，迁选部郎。灵帝重之。魏武甚爱其书，常悬帐中，又以钉壁，以为胜宜官也。于时邯郸淳亦得次仲法，淳宜为小字，鹄宜为大字，不如鹄之用笔尽势也。（出《书断》）

【译文】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人，少年时就爱好书法，拜师宜官为老师。梁鹄因为擅长书写八分而闻名，被举荐为孝廉也被汉灵帝召在鸿都门下任侍郎升任选部郎。汉灵帝很看重梁鹄。魏武帝曹操也非常喜爱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条幅用钉钉在墙上，或悬挂帐中。曹操认为梁鹄的书法胜过他的老师师宜官。当时，邯郸淳也学得王次仲的八分书法。邯郸淳擅长写小字，梁鹄擅长写大字。邯郸淳运笔不如梁鹄有气势。

左伯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工八分，名与毛弘等列，小异于邯郸淳。已擅名汉末，又甚能作纸。汉兴，有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故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云："子邑之纸，妍妙辉光；仲将之墨，一点如漆；伯英之笔，穷声尽思。"妙物远矣，邈不可追。（出《书断》）

【译文】

左伯，字子邑，东莱人，特别擅长书写八分，名声与毛弘并列，稍逊于邯郸淳，东汉末叶名声鹊起，又能在纸上书写。秦灭汉兴，有纸代替竹、木简书写。到汉和帝时，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技术，此后制出的纸更适于书写了。左子邑进一步发展了蔡伦的造纸技术。萧子良答王僧虔书上说："左子邑制的纸，美妙有光。韦仲将制作的墨，在这种纸上书写，墨黑如漆；张伯英制作的笔，在这种纸上书写，尽意穷声，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绝妙的好纸离现在太久远了，久远得没法得到它。

胡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而博学，不慕荣利。有夷、皓之节，甚能籀书，真行又妙。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钟瘦，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羊欣云："胡昭得张芝骨，索靖得其肉，韦诞得其筋。"张华云："胡昭善隶书，茂先与荀勖共整理记籍。又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可谓宿士矣。"（出《书断》）

【译文】

胡昭，字孔明，颍川人，少年时就学识广博。胡昭不追求名利，不爱虚荣，有齐叔、伯夷与商山四皓的气节。他能书籀文，尤其擅长书写真行。卫恒评论说："胡昭与钟繇都拜刘德升为老师，都擅长书写草行。然而胡昭书法体肥，钟繇书法体瘦。二人留下的墨迹，都堪称后人效仿的楷模。"羊欣评论说："胡昭字得到张芝书法的风骨，索靖字得到张芝的形态，韦诞字得到张芝书法的结构筋脉。"张华评论说："胡昭擅长书写隶书。茂先和荀勖共同整理胡昭书写过的笔记、典籍。又专开书法这门功课，招收弟子教授他们。让这些弟子师法钟繇，胡昭的书法。由此看来，胡昭堪称一代名士。"

钟繇

魏钟繇字元常。少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遂与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议用笔。繇乃问"蔡伯喈笔法"于韦诞，诞惜不与。乃自槌胸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遂得之，由是繇笔更妙。繇精思学书，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书象之，繇善三色书，最妙者八分。（出羊欣《笔阵图》）

繇尤善书（明抄本无书字）於曹喜、蔡邕、刘德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人于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其行书，则羲之、献之之亚。草书则卫索之下。八分则有魏受禅碑，称此为最也。太和四年薨，迨八十矣。（矣原作年，据明抄本改）元常隶行入神，草八分入妙。（出《书断》）钟书有十二种，意外巧妙，实亦多奇。（出袁昂《书评》）

【译文】

魏时人钟繇，字元常。小时候跟随刘胜去抱犊山，学习三年书法。钟繇常跟魏太祖，邯郸淳、韦诞等人一起谈论书法。一次，钟繇向韦诞借《蔡伯喈笔法》看看，韦诞没有借给他。钟繇生气捶胸，口吐鲜血。魏太祖取出五粒灵丹让他服下，救了他一条性命。韦诞死后，钟繇命人盗掘他的坟墓，终于得到了这部《蔡伯喈笔法》。从此，钟繇的书法日见长益，更趋精妙。钟繇全神贯注地研习书法，有时躺在床上用指书写，常常将盖在身上的被子穿破。有时上厕所，竟然忘记出来。他看到各种物件都想到书法，试图将它们书写，描画下来。

钟繇特别善于模仿曹喜，蔡邕、刘德升的书法。他的真书。可称绝世佳品。刚柔兼备，点划之间，往往书出神来之笔。可以说是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自秦汉以来的的诸位书家，没有超过他的。就是古时候的一些帝王实施好的政治，给人间送去爱与关怀，广结人心，象钟繇这样的书法名家也出现的不多。这都是奉行德行的结果啊！钟繇的行书稍逊王羲之、王献之。他的草书位列卫诞、索靖之下。论到他的八分书，前有魏武帝的泰山受禅碑。因此，钟繇在书法中造诣最高的还是真书。钟繇死于魏明帝太和四年，享年八十岁。钟繇隶书、行书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八分草书也至臻妙品。现存有钟繇遗留下来的书法珍品十二种，神笔巧运，奇品常见。

钟会

钟会字士季，元常子。善书，有父风。稍备筋骨，美兼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亦所谓"剑则干将镆铘焉。"会尝诈为荀勖书，就勖母钟夫人取宝剑。兄弟以千万造宅，未移居。勖乃潜画元常形象，会兄弟入见，便大感恸。勖书亦会之类也，会隶行草章草并入妙。（出《书断》）

【译文】

钟会，字士季，钟繇的儿子，擅长书法。钟会的书法继下父亲钟繇书法的风格，追求字形的结构，行书、草书都很漂亮，尤工隶书。他的书法风格，笔法飘逸，气势酣畅，字如其人有凌云之志。即如人们常说："铸剑就要铸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一次，钟会伪称自己的墨迹为荀勖写的，两位表兄弟发生争执，就到荀勖母亲钟夫人那儿取剑欲动武，两个人闹得想分居另过。但是考虑建造一栋住宅得用去千万吊钱，就未移居。荀勖悄悄画舅父钟繇的画像，钟会发现了，很受感动，表兄弟又言归于好。荀勖的书法也是钟家的风格。钟会的书法行草，章草都很漂亮，是神妙的艺术品。

韦诞

魏韦诞字仲将，京兆人，太仆之子，官至侍中。伏膺于张伯英，兼邯郸淳之法。诸书并善，题署尤精。明帝凌云台初成，令仲将题榜。高下异好，宜就点正之。因危惧，以戒子孙，无为大字楷法。袁昂云："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云："京兆韦诞、诞子熊、颍川钟繇、繇子会、并善隶书。"初、青龙中，洛阳许邺三都，宫观始就。诏令仲将大为题署，以为永制。给御笔墨，皆不任用。因奏："蔡邕自矜能书，兼斯、喜之法，非绔素不妄下笔。夫欲善其事，必利其器。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者，又得臣手，然后可以逞径丈之势，方寸千言。然草迹之妙，亚乎索靖也。"嘉平五年卒，年七十五。仲将八分、隶书、章草、飞白入妙，小篆入能。兄康字元将。工书。子熊字少李（明抄本李作季。）亦善书。时人云，名父之子，克有二事。世所美焉。（出《书断》）

又云，魏明帝凌云台成，误先订榜，未题署。以笼成诞，辘轳长絙引上，使就榜题。去地二十五丈，诞危惧，诫子孙，绝此楷法。（出《书法录》）

【译文】

韦诞，字仲将，曹魏时京都地区人，太仆的儿子，为官任到侍中。韦诞师张芝，兼学邯郸淳的书法。他能书各种书法，尤其精通题署匾额。魏明帝筑成凌云台，诏令韦诞题台名，有一点写得上下的位置不得当，因此，将韦诞用粗绳系身吊到台上悬放匾额的地方，就地点正。韦诞感到很危险，恐惧异常。事后他告诫子孙，再不要习练大字楷法。

袁昂说："韦诞的书法如龙拿虎据、剑拔弩张。"张茂先说："京都地区的韦诞、韦诞的儿子韦熊、颍川钟繇、钟繇的儿子钟会，都擅长隶书。"魏明帝青龙年间，洛阳、许昌、邺三都，宫殿，亭观刚刚落成。明帝传下诏书，命令韦诞题署匾额，做为永久的法度。发给他御用的笔墨，他都不使用。启奏明帝说："蔡邕认为自己能书，兼收斯、喜的书法精妙，不是细绢不随便下笔。这就是想做好一件事，必须先准备好做这件事情的用品，工具。如果发给我张芝制的笔，左伯制的纸，和臣下自己制的墨，再加上臣下握笔的手，我就可以姿意书写一丈那么大的字，也可以在方寸小的地方写下千言小字。然而写出的文字的精妙程度，完全可以跟索靖相比美。"韦诞死于魏齐王嘉平五年，享年七十五岁。韦诞书写隶书、章草、飞白笔法精妙，也能书小篆。他的哥哥韦康也工习书法。他的儿子韦熊也擅长书法。当时人们说：名书法家的儿子，不会有第二种事业的。"世人都赞美他们父子。又有一种说法："魏明帝修造成凌云台后，错误地先将匾额钉上，而没有题写"凌云台"三个字。发现后，用一只大笼盛着韦诞，再用辘轳将笼吊上楼顶匾额处，让他在上面题写匾额，离地面有二十多丈高。韦诞惊惧万分地题写完匾额，回到家里后，告诫他的儿、孙们，从此之后不要再练习大楷。

卷第二百七　　书二

王羲之　王献之　王修　荀舆　谢安　王慄　戴安道康昕　韦昶　萧思话 王僧虔　王融　萧子云　萧特　僧智永　僧智果

王羲之

晋王羲之字逸少，旷子也。七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曰："尔何来窃吾所秘？"羲之笑而不答。母曰："尔看用笔法。"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涕流曰："此子必蔽吾名。"晋帝时，祭北郊文，更祝板，工人削之，笔入木三分。三十三书《兰亭序》，三十七书《黄庭经》。书讫，空中有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文（说郛九二文作丈）人。"自言真胜钟繇。羲之书多不一体，（出羊欣《笔阵图》）逸少善草、隶、八分、飞白、章行，备精诸体，自成一家法。千变万化，得之神功。逸少隶、行、草、章、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妙。妻郗氏甚工书。有七子，献之最知名。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并工草。（出《书断》）

又 羲之，书以章草答庾亮。示翼，翼见，乃叹伏。因与羲之书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八纸，过江颠沛，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羲之罢会稽，住蕺山下。旦见一老姥，把十许六角竹扇出市。王聊问："比欲货耶，一枚几钱？"答云："二十许。"右军取笔书扇，扇五字。姥大怅惋云："老妇（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举家朝餐，俱仰于此，云何书坏。"王答曰："无所损，但道是王右军书字，请一百。"既入市，人竞市之。后数日，复以数扇来诣，请更书，王笑而不答。又云，羲之曾自书表与穆帝，专精任意。帝乃令索纸色类，长短阔狭，与王表相似。使张翼写效，一毫不异，乃题后答之。羲之初不觉，后更相看，乃叹曰："小人乱真乃尔。"羲之性好鹅，山阳昙忀村有一道士养好者十余。王清旦乘小船，故往看之。意大愿乐，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之。道士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书老子（老子原作屈，据明抄本改）《道德》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停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大以为乐。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给，意甚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榧几，至滑净，王便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比还家，其父已刮削都尽，儿还去看，惊懊累日。（出《图书会粹》）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尝游山阴。与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公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罢重熙、太原王（王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一人，修袚禊之礼。挥毫制序，兴乐而书。用蚕茧纸鼠须笔，遒媚劲健，绝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皆别体，就中之字最多。（出《法书要录》）

【译文】

王羲之，晋朝人，字逸少，是王旷的儿子。王羲之七岁时就擅长书法。十二岁时，在他父亲枕中看到一部前代人谈论书法的书《笔说》，悄悄取出来读，被他父亲发现。父亲问："你为什么偷看我的秘籍"羲之笑而不答。母亲问："你看的是用笔法？" 父亲见他年岁还小，恐怕他不能理会，对他说："待你长大成人，我教你书法。"羲之俯身下拜，说："爸爸，这本书法秘籍，现在就让孩儿一用吧。等到成人再用它，那不是耽误了孩儿幼年才华的发展了吗？"父亲大喜，于是将秘籍交给羲之使用。不到一个月的工夫，王羲之的书法就大有长进。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见到这种情形，对太常王策说："羲之这孩子一定是正在读用笔诀。近些日子，我看他的书法，很有些老成大器。"卫夫人激动得流着眼泪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遮住我的名声啊！"晋帝时，更换祭北郊文的祝板。工匠们刻的字，王羲之书写的，笔锋入木三分。王羲之三十三岁书写《兰亭序》，三十七岁书写《黄庭经》。书完后，空中有人语声："卿的书法都感动了我，何况世人呢？我是天台文士真圣钟繇！"王羲之的书法多数都不是一种字体。他擅长书草、书隶书、八分、飞白、章草行书，集诸家之精妙融为一炉，自成一家。王羲之的书法千变万化，是上天赋予他这种功力与才能。王羲之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出神入化，八分已入妙境。妻郗氏也写一手好字。他有七个儿子，王献之最出名。另外有四子：玄之、凝之、徽之、操之，均工草书。

又 王羲之，用章草写一封书信回复庾亮。庾亮收到书信后拿给庾翼看。庾翼对羲之的书法佩服不已，立即回书羲之说："我昔日收藏张芝的章草八幅，在去往江北的旅途流沛中不慎丢失，常常慨叹妙迹永远也再见不到了。忽然见到你的答家兄庾亮书，光彩照人，灿若神明，顿时仿佛我旅途中遗失的章草真迹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王羲之辞去会稽内使的职务，全家迁移到蕺山下居住。一天草晨，王羲之看见一位老太太拿着十多把六角竹扇去集市上出卖。王羲之跟老太太闲聊，说："这些扇子都想卖吗？一把多少钱？"老太太说："二十文钱一把。"王羲之拿出笔来为扇子题字。每把扇子上题写了五个字，老太太惋惜地说："我们全家的早饭还靠这几把扇子卖钱买米下锅呢，你怎么给我写坏了？"王羲之说："不妨事的。你就说是王右军题的字，卖一百文一把。"一到市上，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买。过了十多天，这个老太太又拿着一篮子扇子请王羲之题字，羲之笑笑，没有再题。又有人说，王羲之曾有一次亲自书一表献给晋穆帝，笔墨酣畅，书随人意，专一求精。晋穆帝看到这份表后，命人找到同样颜色式样的纸，长短宽窄裁成跟王羲之的书表一样，让张翼效仿王羲之的书体再写一份表，题好名款后，用它来答谢王羲之。王羲之刚看到时没发现什么。待反复地仔细玩后，感叹地说："这是哪个无名小人仿效我的书法，简直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了。"王羲之非常喜欢鹅。山阴昙忀村有一位道士饲养了十多只白鹅。王羲之清早起来，专门驾着小船沿流驶去观看这群鹅。看了后非常高兴，跟这位道士商量要买下这群鹅。道士不肯卖给他。王羲之百般解释说明他是如何如何喜爱这群鹅，道士还是不卖。这位道士非常喜欢谈道，早就想找人抄写一部老子的《道德经》，抄写经卷的白色细绢都早已置办好了，但是没有人能书写。道士说："你若能亲自为贫道书写老子的《道德经》各两章，这群鹅我全都白送给你。王羲之在道士那里停留了半天，为道士写了他要所的《道德经》，用笼子装着这群白鹅回到家来，感到莫大的快乐。有一次，王羲之到他的一个弟子家去。弟子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宴请他这位老师，很让他感动。王羲之想为这位学生书留几个字来表示酬谢，看见地上放着一只新做的榧木小几，表面刨得光滑锃亮。于是，他便在这只小几上题写了几个字，草书、正楷各相一半。写完了，王羲之告辞归去。这个学生送他回到郡里，待到返回自己家中时，发现他父亲已经将老师的题字都刨去了，一个字也没留下。事情过去好多天了，这位学生还懊悔不已。

又 晋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王羲之曾去游赏阴山。同去的有太原孙统承，公孙绰兴，公广汉王彬之道生、陈郡谢安石、高平郗昙重熙，太原王蕴叔仁，释支遁道林，和王羲之的儿之凝之、徽之、操之等四十一人。这次出游的目的之一是按民间风俗，举行祓禊的仪式，去掉不祥与疾患。王羲之当场挥毫制序，兴高彩烈地一挥而就。用的是蚕丝作的纸，鼠须制的笔。笔锋遒劲健美而又清俊媚逸，堪称绝代无双的佳作。这篇序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中有重复出现的，都一字一体。其中"之"字重现的次数最多。这篇序文就是名传古今的绝代墨宝《兰亭序》。

王献之

王献之字子敬，尤善草隶。幼学于父，习于张芝。尔后改变制度，别创其法。率尔师心，冥和天矩。初谢安请为长史。太元中，新起太极殿。安欲使子敬题榜，以为万代宝，而难言之。乃说韦仲将题灵云台之事。子敬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有此，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之逼。子敬年五六岁时学书，右军从后潜掣其笔，不脱。乃叹曰："此儿当有大名，遂书《乐毅论》与之。学竟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则尤直而寡态，岂可同年。唯行草之间，逸气过也。及论诸体，多劣右军。总而言之，季孟差耳。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出《书断》）

又 羲之为会稽，子敬出戏。见北馆新白土壁，白净可爱。子敬令取扫帚，沾泥汁中，以书壁。为方丈一字，晻暧斐亹，极有势好。日日观者成市。羲之后见，叹其美，问谁所作。答曰："七郎。"羲之于是作书与所亲云："子敬飞白大有，（按说郛九二有下多一进字）直是图于此壁。"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標略周，自叹北来之合。年少觉王左右有凌夺之色，如是掣械而走。左右果逐及于门外，斗争分裂，少年才得一袖而已。子敬为吴兴，羊欣父不疑为乌程令。欣时年十五六，书已有意。为子敬所知，往县。入欣斋，著新白绢裙昼眠。子敬乃书其裙幅及带，欣觉欢乐，遂宝之，后以上朝廷。（出《图书会粹》）

又 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最后题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此书为桓玄所宝。玄爱重二王，不能释手。乃撰缣素及纸书正行之尤美者，合为一帙。尝置左右，及南奔，虽甚狼狈，犹以自随。将败，并没于江。（出《法书要录》）

【译文】

王献之，字子敬，尤其擅长书写章草。幼年跟随父亲王羲之学习书法，后来专门学习张芝的章草。再后来改变先人的章法，另创新法，以心为师，随意为之，暗合自然的法则。初时，谢安聘请王献之任长史。晋安帝太元年间，宫中新建一座太极殿。谢安想让王献之给太极殿题写匾额，做为流传万代的墨宝。谢安觉得不好直接开口，于是跟王献之讲前朝的韦诞为魏明帝题写凌云台匾额一事暗示他。王献之郑重严肃地说："韦仲将是魏国的大臣，难道会有此事？假如有这样的事，提出诸如须有张芝笔，左伯纸等条件，是他知道魏国的仁政不会长久了。怎么知道不是逼使他这样做的呢？"王献之五六岁时学习书法，一次父亲悄悄走到他身后用手拔他的笔，拔不下来，赞叹他说："这个孩子在书法方面，将来一定会成大名的。"于是，亲手书写《乐毅论》给王献之，让他效仿临摹。王献之很快就临摹得达到以假乱真的极至。王献之写小楷，可以说是达到穷微入圣的境地。字的结构严紧慎密，一点也不比他父亲王羲之差。至于大楷则特别僵直而少变化，不可跟他父亲同日而语。唯有行书、草书造诣颇高，气韻飘逸，很少有人能及得上他。其它各种书体，多数都逊于他的父亲王羲之。总而言之，父子二人的书法就象兄长与小弟之间一样，差距不大啊。王献之隶书、行书、草书、章草、飞白五种书体，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是精妙的艺术品。他的八分字写得也非常漂亮。

又 王羲之在会稽任内使时，王献之闹出过一次趣事。他看到北馆新用白土刷的墙壁，白净可爱。于是让人拿来扫帚，蘸着泥汁，在白墙壁上书写一丈那么大的一个"一"字，笔峰萧脱逸美，很有气势，天天有人来观赏，如同闹市。王羲之看到后，赞赏写得漂亮，问是谁的手笔，人们告诉他是你的小儿子七郎献之写的。于是王羲之给亲族写信，说："子敬的飞白大有长进，相当于他在这墙壁上写的。"王献之喜好书法、有时也遇到奇事。有好事的公子，做成一个纸人，带着它到王献之那里，让王献之在上面写字。并说，他是特意从北面来跟他合作的。于是，王献之在纸人上书写了草书、正楷、飞白等各种书法。待到主体与两袖都写得差不多了时，这个少年觉得王献之身边的仆人要抢走这件纸人，拎起纸人就走。王献之的仆人果然追赶到门外。两方争抢中，纸人已经撕裂，这个惹事少年只抢到一只衣袖。王献之去吴兴。有个叫羊欣的男孩，他的父亲羊不疑官任乌程县令。羊欣这年才十五六岁，学习书法已达到一定的意境。王献之听说后，专程到乌程县去看看这个爱好书法的男孩。进门后，看到羊欣大白天穿一条新做的白绢裙在床上睡觉。王献之没有惊动他，取过来笔墨，在这男孩的白绢裙上和衣带上书写。羊欣醒来发觉后非常高兴，将它们象珍宝一样的收藏起来，后来把它进献给朝廷。

又 王献之曾给简文帝书写了十多张纸书，在末尾落款处题写上："下官这些作品很合乎书法的法度，愿您保存。"这些书法作品被桓玄视为至宝。桓玄钟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二人的书法作品，达到爱不释手的地步。他编选的二王的绢和纸书作品，都是挑选正楷、行书中的上乘之作，结成一册，经常将它放在身边，不时拿出把玩欣赏。就在他南逃的途中，虽然行状狼狈还将这些书法作品带在身边。直到他最后失败，二王的这册书法作品陪伴他一块儿沉没在江里。

王修

王修字敬仁，仲祖之子，官至著作郎。少有秀令之誉，年十六著《贤令论》。刘真长见之，嗟叹不已。善隶行书，尝就右军求书。乃写《东方朔画赞》与之。王僧虔云："敬仁书殆穷其妙，王子敬每看，咄咄逼人。"升平元年卒，年二十四岁。始王导爱好钟氏书，丧乱狼狈，犹衣带中藏（藏原作戏，据明抄本改）尚书宣示。过江后，以赐逸少。逸少乞敬仁。敬仁卒，其母见此书平生所好，以入棺。敬仁隶行入妙，殷仲堪书，亦敬仁之亚也。（出《书断》）

【译文】

王修，字敬仁，是王仲祖的儿子，官至著作郎。王修少年时就有美善的声誉。他十六岁就写出来了《贤令论》。刘真长看到《贤令论》后，赞赏嗟叹不止。王修擅长书写隶书、行书。他曾经向王羲之求要书法墨迹，王书写了一纸《东方朔画赞》给他。王僧虔说："敬仁的书法已经将王羲之的精妙之处都学到手了。"王献之每当看到王修的书法时，都惊叹地说："敬仁的书法进步特快，其势咄咄逼人！"晋穆帝升平元年，王修去世，年仅二十四岁。早先时候，王修的父亲王导爱好钟氏的书法，虽在丧乱流离中，犹在衣带中藏着钟氏书法的真迹，每每拿出来给人看。来到江南后，王导将钟氏真迹送给了王羲之。后来王羲之又将它们送还给了王修。王修死后，他母亲见到儿子生前非常喜爱这些墨宝，于是将它们放进王修的棺中陪葬。王修的隶书、行书达到神妙的境界。殷仲堪的书法，只比王修差些。

荀舆

荀舆能书，尝写狸骨方。右军临之，至今谓之《狸骨帖》。（出《尚书故实》）

【译文】

荀舆能书法，曾书过狸骨方。王羲之临摹过荀舆的狸骨方。今人称它为"狸骨帖"。

谢安

谢安字安石，学正于右军。右军云："卿是解书者，然知（知原作之，据明抄本改）解书为难。"安石尤善行书，亦犹卫洗马，风流名士，海内所瞻。王僧虔云："谢安入能书品录也。"安石隶行草并入妙。兄尚字仁祖、万石，（《法书要录》万石作弟万字安石）并工书。（出《书断》）

【译文】

谢安，字安石，拜王羲之为师。王羲之曾说："安石，你是剖解文字人，当然知道书法是件很难的事情。"谢安尤其擅长书写行书，也象卫洗马，是位风流名士，世人瞩目。王僧虔说："谢安能进入能当者品录啊。"谢安隶、行、草书都达到精妙的境界。他哥哥字仁祖、万石，也擅长书法。

王慄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右军之叔父，工隶飞白，祖述张卫法。复索靖书七月二十六日一纸，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今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之，叠迹犹在。（出《图史异纂》）

【译文】

晋平南将军后侍中王慄，是王羲之的叔父，工隶书、飞白，仿效张芝、卫夫人书法，又得到索靖真迹七月二十六日书一纸，常常取出把玩欣赏。遭逢晋怀帝永嘉之乱时，王慄将这纸真迹折成四叠缝在衣内渡江。今人蒲州桑泉令豆卢器得到这张索靖真迹时，叠迹犹在。

戴安道康昕

晋戴安道隐居不仕。总角时，以鸡子汁溲白瓦屑作郑玄碑，自书刻之。文既奇丽，书亦绝妙。又有康昕，亦善草隶。王子敬尝题方山亭壁数行，昕密改之，子敬后过不疑。又为谢居士题画像，以示子敬，嗟叹（嗟叹原作叹能，据明抄本改）以为奇（奇原作川河，据明抄本改）绝矣。昕字君明，外国人，官临沂令。（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书断》）

【译文】

晋朝人戴安道隐居乡里，不出去做官。戴安道少年时，曾用白瓦屑、鸡蛋汁，搅为墨，写制成一座郑玄碑，自书自刻，文彩奇丽，字写的也很绝妙。还有个人叫康昕，也擅长草书、隶书。王献之曾为方山亭壁题写几行字，康昕偷偷将它们改写过。王献之后来又经过这里时，一点也没有看出来。康昕又给谢居士的画像题字，拿给王献之看。王献之认为他的书法奇绝而赞叹不已。康昕，字君明，是外城人，官任临沂令。

韦昶

晋韦昶字文林，仲将兄康字元将，凉州刺史之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善古文大篆及草，状貌极古。亦犹人则抱素，木则封冰，奇而且劲。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宫室及庙诸门，并欲使王献之隶草书题榜，献之固辞。及使刘瑰以八分书之，后又以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问王右军父子书名，以为云何。答曰："二王自可谓能，未知是书也。"又妙作笔，王子敬得其笔。叹为绝世。义熙末卒，年七十余。文体古文、大篆、草书并入妙。（出《书断》）

【译文】

晋朝人韦昶，字文林，是韦诞的哥哥凉州刺史韦康的玄孙，官至颍川太守散骑常侍。韦昶擅长书写上古文字、大篆及草书，字形极古拙，就象人返朴归真。保持淳朴的本质，象木让冰冻结构而枝条硬挺，笔锋奇异遒劲。晋朝太元年间，孝武帝改建宫室及宗庙诸门，并想让王献之用隶书、草书题写匾额，王献之推辞不题，让刘瑰用八分题写。后来，又让韦昶改书成大篆。有人问："王羲之父子的书法怎么样？"韦昶回答说："二王也就算是能书写几个字罢了，我不知道他们那些字是不是真正的书法艺术品。"韦昶还会制做一种绝妙好笔。王献之得到他制做的笔后，惊叹地认为是绝世之作。韦昶死于晋安帝义熙末年，享年七十多岁。韦昶的书法、古文、大篆、草书都是精妙的艺术珍品。

萧思话

宋萧思话，兰陵人。父源，冠军琅琊太守。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学于羊欣，得具体法。虽无奇峰壁立之秀，连冈尽望，势不断绝，亦可谓有功矣。王僧虔云："萧全法羊，风流媚好，殆欲不减，笔力恨弱。"袁昂云："羊真孔草，萧行范篆，各一时之妙也。"（出《书断》）

【译文】

南北朝时南宋人萧思话，兰陵人，父亲萧源，官至冠军琅琊太守。萧思话官至征西将军左仆射，工书法，师法羊欣，深得羊欣书法的全部特点。萧思话的书法，虽然没有奇峰峭立的惊人绝笔，然而却犹如山岗连绵，笔势不断，也可以称得上很见功力的。王僧虔说："萧思话的书法，完全效仿羊欣。它的风流媚逸一点也不比羊欣逊色，只可惜是笔力弱了些。"袁昂说："羊欣的真书，萧思话的行书，与孔、范二家的草书、篆书，都领一时的风骚。"

王僧虔

琅琊王僧虔博通经史，兼善草隶。太祖谓虔曰："我书何如卿。"曰："臣正书第一，草（草原作章，据明抄本改）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上大笑曰："卿善为词也。然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虔历左仆射尚书令，谥简穆公。僧虔长子慈，年七岁，外祖江夏王刘义恭，迎之入中斋，施实宝物，恣其所取。慈唯取素琴一张孝子图而已。年十岁，共时辈蔡约入寺礼佛。正见沙门等忏悔，约戏之曰："众僧今日何乾乾。"慈应声答曰："卿如此不知礼，何以兴蔡氏之宗。"约，兴宗之子也。谢超宗见慈学书，谓之曰："卿书何如虔公。"答云："慈书与大人，如鸡之比凤。"超宗，凤之子。慈历侍中，赠太常卿。约历太子詹事。（出《谈薮》）

又 齐高帝尝与王僧虔赌书毕，帝曰："谁为第一。"僧虔对曰："臣书人臣中第一，陛下书帝中第一。"帝笑曰："卿可谓善自谋矣。"（出《南史》）

【译文】

琅琊王僧虔学识广博，精通经史，同时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擅长书写草书、隶书。一次，太祖萧道诚问王僧虔："我的书法跟你比谁高谁低呀？"王僧虔回答说："臣正书第一，草书第三。陛下草书第二，正书第三。臣无第二，陛下无第一。太祖大笑，说："你呀，太善于辞令啦！然而世上有道路，山丘却不给予你平坦！"王僧虔官至左仆射尚书令，死后追封为简穆公。他的长子王慈，七岁时，外祖父江夏王刘义恭将他带到正厅，拿来各种宝物，让他随意取拿。王慈只拿起一张素琴画的孝子图。王慈十岁时，和跟他一般大的小孩蔡约到寺庙去拜佛。正赶上和尚们在佛前忏悔。蔡约调戏地说："众位僧人今天在这里口中："乾乾"的在干什么呢？"王慈应声答道："你这样不懂礼仪，怎么去振兴蔡家的宗门？"蔡约是蔡兴宗的儿子。谢超宗看到卫慈学习书法，问他："你的书法与王僧虔公比较怎么样？"王慈答："我的书法和家父比较，就象拿鸡跟凤凰比一样啊！"谢超宗，是谢凤的儿子。王慈一直升任到侍中，赠太常卿。蔡约升任到太子詹事。

又 齐高帝曾经跟王僧虔赌书法。写完了，高帝问王僧虔："谁的书法第一？"王僧虔回答说："臣的书法在人臣中属第一，陛下的书法在帝王中属第一。"高帝笑着说："爱卿你真可算得上很善于自我赞扬啊！"

王融

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诰。（明抄本诰作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焉，（焉原作为，据明抄本改）一以太为两法，径丈一字，方寸千言。（出《法书要录》）

【译文】

南朝宋末年，王融模仿古今书法杂体，共有六十四体，编成书，孩童们都争相效仿临摹，一时间家藏纸贵。而风、鱼、虫、鸟，是七国时书，元长都作隶字，故此留给后来人以为诫勉。湘东王遗、沮阳令韦仲将此书增定为九十一体，次功曹谢善勋又增九体，合成为百体。其中作八卦为书，一以太为两法。一丈大的一字，方寸小的地方可书千字。

萧子云

梁萧子云字景乔。武帝谓曰："蔡邕飞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飞。飞白之间，在卿斟酌耳。"尝大书萧字，后人匣而宝之。传之张氏宾护，东部旧第有萧斋，前后序皆名公之词也。（出《尚书故实》）武帝造寺，令萧子云飞白大书萧字，至今萧字存焉。李约竭产，自江南买归东洛，建一小亭以玩，号曰"萧斋"。（出《国史补》）

【译文】

南北朝时梁人萧子云，字景乔。梁武帝问他："蔡邕飞草而不露白，王羲之露白而不飞草。卿你是怎么考虑的呢？"萧子云曾经书写一个大"萧"字，后人放在匣子里珍藏起来，视为至室。传到张宾护，在他东都旧宅里设有萧斋，珍藏这帧墨宝，前后墙壁上都是名家题词。梁武帝建造一寺，令萧子云用飞白体书一个大"萧"字，到现在这个萧字还存在。李约倾其所有的家产，从江南将这个萧字买回到东洛，建造一座小亭用来玩赏，这座小亭名叫"萧斋"。

萧特

海盐令兰陵萧特善草隶，高祖赏之曰："子敬之书，不如逸少；萧特之迹，逐过其父。"（出《谈薮》）

【译文】

海盐令兰陵人萧特擅长书写草书、隶书。高祖观赏后说："王献之的书法不如王羲之，萧特的墨迹可超过他的父亲了。"

僧智永

陈永欣寺僧智永，永师远祖逸少。历纪专精，摄斋升堂，员草唯命。智永章草及草书入妙，行入能。兄智楷亦工书，丁觇亦善隶书。时人云："丁真永草。"（出《书断》）

又 智永尝于楼上学书，业成方下。（出《国史纂异》）

梁周兴嗣编次千字文，而有王右军者，人皆不晓。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榻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外，江南诸寺各留一本。永公住吴兴永欣寺，积学书，后有秃笔头十瓮，每瓮皆数千。人来觅书，并请题额者如市。所居户限为穿穴，乃用铁叶裹之，谓为铁门限。后取笔头瘗之，号为退笔塚，自制铭志。（出《尚书故实》）

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出《法书要录》）

【译文】

南北朝期间，南陈永欣寺僧智永姓王，他的远祖是王羲之。僧智永对历代的书法都有精深的研究。他恭恭敬敬地研习草书，终于登上草书的堂奥。僧智永的书法，章草、草书已达妙境，行书达到能书的程度。他的哥哥智楷也擅长书法。丁觇也擅长隶书。当时懂得书法的人都说："丁觇的正楷，智永的草书。"将二人并称。

又 僧智永曾经在一座楼上学习书法，书法学成后才下楼。梁，周兴嗣编写《千字文》，里面提到王羲之，人们都不知道他是谁。这件事情开始时起于梁武帝教诸位王子王孙书法，让殷铁石在王羲之的墨迹中，拓出一千个字不重复，每字一张纸，没有顺序的杂乱放在一起。武帝召见周兴嗣说："卿你很有才思，请为我将它们有顺序的编在一起，还要上韻。"周兴嗣一个晚上就将这一个个字按上韻的规则编缀在一起。殚精竭智，一夜的工夫鬓发全都累白了。武帝重重地奖赏了他。王羲之的孙子智永禅师，亲自临摹了八百本，施舍给世外，江南各个寺院中各留一本。

智永禅师住在吴兴永欣寺内学习书法，积存用的秃笔头十瓮，每瓮都盛有好几千支。来向他求字或是请他题写匾额的人流如市，终日不断。他住的那间斋室，门槛都让来人踩穿了，后来用铁皮裹上，人称"铁门槛"。后来，智永禅师将十瓮笔埋葬了，起名为"退笔冢"，自己为它撰写、题刻铭文。智永禅师曾长期住在永欣寺阁楼上临摹字贴，用废的笔头放在一个大竹簏内。这种竹簏每只可以盛一石米，一共盛了满满五簏秃笔。

僧智果

隋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也。炀帝甚善之。工书铭石，其为瘦健，造次难类。尝谓永师云："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于肤肉，山水不厌高深。而此公稍乏清幽，伤于浅露。若吴人之战，轻进易退，勇力而非武，虚张夸耀，无乃小人儒乎。智果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译文】

隋朝永欣寺僧智果，会稽人。隋炀帝对智果僧很是友善。智果僧既工书法又铭石刻碑。他的书法字体瘦健，书写匆忙，很难说他师法哪家。隋炀帝曾对智果禅师说："和尚你学得的是王羲之书法的形态，智果和尚深得王羲之书法的风骨。"筋骨隐藏在肌肤的里面。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智果僧人的书法缺少清逸欲仙的空灵之气，败笔在浅露上。就象吴人作战，轻易就进攻，轻易就退却。全凭着一时的勇气，而不讲究战法。这是虚张声势地自我夸耀，这岂不是小聪明么？智果僧人的书法，隶书、行书，都达到自成一家的程度。

卷第二百八　书三

唐太宗　购兰亭序　汉王元昌　欧阳询　欧阳通　虞世南　褚遂良　薛稷 高正臣

王绍宗　郑广文　李阳冰　张旭　僧怀素

唐太宗

唐太宗贞观十四年，自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劲，为一时之绝。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又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骨力。及得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尝召三品已上，赐宴于玄武门。帝操笔作飞白书，众臣乘酒，就太宗手中相竞。散骑常侍刘洎，登御床引手，然后得之。其不得者，咸称洎登床，罪当死，请付法。太宗笑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出《尚书故实》）

【译文】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四年，自己用真草书写一套屏风，给群臣看。这套屏风的书法笔力遒劲有力。堪称当时最好的真草书法了。唐太宗曾对手下的大臣说："书法是小小的学问，初学时且忌急于求成。天天都坚持用心学习练笔，尤其胜过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世上各行各艺，没有你用心去学习它而一点收获也得不到的，问题出在你不能全力以赴地去精心研究求索它。"唐太宗又说："我临摹古人的书法字帖，并不特意去效仿每个字的形体结构，而将功夫用在摸透它的笔力风骨上面。笔力风骨你吃透了，形体结构自然而然地就把握了。"唐太宗经常召集三品以上的臣属们，聚宴在玄武门。太宗亲自执笔作飞白草书，诸位大臣们借着酒兴，都纷纷从太宗手中拿过笔来，相比着挥毫书写。散骑常侍刘洎，爬上皇帝休息的床上从太宗手中将笔夺过来。没有抢到笔的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说刘洎爬上龙床，是超越了君臣的礼度，当处死罪，一致要求依照唐朝的法律处办他。唐太宗笑着说："诸位爱卿不要这么讲！过去曾经听说过汉时有个叫班婕妤的宫庭女官，她甘愿退居东宫而不去陪伴君王。今天，我朝出了个登上龙床，从君王手中抢笔书写的刘洎刘常侍！"

购兰亭序

王羲之《兰亭序》。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凿为暗槛，以贮《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帖，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即共围棋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竟甚相得。乃曰："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酝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密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猨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响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驳瑕指颣曰："果是响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第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翼遗却帛子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诉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乎，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法书要录南作而）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琜千段；擢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马脑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吝，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给。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强饭，唯歠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今赵模等所榻在者，一本尚直钱数万也。（出《法书要录》）

又 一说王羲之尝书《兰亭会序》。隋末，广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宝，宝而持之。一曰右军《兰亭》书，二曰神龟，（以铜为之。龟腹受一升。以水贮之。龟则动四足行。所在能去）三曰如意。（以铁为文。光明洞彻。色如水晶）太宗特工书，闻右军兰亭真迹，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广州僧，而难以力取。故令人诈僧，果得其书。僧曰："第一宝亡矣，其余何爱。"乃以如意击石，折而弃之；又投龟一足伤，自是不能行矣。（出《纪闻》）

【译文】

唐朝贞观年间，江南越州有一老僧叫辨才，是前朝著名书法家智永禅师的守门弟子。智永禅师临死前，将他珍藏一世的先祖王羲之的著名书法真迹《兰亭序》传给辨才。辨才和尚得到这一无价墨宝后，怕将它失落了，于是在自己卧室的伏梁上凿一暗穴，密秘地将《兰亭序》藏在里面，就象师父在时那样珍重保护它。贞观年间，唐太宗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专心致志地研究书法。凡是能收集到的王羲之的真草书帖，他都设法弄到了，供他临摹、观赏。唯有《兰亭序》没有得到手。经过多方探询、寻找，得知这份名帖现在江南越州高僧辨才手中。于是派人带着他亲手写的敕书去江南越中召请辨才进京，在宫内为他设置诵经修行的道场来供养他。太宗皇帝给予他特殊的礼遇，除了日常用度优厚外，还赏赐给他许多贵重物品。几天以后，一次谈到书法时，问辨才和尚知不知道《兰亭序》的下落。虽经多方劝诱，辨才只是说他在侍奉师父智永惮师过世后，几经丧乱，不知道遗失到哪里去了。既然没有从辨才口中得到什么结果，于是又让他回到越中。后来，进一步探究推断，认为《兰亭序》还是在辨才手中。于是又敕命辨才进京入宫，重新追问他《兰亭序》的下落。反复三次，辨才和尚都拒不承认在他手中。唐太宗对左右的侍臣说："王羲之的书法，是我偏爱的至宝。但是他遗留下来的全部书帖中，没有象《兰亭序》这样好的。为了得到它让我一观，使得我经常睡不着觉吃不下去饭。这个辨才和尚年事已高，这本《兰亭序》真迹留在他手中也没有什么大用处。如果能得到一位足智多谋的人，想出一个计谋智取，必能从辨才和尚手中将它弄出来。"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我听说监察御史萧翼，是前朝梁元帝的曾孙，现在居位在魏州萃县，有才艺、多谋略，可以担任这个差使。如果派他去越中，他一定能完成这一重任将《兰亭序》弄到手。"于是，太宗立即召见萧翼。萧翼奉召到京晋见太宗后说："如果让我充当公使，直接向辨才和尚索取《兰亭序》，恐怕是有出使不义，无理之嫌。臣请换上便装用私访的形式到越中去会见辨才和尚。这就还需要王羲之父子几份真实杂帖作为诱饵。"太宗采纳了萧翼的这个办法，并按照他提出的条件，给了他几份王羲之父子的杂帖随身带着。萧翼于是脱去官服、冠带，改穿便服出京南下至洛潭，搭乘一位商人的货船直下越州。到了越州后，萧翼又换上一领宽大的黄衫，作随意无拘束状，象是一位远从山东来的书生，傍晚时走进永欣寺院。他假作观赏寺院廊房上的壁画，似乎很随意地走进辨才和尚居住的庭院，在房门前站下。辨才和尚远远看见萧翼走来，问道："施主，你是从哪里来的？"萧翼走上前去拜见，说："弟子是北方人，带来少许蚕种来卖。遇到寺庙都看看，在这里遇到方丈真是三生有幸。一番寒暄过后，二人觉得言谈很投缘。辨才将萧翼请到禅房中就坐，一起奕棋弹琴，或玩投壶、握槊一类的赌博游戏，玩得很是高兴。待到谈文论史，更是意趣相投。辨才说道："你我初次相识，就这样相投，真应了两句古诗：不投缘的，两人在一起谈到头发白，还象是刚刚认识；若投缘，途中相遇两驾车并靠在一块儿聊几句，如同相知多年。今后，你我的形踪都无定处，说不上还能不能再相遇。今晚，先生就宿在我这禅房中吧。"于是让伙房里的小和尚送来缸面、药酒、瓜果等。江东人所说的"缸面"，如同河北人说的"瓮头"，就是刚刚酿出来的新酒。两人对坐饮酒，酒助谈兴，好不畅快！酒喝到酣畅时，两人即席抓签吟诗，辨才抓得一签是"来"字韻，吟得一诗：启开刚刚酿得的一缸酒，来招待远从万里来的新朋友。我们都如行云野鹤一样的山野之人，有着相同的冷落与寂寞。然而今晚人们可以同在月光下吟诗咏物、徘徊赏月。夜深了，听着孤独的琴声更容易惹起你的万千思绪；长风吹来，羁旅在外的孤雁仰天发生悲哀的长鸣。不是君子你有什么密秘的法术，谁还愿意顾看我这个行将入木的老僧人呢？萧翼抓得的是"招"字签，也吟得一诗：我们偶然相逢在这千载古寺里共度这美景良宵，你摆下这么丰盛的酒宴将我款待。在漫漫人生之旅中我们刚刚见面就如同相知已久的朋友；虽然我刚刚踏入佛门，但并不觉得我们相距特别遥远。饮酒的欲望随着频频斟酒更加泛滥了，心中的意愿象猨猱鸣叫一样化作诗篇随口吟出。有谁怜爱我这只失群的孤雁？就让我象秋天的落叶那样随风飘去吧。这两首诗，好、坏都差不多。他们二人互相吟咏唱合，恨相识太晚，一直玩乐到第二天早晨，萧翼才离开永欣寺。离去时，辨才和尚说："施主得闲就请过来坐坐。"于是，萧翼第二天就带着酒又来到寺院里。两个人还是饮酒吟诗，极尽玩乐的兴致。这样往来多次，用诗酒为由头，萧翼已经跟辨才和尚混得很熟了。说话间，距他来时已有十多天了。一天，萧翼带来梁元帝自书《职贡图》给辨才和尚看。辨才看后赞赏不已。由此谈论到书法的话题上来。萧翼说："弟子先祖传下来王羲之父子的楷书字帖，我从幼年就临摹练习。现在随身带着几帖，大师不嫌弃，我拿来给你看看。"辨才高兴地说："明天来时，可将它们带来给老僧看看。"第二天，萧翼果然将字帖带来给辨才看。辨才和尚很谙熟地说："确实是王羲之父子的书法真迹。然而不是最佳的上品。贫僧有一真迹，很不寻常啊。"萧翼故作不知地问："什么帖？"辨才和尚回答说："《兰亭序》。"萧翼笑着说："几经离乱，《兰亭序》真迹怎么还能够存在呢？必是拓本伪造的吧。"辨才和尚说："智永禅师在世时非常珍惜地收藏它，临死前亲自托付给我。交与接都有头绪，怎么会出现差错呢？待明天来时，我拿给你看。第二天，萧翼来到永欣寺后，辨才大师从屋梁上的暗穴内将《兰亭序》书帖取出来，给他看。萧翼看罢，故意挑出指点所谓的"毛病"说："果然是拓书伪品啊！"二人纷争不定，各说各理，各持己见。辨才大师自从将《兰亭序》拿给萧翼看后，便不再将它放回梁上暗穴中。而是将《兰亭序》和萧翼拿来的二王字帖，一块儿放在书案上。这时的辨才大师已经八十多岁的高龄了，每天还临窗将这些字帖或临摹或把玩，不下数遍，可见他老而好学啊！萧翼也因来寺院的次数多了，辨才的童仆和徒弟们等也不把他当外人看。后来有一天，辨才大师进城里去为汜桥南严迁作家斋法事。萧翼看机会到了，走近辨才大师的禅房前，对童仆说："我昨天将一块手帕遗落在大师床上"。童仆即开门让他进去。萧翼于是从书案上取走《兰亭序》和他拿来的二王杂帖，走出寺院后直接去永安驿馆。告诉陵诉驿长说："我是朝廷的御史，奉皇上敕命来到这里，现在皇帝亲手书写的敕令在此。你立即告诉都督府善行得知，让他立即骑马来拜见本御史。"说完，将太宗手书敕令拿出给驿长看，并将具体事由也告诉了他。都督府善行得知这一事情后，立即派人召告辨才大师来见御史。都督府的官差到永欣寺去召见辨才大师时，大师尚在城里严家做家斋法事未有回来。官差一直追至严家。辨才大师见官差追到严家来召见他，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又听说御史专门要见他，更不知为了什么。待他匆忙返来赶到驿馆去拜见御史，见这位御史乃是这些天跟他在一起盘桓的萧翼，越发不明白了，如坠云雾中。待萧翼报说他是特奉敕命来江南取《兰亭序》的，现在《兰亭序》已经拿到手，特地召唤他来告别时，辨才大师听到这里昏厥倒地，许久才苏醒过来。萧翼辞别驿馆，返回京都，上奏太宗。太宗皇帝得到《兰亭序》后非常高兴。因为房玄龄荐人得力，赏赐锦彩千段。萧翼智取《兰亭序》有功，太宗皇帝提升他为员外郎，加五品，并赏赐给他银瓶、金缕瓶、玛瑙碗各一只和珍珠等。又赐给他宫内御马两匹，并配有用珠宝装饰的鞍辔，宅院与庄园各一座。唐太宗初时还生气辨才大师将《兰亭序》秘藏起来不奉献给他这位当朝天子，稍稍平息一会后又考虑到辨才年事已高，不忍心再加刑在他身上，又过了几个月，太宗皇帝又赐给辨才大师锦帛等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下敕书让越州都督府衙代为支付。辨才大师得到这些赏赐后，不敢将它们归为己有。将这此赐物兑换成钱，用这些钱造了一座三层宝塔。塔造得特别精丽，直到现在还在。他本人因为受刺激身患重病，不能吃硬饭，只能喝粥，过了一年多就去世了。得到《兰亭序》后，太宗皇帝命令侍奉在宫内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及诸位王子和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身体不适，病卧在玉华宫含风殿。临去世前，对太子李治说："我想向你要一件东西，你诚心尽孝怎么能违背我的心愿呢，你的意思怎么样？"太子李治泪流满面，哽咽着说不出话来，俯身伸耳听太宗皇帝的要求。太宗皇帝说："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就是《兰亭序》啊，你能让我将它带去吗！"太宗皇帝去世。太子李治继位为高宗，遵从太宗死前遗愿，将《兰亭序》真本随葬在太宗皇帝的墓中。到今天，赵模等人拓的《兰亭序》一本尚值钱数万啊！

又 一说：王羲之曾书过《兰亭会序》，隋末，广州一位好事的僧人得到了它。这个僧人有三样宝物，非常珍惜的收藏着。一是王羲之手书《兰亭会序》，二是铜制神龟，三是铁制如意。唐太宗非常爱好书法，听到那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就设法弄到手里。王羲之别的书法真迹，太宗皇帝都得到了。唯独这份《兰亭会序》，听说在广州这个好事僧人手中，而难以力取。于是，他派去一个人，用欺骗的手段，从这位僧人手里弄到了《兰亭会序》。僧人失去《兰亭会序》后说："第一宝物没有了，其余的宝物还有什么会值得可爱收藏的呢？"于是用如意击石，打断了扔了；又将铜龟的一只脚摔坏了，从此不能行走。

汉王元昌

唐汉王元昌，神尧之子，善行书。诸王仲季并有能名，韩王、曹王，亦其亚也。曹则妙于飞白，韩则工于草行。魏王、鲁王，亦韩王之伦也。（出《书断》）

【译文】

唐汉王元昌，神尧的儿子，擅长书写行书。诸位王中的二、三王并列都有能书法的名声。韩王、曹王都次于他。曹王能书飞白，韩王工书草书、行书。魏王、鲁王也就韩王之流啊。

欧阳询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今古，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书则八体尽能，笔力劲险。高丽爱其书，遣使请焉。神尧叹曰："不意询之书名，远播夷狄。"真观十五年卒，年八十五。询飞白、隶、行、草入妙，大篆、章草入能。（出《书断》）

又 率更尝出行，见古碑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步，复下马伫立。疲则布毯坐观，因宿其傍，三日而后去。今开通元宝钱，武德四年铸，其文乃欧阳率更书也。（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欧阳询，字信本，博览古今群书，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率更令。对于书法，他能书八体，笔力遒劲奇险。高句丽国特别喜爱他的书法，派使臣请他去。神尧感叹地说："没想到欧阳询的书法名声远传夷狄等少数民族。"欧阳询死于贞观十五年，享年八十五岁。欧阳询的书法，飞白、隶书、行书、草书达到绝妙的境界，大篆、章草入能。

又 欧阳询一次外出，看到一座古碑，碑文是前朝著名书法家索靖书写的，他停下马观看欣赏好长时间才离去。行了几步，又下马立在碑前观赏。疲劳了将毯子铺在地上坐在上面观赏把玩。到晚上就睡在古碑的旁边，三天后才离去。现今通用的开元通宝铜钱，是高祖武德四年铸造的，"开元通宝"这四个字就是欧阳询书写的啊。

欧阳通

唐欧阳通，询子。善书，瘦怯（明抄本瘦怯作取法）于父。常自矜能书，必以象牙犀角为笔管；狸毛为心；覆以秋兔毫；松烟为墨，末以麝香；纸必须坚薄白滑者乃书之，盖自重其书。薛纯陀亦效欧草，伤于肥钝，亦通之亚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欧阳通，是欧阳询的儿子，擅长书法。他的字体比他父亲清瘦，他常常自我夸耀自己能书。欧阳通书写用的笔，一定是用象牙、犀角做笔管，狸子毛做笔芯，外面覆围上秋兔毫。他用的墨是用松烟为主料，掺入麝香沫。他用的纸必须是坚薄白滑的，否则不书。以示他对自己书法的重视。薛纯陀也仿效欧草，却失之于肥钝，只是位居欧阳通的第二位。

虞世南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也，仕隋为秘书郎。炀帝知其才，嫉其鲠直，一为七品十余年。仕唐至秘书监。文皇曰："世南一人，遂兼五绝。一曰博学，二曰德行，三曰书翰，四曰词藻，五曰忠直。有一于此，足谓名臣，而世南兼之。"行草之际，尤所偏工。本师于释智永，及其暮齿，加以遒逸。卒年八十九。伯施隶草行入妙。（出《书断》）

【译文】

虞世南，字伯施，会稽人，在隋朝，官任秘书郎。隋炀帝知道他有才能，又嫉恨他的为人耿直，在七品官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多年。到了唐朝，虞世南官至秘书监。隋文帝曾说过："虞世南一个人身兼五绝。一是博学，二是有德行，三是擅长书写，四是赋有词藻，五是忠直耿介。这五个长处有一个长处在身，就可以称得上名臣，然而虞世南都具备啊！"虞世南的书法，行书、草书，尤其是他最擅长的。虞世南师法于佛门僧人智永。待到晚年，注入遒劲，俊逸的风骨。虞世南享年八十九岁，他的隶书、草书、行书、都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褚遂良

褚遂良，河南人。父亮，太常卿。遂良官至仆射，善书。少则伏膺虞监，长则师祖右军，真书甚得其媚趣。显庆中卒，年六十四。遂良隶行入妙，亦尝师受史陵。然史亦有古直，伤于疏瘦也。（出《书断》）

又 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出《国史异纂》）

【译文】

褚遂良，河南人，父亲叫褚亮，官任太常卿。褚遂良官至仆射，擅长书法。他少年时师从虞世南研习书法，长大成人后又师法王羲之。褚遂良的真书颇得王羲之的清秀媚逸的风格。褚遂良唐高宗显庆年间去世，享年六十四岁。褚遂良隶书、行书达到绝妙的境界。他曾将自己的书法传授给史陵。然而史陵的书法太古直，失之于疏瘦。

又 一次，褚遂良问虞世南："我的书法跟智永禅师比较谁的更好些？"虞世南说："我听说智永禅师的书法一字值五万钱，你的字能卖到这个价吗？"褚遂良又问："跟欧阳询比较又怎么样呢？"虞世南说："我听说欧阳询不挑选纸笔。不论用什么样的纸和笔，都能随心所欲地书写。你能做到这样吗？"褚遂良说："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偏要讲求对笔、纸的选择呢。"虞世南说："要使手、笔相协调，互相配合，这是最难能可贵的啊！"褚遂良高高兴兴地告辞了。

薛稷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学褚，尤尚绮丽媚好。肤肉得师之半矣，可渭河南公之高足。甚为时所珍尚，稷隶行入能。（出《书断》）又 稷外祖魏征家，富图籍，多有虞褚旧迹。锐精模效，笔态遒丽。当时无及之者。又善画，（画原作书，据明抄本改）博采古迹，埒于秘书。（出《谭宾录》）

【译文】

薛稷，河南人，官至太子少保，书法学习褚遂良体。尤其喜爱将字写得绮丽媚好。褚遂良书法的形体，他学得一半，可称褚遂良的好弟子，他的书法很为当时的人珍视崇尚。薛稷的书法隶书、行书都能写。又 薛稷的外祖父魏征家中，藏书很多。其中收藏有许多虞世南、褚遂良书法的早期作品。薛稷锐意精心临摹仿效。他效仿虞、褚而书写的字，遒劲中显露出俊丽之气，当时诸多仿效虞、褚二人书法的人都达不到他这种造诣。薛稷还擅长绘画，他博采古人留下的作品、手迹，又从秘书中汲取有益的东西。

高正臣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习右军之法，睿宗爱其书。张怀素之先，与高有旧，朝士就高乞书，或凭书之。高常为人书十五纸，张乃戏换其五纸，又令示高。再看不悟。客曰："有人换公书。"高笑曰："必是张公也。"乃详观之，得其三纸。客曰："犹有在。"高又观之，竟不能辨。高尝许人书一屏障，逾时未获。其人乃出使淮南，临别，大怅惋。高曰："正臣故人在申州，正与仆书一类，公可便往求之。"遂立申此意。陆柬之尝为高书告身，高常嫌之，不将入秩。后为鼠所伤，乃持示张公曰："此鼠甚解正臣意。"风调不合，一至于此。正臣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译文】

高正臣，广平人，官至卫尉卿。高正臣学习的是王羲之的手法，唐睿宗喜爱他的书法。张怀素的先人与高正臣家有交往，朝中的官员们，有的通过张怀素向高正臣索要他的书法，有的直接向高索要。高经常为向他索要墨迹的人书十五纸，张从中替换了五纸，之后又拿给高看。高没看出来其中有被人替换的。索书的这个人告诉他："有人替换了你的书法。"高笑笑说："那一定是张怀素干的。"又重新仔细审看，挑出来三纸。索书的人说："还有。"高又仔细看了看，竟然再也辨认不出来了。高正臣曾答应为人书写一个屏障，过了约定的时间没写。这时正赶上这个人被派往淮南，临别前，对这件事非常遗憾。高告诉他："我有位故交在申州，跟我写一样的书体。你可以就便请他为你写这个屏障。"于是立即寄书给他那位故人讲明这个意思。陆柬之曾经亲自为高正臣书一份任职文书。高正臣非常讨厌担任官职，不去上任。后来，这份任职文书让老鼠给咬坏了。高正臣就拿着被咬坏了的任职文书给张怀素看，说："这只老鼠很是了解我的心意。"陆、高两人的格调不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高正臣的书法隶书、行书、草书都行。

王绍宗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祖述子敬钦羡柬之。其中小真书，体象尤异。其行书及章草，次于真。常与人书云："鄙夫书翰无工者，特由水墨之积习。恒精心率意，虚神静思以取之。"每与吴中陆大夫论及此道，明朝必不觉已进。陆后与密访知之，嗟赏不少。"将余比虞七，以虞亦不临写故也，但心准目想而已。闻虞眠布被中，恒手画腹皮，与余正同也。"承烈隶行草入能。（出《书断》）

【译文】

王绍宗，字承烈，官至秘书少监。他效仿王献之，钦慕陆柬之，书法的形体非常怪异。他的行书、章草，次于他的真书。王绍宗，常常对爱好书法的人说："一些鄙陋的人在书法上没有什么造诣，主要是太注重临摹、仿书造成的。只有下定恒心悉心尽意地去领会，杜绝一切杂念地去思索，才能有所进步。"他每次跟吴中陆大夫谈论这些道理后，第二天一定在不知不觉中书法就已经长进了。陆大夫后来经过密访知道了这件事情，没少感叹赞赏王绍宗。王绍宗说："陆大夫将我和虞世南比，是因为虞世南也不临摹字帖的缘故，只是心里思到眼睛里就出现了你所思到的字形而已。听说虞世南在破屋里睡觉，总是用手在肚皮上写字，我跟他一样啊。"王绍宗隶书、行书、草书都能写。

郑广文

郑虔任广文博士。学书而病无纸，知慈恩寺有柿叶数间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红叶学书，岁久殆遍。后自写所制诗并画，同为一卷封进。玄宗御笔书其尾曰："郑虔三绝。"（出《尚书故实》）

【译文】

郑虔官任广文博士。他学习书法而苦于没钱买纸，得知慈恩寺有柿树叶堆积了几间屋子，于是借寺内的僧房居住。每天用红叶写书法，时间长了，写遍了寺中所积的柿树叶。后来自己亲笔书写自己作的诗，和画一同编成一卷，进奉给皇上。唐玄宗亲自在这卷书画的末尾写上："郑虔三绝"四个字。

李阳冰

李阳冰善小篆，自言斯翁之后，且（且原作耳，据明抄本改）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开元中，张怀瓘撰《书断》，阳冰、张旭并不载。绛州有篆字与古不同，颇为怪异。李阳冰见之，寝卧其下，数日不能去。验其书是唐初，不载书者名姓。碑有"碧落"二字，时人谓之碧落碑。（出《国史补》）

【译文】

李阳冰擅长小篆，自己说他是秦丞相李斯的后人，而且有志于新学后进，认为曹喜、蔡邕，不必太敬仰他们。开元年间，张怀瓘撰写《书断》，李阳冰、张旭都没有记载在里面。绛州有一石碑上刻的篆字跟古篆不同，很是怪异。李阳冰看见后，就睡在石碑下面，好几天没有离开它。终于验证碑上的书法是唐初人写的，没有署上书写人的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当时人叫它为"碧落碑"。

张旭

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崔邈、颜真卿。旭言："始吾闻公主与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饮醉辄草书，挥笔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后辈言笔札者，虞、欧、褚、薛。或有异论，至长史无间言。（出《国史补》）

又 旭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覩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因诘其何得爱书。答曰："先父受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信天下工书者也。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出《幽闲鼓吹》）

【译文】

张旭深得草书笔法，后传给了崔邈、颜真卿。张旭说："开始时，我听说公主与挑夫争着走路而悟得草书笔法的意境。后来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得草书笔法的神韻。"张旭每次饮酒醉时就草书，挥笔大叫。将头浸入墨汁中用头书写，世上人称他为"张颠"酒醒后看见自己用头写的字，认为它神异而不可重新得到。后人评论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臣、薛稷四人，或许有不同的意见，至于论到张旭，都没有异议。

又 张旭脱去短衣官任苏州常熟尉。上任后十多天，来一位老人递上状纸告状。张旭在状纸上批示判去。过不几天，这位老人又来了。张旭大怒责备老人说："你竟敢用闲事来屡次骚扰公堂？"老人说："我实际上不是到你这理论事情来的。我是看到你批示状纸的字写得奇妙珍贵得可放在箧笥中收藏起来呀！"张旭听后感到惊异，问老人为什么这样喜爱书法？老人回答说："先父受过文化教育，还有著作遗留在世。"张旭让他取来一看，方信老人的父亲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书法倍加长进，越发精妙，堪称一时之冠。

僧怀素

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塚"。（出《国史补》）

【译文】

长沙僧怀素喜爱草书，自己声称他深得草圣张旭笔法的奥妙。僧怀素学习书法用过的废笔成堆，埋在山下，称为"笔塚"。

卷第二百九　书四

杂编 程邈已下　邯郸淳已下　姜诩已下　王羲之　王慄　潞州卢　桓玄　褚遂良

兰亭真迹　王方庆　二王真迹　八体　李都　东都乞儿　卢弘宣　岭南兔

程邈已下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书曰"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其官。善篆隶，小异李斯，见师一时。陈留蔡邕，后汉人，左中郎将。善篆，采喜之法。真定直父碑文，犹传于世，篆者师焉。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官。善篆隶，每书，一坐皆惊。时人谓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作八分楷法。师宜官，后汉，不知何许人。宜官为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耿球碑是宜官书。甚自矜重。或空至酒家，先书其壁，观者云集，酒因大售。至饮足，削书而退。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乃师宜官法。魏武重之，常以书悬帐中。宫殿题署，多是鹄手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译文】

秦狱吏程邈擅长大篆，获罪秦始皇，被囚禁在云阳狱中。他在狱中精心研究文字，对当时的大篆的字体进行改造，或增或减，删去繁琐重复的笔划。秦始皇知道这件事情后，对他的态度改变了，重新起用他，任他为御史。因为这种书体，是一个罪犯在狱中研究出来的，于是称它为"隶书"。扶风曹喜，后汉人，不知道他任过什么官职，擅长篆书，跟李斯的书体稍有不同，曾风行一时，被人效仿。陈留蔡邕，后汉人，官任左中郎将，擅长篆书，承继的是曹喜的书体。蔡邕书写的真定直文碑文，流传后世，研究篆书的人都研究、临摹它。杜陵陈遵，后汉人，不知道任过什么官职，擅长篆书、隶书。每次书写，在坐的人都大吃一惊，当时人称他为"陈惊坐"。上谷王次仲，后汉人，擅作八分楷书，师宜官，后汉人，不知道他是哪个地方的人。师宜官书大字，大到长、宽各有一丈；书小字，小到方寸大的地方可以书写一千个学。流传后世的耿球碑文是师宜官书写的。师宜官特别自珍自重。有时他空手去酒店，在酒店的墙壁上写上字，围观的人如流云一样集聚到这里。酒店里的酒因此卖得很快，老板也就白给他酒喝。待到师宜官的酒喝足了，他就将写在墙壁上的字削掉回家。安定梁鹄，后汉人，官至选部尚书，他的书法学的是师宜官书体。魏武帝曹操非常看重梁鹄的书法，常将他的书法墨迹悬挂在帐中。宫殿的匾额题署，也多是梁鹄的手笔。

邯郸淳已下

陈留邯郸淳为魏临淄侯文学。得次仲法，（法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名在鹄后，毛弘，鹄弟子。秘书八分，皆传弘法。又有左子邑，与淳小异，亦有名。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符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去，极似张伯英。瑗子湜官至尚书，亦能草。弘农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每书云，"匆匆不暇草"。时人谓为"草圣"。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今世人所云芝书者，多是昶也。（出王僧虔《名书录》）

【译文】

陈留邯郸淳，官任魏临淄侯文学，学得王次仲的书体，排名在梁鹄之后，毛弘，梁鹄的学生，他书写的八分楷字体特别新奇，后人都研练毛弘的八分书法。还有个左子邑，他的书法跟邯郸淳稍有不同，也很有名。京都地区的杜度官任魏、齐宰相，开始时是以擅长草书而闻名。安平崔瑗，官任后汉济北相，也擅长草书。平符坚，临摹崔瑗的书帖，王献之去看，觉得很象张芝的书体。崔瑗的儿子崔湜官至尚书，也能书草书。弘农张芝，品德高尚不出来做官，擅长草书，笔力精道遒劲，无以伦比。家中做衣服的布料，必定是先用它练习书法，然后再煮洗漂染。张芝在池塘边练习书法，池塘里的水都被他染黑了。每次写字都说："匆忙没有空闲，写得字迹潦草"当时人称他为"草圣"。张芝的弟弟张昶，官任汉黄门侍郎，也能书草书。今天人们所说的张芝的书法真迹，多数都是张昶墨迹。

姜诩已下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皆伯英弟子，并善草。诞最优，魏宫馆宝器，皆是诞书。魏明帝起凌云台，误先钉榜，而未之题。以笼盛诞，辘轳引上书之，去地二十五丈。诞甚危惧，乃戒子孙，绝此楷法。子少季亦有能称。罗晖、赵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伯英与朱宽书自叙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起亦善草书，不及崔张。刘德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颍川钟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徵，二家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三曰狎书。相闻者也。繇子会，镇西将军。绝能学人书，改易邓艾上章，事莫有知者。河东魏（明抄本魏作卫）觊，魏尚书仆射。善草及古文，略尽其妙，草体微瘦，而笔迹精熟。觊子瓘为晋太保，采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藁是相闻书也。瓘子恒亦善书，博识古文字。燉煌索靖，张芝姊子孙，晋征西司马，亦善草。陈国何元公亦善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著痛快。荥阳陈（陈原作姊，据《法书要录》改）畅，晋秘书令史，善八分。（出《名书录》）

【译文】

姜诩、梁宣、田彦和及司徒韦诞，都是张芝的学生，都擅长草书。其中韦诞造诣最高。魏时的宫殿楼馆的匾额，都是韦诞的手迹。魏明帝造一座凌云台，错误地先将台匾钉在上面，没有题书。明帝让人用笼盛韦诞，再用辘轳摇牵绳索将他带到台上钉匾的地方去书题署。很高，离地约十五丈。韦诞危惧万分，以后告诫子孙：再也不要研习大楷了。他的儿子少季的书法，也有值得称道的长处。罗晖、赵恭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与张芝是同时代人，在西州很有名气，但是他们高傲自大，经常夸耀自己，人们都很不理解。张芝在写给朱宽的书信中，评价自己的书法说："上面跟崔瑗、杜陵比较，我不如二位；下面跟罗晖、赵恭比较，我的书法在他们之上绰绰有余。"河间张起也擅长草书，没有崔瑗、张芝的造诣深。刘德升擅长行书，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颖川钟繇，官任魏国太尉。他的同郡人胡昭、公车徵，二人都学的是刘德升书体。但是胡昭的书法字体偏肥，钟繇的书法字体偏瘦。书有三体：一叫铭石书体，是最妙的。二叫章、程书体。三叫狎书。都是听说来的。钟繇的儿子钟会，官任镇西将军，他的拿手本事是能模仿他人的书体。钟会改写过的邓艾上奏朝廷的奏章，没有人能识破。河东魏觊、官任魏尚书仆射，擅长草书和古文，全部通晓它们的精妙。魏觊的草书字体略微瘦些，而笔法非常熟练。魏觊的儿子魏瓘官任晋国太保，他习的是张芝体，同时参照他父亲魏觊的字体，以他父亲的书法为蓝本。以他父亲的书法为蓝本这件事，也是听人传说的。魏瓘的儿子魏恒也擅长书法，精通古文字。敦煌索靖，是张芝姐姐的儿子的孙子，官任晋征西司马，也擅长草书。陈国何元公也擅长草书。吴人皇象能草书。世人称赞他的草书笔力沉着有力，淋漓酣畅。荥阳陈畅，官任晋国秘书令史，擅长八分。

王羲之

王羲之《告誓文》，今之所传即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朔。其真本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月辛亥，（刘禹锡嘉话录癸卯九月辛亥作癸卯朔九日辛亥，此有脱误）而书亦真。开元初，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讲堂，匠人于鸱吻内竹筒中得之，与一沙门。至八年，县丞李延业求得。上歧王，王以献上。留内不出。或云，其后却借歧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图书悉为灰烬，此书已见焚矣。（出《国史异纂》）

【译文】

王羲之的《告誓文》，现今所见到的帖本，是它的底稿，没有标明年、月、日、朔。它的真本上面标有"维永和十年三月癸卯九日辛亥"的字样。但是，这个帖本也确实是王羲之的墨迹。唐太宗开元初年，润州江宁县瓦棺寺修建学堂，工匠师傅拆迁旧屋时，在房脊鸱吻内的一只竹筒中发现了这本字帖，交给了一个和尚。到开元八年，县丞李延业得到了这个帖本，上献给岐王，岐王又进献给玄宗皇帝。从此，这本字帖留存在宫内了。另有一说是，后来又让岐王借阅出来。开元十二年岐王府上发生一场大火灾，府内藏书全都烧光了，这本帖本也在其中。

王慄

王慄，羲之之叔也，善书画。尝谓右军曰："吾诸事不足道，唯书画可法。"晋明帝师其画，王右军学其书。（出《尚书故实》）

【译文】

王慄，王羲之的叔父，擅长书画。一次王慄对王羲之说："我所做的一些事情不值得一提，唯有书与画可供他人学习效法。"晋明帝司马绍学习过王慄的绘画，王羲之学他的书法。

潞州卢

东都顷年创造防秋馆，穿掘多蔡邕鸿都学所书石经，后洛中人家往往有之。王羲之《借船帖》，书之尤工者也。故山北卢匡，宝惜有年。卢公致书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尝借人也。"卢除潞州，旌节在途，才数程，忽有人将书帖就卢求售。阅之，乃《借船帖》也。惊异问之，云："卢家郎君要钱，遣卖耳。"卢叹异移时，不问其价，还之。后不知落于何人。京师书侩孙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鉴书画，精于品目。豪家所宝，多经其手，真伪无所逃焉。公《借船帖》，是孙盈所蓄，人以厚价求之，不果。卢公时其急切，减而赈之，日久满百千，方得。卢公韩太仲外孙也，故书画之尤者，多阅而识焉。（出《尚书故实》）

【译文】

东都洛阳有一年建造防秋馆，挖掘出许多蔡邕在鸿都学书时所书刻的经文石，以后洛阳人往往家家都藏这些石经文。王羲之的《借船帖》，它的书法尤其工稳精妙。因此，山北卢匡珍藏它有年月了。卢公写封书信给他说要借《借船帖》一读，没有借到。卢匡回信说："《借船帖》是可以到我家中来观赏，从未借出去给人看。"后来，卢公官拜潞州，打着旌节等仪仗上路赴任，才走了几程，忽然有人拿着一本书帖向卢公出售。卢公观之。是《借船帖》啊！惊异地询问出售书帖的人："这书帖是谁家的？"出售书帖的人说："卢家公子需用钱，派我拿出来卖的。"卢公感叹时过境迁，不问售价，将书帖退还给出售帖人。后来就再也不知道《借船帖》的下落了。京都书侩孙盈，名满京师。孙盈父亲叫孙仲客，会鉴赏书画，特别精通名贵书画的品目。京中富豪家中收藏的书画，许多都经他给鉴定过，是真伪都逃不过他的眼睛。卢公的《借船帖》，是孙盈收藏的。以前，有人出高价购买，没有买到手。待卢公购买时，正赶上它的主人急切需用钱，减价出售这本书帖，用来筹集度过困难的钱款。等候了很久，直到筹集到了成千上万的钱，才得到这本《借船帖》。卢公，是韩太仲的外孙，因此他的书与画都很有功夫。这就是读书多了，必然见识广博。

桓玄

晋书中有饮食名"寒具"者，亦无注解处。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糫饼"。桓玄尝盛陈法书名画，请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画，因有污，玄不怿。自是会客不设寒具。（出《尚书故实》）

【译文】

晋书中记载有一种食物名叫"寒具"，书中没有注释说明。后来在贾思勰的《齐民要求》和《食经》中查到了，就是今天用油炸着吃的一种粘食小吃，叫糫饼。桓玄有一次热情地将自家收藏的书法字帖，名画陈列出来给一位客人看。这位客人一边吃着糫饼一边欣观这些字画，没有洗手就翻阅看，见字画污上了油渍，桓玄非常不高兴。从此以后，再有客人来，不摆设糫饼招待客人。

褚遂良

贞观十年，太宗谓魏征曰："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征曰："褚遂良后来书流，甚有法则。"于是召见。太宗尝以金帛购王羲之书迹，天下争赍古书，诣阙以献，时莫能辨其真伪。遂良备论所出，咸为证据，一无舛误。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为真草书屏风，以示群臣。笔力遒利，为一时之绝。购求得人间真行，凡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十纸，装为八十卷。每听政之暇，时阅之。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亦胜弃日。凡诸艺，未尝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今人学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在求其骨力。得其形势，笔力自生。"（出《谭宾录》）

【译文】

贞观十年，太宗跟魏征说："从打虞世南去世后，没有人可与我谈论书法了。"魏征说："褚遂良后来在法书上很有些造诣。"于是，太宗召见褚遂良。唐太宗曾经用重金购买王羲之书法的真迹，天下士人争着购买古书，进宫献给皇上。当时没有人能辨识出古书的真伪，褚遂良对每件古书的鉴定评论就是根据，从来没有出过差误。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太宗用真草书屏风给群臣观看。笔力遒劲有力，在一段时间里，这是绝好的书法了。太宗收集、购买得到流传在世间的真行字帖，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字帖二十纸，装订成八十卷。每到处理完政务的空闲时间里，经常取出来观赏、把玩。太宗曾对朝臣们说过："书法是小道，刚开始学习时不要着急。每天都抽出一点时间来学习，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效果要好得多。各种技艺，没有你用心学了而没有收获的。问题出在你思想不集中，不能集中精力钻进去。今人学习古人的书法，不要特注重它的形体结构，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摸透它的风骨上面。得其骨，笔力自然而然就有了。

兰亭真迹

太宗酷学书法。有大王真迹三千六百纸，率以一丈二尺为一轴。宝惜者独《兰亭》为最，置于座侧，朝夕观览。尝一日，附耳语高宗曰："吾千秋万岁后，与吾《兰亭》将去也。"及奉讳之日，用玉匣贮之，藏于昭陵。（出《尚书故实》）

【译文】

唐太宗酷爱学习书法。有王羲之的书法真迹三千六百纸，都以一丈二尺为轴。最珍贵的是《兰亭序》，将它挂在旁边，不论早晨还是晚上都要欣赏把玩。有一天，太宗附在太子李治的耳边说："我去世之后，将兰亭序让我带去。"到了太宗病逝时，高宗李治将《兰亭序》用玉匣盛着，随葬在太宗昭陵墓内。

王方庆

龙朔二年四月，高宗自书与辽东诸将。许敬宗曰：□□□□□□□□□□□□□□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合有书法。"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臣进讫。有一卷，臣近已进讫。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导十代祖四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见在。"上御武成殿召群臣，取而观之。仍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朝野荣之。（出《谭宾录》）

【译文】

龙朔二年四月，唐高宗亲自写信给辽东诸位将领。高宗对凤阁侍郎王方庆说："你家共有多少书法字帖？"王方庆说："我十代再从伯祖羲之，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先祖将它们全都进献给太宗皇帝。有一卷，我近日已进献皇上了。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询，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同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现在还保存着呢。"高宗皇帝在武成殿召集群臣，让王方庆将这十卷书帖取来给大家看。又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亲手用玉玺给十卷帖集盖印，用此赏赐王方庆。朝野上下都感到荣幸。

二王真迹

开元十六年五月，内出二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书，总一百六十卷，付集贤院。令集字拓两本进，赐诸王。其书皆是贞观中，太宗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定其真伪。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为（按上自右军之迹至装为共二十五字，原缺，据《法书要录》补）八十卷。小王张芝等迹，各随多少勒帙。以"贞观"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其草迹，又令褚遂良真书小字，帖纸影之。其中古本，亦有是梁隋官本者。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则江总、姚察等署记。太宗又令魏褚等，卷下更署名以记之。其《兰亭》本，相传云在昭陵玄宫中。《乐毅论》，长安中太平公主奏借出外拓写，因此遂失所在。五年，陆元悌、魏哲、刘怀信等检校换褾。每卷分为两卷，总见在有八十卷，余并失坠。元悌又割去前代记署，以己之名氏代焉。玄宗自书"开元"二字，为印记之。右军凡一百三十卷，小王二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右军真行书，惟《黄庭》、《告誓》等卷存焉。又得滑州人家所藏右军《扇上真尚书宣示》，及小王行书《白骑遂》等二卷。其书有"贞观年"旧摽织成字。（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十六年五月，宫内取出王羲之、王献之真迹，及张芝、张昶等人的书帖，共一百六十卷，交付集贤院。令集贤院拓两本进献，赐给褚王。这些书帖都是贞观中年，唐太宗命令魏徽、虞世南、褚遂良等大臣审定真伪的。王羲之的真迹。共收集到真书、行书；二百九十纸，装订成七十卷，草书二千纸，装订成八十卷。王献之、张芝等人的真迹，各自根据它们数量的多少编纂成卷。用"贞观"二字治印，印在书卷缝及头里。他们的草书真迹，又令褚遂良用真书体写成小字，帖纸拓影，附在后面。其中的古本，有的是梁、隋官本。梁朝的有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隋朝的有江总、姚察等签署的印记。太宗又让魏征、褚遂良等，在卷下再签署姓名。其中的《兰亭序》，传说随太宗陪葬在昭陵中。《乐毅论》，上太平公主上奏借出去拓写，后来就失去下落了。五年后，玄宗皇帝又敕陆之悌、魏哲、刘怀信等人查核察看，重新改换装裱。原来的一卷分为两卷，总计还有八十卷，其余的都散失了。陆元悌又割去以前朝代的记署，将自己的名字签署在上面取而代之。玄宗皇帝亲自书写"开元"二字，治印，印在上面作为标志。总计有王羲之真迹一百三十卷，王献之十八卷，张芝、张昶各一卷。王羲之的真书、行书，只有《黄庭经》、《告誓文》等卷尚存在。又得到滑州人家收藏的王羲之《扇上真尚书宣示》，及王献之行书《白骑遂》等卷。这二卷书帖上面都记有贞观年的旧标志。

八体

张怀瓘《书断》曰："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谓之八体，而右军皆在神品。右军尝醉书数字，点画类龙爪，后遂有龙爪书。如科斗、玉箸、偃波之类，诸家共二十五般。（出《尚书故实》）

【译文】

张怀瓘在他撰写的《书断》中说："篆、籀、八分、隶书、章草、草书、飞白、行书，通常人们管这八种书称为'八体'而王羲之的书法都列在'神品'之内。王羲之有一次喝醉后书写了几个字，点划象龙爪，后来就有'龙爪书'。再如蝌蚪、玉筋、偃波一类的书法，这些流派共有二十五种。

李都

李都荆南从事时，朝官亲熟。自京寓书，踪甚恶。李寄诗戏曰："草缄千里到荆门，章草纵横任意论。应笑钟张虚用力，却教羲、献枉劳魂。惟堪爱惜为珍宝，不敢留传误子孙。深荷故人相厚处，天行时气许教吞。"（出《抒情诗》）

【译文】

李都任荆南从事时，跟京师中的朝官都很密切。一次他从京城的寓所里往荆南寄去书信一封，字写得很不好，李寄写诗一首戏谑他：你草书的书信历经千里路寄到了荆门，信上的字象章草一样的龙飞凤舞，任你怎么评论都行。可笑钟繇、张芝二位老生先，比起他的后人李都的书法，你们算白用力气了。你李都的书法让二王父子都自愧不如，一生白努力了。只有你的书法才可堪爱惜视为珍宝，可是这么好的书法，我们可不敢将它流传后世贻误子孙。但是，它却载着故人的深厚情谊寄到了我面前，上天时运允许我一口将它吞到肚子里。

东都乞儿

大历中，东都天津桥有乞儿，无两手，以右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用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尝失落。书迹官楷书不如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大历年间，东都洛阳天津桥有个讨饭的小孩，没有双手，用右足夹笔书写经卷讨钱。想书写时，先用脚将笔扔起来，高有一尺多，再用脚将笔接住，没有接不住的时候。这个讨饭小孩用脚写的字，一些官府中的人写的楷书都赶不上他。

卢弘宣

李德裕作相日，人献书帖。德裕得之执玩，颇爱其书。卢弘宣时为度支郎中，有善书名。召至，出所获者书帖，令观之。弘宣持帖，久之不对。德裕曰："何如。"弘宣有恐悚状曰："是某顷年所临小王帖。"太尉弥重之。（出《卢氏杂说》）

【译文】

李德裕作宰相时，有人进献给他一书帖。他得到后常拿出来观赏把玩，很是爱惜。卢弘宣当时官任度支郎中，他擅长书法的名声传播在外。李德裕将卢弘宣召到家中，拿出人家送给他的这一书帖让卢看。卢将书帖拿在手中，过了很久时间一言不发。李德裕问："怎么样？"卢弘宣有些慌恐地说："这副书帖是我早年临的王献之的书帖。"李德裕更加珍惜这付书帖。

岭南兔

岭南兔，尝有郡牧得其皮。使工人削笔，醉失之。大惧。因剪己须为笔，甚善。更使为之，工者辞焉。诘其由，因实对。遂下令，使一户输人须。或不能致，辄责其直。（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岭南有兔，曾经有一个郡牧得到一张岭南兔的皮，让一工匠用兔毫做笔。这位工匠喝醉酒后将兔皮丢失了，非常恐惧，剪下自己的胡须做成笔。郡牧用这只笔写字，觉得很好使。让工匠再做一只这样的笔，工匠推辞不做。郡牧动怒了，责备地问他不做的原因？工匠不得以，将事情的缘由告诉了郡牧。于是郡牧下令让各家送来人须，有不能送来的，就责令用钱来代替人须。

卷第二百十　画一

烈裔　敬君　毛延寿　赵岐　刘褒　张衡　徐邈　曹不兴　卫协　王献之 顾恺之　顾光宝　王慄　王濛　戴逵　宗炳　黄花寺壁

烈裔

秦有烈裔者，骞霄国人。秦皇帝时，本国进之。口含丹墨，噀壁以成龙兽。以指历地（地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如绳界之，转手方圆，皆如规度。方寸内有五岳四渎，列国备焉。善画龙凤，轩轩然唯恐飞去。（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秦朝时有个叫烈裔的人，骞霄国人。秦始皇时代，是他本国将他当成贡品进献给秦朝的。烈裔口含颜料，喷在壁上就形成龙兽形象，用手指划地面就象用绳子丈量一样的准确。他手一转划出的方形和圆圈就象用尺子、圆规等工具划出来的似的。烈裔可以在一寸见方那么大的地方画上各种山岳、河流，各个国家的版图。他特别擅长画龙画凤，画出的龙凤活脱脱的，唯恐它展翅飞去。

敬君

齐敬君善画。齐王起九重台，召敬君画。君久不得归，思其妻，遂画真以对之。齐王因覩其美，赐金百万，遂纳其妻。（出刘向《说苑》）

【译文】

齐国的敬君擅长绘画。齐王建造一座九重台，召见敬君去九重台作画。敬君很长时间没有回家了，他非常想念他的妻子，于是绘了一幅妻子的画像，很美，跟真人一样。齐王看见了这幅画像，也觉得画的女人非常美丽。于是齐王赏赐给敬君钱百万，将他的妻子迎入宫内为嫔妃。

毛延寿

前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压后宫。而（压后宫而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占对举止，各尽（各尽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闲雅。帝悔之，而业已定。帝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新丰原作杂画，据《西京杂记》改）刘白、龚宽并工（刘白、龚宽并工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牛马众势，人形丑好，不逮（逮原作在，据《西凉杂记》改）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同日弃市。京师画工，于是差希。（出《西京杂记》）

【译文】

前汉元帝时，后宫里的嫔妃特别多。元帝不能经常都看到她们，于是画工们给这些嫔妃们每人画一幅像，元帝看着画像喜爱那个就召见那个。后宫里的嫔妃们都纷纷贿赂画工，多的给十万钱，少的也得给五万钱，为的是让画工将自己画得妩媚漂亮些，好得到皇帝的宠爱。只有王嫱不肯贿赂画工，这样，她始终没有让元帝召见过。后来，汉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匈奴的单于派来使者向汉元帝求婚，请求将一位美女嫁给他们的君王为正妻。汉元帝按照画工们绘制的画像下诏将王嫱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待到将王嫱召见来时，元帝才发现她的美丽容貌压倒后宫。其余的那些嫔妃们谁也没有王嫱美貌。而且，眼前这位他第一次见到的嫔妃，行、立、坐、卧、一举一动、一频一笑都是那么的闲雅大方，妩媚得让人销魂。汉元帝深深地感到惋惜与后悔。但是事情已成定局，堂堂大汉朝的天子得讲信誉，不能再更换人选了。于是，元帝命人彻底追究这件事情。将所有宫内的画工都处死。抄没画工们的家产时发现，每个画工的家产都超过一百万。其中有一个画工叫毛延寿，杜陵人，他为作人像画丑陋的、老的、年轻的，都画得真实生动。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等画工都擅长画牛马群图。然而画人像不管是美是丑都赶不上毛延寿。下杜阳望也画得一手好人像。他尤其擅长调配颜色，也是同一天被处死。一时间，京城中的画工很少了。

赵岐

后汉赵歧字邠卿，京兆杜陵人。多才艺，善画。自为寿藏于郢城中。画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居宾位，自居主位，各为赞诵。献帝建安六年，官至太常卿。（出范晔《后汉书》）

【译文】

后汉赵歧，字邠卿，京都地区杜陵人，多才多艺，擅长绘画。他给自己绘的寿像藏在郢城中。画像上画有季札、子产、晏婴、叔向四人位在宾座，将他自己画在主位。这四个人给他献赞礼祝寿。汉献帝建安六年。赵歧官任太常卿。

刘褒

后汉刘褒，桓帝时人。曾画云台阁。（明抄本台阁作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官至蜀郡太守。（出张华《博物志》）

【译文】

后汉刘褒，汉桓帝时代的人，曾经给云台阁作画，人们看了后感觉热；又画《北风图》这回人看了感觉凉了。官至蜀郡太守。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高才过人，性聪，明天象，善书。累拜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年六十二。昔建州满城县山有兽名"骇神"，豕身人首，状貌丑恶，百鬼恶之。好出水边石上，平子往写之，兽入水中不出。或云，此兽畏写之，故不出。遂去纸笔，兽果出。平子拱手不动，潜以足指画之。今号巴兽潭。（出郭氏《异物志》）

【译文】

后汉的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才高过人，生性聪慧，通晓天象，擅长书法，多年官任郎中，后来出任河间王相，享年六十二岁。以前，建州满城县山中出现一只怪兽名叫"骇神"。人头猪身，长相非常丑恶，各种山神鬼怪都厌恶它。这种怪兽在水边石头上出现，张衡前去山中想将它画下来。他来到水边取出纸笔后，怪兽又不出来了。有人说："这只怪兽惧怕画它，因此不出来了。于是张衡收起纸笔，双手交叉着放在胸前，一动也不动，怪兽果然出来了。张衡悄悄用脚指将它画下来。这幅画现在有人称它为《巴兽潭》。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性嗜酒，善画。魏明帝游洛水，见白獭爱之，不可得。邈曰："獭嗜鲻鱼，乃不避死。"遂画板作鲻鱼，悬岸。群獭竞来，一时执得。帝嘉叹曰："卿画何其神也。"答曰："臣未尝执笔，所作者自可庶几。"（出《齐谐记》）

【译文】

魏徐邈，字景山，好喝酒，擅长绘画。魏明帝游赏洛水，看见从水中出来一只白獭。明帝非常喜爱它而又不能捉到它。徐邈说："獭喜欢吃鲻鱼，见到鲻鱼不怕死地抢着吃。"之后，他就在画板上画上鲻鱼挂在岸边，果然引得群獭争相来食，终于捉到一只白獭。明帝赞叹地说："徐卿你画的鲻鱼简直都神了，竟能将白獭引来！"徐邈回答说："我不常执笔绘画。我作的画，都跟这幅鲻鱼差不多。"

曹不兴

谢赫云："江左画人吴曹不兴，运五千尺绢画一像，心敏手疾，须臾立成。头面手足，胸臆肩背，无遗失尺度。此其难也，唯不兴能之。"陈朝谢赫善画，尝阅秘阁，叹伏曹不兴所画龙首，以为若见真龙。（出《尚书故实》）

【译文】

谢赫说："江左吴地有个画人叫曹不兴，在五千尺阔的绢上画人像，心想手到不一会儿就画好了。画上的人物头、脸、手、脚、胸膛、两肩、脊背，都非常合乎比例。这是很难做到的，只有曹不兴能画到这种程度。"陈朝谢赫也擅长作画，有一次他悄悄走进曹不兴作画的秘室中，看到曹不兴画的一只龙头，栩栩若生，以为自己看到的是一只真龙头。谢赫叹服不已。

卫协

晋卫协。《抱朴子》云："卫协、张墨、并为画圣。孙鸿之《上林苑图》，协踪最妙。又《七佛图》，人不敢点眼睛。"恺之论画云，《七佛》与《烈女》，皆协之迹，壮而有情势。《毛诗北风图》亦协手，巧密于情思。"此画短卷，长装八分。张彦远题云，元和，宗人惟素将来，余大父答以名马精绢二百匹，惟素后却又将货与韩愈。韩之子昶借与相国段文昌，却以模本归于昶。会昌元年见段家本。后于襄州从事见韩家本。谢赫云，"古画皆略，至此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备该形似而有气韵，陵跨群雄。旷代绝笔。在第一品曹不兴下，张墨、荀勖上。"（出《名画记》）

【译文】

晋人卫协。《抱扑子》说："卫协、张墨、并列为画圣。孙鸿收藏的《上林苑图》，是卫协画作中最好的一幅。还有《七佛图》，画上的人物都不敢给他们画上眼睛。恐怕点上后，人物活了以后从画上走下来。"顾恺之评论画说："《七佛图》与《烈女图》都是卫协的真迹，人物壮美而情趣盎然。《毛诗北风图》也出自卫协之手，构思的奇巧在于表现人物的情态上。"这是一幅短卷，长装八分。张颜远题字："唐宪宗元和年间，同族人惟素要将这幅画卖给我家，我的祖父答应用名马，精绢二百匹买这幅画。后来，惟素又将这幅画卖给了韩愈。韩愈的儿子韩昶，借给了相国段文昌。段文昌留下了真迹，却将摹本还给了韩昶。会昌元年，见到了段文昌家中收藏的真本，后来又在襄州从事那里见到了韩家摹本。"谢赫说："古人的画都很粗糙，到了卫协才开始精美起来。作画的六种技法比较全面地运用了，而且日渐精熟。卫协的画虽然还没有达到形神兼备的程度，却已经超越了以前的诸位画师，是世间从来未有过的绘画精品。他的作品在画坛第一名家曹不兴之下，在张墨、荀勖之上。"

王献之

晋王献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风流高迈。草隶继父之美，妙于画。桓温尝请画扇，误落笔，就成乌駮悖牛，极妙绝。又书《驳牛赋》于扇上，此扇义熙中犹在。（出《名画记》）

【译文】

晋王献之，字子敬，年轻时就负有盛名，风流豪迈，草书、隶书继承他父亲王羲之的风格，更擅长作画。桓温曾经请他画扇面，下笔有误，就着这一错笔而画出一头乌斑母牛，画极好。又作一首《斑牛赋》，写在扇子上。这把扇子，义熙年间还有呢。

顾恺之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字虎头，晋陵人。多才气，尤工丹青，傅写形势，莫不妙绝。谢安谓长康曰："卿画自生人已来未有。"又云："卿画苍苍，古来未有。"曾以一橱画暂寄桓玄，皆其妙迹所珍秘者，封题之。其后玄闻取之，诳云不开。恺之不疑被窃，直云："妙画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又尝悦一怜女，乃画女于壁，当心钉之。女患心痛，告于长康，康遂拔钉。乃愈。又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曰："明府无病，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便如轻云蔽日。"画人物，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貌，正在阿堵之中。"又画裴楷真，颊上乃加三毛。云："楷俊郎，有鉴识。具此，观之者定觉殊胜。"嵇康赠以四言诗，画为图。常云："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又画谢幼舆于一岩中，人问其故。云："一丘一壑，此（明抄本此字上有谓之二字）子宜置岩壑中。"长康又尝于瓦棺寺北殿内画维摩居士，画毕，光辉月余。《京师寺记》云，兴宁中，瓦棺寺初置僧众，设刹会，请朝贤士庶宣疏募缘。时士大夫莫有过十万者，长康独注百万。长康素贫，众以为大言。后寺僧请勾疏，长康曰："宜备一壁。"闭户不出（不出原作往来，据明抄本改）一月余，所画维摩一躯工毕。将欲点眸子，乃谓僧众曰："第一日观者，请施十万；第二日观者，请施五万；第三日观者，可任其施。"及开户，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及百万。刘义庆《世说》云，桓大司马每请长康与羊欣讲论画书，竟夕忘疲。（出《名画记》）

又 《清夜游西园图》，顾长康画。有梁朝诸王跋尾处云，图上若干人并食天厨。贞观中，褚河南诸贤题处具在。本张惟素家收得，至相国张公弘靖。元和中，宣惟素并钟元常写《道德经》，同进入内。后中贵人崔谭峻自禁中将出，复流传人间。惟素子周封前泾州从事在京，一日有人将此图求售，周封惊异之，遽以绢数匹易得。经年，忽闻款门甚急。问之，见数人同称，仇中尉愿以三百素绢，易公《清夜图》。周封惮其迫胁，遽以图授之。明日，果赍绢至。后方知诈伪，乃是一豪士求江淮大监院。时王淮判盐铁，酷好书画，谓此人曰："为余访得此图，然遂公所请。"因为计取耳。及王家事起，复流一粉铺家。郭侍郎承嘏阍者以钱三百市得。郭公卒，又流传至令狐家。宣宗尝问相国有何名画，相国其以图对。后进入内。（出《尚书故实》）

【译文】

晋顾恺之，字长康，小名叫虎头，晋陵人。顾恺之很有才气，尤其擅长作画。他的画构图勾线，涂抹写意，没有不绝妙的。谢安对顾恺之说："你的书法，自从有人类存在以来没有过你这样的。"又说，"你的画郁郁苍苍，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顾恺之曾经将一厨柜的画暂时寄放在恒玄家里，都是他最上品的画从未面世过的，并贴上封条。后来恒玄听说厨柜里盛的都是顾恺之自己的上品画作，便打开柜将画取走，并欺骗顾说他并没有打开柜子。顾恺之不怀疑他柜子里的画是让人给偷走了。而是自我解释说："好画能通神，幻化成仙飞走了。就象人修炼成仙一样。"顾恺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顾恺之曾经爱过邻居的一位姑娘，将这位姑娘的画像画在墙上，用钉子钉在心上。这位姑娘马上心疼，将这事告诉了顾恺之。顾恺之马上拔走画像上的钉子，这位邻家姑娘心马上不疼了。还有一次，顾恺之想为殷仲堪画一幅像。殷仲堪有眼疾，坚决辞谢。顾恺之说："画像上的你眼睛没有病，我画人物从来不点眼睛。若明点眼瞳，涂上一笔，便如同轻云蔽日一样，那不好。"顾恺之画人物，多年不画眼睛。有人问他不画眼睛的原因，他回答说："画人物画身体四肢画得好与不好，没有多大关系，传神之笔，就在这不画眼睛中呢！"顾恺之给裴楷画像，脸颊上加上三根毛，说："裴楷长相俊，有鉴识，就画在此处。看画的人一定感觉这个人很不寻常。"嵇康赠给顾恺之四言诗一首，顾恺之将诗意绘成画，常常指着这幅画说："画上的这个人物，画他挥手弹琴很容易，画他目送归飞的鸿雁就难了。"顾恺之又作一幅画，画的是谢幼舆站在山谷中。有人问他怎么这样画？回答说："一山一谷，这个人适合将他放在山谷中。"顾恺之曾经为瓦棺寺北殿的墙壁上画维摩居士像，画好后维摩头顶华光四射，月余不散。《京师寺记》上记着说："兴宁中年，瓦棺寺刚建成住进僧人，设置法会，请朝中贤士，世间应人捐款赞助，当时的官员文士捐款没有超过十万钱的，唯有顾恺之捐资百万钱。他家一向清贫，人们都认为他在说大话，后来法会上宣读的捐款祝祷文上写的数额付款时，顾恺之对僧人说："请贵寺选一面空白墙壁，我去到那里后，关好门户，不许他人进入。顾恺之在寺里整整呆了一月有余，在这面墙壁上绘一幅巨大的维摩画像，将要画眼睛时，顾恺之对僧人说："这幅画作好后，第一天来观看的人，请让他向寺里施钱十万，第二天来观看的施钱五万，第三天来看的随便施多少都可以了。到打开门时，壁上的维摩巨像，光濯整个寺院。前来观看布施的人群堵塞寺门，挤满了寺院，不到一会儿工夫，就集资上百万钱。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说："桓玄大司马，每请顾恺之与羊欣讲论画书时，竟然一谈就是一个通宵，连疲劳都忘记了。"

又 《清夜游西园图》是顾恺之画的。画的末尾处，有梁朝诸王写的《跋》：画上象有上千人一同在天上的御厨里吃饭。唐太宗贞观年间，褚遂良等诸位贤人的题署也都具在。《清夜游西园图》原来由张惟素家收藏，一直传到宰相张弘靖。唐宪宗元和年间，皇上宣召张惟素和钟繇进宫书写《道德经》，张惟素同时将此画进献给皇上。后来宫内太监崔谭峻又从宫内将这幅画带出来，使它重又流入民间。张惟素的儿子前泾州从事张周封在京期间，一天，有人拿着《清夜游西园图》想卖给他。张周封非常惊异，马上付给这个人几匹绢买得这幅名画。过了一年，忽然听到有人急剧地敲门，问这个人有什么事？看到门外有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仇中尉愿意用三百匹白绢换你的《清夜游西园图》。"张周封惧怕这些人威胁他，立即将《清夜游西园图》取出来，给了这些人。第二天，果然有人如数运来了白绢。后来才知道，这是受了人家的欺诈。原来，有一个劣绅有求于江淮盐署衙门，当时是王淮在那署理盐铁。此公酷受书画，对求他的这个人说："你能为我求得《清夜游西园图》，一定满足你的请求。"这才有这位豪绅设计从张周封那里诈取《清夜游西园图》一事。待到王淮家犯事后，这幅画又流入一个粉铺家，又让郭侍郎委托一个在宫内担任祭祀执事的人，用三百钱买到手里。郭侍郎去世后，这幅《清夜游西园图》又流入令狐家。唐宣宗有一次问宰相令狐藏有什么名画？令狐说他家藏有一幅《清夜游西园图》。后来，将这幅画进献给皇上。

顾光宝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陆溉，患疟经年。医疗皆无效。光宝常诣溉，溉引见与卧前，谓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疗矣，君知否？"光宝不知溉患，谓溉曰："卿患此，深是不知。若闻，安至伏室。"遂命笔，以墨图一狮子，令于外户榜之。谓溉曰："此出手便灵异，可虔诚启心至祷，明日当有验。"溉命张户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户外有窸窣之声，良久，乃不闻。明日，所画狮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户外皆点焉。溉病乃愈，时人异之。（出《八朝画录》，明抄本作出《八朝穷怪录》）

【译文】

顾光宝能画。建康有个人叫陆溉，身患疟疾有一年了，多处求医治疗都不见效果。顾光宝有一次到陆溉家去，陆溉将他请到床前，说："我患这种病很长时间了，怎么治也治不好，你知道吗？"顾光宝不知道他患有这种病，对他说："你患了这种病，我确实不知道。要知道，何必让你躺在室内这么久。"于是让人拿来笔墨，画一墨狮子，让陆溉张贴在室外的牌榜上，并对陆溉说："这幅狮子图贴出去便灵验。你可在心里虔诚祷告，明天就会灵验的。"陆溉当即让人张贴室外牌榜上，并派家人焚香膜拜墨狮。到了这天晚上半夜时分，听到室外有窸窣之声，过了好久，才听不到了。第二天早起，见牌榜上贴的墨狮子，口中胸前有淋漓的血迹，整个室外都溅有血点子。陆溉的疟疾病痊愈了。当时的人都感到惊异。

王慄

晋王慄字世将，琅琊临川（明抄本，许刻本川作沂）人。善属词，攻书画。过江后，为晋朝书画第一。音律众妙毕综。元帝时为左卫将军，封武康侯。时镇军谢尚于武昌乐寺造东塔，戴若思造西塔，并请慄画。（出《名画记》）

【译文】

晋王慄，字世将，琅琊临川人，擅长填词，又攻书画。过长江后，是晋朝书画界第一妙手。诗、琴、书、画全都通晓。晋元帝时官任左卫将军，封武康侯。当时正值镇军谢尚在武昌乐寺建造东塔，戴若思建造西塔，都请王慄为塔作画。

王濛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放诞不羁，书比慄（《历代名画记》五慄作庾。）翼。丹青甚妙，颇希高远。尝往驴肆家画轜车。自云："我嗜酒好肉善画，但人有饮食美酒精绢，我何不可也。"特善清谈，为时所重。（出《名画记》）

【译文】

晋王濛，字仲祖，晋阳人，生性放诞不羁。书法比王慄高，绘画大妙，特别追求高远的境界，经常去驴市那儿画丧车。王濛自嘲道："我平生嗜酒好吃肉擅长绘画，如果有人肯拿出丰盛的菜肴、美酒、白丝绢，我为什么不可以为他作画呢！"王濛特别擅长高谈阔论，为当时人所看重。

戴逵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铚县人。幼年已聪明好学，善琴攻画。为童儿时，以白瓦屑鸡卵汁和溲作郑玄碑，时称绝妙。庾道季看之，语逵云："神犹太俗，卿未尽耳。"逵曰："唯务允当，免卿此语。"（出《名画记》）

又 戴安道幼岁，在瓦棺寺内画。王长史见之曰："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但恨吾老，不见其盛耳。"（出《世说杂书》）

【译文】

晋戴逵，字安道，谯郡铚县人，幼年时就聪明好学，擅长弹琴爱好绘画。戴逵在孩童时，就用白瓦屑、鸡蛋汁放在一块，再用尿将它们和在一起作成郑玄碑，当时人看了都称赞他作的绝妙。庚道季看了后，对戴逵说："这座碑的神韵还太俗气，你还没有尽心地去作。"戴逵说："我一定将它作的再好些，免得你说这样的话。"

又 戴逵小时候，在瓦棺寺内作画，王长史看到后说："这孩子没有经过拜师学艺就能作画，他最终有一天会成名的。但是可惜我年迈了，见不到名声鼎盛时候的他了。"

宗炳

宋宗炳字少文，善书画，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结宇衡山，以疾还江陵。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历，皆图于壁，坐卧向之。（出《名画记》）

【译文】

宋宗炳，字少文，擅长书画。他西面乘船去过荆江、巫峡，南面登过衡山。并且在衡山建座草房住在那里，后来因为有病才返归江陵。感叹地说："年老多病，天下的名山恐怕不能都游遍了。我该沉淀一下我的情绪，平心入静，躺在家里游吧。"于是将他游历过的名山大川都绘画在墙壁上，整日坐卧面向墙壁观看。

黄花寺壁

后魏孝文帝登位初，有魏城人元兆能以九天法禁绝妖怪。先邺中有军士女年十四，患妖病累年，治者数十人并无据。一日，其家以女来谒元兆所止，谒兆。兆曰："此疾非狐狸之魅，是妖画也。吾何以知？今天下有至神之妖，有至灵之怪，有在陆之精，有在水之魅，吾皆知之矣。汝但述疾状，是佛寺中壁画四天神部落中魅也，此言如何？"其女之父曰："某前于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恩，常携此女到其下。又女常惧此画之神，因夜惊魇，梦恶鬼来，持女而笑，由此得疾。"兆大笑曰："故无差。"因忽与空中人语，左右亦闻空中有应对之音。良久，兆向庭嗔责之云："何不速曳，亟持来。"左右闻空中云："春方大神传语元大行，恶神吾自当罪戮，安见大行？"兆怒，向空中语曰："汝以我诚达春方，必请致之。我为暂责，请速鏁致之。"言讫，又向空中语曰："召二双牙八赤眉往要，不去闻（明抄本闻作问）东方。"左右咸闻有风雨之声，乃至。兆大笑曰："汝无形相，画之妍致耳，有何恃而魅生人也。"兆谓其父曰："汝自辨其状形。"兆令见形，左右见三神皆丈余，各有双牙长三尺，露于唇口外，衣青赤衣。又见八神俱衣赤，眼眉并殷色，共扼其神，直逼轩下。蓬首目赤，大鼻方口，牙齿俱出，手甲如鸟，两足皆有长毛，衣若豹鞹。其家人谓兆曰："此正女常见者。"兆令前曰："尔本虚空，而画之所作耳，奈何有此妖形？"其神应曰："形本是画，画以象真，真之所示，即乃有神。况所画之上，精灵有凭可通，此臣所以有感。感之幻化，臣实有罪。"兆大怒。命侍童取罐瓶受水，淋之尽，而恶神之色不衰。兆更怒，命煎汤以淋，须臾神化，如一空囊。然后令掷去空野，其女于座即愈，而父载归邺。复于黄花寺寻所画之处，如水之洗，因而骇叹称异。僧云敬见而问曰："汝此来见画叹称，必有异耶，可言之。"其人曰："我女患疾，为神所扰。今元先生称是此寺画作妖。"乃指画处所洗之神，僧大惊曰："汝亦异人也。此寺前月中，一日昼晦，忽有恶风玄云，声如雷震，绕寺良久，闻画处如擒捉之声。有一人云，势力不加元大行，不如速去。言讫，风埃乃散。寺中朗然，晚见此处一神如洗。究汝所说，正符其事。"兆即寇谦之师也。（出林登《博物志》）

【译文】

后魏孝文帝初登位时，有个魏城人叫元兆的，能用九天法禁绝妖怪。超先，邺中有个军士的女子，十四岁，得上了一种邪病有好几年了。给这女孩治病的，先后有几十个人，都没有办法治好她。一天，这个军士带着女儿到元兆住的地方来求见他给女儿治病。元兆看了看女孩，说："她的病不是狐仙等妖魅作的怪，是画妖使她这样的啊。我怎么知道的？现在天下有成了神仙的妖精，也有具备灵性的妖精；有在陆地上的妖精，有在水中的妖精……我都知道他们啊。你所讲述的病状，是佛寺中壁画上面四天神部下的魅在这个女子身上作祟。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女孩的父亲说："先前我在云门黄花寺中东壁画东方神下乞求他老人家施给我恩惠，经常带着我这个女孩一块儿去，我这女孩常常惧怕这壁画上的神仙，夜里梦魇，梦见恶鬼来了，抓住她大笑，从此得了这种邪病。"元兆大笑，说："没错。"忽然与空中人说话，左右的人也听到空中有人语跟他对答。过了好一会儿，元兆向室外庭院中生气地责备说："怎么不快回去？疾速将他押来！"旁边的人听到空中有人说："春方大神传话给元大行：'恶神我自己应当处死，怎么还需要见元大行呢？"元兆大怒，向空中说道："你为我转告春方大神，必须请他来，我要立即责罚他，请他们赶快将他锁上带来。"说完了，又向空中说："速召二位双牙将、八位赤眉将速去。不用去告诉东方大神了。"元兆身旁的人都听到忽然有风雨声大作，到了近前。元兆大笑说："你本来没有身形的，画得还挺好的呢。你仗恃着什么来迷惑生人？"又对患邪病的女孩说："你自己辨认一下，是不是他？"于是，他又命令这些神灵们现出原形。元兆身旁的人看见有三位神灵在他们面前，身高一丈多，每个神灵都长着三尺长的双牙，露在口外，穿青红色的衣裳。又看见有八位身穿红色衣裳、长着红眉毛的神灵也站在那儿。他们一块儿抓住春方大神迫使他到屋门口这边来。这位春方大神头发蓬乱，双眼通红，鼻大口方，牙齿都露在外面，手上的指甲象鸟爪，两脚长着长毛，身上穿的衣服象是拔掉毛的豹皮。病女孩的父亲说："这个灵怪正是我女儿常见到的那个。"元兆命令春方大神到跟前来，说："你本来是没有形体的，只是在墙壁上将你画出来了。怎么会有了这种妖形呢？"春方大神回答说："形就是画，画得跟真的一样。真，就是有神了。况且，又画在墙壁上了，精灵有了可以凭依附体的东西。这样，具备了形体的同时也具备了情感；而情感又让我迷上了这位女孩。罪臣实在是有罪啊？"元兆大怒，让服侍他的童仆用罐瓶盛水浇这位春方大神。水浇完了。这位春方大神神色依然。元兆越发愤怒，又让童仆将水烧开了再浇，转眼间这位恶神化为乌有，地上只留下一个状如空袋子的东西。元兆让童仆将这件东西扔到空野里去。那位患邪病的女孩也马上坐起来，病也好了。女孩的父亲带领女孩回到邺郡后，又来到黄花寺里画壁画的东墙前。他看到画春方大神的地方，象被水浇过似的。大为吃惊，连声说："真是怪事，真是怪事！"寺内僧人云敬看见他，问："你这次来见到壁画称怪，一定有特殊原因，请你说说。"女孩的父亲说："我女儿患的邪病，是受到神怪的骚扰。元先生说，就是你们这幅壁画上的春方大神骚扰的。"说着，用手指向壁画上被水浇洗的地方。云敬僧人大惊，说："你也是个怪异的人。上个月有一天，大白天的，忽然寺院内变得昏暗如晦，狂风大作，黑云奔涌，响声如雷，绕着寺院转了好长时间。而且隐约听到壁画这里象有人被捉拿的声音。有个声音说："我们的势力压不过元大行，不如赶快去吧。说完了，狂风才散去，寺院内又跟原先一样晴朗了。待到了晚上，才发现这壁画上有一具神像象被水洗去了似的。考究一下你刚才说过的事，正相符合。"元兆，就是寇谦的老师。

卷第二百十一　画二

宗测　袁茜　梁元帝　陶弘景　张僧繇　高孝珩　杨子华　刘杀鬼　郑法士 阎立德　阎立本　薛稷　尉迟乙僧　王维　李思训　韩干

宗测

南齐宗测字敬微，炳之孙也，代居江陵。不应招辟。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为参军，测答曰："何得谬伤海凫，横斤山木？"性善书画。传其祖业，志欲游名山。乃写祖炳所画《尚子平图》于壁。隐庐山，居炳旧宅。画阮籍遇孙登于行障上，坐卧对之。又永业寺佛影台。皆称臻绝。（出《南齐记》）

【译文】

南齐宗测，字敬微，宗炳的孙子，他家世代居住在江陵。宗测从不应召去做官。骠骑将军豫章王嶷请他任参军，他回答说："为什么要滥杀那些无辜的海鸟野鸡？为什么要去滥砍那些与人世无争的树木？"宗测生来就爱好书法，绘画。他继承先人的书画事业，立志要游历名山大川。他将祖父宗炳的遗作《尚子平图》，临摹在室内墙壁上。宗测一生隐居在庐山祖父留下的旧宅里，将阮籍遇孙登的故事，画在室内的屏风上，终日或坐或躺在屏风前观看。宗测还为永业寺的佛影台作过画。人们都称赞宗测的画达到绝妙的境界。

袁茜

齐袁茜，陈郡人。时南康郡守刘缯妹为鄱阳王妃，伉俪甚笃。王为齐明帝所诛。妃追伤过切，心用恍惚，遂成癔病。医所不疗。袁茜善图写。画人面，与真无别。乃令画王形象，并图王平生所宠姬，共照镜，状如偶寝。密令媪奶示妃。妃见乃唾之，因骂曰："斫老奴晚！"于是悲情遂歇，病亦痊除。（出谢赫《画品》）

【译文】

袁茜，齐朝陈郡人。当时，南康郡守刘缯的妹妹嫁给鄱阳王为妃，夫妻俩很是相爱。后来，鄱阳王让齐明帝给杀害了。刘缯的这个妹妹悲伤过重，心神恍惚，终于酿成了癔病。请医生诊治怎么也治不好。听说袁茜擅长绘画，画的人像，跟真人没有什么两样。南康郡守就请袁茜绘画鄱阳王的形象，并将他平生所宠爱的姬妾画在他身边，共同照镜子，情形象要一块儿睡觉，让一个老奶仆悄悄地将这幅画拿给郡守的妹妹看。王妃看到后，啐一口，骂道："怎么不将他早杀了呢！"于是，王妃的悲伤逐渐平静下来，癔病也随着痊愈了。

梁元帝

梁元帝常画圣僧，武帝亲为作赞。任荆州刺使时，画《蕃客入朝图》，帝极称善（据梁书）。又画《职贡图》，并序外国贡献之事（序具本集）。又游春苑，白麻纸《画鹿图》、《师利像》、《鹳鹤》、《陂池芙蓉》、《醮鼎图》。并有题印传于代。（出《名画记》）

【译文】

梁元帝曾经画过圣僧，武帝亲自为他写赞词。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时，曾经画过《蕃客进朝图》，武帝特别称赞这幅画。梁元帝还画过《职贡图》，并在题词中记述了外国使臣进献贡品的情形。梁元帝游春苑后，用白麻纸画《鹿图》、《师利象》、《鹳鹤》、《陂池芙蓉》、《醮鼎图》。上面都有题款与用印，流传后世。

陶弘景

梁陶弘景字通明，明众艺，善书画。武帝尝欲征用。隐居画二牛：一以金笼头牵之，一则逶迤就水草。梁武知其意，遂不以官爵逼之。（出《名画记》）

【译文】

南北朝时梁人陶弘景，字通明，懂得各种技艺，擅长书法绘画。梁武帝曾想征召他出来担任官职，他在隐居处画二条牛：一条牛让人用金笼头牵着它，一条牛随意在水边吃草。梁武帝从这幅《双牛图》上看出了他隐居不愿为官的寓意，于是就不再给他官职，封他爵位来逼迫他了。

张僧繇

梁张僧繇，吴人也。天监中，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武帝修饰佛寺，多命僧繇画之。时诸王在外，武帝思之。遣僧繇传写仪形，对之如面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内有柏堂。僧繇画庐舍那像及仲尼十哲。帝怪问："释门内如何画孔圣？"僧繇曰："后当赖此耳。"及后周灭佛法，焚天下寺塔，独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毁拆。又金陵安乐寺画四龙，不点眼睛。每云："点之即飞去。"人以为妄诞，因请点之。须臾，雷电破壁，二龙乘云腾上天。未点睛者见在。初吴曹不兴图青溪龙，僧繇见而鄙之，乃广其像于龙泉亭。其画留在秘阁，时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龙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又画《天竺二胡僧》。因侯景乱，散拆为二。一僧为唐右常侍陆坚所宝。坚疾笃，梦胡僧告云："我有同侣，离拆多年，今在洛阳李家。若求合之，当以法力助君。"陆以钱帛，求于其处，果购得之。疾亦寻愈。刘长卿为记述之。其张画所有灵感，不可具戴。（出《名画记》）

又润州兴国寺，苦鸠鸽栖梁上秽污尊容。僧繇乃东壁上画一鹰。西壁上画一鹞。皆则首向檐外看。自是鸠鸽等不复敢来。（出《朝野佥戴》）

【译文】

张僧繇，南北朝时前梁吴地人。天监年间，官为武陵王国将军吴兴太守。梁武帝修饰佛寺时，多次让张僧繇给这些佛寺绘画。当时，梁武帝的几位王子都封地在外。武帝特别想念他们，派张僧繇前往几位王子的封地绘画他们的仪容、形体，梁武帝看到几位王子的画像就象见了他们的面一样。江陵有个天皇寺。是齐明帝时建造的，里面设有柏堂。张僧繇在柏堂里画上卢那舍和孔子等十位哲人的画像，明帝责怪他，问："佛门内怎么能画孔子的像？"张僧繇回答说："以后还当仰仗这位孔圣人呢。"待到后周消灭佛教的影响时，焚烧天下寺庙，佛塔，唯独柏堂殿因为画有孔圣人的画像而没有被拆毁。张僧繇在金陵安乐寺内画了四条龙，不点眼睛。每次都说："若点上眼睛，龙就会腾空飞去。"有人认为他这是荒唐的妄想，就请他给龙点眼睛。张僧繇点了两条龙的眼睛后，不多一会儿，电闪雷鸣，击穿墙壁，这两条龙穿壁驾云彩飞上天去。未点眼睛的那两条龙还在那儿。初时，吴人曹不兴画青溪龙，张僧繇看了后没有看上眼。于是，他在龙泉亭上画了许多青溪龙，而将曹不兴的《青溪龙》画藏在秘阁中，使得这幅画在当时未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梁武帝太清年间，雷击龙泉亭，将这秘阁的墙震塌，露出曹不兴的这幅《青溪龙》画，人们看了后才知道这幅画是神妙的上品之作。张僧繇又曾画过《天竺二胡僧图》。因为河南王侯景举兵叛乱，在战乱中画中两僧被拆散。后来，其中一个胡僧像被唐朝右常侍陆坚所收藏。陆坚病重时，梦见一个胡僧告诉他："我有个同伴，离散了多年，他现在洛阳李家，你要是能找到他，将我们俩放在一起，我们当用佛门法力帮助你。"陆坚用钱到胡僧告诉他的洛阳李家，购买另一个胡僧的画像，真的买到了。过了不久，陆坚的病果然痊愈了。刘长卿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这件事情。对于这张画的其它神灵感应，在这里就不一一转述了。

又：润州兴国寺，苦于鸠鸽等野雀栖在房梁上，它们拉下的粪便玷污了佛象。张僧繇在东面墙壁上画一只苍鹰，在西面墙壁上画一只隼鹞，都侧头向檐外睨视。从此，鸠鸽等鸟雀再不敢到屋梁上来啦。

高孝珩

北齐高孝珩，世宗第二子，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博涉多才艺。尝于厅壁画苍鹰，观者疑其真，鸠雀不敢近。又画《朝士图》，当时妙绝。为周师所虏，授开府，封县侯。孝珩亦善音律。周武宴齐君君臣，自弹琵琶，命孝珩吹笛。（出《名画记》）

【译文】

高孝珩，北齐人，是世宗的第二个儿子，受封广宁郡王尚书大司徒同州牧。高孝珩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他曾经在厅堂墙壁上画一只苍鹰，看了的人都以为这只鹰是真的，鸠雀都不敢靠近前。他又画过一幅《朝士图》，在当时此类画中称得上是最绝妙的佳作。后来，高孝珩被北周的军队所俘虏，授与他开封府尹，封他为县侯。高孝珩还通晓音律。周武帝宴请北齐君臣，亲自弹奏琵琶为宴席祝兴，让高孝珩吹笛为他伴奏。

杨子华

北齐杨子华，世祖时，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常画马于壁。夜听，闻啼啮长鸣，如索水草声。图龙于素，舒之辄云气萦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号为画圣，非有诏，不得与外人画。时有王子冲善棋通神，号为二绝。（出《名画记》）

【译文】

杨子华，北齐人，世祖时，官任直阁将军员外散骑侍郎。杨子华曾经在墙壁上画马，夜里听听，壁上有马咬齿长鸣，好象在吃啮水草。杨子华在白绢上画龙，展开后，则有云气萦集在白绢上面。世祖非常看重杨子华，让他住在宫内。当时世人称杨子华为"画圣"，没有世祖的御诏，他不得为别人作画。当时，北齐还有一个人叫王子冲，擅长围棋棋艺高超，似有神助，当时的人称他们为"二绝"。

刘杀鬼

北齐刘杀鬼与杨子华同时，世祖俱重之。画斗雀于壁间，帝见之，以为生，拂之方觉。常在禁中，锡赉巨万。任梁州刺史，名见北齐书。（出《名画记》）

【译文】

北齐有个人叫刘杀鬼，是杨子华同一时期的人，世祖对他们二人都很看重。刘杀鬼在墙壁上画《斗雀图》，世祖看见了，以为是活雀呢。用手擦试一下，才觉出是画的。刘杀鬼经常出入宫中，世祖还常常赏赐他价值巨额的财物。刘杀鬼官任梁州刺史，他后来被收入《北齐书》中。

郑法士

隋田杨与郑法士同于京师光明寺画小塔。郑图东壁北壁，田图西壁南壁，杨画外边四面。是称"三绝"。杨以簟蔽画处，郑窃观之，谓杨曰："卿画终不可学。何劳障蔽？"郑托以婚姻，有对门之好，又求杨画本。杨引郑至朝堂，指以宫阙衣冠、人马车乘曰："此是吾之画本也。"由是郑深伏。光明寺改为大云寺，在长安怀远里也。（出《名画记》）

【译文】

隋朝时，有田生杨生，跟郑法士一同给京都光明寺画小塔。郑法士画东壁北壁，田生画西壁南壁，杨生画外边四面墙壁，当时人称他们为"三绝。"杨生用竹席遮蔽画画的地方，郑法士偷偷看了后，说："你的画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为什么还劳动你用竹席将它遮蔽起来呢？"后来，郑法士跟杨生结为姻亲，关系进了一层，求着要杨生的绘画范本。杨生带着郑法士到皇帝的宫殿门前，指着宫殿车马、来往行人的衣着穿戴说："这就是我的绘画范本啊！"从此，郑法士深深折服杨生。后来，光明寺改名为大云寺，它位于长安城的怀远里。

阎立德

唐贞观三年，东蛮谢元深入朝。冠乌熊皮冠，以金络额，毛帔以裳，为行滕，著履。中书侍郎颜师古奏言："昔周武王治致太平，远国归款。周史乃集其事为《王会篇》。今圣德所及，万国来朝。卉服鸟章，俱集蛮邸。实可图写贻于后。以彰怀远之德。"从之，乃命立德等图画之。又赵郡李嗣真《论画》，其上品之第三，序右相博陵子阎立本，洎其兄工部尚书大安公立德之画曰："大安博陵，难兄难弟。自江右陆谢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实为中兴。至如万国来庭，奉涂山之玉帛，百蛮朝贡，接应门之序位，折旋矩规，端簪奉笏之仪，魁诡谲怪、鼻饮头飞之俗，莫不尽该豪末，备得精神。"（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三年，东蛮人（按少数民族）谢元深到京城朝见皇帝。他戴着黑熊皮做的帽子，用金丝络额，穿着用毛皮做的衣服，绑裹腿，穿鞋。中书侍郎颜师古上奏皇帝说："从前，周武王治理国家达到太平盛世，边远的国家都来归顺求和。周朝的史官就将这些事情为武卫编纂在一起。现在，凡是皇上的恩德所施到的地方，许多国家都来朝拜修好。来朝拜的使臣中，穿着用絺葛做的衣服上面绣着鸟形花纹的，都住在蛮（按：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的统称）馆里，实在有必要将这些使臣绘图画像留给后人，用来张扬我朝恩施边远的德政。"太宗皇帝批准了这一奏请，就让阎王德等人为这些蛮邦使臣绘图画像。又有赵郡人李嗣真在他的《论画》一书"上品第三"中，论到右相博陵子阎立本和他的哥哥工部尚书大安公阎立德的画时说："阎立德与阎立本，难兄难弟，自从江北陆谢云死去，北朝杨子华去世，给表演各种技艺的人画像，他们兄弟二人可算是画得最好的了，实际上是使绘画又振兴起来。至于各国前来京城朝拜、献宝的使臣们的形像，为接待这些使臣所安排的仪式，以及这些使臣所展示的用鼻子饮酒、用头撞球等奇异的风俗，都被他们兄弟绘画下来，而且深得神韻。"

阎立本

唐太宗朝，官位至重，与兄立德齐名。尝奉诏写太宗真容。后有佳手，传写于玄都观东殿前间，以镇九五冈之气，犹可以仰神武之英威也。立德创《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状。立本画国王粉本在人间。昔南北两朝名手，不足过也。时南山有猛兽害人，太宗使骁勇者捕之，不得。虢王元凤忠义奋发，自往取之，一箭而毙。太宗壮之，使立本图状。鞍马仆从，皆写其真，无不惊服其能。有《秦府十八学士》、《凌烟阁功臣》等图，亦辉映前古。唯《职贡》、《卤簿》等图，与立德同制之。俗传慈恩画功臣，杂手成色，不见其踪。其人物鞍马、冠冕车服，皆神也。李嗣真云："师郑法士，实亦过之。后有王知慎、师范，甚有笔力。阎画神品。"（出唐《画断》）太宗尝与侍臣泛春苑，池中有异鸟随波容与。太宗击赏数四，诏座者为咏，召阎立本写之。阁外传呼云。"画师阎立本。"时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临池则，手挥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读书，幸免墙面。缘情染翰，颇及侪流，唯以丹青见知。躬厮养之务，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习此也。"至高宗朝。阎立本为右丞相，姜恪以边将立功为左相。又以年饥，放国子学生归，又限令史通一经。时人为之语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三馆学生放散。五台令史明经（明经二字原作经明，据明抄本改）（出《大唐新语》）。立本家代善画。至荆州，视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及往，曰："犹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又梁张僧繇作《醉僧图》。道士每以此嘲僧，群僧耻之。于是聚钱数十万，货阎立本作《醉道士图》。今并传于代。（出《国史异纂》）

【译文】

阎立本，阎立德的弟弟。唐太宗在位时，官至重位，与哥哥阎立德齐名，曾经奉太宗召令，亲自为唐太宗画像。后来，有一位高手，在玄都观东殿前间临摹，既可以镇住冈上能产生天子皇帝的灵气，又可以仰观这些天神们的神武英威。阎立德绘画的《职贡图》，画的都是外域的人物，形像非常怪异。阎立本绘画的国王的速写单本流传在民间。这以前南、北两朝的绘画高手，没有超过他们兄弟俩的。一次，南山出现一只凶猛的野兽伤害人，太宗皇帝派遣勇猛的勇士去捕获它，没有捕到。虢地的王元凤自报奋勇为民除害，一箭射死了这只猛兽。太宗皇帝非常喜爱他的豪壮，让阎立本将他射杀猛兽的场面画下来，鞍马仆从，都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看过这幅画的人，没有不惊叹和佩服他技艺的高超的。另外，阎立本还画有《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也是光耀以前历代绘画名家的。只有《职贡图》、《卤簿（按：古代帝王将相出行时的仪仗队）》等画，是跟他哥哥阎立德合作的。民间传说在慈恩寺画功臣，是很多人画的，看不到阎立本的手迹。这些功臣画得人物鞍马、冠冕车服，都非常传神。李嗣真说："阎立本的画，师承郑法士，实际上已经超过了郑法士。在阎立本之后，还有王知慎，师范的画也很见功夫。阎立本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品。"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池中有奇异的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栏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随侍的宫人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宫人们当即向岸上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见皇上！"当时，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听到传召后，他急忙跑步赶来，大汗淋漓，立即俯身池边挥笔绘画起来。而且，满面羞愧不堪。事后，阎立本告戒他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爱好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不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我都是有感而发才写文章。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绘画。可是，它却使我象奴仆一样地去侍奉他人，这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深以为戒，不要学习这种技艺了。"到唐高宗在位时，阎立本官为右丞相，姜恪原是守边将领，凭着战功做了左丞相，又遇上饥馑，国子监里的学生都放假让他们回家去了。同时又规定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低级办事人员必须通晓一门《经书》。当时有人赋得打油诗一首言说这件事：左丞相是个威震大漠的骁将，右丞相是个驰誉画坛的名家。三馆学生都放羊回家了，三省、六部及御史台的办事员却要通晓经书。阎立本家世代擅长绘画。他有一次去荆州。观看张僧繇的遗画说："从这画来看，他是空有虚名啊。"第二天又去看，说："他还是近代的绘画高手。"过了一宿又去看，说："盛名之下没有低手。"在画前或坐或卧，观赏不已，晚上就睡在画旁边，过了十天了还不离开。梁人张僧繇的《醉僧图》，画得唯妙唯肖，道士们常常用这幅画来嘲笑僧人。僧众们感到羞辱，于是大家凑了几十万钱，雇用阎立本画《醉道士图》，这两幅画同时流传下来。

薛稷

天后朝，位至少保。文章学术，名冠当时。学书师褚河南。时称：买褚得薛不落节（称买褚得薛不落节八字原缺，据名抄本补）。画踪阎令。秘书省有《画鹤》，时号一绝。会旅游新安郡，遇李白。因留连，书永安寺额，兼画西方像一壁。笔力潇洒，风姿逸发，曹张之亚也。二妙之迹，李翰林题赞见在。又闻蜀郡多有画诸佛菩萨青牛之像，并居神品。（出《唐画断》）

【译文】

薛稷，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官至少保，在文章学术方面，当时是第一流的。薛稷的书法师承褚遂良。当时人说："买到褚遂良的书法墨迹，或者得到薛稷的书法墨迹，是不掉价的。"薛稷的画师承阎立本。秘书省有他的一幅《鹤图》，在当时被称为"一绝"。一次，薛稷与人聚会到新安郡去游观，凑巧遇到了大诗人李白，陪李白在新安郡玩了一段时日，为永安寺书写匾额，又绘制了西方佛祖壁画一幅。笔力落拓潇洒，人物神姿飘逸，可以跟前人曹不兴，张僧繇比美。这两幅画造诣很高，有李白为其题写的赞诗为证。又听说薛稷在蜀郡画了许多各个菩萨的画像和青牛的画像，都是精妙的艺术品。

尉迟乙僧

唐尉迟乙僧，土火罗国胡人也。贞观初，其国以丹青巧妙，荐之阙下云："其国尚有兄甲僧，未有见其画踪。"乙僧今兹恩寺塔前面中间功德，叉（明抄本叉作又）凹垤花，西面中间千手千眼菩萨，精妙之极。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怪万状，实奇踪也。然其画功德人物花草，皆是外国之象，无中华礼乐威仪之德。（出《唐画断》）

【译文】

唐朝僧人尉迟乙，是土火罗国的一位胡人（按：古代对比方少数民族的称呼）。唐太宗贞观初年，土火罗国国王因为尉迟乙僧绘画巧妙而将他荐献给大唐帝国，并说："他还有个哥哥尉迟甲僧还在国中，但是没有见到过他的绘画作品。"现今慈恩寺塔前面中间供念佛、诵经、布施用的厅堂上的交错镂空凸花，西面中间的千手千眼菩萨塑像，都是尉迟乙僧制作的，精妙极了。光宅寺七宝台后画降魔画像，千异百怪，实在是奇画，也是尉迟乙僧的作品。然而，尉迟乙僧画的人物、花草，以及他制作的念佛、诵经、布施用的法器用品，都是异国的风格，没有我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印迹。

王维

唐王右丞维家于蓝田玉山，游止辋川。兄弟以科名文学冠绝当代，故时称朝廷左相笔，天下右丞诗者也。其画山水松石，踪似具生，而风标特出。今京都千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画枫戍，一图辋川。山谷郁盘，云水飞动，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常自题诗云："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其自负也如此。慈恩寺东院，与毕庶子郑广文，各画一小壁。时号"三绝"。故庾右丞宅，有壁图山水兼题记，亦当时之妙也。山水松石，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又维尝至招国坊庾敬休宅，见屋壁有画《奏乐图》。维熟视而笑。或问其故，维曰："此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好事者集乐工验之，无一差者。（出《国史补》）

【译文】

王维，唐朝人，唐肃宗时期官任右丞相，晚年全家迁到蓝田玉山的辋川。他和他的弟弟，一个因为科举考试的成绩优异，一个因为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名冠当世。当时人都说：在京都朝廷内左丞相的笔写出的文章是非常了不得的；而右丞相王维的歌咏山川大自然的诗也是天下第一。王维不但是位著名的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画家，而且还精通音乐。他的山水画，画上的一山一水，一松一石都栩栩如生，具有特殊的风格。当时，他曾为京都长安千福寺西塔院画过两面影壁。一幅画的是枫戍，一幅画的是辋川。画面上那深幽盘绕的山谷，云水飞动的情态，超尘脱俗，诡谲奇绝，独具一格。王维曾自己在一幅画上题诗自慰说："夙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从这两句诗中，完全可以看出王维很是自我欣赏他在写诗绘画方面的才能与造诣。长安慈恩寺东院，有王维和毕庶子，郑广文各自画的壁画，当时被人称为"三绝"。已去世的庾右丞相的住宅里有王维的一幅山水壁画和题记，也是当时的一幅佳作。画上画的山、水、松树、岩石，都画得异常绝妙，堪称上品中的上品。

有一次，王维到位于京城长安招国坊里的庾敬空宅，看到室内墙壁上画有一幅《奏乐图》。王维看了一会儿笑了。同去的人问他笑什么？王维说："这幅画画的是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有好求真的人听了这件事情后，特意请来乐工检验，乐工说一点差错也没有。

李思训

唐开元中，诸卫将军李思训，子昭道为中舍，俱得山水之妙。时人云："大李将军"、"小李将军"是也。思训格品高奇，山川绝妙。鸟、兽草木，皆其能。中舍之图，山水鸟兽，甚多繁巧。智思笔力不及也。天宝中，玄宗召思训，画大同殿壁兼掩障。异日因奏对，诏云："卿所画掩障，夜闻水声。通神之佳手，国朝山水第一。"思训神品。昭道妙上品。（出《唐画断》）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诸卫将军李思训，和他的儿子中舍人李昭道，父子二人都画得一笔绝妙的山水画，当时人称"大李将军"、"小李将军"。父亲李思训的山水画，格调高雅，风格奇特。他画的山川河流，不论是构图运笔都绝妙无比，画鸟兽草木都是他的拿手活儿。儿子李昭道所画的山、水、鸟兽，失之于繁巧。不论是构思，还是笔力，都赶不上他父亲李思训。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召见李思训，让他绘制大同殿的壁画和影壁。画完后的第二天早朝问事时，玄宗皇帝对李思训说："你在影壁上绘画的山川，昨天夜里听到了流水声。你真是笔能通神的高手，位居当今国内山水画的第一位。"父亲李思训的画可称为精妙的艺术品，已经达到山水画的极至。儿子李昭道的画可称为美妙的艺术品，也几乎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

韩干

唐韩干，京兆人也。唐玄宗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怪其不同。诏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上甚异之。其后果能状飞龙之质，尽喷玉之奇。九方之识既精，伯乐之相乃备。且古之画马，有《周穆王八骏图》；国朝阎立本画马，似模展郑。多见筋骨，皆擅一时之名，未有希代之妙。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累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遂择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厩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健原作同，据明抄本改），蹄甲皆厚。驾御历险，若举辇之安，驰骤应心，中韶頀之节。是以陈闳貌之于前，韩干继之于后。写渥洼之状，不在水中。移騕褭之形，出于天上。韩故居神品。陈兼写真，居妙品上。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菩萨，西院佛像，宝圣寺北院二十四圣等，皆其踪也。画马高会菩萨西院鬼神等神品。（出《唐画断》）

又干闲居之际，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干问曰："何得及此。"对曰："我鬼使也。闻君善图良马，愿赐一匹。"干立画焚之。数日因出，有人揖而谢曰："蒙君惠骏足，免为山川跋涉之劳，亦有以酬效。"明日，有人送素缣百疋，不知其来。干收而用之。（出《独异志》）

建中初，曾有人牵马访医。称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马毛色骨相，马医未尝见。笑曰："君马酷似韩干所画者，真马中固无也。"因请马主绕市门一匝，马医随之。忽值韩干。干亦惊曰："真是吾设色者。"乃知随意所匠，必冥会所肖也。遂摩挲。马若蹶，因损前足。干心异之。至舍，视其所画马本，脚有一点黑缺。方知画通灵矣。马医所获钱，用历数主，乃成泥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人韩干，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天宝年间因他擅长绘画被召入朝廷。玄宗皇帝让韩干的老师陈闳进宫来画马，皇上见怪韩干画的马跟老师不一样，将他召来责问他。韩干答说："我画马有自己的老师。皇上宫内马圈里的御马，都是我的教师。"玄宗皇帝听了后感到诧异。后来，看到韩干画的果然都是他的御马，而且，完全画出了"飞龙"马健美的形像，"喷玉"马奇特的神韵。韩干对马的识别与鉴赏的能力达到了著名相马专家九方皋、伯乐的程度。古代遗留下来的画马杰作有《周穆王八骏图》。本朝名画师阎立本也有不少画马的佳作。阎立本画的马很象是效仿郑法士的画法。他画的马肌体筋骨都很有神，名扬一时，然而却没有画出能被称为稀世杰作的作品。开元以后，天下安定太平。外国的名马，因为边关重新开放而源源不断地输入唐朝。但是这些从大唐帝国西疆输进来的马，它们的蹄甲很薄，又走过辽阔的沙漠，待到达京城后有的马就蹄甲损坏了。唐玄宗让人从中挑选优良的马，同国内产的宝马，一同送给宫内饲养御马的官员。从这以后，宫内御马圈内集聚着"飞黄"、"照夜"、"浮云"等各地送来的宝马。这些御马筋骨健壮，毛色奇特，长相特殊，都有厚厚的蹄甲。骑着它们逾隘跨险，就象乘坐车辇一样安稳；它们可以随着你的心意奔跑跳跃，就象奏乐一样的有节奏。因此，陈闳是上一代的画师，有他的画马的方法。韩干是他的学生，既继承了他的画马方法又有所创新，有自己独道的技法。他画的渥洼、騕裛产的名马，将它们画得就象从天上下凡的神马似的。因此，韩干画的马重在神似，已达出神入化的境界，陈闳画的马重在写实，也臻于完美神妙。宝应寺三门神，西院北方天王，佛殿前面的菩萨，西院的佛像，宝圣寺北院的二十四圣像等画作，都是出自韩干的手笔。还有马高会的菩萨、西院的神鬼等画，都是他的艺术杰作。

又：韩干闲居期间，忽然有一天，一位身穿朱红色衣服头戴黑色帽子的人来到他面前。韩干问他："谁让你来这儿的？"回答说："我是鬼的使者，听说你擅长画马，请你为我们阴界画一匹马。"韩干立即为这位鬼使画了一匹马，并将它火化了。过了几天，韩干外出，途中遇到一个人向他举手作揖表示谢意，说："承蒙您送给我一匹良马，免去我长途旅行翻山过河的劳累，我也要对你的盛情表示答谢。"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的人，送给韩干上好的素色细绢一百疋。韩干收下，后来都使用了。

又：唐德宗建中初年，曾经有个人牵着一匹马找马医说："这匹马患了脚疾，要能治好，愿用二千钱酬谢。"这匹马的毛色骨相，医马的兽医从来都没有见过。笑着说："你这匹马很象韩干画的那些马啊！真马里面没有这样的。"马医请这匹马的主人牵马绕市门走一圈，马医跟在旁边，忽然遇见了韩干从那边走来，韩干大为惊异地说："这真是我配的颜色画的马啊！"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随意画的马，一定在阴世间被人效仿了。他于是抚摸马身，马象是有些瘸，看看是前蹄有伤。韩干心中很是奇怪。回到家里，看他画的马，果然蹄子上有一点黑缺，才知道画通灵气啊！那位马医得到的酬金，用过一段时间、几经转手后，都变成了泥钱。

卷第二百十二　画三

吴道玄　冯绍正　张藻　陈闳　韦无忝　卢棱伽　毕宏　净域寺　资圣寺 老君庙

金桥图　崔圆壁

吴道玄

唐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也。少孤贫。天授之性，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浪迹东洛，玄宗知其名，召入供奉。大略宗师张僧繇千变万状，纵横过之。两都寺观，图画墙壁四十（明抄本十作百）余间，变像即同，人相诡状，无一同者。其见在为人所睹之妙者。上都兴唐寺御注金刚经院，兼自题经文。慈恩寺塔前面文殊普贤，西面降魔盘龙等。又小殿前门菩萨，景公寺地狱帝释龙神，永寿寺中三门两神，皆绝妙当时。朱景玄云："有旧家人尹老八十余，尝云：'见吴生画中门内神，圆光最在后，一笔成。当时坊市老幼，日数百人，竟候观之。缚阑。施钱帛与之齐。及下笔之时，望者如堵。风落电转，规成月圆，宣呼之声，惊动坊邑。或谓之神也。'"又景公寺老僧玄纵云："吴生画此地狱变成之后，都人咸观，皆惧罪修善。两市屠沾，鱼肉不售。"又开元中驾幸东洛。吴生与裴旻、张旭相遇，各陈所能。裴剑舞一曲，张书一壁，吴画一壁。都邑人士，一日之中，获覩三绝。又画玄元庙，《五圣千官》。宫殿冠冕，势倾云龙，心若造化。故杜员外甫诗云："妙绝动宫墙"也。又玄宗天宝中，忽思蜀中嘉陵江山水，遂假吴生驿递，令往写貌。及回日，帝问其状。奏云："臣无粉本，并记在心。"遣于大同殿图之，嘉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毕。时有李将军山水擅名，亦画大同殿壁，数月方毕。玄宗云："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玄一日之迹，皆极其妙也。"又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烟雾。吴生常持金刚经，自此识本身。当天宝中，有杨庭光与之齐名。潜画吴生真于讲席。众人之中，引吴观之。亦见便惊。语庭光云："老夫衰丑，何用图之。"因斯叹伏。其画人物、佛像、鬼神、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神妙也。国朝第一。张怀瓘云："吴生画，张僧繇后身，斯言当矣。（出《唐画断》）

又开元中，将军裴旻居母丧。诣道子，请于东都天宫寺画神鬼数壁，以资冥助。道子答曰："废画已久。若将军有意，为吾缠结。舞剑一曲。庶因猛励，就通幽冥。"旻于是脱去

服，若常时装饰。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原作千，据明抄本改）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观者数千百人，无不惊況。道子于是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道子平生所画。得意无出于此。（出《独异志》）

又道子访僧请茶。僧不加礼，遂请笔砚。于壁上画驴一头而去。一夜，僧房家具并踏破，被恼乱不可堪。僧知是道子，恳邀到院祈求。乃涂却画处。（出《卢氏杂说》）

又西明慈恩多名画。慈思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时所重。圣善敬爱，亦有古画。圣善木塔院多郑广文画并书。敬爱山亭院有雉尾若真。砂子上有进士房鲁题名处。后有人题诗曰："姚家新婿是房郎，未解芳颜意欲狂。见说正调穿羽箭，莫教射破寺家墙。"寺西北角有病龙院并吴画。（出《卢氏杂谈》）

【译文】

唐朝人吴道玄，字道子，阳翟人，小时候是个贫穷的孤儿。吴道玄成为一名著名的画家，是上天给他的这种才能。他未长大成人就通晓绘画的奥妙，他在东都洛阳流浪，唐玄宗知道他擅长绘画的名声，将他召入宫中为皇家作画。吴道玄的画，大体上是师承张僧繇。但是他又发展，变化了张僧繇的画法。不论从那方面看，都超过了张僧繇。吴道玄为东都洛阳、西都长安的佛寺、道观，绘制了四十多间壁画，都是菩萨，鬼怪一类的画。但是每幅画上的人物形像诡谲，而且一人一相，没有雷同的。是当今人们能看到的，这类题材的画当中画得最好的。京都长安兴唐寺中保存皇帝亲自注释的《金刚经》的宅院，这里的壁画也是吴道玄画的，并且上面的经文也是他题写的。慈恩寺塔前面的文殊、普贤二位菩萨，西面的降魔、盘龙等图像，小殿前门的菩萨；景公寺《地狱图》中的"帝释"护法神；永寿寺中山门上的两神，都是当时最绝妙的艺术品。朱景玄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我家有位姓尹的老仆人，大约有八十多岁了。一次，这位老仆人讲，他亲眼见到吴道玄给我家宗庙中门画家神时，最后画头顶的圆轮佛光时，一笔就画成了。当时。街坊邻里的老老少少都来观看。每天有好几百人，都挤在那儿等候看见吴先生作画。为了维持秩序，前面拦上绳索。观看的人纷纷布施钱物给吴先生。等到吴先生下笔绘画时，围观的人挤成了一堵墙。只见吴先生长笔一挥，如同风过电转，转瞬间，在家神头顶上画出一个如圆月般的圆轮金光。人们的赞叹叫好声惊动了整个街区。有的人称吴道玄为天神。还有一位景公寺的老僧人玄纵说："吴先生画成这个寺院的《地狱图》后，京都里的人都来观看。看后都惧怕死后进到地狱中受到惩罚而修善行，两市的屠夫商贩都不卖鱼肉了，怕因为杀生而获罪。"开元年间，唐玄宗驾临东都洛阳时，吴道玄与裴旻、张旭相遇在一起，各自展示自己的绝艺。裴旻舞了一曲剑，张旭书了一墙壁草书，吴道玄绘制了一幅壁画。洛阳城中的朝野人士，一天中欣赏到三种绝艺。吴道玄又给玄元庙作过壁画。他在这里画的《五圣千官图》，画中的宫殿和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及分列两厢的众位文武大臣头上的冠冕，胜过汉朝时的云龙，宫门上的绘画构思绘制的巧妙不凡，如同大自然自己创造出来的一样。因此，诗人杜甫在诗中称赞道："（吴道玄）神妙的手笔将宫墙画得象真的一样生动啊！"唐玄宗天宝年间，皇上忽然思念蜀中的嘉陵江山水。于是发给吴道玄一道手令，让沿途驿站为他提供车马，载他去嘉陵江边去写生。待到他返回京都后，玄宗皇帝问："此去怎么样？请将嘉陵江山水的写生草本拿来让我看看。"吴道玄回答说："我没有写生的草本，都记在心中了。"玄宗皇帝命令他在大同殿的墙壁上画出来。嘉陵江三百里锦山秀水，仅用一天时间就画完了。当时以擅画山水画而名传京都的李思训将军，也在大同殿作壁画。他的这幅山水壁画用了好几个月的工夫才画完。玄宗皇帝说："李思训将军花费好几个月的工夫绘完了一幅山水壁画，吴道玄仅用了一天时间就画完了。两幅壁画画的都好极了。"吴道玄又在殿内画《五龙图》。五条龙摇首摆尾，象要腾飞似的，每当天要下雨时，画上就生出烟雾来。吴道玄经常随身携带《金刚经》，从《金刚经》中认识他自身。天宝年间，有个叫杨庭光的人，跟吴道玄齐名。一次，杨庭光偷偷地给正在讲课的吴道玄画像。画好后当众拿给吴道玄看。吴道玄看到这幅画像后大吃一惊，对杨庭光说："我年老了，衰弱多病又长期丑陋，怎么好劳你驾来给我画像呢。"但是他非常叹服杨庭光画得确实好。吴道玄画的人物、佛像、神鬼、鸟兽、山水、草木、台殿，都出神入化，是当时国内第一高手。张怀瓘说："吴先生的画，是张僧繇画法的延续，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啊！"

开元之年间，将军裴旻在家守母丧，到吴道玄那儿。请吴道玄为他在东都洛阳的天宫寺绘制几幅状写神鬼的壁画，用此来给在阴间的母亲求得神佛的保佑。吴道子回答说："我已经很久不作画了。如果将军真的有意请我作画，为我缠绸结作彩饰，请舞一曲剑。或许因为你剑舞的勇猛凌厉，能让我的画重新跟阴界相通。"裴旻听了后立即脱去丧服，换上平常穿的衣裳，骑在马上奔跑如飞，左右舞剑，将剑一下掷入空中，高几十丈，然后向电光一样射下来，裴旻伸手拿着剑鞘接着。从高空中坠落下来的宝剑，穿透了剑鞘。几千人围观，没有一个人不被这种惊险的场面所惊惧。吴道子于是挥笔在墙壁上作画，随着笔墨挥舞，飒飒地刮起了大风。这种壮观的情景是世上罕见的。吴道子一生中画了许多画，他自认为得意的作品没有超过这幅的。

一次，吴道子到一个寺院里去，向僧人讨杯茶喝，僧人没有理会他。于是他要来笔墨，在寺院的墙壁上画了一头驴后，便离开了这个寺院。一天夜里，这个寺院僧人房里的家具都被踏坏，僧人又气又恼不堪忍受。僧人知道这是吴道子在报复他们，恳切地邀请他来寺院里请求他原谅，吴道子才将壁上画的驴涂去。

西明慈恩寺内有许多名画。慈恩塔前壁有湿耳狮子趺心花，为当时人看重。敬爱父母的题材，也有古人在这里作的画。圣善木塔院，多是郑广文的绘画与题字。敬爱山亭院画上的野鸡尾羽象真的一样，砂子上有进士房鲁的题名。后来有人题诗说："姚家的新姑爷是房郎，未有知道新娘是什么样子就心驰神摇了。听说他正在调试穿羽箭呢，且莫让他的箭穿破寺院的墙啊。"寺的西北角有病龙院和吴道子绘制的壁画。

冯绍正

唐开元，关辅大旱。京师缺雨尤甚。亟命大臣遍祷于山泽间而无感应。上于龙池，新剏一殿。因召少府监冯绍正，令于四壁各图一龙。绍正乃先于西壁画素龙。奇状蜿蜒，如欲振跃。绘事未半，若风云随笔而生。上及从官于壁下观之，鳞甲皆湿，设色未终，有白气若檐庑间出，入于池中。波涛汹涌，雷电随起。侍御数百人皆见白龙自波际，乘云气而上。俄顷阴雨四布，风雨暴作。不终日而甘泽遍于畿内。（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关中一带大旱，京都长安雨水缺得尤其厉害。玄宗皇帝急迫地命令大臣们在各个山中和沼泽地带祈祷求雨，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命人在龙池旁边新造一座大殿，并召见少府监冯绍正，让他在新造的这座大殿的四面墙壁上各画一条龙。冯绍正先在西墙上画一条白龙，形状奇特蜿蜒欲飞，没画到一半，似乎有风云随着笔的挥动而产生。玄宗皇上和侍从官们在壁下观看，龙身上的鳞片都湿了。着色还未完，有白气好象从厅堂的屋檐下飘出来，进入龙池中。龙池中波涛汹涌，接着电闪雷鸣，伴随在皇上身边的几百名侍从人员，都看见了一条白龙从龙池水中，乘着云气上升腾飞到天上。不一会儿阴云布满四周围，风雨暴作，不到一天的工夫整个京都地区都普遍下了一场雨。

张藻

唐张藻衣冠文学，时之名流。松石山水，擅当代名。唯松树特出古今。能用笔，常以手握双管，亦一时齐下。一为生枝，一为枯枝。气傲烟雾，势逾风雨。其槎枿鳞皴之质，随意纵横。生枝则润合春泽，枯枝则干裂秋风。其山水之状，则高低秀绝，咫尺深重。石突欲落，泉喷如吼。其近也逼人而寒，其远也极天之净。图障在人间最多。今宝应寺西院山水松石，具有题记。精巧之迹也。松石山水，并居神品。（出《画断》）

又后士人家有张藻松石障。士人云："兵部李员外约好画成癖，知而购之。其家弱妻，已练为衣里矣。唯得两幅，双栢一石在焉。嗟惋久之。"（出《名画记》）

【译文】

唐朝人张藻是文学士子，当时的社会名流。他在绘画松、石、山、水方面，在当时很有名气。他画的松树，奇特超过古今的名家高手。张藻会用笔，常常手握双笔，双笔齐下。一画生枝，一画枯枝。神韻傲视烟雾，气势超过风雨。画松枝和松干上的鳞片时，看他就象随便往上涂抹似的。然而，画出来的生枝，象经过春雨的滋润一样；画出来的枯枝，则象让肃杀的秋风给吹裂了似的。张藻画的山水画，山势有高有低峻秀极了。咫尺大的地方，山岩深重，巨石突兀欲落，泉水喷涌仿佛发出鸣声。你离它近了寒气逼人，离远了给人象天际一样清净的感觉。张藻画的屏风在世间留存最多。现在宅应寺西院还有他画的山水松石，旁边还有他的题记，乃是精巧的墨迹。张藻画的松、石、山、水，都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都是精妙的艺术品。

后来有一位知识人家有张藻画的松石屏风。这个人说："兵部员外郎李约爱画成癖，知道后购买了去。他的年轻妻子，已经将屏风画蒸煮漂白后作衣服里子了，只剩下一栢一石两幅了。李约感叹惋惜了很长时间。"

陈闳

唐陈闳，会稽人。以能写真人物子女等，本道荐之，玄宗开元中召入供奉。每令写御客，妙绝当时。玄宗射猪鹿兔、按鹰等（明抄本"等"作"筝"），并按舞图真容，皆受诏写貌。又太清宫肃宗真容。匪唯龙头凤姿，日角月宇之状。而笔力遒润，风彩英逸，合符应瑞。天假其能也。国朝阎令公之后，一人而已。今咸宜观天尊殿内画上仙图及当时供奉道士等真，皆其踪也。又曾为故吏部侍郎徐画本行经幡二口。有女能织成，妙绝无并。唯写真人神人物子女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译文】

唐朝陈闳，会稽人。因为他能够绘画男女人物画像而由本地道府推荐，在开元年间被唐玄宗召入宫内主给皇家作画，每次奉命为皇上绘画的像，都是当时最好的画像。唐玄宗狩猎射野猪、麇鹿、野兔，驾鹰等场面，和按乐起舞的场面，陈闳都受皇上的诏令将它们绘画下来。太清宫的唐肃宗的画像也是陈闳绘制的。陈闳不只将皇上、嫔妃们的丰彩画下来，而且他们的福贵相也逼真的表现出来。他的笔力遒劲、润韫，画出的人物风彩英俊飘逸，而且符合应验的祥瑞。这是上天赋于他的才能啊。在本朝的阎立本之后，陈闳可算是最擅长画人物像的第一高手了。现在的咸宜观天尊殿内的仙人壁画，和供奉的道士的画像，都是陈闳的手笔啊。陈闳还曾为已故吏部徐侍郎画德行经幡二口，其中的女经幡能织，没有比这再绝妙的了。陈闳的画，只画男女人物、神人的画像，是最精妙的上乘之作。

韦无忝

唐韦无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画马异兽擅其名。时称韦画四足，无不妙也。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又玄宗时猎，一箭中两野猎。诏于玄武北门写貌。传在人间，英妙之极也。夫以百兽之性。有雄毅逸群之骏，有驯扰之良。爪距既殊，毛鬣各异。前辈或状其怒则张口，善则垂头。若展一笔以辨其性情，奋一毛而知其名字，古所未能也，韦公能之。《异兽图》破分。人家往往有之。京都寺观无画处。其画兽等妙品上上。（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韦无忝，是京都地区人。唐玄宗在位时，因为能画马和奇异的野兽而闻名。当时称赞韦无忝的画说："韦无忝画的四脚动物，没有不好的。"韦无忝曾经画过外国人进献的狮子，跟其狮非常相象。后来这头狮子又放回本国去了，只有它的像绘在画上，供当时的人欣赏。百兽见了画上的狮子都惊恐惧怕。有一次，唐玄宗狩猎时一箭射中两只野猎。玄宗非常高兴，诏令韦无忝在玄武门画玄宗一箭射杀双猪的场面。这幅画后来流传在民间，画得好极了。百兽有百性。有雄悍刚毅群体奔驰的野马，有经人工驯养性情温顺的家养良马。它们蹄爪不一样，毛鬃各不相同。前辈人画兽。或是画它发怒则张着口，画它温顺就垂下头。然而，只画一笔就能让人辨识它的性情，只画它的一根鬃毛就让人知道它的名称，以前的古人是做不到的，只有韦无忝能有这么高的造诣。韦无忝画的《异兽图》，打破常例，京都人家往往都有。京都的寺观没有韦无忝《异兽图》的。韦无忝的画，以兽画为特别精妙的艺术品。

卢棱伽

唐卢棱伽，吴道玄弟子也。画迹似吴，但才力有限。颇能细画。咫尺间山水寥廓，物像精备。经变佛事，是其所长。吴生尝于京师画总持寺三门，大获众货。棱伽乃窃画庄严寺三门。锐思开张，颇臻其妙。一日，吴生忽见之，惊叹曰："此子笔力，常时不及我，今乃类我。是子也，精爽尽于此矣。"居一月。棱伽果卒。（出《名画记》）

【译文】

唐朝人卢棱伽，是吴道玄的弟子。他的画，形似吴道子的画，但是才力不及吴道子。卢棱伽擅长工笔画。他的画咫尺间，山水苍天，勾画特别细密精致。画佛经上说的佛祖、菩萨的画像，尤其是他的专长。吴道玄曾经给京都的总持寺画过山门，得到很多人的布施。卢棱伽暗中为庄严寺画山门，神思突然打开，绘的画像几乎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一天，吴道玄来庄严寺看这幅画像，惊异地赞叹道："棱伽的笔力过去赶不上我，现在跟我相近了。这个人啊，他的精神魂魄全都在这幅画像上用尽了。过了一个月，卢棱伽果然死去了。

毕宏

唐毕宏，大历二年为给事中。画《松石》于左省厅壁，好事者皆诗之。改京兆少尹为右庶子。树石擅名于代。树木改步变古，自宏始也。（出《名画记》）

【译文】

唐朝人毕宏，唐代宗大历二年官任给事中。曾在左省衙厅堂的墙壁上画《松石图》，许多好事的人都写诗赞许。后来，毕宏由京兆少尹改任右庶子。毕宏因擅长画树、石而闻名。改用古法画树木，毕宏是第一个这样作的。

净域寺

唐大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阶院门外。是神尧皇帝射孔雀处。"禅院门内外。《游目（目原作自，据《酉阳杂俎》改）记》云：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门内之西，火目药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门东里面，贤门野叉部落，鬼首蟠虵，汗烟可惧。东廓树石险怪。高僧亦怪。（高僧亦怪四字明抄本缺，据黄本补）西廊庙（黄本"庙"作"万寿"二字。）菩萨院门里南壁，皇甫轸画鬼神及雕。鹗（"鹗"黄本作"形"）势若脱（黄本止此。）壁。轸与吴道玄同时。吴以其艺逼己，募人杀之。（出《酉阳杂俎》，自王昭隐句起原缺九十八字。据明抄本，黄本补。）

【译文】

净域寺原先是唐朝大穆皇后的宅第。寺里的僧人说："三层台阶的院门外面，是当年神尧皇帝射孔雀的地方。"禅院门内外，《游目记》上说：王昭隐居在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神交。门里的西边，壁上画的火目药叉和北方天王都非常奇谲威猛。门里面东侧，墙壁上画的贤门野叉部落，各个都是鬼脑袋，盘曲的蛇身，满脸汗烟，让人恐惧。东廊下面画的山石高峻、树木怪异，画上的僧人也怪异。西廊庙菩萨院门里的南墙壁上，是皇甫轸画的鬼神和大雕。大雕象鱼鹰要下水扑鱼的样子，几乎欲从壁上飞落下来。皇甫轸和吴道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吴道子认为皇甫珍绘画的技艺有可能超过自己，于是花钱雇人将皇甫轸杀害了。

资圣寺

资圣寺中门窗间，吴道子画《高僧》。韦述赞，李严书。中三门外两面上层，不知何人画人物，颇类阎今。寺西廊北隅。扬坦画《近塔天女》。明睇将瞬。团（瞬团原作舞图，据《酉阳杂俎》改）塔院北堂有铁观音高三丈余。观音院两廊《四十二贤圣》，韩干画，元载赞。东廊北《散马》，不意见者如将嘶蹀。圣僧中龙树商船和循绝妙。团塔上菩萨，李真画。四面花鸟，边鸾画。当药上菩萨顶上茂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华经》。词人作诸画连句，柏梁体。吴生画勇矛戟攒，出奇骋变势万端。苍苍鬼怪层壁宽，覩之忽忽毛发寒。棱伽效之力所瘅，李真、周昉优劣难。活禽生奔推边鸾，花方嫩彩犹未干。韩干变态如急湍。惜哉壁画势未殚，后人新画何漫汗。（出《酉阳杂俎》）

【译文】

资圣寺中门窗前，有吴道子画的《高僧图》。上面有韦述撰写的赞词，李严书写的。中间那道山门外两面上层的人物画，不知道是谁画的，很像出自阎立本的手笔。寺里西廊北角，有扬坦画的《近塔天女图》。天女的明眸在向你睇视，似乎马上就要移看别处。团塔所在的庭院北面殿堂里有铁铸观音塑像一尊，高三丈多。观音院两廊绘有《四十二贤圣图》，是韩干画的。元载撰写的赞辞。廊北面画有《群马图》，没有留心观看它们的人，似乎感到这是一群真马，正要奋蹄嘶鸣。画上圣僧中的龙树高僧和商船，次序和谐，布局巧妙。团塔墙壁上的菩萨，是李真画的；四面的花鸟，是边鸾画的。药王菩萨头顶上的那支蜀葵，画的尤其精妙。团塔中藏有上千部《法华经》。有词人给这些画作的连句写在上面，用的是仿梁鹄、左伯体书写的。大意是这样的：吴道子画的兵勇持矛执戟如同在刺杀拼斗，他的画出尽奇思变化万端。宽阔的墙壁上用深青的颜色画着众多的鬼怪，让人看一眼就恐惧得头发根上簌簌地直冒寒气。卢棱伽竭尽全力模仿这些画终于积劳成疾，李真，周昉的画很难分出谁优谁劣来。画奔跑飞动的禽鸟花卉当推边鸾，那含露欲滴的花蕊，宛若刚刚点染上去似的，墨还未干呢！韩干的画形态变化特快，象湍急的流水一样，一时一个变化。值得高兴的是壁画正在蓬勃发展，后来人的新作正浩浩荡荡地涌现出来。

老君庙

东郡（明抄本作都）北邙山有玄元观。观南有老君庙。台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开元中杨惠之所制。奇巧精严，见者增敬。壁有吴道玄画五圣真容及老子化胡经事，丹青妙绝，古今无比。杜工部诗云："配极玄都閟，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出《剧谈录》）

【译文】

东都洛阳北邙山有一座玄元观，观南有一座老君庙。这座庙台殿高大宽敞，居高临下俯瞰伊水、洛水一带的广袤沃野。庙里的泥塑神仙，都是开元年间杨惠之制作的，塑功精细严整，造形奇异巧妙，使见到神像的人顿增敬意。庙内墙壁上，有画圣吴道子绘画的唐朝开国后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位皇帝的画像，以及老子过函谷关化胡的事。这些画精妙到极至，古往今来无可比拟。杜甫曾写一首《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的五言排律赞颂这些画。诗称：配极玄都閟，凭高禁籞长。守祧严具礼，掌节镇非常。碧瓦初寒外。金茎一气旁。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猗兰弈叶光。世家遗旧史，道德付今王。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森罗回地轴，妙绝动宫墙。五圣联龙衮，千官列雁行。冕旒俱秀发，旌旗尽飞扬。翠柏深留景，红梨迥得霜。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身退卑周室，经传拱汉皇。谷神如不死，养拙更何乡。

金桥图

玄宗封泰山回，车驾次上党。潞之父老，负担壶浆，远近迎谒。上皆亲加存问。受其献馈，锡赉有差。父老有先与上相识者，上悉赐以酒食，与之话旧。故所过村部，必令询访孤老丧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欣然，莫不瞻戴，扣乞驻留焉。及卓驾过金桥，（桥在潞州。）御路萦转。上见数千里间，旗纛鲜洁，羽卫齐整。谓左右曰："张说言我勒兵三十万，旌旗经千里间，陕右上党，至于太原。（见后土碑。）真才子也。"左右皆称万岁。上遂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令同制《金桥图》。圣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马，陈闳主之。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丈帷幕，吴道玄主之。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貀，四足之属，韦无忝主之。图成。时谓"三绝"焉。（出《开元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泰山封禅归来，车驾人马走到上党，潞州的父老乡亲挑着食品提着水、酒，远近迎接拜谒。玄宗皇帝亲自出面对来迎接拜谒的人们加以问候，亲自接受人民的馈献。皇上的回赏有差别。乡亲中有先跟玄宗皇帝相识的，皇上都赏赐他们酒食，跟他们话旧。因此，凡是经过的村落，玄宗皇帝一定命令人前去询访孤老丧疾的人家，并给予吊唁与抚恤。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所到之处没有不前来瞻仰拥戴皇上的，并请求皇上暂时留驻在这里。待到圣驾路经金桥时，道路盘绕回转，玄宗皇帝看到几千里间，旌旗光艳，卫队齐整，于是对跟随在左右的侍从们说："宰相张说说我统率三十万大军，旌旗逶迤千里，从陕右的上党到山西的太原。真是才子啊！"左右听了后，都山呼万岁。于是，玄宗皇帝召吴道玄、韦无忝、陈闳进见，命令他们共同绘制《金桥图》。玄宗皇帝和他骑的那匹照夜白马，由陈闳来画；桥梁山水、车舆人物、草树鹰鸟、器丈帷幕，由吴道玄来画；狗马驴骡、牛羊骆驼、猫猴猪貀等四足动物，由韦无忝来画。《金桥图》画成后，当时人称它为"三绝"。

崔圆壁

安禄山之陷两京，王维、郑虔、张通皆处于贼庭。洎克复。俱囚于杨国忠旧宅。崔相国圆因召于私第。令画名画数壁。当时皆以圆勋贵莫二，望其救解。故运思精深，颇极能事。故皆获宽典。至于贬降，必获善地。（出《明皇杂录》）

【译文】

安禄山反叛后攻陷东、西两京，王维、郑虔、张通都在安禄山的朝中任职。待到唐肃宗李亨清除叛乱、收复两京后，他们都被囚禁在杨国忠的旧宅。宰相崔圆将他们三人召到自己的家中，让他们在他家的几处墙上绘画。当时，这三个人都认为崔圆的功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赶得上，都希望他能帮忙解救自己。因此都精心构思，精心绘画，一心想将壁画画得最好。壁画完成后，他们三个人都得到了宽大处理。有的人被贬降到外地，去的也是比较好的地方。

卷第二百十三　画四

保寿寺　先天菩萨　王宰　杨炎　顾况　周昉　范长寿　程修己　边鸾 张萱　王墨　李仲和　刘商　厉归真　圣画　廉广　范山人　韦叔文

保寿寺

保寿寺本高力士宅。天宝九载，舍为寺。初铸钟成，力士设斋庆之，举朝毕至。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连击二十杵。经藏阁规构危巧，二塔火珠授十余斛。河阳从事李涿性好奇古，与僧善，尝俱至此寺观库中旧物。忽于破瓮中得物如被，幅裂汙坌，触而尘起。涿徐视之，乃画也。因以州县图三及缣三十换之。令家人装治，大十余幅。访于常侍柳公权。方知张萱所画《石桥图》也。玄宗赐力士，因留寺中。后为鬻画人宗牧言于左军。寻有小使领军卒数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进入。帝好古，见之大悦，命张于云韶院。（出《酉阳杂俎》）

【译文】

保寿寺本是宦官高力士的旧宅，唐玄宗天宝九年，舍为寺院。寺钟刚铸成时，高力士设斋祭仪表示庆贺，满朝文武大臣都来参加。击一下钟捐施钱成百上千。有窥测到高力士用意的，连击二十杆。寺内的经藏阁构造高峻精巧，二塔接受火齐球（按：即水晶石。）十多斛。河阳从事李涿禀性喜好珍奇古玩，跟寺里的僧人关系很好。一次，他跟寺里的僧人一块儿到寺观库中翻拣旧物，忽然在一只破瓮中发现一件象被子一样的东西，破败污秽，布满尘垢，一触碰它立即尘埃四起。李涿慢慢仔细察看着，发现原来是幅古画。他用三幅州县图和双丝细绢三十匹跟僧人换来这幅古画，让家人进行装表处治，有十余幅那么大。李涿求教常侍柳公权，才知道是张萱画的《石桥图》啊。当年，唐玄宗赏赐给高力士，因此留在寺内库中。后来，卖画人宗牧言将这件事告诉了左宝贵将军。过了不久，有一小使领着几十个兵卒来到李涿家，宣读敕书来取这幅画。当天，左宝贵就将这幅画进献给皇上。肃宗皇帝也非常喜爱古物、古玩，看到这幅画特别高兴，让人将它张挂在云韶院。

先天菩萨

有先天菩萨嶝，本起成都妙积寺。开元初，有尼魏八师者常念大悲咒。双流县百姓刘乙名意儿，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尝于奥室禅。尝白魏云："先天菩萨见身此地。"遂筛灰于庭。一夕，有巨迹数尺，轮理成就。因谒画工，随意设色，悉不如意。有僧杨法成自言能画。意儿常合掌仰祝，然后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后素。先天菩萨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势，分臂如蔓。画样十五卷。柳七师者崔宁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时魏奉古为长史，进之。后因四月八日赐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帧先天菩萨图。绘画这幅画的缘由起自成都的妙积寺。开元初年。妙积寺中有个尼姑叫魏八师，常常念大悲咒。双流县普通百姓刘乙名意儿，这年十一岁，自愿以师徒之礼事奉魏八师，赶他也不走。刘乙在内室参禅。一次，他对魏八师说："先天菩萨现身在这块地方。"于是就在寺内庭院洒上柴灰。一天晚上，灰上出现了几尺大的脚印，连菩萨脚掌上的轮形印纹都清清楚楚。因此请来画工讲明这件事，让画工随心所欲地调配颜色，但是都不令人满意。僧人杨法成说他能画。刘乙双手合什仰祝上天，然后告诉如何画。杨法成画了近十年，才画成先天菩萨的形象，最后涂上白色，才完成了这幅画。刘乙、杨法成绘画的先天菩萨共有二百四十二个头，排列如塔形，手臂分开向外伸，如蔓。画样共十五卷。崔宁的外甥柳七师分去三卷，带往京都长安去传播。当时，魏奉古为长史，见到画卷后进献给皇上。后来就在四月八日这天，玄宗皇帝将它赏赐给高力士。现在成都收存的是它的次本。

王宰

唐王宰者家于西蜀。贞之中，韦皋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故杜甫赠歌云："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尝于席夔厅见图一障。临（"临"原作"陵"，据明抄本改。）江双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半空，下著水面。千枝万叶，交查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茂，或垂或直。叶叠千重，枝分四面。精人所难，凡目莫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候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也。山水松石。并上上品。（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王宰，他家住在西蜀。唐德宗贞元年间，韦皋用接待宾客的礼节将王宰请到家中。王宰画的山水树石，跟一般人不一样。因此，杜甫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一诗中，说他"十日画一松。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又曾经在席夔厅看到过王宰的一轴画：临江画有一株柏树、两株松树。松柏树上缠绕着古藤。上边遮蔽半面天空，下边紧挨水面。千枝万叶，交叉盘曲。有的树枝枯死了，有的欣欣向荣；有的垂向水面，有的直插天空。布局匀称，一点也不杂乱。而且，树枝向四面伸展，树叶重重叠叠。画得这样精致，确实是一般的画师画不出来的，一般人也很难辨识出是画上去的。又在兴善寺见到过王宰画的一幅四时屏风，就象将自然界的四时景物移到屏风上来似的。画家凭借对风、云、物象的精当表现，将一年中的八节四时准确无误地再现在屏风上面，真是妙到极点了。王宰的画以山木火石著称于世，这是他画中的珍品。

杨炎

杨炎，唐贞元中宰相。（明抄本"相"字下有"出贬崖州"四字。）气标王韩，（明抄本"王韩"作"风云"）文敌扬马。画松石山水，出于人之表。初称处士，谒卢黄门，馆之甚厚。知有丹青之能，意欲求之，未敢发言。杨恳辞去，复苦留之。知其家累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潜令人将数百千至洛供给。取其家书回，以示揭公。公感之。未知所报。卢因从容，乃言欲一踪，以子孙宝之，意尚难之。遂月余图一障。松石云物，移动造化，世莫覩之。其迹妙上上品。（出《唐画断》）

【译文】

杨炎，唐朝贞元年间官至宰相。他的气节，可以做王维、韩愈的榜样；他的文章，可以敌扬雄、司马迁。他画的松石山水，高出一般人。杨炎起初只是位隐士。虽然很有才学，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也没有出来为官。他曾经拜见过在宫内任给事的卢黄门，受到优厚的款待。卢给事知道他擅长绘画，有心求他给绘一幅画，又不好意思开口。杨炎要告辞回家，卢给事诚恳地苦苦挽留他。得知杨炎家在洛阳，生活很困顿，缺衣少食，卢给事心中很不安。他暗中派人带着几百千钱去洛阳杨炎家，供给他家人的日常用度，并带回一封家书给杨炎。杨炎非常感动，不知道怎样去报答。卢黄门这时才说他想请杨炎画张画，传给后代子孙很好的珍藏，但是始终不好意思说。杨炎听了后，立即答应下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卢黄门画了幅山水。画上的松石云等物像，就象将大自然中的真景实物移到画上来似的，人们从未见过这么好的山水画。这幅山水画，堪称稀世珍品。

顾况

唐顾况字逋翁。文词之暇，兼攻小笔。尝求知新亭监。人或诘之。谓曰："余要写貌海中山耳。"仍辟画者王默为副。（出《尚书故实》）

【译文】

唐朝人顾况，字逋翁，每在写文章、词赋之余，还练习画小品。顾况曾有一次请求让他担任新亭监（按：相当于知县）有的人询问他，他说："我要画海中的山而已！"后来，还是举荐他给擅长绘画的王默作副手。

周昉

唐周昉字景玄，京兆人也。节制之后，好属学，画穷丹青之妙。游卿相间，贵公子也。长兄晧善骑射，随哥舒往征吐蕃。收石堡城，以功授执金吾。时德宗修章敬寺，召晧谓曰："卿弟昉善画，朕欲请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日，帝又请之，方乃下手。初如障蔽，都人观览。寺抵国门，贤愚必至。或有言其妙者，指其瑕者，随日改之。经月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妙。遂下笔成之。为当代第一。又郭令公女婿赵纵侍郎尝令韩干写真，众皆赞美。后又请昉写真，二人皆有能名。令公尝列二画于座，未能定其优劣。因赵夫人归省，令公问云："此何人？"对曰："赵郎。""何者最似？"云："两画惚似，后画者佳。"又问："何以言之？"前画空得赵郎状貌，后画兼移其神思情性笑言之姿。"令公问："后画者何人？"乃云："周晧。"是日定二画之优劣，令送锦綵数百疋。今上都有观自在菩萨，时人云水月，大云西佛殿前行道僧，广福寺佛殿前面两神，皆殊妙也。后任宣州别驾，于禅定寺画北方天王。常于梦中见其形像。画子女为古今之冠。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又《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兼写诸真人、文宣王十弟子，卷轴至多。贞元末，新罗国有人于江淮，尽以善价收市数十卷。将去，其画佛像真仙人物子女，皆神也。唯鞍马鸟兽，竹石草木，不穷其状也。（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周昉，字景玄，是京都地区人。官任节度使后，继续好字，在绘画方面，他将所有的技艺都学到手了。他交往于达官贵人之间，是位高贵的公子哥。周昉的哥哥周晧擅长骑马射箭，曾随同大将哥舒翰远征吐蕃（按：今西藏。）收回石堡城，因战功归来后官授执金吾，掌管京都的治安。当时，唐德宗正修章敬寺，召见周晧说："爱卿，你的弟弟周昉擅长绘画，我想请他画章敬寺神像，请你告诉他。"过了一些天，德宗又让周晧请了一次，周昉才开始画。最初画出来的神像，周昉将它象屏风一样地放在寺院里，整个京都的人都可以去看。章敬寺就在皇宫门前，不论是贤良的人，还是愚鲁的人，都去看画像。有的人说画得好，有的人说画得不好。有人挑出毛病来，周昉随时进行修改。历经一个多月，评论好坏的人没有了，人们都赞叹这幅神像画得太好了！最后，画完稿了，在当时世上数第一。郭子仪的姑爷侍郎赵纵，曾经让韩干画过一幅画像，大家都称赞画得好。后来，他又请周昉画像。韩、周都是当时最有名气的画家。一次，郭令公将这两张画像并放在一块儿，让人们评品优劣，谁也评定不出来。正赶上他女儿赵夫人回来探亲，令公问："这两副像画的是谁？"回答说："是我的赵郎君子。"问："哪幅画像最象？"答："两幅画像都很象。但是，后一幅最好。问："为什么这样说呢？"答："前一幅画像空得赵郎的容貌画得象，后一幅神态、表情、说笑的姿态都画出来了。"令公问："后一幅是谁画的？"有人回答说："是周昉画的。"当天定出两幅画像的优劣，郭子仪让人给周昉送去锦綵几百疋，以表谢意。京都长安的一座道观里的水月观音画像，大云西佛殿前的行道僧画像，广福寺佛殿前的两面神画像，都奇特绝妙。这些画像，都是周昉的作品。周昉后来官任宣州别驾。在任期间，他为禅定寺画过一幅北方天王象。画定后，他常常在梦中见到这位天王到他这儿来。周昉画人世间的男人和女人，可称得上是古今第一圣手。这类画有：《浑侍中宴会图》、《刘宣武按舞图》、《独孤妃按曲粉本》。还有《仲尼问礼图》、《降真图》、《五星图》、《扑蝶图》，以及诸位真人、文宣王十弟子的画像等等，共有许多幅。唐德宗贞元末年，有一位从新罗回来的人，在江淮一带，用很高的价码收买几十卷周昉的画。他将要离去时，发现他买的这些画上的仙人，真人、和男人、女人都成仙而去，不见了。只有鞍马鸟兽、竹石草木，还在画上面。

范长寿

唐范长寿善风俗田家景候人物之状。人间多有月令屏风，是其制也。凡山川水石，牛马畜类，屈曲远近，牧放闲野，皆得其妙，各尽其趣。梁张僧繇之次也。僧彦悰《续画品》云："博瞻繁多。未见其能也。其画并妙品上。"又时号何长寿齐名，次之。（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范长寿擅长画风俗画，农家的景物、人物及风情，是他绘画的主要对象。民间有许多月令屏风都是范长寿画的。范长寿画的一山一水、一木一石、都具有地域所特有的风情。他画的牛马等家畜，或远或近、或盘或卧、或散牧在山野河边，都妙笔生花，各尽其趣。他的画作可称得上是南梁张僧繇第二。僧人彦悰在《续画品》上说："我博览过古今繁多的绘画作品，没有见到过能跟范长寿的画相媲美的。范长寿的画都可称为妙品上。"又：当时有位叫何长寿的人，跟范长寿并列画坛。实际，不如范长寿。

程修己

唐程修己，其先冀州人。性好学。时周昉任赵州长史，遂师事焉，二十年。凡画之六十病，一一口授，以传其妙。宝历中，修己应明经举，以昉所授付之。太和中，文宗好古重道。以晋明帝卫协画《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之象，不得其真。遂召修己图之。皆据经定名，任土采拾。由是冠冕之制，生植之姿，远无不审，幽无不显矣。又尝画竹障于文思殿。帝赐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覩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学士，皆奉诏继和。自贞元后，以艺进身。承恩称旨，一人而已。尤精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贤功德异兽等。并入妙上品。（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程修己，他的先祖是冀州人氏。程修己禀性好学，在周昉任赵州长史时，他拜周昉为老师，跟周昉学画二十年。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周昉将自己积毕生作画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绘画六十病》，一一亲口传授给他，使他全部学到了周昉绘画的功夫。唐敬宗宝历年间，程修己参加"明经射第取士"，就是用周昉传授给他的绘画技艺应举的。唐元宗太和年间，皇上好古重道，认为晋朝明帝时的卫协绘画的《毛诗图》，草木鸟兽贤士忠臣的形象都不真实。就召程修己再画一幅。画上的每位贤士忠臣，都根据经史上的记载来确定；画上的草木鸟兽，都随着方位、地形、地貌来县体地绘画出它们的姿态、神情来。这样，画上人物的衣饰冠冕，草木鸟兽的姿态、神情，没有不准确无误的。就是每一个细微的地方，也都精心绘画、一丝不苟。程修己还曾给文思殿画一副竹屏风。皇上为他题诗说："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乍覩繁阴合，再盼真假殊未分。当时的翰林院的学士们，都奉皇上的诏示，写诗来奉和。从唐德宗贞元以后，因为才艺而进身仕途、承受圣恩符合上意的，仅程修己一人罢了。程修己尤其擅长画山水竹石、花鸟人物、古代圣贤、佛道经事、怪异野兽等。他的这类题材的作品，都是精妙已极的艺术佳品。

边鸾

唐边鸾，京兆人。攻丹青，最长于花鸟折枝之妙，古所未有。观其下笔轻利，善用色。穷羽毛之变态，奋春华之芳丽。贞元中，新罗国献孔雀，解舞。德宗召于玄武门写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动，金钿遗妍。若运清声，宛应繁节。后以困穷，于泽潞貌五参连根，精妙之极也。近代折枝花，居其首也。折枝花卉蜂蝶并雀等，妙品上。（出《画断》）

【译文】

唐朝边鸾，是京都长安人。边鸾能画画，最擅长画花鸟折枝（按：花卉画法之一，不画全株，只画连枝折下的部分。）这种画法，是从来未有过的。你看边鸾下笔轻松利落，善用颜色，能得心应手地表现鸟雀羽毛的万态变化，春花绽放的千种姿容。唐德宗贞元年间，新罗国进献来一对孔雀，能舞，皇上宣召边鸾在玄武门画孔雀。一只孔雀画的是正面，一只画的是侧背。翠绿的孔雀羽毛灿烂生辉，孔雀的尾羽仿佛是一只只华美的金、翠首饰。两只孔雀象在轻声鸣唱，又象在用礼仪迎接贵宾的到来。边鸾后来生活困顿穷苦，曾在潞水岸边的沼泽地带将五棵长在一起的人参画在画上，画得好极了。在近代折枝画法中，边鸾位居魁首。边鸾的折枝花卉蜂蝶鸟雀画，都堪称在妙品以上。

张萱

唐张萱，京兆人。尝画贵公子鞍马屏帷宫苑子女等，名冠于时。善起草，点簇位置。亭台竹树，花鸟仆使，皆极其态。画《长门怨》，约词虑思，曲尽其旨。即金井梧桐秋叶黄也。粉本画《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皆绡上幽闲多思，意逾于象。其画子女，周昉之难伦也。贵公子鞍马等，妙品上。（出《画断》）

【译文】

唐朝张萱，京都长安地区人。张萱经常画骑在马上的达官贵人，以及屏风、帷幛、宫苑男女等画，在当时名冠众画师之首。张萱擅长勾画草图。他画的草图结构匀称、布局精当。亭台竹树、花鸟仆使，都各尽其态、各得其位，意境幽远、传神。他画的《长门怨》，按照李白原诗的每一句提供的意境，精心地去构思。运用景物，氛围等绘画表现手法，将诗的意韫含蓄地表现出来。用一句话来说，即在画中充分运用金井（按：指宾中。）梧桐和飘落的秋叶，点染出一片肃杀凄凉，从而表现出宫中旷女的哀怨与凄愁。张萱的画稿：《贵公子夜游图》、《宫中七夕乞巧图》、《望月图》等，都是在白绢上精心表现那些贵家公子、宫中怨女的闲适、幽思。意蕴幽远，远远超过画面上的物象。张萱画男人、女人，周昉很难跟他相以伦比。他画的贵家公子骑马游逸的画，是最精妙的艺术作品。

王墨

唐王墨，不知何许人，名洽。善泼墨，时人谓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画山水松柏杂树。性疏野好酒。每欲图障，兴酣之后，先已泼墨。或叫或吟。脚蹙手抹。或拂或干，随其形象。为山为石，为水为树。应心随意，倏若造化。图成。云霞澹之，风雨扫之。不见其墨污之迹也。（出《画断》）

【译文】

唐朝人王墨，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名字叫王洽。他擅长泼墨，当时人都称他为"王墨"。王墨多数时间都在江湖上（按：即民间。）游走。他性情疏懒狂野，喜好饮酒。每当他要作画时，酒须喝到兴奋时，先将墨泼在画布（或纸）上。或者大声孔叫，或者浅吟低唱。这时候，他手脚并用，又拂又抹，又蹭又踹。出现的物象，或山或石，或水或树，随着心意涂抹。这些景物，仿佛是转瞬间自然生出来的一样。成画后，你看整幅画就象让云霞淡淡的浸染过、让风雨涤荡过似的，不见些许的墨污痕迹。

李仲和

唐李仲和，渐之子。渐尝任忻州刺史，善画番人马。仲和能继其艺，而笔力不及其父。相国令孤绹，奕代为相，家富图画。即忻州外孙。家有小画人马障，是尤得意者。会宪宗取置禁中。后却赐还。（出《名画记》）

【译文】

唐朝人李仲和，李渐的儿子。他的父亲李渐曾经担任过忻州刺史，擅长画西北部边疆一带少数民族骑马行猎的画。李仲和承继了父亲的绘画技艺，但是他的笔力不及父亲。宰相令狐绹，他家世代官任宰相，藏有许多名画。令狐绹就是李渐的外孙。令狐家收藏的画中，有一组屏风人马小品，是最得意的。曾经进献给宪宗收藏在宫中，后来又赐还给令孤家。

刘商

唐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少年有篇咏高情。攻山水树石。初师张藻，以造真为意。自张贬窜后，惆怅赋诗云："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哪得知。"（出《名画记》）

【译文】

唐朝人刘商，官至检校礼部郎中汴州观察判官。年少时就写过一篇赞美高尚情操的诗。刘商专门学画山水树石。最初，他拜张藻为老师，专门画写实的作品。自张藻遭贬职离开京城后，他深为教师的被贬谪感到惆怅。曾为这件事写过一首诗：苔石苍苍临涧水，溪风袅袅动松枝。世间唯有张通会，流向衡阳哪得知。

厉归真

唐末，江南有道士历归真者，不知何许人也。曾游洪州信果观。见三官殿内功德塑像，是玄宗时夹纾，制作甚妙。多被雀鸽粪秽其上。归真遂于殿壁画一鹞，笔迹奇绝。自此雀鸽无復栖止此殿。其画至今尚存。归真尤能画折竹野鹊。后有人传。归真于罗浮山上升。（出《玉堂闲画》）

【译文】

唐朝末年，江南有个道士叫厉归真。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曾经云游到洪州的信果观，看见三官殿里的神灵塑像，还是唐玄宗时期用麻脱泥胎塑成的，塑得精妙绝伦。但是却被栖宿在屋梁上的鸽、雀的粪便污秽得不像样子。于是，厉归真便执笔在殿内墙壁上画一只鹞鹰，笔力奇绝。从这以后，鸽雀等再也不敢在梁上栖息了。这幅鹞鹰现在还在。厉归真道士尤其擅长画折竹、野鹊。后来有人承继了他的这种画法。厉归真死在罗浮山。

圣画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中谓之《七圣画》。初殿宇既制，寺僧召画工。将命施彩饰。会贵其直，不合寺僧祈酬。亦竟去。后数日，有二少年诣寺来谒曰："某善画者也，今闻此寺将命画工，某不敢利其价。愿输功可乎？"寺僧欲先阅其迹。少年曰："某弟兄凡七人，未尝画于长安中，宁有迹乎？"寺僧以为妄。稍难之。少年曰："某既不纳师之直。苟不可师意，即命圬其壁，未为晚也。"寺僧利其无直，遂许之。后一日，七人果至。各挈彩绘，将入其殿。且为僧曰："从此去七日，慎勿启吾之门，亦不劳饮食。盖以畏风日所侵铄也。可以泥固吾门，无使有纤隙。不然，则不能施其妙矣。"僧从其语。如是凡六日，閴无有闻。僧相语曰："此必他怪也，且不可果其约。"遂相与发其封。户既启，有七鸽翩翩，望空飞去。其殿中彩绘。俨若四隅，唯西北墉未尽其饰焉。后画工来见之，大惊曰："真神妙之笔也。"于是无敢继其色者。（出《宣室志》）

【译文】

云花寺有圣画殿，长安城里的人称它为"七圣画"。殿堂刚建成时，寺里的僧人将画工们请来，让他们给殿堂彩绘雕饰。但是，这些画工要的工钱太贵了，寺里的僧人没有求化到这么多的钱款。这些画工竟然不给彩绘而走了。这以后过了几天，有两位少年来到寺里拜访僧人说："我是个擅长绘画的人，听说你们寺里要请画工。我不敢挣你们的钱，情愿献工给你们可以吗？"寺里的僧人想先看看他们的作品，少年说："我们兄弟七人，没有在长安绘过画，怎么可以在长安看到我们的作品呢？"寺里的僧人认为这个少年是在这胡说，又提出几个问题刁难他。少年说："我们既然不收师父的工钱，如果我们绘制的不合乎师父们的心意，就让我们用抹子将它抹掉也不晚吧。"寺里的僧人图他们不要工钱，于是就答应下来了。第三天，二位少年果然领着他的五位兄弟来到寺院里，每个人手中都拿着彩绘的所需用品。进殿之前，少年对僧人说："从今天算起，七天之内请不要打开进入殿堂的这道门，也不用你们给我们送饮食。我们绘制的彩绘没绘完前怕风日的侵蚀。最好用泥将门缝也抹死。不这样做，则不能得到最佳的效果。"僧人听从了他们的要求，用泥将门封死。已经过了六天了，殿堂里一点动静也没有。寺里的僧人互相议论说："这些人一定是什么妖怪变的，我们再也不能按他们约定的期限不打开门了。"于是，僧人一齐动手拆掉泥封打开殿堂的大门。门刚一打开，只见有七只鸽子从殿堂里面飞出来，一直飞出寺外。僧人们急忙进到殿堂里去看。只见殿堂里的四面墙壁几乎都彩绘完了，只乘下西北边的墙壁还没有全绘制完。后来，画工们听说了这件事都来寺里观看这些彩绘，非常吃惊地说："真是神妙的大手笔啊！"于是，没有那个画工敢将北墙壁没绘完的那部分接着绘制完。

廉广

廉广者，鲁人也。因采药，于泰山遇风雨，止于大树下。及夜半雨晴。信步而行。俄逢一人，有若隐士。问广曰："君何深夜在此？"仍林下共坐。语移时，忽谓广曰："我能画，可奉君法。"广唯唯。乃曰："我与君一笔，但密藏焉。即随意而画，当通灵。"因怀中取一五色笔以授之。广拜谢讫，此人忽不见。尔后颇有验。但秘其事，不敢轻画。后因至中都县。李令者性好画，又知其事，命广至。饮酒从容问之。广秘而不言。李苦告之。广不得已，乃于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赴敌。其尉赵知之，亦坚命之。广又于赵廨中壁上，画鬼兵百余，状若拟战。其夕，两处所画之鬼兵俱出战。李及赵既见此异，不敢留。遂皆毁所画鬼兵。广亦惧而逃往下邳。下邳令知其事，又切请广画。广因告曰："余偶夜遇一神灵，传得画法，每不敢下笔。其如往往为妖。幸察之。"其宰不听。谓广曰："画鬼兵即战，画物必不战也。"因命画一龙。广勉而画之。笔才绝，云蒸雾起，飘风倏至。画龙忽乘云而上。至滂沱之雨，连日不止。令忧漂坏邑居。复疑广有妖术，乃收广下狱，穷诘之。广称无妖术。以雨犹未止，令怒甚。广于狱内号泣，追告山神。其夜，梦神人言曰："君当画一大鸟，叱而乘之飞，即免矣。"广及曙，乃密画一大鸟。试叱之，果展翅。广乘之，飞远而去。直至泰山而下。寻复见神。谓广曰："君言泄于人间，固有难厄也。本与君一小笔，欲为君致福，君反自致祸，君当见还。广乃怀中探笔还之。神寻不见。广因不复能画。下邳画龙，竟为泥壁。（出《大唐奇事》）

【译文】

廉广，鲁人。因为采药，在泰山遇到风雨，在大树下避雨。到半夜雨过天晴，廉广信步而行。走了不一会儿，遇到一个人，象一位隐士。这个人问廉广："你因为什么深夜在这里？"并邀请廉广一同坐在树下面。两人说了一会儿话，这个人忽然对廉广说："我会绘画，可以教你绘画的方法。"廉广连说可以。这个人又说："我送给你一支笔，但是请你一定要保守这个密秘。你用这支笔，随意画些什么，都能具有灵气。"说着，从怀中取出一支五彩笔交给廉广。廉广接笔拜谢，这个人却忽然没有了。这之后，真的象这个人说的那样，这支笔确实很有灵验。但是，廉广遵嘱保守这个密秘，轻易不敢用这支笔画什么。后来，有事来到中都县。县令姓李，喜爱绘画，他知道廉广也会绘画，将廉广请来，一边饮酒一边让廉广给他画一幅。廉广严守密秘，一句话也不说。李县令苦苦恳求他，廉广万不得已，才在墙壁上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象去杀敌。这个县的赵县尉知道这件事后，也恳请廉广给他画幅画。廉广又在赵县尉的官署墙壁上也画了一百多个鬼兵，气势若准备打仗。这天夜里，两个地方所画的鬼兵都出来打仗。李县令与赵县尉都亲眼看见了这件事，吓得他们再也不敢挽留廉广住在县里了，并将墙上所画的鬼兵全都毁掉了。廉广也因惧怕获罪而逃到下邳县。下邳县令得知廉广会画后，也恳请他为自己画一幅。廉广告诉他："我在一天夜里偶然遇到一位神人，传给我绘画的方法。但是我每每不敢下笔。因为如果下笔绘画，画出来的东西往往会兴妖作怪，幸好我察觉了这一点。"下邳县令不听，对廉广说："你在中都县画鬼兵走下墙来战斗撕杀，你要是画物一定不会打仗吧。"于是让廉广为他画一条龙。廉广勉强答应给他画。刚画完，只见画龙的地方开始升出云雾，大风也随后刮起来。画上的那条龙乘云驾雾飞上天空，紧接着就下起了滂沱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也不停止。下邳县令担忧雨水淹毁市区居民的住宅，又怀疑廉广会妖术。于是让人将廉广抓起来关到牢狱里，一再审问他会不会使妖术？廉广一再说他不会使什么妖术。但是，雨还是下个没完，下邳县令更加发怒了，继续将廉广关押在牢狱里。廉广在狱中大哭不止，哀告山神快来解救他。这天夜里，廉广梦见那位神人告诉他："你当画一只大鸟，呵叱它，乘着这只大鸟飞出牢狱，就可以免除这场祸患。"廉广从梦中醒来，等到天亮后，密秘画了一只大鸟。画完后，试着呵叱它，大鸟果然展翅欲飞。于是廉广乘上大鸟飞出牢狱。大鸟载着廉广一直飞到泰山顶上才落下来。过了一会儿，避雨那个夜晚遇见的那位神人又出现在廉广面前。神人对廉广说："你将密秘泄露在人间了，因此遭到了灾难。我给你一支小笔本意是想给你带来福气，现在反尔使你遇到祸患。你还是将这支笔还给我吧。"于是，廉广从怀中取出笔还给了这位神人。过了一会儿，神人又不见了。廉广也由此不会绘画了。下邳县他画龙的地方，重新还原成泥壁。

范山人

李叔詹常识一范山人，停于私第。时语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呪。止半年。忽谓李曰："某将去，有一艺，欲以为别。所谓水画也。"乃请后厅上掘地为池方丈，深尺余。泥以麻灰。日汲水满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砚。先援笔叩齿良久，乃纵毫水上。就视，但见水色浑浑耳。经二日，搨以细绢四幅。食顷，举出观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无不备也。李惊异，苦诘之，唯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李叔詹曾经认识一位范山人，请他到家中来。这位范山人预告出来的吉凶福祸，后来都能一一得到验证。他还会推算天文历法和算命，用真气、符咒治邪病、克异物、禳除灾害。范山人在李家住了半年，忽然有一天对李叔詹说："我要离开这里了。我有一种技艺，想用它来作为我临别时的赠礼，就是水画呀。"于是请人在后厅地上挖一个池子，长宽各约一丈，深一尺多，用麻灰抹好。每天都将它灌满水。等到水再不往下渗了，将颜色墨砚准备好。范山人先握笔叩齿好一阵子，才纵笔在水中涂划。再看看池水，只见水色浑浑的。过了两天，将四幅素白细绢放在池水中拓，约有一顿饭工夫，再将四幅细绢取出来，举过头顶观看。只见细绢上古松怪石，人物、房屋、树木俱全，象真画一样。李叔詹深感惊异，再三询问范山人，他才告诉说："我能够禁管住颜色，不让它随便沈散罢了！"

韦叔文

唐进士韦叔文善画马。暇曰，偶画二马札绢而未设色。赴举，过华岳庙前。怳然如梦。见庙前人谒己云："金天王奉召。"叔文不觉下马而入，升殿见王。王曰："知君有二马甚佳，今将求之，来春改名而第矣。"叔文曰："己但有所乘者尔。"王曰："有，试思之。"叔文暗思有二画马，即对曰："有马，毛色未就。"曰："可以为惠。"叔文曰："诺。"出庙，急于店中添色以献之。来春改名而第。（出《闻奇录》）

【译文】

唐朝时，进士李叔文擅长画马。一天闲暇，李叔文在札绢上画了二匹马没有着色，这天，他去参加科举考试，路过华山寺庙前，恍惚中好象作了一个梦。见到庙前有人参拜他，说："奉金天王的命令召你前去见他。"李叔文不觉间下马进去，升殿拜见金天王。天王说："得知你有两匹良马，现在我请你将它们送给我。明年春天，请你改换个名字再参加科举考试，一定会考中的。"李叔文说："我只有现在所骑的这匹马呀。"天王说："请你再想想。"李叔文暗暗想到自己在家画的那两匹马，现在就带在身边。立即回答说："是的，我有两匹马。只是，还没有涂上颜色呢。"天王说："可以马上绘上色嘛。"李叔文说："是的。"李叔文走出庙门。急忙骑马来到店中，取出来在家画的那两匹马，赶忙涂上颜色献给天王。第二年春天，李叔文改名参加科举考试，果然考中了。

卷第二百十四　　画五

贯休　楚安　应天三绝　八仙图　黄筌杂编

贯休

唐沙门贯休，本婺州兰溪人也，能诗善书妙画。王氏建国时，来居蜀中龙华之精舍。因纵笔，用水墨画罗汉一十六身并一佛二大士。巨石萦云，枯松带蔓。其诸古貌，与他人画不同。或曰："梦中所睹，觉后图（图原作圆，据明抄本改）之。谓之'应梦罗汉'。"门人昙域、昙弗等，甚秘重之。蜀主曾宣入内。叹其笔迹狂逸，供养经月，却令分付院中。翰林学士欧阳炯亦曾观之。赠以歌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去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趺。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搘颐偏袒肩。口开或若共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前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衲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若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出《野人闲话》）

【译文】

唐朝时，佛门僧人贯休，是婺州兰溪人。贯休和尚能吟诗，写一手好字，擅长绘画。王建在蜀建立前蜀王朝时，他来到蜀中，居住在龙华寺专供他修行参禅的居室里。他用水墨画法为寺里画了十六个罗汉和一幅佛像、二幅菩萨像。画上，巨大的岩石萦绕着云雾，虺节的苍松盘绕着古藤。而佛、菩萨和十六位罗汉的相貌都古岸异常，跟别的画师画的不一样。贯休自己时常说："我是在梦中见到了这些神佛，醒来后将他们画出来的，也可以称他们为'应梦罗汉'吧。"他的弟子昙域、昙弗等人，将这些画密秘收藏起来，看成珍贵的艺术品。蜀王曾经宣召贯休进宫，非常赞赏他的画。说他用笔狂放飘逸，在宫中供养了一个月后，分配他到翰林院。翰林学士欧阳炯也曾观察过贯休和尚，并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诗称：西岳高僧名贯休，孤情峭拔凌清秋。天教水墨画罗汉，魁岸古容生笔头。时捐大绢泥高壁，闭日焚香坐禅室。或然梦里见真仪，脱云袈裟点神笔。高抬节腕当空掷，窸窣毫端任狂逸。逡巡便是两三躯，不似画工虚费日。怪石安排嵌复枯。真僧列坐连跏跌。形如瘦鹤精神健，顶似伏犀头骨粗。倚松根，傍岩缝，曲录腰身长欲动。看经弟子拟闻声，瞌睡山童疑有梦。不知夏腊几多年，一手搘颐偏袒肩。口开或若供人语，身定复疑初坐禅。案有卧象低垂鼻，岸畔戏猿斜展臂。芭蕉花里刷轻红。苔藓纹中晕深翠。硬筇杖，矮松床，雪色眉毛一寸长。绳开梵夹两三片，线补纳衣千万行。林间乱叶纷纷堕，一印残香断烟火。皮穿木屐不曾拖。笋织蒲团镇长坐。休公休公，逸艺无人加，声誉喧喧遍海涯。五七字句一千首，大小篆书三十家。唐朝历历多名士，萧子云兼吴道子。苦将书画比休公，只恐当时浪生死。休公休公，始自江南来入秦。于今到蜀无交亲。诗名画手皆奇绝，觑你凡人争是人。瓦棺寺里维摩诘，舍卫城中辟支佛。若将此画比量看，总在人间为第一。

楚安

西蜀圣寿寺僧楚安妙画山水，而点缀甚细。至于尺素之上，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岚人物，悉皆有之。每画一小团扇，内安姑苏台或画滕王阁，其有千山万水尽在目前。然须一季已来，方就一扇。其时诸王宰辅竞相有请。得之者奉遗甚厚，有不得画者恨恨然。楚安言山僧自以此适意而已。归寂后，有好事者，往往收得其笔踪。或谓之"墨宝"也。（出《野人闲话》）

【译文】

西蜀圣寿寺僧人楚安山水画画得非常好，而且画的特别细腻。在一尺宽的白细绢上，可以画出来山川林木，洞府峰峦，寺观烟雾岚气及人物。他就是画一柄小小的团扇，也可以在上面画出来姑苏台呀滕王阁等楼台亭榭，可以让你在团扇上看到山山水水。然而，楚安画扇一个季度只画一柄。诸位王公大臣争着请他去画扇子。得到他画的扇子的人给他很丰厚的酬金，未得到的很是不满。但是楚安自己说他画扇子仅仅为了好玩罢了。楚安去世后，有喜爱收藏的人，每每得到楚安生前的遗画、遗作。有人说这是"墨宝"啊！

应天三绝

唐僖宗皇帝翠华西幸之年，有会稽山处士孙位随驾止蜀。位有道术，兼攻书画，皆妙得笔精。曾于应天寺门左壁上画天王一座，部从鬼神。奇怪斯存，笔势狂纵，莫之与京。三十余年无有敌者。景焕其先亦专书画，尝与翰林欧阳学士炯乃忘形之交。一日连骑同游兹寺，偶画右壁天王以对之。渤海在旁（在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观其逸势，复书歌行一篇以纪之。续有草书僧梦龟后至。又请书之于廊壁上。故书画歌行，一日而就。倾城人看，阗咽寺中，成都之人。故号为"应天三绝"。歌行今亦录附曰："锦城东北黄金地，故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吴道子称无敌者。奇哉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惚（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有，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名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颔髑髅干孑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人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沈沈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来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出《野人闲话》）

【译文】

唐朝僖宗皇帝到西蜀巡视那年，有位会稽山的隐士孙位随皇驾一块儿来到蜀地。孙位会道术，还擅长书法、绘画，每有作品都是上乘之作。他曾在应天寺门左面墙壁上绘画一幅天王像。天王的随从鬼神，形像怪异，笔势狂放，没有比这幅画画得更好的了。三十多年来，没有超过孙位的人。景焕从前也专门学习过书法、绘画，曾经跟翰林学士欧阳炯是无拘束的朋友。一天，他们一同骑马游应天寺。景焕突发兴趣，在寺门右边墙壁上也画一幅天王像，想跟孙位画的那幅比试高低。渤海在旁边看到景焕画的这幅天王像笔势峻逸，又作了一篇歌行诗来记载这件事情。后来擅长草书的僧人梦龟刚巧也来了，于是请他将这篇歌行题书在廊壁上面。由此，画、歌行、书法，一天内都完成了。全城的人都争相来观看，整个应天寺内拥挤喧嚷的，都是成都的市人们。由此人们称为"应天三绝"。现将这首歌行附录在下面，是：锦城东北黄金地，故迹何人兴此寺。白眉长老重名公，曾识会稽山处士。寺门左壁图天王，威仪部从来何方。鬼神怪异满壁走，当檐飒飒生秋光。我闻天王分理四天下，水精宫殿琉璃瓦。采仗时驱拂琳装，金鞭频策骐驎马。毗沙大像何光辉，手擎巨塔凌云飞。地神对出宝瓶子，天女倒披金缕衣。唐朝说著名公画，周昉毫端善图写。张僧繇是有神人，昊道子称无敌者。奇怪妙手传孙公，能于此地留神踪。斜窥小鬼怒双目，直倚越狼高半胸。宝冠动惚（上声）生威容，趋跄左右来倾恭。臂横鹰爪尖纤利，腰缠（去声）虎皮斑剥红。飘飘但恐入云中，步骤还疑归海东。蟒蛇拖得浑身堕，精魅搦来双眼空。当时此艺实难受。镇在宝坊称不朽。东边画了空西边，留与后人教敌手。后人见者皆心惊，尽为名公不敢争。谁知未满三十载，或有异人来间生。匡山处士各称朴，头骨高奇连五岳。曾持象简累为官，又有蛇珠常在握。昔年长老遇奇踪，今日门师识景公。兴来便请泥高壁，乱抢（去声）笔头如疾风。逡巡队仗何颠逸，散漫奇形皆涌出。交加器械满虚空，两面或然如斗敌。圣王怒色览东西，剑刃一挥皆整齐。腕头狮子咬金甲，脚底夜叉擎络鞮，马头壮健多筋节，乌嘴弯环如屈铁。遍身蛇虺乱纵横，绕颔髑髅干孑裂。眉粗眼竖发如锥，怪异令不可知。科头巨卒欲生鬼，半面女郎安小儿。况闻此寺初兴置，地脉沈沈当正气。如何请得二山人，下笔咸成千古事。君不见，明皇天宝年，画龙致雨非偶然。包含万象藏心里，变现百端生眼前。后未画品列名贤，唯此二人堪比肩。人间是物皆求得，此样欲于何处传？尝忧壁底生云雾，揭起寺门天上去。

八仙图 西蜀道士张素卿，神仙人也。曾于青城山丈人观，绘画五岳四渎真形并十二溪女数堵。笔迹遒健，精彩欲活。见之者心悚神悸，足不能进。实画中之奇绝也。蜀主累遣秘书少监黄筌令取模样。及下山，终不相类。因生日，或有收得素卿所画《八仙》真形八幅，以献孟昶。观古人之形相，见古人之笔妙，观赏者久之。且曰："非神仙之人，无以写神仙之质也。"赐物甚厚。一日，令伪翰林学士欧阳炯次第赞之，又遣水部员外郎黄居宝八分题之。每观其画，叹笔迹之纵逸；览其赞，赏文词之高古；视其书，爱点画之宏壮。顾为"八仙"。不让"三绝"。（八仙者，李己、容成、董仲舒、张道陵、严君平、李八百、长寿、葛永璝。（出《野人闲话》）

【译文】

西蜀道士张素卿，是神人。张素卿曾经在青城山丈人观的几堵墙上，绘画泰山、华山、衡山、恒山、嵩山等五岳，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等四渎，和十二溪女等。笔力遒健，不论是山、是水、还是溪女，都画得栩栩如生，呼之欲活。看到这些壁画的人，都不由得顿生敬慕之情，停下脚步不愿意离开。这些画真是画中的奇谲绝世之作。后蜀君主孟知祥，多次派秘书少监黄筌去丈人观取这些壁画的摹写图本，但是拿回来的图本始终都不象原壁画。有人过生日，收到张素卿所画的《八仙图》，献给孟知祥的第三子孟昶。观看画上的古人形象，欣赏古人的画作。孟昶久久地欣赏把玩这幅《八仙图》，说："不是神人，不能绘出神仙的姿质啊！"他给献画的人很丰厚的赏赐。一天，孟昶又让前朝翰林学士欧阳炯按着顺序为《八仙图》写赞词，又让水部员外郎黄居宝用八分题写在画上。孟昶每次观赏《八仙图》，都不由得称赞这幅画笔力恣肆飘逸，称赞画上的赞词文彩高雅古拙，称赞画上的题书笔势宏壮。他说："《八仙图》一点也不比《应天寺》的"三绝"壁画逊色。"

黄筌

昔吴道子所画一钟馗，衣蓝衫，鞹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发垂鬓。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笔迹遒劲，实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将献伪蜀主，甚爱重之。常悬于内寝。一日，召黄筌令看之。筌一见，称其绝妙。谢恩讫。昶谓曰："此钟馗若拇指掐鬼眼睛，则更校有力。试为我改之。"筌请归私第。数日看之不足。别絣绢素，画一钟馗，以拇指掐鬼眼睛。并吴本一时进纳。昶问曰："比令卿改之，何为别画？"筌曰："吴道子所画钟馗，一身之力，气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辄改。筌今所画，虽不及古人，一身之力，意思并在拇指。"昶甚悦，赏筌之能。遂以彩缎银器，旌其别识。（出《野人闲话》）

【译文】

从前，唐朝人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捉鬼图》，钟馗穿的是蓝衣衫，一只脚用皮裹着，一只眼睛眯细，腰上挂着一只笏板。头发上面系一头巾，蓬乱的头发一直垂到鬓角。左手捉住一只鬼，用右手第二指剜鬼眼睛。这幅画笔力遒劲，实在是深得唐朝时的绘画的神妙。收藏这幅画的人，将它进献给后蜀君王孟昶。昶非常喜爱珍重这幅画，曾一度将它悬挂在宫寝内。一天，孟昶召见黄筌让他来欣赏这幅《钟馗捉鬼图》。黄筌一看到这幅画，连称妙绝。黄筌谢过恩后，孟昶说："画上的钟馗如果用拇指掐鬼眼睛，会更有力些。请你试着为我修改一下。"黄筌听了后请孟昶允许他拿回家里去改。仔细捉摸了好几天，黄筌总觉得没法改动。于是另外繃好一幅白绢重画了一幅《钟馗捉鬼图》，和吴道子的原画一起进献给孟昶。孟昶看了后问："我本来让你改画，为什么另画了一幅？"黄筌回答说："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全身的力量，人物的神情、眼神，都集聚在第二指上，不在拇指。所以，我不敢轻易给改动。我现在画的这幅，虽然赶不上吴道子画的那幅，但是人物和全身力气和心思却都集聚在拇指上了。"孟昶听了后非常高兴，非常赞赏黄筌的才能。于是赏赐给他彩缎、银器等物，用以表彰他的卓有见识。

杂编

敬爱寺复有雉尾病龙，莫知画者谁氏。绘素奇巧，皆入神之迹。（雉尾在东廓观音院，天王部从中，绯衣神人抱野鸡一只，遍而观之，势若飞动也。天王原作大王，只作身，据《剧谈录》改。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尚书谈录》，今见出《剧谈录》）国朝李嗣真评画云："顾画屈居第二。"然虎头又伏卫协画北风图（此图尝在韩吏部家）。张弘靖平康里宅，乃崔司业融旧第。有司业题壁处犹在。（出《尚书故实》）

僧道芬，会稽人。萦阳人郑町。处士梁洽。处士项容。青州处士吴恬，一名汾，字建康。已上并画山水。道芬格高。郑町雅淡。梁洽美秀。项容顽涩。吴恬险巧，有画《山水录》，记平生所画在绢素者凡百余面。传之好事。自云："初梦有神人指授画法。"恬好为顽石，气象深险，能为云雨气象。又有王默，师项容，风颠酒狂。松石虽有高奇，流俗所好。醉后以头髻抵于绢素。王默早年受笔法于台州郑虔。贞之末，于润州殁。举柩若空，时人多言化去。平生大有奇事。顾著作知新亭监时，默请为海中都巡。问其意，云："要见海中山水耳。"为职半年后解去。尔后落笔有奇趣。乃项生弟子耳。彦远从兄监察御史厚，与余具言此事。然余不甚觉默画有奇也。（出《名画记》）

有别画者，与人同游寺。看壁画音声一铺（铺原作幅，据明抄本改）曰："此凉州第几遍。"不信，召乐官奏凉州。至画处，用指更无差异。（出《卢氏杂说》）

故德州王使君椅家有笔一管约一寸，粗与常用笔管，两头各出半寸以来。中间刻《从军行》一铺。（铺原作幅，据明抄本改）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云，用鼠牙刻。故崔郎中鋋文，有《王氏笔管记》是也。类韩文公《画记》。椅，玄质子、绍孙，高雅博古，善琴阮。余旧宅在东洛归德坊南街，厅屋是杏木梁。西壁有韦旻郎中散马七疋，东壁有张旭草真踪数行。旭世号张颠。宅之东果园，《两京新记》是马周旧宅。（《出卢氏杂说》）

荥阳外郎赞宰万年日，有荷校者以贼呼之。言尝绐妇人廉（"廉"原作"盗"，据唐阙史改）市马画。赞责之，命取以视。则古丝烟晦，幅联三四。蛮罽裁缥，斑繴皮轴。赞曰："是画也。"太尉李公所宝惜，有赞皇图书篆焉。人有七万购献牢盆者，得漕渠横梁梗舯倅职。因出妓于阁。又落民间。言是寇倖其不鉴，以卑价市之。为妓人自他方归所诉，请以所亏价书罪。赞不能决。时延寿里有水墨李处士，以精别画品游公卿门。召之辨之。瞪目三叹云："韩展之上品也。"黄沙之情已具，丹笔之断尚疑。会有赍籍自禁军来忍者。赞以且异奸盗，非愿苛留，因并画径送。后永绝其耗。（出《唐阙史》）

晋以前目所不睹，难以平议。晋以来，厥迹存者，可得而言。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异才间出，是为三祖。后世虽有作者，难可加焉。昔萧武帝博学好古，鸠集图画。令朝臣攻丹青者，详其名氏，并定品第，藏于秘府，以备阅玩。及侯景之乱，元帝迁都。而王府图书，悉归荆土。洎周师来伐，帝悉焚之。历周隋至国朝，重加购募，稍稍复出。无何。遂盈秘府。长安初，张易之奏召天下名工，修葺图画。潜以同色故帛，令各推所长，共成一事。仍旧缥轴，不得而别也。因而窃换。张氏诛后，为少保薛稷所收。稷败后，悉入岐王。初不奏闻，窃有所虑，因又焚之。于是图画奇迹，荡然无遗矣。（出《谭宾录》）

【译文】

敬爱寺还有雉尾病龙，不知道是谁绘画的，这幅画奇异美妙，都可以列入精妙无比的艺术珍品的行列。本朝（按：指唐朝。）李嗣真论评绘画说："顾凯之的画位居第二位。"然而顾恺之又佩服卫协画的《北风图》。《北风图》曾经收藏在韩史部家中。现在藏在长靖平康里的宅第里。张家的这所宅第，乃是司业崔融的旧宅。崔融当年在墙壁上题的字还存在。

僧人道芬，会稽人。荥阳人郑町、隐士梁洽、隐士项容、青州隐士吴恬，还有一个名字叫"汾"，字建康。上述这些人都擅长画山水。道芬的画格调高尚，郑町的画雅淡，梁洽的画美秀，项容的画顽冥晦涩。吴恬的画险巧，有画卷《山水录》，上面记载着他平生在素绢上画的画，一共有一百多幅传给后世，这也是件有益的事情。他自己说："最初，是在梦中来了一位神人传授给我如何绘画的。"吴恬喜爱画顽石。他画的顽石景象深奇幽险，能产生出云雨等现象。还有王默，师法项容，性情颠狂好饮。他画的松石虽然高雅奇异，也为一般人所喜爱。王默喝醉了后，用头顶的发髻在白绢上作画。王默早年跟台州人郑虔学画。唐德宗贞元末年，王默病逝在润州。出殡时，抬着他的灵柩象抬个空柩一样的轻，当时有很多人说他是羽化升仙了。王默一生中有很多奇异的事情。顾著作任新亭监时，王默请求担任海中都巡。问他有什么用意，回答说："我要看看海中的山水啊！"王默担任了半年海中都巡后离职而去。从这以后，每有画作必有奇趣。王默是项容的弟子。我的堂兄彦远官任监察御史，跟我的关系很好，把王默的这些奇事都跟我讲了。然而我并不觉得王默的画有什么奇异之处。

另外有一个画家，和人同游一处寺院，看到寺内墙壁上画着一套演奏乐曲的壁画。这个画家指着其中的一幅说："这幅绘的是演奏《凉州》第×遍。"同去的人不相信，召来乐师演奏《凉州》，演奏到他指的那幅画那儿，指法果然一点差异没有。

已故德州人王椅，他家有一管笔粗约一寸，比一般的笔粗，两端各让出半寸多，中间雕刻着《从军行》一套，有诗有画，雕刻的异常精细绝妙，人马、毛发、屋木、亭台、远水，纤毫毕现。每一幅画刻上《从军行》的诗二句。例如："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这两句诗，就刻在绘有诗中意境的那幅画上。真不象是人工刻的。画，类似用的白描笔法，迎着光亮可以看到。据说是用鼠牙雕刻上去的。已故郎中崔鋋文，撰写过一篇《王氏笔管记》，记载了这件事情。这篇《王氏笔管记》类似韩愈的《画记》。王椅，是王玄质的儿子，王绍的孙子。性情高雅，通晓古玩器用，擅长弹奏古琴。我家的旧宅在东都洛阳归德坊南街。厅堂是杏木房梁，西墙壁上有郎中韦旻画的散放着的马七匹，东墙壁上有张旭的草书真迹数行。张旭世人称他为张颠。旧宅东边的果园，《两京新记》上说，是唐太宗在位期间任过中书令的马周的旧宅。

荥阳员外郎赞任万年县知县时，有一个负枷的囚犯窃贼，曾说他欺骗了一位妇女，用非常便宜的价钱买下了她的绘有马的画。赞追问他，命令这个窃贼将画拿来看看。只见丝绢已很古旧，上面烟气熏染遍是污迹，约三四绢联在一起，用蛮毡裁裱的，用槃龟的皮做的轴。赞看完后说："确实是画。"李太尉珍藏过这幅画，上面有赞皇县篆文的图书印迹。有个人用了七万钱曾将这幅画买到手进献给了监务官，换来个在漕运河上掌管横梁梗船的副职。正在这时，从别处来了一位妇女，她自述说："当年我从家里出来作了妓女，沦落人间。遇见了你们关押的这个贼人，他侥幸欺骗了我，用很低的价钱将画买了去。现在请知县大人根据他用很少的钱骗买我的家传名画来给他定罪。"赞鉴别不了这幅画的真伪优劣。当时延寿里有个会绘画的李处士，凭着他鉴别画品的高超技艺出入于达官贵人家。赞将李处士请来鉴别一下这幅名画。李处士拿过来一看，立刻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连连称赞道："这是古人韩展的珍品画啊！"一幅古画沉没黄沙现在终于又让它重见天日了，但是这幅画的来龙去脉还有可疑之处。正在这时，有人携带着户籍来认领这位妇女。赞认为这一男一女不是奸盗之徒，不愿意再扣留下去。于是将他们和这幅古画一起放行了。从这以后，再也没有这幅古画的下落消息了。

晋朝以前的画看不到了，难以评论它们的优劣。晋朝以来，尚存在的这些画中，从可以见得到的来看，顾长康、张僧繇、陆探微三家，都是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可称为画界的三位宗师。后来虽然也有新的画家不断出现，但是都不能跟他们相媲美。前朝梁武帝萧衍知识广博爱好古玩字画。他曾收集历代的许多绘画作品，让朝臣中通晓绘画的人，查清每幅画的作者，并评定品第档次，将这些画藏在密秘的地方，专门供他自己欣赏把玩。待到侯景废掉简文帝酿成战乱以来，梁元帝迁都江陵，王府中的书画都运到江陵。后来北周来征讨，敬帝将这些书画全付之一炬。从此周、隋到本朝，重又收购征集，又得到一些。没出什么差乱，又将这些画收藏在秘府。建都长安初时，张易之奏请召集天下名工修葺这些画。他暗地里用同一颜色的古绢，让这些画工临摹仿制。仿制的画，依然用旧的缥轴，让人很难辨识出来。于是，张易之用这些仿制品将古画真迹偷换出来窃为己有。张易之事发被处死后，由少保薛稷接替他收藏这些画。薛稷事情败露后，这些古画都落入岐王手中。起初，岐王不将这些画上奏朝廷，后来有所顾虑。因此将这些古画又都焚烧了。于是，到这时历代遗留下来的古画已经全都毁掉，所剩无几了。

卷第二百十五　　算术

郑玄　真玄兔　曹元理　赵达　贞观秘记　一行　邢和璞　满师　马处谦　袁弘御

郑玄

汉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相见，高足弟子传授而已。常算浑天不合，问诸弟子，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融召令算，一转便决。众咸骇服。及玄业成辞归，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桥下。在水上据屐。融果转式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据木，此必死矣。"遂罢追。玄竟以免。

一说："郑康成师马融，三载无闻，融鄙而遣还。玄过树阴假寐。见一老父，以刀开腹心。谓曰："子可以学矣。"于是寤而即返。遂精洞典籍。融叹曰："诗书礼乐，皆已东矣。"潜欲杀玄，玄知而窃去。融推式以算玄，玄当在土木上。躬骑马袭之。玄入一桥下，俯伏柱上。融踟踌桥侧云："土木之间。此则当矣。有水非也。"从此而归。玄用免焉。（出《异苑》）

又郑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玄八九岁能下算乘除。年十一二随母还家。腊日宴会。同时十许人皆美服盛饰，语言通了。玄独漠然，状如不及。母私督数之。乃曰："此非玄之所志也。"（出《玄列传》）

【译文】

郑玄，汉朝人。郑玄拜马融为师学习算学，三年没有见到师父马融的面。马融只是让他的一个学得较好的学生教郑玄而已。一次，马融计算浑天算的不符合，问他的弟子们，没有一个能算出来的。有个弟子说郑玄能算。马融立即将郑玄召来让他计算，一转眼的工夫就算出来了，大家都既感到吃惊又佩服。等到郑玄学业学成后辞别老师回归故里时，马融心里忌恨郑玄。郑玄也怀疑有人追赶他。于是坐在一座桥的下面，将穿着木屐的脚放在水面上。马融果然用"式"这种卜具推算出他离去的方位，带领人去追杀郑玄。看见郑玄后，对跟他一起来追杀郑玄的人说："郑玄在土下水上而依靠着木（按：木屐代木。此处古人迷信说法，要在土下水上，既是棺木。），这回他必定得死。于是不杀郑玄，转身离去。郑玄方免一死。

还有一种说法：郑玄跟马融学习算学，三年时间过去了，没有什么成就，马融鄙视他将他赶出师门。郑玄在回去的路上经过一株大树，便在树荫下闭眼休息一会儿。看见走来一位老翁，用刀割开他的肚腹看看他的心，说："你还是可以学成的。"于是，郑玄醒来后马上又回去重新跟马融学算学，很快便精通了所有的精典书籍。马融感叹地说："诗书礼乐，郑融都精通啦！"心中暗暗产生杀机。郑玄觉察出老师有杀他的想法，偷偷离去。马融用计数的竹制筹码，推算出郑玄此时的方位应在土木上。亲自骑马去偷偷杀他。郑玄见老师骑马追来，慌忙跑到一座桥下，全身卧伏在桥柱子上躲藏起来。马融追到近前，下马来回寻找，不见郑玄，自言自语地说："郑玄此时应当在土木之间，就是这个地方啊。这里还有水，看来不在这儿。"于是，马融骑马走了。郑玄躲避过了一场死亡。

又：郑玄生于汉顺帝永建二年七月五日寅时。他长到八九岁时就能用筹码进行乘除法的运算，十一二岁随母亲回到家里，正逢腊月宴会。同席的十多个人，个个衣着华美，能说会道，唯独郑玄神情漠然，一言不发。母亲暗中几次督促郑玄，让他也跟同席人说说话。郑玄说："说话闲聊练嘴皮子，这不是我的志向。"

真玄兔

汉安定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并善算术，皆成帝时人。真常目算其年寿七十三，于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时死。书其屋壁以记之。二十四日晡时死。其妻曰："见算时常（明抄本常作长）下一算。欲以告之，虑脱有旨，故不告，今果先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冢上孤槚之西四丈所，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时空槨，即以葬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朝时安定人皇甫嵩、真玄兔、曹元理，都精通算术，都是汉成帝时期的人。一次，真玄兔目算他的年寿是七十三岁，应当在绥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申时死去，并将这个日子写在屋内墙壁记下来。到了绥和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申时时，真玄兔提前一天死去。临死前，他的妻子告诉他："当年你计算死去的日期时间时，我看见你向下多拨下一个筹码。当时我还以为你是故意这样做的，是想逃脱掉死亡呢。因此没有告诉你。现在，你果然早一天到了死期啊！"真玄兔又对妻子说："北邙山上有坟墓。坟墓旁边长着一株楸树。在楸树西侧四丈远的地方，往下挖七尺深，我死以后就将我埋葬在那里吧。"待到真玄兔死后，家人按照他指示的方向位置去挖，挖到七尺深时，发现古时候的一具空槨，就将他下葬在这具空槨里了。

曹元理

曹元理尝从真玄兔友人陈广汉。广汉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硕数。子为吾计之。"元理以食著十余转曰："东囷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囷门。后出米。西囷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东囷不差圭合。元理后岁复遇广汉，广汉以米数告之。元理以手击床曰："遂不知鼠之食米，不如剥面皮矣。"广汉为之取酒。鹿脯数脔。元理复算曰："甘蔗二十五区，应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鸱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刍。"羊豕鹅鸭，皆道其数。果蓏殽核，悉知其所。乃曰："此资业之广，何供具之褊。"广汉惭曰："有仓卒客。无仓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肫一头，厨中荔枝一盘，皆可以为设。"广汉再拜谢罪。入取，尽日为欢。其术后传南季。南季传项滔。项滔传子陆。皆得其分数，而失其立妙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曹元理有一次到真玄兔的朋友陈广汉家。陈广汉说："我有二囷米，忘记有多少石了。你为我计算一下。"曹元理用吃饭的筷子量了十多圈，说："东囷有米七百四十九石二斗七合，西囷有米六百九十七石八斗。"于是陈广汉将囷门关好贴上封条。后来往外出米，西囷出了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囷中有一只老鼠，大约有一升那么大。东囷不差厘毫。第二年，曹元理又遇到了陈广汉。陈广汉将出囷时量的米的石数告诉曹元理。曹元理用手拍床说："怎么就不知道老鼠吃米？我的脸皮其厚，不如将它剥去了。"陈广汉取来了酒和几块鹿肉干，请曹元理边算边喝酒。曹元理又用筹码计算后说："甘蔗田二十五畦，应该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大芋三十七亩，应收六百七十三石。有一千头牛，生产二百头牛犊。有一万只鸡，将孵出五万只鸡雏。"羊猪鹅鸭，都说出它们的数目；瓜果蔬菜果实，都知道它们有多少。又说："你有这么多的家业，怎么拿出这么少的食物来招待我？"陈广汉惭愧地说："仓里有不招待客人。如果招待客人，等到仓里吃没有了，主人也没什么吃的了。"曹元理说："你有那么多的猪鸡鸭鹅，有那么多的瓜果蔬菜，盛上一头蒸肫，再盛上一盘荔枝，不都可以招待我吗？"陈广汉再次揖拜谢罪，进到厨房里重新取来菜肴，两人一起高高兴兴地喝酒，一直喝到晚上方散。曹元理的算学，后来传给了傅南季；傅南季又传给了项滔；项滔又传给了傅南季的儿子傅陆。但是这些人都只学到了曹元理的分数，而没有真正继承下来他在算学上的建树。

赵达

吴太平二年，长沙大饥。杀人不可胜数。孙权使赵达占之云："天地川泽相通，如人四体，鼻衂灸脚而愈。今余干水口，常（常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暴起一洲。形如鳖，食彼郡风气。可祠而掘之。"权乃遣人祭以太牢，断其背。故老传云。饥遂上。其水在饶州余干县也。（出《洽闻记》）

【译文】

吴国会稽王孙亮太平二年，长沙发生大饥荒，杀人不计其数，孙权派赵达去占算。赵达占算后说："天地川泽相互连通，就象人的四肢互相连通似的。鼻子出血了，灸脚就会医好它。现在余干县水口突然升起一渚沙洲，形状象鳖，将这个地方的风水给吃掉了，可以在祭祀后将这渚鳖形沙洲挖掉。"于是孙权派人用牛、羊、猪三样牺牲为这渚沙洲举行了祭祀，然而让人掘断了它的脊背。据从前的老人们说，掘断了后饥荒就解除了。挖出的这条河渠就在饶州的余干县境内。

贞观秘记

唐贞观中秘记云："唐三世后，有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密召李淳风访之。淳风奏言："臣据玄像，推算已定。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满四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子孙殆尽。"太宗曰："疑似者杀之，何如？"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法。王者不死，枉及无辜。且据占已长成，在陛下宫内为眷属。更四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恐伤陛下子孙不多。今若杀之为仇，更生少壮，必加严毒。为害转甚。"遂止。（出《感定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有本秘记上说："唐朝三世后，有女主武王取代李姓而有天下。"唐太宗密召李淳风察访这件事。李淳风上奏太宗说："我根据天象，已经推算出来了。这个女人现在就在皇帝你的后宫里，从现在算起不满四十年她当得天下，将您的皇子皇孙几乎杀尽了。"唐太宗说："怀疑谁象就将她杀死，怎么样？"李淳风说："这是上天命定如此，没有什么祭神之法能躲避过去的。如果采用杀死的办法，将来成主的你杀不了她，被杀的都是无辜的人。况且，根据我的占算这个女人已经长大成人，就在您的后宫中为嫔妃。过了四十年后她将衰老。人老了会产生仁慈的心肠，恐怕不会伤害您太多的皇子皇孙的。现在若将她杀了结下仇怨，再生个新的女人，必将更加严厉狠毒，而且危害也将更严重的。"于是，唐太宗终止了杀死嫌疑者的念头。

一行

沙门一行，俗姓张名遂，郯公公瑾之曾孙。年少出家，以聪敏学行，见重于代。玄宗诏于光大殿改撰历经。后又移就丽正殿，与学士参校。一行乃撰《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张说奏上之，诏令行用。初，一行造黄道游仪以进。御制（制原作进，据《大唐新语》改）《游仪铭》付太史监，将向灵台上，用以测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驰驿往安南、朗、衮等州，测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量日影，皆数年方定。安南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长七尺九寸三分，春秋二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为中土南北之极。朗、衮、太原等州，并差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约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修历人陈玄景亦善算。叹曰："古人云，'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以为不可得而致也。今以丈尺之术而测天地之大，岂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则天地岂得为大也。"其后参校一行《历经》，并精密，迄今行用。（出《大唐新语》）

【译文】

僧人一行，俗姓张名遂，是郯公张公瑾的曾孙。一行和尚从小就出家为僧人，用他自己的聪慧与才智，为当代人所看重。唐玄宗将他召入光大殿改写历书，后来又移住在丽正殿，跟翰林学士们一起检验校核。于是一行和尚撰写成了《开元大衍历》一卷，《历议》十卷、《历成》十二卷、《历书》二十四卷、《七政长历》三卷，一共五部五十卷，未来得及上报给玄宗皇帝他就病逝了。宰相张说将一行和尚的遗著上报给玄宗皇帝后，玄宗下诏书命令使用一行撰写的新历。初时，一行和尚制造了一部黄道游仪进献皇上。玄宗皇帝亲自在上面撰写了《游仪铭》后，交付给太史监，将它放置在观测天象的灵台上，用来测量时辰，并且分别派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人，乘驿车赶往安南、朗、衮等州，去测量日影。同时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天的午时，测量日影，都测量好几年才定下来。安南州极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那天日影长七尺九寸二分，春分、秋分长二尺九寸三分，夏至这天日影在表南长三寸一分。蔚州横野军北极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长一丈五尺八分，春分、秋分长六尺六寸二分，夏至日影在表北长二尺二寸九分。这两个地方是中华国土的南极与北极。朗、衮、太原等州，差的各不相同，用勾股法计算，说："大约南北极，相距才八万多里。修历书的人陈玄景也精通算学，感叹地说："古人说，用管来观察天象，用瓢来测量海水，认为是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一行僧人用丈、尺为单位来测量天地的大小，怎么可以测量出来呢？若按一行僧的说话，天与地又怎么能称得上大呢？"后来，陈玄景参加检查校核一行僧人撰写的《历经》，使它更加精密，直到现在使用的还是这部《历经》。

邢和璞

邢和璞好黄老之道，善心算。作《颍阳书疏》。有叩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尝覩。段成式见山人郑昉说："崔司马者寄居荆州，与邢有旧。崔病积年且死，心常恃于邢。崔一日觉卧室北墙，有人劚声。命左右视之，都无所见。卧空室之北，家人所居也。如此七日，劚不已。墙忽透，明如一粟。问左右，复不见。经一日，穴大如盘。崔窥之。墙外乃野外耳。有数人荷锹钁，立于穴侧。崔问之："皆云，邢真人处分开此。司马厄重，倍费功力。"有顷，导驺五六。悉平帻朱衣。辟曰："真人至。"见邢舆中，白幍垂绶，执五明扇，侍卫数十，去穴数步而止。谓崔曰："公算尽，仆为公再三论，得延一纪。自此无若也。"言毕，壁合如旧。旬日病愈，又曾居终南。好道者多卜筑依之。崔曙年少亦随焉。伐薪汲泉，皆是名士。邢尝谓其徒曰："三五日有一异客，君等可为予各办一味也。"数日，备诸水陆，遂张筵于一亭。戒无妄窥，众皆闭户，不敢謦欬。邢下山延一客。长五尺，阔三尺，首居其半。绯衣宽博，横执象笏。其睫疏长，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与邢剧谈，多非人间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过庭。客熟视，顾邢曰："此非泰山老师耶？"应曰"是"。客复曰："更一转则失（失原作先，据明抄本改）之千里矣，可惜。"及暮而去，邢命崔曙谓曰："向客上帝戏臣也，言泰山老师，颇记无？"崔垂泣言："某实泰山老师后身，不复忆。"少常听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算终身之事，邢言若由东南止西北，禄命卒矣。降魄之处，非馆非寺，非途非署。病起于鱼飧，休材龟兹板。后房自袁州除汉州。罢归，至阆州，舍于紫极宫。适顾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问之，道士称："数月前，有贾客施数断龟兹板，今治为屠苏也。"房始忆邢之言。有顷，刺史具鲙邀房。房叹曰："邢君神人也。"乃具白于刺史，且以龟兹板为讬。其夕，病鲙而终。（出《酉阳杂俎》）

【译文】

邢和璞爱好谈黄帝、老子的道学，擅长心算，曾经撰写过一本《颍阳书疏》。他能够依靠奇异的飞旋功夫升入天空，还有人说他会占卜。开始没有发现他这些特异的功能。段成式一次遇见隐士郑昉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姓崔的司马居住在荆州，是邢和璞的一位朋友。崔患病多年，快要死了，心里常想，如果邢和璞在就好了。一天，崔司马觉得住屋的北墙外有人挖掘的声响，让仆人去看，都没看见什么。他卧室北面的空屋，住着家人仆夫。一连七天，崔司马都似乎听到有人在掘墙。忽然他看到北墙掘透，露出米粒大小的洞。他问手下人，还是没有看见什么。又过了一天。北墙上的小洞掘成磨盘那么大了。崔司马由洞向外面看，外面是野地啊。有几个人手执锹钁站在洞口两边。崔司马问他们这是干什么？都回答说："邢真人让我们将这掘开。崔司马你的灾难很重，让我们加倍耗费气力。"过了一会儿，有五六个人驾车来到近前，都穿着大红衣裳戴着平巾帽子，大声喝道："真人驾到！"崔司马看见邢和璞从车棚里走出来。只见他头戴白色的帽子，帽后垂着绶带，手拿一把五明扇，几十个卫兵簇拥着走到离墙洞几步的地方停下来，对崔司马说："你的期数本来已尽，我到阴曹那里去过了，再三为你理论，他们才答应再延长你十二年阳寿。从此之后你不会再有病痛之苦了。"说罢，墙上的洞合上了象原先一样。过了十多天，崔司马的病也就完全好了。邢和璞曾经住在终南山，许多求道的人都来到这里自己动手修建一座茅屋住下来，跟他一起修道。有个叫崔曙的年轻人，也来跟邢和璞学道。在这里，担任砍柴担水的，都是些有名望的士人。一天，邢和璞跟徒弟们说："过三五天，有一位奇异的客人到咱们这里来。你们每个人要为客人准备好一份菜肴。"过了几天，山珍海味都准备齐全了，于是在一间亭子里摆下了宴席。邢和璞事先告戒大家不要随便乱看。于是大家都将窗户、门关严，都不敢咳嗽一声。邢和璞到山下去请来了一位客人。这个人身高五尺，宽三尺，脑袋占身体的一半。身穿大红衣裳，又宽又大，手中横拿着象牙笏板。他的眼睫毛稀而长，脸是青绿色，嘴角快到耳朵那儿，跟邢和璞谈得非常热烈，谈的多半都不是人世间的事。崔曙在屋内呆得有些不耐厌了，走出屋来穿过庭院。这位奇异的客人仔细看看他，对邢和璞说："这不是泰山老师么？"邢和璞回答说："是的。"客人又说："再一转世跟他原来差有千里那么远啊！真可惜！"到傍晚了，这位客人才告辞下山，邢和璞让崔曙到他身边，说："这位客人是上帝的戏臣，他刚才说你是泰山老师转世，你还记得吗？"崔曙流着眼泪说："我确实是泰山老师转世。但是，对从前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小时候，一次听先人讲，太尉房琯让邢和璞为他卜算一下自己什么时候寿终。邢和璞告诉他："你从东南回到西北的时候，就是你的寿、禄终止的日子。你死的地方，不是驿馆，也不是寺院。不是在途中，也不是在衙署内。你的病从吃鱼开始，你死后将用龟兹板为棺。"后来，房琯自袁州改任汉州，辞职后返回故里时途径阆州，住在紫极宫道观里，正赶上观里雇几位木匠师傅做器具。房琯觉得木板的纹理特殊，询问道士。道士说："几个月前，有位商人施舍给道观几块龟兹板，现在用它打个屏障。"房琯这才想起多年前邢和璞给他卜算生死后告诉他的那些话。过了一会儿，阆州刺史准备好了鱼宴邀请房琯。房琯叹息一声，说："邢和璞真是神人啊！"于是，将事情的缘委讲给刺史听，并且托付阆州刺史，他死后一定用龟兹板为棺入殓。这天晚上，房琯终因吃鱼得病死了。

满师

西京太平坊法寿寺有满师善九宫。大理卿王璿尝问之。师云："公某月当改官，似是中书门下，甚近玉阶。"璿自谓黄门侍郎未可得也。给舍又已过矣。"后果改为金吾将军，常侍玉阶。满公又云："王鉷一家尽成白骨。"有所克皆验。

【译文】

位于西京长安太平坊内的法寿寺，有个僧人叫满师，擅长推算九宫八卦。一次，大理卿王璿让他给推算一下前程。满师推算后说："你某月当变更官职，似乎是到中书门下，特别靠近皇上。王璿自己估算说："任黄门侍郎是不太可能的，任给事中或者中书舍人已经过了。能改任个什么官呢？"后来，王璿改任金吾将军，经常站在玉阶前守卫皇上。满师的推算果然应验了。满师又说道："王鉷一家人都得死去变成一堆白骨。"后来，果然遇到凶事全家都死去了。

马处谦

扶风马处谦病瞽，厥父俾其学易，以求衣食。尝于安陆鬻筮自给。有一人谒筮，谓马生曰："子之筮未臻其妙。我有秘法，子能从我学之乎？"马生乃随往。郡境有陶仙观，受星算之诀，凡一十七行。因请其爵里。乃云："胡其姓而恬其名。"诫之曰："子有官禄，终至五十二岁。幸勿道我行止于王侯之门。"马生得诀，言事甚验。赵匡明弃荆入蜀，因随至成都。王先主尝令杜光庭先生，密问享寿几何。对曰："主上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果七十二而崩。四斤八两，即七十二两也。马生官至中郎金紫，亦五十二而殒。（出《北梦琐言》）。

【译文】

扶风人马处谦因患疾病双眼失明，他父亲让他学习易经，用它来谋生。一次，马处谦在安陆卖卜。过来一个人看他占卜后，对他说："你占卜的技艺还没有达到绝妙的程度，我有不为他人所知的占卜秘法，你愿意跟我学习吗？"马处谦就跟这个人来到安陆郡内的陶仙观，这个人在观中传授他占卜秘法，一共十七种。马处谦问这个人任什么官职，家在哪里？这个人回答说："我叫胡恬"，接着告诫马处谦，"你命中能作官食皇家奉禄，能活到五十二岁。请不要将我的来历、去向告诉官宦人家。"马处谦跟胡恬学到占卜的秘法后，每次占卜预测都很灵验。赵匡明离开荆州到蜀，马处谦也随同前往。到了成都后，一次蜀王派杜光庭密秘让马处谦占卜他能享多少阳寿。马处谦卜完说："蜀王受元阳之气四斤八两。"后来，蜀王果然活到七十二岁。四斤八两，既七十二两（按：古代十六两为一斤。）啊！马处谦官至中郎金紫，也是五十二岁那年去世的。

袁弘御

后唐袁弘御为云中从事，尤精算术。同府令算庭下桐树叶数。即自起量树，去地七尺，围之。取围径之数布算。良久曰："若干叶。"众不能覆。命撼去二十二叶，复使算。曰："已少向者二十一叶矣。"审视之，两叶差小，止当一叶耳。节度使张敬达有二玉碗，弘御量其广深，算之曰："此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当破。"敬达闻之曰："吾敬藏之，能破否？"即命贮大笼，籍以衣絮，鏁之库中。至期，库屋梁折，正压其笼，二碗俱碎。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府亲见。（出《稽神录》）

【译文】

后唐袁弘御官任云中从事，尤其精通算术。同府的同事让他计算一下院子里一株桐树有多少片叶子。他立即丈量桐树，在离桐树七尺远围树画一个圆，量取圆的直径的尺寸进行运算。过了许久，说："约有若干片树叶。"同事们没法查核，让人撼掉二十二片叶子，又叫他算。袁弘御说："照比刚才少了二十一片树叶。"检查一下，掉落的叶中有两片略小点，当成一叶了。节度使张敬达有两只玉碗，袁弘御量了一下碗的深度与宽度，运算之后说："这两只碗明年五月十六日巳时一定会碎裂的。"张敬达听了后说："我将它们小心地藏起来，看它们还能破碎吗？"随即让人将两只玉碗用衣絮等物包裹好，装在一个大竹笼里面，放在库房中。到了来年五月十六日巳时，库房的屋梁突然折断了，掉下来刚好压在藏碗的竹笼上，两只玉碗都被砸碎了。太仆少卿薛文美同在府中，亲眼见到这件事情。

卷第二百十六　　卜筮一

管辂　淳于智　柳林祖　隗照　郭璞　蔡铁　吴中察声者　王子贞　张璟藏 凑州筮者　蔡微远　车三　李老　开元中二道士　蒋直

管辂

管辂洞晓术数。初有妇人亡牛，从卜。曰："可视东丘冢中，牛当悬向上。"既而果得。妇人反疑辂，告官按验。乃知是术数所推。又洛中一人失妻。辂令与担豕人斗于东阳门。豚逸入一舍，突坏其墙。其妇出焉。辂乡里范玄龙苦频失火。辂云："有角巾诸生驾黑牛，从东（从东原作故车，据明抄本改）来，必留之宿。"后果有此生来，玄龙因留之。生急求去，不听，遂宿。主人罢入。生惧图己，乃持刀门外，倚薪假寐。忽有一物，以口吹火。生惊斫之死。而视之则狐也。自是不复有灾。又有人捕鹿，获之，为人所窃。诣辂为卦云："东巷第三家，候无人时，发其屋头第七椽，以瓦著椽下。明日食时，自送还汝也。"其夜盗者父患头痛，亦来自占。辂令归之。病乃愈。又治内吏失物。辂使候人静，于寺门，令指天画地，举手四向。暮果获于故处。（出《异苑》）

又平原太守刘邠取山鸡毛置器中，使辂筮之。辂曰："高岳岩岩，有鸟朱身。羽翼玄黄，鸣不失晨。此山鸡毛也。"（出《异苑》）

【译文】

管辂通晓用卜卦观察自然现象来推测事物。初时，有个妇女丢了一头牛，让管辂给卜算一下。管辂说："你到东边山丘的坟墓中去看看，你丢的那头牛就在那悬空躺着呢。"到那里一看，果然看到牛在坟坑内悬空躺着呢。这位丢牛的妇女反而对管辂起了疑心，报告了官府。官府派人来察验，才知道他是用卜卦推算出来的。又有一次，洛中有一个人的妻子丢失了。管辂让他跟一个挑猪人在东阳门相打斗，猪从挑猪人的萝筐里跑出来，跑到一家院里，撞坏了院墙，从屋里走出来一个女人，正是问卜人的妻子。管辂住的乡里范玄龙家中接连不断地失火。找管辂卜算。管辂说："有一位戴着角巾的男人驾着黑牛从东边来，你一定留他住下。"后来，果然有这么一个男人来了。范玄龙留他在家中住下，这个男人急着赶路，范玄龙不放他走，只好住下了。天黑后，范玄龙一家不进屋去睡。这位男人怕他们谋害他，就手中持刀在里屋门外，倚着柴堆打个盹。忽然看见一个东西，用口往外喷火，这个男人惊恐急忙用刀将它砍死，上前去看，原来是只狐狸。从这以后，范玄龙家再也不闹火灾了。又有一个人捕获一头鹿，让人偷走了，到管辂这儿推算。管辂告诉他："东街第三家，等他们家里没人的时候，掘开他家屋上第七根椽子，将瓦放在椽子下面。到明天吃饭的时候，有人就会将鹿送给你的。"这天夜里偷鹿的人的父亲头痛得厉害，也到管辂这来占卜。管辂让他将偷来的鹿还回去，于是他父亲的头立时不痛了。又有一次，官府内部丢失了物品。管辂让他们在人静时在寺门旁指天画地，举着手向四方。到了傍晚，丢失的物品果然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又：平原太守刘邠拿一根野鸡毛放在一个容器里，让管辂卜算是什么东西。管辂卜算说："在高高的山上，有只鸟身子是朱红色的，羽翼是玄黄色的，每天早晨它都鸣叫。你容器里装着的是根山鸡毛。"

淳于智

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卦成云："宜入市门数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买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当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出《独异志》）

【译文】

鲍瑗家里经常有人病了或死了，淳于智给他占一卜，卦象上说："你赶快到离市门几十步的地方，看见一个人拿着荆条马鞭，就将马鞭买下来。拿回家来，悬挂在东北面桑树上，就会免出疾病的。而且，三年之内还将得到一笔外财。"鲍瑗按照淳于智的话去做了，果然像他说的那样没有再生病了。后来挖井又挖到铜钱及各种铜器二十枚。

柳林祖

有日者柳林祖善卜筮。其妻曾病鼠瘘，积年不差。渐困（"困"原作"因"，据明抄本改）垂命。林祖遂占之，得"颐"之"复"。按卦曰："应得姓石者治之，当获灸鼠而愈也。"既而乡里有一贱家，果姓石。自言能除此病。遂灸病者头上三处。觉佳。俄有一鼠，色黄秀，迳前。噞噞然伏而不动。呼犬噬杀之。视鼠头上，有三灸处。病者自差。（出《洞林》）

【译文】

有个以占卜为生的人叫柳林祖，非常精通占卜术。他的妻子曾经得过老鼠疮，好几年了也未见好，而且眼看病重到危及生命的地步了。柳林祖于是占卜推算，得到"颐"和"复"两卦。按着卦象说："应该让一位姓石的人医治，而且在捉到灸鼠的时候就能痊愈。"过了一段时间，乡里有一户贫贱的人家姓石，说能治这种鼠疮病。于是在患者头上灸了三处，果然感觉好多了。过了一会儿，有一只老鼠，亮黄色，径自走到跟前来，活脱脱地望着他们一动不动。叫唤狗来将这只老鼠捕住，看见老鼠头上有三处被灸。从此，柳林祖妻子的鼠疮病彻底痊愈了。

隗照

晋隗照善易。临终谓妻子曰："后虽大荒，勿卖宅。后五年，诏使龚负吾金，以吾所书板告之。"后如其言。妻赍板诣之。使者惘然，沈吟不语。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负金。贤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书板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瓷，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也。（出《国史补遣》，明抄本作出《系蒙》。）

【译文】

晋朝人隗照擅长易经，临死时对妻子说："以后虽然遇到大荒年，但不要卖掉房屋。再过五年，召见姓龚的家仆，让他偿还欠我的金子，将我写的这块书板给他看就可以了。"后来，隗照的妻子按着丈夫的遗嘱，将姓龚的家仆召到跟前，把丈夫留下的板书给这位仆人看。仆人看书板后不懂是什么意思，想了半天还是不明白。最后取出蓍草占卜，占成一卦说："真妙啊隗炤。我不欠你的金子，是你这位善良的丈夫生前自己藏着金子，准备太平时用。知道我擅长易经，将它书写在板上。有五百斤黄金，装在青瓷中，埋在堂屋里离墙一丈远的地方，深有九尺。"隗炤的妻子按卦上告诉的位置挖地，果然得到了一瓮黄金。

郭璞

杨州别驾顾球娣生十年便病，至年五十余。令郭璞筮之。得"大过""之升"。其辞曰："大过卦者义不嘉，冢墓枯杨无英华。振动游魂见龙车，身被重累婴天邪。法由斩树（树原作祀，据明抄本改）杀灵蛇，非己之咎先入瑕。"案卦论之可奈何，球乃访迹其家事。先世曾伐大树，得大蛇杀之。女便病。病后有群鸟数千回翔屋上，人皆怪之，不知何故。有县农行过舍边，仰视，见龙牵车，五色晃烂。甚大非常。有顷遂天。（出《搜神记》）

【译文】

杨州别驾顾球的弟媳生下来后十岁便有病，到五十多岁了还是病厌厌的。顾球让郭璞给卜算一卦。卜得"大过"和"升"卦。卦上说的是："得大过卦的是在'义'上不好，他家坟地上的杨树枯死不长叶子。受振的游魂看见龙车，身患重病是遭受天邪。受到这么重的惩罚是由砍树杀灵蛇缘起的，罪过不在患病的人而在她的先人。"这个卦说的是什么呢？顾球去访察弟媳娘家的情况，得知她的先人曾确伐过大树，斩杀过大蛇。从这之后，他弟媳便患病在身了。患病后，有一群鸟约几千只绕屋飞来飞去。人们都感到奇怪，不知这是为什么。有一位本地的农夫经过他弟媳家，抬头看见一条龙拉着车，五彩斑斓，金光耀眼，不是一般的大，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

蔡铁

宋南郡王义宣在镇，府史蔡铁者善卜。王尝在内斋见一白鼠缘屋梁上，命左右射得之。内函中，命铁卜函中何物。卦成笑曰："得之矣。"王曰："状之。""白色之鼠背明户，弯孤射之，绝其左股。鼠孕五子，三雄二雌。若不见信，剖腹而立知。"王便剖之。皆如铁言。赐万钱。（出《渚宫旧事》）

【译文】

南北朝时，南宋的王义宣镇守南郡期间，属下有个叫蔡铁的府史擅长占卜。一次，王义宣在书房里看见一只白鼠缘着屋梁向上爬，让左右的仆人将它射下来，装在一个匣子里，让蔡铁卜算匣子里装的是什么？蔡当场卜算一卦笑着说："卜到了！"王义宣说："你说说这件东西的样子"蔡铁说："是一只白鼠背对着明亮的窗户，弯弓射它，射断了它的左腿。这只老鼠肚中怀着五只小鼠，三只雄鼠两只雌鼠，若不相信，将白鼠的肚子剖开立时就清楚了。"王义宣便让人将白鼠肚子剖开，果然向蔡铁说的那样。王义宣赏赐给蔡铁钱一万。

吴中察声者

后魏末，有吴士至北间。目盲而妙察声。丞相嗣渤海王澄使试之。闻刘桃枝之声曰："当代贵王侯将相死于其手。然譬如鹰犬，为人所使耳。"闻赵道德之声曰："亦贵人也。"闻太原公洋之声曰："当为人主。"闻澄之声，不动。崔暹私掐之，乃缪言："亦国王也。"王曰："我家群奴，犹当极贵，况吾身手。"后齐诸王大臣赐死，多为桃枝之所拉杀焉。而澄竟有兰京之祸。洋受禅，是为文宣王。（出《三国典略》）

【译文】

后魏末年，有个从江南吴地来的盲人，擅长听声音卜算人的吉凶祸福。丞相高欢的世子渤海王高澄让他试听一下。他听了刘桃枝的声音后说："当代的贵人王侯将相都将死在这个人的手里。然而这个人就象鹰犬，是听别人的命令而干的。"听了赵道德的声音后说："这也是位贵人啊。"听了太原公高洋的声音后说："你将来贵为人主能当君王。"听了高澄的声音后不言语了，崔暹暗中掐了他一下，他才违心地说了假话："也是国王啊。"高澄听了说："我家里的仆人都极富贵，何况我本人呢！"后来，北齐的各个王、大臣被处死，多数都是由刘桃枝拉出去砍头的。高澄也遭遇上了兰京之祸，被家中一个作饭的仆夫兰京杀死，高洋取代后魏自封为文宣王，作了北齐的开国君王。

王子贞

唐贞观中，定州鼓城县人魏全家富，母忽然失明。问卜者王子贞。子贞为卜之曰："明年有从东来青衣者，三月一日来疗，必愈。"至时，候见一人着青紬襦，遂邀为重设饮食。其人曰："仆不解医，但解作犁耳，为主人作之。"其持斧绕舍求犁辕，见桑曲枝临井上，遂斫下。其母两眼焕然见物。此曲枝叶盖井之所致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定州鼓城县有个叫魏全的富户，他母亲忽然双眼失明，到占卜人王子贞那儿去问卜。王子贞为魏全母亲卜算一卦，说："明年三月一日，有个穿青衣的人从东边来，让他给治疗一定能治愈。"到了第二年的三月一日，魏全果然等到一个身穿粗绸青衣短衫的人。于是邀请这个人到家里，用好酒好菜招待他，请他给母亲治眼疾。这个人说："我不懂得医道。我只会做犁啊。我就为你做一张吧。"说着，这个人手拿斧子绕着房舍周围找能够做犁辕的材料，看见一株弯曲的桑树枝干遮临井上，就将它砍下来。就在这时，魏全母亲的两眼突然重见光明。原来这是株弯曲的桑树枝干上的叶子将井盖住而导致了魏全母亲双眼失明。

张璟藏

周郎中裴珪妾赵氏，有美色。曾就张璟藏卜年命。藏曰："夫人目长而慢视。准相书，猪视者淫。妇人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终以奸废，宜慎之。"赵笑而去。后果与人奸，没入掖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时郎中裴珪的姨太太赵氏，很有姿色，曾经向张璟藏占卜年寿和命运。张璟藏说；"夫人你的眼睛细长而且妩媚看人。根据相书上说的，用妩媚的目光看人的人，性情淫荡。夫人你眼珠小四围露白，将有五个男人跟你有奸乱的关系。你最终还是因为奸情而受到惩处，应慎重啊。"赵氏姨太太听了后一笑而去。后来，这位姨太太果然因为犯了奸情，被裴珪处以秘刑。

凑州筮者

杜景佺，信都人也，本名元方，垂拱中更为景佺。刚直严正，进士擢第。后为鸾台侍郎平章事。时内史李昭德以刚直下狱。景佺庭称其公清正直。则天怒，以为面欺。左授凑（明抄本凑作溱，下同）州刺史。初任凑州，会善筮者于路，言其当重入相，得三品而不着紫袍。至是夏终，服紫衫而终。（出《御史台记》）

【译文】

杜景佺，信都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元方，在未任官职前改名为杜景佺。杜景佺为人刚直严正，进士出身，后来官任门下省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当时，内史李昭德因为性情刚直触怒了武则天而被打入牢狱。杜景佺在大殿相见时，直接向武则天讲述李昭德的公正清廉，刚直不阿，武则天大怒。认为他当面欺君。将他贬配到凑州任刺史。杜景佺刚到凑州上任，在路上遇见一位会占卜的人，说他能重新任宰相，官为三品而不穿紫袍。这年夏天结束时。杜景佺身穿紫色军校服死了。

蔡微远

瀛州人安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令晋行忠，就蔡微远卜。转式讫，谓礼曰："公大亲近，位至方伯。"谓忠曰："公得京官，今年禄尽。宜致仕可也。"二人皆应举。（明抄本举作选）怀礼授左补缺，后至和复二州刺史。行忠受城门郎，至秋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瀛州人安县县令张怀礼，沧州弓高县令晋行忠，到蔡微远那问卜。蔡微远占卜后对张怀礼说："你的父母离你很近，你可以官至一方的主事人。"对晋行忠说："你能得到一个京官的位置，今年的俸禄将会完结，适宜辞去官职就可以了。"这年，二人同去应考。张怀礼官授左补缺，后来官至和、夏二州刺史。晋行忠官授京都城门郎。他没有辞去这个官职，结果，这年秋就死去了。

车三

车三者，华阴人，善卜相。进士李蒙宏词及第，入京注官。至华阴，县官令车三见。诳云李益。车云："初不见公食禄。"诸公云："应缘不道实姓名，所以不中。此是李蒙，宏词及第，欲注官去。看得何官？"车云："公意欲作何官？"蒙云："爱华阴县。"车云："得此官在，但见公无此禄。奈（奈原作如，据明抄本改）何。"众皆不信。及至京，果注华阴县尉授官。相贺于曲江舟上宴会。诸公令蒙作序，日晚序成，史翙先起，于蒙手取序看。裴士南等十余人，又争起看序。其船偏，遂覆没。李蒙、士南等，并被没溺而死。（出《定命录》）

【译文】

车三，华阴人，擅长占卜相面。李蒙参加科举考试中"宏词"进士，进京去听候任命官职，到了华阴县。县令让车三给李蒙相一面，并且欺骗他说叫李益。车三相完面，说："开始见不到你能享受到朝廷的俸禄。"诸位官员们说："大概是没有说出真实姓名，所以没有相对。这位叫李蒙，是'宏词'进士，正要进京听候任命官职。你看看他能被任命个什么官职？"车三问李蒙："你想担任什么官职？"李蒙说："我爱到华阴县来任职。"车三说："你这次一定会被安排在华阴县的。只是，从你的面相上看，你没有在华阴作官的命，怎么办？"众人都不相信车三的话。待到李蒙到京后，果然授任华阴县尉，诸位同事在曲江船上设宴为他祝贺。同事们让李蒙作序记载曲江游宴这件事。到傍晚了，序写出来了。史翙先起来，从李蒙手中拿过序来拜读。后来，裴士南等十多人争抢着看序，使船偏向一边，于是翻了船。李蒙、裴士南等落水淹死了。

李老

开元中，有一人姓刘不得名。假荫求官，数年未捷。忽一年铨试毕，闻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问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窃报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来岁不求自得矣。"生既不信。果为保所累，被驳。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明年试毕，自度书判微劣，意其未遂。又问李老。李老曰："勿忧也，君官必成，禄在大梁。得之，复来见我。"果为开封县尉。又重见老人。老人曰："君为官，不必清俭，恣意求取。临满，请为使入城。更为君推之。"生至州，果为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财贿。及满，贮积千万。遂谒州将，请充纲使。州将遣部其州租税至京。又见李老。李老曰："公即合迁官。"生曰。某今向秩满后选之，今是何时。岂得更有官也？"老曰："但三日内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见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纳州赋于左藏库，适有凤凰见其处。敕云："先见者与改官。"生即先见，遂迁授浚仪县丞。生益见敬李老。又问为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满岁，又获千万。还乡居数年，又调集，复诣李老。李老曰："今当得一邑，不可妄动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寿春宰。至官未暮，坐贜免。又来问李老。老曰："今当为君言之，不必惭讳。君先代曾为大商，有二千万资，卒于汴州。其财散在人处。故君于此复得之，不为妄取也。故得无尤。此邑之人，不负君财。岂可过求也？"生大伏焉。（出《原化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个人姓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凭借先人的荫庇求官作，一连几年没有成功。这一年选授官职的考核刚定，刘生听说西市有个李老汉擅长占卜，就前去造访问卜。李老汉说："今年你是选授不上官职了。"刘生问："有人私下告诉我，今年这期选授官职肯定有我。你怎么说授不上呢？"李老汉说："今年肯定选授不上。来年你不去谋取自然就能得到官职。"刘生不信李老汉的卜算。后来他受张举人的连累，将他从选的名单中除了名，这时他才相信李老汉是占卜的神手。第二年考试完了，刘生自认为这次书法和文章都考的不好，心想一定考不上了，就又去问李老汉。李老汉说："不用忧愁，你这次一定能作成官。而且，你将被选授在大梁任职。接到任命的通知后，再来见我。"刘生果然被授任开封县尉。接到任命后他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说："你在任职期间不必清廉节俭，尽可以随意求取，快到任时，请求让上峰委派你为进京的使臣。这样，你的官职还可以再升一步。"刘生到州府报到后，果然被刺史所信任。他想到李老汉说的话，大肆索取贿赂，快到任期满时，已经聚了千万家财。于是，他前去拜见州将，请求担任往京都运送货物的纲使。州将果然委派他押运本州的租税去京都。刘生得到这一任命后，又去见李老汉。李老汉告诉他："你这次又该升官了。"刘生说："依贯例任期满后才能升迁。我的任期现在还未满呢，怎么能够再升迁呢？"李老汉说："你在三日内一定能升官。而且，这个官职就在你要去的京城里得到它。得到后，再来见我。"刘生疑疑惑惑地离开了李老汉。第二天，将押运来的租税送往左库，正好遇上了凤凰在库房边显现。皇上发下告示说："最先见到凤凰的人，为他晋升官职。"刘生是最先看到凤凰显现的人，于是被晋升为浚仪县丞。他越来越恭敬李老汉，又问李老汉这次做官的方法，李老汉说："和你前任时一样。"刘生在浚仪任县丞仅一年，又搜刮聚敛钱千万，然后，告退还乡过了几年归隐生活。朝廷又调他出来做官，他又找到了李老汉讨教。李老汉说："这次到一个新的城市去作官，不能再贿聚钱财了，应当谨慎小心。"刘生果然又被授予寿春县令。但是还没有到岁末，就因为他贪赃枉法而被就地免职。刘生被罢官后又来找李老汉询问原因。李老汉说："现在我可以如实告诉你了，不必再隐瞒保秘了。你的先人曾经是大商人，聚积了两千万的家资。他死在汴州，家产失散在当地。因此，你在汴为官时贿聚的钱财是将你先人散失的家产重新收回来，不是不义之财。因此，不会给你带来祸患。但是寿春县的人，不欠你家的钱财，怎么可以过多的敛取呢？"刘生完全拜服这位李老汉啦。

开元中二道士

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以九宫推算张鷟云："五鬼加年，天罡临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观"之"涣"，主惊恐。后风行水上，事即散。又安国观道士李若虚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负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当死，无有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处死。（死原作尽，据明抄本改）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张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谋咸请之，乃免死。配流岭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征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玄宗开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虚舟用"九宫"之法为张鷟推算，说："五鬼侵凌，天罡临命，今年是你一生中的一个大灾年。"用周易再为张鷟卜算，得卦为"观"与"涣"。"观"主惊恐"涣"既"散"，后为风行水上，灾祸才消去。又让安国观李若虚再给张鷟推算一下，不告诉他姓名。推算之后。李道士说："这个人今年关在天牢，身遭死罪，才可以免去他的大灾。不然，就会有病死去，没有挽救的办法"。后来张鷟果然被御史李全交弹劾他有罪，皇上下令处死他。而刑部尚书李日知、左丞相张庭珪、崔玄升、侍郎程行谋都为他求情。这才免去死罪，改为发配岭南。这两位道士的话，得到了验证，还是可以信的啊。

蒋直

天宝十二载，永嘉人蒋直云："郡城内有白幕。太守李江忽丁忧。"李欲归江北。蒋又云："公至缙云郡却回。当有一绯一绿、一碧人来相推按，然终无事。"后果采访使张愿着绯，大理司直杜乔着绿，判官张璘着碧，来推。遇赦而止。（出《定命录》）

【译文】

唐玄宗天宝十二年，永嘉人蒋直说："城内有孝幔，太守李江会突然遇到父母的丧事。"太守李江听了后，想回江北到老家去看看。蒋直又说："你回江北途中到缙云郡时，一定要返回来。这时会有一红、一绿、一碧三个人来推究审问你。然而最后会逢凶化吉什么事情也没有。"后来，果然是采访史张愿身着红色官服、大理寺司直杜乔着绿色官服、判官张璘着碧色官服，奉命来推审李江。接着，又遇上皇上大赦才完事。

卷第二百十七　卜筮二

沈七　颍阴日者　王栖岩　路生　邹生　五明道士　黄贺　邓州卜者

沈七

有沈七者，越州人，善卜。李丹员外谓之曰："闻消息，李侍郎知政事，某又得给事中，如何？"沈七云："李侍郎即被追，不得社日肉吃，后此无禄。公亦未改，不得给事中。"其时去社才十四日，果有敕追李侍郎。去社两日而上道，至汴卒。李亦不得给事中。（出《定命录》）

又天宝十四年，王诸应举，欲入京。于越州沈七处卜。得纯乾卦，下四位动，变观卦。沈云："公今应举，得此卦，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本是嘉兆。然交动，群阴咸阳。下成乾卦，上变至四，又不至五。五是君位，未得利见大人。恐公此行，不至京而回。"果至东京。属安禄山反。奔走却归江东。（出《定命录》）

【译文】

沈七，是越州人，擅长占卜。李丹员外对他说："听说侍郎要重新主持政务，我还能升任给事中，你说可能吗？"沈七说："李侍郎会即将让朝廷追请回来的。但是他却吃不到社日庆祝的宴席了。他从此不能再拿朝廷的俸禄，你的官职也没有变动，不能升任给事中。"说这话的时候离社日只有十四天，果然朝廷下诏召见李侍郎进京。李侍郎离社日还两天上路赴京，赶到汴京死去。李丹也没有升任给事中。

又：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王诸参加科举考试，想进京，在越州沈七那儿占卜。得一纯乾卦，下四位动，变为观卦。沈七说："你现在进京去参加科举考试，卜得此卦，观赏国都的风光，作为宾客的你会借助皇上而发达，这原本是好的兆头。然而，逢遇动乱，众奸小都阳气旺盛。下成乾卦，上变到第四位，而没有变到第五位。五位主君，不能顺利地见到皇帝。从这种卦象上看，你这次进京参加考试，恐怕你没有到京就得中途返回。"果然，王诸走到东都洛阳，时逢安禄山反叛起兵，唐玄宗仓皇出走西蜀。于是他只好连忙回到江东来。

颍阴日者

陈澍为颍阴太守。属安禄山反，遣县尉姓孙向东京。孙不肯行。陈怒挞（挞原作促，据明抄本改）之。至东京，遇禄山，请往颍阳取陈澍头。禄山补孙为颍阴太守，赐绯，并领二十余人取澍。澍闻便欲至，薄晚，出城走。录事参军扣马令回。澍忧闷。服痢药讬疾。令一日者卜之。曰："从今五日，当有家便，未取公。然有五百车禄在，必亦不死。至七日食时，公无恙矣。然当去此，求住不得。"后五日孙到，陈于是潜以库物遗诸衙内人。至夜后，伪作敕书。追入京。令向西两驿上，差人逆来。夜半敕书至。明早，召集诸官宣。便令手刃（明抄本刃作力，下同）就馆中诛杀孙，并手刃二十余人。杀录事参军。其孙尉先令人取妻及女等，夜半齐到，明日平明，尽杀之。令上住知州事，便发入京。以官绢五匹赏卜者。（出《定命录》）

【译文】

颍阴太守陈澍，在安禄山起兵叛乱时，派孙县尉去东都洛阳向朝廷报告。孙县尉不肯去，陈澍一怒之下鞭打了他。孙县尉到达洛阳后，正逢叛军已攻占了洛阳。于是，孙县尉立即投靠叛军，并向安禄山请求派他前往颍阴取陈澍脑袋。安禄山补任孙县尉为颍阴太守，赏赐给他红服，让他带领二十多个军校士卒去取陈澍人头。陈澍听到孙县尉就要到达颍阴了，傍晚，离城出去。但是录事参军拉住他的马头命令他回到城里去。陈澍很是惊恐担心，假称拉痢疾吃药躲在家中不出来，暗中找来一个会占卜的人为他卜算一下凶吉。占卜人说："从今天起五天以后，你全家就会平安顺利了。孙县尉他们拿不走你的人头，你还有五百车的俸禄呢，肯定死不了。到第七天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平安无事了。但是，应当离开家里，这儿住不得。"五天后，孙县尉带领二十多人到颍。陈澍暗中将府库中的资财送给府内的同僚与下属，将这些人收买住。到了晚上，他伪造了一份假的皇帝诏书。让人带着这份假诏书出城去京都，走了两驿站再返回来。到了半夜，假诏书到了。天明后，陈澍将府内全体官员召集到一起，当面宣读"诏书"，之后下令处死孙县尉，就在驿馆中将孙杀死，并且杀了他带来的那二十多人，和阻挡他离城出走的录事参军。在这之前，孙县尉派人去接他的妻、女家眷。这天半夜，他的家眷都到了颍阴，天亮后全部被陈澍下令斩杀。陈澍让人拟好自己继续留任太守执掌颍阴的军政要务的奏折，立即发往京城，并从官衙库中取出五匹绢赏给占卜人。

王栖岩

王栖岩自湘川寓江陵鹭白湖，善治易，穷律候阴阳之术。所居桃杏手植成数十列，四蕃其宇。时人比董奉。栖岩笑曰："吾独利其花核，祛风导气耳。安取迹古人余事。"每清旦布蓍，为人决事。取资足一日为生，则闭斋治园。大历中，尝有老父持百钱求筮。卦成，参验其年。栖岩惊曰："家去几何？父往矣。不然，将仆于道。"老父出，栖岩顾百钱，乃纸也。因悟其所验之辰，则栖岩甲子。乃叹曰："吾虽少而治《易》，不自意能幽入鬼鉴。死复何恨？"乃沐浴更新衣，与妻子诀。少时而卒。（出《渚宫旧事》）

【译文】

王栖岩从湘川移居在江陵鹭白湖，擅长用《易经》占卜，精通四候节令的变化和阴阳相术。他在住屋周围亲手栽植桃树、李树几十行，将他的住屋围在当中。邻人们说他以三国时的吴人董奉自比（按：董奉善医道，每为人医病不收钱，让他栽杏树五棵，轻者一株，历经多年，屋前屋后有杏树万株。）。王栖岩笑着说："我是想用它们的花与果核为药，来去除风邪导引气息啊。怎么效取古人的轶事呢。"王栖岩每天早晨起来就为人占卜算卦，排解求卦人的忧虑疑难。收取的费用够一天的花费用度后，就停止占卜，关闭院门，专心莳弄果园。唐代宗大历年间，有位老者拿着一百文来到王栖这儿求卜。卦成后，核验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王栖岩大惊异，问："你家离这儿多远？老人家，按卦上说你早已经死了。不然，也将死在回家途中啊。"老者离去后，王栖岩看看老者给他的卜资，是纸钱。这才想到老者提供的生辰八字正是自己的啊！王牺岩感叹地说："我虽然从少年时就研习《易经》，却没有想到能够让阴界的鬼来提醒自己啊。我死了又有什么值得遗憾的呢？"于是沐浴换上新衣，跟妻子话别，过了一会就去世了。

路生

赵自勤尝选，访卜于长安县路生。路云："公之官，若非重日，即是重口。"后六月六日又卜。路云："公之官，九日不出，十二日出。"至九日，宰相果索吏部由历，至十二日敕出，为左拾遗。"拾遗"之字，各有一口。又补缺王晃，七月内访卜于路生。路云："九月当入省，官有礼字。"时礼部员外陶翰在座，乃曰："公即是仆替人。"九月，陶病请假，敕除王礼部员外。后又令卜，云："必出当为'仓'字官。"果贬温州司仓。既而路生以其二子讬晃。晃又问："毕竟当何如？"路云："某所以令儿讬公，其意可知也。"

【译文】

赵自勤在等候选官期间，向长安县一个叫路生的卜人问卜他这次能选任个什么官职？路生说："你这次被任命的官职不是重日，就是重口。"六月六日，他又去问卜。路生说："你被选派的官职九日不公布，十二日肯定能公布。"到了九日那天，宰相向吏部要去待选人员的履历档案。到了十二日那到，朝廷颁发了任职命令，赵自勤被选任左拾遗。"拾遗"二字，各有一个"口"字，果然应验了"重口"之说。在京都等候补缺的王晃，七月里向路生问卜。路生说："九月你命当入省，你的官职有'礼'字。"当时礼部员外陶翰就在旁边坐着，说："你就是接替我的职务啊。"九月，陶翰因病告退，朝廷任命王晃为礼部员外。后来，王晃又让路生为他卜算一卦。路生说："这回你将出任'仓'字官。"后来，王晃果然被降职为温州司仓。过了一些时日，路生将自己的两个儿子托付给王晃。王晃问："你到底让我怎么办？"路生说："我所以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你，其中的用意就明白了。"

邹生

武宗朝，宰相李回旧名喱，累举未捷。尝之洛桥，有二术士。一能筮，一能龟。乃先访筮者曰："某欲改名赴举，如之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改，终不成事也。"又访龟者邹生。生曰："君子此行，慎勿易名，名将远布矣。然则成遂之后，二十年终当改名。今则已应玄象，异时方测余言。"将行。又戒之曰："郎君必策荣名，后当重任。接诱后来，勿以白衣为隙。他年必为深衅矣。"长庆二年，李及第。至武宗登极。与上同名，始改为回。（从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龟长，邹生之言中矣。"李公既为丞郎，魏謩为给事。因省会，谓回曰："昔求府解，侍郎为试官。送一百二人，独小生不蒙一解。今日还忝金章，厕诸公之列也。"合坐皆惊此说，欲其逊客。回曰："如今脱却紫衫，称魏秀才，仆为试官，依前不送公。公何以得旧事相让耳。"回乃寻秉独坐之权，三台肃畏。而升相府。后三五年，魏公亦自同州入相，而回累被贬谪。跋涉江湖，喟然叹曰："洛桥先生之诫，吾自取尤耳。然亦命之所牵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武宗在位期间，宰相李回，原名李喱，在没有担任官职前，曾经屡次参加科举考试而没有考中。当年，洛桥有二位占卜人。一位用蓍草占卜，一位用龟板占卜。李回，先问用蓍草占卜的人，说："我想改换个名子参加科考怎么样？"回答说："改名很好。不改名字，始终考取不上。"又问用龟板占卜的邹生。邹生说："你这次参加科举考试，切记不要改名。你这个名字将要传播到很远的地方。然而，考中之后二十年，最后还得改名。现在你已经应了天象，得到以后才能测试出我后边的话是否灵验。"李回临走时，用龟板占卜的术士又告戒他说："你此去一定会荣列金榜，它年定当重任。但是你担当重任后，不要跟没有科举出身的人闹矛盾。如果闹了矛盾以后会结深仇的。"唐穆宗长庆二年，李回考中。到武宗登极继承皇位时，因为与武宗同名，才换去"缠"字，改名叫李回。李回说："用蓍草占卜的那个人技艺不行，还是用龟板占卜的邹生卜的准啊，果然被他言中了。"后来，李回任丞郎，魏謩在门下省任给事中。一次，三省在一起集会议事，魏謩对李回说："当年我在京都参加会试，李侍郎任考试官。进京来应试的举子共计一百零二人，唯独我你一道试题也没有考问过。现在我惭愧地位列国家重臣，跟诸位要员在一块就座啊。"魏謩的这番话，让在座的重臣要员深感吃惊，都想让李回退让一下。李回说："现在就请你脱去紫袍官服，改称魏秀才，我马上再考考你。如果考的不合格，照旧不选送你。看你还怎么用过去的事情责难人？"于是李回开始寻找机会独握大权。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官员们都敬畏惧怕他。李回终于升任宰相。又过了三、四年，魏謩也由同州升任宰相。而李回却屡次遭受贬降，奔波在朝外。李回喟叹地说："洛桥邹生早就告诫我了，我是自己找不是呢。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啊。"

五明道士

长庆之代，邺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许人，善阴阳历数，尤攻卜筮。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御下稍宽，而冒于财贿，诛求不息。民众怨咨。时王庭凑为部将，遣使于邺。既至，忽有微恙。数日，求医未能愈。因诣五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即为卜之，卦成而三钱并舞，良久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纯乾，变为坤。坤土也，地也。大夫将来秉旄不远，兼有士地山河之分。事将集矣，宜速归乎。"庭凑闻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梦白须翁形容伟异，侍从十余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前，（前字原缺，据黄本补）谓曰："患难将及，不可久留。"既觉，庭凑疑惧，即辞魏帅而回。比及还家，未逾旬，值军民大变。弘正为乱兵所害。士大夫将校，共推廷凑。庭凑再三退让，众不听，拥胁而立之。翌日，飞章上奏。朝廷闻之大骇，征兵攻讨。以裴度为元帅。赵人拒命二年。王师不能下。俄而敬宗即世，文皇帝嗣位。诏曰："念彼生灵，久罹涂炭。虽元凶是罪，而赤子何辜。宜一切数而宥之。就加节制。"仍诏庭凑子元逵入侍。因以寿春公主妻焉。庭凑既立，甚有治声，朝廷称之。在位十三年卒。赠太师。子元逵继立，官至太尉。二十六年薨。长子绍懿立二年，荒淫暴乱，众议废而杀之。立其弟绍鼎。绍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书令。爵常山王卒，子镕立，即赵王也。后恣横不道，为下所杀。立四十一年。自庭凑至镕，凡五世六主，一百余年灭。初庭凑之立也，遣人诣邺，取五明置于府。为营馆舍，号"五明先生院"。公曾从容问曰："某今已忝藩侯，将来禄寿，更为推之。"道人曰："三十年。愿明公竭节勤王，爱民恤物。次则保神啬气，常以清俭为心。必享殊寿。后裔兼有二王，皆公余庆之所致也。《春秋》所谓五世其昌，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公曰："幸事已多，素无勋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数百金为寿。道士固辞不受。公亦固与之，载归其室。数日尽施之，一无留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镕为赵王也。（出《耳目记》）

【译文】

唐穆宗长庆年间，邺中有个五明道士，不知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俗名叫什么。他擅长阴阳历数，尤其精通占卜。成德军节度田弘正对下属放纵治军不严。而且他贪取财物、敲诈勒索无尽无休，百姓们都非常怨恨他。当时王庭凑在他属下任部将，被田派到邺中。王庭凑到达邺中后，忽然身患小病。过了几天，找医生治疗不见效，于是到五明道士那里问凶吉和一生的命运。五明道士当即为他卜卦，三枚卜钱同时施出，好长时间才停下来，而且六爻俱重。五明道士说："这是纯乾卦变为坤卦。坤乃是土地。将军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兼有部分疆土为一方的主宰。事情很快就会到来的，还是急速回去为好。王庭凑听五明道士这样讲，赶忙用手捂住双耳。这天夜里，他又梦见一个容貌伟岸的白须老翁，身边有侍从十多人，每人手持一把小玉斧。老翁召见王庭凑到身边，对他说："灾难就要降临了，此地不可久留。"接着就醒来了。王庭凑很疑惑惧怕，立即告辞将帅回到他的驻地。待他回到驻地没过去十天，就发生了军士和百姓的哗变。田弘正为乱军所杀，文武属员共同举王庭凑为节度使。王庭凑再三退让不接受，众人不听，用强制的手段硬立他为节度使。第二天，将拥立王庭凑为节度使这件事报告朝廷。朝廷闻听异常惊恐，立即派兵征讨，委派裴度为兵马大元帅。王庭凑及手下将士拒不接受朝廷的命令据守赵地两年，朝廷的军队也没有剿灭掉他们。二年后，敬宗死去，文宗皇帝李昂继承皇位。颁发诏书说："念你们这些百姓长期遭受战争的苦难，罪在元凶，你们是无辜的，因此，赦你们无罪，就委任王庭凑为节度使。"后来文宗皇帝又诏王庭凑的儿子王元逵进京入朝奉侍，又将寿春公主许配给他作妻子。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使后，很有政绩，朝庭非常称赞他。他在任十三年而死去。死后赠封太师。他的儿子王元逵承父业，一直升任太尉，历任二十六年去世。王元逵的长子王绍懿接任节度使。二年后因为他荒淫暴乱被属下众人废掉杀死，立他的弟弟王绍鼎为节度使。六年后，王绍鼎死去。他的儿子王景崇承继父业，一直升任到中书令，封为常山王，在位十三年。王景崇死后，他的儿子王镕承继父业。封为赵王，在位四十一年，后因恣横无道被下属杀死。自王庭凑被拥立为节度起，到王镕被杀止，共历五代君王，一百多年。王庭凑被拥立之初，他派人到邺中将五明道士接来。并且，新建一套馆舍给五明道士住，起名叫"五明先生院"。王庭凑曾问："我现在已经位列藩侯，将来的寿禄，还望先生给推算一下。"五明道人说："主人你有三十年的禄寿。希望你能尽忠奉侍皇上，爱惜百姓体恤财物。其次要保养精神珍惜元气，经常将清廉节俭放在心上，就一定会主高寿的。你的后代会有二人封王，都是明公余下的福分所给与他们的啊。《春秋》上说五世昌盛，八世之后就不能相比了。"王庭凑说："现在值得庆幸的事情已经够多的了。我们王家向来没有积下什么勋业功德，你刚才讲的那些不是我敢希望的啊。"王庭凑送给五明道士几百两黄金祝他长寿，五明道士坚决辞谢不接受，王庭凑一定要送给他。五明道士将这些黄金带回住室后，几天之内都布施给他人了，一点也不留。所谓有二人封王，即王庭凑的重孙王景崇封常山王，他的重孙的儿子王镕封赵王。

黄贺

唐昭宗时，有黄贺者，自云巩洛人也。因避地来，涉河游赵，家于常山，以卜筮为业。而言吉凶必效。时赵王镕方在幼冲，而燕军寇北鄙。王方选将拒之。有勇士陈立、刘干投刺于军门。愿以五百人尝寇，必面缚戎首。王壮而许之。翌日，二夫率师而出，夜击燕垒。大振捷音。燕人骇而奔退。立卒于锋刃之下。干即凯唱而还。王悦，赐上厩马数匹。金帛称是。俄为阉人所谮曰："此皆陈立之功。非干之效。"王母何夫人闻之曰："不必身死为君。（明抄本君作忠）未若全身为国。"即赐锦衣银带，加钱二十万，擢为中坚尉。初干曾诣贺卜。卦成而谓干曰："是卦也，火水未济，终有立也。九二之动，曳轮贞吉。以正救难，往有功也。变而之晋，明出地中。奋发光扬，恩泽相接。子令行也，利用御戎，大获庆捷。王当有车马之赐。其间小衅，不足忧之。"行军司马路晏，曾夜适厕，有盗伏焉。晏忽心动。取烛照之。盗即告言！"请无惊惧。其禀命有自。察公正直。不忍待刃。"即匣剑而去。晏由是昼夜警惕，以备不虞。召黄生筮之。卦成贺曰："惕号暮夜，有戎勿恤。察象征辞，人有害公之意。然难已过矣。但守其中正，请释忧心。"晏亦终无患也。又赞皇县尉张师曾卧病经年。日觉危殆，良医不复进药。请贺卜之。卦就，黄生告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请停理疗五日，必大瘳也。"师果应期而愈。又数十年，师梦白鸟飞翔，坠入云际。既觉，心神恍惚。召贺卜算之。贺即决卦。惨然而问师曰："朝来寝息，不有梦乎？必若有梦，其飞禽之象乎？且雷振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复见。愿加保爱。乐天委命而已。"张竟不起，时年七十一也。又有段诲者，任藁城镇将。曾夜宿邮亭，马断缰而逸，数日不知所适。使人诣肆而筮之。贺曰："据卦睽也。初九动者，应有亡失之事。无乃丧马乎？勿逐自复。必有絷而送之者也。"回未及舍，已有边鄙恶少，牵而还之。贺所占卜，皆此类也。时人谓之"易圣公"。刘岩曾诣之。生谓曰："君他日必成伟器，然勿以春日为恨。"初不晓其意，及老悟。盖迟迟之谓也。（出《耳目记》）

【译文】

唐昭宗在位时期，有个叫黄贺的人，自称是巩洛人，因躲避战乱，渡过黄河来到赵地。黄贺来到赵地后，居住在常山，从事占卜，而且他占卜吉凶都极准，事后一定应验。当赵王李镕还在幼年时，一次燕军进犯北部边境，赵王刚要选派将领去抵挡，有两个叫陈立、刘干的勇士向军帐投递名帖，说愿意率领五百军士跟敌寇一战，一定当面虏获敌军的首领。赵王鼓励了二人一番，批准了他们的请战。第二天，二位勇士率领军队出征，当夜袭击燕军营寨，获得大捷。燕军惊恐地四处逃窜，赵军乘胜追击折杀燕军。陈立战死，刘干率部队凯旋而归。赵王大悦，赏赐给刘干几匹御马和相应的黄金布帛。但是，过不多久，有个太监向赵王进谗言，说："这次大胜敌军都是战死疆场的陈立的功劳，不是刘干效的力。"赵王的母亲何夫人听到后说："不必要都战死才算报效国君。战死还不如活着全力奋起保卫国家。"于是，王太后又尝赐给刘干锦衣银带，外加钱十二万，并提升刘干为中坚尉。在出击燕军之前，刘干曾到黄贺这儿来问卜凶吉。卦成后黄贺对刘干说："这卦啊，水与火没有相遇，最终一定有所成立。阳爻第二爻动，见龙在田，君德广施，予示着你将大承恩泽。贞吉是正，以正来解救危难，出师一定会建立功勋的。变化后又成为晋卦，光明出在地中。奋发光扬，将会连续得到恩泽。壮士今日出击，有利于打击敌寇，一定能大获全胜。赵王必定赐给你车马等物，中间有些小差错，不必忧虑。"行军司马路晏，一次夜间上厕所，发现有一个盗贼藏在那儿。路晏急忙取烛火照看，这位盗贼出来告诉他："请将军不要惊惧，我是奉命来刺杀你的。但是得知将军为人公正耿直，不忍心出手相刺。"说完还剑于鞘内转身离去。路宴从此昼夜警惕，防备再出现意外的事情。并召请黄贺问卜，卦成后黄贺说："有刺客而没有惊恐，观卦象看征兆，是有人想加害将军，但此难已经过去了。只要将军你坚守为人的中正之道，请你放宽心吧。"从这以后，路晏始终再没遇到什么祸患。又：赞皇县尉张师曾经身患重病，一年多不见好转。而且感觉一天重似一天，最好的医生都不给他开处方下药了。张师请黄贺来给他算一卦。卦成后，黄贺告诉他说："不是什么病，不用药还有喜事。请你停止治疗五天，一定会完全康复的。"张师的病果然到第六天就痊愈了。又过了几十年，张师梦见一只鸟，飞着飞着就从云端坠落下来。梦醒，他感到心神恍惚，召请黄贺卜算一卦。黄贺当即给他卜算。卦成，神色惨然地说："你早晨睡觉时作了一个梦吧。若是作梦一定梦见鸟飞了。雷震山上，鸟坠云间，声迹两消，不可能再见到了。希望你自己多加保重，乐天听命吧。"张师竟然没再起来，享年七十一岁。还有一个叫段诲的人，官任藁城镇将。一次，段诲夜里睡在邮亭里，他的坐骑挣断缰绳走了，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它究竟跑到哪里去了。派人到市场黄贺的卦摊去卜算，黄贺说："这是睽卦，主小事吉利。起始九动，应有丢失的事情发生，不就是丢马了吗？不用去找它自己会回来的。一定有人会牵着马给你送回来的。"去问卜的人还没有回到府上，就有一个边境上的顽劣少年牵着这匹走失的马送上家门。黄占卜的大都是这一类的卦，都非常灵验。当时人称他为"易圣公"。有个叫刘岩的人，到黄贺那儿去问卜，黄贺告诉他："你日后一定能成为一个大人物，然而不要以春日为遗憾。"起初，刘岩并不晓得上面这句话包含的是什么意思。到老了的时候才醒悟过来；原来是自己迟迟没有功成名就，直到老了才成就了一番事业。

邓州卜者

有书生住邓州。尝游郡南，数月不返。其家诣卜者占之。卜者观卦曰：甚异。吾未能了，可重祝。"祝毕。拂龟改灼。复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稔，书生归云："游某山深洞，入值物蛰。如中疾，四支不能动，昏昏若半醉。见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颈临口鼻。细视之，乃巨龟也。十息顷方去。"书生酌其时日。其家卜时吉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位读书人家住在邓州。一次，他到郡南去野游，好几个月没回家。他的家里人到一个占卜人那去算一卦，占卜人看着卦象说："奇怪呀！我决断不了，重祈祷一下。"祷告完了，改用龟卜，砍一块龟板烧灼，说："你们问卜的这个人，在龟卜的显象中象似病了却没有病，好象死了却没有死。过了年，他自己会回来的。"果然过了半年，这位读书人回到家来。说："我进入山中的一个深洞里，让一种东西蛰了一下，象患了病，四肢不能动弹。脑袋昏昏沉沉的，象喝醉了酒。后来，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处爬进洞里，又返回去。过了好一会儿，又来了，一直爬到我身边，伸出脖颈贴近我的嘴和鼻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巨龟。停了约喘十口气的工夫才离去。"家里人将当时问卜的情形告诉给这位书生，书生算了一下时间，正是在他见到巨龟的时候，家里为他占的卜。

卷第二百十八　医一

华佗　张仲景　吴太医　句骊客　范光禄　徐文伯　徐嗣伯　腹瘕病　李子豫 徐之才　甄权　孙思邈　许裔宗　秦鸣鹤　卢元钦　周允元　杨玄亮　赵玄景 张文仲　郝公景　崔务

华佗

魏华佗善医。尝有郡守病甚，佗过之。郡守令佗诊候，佗退，谓其子曰："使君病有异于常，积淤血在腹中。当极怒呕血，即能去疾。不尔无生矣。子能尽言家君平昔之俧，吾疏而责之。"其子曰："若获愈，何谓不言？"于是具以父从来所为乖误者，尽示佗。佗留书责骂之。父大怒，发吏捕佗。佗不至，遂呕黑血升余，其疾乃平。又有女子极美丽，过时不嫁。以右膝常患一疮，脓水不绝。华佗过。其父问之，佗曰："使人乘马，牵一栗色狗走三十里，归而热截右足，柱疮上。"俄有一赤蛇从疮出，而入犬足中，其疾遂平。（出《独异志》）

又后汉末，有人得心腹瘕病，昼夜切痛。临终，敕其子曰："吾气绝后，可剖视之。"其子不忍违言，剖之，得一铜枪，容数合许。后华佗闻其病而解之。因出巾箱中药，以投枪，枪即成酒焉。（出《志恠》）

【译文】

三国人华佗，医术高明。有一郡守得了重病，华佗去看他。郡守让华佗为他诊治，华佗退了出来，对郡守的儿子说："你父亲的病和一般的病不同，有淤血在他的腹中，应激怒他让他把淤血吐出来，这样就能治好他的病，不然就没命了。你能把你父亲平时所做过的错事都告诉我吗？我传信斥责他。"郡守的儿子说："如果能治好父亲的病，有什么不能说的？"于是，他把父亲长期以来所做不合常理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华佗。华佗写了一封痛斥郡守的信留下，郡守看信后，大怒，派捕吏捉拿华佗，没捉到，郡守盛怒之下，吐出一升多黑血，他的病就好了。又，有一位极漂亮的姑娘，已经过了结婚的年龄，可是仍没有嫁人，因为常期以来她的右膝，长了个疮，不断往外流浓水。华佗看过后，她父亲问女儿的病情，华佗说："派人骑马，牵着一条栗色的狗跑三十里。回来后，乘狗身子正热时截下狗的右脚，拄在疮口上。"不一会儿，有一条红色的小蛇从疮口中出来，进到狗的脚中，那姑娘的病就好了。

又，后汉末年时，有人腹中长一结块，白天黑夜疼痛无比。临死时，他对儿子说："我死以后，可以剖腹把那东西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他儿子不忍心违抗父命，于是剖腹，取出一个铜枪头，约有三分之一升左右。华佗听说后，就前去了解。华佗看完，从小箱子里取出药放在枪头上，枪头立刻化成了酒。

张仲景

何颙妙有知人之鉴。初郡张仲景总角造颙。颙谓曰："君用思精密，而韵不能高，将为良医矣。"仲景后果有奇术。王仲宣年十七时过仲景，仲景谓之曰："君体有病，宜服五石汤。若不治，年及三十，当眉落。仲宣以其赊远不治。后至三十，果觉眉落。其精如比，世咸叹颙之知人。（出《小说》）

【译文】

何颙有极高的识别人才的能力。当初，郡中少年张仲景来拜访他，他对仲景说："你考虑问题细微周到，但你的气派、风度不太高，以后必成为一名良医呀！"后来张仲景果然医术超凡。王仲宣十七岁时来拜访张仲景，仲景对王仲宣说："你身体有病，应当服用五石汤，若不治疗，到三十岁时，眉毛该脱落了。"王仲宣认为到三十岁还远着呢，没及时治疗。到三十岁时，果然发现眉毛脱落。张仲景的医术精深到这种程度，世人无不赞叹何颙识别人才能力的神妙！

吴太医

吴孙和宠邓夫人。尝醉舞如意，误伤邓颊，血流，娇惋弥苦。命太医合药。言得白獭髓、杂玉与琥珀屑，当灭此痕。和以百金购得白獭，乃合膏。琥珀太多，及差，痕不灭，左颊有赤点如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吴国的孙和宠爱邓夫人，一次酒醉后挥舞如意，不意刺伤了邓夫人的面颊，流出了血，邓夫人娇声叹惜疼痛不已。孙和令太医配药。太医讲，须用白獭骨髓、杂玉和琥珀粉末调配，可以除掉疤痕。孙和用一百两黄金买来白獭，于是太医配制药膏。因琥珀用得过多，到伤愈时，邓夫人左颊疤疮没有完全去掉，脸上留下一颗象痣一样的红点。

句骊客

魏时有句骊客善用针。取寸发，斩为十余段，以针贯取之，言发中虚也。其妙如此。（出《酉阳杂俎》）

【译文】

魏时有个句骊客人擅长用针治病。他拿来一寸长头发，截为十多段，用针把它穿起来，说是头发中间是空的，真是绝妙。

范光禄

有范光禄者得病，两脚并肿，不能饮食。忽有一人。不自通名，径入斋中。坐于光禄之侧。光禄谓曰："先不识君，那得见诣？"答云："佛使我来理君病也。"光禄遂废衣示之。因出针（"出针"原作"以刀"，据明抄本改。）针肿上。倏忽之间，顿针两脚及膀胱百余下，出黄脓水三升许而去。至明日，并无针伤而患渐愈。（出《齐谐录》）

【译文】

有位叫范光禄的人得了病，两只脚全都肿了，不能吃也不能喝。忽然有一人，不通报自己的姓名，径直进入光禄的书房中，坐在他的旁边。范光禄对来人说："先前我并不认识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来人回答说："是佛派我来治病的。"于是范光禄脱去衣服给他看。来人拿出针，在肿脚上行针。不一会儿，就在两脚和膀胱的穴上进针一百多次，流出黄脓水三升多，他就走了。到第二天，范光禄没有留下伤，他的病渐渐好了。

徐文伯

宋徐文伯尝与宋少帝出乐游苑门，逢妇人有娠。帝亦善诊候，诊之曰："是女也。"问文伯，伯曰："一男一女，男在左边，青黑色，形小于女。"帝性急，令剖之。文伯恻然曰："臣请针之，必落。"便针足太阴，补手阳明。胎应针而落，果效如言。文伯有学行，不屈公卿，不以医自业，为张融所善，历位泰山太守。文伯祖熙之好黄老，隐于秦望山。有道士过乞饮，留一胡芦子曰："君子孙宜以此道术救世，当得二千石。"熙开视之，乃扁鹊医经一卷。因精学之，遂名振海内。仕至濮阳太守。子秋夫为射阳令，尝有鬼呻吟，声甚凑苦。秋夫问曰："汝是鬼也，何所须？"鬼曰："我姓斛斯，家在东阳。患腰痛而死。虽为鬼，疼痛犹不可忍。闻君善术，愿见救济。"秋夫曰："汝是鬼，无形，云何措治？"鬼曰："君但缚刍作人。按孔穴（穴原作定，据明抄本改）针之。"秋夫如其言，为针四处，又针肩井三处，设祭而埋之。明日，见一人来谢曰："蒙君疗疾，复为设祭，除饥解疾，感惠实多。"忽然不见。当代服其通灵。（出《谈薮》）

又宋明帝宫人患腰疼牵心，发即气绝。众医以为肉症。徐文伯曰："此发瘕也。"以油灌之，则吐物如发。稍稍引之，长三尺，头已成蛇。能动，悬柱上，水滴尽，一发而已。病即愈。（出《谈薮》）

【译文】

宋国徐文伯曾与宋国的少帝一起走出乐游苑门，遇见一孕妇。少帝也擅长诊病，他给妇人诊视后说："是个女孩。"又问文伯，徐文伯说："一男一女。男孩在左边，青黑色，比女孩小一些。"少帝性子急，令剖妇人腹。徐文伯不忍心，说："请让我给她用针，胎儿一定能下来。"于是针那孕妇脚的太阴穴，并用手按摩她的阳明穴。用针后，胎儿随之落下来，果然和他说的一样。徐文伯有学问，品德好，不畏权贵，不以医术为自己的职业，深得张融的赏识，多次任泰山的太守。徐文伯的祖父徐熙之崇尚黄帝和老子，在秦望山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位道士路过他那时向他讨水喝，之后留下一只胡芦，说："你的子孙就用这个道术来拯救人世吧，必定能得至二千石的报酬。"徐熙之打开一看，原来里面装的是扁鹊的医书一卷。于是，他专心致志地学习医术，终于名振四方。他做官做到濮阳太守。徐熙之的儿子徐秋夫任射阳县令时，曾经有一次，他听见鬼在呻吟，声音非常凄苦。徐秋夫问道："你这鬼，要干什么？"鬼说："我姓斛斯，家住在阳县，因患腰痛病死，现在虽然做了鬼但还是疼得不能忍受，听说你医术很好，希望你救救我。"徐秋夫说："你是鬼，没有形状，我怎么给你治疗啊？"鬼说："你只要割草，扎个草人，按着穴位用针就可以了。"徐秋夫按着鬼说的，扎好草人，在四个穴位用了针，又在肩部的三个穴位用了针，又摆酒供食，祭祷之后才把草人埋掉。第二天有人来谢徐秋夫，说："承蒙你为我治病，又为我设祭，除病解饥，你对我的恩惠太多了，真该好好谢谢你！"说完，忽然不见踪影。与徐秋夫同时代的人都佩服他能通鬼神。

又，宋明帝的一位宫女患腰痛病，连着心也痛，发病时就不省人事。许多医生都诊断是肉症，徐文伯诊视过后，说："此病是发症。"给这宫女灌了油之后，她就吐出了象头发样的东西，轻轻拨弄它，有三尺长，头已经长成蛇的形状。能动，把它悬挂在柱上，水滴尽后，一根头发罢了，病就全好了。

徐嗣伯

徐嗣伯字德绍，善清言，精于医术。曾有一妪，患滞淤，积年不差。嗣伯为之诊疾曰："此尸注也，当须死人枕煮服之可愈。"于是就古塚中得一枕，枕以半边腐缺，服之即差。后秣陵人张景年十五，腹胀面黄，众医不疗。以问嗣伯，嗣伯曰："此石蛔耳，当以死人枕煮服之。"依语，煮枕以服之，得大利，出（出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蛔虫，头坚如石者五六升许，病即差。后沈僧翼眼痛，又多见鬼物。以问之，嗣伯曰："邪气入肝，可觅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于故处。"如其言又愈。王晏知而问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死人枕疗之，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气也。伏而未起，故令人沉滞。得死人枕促之，魂气飞越，不复附体，故尸注可差。石蛔者，医疗即僻。蛔虫转坚，世间药不能除，所以须鬼物驱之，然后可散也。夫邪气入肝，故使眼痛而见魍魉。应须邪物以钓其气，因而去之，所以令埋于故处也。晏深叹其神妙。（出《南史》）

【译文】

徐嗣伯字德绍，善谈老庄之道，精通医术。曾有一老妇人，患有滞淤病，多年不愈。徐嗣伯给她诊视，说："这是鬼附身，应该用死人的枕头煮后服用，可以治好你的病，"于是老夫人从古墓中找到一只已经半边腐烂，残缺不全的死人枕头，煮后服用，病就好了。后来，有秣陵人张景，十五岁，腹胀，面目焦黄，许多医生都不给他治了，因此就去找徐嗣伯。徐嗣伯说："这是石蛔！应该用死人枕煮后服用。"张景按嗣伯的话去做，煮死人枕服用后，去大解，便出了蛔虫。这些蛔虫坚硬如石头，约有六、七寸长。打下蛔虫后，张景的病就好了。后来还有一位叫沈翼的和尚眼睛疼痛，并常常看见鬼。这个和尚来找徐嗣伯诊治。徐嗣伯说："这是邪气进入肝脏，可以找死人枕头煮后服用，完了，再把枕头埋在原处。"和尚按徐嗣伯的话做了，他的病也好了。王晏知道了徐嗣伯用尸枕治病的事后，来问徐嗣伯，说："三个人的病不一样，却都是用死人枕头治疗，而且全都治好了，是什么原因？"徐嗣回答说："鬼附身的人，是中了鬼气，它附在人身上不离开，所以使人沉滞，必须用死人枕让它离去，鬼气飞走，不再附在人的身上，所以鬼附身的人的病就好了。得石蛔病的人，已是不常见的，蛔虫变成石头，人世间的药打不下来，所以须用鬼物来驱逐它，然后就可以打下它了。因为邪气进入肝脏，所以就眼睛痛，并且看见鬼魅，必须用邪物把邪气引出来，因此就除掉它了，所以让他把死人枕埋在原处呵！"王晏深深赞叹徐嗣伯的神妙！

腹瘕病

昔有一人，与奴同时得腹瘕病。奴既死，令剖腹视之，得一白鳖。乃试以诸药浇灌之，并内药于腹中，悉无损动，乃系鳖于床脚。忽有一客来看之。乘一白马，既而马溺溅鳖。鳖乃惶骇。疾走避之。既系之，不得去，乃缩藏头颈足焉。病者察之，谓其子曰："吾病或可以救矣。"乃试以白马溺灌鳖。须臾消成水焉。病者遂顿服升余白马溺，病却豁然除愈。（出《续搜神记》）

过去有一个人，与仆人同时得了腹内结块的病，不久仆人就死了。这个人让剖腹查看，从里面取出一只白鳖，于是试着用各种药浇灌它，并同时给它内服这些药，但这些药全都不能损伤这只白鳖，就把它拴在床脚上。忽然有一天，一位客人来看望这个病人，客人是骑着一匹白马来的。过不多久。白马撒尿。溅在白鳖上，白鳖非常慌恐，急忙躲避着马尿。因为拴着，没能逃掉，就把头和脚都缩回去了。那个病人看到了这情景，对他儿子说："我的病也许可以好啦。"于是试着用白马尿灌白鳖，不一会，鳖化成了水。那位病人立刻就服了一升多白马尿，病当即就好了。

李子豫

许永为豫州刺史，镇历阳。其弟得病，心腹坚痛。居一夜，忽闻屏风后有鬼言："何不速杀之？明日，李子豫当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及旦，遂使人迎子豫。即至，病者忽闻腹中有呻吟之声。子豫遂于巾箱中出八毒赤丸与服之。须臾，腹中雷鸣绞（绞原作彭，据明抄本改）转。大利。，所病即愈。（出《续搜神记》）

【译文】

许永任豫州刺史，镇守历阳。他的弟弟患病，腹内有一硬硬的东西阵阵作痛。这天夜里，忽然听见屏风后面，有鬼说话。鬼说："为什么不快点杀了他？明天李子豫该用红丸打你，你就得死了。"到了天亮，派人去接李子豫，不多时，李子豫来了。许永的弟弟忽然又听见腹中呻吟的声音。李子豫从小药箱中拿出八毒红药丸给许永的弟弟服下去，不一会儿，许永弟弟腹中鸣响绞痛，去大便，回来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徐之才

北齐右仆射徐之才善医术。时有人患脚跟肿痛，诸医莫能识之。窥之曰："蛤精疾也。得之当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疾者曰："实曾如此。"为割之，得蛤子二个，如榆荚。（出《太原故事》）

【译文】

北齐的右仆射徐之才擅长医术。当时有一人患了脚跟肿痛的病，很多医生都诊断不出是什么病，徐之才看这后说："是蛤蜊精病，是你在海上乘船时，你的脚垂到水中而得的。"患者说："真是这样的。"徐之才为患者做手术，取出两个象榆钱大小的蛤蜊仔。

甄权

甄权精究医术，为天下最。年一百三岁，唐太宗幸其宅，拜朝散大夫。（出《谭宾录》）

【译文】

甄权专心致志研究医术，成为天下第一。他一百零三岁时，唐太宗到他家中去看望了他，封他为朝散大夫。

孙思邈

唐邓王元裕，高祖第十八子也。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常称曰："寡人之相如也。"照邻范阳人，为新都尉，因染恶（恶原作患，据明抄本改）疾，居于阳翟之具茨山，著释《疾文》及《五悲》。雅有骚人之风，竟自沉于颍水而死。照邻寓居于京城鄱阳公主之废府。显庆三年，诏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亦居此府。思貌华原人，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照邻自伤年才强仕，沉疾困备，乃作《蒺藜树赋》，以份其禀受之不同。词甚美丽。思邈既有推步导养之术。照邻与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资之礼。尝问思貌曰："名医愈疾。其道何也？"思邈曰："吾闻善言天者，必质于人。善言人者，必本于天。故天有四时五形，日月相推，寒暑迭代。其转运也。和而为雨，怒而为风，散而为露，乱而为雾，凝而为霜雪，张而为虹霓。此天之常数也。人有四肢五脏，一觉一寐，呼吸吐纳，精气往来。流而为荣卫，彰而为气色，发而为音声，此亦人之常数也。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则为热，否则生寒，结而为瘤赘，隔而为痈疽，奔而为喘乏，竭而为焦枯。诊发乎面，变动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纬盈缩，星辰错行，日月薄蚀，彗孛流飞。此天地之危诊也。寒暑不时，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瘤赘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痈疽也。奔风暴雨，此天地之喘乏也。雨泽不降，川泽涸竭。此天地之焦枯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灸。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体有可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通乎数也。"照邻曰："人事如何？"思邈曰："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照邻曰："何谓也？"思邈曰："心为五脏之君。君以恭顺为主，故心欲小。胆为五脏之将。将以果决为务，故胆欲大。智者动象天，故欲圆。仁者静象地，故欲方。《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小心也。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为大胆也。'《传》曰：'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智之圆也。'"照邻又问："养性之道，其要何也。思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多屯厄。苟不自慎而能济于厄者，未之有也。故养性之士，先知自慎。自慎者，恒以忧畏为本。《经》曰：'人不畏威，天威至矣。'忧畏者，死生之门，存亡之由，祸福之本，吉凶之源。故士无忧畏则仁义不立，农无忧畏则稼穑不滋，工无忧畏则规矩不设，商无忧畏则货殖不盈，子无忧畏则孝敬不笃，父无忧畏则慈爱不著，臣无忧畏则勋庸不建，君无忧畏则社稷不安。故养性者，失其忧畏则心乱而不理，形躁而不宁，神散而气越，志荡而意昏。应生者死，应存者亡，应成者败，应吉者凶。夫忧畏者，其犹水火不可暂忘也。人无忧畏，子弟为勍敌，妻妾为寇仇。是故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忧于身者，不拘于人，畏于己者，不制于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近者，不懼于远。能知此者，水行蛟龙不能害，陆行虎兕不能伤。五兵不能及，疫疠不能染。谗贼不能谤，毒螫不加害。知此则人事毕矣。"思邈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以永淳初卒，遗令薄葬。不设冥器，祭祀无牲牢。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焉。撰《千金方》三十卷行于代。（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邓王李元裕，是唐高祖的第十八位儿子，喜欢学习，擅长谈论辨名析理之学，典签卢照邻是他的布衣朋友，他经常声称，说："我的命相就这样了。"卢照邻是范阳人，任新都尉，因为患有难医治的疾病，他住在阳翟的具茨山，编著并注释《疾文》和《五悲》。卢照邻性情高雅颇具诗人风度，不料后来竟投颍水自杀身亡。卢照邻曾居住在景城鄱阳公主废弃的府第中。显庆三年时，唐高宗召见太白山隐士孙思邈，当时孙思邈也住在这里。孙思邈是华原人，当年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视力和听力都一点没有减弱。卢照邻见到孙思邈后伤感自己正在壮年，却疾病缠身，久治不愈，终日里困顿疲备，于是作《蒺藜树赋》，用来伤悼他与孙思邈二人之间承受自然的体质的差异。卢照邻作的赋，词句极其美丽。孙思邈会算天象历法和摄生养性之术。卢照邻和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都用对老师的礼节待孙思邈。他们曾问孙思邈，说："名医能治好病，是根据什么道理呢？"孙思邈说："我听说通晓天的人，一定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它的本体，熟悉人的人一定是以天为本体，所以天有春、夏、秋、冬和金、木、水、火、土。黑天、白日轮流更替，寒冬暑夏交换更迭，这是大自然在运动。自然界中的大气，合起来就成为雨，流动的时候就成为风，散发开去的时候就成为露，紊乱无序时就成为雾，凝聚时就成为霜雪，伸展扩大成为虹霓，这是大自然的正常规律。人体有四肢和五脏，醒着、睡时，呼出吸进，吐故纳新，精脉和气血循环。流动就是血气循环，显现出来就是人的气色，放出来的就成为声音，这是人体的正常运动。阳用它的精华，阴用它的形体，这是天与人相同的，及至它违背了这正常规律就要生病了。蒸就发热，不然就生寒，淤结就成为瘤赘，阻隔就成为痈疽，奔走过疾，就气喘嘘嘘用尽了精力，就会焦枯，根据表面的诊断，可以检查出身体内部的变化。从人体类比自然界也是这样。因此金、木、水、火、土的伸屈变化，星辰运行中出现的差错，日蚀、月蚀现象，彗星的陨落，这是自然界的危险的征兆！寒暑颠倒，这就是外界的冷热失常啊。石头竖起。泥土跳跃，这是自然界的瘤赘啊。山崩地陷，这是自然界的痈疽。急风暴雨，这是自界的喘乏。不降雨露，河流、湖泽干涸，这是大自然的焦枯啊！良医用药物进行输导，用针灸治病救人；圣明的人用高尚的道德和善于用贤任能来治理天下。所以身体有可以消除的疾病，天有可以去掉的灾害，这全都是气数啊！"卢照邻说："人世间的事情怎么样呢？"孙思邈说："胆要大，心要小；智虑要圆通，行为要方正不苟。"照邻说："怎么讲呢？"思邈说："心是五脏的元首，它应该遵循规律办事，所以要谨慎。胆是五脏的将领，它必须坚决果断，所以胆要大。有智慧的人行动如同天，所以要圆通，仁义的人沉静如同地，所以要方正不苟。《诗经》说，'好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仿佛踩在薄薄的冰层之上，是小心。威武雄壮的武士，保卫着三公九卿，是大胆。'《传》说'不因为有利可图就返回去；不因为行仁施义就悔疚，就是仁义的人的方正不苟。'《易经》说'遇到机会就要立刻去做，不能整天地等待，这就是明智人的圆通。'"卢照邻又问："养性的道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孙思邈说："天有满有亏，人世间的事情有许多艰难和困苦。如果不谨慎行事而能从危难中解脱出来的人，从来也没有过。所以讲求养性的人，自己首先要懂得谨慎。自己谨慎的人，长期以忧畏为根本。《经》说，'人不畏惧灾祸，天就要降灾难给你。'忧畏，是生死的通路，存亡的因由，祸福的根本，吉凶的源头。所以读书人无忧畏，仁义就不存在；种田的人无忧畏，粮食就不能增产；做工的人无忧畏，就没有可以遵循的标准和法则；做买卖的人无忧畏，经营就不能盈利；当儿子的无忧畏，孝敬父母亲就不至诚；做父亲的无忧畏，慈爱就不执著；为人臣子的无忧畏，就不能建功立勋；身为君王的无忧畏，国家就不会安定，因此养性的人，失掉了忧畏就心思紊乱没有条理，行为焦燥，难以自持，神散气越，意迷志摇。应该活着的却死了，应该存在的却消亡了，应该成功的却失败了，应该吉利的却遇凶险。啊忧畏就象水与火一样，一会儿也不能忘掉它呀！人无忧畏，子弟就会成为你的强敌；妻妾变成你的仇寇。因此，最重要的是畏道，然后是畏天，其次是畏物，再次是畏人，最后是畏你自身。你不忘忧畏，就不被别人限制，自己永记忧畏就不受别人管束。在小的事情上谨慎，就不怕大的挫折；戒惧眼前忧虑，就不害怕以后的磨难。能懂得这些道理的人。在水中航船，蛟龙不能害你，在路上行走，老虎、犀牛这些雄猛的动物都不会伤着你；各种兵器也碰不到你；各种疾病、瘟疫也传染不上你；爱说别人坏话的人也毁谤不了你；有毒的蜂、蝎也螫不到你。了解这个道理的人，人世间的一切事情就全明白了。"不久，孙思邈被授予承务郎，执掌药局事务。孙思邈在唐高宋永淳初年去逝，留下遗嘱：要薄葬，不要焚烧那些纸扎的阴间器物，祭祀时不宰杀性畜。他死后一个多月，颜色还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当抬他的尸体放入棺中时，给人的感觉就象抬的是空衣服一样。孙思邈一生撰写《千金方》三十卷，传给后代。

许裔宗

许裔宗名医若神。人谓之曰："何不著书，以贻将来？"裔宗曰："医乃意也，在人思虑。又脉候幽玄，甚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病之于药，有正相当者。唯须用一味，直攻彼病，即立可愈。今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亿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不知兔处，多发人马，空广遮围。或冀一人偶然逢也。以此疗病，不亦疏乎。脉之深趣，既不可言，故不能著述。"（出《谭宾录》）

【译文】

名医许裔宗医术高超，如同神仙一般。有人对他说："怎么不著书立说，留给后人？"许裔宗说："医术就是'意'呀，它决定于人的思考，而脉又是极奥妙的，很难识别，只能心意领会，嘴不能说出来。自古以来的名手，与别人不同的，唯一差别就在诊脉。先准确切出脉象，然后才能诊断病情，用药治病。如果诊断准确，只须用一味药，就能直接攻克他的病，病立刻就能好。不准确辨别脉象，不了解病因，凭自己主观推测进行诊断，多放几味药。这好比打猎，不知兔子在哪里，大批出动人马，大面积包抄围剿。希望有人也许偶然能碰上。用这种方法治病，不是太粗疏了吗？脉的奥妙，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所以不能著书之立说。"

秦鸣鹤

唐高宗苦风眩，头目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秦曰："风毒上攻，若刺头出少血，愈矣。"天后自帘中怒曰："此可斩也。天子头上，岂是出血处耶？"鸣鹤叩头请命。上曰："医人议病，理不加罪。且吾头重闷，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朕意决矣。"命刺之。鸣鹤刺百会及脑户出血。上曰："吾眼明矣。"言未毕，后自帘中顶礼以谢之曰："此天赐我师也。"躬负缯宝以遗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高宗患风眩病痛苦不堪，头晕目眩看不清东西。高宗召侍医秦鸣鹤给他看病，秦鸣鹤看后说："是风毒往上攻引起的，如果刺头出点血就能好。"则天皇后在帘后面大怒道："此人该斩！天子的头上是出血的地方吗！"秦鸣鹤磕头请求饶命。高宗说："给人看病，议谈病情，按道理是不应该治罪的，并且我的头非常沉闷，几乎不能忍受了，出点血不一定就不好。我决心已定。"高宗让他给刺。秦鸣鹤刺唐高宗的百会穴和脑户穴，并出血。唐高宗说："我的眼睛能看见了。"他的话未说完，则天后在帘后行大礼，谢秦鸣鹤，说："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医师啊！"然后亲自赠送丝帛、珠宝给秦鸣鹤。

卢元钦

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风，唯鼻根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言肉可治风，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日顿渐可，百日平复。（出《朝野佥载》）

又商州有人患大风，家人恶之，山中为起茅舍。有乌蛇坠酒罂中，病人不知，饮酒渐差。罂底见蛇骨，方知其由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卢元钦客居泉州，患了麻疯病，只有鼻根还未烂掉。正值五月五日，医官拿着蚺蛇胆正要给他吃，这时有人说，蛇肉可以治麻疯病，于是取一段蛇肉给他吃，吃了三五天后，病渐好转，百日以后就完全好了。

又，商州有人患麻疯病，家里人讨厌他，在山中给他盖了茅舍，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有一条黑蛇掉进一个小口大肚的酒坛子里，病人不知道，饮坛中酒后病渐渐好了。后来在坛底发现蛇骨，才知道是因为喝了蛇浸泡过的酒的缘故。

周允元

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罢入阁。太平公主唤一医人自光政门入，见一鬼撮允元头，二鬼持棒随其后，直出景运门。医白公主，公主奏之。上令给使觇问。在阁无事，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思往候之。允元踣面于厕上，目直视不语，口中涎落。给使奏之。上问医曰："此可得几时？"对曰："缓者三日，急者一日。"上与锦被覆之，并床舁送宅。止夜半而卒。上自为诗以悼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时，凤阁侍郎周允元朝中议完事后，到阁中。这时太平公主传唤一位医生从正光门进宫，正看见一鬼摘周允元的头，两个鬼手里拿着木棒跟在他的后边，一直走出景运门，医生把这事告诉了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把这事禀报了武则天。武则天命给使去察询。周允元在阁中无事，吃完饭回房休息。午后上厕所，长参典奇怪他去的时间长，想到这儿，就去厕所看他，只见周允元面向前扑倒在厕所里。参典扶起他，他眼睛直视不说话，口中流涎水。给使把这情况奏明武则天，武则天问医生说："他这样能坚持多久？"医生说："慢了三两天，快了就一天。"武则天拿被给他盖上，派人连床抬着送回住处，到半夜他就死了。武则天亲自作诗悼念他。

杨玄亮

久视年中，襄州人杨玄亮年二十余，于虔州汶山观庸力。昼梦见天尊云："我堂舍破坏，汝为我修造，遣汝能医一切病。"寤而说之。试疗无不愈者。赣县里正背有肿，大如拳。亮以刀割之，数日平复。疗病日获十千。造天尊堂成，疗病渐渐无效。（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久视年间，襄州人杨玄亮，当时二十多岁，在虔州，受汶山观雇用，在这里做工白天睡觉梦见天尊对他说："我的房屋已破旧不堪，你能给我重新修造，我使你能医治一切病。玄亮睡醒后很高兴，试着给人治病，没有不好的。赣县有位里正，背部有拳头大一块肿留，玄亮用刀割下，几天以后就好了。玄亮给人治病每天可得钱十千。待他为天尊修造好了庙堂，再给治病，渐渐无效了。

赵玄景

如意年中，洛州人赵玄景病卒，五日而苏云。见一僧与一木长尺余。教曰："人有病者，汝以此木拄之即愈。"玄景得见机上尺，乃是僧所与者。试将疗病，拄之立差。门庭每日数百人。御史马知己以其聚众，追之禁左台。病者满于台门。则天闻之，召（召原作追，据明抄本改）入内。宫人病，拄之即愈。放出，任救病百姓。数月以后，得钱七百余贯。后渐渐无验，遂绝。（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如意年间，洛州人赵玄景病逝，五天后又复活了。他说："我看见一个和尚，他给了我一根长木，有一尺多长，他告诉我说'有患病的人，你用它触一下病人，病立刻就好。'"赵玄景看见几上有一只长尺，正是和尚送给他的。他试着用它治病，触病人，立刻就好了。消息传开，人们纷纷来找他，每天有几百人聚在他门前等待让他治病。御史马知己认为他是聚众闹事，逮捕了他并把他囚禁在左台，患者又聚集在左台门前。武则天听说了这事，召赵玄景进宫。宫人有病。他用尺触病人，病人立刻就好。武则天放他出宫，任由他为百姓治病。几个月以后，赵玄景得钱七百多贯。后来渐渐不灵验了，就再也没有人找他治病了。

张文仲

洛州有士人患应病，语即喉中应之。以问善医张文仲。张经夜思之，乃得一法。即取《本草》，令读之。皆应，至其所畏者，即不言。仲乃录取药，合和为丸。服之，应时而止。一云，问医苏澄云。（出《朝野佥载》）

【译文】

洛州有位读书人患了应答之病，每次说话，喉咙中就应答一声，这位读书人去问懂医术的张文仲。张文仲经过一夜的考虑，想出一个办法：拿《本草》一书让患者读。所读的，喉咙中全都有应答之声。读到它害怕的药名时就没有应声了，于是文仲就把那味药先抄录下来，然后配制成丸剂，让患者服用，应声当时就止住了。还有的说，那书生是找苏澄云看的病。

郝公景

郝公景于泰山采药，经市过。有见鬼者，怪群鬼见公景，皆走避之。遂取药和为杀鬼丸，有病患者，服之差。（出《朝野佥载》）

【译文】

郝公景在泰山采药，回来时经过集市。有一个能看见鬼的人，奇怪群鬼看见郝公景全都逃离而去。于是这个人向郝公景讨来草药，制成杀鬼丸，有患邪病的人，服用后就好。

崔务

定州人崔务坠马折足。医令取铜末，和酒服之，遂痊平。乃亡后十余年，改葬，视其胫骨折处，铜末束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定州人崔务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脚。医生让他拿来铜末。用酒和了给他服用，他的脚就好了。崔务死后十多年，迁坟另葬，看见他胫骨折损的地方，用铜末束着。

卷第二百十九　医二

周广　白岑　张万福　王彦伯　李祐妇　元颃　梁革　梁新赵鄂　高骈 田令孜　于遘　颜燧

周广

开元中，有名医纪明者，吴人也。尝授秘诀于隐士周广。观人颜色谈笑，便知疾深浅。言之精译，不待诊候。上闻其名，征至京师。令于掖庭中召有疾者，俾周验焉。有宫人，每日昃则笑歌啼号，若中狂疾。而又足不能及地。周视之曰："此必因食且饱，而大促力，顷复仆于地而然也。"周乃饮以云母汤。既已，令熟寐，寐觉，乃失所苦。问之。乃言："尝因大华宫主载诞三日。宫中大陈歌吹。某乃主讴者，懼其声不能清。且常（常原作长，据明抄本改）食狘蹄羹，（羹原作美，据明抄本改）遂（明抄本遂作甚）饱。而当筵歌数（明抄本数作大）曲。曲罢，觉胸中甚热，戏于砌台乘高而下。未及其半，复有后来者所激，因仆于地。久而方苏而病狂，因兹足不能及地也。"上大异之。有黄门奉使，自交广而至，拜舞于殿下。周顾谓曰："此人腹中有蛟龙，明日当产一子，则不可活也。"上惊问黄门曰："卿有疾否？"乃曰："臣驰马大庾岭，时当大热，既困且渴，因于路傍饮野水，遂腹中坚痞如石。"周即以消石雄黄，煮而饮之。立吐一物，不数寸，其大如指。细视之，鳞甲备具，投之以水，俄顷长数尺。周遽以苦酒沃之，复如故形。以器覆之。明日，器中已生一龙矣。上深加礼焉，欲授以官爵。周固请还吴中。上不违其意，遂令还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作传，叙述甚详。（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位叫纪明的名医，是吴地人，他曾传授秘诀给隐士周广。学得秘诀后，周广察颜观色，谈笑之间就能知道病患的程度，说得非常详细具体，无须诊脉检查。玄宗听说周广的大名，征召他进京，并召集宫中有病的人到宫中偏房等候，让周广试验一下。有一宫人，每天午后就又笑又唱又啼号，好象中邪得了狂病，并且还脚不能着地。周广看后说："这人一定是因为吃得太饱，紧接着又干了重活，不一会又跌倒在地而引起的。"周广给他服用云母汤，不久这个人就停止癫狂。周广使他熟睡，睡醒后，就没有了以前的痛苦。周广问他，他说："曾因大华宫主人摆生日宴会三天，宫中布置大型歌舞乐队，我是主唱，声音不响亮，常吃猪蹄羹，吃饱后就去宴席上唱歌，唱完后就觉得咽中特别热。我们几个人就去高台上玩耍，从上面往下跳。我还未跳到一半，后面有一个人又跑了下来。撞着了我，因此跌倒在地，很长时间才醒过来。就得了这狂病，脚也不能着地。"玄宗感到非常惊异。有一个黄门奉使，从交广来到这里，在大殿上行大礼参拜，周广看了看他说："这个人腹中有条蛟龙，它明天必定生下一子，如果不及时治疗他就不能活了。"玄宗吃惊地问黄门奉使，说："你有病吗？"奉使说："臣骑马奔驰在大庾岭时，当时天气炎热，臣又乏又渴，就在路边河沟里喝了生水，于是腹中就长了一个如坚石般的肿块。"周广马上用硝石、雄黄煮水给他喝。刚刚喝完，就从口中吐出一物，不过几寸长、手指大小的东西。仔细一看，身上长有鳞、甲，投放在水中，不一会就长到好几尺长。周广急忙用苦酒把它泡上，它又恢复到了原来那么大小。周广用器具盖上，第二天，器皿中已生出一条小龙。玄宗非常礼待周广，想要授他官爵，周广坚持要回家乡吴地。玄宗没有违背他的意愿，让他回到故乡。水部员外刘复为周广作传，对他的事迹叙述得很详细。

白岑

白岑曾遇异人传发背方，其验十全。岑卖弄以求利。后为淮南小将，节度高适胁取之。其方然不甚效。岑至九江为虎所食，驿吏于囊中乃得真本。太原王升之写以传布。（出《国史补》）

【译文】

白岑曾遇一位异人传给他治疗背部毒疮的验方。用验方试着给人治背疽，全都治好了。为了得到利益，岑拿着验方到处炫耀。后来岑做了淮南一个小军官，节度使高适威胁他交出了验方，但那方子已不象从前那么灵验。白岑到了九江被老虎吃了，驿吏在他的包裹中得到了发背方真本。太原王升之把它抄写下来，传播出去。

张万福

柳芳为郎中，子登疾重。时名医张万福初除泗州，与芳故旧，芳贺之，具言子病。惟持故人一顾也。张诘旦候芳，芳遽引视登。遥见登顶曰："有此顶骨，何忧也？"因诊脉五六息。复曰："不错，寿且逾八十。"乃留芳数十字。谓登曰："不服此亦得。"后登为庶子，年至九十。（出《酉阳杂俎》）

【译文】

郎中柳芳，他的儿子柳登患重病。当时名医张万福刚到泗州拜官授职，他与柳芳是老相识。柳芳前来祝贺，并向他陈述了儿子的病情，希望依靠老朋友去给儿子治病。第二天，张万福一大早就等候着柳芳，柳芳急急忙忙来了，领着张万福去看儿子柳登。见到了柳登。远远望着他的头顶说："他有这样的头骨，你担什么心？"说着便给柳登诊了一会儿脉，又说："不错，他的寿数在八十以上。"于是留下数十字的药方，对柳登说："不服这药也可以。"后来柳登成为一般百姓，活到九十岁。

王彦伯

荆人道士王彦伯天性善医，尤别脉。断人生死寿夭，百不差一。裴胄尚书有子，忽暴中病。众医拱手。或说彦伯，遽迎使视之。候脉良久，曰："都无疾。"乃煮散数味，入口而愈。裴问其状，彦伯曰："中无鳃鲤鱼毒也。"其子实因鲙得病。裴初不信，乃鲙鲤鱼无鳃者，令左右食之。其疾悉同。始大惊异焉。（出《酉阳杂俎》）

又彦伯自言："医道将行。"列三四灶，煮药于庭。老幼塞门而请。彦伯指曰："热者饮此，寒者饮此，风者饮此，气者饮此。"各负钱帛来酬，无不效者。（出《国史补》）

【译文】

荆州有一位道士叫王彦伯，天性擅长医术，尤其擅长识别不同的脉象。断定人是生，是死，是长寿还短命，百分之百的准确。尚书裴胄有个儿子。忽然得了急病，众医生都认为不能治好，不敢再给他治了。有的让去找王彦伯。裴胄忙去接王彦伯给儿子看病。王彦伯诊好一会儿脉，说："他一点病也没有。"于是王彦伯煮几味散药，裴胄的儿子服用后就好了。裴尚书问儿子的病情，王彦伯说："中无鳃鲤鱼毒了。"他的儿子确实因为生食鱼片而得病。开始裴胄不信，于是切无鳃鱼肉，让手下人吃。这些人吃了生鱼片，果然全都患了和他儿子一样的病。裴尚书这才感到惊异。

又，王彦伯自言自语说："我要开始行医了！"于是他在庭院中摆设三、四个炉灶，煮上各种药，男女老少上门来讨。王彦伯指点着说："患热病的人服用这个，患寒病的人服用这个，患邪风病的人服用这个，患气病的人服用这个。"人们各自拿着钱和布匹来酬谢他。吃过他的药，没有不见效的。

李祐妇

李祐为淮西将。元和十三年，送款归国。裴度破吴元济，入其城。官军有剥妇人衣至裸体者。祐有新妇姜氏，怀孕五月矣，为乱卒所劫，以刀划其腹。姜氏气绝踣地。祐归见之，腹开尺余，因脱衣襦裹之。一夕复苏。傅以神药而平。满十月，产一子。朝廷以祐归国功，授一子官。子曰行修，年三十余，为南海节度。罢归，卒于道。（出《独异志》）

【译文】

李祐任淮西将，唐宪宗元和十三年他押送钱粮回京去了。这时裴度战败吴元济，攻进城中，官兵有扒女人衣服，甚至扒光的人。李祐的新婚娘子姜氏，已怀孕五个月了，被入城乱军士兵劫持，用刀划开了她的腹部。姜氏气绝跌倒在地。李祐从国都回来，看娘子腹开一尺多长，于是他脱下衣服，包扎好娘子的伤口。过了一夜，娘子苏醒过来。李祐给她伤口敷上神药，伤口合好如初。怀孕满十月，她生下一个儿子，朝廷因为李祐回都送钱粮有功，授予他儿子官爵。李祐的儿子李行修。三十多岁时任南海节度使。后来，辞官回乡，死在归家的路上。

元颃

唐时京城有医人忘其姓名。元颃中表间，有一妇人从夫南中，曾误食一虫。常疑之，由是成疾，频疗不损。请看之。医者知其所患。乃请主人姨奶中谨密者一人，预戒之曰："今以药吐泻，但以盘盂盛之。当吐之时，但言有一小虾蟆走去。然切不得令病者知是诳绐也。"其奶仆遵之，此疾永除。又有一少年，眼中常见一小镜子。俾医工赵卿诊之。与少年期，来晨以鱼鲙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内，且令从容。候客退后方接。俄而设台子，止施一瓯芥醋，更无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饥甚，且闻醋香，不免轻啜之。逡巡又啜之。觉胸中豁然，眼花不见，因竭瓯啜之。赵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惭谢。卿曰："郎君先因吃鲙太多，酱醋不快。又有鱼鳞在胸中，所以眼花。适来所备酱醋，只欲郎君因饥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鲜之会，乃权诈也。请退谋朝餐。"他妙多斯类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京城里有位医生，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在元颃与中表之间有一位妇女跟随丈夫来到南中，她曾经误吃一条虫子，心中老犯疑，因此而得病，不断地治疗，病也不见好转。又请京城这位医生看视，这位医生知道他患病的原因，就请奶妈中与她亲近又慎重小心的人，事先告诫她说："现在用药让她吐泄，用盘盂装着，在她吐的时候，只说有一小虾蟆逃走了，但是千万不能告诉她是在欺骗她。她的奶妈遵从医嘱，她的病就地去掉了。又，有一少年，常感觉有一小镜子在眼前晃动，让医生赵卿给他诊治。赵卿和少年约会，说第二天早晨用生鱼片招待他，少年如期赴约。少年被引进到里面，并且告诉他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等客人走了以后就来见他。不一会儿在他面前又摆上一台桌，上面放上一小盆芥醋，再就没有别的食物了，赵卿也没出来。少年一直等到将近中午。等了这么长时间，赵卿也没有来。少年非常饿了，又闻到醋的香味，忍不住轻轻喝了一小口。犹豫一下又喝了一口，这时少年顿觉心中开阔，眼睛也不花了，于是把盆中的醋全喝光了。赵卿知道他把醋全喝了这才从里面出来。少年因为喝了醋。很不好意思地向赵卿道谢。赵卿说："小伙子，以前你因为吃生鱼片太多，酱醋放得不适量，还有鱼鳞留在胸中，所以你就眼花。刚才所以准备酱醋，是只想让你因饥饿，把它喝了，果然治好这病。说吃鲜鱼片的约会，是骗你的。请回去吃早饭吧。"赵卿有很多象这类有趣的事。

梁革

金吾骑曹梁革得和扁之术，太和初，为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青衣曰莲子，念之甚厚。一旦以笑语获罪，斥出货焉，市吏定直曰七百缗。从事御史崔某者闻而召焉，请革评其脉。革诊其臂曰："二十春无疾之人也。"崔喜留之，送其直于敖。敖以常深念也，一怒而逐之，售于不识者斯已矣。闻崔宠之不悦，形于颜色。然已去之，难复召矣，常贮于怀。未一年，莲子暴死。革方有外邮之事，回见城门，逢柩车，崔人有执绋者。问其所葬，曰："莲子也。"呼载归，而奔告崔曰："莲子非死，盖尸蹶耳。向者革入郭，遇其柩，载归而往请苏之。"崔怒革之初言，悲莲子之遽夭。勃然曰："匹夫也，妄惑诸侯，遂齿簪裾之列。汝谓二十春无疾者，一年而死。今既葬矣，召其柩而归，脱不能生，何以相见？"革曰："此固非死，盖尸蹶耳。苟不能生之，是革术不仁于天下，何如就死以谢过言。"乃令破棺出之。遂刺其心及脐下各数处，凿去一齿，以药一刀圭于口中。衣以单衣，卧空床上，以练素缚其手足，有微火于床下。曰："此火衰，莲子生矣。且戒其徒，煮葱粥伺焉。其气通若狂者，慎勿令起，逡巡自定。定而困，困即解其缚，以葱粥灌之，遂活矣。正狂令起，非吾之所知也。"言竟，复入府谓崔曰："莲子即生矣。"崔大释其怒，留坐厅事。俄而莲子起坐言笑。界吏报敖，敖飞牍于崔，莲子复生，乃何术也。仍与革偕归。入门则莲子来迎矣，敖大奇之。且夫莲子事崔也，非素意，因劝以与革。崔亦恶其无齿，又重敖，遂与革。革得之，以神药缚齿，未逾月而齿生如故。太和壬子岁，调金吾骑曹，与莲子偕在辇下。其年秋，高损之以其元舅为天官，即日与相闻，故熟其事而言之。（出《续异录》，明抄本作出《续玄怪录》）

【译文】

金吾骑曹梁革得到了和与扁鹊的医术，唐文宗太和初年任宛陵巡官。按察使于敖有个婢女名唤莲子，他非常想占有她。一天，莲子因为说了句笑话而被治罪，又被赶出去卖掉，市吏定价七百串钱。当时有从事御史崔某人听说了，把莲子召来。请梁革给她诊脉。梁革在她手臂上切脉说："二十岁，无病之人。"崔某高兴地把她留下，派人送钱给于敖。于敖因为平时极想占有莲子，一怒之下把她赶走，如今卖给了不认识的人一切都完了。她听说崔某很宠爱莲子，心中很不高兴，就显示在脸上。然而人已经走了，难再招回来，只好常在心中思念了。不到一年，莲子突然死去。这时梁革到外面传递文件、书信去了，回来时走到城门，遇见棂车从那里经过，有崔某手下助葬的人，梁向他询问，葬的是谁，他说："是莲子。"梁革听说，呼喊着让把棂车运回去，忙又奔跑回去告诉崔某，说："莲子没死，是尸蹶呵！方才我进城，遇见她的棂车，我让把她运回来了，现在让我把她救活吧！"崔某生气梁革当初说的话，又伤心莲子的突然中途死去，脸色大变说："你这个东西啊，你随心所欲迷惑诸侯，好趁机与富贵显达的人齐齿并列。你说她二十岁，是无病之人，可不到一年就死了。如今就要下葬，你招她棂车回来，也已是肉骨分离不能复生了，我们还怎么见面呢？"梁革说："莲子本来没死，是突然昏倒，不省人事。如果我不能让她复活，我梁革此生不再行医，我就以死来向您道歉怎么样？"于是让打开棺材，抬出莲子。梁革在莲子的心、脐下几处穴位行针，又凿掉一颗牙，把一刀圭药灌进口中。让莲子只穿着单衣，把她放在没有行李的板床上，再用白织练子绑住她的四肢。之后在床下生上温火，说："这火灭了，莲子就活了。要记住，千万不要让火太旺。煮好葱粥守候着。她的气缓的要是猛烈，千万不要让她起来，过一小会儿自己就稳定了，之后她会感到很疲乏，就马上给她解开绑绳，给她喝葱粥，她就活了。在她缓气猛烈的时候让她起来，我可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梁革说完，回到府中对崔某："莲子一会就活了。"崔某的怒气消了，留梁革在客厅里招待她。一会莲子坐起来有说有笑。界吏把事禀告给于敖，于敖飞递书信给崔某，问他莲子复活，究竟是什么医术。于敖与梁革一同归来，进门时莲子出门迎接，于敖很奇怪。让莲子侍奉崔某，并不是于敖的本意，所以劝崔某把莲子给梁革。这时崔某因为莲子没了一颗门牙而讨厌她，就重又把莲子还给于敖。于是于敖把莲子送给梁革。梁革得到莲子，用神药敷在莲子的缺齿处，不到一个月就长出了和原来一样的牙。太和壬子年，调动金吾骑曹，梁革与莲子并肩走在辇下。那年秋天，高损之任用他大舅为天官，当天就说给他知道了，所以很了解他们的事情，就说了出去。

梁新赵鄂

唐崔铉镇渚宫。有富商船居。中夜暴亡，待晓，气犹末绝。邻房有武陵医工梁新闻之。乃与诊视曰："此乃食毒也。三两日非外食耶？"仆夫曰："主翁少出舫，亦不食于他人。"梁新曰："寻常嗜食何物？"仆夫曰："好食竹鸡，每年不下数百只。近买竹鸡，并将充馔。"梁新曰："竹鸡吃半夏。必是半夏毒也。"命捣姜捩汁，折齿而灌，由是而苏。崔闻而异之，召至，安慰称奖。资以仆马钱帛入京，致书于朝士，声名大振。仕至尚药奉御。有一朝士诣之，梁曰："何不早见示？风疾已深矣。请速归，处置家事，委顺而已。"朝士闻而惶遽告退，策马而归。时有鄜州马医赵鄂者，新到京都。于通衢自榜姓名，云攻医术。此朝士下马告之，赵鄂亦言疾危，与梁生之说同。谓曰："即有一法，请官人剩吃消梨，不限多少。咀龁不及，捩汁而饮。或希万一。"此朝士又策马而归。以书筒质消梨，马上旋龁。行到家，旬日唯吃消梨，烦觉爽朗，其恙不作。却访赵生感谢，又访梁奉御，且言得赵生所教。梁公惊异，且曰："大国必有一人相继者。遂召赵生，资以仆马钱帛，广为延誉，官至太仆卿。（出《北梦琐言》）

又省郎张廷之有疾，诣赵鄂。才诊脉，说其疾宜服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仍谒梁新，所说并同，皆言过此即卒。自饮此酒后，所疾寻平。他日为时相坚虐一杯，诉之不及，其夕乃卒。时论为之二妙。（出《闻奇录》）

【译文】

唐时，崔铉镇守江陵。当时有一位富商，停船在这里。半夜，那商人突然死了，天亮时还未断气，附近房间里有位从武陵来的医生梁新听说后，就去给他诊视，说："这是食物中毒啊！这两三天没有到外面吃饭吗？"仆夫说："我家主人很少出船去，也不在别人那吃饭。"梁新说："他平常喜欢吃什么食物？"仆夫说："喜欢吃竹鸡，每年不少于几百只。最近买了竹鸡，并拿它做菜肴。"梁新说："竹鸡吃半夏，一定是半夏的毒啊。"梁新命捣姜挤汁，折断牙齿灌进去。因此，那人苏醒过来了。崔铉听说了这事，感到惊奇，就召梁新来，赞扬夸奖了一番，后又送给他仆人马匹，钱和布匹让他去京城，并写信给朝廷的官员，推荐梁新。到京城后，梁新名声大振，官做到尚药奉御。有一朝士到梁新这来看病，梁新看后说："怎么不早来看？风疾已经很重了，请快点回去，处理家中事情，顺其自然吧。"朝士听了慌忙告辞退去。朝士骑马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有位鄜州的马医叫赵鄂的人，最近来到京城。他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立榜标名，告示人们：专攻医术。朝士路过这里，看见告示便下马，把自己的病情说给赵鄂。赵鄂也说他病情严重，与梁新说的相同。赵鄂对朝士说："就有一个办法，请官人多吃消梨，不要限量，嘴吃来不及，就挤汁水喝，或许还有万分之一的希望。"这位朝士又骑马继续往家赶，用书筒装消梨，在马背上立即就开始吃，到家后，十多天里只吃消梨。渐渐病情好转，过去总觉烦闷，如今变得爽朗了，他的病再也没有犯。朝士返回京城拜访赵鄂向他致谢，又去拜访梁奉御，谈话间又说到赵鄂让吃消梨的事情，梁公感到惊奇，并且说："若大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继承的人。"于是召见赵鄂，资助他仆人、马匹和钱及布匹，并广泛作宣传扩大他的声誉。赵鄂官做到太仆卿。

又，省郎张廷之有病，到赵鄂那去看，刚一诊脉，就说："这病应该服用生姜酒一盏，地黄酒一杯。"他还去请梁新为他看视，两个人所说一样，都说只能按量服用这两种药酒，不然就得死。自从饮了这两种药酒后，张廷之的病渐渐好了。后来，张廷之作了宰相，他硬是节制不住自己，就喝了一杯白酒，来不及说什么话，那天晚上就死了。当时人们议论，梁、赵二人的医术高明，是两位妙手。

高骈

江淮州郡，火令最严，犯者无赦。盖多竹屋，或不慎之，动则千百间立成煨烬。高骈镇维扬之岁，有术士之家延火，烧数千户。主者录之，即付于法。临刃，谓监刑者曰："某之愆尤，一死何以塞责。然某有薄技，可以传授一人，俾其救济后人，死无所恨矣。"时骈延待方术之士，恒如饥渴。监行者即缓之，驰白于骈。骈召入，亲问之。曰："某无他术，唯善医大风。"骈曰："可以核之。"对曰："但于福田院选一最剧者，可以试之。"遂如言。乃置患者于密（密原作隙，据明抄本改）室中，饮以乳香酒数升，则懵然无知，以利刀开其脑缝。挑出虫可盈掬，长仅二寸。然以膏药封其疮，别与药服之，而更节其饮食动息之候。旬余，疮尽愈。才一月，眉须已生，肌肉光净，如不患者。骈礼术士为上客。（出《玉堂闲话》）

【译文】

江淮一带的州郡。火令是最严厉的，违犯火令的人一律严惩决不放过。当地多盖竹屋，倘若不小心，一着火千百间房屋就立刻化为灰烬。高骈镇守维扬的时候，有位术士家着火漫延开了。烧毁了几千家。主持防火的人把这事记录下来。依法惩办，临刑时，术士对行刑的人说："我犯下的罪过，用一死怎么能抵得了呢？但是我有点小技术，可以传授给一个人，让他救济后人，我就死而无撼了。"当时高骈很长时间就请求接待方术之士，他寻求方术之士的心情如饥似渴。监刑者听了这位术士的一番话后，立刻暂缓执行，骑马飞驰去告诉高骈。高骈召术士进来，亲自问他。术士说："我没有别的技术，只善于治麻风病。"高骈说："可以验证一下。"术士回答说："只在福田院里选一个最严重的病人，可以试一下。"于是依照术士说的，选了一个最重的病人。术士把病人送进一个密室中，给他喝了几升乳香酒，酒后病人就朦胧迷胡什么也不知道了。术士用快刀剖开他的脑缝，从里面挑出一条二寸之长的小虫，然后用膏药封住疮口，又另外给药内服。而且特别注意病人节制饮食，运动和休息都要有规律。十多天，病人的疮口全好了，刚刚一个月，眉毛胡须都已经长出来了，肌肉光滑洁净，与没患过麻疯病的人一样。高骈礼待这位术士，尊他为上客。

田令孜

长安完盛日。有一家于西市卖饮子。用寻常之药，不过数味，亦不闲方脉，无问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种之疾，入口而愈。常于宽宅中，置大锅镬，日夜锉斫煎煮，给之不暇。人无远近，皆来取之，门市骈罗，喧阗京国，至有赍金守门，五七日间，未获给付者。获利甚极。时田令孜有疾，海内医工召遍。至于国师待诏，了无其征。忽见亲知白田曰："西市饮子，何访试之。"令孜曰："可。"遂遣仆人，驰乘往取之。仆人得药，鞭马而回。将及近坊，马蹶而覆之。仆既惧其严难，不复取云。（明抄本复取云作敢复去）遂诣一染坊，丐得池脚一瓶子，以给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药之所来，遂赏药家甚厚。饮子之家，声价转高。此盖福医也。近年，邺都有张福医者亦然。积货甚广，以此有名，为番王挈归塞外矣。（《出玉堂闲语》）

【译文】

长安城又恢复了原来繁华的盛况。有一家在西市卖汤药。用的是平常药，不过几味，不限制药方和脉象，不问是什么病痛，一百文卖一付，千种疾病，服下就好。这家常年在宽敞的宅院中，设置大锅，白天黑夜地剉、砍、煎、煮供给汤药，没有一点空闲。人们不管远近都纷纷前来买药。门前拥挤，喧闹声响遍京城，以至要花钱雇人看守门户。来买药的人，有的等了五七天，还未买到药。这家获利特别多。当时田令孜有病，海内的医生都让他看遍了。至于宫中御医、与待命供奉内廷的医师，全都诊断不出来他患的是什么病。忽然他的亲信白田说："西市卖汤药，不妨试一下。"田令孜说："可以。"于是派仆人骑马去取药。仆人拿到药，策马回来，将要到牌坊附近的时候，马颠簸不停，药全撒了。仆人惧怕主人威严，难以交待，不敢再去。于是到一染坊，乞求得到一瓶染料残液拿回来给了田令孜。田令孜服了下去，病立刻就好了。田令孜只知道自己的病好了，却不知道药是从哪里来的。便厚赏了卖汤药这家。卖汤药这家，声价比以前更高了。这是福医啊！近年，邺都有个叫张福的医生，情况也是这样。他家积贮的财物特别多，因此有了名气，后来被一蕃王带回塞外了。

于遘

近朝中书舍人于遘，尝中盅毒，医治无门。遂长告，渐欲远适寻医。一日，策杖坐于中门之外。忽有钉铰匠见之。问曰："何苦而羸苶如是？"于即为陈之。匠曰："某亦曾中此，遇良工。为某钤出一蛇而愈。某亦传得其术。"遘欣然，且祈之。彼曰："此细事耳，来早请勿食，某当至矣。"翊曰果至。请遘于舍檐下，向明张口。执钤俟之。及欲夹之，差跌而失。则又约以来日。经宿复至。定意伺之，一夹而中。其蛇已及二寸许，赤色，粗如钗股矣。遽命火焚之。遘遂愈。复累除官，至紫微而卒。其匠亦不受赠遗。但云："某有誓救人。"唯饮数觞而别。（出《玉堂闲话》）

【译文】

近年朝中，有个中书舍人叫于遘，曾经中了盅毒，没有地方能医治。于是请了长假，渐渐地想要去远方寻找医生。一天，于遘柱杖坐在二门外边，忽被一钉铰匠看见，问他说："你怎么瘦弱，疲倦成这样啊？"于遘立刻向他陈述了一番。匠人说："我也曾中过盅毒，遇到一位良医，为我钳出一条蛇，病就好了。我也学会了这种技术。"于遘很高兴，并且祈求匠人给他治病。匠人说："这是细致的活，明天早上请不要吃饭，我来给你治病。"第二天，匠人果然来了。他让于遘到屋檐下，面向亮处张开嘴，他拿着钳等待着，到了要夹时，差点跌倒，没有夹成，就又约第二天再来。又过了一夜匠人又来了，他决心伺机夹住这条蛇。这次，一夹就夹住了。那蛇已经长到二寸多长了，红色，钗股般粗细。匠人急忙用火把它烧了。于遘的病好了，又多次拜官授职，一直做到紫微令才死去。那位匠人也不接受礼品，只说："我发过誓要救人。"他在于家只饮了几杯酒，就离去了。

颜燧

京城及诸州郡阛阓中，有医人能出盅毒者，目前之验甚多。人皆惑之，以为一时幻术，膏肓之患，即不可去。郎中颜燧者，家有一女使抱此疾，常觉心肝有物唼食，痛苦不可忍。累年后瘦瘁，皮骨相连，胫如枯木。偶闻有善医者，于市中聚众甚多，看疗此病。颜试召之。医生见曰："此是蛇盅也，立可出之。"于是先令炽炭一二十斤，然后以药饵之。良久，医工秉小钤子于傍。于时觉咽喉间有物动者，死而复苏。少顷，令开口，钳出一蛇子长五七寸，急投于炽炭中燔之。燔蛇屈曲，移时而成烬，其臭气彻于亲邻。自是疾平，永无吃心之苦耳。则知活变起虢肉徐甲之骨，信不虚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从京城到各州郡的街道上，有位能够逐出盅毒的医生术士，目前得到了验证的很多。人们感到迷惑，以为是一时的幻术，病至膏肓是不能治好的。郎中颜燧，家中有一个使女患有这种病。她常常感到心肝中有东西在吃食，痛得她痛苦不堪。几年后，她瘦弱困病，只剩下皮包着骨头了。小腿好似两根枯木一般。颜燧偶然听说有良医，在市中心给人看病，那里聚集着许多人，看他为别人治疗这种病。颜燧试着召他来为使女治病。医生看见病人说："这是蛇盅。马上就可以取出来。"于是他先让人将一二十斤木炭烧旺，然后用药做诱饵。过了许久，医生拿着小钳子站在病人身傍。这时使女觉得咽喉间有东西在动，象是死了又复活似的。不一会儿，医生让她张开嘴，从她嘴钳出一条五七寸长的小蛇。医生急忙把它抛进炽热的炭火中去。蛇烧得弯转扭曲，不一会儿变成了灰烬，它的臭味直扩散到左邻右舍。从此使女的病好了，永远没有了心被噬咬的痛苦了。这才知道老子使徐甲死而复活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了。

卷第二百二十　　医三

申光逊　孙光宪　渔人妻　陈寨　陶俊　张易　广陵木工　飞盅　菌毒 田承肇　蛇毒　冶葛鸩　杂说药

异疾　　绛州僧　崔爽　刘录事　句容佐史　崔融　刁俊朝　李生　魏淑　皇甫及　王布　侯又玄　李言吉　蒯亮

申光逊

近代曹州观察判官申光逊，言本家桂林。有官人孙仲敖，寓居于桂，交广人也。申往谒之，延于卧内。冠簪相见曰："非慵于巾栉也，盖患脑痛尔。"即命醇酒升余。以辛辣物洎胡椒干姜等屑仅半杯，以温酒调。又于枕函中，取一黑漆筒，如今之笙项，安于鼻窍，吸之至尽，方就枕，（枕原作椀，据明抄本改）有汗出表，其疾立愈，盖鼻饮蛮獠之类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近代，曹州的观察判官申光逊，说自己的老家在桂林。有位叫孙仲敖的官人，寄居在桂林，申光逊广交各方人士。他去拜访孙仲敖，被请到卧室。孙仲敖尚未梳洗就与申光逊相见，他说："不是我懒得盥洗，是因为我头痛啊。"申光逊立即让准备一升多酒，辛辣物胡椒，干姜等研成粉末半杯，用温酒浸泡调合。又从枕匣中取出一黑色漆筒，象现在的笙管，安放在孙仲敖的鼻孔处，让他把酒吸完，然后才躺下。出了汗，这病立刻就好了。这种用鼻子饮服的方法，和西南少数民族治病的方法相类似。

孙光宪

火烧疮无出醋泥，甚验。孙光宪尝家人作煎饼，一婢抱玄子拥炉，不觉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晓不痛，亦无瘢痕。是知俗说不厌多闻。（出《北梦琐言》）

【译文】

治疗烧伤没有比醋泥更有效的，特别灵验。有一次孙光宪的家人作煎饼，一使女在炉边环绕着炉子烙煎饼，不小心一个木炭落在她身上，忙用醋泥敷上，到第二天早上就不痛了，也没留下疤痕。从此知道，民间的验方搜集的越多越好。

渔人妻

瓜村有渔人妻得劳疾，转相染著，死者数人。或云："取病者生钉棺中弃之，其病可绝。"顷之，其女病，即生钉棺中，流之于江。至金山，有渔人见而异之，引之至岸。开视之，见女子犹活，因取置渔舍。每多得鳗黧鱼以食之，久之病愈。遂为渔人之妻，今尚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瓜村有打鱼人的妻子得了结核病，转相传染，死了好几个人。有人说："把病人活着装进棺材中，丢弃掉，这种病就可以断绝。"时隔不久，这个人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就被活着装进棺材里，丢到江中任其漂流。漂流到了金山。有一位打鱼的人看见，觉得奇怪，就把棺材引到岸边，打开看视，见一女子还活着，就把她接到渔舍中，每天打很多鳗黧给她吃，吃了很长时间，病好了。于是她嫁给了这位打鱼的人做妻子，到现在还没有什么病。

陈寨

陈寨者，泉州晋江巫也，善禁祝之术。为人治疾，多愈者。有漳州逆旅苏猛，其子病狂。人莫能疗，乃往请陈。陈至，苏氏子见之，戟手大骂。寨曰："此疾入心矣。"乃立坛于堂中，戒人无得窃视。至夜，乃取苏氏子，劈为两片，悬堂之东壁，其心悬北檐下。寨方在堂中作法，所悬之心，遂为犬食。寨求之不得，惊惧，乃持刀宛转于地，出门而去。主人弗知，谓其作法耳。食顷，乃持心而入，内于病者之腹。被发连叱，其腹遂合。苏氏子既悟。但连呼"递铺，递铺"。家人莫之测。乃其日去家数里，有驿吏手持官文书，死于道傍。初南中驿路，二十里置一递铺。驿吏持符牒，以次传授。欲近前铺，辄连呼以警之。乃寨取驿吏之心而活苏氏。苏遂愈如故。（出《稽神录》）

【译文】

陈寨，泉州晋江一带的巫师，擅长用真气、符咒等治邪病。他给人治病，多数都能治好。漳州人苏猛，是一旅店的店主。他的儿子得了疯病，别人治不了，苏猛就到泉州请陈寨。陈寨到苏家，苏猛的儿子见了陈寨，指点着他大骂。陈寨见状说："他这病已经进入心脏了。"陈寨在堂屋中设置法坛，他告诫人不得偷看。到了夜晚，陈寨捉住苏子，把他劈成两半，悬挂在堂屋的东墙上，把他的心挂在北面的房檐下，才开始在堂屋中作法。这时悬挂着的心，被狗叼去吃了。寨找不到心，又惊又怕。他拿着刀在地上来回走了几趟，就出门而去。主人并不知道，以为他还在作法。一顿饭工作，陈寨拿着心回来，放在病人腹中。然后他披头散发连声喝叱，苏子被剖开的肚子就合上了。不久之后，苏猛的儿子明白过来了，但是口中连呼："递铺！递铺！"家里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在这天，离苏家几里以外的地方，有一个驿吏手里拿着公文，死在了道傍。当初南中的驿路，二十里设一驿站，名叫递铺，驿吏拿着符牒，依次传递，快要到前一个驿站时，就连喊："递铺"，让这个驿站的人早有准备。原来是陈寨取走了驿吏的心救活了苏猛的儿子。苏猛的儿子的病就好了，和原来一样。

陶俊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傔力者陶俊性谨直。尝从军征江西，为飞石所中，因有腰足之疾，恒扶杖而行。张命守舟于广陵之江口。因至白沙市，避雨于酒肆。同立者甚众。有二书生过于前，独顾俊。相与言曰："此人好心，宜为疗其疾。"即呼俊，与药二丸曰："服此即愈。"乃去。俊归舟吞之。良久，觉腹中痛楚甚，顷之痛止，疾亦多差。操篙理缆，尤觉轻健。白沙去城八十里，一日往复，不以为劳。后访二书生，竟不复见。（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吉州刺史张曜卿，有一个仆从名叫陶俊性格谨慎直爽，曾参军征讨江西，被飞石击中，因此腰、脚都留下了残疾，长期拄着拐行走，张曜卿就让他在广陵渡口看守船只。借机到白沙市去，因遇雨，在酒馆内避雨。同时站在那儿避雨的人很多。这时有两位书生，从面前经过，唯独注意陶俊。他俩相互谈论着，说："这个人心眼好，应该给他治病。"于是招唤陶俊，给他两丸药，说："服了它，你的病就好了。"说完就走了。陶俊回到船上把药吃了，过了半晌，觉得腹中痛得很厉害。又过了一会儿不痛了，病也好了许多。操篙解缆，觉得特别轻健。白沙离城八十里，陶俊一天走个来回，也不觉得累。后来陶俊访寻二位书生，竟没有再见到他们。

张易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少居菑川。病热，困惙且甚。恍惚见一神人长可数寸，立于枕前。持药三丸曰："吞此可愈。"易受而亟吞之，二丸嗛之，一丸落席有声。因自起求之不得。家人惊问何为，具述所见，病因即愈。尔日出入里巷，了无所苦。（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刑部郎中张易年轻时住在菑州。因患病身体发烧，感到特别疲劳困倦，恍惚之间见一位约几寸长的神人，站在枕前，手里拿着三丸药，说："吃了这个，病就可以好了。"张易接过来忙吞下，两丸药衔在嘴时，一丸药掉落在床席上发出声响。于是张易起来去找，没有找到。家人吃惊地问他干什么？他把刚才发生的一切一一告诉了家人。他的病也马上就好了。当天他出入街巷，一点病痛都没有。

广陵木工

广陵有木工，因病，手足皆拳（拳原作举，据明抄本改）缩，不能复执斤斧。扶踊行乞，至后土庙前，遇一道士。长而黑色，神采甚异。呼问其疾，因与药数丸曰："铒此当愈，旦日平明，复会于此。"木工辞曰："某不能行，家去此远，明日虽晚，尚未能至也。"道士曰："尔无忧，但早至此。"遂别去。木工既归，铒其药。顷之，手足痛甚，中夜乃止，因即得寐。五更而寤，觉手足甚轻，因下床，趋走如故。即驰诣后土庙前。久之，乃见道士倚杖而立。再拜陈谢。道士曰："吾授尔方，可救人疾苦。无为木匠耳。"遂再拜受之。因问其名居。曰："吾在紫极宫，有事可访吾也。"遂去。木匠得方，用以治疾，无不愈者。至紫极宫访之，竟不复见。后有妇人久疾，亦遇一道士，与药而差。言其容貌，亦木工所见也。广陵寻乱，木工竟不知所之。（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一位木工，因为有病，手和脚全都拳屈着，不能再拿斧子了。只好扶着特制的踊鞋上街乞讨。一天，行乞到后街土庙前，遇见一位道士。那道士身材高大，面堂黝黑，神采丰异。招呼木工，问他是什么病，然后给他几丸药说："吃了这几丸药就能好。明天天大亮的时候，我们再在这里见面。"木工推辞说："我不能行走，家离这里很远，明天约定的时间虽然很晚，但我还是不能走到这里。"道士说："你不要担心，只要你早点到这就行。"说罢离去。木工马上回到家里，吃了药，不一会儿，手脚痛得特别厉害。到了半夜就不痛了。因此很快睡着了。五更时分木工醒了，感觉手脚特别轻快。于是下床，试一试，无论是疾走，还是慢走都和过去一样。他立刻飞奔到后街土庙前，等了好半天，才见道士倚杖站在那里。木工重又拜谢道士。道士说："我传授给你秘方，可以救人疾苦。不要做木匠了。"木工再次拜谢道士，接受秘方。木工问道士姓名，居住何处。道士说："我住在紫极宫，有事可以找我。"说完离去。木匠得到秘方，用它来治病，没有治不好的。木工到紫极宫拜访他，竟然没有再见到道士。后来有一位妇人病了很长时间，也遇一道士，给了她药，吃了病就好了。听妇人说，那道士的容貌，也是木工所见的那位。木工找遍广陵，竟没有找到那位道士。

飞盅 江岭之间有飞盅，其来也有声，不见形，如鸟鸣啾啾唧唧然。中人即为痢，便血，医药多不差。旬日间必不救。（出《朝野佥载》）

【译文】

长江与岭南之间有飞盅，它来的时候带着声响，却看不见它的踪影，象鸟叫似的啾啾唧唧。人中了飞盅立刻得痢疾，便血，医药大多都不能治好。十多日一定丧命。

菌毒

岭南风俗，多为毒药。令老奴食治葛死，埋之。土堆上生菌子，其正当腹上，食之立死。手足额上生者，当日死。旁自外者，数日死。渐远者，或一月两月。全远者，或二年三年。无得活者。惟有陈怀卿家药能解之。或有以菌药涂马鞭头马控上，拂着手即毒，拭着口即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岭南的风俗，多制毒药。让老奴吃毒草野葛，死后埋掉。土堆上生菌子，菌子正生在腹部位置上的，吃了立刻就死。生在手、足、额部位上的，吃了，当天死。生在旁边远一点的几天之内死。渐远的，一个月或两个月死。最远的，或二、三年内死。没有能活着的。只有陈怀卿家制的解药能解这种菌毒。如果有人将菌毒涂在马鞭鞘、马控上，碰着手就中毒，沾上嘴立刻就死。

田承肇

王蜀将田承肇常领骑军戍于凤翔。因引骑潜出，解鞍憩于林木之下。面前忽见方圆数尺静地中，有小树子一茎高数尺。并无柯叶，挺然而立，尤甚光滑。肇就之玩弄，以手上下摩娑。顷刻间，手指如中毒药，苦不禁。于是鞭马归营。至，臂膊已粗于桶。时有村妪善禁，居在深山中。急使人召得，已将不救。妪曰："此是胎生七寸蛇戏处，喷毒在树木间。扪者树枝立合，致卒。肇曰："是也。"急使人就彼劚之。果获二蛇，长六七寸。毙之。妪遂禁勒。自膊间趁，渐渐下至于腕，又併趁入食指，尽食指一节，趁之不出。蹙成一球子许肉丸。遂以利刀断此一节，所患方除。其断下一节，巨如一气球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将领田承肇曾带领兵戍守在凤翔。一次因带领骑兵秘密外出执行任务，在小树林中解马下鞍休息时，田承肇忽然看见面前方圆几尺洁净的地方中，有一棵几尺高的小树，没有枝叶，直挺挺地立在那儿，显得特别光滑。田承肇顺手玩弄它，用手上下抚摸。立时，手指象中了毒药似的，疼痛不止，于是他骑马回营。回到营中时。他的臂膊已经肿得象桶那么粗了。当时有个乡村老太太擅长禁咒之术，她住在深山中，田承肇急忙派人把她召来。这时田承肇已经快要不能救治了。老太太说："这是胎生七寸蛇玩耍的地方，它的毒汁射在林间的树木上，摸着树的人立刻和树一样，也中上蛇的毒汁，可以遭至死亡。"田承肇说："是啊。"他忙派人在那个地方挖掘。果然挖到两条长六、七寸的小蛇，把它们弄死了。于是老妇人施行禁咒之术。先从臂膊间开始赶，慢慢下手到手腕处，又一并赶到食指间，最后全部赶到食指最末的一节，就赶不出去了，收缩成一球肉丸。于是用快刀割断了这一节食指，病患才除掉。被割断的这一节食指，大得象一个气球。

蛇毒

赵延禧云："遭恶蛇虺所螫处，帖之艾炷，当上灸之，立差。不然即死。凡蛇啮即当啮（即当啮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处灸（灸原作久，据明抄本改）之，引去毒气，即止。（原缺出处，今见《玉堂闲话》）

【译文】

赵延禧说："遭到蝮蛇咬伤的地方，贴上艾炷，马上灸烤，立刻就能好。不然，就得等死。凡是被毒蛇咬伤，应该立即在被咬伤的地方灸，引去毒汁，就可以了。

冶葛鸩

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处，即有白藤花，能解冶葛毒。鸩鸟食水之处，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为鸩食蛇之故。（出《朝野佥载》）

【译文】

野葛吃了就得死。生长野葛的地方，就长有白藤花，它能解野葛的毒。鸩鸟饮水的地方，就有犀牛，犀牛不洗角的地方，生物喝了这水一定得死。因为鸩鸟吃蛇的缘故。

杂说药

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　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礜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被蚕啮者，以甲虫末傅之；被马咬者，烧鞭鞘灰涂之。盖取其相服也。蜘蛛啮者，雄黄末傅之；筋断须续者，取旋覆根绞取汁，以筋相对，以汁涂而封之，即相续如故。蜀儿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续之，百不失一。（出《朝野佥载》）

【译文】

医书中说，虎中了药箭，吃清泥；野猪中了药箭，撞蒺藜并吃它。雉鸡被鹰弄伤，用地黄叶贴在伤口上。又，礜石可毒死老鼠。有个叫张鷟的人曾经做过试验。老鼠中了毒，就象喝醉酒一般，也不能辩别人，但却知道寻找泥汁喝，一会就恢复了平静。鸟兽虫物，还知道解毒，何况人呢！被蚕咬的人，用甲虫末敷伤口；被马咬的人，将鞭鞘烧成灰涂在患处。都是取他们相克的作用。被蜘蛛咬的人，将雄黄末敷在伤口上。筋断了，须接续的，取来旋覆根绞取它的汁液，把筋对上，涂上汁液，包扎好，就能接上，与原来一样。蜀地的奴隶逃跑时，许多磕断了筋的人，用这种方法接治，一百个人没有一个不好的。

异疾

绛州僧

永徽中，绛州有一僧病噎，都不下食。如此数年，临命终，告其弟子云："吾气绝之后，便可开吾胸喉，视有何物，欲知其根本。"言终而卒。弟子依其言开视，胸中得一物，形似鱼而有两头，遍体悉是肉鳞。弟子致钵中，跳跃不止。戏以诸味致钵中，虽不见食，须臾，悉化成水。又以诸毒药内之，皆随销化。时夏中蓝熟，寺众于水次作靛，有一僧往，因以少靛致钵中，此虫恇惧，绕钵驰走，须臾化成水。世传以靛水疗噎疾。（出《广五行记》）

【译文】

唐高宗永徽年间，绛州有一个和尚得了噎病，咽不下食物，病了好几年。临死时，告诉他的弟子说："我气绝之后，可以剖开我的胸部和咽喉，看看有什么东西，要知道其中的因由。"说完就死了。弟子依照他说的剖开了胸腔和咽喉，从胸中取出一个东西，形状象鱼，但有两个头，满身全是肉鳞。弟子把它放在钵中，它不停地跳跃。弟子象玩似的把食物放在钵中，虽然没看见它吃，但不一会儿，食物全部化成了水。又把各种毒药放进钵中，全都跟随着溶化了。当时正值仲夏蓝草成熟季节，寺院附近的群众在水边作蓝靛，有一和尚去了水边，随便带回了少许蓝靛，把它放在钵中。这虫很害怕，绕着钵不停地奔跑，一会化成了水。后来，世间就流传着用蓝靛治疗噎病。

崔爽

永徽中，有崔爽者。每食生鱼，三斗乃足。于后饥，作鲙未成，爽忍饥不禁，遂吐一物，状如虾蟆。自此之后，不复能食鲙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永徽年间，有位叫崔爽的人。每次吃生鱼片，三斗才够。后来，有一次饿了，未做成生鱼片，崔爽忍不住饥饿，就吐出一个东西，形状象蛤蟆，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生鱼片了。

刘录事

和州刘录事者，大历中罢官，居和州旁县。食兼数人，尤能食鲙，尝言鲙味未尝果腹。邑客乃网鱼百余斤，会于野庭，观其下箸。刘初食鲙数碟，忽似小哽，因咯（咯原作壳，据明抄本改）出一骨珠子大如豆。乃置于茶瓯中，以碟覆之。食未半，怪覆瓯碟倾侧。举视之，向骨珠子已长数寸如人状。座客竞观之，随视而长，顷刻长及人。遂捽刘，因相殴流血。良久各散走，一循厅之西，一转厅之左，俱乃后门，相触，翕成一人，乃刘也。神已痴矣，半日方能语。访其所以，皆不省之。刘自是恶鲙。（出《酉阳杂俎》）

【译文】

和州刘录事，唐代宗大历年间辞官弃职，住在和州旁县。他每顿能吃好几个人的饭，尤其能吃生鱼片。他曾说，他吃生鱼片从来没有吃饱过。邑客就打了一百多斤鱼，在外面的庭院中集会，观看他吃鱼。开始，刘录事吃了几碟生鱼片，忽然好象有点噎住了，于是"咯"了一下，吐出一个豆粒大小的骨头珠了。他随手放在茶盅里，用碟盖上。还未吃到一半，他奇怪盖在茶盅上的碟倾到了一边，就拿起来看，方才那颗骨珠子已经长了好几寸，象人的形状似的，在座的客人都争抢着观看。骨珠随看随长，不一会儿就长到人那么大。于是揪住刘录事，两个人相互欧斗，打出了血。过了许久，两个人各自走开。一个顺着大厅向西面走，一个转到大厅的左边，都走到了后门，两人相接触，合成了一个人，就是刘录事。这时他的神情已经呆痴了，半天才能说话。问他是怎么回事，全然不知，从此，刘录事厌恶吃生鱼片。

句容佐史

句容县佐史能啖鲙至数十斤，恒吃不饱。县令闻其善啖，乃出百斤，史快食至尽。因觉气闷，久之，吐出一物，状如麻鞋底。县令命洗出，安鲙所，鲙悉成水。累问医人术士，莫能名之。令小吏持往扬州卖之，冀有识者。诫之："若有买者，但高举其价，看至几钱。"其人至扬州，四五日，有胡求买。初起一千，累增其价。到三百贯文，胡辄还之。初无酬酢。人谓胡曰："是句容县令家物，君必买之，当相随去。"胡因随至句容。县令问此是何物，胡云："此是销鱼之精，亦能销人腹中块病。人有患者、以一片如指端，绳系之，置病所。其块既销。我本国太子，少患此病，父求愈病者，赏之千金。君若见卖，当获大利。"令竟卖半与之。（出《广异记》）

【译文】

句容县佐史每次能吃生鱼片几十斤，总也吃不饱。县令听说他能吃，于是拿来一百斤生鱼，让他快吃，直到吃完。因为吃得太快，觉得有些气闷，半晌吐出一物，形状象麻鞋底。县令让洗净，放在生鱼片上，生鱼片全变成了水。问了许多医生和术士都叫不出它的名来。县令让小吏拿着到扬州去卖。希望能有认识这种东西的人，告诫说："若有买的人，要高抬它的价格，看能给到多少钱。"小吏到了扬州，过了四、五天，有个胡人要买。开始要一千钱，一次次往上提价，到三百贯文钱时，胡人还价。交易始终没有谈成。有人对胡人说："这是句容县令家的东西，你一定要买，应该跟他走。"胡人就跟随小吏到了句容县。县令问胡人，这是什么东西，胡人说："这是销化鱼的精灵，也能消融人腹中的病块，有患病的人，用象手指尖大的一片，用绳系上放在病处，那个病块就化了。我本是国中的太子，小时候得了这种病，父亲为寻找能治这种病的人，悬赏黄金千两。你要是肯卖给我，能获大利。县令最后卖给他一半。

崔融

唐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病百余日，腹中虫蚀极痛不能忍。有一物如守宫，从下部出，须臾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国子司业知制诰崔融，有病一百多天了，肚子被虫蛀食，痛得不能忍受。有一个象壁虎似的东西，从肛门出来，不一会儿就死了。

刁俊朝

安康伶人刁俊朝，其妻巴妪项瘿者。初微若鸡卵，渐巨如三四升瓶盎。积五年，大如数斛之鼎，重不能行。其中有琴瑟笙磬埙篪之响，细而听之，若合音律，泠泠可乐。积数年，瘿外生小穴如针芒者，不知几亿。每天欲雨。则穴中吹白烟，霏霏如丝缕。渐高布散，结为屯云，雨则立降。其家少长惧之，咸请远送岩穴。俊朝恋恋不能已，因谓妻曰："吾迫以众议，将不能庇於伉俪。送君于无人之境，如何？"妻曰："吾此疾诚可憎恶。送之亦死，拆之亦死。君当为我决拆之，看有何物。"俊朝即磨淬利刃，挥挑将及妻前。瘿中轩然有声，遂四分披裂。有一大猱。跳跃蹋而去。即以帛絮裹之，虽瘿疾顿愈，而冥然大渐矣。明日，有黄冠扣门曰："吾乃昨曰瘿中走出之猱也。吾本猕猴之精，解致风雨。无何与汉江鬼愁潭老蛟还往，常与觇船舸将至，俾他覆之，以求舟中餱粮，以养孙息。昨者太一诛蛟，搜索党与，故借君夫人蝤蛴之领，以匿性命。虽分不相干，然为累亦甚矣。今于凤凰山神处，求得少许灵膏，请君涂之，幸当立愈。"俊朝如其言涂之，随手疮合。俊朝因留黄冠，烹鸡设食。食讫，贳酒欲饮，黄冠因转喉高歌，又为丝匏琼玉之音，罔不铿锵可爱。既而辞去，莫知所诣。时大定中也。（出《续玄怪录》）

【译文】

安康有位演奏乐器的艺人叫刁俊朝，他的妻子巴氏女脖子上长个瘤子。开始只有鸡蛋大，渐渐长到能装三、四升酒的容器那么大，过了五年，大到象能装几十斗东西的鼎那么大，重得不能走路。瘤子里面有琴、瑟、笙、磬、埙、篪诸多乐器的演奏声，仔细听，很附合音律，清越动听。又过了好几年，瘤子外面生出象针芒样的小穴，不计其数。每到天要下雨时，穴中吹出白烟，霏霏如丝如缕，渐渐向高处飘散开去。集结成云气，雨就立刻降下来了。他家的老少都惧怕这个大瘤子，全都请求把她送到远处山洞里。刁俊朝恋恋不舍，就对妻子说："我迫于大家的意见，不能看在夫妻的情分上保护你，我送你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怎么样？"妻说："我的病确实令人憎恶，送我走，我也是死，拆开它，我也是死。你就给我拆开它吧，看里面有什么东西。"刁俊朝立即磨快刀，挥刀到妻子面前欲挑，就在这时，瘤子中轰然作响，响声未落，瘤子破裂四散分开，一只大猱猿跳跃着离开。夫妻二人立刻用帛絮把伤口包扎好。虽然大瘤子立刻消失了，可是他妻子也昏迷不醒病情加重了。第二天，有位道士前来叩门，说："我就是昨天从瘤子走出来的猱猿。我本是猕猴精，通晓风雨。不知为什么就与汉江鬼愁潭的老蛟相交往了，常和他们一起窥视江中船只行来时，乘机把船倾翻，弄到船中的粮食等物。来供养子孙，繁衍后代。前些年天神太一诛杀鬼愁潭老蛟，搜索他的党羽，我无处躲藏，所以就借你夫人的美项，以藏性命。虽然与你们毫不相干，但是拖累了你们这么多年，今天我在凤凰山神那里要了一点灵膏，请您把它涂在伤口上，希望能立刻就好。"刁俊朝按照他说的给妻子涂上了灵膏，药刚涂上，疮口就愈合了。于是刁俊朝挽留道士，烹鸡摆饭招待他，吃完后，主人赊来了酒，正要饮，道士就转动歌喉，放声高唱，接着又做笙、竽、丝弦等美妙动听的乐音，无不铿锵悦耳。不多时道士就辞别而去，不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大定年间的事。

李生

天宝中，有陇西李生自白衣调选桂州参军。既至任，以热病旬余。觉左乳痛不可忍，及视之，隆若痈肿之状，即召医验其脉。医者曰："脏腑无他，若臆中有物，以喙攻其乳，乳痛而痈不可为也。"又旬余，病甚。一日痈溃，有一雉，自左乳中突而飞出，不知所止。是夕李生卒。（出宣室志）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陇西有位叫李生的，从平民调选任桂州的参军。李生到任后便染上了热病，已经十多天了。感觉左乳疼痛难忍，看时，见肿起一病，他立刻找医生验脉。医生说："五脏六腑里没有别的什么，如果胸中有东西，用嘴攻击你的乳，乳就痛，但痈不能动呵。"又过了十多天，李生病势加重。一天，痈溃烂了，有一只雉鸡从左乳中突然飞出来。不知落在了那里。这天夜里，李生就死了。

魏淑

大历中，元察为邛州刺史。而州城将有魏淑者，肤体洪壮，年方四十，亲老妻少。而忽中异疾，无所酸苦，但饮食日损，身体日销耳。医生术士，拱手无措。寒暑未周，即如婴孩焉，不复能行坐语言。其母与妻，更相提抱。遇淑之生曰，家人召僧致斋。其妻乃以钗股挟之以哺，须臾，能尽一小瓯。自是日加所食，身亦渐长，不半岁，乃复其初。察则授与故职，趋驱气力，且无少异。后十余年，捍蛮，战死于陈。（出《集异记》）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元察任邛州刺史。州城将中有一个叫魏淑的人，身体高大健壮，年方四十岁，双亲年事已高，妻子尚年轻。忽然，他得了一种奇怪的病，身体并没有什么疼痛，只是饮食一天天渐少，身体一天天变小，医生术士都毫无办法。不到一年，就象一个婴儿那么大了。不能行走，不会坐立，也不会说话。他的母亲和妻子，轮换着抱他。到魏淑生日这天，家人召来位僧人设斋祈祀，他的妻子用钗股挟食物喂他，不一会儿，能吃完一小钵。从这一天起，一天比一天吃得多，身体也一天天长大，不到半年，就和原来一样了。元察又授给他原来的职位，或疾走，或策马驰驱，仍然和过去一样有力气。以后的十多年中，他强捍勇猛。最后战死在陈地。

皇甫及

皇甫及者，其父为太原少尹，甚钟爱之。及生如常儿，至咸通壬辰岁，年十四矣，忽感异病。非有切肌彻骨之苦，但暴长耳。逾时而身越七尺，带兼数围，长啜大嚼，复三倍于昔矣。明年秋，无疾而逝。（出《三水小牍》）

【译文】

皇甫及，他的父亲任太原少尹，特别钟爱他。皇甫及出生的时候，和平常的孩子一样。到唐懿宗咸通壬辰年，他十四岁时，忽然得了怪异的病。不是有切肌透骨的疼痛，但是猛往上长，过了些时候，身体就超过了七尺，腰带加长好几围，特别能吃能喝，饭量是过去的三倍。第二年秋天，没有病就死了。

王布

永贞年，东市百姓王布知书，藏钱千万，商旅多宾之。有女年十四五，艳丽聪悟。鼻两孔各垂息肉，如皂夹子，其根细如麻綖，长寸许，触之痛入心髓。其父破钱数百万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食，因问布："知君女有异疾，可一见，吾能止之。"布被问大喜。即见其女，僧乃取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顷摘去之，出少黄水，都无所苦。布赏之百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塞肉。"遂珍重而去，势疾如飞。布亦意其贤圣也。计僧去五六坊，（坊原作切，据明抄本改）复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骑白马，遂扣其门曰："适有胡僧到无？"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悦曰："马小蹶足，竟后此僧。"布惊异，诘其故。曰："上帝失乐神二人，近知藏于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命来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当获谴矣。"布方作礼，举手而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顺宗永贞年间，长安东街有一位叫王布的普通百姓，知书达礼，家财千万，臣商大贾都敬他为上宾。王布有一个女儿，十四、五岁，艳丽聪敏。她鼻的两孔各垂一条息肉，象皂荚子，根细如麻线，长一寸多，碰一下，钻心般疼痛。她的父亲花掉几百万钱为她治疗，一直没治好。忽然有一天，一位印度僧人来讨饭，问王布，说："我知道你女儿有怪异的病，让我看一下，我能治。"王布听僧人问很高兴，立刻让见他女儿。印度僧人取纯白色药末，吹到他女儿的鼻孔中去。过一会儿，摘去息肉，出了一点黄水，毫无痛苦，王布赏给僧人一百两黄金。印度僧人说："我是修道的人，不接受厚礼，只要这息肉。"于是很珍重地收起息肉离去，疾走如飞。王布以为他一定是位圣贤。估计印度僧人未出去有五、六条街坊，又有一位骑白马，面如美玉的少年，叩王布家的门，问："方才有没有一个胡僧来过？"王布忙把少年请进屋内，详细进述了印度僧人为他女儿摘除鼻中息肉的事情。少年听后叹了口气，不高兴地说："我的马小跑得慢，竟然落在这个僧人的后面。"王布很惊异，问是怎么回答。少年说："天帝走失乐神二人，最近得知，那二人藏在你女儿鼻中，我是天上的人，奉命来取，不料让这和尚先取走了，我该受到责罚了。"王布刚要施礼，举手之间，少年不见了。

侯又玄

荆州处士侯又玄，尝出郊，厕于荒冢上。及下，跌伤其肘，疮甚。行数百步，逢一老人。问何所若也，又玄具言，且见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药，可封之，十日不开，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视，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人互病，病必出血月余。又玄见兄两臂，忽病疮六七处。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皆或人面。（明抄本此条与下条相连并出《酉阳杂俎》卷十五）

又江表尝有商人，左臂有疮，悉如人面，亦无他苦。商人戏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觉膊内肉涨起，疑胃在其中也。或不食之，则一臂瘠焉。有善医者，教其历试诸药。金石草木悉试之，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喜曰："此药必治也。"因以小苇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处士侯又玄，一次去郊处，在荒坟上解手。往下走时，跌了一跤摔伤了肘部，伤势很重。他走出几百步，遇见一位老人，问他为什么这样痛苦。侯又玄把一切都告诉了他，并把自己受伤的肘部给老人看。老人说："正好我有好药，可以涂上，包扎好，十日之内不要打开，一定能好。"侯又玄按照老人说的涂上药。包扎好，十天后，拆开一看，这只臂膊掉在了地上。侯又玄弟兄五、六人连续都病了，得病一定出血一个多月。侯又玄看见哥哥的两臂，忽然长了六、七块疮。小的象榆树钱，大的如钱币，全都象人的脸。

又，江南曾经有一位商人，左臂生了疮，全都象人的脸，也没有什么痛苦，商人象玩似的在它口中滴了几滴酒，它的脸也变红。凡是给它食物，它就吃。吃多了，感觉到臂膊的肉发涨，他怀疑胃在里面。有时不给食物吃，这胳臂就瘦下去。有位擅长医术的人，告诉他用金、石、草、木各种药都试着给它吃。试到贝母时，这个疮脸就皱眉闭口。商人高兴地说："这种药一定能治这种脸疮。"于是用小苇筒戳毁它的嘴，把药灌了进去。几天以后结成痂，就好了。

李言吉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亲外甥李言吉者。左目上脸忽痒，而生一小疮。渐长大如鸭卵，其根如弦。恒压其目不能开，尧封每患之。他日饮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觉也，赘既破，中有黄雀，鸣噪而去。（出《闻奇录》）

【译文】

金州防御使崔尧封，有个亲外甥叫李言吉，左眼睛上眼睑忽然骚痒，而且生了一块小疮，渐渐长到象鸭蛋那么大，它的根象弦丝，长期压着眼睛不能睁开。崔尧封每天为他外甥的病忧虑。一天，二人在一起饮酒，崔尧封将李言吉灌醉，用刀割掉他眼睑上的赘瘤，剖开，从里面飞出来一只黄雀，鸣叫着飞走了。

蒯亮

处士蒯亮，言其所知额角患瘤。医为割之，得一黑石棋子。巨斧击之，终不伤缺。复有足胫生瘤者。因至亲家，为猘犬所齰，正啮其瘤。其中得针百余枚，皆可用，疾亦愈。（出《稽神录》）

【译文】

隐士蒯亮，说他知道有人额角上长个瘤子，医生给割开了，得到一颗黑棋子，用大斧子敲击它，始终也没能损坏它一点。还有一个人，小腿上长一个瘤子。一次去亲戚家被疯狗咬了。正好咬在瘤子上。从瘤子里面得到了一百多枚针，全都可以用，病也就好了。

卷第二百二十一　　相一

袁天纲　张冏藏　张柬之　陆景融　程行谌　魏元忠

袁天纲

袁天纲，蜀郡成都人。父玑、梁州司仓。祖嵩，周朝历犍为蒲阳蒲江二郡守、车骑将军。曾祖达，梁朝江黄二州刺史，周朝历天水怀仁二郡守。天纲少孤贫，好道艺，精于相术。唐武德年中为火井令，贞观六年秩满入京。太宗召见，谓天纲曰："巴蜀古有严君平，朕今有尔，自顾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遇圣主，臣当胜也。"隋大业末，窦轨客游剑南德阳县，与天纲同宿。以贫苦问命，天纲曰："公额上伏犀贯玉枕，辅角又成就。从今十年，后必富贵，为圣朝良佐。右辅角起，兼复明净，当于梁益二州分野，大振功名。"轨曰："诚如此言，不敢忘德。"初为益州行台仆射，既至，召天纲谓曰："前于德阳县相见，岂忘也。"深礼之，更请为审。天纲瞻之良久曰："骨法成就，不异往时。然目色赤贯童子，语浮面赤，为将多杀人，愿深自诫。"后果多行杀戮。武德九年，轨被征诣京，谓天纲曰："更得何官。"对曰："面上佳（明钞本佳作家）人，坐位不动。辅角右畔光泽，更有喜色。至京必蒙圣恩，还来此任。"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天纲初至洛阳，在清化坊安置。朝野归凑，人物常满。是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人来见，天纲谓淹曰："兰台成就，学堂宽广。"谓珪曰："公法令成就，天地相临。从今十年，当得五品要职。"谓挺曰："公面似大兽之面，文角成就，必得贵人携接。初为武官。"复语杜淹曰："二十年外，终恐三贤同被责黜，暂去即还。"淹寻迁侍御史，武德中为天策府兵曹文学馆学士。王珪为隐太子中允。韦挺自隋末，隐太子引之为率更。武德六年，俱配流隽州。淹等至益州，见天纲泣曰："袁公前于洛阳之言，皆如高旨。今日形势如此，更为一看。"天纲曰："公等骨法，大胜往时。不久即回，终当俱享荣贵。"至九年六月，俱追入。又过益州，造天纲。天纲曰："杜公至京，既得三品要职，年寿非天纲所知。王韦二公，在后当得三品，兼有寿。然晚途皆不深遂，韦公尤甚。"及淹至京，拜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赠天纲诗曰："伊吕深可慕，松乔定是虚。系风终不得，脱屣欲安如。且珍绔素美，当与薜萝疏。既逢杨得意，非复久闲居。"王珪寻为侍中，出为同州刺史。韦挺历蒙州刺史，并卒于官，皆如天纲之言。贞观中，敕追诣九成宫。于时中书舍人岑文本，令视之。天纲曰："舍人学堂成就，眉复过目，文才振于海内。头有生骨，犹未大成。后视之全无三品，前视三品可得。然四体虚弱，骨肉不相称，得三品，恐是损寿之征。"后文本官至中书令，寻卒。房玄龄与李审素同见天纲，房曰："李恃才傲物。君先相得何官。"天纲云："五品未见，若六品已下清要官有之。"李不复问，云："视房公得何官。"天纲云："此人大富贵，公若欲得五品，即求此人。"李不之信。后房公为宰相，李为起居舍人卒。高宗闻往言，令房赠五品官，房奏赠谏议大夫。申公高士廉为天纲曰："君后更得何官。"天纲曰："自知相禄已绝，不合更有，恐今年四月大厄。"不过四月而卒也。蒲州刺史蒋俨，幼时，天纲为占曰："此子当累年幽禁。后大富贵，从某官位至刺史。年八十三。其年八月五日午时禄终。"俨后征辽东，没贼，囚于地阱七年。高丽平定归，得官一如天纲所言，至蒲州刺史。八十三，谓家人曰："袁公言我八月五日禄绝，其死矣。"设酒馔，与亲故为别。果有敕至，放致任，遂停禄。后数年卒。李义府侨居于蜀，天纲见而奇之曰："此郎贵极人臣，但寿不长耳。"因请舍之，讬其子谓李曰："此子七品相，愿公提挈之。"义府许诺。因问天纲寿几何，对曰："五十二外，非所知也。"义府后为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连荐之。召见，试令《詠乌》。立成。其诗曰："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太宗深赏之曰："我将全树借汝，岂但一枝。"自门下典仪，超拜监察御史。其后寿位，皆如天纲之言。赞皇公李峤幼有清才，昆弟五人，皆年不过三十而卒，唯峤已长成矣。母忧之益切，诣天纲。天纲曰："郎君神气清秀，而寿苦不永，恐不出三十。"其母大以为戚。峤时名振，咸望贵达，闻此言不信。其母又请袁生，致馔诊视。云："定矣。"又请同于书斋连榻而坐寝。袁登床稳睡，李独不寝。至五更忽睡，袁适觉，视李峤无喘息，以手候之，鼻下气绝。初大惊怪，良久侦候，其出入息乃在耳中。抚而告之曰："得矣。"遂起贺其母曰："数候之，皆不得。今方见之矣，郎君必大贵寿。是龟息也，贵寿而不富耳。"后果如其言。则天朝拜相，而家常贫。是时帝数幸宰相宅，见峤卧青絁帐。帝叹曰："国相如是，乖大国之体。"赐御用绣罗帐焉。峤寝其中，达晓不安，觉体生疾。遂自奏曰："臣少被相人云，不当华。故寝不安焉。"帝叹息久之，任意用旧者。峤身体短小，鼻口都无厚相，时意不以重禄待之。其在润州也，充使宣州山采银。时妄传其暴亡，举朝伤叹。冬官侍郎张询古，峤之从舅也。闻之甚忧，使诸亲访候其实。适会南使云："亡实矣。"询古潸然涕泗，朝士多相慰者。时有一人，称善骨法，颇得袁天纲之术，朝贵多窃问之。其人曰："久知李舍人禄位稍薄。"诸人竦听。其人又曰："李舍人虽有才华，而仪冠耳目鼻口，略无成就者。顷见其加朝散，已忧之矣。"众皆然之。峤竟三秉衡轴，极人臣之贵。然则峤之相难知，而天纲得之。又陕州刺史王当有女，集州县文武官，令天纲拣婿。天纲曰："此无贵婿，唯识果毅姚某者，有贵子。可嫁之。中必得力，当从其言嫁之。"时人咸笑焉，乃元崇也。时年二十三，好猎，都未知书。常诣一亲表饮，遇相者谓之曰："公后富贵。"言讫而去。姚追而问之，相者曰："公甚贵，为宰相。"归以告其母，母劝令读书。崇遂割放鹰鹞，折节勤学。以挽郎入仕，竟位至宰相。天纲有子客师，传其父业，所言亦验。客师官为廪牺令。显庆中，与贾文通同供奉。高宗以银合合一鼠，令诸术数人射之，皆言有一鼠。客师亦曰鼠也，然入一出四。其鼠入合中，已生三子，果有四矣。客师尝与一书生同过江。登舟，遍视舟中人颜色，谓同侣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语曰："吾见舟中数十人，皆鼻下黑气，大厄不久。岂可知而从之，但少留。"舟未发间，忽见一丈夫。神色高朗，跛一足，负担驱驴登舟。客师见此人，仍谓侣曰："可以行矣，贵人在内，吾侪无忧矣。"登舟而发，至中流，风涛忽起，危惧虽甚，终济焉。询驱驴丈夫，乃是娄师德也。后位至纳言焉。（出《定命录》）

【译文】

袁天纲四川成都人。父亲袁玑，任梁州司仓，祖父袁嵩，周朝时先后担任犍为地区浦阳、蒲江二郡的郡守和车骑将军。曾祖袁达，梁朝时做过江、黄二州的刺使，周朝时连续担任过天水、怀仁二郡的郡守。袁天纲是在孤独与贫穷中度过他的少年时代。他喜欢作学问和学习技艺，精通相术。唐高祖武德年间担任过火井令。唐太宗贞观六年任期届满来到京城长安。太宗召见袁天纲。对他说："巴蜀古时候有个严君平擅长占卜，我现在有你，你自己看怎么样？"袁天纲回答说："严君平生不逢时，我遇到了圣明的皇上，我应该胜过他。"隋炀帝大业末年，窦轨寄居在剑南德阳县，跟袁天纲住在一起。窦轨当时的境遇困苦不堪，于是，让袁天纲给他看看面相，预卜一下未来的命运。袁天纲说："你前额到发际骨骼隆起，一直连到脑后的玉枕处，你的下巴浑圆肥大。今后十年之内，你一定会富贵的，成为朝廷的贤臣良将。你的右侧下巴隆起，而且明洁光亮，应当以梁、益二州为分界线，树立显赫的功名。"窦轨说："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不敢忘你的大德。"开始，窦轨官任益州行台仆射，到任后，召请袁天纲，对他说："从前你我在德阳县相见，怎么能忘啊！"说完，深施一礼，又请袁天纲为自己相面。袁天纲望了他许久，说："你的面相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然而眼睛色红连着瞳人，说话浮躁，面色赤红，做了武将怕是要多杀人的啊，但愿你要警戒自己。"唐高祖武德九年，窦轨被召前往京城。临行前，他问袁天纲，说："我这次应召进京，还能得什么官？"袁天纲回答说："看你脸，面上佳人，坐位不动，下巴右侧有光泽，看来是又有好消息等着你。到了京城一定会得到皇上的恩遇，还将回到本地任职。"这一年窦轨果然被授于益州都督，重新回到益州。袁天纲初到洛阳时，在清化坊安顿下来，无论是朝庭中的高官显贵，还是民间的各等人士都往他那里跑，家中常常聚满了人。当时，杜淹、王珪、韦挺三个人来见袁天纲，请他给看相。袁天纲对杜淹说："这位官人，鼻子的左侧饱满分明，脸盘宽阔。"对王珪说："这位官人从鼻翼经嘴角的两条纵理纹清晰，而且天庭与地阁直临。从现在算起，十年之内，一定能荣任五品的显要官职。"对韦挺说："这位官人脸象大兽的脸。文角清晰，一定会得到贵人的提携。刚开始时任武官。"又对杜淹说："二十年以后，恐怕三位贤士要同时被责罚贬黜，但是是暂时的，很快又会被召回恢复官职的。"不久，杜淹升迁侍御史。唐高祖武德年间，又任天策府兵曹文字馆学士。王珪任隐太子中允。韦挺在隋朝末年由隐太子李世民引荐做了率更。武德六年三人都被发配，流放到隽州。杜淹三人经过益州时，见了袁天纲哭泣着说："袁公从前在洛阳说的话全都象神明的预示啊！今天的情况如此，再给我们看一看相吧。"袁天纲说："各位的骨法，大大胜过以往不久就会回来的，最终必定能享受荣华富贵的。"到了武德九年六月，三人都被召回京城。回来时，又经过益州，三人造访了袁天纲。袁天纲说："杜公到京城，就能得到三品要职。年寿我就不知道了。王、韦二公，在这以后应该到得三品官，又都能长寿，但到了晚年在仕途上不能有太大的发展了。韦公可能更明显一些。"杜淹到了京城，就被授予御史大夫，检校吏部尚书。他赠诗给袁天纲："伊尹、吕尚那样的名相深深让人敬慕，赤松子、王子乔等传说中的得道仙人纯属无有子虚。扑风捉影的事情终究不能成为现实，将一切看成象脱掉鞋子一样随便就会得到安宁。应当象珍惜洁白美丽的白绢一样珍重我们自己吧，让我们象疏离薜萝那样与恶运远离。君既然遇上杨得意这样的人且已相知相识，那么，你也一定能升达腾飞而不会久久闲居。"王珪不久任侍中，出任同州刺史。韦挺担任了好几年蒙州刺史，并且病死在任上。这一切全都和袁天纲当年说的一样。唐太宗贞观年间，皇帝下诏书令袁天纲到九成宫，当时中书舍人岑文本让袁天纲给看相。袁天纲说："舍人的脸面宽大，眼眉又长过眼睛，你的文才可在海内名声大振。但是你头有生骨，不可能有太大的成就。从后面看完全没有得到三品官的命相，从前面看可以得到三品官。但是你四肢虚弱，骨与肉不相称，如果得到三品位，恐怕是折寿的征兆。"后来，岑文本升任中书令后，不久就死了。房玄龄与李审素一同来见袁天纲。房玄龄说："审素恃才傲物，你先给他看相，看他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五品看不出来。如果是六品以下比较重要的官职还有可能。"李审素不再问他自己的事，说："看看房公能得个什么官？"袁天纲说："这位官人大富大贵，你要想得到五品官职就求他吧。"李审素不信袁天纲的话。后来，房玄龄任宰相，李审素任起居舍人，死在任上。唐高宗听说了袁天纲给房玄龄看相时说过的这些话后，让房玄龄赠封给袁天纲五品官职，房玄龄奏请圣上赠封他为谏议大夫。申国公高士廉对袁天纲说："你今后还能得到什么官职？"袁天纲说："我知道我的官运已经到头了，不会再有了。恐怕我今年四月要有大难。"果然，四月还没过完，袁天纲就去世了。蒲州刺史蒋严，幼年时袁天纲给他预测说："这孩子该受多年的牢狱之苦，以后能大富大贵，跟随某人，官能做到刺史。八十三岁之年八月五日午时，俸禄就终止了。"后来，蒋严在征伐辽东时，被敌人擒获，在地牢中被囚禁了七年，平定高丽后方得归来。完全象袁天纲说的那样，官做到蒲州刺史。八十三岁时，他对家中人说："袁公说我八十三岁禄绝，这是死啊！"于是置酒食与亲朋故友告别。这时，果然传来皇帝的圣旨：革职放遂，立既停发俸禄。以后又过了好几年，他才去世。李义府客居在四川，袁天纲看见他时，惊奇地说："这小伙子贵极人臣，但寿命不长。"于是留他在家中住下，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他，说："这孩子有七品的命相，希望你今后多照顾。"李义府答应了，又问袁天纲自己的寿命有多长？袁天纲回答说："五十二岁往后，我就不知道了。"后来，李义府被安抚使李大亮、侍中刘洎等联名推荐。唐太宗召见了他，并出了一道试题，让李义府作一首《咏乌》诗。李义府当场写出一首《咏乌》诗：日里扬朝采，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非常赏识他说："我将全树借你，岂只一枝！从门下典仪起全越过去，你为监察御使。"后来李义府的官位，寿数全如袁天纲所说的那样。赞皇人李峤，年幼时就显露出卓越的才能。他家兄弟五人全不到三十岁就都死去了，只有李峤自己长大成人。李峤的母亲，一天比一天提心儿子会夭亡，就到袁天纲那里去，让给李峤看看面相。袁天纲说："小伙子神气清秀，可惜寿命不长，恐怕活不到三十岁。"李母听了后大为悲伤。李峤这时已经很有名气。家中人都希望他显贵发达，听了袁天纲的话，都不愿意相信。李母又请袁天纲。并且安排饭食招待他，让他再给儿子仔细察看。袁天纲说："肯定是这样的。"李母请袁天纲到书斋和李峤在一张床上同睡。袁天纲上床就睡得很平稳，李峤依然不睡，到五更时分忽然睡去。这时，袁天纲正巧醒来，看李峤没有呼吸，用手试一下，鼻下已经断气。起初，袁天纲大吃一惊，察看了许久，发现李峤是用耳朵呼吸。袁天纲推醒李峤，告诉他说："我找到了答案。"于是起身去向李母道贺，说："看了好几次面相，全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今天才看见，你儿子必定大贵长寿，原来他是象龟一样呼吸啊！但大贵长寿，却不能富。"后来，果然象袁天纲说的那样。武则天执政期间，李峤官拜宰相，但是家中仍然很贫困。这期间，高宗皇帝多次到过宰相府，看见李峤睡觉用的帐子是用象布一样的粗绸做的时，感叹地说："一国的宰相用这样的帐子，有损我大国的体面。我赐你宫中御用的绣罗帐。！"李峤在皇上赐给的绣罗帐里面睡觉，一宿到天明也没有睡安稳，觉得身体好象生了病似的，极不自在。于是自己奏报皇上说："臣年轻时，看相的人对我说过，不应该侈华，所以睡不安稳。"高宗叹息了许久，任由他用他的旧帐子。李峤身体短小，鼻子、嘴都没有厚相。按当时人的观念，不应当给他高官厚禄。他在润州期间，派他担任宣州山采银的官吏。这时胡乱传出李峤突然死亡的消息，全朝上下没有一个人不哀伤叹息的。冬官侍郎张询古，是李峤的堂舅，听到这一噩耗后特别忧伤，让许多亲戚去探访这个消息的真伪，正好遇到从南边来的使臣，说："李峤是真的死了。"张询古痛哭流涕，朝中的许多官员都来安慰他。当时有一个人，自称擅长相骨法，特别学到了袁天纲的相术。许多朝中位居显贵的官员，都私下来问这个人关于李峤的事。这个人说："早就知道李峤舍人奉禄稍薄的面相。"去问的人，都洗耳恭听。这个人又说："李舍人虽然很有才华，但是从相貌上看，他的耳朵、眼睛、嘴和鼻子全都没有富贵相。不久前见他做了朝散大夫，就替他担心了。"去问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是阿！"李峤竟然三次出任执掌中枢的要职，地位在众位朝臣之上。由此说来李峤的骨相难以预测，然而袁天纲却能预测出来。又，陕州刺史王当有个女儿，他将州县文武官员都召集到一块儿，让袁天纲给他女儿选位女婿。袁天纲说："这地方没有你女儿的女婿。我只知道有位统帅府兵的姚某人，有一位贵公子。你可以将女儿嫁给他。选中他一定能借力的。"王当听信了袁天纲的话，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姚果毅的儿子，当时的人都觉得好笑。姚果毅的儿子就是姚元崇，当时二十三岁，喜欢打猎，没有读过书。姚元崇一次到表亲家饮酒，遇到一位相人对他说："你以后能富贵。"说完就走了。姚元崇追上去问他，相人说："你能大富大贵，能当宰相。"姚元崇回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母亲劝他读书。于是姚元崇不再架鹰打猎了，一改过去的志向和行为，勤奋读书，以挽郎之职入朝做官，一直升到宰相。袁天纲有个儿子叫袁客师，继承父业，他给人相面，说的话也很灵验。袁客师官任廪牺令。唐高宗显庆年间，袁客师凭着他的相术与贾文通一起去侍奉皇帝。高宗用银盒装一只老鼠，让在场的几位相、卜术人猜里面是什么。这些术人都说是一只老鼠。袁客师也说："是老鼠，然而放里面一只，拿出来是四只。那只老鼠放入盒中后，已生下三只小老鼠。"打开盒，里面果然是四只老鼠。袁客师曾与一位书生一同过江。上了船。看遍了船中人的气色，对同伴说："不能着急！"于是二人相挽着下船上岸，偷偷地说："我看见船上几十个人，全部都鼻子下有黑气，不久就要有大难。既然已经知道了，干吗还跟他们一起去呢？"过了一会儿，船没开，忽然看见一位男人神色高朗不凡，跛一只脚，挑着担子，赶着驴上船。袁客师看这个人上船，就对同伴说："我们可以走了，贵人在里面，不用担忧了。"上船后，船就开走了。到了中流，风涛忽然大作，虽然危险惊惧，最后还是安全渡过了江。询问赶驴的男人。他就是娄师德。后来，娄师德担任了门下省纳言的官职。成为执掌朝政的三位宰相之一。

张冏藏

张冏藏善相，与袁天纲齐名。有河东裴某，年五十三为三卫。当夏季番，入京至浐水西店买饭。同坐有一老人谓裴曰："贵人。"裴因对曰："某今年五十三，尚为三卫，岂望官爵，老父奈何谓仆为贵人。"老父笑曰："君自不知耳，从今二十五日，得三品官。"言毕便别。乃张冏藏也。裴至京，当番已二十一日，属太宗气疾发动。良医名药，进服皆不效，坐卧寝食不安。有召三卫已上，朝士已下，皆令进方。裴随例进一方，乳煎荜拨而服，其疾便愈。敕付中书，使与一五品官。宰相逡巡，未敢进拟。数日，太宗气疾又发，又服荜拨差。因问前三卫得何官？中书云。未审与五品文官武官。"太宗怒曰："治一拨乱天子得活，何不与官？向若治宰相病可，必当日得官。"其日，特恩与三品正员京官，拜鸿胪卿。累迁至本州刺史。刘仁轨，尉氏人。年七八岁时，冏藏过其门见焉。谓其父母曰："此童子骨法甚奇，当有贵禄。宜保养教诲之。"后仁轨为陈仓尉，冏藏时被流剑南，经岐州过。冯长命为歧州刺史，令看判司已下，无人至五品者。出逢仁轨，凛然变色。却谓冯使君曰："得贵人也。"遂细看之，后至仆射。谓之曰："仆二十年前，于尉氏见一小儿，其骨法与公相类，当时不问姓名，不知谁耳。"轨笑曰："尉氏小儿，仁轨是也。"冏藏曰："公不离四品，若犯大罪，即三品已上。"后从给事中出为青州刺史，知海运，遭风失船，被河间公李义府谮之。差御史袁异式推之，大理断死，特敕免死除名。于辽东效力，入为大司宪，竟位至左仆射。卢嘉瑒有庄田在许州，与表丈人河清张某邻近。张任监察御史，丁忧。及终制，携嘉瑒同诣张冏藏，其时嘉瑒年尚龆齓，张入见冏藏。立嘉瑒于中门外。张谓冏藏曰："服终欲见宰执，不知何如？"冏藏曰："侍御且得本官。纵迁，不过省郎。"言毕，冏藏相送出门。忽见嘉瑒。谓张曰："侍御官爵不及此儿，此儿甚贵而寿，典十郡以上。"后嘉瑒历十郡守，寿至八十。魏齐公元忠少时，曾谒冏藏，冏藏待之甚薄。就质通塞，亦不答也。公大怒曰："仆不远千里裹粮，非徒行耳，必谓明公有以见教。而含木舌，不尽勤勤之意耶。且穷通贫贱，自属苍苍，何预公焉。"因拂衣而去。冏藏遽起言曰："君之相录，正在怒中。后当位极人臣。"高敬言为雍州法曹，冏藏书之云："从此得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经十年，即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患风，改虢州刺史。为某乙本部，年七十三。"及为给事中，当直，则天顾问高士廉云："高敬言卿何亲？"士廉云："是臣侄。"后则天问敬言，敬言云："臣贯山东，士廉勋贵，与臣同宗，非臣近属。"则天向士廉说之，士廉云："敬言甚无景行，臣曾嗔责伊，乃不认臣。"则天怪怒，乃出为果州刺史。士廉公主犹在，敬言辞去，公主怒而不见。遂更不得改。经九年，公主士廉皆亡，后朝廷知屈，追入为刑部侍郎。至吏部侍郎。忽患风，则天命与一近小州养疾，遂除虢州刺史，卒年七十三。皆如冏藏之言。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因选同诣冏藏。冏藏云："公三人并得宰相，然姚最富贵，出入数度为相。"后皆如言（出《定命录》）

【译文】

张冏藏擅长相术，与袁天纲齐名。河东有位裴某人，已经五十三岁了，才在禁卫军中担任三卫的官职。这年的夏末，他进京走到浐水西店买饭，和他同座的一位老人对他说："你是贵人啊！"裴某回答说："我今年都五十三岁了，才是一个三卫，怎么能指望什么官呀爵的，老先生您为什么叫我'贵人'呀？"老人笑着说："你自己不知道罢了，从今天算起二十五天内，便能得到三品官。"说完就离去了。这位老人就是张冏藏。裴某到了京城，当时已过去二十一天了。正赶上太宗皇帝哮喘病发作，请来良医，进服妙药，都不见效，终日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太宗皇帝颁下诏书，三卫以上，朝官以下，都可以进献医治此病的药方。裴某按此例进献一方：用奶煎荜拨，服用后太宗的病就好了。太宗皇帝命令中书省，给裴某授任一个五品官职。宰相犹豫不决，没敢拟制任职令呈报皇上。过了几天，太宗的哮喘病又发作了。又服用奶煎荜拨止住了哮喘。因此询问前几天那个进献药方的人授予了什么官？中书令说："没有审定好是给五品文官，还是五品武官。"太宗听后生气地说："救一位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天子活命的人，为什么不授予官职？假若治好了你宰相的病，一定当天就能得到官职了！"这天，太宗皇帝特殊恩赐裴某三品正员京官。官拜鸿胪卿。以后，裴某多次升迁，一直升任到本州刺史。刘仁轨，尉氏人。七、八岁时，张冏藏从他家门前经过看见他，对他父母说："这孩子骨相特别奇异，将来能做高官，要好好地培养教育他。"后来刘仁轨做了陈仓县尉。这时，张冏藏被流放到剑南，经过歧州。冯长命任歧州刺史，让张冏藏给判司以下的属员看相，里面没有人能任到五品官职的。张冏藏出来时遇见刘仁轨，他突然变得非常严肃，对冯刺史说："得见贵人了！"于是仔细相看刘仁轨。后来，刘仁轨升到仆射，张冏藏对他说："二十年前，我在尉氏看见过一个小孩，他的骨相与你类似，当时没有问姓名，不知是谁。"刘仁轨笑着说："尉氏小儿就是我啊！"张冏藏说："你离不开四品，若犯大罪，就能升任三品以上。"后来，刘仁轨从给事中出任青州刺史，主持海上运输的工作，出航时遇到大风，船沉海中，被河间人李义府进言上告。朝庭派遣御史袁异式推究审理这一案子，经大理院判处刘仁轨死刑。皇上特别下达一份诏书，免去刘仁轨的死刑。皇上将他从官册上除名。后来刘仁轨在辽东效力，并且调回京城任大司宪，竟然一直升任到左仆射。卢嘉瑒在许州有一座庄园，与表丈人河清张某人邻近。张某人任监察御史，父母去世在家守孝。待到守孝期满后，这位张御史，有一天带着卢嘉瑒一同去张冏藏家。这时的卢嘉瑒尚在刚刚换牙的年龄。张某人进里面去见张冏藏，把卢嘉瑒留在中门外面。张御史对张冏藏说："服完孝后想去见见宰相等朝中的重臣，不知怎么样？"张冏藏说："你这次回京还是官任原职，纵然能升迁，也不过是入省为郎。"说完，张冏藏送张御史出门，忽然看见卢嘉瑒，张冏藏对张御史说："你的官爵还不如这个小孩，这孩子的面相特别显贵，而且长寿，能掌管十郡以上。"后来卢嘉瑒历任十个郡的郡守，活到八十岁。齐国公魏元忠年轻时，曾经拜见过张冏藏。张冏藏待他特别冷淡。魏元忠问张冏藏自己的命运如何，他不回答。魏元忠大怒，说："我不远千里带着干粮来到你这里，要知道我不是空着手走路啊！以为你一定能给予我指教，而你却闭口不语，仿佛你那舌头是木头做的。你完全没有诚意啊！但是人的困厄显达，富贵贫贱都是上天旨意，你能预测出什么呢？"于是拂衣而去。张冏藏慌忙站起身，说："你的相禄，正在发怒中才能看出来。以后，你一定位极人臣，官任当朝宰相。"高敬言任雍州法曹，张冏藏写信给他说："你从此以后能得到刑部员外郎中、给事中、果州刺史等官职。过了十年，你就可以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二年后患风疾，改任虢州刺史，是你的归宿。这时你已经七十三岁了。"待到高敬言任给事中时，一天他值班，则天皇后问高士廉，说："高敬言是你什么亲戚？"高士廉说："是我侄儿。"后来，武则天问高敬言。高敬言说："我籍贯山东，高士廉是功臣权贵，和我是同宗，不是近亲。则天皇后向高士廉说了这件事。高士廉说："高敬言特别没有高尚的德行，我曾怒斥过他，所以就不认我这个本家。"则天皇后怪怒高敬言，就降职让他出京改任果州刺史。当时高士廉、太平公主尚在，临行前高敬言向太平公主辞行，公主生气不见高敬言。于是出任果州刺史的命令。更不能改变了。过了几年，太平公主、高士廉都去世了。后来，朝庭知道高敬言冤屈，将他请回京城升任刑部侍郎。不久，忽然患风疾。则天皇后让给他就近安排在一个小州上养病，于是改任为虢州刺史，病逝那年七十三岁。全都和张冏藏当年说的相同。姚元崇、李迥秀、杜景佺三人，一次在朝廷选拔官史时，一同到张冏藏那儿求问官运。张冏藏说："你们三人都能任宰相。然而姚元崇最富贵，能多次为相。"后来，这三个人都象张冏藏所预言的那样。

张柬之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已六十三矣。有善相者云："后当位极人臣。"从莫之信。后应制策被落。则天怪中第人少，令于所落人中更拣。有司奏一人策好，缘书写不中程律，故退。则天览之，以为奇才。召入，问策中事，特异之。既收上第，拜王屋县尉。后至宰相，封汉阳王（出《定命录》）

【译文】

张柬之任青城县丞时，已经六十三岁了。有位擅长相术的人说："以后你能够位极人臣，成为一朝的宰相。"众人都不相信他的话。后来，张柬之应制策选官落了榜。武则天责备被选中的人太少，命令从落选的人中重新挑选。有司上报武则天说："有一位应选的官员，策对得很好，因为书写不合规范，所以未被选中。"武则天看了他的策对后，认为这人是个奇才，于是召见张柬之进宫，考问他制策中的问题。张柬之回答得与别人特别不一样，有自己独道的见解。武则天立刻选张柬之为第一名，授任他为王屋县尉。后来，张柬之一直升任到当朝宰相，封汉阳王。

陆景融

陆景融为新郑令。有客谓之曰："公从今三十年，当为此州刺史，然于法曹厅上坐。"陆公不信。时陆公记法曹厅有桐树。后果三十年为郑州刺史，所坐厅前有桐树。因而问之，乃云："此厅本是法曹厅，往年刺史嫌宅窄，遂通法曹厅为刺史厅。"方知言应。（出《定命录》）

【译文】

陆景融任新郑县令时，有位门客对他说："您从现在起三十年，应该任这个州的刺史，却在法曹堂上办公。"陆景融不信，当时，他记住了法曹堂有棵桐树。果然三十年后，陆景融任郑州刺史，他坐的大堂前边有棵桐树。陆景融询问了这个问题，有人回答说："这儿本来是法曹堂，前任刺史嫌办公的地方窄小就将它打通了。做为刺史的大堂。陆景融这才知道，当年那位门客说的话果然应验了。

程行谌

程行谌年六十任陈留县尉，同僚以其年高位卑，尝侮之。后有一老人造谒，因言其官寿。俄而县官皆至，仍相侮狎。老人云："诸君官寿，皆不如程公。程公从今已后，有三十一政官，年九十已上。官至御史大夫，乃仆射有厄。"皆不之信。于时行谌妹夫新授绛州一县令，妹欲赴夫任，令老人占其善恶。老人见云："夫人婿今已病，去绛州八十里，必有凶信。"其妹忧闷便发，去州八十里，凶问果至。程公后为御史大夫，九十余卒。后赠仆射右相，果如所言。（出《定命录》）

【译文】

程行谌六十岁那年任陈留县尉。同僚们因为他年岁大职位低，常常欺侮他。后来，有一位老人拜见他，谈话中谈起了他的官运与寿禄。不一会儿县里的官员也都来了。这些人还象往常一样争相欺侮、捉弄程行谌。老人说："你们这些人的官运与寿禄都不如程县尉。从今往后，他有三十一任官运，能活九十岁以上。他会一直升任到御史大夫，待到任仆射时，将有大难。"所有的人都不信老人的这种预测。当时，程行谌的妹夫新近被授任绛州一个县的县令，他妹妹想要到丈夫任职的地方去，让老人预测一下吉凶。老人见到程行谌的妹妹时说："夫人的丈夫现在已经有病了，当你走到离降州八十里路的时候，一定会得到凶信的。"程行谌的妹妹忧郁烦闷地起程上路了。走到离绛州八十里时，果然传来她丈夫的凶信。程行谌后来任御史大夫，活了九十多岁才去世，死后被追赠为仆射右丞相。这一切，果然都象老人当年预测的那样。

魏元忠

相国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皆宋人。咸负材器，少相友善。年将三十，而名未立。有善相者见之，异礼相接。自谓曰："古人称方以类聚，信乎？魏公当位极人臣，声名烜赫。执心忠謇，直谅不回，必作栋干，为国元辅。贵则贵矣，然命多蹇剥，时有忧惧，皆是登相位以前事，不足为虞。但可当事便行，闻言则应。"谓郑公曰："足下金章紫绶，命禄无涯。既入三品，亦升八座。官无贬黜，寿复遐长。"元忠复请曰："禄始何岁？秩终何地？"对曰："今年若献书，禄斯进矣。罢相之后，出巡江傲，秩将终矣。"遂以其年，于凉宫上书陈事。久无进止，粮尽却归。路逢故人，惠以缣帛，却至凉宫，已有恩敕召入。拜校书，后迁中丞大夫。中间忤旨犯权，累遭谴责，下狱穷问。每欲引决，辄忆相者之言，复自宽解。但益骯脏言事，未尝屈其志而抑其辞，终免于祸，而登宰辅焉。自仆射窜谪于南郡，江行数日，病困。乃曰："吾终此乎。"果卒。（出《定命录》）

【译文】

丞相魏元忠与礼部尚书郑惟忠，都是宋人，都很有才气，从小就很要好。年近三十岁了，两人都未有成就功名。有位擅长相术的人看见他们后，用特殊的礼节接待他们。一开始对魏元忠说："古人说，同类的事物聚在一起，信不信？魏官人官能做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声名显赫。你为官一定是忠诚正直，诚信而不行邪僻，一定能成为国家的栋梁，朝中的重臣，你的面相贵是贵啊，然而你命运多曲折，时有忧患。这些都是登上宰相高位以前的事，不必担心。但是，遇事就要去做，听着话就要应和。这位相士又对郑惟忠说："您将来金章紫绶命中注定福寿无边，既能进入三品高官的行列，也能升任到八位重臣之一。你做官一直不会被贬职，你的寿数也长久。"魏元忠又请教说："我的俸禄从什么时候开始，为官任到什么职位结束。"相士回答说："你今年如果向皇上上书进言，俸禄就来了。"于是，魏元忠就在这一年，在凉宫上书陈事，却好长时间没有回音。这时盘缠已经用完了，他就往回去。路上遇到了一位熟人，送给他丝和绢等，他又返回了凉宫。这时，皇上已经降下诏书，召魏元忠进宫，授予他校书的官职，后来改任中丞大夫。这期间因违逆圣命，触犯了权贵，多次遭到责罚，下狱追究。每当他想自杀时，就回忆起当年相士说过的话，才又自己宽慰自己，但是越来越刚直不阿地抨击时政，从未动摇过自己的志向，收敛自己的言辞，最后还是免除了祸患，登上了宰相的高位。后来，魏元忠从仆射降职被贬到南郡任刺史。沿江巡行中，几天后病势沉重。魏元忠说："我就死在这里了吗？"果然他就死了。

卷第二百二十二　　相二

裴光庭　安禄山　孙思邈　孙生　衡相　马禄师　李含章　尚衡　柳芳 陈昭　卢齐卿　梁十二　冯七　马生

裴光庭

姚元崇，开元初为中书令。有善相者来见，元崇令密於朝堂。目（目原作自，据明抄本改）诸官后当为宰辅者，见裴光庭白之。时光庭为武官，姚公命至宅与语，复使相者于堂中垂帘重审焉。光庭既去，相者曰："定矣。"姚公曰："宰相者，所以佐天成化，非其人莫可居之。向者与裴君言，非应务之士，词学又寡，宁有其禄乎？"相者曰："公之所云者才也，仆之所述者命也。才与命固不同焉。"姚默然不信。后裴公果为宰相数年，及在庙堂，亦称名相。（出《定命录》）

【译文】

姚元崇，唐玄宗开元初年任中书令。有位相士来拜见他，姚元崇让这位相士隐藏在大殿旁边。暗中察看各位官员以后有谁能担任宰相的要职。相士看见裴光庭时说："这个人可以任宰相。"当时，裴光庭是位武官。姚元崇让裴光庭到家中，说有话要和他说，又让相士藏在堂屋门帘后面重新审看裴光庭。裴光庭走后，相士说："一定是的，就是这个人。"姚元崇说："听说宰相是能够辅佐天子成就大业的人。不是这样的人，这种人是不可以担任宰相重任的。刚才我和裴光庭谈过话，他不是那种善于应对时务的人，学问又浅，怎么能任宰相呢？"相士说："您所说的是才气，我所说的是命啊！才与命本来就不同嘛！"姚元崇不相信相士说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后来，裴光庭果然担任了好几年宰相，在朝廷中也算得上名相。

安禄山

玄宗御勤政楼，下设百戏，坐安禄山于东间观看。肃宗谏曰："历观今古，无臣下与君上同坐阅戏者。"玄宗曰："渠有异相，我欲禳之故耳。"又尝与之夜晏，禄山醉卧，化为一猪而龙头。左右遽告，帝曰："渠猪龙，无能为也。"终不杀之。禄山初为韩公张仁愿帐下走使之吏，仁愿常令禄山洗脚。仁愿脚下有黑子，禄山因洗而窃窥之。仁愿顾笑曰："黑子吾贵相也，汝独窃视之，岂汝亦有之乎？"禄山曰："某贱人也，不幸两足皆有之。比将军者色黑而加大，竟不知其何祥也。"仁愿观而异之，益亲厚之。约为义儿，而加宠荐焉。（出《定命录》）

【译文】

唐玄宗在勤政楼设御宴招待文武百官，在楼下还安排了各种杂艺表演。唐玄宗与安禄山一同坐在东间观看。后来继位成唐肃宗的太子李亨直言规劝说："儿臣读遍古往今来的所有典籍，也没有臣下与君王坐在一起看戏的记载。"唐玄宗说："安禄山相貌奇特，我是想借他祭祷除邪啊！"唐玄宗曾与安禄山一起在夜间饮宴，安禄山喝醉后，躺到那儿变成一头猪，却长着龙的头。手下人忙去禀报唐玄宗，玄宗皇帝说："他是一头猪龙，没有什么作为！"终于没有杀他。开始时安禄山在韩国公张仁愿帐下做一名走使小吏，张仁愿经常让安禄山给他洗脚。张仁愿脚下有一颗黑痣，安禄山在给他洗脚时偷看那颗痣。张仁愿望着安禄山笑着说："黑痣是我的贵相，你特别注意观察它，难道是你也有吗？"安禄山说："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不巧的是我的两只脚上都有痣，比将军的颜色黑而大，竟不知道这是什么好兆头？"张仁愿看了安禄山脚上的痣后很惊异，越发亲近、厚待他了。并且相互约定安禄山做了张仁愿的义子。从此以来，张仁愿更加宠幸并极力向朝廷推荐安禄山。

孙思邈

孙思邈年百余岁，善医术。谓高仲舒曰："君有贵相，当数政刺史。若为齐州刺史，邈有一儿作尉，事使君，虽合得杖，君当忆老人言，愿放之。"后果如其言，已剥其衣讫，忽记忆，遂放。（出《定命录》）

【译文】

孙思邈活了一百多岁，擅长医术。他曾对高仲舒说："你生有贵人的相貌，应该担任几年刺史的官职。如果你任齐州刺史，我有一个儿子在你那任尉官，侍奉刺史您。一次不小心他解犯了刑律，虽说他应该受杖刑，你要记住我这位百岁老人今天说的话，希望您能免除他的杖刑。后来，果然如逊思邈所说的那样。孙思邈儿子的衣服已经被扒下来，就要对他行杖刑，高仲舒忽然想起当年老人家的这番话，于是免去了孙思邈儿子的杖刑。

孙生

有孙生者不载其名，善相人。因至睦州，郡守令遍相僚吏。时房琯为司户，崔涣为万年尉，贬桐庐县丞。孙生曰："些二公位至台辅。然房，神气大宝，合在掌握中。崔后为杭州刺史，某虽不覩，然尚蒙其恩惠。"既后房以赍册文，自蜀至灵武授肃宗。崔果为杭州，下车访生，则已亡殁旬日矣。因署其子为牙将，以采帛赠恤其家。（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有一位姓孙的读书人，没有记载他的名字，是位擅长相术的人。一次，他因事来到睦州，睦州的郡守让他给所有的僚属们相面。当时，房琯任司户，崔涣任万年县县尉，被降职到桐庐县任县丞。孙生指着房琯和崔涣说："这二位官人，将来都能做宰相。尤其是房司户，皇帝的江山社稷、玉玺印绶应该归他掌管。崔县丞以后能迁任杭州刺史。到那时，我虽然看不到崔县丞的富贵荣耀，但是还能丞蒙您的照顾。"这以后不久，房琯带着唐玄宗册封肃宗的诏书，从四川到灵武授予肃宗。崔涣果然任杭州刺史，上任时途经孙生家，崔涣下车去拜访他，然而孙生已经去世十来天了。崔涣就任命孙生的儿子在自己手下做一名低级军官，并赠送彩色丝绢给孙生的家属。

衡相

开元中有相者不知姓名，自言衡山来，人谓之衡相。在京舍宣平里。时李林甫为太子谕德，往见之。入门，则郑少微、严杲、已在中庭。相者引坐，谓李公曰："自仆至此，见人众矣，未有如公贵者也。且国家以刑法为重，则公典司寇之职。朝廷以铨管为先，则公居冢宰之任。然又秉丹青之笔，当节制之选。加以列茅分土，穷荣极盛，主恩绸缪，又望浃洽。兼南省之官，秩增数四，握中枢之务，载盈二九，搢绅仰威，黎度赡惠，将古所未有也。"顾严郑曰："预闻此者，非不幸也。公二人宜加礼奉，否则悔吝生矣。"时严郑各负才名，李尤声誉未达。二公有轥轹之心，及闻相者言，以为其不然。唯唯而起，更不复问。李因辞去。后李公拜中书，郑时已为刑部侍郎。因述往事，谓郑曰："曩者宣平相人，咸以荒唐之说，乃微有中者。"无何，郑出为歧州刺使，与所亲话其事。未期，又贬为万州司马。严自郎中，亦牧远郡。（出《定命录》）

又 李林甫少孤，为元氏姨所育，住在伊川。时林甫年十岁，与诸儿戏于路旁。有老父叹而目焉，人问之。老父曰："富贵诚不自知。"指李公曰："此童后当为中书令，凡二十年。所叹与凡小戏谁辨也。"（出《定命录》）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有一位擅长相术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他自己说是从衡山来的。人们就叫他"衡相"。他住在京城的宣平里。当时，李林甫任太子谕德。一天，他去拜访衡相。进了屋门，看见郑少微、严杲已经坐在中厅里。衡相请李林甫入坐，对他说："自从我到这里来，见过很多人，还从没见过象你这样贵相的人呢。国家把刑法看得很重要时，你就能出任司寇，掌管刑罚；朝廷把量才授官的准则放在首位时，你就能坐在吏部尚书的位置上，举才用士选授官吏。同时你还执掌着记勋的丹册，根据每个人功勋的大小，选任节度使，分封侯位，赐给土地。你的荣华富贵能达到顶点，圣上对你已经是情重恩厚，还望你进一步与圣上和谐、融洽，你就能兼任南方省份的官吏，并且你的职位不断升高直到掌握朝廷中枢要务，就达到了鼎盛极至。再不能发展了。那时，官宦士绅们将仰仗您的恩威，黎民百姓们将受到您的恩惠，那将是从古到今也未曾有过的啊！"衡相看了看严杲和郑少微说："先听听这个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二人应该更加敬奉礼待他，不然要悔恨终生的。"当时严杲和郑少微都已经很有名气了，而李林甫的声誉还不够显赫。严杲和郑少微想在李林甫前面让衡相给他们看相，听衡相这样说，认为很不是那么回事，二人就谦恭地站起来，也就不再让他看相了。李林甫也告辞回去了。后来，李林甫升任中书令。这时郑少微已经做了刑部侍郎。他们在一起述说往事时，李林甫对郑少微说："以前宣平里那位看相的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话，哪有几句被他说中的啊！"不久，郑少微由朝官改任歧州刺史，就向他的亲朋好友讲了这件事情。不到一年，郑少微又被降职任万州司马。严杲也从郎中的职位上被放逐到边远的地方去了。

又 李林甫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成了孤儿，被他的姨娘元氏收养，住在伊川。李林甫十岁时，与几个小孩在路边玩耍，一位老翁感叹地望着李林甫。有人问老翁，老翁说："真是富贵自己不知道啊！"老人指着李林甫说："这个孩子以后能做中书令，大概也就二十年以后吧。我感叹的是他与这些平常的小孩在一起玩耍，有谁能辨别出来他是未来的宰相呢？"

马禄师

武功马禄师善相，长安主簿肖璇与县尉李峤、李全昌同诣求决。马生云："三人俱贵达。大李少府，位极人臣，声名振耀，南省官无不虚任，三入中书。小李少府，亦有清资，得五品以上要官，位终卿监。肖主簿中年烟沉，晚达亦大富贵。从今后十年，家有大难，兄弟并流，唯公与一弟获全。又十年之后，方却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堂日，当得引用。小李少府入省官时，为其断割。"后璇离长安任，作秘书郎。则天既贵，皇后王氏破灭。肖璇是其外姻，举家流窜。兄弟六人，配向岭南。唯璇与弟瑗，配辽东。无何有处置流移使出，岭南者俱死，唯辽东者获全。兄弟二人，因亡命十余年。至神龙初，方蒙洗涤。其时李峤作相，於街中忽逢璇。使人问是肖秘书耶，因谓之曰："公岂忘武功马生之言乎。"于是擢用。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判还其家。肖公竟历中外清要，位至崇班，三品官十余政。（出《定命录》）

【译文】

武功县的马录师擅长给人相面。长安主簿肖璇与县尉李峤、李全昌，一同到他那里去求他给看个结果。马录师说："你三人全都能发达显贵。大李少府的官位能达到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并将名振四海，声耀天下。但是所任的南方各省的官都是虚职。你能三次进入中书省任职。少李少府，他也有高贵显要的官职，得五品以上重要职务，一直做到卿监，就不再升迁了。肖主簿中年被埋没了，到晚年才能发达，也是大富大贵。从现在起十年以后，你家有大难，兄弟一起被流放只有你和你的一个兄弟能够保全住生命。再过十年之后，才能再次得官。遇大李少府在朝中执政，能得到荐举而被任用。小李少府进入省官时，被人割断了你的官路。"后来，肖璇离开长安到别的地方任职，作秘书郎。武则天执掌朝政后，王皇后被诛灭。肖璇是王皇后的外戚，因此受牵连，全家被流放。兄弟六人发配到岭南，只有肖璇与弟弟肖瑗发配到辽东。发配到岭南的人，被安排在什么也没有的不毛之地，结果都死了。肖家只有发配到辽东的肖璇兄弟二人保全了生命。兄弟二人逃亡在外十多年，到神龙初年，才得到昭雪。这时候李峤已经做了宰相，一天在街上忽然遇肖璇，他派人去询问才知道是肖秘书郎，李峤便对肖璇说："你怎么忘了当年武功县的马禄师说的话了呢？"于是，李峤委肖璇以重任。这时，小李少府作刑部员外，被革职还乡，肖璇竟然多次担次朝内朝外的显要官职，一直升到殿内崇班，任三品官十多次。

李含章

崔圆微时，欲举进士。于魏县见市令李含章云："君合武出身，官更不停，直至宰相。"开元二十三年，应将帅举科。又于河南府充乡贡进士。其日正于福唐观试，遇敕下，便于试场中唤将。拜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制时，与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场并坐，亲见其事。后官更不停，不逾二十年，拜中书令赵国公，实食封五百户。又圆微当作司勋员外，释服往见会昌寺克慎师。师笑云："人皆自台入省，公乃自省入台。从此常合在枪槊中行，后当大贵。"无何为刑部员外兼侍御使，充剑南节度留后。入剑门后，每行常有兵戈。未逾一年，便致勋业。崔初入蜀，常于亲知自说如此。（出《定命录》）

【译文】

崔圆微当时想去考进士，在魏县见到掌管市场的李含章。李含章说："你应当是武官出身，才能不停地升迁，直到宰相。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崔圆微去应选拔将帅的举科考试。稍后又在河南府充当乡贡进士。这天他正在福唐观看考试，正巧遇到圣上下来诏书，让就便在试场中选拔将领，崔圆微被选中，授予执戟参谋河西军事。应诏时和越州剡县尉窦公衡同时被诏见，并排坐在一起，窦公衡亲眼看见了这件事情。后来，崔圆微便不停地升迁，不到二十年，升任中书令封赵国公，实际封赐他食禄五百户。崔圆微又作为司勋员外郎掌管功赏的事务。一次，崔圆微脱下朝服换上便装去会昌寺拜访克慎禅师。克慎禅师笑着说："人家都是从御史台进入中书省、您却从中书省进入御史台。从今往后，你该常在兵戈中行走，以后一定能显贵的。"不久，崔圆微任刑部员外兼侍御史，担当剑南节度留后，总摄剑南的军政要务。到剑门后，每次行动常遇到战事。不到一年，便建功立业。崔圆微初到四川时，常在亲人和知己中说这些事。

尚衡

御史中丞尚衡童幼之时游戏，曾脱其碧衫，唯著紫衫。有善相者见之曰："此儿已后，当以脱碧著紫矣。"后衡为濮阳丞，遇安禄山反，守节不受贼官。将军某乙使衡将绯衣鱼袋，差摄一官，衡不肯受曰："吾当脱碧着紫，此非吾衣。"曾未旬月，有（有字上原有未字，据许本删）敕命改官赐紫。于是脱碧着紫。衡自又云："当做七十政。"今历十余政，已为中丞大夫矣。（出《定命录》）

【译文】

御史中丞尚衡童年时，一次在外面玩耍，脱掉了青绿色的外衣，只穿着一件紫色的衣衫，有一位擅长相面的人看见了，说："这小孩以后，应该也是脱绿穿紫呵。"后来尚衡任濮阳县丞时，遇上安禄山叛乱。尚衡坚守节操，不接受贼党赐给他的官位。将军某乙派人给尚衡送象征权位的红色官服和鱼袋，授给他一个临时的官职。尚衡不肯接受，说："我应该脱绿穿紫，这不是我的衣服。"不到一个月，尚衡便接到皇上的任命，改换官职，赐赠紫色官服。于是，尚衡脱绿着紫。尚衡自己又说："我应当作七十任官。"现在尚衡作了十多任，已经是中丞大夫了。

柳芳

柳芳尝应进士举，累岁不及第。诣朝士宴，坐客八九人皆朱绂，亦有畿赤官。芳最居坐末，又衣服粗故，客咸轻焉。有善相者，众情属之。（之字原阙，据明抄本补）独谓芳曰："柳子合无兄弟姐妹，无庄田资产，孑然一身，羁旅辛苦甚多。后二年当及第，后禄位不歇。一座之客，寿命官禄，皆不如君。"诸客都不之信。后二年果及第，历校书郎畿尉丞，游索于梁宋间。遇太常博士有阙，工部侍郎韦述知其才，通明谱第，又识古今仪注，遂举之于宰辅，恩敕除太常博士。时同座客，亡者已六七人矣。（出《定命录》）

【译文】

柳芳曾参加进士考试，接连好几年都未考中。一次参加朝廷官员的宴会，同座的八九个人，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要员，也有的是京城所属及附近各县的地方官。柳芳坐在最后边，而且他穿的是粗布的旧衣服，同座的人都很瞧不起他。席上有位擅长看相的人，大家都请他给看相。他只对柳芳说："柳先生，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庄田资产。孤孤单单就你一个人，作客在外会有许多的艰辛。过二年该能考中了，以后你的禄位就不能停止了。在座的各位，无论是寿命还是官禄，全都不如你。"在座的客人都不信他的话。过了二年，柳芳科考果然得中，于是连续担任校书郎，京城辖属县的尉丞，一个人奔走在商丘、大梁之间。后来，有一次遇到朝中太常博士这一职位空缺，工部侍郎韦述知道柳芳有才学，通晓谱系，还懂得古今的礼仪制度，于是把柳芳荐举给宰相，圣上颁下诏书，授予柳芳太常博士。这时，当年朝士宴会上的同座客人，已经有六七个人不在人世了。

陈昭

仆射房琯、相国崔涣并曾贬任睦歙州官。时有婺州人陈昭见之云："后二公并为宰相，然崔公为一大使，来江南。"及至德初，上皇入蜀，房崔二公，同时拜相。崔后为选补使，巡按江东。至苏杭间，崔公自说。（出《定命录》）

【译文】

宰相房琯、崔涣当年曾经一同被贬到睦、歙二州任州官。当时有位婺州人陈昭看见他俩，说："以后二公将一齐任宰相，但是崔公将任重要使节，出巡江南。"到了唐肃宗至德初年，玄宗皇上来到蜀中，房琯、崔涣同时被授任宰相。后来崔涣被任命为选补使，巡行视察江南。在巡察苏杭期间，崔涣自己讲述这件事情。

卢齐卿

卢齐卿有知人之鉴。年六七岁时性慢率，诸叔父每令一奴人随后。至十五六好夜起，于后园空庭中坐。奴见火炬甚多，侍卫亦众，有人持伞盖盖之。以告叔父，叔父以为妖精怪媚。有巫者教以艾灸在手中心。袁天纲见之，大惊异曰："此人本合知三世事，缘灸掌损，遂遗灭却两世事，只知当世事。"从此每有所论，无不中者。官至秘书监。张嘉贞之任宰相也，有人诉之。自虑左贬，命齐卿视焉。不为决定，因其入朝，乃书笏上作"台"字，令张见之。张以为不离台座，及敕出，贬台州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事县尉梁万顷。万顷令捉马，失衣襟，遂挞一顿。因此发愤从军，为幽州一果毅。齐卿常引对坐云："公后当富贵，秉节钺。"守珪踧踖，不意如此。下阶拜。卢公未离幽州，而守珪为将军节度矣。梁万顷为河南县尉，初考满。守珪唤与相见，万顷甚惧，守珪都不恨之。谓曰："向者不因公责怒，某亦不发愤自达。"乃遗其财物，使疗病。（出《定命录》）

【译文】

卢齐卿有鉴别人才的能力。他六、七岁的时候性格轻率，他的叔叔们常常让一个仆人在后面跟着他。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常常夜间起来，在后花园空庭中坐着。有一次，仆人看见他周围有许多火把，并有很多侍卫在他的身边，还有人站在他的身后为他撑着伞盖。仆人把这事告诉了他的叔父，他的叔父以为是妖精鬼怪在迷惑他。有位巫师教他叔父用艾草灼烧他的手心。袁天纲看见这种情形，非常惊异地说："他本该能知道三世的事情，因为灸烤他的手掌，就使他遗忘、失去了两世的事，现在他只知道当世的事情了。从此以后，卢齐卿每次谈论什么，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后来卢齐卿官任秘书监。张嘉贞任宰相。有人向他讲述关于卢齐卿的一些事情。张嘉贞担心自己会被降职，让卢齐卿给他看视一下。卢齐卿没有给他明确答复，知道他要去上朝，就在他的笏板上写一"台"字，让张嘉贞看。他以为不能离开"台座"--宰相之职。待到皇上颁下诏书，才知道原来是被降职到台州任刺史。张守珪河北人，侍奉县尉梁万顷。一次梁万顷让他捉马，张守珪在捉马时，扯掉了衣襟，于是梁万顷让人鞭打了他一顿。张守珪气愤之下。立志从军，后来在幽州作了一名果毅。卢齐卿常召唤他坐在一起聊天。一次卢齐卿说："以后你能够富贵，能掌握重要的兵权。"张守珪听了后，显得有些局促不安，他原来并未想到象卢齐卿所说的那样，忙走下台阶，恭敬地拜谢卢齐卿。卢齐卿一直没有离开幽州，而张守珪后来果然升为将军，官任执掌一方军政大权的节度使。梁万顷任河南县尉，任职期满后，张守珪传唤他前来相见。梁万顷知道后，非常惧怕。张守珪一点都没有恨他，对他说："从前如果你不责罚我，我也不会发愤自强的。"临别时，张守珪还送钱和物品给梁万顷，让他治病用。

梁十二

有梁十二者名知人。至宋州，刺史司马诠作书，荐与苏州刺史李无言。云："梁十二今之管辂。"李无言遣日暮引入宅，无言乃著黄衣衫，令一客著紫，替作无言，与相抵对。梁子谓客云："向闻公语声，未有官禄。又闻黄衣语，乃是三品。今章服不同，岂看未审。"无言信之，乃以实对云："某昨有事，恐被宣尉使恶奏，君视如何？"梁云："公即合改得上州刺史。"后果改为睦州刺使，无言赠钱二百贯。梁子云："公至彼州，必得重厄。某为公作一法禳之，公当须嗔责某乙。云是妄语人，鞭背十下，仍不得令妻子知也。"无言再三不可，梁子再三以请，无言闵默而从之。明早，李公当衙决梁子十下，小苍头走报其妻。无言入门，妻云："何以打梁子？"无言恨云："忘却他不遣家内知。"俄而梁子叩铃，请见无言曰："公何以遣妻子知，厄不免矣。公既强与某二百千文，有一事以报公德。公厄虽不免，然令公得二千贯，以充家资，取之必无事。"无言在州，果取得二千贯钱而死。梁十二又谓丹徒主簿卢惟雅云："从此得通事舍人。"如其言。后于京见之。云："至某年，财物庄宅合破散，公当与某五十千文，某教公一言即免。"卢不之信，不与是钱。至某年，卢果因蒱博赌赛，庄宅等并尽。（出《定命录》）

【译文】

有位叫梁十二的人，是有名的能预测人未来的人。他来到了宋州，刺史司马诠写信把梁十二推荐给苏州刺史李无言，说："梁十二是当今的管辂。"李无言让天黑时带梁十二到他家中去。李无言自己穿上黄色衣服，让他的一位门客穿上紫色的衣服，扮作李无言与梁十二对答。梁十二对这位门客说："如果听你说话的声音，没有官禄。再听穿黄衣服的人说话，却是三品。现在你们的官服不同，这样叫我看，我怎么能鉴察清楚呢？"这回李无言相信梁十二了，于是实话告诉梁十二说："我昨天出了点事，担心宣尉使到皇上那儿说我的坏话，你看应该怎么办？"梁十二说："你马上就能变更职位，任上一级州的刺史。"后来，李无言果然改任睦州刺史。李无言赠送给梁十二二百贯钱。梁十二说："你到睦州以后，一定有大难。我作一法替你祭祷消灾。你必须怒责我一顿，就说我是胡说八道的人，用鞭子抽我背十下，但不要让你妻子知道。"李无言再三推却说不可，梁十二再三请求他这样做。李无言于心不忍，一句话未说地听从了梁十二的话。第二天早上，李无言大堂上处罚梁十二十鞭子。李无言家的小奴仆跑去把这事告诉了李无言的妻子。李无言回家一进门，妻子就问："为什么打梁先生？"李无言悔恨地说："我忘了十二告诉我，不让告诉家属的。"过了一会儿，梁十二来叩门，要求见李无言，说："你为什么要告诉你妻子知道这件事？这回，大难是免不了啦。你既然硬是给我二百千文钱，我用一件事报答你的恩德。虽然你的灾难是免不了的，但是可以让你得到二千贯钱，来充实你家的财产，你收下它不会有什么事的。"李无言到睦州后，果然得到二千贯钱，就死了。梁十二又对丹徒主簿卢惟雅说："从此你能得到通事舍人的官职。"真象梁十二说的那样，卢惟雅得到了那个职位。后来在京城，梁十二见到卢惟雅。梁十二说："到某一年，你的家产和庄宅该要破败散失。你应该给我五十千文钱，我教给你一句话，就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卢惟雅不相信他的话，不给他这份钱。到了那一年，卢惟雅果然因为赌博，庄宅、钱物等全都输光了。

冯七

进士李汤赴选，欲求索。入京至汴州，有日者冯七谓之曰："今年得留，东南三千里外授一尉。"李不信曰："某以四选得留，官不合恶。校书正字，虽一两资，亦望得之，奈何一尉。"冯曰："君但记之，从此更作一县尉，即骑马不住矣。"又问李君婚未，李云："未婚，有一姨母在家。"冯曰："君从今便不复与相见矣。"李到京，选得留。属禄山之乱，不愿作京官，欲与校正，不受。自索湖州乌程县尉。经一年，廉使奏为丹阳尉，遂充判官，因乘官马不住。离乱之后，道路隔绝，果与姨母不复相见。（出《定命录》）

【译文】

进士李汤去京城参加选官，想要找人问问能否被选中？去京城途径汴州，有一位以占候卜筮为业的人叫冯七，对他说："你今年能得官，在东南方向三千里以外的地方，将授予你一尉官。李汤不信，说："我已经四次参加候选，每次都只是保留了候选的资格。不应该嫌弃官职的。校书正字。这官虽小奉禄也少，也希望得到它。怎么能得到一个尉官呢？"冯七说："不过你记着，从今以后你将更换着地方作一县尉，就是骑马不停地走呵！"冯七又问李汤结婚没有。李汤说："没有结婚，有个姨母在家。"冯七说："从现在起就再不能与你姨母见面了。"李汤到京后，被选中留用。正值安禄山叛乱，他不愿在京城里做官，朝廷想授予他任校正，他没有接受，自己讨了一个湖州乌程县尉当。过了一年，观察使上奏朝廷，请求任他为丹阳尉，进而改任判官，从此骑乘官马不停地走。安使之乱后，道路不通，果然与姨母没有再相见。

马生

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合入考。有东阳县瞽者马生相谓云："足下必不动，纵去亦却来。于此禄尚未尽，后至三品，著紫。"又云："自六品即登三品。"自勤其年累不入考。至冬，有敕赐紫。乾元二年九月，马生又来。自勤初诳云："庞仓曹家唤。"至则捏自勤头骨云："合是五品，与赵使君骨法相似。"所言年寿并官政多少，与前时所说并同也。（出《定命录》）

【译文】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赵自勤应当进京参加选官考试。东阳县有个姓马的盲人，给他看相说："你一定不要去，在这里你的禄位还没有完呢。以后你能三品官，穿紫色官服。"他又说："从六品一下你就能升到三品。"赵自勤这年真的没有去参加选官考试。到了冬天，皇上颁下诏书，赏赐赵自勤紫色官服。唐肃宗乾元二年，姓马的盲人又来了。开始，赵自勤骗他说："我是庞仓曹家的仆人。"姓马的盲人走到赵自勤面前就去捏他的头骨，说："应该是五品，你的骨法和赵使君的差不多。"姓马的盲人所说的关于赵自勤的年寿，以及任多少任官，与以前说的一样。

卷第二百二十三　相三

桑道茂　韦夏卿　骆山人　李生　王锷　窦易直　李潼　贾餗　娄千宝 丁重　夏侯生　薛少尹　周玄豹　程逊

桑道茂

李西平晟之为将军也，尝谒桑道茂。茂云："将军异日为京兆尹，慎少杀人。"西平曰："武夫岂有京兆尹之望。"后兴元收复，西平兼京尹。时桑公在浮囚之中，当断之际，告西平公："忘少杀人之言耶。"西平释之。（出《传载》）

【译文】

李西平，字晟之，是位将军。他曾拜访过桑道茂。桑道茂说："将军以后能任京兆尹，但你要谨慎少杀人。"李西平说："我一介武夫怎么能有任京兆尹的可能呢？"后来，李西平领兵收复了兴元，并兼任京兆尹。这时，桑道茂是被俘人员之一，正要处死他的时候，桑道茂提醒李西平道："你忘了当年我劝你少杀人的话了吗？"李西平听了桑道茂的话后，释放了他。

韦夏卿

韦献公夏卿有知人之鉴，人不知也。因退朝，于街中逢再从弟执谊，从弟渠牟、舟。三人皆第二十四，并为郎官。簇马良久，献公曰："今日逢三二十四郎，辄欲题目之。"语执谊曰："汝必为宰相，善保其末耳。"语渠牟曰："弟当别承主上恩，而速贵为公卿。"语舟曰："三人之中，弟最长远。而位极旄钺。"由是竟如言。（出《传载》）

【译文】

韦献，字夏卿，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别人不知道他有这种能力。一次，退朝后，在回家走的路上遇见了再堂弟韦执谊、堂弟韦渠牟、韦舟。这三个人全都考中第二十四，并同时被选任为郎官。几个人骑马聚集在一块儿，过了好一会，韦献说："今天遇见三位二十四郎，我可要对我们妄加品评了。"他对韦执谊说："你一定能成为宰相，可要好好地保持晚节呵！"对渠牟说："你应该另选新主，承蒙新主的恩赐很快就能贵为高官。"对韦舟说："你们三个人中，无论是年寿还是禄位，老弟你最长远，而且能掌握最高的军权。"结果，这三个人的情况，竟然与韦献说的一样。

骆山人

王庭凑始生于恒山西南三十里石邑别墅。当生之后，常有鸠数十，朝集庭树，暮宿檐户之下。有里人路德播异之。及长骈胁，善阴符鬼谷之书。历居戎职，颇得士心。以长庆元年春二月曾使河阳，回及沇水。酒困，寝于道。忽有一人荷策而过，熟视之曰："贵当列士，非常人。"有从者窦载英寤，以告庭凑。庭凑驰数里及之，致敬而问。自云："济源骆山人。向见君鼻中之气，左如龙而右如虎，龙虎气交，当王于今年秋。子孙相继，满一百年。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者。"复云："家之庭合有大树，树及于堂，是兆也。"庭凑既归。遇田弘正之难。中夜，有军士叩门，伪呼官称。庭凑股況欲逃，载英曰："骆山人之言时至矣。"是夜七月二十七日也，庭凑意乃安。及为留后，他日归其别墅，视家庭之树，婆娑然暗北舍矣。墅西有飞龙山神，庭凑往祭之。将及其门百步，见一人被衣冠，折腰于庭凑。庭凑问左右，皆不见。及入庙，神乃侧坐，众皆异之。因令面东起宇，今尚存焉。寻以德播为上宾，载英列为首校。访骆山人，久而方获。待以函丈之礼，乃别构一亭。去则悬榻，号"骆氏亭"，报畴昔也。（出《唐年补录》）

【译文】

王庭凑生在恒山西南三十里的石邑别墅。他出生以后，经常有几十只鸠鸟早晨集聚在他家庭院中的树上，晚上住在他家的屋檐下。同乡里有个叫路德播的人，看见了感到很奇怪。待到长大成人，王庭凑身体健壮，喜欢读《阴符》和《鬼谷子》这类的书，多年担任军职，很得士兵的拥戴。唐穆宗长庆元年二月，王庭凑被派到河阳，在返回来的途中经过沇水时，喝醉酒睡在路边。忽然有一个人肩扛着计算用的筹子从这里经过，这个人仔细地端详王庭凑说："这个人特别贵相，将来能得到侯位和领地，不是一般的人啊！"这时，王庭凑的随从窦载英醒来，听见了这些话，把这话告诉了王庭凑。王庭凑听了后，骑马疾驰了好几里地追上了这个人。上前施礼后。问他方才的事情。这个人自我介绍说："我是济源骆山人，刚才看见你鼻中呼出的气左边象龙，右边象虎。龙虎两气相交，你必定在今年秋天成为王，子孙相递继承你的王位，整一百年。我给看过相的人很多，从未见过象你这样的人。"又说："你家院中有棵大树，长到了与房屋相接，就是征兆啊！"王庭凑返回去不久，就遇到了主帅田弘正被反叛的乱军杀死。当天半夜，有士兵叫门，假称是官府的，王庭凑听见叫门声后，吓得两腿颤抖，想要逃走，窦载英说："骆山人说的那个时刻到了。"这件事发生在七月二十七日夜里。王庭凑听了窦载英的话才放下心来。待到王庭凑任代理主帅主持军政的留后不久后，回到了当年的出生地石邑别墅，看见庭院中的大树枝叶繁茂，婆娑摇曳，把北面的房屋掩映在树影之下。别墅西面有飞龙山神，王庭凑前往祭祀，走到离飞龙神庙门约有一百步时，王庭凑看见一个披衣戴冠的人，正俯身向他捐拜。王庭凑问跟随在身边的人。都说没有看见。待到进入庙里，看见飞龙山神竟然侧身坐着，大家都很奇怪。于是，王庭凑命令，面向东方建造了一所房屋，现在那所房子还在。紧接着，王庭凑把同乡路德播待为上宾，把窦载英升任军校头领，又派人四处寻访那位预言他能成为王的骆山人。找了很久，才找到他。王庭凑象敬待老师那样敬待骆山人，特为这位骆山人修建了一座亭子，叫《骆氏亭》。王庭凑仿效汉人陈蕃，在亭子里专为骆山人放置一张床，他离去时，就将床悬挂起来，用来报答他从前的恩德。

李生

杜悰通贵日久。门下有术士李生，悰待之厚。悰任西川节度使，马埴罢黔南赴阙，取路至西川。李术士一见埴，谓悰曰："受相公恩久，思有以效答，今有所报矣。黔中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当厚遇之。"悰未之信也。李生一日密言于悰曰："相公将有甚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乞厚结之。"悰始惊信。发日，厚币赠之。仍令邸吏为埴于阙下买宅，生生之费无阙焉。埴至阙方知，感悰不知其旨。寻除光禄卿，报状至蜀。悰谓李生曰："贵人至阙也，作光禄勋矣。"术士曰："姑待之。"稍进大理卿，又迁刑部侍郎，充盐铁使。悰始惊忧。俄而作相。懿安皇后宣宗幽崩，悰懿安子婿也。忽一日，内牓子索检责宰臣元载故事，埴谕旨。翌日，延英上前，万端营救。素辩博，能回上意，事遂寝。（出《前定录》）

【译文】

杜悰成为显贵已经很长时间了。他的门下有位术士叫李生。杜悰待他很好。杜悰任西川节度使时，正值马埴辞去黔南中丞的官职返回京城，路径西川。李生一见马埴就对杜悰说："我受你厚待的恩德已经很长时间了，总想报答你，今天有报答你的机会了。从贵州来的这位马中丞。不是一般的人，你应该很好地招待他。"杜悰并未信李生的话。一日，李生偷偷地对杜悰说："相公，你要有大祸，非马中丞不能救你。我恳求你趁这个机会，厚厚地结交他。"杜悰听了后大吃一惊，这才相信了李生的话。这天，马埴要出发上路了，杜悰送给马埴一笔巨款，并且还派邸吏给马埴在京城内买了房子。这样，马埴生活上的一切费用都不缺了。马埴是到了京城以后才知道买房的事情。他很感激杜悰但不知道杜悰的用意是什么。不久，马植授任光禄卿。马埴任光禄卿的消息传到蜀中，杜悰对李生说："马埴到了京城，做了光禄大夫。"李生说："暂时等一等。"稍后，马埴升任大理卿，继而又升刑部侍郎。提任盐铁使。杜悰开始担心害怕。不久，马埴升任宰相。这时，慈安皇后因跟唐宣宗不合突然死去。杜悰是慈安皇后女儿的丈夫。忽然有一天，皇上下一道命令，要仿效当年重臣元载的先例，处罚杜悰--抄家灭门。马埴知道了这事，第二天，上朝面见皇上，千方百计地设法营救杜悰。马埴凭着他能言善辩的才能，终于使皇上回心转意，使这件事情平息下来。

王锷

王锷为辛杲下偏裨，杲时帅长沙。一旦击球，驰骋既酣。锷向天呵气，气高数丈，若匹练上冲。果谓其妻曰："此极贵相。"遂以女妻之。锷终为将相。（出《独异志》）。

【译文】

王锷在辛杲手下做一名偏将。这时，辛杲率军驻在长沙。一天早晨骑马击球。玩到最激烈的时候，王锷向天空呵了一口气，高达几丈，好象白色的绢练直向上冲去，辛杲看见这种情景，回家后，对妻子说："王锷的这种表相，是富贵至极的征兆。"于是把女儿嫁给了王锷做妻子。后来，王锷真做了将相。

窦易直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就业村学。其教授叟有道术，而人不知。一日近暮，风雪暴至。学童悉归家不得，而宿于漏屋之中。寒争附火，唯窦公寝于榻，夜深方觉。叟抚公令起曰："窦秘，君后为人臣，贵寿至极，勉励自爱也。"及德宗幸奉天日，公方举进士，亦随驾而西。乘一蹇驴至开远门，人稠路隘，其扉将阖。公惧势不可进。闻一人叱驴，兼捶其后，得疾驰而出。顾见一黑衣卒，呼公曰："秀才，已后莫忘闾情。"及升朝，访得其子，提挈累至吏中荣达。（出《因话录》）

【译文】

宰相窦易直，小时候叫窦秘。他家境贫寒，在村里小学读书，教他的老师是位老头，有道术。但别人不知道。一天傍晚，突然天气大变，风雪交加，学童们都回不去家，就住在了漏屋子里。因为天冷，大家都争着烤火，只有窦易直在床上睡觉，夜深时才睡醒。老人抚摸着他，让他起来，对他说："窦秘，你以后能做官。你的官位和寿数都极高。你要勤奋学习，自珍自爱啊！"到了唐德宗登极继承皇位时，窦易直刚考中进士，也跟随圣驾西行。窦易直骑一条瘸驴走到开远门，这里人多路窄，又到了快关城门的时候。窦易直看见这情形不敢往前走。这时，听见一个人吆喝驴，又在驴屁股上捶了一下，驴就疾驰奔出城门。窦易直回头看见一个穿黑衣服的兵士，对他喊道："秀才，以后不要忘了今日城门这件事！"到了窦易直做了朝中宰相时，他不忘前情，访察到了黑衣兵士的儿子，不断地提携他，使他在官场中连续升迁，荣耀腾达。

李潼

韦处厚在开州也，尝有李潼、崔冲二进士来谒，留连月余日。会有过客西川军将某者能相术，于席上言："李潼三日内有虎厄。"后三日，处厚与诸客游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后来。冲大呼李云："待冲来，待冲来。"李闻待冲来声，谓虎至。颠蹶，坠下出趾。绝而复苏，数日方愈。及军将回，谓李曰："君厄过矣。"（出《传载》）

【译文】

韦处厚镇守开州。一次，李潼、崔冲两位进士来拜访他，在他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正遇一位西川军的将领路过开州。到韦处厚这里做客。这位将领会相术，在宴席上他说："李潼在三日内有被老虎伤害的灾难。"第三天，韦处厚与各位客人到山寺中游玩，从山上住山下走，这时太阳已经落山。李潼先从山上下来，崔冲落在后面，他大声召呼李潼，喊道："待冲来！待冲来！"李潼错把"待冲来"听成"大虫（按：南方称老虎为大虫。）来"。吓得他一跤跌倒坠落到山脚下。当时昏死过去，后来又苏醒过来，好几天才完全康复。待到这位将领回来时，见到李潼说："你的灾难已经过去了。"

贾餗

贾餗布衣时，谒滑台节度使贾耽。从餗宗党分，更喜其人文甚宏赡，由是益所延纳。忽一日，宾客大会。有善相者在耽座下，又餗退而相者曰："向来贾公子神气俊逸，当位极人臣。然惜哉，是执政之时，朝庭微（明抄本微作彻）变。若当此际，诸公宜早避焉。"耽颔之，以至动容。及太和末，餗秉钧衡。有知者潜匿于山谷间，十有三四矣。（出《杜阳编》）

【译文】

贾餗未做官时，去拜访滑台节度使贾耽。因为贾餗与贾耽有同一宗族的情分，贾耽又喜欢贾餗这个人特别有文才，所以越发愿意招待他。有一天，贾耽大宴宾客。宾客中有位擅长相术的人坐在贾耽下边，在贾餗退下去后他说："贾公子一向是英俊萧洒，超凡脱俗，应当贵至人臣最高一级。然而可惜呵，此人执掌朝政的时候，朝廷里暗中要发生变化。在这个时候，诸位先生应该及早躲避一下。听了相人的话，贾耽点点头，继而很是动情。到了唐文宗太和末年，贾餗掌管选拔人才的大权时，有知道相人说这话的人，十分之三四都隐居在山野间，不出来应选。

娄千宝

浙东李褒闻婺女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发使召之。既到，李公便令止从事厅。从事问曰："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元芳对曰："适见尚书，但前浙东观察使，恐无别拜。"千宝所述亦尔。从事默然罢问。及再见李公，公曰："仆他日何如？"二术士曰："稽山竦翠，湖柳垂阴。尚书画鷁百艘，正堪游观。昔人所谓人生一世，若轻尘之著草，何论异日之荣悴。荣悴定分，莫敢面陈。"因问幕下诸公。元芳曰："崔副使刍言，李推官正范，器度相似。但作省郎，止于郡守。团练李判官服古，自此大醉不过数场，何论官矣。观察判官任毂，止于小谏，不换朱衣。杨损支使评事，虽骨体清瘦，幕中诸宾，福寿皆不如。卢判官纁，虽即状貌光泽，若比团练李判官，在世日月稍久，寿亦不如。副使与杨李三人，禄秩区分矣。"二术士所言，咸未之信，默以证焉。是后李服古不过五日而逝。诚大醉不过数场也。李尚书及诸从事，验其所说，敬之如神。时罗郎中绍权赴任明州，窦弘余少卿（常之子也）赴台州。李公于席上，问台明二使君如何。娄千宝曰："窦使君必当再醉望海亭；罗使君此去，便应求道四明山，不游尘世矣。"后窦少卿罢郡，再之府庭，是重醉也。罗郎中没于海岛，故以学道为名，知其不还也。李尚书归义兴，未几物故，是无他拜。卢纁巡官校理，明年逝于宛陵使幕，比李服古官稍久矣，为少年也。任毂判官才为补缺，休官归圃田，是不至朱紫也。崔刍言郎中止于吴兴郡。李范郎中止于九江。二公皆自南宫出为名郡，是乃禄秩相参。独杨损尚书三十来年，两为给事，再任京尹，防御三峰，青州节度使，年逾耳顺，官历藩垣。浙东同院诸公，福寿悉不如也。皆依娄吕二生所说焉。杜胜给事在杭州之日，问千宝："己为宰相之事何如？"曰："如筮得震卦，有声而无形也。当此之时，或阴人所谮也，若领大镇，必忧悒成疾，可以修禳之。"后杜工为度支侍郎，有直上之望，草麻待宣。府吏已上于杜公门构板屋，将布沙堤。忽有东门骠骑，奏以小疵，而承旨以蒋伸侍郎拜相。杜出镇天平，忧悒不乐去，其失望也。乃叹曰："金华娄山人之言果应矣。"欲令招千宝、元芳。又曰："娄吕二生，孤云野鹤，不知栖宿何处。"杜尚书寻亦终于郓州。钟离侑少詹，昔岁闲居东越，覩斯异术。每求之二生，不可得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浙东道巡察使李褒听说婺州有两个叫娄千宝、吕元芳的女人，身怀异术，能预知人的生死未来。于是，李褒派人去请这两个女人。二位女术士来到后，安排在从事厅休息。从事问她们："我们长官已经位列朝中八大重臣之一，还能升任什么更高的官职啊？"吕元芳回答说："方才见到了李尚书，他还是任先前的浙东道观察使，恐怕没有别的官职授予他。"另一位女术士娄千宝，也是这样说的。这位从事不再问了。待到二位女术士再次见到李褒时，李褒问："我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二位女术士说："会稽山高耸叠翠，湖边绿柳垂阴。李尚书您有画船上百艘，可供您游览观赏这大好的山光水色。古人说，人生一世仿佛象尘土和依附在土地上的小草一样微不足道，谈什么荣华与衰败？荣华与衰败都有定数的，我们不敢当面说给你。"于是，李褒又问他下属幕僚们的未来归宿。吕元芳说："副使崔刍言、正推官李范，这两个人的才能风度差不多。只能做到皇上的侍从官，最后终止在郡守的职位上。团练判官李服古，从现在起，也只能再醉几次酒罢了，还谈什么官职呢？观察判官任毂，只能做个小谏官就再也升不上去了，是穿不上朱服的。支使评事杨损，虽然骨架身体清瘦，但是你这些在坐的幕宾们，论福禄、论寿数，都赶不上他。判官卢纁，虽然现在看来神采奕奕，容光焕发，跟团练判官李服古比较，他还能多担任一段时间官职。但是，他的寿数却没有李判官长。观察副使崔刍言，和杨损、李范三个人，所任官职的品位等级还是有区别的。"二位女术士上述预测，在坐的人都不相信。他们沉默不语，只有等待以后事实来验证。这以后不过五天，团练判官李服古果然死了。真是大醉不过几场啊！李褒和他的那些幕僚们，看到二位女术士的预测果然开始应验了，象敬重神灵一样地敬重她们。这时，郎中罗绍权到明州赴任，少卿窦弘余到台州赴任，途经浙东。李褒在招待他们的宴席上，问二位女术士这两个人的未来如何？娄千宝说："窦大人一定会再来浙东，重新在望海亭上喝醉酒的。罗大人此行一去。恐怕要到四明山上求仙访道，不再漫游尘世了。"后来，窦少卿辞去台州郡守的官职，在返回京城的途中，重到浙东李褒这儿作客，真的应了"重醉"一说。罗郎中死在海岛上，因此，当时娄千宝说他到四明山求道，是知道他不会活着回来的呀！李褒不长时间就回到义兴，一切都和原来一样。以后再也没有被授任其它官职。判官卢纁改任巡官校理，第二年死在宛陵节度使的幕僚任上。他比团练判官李服古多做了一年官，但是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没有李服古的寿数长。判官任毂刚刚升任为皇帝身边的补缺谏官，便辞官不做，回归故里，过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这是没有换上象征显贵的朱衣、紫服啊！郎中崔刍言，在吴兴郡守的位职上离任；郎中李范在九江郡守的位职上离任。二位都是进士出身，都任过名郡的郡守。这是为官的品位等级差不多啊！只有尚书杨损，三十年来，两次任门下省的给事中，两次任京兆尹，防守华州，任青州节度使，年过六十了，还多次担任守国卫疆的重要官职。当年浙江道同为幕僚的其他人，不论是福禄，还是寿数，果然都赶不上杨损！上述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当年的预测。给事中杜胜在杭州，问娄千宝："我升任宰相的事怎么样？"娄千宝回答说："如果占卜到的是震卦，卦象是有声而无形，意思是只听到传言而未成为现实。这时，也许是阴险的小人在背后诬陷你。如果让你去镇守险要的州郡，你一定会郁闷成疾的，你可以用祭祷的办法来消除灾祸。"后来，杜胜升任度支侍郎，确实有青云直上的希望，就等着皇帝颁发任命他为宰相的诏书了。负责修建的官吏已经派人来到杜府按宰相的规格建造房屋，正准备铺设宰相车马通行的黄沙大道时，忽然有位东门骠骑将军，抓住他的一点小过失上告到皇帝那里。于是，皇上颁下诏书任命侍郎蒋伸为宰相，改任杜胜为天平刺史，将他调离京城。杜胜大失所望抑郁不乐地去天平上任，慨叹地说："金华的娄术士预测的话果然应验了啊！"杜胜想召请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二位女术士，行如孤云野鹤一样没有一定的去处，不知道此时她们游方到哪里去了？"过了不多久，杜胜抑郁成疾，病死在郓州。太子少詹事钟离侑，从前闲居东越时，亲眼目睹过娄千宝、吕元芳二位女术士的异术。他每次有请这二位女术士给自己预测一下未来的吉凶福祸，都没有请得到。

丁重

处士丁重善相人。驸马于悰方判盐铁，频有宰弼之耗。时路岩秉钧持权，与之不协。一旦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适至。路曰："某与之宾朋，（明抄本宾朋作从容）处士垂箔细看，此人终作宰相否。"备陈饮馔，留连数刻。既去，问之曰："所见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内。"岩笑曰："见是贵戚，复做盐铁使耳。"重曰："不然，请问于之恩泽，何如宣宗朝郑都尉？"岩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郑为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为相。岂将人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识于侍郎，今日见之，观其骨状，真为贵人。其次风仪秀整，礼貌谦抑。如百斛重器，所贮尚空其半，安使不益于禄位哉。苟逾月不居廊庙，某无复更至门下。"岩曰："处士之言，可谓远矣。"其后浃旬，于果登台铉。岩每见朝贤，大为称赏。由兹声动京邑，车马造门甚众。凡有所说，其言皆验。后居终南山中，好事者亦至其所。（出《剧谈录》）

【译文】

隐士丁重擅长给人相面。驸马于悰刚刚署理盐铁使，就不断有消息传出，说他可能做宰辅。当时，路岩把持着朝廷的重要大权，他与驸马不和。一天，丁重来到路岩在新昌自己置买的府第上，正巧遇到了驸马于悰也来这儿。路岩对丁重说："于驸马我们是朋友。你在门帘里面仔细看看他的面相，最终能不能做宰相？"于是，路岩让家人摆下酒饭，留于悰在这儿饮酒吃饭，盘桓了一段时间。于悰走后，路岩问丁重："你给他看了面相后，觉得怎么样？"丁重说："肯定会做宰相的。而且，就在一个月之内。"路岩笑着说："听说是皇上的贵戚，还是任他的盐铁使吧！"丁重说："不是这样的。我问您，于驸马承受当今皇上的恩惠，照比宣宗皇帝在位时的驸马都尉郑颢如何？"路岩说："又怎么可以相比呢？"丁重说："郑都尉被宣宗皇帝注意很长时间了，但是最后竟然没有做成宰相。难道世上的事情是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吗？我本来不熟悉于侍郎，今天看见他，细观他的骨相，果真是贵人啊。再看他仪容端正，风度秀逸，举止恭谨、谦和、温文尔雅。就象能盛一百斛的巨大容器，现在还空着一半，怎么能让他不再升迁呢？如果超过一个月他还进入不了朝中执掌重任，我再也不登您的门槛了。"路岩说："丁先生的这些话，可谓是说远了。"过了十天，于悰果然登上宰相的重位。这以后，路岩每看到朝中的贤士，都大加称赏丁重，从此丁重的声名惊动了京城，许多乘车的、骑马的人都纷纷来求见他，凡是丁重所说的话，全都应验。后来，丁重在终南山定居下来，但一些好事的还到他那里去。

夏侯生

广南刘仆射崇龟常有台辅之望，必谓罢镇，便期直上。罗浮处士夏侯生有道，崇龟重之，因问将来之事。夏生言其不入相，发后三千里，有不测之事。洎归阙，至中路，得疾而终。刘山甫亦蒙夏生言，示五年行止。事无不验，盖饮啄之有分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广南仆射刘崇龟，常常希望有朝一日能升任宰相，他以为如果辞去镇守的职务，就有希望扶摇直上了。罗浮有位隐士夏侯生有道术，刘崇龟很看重他。因此问他，自己将来的命运如何。夏侯生说刘崇龟不能登上宰相重位，出发后走出三千里，将会遇到危险的事情。刘崇龟辞官回京，走到半路，得病死去。刘山甫也承蒙夏侯生告诉他五年之中如何行动和止息。夏侯生说的事情没有不灵验的。啊，一个人能得到什么，得到多少，那是有定数的！

薛少尹

荆南节度判司空董，（宋欧阳修《五代史·南平王世家》董作薰，下同）与京兆杜无隐，即滑台杜慆常侍之子，洎蜀人梁震俱称进士。谒成中令，欲希荐送。有薛少尹者，自蜀沿流至渚宫。三贤常访之。一日，薛亚谓董曰："阁下与京兆，勿议求名，必无所遂，杜亦不寿。唯大贤忽为人絷维，官至朱紫。如梁秀才者此举必捷，然登第后，一命不沾也。"后皆如其言。梁公却思归蜀，重到渚宫。江路梗纷，未及西泝。淮师寇江陵，渤海王邀致府衙。俾草檄书，欲辟于府幕。坚以不仕为志，渤海敬诺之。二纪依栖，竟麻衣也。薛尹之言果验。（出《北梦琐言》）

【译文】

荆南节度使兼任司空的董某，与京兆尹杜无隐，就是滑台杜慆儿子，和蜀人梁震都是进士出身。他们三人去拜见成中令，希望能被荐上去。有位姓薛的少尹，从蜀顺流而下到了江陵。董、杜、梁三位贤士常去拜访薛少尹。一天，薛少尹对董某说："阁下与杜无隐，不要再谈论求取功名的事了。你们一定不能如愿的，杜无隐还不能长寿。只有有大才能的人，偶然被人重用，才能做到三、四品的官职。如果梁秀才这次去参加科举考试，定能一举成功。然而，他命中注定，不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后来的事情和薛少尹说的一样。梁震思念家乡，在离京返蜀的途中，再次来到江陵。因为江路阻塞，未等梁震逆水西行归蜀，淮军大举进犯江陵。梁震被阻，无法归蜀。渤海王邀请梁震到府衙中，让他起草讨伐淮军的檄文，并想征召他在府中任幕僚。梁震坚决表示不愿步入仕途。渤海王非常敬重梁震的志节，答应了他不任幕僚的要求。梁震第二次到渤海王府时，竟是一名普通的老百姓。薛少尹的话果然应验了。

周玄豹

后唐周玄豹，燕人。少为僧，其师有知人之鉴。从游十年，不惮辛苦，遂传其秘，还乡归俗。卢程为道士，与同志三人谒之。玄豹退谓人曰："适二君子，明年花发，俱为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贵。"来岁，二人果卒。卢果登庸，后归晋阳。张承业俾明宗易服，列于诸校之下。以他人请之，曰："此非也。"玄豹指明宗于末缀曰："骨法非常，此为内衙太保乎。"或问前程，唯云末后为镇帅。明宗夏皇后方事中栉，有时忤旨，大犯槚楚。玄豹曰："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当生贵子。"其言果验。凡言吉凶，莫不神中，事多不载。明宗自镇帅入，谓侍臣曰："周玄豹昔曾言联事。颇有征。可诏北京津置赴阙。"赵凤曰："袁许之事，玄豹所长。若诏至辇下，即争问吉凶，恐近妖惑。"乃合就赐金帛，官至光禄卿，年至八十而终。（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周玄豹，燕地人，年轻时做过和尚。他的老师有预知人未来的能力，他跟随师父云游四方十年，不畏辛苦，于是师父把识别人的秘诀传授给他。后来周玄豹还俗回到家乡。道士卢程，与志同道合的二位朋友一同去拜访周玄豹。周玄豹离开三人，对别人说："方才那两位，明年花开时节，全都死去做了鬼了，只有那位道士，以后能显贵。"第二年，周玄豹说的那二位，果然都死去了。卢道士也真的被选拔担任了官职，后来回到晋阳。后唐明宗未继位时，张承业让明宗换上普通的军服，站在各位小校队列的最后，以别人的身份让周玄豹来看视。"这位不是一般的人。"周玄豹拽着站在队列最后的明宗说："他的骨相非凡，这个人是内衙的太保吗？"有人问这些人的前程如何，周玄豹说："只有站在最末的一位，以后能做镇守使。"明宗的夏皇后，刚刚侍奉明宗时，有时候做事违背明宗的意愿，触怒明宗，而遭到责罚。周玄豹见了后说："这个人有做藩王夫人的福份，能生贵子。"他说的话果然应验了。周玄豹所预测的吉凶祸福，没有不被他说中的，如神仙一般灵验。有关他的事情很多，不一一记述了。明宗皇帝从镇守使进宫继承皇位，他对周围的大臣们说："周玄豹过去曾说过我的事，很准，可以下诏让周玄豹从北京太原经水、陆来京。赵凤劝谏说："袁天纲、许藏秘这二位高明相士所做的事，也是周玄豹所擅长的。如果把他诏到圣上的身边，朝中的大臣们就该都争着来向他问吉凶，恐怕会近于妖言一样地扰乱人心。我看赏赐给他黄金、布帛就可以了。"周玄豹步入仁途一直升任到光禄大夫，八十岁才去世。

程逊

晋太常卿程逊足下有龟文，尝招相者视之。相者告曰："君终有沈溺之厄。"其后使于浙右，竟葬于海鱼之腹。常（常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谓《李固传》云，固足履龟纹，而位至三公，卒无水害。同事而异应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朝太常卿程逊脚下有龟文形的痣，曾经招相士看视。相士告诉他说："你最后将有溺水之灾。"后来，程逊被派往浙西，终于葬身大海，被鱼吞食。一次，谈论起程逊溺水时，有人说《李固传》上记载，李固脚下也有龟纹，然而李固却位列三位执掌朝政的重臣之一，到死也没有遇到水害。同样的事，而应验却不同啊！

卷第二百二十四　相四

王正君　黄霸　卖馅媪　苏氏女　武后　李淳风　杨贵妃　姜皎　常衮　刘禹锡 郑朗　令狐绹门僧　僧处弘　范氏尼　任之良　殷九霞　相手板庾道敏　李参军 龙复本

王正君（相妇人）

汉王莽姑正君许嫁，至期当行时，夫辄死。如此者再。乃献之赵王，未取又薨。后又与正君父稚君善者过相正君曰："贵为天下母。"是时宣帝世，元帝为太子。稚君乃因魏郡尉纳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宣帝崩，太子立正君为皇后，上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为成帝。正君为皇太后，竟为天下母。（出《论衡》）

【译文】

汉朝王莽的姑姑王正君许配给人家，到了应结婚的那天，她丈夫就死了。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就把她进献给赵王。未等娶过去。赵王又死了。后来有位与王正君的父亲王稚君很要好的人来给她看相，说："你这个女儿将来贵为国母。"这时是汉宣帝在位时期，汉元帝是太子。后来，因为王稚君任魏郡的郡尉，太子娶了王正君。太子很宠爱王正君，婚后王正君生下一儿子。汉宣帝驾崩，太子继承帝位，为汉元帝，立王正君为皇后，立王正君的儿子为太子。汉元帝驾崩，太子继承帝位，就是汉成帝。王正君成为皇太后，真的成为国母。

黄霸

黄霸为阳夏游徼，与善相者同车俱行。见一妇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妇人当大富，为封侯者夫人。"公止车，审视之。相者曰："今此妇人不富贵，卜书不用也。"次公问之，乃其傍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为妻。其后次公果大富贵，位至丞相，封为列侯。（出《论衡》）

【译文】

黄霸担任阳夏乡里的游徼小吏时，一日，他与一位擅长相术的人乘坐一辆车同行，途中遇见一个女子，年约十七八岁。相人指着这个女子说："这个女人将来必定大富大贵，成为公侯的夫人。"黄霸停下车，仔细察看这个女子。相人说："如果这个女子将来不富贵，从今以后我再也不给人相面了。"黄霸询问了这个女子，知道她是附近乡里一个巫术人家的女儿，当天就娶了这位女子做妻子。后来，黄霸果然大富大贵，一直升任到丞相被封为列侯。

卖馅媪

唐马周字宾王，少孤贫，明诗传。落魄不事产业，不为州里所重。补博州助教，日饮酒。刺史达奚怒，屡加咎责。周乃拂衣南游曹汴之境。因酒后忤浚仪令崔贤，又遇责辱。西至新丰，宿旅次。主人唯供设诸商贩人，而不顾周。周遂命酒一斗，独酌。所饮余者，便脱靴洗足，主人窃奇之。因至京，停于卖馅媪肆。数日，祈觅一馆客处，媪乃引致于中郎将常何之家。媪之初卖馅也，李淳风、袁天纲尝遇而异之。皆窃云："此妇人大贵，何以在此。"马公寻娶为妻。后有诏，文武五品官已上，各上封事。周陈便宜二十条事，遣何奏之。乃请置街鼓，乃文武官绯紫碧绿等服色，并城门左右出入，事皆合旨。太宗怪而问何所见，何对曰："乃臣家客马周所为也。"召见与语，命直门下省。仍令房玄龄试经及策，拜儒林郎，守监察御史。以常何举得其人，赐帛百匹。周后转给事中中书舍人，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动无不中。岑文本见之曰："吾见马君，令人忘倦。然鸢肩火色，腾上必速，但恐不能久耳。"数年内，官至宰相，其媪亦为妇人。后为吏部尚书，病消渴，弥年不瘳。年四十八而卒。追赠右仆射高唐公。（出《定命录》）

【译文】

唐朝人马周，字宾王，少年时父母双亡，家庭生活非常贫困。马周通晓《诗》、《传》，为人放荡不羁，不能治理家业，不被州里人所看重。补任博州助教后，仍然每日喝酒，刺史达奚很生气，多次责备过他。他一气之下，南行游历曹州、汴州去了。然而，因酒触犯了浚仪县令崔贤，又遭到责辱。马周西行走到新丰时，投宿客栈，店主人只给那些商贩们端酒送菜，对马周却置之不理。于是他命店家上酒一斗，自斟自饮。饮完后，脱下靴子用剩下的酒洗脚，店主人暗暗惊奇。马周到了京城，留宿在卖蒸饼女老板的店铺里。过了几天，他想找个做门客的地方，卖蒸饼的女老板把他引荐到中郎将常何的家中。这位女老板刚卖蒸饼时，李淳风、袁天纲等当时著名的相士曾经遇到过她，并都感到惊异，私下说："这妇人是位大富大贵的人，怎么在这里卖蒸饼呢？"不久，马周娶了这位卖蒸饼的女老板做他的妻子。后来，皇帝颁下诏书：文武官员，五品以上的，各自都要上书奏事。马周不拘陈规，陈述有利国家，合乎时宜的建议二十条，让常何上奏圣上。奏折上有请求在街道设置警夜鼓，和让文武百官都穿上各自应穿的绯、紫、碧、绿等各色朝服，每次早朝都在城门附近等候……这些建议都和圣上的想法完全一致。唐太宗感到奇怪，就问常何怎么想到的这些事情。常何回答说："这些都是我的门客马周提出来的。"唐太宗召见马周问话，让他直接去门下省，让房玄龄考问他明经和策对。之后。授任马周儒林郎，暂时署理监察御史的工作。因为常何举荐马周有功，唐太宗赏赐给他丝织品一百匹。后来，马周又转任给事中、中书舍人。他机智、权变，善于陈述奏进，深识事体，每次行动没有不达到目的的。岑文本见了马周后，说："我见了马周感到他能使人忘记疲倦。但是，马周双肩上耸象老鹰，面呈火红色。这种人一定会很快发达起来，只怕是不能长久啊！"仅仅几年内，马周就升任为宰相，这位卖蒸饼的女老板也做了宰相夫人。后来，马周又任吏部尚书，患了糖尿病，经年不愈，四十八岁时病逝。死后，追赠右仆射唐公。

苏氏女

苏某，信都富人，有女十人，为择良婿。张文成往见焉，苏曰："此虽有才，不能富贵。幸得五品，即当死矣。"魏知古时已及第，然未有官。苏云："此虽形质黑小，然必当贵。"遂以长女嫁之。其女发长七尺，黑光如漆，诸妹皆不及。有相者云："此女富，不啮宿食。"诸妹笑知古曰："只是贫汉得米旋煮，故无宿饭。"其后魏为宰相，每食，一物已上官供。（出《定命录》）

【译文】

苏某，信都的富翁，有十个女儿，他要给女儿们挑选称心如意的女婿。张文成想娶苏家的女儿，前去苏家求婚。苏某说："这个人虽然有才学，但不能富贵。他幸运的话能得个五品官，就该死了。"魏知古当时参加科举考试已经榜上有名，但还没有授任官职。苏某见了他之后说："这个人虽然个子矮小，肤色又黑，但是将来一定能富贵。"于是把大女儿嫁给了他。这位大女儿蓄着七尺长的美发，象漆似的又黑又亮，她的妹妹们都不如她。有位相士给她看相，说："这姑娘生就的富贵相，将来不吃隔夜的饭食。"妹妹们取笑魏知古，说："因为丈夫穷，现买来米煮饭，所以没有隔夜的饭食喽！"后来，魏知古做了宰相，每顿饭，一种食品以上的都是官府里供给。

武后

武士彟之为利州都督也。敕召袁天纲诣京师，途经利州。士彟使相其妻杨氏，天纲曰："夫人骨法非常，必生贵子。"遍召其子，令相元庆、元爽。曰："可至刺史。终亦屯否。"见韩国夫人，曰："此女夫贵，然不利其夫。"武后时衣男子之服，乳母抱于怀中。天纲大惊曰："此郎君男子，神彩奥澈，不易知。"遂令后试行床下，天纲大惊曰："日角龙颜，龙睛凤颈。伏牺之相，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若是女，当为天下主也。（出《谭宾录》）

【译文】

武士彟任利州都督。皇帝下诏书召袁天纲到京城去，途经利州。武士彟让袁天纲给她妻子杨氏看相。袁天纲说："尊夫人的骨相不一般，一定能生贵子。"武士彟把它的儿子全都召唤出来，让袁天纲给他的儿子武元庆、武元爽相面。袁天纲说："这两位公子，官位可以做到刺史，但最后要遇到艰难困苦的。"看过韩国夫人的面相后说："这位姑娘能嫁个富贵的丈夫，然而他命中克夫，对丈夫不利。"当时武则天皇后穿着男孩的衣服，由奶妈抱在怀中，袁天纲看见后，神色为之一震，说："这个小男孩，神色深奥，目光清澈，不容易看透啊！"于是让武后在床下试着走几步，袁天纲大为吃惊，说："额骨中央隆起，形状如日，龙眼、凤颈，这是伏羲的面相，他将来的富贵可以达到人中最高的程度。"袁天纲又转身从侧面看武后，又是大吃一惊，说："如果是女孩，将来必定成为天下人主！"

李淳风

武后之召入宫，李淳风奏云："后宫有天子气。"太宗召宫人阅之，令百人为一队。问淳风，淳风云："在某队中。"太宗又分为二队，淳风云："在某队中，请陛下自拣择。"太宗不识，欲尽杀之。淳风谏不可，"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减皇族无遗矣。"太宗遂止。（出《定命录》）

【译文】

武则天皇后被召入宫时，李淳风向唐太宗进言，说："后宫出现了天子的气象。"唐太宗召集宫人察看，让嫔妃们每一百个人排成一队，问李淳风天子气在哪里，李淳风说："在某队中。"唐太宗让人将这队嫔妃分成两队，李淳风说："在某队中，请陛下自己挑选吧。"唐太宗分辨不出来，想将这队嫔妃全部杀掉。李淳风劝谏太宗皇上说："不可以都杀了，陛下如果留下她。虽然皇位暂时让别人占据着，但是李氏江山可以延长。陛下要是杀了她，会出现一位男人来代替他。那样的话，大唐江山就会减短，李家皇族就会被灭绝啊！"于是，唐太宗不再追究这件事情了。

杨贵妃

贵妃杨氏之在蜀也，有野人张见之云："当大富贵，何以在此。"或问至三品夫人否？张云："不是。""一品否？"曰："不是。""然则皇后耶？"曰："亦不是，然贵盛与皇后同。"见杨国忠，云："公亦富贵位，当秉天下权势数年。"后皆如其说。（出《定命录》）

【译文】

杨贵妃住在蜀中时，有个隐居在山野中的姓张的隐士，看到她时说："这个女孩将来能大富大贵，怎么住在这里呢？"杨家有人问："能做三品夫人吗？"张隐士说："不是。"问："一品夫人吗。"回答说："不是。"问："那么能成为皇后了？"回答说："也不是。然而这女孩尊贵、显赫的程度，跟皇后一样啊！"张隐士看到贵妃的哥哥杨国忠，说："您也是富贵面相，将来能掌握几年朝中大权啊！"后来，杨氏兄妹果然都象张隐士说的那样，一个贵为贵妃，一个官任宰相。

姜皎（僧善相）

姜皎之未贵也，好弋猎。猎还入门，见僧。姜曰："何物道人在此。"僧云："乞饭。"姜公令取肉食与之。僧食讫而去，其肉并在。姜公使人追问，僧云："公大富贵。"姜曰："如何得富贵？"僧曰："见真人即富贵矣。"姜曰："何时得见真人？"僧举目看曰："今日即见真人。"姜手臂一鹞子，直二十千。与僧相随骑马出城，偶逢上皇亦猎，时为临淄王。见鹞子识之曰："此是某之鹞子否？"姜云是。因相随猎。俄而失僧所在。后有女巫至，姜问云："汝且看今日有何人来。"女巫曰："今日天子来。"姜笑曰："天子在宫里坐，岂来看我耶。"俄有叩门者云："三郎来。"姜出见，乃上皇。自此倍加恭谨，钱马所须，无敢惜者。后上皇出潞府，百官亲旧尽送，唯不见姜。上皇怪之。行至渭北，于路侧，独见姜公供帐，盛相待。上皇忻然与别，便定君臣之分。后姜果富贵。（出《定命录》）

【译文】

姜皎还没富贵的时候，喜欢狩猎。一次打猎归来进入家门，见到一位和尚。姜皎问："和尚你在这儿要什么东西啊？"和尚说："请施主布施贫僧一些吃的。"姜皎让人拿肉给和尚吃。和尚吃完离去，那肉竟然还在。姜皎派人将和尚追回来询问。和尚说："您能大富大贵。"姜皎问："怎么样才能得到富贵？"和尚说："见到真人就能富贵了。"姜皎问道："什么时候能见到真人呢？"和尚抬眼看了看姜皎说："今天就能见到真人。"姜皎手臂上架着一只鹞鹰，值二十千钱。他骑马跟随和尚出城去了，正好遇上了唐玄宗也在狩猎。这时的唐玄宗还是临淄王，他看见姜皎臂上架着的鹞鹰，很在行地问："这是你的鹞鹰吗？"姜皎说："是。"于是姜皎跟随临淄王一同打猎。不一会，不知道和尚到哪里去了。后来，有一天有个女巫来到姜皎的家，姜皎问："你说说看，今天有什么人来？"女巫说：今天有天子来。"姜皎笑着说："天子在皇宫里坐着，怎么能来看我呢？"不一会儿有人叩门，说："三郎来了！"姜皎出去一看，原来是那天在一块儿打猎的临淄王。从此以后，姜皎对临淄王倍加恭敬有礼，金钱、马匹，凡是临淄王需要，姜皎都慷慨地奉送，从不吝惜。后来，玄宗皇帝离开潞州，文武百官和亲朋故友都来送行，唯独不见姜皎，玄宗皇帝有些不高兴。待到玄宗皇帝走到渭水北边，只见姜皎在道边陈设帷帐，为他举行隆重送行仪式。玄宗皇帝高高兴兴地与姜皎道别。从此以后，两人便结下了君、臣的缘分。后来，姜皎果然大富大贵。

常衮

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衮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其术。僧云："此事天性，非可造次为传。某尝于君左右，见一人可教。"遍招，得小吏黄彻焉。衮命就学。老僧遂于暗室中，致五色采于架，令自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尽，但熟看之，旬日后，依稀认其白者。后半岁，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以若暗中之视五采，回之白昼占人。"因传其方诀，且言后代当无加也。李吉甫云："黄彻之占，袁许之亚也。"（出《传载》）

【译文】

常衮在福建，有个僧人擅长通过察看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每次推算都象神一样灵验。常衮怜惜僧人年事已高，让他收个弟子继承他的相术。僧人说："这种事全凭天性，不可以轻易地传授给别人。我在你身边的人中，发现有一个可以传授。"常衮召集所有身边的人，这位老僧人选中了一个叫黄彻的小吏，于是常衮让他跟随僧人学习相术。老僧人在一间暗室将五种颜色的丝织品悬挂架上，让黄彻把它们挑选出来。老僧说："一般人都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眼力。只要你仔细地看他，十天以后可以隐约地辨别出白色；半年以后，就能看清楚五种颜色了。"老僧教导黄彻说："如果能在黑暗中辨别清楚五色彩丝，回去就可以在白天为人相面，预测未来了。"于是，老僧人把相面的秘诀传授给黄彻，并且预言说后人没有谁可以超过他。李吉甫说："黄彻相面，仅次于袁天纲和许藏秘！"

刘禹锡

宾客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时事稍异，旦夕有腾趠之势。知一僧术数极精，寓直日，邀之致省。方欲问命，报韦秀才在门。公不得已且见，令僧坐帘下。韦秀才献卷已，略省之，意气殊旷。韦觉之，乃去。却与僧语，僧不得已，吁叹良久，乃曰："某欲言，员外必不惬，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员外后迁，乃本行正郎也。然须待适来韦秀才知印处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贬官。韦秀才乃处厚相也，后二十余年，在中书，为转屯田郎中。（出《幽闲鼓吹》）

【译文】

太子宾客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当时的政事，稍稍有点变化，好象在短时间内他就有飞黄腾达的希望。他知道有一位僧人推测人的气数和命运特别灵验。有一次，他在省衙里值夜，把这位僧人请到省衙中来。刘禹锡刚想问僧人自己的官运怎样，忽然有人通报，说韦秀才在门外等候求见。刘禹锡不得已，只好让韦秀才进来相见，让僧人先坐在帘下等候。韦秀才进来后送上自己的文卷，刘禹锡粗略地看了一下，精神特别不集中，韦秀才发觉后就告退离去。刘禹锡向僧人询问自己的官运。僧人无奈，长吁短叹了许久，才说："我要说的话，员外一定不高兴。您看我还说吗？"刘禹锡说："你尽管说吧"僧人说："员外以后升迁，是你现在职位的正职。但是，得等到方才进来的那位韦秀才掌权以后来安排你。"刘禹锡听后大怒，拱手一揖，请僧人出去。不到十天，刘禹锡被降职。韦秀才就是后来的宰相韦处厚。以后二十多年，韦处厚一直任中书令，主掌朝政。韦处厚为刘禹锡转成屯田郎中这一正职。

郑朗

郑朗相公初举，遇一僧善色。谓曰："郎君贵极人臣，然无进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则一生厄塞。"既而状元及第，贺客盈门，唯此僧不至。及重试退黜，唁者甚众，而此僧独贺曰："富贵在里。"既而竟如年卜。（出《摭言》）

【译文】

宰相郑朗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时，遇到一位擅长通过观察人的气色来推测气数、命运的僧人，对郑朗说："年轻人呵。你的官位能达到人臣的最高一级，但是你没有考中进士的缘分。如果科举考试考中了，你的一生将窘困艰难，不会有好运的。不久，郑朗考中状元，前来祝贺的人挤满了屋门，只有这位僧人没有来。待到复试时，郑朗状元被取消了，人们又纷纷来安慰他。只有这位僧人前来表示祝贺，说："你的富贵就在这里！"过了不久，竟然真的象这位僧人预言的那样，郑朗做了当朝宰相。

令狐绹门僧

令狐赵公绹在相位，马举为泽潞小将。因奏事到宅，会公有一门僧，善声色。偶窥之，谓公曰："适有一军将参见相公，是何人？"公以举名语之，僧曰："窃视此人，他日当与相公为方镇交代。"公曰："此边方小将，纵有军功，不过塞垣一镇。奈何与老夫交代？"僧曰："相公第更召与语，贫道为细看。"公然之。既去，僧曰："今日看更亲切，并恐是扬汴。"公于是稍接之矣。咸通九年公镇维扬，举破庞勋有功。先是懿宗面许，功成，与卿扬州。既而难于爽信，却除举淮南行军司马。公闻之，既处分所司。排比迎新使。群下皆曰："此一行军耳。"公乃以其事白之。果如所言。（出《摭言》）

【译文】

赵国公令狐绹，任宰相时，马举在泽潞担任低级武官。一次，因禀报公事，来到赵国公府上，正遇上赵国公的一位门僧。这位僧人擅长通过观察人的声音、气色，推测出气数、命运。这位僧人偶然看了马举几眼。马举走后，僧人对赵国公说："方才有一位低级武官来拜见您，是什么人？"赵国公把马举的姓名告诉了僧人，僧人说："贫僧暗中仔细观察了这个人，以后将接替您为一方镇守使。"赵国公说；"他不过是一名边塞地方的低级武官，纵然有军功，也不过担任边塞的总兵而已，怎么能接替我的职位？"僧人说："大人姑且再召他进来，再和他说几句话，贫僧再仔细看看。"赵国公同意了，又召马举进来。不一会儿，马举走了，僧人说："这次看得更真切了，恐怕是在扬州或汴州接替你。"于是赵国公较好地接待了马举。唐懿宗咸通九年，赵国公镇守维扬（即扬州），率兵剿灭庞勋有功。当初，懿宗皇帝当面许诺，功成之后。授任他为扬州节度使，过后又很难做到不失信，却解除他代理节度使的职务，任用他为淮南行军司马。赵国公听说后，立即处理他所管辖的工作，准备迎接新任节度使的到来。赵国公的部下都问："这是要出发吗？"赵国公就把当年僧人看相的事情告诉了他们。事情果然象当年僧人所预测的那样，接替令狐绹的新任扬州节度使正是马举。

僧处弘

僧处弘习禅于武当山。王建微时贩鹾于均房间，仍行小窃，号曰贼王八。处弘见而勉之曰："子他日位极人臣，何不从戎。别图功业。而夜游昼伏，沾贼之号乎？"建感之，投忠武军，后建在蜀。弘拥门徒入蜀。为构精舍以安之，即弘觉禅院也。江西钟傅微时亦以贩鹾为事，遇上蓝和尚教其作贼而克洪井。自是加敬，至于军府大事，此僧皆得参之也。（出《北梦琐言》）

僧人处弘在武当山出家，学习禅理、禅法、禅学。王建未发达时，在均房一带贩卖盐，还小偷小摸，绰号"贼王八"。处弘看见王建勉励他说；"你日后能为人臣子的最高一级，你为什么不去参军，另建功业，而非要象现在这样夜里出游，白天藏起来，让人骂你是贼呢？"王建很感激处弘僧人，听从了他的劝告，参加了忠武军。后来，王建在蜀中称王，建立前蜀。处弘僧人带领门徒也来到了蜀中，王建给他们营造了僧舍让他们居住，就是现在的弘觉禅院。江西的钟傅贫寒时也以贩卖盐为职业。他遇到了上蓝和尚，教他做贼，而克洪井。从此，王建更加敬重处弘僧人，甚至军国大事，僧人处弘全都参加。

范氏尼

天宝中，有范氏尼，乃衣冠流也，知人休咎。鲁公颜真卿妻党之亲也。鲁公尉于醴泉，因诣范氏尼问命曰："某欲就制科，再乞师姨一言。"范氏曰："颜郎事必成。自后一两月必朝拜，但半年内。慎勿与外国人争竞，恐有谴谪。"公又曰："某官阶尽，得及五品否？"范笑曰："邻于一品，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鲁公曰："官阶尽，得五品，身着绯衣，带银鱼，儿子补斋郎，某之望满也。"范尼指坐上紫丝布食单曰："颜郎（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衫色如此，其功业名节称是。寿过七十。已后不要苦问。"鲁公再三穷诘，范尼曰："颜郎聪明过人，问事不必到底。"逾月大酺。鲁公是日登制科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因押班。中有喧哗无度者，命吏录奏次，即歌舒翰也。翰有新破石堡城之功，因泣诉玄宗。玄宗坐鲁公以轻侮功臣，贬蒲州司仓。验其事迹，历历如见。及鲁公为太师，奉使于蔡州。乃叹曰："范师姨之言，吾命悬于贼必矣！"（出《戎幕闲谈》）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位姓范的尼姑，是有知识的人，能预测人的吉凶。鲁郡公颜真卿的妻子和姓范的尼姑是同族亲戚。鲁郡公在醴泉任县尉时，到姓范的尼姑那里去问自己的前途。说："我想参加科举考试，请求师姨指点迷津，再给我预测一下。范尼姑说："你参加科举考试一定能成功。从现在开始，一两个月内一定能入朝做官。但是在半年之内，要小心，一定不要与外国人争斗，恐怕因此会被贬官或流放。"鲁郡公又问："我的官职最高一级，能得到五品吗？"范尼姑笑着说："接近一品，你的希望怎么这样低呢？"鲁郡公说："官职最高一级能得个五品，身着红色官服，带银鱼袋佩饰，儿子补上个太常斋郎，我就心满意足了。"范尼姑指着座位上的紫色丝布食单说："你穿的官服的颜色就是这样的，你的功业、名节都称得上是好的，寿数超过七十岁。以后不要再苦苦追问了。"鲁郡公再三追问，范尼姑说："你这个人聪明过人，问事不要追根问底。"过了一个月，正逢国家喜庆之日，举国同庆。这一天鲁郡公科举考中高等，授任长安尉。过了不几个月，升任监察御史，于是在百官朝会时担任领班。一次朝会，有个人无节制地恣意喧哗，鲁郡公让吏录奏了一本。这个人原来是胡人哥舒翰。哥舒翰因为新近攻破石堡城有功，就哭泣着向玄宗诉苦。唐玄宗判鲁郡公轻侮功臣罪，将他贬职为蒲州司仓。范尼姑的预言果然都应验了，桩桩件件，好象就在眼前。鲁郡公任太师时，奉命出使蔡州。他感叹地说："范师姨说得不错，我的命必定操在贼人手里啊！"

任之良

任之良应进士举，不第，至关东店憩食。遇一道士亦从西来，同主人歇。之良与语，问所从来。云："今合有身名称意，何不却入京？"任子辞以无资粮，到京且无居处。道士遂资钱物，并与一贴，令向肃明观本院中停。之良至京，诣观安置。偶见一道士读经，谓良曰。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因上表，请以玄元皇帝生日燃灯。上皇览表依行，仍令中书召试，使与一官。李林甫拒，乃与别敕出身。（出《定命录》）

【译文】

任之良参加进士的科举考试，没有考中，到关东店休息，吃饭。在店中遇见一位道士也是从西边来的。和店主人坐在一起休息。任之良走上前与道士说话，问他从什么地方来。道士说："现在应该是你名誉和地位都称心如意的时候了，为什么不回转京城去？"任之良推辞说因为没有盘缠，到了京城又没有地方住。于是道士资助他钱与物品，并给他一张名片，让他到肃明观本院中住。任之良返回京城，来到肃明观中住下来，偶然遇见一道士正在读经。道士对任之良说："太上老君二月十五日生。"于是任之良上奏一份表章，奏请在太上老君生日这天为他燃灯祝寿。玄宗皇帝看完奏章后，采纳了这项建议，还让中书令召见任之良来面试。根据他的才能授任他一个官职。中书令李林甫没有遵从皇帝的旨意，却把官职授给了另一个人。

殷九霞

张侍郎某为河阳乌重裔从事，同幕皆是名辈。有道流殷九霞来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鉴。乌公问己年寿官禄，九霞曰："司徒贵任蕃服，所望者秉持钧轴，封建茅土。唯在保守庸勳，苞贮二义。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遍问宾僚，九霞曰："其间必有台辅。"时乌公重一裴副使，应声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当如尊旨。以某所观，即不在此。"时夏侯相孜为馆驿巡官，且形质低粹。乌因戏曰："莫是夏侯巡官？"对曰："司徒所言是矣。"乌公抚掌而笑曰："尊师莫错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无意于名宦金玉。盖以所见，任真而道耳。"乌公曰："如此则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贵达者为谁？"曰："张支使虽不居廊庙，履历清途，亦至荣显。"既出，遂造张侍郎所居，从容谓曰："支使神骨清爽，气韵高迈。若以绂冕累身，止于三二十年居于世俗。傥能摆脱嚣俗，相随学道，即二十年内白日上升。某之此行，非有尘虑，实亦寻访修真之士耳。然阅人甚多，无如支使者。"张以其言意浮阔，但唯唯然。将去复来，情甚恳至。审知张意不回，颇甚嗟惜。因留药数粒，并黄纸书一缄而别云："药服之可以无疾，书纪宦途所得，每一迁转，密自启之。书穷之辰。当自相忆。"其后谯公显赫令名，再居台铉。张果践朝列，出入台省，佩服朱紫，廉察数州。书载之言，靡不祥悉。年及三纪，时为户部侍郎。纸之所存，盖亦无几。虽名位通显，而齿发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话于亲知，追想其风，莫能及也。（出《剧谈录》）

【译文】

侍郎张某任河阳乌重裔的从事，同他一起在乌重裔这里做幕僚的都是很有名气的人。其中有位道士殷九霞，来自青城山，他有预测人未来的能力。乌重裔向他问自己的年寿和官禄。殷九霞说："司徒您已经是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您所希望的不就是能执掌大权，封侯列士吗！只要您保持住功勋，积聚仁义，您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之后，乌重裔又询问每个宾僚的情况，殷九霞说："其中肯定有人将来能做宰相。"当时乌重裔特别器重一位裴副使，他接过殷九霞的话头问："裴中丞能做宰相不？"殷九霞说："如果按现在的人事情况来说，该象您的意愿那样。但是以我所见，就不是这样了。"当时宰相夏侯孜任官驿巡官，又相貌不佳，因此乌重裔戏谑说："莫不是夏侯巡官？"殷九霞回答说："司徒说对了！"乌重裔拍手笑着说："大师没看错吗？"殷九霞说："我是山野之人，早修正道，无意于功名利禄，只是将我的看法，都真实地说出来罢了。"乌重裔说："这样说来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那么，其次能显贵发达的是谁呢？"殷九霞说："张支使虽然不是朝廷正式任职的官员，经历清贵的仕途，也能达到荣耀显贵。"殷九霞从乌重裔那里出来，立即到张支使的住处去，从容地对他说："张支使您神骨清爽，气韵高逸，如果在官场中操劳，也就是在尘世间生活那么二三十年。如果您能够摆脱尘世的喧嚣，跟随我一起学道，二十年内就能炼成仙，升入天界。我这次来，并非有贪恋红尘的念头，实在是为了寻访能够修行成道的人啊。然而，我看了很多人，没有象支使您这样与道家有缘的人啊！"张支使认为殷九霞的话是有意虚浮夸张，只是点头称是而已。殷九霞刚离开河阳就又返回来，用心特别真诚恳切。当他看到支使心意没有改变，颇为感叹婉惜。于是留下几粒药和黄纸书一册，向张支使告辞说："服用这药可以不生病，黄纸书上记载着你在仕途上应该得到的。每次升迁或转任，你就秘密地把书打开看看，上面是怎么记载的。待到这本书都看完的时候，你再好好想想今天的事情吧。"后来，夏侯孜显赫扬名，继而位居宰辅重臣。张支使果然成为朝廷正式授任的官员，在御史台和中书省门下任职，身着代表显赫地位的朱、紫朝服，视察过好几个州府，道士留下的那册书上记述的都很详细。到了第三十六年，张支使做了户部侍郎，书上的记载已经所剩无几了。这时，张支使虽然已经功成名就，通达显贵，但是也已经齿落发白了。张支使每当把当年殷九霞劝他入道修行的事情，讲给亲属和朋友听时，回忆起殷九霞道士当年的仙风道骨，再看看老朽的自己，真是没法相比啊！"

相手板庾道敏

宋山阳王休祐屡以言话忤颜。有庾道敏者善相手板。休祐以手板讬言他人者，庾曰："此板乃贵，然使人多忤。"休祐以褚渊详密，乃换其手板。别日，褚于帝前称下官，帝甚不悦。（出《酉阳杂俎》）

【译文】

宋时山阳人王休祐多次因为说话触犯皇上。有位叫庾道敏的人，擅长相看官员们上朝拿的手板。王休祐让别人把自己手板拿给庾道敏相看。庾道敏说："这块手板是贵相，但是能使主人触犯皇上。"王休祐与褚渊非常熟悉关系密切，就和他换了手板。另外有一天，诸渊手持这只手板上朝，在皇上面前称自己为"下官"，皇上非常不高兴。

李参军

唐李参军者善相笏，知休咎必验，皆呼为李相笏。盐铁院官陆遵以笏视之。云："评事郎君见到。"陆遵笑曰："是子侄否？"曰："是评事郎君。"陆君曰："足下失声名矣，某且无儿。"乃更将出帘下看："必有（明抄本有作不）错。"陆君甚薄之，以为诈。陆君先有歌姬在任处，其月有妊，分娩果男子也。（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逸史》）

【译文】

唐朝有位李参军，擅长相看手板，能够从手板上预测出吉凶祸福，而且每次都很灵验，大家都称他为"李相笏"。盐铁院的官员陆遵拿着笏板让他相看。李参军说："你的儿子要来了。"陆遵听后笑着说："是侄儿吗？"李参军说："是你的儿子！"陆遵说："阁下你可要丢名声了，我没有儿子。"李参军拿着笏板走到门帘处光线明亮的地方仔细看看，说："你一定有问题。"陆遵很瞧不起李参军，认为他在骗人。先前，陆遵在他任职的地方与一位歌妓住在一起。这位歌妓已经身怀有孕，不久后果然为陆遵生一个男孩。

龙复本

开成中，有龙复本者无目，善听声揣骨。每言休咎，无不必中。凡有象简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禄年寿。宋祁补缺有盛名于世，缙绅之士无不倾属。屈指翘足，期于贵达。时永乐萧相置亦居谏署，同日诣之，授以所持竹笏。复本执萧公笏良久，置于方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补缺者曰："长官笏。"宋闻之不乐。萧曰："无凭之言，安足介意。"经月余，同列于中书候见宰相。时李朱崖方秉钧轴，威镇朝野。未见间，伫立闲谈。互有谐谑。顷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回顾左右曰："宋补缺笑某何事？"闻之者莫不心寒股慓。未旬曰，出为清河县令。岁余，遂终所任。其后萧公扬历清途，自浙西观察使入判户部，非久遂居廊庙。俱如复本之言也。（出《剧谈录》）

【译文】

唐文宗开成年间，有位叫龙复本的人双目失明，擅长用辨别声音，揣摸骨骼的方法推断人的吉凶祸福。每次推断都非常准确，事后一定应验。凡是象牙手板、竹手板，他只需放在手上把玩一会儿，一定能测出人的年寿、官禄。补缺宋祁在当时负有盛名，士大夫们没有不想跟他交往的，很快就可望显贵发达。当时永乐人萧相置也在谏署衙门，一天宋祁与萧相置一同到龙复本那里去，把他们用的手板给龙复本，让他揣摸、推断。龙复本拿着萧相置的竹手板揣摸了很长时间，把竹手板放在书案上，说："这是宰相用的手板！"然后摸宋祁用的手板，说："这是长官用的手板！"宋祁听了后很不高兴。萧相置对宋祁说："没有根据的话，何必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宋祁与萧相置二人同时升任中书省，一块等候宰相接见。当时，李朱崖刚刚任职宰相掌管朝廷大权，声威震摄朝野。宋、萧二人在等待接见的时间里，站着闲聊，相互开着玩笑。不一会儿，李丞相突然从里面走出来。正赶上宋祁用竹手板遮着脸，笑声不止。李朱崖很注意地看了看宋祁，回头问身边的人，说："宋补缺笑我什么事？"听到李朱崖这样问，没有人不胆寒心惊，双腿颤抖。这件事过去不到十天，宋祁被派出京城，到清河县任县令，一年以后死在任上。后来，萧相置官运亨通，从浙西观察使调入京中主持户部的工作。不久，升任宰相，主掌朝政。一切都如龙复本所预测的那样。

卷第二百二十五　伎巧一

因祗国　葛由　鲁般　弓人　燕巧人　云明台　淫渊浦　新丰　张衡　王肃 凌云台　陈思王　吴夫人　区纯　水芝欹器　兰陵王　僧灵昭　七宝镜台

因祗国

周成王五年，有因祗国去王都九万里，来献女功一人。善工巧，体貌轻洁。披纤罗绣縠之衣，长袖脩裾，风至则结其衿带，恐飘摇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织，以五色丝内口中，引而结之，则成文锦。其国人又献云昆锦，文似云从山岳中出也；有列堞锦，文似云霞覆城雉楼堞也。有杂珠锦，文似贯珮珠也；有篆文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锦，文似罗列灯烛也；幅皆广三尺。其国丈夫，皆勤于耕稼。一日锄十顷之地。又贡嘉禾，一茎盈车。故时俗四言诗曰："力耕十顷。能致嘉颖。"（出《拾遗录》）

【译文】

周成王五年时，离京城九万里，有一个因祗国，进献来一位做女红的人。她不仅手巧，擅长女红，而且体态轻盈，相貌皎洁。她身着细薄透气绣花绉纱的、长袖的宽大衣服，轻风拂来衣襟飘带飘拽缠绕，飘飘然让人担心她会站立不住。她特别擅长纺织，把五色丝放在口中，拉引出来便织成有花纹的彩锦。因祗国人还进献了云昆锦，花纹好象彩云从山岳中飘飘而出；有列堞锦，图案有如云霞飘浮在城墙上；有杂珠锦，图纹有如一串串珍珠；有篆文锦，纹形象大篆文字；有列明锦，锦上的花纹象排列的烛灯。这些锦，幅宽全都是三尺。因祗国的男人，全都辛勤地在田野里耕做庄稼，一天能锄十顷地。因祗国还进献了生长得特别茁壮的庄稼，一株能装满一车。所以民间流传一首诗说："努力耕田十顷，长出硕大的谷穗！"

葛由

葛由，蜀羌人。能刻木为羊卖之。一旦乘羊入蜀城，蜀之豪贵，或随之上绥山。绥山高峻，在峨眉之西。随者皆得道，不复还。故里语曰："得绥山一桃，虽不能仙，亦足以豪。"山下多立祠焉。（出《法苑珠林》）

【译文】

葛由，蜀地羌族人。能用木头刻制成羊，到集市上去卖。一天，葛由驾着木羊进入蜀城，城里的豪门贵族中有的人跟随葛由上了绥山，绥山高大险峻，在峨眉山的西边。跟随葛由上绥山的人，全都得道成仙，不再回来。所以俚语说："得到绥山一挑，虽不能成仙，也完全可以成为富豪！"绥山下边，修建了许多祠庙。

鲁般

鲁般，敦煌人，莫详年代。巧侔造化。於凉州造浮图，作木鸢，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诘之，妻具说其故。其父后伺得鸢，楔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般又为木鸢乘之。遂获父尸。怨吴人杀其父，于肃州城南，作一木仙人，举手指东南，吴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为也。赍物巨千谢之。般为断其一手，其月吴中大雨。国初，土人尚祈祷其木仙，六国时。公输班亦为木鸢，以窥宋城。（出《酉阳杂俎》）

【译文】

鲁般，敦煌人，生死的年代不祥。他心思精巧，善于创造。他在凉州建造佛塔时，造了一只木鸢，敲击机关三下，木鸢就可以飞动，他就乘着木鸢飞回家。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他的妻子怀孕，父母再三追问，他的妻子才说了这一切。后来，他的父亲窥探到木鸢的秘密，敲击机关十多下，乘上它，一直飞到了吴地的会稽。吴人以为鲁般的父亲是妖怪，就杀了他。鲁般重又造一只木鸢，乘上它飞到吴地，找到了父亲的尸体。鲁般怨恨吴人杀了他的父亲，回来后在肃州城南，造了一个木仙人，让他的手指指东南吴地方向。于是，吴地大旱三年。吴地的一位占卜术士，占卜后说："吴地大旱，是鲁般干的呵。"于是吴人带着许许多多的物品来向鲁般谢罪。鲁般断去木仙人一指，这个月吴地就下了大雨。建国初期，当地人还祈祷过这个木仙人。战国时期，公输班也造过木鸢，用它来探视宋国的情况。

弓人

宋景公造弓，九年乃成而进之。弓人归家，三日而卒。盖匠者心力尽于此弓矣。后公登兽圈之台，用此弓射之，矢越西霸之山，彭城之东，余劲中石饮羽焉。（出《淮南子》）

【译文】

宋景公让一位弓人造弓，九年才造成。造成后这位弓人将弓进献给景公，回到家里三天后就死了。唉，这是造弓人的心与力全都用在弓上了！后来，宋景公登上兽圈台，用这张弓射兽。弓矢穿过西霸山，一直飞到彭城的东部，剩下的余力射中石头，箭身没入石中，连箭尾的羽毛都隐没不见了。

燕巧人

燕王征巧术人，请以棘之端为沐母猴。母猴成，巧人曰："人主欲观之，必半岁不入宫，不饮酒食肉。而霁曰出，视之宴阴之间，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见矣。"燕王恩养，不能观也。（出《艺文类聚》）

【译文】

燕王征召有技艺的术士，让他用棘刺的尖端做沐浴的母猴。母猴做成了，艺人说："大王要看沐浴的母猴，必须半年不到后宫去。不能饮酒，不许吃肉，而且要在雨后太阳出来时，寻找没有阳光的地方，才可以看见棘刺做成的母猴。燕王不能看到那母猴，就把艺人很好地供养着。

云明台

始皇起云明台，穷四方之珍木，天下巧工。南得烟丘碧树，郦水燃沙，贲都朱泥，云冈素竹；东得葱峦锦柏，缥檖龙杉，寒河星柘，岏山云梓；西得漏海浮金，浪渊羽璧，条章霞桑，沈唐员筹；北得冥阜乾漆，阴坂文梓，褰流黑魄，暗海香琼。珍异是集。有二人皆虚腾椽木，运斤斧于云中。子时起功，至午时已毕。秦人皆言之子午台也，亦言于子午之地。各起一台。二说有疑。（出《拾遗录》）

【译文】

奏始皇建造云明台，用尽了四方珍贵的木材、天下的能工巧匠。从南方运来烟丘的碧树、郦水的燃沙、贲都的朱泥、云冈的素竹；从东部伐得葱峦锦柏、缥檖龙杉、寒河星柘、岏山云梓；从西部采到漏海的浮金、浪渊的羽璧、条章的霞桑、沈唐的员筹，从北方运进冥阜的干漆、阴坂的文梓、褰流的黑魄、暗海的香琼。将普天下的珍奇异宝，都集在了这里。在建造云明台时，只见有两个人悬空在椽木上边，在云中挥舞着板斧做工。从半夜起开始干。到第二天中午就完工了。所以秦人都把这座台子叫"子午台"。也有的说，是在子与午两个地方各建造一座台子。这两种说法都不可信。

淫渊浦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从地而出，以成渊，故曰淫泉也。或言此泉甘软，男女饮之则淫。其水小处可滥觞褰涉，大处可方舟沿泝，随流屈直。其水激石之声，似人之歌笑，闻者令人淫动，故俗为之淫泉。时有凫雁，色如金，群飞戏于沙濑。罗者得之，乃真金凫也。昔秦破郦山之坟，行野者见金凫向南面，飞至淫泉。宝鼎元年，张善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凫，以献太守张善。善博识多通，考其年月，既是秦始皇墓金凫也。昔始皇为冢，敛天下瑰异，生殉工人。倾远方奇宝于冢中。为江海川渎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沉檀为舟楫，金银为凫雁，以琉璃杂宝为龟鱼。又于海中作玉象黥鱼衔火珠为星，以代膏烛。光出冢间，精灵之伟也。皆生埋巧匠于冢里。又列灯烛如皎日焉。先所埋工匠于冢内，至被开时皆不死。巧人于冢里，琢石为龙凤仙人之像，及作碑辞赞。汉初发此冢，验诸史传，皆无列仙龙凤之制，则知生埋匠者之所作也。后人更写此碑文，而辞多怨酷之言，乃谓"怨碑"。史记略而不录矣。（出《拾遗录》）

【译文】

日南郡的南边，有淫泉水流入河中。说是淫泉的水是从地里浸淫出来，聚集在一块儿形成一眼泉，所以叫淫泉。也有的说，这泉水水质甜软，男人与女人喝了就淫乱。淫泉的发源地，水少又浅，撩起衣服就可以淌过去。水大的地方可以两条船并排而行，忽而弯曲，忽而笔直，顺流而下。泉水拍激石头声音，仿佛人在歌唱，在欢笑。听到这种声音的人心旌荡漾，顿生淫乱的欲望，所以民间叫它淫泉。当时有一群群金色的野鸭、大雁在淫泉的沙滩上或水中戏嘻着，有人用捕鸟的网捕获到了野鸭，竟是真金的。秦末农民起义毁坏郦山陵墓，有人在野外行走，看见金野鸭向南面飞去，一直飞到了淫泉。吴末帝宝鼎元年，张善做日南郡的太守。当时有郡民得到金野鸭，献给了太守张善。张善知道得多，懂得的广，考证制做它的年月，正是秦始皇墓的金野鸭。当年秦始皇为自己修建郦山陵墓，聚敛天下奇瑰异宝。陵墓建成以后，建造陵墓的工人活着就被埋进里面，做了他的殉葬品。秦始皇陵中埋藏着所有从远方运来的奇珍异宝。墓中修造了江、海、川、沟渠并且错落建造了一些假山。水中的船只是用沙棠沉檀木做成的，用金、银做野鸭大雁，用各种琉璃宝石做成龟、鱼。又在海中做玉象，黥鱼口里衔着火齐珠当作星辰，用来代替蜡烛。光芒四射，满冢生辉，精灵之气宏伟壮观。建造陵墓的能工巧匠都被活埋在里面。墓中还排列着许多灯烛，光芒耀眼，仿佛明亮的太阳一般。先前埋在墓内的工匠，到墓被打开时全都没有死。这些能工巧匠们，在墓内把石头雕琢成龙凤仙人的象，并作辞刻碑以告后人。汉朝初年发掘这个陵墓时，查验各种史与传，全都没有龙凤仙人守丧的记载，就知道是被活埋在里面的匠人所做的，后人又将这些事情写成碑文刻在碑上。而且文辞多是憎怨始皇残酷的话语，就称作"怨碑"。司马迁写《史记》时，把这一段省略去，没有记录在里面。

新丰

高祖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街巷栋宇，物色如旧。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鸡鸭于通衢望途，亦竟识其家。匠人朝宽所为也。移者皆喜其似而怜之，故竞加赏赠，月余致累百金。（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高祖七年，因太上皇思乡，于是汉高祖刘邦命令在骊邑按着丰县街里的格式建造新城，称作新丰，并迁来了丰县的老百姓。新城的大街小巷，房屋建筑，各色什物都和原来丰县的一样。男女老少，手拉着手相搀扶着聚集路边，他们一看便各自认出了自家的房子。把狗羊鸡鸭放在四通八达的大道上，它们也都争抢着往自己的家里跑。这一切都是匠人朝宽仿效丰县建造的。这里的一切都和丰县一样，从丰乡移居到这里的人非常高兴，并且很爱惜这里的一切。所以大家都比赛着加倍赏赐或赠送礼物给朝宽。一个多月，朝宽便收到了价值百金的礼物。

张衡

后汉张衡字平子，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之，圆径八尺，盖合隆起，形如酒樽，饰以篆文及山龟鸟兽之状。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八龙首，各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樽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震，则樽动机发，龙吐丸而蟾蜍衔之。震动激扬，伺者因此觉知。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动之所在。仪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曾一龙发机而地不动。京师学者，初咸怪其无征。数日驿至，果地动。于是皆服其神妙。（出《后汉书》）

【译文】

后汉人张衡，字平子。他制造了一台候风地动仪。地动仪是用精炼的铜铸成的。圆径八尺，盖合高隆起来，形状象个大酒杯。上面绘制有篆文、山龟、鸟兽等图案作为装饰。中间有一根总柱和周围八根分柱用机关相连接。外有八个龙头。每头龙口中含一枚铜丸，下面有蹲伏着的蟾蜍，张口接着。它的小机关制作精巧，都藏在樽的里面，盖上盖后，非常严密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就引起樽动，牵引里面机关起动，龙吐铜丸，落在蟾蜍口中。震动激烈，观察它的人就知道有了情况。一头龙的机关发动，而另外七头不动，找出它的方向，就知道了地震发生在哪里。地动仪测地震非常准确，好象神物一般。在史书、典籍的记载中从来没有过象候风地动仪这样的仪器。曾经有一次，有一头龙的机关发动了，而它所指方向的地方没有发生地震。当时，京城中的学者们，一开始都责怪地动仪测出的结果不准确。几天后，驿吏来报，那个地方果然发生了地震。于是人们都信服地动仪的神妙！

王肃

王肃造逐鼠丸。以铜为之，昼夜自转。（出《酉阳杂俎》）

【译文】

王肃造驱鼠丸，用铜做成的，白天黑夜不停地自己转动。凌

云台

凌云台楼观极精巧。先称平众材，轻重当宜，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恒随风摇动，而终无崩殒。魏明帝登台，惧其势危，别以大材扶持之，楼即便颓坏。论者谓轻重力偏故也。（出《世说》）

【译文】

凌云台建造的非常精巧。在建造这座楼台时，先把所有的材料，都称量平衡好，使它们轻重得当，然后再开始建造。这样。相互之间就连极轻微重量的负担都没有。凌云台虽然高峻，却常常随风摇动，而且竟然没有塌陷。魏明帝曹叡要登凌云台，却惧怕它那高耸入云，随风摇动欲倒的样子，就让另用大材支撑住它。不料这时，楼台却立刻倒塌毁坏了。当时有人评论这件事说：这是轻重力量不平衡造成的啊！

陈思王

魏陈思王有神思，为鸭头构浮于九曲酒池。王意有所劝，鸭头则回向之。又为鹊尾杓，柄长而直，王意有所到处，于樽上镟之，鹊则指之。

【译文】

魏人陈思王常常有奇想，他制做了一柄鸭头形状的杓子，把它放在九曲酒池里，陈思王心里想让谁喝酒，鸭头就旋转到那个人的方向。陈思王还制做了一柄鹊尾形状的杓子，它的把又长又直。陈思王心中想到哪里，在酒杯上旋转杓子，鹊尾就指向哪里。

吴夫人

吴主赵夫人，赵达之妹也。善画，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为云龙虬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谓之"机绝"。孙权常叹魏蜀未夷，军旅之隙，思得善画者，使图作山川地势军阵之像。达乃进其妹。权使写九州江湖方岳之势，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宝。妾能刺乡。"列万国于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乃进于吴主。时人谓之"针绝"。虽棘刺木猴，云梯飞鸢，无过此丽也。权居昭阳宫，倦暑，乃褰紫绡之帷。夫人曰："此不足贵也。"权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穷虑尽思，能使下绢帷而清风自入，视外无有蔽碍。列侍者飘然自凉。若驭风而行也。"权称善。夫人乃析发，以神胶续之。神胶出郁夷国，接弓弩之断弦者。百断百续，乃织为罗縠。累月而成，裁之为幔。内外视之，飘飘如烟气轻动，而房内自凉。时权尚在军旅，常以此幔自随，以为征幕。舒之则广纵数丈，卷之则可内于枕中。时人谓之"丝绝"。故吴有三绝，四海无俦其妙。后有贪宠求媚者，言夫人多耀于人主，因而致退黜。虽见疑坠，犹存录其巧工。及吴亡，不知所在。（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吴主孙权的一位夫人赵氏，是赵达的妹妹，擅长绘画。她的画精巧美妙，没有第二个人可以达到她的水平。赵夫人能在手指中间，用彩丝织成云龙、虬凤图案的锦，大的一尺多，小的见方只有一寸，宫中称为"机绝"。孙权常常慨叹没能铲除魏、蜀两国，在行军打仗的空闲时间里，很想得到一位擅长绘画的人，能绘制出一幅有山川、地貌，供行军布阵用的图像来，赵达就把他的妹妹进献给孙权做了夫人。孙权让她绘制全国江湖、四方山岳的形势图，夫人说："丹青的颜色，很容易退掉，不可能长久保存，我能刺绣。"于是，赵夫人把所有国家都绣在一块帛上，上面还绣着五岳、河海、城市及行军布阵的图案，然后把它献给了孙权。当时的人称它为"针绝"。虽然有用棘刺木刻的木猴、有公输班造云梯，有制作精美的风筝，但是没有比它更珍稀瑰丽的。孙权住在昭阳宫，忍受不了夏天的炎热，就卷起了紫绡幔帐，赵夫人看见后，说："这还不够宝贵的。"孙权让夫人说明是什么意思，赵夫人回答说："我要绞尽脑汁想出个好办法，让帷幔放下来时，清风也能吹进去，从外面看并没有什么遮挡、障碍，各位侍者也感到很凉爽，飘飘然仿佛驾御着轻风一路行走一般。"孙权说很好。于是赵夫人剖开发丝，然后用神胶把它们粘接起来。神胶出产在郁夷国，是用来粘接弓弩断弦的，不论断成多少段用神胶都能把它接上，特别有神效。赵夫人就用这经过剖制、粘接起的发丝织成绉纱。几个月后完工，裁剪缝制成帷幔。无论是从里、还是从外面看它，都象烟气似的轻轻飘动，而且房间里自然变得清幽凉爽。当时，孙权还亲自带兵行军打仗，常把这幅帷幔带在身边，做为行军的幕帐。这幅帷幔舒展开时长宽好几丈，卷起来可以放在枕头里面。这时人称它做"丝绝"。所以吴有三绝。四海之内再没有第二种同它们一样绝妙的稀世珍宝了。后来有为求受到宠幸而谄媚的人，诬谄她说，赵夫人总爱在大王面前炫耀自己。因而招到祸患被废除。赵氏虽然因被怀疑，而失去了人主夫人的地位，但是做为技艺高超的工匠，她被载录在史书上，流芳千古。东吴灭亡时，不知她在什么地方。

区纯

大兴中，衡阳区纯作鼠市。四方丈余，开四门，门有木人。纵四五鼠于中，欲出门，木人辄以椎椎之。（出《晋阳秋》）

【译文】

晋元帝大兴年间，衡阳的区纯做了一个饲养老鼠的游戏器具。它四周长有一丈多，开四个门，每个门前有一个小木人。里面放进四、五只老鼠，老鼠要出门，木人用槌槌老鼠。

水芝欹器

西魏文帝造二欹器。其一为二仙人，共持一钵，同处一盘。盖有山，山有香气。别有一仙人持一金瓶，以临器上，以水灌山。则出于瓶而注于器，烟气通发山中，谓之"仙人欹器"也。其一为二荷，同处一盘，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盈于器。又为凫雁蟾蜍以饰之，谓之"水芝欹器"。二盘各有一床一钵，钵圆而床方。中有人焉，言三才之象也。器如觥形，满则平。溢则倾。置之前殿，以警满盈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三国典略》）

【译文】

北朝时，西魏文帝造了两个欹器，（按祭器的一种）。其中一个是，两个仙人共拿一个钵，同在一个盘中。盘中有山，山散发着香气。另有个仙人手中拿着一只金瓶，站在欹器上居高临下，用水浇山，水从瓶中流出，注入器内，烟气布满山中，称为"仙人欹器"。另一个是两朵荷花同在一个盘中，相距一尺多远，中间有芙蓉，往下垂落到欹器上，把水灌进芙蓉里而流满欹器。又用野鸭、大雁、蟾蜍图案做为装饰，叫它做"水芝欹器"。二盘中各有一床，一钵。钵是圆形的，床是方形的，中间有人，说是天才、地才、人才的象征。欹器形状象装酒的觥，装满水时呈水平状态，水溢出来时就倾斜。把它放在宫中的前殿，用它来警示满与盈。

兰陵王

北齐兰陵王有巧思，为舞胡子。王意欲所劝，胡子则捧盏以揖之。人莫知其所由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北齐的兰陵王有奇巧的构思，制做了跳舞的胡人男子。兰陵王心中想要劝谁喝酒，胡人男子就捧着酒杯向他作揖。人们不知道这里面的道理。

僧灵昭

北齐有沙门灵昭甚有巧思，武成帝令于山亭造流杯池。船每至帝前，引手取杯，船即自住。上有木小儿抚掌，遂于丝竹相应。饮讫放杯，便有木人刺还。上饮若不尽，船终不去。未几，灵昭忽拊心，疑有刀刺，须臾吐血而终。

【译文】

北齐有位叫灵昭的僧人，很有巧妙的构思，奉武成帝的命令在假山亭上建造流杯池。流杯池建成后。武成帝在池边宴饮。池中放置制做精巧别致的小船。小船每次行到武成帝面前，武成帝伸手拿取小船上的酒杯，小船就自己停住，上面有一木制小人一拍手，于是丝竹乐声伴奏。饮完之后放下酒杯，就有木制小人捧着酒杯回去。武成帝如果不饮完杯中酒，小船就一直不离去。不久，灵昭和尚忽然抚摸着胸口，估计是被刀刺了，不一会儿就吐血而死。

七宝镜台

胡太后使灵昭造七宝镜台。合有三十六室，别有一妇人，手各执锁。才下一关，三十六户一时自闭。若抽此关，诸门咸启，妇人各出户前。（出《皇览》，《御览》七一七引作出《三国典略》）。

【译文】

胡太后派灵昭建造七宝镜台。镜台共有三十六个室，另有一个妇人，两只手各拿着一把钥匙。只要旋转一个机关，三十六个室的门同时关闭。如果将钥匙从这个机关里抽出来，各个门全都开启，妇人的影象出现在各个室前的镜子里。

卷第二百二十六　伎巧二

水饰图经　观文殿　刘交　张崇　十二辰车　铜　樽　殷文亮　杨务廉 王琚　薛昚惑　马待封

水饰图经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进（"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于伏牺；黄龙负图出河；玄龟衔符出洛；太鲈鱼衔箓图出翠妫之水，并授黄帝；黄帝斋于玄扈，凤鸟降于洛上；丹甲灵龟衔书出洛授苍颉；尧与舜坐舟于河，凤凰负图；赤龙载图出河，并授尧；龙马衔甲文出河授舜；尧与舜游河，值五老人；尧见四子于汾水之阳；舜渔于雷泽；陶于河滨；黄龙负黄符玺图出河授舜；舜与百工相和而歌，鱼跃于水；白面长人而鱼身，捧河图授禹，舞而入河；禹治水，应龙以尾画地，导决水之所出；凿龙门疏河，禹过江，黄龙负舟；玄夷苍水使者授禹山海经，遇两神女于泉上；帝天乙观洛，黄鱼双跃，化为黑玉赤文；姜嫄于河滨履臣人之迹，弃后稷于寒冰之上，鸟以翼荐而履之；王坐灵沼，于牣鱼跃；太子发度河，赤文白鱼跃入王舟；武王渡孟津，操黄钺以麾阳侯之波；成王举舜礼，荣光幕河；穆天子奏钧天乐于玄池，猎于澡津，获玄貉白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过九江，鼋龟为梁；涂脩国献昭王青凤丹鹄，饮于洛溪；王子晋吹笙于伊水，凤凰降；秦始皇入海，见海神；汉高祖隐芒砀山泽，上有紫云；武帝泛楼船于汾河，游昆明池，去大鱼之钩（"钩"字原缺，据黄本补。）游洛，水神上明珠及龙髓；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瞒浴焦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仙人酌醴泉之水；金人乘金船；苍文玄龟衔书出洛，青龙负书出河，并进于周公；吕望钓磻溪得玉墴，又（"又"原作"文"，据明抄本改。）钓卞溪获大鲤鱼，腹中得兵钤；齐桓公问愚公名；楚王渡江得萍实；秦昭王宴于河曲，金人捧水心剑造之；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澹台子羽过江，两龙夹舟；淄丘与水神战；周处斩蛟；屈原遇渔父；卞随投颍水；许由洗耳；赵简子值津吏女；孔子值河浴女子；秋胡妻赴水；孔愉放龟；庄惠观鱼；邓弘樵径还风。赵炳张盖过江；阳谷女子浴日；屈原沉汨罗水；巨灵开山；长鲸吞舟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洲，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又间以妓航，与水饰相次，亦作十二航。航长一丈阔六尺。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其妓航水饰，亦雕装奇妙。周旋曲池，同以水机使之。奇幻之异，出于意表。又作小舸子长八尺，七艘。木人长二尺许，乘此船以行酒。每一船，一人擎酒杯立于船头，一人捧酒钵次立，一人掌船在船后，二人荡桨在中央，绕曲水池。回曲之处，各坐侍宴宾客。其行酒船，随岸而行，行疾于水饰。水饰行绕池一匝，酒船得三遍，乃得同止。酒船每到坐客之处即停住，擎酒木人于船头伸手。遇酒，客取酒饮讫。还杯，木人受杯，回身向酒钵之人取杓斟酒满杯。船依式自行，每到坐客处，例皆如前法。此并约岸水中安机，如斯之妙，皆出自黄衰之思。宝时奉敕撰《水饰图经》，及检校良工图画。既成奏进，敕遣宝共黄衰相知。于苑内造此水饰，故得委悉见之。衰之巧性，今古罕俦。（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炀帝特别命令学士杜宝编纂、撰写《水饰图经》，共十五卷，新近完成。在三月三日这天，隋炀帝在水湾边与文武百官聚会宴饮，举行祓除不祥的祭祀古礼。同时，让文武百官跟他一块儿观赏根据《水饰图经》上面的记载而制作各种水上机械玩具。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的神龟，背上负有八卦图纹献给伏羲帝。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背上有图纹的黄龙。有从黄河中浮出水面，嘴里衔着神符的大元龟。有从翠妫水中浮出来，嘴里衔着能预示吉凶祸福的图案的大鲈鱼。有黄帝在洛水南岸的玄扈山拜受凤鸟叼来的神图。有红甲灵龟浮出洛河水面，嘴里衔着书文给苍颉。有唐尧和虞舜坐船行驶在黄河上，凤凰背负八卦图来献。有赤龙载着八卦图浮出黄河献给唐尧帝。有瑞马衔着甲文从黄河中浮出来，献给虞舜帝。有尧与舜一块儿游黄河，遇见五星之精。有尧在汾水北岸的藐好射山接见王仉、齿缺、被衣、许由四位名人。有舜在雷夏捕鱼。有尧在黄河岸边。有黄龙背负黄符玺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献给舜。有舜和各种工匠们一起相和唱歌。有白面龟身的人鱼从黄河中跃出来，手捧记载怎样治水的河图献给大禹，又舞蹈着没入黄河中。有大禹治水，翼龙用尾巴划地为河，将洪水输导到大海中。有大禹开凿龙门峡疏浚河道，黄龙用背载舟送大禹过黄河。有东夷君长、苍水使臣向大禹献山海经。有大禹在泉上遇到两位神女。有成汤帝巡游洛水，有两条黄鱼跃到船上变成黑玉上面书有红色图象。有帝喾的正妃姜嫄在河边踏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后稷，将后稷丢弃在寒冰上面，神鸟张开翅膀覆盖在后稷身上。有周文王坐在灵沼岸边，看见水里的鱼多到互相挤撞蹦跳。有周文王的太子坐船渡河，身上呈现红色图象的白鱼跃上船。有周武王伐纣渡孟津时，手持黄金为锦的銊，指挥击退波神阳侯掀起的巨波狂澜。有周成王举行舜礼，从幕河上升起兆示吉祥的五色瑞气。有周穆公在玄池演奏钧天广乐；在澡津狩猎。猎获黑貉白狐；跟西王母在瑶池饮宴；过九江时，鼋浮出水面为他铺桥。有涂脩国向周昭王献青凤红天鹅；周昭王在洛溪饮宴。有仙人王子晋在伊水边吹笙，引来凤凰降落在身边。有秦始皇乘船入海，遇到海神。有汉高祖刘邦隐藏在芒山、砀山的山泽岩石间，天上升出兆示天子的紫气。有汉武帝乘坐楼船行驶在汾河上；游赏昆明池，钓大鱼；游洛水，水神向他献上明珠与龙髓。有汉桓帝游黄河，正赶上青牛从河中浮出水面。有曹阿瞒在潐水沐浴，斩杀水蛟。有魏文帝出兵伐吴，来到长江北岸遇到江水暴涨而退兵。有杜预在富平津架桥成功，晋武帝带领文武百官前去祝贺，表彰杜预。有晋怀帝永嘉年间，司马睿、司马绎、司马羛、司马祐、司马宗五位司马姓王南奔过长江，而司马睿后来登极继位为晋元帝。有仙人饮醴泉水。有金人乘坐金船。有青色图纹的大龟口衔天书从洛水中浮出水面，苍龙背载着天书从黄河中浮出水面，都将天书献给周公。有姜太公姜尚垂钓磻溪得到玉璧而辅佐周文王，垂钓卞溪钓得一条大鲤鱼，从腹中得到兵书。有齐桓公在愚公谷狩猎遇访愚公。有楚昭王乘船过江得到吉祥的萍实美果。有秦昭王在三月三日在河湾边宴饮，金人从河中浮出水面进献可称霸一方的水心宝剑。有吴大帝孙权在钓台拜访太极仙翁葛玄。有蜀汉先帝刘备骑的卢宝马渡过檀溪，摆脱刘表的追杀。有孔子的弟子貌丑的洪台子羽南游过江，江中浮出两条龙夹舟护送。有淄立与水神大战。有周处入水斩蛟。有屈原大夫过江遇打渔的老翁。有卞随拒绝成汤让他统治天下而投颍水。有许由闻尧授任他九州长后，在颍水边洗耳。有赵简子遇见津吏女。有孔夫子在河边遇见沐浴的女人。有鱼人秋胡的妻子，因不认识久居在外突然归来的丈夫而羞愧地投沂水自杀。有孔愉放龟。有庄惠观鱼。有郑弘太尉年轻时进山砍柴，仙人以风相助他背柴出山。有赵炳张盖过江。有阳谷女子浴日。有屈原大夫投汨罗江自杀。有巨灵河神以手劈开华山，使黄河水畅流无阻。有巨大的鲸鱼吞噬舟船。上述这样的用水力操纵的机械玩具，共有七十二种，都是用木材雕刻成的。有的乘船，有的乘山，有的乘水中陆地，有的乘盘石，有的乘宫殿。上面的木人高有二尺左右，穿着绮罗做的衣服，戴着金钗翡翠等饰物。同时上面置放各种鸟、兽、虫、鱼，这些动物都能活动象真的一样，随着水的流动而活动运行。其间，还置有小船载着歌妓舞女，与这些水力机械玩具穿插开，一共有十二只。每只船长一丈，宽六尺，上面有木人演奏乐曲。有的木人击磬有的掸钟，有的木人弹筝有的鼓瑟，都符合乐律。还有的木人表演各种杂技，有跳剑舞轮的，有爬竿掷绳的，都象真人表演的一样。这十二只载有歌妓舞女的小船，也雕刻装饰得奇妙异常，围着曲池运行，也是用水力机械使它们自动行驶的。奇异玄幻，出乎人们的意料。又造小游艇七只，上面置放高二尺左右的木人为人斟酒。每只小游艇上面，一个木人手拿酒杯站在船头，一个木人手捧酒钵站在它后面，一个木人在船后面撑篙，二个木人在船中间划桨。围绕着弯弯的水池，在拐弯的地方坐着宾客。这些斟酒的船，沿着岸边行驶，比那些载着各种传说故事的玩具船速度快得多。那些玩具船绕池一周，斟酒船绕池三周，才能同时停下来。斟酒船每到有宾客的岸边，都自动停下来，手拿酒杯的木人，在船头伸手将斟满的酒杯递给宾客。客人饮干这杯酒后，将空杯还给木人。木人接过来空杯后，转身从捧着酒钵的木人那儿拿过来木杓，再将空杯斟满酒。斟酒船就这样按顺序自行自停。每经过有宾客坐着的岸边都如法给客人斟酒。这些斟酒船，和环岸水中的各种水力机械玩具的机械安装得这样巧妙，都出自黄衰的设计。杜宝奉命撰写完十五卷《水饰图经》，以及检查校对完了技艺高超的工匠们绘制的图纸后，编纂好了马上送报隋炀帝。隋炀帝让杜宝跟黄衰相见，黄衰在御苑内制造出这些水力机构玩具与斟酒船。因此，笔者全部知晓并亲眼见到这些水械玩具和斟酒船。黄衰的心灵手巧，今古都很少有人能跟他相媲美。

观文殿

隋炀帝令造观文殿。前两厢为书堂，各十二间。堂前通为阁道。承殿，每一间十二宝厨。前设方五香重床，亦装以金玉。春夏铺九曲（"曲"字原缺，据黄本补。）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帝幸书堂，或观书，其十二间内，南北通为闪电窗。零笼相望，雕刻之工，穷奇极之妙。金铺玉题，绮井华榱，辉映溢目。每三间开一方户，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当户地口施机。举驾将至，则有宫人擎香炉，在举前行。去户一丈，脚践机发，仙人乃下阁，捧幔而升，阁扇即开，书厨亦启，若自然，皆一机之力。举驾出，垂闭复常。诸房入户，式样如一。其所撰之书，属辞比事，条贯有序，文略理畅，互相明发。及抄写真正，文字之间，无点窜之误。装翦华净，可谓冠绝今古，旷世之名宝。自汉已来讫乎梁，文人才子，诸所撰著，无能及者。其新书之名，多是帝自制，每进一书，必加赏赐。（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炀帝下令建造观文殿。观文殿的前殿两侧厢房是图书馆，各有十二间，堂前是通向大殿的木造长廊。每一间置放十二架宝贵的书橱，前边放置一张五香木重床，床上镶嵌黄金、玉石。春天和夏天铺九曲象牙席，秋天铺风绫花褥，冬天则加添外罩绵罩的须弥毡。隋炀帝时常来到这里看书。十二间藏书室，南北相通安装着玲珑相望的闪电窗。雕刻的精工细致，没有比它再新奇玄妙的了。而且门上安有黄铜铸制的门环，用玉石装饰椽头。天花板上装饰着花纹藻井，屋梁上架有华美的缘了。这些富丽堂煌的装饰流金溢彩，耀人眼目。每三间屋设置一个方形的屋门，门上垂挂着彩锦门帘，门上面置放两个飞仙，在门下地里安装有机关。皇帝要来图书馆时，就有宫人手拿着香炉，走在皇帝乘坐的车驾前边。在距离馆门一丈远的地方停下来，用脚踏机关的暗钮，门上的两个仙人就降落到地面上，手捧着彩锦门帘再升起来，内室的窗户也立即自动打开，书橱也自动打开，都是一个机关起的作用。皇帝的车驾返回宫殿时，所有的门窗都自动关闭，恢复正常。各间书室的窗户，都是一个样式的。这些书，撰文记事，条理分明，秩序井然；文词通顺锋利，说理明白畅达，而且互相阐发。至于抄写，用的都是真笔楷书，没有一点错误。装裱华丽洁净，可以说是古往今来从未有过，是绝代的瑰宝。自汉朝以来到南北朝时的梁朝，文人才子们所撰写的著作中，都没有能赶得上这些书的。这些新书的书名，都是隋炀帝亲自给起的。每当有人进献一部新书，隋炀帝都给予奖赏。

刘交

幽州人刘交，戴长竿高七十尺，自擎上下。有女十二甚端正，于竿置定，跨盘独立，见者不忍，女无惧色。后竟还扑杀。（出《朝野佥载》）

【译文】

幽州人刘交，头上能顶一只高七十尺的竹竿，可以自己让竿上下自由活动。竿上站立攀附着十二个端庄秀丽的女孩，在上面跨越攀援，观赏的人都由于担心跌下来而不忍看。但是竿上的十二个女孩，一点惧怕的表现也没有。后来，还是有女孩不慎从竿上失足跌落地上摔死了。

张崇

唐巧人张崇者能作灰画腰带铰具。每一胯，大如钱。灰画烧之，见火即隐起。作龙鱼鸟兽之形，莫不悉备。（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张崇的匠人，能制作灰画腰带扣卡，每一环象铜钱那么大。这种灰画用火烧，见火就渐渐凸起，鱼龙鸟兽等各种花纹图案，几乎全有。

十二辰车

则天如意中，海州进一匠，造十二辰车。回辕正南，则午门开，马头人出。四方回转，不爽毫厘。又作木火通，铁盏盛火，辗转不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如意年间，海州向朝廷进献一位匠人，能制造十二时辰车。这种十二时辰车，当车辕转到正南时，午门自动开放，有驾车的马与人从门里探身出来。这种十二时辰车，围着东、南、西、北四方旋转，不差毫厘。这位海州匠人，还会制作木火通，是用铁盘盛火，旋转时火也不从盘中掉下来。

铜樽

韩王元嘉有一铜樽，背上贮酒而一足倚。满则正立，不满则倾。又为铜鸠，毡上摩之热则鸣，如真鸠之声。（出《朝野佥载》）

【译文】

韩王元嘉有一只盛酒的铜樽，上面盛酒，下面一只脚立在那儿。樽里盛满了酒，铜樽就立得很正。没盛满酒，就倾斜。韩王元嘉还有一只铜鸠，将它在毡上磨擦发热，就会发出鸠鸣一样的响声。

殷文亮

洛州殷文亮曾为县令，性巧好酒。刻木为人，衣以缯采。酌酒行觞，皆有次第。又作妓女，唱歌吹笙，皆能应节。饮不尽，即木小儿不肯把；饮未竟，则木妓女歌管连催，此亦莫测其神妙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洛州有位县官叫殷文亮，心灵手巧又喜好喝酒。这位县官自己雕刻一个木人，身上穿着粗丝彩衣。每到聚宴饮酒时，小木人为人敬酒都很有次序。这位县太爷还制作了一个妓女机器人，即能唱歌又会吹笙，而且都符合节拍乐律。如果酒杯里的酒没有喝干，木制机器人就不再给你斟酒；如果没有喝尽兴，那个木制女歌舞艺人，就连唱带吹地催促你继续饮酒。这两个木制机器人，谁也猜测不出它们的机关奥妙来。

杨务廉

将作大匠杨务廉甚有巧思。常于沁州市内刻木作僧，手执一碗，自能行乞。碗中钱满，关键忽发，自然作声云布施。市人竞观，欲其作声。施省日盈数千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将作曾有位技艺高超的匠人叫杨务廉，特别能搞巧妙的发明设计。他曾经在沁州市雕刻一个木僧人，手里端着一只木碗，自动向人乞讨布施。等到木碗中的钱盛满了后，机关的键钮突然自己发动，这个木僧人就会自己说声："布施！"全沁州市的人，都争抢着观赏这位木僧机器人。都想听听木僧人发声说话，于是争着往木碗里放钱。一天下来，这位木僧机器人可以行乞到好几千文钱。

王琚

郴州刺史王琚刻木为獭，沉于水中取鱼。引首而出，盖獭口中安饵为转关，以石缒之则沉，鱼取其饵，关即发，口合则衔鱼，石发则浮出。（出《朝野佥载》）

【译文】

郴州刺史王琚，用木头雕刻成一只木獭，将它沉到水里去捕鱼，捕到鱼后伸着头颈浮出水面。木獭嘴里安放着饵食连着转动的机关，用绳绑着一块石头沉入水中。有鱼来食饵食，拽动机关，木獭的嘴随即闭上将鱼衔在口中。同时，绑着的石头脱离木獭沉入水底，木獭衔着鱼就浮出水面来了。

薛昚惑 薛昚惑者善投壶。龙跃隼飞，矫无遗箭。置壶于背后，却反矢以投之，百发百中。（出《朝野佥载》）

【译文】

有个叫薛昚惑的人，非常擅长玩投壶的博戏。只见投壶用的箭签在他手中，象龙腾鹰飞一样上下左右飞转投出，手法敏捷，没有投不中的。薛昚惑还能将壶背在身后，由身前反着方向投掷，也百投百中。

马待封

开元初修法驾，东海马待封能穷伎巧。于是指南车、记里鼓、相风鸟等，待封皆改修，其巧逾于古。待封又为皇后造妆具，中立镜台，台下两层，皆有门户。后将栉沐，启镜奁后，台下开门，有木妇人手执中栉至。后取已，木人即还。至于面脂妆粉，眉黛髻花，应所用物，皆木人执。继至，取毕即还，门户复闭。如是供给皆木人。后既妆罢，诸门皆合，乃持去。其妆台金银彩画，木妇人衣服装饰，穷极精妙焉。待封既造卤簿，又为后帝造妆台，如是数年。敕但给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又奏请造欹器酒山扑满等物，许之。皆以白银造作。其酒山扑满中，机关运动。或四面开定，以纳风气。风气转动，有阴阳向背。则使其外泉流吐纳，以挹杯斗。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逾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属宫中有事，竟不召见。待封恨其数奇，于是变姓名，隐于西河山中。至开元末，待封从晋州来。自称道者吴赐也。常绝粒。与崔邑令李劲造酒山朴满欹器等。酒山立于盘中，其盘径四尺五寸，下有大龟承盘，机运皆在龟腹内。盘中立山，山高三尺，峰峦殊妙。（盘以木为之，布漆其外，龟及山皆漆布脱空，彩画其外。山中虚，受酒三斗。）绕山皆列酒池，池外复有山围之。池中尽生荷，花及叶皆锻铁为之。花开叶舒，以代盘叶，设脯醢珍果佐酒之物于花叶中。山南半腹有龙，藏半身于山，开口吐酒。龙下大荷叶中，有杯承之，杯受四合。龙吐酒八分而止，当饮者即取之。饮酒若迟，山顶有重阁，阁门即开，有催酒人具衣冠执板而出。于是归盏于叶，龙复注之，酒使乃还，阁门即闭。如复迟者，使出如初。直至终宴，终无差失。山四面东西皆有龙吐酒。虽覆酒于池，池内有穴，潜引池中酒纳于山中。比席阑终饮，池中酒亦无遗矣。欹器二，在酒山左右，龙注酒其中。虚则欹，中则平，满则覆。则鲁庙所谓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诫盈满，孔子观之以诚焉。杜预造欹器不成，前史所载。若吴赐也，造之如常器耳。（出《纪闻》）

【译文】

唐玄宗开元初年，宫中修理皇上外出用的法驾车舆。东海郡有个叫马待封的人懂得各种机关技艺，他将宫中的指示方向用的指南车，记行程里数的证里鼓和标明风向的相风鸟，都重新进行了改造，比先前古人制造的更加机巧。马待封又给皇后制造了一座梳妆台。中间是镜台，台下两层，都安装上门。皇后要梳洗打扮时，打开装镜的匣子后，台下的门自动打开，出来一位木制妇人手里拿着梳洗用的毛巾、梳篦等走出来。皇后接过这些东西后，木女人又回到门里。其它如涂面脂、定妆粉、描眉笔、髻花等一切用物，都由木妇人自动送给皇后。都送完了，木妇人又回到镜台里面，门也自动地关闭好。象这样的一些供给，都由木妇人来完成。皇后着好妆，各个门都关闭好，让人将梳妆台拿走。这座梳妆台上面饰有黄金、白银，还绘着彩色画图。木妇人的衣着服饰，都制作得非常精致考究。马待封在宫中已经制作了帝后、大臣们外出时所使用的各种仪仗，又为皇后制作了梳妆台，一干就是好几年，但是玄宗皇上只是命人给他送来吃穿用度，竟然不授予他官职。马待封觉得是受了羞辱，又上奏皇上，请求让他制作倾器、酒山和蓄钱罐等机巧器具。玄宗皇帝批准了马待封的请求。这些器具都是用白银制作的。其中的酒山、蓄钱罐，中间都有机关运作。酒山可以四面打开，让风从里面通过。风在里面转动机关，分阴阳向背。这样，使得酒山外面有酒象泉水一样流淌出来，用酒杯，或者盛酒的斗接酒。斟酒的仆役出进，都是自动的，由机关来控制。其精巧玄妙胜过天工。马待封将这些带有机关的器具制作出来后，报告给玄宗皇帝。皇上推托宫中有事，竟然不召见马待封。马待封怨恨自己时运不济，于是变换姓名，隐居在西河山中。到了开元末年，马待封从晋州来到京城长安，自称是道士吴赐。他常常辟谷不食，修练长生不老之术。马待封跟崔邑的邑令李劲，一同制作酒山、蓄钱瓦器和倾器等。马待封制作的酒山，坐落在一只圆盘中。圆盘直径四尺五寸，盘下有一只大龟承托着，所有的机关都在大龟的腹中。圆盘的中间屹立着一座酒山，高约三尺，山峰制作得非常特异绝妙。（圆盘是用木料作的，外面涂上漆。大龟与酒山是漆布脱空成壳，外面涂上各种颜色画成真龟、真山状。酒山中间是空的，可盛酒三斗。）围绕着酒山排列酒池，池外还有山围着。酒池中生有荷花。荷花的花与叶，都是用铸铁制作的。花已开放，荷叶也舒展开。它们都代盘使用，里面盛上肉脯，肉酱及各种下酒的珍蔬水果。酒山南侧山腰处有一条龙，藏身在山中。龙口张开，就可以吐出酒来。龙口下边的大荷叶上面放有酒杯，四周都有这样的酒杯。龙口吐酒将酒杯盛到八分满就不吐了，饮酒的人立即取杯饮酒。如果你喝得较慢，酒山顶上有双层阁楼。阁门自动打开，有催酒的机器人穿衣戴帽，手里拿着板子，从里面走出来。于是，将酒杯重新放在大荷叶上，让龙口重新给它斟满酒，酒使才自动回到双层阁楼中。阁门随即自动关闭。如果还有人喝慢了，酒使就又出来监督。这样，一直到酒宴结束，不会出现半点差错。酒山的四面东西，都有龙口吐酒。虽然有时将酒吐在酒池中了，但是酒池内有暗穴，可以将池中的酒引流到酒山中。直到宴席结束酒喝完了，池中的酒不留下一点痕迹来。倾斜盛酒器之二，在酒山周围置有会自动倾斜的酒杯，龙口向里面注酒。杯里面没有盛酒，杯呈倾斜状；盛上半杯酒时，杯子平正；酒盛满杯后，杯子自动倾翻，将酒倒入池中。这是孔庙中设置的所谓陪坐。有道德修养的人，不饮满杯盈出的酒。孔夫子一旁观察以示警诫。古人杜预制造这种倾斜盛酒器没有成功，以前的史书有记载。但是如果是吴赐道士，制造这种器皿真是太平常了。

卷第二百二十七　伎巧三（绝艺附）

伎巧　华清池　重明枕　韩志和

绝艺　督君谟　李钦瑶　苏州游僧　江西人　僧灵鉴　张芬　河北将军　西蜀客 陟屺寺僧

伎巧

华清池

玄宗于华清宫新广一池，制度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凤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工。上大悦，命于池中，仍以石梁横亘其上，而下莲花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凤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去之而莲花石梁尚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池数十间，屋宇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檀香水船，致于其中。至楫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池中，垒瑟瑟及檀香木为山，状瀛洲方丈。（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在华清宫新修建一座浴池，规模宏大壮丽。安禄山在范阳让工匠们用白玉石雕刻成鱼、龙、凤凰、大雁，又雕制成石梁、石莲，一块儿进献给唐玄宗。这些东西，雕刻制作得异常精致、巧妙，完全不象是人工制成的。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命人将鱼，龙、凤凰、大雁与石莲花，都安放在浴池中，将石梁横放在浴池上面，下面的石莲花露出水面。于是玄宗皇帝亲临华清宫，来到这座新建的浴池。脱去衣服刚刚下到浴池里，池中的白玉石鱼、龙、凤凰、大雁，都象在奋动鳞片、展开翅膀，似乎要跳跃飞动。玄宗皇帝惊恐异常，急忙命令将这些东西搬出浴池，只留下石莲花与石梁还安放在原来的地方。唐玄宗又曾在华清宫中建造一座长温池，有几十间屋，回环相通。温池的岸边都是用带有纹彩的卵石装饰垒砌而成。又造饰有白银的漆船和檀香水船放在温池里。船上长短船桨，都用珍珠、美玉作装饰。又在温池中，用碧色宝石和檀香木垒造成山，形状仿效传说中的东海瀛洲、方丈两座仙山。

重明枕

元和八年，大轸国贡重明枕神锦衾。云其国在海东南三万里，当轸宿之位，故曰"大轸国"，合丘禺藁山，（"合丘禺藁山"，见《山海经》）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洁白逾于水精。中有楼台之状，四方有十道士持香执简，循环无已，谓之"行道真人"。其楼台瓦木丹青，真人簪帔，无不悉具，通莹焉如水睹物。神锦衾水蚕丝所织，方二尺，厚一寸。其上龙文凤彩，殆非人工。其国以五色石甃池塘，采大柘叶。饲蚕于池中。始生如（"如"字原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蚁睫，游泳其间。及长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虽惊风疾吹不能动，大者可阔三四尺。而蚕经十五日即跳入荷中，以成其茧。形如方斗，自然五色。国人缫之，以织神锦。亦谓之"灵泉丝"。上始览锦衾，与嫔御大笑曰："此不足以为婴儿绷褯，曷能为我被耶？"使者曰："此锦之丝，水蚕也，得水即舒。水火相返，遇火则缩。"遂于上前，令四官张之，以水一喷，即方二丈，五色焕烂，逾于向时。上叹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不亦然哉！"则却令以火逼之，须臾如故。（出《杜阳编》）

【译文】

唐宪宗元和八年，有大轸国使臣来京城长安，向宪宗皇帝进献重明枕与神锦被。这位使臣说他们国家远在东海南边三万里，正当朱雀七星中最末一星宿轸所在的位置，因此叫"大轸国"，国中有丘禺、藁山。重明枕长一尺二寸，高六寸，光洁透明超过水晶。枕中有楼台。楼台的四周有十个道士，手中拿着香与手板，在枕中循环走动，总也不停止，被称为"行道其人"。枕中楼台上的房瓦、木檐、上面的绘画图饰，以及行道真人头上戴的簪子，身上披的帔衣，都看得清清楚楚，透明得就象看水中的东西一样。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成的。二尺见方，厚有一寸。上面呈现五彩的龙、凤图案，都不是人工所能织出来的。大轸国有用五色纹石砌成的池塘，采来大柘叶，在这池塘的水中饲养蚕。这种蚕刚生出来时象蛟虫的眼睫毛那样小，在池水中游泳。池塘中生有挺拔的荷叶，虽然遇到狂风吹刮也不倒，叶片最宽大的有三四尺。水蚕生出后十五天，长到五六寸长，就自己跳到荷叶上，在上面结茧。茧形如方斗，自然呈五色。大轸国中的人将这种蚕茧缫成丝，织成神锦。这种水蚕丝，又叫"灵泉丝"。宪宗皇帝刚看到神锦被时，对身边的侍妾和宫女们说："这么大点儿，都不能做包婴儿的小被，怎么能给我盖呢？"大轸国的使臣说："这条神锦被是用水蚕丝织作的，遇到水就会舒展开。水火正好相反，遇到火就缩回来。"说完，这位使臣走到宪宗皇帝近前，让四位宫人扯住锦被的四个角，口中含水一喷，立时舒展成二丈见方，五彩斑斓，比刚才光亮多了。宪宗皇帝看了，赞叹地说："来源于天的亲近上天，来源于地的亲近土地。不都是这样吗？"又让人将神锦被放在火上烤，不一会儿，又缩回到原来那么大小。

韩志和

穆宗朝，有飞龙士韩志和，本倭国人也。善雕木，作鸾、鹤、鸦、鹊之状，饮啄悲鸣，与真无异。以关捩置于腹内，发之则凌空奋翼，可高百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猫儿以捕雀鼠，飞龙使异其机巧。奏之，上睹而悦之。志和更雕踏床高数尺，其上饰之以金银采绘，谓之见龙床。置之则不见龙形，踏之则鳞鬣爪角俱出。始进，上以足履之，而龙夭矫若得云雨。上恐畏，遂令撤去。志和伏于上前，称臣愚昧，而致有惊忤圣躬。臣愿别进薄伎，以娱陛下耳目，以赎死罪。上笑曰："所解何伎，试为我出。"志和于怀中将出一桐木合方数寸。其中有物名蝇虎子，数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为五队，令（明抄本"令"作"合"）舞《梁州》。上召国乐，以举其曲。而虎子盘回宛转，无不中节，每遇致词处，则隐隐如蝇声。及曲终，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级。志和臂虎子于指上，猎蝇于数步之内，如鹞擒雀，罕有不获者。上嘉其伎小有可观，即赐以杂彩银器。而志和出宫门，悉转施于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上于殿前种千叶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自是宫中每夜，即有黄白蝴蝶万数。飞集于花间，辉光照耀，达曙方去。宫人竞以罗巾扑之，无有不获者。上令张网于宫中，遂得数百。于殿内纵嫔御追捉，以为娱乐。迟明视之，则皆金玉也。其状工巧，无以为比。而内人争用丝缕绊其脚，以为首饰，夜则光起于妆奁中。其夜开宝厨，视金屑玉屑藏内，将有化为蝶者，宫中方觉焉。（出《杜阳编》）

【译文】

唐穆宗在位期间，有个人叫韩志和，外号飞龙士，是日本国人。韩志和擅长木雕。他雕刻制作的木鸾、木鹤、木鸦、木鹊，喝水、啄食与鸣叫，都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韩志和在这些鸟的肚腹中安置机关，启动开关后，能凌空振翼飞行，高达一百尺，飞到一二百步外才落下来。韩志和雕刻制做的木猫，可以捕捉到雀鼠。韩志和用这些奇异的机巧上报穆宗皇帝，皇上看了后很是喜欢。韩志和还会雕刻制作踏床，床高好几尺，床上装饰着金银和彩色绘画、图案。这种踏床叫"见龙床"。置放在那儿看不见龙形，用脚一踏，龙的头角爪鳞和龙须都从床中展现出来。这张踏床刚进献给穆宗皇帝时，皇上用脚去踏，龙从床中伸出来扭摆摇动就象得到了云雨似的。穆宗皇帝感到惊恐，立即命令宫人将这张踏床搬出殿外。韩志和得知这件事情后，跪伏在穆宗皇帝面前，说："我很愚昧，因此才惊吓触犯了皇上。我请求另外再进献一种雕虫小技，用以娱乐皇上的耳目。来赎我的死罪。"韩志和起身从怀中取出一只桐木盒，几寸见方。盒里装着蝇虎子，约有一二百只，都是红色的，说是喂食朱砂的缘故。韩志和打开盒盖放出蝇虎子，将它们分列成五队，让它们表演《梁州舞》。穆宗皇帝召令宫中国乐师前来伴奏。蝇虎子在音乐的伴奏下，盘回宛转地飞舞，都符合节拍。遇到需要致词朗诵的地方，就隐隐约约地发出"蝇蝇"声。等到一曲奏完，这些蝇虎子很有秩序地回到盒中，好象它们中间也有等级似的。韩志和将蝇虎子放在手指上，在几步之内猎获苍蝇如同鹰捉鸟雀，很少有捕获不着的时候。穆宗皇帝嘉奖韩志和，虽然是小技但却很好观赏，当即赏赐给他各种彩锦、绫帛和银器。韩志和出了宫门后，随手将这些东西都给了别人。不到一年的工夫，不知道韩志和到哪里去了。穆宗皇帝在大殿前边种植千叶牡丹。到了开花季节，香气袭人，一朵千叶，花朵大而红得鲜艳。穆宗皇帝每次观赏，都赞叹是人间没有过的。从此，宫中每夜都有上万只黄、白蝴蝶飞集在牡丹花间。而且，这些蝴蝶身上发出耀眼的光辉，照耀着宫内，直到天亮才飞去。宫里的嫔妃、宫娥，争相用手帕罗巾扑蝶，没有扑不着的。穆宗皇帝让宫人在宫中张网，一次就捕到蝴蝶好几百只，放在殿堂中，让嫔妃们追捕，用来娱乐。到天亮一看，所捕到的蝴蝶都是用黄金、白玉制作的啊！制作的精巧劲儿，无以伦比。宫人们都争着用丝线系住蝴蝶的脚，戴在胸前头上当作首饰。到了晚上。它们会从梳妆匣中发出光亮来。这天夜里，宫人们打开内库装宝物的柜橱，见到的都是金屑玉屑，有的正要制成蝴蝶。宫里人这才觉悟到：原来这些黄、白蝴蝶，都是韩志和用宫中内库的黄金、玉石等制作的啊！"

绝艺

督君谟

隋末有督君谟善闭目而射，志其目则中目。志其口则中口。有王灵智者学射于君谟。以为曲尽其妙，欲射杀君谟，独擅其美。君谟志一短刀，箭来辄截之。惟有一矢，君谟张口承之。遂啮其镝而笑曰："汝学射三年，未教汝啮镞法。"《列子》，具蝇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飞卫，巧过于师。纪昌又学射于飞卫，以征角之弧，朔逢之竿，射贯虱心。既尽飞卫之术，计天下敌己，一人而已。乃谋杀飞卫。相遇于野，二人交射，矢锋相触，坠地而尘不扬。飞卫之矢先穷，纪遗一矢。既发，飞卫以棘棘之端捍之，而无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请为父子。刻背为誓，不得告术于人。《孟子》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出《酉阳杂俎》）

【译文】

隋朝末年，有个叫督君谟的人擅长闭着眼睛射箭。想射中眼睛就射中眼睛，想射中口就射中口。有个叫王灵智的人跟督君谟学习射箭，认为已将督君谟的技艺全都学到手了，想射死督君谟，他好独占鳌头，天下第一。督君谟手中持一短刀，王灵智射过来的箭，他都用刀拨落。只有一只箭，督君谟张开口承接，咬着了箭头笑着对王灵智说："你跟我学射箭学了三年，自以为将我的技艺都学去了。其实，我还没有教你用牙齿咬箭头的方法呢！"《列子》中说：具蝇古擅长射箭，他有个弟子叫飞卫，比他师父具蝇古的技艺还高。有个叫纪昌的人，又跟飞卫学习射箭。他用征角作弓，用朔逢作竿，能够射穿虱子的心，已将飞卫的射箭技艺全都学到手里，认为普天下能够跟自己相匹敌的只有师父飞卫一个人，于是想谋害飞卫。师徒二人在野外相遇，互相对射，箭镞相撞同时坠地，连点尘土都不扬起来，师父飞卫的箭先射完了，徒弟纪昌还剩下一只，射向飞卫。飞卫用棘刺的尖端来接纪昌射来的箭，一点偏差也没有。于是，两人痛哭流涕地将手中的弓扔在地上，互相请求为父子关系。并且刻背盟誓：谁也不得将射箭的技艺告诉他人。《孟子》上说：逢蒙跟羿学习射箭，将羿的射箭技艺全都学到手后，觉得只有师父羿可以超过自己，于是射死了后羿。"

李钦瑶

天宝末，有骑将李钦瑶者，弓矢绝伦。以劳累官至郡守，兼御史大夫。至德中，隶临淮，与史思明相持与陕西。晨朝合战，临淮布阵徐进。去敌尚十许里，忽有一狐起于军前，踉跄而趋，若导引者。临淮不怿曰："越王轼怒蛙，盖激励官军士耳。狐乃持疑妖邪之物，岂有前阵哉。"即付钦瑶以三矢，令取狐焉。钦瑶受命而驰，适有浅芜三二十亩，狐奔入其中。钦瑶逐之，歘有野雉惊起马足，径入云霄。钦瑶翻身仰射，一发而坠。然后鸣鞭逐狐，十步之内，拾矢又中。于是携二物以复命焉。举军欢呼，声振山谷。时回鹘列骑置阵于北原，其首领仅一二百辈。弃军飞马而来，争捧钦瑶，似为神异。仍谓曰："尔非回鹘之甥。不然，何能弧矢之妙，乃得如此哉。"（出《集异记》）

【译文】

唐玄宗天宝末年，有个骑兵将领叫李钦瑶，射箭的技艺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因为成功而连续升迁到郡守，兼任御史大夫。唐肃宗至德年间，李钦瑶隶属于临淮军，跟史思明在陕西两军对峙。一天早晨，两军交战。临淮军布好阵，徐徐向前开进。在距离敌军还有十几里的地方，在军队前边忽然出现一只狐狸，踉踉跄跄地奔跑，象是在前引导带路。临淮军统帅不高兴地说："越王勾践出兵伐吴时，在路上遇一只鼓足气的蛤蟆，勾践凭车前横木向这只鼓足气的蛤蟆表示敬意，是为了鼓励士气。狐狸乃是犹疑妖邪的东西，怎么能让它在军阵前呢？"立即交给李钦瑶三只箭，命令他前去射杀这只狐狸。李钦瑶接受命令驱马前驰，遇到方圆二三十亩大小的一片浅草地。狐狸奔进这片草地里，李钦瑶追过去，忽然在马蹄旁边惊起一只野鸡，径直飞入空中。李钦瑶继续鸣鞭催马追逐狐狸。十步之内，张弓射箭，又一箭射中狐狸。于是，李钦瑶手里拿着一狐一鸡，回到军中禀报主帅。见此情景，全军将士欢呼声振动山谷。当时，对面的回鹘骑兵正列阵在北面的原野上。回鹘军的骑兵几乎有一万左右。他们的首领见李钦瑶连射连中，也兴奋地离开军队飞马跑过来，争着抱住李钦瑶，将他视为神人。对李钦瑶说："你不是回鹘的外甥吗？不然，怎么能射一手这么好的箭啊！"

苏州游僧

苏州重玄寺阁一角忽垫，计其扶荐之功，当用钱数千贯。有游僧曰："不足劳人，请得一夫，斫木为楔，可以正之。"寺主从焉。游僧每食讫，辄取楔数十，执柯登阁，敲椓其间。未旬日，阁柱悉正。旧说圣善寺阁常贮醋十瓮，恐为蛟龙所伏，以致雷电。（出《国史补》）

【译文】

苏州重玄寺的一座阁楼，忽然有一角下陷。寺里的僧人初步估计要想将它扶正，得花费几千贯钱。有位游方僧说："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人力，只要雇用来一个人给我砍木楔，我一个人就可以将它扶正。"寺里的方丈采纳了这位游方僧的建议。这位游方僧每天吃完饭，就拿着几十个木楔，带着一把斧子，上到阁楼上。这敲敲，那钉钉，不过十天，用这种钉楔扶正的方法，将阁楼的柱子都扶正了。还有，旧时曾有一种说法。说圣善寺阁里，常常贮放着十瓮醋，说是怕有蛟龙蛰伏在里面，引来雷电。

江西人

江西人有善展竹，数节可成器。又有人熊葫芦，云翻葫芦易于翻鞠。（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江西人有擅长用展竹的方法制作竹器的，几节竹子就可以制成一个竹器。还有一个叫熊葫芦，他说："翻制一个葫芦，就象翻球一样容易。"

僧灵鉴

贞元末，阆州僧灵鉴善弹，常自为弹丸，其弹丸方。用洞庭沙岸下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皮半两，泔澱二勺，紫矿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毾汁丰合，九味和捣三杵，齐丸之，阴干。郑汇为刺史时，有当家名寅，读书善饮酒，汇甚重之。寅常与灵鉴较角放弹。寅指一树节，相去数十步。曰："中之获五千。"寅自一发而中之，弹丸反射而不破。灵鉴控弦，百发百中，皆节陷而丸碎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贞元末年，阆州有个叫灵鉴的僧人擅长弹丸。这位灵鉴和尚自己制作弹丸，是方形的。它的用料配方是：洞庭湖沙岸下的土三斤，炭末三两，资末一两，榆树皮半两，淘米泔水沉淀物二勺，紫矿树脂二两，细沙三分，藤纸五张，渴毾汁半盒。将这九种原料放在一块儿，捣三千杵，然后都作成弹丸，慢慢阴干后便可以使用。郑汇任阆州刺史时，有个叫寅的人给他主持家政。此人喜欢读书，能饮酒，郑汇很是看重他。寅有一次跟灵鉴和尚比赛弹丸。寅指着一个树节说："这个树节距离你我有几十步远，谁能射中它赢钱五千文。"说完，寅先弹一弹，果然射中了树节。弹丸反弹回来，完好无缺。灵鉴和尚拉弓控弦，百发百中。所射出去的弹丸都陷入到树节中，而且都碎在里面。

张芬

张芬曾为韦皋行军，曲艺过人。力举七尺碑，定双轮水磑。常于福感寺赶鞠，高及半塔。弹弓力五斗。常拣向阳巨笋，织竹笼之。随长旋培，常留寸许。度竹笼高四尺，然后放长。秋深，方去笼伐之。一尺十节，其色如金，用成弓焉。每涂墙方丈，弹成"天下太平"字。字体端研，如人摸成。（出《酉阳杂俎》）

【译文】

张芬曾经任过韦皋的行军司马，该人有些特殊的技艺超过常人。他能举起七尺长的石碑，能够拉住双轮水磨让它停住不能转动。张芬有一次在福感寺踢球，一脚将球踢到塔身的一半那么高。张芬能使用五斗力的弹弓。这种弓的制作方法是：每年春季，挑选向阳生长的巨笋，用编织成的竹笼将它罩起，随着笋往上长而随时培土，始终让它留在土外面约一寸左右。等到估计竹笼有四尺高了，就可以不培土让竹笋自然生长了。到了深秋，挪去竹笼将竹笋砍下来。这种竹子一尺长有十个节，颜色象金子一样呈金黄色。再将这种竹子制作成弓。张芬经常在墙壁上涂成一丈见方大小的一块白地，用弹弓弹成"天下太平"四个大字。字体端正研丽，象人手摹写的一样。

河北将军

建中初，有河北将军姓夏，弯弓数百斤。常于球场中，累钱十余，走马，以击鞠杖击之。一击一钱飞起，高六七丈，其妙如此。又于新泥墙安棘刺数十，取烂豆，相去一丈，掷豆贯于刺上，百不差一。又能走马书一纸。（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个姓夏的河北将军，能拉动几百斤的硬弓。这位将军一次在球场上，将十几枚铜钱摞在一起，他骑马飞驰过来，用击球的拐杖击钱，一次只击飞一枚铜钱，飞出去高达六七丈。他的绝妙功夫就是这样的啊！这位夏将军在新抹的泥墙上插刺棘几十株，手中拿着煮烂的豆子，距离有一丈远，投掷墙上的棘刺，百发百中，没有一枚豆子不是穿在棘刺上的。这位夏将军还能在飞驰的马上握笔在纸上写字。

西蜀客

又张芬在韦皋幕中，有一客于宴席上，以筹碗中绿豆击蝇，十不失一。一座惊笑。芬曰："无费吾豆。"遂指起蝇，拈其后脚，略无脱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张芬在韦皋帐下任幕僚时，有一位西蜀来的客人，在宴席上用筹碗中当筹码用的绿豆击苍蝇，十击十中，满座客人都惊讶大笑。张芬说："不要浪费我的豆子。"说着用手指捉苍蝇，都掐住苍蝇的后脚，几乎没有脱逃的。

陟屺寺僧

荆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照射之法。凡光长而摇者鹿；贴地而明灭者兔；低而不动者虎。又言夜格虎时，必见三虎并来。狭者虎威，当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记其头所藉处，候月黑夜掘之。欲掘时，必有虎来吼掷前后，不足畏，此虎之鬼也。深二尺，当得物如琥珀，盖虎目光沦入地所为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陟屺寺有个叫那照的僧人擅长根据野兽眼睛夜间发出的光来判断他是什么兽。这位僧人谈起这种方法时说："在夜间，凡是眼睛发出的光亮长而摇动的，一准是鹿；贴地面而又时而亮时而灭的，一准是野兔；低而不协的，一准是虎。"这位僧人又说："夜间跟虎搏斗，你一定会看见有三只虎一同向你扑来。这是由于距离太近，虎纵跳疾速造成的。应当刺杀中间的那只，才能刺中。虎死后，虎威就进入地里。得到虎威可避各种邪魔。虎刚死时，你要记住虎头所枕的位置。等到没有月亮的夜晚去挖掘。挖掘时，一定有虎在你的前后吼叫跳跃，不要怕，那是死虎的鬼魂。掘地二尺深，你可以找到一种东西，象琥珀。它就是虎的目光掉入地里所形成的虎威！"

卷第二百二十八　博戏

弈棋 羊玄保　王积薪　一行　韦延祐　日本王子

弹棋 汉成帝　魏文帝　藏钩　桓玄　高映　石旻

杂戏弈棋

羊玄保

宋文帝善奕棋，常与太平羊玄保棋。玄保戏赌得宣城太守，当敕除以为虚受。（出《谈薮》）

【译文】

宋文帝喜爱围棋。常常跟太平人羊玄保下棋。羊玄保开玩笑地说："我要赢了，请皇上授任我为宣城太守。"一局完了，果然羊玄保胜了。宋文帝授予他宣城太守的虚职。

王积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棋者王积薪从焉。蜀道隘狭。每行旅止息，道中之邮亭人舍，多为尊官有力之所先。积薪栖无所入，因沿溪深远，寓宿于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妇姑，皆阖户，止给水火。才暝，妇姑皆阖户而休。积薪栖于檐下，夜阑不寝。忽闻堂内姑谓妇曰："良宵无以适兴，与子围棋一赌可乎？"妇曰："诺。"积薪私心奇之：堂内素无灯烛，又妇姑各在东西室。积薪乃附耳门扉。俄闻妇曰："起东五南九置子矣。"姑应曰："东五南十置子矣。"姑又曰："起西八南十二置子矣。"姑又应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唯。夜将尽四更，积薪一一密记，其下止三十六。忽闻姑曰："子已败矣，吾止胜九枰耳。"妇亦甘焉。积薪迟明，具衣冠请问。孤姥曰："尔可率己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积薪即出囊中局，尽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数，孤姥顾谓妇曰："是子可教以常势耳。"妇乃指示攻守杀夺救应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积薪即更求其说，孤老笑曰："止此亦无敌于人间矣。"积薪虔谢而别。行十数步，再诣，则失向来之室闾矣。自是积薪之艺，绝无其伦。即布所记妇姑对敌之势，罄竭心力，较其九枰之胜，终不得也。因名"邓艾开蜀势"，至今棋图有焉，而世人终莫得而解矣。（出《集异记》）

【译文】

唐玄宗南巡巴蜀，文武百官随同一起前往。翰林院擅长下围棋的王积薪，也是随行的人中的一个。巴蜀的道路狭窄而又险要。由于随行人员太多，每到一处需要歇息投宿时，这个地方的邮亭馆舍，多数都让官位显贵的人占用了。王积薪没有地方歇宿，只好沿着溪流向远处找寻，借住在山中的孤寡老人家中，家中只有婆媳二人，都关着门，只给他提供饮用的水和取暖的火。天刚黑，婆婆和媳妇就将门闭好歇息。王积薪栖息在屋外房檐下，夜已经深了还是没有入睡。忽然听到屋里儿媳对婆婆说："这么好的夜晚没有什么好玩的，咱们婆媳俩下盘围棋怎么样？"婆婆回答说："好吧"。王积薪听了心中特别奇怪："屋里没有点灯照明，婆媳又各在东、西二屋，她们是怎么下的围棋呢："于是将耳朵贴在门缝旁边偷听。过了一会儿，听到婆婆说："起东五南九置一子。"媳妇回答说："在东五南十二置一子。"婆婆说："起西八南十置一子。"媳妇说："在西九南十置一子。"婆媳俩每下一子都思考很长时间。天四更快过去了，王积薪暗中记下来婆媳俩只下了三十六子。忽然听到婆婆说："你败局已定了。我已经赢了九子！"对屋里的媳妇也认可了。天亮后，王积薪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叩门请教。婆婆说："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摆一盘棋我看看。"王积薪立即从随身携带的行囊里拿出棋盘与棋子来，将他平生所掌握的最高妙的棋阵摆上。还没有摆到十几个子，婆婆对媳妇说："这位先生可教给他几个定势。"于是，媳妇指导王积薪攻、守、杀、夺、救应、防拒的方法，说的都很简略。王积薪请求进一步讲授一些较为深难的方法，婆婆笑着说："只这些就可以让你在人世间没有敌手了！"王积薪真诚地表示感谢，告辞出来。走了十多步，又返回去想找找两位婆媳，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家人家了。从这以后，王积薪的棋艺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随即摆布两位婆媳下的那盘棋，用尽心力想布出胜九子的格局，始终没有布出来。就把这局棋名为'邓艾开蜀势'，至今还有棋谱，而当世的人谁也解不了这局棋。

一行

一行本不解奕棋，因会燕公宅，观王积薪棋一局，遂与之敌。笑谓燕公曰："此但争先耳。若念贫道四句乘除语，则人人为国手。"晋罗什与人棋，拾敌死子，空处如龙凤形。或言王积薪对玄宗棋，局毕，悉持出。（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一行和尚原本不会下围棋。因为在燕国公家里，看了王积薪的一局棋后，就跟王下了一局。笑着对燕国公说："下这种棋就是争先啊！如果按照贫僧的四句乘除口诀来考虑，那么人人都能成为国手。"晋朝人罗什跟人下围棋，捡取对方的死子，空出来的地方呈龙凤形。还有人说，王积薪与唐玄宗对奕，一局完了，将玄宗皇帝所下的子都围成死子捡出去。

韦延祐

韦延祐围棋，与李士秀敌手。士秀惜其名，不肯先。宁输延祐筹，终饶两路。延祐本应明经学，道过大梁。其护戎知其善棋。表进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弈棋明经者多解。（出《嘉话录》）

【译文】

韦延祐喜欢下围棋。一次，他与李士秀对奕。李士秀顾惜他的名声，不肯占先，宁愿输给他几个子，最终让韦延祐两路。韦延祐本来是去选拔应试明经的举子的，路过大梁时，他的随从知道他喜欢下围棋，告诉他江淮一带有很多奕棋能手。于是，这一带应报名试明经的举子，凡是能下围棋的人多数都被选中解送入京。

日本王子

大中中，日本国王子来朝，献宝器音乐。上设百戏珍馔以礼焉。王子善围棋，上敕待诏顾（"顾"原作"颜"，据明抄本改。）师言对手。王子出楸玉棋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国之东三万里，有集真岛，岛上有凝霞台，台上有手谭池，池中出玉子。不由制度，自然黑白分明。冬温夏冷，故谓之冷暖玉。更产如楸玉，状类楸木。琢之为棋局，光洁可鉴。"及师言与之敌手，至三十三下，胜负未决。师言惧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即谓之镇神头，乃是解两征势也。王子瞪目缩臂，已伏不胜。回话鸿胪曰："待诏第几手耶。"鸿胪诡对曰："第三手也。"师言实称国手。王子曰："愿见第一。"曰："王子胜第三，方得见第二，胜第二，得见第一。今欲见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国之第一，不如大国之第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顾师言"三十三下镇神头图"。（出《杜阳编》）

【译文】

唐宣宗大中年间，日本国王子来唐朝拜见，进献音乐和种种宝器。宣宗皇帝安排宫中艺人为王子表演各种杂技，又命御厨摆设丰盛的宴席来招待日本王子。日本王子擅长下围棋。宣宗皇帝命令待诏顾师言与日本王子对奕。日本王子取出带来的楸玉棋盘，冷暖玉棋子，说："我们日本国东南三万里远的海中有一个集真岛，岛上有一座凝霞台，台上有个手潭池。池子里出产一种玉子，不用加工制作，自然分成黑、白二色，而且冬天温热，夏天凉爽，因此叫冷暖玉。这座岛上还长着一种叫如楸玉的树，形状跟楸树相类似。用这种楸山木雕刻成的棋盘，光洁度可以照人。"顾师言跟日本王子对奕，下到第三十三手时，还不分胜负。顾师言唯恐输给日本王子而辱没了皇上的命令，握着棋子的手都沁出汗来，思考许久，才落下这一子，即后人称为"镇神头"的这一手。于是，两方互相杀子相持不下的局面才得以化解。日本王子瞪着双眼、缩着肩膀，定定地望着棋盘，已经认输了。日本王子问负责接待的鸿胪卿："顾待诏在大唐国围棋高手中是第几名？"鸿胪卿谎说道："是第三名。"实际上，顾师言是国手，第一名。日本王子说："能否见见第一名？"鸿胪卿说："王子胜了第三名，才能见到第二名。胜了第二名，才能见到第一名。现在王子您急着想见到第一名，能见到吗？"日本王子双手按着这盘棋，感叹地说："小国的第一名，不及大国的第三名。我确实信了。"直到今天，有些喜欢搞收藏的人，还藏有顾师言"三十三手镇神头图"的棋谱。

弹棋

汉成帝

汉成帝好蹙鞠，群臣以蹙鞠劳体，非尊者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刘向奏弹棋以献，上悦。赐之青羔裘紫丝屡，服以朝觐。（出《小说》）

【译文】

汉成帝喜爱踢球，朝中的大臣们认为踢球劳累身体，不是尊贵的人适合作的。汉成帝问："我喜欢这样。你们可以选择类似的活动而又不劳累身体的，向我推荐一下。"刘向将弹棋推荐给汉成帝。汉成帝非常高兴，赏赐给他黑羔的皮衣、紫色丝织品作的鞋，他穿上这衣服和鞋来朝见皇上。

魏文帝

弹棋，魏宫内用装棋戏也。文帝为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无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为之。客著葛巾低头拂棋，妙殆逾于帝。（出《世说》）

又文帝尝云："予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妙工有二焉，合卿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色别贵贱。又魏戏法。先立一棋与局中，余者间白黑圆绕之，十八筹成都。（出《世说》）

【译文】

弹棋，是三国时曹魏宫内用的妆套戏。魏文帝特别会玩弹棋，用手巾每拂棋子，没有不中的。有位客人自称会玩弹棋。魏文帝让他弹弹看看。这位客人俯身低头用头上戴的葛巾每拂棋子，每拂必中，技艺的高妙完全超过了魏文帝。

又：魏文帝曾经说过："我对其它玩耍游戏很少喜爱，只有弹棋稍稍玩得好一些。小时候，我曾撰写过一篇《赋》，写的是咏叹弹棋这种游戏的。当年京城中有两位弹棋高手，他们就是东方世安与张公子，一位是公卿，一位是王侯。我常常为不能跟这二位对弹而感到遗憾啊！"现今玩的弹棋，使用的是二十四色棋子，用颜色来区别棋子的贵贱。又：魏文帝时弹棋的玩法是："先立一枚棋子在局，其余的黑白相间绕着中间这枚棋子围成一个圆，"十八筹成都"。

藏钩

旧言藏钩起于鉤弋，盖依辛氏《三秦记》云：汉武鉤弋夫人手拳，时人效之，目为藏钩也。殷敬顺《敬训》曰：彄与抠同，众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钩，乘一人，则来往于两朋，谓之誐鸱。《风土记》曰：藏钩之戏，分二曹以较胜负。若人偶则敌对；若奇，则使一人为游附。或属上曹，或属下曹，为飞鸟。又令为此戏，必于正月。据《风土记》，在腊祭后也。庾阐《藏钩赋》云：予以腊后，命中外以行钩为戏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从前有人说"藏钩"这种游戏，起自于汉武帝的皇妃钩弋。按照辛氏《三秦记》上的记载：汉武帝的妃子钩弋夫人手指拳卷着不能伸直，当时的女人们争相效仿，被看成是藏钩。殷敬顺殷敬训说："彄与抠相同。玩的人分成对，或组，手中隐藏着东西，让对方猜它藏在那只手中，又叫藏钩。如果分成对（或组）后，还剩下一个人，就来往于两组之间，叫'誐鸱'。"《风土记》上说："藏钩这种游戏，分成两组竞赛胜负。如果参加游戏的人正好是偶数，就分成敌对的两组；如果出现了单数，就让多出来的这个人为'游附'。或属于上边那组，或属于下边那组。又称为'飞鸟'。"又有种说法，作这种游戏，一定得在正月。据《风土记》上记载，是在腊月祭祀之后。庾阐撰写的《藏钩赋》上说："必须在腊祭之后，才允许宫内宫外玩藏钩的游戏。"

桓玄

殷仲堪与桓玄共藏钩，一朋百筹。桓朋欲不胜，唯余虎探在。顾恺之为殷仲堪参军，属病疾在廨。桓遣信，请顾起病，令射取虎探。即来，坐定。语顾云："君可取钩。"顾答云："赏百匹布，顾即取得钩。"桓朋遂胜。（出《渚宫故事》）

殷仲堪和桓玄一块儿玩藏钩游戏，一组为一百个筹码。桓玄眼看要输了，对方只剩下武探一个人没有被猜了。当时，顾恺之在殷仲堪手下任参军，因身体不舒服在官衙中休息。桓玄派人捎信告诉他，请他带病出来，猜虎探哪只手中藏着钩。顾恺之来到后，刚坐好，桓玄说："你可以猜猜虎探哪只手里藏着钩"顾恺之说："赏我一百疋布，我就猜。"顾恺之当即猜中取得了钩。于是，桓玄这组取得了胜利。

高映

旧说，藏彄令人生离，或言占语有征也。举人高映，善意彄。殷成式常于荆州藏钩，每曹五十余人，十中其九。同曹钩亦知其处，当时疑有他术。访之，映言但意举止辞色，若察因视盗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从前有一种说法：玩藏钩会让人在活着的时候与亲人离别见不到面。还有一种说法是"藏钩"这句话中有某种不祥的征兆。举人高映，非常会猜钩。有个叫殷成式的人，一次在荆州跟高映玩藏钩游戏，每组有五十多人，高映猜十次有九次能猜中。自己这组钩藏在哪里，他也知道。当时人们都认为高映有别的法术。问高映，他说："我主要是靠观察举止神情进行判断。就象审察罪犯和寻找偷盗的人一样。"

石旻

山人石旻尤妙打彄。与张又新兄弟善。暇夜会客，因试其意彄，注之必中。张遂置钩于巾襞中，旻良久笑曰："尽张空拳。"有顷眼钩，在张君幞头左翅中，其妙如此。旻后居扬州，段成式因识之。曾祈其术，石谓成式可先画人首数十，遣胡越异貌，辩其相当授。疑其见始，竟不及画。（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位隐士叫石旻，非常善于猜钩。这位隐士跟张又新兄弟关系密切。一次晚上闲着没事，跟宾客一块儿玩藏钩。张又新兄弟想试试石旻是否真的能凭意念猜钩，每次下赌注，石旻都能猜中。后来，张家兄弟将钩藏在头上戴的帽子翅里。石旻沉思好长时间，笑着说："都是空拳，没有在手里。"石旻用眼睛观察了一会儿，说："在张君帽子左翅中。"石旻就是这样擅长猜钩。石旻后来移居扬州，因此段成式结识了他。段成式曾经请求石旻将猜钩的方法教授给他。石旻对段成式说："你可以先画几十个人的头像，要找北方和南方少数民族里相貌奇异的人。能辨识出这些头像后，我才教给你猜钩的秘法。"段式成怀疑石旻是在欺诳他，竟然没有画人头像。

杂戏 武帝时，郭舍人善投壶。以竹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壶，取中而不求还，故实小豆于中，恶其矢跃而出也。郭舍人则激矢令还，一矢百余反，谓之为"骁"。言如博之羿棋，于辈中为骁杰也。每为武帝投壶，辄赐金帛。（出《西京杂记》）

小戏中，于为局一枰，各布五子，角迟速。名"蹙融"。段成式读座右方，为之"蹙戎"。（出《酉阳杂俎》）

贞元中，董叔儒进博局并经一卷，颇有新意，不行于时。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文"樗捕"。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乃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枭为二；撅为三。（二六者杂采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彩则否。新加进六两彩。（出《国史补》）

贞元中，有杜劝好长行。皆有佳名，各记有轻妙。夏中用者为冷子，取其似蕉葛之轻健而名之。（出《嘉话录》）

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黄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六。天后尝梦双六不胜，狄梁公言宫中无子是也。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六、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临险易者，喻时事焉。适变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食。及博徒用之，于是强各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谭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如弹棋之戏甚古，法虽设，鲜有为之。其工者近有吉达。高越首出焉。（出《国史补》）

【译文】

汉武帝时，郭金人擅长玩投壶游戏。他投壶用的是竹子制作的筹箭，不用棘筹箭。古人玩投壶，只看投没投中，不看投中后能不能返跳回来。因此用小豆为筹投壶，厌恶筹箭投中壶后又返跳出来。郭舍人却用力投筹箭让它返跳回来，投一支筹箭可以返跳回来一百多次，称为"骁"。是说勍象玩羿棋似的。郭舍人在当时玩骁投壶的人中，是位最杰出的高手。每次给汉武帝投壶，都能博得皇上赏赐给他黄金、丝帛等物。

小的博戏中，有在一个棋盘上，双方各摆五子，比赛快慢，叫"蹙融"。段成式在他所撰写的《读座右方》中，称为"蹙戎"。

唐德宗贞无年间，董叔儒进献一个棋盘，和关于如何玩这种棋的书一卷。这种博具与玩法特别新奇，在当时还没有流行。洛阳县令崔师本喜欢玩古代文献上记载的樗捕。玩的方法是："将三百六十子分成三等份，设有二道关口，每人持有六匹马，骰子五枚。骰子上面是黑色，下面是白色。黑面刻二犊，白面刻二雉。掷骰子。五枚骰子全是黑面在上叫"卢"，得十六彩。二支白面三支黑面叫"雉"得十四彩。二支黑面三支白面叫"犊"，得十彩。五支骰子仓是白面在上叫"白"，得八彩。上面四样是贵彩。开是十二彩，塞是十一彩，塔是五彩，秃是四彩，枭是二彩，撅是三彩。掷得贵彩的可以连续掷，可以打马，可以过关。其余那些杂彩就不行连续掷，不行打马，不行过关了。新加进六两彩。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个叫杜劝的人喜爱玩长行。各种样式的长行，都有很漂亮的名字，轻便巧妙。夏季用的长行是用一种轻纱制作的，是因为这种轻纱象蕉布一样轻盈而又结实，因此叫"冷子"。

现在的赌博游戏，长行最为盛行。这种赌博游戏，有棋盘有棋子。棋子分黑、黄两种颜色，各有十五枚。掷彩的骰子有两枚。这种玩的方法是由据槊、双陆演变来的。武则天皇后，一次梦见玩双陆没有获胜。梁国公狄仁杰给她圆梦说是暗喻宫中没有立太子啊。以后的人另出新意，才产生出长行这种赌博游戏。还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翼凤等种类，然而都不如长行。以简俭自省的人，用它来晓喻时事；那些应变通达的人，通过它来察觉世风发生的变化。王公显贵们，有很多人都沉溺在赌博长行中，达到了一些庆典、丧事都不去参加，吃饭睡觉都顾不上的程度。至于那些赌徒们，各自争强斗胜，被说成是"赌博争胜"；那些凭借按排赌局而取钱的人，被称为"设赌抽头取利者"。这些设赌抽头取利的人，赢钱的人赢十他取一，称为"乞头"，即讨取头钱。有的人通宵达旦地进行这种赌博，有的人输得倾家荡产。玩长行的高手中，近代有谭镐、师本为第一，玩围棋的仅次于长行，也较风行。玩围棋的高手中，韦延祐、杨芃为第一。象弹棋这种博戏，由于它太古老了，玩的方法虽然有，但是很少有人玩。玩弹棋的高手中，近代的吉达、高越为第一。

卷第二百二十九　　器玩一

周穆王　周灵王　王子乔　方丈山　昆吾山　汉太上皇　汉武帝　轻玉罄 李夫人　吉光裘　西毒国　桂宫　西胡渠王　汉宣帝　刘表

周穆王 周穆王时，西戎献玉杯，光照一室。置杯于中庭，明日水满。杯香而甘美，斯仙人之器也。（出《十洲记》）

【译文】

周穆王时，西戎国进献一只玉杯。这只玉杯发出的光，能将满室照亮。将玉杯放在庭院中，第二天就能出现满满一杯的水。这只玉杯能发散出甘美的香气，是一只仙人的器皿啊！

周灵王

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琥珀凤凰高六尺，火齐镜高三尺，暗中视物如昼，向镜则影应声。周人见之如神。灵王末，不知所之。（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周灵王二十三年，修造成昆阳台。有渠胥国的使臣来朝贺，进献一尊玉石骆驼，五尺高。献一只琥珀凤凰。六尺高。还献一枚火齐镜，三尺高。在黑暗中看东西象在白天一样，面对着镜子，你会听到镜子里的人影回应你的声音。满朝文武官员都将这面火齐镜看成神镜。周灵王死后，这些神物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王子乔

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见，惟有一剑悬在圹中。欲取而剑作龙虎之声，遂不敢近。俄而径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多以剑代。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出《世说》）

【译文】

周灵王的太子乔的陵墓，在周室皇陵内。战国时，有盗墓人将它挖开。墓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柄宝剑悬挂在墓穴中。盗墓人想将宝剑取走，宝剑立即发出龙吟虎啸的声音，吓得盗墓人不敢取。过了一会儿，宝剑自己飞上天去。《神仙经》上说："真人仙世以后，多数都用剑来替代他葬入坟墓。过了五百年，代葬的宝剑也能得道升仙。"王子乔墓中的这柄宝剑，就是一个证明啊。

方丈山

方丈山一名峦稚。东有龙场千里，玉瑶为林。龙常斗此处，膏血如流水。膏色黑者，著地坚凝如漆，而有紫光，可为宝器。（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方丈山，又名峦稚。山东面有龙场千里，龙场上长着玉瑶林。龙经常在这里争斗，膏血流得象水一样。流在地上呈黑色，凝固后坚硬如漆，泛着紫光，可用它来做宝器。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黄帝伐蚩尤，陈兵于此地。掘深百丈，犹未及泉，惟见火光如星。地中多丹，炼石为铜。铜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劲利，土亦刚而精。至越王句践，使工人以白牛马祠昆吾之神。采金铸之，以成八剑。一名掩日，以之指日则光昼暗。金阴物也，阴盛则阳灭。二名断水，以之划水，开而即不合。三名转魄，以之指月，则蟾兔为之侧转。四名悬翦，飞鸟游虫，遇触其刃，如斩截焉。五名惊鲵，以之泛海，则鲸鲵为之深入。六名灭魂，挟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却邪，有妖魅者，见之则止。八名真刚，以之切玉断金，如刻削土木矣。以应八方之气铸之者。（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昆吾山，山里面埋藏着丰富的赤金，颜色如火。从前黄帝征伐蚩尤，在这里驻扎军队，向地下挖了一百多丈深，也没有找到泉水，只见里面有东西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昆吾山的地底下多丹矿。将丹矿石采上来，可以炼出铜。铜的颜色是青色的，非常坚利。这里的泉水都是红色的，山上的草木都长得有劲而且坚利。山上的土刚硬、精沉。到了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派工匠带着白牛、白马上山，去祭祀昆吾神。之后，开采山中的矿石，经过冶炼，铸成八只宝剑。第一只宝剑叫"掩日"，用它指着太阳，太阳光立即暗下来。金，是阴物，阴盛则阳灭，第二只宝剑叫"断水"，用它划水，立即将水划开，不能合上。第三只宝剑叫"转魄"，用它指向月亮，月亮上面的金蟾和玉兔随着它转动。第四只宝剑叫"悬翦"，飞鸟游虫碰上它，立即被折成两断。第五只宝剑叫"惊鲵"，用它来搅动海水，长鲸巨鲵都恐惧得钻入海底。第六只宝剑叫"灭魂"，持着它夜间行路，鬼魅躲得你远远的。第七只宝剑叫"却邪"，哪地方出了妖魅鬼怪，将它放在那儿，立刻妖魅就不来了。第八只宝剑叫"真刚"，用它来切玉断金，如同刻木削土一样。以上八只宝剑，在铸造中，工匠们感应八方的精气炼铸而成。

汉太上皇

汉太上皇微时，常佩一刀长三尺。上有铭，其字虽难识，疑是殷高宗伐鬼方时，作此物也。太上皇游丰沛山泽中，穷谷里有人欧冶铸。上皇息其傍，问曰："此铸何器？"工人笑而答曰："为天子铸剑，勿泄言。"上皇谓为戏言，了无疑色。工曰："今所铸铁，钢砺难成。若得翁腰间佩刀，杂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星精为辅佐，以歼三猾。水衰火盛，此为异兆也。"上皇曰："余有此物，名为匕首，其利难俦。水断虬龙，陆斩虎兕。魑魅魍魉，莫难逢之。削玉镌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铸，虽欧冶专精，越工砥锷，终为鄙器。"上皇即解腰间匕首，以投于炉中。俄而烟焰冲天，日为之昼暗。及乎剑成，杀三牲衅祭之。铸工问上皇："何时得此匕首。"曰："秦昭襄王之时，余行，逢一野人于路。授余云：'殷时灵物，世世相传。'上有古书，记其年月。"及剑成，工人规之，其铭面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剑授上皇，上皇以赐高祖。高祖长佩于身，以歼三猾。及天下已定，授吕后，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改其库名曰"灵金藏"。及诸吕擅权，白气亦灭。及惠帝即位，以此库贮禁兵器，改曰灵金内府。（出《王子年拾遗记》）

又汉帝相传以秦王（相传以秦王五字原作□为□奏□。据明抄本改补。）子婴所奉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皆用七采珠（"上皆用七"四字及"珠"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其光（"室中其光"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殊"原作"昧"，据明抄本改。）十二年一加磨龙，刃上常若霜（"上常若霜"四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雪。开匣板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汉高祖刘邦的父亲，当年未显贵时，身边经常佩带一把刀，长三尺，上面刻有铭文。这些铭文虽然很难认识，但是怀疑这把刀很可能是殷商时期高宗征伐鬼方国时铸造的。一次，刘邦的父亲去丰沛山泽中，看到山谷里有人在冶炼、打造器具。刘邦的父亲在旁边歇息，问道："你们在铸造什么器具？"工匠们笑着回答道："我们在为天子铸剑。不要对外面的人说哟！"刘父认为这是笑谈，一点也未感到惊异。工匠们说："我们现在用的铸铁，怎么冶炼打造都很难将它铸成剑。如果将老汉你身边佩的这把刀投放到炉中一块儿冶炼，铸造出来的肯定是神剑，可以用它来平定天下。这是用天上的星辰的精气为辅佐，完全可以歼灭三猾。水衰火盛，这是世兆啊。刘父说："我这把刀，叫匕首。它特别锋利，是任何刀剑不能相比的。在水中可以折断虬龙，在陆上可以刺杀猛虎与犀牛。妖魔鬼怪都敌挡不了它。而且刻金削玉，它的利刃一点也不卷。"工匠们说："如果得不到你这把匕首跟现在炉中的这些铁在一块冶炼，尽管冶炼打制得再精致，让最好的越工来磨刃，也终归是件粗鄙的凡品。"刘父听到这里立即从腰间解下匕首，投入熊熊燃烧的炉火中。不一会儿，炉火挟烟冲天而起，天上的太阳也昏暗。待到宝剑冶造成了，工匠们宰杀猪、牛、羊三牲。用三牲的血涂剑祭祀。工匠们问刘父："老汉，你什么时候得到这把利刀？"刘父说："昭襄王时，我有一次出行，途中遇到一个野人，将这把刀送给我。并说'这是殷商时期的灵物，希望你能将它世代相传。它上面刻有古铭文，记着这把灵刀铸造的年月。'"说到这里，工匠们将新铸造的宝剑拿在手中仔细察看，原来匕首上的铭文还存在，和先前差不多。于是，工匠们当即将这把宝剑授给刘父。后来，刘父将这把宝剑传授给刘邦。刘邦佩用这把宝剑歼灭三猾，平定了天下，建立汉朝。后来，刘邦又将这把宝剑传授给吕后。吕后将它藏在宝库中。守护库房的士兵发现一道白气如云。从库房里冲出，直上云天，状如龙蛇。因此改库房的名字为"灵金藏"到了诸吕独揽大权时，白气也没有了。到了汉惠帝登极继位后，用这座库房贮放宫中御用武器，改名为"灵金内府"。

又：相传汉帝将秦王子婴奉献的白玉玺、高祖斩白蛇用的剑这两件宝物，世代相传。剑上镶嵌的都是七彩珠、九华玉，并用五色琉璃杂陈在一起镶嵌剑匣。这把宝剑放在室内自己会发光，一直射到室外，跟刺剑一样。这把宝剑十二年磨一次，剑刃上总象布着一层霜雪似的。打开剑匣板鞘，就会产生一股冷风寒气，而且光彩射人。

汉武帝

孙氏（"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应瑞图》云：（"云"原作"六"，据明抄本改。）神鼎者文质精也。知吉凶，知存亡。能轻能重，能息能行。不灼自沸，不汲自满，中生五味。王者兴则出，衰则去。《说苑》云：孝武时，汾阴人得宝鼎，献之甘泉宫，群臣毕贺。上寿曰："陛下得周鼎。"侍中吾丘寿王曰："非周鼎。"上召问之："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寿王对曰："周德者，始于天授，成于文武，显于周公。德泽上畅于天，下漏三泉。上天报应，鼎为周出。今汉继周，德□显行，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而逾盛，天瑞并至。昔秦始皇亲求鼎于彭城而不得，天昭有德，神宝自至。此天所以遗汉，乃汉鼎，非周鼎也。"上曰："善。"魏文帝《典论》亦云："墨子曰，昔夏后启使飞廉折金，以精神于昆吾。使翁乙灼自若之龟，鼎成。四定而方，不灼自烹，不举自灭，不迁自行。"《拾遗录》云："周末大乱，九鼎飞入天池。"《末世书论》云，入泗水，声转谬焉。（出《小说》）

【译文】

孙氏《应瑞图》上说："神鼎的文理质的制作得非常精致。它能够预兆吉凶、存亡，能够变轻也能变重，能停住不动，能自行移走。它能不烧烤里面的水自己沸起来，不住里放水，里面就有满满一下水。它还能自行生出酸、甜、苦、辣、咸五种气味。当有道明君产生时，就出现在世上；当这个王国衰败的时候，它又自行离去隐匿起来。"《说苑》上说："汉武帝时，汾阴人得到这只宝鼎，进献甘泉宫。文武百官都来祝贺。上寿说：'皇上得到的是周鼎。'侍中吾丘说：'这不是周鼎。"寿王说：'你能说出为什么不是周鼎的道理就让你活着，否则，说不出道理来，我就处死你。'寿王回答说：'周朝的德政由上天授给它开始，由文、武二王将这项伟业干成了，而周公又将它发展了。周朝的德政，上可以畅达至天，下可通流三泉。这是上天的意旨，因此宝鼎在周朝时就自行出现在世间。现在，我汉朝高祖皇帝继周朝之后，德政昭明，天下六合归一。皇上您继位后国运日盛，各种祥瑞一同出现。从前，秦始皇亲自到彭城去寻找宝鼎而没有得到，现在上天将它昭示给有德的君王，宝鼎自行出现让皇上得到它。这是上天馈赠给我汉朝的，因此是汉鼎，而不是周鼎。'武帝听了说：'讲的好！'"魏文帝《典论》上说："墨子说：'从前，夏后启派大臣飞廉到昆吾山掘采金矿石，这种精神感动了昆吾神，让他采到了矿石。夏后启又让翁乙用神龟为柴，将这些矿石冶炼铸成宝鼎。这只宝鼎呈方形，下面有四足站地。不用烧火可以自行烹煮东西；不用将它从火上移开，火自行息灭；不搬挪它可以自行移动'"《拾遗录》上说："周朝末年，天下大乱，九只宝鼎自行飞走没入天池。"《末世书论》上说："宝鼎落入泗水中，落时宝鼎发出哭泣声。"

轻玉磬

汉武帝起招仙阁于甘泉宫西，其上悬浮金轻玉之磬。浮金者，自浮水上。轻玉者，其质贞明而轻也。（出《洞冥记》）

【译文】

汉武帝在甘泉宫西侧建造了一座招仙阁，阁上面悬挂着浮金轻玉磬。所谓"浮金"，是说它能自浮水上；所谓"轻玉"，是说它的质的透明而又比一般的玉石轻。

李夫人

汉武帝（汉武帝原作□□辛，据明抄本改补。）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拴头。（明抄本"拴"作"搔"）自此宫（"自此宫"原作"白比言"，据明抄本改。）人搔（"搔"原作"检"，据明抄本改。）头皆用玉，为之（"为之"二字处原空缺三字，据明抄本补。）贵焉。夫以象牙为篦，赐李夫人。（出《小说》）

【译文】

汉武帝喜欢李夫人，就用玉簪给她簪头发。从此，后宫中的嫔妃们梳理头发都用玉饰，认为这是高贵身份的一种标志。汉武帝又拿象牙让工匠制成篦梳，赏赐给李夫人。

吉光裘

汉武帝（武帝原作王□，据明抄本改补。）时，西成献吉光裘。入水数日不濡，入火不焦。元凤（元凤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道之（明抄本无"元凤不道"四字，"之"作"上"）时服此裘，以视朝焉。（出《十洲记》，明抄本作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武帝时，西成国进献一件吉光裘，放在水中处理政事几天不湿，放在火中烧烤不焦。汉武帝有时穿着吉光裘上朝。（按：译者取明抄本译。）

西毒国

汉武帝时，西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安在暗室中，尝照十余丈，其光如昼。（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武帝时，西毒国进献连环马络头。整个络头都用白玉石制做的，用玛瑙做的勒嚼，用白光琉璃做的马鞍。将它放在暗室中，可以照亮十多丈远，它发出的光照得室内如同白日。

桂宫

汉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杂宝屏风、杂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武帝让人给他制做一张七宝床，还有用各种珠宝镶嵌的宝案、宝屏风、宝帐，将它们陈设在桂宫。当时人称桂宫为"四宝宫"。

西胡渠王

汉武帝冢裹，先有玉箱瑶杖各一，是西胡渠王所献。帝平素常玩之。后有人扶风郿市买得二物，帝左右识而认之。说卖者形状，乃帝也。（出《异苑》）

【译文】

汉武帝的陵墓中，当初的随葬物品有玉箱与瑶石手杖各一件。这两件东西，原是西胡渠王进献来的，武帝很是喜爱，平素常在手中把玩。后来，有人在扶风郿市上买到这两件宝物。过去曾在武帝身边的大臣、侍从，认出这两件宝物是武帝的随葬品。根据买主讲述的卖主的形象，这些大臣、侍从异常惊讶，认为卖主就是汉武帝啊！

汉宣帝

汉采女常以七月七日夜，穿七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宣帝被收，系郡邸狱。臂上犹带史良娣合采婉转丝绳，系身毒国宝镜一枚，大如八铢钱。旧传此镜照见妖魅，得佩之者，为天神所福，故宣帝从危获济。及即大位，每持此镜，感咽移辰。常以琥珀笥盛之，缄以戚里织成。一曰斜纹织成。宣帝崩，不知所在。（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时宫女常常在七月七日这天的夜晚，在开襟楼穿七针，以后就沿习下来成为一种仪式。汉宣帝被捕，关押在郡中王府的私狱里。这时，他的胳臂上还带着女史良娣和采婉为他缠制的丝绳，绳上系着一面身毒国进献的宝镜，八铢钱那么大。从前传说这面镜子可以照见妖魅，佩带它的人能得以天神的庇佑。因此，汉宣帝后来终于危难中得救。待到汉宣帝登极继承皇位后，每当他手持这面宝镜时，便感触万端，几乎流泪，好长时间不能自持。汉宣帝经常将这面宝镜装在一个方形的琥珀匣中，用戚里织成的丝绳系好。还有人说是用丝织的斜纹绳系好。汉宣帝死后，这面宝镜下落不明。

刘表

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受七升，次曰仲雅受六升，次曰季雅受五升。（出《魏文典论》）

【译文】

刘表盘踞荆州时，还管辖长江以南的好多地方。刘表的儿子们都非常骄横奢侈，而且喜爱饮酒。刘表有三只贵重的酒杯。一只叫"伯雅"，盛七升酒；一只叫"仲雅"，盛六升酒；一只叫"季雅"，盛五升酒。

卷第二百三十　器玩二

苏威　王度

苏威 隋仆射苏威有镜殊精好。日月蚀既，镜亦昏黑无所见。威以左右所污，不以为意。他日，月蚀半缺，其镜亦半昏如之，于是始宝藏之。后柜中有声如雷，寻之乃镜声，无何而子夔死。后又有声而威败。其后不知所在。（出《传记》）

【译文】

隋朝时仆射苏威有一面镜子形状特殊，制做得特别精妙。遇上日全蚀或月全蚀的时候，镜子里也昏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苏威以为是身边的人将它弄脏了，不以为然。后来，一次月半蚀，他发现，镜子里面也是半边昏黑，这才知道不是一般的镜子，将它珍藏起来。后来，柜里发出象雷鸣一样的声音。开柜寻找，见声音是这面镜子里发出来的。不久，苏威的儿子苏夔就死了。之后，这面镜子又发出一次声响，苏威败落。再以后，就不知这面镜子失落到哪里去了。

王度

隋汾阴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师礼事之。临终，赠度以古镜曰："持此则百邪远人。"度受而宝之。镜横径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绕鼻列四方，龟龙凤虎，依方陈布。四方外又设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绕轮廓。文体似隶，点画无缺，而非字书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气之象形。"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绝。嗟乎，此则非凡镜之所同也，宜其见赏高贤，自称灵物。侯生常云："昔者吾闻黄帝铸十五镜。其第一横径一尺五寸，法满月之数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镜也。"虽岁祀攸远，图书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诬矣。昔杨氏纳环，累代延庆。张公丧剑，其身亦终。今度遭世扰攘，居常郁怏。王室如毁，生涯何地。宝镜复去，哀哉！今具其异迹，列之于哀哉后。数千载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业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罢归河东，适遇侯生卒而得此镜。至其年六月，度归长安。至长乐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颇甚端丽，名曰鹦鹉。度既税驾，将整冠履，引镜自照。鹦鹉遥见，既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问其故，雄云："两月前，有一客携此婢从东来。时婢病甚，客便寄留，云还日当取。比不复来，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镜逼之。便云："乞命。"即变形。度即掩镜曰："汝先自叙，然后变形，当舍汝命。"婢再拜自陈云："某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下千岁老狸，大行变惑，罪合至死。遂为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间。为下邽陈思恭义女，蒙养甚厚，嫁鹦鹉与同乡人柴华。鹦鹉与华意不相惬，逃而东出韩城县。为行人李无傲所执，无傲粗暴丈夫也，遂将鹦鹉游行数岁。昨随至此，忽尔见留。不意遭逢天镜，隐形无路。"度又谓曰："汝本老狸，（"狸"原作"狐"，据明抄本改。）变形为人，岂不害人也？"婢曰："变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恶，自当至死耳。"度又谓曰："欲舍汝可乎？"鹦鹉曰："辱公厚赐，岂敢忘德。然天镜一照，不可逃形。但久为人形，差复故体。愿缄于匣，许尽醉而终。"度又谓曰："缄镜于匣，汝不逃乎？"鹦鹉笑曰："公适有美言，尚许相舍。缄镜而走，岂不终恩。但天镜一临，窜迹无路，惟希数刻之命，以尽一生之欢耳。"度登时为匣镜，又为致酒。悉召雄家邻里，与宴谑，婢顷大醉。奋衣起舞而歌曰："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于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歌讫再拜，化为老狸而死，一座惊叹。大业八年，四月一日，太阳亏。度时在台直，昼卧厅阁。觉日渐昏，诸吏告度以日蚀甚。整衣时，引镜出，自觉镜亦昏昧，无复光色。度以宝镜之作，合于阴阳光景之妙。不然，岂合以太阳失曜而宝镜亦无光乎？叹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渐明。比及日复，镜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后，每日月薄蚀，镜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侠者获一铜剑长四尺。剑连于靶，靶盘龙凤之状，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烁，非常物也。侠持过度曰："此剑侠常试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数丈，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爱古，如饥如渴，愿与君今夕一试。"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霁，密闭一室，无复脱隙，与侠同宿。度亦出宝镜，置于座侧。俄而镜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视如昼。剑横其侧，无复光彩。侠大惊曰："请内镜于匣。"度从其言。然后剑刀吐光，不过一二尺耳。侠抚剑叹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后每至月望，则出镜于暗室，光尝照数丈。若月影入室，则无光也。岂太阳太阴之耀，不可敌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诏撰国（明抄本"国"作"周"。）史，欲为苏绰立传。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苏氏部曲。颇涉史传，略解属文。见度传草，因悲不自胜。度问其故，谓度曰："豹生常受苏公厚遇，今见苏公言验，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宝镜，是苏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遗苏公者，苏公爱之甚。苏公临亡之岁，戚戚不乐。常召苗生谓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镜当入谁手。今欲以蓍筮一卦，先生幸观之也。'便顾豹生取蓍，苏公自揲布卦。卦讫。苏公曰：'我死十余年，我家当失此镜，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动静有征。今河泒之间，往往有宝气与卦兆相合，镜其往彼乎。'季子曰：'亦为人所得乎？'苏公又详其卦云：'先入侯家，复归王氏。过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讫涕泣。度问苏氏，果云旧有此镜。苏公死后，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为苏公传，亦具言其事于末篇。论苏公蓍筮绝伦，默而独用，谓此也。大业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见之，觉其神彩不俗，更邀入室，而为具食。坐语良久，胡僧谓勣曰："檀越家似有绝世宝镜也，可得见耶？"勣曰："法师何以得知之。"僧曰："贫道受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连日，绛气属月，此宝镜气也。贫道见之两年矣。今择良日，故欲一观。"勣出之，僧跪捧欣跃。又谓勣曰："此镜有数种灵相，皆当未见。但以金膏涂之，珠粉拭之，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僧又叹息曰："更作法试，应照见腑脏，所恨卒无药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复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无不获验。而胡僧遂不复见。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厅前有一枣树围可数丈，不知几百年矣。前后令至，皆祠谒此树，否则殃祸立及也。度以为妖由人兴，淫祀宜绝。县吏皆叩头请度，度不得已，为之以祀。然阴念此树当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养成其势，乃密悬此镜于树之间。其夜二鼓许，闻其厅前磊落有声，若雷霆者。遂起视之，则风雨晦暝，缠绕此树。雷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鳞赤尾，绿头白角，额上有王字。身被数疮，死于树。度便下收镜，命吏出蛇，焚于县门外。仍掘树，树心有一穴，于地渐大，有巨蛇蟠泊之迹，既而坟之，妖怪遂绝。其年冬。度以御史带芮城令。持节河北道，开仓粮，赈给陕东。时天下大饥，百姓疾病，莆陕之间，疠疫尤甚。有河北人张龙驹，为度下小吏。其家良贱数十口，一时遇疾。度悯之，赉此入其家，使龙驹持镜夜照。诸病者见镜，皆惊起云："见龙驹持一月来相照，光阴所及，如冰著体，冷彻腑脏。"即时热定，至晚并愈。以为无害于镜，而所济于众。令密持此心镜，遍巡百姓。其夜，镜于匣中冷然自鸣，声甚彻远，良久乃止。度心独怪。明早，龙驹来谓度曰："龙驹昨忽梦一人，龙头蛇身，朱冠紫服。谓龙驹，'我即镜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于君家，故来相讬，为我谢王公。百姓有罪，天与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后月，当渐愈，无为我苦。'"度感其灵怪，因此志之。至后月，病果渐愈，如其言也。大业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弃官归。又将遍游山水，以为长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乱，盗贼充斥，欲安之乎？且吾与汝同气，未尝远别。此行也，似将高蹈。昔尚子平游五岳，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贤，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对勣。勣曰："意已决矣，必不可留。兄今之达人，当无所不体。孔子曰：'匹夫不夺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过隙。得情则乐，失志则悲。安遂其欲，圣人之义也。"度不得已，与之决别。勣曰："此别也，亦有所求。兄所宝镜，非尘俗物也。勣将抗志云路，勣踪烟霞，欲兄以此为赠。"度曰："吾何惜于汝也。"即以与之。勣得镜遂行，不言所适。至大业十三年夏六月，始归长安，以镜归。谓度曰："此镜真宝物也。辞兄之后，先游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坛。属日暮，遇一嵌岩。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勣栖息止焉。月夜二更后，有两人。一貌胡，须眉皓而瘦，称山公。一面阔，白须眉长，黑而矮，称毛生。谓勣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寻幽探穴访奇者。'二人坐，与勣谈久，往往有异义出于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潜后，开匣取镜。镜光出而二人失声俯伏。矮者化为龟，胡者化为猿。悬镜至晓，二身俱殒。龟身带绿毛，猿身带白毛。即入箕山，渡颍水。历太和，视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绿色。问樵夫，曰：'此灵湫耳，村闾每八节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阙，即池水出黑云大雹，浸堤坏阜。'勣引镜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尔池水腾出，池中不遗涓滴。可行二百余步，水落于地。有一鱼，可长丈余，粗细大于臂。首红额白，身作青黄间色，无鳞有涎，龙形蛇角。嘴尖，状如鲟鱼，动而有光。在于泥水，困而不能远去。勣谓鲛也，失水而无能为耳。刃而为炙，甚膏有味，以充数朝口腹。遂出于宋汴。汴主人张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声，实不堪忍。勣问其故，病来已经年岁，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勣停一宿，及闻女子声，遂开镜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杀。"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鸡死矣，乃是主人七八岁老鸡也。游江南。将渡广陵扬子江，忽暗云覆水，黑风波涌，舟子失容，虑有覆没。勣携镜上舟，照江中数步，明朗彻底，风云四敛，波涛遂息。须臾之间，达济天堑。跻摄山，趋（"趋"原作"踘"，据明抄本改。）芳岭。或攀绝顶，或入深洞。逢其群鸟环人而噪，数熊当路而蹲，以镜挥之，熊鸟奔骇。是时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涛声振吼，数百里而闻。舟人曰：'涛既近，未可渡南。若不回舟，吾辈必葬鱼腹。'勣出镜照，江波不进，屹如云立。四面江水豁开五十余步，水渐清浅，鼋鼍散走。举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后却视，涛波洪涌，高数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览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彻，纤微皆见。林间宿鸟，惊而乱飞。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勣'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更游豫章。见道士许藏秘，云是旌阳七代孙，有呪登刀履火之术，说妖怪之次。更言丰城县仓督李慎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识，藏秘疗之无效。勣故人曰赵丹有才器，任丰城县尉，勣因过之。丹命祗承人指勣停处，勣谓曰：'欲得仓督李敬慎家居止。'丹遽命敬为主礼。勣问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内阁子，每至日晚，即靓妆衙服。黄昏后，即归所居阁子，灭灯烛。听之，窃与人言笑声，及至晓眠。非唤不觉，日日渐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妆梳，即欲自缢投井。无奈之何？勣谓敬曰：'引示阁子之处。'其阁东有窗，恐其门闭固而难启，遂昼日先刻断窗棂四条，却以物支柱之如旧。至日暮，敬报勣曰：'妆梳入阁矣。'至一更，听之，言笑自然。勣拔窗棂子，持镜入阁照之。三女叫云：'杀我婿也。'初不见一物，县镜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长一尺三四寸，身无毛齿。有一老鼠，亦无毛齿，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宫，大如人手。身披鳞甲，焕烂五色，头上有两角，长可半寸，尾长五寸已上，尾头一寸色白，并于壁孔前死矣。从此疾愈。其后寻真至庐山，婆娑数月。或栖息长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连迹。举镜视之，莫不窜伏。庐山处士苏宾，奇识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来。谓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间。今宇宙丧乱，他乡未必可止。吾子此镜尚在，足下卫，幸速归家乡也。'勣然其言，即时北归，便游河北。夜梦镜谓勣曰："我蒙卿兄厚礼，今当舍人间远去，欲得一别，卿请早归长安也。'勣梦中许之。及晓，独居思之，恍恍发悸。即时西首秦路。今既见兄，勣不负诺矣，终恐此灵物亦非兄所有。"数月，勣还河东。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鸣，其声纤远，俄而渐大，若龙咆虎吼，良久乃定。开匣视之，即失镜矣。（出《异闻集》）

【译文】

隋朝时，汾阴有个姓侯的人，是天下少有的奇士。王度曾经向对待师长一样礼遇他。侯生临去世时，赠送王度一面古镜，说："你拿着它，则各种妖邪都会离开你的。"王度接受了这位姓侯的送给他的这面古镜，而且将它很好地珍藏起来。这面古镜宽有八寸，镜鼻是一只蹲伏的麒麟。围绕着镜鼻划分出四个方位，有龟、龙、凤、虎按照方位布在上面。四方之外又布有八卦。八卦之外又有鼠、牛、蛇、兔、马、羊、猴、鸡、狗、猪等分列十二时辰。十二时辰之外，又有二十四字，绕镜一周。字体酷似隶书，一点一划都不缺少。但是这二十四字，在字书上一个也查找不到。这位姓侯的人说："镜子背面的二十四字是二十四节气。将镜子对着太阳照看，它背面上的文字、图形，都印过来，一厘一毫也漏不掉。将它举起叩击，会徐徐发出清亮悦耳的声音，过了一天才听不到了。"唉！这面古镜跟一般的镜子绝对不同。只适宜高尚贤达的人来鉴赏它，自然可以称它为有灵气的宝物。这位姓侯的人生前曾经说过："从前，我曾听人说过黄帝铸了十五面镜了。第一面直径一尺五寸，效法满月的数据。第二、第三……以次递减相差一寸。这面古镜是第八面啊。"虽然年岁距今已经非常遥远了，镜子上的图形文字又不能说话讲述自己的来历。但是向侯奇士这样的有道高人讲述的这面古镜的来历，不可以不信啊。昔年，杨家把杨玉环送入宫中，而世代庆贺，张公失去一柄剑而身随剑死。现在，王度遭逢时世变化的忧扰，经常郁闷不乐；整个王家如置在火焰之上，何处是赖以生存之地呢？侯奇士送我的宝镜又失落了。悲伤啊！现在将宝镜所经历的奇异之事记录下来。几千年之后，倘若有人得到它，也好知道它的来历啊！隋炀帝大业七年五月，王度从御史任上辞官回河东，正好遇上侯奇士去世而得到这面古镜。到这年六月，王度又返回长安。途经长乐坡，借宿在程雄家里。他家新近接受他人暂时寄养的一名婢女，容貌颇为端庄秀丽，名叫鹦鹉。到了晚上，王度就要脱衣歇息，拿起古镜照照，远处的鹦鹉看见了，便连连叩头说："哎呀，我再也不住在这儿啦！"头都叩出了血。王度将程雄召唤过来，询问这个婢女是怎么回事？程雄说："两个月前，有位客人带着这个婢女从东边来。当时这个婢女病得很厉害，客人便将她留住在我家，说回来时一定将她带走。但是，这位客人一去不回。至于这位婢女的来历，我是一点也不知道。"王度怀疑这个婢女可能是精怪，取出宝镜对着婢女照去。婢女便连声喊道："哎呀！饶命啊！我立刻就现出原形！"王度马上将古镜遮起来，说："你先自己讲清楚你的来历，然而再现原形，我就饶你一命。"婢女再次拜谢，自己讲述道："我本是华山府君庙前长松树下的一只千年老狸，能变化成人形迷惑人，犯了死罪。被府君追捕，逃到河渭一带，被下邽陈思恭收为义女。蒙他厚爱，将我许配给同乡人柴华为妻。但是鹦鹉跟柴郎不相投和，又从柴家逃走。刚走出韩城县东门外，便被行人李无傲虏去。李无傲是个非常粗暴的男了。他胁迫鹦鹉与他四处游荡多年，前些日子走到这里，忽然将我留在程家他一个人走了。没想到遭逢天镜，使我再没法隐去原形了。"王度又问："你原本是只老狸，变成人形后难道不祸害人吗？"婢女说："我变成人形侍奉人一点也不想祸害人。但是，我从华山府君那儿逃跑躲藏起来，又变成人形惑人，是神道所不允许的，确死无疑啊。"王度又问："我想放你一条生路可行吗？"婢女说："恩人给我这么厚的照看，怎么敢忘记您的大德。但是，天镜一照，再也逃去不了原形啦。我变成人形很长时间了，羞于回到原来的样子。望恩人暂时将天镜放回匣中，赏给我一餐酒饭，让我喝个大醉再死去吧。"王度说："我将古镜放回匣里，你不逃走吗？"鹦鹉笑着说："恩人你刚才已经说放我一条活路，你将镜子放回匣中，我就离开这里，这不是辜负了您的大恩吗！但是只要让天镜一照，就再也无路可逃了。此刻，我唯一的希望是用剩下的一点点时间，让我享受到一生的欢乐啊！"王度立时将镜放回匣中，并亲自为鹦鹉敬酒，并将程雄的家人及邻里都招呼来，大家一块儿边喝酒边戏耍玩闹。鹦鹉不一会儿就喝得酩酊大醉，扬起衣袖，边舞边歌，道："宝镜宝镜，悲哀啊我的命。自从我脱去老狸的原形，到现在我已经侍奉了好几个男人啦。活着虽然是件欢乐的事情，死去也没有什么值得悲伤的啊。有什么值得眷恋的呢？只要享有这一时的快乐就行啊！"鹦鹉歌毕再拜，化作一只老狸死去。满座人，无不为之惊讶叹息。大业八年四月一日，日蚀。王度当时正在御史台值班，躺在厅阁中的床上，发觉天渐渐变暗了。属下告诉王度日蚀得很严重。王度立即坐起，整理衣冠时拿出古镜照看，发觉古镜也变得昏暗，没有了往日的光色。王度认为这面古镜制作时，一定是符合阴阳光体变化的奥妙的。不然，怎么太阳失去光耀宝镜也没有光耀了呢？王度正思忖着。不一会儿，镜中重新现出光彩，外面的日光也逐渐恢复明亮。等到太阳完全复明后，宝镜也光明如旧。从这以后，每到日蚀、月蚀时，这面古镜也昏暗无光。王度的一位叫薛侠的朋友，得到一把铜剑，剑长四尺，和剑柄相连，剑柄盘成龙凤状。左边的纹理如火焰，右边的纹理似水波。光彩闪耀，不是平常的宝剑。这年八月十五，薛侠带着这柄宝剑到王度这儿来，对王度说："这是一把古剑，我曾经试验过。每月十五这天，天清地朗，将它放在暗室里，会自然发光，照到几丈远的地方。我得到它有些时日了。你好猎奇爱好古物，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现在我将它带来，愿意和你在今天晚上一同试验一下。"王度非常高兴。这天夜晚，天气果然晴朗。王度和薛侠在一间密室里，不透一点光。王度拿出宝镜，放在身旁。不一会儿，镜面上吐出光华，将全屋照亮。两人互相都能看见对方，就象在白天里一样。薛侠带来的那柄古剑就横放在宝镜的旁边，不见它发出一点光亮来。薛侠大吃一惊，说："请将镜子装进匣子里。"王度听从他的话，将宝镜装进镜匣里。这时，薛侠的古剑才吐出光华来，不过一二尺。薛侠抚着古剑，感叹地说："天下神奇宝物，也有相克相伏的理论啊。"这之后，每到月圆之夜，王度都将宝镜放在暗室中，它就会发出华光照亮几丈远的地方。如果让月影照到暗室中，宝镜就不发光了。这大概就是太阳光、月亮光，任何宝物也不能和它们相匹敌。这年冬天，王度兼任著作郎，奉皇上诏命让他撰写国史，想为苏绰立传。王度家有位老仆人叫豹生，这年已经七十岁了，是当年苏绰的家兵。豹生读过不少史书、传记，还初通文墨。他读了王度撰《苏绰传》的草稿，不胜悲痛。王度问他悲伤的缘故，豹生说："我曾经受过苏公的厚遇。今天看到苏公生前所说的话应验了，所以悲伤啊。主人你现有的这面宝镜，原先是苏公的朋友河南季苗子馈送给苏公的。苏公生前特别喜爱这面宝镜。临死那一年，他郁郁不乐。一次请季苗子来家中，对他说：'我自己感觉离死期不远了。不知道这面宝镜将落在什么人的手中。我现在想用蓍草卜一卦，先生你在一旁看着。'说完，便让我取来蓍草，苏公自己卜卦。卦成，苏公说：'我死后十多年，我家当失落这面宝镜。但不知他失落到何方？然而天地间的神器宝物，动与静都有征象。现在见到河泒之间，常常有宝气与此卦的征兆相合，难道这面宝镜是往河泒一带去了吗？'季苗子问：'也被人得到了吗？'苏公又仔细看了看卦象，说：'先入侯家，又归王氏。再往后，就不知道它的去向了。'"豹生说完这段往事，涕泪横流，悲伤至极。后来，王度询问过苏家的后人。果然说从前确实有过这面宝镜，苏公死后就将它失落了。这和豹生说的一模一样。因此，王度在为苏公写传时，在篇末如实地记述了这件事情。并且，还谈到了苏公用蓍草占卜技艺绝伦，秘而独用，从未让外人知道过。就是说的这件事情。大业九年正月初一，有一位胡僧（按：古代称北方的少数民族为"胡人"，称胡人僧侣为"胡僧"。）行乞到王度家。王度的弟弟王绩出来接待这位胡僧，觉得他神采不俗，不是一般的行乞僧人。便邀请他到屋里来，摆上饭食请他吃。两人坐着说了好一阵子话，胡僧对王绩说："施主家里好象有一面绝世宝镜啊，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王绩问："法师怎么知道我家有面宝镜的呢？"胡僧说："贫僧受过明录秘术，颇识宝气。施主宅院中，每天常有碧光连着太阳。绛气属月，这是宝镜之气啊。贫僧见到这股宝气已经有两年啦。今天选择良日，就是想一睹宝镜神物。"王绩听了胡僧的恳求，取出宝镜递与胡僧。胡僧欣喜异常地跪着捧接宝镜，对王绩说："这面宝镜有好几种灵相，都是未见到过的。用金膏涂它，再用珠粉擦拭。举起它照太阳，透过来的镜影必能穿透墙壁。"接着，又叹息地说："再换一种方法试验，应能照见腹中的五腑六脏，遗憾的是能使它产生这种奇效的药物用尽了。但是，用金烟薰它，再用玉水洗它，之后再涂上金膏珠粉，象先前那样擦拭它。就是将它埋藏在泥土里，也不会变得晦暗的。"说完，留下金烟、玉水后，胡僧忽然不见了。照着胡僧告诉的方法试验，每次的效果都象胡僧说的那样灵验。这年秋天，王度出京兼任芮城县令。县衙大厅前有一株枣树，粗几丈，不知生长了几百年了。王度之前的几任县令，到来后都祭祀这株枣树。不祭祀，就会立即遭至祸殃。王度认为妖怪是因由人的祟邪而作怪，不合礼仪的祭祀应该停止。但是县里的官吏们都叩头请求他祭祀。王度不得已，也只好祭祀它。心中却暗暗想到：这株老枣树，一定有精怪在这里。人们不能除掉它，才养成了接受祭祀的习惯。于是，悄悄地将身边的宝镜悬挂在枣树上。这天晚上约摸到二更时候，王度听到厅前枣树那儿"噼哩扑楞"的有响声，象雷鸣。他起身看看厅外，只见风雨交加笼罩着这株枣树。而且电闪雷鸣，忽上忽下。到天亮，王度出去一看，只见一条大蛇死在枣树旁边。这条大蛇长相好凶哟！红尾巴，紫鳞，绿脑袋上长着白角，额头上有个"王"字清晰可见。蛇身上伤痕无数，显然是被什么神物击毙在地。王度收起宝镜，喊人来将死蛇拿出去，在县城门外火化。又叫人将枣树掘出，但见树心有一洞穴，进入地底后逐渐变大。洞穴中有巨蟒蟠居的遗迹，随即让人将洞穴填死。从此，再也没有妖怪作怪了。这年冬天，王度以御史兼芮城令的身价，带着印信到河北去开仓放粮，救济陕东的饥民。当时天下发生特大饥荒，百姓饥饿、病痛缠身。蒲州、陕西一带闹瘟疫特别严重。王度属下有个小吏叫张龙驹，家住河北。家中老少几十口人，都染上了瘟疫。王度非常同情这个属员，将宝镜暂时借给他，让他拿回家去为家里人驱除瘟疫。张龙驹回到河北家中，连夜用这面宝镜照染瘟疫的家人。被照的人都异常惊恐，说张龙驹手中拿着一轮月亮来照他们。月光所照到的地方，寒若冰霜侵体，冷彻五脏。随即又热起来，到第二天晚上病都好了。王度知道宝镜有这种奇效后，认为对宝镜没有什么危害，还能帮助百姓解除瘟病。他秘密让人拿着这面宝镜，挨家逐户地为人巡照。这天夜里，宝镜在匣中发出清越激扬的声音。声音长而传的很远，好长时间才停止。王度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早晨，张龙驹来对王度说："我昨晚忽然梦见一个人，龙头蛇身，穿朱红色的衣裳，戴着大紫色的帽子。这个人对我说：'我就是宝镜的精灵啊，名叫紫珍。曾经给过你家恩惠，因此来托你为我谢谢王公，并转告他：百姓有罪，天降瘟疫惩罚他们。怎么能让我违犯上天的旨意，去拯救他们呢？况且，这些百姓病到下个月，就会逐渐痊愈的，不要再辛苦劳累我了。'"王度感到这面宝镜太灵怪了，因此将上面这件事也写在这里。到了下个月，瘟疫果然渐渐散去，真象镜精讲的那样啊！大业十年，王度的弟弟王勣辞去六合县丞的官职回到家中，随即想离家出行遍游名山大川。王度劝弟弟不要出门远行，说："现在，天下正向着战乱发展着，遍地都是盗贼，你想这时出远门安全吗？再说，我与你是手足兄弟，从未长期分离过。这次出行，你要走得很远很远。从前尚子平云游五岳，最后不知道他到底上哪去了。你想效仿前辈贤人浪迹于山水间，而不知归家，这是哥哥我不能接受的啊！"说完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王勣说："我要出行的想法已经定下来了，请哥哥不要再挽留我了。哥哥是贤达的人，不论什么事情你都会理解的，孔子说：'对一个人来说，不要取消他自己的愿望和志向。'人生在世不过百来年。匆匆忙忙，如同太阳早晨出来晚上落下去。得到你想得到的就高兴，不得志时就悲伤。因此随着他的愿望走，这是圣人说的道理啊。"王度实在劝说不动弟弟，才跟弟弟告别。王勣临行前对王度说："这次出行一别，弟弟有求于兄长。兄长的宝镜，不是世间寻常东西。弟弟此行，将在云天道路中奔走，在荒山野地里栖息，随时都有风险或意外。弟想让兄长将宝镜赠送给我一用。"王度说："我怎么能舍不得将宝镜给你呢。"说着，取出宝镜送到弟弟手中。王勣接过宝镜收起来，当即离家出行。走时没说都去向哪里。到了大业十三年六月盛夏时节，王勣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将宝镜安然无恙地交还给哥哥王度，说："这面宝镜真是稀世的宝啊！"接着讲述了他这次云游所经历的奇事：告别兄长后，我先游嵩山少林寺。出了寺院下山，或从立陡的石崖上攀援而下，或坐在仙境般的山间小憩。看看太阳快落山了，找到一个岩洞，里面有一间石屋，可容三五个人。这天晚上，弟弟就栖息在这间石屋里。是夜天晴气朗，岩洞外月光如水，一片清明。二更过后，忽然有二人走进石屋。一人貌似胡人，须眉花白，容貌清瘦，自称为"山公"。一人宽脸，白须长眉，面黑而身体矮，自称为"毛公"。这两个人问我："什么人住在这里"我回答说："我是一个寻幽访奇的旅游人。"二人坐下后跟我谈了许久，说话中常常说出来一些奇异的事情。我疑心他们是精怪，悄悄伸手到身后行囊里打开镜匣取出宝镜一照，镜光吐出，这两个人大叫一声俯伏在地。那个矮子变成一只老龟，那个高个化作一只毛猿。我将宝镜高悬在二物的头上直到天亮，二物都死了。我翻看一下，只见龟身上长着绿毛，猿身上长着白毛。这之后，我又游箕山，渡颍水，游历了太和，观赏了玉井。所谓玉井，井旁边有一池，池水清湛呈绿色，煞是可观。我问一个打柴的樵夫："这个池叫什么名字"樵夫回说："这个池子叫灵湫啊！每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这八节时，村人们都得来祭祀它、祈求福祐。如果少祭一次，则从池水中涌出黑云大雹，冲毁堤坝，砸坏房屋啊。"我听了后取出宝镜照池水，池水沸涌，雷声隆隆。忽然，池水腾空而出，池中不遗留一滴，在空中飞行二百多步落到地面上。有一条大鱼，长一丈多，有胳臂粗细，红头白额身青黄间色。身上没有鳞片，有粘涎，身形象龙，角如蛇，尖嘴，形状象鲟鱼，蹦跳着闪着光泽，卧在泥水中不能远去。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鲛鱼"吧。离开了水，它就什么能耐也使不出来啦。我让村人们用刀杀了它，将它的肉做成菜肴，吃着腻而味美，一连吃了好几天。接着，我又到了宋汴。宋汴的主人张琦，家里有一个患病女孩。到了晚上这个女孩连喊带叫，声不忍听。我问主人得的是什么病？主人说病了有一年啦，白天跟好人一样，到了晚上常常是连喊带叫到天亮。我在张家住了一宿，夜间听到女孩喊叫后，就开匣取镜去照她。女孩立即喊道："好呀！戴冠郎被杀啦！"我到近前去看，女孩的床下有一只已经死去的大公鸡，乃是主人家养了七八年的老鸡啊！之后，我游江南，从扬州登船渡长江。忽然云暗水涨，黑风刮起巨浪不断撞击着船舷。摆渡的船工大惊失色，恐惧风浪翻船。我手拿宝镜登上船，向江中照出几步远。只见几步内立时风息云收。波平涛静，江水清彻见底。这一切，只是在转瞬间发生的变化。之后，我抵达长江天堑而游三峡，攀登摄山，漫游芳岭。或攀绝顶，或探深洞。遇上群鸟围着你噪鸣不止，或遇上几只熊蹲在路间，手持这面宝镜一挥，它们立即惊恐地离去。后来，一路风顺地来到浙江，顺钱塘江口乘船出海，正值涨潮。涛声轰鸣吼叫，几百里内都可以听到。掌船的人说："潮快涨到跟前了，不能再向南驶了。如果不掉转船头驶回去，我们这一船人一定要葬身鱼腹的！"我取出宝镜照江潮，潮水如云屹立，不再向前。四面的江水豁然闪出一道豁口，约五十多步，水渐渐变得清浅，水中的鱼、鳖、虾、蟹纷纷逃匿。我乘坐的这条船张着风帆，一直驶向南浦。待我往船后一看，涛波汹涌，高达几十丈，向着我们所坐的这条船驶过的地方压过来。登上天台山，周游观赏了山上所有知名的岩洞，夜晚绕着山谷而行。手持宝镜，百步之内，光亮如白昼，纤毫都能看见。宿在树林中的鸟雀被惊得四处飞散。从天台山返回会稽，遇到异人张始传授我"周髀九章"及"明堂云甲"等秘术。之后，和陈水一同归来，再游豫章，遇见道士许藏秘。他自己说是晋朝时得道成仙的旌阳县令，许逊的第七代孙。他会咒法，施用咒法后，便可以登刃上山、在火里行走。谈到妖怪时，他特别说到丰城县仓督李敬慎，家中有三个女儿遭到妖魅，没有人识别出遭的是什么妖魅，许道士亲自去除妖也没有除成。我有个过去时候的朋友叫赵丹，很有才气，在丰城县任县尉。我于是前往丰城去看望他。赵丹让他的仆人问我晚上住在哪里？我说："想住在仓督李敬慎家。"赵丹于是让李敬慎为主要接待人。我到李家后，问起他三个女儿得病的根由，李敬慎告诉我说："我三个女儿同住在堂内的一间小屋里，每天到了晚上都身着盛装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到黄昏，姐三个就都回到她们住的小屋里，闭门熄灯。你在门外听听，她们在屋里好象在跟什么人说话笑闹。待到第二天早晨，不去喊她们没有自己醒来就起床的时候。而且姐仨都日渐消瘦，不思茶饭。如果不让她们梳妆打扮，就要投井上吊的闹你。真让人没有什么办法啊。"我对李敬慎说："请领我到姐三个住的小屋去看看。"李敬慎领我来到小屋旁边，见屋东面有一个窗户。我怕晚上姐三个在里面将门拴死开不开，于是在白天悄悄折断四根窗，用东西支柱象没断时一样。到了傍晚，李敬慎来告诉："打扮好了，姐三个都回到小屋里去了。"到了一更时节，悄悄在屋外听听，里面谈笑生风。我拔掉折断的窗棂，手持宝镜进入屋内一照，三个女孩立即大声喊叫："杀我女婿啦！"开始时看不见什么东西。我将宝镜悬挂在小屋里一直到天亮，发现屋内地上有三件死物：一只黄鼠狼，一只老鼠，一只壁虎。黄鼠狼头尾长一尺三寸，身上没有毛齿。老鼠，也没有毛齿，又肥又大约有五斤多重。壁虎，象人手这么大，身披鳞甲，五色斑斓，头上长着两只角，有半寸长，尾巴五寸多长，头尾各有一寸白色。三物并排卧在壁孔旁边死去。从此，李家的三个女孩再也没犯邪症。离开丰城后，我寻访真人到庐山。在庐山停留了几个月，或栖息在树林里，或露宿在草莽中。每每遇到虎豹在一块争斗，豺狼连群行走，举着宝镜照它们，没有不立即惊慌逃窜的。庐山上有个隐士叫黄宾，真正是天下奇士啊！他精通《易经》，记藏往事在心中，预言大事于未来。对我说："天下的神物宝器，一定不会总留在人间的。现今世道丧乱，别的地方不一定再去了。我的朋友，趁这面宝镜还在，足可以用它自卫，还是赶快返回家乡去吧。"我听了黄隐士的劝告，立即北上，游河北时，一天夜里梦见镜精对我说："我蒙你兄长厚待，现在要离开人间远去，想跟你兄长再见一面，辞别后再去。请你早日返回长安吧。"我在梦中答应了它。到天亮，一个人坐在那儿想着夜间梦中的情景，恍惚发怔，立即踏上返回秦地的大道。现在，终于回到家中见到兄长你了，也算我没有负于梦中的许诺。但是，最终恐怕这面宝镜还是要离开兄长的。"王勣在长安盘桓了几个月，归还河东。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宝镜在匣中悲鸣，声音纤细渺远。少许渐大，犹如龙咆虎啸。过了很长时间，才住声。王度打开镜匣一看，宝镜不翼而去。

卷第二百三十一　　器玩三

张华　晋惠帝　许逊　陶贞白　张祖宅　唐仪　唐中宗　宋青春　武胜之 李守泰　陈仲躬　曹王皋　渔人

张华

晋张华，生性聪慧。好观奇异图纬之学，捃拾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里闾所说，撰《博物志》四百卷，奏武帝。帝曰："卿才十倍万代，博识无伦。记事采言，多所浮妄。宜删翦无据，以见成交。昔仲尼删诗书，不（"不"字原缺，据《拾遗记》补）及鬼神幽昧之事，不言怪力乱神。今见卿此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繁于耳目也。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即于御前赐青铁砚。此铁是于阗国所献，铸为砚。又赐麟角管，此辽西国所献也。侧理纸万番，南越所献也。汉言"陟厘"，"陟厘"与侧理相乱。南人以海苔为纸，其理纵横斜侧，因为名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晋朝人张华，生得聪明慧敏，喜爱读图谶纬书等奇异的书籍，广泛收集天下的遗闻逸事。从古代文字、书简起，考证神怪以及世间街头巷闾的传说，撰写成《博物志》一书，共一百卷，奏献给武帝。武帝说："你的才干超过万代十倍，知识广博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但是你所记载的事情、采集的传说，多数都根据不足，或者原本就属于虚妄之谈。因此，应该将那些没有根据的删去，才能成为一本书。昔年，孔仲尼改删定《诗》、《书》，在删定的《诗》、《书》上面，不记载神鬼阴司的事情，也不谈特异的妖力和各种仙神方士。现在看到你的这部书，记载的都是让人惊异从未听说过的和从未见到过的事情，会杂乱人的耳目的。因此，可以进一步删节去虚浮、尚未有定论的那些记载，经整理可分为十卷，就可以啦。"说完，当即赐给张华青铁砚一方，是用于阗国进献的铁铸的；麟角笔一支，此笔是辽西国进献的；侧理纸万张，此纸是南越国进献的，我们华夏叫它为"陟厘"。"陟厘与"侧理"音相谐。南越人用海中苔类植物造的纸，它的纹理纵横斜侧，因此名叫"侧理"。

晋惠帝

晋惠帝元康三年，武库火。烧汉高祖斩白蛇剑、孔子履。咸见此剑穿屋飞去，莫知所向。（出《异苑》）

【译文】

晋惠帝元康三年，京都武器库房失火，烧掉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柄宝剑和一双孔子穿过的鞋。在现场围观的人，都看到了在烟火滚滚中，汉高祖的那柄斩白蛇剑穿透库房的屋顶飞去。但都不知道它飞向哪里去了。

许逊

西晋末，有旌阳县令许逊者，得道于豫章西山。江中有蛟蜃为患，旌阳没水，拔剑斩之，后不知所在。顷鱼人网得一石，甚鸣，击之，声闻数十里。唐朝赵王为洪州刺史，破之，得剑一双。视其铭，一有"许旌阳"字，一有"万仞"字。一有"万仞师"出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西晋末年，有个旌阳县令叫许逊，在豫章西山得道。江中有蛟蜃兴妖作怪为害百姓，许逊潜入江水中，挥剑斩杀了这只蛟蜃，后来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过了一会儿，渔人打鱼网上来一块石头，很能鸣响，敲击它，发出的鸣声几十里以内都能听得到。到了唐朝，赵王任洪州刺史时，将这块石头击破，得宝剑一双。看看宝剑上的铭文，一只上刻有"许旌阳"三个字，一只上刻有"万仞"二字，那只刻有"万仞师"的剑流传于世。

陶贞白

梁陶贞白所著《太清经》，一名《剑经》。凡学道术者，皆须有好剑镜随身。又说。干将、莫耶剑，皆以铜铸，非铁也。（出《尚书故实》）

又贞白隐居贝都山中，尝畜二刀，一名善胜，一名宝胜。往往飞去，人望之，如二条青蛇。本传具载。（出《芝田录》）

【译文】

梁朝陶贞白著有《太清经》一书，还有一名叫《剑经》。上面说："凡是学道术的人，都必须备有宝剑、宝镜随身带着。"又说："干将、莫耶两柄名剑，都是用青铜铸造的，不是用铁铸造的。"

又：陶贞白隐居在贝都山中，曾经有两把刀，一把叫"善胜"，一把叫"宝胜"。这两把刀，常常能自行飞去，人们看见它们飞走的样子，象是两条青蛇。《本传》上有这件事情的记载。

张祖宅

唐乾封年中，有人于镇州东野外，见二白兔。捕之，忽却入地，绝迹不见。乃于入处掘之，才三尺许，获铜剑一双，古制殊妙。于时长史张祖宅以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乾封年间，有人在镇州东郊的野外，看见两只白兔，想捉到它们。忽然这两只白兔钻入地里不见了。这个人在白兔钻入地里的地方挖掘查找，才挖进去三尺多深，得到铜剑一双，是古剑，作工异常特殊精妙。这件事情，当时是在长史张祖家听到的。

唐仪

唐上元年中，令九品以上，佩刀砺等袋。彩帨为鱼形。结帛作之。取鱼之象，（明抄本"之象"作"众鲤"）强之兆也。至天后朝乃绝。景云之后，又复前饰。（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中上元年间，朝廷命令九品以上的官员，必须佩带装有刀、砺石等的饰袋。饰袋的作法是"先在彩帕上绘出鱼形，再用丝线绣出真色的图案，缝制成袋，象鱼的样子，兆示强盛。"到武则天临朝执政时，才杜绝佩带这种鱼袋。到睿宗景云年间，又恢复了这种佩饰。

唐中宗

唐中宗令扬州造方丈镜。铸铜为桂树，金花银叶。帝每常骑马自照，人马并在镜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命令扬州的地方官吏给他制作一面一丈见方的镜子。在铜镜上铸出桂树，再镶嵌金花银叶。中宗常常骑马照这面巨镜，人马都可以照进镜子里。

宋青春

唐开元中，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果暴戾，为众所推。西戎尝岁犯边境，青春每临阵，必独运剑大呼，执馘而旋，未尝中锋镝。西戎惮之，一军咸赖焉。后吐蕃大北，获生口数千。军（军原作里，据明抄本改。）帅令译问衣大虫皮者，尔何不能害之。答曰："但见青龙突阵而来，兵仞所及，若叩铜铁，以为神助将军也。"青春乃知剑之灵。青春死后，剑为瓜州刺史季广琛所得。或风雨后，迸光出室，环烛方丈。哥舒翰镇西凉，知之。求易以他宝，广琛不与。因赠之诗曰："刻舟寻已化，弹铗未酧恩。"（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河西骑将宋青春骁悍暴戾，手下的将士非常推崇他。西戎（按：古代称西部边疆的少数民族为"西戎"。）常年侵犯边镜，宋青春每次与入侵者接战，必定是一个人手挥宝剑大声吼叫着冲入敌军，割下被他杀死的敌军将士的左耳凯旋而归，从未中过敌军的刀、箭。西戎军都惧怕他。我方全军也都仰仗着他击退入侵的敌军。后来，前来进犯的吐蕃军被打得大败，俘虏数千人。我军统帅让翻译问一个穿虎皮衣裳的敌军俘虏："你们为什么不能伤害我方的宋将军呢？"这个俘虏回答说："每次宋将军临阵，都见到一条青龙突阵而来。宋将军手中的那把利剑，所到之处象接撞铜铁似的，我们手中的兵器纷纷被它砍断。我们都认为他是有神力相助的将军啊！"到这时，宋青春才知道他用的是把通灵宝剑。宋青春死后，这把宝剑落入瓜州刺史季广琛手中。有时在风雨过后，这把宝剑会自行迸发出光芒，照耀周围一丈远的地方。哥舒翰镇守西凉时，得知这把宝剑的灵性，曾用别的珍宝向季换取它。季广琛不换，赠诗说："按照船上的刻印去寻剑，谁知剑已经神化而去；我弹着剑鞘跟你说：这把宝剑还没有酬报我呢！"

武胜之

唐开元末，太原武胜之为宣州司士，知静江事。忽于滩中见雷公践微云逐小黄蛇，盘绕滩上。静江夫戏投以石，中蛇，铿然作金声。雷公乃飞去，使人往视，得一铜剑。上有篆许旌阳斩蛟第三剑云。（出《广异记》）

唐太宗开元末年，太原人武胜之任宣州司士，主持静江的政务。一次，他忽然发现江边沙滩上，雷公踏着薄云追逐一条小黄蛇，在沙滩上绕来绕去。武胜之随意投去一块石头，将蛇击中，发出"铿"的一声响，象击中金属上似的，雷公随之也飞走了。武胜之派人去察看，拾到一把铜剑。剑上刻有篆文：许旌阳斩蛟第三剑。

李守泰

唐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进镜官扬州参军李守泰曰："铸镜时，有一老人，自称姓龙名护。须发皓白，眉如丝，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随，年十岁，衣黑衣。龙护呼为玄冥。以五月朔忽来，神采有异，人莫之识。为镜匠吕晖曰，老人家住近，闻少年铸镜，暂来寓目。老人解造真龙，欲为少年制之，颇将惬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炉所，扃闭户牗，不令人到。经三日三夜，门左洞开。吕晖等二十人于院内搜觅，失龙护及玄冥所在。镜炉前获素书一纸，文字小隶云：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气，禀五行也。纵横九寸，类九州分野。镜鼻如明月珠焉。开元皇帝圣通伸灵，吾遂降祉。斯镜可以辟邪，鉴万物。秦始皇之镜，无以加焉。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遂移镜炉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谧。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笙簧之声，达于数十里。稽诸古老，自铸镜以来，未有如斯之异也。"帝诏有司，别掌此镜。至天宝七载，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亲幸龙堂祈之，不应。问昊天观道士叶法善曰："朕敬事神灵，以安百姓。今亢阳如此，朕甚忧之。亲临祈祷，不雨何也？卿见真龙否乎？"对曰："臣亦曾见真龙，臣闻画龙四肢骨节，一处得以似真龙，即便有感应。用以祈祷，则雨立降。所以未灵验者，或不类真龙耳。"帝即诏中使孙知古，引法善于内库遍视之。忽见此镜，遂还奏曰：此镜龙真龙也。"帝幸凝阴殿，并召法善祈镜龙。顷刻间，见殿栋有白气两道，下近镜龙。龙鼻亦有白气，上近梁栋。须臾充满殿庭，遍散城内。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诏集贤待诏吴道子，图写镜龙，以赐法善。（出《异闻录》）

【译文】

唐玄宗天宝三年五月十五日，扬州进献水心镜一面，长宽各九寸。镜面青莹净亮，可耀日月。镜的背面盘着一条龙，龙身长三尺四寸五分，形态生动，象真龙一样。玄宗观赏后，很是觉得它不同一般的镜子。进献这面镜子的官员扬州参军李守泰向玄宗皇帝说："我们铸造这面镜子时，来了一位老人，自己说姓龙叫龙护。这位老人须发花白，眉毛如丝，下垂到肩上，身上穿着白衫。有一个小童跟随老人左右，年十岁，身穿黑衣，老人叫他'玄冥'。这一老一少是在五月初一这天，突然来到铸镜现场的。他们的神态跟一般人不一样，所有在场的人都不认识他们。那位老人对镜匠吕晖说他家就住在附近，听说你要铸镜，特来观看。又说他知道在镜上铸造真龙的方法，愿意为吕晖制作一条，将特别取得皇上的喜欢。之后，就让随他来的那个叫玄冥的小童，进到安放镜炉的院子里，并让人从外面将门窗关闭好，不让任何人进入院里。过了三天三夜，左门洞开。吕晖等二十人在院子时搜查寻找，不见这位老人和小童的踪影，只在镜炉前边找到一纸素书，是用小篆写的，内容如下：'镜龙长三尺四寸五分，是效法天、地、人三才，春温、夏热、秋冷、冬寒四气，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也。镜长宽各九寸，是类似天下九州的分野，镜鼻应呈明月珠状。开元皇帝圣明通达神灵，我才降福。这面镜子可以避邪祟，鉴万物，秦始皇的镜子比不上它啊！歌曰'盘龙盘龙，隐于镜中。分野有象，变化无穷。兴云吐雾，行雨生风。上清仙子，来献圣聪。'吕晖等看罢这纸素书后，就将镜炉移到船上，于五月五日午时，在扬子江上铸镜。未铸镜前，天地清明、安静。铸镜当中，左右的江水忽然高涨三十多尺，如一座雪山浮在江面上。又听到龙吟声，如笙簧吹鸣，传到几十里地以外。我们考查了所有的老年人，都说打铸镜以来，从未见过这样怪异的事情啊！"玄宗皇帝诏令有司吏，将这面水心镜单独置放一个地方。到了天宝七年，秦中大旱。从三月起没有降雨，一直旱到六月。玄宗皇帝亲自到龙堂祭祀祈雨，但是老天一点反应也没有。玄宗皇帝问昊天观的道士叶法善："皇帝我用尊敬来侍奉神灵，用来安抚百姓。现在大旱如此，我特别忧虑，亲自到龙堂祈雨，老天为什么还不降雨呢！道长你见过真龙吗？"叶法善道长说："贫道我也曾见过真龙。贫道听说画龙的四肢骨节，有一个地方得似真龙，就会立即有感应。用它来祈祷，雨立即就会降下来的。之所以皇上你亲自祈雨未获灵验，大概是龙堂上画的龙不类似真龙吧。"玄宗皇帝听了法善道长这番话，立即诏令中使孙知古，带领法善道长去皇宫内库各处查看。法善道长忽然看见这面水心镜，立即返回奏玄宗皇帝，说："宫内水心镜背面是真龙啊！"玄宗皇帝亲临凝阴殿，同时召见法善道长祈祀镜龙。顷刻间，只见殿栋间有两道白气降下来，接近镜龙；镜龙的鼻上也升出白气向上接近梁栋。刹那间，云气充满殿庭，遍布京城。大雨倾盆而降，下了七天才住。这年秋天，秦中获得特大丰收。玄宗皇帝特意诏令集贤殿待诏吴道子，临摹镜龙真图，用以赏赐法善道长。

陈仲躬

唐天宝中，有陈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学，修词未成，携数千金，于洛阳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甚大，常溺人，仲躬亦知之。以靡有家室，无所惧。仲躬常习学不出。月余日，有邻家取水女可十数岁，怪每日来于井上，则逾时不去，忽坠井而死。井水深，经宿，方索得尸。仲躬异之。闲日，窥于井上，忽见水中一女子。其形状少丽，依时样妆饰。以目仲躬，凝睇之际，以红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于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乃叹曰："斯为溺人之由也。"遂不顾而退。后数月炎旱，此井水不减。忽一日水竭。清旦，有人叩门云："敬元颖请谒。"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见者。衣绯绿之衣，其装饰鈆粉，悉时制耳。仲躬与坐，讯曰："卿何以杀人？"元颖曰："妾非杀人者，此井有毒龙。自汉朝绛侯居于兹，遂穿此井。洛城内有五毒龙，斯其一也。缘与太一左右侍龙相得，每为蒙蔽。天命追征，多托故不赴集。好食人血，自汉以来，杀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耗涸。某乃国初方坠于井，遂为龙所驱使。为妖惑以诱人，用供龙所食。甚于辛苦，情所非愿。昨为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龙神尺须集驾。昨夜子时，已朝太一矣。兼为河南旱，勘责三数日方回。今井内已无水，君子诚能命匠淘之，则获脱斯难矣。若然，愿终君子一生奉养。世间之事无不致。"言讫，便失所在。仲躬当时即命匠，命一亲信，与匠同入井。嘱曰："但见异物即收。"至底无别物，唯获古铜镜一枚，阔七寸七分。仲躬令洗净，贮匣内。焚香以奉之，斯所谓敬元颖也。一更后，元颖忽自门而入，直造烛前设拜。谓仲躬曰："谢生成之恩，照浊泥之下。某昔本师旷所铸十二镜之第七者也。其铸时，皆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则七月七日午时铸者也。贞观中，为许敬宗婢兰苕所坠。以此井水深，兼毒龙气所苦，人入者闷绝，故不可取，遂为毒龙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获重见人间耳，然明晨内，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已用钱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足之所。"元颖曰："但请君子饰装，一无忧也。"将辞去，仲躬复留之。问曰："汝安得有红绿脂粉状乎？"对曰："某变化无常，非可具述。"言讫，即无所见。明旦，忽有牙人叩户，兼领宅主来谒（"谒"原作"谓"，据明抄本改。）仲躬，便请移居，并夫役并足。未到斋时，前至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价数，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价值契本，一无遗缺。"并交割讫。后三日，其清化宅井，无故自崩。兼延及堂隅东厢，一时陷地。仲躬后文战累胜，为大官。有所要事，未尝不如移宅之效也。其镜背有二（"二"原作"三"，据《博异志》改。）十八字，皆科斗书。以今文推而写之曰：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前白龙潭铸成此镜。千年在世。于背上环书，一字管天文列宿。依方列之，则左有日而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如其位。于鼻四旁题云，夷则之镜。（出《博异志》）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有个叫陈仲躬的书生，家住金陵，广富钱财。陈仲躬非常好学，但因为赋诗、写文章一时没有成就，便带着几千金，来到东都洛阳清化里，租一所房屋住下。这所房屋庭院中有一口井，很大，经常淹死人。陈仲躬知道这件事情，自恃没有家室住在这里，无所惧怕。陈仲躬住进这座院落后，总是关在屋中学习，足不出户。邻家有一个女孩，约十几岁的样子，每天都来到院中井边来提水。这天又来提水，站在井边过了很常时间也不离去，忽然坠入井中淹死了。井水很深，隔了一宿，才将尸体打捞上来。对女孩落井淹死，陈仲躬觉得有些可疑。一天间时，他来到井边，探头向井下窥望，忽然看见水中出现一个女子，容貌端丽可爱，按当时人的样子妆饰，并用眼睛看陈仲躬，凝视之际，用红袖半掩脸面向他脉脉含情地微笑。妖媚妖冶，超出一般的女人。陈仲躬看得心动神迷，魂移魄惑，似乎都按捺不住了。不由得叹息地说："怪不得呢，这就是女孩落入井中淹死的缘由吗！"于是不再看井中的妖媚女子，转身回到屋里。过了几个月，天炎热大旱，但是院中这口井里的水，一点也不见减少。忽然有一天井水突然干涸。一清早，有人敲门说："敬元颖请求拜见相公。"陈仲躬让来人进屋一看，乃是那天在井中见到的那个妖丽女子。身穿红衣绿裳，面涂脂粉丹红，跟洛阳城中的女人一样。陈仲躬让这位女子坐下，询问道："你为什么要诱杀人呢？"敬元颖回答说："我不是杀人的人。这口井中住有一条毒龙。自汉朝绛侯住在这里，掘成这口井，这条毒龙就住在井中。洛阳城中有五条毒龙，它是其中的一条。因为它同太一神左右的侍龙处得很好，因此每每被它所蒙蔽。上天征召它，多数时候找个因由不去赴会。这条毒龙喜爱喝人血。自汉朝以来，它已经吸食了三千七百多人的血啊！而且井里的水从来没有干涸的时候。我是国朝初年坠入井中的，为这条毒龙所驱使。为它引诱人坠入井中，供它吸食。很是辛苦，而且也不是我情愿这样干的。昨天，是太一神使者交接班的日子，天下龙神都得集驾到太一神那里。昨天夜里子时，各位龙神已经朝拜太一了。但是，河南大旱，太一神让群龙考察三五天才放它们回来。现在井内已经没有水啦。如果你能诚心让工匠下去淘井，就可以让我摆脱这条毒龙给我的苦难啊！果然如此，我愿终生侍奉公子。世间上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啊！"说罢，便不见了。陈仲躬当时就让一工匠下井去淘，并派一名亲信仆人一块儿下到井底，嘱咐说："到井底后，见到特殊的物件就将它取上来。"这位仆人随工匠下到井底后，没有见到其它东西，只拣得一面古铜镜，宽七寸七分。陈仲躬让仆人将古铜镜用水洗净，放在匣子里，焚香敬奉它。这面古铜镜就是敬元颖啊！当夜一更后，敬元颖果然从门外走进屋来。一直走到香烛前下拜，对陈仲躬说："感谢你搭救我的大恩，使我脱离了在井下照着污泥的苦差使。我原本是昔年师旷所铸的十二面铜镜中的第七面。师旷铸造我们时，都以日月为大小之差。元颖是七月七日午时铸造的，因此宽为七寸七分。贞观年间，是许敬宗的婢女兰苕将我坠入井中。因为这井的水特别深，又有毒龙吐出的毒气，下到井底的人都被闷死，因此没人将我捞取上来，就为毒龙所使役。幸亏遇到你这样正直的人，才得以重见人间啊！然而，明晨以内，望搬出这所房子。"陈仲躬说："我已用钱将这所宅院租赁下来了。现在马上要搬出去住，我一时上哪筹措到足够的租金呢？"敬元颖说："现在就请你整装，什么忧虑也不要有。"说着就要告辞。陈仲躬又将敬元颖留住，问："你怎么能打扮成现在这种样子的呀？"敬元颖说："我变化无常，不是一一可以讲述出来的啊！"说完，立时不见了。第二天早晨，忽然有一个买卖的中间人来叫门，领来一位房主来拜见陈仲躬，并请他立即搬家。外面车马夫役都准备好了，装上一应家俱用品后，未到正午就来到立德坊的一所宅院中。这所宅院，大小和租金跟清化里那所宅院一样。领陈仲躬来的中间人说："租金、房契都不缺少，并已交割完毕。"过了三天，陈仲躬原来住的清化里那所宅院的水井，无缘无故地自行崩塌，牵延到东侧的厢房，一时间地都陷下去了。这以后，陈仲躬赋诗、写文章，屡屡扬名，并作了高官。不论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都象当年搬家移居一样有人出来帮助。陈仲躬从井中得到的这面古铜镜，它的背面有二十八个字，都是蝌蚪文。用现代文翻译过来，大意是：维晋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时，于首阳山白龙潭铸成此镜。这面古铜镜已经在人世间有一千年啦。它背上的环书文字，一个字分管一个天文列宿，按照方位排列：左有日右有月，龟、龙、虎、雀，并列其位。在镜鼻四周题有四字：夷则之镜。大意是：平坦均匀的镜子。

曹王皋

唐嗣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荆原作邢，据本书卷二。五曹王皋条改。）州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羯鼓棬，欲求通谒。先启于宾府，宾府观者咸讶议曰："岂足尚耶？"对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获逄至宝。"指其钢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心未信乎？"命取食拌，自选其极平正者。令置棬于拌心，以油注棬中，棬满而油无涓滴渗漏。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中供御棬，不然无以至此。"问其所自，士人曰："某先人在黔中，得于高力士之家。"众方深伏。宾府又潜问士人，"宜偿几何？"士人曰："不过三万。"及遗金帛器皿，其直果称是焉。（出《羯鼓录》）

【译文】

唐朝曹王李皋有巧妙的构想，精通各种器具古玩。李皋任荆州节度使时，有位暂居在这里的读书人，带着两付制造羯鼓用的棬，请求通报求见李皋。这位读书人将两付棬先打开给李皋的幕僚们看。这些人看了后故作惊讶地说："这种平常的棬，还用给曹王看啊？"读书人说："但请通报，节度使看了它们一定会识别出来的。"待到通报后，曹王李皋见到了这两付棬，用手捧着赞叹地说："没想到今天还能遇到这么珍贵的宝物啊！"指着两付棬说，"你们看看，这钢性，这均匀劲儿。这是用钢铁精制而成的啊！"在座的众幕僚表面上唯口称是，心中都暗自说："什么精钢细做……"李皋看出幕僚心中所想，说：你们心中不一定相信这是难得的宝物吧，请取来食柈一用。"食柈取来后，李皋亲自挑选出特别平整的食柈，将两付鼓棬打开重叠置放在食柈上面，让人将食油顷入棬中，直到注满为止。油一点也不渗漏出来。李皋说："这两付棬一定是开元、天宝年间，向朝廷进贡的御棬。不然，没有这么制作精细的棬啊。"问献棬的读书人："你这两付棬是从哪儿得到的。"读书人回答道："我的先人在黔中，从当年玄宗皇帝的宫内总管高力士大人家得到它们的。"众位幕僚们才深深拜服。事后，幕僚们又暗中问这位读书人："你估计，曹王应偿给你多少钱！"读书人说："也就三万吧。"待到曹王李皋赠送给这位读书人金帛器皿等物后，这些幕僚好信计算一下：这些东西的价值果然就在三万左右。

渔人

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明抄本"载"作"为"。）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一无所获。网中得物，乃是镜而不甚大。渔者忿其无鱼，弃镜于水。移船下网，又得此镜。渔人异之，遂取其镜视之，才七八寸。照形悉见其筋骨脏腑，溃然可恶，其人闷绝而倒，众人大惊。其取镜鉴形者，即时皆倒，呕吐狼藉。其余一人，不敢取照，即以镜投之水中。良久，扶持倒吐者既醒，遂相与归家，以为妖怪。明日方理网罟，则所得鱼多于常时数倍。其人先有疾者，自此皆愈。询于故老，此镜在江湖，每数百年一出。人亦常见，但不知何精灵之所恃也。（出《原化记》）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在苏州太湖入松江口，有打鱼人载着小网捕鱼，好几条船十多个人，打了大半天，没有网到一条鱼，却网到一面镜子，不大。打鱼人恼火没有打上来鱼，就将镜子丢入水中。移船再撒网，又将这面镜子打上来了。打鱼人感到非常奇怪，其中有一人就将这面镜子拿在手中仔细观看。镜子大小约七八寸，但是照人却筋骨五脏六腑都能看到。这个打鱼人用它照视自己的肚腹，发现里面溃烂得让人恶心欲吐，一下昏倒在地。其他的打鱼人都大吃一惊，纷纷自照，都昏倒在地，呕吐不止。还剩下一个打鱼人不敢照了，慌忙将镜子又抛入水中。过了许久，昏倒在地的那些打鱼人都苏醒过来了。这个打鱼人将他的这些同伙一一扶起来，相互搀扶着回到家里。大家都认为是遇上妖怪了。第二天整理好网具又驾船出去打鱼，打到的鱼是平常的好几倍。而且，这些打鱼人中，从前身上患有疾病的，都痊愈了。询问打鱼的老人们，有的说这面镜子在江湖间，几百年出现一次，有人曾经见到过。但是，却不知道是什么精灵所有。

卷第二百三十二　　器玩四

符载　破山剑　扬州贡　郑云逵　张存　百合花　浙右渔人　元祯　李德裕 甘露僧　令狐绹　裴岳　苟讽　红沫　铁头　虔州刺史（以上五条原缺）　周邯　真阳观　陴湖渔者　文谷

符载

唐符载文学武艺双绝，常畜一剑，神光照夜为昼。客游至淮浙，遇巨商舟艦，遭蛟作梗，不克前进。掷剑一挥，血洒如雨，舟舸安流而逝。后遇寒食，于人家裹柜粽，粗如桶，食刀不可用，以此剑断之讫。其剑无光，若顽铁，无所用矣。古人云："千钩之弩，不为鼷鼠发机。"其此剑之谓乎。（出《芝田录》）

【译文】

唐朝人符载文武双全，曾经有一把宝剑，会发光，将夜间照成白昼。一次，符载出游到淮浙一带，遇到一只大商人的货船遭到水中巨蛟的拦阻，不能继续航行。他拔出这把宝剑向巨蛟刺去，血水象下雨一样从巨蛟身上喷洒出来。于是，这只商船安然无恙地驶走了。后来，有一年寒食节，符载暂时借宿的这家用秬黍包裹粽子，有桶那么粗，用菜刀切割不了。符载用他随身带着的这把宝剑去割。切完后，宝剑再也不发光了，变成了一块顽铁，没什么大用了。古人说："有千钧之力的箭弩，不能用它去射鼷这样的小鼠。"这话完全适合符载的这把宝剑啊。

破山剑

近世有士人耕地得剑，磨洗诣市。有胡人求买，初还一千，累上至百贯，士人不可。胡随至其家，爱玩不舍，遂至百万。已克明日持直取剑。会夜佳月，士人与其妻持剑共视。笑云："此亦何堪，至是贵价。"庭中有捣帛石，以剑指之，石即中断。及明，胡载钱至。取剑视之，叹曰："剑光已尽，何得如此。"不复买。士人诘之，胡曰："此是破山剑，唯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宝山，今光芒顿尽，疑有所触。"士人夫妻悔恨，向胡说其事，胡以十千买之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近年有个男人在耕地时拣到一把剑，磨洗之后，拿到集市上去卖。有位北方的外族人要买这把剑。最初出一千文钱，后来涨到一百贯，这个男人还是不卖。买者跟随卖剑的男人到家中，最后出一百万贯买这把剑。双方说定了，明天这位外族人拿钱来取剑。这天夜晚，月色很好。男人跟他妻子在院中月光下，一块儿观看这把剑，笑着说："这把剑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值得那个胡佬出那么高的价钱？"他家庭院中有一块捣衣石，说话间，这个男人随意用剑向这块捣衣石一指，捣衣石立时断为两截。夫妻俩也没有在意。第二天，买剑的胡人载着钱来到男人家，拿起宝剑一看，惊讶地说："剑光已经没有了，你们是怎么弄的？"于是，不买这把剑了。得剑的男人责问他为什么不买了？这位胡人说："这是把破山剑，只可用一次，我想用这把剑刺破宝山。现在，剑的光芒已经消失了。我怀疑你们用它触指什么东西了。"夫妻俩听了后异常悔恨，将昨天晚上用剑指断捣衣石的事情告诉了这位胡人。胡人最后用十千钱买走了这把剑。

扬州贡

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所铸也。或言无百炼者，六七十炼则止。易破难成，往往有鸣者。（出《国史补》）

【译文】

扬州旧日向朝廷进贡的江心镜，是在五月五日这天，在扬子江上铸造的。有人说铸镜时没有铸一百次，也有六七十次。这面镜子非常容易铸不好，有破损，极难铸成。铸成后，它常常自己发生鸣声。

郑云逵

唐郑云逵少时得一剑，鳞铁星錍，有时而吼。常庄居，横膝玩之。忽有一人从庭树窣然而下，紫衣朱帻，被发露剑而立。黑气周身，状如重雾。郑素有胆气，佯若不见。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异剑，愿借一观。"郑谓曰："此凡铁耳。君居上界，岂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郑伺更良久，疾斫之，不中。刜坠黑气著地，数日方散。（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人郑云逵小时候得到一柄剑，剑鞘上布有鳞片，剑很薄，象星星一样泛着亮光，而且时常自己发出鸣叫声。一次，郑云逵在家盘腿坐着把玩这把剑。忽然，从院里树上跳下一个人，身穿紫色衣服，戴朱红色的头巾，头发披散着，手中持剑站在那儿。他周身围有一团黑气，象一团浓雾。郑云逵素来胆气过人，假装没看见，继续把玩怀中宝剑。紫衣人说："我是上界人，得知你有一柄奇异的宝剑，希望能借我看看。"郑云逵说："这是一块凡铁啊。你既然住在天上，难道还顾念这么一块凡铁吗？"紫衣人一再请求郑云逵借他看看。郑云逵盯视他好长时间，突然挥剑疾砍过去，没有砍中。只削下来一团黑气落在地上，好几天后才散去。

张存

唐段成式，其友人温介云：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尝于陂中见旱藕稍大如臂，遂尽力掘之，深二丈，大至合抱。以不可穷，乃断之。中得一剑长二尺，色青无刃，存不之宝。邑人有知者，以十束薪获焉。其藕无丝。（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人段成式，他有个朋友叫温介，曾讲过这样一件事：唐代宗大历年间，高邮有个叫张存的平民，以踏藕为业。一次，他在池塘中发现一只旱藕，藕稍象胳臂那么粗。他用尽全力挖掘，掘到两丈深时，这只旱藕已有双手合抱那么粗，可是还没有挖到根。没办法，张存用刀将旱藕砍断，在藕中得到一柄剑，长二尺，呈青色，没有剑刃。张存不想保存这把剑，城里有个人得知这事后，用十捆柴薪将这柄剑买了去。这只旱藕，里面没有藕丝。

百合花

唐元和末，海陵夏侯一庭前生百合花，大如常数倍，异之。因发其下，得臂匣十三重，各匣一镜。至第七者，光不触，照日光环一丈。其余规铜而已。（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宪宗元和末年，海陵夏侯一院里房前生出一株百合花，比一般的百合花大好几倍，觉得奇怪。因此，挖掘这株花，得到一只臂匣有十三隔，每隔里放有一面镜子。第七只隔里放的镜子，光面没有被腐蚀，对着太阳照映出的光环有一丈。余下的十二面，都只能说是铜而已。

浙右渔人

唐李德裕，长庆中，廉问浙右。会有渔人于秦淮垂机网下深处，忽觉力重，异于常时。及敛就水次，卒不获一鳞，但得古铜镜可尺余，光浮于波际。渔人取视之，历历尽见五脏六腑，血萦脉动，竦骇气魄。因腕战而坠。渔人偶话于旁舍，遂闻之于德裕。尽周岁，万计穷索水底，终不复得。（出《松囱录》）

【译文】

唐穆宗长庆年间，宰相李德裕查访浙右。当时有渔人在秦淮下机网到深水处捕鱼，起网时觉得特别沉，跟往常不一样。等到将网起到临近水面时，发现没有网到一条鱼，里面只有一面古铜镜，一尺多那么大，镜面泛光照耀水波间。打鱼人将它拿在手中照看，自己的五脏六腑清清楚楚地映现在镜子里面。血管跳动、血在血管里流动，都能看到。让人感到有一种摄人神魄的恐惧，手腕一抖，镜子又坠入水中。一次，打鱼人偶然在别的地方谈到这件事，让李德裕听到了。李德裕让人在镜子落水的地方打捞。用了一年的工夫，想出各种办法，也没有打捞着这面古镜。

元祯

唐丞相元祯之镇江夏也，常秋夕登黄鹤楼。遥望其江之湄，有光若残星焉，遂令亲信一人往视之。其人棹小舟，直诣光所，乃钓船中也。询彼渔者，云："适获一鲤，光则无之。"其人乃携鲤而来。既登楼，公命庖人剖之。腹中得镜二，如钱大，而面相合。背则隐起双龙，虽小而鳞鬣爪角悉具。精巧且泽，常有光耀。公宝之，置卧内巾箱之中。及相国甍，镜亦亡去。（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丞相元祯在镇守江夏时，一个秋天的夜晚，登黄鹤楼观赏夜景。他遥望长江岸边有一处亮光象星光，就派手下的一个亲信去察看。这位亲信划着一只小船直奔亮光处，发现亮光是从一只钓鱼船上发出来的。问那个钓鱼的人，那人说："刚才钓到一条鲤鱼，也没有看到什么亮光啊。"这位亲信提着这条鲤鱼返回黄鹤楼。元祯让厨师剖开鱼腹，见里面有二只小镜，铜钱那么大，镜面相合在一起。镜的背面隐约凸起两条龙，虽然小却鳞鬣爪角都有。两面小镜制作的非常精巧而有光泽，常常发出光来。元祯将它们珍藏起来，放在卧室里的一只盛巾饰的箱子里。待到元祯死去，这两面宝镜也不知去向了。

李德裕

唐太尉卫公李德裕，尝有老叟诣门。引五六辈舁巨桑木请谒焉，阍者不能拒之。德裕异而出见，叟曰："此木某家宝之三世矣。某今年耄，感公之仁德，且好奇异，是以献耳。木中有奇宝，若能者断之，必有所得。洛邑有匠，计其年齿已老，或身已殁。子孙亦当得其旨。设非洛匠，无能有断之者。"公如其言，访于洛下，匠已殂矣。子随使而至。玩视良久曰："可徐而断之。"因解为二琵琶槽，自然有白鸽，羽翼嘴足，巨细毕备。匠料之微失，原薄不中，一鸽少其翼。公以形全者进之，自留其一。今犹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太尉之孙，道其事。（出《录异记》）

【译文】

唐朝李德裕任太尉时，曾经有一个老翁来到府门前，要求拜见他。这老翁让人抬着一段在他家生长了五六代的巨大桑木，守门人没法拒绝就通报进去。李德裕觉得不寻常，出来接见了这位老翁。老翁说："这段桑木我家已经珍藏三代了。我现在已到耄耋之年，很是敬佩您的仁德，也听说太尉非常喜好稀奇古怪的东西，因此将它奉送给您。这段桑木中有奇宝，如果让一个技术非常高的匠人调理它，就能得到这奇宝。洛阳城里有一名匠人能调理它，但是算算他的年岁已经老了，或者已经死了。可是他大概还有子孙后代，也一定能承继下他的技艺的。如果不是洛阳这家工匠，没有人能调理好这段桑木的。"李德裕按照老翁告诉的话，派人到洛阳去查找那位老匠人，果然已经死去了。于是，将老匠人的儿子召到府上。这位老匠人的儿子，将桑木反复地把玩、察看了许久，说："可以慢慢地调理。"后来剔解出二枚琵琶槽，每枚槽上都有一只木纹理自然生成的白鸽，羽翼足嘴，凡是鸽子身上有的都具备。由于技艺不到家，在剔解中小有差误，做出来的琵琶槽薄厚有些不均匀，其中的一枚鸽身上少了翅膀。李德裕将其中有全形鸽身的琵琶槽进献给皇上，少鸽翅膀的那枚自己留下。这枚琵琶槽现在还在民间。水部员外卢延让见过李太尉的孙子，他们曾经说起过这件事。

甘露僧

唐润州甘露寺僧某者道行孤高，名重江左。李卫公德裕廉问日，常与之游。及罢任，以方竹杖一枝留赠焉。方竹出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对出，实卫公之所宝也。及再镇浙右，其僧尚在。公问曰："前所奉竹杖无恙否。"僧对曰："已规圆而漆之矣。"公嗟惋弥日。（出《桂苑丛谈》）

【译文】

唐朝时润州甘露寺有一位僧人道行很高，为人孤僻，在江左一带非常有名望。宰相李德裕查访江左期间，经常结伴同游。到卸任返回京城时，李德裕将一根方竹杖留赠给这位高僧作纪念。这种方竹产自大宛国，坚实而正方，节眼须牙，四面相对着生长，是李太尉的一件珍爱之物。李德裕再来浙右时，这位高僧还健在。李德裕问他："从前我送给你的那根方竹杖还在不在啦？"僧人回答说："还在。贫僧已将它弄圆了，并且涂上一层油漆。"李德裕听了后感叹惋惜了一整天。

令狐绹

唐丞相令狐绹因话奇异之物，自出铁筒，径不及寸，长四寸，内取小卷书于日中视之，乃九经并足。其纸即蜡浦团，其文匀小。首尾相似，其精妙难以言述。又倾其中，复展看轻绢一匹。度之四丈无少，秤之才及半两，视之似非人世所。（按"所"字下脱佚甚多，"返报"二字以下似系虔州刺使条下之下半，中脱裴岳等四条。）返报，太守惧。追叟欲加刑，叟曰："乞使君不草草，某知书，褚辈只须此笔。乞先见相公书迹，然后创制。"太守示之，叟笑曰："若如此，不消使君破三十钱者，且更寄五十管。如不称，甘鼎镬之罪。"仍乞械击，俟使回期。太守怒稍解，且述叟事。云："睹相公神翰，宜此等笔。"相府得之，试染翰甚佳。复书云："笔大可意，宜优赐匠人也。"太守喜，以束帛赠叟而遣之。（出《芝田录》）

【译文】

唐朝丞相令狐绹，一次说到世间奇异的东西时，他自己拿出一只铁管，直径不到一寸，长四寸，从中取出一小卷书，对着太阳光观看，乃是一部完整的《九经》。这部书所用的纸就是蜡浦团，上面的经文均面小，头尾相似，它的精致奥妙是用语言所表达不出来的。令狐绹将小铁筒倒着顿了几下，又倾出一件东西，展开一看是一匹轻绢。量一下，整四丈，一点也不少；称一下，只有半两重。看它织的那精巧劲儿，不象是人世间的东西。（按：这以下缺很多字。）返回来报告，太守恐惧，追查老翁，并想给他加罪。老翁说："希望大人不要随随便便地就给我加罪。我也懂得书法，褚遂良只要这样的笔。恳求您先让我看看褚相公的书法真迹，然而我才能制作笔。太守取出褚遂良的书法真迹给老翁看。老翁看完后笑着说："就象这样，不消太守你破费三十钱，我还可以给你五十管笔。如果不称褚相公的意，我甘受放在鼎镬中油炸水烹的刑罪。"说完，仍旧恳求为他戴上刑枷，让他等待回信再作决定。太守的怒气消了些，并且写封书信给褚遂良，讲述了老翁的事情，说："看了相公的宝贵墨迹，认为适于用这样的笔。"褚遂良得到这种笔后，试着书写一下，觉得非常好，又写一封回信说："这种笔非常让我满意，应该更优厚地赏赐制笔的匠人。"太守见到回信后非常高兴，赠送老翁五匹束帛让他回去了。

周邯

唐周邯自蜀沿流，尝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于探水，乃昆仑白水之属也。邯疑瞿塘之深，命水精探之。移时方出，云："其下有关，不可越渡，但得金珠而已。"每遇深水潭洞，皆命奴探之，多得宝物。闻汴州八角井多有龙神，时有异手出于井面。欲使水精探之，而犹豫未果。其友邵泽有利剑，常自神之。解剑授奴，遣之入井。邯与泽于外以俟之，悄然经久，忽见水精高跃出井，未及投岸，有大金手拿之复入，剑与奴自此并失。邯悲其水精，泽恨其宝剑，终莫穷其事。他日，有人谓邯曰："此井乃龙神所处，水府灵司。岂得辄犯，可祭而谢之。"邯乃祭谢而去。（出《原化记》，明抄本作出《录异记》，《类说》三十二引作出《传奇》）

【译文】

唐朝人周邯从蜀乘船顺长江而下，曾经在途中买到一个奴仆，名叫水精，擅长潜水，是昆仑白水地方的人。周邯怀疑瞿塘峡有那么深，命令水精潜水探测，过了一个时辰才浮出水面，说：峡底下有一座关，不能够渡过去，只得到一些金珠而已。"从此，每次遇到深水潭洞都让水精潜下去探察，得到无数的珍宝。后来，听说汴州八角井多数里面都有神龙，经常有一只怪异的大手伸出井面来，便想让水精潜入井底探察一下。正在犹豫的时候，周邯的友人邵泽将自己非常喜爱的一柄宝剑借给水精。于是，周邯就让水精潜下井底，自己与友人即泽在井边等候。等了很长时间，井底下一点动静也没有。正在疑惑间，突然水精从井中高高地跃出井外，还没来得及跳到地上，从井内伸出一只金黄色的大手，一把将他拽入井中。水精与友人的宝剑，再也没有从井中出来。周邯为失去水精而悲伤，他的友人邵泽非常惋惜失去的宝剑。然而，始终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人对周邯说："这口井是神龙居住的地方，水府里的官署，怎么能够触犯呢？你赶快祭祀谢罪吧。"于是，周邯祭祀了这口井，向水府表示谢罪后，离开了汴州。

真阳观

新浙县有真阳观者，即许真君弟子曾真人得道之所。其常住有庄田，颇为邑民侵据。唐僖宗朝，南平王钟传据江西八州之地。时观内因修元斋，忽有一香炉自天而下。其炉高三尺，下有一盘。盘内出莲花一枝，花有十二叶。叶间隐出一物，即十二属也。炉顶上有一仙人，戴远游之冠，着云霞之衣，相仪端妙。左手搘颐，右手垂膝，坐一小盘石。石上有花竹流水松桧之状，雕刊奇怪，非人工所及也。其初降时，凡有邑民侵据本观庄田，即蜚于田所，放大光明。邑民惊惧，即以其田还观，莫敢逗留。南平王闻其灵异，遣使取炉，至江西供养。忽一日失炉，寻之却至旧观。道俗目之为瑞炉。故丞相乐安公孙偓南迁，路经此观。留题。末句云："好是步虚明月夜，瑞炉蜚下醮坛前。"其瑞炉比如金色，轻重不定。寻常举之，只可及六七斤。曾有一盗者窃之，虽数人亦不能举。至今犹在本观，而不能复蜚矣。（出《玉堂闷话》）

【译文】

新泽县境内有一座真阳观。这座真阳观，乃是晋朝仙人许逊真君的弟子曾真人得道成仙的地方。道观的庄田，受到附近住户的严重侵占。唐僖宗在位期间，南平王钟传镇守江西八州。当时，观里修缮房屋，忽从天上降落下来一只香炉。香炉高三尺，下面有一只托盘，盘里长着一枝莲花，上面长着十二片莲叶，每片莲叶上隐约浮现一种动物，是十二生肖。炉顶上有一位仙人，头戴远游的帽子，身穿云霞一样的衣裳。相貌端庄神妙，左手撑着脸胓，右手垂扶在膝盖上，下面坐着一只小盘石。石上有花竹、滚水、松、桧等图形，雕刻的非常奇怪，不是人工能刻出来的。这位仙人一降落到地上，凡是被附近住户侵占的庄田，他就在那里出现，大放光明。住户们惊恐害怕，当即将侵占的庄田都退还给道观，一刻也不敢延误。南平王钟传听说这件事后，派使臣来到真阳观，将这只仙炉取回江西供养。忽然有一天晚上，仙炉不胫而走。南平王派人寻找，结果这只仙炉远从江西又回到真阳观内。观里的道士和附近的乡民，都将它看成能给人带来祥瑞的仙炉。丞相公孙偓全家南迁时，途中经过真阳观，为这只仙炉题留一首诗。这首诗的结尾两句，大意是这样的：正是月色清朗正好漫步观赏夜景的时候，祥瑞的仙炉飞降在醮坛前！这只香炉金黄色，时轻时重。平常里人们用手举它，也就六七斤重。一次窃贼来偷它，虽然来了好几个人也搬不动它。这座香炉至今还在真阳观里，但是却再没飞走过。

陴湖渔者

徐宿之界有陴湖周数百里。两州之莞葪萑苇，迨芰荷之类，赖以资之。唐天佑中，有渔者于网中获铁镜，亦不甚涩，光犹可鉴面，阔六五寸，携以归家。忽有一僧及门，谓渔者曰："君有异物，可相示乎。"答曰："无之。"僧曰："闻君获铁镜，即其物也。"遂出之。僧曰："君但却将往所得之处照之，看有何睹。"如其言而往照，见湖中无数甲兵。渔者大骇，复沉于水。僧亦失之。耆老相传，湖本陴州沦陷所致，图籍亦无载焉。（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译文】

在徐、宿两州临界的地方有湖泊叫陴湖，湖围几百里。两州临湖而居的乡民们，都靠着湖里生长的莞、葪萑、苇、芰、荷等物生活。唐昭宗天佑年间，有个打鱼人网到一枚铁镜，五六寸大，还不是那么太不光滑，光亮的程度还可以照人。这个打鱼人将铁镜带回家中，忽然来一位僧人，在门口跟这个打鱼人说："你有一件特殊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让贫僧看看吗？"打鱼人回答说："我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啊！"僧人说："听说你打鱼时得到一面铁镜。就是这件东西，贫僧想看看。"打鱼人取出铁镜给僧人看。僧人看罢对打鱼人说："你拿着这面铁镜再到你网到它的地方去照一照，看看都看到了什么？"打鱼人按这僧人告诉的去湖上一照，立即看见湖中有无数甲兵。打鱼人大惊失色，又将这面铁镜扔入湖水中。那位僧人，从此也不知去向。老人们相传说："这个湖是陴州塌陷后形成的。但是地图、典籍上，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文谷

伪蜀词人文谷，好古之士也。尝诣中书舍人刘光祚，喜曰："今日方与二客为约，看予桃核杯。"文方欲问其由，客至。乃青城山道士刘云，次乃升宫客沈默也。刘谓之曰："文员外亦奇士。"因令取桃核杯出视之。杯阔尺余，纹彩燦然，真蟠桃之实也。刘云："予少年时，常游华岳。逢一道士，以此核取瀑泉盥洗，予睹之惊骇。"道士笑曰："尔意欲之耶。"即以半片见授。予宝之有年矣。道士刘云出一白石，圆如鸡子。其上有文彩，隐出如画，乃是二童子，持节引仙人，眉目毛发，冠履衣帔，纤悉皆具。云："于麻姑洞石穴中得之。"沈默亦出一石，阔一寸余，长二寸五分。上隐出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周备。云："于巫峡山中得之。文谷一日尽睹此奇物，幸矣。"（出《野人闲话》）

【译文】

五代时，蜀王建王朝有位词人叫文谷，是个古玩收藏观赏家。一次，文谷到中书舍人刘光禄家作客，刘光禄欣喜地告诉他："今天刚刚跟两位客人约好了，来看我的桃核杯。"文谷正想问刘光禄什么缘由，二位客人来了。其中一位是城山道士刘云，另一位是升宫客沈默。刘光禄对两位客人介绍说："这位文谷员外也是一位奇士。"说着，让家人取出桃核杯给他们观赏。这只杯子阔有一尺多，上面纹彩灿烂光亮，是真蟠桃的果实。刘光禄说："我少年时，一次游华山，遇到一位道士，用这枚蟠桃核汲取山泉水洗脸，我看到后非常惊异，恐慌。"道士笑着说：'你想要它吗？'之后，将半片蟠桃核送给了我。我珍藏它有年头啦！"看过蟠桃核杯后，道士刘云从杯中拿出一颗白石，圆如鸡蛋。石上有纹彩，隐约如画。细看，是二位童子手持符节为一位仙人引路。他们的眉眼毛发、帽子、鞋、衣裳、斗披，都清清楚楚的。刘道士说，这颗白石是在麻姑洞石穴中得到的。另一位客人沈默也取出一颗石头，宽一寸多，长约二寸五分。石上隐约可见一条盘龙，鳞、角、爪、鬣，无不具备。沈默说他这颗石头是在巫峡山中得到的。文谷一天之内能够观赏这么多的稀奇珍物，感到非常荣幸。

# 交际表现卷目录（第233-275卷）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扆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　　　吴馔　御厨　五侯鲭　刘孝仪　鮔议　鮔表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容　陆机　羊曼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岌 吉顼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睍　张藏用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乂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佶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洪　陆机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谟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习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勖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谐　周舍　王琳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彪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环　李绩　李荣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畤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广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谞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諴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佶　赵宗儒　熝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岘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祜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夐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顼　朱随侯　李详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綟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猷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毂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癞子　患目鼻人　伛人　田媪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秽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聓　征君　李佐　元载常衮

　崔阡　黎干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婿　鲁人执杆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　札者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翙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顼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儇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淛　韦公干　陈延美

　赵思绾　安道进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韫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衢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锜婢　李福女奴　却要

卷第二百三十三　　酒（酒量、嗜酒附）

千日酒　擒奸酒　若下酒　昆仑觞　碧筒酒　九酝酒　消肠酒　青田酒 粘雨酒

酒名　南方酒　李景让　夏侯孜　孙会宗　陆扆

酒量 山涛　周顗　裴弘泰　王源中

嗜酒 徐邈　刘伶　酒臭

千日酒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醉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出《博物志》）

【译文】

从前有个叫玄石的人，到中山酒店买酒。店家将"千日醉"卖给了他，忘了告诉他这是什么酒了。结果，玄石回到家里喝了千日醉后，醉倒在床上，一连好几天也不醒过来。家里人不知道，以为他死了，就将他装入棺椁中埋葬了。到了一千天，卖酒的店家才想起一千天前来买醉的玄石，今天该醒酒了，于是到玄石家询问情况。家里人说："玄石已经死了三年啦，现在正好守丧期满。"于是这位店家跟玄石家里人一块儿来到玄石墓前，挖开坟墓，打开棺椁一看，玄石正好刚醒酒，自己从棺椁中走出来。

擒奸酒

河东人刘白坠者善于酿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罂贮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餽，逾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坠春醪。"（出《伽蓝记》）

【译文】

河东有个叫刘白坠的人，擅长酿酒。每到六月中旬盛夏时节，刘白坠将酒贮藏在罂瓮里，放在太阳底下曝晒。晒过十天后，酒味不变。饮它感觉味道特别甘甜芳香，而且喝醉后不容易醒酒。京城里的朝廷显贵每次出京，都不远千里带回刘白坠酿造的这种酒送人。因为它能扬名千里之外，所以起名叫"鹤觞"，又叫"骑驴酒"。晋惠帝永熙年间，青州刺史毛鸿宾带着刘白坠酿造的"鹤觞"酒到任上。途中遇到劫道的贼寇，喝了鹤觞酒后都醉得人事不省。于是，这些盗贼都被捕获。从这以后，刘白坠酿造的这种酒又叫"擒奸酒"。当时在江湖上行走的侠士们说："不惧怕箭射刀砍，只畏惧白坠酿的春酒啊！"

若下酒

《舆地志》：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出《十道记》）

【译文】

《舆地志》上说："村里的乡民取来若下水酿酒，酒味醇美，当地人称"若下酒"。张协士说："荆州的乌程酒，豫北的竹叶青，就是这种酒啊！"

昆仑觞

魏贾摪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酿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出《酉阳杂俎》）

【译文】

魏人贾摪家财千金，字识广博，还能著书写文章。有一位老翁擅长识别水性，贾摪经常让这位老翁乘坐小船驶到黄河中流，用葫芦接黄河源的水，一天不过能接到七八升。放了一宿，葫芦里的水变成绛色。用这种黄河源的水酿的酒，名叫"昆仑觞"。它的甘美芳香的酒味儿，是人世间所没有的。贾摪曾经用三十斛"昆仑觞"，进献给魏庄帝。

碧筒酒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悫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茎"原作"径"，据明抄本改）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历城城北有一片使君林。魏齐王正始年间，郑悫公每到三伏天便率领宾朋属僚们到这里来避暑。郑悫公让家人拿来硕大的莲叶放在砚格上面，再盛酒三升。之后，用簪子刺莲叶，让它与莲叶的柄相通，再将叶柄弯曲，如象鼻，相传着饮吸，起名叫"碧筒"。后来人们争相效仿，说这样喝酒味中掺进去莲花的清香，香冷如冰。

九酝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知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敕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敕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出《世说》）

【译文】

张华发迹后，他小时候的朋友来看他，张华用九酝酒来招待这位童年时的朋友，两人喝得非常畅快。这天晚上，两个人都喝得大醉，躺下就睡着了。张华经常喝九酝酒。每次喝后睡觉时，都令家里人来将他翻转来，调过去，一直到醒酒才停下来。这天晚上，张华忘了告诉家人；仆人象往常一样翻转他。张华的那位朋友却没有人去照看。到天亮，张华的朋友还没有醒过来。张华惋惜地说："我这位朋友一定是死啦！"派人过去看看，酒果然穿过他这位朋友的肚肠流出来，床下汪着一地的酒水。

消肠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酿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肠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张华酿造的醇酒，用煮三薇的水来浸泡曲麦蘖。蘖产在西羌，曲出产在北胡。胡地产一种指星麦。说的是农历四月火星出来，将麦子收割后吃。蘖芽用水浸泡，经过三个晚上，麦子泡出蘖芽。在天刚亮鸡初次打鸣时候，用它来酿酒。民间称它为"鸡鸣麦"。用这种鸡鸣麦酿的酒，清美甘醇，芳香持久。喝到嘴里含着不咽，时间长了，能将牙齿泡活动了。如果喝醉了不翻转摇动，能将人的肝肠浸烂。当时人称："消肠酒"，还有人说："这种醇酒可让你长宵欢乐。"二种说法，声音相同，但是包含的内容却不一样啊。

青田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出《古今注》）

乌孙国出产一种青田核，不知道是什么树结的，也不知道它的果实是什么样子的。这种青田核象能盛五六升东西的葫芦那么大。用这种空核盛水，不一会儿，水就变成了酒。有个叫刘章的人，曾得到两枚青田核，将朋友邀来设酒宴。这两枚青田核酿出来的酒，可供得上二十个人来喝。一核的酒才饮完，另一核中的水又变成了酒，可以接着钦。但是，不能将水放得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则味苦难饮。因此，管这种核叫"青田壶"，这种酒叫"青田酒"。

粘雨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珮。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噀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粘雨台"，使以洒尘。（出《拾遗录》）

石虎在大武殿前建造一座楼，高四十丈。将珠编结成门帘挂在上面，帘下饰有五色玉珮，帘上安装一条铜龙，龙腹是空的，可以盛几百斛酒。让胡人在楼上喝酒，有风刮来，远远望去整座楼如在云雾中。因此，这座楼名叫"粘雨台"，用它来洒尘。

酒名

酒名：郢之富水，乌城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成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国史补》"河汉之"作"阿婆清又有"）三勒浆，其法出波斯。三勒者，谓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出《国史补》）

【译文】

名酒有：郢城产的富水酒，乌程产的若下酒，荥阳产的土窟春酒，富平产的石冻春酒，剑南产的烧春酒，河东产的乾和葡萄酒，岭南产的灵溪博罗酒，宜城产的九酝酒，浔阳产的湓酒，京城产的西市腔酒，虾蟆陵产的郎官清酒，河汉产的三勒浆酒。三勒浆酒的酿造方法出处波斯国。所谓"三勒"，就是"庵摩勒、毗黎勒、诃黎勒"的简称。

南方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溲，（南人呼"野葛"为"胡蔓草"）大如卵，置蓬蒿中阴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即揭瓶趋虚，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筋，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置酒罂，密固其上，痤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出《投荒杂录》）

【译文】

新州盛产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酿造，而是将米杵成粉，用胡蔓草汁和粉，外面包裹上各种草叶，做成卵形，放在蓬蒿中荫蔽一个月，让它发酵变馊。然后再掺对上糯米，酿造成酒。这种酒，快速喝它，不醉，只是头上往外冒热汗，是因为有毒草的缘故啊。南方人饮这种酒得烧它，就是将酒装满瓮，上面涂泥，再用火烧才算熟了。不然，不能饮。烧完后，立即将瓮上的盖揭去，中间出现空隙，上面的泥还在。买酒的人不知道酒的好坏，就在泥上钻个小洞象筷子那么粗，将细管插入洞中。买酒的人吮吸细管的一端，来品尝酒的味道，民间叫"滴淋"。有的无赖小民空手来到集市上，遍尝酒家的滴淋。每尝一家，都说不好喝，最后也能尝得大醉回去。南方人生下女孩后，长到几岁时，就为她酿造很多的酒。过滤好了后，等到冬天池塘里的水枯竭时，将这滤好的酒盛在酒罂中，将上面的罂盖密封加固好，把酒罂埋在池塘岸边。到春天池塘里涨满了水，也不再挖出来。待到这个女孩长大成人出嫁时，才在堤岸挖个缺口，将水放开，然后挖出埋在岸边泥土下面的酒罂，用里面埋藏多年的美酒招待贺喜的宾客。南方人称它为"女儿酒"。这种陈年佳酿，味道绝对甘美。平常是喝不到的啊！

李景让

大中年，丞郎宴席，蒋伸在座。忽斟一杯言曰："席上有孝于家，忠于国，及名重于时者，饮此爵。"众皆肃然，无敢举者。独李公景让起引此爵，蒋曰："此宜其然。"（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宣宗大中年间，一次，在尚书省的左右丞及云部侍郎的宴席上，蒋伸忽然斟一杯酒，说："在咱们今天的宴席上，有在家孝敬父母，在朝为国尽忠，而且名重时下的人，请饮这一杯。"蒋伸说完后，在座的人都神色严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敢举起这杯酒。独有李景让站起身，端起这杯酒一饮而尽。蒋伸说："李景公最适宜喝这杯酒啦。"

夏侯孜

崔郢为京尹日，三司使在永达亭子宴丞郎。崔乘酒突饮，众人皆延之。时谯公夏侯孜为户部使，问曰："尹曾任给舍否？"崔曰："无。"谯公曰："若不曾历给舍，京光尹不合冲丞郎宴。命酒乣来，命下筹，且吃罚爵。"取三大器物。引满饮之。良久方起。（出《卢氏杂说》）

【译文】

崔郢任京兆尹时，一次，御史、中书、门下三司使臣，在永达亭宴请丞相，崔郢乘着酒劲忽然不礼貌地狠劲喝。众人都停止喝酒看着他。当时任户部使的夏侯孜问他："崔京尹你曾经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吗？"崔郢回答说："没有任过。"夏侯孜说："如果不曾任过给事中与中书舍人，你就不应该冲撞这次丞郎宴。我叫监酒人过来！让崔京尹吃罚酒！"于是，监酒人拿来三只大杯，都满满地斟上酒，罚崔郢喝这三大杯酒。崔郢喝了这三杯酒，过了好久才站起来。

孙会宗

唐孙会宗仆射，即渥相大王父也。宅中集内外亲表开宴。有一甥侄为朝官，后至。及中门，见绯衣官人，衣襟前皆是酒涴，咄咄而出。不相识。顷即席，说于主人。讶无此官。沉思之，乃是行酒时，阶上酹酒，草草倾泼也。自此每酹酒，止则身恭跪，一酹而已，自孙氏始，今人三酹非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仆射孙会宗，就是渥相大王的父亲。一次，在家中摆酒席宴请内外亲表。有一位甥侄辈的亲戚在朝廷里任职，来晚了，走到中门，看见一位身着红色官服的官人，衣襟前边全是酒渍，气冲冲地从庭院里走出来，他不认识这位官人是谁。这位亲属来到酒席前，把刚才见到的事情告诉了孙会宗。孙会宗听了后特别惊讶，说："没有这样一位官人来赴宴啊！"孙会宗沉思好久，才恍然大悟，说："一定是我们刚才行酒时，向阶前地上洒酒祭祀，大家都随便乱洒而洒到哪位家神的衣服上了。"从此，每次洒酒祭祀时，都侧身恭敬地跪在地上，洒一下而已。这种洒酒祭祀的仪式始自孙会宗，现在的人洒三次是不对的。

陆扆

陆相扆出典夷陵时，有士子修谒。相国与之从容，因命酒酌劝。此子辞曰："天性不饮酒。"相曰："诚如所言，已校五分矣。盖平生悔吝有十分，不为酒困，自然减半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丞相陆扆出任夷陵时，有位叫修的读书人进见他。陆扆接待了这位读书人，并让人设酒宴招待他。席间，陆扆劝这位读书人喝酒。他坚持不喝，说："我天性不能饮酒。"陆扆说："真的向你说的那样，我这次考核你已经得了五分啦。人一生中让你悔恨的事情有十分，不饮酒便减去了五分啊！"

酒量

山涛

山涛字巨源，饮酒量至八斗。武帝欲试之，使人私默以记之，至量而醉。（出《晋书》）

【译文】

山涛，字巨源。他的酒量能喝八斗。晋武帝想试探一下，一次饮酒，让人暗中为山涛记数，果然喝到八斗才醉。

周顗

周顗字伯仁，饮酒至量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恨无对。偶有归对北来，顗遇之，为忻然。乃置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醒，顗使人视，客已腐肋而死矣。（出《晋书》）

【译文】

周顗，字伯仁，每次最多能饮一石酒。过江以后，虽然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还是每每为没人跟他对饮而感到遗憾。偶然有一次，从江北来一位过去在一起饮酒的朋友，周顗遇到后非常高兴，准备了两石酒两人共饮，都喝得酩酊大醉。待到醒酒后，周顗让人看看客人怎么样了，才发现那位从江北来的酒友已经肋侧腐烂而死。

裴弘泰

唐裴均之镇襄州，裴弘泰为郑滑馆驿辷官，充聘于汉南。遇大宴，为宾司所漏。及设会，均令走屈郑滑裴辷官。弘泰奔至，均不悦。责曰："君何来之后，大涉不敬。酌后至酒，已投乣筹。"弘泰谢曰："都不见客司报宴，非敢慢也。叔父舍罪，请在座银器，尽斟酒满之。器随饮以赐弘泰，可乎？"合座壮之，均亦许焉。弘泰次第揭座上小爵，以至觥船。凡饮皆竭，随饮讫。即置于怀，须臾盈满。筵中有银海，受一斗以上，其内酒亦满。弘泰以手捧而饮，饮讫。目吏人，将海覆地，以足踏之，卷抱而出，即索马归驿。均以弘泰纳饮器稍多，色不怿。午后宴散，均又思弘泰之饮，必为酒过度所伤，忧之。迨暮，令人视饮后所为。使者见弘泰戴纱帽，于汉阴驿厅，箕踞而坐。召匠秤得器物，计二百余两。均不觉大笑。明日再饮，回车日，赠遗甚厚。（出《乾鐉子》）

【译文】

唐朝时，裴均之镇守襄州，他的侄子裴弘泰任郑滑馆驿辷官，被汉南聘请去，有一次特大的宴会，却因为负责接待的人忘了通知他而没有参加。待到举行社火集会时，裴均之让人去找裴弘泰。裴弘泰得到通知后立即赶来。裴均之很不高兴，责备他说："你怎么来晚了？这是很不尊敬人的。我们都喝半天了，监酒员已经开始投筹码罚酒了。"裴弘泰表示感谢，说："总没有见到有人来通知我参加宴会啊，不是我敢怠慢您老人家。叔叔真要处罚我，请将宴席上的所有银器都斟上酒。我喝了多少，就请将我喝干的银器赏给我，怎么样？"整个宴席上的人，都为裴弘泰助威，裴均之就答应了他。于是裴弘泰按次序喝干席上的小银杯。接着，觥、船等大银器里的酒也都喝了。凡是喝到的银杯，酒全部喝干。而且喝干后，就将这只银杯揣在怀里，不一会儿就揣满了，都鼓胀出来。筵席上有只银海杯，能盛一斗以上的酒。此刻盛得满满的，放在那儿。裴弘泰双手捧起来喝。喝干后，眼睛看着这些官员们，将银海杯扔在地上，用脚将它踩扁后，伸手拾起来捲巴捲巴，抱在怀中走出去，到外面要一匹马骑着回驿馆。裴均之认为裴弘泰将银杯拿走的太多了，有些不高兴。但是，到午后筵席散了，他又怕裴弘泰酒喝多了伤了身子，很是担心。到了傍晚，裴均之让人去看看裴弘泰在干什么？派去的使者看见裴弘泰头戴纱帽，两腿伸开，坐在汉阴驿馆大厅中，正在让匠人称他抱回去的那些银酒器呢，一共有二百多两。使者回来将看到的情形如实告诉了裴均之。裴均之不禁大笑，感到真有意思。第二天再饮酒时，喝完后派车将裴弘泰送回驿馆，并赠送他很丰厚的礼品。

王源中

王源中，文宗时为翰林承旨。暇日，与诸昆季蹴踘于太平里第。球子击起，误中源中之额，薄有所损。俄有急召，比至，上讶之。源中具以上闻，上曰："卿大雍睦。"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今并碗赐之。源中饮之无余，略无醉容。（出《摭言》）

【译文】

唐朝人王源中，文宗皇帝李昂在位时任翰林承旨。一天闲暇，跟他的几个兄弟在太平里的自家庭院中踢球玩。球踢起来后，打在王源中的额头上，受点轻伤。不一会儿，皇上紧急召令让他进朝见驾。待到拜见文宗皇帝后，皇上看见他额上受伤很是惊讶。王源中就将在家里玩球误伤的事情如实秉报了文宗皇帝。文宗皇帝听了后说："爱卿，你这是最大的和睦啊！"然后命令赏赐给王源中御酒两盘，每盘放置十只金碗，每碗各盛一升酒。皇上宣令连同盛酒的金碗，一并赏赐给王源中。听到文宗皇帝的宣令后，王源中当场将两盘酒共计二斗，全部喝光了，一点醉意也没有。

嗜酒

徐邈

魏徐邈字景山，为尚书郎。时禁酒，邈私饮沉醉。从事赵达问曹事，邈曰："中圣人。"达白太祖，太祖甚怒。鲜于辅曰："醉人谓清酒为圣人，浊酒为贤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乃得免罪。（出《异苑》）

【译文】

魏国人徐邈，字景山，官任尚书郎。魏国当时禁止饮酒。徐邈私自饮酒喝得酩酊大醉。属下赵达问他有关曹务的事。徐邈回答说："喝的是圣人。"赵达将这话秉报了太祖。太祖大怒，鲜于辅说："喝醉了酒的人，称清酒为'圣人'，称'浊酒'为贤人。徐邈性情一向谨慎，这次是偶尔说的醉话啊。"于是，徐邈才得以免去罪过。

刘伶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其遗形如此。渴甚，求酒于妻。妻藏酒弃器，谏曰："非养生之道，宜断之。"伶曰："善。当祝鬼神自誓，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必不可听。"于是酌酒御肉，塊然复醉。（出《晋书》）

晋朝人刘伶，经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出外郊游。同时让一个仆人带着一把锹同车而行，说："我若是喝死，你就地将我埋了。"刘伶给我们留下的形象就是这样的啊。一次，刘伶口渴得厉害，请求妻子给他点酒喝。他妻子将酒藏起来，将盛酒的器具扔掉，苦苦地劝说他："喝酒对身体一点益处也没有，不是养生的好办法，还是戒酒别喝了吧。"刘伶说："好！我不喝了。但是，我要向神明发誓不再喝酒了，请你为我准备好酒菜来。"妻子答应了他。妻子将酒菜端上来后，刘伶跪在地上向神明祈祝说："上天将我刘伶降生在人世间，就是让我以能饮而闻名。我每次饮酒必饮一石，饮到五斗时才刚刚解了我的酒瘾啊！老娘们的话，一定不要听啊！"说完，斟酒吃肉，大吃大喝，安然又醉了。

酒臭

义宁初，一县丞衣缨之胄。年少时，甚有丰采。涉猎书史，兼有文性。其后沉湎于酒，老而弥笃。日饮数升，略无醒时。得病将终，酒臭闻于数里，远近惊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此人遂卒。故释典戒酒，令人昏痴。今临亡酒臭，彰其入恶道而。（出《五行记》）

隋恭帝义宁初年，有一位县丞原本是官宦人家的后代，小时候长的很英俊，读过许多书，很有文字素养。但是，长大成人后，整日沉湎在酒中。越老喝得越厉害，每天都要喝好几升酒，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待到他患病将要死去时，他散发出来的酒臭在几里地以外就能闻到，远近的人都特别惊异，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这样持续了十天左右，他终于死了。因为这个人的缘故，后来有人专门撰写了一篇劝人戒酒的文章。文章中说："喝酒过量，能使人浑沌呆痴。这位县丞临死前发出的酒臭，就是向人们昭示喝酒可以将人喝病、喝死的道理啊！"

卷第二百三十四　　食（能食、菲食附）

吴馔　御厨　五侯鲭　刘孝仪　鮔议　鮔表　热洛河

名食 败障泥　尚食令　大饼

能食 范汪　宋明帝　苻坚三将

菲食　茅容　陆机　羊曼

吴馔

吴郡献海鮸乾鲙四瓶，瓶容一斗。浸一斗，可得径尺数盘。并状奏作乾鲙法。帝示群臣云："昔术人介象于殿庭钓得海鱼，此幻化耳。亦何足为异？今日之鲙，乃是真海鱼所作，来自数千里，亦是一时奇味。"虞世基对曰："术人之鱼既幻，其鲙固亦不真。"出数盘以赐达官。作乾鲙之法：当五六月盛热之日，于海取得鮸鱼。大者长四五尺，鳞细而紫色，无细骨不腥者。捕得之，即于海船之上作鲙。去其皮骨，取其精肉缕切。随成随晒，三四日，须极干，以新白瓷瓶，未经水者盛之。密封泥，勿令风入，经五六十日，不异新者。取啖之时，并出乾鲙，以布裹，大瓮盛水渍之，三刻久出，带布沥却水，则皦然。散置盘上，如新鲙无别。细切香柔叶铺上，筋拨令调匀进之。海鱼体性不腥，然鱕鮸鱼肉软而白色，经干又和以青叶，皙然极可噉。又献海虾子三十梴。梴长一尺，阔一寸，厚一寸许，甚精美。作之法：取海白虾有子者，每三五斗置密竹篮中，于大盆内以水淋洗。虾子在虾腹下，赤如覆盆子，则随水从篮目中下。通计虾一石，可得子五升，从盆内漉出。缝布作小袋子，如径寸半竹大，长二尺。以虾子满之，急击头，随袋多少，以末盐封之，周厚数寸。经一日夜出晒，夜则平板压之，明日又出晒。夜以前压十日干，则拆破袋，出虾子梴。色如赤琉璃，光彻而肥美，盐于鲻鱼数倍。又献鮸鱼含肚千头，极精好。作之法：当六月七月盛热之时，取鮸鱼长二尺许，去鳞净洗。停二日，待鱼腹胀起，方从口抽出肠，去腮留目。满腹内纳盐竟，即以末盐封周遍，厚数寸。经宿，乃以水净洗。日则曝，夜则收还。安平板上，又以板置石压之。明日又晒，夜还压。如此五六日乾，即纳乾瓷瓮，封口。经二十日出之，其皮色光彻，有如黄油，肉乾则如糗。又如沙棋之苏者，微醎而有味，味美于石首含肚。然石首含肚亦年常入献，而肉强不及。此法出自随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济会稽人，能别味，善于盐梅。亦古之符郎，今之谢讽也。（出《大业拾遗记》）

又吴郡献松江鲈鱼乾鲙六瓶，瓶容一斗。作鲙法，一同鮸。然作鲈鱼鲙，须八九月霜下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乾鲙，浸渍讫，布裹沥水令尽，散置盘内。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鲙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玉鲙"，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鲙，亦鲜洁可观。吴郡又献蜜蟹三千头，作如糖蟹法。蜜拥剑四瓮。拥剑似蟹而小，二螯偏大。《吴郡赋》所谓"乌贼拥剑"是也。（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年间，吴郡向朝廷进献来海鮸鱼干鲙四瓶，瓶的容量为一斗。浸泡一斗鮸鱼干鲙，可得一尺长的鮸鱼丝几盘。同时，吴郡的使臣还带来了烹饪这种鮸鱼鲙的方法。隋炀帝告诉群臣说："从前仙人介象在宫殿庭院内的池水中钓上来海鱼，那是幻化出来的，没有什么奇异的。现在，吴郡进献的鮸鱼鲙，才是真海鱼制作的。它来自几千里以外的吴郡，才是一时稀有的珍奇美味呀。"虞世基跟皇帝说："从前术士钓上来的海鱼既然是虚幻的，那么，用他钓上来的海鱼作成的鲙也不是真的。请皇上将吴郡进献的鮸鱼干鲙拿出几盘来赏赐给我们尝尝可以吗？"制作干鲙的方法：在五六月盛暑的时候，从海中捕获的鮸鱼中，挑选个头长大的，每条约四五斤重，细鳞而紫色，没有细骨不腥的，当即在海船上，将它们制做成鲙。制作时，先去掉鮸鱼的皮骨，割取它身上的精肉切成条状。随切随晒，晒三四天，晒到特别干的程度，将它盛入没盛过水的新白瓷瓶中，用泥密封好，不能透风。这样制做的鮸鱼干鲙，放个五六十天，吃时跟新鲜的鮸鱼一点不差味儿。吃的时候，将干鲙取出来后，用布裹上，放在盛水的大瓮里浸泡，约三刻工夫，带着布沥去水，打开一看，精白光亮啊。散放在盘子上面，象新出网的海鮸没有什么两样。再将切细的香柔叶放在上面，用筷子将它们调拌均匀，就可以进食了。海鱼体性不腥，特别是鱕鮸鱼，肉细软而色白，弄干后再配上青菜叶，白、绿分明，极好吃！吴郡还进献海虾籽三十梃。每梃长一尺，宽、厚各约一寸，非常精美。制作虾籽梃的方法是：挑取海白虾有籽的，每选出三五斗就将它们盛入一只密封的竹篮中，再将竹篮放在一只大盆内用水淋洗，虾籽长在虾腹下面，是红色的，象覆盆子。随着淋下的水，从竹篮的缝隙中流入大盆中。大约一石白虾，可得五升虾籽。之后，再从大盆中将虾籽捞出来。用布缝成小袋，象直经一寸半的竹子那样宽大，长二尺。将捞出来的虾籽盛入布袋，盛满为止，赶快用绳扎住袋口。不管一次有多少袋，都用盐末封上，周围封的盐末约几寸厚。封上一昼夜后，将布袋取出来放在外面晒。晚上则取下来放在木板下面压，第二天再晒。这样晒压十天，看它完全干透后，拆开布袋，便得到虾籽梃了。颜色象红琉璃，色泽光艳而质地肥美，比鲻鱼咸好几倍。吴郡又进献鮸鱼含肚一千条，极其精好。制作鮸鱼含肚的方法是：在六七月盛暑的时候，挑选二尺长左右的鮸鱼，刮去鱼鳞，用水洗净，放在一边放二天，待鱼腹胀起，方从鱼嘴抽出肠子，去掉鱼腮，留着鱼眼睛，将鱼腹内塞满盐，再用盐末将它的周身全封上，厚几寸，过了一宿，再用水洗净，放在太阳底下曝晒。到晚上取下来，放在两板之间，上面压上石头，第二天再曝晒。这样晒压五六天，直到真的干透了，就将它们盛入干瓷瓮中，封上口，过了二十天再取出来。鮸鱼的皮色光亮透明，象黄油，鱼肉则象干粮，就象沙棋酥一样啊！微咸而有味，比石首含肚还味美好吃。石首含肚也是每年时常进献来。但是，它的肉发僵，不及鮸鱼含肚好吃。这种制作鮸鱼含肚的方法，出自于隋朝的口味使大都督杜济。杜济是会稽人，善于辨别各种味道，还擅长制做盐梅。他乃是古时候的符郎，当今的谢讽啊！

又：吴郡进献松花鲈鱼干鲙六瓶，瓶的容积为一斗。将鲈鱼制作成干鲙的方法，跟鲙鱼一样。然而，制作鲈鱼干鲙时，须等到八九月下霜之后。挑选三尺以下的鲈鱼作成干鲙，浸泡之后，用布裹好沥净水，散放在盘中，再将切细的香柔花叶放上，和鲙一起抖匀，就可以食用了。下霜后的鲈鱼，肉白如雪，一点也不腥。就是人们常说的"金脐玉鲙"，是东南沿海一带极美的佳肴啊！你看紫花碧叶，还有白莹如雪的鲈鲙丝，也是鲜丽皎洁得让人喜欢。吴郡又进献蜜蟹三千只，象糖蟹那样作法。蜜渍拥剑，共四瓮。拥剑象蟹而比蟹小，二螯偏大。就是《吴郡赋》中所说的"乌贼拥剑"！

御厨

御厨进馔，凡器用有少府监进者。用九饤食，以牙盘九枚，装食味于其间。置上前，亦谓之看食。见京都人说，两军每行从进食，及其宴设，多食鸡鹅之类。就中爱食子鹅，鹅每只价值二三千。每有设，据人数取鹅。燖去毛，及去五脏，酿以肉及糯米饭，五味调和。先取羊一口，亦燖剥，去肠胃。置鹅于羊中，缝合炙之。羊肉若熟，便堪去却羊。取鹅浑食之，谓之"浑羊殁忽"。翰林学士每遇赐食，有物若毕罗，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事"。（出《卢氏杂说》）

【译文】

宫廷里的厨房，向皇帝奉上食物菜肴时，一切器皿用具都由少府监供给。先上九样陈设的食品，用象牙盘九只，将要上的食物菜肴放在上面，送到皇帝面前，也叫做"看食"。听京城里的人说，两军的侍从每次进食或设筵席，多数时候都吃鸡鹅一类的菜肴。其中最爱吃的是童子鹅。童子鹅每只价值二三千钱。每次设宴，都按人数去拿鹅，燖去毛，取出五脏，往里面填上肉和糯米饭，再用各种佐料调好。之后，弄来一羊，也将它剥皮去毛，取出脏腑，将上面做好的童子鹅放入羊腹中，缝合好在地火上烤。待到羊肉烤得象熟了的时候，便将羊剥去不要，取出羊腹中的童子鹅，就那么捧在手中吃。称这种吃法为"浑羊殁忽"。翰林院的学士们，每逢皇上赏赐给他们菜肴饭食时，其中都有一种象"毕罗"一样的食品，形状粗大，滋味香美，叫作"诸王修事"。

五侯鲭

娄护字君卿，历游五侯之门。每旦，五侯家各遗饷之。君卿口厌滋味，乃试合五侯所饷之鲭而食，甚美。世所谓"五侯鲭"，君卿所致。（出《语林》）

或云，护兼善五侯，不偏食。故合而为之鲭也。（出《世说》）

又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往来。娄护丰辞，传会五侯间。各得其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类护，字君卿，遍访五位侯爷的家。每天，五位侯爷都各自派人送来饭食菜肴给他吃。类护吃得有些腻烦了，于是试着将五位侯爷家送来的鲭鱼折放在一起再烩了吃，味道特别好。从此，多了一种佳肴，就是世人所说的"五侯鲭"！这道菜是娄护创造出来的。

又有人说：娄护跟五位侯爷的关系都很好，不偏爱某一位侯爷送来的菜肴，因此将他们送来的鲭鱼放在一块儿吃。

又有人说：五位侯爷之间关系不和，宾客不能上这位侯爷家又上那位侯爷家。但是娄护非常善于说话，来往于五位侯爷之间，都博得到他们的欢心。因此，竞赛着给类护送美食佳肴。娄护将他们送来的用五种方法烧制的鲭鱼，合到一块儿吃，世上人称为"五侯鲭"。因为它味道奇特！

刘孝仪

梁刘孝仪食鲭鲊曰："五侯九伯，今尽征之。"魏使崔劼、李骞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应已得分陕。"骞曰："若然，中丞四履，当至穆陆陵。"孝仪曰："邺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鱼熊掌，孟子所称。鸡跖猩唇，吕氏所问。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载书籍，每用为恨。"孝仪曰："实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贺季曰：'青州蟹黄。乃为郑氏所记。'此物不书，未解所以。"骞曰："郑亦称益州鹿錗，但未是尾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南北朝时期，梁朝中丞刘孝仪吃了腌的鲭鱼后说："吴郡进献的腌鲭鱼真好吃，看来五侯九伯都应征伐夺取过来。"当时，魏国的使臣崔劼、李骞也在坐。崔劼说："中丞这样的官员，不应当早就到下边任一方的要员了。"李骞说："如果这样，刘中丞的四只脚应当踏上穆陆陵的大地上啦！"刘孝仪说："邺中的鹿尾，可是最好的下酒菜哟！"崔劼说："生鱼熊掌是孟子最称道的佳肴，鸡爪猩唇是吕不韦最后要的名菜。鹿尾这么有奇味，竟然书籍上没有记载。每次吃它的时候都感到非常遗憾。"刘孝仪说："确实是如此。这大概是古人和今人喜好的不一样吧。梁贺季说过：'青州的蟹黄，是郑氏将它记载在书中的。'鹿尾没有记在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李骞说："郑氏也称赞过益州的鹿錗是美味。但不是鹿尾。"

鮔议

何胤侈于味，食必方丈。后稍欲去其甚者，犹食白鱼鮔腊糖蟹，使门人议之。学士钟岍议曰："鮔之就腊，骤于屈申；蟹之将糖，躁扰弥甚。仁人用意，深怀恻怛。至于车螯蚶蛎，眉目内缺，惭浑沦之奇。唇吻外缄，非金人之慎。不荣不悴，曾草木之不若；无馨无臭，与瓦砾而何异。故宜长充庖厨，永为口实。（出《酉阳杂俎》）

【译文】

何胤在饮食上非常奢侈，每次吃饭都必须摆上极为丰盛的菜肴。后来，稍稍节俭一点，还是经常吃白鱼鮔腊糖蟹，致使属僚们都议论他。学士钟鮔品评说："将鮔鱼制成肉干，它一定是拼命的屈伸挣扎过；将螃蟹浸渍上糖，它一定是在里面左突右撞，不堪忍受。品德高尚的人，应该在内心深处多怀恻隐，而富有同情心的。至于车螯蚶蛎，它们原本就没有眉毛眼睛，对外面的浑浊世界羞于见到；它们的唇吻是自己从外面封闭上的，不是象铜铸的人那样永不开口。它们不知道荣华也不懂得忧伤，竟连草木都不如；它们没有芳香也没有臭味，与瓦砾没有什么不同。因此，适宜长期充当厨房里的材料，永远是人口中的食物。"

鮔表

后梁韦林，京兆人。南迁于襄阳，天保中为舍人。涉猎有才藻，善剧谈。尝为鮔表以讥刺时人。其词曰："臣鮔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糁敖将军，油蒸校尉，膗州刺史。脯腊如故。肃承将命，含灰屏息，凭笼临鼎，载战载兢。臣美愧夏鳣，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贻鳖岩（五甘反。）之诮。是以嗽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临。曲蒙钧拨，遂得超升绮席，忝预玉盘，远厕玳筵。猥颁象箸，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檔。轻瓢才动，则枢盘如烟。浓汁暂停，则兰肴成列。宛转绿脐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无任屏营之诚，谨诣铜铛门，奉表致谢以闻。'"诏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缙绅，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闻。允堪兹选，无劳致谢。"（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后梁时的韦林，京都地区人。南迁到襄阳后，在梁明帝天保年间，韦林任中书舍人。韦林读书面广，有才华文彩，喜爱畅谈。他曾假托鮔鱼的名义撰写过一篇《鮔表》，用来讥讽当时崇尚美味佳肴的达官贵人。《鮔表》的大意如下：鮔鱼说："我刚刚接到陛下签发的任命，授予我为米羹将军、油蒸校尉，肉羹刺史。与从前一样，将我制成干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丧，屏息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进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战战惊惊啊！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鲟鱼；论味鲜，我羞见冬日里的鲤鱼。我常常恐慌鲐腹的讽刺，时时畏惧鳖岩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潮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觉。不料，崇高的奖赏还是降临到我的头上。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丰盛的华宴上，列到玉盘中，远远地置放在豪华、珍贵的筵席旁边。有劳象牙筷子大人，将我亲昵地夹起来，送入一张张肥大的嘴里，进入一个个长满黄油的肚子中。刚刚放上姜沫桂皮，再置入紫苏茱萸。轻便的葫瓢刚刚勺动，精美的山榆木盘就象烟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兰膏油灯就点燃了。周旋在绿色的腌菜中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德，吃着你们的泽惠，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任何惶恐可以诚告，只是谨慎地走进铜釜之门，奉上此表表示谢意。圣上颁下诏书回答说："奏上的表章全读过了。爱卿乃是池沼中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穿行于菖蒲、荇菜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人世。正应当接受挑选，不用致谢。

热洛河

玄宗命射生官射鲜鹿，取血煎（明抄本"煎"作"鲜"。）鹿肠。（"肠"原作"赐"，据明抄本改。）食之，谓之"热洛河"，赐安禄山及哥舒翰。（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玄宗命令打牲官射杀活鹿，用新鲜的鹿血煎鹿肠吃，称为"热洛河"，赏赐给安禄山以及哥舒翰等武将。

名食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其汤不肥，可以瀹茗；庾家粽子，白莹如玉；韩约能作樱桃饆饠，其色不变；又能造冷胡突，鲙鳢鱼臆，连蒸獐獐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驴鬃驼峰炙。（出《酉阳杂俎》）

【译文】

当今的达官贵人们吃的著名菜肴食品有：肖家的馄饨，沥去汁，汤汁一点也不肥腻，还可以煮茶。庾家的粽子，白而有光泽如美玉。韩约作的樱桃毕罗，它的颜色不改变。他还能作"冷胡突"。还有鲙鲙鱼胸骨，连蒸獐獐皮面条。将军曲良翰能将驴鬃驼峰炙烤着吃。

败障泥

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无物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盝，修理食之，其味佳。（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位将军，他家什么东西都能作着吃。这位将军说："天下没有不能吃的东西，诀窍在于火候掌握的怎么样，善不善于调味。"这位将军曾经将败障泥拿回家中，用盛箭矢的胡盝修理后吃，说味道特别好。

尚食令

冯给事入中书祗候宰相，见一老官人衣绯，在中书门立，候通报。时夏谯公为相，留坐论事多时。及出，日势已晚，其官人犹尚在。乃遣人问是何官。官人近前相见曰："某新除尚食局令，有事相见相公。"因令省官通之。官人入，给事偶未去。官人见宰相了，出谢云："若非给事恩遇，某无因得见相公。某是尚食局造包子手，不知给事宅在何处？"曰："在亲仁坊。"曰："欲说薄艺，但不知给事何日在宅？"曰："来日当奉候。然欲相访，要何物。"曰："要大台盘一只，木楔子三五十枚，及油铛灰火，好麻油一二斗，南枣烂面少许。"给事素精于饮馔，归宅便令排比。乃垂帘，家口同观之。至日初出，果秉简而入。坐饮茶一瓯，便起出厅。脱衫靴带，小帽子，青半肩，（明抄本"肩"作"臂"）三幅袴，花襜袜肚，锦臂沟。遂四面看台盘，有不平处，以一楔填之，后其平正。然后取油铛烂面等调停。袜肚中取出银盒一枚，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候油煎熟，于盒中取包子豏。（"豏"原作"傔"，据明抄本改）以手于烂面中团之，五指间各有面透出。以篦子刮郤，便置包子于铛中。候熟，以笊篱漉出。以新汲水中良久，郤投油铛中，三五沸取出。抛台盘上，旋转不定，以太圆故也。其味脆美，不可名状。（出《卢氏杂说》）

【译文】

冯给事到中书省去恭候宰相接见，见到一位着红衣的老官人站在中书省门前等候通报。当时是夏谯任宰相，留下冯给事谈论公务，谈了很长时间。等到冯给事从中书省出来，天已经不早了，那位老官人还在门前等着通报呢。于是，冯给事让人上前询问他是干什么的？老官人走到冯给事身前，说："我刚刚被任命为尚食局令，有事情想见宰相。"冯给事乃让中书省的官员给通报一下。老官人进到中书省里。冯给事偶然耽搁一下，待老官人出来时还没有离去。老官人上前致谢说："若不是给事帮通报，我就没有机会见到宰相啦。我是尚食局做蒸饼的，不知道给事府第在那条街？"冯给事回答说："在亲仁坊。"老官人说："我想向你显示一下我的这点手艺，不知给事什么时候在府上？"冯给事说："明天我在家等你。但你到我家献艺，不知道需要为你准备哪些用品？"老官人说："需要准备大台盘一只，木契三五十枚。还有油釜、炭火、上好的麻油一二斗，南枣、普通面粉少许，就可以了。"冯给事平素对饮食馔肴也很通晓，回到家里后，便让家人按老官人说的安排准备。并且事先安排好，在厨房外面挂上一幅帘子，他和家人在帘子里观看老官人如何献艺。第二天早晨，太阳刚出来，老官人果然手持宫中的简牍来了。稍坐，喝了一杯茶，便起身走出客厅到厨房里去。只见他脱去外面的长衫、脚下的靴子，戴上一顶小帽，穿上青色半袖衫，三幅裤，系上花围裙袜兜，套上皮套袖。之后，围着事先备好的平台盘仔细看看，见有不平的地方就用木契填上，将它整平。然后，拿过来油釜，将面粉等放在里面和好后，从袜兜中取出银盒一只，银篦子银笊篱各一只。等油煎热后，从银盒中取出做蒸饼用的豆馅儿，将面团在手里，从手指缝中挤出来，用银篦子刮下去，放在釜中热油里煎。煎好后用银笊篱捞出来，放在新打来的水中。过了好一会儿，将它们捞出来再放入釜中热油里炸三五个开后，捞出，抛放在台盘上，转个不停，因为包子太圆的缘故。这种包子，口感酥脆，味道鲜美，你都说不出来它有多么好吃。

大饼

王蜀时，有赵雄武者，众号赵大饼。累典名郡，为一时之富豪。严洁奉身，精于饮馔。居常不使膳夫，六局之中，中有二婢执役，常厨者十五余辈，皆着窄袖鲜洁衣装。事一餐，邀一客，必水陆俱备。虽王侯之家，不得相倣焉。有能造大饼，每三斗面擀一枚，大于数间屋。或大内宴聚，或豪家有广筵，多于众宾内献一枚。裁剖用之，皆有余矣。虽亲密懿分，莫知擀造之法，以此得大饼之号。（出《北梦琐言》）

【译文】

五代前蜀王氏王朝时期，蜀中有个叫赵雄武的人，大家都称他为"赵大饼"。他的名字多次载入地方史志中，是当时蜀中的一位大富翁。赵雄武从来都穿戴整齐洁净才下厨房，他精通饮食菜肴，平常家中不使用厨师，都是他亲自下厨。他家里后勤这一摊各有二个婢女掌管。到他这辈儿，他家有十五辈人从事厨师工作，都是穿窄袖干净整洁的服装下厨。而且，每餐饭只邀请一位客人，山珍海味都有，虽然是王侯之家也不能比。赵雄武还会作大饼，擀一张大饼需用三斗面，饼有几间屋子那么大。或是宫廷里举行宴会，或是豪门贵族人家广筵宾朋，常常请他给擀作一张大饼，用刀割着吃。不论你来了多少宾客，也富富有余。就是再亲密的朋友，他也不告诉你擀做这种大饼的方法。因此，赵雄武得了个"赵大饼"的雅号。

能食

范汪

晋范汪能噉生梅。有人致一斛，汪食之，须臾而尽。（出《晋书》）

【译文】

晋朝人范汪能吃生梅。有人给他送来十斗生梅，他不一会儿就都吃没了。

宋明帝

宋明帝韦彧，能食蜜渍鱁鮧，一食数升。噉猪肉炙，常至二百块。（出《宋书》）

【译文】

南北朝时期，宋明帝韦彧非常能吃用蜂蜜腌渍的鱁鮧，一次可以吃几升。这位皇帝吃烤猪肉，一次能吃二百块。

苻坚三将

苻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人"原作"又"，据明抄本改。）护磨那为右镇郎，奄人申香为拂盖郎。并身长一丈三尺，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出《前秦录》）

【译文】

南北朝时期前秦的君主苻坚任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阉人申香为拂盖郎。这三位武将都身高一丈三尺，力大无穷，而且擅长骑马射箭。他们一顿饭要吃一石米，三十斤肉。

菲食

茅容

后汉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寓宿焉。及明旦，容杀鸡为馔，林宗初以为己设。既而容独以供母，自以草蔬与客同饭。林宗因起拜之曰："卿贤乎哉。"劝之就学，竟以成德。（出《陈留耆旧传》）

【译文】

后汉人茅容，字季伟，郭林宗曾经在他家里住过一宿。第二天早晨，茅容杀一只鸡做菜。起初，郭林宗以为是为了招待他这位客人的呢。等鸡做好了后，茅容单独将鸡给母亲吃。他自己和郭林宗一起儿只吃一般的蔬菜下饭。郭林宗起身参拜茅容，说："你很高尚啊！"并劝他拜个老师很好地学习，后来竟然有所成就。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有数斛羊酪。指示陆曰："卿江东无（明抄本"无"作"何以"二字）敌此。"曰："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出《世说》）

【译文】

陆机到王武子那去，带去几斛羊奶酪，问王武子："你们江东没有比羊奶酪还好的食品了吧。"王武子回答说："有啊。千里那地方用莼菜做的羹汤，还有未下那地方的盐豆豉，都很好吃啊！"

羊曼

晋羊曼为丹阳尹。时朝士过江，初拜官，必饰供馔。曼拜丹阳尹，客来早者得佳设，日晏即渐罄，不复精珍。随客早晚，不问贵贱。有羊固者拜临海太守。备馔，竟日皆精，虽晚至者，犹有盛馔。论者以固之丰腆，不如曼之真率也。（出《晋书》）

【译文】

晋朝人羊曼任丹阳郡尹。晋朝的首都南迁建邺后，朝廷的文武百官也随着过江。当时，凡是刚上任的官员都要设宴请客的。羊曼刚任丹阳郡尹时，也设宴请客。来得早的客人占据好位置。宴席吃的差不多了，就不再上什么好菜了。羊曼设宴请客，不论你的身份高低，来早的就坐好位置，来晚的你就将就着坐。有个叫羊固的人被授任临海太守，也设宴请客，一整天都是佳肴美食，就是晚到的人，也能吃到丰盛的菜肴。人们议论说："羊固的宴席虽然特别丰盛，却没有羊曼真诚啊！"

卷第二百三十五　　交友

宗世林　祢衡　荀巨伯　管宁　竹林七贤　嵇康　山涛　王安期　王敦 孙伯翳　湘东王绎　唐霍王元轨　王方翼　吴少微　张说　柳芳　杜佑 李舟　白居易　许棠　陆龟蒙　颜荛

宗世林

汉末，南阳宗世林与魏武同时，而薄其为人，不与交。及武帝拜司空，总朝政。从容问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犹存。"即忤旨见疏，位不配德。而文帝兄弟每造其门，必拜床下。其礼重如此。（出《世说》）

【译文】

汉朝末年，南阳郡的宗世林跟死后被谥为魏武帝的曹操，同时在朝作官。宗世林看不上曹操的人品，不与他交往。等到曹操任司空，全权总揽朝政后，很平静地问宗世林："现在我们可以结交了吧。"宗世林回答说："我的志向象松柏一样，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宗世林触犯了曹操，与曹操关系疏远，也没得到重用。但是，曹操的儿子曹丕他们每次去宗世林家，都在床前向宗世林行跪拜的大礼，曹操就是这样重视礼仪啊！

祢衡

祢衡字正平，少与孔文举作尔汝之交。时衡未二十，而文举已五十余矣。（出《本传》）

【译文】

祢衡，字正平，年轻时与孔融的交往很密切，达到不分彼此的程度。当时祢衡还不到二十岁，但是孔融已经五十多岁了。

荀巨伯

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伯曰："吾且死矣，子可去。"伯曰："远来视子，令有难而舍之去，岂伯行耶。"贼既至，谓伯曰："大军至此，一郡俱空。汝何人？独止耶。"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宁以己身代友人之命。"贼闻其言，异之。乃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乃偃而退，一郡获全。（出《殷芸小说》）

【译文】

荀巨伯到很远的地方去看望生病的朋友，正赶上胡人进犯这座城市。友人对荀巨伯说："我就要死去了，你赶快离开这危险的地方吧。"荀巨伯说："我远道而来，就是来看望你的病来的。现在遇到危险我就扔下你走了，这是荀巨伯能做出来的事情吗？"胡兵攻破城池，来到荀巨伯的朋友家，看见荀巨伯说："我们进到城里后，整座城的人都逃光了。你是什么人？一个人留在这里。"荀巨伯说："我的这位朋友身患重病，我怎么能将他一个人扔下不管呢？请你们不要伤害他，我愿意替我的这位朋友去死。"胡兵听了这话很受震动，相互议论说："我们是无义之师，而侵占了有道德修养的国家啊。"于是悄悄退出了这座城市。荀巨伯这种高尚的行为，拯救了全城的居民。

管宁

魏管宁与华歆友善。尝共园中锄菜，见地有黄金一片。管挥锄不顾，与瓦石无异；管读书如故，华捉而掷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者过门，华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出《世说》，明抄本作出《殷芸小说》）

【译文】

魏国人管宁跟华歆是好朋友。一次，他们一起在园中菜地锄草，看见地里有一片黄金。管宁继续挥锄锄草，连看都不看一眼，将这片黄金看作石头瓦块一样；华歆拣起黄金扔到一边去。管宁和华歆，曾经在一铺席上读书。一天，一位头戴高冠的达官乘车从这里经过。管宁照样在那读书，华歆却放下书跑出去看。于是，管宁在铺席上划条线，跟华歆分开坐，说："你不是我的朋友啦。"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相比。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出《世说》）

【译文】

晋朝时，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个人年龄相同，彼此非常投合。还有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他们七个人常常聚会在竹林下面，尽情地饮酒狂欢，通宵达旦地清谈。人们称他们为"竹林七贤"。

嵇康

嵇康素与吕安友，每一相思，千里命驾。安来，值康不在。兄喜出迎，安不前。题门上作"凤"字而去，喜不悟。康至云："凤凡鸟也。"（出《语林》）

【译文】

嵇康一向与吕安处得非常亲密，是老朋友。每当他想念吕安时，虽然他们相距千里也去信让他来。一次，吕安见信后来看嵇康，不巧嵇康外出不在家。嵇康的哥哥嵇喜出来迎接他，吕安却不进屋门，而在门上挥笔书一"凤"字就走了。嵇喜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待弟弟回到家里后问哥哥。嵇康说："'凤'是凡鸟（按：凤，拆开为凡鸟）啊！"

山涛

山涛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涛与二人异于常交，问之。涛曰："当年可以友者，唯此二人。"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赵狐。意欲窥之，可乎？"涛曰："可。"他日二人来，劝涛止之宿，具酒食。妻穿墙视之，达旦忘返。涛入曰："二人何如？"曰："君才致不如，正当以识度耳。"涛曰："伊辈亦以我识度为胜。"（出《世说》）

【译文】

山涛与嵇康、阮籍只见一面，他们的友谊就已经达到了非常投合的地步。山涛的妻子韩氏觉得山涛跟他们的交往跟一般人不一样，问山涛。山涛对她说："结识的当年之内就可以成为朋友，只有嵇康与阮籍这两个人。"韩妻说："负羁的妻子，也曾亲眼观看赵狐。我想偷偷看看你的这两位朋友，可以吗？"山涛说："可以。"日后，嵇康、阮籍来看望山涛。韩氏劝说山涛留他们在家中住下，并准备了酒菜供他们晚上食用。这天晚上，韩氏从墙洞里观看他们三人饮酒畅谈，一直看到第二天早晨都忘了离去。山涛进屋里说："我的这两位朋友怎么样？"韩氏说："你的才能不及他们二人。正应当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啊。"山涛说："我的这两位朋友也认为我的为人、才干，远远值得他们学习效法的。"

王安期

晋太傅东海王越，镇许昌。以王安期为记室参军，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如亲承旨音。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出《世说》）

【译文】

晋朝太傅王越，是东海人。他在留守许昌期间，任用王安期为记室参军，很是器重他。王越训诫他的儿子王昆说："从书本中学习获得到的益处是浅薄的，从王安期身上你会学到在书本中学不到的许多东西。你平常学习礼仪风度，不如亲眼观看王安期的举止形仪；你诵读玩味前人写在书上的道理，不及亲耳聆听王安期讲的那些宏论。王安期参军，堪称作人的表率啊。"

王敦

庾亮见王敦问曰："闻君有四友，何者为是。"答曰："君家中郎，我家太尉、阿平，胡毋彦国。我平故当最劣。"庾曰："似未劣。"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庾曰："何者是。"王曰："噫，左右蹑庾公知足。"（明抄本无"知足"二字，"知疑"当作"之"）乃止。（出《世说》）

【译文】

庾亮见到王敦后，问："听说你有四位挚友，都是谁呀？"王敦回答说："有你家的中郎，我家的太尉、阿平，还有胡人毋彦国。我家阿平是其中最差的一个。"庾亮说："你家的阿平不一定差。你这四位朋友，谁的人品、才华最好？"王敦回答说："自然有人啦！"庾亮问："谁呀？"王敦说："唉！我们都追随着你，以你作为立身处世的榜样啊！"庾亮不问了。

孙伯翳

齐太原孙伯翳家贫，尝映雪读书。放情物外，栖志丘壑。与王令君亮、范将军云，为莫逆之交。王范既相二朝，欲以吏职相处。伯翳曰："人生百年，有如风烛。宜怡神养性，琴酒寄情。安能栖栖役曳若此？嵇康所不堪，予亦未能也。"（出《谈薮》）

【译文】

南北朝时期兵人孙伯翳，是太原人，家很贫困，曾经因为买不起灯油、蜡烛而借着窗外的雪光读书。孙伯翳不追求功名利禄，愿意作一位寄情于山野之间的隐士，过着隐居的生活，与王君亮、范云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后来，王、范二人分别都当了宰相，都曾动员过孙伯翳出来担任官职。孙伯翳说："人一生活在世间不过百来年，就象是风一刮而过，又象蜡烛一会儿就燃尽了。因此，应该怡情养性，以抚琴、饮酒为乐事，怎么能终日承受作官为宦的辛苦呢！嵇康不愿意作的事情，我也是不愿意去做啊。"

湘东王绎 梁湘东王绎，博览郡书，才辨冠世。不好声色，爱重名贤。与河东裴子野、兰陵萧子云，为布衣之交。（出《谈薮》）

【译文】

南朝梁人王绎，是湘东人。他的才华与思辩的能力可谓是当代首屈一指的。并且不好娱乐、美色，而尊重惜爱名声与品德。他与河东的裴子野，兰陵的萧子云，是不论及官场地位的明友。

唐霍王元轨

唐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也。谦慎自守，不妄接士。在徐州，与处士刘玄平为布衣交。或问玄平，王之所长。玄平曰："无。"问者怪而诘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见其长。至于霍王，无所不备，吾何以称之哉。"（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霍王李元轨，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个儿子。他谦虚谨慎，不轻易与士人交往。在徐州任职期间，与隐居在江湖间的处士刘玄平私交的关系很好。有人问刘玄平："霍王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吗？"刘玄平回答说："没有。"问的这个人感到奇怪进而责备刘玄平。刘玄平说："一个人有了短处与弱点，才能显露出他的优秀的那部分。至于霍王，他不论哪方面都特别优秀。所以，我说不出来他究竟哪方面最优秀来。"

王方翼

凉州长史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亲。许敬宗既陷无忌，惧持满为己患，乃诬其同反。追至京拷讯。叹曰："身可杀，辞不可辱。"吏为代占而结奏，遂死狱中。尸于城西，亲戚莫敢收视者。王方翼叹曰："栾布之哭彭越，大义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绝友之义，蔽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礼葬焉。高宗义之而不问。（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凉州长史赵持满，是长孙无忌的亲属。礼部尚书许敬宗秉承武则天皇后的意旨，陷害长孙无忌。他唯恐留下赵持满对自己不利，就诬陷赵持满与长孙无忌一同阴谋反叛朝廷，将他召到京城长安后逮捕下狱严刑拷问。赵持满感慨地说："你们可以杀死我，但是，让我改变供词，承认我跟长孙无忌一同阴谋反叛是不可能的。请上奏皇上，我愿意代替长孙无忌领受这份罪过。"于是，赵持满死在狱中，尸体被扔弃在城西，他的亲属没有一个人敢去收尸。王方翼感叹地说："从前，栾布为被杀害的彭越大哭，这是讲求情谊的最大的义举；周文王下令掩埋已经朽烂的骨骸，这是施行的最大的仁政。跟朋友断绝义气，蒙蔽主上的仁德，这样的人怎么能侍奉国君呢？"说完后，让人去城西收殓赵持满的尸体，按照礼仪将他埋葬。唐高宗认为王方翼的做法是侠义之举，听到这件事情后没有过问。

吴少微

吴少微，东海人也。少负文华，与富嘉谟友善。少微进士及（"友善少微进士及"七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第，累授晋阳太原尉，拜御史。时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嘉谟疾卒为文哭之其词"十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曰："维三月癸丑，河南富嘉谟卒，于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时寝疾于洛阳北里闻"九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之投枕（"枕"字原缺，据《唐诗纪事》六补。）而起，泪沾乎衽（"泪沾乎衽"原作"疾行乎衫"，据《唐诗纪事》六改。）席。匍匐于寝门之外，病不能起。仰天而呼曰：'天乎天乎，予曷所朋。曷有律，曷可得而见。'抑斯文也，以存乎哀。"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使尹公、中书徐、元二舍人、兵部张郎中说，未尝值我不叹于朝。夫情悼之，赋诗以宠亡也。其词曰："吾友适不死，于戏社稷臣。直禄非造利，常怀大庇人。乃无承明藉，遘此敦牂春。药砺其可畏，皇穷故匪仁。畴昔与夫子，孰云异天伦。同病一相失，茫茫不重陈。子之文章在，其殆尼父新。鼓兴干河岳，真词毒鬼神。可悲不可朽，东輤没荒榛。圣主贤为宝，吁兹大国贫。"词人莫不叹美。既而病亟，长叹曰："生死人之大分，吾何恨焉。然官职十分未作其一，乃至是耶。"慷慨而终。（出《御史台记》）

【译文】

吴少微，是东海人。少年时就很有才华文彩，与富嘉谟是好朋友。吴少微是进士出身，步入仕途后，连续升到晋阳太原尉，最后官为御史。遇上少年时的好朋友有病去世，他写一篇祭文哭祭亡友。祭文的大意是这样的：是年三月癸丑，友人河南富嘉谟因病去世。当时我也病卧在洛阳北里家中，听到这一噩耗后，扔掉枕头坐起来，眼泪沾湿了衣襟。后来，爬到卧室的门外，想去奔丧，但身体病得实在起不来了。我仰天大呼："天啊天啊！你怎么这样对待我的朋友？你有的是什么样的规则？怎样让我再见到我的好朋友？"于是写这篇祭文，用以寄托我的哀思。太常少卿徐公，鄜州刺史尹公，中书省徐、元二位舍人，兵部郎中张说，都曾见过我在朝中不叹息你的才天不得施展。现作诗一首，来悼念我的亡友。这首诗是这样的：我的好友富嘉谟如果不去世，他完全可以和朝廷重臣比试一下才华能力的高低。他要作官不是为了拿取俸禄，而是关心天下的黎民百姓。无奈他还没有跻身仕途，在这太平盛世就过早地去世了。医药真是让人不信任它，连我好友的病都治不好。皇天啊你一点也不仁慈，早早地就让我的好友离开了人世。从前，我和你是好朋友，就象是亲兄弟一样。现在同卧在病床上，一个却先走了，茫茫人世间再也不能相见畅谈友情了。但是，你生前写的那些文章依然存留在世上。这些文章如同孔子老先生的新作一样啊！它们的力量可以撼动山岳江河，它们的真诚可以使那些虚幻的鬼神至死。你过早的离开人世是件让人悲伤的事情，但是你的文章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朽。此时，大概你丧车上的饰物都已经没入荒野中了。你是圣明皇上的贤臣至宝，就象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也很少有你这样的人才啊！这首悼词，没有人不赞美它写得真诚而富有情感。吴少微写完这首悼词后，病越来越沉重了。他长叹一声，说："生死是人生的大限，我死了没有什么遗憾的。但是，我所从事的事业十分还没有完成一分，这是最大的遗憾啊！"吴少微慷慨陈词，说完就死去了。

张说

张说之谪岳州也，常郁郁不乐。时宰以说机辨才略，互相排摈。苏颋方当大用，而张说与瑰善。张因为《五君咏》，致书，封其诗以遗颋。戒其使曰："候忌日，近暮送之。"使者既至，因忌日，赍书至颋门下。会积阴累旬，近暮，吊客至，多说先公寮旧。颋因览诗，呜咽流涕，悲不自胜。翌日，乃上封。大陈说忠贞謇谔，有勤乎王室，亦人望所属，不宜沦滞于遐方。上乃降玺书劳问，俄而迁荆州长史。由是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皆以谴逐岁久，因加甄收。颋常以说，父之执友，事之甚谨。而说重其才器，深加敬慕焉。（出《明皇杂录》）

【译文】

张说被贬职到岳州，经常郁郁不乐。当时的宰相姚崇因为张说擅长机辨有才干而排挤他。苏颋当时正受到重用，张说与苏颋的父亲苏瑰的关系非常亲密。因此，张说写一首《五君咏》的诗，借魏晋时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位名士以自况，并写封信，连同这首诗，派使者一并送给苏颋。告诉使者说："等候到苏瑰的忌日，快到傍晚时再送进苏府。使者带张说的《五君咏》并书信来到京城后，等着到苏瑰的忌日那天将书信投送苏府。过了几旬，到了苏瑰的忌日这天，傍晚时使者将诗与书一块儿投递到苏府。这时，正赶上来凭吊苏瑰的宾客纷纷到来，多数都是苏颋亡父的同事或下属。苏颋读了张说的《五君咏》，痛哭流涕，悲伤得不能自持。第二天，立即上奏玄宗皇帝，大力陈述张说忠贞正直及对朝廷所做的贡献。并说满朝文武都希望皇上重新起用张说，不宜再让他继续滞留在边远荒僻的地方。于是玄宗皇帝下诏书给张说表示慰问。过了不久，将张说调任荆州刺史。这以后，陆象先、韦嗣立、张廷珪、贾曾等先后上奏皇上，都说张说被贬降的时间太长了，应该重新加以考察甄别将他调回京城中来。苏颋常说是他是父亲苏瑰的挚友，自己要更加恭谨地对待他。张说也非常看重苏颋的才干，对苏颋更加敬慕。

柳芳

柳芳与韦述友善，俱为史学。述卒后，所著书未毕者，芳多续成之。（出《国史补》）

【译文】

柳芳和韦述是亲密无间的挚友，他们二人又都是搞史学的。韦述死后，他没有写完的史书，多数都由柳芳续写完成。

杜佑

刘禹锡言："司徒杜公佑视穆赞也，如故人子弟。"佑见赞为台丞数弹劾，因事戒之曰："仆有一言，为大郎久计，他日少树敌为佳。"穆深纳之，由是少霁威（自"台丞"起至"霁威"上，原本作□□□□因□之曰，□有一言，为入郎久□□□□□□蔽为珪，穆□纳之，友□□威。今据宋钱易《南部新书》十补改。）也。（出《嘉话录》）

【译文】

刘禹锡说："司徒杜佑将穆赞看成象自己的孩子一样。"杜佑看到穆赞屡屡受到宰相的上告，因此告诫穆赞说："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从长远考虑，以后你还是要少树敌为好。"穆赞深深地记住了杜佑的这句话，从此以后果然收敛了威严啊。

李舟

陇西李舟与齐映友善。映为将相，舟为布衣。舟致书于映，以交不以贵也。时映左迁于夔，书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来，宰臣当国，多与故人礼绝。仆以礼处足下，则足下长者，仆心未忍，欲以故人处足下。则虑悠悠之人，以仆为谄，凡欲修书，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国，为苍生之望，不（明抄本"不"作"则"）为不幸；为足下之谋，则名遂身退，斯又为难。仆知（时抄本"知"作"昧"）时者，谨以为贺。但鄱阳云安，道阻且长。音尘寂蔑，永望增叹。仆所病沉痼，方率子弟力农，与世疏矣，足下亦焉能不疏仆耶。足下素仆所知，其于得丧，固恬如也。然朝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岂当不察之耶？唯强饭自爱，珍重珍重。"（出《摭言》）

【译文】

陇西李舟和齐瑛的交往非常密切。后来齐瑛官任宰相，李舟还是一个平民百姓。李舟还是常常给齐瑛写信，他认为交朋友不应该因为对方地位高了就不交往了。齐瑛由宰相被贬职到夔州后，李舟给他去信说："三十三官阁下；近年来，你身任一国的宰相，跟很多朋友故旧断绝了往来。我要按正常的礼仪将您看成当朝宰相，好象亵渎了我们多年的友情，于心不忍；我想以故人朋友与您相交往，又恐世俗之人认为我巴结你。几次想给你写信又停下来，一直犹豫到现在。忽然听说阁下改任夔国，从老百姓的愿望来说，你的出任夔国不一定不是一件好事情；为阁下着想，则是功成名就之后退下来，又让你感到难办。我是很了解当今的社会的，仅写此信表示祝贺。但是君在鄱阳云安，我们相距既遥远又有山水阻隔，两方面信讯隔绝，只好这样永远相望着叹息。我久患重病，领着孩子们种田务农，与时世疏隔，阁下又怎能不跟我也生疏了呢？阁下的平素为人我是知道的，大概得到我去世的消息也会平静对待的。然而朝中向阁下这样的官员很少啊，圣明的皇上怎么不知道呢？最后，只希望你努力，自己珍爱自己，望多多保重。"

白居易

白少傅居易，与元相国稹友善。以诗道著名，号元白。其集内有《哭元相诗》云："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出《北梦琐言》）

【译文】

太子少傅白居易，与宰相元稹非常要好，他二人都以能诗而闻名于世，人称为"元白"。白居易的诗集中有一首《哭元稹》的诗。诗的大意是这样的："相看掩泪俱无语，别有伤心事岂知。想得咸阳原上树，已抽三丈白杨枝。"

许棠

许棠久困名场。咸通末，马戴佐大同军幕，棠往谒之，一见如旧识。留连数月，但诗酒而已，未尝问所欲。忽一旦大会宾友，命使者以棠家书授之。棠惊愕，莫如其来。启缄，乃是戴潜遣一价，恤其家矣。（出《摭言》）

【译文】

许棠有很长时间被困在科举场上，始终未有考取功名。唐懿宗咸通末年，马戴在大同军中任幕僚，许棠去投奔他，一见如故，留他住了好几个月，每天只是谈诗饮宴，从未问过他来后有什么想法。忽然有一天，马戴大宴宾客。席间，让使者将许棠的家书给许棠。许棠异常吃惊，不知道家书是怎么捎来的。打开家书一看，才知道是马戴暗中派去一个使者到他家中去，资助抚恤他家人的生活啊。

陆龟蒙

吴郡陆龟蒙字鲁望。父宾虞进士甲科，浙东从事，家于苏台。龟蒙幼精六籍，长而攻文。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为益友。性高洁，家贫，思养亲之禄。与张抟为卢江、吴兴二郡倅，丞相李蔚、卢携景重之。罗隐《寄龟蒙诗》云：龙楼李丞相，（"龙楼李丞相"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遗授之。诏下之日，疾终于家。与皮日休为诗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吴郡人陆龟蒙，字鲁望。他的父亲陆宾虞进士甲科出身，在浙东任从事，家住在苏台。陆龟蒙自幼精通六经，年长后专攻写文章。他与颜荛、皮日休、罗隐，吴融是亲密的朋友。陆龟蒙性情高洁，家中生活贫寒。为了获得赡养家人的俸禄，他与张抟一块儿担任卢江、吴兴二郡长官的副手。当时的丞相李蔚、卢携景很是器重他。罗隐在寄给陆龟蒙的诗中说："龙楼李丞相，昔岁仰高文。黄阁今无主，青山竟不焚。"盖尝有征聘之意，诗中暗示李蔚丞相曾一度想荐举征聘陆龟蒙到门下省任职。唐朝末年，朝廷授陆龟蒙为左拾遗，任命的诏书下发之日，陆龟蒙病逝在家中。陆龟蒙，跟皮日休是诗友。

颜荛

颜给事荛谪官，殁于湖外。未间，自草墓志。性躁急，不能容物。其志词云："寓于东吴，与吴郡陆龟蒙，为诗文之交，一纪无渝。龟蒙卒，为其就木至穴，情礼不缺。其后即故谏议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陆公扆二君，于荛至死不变。其余面交，皆如携手过市。见利即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后有吏部尚书薛公贻矩、兵部侍郎于公兢、中书舍人郑公撰（明抄本"撰"作"僎"）三君子者，予今日以前不变。不知后日见予骨肉孤幼，复如何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给事颜荛被贬官放逐出京城后，死在湖外任上。临死前，他自己撰写墓志。颜荛性情急躁，不能容人。他的墓志是这样写的：家住东吴，跟吴郡的陆龟蒙，是谈诗论文的朋友，相交一世没有改变。陆龟蒙死后，我为他购置棺木，堪寻墓地。不论从情谊上，还是在礼仪上，都没有什么过失。在陆龟蒙之后，有已故谏议大夫高丞之，已故丞相陆扆，是我至死不改变的朋友。其余相识的人，都如同手拉手走过市场，见到有利可图就分手了，不是我的知己。后来还有吏部尚书薛贻矩，兵部侍郎于竟、中书舍人郑撰，是我死前不变的朋友。但是我预料不到我死之后，他们对我的家属子女又会是怎样的。

卷第二百三十六　　奢侈一

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汉　霄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　魏高阳王雍　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　宗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

吴王夫差

吴王夫差筑姑苏台，三年乃成。周环洁屈，横亘五里。崇饰土木，殚耗人力。宫妓千人，又别立春霄宫。为长夜饮，造千石酒盅。又作大池，池中造青龙舟，陈妓乐，日与西施为水戏。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铜铺玉槛，宫之栏楯，皆珠玉饰之。（出《述异记》）

【译文】

吴王夫差修造姑苏台，历时三年才修造成。姑苏台曲折环绕，方圆五里，整个建筑都有豪华的装饰，耗费许多人力，里面蓄有宫妓千余人。夫差又另外建造一座春宵宫，供他在里面通宵饮宴，逍遥作乐。又制作能盛一千石酒的巨大酒杯。修建了一个巨大的水池，池中停放一只青龙舟，上面置放歌舞妓与乐队，整日跟西施一块儿在水上玩耍嬉戏。夫差又在宫中修造一座灵馆馆娃阁，馆中置放铜床，门槛是玉石的，周围的栏杆都用珠宝、玉石作装饰物。

汉武帝

汉武帝时，身毒国献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玛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在暗室中，常照十余丈，如昼焉。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竟加雕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为珂，紫金为花，以饰其上，犹以不鸣为患。或加铃镊，饰以流苏，走如钟磬，动若飞幡。后得二师天马，常以玫瑰石为鞍，镂以金银鍮石，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后稍以熊罴皮为之，熊毛有绿光，皆长三尺者，直百金。卓王孙□□□□□百余双，诏使献二十枚。（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武帝时，身毒国派使臣进献给他一付连环马笼头，都是用白玉石作成的。玛瑙石作的马爵子，白光琉璃作的马鞍。将它们置放在暗室中，常常能照出去十多丈远，象白天一样。从这以后，京城长安开始盛行装饰鞍马。达官贵人、皇帝国戚相互攀比着用珠宝玉石来雕镂装饰马上用具。有的一匹马上的用具价值黄金百两。都用南海产的白蜃做马爵子，用紫金镂花，装饰在马具上。特别忌讳的是马奔跑起来，马具不发出鸣响。因此，有的在马具上系上铜铃簪饰，有的还装饰上流苏。这样，马一走动铃声叮咚如石磬，流苏及饰簪随风飘动象飞卷着的幡旗。后来，汉武帝又得到两匹师天宝马，经常给它们配上玫瑰石的马鞍，上面饰以金、银、鍮石的镂刻装饰，用绿地五色彩锦做障泥用以蔽尘。稍后一些时候，又改用熊皮做障泥。熊皮上的毛，长三尺，发绿光的，价值黄金百两。卓王孙一个人就让工匠制做了一百多双，汉武帝下诏书让他献上二十枚。

丁媛 （明抄本"媛"作"缓"，下同）

长安巧工丁媛者，为恒满灯，七龙五凤，杂以芙蓉莲耦之属。又作卧褥香炉，又一名被中香炉。本出房风，其法后绝，至媛始更为之。设机环，转运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被褥，故取被褥以为名。又作九层山香炉，镂刻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能自然运动。又作七轮扇，其轮大皆径尺，递相连续，一人运之，满堂皆寒凛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长安有一位手艺奇巧的工匠叫丁媛，他制作的恒满灯，上面雕有七条龙五只凤凰，中间还雕有芙蓉莲藕等，特别精美。他还制作了卧褥香炉，又叫被中香炉。这种香炉原本出自房风，它的制作方法后来失传了。到了丁媛这里，他又重新制作出来了。香炉上安装上机关，不论它怎样翻转，炉身始终是平放着的。可以将它放在被褥中间。因此，名字叫"卧褥"香炉，或者叫"被中"香炉。丁媛还制作过一只九层博山香炉，上面镂刻着奇禽怪兽，没有比这些奇禽怪兽更奇异的了。而且，这些奇禽怪兽在香炉上面都能活动。丁媛又制作过一只七轮宝扇，它的轮子的直径都有一尺那么大，按照次序相继着转动。一个人操作运转，满屋子里都凉风习习。

淋池

汉昭帝元始之年，穿淋池，广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茎四叶。状如骈盖，日照则叶低荫根，若葵之卫足也，名曰低光荷。实如玄珠，可以饰珮。花叶杂萎，芬芳之气彻十余里。食之令人口气常香，益人肌理。宫人贵之，每游宴出入，皆含咀，或剪以为衣，或折以蔽日，相为戏。《楚辞》谓折芰荷以为衣，意在斯也。又有倒生菱。茎如乱丝，一花十叶，根浮水上，实沉泥里，没如紫色，谓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时命水戏，游宴永日。工人进一巨槽，帝曰："栝楫松舟，嫌其重朴，况乎此槽，岂可得而乘也。"乃命文梓为舟，木兰为枻。刻飞鸾翔鷁，饰其船首。随风轻荡，毕景忘归，乃至通夜。使宫人为歌，歌曰："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帝大悦，起游商台于池上。及乎末岁，谏者多。遂省游荡奢侈，堙毁台池，鸾舟荷芰，随时废灭。今台址无遗，池亦平焉。（出《拾遗录》）

【译文】

汉昭帝元始元年，修造一座淋池，有一千步那么宽阔。池中栽植分枝荷，一支茎上长着四茎叶，形状象两两相对的伞盖。太阳光一照，叶片就垂到茎根，象葵花低头向着根部一样，这种荷花叫"低光荷"。它结出的莲籽象水晶珠那么大，可以当装饰物佩戴在身上。这种低光荷花与叶子参杂着，散发出来的芬芳香气香彻十几里地以外。吃了它使你很长时间里都觉得芳香满口，还能滋润你的肌肤。宫中的人都视低光荷结出的莲粒为宝贝似的，外出宴游或出入宫中，嘴里都含有低光荷结出来的莲籽。同时，或者剪下来荷叶缝制衣裳；或者折下叶子遮挡太阳光；或者互相嬉戏。《楚辞》里说的折下芰荷的叶子当做衣裳，就是这个意思。池中还生长着一种叫"倒生菱"的植物，一朵花下面长着十支叶片，花茎象乱麻一样，根浮在水面上，结出的果实落入池底淤泥中。池底的泥是紫色，称为"紫泥菱"。吃了它可以令人不衰老。于是，汉昭帝经常让人陪他一块乘船在池水中嬉戏，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从早晨一直宴游到晚上。工匠们进献一只独木舟给汉昭帝。昭帝说："用栝木作桨，松木作舟，我都嫌弃它笨重朴拙。何况这只独木舟，怎么能乘坐它呢？"于是命令下属用文梓木作船，木兰为船舷。在船头雕刻上飞翔着的鸾鸟与鷁鸟。梓木小船，随风在池水上轻轻地漂荡，赏遍了一切美景而忘了归去，一直玩到第二天早晨。并且让宫中的嫔妃们唱歌，歌词的大意是这样的："商秋素景泛洪波，谁云好手折芰荷。凉凉凄凄揭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为多。"汉昭帝非常高兴，并在池中又建造了一座游商台。到了这年岁尾，许多大臣都上表谏阻皇帝再不要大兴土木修造宫殿了。于是汉昭帝立即接纳了朝臣们的规劝，再也不搞这种奢侈的娱乐与享受了。台池堵塞毁坏，鸾舟荷芰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朽烂湮灭。现在，亭台都已荡然无存，连它的遗迹都找不到了；淋池也淤平了，重新变成大地。

霍光妻

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钜鹿陈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蹑，六十日成一匹，直万钱。又与越珠一斛琲，绿绫七百端，直钱百万，黄金百两。又为起第宅，奴婢不可胜数。衍犹怨薄曰："吾为若何成功，而报我若是哉。"（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朝时大将霍光的妻子，一次就送给淳于衍葡萄锦二十匹，散花绫二十五匹。这种散花绫只有钜鹿陈宝光家能织，陈的妻子得到这种家传织绫的方法。霍家将她召入府内，让她给织散绫。用一百二十登织机，织六十天才能织成一匹散绫，价值一万钱。又送给淳于衍越地产的珍珠一斛，绿绫三百五十匹，价值百万钱，黄金一百两。又给淳于衍修造住宅，给他奴仆、使女无其数。淳于衍还嫌赏赐的不多，说："我做出这样大的功业，却给我这样的赏赐？"

韩嫣

韩嫣好弹，常以金为丸，一日所失者十余。长安为之语曰："苦饥寒，逐金丸。"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辄随逐之。望丸之所落，而竞拾取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有个叫韩嫣的人喜爱玩弹丸。她经常用金做成丸，一天弹丢十多只金丸。长安为她编成两句童谣大街小巷地传唱："苦饥寒，逐金丸。"京城中的儿童，每次听到韩嫣出来弹丸玩，都争相跟随追逐她。看到金丸弹落的地方，争先恐后地去拾取。

袁广汉

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童八九百人。于北芒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三里。引流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旄牛青兔，（《西京杂记》三兔作兕。）奇禽怪兽，积委其间。移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育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徘徊重属，间以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袁广汉后得罪诛，没入官。其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于上苑中矣。（出《西京杂记》）

【译文】

茂陵富豪袁广汉家中钱多得数不清，养着八九百名丫环童仆。袁广汉在北芒山下修造一座豪华的庄园。这座庄园东西长四里，南北宽三里，开渠将附近的河水引入庄园里。垒石做成假山，高十多丈，连绵延续好几里地。园中养着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兔等奇禽怪兽，分布在假山园林之间。并且用移来的沙石布成河滩洲屿，将引进来的河水筑坝升高形成激流浪潮。在洲屿河滩上养着许多江鸥海鹤，让它们产卵育雏。园中树林与池塘参差错落，植着各种奇树异草。房屋馆舍回环重叠，中间用回廊连成一体，行走一天也不能全都走遍了。后来，袁广汉获罪被杀，整个庄园没收充官。园中的珍禽怪兽，奇树异草，都尽数移到皇家的上苑中去了。

霄游宫

汉成帝好微行。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以漆为柱，铺黑缔之幕，器服乘舆，皆尚黑色。悦于暗行，憎灯烛之照。宫中之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姬以下，咸带玄绶。衣珮（明抄本"衣珮"作"翳被"）虽加锦绣，更以木兰纱绡罩之。至霄游宫，方秉炬烛。宴幸既罢，静鼓息罩，而步不扬尘。好夕出游，造飞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辇。选期门羽林之士，负之以趋。帝于辇上坐，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以其疾也，一名云雷宫。所行之处，咸以毡缔藉地，恶车辙马迹之喧也。虽惑于微行暱宴，民无劳怨。每乘舆返驾，以爱幸之姬，宝衣珍食。舍于道旁。国之穷老，皆呼万岁。是以鸿嘉永始之间，国富家丰，兵戈长戟。故刘向、谷永窃言指谏，于是焚霄游、飞行之殿，罢宴逸之乐。所谓从绳则直，如转丸焉。（出《拾遗录》）

【译文】

汉成帝喜欢易服扮成一般的人外出。他下令在太液池旁边修造一座霄游宫，用黑漆把柱子漆成黑色，铺挂黑色的线绨帷幕。所用的器具，所穿的服装，以及车马，一律都用黑色。汉成帝喜欢在黑暗中行走，厌恶有灯烛等照亮。宫中的一切宫娥彩女，都一律身穿黑色衣服。从班倢伃以下，都身着玄色的绶带。衣服佩带虽然都是花团锦绣，但是外面都用木兰纱绡罩上。来到霄游宫中，方允许点燃灯烛。饮宴结束后，鼓乐都静下来，灯烛等都媳灭了，脚步轻轻落地悄悄地离去，不允许踏起一点灰尘。汉成帝还喜欢晚间出去游赏。为了供他夜间出游的便利，特意制造了一驾飞行殿，一丈见方，跟现在皇帝用的辇车相类似。从宫中羽林军护卫中挑选身强力壮的人，拉着飞行殿奔走如飞。汉成帝坐在飞行殿中，只觉得耳边呼呼风响如同听到风雷的声音，这是说飞行殿行走得极为疾速。飞行殿，又叫"雷云宫"。它所经过的道上都用毡缔铺地。汉成帝讨厌车轮、马蹄踏地发出的喧嚣。虽然人们对汉成帝乔装游乐持怀疑态度，但是并没有什么怨言。汉成帝每次乘坐飞行殿出游回宫，都将他宠爱的嫔妃们的宝贵的衣服、珍馐食品，沿途抛舍。京城里的穷苦老人，一边拣拾这些东西一边山呼"万岁"。汉成帝鸿嘉、永始年间，国家富强，百姓生活也丰足，军械武器长年藏放在库房中，天下太平无事。因此，刘向、谷永私下议论后，向汉成帝指陈进谏废出微行暱宴。于是汉成帝焚毁了霄游宫，飞行殿，停止了饮宴玩乐。这就是遵从墨绳就直，改正的迅速就向弹丸转动一样快啊！

沙棠舟

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与飞燕游戏太液池。以沙棠为舟，贵其不沉也。以云母饰于鷁首，一名云舟。又刻大桐木为虬龙，雕饰如真象，以夹云舟而行，以紫文桂为柂枻。每观云棹水，玩撷菱渠，则忧轻荡以惊飞燕。命佽飞之士，乃以金锁缆云舟，使佽飞于水底引之。值轻风时至，飞燕殆以风飘摇，随风入水。帝以翠缨结飞燕之裾，游倦乃返。飞燕后渐见疏，常怨恚曰："以妾微，何时复预缨裾之游，漾云舟于波上耶。"帝为之怃然。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飞燕结裾处。（出《拾遗录》）

【译文】

汉成帝常常在三秋闲暇时节，和爱妃赵飞燕在太液池中游戏玩耍。他们乘坐用沙棠木作的龙舟，这种木轻不沉，船头用云母饰成鷁首。这种沙棠舟，又叫"云舟"。同时，用硕大的桐木刻成虬龙舟，象真的虬龙一样，在左右两边陪伴着皇上的云舟在水上行走。用紫色的文桂木作舵与桨。每次成帝与飞燕同舟在太液池中游赏，看天上的白云，观桂棹击水，有时悄悄轻荡沙舟惊吓一下飞燕。有时让会潜水的勇士用金锁牵引沙棠舟，潜入水底曳着船行走。这时，恰有轻风徐徐吹来，赵飞燕站起听任风将她吹落水中，汉成帝用翡翠色的彩带系在她的裙裾上在舟上拉着她。直到赵飞燕在水中玩够了，才将她拉上舟来。后来，赵飞燕渐渐被汉成帝疏远了。她常常怨愤地说："微贱的我，什么时候再能让皇上用翡翠彩带系着裙裾在太液池水中一游，跟皇上一块儿驾沙棠云舟呢？"汉成帝听了后，怅然若失，很是哀怜赵飞燕。直到今天，太液池边当年汉成帝避风的避风台，以及给赵飞燕用彩带系衣裾的结裾处，还依然存在。

赵飞燕

赵飞燕为皇后。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今日佳晨，贵姊懋膺洪册。上贡（明抄本"贡"作"燧"）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至，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褥、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彄、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茆叶席、金蒲圆珰、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出南中螺田。）、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出《西京杂记》）

【译文】

赵飞燕被册封为皇后，她的妹妹昭仪在昭阳宫派人给她送来书信和丰厚的礼物，表示祝贺。信上说："今天是姊姊最美好的一天。在今天，姊姊被册封为皇后，这是姊姊最大的殊荣。听到这一佳音后，妹妹仅献给姊姊三十五样礼物，来表示妹妹欢欣喜悦之情。礼物有：金花紫纶帽、金花紫罗面衣、织成下裾、同心七宝钗、七宝綦履、玉环、五色文绶、鸳鸯褥、云母屏风、琉璃屏风、云母七宝扇、琥珀枕、龟文枕、金错绣裆、琉璃玛瑙彄、珊瑚玦、黄金步摇、金博山炉、七支灯、回风席，茆叶席、金蒲圆珰、孔雀扇、五明扇、九华扇、同心梅、合枝李、三清木香、螺扈、麝香、沉水香、九真黄、鸳鸯襦及被等。"

郭况

汉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人。以金为器皿，铸冶之声，彻于都鄙。时人谓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铸冶之声盛也。于庭中起高阁，厝衡石于其上，以称量。下有藏金窟，列武士卫之。错杂宝以饰台榭，悬明珠于梁栋间。光彩射目，（"间光彩射目"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昼视如星，夜望如月。里语曰："洛阳多钱郭氏室，夜月昼星（"室夜月昼星"五字原空缺，据《拾遗记》六补。）富难匹。"其内宠者，皆以玉器盛食。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况小心畏慎，虽居富势，闭门优游，未曾干世，为一时所知也。（出《拾遗录》）

【译文】

汉朝时的郭况，是汉光武帝皇后的弟弟。家中积蓄有几亿钱，有童仆四百人。他家里使用金制的器皿，冶炼铸制金器的声音响彻整个京都和市郊。当时人说："郭家府上，不下雨也打雷。"这是说他家冶炼打制金器的声音太大太长久了。郭况又在他家庭院中建造一座高阁，上面放着衡石，用以称量物品。高阁的下面有地窖，里面放着金子，整日有武士在旁边站岗守卫。郭况还用各种珍宝镶嵌装饰庭院中的楼台亭榭，将明珠悬挂在梁栋上。明珠发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白天看这些悬挂着的明珠象一颗颗星星，晚上看它们就如月亮。街巷中的歌谣说："京城洛阳钱最多的是郭家，他家梁栋上悬挂的明珠白天象星星晚上象月亮，没有人能跟郭家比富。"在郭家受宠爱的人，都用玉制的器皿盛食物。因此京都人都称郭家为"琼厨金窟"。郭况一生小心谨慎，胆小怕事。虽然位居京城首富，却从来都是闭门而居，过着闲适的生活，从不干预外界的事情。当时京城上下都知道他的这种为人。

后汉灵帝

灵帝初平三年，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采绿苔以被阶，引渠水以绕砌。周流澄沏，乘小舟以游漾。宫人乘之，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摇荡于渠中。其水清浅，以盛暑之时。使舟覆没，视宫人玉色。奏招商七言之歌，以来凉气也。其歌曰："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渝。"渠中植莲大如盖，枝长一丈，南国所献也。其叶夜舒昼卷，一茎有四莲丛生，名曰"夜舒荷"。亦言月出见叶舒，亦名"望舒荷"。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宫，长夜饮宴。帝叹曰："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宫人年二七以上，三六以下，皆靓妆而解上衣，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为浴汤，宫人以之沐浴。浴毕，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欲内监为鸡鸣，于馆北起鸡鸣堂，多畜鸡。每醉乐，迷于天晓，内阉竞作鸡鸣，以乱真声也。仍以炬烛投于殿下，帝乃惊寤。及董卓破京师，收其美人，焚其堂馆。至魏咸熙中，于先帝投烛处，溟溟有光如星，后人以为神光。于此地建屋，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魏明之末，乃扫除焉。（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灵帝初平三年，在西园建造一座裸游馆，共十间。让人采来绿色的苔藓将它覆盖在台阶上面，引来渠水绕着各个门槛，环流过整个裸游馆。渠水澄沏见底，乘坐小船沿渠游漾。船上坐着妃嫔们，挑选肤色如玉，身体轻捷的宫娥，手执竹篱、船桨驾驶着游船，在渠水中荡漾游乐。渠水清浅，在盛夏酷暑，将船沉没水中，看落在水中的裸体宫娥们玉一般华艳的肌肤，再演奏《招商七言》的歌曲，用以招来凉气。这首《招商七言》歌是这样唱的："凉风起兮日照渠，青荷昼偃叶夜舒。唯日不足乐有余，清弦流管歌玉凫，千年万岁喜难渝。"渠水中栽植莲荷，荷叶象锅盖那么大，荷枝有一丈那么长。这种莲荷是南方进献来的。它的叶子白天卷起来到了夜间才舒展开。每一根茎上丛生着四枝莲花，叫"夜舒荷"。又因为这种莲荷在月亮出来后叶子才舒展开，又叫它"望舒荷"。汉灵帝每到盛夏都在裸游馆避暑，和宫人通宵饮宴。他感叹地说："要一万年都过着这样游乐的生活，就会成为天上的神仙啊！"裸游馆里挑选的宫娥彩女年龄都在十四岁以上，十八岁以下，一律化妆并脱去上衣，有的全身裸体跟皇上一块儿洗浴。洗浴的浴汤，是用西域进献的茵墀香煮制的。宫娥们洗浴完了，将浴汤放入渠中，名叫"流香渠"。汉灵帝又让宫内的太监学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一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鸡。灵帝每当玩乐饮宴醉了后，到天亮了还在醉梦中。于是太监们争相学鸡叫，以假乱真。然后，将燃烧的火炬、蜡烛投掷在大殿下面，灵帝才惊惶地醒过来。待到董卓攻破京城后，将宫中的宫娥彩女收到董府，将裸游馆焚毁化为灰烬。到了曹魏咸熙年间，在汉灵帝当年投掷蜡烛的地方，还于幽暗中隐约有光亮如星星。后人以为是神光，并在有光亮的地方修造一座房屋，起名叫"余光祠"，用它来向上天祈福。一直到曹魏末年，才将这座祠堂拆毁除掉。

石崇

晋石崇与王恺争豪。晋武帝，恺甥也，尝以一珊瑚树与恺，高二尺许，枝柯扶疏，世间罕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举铁如意击碎之，应手丸裂。恺甚惋惜，又以为嫉己之宝，声色方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高三尺，条干绝俗，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比者甚众。恺怅然自失。（出《世说》）

【译文】

晋朝的石崇跟王恺斗富。王恺是晋武帝的亲娘舅，曾经得到武帝赏给他的一株珊瑚树，高约二尺多，枝干参差扶疏，人世间很难再找到能跟这株相比的珊瑚树。王恺将这株珊瑚树拿出来给石崇看。石崇看罢，举起铁如意将它打砸得粉碎，手到之处象击中鸟卵一样地迸裂。王恺特别惋惜，认为石崇是嫉妒自己的这株珊瑚宝树，于是很是生气。但是，王恺刚刚大发雷霆，石崇劝说道："我砸碎你的一株珊瑚树，一点也不值得你发脾气。现在，我还你一株就得了嘛。"说着，命令左右的仆人们，将家中的珊瑚树都取出来。其中高约三尺，枝干生长得绝对超尘脱俗，发出的光彩耀人眼目的，有六七株。象王恺拿出来给石崇看的那样的珊瑚树，还有许多。王恺看到石崇家有这么多精美无比的珊瑚树，立时若有所失地泄下气来。

王敦

王敦初尚主，如厕，见漆箱盛乾枣。本以塞鼻，王谓上厕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盆贮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置水中而饮之，群婢莫不掩口。（出《世说新书》）

【译文】

王敦刚刚被招为驸马，上厕所去，看见漆箱里装着干枣。这种干枣是用来塞鼻子防止闻到臭味儿的，王敦却称它为上厕果，拿过来全都吃光了。从厕所回来后，婢女端着金盆盛水，用琉璃碗装洗澡用的香皂。王敦不知道是洗澡用品，接过来倒入水中就喝。众婢女看了都掩口而笑。

魏高阳王雍

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第也。正光中，雍为丞相。给羽葆鼓吹，虎贲班剑百人。贵极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于帝宫，白壁丹槛，窈窕连亘，飞檐华宇，胶葛周通。僮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绮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未之有也。出则鸣驺御道，文物成行，铙吹响发，（"发"字原缺，据《洛阳伽蓝记》补。）笳声哀啭；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笙，而丝管迭奏，连宵尽日。竹林鱼池，侔于禁苑。芳草如积，珍木连阴。及雍薨后，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华善箜篌，能为明妃出塞之歌。闻者莫不动容。永安中，与卫（卫原作衙，据《伽蓝记》改）将军原士康为侧室。士康宅亦近清阳外，徐鼓箜篌而歌，哀声入云。行路听者，俄而成市。徐常语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名修容，一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修容能为"绿水歌"。艳姿善为"逐凤舞"。并爱倾后室，宠冠诸姬。"士康闻此，常令徐歌"绿水"、"文凤"之曲焉。（出《伽蓝记》）

【译文】

后魏高阳人王雍，居住在京都洛阳清阳门外几里的地方，在御道的西侧。王雍的府第，是洛阳城中数一流的。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王雍官至丞相。皇上赏赐给他以鸟羽为饰的华盖仪仗、乐队、佩带斑纹宝剑的警卫人员共一百人。这时的王雍高贵到在所有官员之上，富有到山、海都归他所有。他居住的府第，可以跟皇宫媲美。雪白地墙壁，朱红的门槛，外面砌有秀美的院墙。而且飞翘的屋檐，华丽的房舍，布局参差错落、深远广大，房与房之间有迥廊相通。府中有僮仆六千人，歌舞艺妓五百人。最珍贵的隋珠可以映照太阳，华丽的罗绮随风舞动。自两汉魏晋以来，最奢侈的王公大臣，也没达到这种地步。出行则有骑马的侍从在前鸣锣开遁，后面紧跟着各种车服旌旗仪仗，并有军乐为他伴行、胡笳声哀啭苍凉。回到府中则有歌姬舞女为他唱歌起舞，击筑吹笙，丝竹管弦接连演奏，通宵达旦不歇息。至于府中花园里的茂林、修篁、鱼池亭榭，皇家御苑也不过如此。翠绿的芳草连片，珍木奇树成荫。清雅幽静，直如地上仙境。王雍死后，五百名歌姬舞妓都让她们遁入空门，为僧及道姑。美人徐月华擅长演奏箜篌，最拿手的是演奏《昭君出塞》。听她演奏此曲的人，没有不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来的。孝庄皇帝永安年间，徐月华下嫁给卫原将军做姨太太。卫将军的府第也在清阳门外。徐月华经常边鼓箜篌边歌唱，凄婉的歌声传入云霄。走路的人走到这儿，听到歌声就停下来。不多一会儿，停下听歌的人如同闹市一样的多。徐月华曾经对卫将军说："王丞相生前有两位美姬，一位名叫修容，一位名叫艳姿。两位美姬都长得蛾眉皓齿，容貌洁雅端丽倾城倾国。修容最擅长唱《绿水之歌》，艳姿最擅长跳《逐凤之舞》。在众多的后室姬妾中，王雍最宠爱的就是她们二人。"卫将军听到这事之后，经常让徐月华给他演唱《绿水》、《文风》两支曲子。

元琛

后魏王侯外戚公王，擅（"擅"原作"阻"，据明抄本改）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阿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丝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有婢朝云善吹篪，能为团扇歌陇上声。琛为秦州刺史，诸羌外叛，屡讨之不降。琛令朝云假为贫妪，吹篪而乞。诸羌闻亡，悉皆流涕，迭相谓曰："何为弃坟井，在山谷为寇耶？"相率归降。秦民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琛在秦中，多无政绩。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号曰"追风赤"。次有七百里者十余，皆有名字。以银为槽，金为环锁。诸王服其豪富。琛尝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鸡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造迎风馆于后园。窗户之上，列钱青琐，玉凤衔铃，金龙吐旆。素柰朱李，枝条入檐。妓女楼上坐而摘食。琛尝会宗室，陈诸宝器。金瓶银瓮百余口，瓯擎盘合称是。其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来。又陈女乐及诸名马。复引诸王按行库藏，锦罽珠玑，冰罗雾合，充积其内。琛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融立性贪暴，志欲无厌。见之叹惋，不觉成疾。还家，卧三日不能起。江阳王继来省疾，谕之曰："卿之财产，应得抗衡，何为羡叹，以至于此？"融曰："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继曰："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及尔朱氏乱后，王侯第宅，多题为寺宇。寿丘里闾，列刹相望。祗洹郁起，宝塔高壮。四月八日，京都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堂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也。（出《伽蓝记》）

【译文】

后魏时期，王侯、皇家外姓亲戚以及皇室出嫁的公主，都富得占有山海，居住的都是平川有树木的富饶的地方。这些王侯贵戚攀比着修造营建房宅园林，互相夸耀竞赛。他们居住的府第都是高高的门楼、富丽的居室。家家都有连片的高屋，饰有飞檐的堂馆，一座挨一座的高楼，各种高台、亭榭。至于花木、林树、曲径、幽地，每座庭园都有。而且都是夏有桃李润绿，冬有竹柏常青。但是，其中最富有的还是河间的王琛。王琛曾经跟身为宰相的天下第一豪富王雍相抗争比富。建造的文柏堂就象皇家的徽音殿。堂内设置玉石砌作的井，金铸的提水罐，罐上系着用五色丝结成的绳索。王琛家养有三百名歌姬舞妓，个个都天生丽质是国中最娇美的丽人。其中有一个婢女名叫朝云擅长吹芦竹，还能手挥团扇载歌载舞，专唱陇上的民歌。王琛任秦州刺史时，当时羌族的各个部落多有叛乱外逃为寇的人，他多次带兵讨伐，都降服不了这些叛乱的羌人。后来，王琛让朝云扮成一位老年妇女，深入到羌人叛乱的地方，用吹芦竹的办法讨饭。这些叛乱的羌人听到他们熟悉的芦竹声后，都泪流满面，互相述说："我们为什么要背井离乡，躲在这深山恶谷中为贼寇呢？"于是，相继归降。秦人说："快马健儿，不知老妪吹芦。"王琛在秦州刺史任上，多数时候没有什么政绩。他曾派出使臣向西域各国索求名马，最远的时候到达波斯国（按：既现在波斯湾一带的阿拉伯国家。），求得一匹千里马，名叫"追风赤"。还求得日行七百的马十多匹，都有名字。喂养这些马的食槽是用银作的，环领都是金的。诸位王姓富豪都佩服他的富有。王琛曾经跟人说："晋朝时的石崇，乃是一个平民百姓，还能载饰有雉翎的豪华的帽子，穿着用狐腋拼成的昂贵的裘皮大衣，在鸡蛋、薪木上雕画图形。何况我这位堂堂的大魏国的一方之王呢。我这样做一点也不算豪华奢侈。"王琛在后园建造一座迎风馆。窗户上用青钱连环成装饰图案，玉石雕成的凤凰啄中衔着响铃，金铸的龙嘴里吐着垂旒。结着白奈果、红李子的枝条伸进屋檐来，歌舞艺妓们坐在楼上窗边伸手可以摘食。王琛有一次将同宗的人都请到他府上，将他收藏的各种珍宝器皿展示给他们看。有金瓶、银瓮一百多口。盆、盘、盒、擎灯等器皿，也都非金既银。余下的还有各种酒具：有水晶钵，玛琅琉璃碗，赤玉酒杯几十只。这些酒具作工都奇妙无比，是中国所没有的，都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又展看女艺妓和他饲养的那些名马。之后，带领这些人逐个观看他家库房中收藏的珍贵物品，有华丽的毛织品，名贵的珠宝，精美的绉纱、白绸，装满一座座库房。王琛对章武的王融说："我一点也不以见不到石崇而感到遗憾，遗憾的是石崇他看不到我是这样的富有。"王融为人贪婪残暴，贪得无厌。他看到王琛有这么多的稀世至宝和财物后，非常为自己还没有达到王琛这样豪富而感到惋惜和叹息，不觉间酿成疾病。回到章武家中后，三天卧床不起。江阳王继来探病，劝慰他说："你的财产，完全可以和他人相匹敌，为什么羡慕惋惜到得病的地步？"王融说："曾经有人说高阳王雍珍宝比我王融多，谁知道河间又出了个王琛，他的珍宝也远远地超过我，令人敬仰。"王继说："你呀，是想作淮南的袁术，不知道人世间还有个刘备呢。"待到朱氏作乱后，王侯的宅第许多都变成了寺庙。寿丘的街市里，寺庙林立，互相可以看得见。又新建不少祗园佛寺，和高大壮伟的佛塔。每到四月初八赶庙会，京城里的夫人小姐，许多人都到河间寺去游玩。看到华丽的殿堂廊屋，没有人不赞叹的。认为将它们比作传说中的蓬莱仙人住的仙室，一点也不过分啊！

隋炀帝

炀帝巡狩北边，作大行殿七宝帐。容数百人，饰以珍宝，光辉洞彻。引匈奴启民可汗，宴会其中。可汗恍然，疑非人世之有。识者云："大行殿者，不祥之兆也。是非王莽轻车之比。此实天心，非关人事也。"（出《朝野佥载》）

又唐贞观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赡，公私少事。时属除夜，太宗盛饰宫掖，明设灯烛，殿内诸房莫不绮丽。后妃嫔御皆盛衣服，金翠焕烂。设庭燎于阶下，其明如昼。盛奏歌乐。乃延萧后，与同观之。乐阕，帝谓萧曰："朕施设孰与隋主。"萧后笑而不答。固问之，后曰："彼乃亡国之君，陛下开基之主，奢俭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如？"后曰："隋主享国十有余年，妾常侍从。见其淫侈。隋主每当除夜，（至及岁夜。）殿前诸院，设火山数十，尽沉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数车。火光暗，则以甲煎沃之，焰起数丈。沉香甲煎之香，旁闻数十里。一夜之中，则用沉香二百余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内房中，不燃膏火，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宝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犹三寸。一珠之价，直数千万。妾观陛下所施，都无此物。殿前所焚，尽是柴木。殿内所烛，皆是膏油。但乍觉烟气薰人，实未见其华丽。然亡国之事，亦愿陛下远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出《纪闻》）

【译文】

隋炀帝巡行视察北方边境地区时，特意制作了一座大行殿七宝帐，里面可以容纳几百人，镶嵌装饰着各种珍珠、宝石。这些珍宝发出的光亮可以照遍整个帐内。隋炀帝引请匈奴可汗启民在大行殿内饮宴，启民可汗神情恍然，怀疑人世间不可能有这样豪华阔大的帐房。有远见卓识的人说："隋炀帝造大行殿是一种不吉祥的预兆。它的错误好比王莽当年听从太傅虞唐尊的话，让人穿短衣小袖，坐我马紫车一样。这实在是上天的旨意，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啊！"

又：唐太宗贞观初年，天下太平安定，人民富裕充足。不论是国家还是百姓，都很少有棘手的事情。这年大年除夕，唐太宗下令将皇宫及嫔妃们居住的旁舍装饰布置一新，各处置设点燃的灯烛，宫殿里的各个厅、堂、屋、室都布置得豪华绮丽，皇后、嫔妃们都身着华丽的盛服、佩戴各种珠宝首饰，真是耀金映翠，璀璨煌丽。在宫中庭院阶下设置火炬，照耀得宫中如同白天一样明亮。又命令宫中乐工一曲接一曲地演奏乐曲，好不热闹。唐太宗命人将隋炀帝的皇后萧后请来，一同观赏这空前的盛景。一曲演奏完了，太宗问萧后："我今天晚上的这些陈设布置跟隋炀帝当年比较，哪个更盛大豪华？"萧后只是微笑并不回答这个问题。太宗再三问她，萧后回答说："隋炀帝是个使国家灭亡的国君，陛下是开创基业的皇帝，因此哪位奢侈、哪位节俭，当然不一样啦。"太宗问："隋炀帝当年是怎样的？"萧后说："隋炀帝在位十多年，我一向在他身边侍奉他。他的那些奢华淫逸的事情我见得太多了。隋炀帝每到大年除夕的夜晚，便在大殿前边的各个院庭中架设几十座火山，用的都是沉香木根，每一座火山都要焚烧好几车沉香木根。如果嫌火光暗，就再往上添加香料甲煎，火焰立时高达好几丈。沉香、甲煎燃烧散发出来的香味儿，京城附近几十里地以内都能闻得到。除夕这一个晚上，就要烧掉沉香木二百多车，甲煎二百石。同时，殿内各屋不点灯烛，而是悬挂一百二十枚巨大的珍珠照明。这些珍珠发出的光亮，照耀得殿堂象白天一样亮堂。还有名叫明月宝的夜光珠，大的六七寸，小的也有三寸。一枚夜光珠就价值几千万钱。我看陛下今晚的陈设布置，都没有这些东西。殿前所烧的，不过是些柴木罢了。殿内点燃的，也是一膏油蜡烛。只是一开始让人觉得烟气太薰人，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华丽来。然而，穷奢极欲则会亡国的啊，还望陛下离它远一些好。"唐太宗听了萧后这一席话，很长时间没说一句话。后来，口里指斥隋炀帝这样做太奢华了，心中却暗暗地佩服当年隋宫除夕夜布置得真豪华盛大啊！

则天后

则天造明堂。于顶上铸銕为鸑鷟，高二丈，以金饰之，轩轩若飞。数年，大风吹动，犹存其址。更铸铜为大火珠，饰以黄金，煌煌耀日，今见存焉。又造天枢于定鼎门，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铁山为脚，铸铜为二麒麟，以镇四方。上有铜盘，经三丈。蛟龙人立，两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镌文于柱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开元中推倒，铜入上方。（出《大唐新语》）

【译文】

武则天建造明堂。在明堂顶上铸造一只铁凤凰，高二丈，用黄金装饰它，展翅欲飞。历时好几年，经历过狂风吹刮，这只铁凤凰依然存在。武则天还用铜铸造一只大火珠，上面饰以黄金，光彩夺目可以照耀太阳，现在依然还有。武则天又在定鼎门建造一座天枢，是用向外国和少数民族的商贾集资百万亿钱才建造成的。天枢高九十尺，下面铸有铁山作柱脚，铸造两只铜麒麟，用它来镇守四方。天枢上面置有一只巨形铜盘，直径三丈阔。并铸有蛟龙象人一样立在那儿，两足捧着一只大火珠，望去象太阳刚刚升起来。并在柱子上铭刻文字：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后来，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这座天枢被玄宗皇上命人推倒，所有的铜物、铜饰都没收送入皇宫库府。

许敬宗

唐许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出《独异记》）

【译文】

唐朝时许敬宗非常豪华奢侈。曾经建造飞楼七十间，让艺妓们骑马在楼上面奔走，以此作为一种游戏与娱乐。

张易之

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金银珠玉宝贝之类，罔不毕萃。旷古以来，未曾闻见。铺象牙床，织犀角簟，鼲貂之褥，蛩蟁之耗，汾晋之龙顺、临河之凤翮以为席。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逼之也。以鸳鸯盏一双共饮，取其常相逐。迥秀畏其盛，嫌其老，乃荒饮无度，昏醉是务，常频唤不觉。出为恒州刺史。易之败，阿臧入官。迥秀被坐，降为卫州长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张易之，是唐朝武则天时期的宠臣。张易之为他母亲阿臧建造一座七宝帐，金、银、珠、玉等各种珍宝，没有不汇集在这座宝帐上的。从远古到如今，从未有听到过、从未有见到过这样奢华的帐幔。帐幔里面置放的用象牙制作的床，床上铺的是犀角簟席，鼲貂皮做的褥子，蛩蟁毛和蚊毫所制做的毡褥，汾晋的龙须和临河的凤翮编织的床席。阿臧跟凤阁侍郎李迥秀私下通奸。是她靠儿子的权势逼迫李迥秀这样做的。并且，用一对鸳鸯酒杯跟李迥秀饮酒，取其长相依伴、永以为好的寓意。李迥秀畏惧她家权盛一时，又嫌弃她年老色衰，于是颓唐地饮酒浇愁没有止境，直到醉得酩酊大醉为止，经常是阿臧怎么招呼他也不醒过来。后来，李迥秀出任恒州刺史。待到神龙元年，唐中宗恢复帝位后，张易之被张柬之等人所杀，家道也败落了。他母亲阿臧没入官府充奴仆。跟他母亲通奸的李迥秀也被牵连，降职为卫州长史。

宗楚客

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柏为梁，沉香和红粉以泥壁，开门则香气蓬勃。磨文石为阶砌及地，着吉莫靴者，行则仰仆。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兄弟配流。太平公主就其宅看，叹曰："观其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一年，追入为凤阁侍郎。景龙中，为中书令。韦民之败被诛。（出《朝野佥载》）

【译文】

宗楚客新建造一座宅院，一律用文柏木为屋梁，墙壁是用沉香和红粉抹的，一打开门马上香气四溢。台阶和屋里的地面，都是用磨文石砌的，穿着用同州产的吉莫皮制的靴子的人，走在这样光滑的地面上，抬脚就要滑倒的。宗楚客被建昌王李推查出赃款一万多贯，他们兄弟被发配流放。太平公主到宗楚客住的宅院去察看，看到他起居、行坐都是那样的奢华，不由得感叹地说："和宗楚客比，我们这些皇帝家中的公主，王孙，都枉得虚名、白活这一生啦！"一年后，宗楚客又被诏回京城任凤阁侍郎。到了唐中宗景龙年间，他又出任中书令。韦氏图谋叛乱政变失败后，宗楚客也被杀死。

安乐公主

洛州昭成佛寺，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高三尺，开四门。绛桥勾栏，花草飞禽走兽，诸天妓乐，麒麟鸾凤，白鹤飞仙。丝来线去，鬼出神入。隐起钑镂，窈窕便娟。真珠玛瑙，琉璃琥珀，颇梨珊瑚，车渠琬琰，一切宝贝，用钱三万，库藏之物，尽于是矣。（出《朝野佥载》）

又 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夺百姓庄田，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斜墙磴道，被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流出。穷天下之壮丽，言之难尽。悖逆之败，配入司农。每日士女游观，车马填咽。奉敕，辄到者，它人解见任，凡人决一顿，乃止。（出《朝野佥载》）

又 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山林奇禽异兽，搜山荡谷，扫地无遗。至于网罗，杀获无数。开元中，焚宝器于殿前，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于是采捕乃止。（出《朝野佥载》）

【译文】

洛州昭成佛寺里，有安乐公主制造的百宝香炉一只。香炉高三尺，开有四个门。紫红色的横梁，栏杆，上面饰有花、草、飞禽、走兽，诸位天女乐妓、麒麟鸾凤、白鹤飞仙。都是用金线、银线，隐起镂刻成的。每个人物都轻盈娇好，真乃是鬼斧神工。而且香炉上面还镶嵌着珍珠玛瑙，琉璃琥珀、玻璃珊瑚、车渠琬琰等美玉，什么宝物都有。制造这座百宝香炉光手工用了三万钱，安乐公主家中库府中所珍藏的宝物全都拿出来，用在这上面了。

又 安乐公主因为犯了忤逆罪被贬为普通百姓后，夺取侵占老百姓的庄田，修造了一座定昆池，周围四十九里，一直到南山，仿效昆明池。在池边用石头堆砌成一座假山，仿效华山。引来河水成为溪涧。仿效天津。围着池边建造了许多楼、台、亭、榭，座座都是翘盖如翼、步檐出廊。池周围依山砌有斜墙，铺上登山的石道。而且，到处都披锦挂绣、绘画上各种花鸟图案、壁画，镶嵌装饰着金、银、珠、玉，绮丽奢华、溢光流彩。安乐公主又修造一座九曲流杯池，在池中修建石莲花台，引泉水从石台中流出来。其是穷尽普天下的壮观华丽，都不能用言语一一将它讲述出来啊！待到安乐公主伙同韦后谋害她的亲生父亲唐中宗的事情败露，被唐玄宗处死后，这些园林分配给大司农管理。每天都有许多官宦人家与平民百姓来到这里游玩观赏，经常是车马堵塞。后来，奉皇上敕令，凡是擅自来到这里的人，是国家的官员则解除你的现任职务，一般百姓就责打你一顿，这才没有人再去游赏了。

又 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编织一条裙子。后来，官宦人家和普通百姓都争相效仿。于是，搜寻山林，扫荡山谷，见到奇禽异兽就捕获，几乎都捕尽了。至于张布罗网，更是捕获到无其数的鸟兽。直到唐玄宗开元年间，皇上在大殿前将这些百鸟毛裙被尽数焚毁掉，禁止有人再服用金、银、罗绮之类的衣服，这才制止住了朱采奇禽异兽的风气。

杨慎交

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慎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筑球场。（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中宗景龙年间，妃主家争相竞赛谁家更奢侈豪华。驸马杨慎交、武崇训竟然用油洒地，修筑球场。

唐睿宗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被以锦绮，饰以金银。燃五万盏灯，俱（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竖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绮罗，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至万钱。装束一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千余人，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下踏歌三日夜。观乐之极，未始有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个晚上，在京都长安安福门外，修造一座大型彩灯，有二十丈那么高。彩灯是用锦绮等丝织品制作的，上面装饰着金银等饰物。并且同时在这儿点燃五万盏彩灯，都高高地悬挂起来，远望如同花树。下面还有千余名宫女，身穿绮罗，肩披锦绣，头戴珠翠，脸施脂粉，个个打扮得华丽妖娆可人。而且一条披巾，一只花冠，都价值万钱。装束一个女艺人，都得用上三百贯钱。又从长安万年县精心挑选出青年妇女一千多人，这些人的衣服、花饰、首饰，跟宫女们一样。她们一同在彩灯下载歌载舞，三天三夜不散。象这样盛大的元宵灯会，有始以来从未有过的。

玄宗

玄宗幸华清宫。新广汤池，制作宏丽。安禄山于范阳，以白玉石为鱼龙凫雁，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雕镌巧妙，殆非人功。上大悦，命陈于汤中，又以石梁横亘汤上，而莲花才出于水际。上因幸华清宫。至其所，解衣将入。而鱼龙凫雁，皆若奋鳞举翼，状欲飞动。上甚恐，遽命撤去，其莲花至今犹存。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环回甃以文石。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置于其中。至于楫橹，皆饰以珠玉。又于汤中，垒瑟瑟及沉香为山，以状瀛洲方丈。上将幸华清宫，贵妃姊妹竞饰车服。为一犊车，饰以金翠，间以珠玉。一车之费，不啻数十万贯。既而重甚，牛不能引。因复上闻，请各乘马。于是竞购名马，以黄金为衔蹶，（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组绣为障泥。共会于国忠宅，将同入禁中。炳炳照烛，观者如堵。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仆御车马，纷纭其间。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指而谓客曰："某家起于细微，因缘椒房之亲，以至于是。吾今未知税驾之所，念终不能致令名，要当取乐于富贵耳。"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太平公主玉叶冠，虢国夫人夜光枕，杨国忠锁子帐，皆稀代之宝，不能计其直。（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圣驾移住在骊山的华清宫。那儿有新修造的温泉浴池，修造得宏丽堂煌。安禄山在范阳听说玄宗皇上新修一座浴池后，召集知名工匠用白玉雕刻成石鱼、石龙、凫雁，又制作了石梁、石莲花，一并进献给玄宗。玄宗皇帝特别高兴，立即命人将这些东西放进浴池中，又命人将石梁横阵在浴池上面，石莲花刚刚露出水面。放置好了后，玄宗皇帝高高兴兴地来到浴池洗浴。他脱去衣服刚要下到池水中。忽然觉得放置在池水中的石鱼、石龙、石凫雁，都象抖动鳞片、振起翅膀要动要飞的样子。玄宗皇帝大为惶恐，立即命人将这些鱼、龙、凫雁统统搬走，只有石莲花直到今天还存留在浴池中。玄宗皇帝又在华清宫中建造长形浴屋几十间。环绕的屋墙都砌上玛瑙或带纹理的石头。又作银镂漆船和白香木船，放在温汤浴池中。至于船桨、船橹，都用珍珠、玉石作装饰物。又在池水中用碧绿色的宝石和沉香木垒成两座假山，形状象传说中的瀛洲、方丈二座仙山。玄宗皇帝将上华清宫，杨贵妃的姐妹们，争相比赛着置办豪华的车服。一辆牛车，用黄金翡翠作装饰，还有珍珠、美玉。装饰一辆牛车的费用，何止几十万贯。过不多时，牛车太重了，牛拉不动。因此又向皇上呈报，请求各自换乘马车。于是又竞相购买名马，用黄金打制马嚼子，用华丽的组锈作障泥垂在马腹两侧。她们会集在身为丞相的哥哥杨国忠府上，一同前往宫内。车马人行，上面的各种饰物光彩耀眼，围观的人象墙一样将她们围起来。从杨国忠的府第到京城东南角，仆夫、车马排成了一长流。杨国忠和宾客坐在府门下，指着这长长的车队说："我家出身寒微，因为贵妃跟当今皇上结为亲家，以至于富贵显赫到这种程度。我现在也不知道将来的归宿在哪里。但是考虑到象我们这样靠跟皇上结亲而显赫的人家，终归不能在史书上留下什么美好的声誉，还不如尽一时之富贵享乐呢！从此之后，杨家兄妹更加骄奢淫逸，恣情享乐，而对处满则损、持盈则亏的道理一点也不知晓，这才招致后来的安史之乱与马嵬之变啊！在当时，太平公主的玉叶冠，虢国夫人的夜光枕，与丞相杨国忠的锁子帐，都是稀世之宝，它们的价值是无法计算出来的。

虢国夫人

杨贵妃姊虢国夫人，恩宠一时。大治第宅，栋宇之盛，举无与比。所居韦嗣（"嗣"原作"副"，据黄本改。）立旧宅。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降自步辇。有侍婢数十人，笑语自若。谓韦氏诸子曰："闻此宅欲货，其价几何？"韦氏降阶曰："先人旧庐，所未忍舍。"语未毕，有工数百人，登东西厢，撤其瓦木。韦氏诸子乃率家童，挈其琴书，委于路中。而授韦氏隙池十数亩，其宅一无所酧。虢国中堂既成，召匠汙镘。授二百万赏其值，而复以金盏瑟瑟三斗为赏。后曾有暴风拔树，委其堂上。已而视之，略无所伤。既撤瓦以观之，皆乘以木瓦。其制作精致，皆此类也。虢国每入禁中，常乘骢马，使小黄门御。紫骢之俊健，黄门之端秀，皆冠绝一时。（出《明皇杂录》）

【译文】

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曾获得到盛极一时的恩宠。虢国夫人大修府第住宅，房屋修筑的宏伟高大，整个高城长安没有能相比的。她新修造的府第原是韦家的旧宅院。一天中午，韦家一家人正在屋中睡午觉。忽然看见一位贵妇人身着黄罗披衫，从步辇上走出来。她身旁左右围着几十个侍女丫环，说笑自若如入无人之境。少许，对韦家的几个儿子说："听说这所宅院要卖，售价多少啊？"韦家人说："这宅院是先人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将它卖了。"这话还未说完，韦家人就看见院中涌进来好几百工人，登上东、西厢房掀瓦拆房。没法儿，韦家全家人和童仆只好拿着琴、书等日常使用的东西器具，站在路中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拆扒自己的房屋。最后，虢国夫人只留下十几亩的一小块地方给韦家，还且没给一分钱的买房钱。虢国夫人新宅的中堂建好后，召来工匠进行粉刷墙壁。起初说好给工钱二百万钱。待到粉刷完毕后，虢国夫人一高兴用金盏盛碧色宝石三斗，做为工钱赏给工匠们。后来，有一次刮暴风将一株大树连根拔起来，落在虢国夫人新宅的堂屋房上。风住后上到堂房顶上看看，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坏。原来，房上覆盖的是精制的木瓦。整座宅院处处修造的精致程度，都跟这差不多。虢国夫人每次进入皇宫，经常骑着一匹紫骢宝马，旁边有一个小太监为她牵马。紫骢宝马的高大健美，小太监的端庄俊秀，都为当时首屈一指的。

卷第二百三十七　　奢侈二

韦陟　芸辉堂　裴冕　于頔　王涯　李德裕　杨收　同昌公主　李璋　李使君

韦陟

韦斌虽生于贵门，而性颇质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虽门风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严，有大臣之体。每会朝，未尝与同列笑语。旧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骤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裙，或更其立位。独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罢，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见之者咸叹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学识度，著名于时。善属文，攻草隶书。出入清显，践历崇贵。自以门地才华，坐取卿相。而接物简傲，未尝与人款曲。衣服车马，尤尚奢侈。侍儿阉竖，左右常数十人。或隐几搘颐度日，懒为一言。其于馔羞，尤为精洁，仍以鸟羽择米。每食毕，视厨中所委弃，不啻万钱之直。若宴于公卿，虽水陆具陈，曾不下筋。每令侍婢主尺题，往来复章。未尝自札，受意而已。词旨重轻，正合陟意。而书体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常自谓所书陟字，如五朵云。当时人多仿效，谓之"郇公五云体"。常以五彩纸为缄题。其侈纵自奉，皆此类也。然家法整肃。其子允，课习经史。日加诲励，夜分犹使人视之。若允习读不辍，旦夕问安，颜色必悦。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弥旬不与语。陟虽家僮数十人，应门宾客，必遣允为之。寒暑未尝辍也，颇为当时称之。然陟竟以简倨特才，常为持权者所忌。（出《酉阳杂俎》）

【译文】

韦斌虽然生在显贵的人家，然而他的禀性却很耿直厚道。他的地位与名望一向是很高的，而且是世代为宦的旺族，只是门风稍奢华些。韦斌在朝为官一向刚直，举止言行注重端庄持重，很有大臣的风范作派。每次上朝议事，从来不跟站在一起的僚属们谈笑。按旧制的要求，文武百官站在殿前庭院中，既使遇上下雨、下雪，也不允许走到殿廊下躲避，忽然有一天，密集的大雪突然降下来，自三公以下，没有不摘帽掸雪或抖掉衣裙上的雪的，有人还移动他站立的位置。唯独韦斌神色益加谦恭严肃，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直到大雪都埋住了他的膝部。直到朝会结束后，才从雪中拔脚走回去。看到他这幅严肃认真的样子的人，都非常赞佩敬重他。韦斌的哥哥韦陟，很早就以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与知识见识，而闻名于当世。韦陟擅长写文章，专心致志地研习草书、隶书。跟他交往的人都是清要显达的达官名士，他经常走动的人家也都是高贵有名望的。本来韦陟就凭藉他的门第与才华，不用活动就应当当上宰相这样的高官。但是，由于他接人待物态度太高傲、简慢，从不与任何人说好话周旋。他穿用的衣服、乘坐的车马，都特别奢侈豪华。在他身边，经常有几十个僮仆太监服侍他。有时候，他在家里坐在书案旁边，用手拄着脸腮一句话不说，一坐就是一天。至于他吃的饭菜，尤其讲究，必须弄得特别精细、洁净，用鸟羽挑选米。每吃完一顿饭，你去看看他家厨房里所扔掉的菜肴食物，何止价值万钱呢。如果在公卿同僚家聚宴，虽然山珍海味俱全，韦陟也不动筷。韦陟让他的侍婢负责他的信函。往来的信函、奏章，他从不亲自书写，而是授意给他的侍婢代拟代书。他的侍婢代拟的这些信函、奏章，措词的分寸正好符合他的心意。而且书写的字体遒劲流利，都非常符合楷书的规范。韦陟只签署个名氏而已。他常常自己夸赞他签署的"陟"字，宛若五朵云彩。当时，有许多人都效仿他的这种签署方式，被人称为"郇公五云体"。韦陟常年使用五彩纸为信笺。他的日常生活用度的奢华程度，都象这样啊！但是，韦陟的治家法规非常严整。他的儿子韦允学习经史，每天他都加以教诲训励。就是在夜间，也常派人去察看。如果韦允学习很用功，不停顿，则在早、晚向父母问安时，都和颜悦色；如果他稍有懈怠，就立即派人去制止。命令韦允站立在厅堂下，或者十天之内不跟儿子说一句话。韦陟虽然有家僮几十人，但是凡是到他家来的宾客，必定让他的儿子韦允接待，迎送。不论寒暑都没有停止这样做过。这种礼仪，很是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然而，韦陟竟然因为他高傲恃才，常常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所忌恨。

芸辉堂

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芸辉香草名也，出于阗国，其香洁白如玉。入土不朽烂，舂之为屑，以涂其壁，故号芸辉。而更以沉香为梁栋，金银为户牖。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外以玳瑁水晶为押，络饰以真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即绞绡类也。轻疏而薄，如无所碍。虽当时凝寒，风不能入；盛夏则清凉自至。其色隐隐，或不知其帐也，谓载卧内有紫气。其余服玩奢僭，率皆拟于帝王家。芸辉堂前有池，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苹阳花，亦类于白苹，其花红而且大，如有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洁萏菡，伟于常者。载因暇日，凭栏以观。忽闻歌声清亮，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则《玉树后庭花》也。载惊异，莫知所在。及审听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视之，闻喘息之音。载大恶，遂剖其花，一无所见。因秘不令人说。及载受戮，而逸奴为平庐军卒，人故得其实。载龙髯拂，紫色如烂椹。可长三尺，削水晶以为柄，刻红玉以为环钮。或风雨晦暝，临流沾湿，则光彩动摇，奋然如怒。置之于堂中，夜则蚊蚋不能近；拂之为声，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若垂之于池潭；则鳞甲之属，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即成瀑布长三五尺，而未尝辄断；烧燕肉薰之，则焪焪焉若生云雾。厥后上知其异，载不得已而进内。载自云，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出《杜阳编》）

又 载之妻王氏字韫秀，缙之女也。初王缙镇北京，以韫秀嫁元载，岁久而见轻怠。韫秀谓夫曰："何不增学，妾有奁幌资装，尽为纸墨之费。"王氏父母未知或知，（明抄本"知或知"作"或知之"。）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厌薄之甚。元遂游秦，为诗别韫秀曰："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妻请偕行曰："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载既到京，屡陈时务，深符上旨。肃宗擢拜中书。王氏喜元郎入相，寄诸姊妹诗曰："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耽见苏秦富贵时。"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贵盛无比。广葺亭台，交游贵族，客候其门，或多间阻。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载于是稍减。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韫秀安置于闲院。忽因天晴之景，以青紫丝条四十条，各长三十丈，皆施罗绔绮绣之饰。每条条下，排金银炉二十枚，皆焚异香。香至其服，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韫秀问是何物，侍婢对曰："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王氏谓诸亲曰："岂料乞索儿妇，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于是诸亲羞赧，稍稍辞去。韫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而不及太厚之骨肉。每曰："非几不礼于姑姊，其奈当时见辱何！"载后贪恣为心，竟招罪累。上恶诛之，而亡其家。韫秀少有识量，节槩亦高。载被戮，上令入宫。备彤管箴规之任，叹曰："王家十二娘子，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十六年宰相妻，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死亦幸矣，坚不从命！"或云，上宥其罪。或云，京兆笞而毙之。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善歌舞，仙姿玉质。肌香体轻，虽旋波、移光，飞燕、绿珠，不能过也。瑶英之母赵娟，亦岐（"岐"原作"妓"，据明抄本改。）王之爱妾也。后出为薛氏之妻，生瑶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及载纳为姬，处金丝之帐，却尘之褥。出自勾丽国。云却尘兽毛为之，其色红殷，光软无比。衣龙绡之衣，一袭无二三两，搏之不盈一握。载以瑶英体轻，不胜重衣，故于异国求之。唯贾至、杨炎与载友善，故往往得见歌舞时。至因赠诗曰："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炎亦作长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瑶英善为巧媚，载惑之，怠于相务。而瑶英之父曰宗本，兄曰从义，与赵娟递相出入。以构贿赂，号为关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而宗本辈以事告者，载未尝不从之。天下赍货求官职者，无不恃载雄势，指薛卓为梯媒。及载死，瑶英为里人妻。论者以元载丧令德，自一妇人致也。（出《杜阳编》）

【译文】

元载在自己的宅院里建造了一座芸辉堂。芸辉，是一种香草的名字，产在于阗国。它质地象玉一样洁白，掺入土里不腐烂。将它舂成碎屑，用来涂饰墙壁。因此，叫芸辉堂。这座殿堂还用沉香木做屋梁，用金银做窗户。殿堂内装有美玉制的屏风，紫色的绡帐。这付屏风本是当年宰相杨国忠心爱的至宝，上面雕刻着前朝美女妓乐图，另外用水晶作压帘的饰具，还用碧色宝石串成串作装饰。它制作的精致巧妙，完全是人工所不能达到的。紫绡帐是从南海溪洞的酋长那儿得到的，是用绞绡一类织物制作的。既轻疏又非常的薄，挂在那边就象什么也没挂一样。虽然在天寒地冻的时节，风也吹不进帐子里面；就是在盛夏酷暑，帐子里自然清凉。它的颜色隐隐约约的，让你都看不出来挂有帐子，都说元载的卧室里有紫气呢。其余的，如服饰、古玩、用具，也都特别的奢华，都效仿帝王之家的排场。元载还在芸辉堂前修造了一座水池，用玛瑙和带纹理的石头垒砌池塘的堤岸。池中植有苹阳花，象白苹一类，它开的花红而大，象牡丹。还植有碧芙蓉，香洁萏萏，都比一般的芙蓉、荷花长得高大壮伟。一天闲暇时，元载依着栏杆观赏池中的花草。忽然听到清亮的歌声，象十四五岁的少女唱的，唱的歌曲是《玉树后庭花》。元载非常惊异，不知道这歌声来自哪里。待仔细审听辨识，乃是从池中芙蓉里发出来的。他俯身察看，听到有喘气的声音。元载非常疑忌这件事，立即将芙蓉花剖开看，什么也没有见到。他不让家里人对外讲这件事。等到元载获罪被处死后，将他的家中童仆遣送到平庐为兵卒，人们才知道这件事。元载有一把龙髯拂尘，颜色绛紫，象熟透了的桑椹。这把拂尘长约三尺，用水晶石制作尘柄，雕刻红玉作环钮。到刮风下雨天气晦暗时，或者到水边将它沾湿了，则光彩摇动着，拂尘上的龙髯奋然立起来象发怒了的样子。将它放在厅堂中，到了夜晚蚊子小咬等不敢到近前。将它拂出声音来，那么鸡犬牛马听到后没有不惊恐逃离的。如果将它垂放在池潭旁边，那么鱼鳖虾蟹，都俯首来到近前，将水喷洒向空中，立即形成长三五尺的瀑布，而且一点也不断流。如果烧燕子肉来薰它，就会生出烟来如云似雾。后来，皇上得知这把拂尘的奇异后，元载不得不将它进献到宫中。元载自己说过这把拂尘是从洞庭湖一位叫张知和的道士那里得到的。

又 元载的妻子叫王韫秀，是王缙的女儿。起初，王缙镇守北京太原，将女儿韫秀嫁给了元载。时间长了，见元载既不是什么名门望族，又没有什么地位，因此王家待他很是一般，有些轻视怠慢。王韫秀看到这种情形后，对元载说："夫君，你为什么不刻苦学习读书？为妻我带来些陪嫁的钱物、服饰，都可以给你作读书的费用。"对于这件事，王韫秀的父母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但是当时亲属们都将他们夫妇当成乞儿看待，非常瞧不起，冷淡他们。元载在妻子的鼓励下，离家去秦地游学。离家前写诗一首留别韫秀。诗是这样的：年来谁不厌龙钟，虽在侯门似不容。看取海山寒翠树，苦遭霜霰到春风。王韫秀也写诗一首，请求陪伴元载去秦游学。诗是这样的：路扫饥寒迹，天哀志气人。休淋离别泪，携手入西秦。元载到了京城长安后，多次向朝廷上表陈述治理国家的方针、谋略，很是符合皇上的旨意。于是，唐肃宗提升元载为中书令，位居宰相。王韫秀非常高兴，写诗一首寄给她的几个姐妹。诗是这样的：相国已随麟阁贵，家风第一右丞诗。笄年解笑鸣机妇，耽见苏秦富贵时。元载官居唐肃宗、代宗两朝宰相，富贵权重没有人能相比。他在宅院中大势兴修楼台亭榭。跟他来往的都是豪门贵族。许多客人在他府门前等候接见，多数人都不受接待。这时，王韫秀又写诗一首劝喻丈夫。诗是这样的：楚竹燕歌动画梁，春兰重换舞衣裳。公孙开馆招嘉客，知道浮荣不久长。元载读了妻子的这首劝喻诗后，稍稍改变了以往对来访客人的冷淡态度。元载位居宰相后，太原王氏的内外亲属都来拜见祝贺。王韫秀将他们安排在一个闲空的院中住下。忽然有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元家的仆夫们在西院中抢系四十条青紫色的丝条，每条长三十丈，上面晾晒着软罗、素绸、绮绣等服饰。每条丝绿下面，并排置放二十枚金银香炉，里面焚燃的都是异香，用来薰衣物。王韫秀让亲属们去西院散步，当着他们面问仆人："这上面晾的是什么？"服侍她的使女回答说："晾晒的是宰相与夫人的晚服。"王韫秀对亲属们说："谁想到当年的乞讨儿的媳妇，还有两件遮体的粗布衣裳啊！"这些亲属听了后，都羞惭满面，悄悄走开。王韫秀经常将衣服、饰物馈送他人，却从来不送给太原她的亲属。每次提起这件事时，她都说："不是作女儿的不礼待姑姑、姐姐，怎奈当初她们那样轻慢我了的。"元载后来骄横贪婪，终于招来罪过。皇上大怒下诏处死他，并且祸及全家。王韫秀非常有见识，志节气概也高。元载被处死后，皇上诏令王韫秀进入宫中，发给她一只杆身漆朱的笔，让她将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用以劝戒规谏他人。王韫秀接到诏令后，感叹地说："唉！王家第十二姑娘，二十年节度使的女儿，十六年当朝宰相的夫人。我怎么能去写那些象长信、昭阳宫中发生过的荣极而衰、宠极生悲的故事呢？我现在就是死了也算可以啦！"坚决不进宫去。有人说皇上听到她的这些话后，赦佑了她的罪过。有人说她被京兆尹处笞刑而死。元载有个最宠爱的小妾叫薛瑶英，能歌善舞，玉质仙姿。而且肌肤香艳，体态轻盈。就是春秋时期越国的美女旋波、移光，汉代的赵飞燕，晋代的绿珠，都不及她的美丽娇娜。薛瑶英的母亲赵娟，原本是岐王的爱妾，后来再嫁薛家，生了薛瑶英。她从小就给薛瑶英吃香料，因此薛瑶英肌体芳香。待到薛瑶英被元载收纳为妾后，寝卧的是金丝帐，铺的是不招灰尘的褥子。却尘褥产自勾丽国，据说是用却尘兽毛制作的，殷红色，异常光亮柔软。穿的是龙绡织成的衣服。一件衣服没有二三两重，将它挂起来握在掌中不满一把。元载认为薛瑶英身体特别轻盈娇丽，不堪穿太重的衣服，因此才从勾丽国寻索到这种龙绡衣。元载在世时，他只有贾至、杨炎二位好友。他们二人常常能够亲眼看到薛瑶英唱歌跳舞。贾至曾赠诗赞美薛瑶英。诗是："舞怯铢衣重，笑疑桃脸开。方知汉武帝，虚筑避风台。"。杨炎也作一首长诗赞美薛瑶英。这首诗是这样的："雪面淡娥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玉钗翘碧步无尘，纤腰如柳不胜春。"薛瑶英非常会巧笑献媚，元载沉湎在她的妖娆美色之中，宰相的政务也懒得去处理。而且，薛瑶英的父亲薛宗本，哥哥薛从义，与她的母亲赵娟，交替着出入于相府，来收索贿赂，说是给走门路。更严重的是，他们跟中书王吏卓倩等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而这些人跟元载不论提出什么要求，元载从未有过不应允的事情。当时，所有带着钱物贿赂他们谋求官职的人，都依仗元载的威赫势力，将薛家的人与卓倩之流当作媒介和阶梯。待到元载被朝廷处死后，薛瑶英又嫁给闾里的一般人家作妻室了。评论这件事情的人认为：元载丧失美德，是从宠溺一个女人而导至来的！

裴冕

裴冕代裴鸿渐秉政，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冕固子弟，喜见于色，其嗜财若此。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名马数百金铸者（明抄本无铸字，者作常）十匹。每会客，滋味品数，多有不知名者。（出《朝野佥载》，明抄本作出《卢氏杂记》）

【译文】

裴冕代替裴鸿渐处理政务，属下的小官吏将自己的薪水、办公用的纸张、簿册白送给他。裴冕将这些东西拿给自家的年轻人看，而且喜形于色。裴冕爱财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裴冕生性好奢华铺张，崇尚豪华车舆服装。他家养着十匹名贵的马，每匹都耗费几百金为它制备鞍辔。每次宴请宾客，都上好多菜肴，有很多的菜都是稀有的，不知它叫什么名字。

于頔

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粉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鞯。此郡因而空耗。（出传载）

【译文】

于頔在襄州为官，喜欢点山灯，一次往灯碗里加油就用了二千石油。李昌夔在荆南为官，他喜欢打猎，而且每次出猎都大势铺排。李昌夔的妻子独孤氏，也带着二千名妇女组成的打猎队一同去打猎。每个人都穿着深红色绣着紫花的袄，铺着彩锦鞍鞯。因为他们夫妻这样铺排奢华，荆南郡很快被耗费一空。

王涯

文宗朝，宰相王涯奢豪。庭穿一井，金玉为栏，（明抄本"金玉为栏"作"合为玉柜"）严其锁钥。天下宝玉真珠，悉投入中。汲其水，供涯所饮。未几犯法，为大兵枭戮，赤其族。涯骨肉色并如金。（出《独异志》）

【译文】

唐文宗李昂在位期间，宰相王涯极其奢侈豪华。王涯在他的宰相府庭院中凿一口井，围井的栏杆都是用黄金、玉石制作的。而且用后就用锁头锁上，严加看管。他将普天下的珠宝玉石收刮来后，都投进这口井里。让仆人汲取这口井里的水供他自己饮用。不长时间，王涯触犯了刑律，被斩首示众，杀灭他全族人。王涯的骨肉都呈黄金的颜色。

李德裕

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费约三万。为杂以珠玉宝贝，雄黄朱砂，煎汁为之。过三煎则弃其柤。（出《独异志》）

【译文】

唐武宗李炎在位期间，宰相李德裕非常奢侈。他食用的一杯菜羹价值三万钱，是掺杂珠玉等各种宝物，再加上雄黄、朱砂等用火煎成汁液做的。煎过三次后，就将掺杂的珠玉等扔掉不要。

杨收

咸通中，崔安潜以清德峻望。为镇时风，宰相杨收师重焉。欲设食相召，无由可入。先请崔公之门人，方便为言，至于再三，终未许，杨意转坚。稍稍亦有流言，或劝崔曰："时相不可坚拒。"不得已而许之。杨甚喜，遽令排比，然后请日祗候。先是崔公亲情间人，亦与杨通旧。欲求事，请公言之，终难启口。将止杨之召，谓亲情曰："修行今召我食。明日，尔但与侧近祗候，此际必言之。倘或要见，尔便须即来。"及崔到杨舍，见厅馆铺陈华焕，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崔公不乐。饮馔及水陆之珍。台盘前置一香炉，烟出成楼阁之状。崔别闻一香气，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心异之，时时四顾，终不谕香气。移时，杨曰："相公意似别有所瞩？"崔公曰："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杨顾左右，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取一白角碟子，盛一漆球子。呈崔公曰："此是罽宾国香。"崔大奇之。宴罢返归，竟不说得亲情求事。据《太宗实录云》，罽宾国进拘物头花，香闻数里，疑此近是。又见杨门人说，相公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高数寸，莹彻精巧可爱，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懿宗咸通年间，崔安因为高尚的品德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望。为了安定时风抬高自己的威望，宰相杨收想从师礼敬重崔安。要宴请他，却苦于没有理由与借口。最初，杨收请崔安的弟子门客给从中勾通斡旋，再三邀请，崔安都没有答应，但杨收非要请崔安赴宴不可。这层意思传出来，有人劝说崔安说："杨收现在是一朝宰相，不可以一门绝拒他的邀请啊！"于是，崔安才勉强应允了。杨收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马上命令家人安排准备，然后定好宴请的日期在府上恭候。起先，崔安有位熟人跟杨收也是旧交，有事欲求杨收，曾请崔安给说说，始终难于启口。现在崔安已答应到杨家赴宴，于是对他的这位熟人说："现在杨收邀请我去他家赴宴。待到明天我去他家时，你也陪同一块儿去，在我的旁边恭候。这次我一定跟杨收提及你的这件事，倘若他提出要见你，你就马上过来。"崔安到了杨府后，但见厅堂楼馆布置得豪华璀璨，左右的招待人员，一律是头梳双鬟，戴珠叠翠的年轻使女，他很不高兴。开宴后，上的菜肴都是山珍海味，极为名贵。桌案前边放着一只香炉，里面有屡屡香烟燃出，烟形呈楼阁的样子。崔安还闻到另外一种香味，似乎不是这只香炉和珠翠等饰物发出的香气，心里暗暗诧异。不时地四处搜寻，始终没有找到这股异香是从哪里来的。过了一会儿，杨收问："崔老是不是在查找什么？"崔安说："我闻到一股香气特别浓烈，不知这香气是从哪来的？"杨收招呼使女仆妇，让她们从厅堂东间屋里的缕金桌案上，拿过来一只白角碟子，碟子上装着一只漆球子，端过来给崔安看，说："这是罽宾国进献来的香料。"崔安非常惊奇，宴会结束后就回家中来了，竟然忘了跟杨收谈他的这位熟人求他的那件事情。据《太宗实录》上说："罽宾国进献拘物头花，它散发出来的香气在几里地之内都可以闻到。"怀疑宴席上杨收让家人端给崔安看的漆球子，大概就是这种香料。又听杨收的弟子们说："宰相每天下朝后，时常玩赏一只玉制的婆罗门子，有几寸高，身体晶莹剔透精巧可爱。说是于阗国王宫内库收藏的宝物。"

同昌公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锡钱五百万贯。更罄内库珍宝，以实其宅。而房栊户牖，无不以众宝饰之。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食柜水槽。铛釜盆瓮之属，缕金为笊篱箕筐。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搘以金龟银鹿。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合百宝为圆案。赐金麦银粟共数斛，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堂中设连珠之帐，却寒之帘，犀簟牙席，龙凤绣。连珠帐，续真珠以成也。却寒帘，类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但未知出于何国。更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其枕以七宝合为鹧鸪之斑，其匣饰以翠羽。神丝绣被，三千鸳鸯，仍间以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得而知矣。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辉焕。更有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圆如弹丸，入土不朽烂；带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类枕头，（按《杜阳杂编》"枕"作"桃"，明抄本"头"作"实"。）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更有瑟瑟幙，纹布巾、火蚕绵、九玉钗。其幕色如瑟瑟，阔三尺，长一百尺，轻明虚薄，无以为比。向空张之，则疏朗之纹，如碧丝之贯其珠。虽大雨暴降，不能沾湿，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纹布中即手巾也，洁白如雪，光软绝伦，拭水不濡，用之弥年，亦未尝垢。二物称得鬼谷国。火蚕绵出火洲，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过度，则熇蒸之气不可奈。九玉钗上刻九鸾，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儿"，精巧奇妙，殆非人制。有得于金陵者，因以献。公主酧之甚厚。一日昼寝，梦绛衣奴传语云："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及觉，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公主薨，其钗亦不知其处。韦氏异其事，遂以实语诸门人。或曰："玉儿即潘妃小字。"逮诸珍异，不可具载。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宝步辇，四角缀五色锦香囊。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此皆异国献者。仍杂以龙脑金屑，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其上悉络真珠玳瑁，更以全丝为流苏，雕轻玉为浮动。每一出游，则芬香街巷，晶光耀日，观者眩其目。时有中贵人，买酒于广化旗亭，忽相谓曰："坐来香气？何太异也？"同席曰："岂非龙脑乎？"曰："非也。予幼给事于嫔妃宫，故此常闻此。未知今日何由而致。"因顾问当垆者，云："公主步辇夫，以锦衣质酒于此。"中贵人共请视之，益叹异焉。上日赐御馔汤药，而道路之使相属。其馔有消灵炙、红虬脯。其酒则有凝露浆、桂花醅。其茶则有绿花、紫英之号。灵消炙，一羊之肉，取四两，虽经暑毒，终不臭败。红虬脯，非虬也。但贮于盘中，缕徤如红丝，高一尺，以筋抑之，无三四分，撤即复故。其诸品味，他人莫能识。而公主家人餐饫，如里中糠粃。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玉馔具陈。暑气将甚，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挂于南轩，满座皆思挟纩。澄水帛长八九尺，似布而细，明薄可鉴。云其中有龙涎，故能消暑也。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盛夜光珠，令僧祁捧于堂中，则光明如昼焉。公主始有疾，召术士米宾为禳法，乃以香蜡烛遗之。米氏之邻人，觉香气异常，或诣门诘其故，宾具以事对。出其烛，方二寸，长尺余，其上施五彩。爇之，竟夕不尽。郁烈之气，可闻于百步余。烟出于上，即成楼阁台殿之状。或云，烛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甚，医者欲难其药，奏云："得红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检内库，得红蜜数石，本兠离国所贡。白猿膏数瓮，本南海所献。虽日加药饵，终无其验，公主薨。上哀痛，遂自制挽歌词，令朝臣继和。反庭祭曰，百司内官，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以焚于韦氏庭，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及葬于东郊，上与淑妃御延兴门。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以为仪从。其衣服玩具，与人无异，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刻木为数殿，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以绛罗绮绣，络以金珠瑟瑟，为帐幙者千队。其幢节伞盖，弥街翳日。旌旗珂珮卤簿，率多加等。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焚升霄百灵之香，而击归天紫金之磬。繁华辉焕，殆将二十余里。上又赐酒一百斛，饼啗三十骆驼，各径阔二尺，饲役夫也。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唯恐居后。及灵辆过延兴门，上与淑妃恸哭，中外闻者，无不伤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词质而意切，人多传诵。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李可及进《叹百年曲》，声词哀怨，听之莫不泪下。更教数十人作《叹百年队》。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以为地衣。每舞竟，珠翠满地。可及官历大将军，赏赐盈万。甚无状，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乃谓可及曰："尔恣巧媚以惑天子，族无日矣。"可及恃宠，无有少改。可及善啭喉舌，于天子前，弄眼作头脑，连声著词，唱（明抄本"唱"下有"杂声"二字）曲。须臾间，变态百数不休。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谓之拍弹（去声）。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上曰："即令送酒面及来，以助汝嘉礼。"可及归至舍，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宣赐可及。始以为酒，及启，皆实以金宝。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可及取官库车，载往私第。西门季玄曰："今日受赐用官车，他日破家，亦须辇还内府。不道受赏，徒劳牛足。"后可及果流于岭表，旧赐珍玩，悉皆进入。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出《杜阳编》）

【译文】

唐懿宗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嫁。公主的宅第在京城长安的广化里，皇上赐给她五百万贯钱。而且将宫中内库珍藏的各种珍宝几乎都给了同昌公主，让她用这些珍宝来装修她的新宅。公主的新宅，房屋的门窗没有不用这些珍宝装饰的。更为奢华的是，宅内的水井，捣药的药臼，贮放食物的柜厨，存放饮用水的水槽，以及铛、釜、盆、瓮等炊具，都是用黄金、白银铸制的。用金丝编制笊篱、簸箕、箩筐，用水晶、火齐珠、琉璃、玳瑁等镶嵌床铺，床脚下支着黄金、白银制作的龟、鹿。还用五彩玉石雕琢成器皿等用具，将各种珍宝镶嵌在一块制成圆桌。皇上还赏赐给同昌公主黄金制成的麦子，白银制成的粟米，一共好几斗。这些金麦、银粟，都是唐太宗在位期间条支国进献来的。堂屋中架设连珠帐子，悬挂却寒门廉，铺犀牛皮褥子，睡用象牙做装饰的竹席，以及乡有龙凤图案的床上用品。连珠帐，是将珍珠串起来编制成的。却寒廉，类似玳瑁花斑，紫色的，据说是用却寒鸟骨作成的，但是不知道产在哪个国家。还有鹧鸪枕，翡翠匣，神丝绣被等华贵物品。鹧鸪枕，用七种珍宝镶嵌成鹧鸪图案。翡翠匣上面装饰有翠羽。神丝绣被上面，绣有三千对鸳鸯，期间绣上奇花异叶，精巧华丽可想而知啊！而且绣被上还缝缀上灵粟珠。这种珠子只有米粒那么大，五色斑斓，耀人眼目。还有用犀骨制作的妆饰品，带上它后可以使你消除忿怒。它的样子，犀骨雕琢成如弹丸样的圆珠，埋入土中不会朽烂。还有用如意玉做的枕头之类的东西，上面有七个孔，是通明的形状。还有碧色宝石帐幕，绞布巾，火蚕绵，九玉钗等物。这件帐幕颜色象碧色宝石，宽三尺，长一百尺，非常轻、薄，而且透明，是无以伦比的。将它在空中张挂起来后，纹络疏朗，象有碧丝穿着珍珠一样，虽然遇到下大雨、暴雨，也一点不能淋湿它。听说是用睡香膏涂搽的缘故。绞布巾，就是手巾，象雪一样的洁白，光亮柔软没有东西能和它相比。而且用它擦拭手脸，沾水不湿，用一年也沾不上灰尘污垢。这两件东西，据说是在鬼谷国得到的。火蚕绵产自火洲，用它絮一件棉衣，止用一两就够了，稍稍用得多了些，穿在身上烘烤得你就受不了。九玉钗上雕刻有九只鸾凤，呈九种颜色，它上面镌刻着"玉儿"两个字。制作得精致、巧妙、奇特，是人工完全制作不出来的。有人在金陵得到这只九玉钗，将它进献给同昌公主，公主赏赐给他特别丰厚的酬谢。一天，白日里同昌公主躺在床上小憩，梦见一位身穿紫绛色衣服的使女传话给她，说南齐的潘淑妃来取这只九玉钗。梦醒后，公主将梦中的情形告诉给她身边的人。同昌公主死后，这只九鸾钗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了。同昌公主的母亲韦氏对这件事感到奇异，就将情况如实告诉了诸位门客。有的门客说："玉儿即潘妃的小名。得到奇珍异宝，不可以将它们都佩戴在身上。"自汉、唐以来，皇家公主出嫁，从未有过象同昌公主这样盛大奢华的。同昌公主乘坐七宝步辇。辇的四角缀有五色锦香囊，囊里装的是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都是外域国家进献的贡品。其间掺糅着龙脑香料金屑粉等。辇上用水晶、玛瑙、避尘犀等宝物镂成龙凤花木的各种形状，上面都络洁着珍珠、玳瑁等。辇上的流苏是用金丝制作的，并且用轻玉雕刻成各种饰物。同昌公主乘坐这具步辇，每次出游都满街溢香，莹光耀日。耀得围观的人眼睛都睁不开。当时有宫中的太监到广化里酒楼来买酒，忽然互相询问："咱们坐在这里，哪来的香气？怎么这样特殊的香啊？"同桌的一个太监说："这不是龙脑香吗？"另一个回答说："不是龙脑香。我小时候为嫔妃宫中办事，经常闻到这种异香。但不知道今天是什么缘由在这里闻到了。"于是，他问当炉卖酒的人。卖酒人说："同昌公主的驾辇仆夫，在我这里用一件锦衣换酒喝。"太监们让卖酒人将这件锦衣拿出来给他们看看，果然这种异香是从这件锦衣上发出来的。太监们更加惊异，连连感叹不息。同昌公主身体患病后，懿宗皇上每天都派人赐送宫中的御膳和汤药。从皇宫到同昌公主住的广化里，沿途送食品菜肴和汤药的使臣接连不断。皇上赐送的御菜有消灵炙、红虬脯。赐送的御酒有凝露浆、桂花醅。赐送的御茶有绿花、紫英等。消灵炙，是一只羊的肉，只取四两，经过暑天毒热，也不腐烂变臭。红虬脯，不是真虬。但是将它盛在盘子里，健缕象红丝，高一尺，用筷子将它压按，没有三四分厚；不压了，有恢复原状。其它的食品馔肴，别人都不认识，叫不上名称。而同昌公主的仆人每顿饭都吃的是这些宫中御膳，就象市井百姓人家吃糖咽菜一样平常。一天，所有韦氏家族的人都聚合在广化里同昌公主府上。桌上摆满了各种名贵的菜肴，酷热的暑气让人难以忍受。同昌公主命人拿出来澄水帛蘸上水后，挂在南窗上面，满座的人顿觉凉气透骨，都想披上棉衣遮寒。澄水棉，有八九尺长，象布比布细，薄得透明可以照见人。据说其中有龙涎，因此夏天里能消暑解热啊。韦氏家族里的人喜爱玩纸牌。到了晚上，同昌公主用红琉璃盘子，盛装上夜光珠，让僧祁用手端着站立在堂屋中间，夜光珠照耀屋中象白天一样。同昌公主刚刚患病时，召来术士米宾为公主祭神怯病，送给他香蜡烛作酬谢。米宾拿回家中点燃后，米宾的邻人闻到一股异常的香气。有的邻人来到他家问是怎么回事？未宾将实际情况告诉他，并拿出香蜡烛给邻人看。这种香蜡烛二寸见方，一尺多长，上面饰有五彩纹饰。点燃它，一个夜晚也燃不尽，散发出来的浓郁强烈的香气，百步开外都能闻到。燃出的蜡烟，在蜡上空形成楼阁殿台的形状。有人说蜡烛里面含有蜃脂的缘故啊！同昌公主的病越来越重了，御医很难再给她开药。御医上奏懿宗皇上，说："需要用红蜜白猿膏，吃了即可病愈。"懿宗皇帝命令宫人盘检宫中内库，找到红蜜几石，是兠离国进献来的贡品。白猿膏几瓮，是南海进献来的贡品。虽然每天都用红蜜、白猿膏为药饵，始终没有收到效验。同昌公主病死，懿宗皇帝极其哀痛。皇上亲自为公主写挽歌的歌词，并让满朝大臣都跟他一块儿写。待到公主的遗体运回韦氏家中，祭日那天，朝廷中的文武百官，都用黄金、玉石等为饰物作车舆服玩等祭品，在韦氏庭院中焚烧。韦家人争抢着搂取焚烧后的灰烬，在里面寻拣黄金、珠宝。待到同昌公主下葬东郊那天，懿宗皇帝与同昌公主母亲韦淑妃，都亲临延兴门。从宫中内库拿出金骆驼、金凤凰、金麒麟，每只都高几尺，作为仪从。至于陪葬的衣服、玩具，跟活人使用的一样。每一种陪葬物品都有一百二十车。还用木雕刻宫殿好几座。雕刻的龙、凤、花、木、人、畜，无计其数。用绛罗绮绣作帐幕，上面穿络黄金、珍珠、碧色宝石，这样的车舆有一千多队。丧葬队伍所持的旗帐仪仗，布满街市，遮蔽天日。皇帝、皇后的饰有白色玉石佩饰的旌旗仪仗，都比往日增加了许多。懿宗皇帝御敕身着紫服的尼姑和女道姑，在送葬队伍前面为引导。焚烧的是升宵、百灵等香料，敲打的是归天、紫金宝磬。豪华盛大的送葬队伍长达二十多里。懿宗皇帝又赐予御酒一百斛，糕饼三十骆驼。每只糕饼直径二尺那么大。用来赏赐给出殡送葬的杂役仆夫。整个长安京城，在同昌公主下葬这天市民商贩都停止营业，挤在路两边围观。每个人都挤得汗流满面，唯恐落在后面观看不见。待到同昌公主的灵车经过延兴门，懿宗皇帝和韦淑妃失声恸哭。里外听到哭声的人，没有一个不为之悲伤哀痛的。在这同一天，懿宗皇帝下葬他的奶娘。皇上亲自写了一篇《祭乳母》文，言词质朴而情真意切。人们争相传诵。从这以后，懿宗皇帝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总思念这件事情。有个叫李可及的人写了一首《叹百年曲》，进献给懿宗皇帝。曲子与歌词都哀怨感人，听的人没有不落泪的。懿宗皇帝诏令几十个人组成演唱《叹百年曲》的歌舞队。从宫中内库里取出珍宝雕成首饰，取出丝绢八百匹，上面画上鱼、龙、波浪纹，用来作地围子。每次演唱舞完后，都落得满地的珠翠。李可及因为进献《叹百年曲》有功，连续升任到大将军，懿宗皇帝赏赐给他的物品价值过万。但是李可及行为举止一点也不检点。左军容使西门季玄为人非常耿直，对李可及说："你用取巧谄媚迷惑皇上，用不多久就会遭至杀头之罪的啊！"李可及仗恃懿宗皇上对他的恩宠，一点也没有收敛改正。李可及擅长唱歌。他在懿宗皇帝面前，又飞眼又摇头晃脑，接连不断地编词唱曲。转瞬间，就能变化一百多种神态，而且不断在变化神态。当时京城中的不才少年争相效仿，称这种演唱方法叫"拍弹"。一天，李可及请假为他的儿子娶媳妇。懿宗皇帝说："我马上命人给你送去酒、面和米，用来作为祝贺你儿子结婚的贺礼。"李可及回到家中，不一会儿，一个太监担着两只银盒来到府上，每只盒约有二尺多高，向李可及宣布这是皇上赏赐的贺礼。起初，李可及真以为盒里盛的是酒、米之类。待到打开盒盖一看，里面盛的尽是黄金、珠宝。懿宗皇帝还赏赐给李可及一只银麒麟，身高好几尺。李可及用官库的车将银麒麟运回家里。西门季玄看到说："今天受到皇上的赏赐用官车运回家里，他日被抄家，也得用官车再将银麒麟运回宫中内库。这不是受赏，是白白地劳累牛脚啊！"后来，李可及果然获罪被流放到岭外。过去懿宗皇帝赏赐给他的珍宝古玩，又都抄没运回宫中内库。有见识的人说："西门季玄有先见之明啊！"

李璋

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会亲宾观之。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织成地毯，其日献之。及收败，璋亦从坐。（出《杜阳编》）

【译文】

李绛的儿子李璋任宣州观察史。宰相杨收建造白檀香亭子，刚建成，邀请亲朋宾客观赏。李璋在这之前，暗中派人进入杨收宅第测量这座亭子的样子，将它织成地毯，到杨收宴请宾客这天进献给他。待到杨收败落，李璋也因这事受到株连。

李使君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罢归，居在东洛。深感一贵家旧恩，欲召诸子从容。有敬爱寺僧圣刚者，常所往来。李因以具宴为说，僧曰："某与为门徒久矣，每观其食，穷极水陆滋味。常馔必以炭炊，往往不惬其意。此乃骄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能致。止于精办小筵，亦未为难。于是广求珍异，俾妻孥亲为调鼎。备陈绮席雕盘，选日邀致。弟兄列坐，矜持俨若冰玉。淆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实而已。及至冰餐，俱置一匙于口，各相眄良久，咸若吃蘖吞针。李莫究其由，但以失饪为谢。明日复见圣刚，备述诸子情貌。僧曰："前者所说岂谬哉。"既而造其门问之曰："李使君特备一筵，淆馔可谓丰洁，何不略领其意？"诸子曰："燔炙煎和未得法。"僧曰："他物从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馔，（明抄本"馔"作"饭"）先烧（"烧"原作"煖"，据明抄本改。）令熟，谓之炼炭，方可入爨，不然犹有烟气。李使君宅炭不经炼，是以难食。"僧拊掌大笑曰："此则非贫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财产剽掠俱尽。昆仲数人，乃与圣刚同窜。潜伏山谷，不食者至于三日。贼锋稍远，徒步将往河桥。道中小店始开，以脱粟为餐而卖。僧囊中有钱数百，买于土杯同食。腹枵既甚，膏梁之美不如。僧笑而谓之曰："此非炼炭所炊，不知堪与郎君吃否。"皆低头惭见，无复词对。（出《剧谈录》）

【译文】

唐僖宗乾符年间，有个姓李的官员从州、府任上辞官回来，它居在东都洛阳。李某人非常感激一家权贵的旧恩，想将他家的几位儿子设宴请来玩一天。洛阳敬爱寺中有个僧人叫圣刚，经常出入李某人家。李某人将自己想宴请这家几个儿子的打算对这位僧人说了。僧人圣刚说："我在这家作宗门信徒很长时间了。每次观察他家的饭菜，山珍海味没有吃不到的。而且，平常饭菜都必吃炭火锅，这样还往往不满意。这是骄奢淫逸成性了，你可以邀请这样的人吗？"李某人回答说："如果要吃朱象髓白猩唇，我恐怕弄不到。至于将筵席置办得精致一些，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于是，李某人四处收求珍稀食物，让妻子儿女亲自下厨房调味。终于准备好一桌奢华的筵席，选定好日期，将这家权贵的几个儿子都邀请来了。这家权贵的几兄弟来到后，依次入座，态度骄慢矜持，面若冰霜。每道菜上来后，都不动一筷。李某人请让再三，只是吃一点干鲜水果而已。待到吃冰餐，都只用匙舀一下放入口中，互相对视了许久，都象咬着木棍吃进口里的是针一样难受。李某人并不追究缘由，只是客气地说饭菜没做好，请求几位兄弟谅解。第二天，李某人见到圣刚僧人，将昨天宴席上的情形详细地告诉了他。圣刚僧人问："我从前说的话一点也没说错吧。"之后，来到这位权贵家中问几位兄弟："李使君特意为几位兄弟准备了一桌筵席，菜肴可谓丰盛洁净，你们为什么不稍稍吃一点呢？"几位兄弟回答说："烧烤煎和不得方法。"圣刚僧人说："其它的菜都不好吃，炭火锅，又嫌什么呢？"几位兄弟说："僧人你不知道，凡是吃火锅，必须先将炭火烧熟了，这叫煤炭，才可以下菜肴进食。不这样，会有炭烟的。李使君火锅里的炭没有经过炼烧，往外冒炭烟，因此难以下食。"圣刚僧人拍掌大笑道："这些都是贫僧不知道的啊！"后来，黄巢率领军队攻占了洛阳。这家权贵的家财被抢掠一空。这几位兄弟和圣刚僧人一同逃出洛阳，潜藏在深山中，有三天没吃到一点东西。等到黄巢的部队稍稍远去，这几位兄弟和圣刚僧人一同徒步去河桥。途中遇到一家刚刚开板的小饭店，用只脱去皮壳的糙米做成饭卖给顾客。圣刚僧人兜里还有几百文钱，买了些糙米饭盛在一只土杯中，跟这几位兄弟一块儿吃。肚子里饿得特别厉害，吃着这样的糙米饭，觉得过去吃过的玉食珍馐都没有它好吃啊。圣刚僧人笑着问几位兄弟："这糙米饭不是经过炼炭的火锅，不知道可以给几位郎君吃否？"这几位兄弟听了后，都羞愧地低下了头，一句话也答不上来。

卷第二百三十八　　诡诈

刘龙子　郭纯　王燧　唐同泰　胡延庆　朱前疑　宁王　安禄山　白铁余 李庆远　刘玄佐　张祜　大安寺　王使君　刘崇龟　李延召　成都丐者 薛氏子　秦中子　李全皋　文处子

刘龙子 唐高宗时，有刘龙子妖言惑众。作一金龙头藏袖中，以羊肠盛蜜水，绕击之。每聚众，出龙头，言圣龙吐水，饮之百病皆差。遂转羊肠水于龙口中出，与人饮之，皆罔云病愈。施舍无数。遂起逆谋，事发逃窜。捕访擒获，斩之于市，并其党十余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时，有个叫刘龙子的人妖言惑众。他制作一个金龙头藏在衣服袖子里，龙头后面套上一段装入蜂蜜水的羊肠子。每到人多的地方，刘龙子便从袖口里露出金龙头，对人们说他这只神龙能从嘴中往外吞水，喝了后百病都能治好。说完，他转动羊肠，于是蜂蜜水就从金龙口中流出来。喝了蜂蜜水的人，都谎说自己身上的病痊愈了。刘龙子白送人喝了一些后，就起了坑骗人的坏心，用这种方法骗取了许多钱物。后来，事情败露后他逃走了。最终还是被官府查访捉获，拉到街市口斩首示众。连同他的同党，一共斩首了十多个人。

郭纯

东海孝子郭纯丧母，每哭则群乌大集。使检有实，旌表门闾。后讯，乃是孝子每哭，即撒饼于地，群乌争来食之。其后数如此，乌闻哭声以为度，莫不竞凑。非有灵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东海郡有个叫郭纯的孝子死了母亲后，每次哭母都有许多鸟雀来到他跟前。官府派人来察验，确实是这样。于是，官府为这位孝子立牌坊，用来表彰他这一族人。后来得到消息，原来是这位孝子每次哭母前，在地上撒上饼子，因此群鸟都争着来拣吃。经过多次训练后，形成了条件反射。群鸟一听到这位孝子的哭声，又以为有饼子吃了呢，没有不飞落下来寻找饼子吃的。不是孝子感动了上天令灵啊！

王燧

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州县上言，遂蒙旌表。乃是猫犬同时产子，取猫儿置犬窠中，取犬子置猫窠内。饮贯其乳，遂以为常，殆不可以异论也。自知连理木、合欢瓜、麦分歧、禾同穗，触类而长，实繁其徒，并是人作，不足怪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河东孝子王燧家里，猫与狗互挽着脯乳它们的崽。州县得知这一情况后向上呈报，于是王燧得到了官府的表彰。其实是他家的猫与狗同时生崽，他将猫崽放在狗窝里，又将狗崽放在猫窝里，互相吃惯了奶，习以为常了。完全不可以认为是异常的表现。由此可以知道，所谓的连理树、合欢瓜、麦分岐、禾同穗，都是这样长出来的。象这样的事情确实有许多，都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一点也不值得奇怪。

唐同泰

唐同泰于洛水得白石紫文，云"圣母临水，（明抄本"水"作"人"）永昌帝业。"进之，授五品果毅，置永昌县。乃是将石凿作字，以紫石末和药嵌之。后并州文水县于谷中得一石，还如此，有"武兴"字，改文水为武兴县。自是往往作之，后知其伪，不复采用，乃止。（出《国史补》，按见《朝野佥载》卷三）

【译文】

唐同泰在洛水中得到一块白色石头，上面镌有紫色的文字，是"圣母临水，永昌帝业"八个字。唐同泰将这块白石进献给皇上，被授与五品果毅统管府兵，并且在这地方设立永昌县。其实，唐同泰先在白石上凿刻上字，再用紫色的石末和药嵌在字上面。后来，并州文水县有人在山谷中得到一块石头，也是这样，上面有"武兴"两个字。于是改文水为武兴县。从自，常常有人这样作假。后来，知道都是人工伪造的，官府不再采用了，才制止住了这股不正的风气。

胡延庆

襄州胡延庆得一龟，以丹漆书其腹曰："天子万万年。"以进之，凤阁侍郎李昭德以刀刮之并尽。奏请付法，则天曰："此非恶心也。"舍而不问。（出《国史补》，按见《朝野佥载》卷三）

【译文】

襄州有个叫胡延庆的人得到一只乌龟，用丹漆在乌龟的肚腹上写上"天子万万年"六个字，并将这只乌龟进献给朝廷。凤阁侍郎李昭德用刀将乌龟肚腹上的字都刮掉了，并上奏武则天皇后，用法律来制裁胡延庆。武则天回答说："这样做并不是什么坏心啊。"于是将这件事丢在一边，不再过问。

朱前疑

则天好祯祥，拾遗朱前疑说梦云："则天头白更黑，齿落更生。"即授都官郎中。司刑寺系三百余人，秋分后，无计可作。乃于内狱外罗墙角边，作圣人迹长五尺。至夜半，众人一时大叫。内使推问，对云："昨夜有圣人见，身长三丈，面作金色。云：'汝等并冤枉，不须忧虑。天子万年，即有恩赦放汝。'"把火照视，见有巨迹。即大赦天下，改为大足元年。（出《唐国史》，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崇尚吉祥的征兆。拾遗朱前疑说他作了一个梦，梦见了武则天白头发变成了黑头发，牙齿掉落后又生长出新的牙齿来。当即就被则天女皇授予了都官郎中。司刑寺里关押了三百多名囚犯。秋分过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这些犯人中有人在内狱外侧墙角边，作成圣人的脚印，长五尺。到了半夜，这些囚犯一齐大喊大叫。内监推问他们出了什么事？回答说："昨天半夜有一位圣人出现在内狱院子里，身高三丈，脸似涂金。这位圣人对我们说：'你们都是冤枉的，不用忧虑。天子能活一万岁，会马上施恩大赦你们的。'内监用火把照着看地上，果然见到有圣人的巨大脚印，就把这件事上奏给武则天女皇。则天女皇立即大赦天下的囚犯，并改之为大足元年。

宁王

宁王尝猎于鄠县界，搜林，忽见草中一柜，扃钥甚固。命发视之，乃一少女也。询其所自，女言姓莫氏，父亦曾仕。昨夜遇一火贼，贼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含嚬上诉，冶态横生。王惊悦之，遂载以后乘。时方生猎一熊，置柜中，如旧锁之。值上方求极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且具所由。上令充才人。经三日，京兆府奏：鄠县食店，有僧二人，以万钱独赁房一日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柜入店中。夜深，腷膊有声。店主怪日出不启门，撤户视之，有熊冲人走去。二僧已死，体骨悉露。上知之，大笑。书报宁王，大哥善能处置此僧也。莫氏能为新声，当时号莫才人啭。（出《酉阳杂俎》）

【译文】

宁王有一次在鄠县山中狩猎，搜索树林，忽然看见草丛中有一只柜子，关闭锁得特别牢固。宁王让人将这只柜子打开一看，柜子里装的是一位妙龄少女。宁王询问她从哪里来的？少女言说自己姓莫，父亲也曾任过官职。昨天晚上遇到一伙盗贼，将她抢劫到这里。盗贼中有两个还是和尚。这位少女娥眉微蹙地向宁王诉说此事，妖冶之态不断变化，面部表情非常丰富，宁王见了非常惊异喜悦。于是将这位少女放在后车中，运回府里。当时正好猎到一只活熊，就将这只活熊放在柜子里，原样锁好。这时正赶上玄宗皇帝下诏天下，搜求极端美丽的女子。宁王就将很有教养、深明礼仪的莫氏女进献玄宗皇帝，并上表言明她的来历，玄宗皇帝将莫氏女封为才人。三天后，京兆府上报玄宗皇上说：鄠县一家旅店，来了两个和尚，用一万钱包租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天一宿，说是作法事。这两个和尚只抬着一只大柜来到旅店。当晚夜深，只听到和尚包住的屋子里"腷膊"有声，似乎有人在厮斗，店主感到很奇怪。到了大天时亮还不见两个和尚开门出来，店主让伙计打开门看看，有一只熊从屋中冲着伙计走过来。两个和尚已死在屋里，浑身让熊撕咬得露出骨头。玄宗皇帝知道这件事情后，高兴得大声笑了。马上写封信告诉宁王，说："大哥真有好办法处置这两个和尚啊！"莫氏女能唱流行的新曲。当时宫中都称她为"歌星莫才人"。

安禄山

玄宗幸爱安禄山，呼禄山为子。尝于便殿与杨妃同宴坐，禄山每就见，不拜玄宗而拜杨妃。因顾问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对云："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帝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尔。"禄山应声对曰："臣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耳。"以其言诚，而益亲善之。（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非常宠爱安禄山，叫安禄山为"义子"。一次，玄宗赏赐安禄山在便殿与杨贵妃坐在一桌上吃饭。安禄山每次回京朝见，不拜玄宗而拜杨贵妃。玄宗皇帝问安禄山："你这个胡儿不拜我而拜贵妃，是什么意思？"安禄山回答说："我是胡人，只知道有母亲，不知道有父亲啊！"玄宗皇帝听后笑着让安禄山走了。安禄山身体肥胖、大腹便便。玄宗皇帝有一次问安禄山："你这胡儿肚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样大啊？"安禄山回答说："我肚子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对父皇的一颗忠心啊！"安禄山因为他表面会说奉承话，而日益得到玄宗皇帝的宠幸。

白铁余

白铁余者，延州嵇胡也，左道惑众。先于深山中埋一铜佛像柏树之下，经数年，草生其上。诒乡人曰："吾昨夜山下过，见有佛光。"于是卜日设斋，以出圣佛。及期，集数百人，命于非所藏处劚，不得。则诡曰："诸人不至诚布施，佛不可见。"是日，男女挣施舍百余万。即于埋处劚之，得其铜像。乡人以为圣人，远近相传，莫不欲见。宣言曰："见圣佛者，百病即愈。"余遂左计数百里老小士女皆就之。乃以绀紫红绯黄绫，为袋数十重，盛佛像。人来观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获千万，乃见其像。如此矫伪一二年，乡人归伏，遂作乱。自称光王，（按资治通鉴考异光王作月光王）署置官属，设长吏，为患数年。命将军程务挺讨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白铁余，是延州嵇山的一位胡人，用旁门左道迷惑人们。起初，白铁余在深山里的一株柏树下面埋了一尊铜佛像。过了几年，埋铜像的地方荒草丛生，已经看不出来掩埋的痕迹了，他欺骗乡人们说："我昨天晚上从山下经过，看见山中有佛光出现。"于是，他卜算了一个吉日，设斋祭，来请出这尊圣佛。到了这一天，白铁余召集了好几百人到山中。他先让人在不是埋铜像的地方挖掘，没有得到佛像。他欺骗人们说："大家不诚心意地布施钱财，是见不到圣佛的。"于是，当天就有男男女女争抢着布施一百多万钱给圣佛。白铁余这回让人在他埋佛像的柏树下面挖掘，挖到了他埋进地里的铜佛像。乡人们认为白铁余是圣人，远近相传，没有人不想见到他的。白铁余发出话说："见到圣佛的人，包你百病都能根除。"于是，白铁余用欺骗的手法，使方圆几百里之内的老少男女都来看视圣佛。他用绀、紫、红、绯、黄绫缝制成袋子，有几十重，将铜佛盛入袋中。有人来观看佛像，去掉一重袋子就得施舍一次钱。从一个观看者的手中就能得到上千万的布施钱，这个人才能观看到佛像。白铁余用这种手段骗人骗了一二年，乡人们都归伏他，于是他自称"光王"，独霸一方。他设置官衙，封任长吏，在延州嵇山一代作乱了好几年。后来，朝迁命令将军程务挺讨伐他，将白铁余捕获斩首。

李庆远

中郎李庆远狡诈轻险。初事皇太子，颇得出入。暂时出外，即恃威权。宰相以下，咸谓之要人。宰执方食即来，诸人命坐，即遣一人门外急唤云："殿下见召。"匆忙吐饭而去。诸司皆如此计，请谒嘱事。卖官鬻狱，所求必遂焉。东宫后稍稍疏之。仍潜入仗内，食侍官之饭。晚出外，腹痛大作。犹诈云："太子赐瓜，咽之太多，以致斯疾。"须臾霍乱。吐出卫士所食粗米饭，及黄臭韭济狼藉。凡是小人得宠，多为此状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中郎李庆远，为人狡诈轻躁奸险。他刚刚事奉皇太子时，很能上窜下跳出入宫门禁中。有时到外面去，就显示他的威势权力。因此，宰相以下的官员们，都称呼他为要人。每到吃饭时，李庆远刚刚坐下没吃几口，李庆远就暗中派一个人在门外喊："太子殿下召见李中郎！"李庆远急忙将嘴里的饭吐出来去见太子。李庆远对各个部门，都用这种办法。不论是谁请求见到他，托付他办事，以及买卖官职、花钱减刑，凡是求他办的事情，一定都能办到。太子后来渐渐疏远了李庆远。一次，李庆远偷偷进入卫士的住所，偷吃了卫士们的饭菜。晚上外出，突然肚子痛得难以忍受，他还跟人们夸说是太子赏赐给他一只瓜，吃得太多了，以致于将肚子吃疼了。过了不一会儿，李庆远上吐下泻。吐出来卫士们吃的粗米饭，以及黄臭变质的韭菜等，吐得满地都是。凡是小人得宠，多数都是这种样子！

刘玄佐

汴州相国寺，言佛有汗流。节度使刘玄佐遽命驾，自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复起斋场。由是将吏商贾，奔走道路，唯恐输货不及。因令官为簿书，以籍所入。十日乃闭寺，曰：佛汗止矣。得钱巨万，以瞻军资。（出《国史补》）

【译文】

汴州相国寺，传言说有尊佛像身上有汗流出来。节度使刘玄佐立即亲自到相国寺，亲自将金帛等物布施给这尊佛像。这天中午，刘玄佐的妻子也亲自到相国寺来布施。第二天，又建造了斋祭的道场。于是，文武官员、商贾士人，都争先恐后地前来相国寺，唯恐来不及布施。刘玄佐命令节度府派出官员带着帐簿去相国寺，收取布施。并将所有的布施都收归节度府所有。十天以后关闭了相国寺，发告示说这尊佛像停止流汗了。十天之内共收得布施许多万，刘玄佐将这笔钱款作为军费使用了。

张祜

进士崔涯、张祜下第后，多游江淮。常嗜酒，侮谑时辈。或乘其饮兴，即自称豪侠。二子好尚既同，相与甚洽。崔尝作侠士诗云："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由是往往传于人口曰："崔张真侠士也。"是此人多设酒馔待之，得以互相推许。后张以诗上盐铁使，授其子漕渠小职，得堰名冬瓜。或戏之曰："贤郎不宜作此职。"张曰："冬瓜合出祜子。"戏者相与大哂。岁余，薄有资力。一夕，有非常人妆束甚武，腰剑手囊。囊中贮一物，流血殷于外。入门谓曰："此非张侠士居也？"曰："然。"揖客甚谨。既坐，客曰："有一仇人之恨，十年矣，今夜获之。"喜不能已，因指囊曰："此其首也。"问张曰："有酒店否？命酒饮之。"饮讫曰："去此三四里有一义士，予欲报之。若济此夕，则平生恩仇毕矣。闻公气义，能假予十万缗否？立欲酧之。是予愿毕，此后赴蹈汤火，誓无所惮。"张深喜其说，且不吝啬。即倾囊烛下，筹其缣素中品之物，量而与焉。客曰："快哉，无所恨也！"遂留囊首而去，期以却回。既去，及期（"期"原作"其"，据明抄本改。）不至。五鼓绝声，杳无踪迹。又虑囊首彰露，以为己累。客且不来，计无所出，乃遣家人开囊视之，乃豕首也。由是豪侠之气顿衰矣。（出《桂苑丛谈》）

【译文】

进士崔涯、张祜落第后，经常在江淮一带游走。经常聚众饮酒，侮辱戏谑当时有名望的人；或者乘着酒兴，自称为江湖上的豪侠。这两个人的喜好崇尚相同，因此相处得特别融洽。崔涯曾经写首赞颂侠士的诗。诗是这样的：太行岭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铁。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门便与妻儿别。从此，常常可以从人们的口中听到："崔涯、张祜是真正的豪侠啊！"凡是这样说的人，往往都是经常摆设酒宴款待崔涯、张祜的人。他们之间互相推崇赞许。后来，张祜给管理盐铁的官吏书赠一首赞美诗。这位盐铁使在漕渠上授予他儿子一个小官职，负责冬瓜这一段堤堰的管理工作。有人戏谑张祜说："你的儿子不应该任这么小的职务啊！"张祜自我解嘲地说："冬瓜就应该产生张祜的儿子！"戏谑他的人听了这样的回答后，相望着大笑不止。过了一年多，张祜家积攒了一点资产。一天晚上，来了一位身穿夜行衣的人，全身武侠打扮，腰间悬挂一柄宝剑，手中拎着一只行囊。囊里盛着一件东西，有血洇出囊外边。来人进入屋门后问："这儿不是张侠士的住处吗？"张祜回答说："是的。"非常恭谨地让这个人进屋落坐。来人说："我有一个仇家，此仇已结十年了。今夜我将他杀死了，报了这段怨仇。"边说边高兴得不能自已，指着行囊接着说："这里面装的就是这位仇人的首级啊！"又问张祜："这儿有酒店吗？请张大侠打些酒，我们一块儿喝一杯好吗？"喝完酒，来人说："离这儿三四里地有一位义士，我想报答他对我的大恩。如果今晚上能报答了我的这位恩人，那么，我平生恩、仇两件大事就都算处理完了。听说张大侠非常讲义气，能不能借我十万缗钱？我用完之后马上还给你。我的这两件夙愿都完成后，今后张大侠就是让我赴汤蹈火，我决没有什么顾及的了。"张祜听来人这样说，大喜过望，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资财。马上将家中的一切值钱的物品都拿出来摆放在烛光下，将其中中等品级以上的书、画真迹，计算好相当于十万缗的价值，给了这位来客。来人高兴地赞扬说："真是位痛快人啊！我平生再没有什么遗憾的事情啦！"于是将行囊连同里面的人头留下，便离开了张祜家，约定好报完恩后马上返回来。待到这位来人离开张家后，到了约定回来的时间却没有回来。张祜一直等到外面报夜的敲完五鼓了，还是一点踪影也没有。张祜考虑到一旦行囊中的人头让人发现了，会连累自己的。况且这位深夜来客又不按约回来，实在没有什么好办法啦，只好让家中的仆人将行囊打开看看，原来里面装的是一只猪头。从此，张祜的豪侠精神立时没有啦。

大安寺

唐懿宗用文理天下，海内晏清。多变服私游寺观。民间有奸猾者，闻大安国寺，有江淮进奏官寄吴绫千匹在院。于是暗集其群，就内选一人肖上之状者，衣上私行之服，多以龙脑诸香薰裛，引二三小仆，潜入寄绫之院。其时有丐者一二人至，假服者遗之而去。逡巡，诸色丐求之人，接迹而至，给之不暇。假服者谓院僧曰："院中有何物，可借之。"僧未诺间，小仆掷眼向僧。僧惊骇曰："柜内有人寄绫千匹，唯命是听。"于是启柜，罄而给之。小仆谓僧曰："来日早，于朝门相见，可奉引入内，所酧不轻。"假服者遂跨卫而去。僧自是经日访于内门，杳无所见，方知群丐并是奸人之党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懿宗用文治理国家，注重休养生息、发展生产，因此海内清平，国泰民安。懿宗多次改穿便装扮作普通人，游览寺院、道观。一次，有一伙狡猾奸诈的人，听说大安国寺院中，寄放着江淮进奏官进献给朝廷的吴绫一千匹。他们暗中串联谋划，挑选出一个长相很象懿宗皇帝的人，穿上皇上私游时穿的衣服扮成皇上，并用龙脑等多种香料熏染衣服，带着二三个小仆人来到大安国寺寄放吴绫的院落中。当时有一二个乞丐来到院中，假扮皇上的这个贼人分给他们一些钱后打付他们离开这里。过了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乞丐接连不断地来到院中向假扮皇上的人行乞讨。这个假扮的贼人施舍不过来，对寺院的僧人说："寺院里有什么东西，暂借我用用。"僧人没有立即答应，假扮的小仆人向僧人递眼色，暗示是皇上微服私访。僧人无比惊惶恐惧，连连说："寺院柜里有他人寄放的吴绫一千匹，听候吩咐。"于是，假扮的皇上命令打开柜子，将一千匹绫都施舍给了那些乞丐。假扮的小仆人对僧人说："明天早晨，在朝门相见。我奉皇上之命引导你进入宫内，不会少还给你的。"说完，服侍假皇帝骑上驴背，扬长而去。第二天从早到晚，大安国寺的僧人都在宫门边等候寻找，连个人影都没等着。这才知道昨日在寺院借绫的皇上和那些乞讨的乞丐，都是奸人贼党假扮的啊！

王使君

王凝侍郎案察长沙日，有新授柳州刺使王某者，不知何许人，将赴所任。抵于湘川。谒凝。凝召预宴于宾佐。王（明抄本"凝召宴于宾佐王"作"王君请司宾吏上"）启凝云："某是侍郎诸从（明抄本"从"作"院"）子侄，合受拜。"凝遽问云："既是吾族，小名何也。"答曰："名通郎。"凝乃谓左右曰："促召郎君来。"逡巡，其子至。凝诘曰："家籍中有通郎者乎？"其子沉思少顷，乃曰："有之，合是兄矣。"凝始命邀王君，则受以从侄之礼。因从容问云："前任何官？"答曰："昨罢职北海盐院，旋有此授。"凝闻之，不悦。既退，凝复召其子谓曰："适来王君，资历颇杂，的非吾之枝叶也。"遽征属籍，寻其派，乃有通郎，已于某年某日物化矣。凝睹之怒。翌日，厅内备馔招之。王君望凝，欲屈膝。忽被二壮士挟而扶之，鞠躬不得。凝前语曰："使君非吾宗也。昨日误受君之拜，今谨奉还。"遂拜之如其数讫。二壮士退，乃命坐与餐。复谓之曰："当今清平之代，此后不可更乱入人家也。"在庭吏卒悉笑。王君惭赧，饮食为之不下。斯须，踟躇而出。（出《南楚新闻》）

【译文】

侍郎王凝在长沙查处期间，有位新近授任的柳州刺史王某人，不知道他是哪地方的人，在赴任途中经过长沙时，请求拜见王凝。王凝得知后，先请他跟僚属们一块饮酒。席间，这位王刺史对王凝说："我本是侍郎你的几个堂侄中的一位，今天应该受小侄一拜。"王凝立刻问他："既然是我族上的人，请问你小名叫什么？"王某人回答说："侄子小名通郎。"王凝对手下人说："快召唤我的儿子来。"不一会儿，王凝的儿子被召来了。王凝问儿子："我们王家户册上有通郎这个名字吗？"王凝儿子沉思一会儿，回答道："有这个人，应当是我的哥哥。"王凝这才正式邀请这位王某人，并且接受了他以堂侄的礼数的参拜。王凝随便问王某人："这之前你任的是什么官职？"王某人回答说："这之前刚刚辞去北海盐院的官职，紧接着就授小侄柳州刺史。"王凝听了很是不高兴，立即起身告辞。又将儿子叫到跟前，说："刚才来的这个姓王的，他的资历很是复杂，确实不是我们王家族人。"说完，立即取出王家户册，查找分枝族系，确实有位堂侄叫通郎，但是已在某年某日死去了。王凝看了后，很是生气。第二天，在厅堂上准备好了酒宴招待这位王某人。王某人来了后，看到王凝就要下跪参拜。忽然被两位身强力壮的仆夫左右拉住，扶他站起来，不能鞠躬。王凝上前对王某人说："你不是我们王家宗族的人。昨天错误地接受你的参拜，现在我奉还给你。"说完，如数回拜王某。二位仆人退下，王凝让这位王某人入坐就餐，又对他说："当今天下清平，国泰民安。以后不可以再随便认宗。"在场的官员和办事人员听了后，都嗤笑不已。这位王某人满脸羞愧，酒菜也吃不下去。只坐了一会儿，就局促不安地告辞走了。

刘崇龟

刘崇龟以清俭自居，甚招物论。尝召同列餐苦荬饆饠。朝士有知其矫，乃潜问小苍头曰："仆射晨餐何物？"苍头实对："食泼生。"朝中闻而哂之。及镇番方，京国亲之贫乏者，俟其濡救。但画《荔枝图》。自作赋以遗之。后卒于岭表，归葬，经渚宫，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为当时所鄙。（出《北梦琐言》）

【译文】

刘崇龟平素以清廉节俭自居，很是招到众人的议论。他曾经召请同僚到他家吃苦荬菜和包馅的面食饽饽。朝中的官员中有人知道刘崇龟故意这样作给人看，于是偷偷问他家的小伙夫："仆射今天早晨吃的是什么啊？"小伙夫如实告诉他："我家相公早晨吃的是烹煮肉。"朝中官员们听到这件事后，都讥笑他。待到刘崇龟外放岭南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京城中有些穷亲戚想沾光等待他的接济。他只画了一幅《荔枝图》，亲自在上面题写《赋》一篇，回送这位京城里的穷亲戚。后来，刘崇龟病死在岭南任上。在归葬途中路过湖北江陵时，他的家人在市上出卖南海的珍珠、翡翠。当时人得知这件事后，越加鄙视他啦。

李延召

王蜀将王宗俦帅南梁日，聚粮屯师。日兴工役，凿山刊木，略不暂停。运粟泛舟，军人告倦。岷峨之人，酷好释氏。军中皆右执凶器，左秉佛书。诵习之声，混于刁斗。时有健卒李延召，继年役于三泉黑水以来，采斫材木，力竭形枯，不任其事。遂设诈陈状云："近者得见诸佛如来，乘舆跨象，出入岩崖之中，飞升松柏之上。"如是之报甚频，"某虽在戎门，早归释教。以其课诵至诚，是有如此感应。今乞蠲兵籍，截足事佛。俾将来希证无上之果。"宗俦判曰："虽居兵籍，心在佛门。修心于行伍之间，达理于幻泡之外。归心而依佛氏，截足以事空王。壮哉貔貅，何太猛利！大愿难阻，真诚可嘉。准状付本军，除落名氏。仍差虞侯，监截一足讫，送真元寺收管洒扫。"延召（延召原作焚修，据明抄本改。）比欲矫妄免其役，及临断足时，则怖惧益切。于是迁延十余日，哀号宛转，避其锋芒。宗俦闻之，大笑而不罪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时，前蜀王氏王朝的将领王宗俦统帅南梁期间，搜聚粮草，发动士卒屯垦。每天都让兵卒做工服役。凿山开路，砍伐树木，一刻也不停歇。还让士兵撑船运送粮食，全军上下都叫苦不叠。岷峨一带的百姓民众，酷爱佛教。军中所有的人，都右手拿着兵器，左手拿着佛经。读诵佛经的声音，跟巡更通报时辰的刁斗声混在一起。当时，有一个体魄健壮的兵卒叫李延召，连年来在三泉黑水服役，采伐木材，劳累得身体枯瘦如柴，精疲力竭，已经砍伐不动木材了。于是，他设计欺骗王宗俦，说："我最近见到了如来佛，或乘坐车舆，或骑在大象上，在山崖绝壁上行走，或在松柏树上飞腾。"李延召频繁地上报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说："我虽然身在军门，心却早就皈依了释教佛门。因为我每天诵读佛经，这种真诚感动了诸位神佛，才使他们现身让我看见。我现在乞求长官取消我的军籍，截取我一只脚，让我事奉佛主吧。使我将来能修成无上至高的境界。"王崇俦在李延召报送的申请书上批示道："虽然身在军籍，却心在佛门。修心在行伍之间，达理于虚幻无常之外。决心皈依佛教，情愿截足以事奉从未见过的佛主。豪壮啊兵士，何必这么凶暴残忍啊！你这样的宏大志向难以阻拦，你的真诚事佛理应嘉奖。特此批准这份申请，请交付该兵士所在部队，除掉他的军籍。并差派管理山泽的虞侯就地截去该兵士的一只脚，然后送往真元寺收管，让他在寺中洒扫庭院，侍奉佛主。"李延召本来是想用这种欺骗的办法，逃脱掉劳役之苦，待到真的要砍去他的一只脚时，则非常恐惧。拖延了十多天，又哭又闹，不让虞侯截砍他的脚。王宗俦听到这一消息后，哈哈大笑，并不追究李延召的欺骗罪过。

成都丐者

成都有丐者诈称落泊衣冠。弊服褴缕，常巡成都市鄽。见人即展手希一文云："失坠文书，求官不遂。"人皆哀之，为其言语悲嘶，形容憔悴。居于早迁桥侧。后有势家，于所居旁起园亭，欲广其池馆，遂强买之。及辟其圭窦，则见两间大屋，皆满贮散钱。计数千万。邻里莫有知者。成都人一概呼求事官人为乞措大。（出《朝野佥载》，明抄本作出《王氏见闻》）

【译文】

成都有一个乞丐，伪称自己是潦倒落魄的读书人，用来骗人。这个乞丐通身穿着破败褴缕的衣服，经常在成都集市间游走。见人就将手中的一篇文章展示让人看，说："我丢失了任职的文书，才当不上官了。"人们听了他这悲悲切切的话语，看到他那憔悴的容颜，都非常同情可怜他。这个乞丐住在成都早迁桥旁边。后来，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家，在他居住的旁边建造起一座园亭，想再扩大地面修建池塘馆舍，就强行买下了他居住的这块地皮。待到扒倒这个乞丐外面破败的门洞后，见里面两间大屋中到处都装满了各种钱币，估计能有好几千万，附近的邻居没有一家知道他有这么多钱。于是，全成都市的人，都呼求在官府任职的家里人辞官不作而当行乞的落魄读书人。

薛氏子

有恭氏二子野居伊阙。先世尝典大郡，资用甚丰。一日，木阴初盛，清和届候。偶有叩扉者，启关视之，则一道士也。草履雪髯，气质清古，曰："半途病渴，幸分一杯浆。"二子延入宾位。雅谈高论，深味道腴。又曰："某非渴浆者。杖藜过此，气色甚佳。自此东南百步，有五松虬偃在疆内否？"曰："某之良田也。"道士愈喜，因屏人曰："此下有黄金百斤，宝剑二口。其气隐隐，浮张翼间。张翼洛之分野，某寻之久矣。黄金可以分赠亲属甚困者。其龙泉自佩，当位极人臣。某亦请其一，效斩魔之术。"二子大惊异，道士曰："命家僮役客辈，悉具畚钎，候择日发土。则可以目验矣。然若无术以制，则逃匿黄壤，不复能追。今俟良宵，剪方为坛，用法水噀之，不能遁矣。且戒僮仆，无得泄者。"问其结坛所须，曰："微潶三百尺，赤黑索也。随方色采缣素甚多，洎几案炉香裀褥之具。"且曰："某非利财者，假以为法。又用祭膳十座，酒茗随之。器皿　以中金者。"二子则竭力经营。尚有所缺，贷于亲友。又言："某善点化之术，视金银如粪土，常以济人之急为务。今有囊箧寓太微宫，欲以暂寄。"二子许诺。即召人负荷而至，巨笈有四，重不可胜，缄鐍甚严，祈托以寄。旋至吉日，因大设法具于五松间，命二子拜祝讫。亟令返居，闭门以俟，且戒无得窥隙。"某当效景纯散发衔剑之术，脱为人窥，则祸立至。俟行法毕，当举火相召。可率僮仆，备畚钎来，及夜而发之。冀得静观至宝也。"二子依所教。自夜分危坐，专望烛光，杳不见举。不得已，辟户觇之，默绝影响。步至树下，则掷杯覆器，饮食狼藉。采缣器皿，悉已携去。轮蹄之迹，错于其所。疑用微纆束固以遁。因发所寄之笈，瓦砾实中。自此家产甚困，失信于人。惊愕忧惭，默不得诉。（出《唐国史》，明抄本作出《唐史外补》，按见《唐阙史卷》下）

【译文】

有薛家兄弟二人居住在伊阙的郊野。兄弟俩的先人曾经在大都市担任过官职，因此，家中很是富有。草木茂盛的初夏里的一天，天气晴朗，忽然有人敲薛家哥俩的院门。开门一看，原来门外站着一位道士，脚下穿着草鞋，脸上白髯如雪，气质清古不凡。道士说："我云游的路途上身患疾病口渴，施主请施舍给贫道一杯水喝。"薛家兄弟二人将这位道士请入厅堂入座，待为宾客。这位道士坐下后，谈吐高雅，议论深奥，深谙道家的哲理。过了一会儿，道士又说："我并不是因为渴了来讨碗水喝的。我拄着拐杖经过这里，发现你这儿有祥瑞之气。从你家院落往东南走一百步，是不是有五株松树长在那儿？"薛家兄弟回答说："那是我家的田地。"道士听了后更加欢喜，让兄弟二人屏退家中仆人，说："你家的那五株松树下埋藏着黄金百两，宝剑二口。这两样宝物发出的宝气，悬浮在张翼一带的空中。张翼乃是洛阳与伊阙的分界线，我寻找了好久才找到你们这里啊！这样吧，百两黄金你们兄弟可以分送给贫困的亲友。其中的一口宝剑，你们兄弟佩带身边，可保你们位极人臣。另外一口宝剑赏给贫道，用它来降妖除魔。你们看如何？"薛家兄弟二人听后很是惊异。道士说："让你家中的童仆和雇用的工匠，都准备好畚箕，锹钎等挖泥运土的工具，等候我选个吉日好挖土取出这两宗宝物，你们兄弟俩就可以亲眼看到贫道是不是在这信口胡诌。但是，如果不施用法术制住它们，这两宗宝物没等挖掘出来就会土遁逃走，再也追找不到了。等到今天晚上，划一块方地作法坛，贫道口含法水喷洒埋藏宝物的地面，它们就不能逃盾了。一定要告戒你家的童子仆人，且不可泄露机密。"薛家二兄弟问道士设法坛都需用什么东西？道士说："请准备微纆三百尺，就是赤黑的绳索。布置法坛需要很多的彩色细绢，还有小凳、桌案、香炉、褥垫等物。"说到这里，道士看看薛家二兄弟，接着说："我不是假作法坛来骗取你的钱财的人啊，请你们兄弟放心。对啦，还需要祭祀神灵用的供膳十座。酒、茶，都准备好。祭膳用的器皿必须是含有一半以上黄金的金器。"薛家二兄弟遵照道士的要求，竭尽全力去准备。还有缺少的物件，就向亲友求贷。道士又说："贫道擅长点石成金之术，视金银就象看粪土一样。经常周济一些贫困人，帮助他们解决紧急的困难。现在，贫道有一些箱子包裹存放在太微宫，想暂时寄放在你们这儿，怎么样？"二兄弟听后高兴地答应了，立即让家中仆人将这些箱子、包裹运回来。一共有四只巨大的箱子，每只箱子都重得搬不动。而且上锁贴封条，极为严细。很快到了道士选定的吉日。道士在五株松树那儿搭设法坛，让薛家二兄弟跪拜法坛前面，祝祈神灵保佑降福。之后，道士立即让他们回到家中，关闭门户等待。而且一定不得向法坛这边偷看。道士说："贫道将效仿景纯法师披散头发、口中刁着宝剑的法术，如果有人偷看，就会立刻遭至灾祸。待到贫道法事作完了，当以举火为号招唤你们。你们见到火光后，就可以带领家童仆夫，拿着畚箕、锹铲等工具，连夜挖掘，你们兄弟俩就在旁边静观财宝吧。"薛家两兄弟，依着道士的告诫，一到天黑就在家中正襟危坐，等候火光的招唤。左等右等也不见五株松方向有火光信号。实在等下不去了，打开门看看，五株松那边一点声响也没有。两兄弟觉得事情有变，急忙来到五株松下，只见杯盘狼藉，到处都是吃过的饭菜。而且，他们兄弟俩为道士准备的布设法坛的用品五色细绢，以及盛装祭膳用的金器，都被道士携逃一空。只见车轮与牲畜的蹄印布满地上。三百尺赤黑绳索也不见了，一定是用它捆绑细绢、金器等东西了。回到家中，两兄弟让家人赶快打开道士寄存的四只大箱子，里面盛的全是瓦砾。从这以后，薛家两兄弟家道败落，一贫如洗，而且在亲朋好友那里再也没有信誉了。两兄弟又惊又感又忧又愧，一言不发地吃了这个大哑巴亏。

秦中子

秦川富室少年有能规利者藏镪巨万。一日逮夜，有投书于其户者，仆执以进。少年启封，则蒲纸加蜡，昧墨斜翰，为其先考所遗者。曰："汝之获利，吾之冥助也。今将有大祸，然吾已请於阴骘矣。汝及朔旦，宜斋躬洁服，出于春明门外逆旅。备缣帛，随其年，三十有五。俟夜分往灞水桥，步及石岸，见黄衣者即置于前，礼祝而退，灾当可免。或无所遇，即挈缣以归，急理家事，当为窜计。祸不旋踵矣。"少年捧书大恐。合室素服而泣，专志朔旦。则舍弃他事，弹冠振衣，止于春明门外，矜严不寐。恭俟夜分，乃从一仆乘一马，驰往灞桥，唯恐无所睹。至则果有一物，形质诡怪，蓬头黄衣，交臂束膝，负柱而坐，俯首以寐。少年惊喜，捧缣于前，祈祝设拜，不敢却顾，疾驱而回。返辕相庆，以为幸免矣。独有仆夫疑其不直。曾未逾旬，复有掷书者。仆夫立擒之，乃邻宇之导青襟者。启其缄札，蒲蜡昧墨如初。词曰："汝灾甚大，曩之寿帛，祸源未塞。宜更以缣三十五，重置河梁。"其家则状始末，诉于官司。诘问具伏，遂置于法。时李常侍丛为万年令，讼牒数年尚在。（出《缺史》）

【译文】

在秦川，有一家富有的少年，擅长经营获利，家中藏钱巨万。一天晚上，有封书信扔在这位少年家院内，仆人取回来给少年。少年打开信封，看是蒲草纸上面用蜡油缄封的，用毛笔斜着写在黑暗无光的信纸上，是他死去的父亲写给他的信。信上说："你能获得这么多的利，是我在阴间帮助你的。现在将有大祸降临你头上，但是我已经在阴间请求保佑你了。你可以等到下月初一，躬敬地实行斋戒，穿上整洁的衣服，到春明门外的一家客店，准备好细绢，随着年份计算，需用三十五匹。等到黑夜降临后，前往灞水桥，步行到达石岸边，看见一个身穿黄衣服的人，就将三十五匹细绢放在这个人面前，行礼祀祝然而退回去，灾祸就可以免除了。如果什么人也没有遇到，你带着细绢赶快回到家中，料理好家事，赶快离家出走。这样，灾祸不会转着脚跟随你去的。"少年看后，手捧书信惊恐万分。全家人身着素服，抱头哭泣。什么也不做了，专心等待下月初一这一天的到来。到了下月初一这天，少年打扫干净帽子上、衣服上的灰尘，带着三十五匹细绢，来到春明门外的旅店旁边，庄严地恭候在那里，一点不敢走神。恭候到夜间，带着一个仆人骑着一匹马，驰往灞桥。一路上唯恐到桥边什么人也遇不到。来到灞桥，果然看见有一个人，形态诡怪，头发蓬乱，身着黄衣，两臂交叉着抱住两膝，靠着桥柱坐在那儿，低头打盹儿。少年见了非常惊喜，双手捧着细绢走上前，将细绢放在这个人的身边，祈祝下拜，转身离去，驱马急驰而归，连头都不敢回一下。在回家的路上，少年高兴地庆贺见到了这位穿黄衣服的人，免去了一场大灾祸。唯独跟少年同去的仆人不大相信这件事。没过一旬，又有人向少年院里投掷书信。同去的那位仆人立即出去将投信人捉获，一看，原来是邻居家的一个读书人。打开信缄，蒲纸蜡封，黑暗的信纸，都象上次一样。信上写的是："你的灾祸非常大，上次送去寿帛，并没有免去祸源，还应再带三十五匹细绢，重新放在灞桥河岸边。"这位少年将这件事情上告到官府那里，陈述始末缘由。官府审问那位邻家的读书人，他一一招认，伏法。当时常待李丛任万年县县令，是他一手经办的这个案子。所有案卷几年之内都完好地收存在县衙里。

李全皋

护军李全皋，罢淮海监临日，寓止于开元寺。以朝廷艰梗，未获西归。一旦，有小校引一道人，云能通炉火之事，全皋乃延而礼之，自此与之善。一日语及黄白之事，道人曰："唯某颇能得之。可求一铁鼎，容五六升以上者，黄金二十余两为母，日给水银药物，大候足而换之。莫穷岁月，终而复始。"李甚喜其说，顾囊有金带一条，可及其数，以付道人。诸药既备。周火之日后，日躬自看验。居数日微倦，乃令家人亲爱者守之。日数既满，斋沐而后开视，黄金烂然，的不虚也。李拜而信之。三日之内，添换有征。一旦道人不来，药炉一切如旧。疑骇之际，俄经再宿。久待讶其不至，不得已，启炉视之，不见其金矣。事及导引小校，代填其金而止。道人绝无踪迹。（出《桂苑丛谈》）

【译文】

护军李全皋，辞去淮海监那天，暂时居住在开元寺中。因为朝廷阻难，没能得到允许回到他西部老家。一天，有一位小校引荐一位道人来见李皋。这位道人说他通晓用炉炼金的秘法，李全皋听了后以礼相待，从此两人关系日渐友善。一天谈到用炉炼金的事情，道人说："只有贫道我擅长这种密法。你可以寻找到一只铁鼎，能装五六升以上那么大的，再拿来黄金二十多两做母本，每天往鼎里加添水银等药物，待火候炼足了再更换。不要计算什么时候能炼好这一炉，终而复始，一直炼下去，你就会得到无穷无尽的黄金啊。"李全皋听后大喜，看看自己行囊中有金带一条，大约有二十多两重，交给了道士。又将炼金所需要的水银等药物准备齐全，一并交给了道士。开炉升火后，每天李全拜都亲自到炉边验看。过了几天后，他感到有些厌倦了，就让他的家中仆人或者信得过的人代替他去炉前看守。待到炼满预定的天数后，斋戒沐浴换上洁净的衣服，打开鼎盖验看，只见满鼎金黄灿然一片，确实不假啊！李全皋拜谢道士，相信了他的炼金法术。三天之内，就可以添换取出一些炼出来的黄金。但是就在这关键时刻，那位道士有一天了没有来到炉前。药炉的一切象原先一样，照旧添火炼烧。又过了一宿，依然不见道士的踪影。李全皋非常奇怪着急，不得已，他自己打开鼎盖一看，鼎中置放的黄金母本，都不见了。因为这位道士是那个小校引荐来的。于是，小校将自己的黄金拿出来补给了李全皋，才算了结这件事。那位自称会炼金的道士，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踪影。

文处子

有处子（明抄本"子"作"士"）姓文，不记其名，居汉中。常游两蜀侯伯之门，以烧炼为业。但留意于炉火者，咸为所欺。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积货甚多。为文所惑，三年之内，家财罄空。复为识者所诮，追而耻之，以至自经。又有蜀中大将，屯兵汉中者，亦为所惑。华阳坊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亦其空静。遂求主者，赁以烧药。因火发焚其第，延及一坊，扫地而静。文遂夜遁，欲向西取桑林路，东趋斜谷，以脱其身。出门便为猛虎所逐，不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溪谷之中。其虎随之，不离跬步。既窘迫，遂攀枝上一树，以带自缚于乔柯之上。其虎绕树咆哮。及晓，官司捕逐者及树下，虎乃徐去。遂就树擒之，斩于烧药之所。（出《王氏见闻》）

【译文】

有一个姓文的处士，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啦，居住在汉中。这位文处士，经常来往于两蜀侯伯等权贵之家，以炼金为职业。但凡想要通过炼金发财的人，都受过这位文处士的诈骗。有位富商叫李十五郎，积聚的财产很多。被文处士迷惑住了，用他给开炉炼金，三年之内，将家财全都败光。而且还遭到熟人的讥讽，后悔莫及，终于悬梁自尽了。还有一位蜀中的大将军，屯兵在汉中，也被文处士所迷惑。华阳坊有位成太尉，新建造一座府第还没有住进去人。文处士说这座宅院空静，适于炼金。于是，这位大将军就向主人将它租赁来用以烧药炼金。不慎失火，将整座宅第烧为平地，而且火势蔓延整条华阳坊，烧毁整整一条街。文处士连夜逃走，出城后想向西取道桑林路，再向东到斜谷，以逃脱官府的追捕。但是，他一出城门就被一只猛虎追逐，西去不得，向北逃入王子山溪谷中。这只老虎一直追逐他到这里，一点不离。文处士无计可施，攀枝爬到一株树上，用带子将自己绑缚在树干上。虎绕着树转圈，边转边咆哮。到天明，官府听到虎叫声赶到这株树下，虎才离去。于是，文处士在树上被擒获，带回市里，在他烧药炼金的地方被折首示众。

卷第二百三十九　　谄佞一

安禄山　成敬奇　陈少游　裴延龄　薛盈珍　画雕　冯道明　杜宣猷 李德裕　韩全诲

苏循　苏楷　乐朋龟　孔谦

安禄山

玄宗命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不拜。因奏曰："臣胡人，不闲国法，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曰："是储君。朕万岁后，代朕君汝者。"安禄曰："臣愚，比者只知有陛下，不知有太子。"左右令拜，安禄乃拜。玄宗嘉其志诚，尤怜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让皇太子与安禄山相见。安禄山见到皇太子后不下拜参见。问他为什么不拜见太子？安禄山启奏玄宗皇帝说："我是个胡人，不熟悉国法。不知道太子是什么官职？"玄宗皇帝告诉他："太子就是储君。侍我去逝之后，太子代替我作你的国君。"安禄山回答说："我这个人很愚昧，亲近的人只知道有皇上您，不知道有太子。"左右的都让他向太子下拜，安禄山这才下拜参见太子。玄宗皇帝嘉许安禄山心地诚恳，更加怜爱他了。

成敬奇

成敬奇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为大理正，与姚崇有姻亲。崇尝寝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泣，怀中置生雀数枚，一一持出，请崇手执而后放之。祝云："愿令公速愈。"崇勉强从之。敬奇既去，崇恶其谀媚。谓其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接遇。（出《大唐新语》）

成敬奇才智卓越过人，写文章立等可取，官任大理寺正卿，跟宰相姚崇有姻亲的关系。一次，姚崇有病卧床，成敬奇特意到相府拜访探问病情。他来到姚崇卧室，面对姚崇泪流满面，从怀中取出几只活雀，一一放在姚崇手中，让他拿一会儿再放生。并祝福说："希望姚令早早病体痊愈！"姚崇勉强忍让他这样做。待成敬奇告辞离去后，姚崇方露出来讨厌他这种故作阿谀谄媚的神情，对他的子弟们说："我真不知道他的眼泪是从哪里流出来的？"从此以后，姚崇再也不待见成敬奇啦。

陈少游

唐陈少游检校职方员外郎，充回纥使。检校官自少游始也。而少游为理，长于权变，时推干济。然厚敛财物，交结权右。寻除管桂观察使。时中官董秀用事，少游乃宿于里。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少游曰："据此所费，俸钱不能足其数。此外常须求于人，方可取济。倘有输诚供应者，但留心庇护之，固易为力耳。少游虽不才，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岁愿送钱五万贯，今见有大半，请即收受。余到官续送，免费心劳虑，不亦可乎！"秀既逾于所望，忻悦颇甚，因与之相厚。少游言讫，泣曰："南方毒痒深僻，但恐不得生还，再睹颜色。"透遽曰："中丞美才，不当远官。从容旬曰，冀竭蹇分。"时少游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秀、载内外引荐。数日，拜宣歙观察使，改浙东观察使，迁淮南节度使。十余年间，三总大藩。征求货易，且无虚日，敛积财宝，累巨万亿。视文雅清流之士，蔑如也。初结元载，每岁馈十万贯。后以载渐见忌，少游亦稍疏之。及载子伯和，贬官扬州，少游外与之深交，而阴使人伺其过，密以上闻。代宗以为忠，待之益厚。关播尝为少游宾客，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幙府，故骤加其官。德宗幸奉天后，遂夺包佶财物八百万贯。复使参谋温述，送款于李希烈曰："濠、舒、庐等州，已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后銮舆归京，包佶入朝，具奏财赋事状。少游上表，以所取财，皆是供军费用，今请据数却纳。乃重征管内百姓以进。后刘洽牧汴州，得希烈起居注：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少游闻之，惭愧而卒。（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陈少游官任检校员外郎，担任出使回纥的使节。检校，原本是个没有什么具体职务的散官。唐朝设置检校官，是从陈少游这儿开始的。陈少游的本性擅长权变，时人都推崇他办事干练有才干。然而他却贪得无厌，无休止地搜刮民财，同时还攀高结交权贵。陈少游不多久又被授任管桂观察使。这时，宫内宦官董秀管事。陈少游乃住宿在里间，等候董秀在宫中值完班回来的途中，单独拜见他。陈少游神情从容不迫地问董秀："七郎家有多少口人啊？每天得需要多少钱开销日常用度啊？"董秀说："我忝到这个职务有好久了，又赶上物价飞涨，一个月大概得需要一千多贯钱吧。"陈少游说："根据你家的这种消费，你的俸禄钱肯定是不够用的。除了俸禄外，大概七郎需要经常向人求助，才能过得去啊。倘若有人愿意向您献纳忠心，按时供给你一笔钱补贴你家的生活用度。你稍为留心庇护他，原来是很容易办到的。我陈少游虽然没什么才干，但是恳请让我一个人全部担当下七郎家中所需的费用。每年我可以送给你五万贯钱，现在我这就有一大半，请你当即收下。余下的，待到任所后再补送给你。这样，免得七郎为生活用度费心劳力，这不是很好的吗？"董秀看到所得到的钱，大大地超过自己想往的数目，非常欢欣喜悦。因此，对待陈少游异常亲密。陈少游说完这席话，又流着眼泪说："当今朝廷任我为管桂观察使，南方荒蛮多瘴疠之地。此去恐怕难以活着回来，再看见七郎的颜面啦！"董秀立即说："向中丞你这样赋有才干的人，不应当充任边远荒僻地方的官员。你先等待十天，朝廷看你还没有上任，也许慢慢会有所转圜的。"当时，陈少游已经为这件事情向宰相元载的儿子元仲武送纳了贿赂。董秀、元载，一内一外，不断地引荐斡旋。几天后，改派陈少游为宣歙观察使，旋而又改任浙东观察史，又改任淮南节度使。十多年间，陈少游任过三处重郡的节度使。在这期间，他没有一天不四处征收钱赋，搞买卖交易，聚敛积集钱财珠宝，多达万亿。他对高尚文雅负有名望的人士，非常蔑视。陈少游刚攀结宰相元载时，每年馈送元家十万贯钱。后来，元载渐渐有所顾忌，陈少游才有所疏远。待到元载的儿子元伯和被贬谪到扬州。陈少游表面上与元伯和交往特别密切，暗中却指使人搜集他的过失，密报皇上。唐代宗以为陈少游对他忠诚，因此更加重用厚待他。关播曾经作过陈少游的宾客，卢枢早年也跟陈一同在仆固怀思幕府为同事。因此，都尽快地提升他的官职。唐德宗移驾奉天后，陈少游趁机夺取包佶的家产共计八百万贯。同时，他又派参谋温述携巨款去汴州联络叛军李希烈，说："濠、舒、庐等州，已经命令他们停止修筑城垒，将戈矛等武器收起来，将铠甲脱下卷起来，等待着你去指挥。"后来，德宗銮驾回到京城后，包佶入朝，向皇上奏告陈少游夺取他家财产一事。陈少游进上一表，说他取走的包家财产都充作军费用了，现在请包佶按照被抄没时的数目再取回去。于是，他加重征收所辖区内百姓的赋税，用这笔钱来抵偿全家的财产。后来，刘洽从李希烈手中收回汴州时，得到一份李希烈的起居注，上面记载着：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陈少游听说这件事后，羞愧成疾而死。

裴延龄

唐裴延龄累转司农少卿，寻以本官权判度支。自揣不通食货之物，乃设钩距，召度支老吏与谋，以求恩顾。乃奏言："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明抄本"置"作"贮"。）别建欠、负、耗、债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德宗从之。但贵欲张名目，以惑上听。其实钱物更无增加，唯虚费簿书人吏。又奏请，令京兆府两税青苗钱，市草百万团，送苑中。宰臣议：以为若市草百万团，则一方百姓，自冬历夏，搬运不了，又妨夺农务。其事得止。京西有污池卑湿处，芦苇丛生焉，不过数亩。延龄忽奏云："厩马冬月合在槽枥秣饲，夏中即须有牧放处。臣近寻访得长安咸阳两县界，有陂地百顷，请以为内厩牧马之地。且去京城十数里。"德宗信之，言于宰臣。宰臣坚执云："恐必无此。"及差官阅视，悉皆虚妄。延龄既惭且怒，又因对敭。德宗曰："朕所居浴堂殿院一栿。以年多故致损坏，而未能换。"延龄曰："宗庙事重，殿栿事轻。陛下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曰："本分钱何名也？"曰："此是纥义。愚儒常才，不足与言。陛下正合问臣，臣能知之。准礼经云：天下赋税，分为三分。一分充干豆；一分充宾客，一分充君之庖厨，干豆供宗庙也。今陛下奉宗庙，虽至严至丰至厚，亦不能用一分财赋也。只如鸿胪礼宾，诸国番客，至于回纥马价，用一分钱物，尚有赢羡甚多。况陛下御善宫厨，皆极简俭，所用外，以赐百官充俸料餐钱等，犹未能尽。据此而言，庖厨之用，其数尚少，皆陛下本分也。用修十殿，亦不合疑，何况一栿。"上曰："经义如此，人未曾言，颔之而已。"后因计料造神龙寺，须用长七十尺松木。延龄奏曰："臣近于同州，检得一谷，有数千株，皆长七八十尺。"德宗曰："人云，开元天宝中，近处求觅五六丈木，尚未易得，皆须于岚胜州来采造。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延龄对曰："贤者珍宝异物，皆处处有之，但遇圣君即出。今此木生自关辅，盖为圣君，岂开元天宝合得有也。"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他人莫敢言者，延龄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尝闻。上颇欲知外事，故特优遇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德宗李适在位期间，连续任司农少卿的裴延龄，随即又以司农少卿兼户部尚书，暑理国家的财政开支。裴延龄自度自己不懂得财政工作，于是设置调查咨询的机构，召请来掌管过财政的退职老年官吏，帮助他出谋划策，来求得皇上对他的信任。这之后，他上奏德宗皇帝说："整个国家钱物的收与支，新旧相连接，通常情况下，库存都不少于六七千万贯，只存放在一座库房时，出现差错散失，没办法知道。请求允许在左藏库中分开存放，另外设立欠、负、亏损与剩余等库房，以及设立季库月给制度。既按月发放俸禄，每到一个季度结束时，将剩余的各种钱物储存在季库中。"德宗批准了他的这些建议。其实，这些设置都是裴延龄故意搞的名堂，想用这些来迷惑皇上，以达到他邀恩纳宠的目的。实际上，这样设置钱物一点也不能增加，只是白白耗费帐簿人力而已。裴延龄又上奏德宗，让京城地区用两税和青苗钱，来购买饲草一百万团，送到皇家御苑中。宰相们议论：如果买饲草一百万团，那么京城地区的百姓，从冬到夏都搬运不完，又妨碍占用农业生产的时间。这件事情得上奏皇上，制止他这样做。京城长安西郊有一片低洼潮湿的污泥池墉，上面丛生着芦苇，不过几亩地。裴延龄忽然上奏德宗皇帝，说："御苑马厩里的马冬天应当在槽中饲养，到了夏天就应该在野外放牧。我近日寻访到长安、咸阳两县交界处，有一片临水的低洼湿地，约有一百顷，请皇上批准这块地方做为御马放牧的地方，况且这片湿地离京城只有十几里路。"德宗相信了裴延龄的奏请，对宰相们说及此事。宰相们坚持说："恐怕没有这么大的牧马地方。"等到派出官员去察看，根本没有这么大的一片湿地。宰相们当着裴延龄的面，如实回报德宗，他既羞愧又恼怒。因为是面君对奏，又不好发作。一天，德宗召见裴延龄说："我的住处浴室殿院有一根屋梁，因年久失修损坏了，到现在还没有更换。"裴延龄回答说："社稷宗庙事重，殿梁事轻。皇上自有本分钱物。"德宗惊异地问："本分钱是什么钱啊？"裴延龄回答说："这是经书上讲的义理。愚蠢的腐儒、平常的庸才，没法跟他们讲。皇上问我正合适，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准礼经上说：普天下的赋税，分为三份。一份用来置办干肉、祭器；一份用来宴请国宾；一份用来置办皇上御厨里的用品。干肉、祭器是供宗庙祭祀的用品。现今皇上祭奉宗庙，虽然特别庄严、特别丰盛、特别优厚，也用不了一分财赋啊。至于朝贺庆典以及接待各国使臣宾客，及付给回纥的买马钱，也只需一分财赋而已，还有很多盈余呢。况且，皇上的御膳、宫中的饮食，都极节俭。这以外，赏赐给文武百官为俸禄吃饭钱等，就没有用尽。根据我的推算，宫中饮食用度所用的钱物还比这少。所有剩余下来的，都是皇上的本分钱啊！用来修建十座殿堂，也不应当怀疑。何况一梁乎？"德宗皇上说："经书上的这种义理，别人没有说过，我只好点头称是而已。"后来，计算建造神龙寺的用料，必须用长七十尺的松木。裴延龄上奏说："我近日在同州，检看得一座山谷，有松树好几千株，都长七八十尺。"德宗说："听人说，开元天宝年间，在京城附近寻找长五六丈的木材，尚且不容昂找到，都须在岚胜州采伐。如今为什么近处就有这么长的松木？"裴延龄回答说："对于圣贤的人来说，珍宝异物，都处处有，现在圣君已经出现了。这种长木在今天生长在京城附近，都是因为圣君已经出现了。怎么开元、天宝就必须有呢？"裴延龄言词锋利苛刻，以盘剥下属依附皇上为能事。跟皇上奏对时，他完全随意进行诡辩，说些虚妄怪异不着边际的话，别人都不敢这样说。他却一点儿也不怀疑自己说得不对，他人又不曾听到过。德宗皇上很想知道外界的一些事情，因此特别优待他。

薛盈珍

姚南仲为郑滑节度使。时监军薛盈珍估势，干夺军政。南仲不从，数为盈珍构谗于上，上颇疑之。后盈珍遣小使程务盈，驰表奏南仲不法，谗构颇甚。南仲裨将曹文洽，时奏事赴京师。窃知盈珍表中语，文洽私怀怒。遂晨夜兼道追务盈，至长乐驿，及之，与同舍宿。中夜杀务盈。沉盈珍表于厕中。乃自杀。日旴，驿吏开门，见流血满地。旁得文洽二缄，一缄告盈珍罪；一缄表理南仲冤，且陈谢杀务盈。德宗闻其事，颇骇动。（"骇动"原作"驳异"，据明抄本改。）南仲虑衅深，遂入朝。初至，上曰："盈珍扰卿甚也。"南仲曰："盈珍不扰臣，自隋陛下法耳。如盈珍辈所在，虽羊杜复生，抚百姓，御三军，必不成恺悌父母之政，师律善阵之制矣。"德宗默然久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德宗在位期间，姚南仲任郑滑节度使。当时，在郑滑任监军的薛盈珍求取权势，屡屡干预、夺取军政大权。姚南仲不听从他的这种越权行为，多次被薛盈珍罗织罪名上告德宗皇帝，使得唐德宗很是怀疑姚南仲。后来，薛盈珍得寸进尺，暗中派遣心腹小使程务盈，带着他写好的上奏姚南仲不法的表章，到京城上告姚南仲。表章上写的尽是无中生有的诬陷之词。当时，正赶上姚南仲的副将曹文洽进京奏报军务要事，暗中得知薛盈珍上奏的表章中诬陷姚南仲的话。曹文洽心中异常恼怒，于是昼夜兼程追赶程务盈，到长乐驿站终于赶上了他，与他同时住在驿站里。到了半夜，曹文洽起身杀死了程务盈，将薛昌珍带给程务盈上告诬陷姚南仲的表章扔到厕所中，之后自杀身死。第二天早晨，驿站的负责人找开曹、程住的房间一看，只见血流满地，两个人都死在屋中。曹文洽身旁放着两封信。一封信上写着薛盈珍擅权、诬陷姚南仲的种种罪状；一封信上写着的是为姚南仲辩护伸冤，并且陈述自己杀死程务盈的经过和请求谢罪道歉。唐德宗听到这件事情后，很受震动，惊骇异常。姚南仲考虑继续在郑滑呆下去跟薛盈珍的怨恨越结越深，于是返回京城，辞去了节度使的职务。姚南仲刚刚回到京城后，德宗皇帝召见他说："薛盈珍干扰你的军政要务很厉害吧。"姚南仲回答说："薛盈珍一点也没有干扰我的军政要务。是我自己不遵守朝廷的法纪啊。如果皇上都用薛盈珍这样的人，纵然是晋朝的羊祜、杜预这些名臣死而复生，在安抚百姓、统率三军方面，也一定不能成就薛盈珍这样的使百姓和乐安康的政绩，也一定不能象薛盈珍这样善于治军与征战啊。"德宗皇帝听了这番话，久久的沉默无语。

画雕

裴延龄恃恩轻躁，同列惧之，唯顾少连不避。延龄尝画一雕，群鸟噪之。以献，德宗知众怒，益信之。（出《谭宾录》）

【译文】

裴延龄仗恃皇上对他的恩宠与重用，加上他为人轻狂暴躁，在朝的同事们都惧怕他，尽量避免和他共事，只有顾少连一点也不回避他。一次，裴延龄画一只雕，群鸟见了后都聒噪着惊恐地飞去。裴延龄将这幅画进献给德宗皇上。德宗原先就知道朝中诸官都怨恨惧怕裴延龄，见到这幅画雕后，更加相信了。

冯道明

雍陶，蜀人也，以进士登第。后稍薄于亲党，其舅云安刘敬之罢举，归山坡，素事篇章。让陶不寄书曰：山近衡阳虽少雁，水连巴蜀岂无鱼。陶得诗愧赧，方有孤首之思。后为简州牧，自比谢宣城柳吴兴也。宾至则折挫之，阍者亦怠，投贽者稀得见。忽有冯道明下第请谒云："与员外故旧。"阍者以道明之言启之，及引进，陶呵曰："与君昧平生，何方（"方"原作"妨"，据明抄本改。）相识？"道明曰："诵员外诗，仰员外德，诗集中日得见。何乃隔平生也！"遂吟曰："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又曰："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又曰："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陶闻吟欣然，待道明如曩昔之交。君子以雍君矜持而好媚，冯子匪艺而求知，其两违之。（出《云溪友议》）

【译文】

雍陶，蜀郡人，在科举中考中进士。之后，他对亲友有些冷淡、疏远。雍陶的舅舅，云安的刘敬之，不参加科举考试，回到三峡家中，平素作诗写文章。他为了让雍陶不给他写信，给雍陶寄写一首诗，其中两句的大意是：诗中"雁"与"鱼"，暗指"鸿雁"与"鱼书"，也就是"书信"。雍陶得到舅父的这首诗后，想到自己以前对亲友的冷淡，很是羞愧，这才有"狐死首立"的思乡念友之感。稍后，雍陶任简州牧，将自己比作南北朝时的诗人谢胱谢宣城，柳恽柳吴兴。有宾客来拜访则轻慢折磨人家，他家的守门人也怠慢宾客。带着自己的诗文或礼物请求拜见雍陶的人，很少有人受到接见或款待。忽然有一天，有个叫冯道明的落第文人请求拜见雍陶，说："我跟雍员外是旧相识，请给通报一下。"守门人将这话通报给雍陶。待到引领冯道明拜见雍陶后，雍陶大声呵斥说："我与你素昧平生，你在哪里认识我的？"冯道明回答说："我每天都诵读你的诗，敬仰你的德行。我在诗集中天天和你相见，怎么能说我们是素昧平生呢？"说完随口吟出雍陶的两句诗："立当青草人先见，行近白莲鱼未知。"接着，又连续吟出另外几首诗中的佳句："江声秋入寺，雨气夜侵楼。""闭门客到常疑病，满院花开不似贫。"雍陶听了冯道明的吟诵后，非常高兴，立即将冯道明象相交多年的老朋友一样看待。有德尚的人认为：雍陶为人恃才傲物而又喜欢别人讨好他，冯道明无才而又渴求知识。两个人正好相反。

杜宣猷

杜宣猷大夫自闽（"闽"原作"陶"，据《玉泉子》改）中除宣城，中官之力也。诸道每岁进阉人，所谓"私白"者，闽为首焉。且多任用。以故大阉以下桑梓，多系于闽。时以为中官薮泽。宣猷既至，每寒食节，辄散遣将吏，荷挈食物，祭于诸阉冢墓。所谓洒扫者也，故时号为"敕使看墓"。（出《玉泉子》）

【译文】

杜宣猷大夫自闽中出任宣城为官，是借助期中宦官的作用啊。唐朝时全国划分为十道。在十道中，每年向宫中进献的阉人，也叫"私白"，闽进献的最多。而且，多数都被皇宫留用。因此，在宫中颇有权势的大宦官，他们的家乡多数都在闽中。当时人都说闽中是出宦官的地方。杜宣猷到宣城上任后，每到清明寒食鬼节，都派出许多将士、官吏，带着祭祀用的食品，给埋在闽中的各个宦官的坟墓设祭，即扫墓。因为这个缘故，当时人称杜宣猷为"皇上任命的守墓人"。

李德裕

李德裕镇扬州，监军使杨钦义追入，必为枢近。而德裕致礼，皆不越寻常，钦义心衔之。一日，中堂设宴，更无他宾。而陈设宝器图画数床，皆殊绝。一席祗奉，亦竭情礼。宴罢，皆以赠之。钦义大喜过望。旬日，西行至汴州，有诏却令监淮南。钦义即至，具以前时所赠归之。德裕笑曰："此无所直，奈何拒焉？"悉却与之。钦义心感数倍。后竟做枢密使，唐武宗一朝之柄，皆钦义所致也。（出《幽闲鼓吹》）

【译文】

李德裕镇守扬州，监军使杨钦义紧跟着也来到扬州，一定要参与军政要务。但是，李德裕以礼相待，一点也不超出常规，杨钦义暗暗怀恨在心。一天，李德裕在家中正室设宴宴请杨钦义，此外没有再请其他客人。并在好几张床上摆满了各种宝器、图画，都是极罕见的珍品。整个宴席期间，李德裕始终恭恭敬敬地对待杨钦义。宴席结束时，将几张床上摆着的宝物、图画，全都赠送给杨钦义。杨钦义非常高兴，这是他始未料到的。过了十多天，杨钦义往西去汴州，朝廷下诏书让他改任淮南监军使。杨钦义回到扬州后，将前些日子李德裕送给他的宝器书画全都归还给李德裕。李德裕笑着说："这些东西值不几个钱，监军使为什么拒绝收取它们呢？"又都归还给杨钦义。杨钦义心中加倍感谢李德裕。杨钦义后来竟然官任枢密使。唐武宗一朝的大权，都掌握在杨钦义的手中啊！

韩全诲

唐昭宗以宦官怙权，骄恣难制，常有诛剪之意。宰相崔胤嫉忌尤甚。上敕胤，凡有密奏，当进囊封，勿于便殿面奏。以是宦官不能知。韩全诲等乃访京城美女数十以进，密求宫中阴事。天子不之悟，胤谋渐泄。中官以重赂甘言，请藩臣为城社，视崔胤眥（"眥"原作"皆"，据《北梦琐言》改）裂。时（"时"原作"肘"，据明抄本改。）因伏腊宴聚，则相向流涕，辞旨谄谀。会汴人寇同华知崔胤之谋，于是韩全诲引禁军，陈兵伏，逼帝幸凤翔。他日崔胤与梁祖协谋，以诛阉官。未久，祸亦及之，致族绝灭。识者归罪于崔胤。先是其季父安潜常谓所亲曰："灭吾族者，必缁儿也。"缁儿即胤小字。河东晋王李克用闻胤所为，谓宾佐曰："助（"助"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贼为虐者，其崔胤乎。破国亡家，必在此人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因为宦官专权，骄横跋扈难以驾御，常常怀有诛灭剪除他们的想法。宰相崔胤更是忌恨这些专权的宦官。唐昭宗让崔胤，凡是机密的奏章，一定装入囊袋中并且密封好，呈送给他。一定不要在便殿面奏。用这种方法不让宦官们知道内中的情由。宦官韩全诲等得知这一事情后，在京城访求到几十个美女进献给昭宗皇上，通过这些美女暗中掌握皇上密谋的事情。昭宗皇帝没有觉察韩全诲等人的阴谋，使得他与宰相私下商议剪除宦官的事情渐渐泄露出来。韩全诲等宦官，用重金与甜言蜜语贿赂在朝外的藩镇节度使们作为自己的靠山，视宰相崔胤为眼中钉，恨不得吃了他。当时正值伏腊祭祀聚宴，崔胤同昭宗皇上痛哭流涕，言辞谄谀。恰巧汴人寇同华得知崔胤的谋划，并密告给韩全诲。于是韩全诲调动宫中禁军，摆开阵势，逼迫昭宗皇帝移驾凤翔。这之后，宰相崔胤与梁祖协密谋想诛灭宦官，不久，就招来了祸患，至使全族人被杀。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崔胤自己招至来的罪祸。起初，是崔胤的叔父崔安潜曾对亲属说过："使我们崔家获灭族之罪的，一定是缁儿啊。"缁儿，即是崔胤的小名。河东晋王李克用听到崔胤的所做所为，对宾客、幕僚们说："帮助宦官逆贼施行虐政的人，就是他崔胤啊！国破家亡，一定都出在这个人身上。"

苏循

唐末，尚书苏循谄媚苟且，梁太祖鄙之。他日至并州，谒晋王。时张承业方以匡复为意。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一对，承业愈鄙之。（出《唐书》，明抄本作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末年，尚书苏循为人阿谀谄媚、行事苟且，后来成为梁太祖的朱温非常鄙视他。后来，苏循到并州，拜见晋王李克用。当时，张承业正以恢复大唐盛业为自己的志向。然而，苏循忽然进献给晋王李克用皇上赐予的笔一对，张承业听说这件事情后，更加鄙视他了。

苏楷

昭宗先谥"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驳议，请改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者，礼部尚书苏循之子，乾宁二年应进士。楷人才寝陋，兼无德行。昭宗恶其滥进，率先黜落。由是怨望，专幸邦国之灾。其父循，奸邪附会，无誉于时。故希旨苟进。梁祖识其险坡，滋不悦，大为敬翔、李振所鄙。梁祖建号，诏曰："苏楷、高贻休、萧闻礼，皆人才寝陋，不可尘污班行。并停见任，放归田里。苏循可令致士。"河朔士人，目苏楷为衣冠枭獍。（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最初称为"圣穆景文孝皇帝"，庙号昭宗。起居郎苏楷等人反驳议就的这个称号，请昭宗改称为"恭灵庄闵皇帝"，庙号"襄宗"。苏楷，是礼部尚书苏循的儿子，唐昭宗乾宁二年参加进士考试。苏楷人才丑陋，又没有良好的品德。唐昭宗厌恶他信口胡乱进谏称号，将他第一个免职。由于这个原因，苏楷对朝廷满怀怨恨，国家一有什么灾难他就兴灾乐祸。苏楷的父亲苏循，奸恶邪险，依附权贵，在当时一点声望威信也没有。因此，专靠迎合皇上的意旨来求得高位。梁太祖朱温认识到他为人奸险邪僻，更加不喜欢他。而且，敬翔，李振也都非常鄙视他。朱温建国号为梁，下诏书说："苏楷、高贻休、萧闻礼，都人才丑陋，不可以让他们玷污朝臣的行列，一律免去他们现任的官职，放归田里。苏循可以让他还担任官职。"河黄以北的人，都将苏楷看成衣冠禽兽。

乐朋龟

旧例，士子不与内官交游。十军军容田令孜擅回天之力。唐僖皇播迁，行至洋源，百官未集，缺人掌诰。乐朋龟侍郎，亦及行在。因谒中尉，仍请中外。由是荐之，充翰林学士。张濬相自处士除起居郎，亦出令孜之门，皆申中外之敬。洎车驾到蜀，朝士毕集。一日，中尉为宰相开筵，学士洎张起居同预焉。张公耻于对众设拜，乃先谒中尉。使施谢酒之敬，中尉讶之。俄而宾至，即席坐定。中慰白诸官曰："某与起居，清浊异流。曾蒙中外。既虑玷辱，何惮改更？今日暗地谢酒，即不可。"张公惭惧交集。自此甚为群彦所薄。乐公举进士，初陈启事，谒李昭待郎，自媒云："别于九经书史及老庄八（"八"原作"行"，据明抄本改。）都赋外，著八百卷书。请垂比试。"诚有学问也，然于制诰不甚简当。时人或未之可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依照旧时的规定，士大夫等朝官不允许跟宫中的宦官交往。十军观军容史宦官田令孜独揽大权，并能左右皇上意旨。黄巢军攻陷京城长安前，田令孜劝说唐僖宗撤离京城西迁巴蜀成都。行到洋源时，由于出走仓惶，文武百官还未赶到，皇上缺少一个代拟诏书的人。侍郎乐朋龟当时也伴驾随行，听说这件事后，拜见田令孜，里外疏通。于是，经田令孜推荐，将他提升为翰林学士，掌管诏书。宰相张濬，起自河间的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也是凭借田令孜才得以官为宰相的。因此，他对宫内宦官，朝中大臣，都得时时表示敬重。他也一同伴驾来到蜀地成都。文武百官陆续都来到成都后，一天，身居统领护驾禁军中尉要职的田令孜，特为宰相张濬摆设宴席，宴请百官，翰林学士乐朋龟也被邀请赴宴。宰相张濬感到当着百官面前拜谢田令孜有失他的面脸。于是，在开宴之前先行拜见田令孜感谢他特为自己摆设酒宴。田令孜非常惊讶。过了一会儿，赴宴的百官全到齐了，依次入座。田令孜对百官们说："我与张宰相原本是泾清、渭浊两种不同的人。张宰相曾经蒙受朝廷内外的赏识，才有今天。既然考虑跟我田某人玷污声名，为什么又惧怕更改呢？向今天这样私下向我表示感谢为你置办宴席，是不可以的。"宰相张濬听了这席话后，又是羞愧又是恐惧。从这之后，朝中的英才俊杰更加轻视他了。乐明龟考中进士后，初次上表述事，拜见侍郎李昭，毛遂自荐地说："在九经书史老庄八都赋之外，我撰写过八百卷书，请您随便出题比试高低。"乐朋龟确实是很有学问的，然而在撰写诏书上，却不那么文笔洗练、简洁。当时朝中的其他官员，有的人尚未认为他胜任这个职务啊！

孔谦

后唐明宗即位之初，诛租廉使孔谦、归德（"德"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温韬、太子少保段疑、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孔谦魏州孔目吏，庄宗图霸，以供馈军食。谦有力焉，既为租庸使。曲事嬖幸，夺宰相权。专以取敛为意，剥削万端，以犯众怒伏诛。元行钦为庄宗爱将，出入宫禁，曾无间隔。害明宗之子从景，以是伏诛。段凝事梁，以奸佞进身。至节将，末年绾军权，束手归朝。温韬凶恶，发掘西京陵寝。庄宗中兴，不证其罪，厚赂伶官阉人，与段凝皆赐国姓，或拥旄钺。明宗采众议而诛之。辛廷蔚开封尹王瓒之牙将也，朱友贞时，廷蔚依瓒势曲法乱政，汴人恶之。李继宣汴将孟审澄之子，亡命归庄宗，刘皇后畜为子。时宫掖之间，秽声流闻。此四凶，帝在藩邸时，恶其为人，故皆诛之。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陵寝，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明宗李亶刚刚继承皇位时，下诏处死了租庸使孔谦、归德军节度使元行钦，邓州节度使温韬、太子少保段凝、汴州曲务辛廷蔚、李继宣等六人。孔谦，原是魏州掌管狱讼、帐目、遣发等事务的高级办事员。庄宗李存勖图谋霸业时，孔谦在供给军粮给养方面出过力，随即授予他租庸史。孔谦用曲意逢迎的方法获得庄宗的宠幸，夺取了宰相的权力，专心于巧取豪夺积攒钱财，想方设法盘剥百姓。因此，触犯了众怒而被处死。元行钦原来是庄宗李存勖的得力将领，曾经一度随意出入宫中禁苑，跟庄宗没有一点隔阂。他是因为杀害了明宗皇帝的儿子，才被处死的。段凝，在后梁任职期间，是以奸诈谄佞受到重用的。在后梁末年，他掌管兵权，一仗未打，拱手归降后唐。温韬为人凶恶，他曾率人掘盗过西京长安的皇家陵墓。庄宗口中说中兴李唐王朝，但却不依法治他毁坏皇陵的罪行，反而听任他用重金贿赂乐官和太监，并且跟段凝一块儿，都赐给他们跟皇族一个姓氏，还让他执掌兵权。明宗皇帝采纳大家的意见才处死了他。辛廷蔚原是开封府尹王瓒的副将。朱友贞时，辛廷蔚依仗王瓒的势力违法乱政，胡作非为，汴州人都非常厌恶他。李继宣是汴州将领孟审澄的儿子，后来铤而走险，归降庄宗，刘皇后收养他为义子。当时，他与刘皇后之间有许多淫乱的秽闻从宫里流传出来。这四个凶恶的人，明宗还是藩王时就非常厌恶他们的为人。因此，刚一登极继位就处死了他们。庄宗皇帝声言要为李唐王朝雪除耻辱，中兴李唐王朝。但是温韬毁坏盗掘先皇陵墓，是罪当斩首的，却赐予他宗室李姓，应他执掌兵权。由此可知，庄宗志在中兴李唐王朝的说法是靠不住的啊！

卷第二百四十　　谄佞二

赵元楷　阎知微　郑愔　薛稷　李峤　李义府　侯思止　卢藏用　赵履温　张岌 吉顼

宗楚客　崔融　崔湜　用番将　张说　程伯献　杨国忠　太真妃　李林甫

赵元楷 赵元楷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候君集为元帅。君集马病颡疮，元楷以指沾其脓而嗅之，以谀君集。为御史所劾，左迁刺史。（出《谭宾录》）

【译文】

赵元楷任交河道行军大总管时，候君集在交河道任元帅。一次，侯君集的坐骑头上生疮，赵元楷用手指沾着马额头上的脓疮放在鼻子上嗅，来讨好侯君集。被御史弹劾，贬为刺史。

阎知微

唐春官尚书阎知微和默啜，司宾丞田归道为之副焉。至牙帐下，知微舞蹈，宛转抱默啜靴鼻而嗅之。田归道独长揖不拜。默啜大怒，倒悬之，经一宿。明日将杀之，元珍谏："大国和亲使，杀之不祥。"乃得释。后与知微争于殿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坚执以为和。默啜果反，陷赵定。天后乃诛知微九族，拜归道夏官侍郎。（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礼部尚书阎知微奉旨出使突厥默啜部请求和亲，同去的有司宾丞田归道为副使。阎知微进入默啜单于居住的帐幕里，立即舞蹈着，左右抱着默啜单于脚上穿的皮靴用鼻子嗅着，藉以讨好。田归道却只长揖一躬而不下拜。默啜单于大怒，将田归道头冲下悬吊起来。吊了一宿，第二天早晨默啜单于欲杀田归道，阿波达干元珍劝谏说："大国派遣来的和亲使节，杀了他会招至不祥的。"才得以获释。出使归来后，阎知微就突厥单于默啜能否和亲的问题，和田归道在殿庭争执起来。田归道说默啜不会和亲的，阎知微坚持说会和亲。后来，默啜果然反叛，出兵攻陷了赵、定二州。武则天于是诛杀了阎知微的九族，同时提升田归道为夏官侍郎。

郑愔

唐吏部侍郎郑愔初托附来俊臣。俊臣诛，即附张易之。易之被戮，即附韦庶人，后附谯王。竟被诛。（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吏部侍郎郑愔，最初依附御史中丞来俊臣。来俊臣被处死后，他立即依附张易之兄弟。张氏兄弟被诛杀后，郑愔又依附韦庶人，后又依附谯王。最后，终于也被诛杀。

薛稷

唐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皆外饰忠鲠，内藏谄媚。胁肩屏气，而舐痔折肢，阿附太平公主。并腾迁云路，咸自以为得志，泰山之安也。七月三日，家破身戮。何异鸋鴃栖于苇苕，大风忽起，巢折卵坏。后之君子，可不鉴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睿宗李旦在位期间，太平公主因废除武氏、韦氏有功，权倾朝野。太子少保薛稷、雍州长史李晋、中书令崔湜、萧至忠、岑羲等人，都外表装作忠诚耿直，内心却隐藏着奸诈谄媚。他们耸着肩膀装成恭敬畏屈的样子，不敢大声出气以示驯顺，实际上却哈腰舐腚地依附于太平公主，并通过这种途径飞黄腾达、官居高位。他们自得意满，自以为安如泰山。谁料到延和元年七月三日这天，随着太平公主被玄宗皇帝处死，这些谄媚弄臣也身遭杀戮家破人亡。这种下场，跟鸱鸋鴃息在芦苇之上，忽然刮起大风，遭至巢折卵破有什么不同？后世的正人君子们，怎么可以不从中汲取教训呢！

李峤

唐李峤少负才华，代传儒学。累官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郑国公。长寿三年，则天征天下铜五十余万斤，铁一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万"原作"百"，据明抄本改。）七千贯。于定鼎门内，铸八棱铜柱，高九十尺，径一丈二尺。题曰"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张革命之功，贬皇家之德。天枢下置铁山，铜龙负戴，狮子麒麟围绕。上有云盖，盖上施盘龙，以托火珠。珠高一丈，围三丈，金彩荧煌，光侔日月。武三思为其文，朝士献诗者，不可胜纪。唯峤诗冠绝当时。诗曰："辙迹光西嶬，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薰风入舜絃。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宪司发峤附会韦庶人，左授滁州别驾。后至开元中，诏毁天枢，发卒镕烁，弥月不尽。洛阳尉李休烈乃赋诗以咏曰："天门街东（明抄本"东"作"中"）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先有谣云："一条丝线挽天枢。"言其不久也，故休诗及之。庶士莫不讽诵。天枢之北，韦庶人继造一台，先此毁拆。（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人李峤，少年时就负有才华。他承继家传儒学，连续升迁，最终官至成均祭酒吏部尚书、三知政事，封为郑国公。武则天长寿三年，则天后从全国各地征集铜五十多万斤，铁一百三十多万斤，钱二万七千贯。在定鼎门内，铸一八棱铜柱，柱高九十尺，经阔一丈二尺。在铜柱上面题"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八个大字，用以宣扬武氏周朝改革的政绩，贬斥李唐王朝的功德。天枢下面铸造一座铁山，下面铸有一条铜龙负载，四周布有狮子、麒麟等围绕着铁山。铁山上面铸有一只云盖；盖上置放盘龙；盘龙托举着一只巨大的火珠。火珠高一丈，周围三丈。流金溢彩，金碧辉煌。它发出的光亮可和日、月相比。武三思为天枢写文颂扬。朝中的官员争相献诗纪颂的人，不可胜数。其中，唯有李峤的献诗，冠压群臣，位居榜首。李峤的诗是这样的：辙迹光西嶬，勋庸纪北燕。何如万国会，讽德九门前。灼灼临黄道，迢迢入紫烟。仙盘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类丛云起，珠疑大火悬。声流尘作劫，业固海成田。圣泽倾尧酒，董风入舜絃。忻逢下生日，还偶上皇年。后来，御史发现李峤依附韦皇后，将他贬降为滁州别驾。到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命人拆毁天枢，派去工匠役夫将它推倒镕化，经过一个月也没有镕化完。洛阳尉李休烈赋诗一首讽咏。他的诗是这样的："天门街东倒天枢，火急先须卸火珠。既合一条丝线挽，何劳两县索人推。"在武则天当年铸造天枢时，世上就有歌谣说："用一条丝线就可以牵引往天枢铜柱。"是说天枢铜柱只用一条丝线牵引着，是不会立得长久的。因此，李诗中用了这一典故。天枢铜柱被拆毁后，人心大快，朝野莫不写文赋诗讽诵。天枢的北侧，有韦皇后建造的一座纪功台，在天枢之前就被拆毁了。

李义府

唐李义府状貌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杨行颖表言义府罪状，制令刘祥道对推其事。李勣监焉，按有实。长流西州。或作刘祥道破铜山之大贼，李义府露布。称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出《谭宾录》）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瀛州饶阳人李义府以对策被选中，官任门下省典仪，高宗时因赞立武则天为皇后，升任中书令，封河间郡公。李义府表面看貌似温顺谦恭，跟人说话，一定是和颜悦色、面带微笑。然而内心褊狭疑忌、阴险张。待到他位居要职后，想方设法让人依附投靠他，稍微触犯了他就打击陷害你。因此，当时人都说他笑里藏刀。杨行颖上表朝廷陈述李义府的种种罪状，制令刘祥道对他进行审问对质，事实具在。李勣重新核查，证据确凿。于是，将他流放发配到西州。还有人说：刘祥道攻破铜鼓山上贼寇的山寨，李义府泄露了机密。贼人冒充奴婢、仆夫被他随便放走，各自逃回自己家中躲藏起来。

侯思止

唐侯思止贫穷，不能理生业，乃依事恒州参军高元礼。而无赖诡谲，无以逾也。时恒州刺史裴贞杖一判司。则天将不利王室，罗织之徒已兴矣。判司谓思止曰："今诸王多被诛戮，何不告之？"思止因请状，遂告舒王及裴贞谋反。诏按问，并族诛，授思止游击将军。元礼惧而思媚之，引与同坐，呼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次，若言侯大不识字，可奏云：'獬豸亦不识字，而能触邪。"则天果曰："欲与汝御史，人云汝不能识字。"思止以獬豸对，则天大悦，即授焉。元礼复教曰："圣上知侯大无宅，倘以没官宅见借，可拜谢而不受。圣上必问所由，可奏云：'诸反逆人宅，恶其名，不愿坐其内。'"果如言，则天复大喜，恩赏甚优。（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人侯思止家境贫困，不能维持生活，于是投奔依附恒州参军高元礼。但是，这个人行为无赖，心地阴险诡诈，没有人能赶得上他。当时，恒州刺史裴贞杖罚一名判司。这位判司怀恨在心。这时候，武则天已经露出了除灭王室篡夺政权的野心，广为搜罗党羽。这位判司对侯思止说："现在诸位王子多数都被武则天杀害，你何不趁此机会告发舒王与裴贞谋反呢？"侯思止听信了这位判司的话，果然奏上状纸，诬告舒王与裴贞图谋造反。朝廷下令追查，舒王与裴贞全家都被处死，并授任侯思止游击将军。高元礼惧怕侯思止，进而向侯献媚，将侯按同辈看待，跟自己同起同坐。并且，称呼侯思止为"侯大"，为他出谋划策说："眼下朝廷用人不按资历、能力，如果说侯大不识字，你可以上奏朝廷说：'獬豸还不识字呢，但是却能用它的独角辨别忠奸、善恶。'"。则天皇后果然召见侯思止，问他："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认识字。"侯思止用獬豸可辨别善恶回答武则天。武则天果然非常高兴，立即授任他为御史。高元礼又教给侯思止说："则天皇后知道你没有居住的宅第，假若将没收的官宅暂时借给你住用。你可以拜谢而不接受。则天皇后一定要问你缘由，你就说：'这些反叛您的逆贼的宅第，我非常厌恶它们的名声，不愿意住在那里。'"后来，果然象高元礼预料的那样，侯思止如果是跟武则天说了。武则天听了后又特别高兴，对侯思止的恩宠与赏赐特别优厚。

卢藏用

卢藏用征拜左拾遗，千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黄门侍郎，兼昭文馆学士，转尚书右丞。与陈伯玉、赵贞固友善。隐居之日，颇以贞白自炫，往来于少室、终南二山，时人称为"假隐"。自登朝，奢靡淫纵，本服鲜丽。趑趄诡侫，专事权贵。时议乃表其丑行。以阿附太平公主，流陇州。（出《谭宾录》）

【译文】

卢藏用被征召授任左拾遗，升任吏部侍郎中书舍人，历任黄门郎，兼昭文馆学士，后转任尚书右丞相。卢藏用，与陈伯玉、赵贞固是亲密的朋友。他在被征召前过着隐居的生活时，特别以自己正直清廉自诩，经常行走于少室、终南二山，当时人称他为假隐士。自从被征召入朝为官后，生活非常奢华铺张、淫逸骄纵。使用特别豪华鲜丽的车马服饰，而且专横暴虐、诡诈奸佞，专门阿谀事奉权贵，卖身授靠。当时的舆论，都上表章揭露卢藏用的种种丑恶劣行。终于因为他投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流放发配到陇州。

赵履温

唐赵履温为司农卿，谄事安乐公主。气势回山海，呼吸变霜雪。客谓张文成曰："赵司农何如人？"曰："猖獗小人。心佞而险，行僻而骄。折支势族，舐痔权门。诌于事上，傲于接下。猛若虣虎，贪如饿狼。\*\*食人，终为人所食。"为公主夺百姓田园，造"定昆池"，言"定天子昆明池"也。用库钱百万亿。斜褰紫衫，为公主背挽金犊车。险诐皆此类。诛逆韦之际，上御承天门。履温诈喜，舞蹈称万岁。上令斩之，刀剑乱下，与男同戮。人割一脔，骨肉俱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李显在位期间，赵履温官任司农卿，用阿谀奉承的手段投靠安乐公主。他骄横的气势可以回山填海，他哈口气就可以变成霜雪。有人问张文成："司农卿赵履温为人怎么样？"张文成说："那是个得势便猖狂的无耻小人。心地奸佞而阴险，行为乖僻而骄横。而且弯腰俯首依附有势力的皇族，舐腚溜须投靠权贵豪门。攻谄事上，极尽献媚取宠之心；傲慢对下，穷竭侮辱作践之法。狂暴如食人猛虎，贪婪似饥饿凶狼。但是他生\*\*吃人，终将被人所吃。"赵履温为安乐公主抢夺百姓田园修造定昆池，耗费掉国家府库中上百万亿钱。所谓"定昆池"，是取"必定超过天子的昆明池"之意啊！赵履温为了讨好安乐公主，斜着撩起紫衫衣襟用手提着，亲自为公主俯身躬背拉着金牛车。赵履温为人谄邪不正，就象上面所讲的那样。在玄宗皇帝起事诛除叛逆的韦氏家族时，事成之后，玄宗登上承天门，赵履温假做欢喜之状，手舞足蹈地高呼万岁。但是玄宗皇帝早就看破他的狼子野心，下命斩杀他。顿时刀剑乱下，将他与韦氏诸男一起杀戮。在场的人，一人割下他的一块肉，以解心头之恨。不一会儿，赵履温的骨肉就被人割尽。

张岌

唐天后时，张岌谄事薛师。掌擎黄幙随薛师后，于马旁伏地承薛师马镫。侍御史郭霸尝来俊臣粪秽，宋之问捧张易之溺器。并偷媚取容，实名教之罪人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张岌谄媚事奉薛师。张岌手里擎着黄头巾，跟随在薛师的身后。在马旁边俯伏在地为上马凳，让薛师踏着他的脊背上马。当时，还有侍御史郭霸为酷吏来俊臣嗜粪，宋之问为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亲自端尿罐。这些人，用这种巧黠谄媚的方法取悦这些权贵。实在是儒教的罪人啊！

吉顼

天后时，太常博士吉顼，父哲，易州刺史，以贓坐死。顼于天津桥南，要内史魏王承嗣，拜伏称死罪。承嗣问之，曰："有二妹堪事大王。"承嗣若之，即以犊车载入。三日不语，承嗣问其故，对曰："父犯国法，忧之，无复聊赖。"承嗣既幸免其父极刑。进顼笼马监，俄迁中丞吏部侍郎。不以才升，二妹请求耳。（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时代，太常博士吉顼在京城天津桥南，拦阻内史魏王承嗣，跪拜在地上口称："罪臣万死！"承嗣问他："有什么事情？"吉顼说："我有二个妹妹愿意事奉大王。"承嗣同意了他的请求，当即用牛车载着他的两个妹妹回到府上。吉顼的两个妹妹进入王府家三天了，一句话不说。承嗣问她们为什么不说话？二人回答说："我们的父亲触犯了国法，心里很是为他老人家担心，又没有什么人可以依赖。"原来，吉顼的父亲吉哲官任易州刺史，因为贪赃枉法而获死罪。于是，吉顼想出这个献妹救父的无耻办法。后来，魏王承嗣果然为吉顼的父亲请求免去了死罪。并且推荐吉顼任笼马监，不久又升任中丞吏部侍郎。吉顼不是凭借才干任职升迁的，而是靠他的两个妹妹为他请求的官职啊。

宗楚客

唐天后内史宗楚客性谄佞。时薛师有嫪毒之宠，遂为作传二卷。论薛师之圣，从天而降，不知何代人也。释迦重出，观音再生。期年之间，位至内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时代，内史宗楚客为人谄媚奸佞。当时，武则天宠幸嬖爱的弄臣薛师，实际是武则天豢养的一个面首（按：既男妓。）宗楚客为了讨好武则天，为薛师撰写了传二卷，论说薛师是超凡的圣人，从天上突然降到世上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时代的人啊！又说薛师是释迦牟尼重生，观世音大士再世。由于他谄媚逢迎得法，一年之内，升官为内史。

崔融

唐天后梁王武三思为张易之作传。云是王子晋后身，于缑氏山立祠。词人才子佞者为诗以咏之，舍人崔融为最。后易之赤族，佞者并流岭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梁王武三思为武则天的弄臣太子少卿张易之作传。说张易之是周灵王的太子晋转世，并在缑氏山为王子晋建造祠堂。一时间，词人才子与谄谀奸姣的人，争相撰诗赞咏。舍人崔融表演得最为积极、充分。后来，张易之全家被诛杀。当年附炎张易之的人，也被发配到岭南。

崔湜

唐崔挹子湜，桓敬惧武三思谗间，引湜为耳目。湜乃反以桓敬等计潜告三思，寻为中书令。湜又说三思，尽杀五王，绝其归望。先是湜为兵部侍郎，挹为礼部侍郎。父子同为南省副贰，有唐以来，未之有也。上官昭容屡出外，湜谄附之。玄宗诛萧至忠后，所司奏"宫人元氏款称，与湜曾密谋进鸩。"乃赐湜死，年四十。初湜与张说有隙，说为中书令，议者以为说构陷之。湜美容仪，早有才名。弟液、涤及从兄涖，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之际，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之门地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故进取不已，而不以令终。又湜谄事张易之与韦庶人。及韦诛，复附太平。有冯子都、董偃之宠。妻美，并二女并进储闱，得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有榜之曰："托庸才于主第，进艳妇于春宫。"（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崔挹的儿子崔湜得宠于一时。起初，桓敬因惧怕武三思进谗言陷害他，收纳崔湜为自己的耳目，让他秘密通报武三思的情况。崔湜表面答应了，暗地里却将桓敬等人商量的计策报告给武三思。不长时间，他就被武则天提升为中书令。崔湜又建议武三思，将李氏五王全都诛杀除掉，以免除他人恢复李氏王朝的希望。起初，崔湜任兵部侍郎，他的父亲崔挹任礼部侍郎。父子同时官任尚书省的副职，是自有唐朝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啊！当时，宫内女官上官昭容很有权势，崔湜于是谄媚依附于她。唐玄宗处死萧至忠后，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上奏玄宗说："宫中女使元氏供认，崔湜曾经一同谋划在进献给您的赤箭粉食中下鸩想毒死您。"于是，玄宗皇帝下令处死崔湜，这年他才四十岁。初时，崔湜与张说有矛盾。张说官任中书宰相，人们还认为是张说陷害崔湜呢。崔湜容仪俊美，很早就以有才华而闻名。崔湜的弟弟崔液、崔涤，及堂兄崔涖，都能赋诗撰文，而列居显要的官位。每次家宴谈起来，都以南北朝时的南齐学问家与诗人王俭、谢自比。对人说："我们家的门地以及出身历任的官职，未曾不都是位居天下第一的。大丈夫生活在世上，应当抢先占据重要位置用以制人，怎么能默默无闻地被人制呢！"因此，他们崔氏兄弟从未有停止谋取高官显位的时候，而不顾及保持美善的名誉。崔湜还曾谄媚依附张易之与韦皇后。待到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亲夫中宗李显、阴谋篡权事发被处死后，崔湜又依附太平公主，并跟太平公主有冯子都、董偃等弄臣的爱昧关系。崔湜的妻子非常美丽漂亮。他将自己的妻子和二个女儿，一同进献给太子宫中，由此而得以官任中书侍郎行使宰相的权力。有人张贴出榜文说崔湜："本是个庸才却身居宰相要职，原来是将自己美貌的夫人进献给东宫的缘故啊！"

用番将

唐玄宗初即位，用郭元振、薛讷；又八年而用张嘉贞、张说；五年而杜暹进；又三年萧嵩进；又十二年而李适之进。咸以大将直登三事。李林甫既惩适之之患，遂易旧制。请以番人为将，欲固其权。尝奏于上曰："以陛下雄才，兼国家富强。而诸番未灭者，由文吏为将，怯懦不胜武事。阶下必欲灭四夷，威海内，莫若武臣，武臣莫若番将。番将生而气雄，少养马上，长求阵敌，此天性然也。若陛下感而将之，使其必死，则夷狄不足图也。"上大悦。首用安禄山，安禄山有功；用哥舒翰有勇；用安思顺能军；用高仙芝善战。禄山卒为戎首，林甫之罪也。（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刚刚继承皇位时，重用郭元振、薛纳。过了八年而起用张嘉贞、张说等老臣。即位第五年时，起用杜暹；又过了三年起用萧嵩；又过了十二年起用李适之。都是起用大将、重臣，直接执掌三公大权。到了李林甫为宰相时，他鉴戒李适之的教训，于是改易旧制，请求玄宗皇帝起用胡人为大将，从而达到巩固他的宰相的权力的目的。李林甫曾经上奏玄宗皇帝说："以皇上的雄才大略，加上国家的昌盛富强。现在那些个胡人还不时地骚扰边境，如果任用文职官员为统兵的大将，他们怯懦不胜任征战杀伐之事。皇上想要灭除四方胡人夷族的进犯，施天朝国威于海内，不如起用武臣为将掌握兵权。武臣中汉将不如番将勇猛。番将生来就气势雄壮，自幼就在马上过活，长年打仗对阵。这是他们的天性啊！如果皇上用恩宠的办法，感化使用他们，让他们以死来效忠皇上。那么四面边境上时常骚扰进犯的夷族胡人，不足为虑，会很快就灭除他们的。"玄宗皇帝听了李林甫的这番话后，非常高兴。他首先起用了胡人安禄山，委以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重任。因为安禄山屡建战功。接着，玄宗皇帝又起用骁勇善战的突骑施酋长哥舒部的后裔哥舒翰，因战功封他为西平郡王。又起用会治军的突厥族人安思顺，和能征善战的高句丽族人高仙芝。安禄山最终成为众夷酋之首，酿成范阳兵变，两京被毁，其罪责都是身居宰相重位的李林甫"起用番将"的谋略造成的啊！

张说

唐燕国公张说，幸佞人也。前为并州刺史，谄事特进王毛仲。饷致金宝，不可胜数。后毛仲巡边，会说于天雄军大宴。酒酣，恩敕忽降：授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说拜谢讫，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玄宗在位期间，曾位居宰相的燕国公张说，是个奸佞媚上的人。张说前期为并州刺史时，谄媚侍奉有特殊地位的散官王毛仲。送给王毛仲金银财宝，不计其数。后来，王毛仲巡视边境，跟张说一块儿聚宴于天雄军。酒喝到高潮时，忽然朝廷特使送来玄宗皇帝的敕书：授予张说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拜谢完后，便把着王毛仲的手跳起舞来，并边舞边嗅王毛仲的靴鼻。

程伯献

唐将军高力士特承玄宗恩宠。遭父丧，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直就其丧前，被发而哭，甚于己亲。朝野闻之，不胜其笑。（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时代，宫中宦官总管被特封为大将军的高力士，权倾朝野，极获玄宗皇帝的宠幸。高力士父亲去世时，左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二人，一直来到灵堂前，披散着头发，大声痛哭。其悲痛哀伤之状，胜过自己的亲爹死了。朝野听说这件事情后，都觉得特别可笑。

杨国忠

玄宗谓侍臣曰："我欲行一事，自古帝王未有也。盖欲传位于肃宗。"及制出，国忠大惧，言语失次。归语杨氏姐妹曰："娘子，我辈何用更作活计？皇太子若监国，我与姊妹等即死矣。"相聚而哭。虢国入谋于贵妃。妃衔土以请，其事遂止。哥舒翰在潼关，或劝请诛国忠，以悦众心，舒翰不听。禄山发范阳，每日于帐前叹曰："杨国忠头，来何太迟也！"国忠妻裴柔，蜀之大娼也。国忠又为剑南节度。劝玄宗入蜀，授其所亲官，布蜀汉。（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对侍臣说："我准备做一件事情，是自古以来的帝王从未有人做过的。就是我想把皇位传给李亨。"待册封李亨为太子的命令下达后，宰相杨国忠异常恐惧，说话都语无伦次。下朝后，立即找到杨氏姐妹说："妹子，我们怎么才能想出一条活路来？若皇太子继位，我与诸位姊妹立即就会被处死的啊。"说完，相互抱头大哭。虢国夫人进宫找杨贵妃谋划。杨贵妃口中衔土，用这种以死相请求的办法请求玄宗皇帝，册封李亨为皇太子的事情才作罢。哥舒翰率兵镇守潼关。有人劝他请求玄宗皇帝处死杨国忠，以使天下人心大快。哥舒翰没有听取这种意见。待安禄山兵变范阳进逼两京，哥舒翰每天坐在军帐中叹息地说："杨国忠的人头，为什么斩下得太迟啦！"杨国忠的妻子裴柔，是蜀中的有名的歌舞娼人。杨国忠后来又兼任剑南节度使。在安禄山叛军逼近京城长安时。杨国忠劝玄宗皇帝避难入蜀。他将他的亲信，都安插在蜀中。

太真妃

太真妃尝因妒忌，有语侵上。上怒甚。令高力士以辎车载送还其家。妃悔恨号泣，抽刀剪发，授力士曰："珠玉珍异，皆上所赐，不足充献。唯发父母所生，可达妾意。望为申妾万一慕恋之诚。"上得发，挥涕潣（"潣"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然。遽命力士召之归。（出《贵妃传》，明抄本作出《开元传》，接见《开天传信记》）

【译文】

杨贵妃一次因为妒忌，口出不逊冲撞了玄宗皇帝。玄宗大怒，命令高力士用一般的饰有帷盖的车，将她送还娘家杨府。杨贵妃异常悔恨，抽取剪刀剪下一缕头上的青丝，交付给高力士说："珠宝玉翠，都是皇上赐赏给我的，不足以用它们进献给皇上。唯有这缕头发是父母给予我的，可以用它来表达我对皇上的一片真情。望高公公向皇上转达我的万分之一的仰慕依恋的诚心。"玄宗皇帝得见杨贵妃的这缕头发后，立时流下眼泪，可怜起这位被废黜回娘家的爱妃来。马上命令高力士将贵妃召回宫中。

李林甫

玄宗在东都，宫中有怪。明日，召宰相，欲西幸。裴稷山、张（"张"原作"西"，据《国史补》改。）曲江谏曰："百姓场圃未毕，请候冬间。"是时，李林甫初拜相。窃知上意，及罢退，佯为蹇步。上问："何故脚疾。"对曰："臣非病足，愿独奏事。"乃言二京陛下东西宫也。将欲驾幸，何用择时？设有妨于刈获，独免过路赋税。臣请宣示有司，即日西幸。"上大悦。自此驾幸长安，不复东矣。旬日，耀卿、九龄俱罢，而牛仙客进。（出《国史补》）

又 李林甫居相位一十九年，诛锄海内人望。自储君以下，无不累息。初开元后，姚宋等一二老臣，多献可替否，以争天下大体。天下既理，上心亦泰。张九龄上所拔，颇以后进少之。九龄尤謇谔，数犯上，上怒而逐之。上雄才豁达，任人不疑。晚得林甫，养成君欲，未尝有逆耳之言，上爱之。遂深居高枕，以富贵自乐。大臣以下，罕得对见，事无大小，责成林甫。林甫虽不文，而明练吏事，慎守纲纪，衣冠非常调，无进用之门。而阴贼忍杀，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上左右者虽饔人厮养，无不略之，故动静辄知。李适之初入相，疏而不密，林甫卖之。乃曰："华山之下有金矿焉，采之可以富国。上未知之耳。"适之善其言，他日，从容以奏，上悦。顾问林甫，林甫曰："臣知之久矣。华山陛下本命也，王气所在，不可发之。故臣不敢言。"上遂薄适之。因曰："自今奏事，先与林甫议之，无轻脱。"自是适之束手矣。非其所引进，皆以罪诛。威震海内，谏官但持禄养资，无敢论事。独补缺杜中犹再上疏。翌日，被黜为下邽令。林甫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何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食三品料；及其一鸣，即黜去。虽欲再鸣，其可得乎。"由是谏诤之路绝失。晚年多冤仇，惧其报复。出广车仆，金吾静街，前驱百步之外。居则以砖垒屋，以板幙墙。家人警卫，如御大敌。其自防也如此。故事，宰臣骑从，三五人而已。士庶不避于路。至是骑从百余人，为左右翼，公卿以下趋避，自林甫始也。（出《谭宾录》）

【译文】

唐玄宗在东都洛阳，宫中闹鬼怪。第二天，玄宗召集宰相们上朝议事，说自己想回驾西京长安。宰相裴稷山、张曲江劝阻说："老百姓现在正忙于收割打场，请皇上等候到冬闲时再回驾西京吧。"当时，李林甫刚刚升任宰相。他心中暗暗体察到玄宗欲回驾长安的原因，待到退朝时，他假装脚瘸留在后面。玄宗皇帝问："脚怎么瘸了？"李林甫回答说："我的脚没有病，不瘸。我是想单独向皇上谈谈我对回驾西京的看法。"于是李林甫对玄宗皇帝说："洛阳、长安二京，乃是皇上的东宫与西宫。皇帝要上哪宫，难道还用选择日子吗？如果会妨碍百姓们收割、打场。单独免去他们的过路赋税就可以了吗。我请求皇上允许我指示有关部门，说皇上马上就回驾西京，您看如何？"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就在这一天回驾长安，再也没有上东都洛阳来。过了十多天，裴耀卿、张九龄（按：即裴稷山、张曲江。）都被免除宰相职务，玄宗皇上提升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领朔方节度使。

又 李林甫居相位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凡是才干、名望、功业高于他的人，以及皇上看重的人，他都百般设计除掉。因此，自皇太子以下，没有不感到恐惧的，连大气都不敢出。玄宗皇帝刚刚即位时的开元初年，所用的姚崇、宗璟等一些老臣，多数人都向皇上推荐日后能替代自己为相的人。用以谋得国家太平，百姓康乐。他们知道，国家治理好了，皇上的心也就安了。宰相张九龄是玄宗皇帝亲自选拔重用的人。在历任宰相中，张九龄是资历较浅、也较年轻的一位。但是他为人正直，多次直言冲撞玄宗皇帝。玄宗一怒之下，罢免了他的宰相，贬降为荆州长史。玄宗皇帝雄才大略，为人豁达，用人不疑。在晚年得到李林甫这样的一位谄媚的宰相，从来不说玄宗皇帝不爱听的话，这才养成了皇上听不得逆耳忠言的习惯。玄宗皇帝宠爱倚重李林甫。自从李林甫为宰相后，玄宗皇帝就深居在宫帷中，贪恋声色，恣意享乐。大臣以下的人，很少有机会见到玄宗皇帝，更谈不上跟皇上讲对国家大事了。不论大事、小事，都一律责成宰相李林甫去办理。李林甫虽然不通晓词赋文章，然而对官场上的事情却精明干练，恪守原有的纲常法纪，就是你再有奇才异学的官员士人，也没有破格提拔任用的门路，一切都按常轨办事。李林甫为人阴毒残忍，随意迫害人。从未有表露过喜爱谁与憎恨谁。玄宗皇帝左右的人，就连为皇上掌管烹饪的小吏，和做粗活的仆役，他没有不笼络收买的。因此，皇上的一举一动，他马上都知晓。李适之刚任宰相时，行事疏乎而不慎密，被李森甫设下圈套出卖了。一次，李森甫对李适之说："华山下面有金矿，开采了可以给国家增加财富。但是皇上并不知道啊。"李适之相信了他的话，日后，将此事上奏玄宗皇帝。玄宗皇帝非常高兴，征询李林甫。李林甫说："我很久以前就知道华山底下有金矿。但是华山是皇上的本命啊。王气所在，不可以开采金矿。因此，我不敢向皇上提起这件事情。"玄宗皇帝从此特别轻视李适之，对他说："从今以后，凡是向我奏请的事，事先跟林甫商议一下，不要太轻佻随便了。"从此，李适之的手脚被束缚住了，再也不能单独向玄宗皇帝奏事。李林甫在任宰相期间，凡是不是经他引荐的人，都想方设法查找你的错处，将你排挤出去，或者罗织罪名将你杀掉。由此，他的声威震动海内。所有的谏官都老老实实地拿着俸禄维持生计，谁也不敢纳谏议论朝政。补缺杜中犹不信邪，再次上疏玄宗皇上。第二天，就被贬黜为下邽令。李林甫召集诸位谏官说："现今，上有圣明的皇帝，我们当臣子的，按照皇上的正确旨意办事还来不及呢，何用你们多嘴多舌。你们没有看到御苑内那些供仪仗使役的马吗？整天老老实实没有一点响动的，可以吃到三品的草料，只要哪匹马稍一鸣叫、不听使役，立即赶出去。从今后，你们谁再随意向皇上奏疏，他的下场就象那匹鸣叫不听使役的马一样。"从此，向玄宗皇上纳谏提意见的道路则被堵死了。李林甫到了晚年时，结下了许多的冤仇。他非常惧怕有仇人报复。因此，每次出行都广置车舆仆夫，派许多宫中卫士将前边百步之内的人群驱散，在两旁警卫。他居住的府第都用砖砌屋，用木板做围墙，派出许多家将仆夫日夜警卫，如临大敌。他就这样的设防保护自己。从前。历任宰相出行过街，不过有三五个侍从随行而已。士人百姓也无需在道两旁躲避。而设置骑从上百人在左右护卫，让公卿以下的人都得躲藏退避，是从李林甫开始的啊！

卷第二百四十一　谄佞三

王承休

王承休 蜀后主王衍宦官王承休，后主以优笑狎暱见宠。有美色，恒侍少王寝息，久而专房。承休多以邪僻奸秽之事媚其主，主愈宠之。与韩昭为刎颈之交，所谋皆互相表里。承休一日请从诸军拣选官健，得骁勇数千，号龙武军。承休自为统帅，并特加衣粮，日有优给。因乞秦州节度使，且云："原与陛下于秦州采掇美丽。旦说秦州之风土，多出国色。仍请幸天水。"少主甚悦，即遣仗节赴镇。应所选龙武精锐，并充衙队从行。到方镇下车，当日毁拆衙庭，发丁夫采取材石，创立公署使宅，一如宫殿之制。兼以严刑峻法，妇女不免土木之役。又密令强取民间子弟，（明抄本"弟"作"女"。）使教歌舞伎乐。被获者，令画工图真及录名氏，急递中送韩昭。昭又密呈少主。少主睹之，不觉心狂。遂决幸秦之计，因下制曰："朕闻前王巡狩，观土地之惨舒，历代省方，慰黎元之傒望。西秦封域，远在边隅。先皇帝画此山河，历年征讨，虽归王化，未浃惠风。今耕稼既属有年。军民颇闻望幸，用安疆场。聊议省巡，朕选取今年十月三日幸秦州。布告中外，咸使闻之。"由是中外切谏不从。母后泣而止之，以至绝食。前秦州节度使判官蒲禹卿叩马泣血，上表谏曰："臣闻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周有诫慎之鞀。盖古者明君，克全帝道，欲知己过，要纳谠言。将引咎而责躬，庶理人而修德。陛下自承祧秉录，正位当天，爱闻逆耳之忠言，每犯颜而直谏。且先皇帝许昌发迹，阆苑起身，历艰辛于草昧之中，受危险于虎争之际。胼胝戈甲，寝寤风霜，申武力而拘诸原，立战功而平多垒。亡躯致命，事主勤王，方得成家，至于开国。今日鸿基霸盛，大业雄崇。地及雍凉，界连南北。德通吴越，威定蛮陬。郡府颇多，关河渐广。人物秀丽，土地繁华。当四海辐裂之秋，成万代龙兴之业。陛下生居富贵，坐得乾坤。但好欢娱，不思机变。臣欲望陛下，以名教而自节，以礼乐而自防。循道德之规，受师傅之训。知社稷之不易，想稼穑之最难。惜高祖之基扃，似太宗之临御。贤贤易色，孜孜为心。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用。听五音而受谏，以三镜而照怀。少止息于诸处林亭，多观览于前王经史。别修上德，用卜远图。莫遣色荒，母令酒惑。常亲政事，勿恣闲游。臣窃闻陛下欲出成都，往巡边垒。且天水地远，峻恶难行。险栈欹云，危峰插汉。微雨则吹摧阁道，稍泥则沮滑山程。岂可鸣銮，那堪叱驭。又复敌京咫尺，塞邑荒凉。民杂蕃戎，地多岚瘴。别无华风异景，不可选胜寻幽。陇水声悲，胡笳韵咽。营中止带甲之土，城上宿枕戈之人。看探虏于孤峰，朝朝疑虑。睹望旗于峻岭，日日堤防。是多山足水之乡，即易动难安之地。麦积崖无可瞻恋，米谷峡何亚连知。（明抄本"知"作"如"）路遇嗟山，程通怨水。秦穆圉马之地，隗嚣僭位之邦。是以一人出行，百司参从，千群雾拥，万众星驰。当路州县摧残，所在馆驿隘少，止宿尚犹不易。供须固是为难。纵若就中指挥，自破属省钱物，未免因依扰践，触处凌迟。以此商论，不合轻动。其类苍龙出海，云行雨施。岂教浪静风恬，必见伤苗损稼。所以銮舆须止，天步难移。况顷年大驾，只到山南，犹不关进发兵士。此时直至天水，未审如何制止。自当初打破梁原城池，掳掠义宁户口。截腕者非一，斩首者甚多。匪惟生彼人心，抑亦损兹圣德。今去洛京不远，复闻大驾重来。若彼预有计谋，此则便须征讨。况凤翔久为进敌，必贮奸谋。切虑妄构妖词，致生衅隙。又陛下与唐主始申欢好，信币交驰。但虑闻道圣驾亲行，别怀疑忌，其必特差使命，请陛下境上会盟。未审圣躬去与不去？若去则相似秦赵争强，彼此难屈；若不去，即便同鲁卫不睦。战伐寻兴，酌彼未萌，料其先见。愿陛下思忖。臣伏闻自古帝王，省方巡狩，吊民伐罪，展义观风，然后便归九重，别安万姓。今陛下累曾游历，未闻一件教条。止于跋涉山川，驱驰（"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马。秦苑则舟船几溺，青城则嫔采将沈。自取惊忧，为何切事？却还京辇，不悦军民，但郁众情，莫彰帝德。忆昔先皇在日，未尝无故巡游。陛下纂承已来，率意频离宫阙，劳心费力，有何所为？此际依前整跸，又拟远别宸居。昔秦皇之鸾驾不回，炀帝之龙舟不返。陛下圣逾秦帝，明甚隋皇。且无北筑之虞，焉有南游之弊？宽仁大度，笃孝深慈。知稼穑之艰难，识古今之成败。自防得失，不纵襟怀。忍教致却宗言将（明抄本"致却宗言将"作"政衰可言"。）道断，使烝民以何托，令慈母以何辜。若何（明抄本"何"作"不"。）虑以危亡，但恐乖于仁孝。况玉京金阙，宝殿珠楼，内苑上林，琼池环圃，香风满槛，瑞露盈盘。钧天之乐奏九韶，回雪之舞呈八佾。簇神仙于清虚之境，列歌舞于阆苑之中。人间胜致，天下所无，时或赏游，足观奇趣。何必须于远塞，看彼荒山。不惜圣躯，有何裨益。方今岐阳不顺，梁园已亡。中原有人，大事未了。且当国生灵受弊，盗贼横行。纵边延无峰火之危，而内地有腹心之患。陛下千年膺运，一国称尊。文德武功，经天纬地。考逾于舜，仁甚于汤。百行皆全，万机不扰。聪明博达，识量变通。深负智谋，独怀英杰。方居大宝，正是少年。既成社稷之基，复把山河之险。但不远听深察，居安虑危。辟四门以求贤，总万邦而行事。咸有一德，端坐九重。使恩威并行，赏罚必当。平分雨露，遍及疮痍。令表里以宽舒，使子孙以昌盛。布临人之惠化，立济众之玄功。选拣雄师，思量大计。振彼鸱张之势，壮兹虎视之威。秣马训兵，丰粮利器。彼若稍有微衅，此即直下平吞。正取时机，大行王道。自然百灵垂佑，四海归仁。众心成城，天下治理。即目蜀都强盛，诸国不如。贤士满朝，圣人当极。臣愿百姓乐于贞观，万乘明于太宗。采药石之言，听刍荛之说。爱惜社稷，医疗军民。似周武谔谔而昌，知辛纣唯唯而灭。无饰非拒谏之事，有面折廷争之人。因我睿朝，益我皇化。陛下莫见居人稠垒，谓言京辇繁华。盖是外处凌残，住止不得。所以竞来臻凑，贵且偷安。今诸州虐理处多，百姓失业欲尽。荒田不少，盗贼成群。乞陛下广布腹心，特令闻见。且蜀国从来创业，多乏永谋。或德不及于两朝，或祚不延于七代。刘禅俄降于邓艾，李势遽归于桓温。皆为不取直言，不恤政事。不行王道，不念生灵。以至国人之心，无一可保。山河之险，不足可凭。陛下至圣至明，如尧如舜。岂后主之相匹，岂子仁之比伦。有宽慈至孝之名，有远见长谋之策。不信谄媚，不恣耽荒。出入而有所可征，动静而无非经久。必致万年之业，终为四海之君。臣愿陛下且住銮舆，莫离京国。候中原无事，八表来王。天下人心，咸归我主。若群流赴海，众蚁慕膻。有道自彰，无思不服。匪惟要看天水，直可便坐长安。是微臣之至恳，举国之深愿。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是以辄倾丹恳，仰谏圣明。不藉官荣，不沽多誉。情非讪上，理直忧君。虽无折槛之能，但有触鳞之罪。不避诛殛，辄扣天庭。臣死如万类之中，去一蝼蚁。陛下或全无忖度，须向边陲。遗圣母以忧心，令庶寮以怀虑。全迷得失，自取疲劳。事有不虞，悔将何在。臣愿陛下，稍开谏路，微纳臣言。勿违圣后之情，且允国人之望。俯存大计，勿出远边。"后主竟不从之。韩昭谓禹卿曰："我取汝表彰，候秦州回日，下狱逐节勘之。勿悔！"至十月三日，发离成都，四日到汉州。凤州王承捷飞驿骑到秦云："东朝差兴圣令公，统军十余万，取九月到凤州。"少主独谓臣下设计，要沮其东行。曰："朕恰要亲看相杀，又何患乎？"不顾而进。上梓潼山，少主有诗云："乔岩簇泛烟，幽迳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宣令从官继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曰："采杖拂寒烟，鸣驺在半天。黄云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去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并继和，亡其本。至剑州西二十里已来，夜过一磎山。忽闻前后数十里，军人行旅，振革鸣金，连山叫噪，声动溪谷。问人云："将过税（"税"原作"视"，据明抄本改。）人场，（"场"原作"伤"，据明抄本改。）惧有鸷兽搏人，是以噪之。"其乘马亦（"亦"原作"不"，据明抄本改。）咆哮恐惧，垂之不肯前进。众中有人言曰："适有大驾前，鸷兽自路左丛林间跃出，于万人中攫将一夫而去。其人衔到溪洞间，尚闻唱救命之声。况天色未晓，无人敢捕逐者。"路人无不流汗。迟明，有军人寻之。草上委其余骸矣。少主至行宫，顾问臣僚，皆陈恐惧之事。寻命从臣令各赋诗。王仁裕诗曰："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天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户口资馋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学士李浩弼进诗曰："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困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王览此二篇，大笑曰："此二臣之诗，各有旨也。朕亦于马上构思，三十余里，终不就。"于是命各官从臣。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亦进诗。至剑门，少主乃题曰："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陵。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垒树层层。"后侍臣继，成都尹翰昭和曰："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巢百层。"王仁裕和曰："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陵。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峦蔽几层。"又命制《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之，今亡其本。过白卫岭，大尹韩昭进诗曰："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享尚数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和曰："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巢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王仁裕和曰："龙旆飘摇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巉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字，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洎至利州，（"州"原作"周"，据许本改。）已闻东师下固镇矣。旬日内，又闻金牛败卒，塞硖而至。其时蜀师十余万，自绵汉至于深渡千余里，首尾相继，皆无心斗敌。遣使臣逼促，则回枪刺之曰："请唤取龙武军相战。不惟勇敢，况且偏请衣粮。我等拣退不堪，何能相杀。"实无余何，十月二十九日狼狈而归。于栈阁悬险溪岩壑之中，连夜继昼，却入成都。康延孝与魏王继踵而入，少主于是树降。东军未入前，王宗弼杀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景嗣"二字原缺，据黄本补。）润澄、宣徽州（明抄本无州字。）使李周辂、欧阳冕（明抄本"冕"作"晃"）等。王承休握锐兵于天水，兵刃不举。既知东军入蜀，遂拥麾下之师及妇女孩幼万余口，金银缯帛，于西蕃买路归蜀。沿路为左衽掳夺，并经溪山，冻饿相践而死。迨至蜀，存者百余人，唯与田宗汭等脱身而至。魏王使人诘之曰："亲握锐兵，何得不战？"曰："惮大王神武，不敢当其锋。"曰："何不早降？"曰："盖缘王师不入封部，无门输款。"曰："其初入蕃部，几许人同行？"曰："万余口。""今存者几何？"曰："才及百数。"魏王曰："汝可赏此万人之命。"遂尽斩之。蜀师不战，坐取亡灭者，盖承休、韩昭之所致也。人多不知之。（出《王氏闻见录》）

【译文】

前蜀后主王衍在位期间，宦官王承休因为善于戏谑、狎玩，深得王衍的宠爱与欢心。王承休容貌俊秀，一向服侍王衍睡卧，长期成为王衍的专夜（按：既男妓。）。他经常用一些怪诞淫秽的事情来讨取王衍的欢心，因此更加获得后主对他的宠爱了。王承休跟成都府尹韩昭是莫逆之交，凡有所谋划都宫内宫外互相串联勾结。一天，王承休请奏王衍允许他从诸路军中选拔出官府供给军饷的（按：唐实行府兵制，土兵自备武器资粮，后逐渐改为官给。）几千骁勇善战的兵卒，单独编成一队，号称为龙武军，由王承休亲自统帅，并且特殊增加衣服、粮食、兵械，每天都有特殊的优惠待遇。王承休奏请王衍授任他为秦州刺史，并且说："我愿为皇上在秦州搜寻采置佳人美女，供您享乐。秦州山明水秀，自古以来多出倾国丽人。臣赴任后，即请皇上巡狩天水一游。"后主王衍所了非常高兴，立即授予王承休秦州节度使的仗节绶印，派遣他立即去秦州上任。并将王承休新编的龙武军，赐给他为卫队随行。王承休到达秦州下车伊始，当天就拆毁秦州原有的衙署，征发丁夫差役伐木采石，建造新的公署命使宅，规模宏大，装饰豪华，一切都按皇宫的样式建造。同时，他在秦州施行严刑厉法，妇女也同男人一样去服劳役，采运山石薪木。又暗中让手下亲信强行索求民间青年男女，教授他们唱歌跳舞与演习各种乐器、伎艺。被索要来的青年男女，让画工为他们绘画图像，并注明名氏，派人紧急送回成都韩昭。朝昭立即秘密虽送后主王衍。王衍看到这些美女的画像后，不由得淫心萌动，狂喜异常。于是立即决定巡游秦州，发布文告说："我听说父王当年出巡视察，亲自察看土地耕种的好坏，百姓生活的忧乐，历代君主巡视四方，都为黎民百姓带去抚慰与希望。现今我朝西部疆土秦州，远在边陲。先皇经过多年的征讨才将这块地域并入我蜀国疆域，虽然施行了我朝法制，但是还没有沾润到我朝的更多恩惠。到现在，我朝百姓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生息已经有些年月了。听说，当地的军民都非常希望我去视察，以安定疆界。于是，我暂且议定去巡察秦州，出巡的日期选定在今年十月三日。特此布告朝廷内外，使你们都知道这样事情。"告示文本发出后，立即有许多朝野人士恳切地劝谏后主王衍取消这次巡游。王衍的母亲痛哭流涕地劝阻他，最后用绝食的方法表示劝阻的决心。前秦州节度判官蒲禹卿勒住王衍的马缰、哭得眼泪带血，呈上奏表劝谏说："我听说唐尧有让人进谏劝戒的鼓，虞舜有让人指斥责备的木械，商汤有专职检查自己过失错误的官员，周朝有劝诫谨慎的小鼓。上述这些说的是，凡是古代的明君，他们都想方设法实现帝王的圣明之道，深知要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听取正直的话。而且能够敢于承认自己的过失、责备自己，能够为治理黎民百姓的事情实行德政。皇上您自承奉祖庙的祭祀、接管簿籍（按：指继承皇位。）以来，身居主管整个国家的重要位职，喜爱听取逆耳的忠言，使得臣属们都敢于冒着触犯您的危险而直言劝诫。况且，先皇帝起自许昌寒微之士，但由占据阆州起家，在草创基业时历尽了艰辛险阻，时时面对着与虎争斗的危险。由于长期披甲执戈，手脚全身都磨出老茧，废寝忘食、餐风宿露，凭藉武力征战而制服了诸多的元酋，用赫赫的战功而扫平许多割据的壁垒。冒着生命危险，侍奉唐主、守土裂疆，方能成就了这份家业，开创了我堂堂蜀国。现在，先皇开创的基业正值强盛兴旺的时候，宏大的事业正欲发展壮大。我们蜀国疆域一直发展到雍、凉各州，疆界南北相连。我们的德政布及到吴越之地，威力摄服到南疆蛮夷的荒僻角落。我们蜀国治理郡、府很多，疆域在继续扩大。人才济济。多出聪慧有识之士；土地肥沃，盛产稻粟豆麦之粮。而且，眼下正面临着天下分崩离析之际，这正是成就万代封疆建国伟业的最好的时机。皇上生下来就生活在富贵中，没费操戈之劳就承继了这么宏大的基业。因此，喜欢娱乐享受，很少考虑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发展国家。我非常希望皇上您以儒家名教作为自己的操守。以礼乐加强自己的修养。遵守道德规范，承继师传古训。深知这大好的江山基业得来的不容易，体察到黎民百姓耕种田亩的艰辛。珍惜先皇开创下的这份基业，象唐朝开国皇帝太宗李世民那样事必躬亲。尊重德才兼备的人，并接受他们的影响，专心致致地治理国家。虚妄的话不要听，违拗的计谋不要采纳。聆听音乐用来提高自己的修养，用镜、古、人"三鉴"来经常对照自己。少去各地的园林亭榭处去游玩娱乐，多阅读古代帝王留下来的经史，用来增长自己的才干、经验。应当特别加强高尚品德的修养，准备实现远大的志向。且不要沉湎在恣情淫乐的享受中，也不要整日迷惑在酒宴上。经常亲自处理国家政事，且勿恣意闲游不务正业。我听说皇上想要移驾出京，前去巡察边境。天水远隔千山万水，地处荒远，道路险恶难行。险要的栈道高入云端，高峻的山峰直插霄汉。微微降些雨就可以冲毁栈道，稍稍滑些泥就会阻塞山路。这样险恶的地方，怎么可以行驶銮舆，那堪骑马？再加上，天水离敌国的京城很近，城邑特别荒凉，汉人与胡夷之人杂居，又名瘴疠岚气，没有什么特别的风光、美景。既没有什么胜景可览，也没有什么幽境可觅。陇水悲鸣，胡笳呜咽。军营中看到的只有披甲执戈的兵士，城头上住宿的尽是枕戈待旦的戍卒。在孤独的烽火台上察看胡虏的动向，天天让人担惊受怕；远望敌军的旌旗插在险峻的山岭中，日日叫你提防不懈。秦州是山多水足的地方，也是容易动乱难于治理的穷乡僻壤。麦积山没有什么值得观瞻留恋的，米谷峡也不能让你流连忘返。一路上，尽是让人惊嗟的不茅的荒山。沿途中，全是叫你怨忿不已的恶水。它本是秦穆公养马的荒凉之地，东汉人隗嚣簪位称王的蛮夷之邦。虽然，皇上您一个人圣驾出巡，却需要文武百官、警卫部队、侍从夫役伴随。千人簇拥，万人警卫。这样一支庞大的巡行队伍，沿途经过的州县一定会受到严重的骚扰与损害。况且，沿途驿站稀少而且房屋狭窄，住宿都成问题，饮食供应更是困难百倍的了。即使是皇上您派人指挥安排这一切，让他就地筹措所需要的物资用品，势不可免地要扰攘这些地方，使得所过之处受到摧残与破坏。由此看来，皇上您且不可轻易巡行天水。您的出巡，犹如苍龙出海，必然行云布雨，怎么能够风平浪静呢？所过之地一定会践踏伤害庄稼的。因此圣驾不适宜巡行天水，请把一切准备工作都停下来吧。况且，近年来皇上的圣驾只巡行过山南，并且没有派遣军队，加强山南的防务。此时直接巡行到天水，山南的防务还没有确定和安排好。自从当初先帝攻破梁原的城池，抢掠裹胁义宁人丁。这些人被砍去胳膊的，不只一个人，被处死斩首的也有很多。这样，皇上一定要远巡天水，不但让这些地方的人心生异志，而且还会损害皇上您的圣德名声。皇上要巡行的天水离唐邦的京城洛阳不算遥远，唐邦又听说您的圣驾要巡行天水。假若唐邦事先有预谋准备，这次就要发生征战。况且风翔很长时间就想进犯我邦，这次趁皇上远巡天水，必然会阴谋策划滋生奸心的。因此，一定要考虑到不要轻信迷惑皇上圣心的话，导至不利的事情发生。还有，皇上刚刚与唐王互通友好，书信与钱货可以往来。皇上要想到唐王听说您亲临天水，产生什么怀疑猜忌，他必然特殊派使臣邀请皇上在边界上会盟相见。果真如此，不知道皇上您是去会盟还是不去？如果前去会盟，势必会出现当年秦国与赵国争夺疆土的场面，彼此都很难屈尊退让；如果不去会盟，又会出现当年鲁国与卫国不和的事情。寻找战争发生的原因，必须在战争还没有萌生的时候，在它发生前就应预料到。希望皇上您能予以考虑。我听说自古以来的明君圣主，巡视四方，或慰问百姓，或讨伐叛逆，都扩大自己的德义，省察民风民情，然后便立即回到京都来，告别百姓。现在皇上您多次巡行出游，未听说您曾发布或宣谕一条劝谕百姓的法律、制度。只是限于跋山涉水，劳顿驱役人马。巡游秦苑则舟船几次翻溺，出行青城则嫔妃几乎沉水。自取这些惊忧，难道是为了什么急迫的事情吗？还得还驾回京，使得军人、百姓都不高兴，只是让人们心情忧郁，一点也不能宣张皇上的义德。回想先皇在世时，从来没有过无缘无故就出行巡游的事情。皇上即位以来，随意频频离开京城出游，既劳心神又耗费人力财力，有什么作为呢？现在正在向先前一样整顿禁军卫队，又准备远离京城出巡秦州。您想过没有，从前秦始皇出巡鸾驾未归而病死沙丘，隋炀帝巡行江南龙舟不返而就戮场州。皇上，您的圣德超越秦始皇，您的明智胜过隋炀帝。而且，北疆没有修筑长城的必要，怎么会有隋炀帝南巡的弊端呢？做为皇上--一国之君主，应该宽怀仁厚、大度容人，至诚孝道、深怀善心。知晓百姓耕地种田的艰难辛苦，熟谙古今成败兴亡的缘由道理。自身提防得失，从不纵情享乐。怎么忍心让国家衰落、圣道断绝（按：此处译者认为明抄本贴切些，因此按明抄本译出。）？致使黎民百姓没有了依托，让慈爱的母后失去了希望。如果不考虑到国家的危亡，只恐怕也会失之于仁慈孝道。何况京城成都，玉宇金阙、宝殿珠楼。皇宫内的御苑上林，琼地四周环抱着花圃，阵阵花香布满整个宫院，祥瑞的甘露盛满玉盘。要听天上的仙乐，可让宫中乐师演奏九韶之乐；欲观回雪的舞蹈，方命梨园歌使献演八俏之舞。可以在清虚的皇家寺院里，跟神仙们顿着相聚；可以在华丽的宫中阆苑中，观赏高雅的歌舞表演。人间最美好的景致都在我们的京城成都，可以随时供皇上您游乐观赏，完全能满足您观奇猎异的意愿。何必非去那么遥远荒僻的地方，去看那些荒山恶水呢？这样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对圣体造成的损害，又有什么益处呢？现在正赶上岐山以南动乱不安，汴京的小朝廷已经灭亡。中原有人正在争夺天下，政局处在动荡中。整个国家的黎民百姓正曹受苦难，到处都是盗贼横行。纵然是我蜀国边境没有战事的危险，中原内地尚存心腹之患。皇上您正逢千年难遇的大好时机。您以一国之君而称尊天下，既有文德又有武功，身负经天纬地的才干。您的孝道超越虞舜，您的仁德胜过夏汤。各种条件部已俱备，日理万机不受干扰。您聪明睿智，博才明达；审时度势，随机变通；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志向宏大，独怀英才。且刚刚登上帝位，正值青春年少。既承继下先皇开创的基业，又据有山川的险要。但是不远听深察，居安思危，也成就不了大业。须打开各路大门，广泛延揽贤才。总领万邦行使经国的大业，自始至终都具备这些德尚，庄严地位居帝位上面。使您的恩德与威严同时行使，奖惩分明，赏罚得当。平均分配您的恩惠，普遍照顾到穷困的地方。让人民里外都感到宽松舒畅，使子孙万代永远昌盛。广布泽德于黎民百姓。长立伟大的功业于劳苦众生。同时，还要选拔精兵良将组成强大的军队，谋划兴邦立国的大业。制止住对方的嚣张气焰，壮大我们的威摄力量。喂养好战马，训练好兵士，准备下充足的粮草，打制好坚利的武器。对方如果稍有举动，我们立即大兵陈境平推过去。眼下正是成就大业的好机会啊！我们大力实行的是以仁义治理天下的王道，自然各种神灵都会保祐我们的。四海之内都会归附我们的仁政，万众一心就会形成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一定会治理好整个国家的。眼下我们蜀国特别强盛，所有国家都赶不上。我们蜀国贤达之士满朝皆是，而且有您这样圣明的皇帝在执掌这个国家的朝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黎民百姓能过上贞观年间的太平安乐的生活，皇上您比唐朝的开国皇帝太宗还要圣明勤勉。能够纳购良药苦口之言，听取我的这番浅陋的见解。倍加爱惜国家社稷，悉心疗治军民的疾苦。象周武王那样听取直言使国家昌盛发达，知晓辛纣王缄住人口，不听劝谏最后灭国丧权的教训。杜绝掩饰过失拒绝劝谏的事情，发扬当面批评殿上争论的风气。承袭我朝的圣明，发扬我皇的教化。皇上您不要只看到京城成都居民稠密，就说京城繁华。其实是京城以外的地方凌落残破，无法居住生活，所以才都竞相奔趋到京城中来，暂且苟活偷生。现在京外各州郡县，官吏暴虐，鱼肉百姓。百姓几乎都不能正常地耕田种地操持家业。随处可见许多荒芜的田亩，到处都有成群的盗贼。因此恳望皇上广派心腹之人，到各处去调查搜集材料报告您知晓。况且，蜀国有始以来创立基业的人，多数都缺乏深谋远虑，宏图大志。有的人德政施行不到两朝，有的人国家的福祚延续不到七代。三国时蜀汉后主刘禅刚刚即位就归降了曹魏的大将邓艾，西晋时的蜀主李势，桓温率兵入蜀便立即顺服。他们亡国的原因，都在于不能听取直言劝戒，不能顾及朝中政务，不能施行仁义的德政，不体念黎民百姓的苦难。以至国人的心没有一个忠诚于你，山河的险要也不足以凭借。皇上您最圣明，象唐尧，如虞舜，蜀汉的后主刘禅怎么能跟您相媲美呢？西晋时的蜀主李势怎么能跟您相伦比呢？您有宽厚仁慈至孝的名声，有远见深谋图强的策略。您从不听信谄言媚语，从不恣情沉缅酒色。时事的变化，都有可以预兆的迹象；动静相替、治乱更叠，无一不是经久的。只要皇上您能作好准备、因势利导，就一定能建树万年不朽的基业，最终将成为四海之内的国君。我希望皇上暂且停住车马，且莫远离京都。静候中原内地战事息灭。八方前来朝拜您，普天下的人心都归附皇上。就象诸条江河奔向大海，众多蚂蚁慕恋腥膻。有道德的人，自己就会扩大影响，威名远震；无所用心的人，没有人会仰慕服你的。非但要巡行天水，而且直接便可以坐在长安的金殿上。这是我这个作臣子的最大的恳求，举国上下最深切的愿望。我听说天子有七位敢于直谏劝诫的忠臣，虽然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天下。因此，立即说出我的真诚的恳求，来劝谏圣主您。不用记载在为官的档案里图升迁，也不想用此来沽得好的名声，也不是有意诋毁皇上。而是讲明事理为皇上担心。虽然没有汉朱云折断殿不监直言相诉的能力。但是却有触犯皇上的罪过。我不躲避被处死或者被流放的罪过，擅自叩启宫门。我死就象大千世界中死去一只蝼蚁似的，皇上也许一点也不动心，必须出巡天水。让皇太后在心中忧虑挂念，让臣僚百姓为您担心。完全不分得失，自己去找麻烦。一旦发生出忽意料的事情，后悔也来不及了。我诚恳地希望皇上您，稍稍打开些让臣僚谏以的门路，微微采纳一点我的劝谏。不要违背了皇太后的一片心愿，暂且应允举国上下对您的期望。安下心来准备立国兴邦的大计，且勿远行天水。"后主王衍一点也没有采纳蒲禹卿的意见与规劝，执意远行天水。成都府尹韩昭指着蒲禹卿的鼻子说："我拿来了你上奏皇上的表章，待到皇上巡狩秦州回来后，一定将你辅入牢狱中逐条审问你。到那时候，你不要后悔哟！"十月三日，后主王衍及文武百官和随行人员从成都出发，开始远巡天水的路程。四日，后主一行到达汉州。凤州王承捷派驿吏信使飞马来报，说："东朝唐王派兴圣令公，统师大军十多万人，定在九月兵进凤州。"少主王衍还认为是臣僚们设下的计谋，想阻止他东行天水，回答使臣说："我正要看看两军是怎样互相厮杀战斗的，又有什么可以顾及的呢？"不顾边境发来的战报，继续率领臣僚们向天水进发。少主一行登上樟潼山，少主即兴吟诗一首："乔岩簇泛烟，幽迳上寒天。下瞰峨嵋岭，上窥华岳巅。驱驰非取乐，按幸为忧边。此去将登陟，歌楼路几千。"少主宣诏命令随行的官员们写诗奉和。中书舍人王仁裕和诗一首："采杖拂寒烟，鸣驺在半天。黄去生马足，白日下松巅。盛得安疲俗，仁风扇极边。前程问成纪，此云尚三千。成都尹韩昭、翰林学士李浩弼、徐光浦都有和诗，都遗失了。少主王衍一行走到剑州西二十多里，深夜经过一座有溪水深谷的大山。忽然听到前后几十里路之间，都有随行的军族击鼓吹号，喊叫声山山相连，声音震动溪谷。有人询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回答说："就要经过山王（按：既虎。）吃人的地方啦！怕有凶猛的野兽追捕人，所以击鼓鸣金喊叫。"说话的这个兵士骑乘的马也惊恐地嘶叫不已，直往后退，用鞭子抽打它也不肯往前走。人群中有人说："适才，在皇上大驾到来之前，有一头凶兽从路边右侧的丛林中跃出来，在人群中扑倒一人用嘴叼着奔突而去。这个人被叼到溪洞里面，还能听到他呼救的叫喊声呢。但是，天色未亮，不明这里的情况，没有一个人敢追逐那只凶兽去救他。"路上的人听了这话后，个个吓得都直流冷汗。待到天亮后，有几个兵士按照凶兽的足迹一路寻找，在一片扑卧不堪的草丛中只找到了这个人的几块残余骸骨！少主一行来到剑州行宫，安顿下来后，少主问身边的臣僚路上发生了什么事？臣僚们争相讲述凶兽吃人的事情。少主听了后，随即命令臣属们各赋一诗，纪咏这件事情。中书舍人王仁裕立即赋诗一首进献给少主。这首诗是这样的："剑牙钉舌血毛腥，窥算劳心岂暂停。不与大朝除患难，惟于当路食生灵。从将户口资馋口，未委三丁税几丁。今日帝王亲出狩，白云岩下好藏形。"翰林学士李浩弼也献诗一首。这首诗是这样的："岩下年年自寝讹，生灵餐尽意如何。爪牙众后民随减，溪壑深来骨已多。天子纪纲犹被弄，客人穷独固难过。长途莫怪无人迹，尽被山王税杀他。"少主王衍看了这两首诗后，哈哈大笑，说："韩昭、李浩弼二位臣属赋的诗各有题旨啊。我在马上构思，行了三十多里，还没有赋出一首诗来。"于是，命令其他臣僚写诗随从。翰林学士徐光浦、水部员外王巽也各有诗进献。到了剑门，少主王衍终于赋出一首诗。诗是这样："缓辔逾双剑，行行蹑石陵。作千寻壁垒，为万祀依凭。道德虽无取，江山粗可矜。回看成阙路，云垒树层层。"下面是随行的侍臣们续写的诗。成都府尹韩昭的续诗大意是这样的：闭关防外寇，孰敢振威陵。险固疑天设，山河自古凭。三川奚所赖，双剑最堪矜。鸟道微通处，烟霞巢百层。中书舍人王仁裕的续诗大意是这样的："孟阳曾有语，刊在白云陵。李杜常挨托，孙刘亦恃凭。庸才安可守，上德始堪矜。暗指长天路，浓蛮蔽几层。少主王衍又命令随行群臣各自撰写《秦中父老望幸赋》一首，进献给他。现在这些词赋都遗失了。过白卫岭，成都府尹韩昭献诗一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吾王巡狩为安边，此去秦亭尚数千。夜照路歧山店火，晓通消息戍瓶烟。为云巫峡虽神女，跨凤秦楼是谪仙。八骏似龙人似虎，何愁飞过大漫天。"少主王衍和诗一首。诗的大意是："先朝神武力开边，画断封疆四五千。前望陇山屯剑戟，后凭巫峡巢烽烟。轩皇尚自亲平寇，嬴政徒劳爱学仙。想到隗宫寻胜处，正应莺语暮春天。中书舍人王仁裕和诗一首。这首诗的大意是："龙旗飘摇指极边，到时犹更二三千。登高晓蹋儿岩石，冒冷朝充断续烟。自学汉皇开土字，不同周穆好神仙。秦民莫遣无恩及，大散关东别有天。"少主一行到达利州时，已经得到了后唐军攻占了固镇的消息！十天之内，又听说金牛战败而死，后唐军塞峡而入。这时，蜀军尚有十多万人，自绵竹至汉州，陈兵在一千多里的防线上，首尾相连，但是都无心思跟入侵的唐军战斗。派去使臣督战逼迫急了，就调转枪头刺向使臣说："请你调来龙武军与敌战斗吧。龙武军不但骁勇，他们还多得到武器装备、粮晌。我们都是被挑选乘下来的不合格者，怎么能够跟敌军相拼杀呢？"前去督战的使臣一点办法也没有。少主王衍一行，于十月二十九日中途返回。在悬伏在险溪山谷的栈道上，夜以继日地狼狈逃回京城成都。后唐的康延孝与魏王朱继踵率兵进入城都，少主王衍立即树起白旗归降。在后唐军没进入成都前，王宗弼杀掉了成都府尹韩昭，枢密使宋光嗣、景润澄，宣徽使李周辂、欧阳冕等。王承休手握精锐的龙武军在天水，按兵不动。待知道后唐军攻入蜀中后，才率领龙武军及妇女孩童一万多人，用金银锦帛等买通羌人头领绕道回蜀。一路上经常遭遇到当地夷、狄、胡人的骚扰、掳掠。同时在翻越大山、涉过溪水时，冻饿而死与互相践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回到蜀地时，侥幸生还的仅仅有一百多人，只有王承休与田宗汭等人逃回来了。魏王朱继踵派人责问王承休："你身为蜀国重臣，手握精锐之师，为什么不抵抗我唐军的进入？"王承休说："惧怕大王的神勇威武，不敢抵挡他的锋芒。"来人问："为什么不早点投降？"王承休说："都是因为大王的军队还没有进入蜀中，没有门路投降的缘故啊。"来人问："当初进入西羌蕃人居住的地域时，有多少人和你同行？"王承休说："一万多人。"来人问："现在还剩有多少人？"王承休说："才有百余人。"魏王听到这里，说："你可以抵偿这死去的一万多人的性命。"于是将王承休处斩。前蜀的军队不抵抗进入的唐军，蜀国君臣坐取灭亡，都是王承休、韩昭之流所造成的啊！很多人都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卷第二百四十二　　谬误（遗忘附）

谬误 益州长吏　萧颖士　郗昂　张长史　萧俛　崔清　何儒亮　于頔　苑抽 李文彬

苏拯　窦少卿

遗忘　张利涉　阎玄一　郭务静　张守信　李睍　张藏用

谬误

益州长吏

唐益州每岁进甘子，皆以纸裹之。他时长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细布。既而恒恐有甘子为布所损，每岁多怀忧惧。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长吏以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惧曰："果为所推。"及子布到驿，长吏但叙以布裹甘子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闻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学，有文才，知名当代。（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时，益州每年都向京都宫中进献甘子，每只甘子都用纸包裹好。后来，长吏怕用纸包裹不恭敬，改用细布包裹。之后，又怕甘子被布包裹坏了。每年甘子进献京都后，都忧虑恐惧。这一年，甘子进献京都后，忽然有个叫甘子布的御史来到益州。长吏误以为这位御史来益州是推究用布裹甘子的事，因此异常惊恐地说："果然被朝廷追究这件事情。"待到御史甘子布来到驿馆中，这位长吏拜见后，只是说用布裹甘子是如何如何的对皇上恭敬。甘子布初时对他这样说，一点也不明白。过了一般时间后，才领悟到是怎么一回事。讲给他人听，听的人没有不开怀大笑的。御史甘子布好学，有文才，在当时很有名望。

萧颖士

唐天宝初，萧颖士因游灵昌。远至胙县南二十里。有胡店，店上有人多姓胡。颖士发县日晚，县寮饮饯移时，薄暮方行。至县南三五里，便即昏黑。有一妇人年二十四五，着红衫绿裙，骑驴，驴上有衣服。向颖士言："儿家直南二十里。今归遇夜，独行怕惧，愿随郎君鞍马同行。"颖士问女何姓，曰："姓胡。"颖士常见世间说有野狐，或作男子，或作女人，于黄昏之际媚人。颖士疑此女郎是野狐，遂唾叱之曰："死野狐，敢媚萧颖士。"遂鞭马南驰，奔至主人店，歇息解衣。良久，听见妇人，从门牵驴入来。其店叟曰："何为冲夜？"曰："冲夜犹可，适被一害风措大，呼儿作野狐，合被唾杀。"其妇人乃店叟之女也。颖士渐恧而已。（出《辨疑志》）

【译文】

唐玄宗天宝初年，萧颖士因为去灵昌游玩，来到胙县以南二十里的地方。这里有一家胡店，店里的人多数都姓胡。萧颖士从县城出发时天已经很晚了。县里的官员们为他设宴饯行用去了一段时间，到了傍晚才起程。出了县城向南走了三四里路，天色就昏黑了，遇到一位妇女约二十四五岁，身着红衫绿裙，骑着一条毛驴，驴身上驼有衣服。这位妇女对萧颖士说："我家住在顺道往南走二十里的地方。现在天色已晚，我一个人走路很害怕，愿意随您一块儿走搭个伴好吗？"萧颖士看看女子问："你姓什么？"女子回答说："我姓胡。"萧颖士常常听人们说有野狐狸精，或者变成男人，或者变成女人，在天傍黑时迷惑人。萧颖士疑心眼前的这位妙龄少妇就是野狐狸精变的，于是唾骂申叱说："死野狐，你竟敢媚惑我萧颖士？"立即打马向南疾驰而去。萧颖士骑马来到胡家店，投宿店中，脱衣歇息。过了许久，他从窗户看到路上遇见的那位少妇牵驴从大门进到院子里。店里的老主人出屋问道："为什么违禁夜行？"少妇回答说："犯夜还算罢了。适才在路上被一个害了疯犬病的人，唤儿是野狐，好悬没被他唾杀我。"直到这时，萧颖士才知道自己误将店主的女儿当成了野狐精，不由得羞愧满面，很不好意思。

郗昂

唐郗昂与韦陟交善。因话国朝宰相，谁最无德。昂误对曰："韦安石也。"已而惊走而去，逢吉温于街中。温问何故苍惶如此，答曰："适与韦尚书话国朝宰相最无德者，本欲言吉顼，误言韦安石。"既言，又鞭马而走，抵房相之第。琯执手慰问之，复以房融为对。昂有时称，忽一日犯三人。举朝嗟叹，唯韦陟遂与之绝。（出《国史补》）

【译文】

唐玄宗时，郗昂与韦陟关系很好。一次，二人在一起谈论起朝中的诸位宰相中谁最无德，郗昂口误地说："韦安石啊！"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走了嘴，于是惊慌失措地离开了韦陟家。郗昂来到街上，正好遇上另一位当朝宰相吉温。吉温问他因为什么这么惊惶？郗昂回答说："适才跟韦尚书谈论朝中宰相谁最无德，本来是想说吉顼，却口下误说成韦安石了。"说完又觉不对，立即打马而去。郗昂经过房宰相府第门前。宰相房琯拉着他的手，安慰他不要这么慌恐失措，并问他为了什么事？郗昂又张口说出房琯最无德来。事后，郗昂经常对人说自己忽然一天之间，得罪了三位宰相。满朝文武官员都为他感慨不已，三位宰相中，只有韦陟从这以后跟郗昂断绝了往来。

张长史

唐监济令李回，妻张氏。其父为庐州长史，告老归。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临济辱之，误至全节县。而问门人曰："明府在乎？"门者曰"在。"张遂入至厅前，大骂辱。全节令赵子余不知其故，私自门窥之，见一老父诟骂不已。而县下常有狐为（"为"原作"鸟"，据明抄本改）魅，以张为狐焉。乃密召吏人执而鞭之，张亦未寤，骂仍恣肆。击之困极，方问何人，辄此诟骂。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贱吾女，来怒回耳。全节令方知其误，置之馆，给医药焉。张之僮夜亡至临济，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数百，将袭全节而击令。令惧，闭门守之。回遂至郡诉之，太守召令责之，恕其误也。使出钱二十万遗张长史以和之。回乃迎至县，张喜回之报复。卒不言其薄女，遂归。（出《纪闻》）

【译文】

唐朝临济县令李回，娶妻张氏。张氏的父亲曾经任过庐州长史，现告老还乡。张长史因为李回薄待他的女儿，前往临济县去辱骂李回，不料误入全节县。进门就问看门人："县令在吗？"看门人回答说："在。"张长史于是直奔厅前，大声辱骂。全节县令赵子余不知什么缘故有人大骂自己，暗中从门缝里向外看，只见一位老汉大骂不已。当时县内常传有狐狸成精作怪。赵子余以为张长史是狐精变的来县衙作怪，迷惑人众，于是暗中召呼差役用鞭子抽打了张长史。张长史依然不醒悟，仍然辱骂不已。差役们鞭打累了，才想起来问："你是什么？到此随便辱骂我们县令？"张长史才说："我是你们县令李回妻子的父亲。李回虐待我女儿，所以我来骂他。"全节县令赵子余才知道都搞误会了。将张长史安置在驿馆中住下，请来医生为他诊伤上药。跟随张长史一块儿来的家童连夜赶到临济县，将张长史在全节县挨打的事情报告给李回。李回听了后大怒，立即派遣差役几百人，声言要袭击全节县殴打县令。全节县令赵子余听说后非常恐惧。关闭好县衙大门守候在县衙里。李回叫门不开，便来到郡府上告赵子余。太守听了李回的上告后，将全节县令召到府衙中斥责一顿，原谅他是搞误会了。只命令他出钱二十万赔偿张长史所受到的伤害。李回将岳父张长史迎接到临济县自己家中。张长史对李回及时赶到全节县报复赵子余，感到特别高兴。就不再责问他虐待女儿的事情，高高兴兴地回到自己家中。

萧俛

唐贞元中，萧俛新及第。时国医王彦伯住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比舍住。忽患寒热，早诣彦伯求诊候，误入云逵第。会门人他适，云达立于中门。俛前趋曰："某前及第，有期集之役，忽患。"具说其状。逵命仆人延坐，为诊其臂曰："据脉候，是心家热风。云逵姓郑，若觅国医王彦伯，东邻是也。"俛赧然而去。（出《乾撰子》）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萧俛刚考中进士。当时，太医王彦伯住在京城长安太平里，与给事郑云逵的宅院相邻。萧俛忽然患寒热症，早晨起来后到太医王彦伯家中去看病，误入给事郑云逵家。正赶上看门人到别处去了，没遇阻拦就进入院中。给事郑云逵站在中门那儿，萧俛上前施礼后，说："我是前天新考中的进士，同科学友们在一块儿聚会宴游，不甚患上了胃肠感冒。口吐腹泻，浑身发冷，腹胃疼痛难忍。请太医为我诊候一下。"给事郑云逵听了后，让家中仆人拿来一只椅子请萧俛坐在那儿，为他在手腕部诊脉，说："根据你的脉象，是心火上升引起的伤风。我叫郑云逵，你要找太医王彦伯，他是我东邻，请到隔院去找。"萧俛听了后，羞臊得满脸潮红地离开了郑家。

崔清

唐崔清除濠州刺史，替李逊。清辞户部侍郎李巽，留坐与语。清指谓所替李逊曰："清都者不知李逊浑不解官。"再三言之。巽曰："李巽即可在，只是独不称公意。"清稍悟之，惭顾而去。（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人崔清官拜豪州刺史，接替他的前任李逊，崔清上任前，到户部侍郎李巽那里拜谢告别，李巽家人留他坐下跟主人闲话。崔请坐下后，指着户部侍郎李巽说李逊："我都不知道李逊这个人愚昧到不想辞官离任。"再三重复地说这一句话。户部侍郎实在忍耐不住了，接上说："李巽在这呢。只是我单单不让您先生满意。"崔清这才明白自己认错人了，羞愧地起身告辞走了。

何儒亮

唐进士何儒亮自外州至京，访其从叔。误造郎中赵需宅，自云同房侄。（房侄原作考房，据明抄本改）会冬至，需欲家宴，挥霍（明抄本"挥霍"作"闻报"，"霍"疑"儒"。）云："既是同房。（明抄本"房"作"宗"。）便令入宴。"姑姊妹妻子尽在焉。儒亮馔毕，徐出。及细察之，乃何氏之子也，需大笑。儒亮岁余不敢出。京城时人，因以为何需郎中。（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时，进士何儒亮自外州来到京城长安，看望他的堂叔，误入郎中赵需家，自我介绍说是族内同一分支的侄子。当时正值冬至，赵需正欲设家宴过节，招手请何儒亮入席，说："即是同房，就请一块儿吃点便饭吧。"赵需家中的姑姑、姐姐、妹妹及他的妻子都在一张桌上，跟何儒亮一起吃饭。何儒亮吃完饭，起身告辞，慢慢走出赵家。赵需仔细察看，才发现他是何家人，不是赵家堂侄，不由得大笑起来。何儒亮也知道自己误入赵家，有一年多不好意思外出走走。当时，满京城的人，都称赵儒为何需郎中。

于頔

唐司空于頔以乐曲有《想夫怜》，其名不雅，将改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莲，故歌为《相府莲》。自是后人语讹。"乃不改。（出《国史补》）

又 旧说，董仲舒墓，门人至，皆下马。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今荆襄之人，呼"堤"为"提"；留绛之人，呼"釜"为"付"。（按《国史补》作"晋绛之人"，"呼棱"为"笙"，关中人呼"稻"为"讨"，呼"釜"为"付"，故此处有脱讹。）皆讹谬所习也。（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时，司空于頔认为乐曲《想夫怜》的曲名不够文雅，想改换个曲名。有位客人笑着说："南朝相府中，曾有瑞莲。所以有首歌名《相府莲》。'想夫怜'是后人的讹传"。于是就不改了。

又 旧时还有人说，汉朝宰相董仲舒的陵墓，他的僚下、弟子去拜谒，都必须下马方得进入。因此称为"下马陵"，后人讹传为"虾蟆陵"。现在荆襄一带的人，管"堤"叫"提"；留绛一带的人，管"釜"叫"付"。这些，都是讹误而成了习惯。

苑抽

唐尚书裴胄镇江陵，常与苑论有旧。论及第后，更不相见，但书札通问而已。论弟（弟原作第，据明抄本、许本改。）抽方应举，过江陵，行谒地主之礼。客因见抽名曰："秀才之名，虽字不同，且难于尚书前为礼，如何？"会抽怀中有论旧名纸，便谓客将曰："某自别有名。"客将见日晚，仓遑遽将名入。胄喜曰："苑大来矣，屈入！"抽至中（"至中"作"半"，据明抄本改。）庭，胄见貌异。及坐，揖曰："足下第几？"抽对曰："第四。"胄曰："与苑大远近？"抽曰："家兄。"又问曰："足下正名何？"对曰："名论。"又曰："贤兄改名乎？"抽曰："家兄也名论。"公庭将吏，于是皆笑。及引坐，乃陈本名名抽。既逡巡于便院，俄而远近悉知。（出《乾馔子》）

【译文】

唐朝时，尚书裴胄镇守江陵，曾经与苑论交往很厚。苑论考中进士后，不再跟裴胄见面了，只是通信问候一下而已。苑论的弟弟苑抽，刚刚参加选拔举人的考试，途径江陵，到府衙通报，欲行参拜地方长官的礼仪。负责接待工作的书吏，看到苑抽通报的名氏说："你这位秀才的名字，虽然只是字不同，但是很难向尚书行拜见的礼仪，怎么办？"正巧，苑抽的怀中还带有哥哥苑论的旧名片，便取出来对接待人说："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负责接待客人的书吏见天色已经晚了，仓促地接着苑抽递给他的后一张名片，进入里面通报。裴胄看到苑论的名片，非常高兴，说："是苑大来了啊！快请进来！"苑抽来到厅堂，裴胄见面貌不是苑论。待到请苑抽入坐后，举手揖拜问："请问你是苑家的老几啊？"苑抽回答说："我是苑家的老四。"裴胃问："苑大是你什么人？"苑抽回答说："是我的亲哥哥。"裴胄又问："你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呀？"苑抽回答说："苑论。"裴胄又问："你哥哥苑论改名了吗？"苑抽回答说："我哥哥也叫苑论。"在场的府衙中的文武官员吏役听了后，都大笑不止。等到引导苑抽到正室入坐后，他才向裴胄说自己的本名叫"苑抽"。这件事情不一会儿便传遍了整个府衙。又过了一会儿，远近都知道了。

李文彬

唐举人李文彬受知于舍人纥干泉。（"纥干"原作"纪于"，据明抄本改，下同，按"泉"当作"皋"，见本书卷一七八诸州解条校记）时有京兆府同箓贺兰洎卒。文彬因谒紫微。紫微问曰："今日有何新事？"文彬曰："适过府门，闻纥干洎卒。"泉曰："莫错否？"文彬曰："不错。"泉曰："君大似共鬼语也。"拂衣而去。文彬乃悟，盖俱重姓，又同名，而误对也。（出《奇闻录》）

【译文】

唐朝时，举人李文彬是被中书舍人纥干泉发现举荐起来的。因此纥干泉对他有知遇之恩。当时，京兆府同箓贺兰洎病故。李文彬正在这时去拜见中书舍人纥干泉。纥干泉问："今天京城中有什么新鲜事？"李文彬回答说："刚才经过府门，听说纥干洎死了。"纥干泉问："没有听错吗？"李文彬回答说："没有听错。"纥干泉满脸怒气地说："你大概是在跟鬼说话呢吧。"乞哼哼地甩一下衣服进入内室。李文彬这才醒悟到，原来是这两个人虽然不是一个姓但同音，又同名，刚才自己回答错了。

苏拯

唐光化中，苏拯与乡人陈涤同处。拯与考功郎中苏璞，初叙宗党。璞故奉常涤之子也。拯既执贽，寻以启事温卷。因令陈涤缄封，涤遂误书己名。璞得之，大怒。拯闻之仓皇，复至书谢过。吴子华闻之曰："此书应误也。"（出《北梦琐言》，明抄本作出《摭言》）

【译文】

唐昭宗光化年间，有个叫苏拯的人，与同乡陈涤住在一起。苏拯刚刚与吏部掌管官吏考课的官员苏璞攀认上同一宗族。苏璞，是已故的苏常涤的儿子。苏拯既然已经带着礼品到苏璞那儿认了同宗，不久，便写了一封请苏璞关照的信，并随信寄去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信写好后，请陈涤代为封好寄出。陈涤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将信寄出去。考功郎中苏璞收到信后一看，立即大怒。苏拯得知这一消息后诚惶诚恐，马上又写了一封信表示歉意。吴子华听说这件事后说："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啊！陈涤随手写上自己的名字，是一误；苏璞收到信后，将'陈涤'错看成了'常涤'，是二误也。"

窦少卿

有窦少卿者家于故都。素（明抄本"素"作"索"）于渭北诸州，至村店中。有从者抱疾，寄于主人而前去。历鄜、延、灵夏，经年未归。其从者寻卒于店中。此人临卒，店主问曰："何姓名？"此仆只言得"窦少卿"三字，便奄然无语。店主遂坎路侧以埋之，卓一牌向道曰："窦少卿墓"。与窦相识者过之。大惊讶，问店主，店主曰："牌上有名，固不谬矣。"于是更有识窦者经过，甚痛惜。有至亲者报其家，及令骨肉省其牌，果不谬。其家于是举哀成服，造斋相次，迎其旅榇殡葬。远近亲戚，咸来吊慰。葬后月余，有人附到窦家书，归程已近郡，报上下平善。其家大惊，不信，谓人诈修此书。又有人报云："道路间睹其形貌，甚是安健。"其家愈惑之。遂使人潜逆之，窃窥其路左，疑其鬼物。至其家，妻男皆谓其魂魄归来。窦细语其由，方知埋者是从人，乃店主卓牌之错误也。（出《王氏见闻》）

【译文】

有个叫窦少卿的人，家住在故都。窦少卿离家到渭北各个州去考察巡游，来到一个乡村小店，随他同来的一个仆人得病不能同行。窦少卿将这个仆人寄放在店主这儿，自己继续去巡游考察，先后到过鄜州、延州、灵夏等地，有一年多没有回家。这期间，在窦少卿离开那家乡村小店后不久，他寄放在店主家的那个仆人病势突然转重，死在店主家。临死前，店主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这个仆人只说出："窦少卿"三个字，就再也不出声了。于是，店主在路边掘个墓穴，将这个仆人埋在里面，并在墓前竖立一块墓碑，上面刻着"窦少卿之墓"几个字。有个跟窦少卿认识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非常吃惊，问店主是怎么回事？店主回答说："碑上有名有姓，一点也不假。"后来，有个跟窦少卿非常熟悉的人路过这里，看到墓碑上的名字，很是痛惜。有个跟窦家非常知近的亲戚将这事告诉了窦家。窦家派出窦少卿的儿子前往这家村店去察看墓碑，果然如此。于是窦家全家穿上哀服为窦少卿发丧，相继设斋为窦少卿奠祭。并且，将墓里的灵柩迎运回家中安葬。不论是远道的，还是近处的亲朋好友都来吊唁慰问。下葬后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一个人捎来一封窦少卿的书信给窦家。信上说他就快要回到本郡来了，并向全家老少报告他平安，安康，一切都好。窦家见信后无限惊讶，全家人都不相信这是真的。说一定是故意写封书信搞诈骗。过了几天，又有人来报告说："我在路上见到了窦少卿，非常健壮。"窦家人愈加疑惑，于是派人偷偷去迎视窦少卿。去迎视的这个人见窦少卿远远走过来，便躲藏在路边偷偷窥视，怀疑走来的是窦少卿的鬼魂。待到窦少卿进入家门，妻儿老小都大喊大叫道："鬼来啦！鬼来啦！"窦少卿仔细讲述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后，家里才知道下葬的是随从仆人，如此大错是那家村店主人立碑刻字造成的啊！

遗忘

张利涉

唐张利涉性多忘。解褐怀州参军，每聚会被召，必于笏上记之。时河内令耿仁惠邀之，怪其不至。亲就门致请，涉看笏曰："公何见顾？笏上无名。"又一时昼寝惊，索马入州。扣刺使邓恽门，拜谢曰："闻公欲赐责，死罪？"邓恽曰："无此事。"涉曰"司功某甲言之。"恽大怒，乃呼州官棰，（明抄本"棰"作"集"）以甲间构。将杖之，甲苦诉初无此语。涉前请曰："望公舍之，涉恐是梦中见说耳。"时人由是咸知其性理惛惑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人张利涉记性不好，好忘事。张利涉任怀州参军期间，每次开会被召见，都在手中的板笏上记下这件事。当时，有一次河内县令耿仁惠邀请他，奇怪他没有按期去。于是，亲自登门来请他。张利涉看看手中的笏板说："笏板上并没有记上你的名字啊？"还有一次，张利涉白天睡觉忽然惊醒，急忙让手下为他备马，说是有急事要到州里去。张利涉骑马来到州里，直奔刺史邓恽府门，敲门而入，见到邓恽拜谢说："听说刺史要给予我死刑的处罚？"刺史邓恽惊异地说："没有这样的事呀？"张利涉说："司功甲某说的啊！"邓恽大怒，于是喊来掌管笞刑的州官，让他将甲某以离间中伤的罪名，处以杖刑。甲某听到这件事情后，苦苦哀求说他确实没有说过刺史要处张利涉死罪的话。这时，张利涉上前请求刺史邓恽说："望刺史大人恕甲某无罪。我恐怕是在睡梦中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呀。"从此，人们都知道张利涉昏愦糊涂。

阎玄一

唐三原县令阎玄一为人多忘。曾至州，于主人舍坐。州佐史前过，以为县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惭谢而止。须臾县典至，一疑其州佐也，执手引坐。典曰："某是县佐也。"又愧而上。曾有人传其兄书者，止于阶下。俄而里胥自录人到，一索杖。（"杖"原作"扶"，据明抄本改。）遂鞭送书人数下。其人不知所以，讯之。一曰："吾大错。"顾直典，向宅取杯酒愞疮。良久，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酒，复忘其被杖者。因便赐直典饮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三原县令阎玄一非常健忘。一次，阎玄一来到州里，坐在主人家中。州里的佐史从这里走过，阎玄一错误地将州里佐史记认成县里的佐史，招呼过来想要鞭打他。走过来的这位"县佐"说："我是州佐啊。"阎玄一羞愧地道歉，才算了结。过了一会儿，县佐来了。阎玄一又疑心他是州佐，拉着来人的手让他坐下。来人说："我是县佐啊！"阎玄一又羞愧万分。还有一次，一个人稍给阎玄一一封他哥哥寄给他的信，站在台阶下面。过了一会儿，乡吏白录人来了，阎玄一向乡吏要来棍杖，就鞭打给他送信的这个人。这位送书人一点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挨了打，问阎玄一。阎玄一说："我打错了。"这时遇到值班的县佐从这里路过。阎玄一让县佐到他家里取来一杯酒为被打的人，暖暖疮伤。过了许久，县佐拿来了酒，阎玄一完全忘记了让县佐取酒这件事情，也忘了被他鞭打的送信人。于是就将酒赏赐给了县佐喝。

郭务静

唐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初上，典王庆通判案。静曰："尔何姓？"庆曰："姓王。"须臾，庆又来，又问何姓。庆又曰："姓王。"静怪愕良久，仰看庆曰："南皮佐史惣姓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沧州南皮县丞郭务静，刚上任时，正值县佐王庆通审理一件案子。郭务静问王庆道："你姓什么？"王庆通回答说："我姓王。"过了一会儿，王庆通又来到县丞郭务静这儿。郭务静又问："你姓什么？"王庆通回答说："我姓王。"郭务静惊异愣住了好一会儿，仰头看着王庆通，问："南皮县佐史总共有几个姓王的？"

张守信

唐张守信为余杭太守，善富阳尉张瑶，假借之，瑶不知其故。则使录事参军张遇，达意于瑶，将妻之以女。瑶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闻也，郡县未知之。守信为女具衣装，女之保姆问曰："欲以女适何人？"守信以告。保姆曰："女婿姓张，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窃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出《纪闻》）

【译文】

唐朝时，余杭太宗张守信，非常友善富阳县尉张瑶，对待张瑶特别宽容。张瑶不知道太守为什么对自己这样好。张守信就让录事参军张遇转告张瑶，说他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张瑶作妻子。张瑶听了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这回娶妻的日期有指望了。然而这些都是在暗中悄悄进行的，从郡府到两县的县衙，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张守信积极为女儿准备陪嫁的服装。女儿的保姆问："准备将女儿嫁给谁呀？"张守信告诉保姆女婿是谁。保姆说："女婿姓张，不知太守的女儿姓什么啊？我私下感到疑惑？"张守信这才醒悟，立即停止这门婚事。

李眖

唐殿中侍御史李逢年自左迁后，稍进汉州雒县令。逢年有吏才，蜀之采访使常委以推按焉。逢年妻，中丞郑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谓益府户曹李眖曰："逢年家无内主，昉落难堪。儿女长成，理须婚娶。弟既相狎，幸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僚女之与妹，纵再醮者，亦可论之，幸留意焉。眖曰："诺。"复又访之于眖。眖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妹甚美，闻于蜀城。曾适元氏，其（"氏其"原作"民莫"，抄明抄本改。）夫寻卒。资装亦厚，从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许之，令眖报李札。札自造逢年谢。明日，请至宅。其夜，逢年喜，寝未曙而兴。严饰毕，顾步阶除而独言曰："李札之妹，门地若斯。虽曾适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贵，何幸如之。"言再三，忽惊难曰："李眖过矣，又误于人。今所论亲，为复何姓，怪哉！"因策马到府庭。李眖进曰："兄今日过札妹乎。"逢年不应，眖曰："事变矣。"逄年曰："君思札妹乎，为复何姓。。眖惊而退。遇李札，札曰："侍御今日见过乎，已为地矣。"眖曰："吾大误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惊，惋恨之。（出《纪闻》）

【译文】

唐朝时，殿中侍郎李逢年被贬职后，过了一段时间又授以汉州雒县县令。李逢年很有治理政务的才干。蜀道掌管刑狱与监察州县官吏的官员，经常委派他代为审理狱案。李逢年的妻子，是御史中丞郑昉的女儿，因为感情性格不合，而被他休弃婚。一次，李逢年来到蜀城成都后，对益州府户曹李眖说："我现在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婆娘，空落孤单日子很难过。况且，儿女们都长大自立了，理应再婚娶个婆娘。老弟既然跟我不错，非常希望你能为我介绍一个婆良啊！署中同僚的女儿或者妹子，纵然是离婚再嫁的，也可以考虑，希望老弟为我留心访查访查。"李眖回答说："行啊，我一定好好物色一位嫂子。"后来，李逢年又一次拜访李眖谈起这件事。李眖是个性情粗疏马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到李逢年这儿说："兵曹李札，是蜀中的名门望族。李扎有一位妹妹，长得非常美貌。听说在成都曾嫁给元氏为妻，丈夫刚刚死去。她的嫁妆也非常丰厚，单是陪嫁的丫环就有二十人。老哥愿意娶此女为妻吗？"李逢年高兴地答应了，并让李眖将自己的意思转告给李扎。李扎得到这一消息后，亲自前来拜谢李逢年。第二天，李扎请李逢年到他家去小住几日。当天晚上，李逢年非常高兴，天还没亮就醒来了。他穿好衣服，一个人走出屋门，在庭院中边踱步边自言自语地说："李扎的妹妹，门第又是这样相当。年轻而又美貌动人，家里又富贵丰裕……"李逢年反复叼念着，忽然惊醒过来，难受地说："李眖犯了个大错误啊，真是误人不浅。他给我提的这门亲事，我们男女双方为什么都姓李啊！真是奇怪。"于是，李逢年立即骑马回到公堂上。过了一会儿，进入公堂，问："老哥今天就娶李扎的妹妹吗？"李逢年低头不语。李眖问："怎么，出了什么差错了吗？"李逢年抬起头来说："我在想，李扎的妹妹为什么跟我一个姓呢？"李眖听了后方惊悟，离开公堂，遇见李扎。李扎问："李侍御你今天见过他了吗？你已经替我说通了吧。"李眖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只是想为令妹找个好女婿，都没有想到李侍御跟令妹同姓啊！"李扎听了后也大为吃惊，连连表示惋惜遗憾。

张藏用

唐青州临朐丞张藏用，性既鲁钝，又弱于神。尝召一木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适会邻县令，使人送书，遗藏用。藏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读书毕，便令剥送书者。笞之至十，送书人谢杖。请曰："某为明府送书，纵书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误，谢曰："适怒匠人，不意误笞君耳。"命里正取饮一器，以饮送书人，而别更视事。忽见里正，指酒问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饮之。"里正拜而饮之。藏用遂入户，送书者竟不得酒，扶杖而归。（出《纪闻》）

【译文】

唐朝时，青州临朐县丞张藏用，性情愚鲁迟钝，又有些神经质。一次，张藏用让人请一位木匠，召呼了十次也没有来。张藏用异常恼怒，派人将这个木匠捉来。这个木匠刚到县衙，正赶上邻县县令派人送书给张藏用。张藏用边生气边折开书信看。这时候，被捉来的木匠悄悄离开县衙溜走了。张藏用读完书信后，便命令差役剥去送书人的衣服，打十板子。送书人谢过杖刑后，问："我是给县丞您送书的邻县衙役，纵然是写信人独犯了县丞您，我这个送信的使者有什么罪呢？"张藏用才知道自己错打了人，向送书人表示歉意，说："刚才我是跟那个木匠生气，无意间误打了使君啊！"让里正赶快拿来一坛酒，送给被打的送书人饮用。之后，又去处理别的公务去了。过了一会儿，张藏用看见里正手捧一坛酒走过来，指着坛子问："这里盛的是什么？"里正回答说："酒啊！"张藏用说："你就将它喝了吧。"里正拜谢后，打开坛子喝酒。张藏用回到县衙后，被打的送信人左等右等也不见有人送酒给他喝，只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了。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贪附）

治生　裴明礼　何明远　罗会　窦乂

贪 　滕蒋二王　窦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简　崔玄信　严升期　张昌仪　李邕

裴佶　元载　张延赏　卢昂　崔咸　崔远　江淮贾人　龙昌裔　安重霸　张虔剑

治生

裴明礼

唐裴明礼，河东人。善于理生，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又于金光门外，市不毛地。多瓦砾，非善价者。乃于地际竖標，悬以筐，中者辄酬以钱，十百仅一二中。未洽浃，地中瓦砾尽矣。乃舍诸牧羊者，粪即积。预聚杂果核，具黎牛以耕之。岁余滋茂，连车而鬻，所收复致巨万。乃缮甲第，周院置蜂房，以营蜜。广栽蜀葵杂花果，蜂采花逸而蜜丰矣。营生之妙，触类多奇，不可胜数。贞观中，自古台主簿，拜殿中侍御史，转兵吏员外中书舍人。累迁太常卿。（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裴明礼，是河东人。裴明礼非常会料理生活，操持家业。他收购世间遗弃的物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出去。这样，他积赞了万贯家财。同时，裴明礼又在金光门外，买下一块荒芜不长庄稼、蔬菜的土地。这块土地尽是瓦砾。因此没有人购买，卖不上好价钱。裴明礼想了个办法，在这块地里竖立一根木杆，上面悬挂一筐，让人拣地里的石头瓦砾往筐里投掷，投中的人奖励他钱，吸引许多人都来投掷。上千个投掷的人，仅有一二个人投中。还未等这些人投掷熟练，地里的瓦砾已经拣拾尽了。于是，裴明礼又将这块土地让人放羊。这样，地里又积满了牛粪。之后，裴明礼事先拣拾搜聚各种果核撒在这块地里，再用牛犁将它翻起来。一年以后，地里长出茂盛的杂果树苗。裴明礼，一车挨一车地载到集市上去卖。又赚到了许多万钱。于是，裴明礼又在这块土地上建造房屋，在院子的周围安置蜂箱养蜂贮蜜。地里全栽上蜀葵，蜜蜂采花酿蜜又传授花粉。蜀葵与蜂蜜都获得丰收。裴明礼善于经营管理，象这样的事例很多啊！都是新奇的事，多得数不过来。唐太宗贞观年间，裴明礼自古台主簿升任殿中御史，又转任兵部员外中书舍人，最后升任太常卿。

何明远

唐定州何明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贫破。及如故，即复盛。（出《朝野佥载》）

唐朝时，定州人何明远特别富有。他主管州中的三个驿站，便在驿站旁边建造旅店，供来往客商住宿，专门以赚取相商的钱为主业，家中财产多达很多万。他家还有五百张织绫机。何明远年老了，不能再任军职了，他家开始贫困破败。待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后，立即又兴盛起来。罗　会 长安富民罗会以剔粪自业，里中谓（"谓"原作"识"，据明抄本改。）之鸡肆，言若归之积粪而有所得也。会世副其业，家财巨万。尝有士人陆景阳，会邀过所止。馆舍甚丽。入内（明抄本"入内"作"内人"。）梳洗，衫衣极鲜。屏风氈褥烹宰，无所不有。景阳问曰："主人即如此快活，何为不罢恶事。"会曰："吾中间停废一二年，奴婢死亡，牛马散失。复业已来，家途稍遂。非情愿也，分合如此。"（出《朝野佥载》）

【译文】

长安有个富翁叫罗会，以清除粪便为职业。街坊邻里都称他为"除粪夫"，是说他因为清除积攒粪便而发家致富的。罗会家世代都以清除积攒粪便为副业，家中有财产许多万。一次，有个叫陆景阳的知识人，罗会邀请他在他家住宿。陆景阳看到罗会家的房屋建造装修得特别豪华富丽。他的妻了也梳洗打扮，穿着的衣服极其艳丽。屏风、毡褥等一应陈设，应有尽有。而且自己家宰杀、烹煮牲畜。陆景阳问罗会："罗先生日子过得这样富裕安乐，为什么还继续从事清除粪便的肮脏污秽的工作？"罗会说："我中间曾停工不干了有一二年。怎奈一不干清除粪便这行当，家中奴婢仆夫死去，牛马逃散丢失，眼瞅着家业就要败落。后来，恢复这一行当后，家道才逐渐恢复过来。不是我情愿干这除粪的行当啊！"分析起来，罗会命中注定他就该干除粪的工作。

窦乂

扶风窦乂年十三，诸姑累朝国戚。其伯检校工部尚书交，闲厩使宫苑使。于嘉会坊有庙院，乂亲识（"识"原作"与"，据明抄本改。）张敬立任安州长史，得替归城。安州土出丝履，敬立赍十数辆，散甥侄。竞取之，唯乂独不取。俄而所余之一辆，又稍大，诸甥侄之剩者，乂再拜而受之。敬立问其故，乂不对。殊不知殖货有端木之远志。遂于市鬻之，得钱半千，（"千"原作"斤"，据明抄本改。）密贮之。潜于锻炉作二枝小钎，利其刃。五月初，长安盛飞榆荚，乂帚聚得斛余。遂往诣伯所，借庙院习业，伯父从之。乂夜则潜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止，昼则往庙中。以二钎开隙地，广五寸，深五寸，密（"密"原作"慕"，据明抄本改。）布四千余（"千余"原作"十五"，据明抄本改。）条，皆长二十余步。汲水渍之，布榆荚于其中。寻遇夏雨，习皆滋长。比及秋，森然已及尺余，千万余株矣。及明年，榆栽已长三尺余。乂遂持斧伐其并者，相去各三寸。又选其条枝稠直者悉留之，所间下者，二尺作围束之，得百余束。遇秋阴霖，每束鬻值十余钱。又明年，汲水于旧榆沟中。至秋，榆已有大者如鸡卵。更选其稠直者，以斧去之，又得二百余束。此时鬻利数倍矣。后五年，遂取大者作屋椽。仅千余茎，鬻之，得三四万余钱。其端大之材，在庙院者，不啻千余，皆堪作车乘之用。此时生涯已有百余。自此币帛布裘百结，日歉食而已。遂买蜀青麻布，百钱个疋，四尺而裁之，顾人作小袋子。又买内乡新麻鞋数百两。不离庙中，长安诸坊小儿及金吾家小儿等，日给饼三枚，钱十五交，付与袋子一口。至冬，拾槐子实其内，纳焉。月余，槐子已积两车矣。又命小儿拾破麻鞋，每三两，以新麻鞋一两换之。远近知之，送破麻鞋者云集。数日，获千余量。然后鬻榆材中车轮者，此时又得百余千。雇日佣人，于宗贤西门水涧，从水洗其破麻鞋。曝干，贮庙院中。又坊门外买诸堆弃碎瓦子，令功人于流水涧洗其泥滓，车载积于庙中。然后置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靛数石，雇庖人执爨。广召日佣人，令剉其破麻鞋，粉其碎瓦，以疏布筛之，合槐子油靛。令役人日夜加工烂擣，候相乳尺，（明抄本"尺"作"入"）悉看堪为挺，人臼中熟出。命工人并手团握，例长三尺已下，圆径三寸。垛（明抄本"垛"作"筑"。）之得万余条，号为法烛。建中初，六月。京城大雨，尺烬重桂，巷无车轮。乂取此法烛鬻之，每条百文。将燃炊爨，与薪功倍，又获无穷之利。先是西市秤行之南，有十余亩坳下潜污之地，目曰小海池。为旗亭之内，众秽所聚。又遂求买之，其主不测，乂酬钱三万。既获之，于其中立标，悬幡子。绕池设六七铺，制造煎饼乃糰子，召小儿掷瓦砾，击其幡标，中者以煎饼米团子啗。不逾月，两街小儿竞往，计万万，所掷瓦已满池矣。遂经度，造店二十间。当其要害，日收利数千，甚获其要。店今存焉，号为窦家店。又尝有胡人米亮因饥寒，乂见，辄与钱帛。凡七年，不之问。异日，又见亮，哀其饥寒，又与钱五千文。亮因感激而谓人曰："亮终有所报大郎。"乂方闲居，无何，亮且至。谓乂曰："崇贤里有小宅出卖，直二百（"直二百"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千文，大郎速买之。（"之"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又西布（明抄本、许本、黄本"布"作"市"）柜坊，巢钱盈余，即依直出钱市（盈余即依直出钱市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书契曰："亮语（语原作与，据明抄本改）乂曰："亮攻于览玉，尝见宅内有异石，人罕（"见宅内有异石人罕"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知之。是捣衣砧，真于阗玉，大郎且立致富矣。"乂未之信。亮（"立致富矣未之信亮"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延寿坊召玉工观之。"玉工大惊曰："此奇货也，攻之当（"奇货也攻之当"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得腰带夸二十副。每副百钱，三千贯文。"遂令琢之，果得（"遂令琢之果得"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数百千价。又得合子执带头尾诸色杂类，鬻之，又计获（"鬻之又计获"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钱数十万贯。其宅并元契，乂遂与米亮，使居之以酬焉。又李（"使居之以酬焉又李"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晟大尉宅前，有一小宅。相传凶甚，直二百十千，又买之。筑（"千又买之筑"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园打墙，拆其瓦木，各垛一处，就耕之术。太尉宅中傍其地（"宅中傍其地"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小楼，常不噉焉，晟欲并之为（"为"原作"焉"，据黄本改。）击球之所。他日乃使人向（"日乃使人向"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乂，欲买之，乂确然不纳。云："某自有所要。"候晟沐浴日遂（"沐浴日遂"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具宅契书，请见晟。语晟曰："某本置此宅，欲与亲戚居之。恐（戚居之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俯逼太尉甲第，贫贱之人，固难安矣。某所见此地宽闲，其（宽闲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可以为戏马。今献元契，伏惟府赐照纳。"晟大悦。私谓乂（悦私谓乂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要某微力乎，乂曰："无敢望，犹恐后有缓急，再（再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明抄本作"当"。）来投告令公。"晟益知重。乂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献晟为戏（"为"字原空缺，"戏"原作"献"，据明抄本补改）马。荷乂之所惠。乂乃于两市。选大商产巨万者，得五六人。遂问之："君岂不有子弟婴诸道及在京职事否。"贾客大喜，（"大喜"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语乂曰："大郎忽与某等，致得子弟庇身之地，（"地"原作"弟"，据明抄本改。）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万贯文。"乂因怀诸贾客子弟名谒晟，皆认为亲故。晟忻然览之，各置诸道膏腴之地重职，乂又获钱数万。崇贤里有中郎将曹遂兴当夜生一大树，遂兴每患其经年枝叶（"年枝"二字原空缺，"叶"原作"菜"，据黄本补改。）有碍庭宇，伐之又恐损堂室。乂因访遂兴，指其树曰："（"树曰"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郎何不去之。"遂兴答曰："诚有碍耳，因虑根深本固，恐损（"根深本固恐损"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所居室宇。"乂遂请买之，仍与中郎除之。不令有损，当令树（"有损"当令树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自失，中郎大喜。乃出钱五千文，以纳中郎。与斧銆（明抄本"銆"作"钺"）匠人议伐（"匠人议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其树，自梢及根，令各长二尺余，断之，厚与其直。因选就众（"其直因选就众"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材，及陆博局数百，鬻于本行。乂计利百余倍，其精干率是（"倍其精干率是"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类也。后乂年老无子，分其见在财等与诸熟识亲友。至其（"熟识亲友至其"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余千产业，街西诸大市各千余贯，与常住法安上人经营。（"法安上人经营"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拣日时供拟，其钱亦不计利。乂卒时年八旬余，京城和（"八旬余京城和"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会里有邸。弟侄宗亲居焉，诸孙尚在。（出《乾馔子》）

【译文】

扶风有个叫窦乂的小男孩，才十三岁。他的诸位姑姑，都是历朝的国戚。他的伯父任检校工部尚书，卸职后，转任闲厩使、官苑使，在嘉会坊有官祭的宗祠。窦乂的亲戚张敬立任安长史，在被接替返回京城时，带回来十几车安州的特产丝鞋，分送给外甥、侄儿们。都争抢着去拿，唯独窦乂不去抢拿。过了一会儿，还剩下一车丝鞋，都是大号的，诸位外甥、侄儿们挑剩下的。窦乂再次拜谢收下了这一车鞋。张敬立问他为什么要人家挑拣剩下的？窦乂不语。其实是他竟不知道窦乂在经商方面有春秋时期子贡的远大目光。窦乂将这一车丝鞋拉到集书上去卖，换回来五百钱，偷偷贮藏起来。暗中去铁匠辅打制了二把小铲，将铲刃磨得很锋利。五月初，正是京城长安榆树钱黄熟的季节，满城飞落着。窦乂扫聚到榆钱十余斗，然后到伯父家说："想借住在嘉会坊的宗祠内学习功课。"伯父答应了他。窦乂每天晚上都偷偷寄宿在附近的褒义寺法安上人院中，白天则回到宗祠来，用二把小铲开垦院里的空地，挖成宽五寸、深五寸的浅沟共有四千多条，每条长二十多步。打水浇灌，将榆钱播种在沟内。过了几天，下了一场透雨，每条沟里都长出了榆树苗。等到秋天，小树苗已长到一尺多高，很是茁壮，大约共有榆树苗一千万多株啊！到了第二年，榆树苗已长到三尺多高。窦乂手持利斧间伐树苗，株距三寸，挑选枝条茁壮直挺的留下来。间伐下来的小榆树，窦乂将它们捆成二尺粗的柴捆，共有一百多捆。这年秋天天气阴冷，连降大雨。窦乂将这一百多捆榆柴运到集上去卖。每捆卖钱十多枚。第三年，窦乂依旧为榆苗提水浇灌。到秋后，榆树苗有的已长成鸡蛋那么粗啦。窦乂又挑选枝干茂盛的留下来，用斧砍间伐，又得榆柴二百多捆。这时卖了后，已获利好几倍啦。又过了五年，当年植种的小榆树苗已经长大成材。窦乂挑选粗大的，伐下来制成盖房屋用的椽材一千多根，卖得三四万钱。又挑选出枝杆大的制成打造车乘的木料，不只一千多根。到这时，窦乂的生活用度已经富富有余，钱帛、布匹、裘皮衣服，什么都有，只是每天食用的食物需要现买而已。窦乂购买蜀郡产的青麻布。一百钱买一匹，裁成四尺宽，雇人缝成小布袋。又购买内乡产的新麻鞋几百双。窦乂每天都不离开宗祠，召来长安各条街坊里巷市民家的小孩，有些朝廷金吾卫士家的孩子也来到这里。每天发给这些小孩三张饼，十五文钱。再发给他们每人一只小布袋。到了冬天，让他们拣拾槐树籽，收上来。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就收集槐树籽两车。又让小孩们拣拾破旧的麻鞋。每三双破旧麻鞋换一双新麻鞋。远远近近都知道这件事情，来用旧麻鞋换取新麻鞋的人不计其数。几天后，就收换得旧麻鞋一千多双。然后，又卖作车轮的榆材，得钱十多万。按天雇用仆役，在宗贤两门的溪涧中，用水洗涤破麻鞋，晒干，贮存在宗祠院中。又在坊门外买下几堆遗弃的碎瓦片，让工人在流水涧将泥滓洗去，用车运到宗祠院内。然后置买了石嘴碓五具，锉碓三具。西市买油脚几石，雇用厨役煮熬。再多召按日计酬的仆役，让他们用锉碓锄切破麻鞋，用石嘴碓捣碎瓦片。再用疏布筛子筛过，和上槐子、油脚，让仆役们日夜不停地捣烂。待到捣成乳状，细看可以作成棍棒时，将它们从臼中趁热取出来，让工人们双手用力转握。做成长三尺以下，圆径三寸的长棒，一共有一万多条，堆放在一起，称为"法烛"。唐德宗建中初年，盛夏的六月，京城长安连降大雨，一尺长的一根柴薪贵如平常同样大小的桂木。就这样，满街巷没有一车柴薪。窦乂于是将贮存的法烛拿出来卖，每条卖钱百文。买的人拿回家去用它烧饭，火力是一般柴薪的一倍。窦乂卖掉全部法烛，又获利无其数。初时，长安西市秤行的南边有一处水洼，人们管它叫小海地，约有十多亩大小，成为了市楼（按：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以内，倒放垃圾的地方。窦乂又将这块地方买下来。这块地皮的主人也不测量一下有多少亩，只收取了窦乂三万文钱。买下这个小海池后，窦乂在它的中间立一木杆，杆顶悬挂一面小旗。再围绕着地沿塔起六七座临时小房，雇人制作煎饼、团子等食品。召呼小孩投掷石块、瓦片击木杆上面的小旗。击中的，奖给煎饼或团子吃。两街的小孩争相前来投掷小旗。不到一个月，大概来投掷石头、瓦块就有上亿人次。所掷的石头、瓦块已将池子填满了。经过测量，在填平的这块地皮上建造了门市房二十间。正是繁华市区，租出去，每天单房租就可以收取几千钱，获利甚多。这些店房今天还存在呢，叫窦家店。曾经有个叫米亮的胡人，流落在街头。窦义每次看见，都给他一些钱。整整有七年，都是这样。从来也不问米亮为什么落到这样地步。一次，在街市上窦乂又遇见了米亮。米亮向他述说饥寒之苦，窦乂又给了他五千文钱。米亮特别感激，对人说："我米亮一定会报答窦乂的大恩大德的啊！"窦乂刚刚闲下来，暂时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米亮就来见他。说："崇贤里有一套小宅院要出卖，要价二十万钱，你赶紧将它买下来。还有西市一家代人保管舍银财物的柜坊，很赚钱，你也可以按价出钱将它买下来。"写房契这天，米亮又对窦乂悄悄说："我擅长鉴别玉石。我曾看见这家屋内有一块特殊的石头，很少有人留意它，是一块捣衣石。这块岛衣石，是一块真的于阗玉啊！你窦乂会立即富起来的啊！"窦乂没有相信米亮的话。米亮说："你若是不相信，呆会儿到延庆坊召来一位玉工，让他给鉴定一下。"玉工来后看到这块捣衣石，大为惊讶地说："这是一块奇异的宝玉啊！经过加工，可以雕琢出腰带扣板二十副。每副卖百文钱，还能卖三千贯文钱呢！"于是，窦乂雇来玉工将这块捣衣玉石加工成腰带扣板，卖钱几百贯，又加工成盒子，执带头尾等各种东西，卖得钱几十万贯。之后，窦乂将这座买下的宅院，连同房契一块儿赠送给米亮，让他有个居住的地方，算做对米亮的酬谢。还有一件事，太尉李晟住宅边有一座小宅，传说是凶宅里面经常闹鬼，要价二十万钱，窦乂将它买了下来。四周筑上围墙，拆去房屋，将拆下来的木料、房瓦，各垛一处，准备辟成耕地。太尉李晟家宅，有一座小楼挨着窦乂买下的这块地，经常无人照看。李晟想将窦乂买下的这块地，跟小楼所占的地方合并到一块儿，建造一座击球场。一天，太慰李晟请人代他向窦乂提出买地的事，窦乂明确回答说不卖这块地方，说："我留下这块地方也有用处的。"待到李晟又承受新的皇恩时，窦乂带着房契去见太尉李晟。说："我买下这座宅院原打算借给一位亲属居住。但是，恐怕离太尉府第太近，可以俯瞰到您府上的一切。都是贫贱没什么修养的人，很难安分守己。因此，我没有借给这家亲属住。我看到这块地方很宽阔、闲静，可以修建个跑马场。今天，我特意来府上向太尉进献房契，只希望大人您能收下我的这份心意。"太尉李晟非常高兴。私下对窦乂说："不需要我帮你办点什么事情吗？"窦乂说："我没敢有这个奢望。但是日后有什么急着要办的事情，我再来找太尉您。"太慰李晟更加看重窦乂了。于是，窦乂搬走堆放的木料、房瓦，雇工将这块空地平整成象磨刀石一样平坦坚实后，送给太尉李晟为跑马场，使得太尉承受了他的好处。之后，窦乂在京城长安的东西两个集市上，挑选家财万贯的大商人五六个，问他们："你们没有孩子及亲属的子弟在京中和外面各道中干事的吗？"这些富商们听了后非常高兴，说："窦乂没有忘了我们啊！待到您为我们的孩子办得有人照看的好差使，我们一定送您二万贯表示酬谢。"于是，窦乂带着这些富商们的孩子的名氏简历去拜见太尉李晟，都说是自己亲朋好友的孩子。太尉李晟高兴地答应下来，都给安排在各道裕的州郡担任重要的职务。于是，窦乂从这些富商们那儿获钱几万。崇贤里内中郎将曹遂兴在庭院中离窗户很近的地方长着一株大树。曹遂兴即怕这株大树的枝叶遮挡住房的光线，又怕砍伐它弄不好砸坏了堂屋。窦乂知道这件事后，来到曹家，指着这株大树对曹遂兴说："中郎怎么不将它砍伐了呢？"曹遂兴回答说："是有些碍事。但是考虑到它根深本固，弄不好伐倒后砸坏堂屋。"窦乂于是要求将这株大树买下来，仍旧将它伐倒，却保证一点也不损坏他家的堂屋，而是让树自己去掉。曹遂兴听后非常高兴，答应将树卖给窦乂，只收五千文钱。窦乂买下这株大树后，跟伐树的匠人商议采取从稍到根砍伐的方法，将它伐成每段二尺多长的若干木段，工钱从优。结果，既避免了砸坏堂屋，又从中挑选出好材雇匠人制成赌博用具。在自己的商行中出卖，获利一百多倍。窦乂的善于经商，精于盘算，都象这件事情啊！窦乂老年时没有子嗣，将他一生积攒的钱财分别赠送给了他的亲朋好友。至于其它的产业，街面各大商店，每个店都价值一千多贯，委托给他少年时曾经借宿过的法安上人家经营，不必挑选日时，随时供给他生活用度，所有的钱都不计算收取利息。窦乂活到八十多岁才去世。死后，在京城长安和会里留下一座宅院，送给了他弟弟的儿子居住。这一族人，现在还在那里。

贪滕蒋二王

唐滕王婴、蒋王恽，皆不能廉慎。大帝赐诸王名五王，（明抄本五作臣，臣下空缺三字，按《新唐书》七九滕王元婴传作赐诸王綵五百，此有脱讹）不及二王。敕曰："腾叔蒋兄，自解经纪，不劳赐物。"与之，（明抄本"与"下空缺三字，无"之"字按《新唐书》七九滕王元婴传作"给麻二车"，此有脱字）以为钱贯，二王大惭。朝官莫不自励，皆以取受为脏污。有终身为累，莫敢犯者。（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滕王李婴、蒋王李恽，都不能清廉自慎，而是贪得无厌。皇上赏赐其他李姓皇室五王，就是没有滕、蒋二王的份。皇上下敕书说："滕王叔、蒋王兄，能够自己照料自己，不需要劳驾皇上我赏赐你们财物。"这封敕书送到滕、蒋二王那里，二王误以为是赐给他们钱财呢。看完敕书后，非常羞愧。从此，满朝的文武百官都自己严格要求自己，都以巧取豪夺与收取贿赂为贪脏枉法，认为这样做贻害终生，没有一位官员敢于违犯。

窦知范

唐瀛州饶阳县令窦知范贪。有一里正死，范令门内一人，为里正造像，各出钱一贯，范自纳之。谓曰："里正有罪过，先须急救。范先造得一像，且以与之。"结钱二百千，平像（百千原作千百，平像二字原空缺，据《说郛》二改补）五寸半。其贪皆类此。范惟有一男，放鹰马惊，桑枝打伤头（"伤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破。百姓快之，皆曰："千金之子。易一兔之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瀛州饶阳县县令窦知范贪婪成性。一次，县内一乡的里正死了，窦知范让族人为这个里正建造塑像，每家出钱一贯。钱收上来后，窦知范将这笔钱收归己有，说："这个里正生前犯有罪过。这笔建塑像的钱先派急用，本县令得先建造一座塑像，就用这笔钱吧。"于是用钱二十万文，建造一座五寸半的塑像。窦知范的贪婪无耻都象这样啊！窦知范只生有一个男孩。一次放鹰行猎，他的这个儿子骑的马受惊狂奔，桑树枝打伤他的头部而死。全县百姓听说后人心大快，都兴灾乐祸地说："县太爷的千金儿子，仅仅换了一只野兔的命！"

夏侯彪之

唐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初下车，问里正曰："鸡卵一钱几颗。"曰："三颗。"彪之乃遣取十千钱，令买三万颗。谓里正曰："未便要，且寄鸡母抱之，遂成三万头鸡，经数月长成，令县吏与我卖。一鸡三十钱，半年之间成三十万。"又问："竹笋一钱几茎。"曰："五茎。"又取十千钱付之，买得五万茎。谓里正曰："吾未须笋，且林中养之。至秋竹成，一茎十钱，积成五十万。"其贪鄙不道，皆此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益州新昌县令夏侯彪之刚来上任时，下车问一个里正说："这地方鸡蛋一文钱买几只？"里正回答说："能买三只。"夏侯彪之听了后，派人取来一万文钱交给里正，让里正代买三万只鸡蛋。说："我不马上要这三万只鸡蛋。先将鸡蛋放在你这里，用母鸡孵化成三万只鸡崽，过了几个月长成大鸡后，我让县吏为我卖了它们。一只鸡卖三十文钱，半年期间，我就可以积攒成三十万钱。"夏侯彪之又问竹笋一文钱能买几根？里正回答说："能买五根。"于是又取钱一万文交给里正，让里正代他购买竹笋五万根。并对里正说："我并不须用这些竹笋；暂且放在竹林中让它生长，到秋长成成竹，一根卖钱十文，就可以积成五十万文钱。"这位夏侯彪之县太爷，他的贪婪成性、卑鄙无耻，就是这个样子啊！

王志愔

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饮食精细，对宾下脱粟饭。商客有一骡，日行三百里，曾三十千不卖。市人报价云十四千，愔曰："四千金少，更增一千。"又令买单丝罗，匹至三千。愔问用几两丝。"对曰："五两。"愔令竖子取五两丝来，每两别与十钱手功之直。（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汴州刺史王志愔在饮食上非常讲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然而，给宾客却吃刚刚脱去的糙米。一次，一位商人有一条驴出售。这条驴一天能行三百里路，曾经有人给他三万文钱，他都没有卖。这次，市场上的经济人报价说十四千。王志愔听了后说："四千文钱少，我再加一千。"还有一次，王志愔手下人去给他买单丝罗，每匹三千文钱。王志愔问织一匹单丝罗得几两丝？代买的人回答说："五两。"于是，王志旻让家童取来五两丝交给代买人，又按每两手工费用十文钱，取出五十文钱同时交给买人。

段崇简

唐深州刺史段崇简性贪暴。到任追里正，令括客。云："不得称无。上户（"上户"下原有"上户"二字，据明抄本删。）每家（"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取两人，下户取一人，以刑胁之。"人惧，皆妄通。通讫，简云："不用唤客来，但须见主人。"主人到，处分每客索绢一疋。约一月之内，得绢三十车。罢任发，至鹿城县。有一车装绢未满载，欠六百疋。即唤里正，令满之。里正计无所出，遂于县令丞尉家，一倍举送。至都，拜邠州刺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深州刺史段崇简为人贪婪残暴成性。段崇简上任后，立即追逼乡的里正，命令里正让各户征召佃户。说："不得说没有佃户。上等户，每家召取二人。下等户，每家召取一人。不来的，可动用刑法。"乡人们都惧怕，都说召取了。之后，段崇简发布命令说："不用招唤佃户来，但必须见到佃户的主人。"佃主来到后，段崇简处罚每个佃户白绢一疋。约在一个月内。共收得白绢三十车。于是段崇简辞官返京。途经鹿县时，有一车没有装满白绢，还少六百疋白绢，好装满这辆车。里正们一时无法可想，于是到县令、县丞县尉家筹取。筹到一千二百疋白绢，呈交段崇简，比他要的六百疋还多筹了一倍。就是这样一位贪婪无比的脏官，回到京城长安后，又被授予分州刺史。

崔玄信

唐安南部护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摄受（明抄本"受"作"爱"。）州刺史。贪暴，取金银财物向万贯。有首领取妇，裴即要障车绫。索一千疋，得八百疋，仍不肯放。捉新妇归，戏之三日，乃放还。首领更不复纳，裴即领物至扬州。安南及问至，擒之。物并纳官。裴亦鏁项至安南，以谢百姓。及海口，会赦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安南都护崔玄信任命自己的姑爷裴惟岳代理受州刺史。裴惟岳贪婪残暴，非法收取金银等财物价值达万贯。一次，有位土著头人要娶媳妇。裴惟岳向这位头人索要做车幔帐用的绫子一千疋。头人给他八百疋。还是不肯放过人家。将头人的新娘抢回府衙，戏弄了三天，才放新娘回去。这位头人还是不肯交纳余下的那二百疋绫子。于是裴惟岳亲自将这些绫子运到扬州。安南方面及时派人追到扬州，逮捕了裴惟岳。他运到扬州的一切财物也收为官有。裴惟岳被戴上枷锁押送回安南，准备让他向安南的百姓们谢罪。走到海口，上面送来敕令敕他无罪。

严升期

唐洛州司仓严升期摄侍御史，于江南巡察。性嗜牛肉，所至州县，烹宰极多。事无大小，入金则弭。凡到处，金银为之涌贵。故江南人呼为金牛御史。（出《朝野佥载》，明抄本作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洛州司仓严升期兼侍御史，在江南巡察。严升期非常喜爱吃牛肉，他巡察所到的州县，宰杀了许多牛做成菜肴给他吃。事情无论大小，只要送上金银等物就全没问题了。凡是严升期巡察到的地方，金银的价格猛然上涨。因此，江南人称严升期为"金牛御史"。

张昌仪

唐张昌仪为洛阳令，恃易之权势，属官无不允者。鼓声动，有一人姓薛赍金五十两，遮而奉之。仪领金，受其状。至朝堂，付天官侍郎张锡。数日失状，以问仪。仪曰："我亦不记得，但姓薛者即与。"锡检案内姓薛姓者六十余人，并令与官，其蠹政也若此。（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张昌仪任洛阳县令。仗恃张易之的权势，手下的僚属们没有不顺从他的。一次，惊堂鼓响。有一个姓薛的人带着五十两黄金进入公堂，用衣袖遮挡着将黄金偷偷送给了张昌仪。张昌仪得到黄金后，接受了姓薛的状纸，回到京城将状纸交付天官侍郎张锡。几天后要审理案子，张锡问张昌仪："你上次交给我的是什么人的状纸？"张昌仪回答说："我也不记得了。只要见到姓薛的就送上去。"张锡回到官衙中查检，见桌案内放有六十多个姓薛的人的状纸。将这些伏纸一并都送了上去。唐朝武则天执政期间，政治腐败到这种地步了啊！

李邕

唐江夏季邕之为海州也。日本国使至海州，凡五百人，载国信。有十船，珍货数百万。邕见之，舍于馆。厚给所须，禁其出入。夜中，尽取所载而沉其船。既明，讽所馆人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国船尽漂失，不知所在。"于是以其事奏之。敕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日本使至其国。邕既具舟具及水工。使者未发，水工辞邕。邕曰："日本路遥，海中风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便宜从事。"送人喜。行数日，知其无备，夜尽杀之，遂归。邕又好客，养亡命数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则杀之。后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滥也。（出《纪闻》）

【译文】

唐朝时，江夏人李邕在海州为官。一次，日本国派遣唐使来到海州，一共五百人，带着国书，乘十只船。船上装载的都是珍宝，价值好几百万。李邕见了这些珍宝后，将五百名遣唐使安排在驿馆住下，一切生活用品都给以优惠，但是禁止他们随便出入。当天夜里，李邕派人将日本遣唐使船上的珍宝尽数取走，将船沉入海中。天亮后，对所有驿馆的人谎称："昨夜海潮特别凶猛，日本国使臣的船全都漂失得不知去向。"于是，李邕将这件事上报给朝廷。皇上发下来文书，命令李邕造十艘船，派遣船工五百人，送日本使臣回本国。李邕接到文书后，准备了船与水手。临出发前，水手们向李邕辞行时，李邕暗示水手们说："日本国离这非常遥远，海中风浪又大，怎么能够返回来呢？此去任凭你们自己见机行事了。"水手们听了这话不由得大喜。起程在海上行了几天，趁日本国使臣没有准备，在一天夜里将他们全部杀死，驾着空船回到海州。李邕喜欢收养门客，共收养了亡命徒几百人，用这些人从事抢劫的活动，事情败露就杀掉。李邕后来没有得到善终，而是因为他的残酷无度被反坐，处以殛刑。

裴佶

唐裴佶常话，少时姑夫为朝官，有雅望。佶至宅，会其退朝。深叹曰："崔照何人，众口称美，必行贿也。如此安得不乱？"言未讫，门者报曰："寿州崔使君候谒。"姑夫怒，呵门者，将鞭之。良久，束带强见。须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馔，又命术为饭。佶姑曰："前何踞而后恭。"及入门，有德色。揖（明抄本"揖"作"挥"）佶曰："憩学中。"佶未下阶，出怀中一纸，乃赠官絁千匹。（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人裴佶，曾经讲过这样一件事：裴佶小时候，他姑夫在朝中为官，官声很好，被认为是清官。一次，裴佶到姑夫家，正赶上姑夫退朝回来，深深叹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崔昭何许人也，众口一致说他好。一定是行贿了。这样下去，国家怎么能不混乱呢。"裴佶的姑夫话还未说完，守门人进来通报说："寿州崔刺史请求拜见老爷。"裴佶的姑夫听了后很是生气，呵斥门人一顿，让门人用鞭子将崔刺史赶出府门。过了很长工夫，这位崔刺史整束衣带强行拜见裴佶的姑夫。又过了一会儿，裴佶的姑夫急着命家人给崔刺史上茶。一会儿，又命准备酒宴。一会儿，又命令做食饭。送走崔刺史后，裴佶的姑姑问他姑夫："你为什么前边那么踞骄而后又那么谦恭？"裴佶的姑夫面带有恩于人的神色走进屋门，挥手让裴佶离开这里，说："去，到学堂休息去。"裴佶出屋还没走下门前的台阶，回头一看，见他姑夫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赠送粗官绸一千疋。

元载

唐元载破家，藉财物，得胡椒九百石。（出《尚书故实》）

【译文】

唐朝时，宰相元载获罪被抄家时，在他家抄出胡椒九百石。

张延赏

唐张延赏将判度支，知一大狱颇有冤屈，每甚扼腕。及判使。召狱吏，严诫之，且曰："此狱已久，旬日须了。"明旦视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钱三万贯，乞不问此狱。"公大怒，更促（"促"原作"惧"，据明抄本改。）之。明日，复见一帖子来曰："钱五万贯。"公益怒，令两日须毕。明旦，案上复见帖子曰："钱十万贯。"公遂止不问。子弟承间侦之，公曰："钱至十万贯，通神矣，无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祸，不得不受也。"（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朝时，张延赏即将担任度支使。他知道有一宗大案子是个冤案。每每提起这宗大案都扼腕叹息。待到张延赏担任度支使后，召见掌管讼案、刑狱的官吏严加训戒，并且责令他们说："这宗案子拖得太久了，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将它审理完。"第二天来到府衙办公，见桌案上放着一张便笺上写：出钱三万贯，请你不要过问这宗案子。张延赏看后大怒，更加督促这宗案子。第三天，又在书案上看见一张便笺，上写：出钱五万贯。张延赏看后更加气愤，责令两日内必须审理完毕，结案。第四天，书案上依然放着一张便笺，上面写着：钱十万贯。张延赏看后再也不过问这宗案子了。孩子们得知这件事情后，找机会问张延赏为什么不继续过问这宗案子啦？张延赏回答说："钱出到十万贯，能通神啊！没有不可转回的事情。我恐怕遭到祸患，不得不接受了啊！"

卢昂

唐卢昂主福建盐铁，赃罪大发，有瑟瑟枕大如半斗，以金床乘之。御史中丞孟简按鞠累月，乃得以进。召市人估之，或云宝无价。或云美石，非真瑟瑟地。（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时，卢昂主管福建盐铁。他贪脏的罪行被举发后，在抄没家产中，抄出一只碧宝石的枕头，有半斗那么大，置放在黄金制作的床上。在处理卢昂贪脏的案子时，御史中丞孟简审讯、查办了整整一个月，才有突破性的进展。召见珠宝商人来评估这只碧宝石枕，有的珠宝商人说这只碧宝石枕是无价之宝；有人说是美石，不是真的碧宝石。

崔咸

唐中书舍人崔咸尝受大僚之知。及悬车之年，与表表上。崔时为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极言赞美。便令制议行，值无厚善者，一章而允请。三数月后，门馆日沉寂，家人被窃骂。后甚悔，语子弟曰："有大段事，慎勿与少年郎议之。"（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朝时，中书舍人崔咸曾经受过一位高官的赏识。崔咸在七十二岁的时候，为这位高官写了一个表章上报朝廷请求表彰这位高官。这时，崔咸任司封郎中，从感恩的角度，在表章中极力赞美这位大僚。皇上下来命令，让议论一下并且让崔咸为这位大僚写表彰的文章。其实，这位大僚并没有什么美善的德行值得赞美的，写一章就可以了。三五个月后，崔咸还在门馆中写这篇文章。谁也不到门馆去。家里的晚辈人都在私下骂崔咸老了老了还拍马庇。崔咸非常后悔，对家中子弟们说："有重要的事，一定不要跟你们年轻人说啊！"

崔远

唐崔远将退位，亲厚皆勉之。长女贤，知书，独劝。相国遂决退。一二岁中，居闲躁闷。顾谓儿侄曰："不得诸道金铜茶笼子，近来忽四掩也。"遂复起。（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朝时，宰相崔远将退职回家。亲朋中关系密切的人，都鼓励他不要退下来。只有他的大女儿知书达理，劝他退职。于是崔远听从大女儿的话，决定退职回家。崔远退职在家赋闲了一二年，呆得心情郁闷烦躁。对儿子、侄子们说："自从退职回家后，再也没有得到各道属员们送的金的、铜的茶笼子。近些日子，总共才有四个人来跟我玩猜枚的游戏啊！"于是，崔远又重新出山作官。

江淮贾人

江淮贾人有积米以待湧价。（"价"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画图为人，持米一斗，货钱一千，又以悬于市。杨子留后余粲，杖杀之。（出《国史补》）

【译文】

江淮有一位商人，积存许多米不卖等米价上涨。这位米商，让人画一个人，手中端着一斗，旁边写上：每斗米价一千文钱。之后，将这幅宣传画悬贴在米市上。扬子留守余粲知道这件事情后，将这位米商逮捕到官衙中，活活将他施用杖刑打死。

龙昌裔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祠讫，还至路，憩亭中。俄有黑云一片，自庙后出。顷之，雷雨大至，昌裔震死于亭外。官司检视之，脱巾（"巾"原作"申"，据明抄本改。）于髻中得一纸书，则祷庙之文也。昌裔有孙，将应童子举，乡人以其事诉之，不获送。（出《稽神录》）

【译文】

戊子这年大旱，赤地千里。庐陵人龙昌裔囤米几千斛，趁机高价出卖。稍后，米价跌下来一些，龙昌裔于是写祷文，祈求上天再有一个月不下雨，之后亲自到神冈庙去祷告。龙昌裔祷告完毕后，在回家的路上坐在一座亭子里稍休息一会儿。忽然有一片黑云自神冈庙后涌过来。少顷，雷雨大作，龙昌裔被震死在亭子外面。官司检视龙昌裔的尸体，解去他的头巾，在发髻中查到一张写着字的纸，就是他写的那篇祷文。龙昌裔有个孙子，将去参加童子举试。乡邻们将他的这件事告诉了举试官。于是他的孙子没有被获准举选。

安重霸

蜀简州刺史安重霸渎货无厌。州民有油客者姓邓，能棋，其家亦赡。重霸召对敌，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俟我算路，乃始进之，终日不下十数子而已。邓生倦立且饥，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讽邓生曰："此侯好赂，本不为棋，何不献赂而自求退。"邓生然之，献中金三锭。获免。（出《北梦琐言》）

【译文】

前蜀王朝时，简州刺史安重霸贪得无厌。州中百姓中，有一位姓邓的油商，能弈棋，家中也比较富裕。安重霸将他找来对弈，只让他站着弈棋，不许坐下。邓油商每布下一子后，安重霸立即让他退到西北窗下站在那里，待自己盘算好棋路，才布子。下了一天不过只布下十几个子罢了。邓油商又累又饿，几乎到了体力支持不住的程度。第二天，安重霸又派人召见邓油商继续弈棋。有人告诉邓油商说："这个刺史喜爱受贿，他找你的本意不是为了弈棋啊！你怎么不向他献上贿赂而求得不去呢？"邓油商听了这个人的话，献给安重霸白银三锭，这才免去站着弈棋之苦。

张虔剑

张虔剑多贪。镇沧州日，因亢旱民饥，乃发廪赈之。事上闻，其嘉赏。他日秋成，倍斗征敛。常言自觉言行相违，然每见财，不能自止。时人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张虔剑生性好贪。他任沧州刺史时，因为天大旱百姓饥饿，马上打开府里的官仓发放粮米赈济饥民。这件事传到皇上耳朵里，皇上很是赞赏张虔剑。可是等到秋后收成定了，张虔剑却加倍征收旱时赈济的粮米。张虔剑常常说他自己也觉得说的与做的相违背。然而，一见到钱财就想贪占，不能自我约束自己。听的人，都讥笑他。

卷第二百四十四　　褊急

时苗　王思　李凝道　尧君卿　萧颖士　裴枢　崔珙　韩皋　杜佑　皇甫湜 段文昌　李德裕　李潘　卢罕　王珙　高季昌

时苗

汉时苗为寿春令。谒治中蒋济，济醉，不见之。归而刻木人，书"酒徒蒋济"。以弓矢射之。牧长闻之，不能制。（出《独异志》）

【译文】

汉朝时，时苗任寿春县令。一次，去拜见郡府中管理文书档案的官员蒋济，偏巧遇上蒋济喝醉了酒，不见他。时苗回到家中后，雕刻一个木人，上面写上"酒徒蒋济"四个字，用弓箭射这个木人。郡守得知这件事情后，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王思

王思性急。执笔作书，蝇集笔端，驱去复来。思恚怒，自起逐之，不能得。还取笔掷地，蹋坏之。（出《魏略》，明抄本作出《魏书》）

【译文】

王思性格急躁。一次，他提笔写字，一只苍蝇飞落到笔端，挥手赶走它，过了一会儿又飞回来。王思非常恼怒，起身追打这只苍蝇没有打到。于是回到书案前，气得将笔扔在地上，用脚将笔踏碎。

李凝道

唐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褊急。姊男年七岁，故恼之。即往逐之，不及。遂饼诱得之，咬其胸背流血。姊救之得免。又乘驴于街中，有骑马人，靴鼻拨其膝，遂怒大骂，将殴之。走马遂无所及，忍恶不得，遂嚼路傍棘子血流（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衢州龙游县令李凝道性情偏狭急躁。他姐姐有个男孩，才七岁。一次，这个小男孩故意激怒李凝道。李凝道果然恼怒了，起身追打这个小男孩，没有追上。于是假说给小男孩饼吃，将他骗回来，一把抓住。用牙咬小男孩的前胸后背，咬得到处流血。他姐姐发现了，才将小男孩救走。还有一次，李凝道骑着一头毛驴走在街上。过来一个骑马的，脚上穿的靴鼻子碰了他膝间一下，于是李凝道破口大骂这个骑马的人，近上去要殴打人家。骑马人跑的快，李凝道没有追赶上，忍不下这口气，就用嘴嚼啮路边的棘刺，扎得满嘴流血。

尧君卿

唐贞观中，冀州武强丞尧君卿失马。既得贼，枷禁未决，君卿指贼面骂曰："老贼，吃虎胆来。敢偷我物！"贼举枷击之，应时脑碎而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太宗贞观年间，冀州武强县丞尧君卿丢马了，后来将盗马贼捕获到，戴上刑枷。可是刑枷还没有戴好呢，尧君卿指着盗马贼的鼻子大骂道："好你个老贼，吃了老虎胆了，竟敢偷你李爷的马！"这个盗马贼抢过来刑枷向尧君卿头上击去，只听"扑"的一声，尧君卿被击碎脑壳倒地死去。

萧颖士

唐萧颖士，开元中年十九擢进士第，至二十余，该博三教。性急躁忿戾，举无其比。常使一佣仆杜亮，每一决责，以待调养平复，遵其指使如故。或劝亮曰："子佣夫也，何不择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岂不知。但爱其才学博奥，以此恋恋不能去。"卒至于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人肖颖士，唐玄宗开元年间人。才十九岁就经考试被选拔为进士。到二十几岁时，释、道、儒三教便都通晓。肖颖士为人性情急躁，有时动辄发怒、蛮横无理，再也没有象他这样的人了。肖颖士身边有个老仆人叫杜亮，每次发脾气这位仆人都挨他一顿打骂。然而等到杜亮的伤养好后，照样服侍肖颖士。听从肖颖士的使唤，跟以前一样。有人劝杜亮说："你不就是一个仆人吗？何不挑选一个和善的主人侍奉呢？而在这受这样的苦。"杜亮回答说："我怎么不知道这些道理呢。但是我爱他才学渊博，所以才恋恋不愿意离开他呀！"杜亮一直侍奉肖颖士到死。

裴枢

河东裴枢字环中。季父耀卿，唐玄宗朝，位至丞相。开元二十一年奏（"奏"原作"春"，据明抄本改。）开河漕，以赡国用，上深嘉纳之。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枢亲。乃曰："几姊有处（"处"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曰："三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子弟。"枢即应声曰："娭子失言。"因举酒沥地，誓曰："薛姨夫知举，枢当绝迹匿形，不履人世。"其亲决责，令拜谢邕，枢竟不屈。永泰二年，贾至侍郎中举，枢一举而登选。后大历二年，薛邕方知举。枢及第后，归丹阳里，不与杂流交通。又韦元甫除此州，计到郡之明日，合来拜其亲。元甫至丹阳之明日，专使送衣服书状信物，枢怒言不纳。后三日，元甫亲拥骑到枢别业，枢戒其仆，不令报。久停元甫车徒，不得进。元甫不怒，但云："裴君太褊。某乍到，须与军吏监军相识。遽此深责，未敢当也。"亲乃遣女奴传话，延元甫就厅事，置酒。元甫陈以公事，枢方出欢话。（出《乾馔子》）

【译文】

河东人裴枢，字环中。他的叔父裴耀卿，唐玄宗在位期间，官至宰相。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上奏玄宗皇帝建议开放河运，用以充实国库，玄宗皇帝特别赞许并采纳了这个建议。裴枢的亲姨夫薛邕官任中书舍人，当时传出来他有可能主持科举选拔人才工作的消息。这年正月初一，薛邕特来拜见裴枢等家亲属。说："他几个姨娘有什么吩咐没有？咱们的亲朋故友中有人参加应举科考吗？"一位亲属指着裴枢说裴枢参加。薛邕手捧上朝记事用的手板，面容严肃地说："三十六郎，自然是国家积贮待选拔的人才，不用特意吩咐我了。我是深恐还有其他子弟，因此问一下。"裴枢当即应声说："姨夫自食其言。"举起一杯酒洒在地上，当场立誓说："果然是薛姨夫主持科举考试，裴枢我自当断绝跟外人的交往，藏身在家中，绝对不去参加举试。"这位亲属举杖责打裴枢，责令他向薛邕赔礼道歉。裴枢始终没有这样做。唐代宗永泰二年，侍郎贾至主持科举考试，裴枢一次就考中被选。这之后，在唐代宗大历二年，裴枢的姨夫才主持科举考试。裴枢应举中第后，回到丹阳里，不与一般闲杂人士交往。韦元甫来丹阳上任，计划在到任的时候，一块儿拜见他的亲朋。韦元甫到丹阳上任的第二天，专门派人带着衣服、书信和作为凭证的物件，来到裴枢家。裴枢气愤地将这个人赶走，没有收纳他带来的礼物。过了二天，韦元甫亲自乘车到裴枢的住处拜访他。裴枢告戒他家中的仆人，不许他们通报。使得韦元甫的车马人众在外面停候很长时间，不能进入裴枢府中。韦元甫一点也没有生气发火，只是说："裴枢这个人啊太偏狭固执了。我初来乍到，须要跟军吏、监军们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啊。受到这样严重的责备，不敢当啊！"裴枢的父母派丫环出来传话，说请刺史到厅堂暂坐，并让仆夫们准备酒宴。韦元甫到厅堂入坐后，跟裴枢谈的都是公事，裴枢这才高高兴兴地跟他说话。

崔珙

唐崔珙为东都留守，判尚书省事。中书舍人崔荆为庶子，公务谒珙，珙不为见。荆乃求与珙素厚善者，使候问之，珙怒不已。他曰，因酒酣，复诘之。居守益忿曰："珙誓不与此人相面。且人为文词，言语何限，岂可以珙弟兄作假对耶？"荆尤不喻，亲族咸忧栗不安。甥族中有颖悟者，采取文采，许之。乃掌制日，贬崔珙为抚州郡丞云："因缘雁序，鼓扇浇风。"荆因尔成疾。（出《芝田录》）

【译文】

唐朝时，崔珙任东都洛阳的留守，署理尚书省的事务。中书舍人崔荆担任卿大夫的孩子的教养工作，因为公事拜见崔珙。崔珙不接见。崔荆于是求一个跟崔珙平素关系非常好的人，去问讯崔珙为什么不接见他？崔珙大怒不止。另外一天，这个人跟崔珙一块儿喝酒。待酒喝到兴起时，又责问崔珙为什么不接见崔荆？崔珙更加气愤地说："我发誓不与这个人见面。此人写文章词赋，不着边际。怎么能够同我弟兄作瞥脚的对句呢？"崔荆听到这话后，更加不明白崔珙为什么不接见他。他的家族、亲属都为他感到忧虑不安。崔荆的外甥中有脑瓜转得快的人，提议采取编选文集的方式，将原来文章中崔珙不满意的地方改正过来。崔荆采纳了这个提议。就在崔珙掌管草拟皇上命令的日子里，将崔珙降职为抚州郡丞，说："所以将崔珙降职，因为崔珙借着是同族兄弟的关系，宣扬扇动浮薄不正的社会风气。崔荆因为这件事情而气闷出病来。

韩皋

唐韩皋，自中书舍人除御史中丞。西省故事，阁老改官词头，送以次舍人。是时吕渭草敕，皋恐，问曰："仆何故转。"习不告。皋劫之曰："与君一时左降？"渭急，乃告之。皋又欲诉于改相，渭执之。夺其靴笏。哅哅久之，乃止。（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人韩皋，自中书舍人改任御史中丞。依照中书省的惯例，宰相改任其它官职的任命书，由副宰相草拟。当时，由吕渭起草韩皋改任御史中丞的任命书。韩皋心中恐慌，问吕渭："我因为什么缘故改任御史中丞？"按照惯例是不能告诉的。韩皋逼问说："难道是跟你同时降职？"吕渭被逼问急了，就告诉了韩皋这次降职的原因。韩皋还想上诉他被免去宰相的事。吕渭坚决不同意他这样做，抢夺下来韩皋的朝靴和记事用的手板，大声吵嚷了很长时间，才不吵了。

杜佑

唐杨茂卿客游杨州，与杜佑书。词多捭阖，以周公吐握之事为讽。佑讶之，时刘禹锡在坐，亦使召杨至，共饮。佑持茂卿书与禹锡曰："请文人一为读之。"既毕，佑曰："如何？"禹锡曰："大凡布衣之士，皆须摆阖，以动尊贵之心。"佑曰："休休，摆阖之事烂也。独不见王舍乎，摆阖陈少游，少游刎其头，今我与公饭吃。过犹不及也。"翌日，杨不辞而去。（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杨茂卿的读书人，到扬州游说，送书信给扬州刺史杜佑。信中多是议论天下政事的内容，用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暗喻杜佑应礼贤下士，广求人才。杜佑看了这封信后非常惊讶。当时刘禹锡也在跟前。于是，杜佑派人将杨茂卿请来一块饮酒。席间，杜佑将杨茂卿给他的信，递予刘禹锡说："请文人拜读一下。"刘禹锡读完信后，杜佑问："怎么？"刘禹锡说："一般的说，没有进入任途的读书人不甘寂寞，都须用游说之术，来打动高官显贵的心。"杜佑说："快别说了。游说之术早已用烂了啊！君不见王舍吗？向陈少游献游说之术，陈少游斩了他的头，我现在请你吃饭。不论做什么事情，超过了就会走向反面的啊！"第二天，杨茂卿悄悄地溜走了。

皇甫湜

唐皇甫湜气貌刚质，为文古雅，恃才傲物，性复偏直。（明抄本"直"作"急"）为郎时，乘酒使气忤同列者。及醒，不自适，求分务东洛。值伊瀍仍岁歉食，淹滞曹不迁，省奉其微，困悴且甚。尝因积雪，门无行迹，庖突不烟。裴度时保厘洛宅，以美词厚币，辟为留守府从事。湜简率少礼，度亦优容之。先是度讨淮西日，恩赐钜万，贮于集贤私第。度信浮图教，念其杀戮者众，恐贻其殃。因舍讨淮叛所得，再修福先佛寺。备极壮丽，就有日矣。将至书于白居易，请为碑。湜在座，忽发怒曰："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某文若（若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然何门不可曳长裾，某自此请长揖而退。"宾客无不惊栗。度婉词谢之，且曰："初不敢以仰烦长者，虑为大手笔见拒。今既尔，是所愿也。"湜怒稍解，则请斗酒而归。至家，独饮其半，乘醉挥毫，其文立就。又明日，洁本以献。文思古謇，字复怪辟。度寻绎久之，不能分其句读。毕叹曰："木玄虚，郭景纯江海之流！"因以宝车名马，缯采器玩，约千余缗，置书，遣小将就第酬之。湜省书大怒，掷书于地，谓小将曰："寄谢侍中，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曾与顾况为集序外，未尝造次许人。今者请为此碑，盖受恩深厚耳。其碑约三千字，一字三疋绢，更减五分钱不得。"小校既恐且怒，归具告之。僚属列校，咸振腕愤悱，思脔其肉。度闻笑曰："真奇才也。"立遣依数酬之。自居守府正郎里第，辇负相望。洛人聚观，比之雍绛泛舟之役。湜领受之无愧色。而卞急之性，独异于人。尝为蜂螫手指，因大躁急。命奴仆暨里中小儿辈，箕敛蜂巢，购以善价。俄顷山聚于庭，则命碎于砧儿，烂于杵臼，绞取津液。以酬其痛。又常命其子松，录诗数首。一字小误，诟詈且跃。手杖不及，则啮腕血流。其性褊急，皆若此。（出《阙史》，黄本作出《国史》）

【译文】

唐朝人皇甫湜性格品貌倔强耿直，写的文章古拙高雅，而且性情高傲，秉性偏狭暴躁。皇甫湜在任工部郎中时，一次在酒桌上发脾气，跟同事争吵起来。待到醒酒后，自己觉得不好意思，请求到东都洛阳去任职。正赶上伊水、湜水泛滥，连年欠收，皇甫湜又很长时间滞留在那里不得升迁。薪俸特别低，生活非常困顿愁苦。一次，天降大雪，皇甫湜家门前连个脚印都没有，全家饿饭，厨房的烟囱都不冒烟。当时，晋国公裴度任东都留守，在洛阳施行保民安政的政治措施。用高度的赞美、优厚的待遇，聘请皇甫湜为留守府的幕僚。持甫湜简仆率直不拘礼仪，裴度对他也很优待宽容。早年，裴度讨伐淮西叛乱有功，皇上赏赐给他价值许多万钱的礼品，贮放在集贤里的宅院中。裴度信奉佛教，经常顾虑在征讨淮西叛军时杀人太多，会带来灾祸。因此，他将这些钱财施舍给福先佛寺，让僧侣用这笔钱重修佛寺。重修的福先佛寺，极为宏丽壮观。佛寺修好后，裴度正要写信请白居易为重建的佛寺写篇碑文记载这件事。当时，皇甫湜也在场。他忽然气恼地指责裴度说："我皇甫湜就在你身旁，你却写信请在远处的白居易给你写碑文。我相信，一定是我违逆了你啊。我的文章如果跟白居易相比较，那么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但是，为什么在你门下就容不得高贵的人呢？我现在就向你请求辞职归家。"在座的宾客没有人不惊恐慌悚。裴度委婉地向皇甫湜表示歉意，说："起初，我不好意思有劳老先生。考虑您是大手笔，怕遭到您的拒绝。现在既然您提出愿意撰写这篇碑文，这也是我的初衷啊！"皇甫湜的怒火稍稍消融，向裴度要了一斗酒，便告辞回到家中。一个人喝了半斗酒，乘着醉意挥笔撰写碑文，一气呵成。第二天抄写清楚后，送给裴度。皇甫湜写的这篇碑文，文思奇僻、古奥，书法也怪诞邪僻。裴度、忖度了好长时间也断不了句。最后，终于断句，弄明白了碑文。他赞叹地说："真是木玄虚、郭景纯一类的隐居高士啊！"于是，备好宝车名马、古玩器皿和各种丝织品，价值约一百多万钱，并写了一封信，派一名小校送到皇甫湜家中。皇甫湜看完裴度给他的信后，大为恼怒，气愤地将信扔在地上，对小校说："请转告裴侍中，为什么这样亏待我啊？我的文章不是一般的大路货，除了曾经给顾况写过集序外，还没有再为什么人写过。现在裴侍中请我撰写这篇碑文，都是因为我受他的恩惠深厚啊。这篇碑文约有三千字。每个字需付润笔费三疋绢，减少五分钱也不行。"小校听了后既惊恐又愤怒，回到留守府中如实汇报给裴度。在场的下属与各位将校，都挥臂握拳，异常愤怒，纷纷叫嚷要将皇甫湜剁碎了吃肉。裴度笑着说："真是奇才啊！"立即派人按照皇甫湜提出的酬金数额，如数付给他。运载绢的车辆，自留守府衙到皇甫湜居住的正郎里，一辆挨着一辆。全洛阳的人都走出家门观看这种奇观，就象观看绛车堵塞、舟船翻沉一样。皇甫湜欣然接受，一点没有羞愧的表示。皇甫湜性情急躁，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一次，皇甫湜被蜂子螫了手指，于是大为躁怒。让家中仆夫及邻里的小孩，将蜂巢取下来装在畚箕里，他用高价买下来。过了一会儿，所有的蜂子都飞聚在他家庭院中。于是，他又让家人仆夫将蜂捉住，在贴上、杵臼中砸烂捣碎，再将它们的汁液用布绞取出来，以解螫手之恨。还有一次，皇甫湜让他儿子皇甫松抄录几首诗，发现有个字写得有些小错误，便蹦跳着大骂不止。他来不急用木棍打，就用牙将他儿子的手腕咬得直淌血。皇甫湜的性情偏狭急躁，都象这样啊！

段文昌

唐段相文昌性介狭。宴席宾客，有眉睫之失，必致怪讶。在西川，有进士薛大白，饮酒称名太多，明日遂不复召。（出《因语录》）

【译文】

唐朝时，宰相段文昌性情孤傲偏狭。在宴请宾客时，出现鼻子眉毛那么细小的漏洞。也会遭至他的责怪。在西川，有个叫薛大白的进士，喝酒时称呼人的名字过多，第二天设宴便不再请他来了。

李德裕

刘禹锡（"刘禹锡"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唐太和中为宾客，时李德裕同分司东都。禹锡因谒于德裕曰："近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别令收贮，然未一披。今日为吾子览之。"及取看，而箱笥盈溢，尘土蒙覆。既启而复卷之，谓禹锡曰："吾于此人不足久矣，其文章何必览焉。但恐回吾精绝之心，所以不欲看览。"其抑才也如此。初文宗命德裕朝中朋党，首以杨虞卿、牛僧孺为言。杨、牛即白之密友也。其不引翼，皆如此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文宗太和年间，刘禹锡任太子宾客，跟宰相李德裕同时兼任东都洛阳的分司。借着这个机会，刘禹锡拜访了李德裕。问："近来，宰相可曾收到了白居易的文章吗？"李德裕回答说："接连收到他送给我的文章，另外收存起来了，但是我始终没有看一眼。今天拿给你看看吧。"待到查找时，只见满满一书箱全是白居易的诗稿，上面履盖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李德裕让仆人找开书箱后立即又让将白居易的文稿收起来，并对刘禹锡说："我很长时间就认为这个人没什么值得称道的。他的文章你又何必读呢。对于白居易的文章，我怕辜负了我的一片精妙之心，所以我不想看。"李德裕身为宰相，就这样压抑人才啊！唐文宗李昂继位之初，重用李德裕的朝中朋党时，首先以杨虞卿、牛僧儒为重。杨虞卿、牛僧儒，是白居易的亲密朋友。他们都不引荐扶持白居易，都是一路货色啊！

李潘

唐礼部侍郎李潘尝缀李贺歌诗，为之集序，未成。知贺有表兄，与贺笔砚之交者。召之见，讬以搜访所遗。其人敬谢，且请曰："某盖记其所为，亦常见其多点窜者。请得所缉者视之，当为改正。"潘喜，并付之。弥年绝迹。潘怒，复召诘之。其人曰："某与贺中外，自少多同处。恨其傲忽，尝思报之。所得歌诗，兼旧有者，一时投溷中矣。"潘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贺歌什传流者少也。（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朝人礼部侍郎李潘，曾经搜集编纂过李贺诗歌集，并想给这本诗歌集撰写序文，可惜没有办成这件事。李潘得知李贺有一位表兄，李贺生前跟他有文学方面的交往。于是召见这位表兄，委托他代为访察搜集李贺的遗作。该人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表示谢意。还请求说："李贺所有的诗作我都知道，还常常见他对自己的诗作进行反复修改。请您将所搜集编辑的李贺诗作给我看看，我可以将其中谬误的地方改正过来。"李潘听了后非常高兴，将自己搜集的李贺遗作全都交给了这个人。然而，过了一年，如石沉大海，一点消息也没有。李潘很是生气，又将李贺的这位表兄召见来，责问他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位表兄回答说："我与李贺是表兄弟，从小就常在一起。我非常忌恨他为人傲慢，看不起人，经常想报复他。你交给我的那些诗歌，连同我原有的李贺的诗作，让我一块儿扔进厕所里去了。"李潘听了后非常气愤，大声叱斥他出去。过了很长时间，他还为这件事感到遗憾和懊悔。这也是李贺诗歌流传下来很少的缘故啊！

卢罕

唐李讷除浙东，路由淮楚，时卢罕为郡守。讷既到，适值远日，罕命设将送素膳于讷。讷初见忻然，迨览状。乃将名与讷父（"讷父"原作"谢"，据《玉泉子》改为"讷父"二字。）讳同。讷，建子也，雅性褊躁，大怒。翌日仅旦，已命鼓棹前去。罕闻之，亟命驾而往，舟且行矣。罕知其故，逊谢良久，且言所由以不谨，笞之。讷去意益坚。罕度不可留，怒曰："大小人多名建，公何怒之深也！"遂拂衣而去。（出《玉泉子》）

【译文】

唐朝人李讷被授予浙东节度史，在上任的途中经由淮楚，当时是卢罕在那儿任郡守。李讷到淮楚时，正逢远日，卢罕让设将为李讷送去素餐，李讷刚一看到时非常高兴。等到看了卢罕附业的信后，才知到这个给他送饭食的设将的名子与自己父亲的名字相同，非常生气。第二天一早，就命人开船离开淮楚。李讷，是李建的儿子，性情高雅而又偏狭急躁，卢罕听到李讷不告而辞的消息后，立即命人备好车马前往码头拜见李讷。卢罕赶到码头时，李讷的官船正要开始。卢罕问明李讷不辞而别的缘由后，一再恭顺地表示歉意，并且说都是由于自己不细心造成的，一定处罚那位设将。然而李讷坚决要走。卢罕意识到怎么也挽留不住李讷了，气愤地说："不论职位高低、尊卑，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建"，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说完，一掸衣袖，转身离去。

王珙

唐给事中王柷，名家子，以刚鲠自任。黄寇前，典常州。京国乱离，盘桓江湖，甚有时望。及诏征回，路经于陕。时王珙为帅，颇凶暴。然柷将来必居廊庙，亦加礼待之。柷鄙其人，殊不降接。珙乃于内厅盛张宴席，列妓乐。敛容白柷曰："某虽鄙人，叨忝旌钺，今日多幸，遇轩盖经过。苟不弃末宗，愿厕子侄之列。"柷坚不许。珙勃然作色曰："给事王程有限，不敢淹留。"俄而罢宴，命将吏速请王给事离馆。暗授意旨，并令害之，一家悉投黄河，尽取其囊橐。以舟行没溺闻奏，朝庭多故，舍而不问。时柷有一子，行至襄州，亦无故投井而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末年，给事中王柷，出身于显赫之家，以刚直耿介自诩。黄巢起兵叛乱前，在常州为官。黄巢军攻陷京都长安期间，流落在民间，很有些名望。待到朝廷征诏他回京时，途经陕西。当时，王珙为陕西的军政长官，该人特别凶狠残暴。然而，王珙考虑到王柷此次应召回京一定在朝中担任重要职务，因此更加以礼相待。王柷鄙视王珙为人，极不愿意屈尊接受他的款待。王珙在内厅摆设丰盛的宴席来招待王柷，并专门为他准备了乐妓献演歌舞。席间，王珙恭恭敬敬地对王柷说："我王珙虽然是个粗鄙的人，叨忝统领陕军，今天得遇给事，途经蔽地深感荣幸。若不嫌弃我这个末代族人，愿为给事叔、侄相称。"王柷听了后，坚决不应允。王珙勃然大怒。说："王给事奉命回京的时间有限，我王某人不敢挽留。"说罢，立即命人撤去酒宴，并让人催促王柷迅速离开驿馆。待王柷离开驿馆后，王珙暗中授意手下将士尾随王柷。在王柷渡过黄河时将他一家人杀死投入河中，并将王柷所携带的行里包裹尽数取回。之后，王珙假称王柷渡黄河船翻落水淹死在水中，上报朝廷。当时，朝廷混乱多事，没有时间查询这件事。王柷有一个儿子，在返京途中走到襄州时，也无缘无故地被人投入井中而死。

高季昌

□□□□□□董掌奏记府主偏急。□□□□□□□□□诣梁园劝梁太祖□□□□□□□□□□官入中原授大理□□□□□□□季昌怒曰："天下皆知四镇令公必作天子，□□□偃仰乎诟怒而起。久之，召孔目官王仁厚谓曰："我□□□□书记所见甚长且广南湖南。与梁王齐肩。所以□□□□使我乃梁王将校，安可辄同两处。差都押衙可□□□□董且召宴饮迎而谓曰："集性急请一切勿言。"仍遗衣□□十匹以安之。董虽禀受，莫知喜怒之由。他日闻说，自□□我本无此见，诚出司徒之意。都校充使，于礼合仪，所遗□段乃谬恩也。（出《北梦琐言》）

因缺字太多，不作今译。

卷第二百四十五　　诙谐一

晏婴　东方朔　边韶　袁次阳　伊籍　张裔　张裕　薛综　诸葛恪　费祎 王戎妻　邓艾　安陵人　杨修　孙子荆　蔡洪　陆机

晏婴

齐晏婴短小，使楚。楚为小门于大门侧，乃延晏子。婴不入，曰："使狗国，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狗门入。"王曰："齐无人耶？"对曰："齐使贤者使贤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婴不肖，故使王耳。"王谓左右曰："晏婴辞辩，吾欲伤之。"坐定，缚一人来。王问："何谓者。"左右曰："齐人坐盗。"王视婴曰："齐人善盗乎？"对曰："婴闻桔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今此人生于齐，不解为盗。入楚则为盗，其实不同，水土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出《启颜录》）

【译文】

春秋时期，齐国晏婴身材矮小，出使楚国。楚国在大门旁边开一个小门迎请晏婴。晏婴不走小门，说："出使狗国，入狗门。现在晏婴出使的是堂堂的楚国，不应当从狗门走进去。"楚王问："齐国没有人吗？"晏婴回答说："齐国派遗贤德高尚的人出使贤德高尚的国王，派遣品德不好的人出使品德不好的国王。晏婴品德不好，因此出使楚王您哪。"楚王对身旁的大臣们悄声说："晏婴善于雄辩，我想治治他。"于是，楚王坐好后，武士们从外面绑着一个人进来。楚王指着阶下绑着的人问："他是什么人？"左右回答说："是个犯偷窃罪的齐国人。"楚王看着晏婴，问："齐人擅长偷窃吗？"晏婴回答说："我听说桔生长在江南，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枝干，叶片都相似，它结的果实的味道却不同，是因为水土不一样啊。大王阶下绑着的这个人，在齐国时不懂得偷盗。来到楚国后就成了盗贼，本质变坏了。这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变坏的啊！"楚王听后笑着说："我反倒被你给戏弄了！"

东方朔

汉武帝尝问东方朔曰："先生视朕何如主？"朔对曰："自唐虞之后，成康之际，未足以喻。臣伏观陛下功德，陈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诚得天下贤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警若以周邵为丞相，孔丘为御史大夫，太公为将军，毕公高拾遗于后，卞严子为卫尉，皋陶为大理，后稷为司农，伊尹为少府，子贡使外国，彦闵为博士，子夏为太常，益为右扶风，季路为执金吾，契为鸿胪，龙逢为宗正，伯夷为京兆，管仲为冯翊，鲁般为将作，仲山甫为光禄，申伯为太仆，延陵季子为水衡，百里溪为典属国，柳下惠为大长秋，史鱼为司直，孔父为詹事，蘧伯玉为太傅，孙叔敖为诸侯相，王庆忌为期门，子产为郡守，夏育为鼎官，羿为旌头，（羿善射。）宋万为式道侯……上乃大笑，复问："今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仁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辨知闳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对曰："臣观其函齿牙，树颊胲，（音改。）吐唇吻，擢项颐，结股脚，连脽尻，遗蛇其迹，行步禹旅。臣朔虽不肖，尚兼此数子者。"朔之进退澹词，皆此类也。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于盆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讚曰："臣尝受易，请射之。"乃别蓍布卦而对曰："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非是守宫即蜥蜴。"帝曰善，赐帛十匹，复使射他物。连中，辄赐帛。时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数也。臣愿令朔复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赐帛。"乃覆树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窭薮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为脍，干肉为脯。著树为寄生，盆下为窭薮。"上令倡监榜舍人，舍人不胜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无毛，声嗷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抵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上曰："隐云何？"朔曰："夫口无毛者，狗窦也。声嗷嗷者，乌哺彀也。尻益高者，鹤俯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不知亦当榜。"即妄为谐语曰："令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牙。何谓也？"朔曰："令者命也，壶者所以盛也。龃者齿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B之廷也，涂者渐洳径也。伊优亚者，辞未穷（穷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也。狋吽呀者，两犬争也。"舍人所问，朔应声辄对，变诈鏠出，莫能穷者。左右大惊。以上朔为常侍郎，遂得爱幸。久之，伏日诏赐从官肉。大官丞日晏不来。朔独拔剑，谓其同官曰："伏日当蚤归，请受赐。"即怀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赐肉，不待诏，以剑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谢。上曰："先生起自责。"朔再拜曰："朔来朔来，受赐不待诏，何无礼也？拔剑割肉，一何壮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归遗细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责，乃反自誉。"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

【译文】

汉武帝有一次问东方朔："先生看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啊？"东方朔回答说："自唐虞之后，到周朝的成康盛世，没有一位国君可以和您相比。以臣看，皇上的功勋与品德、德居黄帝、颛顼、帝喾、康尧、虞舜五帝之上，功在夏禹、商汤、周武王之前。并非仅仅如此啊！以诚待人，就能广泛地得到普天下仁人志士的支持和拥戴，朝中的文武百官，都能任用这些贤达的人。比如任周公、召公为丞相，任孔丘孔仲尼为御史大夫，任姜太公为将军，任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为拾遗在您身后检查有无遗漏，任骁勇的鲁国大夫卞严子为卫尉，任虞舜的臣子皋陶为大理寺卿，任虞舜的农官后稷为司农卿，任成谒的名臣伊尹为少府，任孔子的门生能言善辩的子贡为使节出使外国，任孔子的门生颜渊、闵指为博士，任擅长文字的子夏为太常卿，任伯益为右扶风，任季路为执金吾，任帝喾的儿子契为鸿胪卿，任龙逢为宗正掌管皇室亲族事物，任商朝孤竹君的儿子伯夷为京兆尹，任齐国的宰相管仲为拱已京师的冯翊郡守，任鲁国的巧匠公输班为掌管土木管透的将作大匠，任鲁献公次子德高望重的仲山甫为光禄大夫，任炎帝四狱的后裔申伯为太仆，任春秋时延陵吴公子季札为水衡都尉，任秦穆公的贤相百里奚为典属国，任鲁国大夫柳下惠为大长秋服侍皇后，任卫国大夫史鱼为协助丞相检举不法之事的司直，任宋国大夫孔父为詹事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任卫国人蘧瑗为太傅。任楚国令尹孙叔敖为诸侯相，任王庆忌为期门掌执兵麾从护卫，任郑国丞相公孙侨为郡守，任卫国勇士夏育为鼎官，任后羿为皇帝仪仗的排头兵，任宋万为司道侯为皇上在前开道……汉武帝听到这里大笑不止，又问："现在在我朝为官的公孙丞相，儿大夫，董仲舒、夏侯昌、司马相如、吾仑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一类的人，他们都能言善辩，渊博通达，擅长文章辞赋。先生看看你自己，在哪些方面可以和这些人相比？"东方朔回答说："我看到他们的包牙齿，长而多毛的脸，往外翻的嘴唇，长脖突下巴，罗圈腿，大肥庇股，象蛇行的歪歪斜斜的脚印，一瘸一拐的走路的姿式，我虽然长相不怎么样，还能兼有上述这些人的这些特征。"东方朔讲的，都是这样一类能进能退、随机应变的俏皮废话。一次，汉武帝让几位大臣玩猜物游戏。汉武帝在盆内扣放着一只壁虎，让几位大臣们猜，都没有猜中。东方朔自我吹虚说："我曾学习周易，请皇上让我猜猜。"于是，他另用著草卜算一卦，回答说："我认为它是条龙又没有长角，我说它是条蛇又长着脚。连续不断地爬行而且善于攀缘墙壁，不是壁虎就是蜥蜴。"汉武帝说："好！果然让你猜中了。"于是赏赐给东方朔帛十疋。接着，汉武帝又让东方朔猜别的东西，都连连被他猜中，连连得到汉武帝的赏赐。当时，有一位汉武帝特别宠爱的歌舞杂技艺人叫郭舍人，能表演出各种各样的滑稽动作，经常伴侍在汉武帝身边。郭舍人喊叫道："东方朔侥幸猜中啦，不是真本事啊！我请求皇上让我放物叫东方朔猜。他猜中了，打我一百板子；他没有猜中，请皇上赏赐给我帛。"于是，郭舍人将依附树上生长的寄生置放在盆底下，让东方朔来猜。东方朔说："是头上顶盆用的垫圈。"郭舍人大叫："我就知道你东方朔不能猜中嘛！"东方朔说："生肉叫脍，干肉叫脯。放在树上就叫寄生，放在顶盆底下就叫垫圈。"汉武帝听了让倡人的主管杖打郭舍人。郭舍人被打得疼痛难忍，大声呼叫。东方朔笑着说："啊！嘴上没毛，喊声嗷嗷，屁股越抬越高！"郭舍人非常生气，说："东方朔随意诽谤皇上的侍从官，罪当斩首示众！"汉武帝问东方朔："你为什么诽谤我的侍从官啊？"东方朔回答说："我不敢诽谤皇上的侍从官啊，我说的是隐语呀！"汉武帝问："你隐示的是什么啊？"东方朔回答说："口无毛，指的狗洞。声嗷嗷，指的是母鸟哺育小鸟崽。尻益高，指的是鹤俯身吸食兔子。"郭舍人不服气，说："我请求再问东方朔隐语，如果说不出来也应该打板子。"随即胡乱说道："今壶龃，老柏涂，伊优亚，狋吽呀。你说说都隐含的什么？"东方朔回答说："'令'是命，'壶'是盛器，'龃'齿不正，'老'人要敬，'柏'长在院庭中的树，'涂'渐渐潮湿的路径，'伊优亚'是词未穷，'狋吽呀'是两狗相争斗。"郭舍人胡乱问的这些话，东方朔立即应声，对答如流，一点也问不住他。所有在场的文武大臣们都非常惊讶。汉武帝任命东方朔为常侍郎，长期得到宠爱。进入伏天后，一次，汉武帝下诏赏赐侍从官们肉，主持分肉的御膳总笼天很晚了也没有来。东方朔拔出宝剑对他的同事们说："伏天热肉容易坏，应当早点将肉拿回家去，请你们赶快接受赏赐吧。"说完，用剑砍块肉拿着走了。主管分肉的御膳总管将这件事情上报给汉武帝。东方朔来了后，汉武帝问："昨天我赏赐给你们肉，你不等着总管去分，自己割一块拿走，是怎么一回事啊？"东方朔摘下帽子表示敬意。汉武帝说："先生请起，自己责备自己吧。"东方朔再次拜谢，说："朔来朔来，受赏赐不等待分，怎么是无礼呢？拔出宝剑割肉是何等豪壮的义举啊！没有多割肉，又是何等廉洁啊！回到家中交给妻子，又是何等的仁爱啊！"汉武帝笑着说："本来是让先生自己责备自己，你反而自己夸奖自己了啊！"汉武帝说完，又赏赐给东方朔酒一石，肉百斤，让他拿回家中交给妻子。

边韶

后汉边韶字孝先，教授数百人。曾昼日假寐，弟子私嘲之曰："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孝先潜闻之，应曰："边为姓，孝为字，腹便便，五经笥。但欲眠，思经事。寐与周公通梦，静与孔子同意。师而可嘲，出何典记。"嘲者大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译文】

五代时期，后汉有个叫边韶的人，字孝先，教授几百个弟子。一次，边韶白天睡觉。他的弟子暗中编一首顺口溜嘲笑他："边孝先，腹便便，懒读书，但欲眠。"边韶偷偷听到弟子们说这首顺口溜后，应和道："边是姓，孝是字，大腹便便，那是装书的箱子。想睡觉，是为了思考经书上的事。睡时跟周公在梦中相互勾通，静卧是在跟孔老夫子交换怎样理解经义。你们随便嘲弄师长，这是那本经书上告诉你们的啊？"编顺口溜嘲弄边韶的弟子们，听了后感到非常羞愧。

袁次阳

后汉袁次阳妻，扶风马季长女。初婚装遣甚盛，次阳曰："妇奉箕帚而已，何乃过珍丽乎？"对曰："慈亲垂爱，不敢违命。君若欲慕鲍宣、梁鸿之高者，妾亦请从少君、孟光之事矣。"次阳又问曰："弟先兄举，世以为笑。今处姊未适，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如鄙薄，苟然而已。"次阳默然，不能屈。帐外听者为惭。（出《本传》）

【译文】

东汉时，扶风袁次阳的妻子，是扶风马季长的女儿。刚结婚时，娘家陪送的嫁妆特别丰厚，袁妻每天都精心梳妆打扮。袁次阳问妻子："已经作了媳妇，每天只是捧着箕畚、扫帚，料理家务而已。为什么这样过于打扮呢？"袁妻回答说："我的父母陪送这么多的嫁妆是他们对我这个女儿的慈爱，我不能忤逆父母不用这些嫁妆。郎君如果想仰慕汉朝的鲍宣、梁鸿的高尚志节，为妻也一定效仿鲍宣的妻子少君、梁鸿的妻子孟艺，将饭菜高高地奉举到眉间来侍奉你啊！"袁次阳又问："弟弟先于哥哥结婚，会被世人耻笑，现在你的姐姐还未出嫁呢，你先出嫁好吗？"袁妻回答说："我姐姐品德高尚卓异，到现在还没有寻找到可以嫁给他的好丈夫。不象我啊这么卑下，管他好赖呢，找个男人嫁给他就算了。"袁次阳听了后沉默不语，但还不服气。在新房外面偷听人，很为袁次阳感到惭愧。

伊籍

蜀先主以伊籍为左将军从事中郎，使吴。孙权闻其才辨，欲逆折其辞。籍适入拜，权曰："劳事无道之君。"籍应声对曰："一拜一起，未足为劳。"吴主大惭，无语对。（出《三国志》）

【译文】

蜀汉先主刘备任用伊籍为左将军行事中郎将，派他出使东吴。吴王孙权听说他很有辩才，想逆着说话，借以打乱伊籍的思维。伊籍刚刚进入吴宫正殿叩拜吴主孙权，孙权开口说道："你这不是徒劳事奉无道的昏君吗？"伊籍应声回答道："一拜一起，不算什么操劳。"吴主孙权听了深感惭愧，无话可答。

张裔

蜀张裔为益州太守，为郡人雍闿缚送孙权。武侯遣邓芝使吴，令言次从权请裔。裔自至吴，流徙伏匿。权未之知，故许芝遣。裔临发，乃引见。问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裔对曰："愚以为卓氏寡女，犹贤于买臣之妻。"（出《启颜录》）

【译文】

蜀汉益州太守张裔，被本郡人雍闿暗中绑架到东吴欲送给吴主孙权。诸葛亮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让邓芝拜见孙权时在言谈中向孙权提出请张裔回蜀。张裔自从被绑架到东吴后，便从雍闿手里逃出来各处流落躲藏。孙权并不知道他被绑架来，因此允许邓芝带他离吴回蜀。临行前，张裔被引见去拜辞吴主孙权。孙权问张裔："蜀中卓氏寡妇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私奔。贵地的风俗怎么这样呢？"张裔回答说："我认为卓氏寡妇卓文君，尽管跟人私奔，还比贵国吴县朱买臣的妻子嫌贫爱富易夫而嫁贤慧多了呢！"

张裕

□□□□□刘璋会涪，时张裕为从事，侍坐。其人饶须，先主嘲之曰："吾涿县特多毛姓，东西南北，皆诸毛也。涿令称曰：'诸毛绕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党潞长，迁为涿令者，去官还家。时人与书，欲署潞则失涿，署涿则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大笑。先主无须，故裕云及之。（《艺文类聚》卷二五引《蜀志》［《蜀志》十二周群传文］文略同，疑出《启颜录》）

【译文】

蜀汉先主刘备与刘璋在涪州相见。当时，张裕任刘障的从事，在旁边坐陪。张裕脸上长着连鬓胡须，刘备嘲笑他说："我的家乡河北涿县姓毛的特别多，东西南北，都是毛啊。涿县的县令自称为：'众多的毛绕着涿而居住啊！'"张裕听了反唇相讥说："从前有个人任上党潞长，后迁任涿县县令，辞官回家了。当时有人给他写信，想在信头写'潞'就遗漏下'涿'，写'涿'就遗下'潞'。于是，所兴写上'潞涿君'。"刘备听了后哈哈大笑。刘备脸上没长胡须，因此张裕这样讲。（按："涿"，另有一义为"阴器"，即'生殖器"；"潞"，谐音为"露"。）

薛综

吴薛综见（"吴薛综见"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蜀使张奉，嘲尚书令阚泽姓名，泽不能答。薛综下行乃云："蜀者何也？有犬为独，无犬为蜀。横目句身，虫入其腹。"奉曰："不当复嘲君吴耶？"综应声曰："无口为天，有口为吴。君临万邦，天子之都。"于是众坐喜笑，而奉无以对也。（出《启颜录》）

【译文】

东吴的薛综见到蜀汉的使臣张奉嘲笑尚书令阚泽的姓名，阚泽一时反驳不了，于是走到张奉面前说："'蜀'是什么？旁边有犬（按：犬同'犭'。）念'独'，没有犬念'蜀'；横'目''句'身，'虫'进入它的腹中。"张奉说："我不应当再嘲笑您吴国的大臣啊。"薛综应声回答说："无'口'为天，有'口'为吴，我们吴国君临在万邦之上，是天子的国都啊！"在坐的人听后哈哈大笑。张奉却没话可讲了。

诸葛恪

诸葛恪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诘之曰："向人子而字父，（"而字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为是礼也？"恪大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者，非不明，意（"不明"二字原空缺，"意"原作"澺"，据黄本补改）有所在耳。"孙权使太子嘲恪曰："诸葛元逊食马矢一（"矢一"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石。"恪答曰："臣得戏君，子得戏父。"答曰："明太子未敢。"上曰："可。"恪（可恪二字原空阙，据黄本补。）曰："乞令太子食鸡卵三百枚。"上问恪曰："人令君食马矢，君（矢君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令人食鸡卵，何也？"恪答曰："所出同耳。"吴主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诸葛恪有一次无意中失口叫了韩文晃父亲的名字，韩文晃责问他："当着儿子的面叫父亲的名子，您认为这样做有礼貌吗？"诸葛恪大笑着说："农历七月七日夜，妇女们向天穿纫七孔针，不是不知道天是黑的，难纫针，而是另有寓意啊！"吴主孙权指使太子孙亮嘲弄诸葛恪说："诸葛之逊吃马粪一石！"诸葛恪问："做臣子的可以戏弄国君吗？做儿子的可以戏弄父亲吗？"太子明回答说："我不敢这样做啊。"吴主孙权接口说："可以这样做。"诸葛恪听了后，说："请皇上命令太子吃鸡蛋三百只。"孙权问："太子让你吃马粪，你让太子吃鸡蛋，这是为什么呀？"诸葛恪回答说："都出自同一缘由啊！"孙权听了，哈哈大笑。

费祎

孙权尝飨蜀使费祎，逆敕群臣："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嘲云："凤凰来翔，麒麟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诸葛恪曰："爱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鸟，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咸称善。（出《启颜录》）

【译文】

一次，吴主孙权宴请蜀汉使臣费祎，事先告诉参加宴会的群臣们说："呆会儿，费祎来了，诸位爱卿装成没看见，继续低头吃喝，不用站起来迎接。"费祎来了后，只孙权一个人停下杯筷，其他人没有一人起身迎接他。费祎看到这种情形，立即嘲讽地说："凤凰飞来了，麒麟停下杯筷表示欢迎。愚昧无知的驴骡，却照旧在那里闷头继续吃。"诸葛恪听后抬起头来，说："我们喜爱裁植梧桐树，是为了迎接凤凰来。从哪飞来的燕雀，自称是凤凰？为什么不同弹弓射它，将它赶回它的家乡去。"众臣起身叫好。

王戎妻

晋王戎妻。语戎为卿。戎谓曰："妇那得卿婿，于礼不顺。"答曰："我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戎笑遂听。（出《启颜录》）

【译文】

晋人王戎的妻子，称王戎为"卿"。王戎对妻子说："妻子怎么能称丈夫为卿呢？这样称呼在礼上讲不通啊。"妻子回答说："我亲卿爱卿，所以才卿卿。我不卿卿，那么谁来卿卿？"王戎听后笑了。（按：在古代，卿字除含有对男子的敬称，和君对臣、长辈对晚辈的称谓外，还含有夫妻情人间的爱称之意。）

邓艾

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艾艾为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御览》四六四引作出《语林》，又四六六引作出《世说》，文同）

【译文】

邓艾口吃，经常说："艾艾……"晋文王戏虐邓艾说："艾艾到底是几个艾呀？"邓艾回答说："哦凤兮哦凤兮……"因此只是一凤。

安陵人

晋钟毓兄弟警悟过人，每嘲谑，未尝困踬。尝语会，闻有女善调谑，往观之。于是盛饰共载，行至西门。一女子笑曰："车中央殊高。"毓等初不觉，车后门生云："向已被嘲。"钟愕然。门生曰："中央高，两头低也，盖言羝也。"兄弟多髯故云。

【译文】

晋朝时，钟毓兄弟机敏、顿悟超过一般的人，每次与人戏谑，从未被难倒过。一次，钟毓对钟会道："听说有个女人非常会调笑戏谑，咱们去会会她啊？"于是两兄弟穿着华美的衣服，乘坐一辆车去会这个女子。他们走到西门，遇见一个女人指着他们笑着说："车中央怎么那么高哇？"两兄弟起初一点也没有察觉出什么来。坐在车后面的弟子说："方才你们已经被人家戏谑啦！"钟氏兄弟听后怔住了。弟子说："那个女人说'中央高，两头低（按：低，谐音'羝'，公羊。）'意思是说'原来是两头公羊'。"钟毓兄弟二人，都长着浓密的胡须，因此被那个女人戏称为"两头公羊"。

杨修

晋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出《启颜录》）

【译文】

晋朝时，有个叫杨修的男孩，才九岁，特别聪明、慧颖。一次，孔君平到家来找杨修的父亲。偏巧杨父不在家，杨修代父亲摆放便宴招待孔君平。餐桌上有一道菜是鲜杨梅。孔君平指着桌上的杨梅问杨修："这杨梅是你杨家的果吗？"杨修应声回答说："我没听说过孔雀是您孔家的家禽啊！"

孙子荆

晋孙子荆年少时欲隐，语王武子云："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出《世说新语》，明抄本作出《启颜录》）

【译文】

晋朝人孙子荆，年轻时想当隐士，对王武子说："应当头枕石头，口饮溪水。"失口说成了'应当口饮石头，头枕溪水。"王武子问："溪水可以头枕，石头怎么可饮呢？"孙子荆这才知道刚才失口说错了，于是狡辩道："我之所以头枕溪水，是为了洗耳朵；之所以饮石头，是想磨砺牙齿啊！"

蔡洪

晋蔡洪赴洛，洛中问曰："募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诸君得无是其苗裔乎？"（出《启颜录》）

【译文】

晋朝人蔡洪从江南去京城洛阳应举。洛阳城里有人问他："现今刚开始招幕僚，你们这些人就拼命挤入京城。这里在卑微的人中选拔英才奇士，在山野岩洞中招览贤人俊杰。你们这些从江南吴、楚之地来到京城的人，原本是国破之家后侥幸生存下来的人，有什么特殊的才能来应此召？"蔡洪回答说："价值连城的夜光宝珠，不必产在周武王会盟诸侯的孟津水中；一手握不过来的美玉，不必采在昆仑山上。有名的贤君大禹出生在东边夷人的蛮荒之地，以贤德著称的周文王出生在西羌胡人居住的地方。圣明贤良的人，为什么必得产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当年周武王伐纣胜利后，迁移顽固不化的人到洛阳来。那么，你们这些现在的洛阳人，能不是这些顽民的后裔吗？"

陆机

陆机诣王武子，武子有百斛羊酪。指以示之曰："卿东吴何以敌此。"陆曰："有千里莼羹，未下盐豉耳。"机在坐，潘安至，陆便起。安仁曰："清风至，乱物起。"陆应声答曰"众鸟集。"（启出《颜录》）

【译文】

陆机到王武子家作客，王武子家存有一百斛羊奶酪。王武子指着这些羊奶酪问陆机："在你们东吴，有什么名菜可以跟羊奶酪相媲美？"陆机回答说："我们东吴有千里那儿产的莼菜烹制的羹汤、未下那儿产的盐豆豉，都是跟羊奶酪一样好吃的佳肴啊！"陆机正坐着呢，潘安来了，陆机站起身来。潘安说："清风吹来了，各种废弃东西都被刮起来了。"陆机听后应声回答说："群鸟集到一块儿来啦！"

卷第二百四十六　　诙谐二

蔡谟　诸葛恢　周顗　韩博　习凿齿　孙盛　祖纳　郝隆　罗友　张融 何承天　王绚

何勖　谢灵运　刘绘　徐孝嗣　沈文季　沈昭略　胡谐之 梁武　柳信言　徐摛　徐陵

李谐　周舍　王琳

蔡谟

晋王导妻妒，导有众妾在别馆，妻知之，持食刀将住。公遽命驾，患牛迟，手捉尘尾，以柄助打牛。蔡谟闻之，后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王自叙谦志，蔡曰："不闻余物，唯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导大惭。（出《晋史》）

【译文】

晋朝人王导的妻子非常好吃醋。王导在外面另有住宅，里面住有许多姨太太。王导的妻子得知这件事后，手里拿着一把菜刀要去这幢住宅砍杀那些姨太太。王导知道后急忙让家中仆人驾好牛车去追赶妻子。王导嫌牛车走得太慢，手里倒握着拂尘，用拂尘把击打牛屁股，让牛快走。蔡谟听说这件事情后，来看王导说："朝廷想赏赐你九种礼品，这可是最高的礼遇啊！"王导听了后，谦让他说自己无功无德，不应得到这么高的赏赐。蔡谟说："不说别的，单单听说你乘坐短辕牛车，用长把拂尘鞭牛。这件事就足够赏赐的了。"王导听了后，羞愧无比。

诸葛恢

晋诸葛恢与丞相王导，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以不言葛王，而言王葛。"答曰，"譬如言驴马，驴宁胜马也。"（出《启颜录》）

【译文】

晋朝的诸葛恢与丞相王导，二人因为族姓排列的先后顺序而发生争吵。王导说："为什么不可以称葛王，而非得称王葛呢？"诸葛恢回答说："譬如称驴马吧，这样称呼的意思难道是说驴就胜过马了吗？"

周顗

晋庾亮造周顗。顗曰："君何忻悦而忽肥。"庾曰："君何忧惨而瘦。"周曰："吾无所忧，直是清虚日来，秽滓日去。"（出《南史》）

【译文】

晋朝时，庾亮去拜访周顗。周顗问："你近来有什么高兴愉快的事情忽然肥胖起来了？"庾亮反问道："您怎么忧伤愁惨得忽然瘦了呢？"周顗说："我没有什么忧伤愁惨的事情，只不过是天天吃些蔬菜使胃肠清洁虚空，那么，那些污浊的废弃物也就一天天减少了。"

韩博

晋张天锡从事中郎韩博，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谓博曰："卿是韩卢后。"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固相问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韩卢后。"博曰："明公未之思尔，短尾者则为刁。"阖坐雅叹焉。（出《启颜录》）

【译文】

东晋时，张天锡的僚属中郎韩博，前往建康向东晋上表与送盟文。韩博能言善辩，很有口才，东晋执掌朝政的大司马桓温很是赞赏他。一次盛大的聚会上，桓温暗中指使司马刁彝问韩博："你是韩卢后吗？"韩博回答说："您是韩卢后。"桓温笑着说："刁司马因为你姓韩，因此这样相问那。刁司马自然是姓刁了，哪能是韩卢后呢。"韩博回答说："大人您没有很好地思考啊，短尾则为刁黄，因此是韩卢'后'哇！"在坐的人，都赞叹韩博的高雅与善辩。

习凿齿

秦苻坚克襄阳，获习凿齿、释道安。时凿齿足疾，坚见之，与语大悦。叹曰："昔晋平吴，利在二陆；今破南土，获士一人有半。"盖刺其蹇也。初凿齿尝造道安谭论，自赞曰："四海习凿齿。"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咸以为清对。（出《晋春秋》）

【译文】

东晋时，前秦苻坚攻占襄阳，虏获习凿齿、释道安。当时，习凿齿正患脚病，瘸着走路。苻坚接见他，跟他谈了一会儿话，非常高兴，慨叹地说："当年晋人平定东吴，得利于东吴的两名水军将领陆抗、陆景。我现在攻克襄阳，得到一个半人啊！"苻坚这样说，是讽刺戏谑当时习凿齿患脚疾瘸着走路。当初，习凿齿一次跟释道安闲谈，自我夸赞说："四海之内习凿齿。"释道安应声说："普天之下释道安。"都认为这两句话是一付清对。

孙盛

晋孙盛与殷浩谈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尘尾，毛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暮忘食。殷乃语孙曰："莫作强口马，我当捩卿鼻。"孙曰："卿不见决鼻牛，人当劳卿颈。"（出《南史》）

【译文】

晋朝人孙盛与殷浩互相辩论，你来我往，不辞辛苦。不论是客是主，都不得闻。家人仆夫往来上菜上饭，凉了再热，热了又凉，再三再四。辩论到激烈时，彼此用拂尘击打。拂尘上的毛都脱落下来，弄得满桌都是，饭里菜里都有。宾主一直到了旁晚都忘了吃饭。殷浩对孙盛说："你莫作强嘴的马，我应当拧住你的鼻子。"孙盛对殷浩说："你没有见到被拽豁鼻子的牛吗，我让人按你的脖颈。"

祖纳

东晋光禄祖纳少孤苦，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闻其佳名，（"佳名"原作"住"据《世说》补改。）知其常亲供养，乃以二婢饷之，因以为吏。人有戏之者，奴价倍于婢。祖答曰："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耶。"（出《世说》）

【译文】

东晋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孤苦伶仃，但是非常孝顺，经常亲自为母亲烧火作饭。王平听说他的美名后，得知他亲自服侍供养母亲，就送给他二名女仆，并推荐他担任官职。有人戏谑祖纳说："你这个奴隶的价格比婢女高一倍呀！"祖纳回答说："身为秦穆公宰相的百里奚为什么必得比五张公羊皮还轻贱呢。"（按：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能，用五只公羊皮在楚人那儿将他赎出来，委以国政。）

郝隆

晋郝隆为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作诗曰："娵隅跃清池。"桓温问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曰："何为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一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出《世说》）

【译文】

晋时人郝隆被授予南蛮参军。他在三月三日这天作诗一首，其中一句是"娵隅跃清池"。执掌朝政的大司马桓温听了问："娵隅是什么东西？"郝隆回答说："南蛮人管鱼叫娵隅。"桓温问："你为什么用蛮语？"郝隆回答说："我千里迢迢地来投奔大司马您，才得到一个蛮府参军的官职，怎么能不用蛮语呢？"

罗友

晋罗友家贫，乞禄于桓温。虽以才学遇之，而谓其诞肆，非治民才，许而不用。后同府人有得郡者，温为坐饮叙别。友亦被命，至尤迟晚。温问之，答曰："臣昨奉教旨出门，于中路见鬼椰榆云："'我只见汝送人上郡，何不见人送汝上郡。'友始终惭，回以还解。不觉成淹缓之罪。"温笑其滑稽，而颇愧焉。后以为襄阳太守。（出《渚宫旧事》）

【译文】

晋朝时，有个叫罗友的人，家里很贫穷，投奔到大司马桓温手下找口饭吃。罗友虽然是因为有才学而得到桓温的赏识，但是由于他平素生性放诞不受管束，桓温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官职治理百姓。因此，只赏识赞许他而不使用。后来，同为幕僚的一位同事被任命为郡守，桓温为他设宴话别，罗友也被邀请参加。但是罗友到的特别晚。桓温问罗友："你怎么来的这么晚啊？"罗友回答："我昨天奉您的指示外出，在路上遇到一个鬼嘲笑我说：'我只见你送别人出任郡守，为什么不见别人送你出任郡守呢？'我听了后始终感到羞愧，回来后还再三思悟这件事，不知不觉就延缓了赴宴的时间，真是罪过。"桓温听了后一方面感到罗友说的滑稽可笑，一方面也感到惭愧。这之后，桓温任命罗友为襄阳太守。

张融

宋张融尝乞假还，帝问所居。答曰："臣陆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问张绪。绪曰："融近东山，未有居止。权牵小船上岸，住在其间。"上大笑。太祖尝面许融为司徒长史，敕竟不出。融乘一马甚瘦，太祖曰："卿马何瘦，给粟多少。"融曰："日给一石。"帝曰："何瘦如此。"融曰："臣许而不与。"明日，即除司徒长史。融与谢宝积（"谢宝积"当作"宝积谢"，宝积融第六弟，见《南史》本传。）俱谒太祖，融于御前放气。宝积起谢曰："臣兄触忤宸扆。上笑而不问。须臾食至，融排宝积，不与同食。上曰："何不与贤弟同食。"融曰："臣不能与谢气之口同盘。"上大笑。（出《谈薮》）

【译文】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张融有一次请假回家。皇上问他家住在哪里？张融回答说："我住在陆地上但不是房屋，住在船上但不在水上。"皇上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问张绪。张绪告诉皇上说："张融家住在东山附近，没有固定的住处。暂且将一只小船牵上岸边，全家人住在里面。"皇上听了大笑。齐太祖肖道成曾当面答应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然而竟然不见太祖下任命令。张融骑着一匹瘦得可怜的马上下朝，太祖看见了问张融："你的这匹马怎么这么瘦啊？给它多少料粟？"张融回答说："每天喂它一石粟。"太祖问："那为什么还这么瘦？"张融说："我答应喂它一石粟，可是我并没有实际给它呢。"第二天，太祖即下任命令授任张融为司徒长史。张融与宝积谢一块儿拜见太祖。张融在皇上面前放了一个屁，宝积谢起身谢罪说："我的这位兄弟泄气污染了皇上的圣殿。"太祖只是笑笑，没有说什么。过了一会儿，摆上酒宴，张融排斥宝积谢，不让他上桌。太祖问："为什么不跟你的这位贤弟同桌吃饭？"张融说："我不能跟谢气的嘴同餐。"太祖听后大笑。

何承天

宋东海何承天，徐广之甥也。除著作佐郎，年已迈。诸佐郎并名家少年，颍川荀伯子嘲之，当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知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耶。（出《谈薮》）

【译文】

南宋东海人何承天，是徐广的外甥，官任著作佐郎，年岁已经很大了，其他的著作佐郎都是显赫人家的年轻子弟。颖川人荀伯子嘲笑他，称他为"奶母"。何承天说："你应当知道凤凰带领着九只小凤凰崽，你称我为'奶（按：此字作'母'）母'是什么意思呢？"

王绚

晋王绚，彧之子。六岁，外祖何尚之，特加赏异。受《论语》，至"郁郁乎文哉。"尚之戏曰："可改为'耶耶乎文哉。'"（吴蜀之人，呼父为耶。）绚捧手对曰："尊者之名，安得为戏，亦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云，草上之风必偃，翁即王绚外祖何尚之，舅即尚之子偃也。）（出《启颜录》，翁即二字下原有翁即在三字，据明抄本删）

【译文】

晋朝人王绚，是王彧的儿子。年仅六岁，外祖父何尚之，非常赏识他的聪慧异禀，教授他读《论语》。教到"郁郁乎文哉"这一句时，何尚之戏谑地说："这句可以读成'耶耶乎文哉'（蜀人呼父为耶。）王绚捧着两只小手回答说："长辈的称呼，怎么可以戏谑呢？草上之风必偃，也可以读成'草翁之风必舅'吗？"（按：翁，指王绚的外祖父；偃，原来何尚之的儿子--王绚的舅舅名"偃"。）

何勖

宋江夏王义恭\*\*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勖已有所送，而王征索不已。何甚不平。尝出行，于道中见狗枷犊鼻。乃命左右取之还。以箱擎送之。笺曰："承复须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犊鼻。"（出《因话录》）

【译文】

南宋江夏人王义恭生\*\*好古物，经常向所有在朝为官的人搜求。侍中何勖已经送给他一些古物了，但是王义恭还是向他不断地索要。何勖感到很生气，对王义恭非常不满。一次，何勖外出，见道边有一只狗枷和一只牛鼻具丢弃在那儿。于是，让随行人员将这两件废弃物收起来。回到京城后，何勖让人将这两件东西盛在一只箱子里，用手擎着送给王义恭，并写一便笺说："承你还须要古物，今奉上李斯狗枷、司马相如牛鼻具各一只，望收讫。"

谢灵运

宋会稽太守孟顗事佛精恳，谢灵运轻之。谓顗曰："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顗深恨之。（出《南史》）

【译文】

南宋会稽郡太守孟顗供奉佛祖非常精诚恳切，谢灵运很是轻蔑他这样做。对孟顗说："要修心得道，必须天生具备智慧的业缘。老太守升天（按：指死亡。）当在灵运前边，修成佛一定在我灵运后边。"孟顗非常记恨谢灵运。

刘绘

齐刘绘为南康郡，郡人郅类所居，名秽里。绘戏之曰："君有何秽，而居秽里。"答曰："未审孔丘何阙，而居阙里。"绘叹其辩答。（出《谈薮》）

【译文】

南齐人刘绘，官为南康郡太守。郡里有个人叫郅类，他家住的地方叫秽里。刘绘戏谑地说："你有什么污秽，而居住在秽里？"郅类反问道："我不知道孔老夫子缺少什么，而居阙里。"（与字缺同"阙"。）刘绘听了后，非常叹服郅类的辩才。

徐孝嗣

齐仆射东海徐孝嗣修辑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云师亦萧寺日夕各游，二寺邻接，而不相往来。孝嗣尝问法云曰："法师尝在高座，而不游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萧门，何不至萧寺。"（出《谈薮》）

【译文】

南齐仆射东海人徐孝嗣，出资重新整修了高座寺，多数时间吃住都在这座寺里。法云禅师是萧寺的僧人。每天从早到晚，两人各自干自己的事情，两座寺院紧挨着，却互相不往来。一次徐孝嗣对法云禅帅说："法师您即然身在高座（高座，代指僧人。），为什么不来高座寺呢？"法云禅师回答说："施主既然在萧家（南齐的皇帝是萧姓。），为什么不到萧寺来呢？"

沈文季

齐太祖之为齐王也，置酒为乐。清河崔思祖侍宴，谓侍中沈文季曰："羹脍为南北所推。"文季答曰："羹脍中乃是吴食，非卿所知。"思祖曰："炰鳖脍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之士。"帝称美曰："莼羹颇须归沈。"（出《谈薮》）

【译文】

南齐太祖萧道成被封为齐王时，摆设酒宴宴请群臣共同庆祝。酒宴上，清河人崔思祖负责整个酒宴的安排布置。崔思祖问侍中沈文季："羹汤与鱼脍是南北都推重的佳肴吧？"沈文季回答说："羹汤与鱼脍都是吴地的菜肴，你不懂行。"崔思祖说："蒸煮甲鱼脍制鲤鱼，好象不是吴人的诗句吧？"沈文季回答说："莼羹是我们吴中千里地方的名菜，这跟你这个北边鲁、卫地方的人有什么关系？"齐太祖赞美说："莼羹这道名菜特别须要由沈侍中来安排啦！"

沈昭略

齐黄门郎吴兴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气，朝士常惮而容之。尝醉，负杖至芜湖苑，遇瑯玡王约。张目视之曰："汝王约耶，何肥而痴。"约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抚掌大笑曰："瘦已胜肥，狂又胜痴。"约，景文之子。（出《谈薮》）

【译文】

南齐黄门郎沈昭略，吴兴人，是侍中沈文叔的儿子。沈昭略为人狂放英武，在酒桌上往往随着兴志行事，不加约束自己，朝中的同事们常常都因畏惧而容忍他。一次，沈昭略又喝醉了酒，手执一棍来到芜湘园林，遇见瑯玡人王约，瞪着眼睛盯盯地看着王约，说："你是王约吗？为什么这么胖而又呆啊？"王约回答说："你是沈昭略吗？为什么这么瘦而狂啊？"沈昭略听了拍着手掌大笑，说："瘦比胖好，狂比呆好！"王约，王景文的儿子。

胡谐之

齐豫章胡谐之初为江州治中，太祖委任之。以其家人语傒，语音不正，乃遣宫内数人，至谐之家，教其子女。二年，上问之："卿家语音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惟不能正音，遂使宫人顿傒语。"上大笑；遍向朝臣说之。谐之历位度支尚书预州刺史。（出《谈薮》）

【译文】

南齐时，豫章人胡谐之刚任江州治中时，是齐太祖萧道成委任他这个官职的。齐太祖认为他的家人说九江、豫章一带的傒语，发音不正，于是派遣几个宫人到胡家教他的子女矫正口音。二年后，齐太祖问胡谐之："你家子女的口音矫正过来没有啊？"胡谐之回答说："宫里去的人少，我家人多，不但没有矫正过来我家里人的口音，还使皇上派去的宫人都染上了傒语呢！"齐太祖听了哈哈大笑，见着上朝的大臣就讲这件事。胡谐之历任掌管国家财政的宰相，预州刺史等职。

梁武

梁高祖尝作五字垒韵曰："后牖有榴柳。"命朝士并作。刘孝绰曰："梁王长康强。"沈约曰："偏眠船舷边。"庾肩吾曰："载七每碍埭。"徐摛曰："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故事曰："暯苏姑枯卢。吴均沈思良久，竟无所言。高祖愀然不悦，俄有诏曰："吴均不均，何逊不逊，宜付廷尉。"（出《谈薮》）

【译文】

梁武帝萧衍有一次作五字叠韵，即说出的一句话，必须是五个字，而且用同一韵母，还要有明确的含义。梁为帝先得一句是："后牖有榴柳。"之后，让殿上的群臣跟他一块作。刘孝绰作的是：“梁王长康强。"沈约作的是："偏眠船舷边。"庾肩吾作的是："载七每碍埭。"徐摛作的是：“臣昨祭禹庙，”残六斛熟鹿肉。何逊用曹瞒的典故，作的是：“暯苏姑枯庐。”挨到吴均作了，他沉思了好长时间，也没有作出来。梁武帝闷闷不乐，不一会儿，下达指示说："吴均不均，何逊不逊，适宜交付廷尉治罪。"

柳信言

梁安城王萧佽博学，善属文。天保之朝，为一代文宗，专掌词令沈博。历侍中仆射尚书令，有集三十卷，著梁史百卷。初佽以文词擅名，所敌拟者，唯河东柳信言。然柳内虽不伏，而莫与抗。及闻佽卒，时为吏部尚书。宾客候之，见其屈一脚跳，连称曰："独步来，独步来。"众宾皆舞，以为笑乐。（出《渚宫旧事》）

【译文】

南梁安城人王萧佽知识渊博，擅长写文章，孝文帝天保年间，在朝中为一代文章泰斗，专门从事诗词写作。他的文章、诗词、渊深广博。王萧佽官任侍中仆射尚书令，出有文集三十卷，另外撰写梁史一百卷。王萧佽刚刚闻名于文坛时，能够跟他匹敌的人，只有河东柳信言。然而，柳信言虽然内心不服气，却不敢跟王萧佽相抗衡。等到听到王萧佽死讯时，已任吏部尚书的柳信言，赶到灵堂，蜷屈着一条腿，一只脚蹦跳着闯进来，在众多的宾客面前连连呼喊着："独一无二来！独一无二来！"众位宾客都学着柳信言的样子，一起拍手跳跃，以此来嬉闹玩乐。

徐摛

梁侍中东海徐摛，散骑常侍超之子也。博学多才，好为新变，不拘旧体。常体一人病痈曰："朱血夜流，黄脓昼泻。斜看紫肺，正视红肝。"又曰："户上悬帘，明知是箔。鱼游畏网，判是见罾。"又曰："状非快马，蹋脚相连。席异儒生，带经长卧。"摛子陵，通直散骑常侍。聘魏。魏主客魏收曰："今日之热，当犹徐常侍来。"陵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不能对。（出《谈薮》）

【译文】

南梁侍中徐摛，东海郡人，散骑常侍徐超的儿子。徐摛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喜爱独出新彩，不拘泥于原有的体例、样子。一次，徐摛看到一个人长痈，说："红血夜间流淌，黄脓白天泄出，斜着看是紫色的肺子，正面看是红色的肝。"又说："门上挂着帘子，明知道那是苇杆编的么。鱼在水中游，最怕遇到网，断定见到的是用竹竿撑起来的罾。"又说："看那样子不是快马，前后蹄子踏动相连，躺在席上的不是读书人，是带着四书五经长卧在那儿的人。"徐摛的另一个儿子徐陵，跟徐摛同任散骑常侍。徐陵被北魏聘请去。北魏的主客官魏收说："今天天气特别热，当是徐常侍从南边带来的啊！"徐陵回答说："从前王肃到这儿来为你们魏国首次制定了礼仪。今天，你们请我来，就是让我使你们知道寒暑。"魏收对答上不上来。

徐陵 北齐使来聘梁。访东河徐陵春，和者曰："小如来五岁，大孔子三年，谓七十五也。"（出《谈薮》）

【译文】

北齐派使臣来南梁出访。来使查访东海人徐陵春，回答他的人说："你问徐陵春啊，他比如来佛小五岁，比孔子早生三年，大概七十五岁了吧。"

李谐

梁陆晏子聘魏，魏遣李谐效劳。过朝歌城，晏子曰："殷之余人，正应在此。"谐曰："永嘉南度，尽在江外。"（出《谈薮》）

【译文】

南梁派陆晏子出访北魏，北魏派遣大臣李谐到郊外来迎接、慰劳他。走过殷旧都朝歌城时，陆晏子说："殷朝的遗民，正应当在这儿。"李谐反唇相讥道："永嘉之乱晋朝迁都江南后，殷朝的遗民都随着迁到江南去了。"

周舍

梁汝南周舍少好学，有才辩。顾谐被使高丽，以海路艰，问于舍。舍曰："昼则揆日而行，夜则考星而泊。海大便是安流，从风不足为远。"河东裴子野在晏筵，谓宾僚曰："后事未尝姜食。"舍曰："孔称不彻，裴曰未尝。"一座皆笑。舍学通内外，兼有口才。谓沙门法云师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法（"法"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师何以捉鍮石香炉？"答曰："檀越既能戴纛，贫道何为不执鍮。"（出《谈薮》）

【译文】

南梁时，汝南人周舍小时候就刻苦好学，赋有才辩。顾谐被派往出使高丽国，他认为海路难走，于是向周舍请教。周舍说："白天测量太阳，晚上考核北斗星的位置来行船。海大都是平稳的水流，只要随着风向航行，到达高丽国的路程并不算太遥远。"河东人裴子野也在宴席上，对同席的宾客、同事们说："后果未尝怎么样呢。（按：《论语·乡党》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撤，去也。齐人禁荤，故不食脯肉，而可以食姜。）周舍说："孔子说不撤，裴子野说未尝啊！"满座人都笑了。周舍有学识，通晓佛经和佛经以外的典籍，还能言善辩很有口才。一次，周舍戏谑僧人法云禅师说："孔夫子不喝盗泉里的水，法师为是着一只鍮（按：谐音'偷'。）石香炉？"法云禅师回答道："施主既然能举着大纛（按：谐音'毒'。），贫僧为什么不能执鍮呢？"

王琳

后梁王琳，明帝时为中书舍人。博学，有才藻，好臧否人物，众畏其口，常拟孔稚珪。又为《鮔表》，以讬刺当时。其词曰："臣鳀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糁蒸将军，油蒸校尉，臞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凭临鼎镬，俯仰兢惧。臣闻高沙走姬，非有意于绮罗。（江陵城西二十里，有高秀湖，其中有鱼。）白鮹女儿，岂期心于珠翠。（江陵丙河萦结，呼曰"鰁河"。）臣美愧夏鳣，味惭冬鲤。常恐鲐腹之讥，惧贻鳖岩（五甘反。）之谓。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赏殊宏，曲蒙钧拔，遂得起升绮席，忝预玉盘。爰厕玳筵，猥烦象筋。泽覃紫腴，恩加黄腹。方当鸣姜动桂，纡苏佩檔。轻瓢才动，则枢槊（明抄本"槊"作"檠"。）如云。浓汁暂停，则兰膏成列。婉转绿齑之中，逍遥朱唇之内。衔恩噬泽，九殒弗辞。不任屏营之至，谨到铜铛门奉表以闻。诏答曰："省表是公。（明抄本"表是公"作"卿之表"。）卿池沼缙绅，波渠后又。（明抄本"又后"作"俊入"。）穿蒲入符，（一作"藻"。）肥滑系彰。正膺兹选，无劳谢也。时恶之，或以讥诮闻，孝明亦弗之罪也。其文传于江表。

【译文】

南朝后梁王琳，在明帝时官任中书舍人。王琳知识渊博，赋有才华文采，尤其愿意品评、褒贬人物，满朝文武官员都畏惧他那张嘴，常常将他比作南齐的孔稚珪。王琳又曾撰写过《鮔表》，借以讽刺当时的时弊。《鮔表》是这样写的：臣鮔鱼说：今见到陛下签发的任命令，授我为朱羹将军，油蒸校尉、肉羹刺史。和从前一样，将我制做成干肉。我恭敬地接受陛下的任命，忍含着沮丧，屏住呼吸，任凭你们将我放在笼屉上蒸，或者放在鼎镬里煮，每时每刻都胆战心惊啊！我听说高秀湖中的美人鱼们，并不想得到陛下赏赐给她们绫罗绸锦；鱿河里的白鮹女儿们，怎么能期望得到珍珠翠玉呢？比肥美，我愧对夏天里的鲟鱼；论味鲜，我羞见冬季里的鲤鱼。我常常恐惧鲐腹的讽刺，时时畏怕鳖岩的讥诮。因此，我吮吸湖底的流沙为食，枕着石泥睡眠。不料，崇高的奖赏光临我的头顶，承蒙提拔，于是高升到美席华宴上，羞愧地躺在玉盘中。于是，摆放在华贵的筵席上，有劳象筷大人，将我们送入每一张肥大的嘴中，进入布满黄油的肚子里。刚刚放上姜末桂皮，再置入紫苏桂皮。轻便的葫瓢刚动，则枢盘如云一样地聚来；浓浓的汤汁才停止沸腾，一排排的兰膏油灯就点燃起来。于是，我们周旋在绿色的腌菜之间，逍遥于红色的口唇之内。含着你们的恩惠，噬啮你们的德泽，虽然九死而不辞。没有感到任何彷徨、惶恐，只是谨慎小心地走入铜釜之门，奉上此表以致谢意。陛下回书答道：奉上的表章，我已全部读过。爱卿乃是池沼中的晋绅，岸渠里的俊杰。你穿行于蒲荇之间，以肥嫩滑腻而闻名于人世。正应当接受我们人的挑选，请不用表示谢意。当时的达官贵人们，都非常厌恶王琳写这篇《鮔表》。有人相互边讥讽这篇《鮔表》边传播议论。孝明皇帝也没有给王琳定罪处罚他。这篇《鮔表》，在江南一带广为流传。

卷第二百四十七　　诙谐三

穆子客　僧重公　孙绍　魏市人　魏彦渊　陆乂　王元景　李庶　邢子才 卢询祖　北海王晞　李騊駼　卢思道　石动筒　徐之才　萧彪

穆子客

魏使穆子客聘梁，主客范胥谓之曰："卿名子客，思归之传，一何太速。"客曰："吾名子客，所以将命四方。礼成告返，那得言速。"（出《谈薮》）

【译文】

北魏派穆子客出使南梁，南梁负责接待工作的官员范胥对穆子客说："您的名字叫子客，想回转的想法，为何产生的太快了？"穆子客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子客，所以才奉命出使四方，待完成访问工作后才能返回，哪能说想回转的想法产生得太快呢。"

僧重公

魏使主客郎李恕聘梁，沙门重公接恕曰："向来全无菹酢膎乎！"（"酢膎乎"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恕父名谐，以为犯讳，曰："短发稀疏。"重公曰："贫道短发是沙（"是沙"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门种类。以君交聘二国，不辨膎谐！"（"谐"原作"诣"，据许本改。）重公尝谒高祖，问曰："天（"天"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闻在外有四声，何者为是？"重公应声答曰："天保寺刹中，（"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出逢刘孝绰，说以为能。"绰曰："何如道天子万福。"（出《谈薮》）

【译文】

北魏派主客郎李恕出使南梁，僧人重公接待他时说："我们寺院里从来都没有肉酱、酒和膎（按：膎，音谐，干肉。）啊！"李恕的父亲名谐，以为犯讳，因此回骂了一句："你个短发粗疏的和尚。"僧人重公说："贫僧短发是僧门的戒规。你作为两国交往的使臣，竟然辩识不了"膎"与"谐"同音不同义！"僧人重公有一次拜见梁高祖，高祖问："听说天子在外面有四种名声，哪种名声是应该有的？"僧人重公应声回答说："天宝寺中住个刘孝绰，说是胜任。"刘孝绰得知重公这样回答时说："还不如说声天子多福！"

孙绍

后魏孙绍历职内外，垂老始拜太府少卿。谢日，灵太后曰："公年似太老。"绍重拜曰："臣年虽老，臣卿太少。"后大笑曰："是将正卿？"（出《启颜录》）

【译文】

后魏孙绍历任宫内外各种不重要的职务，到了垂暮的老年才官拜太府少卿。谢恩那天，灵太后说："你的年岁似乎太老一些了。"孙绍再次拜谢回答说："我的年龄虽然老了，但是我任少卿一职太少（按：在此读ｓｈàｏ，年轻的意思。）了。"太后听了大笑，说："是啊！正要任命你为正卿的！"

魏市人

后魏孝文帝时，诸王及贵臣多服石药，皆称石发。乃有热者，（明抄本"乃有热者"作"其时乃有"。）非富贵者，亦云服石发热，时人多嫌其诈作富贵体。有一人，于市门前卧，宛转称热，因众人竞看。同伴怪之，报曰："我石发。"同伴人曰："君何时服石？今得石发。"曰："我昨在市得米。米中有石，食之乃今发。"众人大笑。自后少有人称患石发者。（出《启颜录》）

【译文】

后魏孝文帝时，皇室各个王子和达官贵戚很多人都服用铅汞等矿石丹药，而且都自称服用后身体发热。也有自称服用石药发热的人并不富贵，当时有许多人厌恶这些人谎称自己是富贵身子。一次，有一个人躺在集市门前边的大道上，身体翻来覆去不停地转动，自称是服用石药后发热了，吸引许多人争相来看。跟他同来的伙伴怪他假作富贵人，告诉他说："我也身上发热了。"这个人问："你什么时候服用的石药？"同伴回答说："我昨天在市上买的米，米里头有石啊，吃了后现在就发热了。"围观的人听了后，哄然大笑。从此，很少有人声称自己服石药发热了。

魏彦渊

北齐崔昂尝宴筵招朝彦。酒酣后，人多散走。即令著作郎钜鹿魏彦渊追之。彦渊左手执中参军周子渊，渊以□□知名，右手执御史郑守（"守"原作"寺"，据明抄本、黄本。）信，来谘昂曰："彦渊后（明抄本"后"作"投"，黄本"后"作"役"。）周入郑，执讯获丑。济州长史李翥尝为主人，朝士咸集，幽州长史陆仁惠不来，翥甚衔之。彦渊曰："一目之罗，岂能获鸟。"翥眇一目，陆号角鸱。又崔儦谓彦渊曰："我拙于书，不能'儦'字使好。"彦渊曰："正可长牵人脚，斜飘鹿尾，即好。"彦渊，司农卿李（明抄"李"作"季"。）昌之子。（出《谈薮》）

【译文】

北齐崔昂，有一次设宴款待朝中有名望才干的人士。酒喝过高潮后，参加宴会的人有许多人偷偷溜走了。崔昂发现后，立即让著作郎钜鹿人魏彦渊将他们追回来。魏彦渊左手抓着中参军周子渊，周子渊以面貌丑陋而名闻朝野，右手抓着御史郑守信，回到宴席上征询崔昂说："我彦渊跑这一趟，抓回来了周参军、郑御史，执讯（按：讯、"信"同"义"谐音。）获丑（按："丑"的词义之一为'众'。）怎么样？"（按：《诗·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指讯，是对所俘获的牧人加以审问；获丑，是俘获甚多。古代常用这句诗来赞美战功。）济州长史李翥一次以主人的身份设宴请客，朝中的官员都聚在他家，只有幽州长史陆仁惠没有来赴宴，李翥记恨在心。魏彦渊说："一个眼的罗网，怎么能捕捉到鸟呢？"原来，济州长史李翥瞎了一只眼睛，幽州长史陆仁惠号角鸱（按：既鸱鸺，毛头鹰。）。所以，魏彦渊戏谑地说："一目之罗，岂能获鸟！"还有一次，崔儦对魏彦渊说："我不擅长书法，写不好这个'儦'字，你看怎么写好？"魏彦渊说："正应当拉长人（即'亻'）脚，斜飘鹿尾（即将'灬'斜书）就可以写好这个'儦'字了。"魏彦渊，是司农卿李昌的儿子。

陆　乂

北齐散骑常侍河南陆乂，黄门郎卯之子。卯字云驹，而乂患风，多所遗志。尝与人言：（"言"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马曰云驹。有刘某（"刘某"原作"神符"，据明抄本改。）者常带神符，（"神符"原作"符与神"，据明抄本删改。）渡漳水致失。乂笑曰："刘君渡水失神符。"其人答曰："陆乂名马作云驹。"（出《谈薮》）

【译文】

北齐陆义，河南人，官任散骑常侍，是黄门郎陆卯的儿子。陆卯，字云驹。陆卯患有疯病，好健忘，一次跟人说："马（按：因健忘将'父'记成了'马'。）叫云驹。"有个姓刘的人，一次带着神符过漳河时丢失了神符。陆义笑着对这个人说："刘君过河看了神符。"这个人回答说："陆义名字叫马充当了云驹！"

王元景

北齐王元景为尚书。性虽懦缓，而每事机捷。有奴名典琴尝旦起，令索食，谓之解斋。奴曰："公不作斋，何故尝云解斋。"元景徐谓奴曰："我不作斋，不得为解斋。汝作字典琴，何处有琴可典？"（出《启颜录》）

【译文】

北齐的王元景任尚书。他为人虽然怯懦软弱，但是遇事的反映却特别机智敏捷。王元景家中有个使唤丫环叫典琴，一天早晨起来，王元景让典琴准备早餐，说："今天早晨解除斋戒了。"典琴说："老爷没有戒斋，为什么常常说解除斋戒呢？"王元景语调缓慢地对典琴说："老爷没有斋戒，不得说解除斋戒。你起名叫典琴，在那里有琴可以典卖呀！"

李庶

世呼病瘦为崔家疾。北齐李庶无须，时人呼为天阉。崔谌调之曰："教弟种须法。以锥锥遍刺作孔，插以马尾。"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验，然后树须。"崔氏世有恶疾，故庶以此嘲之。俗呼"滹沱河"为崔氏墓田。（墓田二字原缺，据《酉阳杂俎续》四补。）（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世人称身体瘦弱这种病是崔家世纪相传的遗传病。北齐的李庶不长胡须，当时人称他是天生的阉人。崔谌调笑李庶说："教给老弟一个种须的方法。用锥子在你的脸上到处都刺上孔，再在孔上插入马尾，既可。"李庶说："这种方法还是先在您家试用吧。你们家用这种方法种眉毛成功了，然后我再种胡须。"崔谌家族世代相传，都患有眉发自行脱落的麻风病。因此，李庶这样嘲弄崔谌。民间称为滹沱河的地方，就是崔家的墓地滹沱河，即"呼秃河"的意思。

邢子才

北齐中书侍郎河东裴袭字敬宪，患耳。新构山池，与宾客宴集。谓河间邢子才曰："山池始就，愿为一名。"子才曰："海中有蓬莱山，仙人之所居。宜名蓬莱。"蓬莱、裴聋（"聋"原作"袭"，据明抄本改，下同。）也。故以戏之。敬宪初不悟，于后始觉。忻然谓子才曰："长忌及户，高则无害。公但大（明抄本"大"作"不"）语，聋亦何嫌。"（出《谈薮》）

【译文】

北齐中书侍郎裴袭，字敬宪，河东人氏，患有耳聋症。裴袭新建造一座山塘，在这里宴请宾客。宴席上，裴袭对河间人邢子才说："这座山刚刚建成，请您给起个名字好吗？"邢子才说："东海中有座蓬莱山，传说有仙人在那里居住。我看这座山塘就叫蓬莱吧。"蓬莱，谐音"裴聋"，邢子才是在戏弄裴袭呢。裴袭听了起初并没有什么感觉，待到醒悟后，微笑着对邢子才说：高个子的人忌讳头碰门，你将门修得高点就行了嘛！你尽管大点声音说话，耳聋又有什么妨碍呢！"

卢询祖

齐主客郎顿丘李恕身短而袍长，卢询祖腰麄而带急。恕曰："卢郎腰麄带难匝。"答曰："丈人身短袍易长。"恕又谓询祖曰："卢郎聪明必不寿。"答曰："见丈人苍苍在鬓，差以自安。"（出《北史》）

【译文】

北齐主客郎李恕，顿丘人氏。李恕生得身材短小却喜欢穿过长的袍服，卢询祖腰身粗大偏爱将腰带系得紧紧的。李恕说："老卢这个人，腰长得五大三粗却系个紧身腰带，多能匝啊！"询祖反唇相讥道："李老身才生小袍服应当长一些才好哇！"李恕对卢询祖说："老卢你人虽然聪明却不一定长寿哇！"卢询祖回敬道："看你老两宾苍白，但是你很难自保平安那！"

北海王晞

齐北海王晞字叔朗，为大丞相府司马。尝共相祭酒卢思道禊饮晋湖，（"湖"原作"胡"，据明抄本改。）晞赋诗曰："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时有中使召晞，驰马而去。明旦，思道问晞："昨被召以朱颜，得无以鱼鸟致责。"晞曰："昨晚陶然，颇以酒浆被责。卿等亦是留连之一物，何独鱼鸟而已。"晞好文酒，乐山水。府寮呼为方外司马焉。及昭孝立，待遇弥隆。而晞每日自疏退，谓人曰："非不爱热官，但思其（明抄本"其"作"之"。）烂熟耳。"（出《谈薮》）

【译文】

北齐王晞，字叔朗，北海人官任大丞相府司马。一次，王晞与丞相府祭酒卢思道一块儿在晋湖禊祭饮酒（按：禊，古人祓除不祥的一种祭祀，常在春秋两季在水边举行。）。王晞赋诗一首，其中的两句是这样的：日暮应归去，鱼鸟见留连。那天，宫中派来宦官召见王晞，王晞才骑马返回。第二天早朝，卢思道问王晞："昨天被皇上召见，有没有因为留连鱼鸟而受到责备？"王晞回答说："昨晚喝得特别高兴，很是因为喝酒被皇上责备了。祭酒等人也是我留连的东西啊！怎么单单是鱼鸟呢？"王晞擅长文章词赋，也喜爱饮酒，愿意在山水间寻找乐趣。丞相府中的同事们，都称他为世外司马。待到昭孝帝高演即位后，给予他的待遇更加优厚。但是，王晞却自行疏懒恢退下来。对人说："我不是不爱作官，但是一想到整天就是那些事情，翻过来调过去的，一点意思也没有。"

李騊駼

陈使聘齐，见朝廷有赤鬣者，顾谓散骑常侍赵郡李騊駼曰："赤也何如？"騊駼曰。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騊駼时接客。（出《谈薮》）

【译文】

陈国派使臣出齐国，看见大殿上有红胡须的人，问身边的齐国散骑常侍赵郡人李騊駼："红胡须是什么人啊？"李騊駼回答说："扎着腰带站在大殿上，可让他跟宾客谈话。"李騊駼当时被安排接待客人。

卢思道

北齐卢思道聘陈，陈主令朝贵设酒食，与思道宴会，联句作诗。有一人先唱，方便讥刺北人云："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为北人食榆，兼吴地无驴，故有此句。思道援笔即续之曰："共甑分炊米，（米原作水，据明抄本改。）同铛各煮鱼。"为南人无情义，同炊异馔也，故思道有此句。吴人甚愧之。又卫尉卿京兆杜台卿，共中兵忝军清河崔儦握塑，十子成都，止赌一雉。卢思道曰："翳成都，不过一雉。"儦又谓思道曰："昨夜大雷，吾睡不觉。"思道曰："如此震雷，不能动蛰。"太子詹事范阳卢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思道谓人曰："从叔有十子，皆不及畜生。"叔虎、主客郎中泽之孙也。散骑常侍陇西辛德源谓思道曰："昨作羌妪诗，惟得五字云：'皂陂垂肩井。'苦无其对。"思道寻声曰："何不'道黄物（明抄本物作杨）插脑门。'"思道尝谓通直郎渤海封孝骞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后。"骞曰："卿（曰卿二字据明抄本补。）既姓卢，是卢令之裔。"（出《谈薮》）

【译文】

北齐的卢思道出使南陈。南陈的国君让满朝的达官显贵跟卢思道在一起聚宴饮酒。宴席上，南陈国君提议用联句的方法作诗。有一位南陈的大臣先念出一句，乘机讥讽北方人。这句诗是：榆生欲饱汉，草长正肥驴。因为北方人用榆钱、榆叶和树皮粉成末放在面里一块吃，而南方的吴池不饲养驴，因此联出这句诗。卢思道听了后，提笔就联上一句诗：共甑分炊米，同铛各煮鱼。因为南方人无情无义，非常小气，在一个锅灶上做饭，却各吃各的，因此卢思道联上这句诗。在坐的吴人听了这句联诗后，都很不好意思。又有一次卫尉卿京都地区人杜台卿，跟中兵参军清河人崔儦玩掷点的赌博游戏，说好投掷十子只赌一只野鸡。卢思道在一旁说："遮住成都（按：此处指蜀的成都。）只需一只野鸡！"崔儦有一次跟卢思道说："昨夜雷声特别大，可是我睡得死，一点也不知道。"卢思道戏谑地说："这样大的雷声，也没有使你这个冬眠的虫豸苏醒！"太子詹事范阳人卢叔虎有十个儿子，老大字畜生，最有才干。卢思道对人说："我堂叔有十个儿子，都赶不上畜生（按：谐音'牲'。）。"卢叔虎，是北齐王客郎卢中泽的孙子。散骑常侍陇西人辛德源对卢思道说："我昨天写一首吟诵羌族老太太的诗，琢磨了一天只写出一句来："黑色的陂巾陂在肩窝上（按：笔者认为"陂"，是"帔"的误写。）。卢思道接过来说："何不接下来写黄色的饰物插在脑门上。"卢思道一次对通直郎渤海人封孝骞说："你既然姓封，大概是大猪的后代吧。"封孝骞回敬道："你既然姓卢，一定是黑狗的后裔了。"（按：封豕是大猪；卢是黑犬。）

石动筒

北齐高祖尝宴近臣为乐。高祖曰："我与汝等作谜，可共射之。'卒律葛答。'"诸人皆射不得。或云，是骮子箭。高祖曰："非也。"石动筒曰："臣已射得。"高祖曰："是何物？"动筒对曰："是煎饼。"高祖笑曰："动筒射着是也。"高祖又曰："汝等诸人，为我作一谜，我为汝射之。"诸人未作，动筒为谜。复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问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饼。"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动筒曰："承大家热铛子头，更作一个。"高祖大笑。高祖尝令人读《文选》。而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筒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筒即云："大家即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筒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刃，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明抄本"笑"下多七百四十八字，"至"高祖大笑动筒止，今据补。并将缺字用燉煌本（启颜录）校补。）又齐文宣帝曰：□□□□□□□□□曰："恕臣万死即得。"帝曰："好。"曰："臣昨□□□□□□□□□□落密瓮里，臣为陛下却还复上天□□□□□□□□□真乎。对曰："臣作夜梦随陛下行，落一厕中出来。□□□□舔之。帝大怒，付所司杀却。曰："臣请一言而死。"帝曰。□□□陛下得臣头极无用，臣失头□□□。笑而舍之。高□□□斋会，大德法师开讲。道俗有疑，滞者，即论难议。援引大义，说法门，言议幽深，皆在雅正。动筒最后论议，谓法师曰："且问法师一个小议，佛常骑何物。"法师答曰："或坐干叶莲花，或乘六牙白象。"动筒云："法师今不读经，不知佛所乘骑物。"师即问云："檀越读经，佛骑何物。"答曰："骑牛。"法师曰："何以知。""经云，世尊甚奇特，非骑牛。"座皆大笑。又谓法师曰："法师既不知佛常骑牛，今更问法师一种法义。比来每经之上皆云价值百千两金，未知百千两金总有几斤。"遂无以对。□尝作内道场，时有法师先立"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义"。高□升高坐讲，还令立旧义，当呼儒生学士，大德名僧。义理百瑞，无能得者。动筒即讲难此僧必令结舌。高祖大□□□高坐褰衣阔立，问僧："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又翘一脚向后。一脚独立。问僧。"更看弟子有几个脚。"僧曰："两脚。"动筒云："向有两脚，今有一脚，若为能无一无二。"僧答云："若其二是直，（《启颜录》"直"作"真"，下同。）不应有一脚。脚既得有一，明二即非直。"动□□以僧义不穷，无难得之理者。乃谓僧曰："向者剧问法师，未是好义。法师师云：'无一无二，无是无非。'今问法师，此义不得不答。弟子问天无二日，上无二王。今者天子一人，临御四海，法师岂更得云无一？易有乾坤，天有日月，星辰配于天子，即是二人。法师岂更得云无二？今者帝临广德，无幽不烛，昆虫草木，皆得其生。法师岂更得无是？今四海为家，万方归顺，唯有宇文黑獭，独阻皇风。法师岂更得云无非？"于是僧默然以无应，高祖抚掌大笑。高祖又常集儒生会讲，"酧难非一。"动筒后来谓众士曰："先生知天何姓？"博士天子姓高，动筒曰："天子姓高，天□必姓高。此乃学他蜀臣秦密，本非新义。正经之上，自有天姓。先生可引正文，不须假讬旧事。"博士云，不知何经，得有天姓。动筒云："先生全不读书，《孝经》亦似天本姓也。先生可不见《孝经》云，'父子之道，天姓也！岂不是天姓。"高祖大笑。动筒（以上据明钞本补。）又尝于国学中看博士论云：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动筒因问曰："达者七十二人，几人已着冠，几人未著冠。"博士曰："经传无文。"动筒曰："先生读书，岂合不解。孔子弟子，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据何文以辨之。"曰："《论语》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岂非七十二人也。"坐中皆大悦，博士无以复之。（出《启颜录》）

【译文】

北齐高祖有一次设宴招待身边亲近的臣子，在一块儿乐呵乐呵。宴席上，高说："我给你们说个谜语，你们可以一块儿来猜。卒律葛答，请猜吧。"这些近臣们都没有猜中。有人说："是响箭吧。"高祖说："不是。"石动筒说："我已经猜着啦！"高祖问："是什么东西？"石动筒回答说："是煎饼。"高祖笑着说："石动筒猜对啦！"高祖又说："你们这些人，也可以给我说一个谜语，我为你猜猜看。"出席宴会的大臣们，谁也没有出谜语，只有石动筒出了一个谜语，说的也是"卒律葛答"。高祖猜不中，问："你出的迷语打一何物？"石动筒说，"是煎饼。"高祖说："我刚才出了一次了，你为什么还出呢？"石动筒回答说："趁大家在那烧热鏊子的时候（按：借指刚才说笑热闹。），又烙了一张。"高祖听后高兴地笑了。高祖曾经让文武百官都来读《文选》。《文选》中有一首郭璞的《游仙诗》，高祖边读边赞叹不已，连说好诗。在场的掌管文学撰述的官员们也都附和着说："这首诗确实好哇！对仗工稳，文词清丽，正如皇上说的那样啊！"石动筒立即站起来说："这首诗有什么好的，值得你们称赞？如果让我作一首，一定能强过郭璞一倍。"高祖听了后很不高兴，沉默好长时间才说："你是什么人？自我吹虚说作诗能胜过郭璞一倍。这不是应当犯了死罪吗？"石动筒立即回答说："皇上马上让我作一首，如果不胜过郭璞一倍，心甘情愿被处死。"高祖立即让石动筒作诗。石动筒说："郭璞游仙诗写的是：'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我作的诗是'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难道不是胜过他一倍吗！"高祖这才哈哈大笑。又：北齐文宣帝（按：既高祖。）说："□□□□□□□□□。"石动筒说："皇上宽恕我的死罪，我马上说给您听。"文宣帝说："好，请说吧。"石动筒说："我昨天晚上作梦跟随皇上□□□□□□□□□落在一个蜜抽渣子里，我还以为皇上又上天□□□□□□□□□。"文宣帝说："真的吗？"石动筒说："我昨天晚上作梦跟随皇上走，落在一个厕所中。出来后，□□□□用舌头舔它。"文宣帝大发雷霆，下命将石动筒交付主管的官吏处死。石动筒说："我请求皇上允许我再说一句话，死而无憾。"文宣帝说："好吧。"石动筒说："皇上斩下我的头一点用处也没有，我没有了脑袋□□□。"文宣帝笑了，不斩石动筒的头了。高祖曾经到过讲授佛经的讲堂，由大德法师主讲。僧人和世俗人里有人听不太懂，或有些地方不好理解。皇上让大家在一起议论一下，一些人旁征博引一些大道理，讲述进入佛门的途径，讲的都很高雅正确。石动筒最后一个发言，问大德法师："我暂且请教大德法师一个小问题，佛祖经常骑乘什么？"大德法师回答说："有时坐千叶莲花，有时骑六牙白象。"石动筒说："大德法师你现在不阅读经书，不知道佛祖乘骑的是什么。"大德法师问："施主读看经书，你说佛祖骑的是什么？"石动筒回答说："佛祖骑的是牛啊。"大德法师问："怎么知道是牛呢？"石动筒说："经书上说，世人敬仰的佛祖特别奇特（按：特，既公牛的意思，泛指牛。），不是骑牛吗？"在场的僧人和俗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石动筒又对大德法师说："法师既然不知道佛祖经常骑牛，现在我再问您一个佛经上的问题。近来，我读经书，常常遇到上面动辄说价值百千两黄金。我不知道百千两黄金总共有多少斤？"大德法师又回答不上来了。高祖曾经在宫内设置道场，当时有一位法师讲解佛经，讲授的题目是"无一无二无是无非"。高祖登上高位坐在上面讲话，还让大家研讨"无一无二无是无非"这一旧题。当场让有学问的人士和在国学学习的学士，以及大德法师，谈这个议题说法各式各样，但是没有一个人能谈得特别透彻，让人信服。石动筒当即说我要讲，一定能让大德法师没话可讲。高祖大□□□高坐，石动筒手提衣襟远远地站在那儿，问大德法师："你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说："你有两只脚。"石动筒这次翘起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一只脚站立着问大德法师："再看看我有几只脚？"大德法师回答说："两只脚。"石动筒说："我刚才有两只脚，现在只有一只脚了。若不然怎么能无一无二呢。"大德法师："如果有两只脚是真实的，不应该有一只脚。脚既然只有一只，那么，眼睛看到的两只脚就不是真实的。石动筒□□认为大德法师这样翻过来调过去的诡辩没有终极的时候，不能找到难住他的道理，于是对大德法师说："刚才我伧促地向法师提出的，不是个好议题。法师说无一无二，无是无非。现在问法师一个问题，不行不回答。我请问大德法师，天上没有两个太阳，朝中没有两个皇上。现在，皇上一个人，驾御统治普天下。大德法师难道您还能说无一吗？易卜有乾卦、坤卦，天上有日有月。将星辰伴着天子，就是二人。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二吗？现在，皇上广施恩德，没有黑暗的地方不能照亮的。各种生物、草木，都在皇上的恩泽下生存着，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是？现在普天下都是我大齐的疆土，各个小国都归顺称臣，只有宇文毓这只黑獭，单独跟我大齐抗衡。法师您难道还能说无非吗？"于是，大德法师沉默不语，无话可答。高祖拍着巴掌大笑不止。还有一次，高祖将朝中有知识的人召集在一起开研讨会，讨论"酬难非一"这样一个论题。石动筒等到别人讲完了他才讲。石动筒问参加研讨会的人："诸位先生们，你们知道天姓什么吗？"一位博士回答说："天子姓高（按：此处的'天子'指北齐文宣帝高洋。这位博士用偷换概念的方法企图难住石动筒。）。"石动筒说："天子姓高，天不必姓高。你这是效仿'蜀臣秦密'的论辩，原本就不是什么新货色。正统的经书上，记载着天姓什么。先生可以引正经上的说法，没有必要假借那些旧东西。"这位博士说："不知道什么经书上，记载着天姓什么？"石动筒说："先生您啊一点也不读书，《孝经》上已经告诉你天姓了嘛。先生没见到《孝经》上说：'父子之道，天姓也。'，难道不是天姓吗？"高祖听了后，大笑不止。一次，石动筒在国学里阅读那些博士们写的论文。其中，有篇论文中说：'孔子弟子，达者七十二人。'"石动筒问这位博士："孔子的弟子中贤达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多少人已经戴冠（按：古人男二十可戴冠，意为长大成人。）？有多少人没有戴冠？"这位博士回答说"经传上面没有记载。"石动筒说："先生读经传，为什么不理解呢？孔老夫子的七十二位贤达弟子中，已戴冠的有三十人，没戴冠的有四十二人。"这位博士问："你根据那篇经书得到这个答案的。石动筒说："《论语》上说：'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啊。'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啊。加在一块，难道不是七十二人吗？"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捧腹大笑。这位博士再也没话可讲了。

徐之才

齐西阳王高平徐之才博识，有口辨。父雄，祖成伯，并善（明抄本善下空一字，按《北齐书》徐之才传，疑当是"医"字。）术世传其业。纳言祖孝征戏之，呼为"师公"。之才曰："即为汝师，复又汝公。在三之义，顿居其两。"孝征仆射莹之子。之才尝以剧谈调仆射魏收。收熟视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尔，便是卿之葬具。"（出《谈薮》）

【译文】

北齐西阳王属下高平县人徐之才博学多识，能言善辩。徐之才的父亲徐雄、祖父徐成伯，都擅长医术，世代相传。主管出纳王命的官员祖孝徵开玩笑地叫徐之才的父亲为"师公"。徐之才说"即是你的老师，又是你的父亲。尹、父、师，立时就占了两项啊！"祖孝徵，是仆射祖莹的儿子。一次，徐之才用长篇宏论来戏谑仆射魏收。魏收盯盯地看了他一会儿，说："看你这长相，活象个小户人家供奉的驱除疫鬼的方相神灵。"徐之才回答说："果真如此，我便是让你死亡的恶煞。"萧　彪 □□明帝与文士庾信、王褒等游处。有萧彪者，宝寅之子。素好减否，多所月旦。尝侍坐于帝，帝历问众宾何如，皆□□君子也。次问君何如人，答曰："那得是非君子。"之问□□□□□□□答曰："那得是君子。"时护在同州。他日帝□□右诈□□□□□□□□□□吾欲□□□□疾病可乎。使者曰。□□□□□□□□□□追答曰。缘君子事。彪乃惶惧，顿首乞留。帝曰。□□□□□□得□□彪乃遗书寄家，号恸而云。帝度其行□□□□之去。吾□别报冢宰彪还，信等咸在。彪甚悲喜□□□□□微笑□视彪巧觉。谓帝曰："北那得是君子。于□□□□□笑。（出《三国典略》）

因缺字过多，不译。

卷第二百四十八　　诙谐四

侯白　卢嘉言　陆操　薛道衡　刘焯　山东人　吃人　赵小儿　长孙无忌 任环　李绩

李荣

侯白

隋侯白，州举秀才，至京。机辩捷，时莫之比。尝与仆射越国公杨素并马言话。路傍有槐树，憔悴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过人，能令此树活否。"曰："能。"素云："何计得活。"曰："取槐树子于树枝上悬著，即当自活。"素云："因何得活。"答曰："可不闻《论语》云，'子在，回何敢死。'"素大笑。开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参素，赍名纸至省门。遇白，请为题其姓。乃书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问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为六斤半。"曰："向请侯秀才题之，当是错矣。"即召白至。谓曰："卿何为错题人姓名。"对云："不错。"素曰："若不错，何因姓出名六斤，请卿题之，乃言六斤半。"对曰："向在省门，会卒无处见称。既闻道是出六斤，斟酌只应是六斤半。"素大笑之。素关中人，白山东人，素尝卒难之，欲其无对。而关中下俚人言音，谓水为霸。山东亦言擎将去为拃（音其朝反）刀去。素尝戏白曰："山东固多仁义，借一而得两。"曰："若为得两。"答曰："有人从其借弓者。乃曰：'拃刀去。'岂非借一而得两？"白应声曰："关中人亦甚聪明，问一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问，比来多两，渭水涨否？"答曰："霸长。岂非问一知二？"素于是伏其辩捷。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玄惑说一个好话。"白被留连，不获已。乃云："有一大虫，欲向野中觅肉，见一刺猬仰卧，谓是肉脔。欲衔之，忽被猬卷着鼻，惊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因乏，不觉昏睡。刺猬乃放鼻而去。大虫忽起欢喜，走至橡树下，低头见橡斗，乃侧身语云：'旦来遭见贤尊，愿郎君且避道。'"素与白剧谈，因曰："今有一深坑，可有数百尺。公入其中，若为得出。"白曰："入中不须余物，唯用一针即出。"素曰："用针何为？"答曰："针头中令水饱坑，拍浮而出。"素曰："头中何处有尔许水。"白曰："若无尔许水，何因肯入尔许坑。"素又谓白曰："仆为君作一谜，君射之，不得迟，便须罚酒。"素曰："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白应声曰："此是道人。"素曰："君须作谜，亦不答迟。"白即云："头长一分，眉长一寸，未到日中，已打两顿。"素曰："君因何学吾作道人谈。"白曰："此是阿历。"素大笑。白仕唐，尝与人各为谜。白云："必须是实物，不得虚作解释。浪惑众人，若解讫，无有此物，即须受罚。"白即云："背共屋许大，肚共碗许大，口共盏许大。"众人射不得。皆云："天下何处有物，共盏许大口，而背共屋许大者，定无此物。必须共赌。"白与众赌讫，解云："此是胡燕窠。"众皆大笑。又逢众宴，众皆笑白后至。俱令作谜，必不得幽隐难识，及诡谲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见者。白即应声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极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白解，云："此是犊子。"白又与素路中遇胡，负青草而行。素曰："长安路上，乃见青草湖。"须臾，又有两醉胡。衣孝重服，骑马而走。俄而一胡落马。白曰："真所谓孝乎，惟孝有之矣。"白初未知名，在本邑。令宰初至，白即谒。谓知识曰："白能令明府作狗吠。"曰："何有明府得遣作狗吠，诚如言，我辈输一会饮食。若妄，君当输。"于是入谒，知识俱门外伺之。令曰："君何须，得重来相见。"白曰："公初至，民间有不便事，望谘公。公未到前，甚多贼盗。请命各家养狗，令吠惊，自然贼盗止息。"令曰："若然，我家亦须养能吠之狗，若为可得？"白曰："家中新有一群犬，其吠声与余狗不同。"曰："其声如何？"答曰："其吠声恸恸者。"（明抄本"者"作"恸"未）令曰："君全不识好狗吠声。好狗吠声，当作号号。怮怮声者，全不是能吠之狗。"伺者闻之，莫不掩口而笑。白知得胜，乃云："若觅如此能吠者，当出访之。"遂辞而出。（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人侯白，在州试时考中了秀才，来到京城长安。侯白机敏善辩，当时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一次，侯白跟仆射越国公杨素并排骑马边走边聊天。路旁边有一株槐树，已经枯死了。杨素问侯白："侯秀才理论过人，能让这株槐树活吗？"侯白回答说："能啊！"杨素说："你有什么办法让它活了？"侯白说："拿来槐树子（按：既同'籽'。）悬挂在这株树的枝上，立即自己就活了。"杨素问："因为什么它能自己活了呢？"侯白说："你没有听到《论语》上说：'子在，回何敢死？'"杨素听了捧腹大笑。隋文帝开皇所间，有一个人姓出，名字叫六斤，想要参见杨素。这个人带着空白的名片来到省衙门口，遇见了侯白，请侯白在空白的名片上给他写上名字。于是侯白在名片上写上：六斤半。名片送到省衙的办公室里后，杨素召见这个人，问："你叫六斤半吗？"这个人回答说："我叫出六斤。"杨素问："为什么名片上写着六斤半？"这个人回答说："刚才，我请侯秀才题写的，可能是他写错了吧。"杨素立即将侯白叫到跟前，问他："你为什么错写了这个人的姓名啊？"侯白回答说没有写错呀！"杨素说："如果没有写错，为什么这个人姓出名六斤，请你题写，就给写成了六斤半？"侯白回答说："刚才在省衙门口，跟这个人仓促相遇，没有地方找秤去。既然听他说是六斤出点头，我反复考虑觉得只应该是六斤半。"杨素听了，哈哈大笑。杨素是关中人，侯白是山东人。杨素经常突然发难，提出难题，想让侯白回答不上来。关中的普通百姓讲话说："水"为"霸"，山东人说："擎将去"为"搩刀去"。一次，杨素戏谑侯白说："山东还是多仁义之士，借一件东西而得到两件。"侯白问："怎么就得到两件呢？"杨素说："有人向他借一张弓，他说：'搩刀去'（按：搩，义'负'，有'取'、'拿'的意思。），难道不是借一张弓外搭上一把刀吗？"侯白听了后立即说："你们关中人也很聪明啊，问一个问题却知道另一个问题。"杨素问："怎么可以证明呢？"侯白说："有人问，近来下雨很多，渭河里的水涨没涨啊？被问的人回答说：'霸长'。难道这不是问一知二吗？"于是，杨素很是佩服侯白的随机应辩。侯白担任的是没有具体职务的散官，归杨素领导。杨素喜爱侯白健谈，每次轮到他值日，都让侯白来一块儿戏谑聊天。有时候，从早晨上省衙值班，一直聊到晚上下班，才能回家。一次，侯白刚走出省衙门口，就遇见杨素的儿子扬玄感。杨玄感说："侯秀才，可以为我讲个有趣的故事吗？"侯白被杨玄感缠住，不得已，就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只老虎，想到山中寻找肉吃。看见一只刺猥仰身躺在那儿，以为是一块肉，正想伸嘴去叼，忽然被刺猥卷住了鼻子，惊慌地逃去，一点也不敢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一直跑到山里，又困又乏，不知不觉中就睡过去了。刺猥这才放开老虎的鼻子离去。老虎睡醒后，忽然发现鼻子上的刺猬没有了，非常高兴。它走到一株橡树下面，低头看见橡票子。于是转过身说：'白天遇见了你的父亲，希望你呀暂且让让道。'"杨素跟侯白在一块闲聊。杨素讲："现在有一个深坑，约有几百尺，你进到这深坑下面能出来吗？"侯白说："我到这个深坑里后，不需要别的东西，只要有一根针就能出来。"杨素问："用针干什么？"侯白说："用针刺头出水，让水将坑灌满了，我就从水中浮上来了。"杨素问："你头里哪来的这许多水呀？"侯白说："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水，怎么能敢于进入你那么深的坑里面呢？"杨素对侯白说："我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不得拖延时间。若拖延时间不能立即猜中，就须罚酒。"接着，杨素说："头发长一分，眉毛长一寸，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侯白随声说："这是僧人。"杨素说："你也要出个谜语，也不行拖延时间。"侯白当即说道："头发一分长，眉毛一寸长，没等到中午，已经打了两顿。"杨素问："你为什么学我出的僧人谜语？"侯白说："我说的是阿历。"杨素大笑。唐朝灭隋后，侯白在唐朝担任官职，一次跟同事们出谜语。侯白说："所出的谜语必须是真的东西，不行随便乱解释，盅惑大家。如果说出谜底，没有这种东西，就要受到处罚。"侯白马上说出一个谜语："背跟屋那么大，肚子跟碗那么大，口跟杯子那么大。"大家都猜不出来，都说："普天下什么地方有这种东西？跟杯子那么大的嘴，背跟屋那么大。一定是没有这种东西的，必须一起打个赌。"侯白跟同事们打好赌后，解开迷底，说："这是胡燕窝。"同事们都哈哈大笑。一次，大家在一块儿聚宴，人们都起哄说侯白来晚了，都让他出个谜语。所出的谜语，不许是深奥难懂，以及希奇怪诞的。也不许随便凑合一个，谁也没见着过的。侯白立即出一个："有一种东西象狗那么大，长相极象牛。请问，这是什么东西？"有的人猜是獐子，有人猜是鹿，侯白都说不是，人们马上让侯白说出谜底来。侯白说："这种物是牛犊子。"一次，侯白跟杨素一块儿走，在路上遇到一个胡人，背上背着下一捆青草走路。杨素说："在长安的道上，还能见到青草湖。（按：湖，是'胡'的谐音。）过了一会儿，又走过来两上喝醉酒的胡人，身上穿着孝服，骑着马。不一会儿，其中的一个胡人从马上跌落在地。侯白看见后说："真可称为孝啊！只有孝才能这样啊！"初时，侯白还没有出名。他居住的那个县，新上任一位知县，侯白当即去拜见。拜见前，侯白对一位熟人说："我能让县太爷学狗叫。"这位熟人说："你怎么能让知县学狗叫呢？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们请你吃一顿。如果不像你说的那样，你应当请我们喝一顿。"于是，侯白进入县衙里参见知县，那些熟人都在门外看着他。知县问："你何必再来拜见本知县呢？"侯白说："您刚到我县，乡里有不适宜的事情，特意来讨教您。知县大人没有来上任前，县里盗贼特别多。希望知县大人让各家各户都养狗，贼一来狗就叫。这样，盗贼就会自己停止偷盗的。"知县说："果然如此，我家也必须饲养一条能叫的狗。怎么才能挑选到这样的狗呢？"侯白回答说："我家里刚刚生下来一群小狗，他们的叫声跟别的狗不一样。"知县问："它们是怎样叫的？"侯白回答说："它们的叫声都是'怮怮'的呀"知县说："你呀完全不会识别好狗的叫声。好狗的叫声应当是'号号'，'怮怮'声的，都不是善于叫的狗。"在外面察看的熟人们听到这里，没有一个人不用手捂着嘴笑。侯白知道自己赢了，于是说："知县大人如果要寻找这样能叫的狗，我去给您寻找去。"说着告辞走出县衙。

卢嘉言

隋卢嘉言就寺礼拜，因入僧房。一僧善于论议，嘉言即与谈话。因相戏弄，此僧理屈。同坐二僧，即助此僧酬对。往复数回，三僧并屈。嘉言乃笑谓曰："三个阿师，并不解樗蒱。"僧未喻，嘉言即报言："可不闻樗蒱人云，'三个秃，不敌一个卢。'"观者大笑，僧无以应。（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有个叫卢嘉言的人，去寺庙礼拜敬佛，借着这个机会来到僧人的住房里坐坐。僧房中有位僧人喜欢高谈阔论，卢嘉言就跟他神侃，相互戏谑，这位僧人到后来说不过卢嘉言了。在坐的另外二位僧人立即帮助这位僧人，共同对付卢嘉言。你来我往，又经过几番论战，三位僧人都败下阵来。卢嘉言于是笑着对三位僧人说："三位大师，你们并不懂得樗蒱博戏吧。"三位僧人不知道卢嘉言忽然说出来"樗蒱"，为的是什么。卢嘉言立即告诉他们："你们听说过没有？玩樗蒱博戏的人说：三个秃（按：此处的'秃'暗喻僧人，是骂人的话。），抵不上一个卢彩（按：'卢'在博戏中为头彩，此处的'卢'暗喻卢嘉言自己。）。"围观的人们听了都捧腹大笑，三位僧人一言不语。

陆操

隋七兵尚书河间陆操无姿貌，有辩。尝新婚，太子少保赵郡李□谓之曰："屡逢射雉，几度启颜。"操曰："息妫二子，不言不笑。"（出《谈薮》）

【译文】

隋朝时，统管七军的尚书、河间人陆操长相丑陋，但是有辩才。在他又娶一方妻室时，太子少保赵郡人李某戏谑地问陆操："屡次在新娘面前显露才华（按：典出春秋。贾大夫长的丑，娶个妻子很美，三年不跟他说笑。贾大夫带着妻子到如皋，射猎野鸡，射中了，妻子才有了笑脸。后人以'射雉'为因才艺博得妻室欢心的典故。），博得新娘子几次笑脸啊？"陆操回答说："新娘子就像春秋时息妫一样，虽然跟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但是始终不说不笑。"

薛道衡

隋前内史侍郎薛道衡以醴和麦粥食之，谓卢思道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思道答曰："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出《谈薮》）

【译文】

隋朝的前内史侍郎薛道衡爱吃甜酒和麦粥，对卢思道说："在众多的道德规范，行为法则中，还是'和'最宝贵啊！先王留下来的好传统，还是甜酒加麦粥最好吃啊！"卢思道回答说"单知道'和为贵'而和，不用规范、法则去约束，也是达不到'和'的呀！"

刘焯

隋河间郡刘焯之（明抄本无"之"字。）从侄炫并有儒学，俱犯法被禁。县吏不知（知字原缺，据明抄本、黄本补。）其大儒也，咸与之枷著。焯曰："终日枷中坐，而不见家。"炫曰："亦终日负枷坐。而不见妇。"（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时，河间人刘焯和他的堂侄子刘炫，都是精研儒学的大儒，一块儿触犯了刑律被关押在牢狱中。主管牢狱的县吏不知道他们叔侄二人是大儒，给他们都戴上了刑枷。刘焯说："整天在枷（按：谐音'家'。）中坐着，然而却看不到家。"刘炫说："我也是整天负枷（按：负，谐音'妇'。）坐着，然而看不到妇啊。"

山东人

山东人娶蒲州女，多患瘿。其妻母项瘿甚大。成婚数月，妇家疑婿不慧。妇家置酒，盛会亲戚，欲以试之。问曰："某郎在山东读书，应识道理，鸿鹤能鸣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边树有骨骴何意？"曰："天使其然。"妇翁曰："某郎全不识道理，何因浪住山东。"因以戏之曰："鸿鹤能鸣者颈项长；松柏冬青者心中强；道边树有骨骴者，车拨伤。岂是天使其然。"婿曰："请以所闻见奉酬，不知许否。"曰："可言之。"婿曰："虾蟆能鸣，岂是颈项长？竹亦冬青，岂是心中强？夫人项下瘿如许大，岂是车拨伤？"妇翁羞愧，无以对之。（出《启颜录》）

【译文】

有个山东人娶一位蒲州姑娘作媳妇。蒲州有很多人都患有粗脖子病，这个山东人的岳母脖颈上灼肿块特别大。结婚几个月后，媳妇家怀疑姑爷不聪明，于是岳父家特意置办了一桌酒席，将亲友都请来，准备在酒桌上，好好试探考问一下姑爷。开宴后，岳父问姑爷："我姑爷在山东读书，按说是有知识懂得道理，你能说说鸿雁与仙鹤为什么会鸣叫吗？"姑爷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松树、柏树为什么冬天长青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又问："道边的树为什么长着一个大包呢？"回答说："这是自然生成的。"岳父说；"我姑爷一点也不懂得道理，为什么白白住在山东读书。趁机戏弄地说："鸿雁、仙鹤能鸣叫是因为长着长长的脖子，松树、柏树冬天长青是因为心刚强，道边的树长着个大包是因为车碰伤后造成的。难道是自然生成的吗？"姑爷听岳父说完后，说："请允许我用我所看见和听到的来回答您，不知可不可以？"岳父说："可以！"姑爷说："蛤蟆能鸣叫，难道是因为它脖子长的长吗？竹子冬天也青，难道是因为它心刚强吗？岳母大人脖子下面长着那么大个包，难道也是车碰伤造成的吗？"岳父听了姑父的这番回答后，羞愧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吃人

隋朝有人敏慧，然而口吃。杨素每闲闷，即召与剧谈。尝岁暮无事对坐，因戏之云："有大坑深一丈。方圆亦一丈。遣公入其中，何法得出。"此人低头良久，乃问云："有梯出否？"素云："只论无梯，若论有梯，何须更问。"其人又低头良久，问曰："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素云："何须云白日夜地，若为得出。"乃云："若不是夜地，眼眼不瞎，为甚物入入里许。"素大笑。又问云："忽命公作将军，有小城。兵不过一千已下，粮食唯有数日。城外被数万人围，若遣公向城中，作何谋计。"低头良久，问云："有有救救兵否？"素云："只缘无救，所以问公。"沉吟良久，举头向素云："审审如如公言，不免须败。"素大笑。又问云："计公多能。无种不解。今日家中，有人虵蛟足，若为医治。"此人即应声报云："取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雪涂涂，即即治。"素云："五月何处得有雪。"答云："若五月五日无雪，腊月何处有虵咬。"素笑而遣之。（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时，有个人非常聪慧机敏，就是口吃。越国公杨素每到闲闷得慌时，就将这个人召来神侃。一次，快到年根没有什么事情，杨素又将这个人召来闲坐。杨素戏谑地说："有一个大坑一丈深，方圆也一丈阔，派你进到这个大坑里面，你用什么方法才能上来呢？"这个人低头沉思了好久，才问杨素："有梯子可以爬上来吗？"杨素说："只当是没有梯子。如果说有梯子，还用再问你吗？"这个人又低头沉思了许久，问："白白白白日，夜夜夜夜地？"杨素说："你为什么需要问是白日还是夜里呢？只问你怎么能从坑中上来？"这个口吃人说："如果不是黑夜，眼睛又不瞎，为了什么东西入入坑里？"杨素开怀大笑。接着，杨素又问这个口吃人："忽然任命你为将军。有一座小城，城里有兵不过一千以内，粮草只够吃用几天，城外却有几万敌军围困。假如派你进入这座小城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这个口吃的人沉思许久，问杨素："有有救兵吗？"杨素说："只因为没有救兵所以才问你呢？"口吃的人沉吟良久，抬头对杨素说："细细想想如如你说的的的那那样样，免不不了了失败。"杨素又大笑。杨素又对这个口吃人说："经考察，你这个人能力很多，没有你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家今天有一个人被蛇咬了脚，请问你怎么给他治疗？"这个口吃人接站话音说："取五月五日南墙下雪涂涂，即即治好了。"杨素问："五月是夏天了，上哪里寻找雪去呀？"这个人回答说"如果五月五日没地方找雪，那么现在是腊月寒冬哪里有蛇咬人呢！"杨素听了，笑着将这个口吃的人打发走了。

赵小儿

隋有三藏法师，父本商胡，法师生于中国，仪容面目，犹作胡人。行业极高，又有辩捷。尝以四月八日设斋讲说，时朝官及道俗观者千余人。大德名僧，官人辩捷者，前后十余人论议。法师随难即对，义理不穷。最后有小儿姓赵，年十三，即出于众中。法师辩捷既已过人，又复向来皆是高明旧德，忽见此儿欲来论议，众咸怪笑。小儿精神自若，即就座。大声语此僧："昔野狐和尚自有经文，未审狐作阿阇黎，出何典语？"僧语云："此郎（郎原作即，据明抄本改。）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儿即应声报云："法师以弟子声高而身小，何不以声而补身。法师眼深而鼻长，何不截鼻而补眼。"众皆惊异，起立大笑。是时暑月，法师左手把如意，右手摇扇。众笑声未定，法师又思量答语：以所摇扇，掩面低头。儿又大声语云："团圆形如满月，不藏顾兔，翻掩雄狐。"众大笑。法师即去扇，以如意指麾，别送问，并语未得尽，忽如意头落。儿即起谓法师曰："如意既折，义锋亦摧。"即于座前，长揖而去。此僧既怒且惭，更无以应，无不惊叹称笑。（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时，有个通晓《佛经》经、律、论三藏的僧人，他的父亲原本是个胡人。这位僧人虽然生长在中国，相貌举止还是像胡人。他德行功业特别高，还具有敏捷的思维，擅长辩讲。一次，这位三藏僧人在四月八日这天设置斋会，讲说佛法。那天，朝中的文武官员，以及普通市民、僧人，前来听讲的有一千多人。在这位僧人讲法时，大德高僧及朝中的官员，前后有十多人跟他争论，都是能言善辩的人。尽管提出的问题都很难，这位三藏法师却都能立即回答，而且讲述的道理无穷无尽。最后，有个姓赵的小孩，年仅十三岁，从人群里站起来跟三藏僧人问答。三藏僧人敏捷的辩才既然已经超过刚才那些参与议论的人，况且这些人都是修养极高、德高望重的老臣。忽然间冒出个小孩要跟这位胡人和尚辩谈，在场的众人都惊怪好笑。然而这位赵小孩神情很是镇静，一点也不怯场。坐下后，便大声问这位高僧："从前来的一些野胡和尚来讲经说法都有经文，不知你这位胡和尚讲的这些出自什么经典？"胡人和尚说："这个小孩声音高而身子矮小，怎么不用声高来补身短呢？"赵小孩马上应声说："你这位和尚认为我声高身子矮小，为什么不用声音来补身矮。那么，我问你：法师你眼窝深而鼻子长，为什么不将鼻子截下一段补在眼窝上呢？"在场的人们听后都异常震惊，站起身来大笑不止。当时正值伏天盛暑，三藏法师左手挥着一只如意，右手摇着一柄团扇。大家的笑声没有住下来，三藏法师边思考如何回答赵小孩刚才的戏谑边摇着扇子，掩面低头地站在那儿，赵小孩又大声说道："团扇的形状宛如一轮满月，没有藏着左右顾盼的玉免，却遮掩着一只雄狐（按：谐音'胡'。）。""哄！"斋会上又暴发出一阵大笑声。三藏胡僧听了后，忙收起团扇，左手举起如意指向别处，跟另外人搭话。还没等他们把话说完，不料他手中如意的脑袋掉下来了。赵小孩随即站起身对胡僧说："你手中的如意已经断了，你议论的话题也接不上稔了，咱们就对辩到这里吧。"说着，走到胡僧座位前面，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离去。这位三藏胡僧既恼怒又羞愧，更没有什么话可说。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惊讶、赞叹、称道这个年仅十三岁的赵小孩，而又觉得好笑。

长孙无忌

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赵公长孙无忌，嘲欧阳询曰："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询应曰："缩（缩原作索，据明抄本改。）头连背煖，倇当畏肚寒。只因心混混，所以面团团。"帝敛容曰："欧阳询，汝岂不畏皇后闻，赵公、皇后之兄也。"（出《国朝杂记》）

【译文】

唐太宗设宴招待跟他关系亲近密切的朝臣们，席间，互相戏谑调笑。赵国公长孙无忌嘲谑欧阳询说："举起胳膊是个'山'字，放下胳膊又将脑袋埋藏在肩腋中（按：这两句说的意思都是猴子经常做的动作），哪家王朝的麒麟阁（按：汉朝开国初时造麒麟阁，阁上绘画着功臣们的画像）上，画着这样一只猕猴？"欧阳询听后应声说："缩着脑袋使脊背温暖，带着兜肚是怕肚子寒冷受病。只因为你心中浑浑噩噩，所以你脸上才表现出忧苦不安。"唐太宗听了后，严肃地说："欧阳询，你就不怕皇后知道吗？"赵国公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哥哥。

任环

唐管国公任环酷怕妻。太宗以功赐二侍子，环拜谢，不敢以归。太宗召其妻，赐酒。谓之曰："妇人妒忌，合当七出。若能改行无妒，则无饮此酒。不尔，可饮之。"曰："妾不能改妒，请饮酒。"遂饮之。比醉归。与其家死诀。其实非鸩也，既不死。他日，杜正伦讥弄环。环曰："妇当怕者三，初娶之时，端居若菩萨，岂有人不怕菩萨耶。既长生男女，如养儿大虫，岂有人不怕大虫耶。年老面皱，如鸠盘荼鬼，岂有人不怕鬼耶。以此怕妇，亦何怪焉。"闻者欢喜。（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的管国公任环特别惧怕老婆。唐太宗因为他有功劳，赏赐给他两名侍妾，任环跪拜辞谢，不敢将她们带回家中。唐太宗召见任环的妻子，赏赐给她御酒，说："作为一个女人，性情妒忌，是在被休回家中的七条缘由之中的。如果你能改正不再妒忌，就可以不饮这杯酒；不然，就将它喝下去。"任环的妻子说："我不能改正妒忌，情愿饮下这杯御酒。"于是，任环妻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醉着回到家中，跟家里人痛哭流涕地告别。其实，任环妻子喝的不是毒药酒，并没有死。日后，杜正伦用这件事来讥讽戏弄任环。任环说："老婆有三个时期让你惧怕她。刚结婚时，她端坐在洞房中象尊菩萨。难道有人不怕菩萨吗？时间长了，生了子女，又象护犊的老虎。难道有人不怕老虎吗？待到年老时，脸上打皱象佛经上说的吸人精气的冬瓜鬼。难道有人不怕鬼吗？因为这些惧怕老婆，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听的人，都欢呼雀跃，连连叫好。

李绩

曹（明抄本"曹"作"唐"）左司郎中封道弘，身形长大，而臀甚阔。道弘将入阁奏事，英公李绩在后，谓道弘曰："封道弘，你臀斟酌坐得即休，何须尔许大。"（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按：用明抄本。）左司郎中封道弘，身体长的又高又大，臀部肥胖。封道弘要去内阁谈公事，英国公李绩走在他身后，说："封道弘，你的屁股估量着长到能坐下休息就行了，何必这么肥大啊！"

李荣

唐有僧法轨，形容短小。于寺开讲，李荣往共论议。往复数番。僧有旧作诗《詠荣》，于高座上诵之云："姓李应须李，言荣又不荣。"此僧未及得道下句，李荣应声接曰："身长三尺半，头毛犹未生。"四座欢喜，伏其辩捷。（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法轨的僧人，身形矮小，法轨在寺内讲授佛经，李荣前去跟他一块儿讨论。去了几次后，法轨僧人曾写过一首歌咏李荣的诗，在讲坛上当着李荣的面背诵："姓李应须李，说荣又不荣……还没等法轨僧人诵出下两句，李荣在下面应声接上说："身体只有三尺半那么高，头上的毛还没有长出来呢！"在座的人欢呼雀跃，都佩服李荣的敏捷与机辩。

卷第二百四十九　　诙谐五

令狐德棻　崔行功　边仁表　辛郁　尹君　裴玄本　长孙玄同　王福畤　许敬宗 高崔嵬　元晋　赵谦光　沈佺期　崔日用　裴谈　李镇恶　卢广　松寿　封抱一 尹神童

令狐德棻

唐赵元楷与令狐德棻从驾至陕。元楷召德棻河边观砥柱，德棻不去，遂独行。及还，德棻曰："砥柱共公作何语。"答曰："砥柱附参承公。"德棻应声曰："石不能言，物或凭焉。"时群公以为佳对。（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赵元楷和令狐德棻陪同皇帝出巡到陕。赵元楷召呼令狐德棻一块儿去黄河边观看位于河中间急流处的砥柱石，令狐德棻没有去。待到赵元楷回来后，令狐德棻问他："砥柱石跟你都说了些什么啊？"赵元楷回答说："砥柱石让我给你捎个信，他愿意参见侍奉你。"令狐德棻应声说："石头不会说话，可捎来什么信物作凭证吗？"当时跟随皇上同去的其他官员们，认为这是很幽默的对答。

崔行功

唐崔行功与敬播相逐。播带榈木霸刀子，行功问播云："此是何木。"播对曰："是栟榈木。"行功曰："唯问刀子，不问佩人。"（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崔行功与敬播，互相竞争着戏谑对方。敬播佩带一把榈木把佩刀，崔行功问："这刀把是什么木头的？"敬播回答说"是棕榈木的。"崔行功说："我只问刀子，谁问你这个佩带刀子的人了呢？"

边仁表

唐四门助教弘绰与弟子边仁表论议。弘绰义理将屈，乃高声大怒。表遂报曰："先生闻义即怒，岂曰弘，是事皆弘。"弘又报云："我姓即曰弘。"边又应声曰："先生虽曰弘，义终不绰。"座下大笑，弘竟被屈而归。（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四门学馆的助教弘绰，跟学生边仁表辩论。弘绰眼看就要理屈词穷了，于是就高声发火地喊。边仁表立即回报说："先生听到道理就发火，怎么能叫'弘'呢？"弘绰也回敬道："我的姓即是弘，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都'弘'。"边仁表又马上回报说："先生虽然姓弘，但是道理终归不宽绰！"在座的学生听了后都大笑不止，弘绰被说得理屈词穷地走了。

辛郁

唐辛郁，管城人也，旧名太公。弱冠，遭太宗于行所。问何人，曰："辛太公。"太宗曰："何如旧太公。"郁曰："旧太公，八十始遇文王。臣今适年十八，已遇陛下。过之远矣。"太宗悦，命直中书。（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辛郁，管城人，从前名叫太公。刚刚到二十岁的年龄，在皇上的行宫附近遇到了唐太宗。唐太宗问："你叫什么名字？"辛郁回答说："我叫辛太公。"唐太宗说："跟旧太公比如何？"辛郁回答说："旧太公，年八十得遇周文王。我今年才十八岁，就遇见了皇上，比旧太公强远去了。"唐太宗听了非常高兴，让人将辛郁安置在中书省。

尹君

唐杨纂。华阴人也，累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纂之在雍州，司法参军尹君尝任坊州司户。省符科杜若，尹君判申曰："坊州本无杜若，天下共知。省符忽有此科，应由读谢眺诗误。华省曹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由是知名。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曰："贼出万端，诈伪非一。亦有胡着汉帽，汉着胡靴。亦须汉里兼求，不可胡中直觅。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纂怒不同判。遽命笔，复沉吟少选，乃判曰："纂输一筹，余依。"太宗闻而笑曰："朕用杨纂，闻义伏输一筹，朕伏得几筹。"（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杨纂，华阴人，为官连续升迁雍州长史、吏部尚书。杨纂任雍州长史时，属下有个主管刑法的参军叫尹君，曾一度任坊州主管民户的官吏。当时，尚书省下达命令让坊册征收杜若税，尹君在这份命令上签署意见说："坊州原本就不出产杜若，天下人都知道。尚书省下达的命令里忽然征收这门税，是由读晋朝人谢眺的诗造成的误会。尚书省的官吏们这样决断事情，不怕上天的二十八宿耻笑吗？"尹君由于这件事而闻名。尹君任雍州司法参军主管刑法时，有胡人偷盗金城店铺。杨纂批示说："将京城所有的胡人都监禁起来加以审问。"尹君不同意杨纂的这个批示，另外批示说："盗贼出自各种各样的人，而且他们奸诈善于伪装也各自不一样。也有的胡人戴着汉人的帽子，也有汉人穿胡人的靴子。因此也须要到汉人里查找盗贼，不可以只在胡人中查找。我请求将西市商业区的胡人监禁起来，其余的胡人不要再监禁审问了。"杨纂看到尹君跟自己判处的不一样，非常生气，立即拿起笔来想驳回尹君的判处，又沉吟了一会儿，于是下笔批示道："杨纂输给你一筹，依你的判处，西市以外的胡人不予监禁审问。"唐太宗听说这件事后，笑着说："我任用的杨纂，听说他深明大义自认服输一筹，我服输几筹？"

裴玄本

唐裴玄本好谐谑，为户部郎中。时左仆射房玄龄疾甚，省郎将问疾。玄本戏曰："仆射病，可须问之。既甚矣，何须问也。"有泄其言者。既而随例看玄龄，玄龄笑曰："裴郎中来，玄龄不死也。"（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人裴玄本喜爱开玩笑，任户部郎中。在左仆射房玄龄病重时，省署内的郎中们准备去探病，裴玄本戏谑地说："房仆射患病有必要去探问，既然病得很重了，为什么还要去探问他病得轻重呢？"有人将裴玄本的这句话传给了房玄龄。等到裴玄本跟从大家一块儿去探望房玄龄时，房玄龄笑着说："裴郎中来看我了，我看来不会死的了。"

长孙玄同

唐长孙玄同幼有讥辩，坐中每剧谈，无不欢笑。永徽中，在京会宴。众因语论及民间事，一人云："醴泉县去京不远，百姓遂行盅毒。此邑须远配流，岂得令在侧近。"一人乃云："若令配流处还有百姓，此人复行盅毒，岂不还更损人。"其人云："若如此，欲令何处安置。"玄同即云："若令玄同安置，必令得所。"诸人大喜，同即问之。答云："但行盅毒人，并送与莫离支作食手。"（明抄本"手"作"子"。）众皆欢笑。贞观中，尝在诸公主席，众莫能当。高密公主乃云："我段家儿郎，亦有人物。"走令唤取段恪来，令对玄同。段恪虽微有辞，其容仪短小。召至，始入门，玄同即云："为日已暗。"公主等并大惊怪云："日始是斋时，何为道暗，玄同乃指段恪，"若不日暗，何得短人行。"坐中大笑。段恪面大赤，更无以答。玄同初上，府中设食。其仓曹是吴人，言音多带其声，唤粉粥为粪粥。时肴馔毕陈，蒸炙俱下。仓曹曰："何不先将粪粥来。"举坐咸笑之。玄同曰："仓曹乃是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诸君何为笑也。"坐中复大笑。玄同任荆王友，所司差摄祭官祠社。于坛所清斋，玄同在幕内坐。有犬来，遗粪秽于墙上。玄同乃取支床砖，自击之。傍人怪其率，问曰："何为自彻支床砖打狗。"玄同曰："可不闻，苟利社稷，专之亦可。"（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长孙玄同，小时候就有讥讽善辩的才能，只要有他坐在那儿畅谈说笑，没有人不欢喜大笑的。唐高宗永徽年间，一次，长孙玄同参加京城里的宴会。席间，大家谈论到民间的一些事情。有人说："醴泉县离京城不太远，那里的百姓历来实行培育一种害人的毒虫。这个县应当将他们全体发配到边远的地方去，怎么能让这些刁民呆在京城的近前呢？"另一个人说："如果被流放的地方也有百姓，被流放去的人到那里后依然实行盅术，难道不是更加害人了吗？"前面那个人说："如果是这样，想把他们安置在哪里呢？"长孙玄同应声说："如果让我安置，一定能将这些人安排个他们应该去的地方。"在坐的人都非常高兴，异口同声地问他安置在什么地方？长孙玄同回答说："如果这些人实行盅术害人，就将他们全部送到莫离支那儿作杀手。"在场的人听了后，都欢笑不止。唐太宗贞观年间，一次，长孙玄同主持一个有许多朝官参加的会议。所有与会的人，谁也抵挡不了他的谈锋。高密公主说："我们段家男孩中，也有人才。"说完，派人去召呼段恪来参加这个会议，让段恪来对付长孙玄同。段恪虽然也有些善辩的才能，但是他长的身材矮小。段恪应召而来，刚一进门，长孙玄同就说："天已经黑了。"高密公主等人都大吃一惊，说："现在正是正午，为什么说天黑了呢？"长孙玄同指着段恪说："如果不是天黑了，怎么能短（按：此处用'短小'义。）人行呢？"满屋人都哄堂大笑。段恪立时闹个大红脸，更无话对答了。长孙玄同刚任官职时，官府里设宴聚餐。府中有个主管库房的官员是江南吴郡人，说话还带着江南的家乡口音，叫粉粥为"粪粥"。当所有的菜都上齐了，这位仓曹说："为什么不先将粪粥端上来？"在座的人都取笑这位仓曹。长孙玄同说："这位仓曹也是公侯的子孙，一定是他的先人就这样讲话啊！大家为什么取笑人家呢？"在座的人又都哈哈大笑。长孙玄同担任荆王的近臣时，他被临时指派代理掌管祭祀的主管祠庙、社坛。一次，在社坛里做祭祀前的洁身静心准备时，长孙玄同坐在帐幕里面，来了一条狗，往坛墙上撒尿。长孙玄同俯身拾起一块垫床的砖头，向狗打去。旁边有人看见他打狗，认为他轻率，于洁身静心不利，问："你为什么私自用支床的砖打狗？"长孙玄同说："你听说过吗？只要有利于国家，专（按：谐音'砖'。）之也可以啊！"

王福畤

唐王福畤名行温恭，累授齐泽二州，世以才学称。子勔、据、勃，俱以文笔著天下。福畤与韩琬父有旧。福畤及婚崔氏，生子勃。（勃原作"劝"，据明抄本改。）尝致书韩父曰："勔、据、勃文章并清俊，近小者欲似不恶。"韩复书曰："王武子有马癖，明公有誉儿癖，王氏之癖，无乃多乎？要当见文章，方可定耳。"福畤乃致诸子文章，韩与名人阅之曰："生子若是，信亦可夸。"（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王福畤，以品行温和恭顺而闻名，连续被任命为齐、泽二州的长史，以才学得到世人的称道与赞许。王福畤的儿子王勔、王剧、王勃，都因为写一手好文章而名传天下。王福畤跟韩琬的父亲是老朋友。王福畤跟崔家的女儿结婚后，生了儿子王勃。一次，王福畤写信给韩琬的父亲，说："王勔、王剧、王勃，三个孩子写的文章，词赋都清新俊逸。最小的王勃，好象也不错。"韩琬的父亲回信给王福畤说："王武子有爱马的癖好，你有夸奖儿子的癖好。你们王家人的癖好，恐怕是太多了吧。我需要见到你的儿子们的文章后，才能够确认他们写的文章是好是坏。"王福畤收到信后，就将三个儿子的文章寄给韩琬琬的父亲看。韩琬的父亲和一些知名人士，读了王福畤三个儿子的文章后，说，"生的孩子都象王福畤三个儿子这样，确实是应该夸奖的啊！"

许敬宗

唐吏部侍郎杨思玄恃外戚之贵，待选流多不以礼，而排斥之。为选人夏侯彪之所讼，御史中丞郎余庆弹奏免。中书令许敬宗曰："固知杨吏部之败也。"或问之，宗曰："一彪一狼，共着一羊，不败何待。"敬宗性轻傲，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记，若遇何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朝杂记》）

【译文】

唐朝人吏部侍郎杨思玄，仗恃他是皇家的外姓亲戚，对待等待分配官职的官员很不尊重，而且排挤轻慢这些人。被待分配的官员夏侯彪举告，御史中丞郎余庆上书要求免去杨思玄的吏部侍郎职务。中书令许敬宗得知这件事，说："我早就知道杨思玄要失败的。"有人问他怎么知道的？许敬宗回答说："一彪一狼，共同对付一只羊不失败才怪呢。"许敬宗为人性情轻狂傲慢，参见过他的人多数他都不记得谁是谁。有人说许敬宗耳聋，可能是听不着。许敬宗说；"你的名字本来就难记。如果遇到的是河流沉榭，（按：何、刘、沈、谢的谐音。），我在河里摸索着，也许可以知道谁是谁来。"

高崔嵬

唐散乐高崔嵬善弄痴，太宗命给使捺头向水下，良久出而笑之。帝问，曰："见屈原云，'我逢楚怀王无道，乃沉汨罗水。汝逢圣明主，何为来。'"帝大笑，赐物百段。（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在宫中作"百戏"的艺人高崔嵬擅长假装痴傻逗趣调笑。一次，高崔嵬又装痴时，唐太宗让侍从将他的脑袋按入水中。过了好长时间才松手，高崔嵬从水中抬起头来冲着唐太宗笑。唐太宗问："你笑什么？"高崔嵬回答说："我在水中见到屈原大夫了。他问臣：'我遇到楚怀王这个无道昏君，才自沉汨罗江，你遇到的是圣明的皇上，为什么也到水中来了呢？'"唐太宗听了大笑，赏赐给高崔嵬布帛等一百段。

元晋

唐曹怀舜，金乡人。父维叔（明抄本"维叔"作"继奴"，下同。）死王事，赠云麾将军。怀舜襁褓授游击将军，历内外文武官。则天云："怀舜久历文资，而屈于武职。"自左鹰扬卫郎将拜右玉钤卫将军。有宋州司马曹元本·父名乞伯。明汲县丞元晋，好谈，多警策。或问元晋，"元本，怀舜从叔。"元晋应声答曰："虽则同堂，俱非本族。"人怪而问之，晋曰："元本乞伯子，怀舜继叔儿，以此知矣。"（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曹怀舜，是金乡人。他的父亲曹继叔（按：此处据后文，应取明抄本继奴的"继"字。）是死在公事上，死后被追认为云麾将军。曹怀舜还在母亲怀中吃奶时，就被授予游击将军的官职。长大成人后，连续担任了京城和外地的许多文、武官职。武则天皇后一次说："曹怀舜有很长时间的担任文职官员的资历，现在让他担任武职是有点屈用了他。这样吧，将他从左鹰扬卫郎将升任右玉钤卫将军。"有个宋州司马叫曹元本，他的父亲叫曹乞伯。当时，汲县县丞元晋，好谈笑，多警言妙语。有人问元晋："曹元本是曹怀舜的堂叔吗？"元晋应声回答说："虽然他们是同堂本家，却不是一个宗族的人。"问的人感到奇怪，问："为什么？"元晋说："曹元本乞伯子（按：此处'乞伯子'义为'乞讨伯的儿子'。），曹怀舜继叔儿（按：此处'继叔儿'义为'后叔父的儿子'。），由此得知他们不是同一宗族的人啊！"

赵谦光

唐诸郎中，不自即员外郎拜者，谓之土山头果毅。言便拜崇品，有似长征兵士，便授边远果毅。赵谦光自彭州司马入为大理正，迁户部郎中。户部员外贺遂涉咏曰："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谦光答诗曰："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明抄本"置"作"署"）不应列星文。"人以为奇句。（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时，各位郎中有不是从员外郎升任上来的人，被戏谑地称为："从边远荒凉地方来的府兵统领"，是说这样的人没有任过高品位的官职，就象经过长期征战的士兵，一下就被授任统领府兵的"果毅"一样。赵谦光从鼓州掌管军队的司马直接升任大理正卿，后又改户部郎中。户部员外郎贺遂波浪写诗讽刺他说："员外由来美，郎中望不优。宁知粉署里，翻作土山头。"赵元谦的答诗说："锦帐随情设，金炉任意薰。唯愁员外置，不应列星文。"人们都认为赵谦光的这一首答诗，是少有的佳句。

沈佺期

唐沈佺期以罪谪，遇恩复官秩，而未还朱衣。因内宴，群臣皆歌回波乐词起舞，由是多求迁擢。佺期词曰："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即以绯鱼袋赐之。（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人沈佺期，因为获罪皇上被贬降到蛮荒边远的岭南。后来遇到皇上开恩解除对他的处罚，又将他召回京城恢复了原来的官位，却没有归还给他代表官位的朱衣朝服。一次，中宗皇帝在宫内摆宴宴请文武百官。席间，文武官员们都边舞边唱《佺波词》。多数人唱词的内容请求皇上提升自己，沈佺期唱的歌词与众不同。沈佺期歌词是：回波尔时佺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中宗皇帝听了沈佺期所唱的回波歌后，立即赏赐给他代表官级品位的绯鱼袋。

崔日用

崔日用为御史中丞，赐紫。是时佩鱼须有特恩。亦因宴会，命群臣撰词。日用曰："台中鼠子直须谙，信足跳梁上壁龛。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中宗以金鱼赐之。（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人崔日用官任御史中丞，赏赐给他标志三品以上官位的紫色朝服。当时，佩带标志官位等级的鱼袋，必须有皇上的特殊恩准。于是，在一次宫内的宴会上，皇上让文武大臣撰写词赋以助酒兴。崔日用趁着这个机会，写了一首歌进献皇上。歌词是这样的：台中鼠子直须谙，信足跳梁上壁龛。倚翻灯脂污张五，还来啮带报韩三。莫浪语，直王相。大家必苦赐金龟，卖却猫儿相赏。于是，唐中宗赏赐给沈佺期佩金鱼袋。

裴谈

唐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谈崇释氏。妻悍妒，谈畏之如严君。时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中宗渐畏之。内宴，玄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秪有裴谈，内里无过（过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出《本事诗》）

【译文】

唐中宗在位时，御史大夫裴谈信奉佛教。他的妻子性情暴躁妒忌心强，裴谈象惧怕父母一样地惧怕她。当时，唐中宗的皇后韦后，很是承袭了武则天的专断拔扈的作风，唐中宗渐渐也惧怕她。一次，宫里设宴招待文武百官。宴席上，人们面北向皇上、皇后献唱《回波词》。有一个宫内艺人唱道："回波尔时栲栳，怕妻也是大好。外边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皇后听了后神色很是得意，赏赐给这位唱《回波词》的艺人捆成一束的五疋帛。

李镇恶

唐李镇恶，即赵公峤之父。选授梓子州郪县令，与友人书云："州带子号，县带郪名。由来不属老夫，并是妇儿官职。"（出《传载》）

【译文】

唐朝人李镇恶，是赵国公李峤的儿子。李镇恶被任命为梓州郪县县令，他在寄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所隶属的州带子（按：梓的谐音。）号，我所管辖的县带郪（按：谐音妻。）名。这两个地方从来都不属于我啊，都是儿子、夫人的官职啊！"

卢广

唐殿中内供奉卢广持法细密，虽亲效贵势，无所回避。举止闲雅，必翔而后集。尝于景龙观，监官行香。右台诸御史亦预焉。台中先号右台为高丽僧，时有一胡僧徙倚于前庭。右台侍御史黄守礼指之曰："何胡僧而至此。"广徐谓之曰："亦有高丽僧，何独怪胡僧为。"一时欢笑。广与李畬俱非善射者。尝三元礼射，广畬虽引满射，俱不及垛而坠。互（"互"原作"玄"，据明抄本改。）言其工拙，畬戏曰："畬与卢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晓。畬曰："畬箭去垛三十步，卢箭去身三十步。"欢笑久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宫中内供奉卢广尊守法度很细致慎密，就是亲朋好友、达官贵戚，也一点不留情面。卢广为人举止闲雅大方，遇事必须很好地观察思索然后决定如何对待。一次，卢广在景龙道观监察、管理行香礼佛的仪式。宪台的各位御史也参预这件事。宫中事先定下来，宪台的行香僧人是位高丽僧。当时，有一位西北少数民族的僧人徘徊在前院里。宪台侍御史黄守礼指着这位胡僧说："为什么让胡僧到这来？"卢广沉静地说："不是也有高丽僧吗？为什么唯独责怪有胡僧呢？"（按：高丽僧也是胡僧。）在场的人听了哈哈大笑。卢广跟李畬一样，不太会射箭。一次，祭庆三元，在乐曲的伴奏下，举行礼射活动。卢广与李畬虽然都将弓拉得满满的，但是箭射出去后，都没有达到箭靶就中途落在地上。李畬戏谑地说："我与卢广射的一样，都是三十步。"左右的人们，都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李畬解释说："我射的箭离箭靶三十步，卢广射的箭离他三十步。"所有在场的人听了后，欢心大笑，久久不能停止。

松寿

唐韦庆本女选为妃，诣朝堂欲谢。而庆本两耳先卷，朝士多呼为"卷耳"。时长安公松寿，见庆本而贺之。因曰："仆固知足下女得妃。"庆本曰："何以知之。"松寿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韦庆本的女儿被选中成为皇帝的妃子，到朝廷中想表示谢意。韦庆本的两只耳朵生下来就卷卷，朝中的许多官员都称他为"卷耳"。当时，长安公松寿看见韦庆本上前祝贺，借机戏谑地说："我早就知道您的女儿会成为皇妃的。"韦庆本问："你怎么知道的？"松寿伸手摸着韦庆本的耳朵说"卷耳朵是能生皇妃女儿的德象啊！"（按《诗经》中有《卷耳》，旧注称"卷耳，后妃之德"。）

封抱一

唐封包一任益州九陇尉，与同列戏白打赌钱。座下数百钱，输已略（"略"原作"客"，据明抄本改。）尽，便欲敛手。傍人谓之曰："何不更戏。（"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觅钱回取之。"抱一乃举手摸钱曰："同（明抄本"同"作"赐"。）赐也，何敢望问。"山东人谓尽为赐，故言赐也。（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封抱一在益州任九陇尉，跟同事戏说闲话并以钱为赌。他身边带着的几百文钱，已经输得差不多了，便想停下来不再赌了。旁边有人说："为什么不再戏说赌下去？找钱把输的钱赢回来。"封抱一乃举起手摸着钱袋说："同给啊！（按：赐，义之一是'给予'。）怎么敢希望赢回来。"山东人说："尽"为"赐"，因此，封抱一说："赐"。

尹神童

唐尹神童每说，伯乐令其子执《马经》画样以求马，经年无有似者。归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见大虾蟆，谓父曰："得一马，略与相同，而不能具。"伯乐曰："何也。"对曰："其隆颅跌目脊郁缩，但蹄不如累趋耳。"伯乐曰："此马好跳踯，不堪也。"子笑乃止。（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有个尹神童，经常讲一个伯乐让他儿子寻求良马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伯乐让他儿子带着《马经》上说的良马特点的画像，去寻找良马。一年过去了，没有找到跟画像上的良马相似的马，回到家中如实向伯乐作了汇报。伯乐再次让儿子外出去寻找良马。这次，伯乐的儿子从家里走出来看见一只大蛤蟆，返回家中对伯乐说："孩儿寻找到一匹良马，跟《马经》上画的良马大致一样，但是不能将它买回来。"伯乐问："为什么呢？"伯乐儿子回答说："这匹马的头颅隆起，双目突出，脊背直而有纹理。但是蹄子不象良马那样连续奔驰。"伯乐听了后，说："这匹马好蹦跳，不能胜任良马的美称啊！"伯乐儿子笑了，于是停止寻找良马。

卷第二百五十　　诙谐六

狄仁杰　苏味道　侍御史　李安期　邓玄挺　元福庆　尚书郎　御史里行 姚崇　黄幡绰　杨国忠　刘朝霞　姚贞操　裴谞　张文成　窦晓　杜延业 路励行　萧諴　德宗　刘玄佐　顾况　裴佶　赵宗儒　熝牛头　韩皋　裴度 姚岘

狄仁杰

唐秋官侍郎狄仁杰，（按"秋"上似有脱字）秋官侍郎卢献曰："足下配马乃作驴。"献曰："中劈明公姓。（"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乃成二犬。"杰曰："狄字犬旁火也。"献曰："犬旁有火，乃是煮熟（明抄本"熟"作"热"。）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人秋官侍郎狄仁杰，戏谑另一位秋官侍郎卢献说："配给您一匹马，就成了驴了。"卢献回敬道："将您的姓从中间分开，就成了两只犬。"狄仁杰说："狄字一边是犬旁一边是火呀？"卢献说："犬旁边有火，乃是一条煮熟了的狗。"

苏味道

唐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夸诮。昌龄曰："某诗所以不及相公者，为无银花合故也。"苏有《观灯》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味道云："子诗虽无银花合，还有金铜钉。"昌龄赠张昌宗诗曰："昔日浮丘伯，今同丁令威。"遂与抚掌而笑。（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宰相苏味道与张昌龄，都很有名望。一个空闲的日子，两位宰相相聚在一块儿，互相誇耀自己而讥诮对方。张昌龄说："我写的诗之所以没有您的诗好，是因为我的诗中滑'银花合'这样的传世佳句啊！苏味道曾经写过一首《观灯》诗：'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味道反唇相讥道："您虽然没有'银花合'，还有'金铜钉'吗！"原来，张昌龄曾写一首赠张昌宗的诗。其中两句是：昔日浮立伯，今同丁令威。（按：今同丁，谐音为'金铜钉'。）于是，二人互相拍掌大笑。

侍御史

唐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号横劈房。凡迁此房者，必先盛馔台中，而后居焉。先无窗，后人置之。神龙中，侍中杨再思兼大夫，诸相毕送视事。中书令魏元忠尝任监察，台中故事素谙。谑指房曰："此是横劈房。"诸相问故，元忠具述其由。御史曰："此房近日迁耶。"曰："无别迁。"（"迁"原作"选"，据明抄本改。）元忠曰："当为开窗出气，故不迁耳。"左右欢笑殆不禁。且御史乣察郡司，纲纪庶务，实为众官所忌。詈御史为冷峭，而突厥号御史为吐屯。则天朝，蕃使来朝者，而吐屯独立不入班。谕德张元一以诙（"诙"原作"齐"，据明抄本改）谐见称，问蕃使曰："此独立者为谁？"译者曰："吐屯，此御史。"元一（"一"原作"忠"，据明抄本改。）曰："人言我朝御史独冷峭，此蕃御史亦甚冷峭。"举朝喧笑。（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京台监察院西行中间，叫横劈房。凡是搬迁到这座房子里住的人，必须先设盛宴招待宫里的人，然后才能住进去。这座房子，最初没有窗户，后来有人开置了窗户。唐中宗神龙年间，侍中杨再思兼任御史大夫，所有的宰相都来送他上任。中书令魏元忠曾经担任过监察官，对宫禁中的掌故一向特别熟悉。他戏谑地指着这座房子说："这是横劈房。"各位宰相询问其中的缘故，魏元忠详细地讲述了这座房子的由来及其延革。御史问："这座房子最近拆迁吗？"有人回答说："没有别的地方可以迁移。"魏元忠说："将要给它开个窗子出气，因此不迁啊！"在场的人听了都欢笑不止。况且，御史这种官职，是专门纠察郡府和朝中各司在执行、尊守纲常、法度上，以及署理各种政务上，有没有违法乱纪的行为，实在是让各位官员有所顾忌。官员们背地里都辱骂御史为神情严峻的"冷血动物"。北方突厥人（按：现在的蒙古族。）称御史为"吐屯"。武则天当朝执政时，突厥人派使臣来朝见。诸位使臣中，唯有吐屯单独站立，不步入使臣的行列。主管对太子讽谏、规劝事情的谕德官张元一以幽默诙谐闻名于朝中。他问突厥使臣："这位单独站着的人是谁？"翻译回答说："吐屯，就是御史。"张元一戏谑地说："人们都说我大唐朝的御史神态严肃冷峻，这位蕃邦的御史也特别严肃冷峻啊！"满朝文武百官听了后，都喧闹哄笑不止。

李安期 唐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内史德林之孙，安平公百药之子。性机警。尝有选人被放，诉云："羞见来路。"安期问："从何关来。"曰："从蒲津关来。"安期曰："取潼关路去。"选者曰："耻见妻子。"安期曰："贤室本自相谙，亦应不笑。"又一选人引铨，安期看判曰："第书稍弱。"对曰："昨坠马损足。"安期曰："损足何废好书。"为读判曰："向看贤（贤原作第，据明抄本改。）判，非但伤（明抄本"伤"作"损"）足，兼以内损。"其人惭而去。又选士姓杜名若，注芳洲官。其人惭而不伏。安期曰："君不闻芳洲有杜若，其人曰："可以赠名公。"曰："此期非彼期。"若曰："此若非彼若。"安期笑，谓之改注。又一吴士，前任有酒状。安期曰："君状不善。"吴士曰："知暗枪已入。"安期曰："为君拔暗枪。"答曰："可怜美女。"（明抄本无"女"字。）安期曰："有精神选，还君好官。"对曰："怪来晚。"安期笑而与官。（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吏部侍郎李安期，是隋朝内史李德林的孙子，安平公李百药的儿子。李安期为人机智精警。一次，有一位候选的官员没有入选而被打发回家。这位落选的官员说；"我被放回去，羞于见到来京那条路啊。"李安期问："你从哪条路来的？"这人回答说："从蒲津关来。"李安期说："那么你就取道潼关去吧。"这人说："回到家中见到妻子感到羞耻。"李安期说："你的妻子原本跟你非常熟悉，肯定不会耻笑你的。"还有一个落选的人，将应试选官的档案拿来给李安期看。李安期看了档案中该人的考卷说："你的书法功力稍微差些。"该人回答说："应试那天我从马上掉下来把脚跌坏了。"李安期问："脚跌坏了怎么会影响你写不出来好字呢？"于是，在试卷上批示道："刚才看了你的试卷，不但是跌伤了脚，你的内心也受到了损坏。"该人羞愧地走了。还有一个候选官员叫杜若，被安排在芳州为官，这个人既感到羞愧又不服气，找到李安期来述说。李安期说："你没有听说过芳州盛产杜若吗？"这个人说："我这株杜若可以赠送给您。"李安期说："此时不是彼时。"这个人说："此若不是彼若。"李安斯听后笑了，为这位候选官改任别处。还有一位吴郡的候选官员，在前任时，档案上记载有酗酒的前科。李安期看后说："你在前任上有不好的表现啊。"这位吴郡的候选官回答说："我就知道有人使暗枪伤我。"李安期说："为你拔除暗枪。"这人回答说："你是大贤人啊！"李安期说："你能有勇气参加候选，还给你一个好官的名声。"这人说："都怪你来晚了。"李安期听后笑了，选任他一个新的官职。

邓玄挺

唐邓玄挺入寺行香，与诸生诣园，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邓应声曰："法师若不自踏，用如许木桶何为。"僧愕然思量，始知玄挺以木桶为幪秃。又尝与谢佑同射，先自矜敏手。及至对射，数十发皆不中垛。佑乃云："直由箭恶，从来不曾如此。"玄挺应声报云："自须责射，因何尤箭。"众人欢笑，以为辩捷。权玄福任萧机，遣郎中员外，极晚始许出。有郎中厅前逼阶枣树下生一小枣，穿砌砖而出。皆讶焉，既就看。玄挺时任员外郎云："此树不畏萧机，遂即砖辄枣出。"兵部侍郎韦慎形容极短，时人弄为侏儒。玄挺初得员外已后，郎中员外俱来看。韦慎云："慎以庸鄙，滥任郎官。公以高才，更作绿袍员外。"邓即报云："绿袍员外，何（"何"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由可及侏儒郎中。"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邓玄挺来到寺院烧香拜佛，跟寺里的僧人们到菜园里观看他们种菜。看到车水的水车上一个换一个地连放着木桶，是这些小木桶从井中将水汲上来。邓玄挺问僧人："法师们亲自踏水车，一定是非常辛苦啦？"僧人们回答说："分派仆役们来啦。"邓玄挺应声问："法师们如果不是亲自来踏，用这么多木桶干什么？"僧人们听了后感到很愕然，经过思索，才知道是邓玄挺将木桶误认为"幪秃"（按：幪为头巾。）还有一次，邓玄挺与谢佑一块儿射箭。起先，邓玄挺认为自己是能手。待到互相比赛时，他射了几十只箭，都没有射中箭靶子。谢佑说："一定是箭不好使，从来没射过这么差。"邓玄挺应声回答说："只须责怪射箭的人技艺不高，为什么怨箭不好呢？"在场的人都欢呼雀跃，认为邓玄挺反映敏捷，擅长机辩。权玄福任萧机，被派遣为郎中员外，很长时间了才让他上任。有位郎中家厅前有一株临阶枣树，长出一株小枣树，是从砌台阶的砖缝中拱出来的。谁见了都感到惊奇。邓玄挺当时正任员外郎，说："这株枣树不惧怕萧机，于是专门从砖缝中拱出一株小枣树来。"兵部侍郎韦慎身材极其矮小，当时的同事们都戏称他为侏儒。邓玄挺刚刚被授予员外郎后，郎中员外们都来看望他。韦慎自谦地说："我为人庸俗鄙陋，滥竽充数也任个郎官。以你的杰出才干，应当更上一层任个绿袍员外。"邓玄挺立即回答说："绿袍员外有什么资格可以比得上你这个侏儒郎中呢！"在场的人们听了后，都哈哈大笑。

元福庆

唐元庆福，河南人，拜右台监察。与韦虚名、任正名、颇事轩昂。殿中监察朱（"朱"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评之咏曰："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正名闻之，乃自改为俊且强。（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元福庆，是河南人氏，官任右台监察。元福庆跟同任右台监察的韦虚名、任正名，都气宇轩昂、精神饱满，风度不凡。殿中监察朱评之写诗赞美他们三人说：韦子凝而密，任生直且狂。可怜元福庆，也学坐痴床。任正名听说这首诗后，自己将与他的那句也学坐痴床改成"也学俊且强。"

尚书郎

尚书郎，自两汉已后，妙选其人。唐武德真观以来，尤重其职。吏兵部为前行，最为要剧。自后行改入，皆为美选。考功员外专掌试贡举人，员外郎之最望者司门都门。屯田虞水，膳部主客，皆在后行，闲简无事。时人语曰："司门水部，入省不数。"角觝之戏，有假作吏部令史与水部令史相逢，忽然俱倒。良久起云："冷热相激，遂成此疾。"先天中，王上客为侍御史，自以才望清雅，妙当入省，常望前行。忽除膳部员外郎，微有怅惋。吏部郎中张敬忠戏咏之曰："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膳部在省中最东北隅，故有此句。（出《两京新记》）

【译文】

尚书郎，是在皇帝左右处理政务的官员。自两汉以后，皇上精心挑选担任这个职务的人选。到了唐朝，从开国皇帝李渊、唐太宗李世民起，尤其重视这个官职的人选安排。唐朝定下来的体制，尚书省下属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六部。吏部、兵部为前行，是最为重要的官职。从刑部、工部后行迁任兵部、吏部前行，都是最好的升迁。至于考工员外，是专门掌管科试举荐官员升迁、降罚的官员，员外郎中最让人仰慕的是司门、都门。主管屯田垦荒的官署，主管山川林泽的民署，以及主管祭器、酒膳、外交等官署，均属后行。平常日子闲散、怠慢，一点事情也没有。当时人都说："掌管城门、巡道的，和掌管水道漕运的，升入尚书省的不计其数。"百戏里，有表演吏部的办事员与水部的办事员相遇，忽然都跌倒在地上。过了好长时间才站起来，说："冷热相互冲击，于是就跌倒了。"唐玄宗先天年间，王上客任侍御史，认为自己才干声望都很高，一定会被精选到尚书省，而且盼望进入前行。突然任命他为膳部员外郎，因此王上客略略有些惋惜、惆怅。吏部郎中张敬忠知道这件事后，写了一首打油诗，来戏谑王上客。这首诗是这样的：有意嫌兵部，专心取考功。谁知脚踜蹬，几落省墙东。膳部的办公室在尚书省府衙的东北角紧靠墙边，因此有上面这句诗。

御史里行

唐开元中置里行，无员数。或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以未为正官。台中咏之曰："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任端即侍御史任正名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年间，设置里行，都不是正式的官员，也没有一定的名额限制。分别设有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殿中里行，监察里行等。朝中有人作诗歌咏这件事。诗是这样的：柱下虽为史，台中未是官。何时闻必也，早晚见任端。所谓"任端"，就是侍御史里行被授任正式的官职。

姚崇

唐姚崇为紫微令，例给舍置次，不让宰相。崇以年位俱高，不依旧请。令史持直簿诣之，崇批其簿曰："告直令史，遣去又来。必欲取之，有同司命。老人年事，终不宜当。"诸司舍见之欢笑，不复逼也，遂停宰相宿。（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人姚崇官任紫微令，按照旧例，应给他新建住房，档次不亚于宰相的府第。姚崇以年龄、地位都特别高了为由，请求不要按照旧例给他新建住房了。可是值事的工部办事员，还是拿着值事簿到姚崇那去。姚崇在簿上批示道："我已经告诉值事的办事员了，可是打发他回去后又来了。一定要让我同意新建住房，说是长官让他这样做的。我已年老位高，住现在的房子就满好了，终归还是不该再为我建造新房。"工部的办事员将姚崇的这个批示拿回去后，部里的官员们看了都高兴地笑了，从此不再逼迫他同意新建住房。于是，停止了给姚崇按照宰相的住房标准给他建造新房的计划。

黄幡绰

唐玄宗好击球，内厩所饲者，竟犹未甚适。会与黄幡绰戏语相解，因曰："吾欲良马久之，而谁能通于马经者。"幡绰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马经。"上曰："吾与三丞相语政事外，悉究其旁学，不闻有通马经者。尔焉得知之？"幡绰曰："臣自日日沙堤上。见丞相所乘，皆良马也。是以必知通马经。"上因大笑而语他。玄宗尝登苑北楼，望谓水。见一醉人临卧水，问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将遣使问之，幡绰曰："臣知之，此是年满令史。"上曰："你何以知。"对曰："更一转入流。"上大笑。又与诸王会食。宁王对御座，喷一口饭，直及龙颜。上曰："宁哥何以错喉。"幡绰曰："此非错喉，是喷嚏。"（出《松窗杂录》及《因话录》）

【译文】

唐玄宗喜爱骑马击球，宫中马厩里饲养的御马，都不太符合他的心意。一次，唐玄宗跟黄幡绰在一块儿相互戏谑解闷。唐玄宗对黄幡绰说："我早就想寻找一匹良马了，你知道谁通晓马经吗？"黄幡绰回答说："我知道谁通晓马经。当今的三位丞相都通晓马经。"玄宗皇上说："我跟三位丞相谈论朝政外，还一起讨论旁门杂学，没有听说他们谁通晓马经啊？你是怎么知道的？"黄幡绰说："我每天等候早朝时都在洛水岸边的沙堤上散步，见到三位丞相所骑的马都是良马啊。由此知道他们一定通晓马经的。"玄宗皇上听了哈哈大笑，趁机转换话题谈别的事情了。唐玄宗一次登上御苑北楼，远望渭水，看见一个人喝醉了酒躺在水边。唐玄宗问身边的人这是什么人？身边人都说不知道。正要派人前去探问，黄幡绰说："我知道是什么人。这个人是任期年满的办事人员。"玄宗皇上问："你怎么知道的？"黄幡绰回答说："再一调转就入流了。（按：唐时令吏没有官阶品位，再一步才算正式官员，有品位，叫'入流'。）"玄宗皇帝听了大笑。还有一次，玄宗皇帝跟诸位皇室五子一块儿聚餐，宁王坐在玄宗的对面，忽然喷出一口饭，都喷在了玄宗的脸上。玄宗皇帝说；"宁王兄，怎么戗着嗓子了？"在坐的黄幡绰说；"这不是戗嗓子，是喷食！"

杨国忠

唐杨国忠尝会诸亲，时知吏部铨。且欲大噱以娱之，呼选人名，引入于中庭。不问资叙，短小者通道参军，（明抄本"通"作"诸"，按《嘉话录》作"道州参军"。）胡者云湖州文学。帘下大笑。（出《嘉话录》）

【译文】

唐玄宗在位期间，身为国舅的杨国忠，有一次会见亲友。当时，他正在吏部掌管考核、选官员，决定他们升迁、任免的职务。为了造个大噱头娱乐娱乐，于是呼唤候选的官员的名字，被呼唤的人都到厅堂正中。不问资历，业绩，个子短小的都授以参军，有胡须的人一律称为湖州文学。逗引得帘内的主考、同考的官员们大笑不止。

刘朝霞

唐天宝初，玄宗游华清宫。刘朝霞献《驾幸温泉赋》，词调倜傥，杂以俳谐。文多不载，略其赋首云：若夫天宝二年，十月后兮腊月前。办有司之供具，命驾幸于温泉。天门轧开，神仙之福塞；銮舆划出，驱甲仗而骈阗。青一队兮黄一队，熊踏胸兮豹拿背；珠一团兮绣一团，玉缕珂兮金钑鞍。其后述圣德云："直获得盘古髓，掐得女娲氏娘。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别有穷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虽短，伎俩能长。梦里几回富贵，觉来依旧凄惶。只是千年一遇扣头，莫五角而六张。上览而奇之，将加殊赏，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张"字。奏云："臣草此赋，若有神助。"自谓文不加点，笔不停缀，不愿改之。上闻，顾左右曰："真穷薄人也。"遂授以（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宫卫佐而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玄宗皇帝出游华清宫。有个叫刘朝霞的人，进献一篇《驾幸温泉赋》给玄宗皇帝。这篇赋风格卓异，不同一般，句子中常常掺进一些诙谐戏谑的成分。这篇《驾幸温泉赋》很长，就不全载录在这里了，现将它开头部分，简略地引用几段，大意是这样的：天宝二年，十月以后腊月之前，有关的官署置办必需要的物品、器具，皇上要移驾到华清宫的温泉宫。宫门"轧轧"地打开了，仿佛是神仙降临到这里；皇上的车驾忽然出现，车马、披着铠甲的武士及手执旌旗的仪仗队逶迤而来，持续不断。一会儿是身着黑衣的队伍，一会儿是身着黄衣的队伍，人人都象熊腆胸豹挺背一样的威武雄壮；一忽儿珠翠耀目，一忽儿锦绣入眼，美玉镶嵌的马勒黄金铸造的马鞍……这篇《驾幸温泉赋》的后面，在叙述玄宗皇上的圣明与德政时，是这样写的：您得到了盘古帝的真髓，推算出女娲是母亲。任凭自古以来的千百个帝王，谁能赶得上我朝今天的圣明皇上李三郎？这篇赋在谈到作赋者自己时，说："另外还特别穷困潦倒，因没有前途而狂乱。我的机遇虽然少，我的技能、本领很强。几次梦见自己荣华富贵，醒来后依然过着这样凄惶的日子。现在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叩见皇上的好机会，且莫再不顺遂。玄宗皇帝看了这篇《驾幸温泉赋》，觉得它奇异不凡，准备重重地奖赏写作这篇赋的刘朝霞。玄宗皇帝让刘朝霞修改"五角六张"这几个字。刘朝霞回答说："我写作这篇《驾幸温泉赋》，就象有天神相助，文不加点，笔不停顿，一气呵成。我实在难以改动。"玄宗皇帝听后对身边的近侍说："真是浅薄啊！"于是，授予刘朝霞宫卫佐这样一个只管十二个卫兵的小官职而已。

姚贞操

唐姚贞操云："自余以评事入台，侯承训继入。此后相继不绝，故知拔茅连茹也。"韩琬以为不然，自则天好法，刑曹望居九寺之首。以此评事多入台，讫今为雅例，岂评事之望，起于贞操耶？须议戏云："畿尉有六道，入御史为佛道，入评事为仙道，入京尉为人道，入畿丞为苦海道，入县令为畜生道。入判司为饿鬼道，故评事之望。起于时君好法也，非贞操所能升降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姚贞操说；"自从我凭着掌管平决刑狱的评事升入御史台后，后面的人接受我的教诲，有人也升入御史台。这以后接连不断有人升入御史台，这本是递连推荐引进的缘故啊。"韩琬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自从武则天皇后推行了好的改革条律，才使得掌管刑事的刑曹也有希望位居九卿之首。从此，许多评事才能升入御史台。这是到现在为止，从未有过的好事情。怎么能说评事升入御史台，是从姚贞操那儿开始呢？过了一会儿，韩琬戏谑地说："在京都地区所属各县担任县尉职务的人，有六条出路。升任御史台是最好的出路，被称为'佛道'。升为评事次之，被称为'仙道'。升任京尉一般化，被称为'人道'。升任京都府丞就不太好了，被称为'苦海道'。升任县令就比较差了，被称为'畜牲道'。升任判司是最差的了，被称为'饿鬼道'。因此说，评事能可望升任御史台是由则天皇后推行新法开始的，而不是姚贞操所能左右得了的。

裴谞

唐裴宽子谞复为河南尹。谞素好诙谐，尝有投牒，误书纸背。谞判云："这畔似那畔，那畔似这畔。我也不辞与你判。笑杀门前着靴汉。"又妇人同投状争猫儿，状云："若是儿猫儿，即是儿猫儿。若不是儿猫儿，即不是儿猫儿。"谞大笑，判其状曰："猫儿不识主，傍家搦老鼠。两家不须争，将来与裴谞。"遂纳其猫儿。争者亦止焉。（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朝人裴宽的儿子裴谞，官任河南尹。裴谞平素就喜欢开玩笑。一次，投送来的书札公文，误将投送的地址写在纸背上面。裴谞在上面批示说："这边似那边，那边似这边，我也不推辞，让与你去判断吧。"笑坏了门前边等在那里的脚穿靴子的送信人。又有一次，有两位妇女投送上告信争夺一只猫。上告信上面写道："如果是我家的猫，那么就是我家的猫；如果不是我家的猫，那么就不是我家的猫。"裴谞看了上告信大笑，在上告信上批示道："猫不认识主人了，到别人家去捉老鼠。你们两家都不要争了，将这只猫送给我裴谞吧。"于是，裴谞让人将这只猫抱回他家去，两位妇女也不争了。

张文成

唐司门员外郎张文成好（好原作上，据明抄本改。）为俳谐诗赋，行于代。时太将军黑齿常之，将出征。或人勉之曰："公官卑，何不从行？"文成曰："宁可且将朱唇饮酒，谁能逐你黑齿常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掌管京城城门的员外郎张文成，喜欢写点诙谐调侃的诗赋，有些诗赋在当时很是流传了一阵子。当时，黑齿常之将军将要率军出征。有人劝张文成说："你现任关开城门这样的小官，为什么不跟黑齿将军一块儿出征，有机会立下战功也好可望升迁。"张成文戏谑地跟黑齿将军说："我宁肯用朱唇饮酒，有谁敢追随你黑齿常啊！"

窦晓

唐窦晓形容短小，眼大露睛；乐彦伟身长露齿。彦伟先弄之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问，彦伟曰："既已短肉，又复精进。岂不大有功德！"窦即应声答曰："公自有大功德，因何道晓？"人问其故，窦云："乐工小来长斋。"又问长斋之意，窦云："身长如许，口齿齐崖。岂不是长斋！"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窦晓身材矮小，大眼睛向外鼓凸着；乐彦伟身材高大，牙齿往外龇露着。乐彦伟首先戏弄窦晓说："你呀非常有功德啊！"旁边的人感到奇怪，问："你为什么说他有功德啊？"乐彦伟回答说："你看他既然已经短小肉了（按：以'短肉'暗喻身短。）又在精神上有很大长进（按：以'精进'暗喻眼突出。）难道不是修得大有功德吗？"窦晓听了后应声回答道："你才有大功德呢。为什么反而称赞我窦晓啊？"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说？窦晓回答道："乐工小来长斋。"有人问"长斋"是什么意思？窦晓说："'长'就是身长的意思，'斋'就是口齿突出如悬崖的意思啊！难道不是'长斋'吗？"听的人都被他的回答逗得哈哈大笑。

杜延业

唐华原令崔思诲口吃，每共表弟杜延业递相戏弄。杜常语崔云："延业能遣兄作鸡鸣，但有所问，兄即须报。"旁人云："他口应须自由，何处遣人驱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即云："能得。"既而旁人即共杜私睹。杜将一把谷来崔前云："此是何物？"崔云："谷谷。"旁人大笑，因输延业。（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华原县令崔思诲有口吃病。他经常跟表弟杜延业互相调笑戏谑。杜延业一次对崔思诲说："我能让哥哥你学鸡叫，只要我问你什么，你就得告诉我。"在场的另外一个人对杜延业说："嘴长在他头上，你能让他说啥就说啥吗？他如果不肯学，你有什么办法让他学呢？"杜延业当场说："能的。"过了一会儿，杜延业与这个人偷偷地打赌。杜延业捧着一把谷子走到崔思诲面前，问："这是什么东西啊？"崔思诲喀喀吧吧地说："谷--谷--"在旁边看着的那个人，不由得哈哈大笑。这个人因此输给了杜延业。

路励行

唐路励行初任大理丞，亲识并相贺。坐定，一人云："兄今既在要职，亲皆为乐。"谚云："一人在朝，百人缓带。岂非好事！"答云："非直唯遣缓带，并须将却幞头！"众皆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路励行刚刚升任大理寺丞，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入坐后，一个人说："哥哥现在升任重要的职务，我们所有的亲属都感到高兴。常言说得好：一人在朝为官，他周围的人都可以宽束腰带，悠闲自在了。难道这不是一件大好的事情吗？"路励行回答说"非但只有宽束腰带，并且将要把头上的官帽也摘下来呢！"在座的人听了都捧腹大笑。

萧諴

唐萧諴初拜员外，于朝列安闲自若。侍御史王旭曰："萧子从容省达。"韩琬应声答曰："萧任司录，早已免杖。岂止今日方省挞耶。"闻者欢笑。（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萧諴刚刚授任员外郎，在朝廷群臣中安闲自若，风度不凡。侍御史王旭赞赏地说："萧諴这个人，别看他刚刚担任员外郎，却举止从容，清省通达。"韩琬应声说："萧諴任司录时掌管府事，早就免除了杖刑。难道只是到了今天才省却挞刑吗？"听的人都笑了。

德宗

唐马燧之孙始生，德宗命之曰继祖。退而笑曰："此有二义，意谓以索继也。"（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人马燧的孙子刚刚生下来，唐德宗给起个名字叫马继祖。德宗回到内殿笑着说："继祖这个名子有两层意义，其意思是说探索他的先祖和承继马氏家族。"

刘玄佐

唐刘玄佐，滑城匡城人。尝出师经本县，欲申桑梓礼于令，坚辞不敢当。玄佐叹恨久之。先是陈金帛，将遣邑僚，以其愚懦而止。玄佐贵为相，其母月织絁一匹，以示不忘本。每观玄佐视事，见邑令走阶下。退必语玄佐："吾向见长官白事卑敬，不觉恐悚。思乃父为吏本县时，常畏长官汗栗。今尔当厅据案待之，其何安焉？"因喻以朝廷恩寄之重，须务捐躯。故玄佐始终不屈臣节。时乡里姻归，以地近，多投之。玄佐不欲以私擢居将校列，（"列"原作"刘"，据明抄本改。）又难置于贱卒，尽置为将判官。此职例假绯衫银鱼袋，外示荣之，实处散冗。其类渐众，久之，有人（"人"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启诉于刘者，一联云："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览（览上原有上字，据明抄本删。）之而笑，各改着他职。（出《因语录》）

【译文】

唐朝人刘玄佐，是滑城匡城人。一次率领军队经过他的家乡匡城县时，想向县令表达乡里长幼的礼节，县令坚决辞谢不敢领受，刘玄佐过了很长时间还感叹遗憾。他一开始准备了黄金与丝织品，想要送给同乡的一位僚属，因为这个人愚昧懦弱，于是就没有送。刘玄佐后来升任宰相，位高权重，堪称显贵。他母亲依然每月织一匹粗绸，用来表示没有忘记过去所过的清苦生活。刘母每次看到刘玄佐在署衙处理政务，那些郡、县的官吏们，悄悄地走在阶下，一点不敢声张。回去后一定劝谕儿子："我一看到下属向长官陈述公务时那种谦卑恭敬的样子，就不由得感到慌恐不安。就想到你父亲在本县担任小吏时，经常由于敬畏长官面恐惧得直流冷汗。现在，儿子你离坐在厅堂的书案后边，象当年你父亲的长官那样对待下属，怎么能心安理得呢？"于是，刘母劝喻儿子不要辜负朝廷的恩遇与所委以的重任，一定要全部身心都用在政务上面。因此，刘玄佐始终不卑下，不辱没作臣子的节操。刘玄佐在任宰相期间，家乡的亲朋故旧，因为离京城很近，许多人都来投靠他。他不想因为私人关系而提升这些人为将校，又不好将他们安置在地位低下的卒伍中。于是，都安排为将官的僚属。这些职务也授予红色袍服、银鱼袋。从外表看你荣耀，实际都是无职无权的散官冗员。这种安排越来越多。时间长了，亲朋故旧中有人向刘玄佐述说这件事，写了一付对联给他，讽喻这件事。上联是：覆盆子落地，变赤烘烘（按：以'赤烘烘'暗喻'绯服'。）；下联是：羊羔儿作声，尽没益益。刘玄佐看了后笑，将这些人都各自改任别的官职。

顾况

唐白居易初举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曰："居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叹曰："有句如此，居大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出《摭言》）

【译文】

唐朝人白居易第一次参加科考举士落第后，拿着自己写的诗歌去拜见顾况。顾况戏谑地说："居易，京城长安，各种东西都很贵，居住生活很不容易啊。"待到读到《赋得原上草送友》一诗中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句时，赞叹地说："写出这样千古绝唱的诗句，居住在长安一点也不难。老夫前面说的话是开玩笑罢了！"

裴佶

唐北省班：谏议在给事中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下。裴佶为谏议，形质短小，诸舍人戏之曰："如此短，何得向上？"裴佶曰："若怪，即曳向下着。"众人皆大笑。后除舍人。（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时，尚书省的等级是这样分列的：谏议大夫在给事中之上，中书舍人在给事中之下。裴佶任谏议大夫。他身材矮小，诸位中书舍人都很戏谑他说："这样矮小，怎么攀到上面去了呢？"裴佶回答说："你们如果觉得奇怪，就将我拽到下边来吧！"在场的人听了都捧腹大笑。后来，裴佶到底改任中书舍人。

赵宗儒

唐宪宗问赵宗儒曰："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对曰："死罪有之。虽然草生，不妨球子，上为启齿。"（出《国史补》）

【译文】

唐宪宗问赵宗儒，说："听人说你在荆州时，球场上草生（按：即生草，长满了草。），为什么啊？"赵宗儒回答说："我有了死罪啊，虽然草生（按：此处草生，含有草草生存的意思。）。但是，并不妨碍击球子。有劳皇上过问这件事。"

熝牛头

有士人，平生好吃熝牛头。一日，忽梦其物故，拘至地府丰都狱。有牛首阿旁，其人了无畏惮，仍以手抚阿旁云："只这头子，大堪熝。"阿旁笑而放回。（出《传载》）

【译文】

有一个读书人，平素最喜欢吃卤制的牛头肉。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死了，被小鬼押送到地府里的丰都牢狱。丰都牢狱中有个叫陈旁的牛头鬼，这个读书人见了后一点也不畏惧，还用手抚摸着牛头鬼陈旁说："就这牛头，大可值得一卤。"牛头鬼阿旁听了后笑了，将这位读书人放了回来。

韩皋

唐仆射韩皋镇夏口，常病小疮，令医付膏药，不濡。公问之，医云："天（天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寒骨硬。"公笑曰："韩膏实是硬。"（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卷二）

【译文】

唐朝时，仆射韩皋镇守夏口，一次身上长了一块小疮，让医生给他的疮上贴上一贴膏药，怎么贴也不粘。韩皋问医生："怎么贴不上？"医生回答说："天寒膏硬。"韩皋笑着说："韩膏确实是硬啊！"

裴度

唐裴晋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瘿一枚，欲削为枕。时郎中庾威，世称博物，召请别之。庾捧玩良久，白曰："此槐瘿是雌树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与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雌甲辰"（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晋国公裴度任宰相时，有个人送给他一个槐木瘿瘤，他想用这个瘿瘤削制成一只木枕。当时任郎中的庾威，人们都说他通晓众物，裴度将他请来给鉴别一下。庾威将这只槐木瘿瘤捧在手中把玩了很长时间，向裴度讲解道："这是一只雌树生的瘿瘤，恐怕不能使用。"裴度问："庾郎中多大岁数了？"庾威回答说："我与大人您都是甲辰生人。"裴度笑着说："庾郎中便是雌甲辰啊！"

姚岘

唐姚岘有文学而好滑稽，遇机即发。仆射姚南仲，廉察陕郊。岘初释艰服后见，以宗从之旧。延于中堂，吊罢，未语及他事。陕当两京之路，宾客无时。门外忽投刺云："李过庭。"南仲曰："过庭之名甚新，未知谁家子弟？"左右皆称不知。又问岘知之乎？岘初犹俯首嚬眉，顷之，自不可忍，敛手言曰："恐是李趋儿。"南仲久方悟而大笑。（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人姚岘擅长文学而且为人诙谐滑稽，遇着机会就表现出来。仆射姚南仲视察陕郊。姚岘刚刚脱去丧服后，就去拜见姚南仲，以同族本家的身份叙旧。姚岘被请到正中的会客厅，姚南仲刚刚说完慰藉姚岘居丧的话，未来得及谈别的事情，门外忽然投递上来名片，上面写着：李过庭。陕郊正当东、西两京的中间，来往的宾客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造访。姚南仲问："过庭这个名字很是生疏，不知道他是谁家的子弟？"身边的人都说不知道。姚南仲又问姚岘知道不？姚岘起初就俯首皱眉装作在苦苦思索。不一会儿，自己忍耐不住了，拱手说："恐怕是李趋儿。（《论语·季氏》上说：'尝独立，鲤趋而过庭。'鲤，孔子的儿子。后人以看望父亲为'过庭'。）" 姚仲南思考了好久才领悟到其中的函意，不由得大笑起来。

卷第二百五十一　　诙谐七

周愿　刘禹锡　袁德师　李程　杨虞卿　沈亚之　张祜　交广客　卢肇　章孝标 南卓　王智兴　卢发　裴休　冯衮　邻夫　关图　杨玄翼　裴庆余　赵崇　郑光业

周愿

唐周愿，尝奉使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引之连辔。路见一驴极肥，季安指示愿曰："此物大王世充。"应（愿曰下九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声答曰："总是小窦（窦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建德。"李巽性严毅，不好戏笑。时愿（严毅下八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知河西盐铁留事，将至。李戒从事曰："周生好谐谑，忝僭无礼。幸诸贤稍庄以（周生下十五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待之。及愿至，数燕。李公寒温外，不与之言，周（温外下七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亦无由得发。一日，馔亲宾，愿亦预焉。李公有故人子弟来投，（公有下八字原空阙，据《因话录》补）落拓不事。遍问旧别墅及家童有技者。图书有名（技原作之，名原作笞，者图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改补）者。悉云货却。李责曰："未官家贫，产业从货，何至（至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书籍古画店彼除？"惆怅久之。复问一曰："有一本虞永兴手书《尚书》，此又在否？"某人惭惧，不敢言货，云："暂将典钱。"愿忽言曰："此《尚书》大迍厄。"都忘先拒其诙谐是，遂问曰："《尚书》何迍？"愿曰："已遭《尧典》、《舜典》之苦，此而即典。"（明抄本之苦作又被。而即作儿郎。）李之颜大开，自更不舍。（原缺出处，今见《因话录》四）又 陆长源以旧德为宣武军行军（军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司马，韩愈为巡官，同在使幕。或讥年辈相悬，愿曰："大虫老鼠，俱为十二属，何怪之有？"旬日布于长安。（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人周愿，曾奉命出使魏州。魏州节度使田季安去为他引路，他们把马缰连起来并驾齐驱。路上见到一头驴很肥壮，田季安指给周愿看并说道："此物大于王世充。"周愿应声答道："总是小于窦建德吧！"李巽的性格严肃冷酷，不好戏笑。当时周愿被任命为河西盐铁留事，当周愿快要到来的时候，李巽告诫佐官们说："周愿这个人喜好戏谑，而且羞辱人不分长幼不讲礼仪，希望各位要庄重严肃地对待他。"等周愿来到之后，多次宴会，李巽都是除见面寒暄几句外，再不与说话，因而周愿也没有得到能引发他开玩笑的缘由。一天李巽宴请亲友，周愿也来参加。当时李巽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来到了他家，此人放浪而没有正事，李便打听他家旧有别墅以及有技艺的家童、有名的图画书籍等情况，都说已经卖掉了。李巽责备他道："还没有作官，家境又穷，财产应依据情况而买卖，你哪里到了书籍古画都卖掉不要了的地步？"说后一直很怅惘不悦，过了一会儿又问："有一部虞永兴手书本《尚书》，此书还在吧？"那个人惭愧而又有些惧怕，不敢说卖了，便说："暂时典当成钱了。"周愿忽然说道："这是《尚书》的一大劫难！"人们都忘记了先前要提防他戏谑的事，于是有人问道："《尚书》有什么劫难？"周愿道：已经遭受《尧典》、《舜典》的苦难，这个人又给典了。"李巽笑颜大开。从此再不与他离开。又 陆长源凭借先人的功德为宣武军（治所在今河南开封）行军司马，韩愈为巡官，他们同时在一个幕府中任职共事。有的人讥笑他们的年龄辈份相差太悬殊，周愿道："老虎和老鼠，还同为十二属相呢，这有什么奇怪的？"此事十来天便传遍了长安。

刘禹锡

唐刘禹锡牧连州，替高寓。寓后入羽林将军，自京附书曰："以承眷，辄举目代矣。"刘答书云："昔（答书云昔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一话，曾有老妪山行，见大虫羸然跬步而不进，若伤其足。妪目之，而虎遂自举足以示妪，乃有芒刺在掌，因为拔之。俄奋迅阚吼而愧其恩。自后掷麋、鹿、狐、兔于庭，日无缺焉。妪登垣视之，乃前伤虎也。因为亲族具言其事，而心异之。一旦，忽掷一死人，血肉狼藉，妪乃被村胥诃捕。妪具说其由，始得释缚。妪乃登垣，伺其虎至而语曰：'感矣，叩头大王，已后更莫抛死人来也。'"（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人刘禹锡被任命为连州刺史，接替了高寓。高寓后来到皇帝的卫军羽林军当上了将军，他从京城捎来信说："已经接受你的关照，我在这里就以遥望而代以致谢了。"刘向锡回信说："过去有这么一段故事，说曾有一个老妇在山里走路，看见一只大老虎身体十分瘦弱。迈着小步而难以行走。像是脚上受了伤。老妇举目去看时，那老虎竟抬起足而告示于她，原来有一根芒刺扎在它的脚掌上，于是给它拔掉，那虎立刻振作奔跑起来并长啸一声以感谢老妇的恩情。从自以后便经常把麋、鹿、狐、兔等抛进老妇的院子里，没有一天不来的。老妇登上墙头观察，乃是从前那只受伤的老虎所为。因而老妇对亲戚族人都说了这件事，他们心里也都感到奇怪。一天早晨，突然抛进来一个死人，血肉模糊，于是老妇被村吏呵斥拘捕。老妇详细地说明了缘由，才被释放。于是老妇又登上墙头，等那只老虎再来时说道：'感谢你了，我给大王叩头了，以后千万再不能把死人抛进来了！'"

袁德师

唐汝南袁德师，故给事高之子。尝于东都买得娄师德故园地，起书楼。洛人语曰："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原缺出处，明钞本作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汝南人袁德师，是已故给事中袁高的儿子。他曾在东都洛阳买下了娄师德的旧园地，并在园中盖起了书楼，洛阳人便说道："昔日娄师德园，今乃袁德师楼。"

李程

唐刘禹锡云："李二十六丞相程善谑，为夏口日，有客辞焉。李曰：'且更三两日。'客曰：'业已行矣，舟船已在汉口。'李曰：'但相信住，那汉口不足信。'其客胡卢掩口而退。又因与堂弟（堂弟原作裳以，据明抄本改）丞相留守石投店酒饮，石收头子，乣者罚之。石曰：'何罚之有？'程曰：'汝忙闹时，把他堂印将去，又何辞焉？'酒家谓重四为堂印，盖讥石。太和九年冬，朝廷有事之际，而登庸用也。"（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人刘禹锡说："丞相李程很喜好开玩笑，在夏口时，有一个客人来辞别，李程说：'再住两三天吧。'客人说：'已经走了，船已经到了汉口。'李程说：'我只相信能停留下来，那汉口（本是地名，此处双关，意为那汉子的嘴）是不足相信的。'那个客人捂嘴笑着离去。又有一次，李程与他的堂弟李石在酒肆以掷骰子（骨质的色子）赌输赢的办法饮酒，李石刚把骰子取在手，监酒人就要罚他喝酒，李石道：'为什么要罚我？'李程道：'你趁大家在忙乱时，把他的堂印偷了去，还有什么可说的？'酒店中把骰子掷为双重的四个点称为堂印，他是以此来嘲弄李石的。太和九年冬，当朝廷逼上重大事件之时，李程被选拔重用。"

杨虞卿

唐郎中张又新，与虔州杨虞卿，齐名友善。杨妻李氏，即鄜相女，有德无容。杨未尝介意，敬待特甚。张尝语杨曰："我年少成美名，不忧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杨曰："必求是，但与我同好，定谐君心。"张深信之。既婚，殊不惬心。杨秉笏触之曰："君何太痴！"言之数四。张不胜其忿，回应之曰："与君无间，以情告君。君误我如是，何为痴？"杨于是历数求名从宦之由，曰："岂不与君皆同耶？"曰："然。""然则我得丑妇，君讵不同耶？"张色解，问："君室何如我？"曰："特甚。"张大笑，遂如初。张既成家，乃为诗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出《本事诗》）

【译文】

唐朝的郎中张又新，与虔州的杨虞卿，是出了名的好朋友。杨虞卿的妻子李氏是鄜相的女儿，品德好但相貌很丑。杨虞卿从不介意，对她相敬如宾。张又新曾对杨虞卿说："我年轻时就成了名，不担忧做官的事了。唯有能得到一个漂亮的媳妇，那么平生的愿望就都满足了。"杨虞卿道："一定要争取这样。只要与我志同道合，一定会让你称心的。"张又新深信他的话。可是张又新完婚之后，很不满意，杨虞卿用笏板触了触他说："你何必太傻。"对他说过三、四次，张又新仍十分气恨，回答他说："我和你亲密无间，我把真情告诉你，你竟这样误会我，请问什么叫太傻？"于是杨虞卿从头至尾述说了他们求名作官的经历，之后说道："我难道不是和你相同的吗？"张又新说："是的。"杨虞卿接着说道："然而我得到的是丑媳妇，这你就与我不同了。"张又新的脸色已缓解。杨虞卿再问道："你的媳妇和我的媳妇比较起来怎么样？"张又新。"漂亮很多。"此时张又新高兴得大笑起来，于是又恢复到当初的样子。张又新有了一个和美的家庭，于是写诗道："牡丹一朵直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雪，一生辜负看花心。"

沈亚之

唐沈亚之常客游，为小辈所试，曰："某改令，书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亚之答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出《摭言》）

【译文】

唐朝人沈亚之经常到外地游历，有一次被小青年考问试探，那晚生说："我们来改诗，雅俗各两句。'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东行西行，遇饭遇羹。'"沈亚之酬答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欺客打妇，不当娄罗（双关：１．机灵；２．声音嘈杂。）"

张祜

唐张祜客淮南幕中。赴宴，时舍人杜牧为御使，座有妓人索骰子赌酒。牧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祜应声答曰："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祜未识（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白居易。白刺史苏州，始来谒。才相见，白谓曰："久钦藉甚，尝记得右款头诗。"祜愕然曰："舍人何所谓？"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邪？"张微笑，仰而答之曰："祜亦尝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邪？"遂欢宴竟日。赵公令狐绹镇维扬，祜常预狎宴。公因熟视祜，改令曰："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祜答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出《摭言》）

【译文】

唐朝人张祜客居于淮南节度使的幕府中。有一次他去赴宴，那时杜牧还只是御使，当时宴席中有个妓女在掷色子赌酒，杜牧轻轻吟道："骰子逡巡裹手拈，无因得见玉纤纤。"张祜随声答道："但知报道金钗落，仿佛还应路指尖。"张祜未见过白居易，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来淮南使府拜访，才得相见。白居易对张祜说："久仰你的大名，还记得你的右款头诗。"张祜愕然，道："舍人（白居易曾任中书舍人）所言是指什么？"白居易道："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这不是款头诗是什么？"张祜微微一笑，仰首而回答他道："我也曾记得舍人写的目连变诗。"白居易道："什么？"张祜道："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不是目连变又是什么呢？于是二人高高兴兴地摆宴饮酒，一直到晚上。赵公令狐绹镇守维扬时，张祜常常到那里去饮酒取乐，因而令狐绹对张祜很熟悉。有一次令狐绹让张祜改令，令狐绹先出小令道：上水船，风太急，帆下人，须好立。"张祜对答道："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交广客

交广间游客，各求馆帖。所至迎接甚厚，赆路每处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弊。凡求馆帖者，皆云："累路馆驿，供菜饭而已。"有客赍帖到驿，驿司依帖供讫，客不发。驿吏曰："恐后更有使客，前驿又远，此非宿处。"客曰："食帖如何处分？"吏曰："供菜饭而已。"客曰：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驿吏（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相顾，莫知所为。客又迫促，无计，吏问曰："不知'而已'。"曰：（曰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大于驴，小于骡。若无可供，但还我价直。"驿吏问："每一'而已'。其价几何？"客曰："三五千。"驿吏逐敛送耳。（出《卢氏杂说》）

【译文】

来交广一带游历的客人，都要求能有到馆舍下榻的帖子。因为那里招待得很好，临走还要给路费钱十千。广帅卢钧深知其中的舞弊行为。凡索要馆帖的人都说："路经这里的人很多，只供给大家吃喝而已。"有位游客带着帖子来到驿站，驿站的人依据数目认为已经花费完时，那位客人仍不走。驿站的小官吏道："你该走了，可能后面还有客人要来。前边的驿站又很远，这里你不能住了。"客人说："食帖如何处理？"驿吏说："供菜饭而已。"客人说："菜饭供了，还我'而已'来吧。"驿吏两眼发怔，不知是咋回事。客人又催促，驿吏仍无办法，于是问道："不知道'而已'是什么。"客人说："大于驴，小于骡。如果你没有可以给我的，可按价还我钱。"驿吏问："每一个'而已'价值多少？"客人说："三五千。"驿吏只好按数奉送。

卢肇

唐卢肇初举，先达或问所来。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出举人邪？"肇曰："袁州出举人，亦犹沅江出鳖甲，九肋者盖稀矣。"又肇就江西解试，为试官末送。肇有启事谢曰："巨鳌屃赑，首冠蓬山。"试官谓之曰："某昨限以人数挤排，虽获申展，深惭名第奉浼。焉得翻有首冠蓬山之谓？"肇曰："必知明公垂问。大凡顽石处上，巨鳌载之。岂非首冠邪？"一座（座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闻之大笑。（出《摭言》）

【译文】

唐人卢肇刚中举时，前辈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卢肇说："我是袁州人。"有人说："袁州出举人啊！"卢肇说："袁州出举人，也如沅江出鳖甲一样，九肋型的世间稀少。"卢肇到江西参加解试，考官将他排在后边，卢肇申言谢道："巨鳌屃赑，数第一的是蓬山。"考官对他说："昨日因人数太多而受局限，虽也让你获得展示才能的机会，但很为你的名次落后而感到疚愧并请能谅解，怎么你还会有首冠蓬山之说呢？"卢肇道："我知您会这样问的。大凡石碑在上，总是有巨鳌在下面驮着它。这难道不是第一吗？"在座的人听到后大笑。

章孝标

唐章孝标及第后，寄淮南李绅诗曰："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渡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绅亟以一绝答之曰："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出《摭言》）

【译文】

唐人章孝标考中进士后，给淮南的李绅寄去一首诗："及第全胜十政官，金汤镀了出长安。马头渐入扬州郭，为报时人洗眼看。"李绅立即以一首绝句回答他道："假金只用真金镀，若是真金不镀金。十载长安得一第，何须空腹用高心。"

南卓

唐郎中南卓，与李修古亲表昆弟。李性迂僻，卓常轻之。李俄授许州从事，奏官敕下，时许帅方大宴，忽递到开角，有卓与李书。遂执书喜白帅曰："某与卓二十三表兄弟，多蒙相轻。今日某忝为尚书宾幕，又奏署敕下，遽与某书，大奇。"及启缄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见李修古上除因（明抄本因作目）。"帅请书看，合座大笑。李修古惭甚。（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有个郎中叫南卓，与李修古是亲表兄弟。李修古性格迂腐孤僻，南卓很轻蔑他。李修古很快被授为许州从事，奏官传下诏书，许州的长官正在宴请李修古时，忽然传来了南卓写给李修古的信。李修古拿着信很高兴地对长官说："我与南卓表兄弟，多亏他对我的轻视，今日才愧为尚书宾幕，又有皇上的诏令下，他立即给我写来信，让人很奇怪。"等到打开信一看，上写道："有幸南卓未死，活着看见李修古做了官。"许州长官拿过信来看。满座人都大笑，李修古觉得心里很不安。

王智兴

唐王智兴带使侍中，罢镇归京。亲戚间有以选事求智兴论荐，固不允。遂请致一函与吏部侍郎。吏部印尾状云："选人名衔谨领讫。"智兴曰："不如侍中也有用处。"（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人王智兴是带节度使侍中，罢任回到京城。亲戚之中便有人让他帮助推荐作官，王智兴坚辞不答应。于是又请他给吏部侍郎写封信。不久在一份吏部公文的末尾写道："选人的名衔已收到。"智兴感叹道："不知道侍中也有用处！"

卢发

唐中书令白敏中镇荆南，杜蕴廉问长沙，请从事卢发致聘焉。发酒酣傲睨。公少不怿，因改著词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发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公极欢而罢。（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中书令白敏中镇守荆南时，杜蕴廉有意去长沙做官，白敏中便让从事卢发致聘书。卢发此时酒至酣处，对杜蕴廉流露出傲视情绪。白敏中对此不悦，于是作诗让他改。白敏中吟道："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阁掌洪炉。少年从事夸门地，莫向樽前气色粗。"卢发答诗道："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职胜崔卢。暂来关外分忧寄，不称宾筵语气粗。"白敏中很高兴，这事才算作罢。

裴休

曲江池本秦时岂洲。唐开元中，疏凿为胜境。南即紫云楼芙蓉苑，西即杏园、慈恩寺。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节。即锡宴臣僚，会于山亭，赐太常教坊乐。池备彩舟，唯宰相、三使、北省官翰林学士登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裴休廉察宣城，未离京，值曲江池荷花盛发，同省阁名士游赏。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随以小仆，步至紫云楼。见数人坐于水滨，裴与朝士憩其旁。中有黄衣半酣，轩昂自若，指诸人笑语轻脱。裴意稍不平，揖而问之："吾贤所任何官？"率尔对曰："喏，郎（明抄本郎作即，下同）不敢，新授宣州广德令。"反问裴曰："押衙所任何职？"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观察使。"于是狼狈而走，同座亦皆奔散。朝士抚掌大笑。不数日，布于京华。后于铨司访之，云："有广德令请换罗江矣。"宣皇在藩邸闻是说，与诸王每为戏谈。其后龙飞，裴入相。因书麻制，回谓枢近曰："喏，郎不敢，新授中书门下平章事矣。"（出《松窗杂录》，按见《剧谈录》卷下）

【译文】

曲江池所在地秦朝时叫岂州。唐朝开元年间，疏通开掘为风景名胜之地。南面是紫云楼、芙蓉苑，西面是杏园、慈恩寺。花草环绕，水色明媚，都城的人都来游玩观赏。最盛大的是中和上巳节这天。皇上要赐宴臣僚，聚会于山亭，还要赐与大常教坊的音乐赏听。池中备有彩船，只有宰相、三使、中书门下两省及翰林学士等大官才可登临。整个皇宫的人几乎都要来游，十分盛观。裴休此时正欲廉察宣城，还未离开京城，又正值曲江池荷花盛开之时，便与省阁的名流们同来游赏。从慈恩寺起，他们丢下随从，只带着小仆，步行到紫云楼。见有几个人正坐在池水边上，裴休便与同僚们也坐于他们旁边休息。那几个人中有个穿黄衣服人已酒至半醉，显示出一种气度不凡的神态，指责其他人谈笑轻佻，裴休心里有些不平。拱手行礼问道："请问你任什么官职？"对方轻率地回答说："喏，郎可不敢，郎是新任的宣州广德县令。"并反问裴休道："押衙担任什么职务？"裴休仿效那人道："喏，郎不敢，刚任宣州观察使。"那人于是狼狈而去，与他在一起的人也都四散而走。裴休的同僚们都击掌大笑。不多天，便传遍了京城。后来被吏部执掌铨选的人查到此人，说："这个广德县令已请求调换到罗江去了。"宣宗在做藩王时听到这一笑话，也常常以这种方式与亲王们开玩笑。后来登基做了皇帝，裴休做了宰相。因书写诏书，也对枢密使回答说："喏，郎不敢，我是新任的中书门下平章事。"

冯衮

唐冯衮牧苏州，江外优佚，暇日多纵饮博。因会宾僚掷卢，冯突胜，以所得均遗一座，乃吟曰："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首乞闲人。"更因饮酣，戏酒妓。而军倅留情，索然无绪。冯眄之曰："老夫过戏，无能为也。"倅敛袵而谢。因吟曰："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蔻花。"（出《抒情诗》）

【译文】

唐人冯衮任苏州牧时，江外很富足安逸，闲暇时间多用来纵酒赌博。一天，又与宾朋僚属们赌，冯衮大胜，就把所赢的钱都送给同座的人，吟诗道："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合是赌时须赌取，不妨回道乞闲人。"更因为酒醉，戏耍陪酒的歌伎。而他的副手因却于情面，表现出索然无绪的样子。冯衮斜看他一眼道："老夫只是过于戏耍，其实已没什么能力了。"副职忙整衣道歉。于是他又吟诗道："醉眼从伊百度斜，是他家属是他家。低声向道人知也，隔坐刚抛豆寇花。

邻夫

有睹邻人夫妇相谐和者，夫自外归，见妇吹火，乃赠诗曰："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其妻亦候夫归，告之曰："每见邻人夫妇，极甚多情。适来夫见妇吹火，作诗咏之。君岂不能学也？"夫曰："彼诗道何语？"乃诵之。夫曰："君当吹火，为别制之。"妻亦效吹，乃为诗曰："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盘茶。"（出《笑言》，明抄本作出《笑林》）

【译文】

有人见到邻居夫妇相处十分和睦。丈夫从外面回来，看见媳妇正在吹火做饭，便赠了一首诗："吹火朱唇动，添薪玉腕斜。遥看烟里面，大似雾中花。"有一回这人正巧也在等自己的丈夫回来，等丈夫回来之后，妻子告诉他说："我经常看见咱们邻居那对夫妇感情很深。刚才丈夫回来，正巧见媳妇吹火，便作了首诗赞美她。你为何不能学学人家？"丈夫问："他的诗说些什么话？"妻子便背诵了给他听。丈夫说："这有什么，你也吹火，我另外为你作一首。"妻子一听便效仿邻居媳妇去吹火，于是丈夫作诗道："吹火青唇动，添薪黑腕斜。遥看烟里面，恰似鸠盘茶。"

关图

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以荆州解及第，号为'破天荒'。尔来关图、常翛、皆荆人也，率有高文，连登上科。图即戎校之子，及第归乡，都押衙辈为其张筵。乃指盘上酱瓯，戏老校曰："要校卒为者。"其人以醋樽进之曰："此亦'校卒为者'也。"席人大噱。关图妻，即常翛妹，才思妇也，有《祭夫文》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时的荆州，人材荟萃，每次选送去应试的举人，多不成功名，被称作"天荒解"。刘蜕是由荆州选送而考中进士的，号称"破天荒"。尔后的关图、常翛，皆为荆州人氏，相继都有好文章，连连登上科。关图只是一个地位很低的军人的儿子。关图中选回来，都府的押衙小吏们为他大摆筵席。关图指着盘上的酱盆戏耍一老校道："要校卒为者。"那人却端了杯醋递过去说："这就是'校卒为者'。"在座的人无不大笑。关图的妻室就是常翛的妹妹，是个很有才气的女子。后来有祭悼丈夫的文章流传于世。

杨玄翼

唐咸（咸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通中（中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杨玄翼怒举子车服太盛，欲令骑驴。时有诗曰："今年（今年原作□有看三字，据明抄本改）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代咸通年间，杨玄翼对举子们乘车装饰和穿戴太奢华很生气，想要下令让他们骑驴。当时有诗写道："今年诏下尽骑驴，紫轴绯毡满九衢。清瘦儿郎犹自可，就中愁杀郑昌图。"

裴庆余

唐裴庆余，咸通末，佐北门李蔚淮南幕。常游江。舟子刺船，误以篙竹溅水，湿妓人衣。蔚为之色变。庆余遽请彩笺，纪一绝曰："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蔚览之极欢谑，命宴者传之。（出《摭言》）

【译文】

唐代咸通末年，裴庆余在淮南使府为羽林将军李蔚的幕僚。他们常到江中去游玩。一次船夫撑船时，使篙不慎，溅起水滴，湿了歌妓的衣掌。李蔚因此脸色大变。裴庆余急忙拿来彩笺，记下一首绝句："满额蛾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裙湿，知道巫山行雨归。"李蔚看后很觉欢快有滋味儿，于是命宴席上的人传看。

赵崇

虽卢氏衣冠之盛，而累代未尝知举。乾符中，卢携在中书，以宗人无掌文柄者，乃擢群从陕虢观察使卢渥，司礼闱。是年秋，黄巢犯阙，僖皇播迁，举人星迸。迨复京都，裴贽连知三举，渥有羡色。赵崇戏之曰："阁下所谓'出腹不生养主司'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卢氏虽然人才济济，但历代从未执掌过科举之事。乾符中期，卢携任职中书省，因宗人之中没有执掌以文章取士的权利的人，便选拔了陕虢观察使卢渥，并让他主持礼部的会考。可是这年秋天，黄巢进攻京城，唐僖宗不得不流离迁徙，来应试的举人也四散而去。然而等到重新回到京城，裴贽接连三次职掌科举考试之事，卢渥很羡慕。赵崇对他戏言道："阁下，这就是所说的出腹不生养主司'啊。"

郑光业

郑光业，中表间有同人试者。时举子率以白纸糊案子，光业潜纪之曰："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弟兄，共有一巨皮箱。凡同人投献，词有可嗤者，即投其中，号苦海。昆季或从容，用资谐戏。即命二仆。舁苦海于前，人阅一编，皆极欢而罢。光业常言及第之岁，策试夜。一同人突入试铺。为吴语，谓光业曰："必先必先，可以相容否？"光业为辍半铺之地。又曰："必先必先，谘仗取一杓水？"亦为取之。又曰："便干托煎一碗茶，得否？"欣然与烹煎。居二日，光业状元及第，其人首贡一启，颇叙一宵之素。略曰：既蒙取水，又使煎茶。当时不识贵人，凡夫肉眼。今日俄为后进，穷相骨头。（出《摭言》）

【译文】

郑光业的表兄弟中，有一同参加科举考试的。当时规定应试的举子都要用白纸糊上卷子的姓名，光业在暗中记道："新糊案子，其白如银，入试出试，千春万春。"光业兄弟共用一个大皮箱。举子之中，凡是写出具有讽刺可笑之类的诗文。就投进箱里，称这箱叫苦海。兄弟之中，闲暇时看看这些诗文，用以达到诙谐嘲戏的效果。于是叫两个仆人把"苦海"抬到大家面前，每人都从头至尾阅读一遍，都感到十分欢悦。郑光业还常常讲起中举那年的事，有一天晚上，正准备考试，突然有一个举子走进他住的房间。那人讲吴语，对光业说："必先必先，可以让我住在这里吗？"光业为他让出半铺。那人又道："必先必先，请问能不能给我取一杓子水来？"光业也给他取来。又道。"那就再请你给冲一碗茶，可以吗？"光业又欣然为他冲上茶。住了两天之后，光业考中了状元，那个人首先向他送上一封贺札，整整倾述了一夜的情谊。主要是说，那天晚上请你给打水，又让你给冲茶。当时不识贵人，真是凡夫肉眼。今天短暂之间我就成了个落后的人，一身穷相贱骨头。

卷第二百五十二　　诙谐八

李曜　王铎　薛昭纬　孔纬　宇文翰　千字文语乞社　山东佐史　罗隐　卢延让 俳优人　王舍城　顾夐　不调子　司马都　吴尧卿　李任为赋

李曜

唐尚书李曜罢歙州，与吴圆交代。有佐酒录事名媚川，聪明敏慧。李颇留意，而已纳营籍妓韶光，托于替人，令存卹之。临发洪饮，不胜离情，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出《抒情诗》）

【译文】

唐朝时尚书李曜罢任歙州。与新上任的吴圆交代所留之事。其中有个陪酒妓女名叫媚川，生得聪明可爱。李曜对她早已留心，可是自己已经纳了营中的歌舞妓韶光为妾，只好托付给吴圆，希望他多给些照顾。临行之前大饮，李曜别情难舍，作诗道："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间饮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圆答诗道："曳履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汍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蠙珠掌内看。"

王铎

唐中书令王铎，位望崇显，率由文雅，然非定乱才。出镇渚（渚原作清，据许本改）宫，为都统，以御黄巢。携姬妾赴镇，而妻妒忌，忽报夫人离京在道。铎谓从事曰："黄巢渐似南来，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处？"幕僚戏曰："不如降黄巢。"王亦大笑。洎荆州失守，复把潼关，黄巢传语云："令公儒生，非是我敌，请自退避，无污锋刃。"于是弃关，随僖皇播迁于蜀。再授都统，收复京都，大勋不成，竟罹非命。（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中书令王铎，地位和名望都很显著，循规蹈矩而又文静儒雅，但不是平定乱世之才。朝中命他为都统，出镇渚宫，以抵御黄巢的进攻。上任时只带了姬妾，妻子十分妬忌。一天，忽然有人来报，说夫人已离开京城，正在向这里来的路上。王铎对部下说："黄巢渐向南来，而夫人又从北至，这一天的滋味让人太难受，让我如何安静下来。"幕僚戏言道："我看不如投降黄巢。"王铎也大笑。到了荆州失守时，王铎又被派去把守潼关。黄巢传来话说："你是个读书人，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请你自己退走回避吧，免得脏了我的刀刃。"王铎于是放弃潼关，随着僖皇迁移到四川。后来又授于他都统之职，命他收复京城，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获难死于非命。

薛昭纬

唐薛昭纬未登第前，就肆买鞋。肆主曰："秀才脚第几？"对曰："昭纬作脚来。未曾与立行第。"（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人薛昭纬没考中之前，到鞋店买鞋。店主诙谐地问："秀才的脚第几（多大）？"薛昭纬答道："昭纬是带着脚来的，没有给它立下次序。"

孔纬

唐宰相孔纬尝拜官，教坊伶人继至求利市。有石野猪独行先到，有所赐，乃谓曰："宅中甚阙，不得厚致，若见诸野猪，幸勿言也。"复有一伶至，乃召俯阶，索其笛，指笛窍问曰："何者是《浣溪沙》孔子？"伶大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人孔纬拜相的时候，教坊的乐手相继登门来求吉利钱。有个石野猪自先来到，孔纬对他有所赏赐，并说："家里不宽裕，不能给得太多，要是见到其他野猪，希望别说我赏过你。"后来又有一个乐手来，孔纬便把他召到台阶下，要过他的笛子指着上面的眼儿问道："哪个是吹《浣溪沙》的孔子？"那个乐手大笑。

宇文翰

唐道士程子宵登华山上方，偶有颠仆。郎中宇文翰致书戏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之又悬。"（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一个道士叫程子宵的，登华山的顶端时，偶而摔过几个跟头。郎中宇文翰给他写信戏言说："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悬而又悬（皆双关语）。"

千字文语乞社

敬白社官三老等：切闻政本于农，当须务兹稼穑，若不云腾致雨，何以税熟贡新？圣上臣伏戎羌，爱育黎首，用能闰余成岁，律吕调阳。某人等，并景行维贤，德建名立，遂乃肆筵设席，祭祀蒸尝，鼓瑟吹笙，弦歌酒宴，上和下睦，悦豫且康，礼别尊卑，乐殊贵贱，酒则川流不息，肉则似兰斯馨，非直菜重芥姜，兼亦果珍李柰，莫不矫首顿足，俱共接杯举觞，岂徒戚谢欢招，信乃福缘善庆。但某乙某索居闲处，孤陋寡闻，虽复属耳垣墙，未曾摄职从政，不能坚持雅操，专欲逐物意移，忆内则执热愿凉，思酒如骸垢想浴，老人则饱饫烹宰，某乙则饥厌糟糠，钦风则空谷传声，仰惠则虚堂习听，脱蒙仁慈隐恻，庶有济弱扶倾，希垂顾答审详，望咸渠荷滴历。某乙即稽颡再拜。终冀勒碑刻铭，但知悚惧恐惶，实若临深履薄。（出《启颜录》）

【译文】

敬告地神及三老等：深知国计民生根本在于农业，因此必须致力于耕耘。可是如果长期干旱无雨，拿什么纳税贡赋？皇上又怎么能安定边疆，爱惜百姓？又怎能丰衣足食，曲乐和谐激昂？我们这些人，都是德行高尚，修身立名的人，因此才摆筵设席，备以丰厚的祭品，鼓瑟吹笙，弦歌齐鸣，酒宴丰美；上下和睦，愉悦欢畅；尊卑各有礼节，贵贱各有所乐；祭祀的酒川流不息，上供的肉像兰花一样馨香。不仅摆蔬菜姜芥，兼有珍贵果品。所有的人无不翘首顿足，一齐端杯举觞。这哪里是为消愁取欢，而是相信只有真诚善良的庆祝才能获幸福。然而某些人却独居闲处，孤陋寡闻，虽然也一再注意倾听着社会的动向，但终未做官从政。这样的人不能坚守高尚的情操，一心想追逐物质享受。幻想在家端起热的，希望再有凉的，想起酒来就像满身污垢需要洗澡那样渴望。希望老人能饱食烹宰的美味，而我就是饥饿也满足于糟糠。我们盼望着那难得的佳讯，真心诚意地等待着恩惠的降临。承蒙您的仁慈恻隐之心，能济弱扶倾，希望能看得清楚回答的详细，使所有渠塘的荷花都淋透雨水。我一定叩首再拜，还将修碑刻铭。我们已诚惶诚恐了，就像是走在薄冰上。

山东佐史

唐山东一老佐史，前后县令，无不遭侮。家致巨富。令初至者，皆以文案试之，即知强弱。有令初至，因差丁造名簿，将身点过。有姓向名明府者、姓宋名郎君者、姓成名老鼠者、姓张名破袋者，此佐史故超越次第，使其名一处，以观明府强弱。先唤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其县令但点头而已，意无所问。佐史出而喜曰："帽底可知。"竟还即卖之。（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山东有一个县衙中的老官吏，前后来过几任县令，没有不受过他侮辱的。后来家中极富有。凡是新来的县令，他都是先以文案试试他，便知道他的水平高低。有这么一个县官，刚刚到任时，让人制了一个点名簿，然后对每个人查点。这其中有姓向名叫明府的，有姓宋名叫郎君的，有姓成名叫老鼠的，有姓张名叫破袋的。这个老官吏点名时，故意打乱名字的次序，使这些人名重新排在一起，以观察那位县官是强还是弱。他喊道："张破袋，成老鼠，宋郎君，向明府。"只见那县官仅点头而已，没有追问的意思。这老吏出来后喜滋滋地说："底细一眼可看透。"竟然还卖弄炫耀自己。

罗隐

唐罗隐与周繇分深，谓隐曰："阁下有女障子诗极好，乃为绝唱。"隐不喻何为也。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是隐题花诗。隐抚掌大笑。（出《抒情诗》）

【译文】

唐代的罗隐与周繇情谊很深，周繇对罗隐说："阁下有一首题在屏障上描写女人的诗好极了，可称得上绝唱了！"罗隐不明白此话何意，周繇背诵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这是罗隐的题花诗。他击掌大笑。

卢延让

唐卢延让业诗，二十五举方登第。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句，租庸调张浚亲见此事，每称赏之。又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句，为中书令成汭所赏。又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为蜀王建所赏。卢谓人曰："平生投谒公卿，不意得力于猫鼠狗子也。"人闻而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卢延让的人，致力于诗歌写作。考了二十五次，方考中进士。试卷中有"狐冲官道过"、"狗触店门开"之类的句子、租庸调张浚亲眼见过这些诗句，每每称赞他的诗写得好。还有"饿猫临鼠穴"、"馋犬舔鱼砧"的诗句，也被中书令成汭所赞赏。还有"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也为蜀王建所欣赏。卢延让对人说："平生投拜公卿门第，想不到得力于猫、鼠、狗！"人们听了都很发笑。

俳优人

唐咸通中，俳优人李可及滑稽谐戏，独出辈流，虽不能托谊谕，然巧智敏捷，亦不可多得。尝因延庆节，缁黄讲论毕，次及倡优为戏。可及褒衣博带，摄齐以升座，自称三教论衡。偶坐者问曰："既言博通三教，释迦如来是何人？"对曰："妇人。"问者惊曰："何也？"曰："《金刚经》云：'敷座而座'，或非妇人。何烦夫坐然后儿坐也。"上为之启齿。又问曰："太上老君何人？"曰："亦妇人也。"问者益所不谕。乃曰："《道德经》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傥非为妇人，何患于有娠乎？"上大悦。又问曰："文宣王何人也？"曰："妇人也？"问者曰："何以知之？"曰："《论语》云：'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向非妇人，待嫁奚为？"上意极欢，宠锡颇厚。（出《唐阙史》）

又 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入朝奏事。昭宗御安福楼，茂贞涕泣陈匡救之言。时崔相胤密奏曰："此奸人也，未足为信，陛下宜宽怀待之。"翌日，宴于寿春殿，茂贞肩舆披褐（明抄本肩作乘，褐作甲），入金銮门，易服赴宴。咸以为前代跋扈，未之有也。时中官韩全诲深结茂贞，崔相惧之，自此亦结朱全忠，竟致汴州迎驾，劫迁入洛之始。以（明抄本始以作祸矣）王子带召戎，崔胤比之。先是茂贞入关，放火烧京阙，居人殆尽。是宴也，教坊优人安辔新，号茂贞为'火龙子'，茂贞惭惕俯首。仍窃怒曰："他日会杀此竖子。"安闻之，因请告，往岐下谒茂贞。茂贞见之，大诟曰："此赋胡颜敢来邪？当求乞耳。"安曰："只思上谒，非敢有干也。"茂贞曰："贫俭若斯，胡不求乞？"安曰："京城近日但卖麸炭，便足一生，何在求乞？"茂贞大笑而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又 光化中，朱朴自《毛诗》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辩，谓可安致太平。由藩王引导，闻于昭宗，遂有此命。对扬之日，而陈言数条，每言臣必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殊无所成，自是恩泽日衰，中外腾沸。内宴日，俳优穆刀绫作念经行者，至前朗讽曰："若见朱相，即是非相。"翌日出宫。时人语曰："故为相自古有之，君子不耻其言之不出，耳恭之不逮。"况未（明抄本未作今）丧乱，天下阻兵，虽负荷奇才，不能为计。而朱朴一儒生，恃区区之辩，欲其整乱，祗取辱焉。宜其涓缕未申，而黜放已至，故大为识者之所嗤也。（出《北梦琐言》）

又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圣。先祝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趱应曰："酌然如此。□□□□□□固教朝廷如□向侍宴臣僚无不失色，梁太祖但笑而已。昭宗不怿，如无奈何。趱又自好博奕。尝独跨一驴，日到故人家棋，多早去晚归。年岁之间，不曾暂辍。每到其家，主人必戒家童曰："与都知于后院喂饲驴子。"趱甚感之。夜则跨归。一日非时宣召，趱仓忙索驴。及牵前至，则觉喘气，通体汗流，乃正与主人拽磑耳。趱方知自来与其家拽磨。明早，复展步而至，主人亦曰："与都知抬举驴子。"曰："驴子今日偶来不得。"主人曰："何也？"趱曰："只从昨回宅，便患头旋恶心，起止未得，且乞假将息。"主人亦大笑。□以趱之黠也如是，而不知其所乘，经年与人旋磑亨利，亦数为同人对衔揶揄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咸通年间，杂耍艺人李可及滑稽而善开玩笑，而且超出一般人。虽然有点荒唐，但他的乖巧机敏也是不可多得的。曾有一回延庆节时，道士和尚讲论完毕后，接着要演杂戏，李可及便穿戴上大袍宽带，整理衣装后升座。自称对儒、佛、道三教无所不知晓。偶尔一位坐着的人问道："你既然说通晓三教，那请问释迦如来是什么人？"李可及说："是妇人。"提问的惊奇道："什么？"李可及道："《金刚经》在谈到释迦如来时说：'敷座而座'。如果不是妇人，那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讲夫坐然后儿坐呢？"皇上听后乐得张开嘴。那人又问："太上老君是什么人？"李可及道："也是妇人。"提问的更加不明白。李可及于是说道："《道德经》上引过太上老君的话，'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倘若太上老君不是妇人，怎么会患有身孕呢？"皇上大为高兴。那人又问："文宣王（孔子）是什么人？"李可及说："妇人。"那人道："怎么会知道他是女人？"李可及道："《论语》记载着文宣王的话呀，'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如果不是妇人，为什么要等待出嫁呢？"皇上心里极欢悦。于是赐赏极丰厚。

又　唐朝天复元年，凤翔李茂贞请求入朝奏事，昭宗召见于安福楼，李茂贞眼泪纵横地陈述了自己救国的主张。此时宰相崔胤密秘上奏说："李茂贞是个奸人，不可轻信，陛下应宽怀些对待也。"第二天，皇上在寿春殿赐宴，李茂贞素装乘轿，进入金銮门，换了衣服才去赴宴。人们都以为自前代帝王以来，专横跋扈，这样的事从未有过。当时，中官韩全诲与李茂贞结交很深，崔胤对他畏惧。从此以后，也结交了朱全忠。后来到了把皇上强行从开封迁至洛阳时，便让王子带护驾，崔胤守于左右。此前李茂贞进关，放火烧了京城，居民几乎逃尽。有回宴会，教坊乐手安辔新称李茂贞是"火龙子"，李茂贞不安地低下头，而背地里怒道："日后定杀这小子。"安辔新听说后，便请求到岐下去拜见李茂贞。李茂贞一见他就大骂："你这奸贼还有什么脸回来见我，当来求乞！"安辔新道："只是想拜见，决不敢有任何冒犯。"李茂贞道："像你这样的贱骨头，为什么不求乞？"安辔新道："京城这几天虽只卖麸子和烧炭，这就治得很好了，为何还要求乞？"李茂贞大笑，厚赏与他。

又　唐朝光化年间，朱朴由《毛诗》博士拜为宰相。朱朴依仗自己能言善辩，说他可安抚天下。于是由藩王的引荐，才使昭宗听说他，因此才有此任命。昭宗召他对答的那天，朱朴陈述了几项治国之策。每句话后都说臣一定要为皇上尽力，到握有大权时，没有任何成就，必然是皇恩一天不如一天，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有一天宫中设宴，艺人穆刀绫扮做念经的人，走到朱朴面前大声讥讽道："似乎见到朱相时，又觉得他不相了。"第二天出宫，有人议论道："做宰相的自古有之，君之不耻笑有话不多说的，而耻笑那些态度谦恭却又做不到的人。何况国家尚未丧乱，天下驻有重兵，虽然身怀奇才，却拿不出大计。朱朴不过是一介书生，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想要整治乱世，只能是自取其辱。"难怪他刚刚任职，便被罢官。因而被熟悉他的人大为讥笑。

又　朱全忠（即后来杀昭宗称帝的梁太祖）进见昭宗，在昭宣宫设宴。坐下之后，演出了歌舞杂技。……先颂扬皇上的功德，然后叙说元勋梁王朱全忠的功绩说："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方出这样一个贤人。"九优太史胡趱应声道："当然是这样……"陪宴的臣僚无不大惊失色。朱全忠只是笑了笑，皇上却很不高兴，而无可奈何。胡趱一向喜好下棋。经常独骑一驴，到朋友家去玩，多是早晨去晚上才回来。一年之间，从不间断。每到朋友家，主人必然要告诉家童说："到后院去把都知的驴子喂上。"胡趱很感激他。直到晚上才骑驴回去。一天，在不该召见的时候突然传来皇上要召他进宫，胡趱慌忙去找驴。等把驴牵到他跟前，只见那驴喘息不止，满身流汗，原来是正在给主人拉磨。由此，胡趱方知每次来都要给他家拉磨。第二天早晨，胡趱徒步而来，主人又说："给都知侍候好驴子。"胡趱说："驴子今天偶尔不能来了。"主人说："为什么？"胡趱说："从昨日回去，驴子便患上头旋恶心症，动弹不得，而要请假休息。"主人大笑。想不到象胡趱这样聪明的人，也不会知道自己骑的驴竟常年在给人家拉磨渔利，因而多次被同事所嘲笑。

王舍城

伪蜀王先主，未开国前，西域僧至蜀。蜀人瞻敬，如见释迦。舍于大慈三学院，蜀主复谒坐于厅，倾都士女，就院不令止（伪蜀王先主至就院不令止四十五安原缺，据黄本补）之。妇女列次礼拜，俳优王舍城飘言曰："女弟子勤苦礼拜，愿后身面孔，一切似和尚。"蜀主大笑。（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蜀王的先主时期，还没有建国。有个西域的和尚来到这里。蜀人都对他很崇敬，如见佛主释迦牟尼。他住在大慈三学院，蜀主前往回拜，坐在大厅上，此时全城的男女，凡是来拜见的都不加制止。妇女们排着队依次向他行礼。艺人王舍城道："女弟子们勤苦礼拜，希望他们下跪时的后身，完全像个和尚。"蜀先主大笑。

顾夐

伪蜀王先主起自利、阆，号亲骑军，皆拳勇之士。四百人分□□□□执紫旗，凡战阵，若前军将败，麾紫旗以副之，莫不□□□靡，霆骇星散，未尝挫衄。此团将卒多达，或至节将□□□□至散员，亦享官禄。以之定霸，皆资福人。于时□□□□□□南黑云都，皆紫旗之类也。此从各有名号，时顾□□□□□亦尝典郡，多杂谈谑。曾造武举，助曰大顺□□□□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憨子、姜癞子、张打胸、长小□□□□□□□□□□□□□许□□□□□□□□□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游神、王号驼、郝牛屎、□□贡、陈波斯、罗蛮子。试《亡命山泽赋》、《到处不生草诗》，斯亦麦铁杖、韩擒虎之流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蜀王先主从利阆起事，称号亲骑军，军中全是勇猛之士。其中有四百人……执紫旗，凡在战场上，如有前阵的军队将要战败时，他们便挥动紫旗而助之。莫不所向披靡，霆骇星散，从未失败过。这紫旗团队中的官兵多很显达。……都享受官禄。以此来稳定霸业，都是凭借着钱财。这时期……，都与紫旗团是一类的，他们各有名号。当时顾夐……也曾主管过郡事。常戏闹。曾进行过武选，称之为大顺……侍郎李吒吒下进士及第三……憨子、姜癞子、张打胸、长小……李嗑蛆、李破肋、李吉了、樊忽雷、日游神、王号驼、郝牛屎……陈波斯、罗蛮子。考试科目为"亡命山泽赋"、"到处不生草诗。"。这纯属也是"麦铁杖"、"韩擒虎"之流（麦、韩均为隋朝时的猛将）。

不调子

有不调子，恒以滑稽为事。辈流间有慧黠过人，性识机警者，皆被诱而玩之。尝与一秀士同舟，泛江湖中，将欲登路，同船客有驴瘦劣，尾仍偏，不调子坚劝秀士市之。秀士鄙其瘦劣，勉之曰："此驴有异相，不同常等。"不得已，高价市之。既舍楫登途，果尪弱，不堪乘跨。而苦尤之。不调曰："勿悔，此不同他等。"其夕，忽值雪，不调曰："得之矣，请贯酒三五杯，然后奉为话其故事。"秀士又侺俯贯而饮之。及举爵，言之曰："君不闻杜荀鹤诗云：'就船买得鱼偏美（明抄本鱼作驴，美作尾），踏雪沽来酒倍香'乎？请君买驴沽酒者，盖为杜诗有之，非无证据。"秀士被买而玩之，殊不知觉，至是方悟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有个叫不调子的，常常以滑稽的方式戏弄人。有许多聪明狡黠、灵性而又机警的人，也都被他诱惑而玩耍。有一次，他曾与一个秀才同坐在一条船上游江，快要靠岸时，见同船的游客中有人牵了一头瘦劣而又长了根偏尾巴的驴，不调子便力劝秀才一定要买下来。秀才嫌弃那驴子太瘦劣，不调子劝勉道："这驴子长相特异，不同寻常。"没办法，秀才只好以高价买下。不久，他们便离船上路，那驴果然身体瘦弱得不能骑。秀才很苦恼。不调说："别后悔，这驴绝对不同于别的驴。"那天晚上，忽然下起雪来。不调子又道："这驴你买对了。请你买上三五杯酒。然后我给你讲个这样的故事。"秀士又勉强买来酒与他喝。等到举杯时，不调子道："你难道没听过杜荀鹤诗中是怎样说的吗？'就船买得驴（鱼）偏尾（美），踏雪沽来酒倍香'。请你买驴买酒，这是杜诗中讲过的，并非没有根据。"秀才被人玩耍了，自己竟然还不知道。一直到此时才醒悟。

司马都

前进士司马都居于青丘，尝以钱二万，托戎帅王师范下军将市丝。经年，丝与金并为所没。都因月旦趋府，谒王公，偶见此人，问之。其人貌状，魁伟胡腮，凶顽发怒，欲自投于井。都徐曰："何至如此，足下吒一抱之髭须，色斯举矣；望千寻之玉甃，井有人焉。"王公知之，毙军将于枯木。（出《玉堂闲话》）

【译文】

前进士司马都住在青丘，曾拿了二万钱托戎帅王师范部下的军将给他买丝。可是过了一年，丝和钱都没影儿了。司马都因月初到府上去拜会王师范，恰巧遇上那个人，便向他问起这件事。那人的相貌魁梧高大，满脸胡子，样子十分凶狠，却想要去自尽投井。司马都道："何必如此，你乍起大胡子，怎会是这样的面色。你看看这口深井吧，下面可是有人啊。"王师范闻知此事，把那个人杀于枯木下。

吴尧卿

唐吴尧卿家于广陵。初佣之保于逆旅。善书计，因之出入府庭，遂闻于搢绅间。始为盐铁小吏，性敏辩，于事之利病，皆心记能调，悦人耳目。故丞相李蔚以其能，自首任之。高骈因署尧卿知泗州院，兼利国监，寻奏为刺史。制命未行，会军变，复归广陵。顷之，知浙西院，数月而罢。又知扬州院，兼榷粜使。伪朝授尧卿御史大夫。尧卿托附权势，不问贵贱，苟有歧路，纵厮养辈，必敛袵枉以金玉饵之。微以失势，虽素约为之死交，则相对终日，不复与言。趋利背义如此。权贵无不以贿赂交结之。故不离淮泗，僭窃朱紫，尘污官省。三数年间，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时王启知两使句务，下尧卿狱，将穷其事，为诸葛殷所保持获全。及城陷，军人识是尧卿者，咸请啗之。毕师铎不许，夜令尧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变，为仇人所杀，弃尸衢中。其妻以纸絮苇棺殓之，未及就圹，好事者题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狱；请去斜封，送上阎罗王。"时人以为笑端。（出《妖乱志》）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吴尧卿的人，家住在广陵。最初曾受雇于行路途中。此人很有心计。因他经常出入于官府，官场上的人一般都知道他。开始只是个管点儿盐铁事物的小官。但此人敏锐而又很有口才，对于许多事情的利弊都能放在心上并能做很好的调节，使人很高兴。丞相李蔚认为他很有能力，便开始启用他。高骈先授他知泗州院兼利国监，不久又奏请皇上任他做刺史。皇上的任命令还未下来，恰逢军变，他只好又回广陵。不久，又知浙西院，数月后罢职，又知扬州院并兼任榷粜使。伪朝廷还授于他御史大夫之职。吴尧卿一向依附权势，不讲贵贱，苟且于斜路，即使是奴仆之辈，只要与己有用，也必然是恭敬地以钱财为诱饵去拉拢。对那些稍稍失去权势的人，虽然平时与人家结为生死之交，而到此时即使相对终日，也不再与人家说一句话。见利忘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而对于权贵，则无不以钱物贿赂而去交结，他因此不离淮泗地方，使官风腐败，三年多时间，竟盗用盐铁钱六十万缗。当时王启主管两使句务，将吴尧卿捉拿下狱，要将此案追究到底，后被诸葛殷所保而未获死罪。到了城被攻陷时，军人中认得吴尧卿的，都请求把他吃了，毕师铎不准许，晚上叫他换了衣服逃走。他逃到楚州又遇变乱，被仇人杀掉，弃尸于大道上。是他妻子用纸絮苇棺将他入殓，但也未埋入坟墓。好事者在棺上题道："这就是一个凭证，终于归至无间地狱；让他去请求斜封灵官吧，这次是去找阎王。"当时人都以此为笑谈。

李任为赋

天成年，卢文进镇邓。因出城，宾从偕至，舍人韦吉亦被召。年老，无力控驭，既醉，马逸，东西驰桑林之中，被横枝骨挂巾冠，露秃而奔突。仆夫执从，则已坠矣。旧患肺风，鼻上瘾疹而黑，卧于道周。幕客无不笑者。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占一韵而赋之。赋项云："当其厅子潜窥，衙官共看，喧呼于麦垄之里，偃仆于桑林之畔。蓝搀鼻孔，真同生铁之椎；腼甸骷髅，宛是熟铜之罐。"余不记之。闻之者无不解颐。（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唐天成年间，卢文进镇守邓州。因为要出城，宾客从属一起到来，舍人韦吉也被召请。韦吉已年老，没有控制马的力气，何况已经酒醉，马又狂奔乱跑，在桑林中东西驰骋，帽子也被树枝挂掉了，露着光秃秃的脑袋四处奔窜。等仆人将马勒住，他早已坠地。韦吉过去患过肺风病，鼻子上留有黑色斑疹。此刻卧于路旁，幕客无不看着发笑的。从事令左司郎中李任、祠部员外任瑶各选一韵写一首赋。李任在赋中写道："当仆人偷看，衙官们一起来看时，他正在麦垅里呼叫，仆卧在桑林旁边。那蓝青的鼻头，真像一个生铁槌；那满脸愧色的瘦弱的身体，宛如一个熟铜罐。"其余的就不引用了。听说的人无不开颜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三　　嘲诮一

程季明　诸葛恪　张湛　贺循　陆士龙　繁钦　刘道真　祖士言　高爽　徐之才 司马消难　马王　酒肆　卢思道　李愔　薛道衡　解嘲　辛亶　牛弘　侯白

程季明

晋程季明嘲热客诗曰："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代愚痴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嚬蹙奈此何。谓当起行去，安坐正咨嗟，所说无一急，沓沓吟何多？摇扇腕中疼，流汗正滂沱。莫谓为小事，亦是人一瑕。传诫诸朋友，热行宜见呵。"（出《启颜录》）

【译文】

晋代人程季明曾写过一首嘲讽暑天懒人的诗。诗中写道："从来在三伏天的时候，不在路上赶车行走。关上门躺在家中避暑，出来进去懒得与人打招呼。有这么一个呆子，冒着炎热到这家去。主人听有客到来，皱着眉头不耐烦可又没办法。按说应当赶紧起来去迎候，可是仍坐在那里打哈欠。说了半天也没听到一件急事，何必罗嗦个没完。摇摇扇子也觉手腕子疼痛，尽管现在是大汗淋漓也不想动手。不要说这是区区小事，这毕竟也是做人的一种缺陷。告诫各位朋友，热天出门应该见怪不怪。"

诸葛恪

吴主引蜀使费祎饮，使诸葛恪监酒。恪以马鞭拍祎背，甚痛。祎启吴主曰："蜀丞相比之周公，都护君侯比之孔子；今有一儿，执鞭之士。"恪启曰："君至大国，傲慢天常；以鞭拍之，于义何伤？"众皆大笑。又诸葛瑾为豫州，语别驾向台，曰："小儿知谈，卿可与语。"北往诣恪，不相见。后张昭坐中相遇，别驾呼恪："咄，郎君！"恪因嘲曰："豫州乱矣，何咄之有！"答曰："君圣臣贤，未闻有乱。"恪复云："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岂唯四凶，亦有丹朱。"（出《启颜录》，明抄本分两条。吴主引蜀使作出《启颜录》。诸葛瑾为豫州作出《世说》）

【译文】

吴主请蜀国使者费祎饮酒，派诸葛恪作陪监察。诸葛恪用马鞭拍打费祎的后背。费祎感觉很痛。启告吴主道："蜀国的诸葛丞相，可以与周公相比，都护君侯；也可以与孔圣人相比，可今有一小儿，竟是举鞭子的人。"诸葛恪道："你来到大国，还这样傲慢无礼，用鞭子揍你，怎么算有伤大义呢？"众人都大笑。又有一次，诸葛瑾镇守豫州时，对别驾（刺史的佐官）说："小儿诸葛恪善谈，你可以和他谈谈。"北去到了诸葛恪那里，但没与他相见。后来在张昭的寓中相遇，别驾招呼诸葛恪道："咄，郎！"诸葛恪嘲讽道："豫州已经大乱了，还有什么可'咄'的！"别驾道："君圣臣贤，没有听说有什么变乱。"诸葛恪又道："昔日唐尧在上，四凶（指不服从舜控制的四个首领）在下。"别驾道："岂只四凶，还有丹朱（尧之子，不肖）。"

张湛

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出《世说》）

【译文】

晋代张湛喜好在书斋前栽种松柏树，而袁山松每次出游，都要叫随从唱挽歌，当时人们称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

贺循

晋太傅贺循作吴郡，初不出门。吴中强族轻之，乃题府门："会稽鸡，不能啼。"贺闻，故出行，至门反顾，索笔答之云："不可啼，杀吴儿。"于是至诸屯及邸阁，检校诸顾陆使官兵及藏逋亡，悉以事言上。遭罪者众。陆抗时为江陵郡都督，故下自请孙皓，然后得释。（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世说》）

【译文】

晋代时太傅贺循任职吴郡。刚到任时从不出门。吴郡有势力的家族很轻视他，有人便在他的府门上题道："会稽鸡，不能啼。"贺循听说后，便走出府院。到门口又返回身来看了看，提笔在门上写下答词："不可啼，杀吴儿。"于是便到各军屯和官邸去搜察，查出顾陆诸家役使官兵和收藏逃亡之徒的事，并把此事秉告皇上。为此事获罪者众多。陆抗此时为江陵郡督都，由于亲自去请了孙皓，才使他们获得释放。

陆士龙

晋陆士龙、荀鸣鹤，二人未相识。俱会张茂先（明抄本先下有坐张二字），令接语，以并有大才，可勿常谈。陆抗手曰："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陆曰："既开青天，睹白雉，何不张尔弓，布尔矢？"荀曰："本谓云龙骙骙。乃是山鹿野麋。兽微而弩强，是以发迟。"张抚掌大笑而已。（出《世说》）

【译文】

晋代时，一个叫陆士龙的，一个叫荀鸣鹤的，两人互不相识。有一次，一起在张茂先家相会。张茂先叫他们一人一句互相接话，看谁更有才华，但话要少而精。陆士龙先说："云间陆士龙。"荀鸣鹤说："日下荀鸣鹤。"陆士龙说："既然是晴天，看见了一只白山鸡，为什么不张开你的弓，放出你的箭？"荀鸣鹤道："本来说是条粗壮的巨龙，其实不过是只山鹿野麋，兽太小而弓太强，所以箭发迟了。"张茂先听后拍掌大笑。

繁钦

魏繁钦嘲杜巨明曰："杜伯玄孙字子巨，皇祖虐暴死射之；神明不听，天地不与；降生之初，状似时鼠，厥性蟊贼，不文不武；粗记粗略，不能悉举。"（出《启颜录》）

【译文】

三国时魏国的繁钦嘲讽杜巨明道："杜伯的玄孙字子巨，祖宗性情暴虐，非要射死他不可。神明不肯听，天地不相让。子巨刚生下时，样子象个老鼠，其人性如蟊贼，不善文也不习武，对任何事情都是粗记粗略，马马虎虎。不用一一列举了。"

刘道真

晋刘道真遭乱，于河侧与人牵船，见一老妪操橹，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调机弄杼？因甚傍河操橹？"女答曰："丈夫何不跨马挥鞭？因甚傍河牵船？"又尝与人共饭素盘草舍中，见一妪将两小儿过，并著青衣，嘲之曰："青羊引双羔。"妇人曰："两猪共一槽。"道真无语以对。（出《启颜录》）

【译文】

晋代的刘道真遭遇变乱，便到河边去给人家拉船，见一老妇也在这里摇橹，他嘲讽道："女人怎么不在家织布，为什么到河上来摇橹？"女人答道："你是大丈夫，怎么不去骑马挥鞭，为什么来到河上拉船？"又有一次，刘道真与人共用一个盘子在草房中吃饭，见一个女人领着两个孩子从门前走过，那女人穿的是黑衣裳，他便嘲讽人家道："黑羊领双羔。"那妇人道："两猪共一槽。"结果刘道真无言以对。

祖士言

晋祖士言与钟雅相嘲，钟云："我汝颖之士利如锥，卿燕代之士钝如槌。"祖曰："以我钝槌，打尔利锥。"钟曰："自有神锥，不可得打。"祖曰："既有神锥，亦有神槌。"钟遂屈。（出《启颜录》）

【译文】

晋朝的祖士言与钟雅两人相嘲讽，钟雅说："我是汝颖这地方的人，锋利如锥；你乃燕代的人，愚钝如槌。"祖士言说："那就用我的钝槌，砸你的利锥。"钟雅说："自有神锥，你打不着。"祖士言说："既然有神锥，也就有神槌。"钟雅于是认输。

高爽

高爽辩博多才。时刘茜为晋陵令，爽经途诣之，了不相接，爽甚衔之。俄而爽代茜为县，茜追迎，赠遗甚厚，悉受之。答书云："高晋陵自答。"（明抄本自作白）或问其故，曰："刘茜饷（饷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晋陵令耳，何关爽事。"稍迁国子助教。孙挹为兰陵县，爽又诣之，挹了无故人之怀。爽出从阁下过，取笔题鼓面云："身有八尺围，腹无一寸肠，面皮如许厚，被打未遽央。"挹体肥壮，腰带十围，故以此激之。（出《谈薮》）

【译文】

高爽善辩、见多识广而又有才气。当时刘茜正任晋陵县令，高爽路过那里时便顺便去看刘茜，可是刘茜知道他到来却并不出来迎接，高爽很怀恨他。不久，高爽接替刘茜做了晋陵令，刘茜却迎出去很远，并赠送很多东西。高爽一一收下，并写了封信告诉他："高晋陵一定要回赠。"有人问原因，他说："这是刘茜发给晋陵令的饷钱，与我有什么关系？"不久又调任国子监助教。当时孙挹为兰陵县令，高爽到他那儿去时，孙挹却没有朋友的情谊。高爽走时从一阁楼下过，便取笔在一个鼓面上题写道："身子有八尺粗，腹内却无一寸肠子，脸皮厚如鼓面，被打也不知恐惧央求。"孙挹身体肥壮，腰带就有十尺长，因而高爽以此来刺激他。

徐之才

北齐徐之才封西阳王，时王欣与之才嘲戏之才即嘲王欣姓曰："王之为字。有言则讧，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施尾角而成羊。"欣无以对。又尝宴宾客，时卢元明在座，戏弄之才姓云："卿姓徐字，乃（乃原作刀，据明抄本改）未入人。"之才即嘲元明姓卢字："安亡为虐，在丘为虗，生男成虏，配马成驴。"嘲元明二字："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亦无以对。（出《启颜录》）

【译文】

北齐时徐之才被封为西阳王。有一次王欣与他互相开玩笑。徐之才便嘲弄王欣的姓说："王这个字，有言则讧，近犬则狂，加头足而为马（马），按上尾和角而成羊。"欣无以答对。又有一回徐之才宴请宾朋，当时卢元明在座。他戏弄之才的姓道："你的姓是个徐字，还没有入人（指"亻"）呀。"徐之才便嘲弄卢元明的姓卢（繁体字写作"盧"）字道："安亡为虐，在丘为虗，生男成虏，配马成驴。"嘲弄元明二字道："去头则是兀明，出颈则是无明，减半则是无目，变声则是无盲。"元明也无对答。

司马消难

周司马消难以安陆附陈，宣帝遇之甚厚，以为司空。见朝士皆重学术，积经史，消难切慕之。乃多卷黄纸，加之朱轴，诈为典籍，以矜僚友。尚书令济阳江总戏之曰：黄纸五经。赤轴三史。消难，齐司空子如之子。（出《谈薮》）

【译文】

北周的司马消难因为有把安陆归附陈的功绩，宣帝待他很厚，授于他司空之职。司马消难见朝中的官员都很重视学术，收藏经史典籍，便很仰慕人家。于是他也弄来许多黄纸，在每沓纸上加上一个朱轴，伪装成书籍，以便在僚友面前炫耀。尚书令济阳江总讽刺他道："黄纸为五经，赤轴是三史，消难，你真是齐国的司空子如的儿子了。

马王 隋姓马王二人尝聚宴谈笑，马遂嘲王曰："王是你，元来本姓二，为你漫走来，将丁钉你鼻。"王曰："马是你，元来本姓匡，减你尾子来，背上负王郎。"（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时，一个姓马的，一个姓王的，两人聚宴谈笑。马嘲弄王道："王是你，你原来本姓二，因为你随便地走，就把'丁'钉进了你的鼻子。"王说："马是你了。原来本姓匡。那是因为剪掉你的尾巴，背上驮着王郎。"

酒肆

隋时，数人入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曰："有水在。"次一人云："酒，头似阿滥包头。"诸人问云："何因酒得似阿滥包头？"答曰："非鹑头。"又一人云："酒，向他篱得头，四脚距地也独宿。"诸人云："此有何义？"答云："更无余义。"诸人共笑云："此嘲最是无豆。"即答云："我若有豆，即归舍作酱，何因此间饮醋来。"众欢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时，几个人一起到酒店去喝酒，酒味酸而且很淡，于是一起嘲讽起来。一人道："酒，是从什么地方漫溢而来，腾腾奔流失去酉？"大家都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只有水在了。"第二位道："酒字，字头好象阿滥包（一种蒸饼）头。"众人问："酒怎么能象阿滥包头呢？"他答道："不是鹑（音谐醇）头呀。"又有一个人道："酒，象篱笆杖子得了头，四脚悬地而独宿。"众人问："这是什么意思？"那人答道："更无（无）余意。"众人一起笑道："你这嘲讽最无豆（意思）。"他接着道："我要有豆子，早回家去做酱油了，何必在这里喝醋呀。"众欢声大笑。

卢思道

隋卢思道尝共寿阳庾知礼作诗。已成而思道未就。礼曰："卢诗何太春日？"思道答曰："自许编苫疾，嫌他织锦迟。"思道初下武阳入京，内使李德林向思道揖。思道谓人曰："德林在齐，恒拜思道，今日官高，向虽拜，乃（明抄本乃作仍。）作跪状。"思道尝在宾门日中立，德林谓之曰："何不就树荫？"思道曰："热则热矣，不能林下立。"思道为《周齐兴亡论》，周则武皇宣帝，悉有恶声；齐高祖太上，咸无善誉。思道尝谒东宫，东宫谓之曰："《周齐兴亡论》。是卿作不？"思道曰："是。"东宫曰："为卿君者，不亦难乎？"思道不能对。隋文帝以徐陵辩捷，无人酬对，深以为耻。乃访朝官："谁可对使？"当时举思道，文帝甚喜。即诏对南使，朝官俱往。徐陵遥见思道最小，笑曰："此公甚小。"思道遥应曰："以公小（小字原缺，据敦煌本启颜录补）臣，不劳长者。"须臾坐定，徐陵谓思道曰："昔殷迁顽人，本居兹邑，今存并是其人。"思道应声笑曰："昔永嘉南渡，尽居江左，今之存者，唯君一人。"众皆大笑。徐陵无以对。又隋令思道聘陈，陈主敕在路诸处，不得共语，致令失机。思道既渡江，过一寺，诸僧与思道设，亦不敢有言，只供索饮食而已。于是索蜜浸益智，劝思道尝之。思道笑曰："法师久服无故，何劳以此劝人？"僧即违敕，失机且惧。思道至陈，手执国信，（信原作主，据敦煌本启颜录改）陈主既见思道，因用《观世音经》语弄思道曰："是何商人，赍持重宝？"思道应声，还以《观世音经》，报曰："忽遇恶风，漂堕罗刹鬼国。"陈主大惭，遂无以对。（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人卢思道曾与寿阳庾知礼一起作诗。庾知礼先成而卢思道尚未写完。庾知礼道："卢诗何必太迟迟了？"卢思道回答说："你以编苫（草垫子）疾，嫌别人织锦迟。"卢思道初次离开武阳到了京城，宫中内史李德林向他作揖致礼。卢思道对人讲道："德林在齐朝时，是经常拜我的，今天做了高官，假如还要拜，仍应跪地而拜。"有一次，卢思道在门外炎日下站立很久，李德林对他说："何不去树荫下？"卢思道说："热是够热的，即使这样，也决不在林（暗喻德林）下站立。"卢思道曾写过《周齐兴亡论》，其中写道："周朝的武皇宣帝，名声恶浊。齐朝的高祖太上皇，全无好声誉。"他去拜谒东宫太子时，太子问他："《周齐兴亡论》是你所作？"卢思道答说："是。"太子道："作你的君主，不也够难的吗？"卢思道不作答。隋文帝因南朝使者徐陵善辩敏捷，没人能与酬对，而深以为耻辱。于是向朝官们打听，"谁可以应对他？"当时有人推荐了卢思道，文帝很喜悦，立即下诏命他到南朝会谈，朝官们也一起前往。徐陵远望卢思道最小，笑道："哈哈，此公太小了。"卢思道也远远地应道："以为公是小臣，就别来劳嘉长辈了。"不一会儿人们坐下来，徐陵对卢思道说："昔日殷朝时迁移来许多愚人，就居住在这个城市，如今这里全是那些人。"卢思道应声笑道："当年晋怀帝南渡，所有人都住在江左，可今日活着的，唯你一人了。"众人大笑，徐陵再无话可对。又有一次，隋朝命卢思道出访陈国。陈后主下令凡卢思道路经的各处，不得与他说话，使他失去取笑人的机会。卢思道已过了长江，经过一个寺院，僧人们为他准备了饮食。谁也不敢与他说话，只供他吃喝。于是卢思道向法师索要蜜浸，法师劝他先尝尝，他笑道："法师久服无妨，还用这样来劝我么。"法师已经违犯了敕令，因失机而恐惧。卢思道到了陈国，手拿国书去见陈后主，陈后主便以《观世音经》语捉弄他："你是哪里的商人，带来重宝？"卢思道也以《观世音经》语秉告道："忽然遇上恶风，漂流坠落到罗刹鬼国。"陈后主大愧，因而无言以对。

李愔

魏高祖山陵既就，诏令魏收、祖孝徽、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尚书令杨遵彦诠之，魏收四首，祖刘各二首被用，而思道独取八首，故时人号八咏卢郎。思道尝在魏收席，举酒劝刘逖。收曰："卢八劝刘二邪？"中书郎赵郡李愔，亦戏之曰："卢八问讯刘二。"逖衔之。及愔后坐事被鞭扑，逖戏之曰："高槌两下，熟鞭一百，何如言'问讯刘二'时。"（出《启颜录》）

【译文】

魏高祖的陵墓建成后，皇上下诏令魏收、祖孝徽、刘逖、卢思道等各作挽歌词十首。由尚书令杨遵颜选拔。结果选魏收四首，祖孝徽、刘逖各二首，唯独卢思道被选中八首，因而当时人们称他为"八咏卢郎"。有一次卢思道在魏收家宴饮时，曾举杯劝刘逖。魏收说："卢八劝刘二了。"中书郎赵郡人李愔也戏之道："卢八在问讯刘二。"刘逖记恨在心。后来李愔因罪被鞭击，刘逖戏弄他道："高槌两下，熟鞭一百！这比起你说'问讯刘二'时的滋味来怎么样？"

薛道衡

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引声读《法华经》云："鸠槃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曰："毗舍阇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的薛道衡被派往南朝访问。南朝不问是道还是俗，只要机敏善辩者，就随时引薛道衡去见。一和尚十分善辩而敏捷，就让他在寺院佛堂中读《法华经》，然后带薛道衡到寺中礼拜。薛道衡刚走至佛堂门口、那和尚便大声读《法华经》道："鸠盘荼鬼，今在门外。"薛道衡立即应声，也以《法华经》回答道："毗舍阇鬼，乃在其中。"那和尚愧服，更无话可对。

解嘲

隋末，刘黑闼据有数州，纵其威虐，合意者厚加赏赐，违意者即被屠割。尝闲暇，访得解嘲人。召入庭前立，须臾，水恶鸟飞过，命嘲之。即云："水恶鸟，头如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大悦。又令嘲骆驼，嘲曰："骆驼，项曲绿，蹄被（敦煌本《启颜录》被作波，明抄本作坡）他，负物多。"因大笑，赐绢五十匹。拜毕，左膊上负绢走出，未至戟门，倒卧不起。黑闼令问："何意倒地？"答云："为是偏檐。"更命五十屯绵，置右膊将去，令明更来。及还村，路逢一知识，问云："在何处得此绵绢？"具说其事。乃乞诵此嘲语，并问倒地之由。大喜而归，语其妇曰："我明日定得绵绢。"及晓（晓原作晚。据明抄本改。）即诣门，言："极善解嘲。"黑闼大喜，令引之。适尾一猕猴在庭，命嘲之。即曰："猕猴，头如（如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镰杓尾如凿，河里搦鱼无僻错。"黑闼已怪，犹未之责。又一鸱飞度，复令嘲之。又云："老鸱，项曲绿，蹄被他，负物多。"于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即倒地。令问之，又云：'偏檐。"复令割一耳。还家，妇迎问绵绢何？答曰："绵绢，割两耳，只有面。"（出《启颜录》）

【译文】

隋朝末年，刘黑闼占据了数州。他大逞其威势和虐暴，对合他意的人赏赐丰厚，对违背他意愿的人随意屠杀。有一回他有了空余时间，听到有一个专门能解嘲的人，便把他召进庭院来。片刻，一只水恶鸟从上面飞过，刘黑闼命他嘲之。那人道："水恶鸟，头象镰刀杓子，尾巴象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很高兴，又叫他嘲笑骆驼，那人道："骆驼，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载东西多。"刘黑闼于是大笑，赏绢五十匹。那人拜谢之后，把赏绢挎在左臂上走去。还未走到戟门，便倒在地上不起来。刘黑闼叫人问他为何倒地不起，他回答说："因为偏坠。"于是刘黑闼命再赏五十匹绵，放在他右臂上拿去，并叫他明天再来。回到村里，遇到一个熟人，那人问："在哪里得到这么多绵绢？"解嘲人向他述说了这件事。那人求他再背诵一下嘲语，并问明了倒地的缘由，便大喜而归。回到家告诉他媳妇说："我明天一定能得到绵绢。"第二天早，那人来到刘黑闼门前，说自己极善于解嘲。刘黑闼很高兴，下令领他进来。恰好此时有一只猕猴在院子里，刘黑闼便命他嘲之。那人道："猕猴，头如镰刀杓子，尾巴象个凿子，河里捞鱼无偏错。"刘黑闼心里很怪罪他，但并未斥责他。此时又有一只鸱鸟从上空飞过，叫他再嘲弄一番，那人又道：：老鸱，脖子弯曲而发绿，走路蹄子'被他被他'响，能驮很多东西。"刘黑闼大怒，令割去他一只耳朵。走出庭院，那人倒地不起，刘黑闼叫人问他怎么回事，那人说："偏坠。"于是下令再割一只耳朵。回到家，媳妇迎上来问绵绢在哪儿，那人道："绵绢？割去两只耳朵，只剩下一张脸了！"

辛亶 隋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为之榜，略曰："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问隋吏部侍郎辛亶曰：'当今天子圣明，群僚用命。外拓四方，内齐七政。而子位处权衡，职当水镜。居进退之首，握褒贬之柄，理应识是识非，知滞知微，使无才者泥伏，有用者云飞。奈何尸禄素餐，滥处上官，黜陟失所，选补伤残。小人在位，君子駮弹，莫不代子战灼，而子独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万国之人，不可皆识。谁厚谁亲？为桀赏者，不可不喜；被尧责者，宁有不嗔？得官者见喜，失官者见疾。细而论之，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欤？是何疾欤？不识何不访其名，官少何不简其精，细寻状迹，足识法家；细寻判验，足识文华。宁不知石中出玉、黄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智，祗可投之四裔，以御魑魅。怨嗟不少，实伤和气。'亶再拜而谢曰：'幸蒙先生见责，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纵亶自修，舍亶之罚，如更有违，甘从斧钺。'先生曰："如子之辈，车载斗量，朝庭多少（明抄本少作人），立须相代。那得久旷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唤取师巫，却行无处。'亶掩泣而言曰：'罪过自招，自灭自消，岂敢更将面目，来污圣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更入京。'"（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朝时，辛亶为吏部侍郎，选人们公开给他贴出告示，简言如下：枉州抑县屈滞乡不申里衔恨先生，质问隋吏部侍郎辛亶道："当今天子圣明，群臣尽心竭力。对外疆土四方拓展，国内政行畅通。可你位处轻重之地，当如水镜一般明而不污。何况你居于给官员升降的首脑之职，握有褒贬他们的大权，理应识别是非，明察细微，把没有才能的拿下去，把有用的人提拔上来。可你怎么竟是尸位素餐。滥处高位？对降职升官都处理失当，而选任补缺的都是些有缺陷的人。小人可安然在位，君子倒被贬黜。没有人不是对你恨之入骨，而你何以安心？"辛亶道："百姓之子，万国之人，是不可能全认识的。怎能说对谁厚对谁亲呢？被桀赞赏的人，不能不喜欢；被尧斥责的人，哪有不生气的？得到官位的人自然欢喜，失去官位的自然表现出痛恨。细而论之，这不是我的过失。"先生又道：为什么要恨你？为什么要恨你？不认识为什么不去访一访，官少为什么不删繁就简取其精？只要仔细察看文状，一定能找到法家；只要仔细区别验看试卷，完全可以找到有文采的人。难道不知道石中出玉、金出于沙吗？量你的才能，度你的智力，仅仅可以到最边远的地方，去抵御那些魑魅魍魉。你还怨叹不少，实在有伤和气。"辛亶再拜而谢道："幸蒙先生见教，实觉多违。谨当刮肌贯骨，改过惩非。请先生允许我改正，免去对我的惩罚，如再有违，甘愿刀劈斧砍。"先生道："象你等之辈，车载斗量，朝廷有多少人，立即更换。怎么可以长期没有吏部长官，而等待你去自修？快去快去，不得久留！唤取师巫，却行无处。辛亶掩面哭泣道："罪过自讨，只能自灭自消，哪里还敢再以我的面目来脏污圣朝。"先生拖着手杖咏道："辛亶去，吏部明，开贤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后岁依期再入京。"

牛弘

隋牛弘为吏部尚书。有选人马敞者，形貌最陋。弘轻之，侧卧食果子，嘲敞曰："尝闻扶风马，谓言天上下。今见扶风马，得驴亦不假。"敞应声曰："尝闻陇西牛，千石不用軥。今见陇西牛，卧地打草头。"弘惊起，遂与官。（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朝时，牛弘为吏部尚书。有个叫马敞的人，虽经吏部铨选合格，但尚未授官，因其面貌丑陋，牛弘很轻视他。一天，牛弘正侧卧着吃水果时，嘲讽马敞道："曾听扶风马，说可扶摇上天下地。今见扶风马，说是驴也一点不假。"马敞应声道："曾闻陇西牛，能驮千石不用车，今见陇西牛，卧在地上打草吃。"牛弘吃惊而起。于是授与他官做。

侯白

陈朝尝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机辩深浅，乃密令侯白变形貌，著故弊衣，为贱人供承。客谓是微贱，甚轻之，乃傍卧放气与之言。白心颇不平。问白曰："汝国马价贵贱？"报云："马有数等，贵贱不同：若从伎俩，筋脚好。形容不恶，堪得乘骑者，值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壮，虽无伎俩，堪驮物，值四五千已上；若弥（音卜结反）尾燥蹄，绝无伎俩，傍卧放气，一钱不值。"使者大惊，问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谢。（出《启颜录》）

【译文】

陈国派人出使到隋国，隋国不知那个使者的机智论辩水平如何，于是密令侯白去试探，并让侯白变变形貌，穿上破旧衣裳，装作下贱人来侍奉。那使者听说来者是卑微之辈，便十分轻视他，侧卧于床上一边放屁一边与他说话。侯白心里很不平静。那人问道："你们国家的马价钱贵还是贱啊？"侯白答道："马有数等，各不一样，贵贱也不同。若是有伎俩，筋骨脚力好，形貌不丑，又经得住乘骑的，值二十千以上。若是形体很粗壮，虽无伎俩，可是能驮东西，值四五千以上。若是毫无伎俩，又侧卧放屁的，一个钱不值。"使者大吃一惊，问他的姓名，知道他是侯白后，才惭愧地向他道歉。

卷第二百五十四　　嘲诮二

赵神德　贾嘉隐　欧阳询　高士廉　裴略　刘行敏　窦昉　狄仁杰　杨茂直 左右台御史　杜文范　御史里行　张元一　吉顼　朱随侯　李详

赵神德

唐初，梁宝好嘲戏，曾因公行至贝州，憩客馆中，闲问贝州佐史，云："此州有赵神德，甚能嘲。"即令召之。宝颜甚黑，厅上凭案以待。须臾神德入，两眼俱赤，至阶前，梁宝即云："赵神德，天上既无云，闪电何以无准则？"答曰："向者入门来，案后唯见一挺墨。"宝又云："官里料朱砂，半眼供一国。"又答云："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宝更无以对，愧谢遗之。（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初期，有个叫梁宝的喜好嘲戏。有一回因公事去到贝州，在客馆中休息，闲来无事，便问贝州左史："听说贝州有个叫赵神德的人，很能嘲讽？"于是就让人将赵叫来。梁宝脸特别黑，便在大厅上依着几案等待着。不一会儿，赵神德进来，这个人两只眼睛通红，刚走到台阶前，梁宝就说道："赵神德，天上已经没有云彩了，闪电怎么能没有准则呢？"赵神德答道："奔你来的人一进门，就见几案后边竖着一锭墨。"梁宝又道："当官（暗指五官中的视觉器官）的食料钱（古时当官除官饷外，还供给食料钱）换成了朱砂，半只眼睛的就可以供足一国的官员了。"赵神德又答道："磨公小拇指，涂得太社北了。"梁宝再无言以对，面带愧色地道谢后将赵神德送走。

贾嘉隐

唐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长孙无忌、徐世绩，于朝堂立语。徐戏之曰："吾所倚者何树？"曰："松树。"徐曰："此槐也，何得言松？"嘉隐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邪？"长孙复问之："吾所倚何树？"曰："槐树。"长孙曰："汝不复矫邪？"嘉隐曰："何烦矫对，但取其鬼对木耳。"年十一二，贞观年被举，虽有俊辩，仪容丑陋。尝在朝堂取进止，朝堂官退朝并出，俱来就看。余人未语，英国公李绩，先即诸宰贵云："此小儿恰似獠面，何得聪明？"诸人未报，贾嘉隐即应声答之曰："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举朝人皆大笑。（出《国史纂异》，明抄本作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的贾嘉隐七岁时，朝廷因他是神童而召见他。当时，长孙无忌和徐世绩站在朝堂与他对话。徐世绩戏言道："吾所依的是什么树？"贾嘉隐道："松树。"徐世绩道："这是槐树，怎么能说是松树呢？"贾嘉隐道："以公配木，怎能说不是松呢？"长孙再问道："我所依靠的是什么树？"贾嘉隐道："槐树。"长孙道："你不再更正了？"贾嘉隐道："哪里用得着再更正。只要取来一个鬼对上木就可以了。"贾嘉隐到了十一二岁时，于贞观年间被铨选入举，他虽有才智和善辩，可是相貌丑陋。曾召他进朝堂请皇上决定其去留。当时朝堂官员们退朝后一齐来看他。还没等别人说话，英国公李绩抢先道："这小孩的脸长的象獠面一样，怎么能够聪明呢？"其他人还没答话，贾嘉隐就应声道："葫芦脑袋还能做宰相呢，獠面怎么就该失去聪明啊？"满朝官员都大笑。

欧阳询

唐宋国公萧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瑀箭俱不着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的宋国公萧瑀不懂得射箭，九月九日皇上带群臣去射猎，萧瑀的箭全部落空，一无所获。欧阳询咏诗道："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着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

高士廉

唐高士廉掌选，其人齿高。有选人，自云解嘲谑。士廉时著木履，令嘲之。应声云："刺鼻何曾嚏，踏面不知嗔，高生两个齿，自谓得胜人。"士廉笑而引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一回高士廉主持铨选，他的门牙突出。有个选人自己说很善解嘲，高士廉当时穿的是木制拖鞋，就叫他嘲戏。选人应声道：刺激了鼻子不用张嘴打喷嚏，踩在脸上也不生怒，那都是因为你两颗很突出的牙齿，还自鸣得意说自己是得胜者。"高士廉笑而领受。

裴略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兵部试判，为错一字落第。此人即向仆射温彦博处披诉。彦博当时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诉。此人即云："少小以来，自许明辩，至于通传言语，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兼能嘲戏。"彦博始回意共语，时厅前有竹，彦博即令嘲竹。此人应声嘲曰："竹，风吹青肃肃。凌冬叶不凋，经春子不熟。虚心未能待国士，皮上何须生节目。"彦博大喜，即云："既解通传言语，可传语与厅前屏墙。"此人走至屏墙，大声语曰："方今圣上聪明，辟四门以待士，君是何物，久在此妨贤路？"既推倒。彦博云："此意著博。"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着肚。"当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彦博、如晦俱大欢笑，即令送吏部与官。（出《启颜录》）

【译文】

唐初，裴略宿卫考满，由兵部判其试卷。只因错了一个字而落榜。于是他向仆射温彦博开诚相诉。温彦博当时正好与杜如晦坐在一起说话，没有理睬他。可他讲道："从小以来，就觉自己很聪明善辩，还能通传语言，可以胜任通事舍人一职。并懂得写文章，又善于嘲戏。"温彦博这时才注意到他的话，正巧厅前有竹，就叫他嘲讽嘲讽竹子。裴略答应后道："竹子，风吹青枝发出肃肃之声，严冬叶子不凋落，过了春季籽不熟。虚心不做栋梁材，皮上何须节与目？"彦博听后大喜，道："既然你明白通传语言，你可以到屏风那边试试。"裴略走到屏风墙外，大声喊道："方今圣上聪明，敞开四门而等待贤士，你是何物，长久地竖在这里妨碍贤人的去路！"于是把屏风推倒。温彦博道："此话合我意。"裴略道："非但著博（谐音脖），亦乃着肚（谐音杜）。"当时杜如晦在坐。听了此言，温彦博、杜如晦都大欢大笑。于是将他送吏部授官。

刘行敏

唐有人姓崔，饮酒归犯夜，被武侯执缚，五更初，犹未解。长安令刘行敏，鼓声动向朝，至街首逢之，始与解缚。因咏之曰："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袱头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擎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杖迹胸前出，绳文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以能饮，令宴蕃客浑王，遂错与延陀儿宴，行敏咏曰："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识，终蒙御史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面甚黑；杜善贤为长安令，亦黑；行敏咏之曰："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有个姓崔的人，因饮酒夜归犯纪，被武侯抓住綑绑起来，只到五更天，还没有给他松绑。当时长安令刘行敏听到鼓声正去上朝，走到街头恰好碰上，才给他松了绑。于是他咏了首诗道："崔生犯夜行，武侯正严更（巡夜）。袱头（头巾）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绳文（绳子勒的纹痕）腕后生。愁人不惜夜，随意晓参横（三星已落）。"武陵公杨文瓘任户部侍郎，很能喝酒，要设宴请蕃属地来的客人浑王，可是竟错请了延陀儿。刘行敏咏诗道："武陵敬爱客，终宴不知疲。遣（送给，安排）共浑王饮，错宴延陀儿。始被鸿胪（官府名，掌外事）识，终蒙御史（官名，负责监察）知。精神既如此，长叹伤何为。"李叔慎、贺兰僧伽两人脸很黑，杜善贤当时任长安令，脸也黑。刘行敏咏诗道："叔慎骑乌马，僧伽把漆弓，唤取长安令，共猎北山熊。"

窦昉

唐许子儒旧任奉礼郎，永徽中，造国子学，子儒经祀，当设有阶级，后不得阶。窦昉咏之曰："不能专习礼，虚心强觅阶。一年辞爵弁，半岁履麻鞋。瓦恶频蒙虢（音国），墙虚屡被杈。（音初皆反。）映树便侧睡。过匮即放乖。岁暮良功毕。言是越朋侪。今日纶言降。方知愚计。（音口怀反。）（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人许子儒原来任奉礼郎，永徽年间，进为国子监学士，做儒学经典学问，当设有品级，后来不能得升掌事之位。窦昉写诗讽刺他："不能专习礼仪，虚着胆儿也去强试。一年只好离那爵位远远的，多半年还只能穿着麻鞋，没瓦遮自然多挨难，墙浮虚很怕人推倒，在大树一边睡，过了机会再放船，到年尾了功夫才做完，说是超过了同辈。今日听了最好的主意，方知自己多愚蠢了。"

狄仁杰

唐狄仁杰倜傥不羁，尝授司农员外郎，每判事，多为正充卿同异。仁杰不平之，乃判曰："员外郎有同侧室，正员卿位擅嫡妻。此难曲事女君，终是不蒙颜色。"正员颇亦惭悚。时王及善、豆卢钦望，拜左右相。仁杰以才望时议归之，颇冀此命。每戏王豆卢，略无屈色。王豆卢俱善长行，既拜，谓时宰曰："某无材行，滥有此授。"狄谓曰："公二人并能长行，何谓无材行。"或曰左相事，云适已白右相。狄谓曰："不审唤为右相，合呼为有相。"王豆卢问故，狄曰："公不闻，聪明儿不如有相子，公二人可谓有相子也。"二公强笑，意亦悒悒。（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狄仁杰性格倜傥而不受拘束，曾授与他司农员外郎。每次审理案件，员外郎多是只能随声附和正官的裁决，狄仁杰认为太不公平，于是分辩道："员外郎如同侧室，正员官位居正房，这实在太难侍候女主人了，怎么干也得不到一点儿笑脸。"听到他的话正员官也很有惭、惧之色。当时王及善、豆卢颇得钦望，二人拜为左右相。狄仁杰的才能和名气是人们所公认的，对于他们的执政抱有很大希望。每次戏弄王、豆卢二人，都理真气壮。王、豆卢二人都很善长"长行"这种赌博游戏，他们拜相之后，对朝中的官员们说："我们没有材行，担任此职太不适当。"狄仁杰说："你们二人都很擅长长行，怎么能说没有材行？"有人说到左相的事，其实已经关联到右相。狄仁杰说："不慎称为右相，合称为有相。"王、豆卢问原因，狄仁杰说："你们没听说吗？聪明儿不如有相子，你们二人可以说是有相子。"二人勉强笑了笑，表现出悒悒不安的样子。

杨茂直

唐杨茂直任拾遗。有补阙姓王，精九经。不练时事。每自言明三教。时有僧名道儒，妖讹，则天捕逐甚急。所在题云："访僧道儒。"茂直与薛兼金戏谓曰："敕捕僧道儒，足下何以安闲？"云："何关吾事？"茂直曰："足下明三教，僧则佛教，道则老教，何不关吾事？"乃惊惧，兴寝不安，遂不敢归，寓于曹局数宿。祈左右侦（侦原作慎。据明抄改。）其事意，复共诳之，忧惧不已，遇人但云："实不明三教事。"茂直等方宽慰云："别访人，非三教也。"乃敢出。（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人杨茂直任拾遗。有个补阙（拾遗、补缺均为官职）姓王，他精通九经，但对时事不够练达。每每自言深明三教。当时有个僧人名叫道儒，兴妖作怪，武则天下敕要急速捕捉，各处都写着："查访僧道儒"的通告。杨茂直与薛兼金戏言道："敕捕僧道儒，你为何还这么安闲？"那个补阙道："这关系我什么事？"杨茂直道："你深明三教啊，僧就是佛教，道就是老教，怎么能说与你无关呢？"那人一听十分恐慌，起居不安，更不敢回家，便在官署里住了好几天。他求左右侦探事态动向，这些人回来都以假话诳骗他，于是更加忧惧，遇人就说："我实在不明白三教啊！"直到此时杨茂直等人才宽慰他说："查访的是个僧人，他叫道儒，不是三教。"他这才敢出来。

左右台御史

唐孝和朝，左右台御史，有迁南省仍内供奉者三，墨敕授者五，台讥之为"五墨三仍"。左台呼右台为高丽僧，言随（随原作隋。据明抄本改。）汉僧赴斋，不咒愿叹呗，但饮食受親而已。讥其掌外台。在京辇无所弹劾，而俸禄同也。自右台授左台，号为出蕃；自左台授右台，号为没蕃。每相遇，必相嘲谑不已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孝和时期，御史台的左右台御史中，有三人转调尚书省可仍为内供奉的三人，有五人是得到皇上的墨敕而升的官，因而台中人戏言是："五墨（音谐没）三仍（音谐扔）"。左台的御史们称右台御史为高丽僧，说他们是随同汉僧来赴斋，不祈祷念经，只是吃喝罢了，讽刺右台的御史官在京城无事可做，可俸禄与他们一样照拿不误。如果由右台调转到左台，称作出蕃，自左台调转右台，称作没蕃。每次相遇，定要互相嘲讽一番。

杜文范

唐杜文范，襄阳人也。自长安尉应举，擢第，拜监察御史，选殿中，授刑部员外，以承务郎特授西台舍人。先时与高上智俱任殿中，为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所排蹙，与上智迁员外。既五旬，由古、之顺方入省。文范众中谓之曰："张宋二侍御，俱是俊才。"由古问之；答曰："若非俊才，那得五十日骑土牛，趁及殿中？"举众欢笑。（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的杜文范，是襄阳人，做长安尉时去应试而入选，被授与监察御史。后转迁殿中侍御史，再授刑部员外，并由承务郎特授中书舍人之要职。先前，他与高上智一起在殿院任职时，受到殿中侍御史张由古、宋之顺的排挤和踩压。后来他与高上智一起升迁为刑部员外，五个月过去了，张由古和宋之顺才迁转入省。有一次，杜文范在众中面对他们说："张、宋二位侍御，你们都是俊才啊！"张由古问这是何意，杜文范回答说："若不是俊才，哪能骑了五十天老牛，才赶到殿中？"所有人都大笑。

御史里行

武后初称周，恐下心未安，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外多置里行。有御史台令史，将入台，值里行御史数人，聚立门内。令史不下驴冲过。诸御史大怒，将杖之。令史云："今日之过，实在此驴。乞先数之，然后受罚。"许之。谓驴曰："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于是御史羞惭而止。（出《国朝杂记》）

【译文】

武则天刚刚改唐国号为周时，怕下属群僚人心不安服，就下令让各官署可自行选任供奉官，正员之外还可设置里行。（供奉、里行都是不占编制非正式授职的下级官员。）有一个御史台的令史（未入流的小吏），骑一头驴要进入台署，恰遇上几个里行御史站在门里，令史没下驴冲了过去，御史们大怒，要对他进行杖责。令史道："今天的过错，实在是由于这头驴，请允许我先数落一下这驴，然后再受罚。"御史们同意，于是令史对驴子数落道："你有什么能耐，连机灵迟缓都不知道，你算个什么驴子，竟敢在御史里行！"于是御史们深感羞惭而不再惩罚他了。

张元一

周则天朝，蕃人上封事，多加官赏，有为右台御史者。因则天尝问郎中张元一曰："在外有何可笑事。"元一曰："朱前疑着绿，狄仁杰著朱。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将名作姓李千里，将姓作名吴栖梧。左台胡御史，右台御史胡。"胡御史胡元礼也，御史胡蕃人为御史者，寻改他官。周革命，举人贝州赵廓，眇小，起家监察御史。时人谓之台秽。李昭德詈之为中霜谷束。元一目为枭坐鹰架。时同州鲁孔丘为拾遗，有武夫气，时人谓之外军主帅。元一目为鹙入凤池。苏味道才学识度，物望攸归；王方庆体质鄙陋，言词鲁钝，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为凤阁侍郎。或问元一曰："苏王孰贤？"答曰："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或问其故，答曰："得霜鹰俊捷，被冻蝇顽怯。"时人伏能体物也。契丹贼孙万荣之寇幽，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引兵至赵州。闻贼骆务整，从北数千骑来，王乃弃兵甲，南走荆（明抄本荆作邢）州，军资器械，遗于道路。闻贼已退，方更向前。军回至都，置酒高会。元一于御前嘲懿宗曰："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杖忽抛却。骑猪正南掾。"（明抄本掾作猭）上曰："懿宗有马，何因骑猪？"对曰："骑猪夹（夹原作来，据明抄本改）豕走也。"上大笑。懿宗曰："元一宿构，不是卒词。"上曰："尔付韵与之。"懿宗曰："请以菶韵。"元一应声曰："里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则天大悦，王极有惭色。懿宗形貌短丑，故曰"长弓短度箭"。周静乐县主，河内王懿宗妹，懿妹短丑。武氏最长，时号大哥。县主与则天并马行。命元一咏曰："马带桃花锦，裙衔绿草罗。定知帏帽底，仪容似大哥。"则天大笑，县主极惭。纳言娄师德长大而黑，一足蹇，元一目为"行辙方相"，亦号为"卫灵公"，言防灵柩方相也。天官侍郎吉顼长大，好昂头行，视高而望远，目为"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髆伛身，黑而且瘦，目为"岭南考典"。驾部郎中朱前疑粗黑肥短，身体垢腻，目为"光禄掌膳"。东方虬身长衫短，骨面粗眉，目为"外军校尉"。唐波若矮短，目为"郁屈蜀马"。目李昭德"卒（子锐反）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眇一目，为"端箭师"。郎中长儒子视望阳，目为"呷醋汉"。汜水令苏征举止轻薄，目为"失孔老鼠"。（出《朝野佥载》）

【译文】

在武则天执政的周朝，对于蕃属地要求加封的人，多都给予加赏，一般都加右台御史衔。有一次，武则天曾问郎中张元一道："外边有什么可笑的新鲜事？"张元一道："朱前疑穿绿，狄仁杰穿红。阎知微骑马，马吉甫骑驴。有个人要把他的名作为姓叫李千里，又有一个人要把他的姓作为名字叫吴栖梧。左台有个胡御史，右台有个御史胡。"胡御史即胡元礼，御史胡是指蕃人作了御史官，（蕃、胡在古代都指北方或西方的少数民族）不久改任他官。武则天改唐为周后，有个贝州的举人叫赵廓，身材极小，一开始被授为监察御史，当时人们称他为台秽，（秽：丑陋。）李昭德骂他是被霜打了的谷束。张元一称作枭坐鹰架。当时同州人鲁孔丘任拾遗，很有武夫气概，人们都叫他外军主帅，张元一称是鹙入凤池。苏味道有才学有见地而又大度，众望所归。王方庆身材瘦弱难看，语言粗鲁迟钝，智不超俗，才不出众。但两人都任凤阁侍郎。有人问张元一："苏味道、王方庆谁是贤才？"张元一道："苏九月得霜鹰，王十月被冻蝇。"有人问这是何意，张元一答道："得霜鹰即才高敏捷，被冻蝇则愚顽怯懦。"当时的人都佩服他能具体地描绘事物。契丹人孙万荣侵犯幽州、河内王武懿宗为元帅，领兵御敌，行至赵州，听说敌方骆务整率数千骑兵从北杀来，河内王则弃兵甲而跑，向南逃往荆州。军资器械，扔了一道。后来听说敌人退走了，才又向前进发。可是军队回到京都，却赐席设宴，给予很高的接待。当着武则天的面，张元一竟嘲讽武懿宗道："握的是长弓，射出的是近箭，本来是匹很小蜀马，也要找个台阶才能骑上去。敌人已经远去七百里之遥，你绕着城墙自己跟自己作战，把兵器全都抛掉，你却骑着猪南逃。"武则天道："懿宗有马，为什么要骑猪呢？"张元一道："骑猪就是夹着豕（音谐屎）而去了。"武则天大笑。武懿宗道："这是张元一早已构思好的，不是即兴而作。"武则道："你可以随便给他一个韵。"武懿宗道："那就请用菶韵。"张元一随即咏道："瞅你的脑袋，里头极为草率，外边的鬓须也不茂盛，没长桃花一般的脸皮，更别说杏子一样的眼睛了。"武则天听后心里十分高兴，而武懿宗却脸有羞愧之色。武懿宗个子矮而相貌丑。因此前面有：长弓短度箭"的诗句。静乐县主（封号）是武懿宗的妹妹，也生得矮而丑。武则天年龄最大，因而当时都称她大哥。有一次，静乐县主与武则天骑马并行，命张元一咏诗，元一咏道："马身上佩带着桃花一样鲜艳的锦带，身穿绿草般的罗裙，准知道在那遮挡的帏帽下面，是一副象大哥一样美丽的面容。"则天听后大笑，县主却感到十分羞愧。纳言娄师德身大而肤黑，并且一只脚是跛子，张元一嘲笑他是行辙方相，也称他为卫灵公，意思是防卫灵柩的方相（古迷信指出殡时的避邪神）。吏部侍郎吉顼身材高大，好扬着头走路，总是像在望着高远的地方，张元一戏称他是望柳骆驼。殿中侍御史元本竦是个伛偻身子，而且又黑又瘦，被戏称为岭南考典。驾部司的郎中朱前疑身材短粗而肤黑，而且身上很脏，被戏称为光禄寺掌勺的厨子。东方虬身体高大而衣裳短小，脸很瘦眉毛却很粗，被称为外军校尉。唐波若身材短小，被称为郁屈蜀马。称李昭德为卒岁（刚满一岁）胡孙。修文学士马吉甫一只眼睛，被称为端（细瞄）箭师。郎中长儒子眼睛有些望天儿，被称为呷醋汉。汜水县令苏征举止轻薄，被称为失孔（没了洞）老鼠。

吉顼

周张元一腹粗而脚短，项缩而眼跌，吉顼目为逆流虾蟆。（出《朝野签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个人叫张元一，他的长相是腰粗而脚短，缩脖，眼睛向外鼓，吉顼戏称他是逆水虾蟆。

朱随侯

周韶州曲江令朱随侯，女夫李逖，游客尔朱九，并姿相少媚。广州人号为"三樵"（七肖反）。人歌之曰："奉敕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鷟目随侯臛乱土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改唐为周）时的韶州曲江县令朱随侯，他的女婿李逖及游客尔朱九，三人的体貌不佳，广州人把他们叫做三樵。（樵，砍柴的人。）人们编了首歌谣："奉敕（皇上的命令）追三樵，随侯傍道走，回头语李郎，唤取尔朱九。"张鹙却把他们称作臛乱土枭。

李详

周李详，河内人。气侠刚劲。初为梓州监示尉。主书考日，刺史问平已否？详独曰："不平。"刺史曰："不平，君把笔书考。"详曰："请考使君。"即下笔曰："祛断大事，好勾小稽；自隐不清，疑人总浊。考中下。"刺史默然而罢。（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武则天朝）朝的李详，是河内州人氏。性侠而刚直，最初曾任梓州监示尉。在进行官员考课的那天，刺史问大家公平吗？唯独李详说："不公平。"刺史说："不公平，那就请你执笔给大家写评语。"李详说："那我就要给刺史大人书写考核鉴定了。"随即下笔写道："不抓大事，好管些小事；自己隐讳不清正，反而总怀疑别人有污浊。考第为中下。"刺史也只好默然作罢。

卷第二百五十五　　嘲诮三

张鷟　石抱忠　郑愔　宋务先　傅岩　侯味虚　贾言忠　司马承祯　李敬玄 格辅元

祝钦明　姜师度　姜晦　魏光乘　邵景　黄幡绰　贺知章　王维　甘洽 乔琳　契綟秃

宋济　安陵佐史　崔护

张鷟

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张鷟为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时有沈全交者，傲诞自纵，露才扬己。高巾子，长布衫。南院吟之，续四句曰："评事不读律，博事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遂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向右（明抄本右作左）台对仗弹劾。以为谤朝政，败国风，请于朝堂决杖，然后付法。则天笑曰："但使卿等不滥，何虑天下人语。不须与罪，即宜放却。"先知于是乎（乎原作手。据明抄本改。）面无色。唐豫章令贺若瑾，眼皮急，项辕粗。鷟号为"饱乳犊子"。（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改革朝政，举人不再进行考试就可以给官做，可授与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职，一时间这些官数不胜数。张鷟写了首歌谣道："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杷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当时有个叫沈全交的人，狂傲怪诞而又放纵自己，喜欢显示才能、自我表现。此人的打扮是高扎头巾，身着长衫。有一次，沈全交在尚书省咏诗，他把张鷟的歌谣又续上四句，这四句是"评事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于是被杷推御史纪先知捉到右御史台进行核对审理其罪状，认为他是诽谤朝政，败坏国风，并要到朝堂对其审判，然后绳之以法。可是到了朝堂，武则天一听却笑了，她说道："只要你们这些朝官不滥用职权，何怕天下人去说。不要给他什么罪状了，应该立刻释放。"纪先知于是乎脸面无光。豫章县令贺若瑾眼皮子紧缩，脖子粗，张鷟称之为"饱乳犊子"。

石抱忠

石抱忠检校天官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同知选。抱忠素非静慎、刘奇久著清平、询古通婚名族。将分钤，时人语曰："有钱石下好，无钱刘下好，士大夫张下好。"斯言果征。复与许子儒同知选，刘奇独以公清称。抱忠、师范、子儒，颇任令史勾直，每注官，呼曰："勾直乎？"时人又为之语曰："硕学师刘子，儒生用典（典原作与，据明抄本改）言。"抱忠后与奇同弃市。选人或为摈抑者，复为语曰："今年柿子并遭霜，为语石榴须早摘。"抱忠在始平，尝为谐诗曰："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桥头逢长史，棂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聚，数个参军鹅鸭行。"（出《御史台记》）

【译文】

石抱忠代理吏部郎中，与侍郎刘奇、张询古共同主持选拔官员之事。石抱忠平素不很冷静谨慎，刘奇向来清廉公平。张询古与名门贵族联姻。快要对选人进行分组审理的时候，人们议论道："有钱的分到石抱忠名下好，没钱的分到刘奇名下好，士大夫阶层的分到张询古名下好。"这话果然得到验证。后来又与许子儒一起主持铨选，刘奇唯独以公正清廉而著称。而抱忠、师范、子儒都叫令史去勾直（圈画名单），每拟授一个选人的官职，令史们都问道："勾直吗？"当时人们又对他们议论道："刘奇是一位很有学问的人，而那些学问不深的人却偏用掌故来表达意思。"石抱忠后来与刘奇一起被处死并陈尸街头示众，有些落选的应试者又说道："今年的柿子（暗指石抱忠、刘奇）一起遭霜打。所以说石榴（暗喻石抱忠一类的人）应该早些摘去。"石抱忠当年在始平的时候，曾写诙谐诗道："平明发始平，薄暮至何城。库塔朝云上，晃池夜月明。略彴桥头逢长史，棂星门外揖司兵。一群县尉驴骡骤，数个参军鹅鸭行。"

郑愔

唐郑愔曾骂选人为痴汉。选人曰："仆是吴痴，汉即是公。"愔令咏痴。吴人曰："榆儿复榆妇，造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姓鄚，改姓郑，时人号为鄚郑。（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郑愔曾骂一个应试的人为痴汉，那个选人说："我是吴痴，汉是你。"郑愔叫他咏一首描写痴呆的诗。那个从吴地来的选人咏道："榆儿复榆妇，选屋兼造车。十七八九夜，还书复借书。"愔本来姓鄚，后改姓郑，当时人们都叫他鄚郑。

宋务先

唐有监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既居权要，多为人所谀，不之觉也。每篇辄为宋务先书以光台。月俸几尽，其妻谓曰："公经生，素非文笔，所称篇咏，不为外人所传。此必台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后虽吟咏不辍，不复出光台钱矣。或问之，以妻言对。诸御史退相谓曰："彼有人焉，未可玩也。"乃止。（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有个监察御史不擅长诗文，然而又不断地写作。这个人既然身居机要之地，因而被很多人奉承，可他自己并不觉悟，每写出一篇就让宋务先书写张贴于台院。工资钱都快要花费光了，妻子对他说："你长这么大，平素并不写作，你所称道诗文，也没被外面人传诵，看来一定是台院中的人戏弄你，工资大概都让你吃喝掉了，你干么要去受人耻笑玩弄呢："自后他虽然仍是不断写作，但不再花钱让人抄写出去了。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便把妻子说的告诉给人家。御史们出去后告诉说："他是有明白人的帮助，不可以再拿他玩耍。"于是不再戏弄他了。

傅岩

唐傅岩，魏州人，本名佛庆。尝在左台，监察中溜，而中溜小伺，无牺牲之礼。比回，怅望曰："初一为大祠，乃全薄。"殿中梁载言咏之曰："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偬动出安徽。卫司无帟幕，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空原作容。据明抄本改。）往复空归。"（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的傅岩，魏州人，本名叫傅佛庆。曾经在御史左台任职，有一次去巡察祭祀中溜（土神）的地方，而当时正赶上那里是一次小型祭祀活动，不供牲畜祭品，等到巡察回来，怅望地说道："初一是大祠，还弄得这么冷清？"殿中侍御史梁载言咏诗道："闻道监中溜，初言是大祠。狼傍索传马，偬动（急忙）出安徽。卫司无帟幕（帷帐），供膳乏鲜肥。形容消瘦尽，空往复空归。"

侯味虚

唐户部郎侯味虚著《百官本草》，题御史曰："大热，有毒。"又朱书云："大热有毒。主除邪侫，杜奸回，报冤滞，止淫滥，尤攻贪浊。无大小皆搏之，畿尉簿为之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于雍洛州诸县，其外州出者，尤可用。日炙乾硬者为良。服之，长精神，灭姿媚。久服，令人冷峭。（出《朝野签载》，明抄本作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的户部郎官侯味虚写了一部《百官本草》，其中写到御史时说："大热，有毒。"他又用红笔写道："大热而有毒。主要除祛邪恶和奸侫，杜绝邪行，判理冤屈，制止淫滥，尤其善于攻讦贪赃污浊等行为。不论大小官员一概可以纠弹，从京畿各县的尉簿小吏到大至朝中宰相。畏还使，恶爆直，忌按权豪。出自雍州洛州各县，有其他州出产的，更加好用。经日晒后又干又硬的为上品。吃了它，可以长精神，灭媚态。长久服用，能使人刚直严峻。"

贾言忠

唐贾言忠撰《监察本草》云："服之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云："里行及试员外者，为合口椒，最有毒。监察为开口椒，毒微歇。殿中为萝卜，亦曰生姜，虽辛辣而不为患。侍御史为脆梨，渐入佳味。迁员外郎为甘子，可久服。或谓合口椒少毒而脆梨毒者，此由触之则发，亦无常性。唯拜员外郎，号为摘去毒。欢怅相半，喜迁之，惜其权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贾言忠在他撰写的《监察本草》中写道："服了它心忧，多惊悸，生白发。"时义写道："里行御史和试员御史（都是非正式授官的御史）是合口椒，毒最大。监察御史是开口椒，毒性稍轻一些。殿中御史是萝卜，也叫生姜，虽然辛辣但不用忧患。侍御史则是脆梨，越吃越好吃。由侍御史迁调为员外郎，那就是柑桔了，可以久服。有人说合口椒毒性轻而脆梨有剧毒，这是因个别吃过的人发出的感叹，其实这东西是无常性的。唯有官拜员外郎后，方可称为除去了毒。但是，由御史迁调员外郎，他们也是欢喜惆怅各占一半，喜的是升迁，可惜的是失去了御史的权力。"

司马承祯

唐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职。道士司马承祯。睿宗追至京，将还职。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景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矣。"藏用有惭色。（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的卢藏用，最初隐居在终南山，中宗执政时期，累居要职。到睿宗时期，诏令司马承祯入京，不久打算回去。卢藏用指着终南山对他说："这山中就大有好风景，何必走那么远！"司马承祯慢慢回答道："以我所见，隐居乃是通往高官的捷径。"卢藏用面显羞愧之色。

李敬玄

唐中书令李敬玄为元帅，讨吐蕃，至树敦城。闻刘尚书没蕃，着靴不得，狼狈而走。王杲（明抄本王上有时将军三字。杲作果）、副总管曹怀舜等惊退。遗却麦饭，首尾千里，地上尺余。时军中谣曰："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的中书令李敬玄被授以元帅，去征讨吐蕃，行至树敦城，听说刘尚书已丧身于吐蕃，没敢停留，便狼狈而逃。王杲和副总管曹怀舜等也吓得惊慌而退。逃跑时扔掉粮饷无数，在一千里路上，足足盖了一尺多厚。当时军中流传一首歌谣："洮河李阿婆，鄯州王伯母，见贼不敢斗，总由曹新妇。"

格辅元

唐格辅元拜监察，迁殿中。充使，次龙门遇盗，行装都尽，袒被而坐。监察御史杜易简，戏咏之曰："有耻宿龙门，精彩先瞰（明抄本作暾。）浑。眼瘦呈近店，睡响彻遥林。捋囊将旧识，制被异新婚。谁言骢马使，翻作蛰熊蹲。"（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时有个叫格辅元的人，官授监察御史，后又迁转殿中御史。有一回他出使外地，临时客住龙门被盗，行装全被偷走，只好光着身子裹被而坐。后来有个监察御史杜易简写诗嘲弄他道："你住于龙门的那一夜够耻辱的了，想要知道什么叫精彩吗？那就先去看看你这的狼狈像吧。一双小眼睛只能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住处，而那如雷的鼾声却响彻远处的树林。把你的一切倾囊拿走，你虽用的是新被却不是刚婚娶。谁说骑着骢马的使臣，反而变作蹲卧的蛰熊呢？"

祝钦明

唐礼部尚书祝钦明颇涉经史，不闲时务，专（明抄本专作博）硕肥腯，顽滞多疑。台中小吏，号之为"媪"。媪者，肉块，无七窍。秦穆公时野人得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位礼部尚书祝钦明一心钻研经史，而不识时务。脑袋大且肥，迂顽而又多疑，官署中的小官吏们称他为媪。媪就是大肉块子，没长七窍，秦穆公时代有野人得到过。

姜师度

唐先天中，姜师度于长安城中穿渠，绕朝堂坊市，无所不至。上登西楼望之，师度堰水泷，柴筏而下，遂授司农卿。于后水涨则奔突，水缩则竭涸。又前开黄河，引水向棣州，费亿兆功。百姓苦其淹渍，又役夫塞河口。开元六年，水泛溢，河口堰破，棣州百姓，一概没尽。师度以为功，官品益进。又有傅孝忠为太史令，自言明玄象，专行矫谲。京中语曰："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即位，知其矫，并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玄宗时期，姜师度在长安城里开掘水渠。水渠穿绕过宫庭殿堂、大街小巷。无所不至。皇上登临西楼观望，只见师度堰水流湍急，柴筏顺水而下，甚为满意，于是升他为司农卿。可是到后来，遇到雨多涨水时，大水便横冲直撞，遇上干旱少雨时，水渠却又干涸。于是他又把水渠开掘到黄河，经棣州把黄河水引进长安。这项工程花费巨大，可两岸百姓却常常遭受水淹之害。因此他又不得不派民工把黄河的放水口堵死。开元六年，黄河泛滥，大水冲破了堵死的放水口，整个棣州的百姓，全都淹死，可是姜师度仍以修渠有功为由，官品一再晋升。当时还有一个叫傅孝忠的人，官授太史令，此人自己说懂得天象，其实是专搞假冒欺骗。京城里的人都说道："姜师度一心看地，傅孝忠两眼相天。"神武皇帝即位后，知道他们的欺诈行为，把两个人一起斩首。

姜晦

唐姜晦为吏部侍郎，眼不识字，手不解书，滥掌铨衡，曾无分别。选人歌曰："今年选数恰相当，都由座主无文章。案后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姜晦官拜吏部侍郎，眼不认字，手不会书，把他执掌的铨选之任弄得一塌糊涂，甚至连高低优劣都不分。因而选人们编成歌谣咏道："今年选数恰相当，都因座主无文章，案（桌几）后一腔（宰杀后的猪羊一只叫一腔）冻猪肉，所以名为姜侍郎。"

魏光乘

唐兵部尚书姚元崇，长大行急，魏光乘目为趁蛇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视地，目为觑鼠猫儿。殿中监姜皎肥而黑，目为饱葚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黑而无须鬓，目为醉部落精（明抄本精作稽）。舍人齐处冲好眇目视日，云暗烛底觅虱老母。舍人吕延嗣长大少发，目为日本国使人。又目舍人郑勉为醉高丽。目拾遗蔡孚、小州医博士，诈谙药性。又有殿中侍御史短而丑黑，目为烟熏地术。目御史张孝嵩为小村方相。目舍人杨伸嗣为热鏊上猢狲。目补阙袁辉为王门下弹琴博士。目员外郎魏恬为祈雨婆罗门。目李全交为品官给使。目黄门侍郎李广为饱水虾蟆。由是坐此品题朝士，自左拾遗贬新州新兴县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的兵部尚书姚元崇，个头大行走快，魏光乘便把他称作追蛇的鹳鹊。黄门侍郎卢怀慎好低头看地，被他称为偷看老鼠的猫。殿中监姜皎长得胖又黑，称他为饱食桑葚的母猪。紫微舍人倪若水长得黑而又没有胡子，被他称之为醉部脱落了精华。舍人齐处冲喜好眯起一只眼睛看太阳，便说他是在暗烛光下寻找母虱子。舍人吕延嗣个头高大头发稀少，被称之为日本使者。而把舍人郑勉看作醉高丽。称拾遗蔡孚为小州县的医博士，假装懂得药性。还有个殿中侍御史个子小、又丑又黑，被称之为烟熏了的地术（植物名）。称御史张孝嵩为小村子里求仙弄鬼的方相。称舍人杨伸嗣为热鏊子上的猢狲。称补阙袁辉为王爷门下的弹琴博士。称员外郎魏恬为祈祷下雨的婆罗门教徒。称李全交为品官给事。称黄门侍郎李广为喝饱水的大虾。因为他犯了这样随意评品戏弄朝官的错误，所以从左拾遗的官位被贬到新州新兴县做了县尉。

邵景

唐邵景，安阳人。擢第授汾阴尉，累转歙州司仓，迁至右台监察考功员外。时神武皇帝即位，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铿。俱升殿行事，职掌殊别。而制出，景、嵩俱授朝散大夫，而铿无命。景、嵩状貌类胡，景鼻高而嵩须多。同时服朱绂，对立于庭。铿独廉中窃窥而咏之："一双胡子著绯袍，一个须多一鼻高。相对厅前捺且（去声）立，自惭身品世间毛。"举朝欢咏之。他日，睿宗御承天门，百僚备列，铿忽风眩而倒。铿肥而短，景咏之曰："飘风忽起团圞旋，倒地还如着脚包。莫怪殿上空行事，却为元非五品才。"（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的邵景，是安阳人。经铨选而提拔为汾阴县尉，又转授歙州司仓，后来迁调右御史台任监察考功员外。神武皇帝即位时，邵景与殿中御史萧嵩、韦铿一起擢升为殿行事，而职掌的事物各不相同。后来皇上下令，加授邵景和萧嵩为朝散大夫，而韦铿却没有此项任命。邵景、萧嵩的相貌都很象胡人，邵景鼻子高，萧嵩胡须多。上朝时他们同穿朱红官袍，面对着站立于朝堂，韦铿从帘外偷偷看到了他俩可笑的样子，便咏了首诗："一对胡人穿着大红色的官袍，一个胡须多一个鼻子高，两人在朝堂前如一撇一捺地相对站立，自愧自己的地位官品兽毛一样的多而轻。"满朝官员听说后都笑而咏之。有一天睿宗要去承天门，文武百官列队恭驾，一阵旋风突然吹来，韦铿感到眼睛昏眩晕倒在地上。韦铿个子很小又很胖，于是邵景咏道："一阵旋风忽然盘旋而来，韦铿随风倒在地上，那样子就象用脚踩过的发面大蒸饼，难怪他至今还在担当殿行事，只因他本来就不够五品官才能。（朝散大夫官秩五品。）"

黄幡绰

唐安西牙将刘文树口辩，善奏对，明皇每嘉之。文树髭生颌下，貌类猴。上令黄幡绰嘲之。文树切恶猿猴之号，乃密赂幡绰，不言之。幡绰许而进嘲曰："可怜好个刘文树，髭须共颏颐别住。文树面孔不似猢狲，猢狲面孔强似文树。"上知其遗赂，大笑。（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代时安西牙将刘文树口才很好，尤其善于向皇上进言或回答皇上的问话，明皇为此曾多次称赞过他。刘文树的胡须长在下巴颏的下边、面貌很象个猴子。有一次唐明皇让黄幡绰嘲弄一番他的相貌以取乐，刘文树是最忌讳别人称他猿猴这一"雅号"的，于是偷偷地奉送财物行赂，求他不要说自己象猿猴。黄幡绰答应了，他嘲咏道："可怜好一个刘文树呀，胡须与下颏一起都长在了别的地方。刘文树的相貌根本不象猴子，而猴子的相貌太象刘文树了。"明皇知道了他这样说，是刘文树行了小贿求请之故，于是大笑。

贺知章

唐秘监贺知章有高名，告老归吴中，明皇嘉重之，每事加异。知章将行，泣涕辞，上问何所欲，曰："臣有男，未有定名，幸陛下赐之，归为乡里之荣。"上曰："为道之要，莫若于信，孚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卿之子必信顺之人也，宜名之曰孚。"再拜而授命焉。久而谓人曰："上何谑我邪，我实吴人，孚乃爪下为子，岂非呼我儿为爪子耶。"（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代秘书监贺知章的名声很响。要告老还乡回归吴中。明皇给他很重的嘉奖，每一件奖赏各有不同。贺知章将要离开朝廷了，他声泪俱下地与皇上辞别，皇上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臣有一个儿子，至今还没有定下来叫什么名字，希望陛下恩赐。这样就是我回到故乡也感到十分荣耀。皇上道："作为道德行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信了。孚就是信，每每有信才能顺。你的儿子必是信顺之人，应该起名叫孚。"过了很久，贺知章对人说："皇上怎么戏谑我啊，我是吴地人，这个孚字是爪字下面加个子字，这难道不是叫我儿子为无（吴字谐音）爪子吗？"

王维

唐宰相王玙好与人作碑志。有送润毫者。误扣右丞（丞下原有相字。据明抄本册。）王维门。维曰："大作家在那边。"（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曾有个叫王玙的宰相，很愿意与人家写碑文。有人来送报酬，错敲了尚书右丞，（也是那时最著名的诗人）。王维的门，王维道："大作家在那边。"

甘洽

唐甘洽与王仙客友善。因以姓相嘲，洽曰："王，计尔应姓田。为你面拨獭，抽却你两边。"仙客应声曰："甘，计你应姓丹。为你头不曲，回脚向上安。"（出《启颜录》）

【译文】

唐代人甘洽与王仙客素来很友好，于是他们便以姓氏相互嘲讽。甘洽道："你姓的是王字，我考虑你本应姓田，因为你的面目很象水獭，只好把你的两侧去掉了。"王仙客接着说："你姓个甘字，我琢磨你本应该姓丹，就因为你的脑袋不能弯曲，只好把你倒过来两脚向上了。"

乔琳

唐朱泚始乱。源休、姚令言等，收图书，贮仓廪，作萧何事业。休退语伪黄门侍郎蒋练曰："若度其才，即吾为萧，姚为曹耳。"识者闻之，为休不奈官职。乔琳性好谐谑，因语旧僚曰："源公真谓火迫酂侯尔。"（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末朱泚将要攻入京城，源休、姚令言等人便将重要档案藏于仓库中，想要作当年刘邦进入京都前萧何曾先收藏档案而后献上的事。后来源休又对后梁朝的门下省黄门侍郎蒋练态度谦恭地说："若衡量才能，那么我就是萧何，姚令言就是曹参。"有认得他的人听说此事后，都知道他对自己的官职不那么满意了。乔琳喜好戏谑，于是对当年的同僚们说道："源公为了做官，简直可以说是用火来逼迫酂侯了！"

契綟秃

唐京城有僧，性甚机悟，病足，有人于路中见，嘲之曰："法师是云中郡。"僧曰："与君先不相知，何因辱贫道作契綟秃？"其人诈之曰："云中郡言法师高远，何为是辱？"僧曰："云中郡是天州，翻为偷毡，是毛贼，毛贼翻为墨槽，傍边有曲录铁，翻为契綟秃，何事过相骂邪？"前人于是愧伏。（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和尚，天性机敏。腿脚有毛病，有人在路上遇见，便嘲弄他说："法师是云中郡。"和尚说："我与你先前并不相识，什么原因要侮辱贫僧，把我称作契綟秃呢？"那个人欺骗他说："云中郡是说法师学问高远，怎么能说是侮辱你了呢？"和尚说："云中郡就是天州，翻译过是偷毡，即毛贼。毛贼再翻译过来是墨糟，傍边有曲录铁，译作契綟秃。我们之间有什么过从，要骂我呢？"那人感到羞愧而佩服。

宋济

唐许孟容与宋济为布素之交。及许知举，宋不第。放榜后，许颇惭，累请人申意，兼遣门生就看。宋不得已，乃谒焉。许但分诉首过，因命酒酣，乃曰："虽然，某今年为国家取卿相，时有姚嗣卿及第后，翌日而卒。"因起慰许曰："邦国不幸，姚令公薨谢。"许大惭。（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许孟容与宋济二人未做官时就有交情。到许孟容主管选拔官员时，宋济落选。发榜后，许孟容很觉愧疚，他曾多次请人去说明和致意，并派自己的学生去看望。不得已，宋济来拜见他。许孟容分说一番并道歉后，便请宋济多饮酒。他说："虽然，我今年为国家选拔卿相，但过去也有象姚嗣卿刚刚选中，第二天就死去那样的事。"宋济站起来对许孟容道："姚令公谢世，那是国家的不幸！"许孟容十分惭愧。

安陵佐史

唐安陵人善嘲，邑令至者，无不为隐语嘲之。有令，口无一齿，常畏见嘲。初至，谓邑吏："我闻安陵太喜嘲弄，汝等不得复踵前也。"初上，判三道，佐史抱案在后曰："明府书处甚疾。"其人不觉为嘲，乃谓称己之善，遂甚信之。居数月，佐史仇人告曰："言'明府书处甚疾'者，其人嘲明府。"令曰："何为是言？"曰："书处甚疾者，是奔墨，奔墨者翻为北门，北门是缺后，缺后者翻为口穴，此嘲弄无齿也。"令始悟，鞭佐史而解之。（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安陵人很善于嘲讽，凡是有县令派到这里来的，没有不被用隐语嘲弄的。有这么一个县令，满口没有一只牙，常常怕人嘲笑。刚到任时，对手下的小吏们说："我听说安陵这地方的人太喜好嘲弄人，你们可不能重走过去的老路。"第一次上堂，断了三个案子。佐史在他身后抱着案卷说道："明府书处甚疾。"这位县令没觉察出被嘲弄，还称赞说对自己很好，于是对他很信任。过了几个月后，有个与佐史有仇的人来告发说："那个说你'明府书处甚疾'的人，实际是嘲弄明府。"县令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人道："书处甚疾的意思就是奔墨，奔墨翻转为北门，北门就是缺后，缺后再翻转就是口穴，这是嘲弄无齿之人。"县令这才明白过来，于是将佐史鞭打一顿后赶了出去。

崔护

唐刘禹锡云：崔护不登科，怒其考官苗登，即崔之三从舅也。乃私试为判头，毁其舅曰："甲背有猪皮之异。"人问曰："何不去之？有所受。"其判曰："曹人之坦重耳，骈胁再观。"相里之剥苗登，猪皮斯见。初登为东畿尉，相里造为尹。曾欲笞之，袒其背，有猪（明抄本猪作志，当作痣）毛长数寸。故又曰。当偃兵之时，则隧而无用，在穴食（食字原缺，居明抄本补）之日，则摇而有求。"皆言其尾也。（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的刘禹锡讲，崔护不能被考取作官，怨怒于考官苗登，苗登是他的三堂舅。于是私下写一篇判状，诋毁他舅说："他的后背与常人不一样，长了一层象猪皮似的硬甲壳。"有人问："怎么不除掉，而要忍受着呢？"崔护说："官署里的人都好坦怀，可往两胁观看。"相里剥掉了苗登的衣服，才看见确有猪皮。当初，苗登曾作过东都畿尉，相里造作过那里的长官。有一次曾要鞭笞苗登，可是除掉他的上衣露出脊背，却有猪毛，长约数寸。所以崔护又说："当不打仗的时候，那层硬甲壳累坠而无用。在圈中饲养之时，他摇晃有求。"这是说他还长了尾巴。

卷第二百五十六　　嘲诮四

卢迈　柳宗元　陆畅　平曾　僧灵彻　苏芸　李寰　王璠　韦蟾　封抱一 崔涯　李宣古　杜牧　陆岩梦　李远　李德裕　薛昭纬　崔慎猷　郑薰 唐五经　青龙寺客　罗隐

卢迈

唐宰相卢迈不食盐醋，同列问曰："足下不食盐醋，何堪？"迈笑而答曰："足下终日食盐醋，又何堪矣？"（出《国史补》）

【译文】

唐朝时，有位宰相卢迈不吃盐和醋，同僚们问他："你不吃盐醋，怎么能忍受得了？"卢迈笑而回答道："你终日吃盐醋，又怎能受得了呢？"

柳宗元

唐柳宗元与刘禹锡，同年及第，题名于慈恩塔，谈元茂秉笔。时不欲名字著（著原作者，据明抄本改）彰，曰："押缝版子上者，率多不达，或即不久物故。"柳起草，暗斟酌之，张复已下，马征、邓文佐名，尽著版子矣。题名皆以姓望，而辛南容，人莫知之。元茂搁笔曰："请辛先辈言其族望。"辛君适在他处，柳曰："东海人。"元茂曰："争得知？"柳曰："东海之大，无所不容。"俄而辛至，人问其望，曰："渤海。"众大笑。慈恩题名，起自张莒，本于寺中闲游，而题其同年。人因为故事。（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时，柳宗元和刘禹锡同一年考中进士，题名于慈恩塔上，是由谈元茂执笔书写的。当时都不打算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显著的地方，而写在押缝的板子上，很不显眼，游人一般也看不见，或者用不多久板子也便损坏。当时柳宗元草拟名单，他暗暗斟酌着，张复的名字下，应该是马征、邓文佐等，这全是在显著位置。题名是以姓氏家族的名望为排列顺序，到了辛南容，人们都不知道此人是谁，谈元茂便搁笔问道："请辛先生谈谈你家族的名望。"辛南容此时恰在别处，柳宗元道："他是东海人。"谈元茂问："你怎么知道？"柳宗元道："东海之大，无所不容。"即刻辛南容到来，人们问他的族望，他说："我是渤海人。"众人大笑。慈恩塔题名一事，起于张莒，那天，他们同科中试的人本来是一起到寺中闲游的，后来他便在塔上题写上中选人的名字，自此，人们便以此为先例延续下来。

陆畅

唐陆畅，云阳公出降都尉刘氏，朝士举为傧相。内人以陆吴音。才思敏捷，凡所调戏，应对如流。复以诗嘲之，陆亦酬和。六宫大喜。凡十余篇。嫔娥皆讽诵之。例外，别赐宫锦十段，楞伽瓶唾盂，以赏之。内人诗云："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歈入汉宫。"或为内学宋若兰、若昭姊妹所作。陆酬曰："粉面仙郎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须教翡翠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人陆畅，云阳公主嫁给都尉刘氏时，朝官们举荐他为仪式的赞礼人。宫女们因为觉得陆畅操吴音，才思敏捷，都愿跟他开玩笑，他都应对如流。再以诗嘲讽他，陆畅也以讽刺诗酬和，六宫大为欢喜。他所写的十几首诗，嫔娥们都能背诵。作为破例，宫中人分别赏与他宫锦十块，楞伽瓶痰盂一个，以表示对他的赞扬。宫娥中有人写诗道："十二层楼倚碧空，凤鸾相对立梧桐。双成走报监门卫，莫使吴歈（吴地的歌曲）入汉宫。"有人说这是宫中才女宋若兰、宋若昭所作。陆畅和诗道："粉面仙郎（仙女）选圣朝，偶逢秦女学吹箫（意为想结婚，出自秦穆公女弄玉喜好吹箫之典故）。须教翡翠（鸟名）闻王母，不奈乌鸢噪鹊桥。"

平曾

唐平曾恃才傲物，多犯讳忌。仆射薛平出镇浙西，投谒，礼遇稍薄。乃留诗以讽曰："梯山航海几崎岖，来谒金陵薛大夫。髭发竖时趋剑戟，衣冠俨处拜冰壶。诚知两轴非珠玉，深愧三缣卹旅途。今日楚江风正好，不须回首望句吴。"薛闻之，遣吏追还，縻留数日。又献《絷白马》诗曰："白马披鬃练一团，今朝被绊欲行难。雪中放出空寻迹，月下牵来只见鞍。向北长鸣天外远，临风斜鞚耳边寒。自知毛骨还应异，更请孙阳仔细看。"薛睹诗曰："若不留绊行轩，那得观其毛骨。"遂殊礼待之。后游蜀，谒少师李固言。时幕客皆名士，曾每与诸客评论，言笑弥日，侍于李侧。轻忽无所畏，遂献《雪山赋》云："雪山虽兹洁白之状，叠嶂攒峰，夏日清寒，而无草木华茂，为人采掇。"以李罕作文章，发于专经也。李览赋，命推出。不逾旬，贡《鱼候鮧鱼赋》，言"此鱼触物而怒，翻身上波，为鸱鸢所获，奈鲂鱮何？"李览赋笑曰："昔赵元淑之狂简，袁彦伯之机捷，无以过焉。"然爱其文彩。投贽者无出于曾，虽有忤，不至深罪。又作《潼关赋》，刺中朝，"此关倚太华，瞰黄河。虽来往攸同，而叹有异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人平曾，依仗自己有才能而目空一切，因而常常犯忌讳。当时仆射（官名，相当于宰相）薛平被派出去镇守浙西，平曾前往拜见，因礼遇稍稍薄了些，便留下一首诗讽刺道："攀过大山渡过大海道路有多崎岖啊，我是怀着真诚的心来到金陵拜见薛大夫的，当我来拜你的时候，你的怒发几乎象剑戟，你的衣帽极整齐，俨如冰壶。我知道自己带来的两轴字画不值钱，也深愧还有一点东西，只因担忧旅途的花费而未留下。今日楚江风顺正好扬帆，那里已没有什么可逗留也不必回头去望了。"薛平听说此事之后，立刻派人去把他追回。挽留数日，又赠一首《絷白马》诗。"白马的披鬃象一团洁白的素练，今天要绊留你，想要走是很难的。这匹白马如果是在雪天把它放出，你是别想找到的，如果是在月夜，也只能看到它的鞍子。这马一声长鸣便会向北一泻千里，跑起来会使你感到寒风刺耳的。我自知待你应与众不同，那就再请你仔细看看了。"薛平看着诗对平曾道："如果不是把你留下来，哪里能一睹你的风骨啊。"于是以厚礼相待他。后来平曾又到蜀地游历，去拜见了少师李固言。当时李固言门下的幕客都是名流，平曾常常与他纵谈论辩，谈笑终日，陪伴于李固言左右，随随便便毫无畏惧，因而写了一篇《雪山赋》献上，赋中写道："雪山虽生得洁白之状，重峦叠嶂，夏天很清凉，可是没有繁茂的花草供人采取。"李固言很少写文章。起初是研究儒学的。他看过这篇赋之后，命人将平曾赶出去。没过十天，又献来一篇《鱼候鮧鱼赋》，说这鱼触动到东西而大怒，摇身游上海面，结果被鹞鹰捉获，这你能把鲂鱮怎么样呢？李固言看过后笑道："过去象赵元淑那么样的狂傲，袁彦伯那么样的机敏，也没有超过他啊。"但是他很爱惜他的文彩，前来投靠拜谒的还没有超过他的，虽然他多有冒犯，但并未很深地怪罪他，后来平曾又写过一篇潼关赋，是来指责他的："潼关上倚太华山，下可俯瞰黄河。虽都是从这里过往，可相待还是各有不同的。"

僧灵彻

唐江西帅韦丹，与东林僧灵彻，忘形之契，篇什唱和，月四五焉。序曰："彻公近以匡庐七咏见寄，及吟咏之，皆丽绝于文圃也（即莲花峰、石镜、虎跑泉、聪明水、白鹿洞、铁虹桥、康王庙，为七咏）。此七咏（咏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者，俾予益发归欤之兴。且芳时胜侣上游，于三二道人，必当攀跻千仞之峰，观九江之水。（水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是时也，飘然而去，不希京口之顾；默然而游，不假东门而送。天地为一朝，万物任陶铸。夫二林翼翼，松径幽邃，则何必措足于丹霄，驰心于太古矣。偶为《思归绝句》诗一首，以寄上人，法友幸先达其深趣矣。"诗云："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闻。"彻酬曰："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的江西帅韦丹，与东林的和尚灵彻有着极深厚的友情，经常以诗唱和，每月都有四五次。韦丹在一篇诗评中写道："彻公近日把他们匡庐七咏寄于我，吟咏之后，深感其秀丽多彩，是文苑中从未见过的。读过这七咏，使我更加产生回归之意。当芳草争春之时，与朋友一起上庐山，再邀上三两个道人，一定会攀登上那高耸的峰颠，观赏那烟波浩渺的九江水。这时候，再飘然而去，不愿多看一眼京口，只是默默地游赏，也不想穿东门而让人相送，天地为一统，万物任逍遥。两侧的树枝掩映，松林间的小路深幽，这还何必再踏足于天上，心驰于太古呢？偶有所得，写"思归"绝句一首，寄于友人，法友将有幸提早知道它的深妙意趣。诗写道："官场中杂事纷纭，没有一个闲暇的日子，象浮游的生物一样随着水流慢慢地飘动，又象是飘浮的云彩。已经打算好了要退休回去当平民的计划，等我到了庐山的五老峰前你就会听说的。"僧灵彻酬答道："年老无事自然天天闲着，旧衣草座也生活得很好。每次相见都讲要卸职休官的事，可是至今也没在山野的树林下见到你。"

苏芸

岭表多假吏，而里巷目为使君，而贫窭徒行者甚众。元和中，进士苏芸南地淹游，尝有诗云："郭里多榕树，街中足使君。"

【译文】

岭南之地有很多伪装的假官，百姓们都把他们看做了真使官，因为那地方贫困的行人到处都有。唐元和年间，进士苏芸到岭南去游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诗中曾写道："城里有很多的榕树，街中有很多的使官。"

李寰

唐李寰镇晋州，表兄武恭性诞妄。又称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无饷遗，乃箱擎一故皂袄与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复京师时所服，愿尚书功业，一似西平。"寰谢之。后闻知恭生日，箱擎一破弊幞头饷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先生初得仙时幞头，愿兄得道如洪崖。"宾僚无不大笑。（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时李寰镇守晋州。他的表兄武恭性情很怪诞，自称喜好道教，愿意收藏古物。遇到李寰过生日，他没礼物相送，便用箱子端着一件破旧的黑棉袄送给李寰，说："这是李令公当年收复京城时穿过的，我送与你，是希望你的功业象当年平息战乱一样显赫。"李寰对他表示感谢。后来李寰也听说了武恭的生日，便用箱子端了一条破头巾送给他，说："知道兄长深深仰慕高真，因而求得一条洪崖先生当初成仙得道时用的头巾，希望兄长能象洪崖一样成仙得道。"宾客们无不大笑。

王璠

唐王璠，自河南尹拜右丞。除书才到，少尹侯继有宴，以书邀之。王判书后云："新命虽闻，旧衔尚在。遽为招命。堪入笑林。"中京（《玉泉子》中京作"洛中"）以为语柄。故事：少尹与大尹，游宴礼隔，虽除官，亦须候止敕也。（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时王璠由河南尹迁授尚书省右丞，任命书刚到，少尹侯继便要设宴请客，他写了一封书信邀请王璠。王璠看过信道："新任命的事仅是刚刚听说，原来的官衔还在么，送信的只是打个招呼，真可以载入笑林了。"京城的人都把此事当做话柄。按当时惯例，小尹和大尹，在一般交往的宴席上，必须以礼相隔，即使拜了新官，也要等接到敕令才可同席。"

韦蟾

韦蟾左丞至长乐驿，见李玚给事题名，走笔书其侧曰："渭水秦山照眼明，希仁何事寡诗情。只因学得虞姬婿，书字才能记姓名。"（出《摭言》）

【译文】

左丞韦蟾来到长乐驿，看到那里有给事李玚的题名，便提笔在旁边题一首诗："渭水秦山这样明媚秀丽的河山展现在你的眼前，可你为什么这样缺少诗情画意。可见你是学得了只为沽名钓誉的楚霸王，所以写字才只是写自己的姓名。"

封抱一

唐封抱一任栎阳尉，有客过之。既短，又患眼及鼻塞。抱一用《千字文》语作嘲之。诗曰："面作天地玄，鼻有雁门紫，既无左达承，何劳罔谈彼。"（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封抱一任栎阳县尉。有个客人来拜访他，那人个子很矮，又患有眼疾，鼻子也不通气。他使用《千字文》语讽刺那个人，其中有诗写道："脸面和天地一般难连接，鼻子象雁门一样难通信息，既是没有可接达承接的，还好说什么呢？"

崔涯

唐崔涯，吴楚狂士也，与张祜齐名。每题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尝嘲一妓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又"布袍披袄火烧毡，纸补箜篌麻接弦。更着一双皮屐子，纥梯纥榻出门前。"又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铛。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傍再拜，兢惕曰："端端只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乃重赠一绝句以饰之云："觅得黄骝鞁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差，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豪富之士，复臻其门。或戏之曰："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登雪岭，何为一日黑白不均？"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祜、涯久在维扬，天下晏清，篇词纵逸，贵达钦惮，呼吸风生。（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代的崔涯，是吴楚之地的狂人，与张祜齐名。常常题诗于妓院，每一首诗写成之后，无不在大街上传诵的。受到人们称赞时，便乘上车马欢奔而去；遭到人们批评时，就会发火而弄得杯盘狼藉。曾嘲弄一个妓女说："虽然得到了苏方木，还贪图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个昆仑儿。"又讽刺道："穿着布袍披着小袄铺着红毡，用的是用纸补过用麻绳接弦的箜篌（乐器），脚登一双皮拖鞋，咯噔咯噔地走出门来。"又嘲弄李端端道："晚上不喊叫不会走路，鼻子象个烟筒耳朵象两个铃铛。唯独你把一只象牙梳子插于鬓角，真好象昆仑山里刚生出的月亮。"李端端得到这首诗后，心中忧郁得象得了病一样。有一次她到妓院外边饮酒回来，很远看见有两个男人过来，她便蹑手蹑脚地走起路来，并在道旁一拜再拜，小心谨慎地说道："端端在这里恭候二位了，希望能可怜同情她。于是崔涯又赠与她一首绝句，对她夸饰一番：'如果你是一只好马想要找到好鞍，那就请到善和坊里去找端端。扬州城里近来的浑家都很差劲，只有一朵可人，她简直就是一朵白牡丹。"于是那些富豪阔少又重新找上门来。有人戏言道："李家娘子，才出墨池，便又登上雪岭，为什么一天之内如此黑白不均啊？"红楼都是经营娼乐的，没有一家不怕崔涯题诗嘲谑的。张祜、崔涯久住扬州，当时天下太平，诗篇写得恣纵放荡，那些显达富豪都很钦服惧怕他们，他们要喘口气都觉得象是要刮大风。

李宣古

唐澧州宴，酒乣崔云娘形貌瘦瘠，每戏调，举罚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李宣古当筵一咏，遂至箝口。诗曰："何事最堪悲，云娘只首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歌迟。只见肩侵鬓，唯忧骨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代时，澧州这个地方的人常有聚宴。有一个酒家的女招待崔云娘本来长得瘦骨露相，可每次戏闹，总要罚大家都得喝酒，加上她会唱歌，自以为是澧州这地方最美妙的人了。有一回李宣古在宴席上咏诗一首，竟使她当场张口结舌。诗咏道："什么事最可悲？云娘的脑袋就够奇的了。精瘦的拳头猜酒令的时候出拳倒挺快，长长的大嘴一唱曲却很迟缓。只见她脑袋下陷，两肩都快挨着耳鬓了，更担心她的骨头会透过肉皮。用不着她站在屋子中间，她那钟馗一样的尊容就足以把人吓跑了。"

杜牧

唐杜牧罢宣州幕，经陕，有酒乣，肥硕而词詟，牧赠诗云："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尾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啼哭愁难嫁，待与将书问岳（明抄本问岳作报乐。云溪友议同。）神。"（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朝的杜牧辞去宣州幕职，路经陕西时，在酒店里看见一个女招待胖而又害怕讲话，他便赠诗道："当年的盘古有后人，让她在今天还要显示其家门。她把一车白土都涂抹在脖子上，把十幅红色旗布补在破裤子上。尾官寺里能遇到她的行迹，华岳山前可以见到她的双掌。不必哭哭啼啼地发愁嫁不出去，只要你写封信问问山神就行了。"

陆岩梦

唐陆岩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诗云："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舞态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绕梁间，孟阳死后欲千载，犹有佳人觅往还。"（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代人陆岩梦，在桂州的一次宴席上曾赠送一个胡人的女儿一首诗，那诗写道："自叹谈不上什么风流，又哪里忍受得了她皱额时显露出更加衰败的容颜？眼睛如湘江一样深陷下去，鼻子比华岳山还要高。舞态的笨重固然很难登于手掌，而那沙哑的歌声就更不能在屋子里环绕了。孟阳死去快有上千年了，至今还有人在追寻着，梦想重现她的艺术风采。"

李远

唐进士曹唐《游仙诗》，才情缥缈，岳阳守李远每吟其诗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谒之，李倒屣而迎。曹仪质充伟，李戏之曰："昔者未见标仪，将谓可乘鸾鹤。此际拜见，安知壮水牛亦恐不胜其载！"时人闻而笑之。世谓浑诗远赋，不如不作。非言其无才藻，鄙其无教化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进士曹唐《游仙诗》写得意味深远。岳阳太守李远每每吟他的诗时，便思念起他这个人。有一天，曹唐去拜见他，李远竟倒穿着鞋去迎接他。曹唐的体貌很魁伟，李远便戏弄他道："以前未见到你，不知你有如此标致的仪态，还以为你可以乘凤凰或黄鹤而来，此时相见，怎知用一头壮水牛恐怕也难以驮动。"当时人们听说这件事后都笑了。世人都说许浑的诗李远赋不如不写了，倒不是说他没有才华，而是鄙视他没有修养。

李德裕

唐卫公李德裕，武宗朝为相，势倾朝野。及罪谴，为人作诗曰："蒿棘（棘原作赖，据明抄本改）深春卫国门，九年于此盗乾坤。两行密疏倾天下，一夜阴谋达至尊。目视具僚亡七箸，气吞同列削寒温。当时谁是承恩者，背有余波达鬼村。"又云："势欲凌云威触天，朝轻诸夏力排山。三年骥尾有人附，一日龙髯无路攀。画阁不开梁燕去，朱门罢扫乳鸦还。千岩万壑应惆帐，流水斜倾出武关。"（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代的卫公李德裕，武宗朝曾做过宰相。那时他的权势贯通整个朝野，后获罪被贬，给人写诗道："如今的卫国公门前已长满了蒿草荆棘了，我在此地居住的九年竟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那人仅仅上疏两行密奏便使天下倾斜，一夜间阴谋得逞便爬上了最高的地位。眼看当年的同僚们一个个都失去了权柄，而那人却气吞当朝而掌握着天下的冷与暖。谁是当时得到恩惠的人？他在暗中余威至今还能达到阴间。"又写道："他们气势直上云霄，威风都要触到天了，他轻视朝廷，更不把华夏放在眼里，以为自己有排山倒海的威力。去依附马尾的大有人在，而真正想辅佐皇上的却无路可往。阁楼的大门不打开，燕子只好飞走；门前不清扫只有乳鸦还会回来。这千座大山万道深沟横在前面也只有惆帐了，这浊水都是因武关的倾斜而流出来的。"

薛昭纬

唐薛保逊，大中朝，尤肆轻佻，因之侵侮诸叔，故自起居舍人贬澧州司马。子昭纬，颇有父风，尝任祠部员外。时李系任礼部员外，王荛任主客员外。正旦立仗班退，昭纬朗吟曰："左金乌而右玉兔，天子旌旗。"荛遽请其下句，应声答曰："上李系而下王荛，小人行缀。"闻者靡不大哂。天复中，自台丞累贬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当制，略曰："凌轹诸父，代嗣其凶。"（出《摭言》）

【译文】

唐代的薛保逊，宣宗时期，因他性情轻佻而欺辱朝中各位长辈，所以从起居舍人贬为澧州司马。他儿子薛昭纬，也颇具父亲作风，曾任祠部司员外，当时李系任礼部的礼部司员外。王荛任主客司员外。正月初一朝拜班退后，薛昭纬大声吟道："左边站的是日旗而右边站的是月旗，天子旌旗。"王荛请他说出下句，他随即说道："上面是李系而下面是王荛，小人已经成串了。"听到的人无不大笑。到昭宗天复年间时，他已从台丞屡屡贬为登州司马。中书舍人颜荛为皇上起草的命令，其中主要讲到："凌辱朝中各位父辈，一代比一代厉害。"

崔慎猷

唐自大中洎咸通，白敏中入相，次毕諴、曹确、罗劭，权使相，继升岩廊，宰相崔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始蒋伸登庸，西川李景让览报状，叹曰："不能事斯人也。"遽托疾离镇，有诗云："成都十万户，抛若一鸿毛。"亦同慎猷之诮也。大夫赵崇卒，侍郎吴雄叹曰："本以毕白待之，何乃乖于所望！"惜（惜字原缺，据许本补）其不大拜，而亦讥当时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从大中年到咸通年，先是白敏中被授以宰相，接着毕諴、曹确、罗劭也被授以使相（宰相头衔，但本人出使外地），他们相继迁升而可进入岩廊。宰相崔慎猷说道："可以归为一类了，近来担任中书令的人，都是蕃邦的人，因为这毕、白、曹、罗都是蕃人的姓氏。"当初蒋伸派往西川任职的时候，李景让看过通报的状文后感叹道："我不能给这个人做事。"于是立即托病离开幕府。当时有诗写道："成都十万户（言西川节度使权势极大），走了一个李景让只不过是扔掉一根鸿毛而已。"这件事与崔慎猷所讽刺的是一个意思。大夫赵崇死了，侍郎吴雄叹道："本来应当像对待毕、白那样对待他的，何况与他的声望相违背。"不要怪他不行大礼，他也是在讥讽官场的现实。

郑薰

唐颜摽，咸通中，郑薰下状元及第。先是徐寇作乱，薰志在激劝勋烈，谓摽鲁公之后，故擢之首科。既而问及庙院。摽曰："摽寒素，京国无庙院。"薰始大悟，塞默久之。时有无名子嘲曰："主司头脑大冬烘，错认颜摽作鲁公。"（出《摭言》）

【译文】

唐朝的颜摽，咸通年间，是由郑薰告诉他考中状元的。在这之前，遇上徐州的藩镇作乱的事，郑薰勉励人们去建功立业，郑薰把他当作了鲁国公的后代，所以把颜摽选拔为首科。过了不久，郑薰又问到颜摽的家庙在何处。颜摽道："我家中贫寒，京城里没有庙院。"郑薰此时才醒悟，自己认错了人。当时有无名氏写诗道："主考官的脑袋纯属一个大冬烘，错把颜摽认作鲁公。"

唐五经

唐咸通中，荆州书生号"唐五经"，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以束修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僚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咸通年，荆州有一位号"唐五经"的书生，学识渊博精深，实际可以叫做学者。旨趣高雅，为人们所敬仰，在他门下集聚了五百学生。他一向严于律己并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一年之中总是悠闲自得，大有西河济南人的风范。幕僚们都高兴与他一起去游历。他常对人讲："不肖子弟有三种变化：第一种变为蝗虫，可称之为卖了庄稼而吃喝掉；第二种变作蛀虫，是说把书籍卖了而吃喝掉；第三种变成大虫（老虎），把婢奴卖了而吃喝掉。这三种吃喝的人，哪一个朝代没有？

青龙寺客

唐乾符末，有客寓止广陵开元寺。因文会话云：顷在京寄青龙寺日，有客尝访知事僧，属其忽遽，不暇留连。翌日至，又遇要地朝客。后时复来，亦阻他事，颇有怒色，题其门而去曰："龛龙去东海，时日隐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皆不能详。（详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有沙弥颇解，众问其由，曰："龛龙去，有合字存焉；时日隐，有寺字焉；敬文不在，有苟字焉；碎石入沙，有卒字焉。此不逊之言，辱我曹矣。"僧大悟追访，沓无迹矣。客究沙弥，乃懿皇朝云皓供奉也。（出《桂苑丛谭》）

【译文】

唐朝乾符年末，有一位客人暂住于广陵的开元寺。因举行文会讲故事说了这样一件事：有位客人刚刚到了京城的青龙寺，要拜访寺中的住持，可是正遇上别人正在访他，那客人曾嘱那位住持和尚要抓紧些，因为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在这里逗留。第二天那客人又去拜访，可是又遇上重要地方的客人来见住持。后来那客人又来过，也都由于住持因有其他事情而不能晤谈，那官人很不高兴，于是将留言题于住持的门上而去。那留言写道："龛龙去东海，时日隐西归，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和尚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一个小和尚却非常了解其中的奥妙。大家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龛龙去了，还有合字存；时（繁体字作时）日隐，还留下了寺字；敬文不在，还有苟字；碎石入沙，还有个卒字。合在一起是'合寺苟卒'，这是很不好听的话，是在侮辱我们。"住持和尚明白后去追寻那个客人，那人早已走得无影无踪。寄住开元寺的客人曾追问一个小和尚，这才知道他原来是宫廷中的云皓供奉。

罗隐

唐裴筠婚箫遘女，问名未儿，便擢进士第。罗隐以一绝刺之，略曰："细看月轮还有意，信知青桂近姮娥。"（出《摭言》）

【译文】

唐朝时，裴筠与箫遘的女儿订婚，在问过女方名字和生辰八字不久，便中了进士。罗隐写了一首绝句讥刺他，其中写道："仔细看看那圆月（暗指婚姻）还是有情意的，更叫人相信青桂是靠近嫦娥的（暗指靠裙带关系）。"

卷第二百五十七　　嘲诮五

崔澹　皮日休　薛能　周顗　任毂　王徽　山东人　张登　朱泽　徐彦若　冯涓 张浚伶人　封舜卿　姚洎　李台瑕　织锦人　李主簿　陈癞子　患目鼻人　伛人　田媪

崔澹

唐崔澹，试以《至仁伐至不仁赋》。时黄巢方炽，因为无名子嘲曰："主司何事厌吾皇，解把黄巢比武王。"（出《摭言》）

【译文】

唐代人崔澹主持铨选考试，他出的题目是"至仁伐至不仁赋"，当时正逢黄巢起义的兴旺时期，因而被一位无名氏嘲笑道："主考官为什么这样厌恶我朝皇上，在试题中把黄巢比作了周武王。"

皮日休

唐皮日休尝谒归仁绍，数往而不得见。皮既心有所慊，而动形于言，因作咏龟诗："硬骨残形知几秋，尸骸终不是风流。顽皮死后鑽须遍，都为平生不出头。"时仁绍亦有诸子佾、系，与日休同在场中，随即闻之。因伺其复至，乃于刺字皮姓之中，题诗授之曰："八片尖裁浪作球，火中爆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长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时人以为日休虽轻俳，而仁绍亦浮薄矣。（出《皮日休文集》）

【译文】

唐朝时，皮日休曾去拜见过归仁绍，几次前往都不会见，皮日休心里很不满，因而流露于言表，并写了一首《咏龟》诗："已经是破甲残骨了还能活几年，既已一堆尸骨了怎么也算不上风流吧？那厚脸皮死了以后还到处乱钻。都是因为活了一辈子也不曾出头。"在他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好归仁绍的儿子归佾、归系也在当场，归仁绍当然立即就会知道此事。因而等他再来的时候，便在他名片的"皮"字下，题了一首诗送给他："把你裁成八片作成了个球，扔到火中就爆裂扔到水里好搓揉。只要一包子闲气能一直装在里面，就会招惹人家拳打脚踢直到死也不会罢休。"当时人们都认为，皮日休虽很轻佻滑稽，而归仁绍也够轻浮刻薄的了。

薛能

唐赵璘仪质琐陋，成名后为婿，薛能为傧相。乃为诗嘲谑，其略曰："巡关每傍樗蒲局，望月还登乞巧楼。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又曰："不知元在鞍轿里，将为空驮席帽归。"又曰："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出《抒情诗》）

【译文】

唐朝人赵璘相貌猥琐丑陋，成名以后才当了女婿，婚礼上薛能为傧相，他写诗对赵璘进行了嘲讽戏弄。诗中写道："巡关每傍樗蒲局（赌场），望月还登乞巧楼（是说他年龄很大才婚配），第一莫教娇太过，缘人衣带上人头（是说不要太娇宠新娘子）。"又写道："不知元（首，即脑袋）在鞍桥（马鞍）里，将为（还以为）空驮席帽（藤席编的帽子）归（是说他个子太小）。"又写道："火炉床上平身立，便与夫人作镜台（站在炕上才与夫人一样高，仍是嘲讽他个子矮）。"

周顗

唐处士周顗洪儒奥学，偶不中第，旅浙西。与从事欢饮，而昧于令章，筵中皆戏之。有宾从赠诗曰："龙津掉尾十年劳，声价当时斗月高。唯有红妆回舞手，似持双刃向猿猱。"周答曰："十载文场敢惮劳，宋都回鶃为风高。今朝甘被花枝笑，任道樽前爱缚猱。"（出《抒情诗》）

【译文】

唐朝有个隐士周顗，学识渊博，曾去应试却没有考中，旅居浙西。与随从的人欢聚畅饮，常掩藏起自己的身份，宴席上都相互戏耍。有一次一个宾客赠诗道："你现在是不求功名了，可是你为了入朝做官却花费十年的心血，那时你中第的呼声真如星月一样高。唯有那妙龄女郎飞旋舞动的双手去招引，就象手持双刀驱赶猴子一样，才能把你拉回来。"周顗答诗道："十年苦读书如大病一场，今日象鶃鸟一样盘旋在这里，是因为这的风高气爽。今天甘愿被妙龄女郎们嘲笑了，在这酒樽面前任凭你们捆绑吧。"

任毂

唐任毂有经学，居怀谷，望征命而蒲轮不至，自入京中访问知己。有朝士戏赠诗曰："云林应讶鹤书迟，自入京来探事宜。从此见山须合眼，被山相赚已多时。"后至补衮。（出《幽闲鼓吹》）

【译文】

唐代人任毂很懂得儒家学问，他住在怀谷，一直盼望有皇上召他入朝的诏书，却没有等到，于是就亲自到京城去向朋友们打听。有一个朝官赠诗戏弄他说："云彩树林都该惊讶这只迟迟飞来的鹤鸟了吧，自己无故跑到京都来探听皇上对他有没有诏命。从此你再见了大山就闭上眼睛吧，看来你是被山蒙骗多时了。"后来他当了补官。

王徽

唐广明岁，薛能失律于许昌，都将周岌代之。明年，宰相王徽过许，谓岌曰："昔闻贵藩有部将周撞子，得非司空耶？何致此号？"岌愧郝良久，答曰："岌出身走卒，实蕴壮心，每有征行，不避锋刃，左冲右捽，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此名号。"王笑，复谓岌曰："当时扑落涡河里，可是撞不著耶！"岌顷总许卒，征徐方，为贼所败，溺于涡水，或拯之仅免。故有是言。（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朝广明年间，薛能在许昌任职时触犯法律，他的职务由都将周岌代替。第二年，宰相王徽路经许昌。问周岌："过去听说贵藩镇有位部将叫周撞子的，是个不可多得人物，他怎么得到这么个称号呢？"周岌羞愧很久，才回答说："岌的出身不过是个小卒子，但心怀壮志，因此每次出征，都不要刀枪，左冲右掠，屡立微功，所以军中有了这个名号。"王徽很高兴，又对周岌说道："假如那时掉进涡河，可就撞不着喽！"周岌不久前，曾率领许昌的军队去征讨徐力，被徐力打败，掉进涡河里，多亏有人搭救才免于一死。所以才有了这个话柄。

山东人

山东人来京，主人每为煮菜，皆不为美（美原作羹，据明抄本改）。常忆榆叶，自煮之。主人即戏云："闻山东人煮车毂汁下食，为有榆气。"答曰："闻京师人煮驴轴下食，虚实？"主人问云："此有何意？"云："为有苜蓿气。"主人大惭。（出《启颜录》）

【译文】

有一个山东人来到京城，主人每次给他做菜，他都觉着味道不美，就自己去做。主人戏言道："听说山东人喜欢煮车毂汁下饭，为的是那股子榆气？"山东人道："听说京城人爱煮驴轴就饭吃，是真是假？"主人问："这是什么意思？"山东人道："为了那股子苜蓿气。"主人深感羞赧。

张登

唐南阳张登制举登科。形貌枯瘦，气高傲物。裴枢与为师友。枢为司勋员外，举公群至投文，枢才诋诃瑕谪。登自知江陵盐铁院会计到城，直入司勋厅，冷笑曰："裴三十六，大有可笑事。"枢因问登可笑之由，登曰："笑公驴牙郎，搏马价。"此成笑耳。（出《乾鐉子》）

【译文】

唐代南阳人张登应"制举"中选。此人形貌很瘦，但气势傲慢。裴枢与他是师友关系，裴枢任司勋员外，查看各处送来的文状，他刚刚对某些欠缺诋毁斥责一番，张登便从江陵盐铁院的会计到京城来，于是便闯进司勋厅，冷笑道："裴三十六，大有可笑的事！"裴枢问他可笑的缘由，张登说："我笑公驴牙郎卖了个马价钱！"此事成为笑话。

朱泽

唐王轩少为诗，颇有才思。游西小江，泊舟苎萝川，题西施石曰："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沙石，不见浣沙人。"俄见一女子，振璚珰，扶石笋，低回而谢曰："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既欢会，复有恨别之辞。后萧山郭凝素，闻王轩之遇，每过浣沙溪，日夕长吟，屡题歌诗于石，寂尔无人，乃郁怏而返。进士朱泽嘲之，闻之莫不嗤笑。凝素内耻，无复斯游。诗云："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素擬原作凝素，据明抄本改）。王轩。"（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代人王轩少年时就能作诗，很有才气。有一次他去游西小江，船停在苎萝川，在西施石上题诗道："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少顷看见有一个女子，身上的佩玉晃动着，扶着石笋，低声地吟道："妾自吴宫还越国，素衣千载无人识。当时心比金石坚，今日与君坚不得。"二人欢愉之后，那女子还依依难舍地说了些惜别的话。后来，萧山的郭凝素听说了王轩的艳遇，每次路经浣沙溪，都要在那里长时间地逗留吟咏，多次题诗于浣纱石上，可从来是空寂无人，只好怏怏不快地返回来。进士朱泽曾写诗嘲笑他，听说的人没有不讥笑的。郭凝素心里感到羞耻，便再也不去了。那诗写道："三春桃李本无言，苦被残阳鸟雀喧。借问东邻效西子，何如郭素拟王轩。"

徐彦若

唐乾宁中，荆南成汭曾为僧，盗据渚宫，寻即贡命。末年，每事聘辩。初以澧、朗在巡属，为土豪雷满所据，奏请割隶。宰相徐彦若在中书，不为处置，由是衔之。及彦若出镇番禺，路由渚宫，汭虽加接延，而常怏怏。馔后，更席而坐，诡辩锋起。徐曰："令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满，偏州一火草贼尔，令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赧焉而屈。徐文雅高赡，听之亹亹，成虽甚敬惮，犹以岭外黄茅瘴，患者发落，而戏曰："黄茅瘴，望相公保重。"徐曰："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盖讥成公曾为僧也，终席惭耻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乾宁年中期，荆南人成汭（过去当过和尚）窃据了渚宫，随即便向朝廷进贡并表示听命。到乾宁末，每每有事都要与朝廷争辩。最初是因为澧朗这地方虽在自己属地，却被土豪雷满所霸占，因而奏朝廷割给自己管辖，当时宰相徐彦若正在中书省当政，没有按其要求处置这件事，因而他怀恨在心。等到徐彦若去镇守番禺，路经渚宫时，成汭虽然也加以迎接，但心中常常是怏怏不快。吃过饭后，换了席位坐下，争辩又起。徐彦若道："令公在地位方面，常与桓文公相比，雷满不过是偏辟之地的草寇而已，令公难道不能派兵，还要怨恨朝廷？"成汭赧颜而屈服。徐彦若文雅而又高瞻远瞩。所以他的话都令人听而不倦。成汭虽然也很敬畏，但还是以岭南的一种地方病名子黄茅瘴来戏弄他，这种病得上就会掉头发，他说道："岭南可是要得黄茅瘴的，望相公多加保重。"徐彦若道："是啊，南海黄茅瘴，不死成和尚。"这是讥讽成汭曾当过和尚。直到席终都使他很羞愧。

冯涓

冯涓，旧唐名士，雄才奥学。登进士第，履厉已高。唐帝幸梁、洋，涓扈跸焉。至汉中，诏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强縻于幕中。性耿概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于伪蜀主。知王氏有异图，辄不相许。或赠缯帛，必锁柜中，题云"贼物"，蜀主虽知，怜其文艺，每强容之。时或不可，数揖出院。欲挝杀之，略无惧色。后朱梁遣使致书于蜀，命诸从事韦庄辈，具草呈之，皆不惬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为之？"蜀主又有惭色。梁使将复命，不获已，遂请复职。便亟修回复，涓一笔而成，大称旨。于是却复前欢。因召诸厅同宴，饮次，涓敛衽曰："偶记一话，欲对大王说，可乎？"主许之。曰："涓少年，多游谒诸侯，每行，即必广赍书策，驴亦驮之，马亦驮之。初戒途，驴咆哮跳踯，与马争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后，抵一坡，力疲足惫，遍体汗流，回顾马曰："马兄马兄，吾去不得也，可为弟搭取书，马兄诺之，遂併在马上。马却回顾谓驴曰："驴弟，我为你有多少伎俩，毕竟还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虐。及伪蜀开国，终不肯居宰辅。（出《王氏见闻录》）

【译文】

冯涓，是前唐朝的名流。学识渊博，曾考中进士，官至高位。有一回，唐朝皇帝去梁洋，冯涓随驾同行。到了汉中，皇上下诏任命他为眉州刺史。他去赶任，进了蜀地却遇上蜀主的军队而被俘，蜀主王氏将他强留于幕府中。冯涓的性格耿直不屈，恃才傲物，不肯与蜀主和好。他知道蜀主别有图谋，因此什么事也不肯答应。有人来赠送锦帛绸缎，他都锁在柜子里，上面写上"贼物"。蜀主虽然知道，但爱其学问才艺，每次都极力忍受了。有时也难以容忍，曾数次将他以礼请出院，想抓而杀之，但他丝毫没有惧色。后来朱梁朝派遣使者送信给蜀主，命令韦庄等人，草拟回信呈上，都不甚满意。左右道："不妨叫前朝察判（指冯涓）去办这件事。"蜀主又觉得有愧色。梁朝的使者将要回去禀告，不得已，蜀主只好请冯涓来办，当时亟需写一答书，冯涓提笔一气呵成。蜀主看了很是称心如意，于是恢复从前的欢悦。因而召各厅的人一起来参加宴会。在喝酒的中间，冯涓整整衣襟恭敬地道："偶然想起一段佳话，想对大王讲讲，可以吗？"蜀主允许了他，于是他便讲道："我年轻的时候，多次到各地去拜访诸侯。每次出去，都要带上许多赠送人的书简，驴也得驮，马也得驮。刚上路时，驴子又叫又跳地撒欢，跟马抢路跑在前面，不能制止它，走了半天后，遇到上坡，力竭而蹄软，遍体流汗，回头对马说："马兄啊马兄，我走不动了，可以替老弟驮上这些书吗？"马兄答应了它，于是把书全放在马背上。马也回头对驴子说道："驴弟，我还以为你有多少伎俩呢，毕竟还都压在老兄身上了吧？"蜀主大笑。同僚们都遭到他的戏虐。到蜀主建国之后，冯涓到底也没肯做宰相。

张浚伶人

唐宰相张浚，常与朝士于万寿寺阅牡丹而饮。俄有雨降，抵暮不息，群公饮酣未阑。左右伶人皆御前供奉第一部者，恃宠肆狂，无所畏惮。其间一辈曰张隐，忽跃出，扬声引词曰："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告讫遂去。阖席愕然，相眄失色，一时俱散。张但惭恨而已。（出《南楚新闻》）

【译文】

唐朝有个宰相张浚，常与朝官们到万寿寺去一边观赏牡丹一边饮酒作乐。有一次，忽然下起雨来，直到天黑雨也未停，众公卿虽已酒酣但尚未尽兴。陪他们来的表演歌舞的人都是专为皇帝表演的御前供奉第一部的人，依仗皇上的宠爱而狂妄，无所畏惧。其中一个叫张隐的忽然跳出来，大声地念了一首歌词："位乖燮理致伤残，四面墙匡不忍看。正是花时堪下泪，相公何必更追欢。"说完竟扬长而去。所有宴席上的人都愕然，相互斜视而失色，很快便散去。张濬也只是惭愧怀恨罢了。

封舜卿

朱梁封舜卿文词特异，才地兼优，恃其聪俊。率多轻薄。梁祖使聘于蜀，时岐、梁眦睚，关路不通，遂溯汉江而上，路出全（明抄本全作金，下同。）州，土人全宗朝（明抄本朝作朗，下同。）为帅。封至州，宗朝致筵于公署。封素轻其山州，多有傲睨，全之人莫敢不奉之。及执斝索令，曰："《麦秀两歧》。"伶人愕然相顾："未尝闻之，且以他曲相同者代之。"封摆头曰："不可。"又（又原作文，据明抄本改）曰："《麦秀两歧》。"复无以措手。主人耻而复恶，杖其乐将。停盏移时，逡巡，盏在手，又曰："《麦秀两歧》。"既不获之，呼伶人前曰："汝虽是山民，亦合闻（闻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大朝音律乎！"全人大以为耻。次至汉中，伶人已知全州事，忧之。及饮会，又曰："《麦秀两歧》，亦如全之筵，三呼不能应。有乐将王新殿前曰："略乞侍郎唱一遍。"封唱之未遍，已入乐工之指下矣。由是大喜，吹此曲，讫席不易之。其乐工白帅曰："此是大梁新翻，西蜀亦未尝有之，请写谱一本。"急递入蜀，具言经过二州事。洎封至蜀，置设。弄参（参原作三，据明抄本改）军后，长吹《麦秀两歧》于殿前，施芟麦之具，引数十辈贫儿，褴缕衣裳，携男抱女，挈筐笼而拾麦，仍合声唱，其词凄楚，及其贫苦之意，不喜人闻。封顾之，面如土色，卒无一词。惭恨而返，乃复命。历梁、汉、安、康等道，不敢更言"两歧"字。蜀人嗤之。（出《王氏见闻》）

【译文】

朱梁朝时封舜卿文词独特，才华和所处的地位都很高。依仗自己聪明而有才智，一向很轻佻不庄重。梁太祖朱温派他出使蜀番，当时岐梁有些不睦，关路不能畅通，只好逆汉水而上。路经全州，当地人全宗朝为一州之帅，封舜卿到来之后，全宗朝在公署设宴接待他。封舜卿向来轻视山荒之州，他在这里表现出很傲慢的样子，全州的人没有敢不奉迎他的。等到举杯饮酒点节目时，封舜卿点道："请演奏《麦秀两歧》！"乐手们愕然相顾，他们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曲子，就以其他类似的曲子代替。封舜卿摇摇头："不对！"又喊道："《麦秀两歧》！》"乐手们又无措手足。主人由羞愧而生怒，于是杖责了乐手的领班。宴会不得不暂停，乐手们也都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等再端酒杯时，封舜卿仍喊道："《麦秀两歧》！"既然听不到这支曲子，他便把乐手们叫到跟前斥道："你们虽然是山民，可也该听说过大梁朝的音乐吧？"全州人都觉得很羞耻。接着封舜卿来到汉中。这里的乐手们已经知道全州发生的事，都很担忧。到了宴会，封舜卿又点道："《麦秀两歧》！"这次也象在全州的宴席上，喊了三次没有动静。此时有个乐手领班叫王新的走到殿前道："请求侍郎能不能大概地给我们唱一遍？"封舜卿一遍还没唱完，乐手们就已经可以演奏了。因而人们大喜，他们一直演奏这支曲子，到宴席终了也没更换。乐手们对长官道："这是大梁朝的新曲子，西蜀之地也未尝有之，请求把曲谱抄录一本，尽快传送给他们为好。"等封舜卿来到蜀地，一切都以布置好，先演过参军戏后，长时间地在殿前演奏起《麦秀两歧》。并设置了割麦的道具，领来数十名贫困百姓，身着破旧衣裳，携男抱女，提着筐篓而拾麦，并随着乐曲合声歌唱，那歌词很凄楚，表达出极为贫苦之意，让人听到看到心里十分酸楚。封舜卿观看时，面如土色，自始至终没有一句话，愧憾而返。后来他回梁朝复命，路经梁、汉、安、康等地，不敢再说"两歧"的字样。蜀人都讥笑他。

姚洎 （洎原作涓，据明钞本改，下同）

唐裴廷裕字庸余，乾宁中，在内庭，文书敏捷，号为"下水船"。梁太祖受禅，姚洎为学士，尝从容。上问及廷裕行止，洎对曰："顷岁左迁，今闻旅寄衡永。"上曰："颇闻其人才思甚捷。"洎对曰："向在翰林，号为'下水船'。"太祖应声谓洎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惭色。议者以洎为"急滩头上水船"也。（出《摭言》）

【译文】

唐朝末年人裴廷裕，字庸余，乾宁年中期在内庭为官，他文思敏捷，绰号"下水船"。梁太祖受禅接替皇位时，当时作为学士的姚洎曾怂恿鼓动过，当太祖问到裴廷裕的近况时，姚洎答道："近年被降职，如今听说寄住衡阳、永州一带。"太祖又问道："听说这个人才思非常敏捷？"姚洎道："他一向在翰林院，绰号叫'下水船'。"太祖随即对姚洎说道："这么说来你便是'上水船'了？"姚洎虽在微笑，实际上深带愧色。后来议论的人都把姚洎称作"急滩头上水船"。

李台瑕

伪蜀韩昭仕王氏为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粗有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悉皆涉猎，以此承恩于后主。朝士李台瑕曰："韩八座之艺，如拆袜线，无一条长。"时人韪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伪蜀国的韩昭，做了王氏朝廷的礼部尚书，丽文殿大学士。他也能粗略地写几篇文章，至于琴棋书算射法等，也都有所涉猎，也正是以此受到后主的恩惠。朝士李台瑕道："韩八座的技艺，就象拆下的破袜子线，没有一条是长的。"当时人们都觉得说的很对。

织锦人

唐卢氏子不中第，徒步及都城门东。其日风寒甚，且投逆旅。俄有一人续至，附火良久，忽吟诗曰："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云："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愕然，忆是白居易诗，因问姓名。曰："姓李，世织绫锦。离乱前，属东都官锦坊织宫锦巧儿，以薄艺投本行。皆云：'如今花样，与前不同。'不谓伎俩儿以文綵求售者，不重于世，且东归去。"（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有个姓卢的人应试未中，便徒步到了都城，在都城的门东，正赶上大风寒冷天气，只好去投宿住店。不一会儿，又有一人到来，那人烤了一会儿火，忽然吟起诗来："学织缭绫功未多，乱投机杼错抛梭。莫教宫锦行家见，把此文章笑杀他。"又吟道："如今不重文章事，莫把文章夸向人。"卢很惊讶，记忆中好象是白居易的诗，于是就问他的姓名。那人道："我姓李，世代织绫锦。遭乱之前，属于洛阳东都官锦坊织宫锦的手艺人。我是以浅薄的技艺来干这行的。人们都说："如今的花样，与从前不同了。'不讲技能而只以色彩艳丽向外兜售，已不被世间看重了。而后又向东归去。"

李主簿

唐方千姿态山野，且又兔缺，然性好凌侮人。有龙丘李主簿者，不知何许人也，偶于知闻处见千，而与之传杯。龙丘目有翳，千改令以讥之曰："千改令，诸（诸原作谓。据《摭言》十三改）人象令主（主原作云，据《摭言》十三改）。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军将吃酒点酱（酱原作将，据《摭言》十三改），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龙丘答曰："措大吃酒点盐，（盐原作监，据《摭言》十三改）下人吃酒点鲊，（千嗜鲊）只见半臂著襕，未见口唇开跨。"一座大笑。（出《摭言》）

【译文】

唐代人方千，长相很粗野，还是个豁嘴，可是很喜好羞辱人。有个人主簿叫李龙丘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偶然在一个相识的人家与方千相见认识，并在那里喝酒游戏。李龙丘眼睛有毛病，方千便想以改令的方式讽刺他，他说："我先出令，每个人必须改令主的句子。措大（对读书人的贬称）吃酒点盐，军将吃酒点酱，只见门外著篱，未见眼中安障。"李龙丘对道："措大吃酒点盐，下人吃酒点鲊（方千爱吃鲊肉），只见半臂著襕，未见口唇开跨。"在座的人全都大笑。

陈癞子

唐营丘有豪民姓陈，藏镪钜万，染大风疾，众目之为陈癞子。自奉之道，则不薄矣，然切讳癞字。家人妻孥，或误言者，则必遭怒，或至笞棰。宾客或言所苦减退，则酒食延待，优丰甚至。言增添，则白眼相顾耳。有游客，心利所霑，而不能禁其口，遂谒之。初谓曰："足下之疾，近日尤减。"陈亦欣然，命酒馔延接，乃赍五缗。客将起，又问之曰："某疾果退否？"客曰："此亦添减病。"曰："何谓也？"客曰："添者面上添肉渤沤子，减者减却鼻孔。"长揖而去。数日不怿。又每年五月，值生辰，颇有破费。召僧道启斋筵。伶伦百戏毕备。斋罢，伶伦赠钱数万。时有顐者何岸，高不敏见，既去复入，谓曰："蒙君厚惠，感荷奚言，然某偶忆短李相公诗，落句一联，深叶主人盛德也。"陈曰："试诵之。"时陈君处于中堂，坐碧纱帏中，左右侍立，执轻篓白帚者数辈。伶伦曰："诗云：'三十年来陈癞子，如今始得碧纱幪。'"遭大诟而去。（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朝时营丘有一个姓陈的豪富，家中藏钱万万贯。但头上生了一种叫大风的癞疮，人们都叫他陈癞子。自己的生活享用，是很优裕的，但是切忌一个癞字。家人妻小如有人失言者，一定会遭到怒斥，有人甚至遭到鞭打。宾客中如有人说他所苦恼的地方在减退，便以酒饭款待，酒肴丰盛。如言增添了，则以白眼相看。有一位游客，由于利欲熏心，便去拜访他，但是又不能严格地管住自己的嘴。一开始他对陈说："你的疮，近来有减。"陈十分高兴，命人以美酒佳肴盛待，并送钱五千。后来这位客人要走了，陈又问他道："我的疮果然减退了吗？"那客人道："这也叫添减病。"陈又问道："是何原因呢？"客人道："添，就是脸上添肉渤沤子疮；减，有一天会减去鼻子。"说完拱手长揖而去。陈听后好长时间心中不悦。还有每年的五月，遇到他的生日时，也有很大破费。要请僧道来吃启斋筵，歌舞百戏都要齐备。开斋之后，赠送表演的伶人们数万钱。当时有一个爱开玩笑的大个子伶人，看上去很厚道，出去后又返回来，说道："承蒙你的厚惠，感激之情难以言表，我偶然想起李相公一首诗，那落句的一联是，'深叶主人励德也'。"陈接着道："我试着背背看，'时陈君处于中堂'。"于是他便坐于碧纱围帐之中，左右侍立于两旁，几个人举着个轻篓白帚。这时那个伶人说："听我赠你一首诗：三十年来陈癞子，如今始得碧纱幪……"他遭到大骂后离去。

患目鼻人

一人患眼侧睛及翳，一人患齆鼻，俱以《千字文》作诗相咏。齆鼻人先咏侧眼人云："眼能日月盈，为有陈根委。"患眼人续下句："不别似兰斯，都由雁门紫。"（出《启颜录》）

【译文】

一个人患有眼病，眼珠向一侧眼角斜而被遮住；一个人患有鼻塞病。俩人以《千字文》体作诗相互嘲戏对方。塞鼻人先咏斜眼人道："眼能像日月那么满，因为是有旧根在。"斜眼人续下句道："不能像一朵兰花，都因为它是紫色的雁门。"

伛人

有人患腰曲伛偻，常低头而行。傍人咏之曰："柱杖欲似乃，播笏便似及；逆风荡雨行，面干顶额湿；著衣床上坐，肚缓脊皮急；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出《启颜录》）

【译文】

有一个人患了腰弯伛偻病，因而走路时常常是低着头。有人便编成歌谣咏道："拄着拐杖象个'乃'字，插上笏便象个'及'字。顶风荡雨走路，脸干而额顶湿。穿着衣裳在床上坐，肚子松但后脊梁皮紧。城门如此之高，还要匍匐而走。"

田媪

唐京城中，有妇人姓田，年老，口无齿。与男娶同坊人张氏女。张因节日盛馔，召田母饮啖，及相送出，主人母云："惭愧，无所啖嚼，遣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如此者数矣，田终不悟。归语夫曰："张家母唤（唤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我，大有饮食，临别即云：'惭愧，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何也？"夫曰："此是弄君无齿。张家母面上有疮瘢，眼下皮急，极沾眂，若更有此语，可报云：'只是眼下急。'"田私记之。居数日，张复召田，临起复云："惭愧，空口来，空口去。"田母乃熟视主人母眼，良久忘却"眼下急"。直云："是眼皮沾眂。"合家大笑。（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京城里有个妇人姓田，年岁已老，口中没了牙，她给儿子娶了临近一家张氏的女儿作媳妇。张氏因节日做好吃的，便把田老太太找来饮酒吃饭。等到送她回去的时候，张氏道："真不好意思呀，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这样的话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田老太太始终没有醒悟过来。有一次回来后对丈夫说："张老太太把我叫过去，本来准备的吃喝又好又多，可是临别就说，不好意思呀，让亲家母空口来空口去，不知是啥意思？"丈夫说："这是戏弄你无齿。张老太太脸上有疮疤，眼下皮急（紧），极沾眂（沾了很多眼屎）。若是再有那样的话，你可报复她说，'只是眼下急'。"田老太太默默记下。又过了几天，张氏又叫田老太太过去吃饭，临走时又说："不好意思呀，又让你空口来空口去了。"田老太太盯着张氏的眼睛，过了好长时间，竟忘了"眼下急"，脱口而出："是眼皮沾眂。"全家人都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八　　嗤鄙一

魏人钻火　齐俊士　元魏臣　并州士族　高敖曹　梁权贵　柳骞之　阮嵩 郝象贤　朱前疑　张由古　侯思正　王及善　逯仁杰　袁琰　台中语　沈子荣 武懿宗　张衡　李良弼　来子珣　阎知微　崔湜　权龙襄

魏人钻火

魏人夜暴疾，命门人钻火。是夕阴暝。督迫颇急。门人念然曰："君责人亦大无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当得觅钻火具，然后易得耳。"孔文举闻之曰："责人当以其方也。"（出《笑林》）

【译文】

三国时，有个魏国人夜晚突然得了重病，叫门人钻木取火。这天晚特别阴暗，他督促得很急迫，门人愤然道："你责备人也太无理了，现在夜黑如漆，为何不拿火来给我照照？要能够找到钻火用的工具，然后就容易得到火了。"孔文举所说这件事后说："责备人应当讲究方法才行。"

齐俊士

《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言："吾近共人读书，与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知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出《颜氏家训》）

【译文】

《汉书》中《王莽传》的最后部分写道："紫色蛙声，余分闰位。"谓以伪乱真。颜之推常说："我近来和人一道读书，在跟他们谈到王莽的相貌时，有位俊士自称熟知史学，名声很高，他说：'王莽不只长着鹰眼虎嘴，而且紫脸蛙声。'"

元魏臣

元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误。及见颛顼字为许绿，错作许缘。其人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专翲耳。"此人先有高明，翕然行信。期年之后，更（更原作史，据明抄本改）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出《颜氏家训》）

【译文】

北魏时，京都洛阳有一个很有才学的大官，对《史记》中疑难字的发音有了新发现，其实很多都是错误的。他见颛顼的顼字拼作"许绿"，便错误地拼作"许缘"，于是他就对朝士们说："从来'颛顼'二字就错误地读成'专旭'，应当读作'专翲'才对。"此人既然先有了高明，其他人也只好跟着念"专翲"。一年之后，有一位更有学问的人，与他苦苦地探讨研究，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并州士族

北齐并州有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轻蔑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称赞，必击牛酾酒延之。其妻明鉴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容下原有与字，据明抄本删），何况（况原作兄，据明抄本改）行路。"至死不觉。（出《颜氏家训》）

【译文】

南北朝时，北齐并州有个读书人，专好写一些令人可笑的诗赋，而且鄙视邢邵、魏收等有学问人。常受到人们的嘲弄。如果有人虚假地称赞几句，他一定会杀牛斟酒招待人家。他的妻子是个明白人，曾含着眼泪苦苦地规劝他。此人却感叹道："有才华的人，自己的妻子都容忍不得我，何况路人了。"至死也未醒悟。

高敖曹

高敖曹常为"杂诗"三首云："冢子地握槊，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桃生毛弹子，瓠长棒槌儿。墙欹壁亚肚，河冻水生皮。"（出《启颜录》）

【译文】

高敖曹曾经写"杂诗三首"，如："冢（坟墓）子地握槊（长矛），星宿天围棋。开坛瓮张口，卷席床剥皮。"又如："相送重相送，相送至桥头。培堆两眼泪，难按满胸愁。"又如："桃生毛弹子，瓠（一种葫芦）长棒槌儿。墙欹（倾斜）壁亚肚，河冻水生皮。"

梁权贵

梁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而为羊字。后有人饷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鸱。"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绎。方知如此。（出《颜氏家训》）

【译文】

梁朝时有一位权贵，读了一篇有错误的《蜀都赋》，注解中将"蹲鸱、芋也"中的"芋"，解释为"羊"。后来有人要请他去吃羊肉，他在回答的信笺中写道："损惠蹲鸱。"满朝的官员们听说后无不感到惊讶，不解其意。过了很久，找出了原因，方知是这么回事。

柳骞之

隋内史舍人河东柳骞之，奏事好错。尝有周家公主，表请出家。骞之奏云："周家公主上表，求作道人。"上大笑。及出，虞仆射庆则问之曰："奏事若为错。"骞之复错答曰："周家公主，欲得还俗。"骞之历位光禄卿。

【译文】

隋朝时，有个内史舍人河东人柳骞之，在朝堂奏事时经常出错。有一次，周氏所生公主要出嫁，需奏请皇上。柳骞之奏道："周氏公主上表，求作道人。"皇上大笑。退出朝堂后，仆射虞庆则问他道："你上奏的事情好象说错了。"柳骞之又错误答道："啊，周氏公主，想要还俗。"柳骞之后来曾做过光禄卿。

阮嵩 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词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贞观年中期，有一个桂阳县令叫阮嵩，他的妻子阎氏忌妒心极强。阮嵩在客厅里与客人饮酒时，把一个女仆叫来为大家唱歌助兴，阎氏便披头散发光脚袒臂持刀冲进客厅。客人们惊慌散去，阮嵩吓得藏于床下，女仆狼狈而逃。在对官吏进行考课（一种考查形式）的时候，刺史崔邈给阮嵩的鉴定中写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为下等。"经吏部审核符合事实，阮嵩被解除现职。

郝象贤

唐郝象贤，侍中处俊之孙，顿丘令南容之子也，弱冠。诸友生为之字曰宠之，每于父前称字。父绐之曰："汝朋友极贤，吾为汝设馔，可命之也。"翌日，象贤因邀致十数人，南容引生与之饮，谓曰："谚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愚，劳诸君制字，损南容之身尚可，岂可波及侍中也？"因泣涕，众惭而退。宠之者，反语为痴种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郝象贤，是侍中郝处俊的孙子，顿丘县令郝南容的儿子，二十左右岁。朋友们都说对他的字很喜爱。每次在父亲面前提到别人称赞自己字写的好这件事，父亲便哄骗他说："你的朋友很贤明。我为你设宴，可以把他们请来。"第二天，郝象贤邀请到十几个人，郝南容与他们一起饮酒，他对他们说："谚语云：'三公后，出死狗。'小儿诚然很愚痴，有劳各位抑制他练字了。损害我南容倒没什么，怎可以波及侍中呢？"于是哭了起来，众人惭愧而去。原来说喜爱郝象贤字的人，现在反说他是痴种了。

朱前疑

周朱前疑浅钝无识，容貌极丑。上书云："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俄迁郎中。出使回，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即赐绯鱼袋，未入五品，于绿衣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后契丹反，有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者，即酬五品。前疑买马纳讫，表索绯。上怒，批其状："即放归丘园。"愤恚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后周朝时，有个叫朱前疑的人，浅薄迟钝而又无知，相貌也很丑陋。他向皇上上书道："臣梦见陛下活八百岁。"于是被授与拾遗，不久又升为郎中。出使归来，又上书写道："我听到嵩山在唱万岁的声音。"于是又赐与他绯鱼袋，未入五品。〔唐及五代时，官员的服饰有紫（三品以上）、绯（四、五品）、绿（六、七品）、青（八、九品）之分。并有表示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谓之"鱼袋"。三品以上其袋以金饰之，谓之金鱼袋，五品以上其袋以银饰之，谓之银鱼袋。由于赐紫、赐绯者亦例赐鱼袋，故又有赐紫（金）鱼袋、赐绯（银）鱼袋的说法。〕在绿色官服上佩带一个相当五品的银鱼袋，朝野没有不笑他的。后来契丹人反叛，皇上下敕京官，如果献给军队一匹马的，就可得到五品官阶。朱前疑买了一匹马送去后，又上表索要绯色官服。皇上大怒，在其状文上批道："立即放归丘园。"朱前疑为此愤恨而死。

张由古

唐张由古有吏才而无学术，累历台省。尝于众中，叹班固有大才，而文章不入《文选》。或谓之曰："《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并入《文选》，何为言无？"由古曰："此并班孟坚文章，何关班固事。"闻者掩口而笑。又谓同官曰："昨买得《王僧襦集》，（盖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范知其误，应声曰："文范亦买得《佛袍集》，倍胜《僧襦（襦原作儒，据许本改）集》。"由古竟不知觉。累迁司计员外。以罪放于庭州。时中书令许敬宗综理诏狱。帖召之。由古喜，至则为所责，惧而手战，笏坠于地，口不能言。初为殿中正班，以尚书郎有错立者，谓引驾曰："员外郎小儿难共语，可鼻冲上打。"朝士鄙之。（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人张由古有做官的能力但没有学问，一直在最上层的官署里任职。曾在众人之中感叹说班固虽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可他的文章却未被收入《文选》。有人对他说："《两都赋》、《燕山铭》、《典引》等一起收入了《文选》，怎么能说没有呢？"张由古说："这些都是班孟坚（班固的字）的文章，与班固有什么关系？"听到他的话的人都掩嘴而笑。又对同僚们说："昨天买到一套《王僧襦集》，讲得很有些道理。"杜文范知道他又又弄错，随声说道："我也买到一套《佛袍（王僧襦字佛袍）集》，大大胜过《僧襦文集》。"张由古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张由古一直升至司计员外，后因获罚被流放庭州。当时中书令许敬宗省理狱案，便写了价帖子把他召回来，张由古十分欢喜，当他来见许敬宗时，因受到责难而惧怕得双手战抖，把笏都掉在了地上，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开始被授与殿中正班，因有位尚书郎在上殿时站错了位置，他便对领驾的长官说："跟这个员外郎小儿没什么好讲的，就该把他倒提起来狠打！"朝官们都很鄙视他。

侯思正

唐侯思正出自皂隶，言音不正，以告变授侍书御史。按制狱，苛酷日甚。尝按中丞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白司马者，洛阳有坂，号曰白司马坂。孟青者，将军姓孟名青，曾杖杀琅玡王冲者也。思正闾巷庸人，常以此言逼诸囚。元忠辞气不屈，思正怒而倒曳之。元忠徐起曰："我薄命，如乘恶驴而坠，脚为镫（镫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所挂，遂被贼曳耳。"思正大怒，又曳之曰："汝拒捍制使，奏斩之。"元忠曰："侯思正，汝今为国家御史，须识礼仪轻重。如此须魏元忠头，何不以锯截去！无为抑我反。奈何佩服朱绂，亲衔天命，不能行正道之事。乃言白司马孟青，是何言也？若非魏元忠，无人仰教。"思正惊起，悚怍（怍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曰："思正死罪，实不解，幸蒙中丞见教。"乃引上阶，礼坐而问之。元忠徐就坐自若。又思正言音不正，时断屠杀，思正曰："今断屠杀，鸡、（古梨反）鱼、（愚）猪、（计）驴（蒌）俱（居）不得吃（苦豉反），谓（谓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空吃米（弭）面（灭之去声），如（檽齐）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笑之。思正诉于则天。则天怒谓献可曰："我知思正不识字，我已用之，卿笑何也？"献可具言鸡猪之事，则天亦大笑。思正尝命作笼饼，谓（谓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膳者曰："与我作笼饼，可缩葱作。比市笼饼，葱多而肉少。故令缩葱加肉也。"时人号为"缩葱侍御史"。时来俊臣弃故妻，奏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正亦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敕政事商量。凤阁侍郎李昭德抚掌谓诸相曰："大可笑，大可笑。"诸相问之，昭德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诜女，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娶（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事遂寝。竟为李昭德榜杀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时有个叫侯思正的人，当过衙役，说话时吐字音不正，他是因告发有人叛变而被授予侍书御史官职的。他在审理皇上交办的案子时，一天比一天刻毒残酷。在他审问原中丞魏元忠时说："你赶紧去承载白司马得了，不然，你就去把孟青吃喽！"白司马是个大山坡，在洛阳，人们称它叫白司马坂。孟青原是军中的将军，曾用棍棒打死了琅玡人王冲。侯思正本来是个巷里中的平庸之辈，因而常用这样的话去威逼囚徒。但是魏元忠在语言和气度上均未屈服，侯思正气怒而将他大头朝下地拖他。魏元忠慢慢地站起来道："算我运气不好，就好象是骑了头恶驴被摔了下来，可是脚还被挂在鞍镫上，于是被这贼好顿拖拉。"侯思正大怒，又把他拖了一阵，道："你竟敢抗拒皇上派来的人，我要上奏把你杀了！"魏元忠道："侯思正，你如今是国家的御史，必须知道礼仪轻重。你这样需要魏元忠的头颅，为什么不拿锯来截去！用不着逼我反抗，怎么想拿我去做邀官请赏的资本？你负有上边的使命，不能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却说什么'白司马孟青'，这是什么语言！若不是我魏元忠，没人对你指教！"侯思正惊慌地站起来，害怕而又惭愧地说："思正该死，我真的不明白这些，多亏了中丞的指教。"于是把他领上台阶，按照礼数坐下来问话。魏元忠也慢慢地坐下，神情自若。侯思正语音不正，当时禁止屠宰时，侯思正道："今天已判定要屠杀你，可是鸡（说成ｇēｉ）鱼（说成ｙú）猪（说成ｊì）驴（说成ｌóｕ）俱（说成ｊū）不得吃（说成ｋěｉ），因为光吃米（说成弭）面（说成ｍｉè），如（说成ｒｕí）何得饱。"侍御史霍献可听到后忍不住笑了，侯思正便把他告到了武则天，武则天很生气，对霍献可说道："我知道思正不识字，既然我已经用他了，你为什么还要笑他呢？"献可便把"鸡猪"之事学了一遍，武则天也不禁大笑。侯思正叫人作笼饼，他对厨师说："给我作笼饼，可缩葱作。若是比较起来，买的笼饼葱多肉少，所以叫你缩（少放）葱加肉。"当时人们称他为缩葱侍御史。那时还有个叫来俊臣的人，抛弃了元配妻子，上奏非要娶太原的王庆诜的女儿不可，侯思正此时也奏请要赵郡李自挹的女儿，皇上下敕让政事堂商议。商议时，中书省的侍郎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说："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宰相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去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经大为辱国了（暗喻臣娶王女），今日此奴又请娶李自挹女（唐皇帝也李姓），这不是又一次辱国吗？"于是这件事被阻止。后来侯思正竟被李昭德棒杀。

王及善

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风神钝浊。为内史时，人号为"鸠集凤池"。俄迁文昌右相，无他政，但不许令史之（之原作双，据明抄本改）驴入台，终日迫逐，无时暂舍。时人号"驱驴宰相"。（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王及善的人，才学平庸，行为猥琐，精神迟钝而不清醒。在任中书令时，人们说他是雉鸠落在凤凰池（中书省又称凤阁）。不久又迁转文昌台（尚书省）任右相，身为宰相不去做国务政柄大事，而只去监管不准令史（未入流的小官）的驴子进入都省官署，而且整天都在监督驱赶，从不暂停。因而这时人们又称他为驱驴宰相。

逯仁杰

周朝有逯仁杰，河阳人。自地官令史出尚书，改天下帐式，颇甚繁细，法令滋章。每村立社官，仍置平直老三员，掌簿案，设锁钥。十羊九牧，人皆散逃。而宰相浅识，以为万代皆可行，授仁杰地官郎中。数年，百姓苦之，其法逐寝。（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叫逯仁杰的人，是河阳人。在户部任令史小官时，制订了一项新政策下发全国各地，这项政策主要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户籍和税赋帐目的管理办法，规定十分繁细，法令之下又派生出许多条文。规定每村必须设一社官，社官之下还要设平直老三员，分别掌管各种帐簿案卷，并要求上锁。一时间在乡间村吏泛滥成灾，形成了十只羊就有九个人放牧的局面，人们纷纷散逃。可是宰相见识浅薄，认为这是万代可行的好政策，因而授予逯仁杰户部郎中的官职。实行数年后，因百姓越来越苦，这项法令才逐渐停止。

袁琰

周考功令史袁琰，国忌，众人聚会，充录事勾当。遂判曰："曹司繁闹，无时暂闲。不因国忌之辰，无以展其欢笑。"合坐嗤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代（武则天朝）时，有个吏部考功司的令史袁琰，在禁止娱乐的国忌日里，因有些人搞了聚会，他充当录事时，便在其状子上判道："司曹官署里总是很繁闹，没有一时间歇。没有因国忌之时，就不展现其欢乐。"在坐的人都很鄙视他。

台中语

周夏官侍郎侯知一，年老，敕放致仕。上表不伏，于朝堂踊跃驰走，以示轻便。张琮丁忧，自请起复。吏部主事高筠，母丧，亲戚为举哀。筠曰："我不能作孝。"员外郎张牺贞，被讼，诈遭母忧，不肯起对。时台中为之语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悰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皆非名教中人，并是王化外物。兽心人面，不其然乎？"（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的兵部侍郎侯知一，在他年老的时候，皇上下敕让他退休，他上表不服老，并在朝堂里跳跃奔走，以表现自己敏捷轻便。张悰在丁忧期间（古代的官员在遇上父母丧事时要解职在家守孝），自己请求复职。吏部主事高筠的母亲去世，亲戚要举办丧礼，高筠说："我不能守孝。"员外郎张栖贞被人起诉，他却骗人说自己正遭母忧守孝，不肯去答辩。当时在尚书省官署中对此说道："侯知一不伏致仕，张悰自请起复，高筠不肯作孝，张栖贞情愿遭忧。这些人都是没有教养的人，全是些礼教之外的东西。人面而兽心，不正是这样的吗？"

沈子荣

周大官选人沈子荣诵判二百道，试日不下笔。人问之，荣曰："无非命也，今日诵判，无一相当，有一道迹同，人名又别。"至来年选，判水磑。又不下笔。人问之，曰："我诵水磑，乃是蓝田，今问之富平，如何下笔。"闻者莫不抚掌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武则天）朝时，吏部有个参加铨选考试的人沈子荣，试卷有二百道题，可是考试那天一直没动笔。有人问他怎么不答，他说："无非是运气不佳，今日的题目，没有一个相当的，有一道题中讲述的事迹倒跟我知道的是相同的，可是其中的人名又不同。"到第二年又参加考试，题目是关于"水磨"的论述，沈子荣又未动笔，人们又问到他时，他说："我能答的水磨是蓝田县的，今天问的是富平的水磨，我如何下笔？"听到的人没有不为他鼓倒掌的。

武懿宗

周则天内宴甚乐，河内王懿宗忽然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则天大惊，引前问之，对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征。近敕州县征送，大有损折。"则天大怒，仰观屋椽，良久曰："朕诸亲饮正乐，汝是亲王，为三二百户封，几惊杀我，不堪作王。"令曳下。懿宗免冠拜伏，诸王救之曰："懿宗愚钝，无意矣。"上乃释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赐宴招待内亲，正在喝的高兴时，河内王武懿宗忽然奏道："臣有急事要禀告君主，子有急事要禀告父亲！"武则天一听大惊，急召引他到跟前询问，武懿宗道："臣的封地，从前都是由我家府直接征收税赋，近来皇上下令由州县征送，这样一来就大有折扣。"武则天听后大怒，她仰望屋椽，很久才说道："我的亲属们正喝得高兴，你是亲王，竟为了三二百户的封赏之事，，几乎吓死我，不配作王！"于是下令拉下去。武懿宗脱下帽拜倒在地，各位亲王请救道："懿宗愚蠢迟钝，完全是无意的。"武则天才宽恕释放了他。

张衡

周张衡，令史出身，位至四品，加一阶，合入三品，已团甲。因退朝，路旁见蒸饼新熟，遂市其一，马上食之。被御史弹奏。则天降敕："流外出身，不许入三品。"遂落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人张衡，令史出身，官阶达到四品，又给他加了一阶，应当进入三品，已经团甲，可是因退朝时，在路旁看见有卖蒸饼的刚熟馍，就买了一张马上吃了，此事被御史检举揭发，武则天下敕道："流外（令史是未进品级的小官）出身，不许入三品。"于是落甲。

李良弼

周右拾遗李良弼，自矜唇颊，好谈玄理，请使北蕃说骨笃禄。匈奴以木盘盛粪饲之，临以白刃。弼惧，食一盘并尽，乃放还。人讥之曰："李拾遗能拾突厥之遗。"出为真源令，秩满，还瀛州。遇契丹贼孙万荣，使何阿小取沧、瀛、冀（冀原作粪，据明抄本改）具入（明抄本无入字）。良弼谓鹿城令李怀璧曰："孙者胡孙，即是猕猴，难可当也。万字者有草。即是草中藏。劝怀璧降。"何阿小授怀璧三品将军。阿小败，怀璧及良弼父子四人，并为河内王武懿宗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右拾遗李良弼有一幅很傲慢的嘴脸，好谈论些玄奥的道理，他曾请求出使北蕃去游说骨笃禄，匈奴便用木盘盛上粪便让他吃，并用刀对着他，李良弼害怕，将一盘子粪便吃了个干尽，然后放他回来。人们都讥笑他说："李拾遗（官名）能拾突厥人的遗。（粪便）。"后自朝中外放任真源县令，届满后回瀛州。后来又遇上契丹孙万荣派遣来的何阿小，他是来说降沧州、瀛州、冀州等地并入契丹的。李良弼对鹿城县令李怀璧说："孙，乃胡孙，就是猕猴，遇上大难可以抵挡。万（万）字有草，就是在草中可以藏身。"劝怀璧投降契丹，何阿小授予李怀璧三品将军官职。何阿小败露，李怀璧、李良弼父子四人一起被河内王武懿宗斩首。

来子珣

唐来子珣，则天委之按制狱，多希旨。赐姓武氏，字家臣。丁父忧起复，累加游击将军右羽林军中郎将。常衣锦半臂，言笑自若。朝士诮之，谕德张元一好讥谑，曰："岂有武家儿，为你来家老翁制服耶？"（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人来子珣，常被武则天委派审理案子，他自己也经常去请旨。武则天便赐他武姓，字家臣。父丧丁忧后又重新复职，官职累累相加，从游击将军到右羽林军中郎将。经常半臂套着锦衣，谈笑自若，朝官们无不谴责他的。谕德人张元一喜好开玩笑讽刺人，他说："哪有武家的儿郎，为你来家的老头子做衣服穿的！"

阎知微

周春官尚书阎知微庸琐驽怯，使入蕃，受默啜封为汉可汗。贼入恒定，遣知微先往赵州招慰。将将军陈令英等守城西面，知微谓令英曰："陈将军何不早降下，可汗兵到然后降者，剪土无遗。"令英不答。知微城（城原作成，据明抄本改）下连手踏歌，称"万岁乐"。令英（英原作兵，据明抄本改）曰："尚书国家八座，受委非轻，翻为贼踏歌，无惭也。"知微仍唱曰："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时人鄙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礼部尚书阎知微，猥琐怯懦而又才智低劣，派他出使北蕃，接受了默啜给他的封号汉可汗。后来蕃人侵入恒定，朝廷派他先去赵州慰劳前方将士，将军陈令英等守在城的西面，阎知微对陈令英说道："陈将军何不尽早投诚，如果可汗的兵到了之后再投降，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陈令英不答应，阎知微便在城下拉着手踏足唱起《万岁乐》歌谣来。陈令英道："尚书是国家的重臣，你受到的恩遇和委托已算不轻，可你反而去为蕃贼唱歌，难道不感到羞耻吗？"阎知微仍然唱道："万岁乐，万岁年，不自由，万岁乐。"当时的人们都十分鄙视他。

崔湜

唐崔湜为吏部侍郎，贪纵。兄凭弟力，父挟子威，咸受嘱求，赃污狼籍。父挹，为司乐，受选人钱，湜不之知也。长名放之，其人诉曰："公亲将略去，何为不与官？"湜曰："所亲为谁？吾捉取鞭杀。"曰："鞭即遭忧。"湜大怒惭。主上以湜父年老，瓜初熟，赐一颗。湜以瓜遗妾，不及其父。朝野诮之。时崔、岑、郑愔，并为吏部。京中谣之曰："岑义獠子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崔湜的人曾任吏部侍郎，此人贪婪而放纵。常言说："兄凭弟力，父借子威。他的父兄都受过别人的求托，因此也都有贪赃受贿等不法行为。他的父亲崔挹，任司乐，曾接受了一个选人的一笔贿赂，可是崔湜并不知道这件事，等到公布名单时那个人却落选，那人质问道："你的亲属收了我贿钱，为什么不给我官作？"崔湜道："这个亲属是谁？我要把他抓来用鞭子抽死他！"那选人道："用鞭子抽死他你就会丁忧（遇到父母丧事）。"崔湜很生气又很惭愧。又：皇上因为觉着崔湜的父亲年岁已老，在瓜刚刚成熟的时候，便赏赐了一个。可崔湜都把瓜给了自己的小老婆，没有送他的父亲，朝内外没有不斥责他的。当时崔湜、岑义、郑愔一起在吏部做官，京城里有歌谣咏道："岑义獠子（古时骂人的话）后，崔湜令公孙，三人相比接，莫贺咄最浑（不要庆贺他们成了最混蛋的人）。"

权龙襄

唐左卫将军权龙襄性褊急，常自矜能诗。通天年中，为沧州剌史，初到，乃为诗呈州官曰："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诸公谢曰："公有逸才。"襄曰："不敢，趁韵而已。"又秋日，《述怀》曰："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蜋。"参军不晓，请释，襄曰："鹞子檐前飞。值七百文。洗衫挂后（后原作彼，据明抄本改）园，干白如雪。饱食房中侧卧，家里（里原作襄，据明抄本改）便转，集得野泽蜣螂。"谈者嗤之。皇太子宴，夏日赋诗："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太子授笔为讚曰："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襄以张易之事，出为容山府折冲。神龙中追入，乃上诗曰："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进来，今作右金吾。"又为"喜雨"诗曰："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氲氤。"为瀛州史日，新过岁，京中数人附书曰："改年多感，敬想同之。"正新唤官人集云："有诏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将书呈判司已下。众人大笑。龙襄复侧听，怪敕书来迟。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龙襄曰："余人不解，若不著姓，知我是谁家浪驴也。"龙襄不知忌日，谓府史曰："何名私忌？"对曰："父母亡日，请假，独坐房中不出。"襄至日，于房中静坐，有青狗突入，龙襄大怒曰："冲破我忌。"更陈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谈者笑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有个左卫将军叫权龙襄，性情急躁而肚量窄小，经常自夸能写诗。通天年间，被任命为沧州刺史。刚刚上任，便写诗拿给州官们看。诗写道："遥看沧海城，杨柳郁青青。中央一群汉，聚坐打杯觥。"各位官员都称赞道："你有超群的才华。"权龙襄说："不敢当，不过是凑韵而已。"后来到了秋天，又作《述怀》诗道："檐前飞七百，雪白后园强。饱食房里侧，家粪集野螂。"参军（官职名）不明白，请他解释一下，他说："鹞鹰在屋檐前飞旋，能值七百文钱。洗过的衣衫凉挂在后园里，晒干后洁白如雪，吃饱了饭就在房子里侧身躺卧，家里的粪便，必然会招集来许多野泡子里的屎壳郎。"谈到这件事的人无不嘲笑他的。皇太子赐宴，正好是夏天，他赋诗写道："严霜白浩浩，明月赤团团。"皇太子提写"赞"（一种文体）道："龙襄才子，秦州人士。明月昼耀，严霜夏起。如此诗章，趁韵而已。"他曾因张易之事的牵连，从京城里派出去作了容山府折冲（官职名），到神龙年间又被调回京师，于是给皇上写诗道："无事向容山，今日向东都。陛下敕（皇上的诏书）进来，今作右金吾（官职名）。"又作《喜雨》诗道："暗去也没雨，明来也没云。日头赫赤出，地上绿氲氤（烟云弥漫的样子）。"任瀛州剌史时，有一年春节刚过，京城中几个人都捎来书信说："改年多感，敬想会同有此心的。"正月里他把所有官员都召集来说道："有诏（皇上下的命令）改年号为多感元年。"并把书（京城人的来信）拿给判司等官兄们看，众人大笑。他侧耳听到人们的哄笑时，又怪敕书迟迟不到。高阳、博野两县为了争夺其地的管辖权，都状书各自的理由，权龙襄判状道："两县争地盘，不是本州府不予裁决，既是两个县的事，按理应交付主管部门去裁判。"最后署名"权龙襄示"。典吏说："近来长官判事，皆不署名。龙襄曰：本人不解。若不署名，知道我是谁家的浪驴呀！"权龙襄不知道什么叫忌日，问府史道："什么叫私忌？"府史道："父母死亡时，要告假在家，独坐房中不能出门。"后来在他遇上丧忧之时，便在房中一人静坐，不巧有只黑狗突然闯入，权龙襄大怒，道："冲破我的忌日！"于是重写书扎，改为明天再作忌日。谈论的人莫不大笑。

卷第二百五十九　　嗤鄙二

苏味道　李师旦　霍献可　袁守一　崔泰之　陆余庆　孙彦高　出使御史　韩琬 赵仁奖　姜师度　成敬奇　石惠泰　冯光震　李谨度　三秽　阳滔　常定宗　张玄靖

苏味道

唐苏味道初拜相，有门人问曰："天下方事之殷，相公何以燮和？"味道无言，但以手摸床棱而已。时谓模棱宰相也。（出《卢氏杂记》）

【译文】

唐代人苏味道刚刚被任命为宰相时，他的门客问道："天下医生们开的药方子有那么多，药物的搭配又那么复杂，请问相公这其中调和配方的原理是什么？"苏味道一声不出，只是用手摸着床的框棱。因而那时都称他为模棱宰相。

李师旦

唐李师旦，新丰人也，任会稽尉。国忌日废务，饮酒唱歌杖人，为吏所讼。御史苏味道按之，俱不承引。味道历而谓曰："公为官，奈何不守法，而违犯若是？"将罪之，师旦请更问，乃叹曰："饮酒法所不禁，况饮药酒耶。挽歌乃是哀思。挞人吏事缘急速。侍御何谴为？"味道曰："此反白为黑汉，不能绳之。"（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的李师旦，是新丰人，任会稽县尉。在国忌日的时候，是要停止一切公务和活动的，可他竟饮酒唱歌还用木棍打人，因而被小官吏们告发。御史苏味道来审理此案时，他一概不承认。苏味道严励地对他说："你身为官员，怎么能不守法规，而要这样去违犯呢？"快要定罪的时候，李师旦请求重新问一下，他颇有感叹地说道："法律并没有规定禁止饮酒，何况我饮的药酒。我唱挽歌那恰是表达我的哀思。打人是因为作为官员办事要加快速度。请问侍御史我有什么罪过呢？"苏味道说道："这真是个反白为黑的汉子，看来是不能定罪了。"

霍献可

唐霍献可，贵乡人也。父毓，岐州司法。献可有文学，好诙谐，累迁至侍御史左司员外。则天法峻，多不自保，竞希旨以为忠。献可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裴即献可堂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于巾下，常令露出，冀则天以为忠。时人比之李子慎，子慎。则天朝诬告其舅，加游击将军。母见其著绯衫，以面覆床，（明朝本以面覆床作以被覆面。）涕泪不胜曰："此是汝舅血染者耶！"（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代人霍献可，是贵乡人。他的父亲名霍毓，任岐州司法（官职名）。霍献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喜好开玩笑，官至侍御史左司员外。武则天的法规是很严酷的，许多人都不能自保其身，都争相求旨让她认为对她忠心。霍献可就曾经头触玉阶上，请求处死狄仁杰、裴行本。裴行本是献可的堂舅。献可额顶叩破后，就用绿帛头巾缠盖在上面，可是还要将伤口常常露在外面，为的是希望武则天能看到并让她知道效忠。当时人们都把霍献可比作李子慎。李子慎是个什么人呢？武则天朝时，李曾诬告自己的舅舅，因此加授给游击将军官衔。李的母亲看见他穿上红色官服（唐官员按品阶着紫、绯、绿、青四色官服），把脸埋在床上，痛哭流涕喊道："这红袍是用你舅舅的血染成的啊！"

袁守一

唐袁守一性行浅促，时人号为"料斗凫翁鸡"，任万年尉。雍州长史窦怀贞每欲鞭之。乃于中书令宗楚客门，饷生菜，除监察。怀贞未之知也。贞高揖曰："驾欲出，公作如此检校。"袁守一即弹之。月余，贞除左台御史大夫。守一请假，不敢出，乞解。贞呼而慰之，守一兢惕不已。楚客知之，为除右台御史，于朝堂抗衡于贞曰："与公罗师。"罗师者，市郭儿语，无交涉也。无何，客以反诛，守一以其党，配流端州。（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人袁守一见识浅薄，只顾眼前，当时人们称他为"料斗凫翁鸡"，任万年县尉。雍州长史窦怀贞多次想要鞭挞他，于是投于中书令宗楚客门下，常送给他生菜，任命他作监察御史。怀贞不知道他与宗楚客的关系，便高高拱手为礼道："宗楚客可能要背离朝廷，你应该作些查核。"袁守一立刻将此事检举。过了一个多月，窦怀贞被任命为右台御史大夫，袁守一便告假在家，不敢出来。并乞求希望和解。窦怀贞把他叫来安慰他，袁守一竟吓得战战兢兢惊恐不已。宗楚客知道这些事后，有一次为任命右台御史之事，在朝堂上与窦怀贞对抗起来，他说："与公罗师！"罗师，是城里孩子们常说的话，意思是互不交涉。没过多久，宗楚客因谋反罪被诛杀，袁守一也因是其同党，被发配流放端州。

崔泰之

唐黄门侍郎崔泰之哭特进李峤诗曰："台阁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朝堂。"（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门下省有个黄门侍郎（官名）崔泰之在哭特进（官名）李峤的诗中写道："台阁（指中央级的官署）神仙地，衣冠君子乡。昨朝犹对坐，今日忽云亡。魂随司命鬼，魄逐（追赶）见阎王。此时罢欢笑，无复向（不用再去）朝堂。"

陆余庆

唐尚书右丞陆余庆转洛州长史，其子嘲之曰："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明抄本朝作衙）受辞讼，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余庆得而读之曰："必是那狗！"逐鞭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尚书右丞陆余庆转任洛州长史，他的儿子嘲讽他写道："陆余庆，笔头无力嘴头硬。一朝受辞讼（受理案子），十日判不竟（完毕）。"然后把这首讽刺歌谣放在案几旁的坐褥下面。陆余庆得到看完后道："一定是那狗干的！"便追出去鞭挞他。

孙彦高

周定州刺史孙彦高，被突厥围城数十重，不敢诣厅，文符须征发者，于小窗接入，锁州宅门。及贼登垒，乃入柜中藏，令奴曰："牢掌钥匙，贼来索，慎勿与。"昔有愚人，入京选，皮袋被贼盗去。其人曰："贼偷我袋，将终不得我物用。"或问其故，答曰："钥匙今在我衣带上，彼将何物开之。"此孙彦高之流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武则天）朝孙彦高任定州刺史时，被突厥人围城数十层，孙彦高吓得不敢到厅堂去办理公务，有来办理文符书函须征集人力物资事宜的，都是从小窗户把他接进来，州署的大门紧锁着。等到突厥人开始登上城墙时，他便藏进柜子里。命令家奴道："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好钥匙，敌人来索取，千万不能给。"过去有个愚蠢的人，到京城参选，可是装东西的皮袋被贼盗去，那个人道："贼虽然偷去我的袋子，可是终将不会得到我的东西去用。"有人问其缘故，他说："钥匙现在还挂在我的衣带上，他拿什么去打开锁呀！。这人与孙彦高都是一路人物。

出使御史

唐御史出使，久绝滋味。至驿，或窃脯腊置于食，伪叱侍者撤之，侍者去而后徐食。此往往而有，殊失举措也。尝有御史，所留不多，不觉侍者见之。对曰："干肉驿家颇有，请吏留。"御史深自愧焉。亦有膳者烂煮肉，以汁作羹，御史伪不知而食之。或羹中遇肉，乃责庖人。或值新庖人，未闲应答，但谢日罗漏，言以罗滤之漏也。神龙中，韩琬与路元壳、郑元父充判官，至莱州，亲睹此事，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时任中丞，谓琬之曰："元忠任监察，至驿，干肉鸡子并食之，未亏于宪司之重，盖盗之深失国士体。"魏公之言当矣，但不食不窃，岂不美欤。（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御史被派出去办案，是不准吃肉荤的，常常是很长时间未尝有滋味的菜肴。因此每到驿站，就有人偷来各种肉干放到饭菜里，然后假装发怒把侍候的人打发出去，等侍候的人一走便慢慢地吃起来。此事常常发生，这种举动是很失当的。曾有个御史，碗里没敢多放，不小心被侍候的人看见了，说道："肉干驿站里有很多，请你多放些。"御史深感惭愧。也有给他们作饭的人把肉煮得稀烂，然后把煮肉汤给他们做成羹喝。御史也假装不知道就喝了。有的羹中遇上了肉，便责备几句厨师，有的遇上新厨，没空应答，只是道歉说罗漏了，说是在用罗过滤的时候漏下来的。神龙年间，韩琬、路元壳、郑元父当判官时，他们到莱州，都亲眼见过此事，也都是相顾而笑。仆射魏元忠当时还任御史中丞，他对韩琬说："我在任监察御史时，到了驿站，于内、鸡蛋都吃过，也未使宪司的重任受到损失，而这样的偷盗行为实在是失去了国士们的体面。"魏元忠的话是恰当的，但是如果不吃也不窃，凯不更完美！

韩琬

唐韩琬与张昌宗、王本立，同游太学。博士姓张，即昌宗之从叔，精五经，懵于时事。畜一鸡，呼为勃公子，爱之不已。每讲经，（经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辄集于学徒中（中原作巾，据明抄本改）。或攫破书，比逐之，必被嗔责曰："此有五德，汝何轻之？"昌宗尝为此鸡被杖。本立与琬，颇不平之，曰："腐儒不解事，为公杀此鸡。"张生素取学徒回残食料。本立以业长，乃见问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即得。"张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曰，张生请假，本立举牒，数鸡罪，杀而食之。及张生归学，不见鸡，惊曰："吾勃公子何在？"左右报本立杀之，大怒云："索案来，索案来。"见数鸡之罪，曰："纵如此，亦不合死。"本立曰："鸡不比人，不可加笞杖，正合杀。"张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时，更知何道。"当时长安，以有案，动曰为实。故知耽玩经史者，宜详时事。不然，何古人号为愚儒、朴儒、腐儒、竖儒耶？亦可贻诫子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韩琬、张昌宗、王本立一起在太学（国子监下属学校）学习，有个授课的博士姓张，是张昌宗的从叔。此人精通五经，但是对世事很糊涂。他养了一只鸡，起名叫勃公子，对它十分宠爱。每次来讲课，总是把鸡放在学生之中。有时候抓破了学生的书，等到赶它，就会被张博士责怪道："此有五德。你为何轻视？"昌宗还曾因这只鸡被杖责过。王本立和韩琬对这事都觉得很不公平，说："腐儒不明事理，我们一定为你杀了这只鸡！"张博士平时都是拿学生们剩余的饭菜作饲料。王本立因是业长，先去问过这样是不是合适。王本立说："明天就可以立文案。"张博士很高兴，每天接受了谁的食料，都写在文案上。有一天，张博士告假不在，王本立举起文案，历数鸡的罪状，然后杀而吃掉，等到张生回来，发现鸡没了，惊呼："我的勃公子在哪里？"左右告诉他让王本立给杀了，他大怒，道："把文案拿来！把文案拿来！"他看见文案上历数的鸡的罪状，道："纵然如此，也不应当杀死啊？"王本立道："鸡不像人，不能杖罚，正应当杀。"张博士的手不住地拍着文案道："勃公子呀，有了这文案时，更加知道杀你是什么道理！"当时在长安，很讲有案作根据，只要有案可查，就说是事实。由此可知，沉溺于经史的人，也应该悉知世事。不然，为什么古人把他们的号称作愚儒、朴儒、腐儒、竖儒呢？这也可以遗留下来告诫后人。

赵仁奖

唐赵仁奖，河南人也，得贩于殖业坊王戎墓北，善歌《黄獐》，与宦官有旧。因所托附，景龙中，乃负薪诣阙，遂得召见。云："负薪助国家调鼎。"即日台拜焉。睿宗朝，左授上蔡丞。使于京，访寻台中旧列，妄事欢洽。御史倪若水谓杨茂直曰："此庸汉，亡为傝茸。"乃奏之，中书令姚崇曰："此是《黄獐》汉耶。"授当州悉当尉，驰驿发遣。仁奖在台，既无余能，唯以《黄獐》自炫。宋务先题之曰："赵奖出王戎幕下，入朱博台中。舍彼负薪，登兹列柏。行人不避騝马，坐客唯听《黄獐》。"时崔宣一使于都，仁奖附书于家，题云："西京赵御史书。附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妻一娘。"宣一以书示朝士。初其左授上蔡，潘好礼自上蔡令拜御史，仁奖赠诗曰："令乖騝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讶之，或以为假手。仁奖初拜监察，谢朝贵，但云："有幸把公马足。"时朝士相随。遇一胡负两束柴，曰："此胡合拜殿中。"或问其由，答曰："赵仁奖负一束而拜监察，此负两束，固合授殿中。"（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有个人叫赵仁奖，河南人，在殖业坊王戎墓北做小买卖，很善于唱一首名叫《黄獐》的歌曲。他与一宦官有老交情，因他有所托附，在那人的帮助下，于景龙年间（中宗朝），他便背负柴草到了皇帝的殿堂，于是得到召见，皇上道："负薪是愿为帮助治理国家效力，有宰臣之心。"当天便任职于御史台。到睿宗朝，被降职任命为上蔡县丞。出使到京城时，去拜访台中的老同事，胡乱行事，到处欢聚。御史倪若水对杨茂直说："这纯属是个庸谷之人，胡作非为而又卑劣无能。"于是上书弹劾。中书令姚崇说："这个人就是会唱《黄獐》的那个人。"再改任当州悉当县尉，把他立即派送出去。赵仁奖在御史台任职其间，没有别的能力，唯独以会唱《黄獐》而自我炫耀。宋务先曾写他道："赵仁奖出自王戎的'幕府'下，进入朱门台院之中。是舍得自背柴草这样的劳役之举，才登上此御史台。行路时人们不避他的马，坐下时人们都来听他的《黄獐》歌。"当时崔宣一正巧到京城去，赵仁奖便让他给家捎了一封信，那信封上写道："西京（长安）赵御史书。附（捎）到洛州殖业坊王戎墓北第一铺，付（送）妻一娘。"崔宣一曾把信给朝官们看过。当初赵仁奖降职授上蔡丞时，潘好礼正好由上蔡县令调任为御史，仁奖赠诗道："令乘湜騝马去，丞脱绣衣来。"当时看到此诗很觉惊讶，有人认为是借他人之手而写。仁奖初任监察御史时，去道谢朝中权贵，只是说："有幸握住了你的马足。"当时有朝士们相随同往，恰遇一个胡（指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人背着两捆柴草走过来，一朝士说："这个胡人应当授以殿中御中。"有人问他什么理由，他答道："赵仁奖背了一捆柴草便授以监察御史，此人背了两捆，当然应授殿中（殿中御史比监察御史高一品级）。"

姜师度

唐姜师度好奇诡。为沧州刺史，兼按察，造枪车运粮，开河筑堰，州县鼎沸。于鲁城界内，种稻置屯，穗蟹食尽，又差夫打蟹。苦之，歌曰："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沫。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为陕州刺史，以永丰仓米运将，别征三钱，计以为费。一夕忽云得计，立注楼，从仓建槽，直至于河，长数千丈。而令放米，其不快处，具大把推之，米皆损耗，多为粉末。兼风激扬，凡一函失米百石，而动即千万数。遣典庾者偿之，家产皆竭。复遣输户自量，至有偿数十斛者。甚害人，方停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人姜师度，喜好办些离奇古怪的事。在他任沧州刺史兼按察史时，下令制造上面篱笆围子的车运输粮食，开凿河道，修筑堤坝。一时间州属各县混乱不堪。他又在鲁城县内开垦水田种稻，结果稻穗都被旁蟹吃尽，只好又差遣大批民工去打蟹，折腾苦了老百姓。当时流传一首歌谣："鲁地一种稻，一概被水没，年年索蟹夫，百姓不可活。"又：他在任陕州刺史时，要运走永丰县粮仓的米，每户在另征钱三贯，合起来作为运费。有一天忽然说得到妙计，于是建起注楼，并从粮仓开始建糟，一直建到河边，有数千丈长，让从粮库往下放米，有流动不快的地方，便安排人力往前推。米损耗很多，很多变成粉末。加上大风吹扬，大概传送一糟子损失米上百石，动不动就上千万。他命令掌管的人赔偿，他们的家产很快就抵偿光了。后来他又令操作传送的人家自己计算该赔偿多少，至使有的人家赔偿数十斛的（十斗为一斛）。因此事太坑害人，才停了下来。

成敬奇

唐成敬奇有俊才，天策中，诣阙自陈，请日试文章三十道。则天乃命王勃（明抄本勃作勮）试之，授校书郎，累拜监察大理正，与紫微令姚崇连亲。崇尝有疾，敬奇造宅省焉，对崇涕泪。怀中置生雀数从，乃一一持出，请崇手执之而后释。祝云："愿令公速愈也。"崇勉从之。既出，崇鄙其谀媚，谓子弟曰："此泪从何而来？"自兹不复礼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成敬奇有一定的才能，天策年间，他便自己到朝堂向皇帝陈述本人有才学，请求一天之内考他文章三十题。武则天命王勃考他，被任命为校书郎，后来连续升到监察大理正，与中书令（宰相）姚崇结了亲。有一次姚崇有了病，成敬奇到家中去探望，对着姚崇涕泪横流。他怀中放着几只活鸟，于是他一一掏出，请姚崇用手握住然后再放飞。并祝颂道："愿令公速愈也！"姚崇勉强听从了。不久成敬奇走了，姚崇很鄙视他的阿谀谄媚，对子弟们说："他的泪从何而来？"从此不再以礼仪相待他。

石惠泰

唐岐王府参军石惠泰，与监察御史李全交诗曰："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后，此职还到余。"因竞放牒往来，全交为之判十余纸以报之，乃假手于拾遗张九龄。（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岐王府参军石惠泰在给监察御史李全交的诗中写道："御史非长任，参军不久居。待君迁转（升迁别职）后，此职还到余（我）。"由于可借助经常有文书案卷往来之便，李全交给他写了十几篇批评文章回报他，并假借说出自于拾遗张九龄之手。

冯光震

唐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入集贤院，校文选。尝注蹲鸱云："蹲鸱者，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萝卜也。"萧令闻之，拊掌大笑。（出《谭宾录》）

【译文】

唐朝时，东宫率府兵曹参军冯光震进入集贤院，让他校注《文选》。有一次，他在注解"蹲鸱"一词时写道："蹲鸱者，今称之为芋子，就是长毛的萝卜。"萧令听说这件事，拍掌大笑。

李谨度

唐御史中丞李谨度，宋璟引致之。遭母丧，不肯举发哀。讣到，皆匿之。官僚苦其无用，令本贯瀛州，申谨度母死，尚书省牒御史台，然后哭。其庸猥皆此类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御史叫李谨度，是由宋璟引荐的。他的母亲去世，他却不肯哀悼奔丧。讣告寄到，他给藏了起来。同僚们苦于没有办法，就让他的本籍瀛州官府申告李谨度母死。直到尚书省的文书发到御史台，他才哀哭。他们都是这样一些卑俗猥劣的人！

三秽

唐王怡为中丞，宪台之秽；姜晦为常选侍郎，吏部之秽；崔泰之为黄门侍郎，门下之秽；号为京师三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王怡任御史中丞，是御史台最丑恶的人。姜晦任主管铨选的侍郎，是吏部最丑恶的人。崔泰之任黄门侍郎，是门下省最丑恶的人。当时这三人被称之为"京师三秽"。

阳滔

唐阳滔为中书舍人。时促命制敕，令史持库钥他适，无旧本捡寻，乃斫窗取得之。时人号为斫窗舍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阳滔曾担任过中书舍人（为皇帝起草制敕的官员）。有一次，急令他抄制诏书，可是拿着库房钥匙的令史去了别处，取不出旧的稿本参考，于是就斫（砍）断窗框进去取出来。当时人们称之为"斫窗舍人"。

常定宗

唐国子祭酒辛弘智诗云："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学士常定宗，为改始字为转字，遂争此诗。皆云我作。乃下牒，见博士罗道宗，判云："昔五字定表，以理切称奇。今一言竞诗，取词多为主。诗归弘智，转还定宗。以状牒知，任为公（公下原有之字，据明抄本删）验。"（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国子祭酒（官职名）辛弘智写诗道："君为河边草，逢春心剩生。妾如台上镜，照得始分明。"同房的学士常定宗，只因为将其中的"始"字改为"转"字，就要争夺这首诗。两人都说是自己写的。于是写下了讼状，博士罗道宗裁断道："过去五个字是衡定的标准，以说理深刻为奇。今天一个字就要夺诗，取字数多的为诗的主人，诗归属弘智，'转'字还给定宗。将此状文发放周知，任凭公众验证。"

张玄靖

唐张玄靖，陕人也，自左卫仓曹拜监察，性非敦厚。因附会慕容宝节而迁。时有两张监察，号玄靖为小张。初入台，呼同列长年为兄，及选殿中，则不复兄矣。宝节既诛，颇不自安，复呼旧列为兄，监察杜文范，因使还，会郑仁恭方出使，问台中事意，恭答曰："宝节败后，小张复呼我曹为兄矣。"时人以为谈笑。（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张玄靖的，陕州人，自左卫仓曹升任为监察御史，此人并不忠厚老实。由于追随巴结慕容宝节而得到升迁。当时台中有两个张监察，因而称玄靖为小张。他刚到御史台时，称呼同事们年长的为兄，等升为殿中御史，就不再称兄了。后来当慕容宝节获罪被杀，他很不自安，于是又称察院的老同事为兄。监察御史杜文范刚刚出差回来，赶上郑仁恭正要出差，他问仁恭最近台中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仁恭道："宝节败落后，小张又呼我辈为兄了。"当时人们都以此为谈笑的材料。

卷第二百六十　　嗤鄙三

公羊传　李文礼　殷安　姓房人　元宗逵　独孤守忠　王熊　曲崇裕 梁士会　张怀庆

康聓　征君　李佐　元载常衮　崔阡　黎干　崔叔清 常愿　刘士荣　袁德师　蒋乂　崔损

公羊传

有甲欲谒见邑宰，问左右曰："令何所好？"或语曰："好《公羊传》。"后入见，令问："君读何书？"答曰："唯业《公羊传》。"试问："谁杀陈他者？"甲良久对曰："平生实不杀陈他。"令察谬误，因复戏之曰："君不杀陈他，请是谁杀？"于是太怖，徒跣走出，人问其故，乃大语曰："见明府，便以死事见访，后直不敢复来，遇赦当出耳。"（出《笑林》）

【译文】

有一个人想要去拜访县令，问手下的人道："县官有什么喜好？"有一个人答道："喜欢《公羊传》这部书。"后来去拜见时，县令问他读过什么书，他答道："唯独研读过《公羊传》。"县令又问："请问是谁杀的陈他？"那个人良久才答道："我平生实在未曾杀死陈他。请你查清错误。"县令索性再戏弄他道："你没杀陈他，请问是谁杀的？"于是那人十分恐惧，光着脚丫子便走了出来。有人问他什么缘故，他大声说道："一见县令，便拿杀人的事来追问我，以后可不敢再来了，遇到赦免当然就赶紧出来了。"

李文礼

唐李文礼，顿丘人也，好学有文华，累迁至扬州司马，而质性迟缓，不甚精审。时在扬州。有吏自京还，得长史家书，云姊亡，请择日发之。文礼忽闻姊亡，乃大号恸。吏伺其便，复白曰："是长史姊。"文礼久而徐问曰："是长史姊耶？"吏曰："是。"文礼曰："我无姊，向亦怪矣。"（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人李文礼，是顿丘人，好学而有文彩，官至扬州司马。此人性情迟钝，对什么事都不太精细审慎。有一回，他在扬州，有一个官吏从京城回来，给长史捎来一封家信，说姐姐亡故，让他选个日子启程回去。文礼忽然听说姐姐亡故，便号啕恸哭起来。那官吏一直等候到他安静下来时，才又告诉他："是长史的姐姐。"文礼过了一会儿才慢慢问道："是长史的姐姐？"那官吏说："是"。文礼道："我没有姐姐，先前就感到奇怪了。"

殷安

唐逸士殷安，冀州信都人。谓薛黄门曰："自古圣贤，数不过五人。伏羲八卦，穷天地之旨。一也。"乃屈一指。"神农植百谷，济万人之命。二也。"乃屈二指。"周公制礼作乐，百代常行。三也。"乃屈三指。"孔子前知无穷，却知无极。拔乎其萃，出乎其类。四也。"乃屈四指。"自此之后，无屈得指者。"良久乃曰："并我五也。"遂屈五指。而疏籍卿相，男征谏曰："卿相尊重，大人稍敬之。"安曰："汝亦堪为宰相。"征曰："小子何敢。"安曰："汝肥头大面，不识今古，噇（徒江切）食无意智，不作宰相而何？"其轻物也皆此类。

【译文】

唐代有个逸士（避世隐居而不做官的人）叫殷安，冀州信都人。他对薛黄门（官职名，即门下省侍中，相当于宰相）说："自古以来，称得上圣贤的超不过五个人。伏羲始创八卦，穷尽了天地的旨意，这是一。"于是屈下一指。"神农始种百谷，救济了万人性命。这是二。"屈下第二个手指。"周公制订了礼乐，世代相传。这是三。"屈下第三个手指。"孔子的先知是无穷的，后知更是没有终极的，是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四。"屈下第四个手指。"从这以后，没有人能够得上屈手指的。"过了一会儿才说："加上我是五个。"于是屈下了第五个手指。殷安疏远、轻视高官卿相，男征劝道："卿相是值得尊重的，大人也该稍尊敬他们。"殷安道""你也可以做宰相。"男征道："我哪里敢当。"殷安道："看你肥头大脸，不懂今古，只知道狂吃狂喝而没有才智，不作宰相作什么？"那些轻世傲物的人都是这一类的人。

姓房人

唐有姓房人，好矜门地，但有姓房为官，必认云亲属。知识疾其如此，乃谓之曰："丰邑公相（丰邑坊在上都，是凶肆，出方相也），是君何亲？"曰："是（是下原有姓字。据明抄本删）某乙再从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相侄儿，只堪吓鬼。"（出《启颜录》）

【译文】

唐朝时，有个姓房的人很喜欢炫耀自己的门第，只要有姓房的当官，他必定说是自己的亲属。有人了解他有这个毛病，就对他说："丰邑坊的方相（古代出殡时用纸糊的面目狰狞的开路神）是你的什么亲戚？"那姓房的人说："是我的再从伯父。"问话的人大笑，道："你既然是方相的侄儿，只能去做吓唬鬼的事了。"

元宗逵

唐元宗逵为果州司马，有婢死，处分直典云："逵家老婢死，驱使来久，为觅一棺木殡之。逵初到家贫，不能买得新者，但得一经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须道逵买，云君家自有须。"直典出门说之，一州以为口实。（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时，元宗逵任果州司马，他家的奴婢死了，安排直典道："我家的老佣人死了，在我家听使唤多少年了，应该为她找一口棺材葬了。可是我刚刚来到这里，家中贫困，不能买新的，只要个已经用过的，能将就办了事就行。也不要说是我买，就说是你家自己需用。"直典出门就把此事说出去了，一州的人都把此事作为谈论的话题。

独孤守忠

唐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无他语，乃曰："逆风必不得张帆。"众大哂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杭州参军独孤守忠领押送租的船队去京城，到了半夜，把掌船人紧急集合起来，别的话没说，只说道："逆风一定不能张帆。"众人大笑。

王熊

唐王熊为泽州都督。府法曹断略粮贼，惟各（明抄本惟各作准格）决杖一百，通判，熊曰："总略几人？"法曹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熊曰略七人五字，据明抄本补）合决七百。"法曹曲断，府司科罪。时人哂之。前尹正义为都督，公平，后熊来替。百姓歌曰："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镪从头喝。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王熊曾任泽州都督。都督府的法曹审判抢掠粮食的盗贼，每个人各判杖挞一百，向他通告判罪情况，他问道："总共行抢的几个人？"法曹回答："行抢的七人。"他说："行抢的七人合起来应判钱七百。"法曹只好依照他的不正确的说法改判，府司便依此给他们七人量刑。当时人们都嗤笑这件事。以前尹正义曾任泽州都督，他是很公平的，后来王熊被派来接替了他。百姓们编出歌谣咏道："前得尹佛子，后得王癞獭。判事驴咬瓜，唤人牛嚼铁。见钱满面喜，无镪（钱）从头喝（大声喊）。常逢饿夜叉，百姓不可活。

曲崇裕

唐冀州参军曲崇裕《送司功入京》诗曰："崇裕有幸会，得遇明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曰："大才士，先生其谁？"曰："吴儿博士，教此声韵。"司功曰："师明弟子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冀州参军曲崇裕写一首《送司功入京》诗，他写道："崇裕有幸会，得遇名流行。司士向京去，旷野哭声哀。"司功问道："大学士，教你写诗的先生是谁？"曲崇裕说："一位吴地的少年博士，教我这样押韵。"司功道"真是老师高明，学生就有智慧啊！"

梁士会

唐滑州灵昌尉梁士会，官科乌翎，里正不送。举牒判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乌翎。"佐使曰："公大好判，乌翎太多。"会索笔曰："官唤乌翎，何物里正，不送雁翅。"有识之士，闻而笑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滑州灵昌县尉梁士会，是"乌翎科"中举后授的官，里正（乡村小吏）没有给他送来乌鸦羽翎，便在公文簿上写道："官叫做乌翎，是哪个里正，不送来乌翎？"佐使道："你这件事太好解决，乌鸦羽毛太多了。"于是梁士会提笔写道："官科叫乌翎，是哪个里正不送来雁翅。"真有识之士，听到这件事都嗤笑他。

张怀庆

唐李义府尝赋诗曰："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枣强尉张怀庆好偷名士文章，乃为诗曰："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时人谓之语曰："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时，李义府曾写过一道诗："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有一个枣强县尉张怀庆好偷名家的文章，他也写诗道："生情镂月为歌扇，出意裁云作舞衣。照镜自怜回雪影，来时好取洛川归。"当人们说他道："活剥王昌龄，生吞郭正一。"

康聓

唐玄宗既用牛仙客为相，颇忧时议不叶，因访于高力士："用仙客相，外议以为如何？"力士曰："仙客出于胥吏，非宰相器。"上大怒曰："即当用康聓。"盖上一时恚怒之词，举其极不可者。或有窃报聓，以为上之于君，恩渥颇深，行当为相矣。聓闻之，以为信然。翌日，盛服趋朝，既就列，延颈北望，冀有成命。观之者无不掩口。然时论亦以长者目焉。聓为将作大匠，多巧思，尤能知地。尝谓人曰："我居是宅中，不为宰相耶？"闻之者益为嗤笑。（今新昌里西北牛相第。即聓宅也。出《明皇杂录》）

【译文】

唐玄宗决定要启用牛仙客作宰相，很担心与人们的议论不相符合，因而询问高力士道："任命仙客为宰相，你以为外面的议论会如何？"高力士道："仙客出自于小官吏，不是宰相的材料。"玄宗大怒，："那就该用康聓！"这本来是玄宗一时愤怒说的话，是举了一个最不可用的人。可是被人听到并偷偷告诉了康聓。他还以为玄宗对康聓恩泽很深，真的要举他为宰相了。康聓听说后，也信以为真。第二天便换上一套好衣服去上朝，站在班列里，他一直伸着脖子向北坐的皇上张望，希望看到已经写好的诏命。见到的人无不掩口讥笑。然而当时的舆论也都是以长者来看待他。康聓认为自己将成为大器，有许多奇巧的心思，尤其能预测地形风水。他曾对人讲："我居住的是一片宅第的中央，还能不当宰相？"听到的人越发讥笑他。

征君

唐肃宗之代，争于贤良，下诏搜山林草泽，有怀才抱德及匡时霸国者，皆可爵而任之。有征君自灵武，衣草衣，蹑芒跔，诣于国门。肃宗闻之喜曰："果有贤士应募矣。"遂召对，访时事得失，卒无一辞。但再三瞻望圣颜而奏曰："微臣有所见，陛下知之乎？"对曰："不知。"奏曰："臣见陛下圣颜，瘦于在灵武时。"帝曰："宵旰所劳，以至于是。"侍臣有匿笑不禁者。及退，更无他言。帝知其妄人也，恐闭将来贤路，黾勉除授一邑宰。洎将寒食，京兆司逐县索杏仁，以备贡奉。闻之，大为不可，独力抗之，遂诣阙请对。京兆司亦慎此征君必有异见，将奈之何。及召对，奏曰："陛下要寒节杏仁，今臣敲将来，乌复进浑杏仁。"上咍而遣之，竟不置其罪。（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肃宗时期，急需贤良人材，皇帝下诏搜寻山林草泽，凡有怀才抱德以及挽救危难时局而使国家称霸于世的人，都可以授予爵位并任命官职。有一个征君（不就朝廷征聘的人），穿草衣，登草鞋，从灵武来到京都朝堂。肃宗听说后高兴地说："果然有贤士响应招募啊！"于是召见他来回答问题，肃宗询问他时事得失，直到最后也未回答一句话。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观望肃宗的脸并奏道："微臣有个发现，陛下知道吗？"肃宗道："不知道。"征君接着道："臣看出陛下的脸，是在灵武时消瘦的。"肃宗道："天不亮就穿衣，天黑才吃饭，每天这样操劳，以至于此。"左右官员有忍俊不禁的。直到他从朝堂中退出来。再没说别的话。皇帝知道这是个无知妄为的人，可是怕封闭以后有贤良应招之路，为勉力他而授予他县令之职。将要到寒食节的时候，京兆司到各县去搜集杏仁，以准备向皇帝贡奉食用。征君听说此事。说大为不可，极力抗拒，于是又要到朝堂请求与皇上对话，京兆司也怕此人一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见解，也拿他没办法。到了召他去答对时，他奏道："陛下要寒食节用的杏仁，今天臣就是来敲打敲打的，不要再吃那些个浑杏仁了。"皇上只咳嗽一声把他送走，终究没有把他治罪。

李佐

唐李佐，山东名族。少时因安史之乱，失其父。后佐进士擢第，有令名，官为京兆少尹。阴求其父。有识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凶器家，归而奉养。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谓曰："汝孝行绝世，然吾三十年在此党中，昨从汝来，未与流辈谢绝。汝可具大猪五头，白醪数斛，蒜韭数瓮，薄饼十拌，开设中堂，吾与群党一酬申款，则无恨矣。"佐恭承其教，数日乃具。父散召两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杂讴。及暮皆醉。众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声。凡百齐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行路观者亿万。明日，佐弃家人入山，数日而卒。（出《独异志》）

【译文】

唐朝人李佐，是山东的豪门势族。少年时因安史之乱，他的父亲与家人失散。李佐后来考中了进士，有美名，官授京兆少尹。他私下寻找父亲。有知道的人告诉他后，便到一家卖棺材和陪葬物的铺子去把父亲接回来奉养。这样过几个月。有一天，父亲把他叫过来对他说："你孝敬老人是世上没有可比的，但是我三十年一直在那伙人中间，前些日子我跟你回来，也没有与那些人道谢告别一下。你可以准备肥猪五头，白酒数斛，蒜苗韭菜等数瓮，薄饼十盘，把宴席设在庭院，我好酬谢众人并一诉衷肠，这样也就没有遗憾了。"李佐恭敬地接受了父亲的指教，数日后一切准备就绪，他父召集来东西二京善唱挽歌的上百人，一开始还只是安坐在庭院中，过了些时便杂乱地唱起来，到了晚上大家全醉了。众人扶李佐父亲站在床上，他唱了一声挽歌，所有人便一起合唱起来，接着人们扶着他父亲走出庭院，不知去向。一路上有亿万人观看。第二天，李佐丢下家人进入大山里，数日后死去。

元载常衮

唐代宗以庶务毕委宰相，而元载专政，益乱国典。非良金重宝，趑趄左道，不得出入于朝廷。及常兖为相，虽贿赂不行，而介僻自专，失于分别，故升陟多失。或同列进拟稍繁，别谓之沓伯。是时京师语曰："常无分别元好钱，贤者愚，愚者贤。"崔祐甫素公直，因众中唱言："朝廷上下相蒙，善恶同致。清曹峻府，为鼠辈养资考，岂裨皇化耶？"（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代宗把国家的各种政务完全委托给宰相去办理，而宰相元载专权，使国家的典章制度越来越混乱。不送良金重宝。不是大力行贿或不搞邪门歪道的人，是不能出入于朝廷的。到常兖任宰相时，虽然他不受贿赂，但是他孤僻而独断专行。由于他不能分别好坏，所以在提拔选用人材上多有失误。有的同僚找他商量事稍稍频繁了些，就称人家是冗沓的人。当时京城里舆论说："常无分别元好钱。贤人是愚人，愚人也会被看作贤人。"崔祐甫一向公道正直，因而他众人中大声说道："朝廷中上下昏昧，善恶不分。本来是清廉严峻的官府，如今变成了鼠辈们养尊处优之地，这怎么能有助于皇上的教化呢？"

崔阡

唐顺宗在东宫，韦渠荐崔阡。拜谕德，为侍书。阡触事面墙，对东宫曰："臣山野鄙人，不识朝典，见陛下合称臣否？"东宫曰："卿是宫僚，自合知也。"（出《嘉话录》）

【译文】

唐顺宗在东宫为太子时，韦渠向他推荐了崔阡。于是任命他为谕德（官职名），后又为侍书。崔阡不学无术，对太子说："臣是山野鄙人，不懂得朝廷的典章规矩，见到陛下时我是不是应当称臣呢？"太子说："你是宫中的官员，自己应该知道。"

黎干

唐代宗朝，京兆尹黎干以久旱，祈雨于朱雀门街。造土龙，悉召城中巫觋，舞于龙所。干与巫觋更舞，观者骇笑。弥月不雨，又请祷于文宣王庙。上闻之曰："丘之祷久矣。"命毁土龙，罢祈雨，减膳节用，以听天命。及是甘泽乃足。（出《卢氏杂记》）

【译文】

唐代宗朝时，久旱无雨，京兆尹黎干便在朱雀街让求雨。他建造了一条土龙，召集来城里所有的巫师，舞于建土龙的地方，黎干比巫师们舞得更欢。围观的人又惊又笑。可是整整一个月也没下雨，于是又祈祷于文宣王庙。代宗听说后说道："祈祷孔丘的时间更长了。"于是下令毁掉土龙，停止求雨，节用膳食，听从天命。这样做了之后，反倒甘雨足降。

崔叔清

唐杜佑镇淮南，进崔叔清诗百篇。德宗谓使者："此恶诗，焉用进。"时人呼为"准敕恶诗"。（出《国史补》）

【译文】

唐德宗朝时，杜佑为淮南节度使，他向皇帝进献了一百篇崔叔清写的诗。德宗对来送诗的人说；"这种恶劣的诗，哪里还用得着进献！"当时的人都把崔叔清的诗称为"准敕恶诗"（皇帝定准的劣诗）。

常愿

唐刘禹锡云：贞元中，武臣常愿，好作本色语。曾谓余曰："昔在奉天，为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都有几个贤郎。"他悉如此。且曰："奉天城斗许大，更被朱泚吃兵马楦，危（危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如累鸡子。今抛向南衙，被公措大伟。龁邓。"邓把将他（他原作化。据明抄本改。）官职去。至永贞初，禹锡为御史监察，见常愿摄事在焉，因谓之曰："更敢道纥邓否？"曰："死罪死罪。"（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时，刘禹锡说过这样一件事：贞元年间，有个武将叫常愿，喜欢说些本行的行话，他曾对我说："以前在奉天，任行营都虞候。圣人门（酒店里），都有几个贤郎（饮酒人）。"他的话都是这样。还说："奉天城象斗那么大，被朱泚的兵马弄得满满的，就象累在一起的鸡蛋，如今抛向南衙，被公当成措大了。咬邓。"邓把他官职夺去，到永贞初年，禹锡对御史监察，见常愿在那里管事，对他说道："还敢说咬邓么？"回答说：'我实在是死罪、死罪！"

刘士荣

唐于頔之镇襄阳也。朝廷姑息，除其子方为太常丞。頔让之，表曰："刘元佐儿士荣以佐之（明抄本之作命）功，先朝为太常丞。时臣与士荣同登朝列，见其凡劣，实鄙之。今臣功名不如元佐，男某（男某原作某之，据明抄本改）凡劣，不若士荣。若授此爵，更为叨忝。"德宗令将其表宣示百僚。时士荣为南衙将军，目睹其表。有浑鐻者，锡之客（客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也。时镐宴客饮酒，更为令曰："征近日凡劣，不得即雨。"鐻（鐻字原缺，据黄本补）曰："刘士荣。"镐曰："于方。"镐谓席人曰："诸公并须精除。"（出《嘉话录》）

唐朝时，于頔之镇守襄阳。朝廷对他很宽容优待，任命他的儿子于方为太常丞。于頔之推让，上表道："刘元佐的儿子刘士荣是因为他父亲有功，先朝授予他太常丞一职。当时我与士荣曾一起在登朝的队列，看见他很凡劣，实在令人鄙视。如今我的功名不如刘元佐，儿子也很平庸低劣，还不如刘士荣，若授此官，更觉得是叨扰而有愧。"德宗下令将他的表公布于百官。当时刘士荣任南衙将军，亲眼目睹过此表。有个叫浑鐻的人，是锡的客人，有一天镐宴请客人，饮酒时出酒令道："近日的天气预兆凡劣，不可能立即下雨。"鐻猜道："刘士荣。"锡猜道："于方。"镐对在座的客人说道："各位一定能够高升。"

袁德师

唐窦群与袁德师同在浙西幕，窦群知尉（明抄本尉作厨）。尝嗔堂子曰："须送伯禽。"问德师曰："会否？"曰："某乙亦不到如此，也还曾把书读（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何乃相轻。"（轻原作卿，据明抄本改）诘之："且伯禽何人？"德师曰："只是古之堂子也。"满座人哂。（出《嘉话录》）

【译文】

唐朝时，窦群与袁德师一起在浙西幕府，窦群兼任县尉。有一次责怪堂子（妓院）说："须送'伯禽'（伯禽为周公的儿子）！"问袁德师道："明白不明白？"袁德师道："我还不至如此，也还曾读过书吧，干么这样轻视人！"窦群又追问："那么伯禽是何人呢？"袁德师道："伯禽不过是古代的堂子。"在座的人无不讥笑他的。

蒋　乂

唐蒋乂撰宰臣录，每拜一相，旬月必献传卷（卷原作奉，据明抄本改）故为物议所嗤。（出《国史补》）

唐朝时，蒋乂为宰相们作传，每拜访一个宰相，十日之内献上传文，所以被众人议论和嘲笑。

崔损

唐崔损，性极谨慎。每奏对，不敢有所发扬。两省清要，皆历践之，在位无称于人。身居宰相。母野殡，不言展墓，不议迁袝（不议迁袝原作下议迁相，据《旧唐书》一三六《崔损传》改）姊为尼，没于近寺，终丧不临。士君子罪之，过为恭逊，不止于容身，而卒用此中上意。窃大位者八年，上知物议不叶，然怜而厚之。（出《谭宾录》）

【译文】

唐代人崔损，性情极为谨慎。每次在朝堂奏答，不敢有一点儿发挥。中书省、门下省这两处清贵显要之地，他都登临过，可是没有什么值得人们称道的。身居宰相之位，母亲死后葬于荒野，从不说到墓地去看，也不议论迁殡合葬的事。姐姐出家为尼。死于附近的寺院，一直到办完丧事他也没去看看。许多正人君子都怪罪他，认为他过份地谦恭，不止是为了安身，而是想以此来让皇上中意。窃居高位八年，皇上知众人议论他行止不端，但还是由于怜爱而厚待他。

卷第二百六十一　　嗤鄙四

张茂昭　王播　李秀才　姓严人　王初昆弟　李　据　教坊人　南海祭文宣王 太常寺　柳氏婢　韩昶　王智兴　韦氏子　令狐绹　郑光　郑畋卢携　郑綮　郑准 张氏子　刘义方　郑群玉　梅权衡　李云翰

张茂昭

唐张茂昭为节镇，频吃人肉，及除统军，到京。班中有人问曰：闻尚书在镇好人肉，虚实？"昭笑曰："人肉腥而且肕，争堪吃。"（出《卢氏杂记》）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张茂昭的，为节度使，常吃人肉，等到被任命为统军来到京城，同僚中有人问："听说尚书在节镇时喜欢吃人肉，真假？"张茂昭笑着说："人肉又腥又腻，怎能吃。"

王播

唐淮南节度王（王原作使，据许本、黄本改）播，以钱十万贯。赂遗恩倖，以图内（以图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授。谏议大夫独孤朗、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申锡。补阙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口（黄本延口作廷老）等数（数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人。前一日，诣延英抗论其事，后之贿迁。其徒实繁。自外官至内（自下原空缺五字，据黄本补外官至内四字）学士三司使，皆有定价。因此致位者不少。近有县令录（录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参军。亦列肆鬻之。至有白身便为宰守者。然所至多为四方诸侯不放上，有以知其来也。俾不遵王命，抑有由（由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焉。岂时之重利耶？而谏省任非其人耶？未尝以一字整顿颓纲。深所未谕。（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淮南节度使王播用十万贯钱贿赂皇上宠幸的近臣，以图谋到朝廷内做官。这些宠臣有谏议大夫独孤郎、张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权，起居舍人宋中锡，补缺韦仁实、刘敦儒，拾遗李景让、薛延口等数人。前一天，他们已在延英殿（皇帝与宰相们议政的地方）争论过这件事，而后才送钱授官，这样的人很多。从外官迁转为内官如学士、三司使等，都有定价。因此得到这些官位的人不在少数。近来还有县令、录事参军这些官职，也在一些店铺里出卖。以至竟有未经科举也没有官资的白丁便一下子当了县宰郡守的。所以会出现这种事，主要是各地诸侯不依从皇命的结果。有来处理这样事情的官员，也要设法使他不遵照皇上的命令。或者告诉他是有原因的。或许是那时的人太重利了吧？不然就是谏官官署任人不当，不然，为什么对毁坏了的纲纪不曾向皇上提出一句整顿的字样呢？实在让人不明白。

李秀才

唐郎中李播典蕲州日，有李生称举子来谒。会播有疾病，子弟见之。览所投诗卷，咸播之诗也。既退，呈于播。惊曰："此昔应举时所行卷也，唯易其名矣。"明日。遣其子邀李生，从容诘之曰："奉大人咨问，此卷莫非秀才有制乎？"李生闻语，色已变曰："是吾平生苦心所著，非谬也。"子又曰："此是大人文战时卷也，兼牋翰未更，却请秀才不妄言。"遽曰："某向来诚为诳耳，二十年前，实于京辇书肆中，以百钱赎得，殊不知是贤尊郎中佳制，下情不胜恐悚。"子复闻于播，笑曰："此盖无能之辈也，亦何怪乎？饥穷若是，实可哀也。"遂沾以生饩，令子延食于书斋。数日后，辞他适，遗之缣缯。是日播方引见。李生拜谢前辈毕，又云："某执郎中盛卷，游于江淮间，已二十载矣。今欲希见惠，可乎？所贵光扬旅寓。"播曰："此乃某昔岁未成事所怀之者，今日老为郡牧，无用处，便奉献可矣。"亦无愧色，旋置袖中。播又曰："秀才今拟何之？"生云："将往江陵，谒表丈卢尚书耳。"播曰："贤表丈任何官？"曰："见为荆南节度使。"播曰："名何也？"对曰："名弘宣。"播拍手大笑曰："秀才又错也，荆门卢尚书，是某亲表丈。"生惭悸失次，乃复进曰："诚君郎中之言，则并荆南表丈，一时曲取。"于是再拜而走出。播叹曰："世上有如此人耶！"蕲间悉话为笑端。（出《大唐新语》）

【译文】

唐朝的郎中李播在被任命为蕲州刺史时，有一个姓李的自称是举子（被荐举应试的士子）的来拜见。正巧李播有病，子弟们会见了他。看过他拿来的诗卷，上面全是李播的诗。这位李秀才走后，他们把诗稿拿给李播看，李播惊讶地说："这都是我当年应举时的答卷啊！只是改了人名。"第二天，李播让儿子去邀请李秀才调解此事。李播的儿子追问道："大人让我问一下，这些诗是不是秀才写的？"李秀才听到此话，脸色已变，道："这是我平生用尽苦心才写出来的，不会有错。"李播的儿子又道："这是大人参加考试时的答卷，同时还有书札都没有更改，还是请秀才不要再胡言了。"李秀才慌恐地说："我以前确实是欺骗你了。实际是二十年前，在京城的书店以一百钱买到的，竟不知是你父亲的佳作。我的心情不胜恐慌。"李播的儿子又把这些说给父亲听，李播笑道："此人大概是个无能之辈，也没什么可奇怪的，饥饿穷困就会这样，实在可悲啊！"于是送了些粮食给他，并让儿子在书房设宴招待他。几天以后，在他告别时，又送他一些丝绸。这天李播才接见了他。李秀才拜谢了前边的事之后又道："我拿着郎中这水平很高的卷子，游历于江淮之间，已有二十年了，今希望能赠送给我，可以吗？也使它的光彩能发扬于旅途。"李播道："这还是我从前未成事时的胸怀和志向，如今年老又作了郡牧，已没有用处了，就送与你吧。"李秀才竟毫无愧色，旋即放于相袖筒里。李播又问道："秀才打算到哪里去？"李秀才说："想到江陵去拜见表丈卢尚书。"李播道："你表丈任什么官职？"李秀才道："现为荆南节度使。"李播道："叫什么名字？"李秀才答道："名叫弘宣。"李播拍手大笑道："秀才又错了，荆门卢尚书是我的亲表丈。"李秀才惭愧恐惧而语无伦次，便又进一步说道："诚然，郎中的话是对的，但那是你和我共同的荆南表丈，刚才是我把话说得太婉转了。"于是再拜而走去。李播感叹道："世上竟有这样的人！"蕲州都把此事作为笑谈。

姓严人

唐京兆尹庞严，及第后，从（后从二字原倒置，据许本改）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是登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止有二字原空缺，据《因话录》补）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少，览刺极喜，延纳勤勤，款曲同食。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事，庞方讶之。因问："至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抚掌大笑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曰："君误矣！严自名严，预君何事？"挥之令去，而犹自谓不误，（自谓不误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容而退。（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时，京兆尹庞严，当初中选后到寿春郡任职。可是在考中后的登记簿上发生了错误，把庞严的姓名颠倒写了，由于这个原因，有个姓严的江淮举人，便租了一条船一路讨饭来拜见他。当时郡府中只有一个判官在那里，也不问那个人的姓氏，便到庞严的房间去送名帖，说这个人是他的远房侄子。庞严同一家族的人很少，看过名帖很高兴。于是频频地邀请送礼，殷勤地招待他一起吃饭。然而讲起家族中的人时，那个人说的都不是庞家人的事。庞严有些诧异，于是问道："你到底姓什么？"那人说："我姓严。"庞严拍掌大笑说："你错误了，我的名字叫严，与你有什么关系！"挥手让姓严的人出去。而不说是自己的错误。姓严的举人从容而去。

王初昆弟

唐长庆太和中，王初、王哲，俱中科名。其父仲舒显于时。二子初宦，不为秘书省官，以家讳故也。既而私相议曰（曰原作而，据许本改）："若遵典礼避私讳，而吾昆弟不得为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列部尚书。"乃相与改讳，只言仲字可矣。又为宣武军堂书记，识者曰："二子逆天忤神，不永。"未几相次殒谢。（出《独异志》）

【译文】

唐朝的长庆、太和年间，王初、王哲兄弟俩先后中举登科。他们的父亲王仲舒在当时名声显赫。两个儿子最初做官，都不在秘书省任职，这是因为家讳的原因（按照旧礼制，君主、父母的名字必须避开，不能直称）。后来他们兄弟私下互相商议道："如果遵守典章礼制回避名讳的话，那么我们兄弟将就不当中书舍人、中书侍郎及各部尚书了。"于是改讳。只说父名讳一个仲字。以后他们兄弟中有人当了宣武军堂书记，认识他们的人说："仲舒的两个儿子违背天道触犯神灵，不会活长久的。"没过多久，两人相继死去。

李据

唐李据，宰相绛之侄。生绮绔间。曾不知书，门荫调补渑池丞。因岁节，索鱼不得。怒追渔师。云："缘獭暴，不敢打鱼。"判云："俯临新岁，猛兽惊人，渔网至宽，疏而不漏。放。"又祗承人请假，状后判云："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祗承人竟不敢去。又判决祗承人："如此痴顽，岂合吃杖，决五下。"人有语曰："岂合吃杖，不合决他。"李曰："公何会，'岂'是助语，共之乎者也何别。"（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代人李据，是宰相李绛的侄子。生于贵族之家，以前曾不识字，是因门荫（唐时权要贵戚之子孙经简试便可入仕，叫门荫出身）而当了绳池县丞。因过年而没有要到鱼，便大怒，追问打鱼的人道："为何不敢去打鱼？"又裁断道："新春来到了，是害怕猛兽。鱼网是很宽，但疏而不漏。驱逐！"又有一次，一个杂役要请假，他在假条的下边批复道："白日黄昏须到，夜即平明放归。"杂役竟不敢走。于是他又裁决道："如此愚顽，岂（哪里）合（应该）吃杖，判定五下！"有人告诉他："岂合吃杖，就是不应该判定挽棍杖打。"李据道："你懂什么，'岂'是助词，与之乎者也一样，它们哪里有什么差别。"

教坊人

唐有人衣绯，于中书门候宰相求官。人问前任，答曰："属教坊，作西方师子左脚来三十年。"（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有个人身穿红色衣裳在中书省等候宰相想要求做官。有人问他以前任过何职，他答道："以前属于教坊（掌管宫中音乐的官署）的人，在西方狮子左脚干了三十年。"

南海祭文宣王

自广南祭海十数州，多不立文宣王庙。有刺史不知礼，将（将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释奠。即署一胥吏为文宣王亚圣，鞠躬候于门外。或进止（进止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不如仪，即判云："文宣、亚圣决若干下。"（出《岭南异物志》）

【译文】

在广南沿海有十几个州只祭海，一般都不修孔庙。有一个州刺史不懂这里的礼俗，要设馔肴而祭奠孔圣人。他安排了一个小官吏充当文宣王、亚圣，恭敬地守候在门外。有的人来祭祀时举止不合礼制，刺史就判定道："由文宣王、亚圣决定杖责多少下。"

太常寺

唐有判太常寺，行事礼官祭圆丘。至时不到者，判云："太常太寺，实自伽蓝。圆丘小僧，不合无礼。"（出《传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一个高级官员兼任太常寺（掌管礼乐祭祀臣卜的官署乐卿。有一次行事礼官祭礼圆丘，对于届时未到的人，他裁断道："太常是大寺，实际上自己就是个僧院，而圆丘不过是个小僧，不能算做无礼。"

柳氏婢

唐仆射柳仲郢镇郪城，有婢失意，于成都鬻之。刺史盖巨源西川大校，累典支郡，居苦竹溪。女侩以婢导。以巨源尝其技巧。他日。巨源窗窥，柳婢侍左，通衢有鬻绫绢者，召之就宅。盖于束缣内，选择边幅，舒卷掠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声而仆，似中风，命扶之而去，都无言语，但令还女侩家。翌日而瘳，诘其所苦，青衣曰："某虽贱人，曾为仆射婢；死则死矣，安能事（事原作自，据许本改）卖绫绢牙郎乎！"蜀都闻之，皆嗟叹世族之家，率由礼则。（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仆射柳仲郢镇守郪城。他有一个女婢不可心，便把她卖到成都。刺史盖巨源原是西川的一名大校，渐次官至州刺史，居住于苦竹溪。有个女人贩子，由她自己诱导女婢做些家务，让巨源来评品她侍候人的技艺。有一天，盖巨源站在窗外偷着看，让女仆在屋内侍候人。大街上恰有一个卖绸缎的，就把他叫进宅屋来。盖巨源便与那个卖绸缎的人站在一道纱屏内的边缘，一边看女仆侍候人的表演，一边评头品足，讨价还价。柳家婢女突然失声大哭仆倒在地上，样子像中风了一样的抽搐。他们赶紧让人搀扶出去，再也没说什么，只是让女婢去了女人贩子家。第二天，那女婢病好了，追问她昨天有什么苦处，女婢道："我虽是下残人，可毕竟曾是宰相家的女仆，死也就死了吧，怎么能去侍候一个卖绸缎的小贩子呢？"成都的人们听说这件事之后，都感叹这些世代显贵的家族，竟是这样遵循墨守礼制的！

韩昶

唐韩昶，名父之子也。虽教有义方。而性颇暗劣。常为集贤（集贤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校理。史传中有说金根（根原作银，据许本改）车处，皆臆断之曰。岂其（岂其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至除拾遗。果为谏院不受（不受二字原缺，据黄本补）。

【译文】

唐时的韩昶，是世家子弟，虽家教颇有方，但他生性顽劣，不能让人对他有好评，曾经做过集贤院校理。史传书中他车辖处有金饰（做过大官职），都是空想妄说的。最后他曾做至拾遗，封至谏院大夫，他不曾到职。

王智兴

唐王智兴为汴师，有举人投谒。便□诗卷智兴（智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子谓鹤膝也遂善待之。兼□□□□□□□□□□□□□书举子明年落第，智兴极怒。□□□□□应□官□□□□□□□□□土□有得者以其例大故□□□□□举□□□□□□汴州一日致宴。忽□秀才□□□□□□□□□□□□饮□冬必更奉荐□□□□□□□□□□□□□□□□□□□明□见诸判官曰。智兴咬□□□□□□□□□□□□□□□□□□□□□□□□□□□□□韦氏子 □□□□□□□□微口侄流□□□□□□□□□□□□□□□□□□□□衣裳满身□□□□□□□□□□□□□□□□□□□征召前□□□□□□□□□□□□□□□□□□□□□劄□□□□□□□□□□□□□□□□□□□□□□而□显曰□□□□□□□□□□□□□□□□□□诗□□□□□□□□□□□□

令狐绹

宣宗以政事委令狐绹，君臣道契，人无间然。舍人刘蜕者，每讦（讦原作计，据许本改）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规于令狐绹，而不言其失（许本、黄本失作人）。其间以丞相子不拔解就试，踷略云："号曰无解进士。"又以子弟纳贿，踷云："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令狐憾之，乃俾一人为其书吏，谨事之。刘托以腹心，都不疑虑，因为经业举人致名第，受贿十万，为此吏所告，由是贬焉。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安有自负脏污，而发人之短乎？宜其不跻大位也。"先是令狐自以单族，每欲繁其宗，与崔、卢抗衡，凡是当家，率皆引进，皇籍有不得官者，欲进状，请改姓令狐，时人以此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宣宗把朝中的政务大事委托给令狐绹，君臣之间很投合，密切无间。舍人刘蜕经常揭发令狐绹的短处。有一次，他向皇上密奏一本，宣宗扣留未发，只是以揭发的事来告诫令狐绹，而未讲揭发他的人。密奏中有揭发宰相令狐绹的儿子未经地方选拔而直接参加科举考试的事。简略地说，他的儿子叫做"无解进士"；还有他的子弟受贿的事，说是在大白天，见其子弟家有金子却未见是谁送的。令狐绹对此事怀恨在心，于是派了一人去当刘蜕的书吏，让他谨慎行事。刘蜕把此人当作心腹，毫不怀疑。后来刘蜕因帮一个经业举人中选而受贿十万的事，就是由这个书吏告发的。因此刘蜕被贬职。君子曰：彭城公将欲律人，先须洁己。哪里有自身都不干净，而还要揭发别人的短处呢？难怪令狐绹升不到高位，那时令狐在朝中只是单族，他常常想要把令狐家族繁盛起来，好跟崔、卢家族抗衡。因此凡是本家族的人，他都引荐到朝廷。甚至皇族中有未得到官的，想要报名应试，也要给这个人改姓令狐。那个时候这样做的人太少了。

郑光

唐郑光除河中节度。宣宗问曰："卿在凤翔，判官是何人？"光曰："冯三。"上不之会。枢密使奏曰："是冯兖，臣曾充使至彼，知之。"上曰："便与冯三为副使。"及罢河中归，又诏对，上曰："卿在河中事大好。"光对曰："臣须开始得。"又更对他事，曰："不得，臣须裂始得。"上大笑。后朝臣每遇延英，入阁候对，多以"开始"为号。时裴思谦郎中为节判，顷客于河中，到使院，裴曰："某（某原作其，据许本改）在身官爵，为尚书削尽。"皆谓不以本官呼之。光在河中时，遇国忌行香，便为判官及屈诸客就寺醼饮。征令。时薛起居保逊，为客在坐。光把酒曰："某改令，身上取果子名。"云："膍脐。"他人皆寻思不得。至薛还令，云："脚杏。"满座大笑。（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郑光被授予河中节度使。宣宗问道："你在凤翔，判官是谁？"郑光说是冯三。皇上未会见过这个人。枢密使奏道："是冯兖，我曾出使到过那里，认得此人。"皇上道："那就任冯三为节度副使吧。"等到郑光罢任河中回朝，宣宗又召见他来问话。皇上说："你在河中期间事情都办得很好。"郑光答道："臣须开始得。"又换答别的事，郑光说："不得，臣须裂始得。"皇上大笑。后来朝臣们每逢去延英殿，入殿等候与皇上对话，多以"开始"为代称。实际上当时裴思谦郎中是凤翔的节度判官，不久也客居于河中使府，裴思谦说："我身上的官职，都被郑尚书削除干净了。"因此人们都不以本官职称呼他。有一次，郑光在河中时，遇上国忌日到寺中上香，便在寺中为判官及屈就的幕客设宴饮酒。要征酒令，当时起居舍人薛保逊也是幕客在坐。郑光举杯说："我来出令。身上取果子，打一名。"郑光猜说："膍脐。"别人都想不明白，到薛保逊还令时说："脚杏。"满座大笑。

郑畋卢携

唐宰相郑畋、卢携亲表，同在中书，因公事不协，更相诟詈（詈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至以砚相掷。时人谓宰相斗击。"以此俱出官。（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宰相郑畋和卢携同在中书省，因公事不协调，一再互相大骂，以至抛砚相击。当时人们说他们是"宰相斗击（鸡）"。因此他们都被贬出京城。

郑綮

唐宰相郑綮虽有诗名，本无廊庙之望。时王纲已紊，四方多故，才既无取，言必依违。太原兵至渭北，天子震恐，渴求破贼术。綮奏："请于文宣王谥号中加一'哲'字。"率此类也。同列以其忝窃，每讥侮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的宰相郑綮，虽然他的诗很有名气，但是他的政绩却没有名望。当时的王法朝纲已经紊乱，天下多事，人才无处选取，每次议政必然是其说不一。当太原方面兵至渭北时，天子十分恐惧，渴求破敌良策，郑綮启奏道："请于文宣王（孔子）的谥号中加上一个哲字。"都是些此类人物。同僚们都认为他很不称职，经常讥讽侮辱他。

郑准

唐荥阳郑准以文笔依荆州成汭。常欲自北陈阮，集其所作为十卷，号《刘表军书》。而（书而二字原倒置，据北梦琐言七改）辞体不雅，至如祝朝贵书云，中书舍人草麻，通事舍人曰可。又贺襄州赵洪嗣袭书云："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是显言其庶贱也。应举日待卷，题水牛曰："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为大笑。（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荥阳人郑准，以自己的文笔不错而做了荆州成汭的门客。他常想背离"陈阮"之文风。他把自己的作品收集起来装订成十卷，称名为《刘表军书》。然而文章很不雅。如在祝颂朝中贵要的书礼中写道："中书舍人不过是个草拟诏书的人，而通事舍人只是个有来进谒或朝贡的使节只说句'可'的脚包。"还有在给襄州赵洪世袭官职的贺书中写道："不沐浴佩玉为石祁兆，不登山取符而无恤封。"这是明显地说他太平常了。应试那天，在一份写《水牛》的诗卷中答道："护犊横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官们因此而大笑。

张氏子

唐张裼有五子，文蔚、彝宪、济美、仁龟，皆有名第，至宰辅丞郎。一子忘其名。少年闻说，壁鱼入道经函中，因蠹蚀神仙字，身有五色，人能取壁鱼吞之，以致神仙而上升。张子感之，乃书神仙字，碎剪置于瓶中，捉壁鱼以投之，冀其蠹蚀，亦欲吞之，遂成心疾。每一发，竟月不食，言词粗秽，都无所避。其家扃闭而守之，候其愈，既如常。而倍食一月食料，须品味而饫之。岁久方卒，是知心灵物也，一伤神气，善犹不可，况为恶乎？即刘辟吞人，张子吞神仙，善恶不同，其伤一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人张裼，有五个儿子，他们叫张文蔚、张彝宪、张济美和张仁龟。他们都先后应试及第，官至宰、辅、丞、郎等。其中有一个儿子，名字不详，少年时他听说，蠹虫钻进了装道经的套子时，因唆食了神仙二字，身上出现了五种颜色，人要能捉取蠹虫吃掉，就能成为神仙上天。张裼的这个儿子对此很动心，于是就写了神仙二字，剪碎后放到瓶子里，又捉了只蠹虫放进去，希望它能唆食二字，然后他好吞了蠹虫。此事使他得了心病，每一发作，竟一个月不吃饭，而且语言粗鲁肮脏，不知避讳。他的家人只好把门紧紧关上而守着他，等候他痊愈。过些日子又正常了，可是一次能吃一个月的饭菜，而且是品着滋味吃个饱。这样一直过了许多年才死去。这本是能知谕人心的神灵之物。一旦伤了神灵之气，对它善行都不可饶恕，何况他行恶。这就是所谓"刘辟吞人，张生吞神仙。"他们虽善恶不同，但伤害的都是一样的。

刘义方

唐刘义方，东府解试《貂蝉冠赋》，韵脚以"审之厚薄"。义方赋（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成云："某于厚字韵，有一联破的。"乃吟曰："悬之于壁，有类乎兜鍪；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莫后反）无不以为欢笑。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刘义方的人去参加东府举行的考试（科举考试的初试），试题是"貂蝉冠赋"，韵脚为"审之厚薄"。刘义方写完赋之后对人说："我用的是'厚'字韵，其中有一联肯定是押上韵了。"于是他吟咏道："悬之于壁，有类乎（类似）兜鍪（头盔）。戴之于头，又同乎席帽（草帽）。"人们无不大笑。

郑群玉

唐东市铁行，有范生，卜举人连中成败，每卦一缣。秀才（秀才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郑群玉短于呈试。家寄海滨，颇有生涯，献赋之来，下视同辈，（同辈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意在必取。仆马鲜华。遂赍缗三千，并江南所出，诣范生。范喜于异礼，卦成乃曰："秀才万全矣。"群玉之气益高。比入试，又多赍珍品，烹之坐享，以至继烛。见诸会赋，多（多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有写净者。乃步于庭曰："吾今下笔，一字不得生。铁行范生。须一打（打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二十。"突明，竟制白而去。（出《乾鐉子》）

【译文】

唐朝时，在长安东市经营铁器的行业中，有个叫范生的，专能占卜举人应试的成败，每卦收一尺细绢。有个秀才郑群玉不擅长写文状（旧时应试人先要交一份本人写的文状，以用来与试卷的笔迹对照而区别其真伪）。他家住在海滨，家里很富有，这次来献赋呈试，傲视同辈，意在必取。车马装饰的十分鲜艳华丽，带钱三千缗（一缗等于一千文），钱都是江南制造的。到了范生那里，范生很高兴他送了那么多的贵重礼物。卦成之后范生道："秀才应举是万无一失了！"这使群玉的傲气更加高涨。到了考试那天，他又带足了珍馐，只是坐在那里享受其美味，一直到掌灯时刻，看见大多数人都答完了试卷，他便走出考场到庭院中说道："我今天握笔，连一个字也写不出来。铁行范生，该打你二十大板！"忽然好像明白了什么，竟然交白卷而去。

梅权衡

唐梅权衡，吴人也。入试不持书策，人皆谓奇才。及府题出《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场中竞讲论如何押谅字。权衡于庭树下，以短棰画地起草。日晡，权衡诗赋成。张季遐前趋，请权衡所纳赋押谅字，以为师模。权衡乃大言曰："押字须商量，争应进士举。"季遐且谦以薄劣，乃率数十人请益。权衡曰："此韵难押，诸公且厅上坐，听某押处解否。"遂朗吟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又讲："青玉案者，是食案，所以言犬蹲其傍，鸱佛其上也。"众大笑。（出《乾鐉子》）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梅权衡的，是吴地人。入场考试不带草纸，人们都称他是奇才。等到试题出来，作《青玉案赋》，以"油然易直子谅之心"为韵，考场内纷纷议论如何押"谅"字韵。权衡便在院庭的树下用短鞭画地起草。傍晚，权衡的诗赋就写出来了。张季遐走到他跟前，请权衡讲讲在他的赋中是怎样押"谅"字韵，愿以他为楷模。权衡便不客气地道："押韵的事必须商量，而当进士就要竞争了。"张季遐觉得自己很低劣，因而很谦虚，于是领着数十人向他请教。权衡道："此韵很难押，请各位到厅上坐，听我的押韵的地方答对没有。"于是大声吟咏道："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谅。犬蹲其傍，鸱拂其上。"权衡进一步讲解道："这个青玉案，是个吃饭用的案几，所以说狗蹲在它的旁边，鹰掠过它的上边。"众人大笑。

李云翰

周咸通中，举人李云翰行《口脂赋》，又罗虬诗云："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卦熟红"，又李罕《披云动雾见青天》诗："颜回似青天"，皆遭主司庭责而遣。举子中有每年撰无名子，前有举人露布。后皇甫松作《齐夔凌纂要》，又李云翰作《吴王□□李谒天帝记》，无名子。萧相知举年，裴裕所制尤名，近千余首，裕逐罢举。是年，卢庸连旁文宣王庙前哭半日。

【译文】

唐则天朝咸通年间，举人李云翰曾写《口脂赋》，又写罗虬诗道："窗前远岫悬生碧，帘外残霞卦熟红。"又写李罕《披云动雾见青天》诗道："颜回似青天"。都遭到主考官当面斥责。在被荐举应试的举子中，每年都有匿名撰写诗文的，先有举人上檄文。后来又有皇甫松写的"齐夔凌纂要"，还有李云翰写的"吴王□□李谒天帝记"，均隐匿其真名。在萧相主持科举考试的那年，裴裕所写的诗最有名气，将近有千余首，因而裴裕被罢免参选的资格。这年，卢庸在文宣王庙（孔庙）前哭了半天。

卷第二百六十二　　嗤鄙五

崔育　宇文翃　韩简　胡令　杨铮　谢柴书　郡牧　张咸光　长须僧　道流 三妄人

周韦二子　不识镜　啮鼻　助丧礼　外学归　行吊　痴婿　鲁人执杆 齐人学瑟　市马

昭应书生

崔育

唐□□□前进士崔育以中原乱离。客于边上。亦□□□□□□闻辄事轻薄。刺郡者亦是朝僚。多勉而□□□□□□□牛带竹笠。大如雨席。仍牛前遣挝角。村□□□□□□□城郭士女随观。谓之精怪。每谒州郡骑□□□□□□□□咍之者怒之者相半。至则投刺。其名衔□□□□□□□□□耽酒嗜肉。怜葱爱蒜。不得已而□□□□□□□□悬宰视之如土木。藩帅郡侯奈之不可。□□□□□□州民脔其肉，族其家，盖轻薄之所致也。宇文翃 唐（唐字原空缺，据许本补）进士宇文翃，深慕上科。有女及笄，国色。朝中令及第者，求之不得。时窦年四十（求之至四十九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余，方谋继室，兄回为谏议，能为人致登第（能为人致登第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遂娉女于璠，为言于回矣，果有所获。相公韦公说，即其中表，甚鄙之。因（果有至因十六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滑台杜志名，时有丧遭火，几棺柩，家人云："老鼠尾曳火入库内，（家人至库内十一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因而延燎。"杜谓宇文曰："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近日老鼠亦（雷为至鼠亦九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有烧尾（尾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之事。用以讥之，（之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四补）。（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进士宇文翃，急切地盼望复试任官（唐朝科举制度，应试考中只称及第，再由吏部复试而考中者，方可选任官职）。他有一个儿女已到了出嫁的年龄，生得异常美丽，使那些当朝的进士们，也求亲而不能获得。当时窦璠已四十多岁，正打算要续妻，他的哥哥窦回在朝中任谏议大夫，能设法使人复试获中。于是宇文翃把女儿嫁给了窦璠，窦璠把宇文翃的事说给了窦回，果然使他获得官职。相公韦公说即是他的表兄弟，也很鄙视他。当时有一家办丧事遭火灾，几乎把棺柩也烧毁，那家的人说是老鼠尾巴把火带进了库房，而使火蔓延开的。于是滑名人杜志名对宇文翃说道："鱼将化龙，雷为烧尾（设宴祝贺），近日竟然老鼠也有烧尾（唐时士人登第或升官都要设宴祝贺、称烧尾）的事。"这是用来讽刺他的。

韩简

唐魏博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讲《论语》。至《为政》篇，翌日谓诸从事曰："仆近方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时，魏博节度使韩简粗朴而没文化，每次与文人们对话都不明白人家说些什么，内心总觉得很羞愧，于是请来一个举人为他讲《论语》，讲到了《为政》篇，第二天便对下属们说："我近来才知道古代的人是很淳朴的，年龄到了三十方能行走站立。"外边有听到的人，无不俯仰大笑。

胡令

奉先县有令，姓胡，忘其名。渎货靳食，僻好博奕。邑寄张巡官，好尚既同，往来颇洽。每会棋，必自旦及暮。品格既停，略无厌倦。然宰君时入中门，少顷，又来对棋。如是日日，早入晚归，未尝设食于张，不胜饥冻。潜知之。时入盖自食而复出，及暮辞宰曰："且去也，极是叨铁。"胡唯唯而已。张去，胡忽思之曰："此人相别云：'极是叨铁'，出何文谭？"急令追之。既至，问："明公适云'极是叨铁'。其义安在？"张复款坐，谓曰："长官岂不知有叨铁耶？"曰："不知。"曰："还见冶炉家，置一铁攒长杖乎？只此是。炉中猛火炎炽，铁汁或未消融，使此杖时时于炉中橦猛火了，却出来，移时又橦猛火了，却出来，只此是叨铁也。"言讫而去。胡入室，话于妻子。再三思之，方知讽其每日自入，噇猛火了，却出来棋也。凡靳食倦客之士，时人多以此讽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奉先县曾有一个姓胡的县令，已不详其名字了。此人贪财而又不舍得吃，特别喜好下棋。寄居于城里的张巡官，爱好与他相同，因此往来很融洽。每次来下棋，必然是从早一直下到晚上，高低不相上下，丝毫不觉厌倦。然而胡县令有时便进中间的房门里去一趟，过一会儿，再出来继续下棋。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早来晚走，胡县令也没有让张巡官吃过一顿饭，张巡官自然会觉得十分饥寒。后来张巡官终于在暗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便也时而入中门去吃一通再出来下棋。到了晚上向县令告辞说："且去也，极是叨铁（叨扰）。"胡县令也只是顺嘴答应了几句，等张巡官走后，他忽然想到："此人告别的时候说，'极是叨铁'，出于哪篇文章？"于是立即叫人去追回来。等把张巡官追回来之后，胡县令便问他刚才说的"极是叨铁"是什么意思，张巡官慢慢地坐下来对他说道："长官难道还不知'叨铁'吗？"胡县令说："不知道。"张巡官说："你见过炼铁炉用的一种铁制的长棍吧，就是这个。熔炉里烈火炽热，铁水中也有没熔化的，就使用这种铁棍时常探进炉中去捅火烧，之后退出来，过一会儿再用它去捅捅火，再退出来，只有这样才是叨铁。"说完便走了。胡县令进屋里，把此话说给妻子，再三思考，方明白是在讽刺自己每天进厨房猛吃一顿，退出来再下棋这件事。当时，凡是有舍不得给客人吃饭而让人家饿肚疲劳的人，人们都用这句话去讽刺他。

杨铮

蜀秀才杨铮（铮音竹觥反，自言杨铮不均，驷马奔郑，是以字奔郑），行恶思，或故作落韵，或丑秽语，取人笑玩。装修卷轴，投谒王侯门，到者无不逢迎。雄藩火幕，争驰车马迎之。铮每行，仆马甚盛，平头骑从骡，携书袋。偏郡小邑，尤更精意承事之，虑其谤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聪明，有文武才。四方负艺之士，罔不集其门。召铮至，饬东阁，尽礼待之。时令贡恶诗，以为欢笑。诸客（客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请召，有不得次者，以为怏怏。茂权一日忽屏（忽屏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谓之曰："秀才客子，当州必欲咨留，相伴至罢镇同归，可乎？如可，则当（则当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为卜娶，所居（居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奉留。"铮欣然从之。权令媒氏与问名某氏（名某氏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属。至于成迎，筵宴（筵宴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为备焉。仍邀请从事赴会，铮亲见女（见女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容质异常端丽。及成礼，遽遭殴（殴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辱，左右婢仆，皆是扶同共（扶同共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毁詈，不胜其苦。乃是茂权诈饬无须少年数辈，皆浓装（皆浓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艳服以绐之。然后茂权自赴会大笑。此后复就茂权。屡自（屡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乞一邑。初有难色，宾从其谘，方许之。遂命给蕳署。及其治（期治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行李，择良日辞谢。本邑迎候人力，自衙门外至通衢。忽有二健步，手执一牒，当街趋拽下马，夺去中带，云："有府（府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断，摄官送狱，荷校灭耳！"茂权遂诈作计，赠遗二夫，令脱逃（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而遁。潜藏旬日，方召出之。军州大以为笑。（出《王氏见闻》）

【译文】

四川有个秀才叫杨铮，尽想些坏点子作弄人。或者在诗赋中故意失韵，或者是秽语脏话连篇，拿人开玩笑，然后装上卷轴，去拜访王侯官僚。凡是去的地方，无不隆重迎接。就是那些很有雄威的藩镇幕府，也是争相以车马接迎。他每次出行，仆人和乘马都装饰得很华丽，仆人骑骡与他并肩而行，为他带着装书的袋子。地处偏僻的郡或小县。尤其更加精心接待侍候他，主要是怕他进行诽谤和亵渎。黔南节度使王茂权，是个聪明而又文武全才的人，四方身负技艺的名士，无不聚集于他的门下。他召见了杨铮，他叫人收拾东阁给他住，并以礼相待。当时让他献来恶诗，好以此作为欢笑。他把门客都请来，有未排上号的，还因此而很不快活。有一天，茂权忽然屏退随从对杨铮说："秀才，本州一定想要商量留下你，希望能伴我到罢任后同归故里，可以吗？如果可以，就给你以占卜的方式择女娶妻，东阁仍留给你居住。"杨铮欣然从命。于是茂权让媒人去问清楚女方的姓名宗属等等。到了成亲那天，宴席早准备好了，于是邀请各位佐官从事来赴婚礼。杨铮亲眼见过那女子，容貌端庄美丽。可是刚举行过婚礼，就遭到她的殴打辱骂，而且左右婢仆，都是帮她一起对他进行毁誉谩骂，使他不胜其苦。其实这是茂权让几个少年人假扮的，让他们浓装艳服以欺骗杨铮。这时茂权才到来，他看到这场面只是大笑，此后杨铮多次来找茂权，每次都乞求放他到一个小城去任职。茂权一开始表示不好办，后来托人来商议，才准许。于是命他到蕳署，到时去充任行李（官员出行时在前开道或在后随从的人）。选择吉日起程告别，那一天，县城迎接他的人从衙门外一直排到大街上。忽然有两个人疾步而来，手中拿着令帖，在大街上当众把杨铮拖下马来，夺去他的中带，说道："我们有官府的判决书，来拘捕你入狱，核对后将你处死！"这也是茂权用的欺骗之计。杨铮给那两个人送了钱物，才让他脱逃而出，一直潜藏了十天，才叫他出来。幕府的人以此大笑。

谢柴书

唐有内大臣学作别纸言语。凤翔节度使寄柴数车，回书谢云："蒙惠也愚若干。"（出《卢氏杂说》）

【译文】

唐朝时有个宫廷内的大臣想学用别种样式的语言，当凤翔节度使给他送来几车柴禾时，他回信谢道："承蒙你的恩惠，我有很多。"

郡牧

唐有膏梁子出刺，郡人迎候甚至，前任与之设交代之礼。仪无缺者，二礼生具头冠礼衣，相其宾主，升降揖让。而新牧巑岏踧踖。敛容低视，不敢正面对礼生。及礼毕，使人再三传话，慰劳感谢，皆莫涯其意。翌日，于内阁，从礼生从容，生极惶恐，罔知去就。既坐，颦蹙低语曰："贤尊安否？"礼生唯唯。又曰："顷年营大事时，极烦贤尊心力。"生亦懵然。及罢，有亲知细询之，乃曰："此礼生缘方相子弟，昔曾使他家君，是以再三感谢。且士流中亦有故为轻薄者，亦有昧于菽爽，不能分别者。信而有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朝时，有个富豪家的儿子出任刺史，郡城里很多人都出来迎接，前任刺史为他安排了交接仪式。仪式的程序应有尽有，两个礼生都按照礼制头顶礼冠身着礼服，分别相伴宾主，宾主升降进退都以礼作揖让请。而新上任的刺史像登临险峰那样很不安的样子。他紧绷着脸，眼睛一直看着脚下，不敢正面对着礼生。等到仪式完毕，他派人再三传话，表示慰劳和感谢，人们都没有揣度到他是什么意思。第二天，在官府内，新刺史很从容地跟随上那个礼生，礼生很慌恐，不知他要干什么。等到坐下，刺史才皱着眉低声说道："你家的长辈们可安好？"礼生恭敬地答应着。刺史又道："近年办理大事时，太烦劳你家长辈用了心力。"此话让礼生也感到糊涂。事后，有知近的人去详细询问，他才说："这个礼生本是方相（古代出殡时用竹、纸扎糊的高大狰狞的开路神）的子弟，以前我家办丧事曾使用过他家的人。因此才对他再三感谢。如今在读书人之中也有故作轻薄的人，也有愚笨到连菽豆都辨认不出来的人。对于神鬼，你信就有。"

张咸光

梁龙德年，有贫衣冠张咸光，游乞无度。于梁宋之间，复有刘月明者，与咸光相类。常怀匕著，每游贵门。即遭虐戏。方飧则夺其匕著，则袖中出而用之。梁驸马温积谏议，权判开封府事。咸光忽遍诣豪门告别。问其所诣，则曰："往投温谏议也。"问有何绍介而往，答曰："顷年大承记录，此行必厚遇也。大谏常制《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云："馒头似碗，胡饼如笠。畅杀刘月明主簿，喜杀张咸光秀才。以此知必承顾盼。"闻者绝倒。（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梁朝龙德年间，有一个身上缺少衣帽的人叫张咸光，到处去行乞讨食。在开封、商丘一带还有个叫刘月明的，与张咸光是一样的人。张咸光的怀中常揣着一个吃饭用的小竹片，每到豪门去讨要，都要遭到虐待和戏弄。刚要吃饭便抢下他的竹片，他便从袖简里再拿出一个来用。当听说驸马、谏议大夫温积去主管开封府时，张咸光便忽然到各豪门贵宅去告别，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去投奔温谏议。"问他是由何人介绍而去，他说："是近年的'大承记录'。"此行必有厚遇，在温谏议写的《碣山潜龙宫上梁文》中说：那里馒头似碗，饼如草帽。高兴死了刘月明主簿，喜欢死了张咸光秀才！由此可以知道一定会蒙受他的赏赐。"听到人俯仰大笑。

长须僧

三蜀有长须长老，自言是宰相孔谦子，莫知谁何。不剃发须，皓然垂腹。拥百余众，自江湖入蜀。所在氓俗，瞻骇仪表，争相腾践而礼其足。凡所经曲，倾城而出，河目海口，人莫之测。至蜀，螺钹迎焉。先谒枢密使宋光嗣，因问曰："师何不剃须？"答曰："落发除烦恼，留髭表丈夫。"宋大恚曰："吾无髭，岂是老婆耶？"遂揖出，俟剃却髭，即引朝见。徒众既多，旬日盘桓，不得已剃髭而入。徒众耻其失节，悉各散亡。伪蜀主问曰："远闻师有长须之号，何得如是？"对曰："臣在江湖，尝闻陛下已证须陀洹果，是以和须而来；今见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是以剃须而见。"少主初未喻，（喻原作预，据许本改）首肯之。及近臣解释，大为欢笑。后住持静乱寺，数为大众论讼，有上足，以不谨获罪。伶人藏柯曲深慕空门，而不知其中猥细。谓是清静，舍俗落发。谨事瓶钵，渐见秽监。诟詈而出，以袈裟挂于寺门曰："吾比厌俗尘，投身清洁之地，以涤其业鄣。今大师之门，甚于花柳曲，吾不能为之。"遂复归于乐籍。蜀人谓师曰："一事南（南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无，折却长须。"（出《王氏见闻》）

【译文】

三蜀有一个长胡子老和尚，自称是宰相孔谦的儿子，不知他到底是谁。因不剃胡子，长长的白胡须一直垂到肚子上。跟随他的有一百多人，从江湖上去投奔蜀主。各地的百姓都惊恐地看着他的模样，争相跑来送上优厚的礼物。凡是他所经过的地方，都是倾城而出，汇集来的人眼睛多的像长河，嘴多的像大海，有多少人谁也无法测定。到了蜀都，是吹起螺号、击响大钹隆重迎接的。他先去拜见了枢密使宋光嗣。宋光嗣问他："大师为何不剃胡须？"他答道："落发除烦恼，留胡表（表明）丈夫。"宋光嗣大为恼恨，道："我就没有胡子，难道我是个老太婆吗？"于是他只好作揖出来。只要等他剃去胡子，就可领他入朝拜见蜀主。徒弟们又这么多，他犹豫徘徊了十来天，实在不得已才剃掉胡子去进见。这时，徒弟们因耻于他失去气节，都已各自散去。伪蜀主问他道："远闻大师有长须的称号，怎么这样了？"他回答道："臣在江湖上曾听说陛下已证须陀舍果，所以是留着胡子来的，现在知道陛下将证阿那舍果，所以就剃掉了胡子来见。"蜀少主开始未听明白，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等到近臣解释清楚，便大为欢笑。后来他做了静乱寺的住持。曾多次为人们辩护雪冤，也有过高徒。后来因不谨慎而获罪。有一个艺人藏柯曲很羡慕佛门，但不知道其中的下流事。因为是清静之地，便舍俗为僧。他一直是严格地按戒律饮食，然而渐渐地发现其中的污秽和淫滥，便大骂而出走。他把袈裟挂在寺院的大门上说："我很厌烦俗尘，才亲投身于清洁之地，以洗涤那些罪恶。可是今见大师之门，胜过花柳之巷，我再也不能呆下去了！"于是又回到了他原来的乐班。蜀人说这个法师是"一旦当了和尚，也只是除去了长胡子罢了。"

道流

□□□□任兴元节判。离秦州乡地，未及岁年，忽有来寻师者。赍亲表施州刺史刘缄封，衣紫而来，兼言往洋州求索。询其行止，云："某忝窃乡关之分，先于秦州西升观，入道多年。"遂沉吟思之，当离乡日，观中无此道流，深感其命服所求。其人亦匆匆而过。旬月间，自洋源回，薄有所获。告辞之意，亦甚挥遽。遂设计延伫，拂榻止之。夜静，沃以醲醪数瓯，然后徐询之曰："尊师身边紫绶，自何而得？宜以直诚相告。"对曰："此是先和尚命服，传而衣之。乃是广修寺著紫僧弟（弟原作身，据黄本改）子，师既殂，乃舍空门，投西升观入道，便以紫衣而服之。"自谓传得本师衣钵，岂有道士窃衣先（先原作之，据黄本改）和尚紫衣？未之前闻。（出《玉堂闲话》）

【译文】

……任兴元节度判官。他离开秦州家乡还不到一年，忽然来了一个寻找师父的人。此人是带来皇上褒封施州刺史刘缄的，身着紫色袈裟，并说还要到洋州去求化。再问他别的情况，他说："我有幸愧居于你的家乡，早些年便到了秦州的西升观，已入道多年了。于是□□沉吟着回忆：当自己离开家乡的时候，西升观并没有这个道士呀。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他身上穿的这件皇帝赐给的紫色袈裟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个人也只是匆匆而过，可是不到一个月，道士从洋源回来，只是稍有收获。告辞之意，也很急切。由于一再挽留安排他而站立了很久，不过还留下他并收拾出一张床让他住下。夜深人静，打来几瓯烈酒对饮，后来又慢慢地问道："尊师身上的紫带（用来系官印的丝带），是从哪里得到的？应该真诚地告诉我。"道士回答说："这是先和尚的命服，是他传送给我的。我本是广修寺著紫和尚的弟子，师父死后，我便舍弃空门，投奔西升观入了道家，因此便穿上了这身紫色袈裟。"他自称是先师传与了他衣钵，可是哪里有道士得到和尚师父遗赠的紫袈裟呢？真是前所未闻！

三妄人

孙光宪在蜀时，曾到资州，见应贞观李道士，话州有姓赵人，闭关却扫，以廊庙自期。都虞侯阎普敬异之，躬自趋谒。阎魁梧丈夫，赵生迎门，愕眙良久，磬折叙寒温曰："伏惟貔貅。"阎乃质于先容者，俾询之，赵生曰："若云熊罴，即须宰相之才，方当此语。阎公止于都头已来，只销呼为貔貅。"人闻咸笑之。又一士自称张舍人。诉于光宪曰："兄长以术惑我心神。"宪谓曰："得非盅毒厌胜之术耶？"张曰："非也，乃用鬼谷子押阖，捭破我心神，至今患心风不禁。"又江陵颜云，偶收诸葛亮兵书，自言可用十万军，吞并四海。每至论兵，必攘袂叱咤，若对大敌。时人谓之"检谱角觝"也。时有行军王副使，幽燕旧将，声闻宇内。颜生候谒，称是同人，自言大志不伸（伸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丧良友也，每恸哭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孙光宪在四川时，曾去过资州，会见过那里应贞观的李道士。他说本州有个姓赵的读书人，闭门谢客，以朝廷高官为自己的目标。都虞侯阎普勒觉得这人很怪，便亲自去拜访他。阎普敬身材魁梧，又很有大丈夫气概，赵生开门迎接时，惊愕地看了他很久。赵生十分恭敬地寒暄道："伏惟（谦词）貔貅（一种猛兽，也比喻勇猛的军队）。"阎普敬对于这样的评价有疑问，就派人去问个明白。赵生道："如说是熊罴，必须是宰相之才，才能用这样词语；阎公只不过是个都头而已了，只配称作貔貅。"人们听说后都笑了。又有一个人，自称张舍人，他告诉孙光宪说："兄长用某种技术迷惑我的心神。"孙光宪问他："是不是用盅毒或者诅咒之术？"张舍人说："不是。他是把鬼谷子（古代纵横家之祖）画在门扇上，以此来扯破我的心神。直到现在仍患有心风不禁症。"还有个人，是江陵的颜云，偶然得到一本诸葛亮的兵书，便自言可用十万兵吞并天下。每次谈论到兵法，必然是挽袖子大喊大叫，如临大敌，当时人们都说他简直是相扑表演。当时有一位很有指挥作战才能的王节度副使，是幽州燕州一带的老将领，声望传遍天下，颜云曾去拜访过，声称与人家志同道合，说只可惜自己空有大志而没有机会伸展。王副使死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最好的朋友，经常悲痛地大哭。

周韦二子

周（周字原缺，据黄本补）韦巽，太尉昭度之子也。尪懦昏钝，率由婢妪。仕伪蜀王氏，以事旧优容之，因至卿监。或为同列所讥，云："三公门前出死鼠。"巽曰："死鼠门前出三公。"周即蜀相周博雅之子，为王氏驸马都尉，性识庸鄙。国亡后，与贫丐者为伍，俾一人先导爵里于阛阓酒肆，有哀之者，日获三二百钱，即与其徒饮啖而已。咸嗟叹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周韦巽，是太尉周昭度的儿子。人很懦弱愚钝，做任何事都要听从婢女的。他在伪蜀主的朝廷做官，由于他过去侍奉过伪蜀主而有老交情，伪蜀主对他很宽容，因此而官至卿监。他常被同僚们所讥讽，有人讽刺他说："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之公）门前出死鼠。"他却"回击"人家说："死鼠门前出三公。"还有个姓周的人，是伪蜀王朝宰相周博雅的儿子，还是伪蜀主的驸马都尉，此人庸俗鄙贱。伪蜀国灭亡后，他便与乞丐为伍。他指使人先把酒从人家装酒的器皿中偷出，再拿到街市的酒店去卖，有怜悯他们的就会花钱买下来。这样每天可得二三百钱。然后就与他的那帮难兄难弟们去大吃大喝一顿。人们对他的行为都很叹息。

不识镜

有民妻不识镜。夫市之而归。妻取照之，惊告其母曰："某郎又索一妇归也。"其母也照曰："又领亲家母来也。"（出《笑林》）

【译文】

有个人的妻了不认得镜子。丈夫买了一个拿回来，妻子拿过来一照，吃惊地告诉她的母亲说："我丈夫又取回来一个媳妇！"她母亲也去照了照，说道："还把亲家母也领来了！"

啮鼻

甲与乙斗争，甲啮下乙鼻，官吏欲断之，甲称乙自啮落，吏曰："夫人鼻高耳口低，岂能就啮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啮之。"（出《笑林》）

【译文】

甲与乙打架，甲咬下了乙的鼻子，有个官吏正想要给他们断案，甲却说是乙自己把鼻子咬掉的。官说："人的鼻子在高处，而嘴在低处，怎么能够咬到它呢？"甲说："他是登上床去咬的。"

助丧礼

有人吊丧，并欲赍物助之，问人："可与何等物？"答曰："钱布帛。任君所有尔。"因赍大豆一斛，置孝子前，谓曰："无可有，以大豆一斛相助。"孝子哭孤穷奈何，曰："造豉（豉原作鼓，据黄本改）。"孝子又哭孤穷，曰："适得便穷，更送一石。"（出《笑林》）

【译文】

有个人要去吊丧，并想要送些礼物帮助他们，向别人打听可以送些什么东西。别人告诉他："钱、布或绸缎，不管任何东西只要你有都可。"于是送去一斛大豆，放在孝子面前。他对孝子说："没有可以拿的，送一斛大豆帮帮你吧。"孝子哭述说我这么孤单穷困可怎么办。那人说："你可以做豆豉。"可孝子还哭又孤单又穷困，那人道："是相当穷困。"又送来一石大豆。

外学归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出《笑林》）

【译文】

某人的父母都在世，去外地学习了三年回来，舅舅问他这三年学习有什么收获，并说一说久别父亲有何感受。他回答道："对舅舅的思念，超过秦康（秦康公的舅舅重耳逃亡在外，后来穆公召他回来时，太子秦康公送他至渭阳并写诗叙别。后人以渭阳表示舅甥）。"接着父亲一一列举了他的不是，并问道："你学了半天有什么用呢？"他回答说："小时候得不到父教，所以学业没有长进。"

行吊

伧人欲相共吊丧，各不知仪，一人言粗习，谓同伴曰："汝随我举止。"既至丧所，旧习者在前，伏席上，余者一一相髡于背。而为首者，以足触詈曰："痴物！"诸人亦为仪当尔，各以足相踏曰："痴物！"最后者近孝子，亦踏孝子而曰："疾物！"（出《笑林》）

【译文】

几个粗人要一起去吊丧，可是谁也不懂得吊丧的礼节，其中有一个平时说话很粗俗的人对同伴们说："你们都随着我做就行了。"到了办丧事的人家后，那个人走在最前面，他先趴在席子上，其余的人也随着他依次趴在后面，那个人用脚登了后边的人一下骂道："蠢物！"大家都以为礼节就该是这样，每个人都登了一脚后边的人道："蠢物！"最后边的人紧挨着孝子，也登孝子一脚说："蠢物！"

痴婿

有痴婿，妇翁死，妇教以行吊礼。于路值水，乃脱袜而渡，惟（惟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遗一袜。又睹林中鸠鸣云："喒締咕。"而私诵之，都忘吊礼。及至，乃以有袜一足立，而缩其跣者，但云："喒締咕。"孝子皆笑。又曰："莫笑莫笑，如拾得袜，即还我。"（出《笑林》）

【译文】

有一个傻女婿，岳父去世，媳妇在家时已教给他怎样行吊孝礼。路上遇河，就脱袜子蹚过去，可是不慎丢了一只。他又看到林子里的鸠鸟在"喒締咕"地叫，就默默地背诵鸟的叫声，而把吊孝的礼节全忘光了。到了灵堂，他便用穿着袜子的那只脚站地，把光着的那只脚抬起来，只是说："喒締咕！"孝子们也都笑了，可他还说道："别笑别笑，如果拾到袜子，就快点儿还给我。"

鲁人执杆

鲁有执长杆入城门者，初竖执之，不可入；横执之，亦不可入。计无所出。俄有老父至曰："吾非圣人，但见事多矣。何不以锯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出笑林）

【译文】

山东有这么一个人要拿长木杆进城门，一开始是竖着拿，怎么也进不去，后来又横着拿，也是进不去，他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一会儿过来一个老头对他说："我倒不是圣人，但是见的事可多了。你为什么不把它用锯从中间截断再进啊？"于是那人就依照老人说的把木杆截断了。

齐人学瑟 齐人就赵人学瑟，因之先调，胶柱而归，三年不成一曲。齐人怪之，有从赵来者，问其意，方知向人之愚。（出《笑林》）

【译文】

一个齐（今山东）人跟一个赵（今河北南部）人学弹琴。他为了记好先前学弹琴的调子，就把调节音调的钮柱用胶粘死而回来。可是回来后三年弹不成一个曲子，齐人十分奇怪。有从赵地来的人，他就去问这是怎么回事。那人一看才知道跟前这个人是何等愚笨。

市马

洛中有大僚，世籍膏梁。不分牝牡。偶市一马，都莫知其妍媸。为驵侩所（所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欺曰："此马不唯驯良，齿及二十余岁。，合直两马之资。况行不动尘，可谓驯良之甚也。"遂多金以市之。侩既倍获利。临去又曰："此马兼有榅桲牙出也。"于是大喜。诘旦乘出，如鹅鸭之行。及至家。矜衒曰："此马不唯驯熟，兼饶得果子牙两所。"复召侩，别赠二十。（出《玉堂闲话》）

【译文】

洛阳城里有个大官，世代都是富豪。此人连牲畜的公母都分辨不出来。偶然间买了一匹马，竟然不知这马是美是丑。当时马贩子欺骗他说："这匹马不仅很驯顺善良，而且牙口才二十多龄，合起来能值两马的价钱。何况走起路来一点不能拂扬起灰尘，可以说是驯良得很。"于是便以大价钱买下，马贩子也获得了成倍的利钱。临走时马贩子又说："这马还要有榅桲牙（意为小马驹）快出世了。"于是他非常高兴。第二天早晨他骑上这匹马回来，走起路来简直像鹅鸭一样。回到家里，他炫耀道："这马不光是驯良，还能得到个小马驹。"于是又把马贩子找来，另赠送二十钱。

昭应书生

唐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于昭应，逢一书人，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出《因话录》）

【译文】

唐朝时，皇帝颁下恩诏，要遍访那些怀才抱器而又不求功名的人。有人便表示要去应试。有这么一个书生，快马奔驰进入京城，有人问他来京有求于何事，他说："我是来考取'不求功名'科的。"

卷第二百六十三　　无赖一

刘诚之　宗玄成　孟神爽　飞骑席人　韩令珪　李宏　长孙昕　张易之兄弟 权怀恩　宋之逊　张干等　彭先觉　张德　士子吞舍利　刘子振　荆州鬻　札者

刘诚之

唐天授年，彭城刘诚之，粗险不调，高言庳语，凌上忽下，恐吓财物，口无关钥，妄说袄灾。从万年县尉常彦玮，索钱一百千。云："我是刘果毅，当与富贵。"彦玮进状告之。上令二给事先入彦玮房中，下帘坐窗下听之。有顷，诚之及户千仞至，于厅上坐，谈话。彦玮引之说国家长短，无所忌讳，给使一一纸笔抄之以进。上怒，令金吾捕捉。亲问之，具承。遂腰斩诚之，千仞处绞，授彦玮侍御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天授年间，有个彭城人刘诚之，粗野险恶又与人不合，忽而豪言，忽而卑语，欺上瞒下，恐吓诈取财物，口无约束，胡说天将反时而有大灾。他从万年县尉常彦玮那儿勒索十万钱，说："我是刘果毅，你应当帮我富贵起来。"常彦玮向皇上进呈文状控告了他。皇上派出两个内侍先到常彦玮的屋子里，放下门帘坐在窗下监听。过了一会儿，刘诚之和卢千仞便来了，他们坐在厅里说话，常彦玮便引导他们对国家说长道短，他们竟毫无顾忌，二内侍把他们所言一一记录下呈送皇上，皇上一看大怒，命令执掌治安的官员立即把他们捕来。皇上亲自问案，他们全都承认。于是腰斩刘诚之，绞死卢千仞，任命常彦玮为侍御史。

宗玄成

唐老三卫宗玄成，邢州南和人。祖齐黄门侍郎。玄成性粗猛，禀气凶豪，凌轹乡村，横行州县。纪王为邢州刺史，玄成与之抗行。李备为南和令，闻之，每降阶引接。分庭抗礼，务在招延，养成其恶。属河朔失稔，开仓赈给，玄成依势，作威乡野，强乞粟一石。备与客对，不命，玄成乃门外扬声，奋臂直入。备集门内典正一百余人，举牒推穷，强乞是实。初令项上著鏁，后却鏁上著枷，文案既周，且决六十，杖下气绝。无敢言者。（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一个曾做过宫廷禁卫的人宗玄成，他是邢州南和县人氏，祖父宗齐当过黄门侍郎。此人粗野残暴，凶狠蛮横。欺凌乡村百姓，横行于州府县衙。纪王当时任邢州刺史，玄成竟与他抗衡。李备为南和县令，每次听说他要来，都要走到台阶下去迎接。与他分庭抗礼，他还要热情接待，因此养成了此人的恶性。有一年，河朔管辖的地区闹灾荒，官府开仓救济灾民，玄成依仗自己有势力，在乡村的穷苦农户家大耍威风，强行要走一石救灾粮。李备让他来说明此事，他不从命，并在门外大喊大叫，挥舞的拳头闯进来。李备在院内集合典正等一百余人，举着文状一一追问其罪责，夺灾粮的事完全属实。起初下令给他的脖子上锁，后来又令去掉锁上枷。文案详细周全后，判决杖罚六十，宗玄成在棍棒下断气。此事没有一个敢谈论的。

孟神爽

孟神爽，扬州人，禀性狼戾，执心鸩毒，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颔之而已。张潜为扬州刺史，闻其暴乱，遣江都县令店上捉来。拖入府门，高声唱速付法曹李广业推鞠。密事并虚，准敕决百，杖下卒。（出《朝佥载》）

【译文】

孟神爽，是扬州人。此人禀性凶残狠毒，在集市上索要东西，卖主立即就给；到哪个店铺说声需要钱，顺嘴说一声就送到。长史县令，对他都是以礼相待；而他见到丞尉判司，只是点点头而已。当时张潜任扬州刺史，听说他如此凶恶妄为，便派遣江都县令把他从一家店铺中捉来。将他拖入府门后，刺史大声说速交司法官李广业审讯。查清了事实，皇上批复，杖刑一百，在棍棒下死去。

飞骑席人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鞠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废黜了太子庐陵。有十几个侍卫军士在一家客店饮酒时，其中一人说道："早知道今日得不到功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酒席上有一个人走了出去，其实是去向羽林军的长官们呈文告了他们的状。酒席还没散，就被一起捉到羽林军。经审问全属实。告状的人授五品官衔，说那句话的人处斩，其余的人属于知道反叛而不告发，处以绞刑。

韩令珪

周令史韩令珪耐羞耻，厚貌强梁。王公贵人，皆呼次第。平生未面，亦强干之。曾选，于陆元方下引铨。时舍人王勮夺情，与陆同厅而坐。珪佯惊曰："未见王五。"勮便降阶（阶原作皆，据黄本改）悯然（然原作默，据黄本改），令珪颦眉蹙刺，相尉而去。陆与王有旧，对面留住，问："勮是谁？"莫之识也。后吓人事败，于朝堂决杖。遥呼河内王曰："大哥何不相救？"懿宗目之曰："我不识汝。"催杖苦鞭，杖下取死。（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武则天朝）朝时有个令史叫韩令珪，此人不怕羞耻，厚颜无耻而又蛮横无礼。见了王公贵人，都称呼人家的排行。即使是对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也硬去干谒人家。他曾参加过选官考试，由陆元方主持推荐授官的事，舍人王勮丧假未满便提前让他出任，当时与陆元方一起坐在厅内，韩令珪便装作惊讶地说："怎么没见到王五呀？"王勮立即很谦恭地走过来，仍然是面带忧愁的样子，令珪也装出一副颦眉蹙额的忧愁貌，对他安慰几句便要走。陆元方与王勮有旧交，便将令珪拦住，问他王勮是谁，他说不认识。后来韩令珪冒充唬人的事败露，在朝堂上对他执行杖刑，他在很远地方还呼叫河内王说："大哥，为什么不来救我？"河内王武懿宗看了看他说："我不认识你。"于是催促执杖人狠打。韩令珪被杖刑而死。

李宏

唐李宏，汴州浚仪人也。凶悖无赖。狠戾不仁。每高鞍壮马。巡坊历店，唬庸调租船纲典，动盈数百贯。强贷商人巨万。竟无一还。商旅惊波，行纲侧胆。任正理为汴州刺史，上十（十原作下。据黄本改。）余日，遣手力捉来，责情决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饮相欢。远近闻之，莫不称快。（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叫李宏的，汴州浚仪县人。此人是个凶恶忤逆的无赖，狠毒而不讲仁义。经常骑着高头大马，游荡于作坊商店，通过伪装恫吓的办法骗取各种税金，动不动就叫人交他数百贯钱。他强行借买卖人的钱上万，竟然没有一份偿还的。商人们都很惧怕他，各商行组织更是对他又恨又怕。任正理当了汴州刺史后，上任十几天，便派手下的小吏把他捉来，问明案情后判杖刑六十。李宏被棍棒打死。工商界的人士，都饮酒欢庆。远近闻听，没有不称快的。

长孙昕

唐长孙昕，皇后之妹夫。与妻表兄杨仙玉乘马二十余骑。并列（并列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瓜挝，于街中行。御史大夫李杰在坊中内参姨母，僮仆在门外。昕与仙郎，使奴打杰左右。杰出来，并波按顿。须臾。金吾及万年县官并到，送县禁之。昕妻父王开府，将二百百骑，劫昕等去。杰与金吾、万年，以状闻上，奏敕断昕杀，积杖至数百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人长孙昕，是皇后的妹夫。他和妻表兄杨仙玉与二十多人并列骑马穿行于大街上。此时御史大夫李杰正到作坊内来探望姨母，他的随从留在门口，长孙昕和杨仙玉便让殿上执卫用金瓜击打李杰的随从。李杰出来，对他们进行了制止。过了一会儿，金吾（执掌京都治安的长官）和万年县官一起来到，把他们送到县衙囚禁起来。长孙昕的岳父王开府（官职名，文散官中最高阶）带了二百骑士又把他们劫走。李杰与金吾及万年县官诉状于皇上，皇上下旨判长孙昕死刑，杖挞数百而死。

张易之兄弟

张易之兄弟骄贵，强夺庄宅奴婢姬妾，不可胜数。昌期于万年县街内行，逢一女人，婿抱儿相逐。昌期马鞭拨其头巾，女妇骂之。昌期顾谓奴曰："横驮将来。"婿投匦三四状，并不出。昌期捉送万年县，诬以他罪，决死之。昌仪常谓人曰："丈夫当如此，今时千人推我不倒，及其败也，万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败，兄弟俱斩。（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张易之的兄弟都是骄奢淫逸的贵族，抢夺霸占庄园奴婢姬妾不知有多少。昌期在万年县大街上行走时，遇上一个女人，她的丈夫抱着孩子紧随其后，昌期便用马鞭杆去拨弄人家的头巾，那女人骂他，他便回头对奴仆说："把她横在马上驮走。"丈夫投匦（唐朝时投匦使院，匦院置有方匣，凡臣民有冤滞或赋颂的都可向方匣中投状，叫投匦）三四份状文，媳妇也未放回来。后来昌期被捉拿到万年县衙，是以其他罪名被处死的。昌仪常对人讲："当大丈夫就是这样，今天千人想推倒我却推不倒，到了败落的时候，万人举我也举不起来。"不久他的恶行败露，兄弟俩都被斩首。

权怀恩

唐邢州刺史权怀恩，无赖，除洛州长史。州差参军刘犬子迎，至怀州路次拜。怀恩突过，不与语。步趁二百余步，亦不遣乘马。犬子觉不似，乃自上马驰之。至驿，令脱靴讫，谓曰："洛州几个参军？"对曰："正员六人，员外一人。"怀恩曰："何得有外员？"对曰："余一员，遣与长史脱靴。"怀恩惊曰："君谁家儿？"对曰："阿父为仆射。"怀恩抚然而去。仆射刘仁轨谓曰："公草里刺史，至神州，不可造次。参军虽卑微（微原作维，据黄本改），岂可令脱靴耶？"怀恩惭，请假不复出，旬日为益州刺史。（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有个邢州刺史权怀恩，是个无赖。他被任命为洛州长史后，州府派遣参军刘犬子迎接他。走到怀州路时，刘犬子停下来迎候并向他致礼。权怀恩突然从他跟前跑过去，连句话都不跟他说。刘犬子一直追赶了二百多步，也不让他上马，刘犬子觉得此人不像是来上任的权怀恩，便自己上马而去。到了驿站，权怀恩命刘犬子给自己脱掉靴子后问："洛州有几个参军？"刘犬子说："正员六人，正员之外一人。"权怀恩问："怎么还用了员外的参军？"刘犬子说："多出一人来，好派他给长史脱靴子啊。"权怀恩一听此人口气有些惊诧地问："你是谁的儿子？"刘犬子说："我父亲是仆射（宰相）。"权怀恩茫然若失地走了。后仆射刘仁轨对他说："你不过是个草野间的普通刺史，到了京都，不可以鲁莽行事。参军的官职虽小，可是怎么能命令人家给自己脱靴子呢？"权怀恩很觉惭愧，请假不再上任。十几天后，任命他为益州刺史。

宋之逊

唐洛阳丞宋之逊，太常主簿之问弟。罗织杀驸马王同皎。初，之逊谄附张易之兄弟，出为兖州司仓，遂亡而归，王同皎匿之于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韦与武三思乱国，与一二所亲论之，每至切齿。之逊于帘下窃听之，遣侄昙，上书告之，以希韦之旨。武三思等果大怒，奏诛同皎之党。兄弟并授五品官，之逊为光禄丞，之问为鸿胪丞，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谓曰："之问等绯衫，王同皎血染也。"诛逆韦之后，之逊等长流岭南。客谓浮休子曰："来俊臣之徒如何？"对曰："昔有狮子王于深山，获一豺，将食之。豺曰：'请为王送二鹿以自赎。'狮子王喜。周年之后，无可送，王曰：'汝杀众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图之？'豺默然无应，遂齚杀之。俊臣之辈，何异豺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洛阳县丞宋之逊，是太常寺主簿宋之问的弟弟。他曾罗织罪名陷害了附马王同皎。最初，宋之逊谄媚攀附张易之兄弟，因而出任为兖州司仓。张易之兄弟事败处死后，他偷着逃回来，王同皎把他藏到一间小房里。王同皎是一位充满正义之气的君子，他十分憎恨韦氏和武三思乱国，曾跟一两个知近的人谈论过，每次谈论起韦、武乱国之事都表现出切齿痛恨样子，宋之逊便在帘后偷听。之后他便指使侄子宋昙上书告发，以求韦氏下旨恩赏。武三恩等人果然大怒，奏本诛灭王同皎及同伙。于是宋家兄弟一起被授予五品官，任命宋之逊为光禄丞，宋之问为鸿胪丞，宋昙为尚衣奉御。天下没有不恨他们的，人们都说："宋之问等人的红色官袍，是用王同皎的鲜血染成的。"诛灭韦氏之后，宋之逊等被长期流放于岭南。有个客人问浮休子："来俊臣这个人如何？"他回答说："从前，有个狮王在深山里捕到一只豺，要吃掉它，豺说："我愿为大王送上两头鹿来赎出我自己。"狮王大喜。可一年以后，什么也没送来，狮王道："你杀死的众生已经够多的了，今天换到你了，你还有什么图谋？"豺默然无声，于是狮王将它吃掉。来俊臣之流，与豺狼有什么两样！"

张干等

上都市肆恶少，率髡而肤扎，备众物形状。恃诸军，张拳强劫，至有以蛇售酒，捉羊甲击人者。京兆尹薛元赏，上三日，令里长潜捕，约三十余人，悉杖杀，尸于市。市人有点青者，皆炙灭之。时大宁坊力者张干，扎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怕阎罗王。"又有王力奴，以钱五千召劄工，可胸腹为山亭院、池榭、草木、鸟兽，无不悉具，细若设色。公悉杖杀之。又贼赵武建，扎一百六处番印、盘鹊等，右膊刺言："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鹘捎。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高陵县捉得镂身者宋元素，扎七十一处，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膊上扎瓠芦，上扎出人首，如傀儡戏有郭公者。县吏不解，问之，言胡芦精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京都中有一群恣意妄为的恶少，全都剃光了头并文身，各种物类的形状都有。他们还依仗军队的势力，强抢财物。甚至还有用蛇去换酒、捉来羊甲打人的。京兆尹薛元赏上书三天后，便下令里长秘捕，约有三十多人，全部被乱杖打死，尸体弃于街上。市人中凡有文身的，都吓得把它烫掉了。当时有个在大宁坊干活的人张干，左臂上刺的字是"生不怕京兆尹"，右臂上刺的是"死不怕阎罗王"。还有个叫王力奴的人，出钱五千招扎工，在胸腹上刺出山园水池、楼榭、鸟兽等，无所不有，细致逼真就像着了颜色。他们一起都被杖杀。还有个强盗赵武建，在身上刺了一百六十处野兽的抓印和盘旋的喜鹤等，在右臂上刺字道："野鸡滩头宿，朝朝被鹘捎（鹘：皇上用以猎兽的一种鹰）。忽惊飞入水，留命到今朝。"又在高陵县捉到一个文身人宋元素，在身上刺了七十一处，并在左臂上刺字道："昔日已前家未贫，千金不惜结交亲。及至恓惶觅知己，行尽关山无一人。"右臂上刺了一个胡芦，胡芦的上面刺了一个人头，那人头就像木偶戏中郭公。县官不解其意，便问他，他说是胡芦精。

彭先觉

周御史彭先觉，无面目。如意年中，断屠极急，先觉知巡事，定鼎门草车翻，得两羫羊。门家告御史，先觉进状奏请："合宫尉刘缅专当屠，不觉察，决一顿杖。肉付南衙官人食。"缅惶恐，缝新裤待罪。明日，则天批曰："御史彭先觉，奏决刘缅，不须，其肉乞缅吃却。"举朝称快。先觉于是乎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的御史彭先觉，是个没脸没皮的家伙。如意年间，严禁屠宰牲畜，当时彭先觉正主管巡察监督之事。定鼎门因一辆草车翻倒，砸伤了两只羊，护门人便将此事告到御史那里。于是彭先觉就向皇帝进呈奏书，"宫尉刘缅本当负责有关屠宰之事的，但并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应惩他吃一顿棍棒。而羊肉要送给尚书省的官员们吃。刘缅很害怕，新做了一条裤子等待挨打。第二天，武则天批示道："御史彭先觉奏书判决刘缅一事不妥。羊肉应给刘缅吃。"举朝称快，彭先觉因此很羞惭。

张德

周长寿（周长寿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断屠极切。左拾遗张德，妻诞一男。秘宰一口羊宴客。其（宴客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日，命诸遗补。杜肃私囊一餤肉，进状告之。至明日，在朝（在朝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前，则天谓张德曰："郎妻诞一男，大欢喜。"德拜谢。则天又谓曰：（又谓曰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然何处得肉？"德叩头称死罪。则天曰："朕断屠，吉凶不预。卿（预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命客，亦须择交。无赖之人，不须共聚集。"出肃状示之。肃流汗浃背。举朝唾其面。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长寿年间，武则天下令严禁屠宰牲畜。左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便偷偷地杀了一头羊宴请宾客。那天，他请来了各位拾遗补阙。其中有个叫杜肃的人，饱吃一顿羊肉之后便写了状文向皇帝告发。到了第二天，在朝堂上，武则天对张德说："你的妻子生了一个男孩，大欢大喜啊。"张德向武则天拜谢，武则天又道："可是肉从哪里弄到的？"张德叩头连称死罪。武则天道："我禁止宰杀牲畜，是吉是凶难以预测。可是你邀请客人，也该有选择地交往。无赖之人，不能一起聚会。"之后拿出杜肃的状文给大家看，杜肃立即汗流浃背。满朝官员都往他脸上唾唾沫。

士子吞舍利

唐洛中，顷年有僧，以（以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数粒所谓舍利者，贮于琉璃器中，昼夜香火。檀越之礼，日无虚焉。有士子迫于寒馁，因请僧，愿得舍利，掌而观之（之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僧遂出瓶授与，即吞之。僧惶骇如狂，复虑闻之于外。士子曰："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喜闻，遂赠二百缗。乃服巴豆。僧下泻（僧字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取濯而收之。（出《尚书故事》）

【译文】

唐朝时，在洛中州，近年来有个和尚把几粒舍利（佛骨）放在琉璃瓶中，日夜香火不断地祭祀。施主送的礼物，没有一天断过。有一个读书人，迫于饥寒，便去请求和尚说想要把舍利放在手上看一看。和尚于是取出来拿给他看。那人接过舍利就一口吞下肚里。和尚惊恐如狂，又怕外面的人知道这件事。那个书生道："你给我一些钱，我就服药把它快点泻出来。"于是那和尚送给他二百缗钱，他便服下巴豆。那和尚等他泻下来后取出来清洗干净收藏起来。

刘子振

刘子振，蒲人。颇富学业，而不知大体，尤好凌轹同道，诋讦公卿。不耻干索州县，稍不留意，立致寒暑。以至就试明庭，稠人广众，罕有与立谈者。刘允章知举岁，患举子纳卷繁多，榜云："纳卷不得过三卷，子振纳四十轴。"因之大掇凶誉。（原缺出处，今见《摭言》）

【译文】

刘子振，蒲州人。很有学问，然而不识大体，尤其喜好欺凌同事们，诋毁攻击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他甚至不知羞耻地向州官县令们索要财物，稍不满意，便立即对人家冷嘲热讽。因而他去考场应试的时候，那么多人，竟很少有人与他交谈的。那一年是刘允章主持科举考试之事，因他忧虑举子们交上来的试卷太多，就张榜写道："交上来的卷子不能超过三卷，但刘子振必须交四十卷。"因此遭到他凶猛的攻击。

荆州鬻札者

荆州贞元中，市中有鬻札者，有印，上簇针为众物状，如蟾蝎鸟兽，随人所欲。一印之，刷以石墨，疮愈后，细于随永印。（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在荆州的集市上，有卖札青工具的。那札具制作的像印章，印上用一簇小针围出各种东西的形状，如蛤蚂、蝎子、鸟、兽等等，应有尽有，你想要什么有什么。用那札具在皮肤上刺印之后，再刷上石墨，等刺伤好了疮痂脱落之后，那印上去的图形会十分精致并会永久地保留下去。

卷第二百六十四　　无赖二

南荒人娶妇　赵高　韦少卿　葛清　三王子　乐从训　张从晦　李仁矩　李罕之 韩伸　李令　孟弘微　僧鸾　路德延　萧希甫

南荒人娶妇

南荒之人娶妇，或有喜他室之女者，率少年，持刀挺，往趋虚路以侦之，候其过，即擒缚，拥归为妻。间一二月，复与妻偕，首罪于妻之父兄。常俗谓缚妇女婿。非有父母丧，不复归其家。（出《投荒杂录》）

【译文】

南方荒蛮之地的人娶媳妇，或者是有人喜欢上别人家的女子，便率领上一群年轻人，手持刀枪棍棒，悄悄地跑到那里，在没人的路上藏起来并进行侦探，等那女子从这里路过，就将她捉住绑上，抱回去之后就成了他的妻子。中间隔上一两个月，再偕同妻子一起，到娘家向妻子的父兄赔罪。俗称之为绑媳妇的女婿。此后不是遇上父母丧事，妻子是不能回娘家的。

赵高

李夷简，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赵高好斗，尝入狱。满背镂毗沙门天王，吏欲杖背，见之辄止。转为坊市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厅前，索新造筋棒，题径三寸，叱杖家打天王，尽则已，数三十余不死。经旬日，但袒而历门，乞修理破功德钱。（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李夷简，唐朝元和末年在四川任职。那里有个市民赵高十分好斗。曾被押在监狱，他整个后脊背刺着一个毗沙门天王图像，衙吏要杖罚其背，见到此图像总是不得不停止。逃避了杖罚，出去之后又成为街市中一害。手下人把此事告诉了李夷简，李大怒，把赵高捉拿到堂上，取来新做的筋竹棒，直径就有三寸，喝令提杖的人打天王、已杖罚够数，痛打三十余杖竟未打死。过了十来天，赵高光着背来到门前，讨取修理毁坏功德钱。

韦少卿

蜀小将韦少卿，韦表微堂兄也。少不喜书，嗜好扎青。其叔父尝令解衣视之，胸上扎一树，树杪鸟集数十。其下悬镜，其（其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鼻系，有人止于侧牵之。叔不解，问焉，少卿笑曰："叔曾读张燕出诗否？'挽镜寒鸦集'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四川有一小将韦少卿，是韦表微的堂兄，年少而不愿意读书，嗜好文身。他的叔父让他脱下上衣要看看，只见胸上刺了一棵大树，树稍落着数十只鸟，树下悬着一个镜子，镜鼻儿上扯出一条绳，有一个人在一侧牵着绳子的另一头。他叔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便问他，少卿笑着说："叔父曾读过张燕公的诗吗？这就是'挽镜寒鸦集'么。"

葛清

荆州街子葛清，勇，自颈已下，遍扎白居易诗。段成式尝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劄处，至"不是花中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黄夹缬窠寒有叶"，则持一树，树上挂缬，缬窠胜绝细。凡扎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在荆州的大街上有一个人叫葛清，很勇敢，从脖子往下，全都刺满了白居易的诗。段成式曾与来荆州的游客陈至把他叫来观看。让他自己解释那些图案的意思，他连后背上的也能牢记不误，背过手去一一指出图案表达的诗意。问到"不是花中偏爱菊"在哪里，他便指到一人端着酒杯站在菊丛旁的图给看。又问道："黄夹缬窠寒有叶"在哪里？"他指给一棵树让看，那树上挂着印有花纹的织锦，那锦上的花纹十分细密。一共刺出表达三十多首诗意的图案，真是体无完肤了。陈至称他是白舍人流动的诗图。

三王子

杨虞卿为京兆尹时，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图扎，体无完肤。前后合抵死数四，皆匿军以免。会有过，杨令所由数人捕获，闭关杖杀之。判云："刺扎四肢，口称王子，何须讯问？便合当辜。"（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杨虞卿任京兆尹时，市内有个叫三王子的，力气很大，能举起巨石，全身却刺着图案，体无完肤。前后合起来已判过三四次死刑了，可是每次都潜藏到军队而躲过去。恰巧他又犯了错，杨虞卿命令数人去逮捕，捕获之后即刻关上门将他杖杀。他在判状上写道："刺扎四肢，口称王子，何须审讯，便应当抵罪。"

乐从训

王铎落都统，除滑州节度，寻罢镇。以河北安静，于杨全玖有旧，避地浮阳，与其幕客从行，皆朝中士子。及过魏，乐彦祯礼之甚至，铎之行李甚侈，从客侍姬，有辇下升平之故态。彦祯有子曰从训，素无赖，爱其车马姬妾，以问其父之幕客李山甫。又咸通中，数举不第，尤私愤于中朝贵达，因劝从训图之。伺铎至甘陵，以轻骑数百，尽掠其囊装姬仆而还，宾客皆遇害。及奏朝廷云："得贝（贝原作具，据许本改）州报，某日杀却一人，姓王，名令公。"其凶诞也如此。彦祯父子，寻为乱军所杀。（出《北梦琐言》）

【译文】

王铎失去了都统职务后，被任命为滑州节度使，不久又罢职。因河北很安静，并与杨全玖有深交，为避灾而移居浮阳。他与幕府中的僚属一起同行，这些幕僚都是些朝中的士大夫。途经魏州时，乐彦祯给予隆重的礼遇。王铎携带的物品十分奢华，并有众多的从客姬妾，大有京城中歌舞升平的旧貌。乐彦贞有个儿子叫从训，平素就是个无赖，此时他十分爱慕这些车马姬妾，于是征询于他父亲的幕客李山甫。李山甫曾在咸通年间多次应试而落榜，心中尤其憎恨朝廷中的达官贵戚，因而劝从训一是要谋取。等到王铎行至甘陵，他便率数百轻骑兵，抢夺了所有的财物行装和姬妾而回来。随从的宾客全被杀死。等到上奏朝廷，在给朝廷一份公文中写道："得到贝州的报告，某日有一人被杀，这个人姓王名令公。"其凶残荒诞竟达到这种地步。乐彦祯父子不久便在乱军中被杀。

张从晦

梁祖图霸之初，寿州刺史江彦温以郡归我，乃遣亲吏张从晦劳其勤。而从晦无赖酣酒，有饮徒何藏耀者与之偕，甚昵狎，从晦致命于郡。彦温大张乐，邀不至，乃与藏耀食于主将家，彦温果疑恐曰："汴王谋我矣。不然，何使者如是也。"乃杀其主将，连诛数十人，而以状白其事。既而又疑（疑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惧曰："诉其腹心，亡我族。"乃自缢而死。梁祖大怒，按其事，腰（事腰二字原空缺，据许本补）斩从晦，留何藏耀，裂其禁械，斩于寿春市。（出《北梦琐言》）

【译文】

五代时，后梁太祖谋取霸权的初期，寿州刺史江彦温携带所辖之地归顺太祖。于是太祖便派遣自己的亲信官员张从晦去向他表示慰劳感谢。而张从晦是好酗酒的无赖，还有个酒徒何藏耀陪同他一起前往，两人的关系超出正常的亲近。张从晦带着使命来到寿州，江彦温锣喜鼓喧天地迎接他。当江彦温设宴邀请他时，他竟然未来，却与何藏耀一起到江彦温的主将家去吃饭。江彦温生疑，并恐惧地说："看来汴王（指梁太祖）要谋害我啊，不然的话，为什么他的使者会这样呢？"于是便杀了那个主将，又接连杀死数十人。并写下文字说明了这件事。既而又疑惧道："应该道破他的心腹之事，他是要杀我的全家。"之后便上吊而死。梁太祖大怒，亲自去审问了这件事，腰斩张从晦，暂留何藏耀，劈裂禁锢他的枷锁，将他斩于寿春城大街上。

李仁矩

后唐明宗皇帝时，董璋授东川，将有跋扈之心。于时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仁矩北节使下小校，骤居内职，性好狎邪。元戎张筵，以疾辞不至，乃与营妓曲宴。璋闻甚怒，索马诣馆，遽欲害之。仁矩鞹足端简迎门，璋怒稍解。他日作叛，两川举兵，并由仁矩献谋于安重晦之所致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明宗皇帝时代，董璋任职于东川，存有骄横霸道之心，当时朝中派遣客省使李仁矩出使潼梓。李仁矩原是北方节度使手下的一个下级军官，刚刚到宫内任职，此人轻佻而又不正派，主帅在帐中设宴邀请他，他竟以粗暴的语言拒绝不来，其实是跟一个军妓在私下欢宴。董璋听说后大怒，要来马立即赶到客馆，想当下就把他杀掉，可是见到仁矩正裹足捧着手板迎候于门前，气怒便有些清解。后来董璋叛乱，两川举兵讨逆，都是由于李仁矩向安重晦献计才有所准备的。

李罕之

李罕之，河阳人也。少为桑门，无赖，所至不容，曾乞食于滑州酸枣县，自旦及脯，无与之者，掷钵于地，毁僧衣，投河阳诸葛爽为卒，罕之即僧号，便以为名。素多力，或与人相殴，殴其左颊，右颊血流。爽寻署为小校，每遣讨贼，无不擒之。蒲绛之北，有摩云山，设堡于上，号摩云寨，前后不能攻取，时罕之下焉，由此号"李摩云"。累历郡侯、河南尹、节将，官至侍中。卒（卒字原空缺。据北梦琐言补。）于汴州，亦荆南成汭之流也。自唐仕梁。（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李罕之，是河阳人，少年时就当了和尚，是个无赖，不管到哪儿去都不接纳他。曾在滑州酸枣县讨过饭，可是从早到晚，没有人送给他吃的，于是他把钵盂（和尚用的一种饭碗，扔在地上，毁掉袈裟，投奔河阳的诸葛爽当了兵。罕之本是他的僧号，他把僧号做了自己的名字。他平素很有力气，有时跟人打架，打人家的左脸颊，右脸颊都能冒出血来。诸葛爽很快给他安排暂当一个下级军官。每次派他出去讨伐贼寇，没有不被他话捉回来的。在蒲降的北边，有一座摩云山，贼寇在山上设有堡垒，号称摩云寨，不论从前边还是从后边，都无法攻克，可却被李罕之攻破，由此被称作李摩云。此后历任郡侯、河南节度使府将领，官一直做到侍中（宰相之一），死在汴州。此人也属于荆南成汭之流的人物，唐朝灭后又到梁朝去当了官。

韩伸

有韩伸者，渠州人也。善饮博，长于灼龟。游谒五侯之门，常怀一龟壳，隔宿先灼一龟。来日之兆吉，即博；不吉即已。又或去某方位去吉，即往之；诸方纵人牵之不去。即取人钱货，如征赤债。或经年忘其家而不归，多于花柳之间落魄。其妻怒甚，时复自来耻顿，驱趁而同归。如是往往有之。又尝游谒于东川，经年不归。忽一日，聚其博徒，契饮妓而致幽会。夜坐洽乐之际，其妻又自家领女仆一两人潜至，匿于邻舍，俟其夜会筵合，遂持棒伺于暗处。伸不知觉，遂塌声唱《池水清》，声不绝，脑后一棒，打落幞头，扑灭灯烛。伸即窜于饭床之下。有同坐客。暗中遭鞭挞一顿。不胜其苦，□后遣二青衣，把髻子牵行，一步一棒决之，骂曰："这老汉，□落魄不归也！"无何，（何字原缺，据许本补）牵至烛下照之，乃是同坐客。其良人尚□头潜于饭床之下。蜀人大以为欢笑矣，时辈呼韩为"池水清"。（出《王氏见闻》）

【译文】

韩伸，渠州人，善于饮酒赌博，也很擅长烧龟占卜，经常游历拜访王侯权贵之家。他常常怀揣一个龟壳，头一天先烧一龟壳占卜，如果明天显示出吉兆，就去赌；不吉利则不赌。或者显示出去哪个方向赌博吉利，不去那个方向赌博，其他方向的人纵然来拉他也不去。索取人家的钱材，就像征讨债物一样一扫而光。有时候竟一年年地忘了自己的家而不回来，多是在花街柳巷鬼混。他的妻子十分气怒，多次找上来羞辱他，驱赶他一起回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有一回，他又游荡于东川，一年多没有回去，忽然有一天，他正聚集赌徒，携带着陪酒的妓女在一处幽会，晚上正坐在一起欢乐之时，他的妻子又带着一两个女仆从家偷偷地找上来。她先藏在邻居家，等到晚上他们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时，她便手持木棒在暗处监视，韩伸一点儿没觉察到，还在踏着拍节唱《池水清》，歌声不断，突然脑后挨了一棒，打落了他的头巾，又扑灭了灯火。韩伸立即钻到饭桌下边，有个与他坐在一起的人，在黑暗中遭到一顿揍，吃尽了苦头。随后她又让两个女仆牵着那个人的发髻行走，走一步打一棒子，并骂道："你这汉子，到处鬼混，就是不回家！"不多时，把他牵到灯下一照，才知道是那个同席的人，她的丈夫还仍然藏在饭桌下呢。蜀人对此事大为欢笑，当时人们都把韩伸叫做"池水清"。

李令

渚宫有李令者，自宰延安。本狡猾之徒也，强为篇章而干谒。时有归评事，任江陵鹾院，常怀恤士之心。李令既识归君，累求救贷，而悉皆允诺。又曰："某寻亲湖外，辄假舍而安家族。"归君亦慜诺之。李且乘舟而去，不二旬，其妻遣仆使告丐糇粮，归亦拯其乏绝。李忽寄书于鹾院，情况款密，是异寻常。书中有赠家室等诗一首，意欲组织归君。归君悔恨而不能自明，与武陵渠江之务，以糊其口焉。举士沈擢每述于同院从宾，用兹戒慎也。李令寄其妻诗曰："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出《云溪友议》）

【译文】

渚宫有个叫李令的人，是从延安开始出任小官吏的。他是个很狡猾的人，勉强写了几篇文章便到处求见拜方。当时有个姓归的评事，任职于江陵鹾院，常怀有一种爱惜救济读书人的心意。李令结识了归君，便一次又一次地向他请求救济或借钱，归评事全都应许。有一次李令对他说："我要到外地去寻访亲戚，一旦找到就借房安置家眷。"归君也答应了他。李令坐船走了，不到二十天，李令的妻子便让仆人来求要干粮，归君仍旧对她的贫困给予了救济。有一天李令忽然寄到鹾院一封信，情谊恳切，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而书中还有赠给家室的一首诗，暗示要罗织罪名陷害归君。归君十分悔恨而又讲不清楚，只好到武陵渠江去做事，以便能糊口维持生活。举人沈擢常常对鹾院的人们讲起这件事，以此来告诫大家交人要千万谨慎。李令寄给他妻子的诗是这样写的："有人教我向衡阳，一度思归一断肠。为报艳妻兼少女，与吾觅取朗州场。"

孟弘微

唐孟弘微郎中诞妄不拘。宣宗朝，因次对曰："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不以文字召用？"上怒曰："卿何人斯，朕耳冷，不知有卿？"翌日，上谓宰臣曰："此人噪妄，欲求翰林学士，大容易哉！"（哉字原空缺，据许本补）于是宰臣归中书，贬其官，示小惩也。又尝忿狷，挤其弟落井，外议喧然。乃致书告亲友曰："悬身井半，风言沸腾。尺水丈波，古今常事。"与郑讽邻居，讽为南海从事，因墙颓，侵入墙界五六丈。知宅者有状，请退其所侵。判其状曰："海隅从事，少有生还。地势尖斜，打墙夹入。"平生操履，率皆如此，不遭摈弃，幸矣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的郎中孟弘微，是个荒诞虚妄、无拘无束的人。宣宗朝时，有一回他回答皇帝问话说："陛下为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不看重我的文才而重用？"皇帝怒道："你是什么人？我耳朵沉，不知道有你这么个人！"第二天，皇帝对宰相说："此人鼓噪虚妄，想当翰林学士，想得太容易了！"于是宰相们把此事交由中书省处理，贬了他的官，示以小小的惩罚。又有一回，由于愤怒，把他的弟弟推到井里，外面的议论声很大，他便写信告诉亲友们说："他不过只是身子悬在了井的半空，外面的传言就沸沸扬扬了。本来只有一尺深的水，硬要掀起一丈高的浪，这是古今常有的事。"他与郑讽是邻居，郑讽是南海的从事官。由于围墙倒塌，他便乘机多占人家院地五六丈，管理房子的人给他写了文书，请他退回所占之地，他在文书上写的回答词是："在天崖海角当从事官的，很少有活着回来的。是因为地势斜歪，砌墙的时候不得不从他的院地砌过去。"平生的操行，就是这样。没有被抛弃，也就算万幸了。"

僧鸾

僧鸾有逸才而无拘检，早岁称乡衔，谒薛能于嘉州。能以其颠率，难为举子，乃佴出家，自于百尺丈像前披剃，不肯师于常僧也。后入京，为文章供俸，赐紫。柳玭甚爱其才，租庸张睿，亦曾加敬，盛言其可大用。由是反初，号鲜于凤，修刺谒柳，柳鄙之不接。又谒张，张也拒之。于是失望，而为李铤江西判官，后为西班小将军，竟于黄州遇害。（出《北梦琐言》）

【译文】

僧鸾具有超人的才智，而行为却无拘无束，过去名叫乡衔，去嘉州拜见薛能，薛能认为他太颠狂，不能当举子去应试，随后他便出家当了和尚。他自己在一个百尺高的石佛像前为僧，不肯拜普通的和尚为师。后来他去了京城，当了文章供奉，并赐给他紫色官袍，相当于三品以上朝官的荣誉。柳玭很爱惜他的才能，租庸（官职名）张睿也曾备加地敬重他，盛赞他可以重用。于是他还俗，名号叫做鲜于凤。当他再次递了名帖去拜见柳玭时，柳玭不接待他。又去拜见张睿，张睿也拒绝了他。因而他很失望，去投奔江西李铤当了判官。后来当了朝中的小将军。最终在黄州遇害。

路德延

河中判官路德延，相国岩之侄，岳之子，时谓才俊。擢进士第，西平王朱友谦幕僚，放恣凌傲，主公容之。友谦背梁，乞于晋阳。并使初至，礼遇方谨，路公筵上，言语及之。友谦忧愤，因投德延于黄河，以纾祸也。先是纪纲之仆近判官入谒幕次，遂有请易舍之说。盖义兄弟同处，不欲闻郎官秽谈也。路子得非其人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河中节度使府的判官路德延，是宰相路岩的侄子，路岳的儿子，当时被称为才学出众的人，曾考中进士，后来做了西平王朱友谦的幕僚。此人放纵狂傲，主人都宽容了他。后来朱友谦背叛了梁朝，求助于并州。当并州节度使刚刚到来时，路德延在礼节上还较为谨慎，后来在宴席上，他的话便触及到并州节度使。朱友谦很忧愤，因而把路德延投进了黄河，以便解除祸患。先是让他的仆人到路德延的住处去拜见问候，接着就劝说他换一处居舍，去和他的结义兄弟住在一起，免得听那些郎官们噪杂的秽语脏话。路德延就是死在这个人手里。

萧希甫

萧希甫进士及第，有文才口辩，多机数。梁时不得意，弃母妻渡河，易姓名为皇甫校书。庄宗即位于魏州，征希甫知制诰。庄宗平汴、洛，希甫奉诏宣慰青、齐，方知其母死妻嫁，乃持报于魏州。时议者戏引李陵书云："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为谏议大夫。性褊忿，躁于进取，疏宰臣豆卢革、韦说，至于贬斥。又以毁誉宰相，责授岚州司马焉。（出《北梦琐言》）

【译文】

萧希甫考中过进士，很有文才和口才，也很有心机。在梁朝时很不得志，于是丢下母亲和妻子渡黄河而去，并改名换姓叫皇甫校书。后唐庄宗在魏州即位时，选用萧希甫任中书舍人。庄宗平定汴洛后，希甫奉命去安抚青齐之地，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死，妻子也改嫁，于是在魏州穿起了丧服。当时议论他的人引用李陵的话讽刺他说："老母终堂，生妻去室。"后来做了谏议大夫。因他性情狭小急躁，急于高升，便上书陈述宰相豆卢革、韦说的过失。结果遭到斥责，又因为他犯了毁誉宰相的错误，被处罚而贬为岚州司马。

卷第二百六十五　　轻薄一

余闻藏书家有宋刻盖缺七卷云，其三卷考之得十之七，已付之梓。其四卷仅十之二三。博洽君子其明以语我，庶几为全书云。隆庆改元秋七月朔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不知据何本补入。后印本将此卷抽去，另采他书补入十二条。故文未不注出处。并于卷首附增识语，以示区别。今将初印本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刘祥　刘孝绰　许敬宗　盈川令　崔湜　杜审言　杜甫　陈通方　李贺　李群玉 冯涓　温庭筠　陈磻叟　薛能　高逢休　汲师

（以下俱原缺）

崔骈　西川人　河中幕客　崔昭符　温定

刘祥

刘祥，东莞莒人也。宋世，解褐为征西行参军。少好文学，性韵刚疏，轻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渊入朝，以腰扇障日。祥从侧过曰："作如此举止，羞面见人，扇障何益？"渊曰："寒士不逊。"祥曰："不能杀袁刘，安得免寒士。"永明初，迁长沙谘议参军。撰《宋书》，讥斥禅代。王俭密以启闻，上衔而不问。兄整，官广州卒，祥就整妻求还资。撰连珠，多肆讥讪。事闻，上别遣敕祥曰："卿素无行检，朝野所悉，轻弃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无关他人。卿才识所知，盖何足论。位涉清途，于分非屈。何意轻肆口哕，诋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贬裁为口实。冀卿年齿已大，能自感励，日望悛革。如此所闻，转更增甚，喧议朝廷，不避尊师，肆口极辞，彰暴物听。近见卿连珠，寄意悖慢，弥不可长。原卿性命，令卿万里思諐，若能改革，当令卿还。"后至广州，终日纵酒，病卒。（未注出处，谈代引自《南齐书·刘祥传》）

东莞刘祥，恃才傲物，尝谓一驴曰："汝努力如汝辈，已为令仆矣。"复作连珠讥讽朝廷，寻被诛。（出《谈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刘祥，东莞莒人。南北朝宋代时，一开始就做了征西行参军。从小喜欢文学，性情固执粗野，说话刻薄而又任意妄为，从来不避讳身份的高低尊卑。有一次司徒褚渊上朝时用腰扇遮着日光走路，刘祥从他跟前过去，便说："你这样的举止，好像是害怕见人，用扇子遮挡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司徒褚渊道："读书人这样讲话可太放肆无礼了。"刘祥说："不杀死袁刘，读书人怎么能够显贵？"齐朝永明初期，转任长沙谘议参军。曾撰写《宋书》，书中对让出帝位的事加以讽刺贬斥。王俭把此事密告皇上，皇上虽怨恨在心但并未追问他。刘祥的哥哥刘整在广州当官，死于任上，刘祥便去找刘整的妻子付债。并写连珠体文章大加嘲弄诽谤。皇上听说此事后，才另下诏令对刘祥说："人向来不讲操行，朝野共知，随便的就遗弃骨肉，侮蔑自己的嫂子，这些都是你的不足之处，与他人并无关系。你的才华识见，本不值一提。位列请要的仕途，并没有委屈你的身分，诋毁朝臣，著书立说，都是把史实进行删减篡改后作为材料。你的年纪已不小了。希望你能以此受到感触而勉励自己，不断洗心革面。我所听到的关于你的这些事。越来越多，朝廷议论纷纷。你还竟然不避讳尊长老师，信口胡言，公开的损害人家的名誉给大家听。近来又看到你的连珠体文章，其中的意思违逆傲慢，更不能令人容忍。今原谅你给你一条性命，命令你到万里之外的地方去思过。如果你能改悔，自然会叫你回来。"后来他到了广州，终日纵酒，病死。

东莞人刘祥，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曾对一头驴说："你应该更加努力，就像你们所有的驴子那样，那才能去当尚书令或仆射。"后来又作连珠体文章讥讽朝廷，不久便被处死。

刘孝绰

刘孝绰，彭城人。幼聪敏，七岁能属文。舅中书郎王融深赏异之，每言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阿士孝绰小字也。与到洽友善，同侍东宫。孝绰自以才优于洽，每于宴坐，嗤鄙其文。洽衔之。孝绰为廷尉正，携妾入官府，其母犹停私宅。洽为御史中丞，劾奏之，坐免官。高祖为藉用诗，奉诏作者数十人，孝绰尤工。即日敕起为谘议，后迁黄门侍郎。坐受赇为饷者所讼，左迁。孝绰少有盛名，而仗气负才，多所凌忽。有不合意，极言诋訾。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并被时遇，孝绰尤轻之。每于朝集会，同处公卿间，无所与语，反呼驺卒，访道涂间事，由此多忤。

梁刘孝绰轻薄到洽。洽本灌园者。洽谓孝绰曰。某宅东家有好地。拟买，被本主不肯，何计得之？"孝绰曰："卿何不多辇其粪置其墉下以苦之？"洽怨恨。孝绰竟被伤害。（出《嘉话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刘孝绰，彭城人，从小就很聪明，七岁便能写文章。他的舅舅中书侍郎王融十分赏识他，常说当今天下的文章，如果没有我，就要数阿士写的最好了，阿士是刘孝绰的小名。孝绰与到洽是好朋友，一起在东宫任职。孝绰自以为才学优于到洽，因而每次宴会坐在一起，都要讥笑到洽的文章，到洽很怨恨他。孝绰任廷尉正时，把小妾带进了官府，而把自己的母亲仍留在家里。到洽当时任御史中丞，于是向皇上揭发了他的罪过，他因此获罪被免职。后来梁高祖征集藉用诗，奉命参加的作者有数十人，孝绰是其中最优秀的，当时便下令起用他任谘议，后来又转任黄门侍郎。又因收受贿赂被授贿人告发而获罪，受到降职处分。孝绰少年时就很有名气，依仗有才学而十分任性，常常是盛气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的人或事，便极力诋毁人家。领军臧盾、太府卿沈僧果等，都是因赶上时机而得到官职的，孝绰尤其轻蔑他们，每次在朝中集合会面，虽然一起做官，但从不与他们说话。反而称他们为马夫，询问些道路上的事，因此对他畏惧。

梁朝的刘孝绰很瞧不起到洽，到洽原来是个浇园子的，有一次他问孝绰："我的房东有好地，我打算买下来，可是他不肯卖给我，你有什么妙计能让我得到这块好地？"孝绰道："你何不多送些粪便堆在他的墙下让他吃些苦头呢？"到洽十分怨恨他，结果后来孝绰受到他的报复。

许敬宗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初、太宗闻其名，召补学士。文德皇后丧，百官衰经。率更令欧阳询，状貌丑异，众共指之，敬宗见而大笑，为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马。累迁给事中，兼修国史礼部尚书。嫁女于蛮酋冯盎之子，多纳金宝，为有司所劾，左授郑州刺史。永徽间，复拜礼部尚书。帝将立昭仪、大臣切谏。敬宗阴揣帝私，好妄言曰："田舍子胜获十斛麦，尚欲更故妇。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谓之何哉？"帝意遂定。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及卒。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惟闻于黩货。请谥为'缪'。"

唐许敬宗性轻，见人多忘之，或谓其不聪。曰："卿自难识，若是曹、刘、沈、谢，暗中摸索著亦可识。"（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许敬宗，新城人。武德年初，唐太宗听到了他的名气，便招他入朝补授为学士。文德皇后死去时，文武百官都穿丧服系丧带，率更令欧阳询穿戴上后，样子十分难看怪异，人们都指责他，敬宗看见后却大笑，被御史检举，降职为洪州司马。他历任给事中、兼编写国史之任和礼部尚书之职。他把女儿嫁给了蛮人酋长冯盎的儿子，接收了大量的金银财宝，被有关部门告发，又降职为郑州刺吏。永徽年间，复任礼部尚书。皇帝想要立一个妃子为昭仪，大臣们都恳切地劝阻，许敬宗暗中揣摸到皇帝的心意，便胡说道："一个农夫要是剩余十斛麦子，还想换换原来的老婆呢，天子拥有一个国家，立一个后妃，有什么可说的？"于是皇帝拿定了主意。许敬宗的住宅十分奢华，并且建造互相连通的楼房，让一些妓女来往于楼上，纵酒奏曲而自我享乐。到他死后，博士袁思古议论道："敬宗是以他的才能得到官位的，而且历居清贵枢要之职，但是他竟把自己的长子丢弃在荒凉的边疆，把自己的女儿嫁到蛮人的部落，他们本该学习些诗文和礼节，可是他却没有尽到父教的责任。对于女儿的婚姻大事，只是听人家用多少钱财来交换。请给他追加谥号为'缪'字吧。"

唐朝人许敬宗性情十分轻薄狂傲，见到的人，多是说忘记是谁了，或者说自己耳朵不好使，常常说："你是很难记住的，如果你是曹植、刘桢、沈约、谢眺，即使在暗中摸索也可以认出来。"

盈川令

杨炯，华阴人。幼聪敏博学。以神童举。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尝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以为然。拜校书郎，为崇文馆学士。则天初，坐事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授盈川令。炯为政残酷，人吏动不如意，辄榜杀之。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牓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

唐衢州盈川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楦许怨。人问其故？杨曰："今餔乐假弄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饰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出《朝野佥载》，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杨炯，华阴人。幼年时就很聪明博学，他是以神童而被举荐中第的。他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齐名，可他曾对人说："我排在卢照邻之前感到很羞愧，但排在王勃之后又觉得是一种耻辱。"当时都认为是这样的。曾任校书郎，后任崇文馆学士。武则天执政初期，因事获罪而降职为梓州司法参军。任职期满后，又被任命为盈川县令。杨炯为政十分严酷，吏役们一旦不合他心意，动不动就下令用棍棒打死。在他居住的宅第中，修建了许多进士亭台，并都书写在匾额上，用来作为亭阁的美名，颇为人们所讥笑。

唐朝的衢州盈川县令杨炯，颇有词学特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很傲慢，不与时事相合。每次见到朝廷中的官员，都称他们是麒麟楦许怨。有人问他是什么原因，杨炯说："如今餔乐耍异假麒麟的人，就是刻画一个麒麟头和角，装饰一张麒麟的毛皮，然后披裹在驴身上，沿着场地而行走。等到褪下了那层假皮，仍然还是驴马。没有德行而穿着红色紫色官服的人，跟驴披裹上麒麟的皮有何区别？"

崔湜

崔湜，仁师之子。弟澄、液，兄莅，并有文翰，列居清要。每私宴。自比王谢之家。谓人曰："吾门户及出身历官，未尝不为第一。大丈夫当先据要路以制人，岂能默默受制于人。"湜执政时，年三十六。尝暮出端门，下天津，马上赋诗曰："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之叹曰："文与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后附韦后，比相，又附太平公主。门下客献《海鸥赋》以讽，湜称善而不悛。萧至忠诛，流岭外赐死。

崔湜之为中书令，张嘉真为舍人，湜轻之，常呼为张底。后曾量数事，意皆出人右。湜惊美久之，谓同列曰："知否张底乃我辈一般人，此终是其坐处。"湜死后十余年，河东竟为中书令。（出《国史纂异》，据谈氏初本附录）

【译文】

崔湜，崔仁师之子。他的弟弟崔澄、崔液，哥哥崔莅，都很有文彩，先后得到清贵枢要的官职。每次私下宴会，他都把自家比做六朝时的王、谢高门望族。他对人说："我的家族，出身和所任官职的清贵，未尝不是第一。大丈夫就该先占据要害之地而掌握控制他人，怎能默默地受别人的控制？"崔湜任宰相时，才三十六岁。有一次他曾在傍晚出了端午门，直下天津桥。在马背上咏诗道："春还上林苑，花满洛阳城。"张说见到他时感叹说："文彩和职位固然可以赶上他，可年龄不如他了！"后来依附于韦后，相互勾结，再后又依附于太平公主。有门客献了一篇《海鸥赋》讽刺他，崔湜说好，可是并未悔改。萧至忠被杀后，崔湜也被流放岭南而下令让他自尽。

崔湜任中书令时，张嘉真为中书舍人。崔湜很轻视他，常把他叫做张底。后来崔湜用几件事来测试他，张嘉真的主意都在他人之上，崔湜惊异赞美了很长时间，他对同僚们说："你们知不知道，张底可是跟我们一样有才能的人！这个位置终将是他坐的地方！"崔湜死后十多年，张嘉真便当了中书令。

杜审言

杜审言，襄阳人。擢进士，为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见疾。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为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答曰："彼见吾判，必羞死？"又尝语人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类此。后病甚，宋之问等候之，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杜审言初举进士，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妬。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参选试，判后谓人曰："苏味道必死。"人问其故，审言曰："见吾判即当羞死矣。"又问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书迹合得王羲之北面。"其矜诞如此。贬吉州司户。司马周季重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季重，重中创而死，并也为左右所杀。（出《宾谭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杜审言，襄阳人。中了进士后，当了隰城县尉。他依仗自己才学高深而傲岸自大，瞧不起别人，以至抑郁成病。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杜审言参加铨选考试答完卷子一出来，便对人讲："味道必死！"人们很吃惊地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看了我的卷子，肯定会羞愧而死。"又曾对人说："我的文章比得上屈原、宋玉而只当了个衙官，我的书法与王羲之相比也要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自大。后来病重，宋之问去问候他，他竟说："我很被那些走运的小儿们忌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由于我的存在，也把你们大家久久地压在了下边。如今我要死了，人们当然会感到快慰，但遗憾的是尚未见到能替代我的人出现……"

杜审言刚刚考中进士时，便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很狂傲，因而很为当时的人们所忌恨。苏味道任吏部侍郎时，审言参加铨选考试，答完卷子后便对人讲："苏味道必死！"人们问他原因，审言说："他看见我的卷子便会当即羞愧而死。"又对人说："我的文章可以跟屈原、宋玉相比而只做了个衙官，我的书法跟王羲之比起来甚至在他之上。"他竟是如此狂傲，因而被贬为吉州司户。后来司马周季重和员外司户郭若纳一起捏造杜审言的罪状而使他下狱，将要因罪杀他的时候，李季重等却在一次宴会上喝得大醉，杜审言的儿子杜并当时才十三岁，便在怀中藏着刀去刺杀他，李季重被刺中而死，杜并也被左右所杀。

杜甫

杜甫，审言之孙。少贫不自振，客吴越齐赵间。举进士不第。天宝间，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数上赋颂，因寓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世故事，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沈郁顿挫，随时敏给，杨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会严武节度剑南，往依焉。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中。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然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诗歌，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杜工部甫在蜀，醉后登严武之案，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武少解矣。（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杜甫，杜审言的孙子。少年时家贫不能维持生计，客游于吴越齐赵各地，曾去考进士但未中举。天宝年间，他向皇帝献赋三篇，皇帝对他的作品很惊奇，便让他到集贤院等待诏命。他曾多次献上自己的赋、颂，并寄言自述道：自先辈杜恕、杜预以来，十一代人都是遵奉儒教守职分的。到杜审言时以文章而著称。我凭借着祖辈的遗业，从七岁开始写诗文，将近四十年了，然而一直是衣不遮体，经常寄食于他人。私下里常想，不定哪天会在流浪中死于沟壑之中，承蒙天子对我的同情和怜爱。假如能让我从事先辈的事业，那么我的著作，虽然不能充分地宣扬六经，以至达到含蕴深刻、婉转曲折，敏锐地反映时事那样的程度，但是像杨雄、枚皋那样的水平还是有希望赶得上的。有这样的臣子，皇上还忍心抛弃了他吗？安禄山叛乱，皇帝到了蜀地，杜甫也因避乱去了三川。到严武作了剑南节度使后，便随他而去并做了他的幕僚。严武因与杜甫有世交，因而对待杜甫非常好，亲自去他家看望过。杜甫去见严武，有时连头巾都不戴。杜甫的性情狭小急躁而狂傲放荡，有一次曾喝醉酒登上严武的案几，瞪起双目喊道："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严武也是个性情暴烈的人，外表好像没什么抵触的，然而内心却很怨恨他。杜甫好高谈阔论天下大事，水平很高而不切实际。他曾多次饱尝过敌寇的战乱，一直坚守节操而没有任何污点。他在诗歌创作中，从来没有忘记君主的恩情。人们都很怜惜他的忠贞。

工部员外郎杜甫在蜀地时，曾喝醉酒登上严武的案几，厉声问严武道："你是不是严挺之的儿子？"严武色变，杜甫又说道："我乃是杜审言的儿子！"严武才有些消怒。

陈通方

陈通方登正元进士第，与王播同年。播年五十六，通方甚少，因期集，抚播背曰："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穷，及第同赠官也。播恨之。后通方丁家难，辛苦万状。播捷三科，为正郎，判盐铁。方穷悴求助，不甚给之。时李虚中为副使，通方以诗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播不得已，荐为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顾少连下进士第。时属公道大开，采掇孤俊。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其年少名高，轻薄自负。与王播同年。王时年五十六，通方薄其成事。后时，因期集戏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其日暮途远，及第同赠官也。王曰："拟应三篇。"通方又曰："王老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王心每贮之。通方寻值家难还归。王果累捷高科，官渐达矣。通方后履人事入关，王已丞郎判监铁。通方穷悴寡坐，不知王素衔其言，投之求救。同年李虚中时为副使，通方亦有诗扣之，求为汲引云："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不得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职未及其所，又改为浙东院。仅至半程，又改与南陵院。如是往复数四。困踬日甚。退省其咎，谓甥侄曰："吾偶戏谑，不知王生遽为深憾。人之于言，岂合容易哉。"寻值王真拜，礼分悬绝，追谢无地，怅望病终。（出《闽川名士传》，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陈通方考中了正元进士，他是与王播同一年及第的，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而陈通方还很年轻。在复试时，陈通方拍着王播的后背说："王老奉赠一第。"意思是说王播的年龄和学问已经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才考中并授官。王播对他怀恨在心。后来陈通方遇上家难而归去，处境万般艰苦，而这期间王播连登三科，官已升至郎中，并兼任盐铁使。陈通方穷困憔悴来请求帮助，王播不愿帮他的忙。此时李虚中为节度副使，陈通方便写诗给他表达提携之意，诗中写道："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举荐他当了江南院官。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登进士第，榜上排名在顾少连之后。当时选拔人才是大开公平之道，广招有独特才能的俊杰。陈通方当时只有二十五岁，在登第的进士中名列第四位。因他年少名高，便很轻薄自负。他与王播是同年考中的，王播当时已五十六岁，通方很看不起王播，觉得他不会成什么气候。后来，在复试时他拍着王播的后背戏弄道："王老王老，再白送你一榜吧。"意思是说他年龄很大才能快尽了，可道路还很远，直到这时才登第登科。王播说："我可以应你三篇文章比一比。"陈通方道："王老能写一篇就很不错了，怎可让你再写呢？"王播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陈通方不久遇上老人丧事而回家，此后王播却一直铨选中试，官位渐渐显达。陈通方后来为求人做官来到关中时，王播已升任侍郎兼盐铁使。陈通方穷苦而孤独，他并不知王播平素已记恨他的话，便投到王播门上请求给予援助。他们同一年考中进士的李虚中此时也当上节度副使，陈通方也有诗与他唱和，诗中有求他提拔之意："应念路傍憔悴翼，昔年乔木幸同迁。"王播不得已，安排他去当江南院官。陈通方去上任还未走到衙署，又让他改任浙东院官，可是仅仅行了一半路程，又改任南陵院官。如此往返多次，一天比一天困厄，难以前进，于是退回家中反省自己的过失。后来他对外甥和侄子们说："我不过是偶尔的戏谑，不料王播竟然深深地怀恨在心。人们讲话，怎能够完全合意呢？"不久王播试官期满授予实官，地位礼分就相差悬殊了。想要去道歉都找不到地方。后来陈通方在怅然想望中病逝。

李贺

李贺，唐诸王孙也。年七岁，元和中，以歌诗著名。韩退之、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因连骑造门请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面试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题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联镳而还。元稹以明经中第，愿与贺交。贺见刺曰："明经及第，何事来见李贺？"稹惭而退。未几制策登科，为礼部郎官，乃议贺父名晋，不合举进士，时辈从而排之，贺竟不第。按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不且请曰："某尽记贺篇咏，然黵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诘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常思报之。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堰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翰愈深所知重，于缙绅间每为延誉，由此声华藉甚。时元稹年少，以明经擢第一，攻篇什，常交结于贺。一日执贽造门，贺览刺不容遽入，仆者谓曰："明经及第，何事来看李贺？"稹无复致情，惭愤而退。其后自左拾遗制策登科，日当要路，及为礼部郎中，因议贺祖讳晋，不合应举；贺亦以轻薄为时辈所排，遂致撼轲。韩愈惜其才。为著《讳辩》录明之，然竟不成名。（出《剧谈录》，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李贺，唐宗室的后裔。七岁时，元和中期，便以诗歌而著名。韩愈、皇甫湜看到他的作品都感到很惊奇。他们说："假如是古人，我们不能去结识；如是今人，岂有不去结识的道理。"于是两人并马到李贺家去相见，尚未成年的李贺束着两个发角穿着用荷叶编的衣裳迎出来。二公要当场让他写一篇，李贺欣然接受，拿起木简（古时用此物来写字）挥笔蘸墨，傍若无人，题目为《高轩过》，二公大为惊讶。他们把马连起嚼子，三人并骑而回。元稹是以明经中第的，他很希望与李贺结交。当李贺见到元稹递来的名帖时说道："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我李贺！"元稹惭愧而去。不久元稹便在由皇帝下诏举行的"制科"应试中登第，官授礼部郎中。后来当李贺应试时，元稹便说李贺父亲的名字"晋"与进士的"进"音同相讳，因而儿子不能中举为进士，当时其他人也顺从此话而一起排挤他，因此李贺竟然没有被录取。按：唐代的李公藩曾缀集过李贺的诗歌，想把他的诗编辑成卷而未成。他知道李贺有一个表兄，过去曾抄录过李贺的作品，于是召见了他，托付他帮助搜集失散的作品。那个人答应后说道："我全部抄录了李贺的诗歌，但是涂改的地方太多，希望能把你所收集到的拿给我看看，以便以此来订正。"李公藩大喜，全都拿给了他。可是整整一年也未见到那人送个脚印。于是又把他叫来追问，那个人道："我与李贺是表兄弟，从小便在一起。可是我很恨他太傲慢，常常想报复他。如今正巧得到你所收藏的作品，连同我原有的，全部投进了河堤里。"李公藩大怒，将他喝斥出去。唐朝元和中期。有位进士李贺很擅长写诗，韩愈对他十分赏识器重，经常在士大夫中间传扬他的名誉，由此使他的声誉越来越光耀盛大。当时元稹还很年轻，应试明经科考中了第一名。元稹也钻研诗歌创作，常想与李贺交结，有一天元稹带着礼物去拜访李贺，李贺看过名帖后竟不准他进来。仆人对元稹说："一个考中明经科的人，有什么事来见李贺啊？"元稹没有再向他致以情意，羞愧愤恨而归。后来元稹从左拾遗的位置上再应试"制策"而登科，位居要害之地，当了礼部郎中。当李贺要参加应试的时候，元稹说李贺的父名晋肃的"晋"与进士的"进"相讳，不能参加应试，李贺也曾因为轻浮刻薄而被其他人所排斥，因而造成他一生不得志。韩愈爱惜他的才学，曾写《讳辩》为他明辩，然而终究不能登第。

李群玉

群玉，澧州人。好吹笙，常使家僮吹之。性喜食鹅。及授校书郎，即归故里。卢肇送诗云："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题《黄陵庙》诗有曰："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落何处，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自以为春空便到秋色，踟蹰欲改，恍若有物，告以二年之兆。至浔阳，具述其事于段成式。群玉亡后。成式哭之诗曰："酒里诗中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轻率，多侮戏人。常假江陵幕客书求丐于澧州刺史艾乙。李谓艾曰："小生病且甚矣，幸使君痛救之。"李以戏其性之僻也。群玉以其轻脱而济之不厚矣。（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李群玉，澧州人。喜欢吹笙，也常让家僮吹笙。还喜欢吃鹅肉。官任校书郎，就回归故里了。卢肇赠他诗道："妙吹应诺凤，工书定得鹅。"他曾写过一首诗《题黄陵庙》："黄陵庙前春已空，子规啼血泪春风。不知精爽何处落，疑是行云秋色中。"群玉觉得春空便到秋色不妥，迟迟疑疑想要修改，恍然间好像眼前出现了一个东西，告诉他两年的预兆。到了浔阳，他把此事从头至尾说给了段成式。群玉死后，段成式写悼诗道："酒里诗里三十年，纵横唐突世喧喧。明时不作祢衡（东汉人）死，傲尽公卿归九泉。"

李群玉，字文山。性情很轻率，常侮辱戏谑他人。曾假借江陵幕客写信给澧州刺史艾乙求要钱物。他对艾乙说："小生病得很重啊，希望你能怜悯救济。"可是他还戏弄人家的性格孤僻。李群玉因为他的轻佻不稳重而没有得到很大的救济。

冯涓

大中四年，进士冯涓登第，榜中文誉最高。是岁新罗国起楼，厚赍金帛，奏请撰记，时人荣之。初官京兆府参军，恩地即杜相审权也。杜有江西之拜，制书未行，先召长乐公密话，垂延辟之命，欲以南昌牋奏任之，戒令勿泄。长乐公拜谢，辞出宅，速鞭而归。于通衢遇友人郑賨，见其喜形于色，驻马恳诘。长乐遽以恩地之辟告之。荥阳寻捧刺诣京兆门谒贺，具言得于冯先辈也。京兆嗟愤，而鄙其浅露。洎制下开幕，冯不预焉，心绪忧疑，莫知所以。廉车发日，自灞桥乘肩舆，门生咸在长乐拜别，京兆公长揖冯曰："勉旃！"由是嚣浮之誉，遍于搢绅，竟不通显。中间又涉交通中贵，愈招清议，官止祠部郎中、眉州刺史。仕蜀，至御史大夫。（原缺出处，谈氏初的本文同。注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大中四年，冯涓考中进士，在榜上所有的人中要数他的文章声誉最高了。这一年新罗国修建大楼，赠送了许多金银绸缎，冯涓向皇帝请求后写了记叙文章，当时人们都很称赞他。最初官任京北府参军。给予他恩惠的是宰相杜审权。杜审权将要被派往江西任职，皇帝的命令未下之前，杜审权先找来长乐公密谈，他很羡慕到新设置的幕府去任职，想要表奏皇帝去南昌任职，并告诫千万不要把此事泄漏出去。长乐公拜谢，辞别出门，快马而归。在回去的大路上，遇见了友人郑賨，郑賨见他喜形于色，便停住马恳切地追问有什么好事，长乐公竟把杜审权要去新辟的幕府任职一事告诉了他。很快便有荥阳县官拿着名帖到京兆府来拜访祝贺，称此事是从冯先辈那里得到的，京兆尹一听十分气愤，很鄙视冯涓的浅露。等到诏书下来开建幕府时，没有让冯涓参加。他心情很忧郁，不知道什么原因。启程的那天，从灞桥开始乘坐桥舆，门生都在长乐公邸拜别，京兆公拱手对冯涓道："还是多努力吧。"由此冯涓轻浮的名声，传遍了士大夫之间，竟然不能升任高官，后来又涉及到交结宫内显贵的宦官一事，更招致人们对他的指责议论，官止于祠部郎中、眉州刺史。后来又为官于眂前蜀，官至御史大夫。

温庭筠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应进士，苦心研席，长于诗赋。然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能逐吹弦之音，为测艳之词。公卿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相与蒲饮，酣醉终日，由是累年不第。徐商镇襄阳，往依之，署为巡官。咸通中，失意归江东，路由广陵，心怨令狐绹在位时，不为成名。既至，与新进少年狂游侠，愈久不刺谒，又乞索于扬子院。醉而犯夜。为虞候所系，败面折齿，方迁扬州。诉之令狐绹，捕虞候治之，极言庭筠狭邪丑迹。自是污行闻于京师。

开明中，温庭筠才名藉甚，然而罕拘细行，以文为货，识者鄙之。无何执政间复有恶奏庭筠搅扰场屋，出随州方城县尉。时中书舍人裴坦当制，忸怩含毫久之。时有老吏在厕，因讯之升黜。对曰："舍人合为责词？何者？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齐资。"坦释然，故有泽畔长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争为词送，唯记唐夫得其尤曰："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醁醽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出《摭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温庭筠，太原人。大中初年，去应考进士。他曾在书房里费尽了苦心，很擅长诗赋创作，但混行于尘俗琐事之中，不注意自己的穿着仪容。会使用各种器乐演奏乐曲，能创作清美艳丽的诗词。常与贵族家无赖子弟裴诚、令狐缟之徒，赌博酗饮，终日醉醺醺的。因此历年应试而不能及第。徐商缜守襄阳时，温庭筠去投依他，安排他为巡官。咸通年中期，不得志而去江东，路经广陵时，心里怨恨令狐绹执政期间，不让自己登科。来到这里后，便与新登科的青年人到处狂游，好长时间也不去拜访令狐绹，并向扬子院讨要救济。又因喝醉了酒而违犯宵禁，被虞候拘囚，结果落得脸破牙断，才回到扬州，将此事告诉了令狐绹。令狐绹立即下令拘捕了虞侯并将其治罪，而虞候却极力讲述了温庭筠当时的狎邪丑恶行为。从此温庭筠的污秽行为传遍了京都。

开明中期，温庭筠的才气名声很大，然而他不拘小节，拿自己的诗文换钱，认识的人都很瞧不起他。不久朝官们又有恶奏说温庭筠搅闹考场。让他出任随州方城县尉时，正好是中书舍人裴坦起草诏书，他忸怩嗍笔许久不肯下笔，当时有个老官吏在旁边，便问他对温庭筠是提升还是罢免，裴坦说："舍人们全都是谴责他的言论。"老官吏道："是谁说这样的话？"入策进士与望州长马的名望地位是一样的。"裴坦这才消除了疑虑。因此才有了泽畔长沙之比和对温庭筠的任命。文人们争相写诗为他送行，这里只把写的最好的唐夫的诗记录下来："何事明时泣玉频，长安不见杏园春。凤凰诏下虽沾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且饮醁醽消积恨，莫辞黄绶拂行尘。方城若比长沙远，游隔千山与万津。"

陈磻叟

陈磻叟者，父名岵，当有词学，尤溺于内典。长庆中。尝注《维摩经》进上，有中旨，令与好官。执政谓岵因为道场僧进经，颇抑挫之，止授少列而已。磻叟形质短小，长喙疏齿。尤富文学。自负王佐之才。大言骋辩，虽接对相公，旁若无人。复自料非名教之器，弱冠度为道士，隶名于昊天观。咸通中，降圣之辰，二教论议，而黄衣屡奔。上小不怿。宣下，令后辈新入内道场，有能折冲浮图者，论以自荐。磻叟摄衣奉诏。时释门为主论，自误引《涅槃经》疏，磻叟应声叱之曰："皇帝山呼大庆，阿师口称献寿，而经引《涅槃》，犯大不敬。"以其僧谓磻叟不通佛书，既而错愕，殆至颠坠。自是连挫数辈，圣颜大悦，左右呼万岁。其日帘前赐紫衣一袭。磻叟由是恣其轻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潜闻上听，云："磻叟衣冠子弟，不愿在官帔，颇思理一邑以自效耳。"于是中旨授至德县令。磻叟莅事，未经考秩，抛官，诣阙上封事。通义刘公引为羽翼，非时召对数刻，磻叟所陈数十节，侵穷时病。复曰："臣请破边瑊家，可以赡军一二年。"上问：边瑊何人？"对曰："宰相路岩亲吏。"既而大为岩恚怒。翌日，敕以磻叟诬罔上听，讦斥大臣。除名为民，流爱州。磻叟虽至颠蹶，不敢以其道自屈。素有重坠之疾，历聘藩后，率以肩舆造犀庑，所至无不仰止。及岩贬，磻叟得量移为邓州司马。时属广明庚子之后，刘巨容起徐将，得襄阳，不能知磻叟，待以巡属一州佐耳。磻叟沿汉南下，中途与巨容幕吏书云："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步健十余辈，移牒潭鄂，追捕磻叟。时天下丧乱，无人为堤防，既而为卒伍所凌。全家泝汉，至贾垽后，门三十余口，无噍类矣。（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注出《摭言》）

【译文】

陈磻叟，父亲陈岵，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尤其沉溺于佛经的研究。唐朝长庆年间，陈岵曾把自己注释的维摩经进献给皇帝，皇帝下旨，命令给他好官做。但宰臣认为陈岵是寺院中的和尚进献的经书，便极力压制他，只授予他簿尉之类的小官。磻叟身材矮小，嘴很长牙也很稀。有很丰富的文学知识。自己认为有辅佐帝王的才能。滔滔不绝的论辩，即使与相国宰臣对话，也旁若无人。然而他又觉得自己不是有名望有教化的人，因此二十岁便出家当了道士，隶属于昊天观。咸通年间，皇帝寿辰之日，佛、道两教来论议，当时道教一方屡屡受挫，皇帝有些不悦，宣下圣旨，让那些晚辈的道士们进到这个讲经论议的场所来，如果有能辩倒佛教一方的人，可以自荐。磻叟整理一下衣裳后响应诏命。当时佛门为主论，他们错误地引用了涅磻经疏，磻叟随即驳斥道："今日是皇帝的大庆日，阿师也口口声声是来祝寿，然而引用的引典却是涅槃，这是犯了大不敬罪！"那个和尚本以为磻叟不懂佛书，听了之后十分惊恐，几乎到了颠抖坠倒的地步。磻叟自此连连挫败几个僧人，皇帝非常高兴左右高呼万岁，皇帝当天就在帘前赐给他一件紫衣。磻叟自此便很放纵而轻浮傲慢，一些高尚的德高望重人都很厌恨他。因此有人把他的事密奏皇帝，说："磻叟本是士大夫子弟。他不愿意仅仅穿件官服，很想自己去治理一个县。"于是皇帝下旨任命他去当至德县令。磻叟到位主事。未满任期，便抛弃官职，来到朝殿向皇帝递上密封的奏章。通义刘公推荐他做了辅佐之官，皇帝突然召见他对话数刻时间，磻叟所陈述的数十条，完全切中时弊。又说："臣请求抄边瑊的家，就可供养军队一两年。"皇帝"问边瑊是谁？"磻叟答道："是宰相路岩最亲信的官吏。"因而路岩对他非常愤恨。第二天，下诏说磻叟欺骗皇上，攻击大臣，削职为民，流放爱州。磻叟虽然从高处跌坠下来，但他没有顺着这条道屈服滑落下去。因为他平素多次吃过这种坠落之苦。他曾多次被请到各藩镇幕府，一般都是用轿舆抬到廊檐之下，所到之处无不敬仰期望。等到路岩遭贬，磻叟得到赦免而酌情授与邓州司马，时间是广明庚子年之后，刘巨容起事不久。刘巨容攻占襄阳，不知道磻叟的下落，要各地都寻找他这个州佐。此时磻叟已沿汉水南下，中途他写给了刘巨容的幕吏一封信说："已出无礼之乡，渐入逍遥之境。"刘巨容得到此信后大怒，派遣十几名善行的兵卒，赶到潭、鄂之地，去追捕磻叟。当时天下大乱，处处都没有管束防卫，兵卒们很快便追近了他。此时他的全家也逆汉水而上去迎他，行到贾垽后，共三十多口人，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

薛能

薛能，会昌间进士，自负过高，从事西川日，每短诸葛功业，为诗曰："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云："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李白曰："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曰："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刊。"自题其集云："诗源何代失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缑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放诞如此。后军乱被害。

薛能以文章自负，而累出戎镇，常郁郁叹息，因有《谢诗淮南寄天柱茶》。其落句云："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以节将为"粗官"也。镇许昌日，幕吏咸集，因令其子橐鞬参诸幕客，幕客惊怪。能曰："俾渠消灾。"时人以为轻薄。（出《北梦琐言》，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薛能，会昌年间中的进士。自以为很了不起，在西川任从事时，经常诋毁诸葛亮的功业。他写诗道："阵图谁许可，庙貌我揶揄。"又写道："焚却蜀书宜不读，武侯无可律吾身。"讥讽李白道："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又道："李白终无取，陶潜固不同。"在自己的诗文集上题诗道："诗源何代史澄清，处处狂波污后生。常感道孤吟有泪，却缘风坏语无情。难甘恶少欺韩信，枉被诸侯杀祢衡。纵到缑山也无益，四方联络尽蛙声。"竟然轻浮虚妄到如此地步。后来因军队叛乱而被杀。

薛能以其文章写的好而很自负，曾多次出任各地军府，经常抑郁寡欢叹息不已。他曾写过一首诗为《谢淮南寄天柱荣》，诗的最后两句写道："粗官乞与直抛却，赖有诗情合得尝。"意思是节度使也不过是粗官罢了。在他镇守许昌时，把幕府的官吏们都召集在一起，于是命令他的儿子穿戴成武将的装束参拜各位幕客，幕客很觉惊异奇怪，薛能说："这是让他消灾。"当时人们认为他很轻薄。

高逢休

顾云，大顺中，制同羊昭业等十人修史。云在江淮，遇高逢休谏议。时刘子长仆射清名雅誉，弃塞缙绅，其弟崇望复在中书。云以逢休与子长旧交，将造门，希致先容，逢休许之久矣。云临期请书，逢休授之一函，甚草创。云微有惑，因潜起阅之。凡一幅，并不言云，但曰："羊昭业拟将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烧残龙尾道。懿宗皇帝虽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罗织。执大政者亦大悠悠。"云吁叹而已。（原缺出处，谈氏初印本文同，不出《摭言》）

【译文】

顾云，唐大顺年间，皇帝诏命他与羊昭业等十人撰写史书。顾云在江淮遇见谏议大夫高逢休，当时仆射刘子长高洁美好的声誉充满了整个士大夫阶层，他的弟弟崇望又在中书省。顾云因为知道高逢休与刘子长是老朋友，他想要去登门拜访刘子长，希望高逢休先给刘子长写封信引介一下，高逢休答应好长时间了，顾云临行前请他快把引介信写来，高逢休使给了他一封，但是很潦草不庄重，顾云有些疑惑，于是躲起来偷偷地阅读。只见满篇信纸上，并未谈顾云，而只写道："羊昭业打算用他一尺三寸的汗脚，又去走那条已被他烧毁了的通向皇宫的龙尾道。懿宗皇帝虽然缺少德行，但也不能让上述那个人任意虚构罪名。掌大权的人也应该从大处去看。"顾云看后只能感叹而已。

汲师

汲师，滑州人也。自溧水尉拜监察御史。时大夫李乾佑为万年令。师按县狱，乾佑差池而晚出，师怒，不顾而出。衔之。乾佑寻巡察。韦务静与师乡里，充乾佑判官。会制书拜乾佑中丞，乾佑顾谓务静曰："邑子可出矣，足下可入矣。"遂左授新乐令。性躁率，时直长李冲寂，即高宗从弟也，微有犯。师将弹而谓之，呼冲寂为弟。冲寂为之曰："冲寂主上从弟，公姓汲，于皇家何亲，而见呼为弟？"师惭而止。尝监享太庙，责署官，将弹之。署官彻晓伺其失，汲履赤舄如厕，共讦之，乃止。（出《御史台记》，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汲师，滑州人，是由漂水县尉提拔为监察御史的。当时大夫李乾佑任万年县令，汲师去巡视万年县的监狱，乾佑因出现差错而出迎迟了，汲师很生气，没有去看望他便走了。乾佑记恨在心。乾佑不久也到各地去巡察。韦务静与汲师是同乡，他在乾佑手下任判官。这时正好皇帝下诏任命李乾佑为御史中丞，他对韦务静说："你的同乡该下去了，你应该上来了。"于是汲师被降职为新乐县令。汲师的性格浮躁而轻率，在他担任监察御史时，直长李冲寂，即唐高宗的从弟，犯了些小过错，汲师便要弹劾他并告诉他。他称呼冲寂为弟。冲寂对他说："我是皇上的从弟，你姓汲，与皇家是什么亲戚，见面就称我为弟呢？"汲师很惭愧而不再弹劾冲寂了。他还曾去监察过太庙的祭祀活动，他斥责了那里的官员，并要对他进行弹劾。那里的官员通宵侦查他的过失，汲师穿着红鞋去过厕所，太庙的官员一起揭发了此事，他才不得不停止对太庙官员的弹劾。

崔骈

李德裕退朝归第，多与亲表裴璟无间破体笑，与李多询以内外新事。李问更有何说，裴曰："别无新事，但昨日坡下郎官集送某郎官出牧江湖，饮饯邮亭，人客甚众。有仓部白员外末至，崔骈郎中作录事，下四筹。白自以卑秩，人乘凌兢，更不敢固辞。上次酌四大器，白连引三器讫，余一持之，而请第四器名。崔郎中云。亦别无事，但何必要到处出脱。"时白踉跄仆于下座，竟不饮而去。坐上有笑者，有缩颈者，但不知此官人今日起得否？"李闻之大怒，曰："何由何耐，不斯言必有之乎？"曰："固然。"又问弟知白员外所止否，璟曰："是人在某坊某曲。"李曰："为某传语白员外，请至宅。"白捧命又忧恐，比至，李曰："久欲从容，中外事併，然旬朔不要出人事。"既而白授翰林学士。崔骈汾州刺史，续改洺州刺史，流落外任，不复更游郎署。终鸿胪卿。（出《芝田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李德裕退朝回到家里，常常与表弟裴璟不时开怀谈笑，李德裕多是问一些朝野内外的新鲜事。这一天李又问还有什么事值得一说的，裴璟道："别的倒没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昨天坡下的郎官们一起欢送某郎官出任江湖刺史，他们在驿馆为他饯行，去的人很多，有个仓部的白员外迟到，当时郎中崔骈做监督大家饮酒的录事，便罚他连干四杯。白本来觉得自己官职低，受到人们的欺压自然是战战兢兢，更不敢太推辞。依次给他倒满了四大杯，白连饮三杯后，端起了剩余的一杯，请求说明罚这第四杯的含义。崔郎中道："别的事倒也没有什么，可你何必要到处出卖自己呢？"当时白员外便踉跄倒在座位上，没有喝这杯酒便走了。在坐的人有的大笑，有的畏缩。只是不知这个官人今天还能不能挺得住。"李德裕一听大怒道："还有什么能比此更难令人忍受的，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否确有其事？"裴璟道："确实。"他又问裴璟知不知白员外的住处，裴璟道："此人住在某坊某偏僻之处。"李德裕道："你去把我的话告诉白员外，请他到我家来趟。"白员外接到通知后很忧惧，等他到来时，李德裕道："很久就想要对官员作些调整调动了，朝内朝外要一併考虑，在十天或一个月之内便会有人事变动。"不久白员外被授予翰林学士，崔骈被任命为洺州刺史，任满后又续任为洺州刺史，一直流落在外地任职，没有再回到郎官的官署。临终前任鸿胪卿。

西川人

蜀东、西川之人，常互相轻薄。西川人言："梓州者，乃我东门之草市也，岂得与我为耦哉？"节度柳仲郢闻之，为幕客曰："吾立朝三十年，清华备历，今日始得与西川作市令。"闻者皆笑之。故世言东、西两川人多轻薄。（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在蜀地，东川西川的人经常互相轻视刻薄。西川有人说："梓州不过是我东门之外的集市。怎么能与我西川相提并论呢？"节度使柳仲郢听到此话后，对幕客说："我在朝中从政三十年。历任过各种清高显贵的官职，今日才有幸在西川做了个集市令。"听到人都一起大笑。所以世人都说东西两川人都很轻薄。

河中幕客

相国刘瞻父景，连州人，少为汉南郑司徒掌牋奏，因题商山驿侧泉石，郑大奇之。勉以进修，俾前驿换麻衣执贽见之，后致解荐，擢进士第，历台省。瞻孤平有艺，虽登第，不预急流。任大理评事，日饘粥不给。尝于安国寺相识僧处求餐，留所业文数轴置在僧几。致仕军容刘玄翼游寺，见瞻文卷，甚奇之，怜其贫窭，厚有济恤。又知其连山人，朝无强授，谓僧曰："其虽闲弃，必能为此人致宰相。"尔后授河中少尹，幕僚有贵族浮薄者，蔑视之。一旦有命征人。府尹祖之，前之轻薄幕客呼瞻为"尹公"。曰："归朝作何官职？"瞻对曰："得路即作宰相。"同舍郎大笑之，在席也有异其言者。瞻自是以水部员外知制诰，旋入翰林，以致大拜也。（出《北梦琐言》，原缺，据谈氏初的本附录）

【译文】

宰相刘瞻，父亲名景，连州人。年轻时在汉南郑司徒幕府执掌表奏之事。他曾在商山驿站旁的泉石上题词，郑司徒看见后十分惊异，勉励他不断进取，并换上朝服拿着礼品去驿站会见他。后来被推荐，考中了进士，先后在中书、门下、尚书等各台省任过职。刘瞻孤单贫寒但很有才能，他虽考中了进士，但并没有急流猛进。在担任大理评事时，每天连顿稠一点的粥喝不上，曾到安国寺一个认识的和尚那里去求食，把自己写作的数卷文章放在了和尚的桌子上，已经退体的原观军容使刘玄翼来游寺，看见了刘瞻的作品，很惊奇。他很怜悯刘瞻的贫寒，给了他很多救济，又知他是连山人，年龄尚不到四十，朝廷还没有重用。他对那和尚说："我虽然离职闲居了，但一定能让此人官致宰相。"此后便被任命为河中少尹。幕客中有些贵族出身的轻薄者。很蔑视他。有一天突然皇帝下诏召他入朝做官，府尹为他举行了隆重饯行仪式，从前那些轻视他的幕客都称做为尹公，问他说："到朝廷里做什么官？"刘瞻答道："得到官职就做宰相。"与他同住一起的人都大笑，在坐的人也有不相信他的话的。刘瞻很快便从水部员外升任为知制诰，旋即又进入翰林院，直至授以大任。

崔昭符

皮日休，南海郑愚门生。春关内尝寓于曲江，醉寝于别榻。衣囊书笥，罗列傍侧，率皆新饰。同年崔昭符，镣之子，固蔑视之矣，亦醉。更衣见日休，谓其素所熟狎者，即伺问，且欲戏之。日休僮仆遽前欲呼之。昭符之其日休也，曰："勿呼之，渠方宗会矣，以其囊笥皆皮也。"时人传之以为口实。日休尝游汉江间，时刘允章镇江夏。幕中有穆判官员，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焉。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君知身知所来否？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沈祢衡之所也。"一席为之惧，日休南涕而已。（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又 一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文学之宗，气颇高介。后进循常之士，罕有敢及门者。咸通中，自礼部侍郎授鄂州观察使。明年皮日休登第，将归觐于苏台。路由江夏，困投刺焉。刘待之甚厚，至于饔饩有加等。留连累日。仍致宴于黄鹤楼以命之，监军使与参佐悉集后，日休方赴召，已酒酣矣。既登楼，刘以其末至，复乘酒应命，心薄之。及酒数行，而日休吐论纷扰，顿亡礼敬。刘作色谓曰："吴儿勿恃蕞尔之子，且可主席。"日休答曰：大夫岂南岳诸刘乎。何倨贵如是。"刘大怒，戟手遥指而诟曰："皮日休，知鹦鹉洲是祢衡死处无？"日休不敢答，但嵬峨如醉，掌客者扶出。翌日微服而遁于浙左。（出《三水小牍》，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皮日休，是南海郑愚的门生。他去考进士尚未放榜发证之前，曾在曲江参加一次宴会，结果喝得大醉而睡在了别处，把装衣裳的袋子和装书的箱子都堆放在床上，这些东西都是他新置装饰品。同科进士崔昭符，即崔镣的儿子，因此很蔑视他，其实他也喝醉了。他去换衣裳的时候看见了皮日休，他觉得皮日休是平素所熟悉亲密的人，就在那里守候，并想要戏弄他。皮日休的僮信急忙上前要叫醒他，崔昭符走到日休跟前，说："不要叫他了，他正在与家人相会呢。你看他的衣囊书笥和他一样，全是一层皮囊了。"那时的人们把此事当做了谈论资料流传开。日休曾游历于长江汉水之间，当时刘允章镇守江夏。幕府中有个穆判官，是刘允章的亲戚，他对刘允章说了日休的坏话，说他鄙薄自己。刘允章平时常饮酒，有一天刚刚开宴，忽然大怒道："你为什么看不起穆判官？你知道你来的是什么地方吗？鹦鹉洲就在此处，就是当年黄祖把祢衡推下水淹死的地方！"全席人都脸露惧色，皮日休只好泣而南行了。

又 还有一种说法，说东都留守刘允章，是当时的文学泰斗，气度十分高傲，晚辈中平常的读书人，很少有敢去登门拜访的。咸通年间，由礼部侍郎调任鄂州观察使。第二年皮日休考中了进士，回家的路上想要去看看苏台，路经江夏时，便递上名帖去拜见刘允章，刘允章待他很宽厚，是以宰杀牲畜这样的大礼接待他的。日休在这里逗留了些时间，有一天刘允章在黄鹤楼设宴并邀请他参加，监军使和参佐等人都到来后，日休才到，而且已经喝醉了，等他登上楼，刘允章便因他迟到，又带着酒气赴命，心里也很鄙视他。等到酒过数巡，日休便开始语无伦次，也立刻忘掉礼节。刘允章面露不悦地对他说道："吴地的小儿，不要仗着自己是那个小地方的才子，就要作这里的主席！"日休回答说："大夫难道是南岳那个姓刘的吗？为何这般显贵傲慢！"刘允章大怒，用两个手指指点着他骂道："皮日休！你知不知道鹦鹉洲是祢衡死的地方？"日休不敢回答，只见他如喝醉了一样摇摇欲坠，掌管接待的人立即把他搀扶出去。第二天他便换了便装逃到浙江之左。

温定

乾符四年，新进士曲江春宴。甲于常年。有温定者，久困场籍，坦率自恣，尤愤时之浮薄，因设奇以侮之。至其日，蒙衣肩舆，金翠之饰，夐出于众，侍婢皆称是，徘徊于柳荫之下。俄顷诸公自露棚移乐登鷁首。既而谓是豪贵，其中姝丽必矣，因遣促舟而进，莫不注视于此，或肆调谑不已。群兴方酣，定乃于帘间垂足定膝，胫极伟而长毳，众忽睹之，皆掩袂亟命回舟避之。或曰："此必温定也。"（出《摭言》，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唐朝乾符四年，新榜进士在曲江举行宴会，这次宴会要好于往年。有个叫温定的，已经多次困扰于科举考场了。此人坦直而无拘无束，尤其对当时的轻浮风气十分气愤，于是想出一个奇妙的办法想要羞辱一下那些轻浮者们。到了春宴那天，他穿上毛衣乘坐着轿舆，并用金银首饰装点了一番，便远远地出现在众人前方，带来的婢奴们也都应诺称是，在柳荫下漫步徘徊。很快那些公子哥们都从露棚中出来登上了船头。继而说轿舆必是来自豪门显贵之家，里边必定是坐着一个美人，于是催促船只快些向那里驶进，所有人的目光没有不注视着那里的，有的人甚至不住地调笑戏谑。正当他们兴致酣畅的时候，温定便把腿脚从帘子里伸出来，那截小腿极粗壮并长满了长毛，众人突然看到这样一条腿，都用衣袖掩起面孔并命令赶快调回船头躲避开。有人说："这个人肯定是温定。"

卷第二百六十六　　轻薄二

姚岩杰　朝士使朔方　薛保逊　薛昭纬　剧燕　韦薛轻高氏　胡翙 轻薄士流　张翱　卢程　崔秘　王先主遭轻薄　蒋贻恭

姚岩杰

姚岩杰，梁公元崇之裔孙也。童丱聪悟绝伦。弱冠博通坟典，慕班固、司马迁之为人，时称大儒。常以诗酒放游江左，尤肆凌忽先达，旁若无人。唐乾符中，颜摽典鄱阳郡，鞠场公宇初构，请岩杰纪其事。文成，粲然千余言，摽欲删去二字，岩杰不从。摽怒，时已刊石，命碎其碑。岩杰以篇纪之曰："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中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牧歙州，岩杰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肇。肇知其使酒，以手书褒美，赠以布帛。辞云："兵火之后，郡中凋敝，无以奉迎大贤。"岩杰复以长笺激之。肇不得已，迓至郡斋，礼岩公卿。而姚傲睨自如。肇以篇咏夸于岩杰曰："明月照巴天。"岩杰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独言'巴天'耶？"肇惭甚。无何，会于江亭，时蒯希逸在席。卢请目前取事为酒令，尾有乐器之名。肇令曰："远望渔舟，不阔尺八。"岩杰遂饮酒一罨，凭栏呕哕。须臾，即席，还令曰："凭栏一吐，已觉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出《摭言》）

【译文】

姚岩杰，是梁公姚元崇的远代子孙。童年时便聪明绝伦，二十岁时就已精通三坟五典等古代经典著作，很仰慕班固、司马迁。当时他被人们称为大儒。经常以诗酒为伴狂放地游历于长江以东地区。尤其是在肆意凌侮前辈时，简直是旁若无人。唐朝乾符年间，颜摽主管鄱阳郡，球场的大厅刚刚落成时，邀请岩杰撰文记载此事。文章写成了，一千多字写得畅达显著，颜摽想要删去两个字，岩杰不肯依从，颜摽大怒，当时已把文字镌刻在石碑上，颜摽下令砸碎了那块石碑，岩杰便写诗记述了此事。他写道："为报颜公识我么，我心唯只与天那。眼前俗物关情大，醉后青山入意多。冯子每嫌弹铗恨，宁生休唱饭中歌。圣朝若为苍生计，合有公车到薜萝。"卢肇任歙州牧时，岩杰在婺源，他先把自己的作品寄给卢肇，卢肇知道他酗酒任性，便写信给予了赞美，赠送了布匹绸缎。信中推辞道："战乱之后，郡中衰败，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接待大贤了。"岩杰又写了一封长信刺激他，卢肇无可奈何，只好把他接到了郡府的书斋，并且给予公卿一样的礼遇。而岩杰仍旧是那样的傲慢而目空一切，卢肇写诗在岩杰面前自夸："明月照巴天。"岩杰笑道："应该是明月照一天，怎么只说巴天呢？"卢肇很觉羞惭。不久，他们在江亭聚会，当时蒯希逸也在坐，卢肇请大家各取眼前之事物为题材行酒令，并要求在句尾必须说一乐器名称。卢肇起令道："远望渔舟，不阔八尺。"岩杰于是饮酒一杯，之后又扶着栏杆吐了出去，很快即席还令道："凭栏一吐，已觉空喉。"此人竟是如此的轻浮傲慢。

朝士使朔方 □□□□□□□□□□□□□□□□□□□□□□□□□□□□□□□□□□□□□□□□□□□跳索百戏俱呈。使臣观之如不见。□意其不足为欢笑□□别非□胡腾使臣仰视拓拔。又斜盻胡腾。遂敛袵恭□□位视有若惭□□之貌。逡巡舞罢。趋而前谢曰。已蒙相公排置宴筵。百戏娱乐。更不令烦贤郎□□歌舞颇□□□再三辞谢。盖见拓拔中有与胡腾鼻相类。乃呼作贤郎。以此轻薄之。（出《玉堂闲话》）

薛保逊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相国夏侯孜尤恶之。其堂弟因名保厚以异之，由是不睦。内子卢氏，与其良人保逊，操尚略同。季父薛监来省，卢氏出参，俟其去后，命水涤门阈。薛监知而甚怒，经宰相疏之，保逊因论授澧州司马，凡七年不代。夏侯公出镇。魏谟相登庸，方有征拜，而殒于郡。愚曾睹恭文数幅，其一云："饯（饯原作钱，据《北梦琐言》改）交亲于灞上，止逆旅氏，见数物象人。语之口辄动，皆云江、淮、岭表州县官也。呜呼，天子生民，为此辈笞挞？"

又《观优》云："绯胡推宰，莽转而出，众人皆笑，唯保逊不会。"其轻物率皆此类也。卢虔灌罢夔州，以其近亲，径至澧州慰省。还至邮亭，回望而哭（明抄本哭作笑）曰："岂意薛保逊，一旦接军事李判官，打《杨柳枝》乎！"（出《北梦琐言》）

【译文】

薛保逊，名门之子，依仗自己的才学和地位，对于他所评论过的读书求官的人，必须要按照他的观点给予升降，当时被人们称为"浮薄"，宰相夏侯孜尤其厌恶他。他的堂弟因取名保厚而他不同意，便因此与人家不和睦。妻子卢氏，与她丈夫保逊的品行大略相同。叔父薛监来看望他们，卢氏出来迎见，可是等他一走，便让婢仆用水冲洗门坎儿，薛监知道此事后十分气怒。后来经宰相夏侯孜的疏奏，给保逊定罪后贬为澧州司马。一去七年没有改任，直到夏侯孜出任方镇，魏谟当了宰相，方得到重新起用。死于郡职。我曾看到过几篇薛保逊的文章。其中一篇写道："在灞上为朋友饯行，走到宾馆之处，忽然看见几个像人一　的怪物，说话时嘴还能动，样都说是江淮岭南的州县官。呜呼！天子教养的人，竟遭到这些人的抽打！"

还有一记述观看优伶的文章写道："胡人推着宰莽转着圈出来，众人都笑，唯有保逊不与他们相合。"他从来都是傲视一切。卢虔灌罢任夔州，因与他是近亲，便直奔澧州去慰问他，当回来走到邮亭时，回过头去望了望哭道："怎么能够想到，薛何逊一旦接替了李判官，就去打《杨柳枝》呢？"

薛昭纬（罗九皋附）

唐薛昭纬，即保逊之子也，恃才傲物，有父风。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词。知举后，有一门生辞归乡里，临歧献规曰："侍郎重德，某既受恩。尔后不弄笏唱《浣沙溪》词，某幸甚也："时人谓之至言。有一吏，尝学其行步揖逊，薛知之，乃召谓曰："试于庭前，学得似，即恕汝罪。"于是下帘，拥姬妾而观，小吏安详傲然，举动酷似，笑而舍之。路侍中在蜀，尝夏日纳凉于球场厅中。使院小吏罗九皋。裹巾步履。有似裴条。侍中遥见促召。逼视方知其非。因笞之。（出《北梦琐言》）

又 薛昭纬使于梁国，谕以传禅。梁祖令客将约回，乃谓谒者曰："大君有命。无容却回。"速辔前迈，既至夷门，梁祖不获已而出迎接，见其标韵词辨，方始改观。自是宴接，莫不款曲。一日，梁祖话及鹰鹞，薛盛言鸷鸟之俊。梁祖欣然，谓其亦曾放弄。归馆后，以鹞子为赠。薛致书感谢，仍对来人戒僮仆曰："令公所赐，直须爱惜，可以纸裹，安鞲袋中。"闻者笑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末的薛昭纬，是薛保逊的儿子。依仗自己有才学而傲视一切，颇有父亲的风范。每次入朝或到台省去，总是手中玩弄着笏板而行，旁若无人。又好唱《浣沙溪》。主持科举之事后，有一个门生要告辞回家，到歧路分手时门生进言规劝道："侍郎有厚德，使我受到你的恩惠。以后你要能不再玩弄笏板不再唱《浣沙溪》，那便是我最大的希望了。"当时人们都认为这是最真实的话。有一个小官吏，曾学过他走路及拱手揖让的样子，薛昭纬知道此事，便把他叫来对他说："你在庭院里再学一学，学的像，就饶恕了你的罪错。"于是放下竹门帘，拥着他的姬妾在屋内观看。小官吏从容稳重，没有一点惧色，结果举动十分相像，昭纬笑而将他放走。路侍中在蜀地时，曾在一个夏日去球场的大厅里乘凉。有个使院小吏罗九皋，他裹的头巾和走路的姿态，都很像裴条。侍中远远望见便赶紧把他叫来，等到跟前细看才知道他并不是裴条。于是鞭打了罗九皋。

又 薛昭纬到梁朝去，要让后梁太祖朱晃明白他应该让位了。梁祖派人去把他阻拦回去，他对来人说道："天子有命，不能退回。"于是快马前进，很快就到了东门外，梁祖不得已只好出来迎接，梁祖见他很有文采而又能言善辩，才改变了对他的看法。自此宴请款待，没有不尽情不周到的地方。有一天，梁祖谈到了鹞鹰，薛昭纬便赞美鸷鸟如何出众，梁祖十分高兴。他还说自己也曾放过鹰，回到客馆后，梁祖便赠送来鹞鹰。薛昭纬致信表示感谢，并当着来送鹞鹰的人告诫僮仆道："这是令公所赐之物，必须爱惜，可用纸抱起来，放在袋子里。"听说的人都笑了。

剧燕

剧燕，蒲坂人也，工为雅正诗。（人也工为雅正诗七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时王重荣镇河中，燕投赠王曰："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只向国门至拜三公十四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重荣甚礼重之。为人（为人二字原缺。据唐摭言十补。）多纵。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陵轹诸从事竟为正平之祸十一字原空缺，据《唐摭言》十补，原缺出处，今见《唐摭言》十）

【译文】

剧燕，蒲坂人，很擅长写高雅的诗歌。当时王重荣镇守河中，剧燕投赠给王重荣的诗中写道："只向国门安四海，不离乡井拜三公。"王重荣十分礼让尊重他，但他做人很放任恣纵，居然欺压幕府中的各位从事官员，后来得到如祢衡被杀一样的下场。

韦薛轻高氏

江陵高季昌唐末为荆南留后时，宰（高季昌至时宰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韦说、郑珏，舅甥姻娅也。朱梁太祖时，皆得（太祖时皆得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制方面。高氏以贵公子任行军司马（马原作司，据明抄本改）。常以歌筵（筵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酒馔款（款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待数公。日常宴聚，求取无恒，皆优待之。后庄宗过河，奄有中原，天下震惧。高王单骑入觐，韦、郑二公，继登台席，中朝士族子弟，多不达时变。复存旧态。薛泽除补阙，韦荆除《春秋》博士，皆赐绯，咸有德色，匆匆办装，即俟归朝，视行军蔑如也。李载仁、韦说之甥，除秘书郎。刘诜、郑珏之妹夫也，除《毛诗》博士，赐绯。尔后韦屡督李入京，高氏欲津置之。载仁迁延，自以先德遗戒，不欲依舅氏，但不能显言，竟不离高氏门馆。刘诜无他才望，性嗜酒，口受新命，殊无行意，日于高氏，情敬不衰，然则美酝肥羜之所引也。无何，以疾终。高氏赡给孤遗，颇亦周至。未间，洛下有变，明宗入统，南方强侯，人要姑息，韦、郑二相皆罢去，韦、薛尚跧荆楚。明年，保最嗣袭，辟李为掌记。他日，录其长息为子婿，第三子皆奏官，一门朱紫韡如也。刘诜三子，迭加任遇，三孙女适高氏子弟，向三十年，享其禄食，亦足称也。韦荆寂（寂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寞而卒，薛泽摄宰而终，岂自掇乎，亦命也夫。（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江陵人高季昌，唐末任荆南节度使留后时，韦说、郑珏均为朝中宰相。韦说与郑珏是舅甥亲戚关系。到后梁太祖朱晃朝，他们又得到为皇帝行使命令的重用。而高家的贵子只是当了行军司马。他只是以歌筵酒馔来款待各位宾朋。平时来参加宴会、求要的并无固定的人，不论是谁都很优待。后来后唐庄宗过了黄河。占有了中原，天下都很震惊。高王只是单骑去进见。而韦、郑二公，继续当了宰相。国内的贵族子弟，多数都没有适应时代的变化，也还保持着原来的态度。此时薛泽则被任命为补阙，韦荆被任命为《春秋》博士，都赐给五品以上的绯色官服，脸上呈现出受到皇恩的得意之色，匆忙置办服装，等待进朝上任。而对行军司马高氏十分蔑视。李载仁，是韦说的外甥，被任命为秘书郎。刘诜，是郑珏的妹夫，被任命为《毛诗》博士，并赐予绯色五品官服。尔后韦说多次督促李载仁进京上任。高氏想要从水路上送他，李载仁一再拖延，自己牢记着前辈的遗嘱告诫，不想依从舅父，但又不能明说，终于没有离开高家的客馆。刘诜没有什么才气和名望，特别喜好喝酒，嘴上虽答应了接受任命，但一点没有启程的意思，每天仍然在高家，情谊不减，那是由于美酒肥肉的吸引。不久因病而死。高氏为他赡养起成年的子女们，照顾十分周到。不久，洛阳事变，明宗入主中原。南方的强盛王侯，对人不适就，韦说、郑珏二宰相都被罢官，韦荆、薛泽尚可蜷缩于荆楚之地。第二年，保最继位，任命李载仁为掌记。后来，他的长子被招为驸马，三子也一同授官。满门朱衣紫绶华贵兴旺。刘诜的三个儿子，也不断受到恩遇而屡屡升官。有三个孙女嫁给了高家子弟。将近三十年，享受高官厚禄，也足以值得称赞了。而韦荆却在寂寞中死去，薛泽在代理某小官吏的位职上死去。这难道不是自取吗？也可以说是命运的安排吧。

胡翙

有胡翙者，佐幕大藩，有文学称，善草军书，动皆中意。时大驾西幸，中原宿兵，岐秦二藩，最为巨屏。其正书走檄，交骋诸夏，莫不伏其笔舌也。时大帅年幼，生杀之柄，断在贰军（军原作车，据明抄本改）张筠。其宣辞假荆州任。在张同，张同为察巡。翙常少其帅，蔑视同辈不为礼。帅因（辈不为礼帅因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藉其才，不甚加责，但令谕之而已。其轻薄自如也。常因公宴，刿被酒呼（薄自如也至被酒呼十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张筠曰。"张十六"。张十六者筠第行也。数以语言诋筠，因帅故但（者筠第行也至故但十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衔之。他日往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荆州诣张同同仆不识问十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从者，曰："胡大夫翙。"（胡大夫翙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至厅，已脱衫矣。同闻翙来，欲厚之，因命（闻翙来欲厚之因命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家人精意具馔。同遽出迎见，忽报曰："大夫已去矣。"同复（已去矣同复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步至厅，但见双椅间遗不洁而去，卒不留一辞。同亦（亦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笑而衔之。张无能加害。时帅请翙聘于大梁，翙门下客陈评事者从行。筠密赂陈，令伺其不法。入梁果恣虚诞，或以所见密闻梁王，皆为陈疏记之。洎归，帅知其狂率，亦优容之。陈于是受教，抅成其恶，具以乖僻草藁，袖而白帅。帅方被酒，闻之大怒，遂尽室拥出，坑于平戎谷口，更无噍类。帅醒知之，大惊，痛惜者久之。沉思移时曰："杀汝者副使，非我为之。"后草军书不称旨，则泣而思之。此过亦非在筠，盖翙自掇尔。王仁裕尝过平戎谷，有诗吊之曰："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出《王氏见闻》）

【译文】

胡翙，在一个势力强大的藩镇幕府中掌管文书之类的事，素以文字著称，尤其善于撰写军事文书，每次写出的文书都很令人满意。当时皇帝已去了西部，在中原驻守的军队中，岐、秦二藩镇，就成为最大最重要的屏障。各种文告飞来走去，在中原不断地交换，没有不敬服他所起草的文书那么完美达意的。那时大帅年纪尚幼，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节度副使张筠的手中。他宣布自己在荆州任职，其实那里只是张同代管，张同当时是幕府中的察巡官。胡翙常常轻视大帅，更蔑视同僚而不尊重他们。大帅因要借用他的才能，不太责备他，只是告示他而已，因而他的轻薄一直未受到约束。在宴会上，胡翙酒酣后经常称呼张筠道："张十六！"十六是张筠在家族兄弟中的排行。他还多次诋毁过张筠，由于大帅的原因，张筠只是在心里怨恨他。后来胡翙去荆州到了张同那里，张同的仆人不认识他，向随从的人打听，说是胡翙大夫。这时胡翙到大厅，脱去外衣。张同听说胡翙到来，想要好好地接待他，因此告诉家人要精心地准备各种佳肴饭食。可是等张同出来迎见时，忽然有人禀报说："大夫已经走了。"张同又来到大厅，只见两个椅子中间留下一片便溺物而去，没有留下一句话。张同也笑，却恨在心里。张筠一直不能对他下手陷害，正巧当时大帅请胡翙出使后梁，而胡翙的门下客陈评事随行，张筠便私下贿赂陈评事，让他监视胡翙的不法行为。到了后梁，胡翙果然很放纵荒唐，有时还把自己的所闻所见偷偷地告诉梁王，这些全被陈评事一一记录下来。等到回来，大帅虽然知道了他的狂妄轻率，但还是宽容了他。陈评事于是又接受张筠的教诲，便虚构了他的罪状，草拟在一张纸上藏在袖筒里，然后偷偷地按照草拟的罪状一一陈述于大帅。大帅当时正好酒醉，听到之后大怒，于是下令把他的全家推出去，活埋在平戎谷口，没有一个能活下来的。大帅酒醒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惊。很长时间一直很痛惜，他沉思了一段时间道："杀你的人是副使，不是我干的啊！"后来每当起草的军事文书不合旨意，便哭而思念起胡翙。其实此过也不在于张筠，那都是胡翙自取。王仁裕曾路过平戎谷，写过一首悼念他的诗："立马荒郊满目愁，伊人何罪死林丘。风号古木悲长在，雨湿寒莎泪暗流。莫道文章为众嫉，只应轻薄是身仇，不缘魂寄孤山下，此地堪名鹦鹉洲。"

轻薄流士

唐朝有轻薄士流出刺一郡，郡人集其歌乐百戏以迓之。至有吞刀吐刀，吹竹按丝、走圆跳索、歌喉舞腰、殊似不见。州人曰："我使君清峻，无以悦之。"相顾忧戚。忽一日，盛夏登楼，遽令命乐。郡人喜曰："使君非不好乐也。"及至楼下，遂令色色引上，其弦匏戛击之类迭进，皆叱去不用。有吹笙者，末后至，喜曰："我比只要此一色。"问："此一物何名？"曰："名笙，可吹之。"乐工甚有德色，方欲调弄，数声，遽止之曰："不要动指，只一直吹之。"乐工亦禀之。遂令临槛长吹，自午及申，乃呼左右，可赐与酒令退，曰（与酒令退曰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吾谁要曲调，只藉尔唤风耳。"复一日入山召乐人，比至，怒（召乐人比至怒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目叱之曰："只要长脚女人。"乐部忙然退出，不知其所以。（退出不知其所以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遂遣六七妇人约束长（长约束长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脚，鼓笛而入。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乃顾诸妇升大树各持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笼子令摘树果。其（树果其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辈薄徒事，如此者甚多。

【译文】

唐朝时，有一个轻薄文人出任某州刺史，官府的人召集了歌乐百戏来迎接他。其中有吞刀吐刀的，有吹竹按弦的，有跑圈跳绳的，有歌唱舞蹈的，然而他很像是视而不见。州中的人议论道："看来我们的刺史太清高了，恐怕没有什么能使他高兴了。"人们相顾而忧伤。忽然有一天，正值盛夏，刺史去登楼，急令奏乐，官府的人又道："看来刺史不是不喜欢音乐。"等乐手们来到楼下，便下令要一个一个地领上来，其中弦、管、弹、击之类逐一而进，可全被呵斥退出不用，唯有吹笙的人，最后一个上去，刺史喜道："我只要这一种乐器。"并问此物叫什么名，乐手告诉他："名称叫笙，可以吹。"乐手很有得意之色，刚刚试了试调，吹了几声，刺史立即制止了他，说："你不用动手指头，只是一直吹下去。"乐手也承受了。于是叫他到栏杆跟前去长吹，从午时一直吹到申时。于是叫来随从，让赐予乐工酒后再叫他回去，并说："我哪里是要听曲子，只是要借助你唤来爽风而已。"又有一天进到山中，要招请乐手们来，等乐手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刺史又怒目呵斥道："我只要长脚女人！"负责演奏的人急忙出山，也不知道刺史要做什么，便派去了六七个女人，她们都把脚束长，吹着笛而入山。原来刺史只是让这些女人爬上大树去，每人提一只筐给他摘果子。这个人尽干些轻薄徒劳的事，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张翱

唐乾宁中，宿州刺史陈璠以军旅出身，擅行威断。进士张翱恃才傲物，席上调璠宠妓张小泰，怒，揖起付吏，责其无礼。状云："有张翱兮，寓止淮阴，来绮席兮，放恣胸襟。"璠益怒云："据此分析，合吃几下？"又云："只此两句，合吃三下五下，切求一笑，宜费乎千金万金。"竟鞭背而卒。出刘山甫《闲谈》，词多不载。（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乾宁年间，军旅出身的宿州刺史陈璠，独断专行。进士张翱依仗自己有才能傲视一切。有一次在宴席上张翱调戏了陈璠宠爱的妓女张小泰，陈璠大怒，把张翱囚禁起来交给官吏，以责罚其无礼行为。后来在审理他的状文中写道："张翱，暂居淮阴，来参加盛美的宴会，竟然很放浪恣肆。"陈璠见到此状文，更加生气，道："如果照此对他量刑，应该杖责多少下？"又说道："就这么两句话，也只能打他三下五下的，那不过是极力求得一笑而已，还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干什么呢？"后终于鞭打其背而致死。此故事出于刘山甫的《闲谈》一书，因文章很长而不多转载。

卢程

卢程擢进士第，为庄皇帝河东判官，建国后命相。无他才业，唯以氏族傲物。任圜常以公事入谒，程乌纱隐几，谓圜曰："公是虫豸，辄来唐突。"圜惭愕，骤告庄宗，大怒，俾杀之，为卢质救解获免。自是出中书，时人切齿焉。江陵在唐世，号衣冠薮泽，人言琵琶多于饭甑，措大多于鲫鱼。有邑宰卢生，每于枝江县差船入府，舟子常苦之。一旦王仙芝兵火，卢生为船人挑其筋，系于船舷，放流而死。大凡无艺子弟，率以门阀轻薄，广明之乱，遭罹甚多，咸自致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卢程考中进士后，在庄宗当年还任河东节度使的幕府中当了判官，后来在庄宗建立的后唐朝中被任命为宰相，没有什么才能，唯独以家族的显贵而蔑视一切。任圜常因公事去拜见他，有一次卢程把乌纱帽藏在案几下，对任圜说道："你是一条虫子！"任圜十分羞愧惊愕，立即把此事禀告庄宗。庄宗大怒，下令斩首他。由于卢质的求救才算获免，自然是被赶出了中书省，当时人们对他十分痛恨。江陵在唐朝时，号称是士大夫聚集的地方，人们都说琵琶多于蒸饭的甑子，读书人多于鲫鱼。有个县令叫卢生，每次到枝江县衙去都要坐船而抓人家的公差，船夫为此而苦恼。忽然有一天王仙芝起事烧起战火，卢生被船夫挑断了筋，拴在船边，投进江里被淹死。大凡没有才能的子弟，都是以门第的显贵而轻薄，这些人在广明年间的战乱中，有很多人都遭难，这都是自己所导致的。

崔秘

天成二年，潘环以军功授棣牧。素无宾客。或有人荐崔秘者，博陵之士子也，举止闲雅，词翰亦工。潘一见甚喜，上馆以待之，经宿不复往，潘访之不获。既而辟一书生乃往。后荐主见而诘之，崔曰："潘公虽勤厚，鼻柱之左有疮，脓血常流，每被熏灼，腥秽难可堪。（腥秽难可堪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目之为白死汉也。"荐主大咍。崔之不顾名实而为轻薄（名实而为轻薄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也。盖潘常中流矢于面，有衔其镞，故负重伤。医疗至经（负重伤医疗至经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年，其镞自出，其疮成漏，终身不痊。（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唐天成二年，潘环因为有战功而被授予棣州牧。他平素没有宾客，有人给他推荐了崔秘。崔秘是博陵的学子，举止高雅，又擅长诗文，潘环一见他便很喜欢。潘环曾到他的客馆去。等候他，可是等了一夜也不肯来，潘环去拜访他没有收获，接着有个书生去请他，他却去了。后来推荐人见到他时追问他这件事，崔秘说："潘公虽然殷勤厚道，可他鼻子左边有疮，脓血常流不止，每次见到他觉得很薰人，那种腥味和肮脏实在难以让人忍受。"并称他为白死汉，推荐他的人对他大为讥笑。崔秘是个不顾名声和实际而枉为轻薄的人，潘环的脸上曾中过流箭，箭头刺进了骨头里，因而负了重伤。经过一年的治疗，箭头出来了，可是那伤变成了漏，终身不能痊愈。

王先主遭轻薄

韦昭度招讨陈敬瑄时，（陈敬瑄时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蜀帅顾彦晖为副，王先主（主原作生。据明抄本改。下同。）为都指挥使。三府各署幕僚，皆是朝达子弟，视王先主蔑如也。先主持从，髡发行睰，黥面札腕（腕原作脱，据明抄本改），如一部鬼神。其辈与先主兢肃。顾公详缓，一时失笑而散。先主归营，左右以此为言，亦自大笑。他日克郪城，轻薄幕僚，皆害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韦昭度讨伐陈敬瑄时，蜀帅顾彦晖为副都指挥使，先主王建为都指挥使。三府中各自安置的幕僚，都是朝中显贵的子弟，他们都觉得王先主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王先主的侍从，剃光了头发，文了面和手腕，简直像个凶神。他与先主比赛速度，由顾彦晖作裁判，一时间大家不自禁地大笑而散去。先主回到营帐，左右又说起这件事，先主自己也大笑。后来攻克了郪城，那些轻薄的幕僚，全都被杀掉。

蒋贻恭

蒋贻恭者好嘲咏，频以此痛遭槚楚，竟不能改。蜀中士子好着袜头裤，蒋谓之曰："仁贤既裹将仕郎头，何为作散子将脚也。"皆类此。蒋生虽嗜嘲咏，然谈笑儒雅，凡被讥刺，皆轻薄之徒，以此搢绅中恶之。官至令佐而卒。（出《北梦琐言》）

【译文】

蒋贻恭很喜欢作讽刺诗，因此常常遭到痛打，可他始终没有改掉。蜀地的书生好穿袜头裤，蒋贻恭对他们说："你既然缠裹成一个做官人的头，为何又把一只要作江湖散人的袜子穿在脚上呢？"他的讽刺全都类似这样。蒋贻恭虽然喜好嘲咏，但是谈笑很文雅。凡是被他讽刺的，都是一些轻薄之徒，因此士大夫们都不喜欢他。官做到县级副职而死去。

卷第二百六十七　　酷暴一

麻秋　宋幼帝　高洋　南阳王　朱粲　陈承亲　薛震　陈元光　独孤庄　索元礼 罗织人　元楷　武承嗣　张易之兄弟　郝象贤　周兴　侯思止　来俊臣

麻秋

后赵石勒将麻秋者，大原胡人也，植性虓险鸩毒。有儿啼，母辄恐之麻胡来，啼声绝。至今以为故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后赵朝石勒手下的将领麻秋，是驻守太原的胡人（古时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此人性情残暴阴险而又毒辣。如果有孩子哭，母亲就吓唬说麻胡来了，哭声立刻就止住了。至今还作为故事在流传。

宋幼帝

明帝崩，昱嗣位，是为幼帝。幼帝狂暴，恣行诛戮，出入无度。从者并执铤、矛、锥、锯自随，有忤意，击脑椎阴，刺心剖腹之诛，日有数十。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杀其十六，余皆帝杀之，子孙无在朝者。（出《谈薮》）

【译文】

南北朝时，宋明帝死去，刘昱继位，这就是幼帝。幼帝性情狂暴，恣意杀人，出入无常。随从都拿着小矛、锥子、刀锯等跟在后边，谁要稍不顺他心意，便击他的脑袋敲他的小便，或刺心剖腹杀了他。遭他毒打或杀戮的人每天都有几十个。孝武帝有二十八个儿子，被明帝杀死十六个，余下的都被幼帝杀掉了，孝武帝的子孙没有一个留在朝廷的。

高洋

北齐高洋，以光武中兴为诛刘氏不尽，于是大诛诸元，死者千余，弃之漳水。有捕鱼者得爪甲，为之元郎鱼，（鱼原作渔。据明抄本改。）人不忍食之。唯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诛。峦以其女为常山王妃，春、安等以其多力善射故也。景安兄景皓曰："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景安奏其言，帝复杀之。自是元氏子孙，老幼贵贱无遗矣。（出《谈薮》）

【译文】

北齐文宣帝高洋，因为光武、中兴年间诛杀刘氏家族不尽，于是就大杀元氏各家，共杀死一千多人，都扔进了漳河。有的捕鱼人捕捞到爪甲鱼，称它叫元郎鱼，人们都不忍心吃它。元氏宗族中唯有元峦、元长春、元景安三家免遭屠杀。元峦是因为他女儿做了常山王妃，而元长春、元景安是由于他们力气大或善于射箭等缘故。元景安的哥哥元景皓说："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元景安竟把此话奏于皇帝，于是高洋再次诛杀元门。自此元氏家族的子孙，老少贵贱没有一个留下来的。

南阳王

北齐南阳王入朝。上问何以为乐。王曰："致蝎最乐。"遂收蝎，一宿得五斗。置大浴斛中，令一人脱衣而入，被蝎所蜇，宛转号叫，苦痛不可言。食顷而死，帝与王看之极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北宋时南阳王到朝廷去。皇帝问他什么事可以作乐。南阳王说："把人扔到蝎子堆里最有乐趣。"于是皇帝下令收集蝎子，一夜之间便得到五斗。他们把这些蝎子倒进一个大浴盆似的容器里，再命令一人脱去衣服跳进去，那人被蝎子所蜇，辗转号叫，痛苦得难以用语言形容。一顿饭的工夫，那人死了，而皇帝与南阳王却看得极为开心。

朱粲

隋末荒乱，狂贼朱粲起于襄、邓间。岁饥，米斛万钱，亦无得处，人民相食。粲乃驱男女小大，仰一大铜钟，可二百石，煮人肉以喂贼。生灵歼于此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朝末年发生了灾荒战乱，狂盗朱粲也趁机在襄州、邓州一带拉起队伍。当时正是灾年，一斛米要一万钱，可是也没有地方能买到，百姓甚至开始吃人肉。朱粲于是驱赶来一群男女老少，把一口大铜钟掀翻过来，那钟足可容下二百石粮食，然后煮人肉喂养他的强徒。百姓生灵竟然这样被消灭了。

陈承亲

周恩州刺史陈承亲，岭南大首领也，专使子弟兵劫江。有一县令从安南来，承亲凭买二婢，令有难色。承亲每日重设邀屈，甚殷勤。送别江亭，即遣子弟兵从后劫杀，尽取财务，将其妻及女至州。妻叩头求作婢，不许，亦缢杀之，取其女。前后官人家过，承亲礼遇厚者，必随后劫杀，无有免者。（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恩州刺史陈承亲。其实是岭南的一个大强盗首领，专门派遣子弟兵在江上抢劫。有一个县令从安南路经这里，陈承亲要买他两个婢女，县令表现出很勉强不情愿的意思。陈承亲每天都设盛宴邀请他来参加，招待十分殷勤。县令离去时还送别于江亭，但随即便派子弟兵从后面追上去劫杀。抢走了所有财物，并将县令的妻子和女儿抢进官署。县令的妻子给他磕头央求愿做他的婢女，陈承亲不准许，用绳子勒死她，只留下县令的女儿。岭前岭后如有当官的人家路过这里，凡是陈承亲以礼厚待的人，必然都随后就劫杀，没有一个幸免的。

薛震

周杭州临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债主及奴诣临安，于客舍，遂饮之醉。杀而脔之，以水银和煎，并骨消尽。后又欲食其妇，妇觉而遁。县令诘得其情，申州，录事奏，奉敕杖杀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喜好吃人肉。有一个债主带着他的仆人到临安来。在客栈里，喝酒喝醉了，薛震便将此人杀死并切成肉块，然后洒上水银进行煎炖，连骨头一齐消失。后来又想要吃那个人的媳妇，那女人觉察后逃走了。县令追问清楚此事的情况后，便上报给州里，州录事再上报给皇帝，奉皇帝的命令将薛震用杖打死。

陈元光

周岭南首陈元光设客，令一袍裤行酒。光怒，令曳出，遂杀之。须臾烂煮，以食诸客。后呈其二手，客惧，攫喉而吐。（出《摭言》。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岭南一带的首领陈元光设宴待客，让一个绔裤子弟为大家斟酒劝饮，陈元光因对他某一事不满而大怒，立刻命令把他拉出去，竟然把他杀掉。不一会儿便把他煮得烂熟，用来给各位客人吃。后来突然出现了那个人的两只手。客人们大惊，纷纷用手去抠自己的嗓子把肉呕吐出来。

独狐庄

周瀛州刺史独孤庄酷虐，有贼问不承，庄引前曰："若健儿，一一具吐，放汝。"遂还巾带。贼并吐之。诸官以为必放。顷庄曰："将我作具来。"乃一铁钩，长尺余，甚铦利，以绳挂于树间。谓贼曰："汝不闻健儿钩下死。"令以胲钩之，遣壮士掣其绳，则钩出于脑矣。谓司法曰："此法何如？"答曰："吊民代罪，深得共宜。"庄大笑。后庄左降施州刺史，染病，唯忆人肉。部下有奴婢死者，遣人割肋下肉食之。岁余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瀛州刺史独孤庄极为残暴，有个盗贼在审问的时候不肯认罪，独孤庄叫人把盗贼领到他这儿来，说："你要是个壮士，就一一全都说出来，我就放了你。"于是归还给他头巾和衣带，盗贼便全部坦白了，官员们都以为一定会释放他。少顷独孤庄又道："把我的用具拿来。"这是一个铁钩子，有一尺多长，非常锋利。他用一条绳子把铁钩子挂在树枝上。对盗贼说："你听说过没有壮士钩下死吧？"于是叫人用铁钩子钩住那盗贼的下巴颏，派一壮汉去拉绳子的另一头，铁钩便立即从盗贼的脑顶穿出来。独孤庄对州司法说："这刑法怎么样？"州司法笑道："吊起来惩治罪犯，再合适不过了。"独孤庄一听大笑。后来独孤庄被降职为施州刺史，当他得了病时，唯一思念的是人肉。他的部下有奴婢死了，就派人去割死者肋下肉来吃。一年后死去。

索元礼

周推事使索元礼，时人号为索使。讯囚作铁笼头，觺（呼角反）其头，仍加楔焉，多至脑裂髓出。又为凤晒翅、弥猴钻火等，以椽关手足而转之。并研（研原作所，据明抄本改）骨至碎。又悬囚于梁下，以石缒头。其酷法如此。元礼故胡人，薛师之假父，后坐脏贿，流死岭南。（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有个推事叫索元礼，当时人们都叫他索使，他为了审讯囚犯便做了个铁笼头，把它戴在囚犯的头上，然后再往里加楔子，大多数人都被夹裂脑袋而冒出脑浆。还有凤晒翅、弥猴钻火等刑法。弥猴钻火就是把一根椽木绑在囚犯的手脚上，然后推着椽木转圈，直到把那人的骨头磨碎。他还把囚犯吊在房梁上，再用绳子绑一块大石头缒在囚犯的头上。他的酷刑全都是如此。索元礼原来是胡人，是薛师的义父。后来因犯有贪污受贿罪被流放岭南，并死在那里。

罗织人

周来俊臣罗织人罪，皆先进状，敕依奏，即籍没。徐有功出死囚，亦先进状，某人罪合免，敕依，然后断雪。有功好出罪，皆先奉进止，非是自专。张汤探人主之情，盖为此也。（出《谈薮》，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来俊臣专干虚构人家的罪名进行陷害人的事。他都是先写好文状上奏皇帝。皇帝下诏准奏后，便去没收人家的财产。徐有功为人解除死罪，也是先上奏皇帝，说明某人应该免除死罪，皇帝准奏，然后再裁断为他昭雪洗冤。有功劳的人好免罪，也都是用先上奏皇帝来决定处分的办法，并不是自己独断专行。张汤去探望感谢天子恩情，就是因为这事。

元楷

唐羽林将元楷，三代告密得官。男彦玮，告刘城之破家，彦玮处侍御。先天（先天二字原空缺，据朝野佥载补）二年，七月三日，楷以反逆诛，家口配岭南。所谓积恶之家，必有余殃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羽林将军元楷，三代人都是靠告密而得官的。他的儿子元彦玮，密告刘城之并使他家破人亡，而彦玮却因此得到侍御史之官。先天二年七月三日，元楷以反判之罪被杀，全家人被发配岭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积恶之家，必有余殃"。

武承嗣

周补阙乔知之有婢碧玉姝艳，能歌舞，有文章。知之特幸，为之不婚。伪魏王武承嗣暂借教姬人妆梳。纳之，更不放还。知之乃作《绿珠怨》以寄之焉。其词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诗，饮泣不食三日，投井而死。承嗣出其尸，于裙带上得诗。大怒，乃讽罗织人告之。遂斩知之于南市，破家籍没。（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补阙乔知之的婢女碧玉生得娇艳美丽，并且能歌善舞，又会写文章，乔知之特别宠爱。为此他没有婚娶。魏王武承嗣要暂时借她去教他的姬妾们梳妆，去了之后便被纳为妾，再也不放她回来了。乔知之于是写了首诗《绿珠怨》寄给碧玉，诗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此日可怜偏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闺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意气雄豪非分理，骄矜势力横相干。辞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铅粉。百年离恨在高楼，一代容颜为君尽。"碧玉得到诗后，哭了三天不吃饭，投井而死。武承嗣捞出尸体。在裙带上得到此诗，大怒，便暗示让人虚构罪状控告他，竟然在南市斩杀了乔知之，并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张易之兄弟

周张易之为控鹤监，弟昌宗为秘书监，昌仪为洛阳令。竞为豪侈。易之为大铁笼，置鹅鸭于其内，当中炭火，铜盆贮五味汁。鹅鸭绕火走，渴即饮汁，火炙痛旋转，表里皆熟，毛落尽，肉赤烘烘乃死。昌宗活系驴子小室内，炭火，置五味汁，如前法。昌仪取铁橛钉入地，缚狗四足于橛上，放鹰鹞，活按共肉食，肉尽而狗未死，号叫酸楚，不复忍听。易之曾过昌仪，忆马肠，仪取从骑，破肋取肠，良久方死。后诛易之、昌宗等，百姓脔割其肉，肥白如猪肪，煎炙而食。昌仪打双脚折，抉取心肝而后死。斩其首送都。时云狗马报。（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朝（武则天朝）时，张易之任控鹤监，他的弟弟昌宗任秘书书监、昌仪任洛阳县令。他们相互争比奢侈。张易之做了一个大铁笼子，把鹅鸭放在里边，在笼子当中烧炭火，又在一个铜盆内倒入五味汁，鹅鸭绕着炭火行走，烤得渴了就去喝五味汁，火烤的痛了自然会在里面转圈地跑，这样不多久表里都烤熟了，毛也会脱落于尽，直到肉被烤得赤烘烘的才死去。昌宗是把一头活驴拴在一个小屋子里，烘起炭火，再放一盆五味汁，方法与前边所讲的一样。昌仪是在地上钉上四个铁橛子，把狗的四只爪子绑在橛子上，然后放出鹰鹞，把狗按在下面吃它的活肉，把肉都吃尽了狗还没死，那狗的号叫声极为酸楚，让人再也不忍听下去。有一次张易之路过昌仪家，很想吃马肠，昌仪便牵来手下人的乘骑，破开马的肋骨取出肠子，过了很长时间马才死去。后来易之、昌宗等被诛杀，老百姓把他们的肉切成小块，那肉又肥又白就像猪的脂肪，被人们煎烤而吃掉。昌仪是先被打折了两个脚腕，再摘出他的心肝，之后才死去，然后砍下他的头送往京都。当时人们说这是他们残害那些狗和马的报应。

郝象贤

郝象贤，处俊孙也。武后宿怒其祖，戮及其孙。象贤临刑。极骂而死。自此法司恐是，将杀人，必先以木丸塞口，然后加刑。（出《谈宾录》）

【译文】

郝象贤，是郝处俊的孙子。武则天一向恨怒他的祖父，在惩处郝处俊的时候也边累到他的孙子。郝象贤在临刑时，破口大骂而死。自此，法司官怕再发生这样的事，每次在杀人的时候，一定要先用一个木球塞进犯人的嘴里，然后再行刑。

周兴

周秋官侍郎周兴推劾残忍，法外苦楚，无所不为，时人号"牛头阿婆"。百姓怨谤。兴乃榜门判曰："被造之人，问皆称枉。斩决之后，咸悉无言。"（出《朝野佥载》）

【译文】

在武后称帝的周朝，秋官（刑部）侍郎周兴在审讯犯人的时候十分残忍。他在刑法之外又施用令犯人痛苦的各种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当时人们称他为牛头阿婆。百姓对他极为怨恨，周兴就在他家的门上贴出告示写道："所有被审讯过的被告，只要询问都说冤枉；只有被杀了的人，才全都无话可说。"

侯思止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杀戮甚众，更无余语。唯谓囚徒曰："不用你书言笔语，止还我白司马。若不肯来俊，即与你孟青。"横遭苦楚，非命者不可胜数。白司马者，北邙山白司马坂也。来俊者，中丞来俊臣也。孟青者。将军孟青棒也。后坐私畜锦，朝堂决杀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后称帝的周朝时，有个侍御史侯思止，他原来是醴泉县一个卖饼的。因他罗织罪名对别人进行了诬告，竟依照先例授予他五品官衔。他曾在皇帝面前请求给他御史之职，皇帝说："你不认识字。"侯思止回答说："獬豸（传说的一种怪兽，要是两人打架，它可以识别出哪个是坏人并去顶他）哪里识字，可是它可以为了国家去用角顶那些罪人。"于是皇帝授予他御史。每次审问案子，他都要杀死很多人。他从来没有多余的话，只是对囚徒说："不用你书言笔语，只还我白司马！若是不肯来俊，那就给你孟青！"囚徒们个人惨遭痛苦，被他折磨死的不记其数。所谓白司马，是洛阳附近的北邙山白司马版（墓地）；来俊，是指御史中丞来俊臣（是个极残忍的人）；孟青，是指将军孟青使用过的木棒（曾用此棒杖杀过人）。后来因犯下私自积蓄锦缎之罪，朝廷判决他死刑而被杀掉。

来俊臣

来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长史。俊臣少诡谲无赖，反覆险诐，残忍荒慝，举世无比。则天朝，罗告诸王贵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按制狱。少不会意者，必牵引之，前后坐族，（族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灭千余家。朝廷累息，无敢言者。道路以目。与侍御史王弘义、侯思止腹心。罗告衣冠。无间春夏。诛斩人不绝。时于丽景门内置制狱，亦号为新开门，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谓丽景门为"例竟门"，言入此门例竟也。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十余辈，造告密罗织经数十言，皆有条贯支节张本。布置事状由绪，令其党告之。或投匦以闻。则天多委俊臣按问。俊臣别造枷，号为"突地吼"。遭其枷者，轮转于地，斯须闷绝矣。又作枷有十，号棒名"见即承"。复有铁圈笼头，当讯囚，圈中下楔。其余名号数十，大略如此也。囚人无贵贱，必（必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先例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见之魂胆飞越，无不自诬者。则天重其爵赏以酬之，故更竞劝为酷矣！由是告密者之徒，纷然道路，名流伔俯，阅日而已。朝士因朝，默遭掩袭，至于族灭，与其家诀曰："不知重相见否。"天授中，春官尚书狄仁杰、天官侍郎任令晖、文昌右丞卢献等（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五人，并为其罗告。俊臣既以族人家为功，欲引人承反，乃奏请降敕。一问既承同首例，得减死，以胁仁杰等，令承反。杰款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某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其判官王德寿谓杰曰："尚书事已尔，且得减死。寿今业已受驱策，意欲求少阶级，凭（凭原作冯，据明抄本改）尚书牵杨执柔可乎？"杰曰："若之何？"寿曰："尚书昔在春官，执柔任某司员外，引之可也。"杰曰："皇天厚土，遣狄仁杰行此事耶！"以头触柱，血流被面。德寿惧而谢焉。仁杰既承反，所司待日行刑，不复严防，得凭首（明抄本首作守）者求笔砚。折被头帛书之，叙冤苦，置于绵衣中。遣谓德寿曰："时方热。请赴家人去其绵。"德寿不复疑也。家人得衣中书，杰子光远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惘然，召问俊臣曰："卿言仁杰等承反，今其子弟讼冤何也？"俊臣曰："此等何能自伏其罪。臣寝处之甚安，亦不去其巾带，则天令通事舍人周琳往视之。俊臣遂命狱人，令假杰等巾带，行立于西，命綝视之。惧俊臣，莫敢西顾，但视东唯诺而已。俊臣令綝少留，附进状。乃令判官妄为杰等作谢死表，代署而进之。凤阁侍郎乐思诲男，年八九岁。其家已族，且隶于司农，上变得召见，言俊臣等苛毒，愿陛下假条反状以付之，无大小皆如状矣。则天意少解，乃召见杰等曰："卿承反何也？"杰等曰："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则天曰："何为作谢死表？"杰等曰："无"。因以表示之，乃知其代署，因释此五家。俊臣复奏大将军张乾（旧唐书来俊臣传乾作虔）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于洛阳（阳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牧院。虔勖等（虔勖等三字原空缺，据旧唐书来俊臣传补）不堪苦，自讼于国有功，言辞颇厉。俊臣命卫士乱刀斫杀之；云仙亦言历事先朝，称使司冤苦，俊臣命截去其舌。士庶破胆，无敢言者。俊臣累坐赃，出同州参军，逼夺同列参军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寻授河南尉，累迁太仆卿。则天赐其奴婢十人，当授于司农。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俊臣且止司农赐，令其党罗告斛瑟罗反，将图其婢。诸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乃得不族。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有议，长安尉吉顼知之，以语俊臣。俊臣发之，连坐族者数十。俊臣恃擅其功，复罗遘顼。顼得召见庭诉，仅而免。俊臣先逼取（逼取原作遭安，据明抄本改）太原王庆诜（诜原作说。据明抄本改。）女。俊臣素与河东卫遂忠有旧。忠名行虽不著，然好学，有词辨，酒酣诣俊臣。俊臣方与妻族宴集，应门者妄云已出矣。遂忠知妄，入其家，慢骂辱之。俊臣耻其亲族，命殴击反接。既而免之，自此构隙。俊臣将罗告武氏诸伪王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遂忠发之。则天屡保持，而诸武及公主可惧，共毁之，乃弃市。国人无少长皆怨恨，竞剐其肉。斯须而尽。则天觉悟，降敕曰："来俊臣，闾巷小人，轻险有素，以其颇申乣谪，当谓微効欵诚。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毁败。南北衙文武将相。咸拟倾危，宜加赤族之诛，以雪苍生之愤。"既族之，无问士庶男女，相庆于道路。咸曰："自此后卧，乃背得著床，不尔，朝不谋夕矣！"（出《御史台记》）

【译文】

来俊臣，雍州人，父亲来操，曾任松州长史。来俊臣从少年时起就是个诡谲奸诈、反复无常、凶险邪恶、残忍荒唐而且举世无双的家伙。在武则天朝，由于他罗织罪名，诬告陷害各亲王大臣，被授予朝散大夫。并授予他侍御史之职。在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时，凡有不合他心意的，便对犯罪人实行株连，长幼都要坐连其族，一杀就是千余家。满朝文武大臣只是长叹，没有敢说话的。人们更慑于当时的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与自己的亲信侍御史王弘义、侯恩止一起，专诬告那些士大夫们，不论是春季夏季，杀人不断。当时在丽景门内设置了监狱，丽景门也叫做新开门，只要进入新开门，一百人里也难活下来一个人。王弘义则把丽景门戏称为例竟门，意思是说凡是进入此门的人，小命都得完蛋。来俊臣还与他的党羽朱南山等十几个人，编制一篇《告密罗织经》，共有几千字，都是预先有系统地按内容分例成细目，还要布置怎样罗织犯罪人的事实和缘由，命令他的党羽照此去告发，有时也把密告信投于匦院而让皇帝知道，这种案子武则天多是委派来俊臣去审理。来俊臣另外制造了一种刑具，叫做"突地吼"，凡是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很快便会晕倒。他又制造了十几个枷，称名为"见即承"。还有"铁圈笼头"，当审讯囚犯时，在圈中加上楔子。其余还有各种名号的刑具数十种，大致都是如此。囚犯不分其原来的身份贵贱，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这就是刑具！"见到刑具的人立即魂飞魄散，无不自己诬陷自己的。而武则天又以高官厚禄给予重赏，因此他们争比看谁更为残酷。因而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纷然皆是，因而名流们在世短暂，出了名仅可经历几日而已。朝官们因为要去上朝，不定何时便会遭到袭击，一旦被抓走便可能落得全家族被杀的结果。因此在与家人告别时便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天授年间，春官（礼部）尚书狄仁杰、天官（吏部）侍郎任令晖、文昌（尚书省）右丞卢献等五人，一起被他们诬告，来俊臣既然是以灭族而为功业的，他自然就想要引导人家接受自己犯了反叛的罪名。他都是先奏请皇帝下令，再拿着皇上的敕书一审问他们就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因为这样还可以得到减免其他族人死罪的结果。来俊臣便以此办法来威胁狄仁杰等，让他们承认犯有反叛罪，狄仁杰诚恳地说道："大周朝革命，万事维新，唐室的旧臣，甘愿听从诛杀。反叛是事实。"来俊臣才稍微从宽处置。"判官王德寿对狄杰仁说："尚书的事就算过去，并且能得到减免死罪的判决。我今天也是受人驱使，只是想求得少爬些台阶，想凭借尚书来牵连杨执柔可以吗？"狄仁杰道："要我怎么办？"王德寿说："尚书从前在礼部，而杨执柔在礼部任某司的员外，你来牵连他一下还是完全可以的。"狄仁杰道："皇天后土（地神）啊，竟然让我狄仁杰干这种事！"随后一头撞在柱子上，鲜血覆盖了他的脸颊，王德寿十分恐惧而告辞。狄仁杰既然已承认自己犯了反叛罪，主管部门只是等待行刑的日期了，因此对他不再严防。他从看守者那里借得笔砚，又扯了一块头巾在上面书写起来，述说了自己的冤枉和遭受的痛苦，然后藏在绵衣内。他叫人告诉王德寿说："现在天很热了，请通知家人来把我的绵衣取走。"王德寿已不再怀疑他了。家人得到了绵衣中的书信，仁杰的儿子光远拿着信说事情肯定会发生变化。他得到了召见，武则天看过信后有些不知所以，便把来俊臣叫来问道："你说仁杰等已承认犯了反判罪，那为什么今天他儿子又来诉冤呢？"来俊臣道："这样的人哪肯服罪呢？臣让他坐卧息休得十分安稳，甚至连他们的头巾衣带也未去掉。"武则天命令通事舍人周琳去视察，来俊臣叫狱卒把巾、带借给狄仁杰，并让他在西则随便行走站立，让周琳观看。周琳惧怕来俊臣，不敢向西看，只望着东面唯唯诺诺地答应而已。来俊臣让周琳暂且留步，要让他给捎去一份文状。于是他命令判官假冒狄仁杰等写了一份谢死表，代替他进呈给皇帝。凤阁（中书省）侍郎乐思诲的儿子，八九岁时，他的家遭灭族祸，现在司农寺暂为差役，皇帝对他家过去的事改变了看法而得到召见，他向武则天讲述了来俊臣如何苛刻狠毒，希望陛下把那些称反叛的假状子一一加以符合对照，结果不分大人小孩所有状子都是一个样，武则天心里不解其意，于是召见狄仁杰等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承认反叛呢？"狄仁杰等回答说："假如不承认，早死在枷棒下了。"武则天又问："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等答道："没有写过。"武则天拿出谢死表让他们看，才知道那是别人背着他们代写的，于是释放了这五家。来俊臣还诬告过大将军张虔勖、大将军给使范云仙，在洛阳州官署里，虔勖等不堪忍受痛苦，自诉对于国家有功，义正严辞，来俊臣竟命令卫士把他乱刀砍死。范云仙也陈述自己一生服务于先朝，声言司法官对他惩治的冤枉和痛苦，来俊臣下令割去了他的舌头。士子和庶民见此都吓破了胆，没有敢说话的。来俊臣屡犯贪赃罪，被贬到同州任参军，在那里他曾强夺一个参军同僚的妻子，并污辱了他的母亲，也没有敢说话的。不久又授予他河南县尉，一直升任为太仆卿。武则天曾赐给他十个婢女。那还是在他刚刚被授予司农卿的时候。此时西番酋长大将军斛瑟罗的家中有小婢能歌善舞，而来俊臣只有在司农卿时赐予的一般婢奴，于是就让他的党羽诬告斛瑟罗谋反，用意是想要谋取他的婢女。后来各酋长来到朝廷，他们个个割耳破面，来诉冤的有数十人，因而才没有获灭族罪。那时綦连耀与刘思礼等对朝廷有些议论，长安县尉吉顼知道这件事，便告诉了来俊臣。来俊臣告发了此事，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而被灭族。来俊臣仗势想要独揽此功，又对吉顼罗织罪名，后来吉顼得到召见而在朝廷作了诉讼，唯有他幸免。来俊臣威逼强娶了太原王庆诜的女儿。来俊臣平素与河东卫遂忠有交情，卫遂忠的名望虽不显赫，但是很好学，很有辩驳之才。有一天卫遂忠酒酣之后到来俊臣家去，当时来俊臣正与妻子的家人设宴聚会，守门人欺骗他说来俊臣出去了，卫遂忠知道他是说谎，便闯了进去，把他谩骂羞辱一顿。来俊臣由于在亲戚面前遭人谩骂而感到羞耻，便指使人殴打他并把他反绑起来，很快又放了他，但是从此结下了仇隙，当来俊臣将要罗织罪名诬告武姓各王以及太平公主、张易之等人时，卫遂忠先揭穿了他的阴谋。尽管武则天一再保护他，但武姓各王及太平公主是很有威力的，他们一起诋毁进攻他，于是将他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人们不论是老少都憎恨他，争相去剐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净的。武则天后来醒悟，下诏书道："来俊臣本来是个里巷中的小人，向来轻薄险恶，但是他能极力地举发那些有罪错的人，应当说他还是献出了一些忠诚的。但是各位王侯这些磐石宗枝们。一定要毁掉他，而南北衙的文武将相们，也都打算推倒他，那就应该给予他诛杀全部家族之罪，从而解除人们的愤恨。现已对他灭族，不论是士子庶民还是男人女人，人们都在大街上相互庆贺。人们都说："从此以后，想要躺卧，脊背就能够着床了。不然的话，真是朝不保夕啊！"

卷第二百六十八　　酷暴二

吉顼　成王千里　张亶　王旭　京师三豹　张孝嵩　王弘义　谢祐 河内王懿宗　酷吏

杨务廉　李全交

吉顼

周明堂尉吉顼，夜与监察御史王助同宿。王助以亲故，为说綦连耀男大觉、小觉，云应两角麒麟也。耀字光翟，言光宅天下也。顼明日录状付来俊臣，敕差河内王懿宗推，诛王助等四十一人，皆破家。后俊臣犯事，司刑断死，进状三日不出，朝野怪之。上入苑，吉顼拢马。上问在外有何事意，顼奏曰："臣幸预控鹤，为陛下耳目。在外唯怪来俊臣状不出。"上曰："俊臣于国有功，朕思之耳。"顼奏曰："于安远告虺贞反，其事并验。今贞为成州司（司原作可，据明抄本改）马，俊臣聚结不逞，诬遘贤良，赃贿如山。冤魂满路。国之贼也，何足惜哉？"上令状出，诛俊臣于西市，敕追于安远还，除尚食奉御。顼有力焉。除顼中丞，赐绯。顼理綦连耀事，以为己功，授天官侍郎平章事，与河内王竞，出为温州司马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在武后称帝的周朝时，明堂县尉吉顼，夜里与监察御史王助住在一起，王助因为自己与吉顼是亲戚的缘故，便对他说綦连耀有两个儿子大觉和小觉，说綦连耀是长了对应两角的麒麟，而耀字是由光翟组成，说是要光宅（占据）整个天下。第二天吉顼便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交给了来俊臣。皇帝下诏书此案由河内王武懿宗追查审理，结果诛杀王助等四十一人，全都毁了他们的家。后来来俊臣犯了事，刑部判决他死刑，可状子进呈给皇帝三天也不批复，朝野对此都觉得奇怪。有一天武则天到一处园林去，吉顼为她牵马，武则天问他外面有什么事情，吉顼奏道："我有幸当了皇上的近侍，做了陛下的耳目。现在外边唯独奇怪来俊臣的状子为何不批复。"武则天说："来俊臣对国家有功，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吉顼又奏道："于安远曾告发虺贞反叛，他的事实已经验证，可是现在虺贞仍为成州司马。来俊臣聚结的党羽还没显露出来。他诬陷贤良，贪赃受贿堆积如山，到处都有屈死的冤魂，是个国贼，哪里值得惋惜。"武则天立即下令，将来俊臣斩于西市。并下敕追于安远回京，授予他殿中尚食奉御之职。吉顼因有功，授予他御史中丞，并赏赐他绯色官服。吉顼认为自在处理綦连耀一案时有功，因此在朝中任命天官侍郎平章事一职时，与河内王武懿宗相竞争，结果被贬为温州司马，后死在那里。

成王千里

唐成王千里使岭南，取大蛇，长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龟及鳖，令人脱衣，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王与姬妾共看，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鳖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乃放口。人被惊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成王千里出使岭南取回一条大蛇，有八九尺长。他用绳子绑住蛇嘴，把它横放在门坎下边。州县有来参拜他的官员，他便叫他们进门来，那些人只知照直向前看，不能上下乱瞅，踏到蛇身上便会大吃一惊，恐慌地仆倒在地上，于是被大蛇紧紧地缠绕数圈，良久才会松开，他就是以此来取笑别人。又拿来龟和鳖。叫人脱去衣服，怂恿龟鳖去咬他的身体，只要咬住便始终不放，一直到死去。被咬的人疼痛得狂呼乱叫，不可言状。成王和姬妾们在一旁观看，以此来玩乐开心。之后再用竹杆子刺龟鳖的嘴，于是龟鳖去咬竹杆而放开人。或者用点燃的艾蒿去烫鳖的脊背，烫得痛了它就松口了。人一旦被惊吓，都被吓得失魂落魄，直到死也不能恢复正常。

张亶

唐朔方总官张亶好杀。时有突厥投化，亶乃作檄文，骂默啜，言词甚不逊。书其腹背，凿共肌肤，涅之以墨，灸之以火，不胜痛楚，日夜作虫鸟鸣。然后送与默啜。字者宣讫，脔而杀之。匈奴怨望，不敢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朔方总官张亶好杀人。当时有突厥人来投诚的。张亶还要写声讨他的檄文，骂他是默啜，语言极为不逊。之后再把檄文写在他的前腹和后背上，用凿子把写在肌肤上的字划破，染上墨汁，再用火去烤，使他极为疼痛，那人像虫鸟鸣叫一样日夜不停地哼叫。然后再送回到匈奴人中间去。檄文展示完毕。再用刀子把他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把他杀死。凶奴人对他极为怨恨，都不敢来投降。

王旭

唐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及别宅女妇风声目色（明抄本目色作色目），有不承者，以绳勒其阴，令壮士弹竹击之，酸痛不可忍。倒悬一女妇，以石缒其发，遣证与长安尉房恒奸，经三日不承。女妇曰："侍御如此苦毒，儿死，必诉于冥司。若配入宫，必申于主上，终不相放。"旭惭惧，乃舍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的殿中侍御史王旭，搜括自己家及别人家的女子当宫妓，有不肯承当的，便用绳子勒她的阴部，然后叫壮士用竹棍击打。使那些不顺从的女子们疼痛得难以忍受。他曾把一个女子倒悬起来，又在她的头发上缒上一块石头，再让长安县尉房恒去奸淫她。可是把她折磨了三天也不肯顺从。那女子道："侍御史竟这般恶毒，我就是死了，也要告到阴曹地府。如果我要被选送入宫，一定要申诉于皇上，永远不会放过你的！"王旭十分惭愧惧怕，只好放了她。

京师三豹

唐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师号为三豹。嵩为赤黧豹，交为白额豹，旭为黑豹。皆狠虐不轨，鸩毒无仪，体性狂疏，精神惨刻。每讯囚，必铺棘卧，削竹签指，方梁压髁，碎瓦搘膝，遣作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拘原作驹，据明抄本改）、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猕猴钻火、上麦索、下阑单。人不聊生，囚皆乞死。肆情锻炼，证是为非。任意指麾。传空为实。周公、孔子，请伏杀人；伯夷、叔齐，求其劫罪。讯劾干堑，水必有期；推鞠湿泥，尘非不入。来俊臣乞为弟子，索元礼求作门生。被追者皆相谓曰："牵羊付虎，未有出期。缚鼠与猫，终无脱日。妻子永别。朋友长辞。"京人相要，作咒曰："若违心负教，横遭三豹。"其毒害也如此。（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的监察御史李嵩、李全交和殿中侍御史王旭，被京城的人称为三豹。李嵩叫赤黧豹，李全交叫白额豹，王旭叫黑豹。他们都极暴虐而不守法度，极狠毒而无法无天。体性放荡不羁，心神歹毒刻薄。每次审讯囚犯，都要铺上荆棘让囚犯躺卧，或削竹签刺他的指甲缝，或用方型梁木压他的胯骨，或让他跪碎瓦片。或者命令他做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等，直到垂下脑袋，身子精疲力尽。人无法活下去，囚徒们都求一死。他们肆意罗织罪名，颠倒是非，随意发令调遣材料，传来的材料没有事实的就去捏造。这样审讯，即使周公、孔子在世，也会服罪说杀了人，伯夷、叔齐也会求他说自己犯了抢劫罪的。即使审讯的是干壕，总有一天会有水的；审讯的是湿泥，也会有尘土飞进来的。他们这三个人，即使是最歹毒的来俊臣也会乞求做他们的弟子，最残忍的索元礼也会请求收他作门徒的。凡是被审讯的都相互说道："这是牵着羊送给了老虎，不会有出去的日子；是绑了老鼠送给猫，永远不会有逃脱的那一天了。妻儿永别，朋友长辞了。"京城里的人在相互立约时，作咒语都说："如果我要违背自己的良心辜负了你的教诲，就会突然遭遇三豹！"他们竟是这样的恶毒厉害。

张孝嵩

京兆人高丽家贫，于御史台替勋官递送文牒。其时令史作伪帖，付高丽追人，拟吓钱。事败，令史逃亡，追讨不获。御史张孝嵩捉高丽拷，膝骨落地，两脚俱挛，抑遣代令史承伪。准法断死讫。大理卿状上。故事，准名例律，笃疾不合加刑。孝嵩勃然作色曰："脚挛何废造伪？"命两人（两人二字原作乃，据明抄本改）舁上市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京都人高丽家里很穷。在御史台为勋官们传送文书。当时有个令史伪制一个假帖子，让高丽拿去送人，打算用它去恐吓诈骗钱财。事情败露后，令史逃走，去追捕而没有捉到，御史张孝嵩便把高丽捉来拷打，直打得膝骨落在地上，两尺脚都痉挛抽缩在一起，还要叫他代替令史承担伪造之罪。判他死刑的状文批复下来之后，大理卿上了一份状文，意思是按照过去的典章制度，准则律条。残废人是不该加刑的。张孝嵩勃然大怒道："脚痉挛难道能停止他去假骗吗？"于是命令两个人把他抬到街市上斩首。

王弘义

王弘义，衡水人也，告变授游击将家。天授中，拜御史，与俊臣罗告衣冠。俊臣败，义亦流于岭南。妄称敕追，时胡无礼以御史使岭南，次于襄邓，会而按之，弘义词穷，乃谓曰："与公气类。"元礼曰："足下昔任御史，礼任洛阳尉；礼今任御史，公乃流囚。复何气类。"乃榜杀之。弘义每暑月系囚，必于小房中，积蒿而施毡褥，遭之者，期须气将绝矣，苟自诬或他引，则易于别房。俊臣常行移牒，州县慑惧，自矜曰："我之文牒，有如狼毒冶葛也。"弘义尝于乡里求旁舍瓜，瓜主吝之。义乃状言。瓜园中有白兔。县吏会人捕逐，期须苗尽矣。内史李照德曰："昔闻苍鹰狱吏，今见白兔御史。"（出《御史台记》）

【译文】

王弘义，衡水人，是因为揭发了别人要反叛而被授予游击将军的。武后称帝的天授年间，被任命为御史，与来俊臣一起专干诬告士大夫的勾当，来俊臣的事情败露被处死，王弘义也被流放到岭南。后来他胡说皇帝下令要追他回京，当时御史胡元礼被派遣到岭南，暂住于襄邓，找到他查问这件事，王弘义无话可讲，便对他说："别忘了，我跟你可是一样的人啊。"胡元礼道："你当年任御史，我任洛阳县尉；而我今天任御史，你却是个被流放的囚犯，这怎么能说是一样的人呢？"于是将他用鞭子打死。王弘义每年酷暑季节拘留囚犯时，都是把人关在一个小房子里，里面堆上蒿子并铺上毡褥，关进去的人，很快就被熏呛得喘不上气来，于是便会随意地诬陷自己或乱咬别人，然后再给他换到别的房间去。来俊臣常给人发放文书，州县官员十分害怕。他常自我夸耀说："我的文书，就像狼毒、野蒿（均为巨毒药草）一样！"王弘义曾在乡村向临舍的人要瓜，瓜主对他很吝啬，王弘义便绘声绘色地说，瓜园里有白兔，县衙役便立即集合人去追捕，霎时间瓜秧被扫荡一空。内史李昭德说："过去常听说有苍鹰狱卒，今日却看到了白兔御史！"

谢祐

周黔府都督谢祐凶险忍毒。则天朝，徙曹王于黔中，祐吓云："则天赐自尽，祐亲奉进止，更无别敕。"王怖而缢死。后祐于平阁上卧，婢妾十余人同宿，夜不觉刺客截祐首去。后曹王破家，簿录事，得祐首漆之，题谢祐字，以为秽器。方知王子令刺客杀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氏周朝时，黔府都督谢祐十分凶险狠毒。武则天称帝后，把曹王迁移到黔中。有一天谢祐恐吓他道："则天已赐自尽，我奉命来亲自监督你的行动，再不另下敕书了。"曹王很害怕而上吊自尽。谢祐住在平阁上，他是与十几个婢妾同住一起的，可是竟在一天夜里不知不觉地被刺客把他的头割掉拿走了。后来曹王被抄家，在登记财务的时候，发现了谢祐的头骨，已经涂上了漆，上写谢祐二字，是用它做了盛大少便的家什。此时才知道是曹王的儿子派刺客杀了他。

河内王懿宗

周默啜贼之陷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敕授三品，入匈奴，遂没贼。将至赵州，襄（明抄本襄作褒）公段瓆同没，唤庄共出走。庄惧不敢发，瓆遂先归。则天赏之，复旧任。齐庄寻至，敕付河内王懿宗鞠问。庄曰："昔有人相庄，位至三品，有刀箭厄。庄走出被赶，砍射不死，走得脱来。愿王哀之。懿宗性酷毒，奏庄初怀犹豫，请杀之。敕依。引至天津桥南，于卫士铺鼓格上，缚磔手足，令段瓆先射。三发皆中，又段瑾射之中，又令诸司百官谢，箭如猬毛，仍气弽弽然微动。即以刀当心直下，破至阴，剖取心掷地，仍趌趌跳数十回。懿宗之忍毒也如此。（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后称帝的周朝时，匈奴攻陷了恒定州。和亲使杨齐庄，皇帝下诏授予他三品官阶，出使到匈奴，结果沦落于敌手。将要到赵州时，遇到了沦于敌营的襄公段瓆，段瓆召呼杨齐庄一起逃走，杨齐庄惧怕而不敢行动。段瓆先归来，武则天赏赐了他，恢复了他原来的职务。杨齐庄不久也归来，武则天下令交由河内王懿宗对他审讯。杨齐庄道："以前是有人帮助了我。才使我的官阶达到三品。这一次是陷入了刀箭相遇的困境，我逃出的时候曾被追赶，刀砍箭射而未死，才算逃脱出来。希望王能给与怜悯。"懿宗性情残酷而又阴毒，他上奏皇帝说谢齐庄刚刚沦入敌营时曾犹豫动摇过，请求杀了他。皇帝下敕依准，于是把他拉到天津桥南的卫士铺鼓格，把他手脚分扯开绑在上面，命令段瓆第一个举弓射他，三箭全中，又命段瑾再射也射中，最后下命诸司百官一齐射，杨齐庄身上的箭简直如刺猬身上的刺毛，但仍然在喘息着微微扭动。懿宗又用刀插进他的胸口，一直豁到阴部，然后又剖出心来抛在地上，那心在地上还呼呼嗒嗒地跳动了几十下。懿宗竟然如此残忍狠毒！

酷吏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为推官。俊臣父操。与乡人蔡本善。本与操樗蒲，赢本钱数十万。本无以酧。遂将其妻冯折。及至操家，已有娠，而产俊臣于禾州。犯盗，遂因密告。则天以忠，累拜侍御史。按制狱，无不会意，拜左台中丞。道路以目。与侯思止等，以告事为罗织。则天于丽景门侧，别置推院，令俊臣等按之。但入新开门。百不全一。弘义戏为例竟门。俊臣与其党朱南山等，造《罗织经》一卷。每鞠囚，无轻重，先以醋灌鼻，禁地牢中。以火围绕，绝其粮，多抽衣絮以啗之。将有赦，必先尽杀其囚。又作大枷凡十（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胆、六曰实同反、七曰反是实、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得死、十曰求破家。）遭其枷者，闷转于地，莫不自诬。则天尤赏之。朝士每入朝，多与妻子诀别。及禁狄仁杰，仁杰置书于绵衣中，请狱吏付家人。家人得之，讼于则天。则天令验之，果冤。问仁杰何以自诬，对曰："若不承反，即已死于枷棒矣。"俊臣后坐赃，御史劾之，除殿中丞，又拜中丞。复坐赃，出为同州参军，夺同列参军妻。旋为合官尉，又拜洛阳令。复图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婢，称其谋反。其党剺面诣阙讼之，得免。将告诸武太平公主，乃反为其所发，弃市。人竞脔其肉。中宗诏酷吏并配流远恶处，子孙不得仕进。周兴累为司刑少卿，上疏请除李家属籍，后徙岭表，为仇人所杀。傅游艺除左补阙，上书言武氏革命，拜给事中，又为鸾台平章事。天授元年，改姓武氏。梦登湛露殿，陈于所亲，及事发伏诛。游艺一年内，青绿绯紫皆遍转，号为"四时仕宦"。请则天置六道使，死后竟从其言。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皆酷虐。思止告舒王元名反，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思止，上必问候大不识字，但云："獬豸岂识字，只能触邪。"果问而对，则天大悦，授左台侍御史。又教，上若问要宅，得赐没官者，但云："臣恶其名，不愿居止。"上又悦。尝按魏元忠曰："急承白司马，不然吃孟青。"孟青者，姓孟名青，即杀琅邪王冲者也。白司马，坂名。思止庸奴，常以此语吓元忠。元忠不挠，思止以其拒制命、倒曳之。元忠曰："我如乘恶驴而坠，为镫所挂。"思止又怒，欲奏斩之。元忠曰："汝为御史，须识礼数。若要元忠头，便将去，何必以锯截将。"思止惊悚，与之坐。思止言音不正，霍献可笑之。思止怒，奏之。则天知，亦大笑。时俊臣逼娶太原王庆诜女，思止亦奏娶赵郡李自挹女，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往年来俊臣贼劫王庆诜女，已大辱国。今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又辱乎？"竟为昭德榜杀。万国俊按岭南，流人三百余人，拥于水次，一时杀之。来子珣除右台监察，时朝士有不著靴带而朝者，必弹之曰："臣闻束带立于朝。"举朝大噱。后赐武氏家臣，多按制狱，常衣锦半臂。郭霸应革命举，为监察，又为侍御史。见则天曰："往年征除敬业，臣愿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上大悦。人呼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霸请嚐其粪。元忠不许，竟尝之曰："其味苦，病即愈。"元忠以以其佞，大恶之。尝推苏州刺史索（明抄本索作李）思微，微不胜其捶拷而死。后屡见思微。遂设斋转经。俄见思微止于庭曰："汝陷我，今来取汝。"霸恐惧，遂自刳腹而卒。时洛桥初成，人便之。则天问人曰："外有何好事"。舍人张元一素滑稽，曰："喜洛桥成，幸郭霸死。"（出《神异经》）

【译文】

来俊臣、侯思止、王弘义、郭霸等数十人，都是掌管刑狱的推官。来俊臣的父亲来操，与同乡人蔡本很友好，蔡本和来操赌博，来操赢了蔡本数万钱，蔡本没钱偿还，便用自己的妻子冯氏顶了债。等去了来操家，冯氏已经怀孕，在禾州生下了来俊臣。来俊臣曾因偷盗而犯法，是由于他上书密告，武则天认为他对自己很忠诚，便屡屡提拔使他当了侍御史，专门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而且没有不合意的，后来又授予他御史左台中丞。人们慑于其暴政，敢怒而不敢言。他与侯思止等一起，专干诬告和罗织罪名的勾当。武则天还在丽景门的一侧，另设了监狱，命令来俊臣等人在那里审讯犯人。只要进入新开门（丽景门之别称），一百个人没有一个能保住活命的。王弘义戏称这里叫"例景门"。来俊臣还与其党羽朱南山等，造了一册《罗织经》。每次宰讯囚犯，不论罪刑轻重，先给犯人往鼻子里灌醋。在牢房中，用火把犯人围在当中，不给饭吃，犯人多是抽衣服中的棉絮吃下去充饥。每次将要有大赦时，他们便提前把囚犯杀尽。他们还制作了十个大枷（一叫定百脉，二叫喘不得，三叫突地吼，四叫著即承，五叫失魂胆，六叫实同反，七叫反是实，八叫死猪愁，九叫求得死，十叫求破家。），凡遭受枷刑的人，立刻就会晕倒在地，没有不自己诬陷自己的。武则天对这些尤为赞赏。朝官们每次上朝，都要和妻儿老小作生死告别。在囚禁狄仁杰的时候，狄仁杰把一封上告信藏在棉衣里，求狱卒将棉衣送给家人，家人得到信后，上诉于武则天，武则天派人去验证，果然是冤案，她问狄仁杰为什么要自己诬陷自己，狄仁杰道："若不承认谋反，早已死在枷棒下了。"来俊臣后来犯了贪赃罪，被御史揭发，降职为殿中丞，不久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后来又犯贪赃罪，被贬为同州参军。在那里强占了同僚参军的妻子，再降职为合官县尉，后来又升为洛阳县令。为谋取西番酋长阿史那斛瑟罗的婢女，便说斛瑟罗要谋反，由于斛瑟罗的下属们用刀划破面孔到朝廷来为他申冤，才幸免遭难。来俊臣又想要诬告武氏齐王和太平公主，结果反被他们抢先一步告发。被押到街市上斩首示众。人们竟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地割下来。后来中宗曾下诏对酷吏要发配流放到最边远最恶劣的地方去，他们的子弟不得做官。周兴官至司刑少卿。他上疏请求废除李氏皇族的族籍，后被发配到岭南，被仇人所杀。傅游艺任左补阙时，上书说武则天应当革命。而后便被任命为给事中，接着升任鸾台（门下省）平章事。天授元年，赐予他武姓。梦中登上湛露殿，并把此事说给了亲戚，事情被告发后处死。傅游艺在一年之内，青（八、九品官服）、绿（六、七品官服）、绯（四、五品官服）、紫（三品以上官服）四种官服全穿了一遍，被号称为"四时仕官"。他曾请求武则天设六道（地狱道、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人道、天道）史，死后他可以去应其所言了。正因为酷吏得宠，于是万国俊、丘神勣等争相残酷暴虐。侯思止告发舒王谋反，被授予游击将军。初元礼教给侯思止，皇帝一定会说你不识字，你可以说，獬豸哪里识字，可它能用角顶坏人。皇帝果然这样问了他而他照此作了回答，武则天极为欢喜，授予他左台侍御史。又教给他说，皇帝要问要不要好住宅，赐予你没收充公的，你只要说，臣厌恶那些名誉，不愿去居住。这样问答后武则天又很喜悦。他曾审讯魏元忠说："快承认就去白司马，不然就吃孟青的棒子！"所谓孟青，是个姓孟名青的将军，他曾棒杀过琅琊王冲。白司马是洛阳郊外的山坡名。侯思止是个庸才，常以此话吓唬元忠，元忠没有屈服，侯思止便以他拒绝接受皇帝命令的罪名，倒过来拖他。魏元忠说："我就像骑了一头恶驴而坠地，脚被驴镫挂住。"侯思止又怒，准备奏请皇帝将他处斩，魏元忠道："你是御史，须懂得礼数。如想要我的头，拿去好了，何必还要用锯来截！"侯思止惊惧，让他坐起来。侯思止语音不正，霍献可讥笑他，他很生气，奏与皇帝。武则天听说也大笑。当时来俊臣曾逼娶太原王庆诜的女儿，侯思止也上奏要娶赵郡李自挹的女儿，李昭德拍着手对各位宰相道："当年来俊臣强娶王庆诜的女儿，已经使国家蒙受极大的耻辱，如今此奴又娶即李自挹的女儿，这不是又要使国家蒙受耻辱吗？"后来侯思止竟被李昭德棒杀。"万国俊到岭南巡察，他把流入在那里的三百余人，集合在水边，一齐杀死。来子珣任右台监察御史，当时有朝官不穿靴子不系袍带上朝的，他必然会纠弹说："我听说束带立于朝。"满朝大笑。后来赐他为武姓家臣，多是审理皇帝交办的案子，经常穿着短袖衣服。郭霸是由于他响应武氏革命而被推举上来的，先是授予监察御史，后又升侍御史。有一次他见到武则天说："那年征讨徐敬业，我真想抽其筋，食其肉，饮其血，绝其髓！"武则天极为欢喜。人们都称他为"郭四其"。御史大夫魏元忠患病，郭霸请求尝他的粪便，魏元忠不准，他终于还是尝了，并说："味道很苦，病很快就会好。"魏元忠看不惯他那套巧言谄媚的样子，因而很厌恶他。他曾审讯过苏州刺史索思微，索思微忍受不了他拷打而死，后来他屡屡见到索思微。于是他设斋传经。一会儿看见索思微站在庭院里对他说："你陷害了我，今天我来捉拿你！"郭霸极为恐惧，便剖腹自杀。当时洛阳桥刚刚建成，人们走着很方便，武则天问道："外边有什么好事啊？"舍人张元一平时很滑稽，说："高兴洛桥建成，庆幸郭霸死去。"

杨务廉

唐杨务廉，孝和时，造长宁安乐宅仓库成，特授将作大匠，坐赃数千万免官。又上章，奏开陕州三门，凿山烧石，岩侧施栈道牵船。河流湍急，所顾夫并未与价值，苟牵绳一断，栈梁一绝，则扑杀数十人，取顾夫钱籴米充数，即注夫逃走，下本贯，禁父母妻子。其牵船夫，皆令系二銽子胸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改），落栈著石，百无一存。道路悲号，声动山谷，皆称杨务廉为人妖。天生此妖，以破残百姓。（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人杨务廉。孝和年间，建成了长宁安乐宅仓库，皇帝特授予他将作大匠一职。后来因他贪赃数千万而被免职。以后他又上书，奏请在陕州三门峡开道。开山凿石，在悬崖上架起栈道供牵夫行走。那里的河水十分湍急，所有雇用来的民工都不给工钱，假如牵绳一断，或者栈一折，就击杀数十人，然后用这些民工的工钱买成粮食来顶上这些死者的数目，并注明这些人是逃走的，通知当地官衙，囚禁他们的父老妻儿。对于拉船的牵夫，则命令在每个人的前胸后背拴上两个砣子，一旦落栈着石，百人之中也难活一人。整个道路都响着悲痛的号子，声音振动了山谷，人们都把杨务廉称作人妖。天生此妖，就是来残害百姓的啊！

李全交

唐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以罗织酷虐为业，台中号为"人头罗刹"。殿中王旭，号为"鬼面夜叉。"讯囚引枷柄向前，名为"驴驹拔橛"。缚枷头著树，名曰"犊子悬车"；两手捧枷，累砖于上，号为"仙人献果"；立高木之上，枷柄向后拗之，名"玉女登梯"。拷郴州典廖福、司门令史张性，并求神狐魅，皆遣唤鹤作凤，证蛇成龙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时，监察御史李全交等，专以残酷暴虐为职业，被御史台中的人们称之为"人头罗刹"。殿中侍御史王旭，被称为"鬼面夜叉。"在审讯犯人的时候，他们让犯人牵着枷柄向前走，叫做"驴驹拔橛"；给犯人上枷并把他们的脑袋绑在树上，起名叫"犊子悬车"，两手捧枷，并在上面摞砖的，称为"仙人献果"；让犯人活在木桩上，使他的枷柄向后别弯的，取名"玉女登梯"。在拷打郴州刺史廖福、司门令史张性时，让他们祈求神、狐、魅，而被称作"唤鹤作凤"、"证蛇成龙"。

卷第二百六十九　　酷暴三

胡元礼　诬刘如璿恶党　宋昱韦儇　 萧颖士　李希烈　卢杞　襄样节度 史牟　李绅

胡淛

（以下俱缺文）

韦公干　陈延美　赵思绾　安道进

胡元礼

唐胡元礼，定城人也。进士擢第，累授洛阳尉。则天朝，右台员外监察，寻即真，加朝请大夫。丁忧免，起复，寻检校秋官郎中。累迁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性残忍深刻，不可以情祈。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按狱，务从宽。元礼屡折之，日知终不易。尝出一死囚，元礼异，判杀之。与日知往复，至于再三。元礼怒，命府吏谓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无活法。"日知命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无死法。"竟以两状申，日知果直。时人忌元礼之苛刻，尝于宣仁门外，为冤家罗辱于泥中，幸金吾救助。敕榜仇者百。台中罚元礼五千，以其辱台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唐朝的胡元礼，是定城人，进士出身，几个任期都只授予他洛阳县尉。到武则天时，授予他员外监察御史，不久便授予他正员御史，并加朝请大夫衔。丁忧（旧时父母死后，儿子要在家守丧三年，不准做官）免除后，重新起用，不久便任检校（代理）秋官（刑部）郎中。后历任司刑少卿、滑州刺史、广州都督等职。他的性情极为残忍刻薄，不可以情相求。当时李日知任司刑丞，每次审查案子，他都从宽处理，因而被胡元礼屡屡驳回。而李日知也始终不改判。李日知曾免除一个囚犯的死刑，胡元礼不同意。判该杀，案子在两人之间往来复去，双方坚持再三，胡元礼怒，命令府史长告诉李日知说："元礼只要不离开刑曹，此犯就没有活刑！"李日知也命人去回报他说："日知只要不离开刑曹，此犯就不会判死刑！"终于将两份判决书一起上报，李日知果然正确。在胡元礼任御史时，人们都很憎恨他的苛刻，有一次在宣仁门外，胡元礼遭到仇人的侮辱而被推进泥坑中，幸亏得到禁卫军的救助，皇帝下令杖罚那个仇人一百，而御史台向胡元礼罚款五千，因为他败坏了御史台的声誉。

诬刘如璿恶党

刘如璿事亲以孝闻。解褐唐昌尉累迁乾封封尉，为侍御史，转吏部员外。则天朝，自夏官郎中，左授都城令，转南郑令，迁司仆司农少卿秋官侍郎。时来俊臣党人，与司刑府史姓樊者不协，诬以反诛之。其子讼冤于朝堂，无敢理者，乃援刀自刳其腹。朝士莫不目而悚惕，璿不觉唧唧而泪下。俊臣奏云：党恶，下诏狱。"璿诉曰："年老，因遇秋风而泪下。"俊臣劾之曰："目下涓涓之泪，作可因风。口称唧唧之声，如何取雪。处以绞刑。"则天特流于瀼州。子景宪讼冤，得征还，复秋官侍郎。辞疾，授兖州都督。好著述，文集四十卷行于代。俊臣但苛虐，无文，其劾乃郑愔之词也。（出《御史台记》）

【译文】

刘如璿事奉双亲一向以孝顺闻名。入仕便当了唐昌县尉，任满再转任乾封县尉。后任侍御史，转任史部员外。到了武则天朝，由夏官（兵部）郎中降职为都城县令，转任南郑县令，后升任为司仆、司农少卿及秋官（刑部）侍部。当时来俊臣的一个党羽，与司刑府史一个姓樊的人不和，便诬陷他要谋反而杀了他。他的儿子到朝堂诉冤，没有敢理会的，于是便从别人身上拽了把刀剖腹自尽。朝官们的无不望而恐惧的，刘如璿却不禁"唧唧"而泪下。来俊臣群奏道："他是同党，也是个邪恶分子，应该下诏捕他入狱。"刘如璿申诉说："我年纪大了，是因为遇上风才落泪的。"来俊臣又揭发道："眼睛流泪涓涓不止，怎么可以说是因为风吹的呢？口中还发出唧唧之声，这又如何洗刷掉？就当处以绞刑。"武则天仅仅把他流放于瀼州。后来刘知璿的儿子刘景宪上诉申冤，才得到征召而还朝，并恢复了他的秋官侍郎之职。刘如璿坚辞不受，又授予他兖州都督。刘如璿喜欢写作，有文集四十卷流行于世。而来俊臣只是严酷暴虐，没有文采，他在揭发别人的时候，也只能说出像郑愔之流说的那种词语而已。

宋昱韦儇

李林甫是姜皎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外甥。杨国忠为剑南，召募使远赴泸南，粮少路险，常无（常无原作韦先，据明抄本改）回者。其剑南行人，每岁，令宋昱、韦儇为御史，迫促郡县征之。人知必死，郡县无以应命。乃设诡计。诈令僧设斋，或于要路转变，其众中有单贫者即缚之。置密室中，授以絮衣，连枷作队，急递赴役。（出《谭宾录》）

【译文】

李林甫是姜皎的外甥，杨国忠是张易之的外甥。杨国忠下令剑南官府，要从当地召募役夫远赴泸南服役。由于粮少而又道路险恶，常常是有去无回。而要去剑南的役夫，每年，都要令宋显、韦儇为御史，去督促各郡县征募。人们知道一去必死，各郡县都无法接受这个命令。宋、韦二人便设下诡计，假令僧人设斋，然后在要路或转弯之处，选择众人之中那些孤单的穷困者，立即绑走。然后把他们安置在秘密的屋子里，发给他们棉衣，再给他们带上枷并把枷串联起来站成队，立即驱赶他们去赴役。

萧颖士

萧颖士性异常严酷。昔有一仆，事之十余载，颖士每一棰楚百余，不堪其苦。人或激之择木，其仆曰："我非不能他从，迟留者，乃爱其才耳。"（出《摭言》）

【译文】

萧颖士的性情十分残酷。他从前有一个仆人，侍候了他十几年，每次发怒他都要用棍棒抽打他一百多下，使他痛苦得难以忍受，有人鼓动他再换一个主人，那个仆人说："我不是不可以到别处去，所以要长期地留在这里，是我很爱他的才能。"

李希烈

建中中□李希烈攻汴州，城未陷。驱百姓妇女及辎重，以实壕堑，谓之湿梢。（出《传载》）

【译文】

唐朝建中年间，李希烈攻打汴州，城未攻克，便驱赶百姓妇女连同军用物资一起，用来充填城壕。他说这叫活埋。

卢杞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厚善。每伺卢杞昼寝，辄诣镒。杞知之。他日。杞假寐佯熟，伺詹果来。知与镒偶语。杞遽至镒閭中，詹趋避。杞遂言密事。镒曰："殿中郑侍御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闻也。"后深劾詹之罪，以排严郢。三司使方按二人，狱犹未具，而杞已奏杀詹黜郢。中外侧目。（出《谭宾录》）

【译文】

殿中侍御史郑詹与张镒十分要好，每次探察到卢杞在白天睡觉的时候，就到张镒的官署去。卢杞发现了此事，有一天，他又假装睡熟，侦察到郑詹果然又来，知道他们俩正在私语，他便突然来到张镒的官署中，郑詹急忙躲避起来。卢杞于是要谈一件机密之事，张镒道："殿中郑侍御在这里。"卢杞装作惊愕地说："如果像你说的，那么这事是不应该让别人听到的。"后来他极力地揭发郑詹的罪错，目的是排挤严郢的势力。三司使刚刚审讯郑詹和严郢，还没定案判刑，卢杞就已经奏请皇帝杀了郑詹罢免了严郢。朝廷内外对他十分怒恨。

襄样节度

襄阳人善为漆器，天下取法，谓之襄样。及于司空为师，多暴；郑元镇河中，亦暴，远近呼为襄样节度。（出《国史补》）

襄阳人很善于油漆家具，天下各地都学习他们的样子，人们都称为襄样。等到襄阳人做了主管牢狱的长官，多数人都很残暴。当时郑元镇守河中，也很残暴，远近都称他为襄样节度使。

史牟

史牟榷盐于解县，初变榷法，以中朝廷。有外甥十余岁，从牟检畦（畦原作哇，据明抄本改），拾盐一颗以归。牟知，立杖杀之。共姊哭而出救，已不及矣。（出《国史补》）

【译文】

史牟在解县管理盐业生产，刚刚对盐的经营管理制度进行了变法，这是为了中意于朝廷。他有一个十几岁的外甥，跟着他去检查盐田，回来时拾了一颗盐粒，史牟知道了，便立刻将外甥杖杀。当他姐姐哭着跑来相救时，已经来不及了。

李绅

李绅以旧宰相镇一方，恣威权。凡戳有罪，犹待秋分，永宁吴尉弟湘，无辜盛夏被杀。崔元藻衔德裕斥己，即翻其辞，因言御史覆狱还，皆对天子，别白是非。权轧天下，使不得对，具狱不付有司，但用绅奏而置湘死。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之比（比字原缺，据《新唐书》六一《李绅传》补）。

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贬德裕等。擢汝纳左拾遗，元藻武功令。始绅以文艺、节操见用，然所至务为威烈，或陷暴刻，故卒坐湘冤云。唐李绅既治淮南，决吴湘狱。持法峻，犯者无宥。狡吏奸豪潜形叠迹。然出于独见，僚佑莫敢言。评事李元将弟仲将侨寓江都，李公羁旅时，每馆于元将而叔呼焉。荣达后，元将称弟称侄皆不悦，及为孙，方似相容。又有崔巡官居郑圃，与绅同年之旧，特来谒。才及旅次，家仆与市人竞。诘其所以，仆曰："宣州馆驿崔巡官下。"仆与市人皆抵极法，令捕崔至，曰："昔常识君，到此何不相见。"崔叩头谢曰："适憩旅舍，日已迟晚，相公尊重，非时不敢具陈毕礼，伏希哀怜，获归乡里。"遂縻之，具罪笞二十，送过秣陵，貌若死灰，莫敢恸哭。时人相谓曰："李公宗叔翻为孙子，故人忽作流囚。"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渡江淮者众矣。主吏启曰："户口逃亡不少。"绅曰："汝不见掬麦乎？秀者在下，粃粏随流者不必报来。"忽有少年，势似疏简，自云辛氏子，谒绅。晤对间未甚周至。先是白尚书寄元相公诗曰："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盖谓辛丘度性迂嗜酒，李绅短而能诗。辛氏即丘度子也，谓李曰："小子每忆白二十二丈诗："闷劝畴昔酒，闲吟二十丈诗。"李笑曰："辛大有此狂儿，吾敢不存旧矣。"凡是官族，相抉辛氏子之能忤诞。丞相之受侮，刚肠暂屈乎。又有一曹官到任，仪质颇似府公，李见而恶之。书其状曰："着青把笏，也请料钱。睹此形骸，足可伤叹。"左右皆窃笑焉。又宿将有过请罚，绅云："老兵倚恃年老而刑不加，若在军门，一百也决。"竟不免检槚楚。（出《去溪友议》，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李绅因以前是宰相而镇守一方，因而恣意逞权威。凡斩杀罪犯，都要等到秋分的时候，而永宁县吴县尉的弟弟吴湘，却正当盛夏之时便被无罪斩杀。崔元藻因怀恨德裕对他的斥责，就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因而便说，御史核实完案子回来，都应向皇帝禀告，以分辨清楚案子中的是非，可是有的人权势威慑天下，使御史不能回禀皇帝，案卷也不给主管刑狱的官员，只是由李绅上奏便将吴湘处死了。这时德裕已失去权势，而宗闵原来的党羽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等，都充任了要职，因此对德裕很怨恨，他们以利来引诱打动元藻等，并让三司具结李绅，依仗权威、武力坐镇一方，虐杀良民百姓。以神龙年间皇帝诏书为准，酷吏已死了的，爵位也要剥夺，子孙不得做官。李绅虽然已死，也请求与过去被处死的人同样处理。结果皇帝下令，削去李绅身上的三官，子孙不得做官，给德裕等人降职处分。提拔汝纳为左拾遗，崔元藻为武功县令。最初李绅是以文学和节操受到人们的尊重，然而他对所有来访的人都必然要大耍权威，或者对人很粗暴很刻薄，因而才仓促地促成了吴湘冤案。唐朝时，李绅去治理淮南，先判决了吴湘的死刑。执法极为严厉，对于犯了罪的人绝不宽恕。因而那些狡猾的官吏和奸诈的绅士都隐藏起自己的行迹。然而慑于他的暴烈，幕僚们没有敢告诉他这些情况的。评事李元将的弟弟李仲将寄居于江都，当李绅长期寄居于那里并去他家作客时，每次见到元将都称呼为叔，而当他荣华显达后，李元将称自己是兄弟是侄儿他都不高兴，等到称自己为孙子，他好像才勉强接受。有一个崔巡官住在郑圃，他与李绅有同科进士之谊，特地来拜访他，刚刚到了旅馆，家仆与一个市民争斗起来。李绅追问那个家仆是干什么的，那奴仆说："是宣州馆驿崔巡官的仆人。"他把那仆人和市民都处以极刑，并下令把崔巡官捕来，说："过去我曾认识你，既然来到这里，为何不来相见？"崔叩头道谢说："刚刚来到旅馆歇下，天色已经晚了，相公是尊贵的人，不适当的时候是不敢来倾述尽礼的，希望能给予怜悯，放我回家乡去。李绅还是把他绑起来，定罪杖打二十。把崔巡官送过了秣陵，他已面如死灰，也不敢大哭一声。当时人们相互说道："李绅的族叔反过来做了他的孙子，李绅的友人忽然作了被他流放的囚犯。"于是市民百姓，都害怕遭遇不测的苦难，便有很多人渡过长江淮河而离去。他的属官告诉他说："住户百姓逃走的已不少了。"李绅道："你见过用手捧麦子吗？饱满颗粒总是下面，那些秕糠随风而去不必报来。"忽然有一个少年，那行为似乎很狂放，自称叫辛氏子，来拜访李绅。因在见面对话时对他不够周到，便吟白居易寄给元稹的诗道："闷劝迂辛酒，闲吟短李诗。"这当然是说辛丘度性子迂腐而嗜酒，李绅个子矮而会写诗，辛丘子就是辛丘度的儿子。他又对李绅说："我每次能记住白居易二十二丈诗，闷了就互相劝饮昔日的陈酒，闲了就吟咏二十丈诗。"李绅笑道："辛长兄有这样一个狂儿，我敢不与他保持老交情吗？"凡是官宦之家，都挑剔氏子放荡不羁。丞相这次受辱，也只好使自己刚烈的性子暂时委屈一下了。有一个曹官刚刚上任，那人的容貌体态气质都很象李绅，李绅见到他却很厌恶，便对他的形像描写道："穿件黑官服拿着个笏板，也想到这来拿俸禄以外的吃饭钱，看见这副形体，就足以令人悲哀叹息的了！"左右看了都偷着发笑。有一个老将领因犯了过失来向他请求惩罚，李绅道："老兵依仗着自己年老就认为不会处刑了吗？如果是在军营中，应该判你杖罚一百！"终于没有免除对他的鞭打。

胡淛

潘之南七十里至办州为陵水郡。办之守曰胡淛，故淮西吴少诚之卒。鸱张荒陬，多法河朔叛将所为。且好蹴鞠，南方马痹小，不善驰骋，淛每召将吏鞠，且患马之不习，便更命夷民十余辈肩舆，淛辇挥杖，肩者且走且击，旋环如风。稍怠，淛即以策叩其背，亟（纪力反）鞭亟走，用为笑乐。嘻！淛一叛卒耳，彼虽夷獠，天子之民也。天意岂使可封者受毒痛于可诛者乎？淛之不道，弹人刳孕，斯近之矣。岂命吏者以远人为刍狗耶？何其用斯人也毒虐一方之民哉？后一岁，淛以罪闻，诏流于九直。自办五十里至罗州为招义郡。郡旁海，海有煮海场三。然郡民盗煮，亦不能禁。郡多蜜，洁白如雪。（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从潘州向南七十里就到了办州的陵水郡。办州刺史叫胡淛。过去淮西吴地很少有忠诚的士兵，他们在荒山野岭中极为嚣张。胡淛多是效法河朔叛将对他们进行整治。他还很喜欢踢球，但是南方的马呆疾而且个子小，不善于奔驰，胡淛每次召集武将和官吏踢球，都担心马不习惯，于是就改变方法，命令十几个土著人用轿抬着人进行比赛。胡淛坐在上边挥着鞭子，抬轿人一边跑他还一边用鞭子抽打，飞奔旋转如风。稍有懈怠，胡淛就用鞭子抽打他们的后背，他越是加急地抽打抬轿人越是加急地奔跑，他便以此为乐趣，嬉笑不止。胡淛不过是个叛变过来的卒子而已，那些人虽然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可毕竟是天子的百姓，天意怎么能让本该受封的人忍受本该杀死的人给予的痛苦呢？胡淛残无人道。曾经用弹弓射人，用刀剖开孕妇的肚子的纣王，跟他是近乎一类的人了。在任命官吏的时候怎么能把远方的人当做家犬呢？又为什么用这样的人来治理虐待一方民众呢？过了一年，胡淛获罪，皇帝下诏将他流放到九直。自办起经五十里地便到了罗州的招义郡，招义临海，海边有三个煮盐场。然而百姓都私下煮盐，也不能禁止。这里还盛产蜂蜜，洁白如雪。

韦公干

崔州东南四十里至琼山郡，太守统兵五百人，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使。凡五郡租赋，一供于招讨使。四郡之隶于琼，琼隶广海中。五州岁赋，廉使不得有一缗，悉以给琼。军用军食，仍仰给于海北诸郡。每广州易帅，仍赐钱五十万以犒秩。琼守虽海渚，岁得金钱，南边经略使不能及。郡守韦公干者，贪而且酷，掠良家子为臧获，如驱犬豕。有女奴四百人，执业者太半，有织花缣文纱者、有伸角为器者、有镕锻金银者、有攻珍木为什具者。其家如市，日考月课，唯恐不程。公干前为爱州刺史，境有马援铜柱，公干推镕，货与贾胡。土人不知伏波所铸，且谓神物，哭曰："使君果坏是，吾属为海神所杀矣。"公干不听，百姓奔诉于都护韩约。约遗书责辱之，乃止。既牧琼，多乌文呿陀，皆奇木也。公干驱木工沿海探伐，至有不中程以斤自刃者。前一岁，公干以韩约婿受代，命二大舟，一实乌文器杂以银，一实呿陀器杂为金，浮海东去。且令健卒护行。将抵广，木既坚实，金且重，未数百里，二舟俱覆，不知几万万也。书曰："货勃而入，亦勃而出。公干不道，残人以得货，竭夷獠之膏血以自厚，徒秽其名，曾不得少有其利。阴祸阴匿，苟脱人诛，将鬼得诛也。"（出《投荒杂录》，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崔州东南四十里便是琼山郡，郡太守手下有五百士兵，太守还兼儋、崖、振、万、安五郡招讨史。凡五州收上来的田租赋税，都一起交给招讨使。其他四郡隶属于琼州，琼州则附属于广海中。五州每年收上来的赋税，廉使不能得一缗（古钱币一千文为一缗），全部交给琼州。而军队给养，仍要依赖于海北各郡供给。每当广州更换主帅，还要赏赐五十万钱用以犒劳军队。琼州郡守虽然只是管理着海岛中的一块地域，然而他每年得到的金钱，是南方的经略使也比不上的。这个郡守就是韦公干。此人贪婪而残酷，抢掠良家子女作他的奴婢，对他们如同驱使猪狗一样。他共有女奴四百人，其中大多数是为他做工，有织花缣文纱的，有把兽角拉直做成容器的，有冶炼锻造金银的，有把珍贵的木材加工成器具的，他的家简直像商贸集市一样。对于这些做工的女奴们，每天每月都要考核，唯恐质量不合格，韦公干在这之前曾任爱州刺史，州属境内有一尊马拉铜柱的塑像，他想要把它推倒熔炼，卖给经商的城外胡人，当地人不知道这是汉朝时的一个伏波将军铸造的，认为它是神物，哭着求道："假如你真的要把它毁坏了，我的家族将都要被海神杀死啊！"韦公干不听，百姓便急忙去向都护韩约申诉，韩约写信斥责了他，才算停止。当了琼州刺史后，见这里生长着很多乌文和呿陀，这都是珍奇木种，韦公干便驱赶木工沿海去寻找砍伐，以至有的完不成任务或没伐到合格的木头而用斧子自杀的。前一年，韦公干的官职被韩约的女婿替代，他便命令两只大船，一只装满呿陀木做成的器具并混装着金子，漂海东去。并命令强壮的士兵为他护航。将要到达广州时，大概是船上的器具木质坚硬细密，而且金子也很重，驶行不到几百里，两只船就全覆没了，损失的价值不知有几万万。有人写道："钱财不合情理地进来，也会不合情理地出去。韦公干不人道，是残害了别人而得到的钱财，是榨尽了当地土著人的膏血而养肥了自己，只能是白白地脏污了自己的名声，不能得到一点利益。隐祸必然是隐藏的，即使他逃脱被人杀死，也将会被鬼杀死。"（卷首目录有陈延美一条谈氏初印本并缺）

赵思绾

贼臣赵思绾自倡乱至败，凡食人肝六十六。无非面剖而脍之，至食欲尽，犹宛转叫呼。而戮者人亦一二万。嗟呼！倘非名所仗皇威而剿之，则孰能剪灭黔黎之猰狳？（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乱臣赵思绾从叛乱到失败，共吃人肝六十六个，而且没有不是当面把人肝剖出来切成小块，直到快吃干尽了，人还在凄厉地呼叫。而被他杀戮的人也有一两万。啊！假如不是名义上依仗皇威而将他剿除，那么有谁能够消灭这个平民百姓的猰狳（专吃人的怪兽）呢？

安道进

有安道进者，即故云州帅重霸季弟，阿东人也，性凶险。庄宗潜龙时，为小校，常佩剑列于翊卫。忽一日拔而玩之，谓人曰："此剑也，可以刜钟切玉，孰敢当吾锋芒。"旁有一人曰："此又是何利器，妄此夸谭。假使吾引颈承之，安能快断乎？"道进曰："真能引颈乎？"此人以为戏言，乃引颈而前，遂一挥而断。旁人皆惊散。道进携剑，日夜南驰，投于梁主。梁主壮之，俾隶淮之镇戍。有掌庾吏，进谓曰："古人谓洞其七札为能，吾之铦镞，可彻其十札矣。尔辈安知之？"吏轻之曰："使我开襟俟之，能彻吾腹乎？"安曰："试敢开襟否？"吏即开其襟，道进一发而殪之，利镟迳过，植于墙上。安蓄一犬一婢，遂掣而南奔。昼则从于卢获中，夜则望星斗而窜。又时看眼中神光，光多处为利方，光少处为不利，既能伏气，遂绝粒。经时抵江湖间，左挈婢，右携犬，而辙浮渡，殊无所损。淮帅得之，擢为裨将。赐与甚丰。时兄重霸事蜀，亦为列校，闻弟在吴，乃告王。蜀主王嘉其意，发一介以请之。迨至蜀，亦为主将，后领兵戍于天水营长道县。重霸为招讨马步使，驻于秦亭县。民有爱子，托之于安，命之曰厅子。道进适往户外，厅子偶经行于寝之前。安疑之，大怒，遂腰斩而投于井。其家号诉于霸，传送招讨使王公。至于南梁，王公不忍加害，表救活之。及憾其元昆，又欲害其家族。兄家闲卜户防之。蜀破，道进东归。明宗补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有过，鞭背卒。（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安道进，是原云州主帅安重霸的最小的弟弟。河东人，性情十分凶险。后唐庄宗没有登位时，他只是一名小校，常常佩剑排列于侍卫官中。有一天忽然拔出剑来玩弄。并对人说："这把剑，可以砍开钬钟切碎玉石，谁敢当场试它的锋利？"旁边有一个人道："你这是什么锋利的武器，竟然狂妄地说此大话？假如我把脖子伸过来承接着，难道能一下子砍断吗？"安道进道："你真能把脖子伸过来吗？"这个人以为他只是说笑话，就把脖子伸到他跟前，于是他一挥剑把那人的脖子砍断，旁边的人全都惊慌失散。安道进带上剑，日夜兼程地向南奔驰，投向了后梁的君主。梁主见他很健壮，便让他去淮河一带戍守边界。有一个掌管粮仓的官吏，安道进对他说："古人说能穿透七层札（古时铠甲上的皮革或金属叶片）的箭头为上品，我的锋利的箭头，可以穿透十层札。你哪里懂得这些啊。"那个官吏很轻蔑地说："假使我要敞开衣襟等在这里，你能用它穿过我的肚子吗？"安道进说："你敢敞开衣襟试试吗？"那官吏真就敞开了怀，安道进一箭把他射死，锋利的箭头穿过他的肚子，插在墙上。安道进平时蓄养着一只狗和一个婢女，于是又牵引着他们向南奔去。白天纵横于芦苇中，夜晚就望着星斗辨别着方向而逃窜。同时又时常察看眼中的光亮，光色强的一边为有利方向，光色暗的一边为不利方向，这时就要抑制自己向这边行动。他们终于断绝了粮食。不久便来到江湖之间，他左手提着婢女，右手牵着狗，顺着车辙渡水，竟无一丧生。淮南的主帅得到他，提升他为副将，对他赏赐也十分丰厚。当时他的哥哥安重霸正服务于蜀国已经是高级将领，听说他弟弟在吴地，便告诉了蜀王。蜀王很赞成他的意思，派了一个人去请他，等安道进来到蜀国，也做了主将，后来率兵戍军于天水营长道县。此时安重霸做了招讨马步使，驻守于秦亭县。有一个百姓，将爱子托付给安道进，他给取名叫厅子。有一天安道进正好到屋外去。厅子偶然经过了他的卧室前面，他便对厅子生产了怀疑，于是大怒，竟然把厅子拦腰斩断并把尸首投到井里。厅子家将此事哭诉于安重霸，安重霸把安道进转送给招讨使王公，王公又把他送到了后梁，王公不忍加害他，向梁王上表救了他一条活命。后来他十分怨恨他的长兄，又想要杀害他大哥的全家，他大哥只好又以占卜的方式重新选择了住处并围了栅栏而防备他。后蜀灭亡后，安道进又东归后唐，后唐明宗任命他为诸州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犯下罪过，被鞭打其背而死。

卷第二百七十　　妇人一

此卷宋版原缺，予考家藏诸书得十一人补之，其余缺文尚俟他日，十山谈恺志（本卷原缺，谈氏初印本有此卷，未知所出，后印本撤出。附增识语云云，今将初印本此卷附录于后，以资参考）。

洗氏　卫敬瑜妻　周迪妻　邹待征妻　窦烈女　郑神佐女　卢夫人　符凤妻 吕荣　封景文　高彦昭女　李诞女 （以下俱缺）

义成妻　魏知古妻　侯四娘　郑路女　邹仆妻　歌者妇

洗氏

洗氏。高凉人。世为南越首领，部落十余万。幼贤明，在父母家，能抚循部众，压服诸越。高凉太守冯宝闻其志行，娉为妻。每与夫宝，参决词讼，政令有序。侯景反，都督萧勃征兵入援，遗刺史李迁仁召宝。宝欲往，氏疑其反，止之。后果反。宝卒，岭表大乱，氏怀集之，百越晏然。子仆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诏册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赉繍幰油络驷马安车，鼓吹麾幢旌节，如刺史之仪。仆卒。百越号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夫人帅师败之。亲披甲乘马，巡抚诸州，岭南悉定。封谯国夫人。幕府署长史，官属给印章，便宜行事。皇后赐以首饰及宴服一袭。时番州总管赵纳贪虐，黎獠多亡叛。夫人上封事论之，敕夫人招慰。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德意，所过皆降。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卒谥诚敬。

又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扙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出《岭表录异》，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洗氏，高凉人，世代为南粤首领，部落有十余万人。洗氏自幼就贤惠聪明，未出嫁时，就能安抚部落中的民众，压服各方粤人。高凉太守冯宝听说了她的志向和操守，娶她为妻子。她常常与丈夫冯宝一起，参与决策诉讼，使这里的行政措施和法令井然有序。侯景反叛，都督萧勃调集军队支援，并派遣刺史李迁仕去召见冯宝，冯宝想要前往，洗氏怀疑他也要反叛，就阻拦了他，后来果然反叛。冯宝死后，岭南大乱，洗氏又使人们归顺于她，百粤之地平静下来。当时洗氏的儿子冯仆还小，但由于洗氏的功劳封他为信都侯，皇帝下诏书册封洗氏为高凉郡太夫人，赏赐一驾挂着刺绣帷幔悬垂着丝质网绳套着四匹马的安车，鼓乐喧天，仪仗旗帜飘拂，并持有旌节，如迎接刺史一级官员的仪式。儿子冯仆死后，百粤人称夫人为圣母。王仲宣反叛，夫人率师平乱，并披甲骑马，亲自到各州去安抚，岭南一带全部安定，又被册封方谯国夫人。幕府中的长史，及所属官吏都授给印章，遇事不必先上奏，可以自行决断处置。皇后还赐予她各种首饰及一套宴礼服。当时番州总管赵讷十分贪婪残暴，当地土著人纷纷逃亡或反叛，夫人上了一份密封章奏要求给他论罪，皇帝下诏让夫人对当地的民众进行安抚并招之归顺。夫人亲自带着诏书，自称是朝廷的使者，经历了十几个州，宣扬讲述皇帝的恩惠，凡是她所经过的地方全都归顺。文帝赐给夫人临振县汤沐邑。死后谥号为城敬。

又　洗氏是高州保宁人。身高七尺，很有智谋，有三个人的力气，两只乳房长二尺多，有时冒着酷暑远行，便把两只乳房搭在肩上。秦朝末期五岭之地起祸乱，洗氏招集选派兵丁，固守家乡，使得许多少数民族的部落酋长不敢侵袭。等到赵陀称王，占据整个岭南地区时，洗氏便带上要赠送的二百担军装和物资去拜见，赵陀极为喜悦。洗氏与他谈时政论兵法，智谋和辩才都纵横自如，赵陀竟辩驳不倒她，委托她治理高凉之地。她的恩威震动了远近的民众，相邻的州郡都依附于她。如今岭南多有洗姓，那大多数都是她家族的后代。

卫敬瑜妻

卫敬瑜妻，年十六而夫亡。父母舅姑欲嫁之，乃截耳为誓，不许。户有巢燕，常双飞，后忽孤飞，女感其偏栖，乃以缕系脚为誌。后岁，此燕果复来，犹带前缕。妻为诗曰："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南雍州记》）

【译文】

卫敬瑜的妻子，十六岁时就死了丈夫。父母及舅舅姑姑都打算让她改嫁，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她家住着一窝燕子，经常是双双伴飞，后来忽然变成了单飞燕，此女有感于它的孤处，便用一根丝线系在它的脚上作记号。第二年，这只燕子果然又飞回来，还带着以前的丝线，她写诗道："昔年无偶去，今春又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

周迪妻

周迪妻某氏。迪善贾，往来广陵，会毕师铎乱，人相略卖以食。迪饥将绝，妻曰："今欲归，不两全。君亲在，不可并死。愿见卖以济君行。"迪不忍，妻固与诣（诣原作请，据黄本改）肆，售得数千钱以奉迪。至城门，守者谁何，疑其诒，与迪至肆问状，见妻首已在于枅突。迪裹余体归葬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译文】

周迪的妻子某氏。周迪很善于做买卖，往来于广陵，正好遇上毕师铎叛乱，人们都互相抢掠出卖而赚钱吃饭，周迪已经饿得快要死去了，妻子道："如今想要回去，就不能两全了。你有老人在世，我们二人不能一块死，只希望把我卖掉以便救济你返回去。"周迪不忍心，妻子决然地来到贩卖人口的店铺，卖钱数千都送予周迪。走到城门的时候，守门人盘查审问，怀疑他们是在欺骗，便要与周迪去店铺核实，此时见妻子的头已经置于她依靠的横梁木上。周迪包裹起剩余的尸骨归来后把她埋葬。

邹待征妻

邹待征妻薄者，武康尉自牧之女也。从待征官江阴。袁晁乱，待征解印窜匿，薄为贼所掠，将污之，不从。语家媪，使报待征曰："我义不辱。"即死于水。贼去，得其尸，义声动江南。闻人李华作《哀节妇赋》曰：昔岁群（群原作随，据《全唐文》卷三一四改）盗并起，横行海浙。江阴万户，化为凝血。无石不焚，无玉不折。峨峨薄媛，炯然名节。自牧之子，邹征之妻。玉德兰姿，女之英兮。邹也避祸，伏于榛莽。婉如之宾，执为囚虏。匍匐泥沙，极望无睹。出授官之告，托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达邹君。兵解求尸，在于江滨。哀风起为连波，痛气结为孤云。凫雁为之哀鸣，日月为之蒙昏。端标移景而恒直，劲芳贯霜而犹存。知子莫如父，诚哉长者之言。（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译文】

邹待征的妻子名字叫薄，是武康县尉自牧的女儿。待征到江阴做官，薄也跟随而去。袁晁叛乱，待征扔掉官印逃跑躲避，薄被敌人抢走，想要污辱她，薄不依从，告诉她家的一个老女仆，并让她告诉待征说："我的义节不能玷污，我宁可投江而死。"敌人退走后，得到了她的尸体，她的声誉传遍了江南。听说此事的人有个叫李华的写了一篇《哀节妇赋》："去年群盗并起，横行于沿海江浙一带。江阴的千家万户，都化为一片片凝血。他们无石不烧，无玉不断。巍巍薄女，名节光耀，自牧之女，邹郎之妻，洁白的品德，芬芳的姿质，是女中的英豪。邹待征避祸，藏于丛生的草木之中，她仿佛被抛弃了一样，被捕捉而成为囚徒。当时是在泥沙中尽力爬行，极力盼望也看不到自己的亲人，而被投降的官吏告密。夫人托一个白发老妇给带话，老妇被夫人所感动，于是把夫人的话转达给邹待征。兵乱解除后去寻找尸体，发现于江畔。哀风为她荡起水波，云气为她结成孤云。凫雁为她哀鸣。日月为她蒙辉。端标移景而恒直，盛开的香花即使遭了严霜而香气依然存在。知道孩子的谁也不如自己的父亲，最可信的是长辈的话。"

窦烈女

奉天县窦氏二女伯娘、仲娘，虽长于村野，而幼有志操。住与邠州接界。永泰中，草贼数千人持兵刃，入其村落，行剽劫。闻二女有容色。姊年十九，妹年十六，藏于岩窟间。贼徒拟为逼辱，乃先曳伯娘出，行数十步，又曳仲娘出，贼相顾自慰。行临深谷，伯娘曰："我岂受贼污辱。"乃投之于谷。贼方惊骇，仲娘又投于谷。谷深数百尺，姊寻卒，仲娘脚拆面破，血流被体，气绝良久而苏。贼义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其贞烈，奏之，诏旌表门闾，长免丁役，二女葬事官给。京兆尹曹陆海，首赋以美之。（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烈女传》）

烈女姓窦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掾。桂娘美颜色，读书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门取桂娘去。将出门，顾其父曰："慎无戚戚，必能灭贼，使大人取富贵于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侧，复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虽妻子不知者，悉皆得闻。希烈归蔡州，桂娘谓希烈曰："忠而勇，一军莫如陈仙奇。其妻窦氏，仙奇宠且信之。愿得相往来，以姊妹叙齿，因徐说之，以坚仙奇之心。"希烈然之。因以姊事仙奇妻。尝间谓曰："贼凶残不道，迟晚必败，姊因早图遗种之地。"仙奇妻然之。兴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发丧，欲尽诛老将校，俾少者代之。计未决，有献含桃者。桂娘曰："希烈子谓分遗仙奇妻。"且以示无事于外。因为蜡帛书曰："前日已死，殡在后堂。欲诛大臣。须自为计。"次朱染帛丸如含桃。仙奇发丸见之，言于薛育曰："两日称疾，但怪乐曲杂发，尽夜不绝，此乃有谋未定，示暇于外，事不疑矣。"明日，仙奇薛育各以所部兵噪于衙门，请见希烈。烈子迫出拜，愿去伪号，一如李纳。仙奇曰："尔悖逆，天子有命。"因斩希烈妻及子函七首以献，陈尸于市。后两月，吴少诚杀仙奇，知桂娘谋，因亦杀之。（出《樊川集》，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奉天县有两个姓窦的女子叫伯娘、仲娘，虽然生长在乡村荒野，但自幼便有志向和节操。她们居住在与邠州相邻界的地方。唐朝永泰年间，有草贼数千人手持兵器，进入她们的村落，进行抢劫。他们听说这两个女子很有姿色。当时姐姐十九岁，妹妹十六岁，他们正藏在岩洞里，贼徒们想要对她们强行污辱，于是先从洞中拽出伯娘，走了数十步，又拽出了仲娘，贼徒们相互望了望，心中都很满意。等走到深谷边上，伯娘说了声："我怎能受你们这些强盗的污辱！"便跳下深谷去。强盗们还在惊惧中，仲娘也跳下去。谷深有数百尺，姐姐很快就死去了，仲娘摔得脚断脸破，遍身流血，断气很久又曾苏醒过，强盗这才作罢而去。京兆尹第五琦感叹二女的贞烈，便奏于皇帝，皇帝下诏表彰了她们的世家，并永久免除她们的丁役，二女的葬事花费全部由官家付给。京兆尹曹陆海，头一个写赋赞美她们。

烈女姓窦，字桂娘。父名良，唐朝建中初为汴州户曹。桂娘生得很美，从小读书，很有文采。李希烈攻破汴州，派兵到窦家把桂娘抢走，快要走出门的时候，回头对她的父亲说："多加慎重不要悲伤，我一定能灭掉这些贼寇，让大人在天子那里取得富贵。"桂娘是因为有才能和姿色，李希烈才让她伴随于自己身边的，因此她很快就巧妙地取得了李希烈的信任。凡是李希烈的机密，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的，桂娘全都能够听到。李希烈要回蔡州时，桂娘曾对他说："要论忠诚和勇敢，全军谁也不如陈仙奇。他的妻子窦氏，陈仙奇是极宠爱信任的，我希望能与她互相往来，以姊妹相论，好对她慢慢劝说，以便使陈仙奇的心更坚定。"李希烈答应了她。于是桂娘把陈仙奇的妻子当做姐姐来事奉。桂娘曾为离间李、陈之间的关系而对她说："李贼凶残无道，早晚会失败，姐姐应该及早谋划投奔的地方。"仙奇的妻子同意这样做。兴元元年，李希烈暴死，他的儿子迟迟不公布，他打算全部杀掉那些老将校，让少壮派取代。计谋尚未决定时，来了一个进献樱桃的人，桂娘说："希烈的儿子请你分出一些赠送给仙奇的妻子。"并以此来表现出自己对外面没有任何不正常的事。于是她在一片蜡帛上写道："李希烈前日已死，灵柩停放在后堂。其子打算诛杀各大臣，你们自己要想好计谋。"接着用红色把帛丸染得如樱桃一样。仙奇发现了帛丸看到字后，告诉薛育说："两天来一直对外称病，只是演奏一些杂怪乐曲，彻夜不停，看来是有计谋没有定下来。其实这是想对外表示出空闲无事，好不让人们生疑。"第二天，仙奇、薛育各自派兵到衙门喧哗，请求见希烈。希烈的儿子被迫出来拜见，并愿意去掉伪号，仍如过去一样称李纳。陈仙奇道："你等叛逆，天子有令！"于是斩了希烈的妻子儿子等七人的头献给朝廷，并把他们的尸体陈于大街上示众。两个月后，吴少诚杀了陈仙奇，他知道前事出于桂娘的谋划，于是也杀了桂娘。

郑神佐女

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人郑神佐女，年二十四，先许适驰雄牙官李玄庆。神佐亦为官健，戍庆州。时党项叛，神佐战死，其母先亡，无子。女以父战殁边城，无由得还，乃剪发坏形，自往庆州，护父丧还。至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合葬。便庐于坟所，手植松桧，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俶以状奏之曰：伏以闾里之中，罕知礼教。女子之性，尤昧义方。郑氏女痛结穷泉，哀深陟岵。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感蓼莪以积恨，守丘墓以誓心。克彰孝理之仁，足励贞方之节。"诏旌表门闾。□赞曰：政教隆平，男忠女贞。礼以自防，义不苟生。彤管有炜，兰闺振声。"关睢"合雅，始号文明。（未注出处，谈氏引自《唐书·列女传》）

【译文】

唐朝大中五年，兖州瑕丘县郑神佐的女儿，二十四岁，已答应嫁给驰雄牙官李玄庆。郑神佐也是个当兵的，戍守于庆州。当时党项叛乱，郑神佐战死。郑女的母亲先已死去，他们没有男儿。郑女因为父亲战死在边城，再也无法回来，便剪去头毁掉女子的相貌，独自一人前往庆州，护送父亲的遗体回来。将遗体运送到瑕丘县进贤乡马青村，与母亲合葬，便住在坟地的房子里，并亲手栽种了松柏，发誓永不嫁人。节度使萧俶将此事写成文状奏予皇帝说："在乡里之中，很少懂得礼教，而乡村女子的本性，尤其不明白做人的正道。但是郑氏女子把悲痛完全凝结在坟墓中，以深深的悲哀怀念父亲，她投身于沙漠，收回了父亲的遗骨。从遥远边陲，能回到她故乡，并由悼念亡亲的悲郁之情而聚结为对敌人的仇恨，决心守护坟墓而发誓不再嫁人，应该表彰这种孝道精神，鼓励这种忠贞的节操。"皇帝下诏表彰了她的家庭。并赞扬道："由于赏罚和教化使天下太平，男人忠诚女人坚贞，讲礼仪而能自我防范，讲正义而不苟且偷生。大笔生辉，闺房的名声大振，《关睢》符合雅的教化，这是第一个被称为文明的。"

卢夫人

卢夫人，房玄龄妻也。玄龄微时，病且死，诿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后人。"卢泣入帷中，剔一目示玄龄，明无他。会玄龄良愈，礼之终身。□按《妒妇记》。亦有夫人，何贤于微时而妒于荣显邪？予于是而有感。（原缺出处，许刻本作《朝野佥载》）

【译文】

卢夫人，房玄龄的妻子。还是在房玄龄地位卑微时，有一次他病得将要死了，于是对她托言道："我病得快要死了，你还年轻，不可守寡，你要善于侍奉那个后来人。"卢夫人哭着进入帷帐中，剜出一只眼珠示于房玄龄，以证明自己决不会有二心。恰巧房玄龄的病康复了，房玄龄对她终身都很敬重。可是考察一下《妒妇记》，那里面也有卢夫人，为什么在房玄龄卑微的时候她很贤惠，而到他地位显赫时她便有了妒忌之心呢？我于是很有些感慨。

符凤妻

玉英，唐时符凤妻也，尤姝美。凤以罪徙儋州，至南海，为獠贼所杀，胁玉英私之。对曰："一妇人不足以事众男子，请推一长者。"贼然之，乃请更衣。有顷，盛服立于舟上，骂曰："受贼辱，不如死。"遂自沉于海。（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朝野佥载》）

【译文】

玉英，唐朝时符凤的妻子，生得十分美丽。符凤因获罪而被流放于儋州，走到广州时，被当地的土著人杀死，并威胁玉英供他们奸淫。玉英道："我只一个女人，哪里能侍奉这么多男子？请推举出一个年长的人来。"强盗们答应了她，便请她去换衣服。过了一会儿，玉英身着盛服站在船上，骂道："受贼人的污辱，不如一死！"于是跳入海中。

吕荣

许升妻吕氏字荣。升少为博徒，不理操行。荣尝躬勤家业，以奉养其姑，数劝升修学。每有不善，辄流涕进规。荣父积忿疾升。乃呼荣，欲改嫁之。荣叹曰："命之所遭，义无离贰。"终不肯归。升感激自励，乃寻师远学，遂以成名。寻被本州辟命，行至寿春，为盗所杀。刺史尹耀捕盗得之。荣迎丧于路，闻而诣州，请甘心仇人。耀听之。荣乃手断其头，以祭升灵。所郡遭寇贼，贼欲犯之，荣逾垣走。贼拔刀追之，贼曰："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荣曰："义不以身受辱。"寇虏遂杀之。是日，疾风暴雨。雷电晦冥，贼惶惧，叩头谢罪，乃殡葬之。

【译文】

许升的妻子吕氏字荣。许升年轻时是个赌徒，不修养自己的品行。吕荣曾经亲自去操持家里的产业，以便奉养她的婆母。并多次劝他钻研学业。许升每次有不良行为，她就流着眼泪对他进言规劝。吕荣的父亲长期积蓄的愤恨终于暴发出来，于是要叫回吕荣打算让她改嫁。吕荣叹息道："这个命中应有的遭遇，在道义上也是不该离异再嫁的。"始终不肯回去。许升因此受到感动而自勉自励，于是到外地去求师学习，终于取得功名。不久被本州推荐任命为官，走到寿春县时，被强盗杀害。刺史尹耀捕捉到了那个盗贼，当吕荣去大路迎丧的时候，听说捕到盗贼。便来到州府，请求戮杀仇人，尹耀听允了她的要求，吕荣便亲手砍下盗贼的头，用以祭奠亡灵。后来郡内遭遇寇贼，强盗们要奸辱她，她越墙而走，强盗持刀将她追获，说："从我则生，不从我则死！"吕荣说："为了节操道义，决不让身子受到污辱！"强盗于是将她杀死。这一天，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暴雨，雷击电闪，强盗恐慌了，立即叩头谢罪，并把她埋葬了。

封景文

殷保晦妻，封敖孙也，名绚字景文，能文章草隶。保晦历校书郎，黄巢入长安，共匿兰陵里。明日，保晦逃，贼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贼诱悦万词，不答。贼怒勃然曰："从则生，不然，正膏我剑。"封骂曰："我公卿子，守正而死。犹生也。"终不从逆贼手，遂遇害。保晦归，左右曰："夫人死矣。"保晦号而绝。（未注出处，谈氏引自《新唐书》）

【译文】

殷保晦的妻子，是封敖的孙女，名绚字景文，会写文章，并擅长草书、隶书。殷保晦任校书郎时，黄巢进入长安，夫妻一起藏于兰陵。第二天，殷保晦逃走，贼人喜欢景文的美色，想要娶她，被她严厉拒绝。贼人好话说了千千万，封景文仍不答应。贼人勃然大怒道："从我则生，不然的话，正好用你来润滑一下我的剑！"封景文骂道："我乃是公卿之后，守节而死，虽死犹生！"一直不肯依从贼人而让他得手，于是被杀害。保晦回来，左右告诉他说："夫人死了！"保晦痛哭而死去。

高彦昭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彦昭，事正己，及纳拒命，质其妻子，使（子使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守濮阳。建中二年，挈城归河南都统刘玄佐。屠其家，时女七岁，母李怜其幼，请免死为婢，许之。女不肯曰："母兄皆不免，何赖而生。"母兄将被刑，遍拜四方，女问故，答曰："神可祈也。"女曰："我家以忠义诛，神尚何知而拜之。"问父所在，西向哭，再拜就死。德宗骇叹，诏太常谥曰"愍"，诸儒争为之诔。彦昭从玄佐救宁陵，复汴州，授颖州刺史，朝廷录其忠。居州二十年不徙，卒赠陕州都督。（原缺出处，许刻本作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高愍女，原名叫妹妹。父亲高彦昭，原来在正己手下做官，等到让他归顺时被他拒绝。于是留下他的妻子儿女为人质，派他去驻守濮阳。唐朝建中二年，高彦昭带着城池归府河南都统刘玄佐，因而他的家属全被屠杀。当时他的女儿才七岁，母亲李氏可怜她还年幼，请求免她一死去做婢女，他们答应了她的要求，可是女儿不肯，道："母亲哥哥都不免死，还依靠谁活着？"母亲和哥哥将要被执行，于是遍拜四方，女儿问为何要拜，母亲说："这是向神祷告乞求。"女儿道："我们家是因为忠义而被杀，神怎么不知道而还要去拜它？"她问过父亲在哪里，便面向西方痛哭，再拜而后赴死。德宗对此女很惊叹，下诏由太常博士为此女立谥号为"愍"，许多儒士都争相为她写悼念文章。后来高彦昭随刘玄佐援救宁陵，收复汴州，被授予颖州刺史，朝廷记载了他的忠君事迹。他在颖州任职二十年而未迁调，死后追赠为隘州都督。

李诞女

东越闽中有庸岭，高数十里。其下北隰中，有大蛇，长七八丈，围一丈。土俗常惧。东治都尉及属城长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与人梦，或喻巫祝，欲得啖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长患之。共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养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辄夜出吞啮之。累年如此。前后已用九女。一岁将祀之，募索未得。将乐县李诞家有六女无男，其小女名寄，应募欲行。父母不听。寄曰："父母无相留。今惟生六女，无有一男。虽有如无。女无缇萦济父母之功，既不能供养，徒费衣食。生无所益，不如早死。卖寄之身，可得少钱以供父母，岂不善耶？"父母慈怜不听去。终不可禁止。寄乃行，请好剑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诣庙中坐。怀剑将犬。先作数石米糍蜜麸以置穴口。蛇夜便出，头大如囷，目如二尺镜。闻糍香气，先啖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啮咋。寄从后斫。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视穴，得其九女髑髅。悉举出。咤言曰："汝曹怯弱，为蛇所食，甚可哀愍！"于是寄女缓步而归。越王闻之，聘寄为后，拜其父为将乐令，母及姊皆有赐赏。自是东治无复妖邪之法。其歌谣至今存焉。（出《法苑珠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东越的闽中县有一座庸岭，从下面到岭顶要走数十里路。在岭北坡的阴湿地带，有一条大蛇，长有七八丈，身围有一丈，当地的土著人对它常常感到恐慌。东治的都尉以及所属县邑的长吏们多有被蛇咬死的，于是使用牛羊祭祀，可是仍然不太平，或者给人托梦，或者告诉巫师，说想要吃十二三岁的童女。都尉令长们都很担忧害怕，就一起去寻找那些婢奴生的或罪犯家的小姑娘先领来养着，到了八月初，便祭送到蛇洞口，蛇到晚上就出来将她吞食了。年年如此，前后已送去了九个童女。有一年，快要到祭礼的日期了，可是没有招募童女。将乐县李诞家有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他的小女儿名叫李寄，应招要去，父母不让，李寄道："父母不要相留，如今只生了我们六个女儿，没有一个男儿，你们虽有孩子也像没有一样。我活着不会有缇萦拯救父母那样的功劳，不能供养老人，白白地浪费衣服粮食，活着也对家庭无益，不如早点死了。把我卖了，还可以少得一点钱用来供养父母，这不是一件好事吗？"父母仍然疼爱她不让她去，然而终于没能禁止，李寄还是去了。她去求要到一把好剑和一条咬蛇犬，到了八月初，便到庙中来坐，怀中藏着剑并领着狗。她先把几石用蜂蜜炒的糍粑放在洞口，到了晚上蛇便出来了，那蛇头大如谷仓，眼睛如二尺镜，闻到糍粑的香味，先去吞食。这时李寄放出狗，那狗扑上去便咬，李寄随后冲上去用剑砍杀。那蛇于是窜出洞来，到了庙的庭院便死了。李寄到洞中去察看，得到那九个童女的头骨，全举在手中走出来，悲痛地说："你们太怯弱了，全都被蛇吃掉，实在太可怜了！"于是李寄缓步而归。越王听说此事后，娶李寄为王后，授予她父亲将乐县令，母亲及姐姐们也都有赏赐。从此东治之地再也没有妖邪作乱，那赞颂李寄的歌谣至今还在流传。

义成妻

汉源县人义成妻，壮年无子。夫死将葬，及先殡时，含毒药酒，至未入墓时，抚棺吞之而死。乃为合葬焉。时以状闻，有诏赐帛。事见常琥《国志》。（出《黎州国经》，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汉源县人义成的妻子，到了壮年也没生儿子。丈夫死了将要埋葬，在没有下葬之前，她先含上一口毒药酒，等到就要入墓时，她抚着棺材吞酒而死。于是把他们一起合葬。当时皇帝从上奏的文书中知道了这件事，下诏书给予表彰并赐予布帛。此事见于常琥国志。

魏知古妻

唐工部尚书魏知古，性雅正，善属文。年七十，卒于位。妻苏氏不哭。比至，香水洗浴，含袭讫，举声一恸而绝。与尚书同日合丧。时奇其节，以为前代未之有。（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唐朝时，工部尚书魏知古，性格文雅正直，善于写文章。七十岁时，死于任上。他的妻子苏氏开始并未哭，等她来到之后，先是用香水为他擦洗身子，再给他口中含上玉换好衣裳之后，一声痛哭而死去，与尚书同日合葬。当时人们十分惊奇她的节操，认为这是从前没有过的。

侯四娘

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卫州有妇人侯四娘等三人，刺血谒于军前，愿入义营讨贼。（出《独异志》，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唐朝至德元年，史思明叛乱尚未平息，卫州曾有侯四娘等三名妇女，刺血为誓拜于军前，要求加入正义之师去讨贼。

郑路女

郑路昆仲有为江外官者，维舟江渚。群偷奄至，即以所有金帛罗列岸上，而恣贼运取。贼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则美色，贼潜知之矣。骨肉相顾，不知所以答。女欣然请行。其贼即具小舟，载之而去。谓贼曰：君虽为偷，得无所居与亲属焉？然吾家衣冠族也。既为汝妻，岂以无礼见逼。若达所止，一会亲族，以托好仇足矣。"贼曰："诺。"又指所偕来二婢曰："公既以偷为名，此婢不当有，为公计，不若归吾家。"贼以貌美，其言且顺，顾已无不可者，即自鼓其棹，载二婢而去。女于是赴江而死。（出《玉泉子》，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郑路兄弟有到江南去做官的，他们把船停泊在江中的小岛旁，突然来了一群强盗，他们就把所有的金帛等贵重物品都陈放在岸上，任贼人随便拿取。可是贼人却一件不要，说："只要得到侍御史的小娘子就满足了。"郑路的女儿是个美人，贼人是在暗中知道的。骨肉亲人面面相顾，不知该如何回答为妥，而郑女却欣然同意随他而去。那贼也有小船，便载她而去。郑女对那贼人道："你虽然以偷盗为生，可是能没有家和亲属吧？然而我家是士大夫家族。如今既然要做你的妻子了，怎么能对我无礼相逼呢？要是到达你所去的地方，见到你的亲属，能把你的妻子安顿托附好我就满足了。"那贼人说："行。"郑女又指着带来的两个婢女道："你既然以偷为名，就不该有这些婢女，为你打算，不如把她们送回我家好。"那贼人因为她貌美，她说什么他都顺从，因此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便亲自划桨，载着二个婢女走了。郑女于是跳江而死。

邹仆妻

梁末龙德壬午岁，襄州都军务邹景温移职于徐，亦绾都军之务。有劲仆（失其姓名），自恃拳勇，独与妻策驴以路。至宋州东芒砀泽，素多贼盗，行旅或孤，则鲜有获免者。其日与妻偕憩于坡之半双柳树下，大咤曰："闻此素多豪客，岂无一人与吾曹决胜负乎！"言粗毕，有五六盗自丛薄间跃出，一夫自后双手交抱，搏而仆之，其徒遽扼其喉，抽短刃以断之。斯仆随身兵刃。略无所施，盖掩其不备也。唯妻在侧，殊无惶骇，但矫而大呼曰："快哉！今日方雪吾之耻也。吾比良家之子，遭其俘掠，以致于此。孰谓无神明也！"贼谓诚至而不杀，与行李并二驴驱以南迈。近五六十里，至亳之北界，达孤庄南而息焉。庄之门有器甲，葢近戍辷警之卒也。其妇遂径入村人之中堂，盗亦谓其谋食，不疑也。乃泣拜其总首，且告其夫适遭屠戮之状。总首闻之，潜召其徒，俱时执缚，唯一盗得逸。械送亳城，咸弃于市。其妇则返襄阳，还削为尼，誓终焉之志。（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后梁朝末期龙德壬午年，襄州都军务邹景温调任去徐州，仍然掌管都军之务。他有一个很强健的仆人（姓名已不详），仗着自己有武功而勇猛有力，便独自与妻子骑驴上路。走到宋州东芒县的砀泽，这里平素多有强盗，路经这里的人凡有孤单的，很少能免除被抢劫杀害的，这天他便与妻子在这里的坡旁双柳树下歇息，他大声讲道："听说此地平素多有豪客，怎么没一个敢来与我决一胜负啊！"话音刚落，便有五六个强盗从树丛中跳出来，一人从后边双手将他抱住，与他拼搏并把他扑倒，那贼手下的众徒便立即按住他的脖子，抽短刀将其斩断。这个仆人随身携带的武器，丝毫没有用上，是乘其不备而袭击的。他的妻子在旁边，没有表现出一点惊慌，只是假装地大喊道："痛快！今天才洗刷掉我的耻辱。我本是良家之女，遭到他的抢掠，才到了这里，谁说没有神明啊！"强盗们认为她很真诚而没有杀她，带着她和行李并赶着两头驴一起向南走去。走了将近五六十里，到了亳县的北界，在孤庄的南面开始休息。庄子的大门站着带兵器的人，那是在这里警戒和守卫村庄的人。那妇人便径直走到村民的家中。强盗们也认为她去要吃的，没有怀疑她。妇人于是哭着去拜见了村中的总首，并且讲述了她的丈夫刚刚遭屠杀的情况。总首听说后，秘密地召集他手下的人，一起把他们拘捕绑上，只有一人逃走。然后给他们戴上刑具押送亳城，他们都被斩首于市并陈尸示众。那妇人则返回襄阳，削发为尼，立下终身当尼姑的志向。

歌者妇

南中有大帅，世袭爵位，然颇恣横。有善歌者。与其夫自北而至，颇有容色。帅闻而召之。每入，辄与其夫偕至，更唱迭和，曲有余态。帅欲私之，妇拒而不许。帅密遣人害其夫而置妇于别室，多其珠翠，以悦其意。逾年往诣之，妇亦欣然接待，情甚婉娈。及就榻。妇忽出白刃于袖中，擒帅而欲刺之。帅掣肘而逸，妇逐之。适有二奴居前阖其扉，由是获免。旋遣人执之，已自断其颈矣。（出《玉堂闲话》，原缺，据谈氏初印本附录）

【译文】

南中地区有一个大帅，世袭爵位，然而十分放纵蛮横。有一个善于唱歌的女子，与她的丈夫从北方来，那女子很有姿色，大帅听说后便召见了她。每次到大帅的府第，总是与她的丈夫一起来，轮唱和声，歌声回旋缭绕。大帅想要和她做爱，那女子拒而不允。大帅便秘密派人害死她丈夫并把她安置于别室，还为她置办了珍珠翡翠等许多首饰，以取悦于她的心。过了年后大帅到她那去，那女子也欣然接待，而且情意十分缠绵。等到上了床，那女子突然从衣袖中拔出一柄雪亮的匕首，按住大帅想要制服他，大帅拉住她的胳膊抽身逃走。那女子去追他，正好有两个奴仆在她到来之前抢先关上大门，因此幸免逃脱。随后便派人捉拿她，那女子已自己砍断脖子。

卷第二百七十一　　妇人二

贤妇 徐才人　卢氏　董氏　高睿妻　崔敬女　李畬母　卢献女　邓廉妻　肃宗朝公主

　潘炎妻　刘皇后　河池妇人　贺氏

才妇 谢道韫　杨容华　上官昭容　张氏　杜羔妻　张睽妻　关图妹　鱼玄机　牛肃女

慎氏　薛媛　孙氏

贤妇

徐才人

徐氏名惠，坚之女也，生五月能言。唐太宗以为才人，特迁为充容。军旅未宁，上疏谏修宫室，词甚典美。上然之。（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大事神异运》）

　　【译文】

徐惠是徐坚的女儿，出生后五个月就能说话。唐太宗把她选为宫中的才人，又特意将她迁升为随军充容。在战事尚未平息，军旅生涯尚未结束时，徐惠便给唐太宗上疏，劝谏不要修建宫室。她写的奏章文词极为典雅华美，皇上欣然采纳了她的建议。

卢氏

狄仁杰之为相也，有卢氏堂姨居于午桥南别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尝来都城亲戚家。仁杰每伏腊晦朔，修礼甚谨。常经雪后休假，仁杰因候卢姨安否。适表弟挟弓矢，携雉兔而来归，进膳于母，顾揖仁杰，意甚轻简。仁杰因启于姨曰："某今为相，表弟有何乐从，愿悉力从其旨。"姨曰："相自贵。尔姨止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仁杰大惭而退。（出《松窗杂录》）

【译文】

狄仁杰身为则天女皇的宰相时，有个姓卢的堂姨住在午桥南面的庄园里。堂姨有个独生儿子，从来没来过都城的亲戚家。仁杰为皇上办事勤勤恳恳，十分认真，直到年末才能休息几天。休假之日，仁杰便到庄园看望卢姨，正赶上表弟腋下挟着弓箭手里拎着山雉野兔从外面回家。他进屋后就侍候母亲用饭，一面向旁边的狄仁杰随便地打招呼致意，并不把这位当朝宰相十分放在心上。仁杰便向堂姨说："我现在是朝廷宰相，表弟喜欢干什么，我一定尽力让他如愿以偿。"卢姨说："宰相的权势自然是极为显贵的。你姨只有这么个独生儿子，我不想叫他去侍候女皇。"狄仁杰听了，心里十分羞愧。

董氏

则天朝，太仆卿来俊臣之强盛，朝官侧目，上林令侯敏偏事之。其妻董氏谏止之曰："俊臣国贼也，势不久。一朝事坏，奸党先遭。君可敬而远之。"敏稍稍而退。俊臣怒，出为涪州武隆令。敏欲弃官归，董氏曰："速去，莫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参州将，错题一张纸，州将展看，尾后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为县令？"不放上。敏忧闷无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贼破武隆，杀旧县令，略家口并尽。敏以不计上获全。后俊臣诛，逐其党流岭南，敏又获免。（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当朝时，太仆卿来俊臣权势显赫，专横拔扈，深为朝廷官员所不满和警惕，而上林令侯敏却偏偏与他靠近。侯敏的妻子董氏劝诫他道："来俊臣是个国贼，他的权势不会长久的。有朝一日他垮了台时，他的奸党同伙就要首先遭到制裁。您应当对他敬而远之。"侯敏听信妻子的话，渐渐与来俊臣疏远了。来俊臣对此十分恼怒，立即将侯敏逐出朝远放涪州武隆县令。侯敏不愿赴任，想弃官留在家里，董氏说："要速速离京赴任，不要希求留在这里。"侯敏便带着家眷启程，到了涪州府衙，将文书交给参州将。原来文书中另外多写了一页，当州将打开文书看时，看见了正式文书之外的文字，便大怒道："你的名分德性都未修养好，凭什么资格去做县令！"便不放他去上任。侯敏非常忧虑和纳闷，妻子董氏说："只管住在这里，不要企求去上任。"住了五十天，忠州的叛贼攻破了武隆县城，杀死原来的县令，连他的家眷也大都被抄斩了。侯敏一家则因未能及时上任而保全了性命。后来，来俊臣被杀，他的同党也被逐出朝廷流放到岭南，侯敏则因早已与他疏远并被排挤出京城，所以又一次免受灾祸。

高睿妻

赵州刺史高睿妻秦氏。默啜贼破定州部，至赵州，长史已下，开门纳贼。睿计无所出，与秦氏仰药而诈死。舁至啜所，良久，啜以金狮子带紫袍示之曰："降，我与尔官，不降即死。"睿视而无言，但顾其妇秦氏。秦氏曰："受国恩，报在此。今日受贼一品，何足为荣？"俱合眼不语。经两日，贼知不可屈，乃杀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赵州刺史高睿的妻子是秦氏。当默啜逆贼攻破定州守兵，兵临赵州城下时，长史以下的官吏都去打开城门，迎接贼兵入城。高睿无计挽回局势，便与妻子秦氏仰卧在床上服药装死。他俩被抬到默啜的住处，过了好长时间，默啜手持绣着金狮子的授带紫袍展示给他看，说："如果投降，我就给你大官做；不投降就杀死你！"高睿看了看没有说话，只是转过脸去看着妻子秦氏。秦氏说："平生蒙受国恩，报答就在此时。今日接受逆贼加封的一品高官，也绝不是什么荣耀的事。"说完后，夫妻两人闭上眼睛一言不发。过了两天，逆贼知道不能使他们屈服，便把他们杀害了。

崔敬女

唐冀州长史吉懋（明抄本懋作哲），欲为男顼娶南宫县丞崔敬女。敬不许。因有故。胁以求亲。敬惧而许之。择日下函。并花车。卒至门首。敬妻郑氏初不知。抱女大哭曰。我家门户底不曾有吉郎。女坚卧不起。其小女白其母曰。父有急难。杀身救解。设令为婢。尚不合辞。姓望之门。何足为耻。姊若不可。儿自当之。遂登车而去。顼迁平章事。贤妻达节。谈者荣之。顼坐与河内王武懿宗争竞。出为温州司马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冀州长史吉茂，要娶南宫县丞崔敬的女儿给儿子吉顼当媳妇，崔敬没有答应。吉茂用某种过失威胁崔敬，强行求亲，崔敬害怕了，只好答应这门亲事。吉茂选择良辰吉日下了婚帖，并派花车前来迎亲。花车来到了崔敬的门前，崔敬妻子郑氏原先不知道这回事，便抱着女儿大声哭道："我们家门里从来没有这个姓吉的女婿！"要作新娘子的那个女儿则躺在床上坚决不起来。这时，崔敬的小女儿便对母亲说："父亲如今着急为难，我们应当舍身解救。如果是让我们去作奴婢，还不可以拒绝，我们也是名门望族，这并不值得视作耻辱。姐姐如果不同意这门亲事，我愿意去替她。"说完便登上花车走了。吉顼迁升为平章事，贤惠的妻子通达礼节，人们交口称赞他们的美满姻缘，以为是夫贵妻荣。吉顼后来因与河内王武懿宗争权获罪被贬，离开朝廷出任温州司马，最后死在那里。

李畬母

监察御史李畬母清素贞洁。畬请禄，米送至宅，母遣量之，剩三石。问其故，令史曰："御史例不概。"又问："车（车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脚钱几？"又曰："御史例不还脚车钱。"母怒，令送所剩米及脚钱以责畬。畬乃追仓官科罪。诸御史皆有惭色。（出《朝野佥载》）

【译文】

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一次，李畬发放奉禄，禄米由差役送到家里，母亲令人按照标准过数，结果多出三石，询问多出来的原因时，差役说："御史的禄米出库时一向不将高出斗口的部分刮平。"母亲又问应付多少车脚钱，差役又说："给御史家送禄米一向不收车脚钱。"李母生气了，命令差役送还多出的禄米与应付的车脚钱，以此表示对李畬的责备。李畬得知后便追问仓库官员，并且治了他的罪。各位御史见此情景，脸上都现出羞愧的颜色。

卢献女

文昌左丞卢献第二女，先适郑氏。其夫早亡，誓不再醮。姿容端秀，颜调甚高。姊夫羽林将军李思冲，姊亡之后，奏请续亲，许之。兄弟并不敢白。思冲择日备礼，贽币甚盛，执致就宅。卢氏拒关，抗声詈曰："老奴，我非汝匹也。"乃逾垣至所亲家，截发。冲奏之，敕不夺其志。后为尼，甚精进。（出《朝野佥载》）

【译文】

文昌左丞卢献的二女儿原先许配给一个姓郑的，丈夫早早去世，她便立誓不再改嫁。她姿色秀丽容貌端正，格调十分高雅。她有个姐夫叫李思冲，是羽林军将领，姐姐去世之后他便奏请续弦，卢献的二女儿便许给了他。兄弟们知道此事后，谁也不敢对她说。李思冲选好日子置备了丰厚的聘礼，带上聘礼登门送去时，卢献二女儿却把他拒之于门外，并且高声骂道："老奴才，我可不是你的配偶！"于是跳墙出去，到了亲戚家，剪去了满头秀发。李思冲将此事奏禀皇上，皇上的敕令不改变她矢志不嫁的决心。后来她出家当了尼姑，潜心修行，十分虔诚。

邓廉妻

沧州弓高邓廉妻李氏女，嫁未周年而廉卒。李年十八，守志，设灵几，每日三上食临哭，布衣蔬食六七年。忽夜梦一男子。容止甚都，欲求李氏为偶，李氏睡中不许之。自后每夜梦见，李氏竟不受。以为精魅，书符咒禁，终莫能绝。李氏叹曰："吾誓不移节，而为此所挠，盖吾容貌未衰故也。"乃援刀截发，麻衣不謵，蓬鬓不理，垢面灰身。其鬼又谢李氏曰："夫人竹柏之操，不可夺也。"自是不复梦见。郡守旌其门闾，至今尚有节妇里。（出《朝野佥载》）

【译文】

沧州弓高人邓廉娶妻李氏，结婚不满一年邓廉就去世了。李氏年方十八，矢志守节，为丈夫的亡灵摆设牌位，每天三时供奉饭菜并在灵前哀哭，一连六七年总是身穿布衣素服不吃腥荤。忽于一夜梦见一位男子，容貌举止甚为端庄笃诚，欲求李氏作自己的配偶，李氏在梦中没有应许他。从此以后，李氏每天夜晚都能梦见他，但始终未接受他的请求。李氏以为他是个精魂鬼魅，便写了符咒驱除他，结果未能除掉。李氏感慨地说："我要矢志不变节，却为此事屡屡干扰。大概是我的容貌尚未衰老的缘故吧。"于是用刀割掉了秀发，身上的麻布衣服从不洗涤，鬓角蓬乱也不梳理，脸上身上布满了尘垢。那个鬼魅便在梦中向李氏称谢道："夫人的节操真如松竹一般坚贞，实在不能使你改变呀！"从此再也梦不见他了。沧州太守为了表彰李氏的贞节，在她的门前修建了牌坊，至今仍有贞节牌坊矗立在那里。

肃宗朝公主

肃宗宴于宫中，女优弄假戏，有绿衣秉简为参军者。天宝末，蕃将阿布恩伏法，其妻配掖庭，善为优，因隶乐工，是以遂令为参军之战。公主谏曰："禁中妓女不少，何必须得此人？使阿布恩真逆人耶，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近至尊之座。若果冤横，又岂忍使其妻与群优杂处，为笑谑之具哉？妾虽至愚，深以为不可。"上亦悯恻，遂罢戏而免阿布恩之妻。由是贤重公主。（公主即柳晟之母也，出《因话录》）

【译文】

唐肃宗在宫中聚会宴乐，由歌女们化妆扮演戏剧，剧中有个身穿绿衣手持简板的参军。天宝末年时，有位蕃将阿布恩被判了刑，他的妻子被充侍在掖庭，此人擅长歌舞，便被分配在歌妓队里。这次宴乐演戏时，肃宗便让她来扮演参军的角色。公主劝告肃宗道："皇宫里的歌妓很多，为什么偏要这个人来扮演。如果阿布恩真是叛逆的话，他妻子也是同样受刑的人，不宜于靠近皇上身边。如果他是冤枉的，那又怎能忍心让他妻子与歌妓们混在一起，充当笑乐的工具呢！我虽然非常愚昧，但深以此事不合情理。"皇上听了，也动了恻隐之心，于是停止演戏，赦免了阿布恩的妻子，并由此敬重公主的贤惠。

潘炎妻

潘炎侍郎。德宗时为翰林学士，恩渥极其异。妻刘晏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见。乃遗阍者三百缣。夫人知之，谓潘曰："岂为人臣，而京尹愿一谒见，遗奴三百缣。"其危可知也。"遽劝潘公避位。子（子原作于，据明抄本改）孟阳初为户部侍郎，夫人忧惕，谓曰："以尔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惧祸必之至也。"户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试会尔同列，吾观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帘视之。既罢会，喜曰："皆尔俦也，不足忧矣。"问："末座惨绿少年何人也？"曰："补阙杜黄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出《幽闲鼓吹》）

【译文】

侍郎潘炎在唐德宗时任翰林学士。受到极为深厚的恩宠。他妻子是刘晏的女儿。一位京尹有事要见潘炎，一连几天未能见到，便向守门人赠送了三百匹细绢。夫人知道此事后，对潘炎说道："哪有身为大臣，连京尹想要见面都要送给守门人三百匹细绢的道理！官场的可怕与身居高位的危险由此可知。"她急劝丈夫潘炎辞去官位。儿子孟阳刚被任命为户部侍郎时，夫人非常担忧，对他说："以你的人才而得坐侍郎职位，我真害怕有灾祸临头啊！"户部衙门再三催促孟阳上任，夫人便道："不行，不能马上就位。你先把你的同学同辈请来聚会一下，由我观察观察看看。"儿子便将交往深厚的同僚都找了来，客人来到后，夫人垂下帘子在一旁仔细观察了一番。聚会结束后，夫人高兴地对儿子说："他们都是和你一类的人，用不着担忧了。"夫人问及坐在未位的那位身着惨绿衣服的少年是谁，孟阳答道："那是补阙杜黄裳。"夫人说："这个人跟别人都不一样，将来一定是位有名的卿相。"

刘皇后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愤恨，欲回军攻之，刘皇后时随军行，谓太祖曰："公为国讨贼，而以杯酒私忿。若攻城，即曲在于我，不如回师，自有朝廷可以论列。"于是班师。天复中，周德威为汴军所败，三军溃散。汴军乘我，太祖危惧。与德威议出保云州。刘皇后曰："妾闻王欲弃城而入外藩。谁为此画？"曰："存信辈所言。"刘后曰："存信本北蕃牧羊儿也，焉顾成败？王常笑王行瑜弃城（城字原缺，据《北梦琐言》补）失势，被人屠割，今复欲效之也？王顷岁避难达靼，几遭陷害。赖遇朝廷多事，方得复归。今一旦出城，便有不测之变。焉能远及北蕃？"遂止。居数日，亡散之士复集，军城安堵。刘后之力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后唐太祖至州上源驿之变，太祖十分恼火，便要让部队掉过头来去攻打对方。刘皇后当时正随军行进，便对太祖说："您是在为国讨伐贼寇，若以杯酒之微的个人恩怨而去攻城，过错就在我们一边，不如收兵回师，是非功过自有朝廷判定。"太祖于是收兵回师。天复年间，周德威的守军被汴军打败，部队四散溃逃，汴军从而进逼城下。太祖临危恐惧，便与德威商量出城去守云州，刘皇后说："我听说国王要弃城而去边外藩镇，这是谁的主意？"太祖道："这是存信他们的意见。"刘皇后说："存信本是北蕃的牧羊小儿，哪管我们的成败。国王常常耻笑当初王行瑜因为弃城而丢掉了根基，结果被人宰割，如今竟要效法起他来。国王曾经年避难于鞑靼，几乎遭到陷害，幸因朝廷多事，才得重新返回来。如今一旦出城，就会发生难以预料的变故，怎么能去遥远的北蕃云州呢？"太祖于是放弃了出城的计划。过了几天，逃散的人又渐渐聚集了起来，守军将城池把守得严严的。这乃是刘皇后的功劳。

河池妇人

梁祖攻围歧陇之年，引兵至于凤翔。秦师李茂贞，遣戎校李继朗统众救之，至则大捷，生降七千余人。及旋军，于河池县掠获一少妇，甚有颜色。继朗悦之，寝处于兵幕之下。西迈十五余程，每欲逼之，即云："我姑严夫妬，请以死代之。"戎师怒，胁力以威，终莫能屈。师笑而悯之，竟不能犯。使人送还其家。（出《玉堂闲话》）

【译文】

当年梁祖攻打歧陇的时候，领兵来到凤翔。秦军李茂员派戎校李继朗率众救援，秦军一到即获大捷，活捉梁兵七千余人。李继朗率兵凯旋途中，在河池县抢到一位少妇，很有姿色。继郎很喜欢她，把她放军营之中，往西行进了十五余里路程。每当逼她就范之时她便说："我婆婆管束极严，丈夫嫉妒心极重，我愿以死来代替对我的侮辱。"秦军官兵非常恼怒，强行胁迫其就范，但一直没能使她屈服。官兵转怒为笑，并对她表示同情怜惜，最终未能冒犯她；派人将她送回了家。

贺氏

兖州有民家妇姓贺氏，里人谓之织女。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贺初为妇，未浃旬，其夫出外。每出，数年方至，至则数日复出。其所获利，蓄别妇于他所，不以一钱济家。贺知之，每夫还，欣然奉事，未尝形于颜色。夫惭愧不自得，更非理殴骂之，妇亦不之酬对。其姑已老且病，凛馁切骨。妇傭织以资之，所得傭值，尽归其姑，已则寒馁。姑又不慈，日有凌虐。妇益加恭敬，下气怡声，以悦其意，终无怨叹。夫尝挈所爱至家，贺以女弟呼之，略无愠色。贺为妇二十余年，其夫无半年在家，而能勤力奉养，始终无怨，可谓贤孝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兖州有一户平民百姓，妇媳姓贺，邻里叫她织女。贺氏的父母以务农为生。丈夫是挑担的商贩，常年往来于郡城之间。贺氏初嫁为新妇时，未满十天丈夫就外出经商。每次外出都是一连几年才回家，在家里住不了几天就又外出了。他用经商挣来的钱在外面养了别的女人，不给家接济一个钱。贺氏知道这件事后，每当丈夫回家，他依然殷勤侍奉，脸上没有丝毫不快的颜色。丈夫无可挑剔，心中不免有些惭愧，后来又无缘无故地辱骂贺氏，贺氏亦从不生气与他对骂。婆婆已经年老而且有病，经受着饥寒的煎迫。媳妇贺氏便给人家织布挣钱接济家用，挣得的工钱如数交给婆婆，宁可自己挨冻受饿。婆婆又不知心疼儿媳，天天虐待她。贺氏生怕老人生气，更加毕恭毕敬，整日低声下气，和颜悦色，以遂其心意，讨她喜欢，自己从无怨言。丈夫时常把情人领到家里，贺氏便以妹妹相称，脸上毫无怨恨的表示。贺氏为媳妇二十多年了，丈夫没有在家里住上半年，而她仍能勉力奉养老人侍候丈夫，从来没有怨言，堪称贤惠孝顺的女人啊！

才妇

谢道韫

王凝之妻谢道韫。王献之与客谈义不胜，道韫遣婢白曰："请与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障自蔽，与客谈，客不能屈。（出《独异志》）

【译文】

王凝之的妻子谢道韫。一天，王献之在家里与一位客人谈论文理，始终辩论不过这位客人。道韫打发使女告诉献之道："请让我来为小郎解围。"于是用青色绫缎当做幛子遮住了自己，隔着幛子与客人辩论起来，这位客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辩论过她。

杨容华

杨盈川侄女曰容华。幼善属文。尝为《新妆》诗，好事者多传之。诗曰："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出《朝野佥载》）

【译文】

杨盈川的侄女叫杨容华，自幼善长诗文。容华曾写过一首表现年青女子新妆情景的诗，喜欢这首诗的人都争相传诵。这首诗写道："宿鸟惊眠罢，房栊乘晓开。凤钗金作缕，鸾镜玉为台。妆似临池出，人疑月下来。自怜终不见，欲去复徘徊。"

上官昭容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秤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孩哑应之曰："是"。襁中遇家祸，入掖庭。年十四，聪达敏识，才华无比。天后闻而试之，援笔立成，皆如宿构。自通天后，建景龙前，恒掌宸翰。其军国谋猷，杀生大柄，多其决。至若幽求英隽，。郁兴词藻。国有好文之士，朝希不学之臣。二十年间，野无遗逸，此其力也。而晚年颇外通朋党，轻弄权势，朝廷畏之矣。玄宗平难，被诛。（出《景龙文馆记》）

【译文】

唐朝的上官昭容，在母亲刚怀了她时，梦见有个神仙投给她一杆极大的秤，用它可以秤量天下。出生满月之时，母亲郑氏逗弄她道："你就是秤量天下的人吗？"小孩咿咿哑哑地答道："是。"孩提之时家中遇难，上官昭容便随母郑氏配入掖庭。十四岁时，聪明颖达敏捷博识，显示出无比的才华。则天皇后听说后便要考考她，只见她提笔即书，文章立成，全像早有成竹在胸一般。自从武周通天年间以后，在建立景龙文馆之前，她一直掌管则天女皇的诏命文告工作。朝廷的军国大计，生杀大事，多由她来裁决。至若搜求英俊人才，网罗擅长文辞的词客强人，她更是竭尽其力。一时间，国内多有好文之士，朝廷少有不学之臣。一连二十余年，民间出现路无拾遗的升平景象，这是上官昭容善于辅佐朝政的功劳。然而晚年之时她却多与宫外朋党沟通，玩弄权术，成为朝廷的危险人物，唐玄宗平息祸乱时，上官昭容被杀掉了。

张氏

燕文贞公张说，其女嫁卢氏。尝谓舅求官，候父朝下而问焉。父不语，但指搘床龟而示之。女拜而归室，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出《传载》）

【译文】

燕文贞公张说的女儿嫁给了一家姓卢的。她说过要给公公求一个官职，等到父亲退朝回家时便向他打听。父亲不说话，只是指着支撑床的龟向她示意，女儿张氏便领悟其意，拜谢父亲回到自己屋里，告诉丈夫说："公公得到了詹事的官位。"

杜羔妻

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中第，乃归。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竟登第。（出《玉泉子》）

杜羔的妻子擅长写诗。杜羔屡次参加科举考试没有及第，打算作罢回家。快要回到家时，妻子便先写好一首诗寄给他，激励他重返考场。诗中写道："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来。"杜羔看了此诗，立即返回京城，终于考中了。

张睽妻

会昌中，边将张睽防戍十有余年。其妻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诣阙进上。诗曰："睽离已是十秋疆，对镜哪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迭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敕赐绢三百疋，以彰才美。（出《抒情诗》）

【译文】

唐武宗会昌年间，边将张睽戍守边防长达十几年未能回家，妻子侯氏绣回文作龟形诗，表达自己思念征夫的心情，绣成之后进宫献给皇上。诗中写道："睽离已是十秋疆，对镜哪堪重理妆。闻雁几回修尺素，见霜先为制衣裳。开箱迭练先垂泪，拂杵调砧更断肠。绣作龟形献天子，愿教征客早还乡。"皇上为了表彰她的才华，敕令赐绢三百匹。

关图妹

关图有一妹甚聪惠，文学书札，罔不动人。图常语同僚曰："某家有一进士，所恨不栉耳。"后寓居江陵。有鹾贾常某者，囊畜千金，三峡人也，亦家于江陵。深结讬图，图亦以长者待之。数载，常公殂。有一子，状貌颇有儒雅之风纪，而略晓文墨，图竟以其妹妻之。则常修也。关氏乃与修读书，习二十余年，才学优博，越绝流辈。咸通六年登科，座主司空李公蔚也。初江东罗隐下第东归，有诗别修云："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绿，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又《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复吟寄修云："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箧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修名望若此，关氏亦有助焉。后修卒，关氏自为文祭之。时人竟相传写。（出《南楚新闻》）

【译文】

关图有个妹妹天资十分聪明，所写的文章和书信，无不情辞并茂生动感人。关图常常跟同事们说："我家有个进士，可惜不爱梳理。"后来关图家客居江陵。有个姓常的盐贩子，积蓄了很多钱，是三峡人，也定居在江陵。此人与关图交情深厚，关图也把他当长辈对待。几年之后，这位常某去世了。他有个儿子，相貌风度颇为儒雅，而且略通文墨，关图就把自己的妹妹给他做了妻子。此人就是后来很有名气的常修。关图妹妹嫁过去后，便与常修一起读书，刻苦修习二十余年，常修的才学十分渊博，远远超过了同辈人。咸通六年科举及第，主考官是司空李公蔚。江东举子罗隐落第之后返回故乡，临别有诗赠常修道："六载辛勤九陌中，却寻歧路五湖东。名惭桂苑一枝缘，绘忆松江满棹红。浮世到头须适性，男儿何必尽成功。惟应鲍叔深知我，他日蒲帆百尺风。"他还有一首《广陵秋夜读修所赋三篇》，同样流露出对常修才华的敬重，写成之后也寄给了常修，诗中写道："入蜀还吴三首诗，藏于箧笥重于师。剑关夜读相如听，瓜步秋吟炀帝悲。物景也知输健笔，时情谁不许高枝。明年二月东风里，江岛闲人慰所思。"常修的名望如此之高，与妻子关氏的帮助和影响大有关系。后来常修去世，关氏亲自动笔写了一篇祭文，此文被当时人竞相传抄。

鱼玄机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甚有才思。咸通中，适李亿补阙。后爱衰下山，隶咸宜观为道士。诗曰："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又云："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是纵怀，乃倡妇也。竟以杀侍婢，为京尹温璋杀之，有集行于世。（出《北梦琐言》）

【译文】

女道士鱼玄机，字惠兰，很有文才。唐懿宗咸通年间，她嫁给了补缺李亿。后因丈夫不再爱她，便下山到咸宜观当了道士。她曾写诗悲叹自己的身世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蕙兰销歇归春圃，杨柳东西绊客舟"。自此之后，她放浪情怀，是一个娼妇。后来竟然亲手杀死侍婢，结果被京尹温璋杀掉了。鱼玄机有诗文集流行于世。

牛肃女

牛肃长女曰应贞，适弘农杨唐源。少而聪颖，经耳必诵。年十三，凡诵佛经三百余卷，儒书子史又数百余卷，亲族惊异之。初应贞未读《左传》。方拟授之。而夜初眠中，忽诵《春秋》。起惠公元妃孟子卒，终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凡三十卷，一字无遗，天晓而毕。当诵时，若有（有原作不。据明抄本改。）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惊骇，数呼之，都不答。诵已而觉，问何故，亦不知。试令开卷，则亦精熟矣，问不答。著文章百余首。后遂学穷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眠熟，与文人谈论文，皆古之知名者，往来答难，或称王弼、郑玄、王衍、陆机，辩论烽起；或与文人论文，皆古之知名者；或论文章、谈名理、往往数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采其文《魍魉问影赋》。著干篇。其序曰：庚辰岁，予婴沉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毁顿精神，赢悴形体。药物救疗，有加无瘳。感庄子有魍魉责影之义，故假之为赋，庶解疾焉。魍魉问于予影曰："君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包六艺，文兼百氏，赜道家之秘言，探释部之幽旨；既虔恭于中馈，又希慕于前史；不矫枉以干名，不毁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精神之足恃。何故赢厥姿貌，沮其精神，烦冤枕席，憔悴衣巾。子惟形兮是寄，形与子兮相亲。何不诲之以崇德，而教之以自伦。异莱妻之乐道，殊鸿妇之安贫。岂痼疾而无生赖，将微贱而欲忘身。今节变岁移，腊终春首。照晴光于郊甸，动暄气于梅柳。水解冻而绕轩，风扇和而入牖。固可蠲（蠲原作触。据明抄本改。）忧释疾，怡神养寿。何默尔无营，自贻伊咎。仆于是勃然而应曰："子居于无人之域，游乎魑魅之乡。形既图于夏鼎，名又著于蒙庄。何所见之不博，何所谈之不长。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而见。岂言谈之足晓，何节物之能辨。随晦明以兴灭，逐形骸以迁变。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视阴，而迟暮之心可见。伊美恶兮由己，影何辜而遇谴。且予闻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极昏兮默。达人委性命之修短，君子任时运之通塞。悔吝不能缠，荣耀不能惑。丧之不以为丧，得之不以为得。君子何乃怒予之不赏芳春，责予之不贵华饰。且吾之秉操，奚子智之能测。"言未卒，魍魉惕然而惊，叹而起曰："仆生于绝域之外，长于荒遐之境，未晓智者之处身，是以造君而问影。既谈玄之至妙，请终身以藏屏。"初应贞梦裂（裂原作制。据明抄本改。）书而食之，每梦食数十卷，则文体一变。如是非一，遂工为赋颂。文名曰遗芳。（出《记闻》）

【译文】

牛肃的长女叫应贞，嫁给了弘农杨高源。应贞在少年时期就特别聪明，好像有特异功能似的，有的人是"过目不忘"，她则能够"经耳必诵"。十三岁时，就能背诵佛经三百余卷，正有儒家经书及诸子、史书等一百多卷，亲族对此非常惊异。应贞以前未读过《左传》，正要教授给她，而她却在一天夜晚刚刚睡下时，忽然背诵起《春秋》来，从鲁惠公元妃孟子卒开始，直背到智伯贪而复，故韩魏反而丧之为止，共计三十卷，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一直背到天亮才停止。当她在背诵的时候，好像有人在一句一句地教她，或者是跟谁在对谈。父亲非常震惊，几次喊叫她，一直不回答，直到背完了才醒过来。问她为什么能够这样，她也不知道。打开原书试验她时，背过的部分她已经十分精熟了，再问她什么她也不回答。应贞共写下文章一百余篇。后来，她所学习的范围，穷极孺、释、道三教，文泛涉猎，博识多能。每到夜晚熟睡时，就在睡眠中与文人谈论文学理论，交谈的对方都是从前的知名人物，她就与这些人互相对答，而且时时出现辩论的高潮，这些人有王弼、郑玄、王衍、陆机等。有时则与从前的知名人物谈论文章的得失。就这样，有时论文章、有时谈理论；一谈就是数夜不止。应贞在二十四岁时就去世了，也就是英年早逝。现在收集到她的文章《魍魉问影赋》若干章，此文的序言写道："庚辰之年，我患重病在床，长达一百天之久不能下地走动，疾病使我精神萎靡不振，身体疲弱憔悴。利用药物治疗，又使病痛有增无减。

有感于《庄子》曾有'魍魉责影'之义，因成《魍魉问影》之赋，借此也许能够解除一些病痛吧。"赋的正文如下：

魍魉问我的影子道："你乃英达之人，聪明之子，学问包揽六艺，文章兼通百家，深谙道家之秘言，探得释教之幽旨；既谨守着为妇之道，又希慕于治国安邦的大道理；不矫前人之枉获取殊名，不毁现成之物显露自己。如此贤淑忠恕之德，足可为精神之支柱，为何这样姿貌疲弱、精神沮丧，以至烦冤于枕席之上、憔悴于衣巾之中呢？身为影子，你只能寄身于形何，形何与你相亲相依。你为什么不教形体崇尚德性，自享天伦之乐，而使它不通于莱妻之乐道、鸿妇之安贫呢？难道痼疾缠身就不想生存，身处微贱就想轻生吗？如今节令变移，冬去春回，阳光普照大地，暖气吹拂梅柳，冰雪融化为春水在房前潺潺流淌，空气煽动着和风徐徐送进窗里。所有这些均能消除忧愁减轻病痛，怡悦精神延年益寿。你为什么沉默不语、无所事事，给形体造成痛苦呢？"

听了魍魉对影子这一通责问，我便愤然而起，与它争辩道："你居住在无人的地方，游荡在鬼魅的故乡；你的形状图画在夏鼎上面、名字记载于《庄子》的篇章。你的见闻怎这么不够广博，言谈怎这么不漂亮！影因有了日光而生，像因有了本人而现；这里的微妙道理岂是言谈能说清的，哪能以节令与气象的变辨辩得明呢？影子随着日光的晦与明而或灭或兴，跟着形体的变更而变易。愚人怕见影而愚昧不明之劣性得以显扬，智者看到影则迟暮之心顿生，或赞美或厌恶，全因各人自己而定，影本身有何过错而受你谴责？况且，我听说，至道之精神在于深邃奥妙，至道之极致在于只能意会不能言传。通达之人听任性命之或长或短，有识之士不在乎时运之顺利或阻塞；他们不为苦恼所纠缠，不为荣耀所迷惑，失掉什么不以为失，得到什么不以为得。你为什么竟然对我不赏芳春而恼怒，对我不看重华饰而加以谴责！另外，我的志向和操守，哪是你的智力所能理解的。"我的话还没说完，魍魉便惊讶地站了起来，叹道："我生于没有人烟的境外，长在荒远的地方，根本不懂得智者处身的志向和操守，所以前来问影。您既然谈到玄理如此深奥微妙，我愿意终生藏匿，不再出面骚扰。"当年，应贞在夜晚睡眠时，梦到自己把书撕碎了吞食下去，每次做梦能吞食几十卷，下次做梦则又换一种文体来吞食，这样的梦做了不知有多少次，于是她便能写很漂亮的赋、颂等文章。她的笔名叫遗芳。

慎氏

慎氏，北陵虔亭儒家之女也。三史严灌夫因游览，遂结姻好，同载归蕲春。经十余年无嗣息，灌夫乃拾其过而出妻，令归二浙。慎氏慨然登舟，亲戚临流相送，妻乃为诗以诀灌夫。灌夫览之凄感，遂为妇道如初。慎氏诗曰："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出《云谿友议》）

【译文】

慎氏是北陵虔亭一书香门第的女儿，当三史严灌夫来此旅游时，两人相识并结为美好夫妻，同年一起回到了蕲春。过了十多年，慎氏没有生儿育女，灌夫便挑她的过错将其休了，让她回到二浙老家。慎氏慨然登上舟船，亲属们来到江边送别。此时慎氏题诗一首，赠于灌夫以抒尚别之情。灌夫看了此诗深受感动，于是撕毁休书，夫妻和好如初。慎氏的这首诗写道："当时心事已相关，雨散云飞一饷间。便是孤帆从此去，不堪重上望夫山。"

薛媛

濠梁人南楚材者旅游陈颍。岁久，颍守慕其仪范，将欲以子妻之。楚材家有妻，以受知于颍牧，忽不思义，而辄已诺之。遂遣家仆归取琴书，似无返旧之心。或谓求道青城，访僧衡岳，不复留心于名宦也。其妻薛媛善书画，妙属文，亦微知其意。乃对镜图其形。并诗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真及诗，甚惭，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妇遂偕老焉。里语曰："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写真寄夫》诗曰："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出《云谿友议》）

【译文】

濠梁人南楚材在陈颍旅游。日子久了，颍州太守因为敬慕楚材的仪表风范，便想把女儿许给他做妻子。楚材家里已经有了妻子，只因受到颍州太守的知遇，便忽然忘记了夫妻的情义，竟然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打发身边的家仆回家去取琴书，似乎已经无意回老家了。并且让人捎信告诉妻子，自己要去青城求道，去衡山访僧，已对仕途功名不感兴趣了。妻子薛媛擅长书画，而且能诗善文。她心里已经多少知道丈夫的心意，便对着镜子画了自己的形像，连同新写的四首诗一块寄给了丈夫。楚材收到妻子的画像与诗之后，心里很觉惭愧，遽有隽不疑之让，夫妻于是恩爱如初，白头偕老。乡亲们为此事传颂着四句顺口溜儿："当时妇弃夫，今日夫弃妇；若不逞丹青，空房应独自。"薛媛当时寄给丈夫的一首《写真寄夫》诗写的是："欲下丹青笔，先拈宝镜端。已经颜索寞，渐觉鬓凋残。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恐君浑忘却，时展画图看。"

孙氏

乐昌孙氏，进士孟昌期之内子，善为诗。一旦并焚其集，以为才思非妇人之事。自是专以妇道内治。孙有《代夫赠人白蜡烛》诗曰："景胜银釭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诗曰："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又《谢人送酒》诗曰："诗（明钞本诗作谢）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出《北梦琐言》）

【译文】

孙氏是乐昌人，进士孟昌期的妻子，擅长写诗。一天，她把自己的诗集全烧了，以为能文善诗本非女人家的事。从此之后，她便遵守妇人之道，专心治理家务。孙氏有一首代替丈夫赠给别人的《白蜡烛》写道："景胜银釭香比兰，一条白玉逼人寒。他时紫禁春风夜，醉草天书仔细看。"又有《闻琴》一诗写道："玉指朱弦轧复清，湘妃愁怨最难听。初疑飒飒凉风动，又似萧萧暮雨零。近若流泉来碧嶂，远如玄鹤下青冥。夜深弹罢堪惆怅，雾湿丛兰月满庭。"还有一首《谢人送酒》诗道："诗将清酒寄愁人，澄彻甘香气味真。好是绿窗风月夜，一杯摇荡满怀春。"

卷第二百七十二　　妇人三

美妇人 夷光　丽娟　赵飞燕　薛灵芸　孙亮姬朝姝　蜀甘后　石崇婢翾风　浙东舞女

妒妇　　车武子妻　段氏　王导妻　杜兰香　任瑰妻　杨弘武妻　房孺复妻　李廷璧妻

　　张褐妻　吴宗文　蜀功臣　秦骑将

美妇人

夷光

越谋灭吴，畜天下奇宝、美人、异味，以进于吴。得阴峰之瑶，古皇之骥，湘沅之鱓；又有美女，一名夷光，二名修明，以贡于吴。吴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景，夕卷以待月。二人当轩并坐，理镜靓妆于珠幌之内。窃窥者莫不动心惊魂，谓之"神人"。吴王夫差目之，若双鸾之在轻雾，沚水之漾秋蕖。妖惑既深，怠于国政。及越兵入国。乃抱二人以逃吴苑。越军既入，见二人在竹树下，皆言"神女"。望而不侵。今吴城蛇门内有折株，尚为祠神女之处。（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越王为了灭掉吴国，搜集天下奇宝美人和异味，用来进献给吴王。搜集到的奇宝有昆仑山北阴的美玉，古代周穆王那样的骏马；异味有湘江沅水出产鳝鱼；美女则有夷光和修明。派人将这些全部贡献给了吴王。吴王将夷光和修明这两名美女安置建筑别致、装饰华美的房子里，将细小的珠子串起来作为门窗的帘子。早上放下帘子遮蔽太阳。晚上则卷起帘子以望明月。两位美人临窗而坐，隔着帘子便见她们对镜梳妆。偷偷看见她们的人无不心魂动荡，都说是仙女下凡。在吴王夫差的眼里，她们就象一对鸾鸟在薄雾之中比翼而飞，又象露出水面的两朵莲花。夫差为她们的姿色深深迷惑，于是懒于上朝处理国事。等到越王发兵攻入吴国时，他便抱起两名美女逃到了吴苑。越军进入吴苑时，看见两位美人正在竹林下面，他们都说这是两位仙女，只是远远地观望而不敢有所侵犯。如今吴国都城的蛇门内有一棵折断的树，仍是人们供奉仙女的地方。

丽娟

汉武帝所幸宫人，名曰丽娟，年始十四。玉肤柔软，吹气如兰，身轻弱，不欲衣缨拂，恐伤为痕。每歌，李延年和之。于□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庭中树为之翻落。常致娟于琉璃帐，恐垢污体也。常（恐垢污体也常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衣带系娟被，闭于重幕中，恐随风起。娟（娟原作媚，据黄本改）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为神怪也。（以琥珀为佩至为神怪也二十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出《洞冥记》）

【译文】

丽娟是汉武帝宠幸的一位宫女，年仅十四，皮肤白皙柔润，呼气犹如兰花吐芳，身体轻柔弱不禁风，似乎经不住衣带的弹拂，生怕碰伤肌肤留下伤痕。她每次唱歌都由乐师李延年伴奏，在□芝生殿旁唱回风之曲时，庭院的树叶都被振荡得纷纷飞落。武帝常常把丽娟安置在琉璃帐内，深恐尘垢站污了她的身体。又总是用衣带系住丽娟的锦被，把她关闭在重重帷幕之中，生怕被风刮起来。丽娟用琥珀做成环佩，放在衣裙里面，不让别人知道。"环佩发出声响时她就对别人说是自己的骨节发出的声音，周围的人都互相议论她是神怪。

赵飞燕

汉赵飞燕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弱骨丰肌，尤笑语。二人并色如红玉，当时第一，擅殊（殊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宠后宫。（出《西京杂记》）

【译文】

汉朝的赵飞燕身体轻盈腰肢柔软，善以轻曼的步态行路和起舞，这是妹妹昭仪所比不上的。但昭仪骨骼细弱肌肤丰润，特别能说笑。姊妹二人都有红玉般的光彩姿色，是当时最美的佳人，占尽了皇上对后宫的宠爱。

薛灵芸

魏文帝所爱美人薛灵芸，常山人也。父名邺，为酂乡亭长，母陈氏，随邺舍于亭傍居。生穷贱，至夜，每聚邻妇绩，以（绩以原作以绩，据明抄本改）麻藁自照。灵芸年十五，容貌绝世，闾中少年多以夜时来窥，终不得见。咸熙元年，谷习出守常山郡，闻亭长有美女而家甚贫。时文帝选良家子女，以入六宫，习以千金宝赂聘之。既得，便以献文帝。灵芸闻别父母，歔欷累日，泪下沾衣。至升车就路之时，以玉唾壶盛泪，壶中即如红色。既发常山，及至京师，壶中泪凝如血。帝遣车十乘，以迎灵芸。车皆镂宝为轮，丹画其毂。轭前有杂宝，为龙凤衔百子铃，锵和鸣，响于林野。驾青色骈蹄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涂国所献，足如马蹄也。道侧烧石叶之香，此石重叠，状如云母，其气辟恶厉之疾，腹题国所献也。灵芸未至京师数十里，膏烛之光，相续不灭。车徒噎路，尘起蔽于星月，时人谓为"尘霄"。又筑土为台，基高三十丈，列烛于台下，而名曰"烛台"，远望如列星之坠地。又于大道之旁，一里致一铜表，高五尺，以志里数。故行者歌曰："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此上七字，是妖辞也）。"时为铜柱，以志里数于道侧，是"土上出金"之义；以烛致台，而则火在土下之义。汉火德王，魏土魏王，火伏而土兴也，土上出金，魏灭而晋兴也。灵芸未至京师十里，帝乘雕玉之辇，以望车徒之盛，叹曰："昔者言'朝为行云，暮为行雨'，今非云非雨，非朝非暮。"因改灵芸之名为"夜来"。入宫乘宠爱。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胜，况乎龙凤之重！"乃止而不进。夜来妙于女功，虽处于深帷重幄之内，不用灯烛，裁制立成。非夜来所缝制，帝不服也。宫中号曰"神针"。（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魏文帝所宠爱的美人薛灵芸是常山人，父亲薛邺为鄻乡县亭长，母亲是陈氏，跟随薛邺居住在亭旁的房子里。薛邺家境贫寒，每天夜晚，灵芸与母亲便与邻居妇女聚在一起纺线，用麻绳与草辫点火照明。灵芸十五岁时，容貌秀丽绝伦，乡间的小伙子大都在夜晚前来偷看，但是一直见不到她的面。咸熙元年（公元２６４年），谷习出任常山郡太守，听说亭长薛邺有位美女而家境十分贫寒，当时文帝正在挑选良家女子进宫，谷习便用千金巨资买到灵芸，把她献给文帝。灵芸听说要跟父母分手，一连几天长呼短叹，泪水湿透了衣襟。待到上车登路的时候，便在车上用玉制痰盂盛装眼泪，白玉痰盂都被泪水染成了红色。从常山出发直至京都，盂内的泪水便凝结如浓血。元帝派了十辆车出城迎接灵芸，车轮镶嵌着镂金图案，车毂图画着鲜艳的油彩，车栏前面也有各种珠宝装饰，悬挂的是衔百子的宝铃，行进途中铃声和鸣，响彻林野。驾车的是青色双蹄的牛，每天能走三百里路，是尸涂国进献给朝廷的。牛脚象马蹄子一样。大路两旁焚烧起石叶香，这种石头层层迭迭状如云母，焚烧放出的香气能怯除瘟疫等疾病，这是腹提国进献的物产。灵芸距离京城还有几十里远，沿途便点起了绵延不绝的烛光，赶车的徒众拥挤在路上，尘土飞扬遮蔽了星月的光芒，当时人们称此为"尘霄"。沿途又筑起了高达三十丈的土台，台下燃起一排排蜡烛，此台名为烛台，远远望去有如一排排星辰落在地上。在大道旁边，每隔一里埋设一根五尺高的铜柱，用以标志里程。所以走路的人口诵歌谣道："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当时在道旁树立铜柱以计里程，这就是"土上出金"所指的意思。而"火照台"的意思就是火在土的下面，指的是由一排排蜡烛映照着土台。汉代是火德王、魏代是土德王，"火照台"即火伏而土兴。也就是汉亡而魏兴。"土上出金"则隐喻魏灭而晋兴。当灵芸距离京城十里远时，魏文帝则乘坐雕玉专车，观望车队与人众的盛况，看罢叹道："前人形容说'朝为行云，暮为行雨'，如今是非云非雨，非朝非暮。"于是将灵芸的名字改为"夜来"。夜来入宫后加倍地受到宠爱，有位外国使臣为夜来进献上一件镶嵌着明珠龙凤的宝钗，文帝便说："佩带较轻的明珠翡翠钗都有些不胜其重，何况这么重的龙凤钗呢！"于是没让送进后宫。夜来的针线活极为巧妙，虽然住在帷幕重重的内室，但不用灯烛照明，一件衣服很快就能裁制而成，所以凡不是夜来缝制的衣服，文帝一概不穿。宫里的人都称她为神针。

孙亮姬朝姝

孙亮作绿琉璃屏风，甚薄而莹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尝爱宠四姬，皆振古绝色：一名朝姝，二名丽居，三名洛珍，四名洁华。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唯香气不通于外。为四人合四气香，此香殊方异国所献，凡经岁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因名《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丽居、洛珍、洁华香。亮每游，此四人皆同与席，使来侍，皆以香名前后为次，不得相乱。所居室为《思香媚寝》。（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孙亮制作了绿色琉璃屏风，薄薄的琉璃片晶莹透澈，他常常在清凉的夜晚于月光下面将屏风展开。孙亮有四个深受宠爱的美人，都是绝代佳丽，第一个名叫朝姝，第二个名叫丽居，第三个洛珍，第四个洁华。他让四人坐在屏风后面，自己从前面观望，就象中间没有隔着什么东西似的，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后面的香气透不过来，这是四名佳人合在一起散发出来的一股香气。这种香气有别于异域他国所贡献的诸种香，凡在常年有人践踏的宴会休息场所，有这种香气沾上衣服，时间越久香味越浓，洗涤百遍也不减退，所以起名叫百洗香。或者以人名称呼这种香，于是就有朝姝香、丽居香、洛珍香、洁华香。孙亮出游时总是带上这四位美人，让她们与自己一起赴筵席，让她们侍奉自己时，也都以香名的先后次序依次排列，不许颠倒，他的居室叫做"思香媚寝"。

蜀甘后

蜀先主甘后，沛人，生于贱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后贵，位极宫掖"。及后生而体貌特异，年至十八，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先主致后于白绡帐中，于户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献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致后侧，昼则讲说军谋，夕则拥后而玩玉人。常称玉之所贵，比德君子，况为人形，而可不玩乎？甘后与玉人洁白齐润，观者殆相乱惑。嬖宠者非唯嫉甘后，而亦妬玉人。后常欲琢毁坏之，乃戒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为宝，《春秋》美之，今吴、魏未灭，安以妖玩经怀。凡诬惑生疑。勿复进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当时君子以甘后为神智妇人。（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西蜀先主刘备的甘皇后是沛县人，出生于贫贱之家，乡里的算命相面先生说："这个女孩以后必然富贵，地位可及后宫之尊。"后来她出落得体貌形态极为出众，十八岁时，长成一幅玉质柔肌，体态妩媚容貌艳冶。先主将甘后安置在洁白透明的轻纱帐内，站在窗外望去，她就象月光笼置下晶莹的雪团。河南进献了一个身高三尺玉石人，先主便将它放在甘后的身边。他白天与大臣议论军国大计，夜晚则拥抱着甘后而玩弄玉人。人们常说玉之可贵可爱处，堪与贤德的君子相比，如今面对有着人体形态的美玉，怎么可以不玩呢？甘后与玉人同样的洁白滋润，看见的人都分不情彼此，受到先主宠爱的人不独嫉妬甘后，而且也嫉妬玉人。甘后时常想把玉人毁坏，便告诫先主道："从前子罕不把玉当作珍宝，受到《春秋》的赞美。如今东吴与魏尚未灭掉，怎么能将盅惑人的玩物整日放在心上呢？凡属这类东西和事情必能引起物议和疑窦，不应再让这类东西献进宫中了。"先主于是撤去了玉人像。争宠的人也都告退了。当时的贤人君子以为甘后是一位很有头脑的妇人。

石崇婢翾风

石季伦所爱婢，名翾风，魏末，于胡中买得之。年始十岁，使房内养之，至年十五，无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态见美。妙别玉声，能观金色。石氏之富，财比王家，骄奢当世。珍宝瑰奇，视如瓦砾，聚如粪土，皆殊方异国所得，莫有辨识其处者。使翾风别其声色，并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声沉重而性温润，佩服益人性灵；东方南方，玉声清洁而性清凉，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艳者数千人，翾风最以文辞擅爱。石崇常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答曰："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弥见宠爱。崇常择美容姿相类者数十人，装饰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视不相分别，常侍于侧。使翾风调玉以付工人，为倒龙之珮，萦金为凤冠之钗，刻玉为倒龙之势，铸金象凤凰之形。结袖绕楹而舞，昼夜相接，谓之"常舞"。若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听珮声，视钗色，玉声轻者居前，金色艳者居后，以为行次而进也。使数十人各含异香，使行而笑语，则口气从风而扬。又筛沉水之香如尘末，布致象床上，使所爱践之无迹，即赐珍珠百粒；若有迹者，则节其饮食，令体轻弱。乃闺中相戏曰："尔非细骨轻躯，那得百粒真珠？"及翾风年至三十，妙年者争嫉之，或言"胡女不可为群"，竞相排毁。崇受谮润之言，即退翾风为房老，使主群少。乃怀怨怼而作五言诗，诗曰："春华谁不羡？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并歌此为乐曲，至晋末乃止。（出　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石崇有个最受宠爱的婢女名叫翾风。魏期末年在胡人中买到时，她才十岁，石崇便放在家里养着。十五岁时就长成一幅无与伦比的秀丽容貌，尤其以体态优美出众，还能巧妙地分辨玉石的声音、察看金子的成色。石崇家里极富，财产可比王侯之家，生活骄奢闻名于当世，珍奇珠宝在他眼里视如瓦砾，堆积如粪土。这些东西都是从不同地方和国度得来的，没人能够识别其出处。若让翾风辨别其声色，都能道出它们的产地。她说："西方与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沉重而性质温润，佩戴在身上能益人性灵；东方与南方出产的玉石，声音清爽而性质清凉，佩带在身上则利人精神。"石崇家的侍女姿容娇艳者有几千人，翾风因擅长文辞最受宠爱。石崇经常对她说："可以指着青天白日发誓，百年之后，我一定用你殉葬。"她答道："活着时相爱死了后就得分离，莫不如别爱我。我若能够为您殉葬，身体不是很快就得腐烂么！"于是翾风益加受到宠爱。石崇曾经挑选姿容美丽而相貌相似的侍女几十人，发饰服装的规格尺寸完全一样，让人骤然间看去无法分别，然后，叫他们经常在身边侍奉。吩咐翾风将玉石调配给工人，让他们制作倒龙型玉佩，编织金丝为凤冠上的金钗，将玉石雕刻成龙体倒立的姿式，用金子铸造成凤凰的形状。让这几十名侍女佩带上这样的玉佩与金钗，手拉着手绕着殿堂上的柱子蹁蹁起舞，昼夜相接，永不间断，叫做"常舞"。如果要招呼她们时，不喊姓名，一律让翾风根据她们的玉佩声音和金钗的颜色，使玉佩声较轻的排在前面，金钗颜色鲜艳的排在后面，按照顺序依次走上前来。还让这几十人嘴里都含上奇异的香料，使她们在走路时说着笑着行进，吐出的香气便随风飘扬。又将沉水香筛成粉末，撒在象牙床上，如果宠爱的婢女经过时没留下痕迹，石崇就赐给她珍珠百粒；如果谁留下了痕迹，则让她减少饮食以减轻体重；侍女们中间于是流传着一句戏言："你非细骨轻躯，哪得百粒真珠？"在翾风已到三十岁时，妙龄侍女便嫉妬起她来，有的则散布翾风乃胡人女子不可与她靠近，大家争相诋毁和排挤她。石崇听了这些话后，就把翾风辞退到后房老仆人中，让她主持奴仆的工作。翾风于是心怀怨愤而作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的辛酸与不平，诗中说道："春华谁不羡，卒伤秋落时；哽咽追自泣，鄙退岂所期；桂芬徒自蠹，失爱在蛾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石崇家的人都把此诗谱上曲子当歌唱，直到晋朝末年为止。

浙东舞女

宝历二年，浙东贡舞女二人：一曰飞燕，一曰轻风。修眉黟首，兰气融冶。冬不纩衣，夏无汗体。所食多荔枝榧实，金屑龙脑之类。带轻金之冠，軿罗衣无缝而成。其文织巧，人未能识。轻金冠以金丝结之，为鸾鹤之状，仍饰以五彩细珠，玲珑相续，可高一尺，秤之无三二钱，上更琢玉芙蓉以为顶（明抄本无顶字）。二女歌舞台，每夜歌舞一发，如鸾凤之音，百鸟莫不翔集其上，及于庭际。舞态艳逸，非人间所有。每歌罢，上令内人藏之金屋宝帐，盖恐风日故也。由是宫中女曰："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出《杜阳杂编》）

【译文】

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８２６年），浙东送给朝廷舞女二人，一个叫飞燕，一个叫轻凤。细长的眉毛油黑的头发，浑身散发着幽兰的香气。冬天不用穿棉衣，夏季身上不流汗。吃的食物多是荔枝与香榧的果实，以及金屑龙脑之类。头戴轻轻的金丝帽子。身着无缝而成的罗衣。衣服的织纹精细纤巧，人们都未见过。轻轻的金丝帽是以金丝结成的。呈鸾鹤形状；又以五彩细珠装饰起来，玲珑相接，有一尺来高，秤量一下也不过二三钱重；上面又有玉雕的芙蓉作为帽顶。两个舞女常在台上歌舞，每当夜晚歌舞起来，歌声犹如鸾凤和鸣，百鸟听了无不飞落在台上，一直落满庭院的边上。优美神奇的舞姿，也非人间所有。每当歌舞结束，皇上便令内侍把她们藏在金屋宝帐之中，大概是怕风吹日晒着她们的缘故。于是宫中的女子们便道："宝帐香重重，一双红芙蓉。"

妒妇

车武子妻

俗说，车武子妻大妒。呼其妇兄宿，取一绛裙衣，挂屏风上。其妇拔刀径上床，发被，乃其兄也，惭而退。（出《要录》）

【译文】

民间都说，车武子的妻子是个大妒妇。一天晚上，车武子把大舅哥招呼到自己房里睡，拿一件绛色裙子挂在了屏风上。妻子看见裙子后，提刀直奔屏风后的床上，掀开被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哥哥，这才羞愧地退了出去。

段氏

临济有妒妇津。传言晋太始中，刘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妒忌。伯玉尝于妻前诵《洛神赋》。语其妻曰："取妇得如此，吾无憾焉。"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轻我？吾死，何患不为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后七日，梦见与伯玉曰："君本愿神，吾今得为神矣"。伯玉遂终身不复渡水。有妇人渡此津者，皆坏衣枉妆，然后敢济。不尔，风波暴发。丑妇虽（虽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妆饰而渡，其神亦不妒也。妇人渡河无风浪者，以为丑不能致水神。丑妇讳之，莫不皆自毁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齐人语曰："欲求好妇，立在津口。妇人水傍，好丑自彰。"（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临济有个叫"妒妇津"的渡口。传说晋朝泰始年间，刘伯玉的妻子段明光，生性妒忌。伯玉曾在妻子面前诵读《洛神赋》，他对妻子说："要能讨到这样漂亮的女人，我就终生无憾了。"明光说："您怎么因为水神生的美而轻视我，我死了何愁不成为水神呢！"当夜她就跳水而死了。死后第七天，她在梦中对伯玉说："您本来是喜欢水神的，我现在已经成为水神了。"伯玉于是终身不再从这条河上渡过。从此之后，凡有女人从这个渡口过河的，必须先把衣饰打扮弄坏了，然后船夫才敢让她上船，若不如此，行至水中就会有风浪大作。相貌丑陋的女人，打扮得再好渡河，里面的水神也不妬忌她。凡是不弄坏衣妆而渡河不引发风浪的女人，皆因相貌丑陋而不能招致水神的妬忌。丑女人过河时，因为怕人说她丑，所以无不主动破坏自己的形象，借以避免人们的嗤笑。由此，当地人流传着这样的口语：若求好媳妇，立在河渡口；女人到河旁，美丑自分明。

王导妻

王导妻曹氏甚妒忌，制丞相不得有侍御，乃至左右小人。有姘少者，必加诮责。乃密营别馆，众妾罗列，有数男。曹氏知，大惊恚，乃将黄门及婢二十人，人持食刀，欲出讨寻。王公遽命驾，患迟，乃亲以尘尾柄助御者打牛，狼狈奔驰，乃得先至（至原作去，据明抄本改）。司徒蔡谟闻，乃诣王谓曰："朝廷欲加公九锡，知否？"王自叙谋（《世说·轻诋》篇注。谋作谦。）志，蔡曰："不闻余物，惟闻短辕犊车，长柄尘尾耳。导大惭。"（出《炉》记）

【译文】

王导丞相的妻子曹氏，生性十分妒忌，限制丞相身边不得有俊男俏女侍奉，甚至连身边的少儿之中有几个长相好看的，她也必定严加责问。王导便背着妻子，在外面布置了一个安乐窝，那里有娇妾成群，而且还生了好几个男孩。曹氏得知后，大为惊怒，于是率领太监及婢女二十余人，各持菜刀一把，兴兵前往讨伐。王导立即命令备车，害怕延误时间，他便亲自用拂尘的手柄帮助驾车的拼命打牛赶路，急急忙忙奔跑，终于抢先到达了秘设的安乐窝。司徒蔡谟听说后，便到王导面前对他说："朝廷加给您九锡之赐，知道不知道？"王导亲自讲述他的大计志向，蔡谟说："我没听说其他事情，只听说有短辕的牛车，长柄的拂尘。"王导羞愧得无地自容。

杜兰香

杜兰香降张硕。硕妻无子，娶妾。妻妒无已，硕谓香："如此云何？"香曰："此易治耳。"言卒而硕妻患创委顿。硕曰："妻将死如何？"香曰："此创所以治妒，创已亦当瘥。"数日之间，创损而妻无妒心，遂生数男。（出《杜兰香列传》）

【译文】

杜兰香降张硕，张硕妻没有生孩子，于是娶妾。妻子的妒忌没完没了，张硕对兰香说："如此下去，以后怎么办呢？"兰香说："这种妒忌病是很容易治的。"说完之后，张硕妻子因生毒疮而萎靡不振。张硕对兰香说："妻子眼看要死了，怎么办？"兰香说："这种毒疮是用来治疗妒忌病的。疮好了，妒忌病也就会好的。"过了几天，妻子的疮平复了，她的妒忌心也没了，于是生了几个男孩。

任瑰妻

唐初，兵部尚书任瑰。敕赐宫女二，女皆国色。妻妬，烂二女头发秃尽。太宗闻之，令上宫赍金胡瓶酒赐之，云："饮之立死。瑰三品，合置姬媵。尔后不妬，不须饮之；若妬即饮。"柳氏拜敕讫曰："妾与瑰结发夫妻，俱出微贱，更相辅翼，遂致荣官。瑰今多内嬖，诚不如死。"遂饮尽。然非鸩也，既睡醒。帝谓瑰曰："其性如此，朕亦当畏之。"因诏二女，令别宅安置。（出《朝野佥载》）

又 房玄龄夫人至妒。太宗将赐美人，屡辞不受。乃令皇后召夫人，语以媵妾之流，令有常制。且司空年近迟暮，帝欲有优崇之意。夫人执心不回。帝乃令谓曰："宁不妒而生，宁妒而死。"曰："妾宁妒而死。"乃遣酌一卮酒与之曰："若然，可饮此一鸠。"一举便尽，无所留难。帝曰："我尚畏见，何况于玄龄乎？"（出《国史异纂》）

【译文】

唐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瑰由皇帝赐给了两名宫女，皆有倾国之姿色。妻子十分妒忌，便将宫女的美发烧烂使其变成秃头。太宗听说后，便命宫内太监带着金胡瓶酒前去赐给她。说："饮下此酒立刻就死。任瑰位列三品，合当养婢纳妾。今后你若不再妒忌，可以不饮此酒；如果还要妒忌，那就立即饮下去。"柳氏跪拜接受皇命，礼毕，说道："我与任瑰乃结发夫妻，两人都出身微贱，更加相爱互助，于是荣登高位。任瑰如今要多蓄婢妾，与其这样，我实在不如死掉的好！"说罢，随即将酒一饮而尽。但这并非毒酒。柳氏睡醒之后，皇帝对任瑰说道："看来夫人秉性如此，无法令其改变，我也惧她三分。"于是诏令那两名宫女，将她们安置在其他宅第。

房玄龄的夫人也是极为妒忌。唐太宗要赐给房玄龄美女，玄龄再三推辞而不接受。太宗便令皇后召见玄龄夫人，跟她讲明，皇上赐给大臣婢妾之流，朝廷是有严格规定的，况且房司空年近迟暮，皇上赐给美女也是要对他格外优崇的意思。但是，无论说什么，夫人决不回心转意。太宗便传令对她说："是要不妒忌而活着，还是宁可妒忌而死掉？"夫人说："我愿妒忌而受死！"于是遣酌酒一杯送给她道："如果是这样，那就饮下这杯毒酒。"夫人举杯一饮而尽。毫无半点犹豫和留恋。太宗说："我尚且害怕看见这种人，何况是房玄龄呢！"

杨弘武妻 杨弘武为司戎少常伯，高宗谓之曰："某人何因，辄授此职。"对曰："臣妻韦氏性刚悍，昨以此见属，臣若不从，恐有后患。"帝嘉不隐，笑而遣之。（出《国史异纂》）

【译文】

杨弘武被任命为司戎少常伯，高家问他道："这人何能，要给他这个职位？"弘武答道："臣妻韦氏性情刚烈强悍，昨天告诉我这么做，我要是不听，恐有后患。"皇帝称许他不隐瞒家私，笑着派他上任了。

房孺复妻

房孺复妻氏性妒忌，左右婢不得浓妆高髻见。给胭脂一豆，粉一钱。有一婢新买，妆稍佳，崔怒谓曰："汝好妆耶？吾为汝妆。"乃令刻其眉，以青填之，烧鏁桁，灼其两眼角，皮随焦卷，以朱傅之。及痂落，瘢如妆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房孺复子崔氏性情妒忌，身边的奴婢不允许有浓妆艳抹与头上盘着高高发髻的现象出现。每人只发给豆粒大一点胭脂与一钱粉。有一个婢女是新买来的，大概不懂得主人的规矩和脾气，妆扮得稍稍艳丽了一些。崔氏发现后气恼地对她说："你喜欢化妆吧，我来为你化化妆！"于是令人刻她的眼眉，用青色填上；把锁门用的铁柱烧红了，灼她的两只眼角，皮肉被烧焦卷了起来，便用红粉敷上。等到疮痂脱落后，瘢痕处处犹如化的妆。

李廷璧妻

李廷璧二十年应举，方于蜀中策名。歌篇靡丽。诗韵精能。尝为舒州军卒。其妻猜妒。一日铃阁连宴，三宵不归，妻达意云，来必刃之。泣告州牧，徙居佛寺，浃辰晦迹，因《咏愁》诗曰："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出《抒情集》）

【译文】

李廷璧致力于科举应试二十年之久，才在蜀中弄到个官职。他精于诗韵，诗词歌赋写得很漂亮。曾在舒州作过军副。妻子生性多疑，为人妒忌。一次，廷璧在铃阁接连参加了几个宴会，三宿没有回家，妻子便传话对他说："回家后一定宰了你！"廷璧将此事哭哭啼啼地告诉了舒州太守，自己躲进寺庙里居住。一连十二天没敢露面，于是写下《咏愁》诗一首，抒发了难以排遣的孤独感和愁绪。诗中写道："到来难遣去难留，着骨粘心万事休。潘岳愁丝生鬓里，婕妤悲色上眉头；长途诗尽空骑马，远雁声初独倚楼。更有相思不相见，酒醒灯背月如钩。"

张褐妻 （褐原作扬，据北梦琐言改，下同）

张褐尚书典晋州，外贮所爱营妓，生一子。其内苏氏妒忌，不敢取归。乃与所善张处士为子，居江津间，常致书题，问其存亡，资以钱帛。及渐成长。，其读书。有人告以非处士之子，尔父在朝官高。因窃其父与张处士缄札，不告而遁归京国。褐已死，至宅门，僮仆无有识者，但云江淮郎君，兄弟皆愕然。其嫡母苏夫人泣而谓诸子曰："诚有此子，吾知之矣。我少年无端，致其父子死生永隔，我罪矣。"家眷众泣，取入宅，齿诸兄之列，名仁龟。有文学，修词应进士举，及第，历侍御史。因奉使江浙而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张褐尚书在执掌晋州郡守时，在外面收纳了一名心爱的的随营妓女，生了一个儿子。因为妻子苏氏为人妒忌，没敢把这个儿子领回家，便送给好友张处士当儿子。张处士家住在江津，张褐时常去信打听儿子的情况，并且资助给他们钱财。孩子长大后，张处士教他读书。有人告诉他不是张处士的儿子，亲生父亲在朝廷作大官。他便偷取了父亲写给张处士的秘信，不告而辞，逃回了京城。张褐已经去世。他找到自己家门时，家仆们谁也不认识他。他只说自己是江淮长大的少爷，但兄弟们听了都感到惊愕。嫡母苏夫人一边流泪一边对儿子们说："确实有他这么个儿子，我是知道的。都怪我年轻时不懂情理，使他们父子永生分离，这都是我的罪过啊！"全家人都伤心地流着泪，把他领进屋里，与各位兄弟按照年龄大小排了行。他的名字叫仁龟，很有文学特长，后以修词科应举中了进士，历任侍御史。后因奉命出使江浙而死。

吴宗文

王蜀吴宗文，以功勳继领名郡，少年富贵，其家姬仆乐妓十数辈，皆其精选也。其妻妒，每怏怏不惬其志。忽一日，鼓动趋朝，已行数坊，忽报云"放朝"。遂密戒从者，潜入，遍幸之。至十余辈，遂据腹而卒。（出《王氏见闻》）

【译文】

王蜀（前蜀）吴宗文以功勳继领名郡，年纪轻轻就过上了富贵荣华的生活，家里有奴婢乐妓十多名，全是她精心挑选的美人。但他妻子为人妒忌，管束极严，他常因不能与美人们取乐而心情郁闷。忽有一天，他听到鼓声便急忙赶着上朝，已经走过几条街了，忽然来人报告说已经散朝了。他便悄悄告诉随从人员，要偷偷地回家。回家之后便与所有的美女纵情淫乐，一连玩到十几个人，然后用手按着肚子死掉了。

蜀功臣

蜀有功臣忘其名，其妻妒忌。家畜妓乐甚多，居常即隔绝之。或宴饮，即使隔帘奏乐，某未尝见也。其妻左右，常令老丑者侍之。某尝独处，更无侍者，而居第器服盛甚。后妻病甚，语其夫曰："我死，若近婢妾，立当取之。"及属圹，某乃召诸姬，日夜酣饮为乐。有掌衣婢，尤属意，即幸之。方寝息，忽有声如霹雳，帷帐皆裂，某因惊成疾而死。（出《王氏见闻》）

【译文】

蜀国有位功臣，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他妻子是个妒妇。家里有许多歌妓，日常生活中总不让他与歌妓们在一起，家里举行宴会时，就让歌妓们隔着帘幕奏乐，他从未见过她们的面。妻子身边一直让年老或貌丑的仆人侍奉；他则一人独处，身边根本没有奴婢，他的居室内只有齐全的器具和各式多样的衣服。后来，他妻子得了重病，临终前对丈夫说："我死之后，你若亲近婢妾，我会立即来捉你！"妻子下葬后，他便召集起家里的婢妾，日日夜夜地饮酒作乐。有个掌管衣服的婢女，尤其中他的心意，便跟她同居起来。刚刚上床熄灯，忽有霹雳般的巨响，屋内的帘幕全被撕裂，他因惊惧成疾，便死了。

秦骑将

秦骑将石某者，甚有战功。其妻悍且妒，石常患之。后其妻独处，乃夜遣人刺之。妻手接其刃，号救叫喊。婢妾共击贼，遂折镡而去，竟不能害。妇十指皆伤。后数年，秦亡入蜀，蜀遣石将兵，屯于褒梁，复于军中募侠士，就家刺之。褒蜀相去数千里，侠士于是挟刃，怀家书，至其门曰："褒中信至，令面见夫人。"夫人喜出见，侠拜而授其书，捧接之际，挥刃斫之。妻有一女跃出，举手接刃，相持久之，竟不能害。外人闻而救之，女十指并伤。后十年，蜀亡，归秦邦，竟与其夫偕老，死于牖下。（出《玉堂闲话》）

【译文】

秦国骑将石某战功赫赫，妻子强悍而妒忌，石某常常想除掉她。后来妻子一人独处，他便于当夜派人去行刺。妻子用手接住砍来的刀刃，大喊救命。婢妾闻声群来捉贼，刺客的剑环被打折后匆忙逃走。结果妻子未能杀掉，但她的十个手指都受了伤。过了几年，秦国灭亡后石某到了蜀国。蜀王派遣石某带兵驻守褒梁，他又在军营里召募侠士到家里刺杀妻子。褒梁距离蜀都几千里，侠士提着刀，怀里带着石某的家信，长途跋涉来到了石某的家门，然后说："褒梁来的家信到了，主人命令要面见夫人。"夫人高兴地出来相见，侠士行礼递上书信。在夫人捧接书信之际，侠士挥刀砍去，夫人的女儿跳了出来，举手接住了刀刃，双方相持了好长时间，一直没能杀死夫人。外人听到砍杀声后纷纷相救，女儿的十指全被砍伤了。过了十年，蜀国灭亡，石某回到了秦地。妻子终能与他白头偕老，死在乡间。

卷第二百七十三　　妇人四（附妓女）

周皓　李秀兰　杜牧　刘禹锡　李逢吉　洛中举人　蔡京　武昌妓　韦保衢 曹生　罗虬　徐月英

周皓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多力负气。天宝中，皓少年，常结客为花柳之游，竟蓄亡命。访城中名姬，如蝇袭膻，无不获者。时靖恭有姬子夜来，稚齿巧笑，歌舞绝伦，贵公子破产迎之。皓时与数辈富者更擅之。会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来生日，岂可寂寞乎？"皓与往还，竟求珍货，合钱数十万，会饮其家。乐工贺怀智、纪孩孩，皆一时绝手。扃方合，忽觉击门声甚急。皓戒内忽开，良久，折关而入。有少年紫衣，骑从数十，诟其母，即将军高力士之子也。母与夜来泣拜，诸客将散。皓时血气方刚，且恃其力，顾从者不相敌。因前让其怙势，攘臂格之。紫衣者踣于拳下，且绝其颔骨。大伤流血，皓遂突出。时都亭驿所由魏贞，有心义，好养私客，皓以情投之。贞乃藏于妻女间。时有司追捉急切，贞恐踪露，乃夜办装具，腰白金数锭，谓皓曰："汴州周简老，义士也，复与郎君当家，今可依之，且宜谦恭不怠。"周简老盖大侠也，见魏贞书，喜甚。皓因拜之为叔，遂言其状。简老令居一船中，戒无妄出，供与极厚。居岁余，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潜窥之，见一少妇，缟衣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犹在舟中。简老忽语皓："事已息，君貌寝，必无人识者，可游江淮。"乃赠百余千，号哭而别，于是遂免。（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太仆卿周皓，贵族子弟，力大气盛。天宝年间，周皓当时正年轻，常常结伙寻花问柳，终至酿成逃命之灾。他当时遍访城中名妓，犹如苍蝇猎获腥臭，没有不到手的。那时有个靖恭坊名妓叫夜来，天真单纯，笑口常开，歌声舞姿又属天下绝伦，贵公子们往往倾家荡产而去奉迎，周皓与几个富家子弟更是专在她身上下功夫。有一天，夜来母亲告诉周皓说："某日是夜来的生日，可不能冷落了呵！"周皓为她的生日作准备，竟然弄到了折合几十万的贵重东西。在夜来家里举办宴会。贺怀智、纪孩孩等当时最有名的乐手到场献技。刚把门关好，忽然听到有急切的敲门声，周皓不让屋里的人前去开门。过了好长时间，门栓被推断了，外面的人破门而入。领头的是个身穿紫衣服的少年，还有几十名随从的骑手，进屋之后便破口大骂夜来的母亲。这位少年就是高力士将军的儿子，母亲与夜来吓得哭哭啼啼地对他跪拜施礼，客人们见状就要离去。周皓当时正血气方刚，又仗着有浑身的力气，看相从的人不能敌他，就上前指责他们仗势欺人，就攘臂上去与他格斗，紫衣少年便倒在他的拳下，下巴骨也被打掉了，伤势极重，流血不止。周皓于是夺路而逃。当时都亭驿所由魏贞，很重义气，喜爱私下收养客人。周皓凭着交情投奔到他家。他便将周皓藏匿在妻子女儿们中间。当时有关部门追扑得很急，魏贞担心暴露踪迹，便乘夜晚置办行装，让周皓带上白金数锭，叮嘱他说："汴州周简老是位义士，又跟你是一家子，如今你可以去投靠他。到他那里后应当谦让恭敬不要有所怠慢。"周简老乃是一位大侠，见了魏贞的书信非常高兴，周皓便拜他为叔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遭遇。简老让他住在一只船里面，不让他随便出来，供给他极为丰厚的生活用品。住了一年多，周皓忽然听到船上有哭泣声，便偷偷爬上来观看，见一位少妇穿着孝服，长得极美，正跟简老互相劝慰。这天晚上，简老忽然来到周皓住的地方，问他结婚没有，并说："我有个表妹，嫁给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死了，又没有儿子；表妹如今无依无靠，可以侍奉您。"周皓当即向他拜谢。当天夜晚，他就把表妹送给了周皓，还有两个女仆，一个男仆，也都在船里。简老忽然对周皓说；"事情已经平息，你的相貌又不大惹人注意，肯定没人认出你来，可以到江淮一带去。"说完便赠给他一百多串钱，双方挥泪而别。周皓于是逃脱了。

李秀兰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作诗咏蔷薇，其末句云："过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女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矣。"竟如其言。（出《玉堂闲话》）

又 秀兰尝与诸贤会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疾，谓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坐大笑，论者两美之。秀兰有诗曰："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盖五言之佳境也。上方班姬即不足，下比韩英则有余，亦女中之诗豪也。尝赋得三峡流泉歌曰："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夐，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渡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濑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出《中兴间气集》）

【译文】

李秀兰是女子当中有文学名气的人。五六岁时，父亲抱着她在院子里，她便能作诗词赞蔷薇。诗的末句是"过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亲责怪说："这女孩子将来富有文才，然而必定是个行为不检点的女人。"结果真象他说的那样。

秀兰曾与几位贤才在乌程县开元寺聚会。她知道河间刘长卿有男性病，冲他说："山气日夕佳。"长卿对道："众鸟欣有托。"在座的人都大笑起来，评论者以为双方对答的都极妙。秀兰在一着诗里写道："远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车。"这该是五言中最美的意境了。李秀兰的诗才，上比班超尚嫌不够，下比韩英则实有余，她也是女子之中的一个诗豪。她曾写过一篇《赋得三峡流泉歌》，诗中充溢着这位女诗豪的才气。现将此诗照录如下；"妾家本住巫山云，巫山流水常自闻。王琴弹出转寥夐，直似当时梦中听。三峡迢迢几千里，一时流入深闺里。巨石奔湍指下生，飞波走浪弦中起。初疑喷涌含雷风，又似呜咽流不通。回湍濑曲势将尽，时复滴沥平沙中。忆昔阮公为此曲，能使仲容听不足。一弹既罢又一弹，愿与流泉镇相续。"

杜牧

唐中书舍人杜牧，少有逸才，下笔成咏。弱冠擢进士第，复捷制科。牧少隽，性野放，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回游为事。扬州胜地也，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僧孺之密教也。而牧自谓得计。人不知之。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且数年，及征拜侍御史，僧孺于中堂饯，因戒之曰："以侍御史气概达驭，固当自极夷涂。然常虑风情不节，或至尊体乖和。"牧因谬曰："某幸常自检守，不至贻尊忧耳。"僧孺笑而不答。即命侍儿，取一小书簏，对牧发之。乃街卒之密报也。凡数十百，悉曰：某夕，杜书记过某家，无恙。某夕，宴某家，亦如之。牧对之大惭，因泣拜致谢，而终身感焉。故僧孺之薨，牧为之志，而极言其美，报所知也。牧既为御史，久之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李乃大开宴席，当时朝客高流，无不臻赴，以牧持宪，不敢邀致。牧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驰书。方对酒独斟，亦已酣畅，闻命遽来，时会中已饮酒。女妓百余人，皆绝艺殊色。牧独坐南行，瞪目注视。引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牧复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亦回首破颜。牧又自饮三爵，郎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牧又自以年渐迟暮，常追赋感旧诗曰："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曰："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太和末，牧复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江西宣州幕。虽所至辄游，而终无属意，咸以非其所好也。及闻湖州名郡，风物妍好，且多奇色，因甘心游之。湖州刺史某乙，牧素所厚者，颇喻其意。及牧至，每为之曲宴周游。凡优姬倡女，力所能致者，悉为出之。牧注目凝视曰："美矣！未尽善也。"乙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嬉，使州人毕观。候四面云合，某当闲行寓目，冀于此际，或有阅焉。"乙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舟舣岸，于丛人中，有里姥引鸦头女，年十余岁。牧熟视曰："此真国色，向诚虚设耳！"因使语其母，将接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姥曰："他年失信，复当何如？"牧曰："吾不十年，必守此郡，十年不来，乃从尔所适可也。"母许诺，因以重币结之，为盟而别。故牧归朝，颇以湖州为念。然以官秩尚卑（卑原作毕，据明抄本改），殊未敢发。寻拜黄州池州，又移睦州，皆非意也。牧素与周墀善，会墀为相，乃并以三牋干墀，乞守湖州，意以弟顗（顗原作头，据杜牧集上周墀书改）目疾，冀于江外疗之。大中三年，始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已十四年矣，所约者，已从人三载，而生三子。牧既即政，函使召之。其母惧其见夺，携幼以同往。母诘其母曰："曩既许我矣，何为反之？"母曰："向约十年，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因取其载词视之，俛首移晷曰："其词也直，疆之不祥。"乃厚为礼而遣之。因赋诗以自伤曰："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出《唐阙史》）

【译文】

唐代中书舍人杜牧年轻时就有过人的才华，落笔成文，出口成章。二十余岁进士及第，又很快通过制策登科。杜牧年青俊逸，生性狷介狂放，即使有法度制约他也不能约束住他的狂放行为。丞相牛僧孺镇守扬州时，召他为节度府中掌书记。杜牧在公务之余，纵情宴游娱乐。扬州乃旅游胜地，城内每到夜晚，青楼之上常有上万只红纱灯悬挂起来，灿烂辉煌，照彻夜空，九里三十步的长街上，熙来攘往着顶珠戴翠的人群；远远望去，犹如仙境一般。杜牧就常到这里宴游娱乐，没有一晚上不来的。又有兵卒三十人换成便服尾随在他的身后，暗中保护他，这是牛僧孺背着杜牧教他们这样做的。但杜牧却满以为自己的行踪绝无人知晓，心里颇为得意。其实他到什么地方寻欢作乐，牛僧孺无不心中有数。就这样过了几年，到他被升任侍御史时，牛僧孺在正堂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告诫他说："以您的才华和气概，在新的位子上，自能化险为夷，应付余裕；但所顾虑的是您在风情方面不能控制自己，说不上会能影响尊体的健康。"杜牧因误解了对方的好意便说："本人幸而能够自我管束，不至于烦您操心的。"牛僧孺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当即让侍仆拿来一只小书匣，在杜牧面前打开，里面乃是尾随他的那些兵卒的秘报，共有上千份，上面写的内容都是：某天夜晚杜书记到了谁家，没有出事；某天晚上在哪一家宴饮，也没出事……杜牧看罢大为惭愧，于是流着泪向牛僧孺礼拜致谢。此后终生感激僧孺，所以在僧孺去世时，杜牧为他作墓志铭，极力表彰其优点，借以报答知遇之恩。杜牧当了侍御史后，长期分治洛阳。当时李司徒愿辞掉节度使在家闲居，生活之奢华为一时仅有，洛阳的名士都去拜访他。李司徒大开宴席，当时的达官贵人都赶来赴宴。因为杜牧主管法纪，所以没敢邀请他。杜牧让前去赴宴的人致意。说自己愿意赴会。李司徒只好送去了请柬。杜牧此时正对酒独斟，已经喝得微醉了，听到邀请后立即赶了来。当时宴会已经开饮，场上有歌舞妓女一百余人，都是色艺双绝。杜牧一人独坐南排，瞪大眼睛注视着歌舞妓女。他喝下满满的三杯之后。问李司徒道："听说有个叫紫云的，她们之中哪一个是？"李便用手指给他看。杜牧又凝神细看了半天，说："名不虚传，应当赠给我。"李司徒俯下身子直笑，妓女们也转过脸来破颜而笑。杜牧又自饮三大杯，一边站身来一身朗声吟道："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杜牧还因自觉渐近迟暮之年。常常追怀往日的生活情景，写下感旧遣怀的诗篇，诗中写道："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情。三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又写道："舸船一棹百分空，十载青春不负公。今日鬓丝禅榻伴，茶烟轻飏落花风。"唐文宗太和末年，杜牧又由侍御史出任沈传师江西宣州府幕僚。虽然在这里仍是处处宴游，但因没有他喜欢的地方，所以处处都不能引起多大兴趣。后来听说湖州是个好地方，风光景物秀丽美好，又有许多出色的女子，于是盼望着前去一游。湖州刺史某乙是杜牧平素的好友，也很理解他的心意。等到杜牧到了湖州时，他便经常为他安排宴会，到处游览，凡属娼优名妓，尽力罗致了来，统统放在杜牧面前。杜牧凝神注目了一番后，说道："确实很美，但未尽善。"某乙又问他有何要求，杜牧说："应该让张水嬉叫全州人都来观看，待四面围满了人时，我要在人群前漫步注目，希望能借此机会，兴许有新的发现。"某乙大喜，照他的话办理。到这天，两岸的观众人山人海，但直到太阳偏西时，仍然一无所得。快要停船靠岸时，在人丛之中，有位寻常老妈子领着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杜牧仔细端量一番后说道："这位才是真正的倾国之色，以前的那些统统是白搭而已。"于是让人告诉小姑娘的母亲，要把她们接到船上来。母女两人都害怕了。杜牧便说："暂且不娶，要在以后约定个日期。"母亲说："如今说定了，以后不算数，又该怎么办？"杜牧说："不超过十年，我肯定成为此郡太守；十年之内我不来，那就任你嫁给谁都行。"母亲答应了他，杜牧便以重金定了这门亲事，立定盟约之后便分别了。因为有这段经历，所以杜牧回朝之后，始终惦念着湖州，但因官职尚低，一直未敢公开。不久，先后出任黄州、池州的刺史，后来又改任睦州刺史，这都不合他的心意。杜牧与周墀一向交往深厚，等到周墀作宰相时，便连续三次向周墀投寄书札，请求镇守湖州。书札的意思是说自己弟弟眼睛有病，希望在江南疗养。直到宣宗大中三年，才任他为湖州刺史，等他来到湖州时，已经过了十四年了。原先约定的那个姑娘，已经嫁给别人三年，而且生了三个孩子了。杜牧到任后，派人持信去招她，她母亲担心被抢，带着年幼的孩子一同去见他。杜牧责问她母亲道："以前既然许给我了，为什么反悔？"母亲说："以前约定的是十年期限，等了十年不来然后才嫁人的，已经嫁出去三年了。"杜牧于是拿过记录她说的供词来看了看，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自语道："她说的都符合事实，勉强她是不好的。"便给她一份丰厚的礼物打发走了。杜牧因此写诗寄托自己的伤感，诗中写道："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

刘禹锡

刘禹锡赴任姑苏，道过扬州。州师杜鸿渐饮之酒，大醉而归驿。稍醒，见二女子在旁，惊非己有也。乃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特令二乐妓侍寝、且醉中之作，都不记忆。"明旦，修启致谢。杜亦优容之。夫禹锡以郎吏州牧，而轻忤三司，岂不过哉。诗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出《云谿友议》）

【译文】

刘禹锡到苏州赴任时，路过扬州，州师杜鸿渐让他去喝酒，喝得大醉后回到了驿馆。稍稍清醒之后，发现身边有两个女子，使他惊异的是，这两个女子并不是自己的人，于是便说："我在酒席上与司空对诗，让他派两名乐妓侍候我睡觉。那是喝醉了后说的话，现在都记不清是怎么回事了。"第二天早上，他写信向杜致谢。杜对此事也很谅解和宽容。刘禹锡乃是个侍郎州刺史之小官，竟在诗中轻慢忤逆三司之显宦，岂不是大大的罪过吗？其诗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李逢吉

李丞相逢吉，性强愎而沉猜多忌，好危人，略无怍色。既为居守，刘禹锡有妓甚丽，为众所知。李恃风望，恣行威福。分务朝官，取容不暇。一旦，阴以计夺之。约曰："某日皇城中堂前致宴，应朝贤宠嬖，并请早赴境会。"稍可观瞩者，如期云集。敕阍吏：先放刘家妓从门入，倾都惊异，无敢言者。刘计无所出，惶惑吞声。又翌日，与相善数人谒之。但相见如常，从容久之，并不言境会之所以然者。座中默然，相目而已。既罢，一揖而退。刘叹咤而归，无可奈何，遂愤懑而作四章，以拟四愁云尔。"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能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轸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长抛不续弦。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栖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璧尚流香漠漠，碧云初断（断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见《本事诗》）

【译文】

丞相李逢吉，性格刚愎而多猜忌，喜欢算计人，干了缺德事情也毫无惭愧之意。既为居守。刘禹锡有个歌妓十分漂亮，人人都知道。李逢吉倚仗自己的权势，作威作福。他分管朝廷官员，取容不暇。这一天他要用阴谋诡计夺取刘禹锡的歌妓，便通知大家道："某日于皇城正殿前面举行宴会，所有朝廷官员及其宠爱的婢妾均请届时参加盛会。"稍有姿色的婢妾到那一天便纷纷前来赴会。李逢吉命令守门人，要先把刘禹锡家的歌妓放进门去。京都的人对此举动都深感惊异，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刘禹锡对此也无计可施，惊恐之余只好忍气吞声。第二天，刘禹锡与几位亲近的人前往拜谒，李逢吉见了他们就象没事人一样，从容谈笑，根本不提昨天的宴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禹锡等人也不敢发问，只有默然相视而已。拜见结束后，双方行礼告退，刘禹锡无可奈何，唉声叹气地回了家。于是悲愤地写下拟《四愁》诗四篇，以抒胸中之郁闷。他写道："玉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鹤在天。得意紫鸾休舞镜。能言青鸟罢衔笺。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若向靡芜山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鸾飞远树牺何处？凤得新巢已去心。红璧尚流香漠漠，碧云初断信沉沉。情知点污投泥玉。犹自经营买笑金。从此山头似人石。丈夫形状泪痕深！人曾何处更寻看。虽是生离死一般。买笑树边花已老，画眉窗下月犹残。云藏巫峡音容断，路隔星桥过往难。莫怪诗成无泪滴。尽倾东海也须干！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更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姮娥归处月宫深。纱窗遥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夜来天上镜，只因偏照两人心。"

洛中举人

举子某乙，洛中居人也，偶与乐妓茂英者相识。英年甚小。及乙到江外，偶与饮席遇之。因赠诗曰："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因谒节使，遂客游留连数月。帅遇之甚厚。宴饮既频，与酒乣谐戏颇洽。一日告辞，帅厚以金帛赆行，复开宴送别。因暗留绝句与乣曰："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因设舞曲遗诗。帅取览之，当时即令人所在送付举子。（出《卢氏杂说》）

【译文】

有个举子是洛中人，偶然间认识了乐妓茂英，茂英当时年龄很小。后来这位举子到了江南，在一次饮宴中又遇到了茂英，于是赠她一道诗道："忆昔当初过柳楼。茂英年小尚娇羞。隔窗未省闻高语。对镜曾窥学上头。一别中原俱老大。重来南国见风流。弹弦酌酒话前事。零落碧云生暮愁。"举子拜见了当地的节度使，便客居此地留连忘返。一住就是几个月。节帅对他以厚礼相待，经常与他设宴共饮，席间让茂英担当录事执掌酒令，饮酒逗乐极为融洽。一天，举子要告辞，节帅赠给他丰厚的路费，并又设筵为他道别，席间悄悄留下一首绝句与茂英道："少插花枝少下筹。须防女伴妬风流。坐中若打占相令。除却尚书莫点头。"茂英为此诗谱写了舞曲，节帅把配了曲的诗拿来看了一遍，当即派人送到举子住处交给了他。

蔡京

邕南朝度使蔡京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京同年，连以酒乐相邀。座有琼枝者，郑之所爱，而席之最妍。蔡强夺之行。郑莫之竟也。邕南之所为，多如此类。为德义者见鄙，终其不悛也。及邕南制御失律，伏法。（出《云谿友议》）

【译文】

朝度使蔡京号邕南，一次路过永州，永州刺史郑史与他同年及第，所以频设酒宴邀请这位老同学。席间有一个叫琼枝的乐妓，是郑史所宠爱的人，她是在座乐妓中最为娇艳者。蔡京看中后便强行夺了去。郑史是争不过他的。蔡邕南的为人，就是如此，为有德之人和仁义之士所不齿。而他终其一生，恶习不改。后来蔡邕南因负责防御外敌入侵失职，终于受到了制裁。

武昌妓

韦蟾廉问鄂州，及罢任，宾僚盛陈祖席。蟾遂书文选句云："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以笺毫授宾从，请续其句。座中怅望，皆思不属。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两句。"韦大惊异，令随口写之："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座客无不嘉叹。韦令唱作《杨柳枝词》，极欢而散。赠数十笺，纳之，翌日共载而发。（出《抒情诗》）

【译文】

韦蟾治理鄂州期间，为政清廉，等他卸任时，宾客幕僚们设宴为他饯行。席间，韦蟾挥笔题写了《文选》中的一句话："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然后将纸笔递给属僚，请各位续写下句。在座的各位怅然相望，都感到对不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妓女含泪而起道："在下不才，不敢染墨，愿意口占两句。"韦蟾大为惊异令人照她口说的写了下来。这两句是："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在座的客人无不称许赞叹。韦蟾令她将此四句合在一起，配上曲谱唱作《杨柳枝词》。整个宴会极欢而散。宾客与幕僚们赠给韦蟾几十幅题笺，他都收存起来。第二天，他便携带家眷及歌妓出发了。

韦保衢

韦保衢（明抄本衢作衡）尝访同人，方坐，李钜新及第，亦继至。保衢以其后先，匿于帷下。既入曰："有客乎？"同人曰："韦保衢秀才，可以出否？"钜新及第，甚自得意，徐曰："出也何妨。"保衢竟不之出。洎衢尚公主为相，李蠙镇岐下，钜方自山北旧从事辟焉。初保衢既登第，独孤云除东川，辟在幕下。乐籍间有佐饮者，副史李甲属意也。时以逼于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衢既至，不之知，祈于独孤，且请降其籍。李至，意殊不平，每在宴席，辄以语侵保衢。保衢不能容，即携其妓人以去。李益怒之，屡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无何，堂牒追保衢赴辇下，乃尚同昌公主也。李固惧之矣。不日，保衢复入翰林，李闻之，登时而卒。（出《玉泉子》）

【译文】

韦保衢有一次去同事家里探望，刚刚坐下，刚刚及第的李钜也相继到了。保衢因自己尚未及第反倒先到，于是躲在帐子后面。李钜进屋后问道："家里有客人吗？"这位同事说："韦保衢秀才在这里，可以出面吗？"李钜刚刚及第。正在洋洋得意，慢声说道："出面就出面吧，这有什么不可以的。"保衢竟说啥也不出面。等到保衢尚公主为相时，李蠙镇守岐下，李钜才从山北的从事之职调任李蠙幕府任职。当初，何衢及第后，独孤云镇守东川，保衢便在他幕府中任职。乐妓之中有个陪伴酒席的，副史李甲看中了，时常逼她嫁给自己，并私下约定，等自己回来时纳为妾。保衢到任后，不知有这种关系，便祈求独孤云将此乐妓许给他，且请降其籍。李甲回来后，心里极为不满，时常在宴席上用话刺激保衢。保衢无法忍受，便带着这位妓女逃走了。李甲更为恼火，屡次在独孤云面前进言。独孤云迫不得已，便令人带上文书去追他回来。没过多久，扑快便带着文书追赶保钜到了京都，保衢已经和同昌公主结婚。李甲当然是惧怕公主的。没过几天，保衢又进了翰林院，李甲听说后，登时就死了。

曹生

卢常侍鉟，牧沪江日，相座嘱一曹生，令署郡职，不免奉之。曹悦营妓名丹霞，卢沮而不许。会饯朝客于短亭，曹献诗曰："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岁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演为长句，和而勉之曰："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祗恐多言议短长。"（出《卢怀抒情集》）

【译文】

常侍卢鉟镇守沪江时，相座将曹生嘱托给他，让他署理郡宦，卢鉟不免要对曹生格外照顾，以不负相座之托。曹生喜欢营妓丹霞，卢鉟拒绝他的要求，不许他亲近。在一次于短亭为朝廷客人饯别时，曹生于席间献诗一首表达自己的苦衷，诗中说道："拜玉亭间送客忙，此时孤恨感离乡。寻思往发绝缨事，肯向朱门泣夜长。"卢鉟将此诗演化为一首长句，与曹生相和，并借以勉励他，其诗为："桑扈交飞百舌忙，祖亭闻乐倍思乡。樽前有恨惭卑宦，席上无寥爱艳妆。莫为狂花迷眼界，须求真理定心王。游蜂采掇何时已，祗恐多言议短长。"

罗虬

罗虬词藻富赡，与宗人隐、邺齐名。咸通乾符中，时号"三罗"。广明庚子乱后，去从鄜州李孝恭。籍中有红儿者，善为音声，常为副戍属意。会副戌聘邻道，虬请红儿歌，而赠之缯綵。孝恭以副车所盼，不令受之。虬怒，拂衣而起。诘旦，手刃红儿。既而思之，乃作绝句百编，号《比红儿诗》，大行于时。（出《摭言》）

【译文】

罗虬的文章词藻富丽华赡，与同族人罗隐、罗邺齐名，咸通至乾符年间，一时号称"三罗"。广明庚子之乱以后，蜀虬到鄜州去跟从李孝恭成为他的宾客。乐妓中有个叫红儿的，擅长音乐，为副将所看中。当副将被聘任到邻近的道就职时，罗虬便请红儿为他唱歌，并赠给她细绢。孝恭因为她被副车所瞩盼，不让她接受。罗虬非常生气，拂袖而去。第二天早上，罗虬亲手杀死了红儿。事后时常思念着她，便作绝句上百篇，称为"比红儿诗"，当时极为流行。

徐月英

江淮间，有徐月英者，名娼也。其送人诗云："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又云："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亦有诗集。金陵徐氏诸公子，宠一营妓，卒乃焚之，月英送葬，谓徐公曰："此娘平生风流，没亦带焰。"时号美（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戏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江淮一带有个叫徐月英的，是位名妓。她在赠送别人的诗中写道："惆怅人间万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亭中水，忍照鸳鸯相背飞。"另一道诗中又写道："枕前泪与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她还有诗集。金陵徐家几个公子，宠爱一名营妓，当这个营妓死掉时，徐家便把她焚化了。徐月英前去送葬时，对徐公说："这个女人平生风流，死了也带着火焰光彩。"这句话，当时被称为漂亮的戏言。

卷第二百七十四　　情感

买粉儿　崔护　武延嗣　开元制衣女　韦皋　欧阳詹　薛宜僚　戎昱

买粉儿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讬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以私，尅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屋，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固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敛，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我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更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出《幽明录》）

【译文】

有一户人家，十分富裕，家里有个独生儿子，平日非常地娇生惯养。孩子长大了，常到市场游逛，看到有个卖粉的女子长相美丽，便爱上了她，因为无法向对方表达，便假讬买粉，天天去市场，买完粉就走。开头谁也不说什么，时间久了，女子十分怀疑起来。第二天再来时，她便问道："先生买了这粉，要往什么地方用？"答道："心里喜爱你，自己不敢说；但又总想见到你，所以借着买粉的机会天天来看你的好模样儿而已。"女子听了很不好意思，但心里很受感动，于是私下相许，说定明晚相会。那天夜晚，男的睡在正屋，耐心等待女的到来。女的果然到了，男的不胜欢悦，他抓住对方的胳臂说："多日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狂欢，激动，死了过去。女的极为惶恐，不知所措，便跑了，天亮时回到了粉店。吃早饭的时候，父母见儿子还没起来，感到奇怪，过去一看，已经死了。入敛的时候，在儿子的一只箱子里发现一百余包粉，每包的大小都一样，母亲便说："一定是这些粉杀死了我儿子！"于是到市场上逐个店铺地买粉，买到这个女儿家时，拿来一比照，与儿子的粉完全一样，于是抓着她问道："你为什么杀了我儿子？"女儿听了，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并把真实经过叙说了一遍。父母不相信她的话，便把此事告到了官府。公堂对审时，女儿说："他既然已经死了，我难道还舍不得一死吗？只求让我到尸首前而尽尽哀悼之情。"县令答应了她的请求。女儿来到死者面前，抚摸着尸体放声恸哭道："想不到竟有如此的不幸！如果死魂有灵，知道我不曾害你，我死了有什么遗憾呢！"男儿豁然苏醒过来，叙说了事情的原委。两人便结为恩爱夫妻，后来子孙满堂。

崔护

博陵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花木丛草，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护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开门，设床命坐。独倚小桃斜柯伫立，而意属殊厚，妖姿媚态，绰有余妍。崔以言挑之，不对，彼此目注者久之。崔辞去，送至门，如不胜情而入。崔亦睠盻而归，尔后绝不复至。及来岁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径往寻之。门院如故，而已扃锁之。崔因题诗于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偶至都城南，复往寻之。闻其中有哭声，扣门问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护耶？"曰："是也。"又哭曰："君杀吾女！"崔惊怛，莫知所答。父曰："吾女笄年知书，未适人。自去年已来，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与之出，及归，见在左扉有字。读之，入门而病，遂绝食数日而死。吾老矣，惟此一女，所以不嫁者，将求君子，以托吾身。今不幸而殒，得非君杀之耶？"又持崔大哭。崔亦感恸，请入哭之，尚俨然在床。崔举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须臾开目。半日复活，老父大喜，遂以女归之。（出《本事诗》）

【译文】

博陵人崔护，资质甚美，性情孤洁寡合，应举进士及第。清明节这天，他一个人去都城南门外郊游，遇到一户庄园，房舍占地一亩左右，园内花木丛生，静若无人。崔护走上前去扣门，过了一会儿，有位女子从门缝里瞧了瞧他，问道："谁呀？"崔护告诉了自己的姓名，说："我一人出城春游，酒后干渴，特来求点水喝。"女儿进去端了一杯水来，打开门，让他进去坐下。她一个人靠着小桃树静静地立在那里，对客人有着极为深厚的情意。她姿色艳丽，神态妩媚，极有风韵。崔护用话引逗她，只是默默不语。两人相互注视了许久，崔护起身告辞。送到门口后，她似有不胜之情地默默回到屋里，崔护也不往地顾盼，然后怅然而归。此后，崔护决心不再去见她。到了第二年清明节，忽然思念起她来，思念之情无法控制，于是直奔城南去找她。到那里一看，门庭庄园一如既往，但是大门已上了锁。崔护便在左边一扇门上题诗道："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他突然来到城南，又去寻找那位女子。听到门内有哭的声音，扣门询问时，有位老父走出来说："你不是崔护吗？"答道："正是。"老父又哭着说："是您杀了我的女儿。"崔护又惊又怕，不知该怎样回答。老父说："我女儿已经成年，能知书达理，尚未嫁人。自从去年以来，经常神情恍惚若有所失。那天陪她出去散心，回家时，见在左边门扇上有题字，读完之后，进门她便病了，于是绝食数日便死了。我老了，只有这么个女儿，迟迟不嫁的原因，就是想找个可靠的君子，借以寄托我的终身。如今她竟不幸去世。这不是您害死她的吗？"说完又扶着崔护大哭。崔护也十分悲痛，请求进去一哭亡灵。死者仍安然躺在床上，崔护抬起她的头让其枕着自己的腿，哭着祷告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不一会儿，女儿睁开了眼睛。过了半天，便复活了。老父大为惊喜，便将儿女许给了崔护。

武延嗣

唐武后载初中，左司郎中乔知之，有婢名窈娘，艺色为当时第一。知之宠待，为之不婚，武延嗣闻之，求一见，势不可抑。既见即留，无复还理。知之痛愤成疾，因为诗，写以缣素。厚赂阍守，以达窈娘。窈娘得诗悲咽，结三章于裙带，赴井而死。延嗣见诗，遣酷吏诬陷知之，破其家。知之诗曰："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观，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出《本事诗》）

【译文】

唐代，武则天载初年间。左司郎中乔知之有个婢妾叫窈娘，歌舞之技艺与姿色之艳丽皆为当时第一。乔知之十分宠爱她，并为此不娶妻子。武延嗣听说后，要求见见这位绝代佳人窈娘。凭他的权势，乔知之是不能阻挡的。见到之后武延嗣便将窈娘据为己有，以他的为人，那是根本没有退还的道理。乔知之又心疼又气愤，便病倒了，于是作诗写在细绢上，以重金收买守门人，将此诗送给了窈娘。窈娘得到诗后，悲痛哭泣不已，便把这三章诗结在裙带上，投井而死。武延嗣看到此诗后，打发酷吏去诬陷乔知之，抄了他的家。乔知之在诗中写道："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君家楼阁不曾难，好将歌舞借人看。富贵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别君去君终不忍，徒劳掩袂伤红粉。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开元制衣女

开元中，颁边军纩衣，制于宫中。有兵士于短袍中得诗曰："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以诗白于帅，帅进之。玄宗命以诗遍示六宫，曰："有作者勿隐，吾不罪汝。"有一宫人自言万死。玄宗深悯之，遂以嫁得诗人。仍谓之曰："我与汝结今身缘。"边人皆感泣。（出《本事诗》）

【译文】

唐玄宗开元中年，有一批发给边防守军的棉衣，在皇宫里由宫女们制作。有个边防兵士在棉衣里面得到一首诗，诗中写道："沙场征戍客，寒苦若为眠。战袍经手作，知落阿谁边？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今生已过也。结取后身缘。"兵士把此诗告诉了统帅，统帅又将此诗进呈给朝廷。玄宗命人将此诗在后宫之内普遍传示，并对宫女们说："谁作的此诗不要隐瞒，我不怪罪你。"有个宫女便主动承认，并连声称罪道："万死"、"万死"。唐玄宗对她深表同情，便把她嫁给了那个得到诗的人。宫女对那个兵士说；"我已与你结成了'今身缘'。"边防守军们都被这件事感动得热泪横流。

韦皋

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姜氏孺子曰荆宝，已习二经，虽兄呼于韦，而恭事之礼，如父也。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只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后二载，姜使入关求官，家累不行。韦乃易居止头陀寺。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稍长大，因而有情。时廉使陈常侍得韦季父书云："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廉使启缄，遗以舟楫服用，仍恐淹留，请不相见。洎舟江濑，俾篙工促行。韦昏瞑拭泪。乃裁书以别荆宝。宝顷刻与玉箫俱来，既悲且喜。宝命青衣往从侍之。韦以违觐日久。不敢俱行，乃固辞之。遂与言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殡焉。后韦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某是也！"公曰："犯何罪而重系。"答曰："某辞韦之后，寻以明经及第，再选青城县令，家人误爇廨舍库牌印等。"韦曰："家人之犯，固非己尤。"即与雪冤，仍归墨绶，乃奏眉州牧。敕下，未令赴任，遣人监守。朱绂其荣，且留宾幕。时属大军之后，草创事繁，凡经数月，方向玉箫何在。姜曰："仆射维舟之夕，与伊留约。七载是期，既逾时不至，乃绝食而终。"因吟《留赠玉环诗》云："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闻之，益增凄叹。广修经像，以报夙心，且想念之怀，无由再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乃至。谢曰："承仆射写经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侍妾，以谢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后韦以陇右之功，终德宗之代，理蜀不替。是故年深累迁中书令，天下响附，泸僰归心。因作生日，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出《云谿友议》）

【译文】

唐朝西川节度使韦皋，年轻时到江夏旅游，住在姜郡守家的塾馆里。姜家有个儿子叫荆宝，已经读过两种经书，虽对韦皋以兄相称，但是恭敬侍奉的礼数，就像对待父辈。荆宝有个小丫环叫玉箫，才十岁，常常让她只去侍奉韦皋兄。玉箫对韦皋也乐于殷勤侍奉。两年之后，姜郡守让韦皋进京求官，但因家里负担太重未能成行，韦皋便迁居到头陀寺中。荆宝仍然时常打发玉箫到寺里去听他使唤。日久天长，加上玉箫的年龄也稍稍大了，两人之间便产生爱慕之情。这时，廉使陈常侍接到韦皋叔父的来信说："侄儿韦皋长期客居贵郡，恳切盼望打发他回家省亲。"廉使看过信后，给韦皋准备了沿途的盘费和用品，打发他乘船回家。怕他迟迟不肯启程，便请荆宝与玉箫不要与他相见。等到舟船停在江岸时，又催促船夫快快起航。韦皋依依不舍，泪眼模糊，于是写信以别荆宝。顷刻之间，荆宝即与玉箫一块来了，韦皋见了，悲喜交集。荆宝让丫环玉箫随船前往，沿途侍奉韦皋，韦皋因这样会使玉箫长时间见不到荆宝，所以不敢带她一块去，于是一再推辞。他们相互约定，少则五载，多则七年，韦皋即来娶玉箫。韦皋留下玉指环一枚，又写了一首诗，一起赠给了玉箫。过了五年后，韦皋没有来，玉箫便于鹦鹉洲默默祈祷。又过了两年，到第八年春天，玉箫叹道："韦皋郎君走了七年多了，肯定不能回来了。"于是绝食而死。姜家可怜她死于节操，将那只玉指环载在她中指上一同殡葬了。后来韦皋封官加爵，朝廷派他镇守西蜀，到任三天即将关在监狱里的囚犯重新审理，为其冤案错案平反昭雪，轻罪重罪近三百人。其中有一个人，身载重枷上堂审理时，偷偷看了看审判官，悄悄自语道："仆射是我当年的韦兄。"于是高声吁道："仆射！仆射！还记得当年姜家的荆宝吗？"韦皋说："记忆犹新。""我就是荆宝！"韦公道："犯了什么罪受此重刑？"答道："我与韦兄分别之后，很快便以明经科应举及第，又被选为青城县令。家人不慎，误将公署房舍及仓库牌印等烧毁，于是定罪入狱。"韦公道："家人犯罪，并非你的过错。"当即给他平反雪冤，仍然交给县令的官印，并将处理意见呈报眉州刺史。刺史发下命令，暂不让其赴任，派人看守起来，可以穿戴荣耀的官服，而且留作韦皋的宾客幕僚。时值战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公务繁忙，一直过了几个月，韦皋才问起玉箫的下落，姜荆宝说："仆射上船的那天，跟她留下契约，七年为限，必来娶她。既然过期没来，她便绝食而终了。临终之前，玉箫留下一首《留赠玉环》诗道：'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韦皋听罢，无限痛心，哀叹不已。从此之后，他刻苦抄写经书，大事修造佛像，借以报答玉箫的一片诚心。他时刻思念玉箫，只恨无缘与她再见一面。当时有个祖山人，有少君的招魂之术，能让死者与亲人见面。他让韦公斋戒七天，在一个月光朦胧的深夜，玉箫便飘然而至。见到韦皋后，她施礼致谢道："承蒙仆射军经造像的帮助，十天之后我就会托生降世。再过十三年，便可再次成为您的侍妾，以谢大恩。"临去这前，她又微笑着说道："都怪丈夫薄情，让我与您死生相隔呵！"后来，韦皋因在治理陇右地区有功，在唐德宗执政的二十几年间，一直让他治理西蜀。因此，由于年久资深，官职连连进升，直至中书令。在他治理西蜀期间，各地无不服从依顺，西南各族也都人心归附。有一年他过生日举行庆典，境内各个节镇所送的贺礼，都是当地的珍奇物品，唯独东川卢八座所赠贺礼特殊，乃是一名歌女。这名歌女不到十六岁，名字也叫玉箫。韦皋仔细一看，乃是姜荆宝家那个真的玉箫，而她的中指上长着一个肉质的指环，隐隐约约地能够看得出来，与当年分别时所赠的指环形状相同。韦皋慨然叹道："我终于懂得了生与死的区分就是一'来'一'往'。玉箫（死后）当年所说的话，现在可以验证了。"

欧阳詹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弱冠能属文，天纵浩汗。贞元年，登进士第，毕关试，薄游太原。于乐籍中，因有所悦，情甚相得。及归，乃与之盟曰："至都，当相迎耳。"即泪泣而别，仍赠之诗曰："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況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屦不出门，一车无停输。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寻除国子四门助教，住京。籍中者思之不已，经年得疾且甚，乃危妆引髻，刃而匣之，顾谓女弟曰："吾其死矣。苟欧阳生使至，可以是为信。"又遗之诗曰："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绝笔而逝。及詹使至，女弟如言，径持归京，具白其事。詹启函阅文，又见其诗，一恸而卒。故孟简赋诗哭之（哭之二字原阙，据明钞本由下文移补），序曰，闽越之英，惟欧阳生（生字下原有诗哭之三字，据明钞本移补于上）。以能文擢第，爰始一命。食太学之禄，助成均之教，有庸绩矣。我唐贞元年已卯岁，曾献书相府，论大事，风韻清雅，词旨切直。会东方军兴，府县未暇慰荐。久之，倦游太原，还来帝京，卒官灵台。悲夫！生于单贫，以狥名故，心专勤俭，不识声色。及兹筮仕，未知洞房纤腰之为盅惑。初抵太原，居大将军宴，席上有妓，北方之尤者，屡目于生，生感悦之。留赏累月，以为燕婉之乐，尽在是矣。既而南辕，妓请同行。生曰："十目所视，不可不畏"。辞焉，请待至都而来迎。许之，乃去。生竟以蹇连，不克如约。过期，命甲遣乘，密往迎妓。妓因积望成疾，不可为也。先夭之夕，剪其云髻，谓侍儿曰："所欢应访我，当以发为贶。"甲至得之，以乘空归，授髻于生。生为之恸怨，涉旬而生亦殁。则韩退之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予，常叹息其事。呜呼！钟爱于男女。素（明钞本素作索）。其效死，夫亦不蔽也。大凡以时（时字原阙，据明钞本补）。断割，不为丽色所汨，岂若是乎？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詠》有《庐江小吏》，更相死，或类于此。暇日，偶作诗以继之云：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忽如陇头水，坐作东（东原作夷，据明钞本改）。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宿约始乖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鬓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柔情讬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屐走迎门。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出《闽川名士传》）

【译文】

欧阳詹，字行周，泉州晋江人。二十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文章是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唐德宗贞元年间，欧阳詹进士及第，吏部主持的关试结束之后，到太原去旅游。乐妓中有个他所喜欢的人，两人相处得十分亲热。等他要回京城时，便与她订立盟约道："回到京城后，我会来迎接你的。"说完洒泪而别，并赠给她一首诗道："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尘。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既未甘，居情谅多辛。五原东北晋，千里西南秦。一屐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瓠，早晚期相亲。"不久，欧阳詹担任了国子四门助教，居住在京城里。太原相遇的那个乐妓，分手之后时刻思念着欧阳詹，过了一年便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她便将自己的发髻对着镜剪了下来，装在小匣里，然后对身边的丫环说："我就要死了，如果欧阳公子的使者能到这里来，你可将此小匣交给他作为信物。"同时又留下了一首诗，诗中写道："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时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写完这首诗后，她便去世了。等欧阳詹的使者来到时，那位丫环便如实告诉了来使，使者带着小匣回到京城，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欧阳詹打开小匣子看过，又见了那首遗诗，顿觉五雷轰顶，一声长嚎便死去了。旧友孟简写诗表示对友人欧阳詹的哀悼痛哭，诗的序言写道：欧阳公子乃闽越之精英，因为卓有文才而及第，从此开始为朝廷效命。受着太学之奉禄，襄助成均之数化，在任期间，卓有劳绩。在我唐朝贞元巳卯那年，欧阳詹经上书相府，议论国政大事，文风清正雅浩，辞旨恳切质直。时置东方战事只起，所以府县未能及时对他进勉励和保举。时日既久，他有些倦了去太原宴游。回到京城不久，便逝世于官位上了。回想起来，实在令人悲哀呵！欧阳出身贫寒，为求功名而刻苦攻读，生活极为勤俭，从不染身于声色，直到出仕为官，也不知洞房娇妻之为盅惑。刚到太原之时，在大将军的宴席之上，有位北方出名的乐妓频频注目于欧阳，欧阳为情所动，留在太原与她朝处数月。作为燕婉之乐，平生只有这一次。后来两人分手，歌妓请求同行，欧阳说道："众目睽睽，不可不畏。"于是告辞，请她等待回到京城后再来迎接。分别之后，欧阳终因有事缠身而延误，不能如期践约，过了约定期限方才派人快马前往，秘密迎接歌妓。歌妓因为长期思念而酿成疾病，临死之前剪掉自己的云髻，告诉侍儿道："心上的人儿会来看望我，届时可将发髻相赠作为信物。"使者得到发髻之后，带着一匹空马返了回来，将发髻交给欧阳。欧阳追悔不及，伤心恸哭，过了十天便与世长辞。则韩愈作何蕃书，所谓欧阳詹生者也，河南穆玄道访问我，常叹息其事，呜呼！男女之间互相钟爱，往往导致为爱情献出生命，这也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大凡能够及时割断爱情，不为对方的姿色所诱惑，怎么会出现这类结局呢？古乐府诗有《华山畿》。《玉台新咏》中有《庐江小吏》，更是男女双方都死于相爱，与欧阳詹的经历有些类似。闲暇之日，笔者有感于此事，也曾偶尔作诗，借以将这段故事连贯起来：

有客非北逐，驱马次太原。太原有佳人，神艳照行云。座上转横波，流光注夫君。

夫君意荡漾，即日相交欢。定情非一词，结念誓青山。生死不变易，中诚无间言。

此为太学徒，彼属北府官。中夜欲相从，严城限军门。白日欲同居，君畏仁人闻。

忽如陇头水，坐作东西分。惊离肠千结，滴泪眼双昏。本达京师回，驾期相追攀。

宿约始乘阻，彼忧已缠绵。高髻若黄鹂，危鬓如玉蝉。纤手自整理，剪刀断其根。

柔情讬侍儿，为我遗所欢。所欢使者来，侍儿因复前。收泪取遗寄，深诚祈为传。

封来赠君子，愿言慰穷泉。使者回复命，迟迟蓄悲酸。詹生喜言施，倒屐走迎门。

长跪听未毕，惊伤涕涟涟。不饮亦不食，哀心百千端。襟情一夕空，精爽旦日残。

哀哉浩然气，溃散归化元。短生虽别离，长夜无阻难。双魂终会合，两剑遂蜿蜒。

大夫早通脱，巧笑安能干。防身本苦节，一去何由还。后生莫沈迷，沈迷丧其真。

薛宜僚

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由青州泛海。船频阻恶风雨，至登州（州原作舟，据明抄本改）却漂，回泊青州，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籍中饮妓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乃于席上留诗曰："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到外国，未行册礼，旌节晓夕有声。旋染疾，谓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苗摄大使行礼。薛旋榇，回及青州，东美乃请告至驿，素服执奠，哀号抚柩，一恸而卒。情缘相感，颇为奇事。（出《抒情集》）

【译文】

唐武宗会昌年间，薛宜僚为左庶子，充任新罗国册赠使，由青州泛海东渡。船在海上屡遭风浪袭击，至登州时失去控制而自由漂荡，后又漂回青州，在驿站住了一年。节度使乌汉真尤其给以优厚的待遇。节帅府中有个陪酒的妓女叫段东美，薛宜僚对她很有情意，节帅使把她安置在薛下榻的驿站里。这年春天薛要出发的那天，宜僚在饯行的宴席上同与东美难舍难离而痛哭流涕，东美也是如此。宜僚便于席间留诗赠别，诗中写道："阿母桃花方似锦，王孙草色正如烟。不须更向沧溟望，惆怅欢情恰一年。"薛宜僚到新罗国后，没有举行册封典礼，前来拜访的使节络绎不断，从早到晚十分热闹。没过多久他便得了病，对判官苗甲说："东美怎么常常在梦中与我相见呢？"几天之后他便去世了。苗甲代理大使举行了册封典礼。薛宜僚的灵柩运回国内，到达青州时，东美便请准来到驿站，身穿素服执礼祭奠。抚柩哀哭，痛不欲生，终因悲痛至极而去世。两个情缘相投，双双死于情分，实在是件奇事。

戎昱

韩晋公滉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闲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滉，召置籍中。昱不敢留，俄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令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耶？"妓悚然起立曰："然。"泪下随言。韩令更衣待命，席上为之忧危。韩召乐将责曰："戎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过！"乃十笞之。命妓与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出《本事诗》）

【译文】

晋公韩滉镇守浙西，戎昱是其属内的刺史。郡内有一名侍酒妓女，善于唱歌，姿色也很娴雅标致，戎昱对她有深厚的感情。浙西乐将听说这位妓女善于唱歌，便告诉了韩滉，将她召来安排在乐妓队伍里。戎昱自然不敢挽留，立即于湖上游宴时写作歌词赠给她，并且说："到那里以后，让你唱歌时，一定要首先唱这曲歌词。"到了浙西后，韩滉为她设筵，自己端起酒杯，令她唱歌送之，她便唱起了戎昱赠她的歌词。唱完后，韩滉问道："这是戎刺史寄情于你的一首歌吧？"妓女惶恐地起立答道："是。"边答边流下了眼泪。韩滉让她更衣待命。在座的客人都为她担忧，不知主人会如何发落她。韩滉召来乐将责问道："戎刺史是一位名士，寄情于这位妓女。为什么不了解这种关系就把她召来安置在这里，酿成了我的过错？"于是打了他十棍子，命令赠给她百匹细绢，立即把她送回去。戎昱写的那首歌词是："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人情。黄莺久住浑相恋，欲别频啼四五声。"

卷第二百七十五　　童仆（奴婢附）

韦桃符　李敬　武公干　吴行鲁　李鹄　捧砚　捧剑　归秦　段章　上清 李锜婢

李福女奴　却要

韦桃符 隋开皇中，京兆韦衮，有奴曰桃符，每征讨将行，有胆力。衮至左卫中郎，以桃符久从驱使，乃放从良。符家有黄牸牛，宰而献之，因问衮乞姓。衮曰："止从我姓为韦氏。"符叩头曰："不敢与郎君同姓。"衮曰："汝但从之，此有深意。"故至今有"黄犊子韦"，即韦庶人其后也。不许异姓者，盖虑年深代远，子孙或与韦氏通婚。此其意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隋文帝开皇年间。京兆尹韦衮有个奴仆叫桃符，每次出征打仗都带着他随军从行，桃符很有胆识，又有勇力。韦衮官至左卫中郎后，因为桃符多年跟从自己，听从驱遣使用；便解除奴仆身份放他去作庶人平民。桃符家有头黄母牛，他把牛宰了献给韦衮，便向他问自己应该姓什么。韦衮说："只能跟我姓韦。"桃符叩头说道："不敢与郎君同姓。"韦衮说："你只管跟着我姓韦，这里面自有深意。"所以如今称为"黄犊子韦"的，就是韦庶人桃符的后裔。当时韦衮不许他姓别姓，大概是担心将来年代久远，桃符的子孙说不上能有与韦家通婚的。这就是韦衮所谓的"深意"。

李敬

李敬者，本夏侯孜之傭也。孜久厄塞名场，敬寒苦备历。或为其类所引曰："当今北面官人，入则内贵，出则使臣。到所在，打风打雨，尔何不从之。而孜孜事一个穷措大，有何长进耳？纵其不然，堂头官人（此辈谓堂吏为官人），丰衣足食，所往无不克。"敬冁然曰："我使头及第，还拟作西川留后官。"众皆非笑。时孜于壁后闻其言。凡十余岁，孜自中书出镇成都，临行，有以邸吏托者，一无所诺。至镇，用敬知进奏，而鞅掌极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初孜未遇，伶俜风尘，所跨蹇驴，无故坠井，及朝士之门，或逆旅舍，常多龃龉时人号"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将相。（出《摭言》）

【译文】

李敬原来是夏侯孜的童仆。夏侯孜长年困塞于仕途，屡试不第，李敬陪伴他备尝了饥寒之苦。有些童仆指点李敬道："当今北面称臣的达官贵人，入则为朝廷显贵，出则为州郡使臣。到他们那里去，可以打秋风吃贿赂。你为什么不去跟随这些人，而苦巴苦夜地侍候一个穷措大，这有什么长进呢？纵使不去跟这些当大官的，侍候堂吏也落个丰衣足食，处处得点克扣。"李敬笑着说："我家主人及第之后，还要作西川留后官呢。"别人听了都嗤笑他。当时夏侯孜在墙后面听到了这番对话。经过十几年的刻苦奋斗，夏侯孜终于及第，自中书官职出任成都节度使。离京赴任时，有要去随做属员的，概不应诺。到了成都镇所，任用李敬负责道知禀报一事，处处都要烦劳李敬。以前嗤笑他的那些人，大都表示敬伏。当年夏侯孜未得官位时，孤独地挣扎在人生途中，骑着一头瘦驴，又无端跌进井里，每到达官贵人门庭，或者驻足逆旅途中，常常遇到阻碍和麻烦，时人称他为出息不了的秀才。后来竟然官登将相之位。

武公干

武公干者常事蒯希逸秀才，十余岁，异常勤干。洎希逸擢第，干辞以亲在，乞归就养。希逸监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诗送之，略曰："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同人醵绢赠行，皆有继和。（出《摭言》）

【译文】

武公干长期侍奉蒯希逸秀才，十多年来，他是那样的勤奋肯干。等到希逸进士及第晋升高官时，武公干便以双亲俱在为由，请求回家赡养老人。希逸坚决挽留，但他执意不再留下。为表彰他的忠孝美德，希逸写了一首诗送给他，大致的意思是"山险不曾离马后，酒醒长见在床前"之类。同人也都积钱买绢相赠，以作留念，并且都写诗与希逸唱和，一致称许他的忠孝。

吴行鲁

吴行鲁尚书，彭州人。少年事理官西门思恭，小心畏慎。每夜，常为温溺器以奉之，深得中尉之意。一日为中尉洗足，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如此文，争教不作军容使。"行鲁拜曰："此亦无凭。"西门曰："何也？"鲁曰："若其然者，某亦有之，何为常执仆厮之役。"乃脱履呈之。西门嗟叹，谓曰："汝但忠孝，我当为汝成之。"尔后假以军职，除彭州刺史。卢耽表为西川行军司马，御蛮有功，历东川、山南二镇节度使。初行鲁之在东川也，历图南为西川副使，随府罢。行鲁欲延辟之。厉素薄行鲁，闻之大笑曰："不能剪头剃面，而趋事健儿乎！"自使院乘马，不归私第，直出北郭。家人遽结束而追之。张云为成都少尹，常出轻言，为行鲁鸩杀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吴行鲁尚书是彭州人。他在年轻时侍奉理官西门思恭，小心谨慎，尽心尽力，每当夜晚，常常把小便器弄热乎了再送给主人，所以深得西门中尉之意。有一天，他为中尉洗脚，中尉指着自己脚底下的纹理对他说："就凭这样的脚纹，怎能不做上军容使！"行鲁向他施礼道："这是不能作为凭据的。"西门中尉说："为什么？"行鲁答道；"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的脚也有这样的纹理，为什么我却一直当仆役呢？于是脱下鞋来让西门中尉察看。西门中尉感慨地说："你只管忠心耿耿地侍奉，我会成全你的。"后来，西门便赠给他一个军衔，再后来他就升任了彭州刺史。卢耽表做西川行军司马，行鲁抗击蛮寇有功，曾历任东川与山南两镇的节度使。在行鲁节镇东川时，厉图南任西川的副使，当图南随着西川府的撤销而失去职位时，行鲁打算延聘他。但图南向来瞧不起行鲁，听说要延聘他后，放声大笑道："我可不能剪短了头发剃光了脸，去侍候健儿呵！"他从官署骑上马，没有回家，直接出了北城门而去。家人知道后，急忙打点行李去追赶他。有个叫张云的，是成都少尹，经常说轻薄话，挖苦行鲁，便被行鲁用毒酒把他杀死了。

李鹄

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唐摭言》三"卢钧子肃贞简有父风作"卢"《肃钧之孙贞简有祖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大寇犯阙途二十年，缙绅靡不褊乏。肃始登第，俄有李鹄者造之，愿佣力。鹄善营利，暇日往往反资于肃，此外未尝以所须为意。肃有旧业在南阳，常令鹄征租。鹄皆如期而至，来往十里，而未尝侵费一金。既及第，鹄奔走如初。及一春事毕，鹄即辞去。（出《摭言》）

【译文】

卢钧儿子卢肃，为人正直简朴，颇有父辈的遗风。光化初，华州行在及第。自从大敌侵犯皇权以来，一连二十年，缙绅大臣无不匮乏，于是恢复科举考试，卢肃才得应举及第。有个叫李鹄的，来到卢肃面前，愿意被他雇佣。李鹄很善于经营，颇有挣钱之道。在卢肃没有活让他干时，他常常反过来资助卢肃；就是在给卢肃干活时，也从不计较应得多少报酬。卢肃有一份儿家里留下的产业在南阳，常常让李鹄前去收租，李鹄总是如期前往，来回十几里路程，从不耽误；所收的租金全都交给卢肃，自己从不侵占分文。卢肃及第后，李鹄仍如以往那样为其奔走操劳，等到操办完了一年的事情之后，他便辞职走了。

捧砚

捧砚者，裴至德之家童也。其母曰春红，配驺人高璠而生。一岁时，夏日浴之，裸卧于廊庑间，有卑脚犬曰青花，忽来。啮儿阴食之。春红闻啼声，狼忙而至，则血流盈席矣。赖至德有良药封之，百日如故。明年夏，寝之前轩，青花伺人隙复来，并卵又食讫。宛转于地而死，又以前食之药傅之，及愈为宦者焉。字之曰捧砚，委以内竖之职。至光启丙午年，十余岁矣。裴使外出，遇盗于郑郊见害。噫。捧砚童儿也，再残而无恙，裴以一出而不回者，其故何哉？（出《三水小牍》）

【译文】

捧砚是裴至德的家童，他母亲叫春红，春红配给马官高璠后生的他。一岁的时候，夏天，刚给他洗完澡，光溜溜地躺在下屋里，有一只短腿狼狗叫青花忽然走过来，咬下小孩的小便来吃了。春红听见孩子哭，急急忙忙地跑过来只见鲜血流满了床。幸好裴至德有良药，将伤口封上，一百天后便愈合了。第二年夏天，小孩子睡在前屋里，青花乘大人不在的空隙，又过去把两只卵子咬下来吃了。孩子疼得在地下打滚，休克了，又用先前那种药敷在伤处。等到伤口愈合后，已成为一个小太监了。裴至德给他起了个字号叫捧砚，让他担任宫内侍从之职。到光启丙午年时，他已十多岁了。这年裴至德公使外出，在郑郊遇上盗贼被杀害了。呜呼！捧砚是个小小的家童，两次遭到残害而安全无恙，裴至德是朝廷大臣，一次外出却命丧黄泉，这是什么缘故呢？"

捧剑

咸阳郭氏者，殷富之室也，仆媵且众。其间有一苍头，名曰捧剑，不事音乐，尝以望水眺云，不遵驱策，虽每遭鞭捶，终所见违。一旦，忽题诗一篇，其主益怒。诗曰："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儒士闻而竞观，以为协律之词。其主稍容焉。又《题后堂牡丹花》曰："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此移根近太清。"捧剑私启宾客曰："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苍头。"其后将窜，复留诗曰："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鸣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出《云谿友议》）

【译文】

咸阳有个姓郭的，家里极富，仆婢成群。其中有个奴仆名叫捧剑，不会唱歌奏乐，常常欣赏山水和游云，不听从主人驱使，虽然常遭鞭打，始终不肯听话。一天，他忽然写起诗来，主人更为恼怒。他在诗中写道："青鸟衔蒲菊，飞上金井栏。美人恐惊去，不敢卷帘看。"书生们知道后争相传阅，都以为此诗极合韵律。主人于是对他稍为宽容了些。他又写了一首《题后堂牡丹》："一种芳菲出后亭，却输桃李得佳名。谁能为向天人说，从些移根近太清。"捧剑私下告诉宾客道："愿作夷狄之鬼，耻为世俗家奴。"后来他要逃跑，又留下一首诗道："珍重郭四郎，临行不得别。晓漏动离心，轻车冒残雪。欲出主人门，零涕暗鸣咽。万里隔关山，一心思汉月。"

归秦

沈询有嬖妾，其妻害之，私以配内竖归秦，询不能禁。既而妾犹侍内，归秦耻之，乃挟刃伺隙，杀询及其夫人于昭仪使衙。是夕，询尝宴府中宾友，乃便歌著词令曰："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及归而夫妻併命焉。时咸通四年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沈询有个婢妾，他妻子很妒忌，私下把她配给了家人归秦，沈询制止不了。事后，这个婢妾仍然到内室侍奉沈询。归秦感到是件耻辱事，便带着刀寻找机会，要在昭仪使府衙内杀死沈询及其夫人。这天晚上，沈询宴请府内宾客幕友，他即席唱了一首词令道："莫打南来雁，从他向北飞。打时双打取，莫遣两分离。"等他回家后，夫妻二人双毙命。当时是咸通四年。

段章

段章，咸通十年，事前进士司空图。初，章以自僦为驭者，亦无异于他佣。是年夏，图归蒲久，以乏力，不足赒给，章乃谢去。广明庚子岁，冬十二月，寇犯京，图寓居崇义里。九日，自里豪杨琼所，转匿常平仓下。将出，群盗继至。有拥戈拒门者，孰视良久，乃就持图手曰："某段章也，系掳而来，未能自脱。然顾怀优养之仁，今乃相遇，天也！某所主曰张将军，喜下士，且幸他（明抄本他作偕）往，必亡他。然且决免于暴横矣。"图誓以不辱，章惘然泣下，导至通衢，即别去。图因此得自开远门宵遁。至咸阳桥，复遇榜者韩钧济之，乃抵鄠县，因达于行在。（出司空图《段章传》）

【译文】

段章在咸通十年给进士司空图当仆役。开始，他自己租车驾驶，这跟花钱雇赶车的也没什么两样。这年夏天，司空图回到老家蒲州，日子久了，因为没钱养活仆役，便把段章辞了。唐僖宗广明庚子年阴历十二月，黄巢的军队进犯京都，司空图当时住在西安崇义里，十二月九日，他从里豪杨琼家里转移为常平仓下藏匿，当他要出门时，一群起义军兵士相继到来。有个持枪推门的人，对他仔细打量了半天，便走上前去拉着司空图的手说：我是段章呀！自从被他们抓掳了去后，一直没能逃脱。但我时常怀念您从前对我优厚养育的好处，今天能够相遇，实在是天意啊！我的主人叫张将军。喜欢礼贤下士，暂且跟他一块儿去，将来必能取他而代之。这样又可绝对免于遭受暴横的灾祸的。"司空图表示誓不辱节，段章怅然泪下，把他领到大道上，便与他分手了。司空图因此能够自开城门乘夜逃出城去。到了咸阳桥，又遇到船夫韩钧把他渡过了河，于是到了鄠县，到达皇上行宫所在的地方。

上清

贞元壬申岁春三月，丞相窦参居光福里第。月夜，闲步于中庭。有常所宠青衣上清者，乃曰："今启事，须到堂前方敢言之。"窦亟上堂，上清曰："庭树上有人，恐惊郎，请谨避之。"窦曰："陆贽久欲倾夺吾权位，今有人在庭树上，即吾祸之将至矣。且此事将奏与不奏。皆受祸，必窜死于道路。汝於辈流中不可多得，吾身死家破，汝定为宫婢。圣居如顾问，善为我辞焉。"上清泣曰："诚如是，死生以之。"窦下阶大呼曰："树上人应是陆贽使来，能全老夫性命，敢不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衣 粗者也，曰："家有大丧，贫甚，不办葬礼。伏知相公推诚济物，所以卜夜而来，幸相公无怪。"窦曰："某罄所有，堂封绢千匹而已，方拟修私庙次，今日辄赠可矣。" 粗者拜谢，窦答之如礼。又曰："便辞相公。请左右齐所赐绢，掷于墙外。某先于街中俟之。"窦依其请，命仆人侦其绝踪且久，方敢归寝。翌日，执金吾先奏其事，窦公得次，又奏之。德宗厉声曰："卿交通节将，蓄养侠刺，位崇台鼎，更欲何求？"窦顿首曰："臣起自刀笔小才，官已至贵，皆陛下奖拔，实不因人。今不幸至此，抑乃仇家所为耳。陛下忽震雷霆之怒，臣便合万死。"中使下殿宣曰："卿且归私第，待候进止。"越月，贬柳州别驾。会宣武节度刘士宁通好于柳州，廉使条疏上闻，德宗曰："交通节将，信而有徵。"流窦于欢州，没入家资，一簪不遗身。竟未达流所，诏赐自尽。上清果隶名掖庭且久，后数年，以善应对，能煎茶，数得在帝左右。德宗谓曰："宫内人数不少，汝大了事，从何得至此？"上清曰："妾本故宰相窦参家女奴，窦参妻早亡，故妾得陪扫埽。乃窦参家破，幸得填宫，既奉龙颜，如在天上。"德宗曰："窦参之罪，不止养侠刺，兼亦甚有赃污，前时纳官银器至多。"上清流涕而言曰："窦参自御史中丞，历度支户部监铁三使，至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数十万，前后非时赏赐，当亦不知纪极。乃者彬州送所纳官银器，皆是恩赐。当部录日，妾在彬州，亲见州县希陆贽恩旨，尽刮去，所进银器上刻藩镇官衔姓名，诬为赃物（为赃物原作物赃为，据明钞本改）。伏乞下验之。"於是宣索窦参没官银器，覆视其刮字处，皆如上清之言。时贞元十二年。德宗又问养侠刺事，上清曰："本实无，此悉是陆贽陷害，使人为之。"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贽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乃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於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时裴延龄探知陆贽恩衰，得恣行媒蘖，乘间攻之。贽竟受谴不回。上清特敕削丹书，度为女道士，终嫁为金忠义妻。世以陆贽门生名位多显达者，世不可传说，故此事绝无人知。（出《异闻集》）

【译文】

唐德宗贞元申岁春季三月，丞相窦参住在光福里的相府里，在一个明月当空的夜晚，闲步于庭院之中，有个平日宠爱的奴婢叫上清的，对他说："我现在要告诉您件事，必须到堂前才敢说出来。"窦参急忙上堂，上清道："院内树上有人，我怕您受惊吓，请您谨慎回避。"窦参说："陆贽早就想夺取我的权位，现在有人在庭院的树上，这是我的灾祸要临头了。而这件事无论是否对皇上奏明，都要遭殃，定要被放逐而死在途中。你是同辈中不可多得的人，等我身死家破之后，你肯定会成为皇宫的女婢。到那时，圣上如果问起我的事，你要好好为我解释。"上清哭着说："真要如此，我一定不计生死而为之。"窦参走下台阶来，大声喊道："树上的人该是陆贽指使你来的吧！若能保全老夫的性命，定当厚报。"树上人应声而下，乃是一个身穿粗布丧服的人。他说："我家老人去世，十分贫穷，不能操办葬礼。我知道相爷向来诚心接济别人，所以乘夜而来，希望相爷不要见怪。"窦参说道："我家倾其所有，不过是堂封丝绢一千匹而已，正打算用它修造自己的庙堂，今天我赠给你吧！"身穿丧服的人施礼致谢，窦参也以礼回敬。此人又道："马上就告辞相爷。请让家人拿着所赠的丝绢，扔到墙外，我先到外面大街上等着。"窦参照他的请求，命令仆人把绢扔到外面，并侦查到此人已经离去好长时间了，自己才敢进屋就寝。第二天上朝后，执金吾首先奏禀别的事情，然后轮到窦参，他便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奏明了皇上。德宗听后厉声说道："你竟勾通藩镇节将，蓄养侠士刺客！你已身居宰相高位，还想要求什么！"窦参连连叩头道："臣起自刀笔小吏，如今官位已经极为尊贵，这都是陛下奖掖裁培的结果，实在不是借助了别人。如不幸出现此事，恐怕是他家所为而已。陛下忽发雷霆之怒，为臣使当万死！"中使下殿宣告说："卿且回归私宅，听候裁决发落。"一个月后，窦参被贬为柳州刺史的佐史。正赶上宣武节度使刘士宁与柳州节度使互通友好，廉使上疏奏报了皇上，德宗便说："判你勾通藩镇节将，已经有事实验证，可见罪名属实。"于是将窦参流放欢州，没收其全部家产，连头上戴的发簪也不留下。后来未等他到达欢州，又下诏书赐他自尽。上清果然长时期名列掖庭，几年之后，因为善于应对，又长于煎茶，所以常常能到皇帝身边侍事。德宗对她说："宫中婢女为数甚多，很少有人像你这么懂事的，你是从什么地方到这里来的？"上清答道："奴婢本是已故宰相窦参家的女奴，窦参妻子早亡，奴婢因此成了他的宠妾。等到窦参家破之后，有幸将我安排在皇宫。既能侍奉龙颜，妾身如登九天。"德宗说道："窦参之罪，不止于蓄养侠士刺客，同时还有贪赃的事实，以前没收家产时，收到的银器非常多。"上清流泪说道："窦参从任御史中丞起，历任度支、户部、盐铁三司的使臣，后来官至宰相。前后六年之久，每月收入数十万；朝廷随时的赏赐，该也不计其数。当时彬州送来由官府所收纳的银器，全是朝廷恩赐的，吏部登记入册时我就在现场，亲眼看见州县官吏迎合陆贽的恩旨，将御赐字样全部刮掉，在送进朝银器上刻下了藩镇的官衔姓名，供以诬称的赃物。请求圣上下令检验。"德宗于是要来窦参没收充公的银器，俯下身子察看上面刮字的地方，全跟上清所说的一样。这时是贞元十二年（公元７９６年）。德宗又问蓄养侠士刺客一事，上清说："其实并无此事，这全是陆贽为了陷害窦参，指使人做的。"德宗这时恍然大悟。于是怒斥陆贽："老奴才！我脱去了你绿衣衫，让你穿上大紫袍，又常常称呼你'陆九儿'。我任命和使唤窦参，刚好称我的心意，你却教我杀掉他。乃至大权落入他人之手，此人软弱无能连泥团都不如！"德宗便颁下诏书，为窦参平反昭雪。这时裴延龄探知陆贽已经失宠，便极力唆使别人乘机攻击陆贽，陆贽终于遭贬被逐，终身不回。德宗皇帝又为上清特颁丹书，度她为女道士。后来她嫁给金忠义为妻。世人因为陆贽的门徒们多为名位显达者，有关他的上述事情不可流传，所以此事很少有人知道。

李锜婢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自裂衣襟，书已冤（明钞本无冤字）。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于带。吾若从容赐对。当为宰相，杨、益节度使；若不从容，受极刑矣。我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是进。"及锜伏法，京城大雾，三日不解，或闻鬼哭。宪宗又于侍婢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数袭，赐锜及子弟，敕京兆府收葬之。李铦，锜之从父弟也。为宋州刺史，闻锜反状，恸哭，驱妻子奴婢，无老幼，量颈为枷，自拘于观察使。朝廷悯之，因为薄贬。按李锜宗属，亟居重位，颇以尊豪自奉，声色之选，冠绝于时。及浙西之败，配掖庭者，曰郑、曰杜。郑得幸于宪宗，是生宣宗皇帝，实为孝明皇太后，次即杜，杜名秋，亦建康人也，有宠于穆宗。穆宗即位，以为皇子漳王傅姆。太和中，漳王得罪国除，诏赐秋归老故乡。或曰，系帛书者，即杜秋也。而宫闱事秘，世莫得知。夫秋女婢也，而能以义申锜之冤，且逮事累朝，用物殚极，及其被弃于家也，朝饥不给，故名士闻而伤之。中书舍人杜牧为诗以谚之曰："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老濞即山铸，庭后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濞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联裾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饴。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燕媒（媒原作祺，据明钞本改）。得皇子，壮发绿丝丝。书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欷！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织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萧后去杨州，突厥为阏氏（音支）。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箦中尸。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詠，聊可以自贻。（出《国史补》并《本事诗》）

【译文】

李锜被捕后，有个侍婢跟随着他，他在夜里撕下自己的衣襟，在上面书写自己的冤曲和治理军政的功绩，申明自己是被张子良出卖的。写完之后告诉侍婢道："把这份状子结在裙带上。我若有机会当堂申辩，就会成为宰相，杨、益的节度使；如果没有申辩机会，就要受极刑了。我死之后，你定能选入内宫，皇上必然会问你，到时候你就把这份状子呈上。"李锜含冤受刑之时，京城大雾弥漫，连续三日不散，有人还听到了鬼哭。宪宗又从这位侍婢那里得到了那份写在丝布上的自白书，心中很怀疑李锜的案子是冤枉的，于是从皇宫里拿出四件专供皇室穿用的黄衣服，赐给李锜及其子弟，又颁令给京兆府收葬李锜的尸体。李铦是李锜叔父的儿子，是李锜的堂弟，当时任宋州刺史。听说李锜谋反的状告报表，失声恸哭，强令妻子儿女及奴婢，不论老幼，一律根据脖子的尺寸制作枷锁戴上，自己将他（她）们拘押到观察使面前，一起接受制裁。朝廷同情他，所以从轻发落，贬得较轻。李锜的同家亲属大都官居要职，过着养尊处优的奢华生活，挑选的歌妓婢妾都是当时最漂亮的。他到浙西吃了败仗之后，没收后配在掖庭的婢妾中，有个姓郑的，还有个姓杜的。姓郑的受到唐宪宗宠幸，于是生下了宣宗皇帝，她实际上是孝明皇太后。其次是那个姓杜的，她叫杜秋，也是建康人，深得唐穆宗宠爱。穆宗即位后，用她做皇子漳王的褓姆兼教师。太和年间，漳王得罪被废，唐文宗颁下诏书贬杜秋告老返乡。有人说，当年那位为李锜携带丝绢状子的侍婢就是杜秋，只因宫中的事情极为隐秘，世人难得知道。杜秋是个卑贱微弱的女婢，而能为了义节申明李锜之冤，而且侍事于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几伏，对朝廷竭尽忠诚，私生活极为俭朴。等她被朝廷弃置回家时，衣食无着，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当时的名士听到她的困难处境后都为之伤怀，中书令杜牧为此写下一首长诗，记叙她的身世经历，对她深表同情，并由此引发出旧文人的一番感慨。此诗写道：

荆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间杜秋者，不劳朱粉施。

老濞即山铸，庭后千蛾眉。秋持玉斝醉，与唱金缕衣。

濞既白首叛，秋亦红泪滋。吴江落日渡，灞上绿杨垂。

联锯见天子，盼眄独依依。椒壁悬锦幕，镜奁蟠玉螭。

低鬟认新宠，窈袅复融怡。月上白壁门，桂影凉参差。

金阶露新重，闲捻紫箫吹。莓苔夹城路，南苑雁初飞。

红妆羽林仗，独赐辟邪旗。归来煮豹胎，厌饫不能饴。

咸池升日庆，铜雀分香悲。雷音后车远，事往落花时。

燕媒得皇子，壮发绿丝丝。书堂亲傅姆，天人相捧持。

虎精珠络褓，金盘犀镇帷。长杨射熊罴，武帐弄哑咿。

渐抛竹马戏，稍出舞鸡奇。崭崭整冠佩，侍宴坐瑶池。

眉宇俨图画，神秀射朝晖。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

王幽茅土削，秋放故乡归。觚棱拂斗极，回首尚迟迟。

四朝三十载，似梦复疑非。潼关识旧吏，吏鬓已成丝。

却唤吴江渡，舟人那得知。归来四邻改，茂苑草菲菲。

清血洒不尽，仰天知告谁。寒衣一尺素，夜借邻人机。

我昨金陵过，闻之为歔欷。自古皆一贯，变化安能推。

夏姬灭两国，逃作巫臣妻。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纤室魏豹俘，作汉太平基。语置代籍中，两朝尊母仪。

光武绍高祖，本系生唐儿。珊瑚破高齐，作婢春黄糜。

萧后去杨州，突厥为阏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难期。

射钩后呼父，钩翁王者师。无国邀孟子，有人毁仲尼。

秦因逐客令，柄归丞相斯。安知魏齐首，见断箦中尸。

给丧蹶张辈，庙廊冠峨巍。珥貂七叶贵，何妨戎虏支。

苏武却生返，邓通终死饥。主张既难测，翻覆亦其宜。

地尽有何物？天外复何之？指何为而捉，足何为而驰？

耳何为而听，目何为而窥？己身不自晓，此外何思惟。

因倾一樽酒，题作杜秋诗。愁来独长咏，聊可以自贻。

李福女奴

李福妻裴氏性妒忌，姬侍甚多，福未尝敢属意。镇滑台日，有以女奴献之者，福意欲私之而未果。一日，乘间言于妻曰："某官已是至节度使矣，然所指使者，不过老仆。夫人待某，无乃薄乎？"裴曰："然，不能知公意所属何人？"福所指，即献之女奴也，裴许诺。尔后不过执衣侍膳，未尝一得缱绻。福又嘱妻之左右曰："设夫人沐发，必遽来报我。"既而果有以夫人沐发来告，曰："夫人沐发。"福即伪言腹痛，召其女奴。其女奴既往，左右以裴方在沐，难可遽已，即告以福所疾。裴以为信焉，遽出发盆中，跣问福所苦。福既业以疾为言，既若不可忍状。裴极忧之，由是以药投儿溺中进之。明日，监军使及从事，悉来候问。福即具以事告之，因笑曰："一事无成，固其分。所苦者，虚咽一瓯溺耳。"闻者无不大笑。（出《玉泉子》）

【译文】

李福的妻子裴氏生性妒忌，家有歌妓婢女甚多，李福却从不敢在她们身上打主意。镇守滑台期间，有人献给他一个女奴，他打算把她隐匿下来，结果事没成。一天，他瞅空儿对妻子说："我的官职已升到节度使了，但我所指使的人却只有几个老仆，夫人就这样对我无情吗？"裴氏说："那好。只是不知你心里到底对谁有意。"李福所指的就是有人献给他的那个女奴，裴氏答应了他。此后，这个女奴虽在李福身边侍奉，但也不过是给他穿穿衣服、端饭盛菜而已，从未惬意地温存一番。李福又嘱咐妻子身边的人说："如果夫人洗头时，一定赶紧来报告我。"事后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夫人正在洗头呢！"李福立即伪称肚子痛，召唤那个女奴侍候，女奴便去了。身边的人以为裴氏正在洗头，短时间内不会结束，便立即告诉她李福肚子痛的消息。裴氏信以为真，急忙把头发从盆里出来，光着脚去问李福痛得厉害与否。李福既然已经自称有病，便立即装出痛不可忍的样子。裴氏见状十分担忧，于是把药面子放到小孩尿里，让他喝了下去。第二天，衙门里的监军使与从事等人都来问候，李福便把昨天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们，于是苦笑着说道："结果是一事无成！这还不算怎么意外。糟糕的是，白白喝了一壶尿！"听到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却要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辞令。朔望通礼谒于亲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数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顺颜色，姻党亦多怜之。李四子：长曰延禧，次曰延范，次曰延祚，所谓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侠，咸欲蒸却要而不能也。尝遇清明节，时纤月娟娟，庭花烂发，中堂垂绣幕，皆银釭，而却要遇大郎于樱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庭中东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当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调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东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复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南隅相待。"三郎既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于厅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禧于厅角中，屏息以待。厅门斜闭，见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趋一隅。心虽讶之，而不敢发。少顷，却要密燃炬，疾向厅事，豁双扉而照之，谓延禧辈曰："阿堵贫儿，争敢向这里觅宿处。"皆弃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复从而咍之。自是诸子怀惭，不敢失敬。（出《三水小牍》）

【译文】

湖南观察使李庾之有个女奴叫却要，容貌美丽举止娴雅，又善于辞令应对。每逢初一、十五等通常的典礼节日，前往亲朋好友家拜谒时，都要却要一人主持，李家侍婢多达好几十人，谁也不能与她相比。她又心灵嘴巧反应敏捷，善于察颜观色以讨别人高兴。所以，就连亲戚朋友们也都喜欢她。李庾之有四个儿子，老大叫延禧，老二叫延范，老三叫延祚，再就是老五了。四位少爷都正血气方刚，而且任性蛮野，都对却要垂涎三尺，恨不得把她当熟肉吞进肚里。有一年清明节，当皎洁的月亮徐徐升起时，庭院里鲜花烂漫，正堂上帷幕低垂，室内烛光摇曳。却要在樱花月影下遇到了大少爷，大少爷拉住她的胳膊要跟她配对成双，却要将草席递给他道："你可到正厅东南角里好好站着等我，等别人睡熟后我就去。"老大走了后，却要刚到廊下又碰上老二动手动脚地调戏，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说："可在正厅东北角等我。"老二刚走，又被老三缠住，却要又拿一张草席递给他说："你可到正厅西南角等我。"老三刚走，又遇上老五，老五抓住却要的手不放，却要也是拿一张草席塞给他，说："可到正厅西北角等我。"四位少爷都走了后。老大延禧在正厅的一角屏心静气地等着，只见三个弟弟一个接一个地走到各个角落，心里虽然颇为惊疑，但又不敢声张。过了一会儿，却要偷偷点燃蜡烛，端在手里奔向正厅，突然打开正厅两扇门，用手里的蜡烛照看，对延禧兄弟们说道："你们这些没出息的小子！怎么敢到这里来找地方睡觉。"四人都扔下手里拿的草席，捂着脸跑了，却要又跟在他们后面大声地数落，嗤笑了他们一顿。从此之后李庾之的这几个儿子，由于惭愧、羞辱，再也不敢对却要不尊重了。

# 梦幻妖妄卷（第276-290卷)目录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羡之　沈庆之　明歒之 刘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闾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堇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骘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　　　巫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觐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眕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龙　阳羡书生　侯子光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畋　张守一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卷第二百七十六　　梦一

周昭王　吴夫差　汉武帝　司马相如　阴贵人　张奂　郑玄　范迈　许攸 薛夏　蒋济

周宣　王戎　邹湛　陈桃　吕蒙　王穆　张天锡　张骏　索充宋桶 苻坚　后赵宣咸　张甲　张茂　晋明帝　冯孝将　徐精　商仲堪　商灵均　桓豁 司马恬　贾弼　王奉先　宗叔林　沙门法称　刘穆之　徐羡之　沈庆之　明歒之 刘诞　袁愍孙　刘沙门　诸仲务　孙氏　桓誓　张寻　徐祖　桓邈　周氏婢　何敬叔

周昭王

昭王即位三十年，王坐祗明之室，昼而假寐。忽白云蓊郁而起，有人衣服皆毛羽，因名羽人。王梦中与语，问以上仙之术。羽人曰："大王精智未开，求长生久视，不可得也。"王跪请绝欲之教。羽人乃以指画王心，应手即裂。王乃惊悟，而汗湿于衿席，因患心疾，即却膳撤乐。移于旬日，忽见所梦者来，语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绿囊，中有药，名曰续脉丸补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请此药，贮以玉缶，缄以金绳。以之涂足，则飞天地之外，如游咫尺之内。有得服之，后天而死。（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周昭王即位三十年了。一天，他坐在神殿里和衣小睡。忽见白云盛然而起，一个浑身长满羽毛的人飘然而至。昭王在梦中同那人对话，并询问成仙之道。那位羽人说："大王尚未脱俗，想求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昭王跪下来，向羽人苦求脱俗绝欲之法。羽人就用指头划划昭王的心，那心便裂开了。昭王从梦中惊醒，汗水把袍子和坐垫都溻湿了，于是便患了心病。从此，他不吃不喝也不娱乐，十天一晃儿就过去了。一天，那位羽人忽然来到他的面前，并对他说："我想先把大王的心变换一下。"说罢，拿出一方寸绿药囊，内装续脉丸补血精散。羽人用手按摩昭王的前胸。一会儿，昭王的病便全好了。昭王当即要下这药，装进玉缶里，并缠上金线。他用这药抹脚，就可以飞到云天外，而且像玩似的。昭王常常服食这药，终于活了老长时间才死。

吴夫差

吴王夫差夜梦三黑狗号，以南以北，炊甑无气。及觉，召群臣言梦，群臣不能解。乃召公孙圣。圣被召，与妻诀曰："以恶梦召我，我岂欺心者，必为王所杀。"于是圣至，以所梦告之。圣曰："王无国矣！犬号者，宗庙无主；炊甑无气，不食矣。"王果怒，杀之。及越兵至，王谓左右曰："吾无道，杀公孙圣，汝可呼之。"于是三呼三应。吴卒为越所灭。（出《越绝书》）

【译文】

吴王夫差晚上梦见三只黑狗叫，一会在南一会在北，炊甑也断了烟火。他醒来之后，立即召集群臣说梦，可是谁也解释不了。于是，夫差便召见公孙圣。公孙圣得到消息之后，便与妻子诀别，说："大王因为作了恶梦召我去解，决非好事。可是我又不能说谎，必定被他杀害……"公孙圣来到殿前，夫差将自己作的梦告诉了他。公孙圣说："大王要亡国了！狗叫，说明宗庙没了主人；炊甑无气，说明粮食已绝。"吴王果然大怒，杀了公孙圣。不久，越国兵马杀将过来，夫差对左右说："我没有道理杀公孙圣啊，你们快唤他出来吧！"众人三呼公孙圣，公孙圣果然答应了三声。最后，吴国终于被越国灭掉了。

汉武帝

汉武帝梦大鱼，求去口中钩。明日游昆明池，见一鱼衔钩，帝取钩放之。三日，池滨得明珠一双。（出《三秦记》）

【译文】

汉武帝梦见一条大鱼，哀求他替自己摘掉口中的鱼钩。第二天，他游昆明池的时候，果然看见了一条衔着钩的大鱼。汉武帝急忙替它摘下鱼钩，把它放入水中。三天后，他在池边拾到了两颗明珠。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将献赋而未知所为，梦一黄衣翁谓之曰："可为《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成以献，帝大嘉赏。（出《西京杂记》）

【译文】

司马相如，字长卿。一天，他想作一首赋献上去却不知道怎么写好。晚上，梦见一位穿黄衣服的老人对他说："你可作《大人赋》，谈谈神仙的事情。"司马相如醒来，照老人说的写成一赋献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大大地奖赏了他。

阴贵人

汉明帝阴贵人，梦食瓜甚美。时敦煌献异瓜种，名穹隆。父老云："有道士从蓬莱得此种，食之不饥。"（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明帝时有一位阴贵人，作梦吃瓜，味道美极了。这时，恰巧赶上敦煌献来名叫穹隆的一种奇异的瓜籽。老人们说，有一位道士从蓬莱弄来的这种瓜籽，吃了它就再也不会觉得饥饿了。

张奂

后汉张奂为武威太守。其妻梦帝与印绶，登楼而歌，觉以告奂。奂令占之。曰："夫人方生男，复临此郡，命终此楼。"后生子猛。建安中，为武威太守，杀刺史邯郸商，州兵围急，猛耻见擒，乃登楼自焚而死。（出《搜神记》）

【译文】

东汉，张奂任武威太守。一天，他的妻子梦见皇帝给了她一方大印，高兴极了，登楼而歌。醒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奂。张奂让人占了一卦，那人说："夫人将来生了儿子，还得管理此地，而且会死在这座楼上。"后来，张奂的夫人真的生了个儿子，叫猛。建安年间，果然也做了武威太守。不久，他杀死刺史欲逃往邯郸经商。刚要出城，便被官兵围住。他耻于被擒，就登楼自焚而死了。

郑玄

郑玄师马融，三载无闻，融还之。玄过树阴下假寐，梦一人，以刀开其心，谓曰："子可学矣。"於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后东归，融曰："诗书礼乐皆东矣。"（出《异苑》）

【译文】

郑玄跟老师马融学习，三年没有学到什么。后来，马融让他回去。一日，郑玄在树荫下和衣小睡，梦见一个人用刀划开他的心，对他说："你是完全可以使自己成为有学问的人！"郑玄睡醒后立即返回，不久就把所有的典籍弄懂弄通了。后来，他回了东方。马融叹了口气说："诗书礼乐全去东方啦！"

范迈

林邑谓紫磨金为上金，俗谓之杨迈金。范迈母梦人铺杨迈金席，与其生儿，儿生席色昭晰。后因生儿，名曰范迈，为林邑王。（出《林邑记》）

【译文】

林邑国称紫磨金为上等金，民间叫它杨迈金。范迈的母亲当年梦见一个人铺杨迈金编的席子，跟她生下个儿子，生儿时席子金光四射，十分耀眼。后来，她就给儿子取名范迈，范迈长大以后成了林邑国的国王。

许攸

许攸梦乌衣吏，奉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拜跪曰："府君当为北斗君，明年七月复有一案，四封文书，云：陈康为主簿。"觉后，适（适原作王。据许本改。）康至，曰："今来当谒。"攸闻益惧。问康曰：我作道师，死不过作社公；今日得北斗、主簿，余为忝矣。"明年七月，二人同日而死。（出《幽明录》）

【译文】

许攸梦见黑衣小吏为他搬来一张漆案，案上有六封文书，那小吏向他拜跪说："大人应当成为北斗府君。明年七月还有一张漆案，上面有四封文书，那是送给陈康的。"醒来后，陈康刚好赶到，并且说："我今天是来拜见你的。"许攸更觉害怕。有顷，他对陈康说："我问过法师，死后不过是土地神而已；今天能当北斗府君、主簿，岂不高攀了么？"第二年七月，他和陈康在同一天死去。

薛夏

薛夏，天水人也，博学绝伦。母孕夏之时，梦有人遗一箧衣，云："夫人必生贤明之子，为帝王所宗。"母记其梦之时。及生夏，年及弱冠，才术过人。魏文帝与之讲论，弥日不息，辞华旨畅，应对如流，无有凝滞。帝曰："昔公孙龙称为辩捷，而迂诞诬妄，今子所说，非圣人言不谈，则子游、子贡之俦。不能过也。若仲尼在魏，复为入室焉。"帝手制书与夏，题云"入室生。"位至秘书丞。居甚贫，帝解御衣以赐之，以符先梦。名冠当时，为一代高士。（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薛夏是天水人，博学多才，举世无双。他母亲怀他的时候，梦见有人送来一箱衣服，说："你一定能生个贤明的儿子，被帝王所尊崇。"母亲牢记起这个梦的时间，等生下了薛夏，长到二十岁左右时，就学识过人了。魏文帝与他谈论起来，整日不休息。他思想深刻，辞采华美，什么问题都难不倒。魏文帝说："当年公孙龙称为辩才，但他迂腐而又狂妄。今天你所说的，都是圣人之言，只有子游、子贡之辈才能赶得上。如果孔老夫子在魏国，也一定会进来看你的。"说罢。魏文帝亲手为他题字："入室生"。后来成为秘书丞。他的家很穷，魏文帝解下自己的衣服赐给他。这与其母之梦相符。当时他的名气很大，成为一代风流人物。

蒋济

魏蒋济为领军也。其妻梦亡儿涕泣言曰："死生异路。我生时为卿相子孙，今在地下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复言。今太庙西有孙阿者，将召为泰山令。愿母为白领军，嘱阿转我，今得乐处。"言讫，母遂惊寤。以白济，济曰："梦不足凭耳。"明日，母复梦之，言曰："我今来迎新君，止在庙下，未发之间，暂得归来。新君明日日中当发，临发多事，不得复归于此。愿重启之，何惜一试验也。"遂说阿形状，言甚备悉。天明，母又为言之曰："昨又梦如此，虽知梦不足凭，何惜一验之乎？"济乃遣人诣太庙下，推问孙阿，果得之，形状如其梦。济乃涕泣曰："几负我儿。"于是乃见孙阿，具语其事。阿不惧当死，而喜为泰山令，惟恐济言之不信也，乃谓济曰："若诚如所言，某之愿也，不知贤郎欲得何职？"济曰："随地下乐者与之。"阿许诺。言讫遣还，济欲速知其验，从领军门下至庙下，十步安一人，以传阿之消息。辰时传阿心痛，日中传阿亡。涕泣曰："虽哀儿之不幸，见喜亡者之有知。"后月余，母复梦儿来告曰："已得转为录事矣。"（出《列异传》）

【译文】

蒋济是领军将军。一日，他的妻子梦见死去的儿子哭泣着说："我与你们生死相隔。我活着的时候为将相子弟，今天在阴间却是泰山的小役卒，憔悴不堪，忍辱负重，简直没法说了！现在，在太庙西边有个叫孙阿的人，蒋被封为泰山县令。希望母亲转告父亲，嘱咐孙阿给我换个好地方。"儿子说完，母亲便惊醒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丈夫。将济却说，梦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母亲又作了同样的梦，儿子说："我今天是来迎接新县令的，住在太庙下，在出发前的间隙，暂得脱身归来。新县令明天中午出发，出发前的事务繁多，我不能再来这里。希望你再跟父亲说说，不妨试验一下……"然后他说出孙阿的模样，十分熟悉似的。天亮之后，母亲又把这事对父亲讲了，并说："虽然说梦是没有根据的，但也不妨验证一下看看。"蒋济派人去太庙周围打听孙阿，果然找到了这个人，模样跟梦中说的一样。蒋济哭泣道："差一点对不起我儿子啊。"于是，他找到孙阿，详细谈了此事。孙阿听说要当泰山令，一点也不怕死，只是担心蒋济的话不可信。他对蒋济说："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愿意帮忙，可不知你儿子想干什么？"蒋济说："你在阴间给他找个他喜欢干的差事吧。"孙阿答应下来。说完，蒋济便回到府中，为了快一点得到验证，他从领军门前到庙下，每十步安排一人，传递孙阿的消息。辰时时报告说孙阿心痛，中午就接到了孙阿的死讯。蒋济流泪道："我虽然为儿子悲哀，但他让我找这位不怕死的人还是颇有见识的。"一个多月后，母亲又梦见儿子告诉她，自己已经转为掌管文书的录事了。

周宣

魏周宣，字孔和，善占梦。或有问宣者："吾梦刍狗。"宣曰："君当得美食。"未几，复有梦刍狗，曰："当堕车折脚。"寻而又云梦刍狗，宣曰："当有火灾。"后皆如所言。其人曰："吾实不梦，聊试君耳！三占不同，皆验，何也？"宣曰："意形于言，便占吉凶。且刍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初言梦之，当得美食也。祭祀即毕，则为所轹，当堕车伤折。车轹之后，必载以樵，故云失火。（出《魏志》）

【译文】

魏国有个人叫周宣，字孔和，善于解梦。一日，有人对周宣说，我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能够得到美味的食品。不一会儿，那人说自己又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你要从车上摔下来弄折脚。有顷，那人又说自己第三次梦见了草扎的狗。周宣说，这回你该有火灾。后来，正如周宣说的那样。那人道："我其实没有作梦，只是想看看你的本事。三次虽然不同，可为什么都应验呢？"周宣说："人的意念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所以能占卜吉凶。刍狗是用来祭祀神灵的，所以你第一次说自己梦见了它，是应得到美味食品的。祭祀完毕，那刍狗也就被车轮碾轧，所以你会从车上摔下来弄坏脚。车轧之后，它只能当柴烧，所以我说你家要失火。"

王戎

王戎梦有人以七枚椹子与之，著衣襟中。既觉得之，占曰："椹，桑子也。"自后男女大小凡七丧。（出《异苑》）

【译文】

王戎梦见有人给他七颗椹子，他便揣入怀中。睡醒之后，怀中果然有七颗椹子。他占了一卦，结果说："椹，桑（丧）子啊。"不久，他的七个儿女全死了。

邹湛

邹湛梦一人拜，自称甄仲舒，求葬。湛觉，思之曰：舍西瓦土中人也。"乃取葬之。复梦其人来拜谢。（出《晋书》）

【译文】

邹湛梦见一个人向他跪拜，说自己叫甄仲舒，请求为他安葬。邹湛醒来，心想：甄仲舒三个字，不就是"我乃舍西瓦土中人"么？于是，他在屋西瓦土中找到一个死人，将他重新安葬了。他又梦见那人来向他道谢。

陈桃

虞翻注《易》，上奏曰："臣郡吏陈桃，梦臣与道士相遇，散发粗裘，付《易》六爻。（爻原作又。据明抄本改。）烧其三，以饮臣。臣乞尽吞之。道士言：'易在天上，三爻（爻原作及。据明抄本改。）足以'。岂臣受命，应当知也。"（出《梦隽》）

【译文】

虞翻注释易经，向皇帝奏道："我手下有个叫陈桃的小吏，梦见我与道士相遇。那道士披头散发，衣衫褴褛。他给我易经中的六爻，被他烧了三爻，让我喝下去。臣请求把那三爻也吞下去。那道士却说：'《易》在天上呢，地上有三爻足够了。臣子是受天之命，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吕　蒙 吕蒙入吴，王劝其学。乃博览群籍，以《易》为宗。常在孙策坐酣醉，忽于眠中，诵《易》一部，俄而起惊。众人皆问之。蒙云："向梦见伏羲、文王、周公，与我言论世祚兴亡之事，日月广明之道，莫不穷精极妙；未该玄言，政空诵其文耳。"众坐皆知蒙呓诵文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吕蒙来到吴国，孙权劝他好好研究学问。他博览群书，并以易经为主，常在孙权身边谈经论道，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一日，他在睡梦中忽然背诵易经一部。一会惊醒，大家都问他怎么回事儿。吕蒙说："我在梦中见到了伏羲、文王和周公。他们跟我谈论国家兴亡之事，天地宇宙之理，观点都十分精辟绝妙。他们可不是空发议论，仅仅背诵原文而已呵。"语惊四座，众人都知道吕蒙说梦话诵易经这件事了。

王穆

洛阳王穆起兵酒泉，西伐索嘏，长史郭瑀谏，不从。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觉叹曰："屋字尸至也，龙飞屋上尸至，吾其死矣。"后果验。出（《前凉录》）

【译文】

洛阳的王穆从酒泉发兵，向西讨代索嘏。长史郭瑀出面劝阻，王穆不听。晚上，他梦见自己乘青龙上天，刚到屋顶就停住了。他醒来叹道："屋字就是尸至呵。龙飞屋上尸至，看来我得死了！"后来，果然应验了。

张天锡

张天锡在涼州。梦一绿色犬，甚长，从南来，欲咋天锡，床上避之，乃堕地。后苻坚遣苟苌者，绿地锦袍，从南来，攻入门，大破之。（出李产《集异传》）

【译文】

张天锡在凉州梦见一只绿色的狗，特别高大，从南边扑来，想咬他，吓得他逃到床上想藏起来，结果却摔到地上。后来，前秦皇帝苻坚派苟苌杀来。那苟苌就穿着绿色锦袍，从南边攻进城门，把涼州给破了。

张骏

涼文王张骏，梦一人鬓眉皓白，自称子俞，曰："地上之事付你，地下之事付我。"王寤问之，有侯子瑜先死。得其曾孙亮。为祈连令矣。（出《敦煌录》）

【译文】

涼文王张骏，梦见一个鬓眉皆白的老人，自称叫子俞，对他说道："地上的事情交给你，地下的事情交给我。"他醒来之后一打听，才知道有位叫子瑜的侯爷刚死，便得了个叫亮的曾孙子。原来，他是想祈求连任呵。

索充宋桶

索充梦一虏，脱上衣来诣充。索紞占曰："虏去上半，下男字也。夷虏阴类，君妻当生男也。"已后果验。

又宋桶梦内中有一人著衣，桶一手把两杖，极打之。索紞占曰："内中有人，是肉子也；两杖著之象，极打肉食也。"过三日，过三家，皆得肉食矣。（出刘彦明《敦煌录》）

【译文】

索充梦见一个外夷的俘虏，脱了上衣来拜见自己。他请人算了一卦，说："虏去上半身，下边是个男字。外夷的俘虏属于阴类，指你妻子，意思是说你的妻子应该生个男孩儿。"以后果然应验了。

又有一个叫宋桶的人，梦见家内有个人在穿衣服，于是他一手拿两根棍子狠狠打去。醒来，他请人算了一卦，说："内中有人，分明是肉字嘛；两杖呈筷子之象。这回你该有肉吃了！"他一连过了三天，走了三家，结果都吃到了肉。

苻坚

苻坚将欲南伐，梦满城出菜，又地东南倾。其占曰："菜多，难为酱也。东南倾，江左不得平也。"（出《梦书》）

【译文】

前秦皇帝苻坚想向南讨伐，晚上梦见城里长满蔬菜，而且大地向东南倾。第二天占了一卦，说："菜多，难为酱（将）呵；大地东南倾斜，更说明江左难以夺取了。"

后赵宣咸

宣咸卒后五年，石虎梦见咸。涕泗嘱其子奋，曰："非心力所达也。"通梦之言而有征："奋今何在？"左右对曰："为赵郡守。"于是即擢拜廷尉，为太常。才力不及父，因咸梦登列卿也。（出《赵书》）

【译文】

宣咸死后五年，后赵皇帝石虎梦见了他。他哭啼着嘱咐儿子奋，说："不是我心想着就能实现的呵。"石虎想，他这梦中之言是有求于我，便问："奋现在什么地方？"手下人回答说当郡守呢。于是，石虎当即提升他为廷尉，掌管宗庙礼仪等。虽然奋的才华赶不上父亲，但却因父亲托的一个梦，而成为了九卿之一。

张甲

张甲者，与司徒蔡谟有亲，侨住谟家。暂数宿行，过期不及。谟昼眠，梦甲云："暂行，忽暴病，患心腹痛病，胀满不得吐下，某时死。"谟曰："何以治之？"甲曰："蜘蛛生断去脚，吞之则愈。"谟觉，使人往甲行所验之，果死。（出《幽明录》）

【译文】

张甲跟司徒蔡谟有亲戚，寄居在蔡谟家中。开始几宿还不错，过些日子就不行了。一天，蔡谟白天睡着了，梦见张甲对他说："我刚要走，忽然得了个急病，心腹疼痛，胀满想吐又吐不出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死了。"蔡谟问道："怎么能治呢？"张甲答道："把活蜘蛛的腿弄掉，吞下去就好了。"蔡谟醒来，派人去张甲的住处检验，他果然已经死了。

张茂

会稽张茂，尝梦大象，以问万推。曰："君当为大郡，而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取诸其音，兽者守也。象以齿焚其身，后必为人所杀。"茂永昌中，为吴兴太守。值王敦问鼎，执正不移，敦遣沈充灭之。（出《异苑》）

【译文】

会稽的张茂。曾经梦见过大象。他请人帮助解梦，说：你应当管理大郡的，但却不能善终。大象者大兽也，而兽就是守，取它的谐音嘛。大象因它的牙齿宝贵却毁坏了它的生命，将来必被人所杀。"张茂在永昌年间，任吴兴郡太守。等王敦掌管东晋大权时，他刚正不阿，王敦便派沈充把他灭掉了。

晋明帝

晋明时，献马者梦河神请之。及至，与帝梦同。即投河以奉神。始太傅褚褒，亦好此马。帝云："已与河神。"及褚公卒，军人见公乘此马矣。（出孔约《志怪》）

【译文】

晋明帝的时候，一位来献马的人梦见河神向他要这匹马。等他赶到殿前，一说，恰与晋明帝作的梦一样。于是，这马就被投进水里献给了河神。当初，太傅褚褒也想要这马，晋明帝说，已经送给河神了。等到褚褒死后，士兵们看见他骑着那匹马而行。

冯孝将

广平太守冯孝将，男马子。梦一女人，年十八、九岁，言"我乃前太守徐玄方之女，不幸早亡，亡来四年，为鬼所枉杀。按生录，乃岁至八十余。今听我更生，还为君妻，能见聘否？"马子掘开棺视之，其女已活，遂为夫妇。（出《幽明录》）

【译文】

广平太守冯孝将，有个儿子名叫马子。一日，马子梦见一个女子，十八九岁的样子，说："我是前太守徐玄方的女儿，不幸夭折，死了四年后，又被鬼屈杀。按生死簿上讲，我能活到八十多岁。现在，听凭我再生一次，返回阳间作你的妻子，不知你肯不肯娶我？"第二天，这马子掘开那女子的棺材一看，那女子已经活了。于是，他俩便结成了夫妻。

徐精

晋咸和初，徐精远行，梦与妻寝，有身。明年归。妻果产。后如其言矣。（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咸和初年，徐精出远门的时候，梦见和妻子睡觉，并使她有了身孕。第二年，他从外地回到家，妻子果然生下个孩子。后来一问，一切都跟他说的一样。

商仲堪

商仲堪在丹徒，（丹徒原作舟。据《搜神记》及《异苑》七改）梦一人曰："君有济物之心，岂能移我在高燥处，则恩及枯骨矣。"明日，果有一棺逐水。仲堪取而葬之于高冈，酹酒。其夕，梦见其人来拜谢。（出《梦隽》）

【译文】

商仲堪在丹徒县梦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既然有济困扶危的博爱之心，能不能把我挪到一个干燥的高地方？这样，你就对一具枯骨也有恩了。"第二天，果然顺水漂来一具棺材。商仲堪捞上来之后，又将他埋葬在山岗上，且用酒祭奠了他。当晚，商仲堪梦见那人前来感谢他。

商灵均

商灵均，义熙中，梦人来缚其身将去，形神乖散。复有一人云："且置之，须作衡阳，当取之耳。"后除衡阳守，辞不得免，果卒官。（出《梦苑》。明抄本作出《异苑》。）

【译文】

晋义熙年间，商灵均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把他用绳子绑上就走，吓得他魂飞魄散。这时，又走出一个人来说："放了他吧。衡阳还缺个太守，应当在那儿取他。"后来，商灵均果然被任命为衡阳太守，想推辞也不行，结果死在衡阳任上。

桓豁

荆州刺史桓豁，所住斋中，见一人长丈余，梦曰："我龙山之神，来无好意，使君既贞固，我当自去耳。"（出《甄异记》。许本作出《述异记》。按今见《异苑》卷七）

【译文】

荆州刺史桓豁住在自己的书房里。一日，他梦见一个人，足有一丈多高，对他说道："我是龙山之神，这次来没有什么喜事，使君已经坚贞不移，我自然就会离去。"

司马恬

京口新城有邓艾庙，毁久。晋谯王司马恬为都督，梦一人自称邓公，求治舍宇。恬乃令与修造之。（出《异苑》）

【译文】

京城旁边有座邓艾庙，坍塌已经好长时间了。这时，晋谯王司马恬当上了都督。一天，他梦见一个人自称邓艾，请求他帮助修造一座房舍。第二天，司马恬就派人把那座邓艾庙重新建造起来。

贾弼

河东贾弼为琅琊参军，夜梦一人，塺龅大鼻閉目，请曰："爱君之貌，换君之头，可乎？"梦中不获已，遂被换去。觉而人见者悉惊走。还家，家人悉藏。自此后能半而笑啼，两手足及口中，各题一笔书之，词翰俱美。（出《幽明录》）

【译文】

河东的贾弼是琅琊郡的参军。晚上，他梦见一个人，样子长得很难看要求说："我实在是太爱你的相貌了，想和你换换脑袋，可以吗？"因为在梦中不能够阻止，脑袋当即被那人换去。醒来之后凡是见到他的人全都吓跑了。回到家里，家里人也都吓得躲藏起来。从此以后，他能用半面脸哭笑，两手、两足及口中可以各拿一支笔写字，写出来的词章都很有文采。

王奉先

有贵人亡后，永兴令王奉先梦与之相对如平生。奉先问："远有情色乎？"答云："某日至某家，问婢。"后觉，问其婢，云："此日某梦郎君来。"（出《幽明录》）

【译文】

有一个地位贵显的人死后，永兴县令王奉先梦见与他相对而坐，跟平时没什么两样。王奉先问道："你们阴间也有男女之情吗？"那位贵人答道，哪天你有工夫去我家，一问我的婢女便知。王奉先醒来之后，便赶到他家去问他的婢女，婢女答说："今天，我梦见了大人来到我家。"

宗叔林

晋阳守宗叔林得十头鳖，付厨曰："每日以二头作臛。"其夜，梦十丈夫，皂布衣裤褶，扣头求哀。不悟而食二枚。明夜，又梦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后梦八人来谢。（出《搜神记》）

【译文】

晋阳太守宗叔林得到了十只老鳖，交给厨师说："每天用二只鳖作肉羹。"当天晚上，他梦见十位汉子，穿黑色的布衣服，向他叩头并苦苦哀求。宗叔林没有醒悟，吃了两只老鳖。第二天晚上，又梦见八位汉子向他跪请饶命。这时，他才醒悟过来，把剩下的那八只鳖全放生了。后来，他梦见了那八个人前来道谢。

沙门法称

宋沙门法称，临终曰：有嵩（嵩原作松。据明抄本改。下同。）山人告我，江东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一饼为信物。"宋祖闻之，命僧惠义往嵩山。七日七夜行道，梦有一长须翁指示。及觉，分明忆所在，掘而得之。（出《冥祥记》）

【译文】

北宋初年，佛门弟子法称，临死前说："嵩山上有个人告诉我，江东的刘将军应当受命于天。我拿出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子为信物。"宋太祖听说了这件事，命令僧人惠义前往嵩山。路上走了七天七夜。最后这天夜里，惠义梦见了一位须发飘然的老人为他指示道路。等到他醒来的时候，还记得老人告诉他的那个藏宝的地方，结果一挖，就把那三十二块宝玉和一饼金全挖了出来。

刘穆之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译文】

刘穆之曾在扬子江的船上过夜。一天晚上，他梦见两只船合拼成一只大游舫，上头盖着华丽的篷子，装饰得十分讲究，这游舫刚刚升天，天就亮了。这时，有一位老妇人问他说："你昨天夜里是不是作了个美梦？"刘穆之以实相告。老妇人笑着说："你一定能够当上宰相。"老妇人说完就不见了。后来，刘穆之果然位居仆射和丹阳尹等要职，真是功德圆满呵。

刘穆之又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称呼他刘镇军，并笑脸相迎。早晨，他占了一卦后说："我就要死了！这里哪有什么刘镇军呢？"后来，宋武帝派人来迎他进宫，与他共商国家大事。不久，他真的被封为镇军将军。

徐羡之

徐羡之为王雄少傅主簿。梦父作谓曰："汝从今己后，勿渡朱雀桁，当贵。"羡之后行半桁，忆先人梦，回马。而以此除主簿，后果为宰相。（出《幽明录》）

【译文】

徐羡之为王雄少傅当主簿。一天晚上，他梦见父亲对他说："你从今往后，不再过朱雀桥，就能大富大贵。"后来，羡之有一次上了朱雀桥刚走一半，不由想起父亲托的那个梦，立刻策马返回。他因此被免去了主簿之职。后来，他记取这次教训，结果当上了宰相。

沈庆之

沈庆之，元嘉中，始梦牵卤部入厕中，虽忻清道，而甚恶之。或为之解曰："君必贵，然未也。卤部者，富贵之容；厕中，所谓后帝也。君富贵不在今主矣。"后果中焉。（出《拾遗录》）

【译文】

沈庆之是南北朝时宋文帝元嘉年间的人。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带领仪仗队进到厕所里。虽然清洁，却使他十分厌恶。有人为他解梦说："你一定会得到富贵。但是得等到将来。仪仗队是富贵的象征，厕所代表后帝的意思。所以说，你在当今皇帝在位时是得不到富贵的。"后来先帝死了，太子继位，他果然得到了富贵。

明歒之

嘉九年，征北参军明歒之，有一从者，夜眠大魇。歒之自往唤之，顷间不能应。又失其头髻，三日乃寤。说云："被三人捉足，一人髻之。忽梦见一道人，以丸药与之，如桐子，令以水服之。"及悟，手中有药，服之遂瘥。（出《幽明录》）

【译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征讨北方的参军明歒之有一个随从，夜晚睡觉时惊吓得大叫起来。明歒之亲自去唤他，半天却不能应声。梳在头上的发髻也不见了。他三天之后才睡醒。对大家说："我梦见自己被三人按住脚，一人割去发髻。忽然又梦见一位道士，掏出一丸药给我，那药象一颗梧桐子，并让我用水把它服下去。"等到醒了，大家这才看到他手中果然有一丸药，他服下之后病马上就好了。

刘诞

竟陵刘诞，在广陵，左右直眠，梦人告之曰："官须发为矟旄。"则觉已失发矣，如此数十人。（出《续异记》）

【译文】

竟陵太守刘诞带人来到广陵。正当手下人都睡着了的时候，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你的头发应该做长矛和旗帜呀。当他醒来时便已经失去了头发。像他这样的还有几十个人。

袁愍孙

袁愍孙，世祖出为海陵守，梦日堕身上，寻而追还，与机密。（出《拾遗记》）

【译文】

袁愍孙这个人，在宋太祖时出任海陵郡守。一天，他梦见太阳落到自己身上。太祖很快把他召了回来，让他参与机密。

刘沙门

刘沙门居彭城，病亡。妻贫儿幼，遭暴风雨，墙宇破坏。其妻泣拥稚子曰："汝父若在，岂至於此！"其夜梦沙门将数十人料理宅舍，明日完矣。（出《甄异记》）

【译文】

刘沙门家住彭城，因病而死。撇下孤儿寡母，苦不堪言。一天，下了一场暴风雨，房子遭到严重破坏。妻子搂着小儿子哭泣着说："你父亲如果还活着，咱们怎么也不致于落到这一步呵！"当夜，她梦见丈夫带领几十人前来修理房子。第二天她醒来一看，那房子果然修理完了。

诸仲务

诸仲务一女显姨，嫁为米元宗妻，产亡于家。俗闻产亡者，以墨点面。其母不忍，仲务密自点之，无人见者。元宗为始新县丞。梦妻来上床，分明新白妆面上有墨点。（出《搜神记》）

【译文】

诸仲务有一个女儿叫显姨，嫁给米元宗为妻，因为生孩子难产死在家中。老百姓们说，凡因难产而死的女人，都应该在她脸上点上墨汁。她的母亲不忍心这样做，诸仲务就悄悄地给她点上，没有让任何人看见。后来，米元宗当上了始新县令，梦见妻子来到眼前，分明看见她刚化了妆的脸上有墨点。

孙氏

有孙氏求官，梦双凤集其两拳，以问占者宋董。曰："凤凰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卿当大凶，非苴杖，即削杖。"后孙氏果遭母丧。（出《集异记》）

【译文】

有个姓孙的人总想当官。一天，他梦见一对凤凰落在自己的两只手上。醒来之后，他去问算命先生宋董。宋董说："凤凰不是梧桐树不落，不是竹子的种子不吃。看来，你要遭大难了。你不是得拿居父丧的苴杖，就得拿居母丧的削杖。"后来，他果然死了母亲。

桓誓

桓誓字明期，居豫章时，梅玄龙为太守，先已病矣，誓往看之。语玄龙云："吾昨夜忽梦见君，着丧衣来迎我。"经数日，复梦如前，云："二十八日当拜。"二十七日，桓忽中恶，就玄龙索麝香丸。玄龙（玄龙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闻，令作凶具。二十七日桓亡。二十八日龙卒。（出《续搜神记》）

【译文】

桓誓，字明期。他住豫章郡的时候。梅玄龙当太守。一天，梅玄龙在桓誓之前先病倒了，桓誓前去看望他，并对玄龙说："我昨天晚上忽然梦见你身穿丧衣来迎接我。"过了几天之后，桓誓又作了那样的梦，并梦见梅玄龙说二十八日再相见。二十七日那天，桓誓忽然也病倒了，派人向梅玄龙要麝香丸。玄龙听说了这件事，便吩咐下人赶紧准备棺材。二十七日桓誓病故，二十八日梅玄龙也死了。

张寻

巴西张寻梦庭生一竹，节相似。都为一门。以问竺法度，云："当暴贵，但不得久矣。"果然如其所言。（出《述异记》。明抄本作出《异苑》）

【译文】

巴西郡的张寻梦见院子里长出一棵竹子，那竹子每节都一样长，且长成了一个门形。为此，张寻去请教竺法度，回答说："你能够大富大贵，但却不能长久。"后来，果然像他说的那样。

徐祖

嘉兴徐祖幼孤，叔隗养之如所生。隗病，祖营作甚勤。是夜，梦二人来云："汝叔应合死也。"祖叩头祈请哀愍。二人云："念汝如此。为活之。"祖觉，叔乃瘥。（出《搜神记》）

【译文】

嘉兴县的徐祖幼年成了孤儿，被叔叔徐隗收养，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忽一日，徐隗病倒了。徐祖跑前跑后更加勤快。当夜，徐祖梦见二个人对他说："你叔叔应该死了。"徐祖急忙跪下磕头，祈求免他叔叔一死，样子十分悲伤。那二人说："看在你如此孝顺的份上，那就让他活下去吧。"徐祖醒来，他叔叔的病已经好了。

桓邈

桓邈为汝南，郡人赍四乌鸭作礼。大儿梦四乌衣人请命。觉，忽见鸭将杀，遂救之，买肉以代。还梦四人来谢而去。（出《幽明录》）

【译文】

桓邈为汝南郡太守。一天，手下人送来四只黑色的鸭子作礼物。当夜，他的大儿子梦见四个穿黑衣服的人请求他救命。醒来之后，忽然看见那四只鸭子就要被杀，急忙救了下来，并买来几斤肉顶替。事后，他还梦见那四个人前来道谢呢。

周氏婢

陈留周氏婢入山取樵，倦寝。忽梦一女子，坐中谒之曰："吾目中有刺，愿乞拔之。"及觉，忽见一棺中有髑髅，眼中草生，遂与拔之。后于路旁得双金指环。（出《述异记》）

【译文】

陈留县老周家的婢女上山砍柴，因劳累过度便睡着了。忽然，她梦见一个女子坐在面前拜道："我眼睛里有刺，请你帮我拔去吧！"婢女立刻醒来，忽然看见一口棺材，棺内有具骷髅，头骨眼中已生出草，她当即拔了下来。后来，她在路边拾到了一对金戒指。

何敬叔

何敬叔少奉法，作一檀像，未有木。先梦一沙门纳衣杖锡来云："县后何家桐甚良。"觉，如梦求之，果得。（出《冥祥记》）

【译文】

何敬叔少年就敬爱佛学，想做一个檀木佛像供起来，却没有木头。这时，他梦见一个和尚穿着粗布衣拄着禅杖来说："县城后面何家的梧桐树就很好。"何敬叔醒来，照梦中的地点去寻找，果然找到了一片梧桐树。

卷第二百七十七　　梦二

闾英　宋琼　宋颖妻　卢元明　元渊　许超　北齐李广　萧铿　徐孝嗣 梁江淹　代宗

徐善

梦休征上　　隋文帝　唐高祖　戴胄　娄师德　顾琮　天后　薛季昶　玄宗　魏仍　陈安平

李瞿昙　赵良器　奚陟　张鷟　裴元质　潘玠　樊系　吕諲

闾英

后魏闾英为肥城令，梦日堕所居黄山水中，林人以车牛挽致不出，英抱戴而归。后至散骑常侍。（出《梦隽》）

【译文】

后魏时，闾英当上了肥城县令。一天，他梦见太阳落进他所居住的黄山下的水中，村里人用牛车拉也拉不出来，闾英急忙上前将那太阳抱入怀中回家了。后来，他的官职一直升到尊贵的散骑常侍。

宋琼

后魏宋琼母病，冬月思瓜。琼梦见人与瓜，觉。得之手中。时称孝感。（出《梦隽》）

【译文】

后魏，宋琼的母亲病危，三九天想吃西瓜。宋琼晚上作了个梦，梦见有人给他一个西瓜。醒来之后，他果然得到了那个西瓜。当时，人们都说，这是因为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

宋颖妻

后魏宋颖妻邓氏，亡十五年。忽梦亡妻向颖拜曰："今被处分为高崇妻，故来辞。"流涕而去。数日崇卒。（出《梦隽》）

【译文】

后魏，宋颖的妻子邓氏已经死了十五年。一日，他忽然梦见妻子向自己拜道："我今天已经分配给高崇作妻子了，所以向你告别。"说完大哭而去。几天之后，高崇就死了。

卢元明

后魏卢元明，字幼章，为中书侍郎。孝武永熙末，乃居洛东缑山。时元明梦友（友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王由携酒就之言别。赋诗为赠。及觉，忆其诗十字云："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元明叹曰："由性不狎俗，旅寄人间，乃有今梦。诗复如此，必有他故也。"经三日，果闻由为乱兵所害。寻其亡日，乃是发梦之夜焉。（出《梦记》）

【译文】

后魏有位卢元明，字幼章，任中书侍郎。孝武帝永熙末年，他住在洛东的缑山。一天，卢元明梦见朋友王由带着酒而来，与他告别。王由一边喝酒一边赋诗赠给他。卢元明醒来之后，还能想起他诗中的十个字："自兹一去后。朝市不复游。"卢元明长叹一声道："王由一向清高而不媚俗，如同暂居凡世的仙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梦。他写出了这样的诗句，看来一定有什么不测了。"过了三天，卢元明果然听说王由已被乱兵杀害了。查一查他死的日子，正好是卢元明作梦的那天夜里。

元渊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著衮衣倚槐树，问占者杨元稹。元稹言："当得三公。"退谓人曰："死后得三公耳，槐字木旁鬼。"果为朱荣所杀，赠司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后魏广阳王元渊，梦见自己穿着礼服倚在槐树上。第二天，他问占卜的人杨元稹，杨元稹说："你能够做'三公'高官。"背后，他又对人说："这可得等他死后才能得到。槐字，不就是木旁边的鬼吗？"不久，元渊果然被朱荣所杀，死后才被封为司徒。

许超

许超梦盗羊入狱，问杨元稹，元稹曰："当得城阳令。"后封城阳侯。（出《酉阳杂俎》）

【译文】

许超梦见自己因为偷羊而被关进监狱。醒后他问杨元稹这是怎么回事，杨元稹说："你能当城阳县令。"后来，他真的被封为城阳侯。

北齐李广

北齐侍御史李广，博览群书。修史。夜梦一人曰："我心神也。君役我太苦，辞去。"俄而广疾卒。（出《独异志》）

【译文】

北齐，侍御史李广，广览群书，知识渊博。一日，他因编纂史籍太累而睡着了。梦中有一个人说："我是你的心神呵，你把我役使得太苦，我不得不走了！"很快，李广便因病而死。

萧铿

齐宜都王铿年七岁，出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铿遇害。时弘景隐山中，梦铿来，惨然言别曰："某今命过，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之以幽中事，多秘不出。及觉，即使人至都参访，果与梦符。弘景因此著《梦记》。（出《梦记》）

【译文】

南朝齐宜都王萧铿，七岁那年就受藩封，陶弘景作侍读。在八九年时间里，二人相处得很好。后来，萧铿被害。当时，陶弘景躲在山里，梦见萧铿来了，神情凄惨地告别说："我今生的寿命就算到头了。但因无罪，再过三年，我还能生在我们家。"陶弘景想问问阴间的事情，可他怎么也不肯讲。醒来之后，陶弘景半信半疑。三年之后，他派人去宜都一打听，果然跟梦中说的一样。因此，陶弘景写了一本《梦记》。

徐孝嗣

徐孝嗣，字始昌。曾在率府，昼卧北壁下。梦两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惊起，壁有声，行数步而壁倒，压床。（出《谈薮》）

【译文】

徐孝嗣，字始昌。他曾经住在帅府里。一天，他白日躺在北墙下，梦见了两个童子，急忙说要挪动他的床。徐孝嗣惊醒起来，听见墙壁有动静，刚跑几步那墙就倒了，压住了他的那张床。

梁江淹

宣城太守济阳江淹少时，尝梦人授以五色笔，故文彩俊发。后梦一丈夫，自称郭景纯，谓淹曰："前借卿笔，可以见还。"探怀得五色笔，与之。自尔淹文章踬矣。故时人有"才尽"之论。（出《南史》）

【译文】

南朝梁时，宣城太守济阳的江淹，小时候曾经梦见有人送给他一支五色笔，所以文采飞扬，才气横溢。后来，他又梦见一个人，自称叫郭景纯，对他说："从前借给你的那支笔，现在该还我了吧？"江淹从怀中掏出五色笔，还给他。从那时起江淹的文章越来越差，所以人们便有了"江郎才尽"的说法。

代宗

李辅国恣横无君，代宗渐恶之。因寝，梦登楼，见高力士领数百铁骑，以戟刺辅国，流血洒地，前后歌呼，自北而去。遣谒者问其故，力士曰："明皇之命也。"帝觉。不辄言。及辅国为盗所杀，帝异之，方以其梦话于左右。（出《杜阳杂编》）

【译文】

李林甫横行无忌，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代宗渐渐讨厌他了。一天，代宗睡觉时梦见自己登上楼去，忽见高力士带领数百兵马，用戟刺向李林甫，血洒在地上，前后欢呼着向北而去。代宗派人去问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这是唐明皇的命令啊。代宗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说。等到李林甫被强盗所之后，代宗感到十分惊异，这才把那个梦告诉了身边的人。

徐善

江南伪中书舍人徐善，幼孤，家于豫章。杨吴之克豫章，善之妹为一军校所虏。既定，军校得善，请以礼聘之。善自以为旧族，不当与戎士为婚，固不许，乃强纳币焉，悉掷弃之。临以白刃，亦不惧，然竟虏之而去。善即诣杨都，求见吴杨渥而诉之。时渥初嗣藩服，府廷甚严，僣拟王者。布衣游士，旬岁不得一见。而善始至白沙，渥夜梦人来言曰："江西有秀才徐善，将来见公。今在白沙逆旅矣，其人良士也。且有情事，公可厚遇。"且即遣骑迎之。既至，礼遇甚厚，且问所欲言，善具白其妹事。即命赎归于徐氏。时歙州刺史陶雅闻而异之，因辟为从事。（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五代杨吴的中书舍人徐善，自幼父母双亡，住在豫章郡。吴王杨行密攻克豫章之后，徐善的妹妹被一个军官掳去。既成事实后，那军官找到徐善，并送来定亲的聘礼。徐善觉得自己是旧朝的人，不宜与他结亲，因此没有答应。那军官把钱币硬塞给他，全被他扔了。接着，军官又把刀架到他脖子上，可他一点不怕。那军官便把他妹妹带走了。徐善立刻赶到都城告状，想找杨渥诉说一番。而当时杨渥刚掌大权，制度极严，深居简出，普通百姓一年也难见他一面。徐善到江西的白沙这一日，杨渥晚上梦见有人来对他说："江西有位秀才叫徐善，想来见你，现在白沙的旅舍里。这人不但有才华，而且有事陈请，你要好好地待他。"天亮之后，杨渥立即派人去请徐善。徐善来到都城，受到很高的待遇。杨渥问他想对自己说什么，徐善便把妹妹被抢走的事情讲了。杨渥当即命令那位军官把徐善的妹妹还给徐家。当时，歙州刺史陶雅听说了这件事十分惊异，便任命徐善为从事。

梦休征上

隋文帝

隋文帝未贵时，常舟行江中。夜泊中，梦无左手。及觉，甚恶之，及登岸。诣一草庵。中有一老僧，道极高。具以梦告之。僧起贺曰："无左手者，独拳也，当为天子。"后帝兴建此庵为吉祥寺。居武昌下三十里。（出《独异志》）

【译文】

隋文帝未发迹的时候，常常乘船在江中漂游。一天夜泊时，他梦见自己的左手没了。醒来之后，他十分不悦，上岸后，走进一座小草屋。屋里有一位老和尚，道法极高。隋文帝把自己的梦告诉了他。老和尚听罢站起身来祝贺道："没有左手就是独拳（权）呵，你能够成为皇帝！"后来，隋文帝登基后便在此建起一座寺庙，称为吉祥寺。这寺庙在武昌下游三十里处。

唐高祖

唐太宗为秦王时，年十八，与晋阳令刘文靖首谋之夜。高祖梦堕床下，见遍身为虫蛆所食，甚恶之。咨询于安乐寺智满禅师。师俗姓贾氏，西河人也，戒行高洁。师曰："此可拜乎！夫床下者，陛下也。群明食者，所谓群生共仰一人活耳。"高祖嘉其言。又云："贫僧颇习《易》，以卦之象，明夷之兆。按《易》曰，巽在床下，纷若无咎，而早吉晚凶。斯固体大，不可以小，小则败。大则济，可作大事。以济群生，无往不亨，乃必成乎。"高祖动容曰："虽蒙善诱，未敢当。"禅师眄秦王曰："郎君与大人并叶兆梦，是谓干父之盅，考用无咎。天理人事，昭然可知，不可固拒，天之与也。天与不取，必受其咎。无乃不可乎？"高祖拜而谢曰："弟子何幸，再烦郑重丁宁之意，敢不敬从。"（出《广德神异录》）

【译文】

唐太宗做秦王的时候，只有十八岁。他与晋阳县令刘文靖第一次密谋起事的那天晚上，高祖梦见自己掉到了床下，浑身爬满了蛆虫，令人作呕。第二天，他向安乐寺智满禅师询问这是吉是凶。智满禅师姓贾，是西河人，修养很深。禅师说："你应该朝天拜谢呀！床下，就是陛下之意；蛆虫吃你，就是百姓共同仰仗你一个人才能够生活。"高祖赞许地点点头。智满禅师又说："我对《易经》十分熟悉，能够用卦象来解释事物的征兆。按易经所说，巽在床下，杂乱不堪，仿佛没有什么凶事，其实是先吉后凶。你虽然身材高大，但不能做小事，做小事必然失败。你应该做大事，做大事必然成功。如果你为民济世，会非常顺利地取得成功。"高祖听罢，非常激动地说："虽然感谢你的好心诱导，但我实不敢当。"禅师又斜眼看了唐太宗一眼，说："对你的梦所作的解释，和那些成大器的同在一页书上，都是要动干戈冒犯父王的罪行，但经考察都将成功的，你不能拒绝。倘若上天要给予你的，你如果拒绝，那是要受到惩罚的。这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高祖听罢拜谢道："弟子有什么功德，又劳你郑重地叮嘱了一番，我怎敢不恭恭敬敬地从命呢？"

戴胄

戴胄素与舒州别驾沈裕善。胄以唐贞观七年死。至八年八月，裕在州，梦其身行于京师义宁坊西南街。每见胄著故弊衣，颜容甚悴，见裕悲喜。问公生平修福，今者何为？答曰："吾昔误奏杀人，吾死后，他人杀羊祭我。由此二事，辩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势了矣。"因谓裕曰："吾平生与君善友，竟不能进君官位，深恨于怀。君今自得五品，文书已过天曹，相助欣庆，故以相报。"言毕而寤，向人说之，冀梦有征。其年冬，裕入京参选。有铜罚，不得官。又向人说所梦无验。九年春，裕将归江南，行至徐州，奉诏书，授裕五品，为婺州治中。（出《冥报记》）

【译文】

戴胄向来跟舒州的别驾沈裕相好。戴胄于唐贞观七年死去。第二年八月，沈裕在舒州梦见戴胄走在京城义宁坊西南街上。只见他穿着过去那件破衣服，面容十分憔悴。看见沈裕，戴胄又悲又喜。沈裕问他一向可好，现在做什么。戴胄回答道："我过去由于误奏一本，错杀了好人；我死之后，别人杀羊祭奠我。由于这样两件事情，把我折腾得好苦，真是苦不堪言。今天，事情总算过去了。"接着，他又对沈裕说："我平生跟你那么好，竟然不能帮助你晋升，心中十分遗憾。今天，你终于升为五品官了，命令已经从天曹发出，我来是给你报喜的。"戴胄又庆贺了一番。说完话，沈裕便醒过来，把这件事对别人讲了，希望这梦能够成真。当年冬天，沈裕又进京等待分配。有铜罚，不得官。于是，他又对别人说自己作的梦不灵。贞观九年春天，沈裕要回到江南去，走到徐州时，皇帝的命令到了，封沈裕为五品官，任婺州治中。

娄师德

娄师德布衣时，常因沉疾，梦一人衣紫，来榻前再拜曰："君疾且间矣，幸与其偕去。"即引公出。忽觉力甚捷，自谓疾愈。行路数里，见有廨署，左右吏卒，朱门甚高，曰："地府院。"惊曰："何地府院而在人间乎？"紫衣者对曰："冥道固与人接迹，世人又安得而知之？"公入其院，吏卒辟易四退。见一空室，曰"司命署"。问职何如？对曰："主世人禄命之籍也。"公因窃视之，有书数千幅，在几上。傍有绿衣者，称为案掾。公命出己之籍，按取一轴以进，公阅之，书己名，载其禄位年月，周历清贯，出入台辅，寿凡八十有五。览之喜，谓案椽曰："某一布衣耳，无饥冻足矣，又安敢有他望乎？"言未毕，忽有一声沿空而下，震彻檐宇。案椽惊曰："天鼓且动，君宜疾归，不可留矣。"闻其声，遂惊悟，始为梦游耳。时天已曙，其所居东邻有佛寺，击晓钟。盖案椽所谓天鼓也。是日疾亦间焉。后入仕历官，咸如所载者。及为西京（明抄本京作凉）帅，一日，见黄衣使者至阁前曰："冥途小吏，奉命请公。"公曰："吾尝见司命之籍，纪吾之位，当至上台，寿凡八十有五，何为遽见命耶？"黄衣人曰："公任某官时，尝误杀无辜人，位与寿为主吏所降，今则穷矣。"言讫，忽亡所见。自是卧疾，三日乃薨也。（出《宣室志》）

【译文】

娄师德还是普通百姓的时候，常常患病。一日，他梦见一个紫衣人来到床前，拜了又拜说道："你的病就快好了，先跟我走一趟吧。"随即把他引出来。忽然，娄师德觉得自己力气很大，脚步敏捷，病已经好了。走了好几里路，看见前面有一座官府，周围站着吏卒，大红门相当高。紫衣人说："这是地府的大院。"娄师德吃了一惊，说："地府的大院为什么会在人间？"紫衣人回答说："阴间的道路和阳间人们的足迹原本是相连的呵，可世人又怎么知道呢？"娄师德进了院子，吏卒们急忙闪到一旁。他看见一座空房子，叫"司命署"。他问这里面是管什么的？回答说是放世人禄名寿命籍册的。娄师德于是偷偷看了一眼，只见里面有几千册书，均放在几案上，旁边有穿绿衣服的人守护，这人被称为案椽。娄师德让他拿出自己的籍册。案椽取出一册递给他。他一看，只见书上有自己的名字，上面写着当官进爵的时间，一切都写得详详细细，而且可以活到八十五岁。他看后大喜，对案椽说："我一个小老百姓，饿不着冻不着就足够了，怎么敢有这样的奢望呢？"话没说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从空中降下，把屋檐震得直响。案椽一惊说："这是天鼓在响，你得赶紧回去，不可久留。"听见这声音，娄师德便惊醒了，才知道方才是梦游。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家的东边有一座佛寺，正在击钟，这钟声就是案椽所说的天鼓了。当天，他的病就好了。后来，他走入仕途，步步高升，正像自己籍册上所载的那样。他一直成为西京的大元帅。一天，他看见一个黄衣使者来到楼前说："我是阴间的小吏，奉命来请你。"他说："我曾经看见过自己的禄命簿，记载着我的官位，寿命是八十五岁，成为上台星，怎么这么急就想要我的命呢？"黄衣人说："你在当某个官的时候，曾错杀过无辜的人。你的官位与寿命是我的上司给的，现在他那里已经没有了。"说完娄师德便什么也看不见了。从此卧床不起，三天后就死了。

顾琮

顾琮为补阙，尝有罪系诏狱，当伏法。琮一夕忧愁，坐而假寐。忽梦见其母下体，琮愈惧，形于颜色。流辈问，琮以梦告之，自谓不祥之甚也。时有善解者贺曰："子其免乎？"问何以知之？曰："太夫人下体，是足下生路也。重见生路，何吉如之。吾是以贺也。"明日。门下侍郎薛稷奏刑失入，竟得免。琮后至宰相。（出《广异记》）

【译文】

顾琮任补阙之职时曾经受牵连被判有罪，皇帝下诏将他投入监狱，当判死刑。顾琮忧惧不已，和衣小睡。这时，他忽然梦见母亲的阴部，惊恐万状，脸都变了色。同狱的人问怎么回事，顾琮便把梦告诉了他们，自以为这是大不祥之兆。当时，有位善于解梦的人却向他祝贺道："你的死罪要免了。"顾琮问何以见得？那人说："你母亲的阴部，本是你出生之路；你重又看见生路，这不是大吉大利吗？我就是因为这向你祝贺呵。"第二天，门下侍郎薛稷奏请皇帝说，顾琮之罪与事实不符，应当翻案。于是，顾琮竟然免于一死，后来还当了宰相。

天后

唐则天后梦一鹦鹉，羽毛甚伟，两翅俱折。以问宰臣，群公默然。内史狄仁杰曰："鹉者陛下姓也。两翅折者，陛下二子，庐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两翅全也。"武承嗣、武三思连项皆赤。后契丹围幽州，檄朝廷曰："还我庐陵相王来。"则天乃忆狄公之言曰："卿曾为我占梦。今乃应矣。朕欲立太子，何者为得？"杰曰："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取舍详择，断在圣衷。"则天曰："我自有圣子，承嗣、三思是何疥癣。"承嗣等惧，掩耳而去。即降敕追庐陵，立为太子，充元帅。初募兵，无有应者。闻太子行，北邙山头皆兵满，无容人处。贼自退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皇后武则天梦见一只鹦鹉，羽毛丰满，两只翅膀却折断了。醒来，她问宰相和大臣们这是怎么回事，众人沉默不语。内史狄仁杰说："鹉者。陛下的姓呵。两翅膀折断，是说陛下的两个儿子，现在却在庐陵郡做相王。你如果能起用这两个儿子，两翅膀就全了。"听罢他的话，武则天的两个侄子武承嗣、武三思连脖子都红了。后来，契丹人围住幽州，向朝廷下了一道檄文，说："还我庐陵相王来！"于是，武则天回忆起狄仁杰的话来，心想，他曾经为我解梦，今天果然应验了。她说："我想立太子，谁行呢？"狄仁杰说："陛下内有贤子，外有贤侄，选择谁你可要认真考虑，最后还得由你定。"武则天说："我当然要立我的儿子，承嗣、三思算什么东西？！"听她这么一说，承嗣等害怕了，乘人不备跑掉了。武则天随即降旨相王李旦，立为太子。他出任大元帅，开始招兵的时候，没有几个应招的。后来听说了太子的德行，北邙山头站满了来应招的新兵，再也容不下了。见状，敌人自己就退回去了。

薛季昶

唐薛季昶为荆州长史，梦猫儿伏卧于堂限上，头向外。以问占者张猷，猷曰："猫儿者爪牙，伏门限者。阃外之事，君必知军马之要。"未旬日，除桂州都督岭南招讨使。（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薛季昶任荆州长史。一日，他梦见小猫趴在屋前门槛上，脑袋向外张望。他问占卜的人张猷，张猷说："猫儿即爪牙，也就是指武将；趴在门槛上，就是说在想家外之事。看来，你一定掌握指挥兵马的要柄。"不到十天，薛季昶便出任桂州都督和岭南招讨使。

玄宗

玄宗尝梦落殿，有孝子扶上。他日以问高力士，力士云："孝子素衣，此是韦见素耳。"帝深然之。数日，自吏部侍郎拜相。（出《广异记》）

又 玄宗梦入井，有一兵士，著绯褌，背负而出。明日。使于兵号中寻访，总无此人。又于苑中搜访，见一掌关，着绯褌，便引见。上问："汝昨夜作何梦？"对曰："从井中背负日出登天。"上睹其形状，与梦相似。乃问："汝欲官乎？"答曰："臣不解作官，臣家贫。"遂敕赐钱五百千。（出《定命录》）

【译文】

唐玄宗曾经梦见自己从殿上跌下来，有个孝子又把他扶上去。日后，他问高力士这是怎么回事，高力士说："孝子穿素衣，这是指韦见素呵。"玄宗深感有理。几天之后，韦见素就从一个吏部侍郎成为了宰相。

又　玄宗梦见自己掉进井里，有一个兵士，穿着带裆的红裤子，将他背了上来。第二天，他派人到营房里寻找，怎么也找不到这个人。又派人到禁苑搜寻，见到了一个把门的，穿着带裆的红裤子，便被领来见皇帝。玄宗问他昨天晚上作的什么梦，回答说："我梦见自己从井里把太阳背上了天。"玄宗上前看他的容貌，与自己梦见的那个人很像，就问道你想不想作官呀？那人回答说："我不懂作官的事情，我家很穷呵。"随即，玄宗赐给他五百贯钱。

魏仍

魏仍与李龟年同选。相与梦。魏梦见侍郎李彭年，使人唤，仍于铨门中侧耳听之。龟年梦有人报，侍郎注与君一畿丞。明日共解此梦，以为门中侧耳是闻字，应是闻喜。果唱闻喜尉，李龟年果唱蕲州蕲县丞。仍后贬齐安郡黄岗尉，准敕量移。乞梦，梦拾得一毛蝇子。与李龟年占议，云："毛字千下有七，应去此一千七百里。"如其言。（出《定命录》）

【译文】

魏仍与李龟年同去应选，等待量才授官。晚上，他们各自作了一个梦。魏仍梦见侍郎李彭年被人唤去说话，自己在考场门里侧耳聆听。李龟年梦见有人报告说，侍郎建议给一个畿丞之职。第二天他们共同来解昨晚的梦，认为门中侧耳是个闻字，应该是闻喜。果然，魏仍被封为闻喜尉，李龟年被封为蕲州蕲县县丞。魏仍后来被贬为齐安郡黄岗县尉。他尊命上任，却不知此行多远。晚上，他又想作梦，结果梦见一毛蝇子。第二天和李龟年占卜并议论起来，李说："毛字千下有七，那地方离这里有一千七百里呀！"结果跟他说的一样。

陈安平

给事中陈安平子，年满赴选。与乡人李仙药卧，夜梦十一月养蚕。仙药占曰："十一月养蚕，冬丝也。君必送东司。"数日，果送吏部。（出《朝野佥载》）

【译文】

给事中陈安平的儿子，年满应选，等待量才授官。临行前，他与同乡李仙药睡在一起，晚上梦见自己十一月养蚕。醒来，仙药为他占了一卦，说："十一月养蚕。冬丝（东司）也！看来你一定会被送到吏部了！"几天之后，他果然被送到了吏部。

李瞿昙

饶阳李瞿昙，勋官番满选。夜梦一母猪极大。李仙药占曰："母猪，狘主也。君必得屯主。"数日，果如其言。（出《朝野佥载》）

【译文】

饶阳有位李瞿昙，参加有功之官的选任。晚上，他梦见一头老母猪，极大。李仙药占卦后说："母猪，就是狘主呵。你一定能够得到屯主的职位。"几天之后，正如他说的一样，李瞿昙做了屯主。

赵良器

赵良器尝梦有十余棺，并头而列。良器从东历践其棺，至第十一棺破，陷其脚。后果历任十一政，至中书舍人卒。高适任广陵长史，尝谓人曰："近梦于大厅上，见叠累棺木，从地至屋脊。又见旁有一棺，极为宽大，身入其中，四面不满。不知此梦如何？"其后累历诸任，改为詹事，亦宽漫之官矣。（出《定命录》）

【译文】

赵良器曾经梦见有十余口棺材，并排摆在地上。他从东依次踩着棺材走，到第十一口时，那棺材破了，他的脚陷了进去。后来，他果然历任十一个职务，最后官至中书舍人时死了。高适任广陵郡的长史，曾对人说："我最近梦见大厅里叠放着一堆棺材，从地上摞到屋顶。又看见旁边还有一口棺材，特别宽大，如果躺进去，周围能空好大地方。不知道这个梦怎么样？"他从此以后一连担任了好多个职务，最后改为执掌皇后、太子家事的詹事，也是个清闲自在的官。

奚陟

奚侍郎陟，少年未从官，梦与朝客二十余人，就一厅中吃茶。时方甚热，陟东行首坐，茶起西，自南而去。二碗行，不可得至，奚公渴甚，不堪其忍。俄有一吏走入，肥大，抱簿书近千余纸，以案致笔砚，请押。陟方热又渴，兼恶其肥，忿之，乘高推其案曰："且将去。"浓墨满砚，正中文书之上，并吏人之面手足衣服，无不沾污。及惊觉。夜索纸笔细录，藏于巾笥。后十五年，为吏部侍郎。时人方渐以茶为上味，日事修洁。陟性素奢，先为茶品一副，余公卿家未之有也。风炉越瓯，碗托角匕，甚佳妙。时已热，餐罢，因请同舍外郎就厅茶会。陟为主人，东面首侍。坐者二十余人。两瓯缓行，盛又至少，揖客自西而始，杂以笑语，其茶益迟。陟先有痟疾，加之热乏，茶不可得，燥闷颇极。逡巡，有一吏肥黑，抱大文簿，兼笔砚，满面沥汗，遣押。陟恶忿不能堪，乃于阶上推曰："且将去。"并案皆倒，正中令史面，及簿书尽污。坐客大笑。陟方悟昔年之梦。语于同省。明日，取所记事验之，更无毫分之差焉。（出《逸史》）

【译文】

奚陟现为侍郎。在他少年未作官时，曾梦见和来访的二十余位客人，坐在一个厅中喝茶。当时正热，奚陟坐在从东面数的头一个座位上，茶从西面开始敬，向南而去。两碗端上来，奚陟没有得到，渴得厉害，实在难以忍受了。一会儿，有一个小吏走上来，长得又高又胖，抱着一摞子簿书，在案几上摆下笔砚，请大家签名。奚陟又热又渴，又讨厌那小吏的样子，便斥责他说："你快下去吧！"说完一推案几，浓浓的墨水正溅在文书上面，并把小吏的衣服、手脚和脸全弄黑了。于是，他惊醒了。当夜他要来笔墨，把梦中的情景详细记录下来，藏在放衣物的竹器里。十五年之后，奚陟任吏部侍郎。这时人们才渐渐把茶视为上品，一天比一天讲究起来。奚陟日常颇为奢侈。他置了一套上好的茶具，连公卿家中也没有。风炉越瓯，碗托角匕，十分美妙。夏天又到了，吃完午餐，他请客人在厅中喝茶。奚陟是主人，坐了东面头一个坐位。在坐的共有二十余人。两个茶碗上的极慢，装的又少，还得请客人从西面开始喝，再加上说说笑笑，这茶更显上得慢了。奚陟先前就有病，加上天热，茶又喝不上，又是急躁又是烦闷。过了一会，有一个又黑又胖的小吏，抱着一摞文簿走了进来。他把笔砚摆好，满脸是汗，请大家签名。奚陟气忿已极，就站在台阶上推了那小吏一把："你快下去吧！"这时案几忽然倒了，墨水泼了他一脸，文簿也全都染污了，客人们见状大笑。奚陟这才想起当年那个梦。这两件事是多么相同呵。第二天，奚陟取出当年那个梦的记录一对照，更没有半点差别。

张鷟

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鹓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鷟初举进士，至怀州，梦庆云复其身。其年对策，考功员外骞味道，以为天下第一。又初为岐王属，夜梦著绯乘驴。睡中自怪，我衣绿裳，乘马，何为衣绯却乘驴。其年应举及第，授鸿胪丞，未经考而授五品。此其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张鷟曾梦见一只大鸟，紫色的，从天空中飞下来，落在他家门前不愿离去。他告诉了祖父，祖父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呵！当年蔡衡说：'凤的种类有五种，其中红色的是凤，青色的是鸾，黄色的是鹓雏，白色的是鸿鹄，紫色的叫鸑鷟凤凰。'这鸟是凤凰的辅鸟，你将来能够辅佐帝王执政呵。"于是就给他取了张鷟这个名字。张鷟中了进士之后，来到怀州，梦见吉祥之云盖在他的身上。这一年他应答朝廷的策问，主考官认为他颇有见地。算得上天下第一，随即又成为岐王的属下。晚上，他梦见自己穿着红衣服骑在毛驴上。睡梦中他还责怪自己，我应该穿绿衣裳骑在马上呵，怎么能穿着红衣裳骑在驴上呢？当年科举又考中了，被授予鸿胪丞一职。后来没用考试又授他五品官。这便应了他的那个梦。

裴元质

河东裴元质初举进士。明朝唱策，夜梦一狗从窦出，挽弓射之，其箭遂撆。以为不祥，问曹良史，曰："吾往唱策之夜，亦为此梦。梦神为吾解之曰：'狗者第字头也，弓第字身也，箭者第竖也，有撆为第也。"寻而唱第。果如梦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河东的裴元质初试科举中了进士。第二年进京对策，晚上梦见一只狗从洞里钻出来，他急忙拉弓射它，那箭却撇到了一旁，觉得这是不祥之兆。醒来去问曹良史，曹良史回答说："我那年进京对策的时候，也作过这样的梦。梦见神仙为我解梦说，狗即犬，犬字的左体写法就是第字的头；弓是第字的身子；箭者是第字那个竖；有撇才念第呵。"上殿后他果然对答如流，唱策中第，梦应验了。

潘玠

潘玠自称，出身得官，必先有梦。与赵自勤同选，俱送名上堂，而官久不出。后玠云，已作梦，官欲出矣。梦玠与自勤同谢官，玠在前行，自勤在后。及谢处，玠在东，公在西，相视而笑。其后三日，果官出。玠为御史，自勤为拾遗。同日谢。初引，玠在前先行，自勤在后。入朝，则玠于东立，自勤于西立，两人遂相视而笑。如其梦焉。（出《定命录》）

【译文】

潘玠自己说，每当参加考试获得官职前，必先有梦予兆。那年，他和赵自勤同去应试，都把考卷呈上堂，结果却好长时间没有公布。后来潘玠说，已经作梦了，结果就要公布了。他梦见与赵自勤都被选中了，二人一同来谢主考官，自己前面走，赵自勤在后面跟着。来到堂前，潘玠在东，赵自勤在西，二人相视而笑。几天之后，考试的结果终于出来了，潘玠被封为御史，赵自勤被封为拾遗。他们同一天向主考官致谢。主考官将二人引荐给皇帝，潘玠走在前面，赵自勤跟在后面。来到殿上，潘玠站在东侧，赵自勤站在西侧，二人随即相视一笑，跟作的梦一样。

樊系

员外郎樊系，未应举前一年，尝梦及弟。榜出，王正卿为榜头。一榜二十六人。明年方举，登科之后，果是王正卿为首。人数亦同。系又自校书郎调选，吏部侍郎达奚珣，深器之，一注金城县尉。系不受。达奚公云："校书得金城县尉不作，便作何官？"系曰："不敢嫌畿尉，但此官不是系官。"经月余，本钵更无缺与换，抑令入甲，系又不伏。其时崔异于东铨注泾阳尉，缘是优缺，不授。异，尚书崔翘之子。遂别求换一缺，适遇系此官不定。当日榜引，达奚谓云："不作金城那，与公改注了。公自云合得何官耶？"亲云："梦官合带阳字。"达奚叹曰："是命也。"因令唱示，（示原作云，据明抄本改）乃泾阳县令。（出《定命录》）

【译文】

员外郎樊系，在未考科举的前一年，曾经做梦考中了。试榜贴出来，王下卿为第一名。这一榜一共二十六个人。第二年考试，考中之后，果是王正卿第一名。人数也一样。樊系又从校书郎调往别的地方。吏部侍郎达奚珣说："你不想做金城县尉，还要做什么官？"樊系说："不敢嫌弃县尉官小。只因为这个官不是我当的。"经过一个多月选择衡量，没有空出来可以给他调换的官职。准备让他入甲，他还是不接授。这时候崔异被选择为泾阳县尉，因为这是个不太好的官职，没有给他。崔异是尚书崔翘的儿子。要求换一个别的空缺官职。正好遇上樊系的官职没定，当天就定下来写在簿上。达奚对樊系说："不做金城县尉吧，我给你改派到别上了。你自己说说你就人应该得到什么官职吧？"樊系说："我的梦中说官职应该带个阳字。"达奚叹着说道："这才是命啊！"于是命手下人宣布，果然是泾阳县尉。

吕諲

吕諲尝昼梦地府所追，随见判官。判官云："此人勋业甚高，当不为用。"諲便仰白："母老子幼，家无所主。"控告甚切，判官令将过王。寻闻（闻原作问。据明抄本改。）左右白王："此人已得一替。"问替为谁？云是蒯适。王曰："蒯适名士，职当其任。"遂放諲。諲时与妻兄顾况同宿。即觉，为况说之。后数十日，而适摄吴县丞，甚无恙。而况数玩諲。以为欢笑。适月余罢职，修第於吴之积善里。忽有走卒冲入，谒云："丁侍御传语，令参三郎。"适云："初不闻有丁侍御，为谁？"卒曰："是仙芝。"适曰："仙芝卒于余杭，何名侍御？"卒曰："地下侍御耳。"适恶之曰："地下侍御，何意传语生人。"卒曰："兼令相追，不独传语。名籍已定，难可改移。"适求其白丁侍御："己未合死，乞为求代。"卒去复来，云："侍御不许，催令促装。"因中疾，数日而死。（出《广异记》）

【译文】

吕諲曾在大白天梦见自己被阴曹地府的人追捕，被拉去见判官。判官说："这人功劳和业绩都很高，不能召他到阴间来任用。"吕諲便抬起头述说道："我母亲老了而孩子还小，家中没有主人怎么行？"他说的恳切。判官去问阎王。一会儿，就听手下人对阎王说："此人已经找到了一个替身。"阎王问替身是谁，回答说是蒯适。阎王说："蒯适是位名士，让他担任这个职务吧。"吕諲随即被放了回来。当时，吕諲与妻子的哥哥顾况住在一起，醒来之后便将这梦对他讲了。几十天之后，蒯适当吴县县丞，什么病也没有。顾况便几次逗吕諲，跟他开玩笑。蒯适干了一个多月便被免职，于吴县积善里修建府第。忽然有一个士兵冲进他家，拜道："丁侍御传令，让我来参见于你。"蒯适说："我不知道有个丁侍御呵，他是谁？"士兵说他叫丁仙芝，蒯适说："丁仙芝死于余杭，怎么成了侍御？"士兵说："阴间的侍御呵。"蒯适不悦地说："阴间的侍御，为什么还要传话给活人？"士兵说："想让你与他相随。不单是传话，名籍已经定下来了，很难更改。"蒯适求他对丁侍御说，自己尚不该死，请代为说情。士兵去后又回来，说："侍御不允许，催你马上准备出发。"于是，蒯适便得了病，几天之后就死了。

卷第二百七十八　　梦三

梦休征下　张镒　楚实　杨炎　窦参　李逢吉　王播　豆卢署　韦词　皇甫弘　杜牧

高元裕　杨敬之　卢贞犹子　国子监明经　薛义　郑光　宋言　曹确　刘仁恭　唐僖宗　刘檀 晋少主　辛夤逊　何致雍　郭仁表　王玙　谢谔　崔万安　江南李令　毛贞辅

梦休征下

张镒

张镒，大历中守工部尚书判度支，因奏事称旨，代宗面许宰相，恩泽甚厚。张公日日以冀，而累旬无信。忽夜梦有人自门遽入，抗声曰："任调拜相。"张公惊寤，思中外无其人，寻译不解。有外甥李通礼者，博学善智。张公因召面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贺曰："舅作相矣。"张公即诘之，通礼答曰："任调反语饶甜，饶甜无逾甘草，甘草独为珍药，珍药反语，即舅名氏也。"公甚悦。俄有走马吏报曰："白麻下。"公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集异记》）

【译文】

张镒于唐大历年间，在朝廷任工部尚书判度支，因为奏事称职，代宗皇帝当面许诺要封他为宰相。从此，代宗待他特别好。张镒天天盼望着下诏书，但几十天过去也没有消息。忽一日，他晚上梦见有人推门急忙而入，大声说道："恭喜你调任拜相了！"张镒惊醒，想屋里屋外都没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他有个外甥叫李通礼，博学多才，十分聪明，张镒便将他招呼来，当面讲出自己的梦，让他琢磨一下其中的奥妙。李通礼沉思良久，祝贺道："舅舅要作宰相了！"张镒当即又问了一句何以见得？通礼回答说："任调的反语是饶甜，饶甜不能超过甘草，甘草独自为一种珍药。珍药的反语就是舅舅的名氏了！"张镒大喜。有顷，有走马吏来报告说："诏书下。"张镒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也就是拜相了！

楚实

著作佐郎楚实，大历中，疫疠笃重，四十日低迷不知人。后一日，忽梦见黄衣女道士至实前，谓之曰："汝有官禄，初未合死。"因呼范政将药来。忽见小儿，持琉璃瓶，大角碗泻药。饮毕便愈。及明，许叔冀令送药来。实疾久困，初不开目。见小儿及碗药，皆昨夜所见，因呼小儿为范政。问之信然。其疾遂愈。（出《广异记》）

【译文】

唐大历年间，楚实任著作佐郎，掌撰拟文字。忽一日，他染上疾病病得很历害，四十多天低烧昏迷，不省人事。后来有一天，他忽然梦见一个黄衣女道士来到面前，对他说："你有官禄之命，现在还不该死。"随即唤范政把药端上来。这时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儿，拿着琉璃瓶，和一大角碗泻药。楚实喝完便好了。天亮之后，许叔冀派人送药来。楚实病时间太久颇困倦，开始连眼睛也睁不开。当他看见小孩儿和药碗时，都与梦里见到的一样。他喊小孩儿为范政，再一问果然不错。他的病立刻就好了。

杨炎

故相国杨炎未仕时，尝梦陟高山之巅，下瞰人境，杳不可辨。仰而视之，见瑞日在咫尺，红光赫然，洞照万里。公因举左右手以捧之，炎燠之气，如热心目。久而方寤，视其手，尚沥然而汗。公异之，因语于人，有解者曰："夫日者，人君像也。今梦登山以捧日，将非登相位而辅人君乎？"其后杨公周历清贯，遂登相位，果叶捧日之祥也。（出《宣室志》）

【译文】

死去的老宰相杨炎未当官时，曾梦见自己登上高山之顶，俯视人间，茫茫一片，什么也分不清。他抬头看去，见太阳就在眼前，红光闪烁，普照万里。杨炎于是举起双手把它捧起来。那太阳滚烫滚烫的，一直热到他的心中。好长时间他才醒来。他看看自己的手，还直冒汗呢。杨炎感到惊异，便告诉了别人。有人解梦说："太阳，本来是帝王的象征。他如今梦见自己登山捧日，这不是要当宰相辅佐皇帝吗？"后来，杨炎官运亨通，终于拜相。果然验证梦见登山捧日是很吉祥的呵。

窦参

贞元中，相国窦参为御史中丞。尝一夕梦德宗召对于便殿，问以经国之务。上喜，因以锦半臂赐之。及寤，奇其梦，默而念曰："臂者庇也，大邑所以庇吾身也。今梦半臂者，岂上以我叨居显位，将给半俸，俾我致政乎？"蹙然久之。因以梦话于人，客有解曰："公之梦祥符也。且半臂者，盖被股肱之衣也。今公梦天子赐之，岂非上将以股肱之位而委公乎？"明日，果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出《宣室志》）

【译文】

唐贞元年间，窦参为御史中丞。他曾梦见德宗皇帝召他来到便殿，问他治国之道。听了他的回答，皇帝大喜，于是赐给他半臂锦缎。窦参醒来，觉得奇怪，默默地念叨着："臂者庇护呵，大权才所以落在我的身上。今梦见半臂，难道说皇帝看我身居显位，将要给一半俸禄，对我执政不放心吧？"他十分忧虑，后来把这梦告诉了别人。有人为他解梦说："你的梦是个祥兆呵！半臂锦缎，也就是裹胳膊和大腿的衣服；胳膊和大腿常被视为得力助手。今天你梦见皇帝赐半臂锦缎，这不是说他要将最得力助手一职委任于你吗？"第二天，窦参果然被封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拜了相。

李逢吉

李逢吉未掌纶诰前，家有老婢好言梦，后多有应。李公久望除官，因访于婢。一日，婢至惨然，公问故，曰："昨夜与郎君作梦不好，意不欲说。"公强之，婢曰："梦有人舁一棺至堂后。云：'且置在此。'不久即移入堂中。此梦恐非佳也。"公闻甚喜，俄尔除中书舍人，后知贡举，未毕而入相。（出《因话录》）

【译文】

李逢吉未被封官之前，家中有个老婢女好谈论梦，后来大多很灵验。李逢吉总想做官，常常向老婢女请教。一天，老婢女唉声叹气地走来，李逢吉问她为什么，她说："我昨晚作了个梦，很不好。"她本不想说，李逢吉逼她讲。老婢女说："我梦见有人抬一口棺材来到屋后说，'暂时放在这吧。'不久，又挪到屋内。这梦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李逢吉听罢却大喜。不久，他便出任中书舍人，主持向皇帝推荐贤能，很快就拜了相。

王播

王播少贫贱，居扬州，无人知识。唯一军将常接引供给，无不罄尽。杜仆射亚在淮南。端午日，盛为竟渡之戏，诸州征伎乐，两县争胜负。采楼看棚，照耀江水，数十年未之有也。凡扬州之客，无贤不肖尽得预焉。唯王公不招，惆怅自责。宗人军将曰："某有棚，子弟悉在，八郎但于棚内看，却胜居盘筵间也。"王公曰："唯。"遂往棚。时夏，初日方照，宗人令送法酒一榼。曰："此甚好，适令求得。"王公方愤懑，自酌将尽。棚中日色转热，酒浓昏惫，遂就枕。才睡，梦身在宴处，居杜之坐。判官在下，多于杜公近半。良久惊觉，亦不敢言于人。后为宰相，将除淮南，兼盐铁使。敕久未下，王公甚闷，因召旧从事在城者语之曰："某淮南盐铁，此必定矣。当时梦中判官，数多一半，此即并盐铁从事也。"数日果除到。后偶临江宴会，宾介皆在。公忽觉如已至者，思之，乃昔年梦。风景气候，无不皆同。时五月上旬也。（出《逸史》）

【译文】

王播少年时十分贫苦，住在扬州，没有人知道他。只有一个军官常来接济他，每次都吃得干干净净。当时，一位姓杜名亚的仆射来在淮南。端午节那天，举行盛大的赛龙舟表演，各州均征招参赛人员，两个县争胜负。各种颜色的棚子鲜艳夺目，照耀着江水，几十年都没这么热闹过。凡旅居扬州的外地人，无论是有才还是无德无能之辈都尽得其乐，只有王播无人理睬。他不由得一阵怅然，自责不已。同族的那位军官说："我有棚子，家里人都在，你进去坐着看吧，这不胜过酒宴吗？"王播说声好，便进了棚子。当时正值夏天，太阳刚刚升起来。同族那位军官让人送来一榼酒，说，这酒很不错，刚叫人办来你快点喝吧。"王播心中烦闷，自斟自饮，把那一榼酒都快喝光了。太阳渐渐升高，酒劲也显得浓起来，使王播疲惫欲睡，当即就躺在枕头上。刚睡，他便梦见自己身在筵席上，坐在杜仆射的座位上，判官坐在下面，数目比杜亚的多一半。过了很久，王播惊醒了，也不敢告诉别人。后来他作了宰相，将兼任淮南盐铁使。可诏书好长时间也没有下来。他更加沉闷，便召集老部下对他们说："我的淮南盐铁使是当定了。当时我梦见的判官，数目就多出一半。这就是说我要做盐铁从事。"几天之后，果然送来了诏书。后来，他在临江大摆筵席，客人们都在。王播忽然觉得这地方好像来过似的，一想，就是当年那个梦呵。风景气候等，没有跟梦中不一样的。当时正是五月上旬。

豆卢署

豆卢署，本名辅贞，少年旅于衢州。刺史郑式瞻厚苻之。谓曰："子复姓，不宜二名，吾为子易之。"乃书署、著、助三字授之，曰："吾恐子群从中有同者，子自择焉。"其夕，梦老父告之：闻使君与君易名，君当四举成名，四者甚佳。"又曰："君后二十年牧兹郡。"又指一方地曰："此处可建亭台。"既寤，因改名署。后已再下第，又二举，后复不第。又二举，乃成名。盖自改名后四举也。后二十年，果为衢州刺史，于所梦之地立征梦亭。（出《传载》）

【译文】

豆卢署这个人，本名辅贞，少年流落到衢州。衢州刺史郑式瞻对他很器重，处处照顾他。一日对他说："你是复姓，不宜取两个字的名，我为你改改吧。"便写了"署、著、助"三个字给他，又说："我怕与你们家族中的人取的名字相同，你自己选择吧。"当夜，豆卢署梦见老父亲告诉他说："我听说刺史大人给你改了名字，这样一来你四次应考就可以中举，署字上面这个四字很好呵。"又说，"你二十年之后便可以管理此郡。"接着，他又指着一块地说，这地方可以建一个亭子。这时豆卢署醒了。由于他改了名字，一连三次应试均未考取，而第四次终于中举。二十年之后，他果然出任衢州刺史，在他所梦见的那块地上修了一座征梦亭。

韦词

元和六年，京兆韦词为宛陵廉使房武从事。秋七月，微雨，词于公署，因昼寝。忽梦一人投刺，视之了然。见题其字曰："李故言。"俄于恍惚间，空中有人言："明年及第状头。"是时元和初，有李顾言及第，意甚讶其事。为名中少有此故字者，焉得复有李故言哉？秋八月，果有取解举人具名投刺，一如梦中，但"故"为"固"耳，即今西帅李公也。词閟梦中之事不泄，乃曰："足下明年必擢第，仍居众君之首。"是冬，兵部侍郎许孟容知举，果擢为榜首。初固言尝梦著宋景衣。元和十年已后，景甚著，时望籍甚，有拜大宪之耗。及景自司刑郎中知杂，出为泽州刺史，寻又物故。固言心疑其梦。长庆初。穆宗有事于圆丘，时固言居左拾遗。旧例：谏官从驾行礼者，太常各颁礼衣一袭。固言所服，因褰衣观其下，乃见书云："左补阙宋景衣。"因言自说于班行。（出《续定命录》）

【译文】

唐代元和六年，京兆韦词在宛陵廉使房武处从事。初秋七月，细雨微微，他由于疲倦白天就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人送来一张名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李故言"三个字。一会儿，韦词在恍恍惚惚中听见空中有人说："明年及第的头名状元呵。"元和初年，有个李顾言中了状元。韦词十分惊讶：在人们取的名字当中，很少有用故字的，难道说还能再有一个李故言吗？仲秋八月，果然有位取得乡试头名的举人送来张名片，正如梦中一样，但中间"故"字为"固"，他便是西帅的李公。韦词隐瞒梦中之事不泄露，说："你明年殿试一定能够及第，仍为众人之首。"这年冬天，兵部侍郎许孟容主持殿试，李固言果然列为榜首。当初，李固言曾梦见自己穿上了宰相宋景的衣裳。元和十年之后，宋景的名气大起来了，人们寄希望于他，有拜他作大官的消息。然而等到他从司刑郎中知杂，出任泽州刺史时，很快就死了。李固言对这个梦十分疑虑。长庆初年，穆宗皇帝有事来到圆丘。这时李固言任左拾遗。按老规矩，跟随皇帝出行的官员给皇帝行礼，太常每个人要发一件礼服。李固言拿起发给自己的那件衣服一看，只见上面写着：左补阙宋景衣。他便把这件事跟同行者们说了。

皇甫弘

皇甫弘应进士举，华州取解。酒忤于刺史钱徽，被逐出。至陕州求解讫，将越城关，闻钱自华知举，自知必不中第，遂东归。行数程，因寝，梦其亡妻乳母曰："皇甫郎方应举，今欲何去。"具言主司有隙。乳母曰："皇甫郎须求石婆神。"乃相与去店北，草间行数里，入一小屋中，见破石人。生拜之。乳母曰："小娘子婿皇甫郎欲应举，婆与看得否？石人点头曰："得。"乳母曰："石婆言得，即必得矣。他日莫望报赛。"生即拜石妇谢。乳母却送至店门。遂惊觉曰："吾梦如此分明，安至无验？"乃却入城应举。钱侍郎意欲挫之。放杂文过，侍郎私心曰："人皆知我怒弘，今若庭辱之，即不可。但不予及第即得。"又令帖经。及榜成将写，钱心恐惧，欲改一人换一人，皆未决。反复筹度，近至五更不睡，谓子弟曰："汝试取次，把一帙举人文章来。"既开，乃皇甫文卷。钱公曰："此定于天也。"遂不改移。及第东归，至陕州，问店人曰："侧近有（有字原缺。据明抄本改。）石婆神否？"皆笑曰："郎君安得知？本顽石一片，牧牛小儿，戏为敲琢，似人形状，谓之石婆耳。只在店二三里。"生乃具酒脯，与店人共往，皆梦中经历处。奠拜石妇而归。（出《逸史》）

【译文】

皇甫弘在华州考取解元，准备参加殿试考取进士。不料，酒后失态，得罪了刺史钱徽，被赶了出来。他来到陕州求考，刚过城关就听说钱徽从华州到陕州主持殿试的考试，知道自己必定考不上了。随即东归。走了一段路程，睡觉时梦见死去的妻子乳母说："皇甫郎去应试，怎么往回走呢？"皇甫弘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说了，乳母说："皇甫郎应该去求教一下石婆神。"于是就带皇甫弘去店北，荒野里行了好几里路，走进一间小屋中，看见一个石头人。皇甫弘跪下便拜。乳母说："我家小娘子的夫婿皇甫郎想去应考，老婆婆你看他能否考得上？"石头人点头说："考得上。"乳母对他说："石婆神说能考得上，就一定能考得上，将来别忘报恩还愿哟！"皇甫弘急忙拜射。乳母又把他送回旅店。皇甫弘随即醒来，吃了一惊说："我的梦如此清楚，怎么会不灵验呢？"就进城应考。钱徽想整治他。所有的考卷都交上来了，钱徽一一过目。他暗想："人们都知道我生皇甫弘的气，今天如果当众羞辱他是不行的，而不让他考取还是可以的。他让下人将榜拿上来，那皇甫弘竟然名列前茅。他不由一阵恐惧，打算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换上另一个人。他反复思量，怎也拿不定主意，到五更天还没有睡。他对家人说："你把考卷拿来，挑一篇最好的文章给我。"家人照办，钱徽打开一看，是皇甫弘的考卷！钱徽叹口气说："这都是天定的呵！"便没有把皇甫弘的名字划掉。皇甫弘及第东归，走到陕州，向旅店店主打听，附近有没有一位石婆神？店里人都笑了，说："你怎么知道呢？那本是一块顽石，放牛郎们经常敲它玩，像人的样子，所以人们称它石婆婆，只离此店二三里远。"皇甫弘便备了酒肉，随店小二一起来到里，一切都象梦中经历的一样。他祭拜石婆婆之后便回去了。

杜牧

杜牧顷于宰执求小仪，不遂；请小秋。又不遂。尝梦人谓曰：辞春不及秋。昆脚与皆头。后果得比部员外。（出《尚书故实》）

【译文】

杜牧拜见宰执大人，想求个掌管吉凶礼制的小曹仪当，未成。又想求个掌管刑狱的秋官做，又未成。他在梦中梦见有人对他说："辞别春天未到秋天，'昆'字底与'皆'字头呵。"后来，他果然到刑部（即比部）任了个员外郎。

高元裕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大和三年，任司勋员外郎，寓宿南宫。昼梦有人告曰："十年作襄刺史。"既寤，仿佛仪质，盖伟秀士也。私异之，因援毫，以隐语记于厅之东楹，掩映之处，曰："大三寤襄刺十年。"洎开成三年，为御史中丞，既渝前梦，遂谓梦固虚耳。是后出入中外，扬历贵位，清望硕德，冠冕时流，海内倾注，伫升鼎铉，视刺襄，乃优贤士之举耳。大中二年，由天官尚书，授钺汉南，去前梦二十年矣。公谓楹上之字，无复存也，因话其事于都官韦。好奇之士，往诣求焉。自公题记后，廨署补葺亦屡矣，而毫翰焕然独存。非神灵扶持而明征于今日耶！公因屈指，以今之年，加曩之十，乃二十年矣。何阴骘之显晦微婉，及期而郎悟之如此哉。（出《集异记》）

【译文】

襄阳节度使高元裕，在唐代太和三年的时候任司勋员外郎，寄宿在南宫里。一天，他白日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十年之后作襄阳刺史。"随即醒来，梦中那挺拔的美男子仪表堂堂，好像还在面前。他暗自惊异，拿起笔，用隐语把这梦记在厅堂东边的门柱上。这里花草掩映，不易被发现。他写下这样几个字："大三寤襄刺十年。"到了开成三年，他任御史中丞，改变了梦中的职务，于是他说梦是不真实的。这以后，他从朝廷到地方，历任各种显要官职，德高望重，名冠一时，举国注目，升为三公之一。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才觉得只有优秀的贤良之士才能够出任襄阳刺史呵。大中二年，他由天官尚书被授兵权镇守汉南，离前梦已经二十年了。他以为门柱上的字已不复存在，便将此事告诉了一韦姓都官。一些好奇者纷纷前去观看。自他题字之后，这房子已修过数次，但那行字赫然尚存；不是神灵帮助怎能让它留到现在呢？高元裕于是屈指一算，加上从前十年共二十年。苍天默默地佑护下民是相当微妙的，到这时候他终于恍然大悟。

杨敬之

杨敬之生（生原作任。据明抄本改。）江西观察使戴。江西应举时，敬之年长，天性尤切。时已秋暮，忽梦新榜四十进士，历历可数。寓目及半，其子在焉。其邻则姓濮阳，而名不可别。即寤大喜，访于词场，则云有濮阳愿者，为文甚高，且有声誉。时搜访草泽方急，雅在选中。遂寻其居，则曰闽人，未至京国。杨公诫其子。令听之。俟其到京，与之往来，以应斯梦。一日。杨公祖客灞上，客未至间，休于逆旅。有目远来者，试命询之，乃贡士也。侦所自，曰："自闽。"问其娃，曰："濮阳。"审其名，曰："愿。"杨公曰："吁！斯天启也。安详有既梦于彼，复遇于此哉。"遂命相见。濮阳逡巡不得让，执所业以见。始阅其人，眉宇清朗；次与之语，词气安详；终阅其文，体理精奥；问其所抵，则曰："今将僦居。"杨公令尽驱所行，置于庠序，命江西与之朝夕同处。是冬，（冬原作各。据明抄本改。）大称濮阳艺学于公卿间，人情翕然，升第必矣。试期有日，而生一夕暴卒。杨公惋痛嗟骇，搜囊其贫，乡路且远，力为营辨，归骨闽间。仍谓其子曰："我梦无征，汝之一名，亦不可保。"明年，其子及第，而同年无濮阳者。夏首，将关送于吏部。时宰相有言："前辈重族□望，轻官职。竹林七贤，曰陈留阮籍、沛国刘伶、河间向秀，得以言高士矣。"是岁慈恩寺题名，咸以族望。题毕，杨闲步塔下，仰视之曰：弘农杨戴，濮阳吴当。恍然如梦中所见。（出《唐阙史》）

【译文】

杨敬之的儿子就是江西的观察使。江西应举时，杨敬之年龄大了，心中十分急切。这时正值晚秋，他忽然梦见新榜上公布的四十名进士，历历可数。他刚看了一半，便见到了自己儿子的名字。儿子后面的那个姓濮阳，而名字看不清。他醒来之后大喜，寻访于读书人集中的地方，人们说有个叫濮阳愿的人，文章写得特别好，且颇有名气。当时朝廷急于遍访山林草泽的高人逸士，早已经是被选入试的秀才了。于是，杨敬之找到他住的地方，那人说自己是福建人，从未到过京城。杨敬之嘱咐儿子说："你听好了，等你到了京城，要和他往来交朋友，我的那个梦才能应验。"杨敬之在灞上送客，客人还没到，在旅馆里休息。这时，有个人从远方而来，杨敬之试探着询问，才知道他是个贡士。又问他从哪里来，回答说福建。"你贵姓？""我姓濮阳。""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愿。"杨敬之长叹一声道："真是苍天有灵呵。不然，怎么会做了那样的梦，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呢？"随即让儿子来见。濮阳有些顾虑尚犹豫不决时，杨敬之之子杨戴已经带着书本进来了。他开始观察濮阳其人，只见他眉清目秀；再谈话，只见他谈吐稳健。最后，又翻阅了他的文章，写得十分精妙。杨敬之问他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回答说就准备住在这里。杨敬之把他的随从都打发走了，将他安置在学校里，命儿子跟他朝夕相处。这年冬天，杨敬之称赞濮阳学问高深，完全可以与公卿们相比，如果天理和人情相合，他一定能够及第。不料，就在考试前几天，濮阳却在一天晚间暴病而死。杨敬之又是惋惜又是惊骇。在整理遗物时，杨敬之才发现濮阳几乎一无所有，而且离家乡又相当远，经过一番奔走，才将他的遗骨送回了福建。然后，他对儿子说："我的梦不灵，你的这一名，恐怕也保不住了！"第二年，他的儿子考中了进士，而没有濮阳的名字。初夏，将公文送到吏部之后，宰相说道："前辈重族有名望，声名显赫，轻官职的。号称竹林七贤，如陈留的阮籍，沛国的刘伶，河间的向秀等，才被人称为高士呵。"当年，到慈恩寺题名，每个中举的人都写的是自己的族望。题完之后，杨敬之在塔下散步，抬头看了一眼后说："弘农县的杨戴，濮阳县的吴当，真是恍然如当年梦见的一样呵！"

卢贞犹子

太子宾客卢尚书贞，犹子为僧。会昌中，沙汰僧徒，斥归家，以荫补光王府参军。一夕，梦为僧时所奉师来慰，问其出处。再三告以佛氏沦破，已无所归。今为一官，徒遣旦夕。期再落顶上发，方毕志愿。且泣且诉之。良久曰，"若我志果遂与佛法。"语未竟，见八面屯兵，千乘万骑，旌旗日月，衣裳锦绣，仪卫四合，真天子大驾。军中人喧喧，言迎光王。部整行列，以次前去。卢方骇愕不能测，遽惊觉，魂悸流汗，久之方能言，卒不敢泄于人。无几，宣宗自光邸践祚，录王府属吏。卢以例，不拘常调格迁叙，自是稍稍兴起释教。寺宇僧尼旧制，一契梦中语。卢校梦中所谓本师，盖参军事府主。近师弟子，故以为冥兆。岂神之意，以是微而显乎。（出《宣室志》）

【译文】

太子宾客尚书卢贞，他的侄子作过僧人。唐会昌年间，遭淘汰，被斥责回到家中，借祖上之荫做了光王府的参军。一天晚上，梦见自己当和尚时的师傅来抚慰他。问他现在何处？便再三诉说，由于佛事日趋没落，自己无处可归，只好当了一个官，庸庸碌碌地打发时光。真期望再次削发为僧，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他边泣边诉，最后又说："如果我能够按照自己的愿望献身佛法……"话未说完，忽见四周被士兵们包围了，千军万马，旌旗猎猎，围拢过来，就象皇帝的大驾来到跟前。人群中发出一阵阵欢呼，并说是迎接光王的。说罢，他们整队排列，依次进入府中。卢贞的侄子惊醒过来，且心有余悸，汗水把衣服都溻湿了，过好长时间才能够讲话。他不敢把这个梦泄露出去。没有几天，宣宗皇帝自光王府即位。光王府的人被录用不少，卢贞的侄子也在其列。打破常规，不拘一格，被录用者均得到了升迁。从此之后，佛教又渐兴盛起来，寺庙，僧尼，一切如梦中师傅所期望的那样，都恢复了原状。卢贞的侄子梦见的所谓"师傅"，其实就是参军事府主呵。接近他师傅的弟子们说这是冥兆。此是神的旨意，它虽然很隐蔽但也是很明显的呵。

国子监明经

柳璟知举年，有国子监明经，失姓名，昼梦依徙于监门。有一人。负衣囊，访明（明原作问。据明钞本改。）经姓氏，明经语之，其人笑曰："君来春及第。"明经遂邀入长兴里毕罗店，常所过处。店外有犬竞，惊曰："差矣。"梦觉，遽呼邻房数人，语其梦。忽见长兴店子入门曰："郎君与客食毕罗，计二斤，何不计直而去也？"明经大骇，解衣质之，且随验所梦，相其榻器，省如梦中。乃谓店主曰："我与客俱梦中至是，客岂食乎？"店主惊曰："初怪客前毕罗悉完，疑其嫌置蒜也。"来春，明经与邻房三人中所访者，悉上第。（出《酉阳杂俎》）

【译文】

柳璟主持会考那年，最高学府国子监有位中明经科的学生，不知道姓名，白天梦见自己留连徘徊于国子监门口。这时，有一个背着衣囊的人问他的姓氏。就跟他说了。那人一听笑着说："你明年春就能考上。"那人随即邀请他来到长兴里毕罗店。这地方他经常来。忽然，店外有狗打架，就惊呼："不好！"他从梦中醒来，急忙招呼隔壁的几个人，把梦中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这时，忽见长兴里毕罗店的店小二进门来说："你与客人到我们那吃了二斤毕罗，怎么不算帐就走呢？"明经科生十分惊骇，脱下衣服抵饭钱，并且进一步验证梦中所见，看到床铺等器物好象梦中看见的一样。接着他又对店主说："我和客人都是在梦中来你这里的，"店主也吃惊道："开始，我还奇怪客人面前的毕罗全都完好，疑心他嫌放蒜太多了。"第二年春天，科生和隔壁三位梦中所访者，全部考取了进士。

薛义

秘省校书河东薛义，其妹夫崔秘者，为桐庐尉。义与叔母韦氏为客，在秘家。久之，遇痁疾，数月绵辍，几死。韦氏深忧，夜梦神人白衣冠袷单衣。韦氏因合掌致敬，求理义病。神人曰："此久不治，便成勃疟，则不可治矣。"因以二符兼咒授韦氏，咒曰："'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急急如律令。'但疾发，即诵之，及持符，其疾便愈。"是时韦氏少女，年七岁，亦患痁疾。旁见一物，状如黑犬而蚝毛。神云："此正病汝者，可急擒杀之，汝疾必愈。不尔，汝家二小婢，亦当患疟。"韦氏梦中杀犬。及觉，传咒于义，义至心持之，疾遂愈。韦氏女子亦愈。皆如其言也。（出《广异记》）

【译文】

河东的薛义在秘书省任校书。他的妹夫叫崔秘，为桐庐县尉。薛义和叔母韦氏在妹夫家作客，时间一长，他便患上了疟疾。几个月过去，身体日见虚弱，几乎要死了。韦氏深感忧虑，晚上梦见一个仙人，穿着白色的夹单衣，戴着白色的帽子。韦氏急忙向他合掌致敬，并请他为薛义治病。仙人说："这种病时间长了治不好，就成了勃疟，就不能治了。所以我把两帖符和咒语传给你。这咒语说：'勃疟勃疟，四山之神，使我来缚，六丁使者，五道将军，收汝精气，摄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遭此人，急急如律令。往后，只要他一犯病，你就念此咒语，把符拿在手中，这病便会好的。"这时，韦氏的小女儿才七岁，也患了疟疾，旁边看见一个东西，长得像一只黑狗，浑身爬满毛虫。仙人说："正是它给你们带来的病呵，你应该立即把它捉住杀掉，这样病就会好的。不然，你家的两个小婢女也会染上这病。"韦氏在梦中便把那狗杀死了。等她醒来之后，把咒语传给薛义，薛义在心里念叨着，病很快就好了。韦氏的小女儿也好了。这些都跟梦里说的一样。

郑光

淄青郑尚书光，会昌六年春，梦自御牛车，车中载瑞日，光烛天地。自执靷，行通衢中。俄而惊寤，且奇叹。后月余，宣宗即位。以元舅之故，累拜尚书淄青节度。果契前梦。（出《宣室志》）

【译文】

尚书郑光是淄青人。唐会昌六年的春天，他梦见自己驾御着一辆牛车，车上载着一轮太阳，光照天地。他亲自攥着靷带，行进在大道中央。他一会惊醒过来，感到奇怪。一个多月之后，宣宗皇帝即位。因为元房舅舅的缘故，宣宗累封郑光为尚书、淄青节度使，果然契合了前面的梦。

宋言

宋言，近十举而名未播。大中十一年，将取府解。本名岳，因昼寝，似有人报云："宋秀才若头上戴山，无因成名。但去之，自当通泰。"觉来便思去之，不可名狱，遂去二犬，乃改为言。及就府试，冯涯侍郎作掾而为试官，以解首送也。时京兆尹张毅夫以冯（冯原作马。据《云溪友议》八改。）参军解送举人有私，奏谴澧州司户。再次，退解头为第六十五人。知闻来唁，宋曰："来春之事，甘已参差。"及李潘舍人放榜，言第四人及第。（出《云溪友议》）

【译文】

宋言本名岳，考了快十次也没有中举。唐大中十一年，府里又要举行各乡的解元考试了。他白天作梦，好象有个人对他说："宋秀才如果头上顶着个山，便无法成名了。但只要把这个山去掉，则会平步青云。"醒来之后，他便想把自己名上的"山"字去掉。不过，不能叫"狱"字，便去掉两个"犬"字，改名为言。等到府试的时候，侍郎冯涯为主考官，他把头名解元送给了宋言。当时，京兆尹张毅夫认为冯涯在解送举人一事上有舞弊行为，便上奏一本，谴谪冯为澧州司户。其次，把宋言从第一名退到第六十五名。朋友们听到消息赶来慰问。宋言说："起落都没有关系，明年春天再见。"第二年春天，舍人李潘发榜时，宋言以第四名考上了进士。

曹确

曹确判度支，（支原作史。据明抄本改。）亦有台辅之望。或梦剃发为僧，心甚恶之。有一士，云占梦多验。确召之，具以所梦话之。此人曰："前贺侍郎，旦夕必登庸。出家者号剃度也。"无何，杜相出镇江西，而相国大拜。（出《北梦琐言》）

【译文】

判度支曹确，还有出任台辅的希望。一天梦见自己削发作了和尚，心中非常厌恶。有一学士说自己会解梦，而且颇灵验。曹确招呼他进屋，把那梦讲给他听。这学士说："我向侍郎贺喜，你很快就会得到重用！因为出家人称和尚为'剃度'，你的官运就该应在'杜'字上。"没过多久，杜相国出镇江西，就拜曹确为台辅了。

刘仁恭

梁刘仁恭微时，曾梦佛幡于手指飞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幢之贵。"后如其说，果为幽帅焉。（出《北梦琐言》）

【译文】

南北朝梁代，刘仁恭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曾梦见佛幡从自己手中飞出去，算卦的人对他说："你四十九岁那一年，一定能够做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官。"后来正像他说的那样，果然出任幽州的大元帅。

唐僖宗

僖宗自晋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晓棋。一夕，梦人以棋经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觉，命待诏观棋，凡所指划，皆出人意。（出《补录记传》）

【译文】

唐僖宗自从晋王登基以来，年幼多才，聪明无比，他从来不会下棋。一天晚上，梦见有人把三卷棋书烧成灰让他吞下去。醒来之后，让待诏来看他下棋，他的一招一式，均大出人的意料。

刘檀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审义，忽梦一孝子，引令上檀香树，而谓曰："君速登。"刘乃登。遂向怀内出绯衣，令服之。觉，因改名檀。未及一年，蜀郡牧请一杜评事充倅职，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敕下，杜丁忧不行。杜遂举刘于郡侯。郡侯乃奏檀，而所授官与杜先（先原作充。据明抄本改。）奏拟无别。是时刘方闲居力困，杜因遗刘新绯公服一领。果征梦焉。（出《玉溪编事》）

【译文】

王蜀员外郎刘檀本名叫审义。一日，他忽然梦见一个孝子领着自己爬檀香树，并对他说："你快点上！"刘就往上爬。那人又从怀中拿出件红衣服，让他穿上。醒来之后，他就改名刘檀了。不到一年，蜀郡守请一位姓杜的评事充任副职，奏请皇帝授予他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并赐红衣服。诏书下，杜评事因父母之丧，不能就职，就把刘檀推荐给郡守。郡守又为刘檀重新奏请皇帝，官职等项均未变。这时，刘檀闲居家中且有些困顿，杜某送来红色的新公服一件，果然应了那个梦。

晋少主

开运甲辰岁暮冬，晋帝遣中使至内署，宣问诸学士云：朕昨夜梦一玉盘，中有一玉碗及一玉带，皆有碾文，光荧可爱，是何征也？宜即奏来。"承旨李慎仪与同僚并表奏贺，以为玉者帝王之宝也，带者有誓功之兆，盘盂者乃守器之象，为吉梦，不敢有他占。（出《玉堂闲话》）

【译文】

开运甲辰年冬末，后晋皇帝派中使到内署，宣旨向各位大学士发问道："皇帝昨夜梦见一只玉盘，上面有一只玉碗和一条玉带，都有碾文，光闪闪的，十分可爱，这是什么征兆？请马上奏来。"承旨之后，李慎仪和众学士联名向皇帝祝贺，都认为玉者是皇帝之宝，带者是有大军功之兆，盘者则是江山永固之象，这是个吉梦，不能作其他理解。

辛夤逊

孟蜀翰林学士辛夤逊，顷年在青城山居。其居则古道院，在一峰之顶，内塑像皇姑，则唐玄宗之子也。一夕，梦见皇姑召之，谓曰："汝可食杏仁，令汝聪利，老而弥壮，心力不倦，亦资于年寿矣。汝有道性，不久住此，须出佐理当代。夤逊梦中拜请法制，则与申天师怡神论中者同。夤逊遂日日食之，令老而轻健，年愈从心，犹多著述。又梦掌中草不绝，（绝原作脱。据明抄本改。）后来内制草数年。复掌选，心力不倦。因知申天师怡神论中仙方。尽可验矣。（出《野人闲话》）

【译文】

孟蜀之地的翰林学士辛夤逊，常年住在青城的大山里。他住的地方是一座古旧的道院，在一座山峰的顶上，里头塑着皇姑的像，这皇姑则是唐玄宗的女儿。一天晚上，辛夤逊梦见皇姑召见他，并对他说："你应该吃杏仁呵。它可以使你聪明，老来更健壮，心力永不疲倦，也是追求长寿的资本呵。你有道性，不能长久住在这里，应该辅佐当代天子治理国家。"辛夤逊在梦中向她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和主张，皇姑只说这和申天师的《怡神论》是相同的。接着，辛夤逊便天天吃这种药，越老越显得年轻康健，从未有力不从心之感，还写了许多著作。他又梦见自己掌上生草，怎么也拔不尽。后来果然在内侍省起草文书数年，后又掌管殿试大权，心力不倦，因为他知道申天师《怡神论》的药方。梦真的应验了。

何致雍

何致雍者，贾人之子也。幼而爽俊好学。尝从其叔，泊舟皖口。其叔夜梦一人若官吏，乘马从数仆，来往岸侧。遍阅舟船人物之数。复一人自后呼曰："何仆射在此，勿惊之。"对曰："诺，不敢惊。"既寤，遍访邻舟之人，皆无姓何者。乃移舟入深浦中。翌日，大风涛，所泊之舟皆没，唯何氏存。叔父乃谓致雍曰："我家世贫贱，吾复老矣，何仆射必汝也！善自爱。"致雍后从知于湖南，为节度判官。会楚王殷自称尊号，以致雍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致雍自谓当作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楚王希范嗣立，复去帝号，以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竟卒于任。（出《稽神录》）

【译文】

何致雍是商人的儿子，少年时爽朗英俊勤奋好学。他曾经跟着叔父，行船在皖口。他的叔叔晚上梦见一个人，像个官吏，骑在马上，后头跟着不少随从，来到岸边，仔细清点水中船只和人员的数量。这时，又有一人从后而喊到："何仆射在这里，不要惊扰他！"回答说："是的，不敢惊扰。"他随即醒来，把周围船上的人都问遍了，也没有一个姓何的。于是，他们就把船驶入水深处。第二天，风涛大作，所停泊的船只全都沉没了，只有他们何家的船幸免遇难。叔叔对何致雍说："我家道穷苦，又老了，何仆射一定是你了！你可要自爱自强呵！"何致雍后来到湖南求学读书，做了个节度判官。到五代楚王马殷时自称尊号时，被封为户部侍郎翰林学士。他自己则认为可以作宰相，而居师长之任。后来楚王马希范登基，复去帝号，封何致雍为节度判官检校仆射。他最后死于任上。

郭仁表

伪吴春坊吏郭仁表居冶（冶原作治。据明抄本改。）城北。甲寅岁，因得疾沉痼，忽梦道士衣金花紫帔，从一小童，自门入，坐其堂上。仁表初不甚敬，因问疾何时可愈。道士色厉曰："甚则有之。"即寤，疾甚。数夜，复梦前道士至，因叩头逊谢。久之，道士色解，索纸笔。仁表以为将疏方，即跪奉之。道士书而授之，其辞曰："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梦中不晓其义，将问之，童子摇手曰："不可。"拜谢，道士自西北而去。因尔疾愈。（出《稽神录》）

【译文】

五代时，吴国有个春坊吏家住在冶城城北。甲寅年，患重病久治不愈。一日，忽然梦见有位道士披着一件金花紫帔，跟着一位小童，走进门来，坐在堂上。郭仁表开始不很客气，开口就问自己的病何时能好。那道士厉色说："你只能越来越重！"当即醒来，他的病真的加重了。几夜之后，郭仁表又梦见那位道士来了，使急忙叩头谢罪。过了一会儿，道士的脸色渐渐好转，向他要笔和纸。他以为道士要开药方，当即跪下将笔纸奉上。道士写完送给他，只见纸上写道："飘风暴雨可思惟，鹤望巢门敛翅飞，吾道之宗正可依，万物之先数在兹，不能行此欲何为？！"郭仁表梦中不知道这诗的意义，想问问，那童子却摆摆手说："不行。"他只好揖手拜谢，看着那道士向西北方向而去。醒来之后，他的病就好了。

王玙

伪吴鄂帅王玙少为小将，从军围颍州，夜梦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堕地，能避之，当至将相。"明日，众军攻城，城中矢石如雨。玙仗剑，倚栅木而督战。俄有大石，正中其栅木及玙。铠甲之半皆糜碎，而玙无伤。因叹曰："流星正尔耶。"由是自负，卒至大官。（出《稽神录》）

【译文】

五代十国时，吴国鄂州的主帅王玙少年就是一员小将。他随军攻打颍州，晚上梦见一位道士告诉他说："明天早晨有流星坠落于地，你如果能避开，就能够官至将相。"第二天，众军开始攻城，城中的箭和石头像雨点一般压下来。王玙举着长剑，倚在木栅栏上督战。突然，有一块大石头正好击中栅栏和王玙。身上的铠甲都砸碎了一半，而他却没有受伤。于是，他感叹不已，说："那流星看来就是它了。"从此，他很自负，终于当上了大官。

谢谔

进士谢谔，家于南康，舍前有溪，常游戏之所也。谔为儿时。尝梦浴溪中，有人以珠一器遗之曰："郎吞此，则明悟矣。"谔度其大者不可吞，即吞细者六十余颗，及长，善为诗。进士裴说为选其善者六十余篇，行于世。（出《稽神录》）

【译文】

进士谢谔家住在南康，房前有一条小溪，他常常在那里戏水。谢谔小的时候，曾梦见自己正在溪水里洗澡，有人把一盒珍珠送给他说："你吞下它，就可以使自己变得聪明起来，甚至大彻大悟。"谢谔觉得那大的吞不下去，就吞下六十多颗小珍珠。等他长大之后，诗写得相当好。进士裴说为选了他最好的诗六十余篇，传播于世。

崔万安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务广陵。常病苦脾泄，困甚。其家祷于后土祠。是夕，万安梦一妇人，珠珥珠履，衣五重，皆编贝珠为之。谓万安曰："此疾可治。今以一方相与，可取青木香肉豆蔻等分，枣肉为丸，米饮下二十丸。"又云："此药太热，疾平即止。"如其言服之，遂愈。（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司农少卿崔万安，分管广陵郡。由于他经常患病，消化不良，十分窘困。家里人到后土庙为他祈祷。当天晚上，崔万安梦见一个女人，穿着很华丽衣服，头上戴的脚上穿的全是珍珠。她对崔万安说："你的病是可以治好的，今天送你一个药方：可以取来青木香肉豆蔻等分，用枣肉来和药丸，像吃饭那样饮下二十丸。"又说："此药太热，病好了就不要再服。"醒后，他按照这女人的话去服此药，病很快就好了。

江南李令

江南有李令者，累任大邑，假秩至评事。世乱年老，无复宦情，筑室于广陵法云寺之西，为终焉之计。尝梦束草加首，口衔一刀，两手各持一刀，入水而行。意甚异之。俄而孙儒陷广陵，儒部将李琼屯兵于法云寺。恒止李令家，父事令。及儒死，宣城裨将马殷、刘建封辈，率众南走。琼因强令俱行。及殷据湖南，琼为桂管观察使。用令为荔浦令。则前梦之验也。（出《稽神录》）

江南有个叫李令的人，连任数城要职，后来做到代理评事。由于世道乱，年纪大，他再也没有当官的心了，便在广陵法云寺西边修起一座房子，以度晚年。不久，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头上插了一把草，口中叼着一把刀，两只手还各拿一把刀，入水而行。他醒后感到十分惊异。不久，孙儒攻陷了广陵，他的部将李琼把兵马驻扎在法云寺。李琼经常到李令家来，待李令像父亲一样孝敬。后来孙儒死了，宣城的副将马殷、刘建封之辈，率兵马南去。李琼就强迫李令一起走。后来马殷等占踞湖南，李琼任桂管观察使，他让李令做荔浦县令。前梦果然应验了。（头顶草口叼刀，双手各持一刀是"荔"字，入水而行是"浦"字。）

毛贞辅

伪吴毛贞辅，累为邑宰。应选之广陵，梦吞日。既寤，腹犹热。以问侍御史杨廷式。杨曰："此梦至大，非君所能当。若以君而言，当得赤乌场官也。"果如其言。（出《稽神录》）

【译文】

五代时，吴国有位毛贞辅，连做县令。一年，他到广陵应选，图朝廷量才授官。晚上梦见自己把太阳吞下去了，当即惊醒，腹部还热乎乎的。他问侍御史杨廷式这是何征兆，杨廷式说："这梦至关重大，不是你所能担当得起的。如果就你而言，应该任赤乌场官呵。"后来，果然像他说的这样，毛贞辅做了赤乌场官。

卷第二百七十九　　梦四

梦咎征 萧吉　侯君集　崔湜　李林甫　杜玄　召皎　李捎云　李叔霁　李诉　薛存诚

李伯怜　张瞻　于堇　卢彦绪　柳宗元　卫中行　张省躬　王恽　柳凌　崔暇

　　苏检　韦检　朱少卿　覃骘　孟德崇　孙光宪　陆洎　周延翰　王瞻　邢陶

萧吉

大业中，有人尝梦凤凰集手上，深以为善征，往诣萧吉占之。吉曰："此极不祥之梦。"梦者恨之，而以为妾言。后十余日，梦者母死。遣所亲往问吉所以，吉云："凤鸟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所以止君手上者，手中有桐竹之象。《礼》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是以知必有重忧耳。"（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大业年间，有人曾梦见凤凰落在自己手上，深信这是吉兆，便拜见萧吉请他占卜。萧吉说："这是个极不祥的梦呵。"那人十分憎恨他，认为他胡说。十几天之后，那人的母亲死了，便派亲属来问萧吉是怎么回事，萧吉说："凤凰非梧桐树不落，非竹籽不吃；它之所以落你手上，是因为你手上有桐竹之象呵。就像《礼》书上说：'苴杖竹也，削杖桐也。'（一个是居父丧用的，一个是居母丧用的。）所以我知道必有大不幸呵！"

侯君集

唐贞观中，侯君集与庶人承乾通谋，意不自安。忽梦二甲士录至一处，见一人高冠奋髯，叱左右，取君集威骨来。俄有数人操屠刀，开其脑上及右臂间，各取一骨片，状如鱼尾。因弇呓而觉，脑臂犹痛。自是心悸力耗，至不能引一钧弓。欲自首，不决而败。（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贞观年间，侯君集与平民承乾策划谋反，心神不安。忽然梦见二甲士捕他来到一个地方，看见一个人头戴高高的帽子，大胡子奋然而动，对手下人喊道："取君集威骨来！"立刻有好几个人操起屠刀，打开他的脑袋和右臂，各取一骨片，形状象鱼尾。这时，他因说梦话而醒，脑袋和右臂还疼。从此以后心惊神耗，疲惫不堪，以至于连一张弓也拉不开。便想自首，还没有下决心，就失败了。

崔湜

唐右丞卢藏用、中书令崔湜太平党，被流岭南。至荆州，湜夜梦讲坐下听法而照镜。问善占梦张猷。谓卢右丞曰："崔令公大恶，梦坐下听讲，法从上来也。镜字金旁竟也。其竟于今日乎。"寻有御史陆遗免赍敕令湜自尽。（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右丞卢藏用同中书令崔湜组成太平党，被流放岭南。到了荆州，崔湜晚上梦见自己坐在地上一边听法一边照镜子，便问善于算卦的张猷。张猷对卢右丞说："崔大人的梦是大凶之兆呵！坐地上听法，法是从上来的；镜字金旁加个竟字，竟便是终了之意--看来，他将终干今日了！"果然，御史陆遗免带着皇帝的敕命赶到，令崔湜自尽。

李林甫

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出《谈宾录》）

【译文】

李林甫梦见一个人，瘦高个子，长有胡子，逼向自己，推也推不走。林甫醒来之后说："这是裴宽谋划着替代我呀！"

杜玄

洛州杜玄有牛一头，玄甚怜之。夜梦见其牛有两尾，以问占者李仙药，曰："牛字有两尾，失字也。"经数日，果失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洛州杜玄有一头牛，深得他的爱怜。一天他梦见这头牛长了两条尾巴，便去问算卦的李仙药。李仙药说："牛字有两尾，这不是个'失'字吗？"几天之后，那头牛果然丢了。

召皎

安禄山以讨君侧为名，归罪杨氏，表陈其恶，乃牒东京送表。议者以其辞不利杨氏，难于传送。又恐他日禄山见殛，乃使大理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览之不悦，但传诏言皎还。皎出中书，见国忠，问："送胡之表，无乃劳耶？赖其不相非状，忽有恶言，亦当送之乎？"呵使速去。皎还至戏口驿，意甚忙忙，坐厅上绳床，恍然如梦。忽觉绳床去地数丈，仰视，见一人介胄中立，呵叱左右二十余人，令扑己。虽被拖拽，厅上复有一人，短帽紫衣来云："此非蒋清，无宜杀也。"遂见释放。皎数日还至洛，逆徒寻而亦至。皎与流辈数人守扃待命，悉被收缚。皎长大，有容止，而立居行首，往见贼将田乹贞。乹贞介胄而立，即前床间所梦者也。逆呵呼皎云："何物小人，敢抗王师。"命左右仆杀。手力始至，严庄遽从厅下曰："此非蒋清，无宜加罪。"乹贞方问其姓，云："姓召。"因而见释。次至蒋，遂遇害也。（出《广异记》）

【译文】

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把帐都算在杨家人的身上，列其罪状，然后派人进京送表。参加商议的人认为这表不利于杨贵妃，传送困难，但又怕将来安禄山怪罪受诛，便派大理寺的主簿召皎送表至京。玄宗皇帝阅完后很不高兴，便传诏让召皎回去。召皎出了中书省，见到杨国忠。杨国忠说："你为安禄山送表，岂不是很辛苦吗？"并责怪他不看清楚，明知是些恶言，还当送上呵。让他赶紧回去。召皎返还时走到戏口驿，心里很乱，坐厅里吊床上。他恍然如梦，突然觉得那床离地好几丈，抬头看见一个戴着盔甲的人站在大厅中央，指挥左右二十多人，命令他们拘捕自己，于是被又推又拽。厅上还有一个穿紫衣戴短帽的人过来说："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随即把他释放了。召皎数天之后回到洛阳。叛贼寻踪而至。召皎与同伙数人守门待命，全被捉住。召皎高大，仪容举止又好，便让他站在排头去见贼将田乹贞。田乹贞头戴盔甲站在那里，召皎见他同自己在床前梦见的那个人一样。田乹贞斥责召皎道："你这小人是什么东西，敢与王师对抗！"随即命令仆从来杀召皎。他们刚要动手，只听严庄急忙从厅下喊道："这不是蒋清，不宜杀他！"田乹贞这才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召。"所以就被释放了。接着就审讯蒋清，并把他杀害了。

李捎云

陇西李捎云，范阳卢若虚女婿也。性诞率轻肆，好纵酒聚饮。其妻一夜，梦捕捎云等辈十数人，杂以娼妓，悉被发肉袒，以长索系之，连驱而去，号泣顾其妻别。惊觉，泪沾枕席，因为说之。而捎云亦梦之，正相符会。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后以梦滋不验，稍自纵怠，因会中友人，逼以酒炙。捎云素无检，遂纵酒肉如初。明年上巳，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余人，泛舟曲江中，盛选长安名倡，大纵歌妓。酒正酣舟覆，尽皆溺死。（出《广异记》）

【译文】

陇西的李捎云，是范阳卢若虚的女婿。他行为荒唐放肆，喜好聚众纵酒。他妻子一天夜里，梦见李捎云及其一伙十几人，夹杂着娼妓，全被用长绳子绑在一起，被人弄得披头散发，袒胸露肉，连推带搡地押走了。李回头看见妻子，哭着与她告别。妻子惊醒后，泪沾枕席，一说，正与丈夫梦见的一样。他们认为这是凶兆，便断了荤腥，几次请僧人来念金刚经，三年没出什么事儿。后来觉得那梦不灵验，李捎云又纵酒作乐，大吃大喝，行为不检点，如同当初。第二年三月过上巳节时，他与李蒙、裴士南、梁褒等十几个人，在曲江中划船，并从长安城里选来有名的乐人和歌妓，纵欲而为。正高兴的时候，船翻入江中，李捎云等全被淹死。

李叔霁

监察御史李叔霁者，与兄仲云俱进士擢第，有名当代。大历初，叔霁卒。经岁余，其妹夫与仲云同寝，忽梦叔霁，相见依依然。语及仲云，音容惨怆曰："幽明理绝，欢会无由，正当百年之后，方得聚耳。我有一诗，可为诵呈大兄。诗云：'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数年。仲云亦卒。（出《广异记》）

【译文】

监察御史李叔霁和哥哥仲云都是考中进士登第的，在当时颇有名气。大历初年，李叔霁死了。几年后，他的妹夫和仲云睡在一起，忽然竟梦见了他。叔霁完全是一副不忍分离的样子，谈到仲云，神情黯然地说："现在我们阴阳相隔，理不相通，想见面是不可能的。只有等到他死了之后，我们才能聚首。我有一首诗，请你念给大哥听一听吧：'忽作无期别，沉冥恨有余。长安虽不远，无信可传书。'"后来又过了几年仲云也死了。

李诉

凉武公诉，以殊勋之子，将元和之兵，擒蔡破郓，数年攻战，收城下壁，皆以仁恕为先，未尝枉杀一人，诚信遇物，发于深恳。长庆元年秋，自魏博节度使、左仆射、平章事诏征还京师。将入洛，其衙门将石季武先在洛，梦凉公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以宰相行呵叱动地。有道士八人，乘马，持绛节幡幢，从南欲上。导骑呵之，对曰："我迎仙公，安知宰相？"招季武与语，季武骤马而前。持节道士曰："可记我言，闻于相公。"其言曰："耸辔排金阙，乘轩上汉槎。浮名何足恋，高举入烟霞。"季武元不识字，记性又少，及随道士信之，再闻已得。道士曰："已记得，可先白相公。"乃惊觉，汗流被体。喜以为相国犹当上仙，况俗官乎！后三日，凉公果自北登天津桥，季武为导，因入憩天宫寺，月余而薨。时人以仁恕端悫之心，固合于道，安知非谪仙数满而去乎。（出《续幽怪录》）

【译文】

凉武公李诉是功臣的后代，率领着唐宪宗的部队拿下蔡州攻破郓城。李诉征战好几年，收复好多城池，但他为人治军都以宽容仁义为第一，从来没有错杀一人，且待人接物十分讲求信义，一片至诚，深得民心。长庆元年秋天，他在魏博任节度使，并得到左仆射、平章事的官职。这时，皇帝召他回京城，刚要进洛阳时，他手下一个已在洛阳的衙将石季武作了个梦，梦见李诉从北面登上京城的天津桥，自己担任仪仗前导。李诉的队列仪仗前面喝道，后面护卫十分威严，就像宰相出行一样。忽然有八个道士骑着马，持着迎贵宾的节幡从南面要上桥。李诉的前导就大声呵斥，让道士们闪开。道士说："我们是来迎接仙公李诉的，不知道什么宰相不宰相！"道士招呼石季武，石季武就赶紧打马迎上来。持节幡的道士说："我有几句话，你听后要记住，然后转告李诉。道士吟了一首诗，大意是："骑着高头大马奔向金銮殿，乘上华丽的金车直入星汉。世上的浮名有什么可留恋，怎比得了腾云驾雾羽化登仙？"石季武是个不识字记性又很差的人，但随道士念了两遍便记住了。道士说："你既然已经记住了，就转告李诉吧！"说到这里，石季武惊醒了，出了一身大汗。他高兴地想："在世间当宰相的还能成仙，像我这样的普通官吏大概也能成仙得道吧？"三天之后，李诉果然从北面登上天津桥，石季武为前导，并在天宫寺休息。一个多月后，李诉去世。人们都知道他为人仁恕诚实，合乎天道，却不知道他是被天上贬到人间的神仙，在人间期满了，自然要返回天界了。

薛存诚

御史中丞薛存诚，元和末，由台丞入给事中。未期，复亚台长。宪阁清严，俗尘罕到，再入之日，浩然有闲旷之思。及厅吟曰："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后月，阍吏因昼寝未熟，仿佛间，见僧童数十人，持香花幢盖，作梵唱，次第入台。阍吏呵之曰："此御史台，是何法事，高声入来？"其一僧自称："识达，是中丞弟子，来迎本师。师在台，可入省迎乎？"阍吏曰："此中丞，官亚台，本非僧侣，奈何敢入台门？"即欲擒之。识达曰："中丞元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罗汉大德，缘误与天人言，意涉近俗，谪来俗界五十年。年足合归，故来迎耳。非汝辈所知也。"阍吏将驰报，遂惊觉。后数日，薛公自台中遇疾而薨。潜伺其年，正五十矣。（出《续玄怪录》）

【译文】

唐元和末年，御史中丞薛存诚由台丞升门下省要职给事中。不到一个月，他又升任副御史。御史府第，整洁肃穆，远离街市。他升任后搬了进去，觉得心旷神怡。他来到厅中吟了两句诗："卷帘疑客到，入户似僧归。"几个月后，看门的小吏正和衣而睡尚未睡深沉。他恍然间看见几十个僧童，拿着香花和印着佛名的幡旗，一边念着经文一边按顺序走进来。看门小吏斥道："这是御史的公署，你们这是作什么法事，高声喊叫地进来？"其中一个和尚自称识达，是中丞薛存诚的弟子，这次来迎接师傅的。他说："我师傅在吗？我们可以进去探望一下就把他接走吗？"看门小吏说："这是中丞大人的官署，本不是寺院，你们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进来呢？！"当即就要去捉拿识达。识达说："中丞原来是须弥山东峰静居院的罗汉大德，因为他错误地与佛祖说想涉足凡尘，被贬到人间五十年。现在五十年已满，我们所以来迎接他。这件事，你们这些人是不知道的。"看门小吏急忙要跑去报告，一下子从梦中惊醒。数天之后，薛存诚在公署患病而死，人们暗自一算，整好五十岁。

李伯怜

威远军小将梅伯成善占梦。有优人李伯怜游泾州乞钱，得米百斛。及归，令弟取之，过期不至。夜梦洗白马，访伯成占之。伯成抒思曰："凡顐人好反语，洗白马，泻（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白米也。君所忧。或有风水之虞乎？"数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无余。（出《酉阳杂俎》）

【译文】

威远军中有位叫梅伯成的小将，善于解梦。有个卖艺人李伯怜来到泾州，边卖艺边乞求讨要钱粮，共得一百斛米，回到家之后让弟弟来取。过好长时间，也未见弟弟将米运回。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洗白马，便去请梅伯成解梦。梅伯成沉思着说："凡是顐人都爱说反语。洗白马，泻白米也。你所忧虑的，也许有风水之灾呀！"几天之后，弟弟回来了，果然告诉他说船在渭河中翻沉，一粒米也没有剩。

张瞻

江淮有王生者，榜言解梦。贾客张瞻将归。梦炊于臼中，问王生，生言："君归不见妻矣。臼中炊，因无釜也。"贾客至家，妻卒数月矣。（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江淮有个王生，贴告示说自己会解梦。商人张瞻想回家去，晚上梦见自己用石臼做饭，便请教于王生。王生说："你回去就见不到妻子了！在石臼里做饭，是因为没有锅呵。"张瞻赶到家中，妻子已经死好几个月了。

于堇

有一人梦松生户前，一人梦枣生屋上，以问补阙于堇，堇言："松丘垅间所植，'枣'字重来，重来呼魄之象。"后二人俱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有一个人梦见松树长在门前，一人梦见枣树生在屋上，便向补阙于堇求教。于堇说："松树，是丘垅间所植，说的是坟呵；'枣'字重来，是重来呼魄之象。"后来不久，二人都死了。

卢彦绪

许州司仓卢彦绪所居溷，夏雨暴至，水满其中，须臾漏尽。彦绪使人观之，见其下有古圹，中是瓦棺，有妇人，年二十余，洁白凝净，指爪长五六寸，头插金钗十余支。铭志云：是秦时人，千载后当为卢彦绪开，运数然也。闭之吉，启之凶。又有宝镜一枚，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轮。彦绪取钗镜等数十物，乃闭之。夕梦妇人云："何以取吾玩具。"有怒色。经一年而彦绪卒。（出《广异记》）

【译文】

许州的司仓卢彦绪家中的厕所，夏天暴风雨一来，水便把里面灌满。一会儿那水便漏光了。卢彦绪招呼邻居们来看，只见下面有座坟坑，中间是口大棺材，里面躺着位二十多岁的女人，她白白净净的，指甲有五六寸长，头上插着十余支金钗。坟头的铭志上写道：这是秦时的人，千年之后当由卢彦绪发现，这是由运数决定的。不过，发现之后就关闭，则有大吉；但如果一打开，则有大凶。他又看见一面宝镜，背面雕着金花，举起它照太阳，那太阳便金光闪射。卢彦绪被迷住了心窍，拿出宝镜、金钗等十多件东西之后，才将棺闭上。晚上，他梦见那妇人对他说："你怎么能拿走我的东西呢？"脸上有怒色。过了一年，卢彦绪就死了。

柳宗元

柳员外宗元自永州司马征至京，意望重用。一日。诣卜者问命，且告以梦，曰："余柳姓也，昨梦柳树仆地，其不祥乎？"卜者曰："无苦，但忧为远官耳。"征其意，曰："夫生则树柳，死则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竟如其言。后卒于柳州焉。（出《因话录》）

【译文】

柳宗元员外从永州司马府来到京城，希望得到朝廷重用。一日，他向算卦的人问命，并告诉他自己昨晚作的一个梦，说："我姓柳，昨晚梦见柳树倒在地上，这是不是不祥之兆？"算命的人说："没有什么不祥的，只是怕要到远处做官了。"柳宗元又问其中之意，那人回答说："你生是柳树，死便是柳木。木者牧也，看样子你得去柳州主事了！"后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柳宗元做了柳州州牧并一直到死。

卫中行

卫中行为中书舍人时，有故旧子弟赴选，投卫论嘱，卫欣然许之。驳榜将出，其人忽梦乘驴渡水，蹶坠水中，登岸而靴不沾湿。选人与秘书郎韩皋有旧，访之，韩被酒，半戏曰："公今年选事不谐矣！据梦，卫生相负，足下不沾。"及榜出，果驳放。韩有学术，韩仆射犹子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卫中行任中书舍人时，有老朋友的子弟进京应选，投到其门下并拜托于他，他痛痛快快地应承下来。驳榜将要公布时，那个人忽然梦见自己骑驴过河，驴一尥蹶子把他甩入水中，登岸后鞋却没有湿。这人与秘书郎韩皋有交情，登门拜访时，韩皋备下酒菜宴请他。韩皋半开玩笑地说："你今年应选的事情不顺利呀！根据你的梦分析，卫中行肯定不会替你说话的，因为你鞋上没有沾水。"等到榜公布时，那人的名字果然被甩到一旁，没有重用。韩皋有学问，有见识，他本是大名鼎鼎的韩仆射的侄子呵。

张省躬

枝江县令张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张垂者，举秀才下第，客于蜀，与省躬素未相识。大和八年，省躬昼寤，忽梦一人，（一人二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自言当家，名垂，与之接，欢狎弥日。将去，留赠诗一首曰："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惊觉，遽录其诗，数日而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枝江县令张汀的儿子叫张省躬。父亲死后，他一直住在枝江。有一位叫张垂的人，考秀才科未中，客死于四川，与省躬素不相识。大和八年，张省躬白天睡于堂前，忽梦一人自称与他同姓，名字叫垂。张垂同他一见如故，无拘无束地玩了几天，临别时，留下一首诗赠给省躬，那诗是："戚戚复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这时，张省躬惊醒了，当即录下那首诗。他于数日之后死去。

王恽

进士王恽，才藻雅丽，尤长体物。著《送君南浦赋》，为词人所称。会昌二年，其友人陆休符忽梦被录至一处，有驺卒止于屏外，见若胥縻数十，王恽在其中。陆欲就之，恽面若愧色，陆强牵之语，恽垂泣曰："近受一职司，厌人闻。"指其类，"此悉同职也。"休符恍惚而觉。时恽住杨州，其子住太平，休符异所梦，迟明，访其家信，得王至洛书。又七日，其讣至，计其卒日，乃陆之梦夕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进士王恽，才华横溢，文词典雅清丽，尤其擅长咏物。他写的《送君南浦赋》，为词人们所称道。唐会昌二年，他的朋友陆休符忽然梦见自己被押到一个地方，屏外站着养马驭车的驺从。这时，只见几十个跟自己一样用绳索牵连着的人走过来，王恽也在其中。陆休符想凑过去，王恽惭愧地低下头。陆休符就硬把他拽到一旁问话，王恽哭泣着说：最近接受一个苦差事，谁听了谁厌恶。他又指指身边的人说，这些人全干一样的差事。陆休符恍惚间醒来。当时，王恽住在扬州，他的儿子住在太平。陆休符对此梦十分惊异。第二天早上，他去王家问有无消息，看到了王恽从洛阳写的信。又过七天，王恽的死讯送到。算算他死的日子，正是陆休符作梦的那天晚上。

柳凌

司农卿韦正贯应举时，尝至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署军事判官。柳尝梦有人呈案，中言欠柴一千七百束，因访韦解之，韦曰："柴，薪木也。公将此不久乎！"月余，柳疾卒。素贫，韦为部署，米麦镪帛，悉前请于官数月矣。唯官中欠柴一千七百束，韦披案，方省柳前梦。（出《酉阳杂俎》）

司农卿韦正贯进京应试时，曾来到汝州。汝州刺史柳凌留他任军事判官。柳凌曾梦见有人呈上个案子，案子上说欠柴一千七百束。他请韦正贯为自己解梦，韦正贯说："柴薪木也，柳将木，看来你在这里住不多久了。"一个多月后，柳凌病死。他生前向来贫穷，韦正贯为他安排后事。他发现柳凌已向公家借过好几个月的钱粮布等维持生活，死后仍欠公家一千七百捆柴。

崔暇

中书舍人崔暇弟嘏，娶李续女。李为曹州刺史，令兵马使国邵南勾当障车。后邵南因睡，忽梦崔女在一厅中，女立于床西，崔嘏在床东。女执红笺，题诗一首，笑授嘏，嘏因朗吟之。诗言："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岁，崔嘏妻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中书舍人崔暇的弟弟叫崔嘏，娶李续的女儿作妻子。李续任曹州刺史。他派兵马使国邵南布置喜车，挂上布帷。后来，国邵南困极而睡，忽梦见崔嘏和李续的女儿在一个大厅里，李续的女儿站在床西，崔嘏站在床东。李续的女儿拿一红笺，题诗一首，笑着递给崔嘏。崔嘏朗声吟道："莫以贞留妾，从他理管弦。容华难久驻，知得几多年。"梦后才一年，崔嘏的妻子便死了。

苏检

苏检登第，归吴省家，行及同州澄城县，止于县楼上。醉后，梦其妻取笔砚，箧中取红笺，剪数寸而为诗曰："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而赋诗曰："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欲原作已。据明抄本改。）暮，海棠千树已凋零。"诗成，俱送于所卧席下。又见其妻笞检所挈小青极甚。及寤，乃于席下得其诗，视箧中红笺，亦有剪处。小青其日暴疾。已而东去，及鄂岳已来，舍陆登舟，小青之疾转甚。去家三十余里，乃卒。梦小青云："瘗我北岸新茔之后。"及殡于北岸，乃遇一新茔，依梦中所约瘗之。及归，妻已卒。问其日，乃澄城县所梦之日。谒其茔，乃瘗小青坟之前也。时乃春暮，其茔四面，多是海棠花也。（出《闻奇录》）

【译文】

苏检考中进士，回吴探亲。走到同州澄城县，住在县衙楼上。喝酒醉后，梦见妻子拿来笔砚，小箱里取出红笺，剪下数寸写上诗句："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苏检也裁下一片红笺赋诗道："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写成之后，全都放在所卧的炕席下面。苏检又看见妻子用皮鞭狠狠抽打他带来的小青，马上醒来。他从炕席找到了那两首诗，再一看箱子里的红笺，也有剪过的痕迹。小青这一天得了暴病。这时苏检已经东去，到鄂州的山区又回转来。他不走旱路走水路。小青的病越来越严重，在他离家还有三十多里路时，便凄然而死。苏检梦见小青说："把我埋葬在河北岸的新坟之后。"苏检为小青出殡时，果然在北岸看到一座新坟，便遵照梦中的约定将小青埋在了这座新坟之后。苏检匆匆赶回家，才知妻子也已死去。问她死的日子，就是他在澄城县做梦那天。苏检去看妻子的坟，果然在小青的坟之前面。这时正是暮春，两座坟茔四周，盛开着洁白如雪的海棠花。

韦检

韦检举进士不第。常有美姬，一日捧心而卒。检追痛悼，殆不胜情。举酒吟诗，悲怨可掬。因吟曰："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日，忽梦姬曰："某限于修短，不尽箕帚，涕泪潸然，常有后期。今和来篇，口占曰：'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检终日悒悒不乐，后更梦姬，曰："郎遂相见。"觉来神魂恍惚，乃题曰："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果即世，皆符兆。（出《抒情诗》）

【译文】

韦检进京应试未中。他曾经有个美妾，一天捂着心口窝倒地而死。韦检痛加追悼，难以表达自己的感情。于是，他举起酒杯吟起诗来，悲伤哀怨，那神态令人揪心。他吟道："宝剑化龙归碧落，嫦娥随月下黄泉。一杯酒向青春晚，寂寞书窗恨独眠。"一天，他忽然梦见死去的美妾说：由于我命苦寿短，不能再侍奉于你，想到这些我就潸然泪下。不过，我们后会有期，今天我为咱们的将来与你和诗一首，随即吟道：'春雨濛濛不见天，家家门外柳和烟。如今肠断空垂泪，欢笑重追别有年。'"醒来之后，韦检终日抑郁不乐，后来又梦见美妾对他说："你快来与我相见吧！"从此，他更加神不守舍，恍恍惚惚，又题诗道："白浪漫漫去不回，浮云飞尽日西颓。始皇陵上千年树，银鸭金凫也变灰。"后来他果然去世，一切全契合前梦的征兆。

朱少卿

王蜀时，有朱少卿者，不记其名。贫贱客于成都，因寝于旅舍。梦中有人扣扉觅朱少卿，其声甚厉，惊觉访之，寂无影响。复睡，梦中又连呼之。俄见一人，手中执一卷云："少卿果在此？"朱曰："吾姓即同，少卿即不是。"其人遂卷文书两头，只留一行，以手遮上下，果有"朱少卿"三字。续有一人，自外牵马一匹直入。云："少卿领取。"朱视之，其马无前足，步步侧蹶，匍匐而前，其状异常苦楚。朱大惊而觉，常自恶之。后蜀王开国，有亲知引荐，累至司农少卿。无何，膝上患疮，双足自膝下俱落，痛苦经旬，五月五日殂。乃马梦之征也。（出《王氏见闻》）

【译文】

五代十国，王氏统治于蜀，有位姓朱任少卿之职的人，名字却记不得了。他当时十分寒酸，住在成都的旅馆里。一日，他梦见有人敲门来找朱少卿，声音很响。他一惊推开房门，却连个人影也未见到。接着又睡，梦中又有人连声呼唤。不一会儿，只见来了一个人，手中拿着一卷文，说："朱少卿果然在这里！"朱说："我的姓倒不错，却不是什么少卿。"那人随即卷起文书的两端，只留下一行字，用手遮住上面和下面，他果然看见有"朱少卿"三个字。接着又有一个人，从外面牵着一匹马径直走进来，说道："请少卿领取。"朱抬头看去，只见那马没有前腿，一挪一挪的，像是要跌倒的样子，它几乎是向前爬行，显得异常痛苦。朱少卿大叫一声，惊醒过来。为此，他常常感到十分厌恶。后蜀王开国，有亲朋好友引荐，他的官一直当到司农少卿。无奈，他的膝盖上长了疮，双腿从膝盖以下全都烂掉了，苦苦熬了十年，五月五日死亡。不用说，这就是他的那个马梦之兆呵。

覃騭

孟蜀工部侍郎刘义度，判云安日。有押衙覃騭，梦与友人胡鍼同在一官署厅前，见有数人，引入刘公，则五木备体，孑然音旨，说理分解，似有三五人执对。久而方退，于行廊下坐，见进食者，皆是鲜血。覃因问，旁人答曰："公为断刑错误所致，追来亦数日矣。"遂觉。及早，见胡鍼话之，鍼曰："余昨夜所梦，一与君叶，岂非同梦乎？"因共秘之。刘公其日果吟《感怀诗》十韵。其一首曰："昨日方髽髻，如今满颔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今其诗皆刊于石上，人皆讶其诗意。不数日而卒，岂非断刑之有错误乎？（出《野人闲话》）

【译文】

五代十国，后蜀工部侍郎刘义度，离别云安那天，有个叫覃骘的押司，梦见与朋友胡鍼一起站在一官署厅前，看见有好几个人把刘义度带进来，身上压着木头仍不屈服，独自与他们说理分辨，声音很响亮，好象有三五个人跟他对质。他好长时间才退下，坐在行廊中。这时，覃骘看见刘义度喝的竟然全是鲜血！覃骘上前询问，旁边的人回答说："因为断案有错误，所以才让他喝鲜血。他被捉来已经好几天了。"覃骘惊醒过来。等到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件事对胡鍼咸说了，胡鍼不由吃了一惊："我昨天晚上作的梦，跟你的一样，难道说这梦要变成真的了？"二人商议一下，决定暂时保密。这一天，刘义度果然吟《感怀诗》十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几句："昨日方髽髻，如今满颔髯。紫阁无心恋，青山有意潜。"同时，他把这些诗都抄录在石头上，人们都为这诗意而感到惊讶。不几天，刘义度便死了。难道说真的是因为他断案有错误吗？

孟德崇

蜀宗正少卿孟德崇，燕王贻邺之子也。自恃贵族，脱略傲诞。尝太庙行香，携妓而往。一夕。梦一老人责之，且取案上笔，叱令开手，大书'九十字'而觉。翌日，与宾客话及此事，自言"老人责我，是惜我也。书'九十'字。赐我寿至九十也。"客有封琏戏之曰："'九十'字，乃是行书卒字。亚卿其非吉征乎？"不旬日，果卒。（出《野人闲话》）

【译文】

后蜀的宗正少卿孟德崇，是燕王贻邺之子。他自以为出身贵族，轻慢狂傲而又荒唐。他曾经到太庙进香，把妓女也带了去。一天晚上，梦见一位老人斥责他，并拿起案上的笺，让他张开手掌，在上面写下"九十"二字后，他惊醒过来。第二天，他在酒席筵上与宾客们谈起这件事，自己美滋滋地说："老人责怪我，其实是心疼我呀。他写下'九十'二字，是让我一直活到九十岁哩！"客人中有个叫封琏的跟他开玩笑道："'九十'二字，乃是行书中的卒字，你可不要把它当作吉兆呀！"不到十天，孟德崇果然死了。

孙光宪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疾，幕吏孙光宪梦在渚宫池与同僚偶坐，而保融在西厅独处，唯姬妾侍焉。俄而高公弟保勖见召上桥，授以笔砚，令光宪指撝发军，仍遣厅头二三子障蔽光宪，不欲保融遥见。逡巡，有具橐鞬将校列行俟命。次见掌节吏严光楚鞹而前趋，手捧两黑物，其一则如黑漆靴而光，其一即寻常靴也。谓光宪曰："某曾失墨两挺，蒙王黜责，今果寻获也。"良久梦觉。翌日，说于同僚。逾月而保融卒，节院将严光楚具帖子取处分倒节，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判之。墨者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即向之所梦，倒双节之谓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荆南节度使高保融有病，他的属员孙光宪梦中在渚宫池与同僚一起坐着，而高保融则独自呆在西厅，只有姬妾侍候着。有顷，高保触的弟弟高保勖应召上桥，授以孙光宪笔砚，让他写派军队出战的命令。并叫来厅上的两三个仆人挡着孙光宪，不想让高保融远远地看见。有顷，有一些穿着军装背着弓箭的将校列队待命。接着，又看见掌节吏严光楚拿着去毛的兽皮趋身上前，手中捧着两个黑物。其中，一个则象黑漆靴子闪闪发光，一个就是平常的靴子。严光楚对孙光宪说："我曾经丢失过两挺墨，蒙大王降职斥责，今天果然找到了。"良久梦醒。第二天，孙光宪把这件事说给同僚们听。一个多月后，高保融病死。节使院将严光楚的掌节使撤掉并发出文告。孙光宪请行军司马王甲来解这个梦，他说：墨者是阴黑之物，节而且黑，近于凶象，这就是原来那个梦，也就是倒双节的意思。（一个是节度使高保融，一个是掌节吏严光楚，因此才有"倒双节"之谓。）

陆洎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不克之任，为淮南副使。性和雅重厚，时辈推仰之，副使李承嗣尤与之善。乙丑岁九月，承嗣与诸客访之。洎从客曰："某明年此月，当与诸客别矣。"承嗣问其故，答曰："吾向梦人以一骑召去，止大明寺西，可数里，至一大府，署曰'阳明府'。入门西序，复有东向大门，下马入一室。久之，吏引立阶下。门中有二绿衣吏，捧一案。案上有书，有一紫衣秉笏，取书宣云：'洎三世为人，皆行慈孝，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奄然遂寤。灵命已定，不可改矣。"诸客皆嘻然。至明年九月，日使候其起居。及十六日，承嗣复与向候之客诣之，谓曰："君明日当上事，今何无恙也？"洎曰："府中已办，明当行也。"承嗣曰："吾常以长者重君，今无乃近妖乎？"洎曰："唯君与我有缘，他日必当卜邻。"承嗣默然而去。明日遂卒，葬于茱萸湾。承嗣后为楚州刺史卒，葬于洎墓之北云。（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陆洎为常州刺史，由于不胜任被降为淮南副使。陆洎性格温和儒雅且稳重敦厚，同辈人都很推崇仰慕他，副使李承嗣和他尤其好。乙丑年九月，李承嗣与众客人一起来拜访他。陆洎对客人们说："我明年这个月，就该与各位分别了！"李承嗣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陆洎回答道："我前些日子梦见自己被一个骑马的人唤去，来到大明寺西边，又走了几里路，来到一座老大的府院，门上写着'阳明府'三个字。进门向西走，又有一个朝东的大门，我们下马走进一室。好久，只见前面石阶上站着几个小吏，门里有两个绿衣吏抬来一方案子，案子上面摆着诏书。这时，有一位穿紫袍的官捧着笏板，取过诏书念道：'洎三世为人，皆行孝慈，功成业就，宜授此官。可封阳明府侍郎，判九州都监事。来年九月十七日，本府上事，复以骑送归。'听到这里，我气息微弱，随即醒来。神灵已将我的寿命定下来了，不能改了。众客人听罢，颇感惊奇。到了第二年九月，一些人来准备照顾陆洎的起居饮食。到了十六日，李承嗣与那些等候在外的人一起拜见陆洎，对他说："按你说的，明天该有事了，现在怎么还没有一点病态呢？"陆洎说："手续已经办妥了，明天我就该走了。"李承嗣说："我曾经象对待长辈一样敬重你，现在你怎么沾上了妖气呢？"陆洎说："如果你与我有缘份，将来一定能选择我当邻居。"李承嗣什么也没说便离去了。第二天，陆洎死了，埋葬在茱萸湾。李承嗣是在做楚州刺史的时候死的，后埋葬在陆洎墓的北边。

周延翰

江南太子校书周延翰，性好道，颇修服饵之事。尝梦神人以一卷书授之，若道家之经，其文皆七字为句。唯记其末句云："紫髯之畔有丹砂。"延翰寤而自喜，以为必得丹砂之效。从事建业卒，葬于吴大帝陵侧。无妻子，唯一婢名丹砂。（出《广异记》。明抄本作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有位太子校书周延翰，平素信道，对仙药丹丸颇有研究。他曾经梦见神仙拿出一卷书送给他，象是道家的经书，上面每一句都是七个字。他只记住最后面一句是："紫髯之畔有丹砂。"周延翰醒来之后暗自高兴，认为自己一定能够得到丹砂以资长生。在晋的建业，周延翰任从事后死去，埋葬在孙权墓旁。他无妻子无儿子，唯一的婢女叫丹砂。

王瞻

虔化县令王瞻罢任归建业，泊舟秦淮。病甚。梦朱衣吏执牒至曰："君命已尽，今奉召。"瞻曰："命不敢辞，但舟中狭隘，欲宽假之。使得登岸卜居，无所惮也。"吏许诺，以五日为期，至日平明，且当来也。"既寤，便能下床，自出僦舍，营办凶具，教其子哭踊之节，召六亲为别。至期，登榻安卧。向曙乃卒。（出《稽神录》）

【译文】

虔化县令王瞻免职之后，回归建业，小船停泊在秦淮河上，病得很厉害。夜里，他梦见朱衣吏拿着一纸牒文来到身边，说："你的寿命已经完了，今天我奉命召你回去。"王瞻说："我不敢违命，但是船中狭窄，我想借个宽敞点的地方准备准备，先登上岸去选择一下，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朱衣吏点头答应了，说："以五天为期限，到第五天天大亮的时候，你必须回来。"王瞻醒来，便能起身下床，自己去找了一间房子，自己办理丧葬用的器物，并教儿女们哭丧的规矩，又召来亲属们诀别。到日子那天，他老老实实躺倒在床上，迎着曙光而死。

邢陶

江南大理司直邢陶，癸卯岁，梦人告曰："君当为泾州刺史，既而为宣州泾县令。"考满，复梦其人告云："宣州诸县官人，来春皆替，而君官诰不到。"邢甚恶之。至明年春，罢归，有荐邢为水部员外郎。牒下而所司失去，复请二十余日，竟未拜而卒。（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有位大理司直叫邢陶。癸卯年时，他梦见有人对他说："你应当任泾州刺史，然后去做宣州泾县令。"任职时间将满，邢陶又梦见那人告诉他说："宣州各县的县令，来年春天全都替换下来，可是你的诏令却没有到。"听罢，邢陶十分反感。到了第二年春天，他卸掉县令之职，被举荐为水部员外郎。诏令下来却丢失了，又重新奏请，二十多天却无消息，邢陶尚未上任便死去了。

卷第二百八十　　梦五（鬼神上）

炀帝　豆卢荣　杨昭成　扶沟令　王诸　西市人　王方平　张诜　麻安石 阎陟　刘景复

炀帝

武德四年，东都平后，观文殿宝厨新书八千许卷将载还京师。上官魏梦见炀帝，大叱云：何因辄将我书向京师。"于时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调度，乃于陕州下书，著大船中，欲载往京师。于河值风覆没，一卷无遗。上官魏又梦见帝，喜云："我已得书。"帝平存之日，爱惜书史，虽积如山丘，然一字不许外出。及崩亡之后，神道犹怀爱吝。按宝厨新书者，并大业所秘之书也。（出《大业拾遗》）

【译文】

唐武德四年，东都洛阳平定之后，在观文殿书库有新书八千多卷，准备运回长安。有位上官魏梦见隋炀帝大声斥责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的书运向长安？！"运书那天，由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从东京出发，到陕州又装到大船上，欲走水路载向长安。不料，遇到暴风雨将船颠覆，一卷书也没有剩下。这时，上官魏又梦见隋炀帝高兴地说："那些书又回到我的手里了！"隋炀帝生前，一向爱惜书籍，他的书虽然堆积如山，但一个字也不许流失。他虽然死了，但上苍还爱怜于他，才这样做的。要知道，观文殿书库里的这批新书，全是隋炀帝在大业年间秘密珍藏的呵。

豆卢荣

上元初，豆卢荣为温州别驾卒，荣之妻即金河公主女也。公主尝下嫁辟叶，辟叶内属。其王卒，公主归来。荣出佐温州，公主随在州数年。宝应初，临海山贼袁晁攻下台州。公主女夜梦一人，被发流血，谓曰："温州将乱，宜速去之。不然，必将受祸。"及觉，说其事。公主云："梦想颠倒，复何足信。"须臾而寝，女又梦见荣，谓曰："适被发者，即是丈人，今为阴将。浙东将败，欲使妻子去耳。宜遵承之。无徒恋财物。"女又白公主说之。时江东米贵，唯温州米贱。公主令人置吴绫数千匹，故恋而不去。他日，女梦其父云："浙东八州，袁晁所陷。汝母不早去，必罹艰辛。"言之且泣。公主乃移居栝州。栝州陷，轻身走出，竟如梦中所言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上元初年，豆卢荣在温州别驾任上去世。豆卢荣的妻子是金河公主的女儿。公主曾经下嫁辟叶，做过辟叶王的妻子。辟叶王死后，金河便回到了大唐。当时，豆卢荣来温州辅佐执政，金河公主也随他来到温州住了多年。宝应初年，临海的贼寇袁晁攻下了台州。这时金河公主的女儿梦见一个人，披头散发，浑身是血，对她说道："温州将要遭受战乱之苦，你们应该快点离开。否则，必然会遭殃的。"醒来后，她把这件事讲给母亲听。金河公主说："梦都是颠倒的，不足信呵。"有顷再睡，女儿又梦见了豆卢荣，说："刚才那个披头散发的人，是你的父亲，现在是阴间的将军。浙东将败，是想让你们快点离去，望能照我说的去做，不要恋惜财物。"女儿醒来之后，又把这件事告诉了金河公主。当时江东粮食奇贵，只有温州粮食比较贱。金河公主让人买来江南绸缎几千匹，因此舍不得离去。又有一天，女儿梦见父亲对她说："浙东的八个州，已经被袁晁所攻破；你母亲如果再不离去，必吃苦头。"说着便哭起来。于是，公主搬到栝州，不久栝州也陷落了。母女俩只身出走，跟梦中说的一样。

杨昭成

开元末，洛阳贾氏为广汉什邡令，将其家之任。欲至白土店东七里，其妻段氏，马惊堕坑而死，即殡于山中。经两载，弘农杨昭成为益州仓曹，之广汉。晓发，其妻窦氏忽于马上而睡，向后倾倒。昭成自下驭马，频呼问，犹不觉，将至白土方寤。云："向梦有一妇人，衣绿单裙白布衫，年甫三十，容色艳丽，来控我马，悲啼久之，自称段姓，是什邡贾明府之妻。至此身死，见留山中，孤魂飘泊，不胜羁独。夫人后若还京，我有兄名某，见任京兆功曹，可相为访，令收己魂，归于故乡。深以相嘱，言讫乃去。"昭成其夕宿白土，具以梦问店者。店人云："贾明府妻坟，去此六七里。坠坑而死，殡在山中，已二年矣。"其言始末，与梦相类。昭成深异之，因记其事。后奉入京，寻其段族，具为说之。段氏举家悲泣，遂令人往取神柩，葬之。（出《灵异记》。明抄本作出《灵怪集》）

【译文】

唐玄宗开元末年，洛阳的贾氏为广汉郡什邡县令，上任时将家眷也一同带去。走到离白土店还有七里地的时候，他的妻子段氏，由于马惊了把她甩进土坑里摔死了。当时，就将她埋在了山中。两年之后，弘农县的杨昭成任益州仓曹，早晨出发去广汉。忽然，他的妻子窦氏在马上睡着了，向后倾倒。杨昭成亲自上前拦住马，连声呼喊，妻子却没有反应，快到白土店时才醒转过来。她对丈夫说："刚才我梦见一个妇人，穿着白布衫和绿色的单裙子，年龄将近三十岁的样子，长得美艳动人。她拦住我的马，悲哭不已，并且自称姓段，是什邡贾县令的妻子，那年在这里摔死了，孤单单地留在山中，不胜寂寞。她说夫人将来有机会回到京城，我有个哥哥叫什么什么，现任京兆功曹，你可以代我去看看他，并请收回我的魂魄，送回故乡。她千叮咛万嘱咐，然后便离去了。"杨昭成这天晚上住在了白土店里，把梦中的事全都跟店里人说了。店里人道："贾县令妻子的坟，离这有六七里路。她的确是坠坑而死的，并且就埋在了山中，已经过去两年了。"事情的经过，果然与那梦相符。杨昭成十分惊异，便把这事记下了。后来，他奉旨进京，寻找到段氏的家人，把段氏的事说了，听说这件事之后，段家上下痛哭不止，当即派人进山取回棺柩，又重新安葬了。

扶沟令

扶沟令某霁者，失其姓，以大历二年卒。经半岁，其妻梦与霁遇。问其地下罪福，霁曰："吾生为进士，陷于轻薄，或毁讟词赋，或诋诃人物，今被地下所主。（明抄本作由。）每日送两蛇及三蜈蚣，出入七窍，受诸痛苦，不可堪忍。法当三百六十日受此罪，罪毕，方得脱生。近以他事，为阎罗王所剥，旧裩狼藉，为人所笑，可作一裩与我。"妇云："无物可作。"霁曰："前者万年尉盖又玄将二绢来，何得云无？"兼求铸像写法华经。妇并许之，然后方去尔。（出《广异记》）

【译文】

扶沟县令的名字叫霁，忘记他的姓了，于唐大历年间故去。半年之后，他的妻子在梦中与他相遇。妻子问他在阴间过得怎么样，他说："我生前是进士，吃亏在于轻薄放浪，有时候写诗赋词发泄怨言，有时诋毁他人，现在被阴间所管制。每天送来两条毒蛇还有三只蜈蚣，让它们在我的耳、鼻、口等七个孔里钻来钻去。受的苦呵，真是不堪忍受。人家已经判我三百六十天受这种折磨，然后，才能托生于来世。最近，因为别的一点小事，我又被阎王爷痛打一顿，那条带裆的旧裤子已不像样子，人们都取笑于我。你能不能再作一条新的送我？"他妻子说："没有布料可作呀。"霁说："前几天，万年县尉盖又玄刚把二匹绢布送给你，怎么说没有布料呢？"接着，他又求妻子为他铸佛像写法华经。妻子无奈，便一并都答应下来。这时，他才悄然离去。

王诸

大历中，邛州刺史崔励亲外甥王诸，家寄绵州，往来秦蜀，颇谙京中事。因至京，与仓部令史赵盈相得。每赍左（赍左原作霁在。据明抄本改。）绵等事，盈并为主之。诸欲还，盈固留之。中夜，盈谓诸曰："某长姊适陈氏，唯有一笄女。前年，长姊丧逝。外甥女子，某留抚养。所惜聪惠，不欲托他人。知君子秉心，可保岁寒。非求于伉俪，所贵得侍巾栉。如君他日礼娶，此子但安存，不失所，即某之望也！成此亲者，结他年之好耳。"诸对曰："感君厚意，敢不从命？固当期于偕老耳！"诸遂备纁币迎之。后二年，遂挈陈氏归于左绵。是时励方典邛商，诸往觐焉。励遂责诸浪迹，又恐年长不婚，诸具以情白舅。励曰："吾小女宽柔，欲与汝重亲，必容汝旧纳者。"陈氏亦曰："岂敢他心哉，但得衣食粗充，夫人不至怪怒，是某本意。"诸遂就表妹之亲。既成婚，崔氏女便令取陈氏同居，相得，更无分毫失所。励令其子铿与诸江陵卜居，兼将金帛下峡而去。三月诸发。五月。励受替，遂尽室江陵而行。诸与铿方买一宅，修葺。停午，诸忽梦陈氏被发来。哀告诸曰："某，他乡一贱人。崔氏夫人，本许终始，奈何三峡舟中沐发，使人耸某，令于崩湍中而卒，永葬鱼鳖腹中！"哀泣沾襟。俄而铿于东厢寐，亦梦陈氏诉冤："崔夫人不仁，致我性命三峡。"铿与诸偶坐，方讶其事，其夜，二人梦复如前。铿甚惭，谓诸曰："某娘情性不当如是，何有此冤！且今日江头望信，若闻陈氏不平安，此则必矣！"后数日，果有信，说陈氏溺三峡。及励到诸家，诸泣说前事。崔氏为其兄所责，不能自明，遂断发暗呜而卒，诸亦荡游他处。数年间，忽于夏口，见水军营之中东门厢，见一女人，姿状即陈氏也。诸流眄久之。其妇又殷勤瞻瞩，问僮仆云："郎君岂不姓王？"僮走告诸。及白姨弟，令询其本末。陈氏曰："实不为崔氏所挤，某失足坠于三峡，经再宿，泊尸于碛，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初欲收葬，后因吐无限水，忽然而苏。某感梁之厚恩，遂妻梁璨，今已诞二子矣。"诸由是疑负崔氏之冤，入罗浮山而为头陀僧矣！（出《乾鐉子》）

【译文】

唐大历年间，邛州刺史崔励的亲外甥王诸家住在绵州。他经常往来于秦蜀之间，对京城里的一些事情了如指掌。一日来到京城，他与仓部令史赵盈交上了朋友。他常常请求赵盈为绵州的亲人办些事情，赵盈都帮忙给办了。王诸想回去，赵盈却坚持把他留下来。半夜，赵盈对王诸说："我大姐嫁给老陈家，只有一个外甥女。前年大姐去世了，抛下这个外甥女，由我留下抚养。我见她聪明可爱，不想托给他人。我知道你的脾气秉性，更知道你心地善良，跟着你不会受饥寒之苦。今天说这件事，不是想求你与她结为夫妻，只是想让她侍奉于你。如果你将来正式结婚娶妻，这孩子能够留在你们家里也就行了。这是我的希望，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密切了。"王诸回答说："感谢你的美意，我怎敢不接受？我该与她白头偕老呵！"随即，王诸备下彩礼迎娶陈氏。两年之后，王诸带她回到了绵州。这时，王诸的舅父崔励来邛州主管行商之事，王诸前去拜望。崔励当即就把他责骂了一顿，说他不务正业胡乱来，并担心他将来不再结婚。王诸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舅父讲了。崔励说："我的小女儿性格温柔宽厚，我想把她嫁给你，来个亲上加亲。再说，她也一定能够容得下陈氏女的。"陈氏也说道："我哪敢有别的什么想法，有个温饱也就满足了。夫人不责怪，不迁怒，这便是我的所求呵！"不久，王诸遂与表妹崔氏女喜结良缘。崔氏要求与陈氏同居一室，二人关系融洽，没有产生任何不悦的事情。崔励让他儿子崔铿与王诸到江陵买房子，顺便把金银布帛顺着三峡运回去。王诸是三月出发的。五月，崔励被人取替，全家人随即向江陵而去。王诸和崔铿刚买一座宅院，正在修葺，午休时候，王诸忽然梦见陈氏女披散着头发而来，哀哀切切地对他说："我本是他乡一个卑贱的女人，向来对崔氏妇都很尊重，将来的事情也都谈妥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那天我在三峡船中洗发，她指使人推了我一把，我便跌入激流中淹死了，永远葬在了鱼鳖的肚子里。"她边哭边说，泪水沾满了衣襟。一会儿，崔铿去东厢房睡觉，也说梦见了陈氏诉冤道："崔夫人不仁，在三峡害了我的性命！"崔铿与王诸对面坐着，二人都感到很惊讶。当夜，他们的梦还是这样的。崔铿十分羞愧地对王诸说："我姐姐的情性不该是这样的呀，怎么会有此冤呢？咱们暂且去江边等候消息，如果听说陈氏遇险，这事儿就一定是真的了！"几天之后，果然传来信说，陈氏已经在三峡淹死了。等到崔励赶到王诸家，王诸哭泣向他诉说了这件事。崔氏被她兄弟大声责骂了一顿，有口难辩，随即剪断头发，嗓子都哭哑了，最后竟一病而死。王诸心灰意冷，浪迹天涯。几年之后，他在夏口水军营里的大门东边，看见一个女人，那模样酷似陈氏。王诸盯着她看了许久，她也站住脚，向王诸瞩目而视，并问他的仆人："他是不是姓王？"仆人急忙告诉了王诸及崔铿，他们向陈氏询问究竟。陈氏说："实际上，那天并不是崔氏指使人干的，而是我失足坠入三峡水中。过了一夜，我的尸体于第二天漂在浅水的沙石上。这时，幸遇鄂州回易小将梁璨。开始，他想将我收葬；后来我吐出了大量的水，忽然苏醒过来了。我为感谢梁的厚恩，便嫁给他作了妻子。现在，我们已经生下两个孩子了。王诸由于错怪了崔氏而觉得有负于她，便进了罗浮山做了一个头陀和尚。

西市人

建中年，京西市人忽梦见为人所录，至府县衙，府甚严。使人立于门屏外，遂去，亦不见召。唯闻门内如断狱之声，自屏隙窥之，见厅上有贵人，紫衣据案，左右绿裳执案簿者，三四人。中庭，朱泚械身锁项，素服露首，鞠躬如有分雪哀请之状，言词至切。其官低头视事，了不与言。良久方谓曰："君合当此事，帝命已行，诉当无益。"泚辞不已，及至泫泣。其官怒曰："何不知天命？"令左右开东廊下二院。闻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余人，皆衣朱紫，行列阶下。贵人指示曰："此等待君富贵，辞之何益？"此人视之，乃李尚韦骆之辈也。诸人复入院门。又叱泚入西廊一院焉。贵人问左右云："是何时事？"答曰："十月。"又问何适而可。曰："奉天。"如此诘问。良久乃已。前追使者复出，谓百姓曰："误追君来，可速归。"寻路而返。梦觉，话于亲密。其后事果验也。（出《原化记》）

【译文】

唐德宗建中年间，长安城西有个人忽然梦见自己被人捕去，来到一座县衙，这座府衙颇为森严。让西市人站在门外，使者就走了，也不见有来招呼，只听房子里有拷问犯人声音。他从屏风的缝隙间偷偷望去，只见大厅上有位大人物，穿着紫衣坐在案前，还有穿绿衣裳的人坐在其两旁，有三四个人。堂下，只见朱泚身上戴着枷锁和镣铐，穿着白衣服，伸出脑袋又是鞠躬又是磕头，苦苦地哀求着。那个大人物低头看着案子，一句话也不说。半天，他才说："你的命中注定有这件事，完全是按照天的旨意行事，哀求也没有用处。"朱泚又哀求，没完没了，泫然流涕。大人物怒道："你连什么叫天命也不懂吗？！"他令手下人打开东廊下两个院门，随即传来开锁之声。门内有三十多个人，全穿朱紫色衣服，站立台阶两旁。那位大人物对这些人说："这些人都在等待着你的富贵，推辞又有什么好处呢？"长安城西这个人举目望去，发现他们是李、尚、韦骆之辈呵。这些人没有办法，又回到院门。接着，那位大人物又叱责朱泚。大人物向手下人问道："什么时候执行？"回答说："十月。"又问："合适吗？"回答说："奉天而行。"这样一问一答，半天才完。长安城西这个人想上前问个明白，带他来的那人对他说："我把你错抓了来，你赶快回去吧。"于是，他寻路而归。这时他从梦中惊醒，说给家里人听。后来的事情果然应验了。

王方平

太原王方平性至孝。其父有疾危笃。方平侍奉药饵，不解带者逾月。其后侍疾疲极，偶于父床边坐睡。梦一鬼相语，欲入其父腹中。一鬼曰："若何为入。"一鬼曰："待食浆水粥，可随粥而入。"既约，方平惊觉。作穿碗。以指承之，置小瓶于其下。候父啜，乃去承指，粥入瓶中，以物盖上。于釜中煮之为沸，开视，乃满瓶是肉。父因疾愈。议者以为纯孝所致也。（出《广异记》）

【译文】

太原有个叫王方平的人，十分有孝心。他的父亲患病在床，日见沉重；王方平煎汤熬药，侍奉左右，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脱衣服了。一天，他实在太疲劳了，就坐在父亲床边睡着了。这时，他梦见几个鬼在对话，一个说："我想钻进他父亲的肚子里。"一个说："你怎么钻进去？"另一个说："等他喝稀粥的时候，可以随粥而入嘛！"他们刚刚约定好，王方平便惊醒了。他将粥碗击穿，用手先捂着，把一个小瓶子放在它的下面。等父亲要喝粥的时候，他把手一撤，粥便注入了瓶中。然后用东西盖上。他把这瓶子扔进锅里，煮沸无数次，再打开一看，满瓶是肉！不久，父亲的病就好了。人们议论说，正是他的孝心感动了上苍，才会有这样的结果呵。

张诜

张诜，以贞元中，以前王屋令调于有司。忽梦一中使来，诜即具簪笏迎之。谓诜曰："有诏召君，可偕去。"诜惊且喜，以为上将用我。即命驾，与中使俱出。见门外有吏十余，为驱殿者。诜益喜，遂出开远门，西望而去。其道左有吏甚多，再拜于前。近二百里，至一城，舆马人物喧哗，阗咽于路，槐影四矗，烟幕逦迤。城之西北数里，又一城。外有被甲者数百，罗立门之左右，执戈戟，列幡帜，环卫甚严，若王者居。既至门，中使命诜下马。诜整巾笏，中使引入门。兵士甚多。见宫阙台阁，既峻且丽。又至一门，中使引入百余人，具笏组，列于庭，仪甚谨肃。又有一殿峙然，琼玉华耀，真天子殿。殿左右有士数十，具甲倚剑。殿上有朱紫中使甚多。一人峨冠，被衮龙衣，凭玉几而坐殿之东宇。又有一冠衣者，貌若妇人，亦据玉几殿之西宇。有宫嫔数十，列于前。中使谓诜曰："上在东宇，可前谒。"即趋之东宇前，再拜。有朱衣中使，立于殿之前轩，宣曰："卿今宜促治吾宫庭事，无使有不如法者。"诜又再拜舞蹈。即而中使又引至西宇下，其仪度如东宇，既拜，中使遂引出门。诜悸且甚，因谓之曰："某久处外藩，未得见天子，向者朝对，无乃不可于礼乎？"中使笑曰："吾君宽，无惧耳。"言毕东望，有兵士数百驰来。中使谓诜曰："此警夜之兵也。子疾去，无犯严禁。"即呼吏命驾。惶惑之际而寤。窃异其梦，不敢语于人。后数日，诜拜乹陵令。及凡所经历，皆符所梦。又天后袝葬，诜所梦殿东宇下。峨冠被衮龙衣者，乃高宗也。殿西宇下，冠衣貌如妇人者，乃天后也。后数月，因至长安，与其友数辈会宿，具话其事。有以列圣真图示诜者，高宗及天后，果梦中所见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张诜从前王屋县令调于有司，等待重新任用，忽然梦见一位中使来找他，他急忙捧起笏板迎上前去。那位中使对诜说："现有诏书召见你，可跟随我来。"听罢，张诜又惊又喜，以为皇帝要重用自己，当即与中使走出房门，奉命前往皇宫。一出门，只见两旁站着十余个小吏，都是皇宫里的人。张诜见状更加欢喜，随即打开了大门，随中使向西行去。走着走着，只见道左侧的小吏越来越多，并纷纷拜倒在他的面前。走了近二百里，来到一座大城，车马行人喧哗不已，致使交通堵塞。两旁槐树挺拔，烟雾飘然不绝。城西北方向数里，又有一座大城，外面有穿盔甲的兵士数百，持戈操戟，打着旌旗，站在门的两侧。看那防卫森严的样子，象皇帝居住的地方。来到门口，中使命令张诜下马，整理仪容，随即便将他引进门去。这里兵士更多。看那宫殿的楼阁亭台，真是既庄严又华丽。又走进一个大门，中使领进一百多人，每个人都捧着笏板，列于庭上，气氛显得更加谨肃。再走，又见到一座巍然的大殿，玉色生辉，华耀无比。这便是真天子的圣殿了。大殿左右有军士数十位，全戴着盔甲，佩着长剑。殿上还有好多穿着朱紫衣服的中使。这时只见一个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东侧，他穿着帝王的龙袍，头上皇冠威矗。还有一个戴高冠的人，靠着玉几坐在大殿的西侧。从相貌上看，这象个女人，身旁站立着几十个宫嫔。中使对张诜说："皇帝坐在东侧，你可上前谒见。"张诜急忙躬身上前，跪拜。有位穿红衣服的中使站在殿前的高处，宣旨道："爱卿适于管理我朝宫廷之事，使上上下下都严格守法。"张诜上前跪下又拜，乐得手舞足蹈。一会儿，中使把他又引到大殿西侧，又像刚才在东侧那样礼拜了一番。然后，中使带他走出门来。张诜心有余悸地对中使说："我久居外地，没有见过皇帝；今天奉旨朝觐，不知道我有没有失礼的地方？"中使笑着说："我们皇帝宽厚仁慈，用不着害怕。"说完他向东望去，只见有兵士数百急步跑来。中使对张诜说："这些都是夜间负责警戒的士兵呵。你快回去吧，不要违犯这里的禁规。"随即唤过一名小吏，命其驾车送张诜。张诜正惶惑之际从梦中醒来。他暗自为此梦惊，却又不敢告诉别人。几天之后，张诜被封为乹陵县令。此后他所经历的一切，都与那个梦相契合。后来，武则天皇后与唐高宗合葬。就是张诜梦见大殿东侧。戴着皇冠穿着龙袍的那个人，乃是高宗皇帝；坐在大殿西侧的那个女人，乃是则天皇后。数月之后，张诜因事来到长安，与好多朋友住在一起闲谈时，说到了这件事。于是，有人拿出"列圣真图"给张诜看--高宗皇帝及则天皇后，果然象梦中见到的一样。

麻安石

麻安石，唐贞元中至寿春，谒太守杨承恩。安石在道门，习学推步，自言大夫四月加官，合得旌节。是年，武成刺史三人，安州伊公慎、宋州刘公逸、寿州杨公淮并加散骑常侍。后安石忽夜梦。寿州子城内路西院中殿内，见戴冠帻神人，乘白马，朱尾鬣，称是宋武帝。呼安石向前曰："杨承恩无节度使，卿不用住。"至明，方问人，此乃宋武帝升坛拜将处，有记见在。安石检解梦书，言见戴冠帻神与人言者，善恶如其言。遂再三恳辞，暂归山。是月，离寿州。后杨公风疾，罢归朝，果验也。（出《祥异集验》）

【译文】

麻安石于唐贞元年间去寿春州，拜谒太守杨承恩。麻安石信奉道教，善于推算历法，他说杨承恩四月可以升官，到时候应该举行仪式。这年，武成道所辖的州里有三位刺史升了官，他们是安州刺史伊慎，宋州刺史刘逸，寿州刺史杨淮，都加官为散骑常侍。后来，麻安石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梦见在寿州附近一小城内路西院正中大殿上，有一个戴着帽子扎着头巾的神人，骑着白马，那马尾巴马鬃上长得是红毛。他自称宋武帝，把麻安石唤到面前说："杨承恩当不成节度使，你不宜在此久留。"天亮之后，麻安石向人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正是宋武帝升坛拜将处，并有记载。他看解梦的书上说，梦见戴帽子和头巾的神仙跟人说的话，善恶都会像他说的一样。于是他再三恳请辞行，暂时回到山中，当月离开寿州。后来杨承恩中风，只好罢职回朝。麻安石的梦果然应验了。

阎陟

阎陟幼时，父任密州长史，陟随父在任。尝昼寝，忽梦见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色妍丽，来与己会。如是者数月，寝辄梦之。后一日，梦女来别，音容凄断，曰："己是前长史女，死殡在城东南角。明公不以幽滞卑微，用荐枕席。我兄明日来迎己丧，终天永别，岂不恨恨。今有钱百千相赠，以伸允眷。"言讫，令婢送钱于寝床下，乃去。陟觉，视床下，果有百千纸钱也。（出《广异记》）

【译文】

阎陟小的时候，父亲任密州长史，他跟着父亲就住在密州。阎陟曾经在一个白天睡着了，忽然梦见一个小女子，十五六岁年纪，长得很漂亮，来与自己幽会。就这样一连过了好几个月，阎陟一睡着就梦见那个女子。后来有一天，他梦见那女子来与自己告别，潸然泪下，神情凄绝。她说道："我是本州前长史的女儿，死后埋葬在城东南角上。你不嫌我滞于幽冥地位卑微，与我同床共枕，尽夫妻之欢。我哥哥明天来为我迁坟，你我缘分已尽即将永别，岂不是此恨绵绵？现在我有一百千钱要赠给你，以作你将来娶妻之用。"说罢，她令婢女把钱放到床下就走了。阎陟醒来，一看床下，果然有一百千纸钱。

刘景复

吴泰伯庙，在东阊门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皆率其党，合牢醴，祈福于三让王，多图善马、彩舆、女子以献之。非其月，亦无虚日。乙丑春，有金银行首乣合其徒，以绡画美人，捧胡琴以从，其貌出于旧绘者，名美人为胜儿。盖户牖墙壁会前后所献者，无以匹也。女巫方舞。有进士刘景复，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庙之东通波馆，而欠伸思寝。乃就榻，方寝，见紫衣冠者言曰："让王奉屈。"刘生随而至庙，周旋揖让而坐。王语刘生曰："适纳一胡琴，艺甚精而色殊丽。吾知子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宠其艺。"初生颇不甘，命酌人间酒一杯与歌。逡巡酒至，并献酒物。视之，乃适馆中祖筵者也。生饮数杯，醉而作歌曰："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逤发。四弦拢拈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浡。小弦切切怨飔飔，鬼注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嗢。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成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歌既成，刘生乘醉，落洎草扎而献。王寻绎数四，召胜儿以授之。王之侍儿有不乐者，妒色形于坐。王（明抄本王作中，应连上为句。）恃酒，以金如意击胜儿首，血淋襟袖。生乃惊起。明日视绘素，果有损痕。歌今传于吴中。（出《纂异记》）

【译文】

吴国的始祖庙，在城东正门的西侧。每到春秋季节，城中店铺的主人便领人带着猪羊和酒等祭品，向三让王祈求赐福，还有些人用纸扎了骏马、彩车和美女敬献给神。即使不是正日子，也天天不断有人来祭神。乙丑年春天，有位金店店主纠集徒众，在绸子上画上美女，那美女的容貌出自于旧画，还有捧着胡琴紧随其后的侍女。他们称那美女为胜儿。纵观房前屋后所有献来的祭品，没有能赶过他们的。女巫开始手舞足蹈。有位叫刘景复的进士，由于为客人送行，在庙东边的通波馆里喝了酒，久坐疲乏沉沉欲睡，就倒在了床上。刚睡着，就梦见一位穿戴紫衣冠的人对他说："让王请你屈驾到庙里一坐。"刘景复随他来到庙上，与众人周旋又向让王揖拜后入坐。让王对刘景复说："刚才收到一把胡琴，还有一个小女子。她琴艺精湛而姿色殊丽。我知道你精通歌律，因此想请你作一首胡琴曲，使她的琴艺尽情发挥。"开始，刘景复很不情愿，便说要喝一杯人间的好酒之后才能唱。俄顷酒上来了，还有下酒菜。刘景复一看，原来是通波馆送别宴上的东西。刘景复一连喝了几杯酒，微醉，唱道："繁弦已停杂吹歇，胜儿调弄逻逤发。四弦拢拈三四声，唤起边风驻寒月。大声漕漕奔淈淈，浪蹙波翻倒溟浡。小弦切切怨飔飔，鬼泣神悲低悉率。侧腕斜挑掣流电，当秋直戛腾秋鹘。汉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虚夸有仙骨。我闻天宝年前事，凉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衽皆汉民，不省胡尘暂蓬勃。太平之末狂胡乱，犬豕崩腾恣唐突。玄宗未到万里桥，东洛西京一时没。一朝汉民没为虏，饮恨吞声空咽嗢。时看汉月望汉天，怨气冲星成彗孛。国门之西八九镇，高城深垒闭闲卒。河湟咫尺不能收，挽粟推车徒矻矻。今朝闻奏凉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胜儿若向边塞弹，征人血泪应阑干。"唱完，刘景复乘着酒兴，用草扎了一只狗敬献上去。让王反复推求数次，把胜儿召到跟前，面授机宜。因此，让王的侍女有的就不高兴了，脸上现出嫉妒的神色。让王借着酒劲儿，用金如意敲击胜儿的脑袋，使她鲜血淋淋，湿透了衣襟和袖子。刘景复惊醒坐起。第二天，他进庙去看那绸布上的胜儿，头上果然有伤痕。他作的那首歌，至今还在江南一带流传。

卷第二百八十一　　梦六

鬼神下 李进士　侯生　袁继谦　邵元休　周蔼　郑起　朱拯　韦建　郑就

梦游上 樱桃青衣　独孤遐叔

鬼神下

李进士

有进士姓李，忘记名。尝梦见数人来（来原作云。据明抄本改。）追去。至一城，入门有厅，室宇宏壮。初不见人，李径升堂，侧坐床角。忽有一人，持杖击己，骂云："何物新鬼，敢坐王床。"李径走出。顷之，门内传声王出，因见紫衣人升坐，所由引领人。王问：（问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其何故盗妹夫钱？"初不之悟。王曰："汝与他卖马，合得二十七千，汝须更（更原作臾。据明抄本改。）取三十（明抄本无十字。）千，此非盗耶？"须臾，见绯衣人至，为李陈谢："此人尚有命，未合即留住，但令送钱还耳？"王限十五日，计会不了，当更追对。李既觉，为梦是诞事，理不足信。后十余日，有磨镜人至其家，自行善占。家人使占有验，竞以白李。李亲至其所，问云："何物小人，诳惑诸下。"磨镜者怒云："卖马窃资，王令计会，今限欲满，不还一钱，王即追君。君何敢骂国士也？"李惊怪是梦中事，因拜谢之，问何由知此。磨镜云："昨朱衣相救者，是君曾祖。恐君更被追，所以令我相报。"李言妹夫已死，钱无还所。磨镜云："但施贫丐，及散诸寺，云为亡妹夫施，则可矣。"如言散钱，亦不追也。（出《广异记》）

【译文】

有位进士姓李。忘记他叫什么名字了。他曾经梦见不少人追赶自己。他跑到一座城池，走进一道大门，进门就是大厅，敞亮宏壮。开始，没发现有人，他便径直走进去，侧身坐在一张大床的床角上。这时，忽然走出一个人来，操起手杖向他打来，骂道："你是哪来的新鬼，敢坐在大王的床上？！"李进士急忙走出门来。有顷，门内传出大王驾临的喊声，只见一个紫衣人威然落座，身后跟着不少人。大王向李进士问道：你因为什么要偷妹夫的钱？开始，他莫名其妙。大王又说："你卖给你妹夫一匹马，应该卖二十七千钱，你却要他拿出三十千，这不是偷一样吗？"一会儿，来了一个穿红服的人，为李进士向大王道歉："此人还有活命，不能就此留下来，只能命令李进士送钱还给妹夫。"大王限期十五天，到时候不付钱，更要追究一番的。李进士醒来之后，认为这梦十分荒唐，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嘛！十几天之后，有位磨镜子的人来到他家，说自己会算卦。李进士的家人让他算了几卦都挺灵验，就争着把这件事告诉了李进士。李进士亲自来到那位磨镜人的住所，责问道："你是哪来的小人，到这里来诳惑我的下人？！"磨镜人也怒目而视道："你卖马骗钱，大王勒令你付钱，今天期限将满，你却不还一个子儿，大王马上还要追查你的。你怎么还敢骂我这样的国士呢？"李进士原以为那都是梦中的事情，不相信是真的，遂急忙拜倒谢罪，并问其根由。磨镜人说："前者救你的那个穿朱衣者，乃是你的曾祖父。他担心你再被严加追究，所以派我前来报信。"李进士说妹夫已经死了，想还钱也没有地方呀。磨镜人说："那你就施舍给穷苦人，或者送到寺庙里，并说这是为亡妹夫还愿的，就行了。"李进士照他说的那样把那些钱都散出去后，也就没有人再追究他了。

侯生

上谷侯生者，家于荆门。以明经入仕，调补宋州虞城县。初娶南阳韩氏女，五年矣。韩氏尝夕梦黄衣者数辈召，出其门，偕东行十余里，至一官署。其宇下列吏卒数十辈，轩宇华壮，人物极众。又引至一院，有一青衣，危冠方屦，壮甚峻峙。左右者数百，几案茵席，罗列前后。韩氏再拜。俄有一妇人年二十许，身长丰丽，衣碧襦绛袖，以金玉钗为首饰，自门而来，称卢氏。谓韩氏曰："妾与子仇敌且久，子知之乎？"韩氏曰："妾一女子，未尝出深闺，安得有仇敌耶？"卢氏色甚怒曰："我前身尝为职官，子诬告我罪而代之，使吾摈斥草野而死，岂非仇敌乎？今我诉于上帝，且欲雪前身冤。帝从吾请，汝之死不朝夕矣。"韩氏益惧，欲以词拒，而卢氏喋喋不已。青衣者谓卢氏曰："汝之冤诚如是也，然韩氏固未当死，不可为也。"遂令吏出案牍。吏曰："韩氏余寿一年。"青衣曰："可疾遣归，无久留也。"命送至门。行未数里，忽悸而寤，恶之不敢言。自是神色摧沮，若有疾者。侯生讯之，具以梦告。后数月，韩氏又梦卢氏者至其家，谓韩氏曰："子将死矣。"韩氏惊寤，由是疾益加，岁余遂卒。侯生窃叹异，未尝告于人。后数年，旅游襄汉，途次富水。郡僚兰陵萧某，慕生之善，以女妻之。及萧氏归，常衣绛袖碧襦，以金玉钗为首饰，而又身长丰丽，与韩氏先梦同。生固以韩氏之梦告焉。萧氏闻之，甚不乐，曰："妾外族卢氏。妾自孩提时，为伯舅见念，命为己女，故以卢为小字。则君亡室之梦信矣。"（出《宣室志》）

【译文】

上谷郡有一位侯生，家住在荆门县。他是考中与进士科并列的明经科走上仕途的，后来调补到宋州虞城县任职。最初，他娶了南阳一个姓韩的女子作妻子，已有五年了。一天，韩氏梦见好几个穿黄衣服的人来招呼她，并将她领出门，向东走了十余里，来到一个官署。这官署华丽壮观，颇有气势，屋檐下站着几十名吏卒，还有很多人。她被引到一个院子，看见有个青衣女子，高冠危矗，穿着方鞋，左右跟着好几百人，前后摆着几案和垫子，十分气派。韩氏向她拜了拜。有顷，又走出一个二十左右岁的妇人，颀长丰满，艳丽无比，衣服是绿色的，袖子却是深红色的，以金玉钗为首饰。她自称卢氏，上前对韩氏说："我与你很早就结下仇了，你知道吗？"韩氏说："我一个女子，未曾走出深闺，怎么会有仇人呢？"卢氏沉下脸来怒道："我的前身曾经是职官，你诬告我有罪而取代了我，使我流落郊野冻饿而死，这还不是仇敌吗？今天我向天帝提出申诉，想平冤昭雪，天帝听从了我的请求，你在一天之内就得死！"韩氏害怕了，想同她讲理，而卢氏却喋喋不休。这时，有位青衣女子对卢氏说："你的冤案诚然应该平反，但是韩氏也不应当马上就处死，不能这么做呀！"随即，她让一小吏拿出案卷也就是生死簿，念道："韩氏余寿一年！"青衣女子说："立即遣送她回去，不要让她久留此地。"并嘱咐把她送出大门。韩氏走了不到一里地，忽然一声惊叫醒来。她对这梦又怕又厌，但却不敢讲，自然神色沮丧，恍恍惚惚，象有病的人。侯生问她，她只好将此梦告诉了他。数月之后，韩氏又梦见那卢氏来到家中，并对她说："你将死了！"韩氏惊醒后，病情加重，年底就死了。侯生暗自惊异，不曾告诉别人。数年之后，他到襄汉一带旅游，中途经过富春江。同僚兰陵县的萧某人，见侯生很善良，就把女儿许配给他作妻子。侯生带萧氏回到了荆门。这位萧氏经常穿一件绿衣服，袖子却是深红色的，且身材颀长丰满，艳丽无比，也以金玉钗为首饰，与韩氏梦见的那位卢氏女相同。侯生遂将韩氏的梦讲给她听。萧氏听了，很不高兴，说："我外祖父姓卢。从小，大舅喜欢我就让我做他的女儿，小名就叫卢。您亡妻的梦得到了验证了呀！"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为兖州推官。东邻即牢城都校吕君之第。吕以其第卑湫，命卒削子城下土以培之。削之既多，遂及城身，稍薄矣。袁忽梦乘马，自子城东门楼上。有人达意，请推官登楼。自称子城使也。与袁揖让，乃谓袁曰："吕君修私第，而削子城之土，此极不可。推官盍言之乎？"袁曰："某虽忝宾僚，不相统摄。"又曰："推官既不言，某自处置。"不一年，吕公被军寨中追之，有过禁系，久而停职。其宅今属袁氏，张沅尝借居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殿中少监袁继谦，做了兖州掌勘问刑狱的推官。他的东邻即是牢城都校吕君的府第。吕君以他家房子低洼为由，命士兵去挖内城墙下面的土来垫。挖的越来越多，危及城身，墙也显得薄了许多。一日，袁继谦忽然梦见自己骑在马上，从城东的门楼往上登。这时，有人招手，并请袁继谦登楼，自称是内城之使。他与袁揖让一番后，对袁说："吕君修私人住宅，而令士兵挖城墙下的土，这是很不应该的！你身为推官，怎么不去说说呢？"袁继谦说："我虽然是个官，但却管不着他。"他又说："推官用不着说话，我自己也会处理好的。"不到一年，那位吕君被军方追究责任，先是检查，后来便被停职。他的那个府第现在归属袁继谦，张沆曾经借住过呢。

邵元休

晋右司员外郎邵元休，尝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信明达。邵与（与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之善，尝因从容话及幽冥，且惑其真伪。仍相要云："异日，吾两人有先物故者，当告以地下事，使生者无惑焉。"后邵与潘别数岁。忽梦至一处，稍前进，见东序下，帟幙鲜华，乃延客之所。有数客，潘亦与焉。其间一人，若大僚，衣冠雄毅，居客之右。邵即前揖。大僚延邵坐。观见潘亦在下坐，颇有恭谨之色。邵因启大僚，公旧识潘某耶。大僚唯而已，斯须命茶。应声已在诸客之前，则不见有人送至者。茶器甚伟。邵将啜之，潘即目邵，映身摇手，止邵勿啜。邵达其旨，乃止。大僚复命酒，亦应声而至诸客之前，亦不见执器者。罇斝古样而伟。大僚揖客而饮。邵将饮之，潘复映身摇手而止之，邵亦不敢饮。大僚又食，即有大饼餤下于诸客之前，馨香酷烈。将食，潘又止邵。有顷，潘目邵，令去。邵即告辞。潘白大僚曰："某与邵故人，今欲送出。"大僚颌而许之。二人俱出公署，因言及顷年相邀幽冥之事。邵即问曰："地下如何？"潘曰："幽冥之事，固不可诬。大率如（如原作于。据明抄本改）人世，但冥冥漠漠愁人耳。"言竟，邵辞而去。及寤，因访潘之存殁，始知潘已卒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代有位右司员外郎叫邵元休，他曾经说河阳进奏官潘某，为人忠厚豁达守信义。邵元休与他往来甚密。曾经在一起谈到阴间之事，都觉得惑然不解，难辨真假，于是便相约说："到了那一天，咱们两个人有先死的，一定要把地下的事情告诉活的那个人，使生者再不感到疑惑。"后来，邵元休与潘分别数年。一天，他忽然梦见自己来在一处，朝前没走多远，只见中堂两旁的东墙下，幕幔鲜艳奢华，乃是筵请客人的地方。客人有好几位，潘某也在其中。中间有一个人，衣冠威凛，坐在客人们的右边，像个大官。邵元休上前揖拜。那大官请他落坐。这时，邵元休看见潘某坐在下面，颇有恭谨之色。邵元休禀告那大官，说潘某是他的老朋友。那大官只是应了一声，便命人端茶。应声在客人面前，却不见有人端茶来。那茶器很大，邵元休要去喝，潘某急忙给他递眼神，并掩起身子朝他摇手，示意他不要喝。邵元休明白他的意思，便没有喝。那大官再次命令拿酒上来，也是应声来到各位客人面前，却不见有人倒酒。那盛酒的樽斝古式古样，非常之大。那大官朝各位揖揖手，便饮下一樽。邵元休又要去喝，潘某再次掩其身摇手制止。邵元休便不敢喝。那大官又大吃起来，诸位客人面前也摆上了香味扑鼻、令人垂涎的大饼等食品。邵元休又要吃，潘某又制止。有顷，潘某给邵递眼神，让他走。邵元休立即告辞。潘某对大官说："我和他是老朋友，今天想送送他。"那大官颌首准许。邵元休和潘某走出公署，因说到当年相约阴间之事，邵元休问潘某："地下怎么样呵？"潘某说："幽冥之事，固然不能妄言，实事求是地讲，跟人世间大体相同，不过只是空寂得令人惆愁而已。"说完，便辞别而去。醒来之后，邵元休急忙去打听潘某的消息，方知他已死多日了。

周蔼

湘湖有大校周蔼者，居常与同门生姻好最厚。每以时人不能理命，致不萧子争财纷诟，列于讼庭，慨此为鉴。乃相约曰："吾徒他年，勿遵其辙，倘有不讳，先须区分，俾其不露丑恶，胎责后人也。"他日，同门生奉职襄邸，一夕，周校梦见挥涕（涕原作霍。据《北梦琐言》逸文改。）告诉曰："姨夫姨夫，某前言已乖，今为异物矣。昨在通衢，急风所中，已至不救。但念家事，今且来归，略要处理。"周校忽然惊觉，通夕不寐。迟明，抵其家说之，家人亦梦，不旬日凶问至矣。自是传灵语，均财产，戒子辞妻，言善意勤，殆一月而去，不复再来。（出《北梦琐言》）

【译文】

湘湖有个任大校的周蔼，平时跟他的一个门生也是他的外甥女婿交情很深。他看到世上不少人因为生前没有处理好身后之事，才使得死后不萧子孙为争夺遗产大起纠纷，甚至闹到公堂。周蔼就对那门生说："你将来可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倘若有不象话的，先要把财产分好，使他的丑恶难以显露，影响后人。"后来，同门生一起去襄阳官府供职。一天晚上，周蔼梦见门生挥泪对他说："姨夫姨夫，你前些日子说的话不幸言中，我现在已经死了。昨天在大街上，严重中风，以至不救而亡。但考虑到家里的事情，今天暂且回来处理一下。"周蔼忽然惊醒，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他赶到门生家中一说，家人也说作了同样的梦。不到十天，噩耗传来。自然是转达遗嘱，合理分配遗产，告诫其子女如何做人，劝其妻子改嫁他人等，话语是善良的，态度是恳切的。周蔼在他家忙了将近一个月，就不再来了。

郑起

进士郑起谒荆州节度高从诲，馆于空宅。其夕，梦一人告诉曰："孔目官严光楚无礼。"意甚不平。比夕又梦。起异其事，召严而说之。严命巫祝祈谢，靡所不至，莫知其由。明年。郑生随计，严光楚爱其宅有少竹径，多方面致之。才迁居，不日以罪笞而停职，竟不知其故。（出《北梦琐言》）

【译文】

进士郑起去拜见荆州节度使高从诲时，住在一间空屋子里。当晚，梦见一个人对他说："当孔目官的严光楚太无礼了！"看样子他很气愤。第二天郑起又作了同样的梦，醒后很奇怪，就把孔目官严光楚找来，把梦中的事情告诉了他。严光楚就让巫师设坛祈祷，请神帮他弄清梦的原因。然而怎么祈求梦中人也不出现，不知何故。第二年郑起随高从诲走了。严光楚一直喜欢郑起住的那个宅院，那里有青嫩的新竹夹成的小路，所以总想设法弄到手。严光楚刚一搬进去，不久就因犯罪遭鞭打而停职，但还是不知道那个梦是什么意思。

朱拯

伪吴玉山主簿朱拯赴选，至扬州。梦入官署，堂上一紫衣正坐，旁一绿衣。紫衣起揖曰："君当以十千钱见与。"拯拜许诺。遂寤。顷之，补安福令。既至，谒城隍神。庙宇神像，皆如梦中。其神座后屋漏梁坏。拯叹曰："十千岂非此耶？"即以私财葺之，费如数。（出《稽神录》）

【译文】

五代吴国玉山县的典簿官朱拯去朝廷应选，来在扬州。一日，他梦见自己来到一座官署，大堂上正中坐着一位穿紫衣服的人，旁边那人则穿着绿衣服。那紫衣人急忙站起身，向朱拯一揖道："你应当给我十千钱呵。"朱拯揖拜着答应下来。他随即醒来。不久，他被补任为安福县令。第二天，他去拜谒城隍庙。那庙宇和神像，全同梦中所见一样。这时，他发现神座后面的屋梁已朽并漏雨，不由叹道："十千钱也许就是干这个用的吧？"当即他自己掏钱将坏梁换了下来，费用正好是十千钱。

韦建

江南戎帅韦建，自统军除武昌节度使。将行，梦一朱衣人，道从数十，来诣韦曰："闻公将镇鄂渚，仆所居在焉，栋宇颓毁，风雨不蔽，非公不能为仆修完也。"韦许诺。及至镇访之，乃宋无忌庙。视其像，即梦中所见。因新其庙。祠祀数有灵验云。（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军队之帅叫韦建。他由统军升任武昌节度使临行之前，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这人身前身后跟着几十人。他来拜见韦建并说道："听说你要去镇守鄂州，那可是我住的地方呵。我的房屋已经颓毁，连风雨都遮不住，只有你才能为我修好了……"韦建应承下来。他到任之后不久，便四处寻访，原来那是宋无忌的庙。看他的像，果然和梦中见到的那人相同。于是，韦建便将这庙修葺一新，不少人来祈福祝祷都特别灵验。

郑就

寿春屠者郑就家至贫。常梦一人，自称廉颇，谓己曰："可与屋东握地，取吾宝剑，当令汝富。然不得改旧业""就如其言，果获之。逾年遂富。后泄其事，于是失剑。（出《稽神录》）

【译文】

寿春有个屠夫叫郑就，家里很穷。他曾经梦见一个人，那人自称廉颇，对自己说道："你可以到房子东边去挖地，把我的宝剑取出来，就会使你富起来。但是，你不能改行干别的。"郑就醒来之后就去房子东边挖地，果然得到一把宝剑。过了一年之后，他真的就富起来了。后来，他把这件事泄露了出去，宝剑便丢失了。

梦游上

樱桃青衣

天宝初，有范阳卢子，在都应举，频年不第，渐窘迫。尝暮乘驴游行，见一精舍中，有僧开讲，听徒甚众。卢子方诣讲筵，倦寝，梦至精舍门。见一青衣，携一篮樱桃在下坐。卢子访其谁家，因与青衣同餐樱桃。青衣云："娘子姓卢，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访近属，即卢子再从姑也。青衣曰："岂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卢子便随之。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门甚高大。卢子立于门下。青衣先入。少顷。有四人出门。与卢子相见。皆姑之子也。一任户部郎中、一前任郑州司马、一任河南功（功原作王。据明抄本改。）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绯，二人衣绿，形貌甚美。相见言叙，颇极欢畅。斯须，引入此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许。言词高朗，威严甚肃。卢子畏惧，莫敢仰视。令坐，悉访内外，备谙氏族。遂访儿婚姻未？卢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子姓郑，早孤，遗吾妹鞠养。甚有容质，颇有令淑。当为儿平章，计必允遂。"卢子遂即拜谢。乃遣迎郑氏妹。有顷，一家并到，车马甚盛。遂检历择日，云："后日大吉。"因与卢子定议。（议原作谢。据明抄本改。）姑云："聘财函信礼席，儿并莫忧，吾悉与处置。儿有在城何亲故，并抄名姓，并具家第。"凡三十余家，并在台省及府县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结，事事华盛，殆非人间。明日拜席，大会都城亲表。拜席毕，遂入一院。院中屏帷床席，皆极珍异。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丽，宛若神仙。卢生心不胜喜，遂忘家属。俄又及秋试之时。姑曰："礼部侍郎与姑有亲，必合极力，更勿忧也。"明春遂擢第。又应宏词，姑曰："吏部侍郎与儿子弟当家连官，情分偏洽，令渠为儿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秘书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县尉。"数月，敕授王屋尉，迁监察，转殿中，拜吏部员外郎。判南曹，铨毕，除郎中。余如故。知制诰数月，即真迁礼部侍郎。两载知举，赏鉴平允，朝廷称之。改河南尹旋属车驾还京，迁兵部侍郎。扈从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铨。甚有美誉，遂拜黄门侍郎平章事。恩渥绸缪，赏赐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谏忤旨，改左仆射，罢知政事。数月，为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后，至是经二十年，有七男三女，婚宦俱毕，内外诸孙十人。后因出行，却到昔年逢携樱桃青衣精舍门，复见其中有讲筵，遂下马礼谒。以故相之尊，处端揆居守之重，前后导从，颇极贵盛。高自简贵，辉映左右。升殿礼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闻讲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梦觉，乃见著白衫，服饰如故，前后官吏，一人亦无。回遑迷惑，徐徐出门，乃见小竖捉驴执帽在门外立，谓卢曰："人驴并饥，郎君何久不出？"卢访其时，奴曰："日向午矣。"卢子罔然叹曰："人世荣华穷达，富贵贫贱，亦当然也，而今而后，不更求官达矣！"遂寻仙访道，绝迹人世矣。（出《河东记》）

【译文】

唐玄宗天宝初年，范阳有位姓卢的人在长安参加科举考试，一连几年都未考中，渐入窘境。某日傍晚，他骑着毛驴游荡，看见一座供和尚讲经说法的地方，有位和尚在讲经，听众甚多。卢子刚要朝讲坛走去，一阵倦意袭来，便倚在大门口睡着了。他梦见一个穿青衣的青年女人，挎着一篮子樱桃坐在山坡下。卢子上前询问她家住哪里，然后便同她一起吃樱桃。青衣女人说："我姓卢，嫁给了崔家，丈夫去世之后便在城里孀居。"于是攀问近亲的家属，她竟是卢子的姑姑！青衣女人说："岂有与姑姑同在一城，而不去家里看看的道理？"卢子便随她而行，过天津桥，入水南一坊有一个大宅院，门非常高大。卢子站在门下，青衣女人先自走进去。少顷，一起走出四个人来，与卢子相见。他们全是卢子姑姑的儿子：一个任户部郎中，一个前任郑州司马，一个任河南功曹，一个任太常博士。他们当中，两位穿着粉红色衣服，两位穿着绿色衣服，相貌都很英俊。见面之后，他们相互交谈，很是欢畅快乐。须臾，卢子被领着去北堂拜见姑姑。姑姑穿着紫衣服，年纪大约六十岁左右，说起话来声音颇响亮。也显得很有威严。卢子有点畏惧，不敢抬头去看。姑姑让卢子坐下，问这问那，对家族中的事情了如指掌。接着，她问卢子结婚没有，卢子说没有。姑姑说："我有一个外甥女姓郑，很早就成了孤儿，我妹妹把她留在家中抚养。她不但有容貌，而且很贤淑，我想为你筹商一下，想必你会答应的。"卢子当即跪下拜谢。卢子就按照姑姑的安排行事，去迎接这位郑氏妹妹。有顷，她一家人全到了，来了不少车马，很是气派。随即，开始选择良辰吉日，说是后天大吉，便与卢子商议并决定下来。姑姑说："聘礼请柬和礼席等，你不要担忧，我可以全部处理、安排。你在城里有什么亲戚？请把他们的姓名抄下来，写明地址。"结果，一共有三十多家，均在各级作官。第二天下通知，当天晚上举行婚礼，每一步都显得很豪华很讲究，非人间可比。第二日，双方的亲戚前来拜席，大家相互介绍了一番。拜完席后，他们走进一个院子，院子里屏帷床席，全都很珍贵。卢子的妻子郑氏年纪十四五岁，姿色美丽，如同仙女，他喜不自禁，连家里人都忘在了脑后。不久，又到了秋试之时，姑姑对他说："现任礼部侍郎和我有亲戚，必然会鼎力相助，你更不用担忧。"第二年春天，卢子终于中第。又参加宏词科的特科考试，姑姑说："吏部侍郎与你弟弟在一起作官，二人关系甚密，有他相助，你一定会取得好名次。"发榜时，果然登甲科，被授予秘书郎。姑姑说："河南尹是我的堂外甥，我让他为你奏荐京畿范围内的县尉。"几个月之后，果然授卢子为王屋县尉。紧接着，他又升职为监察史，转到殿中侍御史，拜吏部员外郎。掌判选院结束后，出任郎中。别的依然如故。他主持起草诏令几个月后，又升任礼部侍郎。两年连续主持殿试，颇有眼力且取舍公平，朝廷上下都赞不绝口。不久，他改任河南尹，刚上任又奉旨还京，升任兵部侍郎。随从护驾刚到京城，他出任京兆尹，后又改任吏部侍郎。在主持量才授官的三年中，声誉极佳，随即成为黄门侍郎平章事。圣上对他赏赐甚厚，皇恩优渥，做了五年相国。后来因率直谏言有违圣意，改任左仆射，罢免相国之职。又改任东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从结婚到这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他有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婚姻和宦途都很满意。现已有孙子孙女及外孙外孙女十个。一天，他离家出行，却无意中来到当年与那位携樱桃的青衣女子相遇的房舍前，又看见了里面的讲坛，遂下马行礼拜谒。以其前相国的尊威，仍受到宰相的待遇，前呼后拥的，颇为隆重，如从前身居高位，深居简出一样。卢子登上大殿，向佛祖下拜，忽然觉得一阵昏醉，好久都没有站立起来。耳中听老和尚唱着问道："施主为何这么久不起来？"忽然一惊，从梦中醒来。这时，卢子发现自己仍穿着一件白布衫，服饰均无变化。身前身后的官吏们，一个也不见了。他不由一阵迷惑惊惶，慢慢走出门来。此刻，只见仆人牵着毛驴拿着帽子站在门口，他对卢子抱怨地说："人和驴都已经饿了，你为何这么久也不出来？"卢子问现在是什么时候，仆人说道："已经快到中午了！"卢子茫然地叹了口气，说道："人世间的荣辱兴衰，高低贵贱，也应当顺其自然呵！"从此以后，卢子不再追求功名利禄，周游天下，寻仙访道，与尘世绝缘了。

独孤遐叔

贞元中，进士独孤遐叔，家于长安崇贤里，新娶白氏女。家贫下第，将游剑南。与其妻诀曰："迟可周岁归矣。"遐叔至蜀，羁栖不偶，逾二年乃归。至鄠县西，去城尚百里，归心迫速，取是夕及家。趋斜径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门五六里，天已暝。绝无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时近清明，月色如昼。系驴子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余株。夜深，施衾帱于西窗下，偃卧。方思明晨到家，因吟旧诗曰："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至夜分不寐。忽闻墙外有十余人相呼声，若里胥田叟。将有供待迎接。须臾，有夫役数人，各持畚锸箕帚，于庭中粪除讫，复去。有顷，又持床席牙盘蜡炬之类，及酒具乐器，阗咽而至。遐叔意谓贵族赏会，深虑为其斥逐。乃潜伏屏气，于佛堂梁上伺之。铺陈既毕，复有公子女郎共十数辈，青衣、黄头亦十数人，步月徐来，言笑宴宴。遂于筵中间坐。献酬纵横，履舄交错。中有一女郎。忧伤摧悴，侧身下坐。风韵若似遐叔之妻。窥之大惊。既下屋袱，稍于暗处，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见一（见一原作一见。据明抄本改。）少年，举杯瞩之曰："一人向隅，满坐不乐。小人窃不自量，愿闻金玉之声。"其妻冤抑悲愁，若无所控诉，而强置于坐也。遂举金爵，（爵原作雀。据明抄本改。）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诸女郎转面挥涕。一人曰："良人非远，何天涯之谓乎！"少年相顾大笑。遐叔惊愤久之，计无所出。乃就阶陛间，扪一大砖，向座飞击。砖才至地，悄然一无所有。遐叔怅然悲惋，谓其妻死矣，速驾（驾原作惊。据明钞本改。）而归。前望其家，步步凄咽。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苍头先入。家人并无恙，遐叔乃惊愕，疾走入门。青衣报娘子梦魇方寤。遐叔至寝，妻卧犹未兴。良久乃曰："向梦与姑妹之党，相与玩月。出金光门外，向一野寺，忽为凶暴者数十辈，胁与杂坐饮酒。"又说梦中聚会言语，与遐叔所见并同。又云："方饮次，忽见大砖飞坠，因遂惊魇殆绝。才寤而君至，岂幽愤之所感耶！"（出《河东记》）

【译文】

唐德宗贞元年间，进士独孤遐叔家住在长安城崇贤里。他刚娶白氏女为妻，由于度日艰难，应举落第，他想去剑南一带散散心，与妻子告别说最迟一年后回来。遐叔到了四川由于找故旧不遇，过两年才归来。他走到鄠县西，离长安城还有百里多路的时候，归心更加迫切，想于当天晚上到家。于是，他沿近路快速行进，人和驴都累得不行了。到离金光门还有五六里地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又没有旅店，只见路边有一座佛堂，遐叔停了下来。当时已经快到清明了，月色很亮，如同白昼。他把驴系在庭外树上，只身走进佛堂。这里，有桃树和杏树十多棵。夜已经很深了，佛堂施给他被子和帐子，他便来到西窗下一卧。想到自己明天早晨就可以回到家中，他不由吟了一首旧诗："近家心转切，不敢问来人……"到半夜时分也没有入睡。忽然听到墙外有十多个人的相互招呼声，象是街道的小吏和种田的老汉，仿佛要迎接和招待什么人。一会儿，有好几个夫役，有的拿畚箕，有的拿扫帚，还有的拿着掘土的锸，把庭中的粪土除完，然后离去。有顷，他们又拿来床席、蜡烛、杯盘、酒具和乐器等，吹吹打打而来。遐叔还以为这是贵族或有钱人搞什么聚会，担心自己会遭到驱赶，便屏住呼吸藏到佛堂的梁上，偷偷地观察动静。那些夫役们布置完毕，又有十几个公子小姐和十几个丫环仆人，踏着月色徐徐而来。他们一一在筵席上就坐，一边谈笑一边吃喝，唱歌献舞，纵欢作乐。在那些女子当中，有一个相貌风韵均酷似遐叔之妻，她忧伤憔悴，闷闷不乐地坐在角落里。遐叔一看不由吃了一惊，当即从梁上滑下来，悄悄来到近处观察。不错，果然是他的妻子！这时，只见一个少年举杯走到他妻子面前，说道："瞧，你一个坐在墙角，弄得大家都不快乐。小人不自量，想听你唱支歌，如何？"遐叔的妻子冤抑悲愁，但又不敢倾诉，只好强颜欢笑，举起酒杯，收泣而唱道："今兮何兮？存耶没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园树伤心兮三见花……"满座倾听，悄然无声。听罢她的歌，不少女人都转脸抽泣起来。一个人说道："你的丈夫离这不远，为什么要说他去了天之涯呢？"那少年瞅了遐叔妻子一眼，哈哈大笑。遐叔怒不可遏，又无计可施，就在台阶上抓起一块砖头向他猛地砸去。砖头落地处，竟然什么也没有！他惊醒之后，不由一阵怅然悲惋，心想，妻子已必死无疑了。他急忙往回赶，远远望着自己家，他更是悲从中来。天亮的时候，遐叔终于来到门前。他让仆人先进屋看看，说家里人一切都好，遐叔惊愕地冲进门去！丫环说，娘子梦魇刚刚醒来。遐叔闯进卧室，妻子半躺着，仿佛尚未醒来，好长时间才说道："方才，我梦见和小姑等去赏月，出金光门外来到一座野寺，忽然被几十个暴徒胁迫，陪他们饮酒作乐……"她在梦中看到的那些事听到的那些话，与遐叔所见所闻完全一样。她又说："正饮酒时忽见砖头飞来，猛地惊醒时你就回来了，难道说我的幽愤把你感动了吗？"

卷第二百八十二　　梦七

梦游下　元稹　段成式　邢凤　沈亚之　张生　刘道济　郑昌图　韩确

梦游下

元稹

元相稹为御史，鞫狱梓潼。时白乐天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寺，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枝原作杭。据明抄本改。）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魂交，合若符契也。（出《本事诗》）

【译文】

唐相元稹做御史的时候，曾到梓潼郡勘察冤狱。当时，白居易正在京城与名流们游览慈恩寺。他在花前饮酒时，写诗一首寄语元稹："花时同辞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这时的元稹果然到达梁州的褒城。他也寄给白居易一首《梦游》诗："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这对老友真是千里魂交，两首诗和得多么符契呵。

段成式

段成式常言："闻于医曰：藏气阴多则梦数，阳壮则少梦，梦亦不复记。夫瞽者无梦，则知者习也。"成式表兄卢有则，梦看击鼓，及觉，小弟戏叩门为衙鼓也。又姊婿裴元裕言，群从中有悦邻女者，梦妓遗二樱桃，食之。及觉，核坠枕侧。李铉著《李子正辩》，言至精之梦，则梦中之身可见。如刘幽求见妻梦中身也。则知梦不可以一事推矣。愚者少梦，不独至人，闻之驺皂，百夕无一梦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成式曾经说："我听医生讲，人体内存的阴气多作梦自然就多；人体内存的阳气壮作梦就少，即使作了梦也记不住。盲人不会作梦，这是因为人所梦见的必须是他熟悉的事物。"段成式的表兄卢有则，梦见击鼓时惊醒，原来是小弟弟跟他开玩笑，把门当作衙门的大鼓敲。另外，他姐夫裴元裕说，在族中的子侄里，有一个小子迷恋邻居家的女儿，遂梦见妓女送给他两颗樱桃，他吃下后便醒了，樱桃核掉在枕头旁边。李铉写的《李子正辩》中说："至精至诚之梦，梦中的人物形体是可以看见的。如刘幽想看见妻子在梦中的样子，结果如愿以偿。要知道，作梦不可以从一件事上去独立地推断。愚笨的人很少作梦，梦就偏偏不到他那里去。听说，喂马的驾车的差役们，一百天晚上也作不了一个梦。

邢凤

元和十年，沈亚之始以记室从事陇西公军泾州，而长安中贤士皆来客之。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期宴于东池便馆。既半，陇西公曰："余少从邢凤游，记得其异，请言之。"客曰："愿听。"公曰："凤帅家子，无他能。后寓居长安平康里南，以钱百万，买故豪洞门曲房之第。即其寝而昼偃，梦一美人，自西楹来，环步从容，执卷且吟，为古妆，而高鬟长眉，衣方领、绣带，被广袖之襦。凤大悦曰："丽者何自而临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诗，而常缀此。'凤曰：'幸少留，得观览。'于是美人授诗，坐西床，凤发卷，视首篇，题之曰《春阳曲》，终四句。其后他篇，皆类此数十句。美人曰：'君必欲传，无令过一篇。'凤即起，从东庑下几上，取彩笺，传《春阳曲》。其词曰：'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凤卒吟，请曰：'何谓弓弯？'曰：'妾昔年父母使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张袖，舞数拍，为弯弓状以示凤。既罢，美人低头良久，既辞去。凤曰：'愿复少留。'须臾间竟去，凤亦寻觉，昏然忘有所记。及更，于襟袖得其辞，惊视，复省所梦，事在贞元中，后凤为余言如是。"是日，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宴陇西独狐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皆叹息曰："可记。"故亚之退而著录。明日，客复有至者，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镯、吴兴姚合，洎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于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梦游吴，侍吴王。久之，闻宫中出辇，吹箫击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诏门客作挽歌词。生应教为词曰：'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词进，王甚佳之。及寤，能记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出《异闻录》）

【译文】

唐宪宗元和十年，沈亚之随从陇西公驻守泾州，任记室从事，长安城里的贤士们都来拜访作客。五月十八日，陇西公与客人们如期赴宴于东池便馆。宴会进行了一半，陇西公说道："我小时候，曾跟一个叫邢凤的人出去游玩，遇见一件怪事，想说一说。"客人们说："请你讲讲吧，我们都很愿意听。"陇西公说："邢凤是元帅家的儿子，没有什么才能，后居住在长安城平康里南头，用百万之巨的钱，买下一座已故富豪的宅院，洞门曲房，幽雅僻静。当天，他就搬进去躺倒在床上。接着，他梦见一个美人，从西门走进来，脚步轻盈而从容，手捧书卷在吟诵着。她长长的眉毛，头上扎着高高的环形发髻，穿着方领衣服，系着绣带，披着宽袖小短袄，完全是古装打扮。邢凤非常高兴，说：'美人为什么来到我的身边？'美人说：'这是我的家呵。我喜欢诗，并常常写几句。'邢凤说：'那么，请你小坐，我想欣赏欣赏。'于是，那美人坐在西床，把自己写的诗递给邢凤。邢凤接过来，先看首篇，题目叫《春阳曲》，一共四句。以后几篇计几十句，都跟前几句类似。美人说：'你一定想把它传播出去，那我何不记你一篇呢？'邢凤当即站起来，从东屋的案上取下彩笺，抄写《春阳曲》，这诗写道：'长安少女玩春阳，何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罗帷空度九秋霜。'邢凤吟罢，请教问什么是'弓弯'？美人答道：'这是一种舞蹈，小时候父母让人教的。'她说完站起身，整衣张袖，舞了几拍，做弯弓状让邢凤看，舞罢，美人低头良久，欲告辞而去。邢凤说：'请你再稍坐一会儿。'须臾间那美人已不知去向。邢凤惊醒过来，昏昏沉沉，似乎什么也没记住，一更天后，他从自己的衣袖间找出那首《春阳曲》，这才回忆起梦中的一切。事情发生在贞元年间，后来邢凤对我把这件事讲了一遍。"这一天，监军使与宾府郡佐及陇西独孤铉、范阳卢简辞、常山张又新、武功苏涤都叹息说："值得写啊！"所以沈亚之便回去奋笔著书。第二天，客人中的渤海高元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镯、吴兴姚合等又与沈亚之来到明玉泉。沈亚之拿出作品给大家看。于是姚合说："我的朋友王生，在元和初年一天晚上作梦游吴国并侍奉吴王夫差。很久后的一天，见宫中辇车出动，吹箫击鼓，说是要葬西施。夫差悲悼不已，让门客们作挽歌。王生写道：'西望吴王阙，云书凤字牌。连江起珠帐，择土葬金钗。满地红心草，三层碧玉阶。春风无处所，凄恨不胜怀。'王生写完诗并将它献上去，吴王夫差深为赞赏。然后他就醒了，但能把梦中的事情记录下来。这个王生，本是太原人呵！"

沈亚之

太和初，沈亚之将之邠，出长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时，昼梦入秦。主内史廖，举亚之。秦公（公原作宫。据明抄本改。）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人欲强国，愿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亚之以昆、彭、齐桓对，公悦，遂试补中涓（秦宫也），使佐西乞术伐河西（晋秦郊也）。亚之率将卒前，攻下五城。还报，公大悦，起劳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婿萧史先死。公谓亚之曰："微大夫，晋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爱女，而欲与大夫备洒扫，可乎？"亚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辞，不得请。拜左庶长，尚公主，赐金二百斤。民间犹谓萧家公主。其日有黄衣人中贵，疾骑马来，延亚之入宫阙。甚严。呼公主出，髻发，著偏袖衣，装不多饰，其芳殊明媚，笔不可模样。侍女祗承，分立左右者数百人。召见亚之便馆，居亚之于宫，题其门曰"翠微宫"。宫人呼为沈郎院。虽备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公入禁卫。公主喜凤箫，每吹箫，必翠微宫高楼上。声调远逸，能悲人，闻者莫不身废。公主七月七日生，亚之当无祝寿。内史廖会（会原作鲁。据明钞本改）为秦以女乐遗西戎，戎主与之水犀小合。亚之从廖得以献公主，主悦赏爱重，结裙带上。穆公遇亚之之礼兼同列，恩赐相望于道。复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无疾卒，公追伤不已。将葬咸阳原，公命亚之作挽歌。应教而作曰："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进公，公读词善之。时宫中有出声若不忍者，公随泣下。又使亚之作墓志铭，独忆其铭曰："白杨风哭兮石甃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亚之亦送葬咸阳原，宫中十四人殉。亚之以悼怅过戚，被病。犹在翠微宫，然处殿外特室，不宫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谓亚之曰："本以小女相托久要，不谓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区区小国，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见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适大国乎？"亚之对曰："臣无状，肺腑申公室，待罪左庶长。不能从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归骨父母国，臣不忘君恩如日。"将去，公追酒高会，声秦声，舞秦舞。舞者击髆附髀呜呜，而音有不快，声甚怨。公执酒亚之前曰：寿。予顾此声少善，愿沈郎赓杨歌以塞别。"公命趣进笔砚，亚之受命，立为歌辞曰：击髆（髆原作体。据明抄本改。）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词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歌卒，授舞者，杂其声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辞去，公复命至翠微宫，与公主侍人别。重入殿内时，见珠翠遗碎青阶下，窗纱檀点依然。宫人泣对亚之，亚之感咽良久，因题宫门诗曰："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竟别去。命车驾送出函谷关，出关已，送吏曰："公命尽此，且去。"亚之与别，语未卒，忽惊觉，卧邸舍。明日，亚之为友人崔九万具道之。九万博陵人，谙古。谓余曰："《皇览》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宫下，非其神灵凭乎？"亚之更求得秦时地志，说："如九万言，呜呼！弄玉既仙矣，恶又死乎？"（出《异闻集》）

【译文】

唐文宗太和初年，沈亚之要到邠州去，出了长安城，住在索泉旅舍。那是春天，他大白天作梦，梦见自己到了秦国。一位姓廖的主内史，竭力向秦公举荐沈亚之。秦公将沈亚之召到殿前，迎面而坐说："我想使国家强大起来，想听听你有何良策，能不能传授于我？"沈亚之以昆、彭、齐桓公作例子回答他的问题，秦穆公听了很高兴，随即任他"中涓"之职，派他辅佐西乞术去讨伐河西，沈亚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连攻下五座城池。穆公得知这一战报，十分兴奋，起身慰劳他说："你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他在宫中住了好长时间，秦穆公的小女儿叫弄玉，她的丈夫萧史已经死了。穆公对沈亚之说："没有你，晋国的五座城池不会为秦所有，你立大功了。我有个爱女，想让她侍奉于你，如何？"沈亚之少年就自立自强，不愿受人之恩而臣服之，便推辞，但没有推辞掉。于是，他被拜为左庶长，赐金二百斤，并将公主许配给了她。老百姓还称弄玉为萧家公主。一天，一个穿黄衣服有权势的太监骑着马疾速跑来，请沈亚之进宫。宫殿上下十分威严。公主弄玉被呼唤出来。她穿着偏袖长衣，头发黑而稠密，尽管没有着意妆饰，却显得殊丽妩媚，难以描绘。侍女们恭恭敬敬地分立两旁，共有数百人之多。穆公在便馆召见了沈亚之，并让他住进宫中，门上题了"翠微宫"三个字。宫中的人们称这里为"沈郎院"。虽然他位居下大夫，但由于公主的原因，可以在宫禁中自由出入。公主喜欢凤箫，每次吹箫，必然要坐在"翠微宫"的高楼顶上。那箫声悠远动情，催人泪下，听到者莫不进入"忘我"之境界。公主是七月七日出生的，沈亚之不知道拿什么为她祝寿才好。内史廖曾受秦国派遣把一批歌伎赠给西戎，西戎回赠水犀小合。沈亚之从廖处得到了它，就把它献给了公主。公主十分欣赏喜爱，便系在了裙带上。穆公对待沈亚之像对待女儿一样，恩赐有加，众人有目其睹。第二年春天，穆公的心情刚刚平静下来，弄玉公主忽然无病而死。穆公追伤不已，准备埋葬在咸阳原上。穆公让沈亚之写挽歌，他奉命写道："泣葬一枝红，生同死不同。金钿坠芳草，香绣满春风。旧日闻箫处，高楼当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闭翠微宫。"写完之后呈送上去，穆公读完连声称好。这时，见宫中不少人都忍不住而哭出声满脸是泪，穆公也随之抽泣起来。他又让沈亚之作墓志铭，只记得上面写道："白杨风哭兮石甃髯莎，杂英满地兮春色烟和。珠愁纷瘦兮不生绮罗，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他也到咸阳原上为弄玉送葬，有十四个宫女作了人殉。沈亚之悲伤惆怅过度，病倒了。他虽然还在翠微宫中，却被安置殿外特室，实际上不算在宫中了。住了一个多月后，病渐渐好了，穆公对他说道："本来想把小女的终生都托付给你，不料她尚未侍奉于你，却先死去了。我们这个小小的秦国，虽然不能辱没你，但我一看见你，就不能不为死去的小女而悲哀。你何不去投奔大国呢？"沈亚之回答说："臣没什么才能。但赤心报君，待罪左庶长。我没有随公主一起去死，你却免罪于我，使我能归骨于自己的祖国，你这太阳一般的恩德我将永记不忘。"临行之前，穆公设酒相送，唱秦腔，跳秦舞，跳舞的人击髆拍腿呜呜地叫，听起来不愉快，似有一股幽怨之气。穆公举杯来到沈亚之面前说："先祝你长寿。我听这声音不善，希望你作一首歌来纠正弥补一下吧。"穆公催促人拿来笔砚，沈亚之受命，当即写下一首歌词："击髆舞，恨满烟光无处所；泪如雨，欲拟著辞不成语。金凤衔红旧绣衣，几度宫中同看舞。人间春日正欢乐，日暮东风何处去？"写完，送给跳舞的人。在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中，他把歌词念了一遍，四周都抽泣不已。沈亚之再次向穆公拜别，穆公又让他去翠微宫同公主的侍从们告别。重新走进殿内时，只见公主留下的珠翠散落在石阶上，纱窗上的浅红色小点依然如故。宫女们哭泣着面对着亚之，亚之也感动地呜咽良久，于是在宫门上题诗一首："君王多感放东归，从此秦宫不复期。春景自伤秦丧主，落花如雨泪燕脂。"然后告别而去。穆公派人用车把他送出函谷关。出关后，送行的小吏说：穆公让送到这里就回去。沈亚之与他告别，话未说完，忽然惊醒了。原来自己仍躺在索泉邸舍里。第二天，沈亚之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崔九万。崔九万是博陵县人，对历史颇有研究。他对沈亚之说："关于写皇帝的书上说，秦穆公死后葬在雍橐泉祈年宫下面，这不是神灵显圣的凭证吗？"沈亚之得到秦代的地理志书，说："如果像崔九万说的那样，哎呀，弄玉既然是神仙，怎么又会死了呢？"

张生

有张生者，家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赤城坂。以饥寒，一旦别妻子游河朔，五年方还。自河朔还汴州，晚出郑州门，到板桥，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径路而归。忽于草莽中，见灯火荧煌。宾客五六人，方宴饮次。生乃下驴以诣之。相去十余步，见其妻亦在坐中，与宾客语笑方洽。生乃蔽形于白杨树间，以窥之。见有长须者持杯："请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学之家，幼学诗书，甚有篇咏。欲不为唱，四座勤请。乃歌曰："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长须云："劳歌一杯。"饮讫。酒至白面年少，复请歌。张妻曰："一之谓甚，其可再乎？"长须持一筹筷云："请置觥。有拒请歌者，饮一钟。歌旧词中笑语，准此罚。"于是张妻又歌曰："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至紫衣者，复持杯请歌。张妻不悦，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复请歌。张妻连唱三四曲，声气不续。沉吟未唱间，长须抛觥云："不合推辞。"乃酌一钟。张妻涕泣而饮，复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至绿衣少年，持杯曰："夜已久，恐不得从容。即当睽索，无辞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至张妻，长须歌以送之曰："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至紫衣胡人，复请歌云："须有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长须又抛一觥。于是张生怒，扪足下得一瓦，击之。中长须头。再发一瓦，中妻额。阒然无所见。张君谓其妻已卒，恸哭连夜而归。及明至门，家人惊喜出迎。君问其妻，婢仆曰："娘子夜来头痛。"张君入室。问其妻病之由。曰："昨夜梦草莽之处，有六七人。遍令饮酒，各请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长须者频抛觥。方饮次，外有发瓦来，第二中孥额。因惊觉，乃头痛。"张君因知昨夜所见，乃妻梦也。（出《纂异记》）

【译文】

有个叫张生的人，家住在汴州中牟县东北角的赤城坂。因为饥寒交迫，一天告别妻子去了黄河以北，五年之后才返来。从河朔回汴州。傍晚。他出了郑州的城门，到板桥的时候，天已昏黑。于是，他下了大道，沿小路匆匆而行。忽然。只见草莽中灯光闪耀，有五六个人正在饮酒，张生就跳下驴来向前行去。走了十来步。他见自己的妻子也在那伙人当中，同那伙人说说笑笑挺热乎。张生就掩蔽在白杨树间，偷偷观察。有个长着大胡子的人。举起酒杯道："请夫人为我们唱歌。"张生的妻子，出身文学世家，少年学习诗书，且写过不少篇章。她不想唱。那些人便恳请不已，没办法，她便唱道："叹衰草，络纬声切切。良人一去不复还，今夕坐愁鬓如雪。"那个大胡子说："有劳你唱歌，我干了这杯。"喝完之后，那酒杯又传到一个白脸少年手中，他请张生的妻子再唱一首。张妻说："唱一首都有点过份，岂能再唱？！"大胡子拿着一双筷子说："请拿个杯来，有不想唱歌的，就喝一盅。唱旧歌如果有笑的，也这样罚。"于是，张妻又唱道："劝君酒，君莫辞，落花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酒杯传到紫衣人手里，他也端杯请张妻唱歌。张妻不高兴了，沉吟好久，就又唱道："怨空闺，秋日亦难暮。夫婿断音书，遥天雁空度。"酒杯传到黑衣胡人手上，又请张妻唱歌。她连续唱了三四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了，沉吟未唱时，大胡子抛过酒杯说："你不应该推辞。"就斟满一盅。张妻哭泣着把酒喝下去，为那黑衣胡人唱道："切切夕风急，露滋庭草湿。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闺泣。"酒杯传到绿衣少年手上，他举杯说："夜已深了，恐怕不能再这样不慌不忙了。既然要分别了，可是还没有一首歌呢！"便希望张妻再唱一首。她又唱道："萤火穿白杨，悲风入荒草。疑是梦中游，愁迷故园道。"酒杯传到张妻手上，大胡子唱了一首歌送给她："花前始相见，花下又相送。何必言梦中，人生尽如梦。"酒杯传到紫衣胡人手里，请张妻再唱一首，并要有艳词艳意。张妻低头未唱间，大胡子又抛过一只酒杯。这时候，张生怒火中烧忍无可忍，从脚下摸起一块瓦，砸去，正中大胡子的脑袋。他又扔了一块瓦，打中了妻子的额头。突然。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踪影。张生颇为惊异，认为妻子已经死了，连夜恸哭而归。到家天已经亮了，家人惊喜地迎出门来。张生问妻子现在怎样，婢仆们说："娘子昨晚头痛得厉害。"张生进屋，问妻子头痛的原因，妻子说："昨天晚上梦见了到了一堆杂草丛生的地方，他们共有六七个人，轮番让我喝酒，每个人各让我唱一首歌，我一共唱了六七首。有一个大胡子频频抛酒杯给我，我刚喝了第二杯，忽然有瓦块飞来，第二块打中了我的额头，于是惊醒了，就开始头痛。"张生这才知道自己昨夜所看到的情景，乃是妻子的梦呵。

刘道济

光化中，有文士刘道济，止于天台山国清寺。尝梦见一女子，引生入窗下，有侧柏树葵花，遂为伉俪。后频于梦中相遇，自不晓其故。无何，于明州奉化县古寺内，见有一窗，侧柏葵花，宛若梦中所游。有一客官人，寄寓于此室，女有美才，贫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子之魂也。又有彭城刘生，梦入一倡楼，与诸辈狎饮。尔后但梦，便及彼处。自疑非梦，所遇之姬，芳香常袭衣，亦心邪所致。闻于刘山甫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昭宗光化年间。有位文士叫刘道济，住在天台山国清寺。他曾经梦见一个女子，领着他来到窗前，旁边有一片柏树和葵花。接着，二人结为夫妻。后来，刘道济常常同她在梦中相遇。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实在是无可奈何。他在明州奉化县古寺内，看到一扇窗外长着片柏树葵花，如同梦中去过的地方。有一位客官寄居在这间屋子里。他的女儿才貌双全，但因为穷尚未定亲。近来患了心病。而刘道济所梦见的那个女子，乃是她的魂呵。还有，彭城的刘生，梦见自己进了一个妓院，与其同类边玩妓女边喝酒。后来他一作梦就到那个地方去了。他自己怀疑这不是梦，因为他所遇见的妓女把香气留在了他的衣服上，常常使他心痴神迷。这也是由于他心邪所致呵。这个故事是听刘山甫讲的。

郑昌图

郑昌图登第岁，居长安。夜后纳凉于庭，梦为人殴击，擒出春明门，至合大路处石桥上，乃得解。遗其紫罗履一双，奔及居而寤。甚困，言于弟兄，而床前果失一履。旦今人于石桥上追寻，得之。（出《闻奇录》）

【译文】

郑昌图登第那年，住在长安城里。他晚上到庭间纳凉，梦见被人殴打，用绳子绑紧押出春明门，到该上大路的一座石桥上，才得以脱身。他甩掉脚上穿的那双紫罗鞋，急忙跑回家。这才从梦中醒来。他很困惑，对兄弟们讲了，而床前果然丢了一只鞋。白天他让人去石桥寻找，真的找到了。

韩确

越州有卢册者，举秀才，家贫，未及入京。在山阴县顾树村知堰，与表兄韩确同居。自幼嗜鲙，尝凭吏求鱼。韩方寐，梦身为鱼。在潭有相忘之乐。见二渔人，乘艇张网，不觉身入网，被取掷桶中。覆之以苇。复睹所凭吏，就潭商价。吏即揭鳃贯绠，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历认妻子奴仆。有顷，置砧斫（斫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之，苦若脱肤，首落方觉。神痴良久，卢惊问之，具述所梦。遽呼吏，访所市鱼处，洎渔子形状，与梦不差。韩后入释，住祗园寺，时开成二年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越州有个人叫卢册，中了秀才，他家里很穷，没有到京城去。在山阴县顾树村管理河坝，与表哥韩确住在一起。韩确自幼特别喜欢吃鱼，曾经向一个买鱼的小吏要鱼。韩确刚刚睡下，梦见自己变成了鱼，在潭中有忘乎所以的乐趣。这时，有两个渔民乘船而来并撒下了网，韩确不知不觉钻进网中，又被取出扔进桶里，上头盖上了芦苇。他又看见那位买鱼的小吏站在潭边商量鱼价。那小吏揭开鱼鳃，又拽拽穿在上面的绳子，痛得他实在忍不住了。小吏把鱼带回家，让妻子奴仆一一观看。有顷，他被放到砧板上，用刀斧砍起来，疼得像是被剥了皮，直到头被砍掉方才醒来。他痴呆呆地坐了好长时间，卢册吃了一惊，问他是怎么回事。韩确把这个梦对他讲了，然后立刻喊来那个小吏，到市场的鱼摊上寻访那两个卖鱼人。那两个渔民终于找到了，看他们的模样，与他梦中所见丝毫不差。后来韩确皈依了佛门，住在祗园寺。当时是唐文宗开成二年。

卷第二百八十三　　巫（附厌咒）

巫师舒礼　女巫秦氏　杨林　来俊臣　唐武后　阿来　雍文智　彭君卿　何婆 来婆

曾勤　阿马婆　白行简　许至雍　韦觐　高骈

厌咒 厌盗法　雍益坚　宋居士

巫师舒礼

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诣太山。俗常谓巫师为道人。初过冥司福舍前，土地神问门吏："此云何所？"门吏曰："道人舍也。"土地神曰："舒礼即道人。"便以相付。礼入门，见千百间屋，皆悬帘置榻。男女异处，有念诵者，吹唱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礼名已送太山，而身不至。忽见一人，八手四眼，提金杵逐礼，礼怖走出。神已在门外，遂执礼送太山。太山府君问礼："卿在世间何所为？"礼曰："事三万六千神，为人解除祠祀。"府君曰："汝佞神杀生，其罪应重。"付吏牵去。礼见一物，牛头人身，持铁叉。捉礼投铁床上。身体燋烂，求死不得。经累宿，备极冤楚。府君主者，知礼寿未尽，命放归。仍诫曰："勿复杀生淫祀。"礼既活，不复作巫师。（出《幽明礼》）

【译文】

巴丘县有个巫师姓舒名礼，于晋代永昌元年病故，土地神把他送往泰山。俗人们平时认为巫师就是道士。刚刚来到阴曹地府的福舍前，土地神向守门的小吏问道："这里是干什么的？"守门的小吏回答："道士住的房子。"土地神说："这位舒礼就是道士。"守门的小吏便准许他进去。舒礼一进门，就看见千百间屋子都悬挂着竹帘摆满了床铺，男女均分开来，有念诵经文的，有唱赞偈的，无拘无束地吃呀喝呀，那快乐劲儿简直妙不可言。舒礼的名字已送到泰山，而身子还没到。忽然看见一个八只手四只眼睛的人，捉着金杵前来驱赶舒礼，舒礼吓得急忙走出来。这时，一住神仙已等在门外，随即带着舒礼送往泰山。阴间的泰山府君问舒礼："你在人世间是干什么的？"舒礼回答说："我侍奉三万六千位神仙，为人们解除祠祀之苦。"府君说："你用花言巧语蒙骗神仙而且杀生，这罪应当重判。"于是，把他交给一小吏牵走了。舒礼看见一个怪物，牛头人身，持着一把铁叉。这怪物将舒礼一把捉住，扔到一张烧红的铁床上。舒礼的身体烤得焦烂，且又求死不得。一连过了几夜，他受尽冤屈和折磨。府君又向上问主宰他命运的人，方知舒礼阳寿未尽，应该放他回去。临行之前，府君又告诫他说："你不要再杀生，更不要再在祭祀的时候放纵胡为了。"舒礼当即活转过来。从此，他再也不作巫师了。

女巫秦氏

义熙五年，宋武帝北讨鲜卑，大胜，进围广固。军中将佐，乃遣使奉牲荐币，谒岱岳庙。有女巫秦氏，奉高人，同县索氏之寡妻也。能降灵宣教，言无虚唱，使使者设祷，因访克捷之期。秦氏乃称神教曰："天授英辅，神魔所拟。有征无战，蕞尔小虏，不足制也。到来年二月五日，当尅。"如期而三齐定焉。（出《述异记》）

【译文】

东晋义熙五年，宋武帝刘裕带兵北伐鲜卑，获得重大胜利，进而围攻广固。部队里的军官派人奉上牺牲献上纸钱，来拜谒泰安的岱岳庙。这里有一个女巫秦氏，奉高县人，本县索某的寡妻。她说自己能够显灵于世，且从无虚言，使得拜谒岱岳庙的兵士们迫不及待地设坛祈祷。他们向秦氏询问攻克广固的日期。秦氏自称神告诉她说："苍天授命于英才来辅佐皇帝，这一切都是神魔所拟定的。此次围攻广固，定是有征无战。再说，一块弹丸之地，要想制服它是轻而易举的。明年的二月五日，你们一定能把广固攻克。"果然，广固如期攻克，三齐之地终于平定下来。

杨林

宋世，焦湖庙有一柏枕，或云"玉枕"。枕有小坼。时单父县人杨林为贾客，至庙祈求，庙巫谓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边。因入坼中，遂见朱楼琼室。有赵太尉在其中，即嫁女与林。生六子，皆为秘书郎。历数十年，并无思归之志。忽如梦觉，犹在枕旁。林怆然久之。（出《幽明录》）

【译文】

宋代，焦湖庙有一个柏树枕头，有人叫它玉枕，枕上有裂缝。当时，单父县人杨林做了商人，来庙里祈祷。庙里的巫师对他说："你想结婚成家吗？"杨林说："如果能这样，那可就太好了！"巫师立即让他来到柏枕旁，并从那裂缝中走了进去。杨林走着走着，随即看见一座镶金铺玉的红楼，赵太尉正坐在里面。太尉见了杨林，便把女儿嫁给了他。他和妻子生了六个儿子，都成了秘书郎。一直过了好几十年，杨林并没有要出去的想法。一天，他忽然如梦方醒，原来自己还站在枕头边呢。他凄怆不已，怅然若失。

来俊臣

唐载初年中，来俊臣罗织，告故庶人贤二子夜遣巫祈祷星月，咒诅不道。栲楚酸痛，奴婢妄证，二子自诬，（诬原作巫。据明抄本改。）并鞭杀之。朝野伤痛。浮休子张鷟曰："下里庸人，多信厌祷；小儿妇女，甚重符书。蕴匿崇奸，构虚成实。塪土用血，诚伊戾之故为；掘地埋桐，乃江充之擅造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载初年间，来俊臣罗织罪名，诬告一位平民的两个儿子，说他们派巫师在晚上祈祷星月，诅咒皇上，大逆不道。于是，他们遭到严刑拷打，疼痛难忍。奴婢作假证，他二人也屈打成招，最后，被皮鞭活活抽死了。为此，朝野上下一片悲伤。浮休子张鷟说："穷乡僻壤的庸人们，才相信用诅咒他人来取胜；妇女和小孩儿，才把巫术和符书看得那么重要。心底藏着奸邪的恶念，把假的弄成真的，这是因为你的残暴、乖戾所至。掘地埋桐，是江充伪造的啊。"

唐武后

唐武后将如洛，至阌乡东，骑忽不进。召巫者问之，巫言："晋龙骧将军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为采樵者所苦。闻大驾至，故来求哀。'"后敕，去墓百步，禁耕植。今荆棘森然。（出《国朝杂记》）

【译文】

唐代武则天皇后去洛阳，到阌乡县东边，她的马忽然不向前走了。武后召来巫师问其原因，巫师说："晋代的龙骧将军王濬说，我的坟就在道的南侧，常常受砍柴人践踏，苦不堪言，今天听说皇后大驾光临，故来诉苦并请求垂怜。"于是，武后当即就下了一道敕令：此墓百步之内，严禁耕植。如今，那里已长满荆棘，森然成林。

阿来

唐韦庶人之全盛日，好厌祷，并将昏镜以照人，令其迷乱。与崇仁坊邪俗师婆阿来，专行厌魅。平王诛之。后往往于殿上掘得巫盅，逆韦之辈为之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氏在过得最红火的时候，喜欢用巫术祈祷，并常用一面昏镜照人，使之神情迷乱。他与崇仁坊邪恶的老巫婆阿来一道，专搞装神弄鬼那一套。平王将他杀死后，经常在殿前挖出盅虫，这是韦氏的同伙干的呀。

雍文智

唐韦庶人葬其父韦贞，号酆王。葬毕，葬官人赂见鬼师雍文智。诈宣酆王教曰："当作官人，甚太艰苦，宜与赏，著绿者与绯。"韦庶人悲恸，欲依鬼教与之。未处分间，有告文智诈受贿赂，验遂斩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被废为庶人的韦氏为其父韦贞出殡，说他父将到阴间的酆都城作大王。葬后，管丧事的小官给巫师送了贿赂。让巫师雍文智假借酆三韦贞之口说："管丧事的小官太清苦，应该给他些赏钱，穿绿衣的人给穿上绯衣。"韦某听见父亲的话很悲痛，就打算照此办理，给那位管丧事的小官一些赏钱。正欲办此事时，有人告发说巫师雍文智受贿敲诈，官府查实以后，就把雍文智杀了。

彭君卿

唐中宗之时，有见鬼师彭君卿，被御史所辱。他日，对百官总集，诈宣孝和敕曰："御史不存检校，去却巾带。"即去之。曰："有敕与一顿杖。"大使曰："御史不奉正敕，不合决杖。"君卿曰："若不合，有敕且放却。"御史裹头，仍舞蹈拜谢而去。观者骇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中宗年间，有一个能与鬼交往的巫师叫彭君卿，因为受到御史的污辱他怀恨在心。两天之后，正当文武百官聚会上朝时，彭君卿就假装已死的孝和皇帝的灵魂附体，传旨说："御史行为不检点，应该给他摘去官帽和玉带的处分！"于是就照办了。彭君卿又说："朕命责打御史一顿板子！"执刑的官员说："御史没有当今皇帝的圣旨，是不该受杖刑的。"彭说："不该打吗？那朕就传旨把他放了吧。"御史居然裹上头巾，拜谢皇上的不打板子之恩高兴而去。文武官员均莫名其妙，吓得够呛。

何婆

唐浮休子张鷟，为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师婆师（师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僧祈之。二十余日无效。浮休子乃推土龙倒，其夜雨足。江淮南好神鬼，多邪俗，病即祀之，无医人。浮休子曾于江南洪州停数日，遂闻土人何婆，善琵琶卜。与同行人郭司法质焉。其何婆，士女填门，饷遗满道，颜色充悦，心气殊高。郭再拜下钱，问其品秩。何婆乃调弦柱，和声气曰："个丈夫富贵，今年得一品，时年得二品，后来得三品，更后年得四品。"郭曰："何婆错，品少者官高，品多者官小。"何婆曰："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更后年减四品，忽更得五六年，总没品。"郭大骂而起。（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浮休子张鷟任德州平昌县令。有一年大旱，郡里下令，让巫婆巫师们向天祈祷。结果，二十多天没有见效，张鷟就把土龙推倒，当天夜里雨便下足了。江淮以南，人们大多信鬼神，巫术盛行，有病便祭祀，没有医生。张鷟曾在江南洪州停留数日，听说当地人何婆，善于用琵琶占卜，他便与同行人郭司法一起找何婆询问。那何婆家，前来问卜的人熙熙攘攘，送来的东西填满了院子，脸上充满喜悦之色，心气很高。郭司法向何婆一拜再拜，送上银钱。何婆询问他的官职，然后调好琵琶弦儿，边唱边说地："看你颇有富贵相，今年得一品，明年得二品，后年得三品，大后年得四品……"郭司法赶紧说："何婆错了！品少的官职高，品多的官职小。"何婆忙纠正说："今年减一品，明年减二品，后年减三品，大后年减四品……"这样一改，五六年之后便一品不剩了。郭司法大骂一声站了起来。

来婆

唐崇仁坊阿来婆，弹琵琶卜，朱紫填门。浮休子张鷟，曾往观之，见一将军，紫袍玉带，甚伟。下一匹细绫，请一局卜。来婆鸣弦柱，烧香，合眼而唱："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既，告请甚多，必望细看，以决疑惑。遂即随意支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长安城崇仁坊有位阿来婆，善于用弹琵琶来卜卦，人们送来的各种丝绢填满院子。浮休子张鷟曾前去观看。这时，只见一位紫袍玉带的将军，非常高大，带来一匹细绫，正在请阿来婆用琵琶卜卦。来婆烧上香，弹起弦子，闭眼而唱道："东告东方朔，西告西方朔，南告南方朔，北告北方朔，上告上方朔，下告下方朔。"将军顶礼膜拜完毕，又诉说出自己的许多心愿，希望她仔细瞅瞅，以解除疑惑。这时，他把那匹细绫送给来婆，让她随意支配。

曾勤

唐曾勤（曾勤原作勤曾。据明抄本改。）任魏州馆陶县尉，敕捕妖书人王直。县界藏失。刺（刺原作敕。据明抄本改。）史蒋钦绪奏请："一百日捉不获，与中下考。"其时限已过半。有巫云："少府必无事，不用过忧。"后遇按察史边冲寂奏，奉敕却夺刺史曾（刺史曾原作敕史曹。据明抄本改。）勤俸。会十一月二十二日，巡陵恩赦，遂得无事。其时遣人分捕王直不得。又有日者云："至某月某日，必获王直，反缚送来。"果有人于相州界，捉得别一王直。以月日反缚送到。推问逗留，不是畜妖书者，遂却放之。（出《定命录》）

【译文】

唐代，曾勤任魏州馆陶县尉。皇帝颁布敕令，迅速将做妖书的王直捉拿归案。王直在馆陶县界躲藏起来，不见踪迹。刺史蒋钦绪奏请皇帝道："一百天之内捉不到王直，就在曾勤的考绩栏上划个中下。"当时，期限已过半。有巫师说："曾县尉必定无事，不用担忧。"后来，按察史边冲寂奉旨撤销曾勤的俸禄。碰巧十一月二十二日那天，得到大赦，才算无事。这时，派人分头追捕王直一无所获，又有占日卜筮的人说："到某月某日，一定能捉到王直，而且会反绑捆双手送来。"果然，有人在相州地界抓到了另一个叫王直的人，在巫师说的那天反捆双手送了来。经过一段拘留审查，他不是那位妖书生，随即便将他放了。

阿马婆

唐玄宗东封，次华阴，见岳神数里迎谒。帝问左右，左右莫见。遂召诸巫，问神安在。独老巫阿马婆奏云："在路左，朱鬓紫衣，迎候陛下。"帝顾笑之，仍敕（敕原作勒。据明抄本改。）阿马婆，敕神先归。帝至庙，见神橐鞬，俯伏殿庭东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马婆问之，对如帝所见。帝加礼敬，命阿马婆致意而旋。寻诏先诸岳封为金天王，帝自书制碑文，以宠异之。其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阴刻扈从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状丽，镌琢精巧，无比伦。（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玄宗东行去泰山封禅，第二天来到华阴县，看见华山之神从几里外前来迎拜。唐玄宗问手下人，手下人都说没有看见；随即又召来各位巫师，问神在哪里。惟独有老巫阿马婆奏道："神在路的左侧，红头发紫衣服，正在迎候陛下。"玄宗看看她笑了，因而下敕命给她，让她请神先回去。玄宗皇帝来到庙前，看见华山之神身背装弓箭和衣甲的筒器，俯伏在殿庭东南的大柏树下，又召来阿马婆问之。阿马婆证实了皇帝之所见，玄宗便对她礼敬起来，并让她向神致意，然后下山而去。随即，玄宗下诏书给诸岳之神，赐封华山之神为金天王，并亲自书写碑文，以示宠爱。这座碑高五十多尺，宽一丈多，厚四五尺，天下的碑再也没有比它大的了。它的背面刻上扈从太子王公以下官名，真是精雕细琢，制作壮美，无与伦比。

白行简

唐郎中白行简，太和初，因大醉，梦二人引出春明门。至一新冢间，天将晓而回。至城门，店有鬻饼饤饦者。行简馁甚，方告二使者次。忽见店妇抱婴儿，使者便持一小土块与行简，令击小儿。行简如其言掷之，小儿便惊啼闷绝。店妇曰："孩儿中恶。"令人召得一女巫至。焚香，弹琵琶召请曰："无他故，小魍魉为患耳。都三人，一是生魂，求酒食耳，不为祟。可速作饤饦，取酒。"逡巡陈设。巫者拜谒，二人与行简就坐，食饱而起。小儿复如故。行简既寤，甚恶之，后逾旬而卒。（出《灵异记》）

【译文】

唐代，有位郎中叫白行简。太和初年，因酒醉入睡，梦见两个人把他引出春明门，来到一座新坟前，天快亮的时候才回来。走到城门口。看见饭店里在卖粥和汤饼。白行简饿得很，告诉那两个人停下。忽然，只见老板娘抱着婴儿走出来。那两个人拿一小土块给白行简，让他打婴儿。白行简按照他们说的，将小土块掷向婴儿，那孩子惊叫一声便背过气去。老板娘说："不好，这孩子中了邪！"她让人召来一个女巫。那女巫来到之后，先烧香，又弹琵琶召请神灵，最后说道："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小鬼作怪。共三个人，其中一个是活人，想来要酒饭，不是为作怪害人，应该快做汤饼，取酒来。"顷刻陈设完毕，女巫让行简和那二人就坐，先行拜谒。行简等酒足饭饱起来后，小孩病好如初。行简当即醒来，甚感厌恶，过几十天后便死了。

许至雍

许至雍妻某氏，仪容淡雅。早岁亡没，至雍颇感叹。每风景闲夜，笙歌尽席，未尝不叹泣悲嗟。至雍八月十五日夜于庭前抚琴玩月。已久，忽觉帘屏间有人行，吁嗟数声。至雍问曰："谁人至此？必有异也。"良久，闻有人语云："乃是亡妻。"云："若欲得相见，遇赵十四。莫惜三贯六百钱。"至雍惊起问之。'乃无所见。自此常记其言。则不知赵十四是何人也。后数年，至雍闲游苏州。时方春，见少年十余辈，皆妇人装，乘画舡，将谒吴太伯庙。许君因问曰："彼何人也？而衣裾若是。"人曰："此州有男巫赵十四者，言事多中为土人所敬伏，皆赵生之下辈也。"许生问曰："赵生之术，所长者何也？"曰："能善致人之魂耳。"许生乃知符其妻之说也。明日早，诣赵十四，具陈恳切之意。赵生曰："某之所致者，生魂耳。今召死魂，又今生人见之，某久不为，不知召得否？知郎君有重念之意，又神理已有所白，某安得不为召之？"乃计其所费之直，果三贯六百耳。遂择良日，于其内，洒扫焚香，施床几于西壁下，于檐外结坛场，致酒脯。呼啸舞拜，弹胡琴。至夕。令许君处于堂内东隅，赵生乃于檐下垂帘卧，不语。至三更，忽闻庭际有人行声，赵生乃问曰："莫是许秀才夫人否？"闻吁嗟数四，应云："是。"赵生曰："以秀才诚意恳切，故敢相迎，夫人无怪也。请夫人入堂中。"逡巡，似有人谒帘，见许生之妻。淡服薄妆，拜赵生，徐入堂内，西向而坐。许生涕泗呜咽："君行若此，无枉横否？"妻曰："此皆命也，安有枉横。"因问儿女家人及亲旧闾里等事，往复数十句。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又问："冥间所重何物？""春秋奠享无不得，然最重者，浆水粥也。"赵生致之。须臾粥至，向口如食，收之，复如故。许生又曰："要功德否？"妻云："某平生无恶，岂有罪乎？足下前与为者，亦已尽得。"良久，赵生曰："夫人可去矣，恐多时即有谴谪。"妻乃出，许生相随泣涕曰："愿惠一物，可以为记。"妻泣曰："幽冥唯有泪可以传于人代。君有衣服，可投一事于地。"许生脱一汗衫，置之于地。其妻取之，于庭树前悬一树枝，以汗衫蔽其面，大哭。良久，挥手却许生，挂汗衫树枝间，若乘空而去。许生取汗衫视之，泪痕皆血也。许生痛悼，数日不食。卢求著幽居苏州，识赵生，赵生名何，苏州人皆传其事。（出《灵异记》）

【译文】

许至雍的妻子某氏，长得素净宜人，早年亡故，使至雍颇为伤感。每当风清月明而又无事可做的时候，每当笙停歌罢筵席散尽的时候，他都要怆然饮泣、悲叹不已。八月十五日晚上，许至雍于庭前抚琴赏月，不知不觉过了很长时间。忽然，他发觉帘屏后面有人走动，并且长吁短叹。许至雍问道："什么人来到这里，想必有何目的？"好久，才听见有人说话，原来竟是亡妻！亡妻说："如果你想与我相见，遇到赵十四，不要可惜三贯六百钱。"许至雍吃了一惊，爬起来正想问她，结果连个人影也没有见到。从此，许至雍便经常想起妻子说的那句话，却不知道赵十四是个什么人。数年之后，许至雍到苏州游玩。当时正是春天，他看见十几个少年全穿着女人的衣服，乘坐画船，将去拜谒周太王之子吴太伯庙。许至雍问道："他们是什么人，为何穿这样的服装？"对方回答说："这个州里有位男巫叫赵十四，说的事情大都是准确的，为当地人所敬仰所崇拜。这些人都是赵十四的晚辈呵。"许至雍问道："这位赵十四的法术，最拿手的是什么？"对方说道："他最善于招人的灵魂。"这时，许致雍才知道这正符合妻子在梦中说过的话。第二天早晨，许至雍去见赵十四，表白心中恳切之情。赵十四说道："我平时所招的，那是生人之魂；今天要我招死人之魂，又要让生人看见，这种事情，我可是好久不干了呵，不知道招来招不来？我知道，你向来很重情义，又在神明面前有所表白，我怎能不为你招之？"言罢，他算计了一下所需要的费用，果然是三贯六百钱？随即，赵十四便选择良辰吉日，在许至雍的屋子里洒扫焚香，把床铺几案放到西墙下，于屋檐外面结坛场，摆上酒肉。接着，赵十四吼叫着，舞蹈着，一边弹胡琴，一边拜仙。到了晚上，他让许至雍站在堂内东边的角落里，自己则放下帘子躺下来，一句话也不说。直到三更天，忽然叫见庭内有人话说声，赵十四便问："你莫非是许秀才的夫人？"只听叹了几次气，答应了一声道："是的。"赵十四说："由于秀才诚意恳切，我才敢前来相迎，夫人不要责怪呀。请夫人入堂--"顷刻，像是有人揭开帘子，果然是许至雍的妻子。她淡服薄妆，拜见赵十四，然后徐步走进堂内，面朝西而坐。许至雍泪流满面，呜呜咽咽地说"你来到这里，是不是受了什么冤屈和强横？"妻子说："这都是命呵，怎么谈得上冤屈和强横呢？"接着，她又问及儿女家人亲戚邻居的一些事情，反反复复说了几十句话。许至雍又问道："人间崇尚佛经，并称之为'功德'，你们那里也有么？"妻子说："都有呵。"许至雍又问阴间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妻子回答说："春秋祭奠的东西没有得不到的，然而最重要的则是稀粥呵！"赵十四招招手，一会儿就有人把稀粥送来了。许妻接过碗。便把粥倒进嘴里吃起来。一连吃了好几碗。许至雍又问道："你要不要佛经？"妻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难道会有罪吗？你前些日子送给我的，也已经全部得到了。"良久，赵十四说："夫人可以回去了，时间长了恐怕要受到责备的。"于是，妻子走出房门，许至雍相随泣涕着说："希望你留给我一物，可作纪念。妻子哭泣着说："阴间只有泪水可以送给亲人。你有衣服，可扔一件在地上……"许至雍脱下一件汗衫，放在地上。许妻拿过汗衫，又悬挂在庭树前面一根树枝，然后用汗衫蒙住脸大哭起来。良久，她挥手让许至雍走开，自己把汗衫挂在树枝间，然后乘空而去。许至雍取过汗衫看去，那上面的泪痕全是血呵。许至雍痛悼亡妻，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这时，有个叫卢求著的人来苏州幽居，认识了赵十四，赵十四的名字叫何，苏州人至今还传说着这件事。

韦觐

唐太仆卿书觐欲求夏州节度使。有巫者知其所希，忽诣韦曰："某善祷祝星辰，凡求官职者，必能应之。"韦不知其诳诈，令择日。夜深，於中庭备酒果香灯等。巫者乘醉而至，请书自书官阶一道，虔启于醮席。既得手书官衔，仰天大叫曰："韦觐有异志，令我祭天。"韦合族拜曰："乞山人无以此言，百口之幸也。"凡所玩用财物，尽与之。时崔侃充京尹。有府囚叛狱，谓巫者是其一辈。里胥诘其衣装忽异？巫情窘，乃云："太仆卿韦觐，曾令我祭天。我欲陈告，而以家财求我。非窃盗也？"既当申奏，宣宗皇帝召觐至殿前，获明冤状。复召宰臣论曰："韦觐城南上族，轩盖承家。昨为求官，遂招诬谤。无令酷吏加之罪俧。"其师巫便付京兆处死，韦贬潘州司马。（出《云溪友议》）

【译文】

唐代，有位太仆卿叫韦觐，想当夏州的节度使。有个巫师知道他追求的是什么，忽然有一天登上门来对他说："我这个人善于向星辰祝告祈福，凡是求官职的，没有不灵验的。"韦觐不知道他这是诳骗敲诈自己，便让他选择良辰吉日。这天深夜，韦觐让家人在中庭摆上香和蜡烛以及酒和水果等。巫师乘着酒劲儿赶到中庭，让韦觐自己写上一道要升的官衔，虔诚的摆到祭坛上。巫师抓过那道写好的官衔，仰天大叫道："韦觐有野心，让我祭天！"韦觐见势不好，带领全家人跪倒于地，拜道："求仙人不要说这种话，便是我们全家老少一百多口人之大幸！"结果，韦觐把家里的古玩财物，全都送给了巫师。当时，崔侃任京兆尹。有一个官府的囚犯从狱中逃出来，说那个巫师是他的同伙。里胥找到那个巫师，盘问他最近的服装怎么忽然变样了？巫师一阵惊窘，便说："太仆卿韦觐，曾经让我为他祭天，我想告发，结果，他便用家中的财产求我……千真万确，这可不是我偷的呀！这件事，应当向上申奏才对。"宣宗皇帝把韦觐召到殿前，经再三查问，才弄清其中冤情，然后又召宰相的大臣们说道："韦觐是城南的贵族，世代相传都是作官的。昨天为了求官遭到诬谤，不要让酷吏加罪于他。"不久，那巫师被押赴京城处死，韦觐被贬为潘州司马。

高骈

唐高骈尝诲诸子曰："汝曹善自为谋。吾必不学俗物，死入四板片中，以累于汝矣。"及遭毕师铎之难，与诸甥侄同坎而瘗焉。唯骈以旧毡苞之，果符所言。后吕用之伏诛，有军人发其中堂，得一石函。内有桐人一枚，长三尺许，身披桎，口贯长钉，背上琉骈乡贯甲子官品姓名，为厌胜之事。以是骈每为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出《妖乱志》）

【译文】

唐代有位高骈，他曾教导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要自谋生路，好自为之。我呢，不想学芸芸俗辈，死后还要躺入那四块板中，再麻烦你们。"及遭毕师铎之难，便和各位侄子外甥一起埋在同一个墓穴里，只有高骈的尸体用旧毡子包裹着，果然与先前的话相符。后来，妖人吕用之伏法，兵卒在他的屋里挖出一个石匣，内有一个桐木人，三尺多长，戴着脚镣子，嘴里钉着钉子，背上写着高骈的藉贯生日姓名职务等，这是用巫术诅咒人用的。以往，高骈每次被吕用之所控制，看来这东西是起了作用的。

厌咒厌盗法

厌盗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笼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筑之令坚固，杂五行书曰："亭部地上土涂灶，水火盗贼不经；涂屋四角，鼠不食蚕；涂仓廪，（廪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鼠不食稻；以塞坎，百鼠种绝。"（出《酉阳杂俎》）

【译文】

这是一种制服盗窃的方法。初七这天时间，把九只老鼠分别放在笼子里埋入地下，秤九百斤土压在上面，都是二尺五寸深，夯实。《杂五行》书上说：在厨房亭间里用这种土涂抹灶台，水火和盗贼都不会侵害；涂抹屋子的四角，老鼠就不吃蚕；涂抹粮仓，老鼠就不吃稻谷。用它堵住所有的坑穴，各种老鼠便会绝种。

雍益坚

唐雍益坚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恶梦。"咒曰："婆珊婆演底。"（出《酉阳杂俎》）

唐代的雍益坚说，有一个专管夜晚的咒语，如果坚持每天都念就会灵验。夜晚走路和睡觉时如果害怕，或者作恶梦，一念咒语就会立杆见影。这句咒语是："婆珊婆演底。"宋居士 唐宋居士说，掷骰子咒云："伊帝弥帝，弥揭罗帝。"念蒲十万遍，彩随呼而成。（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的宋居士说："掷骰子时念这样一句咒语："伊帝弥帝，弥揭罗帝。"伏身念上十万遍，随着一声欢呼你就会赢。

卷第二百八十四　　幻术一

客隐游　天毒国道人　骞霄国画工　营陵人　扶娄国人　徐登　周眕奴　赵侯 天竺胡人　鞫道龙　阳羡书生　侯子光

客隐游

魏安厘王观翔鹄而乐之，曰："寡人得如鹄之飞，视天下如芥也。"客有隐游者闻之，作木鹄而献王。王曰："此有形无用者也。夫作无用之器，世之奸民也。"召隐游，欲加刑焉。隐游曰："大王知有用之用，未悟无用之用也。今臣请为大王翔之。"乃取而骑焉，遂翻然飞去，莫知所之也。（出《异苑》）

【译文】

魏安厘王看着正大飞翔的天鹅十分高兴，说："我如果能像天鹅这样在空中飞翔，就可以傲视人间，视天下如同草芥了。"客人中有位隐士听了这句话，回去做了个木天鹅献给安厘王。安厘王说："这东西只有模样而无用处。他做这种无用的东西，看来一定是个奸邪谄媚之人了！"随即，他将那隐士唤上来，想对他动以刑罚。隐士说："大王只知道有用的东西有用，却不知无用的东西也有用。今天，我请求为大王进行一次飞翔表演。"说罢，抓过木天鹅便骑上去，那木天鹅抖抖翅膀便飞走了，谁也不知道它飞到哪里去了。

天毒国道人

燕昭王七年，沐骨之国来朝，则申毒国之一名也。有道术人名尸罗。问其年，云："百四十岁。"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至燕都。"喜炫惑之术。於其指端，出浮图十层，高三尺，乃诸天神仙，巧丽物绝。列幢盖鼓舞，绕塔而行，人皆长五六分，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罗喷水为氛雾，暗数里间。俄而复吹为疾风，氛雾皆止。又吹指上浮图，渐入云里。又于左耳出青龙，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时，才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风至云起，即以一手挥之，即龙虎皆入耳中。又张口向日，则见人乘羽盖，驾螭、鹄，直入于口内。复以手抑胸上，而闻衣袖之中，轰轰雷声。更张口，则向见羽盖、螭、鹄，相随从口中而出。尸罗常坐日中，渐渐觉其形小，或化为老叟，或变为婴儿，倏忽而死，香气盈室，时有清风来，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咒术炫惑，神怪无穷。（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燕昭王即位七年的时候，沐骨之国派使者来朝。所谓沐骨之国，则是天竺国（也叫身毒）的另一名称。他们来的人当中，有一位懂道术的名叫尸罗。问他的年龄，回答说一百四十岁。他带着锡杖持着花瓶，从天竺国出发已经五年，才来到燕国的都城。尸罗擅长幻术，在他手指尖上能够现出十层佛塔，高三尺。天上的各位神仙，各露仙姿，仪态万方，打着旗子绕塔鼓舞而行。他们都五六分长，唱歌的声音，如同其人一样。尸罗喷出水来化作雾气，使数里之内都昏暗不明。顷刻，尸罗又吹出疾风，雾气全都消散了。接着，他又吹指上佛塔，佛塔便渐渐钻进云彩里。随即，他的左耳钻出一条青龙，右耳钻出一只白虎。刚出来的时候，才一二寸，一会儿就到了八九尺。倏尔，风至云起，尸罗只用一手挥了挥，那青龙和白虎全又钻进耳朵里，尸罗又张开大口向着太阳。这时，只见有人乘着羽盖，驾着龙和天鹅径直钻入尸罗的口中。尸罗又把手按在胸上，可以听到他衣袖之中有轰轰雷声。尸罗张大了口。则可以看见龙和天鹅相随从他口中飞出来。尸罗常常坐在太阳底下，只见他在渐渐变小，一会儿变成老头，一会儿变成婴儿，最后忽然死去了。这时，香气满室，不断有徐徐清风吹来。吹着吹着，尸罗便苏醒过来，得到了再生，模样跟先前一样。这变幻之术，真是神怪无穷啊。

骞霄国画工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刻玉善画工名裔。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鬼怪群物之象；刻石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皆铭其臆前，记以年月。工人以绢画地。方寸之内，写四渎五岳列国之图。又为龙凤，骞翥若飞。皆不得作目，作必飞走也。始皇嗟曰："刻画之形，何能飞走。"使以淳漆各点两玉虎一眼睛，旬日则失之，不知何所在。山泽人云："见二白虎，各无一眼，相随而行，毛色形相，异于常见者。"至明年，西方献两白虎，皆无一眼。始皇发槛视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杀之，检其臆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秦始皇元年，骞霄国献给他一名善于雕刻与绘画的人，他的名字叫裔。他将朱砂和石青喷在地上，当即就可以变出各种鬼怪的嘴脸和各种东西的样子。他还能够用石头雕刻出各种动物，连毛发都如同真的一样，栩栩如生。另外，他还把雕刻的时间铭刻在动物们的胸前。他把绢布铺在地上，方寸之内，便画出江、河、淮、济等四渎和五岳以及列国的地图。他刻画出来的龙和凤凰，则飘然若飞，活灵活现，但都没有眼睛，如果刻画出眼睛，它们就会真的飞走了。秦始皇叹道："这刻画出来的假东西，怎么能够飞走呢？"他让那画工用漆在两只玉虎的头上各点一只眼睛，结果不到十天，这两只玉虎便失踪了，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深山大泽边的百姓们说，看见两只白老虎，各缺一只眼睛，总是形影不离，结伴而行，长得完全一样，连毛色都没什么差别。经常看到这两只白老虎的人，无不感到惊奇。到了第二年，西方献来两只白老虎，都缺一只眼睛。秦始皇命人打开槛车细看，怀疑是先前丢失的那两只玉虎，便将它们刺死了。检查它们的胸前，皆有小字，果然是去年丢失的那两只玉虎。

营陵人

汉北海营陵有道人，能令人与已死人相见。其同郡，妇死已数年，闻而往见之曰："愿令我一见亡妇，死不恨矣。"道人曰："卿可往见之。若闻鼓声，即出勿留。"乃语其相见之术。于是与妇言语悲喜，恩情如生。良久，闻鼓声，恨恨不能得往。当出户时，奄忽其衣裙户间，掣绝而去。至后岁余，此人身亡。室家葬之，开冢，见妇棺盖下有衣裾。（出《搜神记》）

【译文】

汉代，北海营陵这地方有位道士，能够让人和已死去的人相会。和他同一个郡里有位先生，妻子已经死好几年了。听说了这件事，便登门拜访，对道士说道："让我看看死去的妻子吧，这样我死后也就没什么遗憾的了。"道士说："你可以去看她，但是如果听见鼓声，你必须立即出来，不要停留。"然后，就把与死人相见之术传授与他。这位先生见到亡妻之后，悲喜交加，恩爱如生，不知不觉过去了好长时间。这时候，忽然传来鼓声，他恨不得随妻子而去。当他出门时，匆忙间衣服的大襟被门夹住了，他猛地将其挣断才走了出来。一年多后，这人便死了。家人想把他同妻子埋在一起，打开他妻子的坟墓，只见棺材盖下夹着块衣服的大襟。

扶娄国人

南垂有扶娄之国。其人善能机巧变化，易形改服，大则兴云雾，小则入纤毫。缀金玉毛羽为衣服。能吐云喷火，鼓腹则如雷霆之声。或为巨象、狮子、龙、蛇、犬、马之状。或为虎口中生人，或于掌中备百兽之乐，宛转屈曲于指间。人形或长数分，或复数寸，神怪倏忽，炫（炫原作佳。据明抄本改。）丽于时。乐府皆传此伎，至末（末原作宋。据明抄本改。）犹学焉，得粗得精，代代不绝，乃俗谓之婆侯伎，则扶娄之音讹耳。（出《拾遗记》）

【译文】

南疆有个扶娄国，那里的人都善于变幻之术，易容貌改服饰。他们大则大到兴起云雾，小则小到钻入纤毫之中。他们的衣服缀金戴玉，挂着羽毛。他们能吐云喷火，鼓起肚子就会传出轰轰雷声，或者变成大象狮子龙蛇犬马的样子，或者从老虎口中钻将出来，或者让各种动物在掌上尽情欢乐，让它们盘旋舞蹈于手指之间。他们的身体有时长数分，有时缩数寸，神神怪怪，变化于倏忽之间。他们这套变化之术，炫丽于当时，每个音乐官署里都传授此术，到了前朝末代还在学习呢。有的学得粗浅，有的学得精深，代代流传不绝。这套变幻之术，民间欲称婆侯伎。"婆侯"乃是"扶娄"二字的讹音。

徐登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 并善方术。时遭兵乱，相遇于溪，各矜其所能。登先禁溪水为不流， 次禁枯柳为生稊。二人相视而笑。登年长，师事之。后登身故，东入长安。百姓未知笑而不应，屋亦不损。又尝临水求渡，船人不许。乃张盖坐中，长啸呼风，乱流而济。于是百姓敬服，从者如归。长安令恶而杀之。民立祠于永宁，而蚊蚋不能入。（出《水经》）

【译文】

福建有个叫徐登的人，他是由女子变成男人的。他与东阳郡的赵 都善于方术，当时兵荒马乱，二人在溪水边相遇。他们开始都认为自己的本事大。徐登先露出一手，让溪水停住不流；赵 接着施展本领，让枯死的柳树长出茂密的枝叶。二人不由相视一笑。徐登年龄大些，赵 便拿他当作老师对待。后来徐登死了，赵 便向东进了长安城。这里的百姓都不认识他。他便跳上房顶，用鼎来烧火煮饭。这家的主人感到很吃惊，便大声责怪他。赵 却笑而不答，房子也一点没有损坏。接着，他又来到河边想渡过去，船家不许他上船；他便打开雨伞坐在当中，一声长啸，呼来一阵狂风，将他送到了对岸。于是，百姓们都很敬服他，拜他为师的人如潮水般涌来。长安县令对赵 深恶痛绝，便将他杀害了。老百姓在永宁为他修了一座祠堂，连蚊蚋之类的昆虫都无法入内。

周眕奴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蛮人，有术，能使人化作虎。毛色爪身悉如真虎。乡人周眕有一奴，使入山伐薪。奴有妇及妹，亦与俱行。既至山，奴语二人云："汝且上高树去，我欲有所为。"如其言。既而入草，须臾，一大黄斑虎从草山，奋越哮吼，甚为可畏。二人大怖。良久还草中，少时复还为人，语二人："归家慎勿道。"后遂向等辈说之。周寻复之，乃以醇酒饮之，令熟醉。使人解其衣服，乃身体事事祥视，了无异。唯于髻发中得一纸，画作虎，虎边有符，周密取录之。奴既唤醒，问之。见事已露，遂具说本末，云："先尝于蛮中告籴，有一蛮师云有此符，以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受得此法。"（出《冥祥记》）

【译文】

魏时，寻阳县北山中居住着一伙蛮子，他们颇有法术，能把人变成老虎，全身上下跟真虎毫无二致。当地人周眕有一个奴仆，主人派他进山砍柴。这奴仆还有妻子和妹妹，也一同前往。刚到山上，这奴仆便对妻子和妹妹二人说："你们暂且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我将要有个大的举动。"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既而钻进了草丛。有顷，一只大黄斑猛虎从草丛中蹿出来，狂奔吼啸，十分可怕，把那两个女人吓得乱叫。过了一会儿，老虎又回到草丛。倏尔又还原为人。这奴仆对妻子和妹妹说："回家千万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后来，这两个女人却把此事跟同伴们说了。人们商量了一下，用酒把他灌醉，然后解开他的衣服，整个身体各处都仔细看过，却未发现有什么异常，只是在发髻中找到一张纸，上面画着一只老虎，老虎旁边有咒符。有人小心翼翼抄录那咒符。那奴仆被唤醒后，遭到人们的盘问，见事已败露，只好道出真相。他说："我先前曾经去找那伙蛮子买粮食，有位蛮师说他有这种咒符。于是，我就用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学成了这种法术。"

赵侯

晋赵侯少好诸术，姿形悴陋，长不满数尺。以盆盛水作禁，鱼龙立见。侯有白米，为鼠所盗。乃披发持刀，画作地狱，四面为门。向东啸，群鼠俱到。咒之曰："凡非啖者过去，盗者令止。"止者十余，剖腹看脏，有米在焉。曾徒跣须屐，因仰头微吟，双屐自至。人有笑其形容者，便阳设，以酒杯向日，（《异苑》日作口。）即掩鼻不脱，仍稽颡谢过。着地不举。永康有骑石山，山上有石人骑石马，侯以印指之，人马一时落首，今犹在山下。（出《异苑》）

【译文】

晋代，赵侯年轻时喜好各种法术，显得十分憔悴和丑陋，他身高不到数尺。他用盆盛水作幻术，鱼龙立刻显现出来。他有不少白米，却常被老鼠盗食。于是，赵侯就披头散发地操起刀，在地上画一座地狱，四面是门。他朝东吼叫几声，一大群老鼠都赶到了。念咒语道："凡是没有偷吃白米的过去，偷吃的给我站住！"共有十几只老鼠站住了。他便将其剖腹查内脏，果然肚子里还有白米粒呢。他有一次光着脚正需要鞋，便仰着脑袋小声叨咕了几句，一双鞋便从天而降。有人笑话他形容丑陋，他便在白天作幻术，举起酒杯朝着太阳放到鼻子上，酒杯不掉，他还能叩首致谢，着地不举。永康县境内有座骑石山，山上有个石人骑着一匹石马。他用自己的印章一指，那石人和石马的脑袋便同时落地，现在还在山下面。

天竺胡人

晋永嘉中，有天竺胡人来渡江南。有幻术，能断舌吐火，所在人士聚观。将断舌，先吐以示众。然后刀截，血流覆地。乃烧取置器中，传以示人。视之，舌半犹在。既而还取，合续之，有顷如故，不知其实断否也。尝取绢布与人各执一头，中断之。已而取两段，合祝之，绢布还连续，故一体也。又取书纸及绳缕之属，投火中，众共视之，见其烧爇了尽。乃拨灰，举而出之，故向物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永嘉年间，有位天竺国胡人来到江南。他会作幻术，能够割断舌头吐出火来，周围的人们都来围观。他先把舌头吐出来让众人看，然后用刀截断，血流遍地，又烧了一阵儿放入器皿中，让大家传看。再一看他，还有半只舌头。随即，他把那半只舌头拿过来接上去，有顷便完好如初，不知道他真的截断与否。他曾经拿出绢布让人各扯一头，中间割断，然后便拿着两块断绢闭目祈祝，那绢布当即就连为一体。又拿书纸及绳缕之类，扔入火中，大家一起看着它们燃成灰烬。他再一拨灰，手里举着的还是原来那些东西。

鞫道龙

葛洪云：余少所知有鞫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能乘龙御虎，佩赤（赤原作步。据明抄本、许本改。）金为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以赤刀厌之，术既不行，为虎所杀。三辅人俗用以为戏，汉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出《西京杂记》）

【译文】

葛洪说："我小时候知道有个叫鞫道龙的，善于幻术，他向我讲古时候的事儿说，黄公是东海上的人，年少时能骑龙赶虎，身上佩着一把赤金刀，用深红色的丝带扎着头发。他站起来能呼风唤云，坐下去巍然如山如河。到了老年，他变得羸弱衰竭，力不能支，再加之饮酒过度，便不能行幻术了。秦朝末年，东海一带出现了白老虎，黄公拿着赤金刀想去制服它，结果由于不能行幻术，被老虎吃掉了。后来，三辅一带的人把这件事编成戏给老百姓们演了。汉朝时，在歌舞杂技中还保留着这个节目。"

阳羡书生

东晋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年十七八，卧路侧，云：脚痛，求寄彦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笼亦不更广，书生亦不更小。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甚善。"乃于口中吐一铜盘奁子，奁子中具诸馔殽，海陆珍羞方丈，其器皿皆是铜物，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数行，乃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要之。"彦曰："甚善。"又于口中吐出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绮丽，容貌绝伦，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虽与书生结好，（好原作妻。据明抄本改。）而实怀外心，向亦窃将一男子同来，书生既眠，暂唤之，愿君勿言。"彦曰："甚善。"女人于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颖悟可爱，仍与彦叙寒温。书生卧欲觉，女子吐一锦行幛，书生仍留女子共卧。男子谓彦曰："此女子虽有情，心亦不尽，向复窃将女人同行，今欲暂见之，愿君勿泄言。"彦曰："善。"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年二十许，共宴酌。戏调甚久，闻书生动声，男曰："二人眠已觉。"因取所吐女子，还内口中。须臾，书生处女子乃出，谓彦曰："书生欲起。"更吞向男子，独对彦坐。书生然后谓彦曰："暂眠遂久，居独坐，当悒悒耶。日已晚，便与君别。"还复吞此女子，诸铜器悉内口中。留大铜盘，可广二尺余。与彦别曰："无此藉君，与君相忆也。"大元中，彦为兰台令史，以盘饷侍中张散，散看其题，云是汉永平三年所作也。（出《续齐谐记》）

【译文】

东晋东间，阳羡县有位叫许彦的人正在绥安山里走，遇见一个十七八岁的书生，躺在路旁，说自己脚痛，并请求许彦打开手提的鹅笼子，他要钻进去。许彦开始以为他开玩笑，便打开鹅笼。结果，那书生真的就钻了进去。奇怪的是，那笼子也不变大，书生也没变小，他却与一对鹅并坐在一起，鹅竟然不惊。许彦提起那笼子，并不觉重。来到一棵大树下休息时，书生才走出来，对许彦说："我想为你设一薄宴，以示感谢。"许彦点点头说："很好。"于是，那书生从嘴里吐出一铜盘奁子，奁子中有各种饭菜，山珍海味罗列在一起。那器皿全是铜的，气味芳美。世所罕见。酒喝了数巡，那书生才对许彦说道："这些日子，有一个女人总跟着我；今天，我想暂时把她唤来。"许彦说："很好。"于是，书生又从嘴里吐出一个女子，年纪大约十五六岁，容貌绝美，衣服华丽，同他们坐在一起饮酒。有顷，书生便醉倒了。那女子对许彦说："我虽然与书生相好，可实际上却怀有外心，并偷偷地领来一个男子。书生既然睡着了，我想暂时把他唤来，希望你不要说。"许彦说："好吧。"于是，女子便从口中吐出一个男人来，年纪大约二十三四岁，也显得十分聪颖可爱，并同许彦寒暄畅叙。书生将要醒来，那女子又吐出一鲜艳华美且可移动的屏风，与他躺到一起。那男人对许彦说："这女子与我虽然有情，但也非一心一意。方才我还偷着约一个女子前来，现在想趁此机会看看她。希望你不要泄露此事。"许彦说："好"。于是，这男人又从口中吐出一个女子，年纪在二十岁左右。与他同宴共饮。调笑好长时间，听见屏风内的书生有动静，这男人说："他们已经睡醒了。"然后将所吐的女子吸回口中。不一会儿，书生处的那个小女子就出来了，对许彦说："书生快要起来了！"然后将那男人吞进口中，单独与许彦对坐。书生起来后对许彦说："这一小觉睡得太久了，让你单独坐着，挺难受吧？天已经很晚了，只好跟你告别。"说罢，便将那小女子连同所有铜的器皿又全吞进口中，只留下一个二尺多的大铜盘送给许彦，并告别道："别后咱们无所寄托，只有相互回忆吧！"太元年间，许彦任兰台令史，将那大铜盘送给侍中张散。张散看上面的字，说是东汉永平三年制作的。

侯子光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李氏，依鄘（明抄本鄘作鄠。）爰赤眉家。颇见其妖怪，事微有验。赤眉信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绥、竺龙、谨（明抄本谨作严。）谌、谢乐等，众聚数千于杜阳山，称大皇帝。改元龙兴，立官属。大将军镇西石广斩平之，子光颈无血，十余日面色如生。（出《录异记》）

【译文】

侯子光是安定人，二十来岁，英俊潇洒。他自称是佛的太子，从当时称为大秦国的罗马来，应当成为小秦国的主宰。他改名为李氏，投奔到鄘处的爰赤眉家。爰家见他十分古怪，便让他占了几卜，果然有些灵验。爱赤眉信服了他，并将两个女儿嫁给他作妻子。随即，他开始煽风点火，妖言惑众。京兆郡的樊绥、竺龙、谨谌、谢乐等聚众数千人，在杜阳山称侯子光为大皇帝，改年号为龙兴，任命主官的属吏。镇西大将军石广将他们镇压下去了。杀侯子光的时候，他的脖子竟然没有血，砍下的头颅十多天都象活着时一样，脸色红润如初。

卷第二百八十五　　幻术二

宋子贤　胡僧　祖珍俭　叶道士　河南妖主　梁州妖主　明崇俨　刘靖妻 鼎师　李慈德　叶法善　罗公远　北山道者　东明观道士　东岩寺僧　荆术士 梵僧难陀　太白老僧

宋子贤

隋炀帝大业九年，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佛出世。又悬镜于堂中，壁上尽为兽形。有人来礼谒者，转其镜，遣观来生像，或作蛇兽形。子贤辄告之罪业。当更礼念，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聚数千百人，遂潜作乱。事泄。官捕之。夜至，绕其所居。但见火坑，兵不敢进。其将曰："此地素无坑，止妖妄耳。"及进，复无火，遂擒斩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九年的时候，唐县人宋子贤善于搞幻术。他住的楼上，每天夜里都有光亮，他能把自己变成佛的样子，并自称弥勒佛出世。他还把镜子悬挂在堂中，墙上显出的都是各种野兽的样子。有人前来拜谒，把那面镜子一翻，便使之看到自己来世的模样，有的竟然是毒蛇和野兽。宋子贤就告诉他来世的罪恶和业绩。当再一祈祷之后，就转出人的样子给他看。远远近近的人们，都被宋子贤迷惑住了，聚众几千人，准备闹事作乱。不久，事情泄露了，官军来逮捕宋子贤。晚上，官军赶到之后便把他的住所包围起来。但一见有火坑，士兵便不敢上前。领队的将军说："这地方平常日子没有坑，我们要平息妖孽的妄为。"说罢率众而进，再也看不见火坑了。宋子贤被擒住后斩首示众。

胡僧

唐贞观中，西域献胡僧。咒术能死人，能生人。太宗令于飞骑中取壮勇者试之。如言而死，如言而生。帝以告太常少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闻邪不犯正，若便咒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咒奕，奕对之无所觉。须臾，胡僧忽然自倒，若为所击，便不复苏矣。（出《国朝杂记》）

【译文】

唐代贞观年间，西域献来一个僧人。他颇有法术，能用咒语致人死命，也能用咒语再让他复活。唐太宗令于飞骑中带一个壮汉来试验。结果，正如胡僧所说的那样，让他死他就死，让他活他就活。太宗皇帝对太常少卿傅奕说了此事，傅奕道："这是邪术啊。我听说邪不犯正，如果让他来咒我，一定不会成功。"太宗立即让胡僧咒傅奕。傅奕站在胡僧对面，却毫无感觉。一会儿，胡僧忽然自己倒下了，仿佛被什么狠狠击中，再也没有苏醒。

祖珍俭

唐咸亨中，赵州祖珍俭有妖术。悬水瓮于梁上，以刀砍之，绳断而瓮不落。又于空房内密闭门，置一瓮水，横刀其上。人良久入看，见俭支解五段，水瓮皆是血。人去之后，平复如初。冬月极寒。石臼冰冻，咒之拔出。卖卜于信都市，日取百钱，盖君平之法也。后被人纠告，引向市斩之，颜色自若，了无惧，命纸笔作词，精彩不挠。（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高宗咸亨年间，赵州的祖珍俭会妖术。他把一个水瓮悬挂在房梁上，然后用刀去砍，绳子砍断了而水瓮却不落下来。还有一次，他在空房子里紧闭门户，搬进一瓮水，然后把刀横放在上面。过了好久，人们进去一看，只见祖珍俭已经肢解成五段，水瓮里全是血！人们走后，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冬天极冷，石臼冻在了冰上；他一念咒语，就把石臼拔了起来。后来，他到都市里算卦挣钱，每天都能挣百余钱，依靠的是严君平那套法术。不久被人告发，押向闹市斩首示众。他脸不变色，坦然自若，一点也不害怕，并让人拿来纸笔作词一首，写得十分精彩，思路丝毫不乱。

叶道士

唐陵空观叶道士，咒刀。尽力斩病人肚，横桃柳于腹上，桃柳断而肉不伤。后将双刀砍一女子，应手两段，血流遍地。家人大哭。道士取续之，喷水而咒。须臾，平复如故。（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陵空观有个叶道士。他拿着刀念咒语，将桃柳枝横放在病人肚子上，然后尽全力砍下去，桃柳枝断了而病人一点也未受伤。后来，他又拿着双刀砍向一个女子，结果手举刀落，那女子当即被砍成两段，血流遍地。见状，女子的家人大哭。叶道士将女子的两段身子连在一起，喷上水之后念起咒语来。一会儿，那女子便苏醒过来，跟原来一模一样。

河南妖主

唐河南府立德坊及南方西坊，皆有胡妖神庙。每岁，商胡祈福，烹猪杀羊，琵琶鼓苗，酣歌醉舞。酬神之后，募一胡为妖主。看者施钱并与之。其妖主取一横刀，利同霜雪，吹毛不过。以刀刺腹，刃出于背，仍乱扰肠肚流血。食顷，喷水咒之，平复如故。此盖西域之幻法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河南府的立德坊及南市西坊，都有胡妖的神庙。每年，人们都杀猪宰羊，奏起各种乐器，载歌载舞，开怀畅饮，乞求胡妖赐福。酬敬完神之后，征募一西域人做妖主，观众施舍一些钱给他。这妖主拿出一把刀，锋利无比，吹毛立断。他把这刀刺入腹中，刀尖从后背穿出来，再把刀搅个不停，肠肚流血不止。吃喝之后有顷，他将伤口喷上水再念咒语，当即恢复原样。这就是西域的幻术呵。

梁州妖主

唐梁州妖神祠。至祈祷日，妖主以利铁，从额上钉之，直洞腋下，即出门。身轻若飞，须臾数百里。至西妖神前，舞一曲，即却至旧妖所，乃拔钉，一无所损。卧十余日，平复如初。莫知其所以然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梁州有座妖神祠。每到祈祷日这一天，妖主就将钉子之类的利铁从额头钉进去，再从腋下穿出来，然后立即出门，身子轻得如同飞起来一般，一会儿就能走几百里。到西妖神祠前，舞上一曲，然后返回到原来的妖神祠，把钉子拔出来，结果一点也没有损伤。他卧床十几天后，便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明崇俨

唐明崇俨有术法。大（大原作文。据明抄本改。）帝试之，为地窖，遣妓奏乐。引俨至，谓曰："此地常闻弦管，是何祥也？卿能止之？"俨曰："诺。"遂书二桃符，于其上钉之，其声寂然。上笑，唤妓人问，云："见二龙头，张口向下，（下原作上。据明抄本改。）遂怖俱不敢奏乐也。"上大悦。（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有个叫明崇俨的人颇有法术。大帝唐玄宗想考考他，便令数名歌妓到地窖里奏乐。然后，大帝将明崇俨召来，对他说道："这地方常听见有人奏乐，是不是有何不祥？你能制止吗？"明崇俨道："是。"随即画了两个桃符，钉在那地窖上面，管弦之声戛然而止。大帝笑了，唤歌妓们来问原因。歌妓回答说："方才看见两个龙头，张口向下，吓得我们不敢奏乐了！"大帝听罢，非常高兴。

刘靖妻

唐蜀县令刘靖妻患。正谏大夫明崇俨诊之曰："须得生龙肝，食之必愈。"靖以为不可得。俨乃书符，乘风放之上天。须臾有龙下，入瓮水中，剔取肝，食之而差。大（大原作文。据明抄本改。）帝盛夏须雪及枇杷、龙眼子。俨坐顷间，往阴山取雪，至岭取果子，并到。食之无别。时瓜未熟，上思之，俨索百钱将去。须臾，得一大瓜。云："缑氏老人园内得之。"上追老人至，问之；云："土埋一瓜，拟进。适看，（看原作卖。据明抄本改。）唯得百钱耳。"俨独卧堂中，夜被刺死，刀子仍在心上。敕求贼甚急，竟无踪绪。或以为俨役鬼劳动，被鬼杀之。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信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蜀之县令刘靖的妻子病倒了。正谏大夫明崇俨为她诊脉后说："必须得有生龙肝呵，吃了病就会好的。"刘靖认为无法得到。明崇俨就画了一道符，乘着风放上天去，一会功夫，便有一条龙下来，钻进了水瓮之中。明崇俨将龙肝剔出来，请刘靖妻子吞食，吃了病便好了。唐大帝玄宗在盛夏想要雪花和枇杷龙眼等水果。明崇俨就在端坐不语的那一刻间，从阴山取来雪花，从岭南取来水果，一并送到大帝面前，大帝食之，味道不错。当时瓜尚未熟，大帝想吃，明崇俨要了百钱而去，有顷，果然带回一个大瓜，并说"这是在缑氏老人瓜园里买的。"大帝急忙追上老人询问是否属实，老人回答说，那瓜是在土里埋着的，再往下看，只得到了一百钱。后来，明崇俨自己单独睡在床上，被人刺死了，刀子一直插在心上。大帝下敕令捉拿凶手，尽管催得十分紧，但竟未有一点线索。有人认为明崇俨把小鬼们役使得太劳苦了，小鬼们忍无可忍，便把他杀死了。孔子说："想除掉异端，则等于害自己。"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啊。

鼎师

唐则天朝，有鼎师者，瀛博野人，有奇行。太平公主进，则天试之。以银瓮盛酒三斗，一举而饮尽。又曰："臣能食酱。"即令以银瓮盛酱一斗，鼎师以匙抄之，须臾即竭。则天欲与官。鼎曰："情愿出家。"即与剃头。后则天之复辟也。鼎曰："如来螺髻，菩萨宝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长发，使张潜决一百。不废行动，亦无疮痍，时人莫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武则天主持朝政的时候，瀛州博野县有位鼎师，具有神奇的本事。一日，太平公主向母亲推荐他。武则天想试试鼎师，便令人用银瓮装了三斗酒，结果他一饮而尽。他又说道："我能吃酱。"武则天又让人用银瓮装来一斗酱。鼎师用匙子舀着吃，一会儿便吃光了。武则天想让他做官，他却说："我情愿出家当和尚。"武则天当即命人给他削了发。后来，武则天复辟，重新主朝。鼎师说："如来佛和观音菩萨都是留着头发的。如果能一心修炼，参禅悟道，何必一定要把头发剃掉呢？"后来他便留起长发，武则天让张潜责打鼎师一百刑杖。但并不影响他的行动，身上却不生疮痍。当时的人们都困惑不解。

李慈德

唐大足年中，有妖妄人李慈德，自云能行符书厌。则天于内安置。布豆成兵马，画地为江河。与给使相知，削竹为枪，缠被为甲，三更于内反。宫人扰乱，相投者十二三。羽林将军杨玄基闻内里声叫，领兵斩关而入，杀慈德阉竖数十人。惜哉，慈德以厌为容，以厌而丧。（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大足年间，有个妖道的人叫李慈德，自称能画符行咒。武则天把他安置在内宫。他把豆粒撒在地上当兵马，在地上画江河关隘。他和给事中串通，削竹子作枪刺，缠被子当盔甲，三更天在内宫造反。内宫里的人被惊扰，混乱不堪，并有十二三个人投奔了李慈德。御林军将领杨玄基听见内宫传来哭喊声，带兵斩关闯了进去，杀了李慈德及宦官等数十人。真是遗憾呵，李慈德是因巫术而获荣华，也是因巫术而丧命。

叶法善

唐孝和帝，令内道场僧与道士，各述所能，久而不决。玄都观叶法善，取胡桃二升，并壳食之并尽。僧仍不伏。法善烧一铁钵赫赤，两手欲合老僧头上。僧唱贼，袈裟掩头而走。孝和抚掌大笑。（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孝和皇帝让在宫内做道场的和尚与道士各显其能。好久，分不出高低。玄都观的道士叶法善让人拿来胡桃二升，连壳带仁全部吃光了。和尚们仍然不服气。叶法善又烧一铁钵通红的火，两手捧着欲往一位老和尚头上扣，老和尚喊了声"要杀人了"，用袈裟蒙住脑袋逃走了。见状，孝和皇帝拍掌大笑。

罗公远

唐道士罗公远，幼时不慧。遂入梁山数年，忽有异见，言事皆中。敕追入京。先天中，皇太子设斋，远从太子乞金银器物，太子靳固不与。远曰："少时自取。"太子自封署房门。须臾开视，器物一无所见。东房见封闭，往视之，器物并在其中。又借太子所乘马，太子怒，不与。远曰："已取得来，见于后园中放在。"太子急往枥上检看，马在如故。侍御史袁守一，将食器数枚，就罗公远看年命，奴擎衣袱在门外。不觉须臾，在远公衣箱中。诸人大惊，莫知其然。（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道士罗公远小时候并不聪明，可自从进了梁山数年之后，忽然间有了特殊的本领，无论猜什么事都能够猜对。于是，他奉旨进京。玄宗先天年间，皇太子设素宴招待他。他向太子讨要金银器物，太子十分吝啬，坚决不给。罗公远说："一会儿，我自己去拿。"太子急忙关紧房门。有顷，再打开一看，那些金银器物全都不见了。东宫原本是锁着的，进去一看，那些器物全都在这儿呢！罗公远又向太子借他的马骑，太子火了，说什么也不借给他。罗公远说："马已经被我牵来了，正在后园里拴着。"太子急忙跑到后园马槽边验看，他的马果然在这里，而且还是原来的样子。侍御史袁守一拿来不少食品，请罗公远算命，让仆人拿着衣服和头巾等候在门口。不觉眨眼之间，袁守一的衣服和头巾竟然进了罗公远的衣箱里。众人大惊，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北山道者

唐张守珪之镇范阳。檀州密云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绝人。女病逾年，医不愈。密云北山中有道者，衣黄衣，在山数百年，称有道术。令自至山请之。道人既至，与之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货财。居月余，女夜卧，有人与之寝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则昏魇。及明人去，女复如常。如是数夕，女惧告母。母以告令。乃移床近己，夜而伺之。觉床动，掩焉，擒一人，遽命灯至，乃北山道者。令缚而讯之。道者泣曰："吾命当终，被惑乃尔。吾居北山六百余载，未常到人间，吾今垂千岁矣。昨蒙召殷勤，所以到县。及见公女，意大悦之，自抑不可，于是往来。吾有道术，常昼日能隐其形，所以家人不见。今遇此厄，夫复何言。"令竟杀之。（出《纪闻》）

【译文】

唐代，张守珪镇守范阳的时候。檀州密云县令有个女儿，十七岁，长得绝顶美貌。她病倒一年多了，怎么也治不好。密云县北山里有个道士，穿黄衣服，在山里好几百年了，都说他颇有道术。县令亲自进山去请，那道士才走下山来，给了他一个药方，女儿的病随即痊愈。县令大喜，赏给他一大批财物，同时，还留他住了一个多月。在这期间，县令的女儿晚上睡觉时，总有人进来同她躺在一起并发生关系。那人每天晚上来的时候，她都象在梦中被什么压住而不能动。天亮后那人走了，她才恢复如常。就这样一连好几个晚上，县令的女儿很害怕，便告诉了母亲，母亲又告诉了父亲。县令让人把女儿的床移到自己隔壁，到了晚上在一旁窥视。忽然，他看见那床在动，悄悄扑上前去，抓住一个人，令手下拿灯来看，原来竟是那位北山道士！县令命人将他绑住便开始审讯。道士哭着说道："我的生命该完结了，这是因为自己经不住诱惑呵。我在北山住了六百多年，未曾到过人间，现在眼看就要一千岁了。前些日子，见你诚心诚意请我，所以才来到县上。看见你女儿之后，心中十分喜悦，再也控制不住，便天天与她交欢。我有道术，白天常常施用隐身法，所以你的家人们看不见。今天遭此一劫，我也是无话可说。"县令终于把他杀了。

东明观道士

唐开元中，宫禁有美人，忽夜梦被人邀去，纵酒密会，极欢而归，归辄流汗倦怠。后因从容奏于帝，帝曰："此必术士所为也。汝若复往，但随宜以物识之。"其夕熟寐，飘然又往。美人半醉，见石砚在前，乃密印手文於曲房屏风之上。寤而具启。帝乃潜以物色，令于诸宫观中求之。果于东明观得其屏风，手文尚在，所居道士已遁矣。（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皇宫里有一个美人，忽然间作梦被人邀到一个地方，秘密幽会，纵酒作乐，行完男女之事才归来，醒来之后大汗淋漓，神情倦怠。后来，她果断地将此事奏明皇帝。皇帝说；"这一定是术士所干的。你如果再被邀去，要见机行事，取个物证才好识别。"当天晚上，美人熟睡之后，飘飘然又被邀了去。喝到半醉时，美人看见面前摆着一方砚台，便悄悄在屏风上按下一个指印。醒来之后，她又对皇帝如实禀告。皇帝派人暗中寻访，并让他们在各宫的道观中查找。很快在东明观里找到了那个印着美人指纹的屏风，而住在这里的道士却已经逃跑了。

东岩寺僧

博陵崔简少敏惠，好异术。尝遇道士张元肃晓以道要，使役神物，坐通变化。唐天宝二载如蜀郡。郡有吕谊者，遇简而厚币以遗，意有所为。简问所欲，乃曰："继代有女，未尝见人，闺帷之中，一夕而失。意者明公蕴非常之术，愿知所捕，瞑目无恨矣。"简曰："易耳。"即于别室，夜设几席，焚名香以降神灵。简令吕生伏剑于户，若胡僧来可执之求女，慎无伤也。简书符呵之，符飞出。食顷间，风声拔树发屋。忽闻一甲卒进曰："神兵备，愿王所用。"简曰："主人某日失女，可捕来。"卒曰："唯东山上人，每日以咒水取人，得非是乎？"简曰："若然，可速捕来。"卒去，须臾还曰："东山上人闻之骇怒，将下金刚伐君，奈何"简曰："无苦。"又书符飞之。倏忽有神兵万计，皆奇形异状，执剑戟列庭。俄而西北上见一金刚来，长数十丈，张目叱简兵。简兵（兵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俯伏不敢动。简剑步于坛前，神兵忽隐，即见金刚骇（明抄本骇作走。）矣！久之无所见。忽有一物，猪头人形，著豹皮水褌，云："上人愿起居仙官。"简踞（踞原作路。据明抄本改。）坐而命之。紫衣胡僧趋入。简让曰："僧盗主人女，安敢妄有役使！"初僧拒诈。吕生忽于户间跃出，执而尤之。僧迫不隐，即曰："伏矣！贫道行大力法，盖圣者致耳，非僧所求。今即归之，无苦相逼。向非仙宫之命，君岂望乎？愿令圣者取来。"俄顷，见猪头负女至，冥然如睡。简曰："宜取井花水为桃汤，洗之即醒。"遂自陈云："初睡中，梦一物猪头人身摄去，不知行近远，至一小房中，见胡僧相凌。问何处，乃云天上也，便禁闭无得出。是夜。有兵骑造门，猪头又至，云：'崔真人有命。'方得归。然某来时，私于僧房门上涂少脂粉，有三指迹，若以此寻可获。"吕生厚遗简，而阴求僧门所记。余数月，游东岩寺，入曲房，忽见指迹于门右扇，遽追之，僧宿昔已去，莫知所之。寺与吕生居处，可十里有余耳。（出《通幽记》）

【译文】

博陵郡的崔简小时候聪敏过人，喜欢学异术。他曾经拜道士张元肃为师，张授之以要领，崔简渐渐学会役使神灵及凭空变化等本事。唐天宝二年，崔简来到蜀郡。郡里有个叫吕谊的人，遇到崔简后送给他一大笔钱，好象有事相求。崔简问道："你要我干什么？"吕谊回答说："我有一个女儿，未曾见过外人，一直深居闺帷之中，可是却在一个晚上失踪了。我知道你身藏异术。想求你把她找回来，这样我便死而无憾了。"崔简说："这很容易。"当即到吕谊的一间屋内，夜里摆上几案，烧香祈祷神灵下降。崔简让吕谊拿着剑站在门口，说如果胡僧进来就抓住向他要女儿，但注意不要伤他。崔简画了一张符，吹了一口气，那符便飞出门外。一顿饭的工夫，只听风声大作，树摇屋动，忽然闯进一个戴盔甲的士兵报告说："神兵已到，请大王调遣！"崔简说"我的主人在一天把女儿丢了，快去把她找回来。"士兵说："只听说东山有个和尚，每天咒水捉人，难道说是他干的吗？"崔简说；"如果真是这样，可尽快将他抓来！"士兵转身而去。顷刻便又返回来说："东山那个和尚听到消息之后，又是惊骇又是恼怒，要请金刚来讨伐你，有什么办法？"崔简说了声"没关系"，又画了张符吹上天去。倏忽之间，天上下来数以万计的神兵，一个个奇形怪状，执着剑戟等兵器站在门前。一会儿，西北方的天上下来一个金刚，几十丈高，横眉立目地叱责崔简。神兵们全都卧倒不敢动。崔简握剑走到祭坛前，神兵们忽然间隐去，那金刚也吓得不见踪影。有顷，又来了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穿着豹皮水裤，他说；"和尚愿意前来拜见仙官。"崔简盘腿大坐命令他。这时，穿着紫衣服的胡僧走了进来，崔简叱责道："你把我家主人的女儿偷了去，怎么还敢役使鬼神作怪？"开始，胡僧不认帐，一副假惺惺的样子。吕谊忽然间从门后跃出，执剑逼向他，怒不可遏。那胡僧见逃不掉，被迫认罪："我服了！贫道行大力法，那金刚就来了，不是我祈求的呵。现在他已经回去，你就不要再逼我了。刚才如果不是仙官崔简令我交出那女子，你还能要回女儿吗？好吧，我让那金刚把你的女儿带来。"俄顷，只见那猪头人身的怪物把吕谊的女儿背了回来。这女子昏然如睡。崔简说："应该取井花水做桃汤，给她洗一洗就能醒来。"吕谊的女儿醒来之后，随即告诉崔简："我刚刚睡着的时候，梦见自己被一个猪头人身的怪物掳去，不知走了多远，来到一个小房子里，被胡僧欺凌。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他说这是天上，便把我幽禁起来出去不得。这天晚上，有一军骑来到门前，那猪头人身的怪物也来了。他说，'崔真人有令'，才得回来。我来时，偷偷在胡僧的房门上涂了少量脂粉，留下三个指印，如果按此线索查找，一定能够找到。"吕谊重重地酬谢了崔简，并在暗地里寻查那胡僧门上的指印。数月之后，吕谊等游东岩寺，入内室，忽然看见女儿的三个指印正在那右扇门上。随即开始搜捕，那胡僧早逃跑了，不知道逃向何处。这座寺院与吕谊的家，相隔有十余里路。

荆术士

唐大历中，有荆士从南来，止于陟圯寺。好酒，少有醒时。因寺中大斋会，人众数千，术士忽曰："余有一技。可代拤（拤原作祚。据明抄本改。）瓦磕珠之欢也。"乃合彩色于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数十言，方饮水再三，噀壁上。成维摩问疾变相，五色相宜，如新写，逮半日余，色渐薄，至暮都灭。惟金粟纶巾鹙子衣上一花，经两日犹在。（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荆的术士从南方而来，住在陟圯寺。他喜欢喝酒，一喝就醉，很少有醒着的时候。一日，寺中举行大斋会，来了好几千人。荆术士忽然说道："我有一个特殊的本领，比用手拍碎瓦片或从地洞里变出一串珠子好看。"说罢，他便将各种颜色的染料调和在一个器皿里，跨前一步抬起目光，慢慢地祝祷几十句，才喝下好几口水喷到墙上。墙上显出神佛维摩诘访问人间疾苦的图像，各种颜色互相衬映，如同刚画的一样。过大半天，那色彩渐渐变淡，傍晚便消失了，只有金粟如来维摩诘身上的纶巾鹙子衣上的一朵小花，过了两天还依然存在。

梵僧难陀

唐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时，有梵僧难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贯金石，变化无穷。初入蜀，与三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将将断之。乃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门，别有药术。"因指三尼。"此妙于歌管。"戍将反敬之，遂留连，为办酒。夜会客与剧饮，僧假裲裆巾帼。市铅黛，饰其三尼。及坐，含睇调笑，逸态绝世。饮将阑，僧谓尼曰："可谓押衙踏某曲也。"因徐进对舞，曳绪回雪，迅赴摩趺，技又绝伦也。良久，曲终而舞不已。僧喝曰："妇女风耶？"忽起取戍将佩刀，众谓酒狂，惊走，僧乃拔刀砍之，皆踣于地，血及数尺。戍将大惧，呼左右缚僧。僧笑曰："无草草。"徐举尼，三枝筇枝也，血乃酒耳。又尝在饮会，令人断其头，钉耳于柱，无血。身坐席上，酒至，泻入脰疮中，面赤而歌，手复抵节。会罢，自起提首安之，初无痕也。时时预言人凶衰，皆迷语，事过方晓。成都有百姓，供养数日，僧不欲住，闭关留之，僧因走入壁间，百姓遽牵，渐入，惟余袈裟角，顷亦不见。来日壁上有画僧焉，其状形似，日月渐薄。积七日，空有黑迹，至八日，黑迹亦灭，已在彭州矣。后不知所之。（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的丞相魏公张延赏，在蜀郡做官的时候，有一个叫难陀的印度和尚悟得了幻术的要领，入水火，穿金石，无所不能，变化无穷。他刚刚来到蜀郡，与三位尼姑同行，甚至喝得大醉狂歌起来。一位军队的将领见状，想把他们分开。难陀迎上前去，说："我出身于沙门，所以别有道术。"然后指指那三个尼姑："她们都善于歌舞乐器。"于是，那将领反倒有几分敬意，并将他们留住，置办一座酒席，晚上同他们开怀畅饮。难陀和尚借来了女人的衣服和头巾，又买来胭粉，把三个尼姑打扮起来。坐下之后，他同尼姑们眉来眼去地调笑着，风流绝世。酒快喝完时，难陀对尼姑们说："咱们踏着一个曲子行拍，跳一段如何？"于是，她们便缓缓起舞。难陀的舞姿健美激越。他跳着跳着，忽然又打坐于地，真是技艺绝伦。良久，曲终而舞不停。难陀喝道："这些女人疯了！"忽然拿起那位将领的佩刀。众人都以为他喝醉了，耍酒疯，四散而逃。难陀拔刀追砍，大家都吓得跌倒在地上，血溅出好几尺远。那位将领惊恐起来。喊手下人把难陀捆起来。难陀笑道："你不要惊慌。"说完，他把那三个尼姑缓缓举起来，原来是三棵竹枝呵，她们的血就是酒。他还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让人砍下自己的脑袋，钉在柱子上，一点血也没有。他仍坐在席间，酒来了就顺着颈部的伤口倒进去，脸色红扑扑的唱起来，手还打着拍节。散筵之后，他自己提起脑袋再安到脖子上，一点痕迹都没有。他时常为他人预言吉凶，全用隐语，事情过后才能明白。成都有个老百姓，把他留在自己家中供吃供喝好几天，他却还要走。那家主人关上门挽留他。难陀于是走到墙壁上，主人急忙去拽，他却渐渐钻进墙里，只剩下一个袈裟角。一会儿，袈裟角也不见了。第二天，他的画像出现在墙上，与本人酷似。随着时光的移动，画像的颜色渐渐变淡。第七天，空有黑迹；第八天，黑迹也消失。这时候，难陀早已到了彭州，后来便不知去向。

太白老僧

大唐中，有平阳路氏子，性好奇。少从道士游，后庐于太白山。尝一日，有老僧叩门，路君延坐，与语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者，然未能臻玄奥之枢，徒为居深山中。莫若袭轻裘，驰骏马，游朝市，可不快平生志，宁能与麋鹿为伍乎？"路君谢曰："吾师之言，若真有道者。然而不能示我玄妙之迹，何为张虚词以自炫耶？"僧曰："请弟子观我玄妙之迹。"言讫，即于衣中出一合子，径寸余，其色黑而光。既启之，即以身入，俄而化为一鸟，飞冲天。（出《宣室志》）

【译文】

大唐年间，平阳路某人有个儿子，好奇心颇强。他小时候跟随道士云游，后来在太白山上住下来。一天，有位老僧来敲门，路君请他进来入坐，二人畅谈好长时间。老僧说：施主是个喜好猎奇的人，但还没能领会玄妙奥秘的关键，白白地住在深山之中，莫如穿皮衣，骑骏马，行游于都市，去实现平生的志愿，怎么能在此与麋鹿等野兽为伍呢？"路君表示感谢，说："听了师傅您的话，好像真是个得道之人。但是不能把你的玄机展示给我，岂不是虚张声势自我炫耀吗？"老僧说："好，请你看我的玄机。"说完，当即从衣服里拿出一个小盒，直径仅一寸多，闪着黑亮的光泽。打开之后，他便钻了进去，旋即化作一只鸟腾空而起，飞入蓝天。

卷第二百八十六　　幻术三

张和　胡媚儿　中部民　板桥三娘子　关司法　长乐里人　陈武振　海中妇人　画工

张和

唐贞元初，蜀郡豪家，富拟卓郑。蜀之名姝，无不毕致，每按图求之。媒盈其门，常恨无可意者。或言："坊正张和，大侠也。幽房闺稚，无不知之，盍以诚投乎？"豪家子乃以金帛夜诣其居告之，张和欣然许之。异日，与豪家子皆出西郭一舍，入废兰若，有大像巍然，与豪家子升像之座。和引手扪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碗，即挺身入穴，引豪家子臂，不觉同在穴中。通行数十步，忽睹高门崇墉，状如州县。和扣门五六，有丸髻婉童迎拜曰："主人望翁来久矣。"有顷，主人出，紫衣贝带，侍者十余，见和甚谨。和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侍，予有切事须返，不坐而去。"言讫，已失和所在。豪家子心异之，不敢问。主人延于中堂，珠玑缇绣，罗列满目。具陆海珍膳，命酌。进妓交鬟撩鬓，缥然神仙，其舞杯闪球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数升，云擎鲸口，钿以珠粒。（其舞至珠粒二十六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豪家子不识，问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拟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顾妓曰："无废欢笑，予暂有所适。"揖客而起，骑从如州牧，列炬而出。豪家子因私于墙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谓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辈已为所掠，醉其幻术，归路永绝。君若要归，但取我教。"受以七尺白练，戒曰："可执此，候主人归，诈祈事设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练蒙其颈。"将曙，主人还。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妪负心，终败吾事，今不复居此。"乃驰骑他去。所教妓即与豪家子居。二年忽思归。妓亦不留。大设酒乐饯之。饮阑，妓自持锸，开东墙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于墙外，乃长安东墙下，遂乞食方达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异物，道其初始信。（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德宗贞元初年，蜀郡有这么一户富豪之家，富足可比卓、郑。蜀郡所有的美女，没有不主动上门的。每次来之前，都要先送一幅画像。媒婆们把他家的门槛都挤破了，可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中意的。有人说现任坊正的张和，实际上是一个大侠，闺房幽院，全在他心里装着，你何不试心诚意地请他帮忙呢？这位富豪之子就带着金银布帛等礼物，当天夜里来到张和家把自己的意思说了。张和欣然答应下来。一天，张和与富豪之子一起出了西城门，走进一座旧寺庙。这里，有一座大佛像巍然矗立。张和与富豪之子攀上佛像的底坐。张和伸手将佛像的乳部揭开，里面有一个碗状的洞，随即将身子一挺钻进洞中，然后又拽住富豪之子的胳膊，把他也拉了进去。走了几十步远，忽然看见高高的城墙和大门，看样子像州府县衙。张和上前敲了五六下房门，一个留着发髻的漂亮小孩出来迎接说："我家主人已经盼你很久了！"有顷，主人走了出来，身上是紫衣宝带，跟着十几个侍从，但对张和却十分恭敬。张和指着富豪之子道；"这位少年君子。你可要好好对待他。我有急事必须马上返回，不能坐了！"话音刚落，张和便没影了。富豪之子感到诧异，却又不敢问。主人在中堂摆下筵席，珠光宝气，绫罗绸缎，山珍海味，真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主人向他敬酒。随即，进来一些翘首弄姿的歌妓，一个个飘然欲仙。席间，以抛球行酒令，不但新奇而且需要多加考虑。桌上有一个金子铸的器皿，能容下好几升，大口，上面镶嵌着珍珠。富豪之子不知这是何物，使询问了一句。主人笑笑说："这是第二等的器皿，本来是仿造伯雅酒杯制成的。"富豪之子竟然没听明白主人的话。到了三更天，主人忽然对歌妓们说："不要停止歌舞欢笑，我暂时得去办点别的事情。"遂站起向客人告别，从坐骑和随从上看像个州牧，打着火把列队而出。富豪之子到墙角小便，歌妓中有一个年龄较大的走上前去，对他说："哎呀，你何必这样呢？我们已被人用幻术掳到此地，归途永断。你如果想要回去，那就听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取来七尺白绢，说几句斋戒的话。然后拿着它等主人回来，假装祈祷拜谢，主人必然会答谢。这时候，你用白绢勒住他的脖子就行了。"天快亮的时候，主人回来了，富豪之子照那歌妓说的去做，主人倒在地上乞求饶命说："这个死老婆子没有良心，终于败坏了我的大事。现在，我不能再住此地了！"说完，便跨上马奔驰而去。那位歌妓便与富豪之子同居了。二年之后，他忽然想回家，歌妓也不挽留，大设酒乐为他饯行。然后，那歌妓亲自拿一把锤，在东墙掘开一个洞，亦像佛像乳部的那个洞一样。她把富豪之子推到墙外，原来竟是长安城的东墙下面。接着，他一路乞讨才回到蜀郡。他的家里因他走失多年，怀疑他是鬼，他把当初的情景讲出来之后人们才相信。

胡媚儿

唐贞元中，杨州坊市间，忽有一妓（明抄本妓作技。）术丐乞者，不知所从来。自称姓胡，名媚儿，所为颇甚怪异。旬日之后，观者稍稍云集。其所丐求，日获千万。一旦，怀中出一琉璃瓶子，可受半升。表里烘明，如不隔物，遂置于席上。初谓观者曰："有人施与满此瓶子，则足矣。"瓶口刚如苇管大。有人与之百钱，投之，琤然有声，则见瓶间大如粟粒，众皆异之。复有人与之千钱，投之如前。又有与万钱者，亦如之。俄有好事人，与之十万二十万，皆如之。或有以马驴入之瓶中，见人马皆如蝇大，动行如故。须臾，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身入瓶中。纲乃大惊，遽取扑破，求之一无所有。从此失媚儿所在。后月余日，有人于清河北，逢媚儿，部领车乘，趋东平而去。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出《河东集》）

【译文】

唐代贞元年间，扬州的街道上，忽然间出现一个靠幻术行乞的女艺人，不知道从何处来，她自称姓胡，叫媚儿。好表演的幻术十分怪异，十天之后，观众越来越多，她每天都能获一千万钱。一天早晨，她从怀中掏一个玻璃瓶子，可容半升，表里通明，仿佛中间什么也没有似的。她把瓶子放在席子上，第一次对观众说："如果有人施舍的钱能够装满这个瓶子，我就知足了。"这个瓶子的嘴刚有芦苇管那么粗细。有人拿出一百钱，向瓶子里投去，只听"当"的一声，钱真的进入瓶中，然而一枚枚却只有米粒大小。观众们都很吃惊。又有人给媚儿一千钱，跟方才一样投进瓶中。结果同前面一样。又有给一万钱的，也是那样。一会儿有几个好事者，你拿十万钱我拿二十万钱，结果全都是那样。还有骑驴马等钻入瓶子里的，只见那人和驴马全都像苍蝇那么大，动作还是原来的样子。俄顷，有两个掌财政的税官，从扬子院率十车轻浮货路过这里，均驻足而视。他们也想同时进入，看看最终能否带着其他东西前往，并说这是官家的东西，用不着怕。他们对胡媚儿说："你能够让这些车辆都进瓶子里去吗？"胡媚儿说："只要允许就可以。"税官说："你可以试验一下。"胡媚儿就微侧瓶口，大吼一声，那些车辆便滚滚向前，相继都进入瓶中。瓶子里就像爬进一行蚂蚁，历历可数。一会儿，便看不见了。这时，只见胡媚儿纵身一跃跳入瓶中。税官大惊，当即抓起那瓶子拍碎，结果什么也没有。从此，便不知道胡媚儿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多月之后，有人在清河北面，看见胡媚儿率领着那些车辆，朝东平而去。当时，李师道正在东平的军队中任主将。

中部民

唐元和初，有天水赵云，客游鄜畤，过中部县，县僚有燕。吏擒一人至，其罪不甚重，官僚欲纵之。云醉，固劝加刑，于是杖之。累月，云出塞，行及芦子关，道逢一人，要之言款。日暮，延云下道过其居。去路数里，于是命酒偶酌。既而问曰："君省相识耶？"云曰："未尝此行，实昧平生。"复曰："前某月日，于中部值君，某遭罹横罪，与君素无仇隙，奈何为君所劝，因被重刑？"云遽起谢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岂虞于此获雪小耻！"乃令左右，拽入一室。室中有大坑，深三丈余，坑中唯贮酒糟十斛。剥去其衣，推云于中。饥食其糟，渴饮其汁，于是昏昏几一月，乃缚出之。使人蹙鴳鼻额，援捩支体，其手指肩髀，皆改旧形。提出风中，倏然凝定。至于声韵亦改。遂以贱隶蓄之，为乌延驿中杂役。累岁，会其弟为御史，出按灵州狱。云以前事密疏示之。其弟言于观察使李铭，由是发卒讨寻，尽得奸宄，乃复灭其党。临刑亦无隐匿，云："前后如此变改人者，数世矣！"（出《独异志》）

【译文】

唐代元和初年，从天水来了一个叫赵云的人，欲到鄜县祭天地五帝的地方游览一番。经过中部县时，官吏们设宴招待他。捕吏擒来一个人，罪不太重，官吏们想放了他。这时，赵云喝醉了，劝说他们加刑，于是那人受到了杖笞。几个月后，赵云来到塞外，走到芦子关时，在路上遇见一个人，说是想要款待他。当时天色已晚，那人领赵云走了好几里路，回到家中摆上酒席，一边劝酒一边问道："你想起来没有，咱们已经是老相识了？！"赵云说："这地方我从未来过，咱们实在是素昧平生。"那人又说："前些日子，有一天我于中部县见到了你，你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与你向来没有什么仇隙，没想到你会那样对他们说，所以我被处以重刑。"赵云明白了，赶忙起来谢罪。那个人说："我在这等你很久了，没料到在这里得到消除耻辱的机会"说完就命令手下人把赵云拽进一个屋子，屋内有大坑，三丈多深，坑内只贮存着十斛酒糟。他令手下人扒下赵云的衣服，把他推入坑中。他饿了就吃那酒糟，渴了就喝里面的水。就这样，他昏昏沉沉地过了近一个月，那人才把他绑了上来。派人挤压赵云的五官，扭转其肢体。他的手指和肩髀，便全变了形，经风一吹，随即定型，而且连声音语调也改了，就把他作为贱奴留下来，在乌延驿站当杂役。一年之后，赶上弟弟以御史身份到灵州监狱巡行，赵云便把这些事秘密地告诉了他。他的弟弟回去后就对观察使李铭讲了，李铭当即派士兵寻访，抓住了那个妖人，又剿灭了他的同党。临刑之前，那妖人也不想隐瞒，说道："我这样改变人的形体音容，前前后后算起来，一共有好几代了！"

板桥三娘子

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何从来，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然而家甚富贵，多有驴畜。往来公私车乘，有不逮者，辄贱其估以济之。人皆谓之有道，故远近行旅多归之。元和中，许州客赵季和，将诣东都，过是宿焉。客有先至者六七人，皆据便榻。季和后至，最得深处一榻，榻邻比主人房壁。既而，三娘子供给诸客甚厚。夜深致酒，与诸客会饮极欢。季和素不饮酒，亦预言笑。至二更许，诸客醉倦，各就寝。三娘子归室，闭关息烛。人皆熟睡，独季和转展不寐。隔壁闻三娘子窸窣，若动物之声。偶于隙中窥之，即见三娘子向覆器下，取烛挑明之。后于巾厢中，取一副耒耜，并一木牛、一木偶人，各大六七寸，置于灶前，含水噀之。二物便行走，小人则牵牛驾耒耜，遂耕床前一席地，来去数出。又于厢中，取出一裹荞麦子，受于小人种之。须臾生，花发麦熟，令小人收割持践，可得七八升。又安置小磨子，碾成面讫，却收木人子于厢中，即取面作烧饼数枚。有顷鸡鸣，诸客欲发，三娘子先起点灯，置新作烧饼于食床上，与客点心。季和心动遽辞，开门而去，即潜于户外窥之。乃见诸客围床，食烧饼未尽，忽一时踣地，作驴鸣，须臾皆变驴矣。三娘子尽驱入店后，而尽没其货财。季和亦不告于人，私有慕其术者。后月余日，季和自东都回，将至板桥店，预作荞麦烧饼，大小如前。既至，复寓宿焉，三娘子欢悦如初。其夕更无他客，主人供待愈厚。夜深，殷勤问所欲。季和曰："明晨发，请随事点心。"三娘子曰："此事无疑，但请稳睡。"半夜后，季和窥见之，一依前所为。天明，三娘子具盘食，果实烧饼数枚于盘中讫，更取他物。季和乘间走下，以先有者易其一枚，彼不知觉也。季和将发，就食，谓三娘子曰："适会某自有烧饼，请撤去主人者，留待他宾。"即取己者食之。方饮次，三娘子送茶出来。季和曰："请主人尝客一片烧饼。"乃拣所易者与啖之。才入口，三娘子据地作驴声。即立变为驴，甚壮健。季和即乘之发，兼尽收木人木牛子等。然不得其术，试之不成。季和乘策所变驴，周游他处，未尝阻失，日行百里。后四年，乘入关，至华岳庙东五六里，路旁忽见一老人，拍手大笑曰："板桥三娘子，何得作此形骸？"因捉驴谓季和曰："彼虽有过，然遭君亦甚矣！可怜许，请从此放之。"老人乃从驴口鼻边，以两手擘开，三娘子自皮中跳出，宛复旧身，向老人拜讫，走去。更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译文】

唐代，汴州西边有个板桥旅店，店里的女老板叫三娘子，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她三十多岁年纪，无女无儿，一直是独自一人，连个亲戚也没有，却有不少房屋。她以卖粥饭为业，然而家里却很富裕，有许多头驴。往来路过的公私车辆，有不能当天赶到目的地，她总是降价接待他们，人们都说她经营有方，因此远远近近的旅客都到这里食宿。元和年间，有位从许州来的客人叫赵季和，想去往东都洛阳，路过此地便住下了。在他之前，还有六七个客人，把方便一点的床位全占了。赵季和是后来的，只好睡最里面的一张铺。这张铺紧靠着墙，隔壁后便是女老板的房间。当天，三娘子对这些客人招待得十分周到，深夜还来向他们敬酒，说说笑笑，开怀畅饮。赵季和向来不喝酒，也不与他们谈笑。到了二更天，客人们都醉倒了，便各自睡下。三娘子回到自己房里，关门吹了蜡烛。人们都进入了梦乡，惟独赵季和翻来复去睡不着。忽然，他听见隔壁窸窣作响，像是搬动什么东西的声音，于是，他便透过缝隙窥视。只见那三娘子走到招魂用具前，把蜡烛挑亮了，然后从箱子里拿出一副犁杖，还有一个木头牛，一个木头人，都只有六七寸大小。三娘子把它们放在灶坑前，喷上水，木头人和木头牛便行走起来。小人牵着牛拉着犁杖，随即开始耕床前的地，来来回回地忙碌着。三娘子又从箱子里拿出一袋荞麦种子，让小人种上了。一会儿，那荞麦便发芽了，接着就开花就成熟了。三娘子让小人收割脱皮，得到了七八升荞麦。又安上个小石磨，把荞麦磨成面才算完事。然后，三娘子把木头人木斗牛收回箱子里，当即用那面做了一些烧饼。有顷鸡鸣，旅客们要动身了。三娘子先起来点上灯，把新做的烧饼放到盘子上端给他们。赵季和心中疑惑恐惧没有吃，开门而去，蹲在窗外偷偷地观察动静。只见那几位客人围在桌前，烧饼还没有吃光，忽然同时跌倒在地上，像驴那样叫起来，不一会儿便都变成了驴。三娘子把他们全部赶到店后，而把所有的财物据为己有。赵季和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暗自却钦佩她这套幻术。一个多月之后，赵季和从洛阳返回，快到板桥店的时候，他事先准备好一些荞麦烧饼，大小同三娘子做的一样。来到店中，三娘子见他还要住宿，像当初一样高兴。这天夜里没有别的客人，三娘子待他更加热情。半夜，三娘子向他献殷勤问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赵季和回答："我明天早晨出发，请随便准备些点心。"三娘子说："这事你不用考虑，请安心睡吧。"半夜过后，赵季和又透过缝隙向三娘子房间窥视，一切又同上次一样。天亮了，三娘子端来点心盘子，上面摆着几张烧饼。趁她回去拿别的东西时，赵季和赶紧拿出自己准备好的烧饼，从盘子里偷换下来一个，三娘子没有发觉。赵季和快要走的时候，刚要吃烧饼时对三娘子说："刚巧我自己的烧饼还没有吃完，请把你端来的这些撤下去，留着招待别的客人吧。"说罢，他便掏出自己带的烧饼吃起来。刚吃了第二个，三娘子送茶出来，赵季和说："请你尝尝我带的烧饼吧。"说完就把刚刚偷换下来的那张烧饼递给三娘子吃。三娘子刚咬了一口，便趴在地上发出驴的叫声，随即变成了一头驴，很健壮。赵季和骑上她就出发了，并将木头人木头牛等也带了去。然而，他怎么也弄不明白那幻术的要领，试了几次都失败了。他赶着这头由人变成的驴，周游四方，日行百里，从来没有迷路受阻。四年之后，他骑驴进关，到华山岳庙东边五六里处，路旁有一个老人，忽然拍手大笑道："板桥三娘子，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说完，他捉住驴对赵季和说；"她虽有罪过，但被你这么一折腾，也够可怜的了，请在这里放了她吧。"老人说完，把驴的鼻子用两手一掰，三娘子从皮肉中跳了出来，当即恢复原形。三娘子向老人跪谢完毕，转身而去，谁也不知道她到了什么地方。

关司法

郓州司法关某，有佣妇人姓钮。关给其衣食，以充驱使。年长，谓之钮婆，并有一孙，名万儿，年五六岁，同来。关氏妻亦有小男，名封六，大小相类。关妻男常与钮婆孙同戏，每封六新制衣，必易其故者与万儿。一旦，钮婆忽怒曰："皆是小儿，何贵何贱？而彼衣皆新，而我儿得其旧！"甚不平也。关妻问曰："此吾子，尔孙仆隶耳。吾念其与吾子年齿类，故以衣之，奈何不知分理？自此故衣亦不复得矣！"钮婆笑曰："二子何异也？"关妻又曰："仆隶那与好人同。"钮婆曰："审不同？某请试之。"遂引封六及其孙，悉内于裙下，著地按之。关妻惊起夺之，两子悉为钮婆之孙，形状衣服皆一，不可辩。乃曰："此即同矣！"关妻大惧，即与司法同祈请恳至，曰："不意神人在此。"自此一家敬事，不敢以旧礼相待矣。良久，又以二子致裙下按之，即各复本矣。关氏乃移别室居钮婆，厚待之，不复使役。积年，关氏颇厌怠，私欲害之。令妻以酒醉之，司法伏户下，以钁击之，正中其脑，有声而倒。视之，乃栗木，长数尺。夫妻大喜，命斧砍而焚之。适尽，钮婆自室中出曰："何郎君戏之酷也？"言笑如前，殊不介意。郓州之人知之，关不得已，将白于观察使。入见次，忽有一关司法，已见使言说，形状无异。关遂归，及到家，堂前已有一关司法先归矣。妻子莫能辩之，又哀祈钮婆，涕泣拜请，良久渐相近，却成一人。自此其家不复有加害之意。至数十年，尚在关氏之家，亦无患耳。（出《灵怪集》）

【译文】

郓州司法姓关，不知其名。他家中有位女佣姓钮。关司法供她衣食，为的是使她更加听自己使唤。她的年龄渐渐大了，上下都叫她钮婆。钮婆还有一个孙子，叫万儿，年龄只有五六岁，每次都随钮婆一起来。关司法的妻子也有个小男孩儿，叫封六，与万儿高矮相仿。这两个孩子在一起玩耍嬉戏。每当封六做件新衣服，必定把换下来的旧衣服送给万儿。一天早晨，钮婆忽然发怒道："都是小孩儿，怎么还有贵贱之分？你们家孩子全穿新的，我孙子总穿旧的，这太不公平了！"关司法的妻子道："这是我的儿子，你的孙子是他的奴仆。我念他和我儿子年龄相仿，因此才把衣服送给他，你怎么不明事理？从此以后，万儿连旧衣服也得不到了。"钮婆冷笑着对关司法的妻子说："这两个孩子有什么不同呢？"关司法的妻子说："奴仆怎么能跟主人相同呢？"钮婆说："要弄清他们同与不同，必须先试验一下。"随即，她把封六和万儿都拉到身边，用裙子一盖往地上按去。关司法的妻子惊叫一声，上前去夺，结果两个孩子都变成了钮婆的孙子，模样和衣服全都一样，怎么也分辩不清。钮婆说："你看，他们是不是相同？"关司法的妻子吓坏了，与丈夫一起找钮婆乞求原谅，说："想不到仙人来到我们面前！"从这以后，全家好好敬待她，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了！良久，她把裙子里的两个孩子又往地上一按，他们便各自恢复了原样。关司法把另外一间的房间让给钮婆居住，待她很优裕，不再当佣人使唤了。过了几年，关司法感到十分厌烦，想暗害她。一天，他让妻子用酒将其灌醉，自己趴在窗户底下，用镐头猛地一击，正中钮婆的脑袋，她"咚"的一声倒在地上。关司法上前一看，原来是根栗木，有好几尺长。两口子大喜，让手下人用斧子砍碎再烧掉。栗木刚烧完，钮婆从屋子里走出来，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过分地耍戏我呀？"她谈笑如故，好像不介意的样子。郓州的上上下下全知道了这件事。关司法迫不得已，想向观察使说明详情。来到观察使的下榻之处，他忽然看见已经有一个关司法，正同观察使谈话呢，他长得跟真关司法一模一样。关司法急忙回到家里，堂前已经有一个关司法先他而到，可自己的妻子竟然没有认出来。夫妻俩又向钮婆乞求救助，并痛哭流涕地跪下请罪。良久，那个假关司法渐渐向真关司法靠近，直至合为一人。从此，关司法不再想加害于钮婆了，过了几十年，钮婆一直住在关家，再也没有麻烦了。

长乐里人

唐宝历中，长乐里门有百姓刺臂，数十人环瞩之。忽有一人，白襕，倾首微笑而去。未十步，百姓子刺血如衂，痛苦次骨。食顷，出血斗余，众人疑向观者所为，令其父从而求之。其人不承，其父拜数十，乃捻辙土若祝，"可傅此"。如其言血止。（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宝历年间，长乐里门口有个老百姓用刀自刺胳臂，几十个人在围观。忽然来了一个穿白连衣裤的人，看了一眼后，低头微笑而去。没有走上十步，那个老百姓胳臂上血流如注，一直疼到骨头。一顿饭的工夫，出了足有一斗的血。大家都怀疑这是方才那个穿白连衣裤的人干的，便让那个自刺胳膊的老百姓的父亲上前追问，穿白连衣裤的人不承认，那位做父亲的连连跪拜磕头。穿白连衣裤的人说："你用手搓点车道沟里的土祷告一下。敷在伤口上就好了。"照他说的去做，那人的血果然止住了。

陈武振

唐振州民陈武振者，家累万千，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舶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咀。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招讨使韦公干，以兄事武振，武振没（没原作犀象。据明抄本改。）入。公干之室亦竭矣。（出《投荒杂录》）

【译文】

唐代振州人陈武振，家中积有万金，为沿海诸岛的一位大富豪，犀牛角、象牙以及玳瑁之类的宝物，在仓库里存着成百上千。先前，他是随西域商船落水漂泊到此，所以才发起来的。海岛上的人都善于咒术，俗称得牟法。凡是走海路的商船，与海岛中的五个郡府都很遥远，不幸遇到风浪迷失方向，有的就漂流到振州境内。振州的一些百姓便登上山去，披头散发地念起咒语，使大海中掀起波涛，船怎么也走不了，必定要漂到他们念咒语的地方才行。陈武振由此而富起来。任招讨使的韦公干，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陈武振。陈武振后来所有财物妻室被没收入官。韦公干的家里财源也就枯竭了。

海中妇人

海中妇人善厌媚，北人或妻之。虽蓬头伛偻，能令男子酷爱，死且不悔。苟弃去北还，浮海荡不能进，乃自返。（出《投荒杂录》）

【译文】

海岛上的女人善于用巫术和妖媚迷人，北方一些男人有的便娶她们作妻子。这些女人虽然蓬头垢面且伛偻着身子，却能讨男人们的喜欢，并一个个至死不悔。如果男人扔下妻子回北方老家，坐船过海时船就不往前走，于是只好再回到妻子身边。

画工

唐进士赵颜，于画工处得一软障，图一妇人甚丽。颜谓画工曰："世无其人也，如何令生，某愿纳为妻。"画工曰："余神画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昼夜不歇，即必应之。应则以百家彩灰酒灌之，必活。"颜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昼夜不止。乃应曰："喏。"急以百家彩灰酒灌，遂活。下步言笑，饮食如常。曰："谢君召妾，妾愿事箕帚。"终岁，生一儿，儿年两岁，友人曰："此妖也，必与君为患！余有神剑，可斩之。"其夕，乃遗颜剑。剑才及颜室。真真乃泣曰："妾南岳地仙也，无何为人画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夺君愿。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旋，携其子却上软障，呕出先所饮百家彩灰酒。睹其障，唯添一孩子，皆是画焉。（出《闻奇录》）

【译文】

唐代，有个叫赵颜的进士，从画工那里得到一个布制屏障，上面画了一个女子，异常美丽。赵颜对画工说："世间没有这样的人呵。如果真能让她活了，我愿娶她为妻。"画工说："这是我的神来之笔呵。她也有个名字，唤作真真。只要你连续一百天昼夜不停地叫她的名字，她就一定能够答应。等她答应之后，你就马上用一百家的彩灰酒灌她，一定会活的。"赵颜照他说的去做了，一直昼夜不歇地连呼一百天真真的名字，画上的女子果然应了一声："哎--"赵颜又急忙用百家彩灰酒灌她，有顷，她真的活了，并从画上走下来，有说有笑，而且吃喝同正常人一样。她说："谢谢你把我唤来，我愿意做你的妻子，好好服侍你。"一年以后，真真生下一个孩子。孩子长到两岁的时候，有个朋友对他说："这女人是个妖怪，必然会给你带来灾难。我这有把神剑，你可以用它斩了她！"当天晚上，那位朋友把剑送给赵颜，赵颜刚把剑带进屋子，真真便哭着说："我是南岳的地仙呵。不知为什么被人画去了形体，你又叫我的名字，我不想让你失望才走下来的。你今天开始怀疑我了，我也就不能再与你生活下去了。"说罢，带着孩子飘然入了软障，并吐出先前喝下的百家彩灰酒。赵颜看看那软障，除了真真又多了个孩子，全是画的呀。

卷第二百八十七　　幻术四

侯元　功德山　襄阳老叟　青城道士　蜀都妇人

侯元

侯元者，上党郡铜鞮县山村之樵夫也。家道贫窭，唯以鬻薪为事。唐乾符己亥岁，于县西北山中伐薪。回憩谷口，傍有巨石，嶷然若厦屋。元对之太息，恨己之劳也。声未绝，石砉然豁开若洞。中有一叟，羽服乌帽，髯发如霜，曳杖而出。元惊愕，遽起前拜。叟曰："我神君也，汝何多歉？自可于吾法中取富，但随吾来。"叟复入洞中，元从之。行数十步，廓然清朗。田畴砥平，时多异花芳草。数里，过横溪。碧湍流苔，鸳鹢溯洄。其上长梁夭矫。如晴虹焉。过溪北，左右皆乔松修篁。高门渥丹，台榭重复。引元之别院，坐小亭上，檐楹阶砌，皆奇宝焕然。及进食行觞。复目所未睹也。食毕叟退。少顷。二童揖元诣便室，具汤沐，进新衣一袭。冠带竟，复导至亭上。叟出，命仆设净席于地，令元跪席上。叟授以秘诀数万言，皆变化隐显之术。元素蠢憨，至是一听不忘。叟诫曰："汝虽有少福，合于至法进身，然面有败气未除，亦宜谨密自固，若图谋不轨，祸必丧生！且归存思。如欲谒吾，但至心扣石，当有应门声。"元因拜谢而出，仍令一童送之。即出洞穴，遂泯然如故，视其樵苏已失。至家，其父母兄弟惊喜曰："去一旬，谓已碎于虎狼之吻。"元在洞中，如一日耳。又讶其服装华洁，神气激扬。元知不可隐，乃谓其家人言已，遂入静室中，习熟其术。期月而术成，能变化百物，役使鬼魅，草木土石，皆可为步骑甲兵。于是悉收乡里少年勇悍者为将卒，出入陈旌旗幢盖，鸣鼓吹，仪比列国焉。自称曰：贤圣。官有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号。每朔望，必盛饰往谒神君。神必戒以无称兵，若固欲举事，宜待天应。至庚子岁，聚兵数千人。县邑恐其变，乃列上。上党帅高公，寻命都将以旅讨之，元驰谒神君请命。神君曰："既言之矣，但当偃旗卧鼓以应之。彼见兵威若是，必不敢内薄而攻我，志之，慎勿轻接战。"元虽唯诺，心计以为我奇术制之有余，且小者不能抗，后其大者若之何？复示众以不武也。既归，令其党戒严。是夜，潞兵去元所据险三十里，见步骑戈甲蔽山泽，甚难之，明方阵以前。元领千余人直突之，先胜后败，酒酣被擒。至上党，絷之府狱，严兵围守。旦视枷穿中，唯灯台耳，失元所在。夜分已达铜鍉，经诣神君谢罪。君怒曰："庸奴终违我教，今日虽幸而免，斧鑕亦行将及矣，非吾徒也！"不顾而入。郁悒趋出。后复谒神君，虔心扣石，石不为开矣！而其术渐歇，犹为其党所说。是秋，率徒掠并州之大谷，而并骑适至，围之数重。术既不神，遂斩之于阵，其党与散归田里焉。（出《三水小牍》）

【译文】

侯元这个人，是上党郡铜鞮县山村里的一个樵夫，家境十分贫寒，只能靠卖柴过半饥半饱的日子。唐代乾符己亥年，他在县城西北面的山里砍柴。回到谷口休息的时候，见旁边有一块巨石，像楼房一样高大，侯元便对着巨石叹息，说自己整年劳碌而不得温饱，命太苦了云云。话音未落，那巨石豁然开了，闪出一个洞来。洞内有个老头儿，穿着用鸟羽制成的衣服，戴着黑帽子，头发胡子全白了，拄着拐杖走了出来。侯元吃了一惊，颇感愕然。随即，他起身朝前一拜再拜。老头儿说："我是神君呵，你何必如此不好意思呢？从今往后，你可以从我教你的法术中求得富贵。好吧，你先随我来。"老头儿说完又进入洞中，侯元也跟了进去。走了几十步，前方顿时清朗起来，平展展的田野上，种的多是奇花异草。走了几里地横着一条小溪，溪流湍急，冲击着碧绿色的苔藓，有一对对鸳鸯和鹢鸟在游动。溪上的桥梁屈曲而有气势，宛若晴天后的彩虹。到了溪的北面，只见左右全是松柏树和长竹子，一道道红色的大门，台榭重叠，甚为壮观。神君领侯元来在另一个院子里，坐在小亭子上。这时，只见房檐、柱子和台阶，全都焕然一新且十分新奇。等到吃饭喝酒时，那些菜肴尽是他所没有见到过的。饭后老头儿便下去了。有顷，两个童子向侯元作了个揖，请他去洗澡间。洗完了热水澡，换了一身新衣服，腰带帽子全有。两个童子又把他带回小亭子，刚坐下，那老头儿便走出来，让仆人把一张干净席子铺在地上，令侯元跪到席上去。老头儿教给侯元几万句的秘诀，全是变化隐身之术。侯元向来又蠢又憨，但是这些口诀他一听就记住了。老头儿告诫他道："虽然说你年轻时有福，合乎进门学法的条件，但你脸上的晦气尚未除尽，应该注意谨慎和保密，好自为之。倘若你图谋不轨，必遭杀身之祸。回去之后千万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还想见我，到这块巨石中间敲几下，我就会答应的。"侯元谢别老头儿欲走，老头儿派一小童送他走出洞穴。随即，那块巨石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没有一点痕迹。侯生见他的柴草已经丢失，便回到家中。见了他，其父母兄弟都惊喜地说："你已经走十天了，还以为你被虎狼吃掉了呢！"侯元在石洞里，好像才过了一天。对于他整洁华美的服装和激扬的神气，大家都颇为惊讶。侯元知道瞒不住，便把实情对家人说了。然后，他便进入一个安静的房间，练习老头儿传授的法术。一个月之后，他的法术终于练成了，能够变化百物，役使鬼神，就连草木土石等，也能使之变成千军万马。于是，他把村子里一些勇猛强悍的小伙子招为兵，有的还封为将，走动时吹吹打打，鸣锣开道，举着旗帜，那阵势赶上列国诸侯出巡了。侯元自称圣贤，并设了三老、左右弼、左右将军等官职。每当初一和十五，他都要穿上盛装去拜谒神君老头儿。神君每次都要告诫他不要举兵，如果你一定要举事的话，那也要等到上天答应才行。到了庚子年，侯元聚集了几千人马，县里担心他要造反，便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了。上党元帅高公寻命令都将带兵讨伐他。侯元急忙谒见神君老头儿请他想办法，神君说道："我已经说过了。看来，你只能用偃旗息鼓的办法来对付他们。他们看见我们如此，必定不敢轻易攻击。记住呵，你一定要慎重，千万不要轻易应战。"侯元虽然点头称是，心里却想：凭我的这身道术制他们是绰绰有余的，这么一小股敌人都不敢抵抗，再来大批人马那又该怎么样？又在部下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勇武。从神君处回来，他令其同党戒严。当天晚上，潞州的兵马赶来了，在距离侯元占据的天险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只见漫山遍野全是骑戈兵士，颇难攻打，便等到天亮之后，在阵前摆下方阵。侯元领一千多人突围，先胜后败，最终因酒后睡着了被擒住。先押到上党，用绳子捆住投入监狱，重兵看守。但天亮一看，枷锁已被打开，侯元已经没影了，只剩下一个灯台。半夜时分，侯元又回到铜鞮县，径直奔往神君处谢罪。神君大怒道："你这愚蠢的奴才，到底没有听我的话呀！今天你虽幸免一死，但腰斩你的时候也马上到了。你不是我的徒弟，你走吧。"说罢，拂袖而去。侯元抑郁地走出山洞，后来再想同神君见上一面，可无论他怎么虔诚地敲石门，那石门也不开。从此，他的道术渐渐地失去了，但还受到同党的喜欢、拥护。当年秋天，他率同党羽到并州的大谷掠夺，并州的兵骑疾速赶到，围了好几重。而侯元的道术也不灵了，当即被斩于阵前。他的那些同党们作鸟兽散，都回家种田去了。

功德山

唐巢寇将乱中原。汴中有妖僧功德山，（原本功德山三字在妖僧二字上。据明抄本改。）远近桑门皆归之。至于士庶，无不降附者。能于纸上画神寇，放入人家，令作祸祟，幻惑居人。通宵继画，不能安寝，或致人疾苦。及命功德山赠金作法，则患立除之。又画纸作甲兵，夜夜与街坊嘶鸣，腾践城郭，天明即无所见。又多画其犬，焚祝之，夜则鸣吠，相咬啮于街衢，居人不得安眠。命而赠之，即悄无影响。人即异其术，趋术者愈众。又滑州有一僧，颇善妖术，与功德山无异，公私颇患之。时中书令王铎镇滑台，遂下令曰："南燕地分有灾，宜善禳之。"遂自公衙，（衙原作卫。据明抄本改。）至于诸军营，（军营原作营军。据明抄本改。）开启道场，延僧数千人。僧数不足，遂牒汴州，请（请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功德山一行徒众悉赴之。遂以幡花螺钹迎至卫。赴道场之夕，分选近上名德，入于公衙，其余并令散赴诸营礼忏。洎入营，悉键门而坑之，方袍而死者数千人。衙中只留功德山已下奠长，讯之，并是巢贼之党，将欲自二州相应而起，咸命诛之。（出《王氏见闻》）

【译文】

唐代末年，黄巢率兵准备向中原进军。汴州有个妖僧叫功德山，远远近近的佛教徒都归心于他。至于普通百姓，也没有不信服于他的。他能够在纸上画神神怪怪的强盗，然后把他放入人家，令他作祟惹祸，迷惑百姓。他通宵不停地画着，连觉也不睡，不知给百姓带来多少痛苦。等到有人用重金请功德山作法，那么灾祸立刻就会消除。功德山还用纸画甲兵，天天晚上在街道上嚎叫，践踏城墙，可等到天亮之后什么都看不见了。他还画了不少狗，一边焚烧一边祈祷，晚上就会听见狗叫，在大街上互相咬架，吵得人们不得安睡。当有人赠给他钱财，那些狗便都无声无影了。他的道术使人们感到惊异，越来越多的人向他求教。另外，滑州也有一个僧人，很擅长妖术，与功德山没什么两样，官家和百姓都深受其害。当时，中书令王铎正镇守滑州，他下令说；南燕部分地区有天灾，可以好好设坛祈祷一番。随即，从衙门到各个军营，都开设道场，拟邀请僧人数千。僧人数量不够，便向汴州发信求援，请功德山及其弟子全部赶来。就这样，功德山一行被用佛教的礼节迎接到滑州军营。赴道场那天晚上，选了功德山及其靠近他的几个人进了衙门，其余的都分散到各个军营念经拜祷。他们一进军营，便关上大门全被活埋，光穿着道袍的和尚就死了好几千人，衙门里只留下了功德山及其手下的几个小头目。经过审讯，才知道他们全是黄巢的同党，想在汴、滑二州响应黄巢的起义，准备造反。王铎下令把他们全杀了。

襄阳老叟

唐并华者，襄阳鼓刀之徒也。尝因游春，醉卧汉水滨。有一老叟叱起，谓曰："观君之貌，不是徒博耳。我有一斧与君，君但持此造作，必巧妙通神，他日慎勿以女子为累。"华因拜受之。华得此斧后，造飞物即飞，造行物即行。至于上栋下宇，危楼高阁，固不烦余刃。后因游安陆间，止一富人王枚家。枚知华机巧，乃请华临水造一独柱亭。工毕，枚尽出家人以观之。枚有一女，已丧夫而还家，容色殊丽，罕有比伦。既见深慕之，其夜乃逾垣窃入女之室。其女甚惊。华谓女曰："不从，我必杀汝。"女荏苒同心焉。其后每至夜，窃入女室中。他日枚潜知之，即厚以赂遗遣华。华察其意，谓枚曰："我寄君之家，受君之惠已多矣，而复厚赂我，我异日无以为答。我有一巧妙之事，当作一物以奉君。"枚曰："何物也？我无用，必不敢留。"华曰："我能作木鹤，令飞之。或有急，但乘其鹤，即千里之外也。"枚既尝闻，因许之。华即出斧斤，以木造飞鹤一双，唯未成其目。枚怪问之。华曰："必须君斋戒，始成之能飞。若不斋戒，必不尔飞。"枚遂斋戒。其夜，华盗其女，俱（俱原作但。据明抄本改。）乘鹤而归襄阳。至曙，枚失女，求之不获，因潜行入襄阳，以事告州牧。州牧密令搜求，果擒华。州牧怒，杖杀之，所乘鹤亦不能身飞。（出《潇湘记》）

【译文】

唐代，有个叫并华的人，本是襄阳的一个木工。有一次春游，他醉倒在汉水边上。有一个老头儿将他喊起来，对他说道："看你这相貌，不是只会玩乐之人。我有一把斧子送给你，只要你用它做出东西来，一定是巧妙通神的。不过，你要小心，将来不要因为女人而吃亏。"华某接过斧子，谢了又谢。他从得到这把斧子之后，造出小鸟就能飞翔，造出小兽便能奔跑。至于修造楼阁上栋下梁之类，则不用第二斧子就很牢固。后来，他来到安陆郡，住在富人王枚的家里。王枚知道华某的本事，就请他临水建造一个独柱亭。完工之后，王枚喊出全家所有的人观看。王枚有一个女儿，因为丧夫而回到家中。她长得美若天仙，很少有人敢与她相比。华某一见面，就深深地喜欢上她了。当天晚上，他翻墙而过，偷偷钻进王枚女儿的房间，那女子大惊。华某对女子说："你不从，我就会马上杀了你。"随着时光的流逝，王枚之女渐渐便同他一心。后来，每天夜晚，华某都偷偷钻进她的房间，行夫妻之事。有一天，王枚在暗中知道了这件事，当即用优厚的钱物打发他走。华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对王枚说："我住在你家，受你的恩惠已经够多的了，而你还要送我这么多钱物，将来我没什么报答你的呀。我手中有一套巧妙的技术，就做一样东西送给你吧。"王枚说："什么东西？我用不着的话，必不敢留。"华某说："我能作木鹤，并且能让它飞起来。如果一旦有什么急事，就可以骑上它，顷刻便到千里之外。"王枚头一回听说，想试试，便点头答应了。华某拿出那把神斧，用木头做了一只飞鹤，只是眼睛尚未完成。王枚觉得奇怪，便问华某，华某说："你必须斋戒数日，然后它才能飞。如果不斋戒，它决不会飞。"王枚遂斋戒。当天晚上，华某将王枚的女儿偷偷背出来，两个人乘鹤飞归襄阳。到天亮的时候，王枚才发现女儿不见了，四处去找也没有找到，便偷偷地进了襄阳，把这件事告诉了州牧大人。州牧密令搜寻，果然将华某擒获。州牧大怒，华某被杖笞而死，他所乘的木鹤亦不能自己飞起来了。

青城道士

伪蜀青城山道士能幻术，往往入锦城，施其法，有所获，即潜挈归洞穴。或闻其行甚秽，官吏中有识者，颇恶之。后于成都诱引富室及勋贵子弟，皆潜而随之。或于幽僻宅院中，洒扫焚香设榻，张陈帷幌。则独于室内作法，或召西王母、或巫山神女、或麻姑、鲍姑神仙，皆应召而至，与之杯馔寝处，生人无异。则令学者隙而窥之。欢笑罢，则自帘帷之前蹑而去。又忽城中化出金楼，众皆睹之，惑众颇甚。其民间少年，膏梁子弟，满城如狂。少主知其妖，密使人擒之，累月不获。后有人报云："已出笮桥门去。"因使人逐之，乃以猪狗血赍行。至青城路上三十余里，及之，遂倾血沃之。不能施其术，及下狱讯之，云："年年采民家处子住山中，行黄帝之道。"死于岩穴者不知其数。豪贵之家，颇遭秽淫。所通辞款，指贵达之门甚多。少主不欲彰其恶，潜杀之。（出《王氏见闻》）

【译文】

五代时，后蜀的青城山道士会幻术，常常去成都施展一番，有了收获，便偷偷提着回到洞穴。官吏当中有认识青城道士的，对之深恶痛绝。后来，他在成都引诱富豪的妻妾及功臣贵族的后代，悄悄将她们引入山中，或者让他们在幽静的宅院中洒水扫地焚香设榻，或者让他们支张帷帐和幌子等。而他自己则单独在室内作法，有时召西王母，有时召巫山神女，有时召麻姑或鲍姑等神仙，她们都能应召而为，与他同杯共饮同床共枕。生人没有觉察出什么反常。青城道士则让跟自己学法的人，通过缝隙向室内窥视。他享乐一番之后，那些神女们便在帘帷之前悄然消逝。忽然，他在城中变幻出金楼来，人们都前来围观，被他迷惑的人越来越多。其中，那些民间少年，富家子弟，更是被迷得如醉如狂，满城不得安宁。后蜀少主知道这是青城道士作妖之后，便令人秘密捉拿他，一个多月一无所获。后来有人报告说，他已经从后门的索桥上逃走了，少主便派人去追，并用猪狗的血送行。在距青城还有三十多里的路上，终于把他追上，当即把猪狗的血全浇在他的身上。于是，青城道士便再也不能施展法术，就把他关进监狱进行审讯。他供认说："我每年都要掳一些民间处女带进山里，以行黄帝之道"到那里一勘查，只见岩洞里遇难的少女不计其数。富贵之家的女孩子，不少都被他奸污了。所交待的罪状，大多与显达富贵人家有关系。少主不想张扬他的恶行，便将他秘密处决了。

蜀都妇人

元和子尝因暇日，出蜀都东郭门，见二人踞坐江岸，排治舟艦，方怒篙棹者，且呼且叫。忽有妇人衣布襦拜于前，有所乞焉。其人盛怒，且叱之。久而不去，将加殴击，妇人乃去。傍江岸伫立，四顾久之，以手推腰引步，直视二客船。其船即似有物牵拽，飘然而逝，直抵大岸，应时粉碎，财货悉皆溺于水。二人大骇，疑妇人所为，欲擒之，已亡去矣。（出《野人闲话》）

【译文】

唐代元和年间，有个人曾经由于闲暇无事，从蜀都东城门走了出来，看见两个人蹲在江边，修理大船，正向撑篙的人发脾气，又吼又叫。忽然，有个穿着布衣短袄的女人跪在他们面前，像在乞求什么。那两个人大怒，并且叱责她。那女人好长时间没有动，他们便要动手打，女人终于离去。她在江边默然伫立，向四周看了好久，然后用手托腰而行，直视那两只客船，那两只船就像被什么牵拽着似的，飘然而动，径直撞在对岸，立刻被撞得粉碎，财物全落进了水里，那两个人大惊失色，怀疑是那女人干的，想去捉她，可她早已没影了。

卷第二百八十八　　妖妄一

蔡诞　须曼卿　马太守　邺城人　纥干狐尾　李恒　惠范　史崇玄　岭南淫祀 贺玄景

瀛州妇人　薛怀义　胡僧宝严　胡超僧　调猫儿鹦鹉　骆宾王　冯七姨 姜抚先生

蔡诞

蔡诞好道，废家业，昼夜诵《黄庭》、《太清》、《中经》、《观天》、（天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节解》之属，谓道尽于此矣。家患之，己亦惭悔。忽弃家，言："我仙道成矣。"因走入深山，卖薪以易衣。三年不堪苦而还家，黑瘦骨立，欺家云："吾但为地仙，位卑，为老君牧数十龙。有一斑龙五色，老君尝与吾，后与仙人博戏，输此龙。为此见谪，送吾付昆仑下芸锄芝草三四顷，皆生细石中，多莽秽，甚苦。当十年乃得原。会偓佺、子乔来案行，吾首诉之，并为吾作力，得免也。"（出《抱朴子》）

卷第二百八十八

蔡诞总想得道成仙，连家业都废弃了，夜以继日地研读《黄庭》、《太清》、《中经》、《观天》、《节解》等著作，说：道，全都在这里呢！他的家人跟着受罪，他自己也觉得惭愧和懊悔。一天，他忽然离开了家，并说道："我的成仙之道有望了！"于是，他走进深山，平时用卖柴的钱买衣服穿。三年里苦不堪言，终于又回到家中。他又黑又瘦，瘦骨嶙峋，还欺骗家人说："我现在只是个地仙，地位卑微，为太上老君管理几十条龙。其中有一条五色的斑龙，老君曾送给了我，后来我与仙人们赌博玩，又把它输掉了。结果，我便受到了贬谪，被流放到昆仑山下管理三四顷地的灵芝草。这些灵芝草都生长在细碎的石头里，且多林木荒草，很苦，按规定得十年之后才能回来。一天，正赶上偓佺、子乔等大仙来此巡察，我先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况，他们共同为我出力，我才免遭那么大的苦难。"

须曼卿

蒲坂有须曼卿者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来迎我，乘龙升天。龙行甚疾，头昂尾低，令人在上危怖。及到天上，先过紫府，金床玉几，晃晃昱昱，真贵处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饮我，辄不饥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谒拜失仪，见斥来还。令更自修责，乃可更往。昔淮南王刘安，升天见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称寡人，遂见谪，守天厕三年。吾何人哉？"河东因号曼卿为斥仙人。（出《抱朴子》）

【译文】

蒲坂县有个叫须曼卿的人说："我在深山里精心修道三年，后来有个神仙来接我，乘着龙升上了天。那龙飞得极快，昂着头摆着尾，使人感到十分危险而又可怕。到了天上之后，先进了紫微宫，那里金床玉几，闪闪发光，真是个富贵所在呵。神仙取一杯流霞给我喝，便再也不觉得饥渴。后来不知为什么就忽然想起家来，随即拜谒玉皇大帝，想告个假，不料违反了礼仪，被玉帝斥责一顿遣送回来。这样一来，我还得加强修养，苦苦修炼，总有一天还会回去的。当年，淮南王刘安升天之后去见玉帝，盘腿大坐，而且还大言不惭地自称寡人，随即遭到贬谪，在天宫的厕所里守了三年。与他相比，我算什么呀？没关系的。"因此，河东一带喊须曼卿为斥仙人。

马太守

兴古太守马氏在官，有亲故人投之，求恤焉。马乃令此人出住外，诈云："是神人道士，治病无不手下立愈。"又令辩士游行，为之虚声，云："能令盲者明，躄者即行。"于是四方云集，赴之如市，而钱帛固已山积矣。又敕诸来治病者："虽不便愈，其当告人已愈也，如此则必愈也；若告人言未愈者，则后终不愈也。道法正尔，不可不承信。"于是后人问前来者，辄告之云已愈，无敢言未愈者也。旬月之间，乃致巨富焉。（出《抱朴子》）

【译文】

兴州的老太守马某在任时，有个亲戚来投奔他，乞求体恤帮助，马某将他赶出家门。这个人无计可施，便欺骗说自己是个成仙的道士，治病无不手到病除。他又找了几个帮忙的四处游说，虚张声势，说："他能使瞎子睁开眼睛，瘸子立即能走。"于是，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云集而来，像赶集似的，因此钱物渐渐就堆积如山了。他还告诉各位前来的病人说："你的病虽然没有好，但当着别人面要说好了，这样，你的病才会真的好起来；如果你告诉别人说没有好，则最终也不会好的。道法是公正的，你不可不信服。"于是后来的病人问先来的病人怎么样，得到的回答总说是病已经好了，没有敢说不见效没治好的。旬月之间，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

邺城人

北齐后主武平中，和士开讽百官。奏胡太后临朝，所在皆言有狐魅，截人头发。邺城北两三坊无人居住，空墙。时有某家婢子，年十六七，独行。荷一大黄袱。袱内有锦被。忽逢一妪。年可五十余，面作白妆，漫糊可畏，以皂巾抹头。四顾无人，便走逐婢子，脱却皂巾，头发尽作屈髻十余道，綖束之，手持一剃刀。云："我是狐魅，汝急舍袱反走。"此妪得袱，趋走入东坊。婢子行啼，逢同州人乘马来，借问何为。云："狐夺我被袱，始入东坊。"人驰马往，执得之，盖是人也。数百人看之，莫不竞笑，天下有如此造妖事。经略财货，殴击垂死，行路劝放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后主高纬当朝的武平年间，开始广开言路，这时，奏报请胡太后临朝，所有的人都说有狐狸精，拦截行人头发。在邺城北面有两三条街道无人居住，只剩下一座座空房子。这时，某家有个婢女，十六七岁，独自在这里行走。她背着一个大黄包袱，包袱里有锦锻做的被子。忽然，她与一个老太太相遇。这老太太五十多岁，脸上抹得白糊糊的，挺吓人，而且还用黑布巾蒙住脑袋。她瞅瞅四下无人，便向婢女追来。摘掉黑布巾，可以看见她的头发盘了十余道髻，都平顶束着，手中提着一把剃头刀。她对婢女说："我是狐狸精，你赶快放下包袱回去！"这老太太得到包袱后，转身钻进了东边的胡同。婢女便哭，正赶上有人骑马过来，就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狐狸精把我的包袱夺走，钻进了东边的胡同！"那人打马追赶，果然将她抓住，原来是个人。数百人前来围观，没有不争先而笑的，想不到天下有这样装妖弄鬼的事情。处理了她的财物，并将她打个半死，后来经过路人劝说才得以解脱。

纥干狐尾

并州有人姓纥干，好剧。承间在外有狐魅。遂得一狐尾，缀着衣后。至妻旁，侧坐露之。其妻私心疑是狐魅，遂密持斧，欲斫之。其人叩头云："我不是魅。"妻不信。走遂至邻家，邻家又以刀杖逐之。其人惶惧告言："我戏剧，不意专欲杀我。此亦妖由人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并州有个人姓纥干，喜欢开玩笑。当时外面正闹狐狸精。一天，他得到一条狐狸尾巴，随即就拴在了衣服后面。来到妻子身旁，他侧身而坐，故意将狐狸尾巴露在外边。妻子见了，暗自怀疑他是狐狸精，于是便悄悄操起斧头向他砍来。他吓得连忙磕头说："我不是狐狸精！"妻子不相信，急忙又跟邻居们说了，邻居们又拿起刀棍追逐不已。他吓得急忙说出实情："我这是恶作剧，不料想你们竟然一心要杀死我。看来，这狐妖一说也是由人的作用才兴盛起来的呵！"

李恒

陈留男子李恒家事巫祝，邑中之人，往往吉凶为验。陈留县尉陈增妻张氏，召李恒。恒索于大盆中置水，以白纸一张，沉于水中，使增妻视之。增妻正见纸上有一妇人，被鬼把头髻拽，又一鬼，后把棒驱之。增妻惶惧涕泗，取钱十千，并沿身衣服与恒，令作法禳之。增至，其妻具其事告增。增明召恒，还以大盆盛水，沉一张纸，使恒观之。正见纸上有十鬼拽头，把棒驱之，题名云，此李恒也。惭惶走，遂却还昨得钱十千及衣服物。便潜窜出境。众异而问，增曰："但以白矾画纸上，沉水中，与水同色而白矾干。验之亦然。（出《辨疑志》）

【译文】

陈留县有个男子叫李恒，在家中以行巫为职业。县城里的人，常常找他验个吉凶祸福。陈留县尉陈增的妻子张氏，派人将李恒唤入府中。李恒向她要一个大盆，装满水，然后把一张白纸沉入水中，喊她过来看。张氏俯身望去，只见纸上有一个女人，被鬼拽着头发往前拖，后面还有个鬼拎着棒子驱赶她。张氏吓得面如土色并哭了起来，急忙掏出十千钱，又顺手抓了套衣服送给他，求他赶紧作法祈祷。陈增回来了，妻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第二天，陈增又把李恒唤到府中，还用那大盆装满水，然后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沉进去，让李恒过来看。这时，只见有十个鬼拽住一个人的脑袋，一边用棒子赶，一边往前拖，上面还写着一行小字：这个人是李恒。李恒又是羞愧又是害怕，当即把昨天得到的十千钱物还了回去，狼狈地潜逃出县境。人们惊异不解，前来询问，陈增说："只要用白矾在纸上画好，沉入水中，渐渐纸同水色而白矾就显出来了。"大家一验证，果然如此。

惠范

周有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挟邪作盅，趑趄鼠黠，左道弄权。则天以为圣僧，赏赉甚重。太平以为梵王，接纳弥优，生其羽翼，长其光价。孝和临朝，常乘官马，往还宫掖。太上登极，从以给使，出入禁门。每入，即赐绫罗金银器物。气岸甚高，风神傲诞，内府珍宝，积在僧家。矫说妖祥，妄陈祸福。神武斩之，京师称快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武后称帝之后，有个来自婆罗门的僧人叫惠范，奸诈而善于谄媚，靠邪术盅惑人心，像老鼠一样狡猾，且喜弄权术搞旁门左道。武则天把他当成圣僧，赏赐厚重。太平公主以为他是婆罗门教教主，对他更加热情接待，视作上宾，使他培植起自己的党羽，身价倍增。孝和皇帝临朝时，惠范常常骑着官马，往返于宫中嫔妃所居之处。太上皇登基，他又像个内侍随其左右，大摇大摆地出入禁门。每次入宫，都能得到金银器物和绫罗绸缎等赏赐。于是，他更加旁若无人，傲慢无礼，内宫的珍宝，不少都集中到了他手中。他随意为他人占卜吉凶，乱陈祸福，信口开河，胡言一派。后来，神武皇帝把他杀了，京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

史崇玄

唐道士史崇玄，怀河内县缝靴人也，后度为道士。矫假人也，附太平，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出俗，立为尊师。每入内奏请，赏赐甚厚，无物不赐。搜鸿胪卿，衣紫罗裙帔，握象笏，佩鱼符。出入禁闱。公私避路。神武斩之，京师中士女相贺。（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有个道士叫史崇玄，他本是怀州河内县一个缝制靴子的人，后来出家当了道士。他为人伪诈而不老实，依附于太平公主，成为太清观主。金仙、玉真为了巴结权贵，立他为尊师。每当他进入皇宫禀奏请安时，都能够得到十分丰厚的赏赐，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得到。他竟被授予鸿胪寺卿一职，身穿罗裙紫衣，握着象牙笏板上朝，佩戴着鱼符。每当他出入禁宫，上下都为他让路。后来，神武皇帝将他斩杀，京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奔走欢呼。

岭南淫祀

岭南风俗：家有人病，先杀鸡鹅等以祀之，将为修福；若不差，即刺杀猪狗以礼之；不差，即次杀太牢以祷之；更不差，即是命也。不复更祈。死则打鼓鸣钟于堂，比至葬讫。初死，但走大叫而哭。（出《朝野佥载》）

【译文】

在岭南，有这样的风俗：家里有人生病了，先杀鸡鹅等进行祭祀，祈福；如果不见病情好转，随即杀狗猪进行祭祀；还不见病情好转，随即再杀大牛进行祭祀；如果仍然不见好转，那就是命了。于是，便不再祭祀。人死之后，就在堂前打鼓鸣钟做道场，一直等到埋葬完毕。刚死的时候，只是一边走一边哭喊而已。

贺玄景

唐景云中，有长发贺玄景，自称五戒贤者。同为妖者十余人，陆浑山中结草舍，幻惑愚人子女，倾家产事之。绐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玄景为金薄袈裟，独坐暗室。令愚者窃视，云佛放光，众皆慑伏。缘於悬崖下烧火，遣数人于半崖间，披红碧纱为仙衣，随风习飏。令众观之，诳曰："此仙也。"各令着仙衣，以飞就之，即得成道。克日设斋，饮中置莨菪子，与众餐之。女子好发者截取，为剃头。串仙衣，临崖下视，眼花恍惚，推崖底，一时烧杀。没取资财。事败，官司来检，灰中得焦拳尸骸（骸原作柩。据明抄本改。）数百余人。敕决杀玄景，县官左降。（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景云年间，有个留着长头发的人叫贺玄景，自称是五戒贤人，跟他一起作妖弄怪的还有十多个人。在陆浑山林搭起草棚，迷惑那些愚昧的人和少男少女，不少人被害得倾家荡产。他哄骗人们说："诚心来求的人，必定成佛。"贺玄景穿上金箔袈裟，独自坐在昏暗的屋子里，让愚昧的人们窥视，说这是佛在放光，使众人都被慑服了。他们沿着悬崖根点上大火，再派一些人披着红绿纱站在半崖间，那红绿纱随风飘举，如同仙衣。贺玄景让众人来看，并诳他们说，这就是神仙呵。他让那些人都穿上红绿纱衣，说飞过去就可以成道了。他们选择日子设斋，酒中放进莨菪子，和那些愚昧的人们共食。女人和头发长得好的人都把发剪了，说这是为了剃度。他们披着"仙衣"，临悬崖往下看，一个个眼花缭乱，神志恍惚。这时，贺玄景一伙将他们推到崖底，当时都烧死了，所有的财物被这伙人窃取。后来，事情败露，官府派人来侦查，从灰中发现残腿剩臂等数百具尸骸。皇帝下令将贺玄景斩首，县官也被降职使用。

瀛州妇人

唐景龙中，瀛州进一妇人，身上隐起浮图塔庙诸佛形像。按察使进之，授五品，其女妇留内道场。逆韦死后，不知去处。（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景龙年间，瀛州奉献一个女人，身上隐隐可以看到佛塔及诸佛的形象。按察使把她献给皇上。皇上大悦，授他五品官，并将那女人留在宫内做道场。韦后被杀死不久，这女人便不知去向了。

薛怀义

周证圣元年，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其中大像，高九百尺，鼻如千斛船，小指中容数十人并坐。夹紵以漆之。正月十五，起无遮大会于朝堂。掘地五丈深，以乱彩为宫殿台阁，屈竹为胎，张施为桢盖。又为大像金刚，并坑中引上，诈称从地涌出。又刺牛血，画作大像头，头高二百尺，诳言薛师膝上血作之。观者填城溢郭，士女云会。内载钱抛之，更相蹈藉，老少死者非一。至十六日，张像于天津桥南，设斋。二更，功德堂火起，延及明堂，飞焰冲天，洛城光如昼日。其堂作仍未半，已高七十余尺。又延烧金银库，铁汁流液，平地尺余。人不知错入者，便即焦烂。其堂煨烬，尺木无遗。至晓，乃更设会，暴风欻起，裂血像为数百段。浮休子曰："梁武帝舍身同泰寺，百官倾库物以赎之。其夜欻电霹雳，风雨暝晦。寺浮图佛殿，一时荡尽。非理之事，岂如来本意哉？"（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武后称帝的证圣元年，法师薛怀义建造一座千尺之高的功德堂，在明堂的北面。里面的大佛像，就有九百尺高，鼻子像大船，小指中能够并肩坐下几十个人。夹着萱麻把它漆了一遍。正月十五日这天，要在堂前举行露天大斋会。会前，薛怀义派人掘地五丈深，用彩色丝绸画上宫殿台阁，把竹子扎成护圈，作为支柱和顶盖。又造了一个金刚的大佛像，把它从坑中拽上来，骗人说它是从地里冒出来的。接着又用刺出来的牛血，画成大佛的头，二百尺长，骗人说这是他用自己膝上的血画的。观看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使城内人满为患。男女云集，纷纷进前抛钱，你推我挤，老人和孩子被踩死好几个。到十六日，把那大佛像挂在天津桥南，设斋祝祷。二更天，功德堂起火了，蔓延到明堂，火焰冲天，照得整个洛阳城如同白昼。功德堂刚建了没有一半，已经七十多尺高。火势又蔓延到金银库，那些金银都化成水在流淌，平地都一尺来深。有的人误入其中，立刻就烧焦了。功德堂化作灰烬，一块木头也没剩下。天亮之后，又设斋会，忽然来了一阵狂风，把那用牛血绘制的大佛像撕成了好几百块。浮休子张鷟说："梁武帝出家同泰寺，文武百官倾其所有把他赎了回来。那天夜里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同泰寺虽为佛堂圣殿，顷刻之间便被大水淹没。这种非理之事，难道说都是如来佛的本意吗？"

胡僧宝严

唐景云中，西京霖雨六十余日。有一胡僧，名宝严，自云有术法，能止雨，设坛场，读经咒。其时禁屠宰，宝严用羊二十口，马两匹以祭。祈请经五十余日，其雨更盛。于是斩逐胡僧，其雨遂止。（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景云年间，长安一连下了六十多天雨。有一个叫宝严的胡僧自称有法术，能够使雨止住，于是便设祭坛，读经文念咒语。当时禁止屠宰，宝严却用二十只羊、两匹马来祭天。他读经念咒五十多天，雨反而下得更大了。于是，便将他斩了。他死之后，雨随之而停。

胡超僧

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长生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甚厚。服药之后二年而则天崩。（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武后称帝时的圣历年间，洪州有个叫胡超的僧人，他隐居在白鹤山中，出家学道，刚会些法术，便自称已经活了好几百岁了。武则天知道后，让他做长生不老之药，耗资上万，历时三年，药终于做成了。胡超来到三阳宫，将药奉上。武则天将药服下，自以为药力非凡，希望能活到传说中的彭祖那么大年龄，便改年号为久视元年。她把胡超放回山中，并给予优厚的赏赐。然而，在服了他的药之后两年，武则天便驾崩了。

调猫儿鹦鹉

则天时，调猫儿鹦鹉同器食，命御史彭先觉监，遍示百官及天下考使。传看未遍，猫儿饥，遂咬杀鹦鹉以餐之。则天甚愧。武者国姓，殆不祥之征也。（出《朝野佥载》）

武则天称帝时，为了取乐，故意让猫儿和鹦鹉同吃一个容器里的食，并命御史彭先觉监督，让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者来看。传看到最后一遍时，猫儿饿了，随即咬死鹦鹉饱餐一顿。见状，武则天十分难为情。要知道，鹉者武也，这是国之姓，这恐怕是不祥之兆呵。骆宾王 唐裴炎为中书令，时徐敬业欲反，令骆宾王画计，取裴炎同起事。宾王足踏壁，静思食顷，乃为谣曰："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教炎庄上小儿诵之，并都下童子皆唱。炎乃访学者令解之。召宾王至，数啖以宝物锦绮，皆不言。又赂以音乐妓女骏马，亦不语。乃将古忠臣烈士图共观之，见司马宣王，宾王歘然起曰："此英雄丈夫也。"即说自古大臣执政，多移社稷。炎大喜，宾王曰："但不知谣谶何如耳？"炎以谣言片片火绯衣之事白。宾王即下，北面而拜曰："此真人矣。"遂与敬业等合谋，扬州兵起，炎从内应。书与敬业等，书唯有"青鹅"字。人有告者，朝臣莫之能解。则天曰："此青字者，十二月。鹅字者，我自与也。"遂诛炎，敬业等寻败。（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裴炎做中书令的时候，徐敬业想谋反。他让骆宾王策划一计，争取裴炎共同起事。骆宾王把脚踩在墙上，静静地考虑了一顿饭的工夫，便编了几句童谣：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殿坐。然后，他便去教裴炎老家的孩子学唱。并且，都城里的孩子们也跟着唱。裴炎拜访有学问的人，请他们把这首童谣解开。骆宾王到了，裴炎用珠宝锦缎引诱他，可他却一言不发。裴炎又送来音乐、歌妓、骏马，可骆宾王仍然不说话。裴炎见没有办法，就将古代的忠臣烈士图像拿出来，请骆宾王共同欣赏。当看到司马宣王时，骆宾王站起身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大丈夫呵！"随即便说自古以来大臣执政，有不少都改朝换代了，等等。裴炎非常兴奋。骆宾王问道："听没听到什么童谣，对此有何预兆？"裴炎就把那首"一片火，两片火，绯衣小儿当堂坐"告诉了骆宾王。骆宾王随即退下，面北拜道："这真是我们的人呵！"不久，他与徐敬业合谋造反，在扬州起兵，裴炎做内应。裴炎给徐敬业等人写了一封密信，信上只有"青鹅"二字。因为有人告密，事情败露。对那封密信，朝臣没有一个能解开的。武则天说："'青'字，就是十二月；'鹅'字，我自与呵！"当下就把裴炎杀了，徐敬业等人随即也就失败了。

冯七姨

唐逆韦之妹，冯太和之妻，号七姨。信邪见，豹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去魅，作伏熊枕以为宜男。太和死，嗣虢王娶之。韦之败也，虢王砟七姨头送朝堂。即知辟邪之枕失效矣。（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韦后的妹妹，做了冯太和的妻子，号称七姨。她对那些歪道邪术十分相信，认为豹头枕头可以辟邪，白泽枕头可以除鬼气，而作伏熊枕头可以使自己的丈夫健康长寿。然而，她的丈夫太和不久却死了。接着，她又嫁给了虢国王。韦后争权失败，虢国王砍下冯七姨的脑袋送上大殿。当即便知道那辟邪的枕头无效了。

姜抚先生

唐姜抚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尝著道士衣冠，自云年已数百岁。持符，兼有长年之药，度世之术，时人谓之姜抚先生。玄宗皇帝高拱穆清，栖神物表，常有升仙之言。姜抚供奉，别承恩泽。于诸州采药及修功德，州县牧宰，趋望风尘。学道者乞容立于门庭，不能得也。有荆岩者，于太学四十年不第，退居嵩少，自称山人。颇通南北史，知近代人物。尝谒抚，抚简踞不为之动。荆岩因进（进原作过。据明抄本改。）而问曰："先生年几何？"抚曰："公非信士，何暇问年几？"岩曰："先生既不能言甲子，先生何朝人也？"抚曰："梁朝人也。"岩曰："梁朝绝近，先生亦非长年之人。不审先生，梁朝出仕，为复隐居。"抚曰："吾为西梁州节度。"岩叱之曰："何得诳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江南，何处得西梁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何处得节度使？"抚惭恨，数日而卒。（出《辩疑志》）

【译文】

唐代有位姜抚先生，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常常穿戴道士的衣帽，自称已经好几百岁了。他手里拿着符，还有长生不老之药，再加健身之术，所以当时的人们叫他姜抚先生。唐玄宗崇尚道教，安坐无所为，神态怡然，行如清风。姜抚就像有神气附体一般，常常说些成仙得道的话，并投其所好专门侍奉他，为此受到不少恩赐，可以在各州采药并修行，以使功德圆满。各州县的军政大员均望尘莫及。来向他学道的人，想在门口站着都没有地方。有个叫荆岩的人，在最高学府念了四十年，却未能中第，便隐退到嵩山少林寺，自称山人。他颇为精通南北朝的历史，对近代人物更了如指掌。曾经有一次，荆岩去拜见姜抚，姜抚傲慢失礼，没有动弹。荆岩于是走了进去，问道："先生今年多大年纪？"姜抚说："你又不信奉本教，怎么有闲空来问我的年纪？"荆岩说："先生既然不能说出自己的年纪，那么你是什么朝代的人？"姜抚说："梁朝的人。"荆岩说："梁朝很近。先生看样子也并不很老，不用问，你一定在梁朝做过官，后来罢职而隐居。"姜抚说："我原来是西梁州节度使。"荆岩冷笑一声，怒斥道："你怎么能如此胆大妄为欺骗人呢？！你上欺天子，下迷惑世人。要知道，梁朝在江南，西梁州在什么地方？再说，梁朝只设有四平、四安、四镇、四征将军，什么地方设过节度使？！"听罢，姜抚又惭愧又悔恨，几天之后就死了。

卷第二百八十九　　妖妄二

李泌　纸衣师　明思远　周士龙　李长源　双圣灯　路神通　五福楼　鱼目为舍利

目老叟为小儿　于世尊　捉佛光事　大轮咒　陈仆射　解元龟　蔡畋　张守一

李泌

李泌以虚诞自任。尝对客：教家人遣洒扫，今夜洪崖来。有人遗美酒一榼，会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与君同倾。"倾未毕，阍者云："某侍郎取榼，泌命倒还，亦无愧色。（出《国史补》）

【译文】

李泌这个人以虚妄而自我放任。一次，他曾经当着客人的面，告诉家人打扫房间，说今夜洪崖要来。有人送来一榼美酒，恰巧来了个客人，李泌就对他说："这是麻姑神仙送来的酒，咱们一同把它喝了吧。"尚未喝完，看门的人喊：某侍郎来取榼子了！李泌赶紧让人把酒倒出来后，才把榼还给人家，脸上毫无羞愧之色。

纸衣师

大历中，有一僧，称为苦行。不衣缯絮布絁之类，常衣纸衣，时人呼为纸衣禅师。代宗武皇帝召入禁中道场安置，令礼念。每月一度出外，人转崇敬。后盗禁中金佛，事发，召京兆府决杀。（出《辩疑志》）

【译文】

唐代大历年间，有一个和尚称为苦行僧，他不穿棉布绸子之类的纺织品，专门穿纸做的衣服，当时人们称他为纸衣禅师。代宗召他进宫，安排他做道场，让他念经，每月一次。出宫之后，人们对他转变了态度，崇敬起他来。后来，他因偷宫中金佛一事败露，招致杀身之祸，被京兆府处决。

明思远

华山道士明思远，勤修道箓，三十余年。常教人"金水分形之法"，并闭气存思，师事甚众。永泰中，华州虎暴。思远告人云："虎不足畏，但闭气存思，令十指头各出一狮子，但使向前，虎即去。"思远兼与人同行，欲暮，于谷口行逢虎。其伴惊惧散去，唯思远端然，闭气存思。俄然为虎所食。其徒明日于谷口相寻，但见松萝及双履耳。（出《辩疑志》）

华山有位道士叫明思远，勤奋地钻研道教典籍，三十多年，常常教人所谓"金水分形法"，并告诉人家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来向他求教拜师的人很多。唐永泰年间，华州闹起了虎患。明思远告诉人们说："老虎没什么可怕的，只要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想象十个手指头各出来一只狮子，然后就让它们冲上前，老虎立刻就会跑掉。"他并与人同行去找老虎，天快黑的时候，在谷口遇上了老虎。同伴吓得四处逃散，只有明思远泰然端坐，屏住呼吸靠意念行事。结果，顷刻之间被老虎吃掉了。第二天，他的徒弟们进山寻找，只看见松萝上面有一双鞋子。

周士龙

周士龙者，婺州东阳人。能辨山冈，卜择坟墓之地，与叔父齐名。每至岁月大通，门庭车马如市，人之夭寿官位，吉凶利害，一切以地断。大历五年，至邺中，邺中兵马使姚希晟新葬母氏于青都村，士龙占其冢："一年合家破。"到明年，希晟犯事至死。邺中之人，无不惊骇，相与谓之神人。又有兵马使娄瓘举大事，遂恳祈士龙卜地，前后饷千余贯。士龙大喜，遂与月余日寻访山原。忽得一处，说其地势回抱，是龙腹，三年内必得节度使。瓘亦以自负。岁中，邺中军变，瓘因此谓地势有凭，便有异图。事发。遂斩于军门，举家无复遗类。（出《辩疑志》）

【译文】

周士龙是婺州东阳县人，能够看风水选择坟茔地，与其叔父齐名。每当遇上好日子，他家总是门庭若市，人们对寿命的长短、官职的升降，以及其他的吉凶祸福均都请他以坟地来断定。唐代大历五年，周士龙来到邺郡，邺郡兵马使姚希晟刚刚把死去的母亲埋葬在青都村，周士龙去看看坟地，说："一年之内，这个家就得破呵！"到了第二年，果然，希晟因犯了事，连命也搭上了。邺城里的人，没有不感到震惊的，都在私下里称他为神人。又有一个兵马使娄瓘一心想干大事，随即恳请周士龙为祖上选一块好的坟茔地，前前后后给他一千多贯钱。周士龙大喜，当即奔波一个多月，寻访郡中所有的山川，意外找到一个好地方，说这里地势回抱，是龙之腹部，实乃风水宝地，三年之内保他当上节度使。娄瓘听罢信以为真，且颇自负。当年，邺郡兵变，娄瓘满以为那坟地有准儿，认为这兵变是个好机会，便生了野心，企图谋反。结果，事情犯了，他被斩于营门口，全家也没有留下一个人。

李长源

李长源常服气导引，并学禹步方术之事，凡数十年。自谓得灵精妙，而道已成。远近辈亲敬师者甚多。洪州昼日火发，风猛焰烈，从北来。家人等狼狈，欲拆屋倒篱，以断其势。长源止之，遂上屋禹步禁咒。俄然火来转盛，长源高声诵咒，遂有迸火飞焰，先著长源身，遂堕于屋下。所居之室，烧荡尽。器用服玩，无复孑遗。其余图箓持咒之具，悉为灰烬。（出《辩疑志》）

【译文】

李长源曾经练过气功，并学过巫师的步法和方术，几十年了，自称已经领悟了其中的精妙和要领，道法也练成了。远远近近，不少人前来拜他为师。一天，洪州白天起了大火，风助火威，自北而来。李长源家里人显得十分狼狈，想推倒篱笆扒倒房子，切断火源。李长源制止了他们，随即上了房顶，迈着巫师的步法，念起了咒语。不料，那火势一会儿变得更加凶猛。李长源高声诵念着咒语，马上就有火焰迸射到他身上，他当即滚到了房下。结果，他们所住的房子，烧得片瓦不剩，所有的用具、服装、古玩等等，没有一件完好无损的。其余的那些图谶咒符等巫师用的东西，也全化成了灰烬。

双圣灯

长安城南四十里，有灵母谷，呼为炭谷。入谷五里，有惠炬寺。寺西南渡（渡原作庭。据明抄本改。）涧，水缘崖侧，一十八里至峰，谓之灵应台。台上置塔。塔中观世音菩萨铁像。像是六军散将安太清置造。众传观世音菩萨曾见身于此台。又说塔铁像常见身光。长安市人流俗之辈，争往观谒，去者皆背负米曲油酱之属。台下并侧近兰若四十余所，僧及行童，衣服饮食有余。每至大斋日送供，士女仅至千人，少不减数百，同宿于台上，至于礼念，求见光。兼云：常见圣灯出，其灯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无定。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众合声礼念，西南近台，见双圣灯。又有一六军健卒，遂自扑，叫唤观世音菩萨，步步趋圣灯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见者乃是虎目光也。（出《辩疑志》）

【译文】

出长安城向南走四十里，有灵母谷，也称为炭谷。进谷五里处，有座惠炬寺，越过寺西南面那道水拍云崖的深涧，再走十八里就到了峰顶。这峰顶叫灵应台，台上建了一座塔，塔里有观世音菩萨的铁像。这铁像是朝廷军队中的散将安太清置造。人们传说菩萨曾经在这里现过原形，又说铁像身上经常闪出佛光。长安城里的一些低俗之人，争先恐后前去拜谒，去的人都背着粮油酱醋之类。台下并排建起了四十多所寺庙，僧人以及杂役，吃穿都不用愁。每到大的斋日都会送来不少供品，男男女女近千人，最少也不少于几百人。他们同宿于台上，怀着虔诚的信念，祈求见到佛光。同时有人讲：曾经看到圣灯出现；那灯有时在山腰，有时在山下，忽高忽低不定位。唐代大历十四年四月八日晚上，人们正同声祈祷，靠近台顶的西南方出现了一对圣灯。这时，有一个健壮的朝廷士卒立即扑过去。他一边呼唤着观世音菩萨，一边一步步靠上前，忽然被老虎拽跑了。原来，他看见的"双圣灯"，乃是老虎的眼睛在闪亮呵。

路神通

段成式门下驺路神通，每军较，力能戴石，簦靸六百斤石，龇破石粟数十。背扎天王，自言得神力，入场神（神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助之（之原作多。据明抄本改。）则力生。当至朔望日，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儿供养其背而拜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文学家段成式门下有个掌驾车马的人叫路神通。每次与人比武的时候，力气大的能把石头顶起来；顶起六百斤重的大石头，就像戴斗笠穿拖鞋一样容易，而且能一连咬碎几十颗石栗果。背扎天王。他自称得到了神力，一上场神就来帮助他，身上自然就有了力气。每到初一、十五这两天，摆下乳糜，点上香火袒胸而坐，让妻子儿女在他的背后供奉好而揖拜之。

五福楼

元和初，阴阳家言五福太一在蜀，故刘辟造五福楼。符载为文记。（出《国史补》）

【译文】

唐代元和初年，风水先生们说五福天神来到了蜀郡，因此刘辟建造了一座五福楼。这种说法符合书上的记载。

鱼目为舍利

泽州僧洪密请舍利塔，洪密以禅宗谜语鼓扇愚俗，自云身出舍利。曾至太原，豪民迎请，妇人罗拜。洪密既辞，妇人于其所坐之处拾得百粒。人验之，皆枯鱼之目也。将辞去山中，要十数番粗毡。半日获五百番。其惑人也如此。（出《北梦琐言》）

【译文】

泽州的僧人洪密来到了舍利塔前，他以禅宗的一些隐语扇动盅惑百姓，宣称自己是由佛骨变化而成。一次，他来到太原，一个富豪把他迎进家中，他的妻子向他跪拜。洪密起身告辞之后，富豪的夫人在他坐过的地方拾到一百多粒骨头碴儿。找人一检验，全是干巴鱼的眼珠子呵。他对百姓们说自己要离开这里返回山中，要十几番粗毡子，结果半天就得到了五百番。他就是这样骗人的呀。

目老叟为小儿

长安完盛之时，有一道术人，称得丹砂之妙，颜如弱冠，自言三百余岁。京都人甚慕之。至于输货术丹，横经请益者，门如肆市。时有朝士数人造其第，饮啜方酣，有阍者报曰："郎君从庄上来，欲参觐。"道士作色叱之。坐客闻之，或曰："贤郎远来，何妨一见。"道士颦蹙移时，乃曰："但令入来。"俄见一老叟，鬓发如银，昏耄伛偻，趋前而拜。拜讫，叱入中门。徐谓坐客曰："小儿愚呆，不肯服食丹砂，以至于是。都未及百岁，枯槁如斯，常已斥于村墅间耳。"坐客愈更神之。后有人私诘道士亲知，乃云："伛偻者即其父也。"好道术者，受其诳惑。如欺婴孩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长安城最繁荣兴盛的时候，有一个学道术的人，自称得到了精妙的仙丹，面容像二十来岁的样子，自己却说三百多岁了，京城里的人们都很羡慕他。那些拿着东西来换仙丹，举着经纱来讨药方的人，使这里门庭若市。一次，当时有几个在朝廷里供职的人到他家拜访，酒足饭饱，有个看门人来报告说："你的儿子从村里进京来了，想看一看你。"那个学道术的人不悦地将他喝退。客人们说："令郎远道而来，不妨一见。"道士皱眉有顷，便说："那就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只见进来个老头儿，鬓发皆白，伛偻着身子，老迈不堪。他上前就向道士跪拜。拜毕，道士将他喝进中门，然后缓缓地对客人们说："小儿愚蠢呆笨，不肯服食仙丹，以至于变成了这副样子。他还未满一百岁，便形容枯槁，已被我驱逐到山村的茅屋里了呵。"听罢，客人们更加信以为真，将他当神崇拜。后来，有人暗地里盘问道士的亲戚朋友，这才得知：那位伛偻身子的老头儿，乃是道士的父亲呵。喜好道术的人们，受到了他的欺骗和盅惑，就像婴孩儿受到大人的欺骗一样。

于世尊

遂州巡属村民，姓于，号世尊者，与一女，皆逆知人之吉凶，数州敬奉，舍财山积。錾凿崖壁，列为佛像，所费莫知纪极。节度许公存，以其妖妄，召至府衙，俾其射覆。不中，乃械而杀之，一无神变。于其所居，得五色文麻絙，以牛载僅百驮，钱帛即可知也。每夜会，自作阿弥陀佛，宫殿池沼，一如西方。男女俱集，念佛而已。斯亦下愚之流，岂术神耶，将有物凭之耶？（出《北梦琐言》）

【译文】

遂州巡属有位姓于的村民，号称世尊。他和一个女儿，全能预先知道人的吉凶祸福，附近几个州部将他们奉若神灵，施舍的财物堆积如山。他们便开凿悬崖陡壁，想刻上一排佛像，所花的费用不知道极限。当政的节度使许公存认为于世尊二人为妖妄作乱，把他们召进府衙，看他们射覆置的盆，结果没有射中，就用棍棒把他们打死了。他们神色坦然。后来在他们的住处翻到一批五色花纹的棉线，用牛载了将近一百驮，穿钱的彩绳多得数不清，钱和布帛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自设佛堂，还有宫殿池沼等，如同西天佛祖圣地。男男女女集中一起，念佛而已，受骗的也都是些愚昧之人。难道说他们向神祈祷求术早成，还用得着这么些东西吗？

捉佛光事

高燕公镇蜀日，大慈寺僧申报，堂佛光见。燕公判曰："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所司密察之，诱其童子，具云："僧辈以镜承隙日中影，闪于佛上。"由此乖露，擒而罪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高燕公镇守蜀郡时，大慈寺的僧人来报告说：大殿上有佛光闪现。燕公判断说：付马步使捉佛光过。派去的人密地进行调查，诱使小孩露出线索，他们说："那和尚用镜子吸来太阳从门缝中射入的光影，再反射到大佛身上。"此事就这样暴露了，那位僧人被抓去判了罪。

大轮咒

释教五部持念中，有大（大据书前题作火。）轮咒术，以之救病，亦不甚效。然其摄人精魄，率皆狂走，或登屋梁，或龇瓷碗。闾阎敬奉，殆似神圣。此辈由是广获金帛。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民有周达者，贩鬻此术，一旦沸油煎其阴，以充供养，观者如堵，或惊或笑。初自忘痛，寻以致殂也。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僧号周大悲者，行此咒术，一旦炼阴而毙。与愚所见何姓氏恰同，而其事无殊也？盖小人用道欺天，残形自罚，以其事同，因而录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佛教的五部持念中，有一种大轮咒术。用它治病救命，成效甚微，但它摄人的精气和魂魄，使人全都不知不觉地狂奔乱走，或登上屋顶，或啃咬瓷碗。平民百姓对通此咒术的人奉若神灵，虔心敬奉，这种人于是便广收礼品发了大财。陵州贵平县牛鞞村有个叫周达的村民，竟以此术为业。一天，他用沸油煎自己的阴部，充当献佛的供养品，看热闹的人把他围个水泄不通，有人惊奇有人嘲笑。周达开始忘了疼痛，但很快就死了。中间僧昭浦说："朗州有位法号叫周大悲的僧人行此大轮咒术，一天煎炼阴部而死。为什么他与我所看见的这位姓氏恰恰相同？他们所做的事情是没有区别的呵。"小人用道术欺侮上天，自我摧残，自我惩罚，得到了一样的下场。因而我便把它记载下来。

陈仆射

唐军容使田令孜擅权，有回天之力。尝致书于许昌，为其兄陈敬瑄求兵马使职，节将崔侍中安潜拒而不与。迩后崔公移镇西川，陈敬瑄与杨师立、牛勖、罗元杲，以打球争三川，敬瑄获头筹，制授右蜀节度，以代崔公。中外惊骇。报状云陈仆射之命，莫知谁何。青城县妖人作弥勒会，窥此声势，伪作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先以陈公走马赴任。乃树一魁，妖共翼佐之。军府未谕，亦差迎侯。至近驿，有指挥索白马四匹，察事者觉其非常，乃羁糜之。未及旋踵，真陈仆射速辔而至，其妖人等悉擒缚而俟命，颍州俾隐而诛之。识者曰："陈太师由阉宦之力，无涓尘之效。盗处方镇，始为妖物所凭，终亦自贻（贻原作殆。据明抄本改。）诛灭，非不幸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军容使宦官田令孜擅自专权，势力极大，专横跋扈。他曾经给许昌令写过一信，为其兄陈敬瑄谋求兵马使的职务，侍中崔安潜节度使拒绝了他。后来，崔安潜镇守西川去了。陈敬暄和杨师立、牛勖、罗元杲等人，以打球来赌博，争夺三川之地。陈敬暄得头筹获大胜，朝廷授他蜀节度使之要职，顶替了崔安潜，使得朝廷上下震惊不已。报状上评论说，陈仆射这个职务，不知道能否胜任？青城县的妖人们举办弥勒斋会，探听到这个消息，做了一套行李，伪称是陈仆射的，并说：山东起了盗寇，皇帝必然要临蜀巡视，先派陈公走马上任。他们推举出一个头目，前呼后拥来到蜀地。军府虽然没有得到通知，也只好派人迎候。接到附近的驿站，妖人中有个头目向军府索要四匹白马，心细的人感到事态非常，就故意拖延时间。未等转身，真陈仆身骑马赶到。于是，那伙妖人等全被擒缚看押起来，听候处理。后来，让他们在颍州将这伙妖人秘密处死。有见识的人评论说："陈太师凭借宦官的势力升迁，却无一点微末的功绩，盗寇起来之后才去镇压。他起初被妖人们所利用，最后还是他自己把他们剿灭，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

解元龟

道士解元龟，本西蜀节将下军校。明宗入纂，言自西来，对于便殿，进诗歌圣德，自称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宫阙。上谓侍臣曰："此老耄自远来朝此，期别有异见，乃为身名，甚堪笑也。"赐号知白先生，赐紫。斯乃狂妄人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道士解元龟，原来是西蜀节度使将军手下的军校，五代后唐明宗时进京入朝，他说自己从西方来，与皇帝对坐在便殿里，赋诗歌颂皇帝的圣明和贤德。他自称是太白山正一道士，上表乞请西都留守兼三川制置使，要修缮西京的宫殿。皇帝对侍臣说："这老头儿远道而来朝见我，希望他能发表什么高见，可没想到就是为了想出出名，真是太可笑了！"于是，皇帝赐他为"知白先生"，赐一身紫衣。这老头真是一个狂妄的人呵。

蔡畋

唐高骈镇成都，甚好方术。有处士蔡畋者，以黄白干之，取瓦一口，研丹一粒，涂半入火，烧成半截紫磨金，乃奇事也。蔡生自贫，人皆敬之，以为地仙。燕公求之不得，久而乖露，乃是得药于人，眩惑卖弄，为元戎杀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高骈镇守成都，特别喜好方术。有个叫蔡畋的隐士，凭法术可以求取黄金和白银。拿来一口陶瓦，将一颗仙丹研碎，涂在半口陶瓦上再放进火里烧，最后竟然烧成半截紫磨金，真是奇事呵。蔡畋自己虽然很贫穷，但人们都很敬仰他，把他当成了居于人世间的神仙。高骈欲将他请到府中却未成。时间一长，蔡畋便暴露了，原来他是从别人手中得到一种药，便四处炫耀卖弄，盅惑百姓。后来元戎把他杀了。

张守一

张守一者，沧景田里人也。少怠惰，不事生计。自言能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其后贫弊，不能自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吕用之以妖妄见遇，遂来广陵，客于萧胜门下。久不得志，将舍胜去。用之闻之，止之曰："男子以心诚期物，何患无知己？倘能与用之同，即富贵之事，当共图之。"由是为用之所荐。高骈见其鄙朴，常以真仙待之。及得志，虽僣侈不及用之，贪冒之心特甚。二都建，为左镆　军使，累转检校左仆射，其礼敬次于用之。每话道对酌，自旦及暮，不能自舍。诳惑之计，与用之常相表里，以致数年其事不泄。光启二年，伪朝授守一德州刺史。明年，渤海以闽川奏守一，事未受而败。乃从杨行密入城，又请为诸将合太还丹。药未就，会有康知柔者，本郑昌图家吏，昌图判户部，以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尝得罪于知柔，鞭之。杨行密入城，讽遂发知柔赃罪二十余事。至是讽及知柔，俱系于军侯狱。知柔素与守一善，曰："愿入财以赎罪。"守一即白于杨公。公以守一、知柔洎讽，事迹皆不可原，遂命就狱杀之。（出《妖乱志》）

【译文】

张守一这个人，是沧县景田里人氏，从小懒惰散慢，不考虑谋生之道，自称能够把金、银、铜、铁、锡相互变换，使一些好利者沉湎于此。后来他贫困交集，不能维持生活，便背着一个柳条小箱，靠贩卖化妆品换取衣食。他流落到江淮一带时，由于他的妖妄被吕用之看重，随即将他带到广陵，送到萧胜门下。在这里，张守一长时间郁郁而不得志，便想离开萧胜而去。吕用之听说此事，制止他说："男子汉只要能诚心诚意地去做一件事情，还担心没有知己吗？你倘若能与我同甘共苦，那么富贵之事，咱们就应该一块争取。"于是，他被引荐给成都镇守使高骈。高骈看他挺质朴，常常以真仙人对待他，他得志了。虽然还不及吕用之那样奢侈，但贪婪和嫉妒之心特别严重。二都建立起来之后，张守一被任命为左莫邪军使，接着又被任命为检校左仆射，待遇仅次于吕用之。每次他们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话，总是从白天到晚上，谁也离不开谁。施展诳骗诱惑他人之计时，他与吕用之总是互相配合，互为表里，以致数年这件事都没有泄密。唐僖宗光启二年，扬吴授予张守一德州刺史职务。第二年，渤海国以闽川进献于他，未成而败露。他跟随杨行密进了扬州城，又请求为诸位将领炮制太还丹，药还没有做成，正赶上有个叫康知柔的人来了。这位康知柔本是郑昌图家的小吏，昌图任职户部时，任命康知柔为发运使。院胥伍讽曾经得罪过康知柔，被他打过鞭子。杨行密入城之后，伍讽立即揭发康柔二十多件贪污受贿等罪行，结果二人都被绑捆在军侯狱中。康知柔平时和张守一不错，就说自己愿意用财产抵罪，张守一便将这话转告了杨行密。杨行密认为这是张守一和康知柔对伍讽的迫害，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可原谅的，当即命令他们二人在狱中处死。

卷第二百九十　　妖妄三

吕用之　诸葛殷　董昌

吕用之

吕用之，鄱阳安仁里细民也。性桀黠，略知文字。父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用之年十二三，其父挈行。既慧悟，事诸贾，皆得欢心。时或整履摇箑，匿家与奴仆等居。数岁，璜卒家。乾符初，群盗攻剽州里，遂他适。用之既孤且贫，其舅徐鲁仁绸给之。岁余，通于鲁仁室，为鲁仁所逐。因事九华山道士牛弘徽。弘徽自谓得道者也，用之降志师之，传其驱役考召之术。既弘徽死，用之复客于广陵。遂彀巾布褐，用符药以易衣食。岁余，丞相刘公节制淮左，有盅道置法者，逮捕甚急。用之惧，遂南渡。高骈镇京口，召致方伎之士，求轻举不死之道。用之以其术通于客次。逾月不召。诣渤海亲人俞公楚。公楚奇之，过为儒服，目之曰江西吕巡官，因间荐于渤海。及召试。公楚与左右附会其术，得验。寻署观察推官，仍为制其名。因字之曰无可，言无可无不可。自是出入无禁。初专方药香火之事。明年，渤海移镇，用之固请戎服。遂署右职。用之素负贩，久客广陵，公私利病，无不详熟。鼎灶之暇，妄陈时政得失。渤海益奇之，渐加委仗。先是渤海旧将，有梁缵、陈拱、冯绶、董僅、公楚、归礼，日以疏退，渤海至是孤立矣。用之乃树置私党，伺动息。有不可去者，则厚以金宝悦之。左右群小，皆市井人，见利忘义，上下相蒙，大逞妖妄。仙书神符，无日无之，更迭唱和，罔知愧耻。自是贿赂公行，条章日紊，烦刑重赋，率意而为。道路怨嗟，各怀乱计。用之惧其窃发之变，因请置巡察使，采听府城密事。渤海遂承制受御史大夫，充诸军都巡察使。于是召募府县先负罪停废胥吏阴狡兔猾者得百许人，厚其官傭，以备指使。各有十余丁，纵横闾巷间，谓之察子。至于士庶之家，呵妻怒子，密言隐语，莫不知之。自是道路以目。有异己者，纵谨静端默，亦不免其祸。破灭者数百家。将校之中，累足屏气焉。（出《妖乱志》）

【译文】

吕用之，是鄱阳郡安仁里一名普通百姓，性格凶悍而狡猾，略识些文字。他的父亲叫吕璜，以贩卖茶叶为职业，穿梭于淮河南北和浙江之间。当时各地都很太平，广陵一带是歌舞音乐之乡，富翁巨商常常来此，且人数颇众。吕璜聪明机敏，又善于饮酒并懂得音律，经常跟一伙一伙的商人们出去游玩。当时，吕用之才十二三岁，由父亲领着走。他自幼就很慧敏，有悟性，把那些巨商们侍奉得很开心。有时穿戴整齐，在家中与奴仆住在一起。几年之后，其父吕璜死在家中。唐代乾符初年，强盗们攻进了州里，于是到别的地方去。当时，吕用之孤独无依而且又很贫寒，他的舅父徐鲁仁常常接济他。一年多以后，吕用之与鲁仁内子通奸，他被徐鲁仁赶了出来。因此，他便上九华山侍奉道士牛弘徽。牛弘徽自称是个得道者，吕用之屈就于此并拜他为师，让他把驱役鬼神之术传给自己。牛弘徽死后，吕用之又客居于广陵，遂戴着有皱纹的纱巾、穿着粗布衣服，用符咒药物来换衣食度日。一年多后，丞相刘公来淮东地区巡查，有用道术盅惑人心、影响执法的，立即逮捕。他害怕了，随即渡到江南。当时，高骈镇守京口城，召一些道士教他练轻功，以求长生。吕用之也去应召，一个多月竟然没人理。他去拜见渤海国来的亲戚俞公楚。公楚感到惊奇，给他换上套儒生的服装，称他是自江西来的吕巡官，凭其本事马上就要推荐给渤海国了。高骈听罢，急忙召来考验他。俞公楚及手下人暗中附会，使吕用之的法术得到了验证，随即被封为观察推官，仍不用原来的名字。由于他的字叫无可，也可以说无可无不可，自然是随便出入，没有人可以禁止。开始，他钻研仙药香火等。第二年，渤海国移镇，吕用之坚决请求穿上军装赴渤海，遂被任命为重要的职位。他平昔当小商贩，长期客居广陵，官府及民间的流弊，没有他不了解的。饭后之余，他狂妄地述说时政的得失，使渤海国君越来越重视他，逐渐予以重用。开始，渤海国的旧将梁缵、陈拱、冯绶、董仅、公楚、归礼等人，渐渐与国君疏远起来，使之陷入孤立之境地。吕用之便乘机网罗私党，伺机举事。有不跟他走的，他便用金银财宝取悦之。他身边的人，全是些见利忘义的市井小民，于是便欺上瞒下大逞妖妄。那些所谓仙书神符，他们天天带在身上，一段接一段地诵念，不知道惭愧和羞耻。吕用之经常向掌君主出行的公行官行贿，使宫中的规章制度日见紊乱，加重了赋税并使刑罚更加烦琐，任意胡为，使百姓怨声载道。他们上层人物也是各怀鬼胎。吕用之怕突发变故，于是奏请设置巡察使，探听搜集宫内外的密事。渤海国君立即封他为御史大夫，充任各军都巡察使。于是，他召募了一百多个因犯罪而被罢免的阴险刁猾的官吏，给予优厚待遇，以备自己指挥使用。这些人各带十多个家丁，横行街巷，被称为察子。至于平民百姓打孩子骂老婆用的一些密言隐语，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这样一来，道路两旁都如同生出眼睛一般。他们借此机会排除异己，纵然你谨慎小心静默端坐什么话也不说，也难免遭其祸。家破人亡的共有数百户之多。将校之中，大多数人都不敢出门甚至屏住了呼吸。

诸葛殷

高骈嬖吏诸葛殷，妖人吕用之之党也。初自鄱阳，将诣广陵。用之先谓骈曰："玉皇以令公久为人臣，机务稍旷，获谴于时君。辄遣左右一尊神为令公道中羽翼，不久当降。"令公善遇，欲其不去，亦可以人间优职縻之。明日，殷果来。遂巾褐见骈于碧筠亭，妖形鬼态，辨诈蜂起，谓可以坐召神仙，立变寒暑。骈莫测也，俾神灵遇之，谓之诸葛将军也。每从容酒席间，听其鬼怪之说，则尽日忘倦。自是累迁盐铁剧职，聚财数十万缗。其凶邪阴妖，用之蔑如也。有大贾周师儒者，其居处花木楼榭之奇，为广陵甲第。殷欲之而师儒拒焉。一日，殷为骈曰："府城之内，当有妖起。使其得志，非水旱兵戈之匹也。"骈曰："为之奈何？"殷曰："当就其下建斋坛，请灵官镇之。"殷即指师儒之第为处。骈命军侯驱出其家。是日雨雪骤降，泥淖方盛。执事者鞭挞迫蹙，师儒携挈老幼，匍匐道路，观者莫不愕然。殷迁其族（族原作俗。据明抄本改。）而家焉。殷足先患风疽，至是而甚。每一躁痒，命一青衣，交手爬搔，血流方止。骈性严洁，甥侄辈皆不得侍坐，唯与殷款曲，未尝不废寝忘食。或促膝密坐，同杯共器。遇其风疽忽发，即恣意搔扪，指爪之间，脓血沾染。骈与之饮啗，曾无难色。左右或以为言，骈曰："神仙多以此试人。汝辈莫介意也。"骈前有一犬子，每闻殷腥秽之气，则来近之。骈怪其驯狎。殷笑曰："某常在大罗宫玉皇前见之，别来数百年，犹复相识。"其虚诞率多如此。高虞常谓人曰："争知不是吾灭族冤家？"殷性躁虐，知扬州院来两月，官吏数百人，鞭背殆半。光启二年，伪朝授殷兼御史中丞，加金紫。及城陷，窜至湾头，为逻者所擒。腰下获黄金数斤，通天犀带两条，既缚入城。百姓聚观，交唾其面，燖撮其鬓发，顷刻都尽。狱具，刑于下马桥南，杖之百余，绞而未绝。会师铎母自子城归家，经过法所，遂扶起避之，复苏于桥下。执朴者寻以巨木踣之。驺殿过，决罚如初。始殷之遇也，骄暴之名，寻布於远近。其族人竞以谦损戒殷。殷曰："男子患于不得遂志，既得之，当须富贵自处。人生宁有两遍死者？"至是果再行法。及弃尸道左，为仇人剜其目，断其舌。儿童辈以瓦砾投之，须臾成峰。（出《妖乱志》）

又 高骈末年，惑于神仙之术。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鬼神，变化黄金。骈酷信之，遂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其后亦虑多言者有所漏泄，因谓骈曰："高真上圣，要降非难。所患者，学道之人，真气稍亏，灵咒遂绝。"骈闻之，以为信然，乃谢绝人事，屏弃妾媵。宾客将吏，无复见之。有不得已之故，则遣人先浴斋戒，诣紫极宫道士被除不祥，谓之解秽，然后见之。拜起才终，已复引出。自此内外拥隔。纪纲日紊。用之等因大行威福，傍若无人，岁月既深，根蒂遂固。用之自谓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称将军。有一萧胜者，谓之秦穆公附马。皆云上帝遣来，为令公道侣。其鄙诞不经，率皆如此。江阳县前一地祗小庙，用之贫贱时，常与妻（与妻原作以□寓。据明抄本补改。）止其（其原作巫。据明抄本改。）舍。凡所动静，祷而后行。得志后，谓为冥助，遂修崇之。回廊曲室，妆楼寝殿，百有余间。土木工师，尽江南之选。每军旅大事，则以少牢祀之。用之、守一，皆云神遇。骈凡有密请，即遣二人致意焉。中和元年，用之以神仙好楼居，请于公廨邸北，跨河为迎仙楼。其斤斧之声，昼夜不绝，费数万缗，半岁方就。自成至败。竟不一游。扃鐍俨然，以至灰烬。是冬，又起延和阁于大厅之西，凡七间，高八丈，皆饰以珠玉，绮窗绣户，殆非人工。每旦，焚名香，列异宝，以祈王母之降。及师铎乱，人有登之者，于藻井垂莲之上，见二十八字云："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此近诗妖也。用之公然云："与上仙来往。"每对骈，或叱咄风雨，顾揖空中，谓见群仙来往过于外。骈随而拜之。用之指画纷纭，略无愧色。左右稍有异论，则死不旋踵矣。见者莫测其由，但搏膺不敢出口。用之忽云："后土夫人灵仇，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苇席数千领，画作甲兵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庙成，有人于西庑栋上题一长句，诗曰："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者竞相传诵。是岁，诏于广陵立骈生祠，并刻石颂。差州人采碑石于宣城。及至扬子院，用之一夜遣人密以健牯五十牵至州南，凿垣架濠，移入城内。及明，栅缉如故。因令扬子县申府，昨夜碑石不知所在。遂悬购之。至晚云，被神人移置街市。骈大惊，乃于其傍立一大木柱，上以金书云："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即令两都出兵仗鼓乐，迎入碧筠亭。至三桥拥闹之处，故埋石以碍之，伪云："人牛拽不动。"骈乃朱篆数字，帖于碑上，须臾去石乃行。观者互相谓曰："碑动也。"识者恶之。明日，扬子有一村妪，诣知府判官陈牒，云："夜来里胥借耕牛牵碑，误损其足。"远近闻之，莫不绝倒。比至失守，师铎之众，竟至坏墉而进。常与丞相郑公不叶，用之知之，忽曰："适得上仙书，宰执之间，有阴图令公者。使一侠士来，夜当至。"骈惊悸不已，问计于用之。曰："张先生少年时，尝学斯术于深井里聂夫人。近日不知更为之否？若有，但请此人当之，无不齑粉若。"骈立召守一语之。对曰："老夫久不为此戏，手足生疏。然为令公，有何不可？"及期衣妇人衣，匿于别室。守一寝于骈卧内。至夜分，掷一铜铁于阶砌之上，铿然有声。遂出皮囊中彘血。洒于庭户檐宇间，如格斗之状。明日，骈泣谢守一曰："蒙先公再生之恩。真枯骨重肉矣。"乃躬辇金玉及通天犀带以酬其劳。江阳县尉薛，失其名，亦用之党也。忽一日告骈曰："夜来因巡警，至后土庙前，见无限阴兵。其中一人云：'为我告高王，夫人使我将兵数百万于此界游奕，幸王无虑他寇之侵轶也。'言毕而没。"群妖闻之大喜悦，竞以金帛遗之。未久，奏薛六合县令。用之又以木刻一大人足，长三尺五寸。时久雨初霁，夜印于后土庙殿后柏林中，及江阳县前，其迹如较力之状。明日，用之谓骈曰："夜来有神人斗于夫人庙中。用之夜遣阴兵逐之，已过江矣。"不尔，广陵几为洪涛，骈骇然。遂以黄金二十斤，以饷用之。后骈有所爱马死，园人惧得罪，求救于用之。用之乃又见骈曰："隋将陈杲仁，用之有事命至淮东。果仁诉以无马，令公大乌（骈良马名。）且望一借。"顷刻，厩吏报云："大乌黑汗发。"骈徐应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俄而告毙。初萧胜纳财于用之，求知盐城监。骈以当任者有绩，与夺之间，颇有难色。用之曰："用胜为盐城者，不为胜也。昨得上仙书云：'有一宝剑在盐城井中，须用灵官取之。'以胜上仙左右人，欲遣去耳。"骈俯仰许之。胜至监数月，遂匣一铜匕首献于骈。用之稽首曰："此北帝所佩者也。得之则百里之内，五兵不敢犯。"骈甚异之，遂饰以宝玉，常置座隅。时广陵久雨，用之谓骈曰："此地当有火灾，郭邑之间，悉合灰烬。近日遣金山下毒龙，以少雨濡之。自此虽无大段烧爇，亦未免小小惊动也。"于是用之每夜密遣人纵火，荒祠坏宇，无复存者。骈当授道家秘法，用之、守一无增焉。因刻一青石，如手扳状，隐起龙蛇，近成文字：玉皇授白云先生高骈，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骈见之，不胜惊喜。用之曰："玉皇以令公焚修功著，特有是命。计其鸾鹤，不久当降。某等此际谪限已满，便应得陪幢节，同归真境也。他日瑶池席上，亦是人间一故事。"言毕，欢笑不已。遂相与登延和阁，命酒肴，极欢而罢。后于道院庭中，刻木为鹤，大如小驷，鞍辔中设机捩，人或逼之，奋然飞动。骈尝羽服跨之，仰视空阔，有飘然之思矣。自是严斋醮，飞炼金丹。费耗资财，动逾万计。日居月诸，竟无其验。（出《妖乱志》）

【译文】

唐僖宗时，高骈有个宠吏叫诸葛殷，是妖人吕用之的死党。他第一次从鄱阳去广陵，吕用之先对高骈说："玉皇大帝认为你当大臣时间太长，使一些军国大事荒搁了，他为此责怪于你；于是派遣身边的两位神仙辅佐你，很快就要降临人世。你要好好对待他们，如果不想走，你也可以给他们安排个人间的好职位干。"第二天，诸葛殷果然来了。他穿着破衣烂衫在碧筠亭上拜见高骈，妖模鬼样，口若悬河，说自己可以坐召神仙，马上就能使冬夏颠倒。高骈不知底细，把他当成神仙看待，称他为诸葛将军。每次在酒筵间纵情畅饮，高骈听他的鬼怪之说，一天都不会感到疲倦。从此他连任主管盐铁之要职，聚财几十万千文钱。他的凶邪阴险狡诈，使吕用之都自愧弗如。有个大富商叫周师儒，他家中花草树木和楼榭亭台奇美无比，堪称广陵第一。诸葛殷想占为己有却遭周师儒的拒绝。一天，诸葛殷对高骈说："府城之中，有妖怪作祟；如果让它得逞，咱们这里非有天灾人祸不可！"高骈问："这如何是好？"诸葛殷说："应当在那下面建一座斋坛，请神官除掉它！"然后，他指指周师儒的家。于是，高骈命手下人将周师儒从家中驱赶出来。这天，雨雪骤降，泥泞不堪。那些奉命而来的人用皮鞭抽打逼迫，使周师儒扶老携幼，在大道上连滚带爬，围观者都感到十分惊愕。诸葛殷将自家迁居于此。不久，他的脚先生出一颗毒疮，越来越严重。每当那毒疮躁痒起来，他便让一婢女用手挠个不停，直至流出血来为止。高骈有洁癖，外甥侄儿等晚辈来了都不准坐下，只对诸葛殷热情招待，甚至都废寝忘食。有时促膝而坐，有时同杯共饮。遇到诸葛殷的毒疮忽然躁痒难忍，他尽情抓挠弄得满手脓血时，高骈跟他照样又吃又喝，脸上并无为难的神情。手下的人就说了这件事，高骈说："神仙往往都是这样考验人，你们不要介意呵！"高骈的身边有一只狗崽子，每当闻到腥秽的气味，便跑上前去。高骈责怪它大过于驯顺狎昵。诸葛殷笑着说："我曾经在大罗宫玉皇大帝身边见过它，分别几百年了，它还认识我。"他常常是如此虚诞骄狂。高骈曾经对人说："怎知道它不是灭我家族的冤家呢？"诸葛殷性情急躁暴虐，管理扬州院两个月来，几百名官吏当中，有一半人挨了他的鞭子。僖宗光启二年，后唐任命诸葛殷兼任御史中丞，加一道金印紫绶带。等到扬州城被攻陷之后，他逃窜到海边，被巡逻的士兵擒获，在他的腰间搜出好几斤黄金，还有两条通天犀带，当即将他捆入城中。老百姓前来围观，将唾沫吐到他脸上，撕扯他的头发，顷刻便拔光了。他被戴上刑具，关押在下马桥南，打了一百棒子，又用绳子勒但没有勒死。这时正赶上师铎的母亲从扬州所属的一座小城回家，路过法场，随即扶起他躲到桥下，他才苏醒过来。执刑的人见到他，便用大木头砸去。用马车拉到大堂上重新判决，还是和当初一样。他的骄横暴虐之名，远远近近全知道了。同族的人们竞相以谦损告戒他。诸葛殷说："男子汉怕的是不能够实现他的志愿，既然实现了，就应该好自为之。一个人在一生之中，难道还有死两遍的吗？"果然，后来又对他再次行刑。待他被弃尸路旁时，被仇人剜掉了眼珠，割断了舌头。小孩子们拿起石头瓦块向他投去，很快就堆起了一座小山。又 高骈到了晚年，被所谓的神仙之术弄得神魂颠倒。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人，都说自己能够召神唤鬼，变出黄金，高骈深信不疑，当即都委任以官职。吕用之等勾结朋党，胡作非为。后来，他也担心话多语失泄露秘密，所以对高骈说："高真上圣，将要非难于我们。所令人忧虑的是，学道之人真气亏损，灵咒也随之失去效力。"高骈听了此言，信以为真，便谢绝人世间的事情，把爱妾们也抛到一边。从此，宾客和他的部下，就再也看不到他了。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便派人先进去为他沐浴斋戒，再到紫极宫请道士除凶消灾，称之为"解秽"，然后才能与人相见。可当你礼拜后刚刚站起来，便又被人领出门去。从此他与世隔绝，纲纪日见紊乱。吕用之等人于是作威作福，旁若无人，时间一长，他们便站稳了脚跟，根基逐渐稳固。吕用之自称磻溪真君，张守一是赤松子，诸葛殷是将军。有一个叫萧胜的人，自称是当年秦穆公的驸马，都说他是上帝派下来为高骈做道路之神的。此人粗俗不堪，说的话荒诞不经，随随便便的跟吕用之等人完全一样。江阴县外有一座小土地庙，吕用之贫贱之时，曾经与妻子在这里居住。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祷告一番再行动。得志之后，吕用之说是得到了阴间神灵的帮助，于是在这里重修了庙宇。回廊曲室，妆楼寝殿，一共有一百多间。土木工匠，全是从整个江南挑选来的。每当遇到军旅大事，则要杀猪宰羊祭祀。吕用之、张守一都说自己与神相遇过。高骈凡是得到亲近人的邀请，他便派吕、张二位前去应付。唐僖宗中和元年，吕用之以神仙好在楼里居住为由，请求在公廨北边的官邸，跨河修造一座"迎仙楼"。斧头声昼夜不停，耗资一万千文钱，半年才修成。从修成到毁坏。竟然没有来过一次。最后却化成了灰烬。这年冬天，又在大厅西侧建起一座"延和阁"，共七间，八丈高，全装饰上珠玉。门窗也用绸缎作帘，几乎不像人工所做。每天早晨，都要烧名香，摆奇珍异宝，祈求王母娘娘降福。等到师铎之乱时，有人登上阁去，在藻井的垂帘之上看见了二十八个字，写的是："延和高阁上干云，小语犹疑太乙闻。烧尽降真无一事，开门迎得毕将军。"这差不多是一首妖诗呵。吕用之公然说："我们与天上的神仙来往，每次都是当着高骈的面进行的。有时他们呼风唤雨，高骈向空中作揖，并说看见仙人们走远了，随即就跪地下拜……吕用之比比划划，一点都不害羞。周围稍有异论，他的死期就不远了，观看的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一个个气愤不已却不敢说话。吕用之忽然说："后土夫人与我相好，派特使向我借兵马，还有李筌所撰写的《太白阴经》。"高骈立即派人下到两个县里，领百姓编了几千领苇席，并在上面画上兵士的模样，派吕用之到庙庭上把它们烧掉。又把《太白阴经》中的十道写在五彩笺上，放到神像身边。接着，又派人在后土夫人像傍塑造出一个绿衣少年，称之为韦郎。庙修成了，有人在西侧房栋上题了一首长句，说道："四海干戈尚未宁，谩劳淮海写仪刑。九天玄女犹无信，后土夫人岂有灵。一带好云侵鬓绿，两行嵬岫拂眉清。韦郎年少耽闲事，案上休夸太白经。"好事之徒竞相传诵。这年，皇帝下诏令在广陵建立一应高骈生祠，并在石头上刻写颂词。于是，州里的百姓便被派到宣城采集碑石。这些碑石运到扬子院，吕用之当天晚上就派人偷偷用五十头健牛把它拖到了州府南头，穿城墙越过护城河，转移到了城内。等到天亮之后，栅栏等又恢复了原样。于是，吕用之让扬子县令申报州府，说碑石在一夜之间不知去向，随即悬赏购之。到晚些时候才听说，那碑石已被人移到了街市之上。高骈大吃一惊，就派人在碑石旁竖起一根大木柱，上面用金字写道："不因人力，自然而至。"当即令两个都府派出兵仗队和鼓乐，将碑石迎进碧筠亭。到了三桥最拥挤之处，由于被埋的石头阻碍着，便谎称说："人和牛都拽不动呵！"高骈便提笔写了几个红色的篆字，贴到碑石上，一会儿那石头就动了。围观者互相传说："碑石动了！"有见识的人对此十分厌恶。第二天，扬子县有一个农村老太婆，到知府判官那里呈上一份状子，说："昨天里胥到我家借耕牛拖碑石，误伤了牛腿。"周围的人们听到了，都笑弯了腰。等到该城失守，师铎的兵马竟从坏墙处蜂拥而入。高骈曾经与郑丞相不融洽，吕用之知道这件事。他忽然对高骈说道："我刚才得到天上神仙的书信，说宰相们之中，有人要暗害于你。他派了一个侠士，今晚该到了。"高骈又惊又怕，向吕用之询问对策。吕用之说："张守一少年的时候，曾经跟深井里的聂夫人学过一门道术，近日不知是否更加精深？如果是这样，只要请他出来抵挡，非把对方击成粉末不可！"高骈立即召来张守一，把意图跟他说了。张守一回答说："我好长时间没练此道了，手脚生疏；但是为了您，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时辰临近时，他穿上女人的衣服，藏在高骈爱妾的房间。张守一睡在高骈的卧室之内。到了半夜时分，他把一颗铜铁扔到了石阶之上，发出铿然的声响。接着，他从皮囊中拿出狗血，洒在门窗和房檐之间，像是经过一番格斗的样子。第二天，高骈哭着向张守一道谢说："蒙先生再生之恩，我真是起死回生呵！"就躬下身子献上黄金珠玉及通天犀带，作为酬谢。江阳县有个薛县尉，忘记了他的名字，也是吕用之的死党。忽然有一天，他告诉高骈说："昨天晚上我去巡警，到了后土夫人庙前，发现了无数阴兵，其中一个说：'请替我们转告高骈，后土夫人派来数百万兵将在这个地方巡逻，使他不用担心贼寇入侵呵。'说完，便销声匿迹。"那伙妖人听了十分欢喜，竞相把金银布帛赠送给这位薛县尉。不久，高骈奏报朝廷封薛县尉为六合县县令。吕用之又用木头刻了一只巨人脚，三尺五寸多长。当时久雨初晴，晚上他在后土夫人庙的大殿后面柏树林中，印上了巨人的脚印，一直印到江阳县衙门前，那脚印呈现拼搏之状。第二天，吕用之对高骈说："昨天晚上有神仙来到后土夫人庙中相斗，我派遣阴兵把他们赶跑了，已经过江而去了。"不久，广陵几乎被洪水淹没，高骈十分惊恐，当即拿出二十斤黄金赠给吕用之。后来，高骈有一匹爱马死了，喂马的人怕由此获罪，向吕用之求救。吕用之就又去拜见高骈，说："隋朝的大将陈果仁，我命令他到淮东办一件事情，他说没有马；并说知道你有一匹大乌马，希望能借给他一用。"顷刻，管马厩的小官来报告说，大乌马身上直冒黑汗，怕是不行了。高骈缓缓地点点头说："我已经借给大司徒了。"那马一会就死了。起初，萧胜向吕用之行贿，谋求当盐城监司。高骈认为当任者有政绩，考虑定夺之际，颇有为难之色。吕用之说："用萧胜当盐城监司，不算破格任用呵。昨天我收到天上神仙写来的书信说，盐城的井里有一把宝剑，但必须用灵官才能把它取出来。萧胜作为神仙身边的人，应该派他去呵。"高骈听他这么一说，点头应允。萧胜到盐城几个月后，将一把铜匕首装在匣子里敬献给高骈，吕用之点头说："这是北帝所佩带的呵，得到它的人在百里之内，五种兵器都不敢碰它。"高骈十分惊异高兴，在剑上镶嵌上宝玉，常常放在自己坐椅旁边。当时广陵久雨不停，吕用之对高骈说："这地方应该有一场火灾，城内将化为一片灰烬。这两天我派金山下的毒龙，用小雨润润地。这样一来虽然没有火灾，也难免受到小小的惊忧。"于是，吕用之每天晚上都悄悄派人放火，荒毁的庙宇便成了牺牲品，一座都没有幸存下来。高骈应该接受道家的秘法了，然而吕用之、张守一却没有什么长进。于是，他们把一块大青石头，刻成用手扭过的样子，隐隐约约可以看见蜿蜒盘曲的"文字"：玉皇大帝授高骈为"白云先生"，潜使左右置安道院香几上。高骈看见了，不胜惊喜。吕用之说："玉皇大帝念你焚香修德功绩显著，才有了这样的命运。估计他派来的鸾凤和仙鹤，不久也该到了。我们几个这次在凡间的期限已满，应该陪着你的大驾，同归仙境呵。将来有一天，咱们在瑶池宴上相逢，这不也是人世间的一段故事吗？"说完，狂笑不已。随即，他们相互搀扶着登上了"延和阁"，命人摆上酒菜，酒足饭饱方肯罢休。接着，又在道院庭中用木头刻起仙鹤来，如同小马一样大小，鞍垫下和缰绳上安好机关，他们逼近阁台，奋臂飞动。高骈尝试着穿上仙衣跨了上去，仰望天空，有飘然欲仙、心旷神怡之感。从此更加严格地遵守斋戒，虔心敬神，炼制金丹，妄想一日成为飞仙。耗资巨大，动辄万计，日积月累，竟然一点也不灵验。

董昌

董昌未僭前，有山阴县老人，伪上言于昌曰："今大王善政及人，愿万岁帝于越，以福兆庶。三十年前，已闻谣言，正合今日，故来献。其言曰：'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曰上生。'"昌得之大喜，因谓（谓原作读，据明抄本改）曰："天命早已归我，我所为大矣。"乃赠老人百缣，仍免其征赋。先遣道士朱思远立坛场，候上帝。忽一夕云，天符降于雨（《稽神录》雨作函）中，有碧纸朱文，其文又不可识。思远言"天命命与董氏"。又有王守真者，欲谓之王百艺，极机巧。初立生祠，雕刻形像。塑续官属，及设兵卫，状若鬼神，皆百艺所为也。妖伪之际，悉由百艺幻惑所致。昌每言："我（明抄本我下有得字。）兔子上金床谶我（明抄本无我字。）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乾宁二年，二月二日，率军俗数万人，僣衮冕仪卫，登子城门楼，赦境内，改伪号罗平国，年号天册，自称圣人。及令官属将校等，皆呼"圣人万岁。"俯而言曰（云云）。词毕，复欲舞蹈。昌乃连声止之："卿道得许多言语，压得朕头疼也。"（缘土人所制天冠稍重，故有此言。）时人闻，皆大笑之。（出《会稽录》）

【译文】

董昌没有僭越起事之前，山阴县有位老人，矫作地上书给董昌说："你今天的仁政使得人人受惠，祝愿你早日登基，为民造福。三十年前就听到那首民谣了，与今天之事正相符合，所以来敬献给你。那民谣说：'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从曰上升。'"董昌听罢大喜，便对老人说："天命早已归我，天下我为大人。"就赠给老人一百疋双丝细绢，还免掉了他的税赋。董昌先派朱思远道士设立坛场，迎候上帝。忽然一天空中飘来乌云，天符降落到雨中，箓纸上写着红字，那字却不好认。朱思远说，那上面写的是"天命命于董氏"六个字。又有一个叫王守真的人，老百姓称他"王百艺"，非常机智灵巧。他开始进入一个新庙宇，就雕刻佛像，摹仿官府的样子画上殿堂楼阁。塑续官属，设造的卫士兵卒，状貌如同鬼神一般。这全是王百艺所干的。妖伪者们经常聚集在一起，也全是由于王百艺妖言惑众所致。董昌每次说："'兔子上金床'，预示了我的命运。我是卯年生的，来年是卯年，二月二日也是卯月卯日，即卯年卯月卯日，还应当在卯时。我的千秋万代的宏图大业，只有在此开始才最为有利。"唐昭宗乾宁二年二月二日，董昌率领士兵及百姓好几万人，举行隆重加冕仪式后起事，登上了内城的门楼，在境内实行大赦，建立罗平国，年号为天册。他自称圣人，并命令所属官兵百姓等，全都得喊"圣人万岁"。一次董昌在殿上饮酒作乐，手下人俯首说道："祝词已经说完了，是否再来段舞蹈？"董昌连声制止，说："你讲了这么多话，把我的头都压疼了！"当时人们听了，全都大笑起来。（由于当地人造的皇冠太重，他才会这样说）。

# 神鬼精怪卷（第291-374卷)目录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缪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温峤　戴文谌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县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悝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奂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僴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缵　王常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谓　颖阳里正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肖复第　李纳

　崔汾　卒秘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陈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迥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卷第三百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锜　马朝　郄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生

卷第三百十一　　神二十一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驺

卷第三百十二　　神二十二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祯　徐焕　罗弘信　李嶢

卷第三百十三　　神二十三杨镳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钟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卷第三百十四　　神二十四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乂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鋋　郭厚

　浔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皞　崔练师

卷第三百十五　　神二十五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鮔父庙　鲍君　张助　著饵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　画琵琶　壁山神梨山庙

建州

卷第三百十六　　鬼一　　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植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卷第三百十七　　鬼二　　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钟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卷第三百十八　　鬼三　　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軏　朱子之

　杨羡　王肇宗 张禹　邵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冲

卷第三百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瞻　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韶　夏侯恺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谟　姚元起　闾勦　孙稚　索逊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闿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隆　吉宕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续门生　张道虚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树　竺惠炽　郭铨　驾思令　山都　区敬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俭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珪　杨瑒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臾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缅　王无有　王升　高生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歧州佐史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觌　李莹　裴晠　李氏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浣　张勍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书生　李则　陆凭

　浔阳李生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韩弇　卢顼　李章武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陆乔　卢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僖伯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鄘　呼延冀　安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吴任生　鄥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质　沈恭礼　牛生　韦齐休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浔

　段成式　鬼葬　董汉勋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鲔　李戴仁

　刘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翛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瑊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誗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骘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岘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淙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史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骋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譁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荆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滂　柳氏　王诉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佽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郑絪 河北军将　宫山僧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秄儿　李约

　张缜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　　　　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颙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銿　宗梦征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顼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瞫　元镐

　无足妇人　娄逞　孟妪　黄崇嘏　白项鸦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　　　　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珏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窦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　卢郁　刘威

土 　　　　马希范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卷第二百九十一　　神一

龙门山　太公望　四海神　延娟　齐桓公　晋文公　郑缪公　晋平公　齐景公 妬女庙

　伍子胥　屈原　李冰　土羊神　梅姑　秦始皇　观亭江神　宛若　竹王 刘向　何比干

龙门山

禹凿龙关之山，亦谓之龙（龙原作门，据明抄本改）门。至一空岩，深数十里，幽暗不可复行。禹负火而进。有兽状如豕，衔夜明之珠，其光如烛。又有青色犬，行吠于前。禹计行十余里，迷于昼夜，既觉渐明，见向来豕犬，变为人形，皆著玄衣。又见一神人面蛇身。（蛇身二字原缺。据许本补。）禹因与之语。仙即示禹八卦之图，列于金板之上。又有八神，侍于此图之侧。禹问曰："华胥生圣子，是汝耶？"答曰："华胥是九（九原作孔。据明抄本改。）江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简以授禹。简长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时之数，使度量天地。禹即执持此简，以平定水土。授简披图，蛇身之神，则羲皇之身也。（出《拾遗录》）

【译文】

大禹开凿龙关山，此山也叫龙门。他遇到一个大岩洞，数十里深，幽暗莫测，难以行进。大禹举着火把向前走。忽然，闪出一只像猪的野兽，衔着夜明珠为他照路，那珠光比蜡烛还亮。又来了一只青色的狗，叫着跑在他的前面。大禹估计走了十多里，迷迷糊糊地分不清白天还是夜里。渐渐看到了光亮，只见那跟来的猪状兽和狗都变成了人的模样，全穿着黑色的衣服。这时，又来了一个神仙，长着人的面孔蛇的身子。大禹便跟他攀谈。那神仙拿出八卦图给大禹看，然后摆在一块金板上面。又来了八个神仙，站在八封图的两侧。大禹问道："听说华胥氏生了个圣子，是你吗？"那神仙回答说："我母亲华胥氏是九江神女，是她生下了我。"然后掏出玉简送给大禹。那玉简一尺二寸长，正符合每天十二时辰这个数。那神仙让大禹用它来度量天地。大禹就带着这玉简，来治理山河水土。送给大禹玉筒并让他看八卦图的这位蛇身神仙，则是伏羲氏呵。

太公望

文王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条。文王梦见有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妇人言曰："我东海泰山神女，嫁为西海妇。欲东归，灌坛令当吾道。太公有德，吾不敢以暴风疾雨过也。"文王梦觉。明日召太公，三日三夕，果有疾风暴雨去者，皆西来也。文王乃拜太公为大司马。（出《博物志》）

【译文】

周文王任命姜子牙姜太公为灌坛令，一年来，连把树枝吹得发声的风都没有。一日，文王梦见一个女人容貌艳丽，坐在路中央哭。问其缘故，那女人说："我是东海边泰山神女，嫁给西海龙王作妻子。我想回东海边去，不料灌坛令挡了我的道。考虑到太公有德。我不敢挟暴风骤雨而过呀！"文王一惊醒来。第二天，他召见姜公。过了三日三夜，果然有狂风暴雨从西向东而去。于是，文王就拜姜太公为大司马。

四海神

武王伐纣，都洛邑。明年阴寒，雨雪十余日，深丈余。甲子平旦，五丈夫乘马车，从两骑，止王门外。师尚父使人持一器粥出曰："大夫在内，方对天子。未有出时，且进热粥，以知寒。"粥皆毕，师尚父曰："客可见矣。五（五原作可。据明抄本改。）车两骑，四海之神，与河伯风伯雨师耳。南海之神曰祝融、东海之神曰勾芒、北海之神曰颛顼、西海之神曰蓐收。河伯风伯雨师，请使谒者。各以其名召之。武王乃于殿上，谒者于殿下门内，引祝融进。五神皆惊，相视而叹。祝融等皆拜。武王曰："天阴乃远来，何以教之？"皆曰："天伐殷立周，谨来授命。"顾敕风伯雨师，各使奉其职也。（出《太公金匮》）

【译文】

周武王伐纣时，曾建都于洛邑。第二年气候阴冷，一连下了十几天雨雪，有的地方积水一丈多深。第二天天大亮的时候，五个大丈夫乘着马车而来，后面还跟着两个骑马的，他们停在武王门口。国师吕望让人拿一盆稀粥出来，说："大夫正在屋里同天子谈话呢！在武王没有出来之前，请那五个人先喝热粥，以避寒冷。"等他们喝完粥，吕望才对武王说："现在，你可以召见他们了。那五车两骑，是四海之神和河神、风神及司雨之神。南海之神叫祝融，东海之神叫勾芒，北海之神叫颛顼，西海之神叫蓐收。河神、风神、雨神，就这么称呼便可。"他嘱咐传唤谒见者的人，一定要直呼其名召之。武王就坐在大殿之上，使谒者于殿下门内，把祝融领了进去，其余诸神大惊，相视而叹。祝融等都向武王下拜。武王说："这天气如此不好，你们却远道而来，有何见都教？"诸神皆说："上天要伐殷立周，我们是来向你领任务的。"周武王看看风神和雨神说："你们各供其职、各负其责就可以了。"

延娟

周昭王二十年，东瓯贡女，一曰延娟，二曰延娱。俱辩丽词巧，能歌笑，步尘无迹，日中无影。及王游江汉，与二女俱溺。故江汉之间，至今思之，乃立祠于江上。后十年，人每见二女拥王泛舟，戏于水际。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间。或以时鲜甘果，采兰杜包裹之，以沈于水中。或结五色綵以包之，或以金铁系其上，乃蛟龙不侵。故祠所号招祗之祠。（出《拾遗记》）

【译文】

周昭王登基二十年的时候，东瓯越族献来两位女子，一个叫延娟，一个叫延娱，皆美丽纤巧，能言善辩，而且会唱会笑。她们走路不留脚印，太阳下没有影子。一次，她们陪昭王游览长江和汉水，不幸全都随昭王落水而死。因此，江汉一带，至今人们还怀念她们，并修祠堂立于江边。十年之后，人们每天都可以看见二位女子伴昭王泛舟江上，嬉戏于水边。到晚春上巳节这天，人们都集中到祠堂前祭祀：有的拿来又甜又新鲜的水果，采来杜兰叶将其包好，沉入水中；有的用五彩线包，还把金属系在上面。这样一来，蛟龙就不会侵害她们的仙体了。由此，这个祠堂被称为"招祗之祠"。

齐桓公

齐桓公游于泽，管仲御。公见怪焉。管仲云："泽有委蛇，其大如毂，其长如辕，紫衣朱冠。见人则拜其首而立，见之者殆霸乎？"公曰："此寡人之所见也。"（出《庄子》）

又 桓公北征孤竹，来至卑耳之溪十里，见人长尺，而人形悉（人形悉原作立人则。据明抄本改。）具。右祛衣，走马前。以问管仲，管仲曰："臣闻登山之神有余儿者，长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兴，而登山之神见。走前导也。祛衣前有水也。右祛示从右涉也。"至如言。（出《管仲子》）

【译文】

齐桓公游历于水乡泽国，管仲亲自为他赶车。齐桓公不悦地责怪他，他回答说："这湖中有大莽蛇，有车轮子这么粗，有车辕这么长。身上是紫色的，头上是红色的，如同穿着紫衣服戴着红帽子。见了人，它就把脖子昂起来，直盯着你。谁如果看见它，谁的霸业就要受到威胁！"齐桓公指指管仲的衣服和帽子，开玩笑道："这条蟒蛇，我已经看到了！"

又　齐桓公向北征讨墨胎氏的孤竹国，走过卑耳溪十里处，看见一个人只有一尺多高，而人体各部器官俱全。他右身赤着，走在齐桓公的马前。齐桓公问管仲，这人是怎么回事。管仲说："我听说登山之神有个小儿子，只有一尺多高，而人的器物齐全。你今天看见了登山之神，这就是霸业兴盛的预兆。他走在前面是给我们做向导呵。他赤裸着右身，说明前面有水；他右侧没穿衣服，这是暗示我们应从右面涉过河去。"果然，一切都像管仲说的那样。

晋文公

晋文公出，有大蛇如拱，当道。文公乃修德，使吏守蛇。守蛇吏梦天使杀蛇，谓曰："蛇何故当圣君道？"觉而视之，蛇则臭矣。（出《博物志》）

【译文】

晋文公出巡时，有一条大蛇，如同两手合围的大树，挡住他的路。文公修道积德，命一小吏守护这条蛇。守护蛇的小吏睡着了，梦见天使来杀这条蛇，并说道："这条蛇为何要挡圣君之道？"小吏醒来看去，那条蛇不但死了，而且臭了。

郑缪公

郑缪公昼日处庙，有神人面鸟身，素服，而状方正，缪公大惧。神曰："无惧，帝厚汝明德，使锡汝寿十年，使若国昌。"公问神名，（名原作明。据明抄本改。）曰："予为勾芒也。"（出《墨子》）

【译文】

郑缪公白天住在庙里，有个神仙来见他。这神仙长着人的面孔，鸟的身子，穿着白衣服，脸型有梭有角。缪公十分害怕。那神人说："你不要害怕，天帝对你的圣明贤德十分厚爱，派我赐你十年阳寿，为的是使你的国家昌盛起来。"缪公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我就是东海之神勾芒呵。"

晋平公

晋平公至浍上，见人乘白骖八驷以来。有狸身而狐尾，去其车而随公之车。公问师旷，师旷曰："狸身而狐尾，其名曰首阳之神。饮酒于霍太山而归，其逢君于浍乎，君其有喜焉！"（出《古文琐语》）

【译文】

晋平公来到田地里的水沟旁，看见有人乘坐八匹白马拉的车匆匆而来。有一个长着狐尾野猫身子的怪物从那辆车上跳下来，紧紧跟在晋平公车子的后面。平公问乐师师旷，这是个什么东西。师旷说："野猫身子狐狸尾巴，它的名字叫首阳之神。它去霍山饮酒回来，恰与你在水沟旁相遇，看来大王要有喜事了！"

齐景公

齐景公伐宋，过泰山，梦见二人怒。公恐，谓泰山之神。晏子以宋祖汤与（与原作兴。据明抄本改。）伊尹，为言其状，汤皙容，多髭须，伊尹黑而短，即所梦也。景公进军不听。军彀毁，公恐，乃散军不伐宋。（出《物异志》。明抄本作出《博物志》）

【译文】

齐景公率兵讨伐宋国。过泰山时，他梦见二人大发雷霆，十分恐惧，以为他们是泰山之神。晏子却说他们二位是宋国的始祖商汤和殷商的国政伊尹。接着，晏子又向景公说出他们的模样：商汤脸色白皙，连鬓胡子；伊尹是个黑黑的矮个子。这与齐景公梦见的那两个人相符。然而，他却没有在意，继续向宋国挺进。结果，所率大军中了圈套受到重创，齐景公吓坏了，于是把士兵遣散了，从此永不伐宋。

妬女庙

并州石艾、寿阳二界，有妬女泉，有神庙。泉瀵水深沉，洁澈千丈。祭者投钱及羊骨，皎然皆见。俗传妬女者，介子推妹。与兄竞，去泉百里，寒食不许断火，至今犹然。女锦衣红鲜，装束盛服。及有取山（山原作仙。据明抄本改。）丹百合经过者，必雷风电雹以震之。（出《朝野佥载》）

【译文】

并州石艾、寿阳二县的交界处，有一条妬女泉，泉边有座神庙。这泉水是从地下喷出来的，极深，且又极清澈，一泻千丈。来此祭奠的人投进去不少钱和羊骨头，白花花的，谁都看得见。民间传说的妬女，就是郑国贵族介子推的妹妹。她与哥哥比赛，离开该泉一百多里，寒食节不许断火，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女子们穿上了节日的盛装，披红戴绿的，颇为新鲜。等到有人进山采山丹百合等野花从这里经过时，必然遭到风雨雷电及冰雹的袭击。

伍子胥

伍子胥累谏吴王，赐属镂剑而死。临终，戒其子曰："悬吾首于南门，以观越兵来。以鮧鱼皮裹吾尸，投于江中，吾当朝暮乘潮，以观吴之败。"自是自海门山，潮头汹高数百尺，越钱塘渔浦，方渐低小。朝暮再来，其声震怒，雷奔电走百余里。时有见子胥乘素车白马在潮头之中，因立庙以祠焉。庐州城内淝河岸上，亦有子胥庙。每朝暮潮时，淝河之水，亦鼓怒而起，至其庙前。高一二尺，广十余丈，食顷乃定。俗云：与钱塘江水相应焉！（原缺出处。黄本作出《钱塘志》）

【译文】

伍子胥屡次规劝吴王，结果把吴王惹火了，赐给他一把属镂剑，让他自杀而死。临终之前，告戒他的儿子说："我死之后，把我的脑袋悬挂在南门上，我要亲眼看见越兵的到来。另外，用鮧鱼皮裹住我的尸身，投进江中，我要早晚乘潮而来，亲眼看见吴国的失败。"从这一天开始，自海门山往这里，潮头汹涌异常，比往日高数百尺，一直越过钱塘江入海口的渔场，才渐渐变小。那潮头每天早晚两次，其声音如同人之震怒，雷鸣电闪般地涌过去，足有一百多里呵。当时，有人看见伍子胥乘着白车白马站在潮头之上，所以为他修了一座庙来祭祀他。庐州城的淝河岸上，也有一座子胥庙。每天早晚涨潮时，淝河的水也愤怒地鼓涨起来，一直涌到庙前。那浪头一二尺高，十余丈宽，一顿饭的工夫才能够平定下来。老百姓们说：这是它与钱塘潮相呼应呵！

屈原

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罗水，而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闻君当见祭，甚善。但常年所遗，恒为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叶塞其上，以采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今世人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及五色丝，皆汨罗水之遗风。（出《续齐谐记》）

【译文】

屈原于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而死，楚国人纷纷哀悼他。到了这一天，人们用竹筒装米，扔进水里来祭奠他。东汉建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大白天忽然看见一个士人，自称三闾大夫。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送来的东西，全被蛟龙偷去吃了。今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以塞些楝树叶，再用五彩线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最害怕的呵！"区曲照他说的这样去做了。今天，老百姓们在五月初五包粽子时，还要包上楝树叶、缠上五彩线，这便是汨罗河的遗风呵。

李冰

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必亦为牛矣。我以太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呼吼而入。须臾雷风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至今大浪冲涛，欲及公之祠，皆瀰瀰而去。故春冬设有斗牛之戏，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数千家，边江低圯，虽甚秋潦，亦不移适。有石牛，在庙庭下。唐大和五年，洪水惊溃。冰神为龙，复与龙斗于灌口，犹以白练为志，水遂漂下。左绵、梓、潼，皆浮川溢峡，伤数十郡。唯西蜀无害。（出《成都记》）

【译文】

李冰在蜀郡做郡守的时候，有一条蛟龙年年兴风作浪，百姓们常常浸漂水中，遥遥相望。李冰于是下水杀它，欲为民除害。他自己化作一头牛，那江神龙上下跃动；李冰见难以取胜，便及时回到岸上。他挑了好几百名勇敢的士兵，拿着强弓大箭，事先约定说："我在刚才变成一头牛，现在江神必定也会变成一头牛，我把一条大白绢带系在头上，你们好辨别，去射杀那个无记号的。"李冰呼孔着进入水中。顷刻之间，风雷大作，天地一色。稍稍平静下来，只见两头牛正在岸上拼斗。李冰头上的绢带又长又白，十分醒目；士兵们便举起箭来，一齐射向江神，它当即毙命。从此，蜀郡的老百姓再也没有受过水患。直到现在发洪水的时候，那浊浪眼看就要冲及李冰祠堂了，却又减弱下来，向远处滚滚流去。另外，春冬两季举行的斗牛表演，未必不是起源于这件事。李冰祠南边有好几千户人家，房屋、桥梁均很低矮，虽然显得非常破败荒寂，也都不搬迁。那里有石牛，在庙庭下面。唐代太和五年，洪水泛滥。李冰化作一条龙，又同蛟龙在都江堰的入口处杀起来，还是以白绢带为标志，顺水而下。江东的绵、梓、潼诸州大水溢满了所有的河流峡谷，几十个郡都受了灾，只有西蜀安然无恙。

土羊神

陇州汧源县，有土羊神庙。昔秦始皇开御道，见二白羊斗，遣使逐之，至此化为土堆。使者惊而回。秦始皇乃幸其所，见二人拜于路隅。始皇问之，答曰："臣非人，乃土羊之神也。以君至此，故来相谒。"言讫而灭。始皇逐令立庙，至今祭享不绝。（出《陇州图经》）

【译文】

陇州汧源县境内，有一座土羊神庙。当年，秦始皇到此开御道，看见两只白羊在相斗。他当即派人去逐赶。那人到了跟前，见两只白羊已变成了土堆，不由大惊而回。秦始皇亲自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两个人跪拜于路旁。秦始皇问他们有什么事情，回答说："我们两个不是人，而是土羊之神呵。因为你来到此地，我们故来拜见。"说完便没了踪影。秦始皇随即下令修建了这座土羊庙，至今香火不断，祭祀的供品不绝。

梅姑

秦时，丹阳县湖侧，有梅姑庙。生时有道术，能著履行水上。后负道法，夫怒杀之，投尸于水。乃随波漂流，至今庙处。巫人常会（会原作令。据明抄本改。）殡敛，不须坟葬，即时有方头漆棺在祠堂下。晦望之日，时见水雾中，暧然有著履形。庙左右不得取鱼射猎，辄有迷径溺没之患。巫云："姑既伤死，所以恶见残杀。"（出《法苑珠林》）

【译文】

秦朝的时候，丹阳县的湖畔，有一座梅姑庙。这梅姑活着的时候有道术，能穿着鞋子在水面上行走，后来违背了道法，丈夫一气之下，把她杀死，并抛尸于水。梅姑的尸体随波漂流，一直漂到现在建庙之处。巫师们经常在这里集会，便将她的尸体收敛出殡，暂时没把她埋葬在坟墓里，而是装入祠堂下面正摆放着的一口方头漆木大棺材里。月亮最亮的日子，时常可以看见在水雾之中，隐隐约约地，梅姑穿着鞋子在行走。在庙的四周，禁止渔猎。违犯者则要遭受迷路或淹死灾祸。巫师们说："梅姑自己是被杀害致死的，所以她不愿再见到残杀的情景，便采用这些办法来惩罚他们。"

秦始皇

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所出处。传云："时有神能驱石下海。阳城十一山，今尽起立，嶷嶷东倾，如相随行状。又云：石去不速，神人辄鞭之，皆流血，石莫不悉赤，至今犹尔。秦始皇于海中作石桥，或云，非人功所建，海神为之竖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于神，求与相见。神云："我形丑，约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始皇乃从石桥入三十里，与神相见。帝左右有巧者，潜以脚画。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即转马。前脚犹立，后脚随崩，仅得登岸。（出《三齐要略》）

【译文】

秦始皇造石桥，想跨过海去，看一看太阳升起的地方。传说，那时有个神仙能把石头赶下大海。阳城共有十一座山，如今全都巍然挺立，且向东倾斜，仿佛相随而行。又说，石山走得太慢，那神仙就用鞭子抽打，这些石头便会流出血来，石头没有不全变红的。不信你看，现在还是那个样子。还有人说，秦始皇在海里造的石桥，不是人工所能完成的，而是由海神立的桥墩。秦始皇感谢他的恩惠，便烧香祈祷，请求与之相见。海神说："我的样子十分丑陋，咱们先约定好了，千万别把我画下来，这样我才能与你相会。"秦始皇当即答应下来，便从石桥上向海中走了三十里，与神相见。皇帝手下有个能人，暗中用脚把海神的相貌画了下来。海神发觉后大怒道："想不到你这皇帝竟也负约，请你马上回去吧！"秦始皇没有办法，只好打转马头。那马前腿刚刚落地，后腿下面的石桥就崩塌了，仅仅使他登到岸上而已了。

观亭江神

秦时，有中宿县千里水观亭江神祠坛。经过有不恪者，必狂走入山，变为虎。中宿县民至洛，及路，见一行旅，寄其书曰："吾家在亭庙前，石间悬藤即是也。但扣藤，自有应者。"乃归如言，果有二人从水中出，取书而沦。寻还云："江伯欲见君。"此人不觉随去。便睹屋守精丽，饮食鲜香，言语接对，无异世间也。（出《南越志》）

【译文】

秦朝的时候，在中宿县千里水处有一座观亭江神祠坛。凡是经过这里而不恭谨者，必定要被弄得神志恍惚，狂走入山，变成一只大老虎。中宿县有一个百姓去洛阳，返回的路上，看见了一个出外旅行的人。那人让他捎一封书信，并说："我家在观亭江神祠前面，那悬着枯藤的乱石中间便是了。只要拽一拽藤子，就会有人迎将出来的。"那人返回时一切都遵嘱而行，果然有两个人从水中跳了出来，接过书信又沉入水底。不一会儿，他们又回来说："江神想见一见你。"这个人不知不觉地就跟了进去。只见眼前的房屋精美华丽，酒菜也颇为讲究；待人接物及言谈举止等，与人世间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

宛若

汉武帝起柏梁台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嫁为人妻。生一男，数岁死。女悼痛之，岁中亦死。死而有灵，其姒宛若祠之。遂闻言：宛若为主，民人多往请福，说人家小事，颇有验。平原君亦事之，其后子孙尊显。以为神君力，益尊贵。武帝即位，太后迎于宫中祭之。闻其言，不见其人。至是神君求出，乃营柏梁台舍之。初霍去病微时，数自祷神。神君乃见其形，自修饰，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责神君曰："吾以神君清洁，故斋戒祈福。今欲为淫，此非神明也。"自绝不复往，神君亦惭。及去病疾笃，上令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命不长。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霍将军不晓此意，乃见断绝。今不可救也。"去病竟卒。卫太子未败一年，神君乃去。东方朔娶宛若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俱死。（出《汉武故事》）

【译文】

汉武帝刘彻筑起一座柏梁台，用来供神君居住。神君原来是长陵县令的女儿，后来嫁给人家做妻子。她生了一个小男孩儿，不几岁就死了；她悲痛万分，哀伤不已，当年也死了。她死后常常显灵。她的姐姐宛若为她建起一座祠堂。随即听说宛若在这里做了主持，老百姓不断前来祈祷，并顺嘴说些家里人的小事情，还挺灵验。平原君也来这里祈祷，以后他的子孙果然得到高官显位。他们认为这是神君在相助，对她更加尊崇。汉武帝即位时，太后把神君迎进宫中供奉起来，只能听见她在说话，却看不见神君本人。后来，一直到神君主动提出离宫时，这才营造柏梁台供她居住。当初，霍去病还十分贫寒时，常常到这里祈祷。后来有一次，神君现出原形，且着意打扮了一番，欲与霍去病交媾。霍去病不肯，并斥责神君道："我总以为你是圣洁的，这才斋戒并向你祈福。可没想到你今天想与我淫乱，这哪里还谈得上什么神明呢？！"从此霍去病决心永不再来，神君也感到十分惭愧。等到霍去病患了重病之后，皇帝让人为此向神君祈祷，神君说："霍大将军的精气不足，注定短命呵。我曾经想通过男女交媾之法，用太一精给他补充一下，可以延长寿命的；然而，霍将军不懂我的意思，而且再也没有去过我那里……现在，他已经没有救了！"果然，霍去病不久就死去了。卫青被匈奴打败不到一年，神君便走了。东方朔纳宛若为妾，生了三个儿子。后来宛若和东方朔也都死了。

竹王

汉武帝时，有竹王兴于（于原作有。据明抄本改。）豚水。有一女子浣于滨，有三节大竹，流入女子足间。推之不去，闻有声，持破之，得一男儿。及长，遂雄夷濮，氏竹为姓。所损破竹，于夜成林，王祠竹林是也。王尝从人止大石上，命作羹。从者曰："无水。"王以剑击石出水，今竹王水是也。后唐蒙开牂牁，斩竹王首。夷獠威怨，以竹王非血气所生，求为立祠。帝封三子为侯。及死，配父庙，今竹王三郎祠其神也。（出《水经》）

【译文】

汉武帝当朝的时候，有一位竹王兴起于豚水之间。那年，有一个女子在河边洗衣服，只见从上游漂来三节大竹子，流到她的两脚之间，推都推不走。仔细一听，竹子里有响动，她便将其破开，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长大之后，遂称雄于夷陵濮阳一带。他以竹作姓氏，原来那三节被破开的大竹子，如今已在荒野里长成一片竹林，竹王祠旁边那片竹林便是。竹王曾经带个随从来到一块大石头上，让随从作羹来吃，随从说没有水。竹王用剑刺穿石头，那水便哗哗地流了出来，就是现在那股竹王水呵。后唐蒙打到牂牁郡，砍下了竹王的脑袋，当地人纷纷怨恨之。大家认为，由于竹王非血气所生，故请求为他修建祠庙。汉武帝封他（竹王）第三个儿子为侯。待他死后，葬在其父庙里。如今的竹王三郎祠就是其神呵。

刘向

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黑衣，植青藜之杖，扣阁而进，见向暗中独坐诵书。老人乃吹杖端，赫然火出，因以照向，具说开辟以前。向因受《五行洪范》之文，辞说繁广，向乃裂裳绅以记其言。至曙而去，向请问姓名。云："我太一之精，天帝闻金卯之子有博学者，下而教焉。"乃出怀中竹牒，有天文地图之书。"余略授子焉。"向子歆，从向授其术，向亦不悟此人也。（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汉成帝末年，刘向在天禄阁校阅书籍，正聚精会神地沉思之时，有一个老人趁夜色来到他的身帝。那老人穿一套黑衣服，拄着一根青黎杖，扣门而入。看见坐在暗处读书的刘向，老人吹了吹拐杖的顶端，竟然冒出一道火光，老人就举着拐杖为他照亮，并详说开天之前的事。刘向由于得到宣扬五行学说的《尚书》中《洪范》一文，其文长辞繁，刘向敞开衣带，认真记录他说的话。天亮之后，老人才走。刘向问他姓名，他回答说："我是太一之神，天帝听说刘氏家族之子十分博学，因此下来教他呵。"然后从怀中掏出竹简，说道："这里有天文地图之书，我把它送给你吧。"刘向之子刘歆，跟着刘向学习他传授的知识，可刘向却没有弄清楚他是个什么人。

何比干

汝南何比干，通律法。元朔中，公孙洪辟为廷尉右平，狱无冤民，号曰何公。征和初，去官在家。天大阴雨，昼寝，梦有客车骑。觉而一老妪年八十余，头尽白，求寄避雨。雨方甚，而妪衣履不濡。比干异之，延入座。须臾雨止，妪辞去，出送至门。跪谓比干曰："君先出自后稷，尧至晋有阴德，及公之身，当继一人。今天赐策，以广公子孙。佩印绶者，当随简。"长九寸，凡百九十板。以授比干曰："子孙佩印绶者，当随此算。"妪东行，忽不见。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后三岁，复生三男。徙平陵，八男去，一子留。常祭妪如东行，及终，遗令东首。自比干已下，与张氏俱授灵瑞。累世为名族。三辅旧语曰："何氏策，张氏钧也。"（出《三辅决录》）

【译文】

汝南县有位何比干，精通律令法典。汉武帝元朔年间，公孙洪征召他作廷尉右平，监狱中没有关押一个受冤的百姓，人们称他为何公。武帝征和初年，他辞职回家。一天正下大雨，他白天就睡着了，梦见来了一辆大马车。接着，就发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婆从车上走下来，她的头发全白了。老太婆请求在此避雨。雨下得正急，而她衣服和鞋子却没有湿。何比干十分惊异，请她进屋落坐。一会儿雨停了，老太婆告辞，他出门相送。老太婆跪到地上对他说："你的祖先是周族始祖后稷，从尧帝到晋文公已积下了阴德。现在到了你这代，应当再找一个继承人。今上天送竹简给你，以宽慰你的子孙后代。将来他们当中有佩以官吏印章的，就当把这竹简送给他。"那竹简九寸多长，一共一百九十块。老太太把它送给何比干，说："你子孙中佩以印绶的，应当得到这竹简。"老太婆说完向东走，忽然就不见了。何比干这年五十八，有六个儿子；三年之后，他又生了三个儿子。他们迁徙平陵时，只去了八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却留了下来，常常在这里祭奠向东而去的那位老太婆。何比干临终之前，留下遗嘱，让他的坟墓朝东。自从比干死后，这个儿子同张氏所生之子，都做了官吏，世世代代为名门望族。《三辅旧语》上说：何氏的竹简，张氏的钧陶呵。（钧转陶以成器，比喻造就人才。）

卷第二百九十二　　神二

栾侯　阳起　欧明　李高　黄原　贾逵　李宪　张璞　洛子渊　陈虞　黄翻 阳雍　钱祐　徐郎　丁氏妇　阿紫

栾侯

汉中有鬼神栾侯，常在承尘上，喜食鲊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经处，禾稼辄尽。太守遣使告栾侯，祀以鲊菜。侯谓吏曰："蝗虫小事，则当除之。"言讫，翕然飞出。吏仿佛其状类鸠，声如水鸟。吏还，具白太守。即果有众鸟亿万，来食蝗虫，须臾皆尽。（出《列异传》）

【译文】

汉中郡有个叫栾侯的鬼神，常常住在室内的棚顶上或帐幕后，喜欢吃腌制的鱼类，能卜吉凶。甘露年间，这里闹起了蝗灾，蝗虫经过之处，庄稼全被吃光了。郡守派人将这件事通知了乐侯，并祀奉上不少腌制的鱼类。栾侯对来人说："小小蝗虫，算不了什么，应当把它们除掉！"说罢，翕然掀动翅膀飞出窗外。来的小吏看见他仿佛一只鸠鸟，还发出水鸟的叫声。小吏回去后，将此事禀报了郡守。当即，果然有成万上亿只鸟来吃蝗虫，顷刻就把它们全除尽了。

阳起

河南阳起字圣卿。少时疟疾，于社中得书一卷，《谴劾百鬼法》。为日南太守。母至厕上，见鬼，头长数尺。以告圣卿。圣卿曰："此肃霜之神。"劾之来出，变形如奴。送书京，朝发暮返。作使当千人之力。有与忿恚者，圣卿遣神夜往，趣其床头，持两手，张目正赤，吐舌柱地，其人怖几死。（出《幽明录》）

【译文】

河南郡有个叫阳起的人，字圣卿，小时候患疟疾，在土神庙祭祀时得到了一部书，书名叫《谴劾百鬼法》。后来他做了日南郡的太守。一日，他的母亲在厕所里看见一个鬼，光脑袋就有好几尺长。母亲回来后告诉了阳起，阳起说："这是肃霜之神呵。"随即将他喊来。这位肃霜之神就变做了一个奴仆，去京城送信，早晨出发傍晚就回来了。他发威时可以抵挡住千人之力。有一个使阳起愤恨得发怒的人，他便派肃霜之神深夜赶到那人床前，张开两手，眼睛瞪得通红，大舌头拖拉到地上，差一点儿把那人吓死。

欧明

庐陵邑子欧明者，从贾客道经彭泽湖。每过，辄以船中所有，多少投湖中。见大道之上，有数吏皆著黑衣，乘车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过。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车载明，须臾见有府舍，门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礼，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独求如愿耳。"去，果以缯帛赠之，明不受。但求如愿。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愿，使随明去。如愿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将如愿归，所须辄得之，数年成富人。意渐骄盈，不复爱如愿。正月岁朝，鸡初一鸣，呼如愿。如愿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如愿乃走于粪上，有昨日故岁扫除聚薪，足以偃人。如愿乃于此逃，得去。明渭逃在积薪粪中，乃以杖捶粪使出。又无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复捶汝。"今世人岁朝鸡鸣时，辄往捶粪，云："使人富。"（出《博异录》。明乐本作出《录异传》。）

【译文】

庐陵郡郡府里有个男子叫欧明。他常常跟随商人们从彭泽湖边的大道上经过。每次路过这里，不论船上有什么，都要多少往湖里投一些。一次，欧明看见大道上有好几个黑衣吏乘车马而来，并说是清洪君的使者，要欧明跟他们走。欧明知道他们是神，但又不敢不去。黑衣吏们用车载着欧明，顷刻之间来到了一座府院，门口站着小吏和士兵。小吏说："清洪君被你的彬彬有礼所感动，因此把你请来，要重重地谢你呢！不过，你什么都不要拿，只要一个如愿。"小吏说完便不见了。欧明进屋之后，清洪君果然送给他不少绫罗绸缎。欧明不要，只要如愿。清洪君对他了解自己的情况颇觉奇怪，有些舍不得，不得已，只好唤如愿出来。如愿，原来是清洪君的一个婢女，经常听他的差使。清洪君让她随欧明而去。欧明带着如愿返回故里。他需要什么就能够得到什么，几年之后就成了富人。于是，他志得意满，渐渐骄横起来，不再爱如愿了。正月初一天刚亮，小鸡又鸣叫起来。欧明喊如愿，如愿没有立即起来，欧明怒气冲天想捶她一顿。如愿跑到粪堆上，那里有扫岁清除的柴草，满可以掩人。如愿就在旁边跑过，方得以脱身。欧明认为她钻进了柴草和粪土中，于是就用木棍猛劲捶打，半天不见人影，才知道她不能出来了。因此，欧明最后说道："你只要使我富起来，我便不再捶打你。"如今，人们都要在大年初一鸡叫时捶打粪堆，并且说："让我富，让我富！"

李高

王莽时，汉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庙，遗其书刀，遣小吏李高还取之。见刀在庙床上，有一人，著大冠绛袍，谓高曰："勿道我，吾当祐汝！"后仕至郡守。年六十余，忽道见庙神，言毕而此刀刺高心下，须臾而死。莽闻甚恶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王莽当朝的时候，汉中郡太守五更天去祭拜神庙。返回时，他将一把装订书册的刀子忘在庙中，便派小吏李高回去取。李高回到庙中，看见那把刀放在床上，旁边坐着一个穿深红色袍子、戴顶大帽子的人。那人对李高说："不要说见到我，我会保祐你的。"后来，李高果然步入仕途，一直升到郡守。他六十多岁那年，忽然把在庙中遇神之事讲了出来。话音刚落，那把刀子就刺进了他的心脏，顷刻便死了。王莽听说了这件事，十分厌恶。

黄原

汉时，泰山黄原，平旦开门，忽有一青犬，在门外伏，守备如家养。原绁犬，随邻里猎。日垂夕，见一鹿，便放犬。犬行甚迟，原绝力逐，终不及。行数里，至一穴，入百余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墙回匝。原随犬入门，列房可有数十间，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鲜丽，或抚琴瑟，或执博棋。至北阁，有三间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见原，相视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婿也。"一人留，一人入阁。须臾有四婢出，称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数应为君妇。"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台，台四角有径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礼既毕，晏寝如旧。经数日，原欲暂还报家。妙音曰："人神道异，本非久势。至明日，解佩分袂，临阶涕泗，后会无期，深加爱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斋戒。"四婢送出门，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见空中有軿车，仿佛若飞。（出《法苑珠林》）

【译文】

汉朝的时候，泰山有叫黄原的人。一天天大亮的时候，他打开房门，忽然看见一只黑狗在门口趴着，俨如自家养的守护着门户。黄原就用绳子将它拴了起来。一天，他跟随邻里去打猎，日头偏西的时候，遇见一只鹿，黄原便放狗去追。狗跑得太慢，黄原拼命追逐，最后还是没有追上。去了好几里，看见一个山洞。黄原入洞走一百多步远，忽然看见一条平坦的大路，两旁栽着槐树和柳树。前面又闪出蜿蜒的城墙。黄原随那条黑狗进了城门，只见两旁有几十间房子，房子里全是女子，一个个如花似玉，娇艳妩媚。她们有的在弹琴，有的在下棋。到了北边的一座阁楼，只见这里有三间屋，两个女子站在一边，仿佛在等候什么人。看见黄原来了，她们相视一笑，说："这黑狗所引来的就是妙音的夫婿了！"然后一个留在原地，一个进入阁内。有顷，四个婢女走了出来，说："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个女儿，年龄已近二十，按冥数她应当成为你的妻子。"天黑之后，她们引黄原入内。这里有一个方向朝南的大厅，厅前有水池子，水池子里有个平台，平台四角有直径盈尺的孔穴，穴中有光，闪闪烁烁，照映着帷席。那妙音姑娘容色美艳，楚楚动人，侍婢们长得也很漂亮。拜过天地之后，他们便入了洞房。时间一天天过去了。忽然有一天，黄原想暂时离开这里，还家报告一声。妙音说："人神毕竟不同道呵，你我这夫妻本来就不是长久的呀！到了明天，咱们互赠玉佩作为离别纪念，下台阶时泪流满面，想到这一朝分手，后会无期，你我都将更加深爱对方……你如果还能够思念于我，那么就请你在每年三月的今天斋戒一日。"四个婢女将他送出门来，他半天便回到家中。从此，黄原神情恍惚，每到三月的那一天，他就会影影绰绰看见一辆女人乘坐的有帷帘的车子，从空中飞一般朝他驶来。

贾逵

贾逵在豫郡亡，家迎丧去。去后，恒见形于项城。吏民以其恋慕彼境，因以立庙。庙前有柏树。有人窃来砍伐，始投斧刃，仍著于树中，所著入寻而更生。项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贾逵碑》）

【译文】

贾逵在豫郡死了，家里人前去迎丧。迎走之后，人们还经常看到贾逵的影子在项城中晃来晃去。官吏和百姓们都认为他仍留恋这个地方，便为他建起一庙，庙前有柏树。有人偷偷前来砍伐，可是当他们刚举起斧头，那斧刃便砍入树干，所砍之处一会儿就长好了。项城周围的人们无不为之震动、惊恐。

李宪

龙舒陵亭，有一大树，高数十丈，黄鸟十数巢其上。时久旱，长老共相谓曰："彼树常有黄气，或有神灵，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妇李宪者，夜起室中，忽见一绣衣妇人曰："我树神也，以汝性洁，佐汝为生。朝来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于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为立祠。宪曰："诸卿在此，吾居近水，当致少鲤鱼。"言讫，有鲤数十头，飞集堂下。坐者莫不惊悚。如此岁余。神曰："将有大兵，今辞汝去。"留一玉环，曰："持此可以避难。"后袁术、刘表相攻，龙舒之民皆流去，唯宪里不被兵。（出《搜神记》）

【译文】

龙舒陵亭旁边，有一株大树，几十丈高，有十多只黄鸟在上面筑巢。当时久旱不雨，几位长老商议后说："那棵树常有黄气，或许会有神灵，可以向它祈雨。"于是，人们拿着酒肉等供品前来。亭子里有个寡妇叫李宪，一天半夜起来，在自己房中看见一个穿着绣花衣服的妇人对她说："我是树神呵！由于你洁身自好，所以我想帮助你生活下去。早晨来的父老乡亲都是来祈雨的，为此我已经向天帝请求过了，天帝也答应下来。"到了第二天中午，果然下了一场大雨。人们当即为树神建了个祠堂。落成那天，李宪说："各位官员都在这里，我住在水边上，目下却没有鲤鱼。"她的话音刚落，有十几条鲤鱼，忽然凭空飞落到堂前。见状，一旁观看的人们惊慌悚然。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日，树神来跟李宪告别说："不久，这里将有一场兵马之争，我今天是来向你辞行的。"然后又留下一只玉环说，"拿着它就可以避过此难。"后来袁术和刘表互相攻打，龙舒的老百姓都被害苦了，逃走了，只有李宪的住处未被打扰。

张璞

张璞，字公直，不知何许人也。为吴郡太守。征还，道由庐山。子女观于祠堂，婢使指像人以戏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梦庐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采择，用致微意。"妻觉怪之。婢言其情。于是妻惧，催璞速发。中流，舟不为行。阖船震恐。乃皆投物于水，船犹不行。或曰："投女则船为进。"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灭一门，奈何？"璞曰："吾不忍见之。"乃上飞庐卧，使妻沈女于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即璞见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于当世也！"乃复投己女。及得度，遥见二女在下。有吏立于岸侧，曰："吾庐君主簿也。庐君谢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义，故悉还二女。"问女，言："但见好屋吏卒，不觉在水中也。"（出《搜神记》）

【译文】

张璞，字公直，不知道究竟是个什么人。他后来作吴郡太守。后被召还，途经庐山。孩子们进祠堂里参观，婢女指着庐君的神像对张璞的女儿开玩笑说："把你许配给他，如何？"当天夜里，张璞的妻子梦见庐君送来聘礼说："感激您选择我这个不肖男儿为婿，这点东西表示一下我的心意，请您收下。"张璞的妻子醒来之后，甚觉奇怪。婢女向她道出实情，她感到有些害怕，催促丈夫赶紧离开这里。他们的船行到江中央，却不动了，全船的人无不感到震惊、恐怖，纷纷把一些东西投入江中。然而，那船还是不动地方。有人对张璞说："你把女儿扔入江中这船才能走呵。"大家都说；"神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为了一个女孩子而想害死全家，怎么办？"张璞痛苦万状地说："那就只好牺牲她一个而保全大家了……可是我实在不忍心看哪！"说完便爬进船顶舱里躺下，示意妻子把女儿沉入水中。妻子不舍得，便用张璞死去的哥哥留下的孤女代替。她把一张席子扔到水中，然后把那孩子放到上面，船终于向前行进了。旋即，张璞看见自己的女儿还在，明白过来，怒气冲冲地对妻子说；"你这样做，还让我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说罢，便将女儿也扔入江中。船渡到对岸，人们远远看见那两个被扔进水中的女孩子正在岸边玩耍呢，且有一个官吏站在她们身边。那官吏上前对张璞说；"我是庐君的主簿呵。庐君非常感谢你，但他知道，鬼神是不能与你女儿相配的；另外，他还十分敬重你的大义，因此派我把这两个女孩子全还给你。"张璞和妻子问那两女孩子，她们说刚才只看见不少漂亮的房屋和众多的吏卒，没有感觉到是在水里面。

洛子渊

后魏孝昌时，有虎贲洛子渊者，自云洛阳人。孝昌中，戍於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水乡。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宝如其言，至灵台南，见无人家。徙倚欲去，忽见一老翁，问云："从何而来？傍徨于此？"元宝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儿也。"取书，引元宝入。遂见馆阁崇宽，屋宇佳丽。既坐，命婢取酒，须臾，见婢抱一死小儿而过，元宝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红，香美异常。兼设珍羞，海陆备有。饮讫告退。老翁送元宝出云："后会难期，以为凄恨。"别甚殷勒。老翁还入。元宝不复见其门巷。但见高崖对水，渌波东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饮酒。是其血也。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南北朝北魏孝昌年间，有个勇士叫洛子渊，自称是洛阳人氏，参军后到彭城戍边。他同一个营里有个人叫樊元宝，请假返回京城，洛子渊求他捎一封信回去，并告诉他说："我的家在灵台南边，离洛水乡不远。"只要到了那个地方，家里人自然会出来接你。樊元宝按照他说的，来到灵台南边，可一户人家也没有。他徘徊有顷正想离去，忽然看见一个老翁，向他问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里流连不去？"樊元宝向他说明缘由。老翁笑道："噢，他是我的儿子呵！"老翁接过洛子渊捎来的书信，引樊元宝进入家门。樊元宝随即看到一漂亮的楼阁，高大而宽敞。落坐之后，老翁让婢女拿酒来。不一会，只见那婢女抱个死孩儿匆匆而过，樊元宝颇觉奇怪。这时，酒送上来了，颜色非常之红，却异常香美。另外，又端上来一些美味佳肴，山上的海里的全有。喝完酒后，樊元宝起身告辞。老翁送他到门外，并且伤感地说："你我再见面就难了，这该多么遗憾呵！"老翁又送出好远，才转身返回。这时，樊元宝却再也看不见那座楼阁和大门，只看见高崖下面的江水，清波滚滚向东流去。岸边，他看见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儿刚刚淹死，鼻子里流出红红的血来，不由恍然大悟：刚才所喝下的酒，正是这孩子的血呵！等到他回到彭城，那洛子渊已不知去向。樊元宝跟他一起戍守三年，却不知道他就是洛水之神呵。

陈虞

陈虞，字君度。妇庐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罗女乐以娱神。后一夕复会，弦管无声，歌音凄忾。杜氏常梦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将来。婢先与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神被服将剥夺毕，加取影像焚剉而去也。（出《异苑》）

【译文】

陈虞字君度，他的妻子是庐江郡的杜氏。这杜氏常常侍奉鬼子母，安排一些歌舞妓供其娱乐。后来一天夜里，一切都安排停当，可那弦管等乐器却发不声来，歌舞妓的嗓音也变得凄凉而悲愤。不久，杜氏梦见那鬼子母，惶惶不安，泪流满面地说："凶恶的人要来了，我先与外人约定好了，把梯子搭在墙上，登着梯子就出去了！"说完，神把衣服财物都留了下来，又将她的影像焚烧、磋磨一阵才离去。

黄翻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太守黄翻上书："海边有流尸，露冠绛衣，体貌完全。翻感梦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坏吾棺椁，求见掩藏。'民嗤视之，皆无病而死。"（出《博物志》）

【译文】

汉灵帝光和元年，辽西郡太守黄翻上书说："海边发现一具被冲上来的尸体，没戴帽子，穿着深红色衣服，肢体完整，容貌也未被损坏。一日，他托梦给我说：'我是商代伯夷的弟弟，也是孤竹君的儿子呵。海水冲坏了我的棺材，请求你把我掩埋了吧！'凡是看到这具尸体而讥笑者，全都无病而死了。"

阳雍

魏阳雍，河南洛阳人。兄弟六人，以佣卖为业。公少修孝敬。达于遐迩。父母殁，葬礼毕，长慕追思，不胜心目。乃卖田宅，北徙绝水浆处，大道峻坂下为居。晨夜辇水，将给行旅，兼补履　，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为书生，问曰："何故不种菜以给？"答曰："无种。"乃与之数升。公大喜，种之，其本化为白璧，余为钱。书生复曰："何不求妇？"答曰："年老，无肯者。"书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许。乃试求之。徐氏笑之，以为狂僻，然闻其好善，戏笑媒曰："得白璧一双，钱百万者，与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异，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诸阳，其后也。（出《孝德传》）

【译文】

南北朝北魏有个人叫阳雍，系河南洛阳人氏，兄弟六个，均以受人雇用、出卖劳动力为生。阳雍从小就孝敬父母，远近闻名。父母双亡，阳雍将他们埋葬之后，一直思念不已，常常伤心落泪。于是，他把房子和地全卖了，迁往北边缺水的地方，在一个大道旁的陡坡下面住下来。他天不亮就起来车水，送给过往的行人，而且还给他们补修鞋子，一律免费。就这样，他一直坚持数年，从未松懈。天神变成一个书生，向他问道："你为什么不种菜自己吃呢？"阳雍回答说："没有种子。"天神给了他几升菜种，阳雍大喜，便种进了地里。结果，长出来的根茎变成了白璧，叶子变成了钱。天神又说："你为何不娶个妻子呢？"阳雍回答说："我的年纪大了，没有人肯嫁的。"天神说："你向名门之女求婚，一定能成。"有一家姓徐的，属右北平郡的大户。他们有个女儿，所作所为颇有些名气，好多来求婚的她均未相中。阳雍请了个媒婆去试探一下。开始，徐氏女淡淡一笑，认为阳雍太轻狂，或者说太无知；后来得知他多行善事，便对媒婆开玩笑道："如果他能送来一对白璧，一百万钱，我就嫁给他。"第二天，阳雍就把这些作为聘礼送上门去。徐氏女一看，大惊，只好嫁给阳雍做了妻子。他们一共生了十个儿子，全都德才兼备，俊美非常，担任过宰相、公卿等要职。眼下，右北平郡里众多姓阳的人家，都是他的后代呵。

钱祐

会稽余姚人钱祐，夜出屋后，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还。说虎初取时，至一官府，见一人凭几坐，形貌壮伟，侍从四十人。谓曰："吾欲使汝知数术之法。"留十五日，昼夜语诸要术。祐受法毕，使人送出。得还家。大知卜占，无幽不验。经年乃死。（出《异苑》）

【译文】

会稽郡余饶县有个叫钱祐的人，半夜到房后解便，被一只老虎叼走了。想不到，十八天之后，他又自己回到了家中。他说："老虎把我叼走后，来到一座官府，只看见有个人凭案几而坐，仪表堂堂，高大伟岸，仅侍从就有四十人。他对我说：'我想让你懂得算命之法。'于是，留我住了十五天，天天夜以继日向我传授算命之要领。我把这算命之法学成之后，那人派人将我送出大门，我才得以还家。"从此，他对占卜算命那一套十分精通，没有不灵验的。他又活了好多年才死。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褴缕，常于江边拾流柴。忽见江中连船，盖川而来，迳回入浦，对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当为徐郎妻。"徐入屋角，隐藏不出。母兄妹劝励强出，未至舫，先令于别室为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赠以缯绛之衣。徐唯恐惧，累膝床端，夜无醻接之礼。女怒遣之使出。（怒遣之使出五字原作然后发遣。据明抄本改。）以所赠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骂。遂懊叹卒。（出《幽明录》）

【译文】

京口城有位徐郎，家中十分贫困，一次到江边捡大水冲下来的柴禾，忽然看见上游出现几只大船，顺着江面漂来，径直调转船头进了入浦口。船行到徐郎对面停下来，派人来到他身边说："天女今天想做你的妻子。"徐郎吓得躲到墙角，隐藏起来不再露面。母亲、兄长、妹妹又是劝说又是鼓励，徐郎才勉强走出来。未等上船，先有人奉命在别的屋里为他沐浴。沐浴的芬香无比，非人世间所有。然后，又送给他一套深红色的绸缎衣服。徐郎唯唯喏喏，恐惧不已，在床头整整跪了一夜，晚上没有行夫妻之礼。第二天，天女愤怒地把他赶了出来。他把那套衣物还给天女，便匆匆告退。一家老小对他又是责骂又是埋怨，都感到十分惋惜。这种折磨，使徐郎为之懊丧、哀叹，不久便死了。

丁氏妇

淮南全椒县，有丁新妇者，本丹阳丁氏女。年十六，适全椒谢家。其姑严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经死。遂有灵响，闻于民间。发言于巫祝曰："念人家妇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见形，著缥衣，戴青盖，从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两男子共乘船捕鱼，仍呼求载。两男子笑，共调弄之，言："听我为妇。"言："当相渡也。"丁妪曰："谓汝是佳人，而无所知。汝是人，当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须臾，有一老翁，乘船载苇，妪从索渡。翁曰："船上无装，岂可露渡。恐不中载耳。"妪言："无苦。"翁因出苇半许，安处（处下原有不字。据明抄本删。）著船中，径渡之，至南岸。临去语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过。然宜使民间粗相闻知。翁之厚意，出苇相渡，深有惭感，当有以相谢者。翁速还去，必有所见，亦当有所得也。"翁曰："愧燥湿不至，何敢蒙谢。"翁还西岸，见两少男子覆水中。进前数里，有鱼千数，跳跃水边。风吹置岸上。翁遂弃苇载鱼以归。于是丁妪遂还丹阳。江南人皆呼为丁姑。九月七日不用作事，咸以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记》）

【译文】

在淮南郡全椒县里，有个人刚娶了个妻子，娘家在丹阳，姓丁，年方十六岁。她丈夫姓谢，婆婆颇为严厉、冷酷，拿她当奴仆一样使役好些日子，但稍不如意，便棍棒抽打。她苦不堪言，于九月七日这天上吊自尽了。随即，这位丁氏女便常常在村子里显灵。有位巫师祷告说："感念民间女子，一年四季辛苦劳作，从今以后，可以在九月七日这一天停工歇息。"后来，人们看见了丁氏女身形。她穿着青白色的衣服，戴青伞，跟着一个婢女。他们来到朱渚津求渡。这时，有两个男子坐在一只船上撒网捕鱼，那丁氏女向他们呼喊求助，欲登船过江。那两个男子相视一笑，调戏她说："只要你顺从听话，做我们的老婆，我们才能把你送过江去。"丁氏女说："说你们是好人，而我却一无所知。你们如果是人，就让你们入泥而死；你们是鬼，就让你们掉进水里。"那两个男子们吓得急忙躲入草中。须臾，又有一个老头载着芦苇乘船而来，丁氏女请他帮忙。老头儿说："船上没有铺垫，怎么能让你们坐在船板上呢？恐怕不能载你们了。"丁氏妇说没关系，老头儿就拿下一半芦苇，把她们安置在船上，径直向对岸渡去。到了南岸，临别时她对老头儿说："我是鬼神，不是人呵。我自己当然能够过江的，但却想见见世面，看看人间的一些丑态恶行……承老人家的厚意，把自己的苇子卸掉而让我上船，这使我深为惭愧和感动，应当用什么来报答你才是。老人家快撑船而返，必有所见，也一定会有所得的。"老头儿说："惭愧！这船上潮湿闷热，怎敢蒙谢？"他撑船回到西岸，看见那两个男子漂在水上，又向前走了几里，只见有数千条的鱼儿在江边跳跃，被风一吹，全都落到了岸上。老头儿随即扔掉芦苇，载着满船的鱼儿回家了。于是，丁氏女又回到丹阳，江南人都喊她"丁姑"。九月七日不用干活，都把这一天当作休息日。现在，那地方已经盖起了一座祠庙。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是人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交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旁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去，（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占众事，卜行年蚕桑。又善射钓。好则大儛，恶便仰眠。平昌孟氏恒不信，躬试往捉。便自跃穿屋，永失所在。（出《异苑》）

【译文】

世上有位紫姑神。自古以来，人们都传说她本是人家的小妾，遭到了正妻的嫉恨，总是让她干那些最脏的活。正月十五日这天，她由于过份激愤犯心病而死。所以，人们都在这一天作出她的摹拟像，然后等到夜里拿着它到厕所或猪圈边迎候，并且还要祝祷说："子胥不在，曹姑亦归去，小姑可出戏。"子胥是她丈夫的名字，曹姑是正妻的名字。提着摹拟像的人感到忽然有些沉重，便是神来了。于是，大家忙着祭设酒肉瓜果，同时也觉得那摹拟像熠熠生辉，真像要活了一般，当即便手舞足蹈。接着，开始占卜各种事情，如当年的桑情如何，蚕茧是否丰收等等。然后，把牺牲挂到前面，用射钓占卜。如果射中了，大家就狂舞起来；如果没有射中，人们便回家睡觉。平昌县孟氏总是不相信，躬腰上前试着用手去捉，结果跳穿了屋墙，她本人也不见了踪影。

卷第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蒋子文　葛祚　虞道施　顾邵　陈氏女　王表　石人神　圣姑　陈敏　 费长房　胡母班　张诚之

度朔君 袁绍在冀州，有神出河东，号度朔君，百姓为立庙。庙有主簿大福。陈留蔡庸为清河太守，过谒庙。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为庸设酒曰："贵子昔来，欲相见。"须臾子来。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祷。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闻西北有鼓声而君至。须臾，一客来。着皂单衣，头上五色毛，长数寸。去，复一人着白布单衣，高冠，冠似鱼头，谓君曰："吾昔临庐山，食白李，忆之未久，已三千岁。日月易得，使人怅然。"君谓士曰："先来南海君也。"士是书生，君明通五经，善《礼记》，与士论礼，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东有故桥，人坏之。此桥所行，卿母犯之。能复桥，便差。曹公讨袁谭，使人从庙换千匹绢，君不与。曹公遗张郃毁庙。未至百里，君遗兵数万，方道而来。郃未达二里，云雾绕郃军，不知庙处。君语主簿："曹公气盛，宜避之。"后苏并邻家有神下，识君声，云："昔移入胡，阔绝三年。"乃遣人与曹公相闻："欲修故庙，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楼以居之。数日，曹公猎，得物，大如麂，大足，色白如雪，毛软滑可爱，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闻楼上哭云："小儿出行不还。"太祖拊掌曰：此物合（物合原作子言真。据明抄本改。）衰也。"晨将数百犬绕楼下。犬得气，冲（冲原作衰。据明抄本改。）突内外。见有物大如驴，自投楼下，犬杀之，庙神乃绝。（出《搜神记》）

【译文】

袁绍在冀州的时候，河东出了一个神人，自称度朔君，老百姓为他建了一座庙，庙里还有位主簿和大供桌香炉等。陈留县的蔡庸当时是清河郡太守，一次途经此地便进庙拜谒。他有个儿子叫蔡道，已经死去三十年了。度朔君设酒宴招待蔡庸，对他说："你的儿子早就来了，想与你相见。"一会儿，蔡庸的儿子来了，度朔君自语道："他的父亲和祖父当年在兖州当州牧。"有个人因为母亲病重前去祈祷。主簿说："度朔君正和天上的神仙见面。"这时，只听西北方一阵敲响度朔君回来了。一会儿进来位客人，穿黑单衣，头上长着好几寸长的五色毛。他走之后，又来了一个穿白单衣的客人，戴着高高的帽子，那帽子像鱼头似的。这人对度朔君说："我当年去庐山吃白李子，想起来好像没过多久，但实际上这已经是三千年前的事情了。斗转星移，日月如梭，使人怅然哪。"走后，度朔君对他说："先前来的那位是南海神君呵。"这位是个书生。度朔君精通五经，钻研礼书，与这位文士论起礼来，文士还不如他呢。文士乞求他为自己的母亲治病。度朔君说："你所住的房子东边有一座老桥，被人破坏了。从这座桥上走了一趟，你母亲就犯病了，你如果能够把桥修复起来，老太太的病就会慢慢好的。"曹操讨伐袁绍之子袁谭时，派人到庙上换一千匹绢布，度朔君没有答应。于是，曹操就派大将张郃来捣毁庙宇。不到一百里的地方，度朔君就调集数万兵马顺大道并排压来。张郃的部队未推进二里，他的兵马就被云雾缠裹起来，不知道庙在什么地方。度朔君对主簿说："曹操气势太盛，最好能够避开。"后来，苏并邻居家有位神仙下凡，他分辨出度朔君的声音，说："当年我移居胡地，阔别三年。"就派人向曹操传达要他修复旧庙，但因地力衰微，神君难以居住，先到我那里去吧。度朔君说："很好。"于是便被安顿在城北楼住。数天之后，曹操猎获一只怪物，像麂那么大，长着四只大脚，浑身像雪一样白，毛十分光滑可爱。曹操用那毛摩挲几下脸，顿时产生一种妙不可言的感觉。晚上，他们听到楼上有哭声，说："小儿出去就不知道回来……"曹操拍掌说："这东西真是该死了呵！"第二天早晨，他们用几百条狗把这座楼包围起来。狗们一闻到气味儿，就楼里楼外地奔突冲撞。这时，只见一只像驴一样大的东西自己从楼上投到地上，恶狗们上前就把它咬死了。从此庙神度朔君便不见了。

蒋子文

蒋子文，广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挞无度。常自谓青骨，死当为神。汉末，为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下，贼击伤额，因解绶缚之，有顷遂死。及吴先祖之初，其故吏见文于道，乘白马，执白羽，侍从如平生。见者惊走，文追之，谓曰："我当为此土地神，以福尔下民，尔可宣告百姓，为我立祠。不尔，将有大咎。"是岁夏，大疫，百姓辄相恐动，颇有窃祠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将大启祐孙氏，宜为吾立祠。不尔，将使虫入人耳为灾。"俄而有小虫如鹿虻，入耳皆死，医不能治。百姓愈恐，孙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将又以大火为灾。"是岁，火灾大发，一日数十处，火及公宫，孙主患之。议者以为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宜有以抚之。于是使使者封子文为中都候，次弟子绪为长水校尉，皆加印授，为庙堂，转号钟山为蒋山。今建康东北蒋山是也。自是灾厉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陈郡谢玉，为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杀人甚众。有一人，以小船载年少妇，以大刀插着船，挟暮来至。逻将出语云："此间顷来甚多草秽，君载细小，作此轻行，太为不易，可止逻宿也。"相问讯既毕，逻将适还去，其妇上岸，便为虎取去。其夫拔刀大唤，欲逐之。先奉事蒋侯，乃唤求助。如此当行十里，忽觉如有一黑衣人为之导，其人随之。当复二十里，见大树，既至一穴。虎子闻行声，谓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杀之，便挟刀隐树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妇着地，到牵入穴，其人以刀当腰砍断之。虎既死，其妇故活，向晓能语。问之云虎："初取，便负着背上，临至而后下之。四体无他，止为草木伤耳。"扶归还船。明夜，梦一人语之云："蒋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杀猪祠焉。会稽鄮县东野，有女子，姓吴，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爱。其乡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缘塘行半路，忽见一贵人，端正非常。贵人乘船，手力十余整顿。令人问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对。贵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辞不敢，忽然不见。望子既拜神坐。见向船中贵人，俨然端坐，即蒋侯像也。问望子来何迟，因掷两橘与之。数数形见，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辄空中下之，尝思噉鲙，一双鲜鲤，随心而至。望子芳香，流闻数里，颇有神验，一邑共事奉。经三年，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绝往来。咸宁中，太常卿韩伯子某，会稽内史王蕴子某，光禄大夫刘耽子某，同游蒋山庙。庙有数妇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戏相配匹。即以其夕，三人同梦，蒋侯遣传教相闻曰："家子女并丑陋，而猥垂荣顾，辄刻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梦指适异常，试往相问，而果各得此梦，符协如一。于是大惧，备三牲，诣庙谢罪乞哀。又俱梦蒋侯亲来降己曰："君等既已顾之，实贪会对，克期垂及，岂容方更中悔！"经少时，并亡。刘赤父者，梦蒋侯召为主簿，期日促，乃往庙陈请。母老子弱，情事过切，乞蒙放恕。会稽魏过，多材艺，善事神，请举过自代，因叩头流血。庙祝曰："特愿相屈，魏过何人，而有斯举！"赤父固请，终不许，寻而父斧死焉。孙恩作逆时，吴兴分乱，一男子匆急突入蒋庙。（庙原作侯。据明抄本改。）始入门，木像弯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庙者无不皆见也。中书郎王长豫，有美名，父丞相导，至所珍爱，遇病转笃，导忧念特至，正在北床上坐，不食已积日。忽见一人，行床甚壮，着铠持刀。王问："君是何人？"答曰："仆是蒋侯也。公儿不佳，欲为请命，故来耳。勿复忧。"王欣喜动容，即求食，食遂至数斗，内外咸未达所以。食毕，忽复惨然，谓王曰："中书命尽，非可救者。"言终不见也。（出《搜神记》）

【译文】

蒋子文是广陵人，贪酒好色，轻薄放纵，自称身上有青骨，死后能够成神。汉代末年他当上了秣陵县尉。一天，他率人追捕盗贼来到钟山脚下，被贼将额头击伤之后，解下自己的绶带紧急包扎，有顷，他便死了。到孙权称帝不久，蒋子文原来手下的小吏在大道上见到了他。只见他骑着白马，拿着白羽扇，身后还跟着不少侍从，就像生前一样。那小吏吓得拔腿就跑。蒋子文追上前去，对他说："我应当做这里的土地神，以福祐百姓。你可以向他们宣告此事，并让他们为我立庙；不然，将有大灾祸"。这年夏天，瘟疫猖獗，老百姓们吓得奔走相告，不少人私自立庙祷告。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我将要竭诚开导并祐护孙权，他应当为我立庙；不然，我便让小虫子钻进人的耳朵里，让他们遭殃。"当即，就有像鹿虻一样的小虫从远处飞来，钻进谁的耳朵谁就死，请医生也治不了。老百姓更加恐惧。孙权不相信，蒋子文又发布祝祷说："如果再不祭祀我，我将使这里闹大火灾。"这年，火灾频发，一天就有几十处报警。大火眼看就要烧到皇宫了，孙权有些担心，与手下商议对策。大家认为如果让鬼有个归宿，他就不会再这样肆虐胡为，所以最好应该安抚他一下。于是，孙权便派人封蒋子文为中都侯，封他的二弟蒋子绪为长水校尉，全加印绶。接着，就建起一座庙堂，改称钟山为"蒋山"，现在建康东北的那座山便是。从此，灾患自然就平息下去，老百姓们热热闹闹地祭祀了一番。陈郡有个叫谢玉的人，任琅幙县内史，住在京城里。那年他的家乡虎患暴起，伤害了许多人。有一个人，用小船载着个少妇，并把大刀插在船头，傍晚来在此间，巡察官兵的头领说："这地方近来有许多野兽，你带着个年轻女子，就这样轻率而行，太危险了，先到我们的驻地住一夜吧。"相互询问了一番，那头领率部下先行。可那少妇刚一上岸，便被老虎叼走了，她的丈夫拔出刀来大喊大叫，想去追赶，可是哪里还有老虎的影子呢？没办法，他只好先进蒋山庙祭祀一番，向蒋子文请求救助。返回时，他刚走出十里地，忽然恍恍惚惚看见一个黑衣人在前面领路，他便随后而行。当走出二十里地的时候，看见一棵大树，树下有个洞穴。洞穴里的虎崽子听见响动，还以为是母亲回来了，全钻了出来。那人将它们一一杀死，便挟刀隐藏于树后。良久，母虎才叼着那位少妇回来。它将少妇放到地上，倒退着往洞穴里钻，那人举刀上前，将母虎拦腰砍断，当即便死了，那少妇终于虎口脱生。天快亮的时候，她才能够讲话，对丈夫说："老虎刚把我叼走的时候，就把我背在它的身上，到这里之后才把我放下来，身体各部都完好如初，只是被草木刮出点小伤。"丈夫扶她回到船上。第二天，那人梦见有个人对他说："蒋侯派人帮助了你，你知道吗？"夫妻二人回到家中，杀了一口猪到蒋子文庙上祭祀。会稽郡鄮县东郊，有一个女子姓吴，字望子，刚满十六岁，姿容美貌可爱。她住的乡间里有个巫师，要望子到他家去一趟。沿着池塘边走到半路上，她忽然看见一个贵人，非常端庄，仪表堂堂。这贵人乘着船，手下十余人，穿戴整齐。他让人问望子想干什么，望子如实相告。贵人说："我今天正想往那里去，咱们一块坐船走吧。"望子不敢推辞。刚上岸，贵人便不见了踪影。她心中诧异。急忙到蒋侯庙拜神。这时，她看见刚才乘船的那位贵人，伊然端坐，原来竟是蒋子文的神像呵。蒋子文问望子为什么来迟了，便把两个橘子扔进望子怀中。他望着楚楚动人的望子，遂生喜爱之情，心有所欲，就从神座上走了下来。一次望子想吃鱼，一对鲜活的大鲤鱼就随心而至，从空中掉在面前。望子的这段风流韵事，传播到十里八村，弄得妇幼皆知。见此庙颇有灵验，全县都来祭祀。一共过了三年，后来望子忽然生了外心，蒋子文便和她断了往来。晋武帝咸宁年间，太常卿韩伯的儿子，会稽郡内史王蕴的儿子，光禄大夫刘耽的儿子，三人同游蒋山神庙。庙中有好几个妇人的神像，非常端庄秀美。见状，他们被迷醉了，各指其中一个调戏起来，说要与之成婚配等等。当天晚上，三人同时作了这样一个梦--蒋子文派人传话说："我的这几个女儿都很丑陋，而你们却不怕辱没自己的身份，光顾垂爱。好吧，你们即刻定个日子，我将她们给各位送上门去。"三人都觉得此梦十分怪异反常，相互一探问，果然都做了这样的梦，而且完全相同。于是，他们十分恐惧，备下牛羊猪三牲，到庙上谢罪乞求原谅。当天晚上，他们又都梦见蒋子文亲自来对自己说："你们既然已经对她们产生了眷念之情，实际上就是想与她们匹配。如今，限定的日期已到，怎么容许中途反悔呢？"过了不长时间，这三个人都死了。有个叫刘赤父的人，梦见自己被蒋子文封为主簿。上任的日子日趋迫近，他便到庙上请罪并陈述说，家中母老子弱，生活负担十分沉重，乞求宽恕并放过自己。会稽郡的魏过，多才多艺。善于祭祀神灵。刘赤父便举荐魏过代替自己做主簿，态度十分恳切，把头都磕出血来了。庙里管香火的人说："你特为此事受委屈，魏过到底是个什么人，值得你这样做呢？"刘赤父再三请求，终于没有被批准。很快，刘赤父就死了。孙恩作乱时，吴兴兵荒马乱，一个男子匆忙中忽然闯入庙里。刚一进门，那神像就弯弓向他射了一箭，他当场就死了，路上的行人和守庙的役差全看见了。中书郎王长豫，他的父亲是丞相王导，对他自然十分疼爱。王长豫患病转重，王导十分忧愁。一天，他进屋探望，只见儿子坐在北床上，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忽然，进来一个人，又高又棒，身穿铠甲手持刀。王导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蒋子文呵。你的儿子病危，我想请求为他保全生命，所以就来了。你不要再担心了！"王导欣喜动容。儿子王长豫马上要吃饭，一会儿就吃下了半斗米的饭。相府内外全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经吃饱了。然而，他旋即又恢复了原状，神情惨然。蒋子文对王导说："中书郎的命已经到了尽头，没有办法可救了！"他说完就不见了。

葛祚

葛祚，吴时衡阳太守。郡境有大槎横水，能为妖怪，百姓为立庙。行旅祷祀，槎乃沈没，不者槎浮，则船为之破坏。祚将去官，乃大具斤斧，将去民累。明日当至，其其，闻江中啕啕有人声。往视，槎移去，沿流下数里，驻湾中。自此行者无复沈覆之患。衡阳人为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出《幽明录》）

【译文】

葛祚这个人，是三国东吴的衡阳太守。衡阳郡境内，有一个大木筏子横在水上，兴妖作怪。老百姓没有办法，便为它修一座庙，过往行人均向它祭祀、祈祷。那木筏子才沉下去，否则浮在水面上了，过往的船只便遭到它的破坏。这时，葛祚将离职而去，他想在临走之前为民解除这一忧患，便欲大动刀斧。动手前夜，听见江里人声喧闹，葛祚带人去看，只见那木筏子竟然自己移动，顺流行了好几里地，停在一个湾子里。从此，过往船只再也不用担心被颠覆沉没了。衡阳的老百姓为葛祚立碑，上面写着："正德祈禳，神木为移也。"

虞道施

虞道施乘车出行。忽有一人着乌衣径来上车，云："令寄载十许里耳。"道施试视此人，头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异之。（之原作于。据明抄本改。）始时既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临别，语道施曰："我是驱除大将军，感汝相容。"赠银铎一双而灭。（出《异苑》）

【译文】

虞道施乘着马车出门远行。忽然，有一个穿黑衣服的人径直跳上车来，说："请你拉我走十几里吧。"虞道施试探着看看这个人，只见他头上闪着光，嘴全是红的，满脸是毛，开始时就不敢打发他走。车行十多里路后，那人如他说的那样跳下车去，临别，对虞道施说："我是驱除邪恶的大将军，感谢你让我坐你的车。"说完，送给他一对银铎便没了踪影。

顾邵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迳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人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辨。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则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出《志怪》）

【译文】

顾邵管理豫章郡的时候，兴学校，禁祭祀，渐渐形成风气，并把庙宇一个一个地拆毁。当拆到庐山庙时，全郡上上下下都规劝他，他没有听，到底将那庙拆除了。当天夜里，他忽然听见有敲大门的声音，正觉奇怪，匆匆进来一个人，推开门径直向他走来。那人长得凶恶可怕，如职掌"驱鬼"之官，自称是庐山神君。顾邵独自与他对视了一会儿，就请他坐床，这鬼却像客人一样坐了下来，顾邵精通《左传》，那鬼随即跟他谈起来，整夜不得安歇。顾邵惊叹他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对他说道："《左传》记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从古到今都有这个东西呵。"那鬼笑道："如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这时，灯火燃尽了，顾邵也不再取，随即把《左传》烧着，继续同鬼谈话。鬼连连告退，顾邵却挽留他。那鬼本想凌辱顾邵，没想到顾邵正气浩然，使之无机可乘。这样一来，那鬼反倒变得和气恭逊起来，十分恳切地请求他把庙宇修复。顾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去，回头对他说："今天晚上没能向你报仇，三年之内，你必定得死，还是在这同一时刻。"顾邵说："什么事使你如此匆忙？再坐下谈一会儿吧！"那鬼却隐去踪影。顾邵看看门窗，全都关得紧紧的，还是原来的样子。三年之后的那个时刻到了，顾邵果然患了重病，总是梦见那鬼来打他，并劝他修复庙宇。顾邵说："邪怎能压正？"始终不听，后来便死了。

陈氏女

乌伤陈氏有女，著屐上大枫树颠，了无危惧。顾曰："我应为神，今便长去。唯左苍右黄，当暂归耳。"家人悉出见之。拳手辞诀，于是飘耸轻越，极睇乃没。人不了苍黄之意，每春辄以苍狗，秋黄狗。设祀树下也。（出《异苑》）

【译文】

乌伤陈家有个女儿，穿着鞋爬到大枫树尖上，一点也不害怕，更没觉得有什么危险。她环顾四周，道："我应当成为神仙，今天就要永远离开这里了。只有左面是青色的右面却是黄色的，才可以暂时回来。"家里人全跑出来看她，她抱拳拱手与大家诀别，然后耸身一跳，飘然而起。人们极目望去，直至没影为止。家里人不知道苍黄到底是什么意思，每年春天就用黑狗、秋天就用黄狗在树下祭祀她。

王表

临海罗阳县有神，自称王表。语言饮食，与人无异，然不见其形。又一婢，名纺绩。是月，遣中书郎李崇，赍辅国将军罗阳王印绶迎表。表随崇俱出，所历山川，辄遣婢与其神相闻。表至，权于苍龙门外为立第舍。表说水旱小事，往往有验。（出《吴志》。明抄本作出《异志》）

【译文】

临海郡罗阳县有个神，自称王表，说话吃饭和人没什么两样，但是却看不见他的模样。他还有一个婢女，叫纺绩。这个月，皇帝派中书郎李崇把印绶送给辅国将这罗阳王迎接王表。王表随李崇一起出行，所经历的名山大川，江湖河流，他就派遣婢女与那里的神通报一声。王表到了之后，暂且在苍龙门外为他建造了一套房舍。王表预言一些旱涝之类的小事情。往往很灵验。

石人神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其石状似人形。先在罗山下水中，流潦不没。后有人于水边浣衣，挂著左臂。天忽大雨，雷电霹雳，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时人异之，共立为祠，每有灵验，号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记》）

【译文】

石人神，在丰城县南边。这块石头酷似人形，先前在罗山脚下的河中，洪水也不能将其淹没。后来，有人在河边洗衣服。挂在了它的左臂。这时，天空忽然下起大雨，电闪雷鸣。石人的左臂被折断。不久，它自己便从河中走到山边。当时，人们都感到惊异，共同为它修起个祠堂，常常显灵，于是大家便叫它石人神。

圣姑

吴兴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圣姑祠庙在焉。《吴志》曰：姑姓李氏，有道术，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杀之。自死至今，向七百岁，而颜貌如生，俨然侧卧。远近祈祷者，心至则能到庙；心若不至，风回其船，无得达者。今每月一日沐浴，为除爪甲。每日妆饰之，其形质柔弱，只如寝者。盖得道欤。（出《纪闻》）

【译文】

吴兴郡的边界上，有座洞庭山，山中有座圣姑祠庙。据《吴志》记载，圣姑原本姓李，有道术，能在水面上行走，她的丈夫一次发怒将她杀死了。从她死后到如今，已经七百年了，而容颜栩栩如生，很庄重地侧身躺着。远远近近来祈祷的人，心诚者就可以到达庙前；心不诚者，大风便会使他的船头调转，怎么也到不了庙前。现在，每月一日给圣姑沐浴，还要给她剪除指甲；每天都要为她化妆修饰一番。她体质极差，柔弱无骨，就像个正在睡觉的人。要知道，她已经真的成仙得道了呵。

陈敏

陈敏，孙皓之世为江夏太守。自建业述职，闻宫亭庙神灵，枉帆过之，乞在任安稳，当上银杖一枝。限既满，作杖，插竹为杆，以银度之。寻征为散骑常侍，还到江口，后宫亭送杖讫，即进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陈敏许我银杖，今以度银杖见与，使投水中，当送以还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从流而北，其疾如飞，径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惧，取之，遣小吏到庙逊谢。小吏既发，惊风卒至，涌浪滔天，敏舟倾。唯小吏四人独在。（出《神鬼传》）

【译文】

陈敏，在三国吴末帝孙皓当朝时任江夏郡太守。一次，他去京城建业述职回来，听说宫亭庙的神仙十分灵验，便专程驱船去了一趟，祈求任职期间平安无事，并许愿说将来送上一支银杖。任职期限已满，他用竹杆做了支手杖，然后镀上一层银。不久，他被封为散骑常侍，又来到江口，去宫亭庙送手杖。当他们的船正行在途中，天黑下来，有位神巫自天而降，宣告般地说道："陈敏当年许愿说给我一支银手杖，今天却拿来一支镀银的竹杖送我，我要你把它投入水中，再复还给你。但是，你对我的欺骗和蔑视之罪，是不能容忍的！"说罢，他把那支镀银的竹手杖放在水面上，它便随水向北漂去而且像飞一样快。手杖径直奔到陈敏船前，徘徊不去。陈敏害怕了，急忙取过手杖，派小吏到宫亭庙谢罪道歉。小吏们刚一出发，狂风大作，波浪滔天，陈敏的大船翻入水中，只有那到庙上谢罪道歉的四名小吏幸免于难，其他人全死了。

费长房

费长房能使鬼神。后东海君见葛陂君，淫其夫人。于是长房敕系三年，而东海大旱。长房至东海，见其请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异传》）

【译文】

费长房这个人能够役使鬼神。后来，东海的神君去见葛陂湖的神君，奸污了他夫人。于是，费长房下令将东海神君拘囚三年。这样一来，东海一带遭受了特大旱灾。费长房来到东海，见百姓们纷纷求雨，就命葛陂神君出来施展威力，随即就下了一场大雨。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侧，忽于树间。逢一绛衣驺，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惊愕，逡巡未答，复有一驺出呼之。遂随行数十步，驺母班暂瞑。少顷，便见宫室，威仪甚严。母班乃入阁拜谒。主为设食，语母班曰："欲见君无他，欲附书与女婿耳。"母班问女郎何在？"曰："女为河伯妇。"母班曰："辄当奉书，不知何缘得达。"答曰："今适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当自有取书者。"母班乃辞出。昔驺复令闭目，有顷，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须臾，果有一女仆出，取书而没。少顷复出云："河伯欲暂见君。"婢亦请瞑目，遂拜谒河伯。河伯乃大设酒食，词旨殷勤。临别，谓母班曰："感君远为致书，无物相奉。"于是命左右："取吾青丝履来。"以贻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还舟，遂于长安经年而还。至太山侧，不敢潜过，遂扣树，自称姓名，"从长安还，欲启消息。"须臾，昔驺出，引母班如向法而进，因致书焉。府君请曰："当别遣报。"母班语讫，如厕，忽见其父著械徒作，此辈数百人。母班进拜流涕，问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见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处。知汝今为明府所识。可为吾陈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头陈乞。府君曰："死生异路，不可相近，身无所惜。"母班苦请，方许之。于是辞出。还家岁余，儿子死亡略尽。母班惶惧，复诣太山，扣树求见。昔驺遂迎之而见。母班乃自说："昔辞旷拙，及还家，儿死亡至尽，今恐祸故未已，辄来启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语君，'生死异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母班父，须臾至庭中，问之："昔求还里社，当为门户作福，而孙息死亡至尽，何也？"答云："久别乡里，自忻得还，又遇酒食充足，实念诸孙，召而食之耳。"于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母班遂还，后有儿皆无恙。（出《搜神记》）

【译文】

胡母班曾经到过泰山。他在山坡上的林木间遇见一位穿深红色衣服的主驾车马的官吏，召呼他说："泰山府的神君要见你。"胡母班愕然一惊，他迟疑不决，未作回答。又有一个主驾车马的官吏出来喊他，他只好跟着行进几十步。那官吏请胡母班暂时闭上眼睛。一会儿，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便看见了宫殿，这里的人都有严肃的容貌和庄重的举止。胡母班就从侧门入内拜见泰山神君，神君请他吃饭，并对他说："我想见你没有别的目的，只是求你捎封信给我的女婿。"胡母班问他的女儿在什么地方？回答说："我的女儿现在成了河神的妻子。"胡母班说："放心吧，我应该送这封信，但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它送到？"神君说："现在，你到河的中流，就敲船喊婢女，便会有人主动把书信取走。"听罢，胡母班就告辞出来。当初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又让他闭上眼睛。一会儿，忽然像回到来时的路上，向西行去，来到河中流，胡母班睁开眼睛，照神君说的那样敲船喊婢女，果然，有一个女仆从水中走出来，接过书信便又回到水中。有顷，那女仆又钻出水面说："河神想见你一面。"她也让胡母班闭上眼睛。入水之后，胡母班拜见河神，河神大摆酒筵招待他，显得十分热情、殷勤。临别，河神对胡母班说："感谢你远道而来为我送信，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相送的。"于是，命手下人把他的青丝鞋取来，赠给胡母班。胡母班走出来的时候，眼睛一闭再一睁，便回到了船上。然后，他在长安住了一年才返回。到泰山的时候，他未敢悄然而过，走进那片林子敲击树干，自报姓名后说："我刚从长安回来，想向神君回禀一下音信。"一会儿，当初那个主驾车马的官吏走出来，还像上次那样把他带进地府。因为他送信有功，神君又请他吃喝一顿，并说："我将对你另有报答。"胡母班向神君述说完经过后，去厕所的时候，忽然看自己的父亲戴着镣铐在服刑做苦役。像他这样的人有好几百。胡母班扑向父亲，跪拜，哭道："您为什么落到这步田地？"父亲说："我死之后便遭不幸，被判刑三年，今天已满二年，整日苦不堪言，简直没法活了！听说你受到神君的任用和赞赏，能不能为我陈述一下，并乞求免除我的苦役。这样一来，我就能做土地神了。"胡母班便照父亲说的那样，再次拜见神君，并替父亲陈述、乞求。神君说："生死不是同道，你不能够接近他呀。人的肉体是不值得怜惜的。"胡母班苦苦哀求，神君才答应下来。胡母班从地府中走出。回家一年多，孩子差不多死光了。他十分惶恐、惧怕，再次奔向泰山，敲树求见。当年那位主驾车马的官吏迎接他走进地府，见到了神君。他自述说："当年离开这里之后，我就回到家中，一年多来孩子们全死亡了，我担心这祸事还没有完结，所以来此请你说明并开导。如蒙相救，乃我们全家之大幸！"神君拍掌大笑道："当初我就对你说，生死不是同道，你不能够接近他。这下怎么样？"随即下令召见胡父。一会儿，胡母班之父来到庭中，神君问他："当初你请求回去当土地神，并为家里人造福，而现在你的孙儿们全死了，这是为什么？"胡父回答说："久别乡里，终于回到家中，自然十分欣喜；又见酒饭丰盛，实在想念孙儿们，便召他们一块来吃，于是便都随我而来……"因此，泰山府君就让人代替了母班父亲的职位，老人哭泣着走了出去。胡母班当即到家中，从此以后，他生下的孩子再也不闹病闹灾了。

张诚之

吴县张诚之。夜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举手招诚。诚就之。妇人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失之。诚如言，为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蚕。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续齐谐记》）

【译文】

吴县的张诚之，夜里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房头东南角上，举手招呼他，他便走过去。那女人说："这里是你家养蚕的房子吧？我是地神呵。明年正月十五，你应该做白米粥祭上，上面撒上肥肉来祭祀我，我就能让你的蚕和桑叶增产一百倍。"说完，那女人就不见了。张诚之像她说的那样，做了一碗带肥肉的白米粥，从此年年的蚕茧都获得大丰收。如今，人们正月十五做带肥肉的粥，就是由这而来的。

卷第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温峤　戴文谌　黄石公　袁双　商康　贾充　王文度　徐长　陈绪 白道猷　高雅之　罗根生　沈纵　戴氏女　孙盛　湛满　竺县遂　武曾 晋孝武帝　蔺启之　王猛　封驱之

王祐

散骑侍郎王祐，疾困，与母辞诀。既而闻有通宾者曰：“某郡某里某人。”尝为别驾，祐亦雅闻其姓字。有顷，奄然来至，曰：“与卿士类，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款然。今年国家有大事，出三将军，分布征发。吾等十余人，为赵公明府参佐。至此仓卒，见卿有高门大屋，故来投。与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笃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托。”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系生时贵贱。吾今见领兵千人，须卿，得度薄相付。如此地难得，不宜辞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无有，一旦死亡，前无供养。”遂歔欷不能自胜。其人怆然曰：“卿位为常伯，而家无余财。向闻与尊夫人辞诀，言辞哀苦，然则卿国士也，如何可令死。吾当相为。”因起去：“明日更来。”其明日又来。祐曰：“卿许活吾，当卒恩不？”答曰：“大老子业已许卿，当复相欺耶！”见其从者数百人，皆长二尺许，乌衣军服，赤油为誌。祐家击鼓祷祀。诸鬼闻鼓声。皆应节起舞，振袖飒飒有声。祐将为设酒食，辞曰：“不须。”因复起去，谓祐曰：“病在人体中如火，当以水解之。”因取一杯水，发被灌之。又曰：“为卿留赤笔十余枝，在荐下，可与人使著，出入辟恶灾。”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与之。”遂执祐手与辞。时祐得安眠，夜中忽觉，忽呼左右，令开被：“神以水灌我，将大沾濡。”开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荷。量之得三升七合。于是疾三分愈二，数日大除。凡其所道当取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后乃亡。所道与赤笔人，皆经疾病及兵乱，皆亦无恙。初有妖书云：“上帝以三将军赵公明、钟士季，各督数万鬼下取人。”莫知所在。祐病差，见此书，与所道赵公明合焉。（出《搜神记》）

【译文】

任散骑侍郎一职的王祐，由于被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便与母亲诀别。随即，他就听见有人来报说：“曾经任过别驾的某郡某里某人，突然登门来访。”其实，王祐也听说过此人的姓名。来报信的人又说：“这个人与你是同一种人，你们二人有天然的缘份，又是同州同里人。”于是，王祐对客人相当热情，款然接待。客人告诉他说：“今年国家有大事，把三将军派出来到各地向民间征调兵将。我们这十来个人，都是赵公明府里的参佐，仓卒来到此地，见你这里有高门深院，于是就投奔来了。我与你相投又相称，此情深不可言。”王祐知道他是鬼神，便说：“我不幸病情转重，死在旦夕，今天有幸遇到你，便想以性命相托。”客人回答说：“人生固有一死，这是必然的事情。死去的人，与生前的贵贱毫无关系。我今天举荐你领兵千人，必须等到官署下文书之后才能上任。这件事情是非常难得的，你不应该推辞呵。”王祐说：“老母亲年纪太大了，又没有一个兄弟，我一旦死了，老母亲谁来侍养？”随即便歔欷感叹，不能自已。那位客人也怆然说道：“你身为皇帝的近臣，而家中却没有什么财产；刚才，我又听你与老母亲诀别，言辞悲哀凄苦，令人心碎，但你的的确确称得上一个国士，怎么能让你死呢？我应当相助于你。”于是他起身而去。说：“第二天来。”第二天又来了。王祐说：“你如果让我活下去，当至死不忘这大恩大德。”回答说：“我们将军老爷子已经答应了你，我还能骗你吗？”这时，只见他的身后跟了好几百人，全都二尺多高，穿黑色的军装，身上涂着红油标誌。王祐家里人击鼓祈祷，众鬼听见鼓响，全都踏着那鼓点跳起舞来，袖子甩得飒飒作响。王祐为他们设下酒筵，那人告辞说：“不用。”便又站起身对王祐说，“病在人体中如同一团火，就应当用水去解它。”说完拿来一盆水，掀被就灌，又说，“我给你留下十余支红笔，放在垫子下面，可以让人举着它，出入辟恶灾。”于是就说出一串名字，有的已经发过了，其余的让王祐都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那人随即握着王祐的手同他告别。这天王祐得以安然入睡。半夜，他忽然醒来，急忙喊手下人，让他们打开被子，说神人用水灌他，就要弄得一塌糊涂了。打开被子一看，果然真的有水。那水在上下两床被子中间，不往被子里浸渗，如露珠在荷叶上滚动，收起来共有三升七合。于是，王祐的病就去了三分之二。几天之后便彻底痊愈。凡是那个人说要选取的人全都死了，只有三文英又活半年之后才死；凡是他说要送给红笔的人，虽然遇上了疾病和兵乱之灾，但却都安然安恙。当初，有本妖书说：上帝派赵公明、钟士季等，各率领数万鬼兵到世间征召兵将，结果没找到他住的地方。王祐病好之后，看见了这本妖书，与那人所说的赵公明完全符合。

温峤

古今相传：夜以火照水底，悉见鬼神。温峤平苏峻之难，及于湓口，乃试照焉。果见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见群小儿，两两为偶，乘轺车，驾以黄羊，睢盱可恶。温即梦见神怒曰：“当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译文】

从古到今，人们都传说：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用火照水底，便能够看见鬼神。温峤等人击败了苏峻的叛乱，来到江西的湓口，他试着照了一把。果然，他看见了官家的寺庙显耀盛大，大众甚多；又看见不少小孩子，两个两个为一伙，乘坐轻便小车，让黄羊拉着，睁大眼睛向上看，十分可恶的样子。温峤当夜就梦见神人发怒道：“应该让你知道知道厉害。”不久，温峤便得病了。

戴文谌

沛国戴文谌居阳城山，有神降，妻焉。谌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见作一五色鸟，白鸠数十枚从，有云覆之，不遂见。（出《搜神记》）

【译文】

沛国人戴文谌住在阳城山，有神女来到此地，嫁给他作妻子。戴文谌怀疑她是妖怪。神女知道他的心思之后，便走了。当即，只见她变成一只五色鸟朝远处飞去，后面跟随着几十只白鸠。有顷，云霞将它们盖住，再什么也看不见了。

黄石公

益州之西，云南之东，有神祠。克山石为室，下有人奉祠之。自称黄公。因言此神，张良所受黄石公之灵也。清净不烹杀。诸祈祷者，持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石室中前请乞。先闻石室中有声，须臾，问来人何欲。既言，便具语吉凶，不见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记》）

【译文】

在益州的西部、云南县的东边，有一座神庙。它是在岩石上凿出一个洞作为庙室的。刚刚凿洞的时候，只见里面有一个人正在祭祀，他自称黄公，因此人们把他看作这个庙里的神。汉留侯张良就是受黄石公的点化，并得到一部《太公兵法》才具有灵气的。他一靠子不杀生，且清清净净。所有来祈祷的人，都要拿一百钱，一双笔，一丸墨，到石室中向前跪下乞告。这样，就可以先听石室里有说话声，一会儿，便问来人有什么要求。当你把自己的要求说出来之后，那人就会告诉你吉凶福祸。然而，只闻其声不见其形。直到今天，还是这样。

袁双

丹阳县有袁双庙。真弟四子也。真为桓宣武诛，便失所在。灵在太元中，形见于丹阳，求立庙。未既就功，大有虎灾。被害之家，辄梦双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于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尔日，常风雨忽至。元嘉五年，设奠讫，村人丘都，于庙后见一物，人面鼍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气。未知为双之神，为是物凭也。（出《异苑》）

【译文】

丹阳县境内有座袁双庙。袁双是道教所奉的真武帝君弟弟的四儿子，真武帝君被桓武杀死之后，他便失去了住处。他的灵魂在晋太元年间，身子却出现在今天的丹阳县。他请求人们为自己修一座庙。未等到修成，这里便闹起虎灾。被害者的家属就梦见袁双来到身边，催促他们赶快把庙修建起来。百姓们把祠庙建起之后，虎患于是就根除了。如今，道家有个习俗，就是常常在二月的最后一天擂鼓起舞，到祠庙祈祷祭祀。近些日子，常常有风雨忽然降临。汉桓帝元嘉五年，祭祀完毕，村里有个叫丘都的人，在庙后看见一个怪物，长着人的面孔扬子鳄的身子，扎着葛织成的衣巾，耳目口鼻等七窍长得挺端正，而且有酒气。不知道他是袁双化身的人应该明白，这就是凭证呵。

商康

乌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项籍庙，自号卞王，因改为名。山足有一石柜，高数尺。陈郡殷康，尝往开之，风雨晦暝，乃止。（出《异苑》）

【译文】

乌程县有一座卞山，原名叫土山。山上有座项羽庙，因为他自己号称卞王，所以这座山改名为卞山。山脚下有一口石柜，好几尺高，陈郡有个姓康的富人曾经前往打开石柜，顿时风雨飘摇，天昏地暗，只好停止。

贾充

贾充伐吴时，尝屯项城，军中忽失充所在。充帐下都督周勒，时昼寝，梦见百余人，录充，引入一迳。勒惊觉，闻失充，乃出寻索之。忽睹所梦之道，遂往求之。果见充行至一府舍，侍卫甚盛，府公南面坐，声色甚厉，谓充曰：“将乱吾家事，必尔与荀勖。既惑吾子，又乱吾孙。间使任恺黜尔而不去，又使庾纯詈汝而不改，今吴寇当平，汝方表斩张华，汝之憨，皆此类也。若不悛慎，当旦夕加罪。”充因叩头流血。公曰：“汝所以廷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卫府之勋耳。终当使孙嗣死于钟簴之间，大子毙于金酒之中，小子困于枯木之下。荀勖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浓，故在汝后。数年之外，国嗣亦替。”言毕命去。充忽然还营，颜色憔悴，性理昏丧，经日乃复。其后孙谧死于钟下。贾后服鸩酒而死，贾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晋书》）

【译文】

西晋大臣贾充攻打讨伐孙吴时，曾经屯兵于项城，军营之中忽然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贾充帐下有个都督叫周勒，当时正在白天睡觉，梦见一百多人在追捕贾充，抓住之后把他押入一条小道。周勒惊醒了，就听说了贾充失踪这件事，便出去寻找线索。忽然，他发现了梦见的那条小道，随即就沿路去找，果然看见贾充走进一座官府，那里侍卫很多，壁垒森然。只见府中的长官坐在南面，声色俱厉地对贾充说：“你将坏了我们家的大事儿！你与尚书令荀勖勾结，既迷惑了我的儿子，又迷乱了我的孙子。这期间我派任恺罢免你，你却不离去；又派庾纯谴责你你也不改。今天，孙吴之寇应当扫平，你就上表斩了张华。你的愚昧和蠢笨的伎俩，不过如此。如果再不思悔改而谨慎起来，早晚还会给你加刑。”贾充便连连磕头，脑袋都磕出了血。那长官又说，“之所以为你延长了阳寿并使你有如此地位和名气，这都是因为你保卫朝廷有功呵。不过，你要记住，最后应当让孙太子死于钟簴的两侧之间，让你的大儿子死在药酒毒下，让你的小儿子被压于枯木之下。尚书令荀勖也与你大致相同。但他有才华并积下阴德，死在你的后面。数年之后，就要改朝换代了。”说完，他就让贾充离去。贾充突然回到军营，脸色憔悴，神志不清，整天恍恍惚惚，过了好几天才恢复过来。后来，孙太子死于钟山脚下，贾充的女儿齐王妃服鸩酒而亡，贾义（午考），太子的死，是用大棒杖毙的。全跟那人说的一样。

王文度

晋王文度镇广陵，忽见二驺，持鹄头板来召之。王大惊，问驺：“我作何官？”驺云：“尊作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复召耶？”鬼云：“此人间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惧之。寻见迎官玄衣人及鹄衣小吏甚多，王寻病薨。（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王文度镇守广陵郡。一日，他忽然看见两个主驾车马的小吏，握着鹄头板来召见他，王文度大惊，急问那两个小吏：“我将要做什么官？”回答说：“你将要做平北将军及徐州和兖州的刺史。”王文度说：“我已经当上了这样的官，为什么还要召见我呢？”那鬼吏说：“这是人间哪，今天让你做的则是天上的官呀。”王文度更加惊恐万状。俄顷，只见不少黑衣人鹄衣小吏来迎接他，他随即便病死了。

徐长

吴兴徐长夙与鲍靓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术。先请徐宜有约，誓以不仕，于是授录。以常见八大神在侧，能知来见往。才识日异，州乡翕然美谈。欲用为州主簿。徐心悦之。八神一朝不见七人，余一人倨傲不如常。徐问其故，答云：“君违（原来违下有不字。据明抄本删。）誓，不复相为。使身一人留卫录耳。”徐乃还录，遂退。（出《世说》）

【译文】

吴兴县的徐长早就跟鲍靓有神祈之交往，想跟他学神仙法术。鲍靓先让徐长立下誓约，今后不再做官，然后才把记载法术的的籍录传授给他。不久，徐长就能把常见的八大神召到自己身边，而且使人们看见这八大神怎么来的和怎么走的。他的法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当地人传为美谈。官府还要任用他为州主簿。听到这消息，徐长很高兴。一天，八大神少了七个，只召来一个大神还傲慢无礼不如往常。徐长问其原因，他回答说：“你违背了誓约，大家不再奉陪，派我一个人留下来是保护这套籍录的呵。”徐长把籍录还回后，这个大神也走了。

陈绪

新城县民陈绪家，晋永和中，旦闻扣门，自通云：“陈都尉。”便有车马声，不见形。径进，呼主人共语曰：“我应来此，当权住君家，相为致福。”令绪施设床帐于斋中。或人诣之，斋持酒礼求愿，所言皆验。每进酒食，令人跪拜，授闱里，不得开视。复有一身，疑是狐狸之类，因跪，急把取。此物却还床后，大怒曰：“何敢嫌试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为扣头谢，良久意解。自后众不敢犯，而绪举家无恙，每事益利，此外无多损益也。（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永和年间，新城县陈绪家里，天刚亮就听见敲门声，并且自报姓名和身份说：“我是陈都尉。”接着就听见一阵车马声，但却看不见人影。“陈都尉”径直走进屋里，把主人喊出来说道：“我应该到这里来，暂且住在你们家，让我们相互致福吧！”他让陈绪在书房里架设床帐。有人来拜见他，拿着酒和礼品求他算命，所说的都很灵验。每次送酒饭，他都让人跪下，把酒饭送进门里，但不准开门而视。一天，有个怀疑这位“陈都尉”是狐狸精之类的妖怪的人，刚跪下把酒饭送进去，又急忙夺了回来。“陈都尉”却回到床上，大怒道：“你还敢怀疑并试探都尉？”那人立即心痛欲死。陈绪急忙走过来，为那人磕头谢罪，好久他的病情才缓解。从此之后，众人谁也不敢冒犯它，而陈绪全家均平安无事，什么事都很吉利，几乎没有什么意外损失。

白道猷

章安县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峰特高，可三百余丈。晋泰元中，有外国道（道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白道猷，居于此山。山神屡遣狼怪形异声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诣之云：“法师威德严重，今推此山相与，弟子更卜所托？”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几时，今若必去，当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将来欲还会稽山庙。”临去，遗信赠三奁香。又躬来别，执手恨然，鸣鞞响角，凌空而逝。（出《述异记》）

【译文】

章安县西部有座赤城山，方圆三十里，其中一峰特别高大，大约有三百多丈。晋代泰元年间，有一位外国道士名叫白道猷，就居住在这座山上。山神三番两次地派遣狼变成十分可怕的样子，怪声怪气地嗥叫着吓唬他。白道猷泰然自若。山神便又亲自上山见他，说道：“大法师德重威严，今天，我就把这座山送给你了，希望你不要辜负我之所托。”道猷说：“你是什么神？在这住了多长时间？今天如果必须离开，你将去往何处？”山神回答道：“我是夏王的儿子，在这里住一千多年了。寒石山是我舅舅住的地方，我暂且去那寄居一段时间，将来回到会稽山神庙去。”临走，留下一封信，又赠给白道猷三奁香。然后，向白道猷躬身告别，举手时感到十分遗憾，吹响号角，敲击刀鞘，凌空而逝。

高雅之

晋太元中，高衡为魏郡太守，戍石头。其孙雅之，在厩中，云：“有神来降，自称白头公，柱杖光耀照屋。与雅之轻举宵行，暮至京口，晨已来还。”后雅之父子，为桓玄所灭。（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太元年间，高衡为魏郡太守，戍卫石头城。他的孙子高雅之在马棚中说：“刚才，有位神人来此，自称白头公，他拄的那根拐杖闪闪发光，把屋子都照亮了。他和我轻轻举着那根拐杖连夜而行，第二天天快黑时到了京口城，早晨已经返回来了。”后来，高雅之父子，被南郡公桓玄所灭。

罗根生

豫章有庐松村。郡人罗根生，来此村侧垦荒，种瓜果。园中有一神坛。瓜始引蔓，忽见坛上有一新板，墨书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审是神教，愿更朱书赐报。”明早往看，向板犹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谢而去也。（出《述异记》）

【译文】

豫章县有个庐松村。郡里有个叫罗根生的人，到村头来开荒，并种上了瓜果。当瓜刚开始爬蔓的时候，园中那个神坛上忽然出现一块新木板，上面用黑墨水写道：“这是神地，请速离开。”罗根生当即祝祷说：“神的教示我已知悉，希望换成红字公布于众。”第二天早晨，罗根生来园中观看，只见那块新木板还在，上面的字全用朱红代替了墨黑。罗根生谢罪后离去。

沈　纵

余姚人沈纵，家素贫。与父同入山，还未至家，见一人。左右导从四五百许，前车辐马鞭，夹道卤簿，如二千石。遥见纵父子，便唤住，就纵手中燃火。纵因问是何贵人？答曰：“是斗山王，在余杭南。”纵知是神，叩头云：“愿见祐助。”后入山，得一玉枕，从此如意。（出《幽明录》）

【译文】

余姚县人沈纵，家中一向贫穷。一日，他跟父亲一起进山，回来时还没有到家，看见一个大人物迎面走来。这位大人物前呼后拥的，仅前导和随从就有四五百人。前面闪动着车轮和马鞭，夹道站着仪仗队，如同二千石俸禄的官员。远远看见沈纵父子，那大人物便将他们喊住，然后靠近沈纵并在他手中点上火。沈纵于是问道：“你是何方贵人？”回答说：“我是斗山之王，住在余杭县南边。”沈纵知道他是神仙，一边叩头一边说：“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祐护和帮助。”后来，沈纵进山得到一方玉枕，从此他们家万事如意。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见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谓曰：“尔有人形，岂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将重汝。”其夜梦有人告之：“吾将佑汝。”自后疾渐差。遂为立祠山下。戴氏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记》）

【译文】

豫章郡戴氏有个女儿，久病不愈。一天，她看见一块小石头，形状像个人，便对它说：“你有人形，难道是神仙吗？如果你能把我的老病治好，我将重重地谢你。”当天夜里，她梦见有人告诉她说：“我今后会保祐你的。”从此以后，她的病情渐渐好转，于是就在山下建起一座祠庙，戴氏就在那做巫师，因此这座祠庙便被称为“戴侯祠”。

孙盛

衡山白槎庙。古老相传：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祷之灵无不应。晋孙盛临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闻鼓角之声，不知所止。开皇九年废，今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记》）

【译文】

衡山有座白槎庙。很久以前，人们就传说：早年，这儿有一个神奇的木筏子，皎然白色，向它祈祷没有不灵验的。晋代孙盛来此任郡守，他不信鬼神，便让人砍毁它。不料，那斧子砍下去，木筏子竟然流出血来。当天夜里，水流奇迹般地将木筏子送往上游，只听鼓号声声，不知停在了什么地方。隋代开皇九年，这座庙便毁废了，如今还有个白槎村存在着。

湛　满

须江县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于此。故有三石峰之异。有湛满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乱，不得归。满乃使祝宗言于三石之灵，能致其子，靡爱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边，见三少年，使闭目伏车栏中间，去如疾风。俄顷，从空中堕，恍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觉是家园中。（出《十道记》）

【译文】

须江县境内有座江郎山。从前，有一户姓江的人家在山下居住，他们兄弟三人，都在这里成神而去，因此留下一座奇异的三石峰。有位叫湛满的人，也住在这座山下。他的儿子在洛阳做官，赶上杀王公士民数万人的永嘉之乱，有家不能回。湛满就来到三石峰下祈祷，求其保祐他的儿子，说：“能让我的儿子回来，一定不会舍不得供祭祀的牲畜”十天之内的某一日，湛满的儿子走到洛水边，看见三位少年。这三位少年让他闭上眼睛趴在车栏中间，那车便像疾风一般跑起来。有顷，他突然从空中掉了下来。他恍恍惚惚，不知到了何处。好久，他才发现这是自己家的菜园子。

竺昙遂

晋太元中，谢家沙门竺昙遂，年二十余，白皙端正，流落沙门。尝行经青溪庙前过，因入庙中看。暮归，梦一妇人来，语云：“君当来作我庙中神，不复久。”昙遂问：“妇人是谁？”妇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许，便卒。临死，谓同学年少曰：“我无福，亦无大罪，死乃当作青溪庙神。诸君行便，可见看之。”既死后，诸年少道人诣其庙。既至，便灵语相劳问，音声如其生时。临去云：“久不闻呗声，甚思之。”其伴慧觐，便为作呗讫，犹唱赞。语云：“歧路之诀，尚有悽怆。况此之乖，形神分散。窈冥之叹，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胜，诸道人等皆为流涕。（出《续搜神记》）

【译文】

东晋太元年间，出家的佛门弟子中有一个叫竺昙遂的，二十多岁，相貌端庄，皮肤白皙。他流落到佛门之后，一次他从青溪庙前路过，于是进庙里看了一番。晚上回来，他梦见一个女人来了，对他说：“你应当来做我庙中之神，这一天不会太久了。”竺昙遂问那女人是谁，回答说：“我是青溪姑。”就这样过了一个月，竺昙遂便死了。临终前，他对僧人们说：“我这辈子没有福，也没有大的罪过，死后能做青溪庙之神，你们从那里路过方便的话，可以进去看看我。”竺昙遂死后，那些年轻道人来到青溪庙上，便与之对话互致问候。竺昙遂的声音跟生前一样。临别，竺昙遂说：“很久没有听到唱赞偈的声音，真想呵！”他的同伴慧觐，便为他唱了一段。接着，他也唱了起来，大意是：歧路之别，尚有悽怆之情；而我们这种情况下的分离，形神各在一方，深远难见，长叹不已，这种心情简直无法表达……唱罢，他感慨不已，难以控制。道人们都为他流下了热泪。

武曾

侯官县常有阁下神。岁终，诸吏杀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断之。经一年，曾选作建威参军。当去，神夜来问曾：“何以不还食？”声色极恶，甚相谴责。诸吏便于道买牛，共谢之，此神乃去。（出《幽明录》）

【译文】

侯官县曾经有位阁下神。每年年底，各位官吏都要杀牛来祭祀他。自从沛郡的武曾来此做县令之后，便将祭品给断了。一年之后，武曾被选任建威参军，临行前夜那神人来问他：“你为什么不给我送吃的？！”声色俱厉，对他痛加谴责。官吏们得知此事后，便于当地买牛杀了，共同向阁下神谢罪。此后，那神人就走了。

晋孝武帝

晋孝武帝，殿北窗下见一人，著白帢，黄练（练原作疏。据明抄本改。）单衣，自称华林园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掷之，空过无碍。神忿曰：“当令君知之。”少时而暴崩。（出《幽明录》）

【译文】

东晋孝武帝，在大殿北面的窗下看见一个人，穿着白色的夹袄，黄绢单衣，自称是华林园水池中的神仙，名叫淋涔君。孝武帝摘下自己的佩刀向他砍去，然而却什么也未砍到。那神人忿然地说：“我应当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不久，孝武帝就暴死了。

蔺启之

蔺启之家在南乡，有樗蒲娄庙。启之有女名僧因，忽厥（厥原作气。据明抄本改。）而寤，云：“樗蒲君遣婢迎僧坐斗帐中，仍陈盛筵。以金银为俎案，五色玉为杯碗。与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异记》）

【译文】

蔺启之家住南乡，那里有座樗蒲娄庙。蔺启之有个女儿名叫僧因。一天，她忽然昏倒又醒来，说：“樗蒲君遣侍女迎接我，坐在斗帐之中，又摆上酒席筵菜，用金银做肉案子，用五色玉做杯碗；和我共同吃了顿饭，又住了一宿才醒来呵……”

王　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贫贱，曾至洛阳货畚。有一人，于市贵买其畚，而云无直，家近在此，可随我取。猛随去。行不觉远，忽至深山中。此人语猛，且住树下，当先启道君来。须臾，猛进，见一公据胡床，头鬓悉白。侍从十许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马公可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缘拜？”即十倍售畚价，遣人送猛出。既顾视，乃嵩山也。（出《中兴书》）

【译文】

王猛是北海郡的人，少年时家里很穷，曾经到洛阳卖过畚箕。一次，有个人在市场上花高价买他的畚箕，却又说没有带钱，家就住在附近，让王猛随他去取。王猛随他而去，没觉走出多远，忽然来到深山里。那人对王猛说：“你暂且站在树下，我得先回去禀告一声你来了。”不一会儿，王猛便随他进了树洞，看见一个人坐在折叠床上，他的头发和两鬓全白了，有十多个侍从。有一个人引王猛来到这老者跟前，并说：“大司马公请进——”王猛向老者跪拜，老者说：“你为什么要拜我呢？”当即送王猛十倍于原价的畚箕钱，并派人把他送出树洞。王猛四下看看，这里原来是嵩山呵。

封驱之

始兴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闷。晋大元初，民封驱之家仆，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湘州记》曰：“其夜，驱之梦神语曰：‘君奴不谨，盗银三饼。即日显戮，以银相偿。’觉视，则奴死银在矣。”（出《水经》）

【译文】

在始兴郡老林子山溪的源头，有一座石屋，屋前的大石头上，摆着一排十个陶瓮。这瓮里全装着银饼子，采药的伐木的如果看见，也不能拿走，谁拿了谁就得迷路。东晋太元初年，郡民封驱之家里的仆人，悄悄偷三块银饼子回来，到家揭开一看，有一条大蛇爬出来，当即把他咬死。《湘州记》里说：“那天晚上，封驱之梦见神人对他说：“你的奴才不老实，偷走银饼子三块，当天就被处决了。现在，就把那银饼子送给你，作为补偿吧。”封驱之醒来一看，那奴才果然死了，而银饼子还在。

卷第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陈悝　宫亭庙　安世高　曲阿神　谢奂　李滔　树伯道　侯褚　卢循 陈臣　张舒　萧惠明　柳积　赵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吴兴人　刘子卿

王僧虔

晋王僧虔秉政，使从事宗宝，统作长沙城。忽见一传教官语曰：“君何敢坏吾宫室？司命官相诛。”寻时宗宝乃坠马。其夜，僧虔梦见一贵人来通，宾从鲜盛，语僧虔曰：“吾是长沙王吴君。此所居之处。公何意苦我？若为我速料理，当位至三公。”僧虔于是立庙。自后祈祷无不应。（出《湘中记》）

【译文】

晋代王僧虔主持政事，派从事宗宝统镇长沙城。一日，宗宝忽然看见一个传教官跑过来对他说：“你怎么敢破坏我的宫室呢？！”伺机命人相杀。旋即，宗宝从马上摔了下来。当天夜里，王僧虔梦见一位贵人来登门拜访，其随从之多之排场，是很少见的。那贵人对王僧虔说：“我是长沙王吴君呵。这里是我住的地方，你何必要难为我？你如果能快点把这事处理好，我保你位至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于是，王僧虔为他修起一座庙。此后，凡是来祈祷没有不应验的。

陈悝

隆安中，丹徒民陈悝，于江边作鱼簄。潮去，于簄中得一女，长六尺，有容色，无衣裳，水去不能动，卧沙中。与语不应。有一人就奸之。悝夜梦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当白尊神，杀之。”悝不敢归，得潮来，自逐水而去。奸者寻亦病死矣。（出《洽闻记》。《御览》六十八引作出祖台之《志怪》）

【译文】

东晋隆安年间，丹徒县有个百姓叫陈悝，在江边编放了一个鱼篓子，退潮之后，在鱼篓里有一个女子，六尺高，颇有姿色，裸体，水退去之后不能动弹，躺在沙滩上。有一个人上前把她奸污了。陈悝晚上做了个梦，梦见那女子对他说：“我是江神呵。昨天迷了路，落入你的鱼篓里，被小人奸污了。今天我要报告尊神，杀了这个小人！”陈悝不敢放她回去。等到涨潮的时候，她便随水而逝。不久，那个奸污她的人就病死了。

宫亭庙

南康宫亭庙，殊有神验。晋孝武世，有一沙门至庙。神像见之，泪出交流。因摽姓字，则是昔友也。自说：“我罪深，能见济脱不？”沙门即为斋戒诵经，语曰：“我欲见卿真形。”神云：“禀形甚丑，不可出也。”沙门苦请，遂化为蛇，身长数丈，垂头梁上，一心听经，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庙亦歇绝。（出《幽明录》）

【译文】

南康郡有座宫亭庙，有神且非常之灵验。东晋孝武帝在位时，有一佛教徒来到庙前，庙里的神像看见他，不由泪水交流。于是他们道出姓名字号，原来从前是一对好朋友。那神自己说：“我罪孽深重，能不能帮助我早日解脱？”那僧人当即为他斋戒诵经，并说：“我想看看你的真面目。”神说：“我长得很丑，不可现原形呀。”僧人再三请求，神便变成一条蛇，好几丈长，把头垂在房梁上，聚精会神地听僧人诵经。后来，这蛇的眼睛里冒出血来，到七天七夜时，它死了，这座宫亭庙也关了门。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国王子。与大长者共出家，学道舍卫城。值主不称，大长者子辄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八年。云当至广州。值乱，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负对，故远来相偿。”遂杀之。有一少年云：“此远国异人，而能作吾国言，受害无难色，将是神人乎？”众皆骇笑。世高神识还生安息国，复为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复辞王学道。十数年，语同学云：“当诣会稽毕对。”过庐山，访知识，遂过广州。见少年尚在，径投其家，与说昔事，大欣喜。便随至会稽。过稽山庙，呼神共语。庙神蟒形，身长数丈，泪出。世高向之语，蟒便去。世高亦还船。有一少年上船，长跪前受咒愿，因遂不见。世高（世高原作广州客。据明抄本改。）曰：“向少年即庙神，得离恶形矣。”云庙神即是宿长者子。后庙祝闻有臭气，见大蟒死，庙从此神歇。前至会稽，入市门，值有相打者。误中世高头，即卒。广州客遂瘗之于佛舍。（瘗之于佛舍五字原作事佛精进。据明抄本改。出《幽明录》）

【译文】

有位王侯叫安世高，本是安息国太子，和大长者一同出家为僧，在舍卫城里学道。遇上个主持不称心，大长者之子便常常发脾气，安世高总是呵责警告他。安世高与他打了二十八年的交道，后来说自己应该到广州去。正值战乱，有一个人遇上他，唾手拔刀说：“果然找到你了！”安世高大笑道：“我命中注定要负于对手，因此远道而来使你得到满足。”那人遂将安世高杀了。有一个少年说：“这位从遥远国度里来的奇人，能够说我们国家的话，而且临死不惧，就会变成神人呀！”众人都惊异地笑起来。安世高的神魂回到安息国，又托生为王子，名高。他二十岁的时候，又告别父王去学道。十九年过去了，他对同学们说：“我应当去会稽山毕对。”于是，他们经过庐山，访寻有造诣的人，随后来在广州。安世高得知当年那个说他会变成神人的少年还在，便径直来到他家，跟他说起当年自己被杀的往事，那少年欣喜若狂，便随安世高到会稽山稽山庙前。少年喊庙神说话，那庙神现出蟒的原形，好几丈长，眼里在流泪。安世高对它说了几句什么，那蟒便走了，世高也回到船上。这时，有一个少年跳上船来，长跪在安世高面前，接受他的祝告和希望。然后，那少年竟不见了踪影。安世高说：“刚才那个少年，就是庙神；他难得脱开那个丑恶的体形呀！”他又说庙神就是当年那个大长者之子。后来，到庙上来祈祷的人闻到一股腥臭气，才发现那条大蟒死了，庙也从此关门。安世高来到会稽，进了城门，正赶上有人在打架。不慎，误中安世高的脑袋，他当即毙命。广州客——那位少年随即把他埋葬在寺庙旁。

曲阿神

曲阿当大埭下有庙。晋孝武世，有一逸劫，官司十人追之。劫迳至庙，跪请求救，许上一猪。因不觉忽在床下。追者至，觅不见。群吏悉见入门，又无出处。因请曰：“若得劫者，当上大牛。”少时劫形见，吏即缚将去。劫因云：“神灵已见过度，云何有牛猪之异？而乖前福。”言未绝口，觉神像面色有异。既出门，有大虎张口而来，迳夺取劫，衔以去。（出《神鬼传》）

【译文】

曲阿县境内，面对着大坝有一座庙。东晋孝武帝当朝时，有一个劫匪逃跑，官府派出十个人追捕他。那劫匪径直跑进庙里，跪下求助神人保祐救他一命，并许愿说过些日子送来一头猪。于是，不知不觉忽然就滚进了床底下。追捕他的人赶到了，怎么也找不到他。捕吏们全都看见他进了这个门，又没有别的出口，于是也向庙神祈祷说：“如果你能让我们捕到劫匪，过几天给你送条大牛来！”有顷，那劫匪露出马脚，捕吏们立即绑住他就要走。劫匪于是说道：“你作为神灵这样做大过分了，你说牛和猪对于你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违背先前的许诺？”话未说完，只见那神像的脸色有了变化。出门之后，有只大老虎张着大嘴扑将过来，径直夺下劫匪，衔着他跑掉了。

谢奂

青溪小姑庙，云是蒋侯第三妹。庙中有大穀扶疏，鸟常产育其上。太元中，谢庆弹杀数头，即觉体中慄然。至夜，梦一女子，衣裳楚楚，怒云：“此鸟是我所养，何故见侵？”经日谢卒。庆名奂，灵运父也。（出《异苑》）

【译文】

青溪县境内有座小姑庙，说是为蒋侯的三妹所建。庙里有株大树扶疏，鸟儿们经常在上面生儿育女。东晋太元年间，谢庆用弹弓杀死几只鸟儿后，当即觉得体内颤栗不已。到了晚上，他梦见一个女人，衣裳楚楚动人，对他怒气冲冲地说：“这些鸟儿是我养的，你为什么要伤害它们？！”过了几天，谢庆就死了。谢庆名为奂，他就是谢灵运的父亲呵。

李　滔

吴郡桐庐，有徐君庙，吴时所立。左右有为劫道非法者，便如拘缚，终至讨执。东阳长山吏李滔，以义熙中，遭事在都。妇自出料理。过庙请乞恩，拔银钗为愿。未至富阳，有鱼跳落妇前。剖腹，还得所愿钗。夫事寻散。（出《异苑》）

【译文】

吴郡桐庐县，有座徐君庙，东吴时所建。附近有抢劫的盗窃的等犯法的人，便像被逮捕时那样把自己绑起来，临死前到这里忏悔并讨要牵引柩车的绳索。东阳郡长山县的官吏李滔，于东晋义熙年间摊上了事，被困在京都。他的妻子只好自己出来料理一些事情。一次，她从徐君庙前经过，便进去祈祷请庙神施恩，并拔下头上的银钗奉上，算作还愿。没等她走到富阳，有条鱼跳落到她的面前，等到把鱼剖腹，鱼腹中有庙神送还的那支银钗。不久，她丈夫所摊之事也烟消云散了。

树伯道

余杭县有仇王庙，由来多神异。隆安初，县人树伯道为吏，得假将归。于汝南湾觅载，见一朱舸，中有贵人。因求寄。须臾如睡，犹闻有声，若剧甚雨。俄而至家。以问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谢而还。（出《异苑》）

【译文】

余杭县有座仇王庙，从建庙以来发生不少神奇怪异之事。东晋隆安初年，县里有个叫树伯道的人，在官府中当小吏。一天，他请假回家，在汝南湾待渡时，看见来了只红船，上面有位贵人。于是，他向贵人求载。不一会儿，他昏昏沉沉，如同睡着了一般，还听到一种声音，像下大雨似的。俄顷，他便回到家中。他向船夫询问，亦说那贵人便是仇王。树伯道望着远去的红船拜谢一番，才进到屋里。

侯　褚

郯县西乡，有杨郎庙。县有一人先事之。后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谯郡楼无陇诣褚，共至祠舍，烧神坐器服。无陇乞将一扇。经岁，无陇闻有乘马人呼楼无陇数四声，云：“汝故不还杨明府扇耶？”言毕，回骑如去。陇遂得瘘病而死。（出《异苑》）

【译文】

郯县的西乡，有一座杨郎庙，县里有一个人先来奉祀之。后来，他便与任祭酒的诸侯就伴，一起祈祷以期得道。不久，逢谯郡的楼无陇拜会侯褚，三人便一同来到庙里，烧神坐器服。楼无陇乞得了一把扇子。一年之后，楼无陇听见一个骑马的人连喊他四声“楼无陇”，并说道：“你为什么不还我们杨郡守的扇子呢？！”说完，调转马头而去。不久，楼无陇患瘘病而死。

卢　循

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规逆谋。潜遣人到南康庙祈请，既奠牲奏鼓。使者独见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卢征虏若起事，至此，当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众直造长沙，遣徐道覆逾岭。至南康，装艗十二，艟楼十丈余。舟装始办，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与循会巴陵。至都而循战败。不意神速其诛，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异记》）

【译文】

东晋义熙四年，卢循在广州阴谋造反，偷偷派人到南康庙祈祷祭祀，并奏起鼓乐奉上牺牲。被派去的亲信在庙中只见一人，戴着武将的帽子穿着红色的衣服，往中间的席位上一坐，说：“征虏大将军卢循如果想造反起事，来到此外，我奉送给他的是水。”义熙六年的春天，卢循率领人马直奔长沙，派徐道覆等过岭去南康，装了十二船军需品，每船都有十多丈高。船装完开始出发，天突然下起大雨，一天一夜，江水上涨四丈，徐道覆率船队顺流而下，与卢循在巴陵会师。直逼京都建康后，却多次战败，卢循投水而死。想不到他这么快就完了。雨水及山洪，使他自己断送了自己。

陈　臣

临川陈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斋中坐，其宅内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见一人长丈许，面如方相，从竹中出，径语陈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当令汝知之。”去一月许日，家大失火，奴婢顿死，一年中便大贫。（出《搜神记》）

【译文】

临川县陈臣家十分富有。南北朝时，宋武帝永初元年，陈臣在书房里端坐，望着院子里那片瘦竹。忽然，大白天只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从竹林中走出来，长得十分凶恶可怕。他径直对陈臣说：“我在你家里多年了，可你还不知道。今天我要走了，应该让你知道知道。”那人走了一个月零几天，陈臣家里起了大火，奴婢们当即都烧死了。一年之内，他家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贫穷。

张　舒

长山张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见一人，著朱衣平上帻。手捉青柄马鞭。云：“汝可教，便随我去。”见素丝绳系长梯来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绮堂洞室，地如黄金。有一人长大，不巾帻，独坐绛纱帐中，语舒曰：“主者误取汝，赐汝秘术卜占，勿贪钱贿。”舒亦不觉受之。（出《异苑》）

【译文】

长山县有个张舒，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忽然看见一个人，穿着大红衣服，围着一般的头巾，手执一支黑色的马鞭。他对张舒说：“你适宜学道法。想学，就随我来吧！”这时，只见一架用白丝绳系制的长梯从空中降下，张舒便登上了梯子，跟着那人来到一座大城。走过绮丽的殿堂，进入一个幽深的洞室。这里的地面闪烁着金光，有一位又高又大的人，没有戴头巾，独自坐在深红色的纱帐中，对张舒说：“主持此事的人错误地选取了你。我教一套秘术给你，回去以占卜为生吧。记住，千万不要贪财物和金钱呵。”张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

萧惠明

宋萧惠明为吴兴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项羽庙。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前后太守不敢上厅。惠明谓纲纪曰：“孔季恭曾为此郡，未闻有灾。”遂命盛设筵榻。未几，惠明忽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向之，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殒。（出《异苑》）

【译文】

南北朝刘宋时，萧惠明任吴兴郡太守。在郡的边界处有座卞山，卞山下有座项羽庙。相传说，那项羽总住在郡府的厅堂里，所以前后几任太守不敢上大厅。萧惠明向综理府事的纲纪说：“孔季恭也曾经管理过这个郡，没听说他遇到什么灾。”随即，他命人在厅里摆上坐席和床榻，非常讲究地装饰起来。未等完成，他忽然看见一个人，一丈多高，拉弓搭箭地射向自己，旋即却不见了。于是，萧惠明的背部就长出个痈疽，十天后就死了。

柳　积

柳积，字德封。勤苦为学，夜燃木叶以代灯。中夕，闻窗外有呼声，积出见之，有五六人。各负一囊，倾于屋下，如榆荚。语曰：“与君为书粮，勿忧业不成。”明日视之，皆汉古钱，计得百二十千。乃终其业。宋明帝时，官至太子舍人。（出《独异志》）

【译文】

柳积字德封，学习起来十分勤奋、刻苦，晚上读书时点燃树枝树叶照亮。一天半夜，他听见窗外有呼喊声，便出门望去，只见有五六个人，各背来一个口袋，把里面的东西倒在了屋檐下，像榆树钱儿。那些人对柳积说：“这些东西送给你，就算给你的粮食；不必担心学业不成。”第二天早晨一看，全是汉代的古钱币，合如今一百二十千钱。柳积有了这些钱，终于完成学业。南朝宋明帝时，他的职位升到太子舍人。

赵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赵文昭，字子业，为东宫侍讲。宅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隔墙南北。尝秋夜，对月临溪，唱《乌栖》之词，意旨闲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罗之衣，绝美，云：“王尚书小娘子，欲来访君”。文昭问其所以，答曰：“小娘子闻君歌咏，有怨旷之心，著清凉之恨，故来愿荐枕席。”言讫而至，姿容绝世。文昭迷误恍惚，尽忘他志，乃揖而归。从容密室，命酒陈筵，递相歌送，然后就寝。至晓请去，女解金缨留别，文昭答琉璃盏。后数夜，文昭思之不已。偶游清溪神庙，忽见所与琉璃盏，在神女之后，及顾其神，与画侍女，并是同宿者。（出《八朝穷怪录》）

【译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吴郡的赵文昭，字子业，为太子当侍讲。他的家住在清溪桥北，与吏部尚书王叔卿家仅隔一道墙，成南北邻居。有一个深秋之夜，赵文昭对月临溪，唱《乌栖曲》，音旨显得寂寞幽怨。忽然，有一个穿着青丝衣的小女子走了过来。十分美丽，她对赵文昭说：“王尚书的小娘子，想来看一看你。”赵文昭问其缘故，她回答说：“小娘子听你咏唱的声音，就知道你的内心旷凉而凄苦，有怨也有恨……因此，想来侍寝于你。”她刚说完，那位小娘子就到了。她姿容盖世，使赵文昭被迷得神情恍惚，把别的一切全忘了。他向小娘子拱手行礼，并从容地把她带回家中密室。然后，他让人摆上酒席，一边饮酒一边对唱，当夜便睡在一起。到天亮之后，小娘子与他辞别，并解下自己的金缨带留作纪念。赵文昭回赠她一只琉璃杯。之后一连数夜，赵文昭思念不已。一天，他偶然游经清溪神庙，忽然发现他的那只琉璃杯在神女像的身后放着。他走过去仔细观察那神像与画上的侍女，原来正是那天侍寝的主仆二人。

河　伯

余杭县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马看戏，将三四人至岑村饮酒，小醉，暮还。时炎热，因下马入水中，枕石眠。马断走归，从人悉追马，至暮不返。眠觉，日已向晡，不见人马。见一妇来，年可十六七，云：“女郎你好。日既向暮，此间大可畏。君作何计？”问：“女郎姓何？那得忽相闻？”复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车，车后二十人至，呼上车。云：“大人暂欲相见。”因回车而去。道中络绎把火，见城郭邑居。既入城，进厅事，有信幡，题云“河伯”。俄见一人，年三十许，颜色如画，侍卫繁多。相对欣然，敕行酒炙，云：“仆有小女，颇聪明，欲以给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备办，令就郎中婚。承白已办。进（进原作遂。据明抄本改。）丝布单衣（衣下原有纱字。据明抄本删。）及袷、绢裙、纱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给十小吏，青衣数十人。妇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礼。（礼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三日，经大会客，拜阁。四日云：“礼既有限，当发遣去。”妇以金瓯、麝香囊与婿别，涕泣而分。又与钱十万、药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复云：“十年当相迎。”此人归家，遂不肯别婚。辞亲，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经，一卷汤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疗，皆致神验。后母老兄丧，因还婚宦。（出《幽明录》）

【译文】

余杭县南边有一个湖，湖中央筑起堤坝。有一个人骑马看戏回来，领三四个人到岑村喝酒，微醉，傍晚才向自己家走去。当时天气炎热，他便下马跳入水中，过一会儿就枕着水边石头睡着了。马挣断绳子往回跑，这人的随从全追马去了，直到天黑也没有返回。这人睡醒后，已经过了申时，仍不见随从牵马回来，却看见从远处走来一个女子，年纪大约十六七岁。这人说：“女郎再拜！天色既然已经很晚，这地方十分可怕，你到这干什么呢？”这人又问女郎姓氏。远处忽然传来声响，又有一个少年乘坐新车奔过来。他十三四岁，很聪明的样子。随即，车后面的二十人也赶到了，喊这人上车，说：“我家大人暂且想见你一面。”他只好上车随之而去。途中，路旁火把络绎不绝。俄顷，前面闪出城市和民房。他们入城之后，进了厅堂，只见长条的信旗上写着“河伯”二字。旋即，这人见到一个人，年纪大约三十几岁，脸色像画的一样，侍者和卫士众多。二人相视，不由一阵欣喜。主人吩咐端酒肉上来招待客人，并对这人说：“我有个小女儿，很聪明，想许配你作妻子，如何？”这个人知道他乃是个神，不敢拒绝，便令手下人准备操办婚礼，并说去女方家中办，一再讲明一切由自己办。送去的丝布单衣和夹衣，绢裙纱衫裤子和鞋，全都是最好最精美的。又送上十个小吏，几十个女仆。那神的女儿十八九岁，姿容美丽妩媚。于是，在送上聘礼三日之后，大摆筵席，拜堂成亲。婚后第四天，神的女儿说：“你的聘礼既然有限，我们的缘分也不能长久，你应当送我回去了。”她把自己的金瓯麝香囊送给丈夫作纪念，痛哭着分手。最后，又给了他十万钱和三卷药方，说：“今后，你可以用它行善积德，建功立业。”又说十年之后你再迎接我吧。这人回家之后，便没有再婚，告别亲人，出家做了道人。他所得到的三卷方子包括：一卷脉经，一卷汤药方，一卷丸药方。他四处周游，救命治病，都十分神奇灵验。后来母亲年迈，兄长又死了，他才回家结婚步入仕途。

邵敬伯

平原县西十里，旧有社林，南燕太上时，有邵敬伯者，家于长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书，言：“我吴江使也，令吾通问于齐伯。吾今须过长白，幸君为通之。仍教敬伯，但至社林中，取树叶投之于水，当有人出。”敬伯从之，果见人引入。伯惧水，其人令敬伯闭目，似入水中，豁然宫殿宏丽。见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床，发函开书曰：“裕兴超灭。”侍卫者皆圆眼，具甲胄，敬伯辞出，以刀子赠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当无水厄矣。”敬伯出，还至社林中，而衣裘初无沾湿。果其年宋武帝灭燕。敬伯三年居两河间，夜中忽大水，举村俱没，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晓著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鼋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传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阳杂俎》）

【译文】

平原县西边十里处，有一片敬神的社林。晋代南燕太上年间，有一个叫邵敬伯的人，家住长白山里。有人寄给他一封信，上面说：“我是吴江的使者，他令我和齐伯互通言讯，我今天需要从长白山经过，希望你能为我帮帮忙。”然后告诉敬伯说，只要到那片社林中，摘下一片树叶投入水中就可以了。敬伯便照他说的去做了。果然有人从水中走出来之后，邵敬伯就跟上了他。那人果然要领他下水，邵敬伯惧怕，那人就让他闭上眼睛，随即好像进了水中。当他睁开眼睛时，豁然开朗，面前是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他去拜见一位老翁，年纪足有八九十岁，坐在水晶床上。邵敬伯送上带来的信函，那老翁打开书信，看了看，便说了一句话：“裕兴超灭。”敬伯惑然不解。侍卫们全瞪着圆圆的眼睛，穿着厚厚的甲胄。邵敬伯告辞出来，那老翁拿出一把刀子赠给他，说：“好好去吧，只要拿上这把刀，就该不会受到水的危害了。”邵敬伯从水中走出来，又回到社林中，而衣服一点也没有湿！果然如老翁所言，当年宋武帝刘裕就把南燕的慕容超灭掉了。邵敬伯在两条河中间一个村落里居住了三年。一天半夜忽然发了大水，整个村子都淹没了，只剩邵敬伯自己坐在一床榻上得以脱险，到拂晓时靠到岸上。他下来一看，才发现那床榻乃是一只大老鳖！敬伯死后，那把刀子也丢失了。世代传说，那片社林下面就是河神的家呵。

吴兴人

晋隆安中，吴兴有人，年可二十，自号圣公，姓谢。死已百年，忽诣陈氏宅，言：“是己旧宅，可见还，不尔烧汝。”一夕大火，烧（烧原作发。据明抄本改。）尽，因有鸟毛插地，绕宅周匝数重，百姓乃起庙。（出《酉阳杂俎》）

【译文】

晋代隆安年间，吴兴县有个人，年纪大约二十岁，自称圣公，姓谢。他死了一百年之后，忽然来到陈家的宅院，说这是他的老房子，应该还给他，不然就用火烧你们。一天晚间起了大火，把这里烧个一干二净。这时，便有不少鸟毛插在地上，绕宅院的废墟围了好几重。于是，老百姓们就在这里修起一座庙。

刘子卿

宋刘子卿，徐州人也。居庐山虎溪。少好学，笃志无倦。常慕幽闲，以为养性。恒爱花种树，其江南花木，溪庭无不值者。文帝元嘉三年春，临玩之际，忽见双蝶，五彩分明，来游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复。子卿亦讶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风清。歌吟之际，忽闻扣扃，有女子语笑之音。子卿异之，谓左右曰：“我居此溪五岁，人尚无能知，何有女子而诣我乎？此必有异。”乃出户，见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焕，容止甚都。谓子卿曰：“君常怪花间之物。感君之爱，故来相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谓二女曰：“居止僻陋，无酒叙情，有惭于此。”一女曰：“此来之意，岂求酒耶？况山月已斜，夜将垂晓，君子岂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斋，愿申缱绻。”二女东向坐者笑谓西坐者曰：“今宵让姊，余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谓子卿曰：“郎闭户双栖，同衾并枕；来夜之欢，愿同今夕。”及晓，女乃请去。子卿曰：“幸遂缱绻，复更来乎？一夕之欢，反生深恨。”女抚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后即次我。”将（将原作请。据明抄本改。）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忧。”出户不知踪迹。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谓妹曰：“我且去矣。昨认之欢，今留与汝。汝勿贪多误，少惑刘郎。”言讫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同寝。卿问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间之有。愿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劳执问？”乃抚子卿曰：“郎但申情爱，莫问闲事。”临晓将去，谓卿曰：“我姊实非人间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说于郎，郎必异传，故不欲取笑于人代。今者与郎契合，亦是因缘。慎迹藏心，无使人晓，即姐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数年会寝。后子卿遇乱归乡，二女遂绝。庐山有康王庙，去所居二十里余。子卿一日访之，见庙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画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穷怪录》）

【译文】

南北朝刘宋时，有个叫刘子卿的人，徐州人氏，住在庐山的虎溪。他年轻好学、志向专一且孜孜不倦。他平时也羡慕那种幽静闲适的环境和生活，认为那样可以陶冶性情。他一惯喜欢养花种树，凡是江南一带的花木，虎溪边的庭院里应有尽有。文帝元嘉三年的春天，到了赏花之际，忽然看见一双蝴蝶，五彩分明，来到花间飞舞，像燕子那么大。一天之内，它们差不多能来三四趟。这么大的蝴蝶，使刘子卿也感到十分惊讶。四月三日晚上，月朗风清，他正在吟唱的时候，忽然听见敲门声，有女子在门前说说笑笑。刘子卿十分惊异，对手下仆人说：“我住在这里五年，人们现在还都不了解我，为什么会有女子来找我呢？这里定有异常。”于是就走出门去，看见两个女子，都十六七岁，服饰艳丽，焕然一新，容貌和举止都很美。她们对刘子卿说道：“你常对花间的那双蝴蝶感到惊奇，是吧？那就是我们呀。为感谢你的怜爱之情，所以来找你，却不知你意下如何？”刘子卿将她们引进屋里坐下，对她们说：“这地方偏僻简陋，又无酒以抒情怀，真是惭愧呀！”一个女子说：“我们这次来的目的，难道是为了喝酒吗？况且山月已斜，天很快就要亮了，你到底有没有意吧？”刘子卿说：“我虽然只有这茅屋，但也想缠绵一番。”向东坐的女子对向西坐的女子笑了笑，说：“今天晚上让给姐姐了。”当夜之事可想而知。起床之后，那位姐姐同刘子卿告别说：“你关起门来与我同床共枕，男欢女乐，今天晚上，也希望能同昨天一样。”到天亮的时候，她临走之前，刘子卿说：“遂了我缠绵一番的心愿，十分欣幸！你还能再来吗？一夜之欢，反而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她抚摸着刘子卿的后背说：“今晚的时间是属于我妹妹的，后一次是我的。”她正要出门，又回过头来说：“你心中装着这份情意是对的，但希望你不必为此忧伤。”她出门之后便不见了踪影。这天晚上，那两个女子又来了，刘子卿如同上次一样款待她们。姐姐对妹妹说：“我暂且离去，昨天晚上那种欢悦，今天就留给你了。对于那种男欢女乐，你不要过于贫恋而误事，不要把刘郎给迷惑住哟！”说罢大笑，乘风而去。于是，刘郎与妹妹睡在了一起。刘子卿对她探问：“我知道你们二人，不是凡间之女，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呢？我想知道。”妹妹说：“你凭空得到了美丽的妻子，还问什么呢？”便指刘子卿的身子，又说，“你只管展情作爱吧，不要多问闲事。”拂晓之前，她临走时对刘子卿说：“我们姐妹实在不是凡间之人，也不是山精和物怪，如果把实话告诉你，你必然会传出去而且会走样……所以，我们不想被人类取笑。今天晚上，我与你合欢，也是缘分，望你把这事深藏于心，不要让别人知道。”之后，她姐妹二人每十天轮流来一次，以使刘子卿的心得到慰藉，然后就离去。经常十天一来，就这样在一起睡了好几年。后来刘子卿遇战乱回到故乡，那两个女子也从此绝了踪迹。庐山上有座康王庙，距离刘子卿原来住的地方二十多里。一天，刘子卿前去拜谒，见到庙中前两座泥塑的女神像，墙壁上还画了二位女侍者。这二位女侍者容貌美丽，刘子卿依稀觉得在哪里见过，仿佛前几年遇见的那对女子。他怀疑这对女侍者就是那姐妹二人。

卷第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龚双　萧总　萧岳　尔朱兆　蒋帝神　临汝侯猷　阴子春 苏岭庙　卢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后魏太武时，嵩阳太室中有宝神像，长数尺。（尺原作寸乍见三字。据明抄本改。）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疟于此庙，见太武来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许移都洛阳，当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谓左右曰：“虏性苛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选都洛阳，唯得四十年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北朝北魏太武帝时，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嵩阳寺中有座宝神像，高数尺。孝文帝太和年间，有人逃避疟疾传染躲进此庙，看见太武帝来拜访庙神，并说今日来朝觐天帝云云，天帝允许他迁都到洛阳，并说他可以延续四百年统治。庙神说自己已经得到天符了。太武帝出去之后，庙神对左右说：“这奴才本性苛刻而贪婪，天符只说四十年，而我顺着他说了个四百年。”第二年，孝文帝迁都到洛阳，只坐了四十年江山。

黄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黄苗，为州吏，受假违期。方上行，经宫亭湖，入庙下愿：“希免罚坐，又欲还家，若所愿并遂，当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还。资装既薄，遂不过庙。行至都界，与同侣并船泊宿。中夜，船忽从水自下，其疾如风介。夜四更，苗至官亭，始醒悟。见船上有三人，并乌衣持绳，收缚苗。夜上庙阶下，见神年可四十，黄面，（面原作白。据明抄本改。）披锦袍。梁下悬一珠，大如弹丸，光辉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愿猪酒，遁回家。教录，今到。”命谪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穷山林中，锁腰系树，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忧思，但觉寒热身疮，举体生斑毛。经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锁放之，随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应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后值与娣妹从后门出，诣亲家，女最在后，因取之。为此女难得，涉五年，人数乃充。吏送至庙，神教放遣，乃以盐饭饮之，体毛稍落，须发悉出，爪牙堕，生新者。经十五日，还如人形。意虑复常。送出大路。县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后所取人，遍问其家，并符合焉。髀为戟所伤，创瘢尚在。苗还家八年，得时疾死。（出《述异记》）

【译文】

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南康郡平固县人黄苗，在州里当官吏。一次，他休假超期，正匆匆往回赶的时候，经过宫亭湖便进庙祷告，希望能够免于处罚并辞职回家。如果这些愿望能够实现，他将带着酒和全猪来祭祀一番。黄苗赶回州府之后，这些愿望全都实现了，便返回故里。由于他带的东西很少，就没有经过庙门口。走到四县的交界处，与同伴把船并连停泊宿江上。半夜，船忽然被吹得顺流而下，速度相当之快。四更天，黄苗随船漂到宫亭湖时，才醒悟过来。这时，只见船上有三个人，都穿着黑衣服并拿着绳子，将黄苗绑住，天没亮把他押到庙门口的石阶下。黄苗看见一个神人，年龄在四十岁左右，黄脸，披着锦袍。屋梁下面悬挂着一颗珠子，弹丸般大小，照得满室生辉。一个人在门外说：“平固县的黄苗，上次许愿说要献酒和全猪，结果逃遁回家，派人又把他抓了回来。”神人决定把他流放三年，捉三十个人回来。小吏把黄苗送进深山老林。从此，黄苗被锁锁住腰并系在树上，天天以生肉充饥。他心中空虚恍惚，忧思不已，只觉得一阵冷一阵热，浑身长疮，整个身体都生出斑毛来。十天之后，那毛便遮蔽全身，兽的爪牙也长了出来，性情也变得狂暴嗜杀。看管他的小吏打开锁放他走，并随之而行。三年，黄苗一共抓了二十九个人。接着，他应该去找新淦县的一个女子。但这女子出身大姓豪族，开始根本就不出门，后来她同丈夫的兄弟媳妇等从后门走出去串亲戚，由于她走在最后，于是被黄苗抓住。这女子得来最为不易，前后过了五年，人数已够，小吏把黄苗送到庙前。神人让把他放了，并用饭和盐水喂他。于是，他身上的斑毛渐渐脱落，胡子和头发全长了出来，兽的爪牙也蜕掉了，生出来的是新的。十五天后，他复原为人，精神和神志也恢复了常态。他被送出大路，县令喊他具疏事，提到先前所吃的人及其家庭情况，全都符合事实。他股骨受过戟伤，现伤疤还在。黄苗回家八年后患流行病而死。

龚双

襄阳汉水西村，有庙名土地主，府君极有灵验。齐永元末，龚双任冯翊郡守。不信鬼神，过见此庙。因领人烧之。忽旋风绞火，有二物挺出，变成双青鸟，入龚双两目。两目应时疼痛，举体壮热。至明便卒。（出《汉淝记》）

【译文】

襄阳郡汉江边的西村，有座庙叫“土地主”，这座庙的庙神极有灵验。南朝齐永元末年，龚双在冯翊郡任郡守。他平时不信鬼神，一次路过这座庙前，便带人把它烧了。忽然间，一阵旋风绞动起冲天大火，只见有两个东西从大火中挺然而出，随即化作一对青鸟，钻进了龚双的眼睛里。顿时，他感到双目疼痛难忍，全身奇热无比。到了第二天，他便死去了。

萧总

萧总，字彦先，南齐太祖族兄环之子。总少为太祖以文学见重。时太祖已为宋丞相，谓总曰：“汝聪明智敏，为官不必资。待我功成，必荐汝为太子詹事。”又曰：“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总曰：“若谶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钤其口。吾专疚于心，未忘汝也。”总率性本异，不与下于已者交，自建业归江陵。宋后废帝元徽后，四方多乱，因游明月峡，爱其风景，遂盘桓累岁。常于峡下枕石漱流，时春向晚，忽闻林下有人呼“萧卿”者数声，惊顾，去坐石四十余步，有一女，把花招总。总匆异之。又常知此有神女，从之，视其容貌，当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闻。谓总曰：“萧郎遇此，未曾见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总恍然行十余里，乃见溪上有宫阙台殿甚严。宫门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并神仙之质。其寝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绸缪，以至天晓。忽闻山鸟晨叫，岩泉韵清，出户临轩，将窥旧路，见烟云正重，残月在西。神女执总手谓云：“人间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欢会，万年一时（时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也。”总曰：“神中之女，岂人间常所望也。”女曰：“妾实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间之官，来岁方终。一易之后，遂生他处。今与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陈也。”言讫乃别。神女手执一玉指环，谓曰：“此妾常服玩，未曾离手，今永别，宁不相遗？愿郎穿指，慎勿忘心。”总曰：“幸见顾录，感恨徒深，执此怀中，终身是宝。”天渐明，总乃拜辞，掩涕而别。携手出户，已见路分明。总下山数步，回顾宿处，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环至建业，因话于张景山。景山惊曰：“吾常游巫峡，见神女指上有此玉环，世人相传云：是晋简文帝李后曾梦游巫峡，见神女，神女乞后玉环，觉后乃告帝，帝遣使赐神女。吾亲见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与世人异（与世人异原作世世异人。据明抄本改。）矣！”总齐太祖建元末，方征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为中书舍人。初总为治书御史，江陵舟中遇，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乐，乃赋诗曰：“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出《八朝穷怪录》）

【译文】

萧总，字彦先。他是南朝齐太祖萧道成哥哥萧道环的儿子。萧总小时候，便以辞章修养被太祖看重，当时，太祖已经是南朝刘宋的丞相了。他对萧总说：“你聪明智敏，做官不必论资排辈，等我大功告成的时候，一定举荐你为太子詹事。”又说：“因为要避开嫌疑，所以这个职位未必遂你的心愿。”萧总说：“如果将来要应验的话，我何止担任此官？”太祖说：“这话说得太狂妄而悖谬了！你要谨慎小心尤其说话要注意。我为你而感到忧苦和内心不安。”萧总向来率直坦白，性格异常，不与低于自己的人相交。他从建业回到江陵。宋后废帝元徽年间之后，四处战乱纷起，于是他到明月峡游览。他喜爱这里的风光，一逗留便是一年。有一次，他于峡下枕着石头任凭水流冲刷着身体，当时已是晚春，忽然听见林子里有人连喊数声“萧卿”，不由惊起四顾。此刻，只见离他坐的石头四十余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女子，摇动着手里的花束招呼萧总。萧总感到慌乱、惊异，又常听说此地有神女，只好顺从地走了过去。看她的容貌，应该是到了出嫁的年龄。她所穿的衣服，不是人世间所有；她所佩戴的香袋里散发出的香气，也是人世间闻不到的。她对萧总说：“未曾受你的邀请，在此与你相遇，应该为这个美好的早晨而庆幸。这说明我们有同宿之缘分呵！”萧总恍恍惚惚跟着她走了十余里，就看见溪边有一座辉煌庄严的宫殿，宫门左右，有二十个十四五岁的侍女，都具有神仙的气质。那女子卧室里的衣物古玩等，也都是人世间没有的，萧总心中十分高兴，一夜缠绵，直到天亮。忽然听见山雀在叫，只见山泉清亮，在欢快地流淌。萧总走出门来，站在长廊上，欲看回去的路，只见那里烟云正浓，残月尚悬在西天。神女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一个是人间的男子，一个是神仙中的女子，我们这一夜欢会，一万年才能有一次呵。”萧总说；“神仙中的女子，不正是世人经常盼望的吗？”神女说：“我实际上是此山之神。上帝让我们三百年一换，不像人间的官，明年就到期了，一换下来之后，随即又托生别处。今天我与你合欢，也是有原因的，但不能说出来呵。”说完便与萧总告别。神女拿出一枚玉戒指，对萧总说：“这东西我一直戴着赏玩，不曾离手；今天你我永别，怎能不把它送给你呢？希望你把它戴在手指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情义。”萧总说：“有幸得到你的眷顾，使我十分感动而又遗憾。我把它放在怀中，一辈子都是宝呵。”天渐渐亮了，萧总揖手告辞，挥泪而别。二人手挽手走出门来，只见归路云雾散尽，萧总顺着山路走了几步，回首朝住过的地方望去，仿佛是在巫山神女的庙祠。后来有一天，他拿着玉戒指来到建业，把这件事告诉了张景山。张景山吃了一惊，说：“我曾经去过巫峡，看见神女手指上就戴着这枚戒指！人们相传说，当年晋简文帝时，李皇后有一次作梦去巫峡游玩，遇见了神女，那神女向皇后乞要她手上的玉戒指。醒来之后，李皇后把这件事告诉了简文帝，简文帝就派人把那戒指赐给了神女。我亲眼看见那枚戒指在神女手上戴着呢！今天你得到了它，这说明你与我们这些人有不同之处。”齐太祖建元末年，萧总正应召进京，没等动身高祖萧道成便驾崩了，世祖萧赜即位。萧总连着当了几年中书舍人。刚刚升任治书御史不久，有一次他坐船来在江陵，忽然想起当年神女之事，闷闷不乐，便赋诗一首道：昔年岩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愿湿巫山雨。

萧岳

齐明帝建武中，有书生萧岳，自毗陵至延陵季子庙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从三四侍女，貌皆绝世，橘掷岳怀中。岳心异之，乃问其姓名。云：“葛氏。”岳因请舟中，命酒与歌宴，及晓请去，岳甚怅然。岳登舟望之，见庙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时入庙。岳异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庙中。见东壁上书第三座之女，细观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从也。画壁题云，东海姑之神。（出《八朝穷怪录》）

【译文】

南朝齐明帝建武年间，有个叫萧岳的书生，从毗陵来到延陵季子庙前，泊船赏月。忽然来了一个女子，年龄大约十六七岁，跟随三四个侍女，都美貌无比。那女子把一个橘子扔进萧岳怀中，使萧岳颇感惊异。于是，他问那女子姓名，回答说葛氏。萧岳便请她们上船，吩咐摆上酒筵，并用歌舞助兴。天亮之后，她们告别离去。萧岳十分惆怅。他站在船头望去，只见庙前有五六个女子微笑相迎，同时进入庙中。萧岳感到奇怪。等天亮之后，他便整整衣帽，来到延陵季子庙中。这时，他看见东面墙壁上画的第三个女子有些面熟，仔细一看不由笑了，果然是昨夜与他同宿的那位女子呵。站在她身旁的侍女，也都是昨天见过的随从。壁画上面题着“东海姑之神”五个字。

尔朱兆

后魏孝庄帝，既诛尔朱荣。荣子兆，自汾州率骑攻洛。师自河梁西涉，掩袭京邑。先是河边有一人，梦神谓曰：“尔朱家欲渡河，用尔作波津令，当为缩水脉。”及兆至，见一人，自言知水深浅处，以草表插导，忽失所在。兆众遂涉焉，寻而陷京，弑庄帝。（出《北史》）

【译文】

南北朝北魏孝庄帝杀死尔朱荣不久，尔朱荣的儿子尔朱兆便从汾州率领骑兵进攻洛阳。兵马从桥西涉水，偷袭京城。在这之前，河边有一个人梦见神对他说：“尔朱家要渡河，用你作波津令，你应当管束住那水脉呵。”等尔朱兆赶到河边时，见到一个人，自称知道何处水深何处水浅，并用草棍为他导向。上岸之后，那人便不见了。尔朱兆的大队人马随即渡过河去，立刻攻陷了洛阳城，杀死了孝庄皇帝。

蒋帝神

梁旱甚，诏于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载荻焚庙，并其神影。尔日开朗，将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盖，须臾骤雨。台中宫殿，皆自震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诚信遂深。自践祚比未曾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时魏将杨大眼，来寇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暴涨六七尺，遂大克魏军。神之力也。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皆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出《南史》）

【译文】

南朝时梁地大旱，皇帝下诏书向蒋帝神求雨。一百天过去了，雨仍未降下来，皇帝大怒，拉去柴草想把庙和神像全烧了。那太阳变得格外红亮。刚要点火，神庙的正上方，忽然有一块伞盖般的云彩飘了过来，顷刻之间骤然降雨。这时，又高又平的宫殿，全都自己摇动起来。皇帝害怕了，急忙又下诏停止焚烧庙宇，一会儿那宫殿便恢复了安静。从此，皇帝对神深信不疑。他从即位以来未曾到过庙上，于是备好法驾，带领文武百官前去拜谒。当时北魏将军杨大眼，率兵攻掠钟离郡。皇帝又下诏去祭祀蒋帝神，请祈扶助。当时虽然没有下雨，河水暴涨了六七尺，遂将魏军打得落花流水。这就是神的力量呵。胜利之后，庙中那些泥塑的人马足下都沾着稀泥，当时人们都看见了。

临汝侯猷

宗室临汝侯猷，为吴兴太守。性倜傥，与楚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酬祀，尽欢极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祷必应。后为益州刺史。时江陵人齐狗儿反，众十余万，攻州城。猷兵粮已尽，人有二心，乃遥祷请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骑络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骑语父曰：“后人来，可令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骑如风，一骑仍请饮。田父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儿焉。及猷卒，谥曰“灵”，与神交故也。（出《南史》）

【译文】

临汝县有个叫侯猷的人，本是皇帝的族亲，被任为吴兴太守。他风流倜傥，与楚庙的神君有神交，喝一斛里的酒。每次祭祀酬酒时，他都要喝得尽兴以至醉倒，而神像的脸上也有醉意，因此，他所祈祷的一些事情，都应验了。后来。他被任为益州刺史。当时，江陵人齐狗儿造反，带领十余万人攻打州城。侯猷军粮已经吃光了，士兵们军心浮动，他就向着远处的楚庙神君祈祷，请求救助。这天，州界上有位老农，遇见一位戴着头巾和盔甲的人骑着马从东方奔来，问他离州城还有几里地，老农说：“一百四十里。”太阳快要落了，那骑马的人对老农说：“后面的人赶上来，告诉他们打马快行，我准备在今天大破贼寇。”一会儿，有几百匹马旋风般奔来，一个骑马的人向老农要水，老农问给谁要的，他说：“吴兴楚王，他是领我们来救临汝侯猷的。”由于楚庙神君走出庙门，这时去庙中祈祷什么都不灵验。十余天过去了，那些泥塑的侍卫身上还泥乎乎的，仿佛在流汗呢。那天，侯猷果然大破齐狗儿。等到侯猷死后，他得到的谥号为“灵”，这就是他与神交往的缘故呵。

阴子春

梁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临海神庙座。栋上有一蛇，役夫不擒，入于海水。尔夜，子春梦见一人诣其府，云：“有人见苦，破坏所居，今既无托，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记之。经日。方知神念毁庙。因办牲醪，立宇祠之。数日，梦一朱衣人谢曰：“得群厚惠，当以一州相报。”经月余，魏君欲袭朐山，子春预知，设伏摧破。武帝以为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译文】

南朝梁地有个叫阴子春的人，被任为东莞郡的太守。当时，青州刺史王神念毁坏了临海神庙的庙座。庙的大梁上有一条蛇，役夫们谁也不捉，看着它游进大海。这天夜里，阴子春梦见有个人来到府上，说：“有人受苦了！他的居室遭到破坏，现在已经无处寄托，想在你这里落个脚，歇息一下。”阴子春把这个梦悄悄记在心中。第二天，才知道王神念毁庙一事。于是，他令人办好牺牲和酒等祭祀品，修建庙宇把它们供了上去。几天之后，他梦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来感谢说：“得到你这么厚重的恩惠，应该用一个州来报答呵！”一个多月之后，北魏皇帝想袭击朐山，阴子春事先得到了情报，设下埋伏，摧毁了敌人的进攻。不久，梁武帝便任命他为南青州刺史。

苏岭庙

襄阳苏岭山庙，门有二石鹿夹之，故谓之鹿门山。习氏记云：“习郁常为侍中，从光武幸黎丘。郁与光武，俱梦见苏岭山神，因使立祠。”郭重产记云：“双石鹿自立如斗，采伐人常过其下。或有时不见鹿。因是知有灵瑞。梁天监初，有蜯湖村人，于此泽间猎。见二鹿极大。有异于恒鹿，乃走马逐之。鹿即透涧，直向苏岭。人逐鹿至神所，遂失所在。唯见庙前二石鹿。猎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回。其夜梦见一人，著单巾帻，黄布裤褶，语云：‘使君遣我牧马，汝何驱迫？赖得无他，若见损伤，岂得全济。’”（出《襄阳记》）

【译文】

襄阳苏岭有一座山庙，庙门由两只石鹿夹着，因此人们叫它鹿门山。一位习某人记载说：“习郁曾经做过侍中，跟随光武帝刘秀在黎丘起兵。习郁和光武帝都梦见了苏岭的山神，于是便派人修建祠庙。”郭重产记载说：“这对石鹿自立如斗。采药伐木的人常常从它们旁边走过，有时候竟然看不见它们，于是才知道有神灵。南朝梁武帝天监初年，有个来自蜯湖村的人，在这山水间打猎，看见两只鹿，特别之大，且有别于恒鹿。于是，他就驱马追赶。那鹿穿过山涧，直奔苏岭。那人追鹿追到庙前，随即不见鹿的踪影，只见庙门口有两只石鹿。这猎人怀疑是刚才那两只鹿所变。立即返回家中。当晚他梦见一个人，头上扎着单头巾，穿着黄布褶裤。对他说：‘使君派我放马，你为什么追赶我？幸亏没有什么，倘若我有所损伤，怎么能够成其大事呢？’”

卢元明

北齐卢元明，聘于梁。其妻乘车，送至河滨。忽闻水有香气异常，顾见水神涌出波中，牛乃惊奔，曳车入河。其妻溺死，兄子十住尚幼，与同载，投入获免。（出《北史》）

【译文】

北朝齐的卢元明，受聘于南朝的梁地。他的妻子乘着牛车，送他来到黄河边上，忽然闻见水中冒出一股异常的香气。回头一看，只见河神从波涛中钻了出来，那牛便惊恐万状地狂奔起来，拽着车子跃入河中。卢元明的妻子淹死了，他哥哥的儿子十住还小，与他妻子同坐一车，虽然落入水中却幸免一死。

董　慎

隋大业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已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颜而谏之。虽加谴责，亦不知惧，必俟刑正而后退。常因授衣归家，出州门，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为录事。”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印甚分明。后署曰：“倨。”慎谓事者曰：“府君呼我，岂有不行，然不识府君名谓何？”使者曰：“录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负之出兖州郭，因致囊于路左，汲水调泥，封慎两目。慎都不知经过远近，忽闻大唱曰：“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诺。”趋入。府君曰：“所追录事，今复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秘，恐或漏泄，向请左曹匿影布囊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录事，可谓能防慎也。”便令写出，抉去目泥，赐青缣衫、鱼须笏、豹皮靴，文甚斑驳。邀登副阶，命左右取榻令坐，曰：“籍君公正，故有是请。今有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置无间狱。承天曹符，以实是太元夫人三等亲，准令递减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讼，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为罚疑唯轻，亦令量减二等。予（予原作余。据明抄本改。）恐后人引例多矣，君谓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妍媸而人不怨者，以至清无情，况于天地刑法，岂宜恩贷奸匿。然慎一胥吏耳，素无文字，虽知不可，终语无条贯。当州府秀才张审通，辞彩隽拔，足得备君管记。”府君令帖召之。俄顷至，审通曰：“此易耳，当为（当上原有君字。为字原缺。据明抄本删补。）判以状申。”府君曰：“君善为我辞。”即补左曹录事，仍赐衣服如董慎，各给一玄狐，每出即乘之。审通判曰：“天本无私，法宜画一。苟从恩贷，是资奸行。令狐实前命减刑，已同私请；程翥后申簿诉，且异罪疑。傥开递减之科，实失公家之论。请依前付无间录狱，仍录状申天曹。”即有黄衫人持状而往。少顷，复持天符曰：“所申文状，多起异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礼》八议，一曰‘议亲’。又《元化匮》中《释冲符》。亦曰‘无不亲’。是则典章昭然，有何不可！岂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亲！仍敢衍违，须有惩罚。府君可罚不衣紫六十甲子，余依前处分。”府君大怒审通曰：“君为判辞，使我受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无所闻。审通诉曰：“乞更为判申，不允，即甘当再罚。”府君曰：“君为我去罪，即更与君一耳。”审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无亲。若使有亲，何由得一！苟欲因情变法，实将生伪丧真。太古以前，人犹至朴；中古之降，方闻各亲。岂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观蜡之叹。无不亲，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请宽逆耳之辜，敢荐沃心之药。庶其阅实，用得平均。令狐实等，乞（乞原作也。据明抄本改。）请依正法，仍录状申天曹。”黄衣人又持往。须臾，又有天符来曰：“再有所申，甚为允当。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实、程翥等，并正法置处。”府君即谓审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狱。”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儿擘之为耳，安于审通额上。曰：“塞君一耳，与君三耳，何如？”又谓慎曰：“甚赖君荐贤，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当加（加原作寿。据明抄本改。）一周年相报耳。君兼本寿，得二十一年矣。”即送归家。使者复以泥封二人，布囊送至宅，欻如写出，而顾问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已十余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审通数日额觉痒，遂踊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踊出者尤聪。时人笑曰：“天有九头鸟，地有三耳秀才。”亦呼为鸡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称邻，后方知倨乃邻字也。（出《玄怪录》）

【译文】

隋朝大业元年，董慎任兖州佐史。他秉性公正率直，明辨是非且懂理法。从都督以下的官员，凡有执法不公正的，他都要不顾情面前去规劝。有时虽然会受到责骂，但他也无所畏惧，一定要等到刑罚公正合理之后方才告退。一次，因为领受官服很晚才回家，他出州府的大门，遇见一位黄衣使者对他说：“泰山神君召你为录事。”于是从怀中掏出一纸文书让董慎过目。那文书上写道：“董慎名称茂实，官府的文书写得十分精练，欲平冤狱、解疑案，必须依靠他的良知和才能，暂且任他为右曹录事。”文书上的字迹印章都十分清晰，最后署名为“倨”。董慎对使者说：“府君召我，怎么能不去呢？但是我不知道府君叫什么名字呀。”使者说：“录事不要问，到任之后就知道了。”说完，他拿出一个大布袋，让董慎钻了进去，然后背着就出了兖州城门。接着，他把布袋放在路东边，打水和泥，封住董慎的两只眼睛。董慎全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走出多远，忽然听见一长声高呼道：“范慎追董慎到！”使者说：“喏——”然后便走了进去。府君说：“你上次所追赶的录事，现在在什么地方？”使者说：“我们阴间官署幽深神秘，我怕泄露出去，当初请左曹隐形后装进了布袋中。”府君大笑说：“已死范慎追董慎！拿左曹的布袋子装右曹录事，可以说是能限制慎了！”说完，便让人把董慎倒出来。然后让人抠掉董慎眼睛上的泥巴，赐给他黑绢衫和鱼须笏板，还有一双豹皮靴子，上面有斑驳的花纹。府君请他来到殿前阶下，让身边的人搬来坐榻让他坐下，对他说道：“由于你办事公正，所以才把你请来。现在，有这样一件事请你处理——闽州司马令狐实等六人，被关押在无间狱中，顺承天曹的旨决，以令狐实是晋孝武帝夫人三等亲戚的缘故，准许在量刑时罪减三等。昨天，犯人程翥带领一百二十人，用此事做例子喧闹公堂，争辩是非，无法制止。他们已经联名向天曹申诉，天曹认为对令狐实的惩罚过轻，又决定罪减二等。我担心后人以此事作由头都这样闹起来呀！你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董慎说：“水照映出人们的美好和丑恶，可人无怨言，是因为太清晰了就无情可言了。况且天地间的刑法大事，怎么能凭个人的恩怨来减轻或隐瞒罪行呢？但我董慎只是一个办理文书的小吏，平常又没有什么法典，虽然知道不可以这么做，最终说来还是没有什么依据。我所在的州府里有位叫张审通的秀才，辞彩隽永超群，给府君管理文书是绰绰有余的。”府君让人执帖召他来，那张审通很快就赶到了，见面就说：“这太容易了！应当判他重新陈状申述。”府君说：“你真善于为我说话呀！”当即补任他为左曹录事。但仍然赐衣服给董慎，各给他们一只黑狐狸，每次外出都骑着。审通评论说：“上天本来是无私的，所以法律最好应该统一。苟且为个人恩怨随意减刑，这是在助长恶人的罪行。令狐实前次让人减刑，已经同人私下求情；程翥后来联名申诉，且异罪疑。倘若开了递减罪行的先例，实际上等于失去了法律的公正严明。请依照原判还把他关进无间狱中吧。”乃写下状子申报天曹，当即派一个穿黄衫的使者拿着状子而去。有顷，那使者又拿着天符回来了，天符上写道：“所申报上来的文状，多是受异端思想之影响。奉事天主，迎合其旨意，却也符合古之信条。周礼中有‘八仪’，其中之一就是‘议亲’。又《元化匮》中《释冲符》上也说‘无不亲’。这些典章中写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怎么能让太元夫人的功德，连她的三等亲人也庇护不了呢？！如果还敢拖延违抗，应该对当事人进行惩罚。可罚府君六十年不做官，其余的按上次的标准给予处分。”看罢天符，府君大怒，冲张审通说：“你写的文状，使我受到了如此责罚！”立即让手下人从张审通身上割下一小块肉，塞住他的一只耳朵，那只耳朵便什么也听不到了。张审通申诉道：“那就奏请更改判辞吧！”没有被允许，当即只好甘心情愿地再次受到惩罚。府君说：“你为我去受罪，我应该立即再给你一只耳朵。”张审通又评定说：“天地之大，本来就没有什么亲疏，如果使它有了亲疏，怎么能够统一呢？随便为了感情而改变法律，实际上是滋生出虚伪而丧失了真诚和公正。远古以前，人们还很淳朴；到了中古，那淳朴之风江河日下，才听到有什么‘六亲’之说。我们怎么能够使太古之人哺育万物的博爱之心，生出孔老夫子观蜡之叹呢？没有不讲亲疏的，哪里还有公正可言？何必要引经据典呢？请宽恕我忠言逆耳之罪，敢于向你推荐开阔心智之药。增加你的阅历和实绩，若用法就得公平合理。令狐实等人，还是请求依法惩治吧！”就写文状再次申报天曹，黄衣使者又拿著文状前往。很快，使者又拿着天符返回，天符上面写道：“经过再次反省申报来的文状。十分公正恰当。府君可增加任六天副正使以资奖励，令狐实、程翥等人，一起正法，请全权处置。”府君当即对张审通说：“没有你是不可能纠正此案的。”于是让手下人割下一块耳朵上的肉，让一个小孩儿把那肉掰成耳朵状，贴到张审通的额头上，说道：“塞住你一只耳朵，给了你三只耳朵，怎么样？”然后，又转脸对董慎说：“全靠你举荐贤能，才成全了我的美事。但是，不能让你在此久留，应当以增加一年阳寿来报答你。这样，再加上本来该享的寿命，你还能活二十一年呵。”随即送他回家。使者再次用泥巴封住他们二人的眼睛，用布口袋把他们分别送回家中。董慎突然像宣泄出来似地醒来，他向妻子询问，妻子说：“你失去魂魄，已经十多天了！”董慎从这天算起，果然又活了二十一年才死。张审通到家后不几天，便觉得前额发痒，随即冒出一只耳朵，与原来的两只耳朵相通，而后冒出的这只格外好使。当时人们都逗他说：“天有九头鸟，地上有三耳秀才。”也有人称他为鸡冠秀才。董慎想起当初府君自称为邻，后来才知道“倨”就邻字呵。

李　靖

卫公李靖，始困于贫贱，因过华山庙，诉于神，且请告以官位所至。辞色抗厉，观者异之。伫立良久，乃出庙门百许步，闻后大声曰：“李仆射好去。”顾之不见人。后竟至端揆。（出《国史记》）

【译文】

卫国公李靖，当初由于贫穷而饥寒交迫。于是在途经华山庙时，他向庙神诉说了一番，并且祷告给自己以官职。他言辞激烈，声色刚直，围观的人们惊诧不已。李靖默默地站了好长时间，刚走出庙门一百来步，听后面有人大声说：“李仆射请走好呵！”他回头望去却没有看见说话的人。后来，他竟然当上了总持朝政的宰相。

卷第三百七十九　　再生五

刘薛　李清　郑师辩　法庆　开元选人　崔明达　王抡　费子玉　梅先

刘薛

晋太元九年，西河离石县有胡人刘薛者，暴疾亡，而心下犹暖。其家不敢殡殓，经七日而苏。言初见两吏录去，向北行，不测远近。至十八重地狱，随报轻重，受诸楚毒。忽观世音语云：“汝缘未尽，若再得生，可作沙门。今洛下、齐城、丹阳、会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礼拜。若寿终，不堕地狱。”语竟，如坠高岩，忽然醒寤。因此出家，法名惠达，游行礼塔。次至丹阳，未知塔处。乃登越西望，见长干（“干”原作“十”，据明抄本改）里有异气色，因就礼拜，果是先阿育王塔之所也。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聚众掘之。入地一丈，得石牌三，下有铁函，函中复有银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发。薛乃于此处造一塔焉。（出《塔寺记》）

【译文】

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西河离石县有个胡人叫刘薛，患暴病死亡，心窝处却很温热。家中人不敢殡殓，七日后复活。他说，起初看见两个小吏带他向北走，不知走多远，到了十八重地狱，随从报告轻罪重罪，受各种刑罚。忽然观世音说：“你的尘缘未尽，你若再生，可作和尚。洛下、齐城、丹阳、会稽都有阿育王塔，都要去礼拜。死了以后，就不用进地狱。”说完，就像从高山上坠下，忽然醒来。从此出家，法名惠达。到处游走，礼拜塔庙。到了丹阳时，不知塔在何处。他便登高向西望，见长干里一带有特殊色彩的气，他便礼拜，果然是阿育王塔所在地方。由此断定这里必有舍利子。召集人挖掘，入地一丈，得到三个石碑，下面有铁匣子，其中有银匣，银匣中有金匣，盛着三个舍利子和指甲、头发。刘薛便在这里建了一座塔。

李清

李清者，吴兴于潜人也，仕桓温大司马府参军督护。于府得病，还家而死，经夕苏活。说云，初见传教，持信幡唤之，云：“公欲相见。”清谓是温召，即起束带而去。出门，见一竹舆，便令入中，二人推之，疾速如驰。至一朱门，见阮敬。时敬死已三十年矣。敬问清曰：“卿何时来？知我家何似？”清云：“卿家暴恶。”敬便雨泪。言知吾子孙如何。答云，且可。敬云：“我今令卿得脱，汝能料理吾家不？”清云：“若能如此，不负大恩。”敬言：“僧达道人是（“是”原作“在”，据明抄本改）官师，甚被敬礼，当苦告之。”还内良久，遣人出云：“门前四层寺，官所起也。僧达常以平旦入寺礼拜，宜就求哀。”清往其寺，见一沙门语曰：“汝是我前七生时弟子，已经七世受福，迷著世乐，忘失本业。背正就邪，当受大罪。令可改悔。和尚明出，当相助。”清还先舆中，夜寒噤冻。至晓门开，僧达果出。清便随逐稽颡。僧达云：“汝当革为善，归命佛、法，归命比丘僧。受此三归，可得不横死。受持勤者，亦不经苦难。”清便奉受。又见昨所遇沙门，长跪请曰：“此人僧达宿世弟子，忘正失法，方将受苦。先缘朱所追，今得归余，愿垂慈愍。”答曰：“先是福人，当易拔济耳。”便还向朱门，俄遣人出云：“李参军可去。”敬时亦出，与清一青竹杖，令闭眼骑之。清如其言，忽然至家。家中啼哭，及乡亲塞堂，欲入不得。会买材还。家人及客，赴监视之，唯尸在地。清入至尸（“尸”原作“村”，据明抄本改）前，闻其尸臭，自念悔还。得外人逼突，不觉入。少（明抄本作“尸”）时，于是而活。即营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归心法宝，劝信法教，遂作佳流弟子。（出《冥祥记》）

【译文】

李清是吴兴於潜人。任桓温大司马府参军都护。在府中得病，回家便死了，过了一夜又复活了。他说，起初看见来传他的差役，手拿信幡叫他，并说：“公想见你。”李清以为桓温召他，他便起来扎好腰带跟着走了。一出门看见一竹车，让他坐车，两个人推车很快地奔跑。到了一座红门前，见了阮敬。当时阮敬已经死了三十年。阮敬问李清：“你什么时候来的？知道我家的情况吗？”李清说：“你家突然遭到不幸。”阮敬便流下泪来。他又问：“知道我的子孙如何？”答道：“还可以。”阮敬说：“我现在叫你回去，你能管理好我家吗？”李清说：“若能这样，我不能辜负了你的恩德。”阮敬说：“僧达道人是个官师，很受尊重，把我的苦处告诉他。”阮敬进去很久，派人出来说：“门前的四层寺，是官府建造的。僧达常在每天清晨入寺礼拜，应求他解除苦哀。”李清就去了那个寺，见一个和尚说：“你是我前七代时的弟子，已经享了七代福，你迷恋世间的欢乐，忘记了本业，背正亲邪，应当受大罪，现在可以改悔。和尚明天出来，定能相助。”李清又回到竹车中，夜间寒冷冻的打哆嗦。天亮时门开了，僧达道人果然出来了，李清便伏地长拜。僧达说：“你应该改恶行善，信奉佛、法，信奉比丘僧，你接受这三条，就能免除横死，经常拜佛也不会遇到苦难。”李清便接受了。又看到昨天遇见的和尚，长跪请求说：“这是僧达前七世弟子，忘了正路，失掉了佛法，正要受苦，蒙僧达师父所助，才得以归命，愿你以慈悲之心解除他的痛苦。”和尚道：“原先是有福之人，应当容易援救。”说完便走回红门，一会儿派人出来说：“李参军可以回去了。”阮敬这时也走出来了，给李清一根青竹杖，叫他闭眼骑上。李清照办，忽然到家了。家人正在啼哭，乡亲挤满了屋，想进却进不去。趁买棺材回来的机会，家人和客人都去看棺材。只剩尸体在地。李清到尸体前，闻到了尸臭味，心里后悔回来。外边的人突然回来，不自觉的进去，于是又活了。立即操劳管理阮敬的家业，各支分宅而居。于是心归佛法，并劝人信奉法教，以后便成了上流弟子。

郑师辩

唐东官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苏。自言初有数人见收，将人入官府大门。有见囚百余人，皆重行北面立，凡为六行。其前行者，形状肥白，好衣服，如贵人。复行渐瘦恶，或著枷锁，或但去巾带，偕行连袂，严兵守之。师辩至，配入第三行，东头第三立，亦巾带连袂。辩忧惧，专心念佛。忽见平生相识僧来。入兵团内，兵莫之止。囚至辩所，谓曰：“平生不修福，今忽如何？”辩求请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诺。”须臾，吏引入诸囚至官前，以次诘问。寻于门外，僧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额。谓曰：“日西当活。”又以黄帔一枚与辩，曰：“披此至家，置净处也。”仍示归路，辩披之而归。至家掖（“掖”原作“晚”，据明抄本改）帔至床角上，既而目开身动，家人惊散，谓死欲起。唯母不去，问曰：“汝活耶。”辩曰：“日西当活。”辩意时疑日午，问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违，昼夜相及。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犹见帔在床头。及辩能起，帔形渐灭，而尚有光。七（“七”原作“亡”，据明抄本改）日乃尽。辩遂持五戒。后数年，有友人劝食猪肉。辩不得已，食一脔。是夜。梦己化为罗刹，爪齿各长数尺，捉生猪食之。既晓，觉口醒唾血。使人视口，尽是凝血。辩惊，不敢复食肉。又数年，娶妻。家逼食，后乃无验。然而辩自五六年来，身臭有大疮，溃烂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临昔与辩同直东宫，见其自说。（出《冥报记》）

【译文】

唐朝，东宫右监门兵曹参军郑师辩，年龄不到二十，暴死三日后又复活了。他自己说，当初有很多人集在一起，把人带进官府大门。看见囚徒百多人，排成行向北面站着，共六行。前行的人个个身体肥胖白晰，穿好衣服，像富贵之人。第二行身体瘦削面相凶恶，有的戴枷锁，有的没戴头巾腰带，他们一起行动，有士兵严加看管。师辩去了，排在第三行。东数第三位，也是个挨个的连在一起。师辩很忧虑恐惧，专心念佛，忽然看到一个生时认识的僧人走过来，进入兵团内，兵没阻止他，像囚犯似的规矩地走到师辩所在的地方，对师辩说：“你生时不修福，现在怎么样？”师辩请求救他。僧说：“我现在救你出去，你能坚持戒律吗？”师辩答应了。片刻，差役领各囚犯到官前，按次序盘问，又到了门外，僧人为他们传授五戒，用瓶中的水浇他的额头。对他说：“日落西山时就可以活了。”又拿一件黄披巾给师辩，说：“披着这个到家，然后放在洁静的地方。”告诉他回去的路，师辩披着回去了。到家，把黄帔掖在床角上。然后，他就睁开了眼睛，身子也会动了，家里人被吓咆了，说要诈尸，只有他母亲没走，问：“你活啦？”师辩说：“日落西山时就活了。”师辩认为当时是正午，问他母亲，母亲说：“现在是半夜。”他才知道生和死是相违的，白天黑夜是相反的。了到日头西落时能吃了，便痊愈了。好像看见黄帔在床头上。等到师辩能起来时，黄帔的形象逐渐没有了，可是光却仍在，七天后才完全没有。师辩便坚持五戒。数年后，有朋友劝他吃猪肉，师辩不得已吃了一块，当夜，梦见了自己变成了一个罗刹恶鬼，爪子、牙齿好几尺长，捉生猪吃。天亮时，觉得口腥吐血，叫人看口，都是凝结的血块。师辩很吃惊，不敢再吃肉了。又过了数年，娶了妻，家人逼他吃肉，虽然没出现什么征兆，然而师辩这五六年以来，身上发臭生大疮，溃烂不愈，这恐怕是破戒的缘故吧。唐时，临昔和师辩同在东宫，听他自己说的。

法庆

凝观寺有僧法庆。造丈六挟纻（“纻”原作“柱”，据明抄本改。）像未成暴死。时宝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并苏。云，见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仪仗甚众。见法庆在前，有一像忽来，谓殿上人曰：“庆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检文簿，云：“庆食尽，命未尽。”上人曰：“可给荷叶以终寿。”言讫，忽然皆失所在，大智便苏。众异之，乃往凝观寺问庆，说皆符验。庆不复能食，每日朝进荷叶六枝，斋时八枝。如此终身。同流请乞，以成其像。（出《两京记》）

【译文】

法庆是凝观寺的僧人，在建造一丈六尺高夹麻布的塑像时，没完成便暴死了。当时宝昌寺的僧人大智，也在同天死去。三日后又都苏醒。说，看见官署大殿上有个像阎王的人，仪仗很多。看见法庆在前，有一尊像忽然走来，对殿上的人说：“法庆造我的像未成，为什么叫他死？”便检视文簿，说：“法庆的饭食已尽，但寿命没尽。”对殿上人说：“可给他荷叶吃让他寿终。”说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大智便苏醒了。众人感到惊异，便去凝观寺问法庆，说法都一样。法庆不能吃饭了，每天早晨吃六枝荷叶，进斋时吃八枝，就这样度过终生。请同流帮助，完成了塑像。

开元选人

吏部侍郎卢从愿父，素不事佛。开元初，选人有暴亡者，以鼻未尽（“尽”字原阙，据明抄本改），为地下所由放还。既出门，逢一老人著枷，谓选人曰：“君以得还，我子从愿，今居吏部。若选事未毕，当见之，可以相谕。己由不事佛，今受诸罪，备极苦痛。可速作经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铨司为说之。从愿流涕请假，写经像相救毕。却诣选人辞谢。云：“已生人间，可为白儿。”言讫不见。（出《广异记》）

【译文】

吏部侍郎卢从愿的父亲从来不信佛。唐玄宗开元初年，候补官员中有个得暴病死亡的，因为阳寿未尽，被阴间的官员放回。刚出门，遇一个戴枷的老人，对候补官说：“你能回到人间了，我儿子从愿，在吏部当官，若是选官的事没结束，你可以去见他。并告诉他，我由于不信佛，现在受了很多惩罚，受了很多痛苦，叫他赶快塑像诵经作法事我就能得救。”这个人活了后，便向吏部说了此事。卢从愿听后痛哭流涕，马上请假写经塑像救他的父亲。事办完后，却到候补官员处致谢，说：“已经生还人间，可以告诉我的儿子。”说完就不见了。

崔明达

崔明达，小字汉子，清河东武城人也。祖元奖，吏部侍郎杭州刺吏。父庭玉，金吾将军冀州刺史。明达幼於西京太平寺出家，师事利涉法师。通《涅槃经》，为桑门之魁柄。开元初，斋后，房中昼寝。及寤，身在檐外。还房，又觉出。如是数四，心甚恶之。须臾，见二牛头卒，悉持死人，於房外炙之，臭气冲塞。问其所以，卒云：“正欲相召。”明达曰：“第无令臭。不惮行。”卒乃於头中拔出其魂，既而引出城中。所历相识甚众，明达欲对人告诉，则不可。既出城西，路迳狭小，俄而又失二卒，有赤索系片骨，引明达行，甚亲之。行数里，骨复不见。明达惆怅独进，仅至一城，城壁毁坏。见数百人，洋铁补城。明达默然而过，不敢问。更行数里，又至一城。城前见卒吏数十人，和墼修方丈室。有绯衫吏，呵问明达，寻令卒吏推明达入室。累墼塞之，明达大叫枉。吏云：“聊欲相试，无苦也。”须臾，内传王教，召明达师。明达随入大厅，见贵彩少年，可二十许。阶上阶下，朱紫罗列，凡数千人。明达行入庭，窃心念，王召我，不下阶。忽见王在阶下，合掌虔敬，谓明达曰：“冥中深要阳地功德，闻上人通《涅槃经》。故使奉迎，开题延寿。”明达又念，欲令开讲，不致塔座，何以敷演？又见塔座在西廊下，王指令明达上座开题，仍於塔下设席。王跪，明达说一行，王云，得矣。明达下座至，王令左右送明达法师还。临别，谓明达，可为转一切经。既出，忽於途中见车骑数十人，云是崔尚书。及至，乃是其祖元奖。元奖见明达不悦。明达大言云：“己是汉子。阿翁宁不识耶？”元奖引至厅，初问蓝田庄，次问庭玉，明达具以实对。元奖云：“吾自没后，有职务，未尝得还家，存亡不之知也。”寻有吏持案至元奖处（“处”原作“问”，据明抄本改）。明达窃见籍有（“有”原作“至”，据明抄本改）明达名。云：“太平寺僧，嵩山五品。”既毕，元奖问明达：“得窥也。明达辞不见。乃令二吏送明达诣判官，令两人送还家。判官见，不甚致礼。左右数客云：“此是尚书嫡孙，何得以凡客相待，判官乃处分二吏送明达，曰：“此辈送上人者，岁五六辈，可以微贶劳之。”出门，吏各求五百千。吏云：“至家，宜便於市致凿之，吾等待钱方去。”及房，见二老婢披发哭，门徒等并叹息。明不识其尸，但见大坑。吏推明达於坑，遂活。尚昏沉，未能言，唯累举手。左右云：“要纸钱千贯。”明达颔之。及焚钱讫，明达见二人各持钱去，自尔病愈。初明达至王门，见数吏持一老姥，至明达所居，云是鄠县灵岩人。及入，王怒云：“何物老婢，持菩萨戒，乃尔不洁。令放还，可清洁也。”及出，与明达相随行，可百余步，然后各去。明达疾愈，往诣灵岩，见姥如旧识也。（出《广异记》）

【译文】

崔明达，小字汉子，是清河东武城人。他祖父崔元奖，任吏部侍郎杭州刺史。父亲崔庭玉，任金吾将军冀州刺史。崔明达幼年时于西京长安太平寺出家，拜利涉法师为师，通晓《涅槃经》，是桑门的掌门。唐玄宗开元初年，饭后在房中午睡，刚睡，觉得身在屋外，回屋，又觉得出去了，反复了四次，心里很烦。一会儿，看见两个牛头小卒抱个死人在房外烤，臭气充塞，他问是怎么回事。小卒说，正想召你。明达说：“只要不再出臭味，就敢跟你走。”小卒便从明达的头上拔出他的灵魂，随后便领他走出城外，一路遇见很多熟人，明达想告诉他们，但说不出话。又走出城西，路很狭窄，突然又不见了两牛头卒，有红绳拴着骨片领明达行走，相距很近。走数里，骨片又不见了，明达惆怅地独行。到了一城，城墙已毁坏，看到数百人熔铁补城，明达默默地走过去，不敢问。又走数里，又到了一城，在城前见小卒官吏数十人，用砖坯修建一小屋。有一穿红衣的官吏，责问明达，随即命令小卒把明达推进屋内，用砖坯将门堵住，明达大叫冤枉。官吏说：“先让你试一下，没什么痛苦。”一会儿，里边传出阎王的话，召明达法师。明达便跟着是入大厅，看见一个高贵很有风彩的少年，约二十岁。台阶上下排列着数千穿红穿紫的人。明达走进庭，心中暗想，阎王召见我，不下台阶。忽然看见阎王在台阶下，合掌虔诚恭敬地对明达说：“冥府中也需要阳间的功德，听说你通晓《涅槃经》，所以派人以迎接你，请你讲经，延年益寿。明达又想，让我讲经为什么不到塔座上演练。立即看见塔座在西廊下，阎王指令明达上塔座开讲。又在塔座下设了很多席位，阎王跪下。明达讲了一遍，阎王说，我懂了。明达下了塔座，阎王派人送明达法师回去。临别时对明达说，可为我们传授各种经。明达便走出来，在途中忽然见车马数十人，说是崔尚书。到近前一看，原是他的祖父崔元奖。元奖见明达不太高兴。明达大声说：“我是汉子，老人家不认识我吗？”元奖将明达领进厅内，开始询问兰田庄，又问其父崔庭玉，明达以实相告。元奖说：“我从死后，在这里有职务，没曾回家，家里生死存亡的情况都不知道。”随即有小吏拿着案卷走到元奖前，明达偷眼看见案卷上有他的名字，上面写道：“太平寺僧，嵩山五品。”元奖看完后问明达：“你看见了吗？’明达说没看见。便令二吏送明达见判官，令两人送明达回家。判官见明达，不太恭敬，手下人说，这是尚书的嫡孙，不能以普通客人相待。判官便吩咐二吏送明达，说你们这些送人的人，每年五六次，可以要点报酬用以慰劳你们。出门后，两个小吏每人向明达要五百千。吏说：“到家了，可以到市上做点什么，我们等拿到钱就回去。”明达到了房中，看见两个老婢妇，披头散发的哭，自己的门徒都在叹息。明达不认识自己的尸体，只见有一大坑，小吏将明达推进坑，明达便活了，但是，神志还有此昏迷，不能说话，唯能经常举手。旁边人说：“要纸钱一千贯。”明达点头。等焚烧了纸钱，明达看见那二吏拿钱走了，自己的病痊愈了。开始时明达到阎王门前，看见好几个小吏挟持一个老太婆到明达居处，说是鄠县灵岩人。进入阎王门后，阎王很生气的说：“你这个老婢，虽然持菩萨戒，却这样不洁净，令人放还，便可清洁了。”出来时与明达同行，百多步后各自去了。明达病愈后去灵岩，看到这老太婆好像是旧日相识。

王　抡

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至中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苏。初疾亟属纩之际，见二人追去，恍惚以为人间，不知其死也。须臾入大城门，见朔方节度李林甫，相见拜揖，以为平生时也。又见李邕、裴敦复数人，於一府庭，言责林甫命。抡方悟死耳。林甫手持纸笔，与邕等辩对。俄而见其案，冥司断曰：“林甫死后破家，杨国忠代为相。”其冬，林甫死。杨国忠果代之。抡兄摄，亡已六年，时见之。摄云：“尔未当死，若得钱三千贯，即重生也。”抡家在西定远，去中城数百里。便见一山下有崎岖小道（“道”原作“遥”，据明抄本改），驰归其家。斯须而升堂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钱三千贯，即再生。”其夕，毕家咸闻窗牖间，窣然有物声，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梦抡已死，求钱三千贯。即取纸剪为钱财，召巫者焚之。抡得之，即与人间钱不殊矣。冥中无昼夜，长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阴雪时。有鬼王，衣紫衣，决罪福。判官数十人。其定罪以负心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及衣冠。抡在生时无他过，及定罪，唯举食肉罪。旁见小吏（“小吏”原作“丁史”，据明抄本改），曰：“此人虽食肉，不故杀。”然食肉者信罪矣，杀而食之，罪又甚焉。抡未病时，曾解衣写《金光明经》。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内。及冥中，以此业得见地藏菩萨。汝同此善，当得更生。即令取经，经即抡所封裹之经也。鬼王判官数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见恍惚，不叙故。亦见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后，都无问讯，如不相识。又见诸先亡兄弟，亦无兄弟情。兄摄近亡，相睦如生，当以日近故也。至其视事之所，见亲故有当贵及寿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归，有一吏曰：“君有禄及寿，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泄之。”言毕，奄然而活，亡已十六日也。（出《通幽记》）

【译文】

唐玄宗天宝十一年，朔方节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抡，巡视到中城时病死，十六天后又复活。初病危即将死去的时候，看见两个人追去，恍恍惚惚以为还在人间，不知自己已经死了。不一会儿，进了大城门，看见了朔方节度李林甫，互相拜揖，以为还是生时一样。又见了李邕、裴敦复等数人在一个官府庭中，谈论责怪李林甫，王抡才悟到自己是死了。李林甫手拿纸笔，和李邕等人辩论。一会儿，看见了他的案卷。冥府判词说：“李林甫死后家庭破落，杨国忠代替他当宰相。”这年冬天，李林甫死，杨国忠果然代替他当宰相。王抡的哥哥王摄已死六年，当时见到他，王摄说：“你不应该死，若是拿出三千贯钱，就能重生。”王抡的家在很远的西定，离中城数百里。看见山下有条崎岖小路，奔跑到家。他进屋告诉妻子说，我已经死了，如果拿出三千贯钱，即可再生。这天晚间，全家都听到窗户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响，狗也叫。到天亮，他妻子哭着说，我梦见王抡已死，要三千贯钱。马上取纸剪成纸钱，叫来巫婆焚烧，王抡得到钱，和人间的钱一样。阴间无昼夜之分，长如十一月十二月太阴雪时。有个鬼王穿着紫衣，管判决祸福，还有判官数十人。他们定罪时以负心为最重，被他们考问的人，多是僧人尼姑和衣冠整洁的人。王抡生时没有什么大过错，定罪时，唯有吃肉的罪，旁边的小吏说：“这人虽然吃肉，不杀生。”那末吃肉的人本身就有罪，如果又杀又吃，罪就更重了。王抡没病时，曾虔诚地写过《金光明经》，亲手封裹，放在佛堂内。到了阴间，因此见到了地藏王菩萨。你有此善举，应当再生。马上叫人取经，这经就是王抡所封裹的经。鬼王判官数人，都是生时友好，见面时都恍恍惚惚不能叙说旧事。也见到了他生时的府君夫人，拜揖之后，都无问讯，像不认识似的。又见到先死的兄弟，也没有了兄弟之情。他哥王摄最近死的，像生时一样和睦，是因死的日子近的缘故。到了他办事的地方，看见亲属故旧有富贵的和长寿或短命的，都是命中注定，不可更改。一会儿便放他回来，有一小吏说：“你有福有寿。这里的事，一定不要泄露。”说完，他便突然活了，他已死了十六天了。

费子玉

天宝中，犍为参军费子玉官舍夜卧，忽见二吏至床前。费参军子玉惊起，问谁。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属王国，何得见召？”吏云：“阎罗。”子玉大惧，呼人备马，无应之者。仑卒随吏去。至一城，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持诵金刚经，尔时恒心诵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萨。当诉以屈。须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欢然。俄见一僧从云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复扬言，欲见地藏菩萨。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礼拜。菩萨云：“何以知我耶？”因谓王曰：“此人一生诵金刚经，以算未尽，宜遣之去。”王视子玉。忽怒问其姓名。子玉对云：“嘉州参军费子玉。”王曰：“犍（“犍”原作“此”，据明抄本改。）为郡，何嘉州也？汝合死。正为菩萨苦论，且释君去。”子玉再拜辞出，菩萨云：“汝还，勿复食肉，当得永寿。子玉礼圣容，圣容是铜佛，头面手悉动。菩萨礼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礼，礼毕出门。子玉问：“门外人何其多乎？”菩萨云：“此辈各罪福不明，已数百年为鬼，不得记生。”子玉辞还舍，复活。后三年，食肉又死。为人引证。菩萨见之，大怒云初不令汝食肉，何故违约？子玉既重生，遂断荤血。初子玉累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来见。子玉问：“何得来耶？”妻云：“君勿顾之耳。”小妻：“君於我不足，有恨而来，所用己钱，何不还之？”子玉云：“钱亦易得。”妻云：“用我铜钱，今还纸钱耶？”子玉云：“夫用妇钱，义无还理。”妻无以应。迟回各去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天宝年间，犍为参军费子玉，在官舍中睡觉的时候，忽然见两个小吏到床前，费子玉惊起，问是谁？吏说：“大王召见你。”子玉说：“我是州官，不属王国。怎么能召见我？”吏说：“是阎罗王。”子玉很害怕，招呼人备马，可是没人应声，仓促间便跟随二吏走了。到了一座城，门内外各有数千人。子玉平日总念《金刚经》，这时就专心地念诵。又急切地想道，若遇菩萨，应去诉屈。片刻，阎王命人领他进去，子玉又拜，很高兴。一会儿见一僧人从云中下来，子玉向前致敬，又说，想见地藏王菩萨。阎罗王说：“子玉，这就是。”子玉向前致礼拜揖。菩萨说：“你怎么知道我呢？”他又对阎王说：“此人一生诵念《金刚经》，计算他的寿命没尽，应该让他回去。阎王看了看子玉，忽然愤怒地问他的姓名，子玉回答说：“嘉州参军费子玉。”阎王说：“犍为郡，为什么说嘉州？你应该死，因为菩萨苦苦讲情，才放你回去。”子玉又拜谢辞别出来，菩萨说：“你回去不要再吃肉，就能长寿。”领子玉到圣容前礼拜，圣容是铜佛，头面，手都能动。菩萨礼拜时，手、腿也舒展开了。子玉又礼拜，然后出门。子玉问：“门外怎么这么多人？”菩萨说：“这些人都是因为罪和福不明，已经当数百年的鬼，不能重生。”子玉辞告回家便复活了。三年后吃肉又死了，被人领着见菩萨，菩萨见他很愤怒地说，当初我不叫你吃肉，你为什么违约？子玉又重生了，便断绝荤腥。当初子玉曾娶了三个妻子，都说被追赶，也都来见他。子玉问：“为什么来？。妻说：“你不管我们。”小妻说：“你对不起我，有恨而来，你用我的钱，为什么还？”子玉说：“钱很容易得到。”妻说：“用我的铜钱，现在还我纸钱。”子玉说：“丈夫用妻子的钱，没有还的道理。”妻子无理可说，慢慢地各自走了。

梅先

钱塘梅先恒以善事自业。好持佛经，兼造生（明抄本“造生”作“遂主”。）七斋，邻里呼为居士。天宝中，遇疾暴卒而活。自说，初死为人所领，与徒十余辈见阎罗王。王问君在生复有何业，先答曰：“唯持经念佛而已。”王曰：“此善君能行之，冥冥之福，不可虚耳。”令检先簿，喜曰：“君尚未合死，今放却生，宜崇本业也。”再拜。会未有人送，留在署中。王复讯问，次至钱塘里正包直。问何故取李平头钱，不为属户。直曰：’直为里长团头身常在县夜归早出实不知山乞追子问。”王令出帖追直子。须臾有使者至今送直还。遂活。说其事，时其子甚无恙，众人皆试之。后五六日，直子果病，即二日死矣。（出《广异记》）

【译文】

钱塘人梅先，经常以行善事为自己的事业。喜欢持经念佛，同时斋戒不杀生，邻里称他为居士。唐玄宗天宝年间得急病死而复活。自己说，初死时被人领着，和十多人一起见阎王。阎王问他在世时以什么为业。梅先答，只有诵经念佛而已。阎王说，你能这样做善事，冥冥之中可以得福，但不可有虚假。”令人检查梅先册簿，高兴地说：“你还不该死，现在放你，你应该继续做善事。”梅先又拜，恰巧没人送他，留在了阴府中。阎王继续讯问，下面轮到钱塘里正包直，问他为什么拿李平头的钱，他又不是你属下的民户。包直说：“我是里长团头，常在县里，早出晚归，实在不知道，请问我儿子。”阎王又令人持帖去追捕包直的儿子。一会儿，有使者到。叫送包直还阳，包直便活了，说了这事，当时他儿子什么病没有，大家都想看看这事的结果，五六天后，包直儿子果然病了，两天后死了。

卷第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茜　兖州人

丹丘子

隋开皇末。有老翁诣唐高祖神尧帝，状貌甚异。神尧钦迟之，从容置酒，饮酣，语及时事曰："隋氏将绝，李氏将兴，天之所命，其在君乎？愿君自爱。"神尧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为神授，宁用尔耶。隋氏无闻前代，继周而兴，事逾晋魏。虽偷安天位，平定南土，盖为君驱除。天将有所启耳。"神尧阴喜其言，因访世故。翁曰："公积德入门，又负至贵之相，若应天受命，当不劳而定。但当在丹丘子之后。"帝曰："丹丘为谁？"翁曰："与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属，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复以世网累心。傥或俯就，公若不相持于中原，当为其佐。"神尧曰："先生安在？曰："隐居鄠杜间。"帝遂袖剑诣焉。帝之来，虽将不利于丹丘，然而道德玄远，貌若冰壶，睹其仪而必骇神耸。至则伏竭于苫宇之下，先生隐几持颐，块然自处。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厌浊世，汝膻于时者，显晦既殊，幸无见忌。"帝愕而谢之，因跪起曰："隋氏将亡，已有神告。当天禄者，其在我宗。仆（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夙叶冥征。谓钟末运。窃知先生之道，亦将契天人之兆。夫两不相下，必将决雄雌于锋刃，衒智力于权诈。苟修德不竞，仆惧中原久罹刘项之患。是来也，实有心焉，欲济斯人于涂炭耳。殊不知先生弃唐虞之揖让，蹑巢许之遐蹤。仆所谓　鸡夏虫，未足以窥大道也。"生先笑而颔之。帝复进曰："以天下之广，岂一心一虑所能周哉。余视前代之理乱，在辅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汉以还，皆璅璅庸材不足数。汉祖得萧张而不尽其用，可为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尧舜之位，固蔑视伊皋矣。一言可以至昌运。得无有以诲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会稽五千之余众，卒殄强吴。后去越相齐，于齐不足称者，岂智于越而愚于齐？盖功业随时，不可妄致。废兴既自有数，时之善否，岂人力所为？且非吾之知也？"讫不对。帝知其不可挹也，怅望而还。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访焉，则其室已墟矣。（出《陆用神告录》）

【译文】

隋文帝开皇末年，有一位老翁去拜见唐高祖李渊，他的相貌很不一般。高祖非常敬重他，从容不迫地布置酒筵，喝到兴起之时，那老翁谈到时事政治说："隋朝将要灭亡，李氏宗族将要兴起，取而代之。这是上天的旨意，不是您自身决定的呵。希望你能够自爱自重，好自为之。"高祖感到戒惧不安，且怅然若失，急忙拒绝了。老翁说："既然是天神授命，只管用好了。隋朝的杨坚在前代没有什么名气，北周时袭父爵为隋国公，后废静帝自立的，权力超越了晋魏南北朝任何一个皇帝。可是，他虽然一时得到天子之位，平定了南方的国土，还是得被你推翻。上天将对你有所开导。"听罢此言，高祖暗自高兴，于是询问治世经验。老翁说："你在品德方面已经修养成了，容貌又有大贵之相，如果应承天帝的旨意接受此命，定会不费力就能取得成功。但是，你应该排在丹丘子的后面。"高祖问道："丹丘是谁呀？"老翁说："跟你住的很近，但你却不知道他。将来帝位所属，只有你们二人。然而，丹丘生在你的前面，他把精力和情感都集中到世俗之外，恐怕不会再为国家和社会的纲纪而费心。倘若他屈就于此，你如果不打算和他在中原相争，那就应该去辅佐他。"高祖问："丹丘先生在什么地方？"老翁说隐居在鄠县和杜县的交界处，高祖随即藏剑于袖中前去拜见丹丘子。高祖的到来，虽然将对丹丘不利，然而丹丘在道德修养方面十分透彻深远，脸上冷若冰霜，看他的仪表就会使人敬畏不已。高祖来到之后就伏身在草棚前拜见，那丹丘先生坐在几案后面养神，泰然自若。高祖拜谒完了站起身来。丹丘先生忽然说道："我很久就厌恶凡世了，而你胸中却一直装着世事；你我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了解是相当悬殊的，可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因此被你忌恨。"高祖愕然不已，向他道谢，又跪下说道："隋朝就要亡了，已经有神人告诉我说，如今由上天赐予帝位的人，就在我们李氏宗族之内。我在往日梦中所见的征兆，称为'钟末运'。我知道你修道德济世之道，也是想找寻天人合一的征兆。如果我们两个不相上下，必将用武力一决雌雄，把才智全用在搞阴谋诡计、争权夺势之上，谁也不讲善和德，我担心中原大地会受像刘邦、项羽争雄那样的灾乱。我今天到这里来，其实是有很多心思和想法的，想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呵。殊不知你会把大唐基业揖让给我，而要步隐居不仕的巢父和许由的后尘。我所说的不过是鸡虫一般的浅见，不足以说明大的道理呵。"丹丘先生笑着点点头。高祖又进而说道："凭天下之广大，有些事情不是一个人所能考虑周全的。我看前朝的治与乱，原因在于得到没得到辅佐之人。是不是伊尹、周公、皋夔那样的良臣。自秦汉以来，碌碌无为的庸才是靠不了前的；汉高祖刘邦得萧何、张良而未能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应该为此叹息。现在，你还没有为帝位而动心屈身，当然可以看不起伊尹皋夔。一句话可以致国运昌盛，得到或没有得到对我都是个教诲。"丹丘先生说："当年陶朱在会稽山用五千多人，战胜了强吴。后来他离开越国到齐国为相，在齐国他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难道这能说他在越国就聪敏而到齐国之后就愚笨了呢？功业应该随着时代而兴，不可妄动，废兴你自己早已经心里有数。时事好坏，不是人力所能左右。而且不是我所能够知道。"言罢，高祖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自己不能推让，怅然地望着丹丘子越走越远。武德初年，高祖秘密派遣李世民到鄠县和杜县的交界处寻访，然而，丹丘子住的屋子已经化作一片废墟了。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冢。贞观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万余，旗幡鲜洁，围绕此冢。须臾，冢中又出鬼兵数千，步骑相杂，于冢傍力战。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复有鬼兵万余，自北而至，去冢数里而阵。一耕夫见之惊走。有一鬼将，令十余人擒之至前，谓曰："尔勿惧，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将窃我爱妾，逃入此冢中。此冢张公，又借之兵士，与我力战。我离瀚海月余，未获此贼，深愤之。君当为我诣此冢造张公，言我自来收叛将，何乃藏之冢中？仍更借兵拒我，当速逐出。不然，即终杀尔！"仍使兵百人，监此耕夫往。耕夫至冢前，高声传言。良久，冢中引兵出阵。有二神人，并辔而立于大旗下，左右剑戟如林。遽召此耕夫前，亦令传言曰："我生为锐将三十年，死葬此，从我者步骑五千余，尽皆精强。今（今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有尔小将投我，我已结交有誓，不可不借助也。若坚欲与我力争，我终败尔，不使尔得归瀚海。若要且保本职，当速回！"耕夫又传于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进，令其众曰："不破此冢，今夕须尽死于冢前！"遂又力战，三败三复。战及初夜，冢中兵败，生擒叛将。及入冢，获爱妾，拘之而回。张公及其众，并斩于冢前，纵火焚冢，赐耕夫金带。耕夫明日往观，此冢之火犹未灭，冢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潇湘录》）

【译文】

并州以北七十里处有一座古墓。唐代贞观初年，每天天一亮，这里立即会出现一万多鬼兵，举着鲜艳的旗职，把这座古墓包围起来。不一会儿，墓里又冲出鬼兵几千人，步兵和骑兵夹杂在一起，双方在墓旁拼力撕杀，天快亮时便各自退去。就这样闹了快一个月了。忽然在一天晚上，又有一万多鬼兵从北边冲杀过来，在距古墓几里地远的地方摆下了阵势，一个农民见状吓得拔腿就跑。这时，有一位鬼将军，派十几个人把那农民抓到跟前，并对他说："你不要害怕，我是瀚海神呵。我的爱妾被手下一个小将带着私奔，逃进那座古墓里。这座古墓的主人张公，又借给他兵马，与我拼战。我离开瀚海一个多月了，尚未抓住这个贼，十分气愤。你应当为我去拜见那古墓的主人张公，说我来此的目的就是捉拿叛将，他为何将此人藏在墓中，还借兵让他跟我对抗？他应该马上把那叛将驱赶出来，否则，最终我要把他杀死的！"接着就派出一百多士兵，监视那农民向古墓走去。农民来到墓前，高声传达瀚海神说的那些话。好久，古墓里杀出兵马上前迎战。只见有两个神人，骑在马上，并肩站在大旗下，周围剑戟刀枪林立。其中一个神人急忙把农夫召呼过去，也让他传话过来说："我生前当过三十年勇将，死后埋葬在这里，跟随我的共有骑兵步兵五千多，全都是精兵强将。今天，你的一员小将投奔于我，我已经同他宣誓结交，不能不帮他的忙呵。如果你坚决想和我拼下去，我最终将把你打败，使你无法再回到瀚海。如果你想要暂且保住现在的职位，就应当立即返回。"农民又把这番话传给了瀚海神。瀚海神听罢大怒，带兵前进，对手下发令说："不攻破这座古墓，咱们今天就都战死于墓前！"随即又拼杀起来。三次进攻均未成功，一直打到天黑，古墓中的兵马败下阵去，活捉了那名叛将。接着他们又杀进墓中，找到了潮海神的爱妾，把她押送回去。张公及其手下兵士，全被斩杀于墓前。瀚海神命手下人放火烧了那座古墓，赐给那位农民一条金带子。第二天，那农民又到墓前观看，只见那大火还没有灭，墓旁边有许许多多的枯骨和木头人。

薛延陀

突厥沙多弥可汗，贞观年，驭下无恩，多有杀戮，国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于主人，引入帐，命妻具馔。其妻顾视，客乃狼头。主人不之觉。妻告邻人，共视之，狼头人已食其（其原作告。据明抄本改。）主人而去。相与逐之，至郁督军山，见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当灭，我来取之。"追者惧而返。太宗命将击之，其众相惊扰，诸部大乱。寻为回纥所杀，族类殆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突厥的沙多弥可汗，于唐代贞观年间，对部下及百姓不施恩惠，且大开杀戒，弄得举国上下惶恐不安，人人自危。一天，有位客人来向薛延陀部落首领乞食，主人把他引进帐内，让妻子准备饭食。他的妻子抬头看去，只见那客人长着一颗狼脑袋，主人却没有发觉。妻子去通知邻居，一起来看。这时，那个狼头人已经吃掉主人逃走了。人们聚到一起前追赶，追到郁督军山时，遇到两个人，追赶的人们告诉他们此行的原因。那二人道："我们是神人呵。你们的薛延陀部落应当灭亡了，我们就是来取你们首领脑袋的。"追赶的人们听罢此言，全吓得跑了回来。唐太宗派将领率兵攻打薛延陀部落，部落里的人们相互惊扰，这样一来铁勒各个部落全乱了，旋即被回纥人斩尽杀绝，这个部族便灭亡了。睦仁茜 唐睦仁茜者，赵郡邯郸人也。少时经学，不信鬼神。常欲试其有无，就见鬼人（人原作神。据明抄本改。）学之，十余年不能得见。后徙家向县，于路见一人，如大官，衣冠甚伟，乘好马，从五十余骑。视仁茜而不言。后数见之，经十年，凡数十相见。后忽驻马，呼仁茜曰："比频见君，情相眷慕，愿与君交游。"仁茜即拜之，问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农人。西晋时为别驾，今任临湖国长史。"仁茜问其国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以北，总为临湖国。国都在楼烦西北沙碛是也。其王即故赵武灵王。今统此国，总受泰山控摄。每月各使上相朝于泰山。是以数来至此与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预知祸难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与大祸福之报，不能移动耳。"仁茜从之。景因命其从骑常掌事以赠之，遣随茜行。有事则令先报之，即尔所不知，当来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随，遂如侍从者。每有所问，无不先知。时大业初，江陵岑之象为邯郸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请仁茜于家教文本，仁茜以此事告文本。仍谓曰："成长史语我，'有一事差君不得道。既与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食，然（食然二字原缺。据《冥报记》补。）不能得饱，常苦饥。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饱。众鬼多偷窃人食。我既贵重，不能偷之，从君请一食。"'仁茜既告文本。文本既为具馔，备设珍羞。仁茜曰："鬼不欲入人屋，可于外水边张幕设席，陈酒食于上。"文本如其言。至时，仁茜见景与两客来至，从百余骑。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谢以食之不精，亦传景意辞谢。初文本将设食，仁茜请有金帛以赠之。文本问是何等物？仁茜云："鬼所用物，皆与人异。唯黄金及绢，为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涂大锡作金，以纸为绢帛，最为贵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毕，令其从骑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钱绢赠之。景深喜，谢曰："因睦生烦郎君供给，郎君颇欲知寿命乎？"文本辞云："不愿知也。"景笑而去。数年后，仁茜遇病，不因困笃而不起。月余，仁茜问常（常原作凭。据明抄本改。）掌事，掌事不知。便问长史，长史报云："国内不知。后月因朝泰山，为问消息而相报。"至后月，长史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某，为泰山主簿。主簿一员缺，荐君为此官，故为文案，经纪召君耳。案成者当死。"仁茜问计将安出，景云："君寿应年六十余，今始四十。但以赵主簿横征召耳，当为请之。"乃曰："赵主簿相问，睦兄昔与同学，恩情深至。今幸得为泰山主簿。适遇一员官缺，明府令择人，吾已启公。公许相用。兄既不得长生，命当有死。死遇济会，未必当官。何惜一二十年苟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复止。愿决作来意，无所疑也。"仁茜忧惧，病愈笃。景谓仁茜曰："赵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于府君陈述，则可以免。"仁茜问何由见府君。景曰："往泰山庙东，度一小岭，平地是其都所。君（君原作居。据明抄本改。）往，自当见之。"仁茜以告文本，文本为具行装。数日，又告仁茜曰："文书欲成，君诉惧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书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钱为画一座像于寺西壁。讫而景来告曰："免矣。"仁茜情不信佛，意尚疑之，因问景云："佛法说有三世因果，此为虚实？"答曰："皆实。"仁茜曰："即如是，人死当分入六道，那得尽为鬼？而赵武灵王及君，今尚为鬼耶？"景曰："君县内几户？"仁茜曰："万余户。"又曰："狱囚几人？"仁茜曰："常二十人已下。"又曰："万户之内，有五品官几人？"仁茜曰："无。"又曰："九品以上官几人？"仁茜曰："数十人。"景曰："六道之义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万无一人，如君县内无一五品官；得人道者，万有数人，如君县内九品数十人；入地狱者，万亦数十，如君狱内囚；唯鬼及畜生，最为多也，如君县内课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级。"因指其从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茜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茜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茜问曰："道家章醮，为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总统六道，是为天曹。阎罗王者，如人间天子。泰山府君，如尚书令录。五道神如诸尚书。若我辈国，如大州郡。每人间事，道士上章请福，如求神之恩。大曹受之。下阎罗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诉云。宜尽理，忽令枉滥。'阎罗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诏也。无理不可求免，有枉必当得申，何为无益也？"仁茜又问："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圣，无文书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宽宥。若福厚者，虽有恶道，文簿不得追摄。此非吾所识，亦莫知其所以然。"言毕即去。仁茜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还乡里。仁茜寄书曰："鬼神定是贪谄，往日欲郎君饮食，乃尔殷勤。比知无复利，相见殊落漠。然常掌事犹见随。本县为贼所陷，死亡略尽。仆为掌事所导，故（故原作如常。据明抄本改。）贼不见，竟以获全。"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赐射于玄武门，文本时为中书侍郎。自语人云尔。（出《冥报录》）

【译文】

唐代的睦仁茜，是赵郡邯郸县人士。从小就钻研经学，不相信鬼神。他常常想试探到底有无鬼神，就去拜见看到过鬼的人并跟他学习，十多年一无所获。后来他把家迁往县城，在路上看到一个人，像个大官，衣帽十分威风而考究，骑着好马，骑马的随从就有五十多人。他看着睦仁茜却没有言声。后来，经常看见他，十年之内，一共见过几十次。后来有一次，他停下马来，喊睦仁茜说："我经常看见你，感情上便有些眷恋而倾慕，真想和你交往、游玩呀。"睦仁茜当即朝他揖拜，问他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呵，姓成名景，本来是弘农县人，西晋时当过别驾，现在任临湖国的长史。"睦仁茜问他国家在什么地方？国君叫什么名字？回答说："黄河以北，统称为临湖国，国都建在楼烦县西北处的沙漠地带。我们的国君是已经死去的赵武灵王。他今天统治这个国家，总的还要受泰山府君的控制和管理。每月派一名宰相去泰山朝觐。所以多少次路过此地与你相遇呵。我只能给你一样好处，就是能够让你事先知道福难而设法避开它，可以免去受罪。但生死和大祸大福是早就有定数的，不能变动了。"睦仁茜听从了成景的话，成景于是把他的从骑常掌事送给睦仁茜，派他跟随仁茜而去，有什么事情必须事先向上报告，并说道："凡是你所不知道的，就应当来告诉我。"于是便告别。常掌事一直跟随着睦仁茜，就像个侍从似的。每次睦仁茜提出问题，常掌事没有不事先知道的。隋代大业初年，江陵来的岑之象做了邯郸县令。岑之象的儿子叫文本，年纪不满二十，岑之象请睦仁茜到家中教导文本。睦仁茜将与鬼相遇这件事告诉了文本，并对他说道："成景长史对我说：'有一事羞于启齿你还不知道；但我既然与你相交，也不能不告诉你呀。鬼神之道也是要吃饭的，但不能够吃饱，常常忍饥挨饿。如果能够吃上人间的饭菜，一年之内都饱饱的。所以，那些鬼们都常常偷吃人间的饭食。'我很穷又十分珍重自己的名声，就不能去偷了。那么你就宴请他一顿吧！"他既然告诉了文本，文本立即就派人准备饭食，备设珍羞。睦仁茜说："鬼是不想进人的房间的，可以在外面河边支起布棚摆下筵席。"岑文本照他说的一一去做了。时间到了，睦仁茜看见成景与两位客人赶到，骑马的随从就有一百多人。落坐之后，岑文本起身向席间的客人再次揖拜，并道歉说自己准备的食物不够精细，也转告成景感谢之意。岑文本开始设宴时，睦仁茜拿黄金玉帛赠给他。岑文本问是什么东西，睦仁茜说："鬼所用的东西，全都和人用的不一样。但只有黄金和绢帛，能够通用。但也不如假的好。把黄金镀在锡块上当金子，用纸做绢帛，才是最贵重的上品。"岑文本照他说的去做了。等到成景吃饱了，又把他的从骑叫过来坐着吃开了。岑文本把所作的假金钱及绢帛送给成景，成景十分喜欢，谢道："由于我而给你找麻烦，而你却把这些东西送上来，十分感激。请问，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自己的寿命呀？"岑文本辞谢道："我不愿知道。"成景笑着离席而去。几年之后，睦仁茜患上了病，他没有因为疾病沉重、处境窘迫而躺倒。一个多月之后，睦仁茜问常掌事这是怎么回事，常掌事也不知道；便又去找成景长史，成景回答说："我也不知，下个月要去泰山朝觐，问清因由再告诉你。"到了下个月，成景来告诉他说："你的一个同乡赵某人，原来是泰山的主簿，现在主簿一职空缺，因此他推荐你当此官，有意让你管理文案，管事的人召你前去。但是文案整理成后你也就该死了。"睦仁茜问他到底该不该去。成景说："你的寿命应该活到六十多岁，现在才四十岁。但是赵主簿横竖都要把你征召去，你应当去呀。"又说："赵主簿如果问起来，你就说与他昔日是同学，恩情深厚。今天有幸被任为泰山主簿。"梦中，那位赵某说："正赶上一个官职空缺，神君让我选人。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报到神君那里，神君默许用你。你老兄既然不能够得到长生，命中注定必有一死，那样死后的人都集中到一起，你就未必能够当上官了，何必吝惜一二十年的苟安生活呀？！现在文案已经发下来了，不可能再收回去，希望你作出来的决定，什么也不要乱怀疑。"睦仁茜又担忧又害怕，病更加严重了。成景对睦仁茜说："赵主簿一定想致函给你，你可以自己前往泰山，向泰山府君陈诉，就能免去你的这个职务。"睦仁茜问怎么才能见到府君，成景说："到泰山庙的东面，再过一个山岭，那片平地就是府君的明府，你到了那个地方，自然就可以见到他了。"睦仁茜把这事告诉了岑文本，文本为他准备行装。几天后，成景又告诉仁茜说："文状要写成了，你前去陈诉一定会害怕的，那就应当赶快做一尊佛像，这样那文书自然就会撤销了。"睦仁茜嘱咐文本，花三千钱在寺院的西墙上画一尊佛像。画完了，成景就来告诉他："你的那件事终于免了！"睦仁茜知道自己不信佛，对此半信半疑，问成景说："佛法说人有三世因果轮回，这是真是假？"成景回答说："全是真的。"睦仁茜说："即然如此，那么人死之后应当分别进入六条道，怎么会全变鬼呢？而赵武灵王和你这样的人，现在还是鬼，这……"成景说："你们那个县共有多少户？仁茜说："一万多户。"成景又问："监狱中押着多少人？"仁茜回答："平时在二十人以下。"成景又问："你们那万户之内，做五品官的有几个人？"仁茜回答："没有一个。"又问："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个人？"仁茜回答说："几十个人。"成景说："所谓六道的合理划分，就跟这是一样的。能够在死后进入天道的，一万人中没有一个，这就像你们全县也没有一个做五品官的；能够在死后进入人道的，一万人中有几个，这就像你们县里做九品官以上的有几十个人差不多；人死后下地狱的，一万人中也有几十个，这就像你们县监狱里关押的囚犯。人死之后，只有做鬼和畜生的，才是最多的呵，这就像你们县里的纳税服役的人家一样。进入这条道的，也有等级之分。"于是，他指指自己的随从说道，"这人就远远赶不上我了！其实，不如他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睦仁茜问道："鬼也有一死吗？"成景回答说："是的。"睦仁茜又问："那么鬼死之后进入什么道？"成景说："不知道，这就像人知道生而不知道死是怎么一回事似的。"仁茜问道："道家的章醮，到底有没有益处？"成景说："道者就是阴间总管六道的天帝，称为天曹。阎罗王，就像人间的皇帝一样。泰山府君，如同现在尚书令的职位，五道神如同各位尚书。像我们那样的国家，就跟现在的大的州郡一样。每次处理人间的事情，都是由道士上表求神乞请保佑，如求神降恩等等。天曹受理之后，接着对阎罗王说：于某月某日，接到某人的申诉等。应当尽快公正地处理，不能不顾事由而冤枉人。阎罗王敬受而认真地奉行，就像人世间奉诏一样。在这里，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请求赦免的，有冤屈也必然能够得到申报。怎么能说没有益处呢？"仁茜又问："请佛家保佑怎么样？"成景说："佛是大圣呵，不发文书，但他所要保佑的人，天神都会敬奉的，差不多都会得到宽恕和谅解。如果福大之人，虽然生前有过罪恶，阴司的文簿上也不得追记。这些都不是我所见过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完就离去了。睦仁茜一两天就起床行走，病也好了。岑文本父亲死了，岑文本回到老家。睦仁茜给他写信说："那些鬼神准是些贪婪且善于谄媚之徒，当初你请他们吃饭，显得那么殷勤、热情；如今知道再无利可图，与我相见便显得十分冷淡。但是那位常掌事还一直跟随着我。另外，本县县城已被贼寇攻陷，人几乎被杀光了。我由常掌事领着，贼寇们看不见，竟然保全了性命。"唐贞观十六年九月八日，太宗皇帝赐文官们在玄武门前练习射箭，岑文本当时是中书侍郎，也参加了，自己对别人讲出了上述之事。

兖州人

唐兖州邹县人姓张，忘字。曾任县尉。贞观十六年，欲诣京赴选。途经泰山，谒庙祈福。庙中府君及夫人并诸子等，皆现形像。张遍拜讫，至第四子旁，见其仪容秀美。同行五人，张独祝曰："但得四朗交游，赋诗举酒，一生分毕，何用仕官？"及行数里，忽有数十骑马，挥鞭而至，从者云是四郎。曰："向见兄垂顾，故来仰谒。"又曰："承欲选，然今岁不合得官。复恐在途有灾，不复须去也。"张不从，执别而去。行百余里，张及同伴夜行，被贼劫掠，装具并尽。张遂祝曰："四郎岂不相助？"有顷，四郎车骑毕至，惊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贼颠仆迷惑，却来本所。四郎命决杖数十。其贼臂膊皆烂。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树，兄还之日，于此相呼也。是年，张果不得官而归。至本期处，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张云，相随过宅。即有飞楼绮观，架迥凌空，侍卫严峻，有同王者。张即入。四郎云："须参府君，始可安。"乃引入。经十余重门，趋而进，至大堂下谒拜。见府君绝伟。张战惧，不敢仰视。判事似用朱书，字皆极大。府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与吾儿交游，深为善道。宜停一二日聚，随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别馆。盛设珍羞，海陆毕备。奏乐盈耳。即与四郎同室而寝。已经三宿。张至明旦，游戏庭序，徘徊往来，遂窥一院，正见其妻。于众官人前荷枷而立。张还，甚不悦。四郎怪问其故。张具言之。四郎大惊云："不知嫂来此也。"即自往造诸司法所。其类乃有数十人，见四郎来，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报曰："不敢违命。然须白录事知。"遂召录事，录事诺云："乃须夹此案于众案之中，方便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断云："此妇女勘别案内。常有写经持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归家。与四郎涕泣而别，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寿。"张乘本马，其妻从四郎借马，与妻同归。妻虽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许，忽不见。张大怪惧。走至家中，即逢男女号哭，又知已殡。张即呼儿女，急往发之，开棺，妻忽起即坐，冁然笑曰："为忆男女，勿怪先行。"于是已死经六七日而苏也。兖州人说之云尔。（出《冥报录》）

【译文】

唐代兖州邹县有个人姓张，忘记他的名字了。张某曾经当过县尉。贞观十六年，他想进京城参加每年一次的官选，希望朝廷量才授官。路过泰山时，他进庙中祈祷请神保佑，庙中的府君及夫人连同几个儿子等，全现出了原形。张某向他们一一揖拜完毕，当走到府君的第四个儿子身边，见他仪表和容貌俊美出众，同行的五个人当中只有张某祝颂道："我要能同四郎交往，饮酒赋诗，一生很快就过去，何必要当官呢？"等他走出几里地之后，忽然有几十个骑马的人，挥鞭而来，随从告诉他说这就是四郎。四郎对张某说："刚才见你对我高看一眼，所以前来拜望你。"又说："知道你想参加大选，但今年是不会封你官职的，还恐怕在中途遇到祸事，不要再去了。"张某不听，执意告别而去。走出一百多里，张某和同伴赶夜路时，被强盗劫掠一空，衣物用具全被抢走了。张某立即祈祷说："四郎怎么不来帮助我呀？"俄顷四郎的车马全来了。见状，四郎惊叹好久，立即派手下人追捕强盗。那强盗踉踉跄跄，神魂颠倒，又转回原地，四郎命人打他几十棍杖。那强盗的屁股和胳膊全被打烂了。然后，张某与四郎告别而去。四郎指着一棵大树说："你回来的时候，要在这里喊我呵！"这年，张某果然落选而归。到了约定的地方，他大声连喊四遍四郎。不一会儿，四郎就来了。他领着张某边走边说："咱们一起到这片坟地看看吧。"走了不远，前面楼檐凌空，气势雄伟，十分壮观；而且，侍卫们神色严峻，把守甚严，如同保卫皇帝一样。张某随四郎走了进去。四郎说："咱们必须去参拜府君，才能够平安无事。"四郎领着他往里走，经过十几道门，趋身而进，终于来到大堂之下。张某拜谒完毕，只见那府君十分魁伟威严，便有些胆战心惊，不敢抬头再望。府君判案好像用红笔书写，字都很大。府君让手下人宣布说道："你能够同我的儿子交往，使我深深感到你具有美好的品德。你应当在此住一两天，我再设宴招待你。然后你再自便吧。"当即，他被人领了出来，到了一座客馆。这里已经摆下了丰盛的酒菜，那些珍奇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而且有人奏乐助兴。当天，张某与四郎同室而睡。就这样过了三宿。第四天天一亮，张某在亭堂间游玩，徘徊往来，无意之中看见一个院子，正好见到自己的妻子在里面。她戴着枷锁，低着头站在一些当官的面前。张某回到房间，十分不高兴。四郎感到奇怪，便问他怎么回事。张某把刚才的事说了。四郎大吃一惊，道："不知道嫂子来到这里呀！"随即，亲自前往各司法部门询问。各司法部门共有几十个人，见四郎来了，全都走下台阶，迭足而立，一个个现出十分恐惧的样子。四郎用手势把一个司法官唤到跟前，跟他说了这件事。司法官回答说："我们不敢违命呵。但是……那也必须得让录事知道。"随即把录事召了进来。这位录事答应下来，说道："这就必须把这个案子夹在众多的案子当中，才能便于一起宣判，方可达到目的。"最后，司法官判决说："这位妇女所犯罪行，已经在别的案子里得到了甄别校正。另外，她还有抄写经书持斋多年的功德，不该立即处死。"随即，张某的妻子被放了出来，让她回家。夫妻二人和四郎挥泪告别。四郎因而说："只有立功修德，才能够延年益寿呵。"张某骑着原来的马，他妻子向四郎又借了一匹马，夫妻双双往家走。妻子虽然是鬼魂，但与平时没什么两样。快走到家了，大约还有一百步远时，妻子忽然就没了踪影。张某十分惊异而恐惧。进了家门，就看见儿女们号啕大哭，一问，才知道已经出殡了。张某立即呼唤儿女们。急忙去墓地挖坟。棺材打开了，妻子忽然坐了起来，笑着说道："因为思念儿女，别怪我先走了一步呵。"于是，她在死亡六七天之后又苏醒过来了。这个故事是兖州人讲的。

卷第二百九十八　　神八

柳智感　李播　狄仁杰　王万彻　太学郑生　赵州参军妻

柳智感

唐河东柳智感，以贞观初为长举县令。一夜暴死，明旦而苏。说云："始忽为冥官所追。大官府使者以智感见，谓感曰：'今有一官缺，故枉君任之。'智感辞以亲老，且自陈福业，未应便死。王使勘籍，信然。因谓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谢。吏引退至曹，有五判官，感为第六。其厅事是长屋，（屋原作官。据明抄本改。）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坐处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坐。群吏将文书簿帐来，取智感署，署（署原作于。据明抄本改。）案上，退立阶下。智感问之，对曰："气恶逼公，但遥以中事答。"智感省读，如人间者，于是为判句文。有顷食来，诸判官同食。智感亦欲就之，诸判官曰："君既权判，不宜食此。"感从之。日暮，吏送智感归家，苏而方晓。自归家中。日暝吏复来迎至旦如（至下原有彼字。如字原缺。据明抄本删补。）故。知幽显昼夜相反矣。于是夜判冥事，昼临县职。岁余，智感在冥曹，因起至厕，于堂西见一妇女。年三十许，姿容端正，衣服鲜明，立而掩涕。智感问何人，答曰："兴州司仓参军之妇也。摄来此，方别夫子，是以悲伤。"智感以问吏，史曰："官摄来，有所案问，且以证其夫事。"智感因谓女人曰："感长举县令也。夫人若被堪问，幸自分就。无为牵引司仓，俱死无益。"妇人曰："诚不愿引之，恐官相逼耳。"感曰："夫人幸勿相牵，可无逼迫之虑。"妇人许之。既而还州，先问司仓妇有疾。司仓曰："吾妇年少无疾。"智感以所见告之，说其衣服形貌，且劝令作福。司仓走归家，见妇在机中织，无患也，不甚信之。后十余日，司仓妇暴死。司仓始惧而作福禳之。又兴（兴原作与。据明抄本改。）州官二人考满，当赴京选。谓智感曰："君判冥道事，请问吾选得何官？"智感至冥，以某姓名问小录事。曰："名簿并封左右函中，检之二日方可得。"后日，乃具告二人。二人至京选，吏部拟官，皆与报不同。州官闻之，以语智感。后问小录事，覆检簿，云："定如所检，不错也。"既而选人过门下，门下审退之。吏部重送名，果是名簿检报者。于是众威信服。智感每于冥簿，见其亲识名状及死时日月，报之，使修福，多得免。智感权判三年，其吏部来告曰："已得隆州李司户，授正官以代。公不复判矣。"智感至州，因告刺史李德凤，遣人往隆州审焉，（焉原作为。据明抄本改。）其司户已卒。问其死日，即吏来告之时也。从此遂绝。州司遣智感领囚，送至凤州界。囚四人皆逃。智感忧惧，捕捉不获。夜宿传舍，忽见其故部吏来告曰："囚尽得矣。一人死，三人在南山西谷中，并已擒缚。愿公勿忧。"言毕辞去。智惑即请共入南山西谷，果得四囚。知走不免，因来抗拒。智感格之，杀一囚，三囚受缚，果如所告。智感今存，任慈州司法。光禄卿柳亨说之。亨为邛州刺史，见智感，亲问之。然御史裴同节亦云，见数人说如此。（出《冥报录》）

【译文】

唐代河东地区有个叫柳智感的人，于贞观初年当上了长举县令。一天夜里，他突然死去，第二天早晨又苏醒过来。说道："开始，不经意间被阴间的官吏追命。地府的使者见到我之后，对我说：'现在有一个官职空缺着，所以想请你屈就上任。'我以双亲年迈相推辞，并且说自己天天要祈祷上苍保佑他们长寿，不应该现在就死。阎罗王的使者到我家调查一番，这才相信，于是对我说：'你不该现在就死，可以暂时代理判案的录事。'柳智感答应下来并表示感谢。有位小吏领着他进了分科办事的官署，这里有五个判官，柳智感为第六个人。这厅堂非常大，每个人占三间屋子。他们各有各的床铺和几案，公务繁忙，十分紧张。西头一个坐位没有判官，小吏让柳智感在这里坐下来。所有的官吏都将文书帐簿拿到柳智感的官署里来，一一摆在他的几案上，然后都退到台阶下站好。柳智感问这是怎么回事，回答说："因身上邪气恐冲犯您，所以站在远处来回答您的问话。"柳智感审看了一下，同人世间一样，于是便写起评语来。一会儿送饭来了。各位判官都在一起吃，柳智感也想过去吃，判官们说："你既然是暂时代理的，就不该吃这样的饭菜。"柳智感听从了他们的话，没有吃。日头落山之后，小吏送他回家，待他苏醒过来天才亮。自从柳智感回到家中之后，那小吏每到日落后就把他接去，天亮之前再送他回家。要知道，阴间和人世白天和晚上是相反的呵。于是，他晚上到阴间判案，白天去县衙门办公。就这样过了一年多。一天，柳智感在地府要去厕所小解，于大堂西侧看见一个妇女，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姿容端庄，穿着十分鲜艳而明丽的衣常，正站在那里捂着脸哭呢。柳智感上前问她是什么人，那妇女回答说："我是兴州司仓参军的夫人呵，被抓到这里，刚刚离开丈夫，所以感到悲伤。"柳智感向小吏询问此事，小吏说："地府把她抓来，是因为有案子要问，并且让她证明丈夫的一些事情。"柳智感于是对那妇女说："我是长举县的县令呵。你如果被带去审问，希望你自己分清事实，不要牵连你的丈夫，都死了并没有好处。"那妇女说："我诚然是不想牵连他，可只怕官府相逼呀！"柳智感说："庆幸的是你不想牵连他，这样你就可以免去被逼迫的忧虑了。"那妇女答应下来。柳智感来到兴州之后，先去问那位司仓参军的夫人有没有病，司仓说："我的夫人正年轻，没有病。"柳智感便把自己在阴间的所见告诉了他，而且说出了他夫人的音容笑貌及所穿的衣服，并劝他赶紧为妻子祈祷。司仓回到家中，见妻子正在机前织布，什么病也没有，不很相信柳智感的话。十几天之后，妻子暴病而死，司仓这才感到害怕而祝铸上苍请求驱除灾祸。另外，举州有两位当官的，任期已满，应当进京参加大选，再由朝廷量才授官。他们对柳智感说："你对阴间的一些事情判断很准确，那你说，我们参加大选会得到什么官职呢？"柳智感到了地府，把这件事对小录事讲了，并且说出那二位的姓名。小录事说："功名簿上并列封为左右函中，但任职令第二天才能下来。"第二天白天，柳智感把这些事情全告诉了那两个人。那二人进京参加大选，吏部拟出任职名单。都跟柳智感说的不一样。那二人听说此事，对柳智感讲了。柳智感急忙赴到地府去问小录事，小录事翻开任职令簿，说："保证跟任职令一样，不会错的呵。"第二天，中选的任职名单报到门下省，门下省审查没有通过又退了回去。吏部只好重拟名单报上。这次，果然与功名簿上的任职令一样。因此，大家对柳智感全都信服了。柳智感第一次在生死簿上，看到自己亲朋好友的名字及死亡日期，都回来告诉本人，让他祭祀祈祷，大多数都幸免一死。柳智感到地府做了三年的代理判官录事，一天，地府吏部来人对他说："我们已经找到了隆州的李司户，并正式下任职令了，让他取代于你。往后，你就不要来这里办案了。"柳智感到了州府，于是向刺史李德凤报告了这件事，李德凤立即派人到隆州调查，果然不错，那位李司户已经死了。问起死亡日期，正是吏部来人通知他那天。从此，他去地府的路便断绝了。一天，州司派柳智感押解囚徒，将他们送到凤州地界。四个囚徒全逃跑了，使他又忧虑又害怕，追捕半天一个也没有捉到。晚上，他住在旅舍里，忽然看见原来地府中的那位小吏，告诉他说："那四名囚犯，全都找到了。一个死了，三个现在南山西谷中，并且已经被捕获，希望你不要忧愁。"说完，那小吏告辞而去。柳智感立即找些人一同进了南山西谷，果然找到了四个囚徒。囚徒们知道逃不掉了，于是便顽抗，柳智感与他们格斗，杀了一个，其余三个被擒缚，果然跟那小吏说的一样。柳智感现在还活着，任慈州司法。这是掌管皇室膳食的光禄卿柳亨说的。柳亨当邛州刺史时，见过柳智感，亲自问过他。同时，御史裴司节也说，听到不少人都这样进过。

李播

高宗（宗原作祖。据明抄本改。）将封东岳，而天久霖雨。帝疑之，使问华山道士李播，为奏玉京天帝。播，淳风之父也。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问播封禅事。播云："待问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谒庭下，礼甚恭。播云："唐皇帝欲封禅，如何？"府君对曰："合封，后六十年，又合一封。"播揖之而去。时仁轨在播侧立，见府君屡顾之。播又呼回曰："此是唐宰相，不识府君，无宜见怪。"既出，谓仁轨曰："府君薄怪相公不拜，令左右录此人名，恐累盛德。所以呼回处分耳。"仁轨惶汗久之。播曰："处分了，当无苦也。"其后帝遂封禅。（出《广异记》）

【译文】

唐高宗李治要去泰山祭祀天地，而天总下雨。高宗有些疑惑，欲派人去华山询问道士李播，并想让他去玉京奏报天帝。李播，他是李淳凤的父亲呵。于是，仆射刘仁轨奉旨来到华山，向李播询问去泰山祭祀天地之事。李播说："这得等我问问泰山府君。"随即，刘仁轨让他把泰山府君喊来。喊了好久，泰山府君到了，在庭下拜谒，行大礼。李播说："唐朝皇帝想去你那里祭天地，怎么样？"府君回答说："应该祭的，六十年之后，还得祭祀一次。"李播向他揖拜而别。当时刘仁轨在李播身旁站着，只见那府君连着瞅了他几眼。李播见状，急忙又把府君喊了回来，说："这位是当朝的宰相，他不认识府君你，不要见怪。"府君出门之后，李播对刘仁轨说："府君有点责怪你没有向他揖拜，并让手下人记下了你的名字，我担心影响祭祀天地那样的大德之事，所以把他喊回来嘱咐了他几句。"刘仁轨听罢惶恐不安，流了好长时间的汗。李播说："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之后不久，高宗顺利地登上泰山，祭祀天地。

狄仁杰

高宗时，狄仁杰为监察御史。江岭神祠，焚烧略尽。至端州。有蛮神，仁杰欲烧之。使人入庙者立死。仁杰募能焚之者，赏钱百千。时有二人出应募。仁杰问往复何用，人云："愿得敕牒。"仁杰以牒与之。其人持往，至庙，便云有敕，因开牒以入，宣之。神不复动，遂焚毁之。其后仁杰还至汴州，遇见鬼者曰："侍御后有一蛮神。云被焚舍，常欲报复。"仁杰问："事竟如何？"见鬼者（见字者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云："侍御方须台辅，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彼亦何所能为？久之，其神还岭南矣。"（出《广异记》）

【译文】

唐高宗时，狄仁杰任监察御史，江畔岭上一带的庙宇，几乎被他烧光了。一次，他来到端州，见这里有座蛮神庙，便想烧毁它。然而，派去的人刚一进庙就死了。狄仁杰悬赏一百千钱，招募能烧毁此庙之人。当时，有两个人前来应招。狄仁杰问他们来回都需要什么，回答说："想用一下皇帝给你的命令书。"狄仁杰把命令书交给他们。他们二人拿着它，来到庙门口，便说有命令书，并将其打开走了进去，当即宣读起来。那神一动不动，整个庙随即被烧毁了。后来，狄仁杰回到汴州，遇到一个看见鬼的人对他说："在你的身后有一个蛮神，说他的房舍被烧了，常常想寻机报复。"狄仁杰问："事情后来怎么样？"那位看见鬼的人说："侍御方须台辅，所以还有二十多个鬼神跟随着你，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时间长了，那些鬼神就都回到岭南去了。"

王万彻

武太后暮年，宫人多死，一月之间，已数百人。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使祝宫中。彻奏曰："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神灵不乐，以致是也。"太后曰："可奈何？"彻曰："臣能禳之。"乃施席于殿前，持刀噀水，四向而咒。有顷曰："皇帝至。"彻乃廷诘帝曰："天道有去就，时运有废兴。昔皇帝佐陛下，母临四海，大弘姜嫄、文母之化，遂见推载，万国归心。此天意，非人事也。陛下圣灵在天，幽明理隔，何至不识机会，损害生人，若此之酷哉？"帝乃空中谓之曰："殆非我意，此王后诉冤得申耳。何止后宫，将不利于君。"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太后默然改容，乃命撤席。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迁太后于上阳宫，以幽崩。（出《广异记》）

【译文】

武则天晚年的时候，宫中有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死去，一个月之内，死了好几百人。武则天把巫师王万彻召来，让他在宫中仔细勘察了一番。王万彻奏报说："天皇认为你统治大唐的时间太长了，神灵们不高兴，所以才出现这种事情。"武则天说："这如何是好？"王万彻说："我能设法消除灾祸。"于是在殿前铺好席子，举着刀喷上水，向四周念着咒语。过了一会儿，王万彻说皇帝到了，当即就在殿前盘问起皇帝来，说道："天道有去有来，时运有废有兴。当年皇帝辅佐太后陛下，使她统治四海，大力弘扬周族始祖后稷之母姜嫄、文母等人，改变人心风俗，她渐渐受到拥戴，各个小国也归须于大唐，这是天意，不是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如今，皇帝陛下的圣灵已经升天，阴间和人世的事理是不相通的，你怎么能不顾际遇时会，伤害活人，且如此之残酷呢？"皇帝就在空中对王万彻说："这大概不是我的本意，这是死去的王皇后在诉屈申冤呵。何止是后宫死几个人呢，这将大大不利于当朝的君主呵。"武则天和手下人听得清清楚楚，她沉默无语，脸色变得十分难看，便令人把席子撤掉。第二年，在五位王子的支持下，中宗登基，武则天迁居到上阳宫内，在这里被软禁而死。

太学郑生

垂拱中，驾在上阳宫。太学进士郑生晨发铜驼里，乘晓月，度洛桥。下有哭声甚哀，生即下马察之。见一艳女，翳然蒙袂曰："孤养于兄嫂，嫂恶，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须臾。"生曰："能逐我归乎？"应曰："婢御无悔。"遂载与之归所居。号曰汜人，能诵《楚词》《九歌》《招魂》《九辩》之书，亦常拟词赋为怨歌。其词艳丽，也莫有属者。因撰《风光词》曰："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帏，醉融光兮眇眇瀰瀰，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蜲娜之秾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醻游颜兮倡蔓卉，縠流倩电兮发随旎。"生居贫，汜人尝出轻缯一端卖之，有胡人酬千金。居岁余，生将游长安。是夕，谓生曰："我湖中蛟室之妹也。谪而从君。今岁满，无以久留君所。"乃与生诀。生留之不能，竟去。后十余年，生兄为岳州刺史，会上巳日，与家徒发岳阳楼，望鄂渚，张宴乐酣。生愁思吟曰："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声未终，有画舻浮漾而来，中为彩楼，高百余尺。其上帷帐栏笼，尽饰帷囊。有弹弦鼓吹者，皆神仙峨眉，被服烟电，裾袖皆广尺。中一人起舞，含颦怨慕，形类汜人。舞而歌曰："泝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裾。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舞毕，敛袖索然。须臾，风涛崩怒，遂不知所往。（出《异闻集》）

【译文】

唐代垂拱年间，皇帝住在上阳宫里。太学院的进士郑生早晨起来，乘着天边的晓月之光，由铜驼里出发、过洛桥。听见桥下有人在哀哀地哭泣。郑生立即跳下马，前去察看。这时，只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她用衣襟蒙住脸说："我是个孤儿，住在兄嫂家中，嫂子十分凶狠，把我折磨得好苦呵。我今天想投水自尽，因此在要死前想痛哭一场。"郑生说："那么，你能跟我回家吗？"那女子回答说："我随你，且不会后悔的。"郑生把她扶到马上，当即送回家中。这女子叫汜人，能背诵《楚辞》中的《九歌》、《招魂》、《九辨》等书，也常常写些诗词歌赋，抒发自己心中的幽怨之情。她的词章艳丽，人世间没有比得上的。她的一首风光词这样写道："隆往秀兮昭盛时，播薰绿兮淑华归。故室荑与处萼兮，潜重房以饰姿。见耀态之韶华兮，蒙长霭以为帏，醉融光兮眇眇瀰瀰，远千里兮涵烟眉。晨陶陶兮暮熙熙，无蜲娜之秾条兮，娉盈盈以披迟。醻游颜兮倡蔓卉，縠流倩电兮分随旎！"郑生家中很贫困，汜人曾经拿出两丈绸布卖了，有位胡人付给一千斤黄金。住了一年多，郑生要去长安游说，这天晚上，汜人对他说道："我是湖中龙宫里的女子呵！因被流放才跟随了你。今年期限已满，不能长住你这里了，只好跟你告别。"郑生怎么也留不住她，她终于走了。十多年之后，郑生的哥哥成了岳州刺史，过上巳节那天，他把家人聚到一起登上岳阳楼，观赏鄂州大地。宴间，鼓乐齐鸣，酒兴正酣，郑生不由生出一丝愁绪，吟道："情无限兮荡洋洋，怀佳期兮属三湘。"话音未落，有一只漂亮的长方形船顺水而来，中间扎着彩楼，一百多尺高，上面有栏杆，四周盖着帷帐，装饰得十分讲究。有些人正在演奏各种乐器，她们都长着神仙般的蛾眉，身上披着云霞和电光，衣襟和袖子都很宽大。中间有个人翩然起舞，皱着眉头，眼里闪着爱慕和幽怨之光，看样子像是汜人。她边舞边唱道："溯青春兮江之隅，拖湖波兮袅绿裙。荷拳拳兮来舒，非同归兮何如？"跳完了舞，她神情黯然地收起袖子。不一会儿，忽然间狂风大作，波涛汹涌，不知道她和那船到哪里去了。

赵州参军妻

赵州卢参军，新婚之任，其妻甚美。数年，罢官还都。五月五日，妻欲之市，求续命物，上于舅姑。车已临门，忽暴心痛，食顷而卒。卢生号哭毕，往见正谏大夫明崇俨，扣门甚急。崇俨惊曰："此端午日，款关而厉，是必有急。"遂趋而出。卢氏再拜，具告（告原作问。据明抄本改。）其事。明云："此泰山三郎所为。"遂书三符以授卢："还家可速烧第一符，如人行十里，不活；更烧其次，若又不活；更烧第三符。横死必当复生，不来真死矣。"卢还如言，累烧三符，其妻遂活，顷之能言。初云：被车载至泰山顶，别有宫室，见一年少，云是三郎。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侍妆梳。三郎在堂前，与他少年双陆，候妆梳毕，方拟宴会。婢等令速妆，已缘眷恋故人，尚且悲泪。有顷，闻人款门云："是上利功曹，适奉都使处分，令问三郎，何以取户家妇？宜即遣还。"三郎怒云："自取他人之妻，预都使何事！"呵功曹令去。相与往复，其辞甚恶。须臾，又闻款门云："是直符使者，都使令取卢家妇人。"对局劝之，不听。对局曰："非独累君，当祸及我。"又不听。寻有疾风，吹黑云从崖顶来，二使唱言："太一直符，今且至矣！"三郎有惧色。风忽卷宅，高百余丈放之，人物糜碎，唯卢氏获存。三使送还，至堂上，见身卧床上，意甚凄恨，被推入形，遂活。（出《广异记》）

【译文】

赵州有位卢参军。新婚之后上任。他的妻子相当漂亮。几年之后，他被罢官回到家中。五月初五这天，妻子想到市场买些有益老人长寿的食物，送给公婆，车已到了门口，忽然见得心疼不止，一会儿就死了。卢某大哭一场之后，去拜见正谏大夫明崇俨。门敲得很急，明崇俨吃惊地说："这端午佳节，门敲得这样响，必定有什么急事。"说罢迎出门去。卢某又向他揖拜一番，详细地向他说出事情的经过。明崇俨说："这是泰山府君的三公子干的呀！"随即画了三道符交给卢某，并告诉他："回家可以立即烧第一道符，如果你走出十里地她还没有活，就再烧第二道符。如果还没有活过来，再烧第三道符，意外死亡之人就必定能够复活。如果再不复活，那就是真死了。"卢某回到家中，照他说的去做，连烧三道符，妻子终于活了过来，一会儿便能讲话了。她开始说："我被车拉到泰山顶上，那里另外还有宫殿。我看见一个少年，说是叫三郎，他让十多个侍从婢女将我拥入一间屋子里，为我梳妆打扮。三郎站在堂前跟别的少年玩一种叫'双陆'的博戏。等我梳妆完毕，才能准备婚礼的筵席，所以婢女们让我快点打扮。我因为眷恋于夫君，便悲伤地流下眼泪。有顷，听人敲门说："我是上面派来的功曹史，奉都使的吩咐，来问一下三郎，为什么要娶卢家的媳妇？应该立即送她回去。'三郎气冲冲地说：'我娶他人的媳妇，跟都使有什么关系？'把功曹史斥责一番，让他马上回去。二人你一句我一句，言词十分激烈。一会儿，又听有人敲门说：'我是持符的使者，都使让我带卢家媳妇回去。"对局的少年劝说三郎，三郎不听。对局中人说：'这件事不仅连累你，也能祸及于我呵。'三郎还不听，旋即有狂风吹来。黑云涌上崖顶，那二位使者拖长声喊道：'天神的公正之符，现在到了！'三郎害怕了。大风忽然把整个楼阁卷到空中，足有一百多丈高，然后再抛下来，人和东西全摔得稀烂，唯独我一个人活着。功曹史等三位使者把我的魂魄送回家中。来到堂前，只见我躺在床上，神情凄苦且有些遗憾，那三位使者便推推我，使魂附于体，随即我便活了过来。"

卷第二百九十九　　神九

韦安道

韦安道

京兆韦安道，起居舍人真之子。举进士，久不第。唐大定年中，于洛阳早出，至慈惠里西门，晨鼓初发，见中衢有兵仗，如帝者之卫。前有甲骑数十队，次有官者，持大杖，衣画袴袽，夹道前驱，亦数十辈。又见黄屋左纛，有月旗而无日旗。又有近侍才人宫监之属，亦数百人。中有飞伞，伞（二伞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下见衣珠翠之服，乘大马，如后之（之原作主人二字。据明抄本改。）饰，美丽光艳，其容动人。又有后骑，皆妇人才官，持钺，负弓矢，乘马从，亦千余人。时天后在洛，安道初谓天后之游幸。时天尚未明，问同行者，皆云不见。又怪衢中金吾街吏，不为静路。久之渐明，见其后骑一宫监，驰马而至。安道因留问之："前所过者，非人主乎？"宫监曰："非也。"安道请问其事，宫监但指慈惠里之西门曰："公但自此去，由里门，循墙而南，行百余步，有朱扉西向者，扣之问其由，当自知矣。"安道如其言扣之。久之，有朱衣官者出应门曰："公非韦安道乎？"曰："然。"官者曰："后土夫人相候已久矣。"遂延入。见一大门如戟门者，官者入通，顷之，又延入。有紫衣宫监，与安道叙语于庭，延一宫中，置汤沐。顷之，以大箱奉美服一袭，其间有青袍牙笏绶及巾靴毕备，命安道服之。宫监曰："可去矣。"遂乘安道以大马，女骑道从者数人。宫监与安道联辔，出慈惠之西门，由正街西南，自通利街东行，出建春门。又东北行，约二十余里，渐见夹道成守者，拜于马前而去。凡数处，乃至一大城，甲士守卫甚严，如王者之城。凡经数重，遂见飞楼连阁，下有大门，如天子之居，而多宫监。安道乘马，经翠楼朱殿而过，又十余处，遂入一门内。行百步许，复有大殿，上陈广筵重乐，罗列罇俎，九奏万舞，若钧天之乐。美妇人十数，如妃主之状，列于筵左右。前所与同行宫监，引安道自西阶而上。顷之，见殿内宫监如赞者，命安道西间东向而立。顷之，自殿后门，见卫从者，先罗主殿中，乃微闻环珮之声。有美妇人，备首饰袆衣，如谒庙之服，至殿间西向，与安道对立，乃是昔于慈惠西街飞伞下所见者也。宫监乃赞曰："后土夫人，乃冥数合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间宾主之礼。遂去礼服，与安道对坐于筵上。前所见十数美妇人，亦列坐于左右，奏乐饮馔，及昏而罢。则以其夕偶之，尚处子也。如此者盖十余日，所服御饮馔。皆如帝王之家。夫人因谓安道曰："某为子之妻，子有父母，不告而娶，不可谓礼。愿从子而归，庙见尊舅姑，得成妇之礼，幸也。"安道曰："诺。"因下令，命车驾即日告备。夫人乘黄犊之车，车有金翠瑶玉之饰，盖人间所谓库车也。上有飞伞覆之，车徒傧从，如慈惠之西街所见。安道乘马，从车而行，安道左右侍者十数人，皆材官宦者之流。行十余里，有朱幕城供帐，女吏列后，乃（乃原作于。据明抄本改。）行宫供顿之所。夫人遂入供帐中，命安道与同处，所进饮馔华美。顷之，又去。下令命所从车骑，减去十七八，相次又行三数里，复下令去从者。乃至建春门，左右才有二十骑人马，如王者之游。既入洛阳，欲至其家，安道先入，家人怪其车服之异。安道遂见其父母。二亲惊愕久之，谓曰："不见尔者，盖月余矣，尔安适耶？"安道拜而明言曰："偶为一家迫以婚姻。"言新妇即至，故先上告。父母惊问未竟，车骑已及门矣。遂有侍婢及阉奴数十辈，自外正门，敷绣茵绮席，罗列于庭，及以翠屏画帷，饰于堂门，左右施细绳床一，请舅姑对坐。遂自门外，设二锦步幛，夫人衣礼服，垂珮而入。修妇礼毕，奉翠玉金瑶罗绔，盖十数箱，为人间贺遗之礼，置于舅姑之前。爰及叔伯诸姑家人，皆蒙其礼。因曰："新妇请居东院。"遂又有侍婢阉奴。持房帷供帐之饰，置于东院，修饰甚周，遂居之。父母相与忧惧，莫知所来。是时天后朝，法令严峻，惧祸及之，乃具以事上奏请罪。天后曰："此必魅物也，卿不足忧。朕有善咒术者，释门之师，九思、怀素二僧，可为卿去此妖也。"因诏九思、怀素往，僧曰："此不过妖魅狐狸之属，以术去之易耳。当先命于新妇院中设馔，置坐位，请期翌日而至。"真归，具以二僧之语命之，新妇承命，具馔设位，辄无所惧。明日，二僧至，既毕馔端坐，请与新妇相见，将施其术。新妇遽至，亦致礼于二僧。二僧忽若物击之，俯伏称罪，目眦鼻口流血。又具以事上闻。天后问之。（问之原作因命。据明抄本改。）二僧对曰："某所以咒者，不过妖魅鬼物，此不知其所从来，想不能制。"天后曰："有正谏大夫明崇俨，以太一异术制录天地诸神祗，此必可使也。"遂召崇俨。崇俨谓真曰："君可以今夕，于所居堂中，洁诚坐，以候新妇所居室上，见异物至而观。其胜则已，或不胜，则当更以别法制之。"真如其言，至甲（甲原作申。据明抄本改。）夜，见有物如飞云，赤光若惊电，自崇俨之居，飞跃而至。及新妇屋上，忽若为物所扑灭者，因而不见。使人候新妇，乃平安如故。乙夜，又见物如赤龙之状，拿攫喷毒，声如群鼓，乘黑云有光者，至新妇屋上，又若为物所扑，有呦然之声而灭。使人候新妇，又如故。又至子夜，见有物朱发锯牙，盘铁轮，乘飞雷，轮铓角呼奔而至，既及其屋，又如物所杀，称罪而灭。既而质明，真怪惧，不知其所为计，又具以事告。崇俨曰："前所为法，是太乙符箓法也，但可摄制狐魅耳，今既无效，请更赜之。"因致坛醮之箓，使征八纮厚地，山川河渎，丘墟水木，主职鬼魅之属，其数无缺，崇俨异之。翌日，又征人世上天界部八极之神，其数无缺。崇俨曰："神祗所为魅者，则某能制之，若然，则不可得而知也！请试自见而颐之。"因命于新妇院设馔，请崇俨。崇俨至坐，请见新妇，新妇方肃答，将拜崇俨，崇俨又忽若为物所击，奄然斥倒，称罪请命，目眦鼻口流血于地。真又益惊惧，不知所为。其妻因谓真曰："此九思、怀素、明正谏，所不能制也，为之奈何？闻昔安道初与偶之时，云是后土夫人，此虽人间百术，亦不能制之。今观其与安道夫妇之道，亦甚相得，试使安道致词，请去之，或可也。"真即命安道谢之曰："某寒门，新妇灵贵之神，今幸与小子伉俪，不敢称敌；又天后法严，惧因是祸及，幸新妇且归，为舅姑之计。"语未终，新妇泣涕而言曰："某幸得配偶君子，奉事舅姑，夫为妇之道，所宜奉舅姑之命，今舅姑既有命，敢不敬从。"因以即日命驾而去，遂具礼告辞于堂下。因请曰："新妇女子也，不敢独归，愿得与韦郎同去。"真悦而听之，遂与安道俱行，至建春门外，其前时车徒悉至，其所都城仆使兵卫悉如前。至城之明日，夫人被法服，居大殿中，如天子朝见之像，遂见奇容异人之来朝，或有长丈余者，皆戴华冠长剑，被朱紫之服，云是四海之内，岳渎河海之神。次有数千百人，云是诸山林树木之神而已。又乃天下诸国之王悉至。时安道与夫人坐侧，置一小床，令观之。因最后通一人，云："大罗天女。"安道视之，天后也。夫人乃笑谓安道曰："此是子之地主，少避之。"令安道入殿内小室中。既而天后拜于庭下，礼甚谨。夫人乃延天后上，天后数四辞，然后登殿，再拜而坐。夫人谓天后曰："某以有冥数，当与天后部内一人韦安道者为匹偶，今冥数已尽，自当离异，然不能与之无情。此人苦无寿。某当在某家，本愿与延寿三百岁，使官至三品，为其尊父母厌迫。不得久居人间，因不果与成其事。今天女幸至，为与之钱五百万，与官至五品，无使过此，恐不胜之，安道命薄耳。"因而命安道出，使拜天后。夫人谓天后曰："此天女之属部人也，当受其拜。"天后进退，色若不足而受之。于是诺而去。夫人谓安道曰：以郎常善画，某为郎更益此艺，可成千世之名耳。"因居安道于一小殿，使垂帘设幕，召自古帝王及功臣之有名者于前，令安道图写。凡经月余，悉得其状，集成二十卷，于是安道请辞去。夫人命车驾，于所都城西，设离帐祖席，与安道诀别。涕泣执手，情若不自胜，并遗以金玉珠宝，盈载而去。安道既至东都，入建春门，闻金吾传令，于洛阳城中访韦安道，已将月余。既至，谒天后。坐小殿见之，且述前梦，与安道所叙同，遂以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钱五百万。取安道所画帝王功臣图视之，与秘府之旧者皆验，至今行于代焉。天策中，安道竟卒于官。（出《异闻录》）

【译文】

京兆郡有个人叫韦安道，他是起居舍人韦真的儿子。他想考进士，始终没有中第。唐代大定年间，他住在洛阳城里。一天清早出来，到慈惠里西门时，晨鼓刚响。这时，只见前面大路中央有士兵组成的仪仗队，像是帝王的卫士。前面是戴着甲胄的骑兵，共几十队；接着，是官员，都拿着棍棒，穿着新鲜的上衣和带花纹的裤子，夹道开路，也有几十个人。又看见以黄缯为里的车盖左边的大旗，只有月旗而没有日旗。还有近侍才人宫女太监等，也有几百人。队伍中间，有一飞伞，伞下可以看见镶嵌着翠珠的衣服。这个人骑着高头大马，完全是皇后的装饰。她美丽光艳，容貌动人。后面一些骑马的人，全是嫔妃和女官，举着像大斧一样的兵器，背着弓箭，乘马紧随其后，也有一千多人。时当则天皇后住在洛阳，韦安道开始以是她出去巡行游玩。这时天还没有亮，韦安道问跟自己一起走的人，都说没看见。又责怪起这里的街吏金吾，怪他没有静路。过了好长时间，天渐渐亮了。这时，一个宫中的太监骑着马从后面赶上来，到了韦安道身边。韦安道喊住他问道："前面过去的，不是咱们的君主吗？"太监说："不是呵。"韦安道请他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太监只是指指慈惠里的西门说："你尽管从那往前走，由里门再顺墙向南行一百多步，就会看见一道朝西的红门，你上前敲门问其根由，就知道了。"韦安道照他说的那样走到朝西的红门前，敲了起来。好长时间，走出一个穿红衣服的官员应声问道："你就是韦安道吗？"韦安道说："对。"那位官员说："后土夫人等候你很长时间了。"随即把他请了进去。韦安道看见一道大门，像一道立戟的宫门，那位官员走进去通报。有顷，又把他请了进去，有位穿紫衣服的宫监，同韦安道在庭前叙谈起来。随后，把他请到一座宫中，备好热水让他沐浴。有顷，有人用大箱子送来一套华美的衣服，里面有青袍、象牙笏板、绶带以及头巾、靴子等，十分齐全，让韦安道穿戴好。那位宫监说："这回可以去了。"随即让韦安道骑上高头大马，还有几个骑马的女子随行。宫监与他并马而行，出了慈惠里西门，由正街转向西南，再从通利街往东走，出了建春门，再向东北走。大约走出二十多里，远远看见卫兵们夹道而立，不时有人向他下拜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处。接着，他们来到一座大城，士兵们穿戴着甲胄，守卫很严，仿佛皇宫一般。一共经过好几道岗，随即看见了飞楼连阁，气势非凡。楼阁下面还有一道大门，如皇帝的寝宫。这里有不少宫女和太监。韦安道骑着马，经过翠楼朱殿，又走了十余处地方，进入一道大门里，走了一百来步，又看见一座大殿。殿上摆下了盛宴，准备了隆重的舞乐，美酒佳肴，琳琅满目。九奏万舞，像天上的音乐。有十几个美女，像是妃子的样子，站立在筵席两侧。那位与韦安道同行的宫监，领着他从西边的台阶走上去。一会儿，只见殿上的宫监唱歌般地让韦道安到西边殿堂朝东站好。有顷，从大殿的后门走出不少侍卫和随从，按顺序站在殿中，这时就隐隐听见珮玉的声响，走出一位美丽端庄的女人。从她戴着的首饰和穿着的服饰看，如到庙里拜谒一般。她来到殿堂朝西边站好，与韦安道迎面而视。她就是方才在慈惠西街飞伞下见到的那个女人。宫监唱念道："后土夫人，按冥间的定数应当婚配了！"他让韦安道揖拜，夫人接受了；夫人揖拜，韦安道也接受了，就像人世间行的宾主之礼。接着，脱去礼服，二人对坐在席上，前面见到的那十几个美丽的女人，也列坐在他们身边。一边奏乐一边饮酒吃饭，一直到傍晚才完事。韦安道就在这天晚上，与后土夫人结为夫妻，并发现她竟还是个处女。就这样一共住了十多天，韦安道所穿所吃，全都像住在帝王家中一般。夫人终于对韦安道说："我做了你的妻子，可你有父有母，没告诉他们就娶了我，这不能称为有'礼'吧？我愿意跟你一块回去，拜见尊敬的公婆，完成我做媳妇的礼仪，这是一件幸事呵。"韦安道说："好。"后土夫人于是命令手下人准备车马，当天就准备停当了。后土夫人坐着黄牛拉的车，车上由黄金和美玉装饰一新，就是人世间所说的库车呵。车上有飞伞遮盖，后面跟着众多的侍从，如同在慈惠西街见到的一样。韦安道骑着马，跟在车的后面朝前走。韦安道身旁的侍从也有十个人，全是些作材官和太监之流。走了十多里，有人便陈设帷帐以供行旅，如同建起一座红色的大幕城。女官们站在后面，就象宫中一样摆上酒宴。夫人随即回到陈设的帷帐中，让韦安道跟她住在一起，所吃的食品相当精美。有顷，又向前走。夫人下令把跟随而来的车马人员，减十分之七八。接着又走了三五里地，夫人再次下令减掉随从人员。等到了建春门时，夫人身边还有二十骑人马，如君王出游。当天进了洛阳城，快到韦安道家时，韦安道先行一步，家里人对他的车马和衣服颇感惊异。韦安道立即去拜见父母。二位亲人见状，惊愕地张大嘴巴，且张了好久，对他说："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你了，你近来可否平安、舒心？"韦安道再次跪拜并且直言相告："我无意之中被一家人强迫成婚。"并说新婚妻子已经到了，因此先来禀告父母一声。父母吃了一惊，刚要继续发问，车马已到前门。随即有几十个侍婢及太监，从正门外铺进来绣着花草的丝席，一直铺在庭前，并把一些绿屏风、画卷、帷帐布置于堂上，左右各安放一个用细绳编的坐榻，请韦安道的父母迎面而坐。接着又在门外安置两个锦绣的屏幕，用以遮蔽风尘或外人的视线。后土夫人穿着礼服，垂着珮玉款款而入，行新媳妇拜见公婆的大礼。然后，献上一大批绿玉黄金绫罗绸缎，共有十几箱，作为见面礼，放在公婆面前。接着，韦安道的兄弟姐妹各家人，也都得到了礼物。公婆终于说："请儿媳住在东院吧。"随即，又有一些侍婢太监，拿着帷帐屏风等装饰物，安放在东院，布置得十分周密，讲究。后土夫人和韦安道便住了进去。韦安道的父母都感到十分忧虑可怕，不知道这位儿媳妇是从哪里来的。当时，武则天皇后临朝执政，法令十分严酷，他们担心发生祸事连累自己，就把这件事向则天皇后禀报了并请求赐罪。则天皇后说："这一定是住在深山老林中的鬼怪了。你不要害怕，我有九思、怀素两位神僧，他们出身佛门，有很高超的法术，能够为你除掉此妖。"于是，她派九思、怀素随韦安道之父韦真前去。这两位和尚说："这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或狐狸精之类，用法术除掉它是很容易的。你应当先让这位新媳妇在院中安排好饭菜，放好坐椅，告诉她我们明天就去。"韦真回到家中，全按照那两个和尚说的让新媳妇去做，新媳妇答应下来，立即准备饭菜，布置坐椅，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样子。第二天，两个和尚到了，吃完饭端端正正地坐好，请求说要与新媳妇见见面，准备施展巫木。新媳妇很快就来了，也向这两位和尚致礼问候。忽然，这两位和尚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要害，趴在地上连连自称有罪，眼角和鼻孔都流出血来。他们急忙跑回宫中，把这件事如实讲给则天皇后听。则天皇后再三询问，两位和尚回答说："我们以为所要咒服的，不过是深山中的鬼怪罢了，却不知竟这么厉害！这东西不知道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想必是制服不了啦。"则天皇后说："有位正谏大夫叫明崇俨，他用太一异术可以制服天地间各位神仙，这一招一定好使。"随即召见明崇俨。明崇俨对韦真说："你可以在今天晚间，在你所住的房间里，洁身静心，虔诚地坐好。等到新媳妇所居住的房顶上出现什么异物时，你要留心观察。那异物打胜了则已，倘若打不胜，就得再想别的办法制服她。"韦真照他所说的去做了。第一天晚上，他看见有个奇怪的东西如同一朵云彩，闪着雷电般的红光，从明崇俨家里飞跃而来，径直落在新媳妇屋顶。忽然，这仿佛被什么扑灭，因而便看不见了。韦真派人去儿媳房中侦察，只见她平安如常。第二天晚上，他又看见一个怪物从明崇俨家中飞跃而出，像一条红色的龙，张牙舞爪地喷着毒气，发出的声音如同群鼓齐敲，驾着黑云闪着光亮，落到儿媳的屋顶。又仿佛被什么东西扑了一下，它像鹿那样叫了几声便不见了。韦真派人再去儿媳房中侦察，又跟上次一样平安如常。第三天半夜，韦真又看见有个怪物长着红头发和锯齿般的牙，坐在铁轮上，铁轮闪烁着光芒，它乘着滚动的雷声，像公野鸡那样呼叫着而来，落到儿媳的屋顶。结果，又仿佛遭到什么东西的扑杀，它连称自己"有罪有罪"而销声匿迹。随即天就亮了。韦真又惊诧又害怕。不知道明崇俨之计如何，便把自己所见又对他讲了。明崇俨说："前几次我所做的法术，是'太一符箓法'呵，凭空就可制服狐精之类的鬼怪；现在既然不见效果，那只好另想办法了。于是便设坛举行祷神的祭礼，召来八维之天和厚重之地间所有主管山川河流、荒丘水木的鬼怪，从数字上看一个都不缺。明崇俨疑惑不解。第二天，又召来人世与天界间八极之神，结果也是一个不缺。明崇俨说："神仙变鬼怪做坏事的，我能够制服它；可现在神仙全部在位，那我可就不知道它究意是怎么回事了。"他请求先见这新媳妇一面试探试探。韦真便让儿媳在院中摆好饭菜，宴请明崇俨。明崇俨来后便入座，提出要看一看新媳妇。韦真的儿媳妇刚恭恭敬敬地应了一声，正要朝明崇俨跪拜时，他也忽然像被什么东西击中要害，猛然倒在地上。明崇俨连称有罪并请求饶命，眼角和鼻孔的血喷流到地上。韦真更加惊恐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他的妻子对他说："连九思、怀素和明宗俨都不能制服她，拿她有什么办法？听说，当初咱们的儿子刚跟她成婚时，都叫她后土夫人。那几位虽然使出人世间的各种法术，也未能把这个后土夫人制服。现在，我看她与咱们安道恩恩爱爱，颇合夫妻之道，再说也很相配……能否让安道去跟她说说试试，请她自己主动离去，也许能行吧？"韦真当即让安道向妻子道歉说："我出身寒门，而你做为尊贵的神女，今天与我结为夫妻，我感到十分幸运，但却实在配不上你呵。再说，则天皇后法令甚为严酷，我怕因此而祸及全家。为替父母考虑，希望你能够暂且回去……"话没说完，妻子泪流满面地说："我有幸得到你作为自己的丈夫，十分高兴，准备好好侍奉公婆，好好行妇道，最要紧的是服从公婆的意志。现在公婆既然有话，我怎敢不听？好吧，我今天就摆驾回宫。"随即，她按照礼节来到堂前向公婆告辞，并请求说："我一个新婚女子，不敢独自回去，希望韦郎能陪我一块儿走。"韦真听她这样说很高兴，当即答应下来。后土夫人就和韦安道一起出发了。到了建春门外，开始跟去的车马侍从也全赶来了，夫人住的都城里仆使卫兵全跟从前一样。回城后的第二天，后土夫人穿着礼法规定的服装，坐在大殿之上，像皇帝上朝的样子。接着，就看见一些奇形怪状的异人上前朝拜。走在最前面的那几个人有一丈多高，全戴着华丽的帽子，佩着长剑，穿着朱紫色的衣服，说是四海之内的山神、洞神、河神和海神。接着有几千人走上前去，说是各个山林中的树木之神。一会儿，天下各国的君王全到了。这时，韦安道于妻子坐椅的旁边，放了一张小坐榻。后土夫人让他坐在上面，认真观看。因为最后上来一个人，自称是大罗天女，韦安道一看，原来是财天皇后呵。后土夫人于是笑着对韦安道说："这是你们国家的君主，你暂时回避一下。"她让韦安道走进殿后的小屋。随即，则天皇后拜倒在殿下，大礼行得十分恭谨。夫人便请天后上前，天后推辞几次然后登上大殿，又朝夫人拜谢而尘。夫人对天后说："我因为命中定数和你们国内一个叫韦安道的人结为夫妻，现在天数已尽，自然应当离异。但是，我不能对他无情。这个人命苦而无长寿。我住在他的家中，本想给他延长三百年的阳寿，并使他升至三品官。可我被他的父母逼迫，不能够在人世间久住，因此没办法把他的这两件事情完成。今天有幸看到你来此，那么就请你给他五百万钱，再给他个五品官吧。官职不能超过五品，高了恐怕他难以胜任……韦安道命薄呵！"于是，后土夫人把韦安道叫出来，教他拜见则天皇后。夫人又对天后说："这人是天女的部属呵，应当受他一拜。"天后进退两难，神情不大愿意地接受了韦安道的礼拜，应允下来之后转身离去。夫人对韦安道说："因为你善于绘画，所以我想让你的技艺提高一步，以至能够千古留名。"接着，她把韦安道安置在一座小殿堂内，派人设置帘帐帷幕，将自古以来的帝王及功臣中的佼佼者召至面前，让韦安道画像。一共过了一个多月，这些人的容貌全被韦安道描画下来，集成了整整二十卷。于是，韦安道请求离去，夫人派了车马，于都城西边，派人安设饯行的帷帐和席筵，与安道诀别。夫人拉着韦安道的手泪流满面，情意绵绵不能自已，并赠送不少金玉珠宝，让他满载而归。韦安道回到洛阳，刚进建春门，就听见金吾传令说："天后派人在洛阳城里寻访韦安道，已经快一个月了。"韦安道急忙进宫拜谒天后。天后坐在一座小殿里接见了他，并将自己不久前作的一个梦向他述说了一遍，与安道所讲的完全相同。当即，她便任命韦安道为魏王府长史，赐赏五百万钱。她拿过韦安道所画的帝王功臣图仔细观赏一番，认为与秘阁中所珍藏的旧画图完全一样。韦安道的那些画一直流传到现代。武周天策年间，韦安道竟然死于长史任上。

卷第三百　　神十

杜鹏举　河东县尉妻　三卫　李湜　叶净能　王昌龄　张嘉佑

杜鹏举

景龙末，韦庶人专制。故安州都督赠太师杜鹏举，时尉济源县，为府召至洛城修籍。一夕暴卒，亲宾将具小殓。夫人尉迟氏，敬德之孙也，性通明强毅。曰："公算术神妙，自言官至方伯，今岂长往耶？"安然不哭。洎二日三夕，乃心上稍温，翌日徐苏。数日方语云："初见两人持符来召，遂相引徽安门出。门隙容寸，过之尚宽。直北上邙山，可十余里，有大坑，视不见底。使者令入，鹏举大惧。使者曰："可闭目。"执手如飞，须臾足已履地。寻小径东行，凡数十时，天气昏惨，如冬凝阴。遂至一廨，墙宇宏壮。使者先入。有碧衣官出，趋拜颇恭，既退引入。碧衣者踞坐案后，命鹏举前，旁有一狗。人语云："误姓名同，非此官也。"笞使者，改符令去。有一马，半身两足，跳梁而前曰："往为杜鹏举杀，今请理冤。"鹏举亦醒然记之，诉云："曾知驿，敕使将马令杀，非某所愿。"碧衣命吏取按，审然之，马遂退。旁见一吏，挥手动目，教以事理，意相庇脱。所证既毕，遂揖之出。碧衣拜送门外。云："某是生人，安州编户。少府当为安州都督，故先施敬，愿自保持。"言讫，而向所教之吏趋出，云："姓韦名鼎，亦是生人。在上都务本坊，自称向来有力，祈钱十万。鹏举辞不能致。鼎云："某虽生人，今于此用纸钱，易致耳。"遂许之。亦嘱云："焚时愿以物籍之，幸不著地，兼呼韦鼎，某即自使人受。"鼎又云："既至此，岂不要见当家簿书。"遂引入一院，题云户部。房廊四周，簿帐山积。当中三间，架阁特高，覆以赤黄帏帕，金字榜曰《皇籍》。余皆露架，往往有函，紫色盖之。韦鼎云："宰相也"。因引诣杜氏籍，书笺云《濮阳房》。有紫函四，发开卷，鹏举三男，时未生者，籍名已具。遂（遂原作述。据明抄本改。）求笔，书其名于臂。意愿踟蹰，更欲周览。韦鼎云："既不住，（住原作往。据明抄本改。）亦要早归。"遂引出，令一吏送还。吏云："某苦饥，不逢此便，无因得出。愿许别去，冀求一食。但寻此道，自至其所，留之不可。"鹏举遂西行。道左忽见一新城，异香闻数里。环城皆甲士持兵。鹏举问之，甲士云："相王于此上天子，有四百天人来送。"鹏举曾为相王府官，忻闻此说。墙有大隙，窥见分明，天人数百，围绕相王。满地彩云，并衣仙服，皆如画者。相王前有女人，执香炉引。行近窥谛，（谛原作帝。据明抄本改。）衣裙带状似剪破，一如雁齿状。相王戴一日，光明辉赫，近可丈余。相王后凡有十九日，垒垒成行，大光明皆如所戴。须臾。有绨骑来迎。甲土令鹏举走，遂至故道，不觉已及徽安门。门闭闲过之，亦如去时容易。为群犬遮啮。行不可进。至家，见身在床上，跃入身中，遂寤。臂上所记，如朽木书，字尚分明。遂焚纸钱十万，呼赠韦鼎。心知卜代之数，中兴之期，遂以假故，来谒睿宗。上握手曰："岂敢忘德？"寻求韦鼎，适卒矣。及睿宗登极，拜右拾遗。词云："思入风雅，灵通鬼神。"敕宫人妃主数十，同其妆服。令视执炉者。鹏举遥识之，乃太平公主也。问裙带之由，其公主云："方熨龙衮，忽为火迸，惊忙之中，不觉爇带，仓惶不及更服。"公主唏嘘陈贺曰："圣人之兴，固自天也。"鹏举所见，先睿宗龙飞前三年。故鹏举墓志云："及睿宗践祚，阴骘祥符。启圣期于化元，定成命于幽数。"后果为安州都督。（出《处士萧时和作传》）

又 一说，鹏举得释，复入一院，问帘下者为谁，曰："魏元忠也。"有顷，敬挥至，（至原作入。据明抄本改。）下马，众接拜之。云是大理卿对推事。见武三思著枷、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著锁，李峤露头散腰立。闻元忠等云："今年大计会。"果至六月，诛逆韦，宗赵韦等并斩，峤解官归第，皆如其言。（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代中宗末年，韦后专权。已故太师杜鹏举获安州都督的名号。当时，杜鹏举在济源县任县尉，被州府召进洛阳城整理古籍。一天夜里，他突然亡故，亲戚朋友准备为他沐浴更衣，他的夫人出面阻止。他的夫人姓尉迟，是尉迟敬德的孙女，性格通达开明且坚强刚毅。她说："我的丈夫平时神机妙算，自己说能够成为诸侯领袖那样的官，今天怎么会死呢？"她泰然自若甚至没有哭。过了两日三夜，杜鹏举的心窝有了热气；第二天天亮时终于苏醒过来。几天之后，他才对人们说出梦中情景。开始，只见两个人拿着符节来召他，于是他在他们的引导下从徽安门走了出去。那门缝只有一寸多，走过时却觉得很宽。他们一直向北上了邙山，大约走出十余里地，见到一个大洞，深不见底。那两位使者让杜鹏举进去，他颇为恐惧。使者们说，你可以闭上眼睛。他们拉着他的手，如同飞翔一般，一会儿脚已着地。沿着小道向东走，一共行了几十里，天空变得昏昏惨惨，如冬季里凝固般的阴天。随即来到一座官府前，只见那城墙和屋宇十分宏伟壮观。两位使者先走了进去。一会儿，有位穿绿衣服的官员走了出来，十分恭敬地向杜鹏举迎拜，然后退到一旁引他入府。这位穿绿衣服的官员坐在案桌后，让杜鹏举走上前去，他的身旁有一只狗。有人对绿衣官员说："错了错了，虽然同姓同名，但要请的不是这位官员呵！"绿衣官员令人用板子笞打使者，然后改了符节让他们下去。这时，有一匹半个身子、两条腿的残马，腾跃跳动挪到前面，说："当年我被杜鹏举杀死，今天请大人作主，为我申冤。"杜鹏举也清醒过来想起了那件事，申诉说："我曾经当过驿夫，遵敕命将马杀死，这并不是我自愿的呀！"绿衣官让小吏拿出案卷，审视起来，那匹残马随即退下。旁边，走出一个小吏，朝杜鹏举挥手挤眼，教他应付此事的办法，那意思是想庇护于他，使他得到解脱。案子审理完了，杜鹏举朝绿衣官员揖拜后走出来；绿衣官员也还礼送到门外，说；"我是生人，户籍在安州。将来，你能做安州都督，因此我先向你施礼，希望你好自为之。"说完，便把那位教杜鹏举应付办法的小吏喊出来，说他姓韦名鼎，亦是个生人，住在京都长安的务本坊。他自称家中一向颇有财力，祈告要十万钱。杜鹏举与他推辞不能相送。韦鼎说："我虽然是生人，今天在这里用冥间的纸钱，容易收到呵。"杜鹏举遂应允下来去他家通知。韦鼎嘱咐说，"烧纸的时候，希望能用什么东西装着，不要让它着地，一边烧一边喊我的名字，我当即派人去取。"韦鼎又说："你既然来到此地，难道不想看看你们家的簿册和文书吗？"随即领杜鹏举来到一个院内，门口写着："户部"字样。这里房间和走廊上，簿册帐本等物堆积如山。当中的三间房子里，阁板搭得相当之高，覆盖着红黄色的帏幔和帕布，镶金的榜上写着"皇籍"二字。其余的架子全露在外面，往往是用紫色的封套盖着。韦鼎说："这些都是宰相呵。"接着，韦鼎领他来到杜氏家族的籍册旁，只见册签上写着"濮阳房"三个字，上面有四个紫色的封套。打开卷册，只见上面写着杜鹏举有三个儿子，当时还有没生下来的，籍册上却也有名字。杜鹏举立即要来一支笔，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了胳膊上。他本想再徘徊一会儿，将四周的籍册都看一看。韦鼎说："你既然不想在这里住下，那就干脆早点回去吧。"随即把杜鹏举领出来，让一名小吏送他回家。小吏说："我十分饥饿，不大方便，不能送你了。希望你准许我不去，好好吃一顿饱饭。只要沿着这条道，你自己就可以回到家，千万别留下来。"杜鹏举随即向西而行。走着走着，道旁忽然闪出一座新城，异常的香气散发出来，几里之外就能够闻到。城的四周全是拿着兵器、穿着盔甲的兵士。杜鹏举上前询问，兵士说："相王李旦在这里当上了天子，现有四百个神仙来送他。"杜鹏举曾经在相王府中做过官，听他这样一说十分欣喜。城墙有道大缝子，杜鹏举看得非常清楚。天上的神仙一共有好几百人，紧紧围绕在相王周围，他们穿着仙衣，脚下一片彩霞，全跟画上画的一样。相王的前面有几位女子，端着香炉在前引路。走到近前，杜鹏举仔细窥视，只见那几位女子的衣服和裙带像剪开了似的，都如同雁齿的形状。相王头顶一轮太阳，光芒万丈，明亮辉煌，离他只有一丈多高。相王身后一共还有十九轮太阳，重叠成行，赫赫耀眼，全跟他头顶的那轮一样。一会儿，有穿厚绸袍的甲士骑马来迎接相王。这时，穿盔甲的士兵让杜鹏举赶紧走。他随即回到原来那条路上，不知不觉到了徽安门。大门关着，只好从门缝里钻，想不到竟跟出来时那么容易。一群狗拦住去路，不停地咬，使他行进不得。好不容易回到家，只见自己的身子还躺在床上呢。他的灵魂刚扑到身体上，随即醒来。看看胳膊上记的儿子的名字，如同画在朽木上一样，但还看得清楚。当即，他烧了十万纸钱，一边一烧一边说是送给韦鼎的。心里计算着李氏中兴的日期。他借一个理由来拜谒睿宗。睿宗握着他的手说："怎么敢忘记你的恩德呢？"于是寻访韦鼎，不巧他刚刚死去。到睿宗登基之后，拜杜鹏举为右拾遗，并为他题词道：思入风雅，灵通鬼神。睿宗下令让几十个宫娥妃子，一同化妆舞蹈。并让杜鹏举看那位手拿鑪的那个人。杜鹏举远远就认出来了，她就是太平公主呵。他上前问她的衣服是怎么搞的，太平公主说："刚刚熨好的龙袍，忽然被火烧了，惊慌匆忙之中，不知不觉裙带也点着了，仓惶之中便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太平公主感叹不已地上前祝贺其兄道："圣人的兴达，一般都是来自于天上呵！"杜鹏举所看见的，是在睿宗皇帝登基前三年。因此，他的墓志铭上写道：待睿宗即位时，恰与他在阴间所见一致。他在阴间就知道皇帝登基的日子，真是定天命于幽冥之间。后来，他果然成为安州都督。

又　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杜鹏举被解脱之后，又进了一个院子，他问帘下坐着的人是谁，回答说是魏元忠呵。有顷，敬挥到了，跳下马来，众人上前迎拜。说是掌管审判的大理寺卿对推事。他看见武三思戴着刑伽，韦温、宗楚客、赵履温等人戴着锁链，还看见李峤光着脑袋，连腰带也没有扎呆呆地站在那儿，并听魏元忠等人说："今年大聚会呀！"果然到了六月，韦后被杀，宗楚客、赵履温和韦温也一并被斩，李峤被罢官归家，全都跟他说的一样。

河东县尉妻

景云中，河东南县尉李某，妻王氏，有美色，著称三辅。李朝趋府未归，（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王妆梳向毕，焚香闲坐，忽见黄门数人，御犊车，自云中下至堂所，王氏惊问所以。答曰："华山府君，使来奉迎。"辞不获放，（放愿作于。据明抄本改。）仓卒欲去，谓家人曰："恨不得见李少府别。"挥泪而行，死于阶侧。俄而彩云捧车浮空，冉冉遂灭。李自州还，既不见妻，抚尸号恸，绝而复苏者数四。少顷，有人诣门，自言能活夫人。李罄折拜谒，求见卫护。其人坐床上，觅朱书符。朱未至，因书墨符飞之。须臾未至，又飞一符。笑谓李曰："无苦，寻常得活。"有顷而王氏苏。李拜谢数十，竭力赠遗。人大笑曰："救灾恤患，焉用物乎？"遂出门不见。王氏既悟，云："初至华山，见王，王甚悦。列供帐于山椒，与其徒数人欢饮。宴乐毕，方申缱绻，适尔杯酌，忽见一人，乘黑云至，云："太一令唤王夫人。"神犹从容，请俟毕会。寻又一人乘赤云，大怒曰："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不速送还，当有深谴。"神大惶惧，便令送至家。（出《广异记》）

【译文】

唐人睿宗景云年间，南边河东县县尉李某的妻子王氏，颇有几分姿色，在陕西中部地区出了名。李某早晨去州府办公事尚未回来，王氏梳妆完了，正焚香闲坐时，忽然看见有好几个黄门侍郎，赶着小牛车，从云朵里下到房前站定。王氏惊恐地上前询问他们要干什么，回答说："我们是华山府君派来迎接你的，你不想去也得去。"急忙就要把她带走。王氏对家人说："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李县尉，不能和他告别了！"她挥泪而行，转身死在台阶旁边。俄顷，彩云驾起小牛车，缓缓升起，腾空而去。李某从州府回来，便摇晃着她的尸体号啕恸哭。他一连哭死过去好几次，都被喊醒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进门来，说自己能够把夫人救活。李某把腰弯到最大限度向他拜谒，求他救护，那人坐到榻上，找红颜料画符，没有找到；于是便用墨汁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有顷，未见效果，他又画了一道符抛了出去，笑着对李某说："不要担心，一会儿她就能活过来。"有顷，王氏终于苏醒过来。李某向那人连拜几十下，并尽其所能赠送不少礼品。那人大笑一声说："救灾除患，还用得着这些东西吗？"随即一出门就不见踪影。王氏醒悟了，说："我刚到华山见到府君，他很高兴，把帷帐置于山顶，和他手下一些人畅饮起来。酒宴舞乐结束之后，他正要与我缠绵喝交杯酒时，忽然只见一个人乘着黑云而来，说道：'天神让我来找王夫人。'府君还很从容镇定，让他等婚礼完毕之后再说。旋即，又有一个人乘着红云而至，大怒道：'天神问华山府君为什么要娶活人的妻子呢？不快点送回去，必受严惩！'府君十分惶恐害怕，便派人把我送回了家。"

三卫

开元初，有三卫自京还青州，至华岳庙前，见青衣婢。衣服故恶。来白云："娘子欲见。"因引前行。遇见一妇人，年十六七，容色惨悴。曰："己非人，华岳第三新妇，夫婿极恶。家在北海，三年无书信，以此尤为岳子所薄。闻君远还，欲以尺书仰累，若能为达，家君当有厚报。"遂以书付之。其人亦信士也，问北海于何所送之，妇人云："海池上第二树，但扣之，当有应者。"言讫诀去。及至北海，如言送书。扣树毕，忽见朱门在树下，有人从门中受事，人以书付之。入顷之，出云："大王请客入。"随行百余步，后入一门，有朱衣人，长丈余，左右侍女数千百人。坐毕，乃曰："三年不得女书。"读书大怒，曰："奴辈敢尔！"乃传教，召左右虞侯。须臾而至，悉长丈余，巨头大鼻，状貌可恶。令调兵五万，至十五日，乃西伐华山，无令不胜。二人受教走出。乃谓三卫曰："无以上报。"命左右取绢二疋赠使者。三卫不说，心怨二疋之少也。持别，朱衣人曰："两绢得二万贯，方可卖，慎无贱与人也。"三卫既出，欲验其事，复往华阴。至十五日，既暮，遥见东方黑气如盖。稍稍西行，雷震电掣，声闻百里。须臾，华山大风折树，自西吹云，云势益壮，直至华山。雷火喧薄，遍山涸赤，久之方罢。及明，山色焦黑。三卫乃入京卖绢。买者闻求二万，莫不嗤骇，以为狂人。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三卫因问买所用。丈夫曰："今（今原作公。据明抄本改。）以渭川神嫁女，用此赠遗。天下唯北海绢最佳，方欲令人往市，闻君卖北海绢，故来尔。"三卫得钱，数月货易毕，东还青土，行至化阴，复见前时青衣云："娘子故来谢恩。"便见青盖犊车，自山而下，左右从者十余辈。既至下车，亦是前时女郎，容服炳焕，流目清眄，迨不可识。见（见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三卫，拜乃言曰："蒙君厚恩，远报父母。自闹战之后，恩情颇深，但愧无可仰报尔。然三郎以君达书故，移怒于君，今将五百兵，于潼关相候。君若往，必为所害，可且还京，不久大驾东幸，鬼神惧鼓车，君若坐于鼓车，则无虑也。"言讫不见。三卫大惧，即时还京。后数十日，会玄宗幸洛，乃以钱与鼓者，随鼓车出关，因得无忧。（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开元初年，有个当三卫的官员从长安回青州。到华山岳庙前，看见一个青衣婢女，衣衫破烂不堪，上来对他说道："我们娘子想见你一面。"于是在前面引路，来到一位夫人面前。她十六七岁，脸色憔悴，神情黯然。她对三卫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本不是人呵。我现在是华山府君的第三个儿子的娘子，丈夫十分凶恶。我的家住在北海，三年没有得到书信了。因为这个，我特别被华山府君的儿子看不起-。听说你自远处还家，想捎封书信回去，劳驾你了！如果能把书信送到，家父必有重谢。"随即，把书信交给了他。三卫也是位讲信义的人呵，当即就问在北海的什么地方才能把信送到。夫人说；"你找到海边的第二棵树，只要用力一敲，就会有人出来的。"说罢告别而去。三卫来到北海，照那夫人所说的去送信。敲完了海边的第二棵树，忽然看见树下有一道红门，有人从门中探出头来问他何事。他把书信交给了守门人。守门人进去片刻，便出来说："大王请客人进去。"三卫跟着他走了一百多步，又进了一道门。迎面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人，一丈多高，周围的侍女成千上百。穿红衣服的人请三卫坐下后，便说："三年没有得到女儿的书信了！"他看完书信，大怒说："这奴才的胆子也太大了！"于是传令召左右虞候上殿。不一会儿，二位虞候奉命赶到，他们都一丈多高，巨头大鼻子，相貌十分丑陋可怕。大王命令他们调集五万兵马，到十五日那天，向西进军讨伐华山。一定要取胜。二位虞候领命走出来，又对三卫说："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大王让我们拿二疋绢布赠送给你。"三卫不大高兴，心想这二疋绢布也太少了吧？握别时，大王说："两疋绢布给两万贯，你才能卖，千万不要降价卖给人家呵。"三卫走上岸来，想验证一下这件事，便又向华山走去。到了十五日这天傍晚，他远远看见东边黑云如车篷一般，缓缓西行，电闪雷鸣，百里之内都可以听到。一会儿，华山上刮起狂风，把大树都折断了。从西边吹来乌云，那乌云越来越浓，直奔华山而去。雷火喷射不已，遍山一片通红，连山泉都烤干了。闹了很长时间方才罢休。等到第二天天亮时，只见山色由翠绿变成了焦黑。见状，三卫就进京城去卖绢布。买主们一听说要二万贯钱，没有不吃惊并嘲笑的，认为他是个疯子。几天之后，有位骑白马的汉子来买，毫不犹豫，一下子就给了他二万贯钱。这笔钱早就在西市里锁着呢。三卫便问他买这绢布干什用，汉子说："今天，渭川之神嫁女儿，我想用它送礼。天底下只有北海的绢布为最好，刚才派人已去市场转了一圈。听说你在卖北海的绢布，我所以就来了。"三卫得到了二万贯钱，几个月之内，他又用这钱做了几笔买卖。东归回青州时，行到华山脚下，又看见当初那个青衣婢女，向他说道："我们娘子向你谢恩来了！"这时，只见一辆带篷的小牛车自山而下，左右跟着十几个随从。来到跟前下车，走出一个人，又是当初那位年轻的夫人。她服饰一新，容光焕发；目光顾盼，清澈有神。三卫望着她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她见到三卫，便拜谢说道："蒙你的厚恩，把我的书信送给了远方的父母。自开战之后，我们夫妻间的感情有了好转，且日见深厚。惭愧的是没有什么报答于你呵。另外，我的丈夫由于你送书信的原因，迁怒于你，今天派出五百兵马，正在潼关等着你呢！你如果再往前走，必然遇害，可以暂且回到长安。不久，皇帝将去东方巡幸，鬼神都害怕鼓车，你如果坐在鼓车上，就不用担心了。"说完，她便不见了。三卫大吃一惊，十分恐惧，立即回到长安。几十天之后，正赶上玄宗皇帝去洛阳巡幸，他就用钱买通了推鼓车的人，随鼓车出了潼关，果然没有遇害。

李湜

赵君李湜，以开元中，谒华岳庙。过三夫人院，忽见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宝帐中，备极欢洽。三夫人迭与结欢，言终而出。临诀谓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当上计于天。至时相迎，无宜辞让。今者相见，亦是其时，故得尽欢尔。"自尔七年，每悟其日，奄然气尽。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说云："灵帐瑇筵，绮席罗荐。摇月扇以轻暑，曳罗衣以纵香。玉珮清冷，香风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开星靥，花媚玉颜。叙离异则涕零，论新观则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湜才伟于器，尤为所重。各尽其欢清。及还家，莫不惆怅呜咽，延景惜别。"湜既寤，形貌流浃，辄病十来日而后可。有术者见湜云："君有邪气。"为书一符。后虽相见，不得相近。二夫人一姓王一姓杜，骂云："酷无行，何以带符为？"小夫人姓萧，恩义特深，涕泣相顾，诫湜三年勿言。言之非独损君，亦当损我。湜问以官，云："合进士及第，终小县令。"皆如其言。（出《广异记》）

【译文】

赵郡有个人叫李湜，他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去拜谒华岳庙。经过"三夫人院"时，忽然看见那几位神女全活了，并把他邀请到宝帐里，尽情欢乐，且十分和睦融洽。三位夫人依次与他交欢，结束之后才从院中走出。临别时，三位夫人对他说："每年七月七日到十二日，庙神都上天去筹划事情，到时候我们在此迎候你，千万不要推辞。今天咱们相会，也是在庙神上天的日子，因此才能尽情欢乐呵。"从此一连七年，每逢庙神上天之日临近时，李湜就会忽然气绝，家人守在身边，三天之后才能醒来。醒来之后他说："宝帐内备好了包括海龟在内的酒菜，地上衬垫着绮丽的席子。三位夫人摇动着月扇以消暑气，拖曳着丝裙任香味四处飘散。她们身上的玉珮闪着清凉的光，香风很浓烈。她们都在等待着我。我到了之后，她们都扬起笑脸，玉颜如花一般娇媚。谈起离别之情，她们都热泪盈眶；说到重逢的喜悦，盛情则更加融洽，难舍难分。我的才华高于我的容貌，这一点尤其被她们看重。我与她们各尽欢情。待等回到家中，便惆怅地哭泣起来。那情景，怎不使我依依惜别？"每次他醒来之后，形貌憔悴，汗流浃背，总是病个十来天才能好。有位法师见到李湜后说："你身上有邪气呵。"便为他画了一道符，带在身上。后来，他虽然还能够看到那三位夫人，却不能相近相亲。一位姓王的和一位姓杜的两位夫人骂道："你冷酷而又缺德，为什么要带符前来？！"那位最小的夫人姓萧，与李湜恩义深厚，望着他哭泣不止，并告诫他说："你三年之内不要把此事说出去，否则不仅要损害你自己，也会伤害我们。"李湜问自己能不能当官，她说："你应该以中进士及第，但最终只能当个小县令而已。"后来，全跟她说的一样。

叶净能

开元初，玄宗以皇后无子，乃令叶净能道士，奉章上玉京天帝，问："皇后有子否？"久之章下，批云"无子"，迹甚分明。（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初年，由于王皇后没有生儿子，玄宗皇帝便让叶净能道士写一奉章，呈送天帝起居的玉京，问皇后今生有没有儿子。过了好长时间，奉章批复下来，上写：无子。那字迹十分清楚。

王昌龄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行至马当山，属风便，而舟人云："贵识至此，皆令谒庙。"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庙，及草履致于夫人。题诗云："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毕而过。当市草履时，兼市金错刀一副，贮在履内。至祷神时，忘取之。昌龄至前程，求错刀子，方转其误。又行数里，忽有赤鲤鱼，可长三尺。跃入昌龄舟中。呼使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错刀，宛是误送庙中者。（出《广博异志》）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琅琊郡的王昌龄从吴郡返回京城。船行到马当山时，被大风吹得东摇西晃不能行进。于是，船的主人说："有贵人来到了这里！"让所有的人都去庙里拜谒。王昌龄不想下船，但先前也做好了祈祷神灵的准备，就对船的主人说："快派人把酒肉纸马献到庙上，送给庙神，再送一双草鞋给庙神的夫人。"然后，他题了一道诗："青骢一匹昆仑牵，奏上大王不取钱。直为猛风波滚骤，莫怪昌龄不下船。"读罢这首诗，船便顺利而过。当初王昌龄买草鞋时，同时还买了一把金错刀，放在了鞋内；向神祝祷时，忘了把错刀拿出来，随草鞋一并献了上去。王昌龄向前走了一段，想拿错刀，这才知道有误。又向前行了几里地，忽然有一条三尺来长的红鲤鱼从水面跃起，蹦到王昌龄坐的船上。王昌龄喊仆人烹了它，结果剖开鱼腹一看，里面有把金错刀，仿佛是误献到庙上的那把。

张嘉祐

开元中，张嘉祐为相州刺史。使宅旧凶，嘉祐初至，便有鬼祟回祐家，（明抄本祟回祐家作回易家具。）备极扰乱。祐不之惧。其西院小厅铺设，及他食物，又被翻倒。嘉佑往观之。见一女子。嘉佑问女郎何神。女云："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家有至屈，欲见使君陈论。"嘉佑曰："敬当以领。"有顷而至，容服魁岸，视瞻高远。先致敬于嘉祐，祐延坐，问之曰："生为贤人，死为明神。胡为宵窣幽瞑，恐动儿女，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阙，何为正直而至是耶？"云："往者周室作殚，杨坚篡夺，我忝周之臣子，宁忍社稷崩殒。所以欲全臣节，首倡大义，冀乎匡复宇宙，以存太祖之业。韦孝宽周室旧臣，不能闻义而举，反受杨坚衔勒，为其所用。以一州之众，当天下累益之师。精诚虽欲贯天，四海竟无救助。寻而失守，一门遇害，合家六十余口骸骨，在此厅下。日月既多，幽怨愈甚，欲化别不可。欲白于人，悉皆惧死。无所控告至此，明公幸垂顾盼。若沉骸倘得不弃，幽魅有所招立，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嘉佑许诺。他日，出其积骸，以礼葬于厅后。便以厅为庙，岁时祷祠焉。祐有女八九岁，家人欲有所问，则令启白，神必有应。神欲白嘉祐，亦令小女出见。以为常也。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神必使阴兵送出境。兵还，具白送至某处。其西不过河阳桥。（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张嘉祐任相州刺史，刺史的住宅一直闹鬼。张嘉祐刚搬进去不久，便有鬼魂在他家徘徊，受尽了惊扰。张嘉祐并不害怕。一次，听说西院小厅的陈设及食物又被鬼弄得一塌糊涂，他便赶过去察看。这时，见到了一位陌生女子。张嘉祐问女子是哪里来的神仙，那女子说："我是南北朝时北周已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的女儿。我家有莫大的冤屈，想向大人陈述。"张嘉祐说："我应当恭恭敬敬地聆听。"他进屋有顷又走了出来，刚换上官服，仪表堂堂，目光也显得高远有神。那女子先上前向他致礼，他请女子入坐后，问道："你生前为贤德之人，死后应作贤明之鬼。可你总在昏暗的夜晚胡闹，吓得孩子不敢动弹，结果使全州的人都称这里为凶宅，这样做你还有什么正直善良可言呢？"那女子说："从前北周将尽，被杨坚篡夺政权。我等愧为周室旧臣，怎忍社稷如此崩溃？所以想保全为臣的气节，率先倡导忠于旧制之大义，寄希望于挽救将亡之国，使宇文太祖开创的大业得以延续。韦孝宽也是西周的旧臣，不但未能响应我父的倡导而行动，反被杨坚用官禄收买，死心踏地为之效力。我们一州军民，抵挡天下累战皆捷的兵马，尽管精诚团结，浩气贯天，但全国竟无一人援助，相州城很快就陷落了。我们被满门杀害，全家六十多口人的遗骨，就埋在这厅下面。时间越长，幽怨越重，想将它化解却不可能。我们早就想向人诉说，然而那些人都被我们吓死了。有冤无处诉，就这样一直等到现在。今天，幸遇大人垂怜顾视，实在是感激不尽。如果我们这些沉年遗骨不被抛弃荒野，我们这些幽魂能得到个栖身之处的话，我们便会把死的那天当成自己生日的。"张嘉祐应允下来。几天之后，他令人掘出遗骨，礼葬于厅后，并将那厅堂改成了庙。每年过年时都要祭祀并祈祷一番。张嘉祐有个八九岁的女儿，家里人有什么事要问，就让她进庙诉说，每次都能得到鬼魂的答复。鬼魂想找张嘉祐说话，也让她的小女儿出面。就这样，她便习以为常。从此以后，张嘉祐家中有人出门办事，那神灵必定派阴兵护送出门。阴兵回来后，都要报告送到什么地方--当然，最西面也不能越过河阳桥。

卷第三百一　神十一

汝阴人　崔敏壳　张安　仇嘉福　食羊人　王晙

汝阴人

汝阴男子姓许，少孤。为人白皙，有姿调，好鲜衣良马，游骋无度。常牵黄犬，逐兽荒涧中，倦息大树下。树高百余尺，大数十围，高柯旁挺，垂阴连数亩。仰视枝间，悬一五色彩囊，以为误有遗者，乃取归，而结不可解。甚爱异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纸直前，云："王女郎令相闻。"致名讫，遂去。有顷，异香满室，渐闻车马之声。许出户，望见列烛成行。有一少年，乘白马，从十余骑在前，直来诣许曰："小妹粗家，窃慕盛德，欲讬良缘于君子，如何？"许以其神，不敢苦辞。少年即命左右，洒扫别室。须臾，女车至，光香满路。侍女乘马数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拥女下车，延入别室，帏帐茵席毕具。家人大惊，视之皆见。少年促许沐浴，进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艳丽无双，著青袿襡，珠翠璀错，下阶答拜。共升堂讫，少年乃去。房中施云母屏风，芙蓉翠帐，以鹿瑞锦障暎四壁。大设珍肴，多诸异果，甘美鲜香，非人间者。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皆黄金隐起，错以瑰碧。有玉罍，贮车师葡萄酒，芬馨酷烈。座上置连心蜡烛，悉以紫玉为盘，光明如昼。许素轻薄无检，又为物色夸眩，意甚悦之。坐定，许问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见顾之深，欢忭交并，未知所措。"答曰："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不以儿之幽贱，欲使讬身君子，躬奉砥砺。幸过良会，欣愿诚深。"又问："南部将军今何官也？"曰："是嵩君别部所治，若古之四镇将军也。"酒酣叹曰："今夕何夕？见此良人。词韵清媚，非如闻见。"又援筝作飞鸿别鹤之曲，宛颈而歌，为许送酒。清声哀畅，容态荡越，殆不自持。许不胜其情，遽前拥之。乃微盼而笑曰："既为诗人感帨之讥，又玷上客挂缨之笑，如何？"因顾令撤筵，去烛就帐。恣其欢狎，丰肌弱骨，柔滑如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妇礼，赐与甚厚。积三日，前少年又来曰："大人感愧良甚，愿得相见，使某奉迎。"乃与俱去，至前猎处，无复大树矣。但见朱门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卫，皆迎拜，少年引入，见府君，冠平天帻，绛纱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设纛。许拜谒，府君为起，揖之升阶，劳问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讬奉高明，感庆无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精相感，何能及此。"许谢，乃与入内。门宇严邃，环廊曲阁，连亘相通。中堂高会，酣燕正欢，因命设乐。丝竹繁错，曲度新奇。歌妓数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罢，乃以金帛厚遗之，并资仆马，家遂（遂原作送。据明钞本改。）赡给。仍为起宅于里中，皆极丰丽。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许体力精爽，倍于常矣。以此知其审神人也。后时一归，皆女郎相随，府君辄馈送甚厚。数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无损。后许卒，乃携子俱去，不知所在也。（出《广异记》）

【译文】

汝阴有个姓许的男子，少年时失去父母。他生得皮肤白皙，风流潇洒。平时爱穿漂亮的衣服，更喜欢好马。有一次他骑着马带着狗在荒野追逐猎物，追得十分疲累，就在一棵十多丈高的大树下歇息。这大树浓荫蔽日，树冠复盖了好几亩地。他偶尔抬头看，发现树枝杈间挂着一个彩色的口袋，心想这大概是谁丢失的，就取下来带回家中。然而这个彩袋口子扎得非常紧，怎么解也解不开，心里非常喜欢它，只好把它包起来放在箱子里。然而到黄昏时，那彩袋竟变成了一个女子，手里拿着一个名帖，交给了许某，说："我家府君的女儿想见您。"说罢将名帖留下就走了。不大一会。许某就闻见满屋充溢着一种奇异的香气，然后就所见远处有车马声传来。许某来到屋外，就看见一串灯火由远至近，一位骑着白马的少年随着十多个侍卫来到面前。少年对许某说："我有个出身很平常的妹妹，非常仰慕您的为人和品德，想和您结为良缘，不知您意下如何？"许某暗想这一定是神仙，不敢推辞过分，就应了下来。那少年立刻命左右清扫出另外一间屋子。过了片刻，几十位十分娇美的骑马侍女拥着一位乘车的少女来到屋外。侍女们在车旁围起幛子不让外人看见，簇拥着那少女下车进了屋。许家的人发现仅仅片刻的时光，室内就布置得富丽堂皇，要什么有什么，都十分惊奇。这时那少年催许某洗了澡，并换上他送上的新衣，便由侍女扶着进了屋。那少女看来十六七岁，娇艳无比，穿着一身黑色衣服，戴着珠翠首饰。她将许某迎进屋内后，那位少年就回避而去。许某定神一看，见屋内列着云母屏风，床上是芙蓉翠帐，连四壁都挂上了华丽的幛子。桌子已备好了丰盛的酒席，其中大部分果品都是世上没见过的，发散着异香，食具也十分华贵，有七子螺、九枝盘、红螺杯、蕖叶碗，都是镶金嵌银，光耀夺目。还有一个玉瓮，里面装的是西域车师国的葡萄酒，芬芳醇美。紫玉的烛台上点着一个个连心蜡烛，照得室内亮如白昼。许某平日就不太拘检，又喜欢豪华的排场，见到这些十分高兴。坐定之后，许某问少女："我是个鄙陋的俗人，居室又很简陋，竟得到您这样的眷顾，使我又喜又惊。不知怎样才好？"那少女回答说："我的父亲是中乐南部将军，不因为女儿卑贱，想把我许给您，终身奉侍您，这是他衷心的愿望。"许某又问："南部将军相当人世间的什么官呢？"少女说："南部将军相当于古代镇守四方的将军，隶属于嵩山君的管辖。"两人边谈边饮酒。那女子酒到半酣时感叹地说："今天真是个难得的好日子啊，使我结识了一位出色的郎君。"她说话的声音清朗婉丽，十分动人。接着少女又弹起古筝，伴着清幽的音韻唱起了歌，歌声似怨似诉，动人肺腑，边唱边向许某敬酒，动情得似乎把握不住自己了。许某更是心旌摇荡，突然上前紧紧把少女拥在怀中。少女睨着眼睛嗔道；"今天您大概想学一学诗人那种有感佩巾的讥笑，又怕辱于上客挂这缨之美。是么？"然后就让人撤了筵席，灭了灯火。二人双双进了罗帐，尽情欢爱，直到天亮。许某感到女子的玉体也十分娇美，皮肤柔嫩如同软糖一般。第二天，那女子又把许家的所有人都召了来，像主妇一样，赏给了不少贵重的礼品，过了三天后，以前来过的那个白马少年又来了，对许某说："我家大人十分感激您，想与您相见，特派我来迎接。"许某就随他去了。他们来到许某曾打猎歇息的那个地方，大树已经不见了，却是一幢白墙红门的府第，象是现今的一座官邸。门外列队的侍卫见他们到来，都行礼拜迎。少年领许某进了大门，只见中乐南部将军头戴平天巾，身着红纱袍，高坐在大殿上。堂上排列着各种兵器和纛旗。许某赶忙下拜。府君这时也忙迎下殿来说："我离开人世时女儿尚小，无人照料，如今幸而能托付给你，使我十分感激。然而这毕竟是阴阳两界的婚事，如果不是精诚动天，是不会成全的。"许某再次拜谢。府君就请他到后庭去游玩。但见重重大门相通，一条条四廊连着一处处楼阁。在一个中央大厅里正进行着豪华的筵会，府君请许某入席，并命奏乐，几十个姿色绝美的歌妓献舞助兴，大家尽情豪饮狂欢。宴会结束后，府君赠给许某一伪极厚的礼金，还赠给一些仆人和好马。家就富裕起来，盖了一座豪华的府第，全家都过着富足的日子，那女子精通养年益寿之术，传授给他，使他体力精神越来越好，由此许某更相信女子是神人。后来他们夫妻常常回去看望府君，每次府君都有很厚的馈赠。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好几十年，女子生了五个孩子，但仍象原来一样艳丽娇美。后来许某去世，女子也就带着孩子们走了，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崔敏壳

博陵崔敏壳，性耿直，不惧神鬼。年十岁时，常暴死，死十八年而后活。自说被枉追，敏壳苦自申理，岁余获放。王谓敏壳曰："汝合却还，然屋舍已坏，如何？"敏壳乞固求还，王曰："宜更托生，倍与官禄。"敏壳不肯，王难以理屈，徘徊久之。敏壳陈诉称冤，王不得已。使人至西国，求重生药，数载方还。药至布骨，悉皆生肉，唯脚心不生，骨遂露焉。其后家频梦敏壳云："吾已活。"遂开棺，初有气，养之月余方愈。敏壳在冥中，检身当得十政刺史，遂累求凶阙，轻侮鬼神，辛获无恙。其后为徐州刺史。皆不敢居正厅，相传云，项羽故殿也。敏壳到州，即敕赖洒扫。视事数日，空中忽闻大叫曰："我西楚霸王也。崔敏壳何人，敢夺吾所居！"敏壳徐云："鄙哉项羽！生不能与汉高祖西向争天下，死乃与崔敏壳争一败屋乎！且王死乌江，头行万里，纵有余灵，何足畏也。"乃帖然无声，其厅遂安。后为华州刺史。华岳祠旁，有人初夜，闻庙中喧呼。及视庭燎甚盛。兵数百人陈列，受敕云："当与三郎迎妇。"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飘风暴雨。"皆云："不敢。"既出，遂无所见。（出《广异记》）

【译文】

博陵有个叫崔敏壳的人，性情耿直，不怕妖魔鬼怪。十岁那年突然死去，过了十八年又复活了。自称是冤枉而死，死后向阎罗王苦苦申诉。过了一年多阎王说："那就放了你吧，但是你家的房舍已经坍塌了，你回去往哪儿去呢？"崔某坚持要求还阳。阎王说："那你就重新托生吧，托生后让你当大官。"崔某仍不干。阎王跟他讲不通，只好派人到西天去求再生药。过了好几年终于把药求来了，把药涂在崔某的白骨上，很快就长出了新肉，只有脚心还是露着骨头，总也生不了肉来。这之后他家的人就梦见他说："我已经复活了。"于是就赶快打开棺材。果然发现崔某有气息，养了一个多月，才真正活过来。崔某在阴曹曾查得自己还阳后可做十任刺史官，所以什么都不怕，专门找一些凶宅住，对鬼神持轻视态度，常常讥笑谩骂鬼神，从没有出过什么事。过去到徐州做刺史的官员们，从不敢住进刺史官邸的正厅。因为传说刺史官邸曾是项羽的宅第。崔某到徐州后，不管那一套，把刺史官邸正厅打扫以后就住了进去，并开始办公。这天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大喊："嗨！我是西楚霸王，姓崔的你算什么东西，敢来强占我的府第？"崔某淡淡一笑慢声慢语地说："项羽呀，你可真卑劣极了。你活着时跟刘邦争不了天下，死了却跟我争这幢破屋子，这算什么有能耐！何况你自刎乌江而死，头却到万里以外。纵然有点魂儿，有什么威力能吓住我？"崔某说完，空中果然再没有声音，这座房子从此也安宁了。后来，崔某又当了陕西华州刺史。华州有个华山祠，有天夜里忽然从祠传来喧哗的人声。崔某从窗口向祠里看，但见祠中院内灯火通明，有几百名士兵正在列队听宣王命，说是给华山君的三公子迎娶新娘，这时就听宣旨的人说："崔大人现在是华州地方官，这位官员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鬼神，你们千万不可乱施风雨惊动了他。"士兵们都说："不敢，不敢！"崔某走出去再看，一切都消失了。

张安

玄宗时，诏所在功臣、烈士、贞女、孝妇，令立祠祀之。江州有张安者，性落拓不羁。有时独醉，高歌市中，人或笑之，则益甚，以至于手舞足蹈，终不愧耻。时或冠带洁净，怀刺谒官吏，自称浮生子。后忽无疾而终，家人既葬之。每至夜，其魂即谒州牧，求立祠庙。言词慷慨，不异生存。时李玄为牧，气直不信妖妄。及累闻左右启白，遂朝服而坐，召问之，其魂随召而至。玄问曰："尔已死，何能复化如人？言词朗然，求见于余，得何道致此？必须先言，余即与尔议祠宇之事。"其魂曰："大凡人之灵，无以尚之。物之妖怪，虽窃有灵。则云与泥矣。夫人禀天地和会之气，方能成形。故人面负五岳四渎之相，头象天之圆，足象地之方。自有智可以料万事，自有勇可以敌百恶，又那无死后之灵耶？况浮生子生之日，不以生为生；死之日，不以死为死。其生也既异于众，其死也亦异于众。生子今日闻使君之明，遇天子之恩，若不求一祠，则后人笑浮生子不及前代死者妇人女子也。幸详而念之。设若庙食自使君也，使浮生子死且贵于生，又足以见人间贪生恶死之非也。"州牧曰："天子之前代之功臣、烈士、孝女、贞妇之祠者，示劝戒，欲后人仿效之。苟立祠于尔，不知以何使后人仿效耶？"魂曰："浮生子无功无孝无贞可纪也。使君殊不知达人之道，高尚于功烈孝贞也。"州牧无以屈，命私立祠焉。（出《潇湘录》）

【译文】

唐玄宗时，皇帝下诏书，命全国各地为功臣、勇士、贞女、孝妇立祠祭祀。江州有个叫张安的人，性格豪放潇洒，为人也很清高。常常喝了酒就在街上放声高歌，引得不少人围着看笑话。但张安更加高兴，甚至手舞足蹈起来，有时又衣冠楚楚，带着自己的名帖去见地方官吏，自称名叫"浮生子"。后来张安什么病也没得竟突然死了，家人们只好给他下了葬。然而每到夜晚，张安的魂就来拜见江州刺史，要求也为自己立祠庙供奉。讲起话来慷慨激昂，和他活着时一模一样。当时李玄是江州刺史，为人正直，从不相信鬼怪神灵。后来他总听人们说起张安显灵要求立祠的事，就想弄个究竟。这天夜里，李玄穿着官服坐在州衙大堂上，叫左右把张安的魂传来。果然，张安听召来到堂上。李玄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是怎么复化为人形的？而且还口口声声要拜见我。你是得了什么道术才达到这个地步的？这些事都必须先给我讲清楚，然后再谈给你立祠的事，懂吗？"张安的魂说："凡属人类的灵魂，便是至高无尚的，而物之为妖为怪，虽然也可以有灵性，但不过是浮云或泥土罢了。而人完全不同。因为人禀承了天地会合的钟灵之气，所以他们魂能成形。请看，人的脸上就带着江河山岳的形象，人的头象征着天的圆，人的脚象征着地的方，人有智慧可以处理万事，人有勇气可以战胜万恶。人这样了不起，死后怎么能没灵魂呢？况且我既然自称'浮生子'，就早把生死看透了。我活着的时候并不认为我是活人，死了也不认为就是真死了。我不论活着或死了，都和别人不同。现在我赶上了好时候，皇上有这么大的恩德，您这位州官又这么英明，我如果不请求给我也立个祠庙，那岂不让后代笑话我连那些死了的女人都不如吗？深望您能理解我的心愿，如果能给我立祠供食，使我虽死也能扬名显贵，这对世上那些贪生怕死的人，也是个很好的教导和榜样啊！"李玄说："皇上下诏为前代的功臣、勇士、孝女、贞妇立祠，是为了让后代人学习。如果我为你立祠，让后代人学习你的什么呢？"张安说："我浮生子固然没有什么忠孝节烈的事绩，但我却是个高洁放达的人。您难道不懂得吗，高洁放达的人，在道德情操上比那些功臣节妇还要高尚得多哩！"州牧李玄说不过张安，只好偷偷下令为他立了一座祠堂。

仇嘉福

唐仇嘉福者，京兆富平人，家在簿台村。应举入洛，出京，遇一少年，状若王者。裘马仆从甚盛。见嘉福有喜状，因问何适。嘉福云："应举之都。"人云："吾亦东行，喜君相逐。"嘉福问其姓，云："姓白。"嘉福窃思朝廷无白氏贵人，心颇疑之。经一日，人谓嘉福："君驴弱，不能偕行，乃以后乘见载。"数日，至华岳庙，谓嘉福曰："吾非常人。天帝使我案天下鬼神，今须入庙鞫问。君命相与我有旧，业已如此，能入庙否？事毕，当俱入都。"嘉福不获已，随入庙门。便见翠幙云黯，陈设甚备，当前有床。贵人当案而坐，以竹倚床坐嘉福。寻有教呼岳神，神至俯伏。贵人呼责数四，因命左右曳出。遍召关中诸神，点名阅视。末至昆明池神，呼上阶语。请嘉福宜小远，无预此议。嘉福出堂后幕中，闻幕外有痛楚声，抉幕，见己妇悬头在庭树上。审其必死，心色俱坏。须臾，贵人召还，见嘉福色恶，问其故，具以实对。再命审视，还答不谬，贵人惊云："君妇若我妇也，宁得不料理之，遂传教召岳神，神至，问何取簿台村仇嘉福妇，致楚毒。神初不之知，有碧衣人，云是刺官，自后代对曰："此事天曹所召。今见书状送。"贵人令持案来，敕左右封印之，至天帝所，当持出，已自白帝。顾谓岳神，可即放还。亦谓嘉福："本欲至都，今不可矣。宜速还富平。"因屈指料行程，云："四日方至，恐不及事，当以骏马相借。君后见思，可于净宝焚香，我当必至。"言讫辞去。既出门，神仆策马亦至，嘉福上马，便至其家。家人仓卒悲泣，嘉福直入，去妇面衣候气。顷之遂活，举家欢庆。村里长老，壶酒相贺，数日不已。其后四五日，本身骑驴，与奴同还，家人不之辨也。内出外入，相遇便合，方知先还即其魂也。后岁余，嘉福又应举之都。至华岳祠下，遇邓州崔司法妻暴亡，哭声哀甚，恻然悯之。躬往诣崔，令其辍哭，许为料理，崔甚忻悦。嘉福焚香净室，心念贵人，有顷遂至。欢叙毕，问其故，"此是岳神所为，诚可留也。为君致二百千，先求钱，然后下手。"因书九符，云："先烧三符，若不愈，更烧六符，当还矣。"言讫飞去。嘉符以神言告崔，崔不敢违。始烧三符，日晚未愈。又烧其余，须臾遂活。崔问其妻，"初入店时，忽见云母车在阶下，健卒数百人，各持兵器，罗列左右。传言王使相迎，仓卒随去。王见喜，方欲结欢，忽有三人来云：'太乙神问何以夺生人妻？'神惶惧，持簿书云：'天配为己妻，非横取之。'然不肯遣。须臾，有大神五六人，持金杵，至玉庭。徒众骇散，独神立树下，乞宥其命。王遂引己还。"嘉福自尔方知贵人是太乙神也。尔后累思必至，为嘉福回换五六政官，大获其力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有个叫仇嘉福的人，家住京兆富平的簿台村。他到洛阳去赶考，在路上遇见一个少年。看这少年带着很多车马仆从，颇象宫庭里的王公贵族。少年问嘉福喜气洋洋地到哪儿去，嘉福说赴京赶考。少年说，我恰好也要住东去，咱们结个伴多好啊。嘉福问他姓什么，说姓白。嘉福暗想："朝廷里也没有姓白的王公贵人啊，这人倒是什么人呢？"两个相伴走了一天，少年说："你的驴子太瘦弱了，咱俩走不到一起，你就坐在我的车后面吧。走了几天来到华岳庙前，少年才说："我不是世间人，是天帝派我巡察天下鬼神的。现在我要进华岳庙问案子。你和我前世曾是朋友，能不能陪我问案呢？事完后我们再一同进京。"嘉福不由自主地就随少年进了庙内，看见庙堂挂着华贵的帐幔，各样陈设都很齐全。那少年端坐在大案后面，让嘉福坐在旁边竹床上。少年开始问案，先让人传呼山神。山神立刻跪伏在案下，少年叫手下人把山神责打了一顿后拖了出去。然后就传唤关中所有的神都来，少年一一点名查看。最后点到昆明池神时，叫该神到前面问话，并让嘉福暂时回避一下。嘉福就躲在堂上的幔帐后面去了，却立刻听到堂外有痛叫呻唤声，偷偷掀幕一看，竟然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堂外的树上，眼看非死不可了。嘉福大惊失色，正不知所措时，少年请他出来。一见他脸色很坏就问："你怎么了？"嘉福只好实话实说。少年让他再好好看看那吊着的女人，嘉福又看了看说确实是我的妻子。少年吃惊地说："你的妻子就如同我的妻子，我们是朋友，我岂能不关照一下！"于是立刻又把山神传来，问他为什么把簿台村仇嘉福的妻子抓来处刑。山神说不知道。这时跪在山神后面穿绿衣的判官说，"这个女子的案子是天帝的司曹办的，我们遵照天曹的公文才把她抓来。"少年命令把案卷拿来，让左右立刻把案卷封起来，并对判官说："这件案子我回去后直接向天帝说，你们立刻把这女子放掉吧！"转身又对嘉福说："你不能到京都赶考了，赶快回你的家乡吧。"边说边屈指算回程所需的日子，说："你四天才能到家，怕来不及了，我借你一匹快马吧。以后你若有事找我，可以在一个洁净的屋子里烧上香，一想我我就能来。"说罢辞别嘉福而去。嘉福出门后见神的仆从已备好了骏马，嘉福上马，片刻就到了家门口，只听得家里人哭声一片。嘉福进奔屋内，揭开蒙在妻子脸上的尸布向她口中吹气，不一会她就活过来了。全家大喜，村里邻里也都前来看望，大家饮酒祝贺了好几天。过了四五天，突然又一个嘉福骑着驴和仆人赶回来，家里人正惊奇难以分辩时，两个嘉福遇在了一起，立刻就合成了一个。这才知道先回来的原来是嘉福的魂灵。一年多后，仇嘉福又进京赶考。走到华岳祠附近时，突然听到哭声震天。原来是邓州崔司法的妻子暴亡。嘉福十分同情，就直接去见崔司法，让他们别哭，说可以想办法。崔司法喜出望外。嘉福就在一间净室里焚香祷念那位少年贵人，果然很快就来到面前。少年听嘉福讲述以后说："这事是山神干的，我可以办得了。我替你给他送二百千钱，然后再想别的办法。"说着少年就画了九张符交给嘉福说："先烧三张，如果不能复活，就再烧六张，那时一定能复活了。"说罢少年就腾空而去。嘉福就把符交给了崔司法让他照着神说的话去办。崔司法就先烧了三张符，但到天黑也没见效。接着又烧了其余六张，果然妻子立刻复活了。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刚入店时，忽然看见空中有云母的车降在阶前，还有几百各持刀枪的兵士前呼后拥。云母说我们天王要见你，很快就把我带走了。天王看见我非常高兴，刚要和我交欢，忽然云中又来了三个人，质问天王说：'太乙神问你凭什么夺世间人的妻子？'天王很害怕地拿出一张文书说'这个女人是上天配给我的，不是我夺来的。'看样子是不打算让我回人间。过了一会，又来了五六个大神，手里拿着金棒，十分威严，把大王的侍从吓得纷纷逃散，只剩下大王站在树下，恳求六个大神饶命。这样我才又复活回到人间。"这时仇嘉福才知道那位少年贵人原来就是东皇太乙神。后来，嘉福只要一祝祷思念他，他就会到来，而且很能帮忙出力，使嘉福调动升迁了五六任官。

食羊人

开元末，有人好食羊头者。常晨出，有怪在门焉，羊头人身，衣冠甚伟。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属在羊。吾以汝好食羊头，故来求汝。辍食则已，若不尔，吾将杀之。"其人大惧，遂不复食。（出《纪闻》）

【译文】

唐代开元末年，有一个好吃羊头的人。这天早晨他刚一出门，见门外站着一个妖怪，羊头人身，穿戴很高贵。妖怪说："我是分管未时的神，未时属羊。因为你好吃羊头，所以专门来见你。今后，你还是别再吃羊了，如果不改，我就宰了你！"这人吓坏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吃羊了。

王晙

王晙气充雄壮，有龙虎之状，募义激励，有古人之风。驭下整肃，人吏畏而义之。晙卒后，信安王祎，于幽州讨奚告捷。奏称，军士威见晙领兵为前军讨贼。户部郎中杨伯成上疏，请为晙坟增封域，降使享祭，优其子孙。玄宗从之。（出《谭宾录》）

【译文】

王晙是一个强壮的大汉，生得气度如龙似虎，而且为人急公好义，颇有古代大将风度。他在军中对待部下也非常严格，人们对他十分敬畏。王晙死后，信安王祎带兵在幽州讨伐奚乱告捷。在给朝廷的奏章上说，军士们都曾看见已去世的王晙领兵在前锋冲杀。户部郎中杨伯成也在上疏中请求为王晙扩充坟地，派官员祭祀，并优抚他的后代。唐玄宗接受了这些奏请并一一照办。

卷第三百二　神十二

皇甫恂　卫庭训　韦秀庄　华岳神女　王僴

皇甫恂

皇甫恂，字君和。开元中，授华州参军。暴亡，其魂神若在长衢路中，夹道多槐树。见数吏拥篲，恂问之，答曰："五道将军常于此息马。"恂方悟死耳，嗟叹而行。忽有黄衣吏数人，执符，言天曹追，遂驱迫至一处。门阙甚崇，似上东门，又有一门，似尚书省门。门卫极众，方引入。一吏曰："公有官，须别通，且伺务隙耳。"恂拱立候之。须臾，见街中人惊矍辟易。俄见东来数百骑，戈矛前驱。恂匿身墙门以窥。渐近，见一老姥，拥大盖，策四马，从骑甚众。恂细视之，乃其亲叔母薛氏也。恂遂趋出拜伏，自言姓名。姥驻马问恂："是何人？都不省记。"恂即称小名，姥乃喜曰："汝安得来此？"恂以实对。姥曰："子侄中唯尔福最隆，来当误尔。且吾近充职务，苦驱驰，汝就府相见也。"言毕遂过。逡巡，判官务隙命入。见一衣冠，昂然与之承迎，恂哀祈之。谓恂曰："足下阳中有功德否？"恂对曰："有之。"俛而笑曰："此非妄语之所。"顾左右曰："唤阉，（古瓦反。）割家来。"恂甚惶惧。忽闻疾报声，王有使者来，判官遽趋出，拜受命。恂窥之，见一阉人传命毕，方去。判官拜送门外，却入，谓恂："向来大使有命，言足下未合来，所司误耳。足下自见大使，便可归也。"数吏引去，西行三四里，至一府郡，旌旗拥门，恂被命入。仰视，乃见叔母据大殿，命上令坐，恂俯伏而坐，羽卫森然。旁有一僧趺宝座，二童子侍侧，恂亦理揖。叔母方叙平生委曲亲族，诲恂以仁义之道，陈报应之事。乃曰："儿岂不闻地狱乎？此则其所也，须一观之。"叔母顾白僧："愿导引此儿。"僧遂整衣，而命恂："从我"。恂随后行。比一二里，遥望黑风，自上属下，烟涨不见其际。中有黑城，飞焰赫然。渐近其城，其黑气即自去和尚丈余而开。至城，门即自启，其始入也。见左右罪人，初剥皮吮血，砍刺糜碎，其叫呼怨痛。宛转其间，莫究其数，楚毒之声动地。恂震怖不安，求还。又北望一门，炽然炎火，和尚指曰："此无间门也。"言讫欲归，忽闻火中一人呼恂。恂视之，见一僧坐铁床，头上有铁钉钉其脑，流血至地。细视之，是恂门徒僧胡辨也。惊问之，僧曰："生平与人及公饮酒食肉，今日之事，自悔何阶。君今随和尚，必当多福，幸垂救。"曰："何以奉救？"僧曰："写金光明经一部，及于都市为造石幢，某方得作畜牲耳。"恂悲而诺之。遂回至殿，具言悉见。叔母曰："努力为善，自不至是。"又曰："儿要知官爵否？"恂曰："愿知之。"俄有黄衣抱案来，敕于庑下发视之。见京官至多。又一节，言太府卿贬绵州刺史，其后掩之。吏曰："不合知矣。"遂令二人送恂归，再拜而出。出门后，问二吏姓氏，一姓焦，一姓王。相与西行十余里。有一羊三足，截路吼噉，骂恂曰："我待尔久矣！何为割我一脚？"恂实不省，且问之，羊曰："君某年日，向某县县尉厅上，誇能割羊脚。其时无羊，少府打屠伯，屠伯活割我一脚将去，我自此而毙。吾由尔而夭。"恂方省之，乃卑词以谢，讬以屠者自明。焦王二吏。亦同解纷。羊当路立，恂不得去。乃谢曰："与尔造功德可乎？"羊曰："速为我写金刚经。"许之，羊遂喜而去。二吏又曰："幸得奉送，亦须得同幸惠，各乞一卷。"并许之。更行里余，二吏曰："某只合送至此，郎君自寻此迳。更一二里，有一卖浆店，店旁斜路，百步已下，则到家矣。"遂别去。恂独行，苦困渴。果至一店。店有水瓮，不见人。恂窃取浆饮，忽有一老翁大叫怒，持刀以趂，骂云："盗饮我浆。"恂大惧却走，翁甚疾来。恂反顾，忽陷坑中，怳然遂活。而殓棺中，死已五六日。既而妻觉有变，发视之，绵绵有气。久而能言，令急写三卷金刚经。其夜忽闻敲门声，时有风歘歘然。空中朗言曰："焦某王某，蒙君功德，今得生天矣。"举家闻之。更月余，胡辨师自京来，恂异之，而不复与饮。其僧甚恨，恂于静处，略为说冥中见师如此，师辄不为之信。既而去至信州，忽患顶疮。宿昔溃烂，困笃。僧曰："恂言其神乎？"数日而卒。恂因为石中造石幢。幢工始毕，其日市中豕生六子，一白色。（一白色原作五色白。据明钞本改。）自诣幢，环绕数日，疲困而卒。今幢见存焉。恂后果为太府卿，贬绵州刺史而卒。（出《通幽记》）

【译文】

皇甫恂，字君和。唐开元年间，授官为华州参军时，突然死去。死后觉得自己的魂魄走在一条漫长的街道上，路两旁都是槐树。看见几个人用扫帚清扫，就问清道做什么。回答说，五道将军常在这里歇马。这时皇甫恂才知道自己也死了。正在感叹，忽然有几个手执符的穿黄衣的官员催他快走，说天曹在追他。皇甫恂被仓惶地赶到一个高大的殿堂门外，看那大门非常庄严，好象是世间皇城的上东门。又有一个门，好象是尚书省的门，门口警卫森严。刚要带他进去，一个官员说，里面大人正在办紧要公事，得等一会他有了空才能通报。皇甫恂只好老实地等着。这时，街上的人突然惊慌地到处躲避，原来从东来了几百个骑马的执枪的人，皇甫恂也躲在墙角偷看。不一会看见一个有伞盖的四马车上坐着一个老妇人在很多随从簇拥下过来了。他细细一看，那老妇人竟是已经去世的婶娘薛氏。皇甫恂立刻跑出来跪伏在地，并报出自己的姓名。老妇人停下来问："你是什么人？我怎么想不起来了？"皇甫恂就说出自己的小名。老妇人一听才笑了起来，又问："你怎么会到这儿来了？"皇甫恂就照实说自己死了。老妇人说："我的子侄中，你的福气是最大的，你来肯定是他们弄错了。可是我最近公务非常繁忙，现在还有急事，你以后到我府上来再谈吧"。说完就匆匆走了。过了一会儿，判官办公务有了时间，就传皇甫恂上殿。皇甫恂一看殿上走下来一个穿官服很傲气的人，就苦苦向他求告还阳。判官问："你想还阳，那你在阳世积有什么功德吗？"皇甫恂说："有功德。"判官俯耳笑道："这里可不是容你胡说八道的地方。"说着就命令左右："把他的阳物割下来！"皇甫恂一听就吓坏了。忽然听见外面有人报道："阎王的使者到！"判官赶快下殿去接，并跪拜听命。皇甫恂偷眼看，见一个太监模样的人向判官传达了命令就走了。送走了使者，判官回来对皇甫恂"刚才使者传来大王的命令，说你不该到这里来，是主管你方的司官弄错了。你自己去见见那使者，就可以还阳了。"于是有几个官员领着皇甫恂走出判官大殿，向西走了三四里，来到一个府邸前，只见门外旗织飘扬，很是森严。官吏让他进去后，抬头一看，大殿上正端坐着他的婶子。婶子命他上殿坐下，他就战战兢兢地坐下了。婶子的旁边还有一个宝座，一个和尚正在打坐，两旁各有一个童子。皇甫恂也向和尚拜了一下。婶子对皇甫恂说自己过去有很多对不住乡亲族人的事，教导他一些重仁义信报应的道理，并说："孩子，你不是听说过地狱吗？这里就是地狱啊。你来了就看一看吧。"说着看了看那个和尚说："你就带他去吧。"和尚整了整衣裳，让皇甫恂跟他走。走出去一二里地时，就看见远处黑烟滚滚，自上而下无边际地翻卷着，黑烟里有一座黑城，城里烈火冲天。来到城外一丈远的地方，那黑烟就在和尚的面前分开了，城门也自动打开。进城后，只见到处都是受刑的罪犯，有的被剥皮吸血，有的被斧剁磨辗，到处是拷打声和罪犯的号叫声，惨不忍闻。皇甫恂吓破了胆，请求快点离开。他们又来到一个门前，只见门内烈焰万丈。和尚说这儿叫无间门，说罢了就打算回去。这时突然听见烈火中有人喊皇甫恂的名字，一看是一个和尚坐在烧红的铁床上，脑袋上钉着个大铁钉，血流如注。皇甫恂仔细辨认，原来是自己的一个门徒叫胡辨的和尚，就惊问他怎么到了这地步。胡辨说："是因为我平时爱和别人也和你喝酒吃肉，犯了佛门大戒，现在后悔极了，请救救我吧！"皇甫恂问："我怎么能救得了你呢？"胡辨说："你为我抄一部《金光明经》，再为我在城里造一个刻着经文的石柱，那我就可以投胎做一个畜牲了。"皇甫恂很难过地答应下来。然后他回到大殿，把刚才所见所闻说给婶子听。婶子说："只要你多做好事，是不会到那个地步的。"又问皇甫恂想不想知道自己的阳间官运，皇甫恂说想知道。不一会，就有一个穿黄衣的官员抱着一堆大簿子来，让他在殿下看。皇甫恂见簿子里京官非常多，又翻到一页，终于看到了自己，写的是先当大府卿，然后又贬到四川绵州当刺史。他还想往后看，黄衣官员忙合上簿子说："以后的事就不该让你知道了。"婶子就派了两个官员送皇甫恂回阳世。皇甫恂拜别出门，问二位官员的姓氏，他们说一个姓焦一个姓王。三人往西走了十多里时，突然有只三条腿的羊堵住去路不断狂叫道："皇甫恂，我等你多时了！你为什么割了我一只蹄子？说！"皇甫恂实在不明白，就问羊是怎么回事。那羊说："你某年某日在某县的县尉大厅上夸口说你能活剁羊蹄。当时没有羊，你们就打屠户，屠户只好剁了我一只蹄子送给你，我因此就死掉了。这不是你的罪果吗？"皇甫恂这才想起来，忙不迭的向羊陪罪，并说我还要向那个屠户转告，也让他知道他的罪果。这时焦、王两个官员也上来劝解，可是那只羊仍然堵着路不放行。皇甫恂说："那我为你造些功德行不行？"羊说："当然行。你快为我写一部《金刚经》吧。"皇甫恂答应后，羊才高兴地走开了。两个官员又说，"我俩有幸送你一路，你能不能也给我们各写一卷经？"皇甫恂也答应了。又走了一里多路，两个官员说："我们只能送到这里，你自己继续走吧。再走一二里地，有一个卖水的小店，店旁有条斜路，走百步就是你家了。"两个官吏走后，皇甫恂就自己往前走，正觉得又累又渴时，果然看见一个小店。店里没有人，有一个大瓮，里面是水，他就偷偷取来喝。正喝着突然一个老头拿着刀逼过来，大喊："你怎么偷喝我的水？"皇甫恂夺路就逃，老头在后面紧追。皇甫恂边跑边回头看，一脚陷进一个坑里，突然一惊就复活了。这时他已死了五六天，已经盛殓在棺材里。他的妻子觉得不对劲儿，揭开棺材看，发现皇甫恂有微弱的气息。过了好久终于会说话了，急忙说："快写三卷《金刚经》！"这天夜里忽然有人敲门，还有阵阵风吹进屋来，接着听得空中有人大声说："焦某王某由于你的功德，今天要转生了！"这话全家都听到了。一个多月后，那个在地狱里见过的受火刑的和尚胡辨从京城来了，皇甫恂很奇怪，就不再同他喝酒。和尚很生气，皇甫恂就把他拉到一旁，简单说了在阴间看见他受刑的事。和尚根本不信。几天后，和尚去了信州后，突然头上生了疮，而且一夜之间就烂透了，痛苦不堪，心想皇甫恂说的真就这么神吗？不几日，和尚就死了。捕甫恂遵守在地狱中对和尚的许诺，为他在城里造了一个刻着经文的石柱子。石柱造起来那天，城里有个猪生了六个猪羔，其中一只是白色的。这个白猪竟独自跑到那根石柱前，围着石柱转了好几天，终于累死在石柱下了。这个石柱现在还立在城中。皇甫恂后来果然作了太府卿，贬为绵州刺史后，死在了任上。

卫庭训

卫庭训，河南人，累举不第。天宝初，乃以琴酒为事，凡饮皆敬酬之。恒游东市，遇友人饮于酒肆。一日，偶值一举人，相得甚欢，乃邀与之饮。庭训酧，此人昏然而醉。庭训曰："君未饮，何醉也？"曰："吾非人，乃华原梓桐神也。昨日从洒肆过，已醉君之酒。故今日访君，适醉者亦感君之志。今当归庙，他日有所不及，宜相访也。"言讫而去。后旬日，乃访之。至庙，神已令二使迎庭训入庙。庭训欲拜，神曰："某年少，请为弟。"神遂拜庭训为兄，为设酒食歌舞，既夕而归。来日复诣，告之以贫。神顾谓左右："看华原县下有富人命衰者，可收生魂来。"鬼遍索之，其县令妻韦氏衰，乃收其魂。掩其心，韦氏忽心痛殆绝。神谓庭训曰："可往，得二百千与疗。"庭训乃归主人，自署云："解医心痛。"令召之。庭训入神教，求二百千，令许之。庭训投药，即愈如故。儿女忻忭，令亦喜，奉钱为宴饮。自尔无日不醉，主人谕之曰："君当隐贫窘，何苦使用不节乎？"庭训曰："但有梓桐神在，何苦贫也！"主人以告令，令召问之，具以实告。令怒，逐庭训而焚梓桐神庙。庭训夜宿村店，忽见梓桐神来曰："非兄之过，乃弟合衰。弟今往濯锦江立庙，极盛于此，可诣彼也。"言讫不见。庭训又往濯锦江，果见新庙。神见梦于乡人，可请卫秀才为庙祝。明日，乡人请留之。岁暮，神谓庭训曰："吾将至天曹，为兄问禄寿。"去数日归，谓庭训曰："兄来岁合成名，官至泾阳主簿。秩不满，有人迎充判官。"于是神置酒饯之。至京，明年果成名，释褐授泾阳县主簿。在任二载，分务闲暇，独立厅事，有一黄衫吏，持书而入，拜曰："天曹奉命为判官。"遂卒于是夕。（出《集异记》）

【译文】

卫庭训是河南人，几次求功名都没考取。天宝初年，就日日弹琴饮酒，而且一喝酒就要请朋友同饮。经常请朋友到东市酒店去喝酒。有一天，偶然遇到一位举人，谈得很投机，举人就约他一同喝酒。庭训又回请举人时，举人却已经醉了。庭训说："我还没请你喝，你怎么就醉了？"举人说："我不是凡人，是华原县的梓桐神。昨天已同你喝醉了酒，今天是感念你特来看望你。现在我该回庙去了。以后你有什么办不了的事，尽管找我。"过了十几天，庭训就到庙里去看他。刚到庙前，梓桐神已派了两个人迎接。进庙后，庭训想行礼，梓桐神说："我比你小，算是你的弟弟好吗？"于是神就行了礼。然后摆下宴席和歌舞，欢饮到晚上庭训才回去。第二天庭训又来看梓铜神，述说自己很穷困。梓桐神对旁边的人说："看看华原县里有没有身体不佳的富人，可以把他的魂拘来。"神派人在县里到处找，发现县令的妻子韦氏身体衰弱，就把她的魂收了来，并把她的心堵住。韦氏立刻心痛得要死。神对庭训说："你去吧，给她治心病，向她要二百千钱。"庭训就到县衙对主管说："我能治心痛病。"县令就请他给妻子看病。庭训要二百千钱才给看，县令同意。韦氏吃了庭训的药，果然立刻就好了。县令和全家人十分高兴，送了钱后又留庭训喝了一顿。庭训有了钱，就天天狂饮无度。主人告诫他说："你应该还伪装穷困，何苦这样挥霍呢？"庭训说："有梓桐神帮助，我怕什么穷啊！"主人把这话告诉了县令，县令把庭训叫来问，庭训把实情全说了。县令大怒，赶走了庭训，放火烧了梓桐神庙。庭训夜里投宿在一个乡村小店里，梓桐神忽然来了。神说："这事不怪你，是我命中该遭此祸。现在我要去濯锦江立庙，在那里会比在这里更兴盛。你可以去那里找我。"说完就不见了。于是庭训就赶到濯锦江，果然看见了一座新庙。梓桐神又给人们托梦，说可以请卫秀才来当庙里的管事。第二天，人们就都来请他当了庙祝。年末时，神对庭训说："我要去一次天庭，去查看一下你的官运和寿数。"几天后神就回来了，说："你明年能考中，能做泾阳县的主簿。不到十年，会有人迎你做判官。于是梓桐神备酒为庭训赶考饯行。第二年，庭训到京，果然考中，被委派为泾阳县主簿。在任上干了两年的时候，有一天公务不忙，他站在大厅里，突然有一个黄衣官员拿着文书进来说："天曹派你去当判官。"就在这天晚上，卫庭训就去世了。

韦秀庄

开元中，滑州刺史韦秀庄，暇日来城楼望黄河。楼中忽见一人，长三尺许，紫衣朱冠。通名参谒，秀庄知非人类，问是何神。答曰："即城隍之主。"又问何来。答曰："黄河之神，欲毁我城，以端河路，我固不许。克后五日，大战于河湄，恐力不禁，故来求救于使君尔。若得二千人，持弓弩，物色相助，必当克捷。君之城也，唯君图之。"秀庄许诺，神乃不见。至其日，秀庆帅劲卒二千人登城。河中忽尔晦冥，须臾，有白气直上十余丈，楼上有青气出，相萦绕。秀庄命弓弩乱射白气。气渐小，至灭，唯青气独存，逶迤如云峰之状，还入楼中。初时，黄河俯近城之下，此后渐退，至今五六里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滑州刺史韦秀庄公余时到城楼上看黄河。在楼中忽然看见一个人，身穿紫衣头戴红帽，只有三尺高。这个人自报姓名向他参拜。韦秀庄知道他不是凡人，就问他是什么神祗？回答说是本城的城隍。又问他来有什么事，城隍说："黄河神打算摧毁这座城池，为了使黄河的河道畅通。我坚决拒绝。五天之后，我与他将在河岸有一场大战。我担心打不过黄河神特来向你求援。如果你能支援我两千名弓箭手，到时候帮助我，我就一定能打胜。这个城是你所管，就看你的了。"韦秀庄答应了他的要求后，这人就消失了。过了五天，韦秀庄率领着两千名精壮的士兵登上城楼，看见河面上变得一团漆黑，然后冒出一股十多丈高的白气，同时城楼上也冒出一股青气，和河上的白气缠绕在一起。这时韦秀庄命令弓箭手们向白气发箭，白气渐渐变小最后终于消失，只剩下青气了。青气蒸腾而上，化入云端，又飘到望河楼里。起初，黄河的流水已逼近城下，后来才逐渐退回去。一直退到现在离城五六里的地方。

华岳神女

近代有士人应举之京，途次关西，宿于逆旅舍小房中。俄有贵人奴仆数人，云："公主来宿。"以幕围店及他店四五所。人初惶遽，未得移徙。须臾，公主车声大至，悉下。店中人便拒户寝，不敢出。公主于户前澡浴，令索房内。婢云："不宜有人。"既而见某，群婢大骂。公主令呼出，熟视之曰："此书生颇开人意，不宜挫辱。"第令入房，浴毕召之，言甚会意。使侍婢洗濯，舒以丽服。乃施绛帐，铺锦茵，及他寝玩之具，极世奢侈，为礼之好。明日相与还京。公主宅在怀远里，内外奴婢数百人，荣华盛贵，当时莫比。家人呼某为驸马，出入器服车马，不殊王公。某有父母，在其故宅。公主令婢诣宅起居，送钱亿贯，他物称是。某家因资，郁为荣贵。如是七岁，生二子一女，公主忽言，欲为之娶妇，某甚愕，怪有此语。主云："我本非人，不合久为君妇，君亦当业有婚媾。知非恩爱之替也，其后亦更别婚，而往来不绝。婚家以其一往辄数日不还，使人候之。见某恒入废宅，恐为鬼神所魅。他日，饮之致醉，乃命术士书符，施衣服中，及其形体皆遍。某后复适公主家，令家人出止之，不令入。某初不了其故，倚门惆怅。公主寻出门下，大相责让云："君素贫士，我相抬举，今为贵人，此亦与君不薄，何故使妇家书符相间，以我不能为杀君（原本君下有主字。据明抄本删。）也。"某视其身，方知有符，求谢甚至。公主云："吾亦谅君此情，然符命已行，势不得住。"悉呼儿女，令与父诀，某涕泣哽咽。公主命左右促装，即日出城。某问其居，兼求名氏，公主云："我华岳第三女也。"言毕诀去，出门不见。（出《广异记》）

【译文】

从前有位书生赴京赶考，走到关西，住进一个旅店里。忽然有几个贵人的仆从进店说公主要来这里住，并用幛幕把周围几家店房都围了起来。店里的人们很惊慌，还没来得及搬走就听见外面公主的车声隆隆，只好关上房门不敢出来。公主住下后要洗澡，叫使女查查不许有人在屋里。使女发现躲在门后的书生，就大骂起来。公主把书生叫出来仔细看了看说："这个人挺不错的，不要难为他。"公主去洗浴，就让书生在屋里呆着。洗浴以后，又和书生谈起来，话很投机，就让使女领书生去洗浴，并给他换上华贵的衣服。然后在屋里挂上华丽的红帐子，床上铺了锦锻被褥，和书生一同就寝了。第二天，公主和书生一起来到京城。公主家在怀远里住，家里有好几百名仆从婢女，其富贵的程度当时谁也比不上。公主家的人都管书生叫驸马。书生的用度也象王公贵族一样排场。公主还派人到书生自己的家里去问候，并给了很多钱和贵重的物品，书生家里也过起了豪华的生活。这样过了七年，公主生了两男一女。有天公主忽然对书生说："我打算为你娶个妻子。"书生很惊讶。公主说："我不是凡人，不可能永远陪伴你，你应该有自己的妻室。"书生这才知道不是公主对他没有恩爱了。后来书生就娶了一房妻子，但仍和公主经常来往。妻子家发现书生常常一出去好几天不回家，就派人跟着，见书生常去一个破败的宅第，于是怀疑书生是被鬼怪所迷。有一天，家里人把书生灌醉，叫道士写了符咒装进他的衣服里。书生又到公主那里去，在门外就让公主的仆人挡住不让进去。书生不知原因，很难过的靠在门上不走。公主出门来，狠狠责备书生说："你不过是一个贫困的书生，由于我你才过上了好日子。我待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让你妻子家画符咒来害我？你以为我还斗不过你吗？"书生翻检自己的衣服，才知道身上藏着符，急忙向公主陪罪。公主说："我原谅你，但是符咒已起了作用，我们不能再来往了。"说罢就把儿女们叫来，让他们和书生诀别。书生痛哭失声。公主叫仆人快收拾收行李，当天就要出城。书生忙问公主家住哪里，求公主把姓名告知。公主说；"我是华山君的三女儿。"说完就和书生诀别，一出门就不见了。

王僴

王僴者，少应通事舍人举。开元末，入京。至阙西，息槐树下，闻（闻原作为。据明钞本改。）传诏声。忽见数骑，状如中使，谓僴曰："为所宣传，真通事舍人矣。"因以后骑载僴。僴亦不知何人，仓卒随去。久之，至华岳神庙中。使置僴别院，诫云："慎无私视。"便尔入内。僴独坐，闻棒杖楚痛之声，因前行窃窥。见其妇为所由系颈于树，以棒拷击。僴悲愁伫立，中使出，见惨怛而问其故。僴涕泗，具言其事。使云："本欲留君，妻既死，理不可住。若更迟延，待归之后，即不能救。君宜速还开棺，此即放妻活。"乃命左右取驿马，送王舍人。俄见一狐来，僴不得已，骑狐而骋。其疾如风，两日至舍。骑狐乃其魂也，僴本身自魂出之后，失音不言。魂既至家，家人悲泣。僴命开棺，其妻已活，谓僴曰："何以至耶？"举家欢悦。后旬日，本身方至。外传云："王郎归！"失音已十余日。魂云："王郎至矣。"出门迎往，遂与其魂相合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末年，有个叫王僴的人去考通事舍人。进京城后，在皇宫西门外一棵槐树下歇息。忽然听见宣读诏书的声音，接着来了几个骑马的人，看样像是宫中的使者，他们对王僴说："王舍人，奉命传你！"王僴弄不清他们是谁，只好仓促的骑上马随他们而去。跑了半天，进了华岳庙。使者让王僴呆在另一个院里，并警告他说："不许偷看。"然后就进去了。王僴正呆坐着，忽然传来阵阵拷打和哭叫声，就跑去偷偷看，一看竟是自己的妻子被吊在树上拷打。王僴没有办法，只能痛苦地站在那里看着。不一会儿那使者转来，见王僴满面悲然，问是为什么，王僴忍不住哭了起来，说出刚才看见的事。使者说："本来打算把你留在这里，现在你妻子已死，就不能留你了。若再延误时间，你妻子就没救了。你快回去开棺材，这里马上放她回去。"说罢让左右赶快牵马送王僴回去。不一会，牵来一只狐狸。王僴顾不上许多，只好骑上狐狸。那狐狸跑起来竟象风一样快，两天就到了家。原来是王僴的魂骑着狐狸回来了，而王僴本人则不能说话了。魂到家后，立刻打开棺材，看见妻子已经复活。妻子问王僴："你怎么回来了？"全家分外高兴。过了十几天，王僴本身才回到家。据说王僴回来后十几天不会说话，直到他的魂说了一句："王僴回来了。"魂和肉身才合到了一起。

卷第三百三　神十三

韩光祚　宣州司户　崔圆　郑仁钧　季广琛　刘可大　奴苍璧　南缵　王常

韩光祚

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之。入庙门，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请且免，至县当取。"光祚至县，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菩萨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见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不敢过。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钱一千，图菩萨像。如期又死，有顷乃苏曰："适又见迎，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车。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祚又以千钱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钱出县，遇人执猪，将烹之。工愍焉，尽以其钱赎之，像未之造也。而妾又死，俄既苏曰："已免矣。适又见迎，车骑转盛，二僧守其门，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马，冲其骑，所向颠仆，车骑却走。神传言曰：'更勿取之。'于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盖信内教。（出《纪闻》）

【译文】

桃林县令韩光祚，带着家眷去上任。经过华山庙时，他的爱妾突然死去。韩光祚找来巫师，让他去向华山神请求放爱妾还阳。巫师说："华山神三郎看上了你的爱妾，我已求告，但只能暂时免她死。等你一到县里，三郎就会来娶她。"光祚到了县里，背地里找金匠为妾铸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没有告诉爱妾。五天后，爱妾又突然死去。半日后又活过来，对他说："刚才三郎派车马来迎我，一出门就遇见一个金色的菩萨挡在路上，车马不敢过去。三郎说，先放我回来，三天后再来接我去。"光祚心里明白是那尊金菩萨起了作用，就又拿一千钱画一幅菩萨像。三天后，爱妾果然又死了。过了一回活过来说："刚才华山神又派人来接我，这次是两个菩萨挡在路上。华山神说先放我回来，过三天还要接我。"光祚又给了金匠一千钱，叫他再做一尊像。金匠带着钱出了县府，遇见有人将要杀猪，金匠是个慈悲心肠的人，把造金像的钱赎买了那头猪放掉，金像就没造成。三天后县令的妾又一次死而复活，对韩县令说："这回我才彻底免死了。刚才华山神又来接我，这次派的车马更多。但是两个金菩萨守着咱家门，他们进不来。接着跑出来一个象马那么大的猪，扑向车马横冲直撞，人们四散而逃。华山神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娶我的打算。"韩光祚奇怪怎么会出现那个大猪，那位金匠向他说明了真相。打这以后，韩光祚更加相信佛教。

宣州司户

吴俗畏鬼，每州县必有城隍神。开元末，宣州司户卒，引见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卫甲杖严肃。司户既入，府君问其生平行事，司户自陈无罪，枉见录。府君曰："然，当令君去。君颇相识否？"司户曰："鄙人贱陋，实未识。"府君曰："吾即晋宣城内史桓彝也，为是神管郡耳。"司户既苏言之。（出《纪闻》）

【译文】

吴地的人都怕鬼，所以每个州县都供奉城隍神。开元末年，宣州司户死了，死后被城隍神召去。神住在一个很大的宫殿里，门外有很多侍卫，十分森严。城隍见到司户后，问他一生做了些什么，司户说自己没做什么坏事，不该死。神说："你说得对，那就放你回去吧。不过，你认识我吗？"司户说："我是凡人，得怎能认识你呢。"神说："我叫桓彝，最近就要晋升为宣城内史，成为主管全郡的神了。"这些都是司户活过来以后说的。

崔圆

天宝末，崔圆在益州。暮春上已，与宾客将校数十百人，具舟楫游于江，都人纵观为堵。是日，风色恬和，波流静谧，初宴作乐，宾从肃如。忽闻下流十数里，丝竹竞奏，笑语喧然，风水薄送，（送原作近。据明钞本改。）如咫尺。须臾渐近，楼船百艘，塞江而至。皆以锦繍为帆，金玉饰舟，旌纛盖伞，旌旗戈戟，缤纷照耀。中有朱紫数十人，绮罗妓女几百许，饮酒奏乐方酣。他舟则列从官武士五六千人持兵戒严。泝沿中流。良久而过。圆即令访问，随行数里，近舟，舟中方言曰："天子将幸巴剑，蜀中诸望神祗，迁移避驾，幸无深怪。"圆骇愕，因罢会。时朝廷无事，自此先为其备。明岁南狩，圆应卒无阙矣。（出《集异记》）

【译文】

唐天宝末年一个清明时节，益州官员崔圆带着宾客和属下近百人乘船游江，盛况引得江岸上很多人看热闹。这天风和日丽，江上波平浪静。奏开宴乐时，宾客和仆从很肃静，忽听得江下游十几里外传来音乐和人的欢笑声，水上风传象很近。过了不久，一个庞大的船队过来了，百余艘高大的楼船几乎堵塞了江面。船帆都是彩色绸缎做的，船体镶金嵌玉。船上排列着旌旗伞盖等仪仗，光彩耀眼。居中的一条船上有几十个穿红、紫袍的人，还有近百的歌女舞伎。饮酒奏乐欢乐正浓。其它的船上则是武士和仆从随扈五六千人。浩浩荡荡的船队沿江过了很久。崔圆派人跟着船队打听，走了几里地才靠近船队。其中一条船上的人对崔圆派来的人说："皇帝要巡幸四川剑阁，我们这些四川的各路小神小仙必须搬迁回避，你们别见怪。"崔圆听说后大吃一惊，不再继续游江了。而此时朝廷平安无事。崔圆却团此而预先有所防备。第二年乱起，皇帝真的南行幸蜀，崔圆则武备接应无所欠缺。

郑仁钧

郑仁钧，钦说之子也，博学多闻，有父风。洛阳上东门外有别墅，与弟某及姑子表弟某同居。弟有妹，嫁杨国忠之子。时表弟因时疾丧明，眉睫复自毵毵然。又自发际，当鼻准中分，至于颌下，其左冷如冰而色白，其右热如火而色赤。姑与弟皆哀怜之，不知其何疾也。时洛中有郑生者，号为卜祝之士。先是御史大夫崔琳，奉使河朔，路径洛阳，知郑生有术，乃召与俱行。及使回，入洛阳。郑生在后，至上东门道，素知仁钧庄居在路旁，乃诣之。未入里门，而郑生遽称死罪，或言合死，词色慑惧。仁钧问之，郑生无他言，唯云合死。仁钧因诘之，郑生曰："某才过此，不幸饥渴，知吾宗在此，遽为不速之客。岂知殊不合来，此是合死于今日也。"仁钧曰："吾与姑及弟在，更无异人，何畏惮如此？"郑生股慄愈惧。仁钧初以无目表弟，不之比数，忽念疾状冷热之异，安知郑生不属意于此乎？乃具语表弟之状。郑生曰："彼天曹判官，某冥中胥吏。今日偶至此，非固有所犯。然谒之亦死，不谒亦死，礼须谒也。"遂书刺曰："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时仁钧弟与表弟，堂上掷钱为戏。仁钧即于门屏呼引郑生，读其刺通之。郑生趋入，再拜谢罪而出。表弟再顾，长睫飒然，如有怒者。仁钧为谢曰："彼不知弟在此，故来。愿贳其罪可乎？"良久朗言曰："为兄恕之。"复诘之再三，终不复言。姑闻之，召于屏内，诱之以母子之情，感激使言，终不肯述其由。后数年，忽谓母曰："促理行装，此地当有兵至，两京皆乱离。且拿我入城，投杨氏姊，丐三二百千，旬日便谋东归江淮避乱也。此时杨氏百口，皆当诛灭，唯姊与甥，可以免矣。"母居常已异之，乃入京，馆于杨氏。其母具以表弟之言告于女。其姊素知弟有郑生之言，及见其状貌，益异之，密白其夫，以启其父。国忠怒曰："姻亲需钱，何不以直告，乃妖言相恐耶？"终无一钱与之。其女告母曰："尽箱箧所有，庶可得办，何以强吾舅？"时母子止杨氏，已四五日矣。表弟促之曰："无过旬日也。"其女得二三十万，与母去。临别，表弟谓其姊曰："别与我一短褐（褐原作后。据明钞本改。）之袍。"其姊以紫绫加短絮为短褐，与之而别。明年，禄山叛。驾至马嵬，军士尽灭杨氏，无少长皆死。其姊闻乱。窜于旅舍后，潜匿草中得脱。及兵去之后，出于路隅，见杨氏一家。枕籍而死。于乱尸中，得乳儿青衣，已失一臂，犹能言。姊问："我儿在否？"曰："在主人榻上，先以比者紫褐复之。其姊遽往视之，则其儿尚寐，于是乃抱之东走。姊初走之次，忽顾见一老妪继踵而来，曰："杨新妇缓行，我欲汝偕隐。"姊问为谁，曰："昔日门下卖履妪也。"兵散后能出及得儿者，皆此老妪导引保护，全于草莽。是无目表弟，使杨保持也。不然者，何以灭族之家，独漏此二人哉。（出《戎幕闲谈》）

【译文】

郑仁钧是郑钦说的儿子，象他父亲一样博学多才。他在洛阳上东门外有座别墅，和姑姑、弟弟和表弟住在一起。还有个表妹嫁给了杨国忠的儿子。表弟有一天得了病突然双目失明，接着两个眼睛的睫毛突然长得很长很密，盖住了双眼，并从额头一直顺着鼻梁长下来，一直长到下巴颏。他的左半面脸凉得象冰而惨白，右半面脸却象火样热，颜色通红。姑姑和弟弟不知他得的什么病，又同情着急。当时洛中有个郑生，自称有预卜未来的法术。御史大夫崔琳奉命到河朔出使，经过洛阳，知道郑仁钧的表弟得了怪病，就想带着会法术的郑生去给郑仁钧的表弟看病。于是崔琳出使河朔之后就带着郑生回到洛阳。郑生在他的后面，走上东门道，还没进郑仁钧的门，郑生就连说自己犯了死罪，今天非死不可。郑仁钧问他怎么了，郑生不说别的，只不断的说自己肯定死在今天了。仁钧非得让他说出原因，郑生才说："我是第一次到这里，由于又渴又饿，不过是想到这位同姓的家里吃点喝点什么。早知我来必死，是决不该来的。"仁钧说："这里只有我的弟弟和姑姑，没有其他人，你怎么怕成这样？"郑生不说话，怕得两腿不住地抖。起初仁钧没有告诉郑生家里还有个生了怪病的表弟，现在一想，表弟的怪病是不是已被郑生知道了呢？不如索性告诉他，看他有什么反应。于是仁钧就把表弟奇怪的症状告诉了郑生。郑生听后说："你表弟是天上的判官，而我是阴曹地府的一名小吏。今天我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我有意冒犯他，现在我见他不见他都是个死，按礼数我还是拜见他吧。"说罢写了个求见的名帖，上面写的是"地府法曹吏郑某再拜谒"几个字。当时仁钧的表弟正在屋里和他的弟弟玩扔钱的游戏。仁钧就领着郑生来到门边，念着郑生名帖上的话请求表弟接见郑生，表弟答应后，郑生就进屋了。仁钧在门外只听得郑生在屋里不断向表弟告罪请求宽恕。后来郑生就出来了。只见表弟的长睫毛札撒着随风飘动，好象是很生气的样子。仁钧就赶快为郑生求情说："郑生不知道你在这里，不是故意来冒犯你，你就宽恕他吧。"表弟停了半天才说"看在表哥的面上，这次就原谅他了。"再问别的，表弟就什么也不说了。仁钧的姑姑听说了这事，就偷偷把表弟找到一边，以母子之情劝说感动他，希望他说出真情，然而表弟仍是不肯说明原因。过了几年，表弟忽然对姑姑说："娘，赶快收拾行装，这里很快要打仗，两京也要大乱。你带着我进城去投奔嫁给杨国忠儿子的姐姐，去后向她家要些钱，十天后咱们再到江南去避乱。（后来杨国忠的全家一百多口人果然被叛军杀死，只有杨国忠的儿媳和外孙幸免于难，这是后话）郑仁钧的姑姑知道表弟不同凡人，就听信了他的话，带他进了京，客居在杨国忠家。姑姑把表弟的话告诉了女儿，女儿早就听说自己这位弟弟有预卜未来之术，等到看见弟弟，更加惊异，就偷偷地把弟弟说天下就要大乱的话告诉丈夫，让丈夫跟公公杨国忠说，并向他要些钱好到江南避乱。杨国忠一听大怒，对儿子说："你小男子要钱就直说，拿这些胡说八道能吓住我吗？"结果一个钱也没给。女儿对母亲说："不必强行向我公公要钱，我把自己的私房钱和贵重东西都给你们就行。"姑姑和表弟都不要。这时他们已在杨家住了四五天，表弟催促道："你们在这里不能超过十天，快走吧！"于是姐姐带了二三十万钱和母亲离开了杨家。临行时，表弟对他姐姐说："给我做一件短袍子，我有用。"他姐姐就用紫缎做了件短袍留给了他。果然后来安禄山反叛，圣驾行至马嵬坡，叛军杀了杨国忠全家，老的少的都不留。只有表弟的姐姐听见叛兵到来后跑了出来，藏在草丛中。叛军退走后，姐姐从草丛中出来，看到杨国忠一家尸横遍地。她在乱尸里发现了杨家的一个使女，已被砍掉了一只胳膊，忙问："我的儿子还活着吗？"那奶妈说："在主人屋里的床上，身上盖着一件紫缎短袍子。"姐姐急忙跑去看，见自己儿子正盖着紫袍睡觉呢，忙抱起向东走。刚走不远，忽然看见一位老太太跟着她走来，老太太喊道："杨夫人等等我，我想跟你一起逃难。"姐姐问："你是谁？"老太太说："我是过去在你家门前卖鞋子的。"原来这老太太是奉命保护她们母子的，奉的正是郑仁钧的表弟的命令，要不然，在兵变中杨国忠全家都被杀害，何以她们母子二人得以幸存呢？

季广琛

河西有女郎神。季广琛少时，曾游河西，憩于旅舍。昼寝，梦见云车，从者数十人，从空而下，称是女郎。姊妹二人来诣。广琛初甚忻悦，及觉开目，窃见仿佛犹在。琛疑是妖，于腰下取剑刃之。神乃骂曰："久好相就，能忍恶心！"遂去。广琛说向主人，主人曰："此是女郎神也。"琛乃自往市酒脯作祭，将谢前日之过，神终不悦也。于是琛乃题诗于其壁上，墨不成字。后夕，又梦女郎神来，尤怒曰："终身遣君不得封邑也。"（出《广异记》）

【译文】

季广琛年轻时曾到河西一带旅游。有一次，在旅店里睡午觉，梦见有云车从空中而下，还有几十个随从跟着，说是叫女郎有姊妹二人来看望。广琛起初很高兴，醒后觉得那姊妹俩好象还在屋里，想了想，疑心是妖怪，就抽出宝剑想杀她们。这时就听姊妹俩说："一直看你这人不错，想和你交个朋友，没想到你竟能起这样的坏心，真恶毒！"广琛把这事告诉店主，店主说："咳呀，她俩就是女郎神啊！"广琛赶快去买了酒和肉，摆上后望空祭祷，请求女郎神原谅自己前日的鲁莽。然而女郎神始终生气。于是广琛想在墙上写首诗以表白心迹，可是笔硬是在墙上写不出字来。夜里，广琛梦见女郎神又来了。女郎神仍然气乎乎地说："我们将叫你这一辈子也当不上能得到封地的官！"

刘可大

刘可大，以天宝中举进士，入京。出东都，途遇少年，状如贵公子，服色华侈，持弹弓而行，宾从甚伟。初与可大相狎，数日同行。至华阴，云："有庄在县东。"相邀往，随至庄所。室宇宏壮，下客于厅。入室良久，可大窃于中门窥觑，见一贵人，在内厅理事。庭中囚徒甚众，多受拷掠，其声酸楚。可大疑非人境，惶惧欲去。初少年将入，谓可大慎无私视，恐有相累。及出曰："适以咨白，何尔负约？然以此不能复讳，家君是华山神，相与故人，终令有益，可无惧也。"须臾下食，顾从者，别取人间食与刘秀才。食至相对，各饱，（饱原作保。据明抄本改。）兼致酒叙欢，无所不至。可大求检己簿，当何进达，今年身事复何如。回视黄衫吏为检。有顷吏云："刘君明年当进士及第，历官七政。"可大苦求当年，吏云："当年只得一政县尉。相为惜此，可大固求之，少年再为改。吏去，屡回央央，惜其减禄。可大恐鬼神不信，因再求之，后竟以此失职。明年辞去，至京及第，数年拜荥阳县尉而终。（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天宝年间，有个叫刘可大的秀才进京考举人，途中遇见一个衣冠华丽的少年公子，手里拿着弹弓，后面有很多随从。少年对刘可大很友好，在一起走了好几天。到华阴县时，少年说自家的庄园在县城东面，约秀才去住两天，秀才就跟去了。一看庄园房舍非常宏伟，少年安排秀才在前厅室内歇息后就出去了。秀才从中门向后院大厅里偷偷一看，见一个大官模样的人正在厅里问案，后院有很多囚犯，很多犯人正在被拷打用刑，一片悲惨的哭叫声。秀才怀疑这里大概不是人间，心里恐惧，想赶快离去。这时那少年回来了，发现秀才已偷看了后院的情景，质问道："刚才不是告诉你不许偷看，你怎么不听？牵累了你怎么办？现在既然你已经看见，我也就不瞒你了。我父亲就是华山神。不过你我既然是朋友，我会使你得到好处的，你不必怕。"不一会要开饭了，少年对左右说："去拿些人间的食物，给刘秀才吃。"于是拿来了酒饭，相对边饮酒边欢叙，招待得无微不至。秀才请出少年查一查自己今生官运如何，今年能不能考中。少年就命一个穿黄衣的官去查。黄衣官查后说："刘秀才明年可以考中进士，今生可以做七任官。"秀才心急，苦苦请求今年就考中作官。黄衣官说："如果今年考取，只能当一任县尉小官，请您珍惜自己的前程。"刘可大仍然苦苦央求，少年只好为他把本子改了。那黄衣官员边走边遗憾地说："这人真是，屡次央求，可惜要减自己的官路。"刘可大怕鬼神说的话不一定准，固执地去求那少年，后来因为这样竟失去很多官职。明年可大辞别那少年，到京城赶考，结果是只当了个荥阳县的县尉，过不几年就死了。

奴苍璧

相国李林甫家一奴，号苍璧，性敏慧，林甫怜之。忽一日暴死，经宿复苏。林甫问之，奴曰："死时因不觉其死，但忽于门前见仪仗。拥一贵人经过，有似君上。方潜窥之，遽有数人走来擒之。随去，至一峭拔奇秀之山，俄及大楼下。须臾，有三四人黄衣小儿至，急唤苍璧入。经七重门宇，至一大殿下。黄衣小儿曰：（曰原作回。据明钞本改。）'且立于此，候君命。'见殿上卷一珍珠帘，一贵人临阶坐。似剸割事。殿前东西立仗侍卫，约千余人。有一朱衣人，携一文簿奏言：'是新奉命乱国革位者安禄山，及相次三朝乱主。兼同时悖乱贵人先定案。'殿上人问朱衣曰：'大唐君隆基，君人之数，虽将足矣，寿命之数何如耶？'朱衣曰：'大唐之君，奢侈不节俭，本合折数。但缘不好杀，有仁心，固寿命之数在焉。'又问曰：'安禄山之后，数人僭伪为主，杀害黎元。当须速止之，无令杀人过多，以伤上帝心，虑罪及我府。事行之时，当速止之。'朱衣奏曰：'唐君绍位临御以来，天下之人，安堵乐业，亦已久矣。据期运推迁之数，天下之人，自合罹乱惶惶。至于广害黎元，必不至伤上帝心也。'殿上人曰：'宜便先追取李林甫、杨国忠也。'朱衣受命而退。俄又有一朱衣，捧一文簿至。奉言：'是大唐第六朝天子复位，及佐命大臣文簿。'殿上人曰：'可惜大唐世民，效力甚苦，方得天下治，到今日复乱也。虽嗣主复位，乃至于末，终不治也。'谓朱衣曰：'但速行之。'朱衣又退。及将日夕，有一小儿下，急唤苍璧令对见。苍璧方子细，见殿上一人，坐碧玉床，衣道服，戴白玉冠，谓苍璧曰：'当却回，寄语林甫，速来我紫府，应知人间之苦。'苍璧寻得放回。"林甫知世不久将乱矣，遂潜恣酒色焉。（出《潇湘录》）

【译文】

宰相李林甫家有个奴仆名叫苍璧，十分聪明能干，李林甫很喜欢他。苍璧有一天突然死去，过了一夜，又复活了。李林甫问他，苍璧说："我并没有以为死了，只记得以前忽然来了一队仪仗，簇拥着一个像是天子的人过去了。我正藏在一旁偷看，突然被几个人抓走，来到一个挺拔险峻的山上的大楼前面。过了片刻，有三四个穿黄衣的少年叫我快进楼里。我经过七道门，来到一座殿下。黄衣少年说：'先在这里站着，等君王的旨意。"只见殿上卷着珠帘，有一个大官坐在大殿上，象是个主管决断的人。殿前东西立着一千多名卫士。这时有个穿红衣的人，正拿着个大本子奏报说：'现在我呈送的是安禄山谋反和其后三朝中那些治国无方和谋朝篡位的案子。'殿上的大官问：'大唐皇帝李隆基怎么样了？做为皇帝他的气数是尽了，做为人，他还有没有阳寿？'红衣人说：'大唐皇帝平时非常奢侈豪华不知节俭，为此本该扣除他的阳寿，但他心地慈善，不好杀生害命，所以还有阳寿。'又问：'安禄山反叛以后，有好几个自称为王的，他们杀了不少百姓，应该尽快制止他们，别让他们杀人太多，伤了天帝的心，连我们也会吃罪不起。你只要发现他们要闹事，就马上制止。'红衣人回奏道，'唐朝皇帝即位以后，天下人安居乐业很长时间了，按照世事的运行规律，必然要乱上一段时间，一乱，必然要有些百姓遭劫甚至死亡，这是劫数难逃，天帝不会伤心怪罪的。'殿上的大官说，'那就先把李林甫、杨国忠抓来吧。'这时又有一个红衣人捧着簿子来奏报关于唐朝第六个皇帝复位和朝中的文武大臣的情况。殿上的大官说，'唐太宗李世民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得天下太平，如今天乱成这样，真可惜呀。虽然第六位皇帝复了位，大乱还是没有平息，你快想法子处理一下吧。'红衣人就退下去了。这时已经天色将晚，一个少年急忙叫我去殿上朝见。只见殿上的碧玉床上坐着一个穿道服戴白玉冠的人，他对我说，'你回到人间，告诉李林甫，快到这儿来报到，人世就要再遭大乱之苦了。'这样，我才又回到人世。"李林甫听苍璧这么一说，知道天下又要大乱，就不再问政事，日日沉浸在酒色中了。

南缵

唐广汉守南缵，常为人言：至德中，有调选同州督邮者，姓崔，忘其名字。轻骑赴任，出春明门，见一青袍人，乘马出，亦不知其姓字，因相揖偕行，徐问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邮。"崔云："某新授此官，君且不误乎？"青袍笑而不答。又相与行，悉云赴任。去同州数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谓崔生曰："君为阳道录事，我为阴道录事。路从此别，岂不相送耶？"崔生异之，即与联辔入斜路。遂至一城郭，街衢局署，亦甚壮丽。青袍至厅，与崔生同坐。伍伯通胥传僧道等讫，次通词讼狱囚，崔之妻与焉。（崔之妻与焉五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崔生大惊，谓青袍曰："不知吾妻何得至此？"青袍即避案后，令崔生自与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是数日，君宜哀请录事耳！"崔生即祈求青袍，青袍因令吏促放崔生妻回。崔妻问犯何罪至此，青袍曰："案家同州，应同州亡人，皆在此厅勘过。盖君管阳道，某管阴道。"崔生淹留半日，请回，青袍命胥吏拜送曰："虽阴阳有殊，然俱是同州也，可不拜送督邮哉？"青袍亦饯送，再三勤款挥袂，又令斜路口而去。崔生至同州，问妻，云病七八日，冥然无所知，神识生人才得一日，崔生计之，恰放回日也。妻都不记阴道，见崔生言之，妻始悟为梦，亦不审记忆也。（出《玄怪录》）

【译文】

唐代广汉的太守南缵常常向别人讲述这样一件事。他说，至德年间，有个姓崔的人被派到同州去当督邮。崔某只身单骑上路，出了春明门，遇见一个穿青袍的人，二人相识后一起走。崔某问青袍人作什么官，青袍人说他刚刚被任命为同州督邮。崔某说："我刚刚被任命为同州督邮，你不是搞错了吧？"青袍人笑了笑不说什么。两人继续同行，到了离同州几十里的一个岔路口，见有一个小官员在路口迎接。这时青袍人才对崔某说："你是阳间的官，我是阴间的官，从这里咱俩就分开了，你不送我一程吗？"崔某心里十分惊异，就和青袍人并马走上岔道的一条斜路。他们来到一座城池，见街道布局倒很壮观。青袍人领着崔某进了衙门的大堂，和崔某一同坐下。这时衙门里的下属们开始报告一些日常的公务处理，接着又报告司法刑狱方面的情况，并开始问案。在问案时，崔某意外地发现，囚犯中竟有自己的妻子，大吃一惊，就问青袍人："我妻怎么会到了这里？"青袍人回避了一下，让崔某和他妻子直接谈。崔妻说："我已被抓来好几天了，你快去为我求求情吧。"崔某向青袍人求情以后，妻子就被放回阳世了。崔某问青袍人妻子犯了什么罪，青袍说："凡是同州死的人，都到这里过堂，过了堂才知道罪名。你管阳世我管阴间，现在你知道了吧。"崔某停留了半日要求回去。青袍人让手下人拜送崔某，并说："尽管我俩各管阴阳，但毕竟都是同州人，怎么能不送送你督邮大人呢？"然后设酒送行，依依惜别，并让崔某仍以岔路上的斜道回家。崔某到了同州后，妻子已经病了七八天了，一直不省人事。原来阳间的一天是阴间的七八天，崔某一算，妻子生病时，正好自己在阴间求情，才使她得以还阳。然而他把这些情形告诉妻子时，妻子仍然不懂，只是恍然如梦地想起一些，但连梦也记不清楚了。

王常

王常者，洛阳人。负气而义，见人不平，必手刃之；见人饥寒，至于解衣推食，略无难色。唐至德二年，常入终南山，遇风雨，宿于山中。夜将半，雨霁，月朗风恬，慨然四望而叹曰："我欲平天下祸乱，无一人之柄以佐我，无尺土之封以资我；我欲救天下饥寒，而衣食自亦不充。天地神祗福善，顾不足信。"言讫有神人自空中而下，谓常曰："尔何为此言？"常按剑良久曰："我言者，平生志也。"神人曰："我有术，黄金可成，水银可化，虽不足平祸乱，亦可济人之饥寒。尔能授此术乎？"常曰："我闻此乃是神仙之术，空有名，未之睹也。徒闻秦始、汉武好此道，而终无成，只为千载讥诮尔！"神人曰："昔秦皇、汉武，帝王也。处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术而不行，反求神仙之术，则非也。尔无救人之位，而欲救天下之人，固可行此术。"常曰："黄金成，水银化，真有之乎？"神人曰："尔勿疑。夫黄金生于山石，其始乃山石之精液，千年为水银。水银受太阴之气，固流荡而不凝定，微偶纯阳之气合，则化黄金于倏忽也。金若以水银欲化黄金，不必须在山即化，不在山即不化。但偶纯阳之气合，即化矣。君当受勿疑。"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一卷书，授常，常跪受之。神人戒曰："异日当却付一人。勿轻授，勿终秘，勿授之以贵人。彼自有救人之术，勿授之以不义；彼不以饥寒为念，济人之外，无奢逸。如不然，天夺尔算。"常又再拜曰："愿知何神也。"神人曰："我山神也。昔有道人藏此书于我山，今遇尔义烈之人，是付（付原作仆。据明抄本、黄本改。）尔。"言讫而灭。常得此书读之，成其术。尔后多游历天下，以黄金赈济乏绝。（出《潇湘录》）

【译文】

洛阳有个王常，为人急公好义。见人不平必拨刀相助，见人饥寒，就解衣送食，宁可自己挨饿受冻。唐至德二年，王常进终南山，遇见风雨，只好在山里过夜。半夜时雨停了，月白风清。王常望天感叹说："我想治国安邦，手里却没有丝毫权力，也没有任何资助。我想救天下饥寒的人，自己却缺衣少食。看来说什么神灵佑护好心的人，纯属胡说啊！"刚刚说完，就有一位神人从天而降，问王常："你怎么能这样说？"王常手按着佩剑，半天才说："我是在感叹平生的志向不能实现。"神说："我有法术，可以点石成金，也能化水为银。虽然不能平乱安邦，也能救人饥寒。你愿意学这样法术吗？"王常说："我倒是听说过这种法术，但没有见过。听说秦始皇汉武帝非常喜欢研究这种法术，但始终没有结果，反成为千百年的笑话。"神说："秦皇汉武是帝王，他们本身就处在救人的位子上，也有救人的办法，却不去救人，反尔求神仙法术，真是大错特错了。而你没有能救人的权力地位，却有救天下人的志向，就可以学会和使用法术。"王常问："真有这种法术吗？"神人说，"当然有。黄金和水银，都是山石的精华。水银因为受阴气，才流荡不空，如果为纯阳之气交合，水银也立刻能变成黄金。这些你都不必怀疑，就接受我的传授吧。"王常拜谢后，神从袖中拿出一卷书交给王常，王常跪下来接过书。神告诫王常："这种法术绝不能再传给别人，也不要泄漏秘密，更不能教给达官贵人，他们自会有救人的办法。也不要把这种法术教给不仁不义的人，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人的疾苦。你掌握了这套法术，除了济世救人之外，绝不可做奢侈富贵的本钱，否则，上天会使你的法术失灵。"王常再次跪拜，完全应诺下来，并问，"我想知道您是位什么神仙呢？"神说，"我是山神。从前有个道士把这卷书藏在我山里，现在我遇见了你这位刚烈侠义的人，所以才把书给你。"说罢山神就不见了。王常得到这卷书，读后学会了法术。后来他就到处漫游，用他点化的金子赈济那些饥寒穷困的人们。

卷第三百四　神十四

开业寺　女娲神　王籍　畅璀　乔龟年　张光晟　淮南军卒　元载张谓　颖阳里正

开业寺

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丰乐里开业寺，有神人足迹甚长，自寺外门至佛殿。先是阍人宿门下，梦一人长二丈余，被金执槊，立于寺门外。俄而以手曳其门，扃鐍尽解，神人即俯而入寺。行至佛殿，顾望久而没。阍人惊寤，及晓视其门，已开矣。即具以梦白于寺僧，寺僧共视，见神人之迹。遂告以京兆，京兆以闻。肃宗命中使验之，如其言。（出《异室记》。明抄本作出《宣室志》。陈校本作出《宣室志记》）

【译文】

唐代至德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那天，京城丰乐里的开业寺中发现了一个天神的大脚印。脚印从寺门外一直到佛殿。据庙里的看门人说他夜里梦见一个两丈多高的人，穿着金铠甲，手里拿着长矛，来到庙门外，这大神只用手一推，门上的锁就开了，然后就低头走进来，一直走到佛殿里，四下张望了半天就消失了。守门人惊醒后，早上去看寺门，门果然开着。他就把梦中情形告诉寺里的和尚，和尚们一齐来看，发现了神人的大脚印。他们把这事报告给京城的官员。肃宗皇帝也派人到开业寺内查看，一看果然是这么回事。

女娲神

肃宗将至灵武一驿。黄昏，有妇人长大，携双鲤，咤于营门曰："皇帝何在？"众以为狂。上令潜视举止。妇止大树下，军人有逼视，见其臂上有鳞，俄天黑失所在。及上即位，归京阙，琥州刺史王奇光。奏女娲坟云，天宝十三载，大雨晦冥忽沈。今月一日夜，河上有人觉风雷声，晓见其坟涌出。上生双柳树，高丈余，下有巨石。上初克复，使祝史就其所祭之，至是而见。众疑妇人是其神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肃宗巡幸灵武时住在一个驿站里。黄昏时，有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手里拿着两条鲤鱼，在驿站门外大声喊："皇帝在哪儿？"大家认为她是个疯子。肃宗命人偷偷监视她的行动。监视的人看见那女人停在一棵大树上，并发现她的胳膊上生有鱼鳞。不一会天黑了，女人也不见了。肃宗即位后，虢州刺史王奇光奏报，说天宝十三载，也在发现那长鱼鳞的女人的某月一天，大雨如注，天昏地暗，女娲的坟突然陷入地下，大河上空风雪滚滚，到天亮时，女娲坟又升出地面，坟上多了两棵一丈多高的柳树，树上有块大石。肃宗就派使者到女娲坟前祭祀。人们都说，那个到驿站来的高大女人，就是女娲神。

王籍

王籍者，太常璿之族子也。乾元中，客居会稽。其奴病死，数日复活，云，地下见吏，吏曰：'汝谁家奴？'奴具言之。吏云："今见召汝郎做五道将军，因为著力，得免回。"路中多见旌旗队仗，奴问为何所，答曰："迎五将军尔。"既还数日，籍遂死。死之日，人见车骑缤纷，队仗无数。问其故，皆是迎籍之人也。（出《广异记》）

【译文】

王籍是太常王璿的后代。乾之年间，旅居在会稽县时，他的一个仆人死了。过了几天，仆人又复活，说在阴间看见一个官，官问他是谁家的仆人，答说是王籍的仆人。那官又说："马上要召你家主人来这里任五道将军。"他说因为做事尽力，得免罪，才把他放回来。回来的路上看见一大队旌旗仪仗，仆人问他们要去哪里？那官先说，"是去迎接你的主人五将军呀。"仆人回来没几天，王籍就死了。死的那天，人们看见很多车马仪仗，问是怎么回事，原来都是来接王籍的。

畅璀

畅璀自负才气，年六十余，始为河北相卫间一宰。居常慷慨，在县唯寻术士日者，问将来穷达，而竟不遇。或窃言于畅曰："何必远寻，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畅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阶答拜，命坐设食。伍伯恐耸，不如所为。良久谓之曰："某自揣才业不后于人，年已六十，官为县宰。不辞碌碌守职，但恐终不出下流。要知此后如何，苟能晚达。即且守之，若其终无，即当解绶入山，服饵寻道。未能一决，知公是幽冥主者，为一言也。"伍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异礼如此，是今日有隐于公，即负深恩；不隐即受祸，然势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明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于杖数量人之死生。凡人将有厄，皆先受数杖，二十已上皆死，二十已下，但重病耳。以此斟酌，往往误言于里中，未尝差也。"畅即诘之曰："当今主者为谁？"曰："召慎不可泄露，邻县令某是也。闻即当来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于某。"旬日，邻宰果来，与畅俱诣州季集。畅凌晨远迎，馆于县宅，燕劳加等。既至，乃一老翁，七十余矣。当时天公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贵子弟。令长甚适后士，老宰谢畅曰："公名望高，某寒贱。以明法出身，幸因邻地。岂敢当此优礼。"词色感愧，乃与之俱诣郡。又与同归，馆于县宅，益为欢洽。明日将别，其夜，延于深室，具簪笏再拜，如问伍伯之词，而加恳切。老宰厉声曰："是谁言耶？"词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终不为公言也。"如是久之，畅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既而俯首拗怒。顷刻，吏白曰："伍伯于酒垆间暴卒。"畅闻益敬惧，而乞曰转恳。乃徐谓畅曰："愧君意深礼重，固不可隐，宜洒扫一院，凡有孔隙，悉涂塞之。严戒家人，切不得窥，违者祸及其身。堂上设一榻，置案笔砚，纸七八幅。其夕宰入之，令畅躬自扃鏁。天明，持钥相迓于此。畅拂旦秉简，启户见之，喜色被面而出。遥贺畅曰："官禄甚高，不足忧也。"乃遗一书曰："慎不可先览。但经一事，初改一官，即闻之。"后自此县辟从事，拜殿中侍御史，入为省郎谏议大夫。发其书，则除授时日皆不差。及贬辰州司马，取视之曰："为某事贬也。"征为左丞，终工部尚书，所记事无有异词。（出《戎幕间谈》）

【译文】

畅璀总感到怀才不遇，六十多岁时才当了河北相州、卫州间的一个小县官。平时牢骚满腹，到处寻找能预知未来的术士，好为自己算算将来的前程，但一直没找到。有人偷偷对他说："何必到处找呢，您衙里当伍伯的那个人，就是阴间的判官，你问他不就行了。"畅璀很高兴，便把那伍伯请了来，自己穿上官服拿着朝笏，向伍伯恭恭敬敬的叩拜。然后摆酒歌待。弄得伍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过了半天，畅璀才说："我自感才能不比别人差，可是如今六十多岁才当了个县令。我倒不怕现在碌碌无为，只是不甘心永远居于末流。我想知道我的将来。如果将来还能高升一步，我就继续干。如果此生就这样了，我就干脆辞官进山修道去。现在我拿不定主意，只好把你请来，因为你是冥府的主管，望你说一说我的前程。"伍伯听后，急忙惶恐地离庙说，"小人受到大人如此礼遇，如果不说实话，那太不仁义了。可是如果说了实话，我就要遭到大祸。然而我还是实说了吧。我其实不是阴间的主管判官，只不过也是阴曹的一个伍伯。我的职责是以打板子的数目来衡量人的死生。凡人如果命运不济，到了阴间我就先用板子打他，打二十板以上的都必死无疑，打二十板子以下的，只不过是大病一场而已。有些人传说我有多大能耐，这是大错特错了。"畅璀忙问现在冥府的主管是谁，伍伯说："我告诉你，你万万不可泄漏。现在冥府的主管，就是咱们邻县的县宰。听说他最近要来，你可直接求他。不过你可千万不能说这是我告诉你的呀！"过了几天，邻县的县宰果然要来，是打算约畅璀一同到州里去参加每季度的集会。畅璀一大早就出城迎接，事先在县衙为他安排了房间，打算好好款待。等接来一看，这位邻县县宰竟是个七十多的老翁。原来当时天下太平，河北的行政长官都是豪富子弟，朝廷下令各县的县令要选有名气的长者担任。邻县县宰受到畅璀的隆重接待十分感动，说："你的名望很高，而我出身寒微，由于懂得法律才当了县宰。我们既是邻县，你待我这样优厚，实在不敢当。"安顿县宰住下后，两人谈得很投机。两人一同到郡里，又一同回县要分别，就在当天夜里，畅璀把县宰请到密室，向他隆重地跪拜，并说出自己的请求。老县宰一听，顿时怒问："是谁对你说的？你要不对我说明白，我就不答应你的请求。"畅璀不得已，只好说是伍伯告诉的。老县宰听后，低头控制自己的怒气。这时，县衙的一个小吏跑来报告，说伍伯在酒馆里突然死去。畅璀由此更加惊惧，也更佩服老县宰了，就更诚恳地请求他。老县宰慢声慢语地说，"你对我如此敬重款待，我就不再瞒你了。请你给我准备一个清洁的院子，院里所有的洞都要堵上。并告诫你家的人，决不许偷看，否则会引祸上身。屋里放一张床，桌上放份笔砚和七八张纸。"畅璀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天晚上，老县宰进了院子，让畅璀把院门锁上，等天亮后再带钥匙来开门。天亮后，畅璀来开房门，老县宰满面喜色的走出来向他道贺说："你的官运很好，不用担心了！"说罢交给他一个本子，并说："千万不能先看。你以后每经一件大事，每调动一次职务，就打开本子查。"从这事过了不久，畅璀就升任为从事，后来又升为殿中侍御史。又当了省郎谏议大夫。畅璀每次打开本子查看，都写得清清楚楚。后来，他被贬为展州司马，打开本子看，上面连被眨的原因都写明了。后来，他又当上了左丞，死时是工部尚书，这些事都详细地写在本子里。

乔龟年

乔龟年者，善篆书。养母甚孝。大历中，每为人书大篆字，得钱即供甘旨。或见母稍失所，必仰天号泣，自恨贫乏。夏月，因自就井。汲新水奉母。忽有一青衣人，自井跃出，立于井旁，谓龟年曰："君之贫乏，自前定也。何因母稍失所，必号泣诉天也？"龟年疑是神灵，遂拜而对曰："余常恨自不能取富贵，以丰侍养。且母年老，而旨甘每缺。虽不惮勤苦于佣笔，甚如所得资助，不足以济。是以不觉仰天号泣耳。"神人曰："君之孝已极，上天知之矣。君当于此井中，收取钱百万，天之赐也。"言讫而灭。龟年乃取之，得钱一百万。每建珍馔以奉母，仍多不出游贵达门。后三年，母亡，龟年号慕几灭性。（性原作惟。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仍尽以余钱厚葬其母，复又贫乏。累年，因闲步，至先得钱之井，怅然而言曰："我往日贫，天赐我钱。今日贫，天不赐之。若天以我为孝子以赐我，岂今日我非孝子耶？"俄尔神人复自井跃出，谓龟年曰："往日天知尔孝养老母，故赐尔钱，以为甘旨，非济尔贫乏。今日无旨甘之用，那得恨也。若尔，则昔日之意不为亲，乃为已也。"龟年惊愕惭惧，复遂再拜。神人又曰："尔昔者之孝，闻于上天。今日之不孝，亦闻上天也。当自驱驰，不然，则冻馁而死。今日一言，罪已深矣，不可追也。"言讫复灭。龟年果贫困而卒。

【译文】

乔龟年善写篆字，对母亲很孝敬。大历年间，常给别人写字换钱，把钱拿去买各种美食孝奉母亲。有时一见母亲不如意，就悲伤得仰天大哭。恨自己太穷不能使母亲晚年享福。夏日有一次到井边打水，忽然有个穿黑衣的人从井里跳出来，站在井旁对龟年说："你受穷是前世已定，何必因为你母亲一不如意你就向天哭诉呢？"龟年怀疑这是位神灵，就施礼说，"我常常恨自己不能富贵，好使母亲享福。而且母亲年纪大了，常常吃不好穿不好，靠我写字挣的那点钱，根本不够用。越想越苦，不觉就向天哭泣了。"神人说，"你的孝心已经感动了上天，你可以从这个井里取钱百万，这是上天的赐与。"说完就不见了。龟年果然从井里拿到了一百万钱。从此就常常买来珍肴美味给母亲吃，也不出去给有钱人写字换钱了。三年后母亲死了，龟年悲痛得几乎发疯，把剩下的钱都用来办了丧事。结果，又穷困起来。有一天，他又来到得过钱的井边，怅惘地说，"过去我穷，上天赐给我钱。如今我又穷了，上天怎么就不给我钱了呢。若是过去上天看我是孝子才给我钱，难道我现在就不是孝子了吗？"不一会儿，那位黑衣神人又从井里跳出来，对龟年说，"过去上天知道你没钱孝敬老母，才给你钱让你买好东西，并不是救你的穷。今天你不用再孝敬老母了，当然就不会再赐钱，你有什么可怨怪上天的呢？如果怨恨，就证明你对母亲的孝心是不真诚的，证明你存有私心。"龟年听后十分惭愧，忙行礼告罪。神人又说，"过去你的孝心上天知道，现在你的不孝的私心，上天也知道了。劝你今后还是自谋生路，否则，你会冻饿而死。今天你在这里怨怪上天，罪过已经不小，你后悔也没有用了。"说罢又不见了。后来，龟年果然贫困交加，冻饿而死。

张光晟

贼臣张光晟，其本甚微，而有才用，性落拓嗜酒。壮年为潼关卒，屡被主将鞭笞。因奉役至华州，盛暑驱驰，心不平。过岳祠，遂脱衣买酒，致奠金天王，朗言曰："张光晟身负才器，未遇知己。富贵贫贱，不能自料，唯神聪鉴，当赐诚告。"祀讫，因极饮大醉，昼寝于碑堂。忽梦传声曰："唤张光晟。"迫蹙甚急，即入一府署，严邃异常。导者云："张光晟到。"拜跪讫，遥见当厅贵人，有如王者，谓之曰："欲知官禄，但光晟拜相，则天下太平。"言讫，惊寤洽汗，独怪之。后频立战功，积劳官至司农卿。及建中，德宗西狩，光晟奔从。已至开远门，忽谓同行朝官曰："今日乱兵，乃泾卒回戈耳！无所统，正应大掠而过。如令有主，祸未可知。朱泚见在泾源，素得人心。今者在城，倘收（明抄本收作为）泾卒扶持，则难制矣。计其仓遑，未暇此谋。诸公能相逐径往至泚宅，召之俱西乎？"诸公持疑，光晟即奔马诣泚曰："人主出京，公为大臣，岂是宴居之日？"泚曰："愿从公去，命驾将行。"而泾卒已集其门矣。光晟自将逃去，因为泚所縻。然而奉泚甚力，每有战，常在其间。及神麢之阵，（麢原作庆。据明钞本改。）泚拜光晟仆射平章事，统兵出战，大败而还。方寤神告为征矣。（出《集异记》）

【译文】

叛臣张光晟出身微贱，但颇有才干，生性放浪，好喝酒。壮年时在陕西潼关当兵，经常挨上级的鞭打。有一次，他奉上级差遣到华州公出，天气很热，骑着马奔走卖命，心里很不平。到华岳神前，脱了衣服买了些酒，祭祀金天王。他向天王大声说，"我张光晟一身能耐，至今没遇到能赏识我的人。人这一生的富贵贫贱，自己是难以料到的，只有大神您看得清楚，恳求您真实地告诉我吧。"祭祀完之后，喝了个大醉，大白天就睡在祠庙的碑堂里。在梦中，他忽然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子，而且催促得很急。他就跟随喊他的人来到一座府前。看这府第，十分森严。这时领他近府的人喊，"张光晟到！"张光晟就赶快跪拜。远远看见大厅上坐着一个尊贵的人，看样象是一位大王。这时就听那位大王说："你不是想知道你的前程吗？你只要当了丞相，天下就太平了。"听罢这话，他就惊醒了，身上出了不少冷汗，越想起觉得奇怪。后来，张光晟屡立战功，升任了司农卿。一直到建中年间，德宗西行巡狩，张光晟随扈着皇帝。已走到开远门，张光晟突然对同行的官员们说："今天将发生兵变，是经源的部队倒戈造反。他们现在还有统率，所以这些乱兵只能到处抢掠而已。如果乱兵有了统率，那就要酿成大祸了。朱泚长期驻在泾源，一直很得民心。如果朱泚统率了乱兵一起造反，那可就制服不了他了。现在我算计着由于事发太突然，时间仓促，朱泚还没有来得及图谋此事。各位能不能随我一起赶到朱泚的府上，召他和我们一起随皇帝西巡？"官员们正在迟疑不决，张光晟已经策马直奔朱府，见到朱泚后，张光晟说，"皇上出京西巡，你是朝中大臣，怎么能在家里饮酒做乐呢？"朱泚说，"那我就跟你去吧。"刚要走，泾原倒戈的乱兵就聚到了朱府门外。朱泚真就做了叛军的统帅造了反。张光晟本来想逃走，但被朱泚笼络住了，就很卖力气地扶佐朱泚，每场战事张光晟都参加，神麢之战后，朱麢就拜张光晟为相当于丞相的"仆射平章事"，让他统兵出战，结果大败，朱泚之乱终于被平定。这时张光晟才悟到当年神说的那些话都是预先对他的警告。

淮南军卒

陈少游镇淮南时，尝遣军卒赵某使京师，遗公卿书。将行，诫之曰："吾有急事，候汝还报。以汝骁健，故使西去。不可少留，计日不至，当死。"赵日驰数百里，不敢怠。至华阴县，舍逆旅中，寝未熟，忽见一人绿衣，谓赵曰："我吏于金天王，王命召君，宜疾去。"赵不测，即与使者偕行。至岳庙前，使者入白："赵某至。"既而呼赵，趋拜阶下。其堂上列烛，见一人据案而坐，侍卫甚严，徐谓赵曰："吾有子婿，在蜀数年，欲驰使省视，无可为使者。闻汝善行，日数百里，将命汝使蜀，可乎？"赵辞以相国命西使长安，且有日期，不然当死。今为大王往蜀，是弃相国命也，实不敢还广陵。且某父母妻子俱在，忍生不归乡里。非敢以他辞不奉教，唯大王察之。王曰："径为我去，当不至是。自蜀还由长安，未晚也。"即留赵宿庙后空舍中，具食饮。忧惑不敢寐。遂往蜀，且惧得罪；固辞不往，又虑祸及，计未决。俄而渐晓，闻庙中喧阗有声，因出视，见庭中虎豹麋鹿，狐兔禽鸟，近数万。又有奇状鬼神千数，罗列曲躬，如朝谒礼。顷有诉讼者数人偕入，金天断理甚明，良久退去。既而谓左右呼赵，应声而去。王命上阶，于袖中出书一通，付赵曰："持此为我至蜀郡，访成都萧敬之者与之。吾此吏辈甚多，但以事机密，虑有所洩，非生人传之不可。汝一二日当疾还，无久留。"因以钱一万遗之，赵拜谢而行。至门，告吏曰："王赐以万钱，我徒行者，安所赍乎？"吏曰："置怀中耳。"赵即以钱贮怀中，辄无所碍，亦不觉其重也。行未数里，探衣中，皆纸钱耳。即弃道旁。俄有追之者，以数千钱遗之，曰："向吾误以阴道所用钱赐君，固无所用，今别赐此矣！"赵受之，昼夜兼行，逾旬至成都。访肖敬之，以书付之。敬之启视，喜甚，因命席，谓赵曰："我人也，家汝郑间。昔岁赴调京师，途至华阴，遂为金天王所迫为亲。今我妻在，与（与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明钞本作此。属上句读。）生人不殊。向者力求一官，今则遂矣。故命君驰报。"即留赵一日，赠缣数段，以还书遣焉。过长安，遂达少游书。得还报，日夜驰行。至华阴，金天见之大喜，且慰劳："非汝莫可使者。今遣汝还，设相国讯汝，但言为我使。遣汝为裨将，无惧。"即以数十缣与之，曰："此人间缣帛，可用之。"赵拜谢而径归淮南，而少游讯其稽留，赵具以事对。少游怒不信，系狱中。是夕，少游梦一人，介金甲仗剑曰："金天王告相国，向者实遣赵某使蜀。今闻得罪，愿释之。"少游悸寤，奇叹之且久。明日晨起，话于宾僚，即命释赵，署为裨将。元和中犹在。（出《宣室志》）

【译文】

陈少游镇守淮南的时候，曾派了一个姓赵的军卒到京城出差去给公卿送一封信。赵某临上路时，陈少游郑重地说："这封信是为了件急事，我等你从京里捎来回信。我看你很健壮又很精明，所以才派你去。你一路上绝不可停留。我计算着你回来的日子，如果到那天你不赶回来，我就处死你。"赵某上路后，一天奔驰几百里地，丝毫不敢松气。到了华阴县，住在一个旅店里。刚刚睡着，忽然来了一个穿绿衣的人，对赵某说："我是金天王的属下，我奉天王命来召你去，要快！"赵某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跟绿衣人一起走了。到了岳庙前，绿衣人先进去喊道，"姓赵的到了！"然后就让赵某进庙拜见金天王。赵某看见烛火通亮的大堂上，一个人坐在大案后面，堂上的侍卫十分森严。这时金天王慢慢地对赵某说，"我有个女婿，在蜀中好几年了。我想派人去看望，可派不着合适的人。听说你行路很快，一天好几百里，就打算派你到蜀中去，怎么样？"赵某为难地推辞说，"相国陈少游派我去长安，规定了日期，如果误了期就要处死我。我如果为大王您到蜀中去，这不是丢掉相国的使命吗？我还怎么敢回去交差？而且我父母妻儿都在，我怎么忍心不回去呢？我这决不是找借口不听大王的派遣，大王你是会明察的。"金天王说，"你尽管为我去，从蜀中回来你再去长安，不会耽误的。"然后就留赵某住在庙后的空屋子里，并备了饭款待。然而赵某愁得睡不着觉。心想，如果去蜀中，必然会被陈少游问罪。如果不去，得罪了金天王也是大祸。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天就亮了。这时听得庙里有喧哗声，就出屋看。只见庙院里有好几万只虎豹麋鹿和狐兔禽鸟，还有上千的奇形怪状的鬼神，他们都排着队向金天王叩拜，好象文武百官朝见皇帝一样。不一会儿，又有几个人一块来告状。金天王断案很精明果断，过了一阵就都退出去了。金天王就叫左右传赵某来，赵某应声而到。金天王叫赵某上殿前来，从袖子里取出一封信说："你带着这封信到成都，找一个叫肖敬之的人，把信交给他。我的下属很多，但我这件事很机密，让我的人送信怕会泄漏秘密，必须找一个人世上的人去才妥当。你一两天就快回来，别在成都停留。"说罢叫人给了赵某一万钱，赵某拜别金天王，出门后，问一个小官道，"大王赏给我一万钱，我单身上路，这些钱怎么带呀？"那小官说，"你就把钱揣在怀里不就完了。"赵某就把一万钱揣在怀里，奇怪的是一点也不碍事，也不重。走了没几里地，伸手往怀里掏出来看，原来全是冥府纸钱，就都扔在路旁。这时后面有个人追上来，又给了赵某几千人世的钱，并说："刚才我错把阴间的钱给了你，你怎么能用呢，现在重新给你这些能用的钱。"赵某接了钱，日夜兼程的赶路，十几天就到成都，找到了肖敬之，把信交给他。肖敬之拆开信一看，十分高兴，叫人设下宴席，对赵某说："我是人世的人，家在汝州、郑州一带。前几年调到京师时，路过华阴县，被金天王强迫和他女儿成亲。现在我妻子还在，她与人没有任何不同。前些时我向金天王求个官职，他给办成了，急着告诉我，所以才劳你送信。肖敬之留赵某住了一天，送给赵某一些绢绸，并写了回信交给他。赵某离开成都又赶到长安，送到陈少游的信后，又日夜往回赶，到了华阴县，把肖敬之的回信交给金天王。天王十分高兴，说："这趟差事真是非你不可，现在你回淮南地。如果你们相国问你，你就说我派你出了一趟差，并且让他任命你作副将。"赵某拜谢后急忙赶回淮南。陈少游问为什么耽误了时间，赵某就实话实说了。陈少游不信，非常气愤，下令把赵某关进了监狱。这天夜里，陈少游梦见一个穿金盔甲执宝剑的人对他说："金天王通知相国，他确实派赵某到蜀中去了一趟，听说赵某因此获罪，希望你放了他！"陈少游惊醒后，感叹这事太奇了，第二天起来，把这事告诉了僚属，并下令放了赵某，任命他做了副将。赵某元和年间还活着。

元载张谓

元载布衣时，常与故礼部侍郎张谓友善。贫无仆马，弊衣徒行于陈蔡。一日天暮，忽大风雷，原野曛黑，二人相与诣道左神庙中以避焉。时有盗数辈，皆仗剑佩弧矢，匿于庙宇下。元张二人忽见之，惶惧益甚，且虑为其所害。二人即负壁而立，不敢动。俄闻庙中有呼者曰："元相国张侍郎且至，群盗当疾去，无有害于贵人。"群盗相目而惊，遂驰去。二人因偕贺："吾向者以殍死为忧，今日真神人之语也。"且喜且叹。其后载果相代宗。谓终礼部侍郎。（出《宣室志》）

【译文】

元载当平民百姓时，曾和现已去世的礼部侍郎张谓交朋友。那时他们都很穷，没有仆人车马，穿着破旧的衣服，步行到陈蔡去。一天黄昏，忽然狂风大作雷鸣电闪，田野上一片漆黑，两人只好找到道旁的一座神庙里躲避。恰好有一群强盗也躲在庙檐下，个个带着刀枪弓箭。元、张二人发现后，十分害怕，担心被他们害了，就紧紧靠着墙站着不敢乱动。这时突然听见庙里有个声音大喊，"元相国、张侍郎在这里，盗匪们快走，不许加害贵人！"强盗们吓得你看我我看你，很快就逃走了。两个人互相祝贺说，"原以为我们今生只能穷得饿死了，没想到还能做大官，刚才那声音是神仙说的了！"两个人又高兴又感叹。后来元载果然做了代宗的宰相，张谓最后也做了礼部侍郎。

颍阴里正

颍阳里正说某不得名，曾乘醉还村，至少妇祠醉，因系马卧祠门下。久之欲醒，头向转，未能起。闻有人击庙门，其声甚厉。俄闻中问是何人，答云所由，令觅一人行雨。庙中（庙中原作门外，据明钞本改。）云："举家往岳庙作客，今更无人。"其人云："只将门下卧者亦得。"庙中（庙中原作门外。据明钞本改。）人云："此过客，那得使他。"苦争不免，遂呼某令起。随至一处，濛濛悉是云气，有物如骆驼。某人抱某上驼背，以一瓶授之，诫云："但正抱瓶，无令倾侧。"其物遂行。瓶中水纷纷然做点而下，时天久早。下视见其居处，恐雨不足，因而倾瓶。行雨既毕，所由放还。到庙门见己尸在水中，乃前入便活，乘马还家。以倾瓶之故，其宅为水所漂，人家尽死。某自此发狂，数月亦卒。（出《广异记》）

【译文】

颖阳里正说有个不知姓名的某人，有天喝醉了往家走，走到少妇祠，醉得走不动了，就把马拴好，在祠门下倒头便睡。睡了好久好象醒了，想起来走，可光是脑袋能动身子起不来。这时就听有人狠狠地敲庙门，庙里有人问是谁，敲门人回答原因是要找一个人去行雨。庙里的人回答说："全家都到岳庙作客去了，没有人去行雨了。"外面的人说，"那就让门口躺着的那个人去干吧。"庙里说，"人家是过路的，怎么能让人家干？"庙里庙外争论了好半天。后来倒底把醉卧门下的某人叫起来，领到一个地方。一看那里云雾蒸腾，还有一个象骆驼的动物。某人被抱上骆驼，又交给他一个瓶子，并警告说："必须把瓶子正抱着，别让瓶子歪了。"这时那骆驼就开始跑起来，瓶里的水一路洒了出来，变成了雨。当时天大旱，某人走到自己家乡上空，怕雨下得不足，就把瓶子倾斜了一下好让雨下大点。行雨结束后，某人来到庙门，见自己的尸体在水上飘着，往前一走，魂灵进入了尸体，就又活了。于是骑马回家。由于他行雨时在自家上空倾倒了瓶子，家里就被大水淹没，全家人都淹死了。某人从此就疯了，几个月后也死去。

卷第三百五　神十五

王法智　李佐时　韦皋　窦参　李伯禽　肖复第　李纳　崔汾　卒秘

王法智

桐庐女子王法智者，幼事郎子神。大历中，忽闻神作大人语声，法智之父问："此言非圣贤乎？"曰："然。我姓滕，名传胤。本京兆万年人，宅在崇贤坊。本与法智有因缘。"与酬对，深得物理，前后州县甚重之。桐庐县令郑锋，好奇之士，常呼法智至舍。令屈滕十二郎，久之方至。其辨对言语，深有士风，锋听之不倦。每见词人，谈经诵诗，欢言终日。常有客僧诣法智乞丐者，神与交言，赠诗云："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又曾为诗赠人云："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疲，戴孚与左卫兵曹徐晃、龙泉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邑人韩谓苏修，集于锋宅。会法智至，令召滕传胤，久之方至，与晃等酬献数百言。因谓诸贤："请人各诵一章。"诵毕，众求其诗，率然便诵二首云："浦口潮来初淼漫，莲舟摇荡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云："众人莫厮笑。"又诵云："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自云："此作亦颇蹀躞。"又嘱法智弟与锋献酬数百言，乃去。（出《广异记》）

【译文】

桐庐县有个姑娘叫王法智，小时就供奉郎子神。大历年间，有一天忽然听见神像发出大人的说话声。法智的父亲问："是圣贤在说话吗？"神像说，"是的。我叫滕传胤，在人世时，是京兆万年人，家住崇贤坊。我和法智姑娘前世有缘。"与他唱和，深得世理。附近从州官到县令，都很敬重他。桐庐县当时的县令叫郑锋，也是个传学之士，曾经把法智请到府宅，让她请滕十二郎，很久才来，郎子神对诗或辨论经书，谈锋很健，才华横溢象饱学之士一样，县令都听入迷了。他只要遇到会作诗的人，就和他作诗朗诵，终日欢谈。曾经有个游方和尚找法智姑娘化缘，郎子神和那僧人谈得很投缘，并赠和尚一首诗："卓立不求名出家，长怀片志在青霞。今日英雄气冲盖，谁能久坐宝莲花"，和僧人开了个善意的玩笑。又曾经赠人一首诗："平生才不足，立身信有余。自叹无大故，君子莫相疏"。表达了他的情操。大历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夜晚，戴孚、左卫兵曹徐晃、龙泉县令崔向、丹阳县丞李从训，还有县里的士人韩谓、苏修等人，聚会在桐庐县令郑锋府上，正好法智也来到，令召滕传胤。过了一段时间才到，徐晃等人对了几百字的诗后，就请诸贤每人各献诵一首，大家做完了，就要求郎子神作诗，他张口就朗诵起来："浦口潮来初淼浸，莲舟摇荡采花难。春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平更折看。"诵完说："大家别笑，我再诵一首。"又吟道："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莲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然后谦虚地说："写得很浅陋。"又让法智接着和县令郑锋酬对了几百字的诗，才离去。

李佐时

山阴县尉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遇劳，病数十日中愈，自会稽至龙丘。会宗人述为令，佐时止令厅数日。夕复与客李举，明灯而坐。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悉秉戎器，趋谒庭下。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以充驱使。"佐时曰："己在哀制，为是非礼。且王何以得知有我？"答云："是武义县令窦堪举君。"佐时云："堪不相知，何故见举？"答云："恩命已行，难以辞绝。"须臾堪至，礼谒，蕴籍如平人，坐谓佐时曰："王求一子婿，兼令取甲族，所以奉举，亦由缘业使然。"佐时固辞不果。须臾王女亦至，芬香芳馥，车骑云合。佐时下阶迎拜，见女容姿服御，心颇悦之。堪谓佐时曰："人谁不死，如君盖稀。无宜数辞，以致王怒。"佐时知终不免。久之，王女与堪去，留将从二百余人，祗承判官。翌日，述并弟造，同诣佐时。佐时且说始末，云："既以不活，为求一顿食。"述为致盛馔。佐时食雉臛，忽云："不见碗。"呵左右："何以收羹？"仆于食案，便卒。其妻郑氏在会稽，丧船至之夕，婢忽作佐时灵语云："王女已别嫁，但遣我送妻还。"言甚凄怆也。（出《广异记》）

【译文】

山阴县尉李佐时在大历二年患了重病，过了几十天稍见好转，从会稽到龙丘，正是同宗李述当县令，就留了佐时在县衙住了几天。一天晚上，李佐时在灯下和客人李举亲谈，忽然有二十多个穿红衣紫袍手执兵器的人来到廊下。佐时问他们是什么人，回答说："是鬼卒。大王任命你做判官，特派我们迎接，我们听候你的差遣。"佐时说："我正在丧期，接受这样的职务不合仪礼。况且你们大王怎么会知道我这个人呢？"回答说，"是武义县令窦堪举荐了你。"佐时又问："根本不认识我，怎么会举荐我？"回答说大王已经下了命令，推迟不了。不一会，窦堪也到了，很温文尔雅地施礼，宽和有涵养地象平常人一样地和他说："大王想招个女婿，并让女婿兼管贵族的事分所以我举荐了你。也是你原来就有这个缘份。李佐时仍然坚决不应。不一会儿大王的女儿也来了，她的车骑如云，身上散发着芬香的气息。李佐时赶快走下台阶拜见。佐时见大王的女儿美艳华贵，心里产生了爱慕之意。这时窦堪对佐时说，"人谁能不死，但象你有如此福分的太少了，别再推辞了，不然会让大王生气的。"李佐时知道在数难逃了。过了半天，大王的女儿和窦堪都不见了，留下二百多随从，随从们恭敬地侍护着李佐时去上任当判官。第二天，李述和他弟弟李造一起来看李佐时，佐时就对他们说了这些事，然后说，"反正我已活不成了，给我弄些好吃的吧。"李述就备了一桌盛宴。佐时正在吃野鸡肉羹，忽然碗就没有了，喝斥左右："为什么把肉羹给撤了？"说完一头扑在桌上就死了。李佐时的灵柩装上船运回家乡会稽，船到家乡的那天晚上，他妻子身旁一个丫环突然被佐时的魂灵附体。佐时的魂灵说："大王的女儿已嫁给了别人，现在是让我把妻子送回家乡。"说话的声音十分悲伤。

韦皋

韦皋初薄游剑外，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平章事张延赏以女妻之，既而恶焉，厌薄之情日露。公郁郁不得志，时入幕府，与宾朋从游，且摅其忿。延赏愈恶之，谓皋曰："幕僚无非时奇，延赏尚敬惮之，韦郎无事，不必数到。"其轻之如此。他日，其妻尤悯之曰："男儿固有四方志，今厌贱如此不知，欢然度日，奇哉！妾辞家事君子，荒隅一间茅屋，亦君之居；炊菽羹藜，箪食瓢饮，亦君之食。何必忍愧强安，为有血气者所笑。"于是入告张行意，延赏遗帛五十疋。夫人薄之，不敢言。时有女巫在焉，见皋入西院，问夫人曰："向之绿衣入西院者为谁？"曰："韦郎。"曰："此人极贵，位过宰相远矣。其禄将发，不久亦镇此，宜殊待之。"问其所以，曰："贵人之所行，必有阴吏。相国之侍一二十人耳，如韦郎者，乃百余人。"夫人闻之大喜，遽言于延赏，延赏怒曰："赠薄请益可矣，奈何假托巫妖，以相调乎？"韦行月余日到歧，歧帅以西川之贵婿，延置幕中，奏大理评事。寻以鞫狱平允，加监察，以陇州刺史卒出知州事。俄而朱泚乱，驾幸奉天。陇州有泚旧卒五百人，兵马使牛云光主之。云光谋作乱，不克，率其众奔朱泚。道遇泚使，以伪诏除皋御史中丞，因与之俱还。皋受其命，谓云光曰："受命必无疑矣，可悉纳器械，以明不相诈。"云光从之。翌日大飨，伏甲尽杀之，立坛盟诸将。泚复许皋凤翔节度，皋斩其使。行在闻之，人心皆奋，乃除陇州刺史奉义军节度使。及驾还宫，乃授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延赏闻之，将自抉其目，以惩不知人。（出《续玄怪录》）

【译文】

韦皋当年很穷，漫游到剑门关外时，西川节度使、兵部尚书相国张延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但没过多久就看不上他了，而且越来越厌恶得表露出来了。韦皋闷闷不乐，觉得自己很不得志。经常在幕府和宾客朋友一起出游，而表明自己的不满。这使得相国更加厌恶他了，对韦皋说，"幕僚无不是当今的奇才，连我都有些敬而畏之，你没事时不用天天到幕府里去。"可见岳父多么看不起他。后来，连他妻子都同情地对他说："男儿志在四方。现在我父亲这样歧视你，你竟感觉不到，还高高兴兴的，真太怪了。我那怕离开相府，随你而去，那怕在荒野里住一间破草房，砍柴烧饭，挖野菜充饥也活得舒心，何必象现在这样忍气吞声，被有血性的男儿耻笑呢！"于是妻子就告诉自己的父亲。要随韦皋出走。张延赏就给了五十匹绸缎让他们走。张延赏的夫人虽觉得给得太少，也不敢说什么。当时有个女巫在相府，看见韦皋到西院去，就问相国夫人，"刚才到西院去那位穿绿衣的人是谁？"老夫人说，"是我女婿韦郎。"巫婆说，"这个人极尊贵，他的官运马上就要来了，官位比老爷还高得多呢，而且不久就会派镇此地，你们应该好好对待他。"老夫人问何以见得。巫婆说，"凡是贵人，行走时必有阴间的官员护从。你家相国随从的阴间官员不过一二十人，而我看见韦郎的随从有一百多哩！"夫人听后大喜，赶快跑去告诉张延赏。张延赏大怒说，"要是嫌我送他们的东西太少可以再商量，用不着假借巫婆的胡说来骗我！"韦皋终于带着妻子离相府出走，经月余到了歧山。歧山的长官因为韦皋是节度使的贵婿，先请他到幕府任职，又奏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专管刑狱。由于他对狱政管理得出色，审案公正，又升任为监察。后来，陇州刺史死了，他又补任了知州。不久朱泚造反，皇上离京到奉天。这时陇州有朱泚的旧部五百人，头儿是兵马使牛云光。牛云光想作乱没成，就带兵投奔了朱泚，在路上遇见朱泚派的使者，使者拿着朱泚的伪诏，任命韦皋为御史中丞。他们一齐回来见到韦皋，韦皋假装接受了任命后对牛云光说，"我接受了任命，你们就该信任我，请你的部队都把武器收起来，这才说明你们也信任我。"牛云光就照办了，第二天韦皋摆酒宴犒赏军队，事先埋伏好了人，把反叛的军人都杀光了，然后又设祭坛和诸将盟誓归顺朝廷。朱泚知道了，又派使者来给韦皋加官升任凤翔节度使，韦皋就把使者杀掉，皇上的行宫中听说此事，人心大振，皇上就任韦皋为陇州刺史兼奉义军节度使。朱泚之乱平息后，圣驾还宫，韦皋升任兵部尚书西川节度使。他的岳父张延赏听说后，真想把自己的眼珠子抠出来，以罚自己当初不识人。

窦参

窦参常为蒲圻县令，县有神祠，前后令宰皆祀之，窦至即欲除毁，有日矣。梦神谓己曰："欲毁吾所居，吾害公未得者，盖以公当为相。然幸且相存，自知与君往来，可以预知休咎。"既惊觉，乃自入祠祭酹，以兄事之。后凡有迁命，皆先报之，颇与神交焉。其神欲相见，必具盛馔于空室之内，围以帘幕。窦入之后，左右闻二人笑语声。窦为郴（校者按，原文作柳，据史改）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窦因闭之。俄闻有呼声三四，寻之则无人。窦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促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窦依言处之讫。坐待使。不数日，王人遽至，果有后命。（出《戎幕闲谈》）

【译文】

窦参曾做过蒲圻县令。县里有座神庙，每任县令都去祭祀。窦参到任后，却打算拆除它，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一天，窦参梦见神对他说："你要毁我的房子。我可告诉你，其实我早就能害了你，只因为你将来能当相国，所以才没动你。希望你也把我的房子留着。我们以后常来往，我可以预知你将来的一切。"窦参惊醒来后，就进庙祭祀，把庙神看做自己的兄长。以后凡是有升迁调动，神都先向他报告，他和神交情很亲密。神如果想见窦参。必然在一个空屋里摆上酒席，周围用帐幕围上。窦进去之后，人们能听到里面传出笑语声。窦参贬郴川别驾时，官宅里有一个空院子，就把它关闭了，这时听到院中有人喊了几声，找了半天也没有人，就整好衣冠向天拜问："是我的兄长又来了吗？"空中回答说，"正是我。你快些料理一下家务，三两天内朝廷的北使就来，这次你不免一死。"窦就赶快料理收了等着，不两天北使王臣很快到了，果然有邕州赐死的命运。

李伯禽

贞元五年，李伯子伯禽，充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场界有蔡侍郎庙，伯禽因谒庙。顾见庙中神女数人，中有美丽者，因戏言曰："娶妇得如此，足矣。"遂沥酒祝语之。后数日，正昼视事，忽闻门外有车骑声。伯禽惊起，良久，具服迎于门，乃折旋而入。人吏惊愕，莫知其由。乃命酒肴，久之，祗叙而去。后乃语蔡侍郎来。明日又来，傍人并不之见。伯禽迎于门庭，言叙云："幸蒙见录，得事高门。"再拜而坐，竟夕饮食而去。伯禽乃告其家曰："吾已许蔡侍郎论亲。"治家事，别亲党，数日而卒。（出《通幽记》）

【译文】

贞元五年，李伯的儿子伯禽在嘉兴监徐浦下场籴盐官。盐场界内有个蔡侍郎庙。伯禽到庙里去，看见堂上有几个泥塑神女像，其中有一个很漂亮，就开玩笑说："我要能娶上这样漂亮的老婆就心满意足了。"说罢还朝地下洒酒祝告。过了几天，他正在办事，忽然门外传来车马声。于是惊讶地起身，穿好衣服出门迎接。然后很快又回到屋，让快摆酒宴，过了很久，又和人说着话走出去，大家十分惊奇，因为不知他和谁喝酒谈话，后来才听他说，是庙神蔡侍郎来过。第二天，蔡侍郎又来了，谁也看不见，伯禽却在门外迎接，并听见伯禽对蔡侍所说，"承蒙你看得起我，使我能进入你高贵的门第。"接着又拜了才坐下，一直喝了一夜的酒蔡侍郎才走。然后伯禽就告诉家里人说："我已做了蔡侍郎的女婿了。"接着料理好家事，和亲友们告了别，几天后就死去。

肖复第

肖复亲弟，少慕道不仕。服食芝桂，能琴，尤善南风。因游衡湘，维舟江岸。见一老人，负书携琴。肖生揖坐曰："父善琴，得南风耶？"曰："素善此。"因请抚之，尤妙绝，遂尽传其法。饮酒数杯，问其所居，笑而不答。及北归，至沅江口，上岸理南风。有女子双鬟，挈一小竹笼曰："娘子在近好琴，欲走报也。"肖问何来此，曰："采果耳。"去顷却回，曰："娘子召君。"肖久在船，颇思闲行，遂许之。俄有苍头棹画舸至。肖登之，行一里余，有门馆甚华。召生升堂，见二美人于上，前拜。美人曰："无怪相迎，知君善南风，某亦素爱，久不习理，忘其半，愿得传受。"生遂为奏，美人亦命取琴。肖弹毕，二美人及左右皆掩泣。问生授于何人，乃言老父，具言其状。美人流涕曰："舜也。此亦上帝遣君子受之，传于某，某即舜二妃。舜九天为司徒已千年，别受此曲，年多忘之。"遂留生啜茶数碗。生辞去，曰："珍重厚惠。"然亦不欲言之于人。遂出门，复乘画舸，至弹琴之所。明日寻之，都不见矣。（出《逸史》）

【译文】

肖复的弟弟少年时不求仕途，好道家修练之术，经常吃灵芝丹桂，能弹琴。弹得最好的是古曲《南风》。有一次他游湖南衡阳，把船靠在江岸，见一个老翁背着书抱着琴。肖生拜了老翁坐下问："老伯会弹琴，那会不会弹《南风》呢？"老翁说，"我就善于弹《南风》"。肖生求老翁弹，一听，弹得太绝妙了，就向老翁请教把弹这个曲子的决窍都传给了自己。与老翁喝酒时问他家在哪儿，老翁只是笑笑不回答。后来肖生北上回家，到了沅江口，停船上岸，弹起了《南风》曲。这时有个梳着双髻的女子，手里拿个小竹篮，对肖生说，"我家娘子就在附近，她也喜欢琴，我现在就去告诉她。"肖生问她来这儿做什么，她说来采果子。女子走了不一会又回来了，说，"我家娘子请您去。"肖生坐了很久的船，正想闲逛一逛，就答应了。不大工夫就有个老仆摇着一只华丽的船来了。肖生上了船走了一里多地上岸，进了一座华贵的府宅。里面请肖生到厅堂去，看见有两个美人在上面坐着，就拜见了。美人说："请不要怪罪我们接你来。知道你《南风》曲弹得好，我们也喜欢弹这个曲子，只是很久没复习了，忘了一半了，请你教一教。"肖生就弹了起来，美人也取来了琴。一曲《南风》弹过后，两位美人和左右的人都感动得流泪了。美人问是谁传授的琴艺，肖生说是一位老翁，并描述了老者的相貌。美人又哭了起来说："那老翁就是舜啊！这也是上帝的意旨把这绝技传给你，再让你传给我们。我们就是舜的两个妃子。舜在天界当司徒，已分别一千年了。当年我们学会这个曲子，由于年头太多也忘掉了。"然后留肖生喝了几碗茶，肖生就告辞了。美人嘱咐道，"千万珍重你所学到的绝艺，也不要对任何人说这件事。"肖生就又乘上这船回到了他弹琴的原地。肖生第二天再去找，什么都没有了。

李纳

贞元初，平卢帅李纳病笃，遣押衙王祐，祷于岱岳。斋戒而往，及岳之西南，遥见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余三四人，杂色服饰，乃从者也。碧衣持弹弓，弹古树上山鸟。一发而中，鸟堕树，从者争掩捉。王祐见前到山下人，尽下车却盖，向山齐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车："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从者挥路人，令上车，路人踌躇，碧衣人自挥手，又令人上。持弹弓，于殿西南，以弹弓斫地俯视，如有所伺。见王祐，乃召之前曰："何为来？"祐具以对。碧衣曰："君（君原作吾。据明抄本改。）本使已来矣，何必更为此行。要见使者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见本使。"遂开西院门引入，见李纳荷校灭耳，踞席坐于庭。王祐惊泣前伏，抱纳左脚，噬其肤。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犹在殿阶，谓祐曰："要见新使邪？"又命一人从东来，形状短阔，神彩可爱。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讫无言。祐似欠嚏而迟者久之，忽无所见，唯苍苔松柏，悄然严静。乃荐奠而回。见纳，纳呼入卧内。问王祐，祐但以荐奠毕，掷樗蒲投，具得吉兆告纳。纳曰："祐何不实言？何故噬吾足？"于是举足，乃祐所噬足迹。祐顿首，具以实告。纳曰："适见新使为谁？"祐曰："见则识，不知其名也。"纳乃召三人出，至师古，曰："此是也。"纲遂授以后事，言毕而卒。王祐初见纳荷校，问曰："仆射何故如此？"纳曰："平生为臣之辜也，盖不得已如何。今日复奚言也。"（出《集异记》）

【译文】

贞元初年，平卢帅李纳病重，派当押衙的王祐替他到泰山庙里祈祷。王祐吃了素沐浴了就起身了。到了泰山西南，远远看见山上有四五个人，穿绿色的露臂汗衫。其余的服色很杂，看来是侍从。穿绿衣的人用弹弓射古树上的山鸟，一下就打中，鸟从树上掉下来，随从们抢上去捉鸟。王祐看见先到山下的人，都下车并除下伞盖，向着大山叩头齐拜。等王祐到了山前时，朝拜的人都让王祐止步下车，说那就是泰山神的三公子七公子。王祐一听，赶快向绿衣人叩拜。这时绿衣人的随从就驱赶路上的人，叫他们上车。绿衣人也挥手让人们快上车。后来他用弹弓砍地，一面砍一面低头看，好象在等什么。看见王祐后，就召他往前来，问他做什么来了。王祐就实话实说。绿衣人说，"你的主人已经在这里了，你何必还来为他祈求呢。你想看见你主人吗？"说着就命令一个人说："你领他去见他的主人。"那人领着王祐开了庙的西院门。王祐一看，主人李纳着刑具，耳朵已被割掉，正蹲在那里。王祐哭着趴到他面前，抱起李纳的左脚，咬了一口。领他来的人说："王祐快退下！"把他领出了西院。那绿衣人又问："想不想见见你的新主人？"说着就从东面叫过来一个个子很矮很有风度的人对王祐说，"这位就是你的新主人。"王祐拜了一下，但干张嘴，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时，眼前的一切忽然全都消失，只见庙里苍松翠柏，十分肃静，就赶快上了供祭祀了一番，然后就赶路回来。见了李纳后，李纳把他叫到内室，问王祐情况怎样。王祐说已经祭祀过了，也抽了签占了卜，都很吉利。李纳说，"为什么不把实情告诉我？你为什么咬我的脚？"说着伸出脚来，王祐果然看见脚上留着自己咬的牙印。王祐赶快叩头告罪，把实情都说了出来。李纳说："你看见的新主人是谁？"王祐说："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看见本人我能认出来。"李纳就叫出三个人来。王祐就指出其中的帅古就是。李纳就向师古交待后事，交待完了立刻就死了。当时在庙里王祐看见李纳戴着刑具时，曾问他："老爷为什么这样惨？"李纳说："这是因为我平日做官犯下的罪孽，现在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崔汾

澧泉尉崔汾，仲兄居长安崇贤里。夏夜，乘凉于庭际。月色方午，风过，觉有异香。俄闻南垣土动簌簌，崔生意其蛇鼠也。忽见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惊惧避之。道士缓步庭中，年可四十，风仪清古。良久，妓女十余。排大门而入，轻绡翠翘，艳色绝世。有从者具香茵，列坐月下。崔生疑其妖魅，以枕击门惊之。道士小顾，怒曰："我以此差静，复贪月色。初无延伫之意，敢此粗率。"乃厉声曰："此处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长才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颐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亲属入阴籍，可领来。"二人趋出。俄见其父母及兄悉至，卫者数人，捽拽批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纵子无礼乎？"父母叩头曰："幽明隔绝，诲责不及。"道人叱遣之。复顾二鬼曰："捉此疑人来。"二鬼跳及门，以赤物如弹丸，遥投崔生口中，乃细赤绠也。遂钓出于庭，又叱辱。崔惊失音，不得自理，崔仆妾悉哭泣。其妓罗拜曰："彼凡人，因讶仙官无状而至，似非大过。"怒解，乃拂衣由大门而去。崔某病如中恶，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谢，亦无他。崔生初隔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儿郎就木之时，而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尤负此苦。"（出《酉阳杂俎》）

【译文】

澧泉县尉崔汾的二哥住在长安崇贤里。夏天夜晚，在院子边上乘凉。月上中天时，一阵风飘来一股奇特的香气，同时听见南墙上的土唰唰地掉落，心想大概是蛇鼠之类，却忽然看见一个道士。那道士大声说，"多好的月色啊！"崔生吓得赶快躲进屋里。道士却慢慢走到院中，看样有四十岁，风度优雅很象古代人。过了半天又有十几个能歌善舞的女子推开大门进了院，个个穿着转纱的衣服，戴着珠翠首饰，娇艳绝伦。仆从铺下坐垫，大家都坐在月下。崔生怀疑是些妖怪，就用枕头敲打门吓他们。道士四外稍稍看了一下，生气地说，"我看这里安静，想在这里赏一赏月，并没有长住在这里的意思，为什么这么粗鲁无礼！"又怒喝一声，"这里有没有管事的？"立刻就有两个大头小耳三尺多长的小鬼冒出来，伏在道士面前。道士指指崔生所在的屋子说，"这家有没有在阴间的人，给我带来！"两个鬼跪下去，不一会就把崔生已经死去多年的父母和大哥带了上来，周围押送的人拳打脚踢又推又拽。道士责骂说，"我在这里，你们竟敢纵容儿子放肆吗？"崔生的父母叩头说，"阴阳隔绝，我们想教育责备都是不可能的呀。"道士让把他们押下去，又对两个鬼说，"把那个可疑的家伙带来！"二鬼跳到门边，拿了一个象弹丸般的红色东西，远远的扔进崔生的嘴里，原来是红色的细绳子，崔生就象鱼似地被钩出来了。道士对崔生辱骂斥责，崔生吓得说不出话来，没法为自己辩护。崔家的僮仆妻妾也都哭号起来。这时，道士周围的一位舞伎求情说，"他是个凡人，仙官您突然到这里，怎能不害怕，这不算什么大错，原谅了他吧。"道士才不生气了，一甩衣袖出门而去。崔生大病了一场，五六天才稍稍好转。病后立刻设道场摆酒祭祀谢罪，后来再没发生什么事。当时，崔生从门缝里往外偷看时，发现小鬼把他的亡兄带上来时，亡兄用手帕擦嘴唇，好象嘴唇破了，仆人们也很奇怪。这时一个丫环哭着说，"当时他装入棺材时，盖脸的而衣忘了开口，我匆忙给剪开，剪子误伤了他的下唇，别人并没看见。没想到他在阴间二十多年了伤口还没好，还在受罪啊！"

辛秘

辛秘五经擢第后，常州赴婚。行至陕，因息于树阴。旁有乞儿箕坐，痂面虮衣。访辛行止，辛不对即去，乞儿迹随之。辛马劣，不能相远，乞儿强言不已。前及一绿衣者，辛揖而与之俱行里余。绿衣者忽前马骤去，辛怪之，独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儿曰："彼时至，岂自由乎？"辛觉语异，始问之曰："君言时至何也？"乞儿曰："少顷当自知之。"将及店，见数十人拥店门，问之，乃绿衣者卒矣。辛惊异，遽卑下之，因解衣衣之，脱乘乘之。乞儿初无谢意，语言往往有精义。至汴，谓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适何事也？"辛以娶约语之。乞儿笑曰："公士人，业不可止此行。然非君妻，公婚期甚远。"隔一日，乃扛一器酒与辛别，指相国寺刹曰："及午而焚，可迟此而别。"如期，刹无故火发，坏其相轮。临去，以绫帊复赠辛，带有一结，语辛："异时有疑，当发视也。"积二十余年，辛为谓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会亲宾客，忽忆乞儿之言。解帊复结，得幅纸，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计别乞儿之日，妻尚未生。（出《酉阳杂俎》）

【译文】

辛秘赶考五次考中后，到常州去结婚。走到陕县时，在树阴下歇息。旁边有一个小乞丐蹲坐着，满脸疮疤，衣服上净是虱子。乞丐问辛要到那里去，辛不理他起身走了，乞丐就也跟着走。辛秘的马不好，走不快，那乞丐一直跟着和他说话。这时前面有个穿绿的人，辛秘赶上他互相认识后就一同走。走了一里多地，那绿衣人忽然打马急驰而去。辛秘很奇怪，自言自语说，"这人忙的是什么！"那小乞丐搭话说："他到点了就能自由吗？"辛秘觉得这话挺怪，就问乞丐，"你说什么到时间了？"乞丐说，"等一会儿你自然会知道。"辛秘刚到一个旅店前，见几十个人拥在店门前，一问，说是那个绿衣人死了。辛秘十分惊讶，顿时就对乞丐十分客气，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乞丐穿，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乞丐骑。乞丐没有感谢，但常对辛秘说些意味深长的话。到了汴州，乞丐对辛秘说，"我就到此停下了。你去那要干什么呀？"辛秘就说自己要去结婚。乞丐笑了笑说，"你是读书人，当然不会信我的话而不去结婚。但我告诉你，你要和他结婚的女人并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婚期还远着呢。"第二天，乞丐扛了一坛子酒来为辛秘饯别，并指着附近的相国寺说，"今天中午它就会着火，它着火后你再走。"到了中午，相国寺无缘无故的着了火，火把相国神象的相轮都烧坏了。临分别时，小乞丐送给辛秘一个绸手帕做的包，包用带子捆着。乞丐说，"以后你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打开这个包看吧。"过了二十年，辛秘任谓南尉时，才与一个姓裴的女子结婚。裴氏过生日时，辛秘请来宾客亲友，忽然想起当年小乞丐的话，就把那绸包打开，里面是手掌大的一块纸片，上面写着"辛秘妻河东裴氏，某月某日生"一点也不差。再一算，辛秘当年遇见小乞丐时，妻子还没出生呢。

卷第三百六　神十六

陈袁生　冉遂　魏耽　卢佩陈

袁生

贞元初，陈郡袁生者，尝任参军于唐安。罢秩游巴川，舍于逆旅氏。忽有一夫，白衣来谒。既坐，谓生曰："某高氏子也，家于此郡新明县。往者常职军伍间，今则免矣。故旅游至此。"生与语，其聪辩敏博，迥出于人，袁生奇之。"又曰："某善算者，能析（析原作祈，据明抄本改。）君平生事。"生即讯之，遂述既往事，一一如笔写，生大惊。是夕，夜既深，密谓袁生曰："我非人也，幸一陈于君子，可乎？"袁生闻之惧，即起曰："君非人，果鬼乎？是将祸我耶？"高生曰："吾非鬼，亦非祸君，所以来者。将有托于君耳。我赤水神，有祠在新明之南。去岁淫雨数月，居舍尽圮，郡人无有治者，使我为风日所侵铄。且日如樵牧者欺侮，里中人视我若一坏土耳。今我诉于子，子以为可则言，不则去。无恨也。"（也原作乎，据明抄本改。）袁生曰："神既有愿，又何不可哉！"神曰："子来岁当调补新明令，倘为我重建祠宇，以时奠祀，则真幸之甚也。愿无忘。"袁生诺之。既而又曰："君初至邑时，当一见诣。然而人神理隔，虑君仆吏有黩于我，君当屏去其吏，独入庙中。冀尽一言耳。"袁生曰："谨奉教。"是岁冬，袁生果补新明令。及至任，（任原作令，据明钞本改。）讯之，果有赤水神庙，在县南数里。旬余，遂诣之。未至百余步，下马屏车吏，独入庙中。见其檐宇摧毁，蓬荒如积。伫望久之，有一白衣丈夫自庙后来，高生也。色甚喜，既拜。谓袁生曰："君不忘前约，今日乃诣我，幸何甚哉！"于是偕行庙中。见阶垣下有一老僧，具桎梏，数人立其旁。袁生问曰："此何为者？"神曰："此僧乃县东兰若道成师也。有殃，故吾系之一岁矣。每旦夕则鞭捶之。从此旬余，当解之。袁生又曰："此僧既存，安得系于此乎？"神曰："以生魄系之，则其人自沈疾，亦安能知吾之为哉！"神告袁生曰："君幸诺我建庙，可疾图之。"袁生曰："不敢忘。"既归，将计其工。然贫甚，无以为资。因自念曰："神人所言，系道成师之魄，当沉疾。又云，从此去旬余，当解之。吾今假于他语，俾建其庙宇，又安有疑乎？"于是经往县东兰若问之，果有成师者，卧疾一岁矣。道成曰："某病且死，旦夕则一身尽痛。"袁生曰："师疾如是，且近于死矣，然我能愈之。师能以缗货建赤水神庙乎？"道成曰："疾果愈，又安能以缗货为事哉！"袁生既绐曰："吾善视鬼，近谒赤水神庙，见师魂，具桎梏势于垣下。因召赤水神问其事，曰：'此僧有宿殃，故絷于此。'吾怜师之苦，因告其神：'何为絷生人，可疾解之。吾当命此僧以修建庙宇，慎无违也。'神喜而诺我曰：'从此去旬余，当舍其罪。'吾故告师疾将愈，宜修赤水神庙也。无以疾愈，遂怠其心。为此则祸且及矣。"道成伪语曰："敬受教"后旬余，果愈。因召门弟子告曰："吾少年弃家，学浮屠氏法，迨今年五十，不幸沈疾。向者袁君谓我曰：'师之病，赤水神所为也。疾锸可修补其庙。'夫置神庙者，所以祐兆人，祈福应。今既有害于我，安得不除之乎？"即与其徒，持锸诣庙，尽去神像及祠宇，无一遗者。又明日，道成谒袁生。袁生喜曰："师病果愈乎。吾之语岂妄耶？"道成曰："然，幸君救我，何敢忘君之恩乎？"袁生曰："可疾计修赤水神庙也，不然，具惧为祸。"道成曰："夫神所以赖于人者，以其福可延，戾可弭，旱亢则雩之以泽，潦淫则萗之以霁。故天子诏天下郡国，虽一邑一里，必建其祠。盖用为民之福也。若赤水神者，无以福人，而为害于人焉，可不（可不原做不可，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去之。已尽毁其庙矣。"袁生且惊且惧，遂谢之。道成气益丰，而袁生惧甚。后月余。吏有罪，袁生朴之。无何吏死，其家诉于郡，坐徙端溪。行至三峡，忽遇一白衣，立于路左。视之，乃赤水神也。曰："向托君修我祠宇，奈何致道成毁我之舍，弃我之像？使一旦无所归，君之罪也。今君弃逐穷荒，亦我报仇耳！"袁生既谢曰："毁君者道成也。何为罪我？"神曰："道成师福盛甚，吾不能动。今君禄与命衰，故我得以报。"言已不见。生恶之，后数日，意以疾卒。（出《宣室志》）

【译文】

贞元年初，陈郡有个姓袁的人，虽曾在唐安任参军，卸任后到四川旅游，住在一个旅店里。忽然有个穿白衣的人来求见。落座后白衣人对袁生说，"我姓高，家在本郡的新明县，曾在军队中任职，现在已经卸职，也是到这儿旅游的。"谈话中袁生觉得他聪慧精明博学广闻不同于常人，感到很奇怪。白衣人又说，"我善于算卦，能说出你的过去和将来。"袁生就问他。白衣人果然历数袁生过去的事，一件一件好象专门用笔记过，袁生更惊奇了。他们一直谈到深夜，高生神秘地说，"我不是凡人，但有一件事要对你说，可以不？"袁生一听就害怕了站起来问，"你不是凡人，是鬼吧，是不是要加害于我？"高生人说，"我不是鬼，也不会害你，我是来托你办一件事。我是赤水神，我的庙在新明县南边。去年连下了几个月的雨，我的庙坍塌了，郡里没有人管这事，使我遭受风吹日晒，平日砍柴人放牛娃也欺侮我，人们都把我看作一堆废土了。今天我向你诉说求告，你觉得能到就办，办不到我就走，不会怪你的。"袁生说，"神既然有愿望，有什么不可以的，你就说吧。"高生说，"你明年将调补到亲明去当县令。你上任后如能为我重修祠庙按时奠祀，那可真是我的大幸。希望你不要忘了这件事。"袁生就答应了。高生又说："你到新明县上任后，我俩该见上一面。然而人世与神兵相隔，我担心你的仆从下属会侮慢我，希望到时你能让他们退下，单独到庙里，我们才能谈得尽兴。"袁生说记住了。这年冬天袁生果然补任新明县令。上任后一打听，县南数里果然有座赤水神庙。过了十多天，袁生就到庙上去。离庙还有百余步时，他就屏退了车马仆从，单独近了庙。一看，庙堂果然破烂不堪，到处都是荒草堆积。袁生看了半天，一个白衣人从庙后走出来，一看果然是高生。高生高兴地拜过了袁生说，"你不忘对我的许诺，今天来看我，我太高兴了。"于是两人一起在庙里巡看，只见墙边有一个老和尚披枷戴锁被几个人押着，袁生就问是怎么回事。高生说，"他是县东寺庙里的道成和尚，因为有罪，我已经把他押在这里一年了，每天早晚都要拷问他。过十几天，我会放掉他的。"袁生问，"这和尚不是活人吗，怎么能把他押在这里呢？"高生说，"我拘押的是他的魂，他本人就会得上大病。他本人并不知道是我干的。"又说，"你既然答应为我修庙，望你快点办吧。"袁生说不会忘的。回到县里袁生就张罗修庙的事，然而由于太穷，没有经费。心里想，赤水神既然说他拘押了道成僧的魂使他生病，并说再过十几天就放他的魂，我不如就借神的话让道成和尚修庙，和尚一定会相信的。于是他就到县东寺庙里去，一问，果然有位道成和尚，已经重病一年了。袁生见到道成就对他说，"你病成这样，怕快要死了。但我能使你痊愈。如果你能够出资修建赤水神庙就行。"道成说，"我的确快死了，尤其一早一晚身上痛得受不了。如果病真能好，我怎么能在乎修庙的几个钱呢。"袁生就撒谎说，"我能见到鬼神。最近去赤水神庙，看到你的魂正披着枷锁捆绑在墙下，我就召来赤水神问怎么回事，他说你过去犯了罪，所以才被拘押。我同情你的痛苦，就对赤水神说不许拘押世上的活人，快快放了，我会让这和尚为你修庙，和尚决不会不修的。神高兴地答应了，并说过十多天就会免罪放了你。我来是为了告诉你病快好了，希望你快修赤水神庙，千万别因为病好了就不修了，那样你还会招来祸的。"道成听后，假装答应了。过了十多天，病真好了，就召来了庙里的弟子们，对他们说，"我小时就离家入庙，学习佛事，已经五十年了，日前不幸大病一场。县令袁君曾对我说，我的病是赤水神作的怪，让我病好后修缮赤水庙。我想修建寺庙本是为能祐护亿万人，为黎民祈福。然而赤水庙里的神却加害于我，不除掉它怎么得了？"于是道成和尚率领徒众带着镐锹来到赤水神庙，把庙拆毁，把神像也扔掉了，什么也没有留。过了两天，道成去见袁生。袁生高兴地说，"你的病果然好了，我没说错吧。"道成说，"对，你救了我，我不会忘你的大恩大德。"袁生说，"那就赶快修赤水神庙吧，不然怕会招来祸的。"道成说，"我们凡人敬神，是为神能为我们施福免罪，天旱时给人间降雨，地涝了能够放晴晒干。所以皇帝才会让天下所有的地方都修寺建庙，以便为民造福，然而象赤水神这样不仅不造福于人反而害人的神，怎么能不除掉呢？我已经把赤水神庙彻底拆毁了。"袁生一听吓坏了，说，"这可是罪过啊！"道成却毫不在乎。袁生更加恐惧了。一个多月后，有位官员犯罪，袁生杖打了他，不久那官员却死了，官员的家人告到郡里说是袁生害的，结果袁生获罪被贬到端溪。袁生走到三峡，忽然看见个白衣人站在道边，一看是赤水神。赤水神说，"我曾托你为我修庙，你却让道成毁了我的住所，扔了我的像，使我无家可归，这都是你的罪过！现在你被贬到这穷乡僻壤，这是我在向你报仇！"袁生忙说，"是道成毁了你的庙，为什么怪罪我？"赤水神说，"道成和尚运气正好，我动不了他。而你官运和气数都不行了，所以我可以报复你。"说完就不见了。袁生非常痛恨赤水神，没几天，竟病死了。

冉遂

冉遂者，齐人也，父邑宰。遂婚长山赵玉女。遂既丧父，又幼性不惠，略不知书，无以进达，因耕于长山。其妻赵氏，美姿质，性复轻荡。一日独游于林薮间，见一人衣锦衣，乘白马，侍从百余人，皆携剑戟过之。赵氏曰："我若得此夫，死亦无恨。"锦衣人回顾笑之。左右问赵氏曰："暂为夫可否？"赵氏应声曰："君若暂为我夫，我亦怀君恩也。"锦衣遽下马，入林内。既别，谓赵氏曰："当生一子，为明神，善保爱之。"赵氏果有孕，及期生一儿，发赤面青，遍身赤毛，仅长五寸，眼有光耀。遂甚怪之，曰："此必妖也，可杀之。"赵氏曰："此儿托体于君，又何妖？或是异人，何杀之耶？必杀反为害。若何？"遂惧而止，赵氏藏之密室。及七岁，其儿忽长一丈。俄又自空有一大鸟飞下，儿走出，跃上鸟背飞去，其母朝夕哭之。经数月，儿自外来，擐金甲，佩剑弯弓，引兵士可千余人。至门直入，拜母曰："我是游察使者子，幸托身于母。受生育之恩，未能一报，我今日后，时一来拜觐，待我微答母恩，即不来矣。"赵氏曰："儿自为何神也？"儿曰："母慎勿言，我已补东方擒恶将军。东方之地，不遵明祗，擅为恶者，我皆得以诛之。"赵氏取酒炙以饲之，乃谓儿："我无多酒炙，不可以及将士。"儿笑曰："母但以一杯酒洒空中，即乒士皆饮酒也。"母从之。见空中酒下起雨，兵士尽仰面而饮之。儿乃遽止曰："少饮，"临别，谓母曰："若有急，但焚香遥告，我当立至。"言讫，上马如风雨而去。后一年，赵氏父亡，赵氏往葬之。其父家，每月有鬼兵可千余，围其宅。有神扣门言曰："我要为祠宇，尔家翁见来投我，尔当速去，不然，皆杀之。"赵氏忽思儿留言，乃焚香以告。其夕，儿引兵士千余至，令一使诘之，神人茫然收兵为队，自缚于儿前。儿呵责。尽杀其众。谓母曰："此非神也，是强鬼耳。生为史朝义将，战亡之后无所归，自收战亡兵，引之来此，欲擅立祠宇耳。"母曰："适闻言，家翁已在我左右，尔试问之。"其儿令擒神人问之曰："尔所谋事，我尽知之，不须言也。任何以无故追赵玉耶？今在何处？"其人泣告曰："望将军哀念。生为一将，不能自立功，而死于阵前。死后欲求一神，又不能良图。今日有犯斧钺，若或将军不以此罪告上天。容在麾下，必效死节。"又问曰："赵玉何在？"神曰："寄在郑大夫塚内。"儿乃立命于塚内取赵玉至，赵玉寻苏。赵氏切劝儿恕神之罪，儿乃释缚，命于部内为小将。乃辞其母，泣而言曰："我在神道，不当频出迹于人间，不复来矣，母善自爱。"又为风雨而去，迩后绝然不至矣。（出《奇事记》）

【译文】

山东有个叫冉遂的人，父亲是地方官。冉遂娶了长山赵玉的女儿。后来冉遂的父亲死了，自己生来愚笨，又没念什么书，没法术功应，只好就在岳父赵玉家种地。妻子赵氏却非常漂亮但作风轻浮。一天她独自在林中散步，看见一个衣着华贵的人，骑着白马，带着一百多名持兵器的侍卫走过，就说，"我要是有这样一个丈夫，死也心甘了！"骑白马的人回头看她笑了笑。侍卫们问赵氏，"让他给你做个临时丈夫你愿意不？"赵氏立刻应声道，"那怕做他一天妻子，我也不忘他的恩。"于是那骑白马的人立刻下马，和赵氏一齐钻进树林里。分别时他对赵氏说，"你会生下一个儿子，这儿子是神。生下后你要好好爱护他。"后来赵氏果然怀孕，生下一个儿子，但只有五寸长，而且黑脸红发，双目熠熠闪光。丈夫冉遂十分惊怪，认为是个妖精，想杀掉婴儿。赵氏说，"这孩子是你的，怎能是妖精呢？也许长大后不同凡人，为什么要杀他？如果杀了，也许会招来祸事呢。你看怎么办好？"冉遂怕招祸就没有杀。赵氏把婴儿藏在密室，养到七岁，这孩子忽然长成一丈高，有一个大鸟从天上飞下来，那孩子走出去，骑上鸟背就飞走了。赵氏天天痛哭，过了几个月，那孩子又回来了，身披金钺甲，腰带宝剑弓箭，带着一千多士兵来到家里，向母亲跪拜后说，"我是天神游察使者的儿子，有幸托生于母亲，受你养育之恩，没有报答你。从今以后，我会常来看望你，等我多少能报答一点母恩，就不再来了。"赵氏问儿子是那路神仙，儿子说，"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我现在是东方擒恶将军。东方那面凡是不敬神明和作恶的人，我都杀掉。"赵氏就备了酒肉让儿子吃，并说，"我酒肉太少，不能供你的将士们吃了。"儿子笑着说，"母亲只要拿一杯酒洒在空中，我的将士就都有酒喝了。"赵氏按他的话作了，果然空中象下雨似地落下了酒，将士们都仰着脸喝起来。儿子就让雨停了，说，"别喝多了。"临别时，儿子对母亲说，"以后如果有急事，只要烧香向远天祷告，我立刻就会来。"说罢，上马象乘着风雨般的走了。过了一年，赵氏的父亲赵玉死了。赵氏赶回去为父亲料理丧事。他父亲家里常常夜里被一千多鬼兵包围，还有个神敲门说，"你父亲现在到我那儿去了，你要为我造一庙宇，不然把你们都杀掉！"赵氏忽然想起儿子留下的话，就烧香祷告。这天晚上，儿子带着一千多兵士到了，让手下人上前质问那个包围住宅的神，那神人立刻把兵撤了，自己把自己绑上跪在赵氏儿子面前。儿子把那神训斥了一顿，把他的士兵全杀了，然后对赵氏说，"那不是个神，是个很厉害倔强的鬼。他活着时是叛贼史朝义的部将，战死之后无处可归，才收集他那些战死的将士带到这儿来，想擅自立个祠庙而已。"赵氏说，"听他刚才说，我的父亲他也带来了，你问问他。"儿子又把那个神带来问道："你的打算我已经知道了，你就不用说了，但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外公赵玉呢？"那神人哭着说，"求你能体念我的苦衷吧。我生前是个大将，没立什么大功而战死在阵中，死后想成为神，又当不上神。今天我冒犯了将军，如果将军不把我的罪错向上天报告，而留我在你帐下，我一定拚死为你效力！"儿子又问他，"赵玉在哪里？"那神说，"寄押在郑大夫的坟墓里。"儿子派人立刻到郑大夫的坟中把赵玉带来，赵玉果然很快复活了。赵氏不断在儿子面前为那神人求情，让他饶恕神人的罪。儿子就让给他松绑，并派在自己帐下当一名小将，然后就向赵氏告别，哭着说，"我是个神，不能经常到人世来，今后我们不能再见面了，望母亲多多保重！"说罢又如风雨般很快离去，以后果然再没来过。

魏耽

贞元中，吉州刺史魏耽，罢任居洛。有女子，年甫十六，颜色甚美丽。夏中，俱纳凉于庭。急仰视天裂，有长人于裂处下，直至耽前。衣紫佩金，黑而髯，曰："我姓朱，天遣与君为女婿。"耽不敢阻，请俟排比，再三乃许。约期后月，乃腾空而去。耽与其妻，虽甚忧迫，亦具酒食而俟之。有圉人突入拜耽，耽曰："何不秣马而突入，太无礼也。"圉人曰："窃见使君有忧色，故请言其事。"耽曰："尔何要知之？"圉人固请，耽因告之。圉人曰："使君不足，小事耳。"言讫而出。佩金者及期而至，圉人复突入，佩金者见之，趋下再拜。圉人作色而叱之曰："天恕尔，罚汝在人间，奈何又复扰人如是？"对曰："死罪。"复拜。圉人辄升堂而坐，召佩金者坐，命洒。圉人于大沙锣，取饮数器，器可三斗余。饮讫，又取一铁杵，折而嚼之。乃以沙锣饮佩金者，佩金者甚有惧色，乃饮之。唯言死罪。更无他词。圉人曰："送天狱禁百日。"乃腾空而去。圉人曰："吾乃使君此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适无礼者，既贼星也，今已禁之，请去他虑。"言讫而去。（出《闻奇录》）

【译文】

贞元年间，吉州刺史魏耽卸任后住在洛阳。他有个十六岁的女儿，长得很漂亮，盛夏，在庭院里乘凉。忽然仰头看见天空裂了个大口子，一个很高的人从裂口处落到地上。此人穿着紫衣佩着金饰物，生得很黑，胡子很长。他来到魏耽面前说，"我姓朱，天帝派我来是让我做你的女婿。"魏耽不敢不答应，请求给些安排准备的时间。再三请求，姓朱的才同意，并说定一个月后来娶亲，说罢腾空而去。魏耽和妻子虽然忧心忡忡，也准备了酒食等待着。这天，魏耽的马夫突然进屋跪拜。魏耽说，"你不喂马，来这里做什么，太无礼了。"马夫说，"我见大人面带愁容，想来问问是为什么事为难。"魏耽说，"你问这做什么？"马夫再三请求，魏耽就把实情告诉了他。马夫说，"小事一桩，大人根本不用愁。"说完就走了。后来那个姓朱的神人果然如期而至，马夫也突然闯进来。姓朱的见了马夫，跪下就拜。马夫大怒，责骂道，"上天宽恕了你，罚你到人间，就该老老实实，为什么还干害人的事？"姓朱的又叩头说，"我有罪，我该死！"马夫就进屋坐下，用一个大锣做酒杯喝起了酒，喝了好几斗酒，喝完又把一个铁棍子折断吃了起来。然后又让姓朱的用大锣喝酒，姓朱的很害怕就喝了，还不断地陪罪，说不出别的话来。喝完后马夫说，"现在送你到天牢里关押一百天！"只见姓朱的腾空而去。马夫对魏耽说，"我就是你的本命星北斗。你平时日夜烧香敬神，所以我来报答你。刚才那个无礼的家伙是一颗贼星，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就不用再犯愁了。"说完也离去了。

卢佩

贞元末，渭南县丞卢佩，性笃孝。其母先病腰脚，至是病甚，不能下床榻者累年，晓夜不堪痛楚。佩即弃官，奉母归长安，寓于长乐里之别第，将欲竭产而求国医王彦伯治之。彦伯声势重，造次不可一见，佩日往祈请焉。半年余，乃许一到，佩期某日平旦。是日亭午不来，佩候望于门，心摇目断。日既渐晚，佩益怅然。忽见一白衣妇人，姿容绝丽，乘一骏马，从一女僮，自曲之西，疾驰东过。有顷，复自东来，至佩处驻马，谓佩曰："观君颜色忧沮，似有所候待来，请问之。"佩志于王彦伯，初不觉妇人之来，既被顾问再三，乃具以情告焉。妇人曰："彦伯国医，无容至此。妾有薄技，不减王彦伯所能。请一见太夫人，必取平差。"佩惊喜，拜于马首曰："诚得如此，请以身为仆隶相酬。佩即先入白母，母方呻吟酸楚之次，闻佩言，忽觉小廖。遂引妇人至母前，妇人才举手候之，其母已能自动矣。于是一家欢跃，竟持所有金帛，以遗妇人。妇人曰："此犹未也，当要进一服药，非止尽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寿。"母曰："老妇将死之骨，为天师再生，未知何阶上答全德。"妇人曰："但不弃细微，许奉九郎巾栉。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则可，安敢论功乎？"母曰："佩犹愿以身为天师奴，今反得为丈夫，有何不可？"妇人再拜称谢，遂于女僮手。取所持小庄奁中，取药一刀圭，以和进母。母入口，积年诸苦，释然顿平。即具六礼，纳为妻。妇入朝夕供养，妻道严谨。然每十日，即请一归本家。佩欲以车舆送迎，即终因辞拒，唯乘旧马。从女僮，倏忽往来，略无踪迹。初且欲顺适其意，不能究寻，后既多时，颇以为异。一旦，伺其将出，佩即潜往窥之。见乘马出延兴门，马行空中。佩惊问行者，皆不见。佩又随至城东墓田中，巫者陈设酒肴，沥酒祭地，即见妇人下马，就接而饮之。其女僮随后收拾纸钱，载于马上，即变为铜钱。又见妇人以策画地，巫者随指其处曰："此可以为穴。"事毕，即乘马而回。佩心甚恶之，归具告母，母曰："吾固知是妖异，为之奈何？"自是妇人绝不复归佩家，佩亦幸焉。后数十日，佩因出南街中，忽逢妇人行李，佩呼曰："夫人何久不归？"妇人不顾，促辔而去。明日，使女僮传语佩曰："妄诚非匹敌，但以君有孝行相感，故为君治（治原作妇，据明钞本改。）太夫人疾。得平和。君自请相约为夫妇。今既见疑，信当决矣。"佩问女僮："娘子今安在？"女僮曰："娘子前日已改嫁靖（靖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恭李谘议矣。"佩曰："虽欲相弃，何其速欤？"女僮曰："娘子是地祗，管京兆府三百里内人家丧葬所在。长须在京城中作生人妻，无自居也。"女僮又曰："娘子终不失所，但嗟九郎福祐太薄，向使娘子长为妻，九郎一家，皆为地仙矣。"卢佩第九也。（出《河东记》）

【译文】

贞元末年时，渭南县丞卢佩非常孝顺。他母亲腰和腿生了病，越来越重，后来，好几年连炕也下不来了，日日夜夜痛得难以忍受，卢佩就毅然辞去官职，护送母亲回了长安，住在长乐里的别墅中，打算变卖家产以求全国知名的医生王彦伯给母亲治病。王彦伯是名医架子更大，平常人一律不见。卢佩天天去求告，半年后才答应去给看一次。卢佩按和王彦伯约好的日子一清早就在门上等待，直到中午还没来。卢佩守着家门始终等着，焦急得望穿双眼，直到黄昏也不见王彦伯的人影。心里又怨又急。忽然看见一个穿白衣的女子，容貌端庄秀丽，骑着一匹骏马，带着一个使女，从巷曲西边跑来，向东驰去。不一会又从东奔回来，来到卢佩家门前停下来说，"看您愁容满面，好象在等什么人吗？"卢佩一直在守望王彦伯，全神贯注，那女子问了好几次他才回答，把实情都说了。女子说，"王彦伯是国医，不一定能请来，我也略通医术，不一定就比国医差。请带我去见你们太夫人，你就能知道到底谁行。"卢佩大喜，在马前拜礼说，"如果真能治好病，我愿给你当奴仆来报答。"说罢就进家告诉母亲。母亲正在床上痛苦地呻吟，一听这事，先就松快了不少。卢佩带那女子到母亲床前，女子刚一抬手停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身子就能动了。于是全家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争着拿来金钱礼物给那女子，女子说，"这还没完呢。还要吃一副药，就不但能除去病根，还能延年益寿。"母亲说，"我一个垂死的老人，被天师你起死回生，我怎么作才能报答你的恩望呢？"女子说，"如果您不嫌我卑微，让我与您儿子卢九郎成亲，使我也能永远侍奉您，我就满足了，说什么报答不报答呢。"母亲说，"我儿九郎本来只求能给你做奴仆，现在反而要做丈夫，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女子一再行礼感谢，从女仆手里拿的梳妆匣里，取了一小包药用匙调好给母亲喝。刚一喝，就觉得多年来的病痛一扫而光。于是家里备好了聘礼，娶了女子为妻。婚后女子严守妇道，侍奉婆母无微不至。只是每过十天女子就要回一次娘家。卢佩每次要用车马送接，女子都坚持不用，只骑着原来那匹马，带着使女，很快去很快回来，不露一点蛛丝马迹。起初家里人顺着女子的意愿，不去追究了解。后来长了，觉得这里有事。有天早上，女子又要回娘家，刚一出门，卢佩就偷偷跟在后面看。见女子骑马一出了延兴门，马突然腾空而起。卢佩惊讶地问路上的人，谁也没看见。卢佩后来跟到城东的墓地里，见一个巫师在地上摆了酒菜，洒酒祭祀。接着看见女子下了马，拿起酒来喝。那个使女跟着收拾起地上的纸钱，装在马上，纸钱立刻变成了铜钱。又见那女子用马鞭在地上画圈，巫师就说，"这里可以做坟地。"然后，就上马而去。看到这些事后，卢佩心里对女子十分厌恶，回来告诉了母亲。母亲说："我早就知道她是妖怪，可是能有什么办法呢。"从此，那女子再也没有回卢佩家来，卢佩也暗自高兴。过了几十天，卢佩到南街去，忽然看见了那个女子。卢佩招呼她说，"你怎么这么久不回家？"女子不理睬，打马而去。第二天，她让使女转告卢佩说，"我实在不配做你的妻室，只是由于为你的孝心所感动，才给你母亲治病。太夫人病好以后是你自己请求我们结为夫妻。现在你既然怀疑我了，咱俩只能分手。"卢佩问使女，"娘子现在什么地方？"使女说，"她前几天已经改嫁靖恭李谘议了。"卢佩说，"虽然打算和我分手，但这也太快了吧。"使女说，"娘子是冥府地神，主管京城三百里以内的丧葬事宜，必须长在京城给阳世人做妻子，因为她没有自己的居处。和你分手，娘子并没有失去家，只是可惜九郎福气太薄。如果你们能长做夫妻，九郎你们一家就都成了人间神仙了。"卢佩排行第九。

卷第三百七　神十七

沈聿　党国清　太原小吏　村人陈翁　乐坤　永清县庙　崔泽　韩愈　李逢吉

樊宗训　裴度　张仲殷　凌华

沈聿

贞元中，庶子沈华（华原作聿，据明抄本改。）致仕永崇里。其子聿尉三原。素有别业，在邑之西，聿因官遂修葺焉。于庄之北，平原十余里，垣古埏以建牛坊。秩满。因归农焉。一日，寝堂之东轩。忽惊寤，见二黄吏谓聿曰："府司召郎。聿自谓官罢。无事诣府。拒之未行。二吏坚呼，聿不觉随出。经历亲爱洎家人，挥霍告语，曾无应者。二吏呵驱甚迫，遂北行可二十里。至一城署，人民稀少，道路芜荟，正衙之东街，南北二巨门对启。吏导入北门，止聿屏外。入云，追沈聿到。"良久，厅上读状，付司责问。聿惶惧而逃，莫知所诣，遂突入南门。门内有厅，重施帘幙，聿危急，径入帘下。则见紫衣贵人，寝书案后。聿欣有所投，又惧二吏之至，因声气撼动，紫衣遂寤。熟视聿曰："子为何者？"聿即称官及姓名。紫衣曰："吾与子亲且故，子其知乎？"聿惊感未对。又曰："子非张氏之弥甥乎？吾而祖舅也。子在人间，亦知张谓侍郎乎？"聿曰："幼稚时则闻之。家有文集，尚能记念。"紫衣喜曰："试为我言。"聿念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紫衣大悦。二吏走至前庭曰："秋局召沈聿。"因遥拜，呼紫衣曰"生曹"，礼谒甚恭。紫衣谓曰："沈聿吾之外孙也，尔可致吾意于秋局，希缓其期。"二吏承命而出。俄返曰："敬依教。"紫衣曰："尔死矣，宜速归。"聿谢辞而出，吏伺聿于门，笑谓聿曰："生曹之德，其可忘哉。"因引聿而南。聿大以酒食钱帛许之。忽若梦觉，日已夕矣。亦不以告人，即令致奠二吏于野外。聿亦无恙。又五日，聿晚于庄门复见二吏曰："冤诉不已，须得郎为证。"聿即询其事犯，二吏曰："郎建牛坊，平夷十古塚，大被论理，候郎对辩。"聿谓曰："此主役之家人银钥擅意也。"二吏相顾曰："置即召奴，或可矣。"因忽不见。其夜，银钥气蹶而卒。数日，忽复遇二吏，谓聿曰："银钥称郎指教，屈辞甚切，郎宜自往。"聿又勤求，特希一为告于生曹，二吏许诺。有顷复至，曰："生曹遣郎今夕潜遁，慎不得泄。藏伏三日，事则济矣。"言讫不见。聿乃密择捷马，乘夜独游。聿曾于同州\*\*寺寓居习业，因往诣之。及至，（至原作出，据明钞本、陈校本改。）遇所友之僧出，因投其房。当宿累日，惧贻严君之忧，则径归京，不敢以实启。庄夫至云："前夜火发，北原之牛坊，已为煨烬矣。"聿终免焉。（出《集异记》）

【译文】

贞元年间，沈华辞官归于永崇里，他儿子沈聿在三原当县尉。城西有他家一个庄园，沈聿因为做了官。就把庄园整修一番。庄园的北面有十多里的平原，就用墙围起一片过去的坟地做了牛圈。沈聿任期满了以后，就回到庄园务农了。有一天，他在东屋窗下午睡，忽然惊醒，看见两个黄衣官员进屋来对他说，"府司召见你。"沈聿说自己已经不作官了，没有什么公事须去见府司，就拒绝不去。可是两个黄衣官员坚持叫他去，他也就不知不觉地跟着走了。看见家里的亲人们，沈聿挥手告别，但家人没有任何反应。两个黄衣官员催促得很急，带着他向北走了二十多里，进了一个城里。城中人很稀少，路上长满荒草。正衙在东街上，南北两扇大门对开着，官员领沈聿进了北面的衙门，让他在外面等着，进去报告说，"沈聿已经捉到。"过了半天，听得里面大堂上有人念状子，还有审判官责问的声音。沈聿吓坏了，掉头就跑，惊惶中不知该向那里去，就急忙逃进了南面的衙门。见门内有个大厅，门上有很厚的门帘子挡着。沈聿急忙躲进帘子后面，一看厅上有个穿紫衣的人在书桌后面睡着。沈聿虽然为找到躲藏的地方而高兴，但仍怕两个黄衣官追到这里，喘气很粗，惊醒了那个睡觉的紫衣人。紫衣人看了沈聿半天说，"你是什么人？"沈聿就报了姓名和官职。紫衣人说，"我们是亲戚，你知道吗？"沈聿感到惊讶，一时答不上来。紫衣人又说，"你不是张某外甥的儿子吗，我是你的舅爷爷呀，你在人间难道不知道张谓张侍郎吗？"沈聿说，"小时听说过您。我家有您的诗文集，我读过，还能记得一些。"紫衣人高兴的说，"那你能不能给我背几首呢？"沈聿就背了"樱桃解结垂檐子，杨柳能低入户枝"的诗句。紫衣人更高兴了。这时那两个黄衣官突然进来了，但他们见了紫衣人很恭敬，称他"生曹"并跪下叩拜，然后说，"秋局让我们带沈聿去过堂。"紫衣人说，"沈聿是我的外孙，你们向秋局的主管转达我的意思，请他们对沈聿缓期执行。"两个官员奉命走了，不一会儿就回来对紫衣人说，"照您的意思办了。"紫衣人对沈聿说，"这里是阴曹，你来这里就是死了，现在放了你，就快回家吧。"沈聿赶快拜谢后退出来，见那两个官员等在门外，对沈聿笑着说，"生曹的恩情你可不要忘了啊！"说完就领上他向南走。沈聿对两个官员说回头一定好好报答。这时沈聿就突然醒了过来，一看太阳已经落了。这件事他谁也没告诉，立刻派人带着酒饭纸钱到野外祭奠那两个官员，就没再有什么事情。五天后的晚上，沈聿在庄园门外看见那两个官员又来了，对沈聿说，"你案子中的原告不断喊冤，追得很紧，你得去对案作证。"沈聿就问自己倒底犯了什么案。两个官员说，"你家盖牛圈，平了十个古墓，人家把你告下了，等你去对证。"沈聿说，"平坟的事是我的管家擅自干的，他叫银钥。"两个官员至互相看了看说，"那就把他留下，咱们去抓管家银钥，也许能行。"说完忽然不见了。这天夜晚，管家突然气绝死去。几天后，两个官员又来了，对沈聿说，"银钥说平坟的事是你命令他干的，一个劲地叫屈，你还是去一趟吧。"沈聿就一面请求，并希望他们把这情形告诉那们当生曹的舅爷爷，两个官员答应了。过了一会就回来对沈聿说，"你舅爷让你今晚赶快出去躲一躲，这话千万不可泄露，你躲出去三天就没事了。"说完就不见了。沈聿立刻偷偷骑上快马，乘天黑逃出去。他过去曾在同州的\*\*寺里读书，打算到那里去躲。到了\*\*寺，找到他交好的一位和尚，就住在他房里。几天后，怕自己的父亲挂念，就赶回京城，这些事都没敢实说。后来庄园的仆人来报告说前天晚上庄园突然失火，北原上的牛圈已化为灰烬了。沈聿终于逃出了这场劫数。

党国清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台骀庙，在汾水旁。元和中，王锷（锷原作愕，据明抄本改）镇河东时，有里民党国清者，善建屋。一夕，梦黑衣人至门，谓国清曰："台骀神召汝。"随之而去。出都门，行二十里，至台骀神庙。庙门外有吏卒数十，被甲执兵，罗列左右，国清恐悸不敢进。使者曰："子无惧。"已而入谒。见有兵士百余人，传导甚严，既再拜。台骀神召国清升阶曰："吾庙宇隳漏，风日飘损，每天雨，即吾之衣裾几席沾湿。且尔为吾塞其罅隙，无使有风雨之苦。"国清曰："谨受命。"于是搏涂登庙舍，尽补其漏。即毕，神召黑衣者。送国清还。出庙门，西北而去，未行十里，忽闻传呼之声，使者与国清俱匿于道左。俄见百余骑，自北而南，执兵设辟者数十。有一人具冠冕，紫衣金佩，御白马，仪壮魁伟，殿后者最众。使者曰："磨笄山神也，以明日会食于李氏之门，今夕故先谒吾君于庙耳。"国清与使者俱入城门，忽觉目皆微惨，以乎搔之，悸然而寤。明日，往台骀庙中，见几上有屋坏泄雨之迹。视其屋，果有补葺之处。及归，行未六七里，闻道西村堡中有箫鼓声，因往谒焉。见设筵，有巫者呼舞，乃醮神也。国清讯之，曰："此李氏之居也。李存古尝为衙将，往年范司徒罪其慢法，以有军功，故宥其死，摈于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存古常祷其庙，愿得生还。近者以赦获归。存古谓磨笄山神所祐，于是醮之。"果与国清梦同也。（出《河东记》）

【译文】

晋阳东南二十里有座台骀神庙，庙在汾河边上。元和年间王锷镇守河东时，有一个叫党国清的老百姓，善于盖房子。有天晚上，国清梦见一个黑衣人对他说，"台骀要召见你。"他就跟着走。出了城门二十多里，来到台骀神庙。只见庙外有几十个穿铠甲持刀枪的兵丁列在两旁，国清吓得不敢进去。黑衣人说别怕，带他进了庙拜见。只见庙内也有一百多侍卫，警戒森严，一个传一个地呼喊着让他往前走。国清赶快又下拜。台骀神召国清上殿，对他说，"我的庙宇漏了，风吹日晒，一到雨天，我的衣服用具就被淋湿。请你把房上的漏处修补一下，使我免受风雨之苦。"国清说，"我一定照办。"于是就和好了泥，上房把漏的地方全都堵上了。干完以后，神就让那黑衣人送国清回家。出了庙门往西北走，没走十里地，忽然听见喝道声，黑衣人和国清一起藏在道旁。不一会只见一百多人骑马由北向南来，其中有几十个拿着兵器侍卫的人，中间簇拥着一个头戴官帽身穿紫色官服佩带金饰的人，这人骑着白马，仪表堂堂，后面的卫队人数更多。黑衣人告诉国清那就是磨笄山的山神，因为明天要去参加一位姓李的人家的宴会，今晚先来我们这里约请我们台骀神去。国清和黑衣人进了城门后，忽然觉得两眼有点痛，用手一揉，就醒过来了。第二天他来到台骀庙，看见案子上有屋坏漏雨的水渍，抬头看屋顶，果然有修补堵漏的痕迹。回来时，刚走了六七里地，听见路西村子里有鼓乐声，就跑去看。原来是有一家人正在设了祭坛摆着酒宴祭神，还有跳大神的载歌载舞。一打听，原来这家人正是姓李。这家有个叫李存古的曾当过军官，因为目无法纪犯了死罪，上司范司经徒他曾有军功，免去李存古死罪，把他流放到偏远的雁门郡。雁门有磨笄山神庙，李存古常常到庙里去上供祷告，祈求得够活着回到故乡。最近果然被赦免放回来了。李存古说这是磨笄山神的保佑，所以才摆设祭坛谢神。国清一听，果然和自己做的梦完全符合。

太原小吏

王锷镇太原，尝一日亭午之际，有小吏，见一神人，长丈余，介金仗剑，自衙门缓步而来。既而伫立久之，若有所伺。小吏见之甚惧，白于衙将靳坦、张和。偕视之，如小吏言。俄有暴风起，因忽不见。后月余而锷薨，时元和中也。（出《宣室志》）

【译文】

元和年间王锷镇守太原。有一天中午，他手下一个小官看见一个神人，有一丈多高，穿着金甲执着宝剑，从衙门那边慢慢走来，然后站住，停了很长时间，好象在等什么人。小官十分害怕，跑去告诉衙将靳坦、张和，两个人一同来看，果然和小官说的一样。不一会突然狂风大作，那大神也消失了。过了一个多月，王锷就去世了。这是元和年间的事。

村人陈翁

云朔之间尝大旱，时暑亦甚，里人病热者以千数。有甿陈翁者，因独行田间，忽逢一人，仪状其异，擐金甲，左右佩弧矢，执长剑，御良马，，朱缨金佩，光采华焕，鞭马疾驰。适遇陈翁，因驻马而语曰："汝非里中人乎？"翁曰："某农人，家于此已有年矣。"神人曰："我天使，上帝以汝里中人俱病热，岂独骄阳之所为乎？且有厉鬼在君邑中。故邑人多病，上命我逐之。"已而不见。陈翁即以其事白于里人。自是云朔之间，病热皆愈。（出《宣室记》）

【译文】

云朔一带曾经大旱，天气十分炎热。乡村里得了热病的人数以千计。有位种地的老人姓陈，这天一个人在田里耕作。忽然遇见一个怪人，穿着金铠甲，盔上戴着红缨，衣上佩着金饰，腰里带着弓箭，手执长剑，骑着高头大马，十分雄伟。远人正骑马飞奔，看见陈翁就停了下来问道，"你不是这个村的人吗？"陈翁说，"我是种田人，在这村已住多年了。"神人说，"我是上天派来的使者。天帝见你们村里人得了热病，并不是太阳太毒，而是你们村里有恶鬼作怪，所以命令我来撵鬼。"说完就不见了。陈翁把这事告诉了村里人。果然后来云朔一带得热病的人都好了。

乐坤

乐坤，旧名冲，累举不第。元和十二年，乃罢举东归，至华阴。夜祷岳庙，以卜进退之计。中夜，忽梦一青绶人，检簿出来报云："来年有乐坤名已到，冥簿不见乐冲也。"冲遂改为坤。来年如其说。春闱后，经岳祈谢，又祝官位所至。（所至原为主簿，据明钞本改。）梦中称官历四资，郡守而已，乃终于郢州。（出《云溪友议》）

【译文】

乐坤原名叫乐冲，赶考多次都没考中，元和十二年落第后，离京东去回乡。走到华阴县，夜里到华岳神庙去进香，并抽签算算自己今后该怎么办。半夜忽然梦见一个穿黑衣佩着印绶的人，手里拿着个本子对他说，"明年，乐坤这个名的已到中举，本子上已有名字，但是阴司的簿子上没有乐冲的名字。"乐冲就改名叫乐坤。第二年，乐坤果然考中。春天的京试结束后，乐坤经过岳庙，又进去祷告，并向神求问今后官运如何。夜里梦见神对他说能做四任官，最高能做到郡守。果然，乐坤最终做了郢州郡守。

永清县庙

房州永清县，去郡东百二十里，山邑残毁，城郭萧条。穆宗时，有县令至任逾年，其弟宁省，乍睹见牢落，不胜其忧。暇日，周览四隅，无非榛棘，见荒庙岿然，土偶罗列，无门榜牌记，莫知谁氏。访之邑吏，但云永清大王而已。令弟徙倚久之，昏然成寐，与神相接。神曰："我名迹不显久矣。郁然欲自述其由，恐为妖怪。今吾子致问，得伸积年之愤。我毗陵人也，大父子隐，吴书有传。诛南山之虎，斩长桥之蛟，与民除害，阴功昭著。余素有壮志，以功佐时。余名廓，为上帝所命，于金商均房四郡之间，捕鸷兽。余数年之内，剿戮猛虎，不可胜数，生聚顿安。虎之首帅在西城郡，其形伟博，便捷异常，身如白锦，额有圆光如镜，害人最多，余亦诛之。居人怀恩，为余立庙。自襄汉之北，蓝关之南，凡三十余处，皆余憩息之所也。岁祀绵远，俗传多误，以余为白虎神。幸君子访问，愿为显示，以正其非。"他日，令弟言于襄阳从事，乃出版值于庙中。尘侵雨渍，文字将灭，大中壬申岁，襄州观察判官王澄，刻石于庙。（出《集异记》。明抄本作出《录异记》）

【译文】

永清县在房州郡以东一百二十多里，是个篇僻贫穷的小山城，城墙残破，城里很萧条。有个县令到永清县上任一年后，他的弟弟来看他。弟弟在城里转了转，看到一片破败景象，心里很不好受。闲暇时到城边四方转了转，看见一个破庙，里面排列着些神像，但庙门上没有匾额标识，不知是个什么庙。向地方上的小吏打听，说是永清大王庙。县令的弟弟倚在庙门上好久，竟昏昏睡去。在梦中，庙神来见他，说，"我已经默默无闻很久了，很想倾诉一下我的处境，又怕人们把我当成妖怪。今天你来关心我，我就对你说说我多年的忧愤吧。我原来是毗陵人，祖上子隐是名人，吴书上有他的传记。他曾杀过南山猛虎，斩过长桥的蛟龙，为民除害，阴功很昭著。我向来有大志，想立那济世的大业。我叫廓，受天帝的指派在金、商、房、均四州地面，捕杀恶禽猛兽。几年的时间，我杀掉的猛虎不计其数，人民才得安居乐业。虎群的王在西城郡。虎王身上像白色锦缎，额头有像镜子般的圆光。虎王害人最多，我也把它杀掉了。当地百姓感我的恩，为我建了庙。从襄汉以北到蓝关以南，给我立了三十多个祠庙，年年供奉祭祀，我的香火连绵不断。民间后来传说错了，误把我当做白虎神。今天幸亏你来关心我，那就求你给我庙门挂块匾，以纠正传说之误。"后来，县令的弟弟告诉了襄阳从事，就写了块牌板放在庙里。后来天长日久雨打风吹，版上的文字快看不见了。大中壬申年间，襄州观察判官王澄才叫人在庙里放了块石刻的碑。

崔泽

王锷镇太原，有清河崔泽者，长庆中刺坊州。常避暑于庭，时风月清朗。忽见一丈夫身甚长，峨冠广袖，自堂之前轩而降，立于阶所，厉声而呼，凡三呼而止。崔氏一家皆见，泽惧而且恶，命家僮逼之，已亡见矣。是夕，泽被疾。至明日，发使献书，愿解官归老，相府不许。后月余，卒于郡。（出《宣室志》）

【译文】

王锷在太原做镇守使。有个清河人崔泽，长庆年间在坊州当刺史。有一次，崔泽在院里乘凉。这时月朗风清，忽然有一个人在屋子窗前从空而降。这人身材高大，戴着很高的帽子，衣袖十分宽大。这人站在台阶上大叫了三声。崔泽全家都看见了。崔泽又怕又讨厌，让家里的仆人赶他走，仆人去赶，已经不见了。这天夜里，崔泽病了。第二天，就派人给上司送报告，请求辞官还乡，相府没准。一个多月后，崔泽就死在郡里了。

韩愈

吏部侍郎韩愈，长庆四年夏，以疾不治务。至秋九月免，疾益甚。冬十一月，于靖安里昼卧。见一神人。长丈余，被甲仗剑，佩弧矢，仪状甚峻，至寝室，立于榻前。久而谓愈曰："帝命与卿计事。"愈遽起，整冠而坐曰："臣不幸有疾，敢以（以原做不。据明钞本改。）踞见王。"神人曰："威粹骨蕝国，世与韩氏为仇，今欲讨之而力不足。卿以为何如？"对曰："臣愿从大王讨之。"神人颔而去。于是书其词，置于座侧，数日不能解。至十二月而卒。（出《宣室志》）

【译文】

长庆四年夏天，吏部侍郎韩愈由于患病不能处理公务，到秋天九月辞官，病更重了。十一月的一天，他在靖安里的家中睡午觉，看见一个神人，个子有一丈多高，身穿盔甲手持宝剑，腰里带着弓箭，神态严峻地进入室内，站在床前很久，然后说，"天帝要和你商量一件事。"韩愈赶快起来，整好衣冠坐着说，"我病得站都站不起来，怎么敢坐着见大王呢？"神人说，"有一个叫威粹骨蕝的国，世代和韩氏为敌，现在想讨伐，但力量不足，你看怎么办？"韩愈说，"我愿跟随大王去讨伐。"神人点点头而去。韩愈就把神人说的话写下来放在座位边，好几天也弄不懂是什么意思，到十二月，韩愈就死了。

李逢吉

故相李逢吉，尝为司空范希朝从事于单于府。时金城寺有老僧无为者，年七十余。尝一日独处禅斋，负壁而坐，瞬目数息。忽有一介甲持殳者，由寺而至。食顷，闻报李从事来，自是逢吉将游金城寺。无为辄见向者神人先至，率以为常。衙将简郢，与无为弟子法真善，常为郢语之。（出《宣室志》）

【译文】

已故的相国李逢吉，曾经在单于都护府范围朝的幕僚。当时金城寺里有个叫无为的和尚，七十多岁了。有一天他一个人在禅房里靠着墙闭目打坐，忽然看见一个穿甲胃持长枪的人从庙里走来。过了一顿饭功夫，有人报告说，"李逢吉李从事到！"从此以后，只要李逢吉到庙里来，无为和尚总是看见那个持长枪的神人先到，渐渐就习以为常了。当时李逢吉衙里有个叫简郢的军官，和无为和尚的弟子法真是朋友，法真曾对简郢说了这件事。

樊宗训

硖石县西有圣女神祠，县令韦谋，与前县令樊宗训游焉。宗训性疏复，不以神鬼为意，以鞭划其墙壁，抉剔其衣祛，言笑慢亵。归数日，邑中有狂僧，忽突入县门大呼曰："县令当持法，奈何放纵恶人，遣凌轹恣横？"谋遣人逐出，亦不察其意也。旬余，谋小女病，召巫者视之曰："圣女传语长官，土地神灵，尽望长官庇护。岂有教人侵夺？前者遣阿师白于长官，又不见喻。"韦君曰："恶人是谁？即与捕捉。"曰："前县令樊宗训，又已发，无可奈何。以后幸长官留意，勿令如此。小娘子疾苦即应愈。"韦君谢之，令人焚香洒扫，邑中皆加敬畏，其女数日即愈。（出《室异记》，黄本作出《述异记》）

【译文】

硖石县城西有座圣女神祠。有一天县令韦谋与以前当过本县县令的樊宗训到圣女祠游玩。樊宗训为人很轻浮独特，不信鬼神。进圣女祠后，他用马鞭在庙墙上画着玩，还用鞭子挑神像的衣袖，开一些亵渎神灵的玩笑。他们回来几天后，有一个疯和尚闯进县衙大声叫道，"县大老爷应该执法，为什么放纵坏人，让坏人这样横行不法？"韦谋让手下人把他赶了出去，并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十多天后，韦谋的小女儿病了，就请巫师来看。巫师说，"圣女神让给大人传话，说土地神灵应该受到地方官的保护，不然就会受到侵害。前些天圣女神曾派了师傅到县衙向你告状，你没有管。"韦谋说，"坏人是谁呢？我就去抓他。"巫师说，"就是那个以前的县令樊宗训，已经卸任了，没法处理他。希望您以后留意，不要再出这样的事，你的小女儿病就会好。"韦谋向圣女神赔了礼，命人到庙里请扫上供，让老百姓都要敬神。过了几天，他女儿的病果然好了。

裴度

裴度少时，有术士云："命属北斗廉贞星神，宜每存敬，祭以果酒。"度从之，奉事甚谨。及为相，机务繁冗，乃致遗忘。心恒不足，然未尝言之于人，诸子亦不知。京师有道者来谒，留之与语。曰："公昔年尊奉神，何故中道而止？崇护不已，亦有感于相公。"度笑而已。后为太原节度使，家人病，迎女巫视之。弹胡琴，颠倒良久，蹶然而起曰："请裴相公。廉贞将军遣传语'大无情，都不相知耶？'将军甚怒，相公何不谢之。"度甚惊。巫曰："当择良日洁斋，于净院焚香，具酒果，廉贞将军亦欲现形于相公。其日，度沐浴，具公服，立于阶下，东向奠酒再拜。见一人金甲持戈，长三丈余，北向而立。裴公汗洽，俯伏不敢动，少顷即不见。问左右，皆云无之。度尊奉不敢怠忽也。（出《逸史》）

【译文】

裴度少年时曾经听一个算卦人说，自己属北斗廉贞星神，应该心存敬畏，还要常常备好祭品果酒供奉星神。裴度很相信，就常常祭祀自己的星神。后来裴度拜了相，公务太繁忙，就渐渐忘了，觉得敬不敬设什么关系。不过这想法他没跟人讲过，别人也不知道。有一次京城有个道士拜见，裴度留他谈话。道士说，"您过去尊奉天神，为什么后来不敬奉了呢？是你的守护神感谢你的供奉，才保佑你到了今天。"裴度笑而不答。后来裴度谢任太原节度使时，家里人生病，请来女巫跳神。女巫弹着胡琴，颠三倒四昏昏沉沉了好半天，突然跳起来说，"有请裴相公，廉贞将军传话说你太不讲情义，都把他忘了。将军很生气。相公为什么不向廉贞将军请罪呢？"裴度大吃一惊。女巫又说，"请你选个好日子，净身斋戒，在清洁的院子里烧上香，摆上酒果，廉贞将军将会现形和你相见的。"这天，裴度沐浴净身穿上官服，站在院里面向东方洒酒祭拜。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三丈多高的大神，穿着金甲手持长矛，面朝北站着。裴度吓得出了一身汗，跪伏在地上不敢动。不一会儿那大神就消失了。裴度问左右的人，谁也没有看见。从此后他就更加尊奉大神，再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张仲殷

户部郎中张滂之子，曰仲殷，于南山内读书，遂结时流子弟三四人。仲殷性亦聪利，但不攻文学，好习弓马。时与同侣挟弹，游步林薮。去所止数里，见一老人持弓，逐一鹿绕林，一矢中之，洞胸而倒。仲殷惊赏。老人曰："君能此乎？"仲殷曰："固所好也。"老人曰："获此一鹿，吾无所用，奉赠君，以充一饭之费。"仲殷等敬谢之。老人曰："明日能来看射否？"明日至，亦见老人逐鹿。复射之，与前无异，复又与仲殷。仲殷益异之。如是三度，仲殷乃拜乞射法。老人曰："观子似可教也。明日复期于此，不用令他人知也。"仲殷乃明日复至其所。老人还至，遂引仲殷西行四五里，入一谷口。路渐低下，如入洞中，草树有异人间，仲殷弥敬之。约行三十余里，至一大庄，如卿相之别业焉。止仲殷于中门外厅中，老人整服而入，有修谒之状。出曰："姨知君来此，明日往相见。"仲殷敬诺而宿于厅。至明日，敕奴仆与仲殷备汤沐，更易新衣。老人具馔于中堂，延仲殷入拜母。仲殷拜堂下，母不为起，亦无辞让。老人又延升堂就坐，视其状貌，不多类人，或似过老变易，又如猿玃之状。其所食品物甚多，仲饮食次，亦不见其母动匕箸，倏忽而毕。久视之，敛坐如故，既而食物皆尽。老人复引仲殷出，于厅前树下，施床而坐。老人即命弓矢，仰首（首原作卧，据明抄本改。）指一树枝曰："十箭取此一尺。"遂发矢十枝，射落碎枝十段，接成一尺，谓仲殷曰："此定如何？"仲殷拜于床下曰："敬服。"又命墙头上立十针焉，去三十步，举其第一也。乃按次射之，发无不中者也。遂教仲殷屈伸距跗之势。但约臂腕骨，臂腕骨相柱，而弓已满。故无强弱，皆不（不字原缺，据明抄本补。）费力也。数日，仲殷已得其妙。老人抚之，谓仲殷曰："止于此矣。勉驰此名，左右各（明抄本名作且）教取五千人，以救乱世也。"遂却引归至故处。而仲殷艺日新，果有善射之名。受其教者，（者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黄本补。）虽童子妇人，即可与谈武矣。后父卒除服，偶游于东平军，乃教得数千人而卒。其老人盖山神也。善射者必趫度通臂，故母类于猿焉。（出《原化记》）

【译文】

户部郎中张滂的儿子叫仲殷，在南山读书时，结交了几个同年的子弟。仲殷聪明机灵，但不爱读书喜欢骑马射箭，常常带着弓箭和同伴们到树林里去玩。有一次他们走出去三四里地，在林子里遇见一个老人拿着弓箭正追赶一只鹿。老人只一箭就把鹿射中，箭穿鹿胸。仲殷十分赞赏。老人问，"你能达到这个程度吗？"仲殷说，"我倒是希望射得这么好。"老人说，"我得了这个鹿也没什么用，送给你们拿回去吃了吧。"仲殷和同伴们十分感谢。第二天来，又看老人在追一头鹿，又是一箭射中，射中后又把鹿送给了仲殷，第三天仍是这样。仲殷非常惊异佩服，就拜求老人教给箭法。老人说，"我看你还可以传授，明天你再到这儿来，别告诉别人。"第二天仲殷如约来到时，老人也来了，就领着仲殷往西走了四五里，走进一个山口，路渐渐低下去，好象走进一个洞里。洞里的树木花草也和外面不一样，仲殷更加敬服老人。大约走了三十里地，来到一个大庄园，看样子像王公大臣的别墅。老人让仲殷在中门外等着，自己整好衣冠走近去，好象要对谁行大礼参见。不一会老人出来说，"姨知道你来了，明天要你去见她。"仲殷就住在前厅，等候接见。第二天，老人让仆人准备了热水给仲殷洗浴，换上新衣，在大厅摆了酒席，请仲殷参拜老太太。仲殷赶忙跪拜，老太太没起身，也没什么礼让的客气话。老人就请仲殷入席。仲殷看这位老太太不像人，也许是太老以后变了形，倒象个大猿猴。桌上的酒菜十分丰盛，仲殷都吃完了，也不见老太太动筷子。但是转眼间，桌上的酒菜全都没有了。仲殷仔细看老太太，见她还是一动不动地坐着。宴毕老人领仲殷到院里，在厅前的树下放了一张床坐下。接着老人拿来弓箭，抬头指着一个树枝说，"我发十箭射下一尺树枝来。"说着就连发十箭，射下来十段树枝。仲殷把碎枝接起来一量。正好一尺。老人问这个技术怎么样，仲殿跪拜在地，连说，"佩服之极！"老人又让在墙头扎上十根针，在三十步外，从第一根起，挨着顺序根根全都射中。老人接着教仲殷各种射箭的姿势和诀窍，指点仲殷臂在拉弓时要尽力向内弯，弯到碰到腕骨的程度也能把弓拉满，到了这个程度，那就不论拉强弓还是弱弓，都会毫不费力了。过不几天，仲殷就掌握了诀窍。老人高兴地说，"就教这些就够你用了。以后你出了名，可以再教五六千个善射的人，就可以在国家有乱时平定乱世了。"然后老人就把仲殷领到来时的山口。仲殷的箭法越来越精，经他指点过的，那怕是妇女儿童，都精通武艺兵法。后来仲殷父亲死了，他料理完丧事，偶然到东平军中去，教了好几千将士学箭术才去世。原来那位老人就是山神。善于射箭的人都必然双臂特别健壮，所以那个老太太就象猿猴了。

凌华

杭州富阳狱吏曰凌华，骨状不凡。常遇施翁相曰："能舍吏，当为上将军。"华为吏酷暴，每有缧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贿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将死，见黄衫吏赍诏（诏原作印。据明抄本改。）而前，宣云："牒奉处分，以华昔日曾宰剧县，甚著能绩。后有缺行，败其成功。谪官圜扉，伺其修省。既迷所履，太乖乃心。玉枕嶷然，委于庸贱。念兹贵骨，须有所归。今镇海军讨逆诸臣，合为上将。骨未圆实，难壮威棱。宜易之以得人，免块然而妄处。付司追凌华，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优恤。"于是黄衫人引入。有绿冠裳者隔帘语曰："今日之来，德之不修也。见小吏而失禄，窃为吾子惜焉。"命左右取钳槌。俄顷，有缁衣豹袖执斤斧者三人。绿裳赐华酒王盅，昏然而醉。唯闻琢其脑，声绝而华醉醒。复止华于西阶以听命。移时，有宣言曰："亡贵之人，理宜裨补。量延半纪，仍赍十千。"宣讫，绿裳延华升阶语曰："吾汉朝隐屠钓之人也。盖求全身，微规小利。既殁之后，责受此官。位卑职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叹失其贵骨，此事稍大，非独一人。"命酒与华对（明钞本无对字）酌别。饮数杯，冥然无所知。既醒，宛然在废床之上。扪其脑而骨已亡，其侪流赙助，凡十千焉。后十五年而卒。（出《集异记》）

【译文】

杭州富阳有个名叫凌华的典狱官，骨相很不一般。曾经有一个姓施的老者给他相面后说，"如果你能不当这个小典狱官，以你的骨相看，将来能做大将军。"凌华管理监狱非常残暴。对待送来的犯人，常常插人喉咙撞人家心口，通犯人给他行贿。元和初年，凌华病了一夜就死了。刚要死时，看见一个穿黄衣的官员，带着公文来到床前宣读说，"现在奉命对你进行处理。你过去曾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办公事，有不少功劳。可是你后来有不少罪错，使你没能成大事。你现在被贬去官职，闭门思过，进行对自己罪过的反省。既然你心存邪恶，走上犯罪的道路，就使你的很高骨的骨相与你卑劣的本身不相符合了。然而你高贵的骨头应该有所归属。现在镇海将军是平乱的有功之臣，马上要晋升为上将，然而他们的骨相不好，作为上将军很不威壮。所以应该把你高贵的骨头换给上将军，以免贵骨还附在你卑劣的肉体中。现在派人找到你，把你的玉枕骨凿下来上交。并命令办这事的官员，对你给予适当的体恤照顾。"于是黄衣官员领凌华到了一个地方。只听得有个绿衣人隔着帘子说，"你今天到这里来受处理，是因为你缺乏作官之德。为了一个小官而失去上将军的前程，真为你有那样好的骨相而可惜啊！"然后叫左右快取来钳子铁锤。不一会儿，有三个穿黑衣挽着豹皮袖子的人拿着刀斧进来。绿衣人给凌华五杯酒，凌华喝下去立刻就醉得不省人事，只听到有斧子在凿自己的脑袋。凿声停后，凌华也就醒过来了，又让他站在台阶下听候吩咐。立刻，又宣布说，"凌华既然已失去了高贵的骨头，应该有所照顾补偿。再三斟酌，决定发给十千钱。"宣布完后，那绿衣人请凌华上台阶到大厅上来，对凌华说，"我是汉朝一个为想做官而故意隐居在民间，以求有朝一日能被朝廷赏识的人。为了自身追求微薄的名利，我死后罚我当这个专管给人换骨头的官，官位卑小，干的公事也很卑劣，你别感叹你失去了贵人的骨相，这事虽然不小，但受这样处置的决不只你一个人啊。"说罢叫人拿酒来，与凌华对饮饯别。凌华喝了几杯，就昏沉沉不省人事，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破旧的床上。摸摸自己的脑袋倒还在，但脑袋里的骨头已能没有了。一打听，他那帮朋友们为给人办丧事送的钱，加在一起正好是十千。凌华又活了十五年后才死。

卷第三百八　神十八

李回　李序　蔡荣　刘元迥　郑翦　柳澥　马总　崔龟从

李回

唐故相李回，少时常久疾。兄軿，召巫觋，于庭中设酒食，以乐神。方面壁而卧，忽闻庭中喧然。回视，见堂下有数十人，或衣黄衣绿，竞接酒食而啖之。良久将散，巫欲撤其席，忽有一人自空而下，左右两翅。诸鬼皆辟易而退，且曰："陆大夫神至矣。"巫者亦惊曰："陆大夫神来。"即命致酒食于庭。其首俯于筵上，食之且尽，乃就饮其酒。俄顷，其貌頳然，若有醉色。遂飞去，群鬼亦随而失。后数日，回疾愈。（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做过宰相的李回，小时曾得病很久不好。哥哥李軿为李回请来了男巫女巫，在院里摆上酒食供果，求神佑助。李回在屋里脸朝墙躺着，忽然听见院里人声嘈杂，一看，是院里有好几十个鬼，有的穿黄衣有的穿绿衣，抢着吃摆设的酒食。过了好半天人们快散去时，巫师想去撤掉桌子，忽然有个人从空中飞下来，左右长着两只翅膀。那些鬼怪都吓得四下奔逃，边跑边喊，"陆大夫神来了！"巫师也惊呼，"真是陆大夫神到了！"于是让赶快重新摆上酒菜，那神就扒在桌上，吃完了菜，又喝酒，不一会儿喝得满脸通红，有点醉了才飞走。那群鬼也都消失了。过了几天，李回的病就好了。

李序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李六郎，自称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与人言，不见其形。有王筠者，为之役。至霍丘月余，赁宅住，更无余物，唯几案绳床而已。有人请事者，皆投状。王筠铺于案侧，文字温润，须臾满纸。能书。字体分明，休咎皆应。时河南长孙郢为镇遏使，初不之信，及见实，时与来往。先是官宅后院空宽，夜后或枭鸣狐叫，小大为畏。乃命李六郎与疏理，遂云诺。每行，似风雨霎霎之声，须臾闻笞捶之声。遣之云："更不得来。"自是后院遂安。时御史大夫李湘为州牧，侍御史张宗本为副使。岁余，宗本行县。先知有李序之异而不信，乃长孙郢召之，须臾而至。宗本求一扎，欲以呈于牧守，取纸笔而请。序曰："接对诸公，便书可乎？"张曰："可也。"初，案上三管笔，俄而忽失一管，旋见文字满纸。后云："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宗本心服，归而告湘，湘乃令使邀之。遂往来数日，云："是五狱之神之弟也。第七舍弟在蕲州，某于阴道管此郡。"亦饮酒，语声如女人，言词切要，宛畅笑咏。常作笑巫诗曰："魍魉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如此极多，亦不全记。后云："暂往蕲州看舍弟。"到蕲乃七月中，仍令王筠送新粳米二斗，札一封，与长孙。邻（邻原作郢，据陈校本改。）近数（数原作姿，据陈校本改。）州人，皆请休咎于李序。其批判处犹存。（出《博异志》）

【译文】

元和四年，寿州霍丘县有个李六郎，自称是神人御史大夫李序。他和人说话时人们看不见他。他还有个仆人叫王筠。李序主仆到霍丘县一个多月，住在租的一间房里，屋里没什么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吊铺。有人来求王序预卜吉凶。李序就给写出来。仆人王筠先把纸铺在桌上，不一会纸上就写满了字，文字通畅，字也写得很合体，写出来的吉凶事后来都能应。当时的镇遏使是河南人长孙郢，起初听说时不信，等看见是真的，就常和李序来往了。长孙郢的府第后院很空旷，半夜常有夜猫子狐狸号叫，一家大小都很害怕。就请李序来整治。李序答应了。他到府第来时，看不见本人，只听得一片风雨飒飒声，片刻就听见拷打哭叫声，并听见李序大声斥责道："都快滚，不许再来！"从此长孙郢的后院就安宁了。当时做州官的是御史大夫李湘，上面派了一个副史张宗本。年末时张宗本到各县巡视时听说了李序的事，不相信。长孙郢就把李序召了来。李序来后，张宗本就请李序给李湘写封书信。取来纸笔后李序问："就在诸公面前写，可以吗？"张宗本说可以。起初桌上有三支笔，突然就少了一支，接着就见纸上写满了字，后面还写着"御史大夫李序顿首再拜"。这下张宗本信服了，他去告诉州官李湘，李湘就派人把李序请来，两个人交往了好几天。李序说，"我是五狱神的弟弟，我的七弟在薪州。我在冥间管理本郡。"李序也喝酒，说话的声音像女人，很善于辞令，谈笑风生。他有一首嘲笑巫师的诗说："魍魉何曾见，头旋即下神。图他衫子段，诈道大王嗔。"这样的诗很多，就不一一记载了。后来，李序说要到薪州去看弟弟。他到薪州是七月中旬，到后让仆人王筠给长孙郢送去新米二斗和一封信。当时，邻近几州的人，都请李序帮助避灾，他批写的字现在还留存着。

蔡荣

中牟县三异乡木工蔡荣者，自幼信神祈。每食必分置于地，潜祝土地，至长未常暂忘也。元和二年春，卧疾六七日。方暮，有武吏走来，谓母曰："蔡荣衣服器用，速藏之，勿使人见，乃速为妇人服饰。有来问者，必绐之曰：'出矣。'求其处，则亦意对，勿令知所在也。"言讫走去。妻母从其言。才毕，有将军乘马，从十余人，执弓矢，直入堂中，呼蔡荣。其母惊惶曰："不在。"曰："何往。"对曰："荣醉归，怠于其业，老妇怒而笞之，荣或潜去，不知何在也，十余日矣。"将军遣吏入搜，搜者出曰："房中无丈夫，亦无器物。"将军连呼地界。教藏者出曰："诺，"责曰："蔡荣出行，岂不知处。"对曰："怒而私出，不告所由。"将军曰："王后殿倾，须此巧匠。期限向尽，何人堪替？"对曰："梁城乡叶干者，巧于蔡荣。计其年限，正当追役。"将军者走马而去。有顷，教藏者复来曰："某地界所由也，以蔡荣每食必相召，故投恩耳。"遂去。母视荣，即汗洽矣。自此疾愈。俄闻梁城乡叶干者暴卒。干妻乃荣母之犹子也。审其死者，正当荣服雌服之时。有李复（按，疑当作复言）者，从母夫杨曙，为中弁团户于三异乡，遍周其事。就召荣母问之。回以相告。其泛祭之见德者，岂其然乎？（出《续玄怪录》）

【译文】

中牟县三异乡，有个叫蔡荣的木匠，从小就信神。每次吃饭时总往地下放些饭食祭祀土地神。长大以后一直这样做。元和二年春天，蔡荣病了六七天。有天傍晚，有个武官跑到家里对蔡荣的母亲说，"赶快给蔡荣穿上女人的服装，他平时的衣服东西也快收起来别让人看见。如果有人来问你就骗他说，蔡荣不在家，问到那里去了，你也别说出准地方，说个大概就行。"武官说完了就消失了。蔡荣的母亲和妻子记听从了武官的话。果然，刚给蔡荣穿好女人的衣服，就来了个骑马的将军，带着十多个佩带弓箭的随从，一直闯进屋里喊蔡荣。母亲惊慌的说，"蔡荣不在家。"将军问，"到哪儿去了？"母亲说，"蔡荣喝醉了酒回来，不好好干活，我用鞭子抽了他一顿，他赌气跑了，已经十几天没回来。"将军叫人在屋星搜，搜查的人说，"屋里没有男人，也没有男人用的东西。"将军连声呼喊土地神出来，那个武官就出来了。将军斥责说，"蔡荣到哪里去了，你这个土地神能不知道吗？"土地神说，"他是一怒之下独自出去，没说上那儿去。"将军说，"大王的神殿后面倾斜了，须要找蔡荣这样的巧匠去修。期限快到了，谁能替他去？"土地神说，"梁城乡有个叫叶干的木匠，手艺比蔡荣还好。我算他的阳寿也到了，正应该让他去。"将军一听就上马去了。过了一会儿，那武官又来了，对蔡母说，"我就是这里的土地神。因为蔡荣每顿饭都请我来同吃，所以我要报答他。"说完就走了。母亲去看蔡荣，见他出了一身大汗，从此病就好了，不久就听说梁城乡的叶干突然死亡。叶干的妻子，是蔡荣母亲的干女儿。计算叶干死的时候，正是蔡荣穿上女人衣服的那个时辰。有个叫李复的，姨夫杨曙当时在三异乡当中弁团户，很了解这件事，就找来蔡荣的母亲询问，把荣母所说的情况告诉了李复。敬神如此虔诚，难道这不就是一种回应吗？"

刘元迥

刘元迥者，狡妄人也。自言能炼水银作黄金，又巧以鬼道惑众，众多迷之，以是致富。李师古镇平卢，招延四方之士，一艺者至，则厚给之。元迥遂以此术干师古，师古异之，面试其能，或十铢五铢。皆立成焉。盖先以金屑置于汞中也。师古曰："此诚至宝，宜何用？"元迥贵成其奸，不虞后害，乃曰："杂之他药，徐烧三年，可以飞仙；为食器，可以避毒；以为玩用，可以辟邪。"师古大神之，因曰："再烧其期稍缓，子且为我化十斤，将备吾所急之器也。"元迥本炫此术，规师古钱帛，逡巡则谋遁去。为师古縻之，专令烧金。其数极广，元迥无从而致，因以鬼道说师古曰："公绍续一方，三十余载，虽戎马仓廪，天下莫与之俦，然欲遣四方仰归威德，所图必遂者，须假神祈之力。"师古甚悦，因而询之，元迥则曰："泰岳天齐王，玄宗东封，因以沈香刻制其像。所以玄宗享国永年。公能以他宝易其像，则受福与开元等矣。"师古狂悖，甚然之。元迥乃曰："全驱而至，或恐卒不能办。且以黄金十五斤，铸换其首，因当获祐矣。"师古曰："君便先为烧之，速成其事。"元迥大笑曰："天齐虽曰贵神，乃鬼类耳。若以吾金为其首，岂冥鬼敢依至灵之物哉！是则斥逐天齐，何希其福哉！但以山泽纯金而易之，则可矣。"师古尤异之，则以藏金二十斤，恣元迥所为，仍命元迥就岳庙而易焉。元迥乃以铅锡杂类，镕其外而易之。（易原作置，据明抄本改。）怀其真金以归，为师古作饮食器皿，靡不办集矣。师古尤加礼重，事之如兄。玉帛姬妾居第，资奉甚厚。明年，师古方宴僚属将吏，忽有庖人，自厨径诣师古。于众会之中，因举身丈余，蹈空而立，大诟曰："我五岳之神，是何贼盗，残我仪质？我上诉于帝，涉岁方归。及归，我之甲兵军马，帑藏财物，皆为黄石公所掠去。"则又极骂，复耸身数丈，良久履地。师古令曳去。庖人无复知觉，但若沉醉者数日。师古则令画作戎车战士，戈甲旌旗，及纸钱绫帛数十车，就泰山而焚之。尚未悟元迥之奸。方将理之，而师古暴疡。不数日，脑溃而卒。其弟师道领事，即令判官李文会、虞早等按之。元迥词穷，戮之于市。（出《集异记》）

【译文】

刘元迥是个狡滑奸诈的人。他说自己会把水银炼成黄金，又花言巧语讲神论鬼迷惑人，很多人信了，他也由此骗了不少钱，过得很富足。李师古任平卢节度使，招纳四方有才能的居士。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受到优厚的待遇。元迥就跑去投奔李师古，说他会炼金术。师古不信，当面试他。他当时就出了好几钱金子，原来这事先就偷偷把碎金末放在水银里骗了师古。师古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技术，但怎么用法呢？"刘元迥想狠狠算计一下李师古也不考虑什么后果，就对师古说，"如果把水银里加上一些药物，慢慢炼上三年，吃了就可以成仙。为用来做食器，可以防毒，用来作玩物，可以避邪。"师古完全相信了，说，"你可以慢慢烧炼，先给我炼出十斤，以备我急用。"刘元迥本来就是炫耀炼金术骗人的。这时就打算骗了师古的钱，得空就逃掉。但师古笼络刘元迥以后，让他专炼金，而且要的数量相当多。元迥没法作假，就拿鬼神之道骗师古说，"大人您镇守一方，三十多年来，虽然你的车马库存财产可以富甲天下，然而要想四方的人都感于你的威德，你想要的也都能得到，那就必须借助于神仙的帮助。"师古兴奋地问怎么借助神力，元迥就说，"你应该供奉泰山的天齐王。当年唐玄宗东巡到泰山，用沉香木刻制了天齐王像供奉，所以玄宗当了一辈子皇上。如果您能以更贵重的东西换下玄宗的那尊天齐王神像，那你的富贵就会和唐玄宗一样了。"师古很有野心，就听信了。元迥就说，"如果把那尊天齐王像整个换下来，怕不好办，只要用十五斤黄金铸成天齐神的头，换下来，你就可以得到天齐神的祐护了。"师古让他马上炼金作头，快快办成这事。元迥大笑说，"别看天齐神是个大神，其实他不过是个鬼怪而已。如果用我所炼出的极贵重的金给他铸头，那些鬼怪还会依附于天齐神鸣？他们会把天齐神赶走，那您还能受到他的祐护吗？你只要把人间平常用的黄金给天齐神铸个头就可以了。"师古更觉得惊异，就把家里的二十斤黄金给了元迥让他铸成金头，拿到泰岳庙去换天齐神的头。刘元迥把李师古的二十斤黄金归为己有，弄了些铅、锡之类的金属铸了个头，到庙里去给天齐神换上了。又用师古金子的一少部分做了些饮食器具送给师古，假称是用自己所炼的金子作的，师古就更加器重他了，把他敬为兄长，赠给他财物、美女和宅院。第二年，有一天李师古设宴招待属下的官员和将士时，有一个厨师从厨房里一直跑到李师古面前。然后突然变成了一丈多高的大个子跳到了空中，对宴会上的众人愤愤地说，"我是五岳庙里的天齐神，是那个盗贼残害我，把我的头给换了？我向天帝去告状，去了一年多，回来后，我的车马卫队和仓库里的钱财已被黄石公抢掠一空！"越骂越凶，越长越高，竟身高好几丈。过了很久，那厨师才一下落到地上。师古叫人们把厨师拖走。厨师一直不省人事，昏昏沉沉象喝醉的好几天也不醒来。师古就叫人画了很多兵车战士、刀枪战旗，还装了几十车纸钱，到泰山前烧化。这时师古还没有完全看穿刘元迥的鬼计，刚想弄个明白，就得了暴病。不几天，师古因脑袋溃烂而死了。他的弟弟李师道继为平卢节度使之事，叫判官李文会和虞早一齐审讯刘元迥，刘元迥说不清楚，被判死刑，拖到市上斩首。

郑翦

穆宗有事于南郊，将谒太清空。长安县主簿郑翦主役，于御院之西序，见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黄帝路过，汝速实之。不然，罪在不测。"翦惶惧，使修之。其处已陷数尺，发之则古井也。惊顾之际，已失老人所在。功德使护军中尉刘弘规奏之。帝至宫朝献毕，赴南郊，于宫门驻马。宰臣及供奉官称贺，遂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记，令起居郎柳公权，书于实井之上，名曰《望瑞感应纪》。仍赐郑翦绯衣。（出《唐统记》）

【译文】

唐穆宗驾幸南郑，打算去太清宫祭祀。当时长安县的主簿郑翦负责皇帝的护卫和起居，在行宫的西院值班。忽然来了个白衣老人对他说，"这下面有口井，正是皇帝要去过的地方，你快把他填上，不然你会犯下大罪。"郑翦十分害怕，赶快找人来挖开地皮，一看下面已陷下去了好几尺，原来是一口古井。惊讶之余再去找白衣老人，已不见了。于是赶紧把古井填好。当时功德使护军尉刘弘规把这事奏报给皇上。皇上在太清宫祭祀完毕回到皇宫，在宫门下马后，文武大臣都祝贺皇上平安还宫。穆宗就命翰林学士韦处厚撰写文章，命当起居郎的柳公权写下来刻成碑，竖在那口填实后的古井上，碑文名叫《望瑞感应记》。皇上还为此特赏给郑翦穿红袍。

柳澥

柳澥少贫，游岭表。广州节度使孔戣，遇之甚厚，赠百余金，谕令西上。遂与秀才严烛、曾黯数人，同舟北归。至阳朔县南六十里，方博于舟中，忽推去博局，起离席，以手接一物。初视之，若有人投刺者。即急命衫带，泊舟而下。立于沙岸，拱揖而言曰："澥幸得与诸君同事。符命虽至，当须到桂州。然议行李，君宜前路相候。"曾严见澥之所为，不觉懔然，亦皆肸蚃如有所睹。澥即却入舟中，偃卧吁嗟，良久谓二友曰："仆已受泰山主薄，向者车乘吏从毕至，已与约至桂州矣。"自是无复笑言，亦无疾。但每至夜泊之处，则必箕踞而坐。指挥处分，皆非生者所为。阳朔去州尚三日程，其五十滩，常须舟人尽力乃过，至是一宿而至。澥常见二紫衣，具军容，执锤，驱百余卒，在水中推挽其舟。澥至桂州，修家书才毕而卒。时唐元和十四年八月也。（出《河东记》）

【译文】

柳澥少年时家里很穷。他到广州时，广州节度使孔戣侍他很好，给了他不少钱让他到西上求前程。于是柳澥和秀才严烛、曾黯三人一同乘船上路。船走到阳朔县南边六十里，三个人正在船里赌博着玩，柳澥突然推开赌具，从空中接了一件东西，看着象一张名帖，就急忙让船夫停船，穿戴整齐上了岸，向空中作拜说，"我柳澥今后有幸和各位一同共事了。现在我的任命虽然已经到了，但我还有很多行李私事要处理完，请你们在前面等我。"同船的曾暗和严戣见此情形都又惊又怕，也模糊糊地看到了空中有什么。柳澥又回到船里，接着叹了半天气才对两位朋友说，"我已被任命为阴间的泰山主簿，刚才接我的车马仆从已经到了，我和他们相约，等我到桂林后再去上任。"说完，就再也不说不笑，也没有生病。只是每到夜晚船停泊后，他就躬身坐着，办理公事，说的那些话和事都不象是活着的人。阳朔离桂林船要走三天，经过五十个险滩，船夫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过去，然而这船却走了一天就到了阳朔。原来柳澥看见有两个穿紫衣的军官，手执锤，指挥着一百多个兵在水里推船。柳澥到了桂林，刚写完一封家书就死了。这件事出在唐代元和十四年八月间。

马总

马总为天平节度使。暇日方修远书，时术人程居在傍。总凭几，忽若假寐，而神色惨蹙，不类于常。程不敢惊，乃徐起，诣其佐相元封告之。俄而总召元封，屏人谓曰："异事异事，某适有所诣，严邃崇閟，王者之居不若也。为人导前，见故杜十丈司徒，笑而下阶相迎曰：'久延望。甚喜相见。'因留连曰：'之此官，亦人世之中书令耳。六合之内，靡不关由。然久处会剧，心力殆倦，将求贤自代。公之识度，诚克大用，况亲且故，所以奉邀。敬以相授。'总因辞退，至于泣下。良久，杜乃曰：'既未为愿，则且归矣。然二十年，当复相见？'"总既寤，大喜其寿之遐远。自是后二年而死，岂马公误听，将祐增其年，以悦其意也？（出《集异记》）

【译文】

天平节度使马总，有一天公余时正在写信给远方的友人，当时有位术士程居在他身边。马总写着写着忽然打起盹来，但脸色却十分惨白，不象平时。程居不敢惊动，慢慢走出去找到马总的左相元封告诉了他。不一会儿，马总把元封叫来，让左右退下，然后说，"怪事怪事！我刚才去了一个地方，府第高大森严，比帝王的宫殿也不差。有人领我走进去，竟看见了已死的司徒杜十丈。杜司徒笑着迎下台阶对我说，'已经盼望你很久了，见到你真高兴。我在阴间这个官，也相当于阳间的中书令了，而且天地之间的事我都管。然而长久地处理繁忙地公务，心力交瘁有些承受不了，希望找个贤能的人换我的班。你有才有识，定能担此大任，而且我们在阳世时又是好友，所以我特意把你请来，准备把我的官职授给你。'我苦苦推辞，最后都哭了。过了半天杜司徒才说，'既然你不愿意，那你就先回去吧。不过二十年后，我们还会再见的。'我就回来了。"马总醒后，高兴地对别人说，他还有二十年的阳寿。然而过了两年就死了。并不是马公听错了，而是在阴间杜司徒把两年后相见故意说成二十年，好让马总心里高兴罢了。

崔龟从

崔龟从，长庆三年，以大理评事从事河中府。一夕，梦与人入官署，及其庭，望见室内有人当阳，仪卫甚盛。又一人侧坐，容饰略同。皆隆准盱目，搦管视状，若决事者。因疾趋及阶，拜唯而退。行及西庙，视庑下牖间，文簿堆积于大格，若今之吏舍。有吏抱案而出，因迎问之："此当是阴府，某愿知禄寿几何。"吏应曰："二人后且皆为此州刺史，无劳阅簿也。"及出门，又见同时从事，席地而樗蒲。归寤，大异之，仿佛在目。唯所与同行者，梦中问（问原作顾，据明抄本改。）之，其姓名是常所交游，及觉，遂妄其人。明日入公府，话于同舍，皆以为吉。解曰："君梦得君，（明抄本君作官。）而又见樗蒱者，蒲也。君后当如主公，节临蒲州矣。"尔后每入祠庙，辄思所梦，尝屡谒河渎。及为华州，拜西岳庙宇神像，皆非梦中所见。开成中，自户部侍郎，出为宣州，去前梦二十年矣。五月至郡，吏告曰："敬亭神实州人所严奉，每岁无贵贱，必一祠焉。其他祈祷报谢无虚日。以故廉使辄备礼祠谒。"龟从时病，至秋乃愈，因谒庙。及门怳然，屏上有画人，抱案而鞠躬，乃梦中之吏也。入庙所经历，无非昔梦，唯无同行者。归以告妻子。明年七月，龟从又病，苦下泄，尤不喜食，暮夜辄大剧。因自诊前梦，以为"吏所告者，吾其终于此乎？"因心祷之。既寐，又梦晨起视事如常时。将就便室，及侧门，有家吏姚珪者，附耳言曰："左府君使人传语。"闻之心悸而毛坚，意其非常人。就室未及坐，有一人，戎服提刀，奔趋而入。视其状魁岸，面黝而加赤，不类人色。紫衣黦剥，乃敬亭庙中阶下土偶人也。未及语，龟从厉声言曰："我年得几许？"遽应曰："得六十几。"梦中记其言，及觉，遂忘其奇载，意者神不欲人逆知其终欤？迟明，自为文以祝神，具道所以。命儿侄将酒牢庙中以祷。先是疾作，医言疾由寒而发，服热药辄剧。遂求医于浙西，医沈中遂乘驿而至。既切脉，直言公之疾，热过而气壅，当以阳治之，药剂以甘草犀角为主。如其言，涉旬而稍间，经月而良已。自以为必神之助，又自为文以祝神。因出私俸，修庙之坏隳，加置土偶人，写垣墉之画绘皆新之。大设乐以享神，自举襟袖以舞。始长庆感梦之时，绝不为五木之戏，及至江南，方与从事复为之。龟从后入相，罢为少保归洛。大中七年卒。（出《龟从自叙》）

【译文】

长庆三年，崔龟从以大理评事的职衔在河中府当从事。一天晚上，他梦见和一个人一同走进一个官府，进了大厅，见正面坐着一个仪态威严的人，还有一个人侧面生着，容貌服饰和中间坐的人一样，都是高鼻大眼。那个人正拿着笔看公文，象是在决断大事。崔龟从赶快拜礼告罪退出来。走到西庙，看见屋檐下的窗子里一排一排架格堆放着卷宗档案，好象是官府的办公处所。这时看见一个官员抱着卷宗走出来。就迎上去问道："这里是冥府吧，我想知道我的寿数怎样，官运如何？"那官员说："你们两个以后都会当上这个州的刺史，不用查簿子了。"崔龟从走出大门，又看见自己的一个同事，正坐在地上用樗蒲玩赌博的游戏。梦醒后，感到十分奇怪。梦里的事好象就在眼前。只有那个和他一起走的人，在梦里问他时是自己的熟人，醒后却想不起来了。第二天崔龟从到衙里去把梦中的事说给同僚，大家都说这梦很吉利，并解说梦见玩樗蒲，就是预示你将到蒲州当节度史。从此以后，崔龟从每到一个神庙，都想起梦里的事。曾去过河神庙，到华州时也去过西岳庙，看了所有的神像，都不象梦里的人事。开成年间，他从户部侍郎任上调到任宣州刺史，离开作梦已经二十年了。五月到了蒲州郡。郡里的官员告诉他，这个州的人特别信奉敬亭神，每年不分贵贱穷富，都要进祠祭祀，平日庙里也香火不断，以往每一任州官上任后都备上祭礼上庙祭祀。当时崔龟从正在生病，到秋天病好了才去敬亭神庙上香。一进了庙门就恍然有所醒悟，看见墙上的画中有个人抱着案卷在行礼，正是二十年前梦里遇到的那个官员。进庙以后看到的一切都和梦境相符。只是还找不到那个同行者。从庙上回来告诉了妻子。第二年七月，崔龟从又病了，腹泻不止，到了夜里就更重，不能吃饭，病中自己回忆二十年前的梦，心想那个官员说的意思是不是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心里就不断的祷告。刚睡着，又梦见自己象平时一样进衙办事。刚到休息室的侧门，一个家中的管事人附在他耳上说，"左府君派使者来给你传话。"崔龟从立刻吓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心想一定是阴间派人来了。进屋还没坐定，就有一个身穿军服提着刀的人闯了进来，这人身材高大，面孔黑红，紫衣服旧得掉了色，定睛一看，才想起他就是敬亭神庙大殿前的泥神像。还没等那人说话，崔龟从就厉声问道，"我的阳寿倒底是多少年？"那人很快答道，"六十多年。"梦中记住了这句话，醒来以后，竟忘了那神人说的是六十几年了，暗想大概是神人不能告诉他究竟能活到那一年。天明以后，就自己写了一篇文章，把这些事都写上了，然后让儿子侄儿带上酒、肉到敬亨庙中祭神。起初他生病后，医生说是因为受寒，就给他服热性药，结果病情加重了。于是就求浙西一位名医。医生骑马赶来，一号脉，直率地说，"你的病是热引起的，应当服以甘草犀角为主的清热药。"于是就按医生的话服药，十天后就见好转，一月后痊愈。心想这一定是神的佑护，又写了一篇祭神的文章。并拿出自己的钱，修补庙里破败的地方，重塑了大殿前的神像，把墙上的壁画也重新画了，请来了鼓乐班子，他自己也随着乐声跳起舞来。当初长庆年间梦见去阴间之后，再也不玩用樗蒲赌博的游戏，到了江南，才和同僚们又玩这种游戏了，崔龟从后来当了相国，在任太子少保时退休回洛阳，大中七年去世。

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

蒋琛　张遵言

蒋琛

霅人蒋琛，精熟二经，常教授于乡里。每秋冬，于霅溪太湖中流，设网罟以给食，常获巨龟，以其质状殊异，乃顾而言曰："虽入余且之网。俾免刳肠之患。既在四灵之列，得无愧于鄙叟乎？"乃释之。龟及中流，凡返顾六七。后岁余，一夕风雨晦冥。闻波间汹汹声，则前之龟扣舷人立而言曰："今夕太湖霅溪松江神境会，川渎诸长，亦闻应召。开筵解榻，密迩渔舟。以足下淹滞此地，持网且久，纤鳞细介，苦于数网。脱祸之辈，常怀怨心。恐水族乘便，得肆胸臆。昔日恩遇，常贮悫诚，由斯而来，冀答万一。能退咫尺以远害乎？"琛曰："诺。"遂于安流中，缆舟以伺焉。未顷，有龟鼍鱼鳖，不可胜计，周匝二里余，蹙波为城，遏浪为地。开三门，垣通衢，异怪千余。皆人质螭首，执戈戟，列行伍，守卫如有所待。续有蛟蜃数十，东西驰来，乃吁气为楼台，为琼宫珠殿，为歌筵舞席，为座裀褥，顷刻毕备。其尊田径罍器皿玩用之物，皆非人世所有。又有神鱼数百，吐火珠，引甲士百余辈，拥青衣黑冠者，由霅溪南津而出。复见水兽术亦数百，衔耀，引铁骑二百余，拥朱衣赤冠者，自太湖中流而来。至城门，下马交拜，溪神曰："一不展觌，五纪于兹虽鱼雁不绝，而笑言久旷。勤企盛德，衷肠惄然。"湖神曰："我心亦知此。"揖让次，有老蛟前唱曰："安流王上马。"于是二神之候焉。则有衣虎豹之衣，朱其额，青其足，执蜡炬，引旌旗戈甲之卒，凡千余，拥紫衣朱冠者，自松江西派而至。二神迎于门，设礼甚谨，叙暄凉竟。江神曰："此去有将为宰执者北渡，而神貌未扬，行李甚艰。恐神不（不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识不知，事须帖屏翳收风，冯夷息浪。斯亦上帝素命，礼宜躬亲。候（明钞本作后）吾子清尘，得免举罚否。然窃于水滨拉得范相国来，足以补其尤矣。"乃有披褐者，仗剑而前，溪湖神曰："钦奉实久。"范君曰："凉德韦泯，吴人怀恩，立祠于江濆，春秋设薄祀。为村醪所困，遂为江公驱来。唐突盛宴，益增惭慄。"于是揖让入门。既即席。则有老蛟前唱曰："湘王去城二里，俄闻軿阗车马声。"则有绿衣玄冠者，气貌甚伟，驱殿亦百余。既升阶，与三神相见。曰："适辄与汨罗屈副使俱来。"乃有服饰与容貌惨悴者，伛偻而进。方即席，范相笑谓屈原曰："被放逐之臣负波涛之困，谗痕谤迹骨销未灭，何惨面目，更猎其杯盘？"屈原曰（屈原曰三字原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湘江之孤魂，鱼腹之余肉，焉敢将喉舌酬对相国乎？然无闻穿七札之箭，不射笼中之鸟；刜洪锺之剑；不剐几上之肉。且足下亡吴霸越，功成身退，逍遥于五湖之上，辉焕于万古之后。故鄙夫窃仰重德盛名，不敢以常意奉待。何今日戏谑于绮席，恃意气于放臣？则何异射病鸟于笼中，剐腐肉于几上？窃于君子惜金镞与利刃也。"于是湘神动色，命酒罚范君。君将饮，有女乐数十辈，皆执所习于舞筵。有俳优扬言曰："皤皤美女，喝《公无渡河歌》。"其词曰："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流排衣兮随步没，沈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取字原空缺，据陈校本改。）河源塞泉脉。"歌竟，俳优复扬言："谢秋娘舞（舞字原缺，据陈校本补。）《采桑曲》。"凡十余迭，曲韵哀怨。舞未竟，外有宣言："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自海滨至。"乃随导而入。江溪湘湖，礼接甚厚。屈大夫曰："子非蹈瓮抱石扶眼之徒与？"对曰："然。"屈曰："余得朋矣。"于是朱弦雅张，清管徐奏。酌瑶觥，飞玉觞。陆海珍味，靡不臻极。舞竟，俳优又扬言："曹娥喝喝《怨江波》。"凡五叠，琛所记者唯三。其词曰："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叠浪兮沈我天。所复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往涟涟。誓将柔荑扶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筵。"歌竟，四座为之惨容。江神把酒，太湖神起舞作歌曰："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江神倾杯，起舞作歌曰："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流，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湘王持杯，霅溪神歌曰："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至溪神，湘王歌曰："渺渺烟波接九嶷，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于是范相国献境会夜宴诗曰："浪阔波澄秋气凉，沈沈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风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徐衍处士献《境会夜宴并简范诗》曰："珠光龙耀火燑燑，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闲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屈大夫左持杯，右击盘。朗朗作歌曰："凤骞骞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国碱砆之争辉。当候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孑孑于空阔（阔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陈校本补。）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滂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晼晼兮川云牧，棹回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而原作之，据明抄本改。）死兮，无得与吾俦。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君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流。"申屠先生献《境会夜宴诗》曰："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鼍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渎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穨纲。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邃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鸱夷君衔杯作歌曰："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垄。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道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歌终，毚郡城楼早鼓绝，洞庭山寺晨钟鸣。而飘风勃兴，玄云四起，波间车马音犹合沓。顷之，无所见。曙色既分，巨龟复延首于中流。顾眄琛而去。（出《集异记》，明钞本作出《篡异记》）

【译文】

湖南簨县人蒋琛，精通诗经书经，曾经在乡间教书。每到秋冬之际，就在霅溪或太湖中张网打鱼。有一次，他捕到一只大龟，看这大龟长得很特殊，就看着它说，"虽然你进了我的渔网，但我免了你被烹煮开膛之苦，就放了你吧。都说龟是四灵之一，你这个大龟能对我这个穷老头有点什么报答吗？"大龟游向湖去时，不时回头看了六七次。一年多后，有一天湖面上风雨大作，湖中波涛汹涌。只见那只大龟伏在蒋琛的船边，象人似的站着说，"今晚太湖神、霅溪神和松江神聚会，很多江神河神也被请前来参加。到时他们要饮酒作乐，怕会贴近你的鱼船。你老长年在这里打渔，捕了不少鱼鳖虾蟹。就是那些从你网中逃脱的，也对你很怨恨。这次他们大聚会时会乘机报复你以发泄对你的仇怨。过去你放我生还，我十分感恩，所以特来通知你，以报恩于万一。希望你离这是非之地远远的，以免受到伤害。"蒋琛感谢地说，"我知道了。"就把船停在一个僻静的湾子里，把船系好等着看。不一会儿，就见到成千上万的鱼鳖虾蟹等涌出水面，在水面二里宽的范围内，它们兴起波浪，波浪就变成了城，弄平了水面成了土地。城有三个门，城里有宽阔的街道。有成千的水族，都长着人的身子和龙头，手持刀枪，整整齐齐地列着队，象在等侍什么。接着又有几十个蛟龙和大蛤蜊，从东方游来。它们吐出的气立刻变出了楼台宫殿，还变出了歌舞宴席、座椅褥垫，这些都只在片刻间准备好了。宫殿里的陈设和用品都是人间所没有的。又有几百个神鱼吐着火珠，引导着一百多士兵，簇拥着一黑衣黑帽的大王，从霅溪的南河口涌了过来。又见几百个水霅嘴里叼着闪耀的灯引导着二百多骑士，拥着一位红衣红帽的大王，从太湖中流赶来。他们到了城门口，两个大王下马见礼。溪神说，"咱们分别转眼五百年了，虽然常常通信，却不能直接见面，使我能亲受指教，心里常感空旷寂寞。"湖神说，"我的心中也和你一样啊！"两个人又一次作揖谦让才进了城门。这时只听一个老蛟在远处喊报，"安流王已经上马了！"于是溪、湖二神恭敬地站着等候。这时就见一个神人穿着虎豹皮衣，额头赤红双脚乌黑，手里举着火把，引导着几千旌旗仪仗和士兵，拥着一位紫衣红帽的大王，从松江西面来到城前。溪神和湖神在城门口十分恭敬地迎接，礼仪十分周到。问过了安康后，松江神说，"也有一位将要当宰相的要经过这里向北去。这位宰相长相很平常，也没带更多的侍从仪仗，怕各位神仙不认识他，还望诸位多多关照，不要兴波作浪，让他借道平安地赶路。其实这位宰相也是奉上天之命去办事，按理说我应该护送他，但我想各位都是德高望重的，不会因没有我护送而难为他吧。这次我在江边把范蠡相国硬拉来参加咱们的聚会，就算是补偿我的失礼吧。"这时就有一个身披斗篷手执宝剑的人走上前来。溪湖神说，"对范相国我是钦佩很久了。"范蠡说，"我由于生前为官有德，江南人感恩，为我在江边立了祠，经常以酒肉供奉我，我今天喝醉了，被松江神拉来了。以我的身份能参加这样高贵的聚会，实在既惶恐又荣幸。"于是六神一起入席就坐。这时又听见老蛟在远处喊道，"湘水神离城还有二里远了！"不一会就听见车声隆隆，一位绿衣黑帽的人，带着几百随从，气宇轩昂地走进来了。进了宫殿，和三个神至相施礼后说，"我是和汨罗江屈副使一同来的。"只见衣服破旧面容憔悴的屈原躬着身子走进来。刚入席。范相国就嘲笑屈原说，"你这个当初被朝廷放逐的官儿，在水里呆了这么多年，是不是当年被诬陷的那些事还没洗净，才这么悲愁吗？"说着还把屈原面前的杯盘抢了过来。屈原说，"我一个湘江的孤魂，被鱼虾吃剩下的身子，怎敢和你这高贵的相国争辩呢？然而你难道没听说过，能穿透七层竹板的箭，不射笼中的小鸟，能劈开大钟的剑，不会用来切桌上的肉。范相国你生前灭了吴国使越国成了霸主，功成身退，活着时逍遥在江湖上，死后万世传颂。我素来敬仰你范蠡的功德和盛名，从来不敢有一点不敬，今天你却在这样隆重的宴会上当众嘲笑我这个被诬陷放逐的人，这和用利箭射笼中的病鸟，用宝剑切桌上的烂肉，有什么不同？我真替你可惜你那利箭和快刀啊！"一番话说得湘神也感动了，就命罚范蠡喝酒。范相国刚要喝酒，几十个舞女就开始献歌舞为宴会助兴。这时有一位艺人大声报告说，"现在请一位最美的女子唱歌！"于是一位美女唱起了《公无渡河歌》。歌中唱道，"浊波扬扬兮凝晓雾，公无渡河兮公竟渡。风号水激兮呼不闻，捉衣看入兮中流去。浪排衣兮随步没，沉尸深入兮蛟螭窟。蛟螭尽醉兮君血干。推出黄沙兮泛君骨。当时君死兮妾何适，遂就波澜兮合魂魄。愿持精卫衔石心，穷取河源塞泉脉。"歌毕，艺人又报说，"现在请谢秋娘舞采桑曲。"谢秋娘伴着《采桑曲》翩然起舞，曲子反复了十余次，音乐十分哀怨。舞还没完，外面又有人报说申徒先生从河上来，徐处士与鸱夷君从海上来了。他们被引进宫殿，江、溪、湘、湖四神对这三位礼遇十分优厚。屈原说，"你们就是为了忠于国家被奸臣陷害而屈死的那三位名臣吧？"三人回答说是。屈原说，"我终于今天有了知音朋友了。"这时乐队奏起了笙管笛箫和大琴，宴会上珏杯闪光，山珍海味不断地呈送上来，好大的排场。谢秋娘舞完后，艺人又报，"现在由曹娥唱《怨江波》！于是曹娥就在宴前唱了起来。《怨江波》共有五段，蒋琛只记下了三段。歌词是，"悲风淅淅兮波绵绵，芦花万里兮凝苍烟。虬螭窟宅兮渊且玄，排波迭浪兮沈我天。所复不全兮身宁全，溢眸恨血兮往涟涟。誓将柔荑扶锯牙之啄，空水府而藏其腥涎。青娥翠黛兮沉江壖，碧云斜月兮空婵娟。吞声饮恨兮语无力，徒扬哀怨兮登歌宴。"曹娥唱完，座上的人们都很哀伤。这时江神举酒，请太湖神起来边歌边舞，唱道，"白露溥兮西风高，碧波万里兮翻洪涛。莫言天下至柔者，载舟复舟皆我曹。"这时江神干了一杯，也载歌载舞地唱道，"君不见，夜来渡口拥千艘。中载万姓之脂膏。当楼船泛泛于叠浪，恨珠贝又轻于鸿毛。又不见，潮来津亭维一舠，中有一士青其袍。赴宰邑之良日，任波吼而风号。是知溺名溺利者，不免为水府之腥臊。"接着湘王持杯请霅溪神歌唱道，"山势萦回水脉分，水光山色翠连云。四时尽入诗人咏，役杀吴兴柳使君。"酒令传到溪神，湘王歌唱道，"渺渺烟波接九嶷，几人经此泣江篱。年年绿水青山色，不改重华南狩时。"接着相国范蠡献诗一首祝贺夜宴："浪阔波澄秋气凉，沉沉水殿夜初长。自怜休退五湖客，何幸追陪百谷王。香袅碧云飘风席，觥飞白玉滟椒浆。酒酣独泛扁舟去，笑入琴高不死乡。"这时徐衍徐处士紧接着范蠡献诗一首，"珠光龙耀火燑燑，夜接朝云宴渚宫。凤管清吹凄极浦，朱弦间奏冷秋空。论心幸遇同归友，揣分惭无辅佐功。云雨各飞真境后，不堪波上起悲风。"这时屈原大夫左手举杯，右手敲着盘子，声音朗朗地作了一首歌，"凤骞骞以降瑞兮，患山鸡之杂飞。玉温温以呈器兮，因碱砆之争辉。当侯门之四辟兮，瑾嘉谟之重扉。既瑞器而无庸兮，宜昏暗之相微。徒刳石以为舟兮，顾沿流而志违。将刻木而作羽兮，与超腾之理非。矜孑孑于空阔兮，靡群援之可依。血淋淋而傍流兮，顾江鱼之腹而将归。西风萧萧兮湘水悠悠，白芷芳歇兮江篱秋。日晼晼兮川云收，棹回起兮悲风幽。羁魂汨没兮，我名永浮。碧波虽涸兮，厥誉长流。向使甘言顺行于曩昔，岂今日居君王之座头。是知贪名徇禄而随世磨灭者，虽正寝而死兮，无得与我俦。当鼎足之嘉会兮，获周旋于诸侯。雕盘玉豆兮罗珍羞，金卮琼斝兮方献酬。敢写心兮歌一曲，无诮余持杯以淹流。"这时申屠先生献诗助兴说："行殿秋未晚，水宫风初凉。谁言此中夜，得接朝宗行。灵鼍振冬冬，神龙耀煌煌。红楼压波起，翠幄连云张。玉箫冷吟秋，瑶瑟清含商。贤臻江湖叟，贵列川渎王。谅予衰俗人，无能振穨纲。分辞昏乱世，乐寐蛟螭乡。栖迟幽岛间，几见波成桑。尔来尽流俗，难与倾壶觞。今日登华筵，稍觉神扬扬。方欢沧浪侣，遽恐白日光。海人瑞锦前，岂敢言文章。聊歌灵境会，此会诚难忘。"鸱夷君这时也干了一杯作了一首歌，"云集大野兮血波汹汹，玄黄交战兮吴无全垄。既霸业之将坠，宜嘉谟之不从。国步颠蹶兮吾遘凶。处鸱夷之大困，入渊泉之九重。上帝愍余之非辜兮，俾大江鼓怒其冤踪。所以鞭浪山而疾驱波岳，亦粗足展余拂郁之心胸。当灵境之良宴兮，谬尊俎之相容。击箫鼓兮撞歌钟，吴讴赵舞兮欢未极。遽军城晓鼓之冬冬。愿保上善之柔德，何行乐之地兮难相逢。"唱完这首歌，霅郡城楼的更鼓已敲尽，洞庭山庙里的晨钟已响了，一时江水上什么都消失了。然而风声阵阵，黑云四起，水波间还能隐约听到车马声伴着浪涛声，片刻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天将明时，那只大龟又在湖中伸出头来，看了几眼蒋琛，然后就没入湖中。

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至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令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仡，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箭，形状瑰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踯，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呜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我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乌（明抄本乌作鸟）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兖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迩。"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宴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搂。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为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粒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毂毂而落，暝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也？"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出《博异记》）

【译文】

南阳张遵言，赶考没有中，回乡时路上住在商山一个旅店。半夜时天很黑，张遵言起来看看仆人给马添草料没有。忽然见东墙下有个东西，非常白，亮得耀眼。叫仆人去看，是一只白色的狗，象猫那样大，浑身皮毛和爪子牙齿都象玉，色彩特别光洁，十分可爱。遵言十分喜欢它，给它起名叫"捷飞"，意思是说这狗跑起来象飞一样。他常常和这白狗在一起，起初让仆人张志诚装在袖子里带着。张遵言每次吃饭，都要把那白狗弄到面前。如果狗不爱吃东西，张遵言就想法做它喜欢吃的东西来喂它。如果饭食不够了，宁肯自己不吃，也要省出来给白狗吃。一年多白狗一直在仆人袖子里呆着，仆人好象有点不耐烦了，张遵言就把白狗要来放在自己袖子里，而且喂得更加精心。夜里和狗一同睡，白天和狗呆在一起，整整四年过去了。有一次张遵言到梁山去，天色将晚而越来越阴，仍然没到目的地，又忽然下起了大雨。张遵言只好和仆人躲在大树下避雨。当时天昏地暗，什么也看不见，忽然发现那小白狗不见了。遵言非常着急，就让仆人四处去找，正在找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有八尺多高，穿着白衣，长得很英俊可爱。当时就觉得好象在月亮下站着，什么都看得很清楚。就问白衣人从那儿来，姓什么。白衣人说："我姓苏，排行第四。"又对遵言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姓名了。你的白狗不是丢了吗？我就是啊。你眼前有必死的大难了，可是我对你十分敬爱，四年以来，你能够养着我，甚至都舍出自己的饭食来喂我，而且毫不后悔。所以我今天一定要救你逃脱大难，然而会搭上十多条命哩。"说完，就骑上遵言的马，遵言步行跟在后面。走了有十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坟上有三四个人。穿白衣戴白帽子，个个都有一丈多高，手里拿着刀剑，非常威严。可是他们见到苏四郎后，立刻伏在地上跪拜迎接。拜完也不敢抬头。四郎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奉大王的公文，捉拿秀才张遵言。"说完，还不住地偷看张遵言。遵言非常害怕，差点跌倒在地上。苏四郎说，"不许无礼！我与遵言同行同止，你们快给我走开！"那四个白衣人一听就吓得哭了起来。四郎对遵言说，"别担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又走了十里，看见有几个象夜叉的家伙，都拿着刀枪，个个铜头铁额，模样十分可憎，他们蹦蹦跳跳，作出十分凶残的样子。他们看见苏四郎后，立刻规规矩矩的站住，然后战战兢兢地向四郎叩拜。四郎喝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夜叉们立刻收起狰狞的面孔，换上一副老实可怜的表情，用胳膊爬到四郎跟前说，"我们奉大王的命令，专门来抓张遵言秀才。"然后都贼眉鼠眼的偷看张遵言。四郎说，"张遵言是我的朋友，不准你们抓他！"夜叉们立刻不住地叩头，把头都叩得流血了，他们说，"刚才那四个白衣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大王已下令每人挨五百铁棍，现在不知他们是死是活。现在你不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我们是非死不可了。请立即救我们一条命，暂时让我们把张遵言带走吧。"四郎大怒，把夜叉们痛骂了一顿，夜叉吓得屁滚尿流，有的吓得跪到几十步外，但仍然淌着血流着泪不断的请求。四郎说，"小鬼好大胆，再不滚开，我叫你们立刻都死！"夜叉们又哭又号地跪了。四郎又对遵言说，"这些家伙们很难对付，不容易说通，现在他们都被我赶走，事情就算成了。"又走了七八里，见手执刀枪的四五十人，和平常人长得一样。他们列队拜在四郎面前，四郎问，"你们来做什么？"他们回答得和夜叉一样。又说，"前面的夜叉牛叔良等七个人，因为没有抓到张遵言，都被法办了。我们非常害怕，不知四郎你有什么法术，能救我们活命。"四郎说，"你们排好队随我来，也许有办法，怎样？"那五十个人，有一半跟着走。过了一个大黑城门，又走了几里，见城楼上戒备森严，有一个骑马的军官来到四郎面前，传达大王的话说，"我应该出城去迎接四郎，但因为我的权力有限，按规定不能到路上迎拜。先请四郎在南馆休息片刻，我会立刻去迎接您。"四郎刚在南馆坐下，大王派的信使就跟着来请，并且请张遵言也一同去。他们就一同走。见宫殿楼阁，和人间真正的王一样华贵。进了宫门，见大王披着长袍、帽子上垂着流苏，迎接四郎，恭敬行礼。四郎只很随便地还了礼，说话也不跟尊敬。大王却礼仪很重，揖拜迎下阶来，四郎随便拜了拜就随着走进前殿，还回头小声对遵言说，"他是主人，礼仪不能不重。"这时大王说，"前殿太简陋，怎能在这里宴请您。又请四郎走过了三个大殿，每个殿里都陈设华丽，摆着酒食设着床榻。到了第四个大殿里，才请四郎和张遵言入席。所吃的东西，用的器具，都和人间不同。吃完了饭，又请四郎登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子上，都装饰着明珠，照得周围如同白天。大王安排了酒宴音乐，请四郎宴饮，酒过几巡后，大王对四郎说，"我想找人歌舞助兴，不知可不可以？"四郎说，"为什么不可以呢？"这时来了七八个舞女，还有十几个善喝酒的人，都象是神仙的容貌和装饰。这时大王和四郎都换上了便服，在一起说话谈笑，好象是在人间的两个少年朋友。过了一会儿，四郎和一个美女调笑，那美女态度很严肃，不理四郎。四郎又进一步戏她，那美人发怒说，"我是刘根的妻子，不是受上元夫人的安排，怎能到这里？请你放尊重些。宴会上曾经有位许长史，在云林王夫人都不敢开的宴会上，口出轻薄之言。我已经对杜兰香讲了这事。她也不过是口出薄言，而不敢过于无礼，四郎怎么可以这样轻狂无礼呢？"四郎大怒，用酒杯使劲敲了一下盘子，震得柱子上的明珠扑扑地落了下来，四郎就象根本没看见。过了一阵，张遵言好象大梦初醒。一看，自己还在那棵避雨的树下。四郎和那匹马也都在跟前。四郎说："你已经逃出了大难，咱俩该分别了。"遵言说："我接受你这样大的恩惠，今后想对你有一点报答，也不知道你在那里，我这一生又有谁可以依靠呢？"四郎说，"我不能对你说出我的所在。你可以到商州龙兴寺，找一个在东廊缝补袈纱的和尚，问他就行。"说完，腾空飞去了。这时天色微明，遵言就准备好了马匹，准备上路。到了商州，一打听，果然真有个龙兴寺。找到那位补袈纱的和尚，赶快上前拜见，问四郎的去处和所在。起初和尚坚决不对遵言说，后来遵言苦苦哀求，老和尚才在夜深人静时对遵言说，"既然你这样苦苦地求我，我就告诉你吧。四郎，就是太白星精。大王，是仙界贬下来的官，现在管我们这一方。"遵言再问别的事，老和尚什么也不说了，说，"我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老和尚让遵言快离去。第二天遵言再去时，老和尚已不知去向。

卷第三百一十　神二十

张无颇　王锜　马朝　郄元位　夏阳赵尉　卢嗣宗　三史王生　张生

张无颇

长庆中，进士张无颇，居南康，将赴举，游丐番禺。值府帅改移，投诣无所。愁疾卧于逆旅，仆从皆逃。忽遇善易者袁大娘，来主人舍，瞪视无颇曰："子岂久穷悴耶？"遂脱衣买酒而饮之，曰："君窘厄如是，能取某一计，不旬朔。自当富赡，兼获延龄。"无颇曰："某困饿如是，敢不受教。"大娘曰："某有玉龙膏一合子。不惟还魂起死。因此永遇名姝。但立一表白，曰，能治业疾。若常人求医，但言不可治；若遇异人请之，必须持此药而一往，自能富贵耳。"无颇拜谢受药，以暖金合盛之。曰："寒时但出此盒，则一室暄热，不假炉炭矣。"无颇依其言，立表数日，果有黄衣若宦者，扣门甚急，曰："广利王知君有膏，故使召见。"无颇志大娘之言，遂从使者而往。江畔有画舸，登之甚轻疾。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宦者趋而言曰："召张无颇至。"遂闻殿上使轴帘，见一丈夫。衣王者之衣，戴远游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招无颇曰："请不拜。"王曰："知秀才非南越人，不相统摄，幸勿展礼。"无颇强拜，王罄折而谢曰："寡人薄德，远邀大贤，盖缘爱女有疾，一心钟念，知君有神膏。倘获痊平，实所媿戴。"遂令阿监二人，引入贵主院。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氲郁，满其庭户。俄有二女褰帘，召无颇入。睹真珠绣帐中。有一女子，才及笄年，衣翠罗缕金之襦。无颇切其脉，良久曰："贵主所疾，是心之所苦。"遂出龙膏，以酒吞之，立愈。贵主遂抽翠玉双鸾篦而遗无颇，目成者久之。无颇不敢受，贵主曰："此不足酬君子。但表其情耳。然王当有献遗。"无颇媿谢。阿监遂引之见王。王出骇鸡犀翡翠碗丽玉明瑰，而赠无颇。无颇拜谢。宦者复引送于画舸，归番禺。主人莫能觉，才货其犀，已巨万矣。无颇睹贵主华艳动人，颇思之。月余。忽有青衣，扣门而送红笺。有诗二首，莫题姓字。无颇捧之。青衣倏忽不见。无颇曰："此必仙女所制也。"词曰："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又曰："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梦不成，香炷金炉自袅烟。"顷之，前时宦者又至，谓曰："王令复召，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忻然复往。见贵主，复切脉次。左右云："王后至。"无颇降阶，闻环之响，宫人侍卫罗列。见一女子，可三十许，服饰如后妃。无颇拜之，后曰："再劳贤哲，实所怀惭。然女子所疾，又是何苦？"无颇曰："前所疾耳，心有击触而复作焉。若再饵药，当去根干耳。"后曰："药何在？"无颇进药合，后睹之默然，色不乐，慰喻贵主而去。后遂白王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愀然良久曰："复为贾充女耶？吾亦当继其事而成之，无使久苦也。"无颇出，王命延之别馆，丰厚宴犒。后王召之曰："寡人窃慕君子之为人，辄欲以爱女奉托，如何？"无颇再拜辞谢，心喜不自胜。（胜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遂命有司，择吉日，具礼待之。王与后敬仰愈于诸婿，遂止月余，欢宴俱极。王曰："张郎不同诸婿，须归人间。昨夜（夜原作梦，据明抄本、陈校本改。）检于幽府云，当是冥数，即寡人之女，不至苦矣。番禺地近，恐为时人所怪。南康又远，况别封疆，不如归韶阳甚便。"无颇曰："某意亦欲如此。"遂具舟楫，服饰异珍，金珠宝玉。无颇曰："唯侍卫辈即须自置，无使阴人，此减算耳。"遂与王别。曰："三年即一到彼，无言于人。"无颇挈家居于韶阳。人罕知者。住月余，忽袁大娘扣门见无颇。无颇大惊，大娘曰："张郎今日赛口，及小娘子酬媒人可矣。"二人各具珍宝赏之，然后告去。无颇诘妻，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后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为人疑讶，于是去之，不知所适。（出《传奇》）

【译文】

长庆年间，进士张无颇在南康住。在准备赶考之前，曾到广东番禺县去找一位认识的府帅求助。然而等他到了番禺后才知道府帅已换了个不认识的人。他投靠无门。忧愁得病倒在一个旅店里，他的仆人也离他而去。这时忽然有一个会算命的袁大娘来到旅店，细看了看无颇后，说，"您绝不会永远这样穷困下去的。"无颇就卖了一件衣服请袁大娘喝酒。袁大娘说，"你现在穷困在这里，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如果去作，不出十天半月，自然会富贵起来，而且还能延长你的寿数。"无颇说，"我如今又穷又饿，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大娘说，"我有一盒玉龙膏，是能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你可以因为这个药得到一个贵族女子。你可以贴一个布告，说你是神医。如果是普通人来求医，你就不要给他治。如果有身份高贵的人来求医，你就去给他治，给他用这个药就行。"说罢就给无颇一个暖金盒，里面装着玉龙膏。袁大娘又说，"天冷时你拿出这个暖金盒来，屋里就立刻会非常热，连炉子都不用生了。"无颇拜谢了袁大娘，并且贴出一个布告。过了几天，果然有一个穿黄衣的人，象是宫中的太监，急急地敲无颇的门，对无颇说，"我们广利王知道你有仙丹灵药，所以派我来召见你。"无颇想起袁大娘的话，就随太监去了。来到江边，见停着一只画船，上船后，船走的又轻又快。走了有一顿饭功夫，来到一个城前，守卫十分森严。太监领无颇走过了十几道大门，来到大殿。殿前列队站着很多服饰华丽的美女。太监上殿报告说，"大王召的张无颇已经到了。"这时有人打开殿门的帘子，见殿上坐着一个人，穿着皇帝的衣服，头戴远游冠，由两个穿紫衣的侍女搀扶着走下殿阶。两个紫衣侍女对无颇说，"不必跪拜了。"大王说，"我知道你不是南越人，不是我的臣民，不用行礼了。"无颇一定要跪拜，大王立刻大大地弯下腰来答谢，说，"我实在太冒昧了，把你这位贤人从远方请来。我的一个最疼爱的女儿得了病，听说你有神膏，如果能给我的爱女治好病，我真是太感激你了。"说罢，叫两个太监把无颇领到公主住的院子去。无颇跟着又过了好几道大门，来到一个小殿。只见楼阁画廊的帘上都装着珍珠，门楣上镶着宝石，整个宫殿都镶金挂银，到处都弥漫着一种特殊的香气。不一会儿，有两个宫女打开珠帘，召无颇进了公主的寝宫。无颇见珍珠绣帐里有一个少女，看样子刚刚十六七岁，穿着红色绸缎镶金边的衣裙。无颇就给这位公主切脉。过了半天说，"公主您的病是心火所苦。"然后拿出玉龙膏，请公主就着酒吃下去，公主立刻就好了。这时公主就从头上拔下一个翠玉作的双鸾篦送给无颇。无颇不敢接受，公主说，"我并不是付给你看病的报酬，只是表达我的心意罢了。我父王还会正式酬谢你的。"无颇只好拜谢收下了。太监就领无颇去见大王。大王拿出了"骇鸡犀"、"悲翠碗"等极贵重的金玉宝物赠送无颇。无颇拜谢接受了，太监又领无颇出宫送他上了那只画船。无颇回到番禺，光卖那只"骇鸡犀"就得了银钱巨万。那位公主美丽娇艳楚楚动人，无颇也很想念她。一个多月后，忽然有个青衣使女，敲门送来一个红信笺。上面题着两首诗，没写姓名，无颇接过诗笺后，那青衣使女就忽然消失了。无颇说，"这一定是仙女写的诗。"两首诗是："羞解明珰寻汉渚，但凭春梦访天涯。红楼日暮莺飞去，愁杀深宫落砌花。""燕语春泥堕锦筵，情愁无意整花钿。寒闺欹枕梦不成，香炷金炉自袅烟。"不一会儿，以前的那个太监又来了，对无颇说，"大王又召你去，我们公主又病了，病情和上次一样。"无颇很高兴地又随太监去了。见到公主后，又给她切了脉。这时侍女们说，"王后到。"无颇赶快到门外台阶下相迎。这时听到女人环珮的声音传来，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一大群宫女的簇拥下走来，看样子就是王后了，无颇赶快跪拜。王后说，"这次又劳动你到这儿来，实在惭愧。可是我女儿病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无颇说，"这是以前的病根没除掉，公主有心事，所以又犯了。我再给她服一次药，定能去除病根。"王后问，"药在那里呢？"无颇就把那个暖金药呈给皇后、皇一见药盒，半天没说话，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安慰了几句公主就走了。王后回去对大王说，"咱们的女儿不是病了，而是和无颇有情了。不然的话，为什么咱们宫里的暖金盒会在无颇手里呢？"大王感叹地说，"既然我们的女儿象汉代贾充的女儿看上了韩公子，我们也只好尽快地成全他们，别使女儿再吃苦了。"无颇出来后，大王请他到另一个房间住下，给了很丰富的礼品，并设宴慰赏。然后又召见无颇说，"寡人很敬慕你的为人，想把我的爱女许配给你，你意下如可？"无颇喜出望外，连忙多次拜谢大王。大王就命宫中管事的，选定了良辰吉日，为无颇和公主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大王和王后对无颇的尊重，超过了对其他的那些女婿。无颇在宫中住了一个多月。每日欢宴游乐。大王说，"张郎不同于别的女婿，必须回到人间。好在昨夜我到冥府去查了生死薄，你的阳寿还很多。这样，我的女儿不至于长期守空房。你若回番禺去，离我们太近，来往会让人们奇怪。如果让你到南康去，又离我们太远，况且南康也不是我管辖的范围了。我看，你不如回韶阳去吧，这样两方面都很方便。"无颇说，"我也正是这个意思。"于是大王开始给无颇准备了很多服装珍宝，还备了船。无颇说，"我的侍卫和仆从就由我来安排吧，不要用阴间的人了。"一切准备好以后，无颇就离别了大王。临别时大王说，"以后我每隔三年去看你们一次，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无颇带着公主在韶阳住下，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来历。刚住了一个多月，一天袁大娘忽然敲门，无颇一见袁大娘大吃一惊。袁大娘说，"张郎今天日子过得这么好，你和你小娘子该谢谢我这个媒人了吧！"无颇和妻子赶快拿出很多贵重珍品答谢袁大娘，大娘就走了。无颇问妻子，妻子说，"袁大娘就是袁天纲的女儿，穆先生的夫人。暖金盒就是我们宫中的宝物。"后来每隔三年，广利王一定夜晚到张无颇家来看望女儿女婿，后来这事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就搬走了。搬到那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王锜

天兴丞王锜，宝历中，尝游陇州。道息于大树下，解鞍籍地而寝。忽闻道骑传呼自西来，见紫衣乘车，从数骑，敕左右曰："屈王丞来。"引锜至，则帐幄陈设已具。与锜坐语良久，锜不知所呼，每承言，即徘徊卤莽。紫衣觉之，乃曰："某潦倒一任二十年，足下要相呼，亦可谓为王耳。"锜曰："未谕大王何所自？"曰："恬昔为秦筑长城，以此微功，屡蒙重任。洎始皇帝晏驾，某为群小所构，横被诛夷。上帝仍以长城之役，劳功害民，配守吴岳。当时吴山有岳号，众咸谓某为王。其后岳职却归于华山，某罚配年月未满，官曹移便，无所主管，但守空山。人迹所稀，寂寞颇甚。又缘已被虚名，不能下就小职，遂至今空窃假王之号。偶此相遇，思少从容。"锜曰："某名迹幽沉，质性孱懦，幸蒙一顾之惠，不知何以奉教？"恬曰："本缘奉慕，顾展风仪，何幸遽垂厚意。诚有事则又如何？"锜曰："幸甚。"恬曰："久闲（闲原作闻，据明钞本改。）散，思有以效用。如今士马处处有主，不可夺他权柄。此后三年，兴元当有八百人无主健儿。若早图谋，必可将领。所必奉托者，可致纸钱万张，某以此藉手，方谐矣。"锜许诺而寤，流汗霡霂，乃市纸万张以焚之。乃太和四年。兴元节度使李绛遇害，后节度使温造，诛其凶党八百人。（出《河东记》）

【译文】

宝历年间，天兴县丞王锜曾到陇州去。半路上在一棵大树下休息，解下马鞍来放在地上靠着睡觉。忽然听见一阵马蹄声从西边传达来，只见一个紫衣人坐在车里，后面跟着几个骑马的随从。紫衣人停车后对随从说，"请王锜县丞到我这里来。"随从领王锜来见紫衣人，看见紫衣人已坐在一个陈设齐备的帐篷里了。紫衣人和王锜坐着谈了好半天了，王锜仍不知该怎么称呼他的官衔，所以答话时常常吞吞吐吐觉得很失礼。紫衣人发觉了，就说，"我已经潦倒二十年了，不过您要称呼我，还是可以叫我大王的。"王锜就问，"不知大王从何处来？"紫衣人说，"我就是秦代的大将军蒙恬。当年我为秦始皇修建长城，以这个功劳多次蒙受重任。后来秦始皇归天了，我被一些小人陷害诬告，终于被杀了。我死后，天帝仍然认为修长城是劳民伤财害了百姓，发配我到吴岳当一个管山岳的官。当时管山的官都有称号，人们就也管我叫大王。可是后来吴山却划归华山管辖，而我罚配的年限还没满。我管吴山的实权已交给华山君，我什么可管的都没有，整日守着一座空山，山里人烟稀少，十分寂寞。又因为我已虚有了大王的称号，不能再放下架子当更小的官，所以现在只是个名义上的大王而已。这次和您相遇，想求您帮帮忙。"王锜说，"我只不过是个无名的小县丞，既无能又懦弱，见到大王十分荣幸，但又能为大王做些什么呢？"蒙恬说，"我是由于敬慕您才来和您见面，一看您果然是个很有风度十分正直的人。如果能得到您的关照，能否为我办点事呢？"王锜说，"我一定遵命。"蒙恬就说，"我闲散了这么久了，很想再能有点作为。然而现在到处都没有空缺，兵马也都有主管，我不能去硬夺别人的官职。三年后，兴元地方将会有八百名无人统领的士兵，我如果早点做好准备，就可以作这八百人的统领。我要托的事，是请你给我一万张纸钱，我以这些钱做军饷，就可以办成了。"王锜当即答应了，然后就惊醒了，吓得出了一身汗。于是就买了一万张纸烧了。到了太和四年，果然发生了兴元节度使李绛被害的事，新上任的节度使温造把反叛的八百名士兵全部杀了，这就是蒙恬托梦说的那八百名士兵。

马朝

马朝者，天平军步卒也。太和初，沧州李同捷叛，诏郓师讨之，朝在是行。至平原南，与贼相持累旬。朝之子士俊，自郓馈食，适至军中。会战有期，朝年老，启其将曰："长男士俊，年少有力，又善弓矢。来日之行，乞请自代。"主将许之。乃战，郓师小北，而士俊连中重疮，仆于闘场，夜久得苏。忽有传呼，语言颇类将吏十数人者。且无烛，士俊窥之不见。但闻按据簿书，称点姓名。俄次士俊，则呼马朝。傍有人曰："不是本身，速令追召。言旋遂过，及远，犹闻其检阅未已。士俊惶惑，力起徐归。四更方至营门，营吏纳之，因扶持送至朝所。朝谓其已死，及见惊喜，即洗疮傅药。乃曰："汝可饮少酒粥，以求寝也。"即出汲水。时营中士马极众，每三二百人，则同一井。井乃周圆百步，皆为隧道，渐以及泉，盖使众人得以环汲也。时朝以瓮汲水，引重之际，泥滑，颠仆于地。地中素有折刀，朝心正贯其刃。久而士俊惧其未回，告于同幕者。及到则已绝矣。士俊旬日乃愈。（出《河东记》）

【译文】

马朝是天平军中的一个士兵。太和初年，沧州发生了李同捷的叛乱，上面命令驻守郓城的军队前去平叛，马朝也在平叛的军队里。部队到了平原南面，和叛军对峙了十多天。马朝的儿子马士俊，从郓城送饭到部队来找父亲。马上就要和叛军会战了，马朝年纪大了，就向主将报告说，"我的大儿子士俊，年轻有力，又善于射箭，请允许他替代我参加会战。"主将同意了。战斗开始后，郓城部队受挫撤退，马士俊身受重伤昏倒在战场上。半夜里他苏醒过来，忽然听到传呼点名的声音，好象有十几个大小军官就在附近。当时没有光亮，士俊看不清是些什么人，只听见有人按照本子上的记录一个个的点名。点到马士俊跟前，喊的却是父亲马朝。旁边有人说，"这不是马朝本人。"于是点名者命令赶快去把马朝捉来。说完这些人就走过去了，一直走了很远，还能听到他们点名的声音。士俊很害怕，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就挣扎着爬起来慢慢往回走，到四更才到了军营。营里的军官收留了他，搀扶他找到了父亲。马朝原以为士俊已经阵亡，一见又惊又喜，赶快给他洗伤上药，然后说，"你喝一点兑了酒的粥，就能睡着了。"然后就出去打水。当时军营里人马很多，每二三百人才有一个井。井周围一百多步都挖了水沟，把井水引进沟里，让士兵们能围着打水。马朝用水罐打水，刚要提起来时，脚下一滑，跌倒在地上。地上恰恰有一段折断了的军刀，一下子穿透了马朝的胸口。马士俊在营帐里等了半天不见父亲回来，怕出什么事情，告诉了同事后，到井边一看，马朝已经死去。而士俊十多天后就痊愈了。

郄元位

河东衙将郄元位者，太和初，常奉使京辇。行至沙苑，会日暮。见一人，长丈余，衣紫佩金，容状丰伟。御白马，其马亦高丈余。导从近十辈，形状非常，执弧矢，自南来。元位甚惊异，立马避之。神人忽举鞭西指，若有所见，其导从辈俱随指而望。元位亦西望，寂然无睹。及回视之，皆不见矣。元位瘁然汗发，髀战心惊，不觉堕马。因病热，肩舆以归，旬余方愈。时河东连帅司空李愿卒。（出《宣室志》）

【译文】

太和初年，河东衙将郄元位奉命护送使者京城。走到沙苑，天色将晚，看见一人，身材有一丈高，穿着紫袍，佩着金饰，仪表威严，骑着白马，马也有一丈多高。前面开路的侍卫近十名，也非同凡人，都带着弓箭，从南面驰来。郄元位很惊异，停下马来躲避。这时只见那神人举起鞭子指着西方，那些侍从也随着往西面张望。郄元位也往西面看，什么也没看见。等他一回头，那群人已经消失了。元位吓出了一身汗，双腿哆嗦，不觉跌下马来，生了热病，只好被抬了回来。原来才知道，那天河东连帅司空李愿死了。

夏阳赵尉

冯翊之属县夏阳，据大河。县东有池馆，当太华（华原作和，据明抄本改。）中条，烟霭岚霏，昏旦在望。又有瀵泉穴其南，泉水清澈，毫缕无隐。太和中，有赵生者，尉于夏阳。尝一夕雨霁，赵生与友数辈，联步望月于瀵泉上。忽见一人，貌甚黑，被绿袍，自水中流，沿泳久之。吟曰："夜月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方惊，其人忽回望水滨，若有所惧，遂入水，唯露其首，有顷亦没。赵生明日又至泉所。是岸傍数十步，有神祠，表共门曰瀵水神。赵生因入庙，见神坐之左右，搏埴为偶人，被绿袍者，视其貌，若前时所见水中人也。赵生曰："此瀵壤也，尚能惑众，非怪而何？"将用划其庙。有县吏曰："此神庙，且能以风雨助生植。苟若毁其屋，适足为邑人之患。"于是不果隳。（出《宣室志》）

【译文】

冯翊管辖下有个夏阳县，靠着黄河，县东有池塘在太华山的中部。山头平时雾气迷漫云烟缭绕，白天晚上都能看见。城南有个瀵泉，泉水清澈见底，水里一切都历历在目。太和年间，有位姓赵的到夏阳当县尉。有次雨过天晴，他约了几个朋友到瀵泉附近赏月。忽然看见一个人，脸很黑，穿着绿袍子，在水流中间游来游去，边游边唱道，"夜月风皎皎，绿波空悠悠。"赵生吃了一惊，那个人也忽然回头向岸上望，好象也很吃惊，很快沉入水里，只露个脑袋，过了一会就不见了。赵生第二天又到这里来，见离岸傍十步，有一个庙，门上写的是瀵水神庙。赵生进了庙，见神坐的两旁排列着几个泥作的偶像，其中有一个穿着绿袍，看他的长相，很象昨天看见的那个水里的人。赵生说，"这个瀵水神竟让他管的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做怪，怎么得了！"就打算把庙拆毁。旁边有个官员说，"这个神庙能够兴风雨帮助庄稼生长，如果毁了庙，恐怕会给本地人民带来灾害。"于是就作罢了。

卢嗣宗

蒲津有舜祠，又有娥皇、女英祠，在舜祠之侧。土偶之容，颇尽巧丽。开成中，范阳卢嗣宗，假职于蒲津。一日，与其友数辈，同游舜庙。至娥皇女英祠，嗣宗戏曰："吾愿为帝子之隶，可乎？"再拜而祝者久之。众皆谓曰："何侮易之言，渎于神乎？"嗣宗笑益酣。自是往往独游娥皇祠，酒酣，多为亵渎语。俄被疾，肩舁以归。色悸而战，身汗如沥，其夕遂卒。家僮辈见十余人，摔拽嗣宗出门，望舜祠而去。及视嗣宗尸，其背有赤文甚多，若为所扑。蒲之人咸异其事。（出《宣室志》）

【译文】

蒲津县有舜的祠庙。庙的旁边，还有舜的二妃娥皇、女英祠。二位女神的偶像容貌塑得十分秀美。开成年间，范阳人卢嗣宗到蒲津当代理地方官。一天，他和几位朋友一同游舜庙，又进了娥皇女英祠。卢嗣宗对着二女神的神象开玩笑说，"我想跟二位女神去，作奴仆也行，怎么样？"说罢还不断地拜礼祝祷。朋友们都说，"你怎么能用这样不敬的言词来侮辱女神呢？"卢嗣宗大笑起来毫不在乎。以后他还常常独自游娥皇祠，酒醉后总是胡言乱语，调笑侮辱女神。于是嗣宗突然得了病，被人从庙里抬了回来。只见他满脸恐惧，浑身战抖，汗如雨下，当天夜里就死了。这天夜里，家里的仆人看见闯进来十几个人，连打带拖的把卢嗣宗拉出了家门，直奔舜祠而去。后来就发现他尸体后背上有很多红道子，象是被鞭子抽的。蒲县人都觉得这事太奇怪了。

三史王生

有王生者，不记其名，业三史，博览甚精。性好夸炫，语甚容易。每辩古昔，多以臆断。旁有议者，必大言折之。尝游沛，因醉入高祖庙，顾其神座，笑而言曰："提三尺剑，灭暴秦，剪强楚，而不能免其母乌老之称。徒歌大风起兮云飞扬，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庑间，肆目久之，乃还所止。是夕才寐而卒。见十数骑，擒至庙庭。汉祖按剑大怒曰："史籍未览数纸，而敢亵渎尊神。'乌老'之言。出自何典？若无所据，尔罪难逃。"王生顿首曰："臣常览大王《本纪》见司马迁及班固云，'母（母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刘媪。'而注云乌老反。（反原作及。）释云，'老母之称也'。见之于史，闻之于师，载之于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下敢出于胸襟尔。"汉祖益怒曰："朕中外泗水亭长碑，昭然具载矣。曷以外族温氏而妄称乌老乎？读错本书，且不见义，敢恃酒喧于殿庭。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语未终，而西南有清道者，扬言太公来。方及阶，顾王生曰："斯何人而见辱之甚也？"汉祖降阶对曰："此虚妄侮慢之人也，罪当斩之。"王生逞目太公，遂厉声而言曰："臣览史籍，见侮慢其君亲者，尚无所贬。而贱臣戏语于神庙，岂期肆于市朝哉！"汉祖又怒曰："在典册，岂载侮慢君亲者？当试征之。"王生曰："臣敢征大王可乎？"汉祖曰："然。"王生曰："王即位，会群臣，置酒前殿，献太上皇寿。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既献寿，乃曰。'大人常以臣无赖，不事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孰与仲多？'有之乎？"汉祖曰："有之。""殿上群臣皆呼万岁，大笑为乐，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其君亲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逐之。不尔，必遭杯羹之让也。"汉祖默然良久曰："斩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搦发者掴之。"一掴惘然而苏，东方明矣，以镜视腮。有若指踪，数日方灭。（出《篡异记》）

【译文】

有个王生，不知道名字，专门攻读三史，读得很精。王生性情好夸耀学问，说话很随便。每当读书遇到讲古代的事，常常凭主观判断。旁边如果有人不同意，他就大肆攻击。王生曾到沛县游玩，喝醉酒进了汉高祖的庙。他看着高祖的神像说，"你能提着三尺宝剑，灭了残暴的秦国，除了强大的楚国，却不能免去你母亲叫'乌老'这不雅的名字。你作歌说，'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你真能威加四海吗？"王生在庙堂里走来走去，长时间很放肆的盯着高祖神像。王生回到家后当天夜里刚睡下就死了。死时他看见有十几个骑士闯进来把他抓到汉高祖庙，高祖手按宝剑大怒说，"你没看过几页史书，就敢亵渎我，你说我母亲名叫乌老，这是那本书里说的？你要是找不出根据，你就有罪难逃！"王生磕头说，"我曾读过您的传记，司马迁和班固在您的传记中说您母亲是刘媪，在注释中说'媪，乌老反'。可见乌老就是你母亲的名字了。"王生又说，"这事史书上有记载，教师也这样讲过，象白日一样的明白，不是我凭空编造的呀！"汉高祖怒气更盛地说，"我的皇宫和泗水亭上都立有碑纪，明明白白地记着我母亲的姓名，你怎敢以外族的什么'媪氏'，称我的母亲为'乌老'呢？读错了史书，不懂书中的真义，还敢借酒醉跑到我的大殿上胡言乱叫，就应该以犯上之罪处置你！"高祖还没说完，外面西南方就有喝道声，说是太公来了。太公刚走上大殿，就看见王生，就问高祖，"这是什么人，你对他这样辱骂是为什么呀？"高祖赶快下阶迎接，说，"这是一个狂妄无礼的人，犯了该斩的大罪！"这时王生就紧紧盯着太公说，"我读遍了史书，见历史上嘲笑君王的人都没有因而获罪，我只不过在庙里说了几句笑话，难道比在街上或在宫廷里说这笑话的罪还大吗？"汉高祖生气地质问道，"史书上难道还记载有嘲笑君王的事吗？你举例给我看看！"王生说，"我就举大王你的例子行不行？"高祖说，"行。"王生说，"大王你登了帝位后，大宴群臣，给你的父亲太上皇献寿，有没有这事？"高祖说，"有啊。"王生说，"献寿时，你对太上皇说，'父亲您过去常说我是无赖，没有置下家业，不如我弟弟好。现在你看我的家业和我弟弟比，谁的多？'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问，"宫中的群臣听了你的话都高呼万岁，大笑起来，这事有没有？"高祖说，"有。"王生说，"你这不是嘲笑侮慢你的太上皇父亲吗？"太公听后对高祖说，"这人讲的有理，你快放了他吧。不然，你就得把你的杯盘中的食物让给他了。汉高祖默不作声，半天才悻悻地说，"杀了这家伙，怕弄脏了我的宝剑哩！"命人扯着王生的头发打耳光。一耳光把王生打醒了，一看，天已经亮了。用镜子照脸，见脸上有红红的指印，过了好几天才消失。

张生

进士张生，善鼓琴，好读孟轲书。下第游浦关，入舜城。日将暮，乃排闼耸辔争进，因而马蹶。顷之马死，生无所投足。遂诣庙吏，求止一夕。吏止檐庑下曰："舍此无所诣矣。"遂止。初夜方寝，见降衣者二人，前言曰："帝召书生。"生遽往，帝问曰："业何道艺之人？"生对曰："臣儒家子，常习孔孟书。"帝曰："孔圣人也，朕知久矣。孟是何人？得与孔同科而语？"生曰："孟亦传圣人意也。祖尚仁义，设礼乐而施教化。"帝曰："著书乎？"生曰："著书七千二百章，盖与孔门之徒难疑答问，及鲁论齐论。俱善言也。"帝曰："记其文乎？"曰："非独晓其文，抑亦深其义。"帝乃令生朗念，倾耳听之。念《万章问》："舜往于田，号位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舜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知也。'"帝止生之词，怃然叹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亦此之谓矣。朕舍天下千八百二十载，暴秦窃位，毒痛四海，焚我典籍，泯我帝图，蒙蔽群言，逞恣私欲。百代之后，经史差谬。辞意相及，邻于诙谐。常闻赞唐尧之美曰：'垂衣裳而天下理，'盖明无事也。然则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至于滔天怀山襄陵。下民其咨，夫如是则与垂衣之义乖矣。亦闻赞朕之美曰：'无为而治。'乃载于典则云：'宾四门，齐七政，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流共工，放骁欢兜，殛鲧，窜三苗。'夫如是与无为之道远矣。今又闻泣于旻天，怨慕也，非朕之所行。夫莫之为而为之者，天也；莫之致而致之者，命也。朕泣者，怨己之命，不合于父母，而诉于旻天也。何万章之问，孟轲不知其对？传圣人之意，岂宜如是乎？"嗟不能已，久之谓生曰："学琴乎？"曰："嗜之而不善。"帝乃顾左右取琴，曰："不闻鼓五弦，歌《南风》，奚足以光其归路？"乃抚琴以歌之曰："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讫，鼓琴为《南凤弄》。音歆清畅，爽朗心骨，生因发言曰："妙哉！"乃遂惊悟。（出《篡异记》，明钞本作出《原化记》）

【译文】

进士张生善于弹琴。好读孟子的书。赴考回乡时游蒲关。进了舜帝城。这时天已经快黑了，进城的人抢着赶马往城门里涌。张生就打马飞驰加快速度，这样马跌倒，不一会儿马就死了。张生无处投宿，就找到一个庙里，求管庙的小官留他住一宿。小庙吏指一指庙侧的厢房说，"除了这里再也没地方了。"张生只好对付着住下来。夜里刚刚睡下，张生就见两个穿红色衣服的人走来说，"舜帝要召见你。"张生就急忙跟着走。见到舜帝后，舜帝问道，"你有什么技艺？"张生回答说，"臣是个读书的人，常读孔、孟的著作。"舜帝说，"孔子是位圣人，朕早就知道。孟子是什么人，你怎么把他和孔子相提并论？"张生说，"孟子也是能传达圣人意志的人。他向来崇尚仁义，设礼乐对人民进行教育。"舜帝问，"孟子也写书吗？"张生说，"孟子著作有七千二百章，都是和孔子的弟子们辩论和回答问题的。他的《鲁论》、《齐论》都讲述了很好的道理。"舜帝又问，"你能记得孟子的文章吗？"张生说，我不但能背诵孟子的文章，而且懂得文章中深刻的含意。"舜帝就让张生大声朗读，他仔细听着。当念到《万章问》时，张生背诵原文："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万章问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劳而不怨。然则怨乎'？答曰，'长息问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则吾得闻命矣。号泣于旻天，怨于父母，则吾不得知也。'……"背诵到这里，舜帝让张生停住，十分感慨地说，"原来也有并不真懂道理就写文章的人，这就是个例子啊。朕离开天下臣民一千八百二十年了，这当中，秦始皇窃取了天下，凶狠暴虐，残害黎民，烧毁我的文献典籍，毁灭了我的帝系，蒙蔽百姓的眼睛，独断专行，无限度地满足他的私欲。而百代之后，经史的记载也是错误百出，有些记载和事实出入太大，简直是笑话一样。比如我听说史书上赞颂唐尧盛世，说尧坐在皇帝的室座上连衣服都不动就把天下治理好了，意思说唐尧时天下太平无事。然而尧帝平抚百姓的骚乱，协调万国之间的矛盾，这不都是说明有事而不是太平无事吗？至于后来洪水大泛滥，淹没了平原在山陵间汹涌，人民悲痛哀叹失去生计，这些事实和'垂衣而治'的说法不就差得更远了吗？我也听说史书上赞扬我的功绩，说我'无为而治'，意思说我对天下事听之任之，天下就自然太平了。可史书上又偏偏记载了我'接待四方来的宾朋，把七种重大的政事都理顺管好，像天帝一样尊严。祭祀祖先，视察高山大河，为民祭告所有的神灵。流放了允兜和共工，杀了治水不利的鲸，赶跑了三苗。'我做了这么多事，这不和'无为而治'相去太远了吗？现在孟子又说我向着苍天哭号是因为心中积怨太多，这更不是我干的事了。我认为，不能做成的事做成了这是靠天的祐护，不能达到的目的达到了这是靠命运。我哭是怨我的命运，跟父母没有关系，只能向苍天哭诉了。在《万章问》这篇文章里，孟子回答不出万章的问题就信口胡说，这样传达圣人的意志，怎么能对头呢。"说罢又感叹了好半天。过了一会儿舜帝又问张生学不学弹琴，张生说，"喜欢弹，但弹得不好。"舜帝就让人取来琴，对张生说，"你不听一听我弹五弦琴，唱《南风》曲，怎么能回去有所夸耀呢？"说罢，就一面弹琴一面唱了起来："南风薰薰兮草芊芊，妙有之音兮归清弦。荡荡之教兮由自然，熙熙之化兮吾道全，薰薰兮思何传。"歌唱完了，又弹了一曲《南风》，音律十分清新流畅，听后令人心情清爽。张生忍不住大声赞叹说，"太美妙了！"然后就突然惊醒过来。

卷第三百一十一　神二十一

萧旷　史遂　田布　进士崔生　张偃　裴氏子　韦驺

萧旷

太和处士萧旷，自洛东游。至孝义馆，夜息于双美亭，时月朗风清。旷善琴，遂取琴弹之。夜半，调甚苦。俄闻洛水之上，有长叹者。渐相逼，乃一美人。旷因舍琴而揖之曰，"彼何人斯？"女曰："洛浦神女也。昔陈思王有赋，子不忆耶？"旷曰："然。"旷又问曰："或闻洛神即甄皇后，谢世，陈思王遇其魄于洛滨，遂为《感甄赋》。后觉事之不正，改为《洛神赋》，托意于宓妃。有之乎？"女曰："妾即甄后也。为慕陈思王之才调，文帝怒而幽死。后精魄遇王洛水之上，叙其冤抑，因感而赋之。觉事不典，易其题，乃不缪矣。"俄有双鬟，持茵席，具酒肴而至。谓旷曰："妾为袁家新妇时，性好鼓琴。每弹至《悲风》及《三峡流泉》，未尝不尽夕而止。适闻君琴韵清雅，愿一听之。"旷乃弹《别鹤操》及《悲风》。神女长叹曰："真蔡中郎之俦也。"问旷曰："陈思王《洛神赋》如何？"旷曰："真体物浏　，为梁昭明之精选耳。"女微笑曰："状妾之举止云'翩若惊鸿，宛若游龙"，得无疏矣。"旷曰："陈思王之精魄今何在？"女曰："见为遮须国王。"旷曰："何为遮须国？"女曰："刘聪子死而复生，语其父曰：'有人告某云，遮须国久无主，待汝父来作主。'即此国是也。"俄有一青衣，引一女曰："织绡娘子至矣。"神女曰："洛浦龙王之处女，善织绡于水府。适令召之尔。"旷因语织绡曰："近日人世或传柳毅灵姻之事，有之乎？"女曰："十得其四五尔，余皆饰词，不可惑也。"旷曰："或谓龙畏铁，有之乎？"女曰："龙之神化，虽铁石金玉，尽可透达，何独畏铁乎？畏者蛟螭辈也。"旷又曰："雷氏子佩丰城剑，至延平津，跃入水，化为龙。有之乎？"女曰："妄也。龙，木类，剑乃金。金既克木，而不相生，焉能变化，岂同雀入水为蛤，野鸡入水为蜃哉！但宝剑灵物，金水相生，而入水雷生，自不能沉于泉。信其下搜剑不获，乃妄言为龙。且雷焕只言化去，张司空但言终合，俱不说为龙。任剑之灵异，且人之鼓铸锻炼，非自然之物。是知终不为龙，明矣。"旷又曰："梭化为龙如何？"女曰："梭木也，龙本属木，变化归木，又何怪也？"旷又曰："龙之变化如神，又何病而求马师皇疗之？"女曰："师皇是上界高真，哀马之负重引远，故为马医，愈其疾者万有匹。上天降鉴，化其疾于龙唇吻间，欲验师皇之能。龙后负而登天，天假之。非龙真有病也？"旷又曰："龙之嗜燕血，有之乎？"女曰："龙之清虚，食饮沆瀣。若食燕血，岂能行藏。盖嗜者乃蛟蜃辈。无信造作，皆梁朝四公诞妄之词尔。"旷又曰："龙何好？"曰："好睡，大即千年，小不下数百岁。偃仰于洞穴，鳞甲间聚其沙尘。或有鸟衔木实，遗弃其上。乃甲拆生树，至于合抱，龙方觉悟。遂振迅修行，脱其体而入虚无，澄其神而归寂灭。自然形之与气，随其化用。散入真空，若未胚腪，若未凝结。如物有恍惚，精奇杳冥。当此之时，虽百骸五体，尽可入于芥子之内。随举止，无所不之。自得还元返本之术，与造化争功矣。"旷又曰："龙之修行，向何门而得？"女曰："高真所修之术何异？上士修之，形神具达；中士修之，神超形沉；下士修之，形神俱堕。且当修之时，气爽而神凝，有物出焉。即老子云"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也"。其于幽微，不敢泄露，恐为上天谴谪尔。"神女遂命左右，传觞叙语。情况眤洽，兰艳动人，若左琼枝而右玉树，缱绻永夕，感畅冥怀。旷曰："遇二仙娥于此，真所谓双美亭也。"忽闻鸡鸣，神女乃留诗曰："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诗曰："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珍珠。"旷答二女诗曰："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珮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神女遂出明珠、翠羽二物赠旷曰："此乃陈思王赋云'或采明珠，或拾翠羽'，故有斯赠，以成洛神赋之咏也。"龙女出轻绡一疋赠旷曰："若有胡人购之，非万金不可。"神女曰："君有亲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言讫，超然蹑虚而去，无所睹矣。后旷保其珠绡，多游嵩岳。友人尝遇之，备写其事。今遁世不复见焉。（出《传记》）

【译文】

太和年间，有位情操高洁的士人叫萧旷，沿着洛水东游，到了孝义后住下来。有天晚上他到双美亭上游玩小歇，当时月朗风清。萧旷善于弹琴，就在月下弹琴。深夜时，琴声很凄伤。忽然听见洛水上有人发出长叹声，越来越近，竟是一个美貌女子。萧旷忙放下琴起来行礼并问，"您是什么人？"女子说，"我就是洛神。从前陈思王曾作了《洛神赋》，你不记得了吗？"萧旷说，"记得。我听说洛神就是甄皇后，死后陈思王在洛水边遇到了她的魂灵，有感而发写了《甄赋》，后来觉得不正确，才改名为《洛神赋》，并诧意于宓妃，是不是这样泥？"女子说，"我就是甄后。当初因为我倾慕陈思王的才华，魏文帝大怒，把我幽禁而死。后来我的魂灵在洛水边遇见了陈思王，我向他倾诉了我的哀怨，他才写了《感甄赋》。后来觉得这事不太雅，就改名叫《洛神赋》了。这才是事情的真相。"不一会，有一个梳着双髻的少女拿着坐垫和酒菜走来，对萧旷说，"我刚嫁到袁家时，很喜欢弹琴。每当弹起《悲风》和《三峡流泉》这些曲子时，常常会弹上一夜，刚才我听到您的琴声清新典雅，能不能再弹给我听听呢？"萧旷就弹了《别鹤操》和《悲风》。神女听罢感叹地说，"您的琴艺真能和蔡邕相媲美啊。"又问萧旷，"您觉得陈思王的《洛神赋》写得怎么样？"萧旷说，"不论文体和文采都十分完美，堪称是选出的精品了。"洛神微笑着说，"赋中写我的举止，说我'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也不是很恰当的啊。"萧旷问，"陈思王的灵魂现在哪里？"洛神说，"他现在是遮须国的国王。"萧旷说，"什么叫遮须国？"洛神说，"刘聪的儿子死而复生以后对他父亲说，'有人对我说，遮须国一直没有国王，等你父亲来当国王。'说的就是这个遮须国。"不一会，又有一个使女引导着一个女子走来说，"织绡娘子到了。"洛神说，"这是洛水龙王的女儿，他织绡织得很好，一直在龙宫织绡，是我刚刚把他请来的。"萧旷就问织绡娘子说，"近来人世间都传说柳毅传书与龙女联姻的事，是真有此事吗？"织绡娘子说，"十成只有四五成是对的，其它都是编造的了，不要信它。"萧旷问，"我听说龙最怕铁器，是真的吗？"织绡女说，"龙有神力，不论金玉铁石都不能阻挡，怎么会只怕铁呢。真正怕铁是蛟、螭之类。"萧旷又问。"传说雷氏子佩着丰城宝剑，到了延平河边，剑窜到水里变成了龙，对吗？"织绡女说，"错了。龙属木，剑属金，金与木相克而不相生，剑怎么能变成龙呢。倒是鸟雀入水能变成蛙，野鸡入水能变成蚌。宝剑是有灵的东西，入水以后，金水相生的，就会生出雷来，所以不会在水中沉没。当初雷焕把丰城剑掉进水里后，在水里怎么捞也捞不到，别人就胡说宝剑已变成龙了。其实雷焕只不过说'宝剑化去'，张司空则说宝剑与水'终合'，都没说变龙的事。宝剑虽然有灵性，但毕竟是由人类锻烧锤炼而成的，并不是自然中的东西，所以不可能变成龙，你明白了吗？"萧旷又问"，织布的梭子能变成龙吗？"织绡女说，"梭子是木头做的，龙本来就属木，梭变龙后仍归为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萧旷又说，"龙变化后有神力，为什么龙病了还要请马医师皇来治呢？"织绡女说，"师皇是天界里的真人，他同情马一生受尽了负重奔波之苦，所以才当了马医。经他治好了的马成千上万。天帝知道后，想试试他的医术究竟如何，就把一条龙变成马，并让它生了病。师皇治好了病马，那马立刻变成了龙，师皇就骑这条龙上了天。所以说，并不是龙真的有了病，而是上天故意安排的。"萧旷又问，"说龙爱喝燕子的血，有这事吗？"绢绡女说，"龙在清虚的云间，吃的是露水云雾，如果真吃燕血，还能在云间藏身游弋吗？喜欢喝燕血的是蛟、蜃之类。你别信那些胡编的话，那都是梁朝四公们胡说八道。"萧旷又说，"龙有什么特别的爱好？"织绡女说，"龙很爱睡觉。大睡能睡千年，小睡也能睡几百年。它在洞穴里伏着，鳞甲间聚集了很多泥土灰尘。有时有鸟衔着树木的种子丢落在龙身上，就会长出树来，甚至能长得又高又大一个人合抱那么粗，龙才知道，于是才挣脱了身上的大树，腾云驾雾，进入虚空，和天地的锺灵之气合在一起，最后完全消失。龙身上的树种如果没有发芽生长，也能因为得了龙的灵性，成为一种十分精奇的似物似神的东西，可以无处不有，也能够自由地到处游动，达到无处不可存在的境界，这就是返元还本之术，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造化之功了。"萧旷又问，"龙的修行造化，是向哪里求得的呢？"织绡女说，"龙的修行和方士真人的修行，在方法上是一样的。上等人修行，形和神都能达到仙人的境界。中等人修行，精神能成仙肉体却失去了。下等人修行，则不论神和形都不行。修行的时候，心气清爽而全神贯注，这时就会感到自身的超脱，正象老子说的'恍恍惚惚，其中有物出也'。至于修行中更奥妙的方法。我不敢泄露，不然会受到上天的谴责和惩罚的。"这时洛神就让使女倒酒，和萧旷一起边喝边谈，谈得很投机，态度也很亲切。萧旷看身边的神女，左边的洛神象是琼枝，右边的织绡娘子象是玉枝，都是那么光艳照人。萧旷和两位神女在一起尽情饮酒欢谈，十分缠绵，心情也非常旷达。萧旷说，"今天在这里有幸遇见二位仙女，怪不得这个亭子叫做'双美亭'啊！"忽然听见雄鸡啼明，洛神就写了首诗留赠："玉筋凝腮忆魏宫，朱丝一弄洗清风。明晨追赏应愁寂，沙渚烟销翠羽空。"织绡娘子也赠了一首诗说，"织绡泉底少欢娱，更劝萧郎尽酒壶。愁见玉琴弹别鹤，又将清泪滴珍珠。"萧旷也写了一首诗酬谢说，"红兰吐艳间夭桃，自喜寻芳数已遭。珠佩鹊桥从此断，遥天空恨碧云高。"洛神拿出了明珠和翠羽赠给萧旷说，"陈思王的赋里不是说'或采明珠，或拾翠羽'吗，我就把这两件东西送给你，这样就符合《洛神赋》里所描写的了。"龙女则把一疋轻绡送给萧旷说，"如果有胡地的人买它，必须一万金才能卖。"洛神又说，"您的骨相和面相都不同凡人，应该修道，远离凡俗的尘世修真养性，我会暗暗帮助你的。"说罢，轻轻地腾空而去，什么也看不见了。后来萧旷保存着明珠和轻绡开始修行，常常游嵩山，有朋友曾遇到他，详细地写出了这些事。现在萧旷已经从世间消失，再也没见过他。

史遂

会昌中，小黄门史遂，因疾退于家。一日，忽召所亲，自言初得疾时，见一黄衣人，执文牒曰："阴司录君二魂对事。量留（量留原作垒，据明抄本改。）一魂主身。"不觉随去。出通化门，东南入荒径，渡灞浐。陟兰田山。山上约行数十里，忽见一骑执黑幡，云："太一登殿已久，罪人毕录。尔何迟也。"督之而去。至一城，甲士翼门。直北至一宫，宫门守卫甚严。有赤衣吏，引使者同入。萧屏间，有一吏自内出曰："受教受教。"使者鞠躬受命。宣曰："史遂前世括苍山主录大夫侍者，始者恭恪，中间废堕，谪官黄门，冀其醒悟。今大夫复位，侍者宜迁，付所司准法。"遂领就一院，见一人，白须鬓，紫衣，左右十数列侍。拜讫仰视，乃少傅白居易也。遂元和初为翰林小吏，因问曰："少傅何为至此？"白怡然曰："侍者忆前事耶？"俄如睡觉，神气顿如旧。诸黄门闻其疾愈，竟访之。是夕，居易薨于洛中。临终，谓所亲曰："昔自蓬莱，与帝（谓武宗也。）有闫浮之因。帝于闫浮为麟德之别。"言毕而逝。人莫晓也。较其日月，当捐馆之时，乃上宴麟德殿也。（出《唐年补录》）

【译文】

会昌年间，有个在小黄门当官的史遂，因病在家休养。一天，他忽然把家里人都找来，说他刚得病时，见一个黄衣人手拿公文对他说，"阴司召你的二魂去有公事，给你留下一魂管你的身子。"史遂不知不觉地就跟着走。出了通化门向东南走上一条很荒僻的路，又渡过浐河上了兰田山。在山上走了有几十里，忽然看见一个骑马的人执着一个黑幡说，"太一神已经登殿好半天了，要审的罪人都点过了名，你怎么这晚才来？"督促他们快走。来到一座城，见城门两边排列着很多兵士，进城一直向北进了一个宫殿，宫门守卫也很森严。有个穿红衣的官引着他们走进去。在影壁墙间有一个官员迎上来说，"你们快听旨意。"领史遂来的人礼施恭听。那官员宣读公文说，"史遂前世曾任括苍山主录大夫的侍者，起初还恪尽职责，后来就有些懈怠了，所以才贬到黄门当小官，为了使他能够反省自已的错误。现在括苍山主录大夫官复原位，史遂这个侍者也应该升迁了。现已被主管部司批准。"宣毕就把史遂带到另一院子，见一个人白发苍苍身穿紫袍，左右有十几个侍从。史遂忙叩跪，拜完抬头一看，竟是少傅白居易。史遂元和初年在翰林院当小官，认识白居易，就问，"白少傅到这儿来作什么呢？"白居易很淡然一笑说，"你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吗？"这时史遂突然醒了过来，神色和没生病时完全一样了。黄门里听说史遂病好了，都来看望他，这时他才听说，就在那天晚上白居易病死在洛中。临终时对家人说，"昔日在蓬莱仙宫时，我曾和武宗皇帝有闫浮那样前因。皇帝在闫浮做麟德之别。"说完就死了，人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后来一推算日子，才知道他死的那天，正是皇上在麟德殿赐的日子。

田布

唐相崔铉镇淮南。卢耽罢浙西，张择（择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罢常州，俱经维扬，谒铉。铉因暇日，与二客方奕，吏报女巫与故魏博节度史田布偕至，泊逆旅某亭者。铉甚异之，复曰："显验，与他巫异，请改舍于都候之解。"铉趣召巫者至，乃与神迭拜，曰："谢相公。"铉曰："何谢？"神答曰："布有不肖子，黩货无厌，郡事不治。当犯大辟，赖公阴德免焉。使布之家庙血食不绝者，公之恩也。"铉矍然曰："异哉。铉为相日，夏州节度奏银州刺史田釸犯赃罪，私造铠甲，以易市边马布帛。帝赫怒曰：'赃自别议。且委以边州，所宜防盗。以甲资敌，非反而何？"命中书以法论，将赤其族。翌日，铉从容言于上曰："釸赃罪自有宪章。然是弘正之孙，田布之子。弘正首以河朔入觐，奉吏员。布亦成父之命，继以忠教，伏剑而死。今若行法以固边圉，未若因事弘贷，激劝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远郡司马。而铉未尝一出口于亲戚私昵，已将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素（明抄本素作索。）服而见焉。谓之曰："君以义烈而死，奈何区区为愚妇人所使乎？"神曰："布尝负此妪八十万钱，今方忍耻偿之。"铉与二客及监军使幕下，共偿其钱。神乃辞去，因言事不验。（梁楫李琪作传）

【译文】

唐代，相国崔铉镇守淮南时，在常州罢官的张泽，在浙西罢官的卢耽，都在经过扬州时来拜望他。当时崔铉正是公余间暇，与两们客人正在下棋时，有人来报告说，已经去世的前魏博节度使田布与一个女巫一块来了，正寄宿在某个亭子间。崔铉很奇怪，又说："看来这是神灵显验，和平日的女巫不一样，还是请他们到都衙官舍来住吧。"于是又让人把巫祝召来。巫祝和神一块拜谒崔铉说："谢高等崔相国。"崔铉说，"为什么要谢我呢？"田布的魂回答说，"我那不肖的儿子，做官时贪污受贿，不理政事，理当被处以死刑。全仗着您的佑助才使他免了一死，使我田布家祖庙香火不至断绝，是您的大恩大德啊！"崔铉惊奇的说，"这事可太怪了！我当相国时，夏州节度史曾奏报说银州刺史田釸犯了贪赃罪，用私自打造的铠甲在边境上换马匹和布疋。皇上一听大怒，说：'派在边境州府的官员本身的职责就是防盗寇的，现在田铉竟拿军用品资助敌人，这和造反有什么不同？立刻交付中书有，按法严办诛灭九族！'第二天，我从容地对皇上说，'田釸的罪的确应该依法严办。然而，他是田弘正的孙子，是田布的儿子。田弘正在河朔首立战功被召进皇宫晋见嘉奖，后来升了官职。田布秉他父亲的美德。尽忠尽孝，最后也战死在战场。现在皇上想严办田釸以巩固边防，杀了他还不如宽恕了他，以他父亲爷爷的忠义事绩激励他，让他认识自己的罪恶，戴罪立功。'皇上听了我的话，免了他的罪，只降调到边远的州郡当司马。然而，这件事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连自己现在都忘了，今天这巫祝说得却一点也不差。"于是崔铉就命手下的官员穿上素服祭拜了田布的阴魂，并对田布说，"你一生忠义，死得也轰轰烈烈，怎么能被一个愚昧无知的妇人所驱使呢？"，田布的魂灵说，"我曾欠这个巫婆八十万钱，到现在我还在忍辱还她呢。"崔铉和两位客人以及监军使一起凑齐了钱，还给了巫婆，田布的魂才离去。从此巫婆凡说出的事宜都不应验。

进士崔生

进士崔生，自关东赴举，早行潼关外十余里。夜方五鼓，路无人行，唯一仆一担一驴而已。忽遇列炬呵殿，旗帜戈甲，二百许人，若方镇者。生映树自匿。既过，行不三二里，前之导从复回，乃徐行随之。有健步押茶器，行甚迟，生因问为谁。曰："岳神迎天官崔侍御也。秀才方应举，何不一谒，以卜身事。"生谢以无由自达，健步许侦之。既及庙门，天犹未曙，健步约生伺之于门侧。入良久出曰："白侍御矣。"遽引相见，甚喜。逡巡岳神至，立语，便邀崔侍御入庙中。陈设帐幄，筵席鼓乐极盛。顷之，张乐饮酒。崔临赴宴，约敕侍者，只待于生，供以汤茶所须，情旨敦厚。饮且移时，生倦，徐行周览，不觉出门。忽见其表丈人，握手话旧。颜色憔悴，衣服褴缕。生曰："丈人久辞人间，何得至此？"答曰："仆离人世，十五年矣，未有所诣。近做敷水桥神，倦于送迎，而窘于衣食。穷困之状，迨不可济。知侄与天官侍御相善，又宗姓之分，必可相荐，故来投诚。若得南山觜神祈，即粗免饥穷。此后迁转，得居天秩矣。"生辞以"乍相识，不知果可相荐否。然试为道之。"侍御寻亦罢宴而归，谓曰："后年方及第，今年不就试亦可。余少顷公事亦毕，即当归去，程期甚迫，不可久留。"生因以表丈人所求告之。侍御曰："觜神似人间选补，极是清资，敷水桥神卑杂，岂可便得。然试为言之，岳神必不相阻。"即复诣岳神迎奉。生潜还伺之，历闻所托，岳神果许之。即命出牒补署。俄尔受牒入谢，迎官将吏一二百人，侍从甚整。生因出贺，觜神泣曰："非吾侄之力，不可得此位也。后一转，便入天司矣。今年渭水泛溢，侄庄当飘坏。一道所损三五百家，已令为侄护之，五六月必免此祸。更有五百缣相酬。"须臾，觜神驱殿而去，侍御亦发，岳神出送。生独在庙中，歘如梦觉。出访仆使，只在店中，一无所睹。于是不复入关，回止别墅。其夏，渭水泛溢，漂损甚多，唯崔生庄独免。庄前泊一空船，水涸之后，船有绢五百疋。明年果擢第矣。（出《录异记》）

【译文】

进士崔生，曾从关东进京赶考。丰夜起来赶路，走出潼关外十几里时，才打过五更鼓。路上没有行人，仅崔生骑着驴，仆人挑着担跟着。忽然遇见前面排列着火把并有人喝道，二百多人举着旗帜和兵器，好象是那一方的镇守使。崔生躲在一棵树后，等队列过后才走。刚走了二三里，那支队伍又转回来了。崔生就跟在队伍后头慢慢走。有一个士兵押运着茶器，走得很慢，崔生就问他这是谁。那士兵说，"这是岳神去迎接天官崔侍御回来了。您这位秀才要去赶考，何不去见一见，问问你自己的事呢？"崔生说没法能去面见，士兵说我看情况帮帮你。队伍到了庙门，天还没亮。士兵让崔生躲在庙门后，自己先进去了。过了很久士兵才出来说他已经跟崔侍御说了，立刻引崔生见了崔侍御，崔生很高兴。不一会岳神来了，崔侍御就请岳神进了庙里。庙里陈设了帐幕，摆下了酒宴。不一会儿，奏起了鼓乐，岳神被崔侍御请入座位，临开宴时，崔侍御特别关照手下人，让他们拿来饭菜好好招待崔生，显得很热情。崔生喝了一会儿酒，觉得有些疲倦，就慢慢地溜达着玩，不觉走到庙门外。忽然发现他的表丈人在门外，忙上前握手叙话。崔生看表丈人面容又黄又瘦，破衣烂衫的，就问，"表丈人已经去世很久了，怎么到了这里？"回答说，"我离开人世已经十五年了，一直没见着你。近来派我当敷水桥神，每天送往迎来，十分疲劳，又非常穷困，连衣食都不足，一点帮助也得不到。我知道侄儿你和天官崔侍御是朋友，你们又都姓崔，一定能替我推荐一下，所以来找你。如果我能被任命为南山觜神，我就能免于冻饿之苦了。以后还有希望调到天界去作官。"崔生说，"我和崔侍御不过是刚刚认识，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我的推荐。我可以试着跟他说一说。"过了一阵，崔侍御吃完了饭要回去，对崔生说，"你后年才能考中，今年不去参加会试也没关系。我等一会公事也办完，也要赶回去，日程很紧，不能在这里久留了。"崔生就把表丈人的请求对他说了。崔侍御说，"南山觜神好象人间的选补官，要求有较高的资历。敷水桥神官积卑微，怕不容易办得到。不过我可以试着说一说，我想岳神是不会拒绝我的。"说罢就又把岳神请来，两个人在一起商量。崔生偷偷到近前等着，听清崔侍御在和岳神讲情，岳神也就答应了。当时就命令办理好公文让崔生的表丈人补上了南山觜神。不大一会儿，崔生的表丈就被召进庙里去拜谢上任，迎接他上任的官员仆从有一二百人，很是威风。崔生就走上前向表丈人祝贺。表丈人哭着说，"没有侄儿你出力，我绝不可能得到这个官位的。下一次调动，我就可以进入天司了。今年渭河会发大水，侄儿的村庄会被洪水侵害，一起受害的有三五百家。我已下令保护你的田庄。五六月间就能免这场灾祸。然后我还会给你五百疋绸缎来酬谢你。"说完，就带着仆从侍卫奔驰而去。这里崔侍御也要上路，岳神出来送行。庙里只剩下崔生自己，恍然如一场梦刚醒。他寻找自己的仆人，仆人说他一直在店里，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崔生就不再进关去赶考了，直接回到家乡。这年夏天，渭水果然泛滥，很多村庄都被淹没，唯独崔生的田庄没有受到水害。庄子前停着一只空船，水退之后，见船里放着五百尺绸缎。第二年，崔生果然考中了进士。

张偃

进士张偃者赴举，行及金天王庙前，遇大雨，于庙门避雨，至暮不止。不及诣店，遂入庙中门宿。至四更，闻金天视事之声，嗢喝甚厉。须臾，闻唤张偃，来日午时，行至某村，为赤狸虎所食。偃闻之甚惧，侯庭下静，遂于门下匍匐而入。自通名而拜，金天曰："汝生人，何事而来？"遂具前事告金天。金天曰："召虎来。"须臾虎至。金天曰："与二大兽食而代偃。"虎曰："冤家合食，他物代之不可。"金天曰："检虎何日死。"有一吏来曰："未时为某村王存射杀死。"金天曰："命张偃过所食时即行。"及行至前路，果见人喧闹，问之，乃曰："某村王存，射赤狸虎。"果金天所言。偃遂自市酒，求鹿脯，亲往庙谢之。（出《奇录》）

【译文】

有位叫张偃的进士，在他去参加举人会考时，走到金天王庙前，遇到了大雨，就在庙门下避雨。雨一直下到晚上也不停，没法投宿客店，只好到庙门里面睡下。睡到四更时分，听到金天王问案的声音，吵喊得很严厉。不大一会，就听见有人喊说，张偃在明天午时走到某村将被一只赤狸虎吃掉。张偃听后十分恐惧。等庙堂上静下来，就在庙门下慢慢爬到庙堂前，自报姓名跪拜金天王。金天王说，"你是活人，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张偃就把刚才听到的话告诉了金天王。金天王说，"把那只虎给我召来！"片刻虎就来了。金天王对说，"给你两只大兽吃，把张偃换下来，行不行？"虎说，"我和他是冤家就该吃张偃，什么东西都不能替换。"金天王说，"给我查一查，这只虎什么时候死？"有一个官儿查完来报告说，"老虎在未时为某村的王存射死。"金天王说，"叫张偃过了老虎吃他的时间再走。"张偃按时走了，果然看见前面路上人声喧闹，一打听，人们告诉他，某村的王存射死了一只赤狸虎，真的应验了金天王所说的话。张偃就自己买了酒和鹿脯，亲自到庙里去祭谢。

裴氏子

天水彭郡裴氏子，咸通中，于东阆学孤林法。淫其亲表妇女，事发系狱。每日供其饮食，悉是孤林法神为致之。狱吏怪而谓其神曰："神既灵异，何不为免此刑？"神曰："受吾法者，只可全身远害，方便济人。既违戒誓，岂但王法，神亦不容也。今之殷勤，以酬香火之功。"竟笞杀之。（出《录异记》。）

【译文】

天水彭郡有个姓裴的人，在东寺学孤林法术。此人竟奸淫了亲戚中的妇女，事情被揭发后下了大狱。然而每天孤林法神都给裴某送饭吃。管监狱的官感到奇怪，就问孤林法神说，"您这么灵通，何不干脆想法让他免去刑罚呢？"神说，"学我的法术的人，只能用法术来防身避害，救助他人。现在裴某既然犯了禁忌别，别说是人间王法不容，神也不能容他。给他送饭，仅仅是回报他给神烧香上供的功而已。"后来裴某竟被鞭子抽死了。

韦驺

韦驺者，明五音，善长啸，自称逸群公子。举进士，一不第便已。曰："男子四方之志，岂屈节于风尘哉。"游岳阳，岳阳太守以亲知见辟，数月谢病去。驺亲弟騋，舟行，溺于洞庭湖。驺乃水滨恸哭。移舟湖神庙下，欲焚湖神庙，曰："千里估胡，安稳获济。吾弟穷悴，乃罹此殃。焉用尔庙为？"忽于舟中假寐，梦神人盛服来谒，谓驺曰："幽冥之途，无枉杀者。明公先君，昔为城守，方闻谠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当废者有二。二神上诉，帝初不许，因请十余年，乃许与后嗣一人，谢二废庙之主。然亦须退不能知其道，进无以补于时者，故贤弟当之耳。倘求丧不获，即我之过，当令水工送尸湖上。"驺惊悟，其事遂止。遂命渔舟施钩缗，果获弟之尸于岸。是夕，又梦神谢曰："鬼神不畏愤怒，而畏果敢，以其诚也。君今为人果敢。（果敢下明抄本有如是吾所怀畏六字。）昔洞庭张乐，是吾所司。愿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观咸池之节奏，释浮世之忧烦也。"忽睹金石羽籥，铿锵振作。驺甚叹异，以为非据，曲终乃寤。（出《甘泽谣》）

【译文】

有个叫韦驺的人，懂音律，善于长啸，自称是"逸群公子"。去参加进士会考，一次没考中，就再也不考了。常说，"男子汉志在四方，岂能为风俗所折节呢。"后来韦驺游荡到岳阳，被岳阳太守所征用，几月后称病离去。韦驺的弟弟叫韦騋，坐船时淹死在洞庭湖中。韦驺就在湖滨痛哭，并把船停泊在湖神庙下，想把庙烧掉。他大喊道，"化了那么多钱修了这湖神庙，为了能使老百姓得到佑护平安度日。我弟弟穷困憔悴，却遭此大难，要你这湖神庙有什么用！"他在船上小睡时，梦见一个神人穿着官服来拜见他，并对他说，"阴间从来没有冤枉过一个人。你的先父过去作过这里的地方官，他为人刚正不阿，鬼神都怕他的正气。他上任后，下令撤掉了很多不该建立的祠庙，但其中有两座庙是不该撤的。这两座庙里的神就向上告状。天帝最初不管，二神一直告了十多年。后来天帝允许让你们韦家的后代中死一个人，来向二位庙神谢罪。要死，就得在你们后代中找一个最没有出息的人去死，你弟弟正好是这样的人，因而就让他死了。如果你找不到你弟弟的尸体，那就是我的失职，我立刻让水工把你弟弟的尸体给你送来。"韦驺惊醒后，不再想烧湖神庙，使渔船放下绳和钩，果然在湖边岸上找到了弟弟的尸体。当天夜晚，韦驺又梦见湖神来向他道谢说，"鬼神不怕人发怒，但怕那些勇敢的人，因为他们心地至诚。你就是一个果敢诚恳的人。过去洞庭湖里只要奏乐，就都是我来演奏。我现在要为你奏上一曲，以感谢你对我的赠馈，也可以听一听神界的音律，来减轻你人世的烦恼。"这时，韦驺突然看见空中出现了不少乐器，奏起了动听的乐曲。韦驺十分惊叹，因为音乐奏的都是没有谱子作依据的。音乐奏完了，韦驺就醒了。

卷第三百一十二　神二十二

楚州人　陷河神　謇宗儒　滑能　柳晦　刘山甫　尔朱氏　李仲吕　新昌坊民 裴氏女

夏候祯　徐焕　罗弘信　李嶢

楚州人

近楚泗之间，有人寄妻及奴婢数人于村落。客游数年，一日归至。村中长少，相率携酒访之，延入共饮，酒酣甚乐。村人唯吹笛为《乐神曲》。殆欲彻曙，忽前舞者为著神下语云："大王欲与主人相见，合与主人论亲情。"此子大惊，呵斥曰："神道无欺，我且无儿女，与汝何（何原作为，据明抄本改。）亲情？"神曰："我合聘得君妻，可速庄梳，少顷既来迎娶。"此子大怒，村人各散，以为舞者村人，醉言无识。少顷即天明，忽闻门外马嘶鸣。此子大怪，欲出自叱之。乃见一胡神，紫衣多髯。身长丈余，首出墙头。唤曰："娘子可发去也。"此子不知所以，其妻于室中仆倒而卒。（出《原化记》）

【译文】

湖北泗水附近，有个人让妻子和几个奴仆寄住在一个村庄里，自己在外地游历了几年。一天他回到村庄，村里的人们都招呼着带着贺礼到这人家去看望。他就把人们请到家里一同饮酒。大家喝得十分酣畅。还有人吹笛子。吹的是《乐神曲》，大家随着音乐载歌载舞。直到天亮时，忽然前面一个跳舞者被大神附体了。大神借舞者的口说，"大王要和主人相见，并要与主人共议亲事。"主人大惊，生气地大声说，"大神不应该欺侮人。我并没有儿女，怎么和你论亲事？"神说，"我应该娶你的老婆为妻，让她快快梳妆，稍等片刻，我就会来迎娶她。"主人大怒，客人们也都各自散去，都认为是那个跳舞的人喝醉了胡言乱语，不一会儿，天就亮了。主人忽然听见门外有马的嘶叫声，感到非常奇怪，想出去把马赶跑。一出屋，就看见一个胡人模样的神，穿着紫衣，胡子很长，身高一丈多，头伸出比墙头还高。这神大喊，"娘子，该上路了！"主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的妻子在屋里一头栽在地上就死去了。

陷河神

陷河神者，雟州雟县有张翁夫妇，老而无子。翁日往溪谷采薪以自给。无何，一日，于岩窦间刃伤其指。其血滂注，滴在一石穴中，以木叶窒之而归。他日复至其所，因抽木叶视之，仍化为一小蛇。翁取于掌中，戏玩移时。此物眷眷（眷眷原作纷纷，据明抄本改。）然，似有所恋，因截竹贮而怀之。至家则啖以杂肉，如是甚驯扰。经时渐长。一年后，夜盗鸡犬而食。二年后，盗羊豕。邻家颇怪失其所畜，翁妪不言。其后县令失一蜀马，寻其迹，入翁之居，迫而访之，已吞在蛇腹矣。令惊异，因责翁蓄此毒物。翁伏罪，欲杀之。忽一夕，雷电大震，一县并陷巨湫，渺弥无际，唯张翁夫妇独存。其后人蛇俱失，因改为陷河县，曰蛇为张恶子。尔后姚苌游蜀，至梓潼岭上，息于路旁。有布衣来，谓苌曰："君宜早还秦，秦人将无主。其康济者在君乎？"请其氏，曰："吾张恶子也，他日勿相忘。"苌还后，果称帝于长安。因命使至蜀，求之弗获，遂立庙于所见之处，今张相公庙是也。僖宗幸蜀日。其神自庙出十余里，列伏迎驾。白雾之中，仿佛见其形，因解佩剑赐之，祝令效顺，指期贼平。驾回，广赠珍玩，人莫敢窥。王铎有诗刊石曰："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出《王氏见闻》）

【译文】

陷河神的事是说，雟州雟县有家姓张的，老头老太太两口人，没有儿子。靠老头每天到山谷里砍柴度日。有一天，老头砍柴时被岩缝的锋利石头碰伤了手指，流了不少血，血滴落在石上一个小坑里。老头就用树叶把小坑盖上了。过了两天老头又经过这地方。拿开树叶看，竟变成一条小蛇。老头把小蛇放在手掌上，喜爱地玩了半天，那小蛇也好象依依不舍地不愿离去。老头就砍了一截竹筒，把小蛇装进去，揣在怀里回家了。以后，老头就用一些碎肉喂这蛇，蛇也很驯熟了，从不扰乱什么，然而蛇随着时间越长越大，一年后，常在夜里出来把鸡、狗之类的吃掉。二年后，就偷吃羊和猪。邻居们丢了家养的畜类，都十分奇怪，老头和老太太也不吱声。后来，县令丢了一匹四川马，跟着马蹄印找到了老头家里，加紧追查，才知道马竟被蛇吞在肚里了，县令大惊，责骂老头怎么养了这么个恶毒的东西。老头只好认罚，想杀掉这条大蛇。一天晚上，雷电大作，整个一个县突然都变成了一个大湖，湖水无边无际，只有老头老太太活着。后来老头老太太和大蛇也都不知那里去了。从此这个县就改名叫"陷河县"，人们把那蛇叫做"张恶子"。后来姚苌到四川去，走到梓潼岭上，在路旁休息，见有一个老百姓走过来对他说，"先生最好快点回陕西去吧，秦地的人将失去君王，你应该去那里统治百姓。"姚苌问他的姓名，那人说，"我就是张恶子。将来你别忘了我就行。"姚苌回到秦地，果然在长安称了帝。称帝后姚苌派人到四川寻访张恶子，没有找到，就在遇见张恶子的地方立了一座庙，这就是现在的张相公庙。后来僖宗因为叛乱巡幸四川，张相公庙中的神在十几里外列队迎接。在雾气蒙蒙中，好像看见张恶子本人现形了。僖宗就解下自己的佩剑赐给他，并希望他为自己效力。不久叛乱被平息，圣驾回京，僖宗送给张恶子很多珍宝，人们都不敢偷看。王铎有首刻在石碑上的诗说，"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

謇宗儒

黔南军校姓謇者，不记其初名。性鲠直，贫而乐。所居邻宣父庙，家每食，必先荐之。如是累年。咸通二年，蛮寇侵境，廉使阅兵，择将未获。謇忽梦一人，冠服若王者，谓曰："我则仲尼也。媿君每倾心于吾，吾当助若。乃更名宗儒，自此富贵矣。"既觉，喜而请行，兼请易名。是时人尽难之，忽闻宗儒请行，遂遣之。一战而大破蛮寇，余孽皆遁。黔帅表上其功，授朗州刺史。秩满诣京师，累迁司农卿，赐赍复多。数年卒官。（出《南楚新闻》）

【译文】

贵州南部有个姓謇的军官，不知他原名叫什么。此人为人正直，虽然很贫穷但生活得很快乐。他家紧挨着孔子庙，每顿饭都要先分出一些去庙里给孔子上供，长年都这样做。咸通二年，异寇入侵。廉使检阅军队，要找一个带兵剿寇的将领，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姓謇的军官夜里忽然梦见一个人，看衣帽像一位王，对他说，"我就是孔仲尼，你一直对我敬重关怀使我很感动，所以我要帮助你。你以后改名叫謇仲儒就会富贵了。"他梦醒后很高兴。就向主帅请求率兵平寇，并请求改名为宗儒。主帅正为找不到将领为难，忽然听说宗儒主动请战，就派他带兵平寇。謇宗儒一战就击溃了贼寇，剩下的也纷纷逃窜。主帅上来为宗儒请功，朝廷就任命宗儒为朗州刺史。任期满后又调入京城，升任司农卿，宫中的赏赐和俸银也更多了，几年后，謇宗儒死在任上。

滑能

唐咸通中，翰林待诏滑能，棋品最高。有张生者，年可四十，来请对局。初饶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张随手应之，或起行庭际。候滑生更下，又随应之。及黄寇犯阙，僖宗幸蜀，滑将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张曰："不必前适，某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惊愕，妻子啜泣，奋然而逝。（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咸通年间，翰林院有个待诏叫滑能，棋下得非常好。有个张生，一天来请求和滑能下棋。张生一开始就胜了一着，滑能就苦苦思考，想了很久才下一个棋子，张生立刻就对上一个。有时张生起来到院里散着步等滑能往棋盘上落子。后来黄巢造反，攻入长安，僖宗逃往四川。滑能赶去皇帝的行宫护驾，想走金州这条路入川。张生说，"你不必去了，我并不是棋手，是天帝命我来请你去下棋的。"滑能大惊，妻子儿女都哭了起来，滑能不声不响地就死了。

柳晦

柳晦，河东人，少有文学，始以癊补。咸通末，官至拾遗，因上疏不纳，乃去官，庐于终南山。一日入城，访故友于宣阳里。忽遇一人求食，晦与之。此人但三嗅而已，晦怪而问之，答曰："吾阴府掌事者，蒙君设食，深愧于心。君自此三年，当为相。"言讫不见。晦未之信也。及黄巢犯阙，求能檄者，或荐晦。巢乃驰骑迎之，逼使为檄。檄达行在，僖宗知晦所作，乃曰："晦自求退，非朕遗弃。何讪谤之甚耶？"贼平，议不赦。巢命晦为中书舍人，寻授伪相。（出《补录记传》）

【译文】

柳晦是河东人，少年时就有文才。一开始是继承祖上的袭职作官，后来做到朝廷的拾遗官。因为有一次给皇帝上书没被采纳，自动罢了官，隐居在终南山中。一天柳晦进城到宣阴里看朋友，路见一个乞丐向他讨吃，他就给了乞丐。那乞丐拿到东西不吃只是闻了好几次，柳晦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乞丐说，"我是阴间管事的。蒙你赏给我食物，心里十分感激。三年后，你会当宰相的。"说完就不见了。柳晦听后并不相信。后来黄巢攻入京城长安，要找一个能写讨伐唐僖宗的文告的人，有人推荐柳晦的文章好。黄巢就派人把柳晦接了来，逼着柳晦写了讨伐文告。文告传到僖宗的行宫，僖宗一看就知道是柳晦写的，就说，"柳晦当初是自己不愿当官，并不是朕不用他，为什么对朕如此恶毒的诽谤攻击呢？"黄巢之乱平息后，柳晦被判不赦的大罪。原来黄巢曾任命柳晦为中书舍人，后来又拜他当了伪朝的宰相。

刘山甫

唐彭城刘山甫，中朝士族也。其父官于岭外，侍从北归，舟于青草湖。登岸，见有北方天王祠，因诣之。见庙宇摧颓，香火不续。山甫少有才思。因题诗曰："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无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是夜梦为天王所责。自云："我非天王，南岳神也，主张此地，何为见侮？"俄而惊觉。网浪暴起，殆欲沉溺，遽起悔过，令撤诗板，然后方定。（出《山甫自序》）

【译文】

唐朝时彭城人刘山甫，乃是当朝世家子。父亲在岑外作官，刘山甫侍护着父亲回北方。有一天把船停在青草湖中，上岸游玩。看见岸边有个北方天王祠，就走进祠里。一看庙宇破败不堪，也没有香火。刘少甫从少年时就颇有才气，就在一块木板上题了一首诗说，"坏墙风雨几经春，草色盈庭一座尘。自是神明天感应，盛衰何得却由人。"这天夜里，他在船中梦见天王来责怪他说，"我不是天王，是南岳神。这里是我管的地盘，你为什么说三道四的侮辱我？"刘山甫顿时惊醒，湖上突然掀起狂风大浪。山甫后悔自己的过错，忙叫人撤掉那块题诗的木板，湖上立刻风平浪静。

尔朱氏

咸通中，有姓尔朱者，家于巫峡，每岁贾于荆益瞿塘之壖。有白马神祠，尔朱尝祷焉。一日，自蜀回，复祀之，忽闻神语曰："愧子频年相知，吾将舍此境，故明言与君别尔。"客惊问："神安适耶？"曰："吾当为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于三峡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将乱，今天子亦不久驭世也。"尔朱复惊曰："嗣君谁也？"曰："唐德尚盛。"客请其讳，神曰："固不可泄。"客恳求之，乃曰："昨见天符，但有双日也。"语竟，不复言。是岁懿皇升遐，僖宗以晋王即位。（出《南楚新闻》）

【译文】

唐代咸通年间，有个姓尔朱的人，家住四川巫峡。每年往来于荆州、益州、瞿塘之间经商。有个白马神庙，尔朱每次经过都进庙祭祀。有一天，从四川回来，又到庙里烧香，忽然听见神开口说："你长年祭祀我，我很感动。我马上要离开这里了，所以和你告别。"尔朱惊讶地问，"大神要到哪里去？"神说，"我要到湖南去当城隍神。上帝因为我在这里为三峡老百姓积了一些功德，所以才提升了我。然而天下就要大乱，当今的皇帝也管不了多久的朝政了。"尔朱又惊讶地问，"那谁来当皇上呢？"神说，"唐朝的气数还很盛。"尔朱请神说出新皇帝的名字，神说，"这个不能泄漏。"尔朱再三恳求，神才说，"昨天我看见天符，说将会有两个皇上了。"说罢，就再也不出声了。果然，这年懿皇死去，僖宗由晋王而即位当了皇帝。

李仲吕

姑臧李仲吕，咸通末，调授汝之鲁山令。为政明练，吏不敢欺。遇旱，请祷群望，皆不应。仲吕乃洁齐斋，自祷于县二十里鲁山尧祠，以所乘乌马及驺人张翰为献。祭毕，将下山，云雾暴起，及平泽而大雨，仆马皆暴殒。于是仲吕复设祭，图仆马于东壁。（出《三水小牍》）

【译文】

姑臧的李仲吕在咸通末年调任汝州的鲁山县当县令。他办事精明练达，手下的人都不敢有欺压百姓的事。这年大旱，老百姓祈祷求雨望天企盼，始终没有雨。于是李仲吕就沐浴吃素，亲自到离县城二十里的鲁山尧祠去求雨，并向神许愿，如果神能感应下了雨，愿拿自己黑马和侍从张翰作祭礼。求雨结束后，刚要下山，突然阴云四合，接着下起了大雨，连河都涨平了，李仲吕的马和侍从果然都突然死亡。于是李仲吕又到庙里祭谢了神，并在庙中的东墙上画了黑马和马夫的像以资纪念。

新昌坊民

青龙寺西廊近北，有绘释氏部族曰（曰原作田，据明抄本、许本改。）毗沙门天王者，精新如动，祈请辐凑。有居新昌里者，因时疫，百骸绵弱，不能胜衣，医巫莫能疗。一日，自言欲从释氏，因肩置绘壁之下。厚施主僧，服食于寺庑。逾旬，梦有人如天王之状，持筋类绠，以食病者。复促迫之。咀嚼坚韧，力食袤丈，遽觉绵骨木强。又明日能步，又明日能驰，逾月以力闻。先是禁军悬六钧弓于门，曰："能引起半者，倍粮以赐，至满者又倍之。"民应募，随引而满，于是服厚禄以终身。（出《唐阙史》）

【译文】

青龙寺西廊的北端的壁画上，有一个佛门毗沙门天王像，画得十分精彩，象要活了似的，所以到这个神前祈祷的人特别多。有一个住在新昌里的坊民，因为得了传染病，病得骨瘦如柴，连衣服都撑不起来，不论是医生还是巫师都没治好。一天，这人自称要皈依佛门，家人就把他抬到庙里去，放在那个毗沙门天王的画像下。他给了庙里主持很丰厚的布施，就吃住都在庙里。过了十天，梦见有个人象画上的天王，给了他一根象绳子似的筋，让他吃下去。他咬不动，天王就强迫他吃。终于努力吃下去一丈筋，立刻觉得软绵绵的骨头象木棍似地硬了。第二天就能走，第三天就能跑。过了一个月，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力士。有天他路过禁军营门，看见营门上挂着一张一百八十斤的弓，说是凡能把弓接开一半的，赏给三百六十斤粮，能拉满弓，赏赐更加一倍。这人就应募去拉弓，一拉就把弓拉满了。于是赏他终身享受厚禄。

裴氏女

唐黄巢之乱，有朝士裴某，挈妻子，南趋汉中。才发京都，其室女暴亡，兵难挥霍，不暇藏瘗。行及洛谷，夜间其女有言，不见其形。父母诘之，女云："我为浐水神子强暴，诱我归其家。其父责怒，以妄杀生人，遽笞之。兼逊谢抚慰，令人送来。而旦夕未有所托。且欲随大人南行，俾拔茅为抱致于箱笥之中，庶以魂识依止。"饮食语言，不异于常。尔后又言已有生处，悲咽告辞而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黄巢之乱时，有一个姓裴的京官，带着妻子和女儿，向南往汉中逃跑。刚离开京城，他的女儿突然死去。当时兵荒马乱，顾不上埋葬，继续逃亡。走到洛谷，夜里忽然听见女儿说话，但看不见女儿本人。父母问她，她说，"我被浐水神的儿子施暴非礼，并把我骗到他家。他父亲浐水神大怒，责骂他儿子杀害无辜的生人，抽了他一顿鞭子，并向我赔罪安慰，派人送我再托生人间。可是一时半晌我还投不了胎，所以女儿想暂时跟着父母往南走。请你们拔了茅草扎一个人形放在你们的箱子里，我的魂就可以跟着你们走了。"夫妻二人就照女儿的话做了，女儿的魂就一直跟着，饮食谈话和活着的时候一样。后来，女儿说，"已经找到了投胎的地方了。"然后就哭着和父母告别走了。

夏侯祯

汝州鲁山县西六十里，小山间有祠，曰灵女观。其像独一女子焉，低鬟嚬蛾，艳冶而有怨慕之色。祠堂后平地，左右围数亩，上擢三峰，皆十余丈，森如太华。父老云，大中初，斯地忽暴风疾雨，一夕而止，遂有此山。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商於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前山，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咸通末，县主簿皇甫枚，因时祭，与友人夏侯祯偕行。祭毕，与祯纵观。祯独眷眷不能去，乃索卮酒酹曰："夏侯祯少年无有匹偶，今者仰睹灵姿，愿为庙中扫除之隶，既舍爵乃归。"其夕，夏侯生惝恍不能寐，若为阴物所中。其仆来告，枚走视之，则目瞪口噤，不能言矣。谓曰："得非女灵乎？"祯颔之。枚命吏祷之曰："夏侯祯不胜酉斝之余，至有慢言，渎于神听，今疾作矣。岂降之罚耶？抑果其请耶？若降之罚，是以一言而毙一国士乎？违好生之德，当专戳之辜，帝岂不降鉴，而使神滋虐于下乎？若果其请，是以一言舍贞静之道，播淫佚之风；念张硕而动云軿，顾交甫而解明珮。若九阍一叫，必贻帏箔不修之责言。况天下多美丈夫，何必是也？神其听之。"奠讫，夏侯生康豫如故。（出《三水小牍》）

【译文】

汝州鲁山县城西六十里的小山间有座祠堂，叫女灵观，里面只供奉着一尊女神像。看那女神，双鬟低垂双眉微皱，十分娇艳美丽，但脸上有一种愁怨的神色。女灵观后是平地，左右围地有几亩大，上面有三座山拔地而起，都有十多丈高，象太华山一样壮观。当地老人说，过去没有这三座山，是大中年间，当地忽然来一阵狂风暴雨，下了一夜，雨停之后，地上耸起了这三座山，女神现形对打柴的人说，"我是商於的女儿，天帝让我到这里管辖周围百城的地方。你告诉这里的老百姓，让他们为我在山前立一个祠庙，这山就是我带来的，所以名字就叫'女灵山'吧。"咸通末年，鲁山县的主簿皇甫枚要到女灵观去祭祀，带着朋友夏侯祯同行。祭祀完毕，两个人在庙里游览。夏侯祯看着女灵神像，恋恋不舍地不愿离去，并要了一杯酒，洒酒对女神祝祷说，"我夏侯祯年少没有配偶，今天见到女神这样娇艳美丽，甘愿在庙里当一个洒扫庙堂的奴仆来侍奉女灵神。"祝告完毕扔酒杯就走了。这天晚上，夏侯祯恍惚惚不能入睡，好象中了什么阴邪。他的仆人跑去告诉皇甫枚，皇甫枚急忙跑去看，只见夏侯祯已经目瞪口呆不能说话了。皇甫枚就问，"是女灵神在作怪吗？"夏侯祯点了点头。皇甫枚就叫一个官员到女灵神像前祷告说，"夏侯祯多喝了几杯，不胜酒力，才在神像前胡言乱语，说了些对神大不敬的话。现在他已经病倒了，这是神因为怪罪而惩罚他呢，还是接受了他的请求要召他去侍奉呢？如果是降罪惩罚他，这是因为一句话而害了一个对国家有用的读书人。神这样做，就违背了佑护生灵的道德准则，杀害了一个无辜的人。这事上帝必然会明察，上帝能允许女神这样残害生灵吗？如果是神接受了夏侯祯的请求准备把他接到身边，这就更会助长了淫邪之风，因为夏侯祯一句话神就玷污了自己的妇道贞洁，象传说中的仙女为张硕而乘云车下凡与之幽会，神女为交甫所诱惑而解下衣上的佩玉完情。如果女灵神真要和夏侯祯结合，我们将向天帝申告。那时天帝一定会责备您不贞洁不守妇道的。何况天下的美丈夫多得是，何必一定要盯上夏侯祯呢？请女灵神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祭告以后，夏侯祯果然康复，和没事一样了。

徐焕

弋阳郡东南，有黑水河，河岸有黑水将军祠。太和中，薛用弱自仪曹郎出守此郡，为政严而不残。一夕，梦赞者曰："黑水将军至。"延之，乃魁岸丈夫，须目雄杰，介金附鞬。既坐，曰："某顷溺于滋水，自以秉仁义之心，得（得原作未。据汉钞本改。）展上诉于帝。帝曰：'尔阴位方崇，遂授此任'郎中可为立祠河上，当保佑斯民。"言许而寤。遂命建祠设祭，水旱灾沴，祷之皆应。用弱有葛谿宝剑，复梦求之，遂以为赠。仍刳神前柱，并匣置之，外设小扉，加扃銡焉。乾符戊戌岁，大理少卿徐焕，以决狱平允，授弋阳郡。秋七月出京，时方淋霪，东道泥泞。历崤函，度东周，由许蔡，略无霁日。既渡长淮，宿于嘉鹿馆，则弋阳之西境也。时方苦雨凄风，徒御多寒色。焕具酒祈之，其夕乃霁。焕由是加敬，每春秋常祀，必躬亲之。明年冬十月，贼党数千人，来攻郡城。焕坚守，城不可拔，乃引兵西入义阳。时有无赖者，以庙剑言于贼裨将。将乃率徒，破柱取去。既而晓出纵掠，气雾四合，莫知所如。忽遇一樵童，遂执之，令前导。既越山雾开，乃义营张周寨也。卒与贼遇，尽杀之，张周亲擒其首，解其剑，复归诸庙，至今时享不废。（出《三水小牍》）

【译文】

弋阳郡的东南有条黑水河，河岸上有座黑水将军祠。太和年间，薛用弱由仪曹郎调任弋阳郡守。他政令很严但十分公正平和。一天晚上，他梦见黑水庙的执事说黑水将军到了，就赶快请了进来。一看，黑水将军是一个身材魁伟的大丈夫，而且十分威严，穿着铠甲，腰挎箭袋。请他坐下后，黑水将军说，"我生前是在黑水河里淹死的。我觉得我一生秉正刚直讲求仁义，就向上帝请求放还。上帝说我在阴界的官运很盛，就任命我当了黑水神。请郡守大人在河岸上给我立个祠庙，我就可以祐护这一带的百姓。"薛用弱答应后就醒了，于是就下令建庙设祭。从此不论水旱灾害，凡是到庙里祈祷都很灵验。薛用弱有一把葛谿宝剑，黑水将军托梦说很喜欢这剑，薛用弱就把剑赠给了神。他让人把庙里的柱子上挖了个槽，把宝剑装在个匣子里放进柱子，外面设个小门，用锁锁上。乾符戊戌年，大理少卿徐焕由于执法公正办案有功，被任为戈阳刺史。秋天七月出京赴弋阳上任，就赶上连绵的秋雨，往东去的道路十分泥泞。徐焕经崤山、函谷关，过东周一直走到许蔡，天仍不放晴。后来渡过淮河住在嘉鹿的旅店，这就算到了弋阳的西边县境了。当时仍然是凄风苦雨不断袭来，仆从和侍卫们都冻得受不了。徐焕就到黑水神庙去祭祀，当晚就雨过天晴了。徐焕对黑水神就更加崇敬了。上任后，每到春秋两次大的祭典，徐焕都是亲自参加。第二年冬天十月，有几千名叛军来攻打弋阳郡城，徐焕坚守，叛军始终攻不下来，只好转向西面去攻义阳。当时有个无赖，把薛用弱将宝剑藏在黑水神庙的事告诉了叛军的副将。副将就带着人进了庙，劈开柱子把宝剑拿走了。拂晓时，这股叛军四处烧杀抢掠，突然被弥天大雾裹住，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忽然遇见一个砍柴的少年，叛军就抓住少年，让他带路。少年带着叛军翻过山后，浓雾顿时消散，一看竟来到平叛的义军将领张周的军营前。张周率领义军杀出营来，把叛军全部消灭，并活捉了叛军的首领那个副将，缴获了那把宝剑，又送回庙里，现在黑水将军庙的香火仍然终年不断。

罗弘信

中和年，魏博帅罗弘信，初为本军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观音院门外，其地有神祠，俗号白须翁。巫有宗千者，忽诣弘信谓曰："夜来神忽有语，君不久为此地主。"弘信怒曰："欲危我耶？"他日，复以此言来告，弘信因令密之。不期岁，果有军变，推弘信为帅。弘信状貌丰伟，多力善射，虽声名未振，众已服之。累加至太尉临淮王。（出《北梦琐言》）

【译文】

中和年间，魏博的军事长官是罗弘信。弘信最初只是本军里的一个小军官，管放牧军马的差事。他曾住在魏州观间院门外，随近有个神庙，庙里供的神当地人都叫他"白头翁"。有一天一个叫宗千的巫师忽然来找罗弘信说，"神夜里忽然对我说你不久会当本地的主管官。"弘信生气的说，"你想害我呀？"过了两天巫师又来说那话，弘信就让他千万保密。不到一年，军队里果然发生了哗变，推举弘信当统领。弘信生得魁伟雄健，力大无比，又善射箭，所以当时虽然只是个无名的小军官，大家却都很敬服他。后来，弘信果然作了太尉临淮王。

李嶢

唐乾宁中，刘昌美为夔州刺史。属夏潦，峡涨湍险。里俗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于是行旅辍棹以候之。学士李嶢，挈家，自蜀沿流，将之江陵。昌美以水势正恶，止之。嶢忽遽而行，俄尔舟复。一家溺死焉。唯乳妪一人，隔夜为骇浪推送江岸而苏。先是永安盐灶户陈小奴，棹空船下瞿塘。见崖下有一人，裹四缝帽，著窄白衫，青裤，执铁棘梨。问嶢行程，自云迎候。及乳妪既苏，亦言于刺史云，李学士至一官署上事，朱门白壁，寮吏参贺。又闻云，此行无乳妪名，遂送出水。（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乾宁年间，刘晶美去四川夔州上任当刺史。当时夏天发洪水，三峡水涨又急又险。当地有句俗话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能下"，江上不能行船，于是刘昌美只好停了船等候水退。有个学士名叫李嶢，带着家眷从四川沿江行船要去江陵。刘昌美说水势又急又大，劝他等等再走，李嶢却急忙地走了，不一会儿船就翻了，全家都被淹死。只有一个奶妈第二天被大浪推到岸上，幸免于难。在此以前，永安的盐贩子陈小奴，划着一只空船从瞿塘过来，看见江边山崖下有一个人，戴着四缝帽，穿着很紧的白衣服，手里拿着铁蒺藜，问学士李嶢要到哪里去，说正在迎接他。后来那奶妈苏醒后也对刘昌美说，李学士被领到一个官府去上任，那官府红门白墙，很多官员都来迎接李学士，并向他拜贺。后来奶妈听到有人说，"这一行人的名单里，没有这个奶妈子。"于是奶妈就被送出了江面，冲到了岸上。

卷第三百一十三　神二十三

杨镳　张璟　崔从事　王审知　张怀武　李玫　赵瑜　关承湍妻　李冰祠　郑君雄

钟离王祠　盘古祠　狄仁杰祠　葛氏妇　马希声　庞式

杨镳

唐杨镳，相国收之子，少年为江西从事。秋祭大孤神，镳悦神像之容，偶以言戏之。祭毕回舟，而见空中云雾，有一女子，容质甚丽，诣镳，呼为杨郎，云："家姊多幸，蒙杨郎采顾，便希回桡，以成礼也，故来奉迎。"镳惊怪，乃曰："前言戏之耳。"神女曰："家姊本无意辄慕君子，而杨郎先自发言。苟或中辍，立恐不利于君。"镳不得已，遂诺之。希从容一月，处理家事。归家理命讫，仓卒而卒，似有鬼神迎也。补阙薛泽，与镳有姻，尝言此事甚详。近者故登州节度判官史在德郎中，子光泽，甚聪俊，方修举业。自别墅归，乘醉入泰山庙，谓神曰："与神做第三儿可乎？"自是归家精神恍惚，似有召之者，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译文】

杨镳是唐相国杨收的儿子。年轻时当过江西从事。秋天去庙里祭祀大孤神。看见女神像的容貌很美，就对神像说了不敬的玩笑话。祭祀完毕坐船回去，忽然看见空中云雾里有一个容貌很好的女子来见他，称他为"杨郎"，并说，"我的姐姐能被杨郎看上，感到荣幸。希望你把船摇回去，好举行婚礼。"杨镳又惊又奇怪，就说，"我刚才只不过开了个玩笑。"神女说，"我姐姐根本没有倾慕你的意思，是你先向我姐姐求的婚。如果你说了不算，马上就会对你不利！"杨镳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婚事，但是向神女请求能给一个月的时间，回去处理家事。于是杨镳回到家里，刚刚把家里料理完，就突然死去。补阙薛泽，是杨镳的姻亲，他讲这件事说得十分详细。又有个原任邓州节度判官的史在德郎中，有个儿子叫史光泽，十分聪明英俊。有一天光泽从学馆里读完书回家，喝醉了酒进了泰山庙，对泰山神像说，"我给泰山神作三儿子，怎么样？"回到家后，光泽就变得精神恍惚，好象有人召去他的魂。过了一个月就死了。

张璟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中，以所业之桂州。至衡州犬嗥滩，损船上岸，寝于江庙，为神所责。璟以素业对之，神为改容。延坐从容，云："有巫立仁者，罪合族，庙神为理之于岳神，无人作奏。"璟为草之，既奏，岳神许之，庙神喜，以白全十鉼为赠。刘山甫与校书郎廖隙。亲见璟说其事甚详。（出《北梦琐言》）

【译文】

庐山书生张璟，乾宁年间凭着自己的学业到桂州谋职。船到衡州犬嗥滩坏了，只好上岸，睡在江边一个庙里。庙里的神责备他不该贸然闯进庙里住宿，张璟就以所学课业回答他，神就高兴了，请他坐下，并说，"有个叫巫立仁的，犯了该灭族的罪，我想替他到岳神那儿据理申诉，但没人给我写状子。"张璟就为庙神写了状子。状子递上去后，岳神准了，庙神非常高兴，拿出十块白金赠给张璟。刘山甫和校书郎廖隙，亲自见过张璟，他们说这个事说得很详细。

崔从事

福建崔从事，忘其名，正直检身，幕府所重。奉使湖湘，复命，在道遇贼。同行皆死，唯崔仓惶中，忽有人引路获免。中途复患疟疾，求药无所。途次延平津庙，梦为药神赐药三丸，服之，惊觉顿愈。彭城刘山甫自云，外族李敬彝为郎中，宅在东都毓财坊，土地最灵。家人张行周，事之有应。未大水前，预梦告张，求饮食。至其日，率其类遏水头，并不冲圮李宅。（出《北梦琐言》）

【译文】

福建有位姓崔的从事，忘了他叫什么名。为人正直做事检点，幕府很器重他。有一次他奉命到湖湘去公干，办完公事回去交差，路上遇到了强盗，一起的人都被强盗杀了，而崔从事却在仓惶奔逃中，忽然遇见一个人给他指路，才幸免于难。后来在途中又得了疟疾病，无处求医，住在延平河神庙里，梦见庙神给了他三个药丸，吃下以后，惊醒了，病也好了。彭城刘山甫自己说，他的亲戚李敬彝当郎中，家住东都毓财坊，那里的土地神非常灵。他家的仆人叫张行周，每次求土地神都能灵验。有一次发大水之前，土地神托梦告诉了张行周，并向他要吃的东西。洪水到来的那天，土地神领着人堵住水头，洪水就没有冲毁李家的宅院。

王审知

福州海口黄碕岸，横石免巉峭，常为舟楫之患。王审知为福建观察使，思欲制置，惮于役力。乾宁中，因梦金甲神，自称吴安王，许助开凿。及觉，言于宾寮。因命判官刘山甫往设祭，祭未终，海内灵怪俱见。山甫息于僧院，凭高观之。风雷暴兴，见一物，非鱼非龙，鳞黄鬣赤。凡三日，风雷乃霁。已别开一港，甚便行旅。驿表以闻，赐号甘棠港。闽从事刘山甫，乃中朝旧族也，著《金溪闲谈》十二卷，具载其事。（出《北梦琐言》）

【译文】

福州海口的黄碕岸一带，怪石嶙峋，是海上行船的一大障碍。王审知在福建当观察使的时候，打算好好解决一下，但苦于人力不足。乾宁年间，他梦见一个穿铠甲的大神，自称是吴安王，答应帮助解决这个困难的工程。梦醒后，他把这事说给客人和下属，并派判官刘山甫前去祭祀金甲神。祭祀还没结束，忽然看见海上浮起了许多水怪。当时刘山甫在庙里休息，就登高观望。只见海上风雷滚滚，有一个水怪，既不是鱼也不是龙，黄鳞红须。这样过了三天，风停云开。一看已经另外开出一个港弯，行船非常方便。在福建当从事的刘山甫，是本朝的旧族，他写的《金溪闲读》十二卷，其中记载着这件事。

张怀武

南平王钟傅，镇江西。遣道士沈太虚，祷庐山九天使者庙。太虚醮罢，夜坐廊庑间。怳然若梦，见壁画一人，前揖太虚曰："身张怀武也，常为将军。上帝以微有阴功及物，今配此庙为灵官。"既寤，起视壁画，署曰五百灵官。太虚归，以语进士沈彬。彬后二十年，游澧陵，县令陆生客之。方食，有军吏许生后至，语及张怀武，彬因问之。许曰："怀武者，蔡之裨将，某之长史也。顷甲辰年大饥，闻预章独稔。即与一他将，各率共属奔预章。既即路，两军稍不相能。比至五昌，一隙大构。克日将决战，禁之不可。怀武乃携剑上戌楼，去其梯，谓其徒曰：'吾与汝今日之行，非有他图，直救性命耳。奈何不忍小忿，而相攻战。夫战，必疆者伤而弱者亡。如是则何以去父母之国，而死于道路耶？凡两军所以致争者，以有怀武故也。今为汝等死，两军为一。无构难也。'遂自刎，于是两军之士，皆伏楼下恸哭。遂相与和亲，比及预章，无一逃亡者。"许但怀其旧恩，亦不知灵官之事，彬因述记，以申明之。岂天意将感发死义之事，故以肸蚃告人乎？（出《稽神录》）

【译文】

南平王钟傅镇守江西时，曾派道士沈太虚到庐山的九天神庙祭礼。沈太虚祭祀完了。晚上坐在庙的偏厦里，恍恍然象在作梦。只见墙上的画中有一个人向他施礼说："我的真身是张怀武，曾经在军伍中作过将军。上帝因为我曾积过些阴功救助了他人，所以让我在这个庙里当灵官。"太虚道士醒后，起来细看壁画，见画上写的画题是"五百灵官"，太虚道士回来后，把这事说给进士沈彬。二十年后，沈彬到澧陵去游玩，县令陆生请他作客宴饮。刚要开宴。有位军官许生也来赴宴。在席间，许生提到了张怀武，引起沈彬的注意，沈彬就问张怀武到底是什么人。许生说，"张怀武原是蔡州部队里的一名副将，也曾是我的长史。甲辰那年蔡州闹饥荒，部队断了粮。听说预章那边庄稼收成好，张怀武就和另外一个将军各自率领着自己的部队奔预章去就食。上路以后，两支部队各不相让，发生了矛盾。走到五昌地方，两支部队的矛盾更激烈了，为了一件小事互不相让，眼看就要火拼决战，带兵的统帅也压服不了。张怀武就带着宝剑登上城楼，撤去了梯子，对城下他的部队说，'这次我带你们出来并没有任何别的图谋，是为了让大家不要饿死。可是你们不能克制忍受一些小的矛盾，竟要去和另一支部队拚杀。如果真打起来，必然是强者伤弱者亡，两败俱伤。这样将来还怎么回到家乡见自己的父母乡亲，只能惨死在道路旁。现在两支部队相争，是因为有我张怀武。我现在决定为你们而死。我死后，两支军队必然会合而为一，就不会再继续闹矛盾了。"说罢，就拔出剑来自杀了。城楼下的两支部队的士兵都趴在城楼下痛哭失声，从此合成一支部队，亲密友好，一起开到了预章，没有一个人逃亡。"许生当时是张怀武的部属，对张怀武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他并不知张怀武死后当了庙中灵官的事。沈彬把这件事记述下来，希望能让人们明白真相。这件事难道不是充分说明，上天也为仁人义士的作为所感动，因而才不让他们默默无闻吗？

李玫

天祐初，舒州有仓官李玫，自言少时有病，遂见鬼，为人言祸福，多中。淮南大将张颢，专废立之权，威振中外。玫时宿于灊山司命真君庙。翌日，与道士崔繟然数人，将入城。去庙数里，忽止同行于道侧，自映大树以窥之。良久乃行，繟然曰："复见鬼耶？"曰："向见一人，桎梏甚严，吏卒数十人卫之，向庙而去，是必为真君考召也。虽意气尚在，已不自免矣。"或问为谁，久之乃肯言曰："张颢也。"闻者皆惧，共秘之，不旬日而闻颢诛。李宗造开元寺成，大会文武僧道于寺中。既罢，玫复谓繟然曰："向坐中有客，为二吏固揖之而去，是不久矣。"言其衣服容貌，则团练巡官陈绛也。不数日，绛暴疾卒。道士邵修默，崔之弟子，视见之。（出《稽神录》）

【译文】

天祐初年，舒州有个管仓库的官叫李玫。说他小时得了一次病之后就能见到鬼。从此李玫为别人说祸福方面的事都说得很准。当时淮南大将张颢大权在握，甚至可以左右皇帝的废和立，不论宫廷内和外界都怕他的权势。李玫有一次住在灊山的司命真君庙里，第二天，和道士崔繟然等回城里去。离开司命真君庙几里地时，李玫忽然让同行的人赶快停在道旁，他自己躲在一棵树后偷看，过了很久才出来。繟然道士问他，"是不是又看见鬼了？"李玫说，"是的。我刚才看见一个人，披枷戴锁，被几十个人押着直奔真君庙而去，大概是被真君召去拷问审判了。看那戴枷的人还挺不在乎，但是绝对难免一死的。"大家问他是谁，他半天之后才说，"就是那权势极大的淮南大将张颢。"大家一听都非常害怕，互相说好决不敢泄露出去。果然，不到十天就传来张颢被杀的消息。还有一次，李宗建造开元寺竣工以后，在寺里召集了很多文武僧道聚会。聚会结束后，李玫又对繟然道士说，"我刚才看见有一个客人被两个阴间的官员给请走了，看样那位客人是活不了多久了。"听李玫描述那被请走的客人的相貌服饰，是当团练巡官的陈绛。果然，没过几天，陈绛得了急病而死。繟然道士的弟子邵修默道士，亲眼看见过这件事。

赵瑜

明经赵瑜，鲁人，累举不第，困厄甚。因游太山，祈死于岳庙。将出门，忽有小吏自后至曰："判官召。"随之而去。奄至一厅事，帘中有人云："人所重者生，君何为祈死？"对曰："瑜应乡荐，累举不第。退无躬耕之资，湮厄贫病。无复生意，故祈死耳。"良久，闻帘中检阅簿书，既而言曰："君命至薄，名第禄仕皆无分。既此见告，当有以奉济。今以一药方授君，君以此足给衣食。然不可置家，置家则贫矣。"瑜拜谢而出。至门外，空中飘大桐叶至瑜前，视之，乃书巴豆丸方于其上，亦与人间之方正同。瑜遂自称前长水令，卖药于夷门市。饵其药者，病无不愈，获利甚多。道士李德阳，亲见其桐叶，已十余年，尚如新。（出《稽神录》）

【译文】

秀才赵瑜是山东人，参加会考几次都没考中。由于十分穷困。活不下去了。就去游览太山，向岳庙中的神求死。刚走出庙门，忽然有一个小官员在身后喊他说，"阴间的判官召你去一趟。"赵瑜就跟着走。来到一个大厅上，听见门帘子后面有人说，"人们都十分看重生命，你怎么偏要求死呢？"赵瑜说，"我参加会考，几次都考不中。连回家种田的钱都没有，又贫病交加。实在活不下去了，所以才求死。"过了半天，只听见帘子里传来翻查簿子的声音，然后帘里的人又说，"已经给你查过了，你这一辈子既不能中榜也不能作官，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但是我打算帮你一把，送给你一个药方。这个药方可以使你有吃有穿，但你不能靠药方广置家产，否则，你就还得受穷。去吧。"赵瑜拜谢后走出来，刚到门外，见空中飘下来一个大桐树叶子，捡起来一看，叶子上写着一副"巴豆丸"的药方，和人间的药方相同。于是赵瑜就自称过去当过长水县令，在街上摆摊卖药。吃了他药的人，病都能治好，他也得了不少钱。道士李德阳，曾亲眼看见过赵瑜的那片桐叶。虽然已经十多年了，桐叶还象新的一样。

关承湍妻

青城县岷江暴涨，漂垫民居。县民关承湍妻计氏，有孩提子在怀抱，乃上木柜，为骇浪推漾大江。唯见赤帻佩刀者，洎朱衣秉简者，安存之，令洎县溉植。乃随流泛泛，至县溉，为舟子迎拯而出，子母无恙。（出《北梦琐言》）

【译文】

青城县的岷江发大水，淹没了不少房屋。县民关承湍的妻子计氏，抱着个孩子伏在一个木柜上，被大浪推到洪水中，她看见一个戴红头巾佩腰刀的人和一个穿红衣手拿竹板的人在水上稳站着，保护着并说叫到县城护城河去。于是木柜随水漂行，漂到护城河后被划船的救出来，母子都很平安。

李冰祠

天祐七年夏，成都大雨，江涨，坏京口江灌堰上。夜闻呼噪之声，千百人，炬无数，风暴雨而火影不灭。及明，堰移数百丈，堰水入新津江。李阳冰祠中所立旗帜皆湿。是时，津嘉眉水害尤多，京江不加溢焉。（出《录异记》）

【译文】

天祐七年夏天，成都下大雨，岷江猛涨，势将冲毁京口江的护江大堤。这天夜里，人们都听见江上传来一片呐喊呼叫的声音，好象江中有好几千人。还看见江上有无数火把，虽然大雨如注火把仍不熄灭。天明一看，大堤已移动了几百丈，洪水流入了新津江。李阳冰的祠庙中，神像两边的旗帜都是湿的。此时，新津嘉眉一带常常闹水灾，但京江却没有泛滥。

郑君雄

郑君雄为遂州刺史，一日晚，忽见兵士数千人，在水东灞内，旗帜弋甲，人物喧闹，与军行无异。不敢诘问，警备而已。未晓，密侦之，大军已去，只三五人在后。侦者问之，曰："江囗神也。数年川府不安，移在峡内。今远近安矣，却归川中。"复视之，有下营及火幕踪迹，一一可验焉。（出《录异记》）

【译文】

郑君雄在遂州当刺史时，有天晚上，忽然看见灞水东面大堤里开来好几千军队，旗帜刀枪齐备，一片人声喧哗，和行军一模一样。郑君雄不敢去问，只是密切监视着。天快亮时，派人偷偷侦察，大军已撤走，只有落在后面的三五个人。侦察的人问，他们说，"我们是江神的队伍。四川前几年大乱，我们随江神转移到峡内，现在那边安定了，我们就回四川去了。"再仔细看，地上有安营扎寨和生火的踪迹，而且看得十分清楚。

钟离王祠

遂州东岸唐村，云，昔有一人，衣大袖，戴古冠帻，立于道左。语村人曰："我钟离王也。旧有神在下流十余里，因水摧损。今像溯流而止，将至矣。汝可于此为我立庙。"村人诣江视之，得一木人，长数尺，遂于所见处立庙，号唐村神。至今祷祈皆验。或云，初见时如道士状。（出《录异记》）

【译文】

遂州东岸有个唐村，村里传说当年曾有一个人，穿着宽袖的袍子，戴着古代人的头巾，站在道旁，对村里人说，"我是钟离王。我的庙在河的上游十几里地，因为大水把庙冲毁，我的神像逆流而上，马上就要到了，你们可以在这里给我盖个庙。"村里人跑到河上去看，果然顺水漂下来一个木头神像，有几尺长。大家就在那神现形的地方盖了座庙，叫做唐村神庙。到现在这个神仍十分灵验。有的人还说，那个现形的钟离王像个道士。

盘古祠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民之过门，稍不致敬，多为殴击，或道途颠蹶。县民杨知遇者，尝受正一明威录。一夕醉甚，将还其家。路远月黑，无伴还家，愿得神力，示以归路。俄有一炬火，自庙门出，前引至其家。二十余里，虽狭（狭原做狄，据明抄本、许本改。）桥编路，无蹉跌，火炬亦无见矣。乡里之人尤惊。（原缺出处，今见《录异记》四）

【译文】

广都县有座盘古三郎庙，庙里的神很灵应。若有人走过庙门不叩拜行礼，不是狠狠被敲一家伙，就是无缘无故摔个大跟头。有个叫杨知遇的，曾学过正一明威录，有一天喝得大醉往回走，天黑路远，又没有同伴陪他，路过神庙时，就让神帮一把好找到回家的路。顿时就有一个火把从庙门里出来，在前面为他照亮道路。杨某一直走了二十多里，经过很窄的桥，走过很偏僻的小道，却一次也没摔倒。到家了，火把也没了。人们都十分惊奇。

狄仁杰祠

魏州南郭狄仁杰庙，即生祠堂也。天后朝，仁杰为魏州刺史，有善政，吏民为之立生祠。及入朝，魏之士女，每至月首，皆诣祠奠醊。仁杰方朝，是日亦有醉色。天后素知仁杰初不饮酒，诘之，具以事对。天后使验问，乃信。庄宗观霸河朔，尝有人醉宿庙廊之下。夜分即醒。见有人于堂陛下，罄折咨事，堂中有人问之，对曰："奉符于魏州索万人。"堂中语曰："此州虚耗，灾祸频仍，移于他处。"此人曰："诺。请往白之。"遂去。少顷复至，则曰："已移命于镇州矣。"语竟不见。是岁，庄宗分兵讨镇州，至于攻下，两军所杀甚众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魏州南城有座狄仁杰祠，是狄仁杰活着时给立的"生祠"。武则天皇后执政时，狄仁杰是魏州刺史，政声很好，当地官员和百姓就为他立了生祠来表彰他。后来狄仁杰到朝廷里作官，魏州的百姓每到月初一，还是到祠里去用酒供奉。狄仁杰每月初一去上朝，就也带着醉意，则天皇后知道狄仁杰向来不喝酒，就问是怎么回事。狄仁杰就说因为每月初一魏州人到他的生祠献酒。天后派人调查果然是这样，才相信了。庄宗镇守河朔时，曾有个人醉后住在狄仁杰祠的庙廊下。半夜酒醒，看见有人站在庙堂的台阶下拿着奏折请示公事。堂上的人问是什么事，那人说，"奉上天之命，要在魏州索取一万人的性命。"堂上的人说，"魏州这地方很穷困，灾祸连年不断，还是到别的地方找这一万人吧。"奏事的答应说，"我这就去向上面报告。"不一会他又回来了，对堂上说，"已经决定到镇州去办了。"说完就都消失了，这一年，庄宗分兵讨伐镇州，两军在战场上死了很多人。

葛氏妇

兖之东钞里泗水上有亭，亭下有天齐王祠，中有三郎君祠神者。巫云，天齐王之爱子，其神甚灵异。（子其神甚灵异六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相传岱宗之下，樵童牧竖，或有逢羽猎者，骑从华丽，有如（有如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侯王，即此神也。鲁人畏敬，过于天齐。朱梁时，葛周镇兖部署，尝举家妇女游于泗亭，遂至神祠。周有子十二郎者，其妇美容止，拜于三郎君前，熟视而退。俄而病心痛，踣地闷绝久之。举族大悸，即祷神，有顷乃瘳。自是神情失常，梦寐恍惚，尝与神遇。其家惧，送妇往东京以避之。未几，其神亦至，谓妇曰："吾寻汝久矣，今复相遇。"其后信宿辄来，每神将至，妇则先伸欠呵嚏，谓侍者曰："彼已至矣。"即起入帷中，侍者属耳伺之，则闻私窃语笑，逡巡方去。率以为常。其夫畏神，竟不敢与妇同居，久之妇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兖州的东钞里泗水上有个亭子，亭子下有座天齐王庙。庙里供有三郎神的神像。巫师说，三郎是天齐王最喜爱的儿子，三郎神也最灵。传说在泰山下面，曾有打柴少年或放羊孩子遇见过三郎神出去打猎，带着很多侍从和仆人，那排场不亚于人间的王侯出巡。山东人对三郎神的敬畏超过了对天齐王。朱梁年间，葛周镇守兖州，有一天带着全家男女老少游泗水亭，然后又进了天齐王庙。葛周有个儿子十二郎，十二郎的妻子美艳绝伦。进庙后，十二郎的夫人跪拜二郎钟，拜后两眼把三郎神像盯了半天才走。接着她就犯了心痛病，一头栽到地上喘不上气来。全家吓坏了，赶快向神祷告，少妇人才稍好了些。但从此神情就不正常了，睡梦中也恍恍惚惚地遇见三郎神。家里人十分恐慌，就把少夫人送到东京去躲了起来。没过多久，三郎神也追到东京，并对少夫人说，"我找你很久了，今天我们才又重逢！"打这以后，三郎神每两夜就来。每次三郎神来时，少夫人就又伸懒腰又打喷嚏，并对身旁的丫环说，"他已经来了。"说完就钻进帐子里去了。丫环在帐子外偷偷听，就听见帐内男女窃窃私语和调笑声，过了很久三郎神就走了。这样的事已习以为常了。十二郎十分怕神，所以一直不敢和自己的妻子同居。过了很长的时间，妻子终于死去。

马希声

湖南马希声，嗣父位。连年亢旱，祈祷不应。乃封闭南岳司天王庙，及境内神祠。竟亦不雨。其兄希振，入谏之，饮酒至中夜而退。闻堂前喧噪，连召希振复入，见希声倒立于阶下，衣裳不披，其首已碎。令亲信舆上，以帛蒙首。翌日发丧，以弟希范嗣位。先是大将周达，自南岳回，见江上云雾中，拥执希声而去，秘不敢言。夕有物如黑幕，突入空堂，即时而卒。（出《北梦琐言》）

【译文】

湖南马希声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当时连年大旱，祈祷求雨也不灵应，马希声就下令把南岳司天王庙和他所管的境内所有的庙都封闭了。然而仍然不下雨。马希声的哥哥希振来劝他别这样做，两个人喝酒，到半夜，希振才回去。刚走出门，就听到院里人声喧华，有人召呼希振快进院看看。希振一回院子，就见弟弟马希声头朝下倒栽在台阶下，身上衣服也都没有了，脑袋已经碎了。于是赶快把尸体抬到车上，用白绸子蒙上他的头。第二天为马希声办完丧事，让他的弟弟马希范继承了官职。在这事发生之前，就有一个大将周达从南岳回来时，看见江上的云雾中，鬼卒们拥着马希声而去。回来后周达没敢说。这天晚上，空中突然飘下一大块黑幕闯入了马希声的屋子，马希声立刻就死了。

庞式

唐长兴三年，进士庞式，疑业于嵩阳观之侧，临水结庵以居。一日，晨往前村未返。庵内唯薛生，东郡人也，少年纯悫，师事于式。晨兴，就涧水盥漱毕，见庵之东南林内，有五人，皆星冠霞帔，或缝掖之衣，衣各一色，神彩俊拔，语音清响，目光射人，香闻十余步。薛生惊异，遍拜之。问薛曰："尔何人？"生具以对。又问："尔能随吾去否？"薛辞以父母年老，期之异日。又曰："尔既不去，吾当书尔之背志之。"遂令肉袒。唯觉其背上如风之吹，书毕，却入林中，并失其处。斯须庞式至，具述，且示之背，见朱书字一行，字体杂以篆籀，唯两字稍若官体贵人字，余皆不别。薛生又以手扪之，数字拿破，色鲜如血，数日，香尚不销。后庞式登第，除乐乡县令，为叛帅安从进所杀，薛氏子寻归滑台，殂于家。（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代长兴三年，庞式没有中进士时，在嵩阳观的旁边临水盖了间茅屋读书。一天年上，庞式到前村去没有回来，茅屋里只有一个薛生。薛生是东郡人，是个单纯诚实的少年，跟着庞式学习。一大清早他到门外小河边洗脸漱口，看见茅屋东南的树林里有五个人，都穿着神仙穿的衣服，有的穿着儒生的衣着，各人的服色也不一样。看这五个人都是神采超然，语声朗朗，目光炯炯有神，身上发散着香气，十几步外都能闻到。薛生十分惊奇，就走过去一一拜见。他们问薛生，"你是什么人？"薛生就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了。他们又问，"能不能跟我们走？"薛生推辞说，自己的父母年纪大了，要去也只能以后再去。其中一个人说，"如果你以后不去呢？我给你背上写几个字，好能记着。"说罢就让薛生脱下上衣把后背露出来。薛生只觉得好象有风在后背上吹过。写完了，那五个人就消失在林子深处，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了。过了一阵庞式回来后，薛生就把刚才的事说了，并把后背给庞式看。只见后背上写着一行红色的字，字体是大篆小篆交替着使用，只有两个字象当时通用的字体"贵人"，其余的字都认不清楚。薛生又用手摸后背，把好几个字抹破了，颜色象血一样鲜红，过了好几天，字的香气都不消失。后来庞式中了进士，被任命为乐乡县令，结果被叛将安从进杀了。薛生的儿子把他的棺木运回滑台，在他家乡下葬。

卷三百十四　神二十四

清泰主　仆射陂　李泳子　谯乂俊　刘峭　袁州父老　朱廷禹　僧德林　司马正彝

刘宣　黄鲁　张鋋　郭厚　浔阳县吏　朱元吉　沽酒王氏　鲍回　刘皞　崔练师

清泰主

唐清泰主，乃晋高祖之妇兄也。明宗始为太原将帅，二主军职未高。因击鞠，入赵襄子庙，俱见土偶避位而立，甚讶之，潜亦自负。及明宗功高，常危惧。二主曰："赵襄子终能致福邪？"尔后二主迭享大位。（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清泰君主，是晋高祖妻子的哥哥。明宗起初是太原将帅，清泰主当时只是一个军职不高的人。有一次因为玩击球游戏，他进了赵襄子庙，看见庙里的土神像都离了座位站起来向他致意，十分惊讶，也感到很自负。后来看到明宗军功很高，常担心害怕即不了皇位，说，"难道赵襄子终于能保佑我得到大福吗？"后来清泰主终于登极当了皇帝。

仆射陂

乙未岁，契丹据河朔，晋师拒于澶渊。天下骚然，疲于战伐。翰林学士王仁裕，奉使冯翊，路由于郑，过仆射陂。见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于道路，皆执错彩小旗子，插于陂中，不知其数。询其居人，皆曰："郑人比家梦李卫公云：'请多造旗幡，置于陂中。我见集得无数兵，为中原剪除戎寇，所乏者旌旗耳。'是以家别献此幡旗。"初未之信，以为妖言，果旬月之间，击败胡虏。及使回，过其陂，使仆者下路，访于草际，存者尚多。（出《玉堂闲话》）

【译文】

乙未年间，契丹进犯河朔一带，晋朝军队在澶渊一带与契丹对峙。当时天下人都很恐慌，怕又要受兵慌马乱之苦。这时翰林学士王仁裕奉命出使到冯翊去，经过郑州的仆射陂时，见老百姓和军营的眷属们都涌在大道上，手里拿着各种颜色的小旗子，并把旗子插在仆射陂的水塘岸边。王仁裕就问是怎么回事，回答说，"郑州每家人都梦见仆射李卫公托梦说，'请大家多多制造些军营里用的旗幡，我现在已经集合起大批的军队，为中原扫荡进犯的契丹强寇。但是就缺乏军旗。'所以家家都为李卫公献旗。"王仁裕起初不相信，认为是妖言惑众。可是不到一个月，传来捷报，契丹已被击败。王仁裕完成使命后回去又经过仆射坡，让仆人到陂里草丛中去察看，小彩旗还有很多插在那里。

李泳子

蜀大理少卿李泳，尝归郫城别墅。过桥，见一婴儿，以蕉叶荐之，泳怜其形相貌异，哺养为子。六七年，能书，善读笑，父母钟爱之，过于亲子。至十二岁，经史未见者，皆览之如夙习，人皆谓之神智。尝独居一室中阅书，父母偶潜窥之，见一人持簿书，复有二童子接引呈过，其子便大书数行，却授之去。父母异之，来日，因待立，泳疑曲谓之曰："吾夜来窃有所睹，汝得非判阴府事乎？"曰："然。"重问则唯拜不对。泳曰："阴府人间，事意不同，吾不欲苦问，汝宜善保。"子又拜。却后六年，一旦白于父母："儿只合与少卿夫人为儿一十八年，今则事毕。来日申时，却归冥司。"因泣下久之，父母亦为之出涕。泳问曰："吾官至何？"答曰："只在大理少卿。"果来日申时，其子卒，故泳有退闲之志。未久，坐事遂罢。（出《野人闲话》）

【译文】

西蜀大理少卿李泳，有一次到他在郫城的别墅去，过桥时看见一个婴儿，用芭蕉叶子包着。李泳看这孩子长得貌相不凡，就抱回家去，当成自己的儿子哺养。六七岁时这孩子就能写字，能说会道，父母十分疼爱他，待他比亲生儿子还要好。到了十二岁，不论是什么没见过的经书史籍，这孩子看时都象是读熟过的一样，人们都称这孩子是神童。有一次儿子在一个屋里独自读书，李泳和妻子偷偷在窗外看。只见有一个人拿着公文卷宗，还有两个童子接过卷宗呈递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就挥动大笔在公文上写上几行字，然后交给童子拿走。李泳和妻子非常奇怪。第二天，儿子来请安侍立一旁，李泳就委婉地问儿子，"昨夜我偷偷看见了你的事情。你莫非是在处理阴曹地府的公事吗？"儿子说，"是的。"李泳再问，儿子就只是作揖不回答了。李泳说，"阴府和人间是不同的，我不便算追问什么，希望你多多珍重好自为之吧。"儿子又作揖不语。又过了六年，一天儿子忽然说，"我只该给你们做十八年儿子，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明天申时，我就要回冥府去了。"说完就哭了半天，李泳和妻子也哭了一场。李泳问儿子，"我官能做到多大？"儿子说，"你只能作到现在的大理少卿，不会再升了。"果然第二天申时，儿子就死了。李泳也想辞去官职，没过多久，就因为牵涉到一件公案里被罢了官。

谯乂俊

罗江县道士谯乂俊，壮年。忽梦太山府君追之，赐以黄敕，补为杖直。昼归阴间，夜赴冥府，如此二十余年。常说人间有命未终为恶者，追生魂笞之，其人在阳间之病或贫乞是也。往见亲戚及里人被笞者，明旦往视之，皆验，然恒愿得免。忽于冥间遇道士，不言姓名，谓曰："尔何不致名香？昼（香昼原作者尽，据明抄本改。）于阳间上告南辰北极，必得免。"乂俊依此虔告。忽尔太山府君却追黄敕，自是遂免。因入道攻易，年八十余。（出《野人闲话》）

【译文】

罗江县有个道士叫谯乂俊，正值壮年。有一次他忽然梦见太山府君把他召去，赐给他一个黄色的公文，任命他为阴府的杖直官，让他白天在阳间，夜晚到阴府。他就这样过了二十年。他常对人说，凡是在阳间生了病或受穷乞讨的人，都是自己阳寿没尽却做了坏事，被阴间把魂灵抓去受拷打的结果。这道士只要在阴间看见被拷打的是亲戚或邻居，第二天去看，果然是那么回事，就劝告他们做好事以赎罪免得生病或受穷。有一次他在阴间见一个道士，道士说，"你为什么不给神烧有名的好香？现在阴间要为此而惩罚你了。明天你回阳间去，赶快烧上好香，向南辰北极神求告，你的罪就能免。"谯乂俊道士就按那道士的话作了。后来太山府君追回了任命他的文书，他便不再在阳间阴间来回奔波了。后来他专门攻读《易经》，活到八十多岁。

刘峭

辛酉岁，金水主簿刘峭，因游云顶山，睹山庙盛饰一堂，有土偶，朱衣据鞍。峭讶之，诘于山主昭讷，昭讷曰："余三夕连梦见王，语近辟一判官，宜设堂宇，塑朱衣一官而祀之。故有此作。"峭不之信。明年秩满，还成都，遇都官员外孙逢吉。言其事，逢吉曰："顷为安仲古弥留之际，语长幼云：'顶山王已具书马聘礼，辟吾作判官。'言绝，俨然端坐长逝。"（出《撒诚录》）

【译文】

辛酉这年，金水县主簿刘峭到云顶山游玩。看见山庙中被装饰了个新的庙堂，其中新供奉了一个神像，这神像穿着红衣服骑在马上。刘峭很奇怪，就问庙里的主持昭讷。昭讷说，"我连着三个夜晚梦见云顶山神对我说：'最近将有一个新的判官到云顶山来上任，你要新设一个庙堂，并塑一个穿红衣的神象供祀'。我就是按照云顶山王的吩咐作的。"刘峭不信。第二年刘峭任满回成都，遇见都官员外孙逢吉，就说了这件事。孙逢吉说，"那正是安仲古将死的时候昭讷做了那个梦。安仲古死前曾对家里人说，云顶山王已派来车马带着聘礼迎接他到云顶山庙去当判官，说完后，立刻就端端正正地坐着死去了。"

袁州父老

袁州城中有老父，性谨厚，为乡里所推，家亦甚富。一日有紫衣少年，车仆甚盛，诣其家求食。老父即延入，设食甚至，徧及仆者。老父侍食于前，因思长吏朝使行县，当有顿地，此何人哉？意色甚疑。少年觉之，谓曰："君疑我，我不能复为君隐。仰山神也。"父悚然再拜，曰："仰山日厌于祭祀，奈何求食乎？"神曰："凡人之祀我，皆从我求福。我有力不能致者，或非其人不当受福者，我皆不敢享之。以君长者，故从君求食耳。"食讫，辞让而去，遂不见。（出《稽神录》）

【译文】

袁州乡村里有位老父，为人谨慎厚道，乡里人都很尊敬他，家里也很富。一天，有个穿紫袍的少年，带着不少车马仆从，来到老父家要些吃的。老父立刻把少年请进屋里，拿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连仆从们都给了吃食。老父一面安排酒饭一面想，"如果是州里或朝里的官员到县里来，都会有接待食宿的地方，这位少年是什么人呢？"这样想着脸上就露出了怀疑的神色。少年察觉到了，就对老父说，"你既然怀疑我了，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就是仰山的山神。"老父吃惊地赶快叩头，并问道，"仰山神庙里是不是祭祀供奉酒食的人越来越少了，才使得你不得不出来求食呢？"仰山神说，"人们祭祀我，都是向我求福的。凡是我力量不及办不到的，和那些命中不该有福的人供奉的食物，我都不敢享用。你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没有什么求我的事了，所以才敢向你求食。"吃完后，再三拜谢辞别，然后就不见了。

朱廷禹

江南内臣朱廷禹，言其所亲泛海遇风，舟将复者数矣。海师云："此海神有所求。可即取舟中所载，弃之水中。"物将尽，有一黄衣妇人，容色绝世，乘舟而来，四青衣卒刺船，皆朱发豕牙，貌甚可畏。妇人竟上船，问有好发髢，可以见与。其人忙怖，不复记，但云："物已尽矣。"妇人云："在船后挂壁（壁原作璧，据《稽神录》改。）箧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乌爪也。持髢而去，舟乃达。廷禹又言，其诸亲自江西如广陵，携十一岁儿，行至马当泊，登岸晚望。及还船，失其儿。遍寻之，得于茂林中，已如痴矣。翌日，乃能言。云："为人召去，有所教我。"乃吹指长啸，有山禽数十百只，应声而至，毛彩怪异，人莫能识。自尔东下，时时吹啸，众禽必至。至白沙，不敢复入。博访医巫治之，久乃愈。（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有位在朝里作官的朱廷禹，说他的亲戚有一次乘船在海上航行，突然遇见了风暴。船被大浪颠簸得好几次都要翻了，掌舵的海师说这是海神在要东西，快把船里的东西往海里扔一些。船上东西快扔尽时，见一个容貌十分美丽的妇人坐着小船赶来，有四个侍女为她划船。个个是红头发猪牙齿，面目十分可怕。那妇人的小船靠拢后，妇人上了大船，问，"船上有没有好假发？"当时船上的人又慌乱又害怕，不记得她说的什么假发有没有。然而那妇人却说，"就在你们船后舱挂在墙上的梳妆匣里。"船上的人按她的话一找，果然找到了假发。船篷上放着些干鱼腊肉，那妇人就拿了给那四个划船的兵吃。看那女人的手，竟是鸟的爪子。那女人拿了假发走了，船才平安地前行到达了目的地。朱廷禹又说，有一次他的亲属从江西坐船到广陵，还带着个十一岁的孩子。船到了马当泊，大家停船上岸游玩。等回到船上时，发现那孩子丢了。四下分头去找，才在密林中找到，孩子已经象傻子一样了。第二天孩子才能说话，说是被人领走以后，教他吹很长的口哨。一吹起口哨，就有好几百只山中的怪鸟应声而至。这些鸟毛色十分奇异，认不出来是什么鸟。后来这孩子跟着船往东走，常常吹口哨，引得那些怪鸟都飞到船头。后来船到了白沙，鸟就没敢再来。到广陵后，家里人到处请医生和巫师给那孩子看病，过了很长时间，才把病治好。

僧德林

浙西僧德林，少时游舒州，路左见一夫，荷锄治方丈之地。左右数十里不见居人，问之，对云："顷时自舒至桐城。至此暴得痁疾，不能去，因卧草中。及稍醒，已昏矣。四望无人烟，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部从如大将，至此下马。据胡床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县下。'遂上马去，倏忽不见，唯二卒在焉。某即强起问之，答：'此茅将军也，常夜出猎虎，忧汝被伤，故使护汝。'欲更问之，困而复卧。及觉，已日出。不复见二卒，即起而行，意甚轻健，若无疾者。至桐城，顷之疾愈。故以所见之处，立祠祀之。"德林上舒州十年，及回，则村落皆立茅将军祠矣。"（出《稽神录》）

【译文】

浙西有个和尚叫德林，年轻时游舒州时，在路边看见一个人正拿着锄头清理一块一丈多大小的土地，周围几十里没有人家，觉得很奇怪，就问那人。那人说，"过去我有一次从舒州往桐城去，走到这里突然发起了疟疾。走不动了，就躺在草丛里。等稍清醒过来时，天已黑了。四望没有人烟，只听得虎豹吼叫，心里想我是非死在这里不可了。突然有一个人骑着马来到我跟前，看那样子象个将军，带着不少人。将军下马后，坐在胡床上。过了一会儿，他叫来两个兵，对他们说，'好好保护这个人，明天把他送到桐城去。'说完就上马走了，转眼已不见影，只剩下两个兵守着我。我勉强坐起来问他们，他们说，'那是茅将军，经常夜里出来猎虎。怕你被虎伤，特派我们保护你。'我想再仔细问问，因为太难受又躺下了。等我醒时，太阳已出来了，两个兵也不见了，我就爬起来赶路。只觉得两腿特别轻快，跟没病时一样。到了桐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就在遇见茅将军的地方给他修个小祠庙祭祀他。"德林和尚到舒州呆了十年，等回来时一看，村子里到处都建有茅将军的祠庙。

司马正彝

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天彝谢之，妇人云："至都，有好粉胭脂，宜以为惠。"正彝许诺。至建业，遇其所知往溧水，因市粉脂诣遗之。具告其处，既至，不复见店，但一神女庙，因置所遗而去。正彝后为溧水令，相传云，往往有遇之者，未知其审。（出《稽神录》）

【译文】

司马正彝在没有当县令前是个小官。有一次他到溧水县去，离投宿的地方还很远，又饿又渴，十分焦虑。忽然看见道旁有个客店，只有一个女子出来迎客，就进了店。女子做了很丰盛洁净的饭菜招待他，他十分感谢。女子说，"不用谢，到了京城里，有那好的胭脂和粉给我捎点来就行。"司马正彝到了南京，正好遇到一个朋友要回溧水，就买了些脂粉托朋友捎给那个开店的女子，并详细的说了那客店的位置。朋友到那地方找，根本没有旅店，而是一个神女庙，就把脂粉放在庙里然后走了。司马正彝后来当了溧水县令，听人们传说，常常有人遇见那个女子，但都不知道她就是神女。

刘宣

戊寅岁，吴师征越，败于临安。裨将刘宣伤重，卧于死人中。至夜，有官吏数人，持簿书至，遍阅死者。至宣，乃扶起视之曰："此汉非是。"引出十余步，置路左而去。明日贼退，宣乃得归。宣肥白如瓠，初伏于地，越人割其尻肉，宣不敢动。后疮愈，肉不复生，臀竟小偏。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译文】

戊寅那年，吴地的军队征讨越地，在临安大败。副将刘宣受了重伤，卧在乱尸堆里。夜间来了几个官员，拿着个本子一一对照查看死尸。查到刘宣时说，"这家伙不在本子上。"把他拖出去十几步，扔在道旁走了。贼兵退后，刘宣才得以归营。刘宣长得又白又胖象个大葫芦，他躺在死尸堆里时，越兵割下了他一半屁股，他也没敢动。后来伤好了，但屁股是歪的。十几年后刘宣才死。

黄鲁

徐三诲为抚州录事参军，其下干力黄鲁者，郡之俚人。年少，颇白皙，有父母在乡中，数月一告归，归旬日复来。一旦，归月余不至，三诲遗吏至其家召之。家人云："久不归矣。"于是散寻之。又月余，乃见在深山中，黄衣屣履，挟弹而游。与他少年数人，皆衣服相类。捕之不获。鲁家富，乃多募人，伏草间以伺之。数日，果擒之，而诸少年皆走。既归，问其故，曰："山中有石氏者，其家如王公。纳我为婿。"他无所言。留数日，复失去，又于山中求得之，如是者三。后一日竟去，遂不复见。寻石氏之居，亦不能得。此山乃临川人采石之所，盖石之神也。（出《稽神录》）

【译文】

抚州的录事参军名叫刘三诲，他手下有个很能干的人叫黄鲁，是个乡下人。黄鲁很年轻，皮肤白净，他的父母都在乡下。黄鲁每过几个月就请假回去探家，十几天后就回来。有一次，请假回家一个多月也没回来。刘三诲派人到黄鲁家去找，他家人说，黄鲁已经很久没回来过了。于是派人四下去找。找了一个多月，财在深山中见到。黄鲁这时穿着黄衣服黄鞋，挟着个弹弓正在游逛，和他一起还有几个少年，衣服打扮都一样。人们抓不住黄鲁，跑掉了。黄鲁家很富，雇了很多人上山藏在草从里等着，几天后才把他抓住了。带回家来，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山里有个姓石的，家里象王公一样富，招我作了女婿。"再问就不说了。在家里呆了几天，又没了。只好再到山里去抓，回来还是呆几天就没，后来就再也找不到了。找姓石的家也找不到。这山是临川人采石的地方，那"石氏"，其实就石神。

张鋋

张鋋者，任邑宰，以廉直称。后为彭泽令，使至县宅。堂后有神祠，祠前巨木成林，乌鸢（乌鸢原作为焉，据明抄本改。）野禽，群巢其上，粪秽积于堂中。人畏其神，故莫敢犯。（犯原作於，据明钞本改。）鋋大（大原作矣，据明钞本改。）恶之，使巫祈于神曰："所为土地之神。当洁清县署，以奉居人，奈何腥秽如是邪？尔三日中，当尽逐众禽。不然，吾将焚庙而伐树矣！"居二日，有数大鹗，奋击而至，尽坏群巢，又一日大雨。粪秽皆净。自此宅居清洁矣。（出《稽神录》）

【译文】

张鋋曾当过几任邑宰，廉洁正直，后来升为彭泽令。县衙后面有个庙，庙前是树林，乌鸦老鹰等野鸟在树上搭窝，弄得县衙到处是鸟粪。人们说鸟是神庙的，不敢管它们，张鋋十分厌恶，让女巫在庙里祝祷说，"你是这一方的土地神，应该保证县衙的清洁，使住在这里的人畅快。现在弄得又腥又臭你怎么不管？请神在三天之内把鸟都赶走，不然我就要烧庙砍树了。"过了两天，突然来了几只大鹰向鸟群猛攻，把鸟窝也都毁了。第三天又来了一场大雨把鸟粪都冲走，从此县衙就干净了。

郭厚

李宗为舒州刺史，重造开元寺。工徒始集，将浚一废井。井（井下原有"中如言而得之船屋上有脯腊妇人取以食四卒视其手"二十二字，系本卷朱廷禹条内文，误衍于此，今删。今本《稽神录》无"郭厚"条。明抄本于此处空一行计二十二字）"土寇犯阙，天下乱。僧辈利吾行资，杀我投此井中，今骸骨在是。为我白李公，幸葬我，无见弃也。"主者以告宗，翌日亲至井上，使发之，果得骸骨。即为具衣衾棺椁，设祭而葬之。葬日，伍伯复仆地。鬼告（告原作如，据明抄本改。）曰："为我谢李公，幽魂处此，已三十年，籍公之惠，今九州社令，已补我为土地之神，配食于此矣。"寺中至今祀之。（出《稽神录》）

【译文】

李宗当舒州刺史后重新修造开元寺。工匠们刚集中后，要清理庙里的一口废井。（译述者按，原文"井"字以下缺二十二字）"……贼寇进犯京城，天下大乱。和尚们抢去我的盘缠钱和行李，把我杀死后扔到这井里，这副骨头就是我。请替我向李宗刺史请求把我埋葬，千万别再抛掉我。"管事的报告给李宗，第二天李宗就来到井边，命人下去挖，果然有一副骨殖。就作了衣服棺材，祭奠之后把骨殖埋葬了。埋的那天，伍伯又扑倒在地说，"鬼魂说：'请为我向李刺史致谢。我的幽魂在井中已呆了三十年，由于李刺史的恩德，我现在已经补任为土地神，就在这庙里上任了。"开元寺至今还供奉着这个土地神。

浔阳县吏

庚寅岁，江西节度使徐知谏，以钱百万施庐山使者庙。浔阳令遣一吏典其事。此吏尝入城，召一画工俱往，画工负荷丹彩杂物从之。始出城，吏昏然若醉，自解腰带投地。画工以为醉，（醉下明抄本有取字，属下。）而随之。须臾，复脱衣弃帽，比至山中，殆至裸身。近庙涧水中，有一卒，青衣，白韦蔽膝。吏至。乃执之。画工救之曰："此醉人也。"卒怒曰："交交加加，谁能得会。"竟擒之，坐于水中。工知其非人也，走往庙中告人。竞往视之，已不见，其吏犹坐水中，已死矣。乃阅其出给之籍，则已乾没过半。进士谢岳亲见之。（出《稽神录》）

【译文】

庚寅年间，江西节度使徐知谏给庐山使者庙布施了百万钱，浔阳县令派了一个小县吏到庐山庙去主管这件事。县吏进城找了一个画工一同去，画工背着颜料画具跟着走。刚出城，那县吏就象喝醉了酒似地昏昏沉沉，把腰带解下来扔了。画工以为他醉了，就拾起腰带跟着走。不一会儿县吏又脱了衣服扔了帽子。走到庐山里时，县吏已脱得精光。走到庙前的河边，看见有一个鬼卒，穿青衣，白皮子护膝，一把就抓住了县吏。画工忙上前救县吏，说："他喝醉了。"鬼卒说，"罗索些什么，谁管那一套！"把县吏拖到河水里坐着。画工知道那是个鬼卒，就到庙里找人。人们跑出来看，鬼卒已经不见，县吏还坐在水里，已经死去。人们查看他身上带的帐本，才发现他已经把给庙里的钱贪污了一多半。这件事是进士谢岳亲自见到的。

朱元吉

乌江县令朱元吉，言其所知泛舟至采石，遇风。同行者数舟皆没，某既溺，不复见水，道路如人间。其人驱之东行，可在东岸山下，有大府署，门外堆坏船板木如丘陵，复有人运诸溺者财物入库中甚众。入门，堂上有官人，遍召溺者，阅籍审之。至某独曰："此人不合来，可令送出。"吏即引去，复至舟所。舟中财物，亦皆还之。恍然不自知，出水，已在西岸沙上矣。举船俨然，亦无沾湿。（出《稽神录》）

【译文】

乌江县令朱元吉说，他的朋友某人有一次乘船到采石矶，遇上大风，同行的好几条船都沉没了。某人也落了水。但掉到江里后就没有水了，有一条路象人间的路一样，他就沿着路往东走。到了东岸山下，看见一个很大的衙门，门外象小山似地堆着破船烂板，还有些人把淹死者的财物往仓库里运。他进了衙门，见大堂上有个官，把淹死的都召了来，按着卷宗一个个地审查。审到他时，官员说，"这个人不该来，把他送回去。"他就被人领出来，又来到船边，把船上的东西也还给了他。他忧恍惚惚的什么也不觉就出了水，发现自己已经在西岸沙滩上，船也完好无损，一点也没湿。

沽酒王氏

建康江宁县廨之后，有沽酒王氏，以平直称。癸卯岁，二月既望夜，店人将闭外户，忽有朱衣数人，仆马甚盛，奄至户前，叱曰："开门，吾将暂憩于此。"店人奔走告其主。其主曰出迎，则已入坐矣。主人因设酒食甚备，又犒诸从者，客甚谢焉。顷之，有仆夫执捆绳百千丈，又一人执橛杙数百枚，前白："请布围。"紫衣可之。即出，以钉地，系绳其上，围坊曲人家使遍。良久白事讫，紫衣起至户外。从者曰："此店亦在围中矣。"紫衣相谓曰："主人相待甚厚，免此一店可乎？"皆曰："一家尔，何为不可？"即命移杙，出店于围外。顾主人曰："以此相报。"遂去，倏忽不见？顾视绳杙，已亡矣。俄而巡使欧阳进逻巡夜，至店前，问何故深夜开门，又不灭灯烛何也。主人具告所见，进不信。执之下狱，将以妖言罪之。居二日，建康大火，自朱崔桥西至凤台山，居人焚之殆尽。此店四邻皆为煨烬，而王氏独免。（出《稽神录》）

【译文】

建康江宁县衙的后面有个王氏酒店，以买卖公平闻名。癸卯年二月十六日夜里，店里刚要关门，忽然有几个穿红衣服的人带着不少车马仆从，来到店前，大喊："开门，我们要在这里歇一会儿。"伙计赶快跑去告诉主人王氏，王氏说快快接进来，到店里一看，都已进来坐下了。王氏赶快端上了好多酒菜殷切招待，连随从们也都一样招待。红衣人们都很感谢。不一会儿有个仆从拿着几百丈一捆的绳子，另一个拿着几百个木橛子，请示道，"现在就围起来吗？"一个紫衣人说可以。那两个人就出去，把木橛钉在地上，把绳子拴在橛上，把整个一条街的住户都围在绳圈里了。过了很久有人报告说都弄好了，紫衣人就出去了。一个仆从对紫衣人说，"这家酒店也围在里面了。"紫衣人说，店主人侍咱们很好，免了这家怎样？"大家都说，"就免这一家有什么不行呢？"于是就让人把木橛子挪开，把酒店让在绳子外，然后对店主王氏说，"就算对你的报答吧。"说完就转眼消失了，再看地上的绳子木橛也都没了。这时巡使欧阳进带人巡夜来到酒店前，问王氏为什么深夜开着门还点着灯烛，王氏就都说了。欧阳进不信，把王氏抓走了关进监狱，准备判他妖言感众罪。两天后，建康发生大火灾，从朱崔桥往西直到凤台山烧了个片瓦无存。但王氏酒店安然无恙，周围却是一片灰烬。

鲍回

鲍回者，尝入深山捕猎，见一少年，裸卧大树下，毛发委地。回欲射之，少年曰："我山神也，避君不及。勿杀我，富贵可致。"回以刃刺其口，血皆逆流，遂杀之。无何回卒。（出《稽神录》）

【译文】

鲍回有一次进深山打猎，看见一个少年，光着身子躺在大树下，很长的毛发拖在地上。鲍回想射死他，少年说，"我是山神，没来得及躲开你，请别杀我，我可以使你富贵。"鲍回一刀刺进少年的嘴里，血却又倒着流回嘴里。鲍回终于把少年杀了，不一会他自己也死了。

刘皞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意其知人命禄，乃诘之，仍希阅己将来穷达。吏曰："作齐王判官，后为司徒宗正卿。"皞自以朝籍已高，不乐却为王府官职。梦觉，历历记之，亦言于亲友。后衔命使吴越，路由郓州，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太山原作大四，据明抄本改。）神天齐王也。乃令亲侍就庙，陈所梦，炷香掷茭以质之。一掷果应，宗卿以家事未了，更将明恳神祈，俟过海回，得以从命。频掷不允，俄卒于邮亭。（原缺出处。明抄本作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后汉宗正卿刘皞，有一次他忽然梦见一个手拿文簿的人，看样子是冥府的官员，就向他请求查查自己的未来官运。官员说，"先作齐王判官，后来升任司徒宗正卿。"刘皞自认为朝官职位很高，不愿当王府的官职。梦醒后，仔细记下，并告诉了亲友。后来他被派出使吴越，走到郓州，忽然病在公馆里。病中恍惚地想到过去作梦说自己当齐王判官，怕是指的到阴间给太山神天齐王作判官吧，就让侍从到庙里去向神述说了梦，并烧上香后用菰米扔卦请神说明。一扔，卦就应验了，他也就知道自己马上要死了，就向神恳求，说家里有事没办完，等自己过海回来后，再归阴上任，但连扔了好几卦，神都不答应。不久他就死在官驿的旅舍里了。

崔练师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其名，莫知所造何道。置辎车一乘，佣而自给。或立小小阴功，人亦不觉。一旦，（旦原作二，据明钞本改。）车于路辗杀一小儿，其父母诉官，追摄驾车之夫，械之。欲以其牛车偿死儿之家，其人曰："此物是崔练师处租来。"官司召练师，并絷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絷之？"梦觉，召练师，以梦中之言告之。练师对曰："某虽姓崔，莫知是何长行。"俄尔死儿复活。周高祖闻而异之，召崔练师入京，仍择道士，往晋州紫极宫修斋焉。（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州女道士崔练师，忘了叫什么名，也不知道她是什么道门。崔练师有一辆牛车租给别人拉脚，用这钱维持生活。也许她有些阴功，但人们不了解。有一天，牛车压死了一个小孩，小孩父母告了官，官府把车夫抓来押起来，并宣判把牛车给小孩家做赔偿。车夫说这车是租崔练师的，官府就把崔练师也抓了起来。太守栾元福夜里梦见冥府一位崔判官说，"崔练师是我侄女，她有什么罪要抓起来？"太守梦醒后把崔练师召来并把梦告诉她。崔练师说，"我虽然姓崔，却不知道冥府的崔判官是我的那门子长辈亲戚。"然而不久那个被辗死的孩子却复活了。周高祖听说这事很惊奇，召崔练师进京。仍令其为道士，到晋州紫极宫持斋修行。

卷第三百十五　神二十五（淫祠附）

梨山庙　吴延瑫

淫祠　余光祠　鮔父庙　鲍君　张助　著饵石人　洛西古墓　豫章树　狄仁杰檄 飞布山庙（有目无文）　画琵琶　壁山神

梨山庙

建州梨山庙。土人云。故相李回之庙。回贬为建州刺史，后卒于临川。卒之夕，建安人咸梦四乘白马，入梨山。及凶问至。因立祠焉。世传灵应。王延政在建安，与福州构隙，使其将吴某，帅兵向晋安。吴新铸一剑。甚利。将行，携剑祷于梨山庙，且曰："某愿以此（此字原空缺，据明钞本补。）剑，手杀千人。其夕，梦人谓己曰："人不当发恶愿，吾祐汝，使汝不死于人之手。"既战败绩，左右皆溃散。追兵将及，某自度不免，即以此剑自刎而死。（出《稽神录》）

【译文】

建州梨山庙，当地人说是已故相国李回的庙。李回被贬到建州当刺史，后来死在临川。死的那天晚上，建安人都梦见有四乘白马进了梨山。后来果然传来李回的死讯，所以当地人才在梨山给李回修了庙，都说很灵应。后来王延政在建安时和福州发生了冲突，派手下一个姓吴的带兵去攻打晋安。吴某新铸了一把剑，十分锋利，将出发时，他带着剑到李回庙里祈祷发愿说，"我愿用这宝剑杀死一千人！"这天夜里，吴某梦见李回对他说，"人祈祷时不应该发恶愿。我将保佑你不死于别人之手。"果然吴某一战大败，手下士兵四散溃逃。追兵眼看就追上吴某，吴某心想已免不了一死，就用那把宝剑自刎了。

吴延瑫

广陵豆仓官吴延瑫者，其弟既冠，将为求妇。邻有媒妪，素受吴氏之命。一日，有人诣门曰："张司空家使召。"随之而去。在政胜寺之东南，宅甚雄壮。妪云："初不闻有张公在是。"其人云："公没于临安之战。故少人知者。"久知（明抄本知作之，按此句有脱讹。）其家陈设炳焕，如王公家。见一老姥，云是县君，之坐。顷之，其女亦出，姥谓妪曰："闻君谓吴家求婚，吾欲以此女事之。"妪曰："吴氏小吏贫家，岂当与贵人为婚邪？"女因自言（言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曰："儿以母老。无兄弟。家业既大，事托善人。闻吴氏子孝谨可事，岂求高门邪！"妪曰："诺，将问之。"归以告延瑫，异之。未敢言。数日，忽有车舆数乘，诣邻妪之室，乃张氏女与二老俾俱至。使召延瑫之妻即席，具酒食甚丰，皆张氏所备也。其女自议婚事，瑫妻内思之，此女虽极端丽，然可年三十余。其小郎年节少，未必欢也。其女即言曰："夫妻皆系前定，义知有合，岂老少邪？"瑫妻耸然，不敢复言。女即出红白罗二疋曰："以此为礼，其他赠遗甚多。"至暮，邀邻妪俱归其家，留数宿，谓妪曰："吾家至富，人不知耳，他日皆吴郎所有也。"室中三大厨，其高至屋，因开示之。一厨实以金，二厨实以银。又指地曰："此中皆钱也。"即命掘之，深尺余，即见钱充积。又至外厅，庭中系朱鬣白马，傍有一豕。曰："此皆礼物也。"厅之西复有广厦，百工制作毕备。曰："此亦造礼物也。"至夜就寝，闻豕如有惊，呼诸婢曰："此豕不宜在外，是必为蛇所啮也。"妪曰："蛇岂食猪者邪？"女曰："此中常有之。"即相与秉烛视之，果见大赤蛇，自地出，萦绕其豕，复入地去，救之得免。明日，方与妪别，忽召二青衣，夹侍左右，谓妪曰："吾有故近出，少选当还。"即与青衣凌虚而去，妪大惊。其母曰："吾女暂之天上会计，但坐，无苦也。"食顷，乃见自外而入，微有酒气，曰："诸仙留饮，吾以媒妪在此，固辞得还。"妇归，（妇归原作妪妇，据明抄本改。）益骇异而不敢言。又月余，复召妪去。县君疾亟，及往，其母已卒。因妪至葬，葬于杨子县北徐氏村中，尽室往会。徐氏有女，可十余岁。张女抚之曰："此女有相，当为淮北一武将（将字原空缺，据明抄本、黄本补。）之妻，善视之。"既葬，复后赠妪，举家南去，莫知所之，婚事（事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亦竟不成。妪归，访其故居，但里舍数间。问其里中，云："住此已久，相传云张司空之居，竟不得其是。"后十年。广陵乱，吴氏之弟归于建业，亦竟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豆仓官叫吴延瑫，他的弟弟已经成年，就张罗提亲的事。邻居有个媒婆，一直受吴延瑫的托付寻找合适的女子。一天，有人敲媒婆家门，说是张司空家有请，媒婆就跟着去了。一看是政胜寺东南的一个府第，很是雄伟壮观。媒婆说，"我怎么没听说有张司空这么个人家呢？"接她的人说，"张司空在临安之战中去世了，所以人们不太知道。"进了府门，看见府内的一切陈设都十分华贵，像是王公家。见一个老太太，说是县君。请媒婆坐完后，这家的女儿也出来了。老太太对媒婆说，"听你说吴家想求婚，我打算把这个女儿许配给吴家公子。"媒婆说，"吴家官小家贫，怎么敢和你们这样高贵的人家结亲呢？"张氏女自己回答说，"我母亲年高，我又没弟兄，家业这么大，想托付给一个好人。听说吴家公子孝顺恭谨，这就是最合适的人了，我们还求什么高门贵第呢？"媒婆说，"好，我回去问问。"媒婆回到吴家说了这些情况后，吴延瑫心里有些疑惑，没敢说什么。过了几天，忽然有几辆车来到媒婆家，是张氏女和两个老女仆一起来了。她们请吴延瑫的妻子到媒婆家赴宴，丰盛的酒菜都是张氏女准备的。在酒席上，张氏女又自己提婚事。吴延瑫的妻心中暗想，"这个女子长得倒是十分端庄美丽，但是看样子有三十多岁了。我家兄弟岁数太小，不一定合适。"那知张氏女立刻就说，"夫妻姻缘是前世所定，如果命该结合在一起，才少又有什么关系！"吴妻心里一惊，不敢再说什么。张氏女就拿出红白两疋绸子说，"请收下这定礼吧。"还给了不少别的礼品。天黑时，张氏女请媒婆和她一块回家，并留住了几天。张氏女说，"我家非常富，别人不知道，这一切将来都是吴郎的。"屋里有三个和屋顶一样高的厨柜，张氏女打开让媒婆看，一个厨装金，一个厨装银，又指指地下说下面全是钱，说完就叫人来挖，才挖了一尺多，就见里面全是钱。又来到外厅，见庭院拴着一匹红鬃白马，旁边有一只大猪。庭西面有一个大厅，里面放着各种精致的家具用品，张氏女说都是结婚礼品。这天晚上刚睡下，就听院里的猪象受了惊，张氏女就招呼使女们说，"那猪不能放在外面，一定是让蛇咬了。"媒婆说，"蛇还能吃猪吗？"张氏女说，"这是常有的事。"就拿着蜡烛到院里看，果然有条大红蛇从地下钻出来缠住猪往地下拖，张氏女把猪救了下来。第二天，张氏正和媒婆告别时，忽然叫来两个使婢站在他左右，对媒婆说，"我有事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说罢竟和两个使女一齐腾空而去。媒婆大惊失色，张老太太说，"我女儿暂时上天去一会儿有点事，你别担心，快坐。"有一顿饭工夫张氏女就回来了，微有醉意地说，"几位神仙请我喝酒，我说媒婆在家，再三推辞才得脱身。"媒婆更加吓得说不出话了。一个多月后，张氏女又请媒婆去，说老太太病重，等媒婆赶到，老太太已死，就帮忙料理丧事，葬在杨子县北的徐氏村里，张氏全家都参加了葬礼。徐氏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张氏女爱抚地说，"这女孩命相好，将来是淮北一名武将的妻子，你们要好好待他。"葬礼之后，张氏女又送给媒婆很多礼品，然后全家都往南迁走了，也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婚事竟也没有成。媒婆回来后，再去找张家的府宅，只有几间很普通的房子。问村里的人，都说张氏女住在这里很久了，传说那是已故张司空的房子，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也没弄清。十年后，广陵战乱，吴延瑫的弟弟也回了建业，倒也没出什么事。

淫祠

余光祠

汉灵帝初平三年，起裸游馆。盛夏避暑，长夜饮宴醉，迷于天晓。内官以巨烛投于殿下，帝乃觉悟。及董卓破京师，（明抄本破京师作毁长安。）焚其馆宇。至魏咸熙中，其投烛之所，冥夜有光如星。时人以为神光，于此立室，名曰"余光祠，"以祈福。至明帝末，稍除焉。（出《拾遗记》）

【译文】

汉灵帝初平三年。灵帝盖了个"裸游馆"用作盛夏避暑。灵帝整夜的饮酒作乐，天亮了还不知道。宫廷的内侍把一个大蜡烛扔在殿下，才把灵帝惊醒。后来董卓攻破京都，烧了灵帝的馆舍。到魏咸熙年间，当年扔蜡烛的地方深夜有闪闪的光亮，人们说是神光，就在那里盖了个祠，名叫"余光祠"，以祈祷降福。到明帝末年，才渐渐不供这座祠庙了。

鮔父庙

会稽石亭埭，有大枫树，其中朽空。每雨，水辄满。有估客携生鮔至此，辄放一头于朽树中。村民见之，以鱼鮔非树中之物，咸神之。乃依树起室，宰牲祭祀，未尝虚日，目为鮔父庙。有祷请及秽慢，则祸福立至。后估客复至，大笑，乃求鮔臛食之，其神遂绝。（出刘敬叔《异苑》）

【译文】

会稽县石亭埭，有棵大枫树，树身已经朽空了。每到下雨，树身中就灌满了水。有一个商人带着一些鮔鱼路过这里，就把一只活鱼放进树洞里的水中。村民们发现了鱼，认为鱼绝对不能是在树里生长的，都认为这是神，就挨着树修了座庙，并宰牲献祭，天天不断，把这庙叫"鮔父庙"，说是对鱼神敬奉能得福，不敬就生祸。后来，那个当初放鱼的商人又路过这里，见此情景哈哈大笑，并把树洞里的鱼取出来作成鱼羹吃了，从此人们才不再进这座假庙了。

鲍君

昔汝南有人，于田中设绳，以捕獐而得者。其主未觉，有行人见之，因窃取獐去，犹念取之不俟其主，有鲍鱼，乃以一头置罝中而去。本主来，于罝中得鲍鱼，怪之以为神，不敢持归。于是村里因共而置屋立庙，号为鲍君。后转多奉之者，丹楹藻棁，钟鼓不绝。病或有偶愈者，则谓有神。行道经过，莫不至祠焉。积七八年，鲍鱼主后行过庙下，问其故。人具为说。乃曰："此是我鲍鱼耳，何神之有？"于是乃息。（出《抱朴子》）

【译文】

从前汝南有个人在田野里设下了绳网想捕获猎禽兽。一天，网里套住了一头獐子，本主没发现，一个过路的人偷偷取走了獐子。过路人想想觉得太不够意思，就把带着的鲍鱼放一只在网里。本主来后看见了鲍鱼，惊怪地认为这是神，不敢拿回去。村庄里的人们知道后就在得鱼的地方建了个祠庙，叫"鲍君"神，传说开来，祭祀的人很多。庙的柱子漆成红色，屋梁也画了花纹，日日钟鼓声不断。有病的人求鲍神后偶然好了，就更说这神特别灵，走路人过庙门也都进去祈祷。七八年后，那个当初往网里放鲍鱼的人经过祠庙，问是怎么回事，村人就如实告诉了他。这人说，"这是我放在网里的鲍鱼呀！"从此人们才不再敬奉"鲍君"了。

张助

南顿人张助者，耕于田中。种禾，见一李核，乃掘取之，以湿土封其根，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后作远职，不在。其后里中人见桑中忽生李，谓之神。有病目痛者，荫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谢一豚。"其目偶愈，便杀豚祭之。传者过差，便言此树能令盲者得视。远近翕然，互来请福。其下常车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数年，张助罢职来还，见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核耳，何有神乎？"乃斫去。（出《风俗通》。明抄本做出《抱朴子》。）

【译文】

南顿有个叫张助的，有一次种田时发现了一棵李子核想带回去，就挖了出来，用湿土培上顺手放在一棵桑树洞里，可是回家时却忘了。后来张助到外地当差，走了很久。村里人突然发现桑树上长出了李树，就说是"李君"神，有一个闹眼病的人来到树下祈祷说，"李君如果能让我眼睛好，我就祭祀一头猪。"这人眼病碰巧好了，果然用一头猪来谢神。这件事一传就走了样，说是这树能让瞎子复明。远近的人就络绎不绝来这棵树下求福，常常是车马堵塞了道路，祭神的酒肉成堆。过了几年，张助被罢职回家乡，看见了这情形，就说，"这李树是我当年放在桑树洞里的呀，哪里有什么神呢？"于是把树砍了。

著饵石人

又汝阳有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买数片饵以归。天热，过荫彭氏墓口树下，以所买饵，暂著石人头上。及去，忘取之。后来者见石人头上有饵，求而问之，或人调曰："此石人有神，能治病，病愈者以饵来谢之。"如此转以相语，云："头痛者，摩石人头。腹痛者，摩石人腹，亦还以自摩，无不愈者。"遂千里来就石人治病。初具鸡豚，后用牛羊，为立帷帐，管弦不绝。如此数年，前忘饵母闻之，乃为人说，无复往者。（出《抱朴子》）

【译文】

汝阳县有座彭氏墓，靠近大道。墓口立着个石人。有个农村老太太进城买了几块燋饼回来，天热，就坐在彭氏墓前的树下乘凉，顺手把燋饼放在石人头上，走时忘了拿。后面来了几个走路的看见了燋饼，就研究是怎么回事。有人就开玩笑说，"大概是这石人有灵，能治病，病好了的拿燋饼来谢神的吧。。"这话传来传去，说成"头痛的摸石人头，肚子痛的摸石人肚子，摸后再自摸，没有不能好的。"后来竟有人千里迢迢来求石人治病。起初谢神只用些鸡、小猪，后来都用牛羊了。还给石人搭了帐幕，请来鼓乐祭祀。这样过了好几年，当初那个忘了燋饼的老太太把事说破了，人们才不再来敬石人了。

洛西古墓

洛西有古墓，穿坏多时，水满墓中，多石灰汁。主治疮。夏日行人，有病疮烦热，见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疮偶便愈。于是诸病者闻之，悉往自洗。转有饮者以治腹内者。近墓居人，便于墓所立庙舍，而卖此水。而往买者，又当祭庙中。酒肉不绝，而来者转多。此水行尽，于是卖者常夜窃运他水以益之。其远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使，或持器遗信买。于是卖（于是卖三字原缺。据明抄本补。）水者大富。或言其水无神，官家禁止，遂填塞之，乃绝。（出《抱朴子》）

【译文】

洛西有座古墓，已经坍塌很久了，里面灌满了水。水里含有石灰，能治疮疖。夏天走路的人有生了疮的，看见墓里的水清凉，就洗疮，偶然也有好了的，后来传开了，得各种病的人都来洗，还有喝水治肚内病的。古墓附近的人就盖了个庙，专门卖这水。买水的人也必须到庙里祭祀，祭礼不断。后来到这里买水的人太多，墓里水快干了，卖水的就夜里偷偷往里灌别处的水。太远的人来不了，就托人带着器具来买，卖水的发了大财。后来不少人说那水根本不灵，官府也禁止再卖，把古墓给填了，从此这事才算拉倒。

豫章树 唐洪州有豫章树，从秦至今，千年以上，远近崇敬。或索女妇，或索猪羊。有胡超师，隐于白鹤山中，时游洪府。见猪羊妇女遮列，诉称此神枉见杀害，超乃积薪将焚之，犹惊惧。其树上有鹳雀窠数十，欲烧前三日，鹳翔空中，徘徊不下。及四边居宅栉比，皆是竹木，恐火延烧。于时大风起，吹焰直上，旁无损害，遂奏其地置观焉。（出《抱朴子》）

【译文】

唐代洪州有棵豫章树，从秦朝到唐朝已活了千年以上。远近的人都视为神树，经常要用妇女或要牛羊祭祀。据说有个叫胡超的道士在白鹤山隐居，来到洪州，看见树五罗列着很多猪羊祭品，就对人们说这神见不得杀害牲灵，就堆起柴禾要把树烧掉。大家仍很害怕，这树上有好几十个鸟窝，打算烧树的前三天，鸟儿就在空中绕圈地飞不往树上落。树的四周都是房子和竹林，一烧树怕引起火灾。烧树那天刮起了大风，把火直吹上天去，周围没有一点损害。于是就在烧树的地方盖了一座庙。

狄仁杰檄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西楚霸王项君将校等，其略曰："鸿名不可以谬假，神器不可以力争。应天者膺乐推之名，背时者非见几之主。自祖龙御宇，横噬诸侯。任赵高以当轴，弃蒙恬而齿剑。沙丘作祸于前，望夷复灭于后。七庙隳圮，万姓屠原。鸟思静于飞尘，鱼岂安于沸水。赫矣皇汉，受命玄穹。膺赤帝之贞符，当四灵之钦运。俯张地纽，彰凤纪之祥；仰缉天纲，郁龙兴之兆。而君潜游泽国，啸聚水乡。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测大符之所会，不知历数之有归。遂奋关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盖实由于人事，焉有属于天亡。虽驱百万之兵，终弃八千之子。以为殷监，岂不惜哉。因当匿魄东峰，收魂北极。岂合虚承庙食，广费牲牢？仁杰受命方隅，循革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台室，使蕙帷销尽，羽帐随烟。君宜速迁，勿为人患。檄到如律令。"（出《吴兴掌故集》）

【译文】

唐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写了一篇声讨西楚霸王项羽和项羽手下将校的文章并下令撤除烧毁项羽庙。文章说："伟人的名字不可以冒充，国家的权柄不可以抢夺。应运顺天时的人才会受到推崇，背时逆潮流的没见有几个能成王侯。从秦始皇当政之后。任命奸臣赵高专权，杀害了忠臣大将蒙恬。焚书坑儒就埋下了祸根，后来六国蜂起的讨伐终于使秦灭亡。那时庙宇被毁塌，百姓被屠杀，鸟儿只能在洁净的天空飞翔，鱼儿怎能在开水里生存。汉高祖刘邦功德昭彰。他受命于上天，有炎帝的佑护，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他俯问土地，土地显出凤的祥瑞，他仰看上天，天上也出现龙的征兆。而你项羽只不过是一个江南泽国的莽汉，在水乡聚集起一些乌合之众，凭着你有扛铁鼎拔山岳的力气，蔑视天意和命运的安排，在关中举事，终于兵败在垓下。看起来是被刘邦所败，实际上是因为你违背了天意才复灭，白白葬送了你的八千子弟兵应做为鉴戒，多么可惜啊！你应该老老实实把你的魂魄藏在东方的山中或虚渺的太空里，有什么资格在你的庙里白白享受人间的供奉祭祀呢？我狄仁杰受皇命治理这一方，需要有很多革新和建树。现在我派人烧毁项羽庙，拆除庙中的堂舍，烧毁你的帐幕。你要快快迁走，不许再欺人害人。这篇声讨文章，就代表我的命令。"

飞布山庙 ［正文原缺。共六行。行二十二字。］

画琵琶 〔原缺二行。行二十二字。〕

泊船。书生因上山闲步。入林数十步，上有一坡。见僧房院开，中有床。床塌，门外小廊数间，傍有笔砚。书生攻画，遂把笔，于房门素壁上，画一琵琶，大小与真不异。画毕，风静船发。僧归，见画处，不知何人，乃告村人曰："恐是五台山圣琵琶。"当亦戏言，而遂为村人传说，礼施求福甚效。书生便到杨家，（明钞本家做州。）入吴经年，乃闻人说江西路僧室，有圣琵琶，灵应非一。书生疑之，因还江西时，令船人泊船此处。上访之，僧亦不在。所画琵琶依旧，前幡花香炉。书生取水洗之尽，僧亦未归。书生夜宿于船中，至明日又上。僧夜已归，觉失琵琶。以告，邻人大集，相与悲叹。书生故问，具言前验，今应有人背着，琵琶所以潜隐。书生大笑，为说画之因由，及拭却之由。僧及村人信之，是圣亦绝耳。（出《原化记》）

【译文】

（原书缺开头的两行，每行二十二字）

……停了船，书生上山闲游。进了树林几十步，上面有一个坡。书生看见庙门开着，僧房里有一张已经塌了的床，门外还有几间小偏厦，旁边放着笔砚。书生会画画，就拿起笔来，在房门白墙上画了一只琵琶。大小和真琵琶没什么不同。画完后，风停了，书生就上船走了。和尚回来后看见墙上的琵琶，不知是谁画的，就对村里人玩笑地说，"别是五台山神的圣琵琶吧。"这句话被传开后，人们竟信以为真，还说向圣琵琶祈祷求福挺灵。书生就到杨家，后来又到吴地去了几年，在吴地就听说江西有个庙里有只圣琵琶十分灵应，心里挺怀疑。后来他又回江西，让船又停下，上岸到庙里去，和尚又不在，墙上琵琶还在，琵琶前供着旗幡香炉。书生就弄了些水把墙上的琵琶洗掉了，但和尚仍没回来，就回船上睡了。第二天书生又上岸到庙里来。昨天夜里和尚回庙后一看墙上琵琶没了，告诉了村里人，村里人都跑来看，十分悲伤，不断感叹。书生故意问他们，他们说，"那琵琶十分灵验，一定是有人做了不敬的事，琵琶才离开我们而去。"书生大笑起来，向大家说了真相和洗掉它的原因。村人和和尚这才恍然大悟，"琵琶圣"也从此再不灵验了。

壁山神

合州有壁山神，乡人祭，必以太牢，不尔致祸，州里惧之。每岁烹宰，不知纪极。蜀僧善晓，早为州县官，苦于调选，乃剃削为沙门，坚持戒律，云水参礼。行经此庙，乃曰："天地郊社，荐享有仪，斯鬼何得潜于天地。牛者稼穑之资，尔淫其祀，无乃过乎？"乃命斧击碎土偶数躯，残一偶，而僧亦力困。稍苏其气，方次击之。庙祝祈僧曰："此一神从来蔬食，由是存之。"军州惊谔，申闻本道，而僧端然无恙。斯以正理责之，神亦不敢加祸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合州有个壁山神，人们祭祀时，必须宰杀牛羊上供，否则就会降祸于人。大家都非常怕这神，每年宰杀的牲畜不计其数。有一个四川和尚法名善晓，早年做过州、县的官，苦于官场的升降调动，辞官剃度当了和尚，他坚守佛门戒律，云游各地参拜名寺。当他来到此地，看到人们大量杀牲畜供神，就说，"不论敬天地还是敬神灵，祭礼都是有限度的，一定是有什么恶鬼藏在这庙里。牛是人们种地的依靠，让人们这样宰杀无度，这庙里的神能没有罪过吗？"说罢要来一把斧子，一口气砸毁了好几个神像。最后只剩下一个神像了，善晓和尚也没有力气了，就休息一会儿，打算把最后一个神像也砸掉。这时，庙里的管事上前恳求说，"这个神一直是吃素的。"和尚才把这个神象留下了。州里听说后大惊，上报到道台那里。然而善晓和尚一直安然无事。这说明用正理责备神，神也是不敢降祸害人的。

卷第三百十六　鬼一

韩重　公孙达　鲜于冀　卢充 谈生　陈蕃　刘照　张汉植 范丹　费季　周式　陈阿登

韩重

吴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韩重，年十九。玉悦之，私交信问，许为之妻。重学于齐鲁之间，属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与。玉结气死，葬阊门外。三年重归，（归原作诘，据明抄本改。）问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结气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恸，具牲币往吊。玉从墓侧表形见，谓重曰："昔尔行之后，令二亲从王相求，谓必克从大愿。不图别后，遭命奈何。"玉左顾宛颈而歌曰，南山有乌，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歌毕。歔欷泣流，不能自胜。要重还冢，重曰："死生异道，惧有尤俧，不敢承命。"玉曰："死生异路，吾亦知之。然一别永无后期，子将畏我为鬼而祸子乎？欲诚所奉。宁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还冢。玉与之饮宴，三日三夜，尽夫妇之礼。临出，取径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毁其名，又绝其愿，复何言哉！愿郎（愿郎原作时节。据明抄本改。）自爱，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诣王自说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讹言，以玷秽亡灵。此不过发冢取物，托以鬼神。"欲收重，重脱走，至玉墓所诉玉。玉曰："无忧，今归白王。"玉妆梳忽见，王惊愕悲喜，问曰："尔何缘生。"玉跪（跪原作诡，据明抄本改。）而言曰："昔诸生韩重来求玉，大王不许。今名毁义绝，自致身亡。重从远还，闻玉已死，故赍牲币，诣冢吊唁。感其笃终，辄与相见。因以珠遗之，不为发冢，愿勿推治。"夫人闻之，出而抱之，正如烟然。（出《录异传》）

【译文】

吴王夫差有个小女儿叫玉，十八岁。韩重是个十九岁的英俊少年，吴玉很喜欢他。两个人瞒着父母先是互通书信后来就私订终身。韩重到齐鲁读书，就请自己的父母到吴王那里去求婚。吴王一听大怒，不同意这婚事，玉心气郁结而死，埋在了皇宫南门外。三年后韩重回来，问父母，父母说，"去求婚吴王大怒不许，玉中气郁结而死，已经埋葬了。"韩重一听痛哭失声，带着纸钱祭品到玉墓前祭吊。玉从墓侧现形，对韩重说，"当初你走之后，让你的父母来议婚，我原来想一定会实现咱们美好的心愿。没想到却遭到如此悲惨的下场啊！"说罢，悲痛地唱道："南山有鸟，北山张罗。志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长，名为凤凰。一日失雄，三年感伤。虽有众鸟，不为匹双。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尝暂忘！"唱完后，涕泪交流哭得控制不住自己，并要求韩重和她一起回到墓中去。韩重说，"阴阳两界不能相通，怕后果更惨。"不敢随玉去。玉说，"死生异路我也知道，可是我们今天分别后，就再也见不到了。你是不是怕我是鬼会伤害你？没想到我对你一片赤诚，却得不到你的信任。"韩重被她的真情感动，就和玉一起走进墓中。玉和韩重宴饮欢聚了三天三夜，像夫妻一样。韩重临走时，玉拿出一个直径有一寸大的明珠相赠，并说，"我现在一切都被毁了，也没有和你生聚的可能，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唯愿你多多珍重吧。如果能到我家去，就把这个明珠给我父王看看。"韩重回来后，去见吴王，说出了他和玉相见的经过。吴王一听大怒说，"我女儿已经死，你编这套谎话来骗我，玷污了我女儿的亡灵。这明珠只不过是你盗墓得来的，假托什么鬼神？"说着就要把韩重抓起来，韩重赶快逃掉了，又到玉的墓前诉说这事。玉说，"你别愁，我这就直接去告诉父王。"玉梳妆得整整齐齐，忽然在吴王面前现形，吴王十分惊异，悲喜交加地问，"女儿是怎么死而复活的？"玉跪下说，"从前书生韩重来求婚，父王不许，如今我名各俱毁，已经死了。韩重从远方归来，听说女儿已死，带着祭品到我的坟上祭吊。女儿感激他的真情，就和他相见，并把明珠赠给他，这不是他盗墓所得，请父王不要惩治他吧。"这时吴王夫人听见了跑出来一把抱住女儿，然而玉却像一股青烟般消失了。

公孙达

任城公孙达，甘露中，陈郡卒官，将敛，儿及郡吏数十人临丧。达五岁儿，忽作灵语，音声如父，呵众人哭止。因呼诸子，以次教诫。儿等悲哀不能自胜，及慰勉之曰："四时之运，犹有始终。人修短殊，谁不致此？"语千余言，皆合文章。儿又问曰："人亡皆无所知，唯大人聪明殊特，有神灵耶？"答曰："鬼神之事，非尔所知也。"因索纸笔作书，辞义满纸，投地遂绝。（出《列异传》）

【译文】

任城的公孙达在甘露年间死在陈郡的任上。将要入敛时，他的几个儿子和郡里的官员参加葬礼。公孙达有个五岁的儿子忽然用公孙达的声音说起话来，先是命儿子们不要再哭，然后对儿子们一个个进行教导嘱咐。几个儿子都悲伤得不能控制自己，公孙达就安慰勉励说，"一年四季的运行还有始有终。人不论是寿长寿短谁能不死？"说了上千字的话，记下来都是文章。儿子们又问。"人死后都没有知道，是不是因为父亲你特殊聪明，才有神灵呢？"回答说，"鬼神的事，不该你们知道。"说罢就要了纸笔写起来，写了满满一张纸，然后才扑在地上断了气。

鲜于冀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鲜于冀为清河太守，作公廨。未就而亡。后守赵高，计功用二百万，王官黄秉、功曹刘适言四百万钱。冀乃鬼见，白日导从入府。与高及秉等，对共计校，定为适秉所割匿。冀乃书表自理，其略言："高贵尚小节。亩垄之人，而踞遗类。研密失机。婢妾其性，媚世求显，偷窃狠鄙。有辱天官，易讥负乘，诚高之谓。臣不胜鬼言，谨因千里驿闻，付高上之。"便西北去三十里。车马皆灭，。不复见。秉等皆伏地物故，高以状闻。诏下，还冀西河田宅妻子焉，兼为差代，以弥冥中之讼。（出《水经》）

【译文】

后汉建武二年，西河的鲜于冀就任清河太守，上任后修造公事房舍，没盖完就死了。继任的太守赵高向上面呈报说鲜于冀办这工程费用是二百万，王官黄秉、功曹刘适则说化了四百万。鲜于冀就突然现形，大白天的带着人进了太守府，和黄秉等人一笔笔地对帐查工程费用，断定是黄秉等虚报贪污了工程费。鲜于冀就自己写了奏章向朝廷申诉。奏章中大致说，"高贵的人更重视小节，而种田的俗人才见便宜就贪。然而他们毕竟是婢妾一类的小人，再周密的谋划也有漏洞。他们这种卑鄙的贪污偷窍行为辱没了皇上的器重，也让人们笑话他们不配担任这样的公职。如果真如黄秉刘适等人说是我花了那么多钱，那么我现在虽然作了鬼也要申辩。现在我把我的奏章通过千里驿使呈交皇上，请赵高替我上奏。"写完奏章，就坐上车奔西北方三十多里而去，后来就不见了。黄秉等人竟伏在地上死去。赵高把鲜于冀的奏章呈给皇帝，皇帝下诏发还了被没收的鲜于冀在河西的庄园田宅和充为官婢的妻子，并委官去接任工作，以安抚阴间来的这场官司。

卢充

卢充，范阳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年二十。冬至一日，出宅西猎，射獐中之，獐倒而起，充逐之。不觉忽见道北一里许，高门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复见獐，门中一铃下，唱客前，有一人投一袱新衣，曰："府君以遗郎。"充着讫进见，少府语充曰："尊府君不以仆门鄙陋，近得书，为君索小女为婚，故相迎耳。"便以书示充。父亡时。充虽小，然已识父手迹。即欷歔无复辞免。便敕内，卢郎已来，便可使女妆严，即就东廊。"至黄昏。内白女郎妆严毕，崔语充："君可至东廊。"即至，女已下车，立席头，却共拜，时为三日。给食三日毕，崔谓充曰："君可归。女生男，当以相还，无相疑，生女当留养。"敕内严车送客。充便辞出，崔送至中门，执手涕零。出门见一犊车，驾青衣。（明抄本衣作牛）又见本所着衣及弓箭，故在门外。寻遣传教将一人捉袱衣与充。相问曰："姻缘（缘原作授。据《搜神记》改。）始尔，（尔下原有援始二字今据搜神记、明抄本广记删。）别甚怅恨。今故致衣一袭，被褥自副。"充上车，去如电逝，须臾至家。母见，问其故，充悉以状对。别后四年三月，充临水戏，忽见傍有犊车，乍沉乍浮，既而上岸，同坐皆见。而充往开其车后户，见崔氏女与三岁男共载。女抱儿以还充，又与金碗，并赠诗曰："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充取儿碗及诗，忽然不见。充后乘车入市卖碗，冀有识者。有一婢识此，还白大家曰："市中见一人乘车，卖崔氏女郎棺中碗。"大家既崔氏亲姨母也。遣儿视之，果如婢言。乃上车叙姓名，语充曰："昔我姨嫁少府，女未出而亡，家亲痛之，赠一金碗著棺中。可说得碗本末。"充以事对，此儿亦为悲咽，赍还白母。母即令诣充家迎儿还。诸亲悉集，儿有崔氏之状，又复似充貌。儿碗俱验，姨母曰："我外甥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遂成令器，历郡守。子孙冠盖相承至今，其后植字干，有名天下。（出《搜神记》）

【译文】

卢充是范阳人。家西边三十里，有座崔少府墓。卢充二十岁那年，冬至的一天去家的西边打猎，射中了一头獐子。獐子倒了又爬起来跑掉，卢充就追。追到道北一里多的地方，獐子不见了，却见一排高门瓦房，象是很阔的人家。大门的门铃下有个人大声说，"请贵客住前来。"并给了卢充一套新衣说，"我家府君让我给的。"卢充穿好衣服进了院，见了主人少府，少府说，"令尊不嫌我家门第不高，最近来信，为你聘我的女儿为婚，所以特地把你接来了。"说罢就拿出卢充父亲的书信给他看。卢充父亲去世时，卢充尽管还小，但已能认得父亲的手迹。看到父亲的亲笔信，卢充十分难过，就不能推辞了。崔少府就向里面说，"卢郎已到，快让女儿好好梳妆到东廊去。"黄昏时，里面说已梳妆好了。崔少府就让卢充也到东廊去。卢充到时，崔女已经下车，站在桌子前，两人拜堂成婚。卢充在崔府呆了三天后，少府对卢充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女儿如果生男孩，会把孩子送去，如是生女孩，就留在我这里。你不要有怀疑。"说完就命派车送客。卢充告辞，崔少府送到中门，握住卢充的手哭了。出门看见一个仆人驾着一辆牛车，又见门外放着自己穿的衣服和弓箭。崔女也叫人拿来一套衣服送给卢充，说，"我俩姻缘刚开始，就分别了，心里很难过。赠你这件衣服和一套被褥做纪念吧。"卢充上了车，车快如闪电，不一会儿就到了家。卢充母亲问他怎么回事，他就说了详情。和崔氏女分别四年零三个月后，有一天卢充在河里游水，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辆牛车，一会儿沉没一会又浮起，一会儿牛车上了岸。和卢充一起玩的人都看见了。卢充跑过去打开牛车的后门，见崔氏女抱着一个三岁的男孩。崔氏女把儿子交给卢充，同时给他一个金碗，还赠了一首诗："煌煌灵芝质，光丽何猗猗。华艳当时显，嘉异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荣耀长幽灭，世路永无施。不悟阴阳运。哲人忽来仪。今时一别后，何得重会时。"卢充接过金碗、儿子和诗后，崔氏女突然消失了。卢充后来就坐着车到街上去卖碗。希望能有认识这碗的人。果然一个女仆认出了这碗，她立刻跑回去对女主人说，"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坐着车，卖崔氏女棺材中的金碗。"女主人正是崔氏女的亲姨，她立刻派儿子到街上看，果然和女仆说的一样。儿子到车上和卢充说，"当年我姨嫁给崔少府，崔少府的女儿没出嫁就死了，家里人都很悲痛，赠了一个金碗给她陪葬。你能告诉我你得到这金碗的经过吗？"卢充就如实说了。儿子也十分悲痛，回家对母亲说了。母亲就让到卢充家迎接孩子回来，亲戚都来看望，见那孩子长得既像崔氏又象卢充。孩子和金碗都验证了。崔氏女的姨妈说，"这就是我的外甥孙了。"就给起名叫卢温休。温休的意思是纪念阴阳通婚。后来卢温休果然成了大器，当上了郡守。他的子孙辈辈作官，一直传到现在，卢充有一个后代叫卢植，字叫干，是个名传天下的人。

谈生

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书。忽（书忽原作诗经，据明钞本改。）夜半有女子，可年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乃（乃原作之。据明钞本改。）言："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为夫妻，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上已生肉如人，腰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自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此必发墓。"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塚，塚完如故。发视之，果棺盖下得衣裾。呼其儿，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召谈生，复赐遗衣，以为主婿。表其儿以为侍中。（出《列异传》）

【译文】

谈生四十岁还没有娶妻，平时就是发奋读书。有一天半夜有个十五六岁的女子来找谈生。这女子容貌称得上绝代佳人，主动要求作谈生的妻子。女子说，"我和人不一样，请不要用灯火照我，三年后才可以照。"他们结合后生了一个儿子，儿子已经两岁。谈生忍不住好奇心，夜里等女子睡着了，偷偷点灯看她，只见她腰以上已经长出和活人一样的肉了，但腰以下还有白骨。女子惊醒后发觉谈生偷照自己，说，"你辜负了我。我就要复活了，你怎么就不能再忍一年而用灯光照我呢？"谈生急忙赔罪，女子仍哭个不停说，"我和你只能永别了，只是惦念我们的儿子，你以后如果穷得养活不了他，就暂时交给我。我也准备送你些东西。"谈生随女子来到一座华贵的屋中，见屋中陈设装饰不同凡人。女子拿了一件缀着珍珠的袍子赠给谈生说，"卖了这袍子就可维持生活。"临分别时，女子撕下了谈生一块衣裳下摆留作纪念。后来谈生到市场上卖珠袍，被睢阳王家的人买去，得钱千万。睢阳王一看，竟是自己死去的女儿的袍子，就把谈生抓来拷问为什么盗墓。谈生就实话实说了。睢阳王仍不信，就到女儿坟上去看，见坟墓完好如初。再打开墓穴看，果然在棺盖下发现了谈生的一块衣摆。后来又看谈生的儿子，果然长得像自己女儿，睢阳王才相信了，又把谈生请来，把珠袍还给了他，认他为公主的女婿。后来又上表给朝廷，赐给谈生的儿子侍中的官衔。

陈蕃

陈蕃微时，尝行宿主人黄申家。申妇夜产，蕃不知。夜三更。有扣门者，久许，闻里有人应云："门里有人，不可前。"相告云："从后门往。"俄闻往者还，门内者问之："见何儿？名何？当几岁？"还者云："是男，名阿权，当十五岁。"又问曰："后当若为死？"答曰："为人作屋，落地死。"蕃闻而不信。后十五年，为豫章太守，遣吏征问，昔儿阿奴所在。家云，助东家作屋，堕楝亡没。（出《幽明录》）

【译文】

陈蕃寒微时，有一次出门投宿在黄申家。黄申的妻子夜里生孩子，陈蕃并不知道。睡到半夜忽听有人敲门。半天才听得门里有人应道，"门里有人，别从前门进，从后门走。"不一会那叫门的人回来了，门里的人问，"看见个什么孩子？叫什么名？能活到多大？"门外的人说，"是个男孩，叫阿奴，能活到十五岁。"又问，"将来是怎么死的？"回答说，"帮助人盖房子，摔死的。"陈蕃听见了但不相信。十五年后，陈蕃当了豫章太守，派官员去查问，那个叫阿奴的孩子现在何处。他家人说，帮着东家盖房，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

刘照

刘照，建安中，为河间太守。妇亡。埋棺于府园中。遭黄巾贼，照委郡走。后太守至，夜梦见一妇人往就之。后又遗一双锁，太守不能名。妇曰："此萎蕤锁也，以金缕相连，屈申在人，实珍物。吾方当去，故以相别，慎无告人。"后二十日。照遣儿迎丧。守乃悟云云。儿见锁感动，不能自胜。（出《录异传》）

【译文】

刘照在建安年间，任河间府太守。他的妻子死了。棺材埋在府后花园里。后来黄中造反，刘照扔下一切逃跑了。继任的太守到任后，夜里梦见一个女人来和他同房。临走时送给新太守一个双锁，太守不知这锁叫什么名，女人说"这个锁叫萎蕤，中间用金链相连，可屈可伸，是一件宝物。我要走了，以它做为离别纪念，千万不要对人说。"过了二十天，刘照派儿子迎运他妻子的棺材，新任太守才恍然大悟，并把锁给刘照的儿子看，儿子看见母亲的随葬珍宝，心里十分悲痛。

张汉植

陈国张汉植，至南阳，从京兆尹延叔坚，学《左氏传》。行后数月，鬼物持其妹，为之扬言曰："我病死，丧在陌上。常苦饥寒，操一三量不借，挂屋后楮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在北牖下。皆望取之。又买李幼牛一头，本券在书箧中。"往索，悉如其言，妇尚不知有此。妹新归宁，非其所及。家人哀伤，益以为审。父母兄弟，椎结迎丧。去精舍数里，遇汉植与诸生相随。汉植顾见家人，怪其如此。家见汉植。良以为鬼也。惝恍有间，汉植乃前，为父说其本末如此。得妖物之为？（出《风俗通》，明抄本作出《搜神记》）

【译文】

陈国的张汉植，到南阳去跟京北尹延叔坚学习《左传》。他走了几个月以后，一个鬼怪附在了他妹妹的身上，以张汉植的口气说，"我病死在大道上，经常饥寒交加。咱家的秤没有外借，挂在那屋后楮树上。傅子方送我五百钱，放在北窗下，忘了拿了。又买了一头小牛，买卖契约放在书箱里。"家里的人按着他说的去找，果然都在。张汉植的妻子都不知道这些事。妹妹刚回娘家来，不可能知道这些事。家人得知张汉植的死讯十分悲痛，更加信以为真。全家穿着丧服拄着哭丧棒出门去找张汉植的尸体。没想到在离学馆几里的地方，竟遇见张汉植和同学们在一起。汉植看家里人这样穿戴，十分惊奇。家里人看见汉植，则以为是见了鬼了。双方愣了半天，汉植的父亲说清情况，大家才知道是鬼怪搞的鬼。

范丹

陈留外黄范丹，字史云，少为尉从佐，使檄谒督邮。丹有志节，自恚为斯役小吏。及于陈留大泽中，杀所乘马，捐弃官帻，诈逢劫者。有神下其家曰："我史云也。为劫人所杀，疾取我衣于陈留大泽中，家取得一帻。丹随之南郡，转入三辅。从英贤游学。十三年乃归。家人不复识焉。陈留人高其志行，及殁。号曰贞节先生。（出《搜神记》）

【译文】

陈留郡当外黄官的范丹，字史云，年轻时给县尉当个小随从官。有一次，派他去给督邮送公文。范丹少有大志，气愤自己当个为人驱使的小官，走到陈留大泽时，把所骑的马杀掉，把官家的头巾也扔了，假称是被强盗打劫了。有个神怪向他家里人说，"我就是范丹，被强盗杀死，快到陈留大泽来取我的衣物。"家人赶到，只找到一块头巾。后来范丹去了南郡，又转到三辅，跟一些大学问家学习，过了十三年才回家，家里人都不认识他了。陈留人赞赏他的志气，死后，称他为"贞节先生"。

费季

吴人费季，客贾数年。时道多劫，妻常忧之。季与同辈旅宿庐山下，各相问去家几时，季曰："吾去家已数年。临来，与妻别，就求金钗以行，欲观其志，当与吾否耳。得钗。仍以著户楣上。临发忘道。此钗故当在户上也。"尔夕。妻梦季曰："吾行遇盗，死已二年。若不信吾言，吾取汝钗，遂不以行。留在户楣上。可往取之。"妻觉，揣钗得之。家遂发丧，后一年余，季行来归还。（出《搜神记》）

【译文】

费季是吴地人，在外经商好几年。当时路上强盗很多，他的妻子十分担心。有一次费季和几个同伴住在庐山下的旅店中，大家互相问离家多久了，季费说，"我离家已好几年。出发时和我妻子告别时，我向她要她头上的金钗。我的意思是看看她对我感情好不好，如果给我就是对我好。她给了我金钗，我就偷偷把钗放在门框上面。临走时，我忘了拿，这只钗应该还在门框上。"这天夜晚，费季的妻子梦见贾季对她说，"我在路上遇见强盗，已死了二年。如果不信我的话，我向你要了金钗后就放在门框上，你可以去取来，就知道我是真的死了。"妻子惊醒后，果然在门框上找到了钗，家里就办了丧事。然而过了一年多，费季却回来了。

周式

汉下邳周式。尝至东海。道逢一吏。持一卷书，求寄载。行十余里，谓式曰："吾暂有所过，留书寄君船中。慎勿发之。"去后，式盗发视书，皆诸死人录，下条有式名。须臾吏还，式犹视书，吏怒曰："故以相告，何忽视之？"式扣头流血，良久曰："感卿远相载，此书不可除。卿今日已去，还家，三年勿出门，可得度也。勿道见吾书。"式还不出，已二年余，家皆怪之。邻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适出门，便见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门，知复奈何？吾求不见，连相为得鞭杖。今已见汝，无可奈何，后三日日中，当相取也。"式还涕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昼夜与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时，见来取，便死。（出《法苑珠林》）

【译文】

汉代下邳人周式，一次到东海去。在半路上遇到了一个官吏，拿着一卷书，请周式给他带着。一同走了十几里后，官吏说，"我暂时有点事，先把书寄放在你船里，但你千万不要看那书。"官吏走后，周式忍不住打开书看，见那上面记的都是死人的名字，在后面竟也有自己的名。不大会儿官吏回来了，看见周式在偷看书，大怒说，"告诉你不要看，怎么不听！"周式把头都磕出了血。过了半天官吏说，"感谢你替我带着这本书，但你的名字是抹不掉的，你今天回家后，三年之内不要出门，你就可以躲过去不死了。但你千万不要说看过我的书。"周式回到家后，坚持不出门。已经过了两年了，家里人都十分奇怪。这时有个邻居去世，周式的父亲让他去吊唁。如果不去父亲就大怒，只好出门去了。周式刚一出门，就碰见了那个官吏。官吏说，"叫你三年别出门，你不听出门了，这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没把你抓到阴府，我受了好几次鞭打。现在我既然看见你，只能把你带走了。三天后中午，我会来接你。"周式回到家里，哭诉了这件事，他父亲不信。他母亲昼夜守在周式身边哭。三天后的中午，周式果然死去。

陈阿登

汉会稽句章人，至东野还。暮不及门，见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至，有一少女，不欲与丈夫共宿，呼邻家女自伴。夜共弹箜篌，歌曰："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明至东郭外。有卖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说昨所见。母惊曰："此是我女，近亡，葬于郭外尔。"（出《灵怪集》）

【译文】

汉代会稽县的句章有个人到东城外回来，晚上没到家时，看见路旁小屋里生着火，就进去投宿。进屋后，是一个少女，因为不愿和丈夫同住找来了邻居的女孩一起作伴。夜里她们一起弹箜篌，边弹边唱，"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汝欲知我姓，姓陈名阿登。"第二天这人到城外，在一个卖饭的小馆里坐下，对卖饭的女人说了昨晚的事。那女人大吃一惊说，"那就是我的女儿，最近死了，已埋在城外了。"

卷第三百十七　鬼二

吴祥　周翁仲　田畴　文颖　王樊　秦巨伯　宗岱　郑奇　钟繇　夏侯玄 嵇康　倪彦思　沈季　糜竺　王弼　陈仙　胡熙　鲁肃

吴祥

汉诸暨县吏吴祥者，惮役委顿。将投窜深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见年少女子。采衣甚美，云："我一身独居，又无乡里，唯有一孤妪，相去十余步耳。"祥闻甚悦，便既随去。行一里余。即至女家。家甚贫陋。为祥设食。至一更竟。闻一妪唤云："张姑子。"女应曰："诺。"祥问是谁，答云："向所道孤妪也。"二人共寝至晓，鸡鸣祥去。二情相恋，女以紫巾赠祥，祥以布手巾报。行至昨夜所遇处，过溪，其夜水暴溢，深不可涉。乃回向女家，都不见昨处。但有一塚耳。（出《法苑珠林》）

【译文】

汉代诸暨县有个衙役吴祥，有一次为了逃避一趟苦差事，想到深山里躲几天。走到一条河边，天快黑了，遇见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年女子。女子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周围也没有邻居，只有一个孤老太太，离我家有十几步。"吴祥挺高兴，就随女子去了。一看女子家很穷，但还是给吴祥做了饭。到了一更天时，听见外面一个老妇喊道："张姑娘！"吴祥问是谁，女子说，"就是我给你说的那个孤老婆子。"二人睡到天亮，鸡叫时吴祥和女子恋恋不舍地分别，女子送吴祥一条紫巾，吴祥也回赠给女子一条布巾。吴祥往回走到那条河边时，由于河水夜里暴涨，没法过去，只好回转去找那女子家，然而一看，那里不过是一座荒坟而已。

周翁仲

汝南周翁仲，初为太尉掾。妇产男。及为北海相。吏周光能见鬼，署为主簿。使还致敬于本郡县，因告之曰："事讫，腊日可与小儿俱侍祠。"主簿事讫还，翁仲问之，对曰："但见屠人。弊衣蠡髻而踞神坐，持刀割肉。有衣冠青墨绶数人，彷徨堂东西厢，不进，不知何故。"翁仲因持剑上堂，谓妪曰："汝何故养此子？"妪大怒曰："君常言，儿体貌声气喜学似我。老翁欲死，作为狂语。"翁仲具告之，祠祭如此，不具服，子母立截。妪涕泣言："昔以年长无男。不自安。实以女易屠者之男。畀钱一万，此子年已十八。遣归其家。迎其女，已嫁卖饼者妻。后适西平李之思，文思官至南阳太守。（见《风俗通》）

【译文】

汝南人周翁仲，最初当太尉掾，妻子生了个男孩，后来周翁仲当上了北海相。府里有个官叫周光，能和鬼来住，被阴间任为主簿，并让他回阳间向本郡本县的官员致意。周翁仲就对周光说，"你再回阴间去办完事后，十二月祭神时我将带我的小儿一起在庙里等你，你看看我儿子阴运如何。"周光从阴间回来后，周翁仲问他，他说，"我在阴间看见你儿子是个屠夫，穿着破衣头上挽着瓢形的发髻坐在神位上，拿着刀在割肉。还有几个穿青衣坠黑流苏的人在大堂东西厢房里不进去，不知是为什么。"周翁仲就手持宝剑对自己的老夫人说，"你为什么生了这么个儿子？"老夫人大怒说，"你不是说，你儿子的长相性格都象你吗？你个老不死的，说什么疯话？"周翁仲就把儿子的事说了，并说这是阴间已定了的，如果不服气，母子的感情就立刻断绝。这时老夫人才哭着说，"当年因为我们年纪大了没有男孩心里不安，我就偷偷把新生的女孩和一个屠夫换了个男孩，并给了那屠夫一万钱。"现在这孩子已经十八了，就把他又送还给屠户家，把女儿重新接了回来。女儿已嫁给了一个卖饼的做老婆，就让她改嫁给西平的李文思。后来李文思作了南阳太守。

田畴

田畴，北平人也。刘虞为公孙瓒所害，畴追慕无已，往虞墓，设鸡酒之礼哭之。音动林野，翔乌为之凑鸣，走兽为之悲吟。畴卧于草间，忽有人通云："刘幽州来，欲与田子泰言生平之事。"畴神悟远识。知是刘虞之魂，既进而拜。畴泣不自止，因相与进鸡进酒。畴醉。虞曰："公孙瓒购求子甚急，宜窜伏避害。"畴对曰："君臣之道，生则尽其义。今见君之灵，愿得同归九泉。骨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万古之高士也，深慎尔仪。"奄然不见，而畴醉亦醒。

【译文】

田畴是北平人。当时刘虞被公孙瓒杀害，田畴知道后，由于对刘虞特别敬慕，就备了酒和鸡肉到刘虞的墓上去祭奠痛哭。哭声震动了山林和田野，群鸟都被感动得哀鸣，走兽也被感动得悲号。田畴躺在草丛里，忽然有人通报说，"刘虞已经来了，想和田畴说说生平的事。"田畴本来就是个十分聪明有见识的人，知道是刘虞的鬼魂现形，就参见跪拜，仍然痛哭不止。刘虞就和田畴一起喝酒吃鸡肉。田畴喝醉了，刘虞说，"现在公孙瓒悬赏捉拿你，你应该赶快躲起来以免被害。"田畴说，"自古君臣的大理就是为臣在活着时对君王尽忠尽义，现在见到君王的魂灵，我也愿意一同魂归九泉。尸骨尚且不朽，我怎么可以逃走呢？"刘虞说，"你真是千古少有的仁人志士，愿你永远保持你的气节吧。"说完消失不见，田畴也醒过来了。

文颖

汉南阳文颖，字叔长，建安中，为甘陵府丞。过界止宿，夜三鼓时，梦见一人跪前曰："昔我先人，葬我于此。水来湍墓，棺木溺，渍水处半，然无以自温。闻君在此。故来相依。欲屈明日，暂住须臾。幸为相迁高燥处。"鬼披衣示颖，而皆沾湿。颖心怆然，即寤。访诸左右，曰："梦为虚耳，何是怪？"颖乃还眠，向晨，复梦见，谓颖曰："我以穷苦告君，奈何不相愍悼乎？"颖梦中问曰："子为谁？"对曰："吾本赵人。今属河芒氏之神。"颖曰："子棺今何所在？"对曰："近在君帐北十数步，水侧枯杨树下，即是吾也。天将明，不复得见，君必念之。"颖答曰："诺。"忽然便寤。天明可发，颖曰："虽云梦不足怪，此何太过。"左右曰："亦何惜须臾，不验之耶？"颖即起，率十数人将导，顺水上，果得一枯杨。曰："是矣。"掘其下，未几，果得棺，棺甚朽坏，没半水中。颖谓左右曰："向闻于人，谓之虚矣。世俗所传，不可无验。"为移其棺，葬之而去。（出《搜神记》）

【译文】

汉南阳人文颖。字叔长。建安年间。任甘陵府丞。有一次到外地去，晚上住下后，夜里三鼓时。梦见一个人跪在他面前说，"过去我祖上把我埋在这里。现在我的墓被水淹了，棺木一半浸在水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听说你在这里，所以来求你。希望你明天不要走，再停留一阵。望能约我迁移到高处干燥的地方。"鬼让文颖看自己的衣服，果然都湿了，文颖心里很难过，就醒了。醒后问旁边睡的人们，都说，"梦都是假的，有什么奇怪的。"文颖就接着睡。睡到拂晓，又梦见那鬼来说，"我把我的困苦告诉你，你怎么不可怜我呢？"文颖在梦中问，"你是谁？"鬼说，"我本来是赵地的人，现在归河芒神管。"文颖问，"你的棺木现在何处？"鬼说，"只离你住地北面十几步远，水边的一根枯杨树下，我就在那里。天快亮了，我该走了，请你别忘了。"文颖答应后就醒了。天亮后要出发时，文颖说，"虽然梦不足怪，我这梦做的也太过分真实了。"朋友们说，"也用不了多少时间，何不去验一验呢。"文颖就领着十几个人，顺河上行，果然看见一棵枯杨树。说，"就是这儿。"往下挖，没一会就看见一个棺木。已经朽坏，被水淹了一半。文颖就对大家说，"都说梦是虚的，人们的传说，得检验后才能证明啊。"于是把棺材挪了，埋葬以后才离去。

王樊

《敦煌实录》云，王樊卒，有盗开其塚。见樊与人樗蒲，以酒赐盗者。盗者惶怖，饮之。见有人牵铜马出塚者。夜有神人至城门，自云："我王樊之使，今有发塚者。以酒墨其唇讫。旦至。可以验而擒之。"盗即入城，城门者乃缚诘之，如神所言。（出《独异志》）

【译文】

《敦煌实录》上说：王樊死后，有盗墓人挖开他的坟，看见王樊在墓中和人用樗蒲玩赌博的游戏。看见盗贼，王樊请他喝酒。盗贼惊慌害怕，就喝了酒。然后就看见一个人牵墓中的一匹铜马走了。当天夜里有位神人来到城门前说，"我是王樊派来的。有一个人盗墓，王樊用酒染黑了盗贼的嘴唇，天亮后请你查验抓住他。"盗墓贼进城时，果然被守城门的人认出，绑起来一审，果然像那神说的一样。

秦巨伯

琅邪秦巨伯，年六十。尝夜行饮酒，道经蓬山庙。忽见其两孙迎之，扶持百余步，便捽伯颈着地骂："老奴，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伯思惟：某时信捶此孙。伯乃佯死，乃置伯去。伯归家，欲治两孙。孙惊惧叩头，言为子孙，宁可有此，恐是鬼魅。乞更试之，伯意悟。数日，乃诈醉，行此庙间。复见两孙来扶持伯。伯乃急持。动作不得。达家，乃是两人也。伯著火灸之，腹背俱焦坼，出著庭中，夜皆亡去，伯恨不得之。后月，又佯酒醉夜行，怀刀以去，家不知也。极夜不还，其孙又恐为此鬼所困，仍俱往迎之，伯乃刺杀之。（出《搜神记》）

【译文】

琅邪县的秦巨伯，六十岁。有一次夜里出去喝酒，经过蓬山庙时，看见他的两个孙子迎上前来，扶他走了一百多步，忽然把他的脖子揪住往地上按，还骂道："老东西，你那天打我，我今天就该杀了你！"秦巨伯一想，前几天真是揍过孙子，就装死躺下。两个孙子就扔下他走了。回到家后，就要收拾两个孙子。孙子又奇怪又害怕，不住磕头说，"我们作孙子的怎么敢作出这种事呢？是不是鬼怪作崇呀。您再试试看。"秦巨伯心里就明白了。几天后，他又装醉来到庙前，果然又见两个孙子迎上来搀扶。秦巨伯狠狠抓住他们，一个也动弹不了，拖到家里一看，还是那两个人，就用火来烧烤，直烧得他们肚子后背全都胡焦了，才扔到院子里，结果还是都逃掉了，秦巨伯后悔万分。一个月后，他又假装喝醉了，怀揣着刀夜晚出去。家里人不知道他那里去了，夜深还不回。他的两个孙子也担心再遇上鬼怪，就一块出去迎他，结果被他全给杀死。

宗岱

宗岱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无鬼论》。甚精，无能屈者。邻州咸化之。后有一书生。葛巾，修刺诣岱。与之谈甚久，岱理未屈。辞或未畅，书生辄为申之。次及无鬼论，便苦难岱，岱理欲屈。书生乃振衣而起曰："君绝我辈血食二十余年。君有青牛髯奴，未得相困耳。今奴已叛，牛已死，令日得相制矣。"言绝，遂失书生，明日而岱亡。

【译文】

宗（岱当青州刺史时，严）禁百姓胡乱敬神，还写了《无鬼论》，道理讲得很精辟，没人能驳倒他，连邻州的人们也被他说服。后来有个书生递了名贴来见宗岱，两个人谈了很久，宗岱始终坚持自己的论点。有时候宗岱用辞不当，书生就替他引申提醒。后来谈到无鬼论，书生就一再地驳斥，宗岱有点说不过了，书生就整整衣服站起来说，"你断了我们的祭祀供奉二十多年，你有青牛和长须仆人，保护你不受困扰。你到现在奴仆叛逃，青牛已死；今天我们也要制一制你了。"说完书生就不见了。第二天，宗岱也死了。

郑奇

后汉时，汝南汝阳西门亭有鬼魅，宾客宿止多死亡。或亡发失精。郡侍奉掾宜禄郑奇休，去亭六七里，有美妇人乞寄载，奇初难之。然后上车。入亭，趋至楼下，吏卒白楼不可上。奇曰："恶也。"亦昏冥，遂上楼。与妇人接宿，未明发去。亭卒上楼扫除，见死妇，大惊，走白亭长。击鼓会诸庐吏，共集诊之，乃享西北八里吴氏妇，新亡，夜临殡火灭，及火至失之。其家即持去。奇发，行数里，腹痛。到南顿利阳亭，加剧物故。楼遂无敢复上。（出《风俗通》）

【译文】

后汉时，汝南汝阳的西门亭馆舍闹鬼。宾客住这馆舍的很多人死去，或者头发突然被鬼剃光，或者精神失常。有个当郡侍奉掾的宜禄人郑奇到西门亭去，离亭六七里遇见一个美丽的女子要求搭他的车，郑奇起初不允，后来就让她上了车。到了西门亭，和女人一块到了楼下并要送女人上楼。吏卒说楼上常闹鬼，劝郑奇别上楼。郑奇说，"我不怕。"当时天已经黑了，就和那女人一齐上楼，并和她同宿了。天没亮郑奇就走了。亭卒上楼打扫，看见那女人已死去，大吃一惊，赶快去报告亭长，并敲鼓召集周围村庄的管事的一齐来看那个死女人，才认出女人是亭西北八里的吴家女子，刚刚死去还没埋。夜晚，女人尸体前的长明灯突然灭了，等再点上灯才发现女尸不见了。于是女子他家把她的尸体领回去。郑奇上路后，走了几里地突然肚子痛。走到南顿的利阳亭，肚子痛得更厉害了，很快就死去。后来那楼就再也没人敢上去了。

钟繇

钟繇忽不复朝会，意性有异于常。寮友问其故，云："常有妇人来，美丽非凡间者。"曰："必是鬼物，可杀之。"后来止户外，曰："何以有相杀意？"元常曰："无此。"殷勤呼入。意亦有不忍，乃微伤之，便出去，以新绵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寻迹，至一大塚，棺中一妇人。形体如生，白练衫，丹繍裲裆。伤一髀，以裲裆中绵拭血。自此便绝。（出《幽明录》）

【译文】

钟繇有一阵忽然不去上朝了。性情也和过去不一样。同僚朋友问他怎么回事，钟繇说他常和一个美丽非凡的女人幽会。朋友说那一定是个鬼怪，应该杀了她。后来那女人来会钟繇时站在门外质问道，"为什么起了杀我的意思？"钟繇像平时那样说，"那有这事？"还是非常亲切地把那女人叫进屋来。钟繇举刀要杀实在不忍心，就用刀砍伤了她。女人逃出屋，用新棉花边跑边擦身上的血，血滴到路上。第二天，叫人顺着血迹找到一个大坟墓，棺才里躺着个女人，象活人似的，穿着白绸衫红繍坎肩。一看，是伤在大腿上，用坎肩里的棉花擦的血。从此那女人再也没有来。

夏侯玄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所诛，宗人为设祭。忽玄来灵座，脱头于边，悉敛果鱼酒肉之属，以内颈中毕，还自安其头。既而言曰："吾得请于帝矣。子元无嗣也。"寻有永嘉之役，军还，世宗殂而无子。（出《异苑》）

【译文】

夏侯玄被司马景王杀了以后，族人为他设酒肉祭奠。看见他来到灵牌的座上，把自己的头摘下来放在一边，把供桌上的鱼果酒肉往脖腔里塞，塞完自己又把头安上说，"我已经上请于天帝了。世宗将没有后人。"不久就发生了永嘉之战。军队回来后世宗死了，没有儿子。

稽康

稽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单衣，革带。康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魅争光。"尝行，去路（明抄本路作洛。）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明抄本故作古。）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与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胜（胜原作能。据明钞本改。）怅然。（出《灵鬼志》）

【译文】

稽康（晋朝"竹林七贤"之一，作过"中散大夫"，故原文中称他为"中散"）有一次在灯下弹琴。忽然有个妖怪进屋，高一丈多，穿黑衣服，腰扎皮带。稽康盯着妖怪看了一会儿，一口吹灭了灯说，"和你这样的妖怪同在灯光下，我真感到羞耻！"还有一次，他出门远行，走到离洛阳几十里的地方，住在月华亭里。有人告诉他，这里过去常杀人。稽康为人潇洒旷达，一点也不怕。一更时他在亭中弹琴，弹了好几个曲子，琴声悠扬动听。忽听到空中有人叫好。稽康边弹边问："你是谁呀？"回答说，"我是一个古代幽灵，死在这里，听你的琴弹得清新悠扬，我以前爱好琴所以来欣赏。我生前没得到妥善的安葬，形象损毁了，不便现形和你见面。然而我十分喜欢你的琴艺。如果我现形，你不要害怕讨厌。你再弹几只曲子吧。"稽康就又为鬼魂弹琴，鬼魂就合着琴声打拍子。稽康说，"夜已深了，你怎么还不现形见我，你的形象再可怕我也不会在意的。"鬼魂就现了形，用手捂着自己的头说，"听你弹琴，我感到心情舒畅，仿佛又复活了。"于是就和稽康谈论琴艺方面的理论，谈得很有道理，并向稽康要过琴来，自己弹了一首著名的古典《广陵散》。稽康要求鬼魂把这首曲子教给他，鬼魂就教了。稽康过去曾学过，但学得远远不如鬼魂弹得好。鬼魂教完后，让稽康发誓决不再教给别人。天亮时鬼魂告别说，"虽然我们只交往了一夜，但友情可以胜过千年啊！现在我们永远分别了。"两个心里都十分悲伤。

倪彦思

吴时。嘉兴倪彦思。居县西埏里。有鬼魅在其家。与人语。饮食如人，唯不见形。彦思奴婢，有窃骂大家者，云"今当以语。"彦思治之，无敢詈之者。彦思有小妻，魅从求（求原作来。据明抄本改。）之。彦思乃迎道士逐之。酒肴即设，鬼乃取厕中草粪，布著其上。道士便盛击鼓，召请著神。魁乃取虎伏，于神座上吹作角声音。有顷。道士忽觉背上冷，惊起解衣，乃虎伏也。于是道士罢去。彦思夜于被中，窃于妪语，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谓彦思曰："汝与妇道吾，吾今当截汝屋梁。"即隆隆有声。彦思惧梁断，取火照视，魅即灭火，截梁声愈急。彦思惧屋坏。大小悉遣出，更取火，视梁如故。魁大笑，问彦思："复道吾不？"郡中典农闻之曰："此神正当是狸物耳！"此魅即往谓典农曰："汝取官若千百斛谷，藏著某处，为吏污秽，而敢论吾。今当白于官，将人取汝所盗谷。"典农大怖而谢之，自后无敢道。三年后去，不知所在。（出《搜神记》）

【译文】

吴时嘉兴有个倪彦思，住在县城西边墓道边上，有个鬼住在他家。鬼能吃能喝能跟人说话，只是不现形。倪彦思的仆人婢女有时背后骂主人，鬼就说，"我告诉你们主人。"倪彦思就处罚仆人，仆人再不敢偷骂了。鬼还总纠缠彦思的小老婆，彦思就请了道士来撵鬼。道士摆好酒肉正要祭神，鬼却弄来厕所的粪洒在酒肉上。道士就使劲敲鼓召请诸神，鬼就拿便器跳到神座上吹出军中画角的声音。不大会儿道士觉得背上发凉，脱了衣服一看是那便器钻到衣服里，道士只好逃掉。夜里彦思和老婆在被窝里商量除鬼的事，鬼就在屋梁上说，"你敢和你老婆讲究我，我就断你的房梁。"接着就听见忽隆隆的截梁声。彦思怕梁断就点上灯看，鬼把灯吹灭，梁声就更大了。彦思怕屋子塌，就让家中老小都躲出去。再点上灯看，房梁却好好的。这时鬼大笑说，"还敢不敢讲究我了？"郡里的典农官听说后对人说，"这个鬼一定是狐狸变的。"鬼就跑去对典农官说，"你偷了官仓里几百斗谷子藏在某地了，当官的贪污，还有脸议论我。看我不把你的丑事告官，让官府搜出你藏的粮食！"典农官吓坏了，忙向鬼道歉赔罪，以后再也不敢讲鬼的事了。过了三年后，这鬼就没了，也不知去了那里。

沈季

吴兴沈季，吴天纪二年，为豫章太守。白日，于厅上见一人，著黄巾练衣，自称汝南平兴许子将，求改葬，悠然不见。季求其丧，不知所在，遂招魂葬之。（《豫章记》）

【译文】

吴兴人沈季在吴天纪二年当豫章的太守。大白天在厅上看见一个人头戴黄巾身穿白绸衣，自称是"汝南平兴许子将"，要求给他迁坟，说完就不见了。沈季找他的坟，找不到，只好祭奠招魂作了安葬礼。

糜竺

糜竺用陶朱公计术，日益亿万之利，赀拟王侯。有宝库千间。竺性能振生死，家马厩屋侧，有古塚，中有伏尸。竺夜闻其泣声，忽见一妇人，袒背而来，云："昔汉末为赤眉所发，扣棺见剥，今袒肉在地，垂二百余年，就将军求更深埋，并乞弊衣自掩。"竺即令为石椁瓦棺。设祭既毕，以青布衫裙，置于塚上。经一年。行于路曲，忽见前妇人葬所，青气如龙蛇之形。或有人问竺曰："将非龙怪耶？"竺乃疑此异，乃问其家僮，曰："时见一青芦杖，自然出入于门，疑其神也，不敢言。"竺为性多忌，信厌求之士，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童不言。竺赀贷如丘山，不可算记，内以方诸为具。及大珠如卵，散满于庭，故谓之宝庭，而外人不得窥。数日，忽见有青衣童子数人来曰："糜竺家当有火厄，万不遗一。赖君能恻愍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来禳却此火，当使君财物不尽。自今以后，亦宜自卫。"竺乃掘沟渠，周绕其库内。旬日，火从库内起，烧其珠玉，十分得一。皆是阳燧得旱烁，自能烧物也。火盛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复火上即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灾，鹳能聚水巢上也。家人乃收集鶄数千头，养于池渠之中，厌火也。竺叹曰："人生财运有限，不得盈溢。"竺惧为身之患，时三国交兵，军用万倍。乃输其珍宝车服，以助先主。黄金一亿斤，锦绮繍耗罽，积如丘山，骏马千匹。及蜀破后。无所有。饮恨而终。（出《王子年拾遗记》）

【译文】

糜竺像陶朱公那样精于计算经商有道，获得了亿万的利润，光库房就上千间。比得上王侯的豪富，他的声名震动了阴阳两界。他家马圈旁边有一座古墓，里面有一副尸骨。有天夜里糜竺听见哭声就出去找，只见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向他走来说，"汉代末年赤眉造反，挖了我的墓，砸了棺材剥去我的衣服。我光着身子躺在地下已二百年了，请将军把我深葬，并给我件衣服遮身子。"麻竺就命人做了一石椁（棺外套棺）和瓦棺材，设祭礼把那女人安葬，并在她墓上放了一套青布衫裙。一年后，糜竺走路时忽然见到那女人坟上缭绕着像龙蛇般的青气。有人问他是不是龙怪，他自己也很奇怪，就问他的僮仆。僮仆说，"常常看见一根青芦杖从墓门出出进进，也怀疑是神，没敢说。"糜竺为人好忌多疑，好听信谗言拷打杀人，所以僮仆不敢多说话。糜竺家里的财物堆积如山。无法计数。家里拿在月下承露取水的大盘装满了鸡蛋大小的珍珠，放了一院子，所以他家叫"宝庭"，不许外人看。有天忽然有几个青衣童子来说，"糜竺家将发生火灾，一切都将烧尽。由于你能可怜无主的枯骨，上天念你的功德，派我们来救火，使你的财物不至于全毁于大火。从现在起，你自己也要想想办法。"糜竺就让人把库房周围都挖了沟渠防火。然而十天后火从库房内着起来。这是因为太阳太毒，天长日久的旱晒东西本身就能自燃，珠玉珍宝烧得只剩下十分之一。大火旺时，看见几十个青衣童子前来救火，有像云似的青气盖在火上火就灭了。童子又让糜竺多养些鹳鸟之类，因为鹳鸟能把水存在窝里。糜竺就让仆人收养了几千只鶄（池鹭）养在水池里以防火。失火后，糜竺感叹地说，"看来人的财运是有限度的，不能聚财无度，不然财富就会招来祸害。"后来三国交战，需要大量财物。糜竺就向刘备献了大量的珍宝车马衣物，黄金一亿斤，还有数不尽的绫罗绸缎绵繍毡毯，堆得像山，还献了一千匹骏马。后来蜀国亡了，糜竺变得一无所有，含恨而死。

王弼

王弼注《易》，辄笑郑玄为儒，云："老奴无意。"于时夜分，忽闻外阁有著屐声，须臾便进，自云郑玄，责之曰："君年少，何以轻穿凿文句，而妄讥诋老子也。"极有忿色，言竟便退。弼恶之，后遇疠而卒。

【译文】

王弼给《易经》作注解时，常嘲笑已死去的也曾注过《易经》的郑玄说，"那老东西一点也没懂得《易经》的真意。"一天夜里忽然听见外面有脚步声，片刻进来一个人，自称是郑玄，并斥责说，"你这样年轻，做学问只不过是穿凿附会而已，怎么竟敢嘲笑挖苦老子呢？"说完就气呼呼地走了。王弼十分厌恶，后来得了瘰疠而死。

陈仙

吴时，陈仙以商贾为事。驱驴行，忽过一空宅，广厦朱门，都不见人。仙牵驴入宿，至夜，闻有语声："小人无畏，敢见行灾。"便有一人，迳到仙前，叱之曰："汝敢辄入官舍。"时笼月暧昧，见其面上黡深，目无瞳子，唇褰齿露，手执黄丝。仙既奔走后村，具说事状。父老云："旧有恶鬼。"明日，看所见屋宅处，并高坟深塚。（出《幽明录》）

【译文】

吴时陈仙在外面经商，赶着头驴经过一个空宅，这宅子高屋大院朱红门，但不见里面有人。陈仙牵着驴进去住下了，半夜听见有人说："这小子胆真不小，不怕摊上灾祸。"只见一个人来到面前喝斥道："你怎么敢私闯我的官舍？"当时月色迷蒙，见那人脸上黑乎乎的，眼眶里没有眼珠子，豁嘴唇外露着牙齿，手里拿着黄绳子。王仙吓得一气跑到后村，对村人说了这事。村里人说那里原来就有恶鬼。第二天陈仙再去看昨晚住的地方，只见一片高高的坟墓中有深深下落的地方而已。

胡熙

吴左中郎广陵相胡熙，字元光。女名中，许嫁当出。而歘有身。女亦不自觉。熙父信，严而有法，乃遣熙妻丁氏杀之，歘有鬼语腹中，音声啧啧曰："何故杀我母，我某月某日当出。"左右惊怪，以白信。信自往听，乃舍之。及产儿遗地，则不见形，止闻儿声。在于左右。及长大，音语亦如人，熙妻别为施帐。时自言，当见形，使姥见。熙妻视之，在丹帷裹，前后钉金钗，好手臂，善弹琴。时问姥及母嗜欲，为得酒脯枣之属以还。母坐作衣，儿来抱膝缘背数戏，中不耐之，意窃怒曰："人家岂与鬼子相随。"即于旁怒曰："就母戏耳。乃骂作鬼子。今当从母指中，入于母腹，使母知之。"中指即直而痛，渐渐上入臂髀，若有贯刺之者。须臾欲死，熙妻乃设馔，祝请之，有顷而止。（出《录异传》）

【译文】

吴时当左中郎广陵相的胡熙字元光，有个女儿叫胡中，已经许给了人等待出嫁时，忽然有了身孕，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胡熙的父亲胡信治家很严，就命令胡熙的妻子丁氏杀掉女儿。突然听见女儿肚子里有鬼在吱吱地叫着说，"为什么要杀我妈？我某年某月某日就要出生了。"左右又惊又怪，就告诉了胡信，胡信来一听，果然如此，就没有杀。后来婴儿生下后，只能听到小孩的声音却不见形。稍大以后，也能说人话。胡熙的妻子为这鬼孩另设了床帐。有一天鬼孩说，"我将现一次形让姥姥看看。"胡妻一看，鬼孩在一块红布里包着，衣服前后缀着金钗，手臂长得很好，善于弹琴。鬼孩常问姥和娘爱吃什么，就弄来些果脯酒枣之类孝敬。鬼孩的娘坐着缝衣，鬼孩就来抱母亲的腿，攀爬母亲的后背玩耍了几次，胡中不耐烦了，就说："人真是不能和鬼的儿子在一起。"鬼孩就在旁边生气的说，"我不过和娘玩玩，就骂我是鬼儿子。我现在要从你手指里进到你肚里去，让你知道知道。"胡中立刻就觉得手指强直而且很痛，像有个东西从指甲里钻进去，慢慢从手臂钻进大腿里，像刺一样痛得要死。鬼孩的姥姥赶快摆上祭品求告，过了一会儿，痛终于止住了。

鲁肃

孙权病，巫启云："有鬼著绢巾，似是故将相，呵叱初不顾，径进入宫。"其夜，权见鲁肃来。衣巾悉如其言。（出《幽明录》）

【译文】

孙权得了病。一个巫师报告说，有个鬼戴着绢的头巾，像是已经故去的将相。门卫喊他他也不理，一直走进宫来。当夜，孙权果然看见已死的鲁肃来拜见，衣服头巾和巫师说的完全一样。

卷第三百一十八　鬼三

陆机　赵伯伦　朱彦　桓回　周子长　荀泽　桓軏　朱子之　杨羡　王肇宗 张禹　邵公　吴士季　周子文　王恭伯　李经　谢邈之　彭虎子　司马恬 阮德如　陈庆孙　甄冲

陆机

陆机初入洛，次河南。入偃师，时阴晦，望道左，若有民居，因投宿。见一少年，神姿端远，置《易》投壶。与机言伦，妙得玄微。机心伏其能，无以酬抗，既晓便去。税骖逆旅，逆旅妪曰："此东十数里无村落，有山阳王家塚耳。"机往视之，空野霾云，拱木蔽日。方知昨所遇者，信王弼也。（出《异苑》）

【译文】

陆机第一次到洛阳去，进了河南，先到偃师。当时天色阴暗，看见道旁好像有民房，就进去投宿。见屋里一个少年，身旁放着一本《易经》，正在玩投壶游戏。少年和陆机谈起经学，谈得十分玄妙深奥，陆机心中十分赞佩，没法和少年对话辩论。第二天一早上路，到旅店去雇马，听旅店的老妇说，旅店以东十几里没有人家，只有山阳王家的一座坟墓。陆机就跑去看，只见一座坟上乌云翻卷，高大的树木遮住了阳光，才知道昨天遇见的少年就是精通《易经》的王弼。

赵伯伦

秣陵人赵伯伦，曾往襄阳。船人以猪豕为祷，及祭，但狘肩而已。尔夕，伦等梦见一翁一姥，鬓首苍素，皆著布衣，手持桡楫，怒之。明发，辄触沙冲石，皆非人力所禁。更施厚馔，即获流通。（出《幽明录》）

【译文】

秣陵人赵伯伦坐船到襄阳去，船上人杀了猪打算祭祷江神以保行船平安，然而到真正祭祷时，人们把肉吃得只剩了一块猪腿了。这天晚上赵伯伦等梦见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婆婆，鬓发苍白，穿着布衣，手里拿着划船的篙桨，满面怒容。第二天船出发后，不是陷在沙滩就是撞上礁石，怎么努力也逃不过去。于是赶快摆上丰厚的礼品祭告江神，船行才顺利起来。

朱彦

永嘉朱彦，居永宁。披荒立舍，便闻弦管之声，及小儿啼呼之音。夜见一人，身甚壮大，吹（吹原作呼，据明抄本改。）杀其火。彦素胆勇，不以为惧，即不移居，亦无后患。（出《异苑》）

【译文】

永嘉人朱彦，到永宁野外开了块荒地准备盖房，就听到野地有音乐声和小孩哭叫声。夜里来了个身材高大的人把他生的火给弄灭了。朱彦一向胆大，就是不挪地方，结果后来也平安无事。

桓回

并州祭酒桓回，以刘聪建元三年，于途遇一老父。问之云："有（有原作是，据明抄本改。）乐工成凭，今何职？我与其人有旧，为致清谈，得察孝廉。君若相见，令知消息。"回问姓字，曰："我吴郡麻子轩也。"言毕而失。回见凭，具宣其意，凭叹曰："昔有此人，计去世近五十年。"中郎荀彦舒闻之，为造祝文，令凭设酒饭，祀于通衢之上。（出《异苑》）

【译文】

在并州当祭酒的桓回，在刘聪当皇帝的建元三年时在道上遇见一个老人，向他打听说："有个乐师叫成凭，现在任什么职？我和他有过交往。因为我为他说情，他能当上孝廉。你如果见到他，请替我问候。"桓回问老人姓名，老人说："我是吴郡的麻子轩。"说完就不见了。桓回见到成凭就转达了老人的意思。成凭叹息说："过去有过这个人，但已经死了五十年了！"中郎荀彦舒听说了这事，为那老人写了一篇祭文，让成凭准备了祭品，在大路口上祭奠了老人。

周子长

周子长，居武昌五大浦东冈头，咸康三年，子长至寒溪中嵇家。家去五大数里。合暮还五大，未达。先是空冈，忽见四匝瓦屋当道，门卒便捉子长头，子长曰："我佛弟子，何足捉我？"吏曰："若是佛弟子，能经呗不？子长先能诵四天王及庶（《法苑珠林》六五庶作鹿）子经。诵之三四过，捉故不置，便骂之曰："武昌痴鬼，语汝，我是佛弟子，为汝诵经数偈，故不放人。"捉者便放，不复见屋，鬼故逐之。过家门前，鬼遮不得入，亦不得做声。而将鬼至寒溪寺中过，子长便擒鬼胸云："将汝至寺中和尚前。"鬼擒子长胸，相拖渡五丈塘，西行。后鬼谓捉者曰："放为，西将牵我入寺中。"捉者曰："已擒不放。"子长复为后者曰："寺中正有秃辈，乃未肯畏之？"后一鬼小语曰："汝近城东逢秃时，面何以败。"便共大笑。子长比达家，已三更尽矣。（出《灵鬼志》）

【译文】

周子长住在武昌五大浦东岗头。咸康三年，他到寒溪的稽家去串门，嵇家离五大浦不过几里，周子长晚上回家去。走到东岗上，原来是空荡荡的岗上突然出来了几间瓦房堵住道，看门的人上前一把就抓住子长的头。子长说："我是佛门弟子，凭什么抓我？"那门官说："你要是佛门弟子，能背经吗？"子长就背诵四天王和庶子经，背了好几遍，那门官仍抓住不放。子长就骂道，"你这个武昌鬼，告诉你，我是佛门弟子，给你背了好几遍经，凭什么还不放我？"捉他的人就松开了，屋子也顿时不见。但鬼还是在后面追他，追到他家门口堵着门不让子长进，子长也说不出话来，抓着鬼往寒溪寺而去。子长抓住鬼的胸口说："我要把你抓到庙里去见和尚！"鬼也抓着子长的胸口，互相拖着趟过五丈塘后往西走。后面跟着的一个鬼对拖子长的鬼说："快放了他吧，不然再往西就把咱们弄到庙里去了。"前面的鬼说，"他也抓着我呢，怎么放？"子长对后面的鬼说："寺中正有秃和尚，我可是不怕和尚。"后面的鬼小声说，"你在走近城东遇见和尚时怎么脸色都变了呢？"就都大笑起来。子长回到家，已经过三更了。

荀泽

颍川荀泽，以太元中亡。恒形见还，与妇鲁国孔氏，嬿婉绸缪。遂有娠焉。十月而产，产悉是水。别房作酱。泽曰："我知丧家不当作酱，而故为之。今上官责我数豆粒，致令劬不复堪。"径少时而绝。（出《异苑》）

【译文】

颍川人荀泽太元年间死了，死后鬼魂现形并和妻子鲁国女人孔氏继续相好。后来孔氏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了一滩水。孔氏家别的房里正在作酱。荀泽说："我已经死了，家里不该作酱，可是你偏偏作了，害得阴间的上司命我天天数豆粒，使我疲劳不堪。"过了一段时间鬼魂再也不找孔氏了。

桓軏

桓軏，太原中为巴东太守，留家江陵。妻乳母姓陈，儿道生，随軏之郡，堕濑死。道生形见云："今获在河伯左右，蒙假二十日，得暂还。"母哀至，軏有一黑鸟，以翅掩其口，舌上遂生一瘤，从此便不得复哭。（出《异苑》）

【译文】

桓軏在太元年间当巴东太守。他把家留在江陵，带着妻子的奶妈陈氏和儿子道生一起王巴东上任时，道生不幸在急流中淹死。道生死后现形说："我现在是河伯神的侍从，给了我二十天假暂时回来。"后来道生的母亲赶来，悲痛得大哭。桓軏养着一只黑鸟，突然用翅膀掩住道生母亲的嘴，她舌头就长了个瘤，从此就再也不能哭了。

朱子之

东阳郡朱子之，有一鬼，恒来其家。子之儿病心痛，鬼语之："我为汝寻方。"云："烧虎丸饮即差。汝觅大戟与我，我为汝取也。"其家便持戟与鬼，鬼持戟去，须臾还。放戟中庭，掷虎丸著地，犹尚暖。（出《齐谐记》）

【译文】

东阳郡的朱子之的家中，常有一个鬼光临。有一次朱子之的儿子得了心口疼的病，鬼说："我告诉你个偏方，把老虎卵子烧汤喝就能好。你给我找一把大戟，我去给你弄。"家里人就拿来一把戟，鬼拿着戟走了，不大工夫就回来了，把戟放在院里，把老虎卵子扔在地上，卵子还热乎乎的呢。

杨羡

孝武帝太元末，吴县杨羡，有一物似猴，人面有发。羡每食，鬼恒夺之。羡妇在机织，羡提刀杀鬼，鬼走向机，妇形变为鬼，羡因斫之。见鬼跳出，抚掌大笑。鬼去，羡始悟。视妇成十余段，妇妊身殆六月，腹内儿发已生，羡惋痛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孝武帝太元末年时，吴县杨羡家来了个鬼，象猴子，长着人脸和头发。杨羡每次吃饭，鬼都来抢吃。杨羡妻子在织布时，杨羡拿刀追杀鬼，鬼跑向杨妻，把杨妻变成了鬼。杨羡猛砍下去，见鬼从妻子身中跳出来拍手大笑，才知道上了当。一看妻子已经碎成了十几段。妻子已怀孕六个月，胎儿已长头发。杨羡惋惜悲痛而死。

王肇宗

太原王肇宗病亡，亡后形见，于其母刘及妻韩共语。就母索酒，举杯与之。曰："好酒。"语妻曰："与卿三年别耳。"及服终妻疾，曰："同穴之义，古之所难。幸者如存，岂非至愿。"遂不服药而殁。（出《述异记》）

【译文】

太原人王肇宗病死后现形，和他的母亲刘氏及妻子韩氏一起叙谈，并向母亲要酒喝。母亲给他倒了酒，他连说，"好酒！"对妻子说："咱们也就是分别三年而已。"妻子穿了三年丧服，服满后病了，就说："自古以来夫妻死能同穴是很难办到的。如果真有，那是双方特别渴望才达到的。"于是韩氏拒不服药而死。

张禹

永嘉中，黄门将张禹，曾行经大泽中。天阴晦，忽见一宅门大开。禹遂前至厅事。有一婢出问之，禹曰："行次遇雨，欲寄宿耳。"婢入报之，寻出，呼禹前。见一女子，年三十许，坐帐中，有侍婢二十余人，衣服皆灿丽。问禹所欲，禹曰："自有饭，唯须饮耳。"女敕取铛与之，因燃火作汤，虽闻沸声，探之尚冷。女曰："我亡人也，塚墓之间，无以相共，惭愧而已。"因欷歔告禹曰："我是任城县孙家女，父为中山太守，出适顿丘李氏。有一男一女，男年十一，女年七岁。亡后，李氏幸我旧使婢承贵者。今我儿每被捶楚，不避头面。常痛极心髓，欲杀此婢。然亡人气弱，须有所凭，托君助济此事，当厚报君。"禹曰："虽念夫人言，缘杀人事大，不敢承命。"妇人曰："何缘令君手刃？唯欲因君为我语李氏家，说我告君事状。李氏念惜承贵，必做禳除。君当语之，自言能为厌断之法。李氏闻此，必令承贵莅事，我因伺便杀之。"禹许诺。及明而出，遂语李氏，具以其言告之。李氏惊愕，以语承贵。大惧，遂求救于禹。既而禹见孙氏自外来，侍婢二十余人，悉持刀刺承贵，应手扑地而死。未几，禹复经过泽中，此人遣婢送五十匹杂采以报禹。（出《志怪》）

【译文】

永嘉年间，黄门将张禹外出路过一个大湖，天色阴暗，忽然看见一个府宅大开着门，就走进了前厅。有一个使女出来问，张禹说因为遇见了雨，想求宿。使女进去报告，不一会儿出来请张禹进去。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坐在帐子里，有二十多个使女衣服都十分华丽。女子问张禹想要点什么，张禹说带着饭，缺点喝的。女子叫拿了个锅来，点火给他作汤。都听见汤沸声了，但一摸锅还是冷的。女子说，"我是已经死了的人。坟墓里没有什么和人间相同的事，我很惭愧。"接着就哭泣着告诉张禹说："我是任城县孙家的女孩。父亲是中山太守。我嫁给顿丘的李氏，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十一，女孩七岁。我死后，李氏娶了我的丫环叫承贵的为妻。现在我儿子经常被承贵打得死去活来，我十分悲痛忿恨，打算杀了承贵。然而我一个死去的人力量不足，须要帮助。我托你帮助我，我会重谢你。"张禹说："我虽然，同情你，但人命关天，我不敢干。"女子说，"我不是让你亲自用刀杀她，只请你给李氏说一说我跟你说的话，李氏爱护承贵，一定会设祭除灾。那时你就说你能有法让承贵消灾免难，那时承贵一定会亲自参加祭事，我就可找机会杀了她。"张禹答应了，天明后张禹离开孙氏女的坟墓，就找到李氏说了详情。李氏大惊，就告诉了承贵。承贵十分惊慌，就向张禹求救。这时只见孙氏女带着二十多使女涌进屋来用刀刺死了承贵。几天后，张禹又经过大湖，孙氏女派使女送来五十匹彩绸报答张禹。

邵公

邵公者，患疟，经年不差。后独在墅居，疟作之际，见有数小儿，持公手足。公因阳暝，忽起，捉得一小儿，化成黄鹢，其余皆走。仍缚以还家，悬于窗，将杀食之。及曙，失鹢所在，而疟遂愈。于时有患疟者，但呼邵公即差。（出《录异传》）

【译文】

邵公得了疟疾，好几年不好。有一次他在别墅里住，疟疾发作时，看见有几个小孩子抓着他的手脚。邵公因为眼睛发昏，突然起来抓，只抓住一个小孩。小孩立刻变成一只黄鹢鸟，其余的都跑了。邵公就把鸟绑上带回家挂在窗上，打算杀了吃。到天亮，鸟没了，他的病疾也好了，当时有些得虐疾的，只要喊一声"邵公！"就能渐好。

吴士季

嘉兴令吴士季者，曾患疟。乘船经武昌庙过，遂遣人辞谢，乞断疟鬼焉。既而去庙二十余里，寝际，忽梦塘上有一骑追之，意甚疾速，见士季乃下。与一吏共入船后，缚一小儿将去，既而疟疾遂愈。（出《录异传》）

【译文】

嘉兴县令吴士季，曾得了疟疾。他坐船经过武昌庙时，派人去庙里祈祷神赶走疟鬼。晚上刚睡着，就梦见水塘上有人骑马飞奔，好像有急事，看见吴士季才立刻下马，和一个官员一同跑到船后，绑着一个小孩带走了。吴士季的病也就好了。

周子文

元帝末。谯郡周子文。小字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少时猎射，常入山射猎，伴侣相失。忽山岫间见一人，长五尺许，捉弓箭。箭镝头广二尺许，白如霜雪。此人忽出唤曰："阿鼠！"子文不觉应诺。此人牵弓满，向子文，便伏，不能复动，遂不见此人。猎伴寻求子文，都不能语，舆还家，数日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元帝末年，谯郡有个周子文，小名叫阿鼠，家在晋陵郡延陵县，年轻时爱打猎。有一次进山打猎，和同伴走散。忽然在山间看见一个五尺多高的人，手持弓箭，箭头有二尺多宽，象霜雪那么白，那个人忽然喊了一声"阿鼠！"周子文不觉就答应了一声。那人立刻拉满了弓，对准了周子文。周子文吓得立刻趴下，也动弹不了。那人就立刻不见了。伙伴找到周子文时，周已经不会说话。用车拉回家去，不几天就死去。

王恭伯

晋世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美姿容，善鼓琴。为东宫舍人，求假休吴。到阊门邮亭，望月鼓琴。俄有一女子，从一女，谓恭伯曰："妾平生爱琴，愿共抚之。"其姿质甚丽，恭伯留之宿，向晓而别。以锦褥香囊为诀，恭伯以玉簪赠行。俄而天晓，闻邻船有吴县令刘惠基亡女，灵前失锦褥主香囊。斯须，有官吏遍搜邻船，至恭伯船，获之，恭伯惧，因述其（明抄本述其作还之。）言："我亦赠其玉簪。"惠基令检，果于亡女头上获之。惠基乃恸哭，因呼恭伯以子婿之礼。其女名稚华，年十六而卒。（出刑子才《山河别记》）

【译文】

晋代的世家王恭伯，字子升，会稽人，长得风流潇洒。是东宫舍人，请假回吴地休息。有一天，在东门驿站的亭子上对月弹琴。忽然有个女子带着个使女走来说："我平生最爱弹琴，希望跟你一起弹。"女子十分美艳，恭伯就留她同住。拂晓分别时，女子送恭伯一个锦缎褥子一个香荷包，恭伯也送女子一个玉簪。天亮后，听说邻船上一位吴县令刚死去的女儿棺前丢了一个锦褥和一个香荷包。不一会就有官员到各船搜查，在恭伯船上就搜到了。恭伯害怕，就实说了，并说："我也赠给她一个玉簪。"县令检验，果然在女儿尸体的头上找到了玉簪，悲痛得大哭，然后叫来恭伯行了女婿的礼。他女儿名叫稚华，死时才十六岁。

李经

桂阳人李经，与（明抄本与作遇。）朱平带戟逐焉。行百余步，忽见一鬼，长丈余，止之曰："李经有命，岂可杀之？无为，必伤汝手。"平乘醉，直往经家，鬼亦随之。平既见经，方欲奋刃，忽屹然不动，如被执缚，果伤左手指焉。遂立庭间，至暮，乃醒而去。鬼曰："我先语汝，云何不从？"言终而灭。（出《幽明录》）

【译文】

桂阳人李经，被朱平拿着戟追杀。走了一百多步，忽然看见一个鬼有一丈多高，挡住朱平说："李经还有阳寿，怎能杀他？如果不听硬杀，你的手一定受伤。"朱平乘酒醉一直追到李经家，鬼也跟到。朱平看见李经，刚一举刀，忽然就站着不能动了，好象被绑住了似的。一看，左手果然受了伤。朱平站在院里直到天黑才醒过来走了。鬼说，"我事先对你说了，你怎么不听呢？"说完就不见了。

谢邈之

谢邈之为吴兴郡，帐下给使邹览，乘樵船在部伍后。至平望亭，夜风雨，前部任顿住。览露船，无所庇宿，顾见塘下有人家灯火，便往投之。至有一茅屋，中有一男子，年可五十，夜织薄。别床有小儿，年十岁。览求寄宿，此人欣然相许。小儿啼泣欷歔，此人喻止之不住，啼遂至晓。览问何意，曰："是仆儿，其母当嫁，悲恋故啼耳。"将晓览去。顾视不见向屋，唯有两塚，草莽湛深。行逢一女子乘船，谓览曰："此中非人所行，君何故从中出？"览具以昨夜所见事告之，女子曰："此是我儿，实欲改适，故来辞墓。"因哽咽。至塚号啕，不复嫁。（出《录异传》）

【译文】

谢邈之去赴任当吴兴郡守，手下有个当给使的邹览乘装柴的船在后面押送。到了平望亭时夜晚下起了雨，队伍都停下来。邹览在船上呆着，无处投宿。看见塘下有人家灯火，就投奔去了，来到一座草房，屋里有个男人大约五十岁，深夜编织草帘，旁边另一个床上有个小孩约十岁。邹览请求寄宿，那男人痛快地答应了。那小孩一直在啼哭，男人怎么哄也不停地哭，一直哭到天亮。邹览问那男人孩子为什么这样哭，男人说："他娘要改嫁，他舍不得，才哭。"天亮后邹览上路，回头看根本没有草房，只有两个坟，埋在很深的野草中。走了一阵碰见个女人坐船来，对邹览说："这一带根本没有人走，你怎么从那里走出来？"邹览就把所看见的事告诉了女人。女人说："那孩子就是我儿子啊！我打算改嫁，所以来墓上告别。"说完就抽泣起来。到了坟前就号啕大哭起来，并决心不再改嫁了。

彭虎子

彭虎子，少壮有膂力，常谓无鬼神。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出《稽神录》，明抄本作出《幽明录》）

【译文】

彭虎子，年轻有力气，常说世上没有鬼神。母亲死后，巫师告诫他说，某天殃神要到家来，见人就杀，最好出去躲避一下。全家老少都逃出去躲避，只有虎子不走。半夜，只见有人推门进来，到东屋西屋都没找到人。第二次又进屋，直接到虎子的住室。虎子惊惶没办法，看见床头有个大瓮，就跳进瓮里去，用块板子盖着头。后来觉得母亲坐在板子上。有人问板子下有没有人，听得母亲说："没有。"然后就领着人们走了。

司马恬

邓艾庙在京口，止（止原作上，据明抄本改。）有一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于病中梦见一老翁曰："我邓公，屋舍倾坏，君为治之。"后访之，乃知艾庙，为立瓦屋。隆安中，有人与女子会于神座上，有一蛇来，绕之数四匝。女家追寻见之，以酒脯祷神，然后得解。（出《幽明录》）

【译文】

邓艾庙在京口，庙只不过是间草屋。晋安北将军司马恬在病中梦见一个老翁对他说："我是邓公，我的房子坍塌损坏，请你给修修。"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邓艾神，就给庙改成了瓦屋。隆安年间，有个人和一个女子在邓艾庙的神座上幽会，被大蛇缠了好几圈。后来女家的人赶来，用酒肉祭祷，蛇才松开他们俩。

阮德如

阮德如，尝于厕见一鬼，长丈余，色黑而眼大，著白单衣，平上帻，去之咫尺。德如心安气定，徐笑而谓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而退。（出《幽明录》）

【译文】

阮德如曾在茅厕看见一个鬼，一丈多高，浑身漆黑眼睛很大，穿着白单衣，戴着个头巾，离他只有一尺多远。阮德如平心静气慢慢地笑道："都说鬼面目可恨，果然是这样。"那鬼一听，害羞地逃掉了。

陈庆孙

颍川陈庆孙家后有神树，多就求福，遂起庙，名天神庙。庆孙有乌牛，神于空中言："我是天神，乐卿此牛，若不与我，来月二十日，当杀尔儿。"庆孙曰："人生有命，命不由汝。"至日，儿果死。复言："汝不与我，至五月杀汝妇。"又不与，至时，妇果死。又来言："汝不与我，秋当杀汝。"又不与，至秋，遂不死。鬼乃来谢曰："君为人心正，方受大福。愿莫道此事，天地闻之，我罪不细。实见小鬼得作司命度事干，见君妇儿终期，为此欺君索食耳。愿深恕亮。君录籍年八十三，家方如意，鬼神佑助。吾说当奴仆相事。"遂闻稽颡声。（出《幽明录》）

【译文】

颍川陈庆孙家后面有一棵神树，来求福佑的人多了，就在树下立了个庙，叫"天神庙"。陈庆孙有头黑牛，神在空中说："我是天神，很喜欢你的黑牛。你要不给我，下月二十日我就杀了你儿子。"陈庆孙说："人的寿命是天定的，你管不着！"到了下月二十日，他儿子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五月里杀你妻！"陈庆孙还是不给牛。到五月，妻子也死了。天神又来说："再不给我牛，秋天就杀了你。"陈庆孙还是不给。但到了秋天，陈庆孙并没死。鬼反倒跑来向他赔罪说："你为人正直不邪，将来还会有大福。请你别对别人说这事，要让天地知道了，我罪不可转。我是看见阴司管人间寿命的小鬼，从他那里得知你儿子和你妻子的寿命期限，才来欺骗你好骗些吃食，请千万饶了我。你的阳寿簿子上写的是八十三，你家也正是走好运，所以鬼神都在暗中佑护你，我以后也甘心给你当奴仆了。"接着就听见那鬼不断了磕头声。

甄冲

甄冲，字叔让，中山人，为云社令。未至惠怀县，忽有一人来通，云："社郎，须臾便至。"年少，容貌美净，既坐寒温，云："大人见使，贪慕高援，欲以妹与君婚，故来宣此意。"甄愕然曰："仆长大，且已有家，何缘此议？"（议原作里，据明抄本改。）社郎复云："仆妹年少，且令色少双，必欲得佳对。云何见拒？"甄曰："仆老翁，见有妇，岂容违越。"相与反复数过，甄殊无动意。社郎有恚色，云："大人当自来，恐不得违尔。"既去，便见两岸上有人著帻，捉马鞭，罗列相随，行从甚多。社公寻至，卤簿导从如方伯，乘马辇，青幢赤络，覆车数乘。女郎乘四望车，锦步障数十张，婢子八人，来车前，衣服文彩，所未尝见。便于甄旁边岸上，张幔屋，舒荐席。社公下，隐膝（明抄本膝作漆。）几坐，白旃坐褥，玉唾壶。以玳瑁为手巾笼，捉白塵尾。女郎却在东岸，黄门白拂夹车立，婢子在前。社公引佐吏令前坐，当六十人，命作乐，器悉如琉璃。社公谓甄曰："仆有陋女，情所钟爱，以君体德令茂，贪结亲援。因遣小儿，已具宣此旨。"甄曰："仆既老悴，已有室家，儿子且大。虽贪贵聘，不敢闻命。"社公复云："仆女年始二十，姿色淑气，四德克备。今在岸上，勿复为烦，但当成礼耳。"甄拒之转苦，谓是邪魅，便拔刀横膝上，以死拒之，不复与语。社公大怒，便气呼三斑两虎来，张口正赤。号呼裂地，径跳上。如此者数十次，相守到天明，无如之何，便去。留一牵车，将从数十人，欲以迎甄。甄便移至惠怀上县中住，所迎车及人至门中。有一人著单衣帻，向之揖，于此便住，不得前。甄停十余日，方敢去。故见二人著帻捉马鞭，随至家。至家少日而染（染原作归。据明抄本改。）病，遂亡。（出《幽明录》）

【译文】

甄冲字叔让，中山县人，到云社去上任当县令，还没走到惠怀县，忽然有个人来通报说："社郎一会就到。"社郎很年轻英俊，坐下问过寒暖以后说："我父亲派我来是因为对您十分敬慕，想高攀您，打算把我妹妹许配给您。先让我来表示一下这个意思。"甄冲惊讶的说："我这么大岁数，而且有妻室，这话从何说起？"社郎又说："我妹妹正值芳龄，容貌无双，一定要选一个最好的配偶，你何必拒绝呢？"甄冲说："我是个老翁，现在有夫人，这事怎么能胡来呢？"两个人反复争论了几次，甄冲毫不动摇，社郎脸上现出怒色，说："我父亲会亲自来，恐怕你就不敢违抗了吧。"社郎刚一走，就见两岸有些戴头巾的人拿着马鞭，排列着队伍，随从很多，不一会社公到了。仪仗侍卫像王侯，坐着马车。车伞盖帐帘还遮着好几辆车，女郎乘着四望车，车前后有几十副围幛，有八个使女卫侍在车前，衣服华贵世所罕见。接着就在甄冲附近的河岸上搭起了帐屋，铺上地毯坐席，社公下了车，曲膝坐在一张桌前，坐的是白毡垫，旁边是玉痰盂，玳瑁的手巾笼，手持白鹿尾的指尘。女郎在东岸，黄门侍卫拿着白拂尘在车旁站班，婢女在前引路。社公请左右的官员请来甄冲让在前面坐，官员有六十人。然后命奏乐。社公对甄冲说："我有个丑陋的女儿，对你十分钟情，看中你的品德高洁，想和你结亲。刚才我派我的儿子已经宣示了我的旨意。"甄冲说："我已经年迈，而且已有家室，儿子也大了。虽然承蒙你看重，我也不敢从命。"社公又说："我女儿有二十岁，姿容颇佳，品德也具备，现在就在岸上，希望你不要再推辞，赶快行大礼成婚吧。"甄冲越来越心烦，心想一定是妖魔，就拔出刀来放在膝上以死抗拒，不再跟社公说话。社公大怒，下令召来了两只斑纹虎，虎张开血盆大口朝着甄冲狂吼，上下窜跳了几十次。社公一直守到天明才走，留下一辆车和几十个侍从，打算接甄冲去。甄就转移到患怀县的上县去住。社公留的车和侍从也到了大门口，有一个穿单衣戴头巾的人出来挡住说："你们就停在此处，不许再往前走。"甄冲躲了十几天才敢走，但走时又看见两个社公派来的人一直跟他到了家。甄冲到家没几天就得了病，终于死了。

卷第三百一十九　鬼四

张子长　桓道愍　周临贺　胡茂回　阮瞻　临湘令　顾氏　江州录事　陈素 胡章　苏韶　夏侯恺　刘他　王戎　王仲文

张子长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邵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邵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邵，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见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洿，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此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也？"世之呼问，儿具陈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颜姿如故，唯右脚有履。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泣涕而别。（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任上死去一个女儿。女儿十八岁，暂且葬在郡城北面。后来有个叫张世之的暂时代理郡守的职务，张世之的儿子字子长，二十岁，在衙门里当侍从。一天夜里子长梦见一个女子，有十七八岁，容貌美丽，自称是前任长官的女儿，不幸早亡，为今快要复活了，因为喜欢子长，前来幽会。他俩这样夜里幽会了五六天，女子突然在白天出现，衣服上有奇异的香气。子长和女子就作了夫妻。每次交欢后女子的衣服上都有色污，和处女一样。后来李仲文派使女去察看女儿的墓，使女路过张世之家。张世之的妻子向她打听，使女就近了张家屋，突然看见张世之儿子张子长的床下有一只女鞋，就一把抓在手里哭了起来，指责张家盗墓，并把女鞋拿回来给李仲文看。李仲文十分惊异，跑去质问张世之说："你儿子怎么会有我死去的女儿的鞋？"张世之把儿子叫出来问，儿子如实说了。李仲文和张世之都认为太奇怪，就打开了棺材，一看女儿尸骨上已经长了肉，容貌和生前一样，只有右脚穿着鞋，后来张子长梦见女子来向他哭诉说："我快要复生了，却被打开了棺材，从此以后只能肉烂人死再也不能复活了。我的悲痛和怨恨是说不尽的啊！"女子和张子长哭泣着诀别了。

桓道愍

晋桓道愍，谯人也，隆安四年丧妇，内顾甚笃，缠痛无已。其年，夜始寝，视屏风上，见一人手。擎起秉炬，照屏风外，乃其妇也。形貌装饰俱如生，道愍了不畏惧，遂引共卧。言语往还，陈叙存亡，道愍曰："卿亡来初无音影，今夕哪得忽还？"答曰："欲还何极。人神道殊，各有司属，自由自任耳。新妇生时，差无余罪，止恒疑君怜爱婢使，以此妒忌之心，受报地狱，始获免脱。今当受生为人，故来与君别也。"道愍曰："当生何处？可得寻之不？"答曰："但知当生，不测何处。一为世人，无容复知宿命，何由相寻求耶？"至晓辞去，涕泗而别。道愍送至步廊下而归，已而方大怖惧，恍惚时积。（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的桓道愍是谯州人，隆安四年妻子已去世，因为夫妻感情特别好，桓道愍十分悲痛想念，有一天，他夜里刚睡去，看见屏风上有一只手，赶快起来点上蜡烛到屏风外看，竟是妻子，形貌、服饰都和活着时一样。道愍一点也不怕，领妻子一同上床躺下，细叙别离情和死生之间的事。道愍说："你死后一直没有音信，怎么突然就回来了？"妻子说："想回来谈何容易啊。人和鬼神是两界两道，各有自己的主管，自己能由得了自己为所欲为吗？我刚嫁你时，没有任何罪过。后来就怀疑你和丫环有事。我就因为这种嫉妒心，死后被下到地狱受惩罚，刚刚被放出来。最近我就要转世到人间去了，特来和你告别。"道愍说："你转世在什么地方？能不能找到你？"妻子说："只知道我该转生了，但不知道是转生在哪里。一旦成为世上人，就不会知道前世的事了，上哪里去找我呢？"天亮时妻子告辞，哭泣着走了。道愍送到前廊下回来，这才觉得十分害怕，好象是多年前的事了。

周临贺

晋义兴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郭乘马，从两人行。未至村，日暮。道边有一新小草屋，见一女子出门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鲜洁，见周过，谓曰："日已暮，前村尚远，临贺讵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为燃火作食。向一更，闻外有小儿唤阿香声，女应曰："诺。"寻云："官唤汝推雷车。"女乃辞行，云："今有事当去。"夜遂大雷雨。向晓女还，周既上马，看昨所宿处，只见一新冢，冢口有马尿及余草。周甚惊惋，至后五年，果作临贺太守。（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义兴人周某，永和年间和两个人一齐骑马出城。没到村庄天已经快黑了，见道旁有座新小草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走出门来张望。姑娘生得很美丽，衣服也很洁净合体。看见周某，姑娘说："临贺怎么走到这里来了？你看天已晚了，前面村子还很远呢。"周某就要求寄宿下来。姑娘为他点火作饭。将近一更时，听见外面有个小孩叫："阿香！"姑娘答应后，外面小孩说："官家叫你去推雷车。"姑娘就向周某告辞说，我出去有点事。"夜里雷雨大作，凌晨姑娘才回来。周出了屋子上马，回头看昨天的小屋没有了，只有一座新坟，坟口上有马尿和剩下的草料。周某十分吃惊。五年后，周某果然当了临贺太守。

胡茂回

晋淮南胡茂回，能见鬼，虽不喜见，而不可止。后行至扬州，还历阳。城东有神祠，正值民将巫祝祀之。至须臾，有群鬼相叱曰："上官来。"各迸出祠去。茂回顾，见二沙门来，入祠中。诸鬼，两两三三相抱持，在祠边草中，望见沙门，皆有怖惧。须臾沙门去后，诸鬼皆还祠中。茂回于是精诚奉佛。（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朝时淮南人胡茂回能看见鬼，虽然他不愿意见，仍然常碰见鬼。有一次从扬州回历阳，走到城东一个庙前，当时巫师正领着人们祭神，不一会儿就有一群鬼大呼小叫地说："上司官来了！"然后就四散逃出神门。茂回一看，原来是两个和尚来到庙里。庙里的鬼也三三两两地抱在一起躲在草丛里，他们看见和尚也都很害怕。过了片刻和尚走了，那群鬼才又回到庙里。从此茂回就更加虔诚的敬神拜佛了。

阮瞻

阮瞻素秉无鬼论。有一鬼通姓名，作客诣之，寒温，聊谈（谈原作诸，据明抄本改。）名理。客甚有才情，末及鬼神事，反复甚苦。客遂屈之，仍作色曰："鬼神古今圣贤所共传，君何独言无？"即变为异形，须臾便灭。阮嘿然，意色大恶，年余病死。（出《幽冥录》）

【译文】

阮瞻向来推崇无鬼论。有个鬼来拜访他，至通姓名后问候坐下，两个人谈起了理论学问，鬼客都显得十分有才华。最后两个人谈到鬼神，争论得很激烈，鬼要让他屈服便气愤地说："古今的圣贤都承认有鬼神，怎么你就偏偏说没有？"说着就现出了鬼的丑恶形象，阮瞻默默地说不出话，气色也十分坏，一年多就病死了。

临湘令

隆安初，陈郡殷氏为临湘令。县中一鬼，长三丈余，跂上屋，犹垂脚至地。殷入，便来命之。每摇屏风，动窗户，病转甚。其弟观亦见，恒拔刀在侧，与言争。鬼语云："勿为骂我，当打汝口破。"鬼忽隐形，打口流血。后遂喁偏，成残废人。（出《幽明录》）

【译文】

隆安初年，陈郡人殷某当临湘县令。县里有个鬼，高三丈多，坐在房上脚还垂在地上，殷某一进县衙，这鬼就来找麻烦，不是摇屏风就是摆窗户，而且越来越厉害。殷某的弟弟也看见了，就拨出刀来站在鬼身旁和鬼吵起来。鬼说："你再骂我，我就打破你的嘴！"鬼就突然隐了形把他的嘴打得直流血，后来他的嘴就向上歪着成了残废。

顾氏

吴中人姓顾，往田舍。昼行，去舍十余里，但闻西北隐隐。因举首，见四五百人，皆赤衣，长二丈，倏忽而至。三重围之，顾气奄奄不通，辗转不得。旦至晡，围不解。口不得语，心呼此斗。又食顷，鬼相谓曰："彼正心在神，可舍去。"豁为雾除。顾归舍，病极卧。其夕，户前一处，火甚盛而不燃，鬼纷纭相就。或往或来，呼顾谈，或入去其被，或上头而轻于鸿毛，开晨失。（出《幽明录》）

【译文】

吴中人顾某回他乡村家去，白天上路，走到离家十几里时，听见西北天空有声音，抬头看，有四五百个穿红衣两丈高的鬼，不一会儿就来到面前，把他层层包围起来，顾某被憋得上不来气也转不了身。从早上到下午，一直围着他不让走，顾某说不出话来，只不断在心里向北斗神求告祈祷。又过了一顿饭功夫，鬼们互相说："这人真心敬神，就放了他吧。"一下子象浓雾散了似地都消失了。顾某回到家，十分疲累的躺下了。当天晚上，看见门前一个地方有一堆很旺的火，而火没有火焰，那些鬼都凑在火边跑来跑去，还和顾某谈话，有的鬼跑进屋来揭开顾某的被子，有的还爬到他头上，顾某觉得鬼比鸿毛还轻。天亮时都不见了。

江州录事

晋桓豹奴为江州时，有甘录事者，家在临川郡治下。儿年十三，遇病死，埋著家东群冢之间。旬日，忽闻东路有打鼓倡乐声，可百许人，径到甘家，问："录事在否？故来相诣。贤子亦在此。"止闻人声，亦不见其形也。乃出两罂酒与之，俄倾失去，两罂皆空。始闻有鼓声，临川太守谓是人戏，必来诣己。既而寂尔不到，闻甘说之，大惊。（出《幽明录》）

【译文】

晋进桓豹奴在江州作官时，手下有个姓甘的录事，家在临川郡管辖的地方，甘录事有个十三岁的儿子病死了，埋在家东面坟地里，几天后，突然听见大路东边有敲鼓奏乐声，听去象有一百多人，一直来到甘录事家，其中有人问："甘录事在家没有？我们特地来拜访，你的儿子也在这里。"光听见人声不见人形。甘录事就搬出两坛子酒招待。不一会儿就都走了，再一看两个坛子全空了。当时临川太守也听见鼓乐声，以为是艺人演戏，一定会来给自己演的。后来听甘录事一说，真吓了一跳。

陈素

晋升平元年，剡县陈素家富，娶妇十年无儿。夫欲娶妾，妇祷祠神明，突然有身。邻家小人妇亦同有，因货邻妇云："我生若男，天愿也；若是女，汝是男者，当交易之。"便共将许。邻人生男，此妇后三日生女，便交取之。素忻喜，养至十三。当祠祀，家有老婢，素见鬼，云："见府君家先人，来到门首便住。但见一群小人，来座所食噉此祭。"父甚疑怪，便迎见鬼人至。祠时转令看，言语皆同。素便入问妇，妇惧，且说言此事。还男本家，唤女归。（出《幽明录》）

【译文】

晋升平元年，剡县有个陈素，家里很富。但娶妻十年了也没儿子，就想讨小老婆，陈素妻就到庙里祈祷得子，虽然就怀了孕，邻居家一个矮子的老婆也和她同时怀了孕，陈素妻就买通了矮子妻，说："我要是生男，那就是天遂我愿了。要是生个女孩，你生的男孩，咱俩就换。"两个女人都同意了。后来邻家女人果然生了男孩，陈妻三天后生了女孩，就偷偷换过来邻家的男孩。陈素很高兴。这男孩十三岁时，赶上到家庙里祭祖先的事。家里有个年老的女仆能看见鬼。这天她说："我看见主人家的祖先来了，但走到家庙门口就不进了，因为看见一群矮子在神座上抢东西吃。"陈素听见后很奇怪，就把老女仆找了来，让她等会儿行祭礼时再仔细看看。女仆又看了，说还是和刚才一样。陈素就问老婆是怎么回事。陈妻害怕，就说了和领居矮子妻换儿子的事，结果把男孩送还，把女儿接了回来。

胡章

郯县胡章，与上虞管双，喜好干戈。双死后，章梦见之，跃刃戏其前，觉甚不乐。明日，以符贴壁。章欲近行，已汎舟理楫。忽见双来攀留之，云："夫人相知，情贯千载，昨夜就卿戏。值眠，吾即去。今何故以符相厌，大丈夫不体天下之理，我畏符乎？"（出《幽明录》）

【译文】

郯县人胡章和上虞县的管双，常在一块练刀枪棍棒。管双死后，胡章梦见他拿着刀在自己面前又耍又蹦，醒来后心里很不痛快，就画了一道符贴在墙上避鬼。胡章最近要出门，已经到江边上了船拿起桨，忽然看见管双跑来挽留说："人间的好朋友应该是永久的。昨天夜里我想找你玩玩，正赶上你睡觉，我就走了。你却贴了符疏远我。你不想想，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懂得天下的真理，能怕什么符咒骂？"

苏韶

苏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为南中郎军司而亡。诸子迎丧还，到襄城。第九子节，夜梦见卤簿，行列甚肃，见韶，使呼节曰："卿犯卤簿，罪应髡刑。"节俛受剃，惊觉摸头，即得断发。明暮，与人共寝，梦见韶曰："卿髡头未竞。"即复剃如前夕。其日暮，自备甚谨，明灯火，设符刻，复梦见韶。髡之如前夕者五。节素美发，五夕（夕原作载，据明抄本补。）而尽。间六七日，不复梦见。后节在车上，昼日，韶自外入。乘马，著黑介帻，黄綀单衣，白袜幽履。凭节车辕，节谓其兄弟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视，无所见。问韶："君何由来？"韶曰："吾欲改葬，即求去。"曰："吾当更来。"出门不见，数日又来。兄弟遂与韶坐，节曰："若必改葬，别自敕儿。"韶曰："吾将为书。"节授笔，韶不肯，曰："死者书与生者异。"为节作其字，像胡书出，乃笑，即唤节为书曰："古昔魏武侯，浮于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吾\*\*好京洛，每往来出入，瞻视邙上。乐哉，万世之墓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济济之盛。此志虽未言，铭之于心矣，不图奄忽，所怀未果。前去（去原作志。据太平年御览五五四、八八三改。）十月，（月原作日，据太平御览五五四、八八三改。）便速改葬。在军司墓次，买数庙地，便足矣。"节与韶语，徒见其口动，亮气高声，终不为傍人所闻。延韶入室，设坐祀之，不肯坐。又无所飨，谓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鱼，可少饮。"韶手执杯饮尽，曰："佳酒也。"节视杯空，既去，杯酒乃如故。前后三十余来，兄弟狎玩。节问所疑，韶曰："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颜渊、卜商，今见在为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圣者。今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节问死何如生，韶曰："无异，而死者虚，生者实，此其异也。"节曰："死者何不归尸体？"韶曰："比如断卿一臂以投地，就剥削之，于卿有患不？死之却骸，如此也。"节曰："厚葬于坟垅，死者乐此否？"韶曰："无在也。"节曰："若无在，何故改葬？"韶曰："今我诚无所在，但欲述生时意耳。"弟曰："儿尚小，嫂少，门户坎坷，君顾念否？"韶曰："我无复情耳。节曰："有寿命否？"韶曰："各有。"节曰："节等寿命，君知之否？"曰："知语卿也。"节曰："今年大疫病何。韶曰："何？"韶曰："刘孔才为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为徒众。北帝知孔才如此，今已诛灭矣。"节曰："前梦君剪发，君之卤簿导谁也？"韶曰："济南王也。卿当死，吾念护卿，故以刑论卿。"节曰："能益生人否？"韶曰："死者时自发意念生，则吾所益卿也。若此（明抄本此作死）自无情，而生人祭祀以求福，无益也。"节曰："前梦见君，岂实相见否？韶曰："夫生者梦见亡者，亡者见之也。"节曰："生时仇怨，复能害之否？"韶曰："鬼重杀，不得自从。"节下车，韶大笑节短，云："似赵麟舒。"赵麟舒短小，是韶妇兄弟也。韶欲去，节留之，闭门下锁匙，韶为之少住。韶去，节见门故闭，韶已去矣。韶与节别曰："吾今见为修文郎，守职不得来也。"节执手，手软弱，捉觉之，乃别。自是遂绝。（出王隐《晋书》）

【译文】

苏韶，字孝先，是安平人，当中牟县令时死了。他的伯父苏承，当南中郎军司时也死去。家中子弟迎丧还乡，去到襄城，苏承的九儿子苏节夜里梦见一支阴间的仪仗队，队列严整肃穆，苏韶也在仪仗队里，他看见弟弟苏节，就把他叫过来说："你冲犯了仪仗队，应该受到髡刑（古代一种把头发剃光的刑）。"苏节只好低下头让剃，忽然惊醒，一摸头，果然有很多头发掉了。第二天晚上苏节和别人在一个屋睡，梦见苏韶又来了，说："昨天没剃完，接着剃。"又被剃了一通。第三天晚上苏节提高了警惕，点着灯睡，还贴了符咒，但又梦见苏韶来接着剃头。这样的鬼剃头持续了五天，苏节的一头美发被剃个精光。后来就不再梦见了，有一天苏节乘车白天行路，忽然看见哥哥苏韶骑着马出现在身边。苏韶戴黑头巾，黄麻布衣，白袜子黑鞋，用手扶着苏节的车辕。苏节给他的兄弟们说："当中牟县令的哥哥苏韶来了。"但大家都很吃惊，谁也看不见他。苏节问："你来作什么？"苏韶说："我想改葬到别处。"然后就匆匆告辞，并说还会再来。果然几天后又来了，兄弟们都来和苏韶一同坐下。苏节说："哥哥真想改葬，应该告诉你的儿子呀。"苏韶说："我这就写封信。"苏节给他笔，他不要，说阴间的字和人世不一样，并给苏节写了些字，一看象胡人文字，都笑了，就让苏节替他写信给儿子说："古时魏武侯在西河上乘船漫游，到了中游时对吴起说：'江山多么壮丽啊！这是魏国的宝物呀！'而我则特别喜欢京洛一带地方。我在世时，每次来到那一带，放眼看邙山，就由不得高兴地想，这里真是万代比不了的好墓地啊。这里北靠孟津的滔滔河水，南可以看见雄伟的京城。虽然我没对人说过，但心里一直有这个志向。然而没想到突然就死了，所向往的事也没办成。希望你们十月间给我改葬。在我伯父苏承的坟旁买几亩地，就行了。"苏节和韶说话，只见他嘴动，声音也很大，但旁边的人谁也听不见。后来苏节请苏韶到屋里去要为他设坛祭礼，苏韶不肯坐，也不肯吃。苏节说："哥哥生前好喝酒吃鱼，今天就喝一点吧。"苏韶就拿起酒杯一饮而尽，并说："好酒！"苏节看见酒杯干了。但等苏韶走后，酒杯还是满的。苏韶前后来了三十多次，兄弟二人尽情谈。苏节问哥哥很多不懂的问题，苏韶说："说起天上地下的事，我也不全知道。只知道颜渊、卜商现在天上当修文郎。修文郎一共八个，都是鬼中的圣人，有项梁、成贤者、吴季子这些人。"苏节问死和生有什么不同，苏韶说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死者是虚的生者是实的罢了。又问死者为什么不归尸体。苏韶说："比如，把你的臂砍下来一只，再砍削那只断臂，你还能感到疼吗？死去的尸体，灵魂同样也不会有感觉的。"苏节又问把死人厚葬在坟墓，死者本人高兴不，苏韶说无所谓，苏节说："既然不在乎你为什么还要求迁坟呢？"苏韶说："我的确不在乎，只不过是说我活着时的一种想法而已。"苏节又问："哥哥不思念年轻的嫂嫂和年幼的儿子吗？"苏韶说："我死了就没有什么人间情了。"又问鬼有寿命吗？回答说每个鬼都有自己的寿命。苏节又问自己的阳寿，苏韶说知道后会告知的。又问今年发生的瘟疫是怎么回事，苏韶说："太山公刘孔才在阴间想造反，私自在人间抓人为他打仗，现在北帝已经知道刘孔才的阴谋，并把他杀了。"苏节说："前些日子梦见你剪我的头发，你们那仪仗队是护送谁？"回答说："那是济南王。你冲犯了仪仗罪应该死，是我护着你，让你受了髡刑就保住了命。"又问，"鬼能保佑人吗？"回答说："我是由于对弟弟你动了情，才会保护你。如果是没有感情的死人，活人就是再祭祀求福也没用。"苏节又问："以前梦见你，是你真的来相见吗？"回答说："凡是活人梦见死人，都是死人现形。"又问："活着时有仇，死后能杀了仇人吗？"回答说："鬼杀活人的事由不了鬼自己。"苏节下车时，苏韶笑话他个子太矮，说："你简直象赵舒麟了。"赵舒麟个子很小，是苏节的小舅子。苏韶要走了，苏节挽留他，把门都上了锁。苏韶只留了片刻就不见了，而门都没有开。苏韶走时说，"我现在已经当了修文郎了，以后职务繁忙，不能再来了。"苏节握哥哥的手，手很软弱，只能感到是手而已。分别后，再也没有见过。

夏侯恺

夏侯恺，字万仁，病亡。恺家宗人儿狗奴，素见鬼，见恺数归。欲取马，及其弟阮公将去。阮逃狗奴家，解喻，及冬得止。恺长子统，向其家说："昨梦人见缚，与力大争，尔乃得解。"语讫，阁门忽有光明为昼，见恺著平上情单衣，入坐如生平。坐西壁大床，悲笑如生时，声讫，便切齿作声，言："人易我门户，诬统藏人。袒衫见缚，赖我遣人救之，得解。将数十人，大者在外，八行随恺。"阮牵床离壁，恺见语阮："何取床？"又说："家无主，不成居。"阮答何不娶妻。恺曰："卿与其居尔许年，而作此语也。诸鬼中当有一人达。"阮问谁，恺曰："儿辈意，不足悦也。"呼见孙儿，云："少者气弱，勿令近我。"又说："大女有相，勿辄嫁人。"恺问阮："欲见亡女，可呼之。"阮曰："女亡已久，不愿见也。"恺曰："数欲见父，而禁限未得见。"又说："我本未应死，尚有九年。官记室缺，总召十人，不识，书不中，皆得出。我书中，遂逼留补缺。"（出王隐《晋书》）

【译文】

夏侯恺。字万仁，得病去世。有个姓夏侯的同宗，他儿子叫狗奴，常见到鬼。狗奴曾看见已死的夏侯恺回家来想取马，然而马却被夏侯恺弟弟阮公偷去了。阮公逃到狗奴家对狗奴说："把马放在你这里，到了冬天就行了。"夏侯恺的长子叫统，对家里人说："昨天我梦见一个人要绑我，我和那人斗了半天才得解脱。"刚说完，门外突然亮得像白天，只见夏侯恺穿着单衣戴着头巾进了屋，坐在靠西墙的大床上，谈笑悲欢像活着时一样，并咬牙切齿的说："有人糟踏我的名誉，诬隐夏侯统窝藏人，致使他裸露着被擒，全凭我派人救他，才理到解脱。领来数十个人，大人在外边，小的跟随夏侯恺。"阮公把床拉离了西墙。夏候恺就现出了身体说："为什么拉床？"又说："家里没有妻子，就不成为家。阮公说："那为什么不娶个老婆呢？"夏侯恺说："你我在一起生活了这么久，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说："咱们家死的人中，有一个能有出息。"阮公问是谁，夏侯恺说："是儿子辈的，不值得高兴。"喊叫孙子来，恺说："孙子太小，气弱，别让他靠近我。"又说大女儿命相好，不要随便嫁出去。夏侯恺又问阮公如果想见他死去的女儿，可以叫他来相见。阮公说："女儿死了很久了，不想见她。"夏侯恺说："你女儿几次想见你，但阴间限制得太严，没能见上。"夏侯恺还说："我本来不应该死，还有九年阳寿，由于阴间缺记事官，一共召去了十个人，我都不认识。他们写的字都没被看中，就都放回阳间了。我写的字被选中了，就硬逼着我在阴间补了官缺。"

刘他

刘他在下口居，忽有一鬼，来住刘家。初因暗，仿佛见形如人，著白布袴。自尔后，数日一来，不复隐形，便不去。喜偷食，不以为患，然且难之。初不敢呵骂。吉翼子者，强梁不信鬼，至刘家。谓主人："卿家鬼何在？唤来，今为卿骂之。"即闻屋梁作声。时大有客，共仰视欣，便纷纭掷一物下，正著翼子面。视之，乃主人家妇女亵衣，恶犹著焉。众共大笑为乐，吉大惭，洗面而去。有人语刘，此鬼偷食乃食尽，必有形之物，可以毒药中之。刘即于他家煮冶葛，取二升汁，密赍还。向夜，令作糜，著于几上，以盆复之。后闻鬼外来，发盆取糜。既吃，掷破瓯出去。须臾，闻在屋头吐，嗔怒非常，仗棒打窗户。刘先以防备，与斗，亦不敢入户，至四更中，然后遂绝。（出《续搜神记》）

【译文】

刘他在下口住时，忽然有一个鬼来到家里。起初屋里暗，好象看见鬼现形和人一样，穿着白布裤。从那以后，几天就来一次，也不隐形，还不走。这鬼爱偷吃的，虽然不害人，但也很讨厌，又不敢骂他。有个叫吉翼子的，为人倔犟不信鬼，到刘家来问道："你家的鬼在哪里，把他叫来，我替你骂他！"这时就听见屋梁上有声音。当时有很多客人，一齐抬头看，鬼就扔下一个东西来，正好扔到吉翼子的脸上，拿下来一看，是刘妻的内衣，很遭人厌恶，都大笑起来。吉翼子非常气恼，洗了脸跑了。有人对刘他说："这个鬼吃东西东西就没，一定是个有形的东西变的，可以下毒药药他！"刘就在别人家煮了二升冶葛汁，偷偷拿回来，这天晚上让妻子做了肉粥，兑上毒药，放在桌上，用盆盖好，后来就听见鬼从外面来，揭开盆子取肉粥，吃了几口就把盆摔破跑出去了。不一会儿，听见鬼在房头呕吐，而且发怒发狂地敲打窗户。刘他事先已有防备，就和鬼斗了起来。鬼始终没敢再进屋，到四更时分，终于逃掉了，从此再也没来。

王戎

安丰侯王戎，尝赴人家殡殓。主人治棺未竞，送（送字原缺，据《搜神后记》补。）者悉在（在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厅事上。安丰车中卧，忽见空中有一异物，如鸟，熟视转大。渐近，见一乘赤马车，一人在中，著帻赤衣，手持一斧。至地下车，径入王车中，回几容之。谓王曰："君神明清照，物无隐情，亦有身，故来相从。然当赠君一言。凡人家殡殓葬送，苟非至亲，不可急往。良不获已，可乘青牛，令髯奴御之。及乘白马，则可禳之。"谓戎："君当致位三公。"语良久，主人内棺当殡，众客悉入，此鬼亦入。既入户，鬼便持斧，行棺墙上。有一亲趣棺，欲与亡人诀，鬼便以斧正打其额，即倒地，左右扶出。鬼于棺上视戎而笑，众悉见，鬼变持斧而出。（出《续搜神记》）

【译文】

安丰侯王戎有一次到某家参加葬礼，这家棺木还没作好，来送丧的人都在客厅里。王戎在车里躺着，忽然看见空中有一个怪物，像鸟，看着就渐渐变大，是一辆红马拉的车，车上有个人穿红衣戴头巾，手里拿着一把大斧，车落地后，红衣鬼怪立刻钻进王戎的车里，车里刚刚能挤下两个人。鬼对王戎说："我看你神采不凡，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也有身份，所以来找你，不过我要向你进一言：以后凡是谁家有了殡葬丧事，除非死者是自己的亲人，不要着急去，不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你可以乘青牛，让老仆人赶着，或乘白马，有灾也可免除。"又说："你今后能做到三公这样的大官。"两人谈了半天，那家棺材已作好准备将死人入殓了，吊唁的人们都进去看，这个鬼也跟过去了，一进屋鬼就站在棺材边子上来回走。有一个死者的亲属凑在棺材旁，想向死者诀别，鬼就用斧子向那人额头打去，那人立刻倒地，被人扶了出去，鬼站在棺材上看着王戎笑了起来，人们都看见了，然后鬼就拿着斧头走了出去。

王仲文

王仲文为何南郡主簿，居缑氏县北。得休应归，道经水泽，见后有一白狗，仲文甚之。欲便取，忽变如人。长六尺，状似方相。目赤如火，磋齿嚼舌，甚有憎恶。欲击之，或却，或欲上车。仲文大怖，便使奴打，不能奈何。因下车，佐奴共又打，亦不禁。并力尽，不能复打，于是舍走。告人家，合十余人，持刀捉火，自来视之，便不知所在。月余日，仲文忽复见之，与奴并走，未到人家，伏地俱死。（出《续搜神记》）

【译文】

王仲文是河南郡的主簿，家在缑氏县北。有一次他休假后坐车回郡，路过一个湖塘，看见一个白狗在后面跟着。王仲文很喜欢狗，就想去抱狗，那狗突然变成了人形，六尺高，象个驱鬼的"方相"形象凶恶可怕，眼睛像火一样红，错着牙嚼着舌头，面目可憎。王仲文很讨厌，想打它，它就往后退，还想上车去。王仲文吓坏了，就让仆人打。但仆人也奈何不得那鬼怪。王仲文就下车。和仆人一起打，仍然制不住鬼，而且打得精疲力尽，不能再打，只好扔下鬼逃走。回到家后，集合起十多个人持刀举着火把，再去找，那鬼已经不见了。过了一个多月，仲文忽然又看见那个鬼怪，仲文和仆人一齐逃走，没到家就都倒地死了。

卷第三百二十　鬼五

蔡谟　姚元起　闾勦　孙稚　索逊　冯述　任怀仁　王明　王彪之　王凝之　姚牛　桓恭　阮瑜之　刘澄 刘道锡　赵吉　司马隆

蔡谟

蔡谟征为光禄大夫，在家，忽闻东南啼哭声，有若新死。便见一少年女，死（明抄本死作此）人并离（明抄本离作篱）啼哭。不解所为，恐是人家忿争耳。忽闻呼魂声，便见生（明抄本生作此）女。从空中去上天，意甚恶之。少时疾患，遂薨。（出《灵异志》）

又 一说，谟在厅事上坐，忽闻邻左复魄声。乃出庭前望，正见新死之家，有一老妪，上著黄罗半袖，下著缥裙，飘然升天。闻一唤声，辄回顾，三唤三顾。徘徊良久，声既绝，亦不复见。问丧家，云，亡者衣服如此。（出《幽明录》）

【译文】

蔡谟被任命光禄大夫，有一天在家里忽然听见东南方有啼哭声，好象谁家死了人似地。只见一个年轻女子，离死人很远，在那啼哭。蔡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心想这女子大概和死人有过怨恨吧。忽然又听到叫魂声，就见那女子腾空而起升上了天。蔡谟心里很讨厌。不久就得了病死去。

又一种说法是：蔡谟在家中前厅上坐着，忽然听见左邻家有叫魂的声音，就出门去看。正好看见新死了人的邻居家，有一个老太太，上身穿黄罗半袖衫，下身穿淡青色裙子，飘然升上天空。听见下面招魂声，她就回一次头，下面喊了三次，老太太回了三次头，在空中恋恋不舍地徘徊了好久。地上的喊魂声没了，老太太才消失。蔡谟问死人那家邻居，那家人说死的老太太穿的真的是蔡谟看见的那样子衣服。

姚元起

河内姚元起，居近山林，举家恒入野耕种。唯有七岁女守屋，而渐觉瘦，父母问女，女云："常有一人，长丈余而有四面，面皆有七孔。自号离天大将军，来辄见吞，迳出下部。为此数过"。云："慎勿道我，道我，当长留腹中。"阖门骇惋，遂移避。（出《灵鬼志》）

【译文】

河内人姚元起，家住在树林边上，全家人都出去种地，只留一个七岁的女儿看家，后来就发现女孩日渐消瘦。父母问是怎么回事，女孩说，家里经常有个人来，这人一丈多高，有四张面孔，每张脸上也有七窍，自称是"高天大将军"。这怪物每次来都把女孩吞下去，然后又拉出来。怪物还警告小女孩不许告诉人，如果告诉人，就把她永远留在肚子里，全家一听十分害怕，赶快迁到别处去躲避起来了。

闾勦

吴兴武唐闾勦，凌晨闻外拍手，自出看。见二乌帻吏，迳将至渚，云："官使乘船送豆至。"乃令勦枻，二吏絙挽。至嘉兴郡，暂住逆旅。乃平望亭，潜逃得归。十余日，外复有呼声，又见二吏云："汝何敢委叛。"将至船，犹多菽，又令捉枻船，二吏絙挽。始前至嘉乐故塚，谓勦曰："我须过（述原作遇。据明抄本补。）一处，留汝在后，慎勿复走。若有饮食，自当相唤。"须臾，一吏呼勦上。见高门瓦屋，欢嚥盈堂。仍令勦行酒，并赐炙啖。天将晓，二吏云："而见去，汝且停。"顷之，但见高坟森木。勦心迷乱，其家寻觅，经日方得。寻发大疮而死。（出《灵鬼志》）

【译文】

吴兴县的武塘有个闾勦，早晨听见外面有拍手声，就出去看。看见两个戴黑头巾的官员，将他抓住直弄了河滩，说："官府让你驾船把豆子送去。"就让闾勦划桨，两个官员在岸上拉縴绳。到了嘉兴郡，一块住进旅店，后来走到平望亭，闾勦终于逃脱了到家。十几天后，又听见外面有喊他的声音，那两个官对闾勦说："你怎么竟敢抗命脱逃！"又把他弄到船上，这次船上装了很多粮食。还是让他划桨，两个官员还是拉縴。船到了嘉乐的一片坟地时，官说："我们先去一个地方，你暂时留下，这回可不许再逃。如果有吃喝，我们会来叫你的。"不大工夫一个官员来叫他，进了一个高门的大瓦房，只见里面一屋子人正在吃酒席。他们让闾勦喝酒，还给他肉吃。天快亮时，两个官员说："我们现在走了，你先等一等。"一转眼间什么都没了，只见周围是高大的坟墓和阴森的树林。闾勦心迷神乱，他家里找他很久才在坟地发现他。回去后身上生了大疮，不久就死去了。

孙稚

晋孙稚，字法晖，齐般阳县人也。父祚，晋太中大夫。稚幼奉佛法，年十八，以咸康元年八月亡。祚（亡祚原作祚亡。据明抄本乙正。）后移居武昌，至三年四月八日，沙门于法阶行尊像。经家门，夫妻大小出观，见稚亦在人众之中，随侍像行。见父母，见跪问讯，随共还家。祚先病，稚去，无他祸祟，不自将护所致耳。五月当差，言毕辞去，其年七月十五日复归。跪拜问讯，悉如生时。说其外祖父为泰山府君，见稚，说母字曰："汝是某甲儿耶？未应便来，那得至此。"稚答伯父将来，欲以代謰，有教推问，欲鞭解之，稚救嵿得原。稚兄容，字思渊，时在其侧，稚谓曰："虽离故形，在优乐处。但读书，无他作，愿兄无忧也，他但勤精进，福自随人矣。我二年学成，当生国王家。同辈有五百人，今在福堂，学成，皆当上生第六天上。我本亦应上生，但以解救先人，因缘缠缚，故独生王家耳。到五年七月七日复归。"说邾城当有寇难，事例甚多，悉皆如言。家人祕之，故无传者。又云："先人多人罪謰，宜为作福。我今受身人中，不须复营，但救先人也。愿父兄勤为功德，作福食时，务使鲜洁。一一如法者受上福。次者次福。若不能然，徒费设耳。当使平等，心无彼我，其福乃多。"祚时有婢，稚未还时，忽疾殆死。通身皆痛。稚云："此婢欲叛，我前与鞭，不复得去耳。"推问婢云，前实欲叛，与人为期，日垂至而便住云耳。（出《法苑珠林》）

【译文】

晋代有个孙稚，字法晖，山东般阳县人。父亲叫孙祚，是晋朝太中大夫。孙稚从小就信奉佛法，咸康元年八月，才十八岁就死了。父亲孙祚后来迁居到武汉。咸康三年四月八日那天，和尚把寺庙的神抬出来游行，经过孙祚家时全家都出来看，突然看见已死的孙稚也在游行的人群时，守护着神像走。孙祚看见了父母，就跪下问安，并一起回到家里。这时孙祚有病，孙稚说："这病没什么大的祸患和鬼祟作怪，是由于父亲没有自身维护的原因，以五月份就会好的。"说完就走了。这年七月十五孙稚又回家来，跪拜问安和活着时一样，说："外祖父是冥间的泰山府君，并见过我，向我提到我母亲的名字说'你不是某某的儿子吗？你阳寿未尽，并没召你来怎么就来了？'我说我伯父马上会来，是我要替伯父领罪才来的。不一会就见伯父被抓来，就要受到拷打，我努力营救才得免罪。"这时孙稚回家，见到哥哥在旁边。哥哥叫孙容，字思渊。孙稚对哥哥说，"我虽然离开人世，但却也身在优乐之中，每天只是读书，哥哥不必为我担心，只要勤奋努力，福份也就随之而来了。我再学二年就期满，将投生到人间一个国王家去。我们一同学习的有五百人，都在福堂读书。这五百人学成后都会升到第六层天上去当神仙。我本来也可以升到六层天，但因为我解救伯父，人间的因缘纠缠不断，所以才让我投胎到人间的国王家去。"咸康五年七月七日孙稚又回来了，这次说邾城将会发生流寇作乱，还说了不少事，后来都应验了。只是他家对孙稚还阳回家的事一直保密，所以一直没有人知道，孙稚还说："咱家的长辈祖先们都有不同的罪过，你们要常常祭礼神灵好替先辈赎罪。我现在已经快转世人间了，不必再作法事祭祀我，要祭祀就是为了救先人，希望父亲兄弟多积善积德才是。以后家里作祭神的供品时一定要新鲜洁净，最洁净的能得到上等的福佑，稍次的得的福佑也必然少，如果祭品不好不净，上供等于白上，对神灵要平等对待，不分你我，这样福才会多。"孙祚当时有个使女在孙稚没回来时忽然病得要死了，全身痛得难忍。孙稚回来后才对父亲说："咱家这个使女打算逃跑，我前几天抽了她一顿鞭子，她再不能跑了。"后来审问这个使女，果然前几天和一个人约好某一天一同逃跑，到了那天使女却没能跑成。

索逊 升平中，徐州刺史索逊，乘船往晋陵。会暗发，回河行数里，有人寄索载，云："我家在韩塚，脚痛不能行，寄君船去。"四更时，（时原作守。据明抄本改。）至韩塚，此人便去。逊二人牵船，过一渡，施力殊不便。骂此人曰："我数里载汝来，迳去，不与人牵船，欲与痛手。"此人便还，与牵，不觉用力而得渡，人便迳入诸塚间。逊疑非人。使窃寻看，此经塚间，便不复见。须臾复出，至一塚呼曰："载公。"有出者应。此人说："我向载人船来，不为共牵，奴便欲打我，今当往报之。欲暂借甘罗来。"载公曰："坏我甘罗，不可得，此人无所苦，我试之耳。"逊闻此，即还船，须臾。岸上有物来。赤如百斗篅，长二丈许，迳来向船，逊便大呼："奴载我船，不与我牵。不得痛手，方便载公甘罗。今欲击我，今日要当打坏奴。"甘罗忽然失却，于是遂进。（出《续搜神记》）

【译文】

开平年间，徐州刺史索逊坐船到晋陵去。天黑时出发，船沿河岸去了几里地时，有个人要求搭船，说："我家在韩家坟，脚痛得走不动了，请让我搭你的船去吧"。四更时到了韩家坟那人就上岸走了。索逊和另一个人拖着船过一个渡口，很费力气，就骂那个人说："你坐我们船走了好几里，只管走了也不来帮忙拉拉船，怕你的手痛是不？"那人就回来帮着拉船，船一点也不费力就过了渡口，那人就走进韩家坟去了。索逊怀疑那是鬼，就派人跟在后面偷偷观察。那人走到坟墓中就不见了。过了一会那人又出来走到一个坟前喊道："载公！"坟里就钻出个人来答应。那人说："刚才搭一个人的船回来，没帮他们拉船，他们就要打我。我要去报复他们，把你的大甘罗借给我用用。"载公说："借给你甘罗弄坏了，我没处再弄到。"那人没办法，只好说，"我不过试试看。"索逊听到这里就跑回船上。不一会儿就见岸上来了个东西，空空地像个能装一百斛粮食的大囤子，有两大多长，直着站船冲过来，索逊就大叫道："你这个家伙白坐我的船，怕手痛不帮忙拉船，又借了载公的甘罗来撞我，看我今天不打烂你这个东西！"大囤了顿时消失，他们才接着上路了。

冯述

上党冯述，晋元熙中，为相府将。假归虎牢，忽逢四人，各持绳及杖，来赴述，述策马避焉。不肯进，四人各捉马一足，倏然便倒河上。问述："欲渡否？"述曰："水深不测，既无舟楫，何由得过？君正欲见杀耳？"四人云："不相杀，当持君赴官。"遂复捉马脚，涉河而北。述但闻波浪声，而不觉水。垂至岸，四人相谓曰："此人不净，那得将去。"时述有弟服，深恐鬼离之，便当溺水死，乃鞭马作势，迳登岸，述辞谢曰："既蒙恩德，何敢复烦劳。"（出《续搜神记》）

【译文】

上党人冯述，晋元熙年间当相府将，休假回虎牢关。路上忽然遇到四个人，都拿着绳子和木杖，直奔冯述而来。冯述忙策马避开，不敢往前走。那四个人一个人抓住一条马腿，冯述一下就落马摔倒在河边。四个人问冯述想过河吗？冯述说："河水深不可测，又没有渡船，怎么过得去？你们不正好杀了我吗？"四个人说："我们不是要杀你，而是要带你去官府。"说着他们就抓着马腿，趟河而过。冯述只听到波浪声一点没觉得有水。快上岸时，那四个人商量说："这个人不干净，带他去怎么行？"当时冯述正为死去的弟弟服丧，深怕鬼丢下不管而被淹死。就乘势猛打马跳上岸去，回头对他们说，"已经领教了你们的恩德，不敢再麻烦你们了！"

任怀仁

晋升平元年，任怀仁年十三，为台书佐。乡里有王祖复为令史，恒宠之。怀仁已十五六矣，颇有异意，祖衔恨。至嘉兴，杀怀仁，以棺殡埋于徐祚家田头。祚后宿息田上，忽见有塚。至朝中暮三时食，辄分以祭之，呼云："田头鬼，来就我食。"至瞑眠时，亦云："来伴我宿。"如此积时。后夜忽见形云："我家明当除服作祭，祭甚丰厚，君明随去。"祚云："我是生人。不当相见。"鬼云："我自隐君形。"祚便随鬼去。计行食顷，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将祚上灵座，大食灭，合家号泣，不能自胜，讼其儿还。见王祖来，便曰："此是杀我人。"犹畏之，便走出。祚即形露，家中大惊，具问祚，因叙本末。遂随祚迎丧，既去，鬼便断绝。（出《幽明录》）

【译文】

晋升平元年时任怀仁十三岁，已当了台书佐。乡里有个王祖被起用当了令史，一直很宠着他。任怀仁到十五岁时，有些讨厌王祖了。王祖怀恨在心，二人一起去嘉兴时，王祖杀了任怀仁，装进棺材埋在徐祚家的地头上，徐祚种田休息时发现田中的新坟，每天早中晚三餐都分出些饭菜祭祀，并喊道："田头的鬼，来和我一起吃饭吧。"晚上睡觉时也说："田头鬼，来伴我入眠吧。"这样过了很久，任怀仁忽然现了形，对徐祚说："我们家里明天要为我设坛祭祷，祭祀的食物十分丰盛，你随我去吧。"徐祚说："我是外人，不应该去的。"任怀仁说："我可以让你隐形。"徐祚就跟着任怀仁走，一顿饭工夫就到了任家。见这家客人很多，鬼就把徐祚弄到灵座上，把祭坛上的酒肉一扫而光。全家一看，都说任怀仁回家来了，就痛哭号啕起来。这时鬼看见王祖也来了，就大喊，"他就是杀我的人！"王祖吓得赶快跑了，徐祚也现出自己，家时人大惊，问徐祚是怎么回事，徐祚就如实说了。于是家里的人就跟着徐祚到田头去迎任怀仁的棺材，从此鬼也就没有了。

王明

东莱王明儿，居在江西，死经一年，忽形见。还家经日，命招亲好，叙平生，云："天曹许以暂归。"言及将离，语便流涕。问讯乡里，备有情焉。敕儿曰："吾去人间，便已一周，思覩桑梓。"命儿同观乡闾。行经邓艾庙，令烧之，儿大惊曰："艾生时为征东将军，没而有灵，百姓祠以祈福，奈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铠，十指垂掘，岂其有神？"因云："王大将军亦作牛，驱驰殆毙。桓温为卒，同在地狱。此等并困剧理尽，安能为人损益。汝欲求多福者，正当恭慎，尽忠孝顺。无恚怒，便善流无极。"又令可录指爪甲，死后可以赎罪。又使高作户限，鬼来入人室内，记人罪过，越限拨脚，则忘事矣。（出《幽明录》）

【译文】

东莱有个人叫王明儿，住在江西，死了一年后突然现形回家住了好几天。他让招来亲朋好友，讲了很多事，他说："天曹允许我暂时还阳回家看看。"一说到很快又要分别，就涕泪交流。问候乡亲们的生活，十分重感情。他对儿子说："虽然离开人间才一年，但特别想念故乡的一切。"他让儿子领他到家乡各处走走看看，经过邓艾庙时，他告诉儿子把庙烧掉。儿子大惊说："邓艾生前是征东将军，死后也有神灵，百姓都向他祈求保佑呢，为什么要烧他的庙？"王明儿生气的说："邓艾现在阴间干的是擦摩铠甲的差事，十个手指都快磨坏了，还有什么神灵能保佑下界？王大将军也作了牛，被人驱赶快要累死了。桓温只不过当了个阴间的小兵。这些人在阴间都在受各种罪，能给人间带来什么福？你们想求福，只有老老实实作人，尽忠尽孝，别惹神气，就是积德行善了。"他还让平时把指甲剪下来以后积存起来，死后可以赎罪。还让把门坎作得高一些，鬼到家来记人的罪过，走时让高门坎一绊，就把记的罪过都忘了。

王彪之 晋王彪之，年少未官。尝独坐斋中，前有竹。忽闻有叹声，彪之畅然，怪似其母，因往看之。见母衣服如昔，彪之跪拜歔欷。母曰："汝方有奇厄，自今以去。当日见白狗，若能东行出千里，三年，然后得免灾。"忽不复见。彪之悲怅达旦，既明，独见一白狗。恒随行止，便经营竹装，装往会稽。及出千里外，所见便肃然都尽。过三年乃归，复还先斋住。忽闻前声，往见母如先。谓："从吾，故来庆汝。汝自今已后，年逾八十，位班台司。"皆如母言。（出《幽明录》）

【译文】

晋进有个王彪之，年纪很轻，也没有做官。有一次，他一个人坐在书房里，忽然听见书房前的竹丛中有人叹息，声音像是他死去的母亲，觉得十分奇怪，就出去看，虽然看见母亲穿着活着时的衣服站在那里。彪之哭着跪拜后，母亲说："你马上要有大祸临头。从现在往后，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如果你能出去一千里，三年以后你就能免灾了。"说完母亲就突然不见了，彪之一夜悲痛之极。天亮后，真就看见一只白狗，这狗总随时随地跟着他。他就立刻收拾行装，打算往会稽方面去。等走出千里以外时，那个跟他的白狗就不见了。三年后，王彪之才又回来，还是住进原来的房子。忽然又听见他母亲的声音，就出去又看见了母亲，母亲说："你听了我话，所以我来祝贺你。你以后可以活到八十以外，官可以做到班台司。"后来一切都像他母亲说的应验了。

王凝之

晋左军琅邪王凝之，夫人谢氏，顿亡二男，痛惜过甚，衔泪六年。后忽见二儿俱还，并著械，慰其母曰："可自割，儿并有罪謰，宜为作福。"于是得止哀，而勤为求请。（出《幽明录》）

【译文】

晋时左军琅邪人王凝之的两个儿子突然死去，夫人谢氏悲痛欲绝，哭了六年。有一天两个儿子忽然一块回来了，都戴着枷锁。他俩劝母亲说："你不必伤心，割舍我俩吧，我俩是因为有罪才被阴间捉去的，请以后为我们祈祷就行了。"谢氏就从此不再悲伤，只是经常祭告神灵为儿子赎罪。

姚牛

须县民姚牛，年十余。父为乡人所杀，牛尝卖（卖原作杀，据明抄本改。）衣服，市刀戟，图欲报仇。后在县门前相遇，手刃之于众中，吏擒得。官长深矜孝节，为推迁其事，会赦得免。又为州郡论救，遂得无他。令后出猎，逐鹿入草中，有古深井数处。马将趣之，忽见一翁，举杖击马。马惊避，不得及鹿。令奴引弓将射之，翁曰："此中有井，悲君堕耳。"令曰："汝为何人？"翁长跽曰："民姚牛父也，感君活牛，故来谢。"因灭不见。（出《幽明录》）

【译文】

须县有个姚牛，才十多岁，他的父亲就被人杀害了，姚牛卖了衣服买来刀枪，立志报仇。后来在县衙门前姚牛遇见了杀父的仇人，当着众人的面亲手把他杀死了。县衙把姚牛抓去，县令感念姚牛的孝心和胆量，就设法开脱他的杀人罪，希望遇见大赦能免死。县令又给郡里州里写呈文开脱营救姚牛，最后姚牛终于无罪释放。后来县令一次出去打猎追一头鹿，鹿钻进草丛。草丛里有几口古井，马都要踏着古井时，忽然出来一个老人举起拐杖打马，马一惊就躲开了，由于没有追上鹿，县令命令随从拉起弓来要射那老人，老人说："草丛里有井，怕你陷入井中我才打马。"县令说："你是谁？"老人说："我是姚牛的父亲，感谢你救了他的命，我特来报答你。"说完就不见了。

桓慕

桓慕为桓石民参军，在丹徒，所住廨，床前一小隐穴，详视是古墓，棺已朽坏。桓食，常先以鲑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后眠始觉，见一人在床前云："吾终没以来，七百余年，后绝嗣灭，蒸尝莫及。君恒食见播及，感德无已。依君籍，当应为宁州刺史。"后果如言。（出《幽明录》）

【译文】

桓恭担任桓石民参军时，在丹徒县的住所里，床前有一个塌下去的小洞，仔细看原来是个古墓，棺木已坏。从此桓恭每次吃饭时都是夹些饭菜鱼肉扔到小洞里，这样持续了几年。有一天刚睡醒时看见一个人站在床前说："我已经死了七百多年了，由于没有后代祭奠我，我早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了。现在你经常给我东西吃，使我万分感激。我已看了你阴司的簿子，现特告诉你：你以后将做宁州刺史。"后来果然应验。

阮瑜之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居在始兴佛图前。少孤贫不立，哭泣无时。忽见一鬼，书塼（塼波厚作搏，据明抄本改。）著前云："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后鬼恒在家，家须用者，鬼与之。二三年，君（明抄本君作用）小差，为鬼作食，共谈笑语议。阮问姓，答云："姓李名留之，是君姊夫耳。"阮问："君那得来？"鬼云："仆受罪已毕，今暂生鬼道，权寄君家。后四五年当去。"曰："复何处去？"答曰："当生世间。"至期，果别而去。（出《幽明录》）

【译文】

晋太元十年，阮瑜之住在始兴佛塔前，他年少时失去父母，家中贫困不能自立，经常痛哭。忽然看见一个鬼，在砖上写了一首诗给他看："父死归玄冥，何为久哭泣？即后三年中，君家可得立。仆当寄君家，不使有损失。勿畏我为凶，要为君作吉。"从此鬼就在家里常住下了。家里须用的东西鬼都能弄来，这样过了二三年，家境好了一些，平时阮瑜之给鬼作饭，与鬼谈论十分融洽，问鬼的姓名，鬼说："我姓李叫留之，就是你死去的姐夫呀。"阮瑜之又问怎么来的，鬼说："我在阴间的罪已经受完，现在暂时作鬼，到你家来小住。再过四五年就走了。"问他还要到是哪里去，鬼说："转世到人间去呀。"过了四五年，鬼果然告别不再来。

刘澄

晋义熙五年，彭城刘澄，常见鬼。及为左卫司马，与将军巢营廨宇相接，澄夜相就坐语。见一小儿赭衣，手把赤帜，团团似芙蓉花。数日，巢大遭火。（出《幽明录》）

【译文】

晋义熙五年，彭城有个刘澄，能看见鬼，后来刘澄当了左卫司马，他的公府和巢将军的营房紧挨着，有一次刘澄夜里和巢将军在一起坐着闲聊，看见一个穿赫红衣的小孩，手里拿着红旗，不停地转像一团团芙蓉花。几天后，巢营的房子就遭了大火。

刘道锡

刘道锡与从弟康祖，少不信有鬼。从兄兴伯，少来见鬼。但辞论，不能相屈。尝于京口长广桥宅东，云："有杀鬼，在东篱上。"道锡笑，便问其处，牵兴伯俱去，捉大刀欲斫之。兴伯在后唤云："鬼击汝。"道锡未及鬼处，便闻如有大杖声，道锡因倒地，经宿乃醒，一月日都差。兴伯复云："厅事东头桑树上，有鬼，形尚孺，长必害人。"康祖不信，问在树高下，指处分明。经十余日，是月晦夕，道锡逃暗中，以戟刺鬼所住。便还，人无知者。明日，兴伯早来，忽惊曰："此鬼昨夜那得人刺之，殆死，都不能复动，死亦当不久。"康大笑。（出《幽明录》）

【译文】

刘道锡和堂弟康祖从小就不相信有鬼，堂兄兴伯却从小就能看见鬼。双方一辩论起来，兴伯总说服不了刘道锡。在京口长广桥住宅的东面，兴伯看见了一个杀鬼，就在东面篱笆上，问及了地方刘道锡笑着拉康祖一同奔鬼而去，拿着大刀想去砍鬼。兴伯忽然在身后喊："鬼要打你了！"刘道锡还没走到鬼躲的地方，就听见一个大棍打下来的声音，接着就倒在地上昏过去，过了一夜未醒过来，一个多月才好。有次兴伯又说："大厅东头桑树上有个鬼，不过年龄很小，长大后一定会害人。"康祖不信，问那小鬼在树的什么地方，兴伯很清楚地指出鬼躲的地方。过了十几天，一个月月末的晚上，刘道锡藏在暗中，用长戟向鬼躲的地方刺去，刺完就回去了，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一早兴伯来后忽然惊呀地说："那个鬼昨晚让谁给刺了？快死了，都不能动了，肯定活不了多久。"康祖大笑起来。

赵吉

邺县故尉赵吉，常在田陌间。昔日有一蹇人死，埋在陌边。后二十余年，有一远方人，过赵所门处。远方人行十余步，忽作蹇，赵怪问其做，远人笑曰："前有一蹇鬼，故效以戏耳。"（出《幽明录》）

【译文】

邺县原来的县尉赵吉常在田间小路里闲逛。过去曾有一个跛子死后埋在路边。二十年后，有一天有一个远方人走到赵吉门口，忽然跛着走路。赵吉很奇怪，问是怎么回事，那人笑着说："前面有一个瘸鬼，我是在学他闹着玩呢。"

司马隆

东魏徐，忘名，还作本郡卒，墓在东安灵山。墓先为人所发，棺柩已毁。谢玄在彭城，将有齐郡司马隆、弟进、及东安王箱等，共取坏棺，分以作车。少时三人悉见患，更相注连，凶祸不已。箱母灵语子孙曰："箱昔与司马隆兄弟，取徐府君墓中棺为车，隆等死亡丧破，皆由此也。"（出《幽明录》）

【译文】

东魏有个徐某，忘了他名字，回到本郡作太守时去世，墓在东安灵山上，墓先被人挖开了，里面的棺材已经损坏，谢玄在彭城时，齐郡的司马隆、司马隆的弟弟司马进、东安王箱等人，把墓中的棺木取来做了个车。不久三个人都得了病，后来祸事就一个接着一个。王箱死去的母亲显灵对子孙们说，"王箱以前和司马隆兄弟取了徐府君墓中的棺木作车，所以他们的死、病以及家中的破败，都是因为那件事造成的。"

卷第三百二十一　鬼六

郭翻　王瑗之　牵腾　新鬼　刘青松　庾亮　司马义　李元明　张闿 庾绍之　韦氏

胡馥之　贾雍　宋定伯　吕光

郭翻

晋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敬言之弟子也，征聘不起。亡数日，其少子忽如中恶状，不复识人，作灵语，音声如其父。多知阴世，（阴世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所问皆答。而昔时庾亮欲取为上佐，不就，家问曰："君生有令德，没为神明，今岂有官职也？"答曰："我本无仕进之志，以（之志以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庾公欲见取，不愿，放（明抄本放作故。）得脱。今复为羁絷，不得从初愿，故尔戚（初愿故尔戚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戚也。"问："庾今何官？"答云："为天所用，作抚军大将军。现居（将军现居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东海之东，统领神兵。（领神兵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取吾为司马，本欲取谢仁为祖之选（为祖之选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以为资望未足，且蒋大侯先取为都尉，是以不能。"因（不能因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官问："陶太尉何官？"答云："陶辛苦不可言，方在罪谪之候。过此（候过此三字原空缺，据黄本改。）大得叙用也。"又问："王承相今何职？"答曰："王公为尚书郎，（郎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大屈事更万机。位虽不及生时，而贵势无异也。"诸人曰："亡后还思（后还思三空原空缺，据黄本补。）后人否？"长翔曰："亡已久，则不复念生人，如吾始死，私心（私心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未歇，犹自有念也。"灵语儿，求纸笔，欲作书与亲旧，捉笔以命（旧捉笔以命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儿书之。皆横行，似胡书，已成一纸，曰："此是鬼书，人莫能识。"（莫能识三字原空缺，据本黄本补。）使人持纸，口授作书。书毕，诸人言，苏孝先多作此语久。（此语久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下作复授作诗二首曰："神散登旻苍，性躯忽以亡。追念畴（追念畴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告所亲恐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谓言妖忘。"（忘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大没无识在昔有苏韶，于是绝响而去。（绝响而去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下空一行。原缺。）

【译文】

晋朝有位郭翻，字长翔，武昌人，是敬言的弟子，征聘他作官一直不愿出仕。他去世后几天，他的小儿子突然像中了邪。不认识眼前的人，说起了鬼话，声音像他的父亲郭翻，而且知道很多阴间的事。问他什么他都回答。过去郭翻在世时，庾亮曾想请他做高级官员，他不干。现在人们就问他："您在世时为人节操高洁不愿出仕，现在死后成为神明，是不是在阴间做了官呢？"回答说："我过去确实没有当官的想法，那时庾亮想请我出仕，我不愿意，才得以脱身。然而现在还是庾亮强使我在阴间任了职，违背了我过去的意愿，所以现在心里很难过。"问他庾亮在阴间作什么官，回答说："庾亮为天界任命当抚军大将军，现在他在东海的东面统领着神兵。他任命我作他的司马。他本来想任命谢仁继承他祖先的官职，但觉得谢仁资历声望都不够，而且谢仁已先被蒋大侯任命当了都尉，所以不能再用他。"又问陶太尉现在任什么官职，回答说："陶太尉现在处境艰苦，因为他正在服罪的时候。过了这阶段他就可以得到重用了。"又问王丞相现在任什么职，回答说："王公现在当了尚书郎，身受重任公务极忙。地位虽赶不上他在世时那么高，但权势和活着时没有不同。"大家问他死后还想念人世和家人吗，他说，"死得时间久了就不会再想念活着的人。我刚死不久，尘心未断，所以还是很想念人世的。"说着就向儿子要纸和笔，要给亲友写信。郭翻的魂灵把着他儿子的手写信，字都是横着写的，像西北少数民族的字。已经写完了一张，才说，"这是鬼文，人间不会认识的。"于是叫人拿来纸他口授别人代写。写完后大家说："苏孝先曾多次说这样的话。"此后又口授作了两首诗："神散登旻苍，性驱忽以亡。追念畴昔志，精魂还逍遥。""秉心不得令，不免时所要。薄言告所亲，恐为言妖忘。在消失烟没中无人知道以前曾有过苏韶！"然后就无声无影的离去了。

王瑗之

广汉王瑗之，为信安令。在县，忽有一鬼，自称姓蔡名伯喈。俄复谈议诗，揆知古今，靡所不谙。问是昔日蔡邕否，答云："非也，与之同姓字耳。"问前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作仙人，甚是（甚是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受福，甚快乐。非复畴昔也。"（出《齐谐记》）

【译文】

广汉人王瑗之是信安县令。有一天他在县衙里忽然看见一个鬼，鬼自称姓蔡名伯喈，就坐下谈论诗艺。这鬼博古通今，无所不知。王瑗之问鬼："你就是东汉末年的大文学家蔡邕吗？"鬼说："不是，只是与他同姓同名而已。"问那位东汉的蔡伯喈为今在哪里，鬼说："在天上当神仙呢，现在他可真有福，十分快活，可比他在人世时强太多啦！"

牵腾

牵腾，以咸和三年为沛郡太守。出行不节，梦乌衣人告曰："何数出不辍，唯当断马足。"腾后出行，马足自断。腾近行廓外，忽（廓外忽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然而暗，有一人，长丈余，玄冠白衣。遥叱将车人，使避之，俄而（避之俄而四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长人至，以马鞭击御者，即倒。既明，从人视车空，觅腾所（觅腾所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在，行六七十步。见在榛莽中，隐几而坐，云："了不自知。"腾五十日被诛。（出《幽明录》）

【译文】

牵腾在咸和三年出任沛郡太守。他爱好出游，劳民伤财不知节制。晚上梦见一个穿黑衣的人警告他说："你再要是不断地出游，就让你的马腿折断！"牵腾后来又出游，马腿果然自己就断了。牵腾到城外去，天空突然黑暗，有个一丈多高穿白衣戴黑帽的人，在远处大喊让牵腾的驾车人闪开。片刻间那大个子人奔到眼前，用马鞭打倒了驾车人。天又复亮后，随从们见牵腾的车是空的，就到处找，在六七十步外的榛树丛里找到了牵腾，见他正躲在桌子后坐着。问他刚才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五十天后，牵腾被诛杀而死。

新鬼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推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辇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为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辇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家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出，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抱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出《幽明录》）

【译文】

有个新死的鬼，形色憔悴身体消瘦，忽然又遇见一个鬼，是他死了二十多年的朋友。这个鬼又肥又胖，问新鬼说："你怎么弄得这副样子啊？"新鬼说："饿的呀，我愿意这样吗？老兄这么胖，大概知道不少窍门儿，教教我好吧？"胖鬼说："太简单啦，你只要到人们家里去作怪，他们一害怕，就会给你吃的。"新鬼就来到一个大村庄东头的一家，这家人十分信佛。西厢房里有一盘磨，新鬼就像人那样推起磨来。这家主人看见后就向他的儿子们说："佛可怜咱们家穷，派来一个鬼为咱家推磨了！"于是就弄来很多麦子往磨上续。新鬼磨了好几十斗麦子，累得跑掉去找胖鬼骂道："你这家伙怎么骗我？"胖鬼说："你再去一家，保证能行。"新鬼又到村西头的一家，这家信道教，门旁有个舂米的石碓，新鬼就上了碓捣起谷来。这家主人说："昨天鬼帮助村东头那家推磨，今天来帮咱家捣米来啦，快给他多运谷子来！"又让婢女们跟着又簸又筛。新鬼一直干到天黑，累坏了，也没混上一口吃的。晚上回去见到那胖鬼，大发脾气说："咱俩在人世时还是姻亲呢，非同一般交情，你怎么总骗我？我白帮人干了两天活，连一盆吃喝也没混上！"胖鬼说："老兄也太不凑巧了，这两家不是信佛就是信道，都不怕鬼怪。你再到平常百姓家去作怪，保你能成。"新鬼就又去了一家。这家门口有竹竿，新鬼进了门，看见一群女子在窗前吃东西，到了院子里看见一只白狗，新鬼就把狗举起来在空中走。家里人看见大惊，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怪事，请来巫师掐算。巫师说："有个外来的鬼到家讨吃的，你们把狗杀掉，再多备些酒饭果品，放在院子里祭祀，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这家人照着办了，新鬼饱餐了一顿。从此新鬼就常常作怪，这都是鬼朋友教会的。

刘青松

广陵刘青松，晨起，见一人著公服，赍板云："召为鲁郡太守。"言讫便去。去后亦不复见。至来日复至。曰："君便应到职。"青松知必死，入告妻子，处分家事。沐浴至晡。见车马吏侍左右，青松奄忽而绝。家人咸见其升车，南出百余步，渐高而没。（出《幽明录》）

【译文】

广陵人刘青松一天早上起来，看见一个穿官服的人，交给他一个上朝用的笏板说："冥间召你作鲁郡太守。"说完就走了，去了那里也没看见。第二天那人又来了，对刘青松说："你该到任了。"刘青松知道是非死不可了，告诉了妻子儿女，处理妥当家务，净心沐浴到下午，看见冥间来接他的车马随从已到，就突然死去。家中人都看见他上了车，车向南走出百余步就渐渐升起，越来越高，最后在空中消失。

庾亮

庾亮镇荆州，亮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如方相，两眼尽赤，身有光耀，渐渐从土中出。庾乃攘臂，以拳击之，应手有声，缩入地。因而寝疾，遂亡。（出《甄异录》）

【译文】

庾亮坐镇荆州时，有一次上厕所，忽然看见厕所里有个东西，像方相模样，两眼通红，身上放光，渐渐从土里冒出来。庾亮挽起袖子伸手就给了它一拳，那家伙还被打得应了一声，就又缩回地里。回来庾亮就病了，不久就死了。

司马义

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絃歌。义以太元中病笃，谓碧玉曰："吾死，汝不得别嫁。当杀汝。"曰："谨奉命。"葬后，其邻家欲娶之，碧玉当去。见义乘马入门，引弓射之，正中其喉。喉便痛极，姿态失常，奄忽便绝。十余日乃苏，不能语。四肢如被挝损。周岁始能言。犹不分明。碧玉色甚不美。本以声见取，既被患，遂不得嫁。（出《甄异录》）

【译文】

金吾将军司马义有个小老婆叫碧玉，能弹琴唱歌。太元年间司马义病死前对碧玉说："我死后你不许再嫁，不然我就杀了你。"碧玉说："我一定遵命。"司马义埋葬后，邻家打算娶碧玉，碧玉也愿意了。这天只见司马义骑着马进了家门，拉弓就向碧玉射了一箭，正射中咽喉。碧玉喉咙剧痛，姿态也反常，突然就断了气。过了十几天才苏醒过来，不能说话，四肢有伤痕，像是曾被打过。过了一年才能说话，但仍说不清楚。碧玉模样并不太出色，只是歌唱得好。现在唱不了歌，也就再嫁不出去了。

李元明

前唐（前唐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李元明，尝在床上卧，时夜半，忽闻人呼云："元明元明。"久（久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出应，有二人便牵将去。入屋下，舍去，不知所在。至逾时，竟（逾时竟三字原空知缺，据黄本补。）鲜所见。徐扪所坐床，是棺木，四壁皆是冢。恐怖不安，欲去，难（恐怖不安欲去难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如升天，不复能出。家人左右索，不知所往，因率领仆从（知所往因率领仆从八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乃共大呼其名，元明于冢中闻，遥应之，乃凿门出之。

【译文】

前唐的李元明，有一次在床上躺着，当时是半夜，忽然有人喊："元明，元明！"过了半天他出去答应，立刻被两个人拽走。到了一个屋里，两个人扔下他走了。李元明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过了半天，他看一切都十分陌生，就慢慢摸所坐的床，竟是棺木，四面墙都是墓室，心里万分恐惧。想离去，却比升天还难，不能出去。家里的人到处找他，不知他到那里去了，带着很多仆人大声喊他的名字。李元明在坟墓里听见了，就远远地答应。家人听见了，凿开墓门才把他救出来。

张闿

□城张闿，以建武二年，从野还宅。见一人卧道侧，问之，云："足病，不能复去，家在南楚，无所告诉。"闿悯之，有后车载物，弃以载之。既达家，此人了无感色，且语闿曰："向实不病，聊相试耳。"闿大怒曰："君是何人，而敢弄我也？"答曰："我是鬼耳，承北台使来相收录。见君长者，不忍相取，故佯为病卧道侧。向乃捐物见载，诚衔此意。然被命来，不自由，奈何？"闿惊。请留鬼。以豚酒祀之。鬼相为酹享。于是流涕，因请求救，鬼曰："有与君同名字者否？"闿曰："有侨人黄闿。"鬼曰："君可诣之，我当自往。"闿到家，主人出见，鬼以赤摽摽其头，因回手，以小铍刺其心。主人觉，鬼便出，谓闿曰："君有贵相，某为惜之，故亏法以相济。然神道幽密，不可宣泄。"闿去后，主人暴心痛，夜半便死。闿年六十，位至光禄大夫。（出《甄异录》）

【译文】

某城张闿，建武二年有一天从野外坐车回家时，见道旁躺着个人，问他怎么了，说是脚痛，走不动了，家在南楚，也没法给家捎个信去。张闿很可怜他，把车上装好东西扔掉，让人上车。到家后，那人一点感谢的意思都没有，还说："我刚才脚并没痛，是想试试你。"张闿大怒说："你是什么人，竟敢戏弄我！"那人说："我是个鬼，奉了北台使的命令来收你去阴间。看见你是位长者，不忍心抓你走，就装病躺在道旁。刚才你把自己的东西扔掉让我搭车，使我十分感动。然而我受命而来，公事不敢违抗，我也没有办法啊。"张闿大吃一惊，就留住鬼，安排了酒菜祭祀鬼，鬼就分享了些祭品酒饭。张闿哭着苦苦哀求鬼救他一命，鬼就问道："有没有和你同名字的人？"张闿说："有个外乡人叫黄闿。"鬼说："你到黄闿家去一趟，我随后就到。"张闿来到黄闿家，黄闿出门迎接，鬼就用红绳子偷偷捆住黄闿的头，并一回手用山刀刺了他心口一下。他刚一感觉到，鬼就跑了出来，对张闿说："你有福贵之相，我很同情你，所以才违法地救了你。然而这是十分严密的神鬼的行为，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张闿走后，那个黄闿突然发作心疼病，半夜就死了。张闿则活到六十岁，官作到光禄大夫。

庾绍之

晋新野庾绍之，小字道覆，湘东太守。与南阳宗协，中表昆弟，情好绸缪。绍元兴末病亡，义熙中，忽见形诣协。形貌衣服，俱如平生，而两脚著械。既至，脱械置地而坐。协问何由得来顾，答云："暂蒙假归，与卿亲好，故相过也。"协问鬼神之事，言辄漫略，不甚谐对。唯云："宜勤精进。不可杀生，若不能都断，可勿宰牛。食肉之时，勿啗物心。"协云："五脏与肉。乃有异耶。答曰："心者藏神之宅也。其罪尤重。具问亲戚。因谈世事。末复求酒，协时与茱萸酒。因为设之。酒至杯不饮，云有茱萸气。协曰："为恶耶。答云。下官皆畏之。非独我也。"绍之为人。语声高壮，比言伦时，不异恒日。有顷，协儿邃之来。绍闻屐声，极有惧色，谓协曰："生气见陵，不复得住。与卿三年别耳。"因贯械而起，出户便灭。协后为正员郎，果三年而卒。（出《冥祥记》）

【译文】

晋代新野的庾绍之，字道复，任湘东太守。他和南阳的宗协是表兄弟，两人处得很亲密。元兴末年庾绍之病死。义熙年间，忽然现形来看望宗协。衣服相貌都和活着时一样，但脚上戴着脚镣子。进屋后，庾绍之把镣子摘下放在地上后坐下。宗协问他怎么能来看望，回答说："请了假暂时回来，因为和你生前处得好，所以特来看你。"宗协问他鬼神的事，庾绍之总是扯些别的，不直接回答，只是说："你要行为端正谨慎，不要杀生害命。如果不能完全做到不杀生，那就千万别杀牛。吃肉的时候，不要吃动物的心。"宗协问："五脏和肉，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回答说："心是神居住的地方，所以吃心获罪更重。"谈话中庾绍之不断打听亲友的情况，谈论些人间的事情。最后又向宗协要酒喝。宗协正好有茱萸泡的酒，就给他酌上一杯。但庾绍之不喝。宗协问："你是不是不喜欢茱萸酒？"回答说："不光是我，阴间的人都怕茱萸。"庾绍之活着时说话就声高气壮，现在说话谈论时还和生时一样。这时，宗协的儿子回来了，庾绍之听到了脚步声，显得十分害怕，对宗协说："生气太重了我受不了，不能再停留了，不过我们也就再分别三年而已。"说完自己戴上镣子站起来，出门就不见了。宗协后来当了正员郎，果然三年以后去世。

韦氏

安定人姓韦。北伐姚泓之时归国。至都。住亲知家。时□□扰乱，（扰乱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齐有客来问之，韦云："今虽免虑，而体气然，未有气力。（气力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思做一羹，尤莫能得，至凄苦，夜中眠熟。"忽有叩床而来告（而来告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者云："官与君钱。"便惊出户，忽一千钱在外，又见一乌纱冠（纱冠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帻于执板背户而立。呼主人共视。比来已不复见，而取钱（取钱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用之。（出《幽明录》）

【译文】

安定有个姓韦的，北伐姚泓的那年回国，到京都后住在亲友家，当时世道很乱。有个从齐来的人问他，韦某说，"现在虽然不再担心吊胆了，但身体困乏，没有力气。想做一碗羹吃都做不了，十分凄苦。"夜晚韦某正熟睡时，突然有人敲着床告诉他说，"官府给你送钱来了。"韦某惊醒跑到门外看，看见有一千钱放在那里，还有一顶乌纱帽用头巾绑在笏板上立在门后。韦某招呼主人来看时，那个来人已不见了。韦某就把钱拿来用了。

胡馥之

上郡胡馥之，娶妇李氏，十余年无子而妇卒。哭之恸："汝竟无遗体，怨酷何深？"妇忽起坐曰："感君痛悼，我不即朽。可人定（人定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后见就。依平生时，当为君生一男。"语毕还卧。馥之如言，不取灯烛。暗而就之。复曰："亡人亦无生理。可侧作屋见置。须（须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伺满十月然后殡。"尔后觉妇身微暖，如未亡。即十月后，生一男，男名灵产。（出《幽明录》）

【译文】

上郡的胡馥之娶李氏为妻，但十几年没有孩子，李氏就死了。胡馥之在妻子尸体旁大哭着说，"你竟没有留下个孩子就去了，多么狠心啊！"李氏忽然坐起来说，"你这样悲痛地悼念我使我很感动。我不会马上烂掉，你可以在夜深人静时和我交合，像我活着时一样，我会给你生个男孩的。"说完就又躺下了。胡馥之就照妻子的话，没有点灯，在黑暗中和妻子同房。李氏又说，"死人没有复活之理，你可以另外盖间屋子把我放在那里，等十个月以后再埋葬我。"以后就觉得李氏的身子微微的热了，像没死时一样。十个月以后，果然生了个男孩，给男孩起名叫"灵产。"

贾雍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术。出界讨贼，为贼所杀，失头。上马回营，胸中语曰："战不利，为贼所伤。诸君视有头佳乎，无头佳乎？"吏涕泣曰："有头佳。"雍曰："不然，无头亦佳。"言毕遂死。（出《幽明录》）

【译文】

豫章太守贾雍有神奇的法术，一次出州讨伐贼寇时被杀死。他的头掉了，仍然上马奔回营房，用胸腔说话。他说："战斗失利，被贼寇杀了。各位看有头好呢，还是没有头好呢？"同仁们哭着说："有头好。"贾雍说："不然。没头也很好。"说完才死去。

宋定伯

南阳宋定伯，年少时，夜行逢鬼。问之，鬼言："我是鬼。"鬼问："汝复谁？"定伯诳之，言："我亦鬼。"鬼问："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遂行数里。鬼言："步行太迟。可共递相担，何如？"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担定伯数里。鬼言："卿太重，不是鬼也。"定伯言："我新鬼，故身重耳。"定伯因复担鬼，鬼略无重。如是再三。定伯复言："我新鬼，不知有何所恶忌。"鬼答言："唯不喜人唾。"于是共行。道遇水。定伯令鬼渡，听之了然无水音。定伯自渡，漕漼作声。鬼复言："何以有声。"定伯曰："新死，不习渡水故尔。勿怪吾也。"行欲至宛市，伯便担鬼至肩上，急执之。鬼大呼，声咋咋然，索下，不复听之。经至宛市中，下著地，化为一羊，便卖之。恐其变化，唾之。得钱千五百，乃去。当时有言："定伯卖鬼，得钱千五。"（出《列异传》）

【译文】

南阳人宋定伯，年轻时夜里走路遇到一个鬼。问他是谁，鬼说："我是鬼。你是谁？"定伯骗鬼说："我也是鬼。"鬼问定伯上哪儿去，定伯说要去宛市，鬼说也要去宛市，于是就一齐走了好几里。鬼说："步行太慢了，咱俩换着互相背着走，怎么样？"定伯说："太好了。"鬼就先背定伯走了几里地。鬼说："你这么沉，不是鬼吧？"定伯说："我是新鬼，所以就重。"定伯背鬼时，背上一点也不重。这样换着背了好几次。定伯又问："我是新鬼，不知道咱们鬼有什么忌怕的？"鬼说："鬼最不喜欢人吐唾沫。"于是又一起往前走。前面是条河，定伯让鬼先过河，鬼过去了，一点也听不见有水声。等定伯过时，河水哗啦啦响。鬼就问："你过河怎么还有声？"定伯说："我刚死不久，还没渡过河，所以有声，别怪我吧。"快到宛市时，定伯就把鬼背到身上，猛地紧紧把鬼抓住。鬼大喊起来，吱吱地叫个不停，让定伯把他放下来。定伯不听那套，背着鬼一直进了宛市，把鬼放到地上，鬼变成了一只羊。定伯就把这只羊卖了，怕它变化，就向它唾了几口。把羊卖了一千五百钱，定伯拿着钱回家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定伯卖鬼，得钱千五。"

吕光

吕光承康元年，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徼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子绍代立。五日，绍庶兄篡，杀绍自立。（出《述异记》）

【译文】

吕光称帝的承康元年，有个鬼在京都的街上喊道，"兄弟动刀枪，百姓要遭殃！"吕光命官员出去查找，没有找到。这年吕光死了，他的儿子吕绍代理朝政。五天后，吕绍庶出兄长篡位，杀死吕绍，自立为帝。

卷第三百二十二　鬼七

陶侃　谢尚　襄阳军人　吕顺　桓恭　庾崇　曹公船　王志都　唐邦　王矩 周义　袁乞　王恒之　刘遁　王思规　华逸　张君林　蛮兵　陈皋　袁无忌 新蔡王昭平　远学诸生

陶侃

陶侃，字士竹，曾如厕，见数十人，悉持大印。有一人单衣平上帻，自称后帝，云："君长者，故出见。三载勿言，富贵至极。"侃便起，旋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当其秽所。杂五行书曰："厕神曰后帝也。"（出《异苑》）

【译文】

陶侃，字士行。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有好几十人人，都拿着大印。其中有个穿单衣系头巾的人，自称是"后帝"，对陶侃说："你是位辈份高的人，所以来见你。你如果三年内不说见到我的事，就会得到极大的富贵。"陶侃站起来，那人就消失了。再看茅坑里有大印印下在"公字"，还有杂乱的文字写道："厕所的神叫后帝"。

谢尚

夏侯弘自云见鬼，与其言语。镇西谢尚所乘马忽死，忧恼甚至，谢曰："卿若能令此马生者，卿真为见鬼也。"弘去良久，还曰："庙神乐君马，故取之。当活。"尚对死马坐，须臾，马忽自门外走还，至马尸间，便灭，应时能动起行。谢曰："我无嗣，是我一身之罚？"弘经时无所告，曰："顷所见小鬼耳，必不能辨此源由。"后忽逢一鬼，乘新车，从十许人，着青丝布袍。弘前提牛鼻，车中人谓弘曰："何以见阻？"弘曰："欲有所问，镇西将军谢尚无儿，此君风流令望，不可使之绝嗣？"车中人动容曰："君所道，正是仆儿。年少时，与家中婢通，誓约不再婚而违约。今此婢死，在天诉之。是故无儿？"弘具以告。尚曰："吾少时诚有此事。"弘于江陵，见一大鬼，提矛戟，有小鬼随从数人。弘畏惧，下路避之。大鬼过后，提得一小鬼。问此何物，曰："杀人以此矛戟，若中心腹者，无不辄死。"弘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乌鸡薄之，即差。"弘又曰："今欲何行也？"鬼曰："当至荆扬二州。"尔时比日行心腹病，无有不死者，弘乃教人杀乌鸡以薄之，十不失八九。今有中恶，辄用乌鸡薄之，弘之由也。（出《志怪录》）

【译文】

夏侯弘说自己能看见鬼，并能和鬼谈话。镇西将军谢尚的马突然死了，谢尚十分恼火地来找夏侯弘说："你如果能让我的马起死回生，就证明你确实能见鬼了。"夏侯弘就出去了半天，回来对谢尚说："是庙里的神喜欢你的马，把马弄去了。你这马还能活。"谢尚坐在死马跟前，不一会儿，看见自己的马从外面跑回来，跑到死马跟前就消失了，那死马立刻就能动能走了。谢尚又对夏侯弘说："我一直没有儿子，这是神鬼对我的惩罚吗？"夏侯弘很久没告诉他没有儿子是因为什么，他说："我所见过的小鬼我都问过了。他们谁也说不出原因。"后来，夏侯弘忽然遇见一个鬼，坐着新牛车，带着十多个随从，穿着青丝布袍。夏侯弘一把抓住牛鼻子，车里的鬼问："为什么拦住我？"夏侯弘说："想打听件事。镇西将军谢尚没有儿子，他风流潇洒很有名望，可别让他断了子孙香火。"这时车里的鬼很难过地说："你说的谢尚正是我的儿子。他年轻时曾和一个丫环私通，并向他发誓说绝不再结婚，后来却违背了自己的誓约。现在那丫环死了，在阴间告他，所以为惩罚他才不使他有儿子。"夏侯弘把这些话如实转告谢尚，谢尚说："我年轻时确实有过这件事。"有一次夏侯弘在江陵看见一个大鬼提着矛戟，后面跟着几个小鬼。夏侯弘害怕，躲在路旁。大鬼过去后，他抓住了个小鬼，问拿的是什么，小鬼说：我们用这矛戟杀人。如果用它刺中人的心腹，人们没有不死的。"又问那小鬼："治这病有没有药方？"小鬼说："用黑鸡敷在心腹上就能治好。"又问他们这是要上那儿去，鬼说："我们到荆、扬二州去。"果然不久荆州扬州心腹病病行起来，得病的没有不死的。夏侯弘就教人杀黑鸡敷心腹而治。十有八九都好了。现在凡是中邪的都杀黑鸡驱邪祛鬼，就是夏侯弘的办法。

襄阳军人

晋太（晋太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元初，苻坚遣将杨安侵襄阳。其一人于军中亡，有同乡人扶丧归，明日应到家，死者夜与妇梦曰："所送者非我尸，仓（我尸仓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乐面下者是也。汝昔为吾作结发犹存，可解看便知。"迄明（知迄明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日送丧者果至。妇语母如此，母不然之。妇自至南半细检（半细检三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他家尸，发如先分明是其手迹。（出《幽明录》）

【译文】

晋代太元初，苻坚派大将杨安攻打襄阳，有个人在战斗中死了，他的同乡护送他的尸体回家乡，到家的前一天的夜晚，死者托梦给自己妻子说："运回来的不是我的尸体。在仓乐脸朝下的才是我。你当初给我梳头结的发髻还没动，你打开头发一看就知道了。"第二天送丧的果然到了家，妻子把做的梦告诉母亲，母亲不信。妻子就自己到南半细细查看别的尸体，果然找到了丈夫的尸体，头发上自己梳挽的手迹还依然如旧。

吕顺

吕顺丧妇，要娶妻之从妹，因作三墓。构累垂就，辄无成。一日顺昼卧，见其妇来就同寝，体冷如冰。顺以死生之隔，语使去。后妇又见其妹，怒曰："天下男子复何限，汝乃与我共一婿，作冢不成，我使然也。"俄而夫妇俱殪。（出《幽明录》）

【译文】

吕顺死了妻子后，就续娶了妻子的堂妹，并打算修三座墓，死后好葬在一起。然而墓每次将修好时就塌了。一天吕顺白天睡觉，看见死去的妻子来和他一同睡，她的身体冷似冰块。吕顺想到死人活人怎么能相通，就让亡妻走了。后来亡妻又来，看见了堂妹，怒骂道："天下男人何其多，你怎么一定要和我共侍一个丈夫？告诉你们，坟墓总造不成，就是我使它如此的。"不久吕顺和他的续妻都死了。

桓恭 〔译者按，此条与卷第三百二十《桓恭》条重。但内文略有不同。〕

桓恭与桓安（安字原空缺，据明钞本补。）民参军，在丹阳，所住廨，床前有一陷穴。详见古冢，视之果有坏棺。恭每食，常先以饭投穴中。如此经年，忽见一人在床前，云："吾没已来七百余年，嗣息绝灭，烝尝莫及。常食见餐，感君之德，报君以宁州刺史也。"未几果迁。（出《幽明录》，黄本无此篇。）

【译文】

桓恭当桓安民参军时，驻在丹阳。他的房间里床前有一个塌陷的小洞。仔细看，才发现下面是个古墓，露出了坏棺木。以此桓恭每次吃饭前先往洞里扔些饭食，这样做了很久。有一天忽然有一个人来到床前说："我已死七百多年，子孙断绝无人祭祀，吃不到任何东西。你经常分餐给我，我十分感激你的恩德。现在特别向你报告，你将会当宁州刺史。"过了不久桓恭果然升任宁州刺史。

庾崇

庾崇者，建元中，于江州溺死。尔日即还家见形，一如平生，多在妻乐氏室中。妻初恐惧，每呼诸从女作伴。于是作伴渐疏，时或暂来。辄恚骂云："贪与生者接耳。反致疑恶，岂副我归意耶？"从女在内纺绩，忽见纺绩之具在空中，有物拨乱，或投之于地。从女怖惧皆去，鬼即常见。有一男，才三岁，就母求食，母曰："无钱，食那可得？"鬼乃凄怆，抚其儿头曰："我不幸早世，令汝穷乏，愧汝念汝，情何极也。"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云："可为儿买食。"如此径年，妻转贫苦不立，鬼云："卿既守节，而贫苦若此，直当相迎耳。"未几。妻得疾亡，鬼乃寂然。（出《幽明录》）

【译文】

建元年间，有个叫庾崇的人在江州淹死，当天他的鬼魂就回了家，现了形像平生一样，经常呆在妻子乐氏的屋里。乐氏起初很害怕，就找了几个女人来作伴。后来作伴的不常来了，庾崇就不时地来一次，并责骂妻子说："我喜欢和活着的你接近，你却怀疑厌恶我，岂不辜负了我回家的一片心了吗？"有时妻子的女伴在屋里纺线，忽然纺车纺锺会腾空而起，并在空中被人乱拨乱动，或者被扔下地来，女伴们都吓跑了。从此鬼就常常来。他们有一个男孩，才三岁，向母亲要吃的，母亲说："没有钱，上哪儿去买吃的？"鬼就十分难过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我不幸早死，让你受穷，一想到你这样穷苦我心里就悲伤到极点了。"有一次鬼突然把二百钱放在妻子面前说："给孩子买些吃的吧。"这样过了很久，妻子仍然很贫穷无法过活。鬼说，"你为我守节，仍然这样受穷，我还是把你接了去吧。"不久，妻子就得病死了，鬼也从此消失。

曹公船

濡须口有大船，船覆在水中，水小时便出见。长老云："是曹公船。"常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竽笛弦歌之音，又香气非常，渔人始得眠。梦人驱遣云："勿近官妓。"传曰，曹公载妓船覆于此，至今在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濡须口有条大船，船沉在水里，水小时船就露出来了。年纪大的人说，那是曹公的船。经常有打鱼的晚上宿在曹公船附近，把自己的船拴在大船上。夜里只听得传来笙管笛箫的奏乐声，还不时飘来很重的香气。渔人刚睡着，就梦见有人来赶他说："别靠近官妓！"传说当年曹公用船载着官妓在江上玩乐，船在这里翻了，现在那船还在江底呢。

王志都

马仲叔、王志都，并辽东人也。相知至厚，叔先亡。后年忽形见，谓曰："吾不幸早亡，心恒相念。念卿无妇，当为卿得妇。期至十一月二十日，送诣卿家，但扫除设床席待之。"至日，都密扫除施设，天忽大风，白日昼昏，向暮风止。寝室中忽有红帐自施，发视其中，床上有一妇，花媚庄严。卧床上，才能气息。中表内外惊怖，无敢近者，唯都得往。须臾便苏，起坐。都问卿是谁，妇曰："我河南人，父为清河太守。临当见嫁，不知何由，忽然在此。"都具语其意，妇曰："天应令我为君妻。"遂成夫妇。往诣其家，大喜，亦以为天相与也，遂与之。生一男，后为南郡太守。（出《幽明录》）

【译文】

马仲叔、王志都都是辽东人，是相交至厚的好友。马仲叔先死了，过了一年忽然现形来看王志都，说："我不幸先死了，心中常常想念你。尤其想到你还没结婚，我打算给你找个妻子。十一月二十日，我会把她送到你家。那天你要把家收拾准备好等着就行。"到了那天，王志都偷偷收拾好了房间陈设，忽然刮起了大风，大白天就天昏地暗。傍晚时风停了，王志都的卧室里忽然挂起了红帐。揭开红帐一看，床上躺着个女子，容貌端庄秀丽，看样子昏迷不醒刚能喘气。一家人都十分惊恐，不敢接近那女子，只有王志都守着她。不一会女子苏醒坐了起来。王志都问："你是谁？"女子说："我是河南人，父亲是清河太守。我将要出嫁了，不知怎么回事却到了这里。"王志都就把实情告诉了女子。女子说："这是天意要让我做你的妻子啊。"于是二人结为夫妇，然后一起回到女子的家。他家的人也十分高兴，认为他们是天作之合，就答应了这门婚事。后来他们生了个男孩，孩子长大后做了南郡太守。

唐邦

恒（恒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山唐邦，义熙中，闻扣门者。出视，见两朱衣吏。云："官欲得汝。"遂将至县东岗殷安冢中，冢中有人语吏云："本取唐福，何以滥取唐邦？"敕鞭之，遣将出。唐福少时而死。（出《异苑》）

【译文】

恒山人唐邦，义熙年间有一天听见有人敲门，出去一看，见有两个穿红衣的官员："官府让你走一趟。"说罢就把他抓到县城东堈殷安的坟墓里。坟里有人对红衣官员说："叫你们抓唐福，怎么把唐邦给抓来了？"传令把两个官员抽了顿鞭子，把唐邦送了出来。过了不久，唐福就死了。

王矩

衡阳太守王矩，为广州。矩至长沙，见一人长丈余，着白布单衣。将奏在岸上，呼："矩奴子过我。"矩省奏，为杜灵之。入船共语，称叙希阔。矩问："君京兆人，何时发来？"答矩朝发。矩怪问之，杜曰："天上京兆，身是鬼，见使来诣君耳。"矩大惧，因求纸笔，曰："君必不解天上书，乃更作。"折卷之，从矩求一小箱盛之，封付矩曰："君今无开，比到广州，可视耳。"矩到数月，悁悒，乃开视，书云："令召王矩为左司命主簿。矩意大恶，因疾卒。（出《幽明录》）

【译文】

衡阳太守王矩到广州去办事。走到长沙时，看见一个一丈多高的人，穿着白布单衣，拿着奏事笏板站在河岸上喊："王矩，你小子到我这儿来！"王矩一看笏板上面写着杜灵之召见他，就进船去和杜灵之见面，互道别后的思念之情。王矩问道："你是京城人，什么时候出发的？"杜灵之说，"我早晨出发的。"王矩非常奇怪地又问，杜灵之才说："我是从天上的京城来的，我是鬼，奉命特地来见你的。"王矩吓坏了。这时杜灵之让人拿来纸笔写了些字，又说："你一定不认识天上的字。"就又重写。写完后卷起来，向王矩要了个箱子装起来，把箱子封好交给王矩后说："你现在不要看，到了广州后就可以看了。"王矩到了广州，几个月来又忧愁又烦闷，就打开箱子拿出那张纸看，见上面写着"阴司召王矩任左司命主簿"。王矩十分恼怒窝囊，就此得病死去。

周义

汝南周义，取沛国刘旦孙女为妻。义豫章艾县令弟，路中得病，未至县十里，义语："弟必不济。"便留家人在后，先与弟至县。一宿死，妇至临尸，义举手别妇，妇为梳头，因复拔妇钗。殓讫，妇房宿，义乃上床，谓妇曰："与卿共事虽浅，然情相重，不幸至此。兄不仁，离隔人室家，终没不得执别。实为可恨。我向举手别，他又拔卿钗，因欲起，人多气逼不果。"自此每夕来寝息，与平生无异。（出《述异记》）

【译文】

汝南人周义，娶沛国刘旦的孙女为妻。周义是江西艾县县令的弟弟，全家赴任，途中周义得了病。离县城十里，周义对他哥哥说："我不行了。"他哥哥便把家人留在后面，先和他到达县衙，住了一宿，周义死去。义妻到后接近义的尸体时，义举手向妻告别，其妻为他梳理头发，又拔了她的头钗。入殓以后，其妻入房睡觉，周义跟着上了床。对妻说："我和你生活在一起日子虽然少，然而感情却很深，不幸我夭折。临终不能和你告别，是恨事。是兄长不仁义，硬拆散你我，最终不能作别。我想借着举手道别和拔钗而站起，可是人多阳气盛站不成。"从这以后，每个晚间都来和妻共寝，和生前一样。

袁乞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何为负言？"因以刀割阴，虽不致死，（死字原缺，据明抄本补。）人理永废也。（出《异苑》）

【译文】

吴兴人袁乞，妻子临死前握着他的手问："我死后，你会再娶妻吗？"袁乞说："我绝不忍心再娶。"后来袁乞又娶了妻子，大白天看见他的前妻来对他说："你都发过誓不再娶，为什么违背誓言？"说罢用刀割下了袁乞的阳物。袁乞虽然没死，但也算不上是个男人了。

王恒之

沙门竺法师，会稽人，与北中郎王恒（《搜神后记》卷六恒作坦。）之，周旋甚厚，共论死生罪福报应之事，茫昧难明，因便共要，若有先死，当先报语。后王于庙中，忽见法师来曰："贫道以某月日命过，罪福皆不虚，应若影响，檀越当勤修道德，以升跻神明耳。先与君要，先死者相报，故来相语。"言讫，不复见。（出《续搜神记》）

【译文】

有位道士竺法师，和北中郎王恒之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在一起议论生死、罪福、因果报应等等事情，常常弄不清楚。于是两人互相约定：如果谁先死以后必须告诉没死的那一个。后来王恒之在庙里忽然看见竺法师来对他说："我已经在某月某日去世了。我俩生前议论过的罪福、报应都是有的，底的确影响着人的生前和死后。只希望施主今后好好修身积德。这样死后就可以升到神仙界了。因为生前和你有约，先死的要向生者通告，所以特来告诉你。"说完就立刻不见了。

刘遁

安帝义熙中，刘遁母忧在家。常有一鬼，来住遁家。搬徙床几，倾覆器物，歌哭骂詈。好道人之阴私，仆役不敢为罪。遁令弟守屋，遁见绳系弟头，悬著屋梁，狼狈下之，因失魂，逾月乃差。遁每爨欲熟，辄失之。遁密市野葛，煮作糜，鬼复窃之，于屋北乃闻吐声，从此寂灭。故世传刘遁药鬼。遁后为刘毅参军，为宋高祖所杀。（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安帝义熙年间，刘遁在家为母亲守丧。有一个鬼来到刘遁家住下了。这鬼又搬桌椅又挪床，常把器具打翻损坏，有时又骂又叫又哭又闹，还好揭人的秘密，家里的仆人都不敢得罪他。有一次刘遁让弟弟看家，回来一看弟弟的头被绳绑着吊在房梁上，慌忙跑去解下来。弟弟已丢了魂，一个多月后才好转。刘遁每次作饭，饭刚要熟就没了。于是刘遁就偷偷买来毒药野葛，煮成粥。鬼又来偷吃，接着就听见屋子北面鬼在呕吐，从此鬼就没了。当时人们都传说刘遁药鬼的事。后来刘遁给刘毅当了参军，被宋高祖杀死。

王思规

长沙王思规，为海盐令。忽见一吏，思规问是谁。吏云："命召君为主簿。"因出板置床前。吏又曰："期限长远，在十月。若不给我，到七月十五日日中时，视天上，当有所见。"思规敕家人，至期看天。闻有哭声，空中见人，垂旐罗列，状为送葬。（出《甄异录》）

【译文】

长沙人王思规，任海盐令。一天忽然看见一个官吏，思规问是什么人，官吏说："我奉命召你作阴司的主簿。"说完拿出了笏板放在床上。又说："你赴任的期限还很长，在十月。你要不信我的话，可以在七月十五中午看天上，你会看见什么的。"思规就告诉家里人，到了七月十五日中午，先是听见天上有哭声，又看见空中有人，还有很多招魂幡。和送葬一样。

华逸

广陵华逸，寓居江陵，亡后七年来还。初闻语声，不见其形。家人苦请，求得见之。答云："我因瘁，未忍见汝。"问其所由，云："我本命虽不长，犹应未尽。坐平生时伐挞失道，又杀卒反奴，以此减算。"云："受使到长沙，还当复过。"如期果至，教其二子云："我既早亡，汝等当勤自勖励。门户沦没，岂是人子。"又责其兄不垂教诲，色甚不平，乃曰："孟禺已名配死录，正余有日限耳。"尔时，禺气强力壮，后到所期，暴亡。（出《甄异录》）

【译文】

广陵人华逸，住在江陵，死了七年后回家来。家里人起初只听见他的说话声，看不见他本人，就苦苦哀求他现形见一面。华逸说："我形貌十分难看，不忍心让你看后难过。"问他是什么原因，他说："我的阳寿虽然不算长，但也没到该死的日期，都因为我生前毫无道义的惩罚别人，又杀害虐待下属和仆役，所以才减了寿命。"又说：我这次是被派去长沙，回来时还会到家来。"后来华逸果然又回来了。这次他教导两个儿子说："我既然这么早去世，你们要努力自强自勉。不然咱们家门户就会沦亡，你们当儿子的对得起我吗？"又责备他的哥哥华孟禺不管教两个侄子，说得很气忿。临走时说："大哥华孟禺已经生死簿上有了名字，寿命也不长了。"当时华孟禺正身强力壮，然而后来到了日期，就突然死了。

张君林

吴县张君林，居东乡杨里。隆安中，忽有鬼来助驱使。林原有旧藏器物中破甑，已无所用，鬼使撞瓮底穿为甑。比家人起，饭已熟。此鬼无他须，唯喝甘蔗。自称高褐。或云，此鬼为反语，（语原作器，据明抄本改。）高褐者葛号。丘垅累积，尤多古冢，疑此物是其鬼也。林每独见之，形如少女，年可十七八许，面青黑色。遍身青衣。乃令林家取白罂，盛水，覆头。明旦视之，有物在中。林家素贫，遂致富。尝语："毋恶我，日月尽自去。"后果去。（出《甄异录》）

【译文】

吴县有个张君林，家住东乡的杨里。隆安年间，忽然有个鬼到他家来帮忙干活。林家的破烂东西中有一只破饭锅，已经没用了，鬼把一个破瓮底和它穿在一起做了个蒸饭用的甑子。常常是家里人刚起床，鬼就把饭做熟了。这个鬼不需要别的什么，只爱吃甘蔗。自称名叫高褐。有人说：这是鬼在说反话，"高褐"就是"葛号"，葛号那一带大多是丘陵，有很多古墓，这鬼可能就是从那儿来的。张君林常常单独见这个鬼，长相如同一个十七八的少女，青黑色的脸，穿一身黑衣服。每次鬼看见他时，都让他拿一个大白罐子来，里面装上水盖好，第二天早上看，里面就会有好东西。张君林家一向很穷，有了这鬼后，富了起来。鬼曾说："别讨厌我，到日子我就会走的。"后来果然又悄悄地走了。

蛮兵

南平国蛮兵，义熙初，随众来姑熟，便有鬼附之。声呦呦细长，或在檐宇之际，或在庭树上。若占吉凶，辄先索琵琶，随弹而言。于时郄倚为府长史，问当迁官，云："不久持节也。"寻为南蛮校尉，（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许本补。）予为国郎中，亲领此土。（土原作上，据明抄本改。）荆州俗语云，是老鼠所作，名曰鬼侯。（出《灵鬼志》）

【译文】

义熙初年，南平国的蛮兵们来到始苏时，就有鬼跟着他们来了。这些鬼叫声又细又长，有时在房檐上呆着，有时又趴在树上。如果有人向鬼求问吉凶，鬼就先要一个琵琶，边弹边讲。当时郄倚是府里的长史，就问鬼自己还能不能升官。鬼说："你不久会奉命出使的。"果然不久就被派到南蛮去当校尉，成了予为国的郎中，统领着那一方土地人民。当时荆州人说郄倚的官是老鼠给成全的，把郄倚称作"鬼侯"。

陈皋

平原陈皋，于义熙中，从广陵樊梁后乘船出。忽有一赤鬼，长可丈许，首戴绛冠，形如鹿角，就皋求载，倏尔上船。皋素能禁气，因歌俗家南地之曲，鬼乃吐舌张服。以杖竿掷之，即四散成火，照于野。皋无几而死。（出《灵鬼志》）

【译文】

义熙年间，平原人陈皋坐船从广陵的樊梁后面出来。突然有个红色的鬼，有一丈来高，头戴一顶像鹿角的绛色帽子，要求搭船，而且一下子就上了船。陈皋一向会运气。就放声唱起了南方家乡的民谣。那鬼就又吐舌头又瞪眼睛。陈皋就用棍子打鬼，鬼立刻散成一团团火，把周围都照亮了。陈皋后来不久就死了。

袁无忌

晋陈国袁无忌，寓居东平。永嘉初，得疫疠，家百余口，死亡垂尽。徙避大宅，权住田舍。有一小屋，兄弟共寝，板床荐席数重。夜眠及晓，床出在户外，宿昔如此。兄弟怪怖，不能得眠。后见一妇人，来在户前，知忌等不眠，前却户外。时未曙月明，共窥之，綵衣白妆，头上有花插及银钗象牙梳。无忌等共逐之，初绕屋走而倒，头髻及花插之属皆坠，无忌悉拾之，仍复出门南走。临道有井，遂入其中。无忌还眠，天晓，视花钗牙梳，并是真物。遂坏井，得一楸棺，具已朽坏。乃易棺并服，迁于高燥处葬之，遂断。（出《志怪录》）

【译文】

晋时陈国的袁无忌，家住东平。永嘉初年流行瘟疫，袁无忌家一百多口人快死绝了。袁无忌就逃离原住的大院子，搬到乡下农家房舍去住。袁无忌和弟弟同住一个小屋，板床上铺着好几层席子。第二天早上，却发现床挪到屋外了。这样连续了好几天，他们又奇怪又害怕，晚上也睡不着。后来看见一个女人来到门前，发现他们弟兄没睡着，就躲在室门外。当时天虽未亮却有月亮，弟兄俩偷偷看，见那女人穿着綵色衣裳，脸上没有化妆，头上有花插、银钗和象牙梳子等装饰物。无忌就和弟弟起来追她，那女子就绕着房子跑，后来摔倒了，头上的发髻和花插之类都掉在地上，无忌就都拾起来。那女人爬起后又出院门住南走，最后进了道旁的一个深井里，无忌就回来睡觉。天亮后看夜里拾来的花插银钗和象牙梳子，都是人间的真东西，就挖开那个深井，发现了一口楸木棺材，棺材已经朽烂了。于是袁无忌买了新棺木，给那女尸换了殓衣，迁葬在比较高的干燥地方，从此那女鬼再也没出现。新蔡

王昭平

晋世新蔡王昭平，犊车在厅事上，夜无故自入斋室中，触壁而后出。又数闻呼噪攻击之声，四面而来。昭乃聚众，设弓弩战斗之备，指声弓弩俱发，而鬼应声接矢，数枚皆倒入土中。（出《搜神记》）

【译文】

晋朝时，新蔡的王昭平在衙门作官。有一天夜里，本来在大堂外放着的牛车突然自己闯进了住室里，撞着墙后又自己出去了。同时还听到喊叫和格斗的声音从四面传来。王昭平就集合起很多人，拿起弓箭准备战斗，并向发出喊声的地方射箭，然而鬼却应声中箭，有好几个鬼倒在地上。

远学诸生

有诸生远学，其父母夜作，儿忽至，叹息曰："今我但魂魄耳，非复生人。"父母问之，儿曰："此月初病，以今日某时亡，今在琅邪任子成家。明日当殓，来迎父母。"父母曰："去此千里，虽复颠倒，那得及汝！"儿曰："外有车乘，但乘之，自得至矣。"父母从之，上车忽若睡，比鸡鸣，已至所在，视其驾乘，但魂车木马。遂与主人相见，临儿悲哀，问其疾消息，如其言。（出《续搜神记》）

【译文】

有位学生到远方求学，他的父母夜里干活时，儿子突然回来了，并悲伤地说："我已不在人世，只是魂魄回来了。"父母问他，他说："这个月初我得了病，今天某时已病死，现在停尸在琅邪的任子成家。明天我就要入殓，特来请父母去。"父母说："琅邪离这里上千里，我们怎样奔波也到不了你那里啊！"。儿子说："外面已经备好了车，只要坐上车，很快就能到。"父母就听从了，随儿子上了车。一上车就象睡着了一样，到鸡叫时已到了琅邪。再看所乘的车，只不过是纸札的车木头做的马。于是和那家主人相见，问主人儿子得病和死亡的时间，正好和儿子说的相符。

卷第三百二十三　鬼八

张隆　吉宕石　富阳人　给使　甄法崇　谢晦　谢灵运　梁清　徐道饶　东莱陈氏 谢道欣　沈寂之　王胡　陶继之　朱泰　戴承伯　章授　旋续门生　张道虚

张隆

宋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忽有一鬼。云："汝与我食，当相佑助。"后为作食，因以大刀斫其所食处。便闻数十人哭，哭亦甚悲，云："死何由得棺？"又闻云："主人家有破船，奴甚爱惜，当取为棺。"见取船至，有釜锯声。日既暝，闻呼唤举尸置船中。隆皆不见，惟闻处分。便见船渐升空，入云宵中。及灭后，复闻如有数十人大笑云："汝那能杀我也，但向以恶我憎汝，故隐没汝船耳。"隆便回意奉事此鬼，问吉凶及将来之计，语隆曰："汝可以大瓮著壁角中，我当为觅物也。"十日一倒，有钱及金银铜铁鱼腥之属。（出《幽明录》）

【译文】

南朝宋代永初三年，吴郡张隆家里忽然来了个鬼，对张隆说："你给我东西吃，我就保祐你帮助你。"张隆给鬼作好了饭给鬼吃，然后对着鬼在的地方用大刀猛地砍下去，就听见几十个人都哭了起来，而且哭得很悲痛。听见鬼说："死了上哪儿弄棺材去啊！"又听鬼说："这家有条破船，主人那家伙挺喜欢，就拿来做棺材吧。"然后就看见鬼把船抬来了，并听见斧子锯子的声音。天黑后，只听得鬼们吵吵嚷嚷地把尸体放在船里，但张隆却看不见什么，只能听见他们在忙忙活活的干什么。过了一阵，就见那破船渐渐升起在空中，一直钻进云层里了。等到什么都消失以后，又听见好像有几十个人大笑着说："你能杀得了我吗？刚才是因为你讨厌我，我报复你才故意把你的船弄走了。"张隆就改了主意，开始敬奉这个鬼，并向鬼求问吉凶祸福的事。鬼对张隆说，"你可以在墙角放一个大坛子，我会给你找来东西放进去的。"后来张隆每十天倒一回坛子，里面就会有钱和金银铜铁以及鱼虾等一类东西。

吉宕石

吉未翰从弟名宕石，先作檀道济参军。尝病，因见人著朱衣前来，揖云："特来相迎。"宕石厚为施设，求免。鬼曰："感君延接，当为少停。"乃不复见。宕石渐差。后丁艰，还寿阳，复见鬼曰："迎使寻至，君便可束妆。"宕石曰："君前已留怀，复得见愍否？"鬼曰："前召欲相使役，故停耳。今泰山屈君为主簿，又使随至，不可辞也。"便见车马传教，油戟罗列于前，指示家人，人莫见也。宕石介书呼亲友告别，语笑之中，便奄然而尽。（出《幽明录》）

【译文】

吉未翰的堂弟叫宕石，给檀道济做参军。有一次生了病，看见一个穿朱衣的人来到面前向他行了礼说："我是专门来接你去阴间的。"宕石赶快安排了丰盛的酒饭款待鬼，然后请求鬼免他一死。鬼说："感谢你对我的盛情接待，我可以给你缓一些日子。"鬼就不见了，宕石的病也好了。后来宕石的老人去世，他回到寿阳，又看见那个鬼来对他说："迎接你的专使一会儿就到，你快收拾一下吧。"宕石对鬼说"上次你已经放过了我，现在不能再可怜我一次吗？"鬼说："上一次是我想召你去替我出点力，所以我可以说了算，就暂时放了你。这次是泰山府君任命你到阴司当主簿，而且派来接你的专使是跟着我来的，没法再拖延了。"这时只见车马随从排着队伍来到跟前，并告诉宕石不许让家里人看见。宕石就留下书信给家人，呼唤来亲友们告别，谈笑之中就突然死去。

富阳人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簖。旦往视，见一材头，长二尺许，在簖裂开，蟹出都尽，乃修治簖，出材岸上。明往看之，见材复在簖中，败如前。王又治簖，再往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纳蟹笼中，系担头归，云："至家当破燃之。"未之家三里，闻中倅动，转顾，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此实入水破若蟹簖，相负已多，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佑助，使全簖大待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转顿，请乞放，又频问君姓名为何，王回顾不应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无复异。土俗谓之山魈，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问，正欲害人自免。"（出《述异记》）

【译文】

南朝宋代元嘉初年时，有个姓王的富阳人在小河里插了竹栅栏抓蟹。第二天去看，发现一个二尺来长的木头把栅栏撞开，螃蟹都跑了。王某就修好栅栏，把那块木头扔到河岸上。第二天再去看，见那块木头又跑到竹栅里，栅栏又给撞坏了，就又修好栅栏。再去看时，又是那样。王某就怀疑那块木头是什么妖物，就把木头装进蟹笼里，绑在扁担头上回家，说："到家我就把你烧掉。"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蟹笼子里沙沙有声，回头一看，那木头变成了个怪物，人脸猴身子，只有一只手一只脚。怪物对王某说："我天\*\*吃螃蟹，你的栅栏是我弄坏的，实在太对不起你了，希望你能原谅我，把笼子打开放了我吧。我就是山神，你放了我，我能帮助你，让你每次栅栏里都装满螃蟹。"王某说："你祸害了我，又变来变去的吓唬人，我非整死你不可！"那妖物变得非常悲哀的样子，请求放掉它，并再三问王某的姓名，王某看看它，一直没说出自己的姓名。离家越来越近了，那怪物说："你既不放我，又不告诉我你的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有等死了。"王某到家以后，立刻点起火把那块木头烧了，烧了之后，也没有再发生什么异常的事，原来那个怪物就是民间所说的"山魈"。传说山魈如果知道了人的姓名，就会伤害那个人，所以那怪物再三问王某的姓名，正是想害了他以逃脱自身。

给使

近世有人得一小给使，频求还家未遂。后日久，此吏在南窗下眠。此人见门中有一妇人，年五六十，肥大，行步艰难。吏眠失复，妇人至床边，取被以复之。回复出门去，吏转侧衣落，妇人复如初。此人心怪，明问吏："以何事求归？"吏云："母病。"次问状貌及年，皆为所见，唯云形瘦不同。又问母何患，答云："病肿。"而即与吏假，使出。便得家信云："母丧。"追什所见之肥，乃是其肿状也。（出《幽明录》）

【译文】

最近有个人雇了个小听差，这小听差几次请假要求回家，主人都没准。过了很久，有一天小听差在南窗下睡觉时，主人看见门外走近一个女人，有五六十岁，特别胖，走路都很困难。小听差睡觉时被子掉了，那女人就来到床边，把被子给盖好，就出门走了。不一会小听差翻身时衣服又掉了，那女人又进来把衣服给他盖好。主人心里很奇怪，第二天就问听差为什么要请假回家，听差说母亲病了。主人又问他母亲的身材相貌和年龄，回答都和他看见的那个女人相同，只是说他母亲挺瘦，这一点和那女人不同，就又问他母亲得了什么病，回答说得了浮肿病。于是主人就准假让他回家。听差的刚一出门，就有人送来了家信，说他母亲已去世。主人回想他所见的女人正是听差的母亲，她那么胖，则是得了水肿病的原因。

甄法崇

宋甄法崇，永初中，为江陵令，在任严明。其时南平缪士为江安令，卒于官。后一年，崇在厅，忽见一人从门而入，云："缪士谨通。"法崇知其亡，因问卿貌何故瘦，答云："我生时所行，善不补恶，罹系苦，复勤剧理墨。"

又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卿县民某甲，负我米千余担，无券书。悍不还。今儿累穷毙，乞为严勑。"法崇曰："卿可作词。"士云："向不赍纸，且又不复书矣。"法崇令省事取笔，疏其语，士口授，其言历历。词成，谢而去。法崇以事问缪家，云："有此。登时摄问，负米者畏怖，依实输还。（出《诸宫旧事》）

【译文】

宋时永初年间，甄法崇在江陵当县令，为政清正严明。当时南平人缪士是江安县令，死在任上。一年后，有一天甄法崇正在县衙大厅上，忽然看见一个人从门外进来说："缪士特来拜访。"甄法崇知道缪士已经死了，就问："你怎么这样消瘦啊？"缪士说："我活着的时候，所作的好事不如坏事多，受罪罚之苦，又加上不断地抄写，才这样消瘦。"

又说："贵县属下有个某甲，生前欠我一千多石米，因为没写契约，现在他硬是赖账不还。现在害得我儿子穷得快饿死了，请您严肃处理这件事。"甄法崇说："你可以写个状子，我给你办。"缪士说："我没有带纸，而且也不会写字了。"甄法宗就叫手下人取来纸笔，由缪士口授，说得清清楚楚，为他代写了一张状子。写完后，缪士拜谢后走了。甄法崇就查问缪士的家人，家人说确有某甲欠一千石米硬不还的事。于是就把某甲抓来，一审问，某甲十分害怕，立刻如数把米还给了缪士家。

谢晦

谢晦在荆州，壁角间有一赤鬼，长可三尺，来至其前，手擎铜盘，满中是血。晦得乃纸盘，须臾而没。（出《异苑》）

【译文】

谢晦在荆州时，看见墙角有一个红色的鬼，有三尺来高。鬼来到他面前，手里拿着个铜盘子，里面满满一盘血。谢晦接过来，铜盘变成了纸盘，不一会儿鬼就不见了。

谢灵运

谢灵运以元嘉五年，忽见谢晦，手提其头，来坐别床，血流淋落，不可忍视。又所服貂裘，血淹满箧。及为临川郡，饭中欻有大虫。遂被诛。（出《异苑》）

【译文】

元嘉五年时，谢灵运忽然看见死去的谢晦手里提着自己的头，进屋坐在另一个床上，鲜血不停地流，惨不忍睹。后来他又发现自己装貂皮袍子的衣箱里被血浸满了。后来谢灵运当临川郡守时，吃饭时饭里忽然有大虫子。不久他就被杀了。

梁清

宋文帝世，天水梁清，家在京师新亭。腊月将祀，使婢于爨室造食，忽觉空中有物，操杖打婢。婢走告清，清遂往，见瓯器自运，盛饮斟羹，罗列案上，闻哺啜之声。清曰："何不形见？"乃见一人，著平上帻，乌皮裤褶，云："我京兆人，亡没飘寄，闻卿好士，故来相从。"清便席地共坐，设肴酒。鬼云："卿有祀事云云。"清图某郡，先以访鬼，鬼云，"所规必谐。"某月某日除出，果然。鬼云："郡甚优闲，吾愿周旋。"清答："甚善。"后停舟石头，待之五日，鬼不来。于是引路，达彭城，方见至。同在郡数年，还都，亦相随而返。（出《述异记》）

【译文】

宋文帝时，天水人梁清，家住京城新亭。腊月祭神前，他让女仆在厨房作上供的饭菜。忽然空中有个东西用棒子打女仆，女仆跑去告诉梁清。梁清到厨房看，只见锅碗餐具自己移动，吃的喝的都盛在碗盘里摆在桌上，并听到吃喝的声音。梁清就说："何必不现出形来呢？"鬼就现了形，戴着头巾，穿着有褶的黑皮裤子。鬼说："我是京城人，死后到处游荡。听说你喜欢结交读书人，特地来拜访你。"梁清就和鬼一起坐在地上，摆上酒菜和鬼共饮。鬼说："我知道你家有祭神的事。"梁清想到某郡活动个官当，就请教鬼。鬼说："你的谋划一定能成功，某月某日你就会得到郡里的任命。"到了鬼说的那个日子，梁清果然被郡里任命了。鬼说："此郡很是轻闲自在，我也愿意与你同往。"梁清说很好。后来梁清坐船到石头城，船停着等了五天，鬼没有来。梁清又改走旱路，到了彭城，鬼才来。鬼和梁清一块在郡里待了好几年，后来梁清回到京城，鬼也跟他一同回京了。

徐道饶

徐道饶，以元嘉十年，忽见一鬼，自言是其先人。于时冬日，天气清朗，先积稻屋下，云："汝明日可曝谷，天方大雨，未有晴时。"饶从其教，鬼亦助辇。后果霖雨。时有见者，形如狝猴。饶就道士请符，悬著窗户。鬼便大笑："欲以此断我，我自能从狗窦中入。"虽则此语，而不复进。经数日，叹云："徐叔宝来，吾不宜见之。"后日果至，于是遂绝。（出《异苑》）

【译文】

元嘉十年，徐道饶忽然看见一个鬼，自称是他家的先辈。当时是冬天，天晴的时候徐家库房里堆积着很多稻子，鬼就对徐道饶说："明天你可把稻子运到场上晒一晒，天将下雨，后头再没有晴的时候。"但徐道饶听从鬼的指教，把稻子运出来晒上，鬼也帮着他运。日后果然下起了连绵大雨，这鬼有时也现形，像只猴子。徐道绕就去请道士写了一道驱鬼的符挂在窗子上。鬼就大笑说："你想用符挡住我吗？我从狗洞子也能钻到你家来。"鬼虽然这样说了，但以后再也没进屋。过了几天，听见鬼叹息说："徐叔宝要来，我可不能看见他。"后两天，徐叔宝果然到家来了，那鬼从此就再也不来了。

东莱陈氏

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便诣师，师云："此大怪，应灭门。便归大作械，械成，使置门壁下，坚闭门在内。有马骑麾盖来叩门者，慎勿应。"乃归，合手伐得百余械，置门屋下。果有人至，呼不应。主帅大怒，令缘门入。从人窥门内，见大小械百余。出门还说如此，帅大惶惋。语左右云："教速来。不速来，遂无复一人当去，何以解罪也？从此北行，可八十里，有一百三口，取以当之。"后十日中，此家死亡都尽。此家亦姓陈。（出《搜神记》）

【译文】

东莱有一家姓陈的，全家一百多口。有天早上作饭，锅怎么烧也不开，揭开锅一看，一个白发老头从锅里跳了出来。陈某就跑去问巫师。巫师说："这是个大妖怪，你家将遭到灭门之灾。你回去赶快多做一些打仗用的木棒和家伙，做好了就放在大门影壁下，然后把大门好好关严。如果有骑马或乘车带有仪仗的来敲门，千万不要应声开门。"陈某回来后，大家动手砍伐制作了一百多个大棒子，做好后放在屋门下。不久果然有人叫门，叫了半天也没有应。领头的大怒，叫手下人从门上翻过去。这时有个手下人看见堆在门内的大大小小的一百多个棒子，就告诉了头儿。头儿一听又害怕又懊恼，对手下人说："叫你们快点来你们不快点来。现在一个替死的都抓不回去，我们怎么赎罪呀？从这儿往北走，再走八十里吧，那里有个人家全家有一百零三口，只好去抓他们顶数了。"以后十天以内，八十里外那家人果然都死尽了。那家也姓陈。

谢道欣

会稽郡常有大鬼，长数丈，腰大数十围，高冠玄服。郡将吉凶，先于雷门示忧喜之兆。谢氏一族，忧喜必告。谢弘道未遭母艰数月，鬼晨夕来临。及后将转吏部尚书，拊掌三节舞，自大门至中庭，寻而迁问至。谢道欣遭重艰，至离塘行墓地。往向夜，见离塘有双炬。须臾，火忽入水中，仍舒长数十丈，色白如练。稍稍渐还赤，散成数百炬，追逐车从而行。悉见火中有鬼，甚长大，头如五石罗，其状如大醉者，左右小鬼共扶之。是年孙恩作乱，会稽大小，莫不翼戴。时以为欣之所见，乱之征也。禹会诸侯会稽，防风之鬼也。（出《志怪录》）

【译文】

会稽郡曾有过一个大鬼，好几丈高，有好几十抱粗，戴着高帽子，穿着黑色衣服。郡里将要有什么吉凶福祸，这鬼会先在雷门上给作出预兆。谢弘道的母亲死前几个月时，那鬼就早晚都来。后来他快提升当吏部尚书时，那鬼就又拍手又跳舞，从大门到院里来回地蹦。不久升迁喜讯便到了。谢道欣的父母双亡，到离塘的墓地送葬时，天将要赤，见离塘里有两只火把。不一会儿，两只火把进了水中，火越伸越长，有好几十丈，起初火色像白绸，后来又变成红色，后来又散开变成了几百个火把跟着送葬的车队走。在火光中可以看见一个很高大的鬼，像喝醉了似的，头有能装五石米的大罗筐那么大，大鬼的两旁有小鬼们搀扶着。这一年孙恩造反，会稽的人都受到株连。所以当时的人都认为谢道欣看见的那些情景，就是天下大乱前的预兆。古时大禹在会稽召集诸侯，就是为了抵御风鬼。

沈寂之

吴兴沈寂之，以元嘉中，忽有鬼于空中语笑。或歌或哭，至夜偏盛。寂之有灵车，鬼共牵走，车为坏。寂之有长刀，乃以置瓮中，有大镜，亦摄以纳器中。（出《异苑》）

【译文】

元嘉年间，吴兴人沈寂之有一天忽然听见鬼在空中说笑，有时又唱歌号哭，到夜晚闹得更厉害了。沈寂之有台灵车，被鬼们推着拉走，把车都搞坏了。沈寂之有把长刀，鬼拿来塞进大坛子里。沈寂之还有个大镜子，也让鬼收起来装在这个家什里了。

王胡

宋王胡者，长安人也。叔死数载，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见还家。责胡以修谨有缺，家事不理，罚胡五杖。傍人及邻里，并闻其语及杖声，又见杖瘢，而不见其形。唯胡独得亲接。叔谓胡曰："吾不应死，神道须吾算诸鬼录。今大从吏兵，恐惊损乡里，故不将进耳。"胡亦大见众鬼纷闹于村外。俄而辞去曰："吾来年七月七日，当复暂还。欲将汝行，游历幽途，使知罪福之报也。不须费设，若意不已，止可茶食耳。"至期果还，语胡家人云："吾今将胡游观，观毕当还，不足忧也。"胡即顿卧床上，泯然如尽。叔于是将胡遍观群山，备观鬼怪。末至嵩高山，诸鬼道胡，并有馔设，其品味不异世中，唯姜甚脆美。胡怀之将还，左右人笑云："止可此食，不得将远也。"胡又见一处，屋宇华旷，帐筵精美，有二少僧居焉。胡造之，二僧为设杂果槟榔等，胡游历久之，备见罪福苦乐之报，及辞归，叔谓曰："汝即已知善之当修，返家寻白足阿练。此人戒行精高，可师事也。"长安道人足白，故时人谓为白足阿练也。甚为魏虏所敬，虏王事为师。胡即奉此训，遂与嵩山上年少僧者游学。众中忽见二僧，胡大惊，与叙乖阔，问何时来此。二僧云："贫道本住此寺，往日不意与君相识。"胡复说嵩高之遇，众僧云："君谬耳，岂有此耶？"至明日，二僧不辞而去。胡乃具告诸沙门，叙说往日嵩山所见，众咸惊怪。即追求二僧，不知所在。

【译文】

宋代有个叫王胡的人，是长安人。他的叔叔死了好几年后，突然在元嘉二十三年现形回家，责备王胡行为不检点，不好好管理家中的事，应该罚打五棍子。旁边的邻人和亲戚立刻就听到打棍子声和王胡叔叔的说话声，又看见王胡身上被杖打后的印迹，但看不见叔叔本人，只有王胡才能看得见。叔叔对王胡说："我本来不该去世，是由于阴间需要我清查鬼们的行为记录。我这次来带了不少阴司的官员和随众，怕他们惊动乡亲们，所以没让他们进来。"王胡也真看见村外有不少鬼在吵吵闹闹地。叔叔呆了一会儿就走了，临走时说："我明年七月七日还回来一趟。那时我打算领你一起走，让你游一游阴曹地府，好知道罪福和因果报应的事。到时候你也不用拿更多的东西供祀我。如果你觉得过意不去，只须供一点饭食茶水就可以了。"第二年七月初七，王胡的叔叔果然又回来了。叔叔对家里人说："我现在要带王胡到阴间看一看，看完就让他回来，你们不必担心。"只见王胡安然倒在床上，就像死了一样无声无息。叔叔就领着王胡游遍了阴曹地府的山，看了所有的鬼怪，最后来到嵩高山，鬼怪们都来和王胡交谈，并摆下吃食招待王胡。王胡吃那些东西和人间的食品没有什么不同，只有姜吃起来又脆又香，王胡就揣了几块姜打算带回人世。鬼怪们笑着："只能在这儿吃，不能带远啊。"王胡又来到一个地方，见房舍高大威严，陈设十分精美，里面住着两个年轻的和尚，王胡就拜访了他们。两个和尚为王胡拿来些水果和槟榔请他吃。王胡在阴间游历了很久，把罪福苦乐因果报应的事都看全了。临回阳间前，叔叔对他说："你现在既然知道在人世应该积德行善，那你回去后就找白足阿练，这个人修行的境界很高，你可以拜他为师。长安道人足白，所以当时人叫他'白足阿练'，魏国那些敌人们很敬重他，连魏王都拜他为师哩。"王胡记住了叔叔的教导，回来后，就和嵩山上的年轻和尚一起学习。有一天，忽然在和尚群里看见了在阴间认识的那两个和尚，王胡大吃一惊，连忙上前问候，向他们诉说离别后的思念之情，问他们什么时候到阳间的嵩山来的。两个和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寺里的，过去我们从来没见过你呀！"王胡就说起在嵩高山上相识的事，旁边的和尚都说："你弄错了吧，哪有这种怪事？"第二天，那两个和尚却不辞而别了。王胡就把他游历阴间遇见两位和尚的事告诉了众僧，大家又吃惊又奇怪，就去找那两个和尚，但那儿也没找到。

陶继之

陶继之，元嘉末为秣陵令，尝枉杀乐伎。夜梦伎来云："昔枉见杀，诉天得理，今故取君。"遂跳入陶口，仍落腹中。须臾复出，乃相谓曰："今直取陶秣陵，亦无所用，更议上丹阳耳。"言讫并没。陶未几而卒，王丹阳果亡。（出《述异记》）

【译文】

元嘉末年，陶继之当秣陵令时，错杀了一个乐队的乐工。夜里陶继之梦见乐工来对他说："你错杀了我，我告到阴司，阴司已经受理我的冤案，现在我就来抓你去。"说罢就跳进陶继之的嘴里，又落进他肚子里，不一会又钻出来了说，"我今天直接把你抓去也没什么用，我还待找王丹阳一块算帐。"说完就不见了。陶继之不久就死了，王丹阳果然也死了。

朱泰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中，病亡未殡，忽形见，还坐尸侧，慰勉其母，众皆见之，指挥送终之具，务从俭约，谓母曰："家比贫，泰又亡殁。永违侍养，殡殓何可广费？"（出《述异记》）

【译文】

朱泰家在江陵。宋元徽年间，朱泰病死，还没有入殓时，他的鬼魂突然出现，就坐在他的尸体旁，劝慰他的母亲，并告诉料理丧事的人，一切用品都要节俭，这情形当时在场的人都看见了。朱泰的鬼魂还对母亲说："咱家这么穷，我又死了，永远也不能侍奉赡养你老人家，丧事怎么可以多化钱呢？"

戴承伯

宋戴承伯，元徽中，买荆州治下枇杷寺，其额乃悮东空地为宅。日暮，忽闻恚骂之声。起视，有人形状可怪，承伯问之，答曰："我姓龚，本居此宅。君为何强夺？"承伯曰："戴瑾卖地，不应见咎。"鬼曰："利身妨物，何预瑾乎？不速去，当令君知。"言讫而没，承伯性刚，不为之动。旬日，暴疾卒。（出《诸宫旧事》）

【译文】

宋代元徵年间，戴承伯买下荆州的枇杷寺。由于买价牵涉，在寺东空地建了住屯，天黑时，忽然听见有谩骂的声音。起来看，见一个形状奇怪的人。戴承伯问他，他说："我姓龚，本来住在这里。你为什么强夺我的住宅？"承伯说："是戴瑾卖的地，你不应该责备我。"鬼说："你利己而妨害别人和戴瑾有什么关系，不快快搬走，我让你知道厉害！"承伯为人刚强，没理那一套，十多天后，就得了暴病死去。

章授

丹阳郡史章授，使到吴郡，经毗陵。有一人，年三十余，黄色单衣，从授寄载笥。行数日，略不食，所过乡甲，辄周旋。里中即闻有呼魄者，良久还船。授疑之，伺行后，发其笥，有文书数卷，皆是吴郡诸人名。又有针数百枚，去或将一管。后还，得升余酒，数片脯，谓授曰："君知我是鬼也，附载相烦，求得少酒，相与别。所以多持针者，当病者，以针针其神焉。今所至皆此郡人，丹阳别有使往。今年多病，君勿至病者家。"授从乞药，答言："我但能行病杀人，不主药治病也。"元嘉末，有长安僧什昙爽，来游江南，具说如此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丹阳郡有个官员章授，奉派到吴郡出差。经过毗陵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请求往章授的船上寄存一个箱子。这人和章授一块走了好几天，却不吃东西。所经过的村镇，那人都要去转一转。然后就会听见村镇里传出来哭丧招魂声。过了很久那人才回到船上来。章授起了疑心，就趁那人走后偷偷打开他的箱子，见里面有几卷文书。上面都是吴郡的一些人名。箱子里还有几百根针。每次那人上村镇里去时都拿一管针。有一次他回来，拿了一些酒几片肉。对章授说："麻烦你为我寄存了箱子，我要来了一点酒，来和你告别。我每次拿一些针走，都是去找那些应该得病的人，用针扎他们的魂灵。现在我去找的都是本郡人，丹阳郡另外有人去。今年得病的多，你千万别到病人家。"章授向他求药，他说："我只能传病杀人，不会治病救人。"元嘉末年，有个法名叫什昙爽的长安和尚到江南游历，说这件事说得很详细。

施续门生

吴兴施续，有门生，常秉无鬼论。忽有一单衣白袷客，与共语，遂及鬼神。移日，客辞屈，乃曰："君辞巧，理不足。仆即是鬼，何以云无？"问鬼何以来，答曰："受使来取君，期尽明日食时。"门生请乞酸苦，鬼问："有人似君者否？"云："施续帐下都督，与仆相似。"便与俱往。与都督对坐，鬼手中出一铁凿，可尺余，安著都督头，便举椎打之。都（都原作声，据明抄本改。）督云："头觉微痛。"向来转剧，食顷便亡。（出《搜神记》）

【译文】

吴兴的施续有个门生，常常坚持无鬼论。有一天，忽然来了个穿单白袍子的人和他谈话，谈了一天，白袍人说不过门生了，就说："你很能说，但道理不能服我。我就是个鬼，你怎么说没有鬼呢？"门生问鬼来作什么，鬼说："我奉命来抓你，明天吃饭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门生就苦苦哀求别抓他，鬼就问："有没有和你相似的人呢？"门生说："施续帐下的都督和我相似。"鬼就和门生一同到都督那儿去，和都督对而坐下。鬼拿出一个铁凿子，有一尺多长，对准都督的头，就举起铁锤打凿子。都督说："我怎么头有点痛呢？"不一会儿头就疼得十分厉害，一顿饭工夫就死去了。

张道虚

吴郡张道虚、张顺，知名士也，居在阊门。遭母丧中，买新宅。日暮，闻人扣门云："君是佳人，何为危人自安也？"答云："仆自买宅，得君棺器，为市甓作冢相移，有何负？"鬼曰："移身著吴将军冢，吾是小人，日夜斗，不可堪忍。不信，君可随我视之。"于是二张恍惚，便至阊门外。二张听之，但闻冢中淘淘打拍。鬼便语云："当令君知。"少时兄弟俱亡。（出《神鬼录》）

【译文】

吴郡的张道虚、张顺，是知名的学士，住在阊门。母亲去世后，买了新府宅。一天晚上，听见有人敲门说："你们是有教养的名人，怎么干出这种利己害人的事呢？"回答说："我们买下这住宅时，发现了你的棺木，我为你买了砖把坟迁移了，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呢？"鬼说："你们把我移到吴将军的坟地，我是个小小老百姓，他们日夜争斗，我实在受不了。不信，你们可以跟我去看看。"于是张道虚、张顺两人恍恍惚惚地就到了吴将军坟地，一听，果然坟墓里传出辟辟啪啪的格斗声。鬼说："我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不久，二张兄弟就都死了。

卷第三百二十四　鬼九

秦树　竺惠炽　郭铨　驾思令　山都　区敬之　刘隽　檀道济　石秀之 夏侯祖观　张承吉　梁清　崔茂伯　巢氏　胡庇之　索颐

秦树

沛郡人秦树者，家在曲阿小辛村。尝自京归，未至二十里许，天暗失道。遥望火光，往投之。见一女子，秉烛出云："女弱独居，不得宿客。"树曰："欲进路，碍夜不可前去，乞寄外住。"女然之。树既进坐，竟以此女独处一室，虑其夫至，不敢安眠。女曰："何以过嫌，保无虑，不相误也。"为树设食，食物悉是陈久。树曰："承未出适，我亦未婚。欲结大义，能相顾否？"女笑曰："自顾鄙薄，岂足伉俪？"遂与寝止。向晨树去，乃俱起执别，女泣曰："与君一睹，后面莫期。"以指环一双赠之，结置衣带，相送出门。树低头急去数十步，顾其宿处，乃是冢墓。居数日，亡其指环，结带如故。（出《甄异录》）

【译文】

沛郡人秦树，家住曲阿小辛村。有一次他从京城回来，离家二十多里时，天黑得看不见道了。远看有灯光，就直奔而去。来到一座房子前，见有一个女子端着蜡烛走出来说："我一个年轻女子独自住着，没法留客人住宿。"秦树说："我想往前走，但晚上实在没法再赶路了，请允许我在外屋借住一下吧。"女子就答应了。秦树进屋一看，原来这女子家只有一间屋子，怕她丈夫回来，就一直不敢就寝。女子说："你何必这么疑呢，就放心在这儿住吧，不会有什么事的。"女子为秦树摆下了饭菜，但饭菜看样子都是搁了很久的了。秦树说："你还没有出嫁，我也没有结婚，我想和你结为夫妻，不知你能不能同意？"女子说："我这样鄙陋微贱的女子，怎么配做你的终身伴侣呢。"后来他们就同床共枕，直到天亮时，秦树要上路了，女子执手和秦树告别，哭着说："和您只有这一面之缘，以后就永别了。"女子送给秦树一对指环，穿在秦树的衣带上并打了个结以作纪念，一直送出门外。秦树出门后急走了几十步，回头看昨晚住的地方，只是一座坟墓。过了几天，指环丢失了，但衣带上那个结还在。

竺惠炽

沙门竺惠炽，住江陵四层佛寺，以永初二年年。葬后，弟子七日会，举寺悉出，唯僧明道先患病，独停。忽见惠炽，谓明曰："我生不能断肉，今落饿狗地狱，令知有报。"（出《异苑》）

【译文】

有位和尚叫竺惠炽，住在江陵的四层佛寺，永初二年去世。埋葬以后，给他举行"头七"祭礼，全寺的和尚都参加了，只有一个名叫明道的和尚因为生病，没有去，独自在庙里呆着。忽然明道看见竺惠炽来了，对他说："我生前因为不能戒掉吃肉，现在死后已被投入饿狗地狱了。这是报应，特地来提醒你知道。"

郭铨

郭铨，字仲衡，义熙初，以党附桓玄被杀。乃元嘉八年，忽乘舆导从，显形谓女婿刘凝之曰："仆有谪事，可四十僧会，得免脱也。"又女梦曰："吾有谪罚，令汝夫作福。何以至今，设会不能见矜耶？"女问当何处设斋，答曰："可归吾舍。"倏然复没。办会毕，有人称铨信，与凝之言："感君厚惠，事始获宥。"（出《冥祥记》，明抄本作出《异苑》）

【译文】

郭铨字子衡，义熙初年时，因为和桓玄是同党被杀。到了元嘉八年时，忽然现了形，乘着车带着侍从，对他的女婿刘凝之说："我将要受处罚曹到贬官，请你为我设一个四十名和尚参加的祭祀典礼，我就能得到免罪。"后来郭铨的女子也梦见父亲说："我将要获罪受罚，让你丈夫与我设坛祈祷，怎么到现在还不能可怜可怜我抓紧办呢？"女子问应该在哪里设祭坛施舍斋饭，郭铨说："在我家里办就行。"说完就突然消失了。刘凝之给郭铨办了祭祀的事之后，有人给刘凝之传来郭铨的话说："感谢你的祭祀祈求，我的罪已经得到宽恕赦免了。"

贺思令

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尝夜在月中坐，临风抚奏。忽有一人，形器甚伟，著械有惨色，至其中庭。称善，便与共语。自云是嵇中散，谓贺云："君下手极快，但于古法未合。"因授以《广陵散》。贺因得之，于今不绝。（出《幽明录》）

【译文】

会稽人贺思令琴弹得很好。有一天他在月朗风清的院中弹琴，忽然有一个身材魁伟戴着刑具的人来到院中，看脸色很凄惨。这人十分夸赞贺思令的琴艺，贺思令就和他谈起来。这人自称是晋代的中散大夫稽康，对贺说："你左手的指法太快，这不合乎古代的弹奏技法。"然后就把古代名曲《广陵散》教给了贺思令。贺思令学会了，使《广陵散》至今得以流传下来。

山都

山都，形为昆仑人，通身生毛，见人辄闭眼张口如笑。好居深树中，翻石觅蟹啗之。《述异记》曰，南康有神，名曰山都，形如人，长二尺余，黑色赤目，发黄披身。于深山树中作窠，窠形为卵而坚，长三尺许，内甚泽，五色鲜明。二枚沓之，中央相连。土人云，上者雄舍，下者雌室。旁悉开口如规，体质虚轻，颇似木筒，中央以鸟毛为褥。此神能变化隐形，猝睹其状，盖木客山林之类也。赣县西北十五里，有古塘，名余公塘。上有大梓树，可二十围，老树空中，有山都窠。宋元嘉元年，县治民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伐倒此树，取窠还家。山都见形，骂二人曰："我居荒野，何预汝事？山木可用，岂可胜数？树有我窠，故伐倒之。今当焚汝宇，以报汝之无道。"至二更中，内处屋上，一时起火，舍宅荡尽矣。木客，邓清明《南康记》曰，木客头面语声，亦不全异人，但手脚爪如钩利。高岩绝岭，然后居之。能斫榜，索著树上聚之。昔有人欲就其买榜，先置物树下，随置多少取之。若合其意，便将榜与人，不取亦不横犯也。但终不与人面对与交作市井。死皆加殡殓之。曾有人往看其葬，以酒及鱼生肉遗宾，自作饮食，终不令人见其形也。葬棺法，每在高岸树梢，或藏石窠之中。南康三营伐船兵说，往亲睹葬所，舞唱之节，虽异于人，听如风林汛响，声类歌吹之和。义熙中，徐道复南出，遣人伐榜，以装舟槛，木客及献其榜而不得见。（出《南康记》）

【译文】

山都是一种怪物，形状像昆仑山中的人，全身都长着毛。山都一见到人就闭眼张嘴好像在笑。它们好住在深树林里。翻石头寻找螃蟹吃。《述异记》里说，南康有一种叫山都的神，形状像人，但只有二尺多高，浑身黑色，两眼通红，长长的黄头发披在身上，在深山的树里作窝巢。山都的巢是蛋形但很坚硬，三尺来长，里面很有光泽，五色鲜明，两个巢摞在一起，中间连着。当地人说，上面那个是雄性山都住，下面那个是雌性山都住。巢旁开一个园形的口，整个巢非常轻，很像个木筒，里面用鸟的毛作褥子。山都神能变化隐身，乍一看，很像是"木客"、"山椮"之类。赣县西北十五里有个古塘，叫余公塘，上面有一棵二十围的大梓树，这棵树中心空了，山都在里面作了巢。宋元嘉元年，县城里有道训道灵兄弟二人砍倒了大梓树，把山都的巢带回家了。山都于是现了形，骂两兄弟说："我在荒山野岭里住着，碍你们什么事了？能用的树山里到处都有，可这棵树有我的巢，你却偏偏给砍了。为了报复你的胡作非为，我要烧掉你的房子！"这天二更时分，弟兄俩的家中里外屋都着起了大火，烧得片瓦无存。至于"木客"，邓清明著的《南康记》里说，木客的形貌和说话的声音，和人并不是完全不同，只是"木客"的手脚爪子锐利得像钩子。他们专门在悬岩峻岭上住。他们也能砍木柱，用绳索绑在树上住。过去曾有人想买他们的木柱，就先把要给木客的物品放在树下，买多少木本柱就放多少东西。如果"木客"觉得满意，就把木柱给人，从不多拿或侵犯人，但始终不跟人见面，也不到街上和人作交易。木客死后也是装进棺木埋葬，曾有人看见过木客的殡葬，也是用酒、鱼和生肉招待宾客，自己吃喝，始终不让人看见他们。他们葬棺的坟，常常是在高岸的树枝上，或者把棺木放在石窠里。南康三营的伐船兵说，曾亲眼看见木客的葬仪，听他们在丧礼上跳舞唱歌，虽然不同于人类，但听起来像风吹过树林的声间，好像是唱歌和音乐演奏都融合在一起了。义熙年间，徐道复到南方去，派人砍木头用来做船帮，木客就献出了木头，但仍然不露面。

区敬之

南康县营民区敬之，宋元嘉元年，与息共乘舫，自县溯流。深入小溪，幽荒险绝，人迹所未尝至。夕登岸，停止舍中，敬之中恶猝死，其子燃火守尸。忽闻远哭声，呼阿舅。孝子惊疑，俛仰间，哭者已至。如人长大，披发至足，发多蔽面，不见七窍。因呼孝子姓名，慰唁之。孝子恐惧，遂聚（遂聚二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薪以燃火。此物言"故来相慰，当何所畏？"将须燃火，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见此物以面掩亡人面，亡人面须臾裂剥露骨。孝子惧，欲击之，无兵杖。须臾，其父尸见白骨连续，而皮肉都尽。竟不测此物是何鬼神。（出《述异记》）

【译文】

南康县屯垦区的老百姓区敬之。宋元嘉元年时和儿子一同乘船，从县里逆流而上，进入了一条小河。这里荒山野径，地势十分险峻，是个人迹不到的地方。晚上他们上了岸，在一个屋子里歇息时，区敬之中了邪突然死去，他儿子点上火守在尸体旁。忽然听见远处传来哭声，哭的人喊着"阿舅"，区敬之的儿子十分奇怪，转眼间那个哭丧的已经来到面前，个子和人一样高，长头发一直垂到脚上。由于头发太密盖住了脸，看不见这人的七窍。这人叫着区敬之儿子的名字，并说了些安尉吊唁的话。孝子心里非常害怕，就聚拢柴禾点火。那怪物说："我是专门来慰向你的，你怕什么呢？"刚要点火，见那怪物坐在死尸的头旁哭起来。孝子借火光偷偷看，见那怪物把自己的脸盖在死尸的脸上，片刻间死尸脸上的肉就被撕裂剥掉，露出骨头。孝子吓坏了，想打那怪物，但手边没有家伙，不大工夫，他父亲的尸体就只剩下了一架白骨，皮和肉都净光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怪物是什么鬼神。

刘隽

元嘉初，散骑常侍刘隽，家在丹阳。后尝遇骤雨，见门前有三小儿，皆可六七岁，相率狡狯，面并不沾濡。俄见共争一匏壶子，隽引弹弹之，正中壶，霍然不见。隽得壶，因挂阁边。明日，有一妇人入门，执壶而泣，隽问之，对曰："此是吾儿物，不知何由在此？"隽具语所以，妇持壶埋儿墓前。间一日，又见向小儿持来门侧，举之，笑语隽曰："阿侬已复得壶矣。"言终而隐。（出《幽明录》）

【译文】

散骑常侍刘隽，家住在丹阳。元嘉初年，有一天下起暴雨，他看见门前有三个六七岁的小孩，看样都很机灵淘气。但脸上都很洁净。不一会儿就见三个小孩在抢一个葫芦作的小壶。刘隽用弹弓打那壶，一下子打中了，小孩们就突然没有了。刘隽把壶拿来，挂在房子边上。第二天，一个女人进得门来，抓住那只壶哭了起来，刘隽向她怎么回事，回答说："这是我儿子的东西，不知怎么会在这里呢？"刘隽就把情况说了，那女人就把壶拿走埋在她儿子的墓前。过了一天，刘隽又看见那些小孩来到门边，手里举着那个壶，笑着对刘隽说："我又得到我的壶喽！"说完就不见了。

檀道济

檀道济居清溪，第二儿夜忽见人来缚己，欲呼不得，至晓乃解，犹见绳痕在。此宅先是吴将步阐所居，谚云："扬州青，是鬼营。"青溪青扬是也。自步及檀，皆被诛。（出《异苑》）

【译文】

檀道济住在扬州青溪时，他的二儿子夜里忽然梦见有人来把他绑上了，想喊也喊不出来，到天亮才解开。一看，被绑过的绳印子还在身上。檀道济住的是吴国的将领步阐的旧居。当地人口头传说："扬州青，是鬼营"。是说青溪和青扬都是"鬼营"。从步阐及檀道济都被诛杀。

石秀之

丹阳石秀之，宋元嘉中，堂上忽有一人，著平巾帻，乌布裤褶，擎一板及门，授之曰："闻巧侔班垂，刻杭尤妙。太山府君故使相召。"秀之自陈："止能造车，制杭不及高平刘儒。"忽持板（板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而没。刘儒时为朝请，除历阳郡丞，数旬而殁。（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代元嘉年间，丹阳人石秀之家忽然来了一个人，头戴平顶头巾，穿黑布夹衣裤，手里拿着写有公文的木板进了门，对石秀之宣读说："听说你手艺精巧可以比得上鲁班，尤其善于造船，所以阴司的太山府君召你前往。"石秀之忙陈诉说："我只会造车，造船比不上高平人刘儒。"那人拿着板忽然就消失了，刘儒当时被宫廷请去，被任命为历阳郡丞，几十天后就死了。

夏侯祖观

元嘉中，夏侯祖观为兖州刺史，镇瑕丘，卒于官。沈僧荣代之，经年，夏侯来谒僧荣，语如平生，每论幽冥事。僧荣床上有一织成宝饰络带，夏侯曰："岂能见与，必以为施，可命焚之。"僧荣令对烧之，烟焰未灭，已见夏侯带在腰上。僧荣明年在镇，夜设女乐，忽有一女人在户外，沈问之："吾本是杜青州弹筝妓采芝，杜以致夏侯兖州为宠妾。唯愿座上一妓为伴戏。"指下坐琵琶。妓啼云："官何忽以赐鬼。"鬼曰："汝无多言，必不相放。"入与同房别，饮酌未终，心痛而死。死气方绝，魂神已复人形，在采芝侧。（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元嘉年间，夏侯祖观当兖州的刺史，坐镇瑕丘，后来死在任上，沈僧荣代替了他的职务。一年后，夏侯突然来拜访僧荣，谈吐像他活着时一样，谈话中常常说到阴间的事。夏侯就指着床上一条刚织好的镶有宝石装饰物的腰带对僧荣说："我如果能让这条腰带再现，你就把它送给我好吗？你现在可以把带子烧掉。"僧荣就当着夏侯的面把那带子烧了。带子的烟火还没灭，就见夏侯的腰上已系着那条带子了。第二年，僧荣在他的驻所里夜间找来些歌妓一起奏乐玩乐，忽然有一个女子来到门外。僧荣问她，她说："我原来是青州长官杜大人的弹筝妓女，名叫采芝。杜大人把我送给夏侯大人，我成了他宠爱的妾，把已经死了。现在我希望能在你的乐妓里找一位和我作伴的一起玩。"说着女子就指了指正在乐队里弹琵琶的女子。弹琵琶的女子立刻哭了起来说："怎么就把我送给鬼了呢？"采芝说："你少废话，我不会放过你的。"弹琵琶的女子只好回屋和同伴们告别。宴会还没散，琵琶女就突发心痛病死了。她刚断气，琵琶女的魂就复成人形，站在采芝身旁。

张承吉

魏郡张承吉息元庆，年十二。元嘉中，见一鬼，长三尺，一足而鸟爪，背有鳞甲。来召元庆，恍惚如狂，游走非所，父母挞之。俄闻空中云："是我所教，幸勿与罚。"张有二卷羊中敬书，忽失所在。鬼于梁上掷还，一卷少裂坏，乃为补治。王家嫁女，就张借□，鬼求纸笔代答。张素工巧，尝造一弹弓，鬼借之，明日送还，而皆折坏。（出《异苑》）

【译文】

魏郡张承吉的儿子元庆十二岁。元嘉年间，元庆看见一个鬼，有三尺高，只有一只脚，脚是鸟爪，背上有鳞甲。这鬼来召元庆，元庆就变得像犯神经病似的到处乱跑。父母打他，就听见空中那鬼说："是我让元庆这样的，请不要责罚他吧。"张承吉有两卷羊中敬的书。忽然丢失了，后来那鬼从房梁上扔下了书。原来其中的一卷有些损坏了，鬼还回来时已给修补好了。有个姓王的，她的女儿要出嫁，向张承吉借东西，鬼就要了纸笔替张承吉回答王家。张承吉手很巧，曾做了个弹弓，鬼借去了弹弓，第二天送还时，把弹弓给折坏了。

梁清

宋安定梁清，字道修，居扬州右尚方闲桓徐州故宅。元嘉十四年二月，数有异光，又闻擗箩声，令婢子松罗往看。见二人，问；云："姓华名芙蓉，为六甲至尊所使。从太微紫室仙人，（仙人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来过旧居。"仍留不去。或鸟首人身，举面是毛。松罗惊。以箭射（毛松罗惊以箭射七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之，应弦而灭，并有绛汙染箭。又覩一物，仿佛如人行（仿佛如人行五字原空缺，据黄本补。）树摽，令人刺中其髀，堕地淹没。经日，又从屋上跛行，就婢乞食，团饭授之，顿造二升。数日，众鬼群至，丑恶不可称论。拉椤床障，尘石飞扬，累晨不息。婢采药，路逢一鬼，著衣帻，乘马。卫从数十，谓采药曰："我是天上仙人，勿名做鬼。"问何以恒掷秽汙。答曰："粪汙者，钱财之像也；投掷者，速迁之征也。"顷之，清果为扬武将军北鲁郡太守。清厌毒既久，乃呼外国道人波罗迭诵呪，见诸鬼怖惧，逾垣穴壁而走，皆作鸟声，如此都绝。在郡少时，夜中，松罗复见威仪器械，从众数十人，戴帻。送书粗纸，七十许字，笔迹婉媚，远拟羲、献。又歌云："坐侬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鬼有叙吊，不异世人。鬼传教曾乞松罗一函书，题云"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其叔丧。叙致哀情，甚有铨此。复云，近往西方，见一沙门，自名大摩杀，问君消息，寄五丸香以相与。清先本使敦煌，曾见此僧。清家有婢产，于是而绝。（原缺出处，今见《异苑》卷六。）

【译文】

宋代安定人梁清，字道修，住宅在扬州右尚方一带，是在徐州当过地方官的桓某的旧宅院。元嘉十四年二月，在宅院中几次看到奇怪的亮光，又听见劈掰竹箩的声音。梁清让一个叫松罗的使女去看，松罗看见了两个人，问他们是谁，回答说，"姓华名芙蓉，是六甲至尊神派来的，跟着太微紫石仙人来重访过去的居所，暂时停留一段。"松罗见它是鸟头人身，满脸都是毛，大吃一惊，用箭射它，那怪物随着射出的箭消失了，看看箭头，上面沾着深红色的脏东西。又看见一个怪物，好象是人行走在树间，梁清让人刺中了它的大腿，掉下地来不见了。过了几天，这怪物又在房上瘸着腿走，并向婢女要吃的。婢女做了饭团给它吃，一顿竟吃了二升米的饭。几天后，来了一群鬼，个个奇怪模样无法描述。他们拉障子搭床铺，搞得飞沙走石尘土飞扬，折腾了好几个早晨也没个完。有个婢女叫采药。有一天碰到个鬼，穿着衣服戴着头巾，骑着马，带着几十个随从，对采菊说，"我是天上的神仙，不要叫我鬼。"采菊问他为什么常常到处乱扔肮脏的东西，回答说，"粪便一类的脏东西，是钱财的象征。扔这些东西，是很快要升官的预兆。"果然过了不久，梁清就升任了扬武将军北鲁郡的太守。梁清十分讨厌憎恨那些在他院子里胡闹的鬼怪，就请来一个叫波罗迭的外国道人念咒驱鬼。只见那群鬼一听咒语就吓得翻墙钻洞地逃掉了，一面逃一面发出像鸟叫似的声音。从此这院子的鬼才彻底消除了。梁清刚到北鲁郡上任时，半夜里，婢女松罗又看见鬼怪的一队威严仪仗，有几十个随从，戴着头巾，送给梁清一张粗纸写的信，笔体非常潇洒秀丽，是很像王羲之、王献之的风格。这个鬼唱道，"坐侬孔雀楼。遥闻凤凰鼓。下我邹山头。仿佛见梁鲁。"原来鬼界也有吊唁的礼节，和人世没什么不同。鬼还转告松罗向梁清要了一匣书，给书上题着"故孔修之死罪白笺"，以吊他死去的叔叔，吊文中叙述悲痛的心情，非常合乎祭悼的文体。鬼又说，最近到西方去时，遇见一个和尚，名叫大摩杀，向梁清问候，并让他捎来五丸香交给梁清。原来梁清过去曾出使敦煌，在那里曾认识大摩杀和尚。梁清家中家产婢仆都很富足。后来鬼再也没来。

崔茂伯

崔茂伯女，结婚裴祖儿。婚家相去五百余里，数岁不通。八月中，崔女暴亡，裴未知也。日将暮，女诣裴门，拊掌求前。提金罂，受二升许。到床前而立，裴令坐，问所由。女曰："我是清河崔府君女，少闻大人以我配君，不幸丧亡。大义不遂，虽同牢未显，然断金已著，所以故来报君耳。"便别以金罂赠裴。女去后，裴以事启父，父欲遣信参之。裴曰："少结崔氏姻，而今感应如此，必当自往也。"父许焉。裴至，女果丧，因相吊唁。裴具述情事，出罂示茂伯，先以此罂送女入瘗，既见罂，遂与裴俱造女墓。未至十余里，裴复见女在墓言语，旁人悉闻声，不见其形。裴怀内结，遂发病死，因以合葬。

【译文】

崔茂伯的女儿许配给裴祖的儿子。但两家相距五百多里地，好几年不通音信。八月间，崔女突然死亡，这消息裴家并不知道。有一天黄昏时分，崔女突然来到裴家门前，敲门求进。她拿着一个能装二升的金坛子，来到裴家公子的床前站住。裴公子请她坐，问她是谁来作什么。崔氏女说："我小时听我父母说把我许配给你，但我不幸去世了，不能和你成婚。虽然没达到相依相伴，然归宿已经是必然的。所以我特来告诉你。"崔女告别时，把那金坛子送给裴公子。崔女走后，裴公子把这事告诉了父亲打算写信去向崔家查问，裴公子说："我和崔氏女小时确是订了亲，现在既然有这样的感应，就应该我亲自去一趟才是。"父亲答应了。裴公子到了崔家，崔女确已死了，于是就表示吊唁，并说了崔氏女显灵的事，还拿出了崔氏女赠给他的金坛子。崔家本来是把金坛子给女儿随殓的，现在见裴公子拿来金坛，就和他一起到崔氏女的墓地去。离墓地还有十几里时，裴公子又听见崔氏女在墓地里说话的声音，旁边的人也听到了，只是看不见崔氏女的形象。裴公子由于悲痛郁结在心中而得病死去。后来就把他和崔氏女合葬在一起了。

巢氏

元嘉中，太山巢氏，先为湘县令，居晋陵。家婢采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问讯，遂共通情。随婢还家，仍住不复去。巢恐为祸，夜辄出婢。闻与婢讴歌言语，大小悉闻，不使人见，见者唯婢而已。恒得钱物酒食，日以充足。每与饮，吹笛而歌，歌云："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出《幽明录》）

【译文】

元嘉年间，太山人巢氏，曾当过湘县的县令，现在住在晋陵。他家的一个使女出去打柴时，忽然有个人追人上来，和她问候攀谈，两人之间都产生了感情。那人跟着使女回到巢氏家，而且住下不走了。巢氏怕招来祸事，晚上就把使女赶出家门，可是还是听见使女和那个外来的人谈笑唱歌，一家老小都能听见，但看不见那个人，只有使女自己能看见，那人常常给使女一些钱财和酒饭，使她日子过得很富足。有时使女和那人一块喝酒，那人就吹起笛子唱歌，唱的是："闲夜寂已清，长笛亮且明。若欲知我者，姓郭字长生。"

胡庇之

宋豫章胡庇之，尝为武昌郡丞，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有鬼在焉。中宵胧月，户牖小开，有人倚立户外，状似小儿。户闭，便闻人行，如著木屐声。看则无所见，如此甚数。二十八年二月，举家悉得时病，空中投掷瓦石，或是干土。夏中病者皆差，而投掷之势更猛。乃请道人斋戒转经，竟从倍来如雨，唯不著道人及经卷而已。秋冬渐有音声，瓦石掷人，肉皆青暗，而亦甚痛。有一老奶，好骂詈。鬼在边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驱逐。渐复歇绝。至二十九年，鬼复来，剧于前。明年，丞廨火频四发，狼狈浇沃并息。鬼每有声如犬，家人每呼吃惊，后忽语音似吴。三更叩户，庇之问："谁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无所见。数日，三更中，复外户叩掌，便复骂之。答云："君勿骂我，我是善神，非前后来者。陶御史见遣报君。"庇之曰："我不识陶御史。"鬼云："陶敬玄，君昔与之周旋。"庇之云："吾与之在京日，服事衡阳，又不常作御史。"云："陶今处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后相侵，是沈公所为。此廨本是沈宅，来看宅，聊复投掷狡狯。忿戾禳却太过，乃至骂詈。命婢使无礼向之，复令祭酒上章，告罪状，事彻天曹。沈今为（为字原空缺，据黄本补。）天然君，是佛三归弟子，那不从佛家请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愿专意奉法，不须与恶鬼相当。"率之因请诸僧诵经斋戒讫，经一宿后。复闻户外御史相闻："白胡丞，今沈相讼甚苦。如其所言，君颇无理。若能归诚正觉，习经持戒，则群邪屏绝。依依曩情，故相白也。"（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代江西人胡庇之，曾当过武昌郡的郡丞。元嘉二十六年他一到任时，就发现他的府宅已经有鬼了。每当半夜，月色迷蒙，门窗微开着，就能看见有人靠在门外站着，看样子像个小孩。如果关上门，就能听见木制拖鞋走路的声音，却什么也看不见，像这样的事有过不少次。元嘉二十八年二月，胡庇之全家得了传染病。这时空中不时扔下来瓦片石块，或撒下来阵阵灰土。到夏天过了一半时，家人的病都好了。但空中往下扔石头瓦片更厉害了，胡庇之只好请来道士持斋念经。可是鬼怪扔东西加倍凶猛起来，像下雨似的，只是不往道士和经书上扔而已。到秋冬以后，渐渐能听见鬼的声音，而且瓦片石块砸到人身上，把人的皮肉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很痛。胡家有个老太太，忍不住就经常破口大骂，鬼就在她旁边大喊大叫地吓唬人。胡庇之又请来祭酒官，给上天写了告鬼的状子，又画了符咒驱鬼，慢慢鬼才不再来骚扰了。到元嘉二十九年，鬼又来了，而且闹得比以前更凶。第二年，胡家的府宅好几次起火，拼命扑救才把火浇灭。鬼有时发出像狗叫的声音，家人们就大声呵斥一通。后来鬼忽然说话，口音像江浙人，三更时分来敲门。胡庇之问是谁，鬼说我叫程邵陵。等端着灯出来看时，又什么都看不见。几天后半夜三更时那鬼又来拍门，胡庇之就骂他。鬼说，"请不要骂我，我是个好神，不是以前的那个鬼。是陶御史派我来见你的。"胡庇之说："我不认识什么陶御史。"鬼说："陶敬玄御史，你过去和他很有交情的嘛。"胡庇之说："我和陶敬玄在京城时，他是在衡阳作事，而且根本没当过御史。"鬼说："陶敬玄现在可到了福地了，他是在天上作御史哩。过去到你的府宅来捣乱的是沈公，因为你现在住的府宅本来是他的。他来看他的旧宅，扔石头瓦片只是恶作剧开玩笑而已，可是你却又请道士又画符的，太过分了。还破口大骂，又让仆婢无礼地对待他，他就更气愤了。尤其是你请来祭酒向上天告他的状，这事已经弄得天曹都知道了。沈公现在是天界的'天然君'，是皈依佛门的很虔诚的弟子，你不去从佛门上供求福，反而找来祭酒上状子告他，他能不恼火吗？所以希望你今后要诚心诚意的遵奉佛门的法规，千万不要再把沈公当成恶鬼来对待。"胡庇之就请来一些和尚念经持斋，向神求得福佑。经过一夜之后，又听鬼在窗外说："陶御史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让我告诉胡郡丞，沈公现在已经在控告你了，而且顶得很紧。天曹审理的话，你并不太有理。如果你能完全皈依佛法，学经文，坚守戒律，就能使一切邪崇都绝迹了。这是陶御史对你们过去友情的报答，特地让我向你转达的。"

索颐

宋襄城索颐，其父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凶，居者辄死，父便买居之，多年安吉，子孙昌盛，为二千石。当徙家之官，临去，请会内外亲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否？此向来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又得迁官，鬼为何在？自今以后，便为吉宅，居无嫌也。"语讫如厕，须臾，见壁中有一物，为卷席大，高五尺许。颐父（赜父二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便还取刀斫之，中断，便化为两人。复横斫之，又成四人。便夺取刀，反斫索，杀之。持刀至座上，斫杀其子弟。凡姓索必死，唯异姓无他。颐尚幼，乳母抱出后门，藏他家，止其一身获免。颐字景真，位至湘东太守。（出《法苑珠林》）

【译文】

宋代襄城有个索颐，他的父亲向来不信妖魔鬼怪。有一个凶宅，凡住进去的人都会死掉。索颐的父亲就买下搬进去了。住了不少年都是太太平平，子孙后代也很昌盛。后来索颐的父亲谋到了一个年俸二千石的官，准备搬家去赴任。临走前，请来了亲戚族人，聚餐告别。在酒桌上，索颐的父亲说："天下哪有什么吉凶这些说道？这所宅子过去都说是凶宅，从我搬进来以后，多年来太平无事，而且我还升了官。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鬼怪存在。从今以后，这个府宅就是吉宅，就放心的住吧。"说完后，他起身去厕所，不一会儿就看见墙里有一个东西，像卷起来的席子那么大，五尺来高，他就跑回去拿来一把刀去砍它。一刀把席子从中间砍断后，席子就变成了两个人。他又横着去砍，立刻又变成了四个人，而且这四个鬼怪夺下了他的刀把他杀掉了。然后鬼怪们冲进了屋里，对索家的子弟乱杀乱砍，凡是姓索的都被杀死了，只有外姓人没遭此横祸。当时索颐还很小，奶妈抱着他从后门逃出去藏在别人家。结果索家只有他一个人幸免于难。索颐字景真，后来官作到湘东太守。

卷第三百二十五　鬼十

王骋之　孟襄　司马文宣　虞德严猛　郭庆之　薄绍之　索万兴　郭秀之 庾季随　申翼之　王怀之　柳叔伦　刘廓　王瑶　王文明　夏侯文规

王骋之

琅邪王骋之妻，陈郡谢氏，生一男，小字奴子。经年后，王以妇婢招利为妾，谢元嘉八年病终。王之墓在会稽，假瘗建康东冈，既窆反虞，舆灵入屋，凭几忽于空中掷地。便有嗔声曰："何不作挽歌，令我寂寂而行耶？"聘之云："非为永葬，故不具仪耳。"（出《法苑珠林》）

【译文】

琅邪王骋之的妻子是陈郡的谢氏，生了个男孩小名叫奴子。一年后，王骋之娶了谢氏的一个叫招利的使女作小老婆，谢氏元嘉八年病逝。王家的祖坟在会稽，暂时先把谢氏埋在建康的东岗上。落葬后回去要在家祭祀，灵牌入室后，忽从供桌上摔下夹，就听见谢氏恼怒的责怪说："为什么不奏哀乐唱挽歌？难道就让我这样冷清寂寞的上路吗？"王骋之说："这里不是你永久的坟地，只是暂时葬在这里，所以就没有举行葬礼的仪式。"

孟襄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为吴宁令。其妻蔡氏，在县亡。未几，忽有推窗打户，长啸歌吟，撒掷燥土。复于空中挥运刀矛，状欲加人。数数起火，或发箱箧之内，衣服焦而外不觉。因假作蔡氏言语，一如平生。襄因问曰："卿何以短寿？"答曰："是天命耳。然有一罪，为女时曾宰一鸡，被录到地狱三日。闻人说，铸铜像者可免，因脱金指环一双以助之，故获解免。"时县有巫觋者，襄令召而看之，鬼即震惧。良久，巫者云："见二物，其一如豕，一似雄鸡，两目直监竖。作亡人言是鸡形者。"时又有慧兰道人，善于呪术，即召之，令诵经呪。鬼初犹学之，有顷，失所在。（出《法苑珠林》）

【译文】

孟襄，字宝称，元嘉十一年时当吴宁县令，他的妻子蔡氏在县里死了。没过多久，忽然有鬼怪来推门敲窗户，又叫又唱，还从空中往下撒干土，并在空中挥舞刀枪，看样子是要伤害人。家里还失了好几次火，有时打开衣箱，见箱内的衣物都烧焦了，外面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有时鬼还模仿蔡氏说话，学得非常像。孟襄就问鬼："你为什么活得这么短命？"鬼说，"这是我命中注定了的。不过我曾犯过一个罪，在做姑娘时曾杀过一只鸡。为这罪我被罚，该到地狱里呆三天。后来听说铸铜像可以免罪，就把一双金指环捐助了，所以才免了下地狱的罪。"当时县里有巫婆和男巫，孟襄就找来让他们看看是怎么回事。鬼一见巫婆和男巫就很害怕。过了半天，两巫说看见了两个怪物，一个像猪，另一个像公鸡，两眼直瞪瞪地。学死去的蔡氏的，是那只像鸡的怪物。当时还有个慧兰道人，善于唸咒驱鬼。孟襄就把道人请来，让他诵经唸咒。鬼一开始还学道人唸咒，不一会儿，就消失了。

司马文宣

司马文宣，河内人也，颇信佛。元嘉元年，丁母艰。弟丧数月，望旦，见其弟在灵座上，不异平日。回惶叹咤，讽求饮食。文宣试与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经言，应得升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坠此鬼中。"即沉吟俯仰，默然无对。文宣即夕梦见其弟云："生所修善，蒙报生天。灵床之鬼，是魔魅耳，非某身也。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请僧转《首楞严经》，令人扑击之。鬼乃逃入床下。又走户外，形稍丑恶，举家骇惧，詈叱遣之。鬼云："饥乞食耳，经日乃去。"顷之，母灵床头有一鬼。肤体赤色，身甚长壮。文宣长子孝祖与言，往反答对周悉。妆虽恐惧，久稍安习之。鬼亦转相附狎，居处出入，殆同家人。于京师转相报告，往来观者，门限迭迹。时南林寺有僧，与灵珠寺僧舍沙门，与鬼言伦，亦甚款曲。鬼云："昔世尝为尊贵，以犯众恶，受报未竞，果此鬼身。"云："寅年有四百部鬼，大行疾疠，所应罹灾者。不悟道人耳，而犯横极众，多滥福善，故使我来监察之也，僧以食与之。"鬼曰："我自有粮，不得进此食也。"舍曰："鬼多知，我生来何因作道人。"答曰："人中来，出家因缘，本誓愿也，问诸存亡生死所趣，略皆答对，具有灵验，条次繁多，故不曲载。"舍曰："人鬼道殊，汝既不求食，何为久留。"鬼曰："此间有一女子，应在收捕。而奉戒精勤，故难可得。比日稽留，因此故也。籍乱主人，有愧不少。"自此以后，不甚见形。复往视者，但闻语耳。时之喜十年也。至三月二十八日，语文宣云："暂来寄住，而汝倾家营福，见畏如此，那得久留。"孝祖云："听汝寄住，何故据人先亡灵筵耶。"答曰："汝家亡者，后有所属，此座空设，故权寄耳。"于是辞去。（出冥报记）

【译文】

河内人司马文宣，虔诚地信佛。元嘉元年，他的母亲去世。他的弟弟去世几个月后，一个十五的早上，司马文宣看见弟弟在灵座上，和活着时一模一样。弟弟长吁短叹东张西望，并要求给点吃喝。文宣尝试着和鬼对话，就问他："照你活着时那样积德行善，如果按佛经上说的，应该升天当神仙，或者转世为人，怎么你竟落到当鬼的份上呢？"鬼就哼哼呀呀支吾起来，后来就默默地不回答了。这天夜里，文宣梦见他弟弟来说："我生前行善积德，已经得到了升天的好因果。在灵床上的那个鬼，是个妖怪，并不是我。我怕哥哥你怀疑责怪我，特地来告诉你。"第二天早上，文宣请来和尚唸《首楞严经》，并叫人打鬼。鬼先是躲在床底下，又逃到门外，形象非常丑恶，把全家人都吓坏了，大家又喊又骂的追赶那鬼，鬼说："我不过是因为饿了来要些吃的罢了。"过了几天这个鬼就走了。可是这个鬼刚走，文宣母亲的灵床上又来了一个鬼。这个鬼身材粗壮高大，全身都是红色。文宣的大儿子孝祖和这个鬼谈话，向鬼提出些问题鬼都回答得很详细。起初家里人都挺怕这个鬼的，后来时间长了，大家渐渐有点习惯了。鬼也变得和大家十分亲近，日常生活出出入入简直成了家里的成员了。京城里渐渐传开了这件事，就有不少人到文宣家里看这个鬼，把门坎都要踩平了。当时南林寺有个和尚，还有灵珠寺的一个姓舍的和尚，一同来和这鬼谈话，互相间也十分融洽。鬼说："我前世曾是个身份高贵的人，因为在人间犯了不少罪，死后受报应得到的惩罚现在还没有结束，所以现在仍然是个鬼。"又说："寅年时将有四百群鬼到人世间大肆散播瘟疫，到那时凡是不信神拜佛的人都会遭到瘟灾。那时候瘟疫会传播得非常广，不少积德行善的人免不了也会被误伤，所以派我来监督察询这件事。"和尚给鬼东西吃，鬼说："我有我自己的粮食，不能吃的东西。"舍和尚说："鬼知道的事情多，能不能告诉我，我这辈子怎么成了出家人呢？"鬼回答说："出家人本来就是人世间的人，因为你自己的誓愿，你自然就出家修行了。"又问了一些生死存亡的道理，鬼都简单扼要的回答了，而且说了一些很灵验的事，这里就不一一记载了。舍和尚说："人和鬼是两条不同的路，你到人间既然不是找吃的，怎么呆了这么久呢？"鬼说："这里有一个女子，应该抓到阴间去。但这女子行善积德非常诚心，这是很难得的。我长时间在人间停留，就是因为这件事。我在这里给主人家添了不少麻烦，真是太抱歉了。"从此以后，这个鬼就不常现形了。一些到文宣家看鬼的人，只是能听见鬼说话而已。当时是元嘉十年。到了三月二十八那天，鬼对文宣说："我只是暂时在你家住，可是你全家都祈求神的保佑，对我这样敬畏，我怎么能长住下去呢。"孝祖说："你尽可以住，但为什么非要占据亡灵供桌上的位置不可呢？"鬼回答说："你家死去的人，都有了自己的归属，这个灵座只是空设在那里的，所以我就暂且住下了。"于是这个鬼就走了。

虞德严猛

武陵龙阳虞德，流寓益阳，止主人夏蛮舍中。见有白纸一幅，长尺，标蛮女头，乃起扳取。俄顷，有虎到户而退。寻见何老母摽如初，德又取之，如斯三返。乃具以语蛮，于是相与执杖侍候，须臾虎至，即共格之。同县黄期，具说如此。又会籍严猛，妇出采薪，为虎所害。后一年，猛行至蒿中，忽见妻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当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妇举手指撝，状如遮护。须臾，有二胡人前过，妇因指之，虎即击胡，婿得无他。（出《异苑》）

【译文】

武陵龙阳的虞德，旅行列益阳，住在主人夏蛮的家中。他看见有张一尺多长的白纸裹着夏蛮女儿的头，就把它取了下来。不一会儿，有一只老虎来到门口又退回去了。顿时又看见何老母把那张纸又裹在夏蛮女儿的头上，虞德就又把纸拿下来，这样重复了几次后，虞德就告诉了夏蛮。夏蛮就和虞德一齐拿着棍子守候在门口。不一会儿老虎又来了，两个人就一起和老虎格斗起来。同县的黄期很详细的说过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是，会稽人严猛的妻子出去打柴，被老虎残害了。第二年，严猛在草丛中走路时，他的妻子突然出现了，对他说："你今天出门一定会遇到祸事，不过我可以帮你免祸消灾。"说罢两人一起往前走，忽然遇到一只老虎，窜跳着向严猛扑过来，他妻子举起手来分开十指遮护着他的身子。不一会儿，有两个胡人从面前走过，妻子就指他们，虎立刻扑向两个胡人，严猛终于平安无事。

郭庆之

黄州治下，有黄父鬼，出则为崇。所著衣袷皆黄，至人家，张口而笑，必得疫疠。长短无定，随篱高下。自不出已十余年，土俗畏怖。庐陵人郭庆之，有家生婢，名采薇，年少有色。宋孝建中，忽有一人，自称山灵。如人裸身，长丈余，臂脑皆有黄色，肤貌端洁。言音周正，土俗呼为黄父鬼。来通此婢，婢云，意事如人。鬼遂数来，常隐其身，时或露形。形变无常，乍大乍小。或似烟气，或为石，或作小儿或妇人，或如鸟如兽。足迹如人，长二尺许，或似鹅迹，掌大如盘。开户闭牗，其入如神。与婢戏笑如人。（出《述异记》）

【译文】

黄州所辖地区有个黄父鬼，这鬼一出现就会作怪。黄父鬼穿一身黄衣服，进了谁家以后就张开嘴笑，这家人就一定会得瘟疫。这鬼高矮没有一定，随着住家的篱笆或高或矮。当地人都非常怕黄父鬼。但这鬼已有十多年没出现了。庐陵人郭庆之家有一个仆人生的丫环，名叫采薇，年轻，长得也俊俏。宋孝建年间，忽然有一个人，自称是山灵，像人一样但全身赤裸，一丈多高，手臂和脑门上都有黄色，但皮肤洁净，相貌也很端正，说话也很标准。这就是当地人称的黄父鬼。这鬼来和丫环采薇私通，据采薇说，这鬼的一切都和人一样。这个鬼经常来。但经常隐身。有时候也现形，但变化无常，有时大有时小，有时像一股烟，有时又变成一块石头。有时变成小孩、女子，有时又变成鸟或兽。黄父鬼的脚印像人，但有二尺长。有时脚印又像鹅掌，有盘子那么大。这鬼来时，会随意的开门关窗，象神一样不知鬼不觉地就进屋了，和采薇说笑调戏，也和人一样。薄绍之 薄绍之尝为减质参军，元嘉二十四年，寄居东府之西宾别宅中。与祖法开邻舍。开母刘，寝疾弥旬，以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夜半亡。二日，绍之见群鼠，大者如豚，鲜泽五色，或纯或驳，或著平上帻，或著笼头。大小百数，弥日累夜。至十九日黄昏，内屋四檐上有一白鼠，长二尺许，走入壁下，入处起火。以水灌之，火不灭，良久自灭。其夜见人，修壮赤色，身光如火，从烧壁中出，径入床下。又出壁外，虽隔一壁，当时光明洞彻，了不觉又隔障。四更，复有四人，或与绍之言相佑，或瞋目吐舌。自暮迄旦，后夕复烧屋。有二人，长九尺许，骑马挟弓矢，宾从数十人，呼为将军。绍之问："汝行何向？"答云："被使往东边病人还。"二十一日，群党又至。家先有一白狗，自有鬼怪，暮常失之，至晓辄还。尔夕试系之，须臾，有一女子来云："忽系此狗，愿以见乞。"答便以相与，投绳竞不敢解，倏然走出。狗于是呻唤垂死，经日不能动。有一人披锦袍，弯弧注镞，直向绍之。谓："汝是妖邪，敢干恐人。我不畏汝，汝若不速去，令大道神寻收治汝。"鬼弛弦纵矢。策马而去。（出《述异记》）

【译文】

薄绍之曾当过臧质的参军。元嘉二十四年，他借住在上司家的客舍里，与祖法开是邻居。祖法开的母亲刘氏卧病在床十多天，在元嘉二十二年五月一日半夜时去世。五月二日，薄绍之看见一群老鼠，大的像小猪，毛皮光亮，各种颜色都有，有的鼠是一种颜色，有的鼠是杂色的。有的鼠戴着头巾，有的套着笼头，大大小小有近百只。从白天到晚上，这些老鼠不断出现。到了十九日黄昏，里屋四檐上有一只白老鼠爬到墙下面。钻进墙里后立刻起了火，用水灌进去，火也不灭，过了半天，火自己才熄灭。这天夜里看见一个人，又高又壮，全身红色，发出像火似的光芒。这人从起过火的墙里走出来一直钻到床底下，又钻出墙外。虽然隔着一道墙，但当时通明透亮，一点也不觉得隔着什么。到了四更，又来了四个人，他们有的和薄绍之说可以保佑他，有的对他瞪眼睛吐舌头，从晚上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上。到了晚上，屋子又起了火，来了两个人，骑着马挟着弓箭，带着几十个侍卫，侍卫们都称那两个骑马的是将军。薄绍之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回答说是被派到东面去散布瘟疫害人，刚刚回来。二十一日，那帮家伙又来了。家里原来有一只白狗，自从家里闹鬼，这只白狗一到晚上就丢，到第二天早上又回来了。这天晚上试着把狗拴上，不一会儿，有一个女人来说："别拴这狗，把它送给我吧。"答应把狗送给她，那女人竟扔掉绳子不敢牵狗，很快就走出去了，那狗就开始号叫呻吟，躺在地上不能动，快要死了。又有一个人穿着锦缎袍子，拉弓搭箭对准了薄绍之。绍之说："你是妖怪吗？你少吓唬人，我不怕你。你要不快快滚蛋，我马上让有至高法力的大神把你抓去，狠狠整治你！"鬼一听，立刻挟起弓箭，打马跑掉了。

索万兴 敦煌索万兴，昼坐厅事东间斋中，一奴子忽见一人著帻，牵一駾马，直从门入。负一物，状如乌皮隐囊，置砌下，便牵马出行。囊自轮转，径入斋中，缘床脚而上，止于兴膝前。皮即四处卷开，见其中周匝是眼，动瞬甚可憎恶。良久，又还更舒合，仍轮转下床，落砌而去。兴令奴子逐至司厅事东头灭，恶之，因得疾亡。（出《述异记》）

【译文】

敦煌人索万兴，白天坐在公事房东边的书斋，他的仆人忽然看见一个戴头巾的人，牵着一匹青白杂色马进了大门。马身上驮着一件东西，看上去像一个黑色的皮包。那人把皮包扔一台阶下就牵着马出走了。这时，只见那黑皮色自己转动起来，一直转进了书房，顺着床腿滚上来，停在索万兴的腿上。接着，那黑皮包就自动从四边打开，只见里边周围全都是眼睛，每个眼睛都又眨巴又动弹，那样子十分可怕。过了半天，黑皮包又自动合上，仍然像车轮般骨碌下了床。转到门外台阶下又往西转去。索万兴叫仆人追那怪物，直追到办公房的东头就突然消失了。索万兴越想越憎恶，接着就得了病，很快就死了。

郭秀之

郭秀之，寓居海陵。宋元嘉二十九年，年七十三，病止堂屋。北有大枣树，高四丈许。小婢晨起，开户扫地，见枣树上有一人，修壮黑色，著皂幞帽，乌韦裤褶，手操弧矢，正立南面。举家出看，见了了。（了字原缺。据明抄本补。）秀之扶杖视之。此人谓秀之曰："仆来召君，君宜速装。"日出便不复见，积五十三日如此，秀之亡后便绝。（出《述异记》）

【译文】

郭秀之住在海陵，宋代元嘉二十九年时，他已七十三岁了，生病住在堂屋里。堂屋北面有棵大枣树，有四丈多高。一天早晨，小丫环起来开门扫院子，看见枣树上有个人，又高又壮，全身漆黑，头戴黑布帽，穿黑色夹裤，手里拿着弓箭，面朝南直直地站着。全家听说后都出来看，都看得很清楚，也没看出什么名堂。后来郭秀之从病休床上起来扶着拐棍也出来看，树上那人就对秀之说："我是来召你到阴间去的，你还是快准备行装上路吧。"太阳出来后，那个鬼就不见了，这样过了五十三天，天天如此，直到郭秀之去世，那鬼才不再来了。

庾季随

庾季随，有节概，膂力绝人。宋元嘉中，得疾昼卧。有白气如云，出于室内，高五尺许。有顷，化为雄鸡，飞集别床。季随斫之，应手有声，形即灭，地血滂流。仍闻蛮妪哭声，但呼阿子，自远而来，径至血处。季随复斫，有物类猴，走出户外，瞋目顾视季随，忽然不见。至晡，有二青衣小儿，直从门入，唱云："庾季随杀官！"俄而有百余人，或黑衣，或朱衣，达屋，齐唤云："庾季随杀官！"季随挥刀大呼，鬼皆走出灭形，还步忽投寺中。子勿失父所在，至寺，见父有鬼逐后，以皮囊收其气。数日遂亡。（出《述异记》）

【译文】

庾季随是个很有气魄的大丈夫，有过人的力气。宋元嘉年间，他得了病，白天躺在屋里床上。忽然有一股像云似的白气从屋里冒出来，有五尺多高。不大会儿，白气变成了一只公鸡，飞到另外一个床上。季随抄起刀向鸡砍去，随着刀声落地，那公鸡不见了，地下顿时鲜血横流。接着就听见一个蛮子老妇的哭声，一边哭一边叫她的儿子，哭喊声由远而近，一直来到地上有血的地方。季随挥刀又砍，那老妇变成一个像猴的怪物向门外逃去，还不时回头用眼睛瞪季随，突然就不见了。到下午三四点钟时，有两个侍从小孩从大门外一直走进屋来，大叫说："庾季随杀了我家官人！"顿时来了一百多人，有的穿黑衣，有的穿红衣，涌进屋后一齐大喊："庾季随杀害了我家官人！"季随挥舞着刀也大喊大叫，鬼们立刻逃走不见了，很快又都跑进寺庙里了。庾季随的儿子突然发现父亲没了，急忙赶到庙里去，看见有鬼紧追在他父亲身后，用皮袋子收他父亲的气，没过几天，庾季随就死了。

申翼之

广陵盛道儿，元嘉十四年亡，讬孤女于妇弟申翼之。服阕，翼之以其女嫁北卿严齐息，寒门也，丰其礼赂始成。道儿忽室中怒曰："吾喘唾乏气，举门户以相讬，如何昧利忘义。结婚微族！"翼大惶愧。（出《搜神记》）

【译文】

广陵人盛道儿，元嘉十四年去世。临死前把唯一的女儿托附给自己的小舅子申翼之。办完丧事服孝期满后，申翼之把盛道儿的女儿嫁给了北卿严齐息。严齐息家境、门第都很寒微，化了大量的财礼贿赂申翼之，这门亲事才成。这天，申翼之突然听见死去的姐夫盛道儿在屋里大发脾气嚷道："我临死前只剩一口气的时候，郑重的把女儿托给了你，本指望你给她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你怎么竟昧着良心，见利忘义，为我女儿结了这么个贫家小户为亲呢？"申翼之听了又害怕又惭愧。

王怀之

王怀之，元嘉二十年，丁母忧。葬毕，忽见□树上有妪，头戴大发，身服白罗裙，足不践柯，亭然虚立。还家叙述，其女遂得暴疾，面仍变作向树杪鬼状。乃与麝香服之，寻如常。世云，麝香辟恶，此其验也。（出《异苑》）

【译文】

元嘉二十年，王怀之的母亲去世了。埋葬以后，忽然看见树上有一个老太婆，头戴大假发，身穿白罗裙，双脚并没有踩在树枝上，而是凌空站着。王怀之回家后向家人说这件事后，他的女儿就突然得了急病，面孔变成了刚才树上那个老太婆的样子。王怀之就拿来一点麝香让女儿吃下去，女儿的面孔才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世间都说麝香能避邪恶，这就是一个很灵验的例证。

柳叔伦 宋孝武大明初，太尉柳叔伦，住故衡阳王故第。大明五年，忽见一脚迹，长二寸。伦有婢细辛，使取水浣衣，空中有物，倾器倒水。伦拔刀呼婢，在侧闻有物行声，以刀斫之，觉有所中。以火照之，流血覆地。后二十日，婢病死。伦即移尸出外，明日觅尸，不知所在。（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代孝武帝大明初年，太尉柳叔伦住在已去世的衡阳王的旧府宅。大明五年时，有一天柳叔伦忽然在地上看到一个脚印，只有两寸长。柳叔伦有个使女叫细辛，当她去打水洗衣服时，听见空中有个怪物把一盆水倒了下来。柳叔伦就抽出刀来招呼使女，就听得身旁有怪物走路的声音，用刀猛砍下去，觉得砍中了。拿灯来一照，地上全是血。过了二十天，使女细辛得病死了。柳叔伦就把细辛的尸体挪到外面去。第二天再去看，尸体却不知哪里去了。

刘廓 宋沈攸之在镇，朱道珍尝为孱陵令，刘廓为荆州户曹，各相并居江陵，皆好围棋，日夜相就。道珍元徽三年六日亡，至数月，廓坐斋中，忽见一人，以书授廓云，朱孱陵书。题云："每思棋聚，非意致阔。方有来缘，想能近顾。"廓读毕，失信所在，寝疾寻卒。（出《诸宫旧事》）

【译文】

宋代时，沈攸之当镇守使，朱道珍曾当孱陵令，刘廓当荆州户曹。这三个官户都住在江陵，都喜欢下围棋，常常不分昼夜的聚在一起下棋。朱道珍在元徽三年某月六日去世。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刘廓在屋里坐着，忽然来了一个人拿着一封信交给刘廓说，"这是朱道珍给你的信。"刘廓打开信，见信上写道，"经常想起咱们在一起下棋的美好往事，如今我们相隔太远无法实现。但我俩有缘相会，我想最近就能见到你了。"刘廓读完了信，信就忽然消失了。不久刘廓就病死了。

王瑶

王瑶，宋大明三年，在都病亡。瑶亡后，有一鬼，细长黑色，袒著犊鼻褌，恒来其家。或歌啸，或学人语。常以粪秽投入食中，又于东邻庾家犯触人。不异王家时，庾语鬼："以土石投我，了（了原作子，据明抄本改。）非所畏，若以钱见掷，此真见困。"鬼便以新钱数十，飞掷庾额。庾复言："新钱不能令痛，唯畏乌钱耳。"鬼以乌钱掷之，前后六七过，合得百余钱。（出《述异记》）

【译文】

宋朝大明三年，王瑶在京城病故。王瑶死后，有一个鬼，细高个儿，浑身黑色，上身光着，下穿一条犊鼻形裤子。这个鬼常常到王瑶家来，有时唱歌，有时大叫，有时学人说话，还常常把粪便等脏东西扔进食物里。后来这鬼又跑到王瑶家的东面邻居庾家去祸害人，和在王家一模一样。庾某就对鬼说："你拿泥土石块打我，我才不怕呢。你要是拿钱打我，那我可真受不了。"鬼就拿了几十个新钱打下来，正打在庾某的额头上。庾某又说，"新钱打不痛我，我只怕旧钱。"鬼就拿旧钱打庾某，前后打了六七次，庾某一共得了一百余钱。

王文明

王文明，宋太始末江安令。妻久病，女于外为母作粥，将熟，变而为血。弃之更作。复如初。母寻亡。其后儿女在灵前哭，忽见其母卧灵床上，如平生，诸儿号戚，奄然而灭。文明先爱其妻所使婢，妊身将产。葬其妻日，使婢守屋，余人悉诣墓所。部伍始发，妻便入户打婢。其后诸女为父办食，杀鸡，割洗已竟，鸡忽跳起，轩道长鸣。文明寻卒，诸男相续丧亡。（出《述异记》）

【译文】

王文明，宋代太始末年任江安县县令。他的妻子得病已经很久了，他的女儿在外面给母亲作粥。粥快熟的时候，忽然变成了血。女儿把血倒掉又重新作粥，粥又变成了血，她母亲很快就死去了。后来，儿女们在母亲的灵前哭丧，忽然看见母亲躺在灵床上，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儿女们哭得更悲痛了，但母亲又突然消失。王文明过去曾和他妻子的丫环有私情，丫环已怀了孕将要临产。妻子出殡那天，让丫环看家，其他人都一块到基地去了。送殡的人们刚刚走出去，王文明已死的妻子就跑进屋里痛打那丫环。后来，王文明的女儿们为他做饭，杀了鸡之后把鸡都褪净切好了，那鸡竟突然活了，而且跳起来昂首打起鸣来。王文明很快就死了，他的儿女们也都陆续死去。

夏侯文规

夏侯文规居京，亡后一年，见形还家，乘犊车，宾从数十人，自云北海太守。家设馔，见所饮食，当时皆尽，去后器满如故。家人号泣，文规曰："勿哭，寻便来。"或一月或四五十日辄来，或停半日。其所将赤衣驺导，形皆短小，坐息篱间及厢屋中，不知文规当去时，家人每呼令起，玩习不为异物。文规有数岁孙，念之抱来，其左右鬼神抱取以进。此儿不堪鬼气，便绝，不复识之，文规索水噀之，乃醒。见庭中桃树，乃曰："此桃我所种，子甚美好。"其妇曰："人言亡者畏桃，君何为不畏？"答曰："桃东南枝长二尺八寸，向日者憎之，或亦不畏。"见地有蒜壳，令拾去之，观其意，似憎蒜而畏桃也。（出《甄异录》）

【译文】

住在京城的夏侯文规，死后一年现形回家，坐着牛车，带着几十个随从，自己说已当上了阴界的北海太守。家里人为他设下了祭祀的酒饭，摆好后不一会儿饭食就光了，等他走后，碗碟里的食物又是满满的了。当时家里的人都悲痛地哭号着，夏侯文规说："别哭，我很快还会再来的。"从此以后，每隔一个月或四五十天，夏侯文规就回家一次，有时来家后能停留半天。他带来的穿红衣服的马夫和开道的侍从个子都十分矮小，坐在篱笆间或厢房里休息。家里人不知道夏侯文规什么时候走，就招呼那些马夫和随从，跟他们在一起游戏玩耍，一点也没把他们当成鬼怪。夏侯文规有一个才几岁的孙子，非常想念，让人抱来看看。他左右的鬼神就把小孙子抱来交给他。小孙子由于太小受不了鬼的阴气，一下子就断了气，不认得人了，文规就要来水喷了下去，那孩子才苏醒过来。夏侯文规看见院子里的桃树就说："这棵桃树是我种的，结的桃子很好吃。"他的妻子就问他："都说鬼最怕桃树，你怎么不怕呢？"夏侯文规说："桃树上东南朝着太阳的树枝长二尺八寸的，我很讨厌，但不一定害怕。"夏侯文规看见地上有蒜皮，就让家里人拾起来扔出去。看他的意思，好像是讨厌蒜，也害怕桃树。

卷第三百二十六　　鬼十一

袁炳　费庆伯　刘朗之　长孙绍祖　刘导　刘氏　崔罗什　沈警

袁炳

宋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末，为临湘令。亡后积年，友人司马逊，于将晓间如梦。见炳来，陈叙阔别，讯问安否。既而谓逊曰："吾等平生立意着论，常言生为驰役，死为休息。今日始知，定不然矣。恒患在世为（为原作有，据明钞本改。）人，务驰求金币，共相赠遗。幽途此事，亦复如之。"逊问罪福应报，定实何如。炳曰："如我旧见，与经教所说，不尽符同，将是圣人抑引之谈耳。如今所见，善恶大科，略不异也。然杀生故最为重禁，慎不可犯也。"逊曰："卿此征相示，良不可言，当以语白尚书也。"炳曰："甚善，亦请卿敬诣尚书。"时司空王僧虔为吏部，炳、逊世为其游宾，故及之。往返可数百语，辞去。逊曰："阔别之久，恒思少集。相值甚难，何不且住？"炳曰："止暂来耳，不可得久留。且（且字原空缺，据《法苑珠林》卷二一补。）此辈语，不容得委悉。"揖别而去。初炳来暗夜，逊亦了不觉所以，天明得睹见。炳既去，逊下床送之。始蹑履而还暗，见炳脚间有光，可尺许，亦得照其两足，余地犹皆暗云。（出《冥祥记》）

【译文】

宋时袁炳，字叔焕，陈郡人。秦始末年，做了临汀县令，在他死去多年之后，朋友司马逊，在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袁炳来了，叙说别后衷肠，询问他近况怎样，然后对司马逊说："我们这辈子表达胸臆、观点，常说活着只能被人驱使，死了才是休息，今天我才明白，并非如此。经常忧虑的是，人活在世上，总要为求财而奔波，为互赠而忙碌，其实，在阴曹地府，这种事也是一样。"司马逊又问祸福报应的情况，又怎么去实现，袁炳说："我过去的观点，和佛经所教明的那样，不全相同，也许是圣人危言耸听的话，现在我认为善恶两大类，一点没有不一样的。但是杀生是大禁，切切不可冒犯。"司马逊说："您这样明确地告诉我，真是妙不可言，应该将这话告诉尚书。"袁炳说："太好了，也请您将此话敬告尚书大人。"当时，司空王僧虔任吏部尚书，袁炳、司马逊是他一生交往的朋友，所以到他那儿去了，往返说了几句话，便要辞别，司马逊说："分别了这么久，经常想稍稍聚集一下，再相见也很难，为什么不再停留几天？"袁炳说："这只是抽空赶来，不能够久留。而且我刚才说这些话，不允许让别人全都知道。"然后拜别而去。起初袁炳来的时候是黑夜，司马逊也不觉得怎样。但是到了天亮他才瞧见，袁炳离开后，司马逊下床送他，刚穿上鞋子，地面还很黑暗，看到袁炳两脚之间有光亮，约一尺多长，也能够照到他的两脚，周围其他地方还是很暗。

费庆伯

宋费庆伯者，孝建中，仕为州治中。假归至家，忽见三驺，皆赤帻，同来云："官唤。"庆伯云："才谒归，那得见召。且汝常黑帻，今何得皆赤帻也？"驺答云："非此间官也。"庆后方知非生人，遂叩头祈之，三驺同词，因许回换，言："却后四日，当更诣君。可办少酒食见待，慎勿泄也。"如期果至，云："已得为力矣。"庆伯欣喜拜谢，躬设酒食，见鬼饮噉不异生人。临去曰："哀君故尔，乞秘隐也。"庆伯妻性猜妬，谓伯云："此必妖魅所罔也。"庆伯不得已，因具告其状。俄见向三驹，楚挞流血，怒而立于前曰："君何相误也。"言讫，失所在。庆伯遂得暴疾，未旦而卒。（出《述异记》）

【译文】

南朝宋时，有个名叫费庆伯的人，在孝建年间，在州治所在地为官放。假回到家里，忽然看见三个侍从打扮的人，都戴着红色的头巾，一起上来道："长官叫你去。"费庆伯说："刚刚我才拜见他回来，怎么能还要召见我呢？而且你们经常戴黑头巾，今天为什么戴起红的了？"侍从答道："我们可不是阳间的官。"费庆伯才知道这些人不是活人。忙跪拜祈求活命。三侍从看见这种情形，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答应换个人捉了交差，对他说过了四天必当再到他那去，可置办些酒饭招待他们，千万不可泄露天机。到了那日子果然都来了，说："我们已经为你出力了，你无事了。"费应伯高兴极了，忙拜谢他们，亲自摆设了宴席款待。看见这三个鬼吃喝的样子和活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临走时说："我们可怜你才这样做，希望你千万保密。"费庆伯的妻子生性十分多疑，对费庆伯说："这一定是妖怪所变来骗你的。"费庆伯不得已便把前因后果全都告诉了妻子，时间不长看见三个侍从全身被鞭打流血，愤怒地站在堂前，说："你为什么要害我们？"说完，就不在了。庆伯马上就得了暴病，不到天亮就死了。

刘朗之

梁安成王在镇，以罗舍故宅，借录事刘朗之。尝见丈夫衣冠甚伟，敛衿而立，朗之惊问，忽然失之。未久，而朗之以罪见黜，时人谓君章有神。（出《述异记》）

【译文】

南朝梁安成王屯兵边镇，把罗舍以前的住宅，借给了录事刘朗之。刘曾经看见了一个男子穿戴很华贵，整肃着衣服站在那里，刘朗之吃惊地问他，那人突然就不见了。不久，刘朗之因为犯错被贬官，当时的人们传说刘朗之府上常有鬼神出现。

长孙绍祖

长孙绍祖，常行陈蔡间。日暮，路侧有一人家，呼宿，房内闻弹箜篌声。窃于窗中窥之，见一少女，容态娴婉，明烛独处。绍祖微调之，女抚弦不辍。笑而歌曰："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抚君衣。"绍祖悦怿，直前抚慰。女亦欣然曰："何处公子，横来相干。"因与会合，又谓绍祖曰："昨夜好梦，今果有征。"屏风衾枕，率皆华整。左右有婢，仍命馔，颇有珍羞，而悉无味。又饮白醪酒，女曰："猝值上客，不暇更营佳味。"才饮数杯，女复歌，歌曰："星汉纵复斜，风霜悽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因前拥绍祖，呼婢撤烛共寝，仍以小婢配其苍头。将曙，女挥泪与别，赠以金缕小盒子："无复后期，时可相念。"绍祖乘马出门百余步，顾视，乃一小坟也。怆然而去，其所赠合子，尘埃积中，非生人所用物也。（出《志怪录》）

【译文】

长孙绍祖，经常在陈蔡一带奔波。有一天天黑时，看见路边有一个人家，绍祖请求借宿。听见屋里面有弹箜篌的声音，他偷着向窗口看了一下，看见一个少女，容貌仪态都非常美好，在明亮的蜡烛边一个人坐着，绍祖稍稍挑逗她，少女弹着箜篌不停下，微笑着唱道："宿昔相思苦，今宵良会稀。欲持留客被，一愿拂君衣。"绍祖很高兴，上前安抚她，少女也高兴地说："你是哪里的公子，突然来这干什么？"于是便与其欢会。又对绍祖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今天果然应验了。"屏风后面的被枕都十分华丽整齐，周围还有婢女。少女忙派人备好酒席，还真有一些珍贵佳肴，只是都没有味道。又喝了几杯酒，酒味也很谈。女子说："突然遇到上等宾客，没有时间更换好的酒席。"刚喝了几杯，女子又唱歌，歌词是："星汉纵复斜，风霜悽已切。薄陈君不御，谁知思欲绝。"又喝了几杯，便上前抱着绍祖，叫婢女撤灯共睡，又把她的婢女匹配给绍祖带的仆夫。天快亮时，女子挥泪和他告别，把金缕小盒子赠给他，不能有见面的日子了，时常可想念着她。绍祖骑马出门走了一百多步，回头一看，竟是一座小坟，他悲怆地离去，她所赠送的盒子，里面积满灰尘，不是活人所用的东西。

刘导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梁真简先生瓛三从侄。父謇，梁左卫率。导好学笃志，专勤经籍。慕晋关康曾隐京口，与同志李士炯同宴，于时秦江初霁，共叹金陵，皆伤兴废。俄闻松间数女子笑声，乃见一青衣女童，立导之前曰："馆娃宫归路经此，闻君志道高闲，欲冀少留，愿垂顾眄。"语讫，二女已至。容质甚异，皆如仙者，衣红紫绢縠，馨香袭人，现年二十余。导与士炯，不觉起拜，谓曰："人间下俗，何降神仙？"二女相视而笑曰："住尔轻言，愿从容以陈幽抱。"导揖就席谓曰："尘浊酒不可以进。"二女笑曰："既来叙会，敢不同觞。"衣红绢者，西施也，谓导曰："适自广陵渡江而至，殆不可堪，深愿思饮焉。"衣紫绢者，夷光也，谓导曰："同官三妹，久旷深幽，与妾此行，葢谓君子。"导语夷光曰："夫人之姊，固为导匹。"乃指士炯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而熟视之。西施曰："李郎风仪，亦足相匹。"夷光曰："阿妇夫容貌，岂得动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寝。临晓请去，尚未天明。西施谓导曰："妾本浣沙之女，吴王之姬，君固知之矣。为越所迁，妾落他人之手。吴王殁后，复居故国。今吴王已耄，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女，越昔贡吴王者。妾与夷光相爱，坐则同席，出则同车。今者之行，亦因缘会。"言讫惘然。导与士炯深感恨，闻京口晓钟，各执手曰："后会无期。"西施以宝钿一只，留与导。夷光拆裙珠一双，亦赠士炯。言讫，共乘宝车，去如风雨，音犹在耳，顷刻无见。时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也。（出《穷怪录》）

【译文】

刘导，字仁成，沛国人，是梁朝真简先生刘瓛的三从侄。他的父亲是刘謇，任梁朝的左卫率。刘导好学，胸有大志，钻研经史典籍，仰慕晋朝的关康曾经隐居在京口，和志同道合的朋友李士炯一同欢宴，就在此时扬子江面刚刚雨过天晴，便一同在金陵把酒言欢，对废都金陵的兴衰存亡都十分感慨。突然听见山中松林之间有几声女子的笑声传来，便看一个婢女，站在刘导的面前说："从馆娃宫回来的路上经过此地，听到您二位志向高雅，请求二位稍留一段时间，希望您看看我们。"刚说完另外两位女子已经到了。容颜很特别，都象仙女一样美丽，穿着红色和紫色的绢绸衣服，香气袭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刘导和杨士炯不自觉地站起来，对他们说："人间俗气，怎么能降下你们这样的仙女来？"两个女子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快停下你们这轻薄的话吧，希望你们能平静地说出你们深远的抱负。"刘导在酒席边上做揖说道："尘世浑浊的酒，您二位是不能够喝的。"两个女子笑着说："既然来和二位相会叙话，怎么能不一起饮酒呢？"穿红衣的女子原来就是西施，她对刘导说："我们刚才从广陵渡江回来，疲劳得受不了，很想喝一杯酒。"穿紫衣的是夷光，对刘导说："这是和我一同来的三妹，不介事俗在幽邃的地方隐居很久了，和我一同出来，也应该是有德行的。"刘导对夷光说："您的姐姐我来给她匹配。"又指李士炯说："这是您的佳偶呀。"夷光大笑着，仔细看着李士炯。西施说："李郎的仪表风采，也足以和我匹配。"夷光说："我这个丈夫的容貌又怎能动人呢？"席上的人都哈哈大笑，都站起来离开席就寝。快到了清晨，两个女子请求离去。天还没亮，西施对刘导说："我原本是浣沙的女子，吴王夫差的姬妾，你本来知道这些情况，我被越国选中，落入别人手中，吴王死后，又回到故国，而今吴王已经年老，不能让我再等春秋。夷光是越王的女儿，越国过去进贡吴王，我和夷光相互友爱，坐便同席，出门便同坐一车。今天出来，也是因缘份才会面。"说完西施显出精神恍惚的样子。刘导和杨士炯深感遗憾，听到京口清早鸣钟声，各自互相拉着手说："今后相会没有日子了。"西施把一双宝钿赠给刘导，夷光拆了裙上的一对玉珠也给了李士炯。说完，两个女子乘着宝车象细雨轻风一样离开了，她们的声音还象在耳边，不一会儿，天亮了。那时是梁武帝天监十一年七月。

刘氏

梁武帝末年，有人姓刘，而不知名。于堂屋脊，见一物，面如狮子，两颊垂白毛，长尺许，手足如人，徐徐举一足。须臾不见，少时刘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武帝末年，有个姓刘的人，不知道叫什么名字。有一天突然看见堂前屋脊上有一个东西，脸象狮子一样，两边面颊上垂着白毛，有一尺左右长，手和脚都象人，缓缓地抬起一只脚，突然便不见了，不一会刘氏就死了。

崔罗什

长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扬天下。清河崔罗什，弱冠有令望，被征诣州，道经于此。忽见朱门粉壁，楼阁相接。俄有一青衣出，语什曰："女郎须见崔郎。"什恍然下马，两重门内，有一青衣，通问引前。什曰："行李之中，忽重蒙厚命，素既不叙，无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刘府君之妻，侍中吴质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见。"什遂前，什就床坐，其女在户东坐，与什叙温凉。室内二婢秉烛，女呼一婢，令以玉夹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颇善讽詠，虽疑其非人，亦惬心好也。女曰："比见崔郎息驾，庭树皆若吟啸，故入一叙玉颜。"什遂问曰："魏帝与尊公书，称尊公为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岁。"什仍与论汉魏时事，悉与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备载。什曰："贵夫刘氏，愿告其名。"女曰："狂夫刘孔才之第二子，名瑶，字仲璋。比有罪被摄，乃去不返。"什下床辞出，女曰："从此十年，当更奉面。"什遂以玳瑁簪留之，女以指上玉环赠什。什上马行数十步，回顾，乃见一大冢。什届历下，以为不祥，遂躬设斋，以环布施。天统末，什为王事所牵，筑河堤于桓家冢。遂于幕下，话斯事于济南奚叔布，因下泣曰："今岁乃是十年，如何？"什在园中食杏，忽见一人云："报女郎信。"俄即去，食一杏未尽而卒。十二为郡功曹，为州里推重，及死，无不伤叹。（出《酉阳杂俎》）

【译文】

长白山的西边有个妇人的坟墓，魏孝昭王的时候，闻名且传天下。清河有一个叫崔罗什的人，二十岁就有很高的名望，被征召为州官，路上经过此地，忽然看到路边有一片楼阁相接，红门白墙。不久，有一个婢女从楼阁出来，对崔罗什说："我家女主人要见您。"崔罗什恍惚下马，经过两重门内，又有一个婢女在前面引路。崔罗什说："行路途中，忽然被厚爱，一向没叙说过什么，就不进去了吧。"婢女说："我家女主人本是平陵刘府君的妻子，侍中吴质的女儿，刘府君先走了，所以她想要见您。"崔罗什便跟着进去了。崔罗什靠床边坐下，那女子在东面坐着，和崔罗什闲谈，问寒问暖。房中有两个婢女手拿蜡烛，那女子叫一个婢女，让她把玉夹跪着放在崔罗什的前面。崔罗什平常很有文采，很善于讽喻吟诗，他虽疑心这些都不是活人，却也满心欢喜。女子说："等到您在这停留，院子里的树木都好似在吟诗作歌，所以请您进来拜见你的容颜。"崔罗什便问："魏帝给你父亲一封信，称谓你父亲是元城令，是不是呢？"那女子说："我父亲做元城令时，是母亲生我的那一年。"崔罗什仍和她谈论汉魏时事，全都和汉魏史实一一符合，说的话很多，不能都记载，崔罗什又说："您的丈夫姓刘，希望您能告诉我他的名字。"那女子说："拙夫是刘孔才的第二个儿子，名叫瑶，字是仲璋，因为犯了过错被捉去，竟一去不回来。"崔罗什下床辞别想离开，那女子说："今后再过十年，会再见面的。"崔罗什便拿头上的玳瑁簪给了那女子，女子也把手指上的玉环赠给了崔罗什，崔罗什上马走了几十步，回头便看到一个大坟，他又下马走到坟边，认为刚才的事很不吉利，便亲自设斋，来布施群鬼。天统末年，崔罗什被公事所牵连，在桓家修筑河堤，崔罗什便在府上，把这些事告诉了济南的奚叔布，便哭着说："今年竟是十年了，会怎么样呢？"崔罗什在园中吃杏，忽然看见一个人说："我来报告女郎的口信。"不久就离去了，崔罗什一个杏还没吃完就死了。崔罗什做了十二年郡的功曹，被州里所推重，等到死了，没有不感伤的。

沈警

沈警，字玄机，吴兴武康人。美风调，善吟咏，为梁东宫常侍，名著当时。每公卿宴集，必致骑邀之。语曰："玄机在席，颠倒宾客。"其推重如此。后荆楚陷没，入周为上柱国，奉使秦陇，途过张女郎庙。旅行多以酒肴祈祷，警独酌水具祝词曰："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致之非遥，而荐之随俗。丹诚在此，神其感录。"既暮，宿传舍。凭轩望月，作《凤将雏含娇曲》。其词曰："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续为歌曰："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毕，闻帘外叹赏之声，复云："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音旨清婉，颇异于常。忽见一女子褰帘而入，拜云："张女郎姊妹见使致意。"警异之，乃县衣冠，未离坐而二女已入，谓警曰："跋涉山川，因劳动止。"警曰："行役在途，春宵多感，聊因吟咏，稍遣旅愁。岂意女郎猥降仙驾。愿知伯仲。"二女郎相顾而微笑，大女郎谓警曰："妾是女郎妹，适庐山夫人长男。"指小女郎云："适衡山府君小子，并以生日，同觐大姊。属大姊今朝层城未旋，山中幽寂，良夜多怀，辄欲奉屈。无惮劳也。"遂携手出门，共登一辎軿车，驾六马，驰空而行。俄至一处，朱楼飞阁，备极焕丽。令警止一水阁，香气自外入内，帘幌多金缕翠羽，间以珠玑，光照满室。须臾，二女郎自阁后，冉冉而至。揖警就坐，又具酒肴。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援琴。为数弄，皆非人世所闻。警嗟赏良久，愿请琴写之。小女郎笑而谓警曰："此是秦穆公、周灵王太子、神仙所制，不可传于人间。"警粗记数弄，不复敢访。及酒酣，大女郎歌曰："人神相合兮后会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醒。"小女郎歌曰："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道。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题曰："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警歌曰："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二女郎相顾流涕，警亦下泪。小女郎谓警曰："兰香姨、智琼姊，亦常怀此恨矣。"警见二郎歌詠极欢，而未知密契所在，警顾小女郎曰："润玉，此人可念也。"良久，大女郎命履，与小女郎同出。及门，谓小女郎曰："润玉可使伴沈郎寝。"警欣喜如不自得，遂携手入门，已见小婢前施卧具。小女郎执警手曰："昔从二妃游湘川，见君于舜帝庙读相王碑，此时想念颇切，不意今宵得谐宿愿。"警亦备记此事，执手款叙，不能自已。小婢丽质，前致词曰："人神路隔，别促会赊。况姮娥妬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遂掩户就寝，备极欢昵。将晓，小女郎起，谓警曰："人神事异，无宜卜昼，大姊已在门首。"警于是抱持置于膝，共叙衷款。须臾，大女郎即复至前，相对流涕，不能自胜。复置酒，警又歌曰："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警乃赠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警金合欢结。歌曰："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警瑶镜子，歌曰："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极多，不能备记，粗忆数首而已。遂相与出门，复驾辎軿，送至下庙，乃执手呜咽而别。及至馆，怀中探得瑶镜金缕结。良久，乃言于主人，夜而失所在。时同侣咸怪警夜有异香。警后使回，至庙中，于神座后得一碧笺，乃是小女郎与警书。备叙离恨，书末有篇云："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望原作忘，据陈校本改。）从此遂绝矣。（出《异闻录》）

【译文】

沈警字玄机，是吴兴县武康人。善于歌赋咏诗，做过梁代的东宫常侍官职，在当时很有名。每当有王公贵族摆宴请客，一定要派车去邀请他参加。当时流传说："只要有沈警在宴席上，就一定能够使宾客倾倒。"人们推崇他到这样的程度。后来楚国亡国了，沈警就来到北周做上柱国一职。一次他奉命出使秦陇，途中经过张女郎庙，旅行中多用酒菜祈祷，沈警单单酌水祝词："酌彼寒泉水，红芳掇岳谷。虽然祝词达不到那么遥远，可是随俗献上祭品，诚意在此，望神能感知。"日落后，住宿在旅馆，靠在窗边望月，做了《风将雏含娇曲》，那歌曲是："命啸无人啸，含娇何处娇。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又继续作歌道："靡靡春风至，微微春露轻。可惜关山月，还成无用明。"吟咏完毕，听到帘外有赞叹欣赏的声音，又说道："闲宵岂虚掷，朗月岂无明？"声音清越婉转，与常人不一样。忽然看见一个女子挑帘进来，下拜说："张姑娘姊妹向使节您问候。"沈警感到奇怪，就整理衣帽，还没等他离开坐位，两位女郎已经进来，对沈警说："您翻山越岭辛苦得很，确实该昼行夜息多保重。"沈警说："旅行在路途，春夜多感触，聊以几句诗，略消旅愁苦，哪想到你们，二位仙驾屈尊来临，想知道你们谁大谁小。"两位女子相视而笑，大女郎对沈警说："我是女郎的妹妹，嫁给庐山夫人的长子。"指着小女郎说："她嫁给衡山府君的小儿子，想邀一同在生日这天，一同去看大姐。我们大姐进城还没回来，山里幽寂，好的夜色我们又多有感怀，特意诚挚地请您前去赴会同欢共乐，怕是委屈您了，请您别怕劳累。"于是携手出门，一同登上马车，用六马驾的车，奔驰而去。不久到了一个地方，红楼玉阁，全都非常华丽，她们让沈警停在一个水阁里，香气从外进来，帘幌有很多金缕翠竹，夹有珠玑，光照满屋。不一会儿，两个女郎从阁后飘然而来，拜过沈警靠他坐下，又准备酒菜，于是大女郎弹箜篌，小女郎抱着琴，弹了几曲，都不是人间所能听到的。沈警叹赏很久，希望弹琴的写下歌词，小女郎笑着对沈警说："这是秦穆公、周录王太子、神仙所创制的，不能传给人间。"沈警粗略记下几曲，不敢再问，等到酒醉，大女郎唱道："人神相合兮后合难，邂逅相遇兮暂为欢。星汉移兮夜将阑，心未极兮且盘桓。"小女郎唱道："洞箫响兮风生流，清夜阑兮管弦遒。长相思兮衡山曲，心断绝兮秦陇头。"又写道："陇上云车不复居，湘川斑竹泪沾余。谁念衡山烟雾里，空看雁足不传书。"沈警唱道："义熙曾历许多年，张硕凡得几时怜。何意今人不及昔，暂来相见更无缘。"两个女郎相视流泪，沈警也流下了眼泪。小女郎对沈说："兰香姨、智琼姐，也常怀这种遗憾啊。"沈警看见两个女郎歌咏极为欢畅，却不知道他们的秘密在哪里，沈警回头看小女郎说："润玉，这个人可惦念。"很久，大女郎命令穿鞋，和小女郎一同出去，到门那儿，对小女郎说："润玉可陪伴沈郎睡觉。"沈警欣喜得不得了，就携手进入门中，已看见小婢女上前铺上被褥，小女郎拉着沈警的手说："过去跟两位妃子游玩湘川，看见您在舜帝庙读相王碑，当时非常想念您，没想到今夜能高兴遂了盼望已久的愿望。"沈警也有同样的心情，感到很欢愉。拉着她的手坦诚述说，不能控制情感。小婢女美丽端庄，上前献歌道："人神路隔，别会赊。况妲娥妬人，不肯留照。织女无赖，已复斜河。寸阴几时，何劳烦琐。"于是他们关上门睡觉了，非常欢爱。快天亮，小女郎起床，对沈警说："人神情况不一样，不能贪恋白天。大姐已在门口。"沈警于是抱她放在膝上，一同叙说衷肠。不一会儿，大女郎就又到前，相对流泪，不能控制自己，又摆上酒，沈警又唱道："直恁行人心不平，那宜万里阻关情。只今陇上分流水，更泛从来呜咽声。"沈警就赠给小女郎指环，小女郎赠给沈警金合欢结，唱道："结心缠万缕，结缕几千回。结怨无穷极，结心终不开。"大女郎赠给沈警瑶镜子，唱道："忆昔窥瑶镜，相望看明月。彼此俱照人，莫令光彩灭。"赠答很多，不能全都记下，略记几首罢了。于是她们和沈警走出门，又驾上那辆辎軿车，送到下庙，就拉着手呜咽而别。沈警等回到旅馆，从怀中拿出瑶镜、金缕结，很久，才告诉主人，昨夜不知是在哪里。当时同伴都奇怪沈警夜里有种特别香味，沈警后来出使回来，到庙里，在神座后面找到一个绿笺，竟是小女郎给沈警的信，详尽叙说离别之恨，信尾写道："飞书报沈郎，寻已到衡阳。若存金石契，风月两相望。"沈警和小女郎从此就断绝了一切音信往来。

卷第三百二十七　　鬼十二

崔子武　马道猷　顾总　邢鸾　肖摩侯　道人法力　肖思遇　任胄　董寿之 樊孝谦

李文府　史万岁　房玄龄　魏征　唐俭

崔子武

齐崔子武幼时，宿于外祖扬州刺史赵郡李宪家。夜梦一女子，姿色甚丽，自谓云龙王女，愿与崔郎私好。子武悦之，牵其衣裾，微有裂绽。未晓告辞，结带而别。至明，往山祠中观之，傍有画女，容状即梦中见者，裂裾结带犹在。子武自是通梦，恍惚成疾。后逢医禁之，乃绝。（出《三国典略》）

【译文】

南齐崔子武小时候住在外祖父扬州刺史赵郡人李宪家。夜里梦见一个女子，姿色很美丽。自称是龙王的女儿，愿意同崔子武私下交好。子武很高兴，牵着她的衣袖。微微拉出一条裂缝。天没亮她就告辞，子武给她衣带打上一个结走了。到了白天，子武去山祠中参观。旁边的墙上挂有一个女子的画像，容貌体态就是梦中见到的那个女子。裂缝的衣袖和打着结的带子也在像上。子武自然明白了那个梦，恍恍惚惚得了病。后来遇到医生禁止他的梦昧，就断绝了。

马道猷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坐省中，忽见鬼满前，而傍人不见。须臾两鬼入其耳中，推出魂，魂落屐上。指以示人："诸君见否？"旁人并不见。问魂形状云何，道猷曰："魂正似虾蟆。"云："必无活理，鬼今犹在耳中。"视其耳皆肿，明日便死。（出《述异记》）

【译文】

南齐马道猷为尚书令史。永明元年，在坐着自省中，忽然看见鬼满满地站在眼前，而旁人都看不见。一会儿，两个鬼进入到他耳中，推出他的魂，落在鞋上。马道猷指着魂示意旁人："诸位看到了吗？"旁人并没有看见，问魂的形状象什么？道猷说："魂正象虾蟆。"还说自己一定没有生还的可能，鬼现在还在他的耳中。旁人看他的耳朵都肿了，第二天就死了。

顾总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性昏憨，不任事。数为县令鞭朴，尝郁郁怀愤，因逃墟墓之间，彷徨惆怅，不知所适。忽有二黄衣，顾见总曰："刘君颇憶畴日周旋耶？"总曰："敝宗乃顾氏，先未曾面清颜，何有周旋之问？"二人曰："仆王粲、徐干也，足下前生是刘祯，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当自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见记事音旨。"因出袖中轴书示之曰："此君集也，当谛视之。"总试省览。乃了然明悟，便觉文思坌涌。其集人多有本，唯卒后数篇记得。诗一章题云《从驾游幽丽（丽原作厉，据明抄本、陈校本改。）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踰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干。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蹑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其余七篇，传者失本。王粲谓总曰："吾本短小，无何娶乐进女。女似其父，短小尤甚。自别君后，改娶刘荆州女，寻生一子。荆州与字翁奴，今年十八，长七尺三寸。所恨未得参丈人也。当渠年十一，与予同览镜。予谓之曰：'汝首魁梧于予。'渠立应予曰：'防风骨节专车，不如白起头小而锐。'予又谓曰：'汝长大当为将。'又应予曰：'仲尼三尺童子，羞言霸道。况承大人严训，敢措意于斫刺乎。'予知其了了过人矣。不知足下生来，有郎娘否？"良久沈思，稍如相识，因曰："二君既是总友人，何计可脱小吏之厄？"徐干曰："君但执前集，诉于县宰则脱矣。"总又问："坤明是何国？"干曰："魏武开国邺地也。公昔为其国侍中，遽忘耶？"公在坤明家累，悉无恙。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昨者已诵似丈人矣。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侍中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诵讫，总不觉涕泗交下，因为一章《寄娇羞娘》云："忆儿貌。念儿心。望儿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既而王粲、徐干与总殷勤叙别，乃遗刘桢集五卷。见县令，具陈其事。令见桢集后诗，惊曰："不可使刘公干为小吏。"既解遣，以宾礼侍之。后不知总所在，集亦寻失。时人勖子弟，皆曰："死刘桢犹庇得生顾总，可不修进哉。"（出《玄怪录》）

【译文】

梁天监元年，武昌小吏顾总性情昏怡憨厚，不能担事，曾多次被县令鞭打。常常心情抑郁，满怀愤怒。因而逃避到坟墓之地，彷徨惆怅，不知去哪里。忽然有二个黄衣人拜见顾总，说："刘君很想念我们昔日的来往吧？"顾总说："我宗姓是顾氏。以前未曾见过面，怎么会有来往呢？"二人说："我们是王粲、徐干。你前生是刘桢。是坤明侍中。因收受赂金而贬为小吏。你应该自己知道啊？但你言辞严肃，还是看下记室的文辞吧！"就从袖中拿出轴书给他看，说："这是你的文集，应该仔细看看它。"顾总验看，才了然明悟，就觉文思一起涌出。那本集子人们多有传本，只佚失了最后几篇。记得有诗一章，题目是：《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地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绳纲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祖，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贤王欢。文皇在春宫，蒸孝踰问安。监抚多余暇，园圃恣游观。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銮。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团。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干。被命仰为和，顾已试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来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足蹑浮云端。却想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剩余七篇，传下来的失了原样。王粲对顾总说："我生来矮小，没办法娶了乐进的女儿。女儿象她父亲，矮小尤其厉害。自与你分别以后，改娶刘荆州的女儿。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刘荆州起名叫翁奴，今年十八岁，身长七尺三寸。遗憾的是未能参拜您。当他十一岁的时候，和我一起照镜子，我对他说：'你的脑袋比我大。'他立刻回答我说：'防风氏骨节满车，不如白起的头小而精明。'我又对他说：'你长大应该当将军。'他又回答我说：'仲尼是三尺孩童的时候，就耻于谈及霸道，况且我承蒙大人严训，怎敢执意于砍砍杀杀呢？'我知道他聪明过人。不知你有生以来有没有郎娘？"沉默很久，好象稍稍熟悉了。顾总就问："二位先生既然是顾总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解脱我当小吏的厄运呢？"徐干说："你只要拿着以前的文集向县宰说明，就解脱了。"顾总又问："坤明是什么国家？"徐干说："是魏武帝开国时的邺地。你以前是那个国家的侍中，竟然忘了吗？你在坤明的家小都没有祸患。贤小娇羞娘，有一篇《奉忆》之作，以前吟诵得如同老者。诗曰：'忆爷爷，抛女不归家，不作诗侍为小吏，就他辛苦弃荣华。愿爷相念早相见，与儿买李市甘瓜。'"朗诵完毕，顾总不觉涕泪交流，就写给娇羞娘一首诗。诗云：忆儿貌，念儿心，不见泪沾襟。时移世异难相见，弃谢此生当重寻。"接着王粲、徐干与顾总殷勤话别，赠送刘桢文集五卷。顾总面见县令，具体陈述了这件事。县令见到刘桢文集后面的诗，惊叹道："不能让刘公干为小吏。"马上解除了差遣，以宾客的礼节对侍他。后来不知道顾总在什么地方。文集不久也消失了。当时人们勉励后辈都说："死去的刘桢还能庇护活着的顾总，难道可以不求上进吗？"

邢鸾

后魏洛阳永和里，汉太师董卓之宅也。里南北皆有池，卓之所造，水冬夏不竭。里中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宅，皆高门华屋，斋馆敞丽，楸槐荫途，桐杨夹植。当世名为贵里。掘此地，轧得金玉宝玩之物。时邢鸾家，常掘得丹砂及钱数十万，铭云："董太师之物。"后卓夜中随鸾索此物，鸾不与之，终年而鸾卒。（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洛阳永和里，是汉太师董卓的故宅。里的南北都有水池，是董卓建造的，水冬夏不干。里中有太傅录尚书长孙稚、尚书右仆射郭祚、吏部尚书邢鸾、廷尉卿元洪超、卫尉卿许伯桃、凉州刺史尉成兴等六所住宅。都是高高的门楼，华丽的房子。斋馆宽敞明丽，楸树、槐树遮荫道路，桐树、杨树夹道种植。当时是著名的富贵的里弄。挖掘此地，就能得到金玉宝玩等物。当时邢鸾家时常挖到丹砂及铜钱几十万枚。钱铭有字："董太师之物。"后来董卓夜间跟邢鸾索要这些东西。邢鸾不给他。一年后邢鸾就死了。

肖摩侯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肖摩候家人，浣一黄衫，晒之庭树，日暮忘收。夜半，摩侯家起出，见此衣为风所动，仿佛类人。谓是窃盗，持刀往击，就视乃是衣。自此之后，内外恐惧。更数日，忽有二十骑，尽为戎服，直造其家，扬旗举杖，往来掩袭。前后六七处。家人惶惧，不知何方御之。有一人云，按药方，烧羖羊角，妖自绝。即于屠肆得之，遂烧此等。后来至，掩鼻曰："此家不知烧何物，臭秽如此！"翻然回，自此便绝。（出《五行记》）

【译文】

后魏胡太后末年，泽州田参军肖摩侯的家人，洗一件黄衫。晾在庭院的树上，晚上忘收了回来。半夜，摩侯家人起夜，看见这件衣服被风吹动，仿佛象人一样。他以为是盗贼，持刀朝它打去，走近一看是件衣服。从此以后，摩侯家内外都很恐惧。过了几天，忽有二十个骑马的人，都穿着军服，径直来到他家。扬着旗帜，高举木棍，来来往往掩杀奔袭，前后六七拨。摩侯家里人惶惧不安，不知用什么方法抵御它们。有人告诉他说："按药方烧羖羊角，妖孽自然就没了。"摩侯就从肉市场买来羖羊角烧了。那些人过后又来到他家都捂着鼻子说："这家不知烧什么东西了，臭秽如此。"转身就回去了。从此之后就没了。

道人法力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向晨诣厕，于户中见一鬼，状若昆仑，两目尽黄，裸身无衣。法力素有臂力，便缚着堂柱，以杖鞭之，终无声。乃以铁锁缚之，观其能变去否，日已昏暗，失鬼所在。

【译文】

广州显明寺道人法力，快到早晨的时候去厕所，在门口遇见一鬼，形状象西城人，两眼都是黄色的，裸露着身体没穿衣服。法力一向有臂力，把鬼绑在柱子上，用木棍打它。鬼始终不出声。法力又用铁锁锁住它，看鬼能不能变走。天色昏暗后，就失去了鬼的踪影。

肖思遇

肖思遇，梁武帝从侄孙。父悫，为侯景所杀。思遇以父遭害，不乐仕进。常慕道，有冀神人，故名思遇而字望明，言望遇神明也。居虎丘东山，性简静，爱琴书。每松风之夜，罢琴长啸，一山楼宇皆惊。常雨中坐石酣歌。忽闻扣柴门者，思遇心疑有异，命侍者遥问。乃应曰："不须问。"但言雨中从浣溪来。及侍童开户，见一美女，二青衣女奴从之，并神仙之容。思遇加山人之服，以礼见之，曰："适闻夫人云，从浣溪来。雨中道远，不知所乘何车耶？"女曰："闻先生心怀异道，以简洁为心，不用车舆，乘风而至。"思遇曰："若浣溪来，得非西施乎？"女回顾二童而笑，复问："先生何以知之？"思遇曰："不必虑怀，应就寝耳。"及天晚将别，女以金钏子一只留诀。思遇称"无物叙情"，又曰："但有此心不忘。"夫人曰："此最珍奇。"思遇曰："夫人此去，何时来？"女乃掩涕曰："未敢有期，空劳情意。"思遇亦怆然。言讫，遂乘风而去。须臾不见，唯闻香气犹在寝室。时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也。（出《博物志》，陈校本作出《续博物志》）

【译文】

肖思遇是梁武帝的堂侄孙。父亲肖悫，被侯景所杀。思遇因为父亲被害，不喜欢仕途进取，常仰慕道家，寄希望于神人，故起名叫思遇，字望明。意即希望遇见神明。他居住在虎丘东山，性情闲静，爱好琴书。每当松风之夜，他弹罢琴一声长啸，满山的楼堂殿宇都为之而惊。常常在雨中坐在石头上尽情歌唱。一天，他忽然听到扣柴门的声音，心里想着是否有异人出现，就叫侍人远远地问一问。那人回答说："不用问。"只说是雨中从浣溪来的。等侍童打开门，就看见了一个美女，后面有二个穿青色衣服的女侍跟从。都象神仙一样美貌。思遇穿上山人的衣服，以礼节会见了这个女子，说："刚才听夫人说从浣溪来，下着大雨，道路又远。不知夫人所乘的是什么车？"美女说："听说先生心怀神异之道，以简洁为心境。我就不用车子，乘风而来。"思遇说："若从浣溪来，你莫非是西施吗？"那美女回头看了下二个女侍，笑着问："先生怎么知道？"思遇说："不要心怀疑虑，应该睡觉休息了。"到天亮，那美女就要告别了，她用一只金钏子留做告别之物。思遇说没有什么东西来表达心情，又说："只有此心不忘。"夫人说："这是最珍贵的。"思遇又说："夫人这一去，什么时候再来？"夫人就抹着眼泪说："不敢商定日期，免得白白劳烦你的情意。"思遇也感到悲伤。夫人说完，就乘风而去，一会就不见了，只闻得香气还在房内。这是陈文帝天嘉元年二月二日的事情。

任胄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谋杀高欢，事泄伏诛，其家未之知。家内忽见其头在饭甑上，相召看之，少顷，失所在。俄知被戮。（出《三国典略》）

【译文】

东魏丞相司马任胄，想刺杀高欢，事情败露被杀。他的家里还不知道。家里人忽然看见他的头在饭锅上，互相召呼着来看。一会，头不见了。才知道任胄被杀。

董寿之

北齐董寿之被诛，其家尚未之知。其妻夜坐，忽见寿之居其侧，叹息不已。妻问夜间何得而归，寿都不应答。有顷出门，绕鸡笼而行，笼中鸡惊叫。其妻疑有异，持火出户视之，见其血数斗，而寿失所在。遂以告姑，因与大小号哭，知有变。及晨，果得死闻。（出《续搜神记》）

【译文】

北齐董寿之被杀了，他家里还不知道。他的妻子夜里坐着，忽然看见寿之在她身旁叹息不停。妻子问他晚上怎么回来了？寿之都不回答。一会，寿之出门绕着鸡笼行走，笼中鸡惊叫起来。他的妻子怀疑有异常，拿着灯火出门观看，见血有好几斗，而寿之却不见了，就告诉了小姑，于是同家里大小一同啼哭，知道大事不好。到了早晨，果然得到寿之死的消息。

樊孝谦

北齐樊孝谦，少有才名。年二十二，答秀才策，累迁至员外散骑侍郎。尝于其门首，观贵人葬车，揖方相而别。是后周年，至此葬日，有人扣门。孝谦出视，乃见所揖方相。门首立云："君去年此日，共我语否。"孝谦惊倒。须臾便卒。贞观初，崔信明为洋州，与县丞向瓘无二说。（出《五行记》）

【译文】

北齐樊孝谦，少年时代就有才气名声。二十二岁那年，因考中秀才，官拜员外散骑侍郎。他曾在门口看到贵人的葬车，他向驱鬼的方相作揖就回来了。这之后一年，到了这个忌日，有人敲门，孝谦出来一看，就看见了他去年拜揖的方相，站在门口说："您去年的今天和我说话了吗？"孝谦惊倒在地，一会就死了。贞观初年，崔信明为洋州令，和县丞向瓘说法一样。

李文府

隋文帝开皇初，安定李文府，住邺都石桥坊。曾夜置酒瓶于床下。半夜觉，忽闻瓶倒漏酒声，使婢看之，酒瓶不倒，盖塞如旧。须臾，复闻有物嗒水声，索火照看，屋内静无所见。灭烛下关，未睡，似有以手指斫其膝。至三，文府起扪之，又无所得。乃拔刀四面挥之，即闻有声如飞蝉曳响，冲而出。文府后仕兖州须昌县丞，至开皇八年，见州故录事孔瓒，即须昌人，先亡。忽白日至文府厅前再拜，文府惊问何为，云："太山府君选好人，瓒以公明干，则相荐举。"文府忧惶叩头。瓒良久云："今更为方便，慎勿漏言。"至十年，自说之，说讫，便觉不快，须臾而死。（出《五行记》）

【译文】

隋文帝开皇初年，安定人李文府，住在邺都石桥坊。他曾在晚上把酒瓶放在床下。半夜醒来，忽然听到酒瓶倒了酒洒了的声音。让婢女看看，酒瓶没倒，盖塞依旧。一会，又听到有东西滴嗒水的声音，拿火照看，屋内静悄悄的没看到什么。灭烛躺下没睡着，好象有手指砍他膝部，到第三次，文府起身按住，又没有什么，就拔刀四面挥砍，就听到好象飞蝉的声响冲出门去。文府后来官至兖州须昌县丞。到开皇八年，看见了兖州以前的录事孔瓒。是须昌人，已经死了。忽然白天到文府厅见拜见。文府惊讶地问为什么？孔瓒说："太山府君选贤。我因你有才干，就举荐了你。"文府仓惶叩谢。孔瓒过了半天说："现在为你帮忙，千万不要说出。"到了开皇十年，文府自己说出了这件事，说完就觉得不舒服，一会就死了。

史万岁

长安待贤坊，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宅。其宅初常有鬼怪，居者则死，万岁不信，因即居之。夜见人衣冠甚伟，来就万岁。万岁问其由，鬼曰："我汉将军樊哙，墓近君居厕，常苦秽恶。幸移他所，必当厚报。"万岁许诺。因责杀生人所由，鬼曰："各自怖而死，非我杀也。"及掘得骸柩，因为改葬。后夜又来谢曰："君当为将，吾必助君。"后万岁为隋将，每遇贼，便觉鬼兵助己，战必大捷。（出《两京记》）

【译文】

长安待贤坊，是隋北领军大将军史万岁的住宅。这个宅子开始常闹鬼。住的人都死了。万岁不信，就住进了这个宅子。夜里见一个人衣冠高大华美，来见万岁。万岁问他来的事由，鬼说："我是汉将军樊哙。墓地靠近您住宅的厕所。常常苦于秽恶之气。如果有幸移葬他处，必当厚报。"万岁答应了，进而责问他杀人的原由，鬼说："他们各自因害怕而死，不是我杀的。"到后来挖出棺木，作了改葬之后。鬼夜里又来道谢，说："您能成为将军，我一定帮助您。"后来万岁为隋朝将军。每每遇到贼军，就觉得有鬼相助。打起仗来必定大胜。

房玄龄

房玄龄、杜如晦微时，尝自周偕之秦，宿敷水店。适有酒肉，夜深对食。忽见两黑毛手出于灯下，若有所请，乃各以一炙置手中。有顷复出，若掬，又各斟酒与之，遂不复见。食讫，背灯就寝，至二更，闻街中有连呼王文昂者，忽闻一人应于灯下。呼者乃曰："正东二十里，村人有筵神者，酒食甚丰，汝能去否？"对曰："吾已醉饱于酒肉，有公事，去不得。劳君相召。"呼者曰："汝终日饥困，何有酒肉。本非吏人，安得公事。何妄语也？"对曰："吾被累吏差直二相，蒙赐酒肉，故不得去。若常时闻命，即子行吾走矣。"呼者谢而去。（出《续玄怪录》）

【译文】

房玄龄、杜如晦未显贵之时，曾经一起从周地到秦地去。晚上宿于敷水店。正好有酒有肉，深夜对坐而食。忽然看见两只长着黑毛的手从灯光下伸出来，好象有什么请求，就各自拿一块烤肉放在手中。过了一会儿。手又出来，象捧着东西的样子。房、杜又各自斟了一杯酒给他，就没再见手出现。吃完饭，背对着灯就睡觉了。到了二更时，听到街中有连声呼唤王文昂的声音。忽然听见一个人在灯下答应。喊的人就说："正东二十里，有村人祭神的筵席，酒菜很丰盛。你能不能去？"回答说："我已酒足饭饱。还有公事，去不了。劳烦你召呼我。"喊的人说："你整天被饥饿所困，哪来酒肉？你本来不是官吏，怎么会有公差？为什么要说谎呢？"回答说："我受阴累官吏差遣来给二位丞相值班。承蒙二相赐我酒肉，所以不能去。若平时听到呼喊，立刻就你追我赶地去了。"喊的人辞别而去。

魏征

郑国公魏征，少时好道学，不信鬼神。尝访道至恒山，将及山下，忽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进。忽有道士，策青竹杖，悬《黄庭经》。亦至路次。谓征曰："何之？"征曰："访道来此，为风雪所阻。"道士曰："去此一二里，予家也，可一宿会语乎？"征许之，遂同行，至一宅，外甚荒凉，内即雕刻。延征于深阁，对灯火而坐，进以美酒嘉肴。从容论道，词理博辨，征不能屈。临曙，道士言及鬼神之事，征切言不能侵正直也。道士曰："子之所奉者仙道也，何全诬鬼神乎？有天地来有鬼神，夫道高则鬼神妖怪必伏之；若奉道自未高，则鬼神妖怪，反可致之也。何轻之哉？"征不答，及平旦，道士复命酒以送征，仍附一简，达恒山中隐士。征既行，寻山路，回顾宿处，乃一大冢耳。探其简，题云："寄上恒山神佐。"征恶之，投于地，其简化一鼠而走，征自此稍信鬼神。（出《潇湘录》）

【译文】

郑国公魏征年轻时喜好道学，不信鬼神。曾到恒山去访道，快到恒山的时候，忽然遇见了大风雪，天地昏暗，不能前进。忽然有个道士拿着青竹杖，腰悬《黄庭经》，也到了路边，对魏征说："去什么地方？"魏征说："访道来此，被风雪阻隔。"道士说："离这一、二里路就是我家。去住一宿，趁机交谈，可以吗？"魏征同意了。就一起走到一个宅院，外面很是荒凉，内里却是雕梁画栋。道士请魏征到里间，对着炉火而坐，端上美酒佳肴，从容论道，言辞通理广博雄辨，魏征不能把他说服。临近天亮的时候，谈及鬼神之事，魏征真切地说鬼神不能侵犯正直之人。道士说："您所尊奉的是仙道，为什么诬蔑鬼神呢？有天地的时候就有了鬼神。道行高，则鬼神妖怪必然降伏，若自身道行不高，反而可能招来鬼神。怎么能轻视它呢？"魏征没有回答。到了早晨，道士又用酒来送别魏征，还附带一封信，送给恒山中的隐士。魏征就走了，找到了山路，回头看昨夜住的地方，乃是一个大坟墓，拿出他那封书信一看，上面写着：寄上恒山神佐。魏征讨厌它，就扔在地上。那封信变成一只老鼠跑了。魏征自此稍稍相信了鬼神。

唐俭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旁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涂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所在，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祔先茔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锸，碎其柩而骂之。俭遂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窆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龙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还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遂遗之耳。"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此辈而薄其妻也？"（出《续玄怪录》）

【译文】

唐俭年轻时，骑驴要去吴楚。经过洛城的时候，渴得很厉害。看见路旁有个小屋，有个妇人，年纪有二十多，对着光亮缝补衣服。唐俭到她这里要水。近前一看她在缝袜子。她就到别的屋子取水。"您渴得厉害，我为您取水。"很快拿着一个盆去了。唐俭看她屋里，没有厨灶。等她回来就问："夫人的住处，怎么不生火？"回答说："贫穷没有东西做饭，向附近人家求食。"说完又继续缝袜子，神情很忙。唐俭又问："什么原因这么着忙呢？"回答说："我的丈夫薛良，是个贫穷的小商贩，干了十多年了。不曾回来一次照顾家里。明天早晨来人接我，所以很忙。"唐俭暗暗引诱她，妇人拒不回答。唐俭羞愧地辞别她，留下两轴饼。走了十多里，忽然想起所看的书有忘带的，就经洛城回家去取。第二天早晨又到了这个地方，被送葬的涂车和刍灵阻拦。唐俭问什么人出殡？回答说："是商人薛良的灵柩。"唐俭吃惊于这个名字。是昨天那个妇人的丈夫。就问葬在哪里？回答说："薛良结婚五年妻子死了，葬在故城。又过了五年薛良死了。薛良的哥哥主办他的丧事。想要合坟。"唐俭跟着观看。到了墓地，正是唐俭要水的地方。一会儿打开棺材。棺材上有饼两轴，新袜子一双。唐俭伤感而且很惊异这件事，就继续东行。船停在扬州禅智寺东南。有二个男子，各领一些人，相距百余步，在挖掘旧坟。一人叹息良久，他领的那伙人在一起哭。一个人拿着铁锹打碎棺材而骂着。唐俭就到那里造访。叹息的人说："我姓韦。以前的太湖令。这个挖开的坟，是我死去的儿子，已经埋了十年了。刚才打开想换个新棺材，棺材里失去了一只鞋，却有妇人的鞋一只。指另一人说："他是裴冀，前任江都尉。他开掘的是爱姬的墓。平生宠爱她。裴冀到任二年她死了，葬在这儿一年了。现在十年任期已满将要回家。不忍心弃她而去，想迁还洛城。等打开棺材，见丢失了一只鞋，却有男人的鞋一只。双方都很惊异，拿来一配，彼此正好一对。这是因为我的不肖之子和她淫乱，往复无常，把鞋留在这里了。"唐俭闻言。登船想道："商人的妻子死了五年，还有照顾家的心情。受到过份宠爱的姬妾，死了尚且如此，活着的时候还能希望她怎么样呢？那么，君子还应该沉溺在这种人身上而轻视自己的妻氏吗？"

卷第三百二十八　　鬼十三

慕容垂　李勣女　解袱人　漕店人　张琮　刘门奴　阎庚　明崇俨　王怀智 沙门英禅师　陈导　王志　巴峡人　陆余庆

慕容垂 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采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出《灵怪集》）

【译文】

唐太宗征辽的时候，走到定州。路旁有一鬼，穿着黄色的衣服，站在高高的坟墓上面，神采特异。太宗派人问他，鬼回答说："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说完不见了。太宗一打听，才知道这是慕容垂的墓。

李勣女

贞观元年，李勣爱女卒，葬北邙，使家僮庐于墓侧。一日，女子忽诣家僮曰："我本不死，被大树之神窃我。今值其神出朝西岳，故得便奔出。知尔在此，是以来。我已离父母，复有此辱耻，不可归。幸你匿我，我能以致富报尔。"家僮骇愕，良久乃许，遂别置一室。其女或朝出暮至，或夜出晓来，行步如风。一月后，忽携黄金十斤以赐，家僮受之。出卖数两，乃民家所失，主者执家僮以告。洛阳令推穷其由，家僮具述此事，及追取，此女已失，其余金尽化为黄石焉。（出《孙相录》，陈校本作出《潇湘录》）

【译文】

贞观元年，李绩心爱的女儿死了，葬在北邙。让家僮住在坟墓的旁边。一天，女子忽然告诉家僮说："我本来不应该死，是被大树之神偷去的，现在趁着那个大树之神去朝拜西岳，所以才能跑出来。我知道你在这里，就来了。我已经离开了父母，又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能回去了，希望你隐藏我，我能使你致富来报答你。"家僮惊愕半天才答应，就另安排了一间屋子。那女子或早或晚地来，行走如风。一个月以后，忽然带来黄金十斤送给他，家僮收下。拿出去卖了几两。才知道黄金是百姓家丢的。失主抓住家僮来告官。洛阳令盘问其中的原委。家僮详述此事。等到追取的时候，那女子已经不见了。那些剩下的金子都变成了黄色的石头。

解袱人

江南有数人行船，见岸上两人，与船并行数里。岸上人云："暂寄歇息。"船人许之。怪其跳踯上船，其疾如风。须臾，两人云："暂至村，各有小袱，且寄船上，慎勿开也。"殷勤戒之，两人去后，船中一人解袱共看。每袱有五百贴子，似纸，非篆隶，并不可识。共惊，还结如故。俄顷二人回，云："开讫，何因讳？"乃捉解袱人云："是此人解。"遂掷解袱上岸，如掷婴儿。又于村中取人，拥之而去。经数日，一人欲放解袱者，一人不许，曰："会遣一二年受辛苦。"乃解至富人家。其人家有好马，恒于庭中置槽，自看饮饲。此时已夜，堂门闭，欲取富人无由。一人云："此人爱马，解马放，即应开门出。"如言，富人果出。一人提之，应手即死。取得富人，遂弃解袱人而去。此家忙惧，唯见此人在，即共殴。缚之送县，以解袱等事为辞。州县不信，遂断死，此人自雪无由，久禁乃出。（出《异闻录》）

【译文】

江南有几个人在行船，看见岸上有两个人与船并行好几里。岸上人说："暂且到船上歇息一下。"船上人同意了。岸上人跳上船来，其快如风。一会儿，两人说："暂且到村里，我们各有个小包袱，先寄放在船上，千万不要打开。"再三告诫。两人离开后，船上一个人解开包袱，大伙一齐看。每个包袱有五百贴子，好象是纸，字不是篆隶，都不认识，大伙都很惊讶，依然照样系上。一会儿两人回来了，说："解开包袱了，为什么隐瞒？"就抓住解袱人说："是这个人解开的。"就扔解袱者到岸上，象扔婴儿一样。又在村中找来人，相拥而去。过了几天，一人想放走解袱人，一人不同意。说："应该让他受一二年的辛苦。"就到了富人家。这户人家有好马，总在院中置槽饲养，自己看管马的饮食。这时已经半夜了，堂门紧闭，想抓获富人没有机会。一人说："这人爱马，解开马放了，他立刻能开门出来。"就象说的那样，富人果然就出来了，一人抗起他、触手就死了。抓获了富人，就丢开解袱人走了。这家慌乱惊恐，只看见这个人在，就一块打他。绑上他送到县衙。解袱人就将解开包袱等事做为开脱的言辞。州县不信，就判他死罪。这人自己雪冤没有理由。关了很久才放出来。

漕店人

贞观中，长安城西漕店人，葬父母，凶具甚华。一二年后，忽见亡弟来，容貌憔悴。言为兄厚葬父母之故，被差为林皋驿马，只承困苦不堪，故来请兄代。兄大惊惧，更多与纸钱，遣努力且作。其后数月，又见弟来云，只承不济，兄遂不免去，其兄应时而卒。（出《异闻录》）

【译文】

贞观年间，长安城西漕店人安葬他的父母，祭具非常豪华。一、二年之后，忽然看见他死去的弟弟来了，容貌憔悴。说因为哥哥厚葬父母的缘故，他被差为林皋驿马。承受困苦，不堪忍受，请哥哥代替他。哥哥大为惊恐，更多地给他纸钱，让他努力去干。过了几个月，又见弟弟来了说承受不了，哥哥不能不去。他哥哥马上就死了。

张琮

永徽初，张琮为南阳令。寝阁中，闻阶前竹有呻吟之声，就视则无所见。如此数夜，怪之，乃祝曰："有神灵者，当相语。"其夜，忽有一人从竹中出，形甚弊陋，前自陈曰："朱粲之乱，某在兵中，为粲所杀。尸骸正在明府阁前，一目为竹根所损，不堪楚痛。以明府仁明，故辄投告。幸见移葬，敢忘厚恩。"令谓曰："如是何不早相闻。"乃许之。明日，为具棺榇，使掘之，果得一尸，竹根贯其左目。仍加时服，改葬城外。其后令笞杀一乡老，其家将复仇，谋须令夜出，乃要杀之。俄而城中失火，延烧十余家，令将出按行之。乃见前鬼遮令马曰："明府深夜何所之，将有异谋。"令问为谁，曰："前时得罪于明府者。"令乃复入。明日，掩捕其家，问之皆验，遂穷治之。夜更祭其墓，刻石铭于前曰："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出《广异记》）

【译文】

永徽初年，张琮为南阳令。晚上在楼上睡觉，听到阶前的竹子有呻吟的声音，靠近一看没看到什么。这样过了几晚，张很奇怪就祈祝说："有神灵降临，应该和我说话。"这天晚上，忽然有一人从竹林中走出，相貌很丑陋，上前自我介绍说："朱粲叛乱时，我在军中，被朱粲所杀。尸体正好在你府内楼前。一只眼睛被竹根伤了，不能忍受痛苦。因明府仁义贤明，所以就将来相告。如有幸被移葬他处，不敢忘了你的大恩。"南阳令对他说："如果这样，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就答应了。第二天，为他准备了棺材，命人挖掘竹林，果然见到一具尸体，竹根穿过他的左眼睛。为他穿上时新衣服，改葬在城外。后来，南阳令用笞刑打死了一乡下老人。他的家属想要复仇，阴谋算计只须南阳令晚上出来，就要杀他。不久，城中失火，漫延烧了十几家。南阳令想出去巡视火情。就见前几天那个鬼拦住马说："你深夜去什么地方？将有阴谋。"南阳令问谁干的？鬼说："前些时被你得罪的人。"南阳令就又回去了。第二天就缉捕了他的家属。经过审问都验证了鬼说的事。就彻底地将他们绳之以法。晚上又祭拜鬼的墓，刻石碑树在墓前。铭文说："身殉国难，死不忘忠。烈烈贞魂，实为鬼雄。"

刘门奴

高宗营大明宫，宣政殿始成，每夜，闻数十骑行殿左右，殿中宿卫者皆见焉，衣马甚洁。如此十余日，高宗乃使术者刘门奴问其故，对曰："我汉楚王戊之太子也。"门奴诘问之："案《汉书》，楚王与七国谋反，汉兵诛之，夷宗灭族，安有遗嗣乎？"答曰："王起兵时，留吾在长安。及王诛后，天子念我，置而不杀，养于宫中。后以病死，葬于此。天子怜我，殓以玉鱼一双，今在正殿东北角。史臣遗略，是以不见于书。"门奴曰："今皇帝在此，汝何敢庭中扰扰乎？"对曰："此是我故宅，今既在天子宫中，动出颇见拘限，甚不乐。乞改葬我于高敞美地，诚所望也。慎无夺我玉鱼。"门奴奏之，帝命改葬。发其处，果得古坟，棺已朽腐，旁有玉鱼一双，制甚精巧。乃敕易棺榇，以礼葬之于苑外，并以玉鱼随之。于此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高宗建造大明宫，宣政殿刚刚完成的时候，每到晚上都看见数十名骑马的人行驰在殿的左右。殿中守夜的卫兵都看见了，衣服马匹非常整洁，如此十多天。高宗让术士刘门奴问其中的原因。对方回答说："我是汉代楚王戊的太子。"门奴质问他说："按《汉书》的说法：楚王和七国串通谋反，汉军杀了他，平灭了宗族。怎么能有遗留的后代呢？"回答说："楚王起兵时，天子顾念我，放掉就没杀我，养在宫中，后来因病而死，埋在这个地方。天子可怜我，用玉鱼一双殉葬，现在放在正殿的东北角。史官漏掉了这些事。所以不见于史书。"门奴说："现在皇帝在此，你怎敢在院中搔扰？"回答说："这是我过去住的地方。现在既然在天子宫中，行动很受拘束，请求改葬我在高敞美丽的地方，这是我真诚希望的。千万不要拿走我的玉鱼。"门奴向皇帝秉奏了这件事。皇帝命令改葬，挖开这个地方，果然有一古墓，棺木已经腐朽了，旁边有玉鱼一双，制造很精巧。皇帝下令换了棺材，以礼节把他移葬在宫外，并把玉鱼随葬。此后就没有鬼出现了。

阎庚

张仁亶，幼时贫乏，恒在东都北市寓居。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好善自喜。慕仁亶之德，恒窃父资，以给其衣食，亦累年矣。荀子每怒庚云："汝商贩之流，彼才学之士，于汝何有，而破产以奉？"仁亶闻其辞，谓庚曰："坐我累君，今将适诣白鹿山。所劳相资，不敢忘也。"庚久为仁亶胥附之友，心不忍别，谓仁亶曰："方愿志学，今欲皆行。"仁亶奇有志，许焉。庚乃私备驴马粮食同去。六日至陈留，宿逆旅。仁亶舍其内房，房内有床。久之，一客后至，坐于床所。仁亶见其视瞻非凡，谓庚自外持壶酒至。仁亶以酒先属客，客不敢受，固属之，因与合饮。酒酣欢甚，乃同房而宿。中夕，相问行李，客答曰："吾非人，乃地曹耳。地府令主河北婚姻，绊（绊原作纠，据《广异记》改）男女脚。"仁亶开视其衣装，见袋中细绳，方信焉。因求问己荣位年寿，鬼言："亶年八十余，位极人臣。"复问庚，鬼云："庚命贫，无位禄。"仁亶问何以致之，鬼云："或绊得佳女，配之有相，当能得耳。今河北去白鹿山百余里，有一村中王老女，相极贵。顷已绊与人讫，当相为，解彼绊此，以成阎侯也。第速行，欲至其村，当有大雨濡湿，以此为信。"因诀去。仁亶与庚，行六七日，至村，遇大雨，衣装湿汙。乃至村西，求王氏舍焉。款门，久之方出，谢客云："家有小不得意，所以迟迟，无讶也。"仁亶问其故，云："己唯一女，先许适西村张家。今日纳财，非意单寡，此乃相轻之义。已罢婚矣。"仁亶等相顾微哂，留数日。主人极欢，仁亶乃云："阎侯是己外弟，盛年志学，未结婚姻。"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以马驴及他赍为贽，当日成亲毕，留阎侯止王氏，仁亶独往，主人赠送之。其后数年，仁亶迁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庚累遇提挈，竟至一州。（出《广异记》）

【译文】

张仁亶小时贫穷。常在东都北市寄居。有个叫阎庚的人，是马牙荀子的儿子，乐善好施。仰慕仁亶的品德，常常偷他父亲的钱财来接济仁亶的吃穿。荀子总是怒骂阎庚说："你是商贩之流，他是才学之士。对你来说有什么理由破费钱财来奉养他呢？"仁亶听到这话，对阎庚说："因为我而连累了你。现在我想去白鹿山，劳烦你相送财物，不敢忘记。"阎庚长期是仁亶形影不离的朋友，心中不忍分别，对仁亶说："我也正想志于才学，现在打算和你一同去。"仁亶赞许他有此志向，同意了，阎庚就私下准备好了驴马粮食一同走了。六天后，到了陈留，住在客店。仁亶住在内房，房外面也有床。很久，又来了一个客人，坐在床上。仁亶看他气质非凡，让阎庚到外面拿壶酒来，仁亶把酒请客人，客人不敢接受，仁亶坚持请他，就和他一起喝酒。酒喝得很高兴，就一同回房休息。半夜，仁亶问他要到哪里去，他回答说："我不是人，是地曹。地府令我主持河北一带婚姻事宜，为男女作合。"仁亶看他的衣服，看见袋中的细绳，方才相信。仁亶就问他自己的官位年寿。鬼说仁亶能活到八十多岁，位极人臣。仁亶又问阎庚的情况。鬼说阎庚命苦，不能做官。仁亶问用什么办法能达到好的结果？鬼说："如果能找到美女许配他，或许能达到目的。现在河北离白鹿山一百余里的村中王老的女儿，面相极其尊贵。已经许配给别人了，我当解除那个婚约而促成这个婚姻来成全阎侯。马上走，将到村子的时候，会有场大雨，以此证明我的话。"说完就告别而去。仁亶和阎庚走了六、七天，到村边遇到大雨，衣服湿了，就到了村西王家，敲门半天，才出来迎接客人，说："家里人不顺心的事，所以开门迟了，不要见怪。"仁亶问其中的原因？他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先前许配西村张家。今天过嫁妆，无礼嫌少，这是轻视的意思，已经决定解除婚约了。"仁亶、阎庚相视而笑。住了几天，主人很高兴。仁亶就说："阎庚是我表弟、正当盛年，有志干才学，没有婚配。"主人以田舍之家推辞，但面露喜色，仁亶执意相求，主人就同意了，阎庚用驴马及其他携带的东西当作礼物。几天后成亲完毕，仁亶留阎庚在王家，独自走了，主人送走了他。这之后几年，仁亶官至侍御史并州长史御史大夫知政事。后来阎庚多次遇到提拔。最后官至一州刺史。

明崇俨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少时，父为县令。县之门卒有道术，俨求教。教以见鬼方，兼役使之法。遗书两卷，俨阅之，书人名也。俨于野外独处，按而呼之，皆应曰："唯。"见数百人。于是每须役使，则呼其名，无不立至者。俨尝行，见名流合祔二亲者，輀已出郊，俨随而行，召其家人谓曰："汝主君合葬二亲乎？"曰："然。"曰："汝取灵柩，得无误发他人冢乎？"曰："无。"俨曰："吾前见紫车，后有夫人，年五十余，长大名家妇也。而后有一鬼，年甚壮，寡发弊衣，距跃大喜，而随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谓也？'汝试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谏有言如此。"祔亲者闻之，大惊，泣而谓俨曰："吾幼失父，昨迁葬，决老竖取之，不知乃误如此。"崇俨乃与至发墓所，命开近西境，按铭记，果得之。乃弃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俨在内言事，及人间厌胜至多，备述人口，故不繁述。（出《纪闻》）

【译文】

唐正谏大夫明崇俨，年轻时，父亲是县令，有个门卒会道术，崇俨向他求教，他教给崇俨见鬼和驱使鬼的方法，给崇俨书两卷，崇俨一看，书上写着人名。明崇俨在野外独处时，就按书上的人名召呼他们。都回答说："唯！"见几百人来到。于是每当驱使他们，就召呼他的名字，没有不立刻就到的。崇俨有次出行，看到名流之家想合葬二位父母，丧车已出了郊外。崇俨随之而行，召呼他的家人对他说："你家主人想合葬二位老人吗？"回答说："是这样。"崇俨说："你们挖取棺材会不会误挖了别人的坟呢？"回答说："不能。"崇俨说："我刚才看见紫车后面有个夫人，年纪有五十多岁，是个名家妇女。后面有一个鬼，年纪正当壮年，头发稀少，衣服破旧，跳跃着很惊喜的样子跟随着夫人，夫人哭泣着怒斥他说：'跟我合葬怎么称呼啊？'你把我说的话告诉你家主人，说：明正谏这样说的。"合葬二老的主人听到这话，非常惊讶，哭着对崇俨说："我很小的时候就没有父亲，昨天迁坟，是由老仆办理的，不知道会错到这种程度。"崇俨和他们一起来到挖掘墓地的地方，让挖开靠近西侧的地方，按照铭文，果然找到了。于是抛开别人的尸骨而将亲人合葬在一起。崇俨在朝内的故事，在民间传说很多，详尽地出于口头流传，所以就不多说了。

王怀智

唐坊州人上柱国（上柱国三字原空缺，据陈校本补）王怀智，显庆初年。其母孙氏，及弟怀善、怀表并存。至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人失其姓名，死经七日，背上已烂而苏，云："在地下见怀智，见任太山录事。"遣此人执笔，口授为书，谓之曰："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宜为我持此书至坊州。访我家，白我母云：'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幸蒙安太。但家中曾贷寺家木作门，此既功德物，早偿之。怀善将死，不合久住。速作经像求助，不然，恐无济理。'"此人既苏，即赍书特送其舍。所谓家事，无不暗合。至三日，怀善暴死。合州道俗闻者，莫不增修功德。鄜州人勋卫侯智纯说之。（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朝坊州的人王怀智，显应初年死了。他的母亲孙氏和弟弟怀善、怀表还都活着。到了显庆四年六月，雍州高陵有一个人，忘了他什么名字，死了七天了，背上已经腐烂又苏醒过来，说他在地下见到了怀智。怀智被任命为太山录事，让他执笔口授了一封信，对他说："你虽然应该死，现在我方便就放你回家，应该替我拿这封信到坊州，找到我家，告诉我母亲说：'怀智现在是太山录事，幸运安泰。只是家中曾借寺庙的木头做门，这既然是功德之物，就应该早早还给寺庙。怀善快要死了。你不应在他那儿久住。快点供经像救助。不然恐怕没有救助的机会了。'"这人死而复生后，就带着书信特意送到他家。所说的家事，无不暗暗符合。到了第三天，怀善暴死。全州道家、俗家听说了这件事，无不增加修建功德的事。这是鄜州勋卫侯智纯说的事。

沙门英禅师

唐法海寺沙门英禅师，具言每见鬼，寺主沙门惠兰，怪而问焉。英曰："向秦庄襄王遣人传语：'饥虚甚，以师大慈，又自有所见，从者二百许人，勿辞劳费也。'吾也报云：'后日晓时书来，（《两京新记》后日晓食书来作后日晚食当来）专相候待。'"惠兰便备酒脯之类。至时秦王果来，侍从甚众，贵贱罗列，坐食甚急，谓英曰："弟子不食八十年矣。"英问其故，答曰："吾生时未有佛法，地下见责功德，吾但以放生矜恤茕孤应之。以福薄，受罪未了。受此一餐，更四十年。方便得食。"因指坐上人云："是陈轸，多为虚诈。"又指二人云："是白起、王翦，为杀人多，受罪亦未了。"英曰："王何不从人索食，而自受饥窘也。"答曰："慈心少，且余人又不相见。吾贵人，不可妄作祸祟，所以然也。"因指酒脯曰："寺主将来耶？深耽愧。"临去时，谓英曰："甚愧禅师，弟子有物在，当相送。城东门通化外尖冢，是弟子墓。时人不知，妄云吕不韦冢耳。"英曰："往赤眉贼发掘，何得更有物在？"鬼曰："贼将麄物去，细者深，贼取不得。见在。"英曰："贫道出家，无用物处，必莫将来。"言讫谢去。（出《两京记》）

【译文】

唐法海寺僧人英禅师，说他总见到鬼。寺主僧惠兰，就惊奇地问他？英禅师说："最近秦庄襄王派人传话。说他饿得厉害，以我的慈悲心肠，又自有所见，跟随他的二百多人，都是不辞劳苦的。我已经告诉他了，后天早晨吃饭的时候来，专门等候招待。"慧兰就准备了酒肉之类的东西，到时秦王果然来了，侍从很多，不分贵贱站到一起，坐下吃饭很急。秦王对英禅师说："我已经八十年没吃饭了。"英禅师询问其中的原因？回答说："我活着时候还没有佛法，在地下被责问到功德之事，我只以放生、体恤孤独来应付。因为欠缺福德，受罪没完，今天吃这一顿饭，要过了四十年才能再吃。"就指着座上人说："这是陈轸，因为太虚伪奸诈。"又指着二人说："这是白起、王翦，因为杀人太多，受罪也没完。"英禅师说："怎么不朝人索要食物，而自己忍受饥饿呢？"回答说："好心人太少了，况且其他人又不能见面，我是富贵之人，不能轻易去人间做坏事，所以就到了现在这种地步。"又指着酒肉说："寺主让我来，很打扰，非常惭愧。"临走时对英禅师说："很对不起禅师，弟子有东西在，应该送给您，城东门通化外尖尖的坟，是我的墓。人们都不知道，胡说是吕不韦墓。"英禅师说："以前赤眉贼兵挖掘过了，怎么还能有东西在呢？"鬼说："贼兵将粗糙的东西拿去了。细软在里面，贼兵拿不走，还在。"英禅师说："我是出家人，没有用东西的地方，将来也用不着。"英禅师说完，秦王告别走了。

陈导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溯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厖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厖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厖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厖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我从楚回，君可备婚钱一二万相贶，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孑遗。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悭鄙为性，托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命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仅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悭啬负前约而致之也。（出《集异记》）

【译文】

唐朝陈导是江西人，以经商为业。龙朔年中，他乘船去楚地。夜晚船停在江边。看见一只船逆流而来，也停在这个地方。陈导就移舟靠近它，看见一人浓眉大鼻好象官吏，在检查文书，随从者有三五个人。陈导因同行而相见，就问他说："您去哪儿？有幸同住这里。"浓眉人说："因为公事到楚地，有幸在此相遇。"陈导就邀请他到自己的船中，浓眉人就随他过来了。陈导准备了酒菜。酒过数巡。陈导就问他姓名？浓眉人说："我姓司徒，名弁。被差往楚地，充当使者。"陈导又问："办什么公事呢？"司徒弁说："你不该问，你这次出来，千万不要在楚地停留。赶快去别的地方吧！"陈导说："为什么？"司徒弁说："我不是人，是阴间使者。"陈导惊讶地说："什么原因不能去楚地呢？"司徒弁说："我去楚地行布灾难。你也是应得灾的，感谢你的恩惠，所以才告诉你。但你必须用钱财物品打点，方能免除这场灾难。"陈导退切地苦求他。司徒弁说："只等我从楚地回来，您可准备纸钱一二万相送，就能免去你家的灾祸。"陈导答应，告辞分别了。这年果然荆楚之地起了大火，接连烧了几万家，没有幸存的。陈导自从分别司徒后，因忧虑在心，就乘船回去了。等到了江西，司徒弁也来了，陈导悭啬成性，借故其它原因，没有置办他许下的钱财。使者生气了，就让一个随从拿封信给陈导，陈导拆开没有读完，而家中立刻起了大火。凡是他的财物全部烧光。这晚没有损害别人家，只烧了陈导家，司徒弁也不见了。这都是因为陈导悭啬，背叛以前的诺言而造成的。

王志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考满还乡。有女美，未嫁道亡，停县州寺中累月。寺中先有学生停一房，夜初见此女来，妆饰华丽，欲伸缱绻，学生纳之。相知经月，此女赠生一铜镜，巾栉各一。令欲上道，女与生密共辞别。家人求此物不得，令遗巡房求索，于生房得之。令遗左右缚此生，以为私盗。学生诉其事，非唯得此物，兼留上下二衣。令遗人开棺验之，果无此衣。既见此征，于是释之。问其乡里，乃岐州人，因从父南任，父母俱亡，游诸州学问，不久当还。令给衣马装束同归，以为女夫，怜爱甚重。（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显庆三年，岐州人王志任益州县令。任期已满，将要还乡。有个女儿很美，未到出嫁就死了。停在县里的寺庙中几个月了。寺中先就有个学生住在别一房里。天刚黑看见这个女子来，妆色、服饰豪华美丽，想和他拥抱，学生接纳了她，相好了一个月。这个女子赠给学生一面铜镜。衣巾、梳子各一个。县令王志打算上路。女子与学生暗里辞别。女子家人找不到这些东西，县令让按屋查找，在学生房中找到了这些东西。县令让随从绑上学生，把他当成偷盗之人。学生告诉了他们的事，说："不但有这些东西，还留下了上下二件衣服。"县令派人打开棺材检查，果然没了这些衣服。既然看见了这些证据，就把学生放了。问他原籍？乃是岐州人，因跟从父亲南方任职，父母都死了，他就游历各地、增长见识，不久就该回乡了。县令给他衣服马匹，一起还乡。把他当成女婿，非常怜爱。

巴峡人

调露年中，有人行于巴峡。夜泊舟，忽闻有人朗咏诗曰："秋迳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其音甚厉，激昂而悲。如是通霄，凡吟数十遍。初闻，以为舟行者未之寝也，晓访之而更无舟船，但空山石泉，谿谷幽绝，咏诗处有人骨一具。（出《纪闻》）

【译文】

调露年中，有人经过巴峡，晚上停船休息。忽然听见有人朗诵诗歌："秋迳填黄叶，寒摧露草根。猿声一叫断，客泪数重痕。"那声非常凄厉，激昂悲越，这样朗诵了一宿，有几十遍。刚开始以为行船的人没有睡觉，早晨一打听知道没有其它船停泊，只有空山石泉、谿谷幽绝。诵诗的地方有一具死人尸骨。

陆余庆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擢第。累授长城尉，拜员外监察。久视中，迁凤阁舍人，历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寺少府监。主睿宗韫车不精，出授沂州刺史。余庆少时，尝冬日于徐亳间夜行，左右以囊橐前行，余庆缓辔蹑之。寒甚，会群鬼环火而坐，庆以为人，驰而遂下就火。讶火焰炽而不煖，庆谓之曰："火何冷，为我脱靴。"群鬼但俯而笑，不应。庆顾视之，郡鬼悉有面衣。庆惊，策马避之，竟无患。其旁居人谓庆曰："此处有鬼为祟，遭之者多毙。郎君竟无所惊惧，必福助也。当富贵矣！"（出《御史台记》）

【译文】

陆余庆，吴郡人。进士及第。先后任长城尉、员外监察。武则天久视年间，任凤阁舍人。历任陕州刺史、洛州长史、大理卿少府监。主管睿宗韫车不胜任，出任沂州刺史。余庆年轻的时候，曾于冬天在徐、亳州之间夜晚赶路，仆人带着行李在前面走，余庆放松马缰缓行。非常冷，遇到一群鬼围火而坐。余庆以为是人，就打马过去下来烤火。惊讶火焰炽烈而不暖，余庆对他们说："火为什么不暖和呢？给我脱靴子。"群鬼只是附地而笑，不回答。余庆仔细看他们都有遮面布，十分吃惊，打马而走躲避他们。竟然没有后患。旁边住户对余庆说："这地方有鬼作崇。遇到的人大多死了。您竟然没被吓倒，一定有福星相助，必定富贵。

卷第三百二十九　　鬼十四

夏文荣　张希望　郑从简　房颖叔　刘讽　相州刺史　王湛　狄仁杰 李皓　张守珪　杨瑒

夏文荣

周长安年初，前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时人以为判冥事。张鷟时为（为字原缺，据陈校本补。）御史，出为处州司仓，替归，往问焉。荣以杖画地作柳字，曰："君当为此州。"至后果除柳州司户，后改德州平昌令。荣尅时日，晷漏无差。又苏州嘉兴令杨廷玉，则天之表侄也，贪猥无厌，著词曰："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旁人不得抵触。"差摄御史康訔推，奏断死。时母在都，见夏文荣。荣索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祷。后十日来，母如其言。荣曰："且免死矣，后十日内有进止。"果六日有敕："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又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荣，荣书卫汉郴字曰："卫多不成，汉郴二州，交加不定。"后果唱卫州录事，关重，即唱汉州录事。时鸾台凤阁令史进状，诉天官注拟不平。则天责侍郎崔玄暐，暐奏："臣注官极平。"则天曰："若尔，吏部令史官共鸾台凤阁交换。"遂以无忌为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焉。（出《朝野佥载》）

【译文】

武则天长安年初，有个前任遂州长江县丞夏文荣，当时的人都知道他能预言未来之事。张鷟当时是御史，出任处州司仓，特意回来，去求问夏之荣，夏文荣用木棍在地上画了个"柳"字，说："您应该出任这个州。"到后来张鷟果然任柳州司户，后改任德州平昌令。夏文荣预算时间，和晷漏一样没有差错。苏州嘉兴县令杨廷玉，是武则天的表侄，他贪婪无厌，有人写词说："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抵触。"皇上让御史康訔调查。奏明皇上，判了他死罪。当时他的母亲在京城，求见夏文荣，文荣要一千张白纸，一千张黄纸，为廷玉祈祷，告诉她过十天再来。母亲听从了文荣的话，文荣说："先免掉死罪，十天内有消息。果然到了第六天有了敕令："杨廷玉奉养老母残年"。天官令史柳无忌造访文荣，文荣写了"卫、汉、郴"等字，说："卫州可能不太行，汉、郴二州，交替不稳定。"后来，柳无忌果然当了卫州录事，因关口重要，无忌又当了汉州录事。当时，鸾台凤阁令史上书朝廷，控告天官记载历史不公平。武则天责成侍郎崔玄暐处理，玄暐奏明皇上说天官记载历史很公平。武则天说："若是那样，让吏部下命吏官和鸾台凤阁交换一下。"就让柳无忌做了郴州平阳主簿，鸾台令史为汉州录事。

张希望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旧居改造。见鬼人冯毅见之曰："当新厩下，有一伏尸，极怒，公可避之。"望笑曰："吾少长已来，未曾信如事，公勿言。"后月余，毅入，见鬼持弓矢，随希望后。适及阶，鬼引弓射中肩膊，希望觉背痛，以手抚之，其日卒。（出《志怪》）

【译文】

周司礼卿张希望，移居到旧房稍做改造后住下。有个能看到鬼的人叫冯毅，一天见到张希望，告诉他说："在你新盖的马厩下面，埋着一个尸体，他很凶恶，您应该回避他。"张希望笑着说："我从小到大，从不相信这类事，你不要多说了。"一个多月后，冯毅来了，看见鬼拿着弓箭，跟随在希望后面。希望刚走到台阶，鬼就发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希望觉得背痛，急用手抚摸。他当天就死了。

郑从简

周左司员外郎郑从简，所居厅事常不宁，令巫者视之，曰："有伏尸，姓宗，妻姓寇，在厅基之下。"使问之曰："君坐我门上，我出入常值君，君自不嘉，非我之为也。"掘地三尺，果得旧骸，有铭如其言。移出改葬，于是遂绝。（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唐）左司员外郎郑从简，他的住处大厅经常无缘无故地有吵吵闹闹声。很不安宁。他请巫者到家看一看，巫师说："这里有伏尸，姓宗，妻子姓寇，在大厅的地基下面。"郑从简让巫师问鬼，鬼说："您坐在我门上，我出入常碰到您，您自然就感到不好了，不是我故意的。"郑从简命人挖地三尺，果然有陈旧的尸骨，有铭文和鬼说的一样，从简把尸骨移出改葬别处，于是就没有鬼来吵闹了。

房颖叔

周地官郎中房颖叔，除天官侍郎。明日欲上，其夜，有厨子王老，夜半起。忽闻外有人唤云："王老不须起，房侍郎不上。后三日，李侍郎上。"王老却卧至晓，房果病，两日而卒。所司奏状（状原作仗，据陈校本改。）下，即除李迥秀为侍郎，其日谢，即上。王老以其言问诸人，皆云不知，方悟是神明所告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周（唐）地官郎中房颖叔，官拜天官侍郎，第二天想去上任。这天晚上，有个厨子老王，半夜起来，忽然听到外面有人说："王老不必起来，房侍郎上不了任，三天后，李侍郎才能上任。"王老就一觉睡到天亮。房颖叔当天就病了，两天后死去。有关人上报了情况，上司就重新任命李迥秀任侍郎官，李迥秀当天就去拜谢了，很快就上任了。王老拿这些话去问大伙，都说不知道，王老才明白这是神明的预告。

刘讽

文明年，竟陵掾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不寝，忽有一女郎西轩至，仪质温丽，缓歌闲步，徐徐至中轩。回命青衣曰："紫绥取西堂花茵来，兼屈刘家六姨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来。"传语道："此间好风月，足得游乐。弹琴咏诗，大是好事。虽有竟陵判司，此人已睡，明月下不足回避也。"未几而三女郎至，一孩儿，色皆绝国。紫绥铺花茵于庭中，揖让班坐。坐中设犀角酒樽，象牙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醪醴馨香。远闻空际。女郎谈谑歌咏，音词清婉。一女郎为录，一女郎为明府，举觞酹酒曰："惟愿三姨寿等祁山，六姨姨与三姨婆等，刘姨夫得太山府乣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得朱余国太子，谥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某三四女伴，唿嫁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望足矣。"一时皆笑曰："须与蔡家娘子赏口。"翘翘时为录事，独下一筹，罚蔡家娘子曰："刘姨夫才貌温茂，何故不与他五道主使，空称乣成判官，怕刘姨姨不欢。请吃一盏。"蔡家娘子即持杯曰："诫知被罚。直缘姨夫大年老昏暗，恐看五道黄纸文书不得，误大神伯公事。饮亦何伤。"于是众女郎皆笑倒。又一女郎起，传口令，仍抽一翠簪。急说，传翠簪过令，不通即罚。令曰："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传说数巡，因令翠绥下坐，使说令。翠绥素吃讷，令至，但称"鸾老鸾老"。女郎皆大笑曰："昔贺若弼弄长孙鸾侍郎，以其年老口吃，又无发，故造此令。"三更后，皆弹琴击筑，更唱迭和。歌曰："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歌曰："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繍帘斜卷千条入。"又歌曰："玉口金缸，愿陪君主。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绔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眄，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歌竟，已是四更，即有一黄衫人，头有角，仪貌甚伟，走入拜曰："婆提王命娘子速来。"女郎等皆起而受命，即传语曰："不知王见召，适相与望月至此，敢不奔赴！"因命青衣收拾盘筵。讽因大声嚏咳，视庭中无复一物。明旦，拾得翠钗数双，将以示人，不知是何物也。（出《玄怪录》）

【译文】

唐文明年中，竟陵官吏刘讽，晚上投宿在夷陵空馆。月光很亮睡不着。忽然有一个女郎从西轩来。仪态温和、美丽，轻歌慢步，徐徐而至中轩，回头告诉婢女说："紫绥取西堂花垫来，再召呼刘家六姨，十四舅母，南邻翘翘小娘子，并将溢奴带来，传话说这地方好风月，足能游乐，弹琴咏诗，非常好，虽然有竟陵判司在，此人已睡着了，明月下不用回避。"不一会儿，三个女郎来了，还有一个小孩，容貌倾国。紫绥在院中铺好花垫，拜谢宾客，请她们坐好。座中设有犀角酒杯，象牙杓，绿罽花觯，白琉璃盏。酒气馨香，弥漫远空。女郎们谈笑歌咏，声音清脆、委婉。一个女郎为录事，一个女郎为明府，举杯祝酒说："祝愿三姨婆寿比祁山，六姨和三姨婆等齐寿，刘姨夫得到太山府乣成判官，翘翘小娘子嫁给朱余国太子，溢奴便作朱余国宰相，我们三四个女伴，一并嫁给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给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那平生的心愿就满足了。"一时都笑着说："要给蔡家娘子罚酒。"翘翘这时是录事，自己先喝一杯，罚蔡娘子酒，说："刘姨夫才貌温和，什么原因不让他做五道主使，空说乣成判官，怕六姨姨不高兴，请喝一杯！"蔡家娘子立刻拿着酒杯说："知道被罚，只是因为姨夫年纪大糊涂，恐怕看不了五道黄纸文书，误了大神伯公事，喝酒又有什么损失呢。"于是众女郎都笑倒了，又一个女郎站起来，行酒令，仍抽出一个翠簪，快说，传翠簪行酒令，行不通就罚。令辞是："鸾老头脑好，好头脑鸾老。"行过数巡。因令在翠绥下坐。让她说酒令，翠绥一向木讷，酒令到了，她只说："鸾老、鸾老。"众女郎都大笑说："以前贺若弼作弄长孙鸾侍郎，因其年老口吃，又没有头发，所以制作了这个酒令。"三更后，都弹琴击筑，歌唱相和，歌唱道："明月秋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禄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又唱道："杨柳杨柳，袅袅随风急。西楼美人春梦长，绣帘斜卷千条入。"又唱道："玉口金釭，愿陪君王。邯郸宫中，金石丝簧。卫女秦娥，左右成行。纨缟缤纷，翠眉红妆。王欢顾眄，为王歌舞。愿得君欢，常无灾苦。"唱完歌，已经是四更了，突然间有一个穿黄衫的人，头上有角，相貌很是雄伟，走进来行礼说："婆提王让娘子快速回去。"女郎们都起来听从命令，说道："不知王召见，刚才我们互相赏月到了这里，怎敢不去。"就让婢女收拾筵席。刘讽就大声咳嗽起来，看院中没有一点东西。第二天早晨，刘讽拣到几个翠钗，把它给别人看，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相州刺史

唐王道坚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毕则失之。后于州室梁间散得之，籍皆中截为短卷，遂不用矣，弃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将祀社，夜洁斋，卧于厅事。梦其父母尽来迎己，觉而恶之，具告其妻。因疾，数日卒。朱希玉为刺史，宅西院恒闭之，希玉退衙，忽一人紫服，戴高鬟，乘马直入，二苍头亦乘导之，至阁乃下。直吏以为亲姻家通信也，从而视之。其人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门为之开，入已复闭。乃索苍头及马，皆无之。走白希玉，希玉命开中院，但见四周除扫甚洁，帐幄围匝，施设粲然，华筵广座，殽馔穷极水陆，数十人食具器物，尽金银也。希玉见之大惊，乃酌酒酹之以祈福。遂出，闭其门。明日更开，则如旧矣。室宇封闭，草蔓荒凉，二年而希玉卒。（出《纪闻》）

【译文】

唐王道坚是相州刺史，州中吏人制造户籍册，完成后就丢失了。后来在州府屋中的房梁上零散地找到了它，户籍都从中间裁断，成了短卷，就不用了，放弃了它。有个李某在本州，第二天早上将要祭祀，夜里沐浴斋戒，睡在大厅，夜里梦见他的父母都来迎接自己，醒了之后很讨厌这个梦，都告诉了他妻子，就病了，几天后就死了。朱希玉是刺史，家宅的西院总是关闭的。朱希玉从衙门回来，忽然有一个人穿着紫色的衣服，梳着高高的发髻，骑马进来，两个随从也骑马跟随，到了门口才下马，门卫以为是替亲家送信的，跟随着看，那人庄重地慢慢行走，直接进入中院，院门为他而开，进去后又关上了，就看随从和马匹，都没有了，门卫跑去告诉了希玉，希玉就让打开中院，只见四周打扫得非常干净，帐幄围匝，置备完好，整洁，豪华的筵席，宽敞的席位，美酒佳肴都是水中陆地最好的，几十个人的食具器物，都是金银的。希玉看见这些很吃惊，就倒酒，酒洒在地上来祈祷安康，做完这些就退出来，关上了门，第二天再打开看的时候，就象以前一样了，屋子都是关闭的，野草荒凉，两年后希玉死了。

王湛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谌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王湛能够测算阴间的事，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拿了衙门内吴实一百贯钱，后来因别的事诬陷他，杀了他灭口。叔玄式还想再升官，经过了上下的考试，五次都没有升官，就问王湛，王湛说为叔玄式验看一下，过了一宿说："你以前当富阳令时，做了亏心事，案底现在还有，冥司判决说：'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玄式说："真有此事，是我的罪过。"

狄仁杰

则天时，狄仁杰为宁州刺史。其宅素凶，先时刺史死者十余辈。杰初至，吏白官舍久凶，先后无敢居者。且榛荒棘毁，已不可居，请舍他所。杰曰："刺史不舍本宅，何别舍乎？"命去封锁葺治，居之不疑。数夕，诡怪奇异，不可胜纪。杰怒谓曰："吾是刺史，此即吾宅。汝曲吾直，何为不识分理，反乃以邪忤正。汝若是神，速听明教；若是鬼魅，何敢相干！吾无惧汝之心，徒为千变万化耳。必理要相见，何不以礼出耶？"斯须，有一人具衣冠而前曰："某是某朝官，葬堂阶西树下，体魄为树根所穿，楚痛不堪忍。顷前数公，多欲自陈，其人辄死。幽途不达，以至于今。使君诚能改葬，何敢迁延于此！"言讫不见。明日，杰令发之，果如其言，乃为改葬，自此绝也。（原缺出处，陈校本作出《广异记》。）

【译文】

武则天当政时，狄仁杰任宁州刺史，他那所住宅一向不吉不祥，先前在那住过的刺史死了十多个了。狄仁杰刚到，差衷说官家住宅长时间不祥，没有敢住的人，再说草木荒凉，已经不能住了，请改住在别的地方吧。狄仁杰说："刺史不住在自己的住处，怎么能住别的地方呢？"让人们打开锁头，修理整治，毫不犹豫地住进那宅子，几个晚上，奇异诡怪的事，多得记不住了，狄仁杰愤怒地说："我是刺史，这是我的宅子，你没理我有理，你若有理为什么不讲道理，反而以阴邪冒犯正直。你如果是神，我就想尽快听到你的教诲，你如果是鬼魅，你胆敢来冒犯我。我决没有惧怕你的意思，你白白地费心思变化吓人。你一定要相见的话，为什么不礼貌地出来呢？"不一会儿，有一个人穿戴着衣帽走上前来说："我是某朝代的官员，葬在堂阶西边树下，尸体被树根穿过，疼痛难忍，我想告诉前任的几位刺史，哪知道刚想要说，那些人就一个个地死了。冥界去不了，以至于到今天这样地步，您若能够改葬，怎么敢到这儿打扰。"说完不见了。第二天，狄仁杰让人挖地，果然象他说的那样，就为他改葬，从此后就再也没有闹鬼了。

李皓

唐兵部尚书李皓，时之正人也。开元初，有妇人诣皓，容貌风流，言语学识，为时第一，皓不敢受。会太常卿姜皎至，皓以妇人与之。皎大会公卿，妇人自云善相。见张说曰："宰臣之相。"遂相诸公卿，言无不中。谓皎曰："君虽有相，然不得寿终。"酒阑，皎狎之于别室。媚言遍至，将及其私。公卿迭往窥睹，时皓在座，最后往视。妇人于是呦然有声，皎惊堕地。取火照之，见床下有白骨。当时议者，以皓贞正，故鬼神惧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兵部尚书李皓是当时的正人君子。开元初年，有个妇人面见李皓，她容貌风度，言语学识，都为当时第一。李皓不敢接。恰好太常卿姜皎到来，李皓把妇人介绍给他。姜皎大会公卿，妇人自称会看相，看见张说说："宰相的面相。"于是为诸位公卿相面，言无不中。妇人对姜皎说："您虽有好相，但不能寿终。"酒席将散的时候，姜皎轻侮地与妇人在别的屋子，把献媚的话都说尽了，将要偷情的时候，公卿们纷纷前去偷看，当时李皓在场，最后一个去看，妇人突然就高声大叫起来，姜皎惊吓得掉在地上，有人取来烛光一看，见床下有一堆白骨。当时议论的人都说，那是因为李皓坚贞刚正，所以鬼才惧怕他。

张守珪

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大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既而索驮，唯得袈裟，意甚悔恨。因于僧前追悔，擗踊悲泣久之，僧乃曰："此辈前身，皆负守将令，唯趂僧鬼是枉死耳。然汝守将禄位重，后当为节度大夫等官。此辈亦如君何？可（可原作不，据陈校本改。）白守将，为修福耳。然后数年，守将合有小厄，亦有所以免之。"骑还白守珪，珪留僧供养，累年去。后守珪与其徒二十五人，至伊兰山探贼。胡骑数千猝至，守珪力不能抗，下马脱鞍，示以闲暇。骑来渐逼，守珪谓左右："为之奈何？若不获已，事理须战。"忽见山下红旗数百骑，突前出战，守珪随之，穿其一角，寻俱得出。虏不敢逐。红旗下将谓守珪曰："吾是汉之李广，知君有难，故此相救。后富贵，母相忘也。"言讫不见。守珪竟至幽州节度御史大夫。（出《广异记》）

【译文】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年轻时是河西主将，驻守玉门关，他的军兵都勤奋、勇敢、善战。每当探兵，远离防区，总把抢劫当成职业。有个西域胡僧，从西京制造袈裟装了二十多匹马驮着，回还大竺国，并带徒弟二十多人。探兵以为是锦锻等物品，就抢劫了，杀掉众人，到了杀胡僧的时候，刀棒胡乱打下而不能伤着他，探兵惊异，随即拿来马匹，只得到袈裟，探兵非常后悔，就在胡僧面前追悔，拊心哭泣了好一会儿，胡僧才说："你们这些人，都背叛了守将的命令，只是这些被劫杀的僧人成了冤死鬼。但你们的守将官气很重，以后应该成为节度使大夫等官，你们这些人比他如何，可告诉守将，多修点福。而后几年，守将当有小灾，也有免除的办法。"探兵骑马回报守珪，守珪收留胡僧供养起来，几年后走了。后来守珪和兵丁二十五人，到伊兰山打探敌情，胡人兵马几千人突然到来，守珪力量不能对抗，就下马脱鞍，以闲暇警示敌人，敌兵渐渐逼近，守珪对左右的兵丁说："没办法了，若不想自己被俘获，只能力战。"刚说完，忽然看见山下有打着红旗的几百名骑兵，冲到前边作战，守珪跟随他，穿过敌兵一角，大家都出来了，敌兵不敢追，红旗下的将领对守珪说："我是汉朝的李广，知道你有难，特意到这相救，以后富贵，不要忘了我。"说完就不见了，张守珪后来果然官至幽州节度使、御史大夫。

杨瑒

开元中，洛阳令杨瑒，常因出行，见槐阴下有卜者，令过，端坐自若。伍伯诃使起避，不动。瑒令散手拘至厅事，将捶之，躬自责问。术者举首曰："君是两日县令，何以责人？"瑒问其事，曰："两日后，君当命终。"瑒甚愕，问何以知之，术者县告所见，举家惊惧，谓术者曰："子能知之，必能禳之，若之何而免也？"瑒再拜求解，术者曰："当以君之闻见，以卫执事。免之与否，未可知也。"乃引瑒入东院亭中。令瑒被发跣足，墙面而立，己则据案而书符。中夕之后，喜谓瑒曰："今夕且幸免其即来。明日，可以三十张纸作钱，及多造饼餤，与壶酒，出定罪（陈校本罪作远，按洛阳有定鼎门，疑罪字为鼎字之讹。）门外，桑林之间，俟人过者则饮之。皂裘右袒，即召君之使也。若留而饮餤，君其无忧。不然，实难以济。君亦宜易衣服，处小室，以伺之，善为辞谢，问以所欲。子之策尽于是矣。"瑒如其言。洎日西景，酒餤将专罄，而皂裘不至。瑒深以为忧，须臾遂至。使人邀屈，皂裘欣然，累有所进。瑒乃拜谒。人云："君昨何之，数至所居，遂不复见。疑于东院安处，善神监护，故不敢犯。今地府相招未已，奈何？"瑒再拜求救者千数，兼烧纸钱，资其行用。鬼云："感施大惠，明日，当与府中诸吏同来谋之，宜盛馔相待。"言讫不见。明日，瑒设供帐，极诸海陆候之。日晚，使者与其徒数十人同至，宴乐殊常浩畅，相语曰："杨长官事，焉得不尽心耶？"久之，谓瑒："君对坊杨锡，亦有才干，今揩王作金以取彼。君至五更，鼓声动，宜于锡（锡原作禄，据《广异记》改。）门相候。若闻哭声，君则免矣。"瑒如其往，见鬼便在树头，欲往锡舍，为狗所咋，未能得前。俄从缺墙中入，迟回闻哭声，瑒遂获免。（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年中，洛阳令杨瑒，经常有公务出行。一天，看见槐树荫下有个占卜的人，洛阳令经过，他端庄自若，伍伯训斥他让他起来回避，他还是不动。杨瑒让衙役把他抓到府衙，想要打他，亲自审问，术士抬头说："你只不过是两天的县官，怎么敢随便责打我？"杨瑒听后感到惊怕和奇怪，问他是怎么知道的？术士说："两天后，你就死了。"术士详细地告诉他所能看到的一切，杨瑒全家惊恐不安，对术士说："先生既然能知道这件事，一定能祭祀消灾了，怎么样才能得到免除呢？"杨瑒拜了又拜想求得解脱的办法。术士说："应该以你的所见所闻来防护你，能否免除，我现在还不能知道。"说完就引导杨瑒到了东院亭中，让杨瑒散开头发，赤着脚，面对墙壁站着，自己就依靠桌案画符，半夜之后，高兴地对杨瑒说："今天晚上暂且免除他来，明天，可以用三十张纸当钱，多做些饼，准备一壶酒，从定罪门出来，到桑林中间，等人过来就请他喝酒，穿着黑色的皮衣服，袒露右臂的人，就是召你的使者，如果能留他吃喝，你就没有忧患了，不这样的话，实在难以帮助你了，你也应该换件衣服，躲到小屋里面，来等候他。多说感谢的话，问他需要些什么。我的办法就是这些了。"杨瑒照他说的，等到日影西斜时，酒饭眼看就要没了，黑衣人也没来，杨瑒非常着急。又过了一会儿黑衣人走来了，杨瑒派人邀请他，黑衣人欣然前往，进了几道门，杨瑒就来拜见他，鬼说："你昨天去了哪里？我几次到你的房前，都没能见到你，怀疑你在东院居住，但有神仙保护，所以不敢侵犯，现在地府招你，怎么办？"杨瑒又拜求解救自己，并烧纸钱，来资助他出来的费用。鬼说："感谢你施舍恩惠，明天，我和地府中各位差吏一块来商量，你可要准备好丰盛的酒菜来招待。"说完就不见了。第二天，杨瑒摆设供桌酒席，全是些山珍海味。果然黑衣使者和他的同伴几十人一起来了，宴会非同寻常地浩大、欢畅，大伙说："杨长官的事，怎么能不尽心呢！"过了很久，对杨瑒说"你家对面的人家杨锡，也有才干，现在把"王字"旁改成"金"字旁，来招他。你到五更，听鼓声一响，你就在杨锡门前等候，若是听到哭声，你就得救了。"杨瑒照他的话去做了，看见鬼在树枝上，想去杨锡家，被狗暂时阻止，随后又从断墙中跳进去，过了一会儿听到了哭声，杨瑒终于得免一死。

卷第三百三十　　鬼十五

张果女　华妃　郭知运　王光本　幽州衙将　韦氏女　崔尚　河湄人　中官 王鑑　李令问　僧韬光　僧仪光　尼员智　杨元英

张果女

开元中，易州司马张果女，年十五，病死。不忍远弃，权瘗于东院阁下。后转郑州长史，以路远须复送丧，遂留。俄有刘乙代之。其子常止阁中，日暮仍行门外，见一女子，容貌丰丽，自外而来。刘疑有相奔者，即前诣之，欣然款浃。同留共宿，情态缠绵，举止闲婉。刘爱惜甚至，后暮辄来，达曙方去。经数月，忽谓刘曰："我前张司马女，不幸夭没，近殡此阁。命当重活，与君好合。后三日，君可见发，徐候气息，慎无横见惊伤也。"指其所瘗处而去。刘至期甚喜，独与左右一奴夜发，深四五尺，得一漆棺。徐开视之，女颜色鲜发，肢体温软，衣服汝梳，无污坏者。举置床上，细细有鼻气。少顷，口中有气，灌以薄糜，少少能咽，至明复活，渐能言语坐起。数日，始恐父母之知也，因辞以习书，不便出阁，常使赍饮食诣阁中。乙疑子有异，因其在外送客，窃视其房，见女存焉。问其所由，悉具白，棺木尚在床下，乙与妻歔欷曰："此既冥期至感，何不早相闻？"遂匿于堂中。儿不见女，甚惊。父乃谓曰："此既申契殊会，千载所无，白我何伤乎？而过为隐蔽。"因遣使诣郑州，具以报果，因请结婚。父母哀感惊喜，则尅日赴婚，遂成嘉偶，后产数子。（原缺出处，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年间，易州司马张果的女儿，十五岁那年，得病死了。张果不忍把女儿葬在远处，就暂埋葬在东院房中。张果后来转任郑州长史，因为路太远来回运这女子不方便，就留在了这里。时间不长就有刘乙代替了他住在这里。刘乙的儿子常到这房子里来。太阳落山的时候他常在门外走动，有一天刘看见一个女子，容貌很美丽，从外面进来。刘以为她是个私奔的，就大胆地上前到女子身边去试探，双方都非常高兴，都有诚意，就一同留在卧房共住。女子感情缠绵，举止闲静温顺，刘非常怜爱她，以后每天日落就来到卧房，到天亮才离去，过了几个月，女子忽然对刘说："我是以前张司马的女儿，不幸早死，就近殡葬在这个楼阁，命里注定应当重新复活，与您融洽相处，过三天，您可以挖掘棺木，慢慢地等候气息，您千万不要无端地惊慌和悲伤。"她指着她的葬地而离去。刘等到约定的日子非常高兴，自己与身边的一个奴仆在夜里挖掘墓地，深五、六尺，找到一个漆棺，慢慢地打开看看里面，见一个女子面容非常新鲜，四肢温软。衣服、头发、妆饰都没有损坏的地方，抬起她放在床上，微微有鼻气，不一会儿，嘴里也有气，用稀粥喂她，稍稍能下咽，等到天亮就复活了，渐渐能坐起来说话。过几天，刘才担心父母知道这回事，于是用练画不方便出楼阁作借口，常派人把饭菜送到楼阁中。刘乙疑心儿子有些怪异，趁儿子到楼阁外送客，偷偷地看他的房屋，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在那里，问她从哪里来，她全都告诉了刘乙。此时棺材还在床下。刘乙和妻子叹息说："这既然是阴间最感动人的事，为什么不尽快早使我们知道？"于是将女子藏在堂屋中，儿子不见女子，很吃惊，父亲便对儿子说："这既是阴阳间特别的相会，是千载所没有的，告诉我又有什么伤害？你何必做得这么隐蔽。"于是刘乙派人到郑州，把这件事全都报告给张果，借机请求结婚，女子的父母由悲哀转为惊喜，便约定日子同意结婚，于是刘乙的儿子和张果的女儿结成好夫妻，以后生了几个孩子。

华妃

开元初，华妃有宠，生庆王琮，薨葬长安。至二十八年，有盗欲发妃冢，遂于茔外百余步，伪筑大坟，若将葬者。乃于其内潜通地道，直达冢中。剖棺，妃面如生，四肢皆可屈伸，盗等恣行凌辱。仍截腕取金钏，兼去其舌。恐通梦也，侧立其尸，而于阴中置烛。悉取藏内珍宝，不可胜数，皆徙置伪冢。乃于城中，以辆车载空棺会。日暮，便宿墓中，取诸物置魂车及送葬车中，方掩而归。其未葬之前，庆王梦妃被发裸形，悲泣而来曰："盗发吾冢，又加截辱，孤魂幽枉，如何可言。然吾必伺其败于春明门也。"因备说其状而去。王素至孝，忽惊起涕泣。明旦入奏，帝乃召京兆尹万年令，以物色备（广异记备作补）盗甚急。及盗载物归也，欲入春明门，门吏诃止之，乃搜车中，皆诸宝物，尽收群盗。拷掠即服，逮捕数十人，皆贵戚子弟无行检者。王乃请其魁帅五人，得亲报仇，帝许之。皆探取五脏，烹而祭之，其余尽榜杀于京兆门外。改葬贵妃，王心丧三年。（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初，华妃得宠，生下庆三琮，死后葬在长安。到开元二十八年，有盗贼想要挖华妃墓，于是在原来坟墓的旁边一百多步的地方，伪筑了一个大坟墓，像要埋葬似的，又在坟内暗通地道，直通到原来的坟墓中。剖开棺木一看，她面容如活人，四肢都可以弯曲伸直，盗贼等恣行凌辱，还截断手腕拿下金钏，同时又割掉她的舌头，又害怕她托梦，把尸体侧立起来，而且在里面放上蜡烛，把棺内的珍宝全都取走了，不可胜数，都放在伪筑的坟墓中。于是在城中用辆车装上空棺材，等到日落，便住在墓中，取出各种东西放在魂车和送葬的车中，才这样遮掩着回来。在没等他们去送葬之前，庆王就梦见华妃披发裸体，悲伤哭泣而来说："盗贼挖了我的坟墓，再加上截断我的手腕，侮辱我，我的魂冤枉，怎么可以说出来，但是我一定等他在春明门毁败。"于是详尽地说明了他们的形貌就离去了。庆王一向非常孝顺，忽然惊起流泪哭泣，第二天早晨入朝奏明情况，皇帝便召集京兆尹万年令调集精干人员去紧急捕捉盗贼。万年令等人专门等盗贼装上东西回去，再抓获。这些盗贼想要进入春明门，门吏呵止他们，就搜查车中，全是各种各样的宝物，全部抓获群盗，拷打他们，他们立即就招服了。逮捕了几十个人，都是些无品行的豪门亲戚子弟，庆王请求严惩他们为首的五个人，得以亲自报仇，皇帝答应了他。他把这五个人的五脏都拿出来，烹饪他们，用以祭典华妃，其余盗贼都在京兆门外公布名单斩首，改葬贵妃。庆王哀伤了三年。

郭知运

开元中，凉州节度郭知运出巡，去州百里，于驿中暴卒。其魂遂出，令驿长锁房勿开，因而却回府，徒从不知也。至舍四十余日，处置公私事毕，遂使人往驿，迎己丧。既至，自看其殓。殓讫，因与家人辞诀，投身入棺，遂不复见。（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年中，凉州节度使郭知运出去巡察，离开凉州百里地，郭知运在驿站暴死，他的魂就离开了身体，让驿长锁住房门不打开，他的魂就返回府衙中，他的随从都不知道。郭知运回到家里四十多天，处理安排公私事结束，就派人去驿站迎回自己的尸体，棺到了以后，亲自看自己的尸体装殓，装殓完毕，就和家人告辞诀别，投身入棺，于是不再出现。

王光本

王光本，开元时为洛州别驾。春月，刺史使光本行县。去数日，其妻李氏暴卒。及还，追以不亲医药，意是枉死。居恒恸哭，哀感旁邻，后十余日，属诸子尽哭。光本因复恸哭百余声，忽见李氏自帏而出，靓妆炫服，有逾平素。光本辍哭，问其死事，李氏云："妾尚未得去，犹在此堂。闻君哀哭恸之甚，某在泉途，倍益凄感。语云：'生人过悲，使幽壤不安。'信斯言也。自兹以往，不欲主君如是，以累幽冥耳。"因付嘱家人，度女为尼，放婢为平人，事事有理。留一食许，谓光本曰："人鬼道殊，不宜久住，此益深恨。"言讫，入堂中遂灭。男女及他人，但闻李氏言，唯光本见耳。（出《广异记》）

【译文】

王光本，开元年时做洛州别驾，春季，刺史让王光本去县里，离家几天，王妻李氏突然死去。王光本得噩耗后返回洛州家中，后悔因没能亲自请医购药使妻子死去，认为是白白地死了，在那儿总是痛哭，哀痛感动了四邻。过了十多天，连部下所有人全都痛哭，光本因为太痛苦又放声痛哭一阵，忽然看见李氏从帏帐中走出来，穿着漂亮的衣服，有超过平常的美丽，王光本停止了痛哭，问她死的事，李氏说："我还没有离开这里，还在这个大堂，听到您痛哭，痛哭得很厉害，我在黄泉路上，倍加凄感，听人说，活人过于悲痛，使幽魂不安，我信了这句话，从此以后，不想让您象这样难过，而牵累阴间。"于是李氏嘱咐家人，让女儿念经拜佛成尼姑，散放婢女为平民，件件事都有条理，过一顿饭左右时间，李氏对王光本说："人与鬼道路不同，不适合长久呆在这里，在这里会越来越遗憾。"说完，进入堂中就不见了，儿女与其他人，只听见李氏说话，只有王光本看见罢了。

幽州衙将

开元中，有幽州衙将姓张者，妻孔氏，生五子而卒。后娶妻李氏，悍妒狠戾，虐遇五子，且鞭捶之。五子不堪其苦，哭于其母墓前，母忽于冢中出，抚其子，悲恸久之。因以白布巾题诗赠张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汝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子得诗，以呈其父。其父恸哭，诉于连帅，帅上闻，勅李氏决一百，流岭南，张停所职。（出《本事诗》）

【译文】

开元年间，有个幽州衙将姓张的，他有妻子孔氏，生了五个孩子，后来死了。张后来又娶了个妻子李氏，她凶暴蛮横，虐待五个孩子，每天用鞭子打他们，五个孩子受不了过分的痛苦，就去他们母亲坟墓前哭泣，母亲忽然从坟墓里出来，抚摸她的孩子，悲痛哭泣了很久，于是在白布巾上写诗赠给张某说："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隔，相见永无因。匣里残妆粉，留将与后人。黄泉无用处，恨作冢中尘。有意怀男女，无情亦任君。欲知肠断处，明月照孤坟。"五个孩子得到诗，来献给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向连帅痛哭诉说这事，连帅听到这件事，又上报皇上。皇上下诏，判决李氏受刑一百然后流放到岭南去。张某的职事也被停止。

韦氏女

洛阳韦氏，有女殊色。少孤，与兄居。邻有崔氏子，窥见悦之。厚赂其婢，遂令通意，并有赠遗。女亦素知崔有风调，乃许之，期于竹间红亭之中。忽有曳履声，疑崔将至，遂前赴之。乃见一人，身长七尺，张口哆唇，目如电光，直来擒女。女奔走惊叫，家人持火视之，但见白骨委积，血流满地。兄乃诘婢得实。杀其婢而剪其竹也。（出《惊听录》）

【译文】

洛阳韦氏有一个女儿，容貌出众，年少就成了孤儿，和哥哥住在一起。邻居有个崔氏的儿子，偷偷看见韦氏的女儿，很喜欢她，用厚礼贿赂她的婢女，于是让她说明他的意思，并有赠送的礼品。女子也一向知道崔氏的儿子有风情，便答应他，约定在竹林间红亭之中见面。等候时忽然听到有脚步声，猜想崔某将要到了，于是上前赴约，突然就看见一个人，身长七尺，张嘴哆嗦嘴唇，目光如电光，直奔来抓她，女子奔跑惊叫，家人拿火把看看情况，只看见白骨落成一堆，血流满地，韦氏女的哥哥便拷问婢女，得到了情况真实后，杀了那个婢女，并且砍断了那里的竹子。

崔尚

开元时，有崔尚者，著《无鬼论》，词甚有理。既成，将进之。忽有道士诣门，求见其论。读竟，谓尚曰："词理甚工，然天地之间，若云无鬼，此谬矣。"尚谓："何以言之？"道士曰："我则鬼也，岂可谓无？君若进本，当为诸鬼神所杀。不如焚之。"因而不见，竟失其本。（出《玄怪录》）

【译文】

开元年间，有个叫崔尚的，著有《无鬼论》，论述很有道理，已经成书。准备向上进献这书。忽然有个道士到他家门前，请求看看那本书。道士读完，对崔尚说："说理很严密，但是天地之间，如果说没有鬼，这是错误的。"崔尚对他说："凭什么这么说？"道士说："我就是鬼，怎么能说没有？您如果进献此书，一定会被鬼神杀害，不如烧了书。"说完就不见了。同时失去那书。

河湄人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出《灵怪录》）

【译文】

开元六年，有个乘船到河湄的人，看见岸边白骨，于是扔些吃的东西给它。不一会听到空中惭愧感谢之声，还有诗道："我本邯郸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

中官

有中官行，宿于官坡馆，脱绛裳，覆锦衣，灯下寝。忽见一童子，捧一樽酒，冲扉而入。续有三人至焉，皆古衣冠，相谓云："崔常侍来何迟？"俄复有一人续至，凄凄然有离别之意，盖崔常侍也。及至举酒，赋诗聊句，末即崔常侍之词也。中官将起，四人相顾，哀啸而去，如风雨之声。及视其户，扃闭如旧，但见酒樽及诗在。中官异之，旦馆吏云："里人有会者，失其酒樽。"中官出示之，乃里人所失者。聊句歌曰："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出《灵怪集》）

【译文】

有个中官在官坡馆住宿，脱去红外衣，盖着锦缎衣，灯下睡觉，忽然看见一个童子捧一杯酒，冲门而进，接着有三个人也都来到这里，都穿戴古代衣服、帽子，互相说着话："崔常侍来得怎么这样迟？"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跟着进来，凄楚的样子有离别的情态，大概是崔常侍，最后一句就是崔常侍的词句。中官将要起来，四个人互相看了看，哀叹长啸而去，象风雨之声，等到再看那个门，关闩象原来的样子，只见酒樽和诗还在，中官很奇怪，天亮时馆吏说："乡里的人有个要见您的，丢了他的酒樽。"中官拿出酒杯给他看，竟是他所丢失的，写的诗歌是："床头锦衾斑复斑，架上朱衣殷复殷。空庭朗月闲复闲，夜长路远山复山。"

王鑑

兖州王鑑，性刚鸷，无所惮畏，常陵侮鬼神。开元中，乘醉往庄，去郭三十里。鑑不涉此路，已五六年矣。行十里已来，会日暮。长林下见一妇人，问鑑所往。请寄一袱，而忽不见。乃开袱视之，皆纸钱枯骨之类。鑑笑曰："愚鬼弄尔公。"策马前去，忽遇十余人聚向火。时天寒，日已昏，鑑下马诣之。话适所见，皆无应者。鑑视之，向火之人半无头，有头者皆有面衣。鑑惊惧，上马驰去。夜艾，方至庄，庄门已闭。频打无人出，遂大叫骂。俄有一奴开门，鑑问曰："奴婢辈今并在何处？"令取灯而火色青暗，鑑怒，欲挞奴，奴云："十日来，一庄七人疾病，相次死尽。"鑑问："汝且如何？"答曰："亦已死矣。向者闻郎君呼叫，起尸来耳。"因忽颠仆，既无气矣。鑑大惧，走投别村而宿。周岁，发疾而卒。（出《灵异集》，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灵怪集》）

【译文】

兖州王鑑，性格刚直，无所惧怕，经常辱骂鬼神。开元年间，趁着酒醉骑马去了村庄，离城里三十里地，王鑑已有五六年不走这条路了，走了不到十里路，正赶上日落黄昏，高高的树林下出现一个妇人，她问王鑑去哪里，请他寄送一个包裹，就忽然不见了。王鑑便打开包裹一看，里面都是纸钱和白骨之类的东西，王鑑笑着说："蠢鬼戏弄你的老公。"他就骑着马继续向前走，忽然遇到十多个人围着一堆火在烤火，当时天气很冷，天色已晚，王鑑下马也到那里去，说了刚才所见到的情况，却没有一个人应和的，王鑑看着他们，对着火的人一半没有头，有头的人都戴着面纱，王鑑惊恐，上马飞奔离去，天亮前，才到村庄，可村庄门已关上，不断地敲打也没人出来，于是大叫大骂。不一会儿，有一个奴仆开门，王鑑问道："奴婢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王鑑让那奴仆拿出油灯，可是火光黯淡。王鑑大怒，想要鞭打奴仆，奴婢说："十天来，一个庄园七个人患病，一个接一个都死光了。"王鑑问道："那你怎么样？"奴仆回答道："我也已经死了。刚才听到郎君您呼叫，就站起来了。"说完便忽然颠倒下去，就没有气了。王鑑非常恐惧，跑到别村住宿了，一年以后，他也发病死了。

李令问

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左迁集州长史。令问好服玩饮馔，以奢闻于天下。其炙驴罂鹅之属，惨毒取味。天下言服馔者，莫不祖述李监，以为美谈。令问至集州，染疾，久之渐笃。刺史以其名士，兼是同宗，恒令夜开城门，纵令问家人出入。刺史之子，尝夜与奴私出游。至城门，遥见甲仗数百人，随一火车，当街而行。惊曰："不闻有兵，何得此辈？"意欲驰告父，且复伺其所之。寻而已至城壕，火车从水上过，曾不渍灭，方知是鬼。走投其门，门已闭。不得归，遂奔令问门中处之。既入，火车亦至令问中门外。其子虽恐惧，仍窃窥之。忽闻堂中十余人诵经，甲仗等迟回良久。有一朱衣鬼，径三踢关，声如雷震，经声未绝。火车移上堂阶，遥见堂中灯火清静，尚有十余人侍疾。朱衣鬼又抉窗棂，其声如前，令问左右者皆走散。鬼自门持令问出，遂掷于火车中，群鬼拥之而去。其子还舍，述其事。刺史明日令人问疾。令问家中余口，无敢起者。使者叫呼方出，云："昨夜被惊，至今战惧未已。令问尸为鬼所掷，在堂西北陈重床之下。"家人乃集而哭焉。（出《灵怪录》，明钞本、陈校本俱作出《灵怪集》）

【译文】

李令问，开元年间做秘书监，以后提升为集州长史。令问喜好吃喝玩乐，以奢侈闻名天下。他烧烤驴肉、腌制鹅肉之类，招法狠毒地品其味道。天下讲究吃喝的人，没有不效法李监的，把这件事称为美谈。李令问到集州，患了疾病，过了很久，病重了。刺史因为他是名士，同时又是同一宗族，经常派人夜间打开城门，放李令问家人出入城门。刺史之子，曾经夜间和奴仆偷偷地出去游玩。到了城门，很远便看见几百名卫士，跟着一辆带火焰的车，正当街行进，便惊讶地问道："没听说有兵事，为什么来这些人？"想要回奔告诉父亲，又探察他们所到的地方。不久已到了护城河，带火的车从水上经过，不曾被浸灭，才知道是鬼。跑着找到城门，城门已关闭，不能回家，于是逃奔到李令问屋里停留。进去以后，带火的车也到了李令问中门外，刺史的儿子虽然恐惧，仍然偷偷看外面。忽然听到屋里十多人念诵经书，穿铠甲的士兵在那里逗留了很久。有一个穿红衣服的鬼，一直连踢那个门闩，声如雷霆。读经书的声音也不停，带火的车也移上堂前的台阶，很远地看见屋中点着灯火，非常清静，还有十多个人侍候病人。穿红衣服的人，又戳坏了窗棂，那声音象刚才的一样，李令问左右的人都走散了，鬼从门那儿领着令问出来，于是把他放到带火的车中，群鬼簇拥着离去了。刺史的儿子回到屋里，陈述刚才的事。刺史第二天，派人问令问的病情，令问家里其他人没有敢站起来的，刺史使者叫喊他们才出来，说："昨夜被惊吓，到现在惊吓都没消除，令问尸体被鬼扔掉，在堂屋西北角停放在床下。"家人才聚集而哭。

僧韬光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与友善。韬光富平人，将归，谓和众曰："吾三数月不离家，师若行，必访我。"和众许之，逾两月余。（逾两月余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和众往中都，道出富平，因寻韬光。和众日暮至，离居尚远，（离居尚远四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而韬光来迎之曰："劳师相寻，故来迎候。"与行里余，将到家。谓和众曰："北去即是吾家，师但入须我，我有少务，要至村东，少选当还。"言已东去。和众怪之，窃言曰："彼来迎候，何预知也？欲到家舍吾，何无情也？"至其家扣门，韬光父哭而出曰："韬光师不幸，亡来十日，殡在村东北。常言师欲来，恨不奉见。"和众吊唁毕，父引入，于韬光常所居房舍之。和众谓韬光父曰："吾适至村，而韬光师自迎吾来，相与谈话里余。欲到，指示吾家而东去。云要至村东，少闲当返。吾都不知是鬼，适见父，方知之。"韬光父母惊谓和众曰："彼既许来，来当执之。吾欲见也。"于是夜久，韬光复来，入房谓和众曰："贫居客来，无以供给。"和众请同坐，因执之叫呼。其父与家人并至，秉烛照之，形言皆韬光也。纳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忽哀诉曰："吾非韬光师，乃守墓人也。知师与韬光师善，故假为之。如不相烦，可恕造次，放吾还也。"其家不开之，瓮中（瓮中二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密祈请转苦。日出后却覆，如惊飏飞去，而和众亦还。后不复见（还后不复见五字原空缺，据许本、黄本补。）焉。（出《纪闻》）

【译文】

青龙寺僧和众、韬光，相互友好，韬光是富平人，将要回家，对和众说："我几个月不离开家，师傅如果去，一定去看望。"和众答应他了。过了两个多月，和众去中都，路过富平，就去找韬光。和众日落时到了，离韬光居住的地方还很远，可韬光就亲自来迎接和众说："烦劳师傅找我，所以就来迎候您。"走了一里多地，将要到家，对和众说："向北去就是我家，师傅只进去等我，我有一点事情，溜跶到村东，稍等候一会就当回来。"说完已向东去，和众对此感到奇怪，自言自语道："他来迎候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呢？想要到他家却扔下我，为什么这样无情？"到了他家，敲他家门，韬光父亲哭着出来说："韬光师傅不幸，过世十多天，葬在村东北边，他常说您想来，遗憾不能见面。"和众吊唁完毕，韬光父亲带他进入室内，在韬光常住的屋子里，和众对韬光父亲说："我刚才到村子里，可韬光师傅亲自迎接我来的，互相说着话，走一里多地，想要到您府上，他指着哪个是您家就向东去了，说要到村东，稍稍隔一会儿就当回来。我不知道是鬼，正好碰到您，才知道是鬼。"韬光父母吃惊地对和众说："他既然答应回来，回来就当拦住他，我想看到他。"于是深夜，韬光又来了，进入房内对和众说："我因贫困客居此地，没有什么给你们的。"和众请求同坐，于是拉着他喊人。他的父亲和家里人一同到了，拿着蜡烛照亮，相貌、说话都是韬光。把他放到大罈子里，用盆盖上他，罈子里忽然有哀痛诉说声："我不是韬光师傅，是守墓的人。知道师傅您和韬光师傅很好，所以假装是韬光，如果不麻烦您，可容我鲁莽，放我回去吧。"他家里人不打开盖子，罈子里的鬼就频繁请求诉苦。日出后拿开盖子，象急风吹走一样，可是和众也回去了，以后不再见到他。

僧仪光

青龙寺禅师仪光，行业至高。开元十五年，有朝士妻丧，请之至家修福。师往其家数日，居于庑前，大申供养。俗每人死谒巫，即言其杀出日，必有妨害，死家多出避之。其夜，朝士家皆出北门潜去，不告师。师但于堂明灯诵经，忽见二人侍之。夜将半，忽闻堂中人起取衣开门声，有一妇人出堂，便往厨中营食，汲水吹火。师以为家人，不之怪也。及将曙，妇人进食，捧盘来前，独带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劳师降临，今家人总出，恐斋粥失时，弟子故起，为师造之。"师知是亡人，乃受其献。方祝，祝未毕，闻开堂北户声。妇人惶遽曰："儿子来矣。"因奔赴堂内，则闻哭。哭毕，家人谒师，问安否。见盘中粥，问师曰："弟子等夜来实避殃祸，不令师知，家中无人，此粥谁所造？"师笑不答，堂内青衣惊曰："亡者夜来尸忽横卧，手有面汙，足又染泥。何谓也？"师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惊异焉。（出《纪闻》）

【译文】

青龙寺禅师仪光，修持极其高深。开元十五年时，有个朝士的妻子死了，请仪光到他家修福，仪光师傅住在他家几天，住在厢房，大加供养。风俗有人死了都要拜问巫师，巫师说出死煞出现的时日，怕有妨害举动，死人家大多出去躲避。那天夜里，这家人都从北门出去了，没有告诉禅师。禅师只在正屋里点灯念经，忽然看见有两个人侍奉他。快到半夜的时候，忽然听到正屋里有人站起来，有拿衣服开门的声音，有一个妇人走出正屋，就到厨房里准备吃的，打水弄火。师傅以为是家里主人，没有对此感到奇怪。等到快要天亮，妇人吃饭，端着盘子上前来，只戴着面纱，光着脚，又拜见说："烦劳师傅来到，现在家人都已出去，恐怕斋粥没准了，所以弟子起来给师傅送饭。"师傅知道这是已亡之人，就接受她的进献。才祷告，祷告没完，听到正屋北门有声响，妇人恐惶，立即说："儿子来了。"于是奔跑到正屋内，就听到有哭声，哭声停止，家里人拜见师傅，问他安否。看见盘里的粥，问师傅说："弟子们夜晚离开这里躲避灾祸，不让师傅知道，家里没有人，这粥是谁做的呢？"师傅笑着不回答，屋内婢女惊讶地说："死了的人忽然夜间尸体横卧，手上有面迹，脚上沾有泥土，是为什么呢？"师傅就指着所做的粥来告诉他，那家人非常惊讶。

尼员智

广敬寺尼员智，尝与同侣于终南山中结夏。夏夜月明下，有哭而来者，其声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长八尺余，立于庐前。声不辍，遂至夜半，声甚呜咽，涕泪横流。尼等执心正念不惧，而哭者竟不言而去。（出《纪闻》）

【译文】

广敬寺有个尼僧叫员智，曾经和同伴，在终南山中欢度夏天归去。夏天月夜中，忽然传来一阵哭声，那声音宏大，很是悲凉。等哭声渐近到这里，竟是一个人，长八尺多，站在屋前，哭声不断。于是到了半夜，哭声很是幽咽低沉，泪流满面。尼僧等人潜心念经，毫无惧色，可哭着的人竟然不出言语就消失了。

杨元英

杨元英，则天时为太常卿，开元中，亡已二十载。其子因至冶成坊削家，识其父圹中剑。心异之，问削师："何得此剑？"云："有贵人形状衣服，将令修理，期明日五时来取。"子意是父授，复疑父冢为人所开。至日，与弟同往削师家室中，伺之。至时取剑，乃其父也，骑白马，衣服如生时，从者五六人。兄弟出拜道左，悲涕久之。元英取剑下马，引诸子于僻处，分处家事。末问："汝母在家否？"云："合葬已十五年。"元英言："我初不知。"再三叹息，谓子曰："我有公事，不获久住。明日，汝等可再至此，当取少资，助汝辛苦。"子如期至，元英亦至，得三百千，诫之云："数日须用尽。"言讫诀去，子等随行涕泣。元英又谓子曰："汝等不了此事，人鬼路殊，宁有百年父子耶？"言讫诀去。子随骋出上东门，遥望入邙山中，数十步忽隐不见。数日，市具都尽。三日后，市人皆得纸钱。（出《广异记》）

【译文】

杨元英，武则天时做太常卿，开元年间，过世已有二十年，他的儿子因为到冶成坊削家，突然发现了他父亲坟墓中的剑。心里感到奇怪，问削家。"怎么得到这把宝剑。"答道："有个穿戴高贵衣服的人，他让人修理，说等到明天中午来取。"杨元英的儿子料想是父亲给的，又怀疑父亲的坟墓被人挖开。到了第二天，他和弟弟一同去削师家里，等候那人，到了取剑时间，竟是他的父亲，骑着白马，穿的衣服都象活时穿的一样，有五六个随从。兄弟俩在道左出来拜见父亲，悲泣了很久，元英拿剑下马，引领两个儿子到偏僻的地方，分别交代了家里的事，最后问他们的母亲在家没有。他们说："合葬已十五年了。"元英说："我当时不知道。"再三叹息，对儿子说："我有公事，不能久住。明天，你们可以再到这，应当拿走一点钱财，帮助你们过艰辛的生活。"儿子按期来到了，元英也到了，儿子拿到三百千银两，父亲告诫他们说："几天内一定要用完钱。"说完要诀别离去。儿子们就跟随哭泣，元英又对儿子说："你们不懂这事，人鬼道路不一样，哪里有百年父子的呢？"说完就急忙诀别离去，儿子跟着骑上马出走到东门，遥望父亲进入邙山中，又几十步忽然隐藏不见了。过几天，买东西把钱用光了，三天后，商人所得都变成了纸钱。

卷第三百三十一　　鬼十六

薛矜　朱七娘　李光远　李霸　洛阳鬼兵　道德里书生　安宜坊书生　裴盛 杨溥　薛直　刘洪

薛矜

薛矜者，开元中为长安尉，主知宫市，迭日于东西二市。一日于东市市前，见一坐车，车中妇人，手如白雪。矜慕之，使左右持银镂小合，立于车侧。妇人使侍婢问价，云："此是长安薛少府物，处分令车中若问，便宜饷之。"妇人甚喜谢，矜微挑之，遂欣然，便谓矜曰："我在金光门外，君宜相访也。"矜使左右随至宅。翌日往来过，见妇人门外骑甚众，跃蹰未通。客各引去，矜令白己在门，使左右送刺。乃邀至外厅，令矜坐，云："待汝束。"矜觉火冷，心窃疑怪。须臾，引入堂中。其幔是青布，遥见一灯，火色微暗，将近又远，疑非人也。然业已求见，见毕当去，心中恒诵千手观音咒。至内，见坐中帐中，以罗巾蒙首，矜苦牵曳，久之方落，见妇人面长尺余，正青色，有声如狗，矜遂绝倒。从者至其室宇，但见殡宫，矜在其内，绝无间隙。遽推壁倒，见矜已死，微心上暖。移就店将息，经月余方苏矣。（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薛矜任长安尉，执掌为宫内采买事宜。他交替往来于东西两市。一天，在东市市前，看见一驾坐车，车中有一妇人，手白如雪，薛矜顿生爱慕之心。于是派手下人拿一只银镂小盒，站在车傍。妇人让侍婢去问价钱。薛矜手下人说："这是长安薛少尉的东西，吩咐说如果车中人问，就廉价卖给她。"妇人很高兴地道了谢，薛矜稍稍挑逗了这妇人，妇人竟很高兴，就对薛矜说："我住在金光门外，你应该去看看我呀！"薛矜派手下人跟着去了她住的地方。第二天，薛矜来到妇人的住处，看到门外有很多坐骑，犹豫着没有通报。渐渐客人们都散去了，薛矜叫通禀说自己在门外，并让手下人呈上自己的名片。于是薛矜被邀请到外厅落坐，说："稍候片刻，妇人在修饰打扮。"薛矜觉得很冷，心中暗暗生疑，感觉事情有点奇怪。不一会儿，薛矜被领入堂中，堂上的帐幔是黑布的，远远地看见一盏灯，灯光有点儿暗淡，灯光象在近前，却又似离得很远。薛矜怀疑这女子不是人，但已经要求见面，只有见面后马上离去。他心中不停地默诵"千手观音咒"。走到内室，见那妇人坐在帷帐中，用罗巾蒙住脸。薛矜用力拉，好一会儿才把罗巾拉下来，看见妇人的脸有一尺多长，纯黑色，发出了象狗一样的叫唤声。薛矜被吓得立即昏倒在地。他的随从只看到了一处临时停放棺材的地方，薛矜正在里面，里面一点空隙都没有。随从立即推倒墙壁，看见薛矜已经昏死过去，只有心房上还有点儿热气，随从把他抬到店中细心护理，过了一个多月薛矜才醒过来。

朱七娘

东都思恭坊朱七娘者，倡妪也，有王将军，素与交通。开元中，王遇疾卒，已半岁，朱不知也。其年七月，王忽来朱处，久之日暮，曰："能随至温柔坊宅否？"朱欲许焉，其女弹唱有名，不欲母往。乃曰："将军止此故佳，将还有所惮耶？"不获已，王以后骑载去。入院，欢洽如故。明旦，王氏使婢收灵床被，见一妇人在被中，遽走还白。王氏诸子，惊而来视。问其故，知之父所引。哀恸久之，遂送还家焉。（出《广异记》）

【译文】

东都洛阳思恭坊的朱七娘，是个妓女。当时有位王将军，平时和朱七娘有私情。唐朝开元年间，王将军患病死去，已经过了半年，朱七娘也不知道。那年七月，王将军忽然来到朱七娘住处，呆了很长时间，天色已经很晚，王将军说："能跟我到温柔坊我的住处吗？"朱七娘想跟他去，但朱七娘那位很有名气善歌舞弹唱的女儿，不愿让母亲去，说："将军留在这里本来挺好的，还有什么顾忌吗？"女儿没有阻止住母亲。王将军把朱七娘放在坐骑后面载着她一起去了他的住处，进入院内，就象过去一样与朱七娘欢爱。第二天早上，王将军的妻子让婢女收拾灵柩的床被，看见被中有个妇人，立即跑回去报告。王将军的几个儿子，感到很惊奇，个个都跑来看，并寻问其中的缘故，才知道是亡父领来的。大家哀痛了很久，后来就把朱七娘送回家去了。

李光远

李光远，开元中，为馆陶令。时大旱，光远大（明钞本大作将。）为旱书，书就暴卒。卒后，县申州，州司马覆破其旱。百姓胥怨，有恸哭者，皆曰："长官不死，宁有是耶？"其夜，光远忽乘白马，来诣旱坊，谓百姓曰："我虽死，旱不虑不成。司马何人，敢沮斯议。"遂与百姓诣司马宅，通云："李明府欲见。"司马大慎，使人致谢。光远责云："公非人，旱是百姓事，何以生死为准？宜速成之，不然，当为厉矣。"言讫，与百姓辞诀方去。其年旱成，百姓赖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年间，李光远做馆陶令。当时天大旱，李光远极力书写旱情，书写成就突然死去。死后，县令告诉了州里，州司马遮掩旱情，百姓全都怨恨。有痛哭的人，都说："长官不死，哪有这样的事？"那天夜里，李光远忽然乘着白马，来到旱灾地区，对百姓说："我虽然死了，旱情不考虑不行，司马是什么人？竟敢阻止这样的建议？"于是和百姓到司马宅府去，通告说："李明府想要见他。"司马非常惊惧，派人表示谢意，李光远责骂道："你不是人，旱灾是百姓的事，怎么也得以生死为准绳应该尽快解决这事。不这样，必当成为祸害了。"说完，和百姓告辞诀别才离去。那年是大旱年被认定了，百姓多亏李光远。

李霸

岐阳令李霸者，严酷刚鸷，所遇无恩。自承尉已下，典吏皆被其毒。然性清婞（音胫。恨也。）自喜，妻子不免饥寒。一考后暴亡。既敛庭绝吊客。其妻每抚棺恸哭，呼曰："李霸在生云何？今妻子受此寂寞。"数日后，棺中忽语曰："夫人无苦，当自办归。"其日晚衙，令家人于厅事设案几，霸见形，令传呼召诸吏等。吏人素所畏惧，闻命奔走，见霸莫不战惧股慄。又使召丞及簿尉，既至。（既至二字原空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霸诃怒云："君等无情，何至于此！为我不能杀君等耶？"言讫，悉颠仆无气。家人皆来拜庭中祈祷，霸云："但通物数，无忧不活。卒以五束绢为准，（明钞本作赠。）绢至便生。"各谢讫去后，谓两衙典："吾素厚于汝，何故亦同众人？唯杀汝一身，亦复何益？当令两家马死为验。"须臾，数百疋一时皆倒欲死。遂人通两疋细马，马复如故，因谓诸吏曰："我虽素清，今已死，谢诸君，可能不惠涓滴乎？"又率以五疋绢毕。指令某官出车，某出骑，某吏等修，违者必死。一更后方散。后日处分悉了，（了原作便，据明钞本改。）家人便引道，每至祭所，留下歆飨，飨毕，又上马去。凡十余里，已及郊外，遂不见。至夜，停车骑，妻子欲哭，棺中语云："吾在此，汝等困弊，无用哭也。"霸家在都，去岐阳千余里，每至宿处，皆不令哭。行数百里，忽谓子曰："今夜可无寐，有人欲盗好马，宜预为防也。"家人远涉困弊，不依约束，尔夕竟失马。及明启白，霸云："吾令防盗，何故贪寐？虽然，马终不失也。近店东有路向南，可遵此行十余里，有藂林，马系在林下，往取。"如言得之。及至都，亲族闻其异，竞来吊慰，朝夕谒请，霸棺中皆酬对，莫不躇踧。观听聚喧，家人不堪其烦。霸忽谓子云："客等往来，不过欲见我耳。汝可设厅事，我欲一见诸亲。"其子如言，众人于庭伺候。久之曰："我来矣！"命捲帏，忽见霸，头大如雍，眼亦睛突，瞪视诸客等。客莫不颠仆，稍稍引去。霸谓子曰："人神道殊，屋中非我久居之所，速殡野外。"言讫不见，其语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歧阳县令李霸，残酷凶猛，他从没有给别人施过恩惠。从承尉以下到典吏都遭到过他的毒害。他秉性倔强，以清贫自喜。他的妻子儿女不免跟他受饥寒。李霸在任三年后，突然死去了。他入殓以后，他的灵堂没有来给他吊唁的。他的妻子每当抚棺痛哭；就哭诉着："李霸在世时又怎么样，让妻子儿女忍受这样的寂寞。"过了几天，棺材里忽然传出话语，道："夫人不要痛苦，我会自己回来的。"就在这天该上晚衙的时候，李霸让家人在灵堂摆设案几，之后他现出身形，让传呼个个小吏们。小使们平时就很惧怕他，听到传呼，急忙跑。这些人见到李霸个个都吓得浑身发抖，腿打哆嗦。李霸又派人召来县丞及簿尉，他们到了以后，李霸怒喝道："你们无情无义，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以为我不能杀了你们吗？"说完，这些人全都倒下断了气。家人都来到灵堂上祈祷。李霸说："只要通晓物理数术，就不愁不能使他们复活。最后以五疋绢为准，绢送到，他们就复活了。"众人各自谢过后离去，李霸对两个衙典说："我一向厚待你们，为什么你们也同其他人一样？只杀了你们一条命，也没有什么好处，应该让你们两家的马死，作为考验。"过了不久，两家的几百匹马一下都倒下。眼看就要死了。于是有人送来两匹好马，其他的马又都复苏如平常了。于是李霸对各个小吏们说："我虽然一直很清廉可现在我已经死了，就谢谢你们各位吧，可能不会不给我一些好处吧！"又以五匹绢为准才作罢。李霸派某官出车，某某出马，某吏等侍修理车辆，违者必死。一更后众人才散去。第三天全都处理停当，家人便引道上路。每到一个祭祀的地方，就留下祭献的物品，祭献完毕，又马上离去。约走了十多里路，已经到了郊外，就不见了。到了夜晚，停下车马，妻子想要哭，棺材里传出话，说："我在这里，你们很疲劳，不要哭了。"李霸家在都城，离歧阳一千多里，每次到了住宿的地方，都不让他们哭。又走了几百里，李霸忽然对儿子说："今夜不要睡觉，有人要来偷好马，应该防备呀！"家里人长途跋涉，都很疲惫，没有依照李霸说的做，这天夜里，竟真的丢了马。天亮时告诉了李霸，李霸说："我让你们防备盗贼，为什么贪睡？虽然如此，马还是没有丢。附近店东面有条路，向南走十多里，有片丛林，马就拴在丛林下，去把它牵回来。"家人按照他的话找到了马。到了都城，亲戚们听说了李霸这奇异的事，争着来吊唁他。早晚拜见，李霸在棺材中都应对。客人们都恭恭敬敬地，却又侷促不安。很多人来谛听，人声喧闹，家人忍受不了烦乱。李霸忽然对儿子说："客人们来来往往，不过是想见见我罢了，你可以设置厅事，我想见一下各位亲朋。"他的儿子照他说的做了。大家在厅堂等候，过了很久李霸说："我来了。"命令卷起帏帐，忽然看见李霸，头大得象个大坛子，眼睛红红的，眼珠凸出来，瞪着眼睛看各位宾客，客人没有不吓倒的，渐渐被引领离去。李霸对儿子说："人神的道路不一样，屋里不是我长久居住的地方，快把我葬到郊外。"说完就不见了，他的话就没有了。

洛阳鬼兵

贞元二十三年，（按贞元无二十三年，下云帝在东京，疑贞字为开字之误。）夏六月，帝在东京。百姓相惊以鬼兵，皆奔走不知所在，或自冲击破伤。其鬼兵初过于洛水之南，坊市喧喧，渐至水北。闻其过时，空中如数千万骑甲兵，人马嘈嘈有声，俄而过尽。每夜过，至于再，至于三。帝恶之，使巫祝禳厌，每夜于洛水滨设饮食。尝读《北齐书》。亦有此事。天宝（宝字原空缺，据黄本补。）中，晋阳云有鬼兵，百姓竟击铜铁以畏之，皆不久丧也。（出《纪闻》）

【译文】

唐贞元二十三年，夏历六月，皇帝在东都洛阳，百姓因传说有鬼兵而相互惊骇，都不知逃跑到哪里去了，有的自相冲撞击伤。那些鬼兵刚从洛水之南经过，街市喧闹，渐渐到了洛水以北。听到鬼兵经过的时候，天空中象有几千万穿着铠甲的骑兵，人马嘈嘈声不断，不久全都过去了。每当黑夜过去，就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来，皇帝非常厌恶这件事，派巫师向鬼神祝祷以消除灾祸，每夜晚就在洛水边摆设饮食。皇帝曾经读过北齐的书，书上也记有这样的事。天宝年间，晋阳说有鬼兵，百姓争着击打铜铁来吓唬鬼兵，不久就全丧命了。

道德里书生

唐东都道德里有一书生，日晚行至中桥，遇贵人部从，车马甚盛。见书生，呼与语，令从后。有贵主，年二十余，丰姿绝世，与书生语不辍。因而南去长夏门，遂至龙门，入一甲第，华堂兰室。召书生赐珍馔，因与寝。夜过半，书生觉，见所卧处，乃石窟。前有一死妇人，身王洪涨，月光照之，秽不可闻。书生乃履危攀石，仅能出焉。晓至香山寺，为僧说之，僧送还家，数日而死。（出《纪闻》）

【译文】

唐代东都洛阳道德里有一个书生，有天晚上走到中桥，遇到显贵人及部下随从，车马很多。他们看见书生，招呼他让他跟在后面。有位高贵的女主人，二十多岁，容貌超群，她和书生不停地说着话，因而向南走离开长夏门，便到了龙门，进入一个最好的住宅，华丽的厅堂幽静的屋子，女主人召呼书生，赐予他美酒佳肴。于是和她同床共枕。过了半夜，书生醒来，看见所躺的地方，竟是石窟，前面有一个死了的妇人，身体浸泡在水中，月光照着她，污秽不堪，臭不可闻。书生便踩着危险的石头攀援着，勉强能走出来。天亮时到了香山寺，对寺僧说了这件事。寺僧送他到家，没几天就死了。

安宜坊书生

开元末，东京安宜坊有书生，夜中闭门理书。门隙中，忽见一人出头。呵问何辈，答云："我是鬼，暂欲相就。"因邀书生出门。书生随至门外，画地作十字，因尔前行。出坊，至寺门铺，书生云："寺观见，必不得度。"鬼言："但随我行，无苦也。"俄至定鼎门内，鬼负书生从门隙中出，前至五桥，道旁一冢，天窗中有火光。鬼复负书生上天窗侧，俯见一妇人，对病小儿啼哭，其夫在旁假寐。鬼遂透下，以手掩灯，妇人惧，呵其夫云："儿今垂死，何忍贪卧！适有恶物掩火，可强起明灯。"夫起添烛，鬼回避妇人。忽取布袋盛儿，儿犹能动于布袋中。鬼遂负出，至天窗上，兼负书生下地。送入定鼎门，至书生宅，谢曰："吾奉地下处分，取小儿，事须生人作伴，所以有此烦君。当可恕之。"言讫乃去，其人初随鬼行，所止之处，辄书十字。翌日，引其兄弟覆之，十字皆验。因至失儿家问之，亦同也。（出《广异记》）

【译文】

唐开元末年，东京安宜坊有位书生，夜里关门整理书籍，门隙中，忽然看见一个人露出个头。书生呵问是什么人，回答说："我是鬼，暂且想要靠近你。"于是邀请书生出门。书生随他到门外，在地上画了个十字，便向前走，走出安宜坊，到了寺门铺，书生说："寺观出现，一定不能通过。"鬼说只随我走，没有痛苦。不久，到了定鼎门内，鬼背着书生从门隙中出来，向前走到五桥，道旁有一座坟。天窗中有火光，鬼又背着书生上天窗旁边，低下头看见一个妇人，对着有病的小孩啼哭，她的丈夫在旁边假装睡觉。鬼就跳下，用手遮挡灯光，妇人害怕，呵呼丈夫说："儿子现在快要死了，你怎么忍心贪睡？正赶上有个恶物，遮掩灯光，可以勉强起来点灯。"丈夫起来添灯油，鬼回避妇人。忽然拿出布袋包儿子，儿子还能在布袋里动，鬼就背着出来。到天窗上，又背着书生下到地上，送他到定鼎门。到书生的住宅，感激地说："我奉地下人的吩咐，来抱小孩，这事须活人作伴，所以这次麻烦您了，应该可以宽恕我吧。"说完就离开了。那书生当初随鬼去时，所停的地方都画十字。第二天，书生领他的兄弟察看那些十字。十字都验证了，于是到丢儿子的人家里询问情况，也都相同。

裴盛

董士元云，义兴尉裴盛昼寝，忽为鬼引，形神随去。云："奉一儿。"至儿家，父母夹儿卧，前有佛事。鬼云："以其佛。"（明钞本佛下空缺三字，似有脱文。）生人既至，鬼手一挥，父母皆寐。鬼令盛抱儿出床，抱儿喉有声，父母惊起。鬼乃引盛出，盛苦邀甚至舍，推入形中乃悟。（出《广异记》）

【译文】

董士元说，义兴尉裴盛白天睡觉，忽然被鬼牵引，形神都随着离去。鬼说："送给我一个儿子。"到了一个孩子家，父母夹着儿子躺着，前面有拜佛的事，鬼说：'因为那种佛事，活人到了。'鬼手就一挥，那孩子的父母就都睡去了。鬼让裴盛抱孩子出床，抱的孩子喉咙还发出声响，父母惊醒起床，鬼就领裴盛出来。裴盛苦苦邀鬼到他的房舍，将自己魂推入形体中他才醒过来。

杨溥

豫章诸县，尽出良材，求利者采之，将至广陵，利则数倍。天宝五载，有杨溥者，与数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飞，山深寄宿无处。有大木横卧，其中空焉，可容数人，乃入中同宿。而导者未眠时，向山林再拜咒曰："士田公，"今夜寄眠，愿见护助。"如是三请而后寝。夜深雪甚，近南树下，忽有人呼曰："张礼。"树头有人应曰："诺。""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与去来。"树头人曰："有客在此，须守至明。若去，黑狗子无知，恐伤不宥。"（明钞本不宥作人命。）树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饮食，理须同去。"树上又曰："雪寒虽甚，已受其请，理不可行，须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装毕，撤所卧毯，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长三尺而蛰不动，方惊骇焉。（出《纪闻》）

【译文】

豫章各县，都出产好木材。谋利的人去采伐木材，将它运到广陵，价钱就增加几倍。唐天宝五年，有个叫杨溥的人，和几个人到树林中找好木材。冬天的傍晚，满天飞雪，深山中没有住处。有个粗大的木头横卧在那里，它里面是空的，可容纳几个人，他们就进入里面同住。可是向导没睡的时候，他对着山林又拜说："士田公，今夜寄宿在这里，希望得到您帮助。"象这样几次祈祷之后才睡觉。深夜，雪更大了，靠南边树下，忽然有人喊道："张礼。"树上有人答应道："唉。""今天夜晚北村有一家女儿出嫁，有丰盛的酒饭，我们一起去。"树上人说："有客人在这，要守候到天亮，如果离开，黑狗无知，我担心伤害到他们，就不可宽恕了。"树下的人又说："大雪天这么冷，姑且找点吃喝，理当同去。"树上的人又说："下雪天虽然冷得厉害，已经接受他的请求，按理不应该去，应防备黑狗子。"喊他的人就离去了。到了天亮，杨溥他们装车完毕，撤掉铺的毡子。原来有条黑蛇在下面，蛇大得象瓶子，长三尺而冬眠不动，大家方才惊骇不已。

薛直

胜州都督薛直，丞相纳之子也，好杀伐，不知鬼神。直在州，行县还归，去州二驿，逢友人自京来谒。直延入驿厅，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谓何？"友人曰："佛经云，有旷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杀，故制此戒。又俗所传，每食先施，得寿长命。"直曰："公大妄诞，何处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诳，愚者雷同，智者不惑。公盖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声云："薛直，汝大狂愚！宁知无佛！宁知无鬼！来祸于君，命终必不见妻子。当死于此，何言妄耶？"直闻之大惊，趋下再拜，谢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诲之。"空中又言曰："汝命尽午时，当急返，得与妻孥相见。不尔，殡越于此矣！"直大恐，与友人驰赴郡，行一驿，直入厅休偃。从者皆休，忽见直去，从者百余人，皆左右从人。驿吏入户，已死矣。于是驿报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与别曰："吾已死北驿，身在今是鬼，恐不得面诀，故此暂来。"执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复乘马出门，奄然而殁。（出《纪闻》）

【译文】

胜州都督薛直，是丞相薛纳的儿子。好杀杀打打，不知道有鬼神。薛直在胜州，去县里返回胜州。离胜州还有两个驿站，遇见朋友从京城来拜见他。薛直请他进入驿站厅里，命令上酒饭，朋友没吃饭先祭祀。薛直说："拿出这些饭食祭祀怎么讲？"朋友说："佛经上说：'空旷的野外有鬼，吃人的血肉，佛能去感化他，让他不杀人'，所以做了这样的戒备，又是俗人所留传的习惯，每次吃饭前先拜佛，能够长寿。"薛直说："您太荒诞不经了，什么地方有佛？谁是鬼？俗人互相迷惑，愚蠢的人跟着人云亦云，聪明的人不会被迷惑的。你大概也是俗人吧。"刚说完不久，空中传来话语声，说："薛直，你太狂妄愚蠢了，怎么知道没有佛？怎么知道没有鬼？给你带来祸患，到死一定见不到你妻子儿女了，你应当死在这里！为什么口出狂言呢？"薛直听到这些大吃一惊，急忙走下来拜了又拜，道歉说："我愚昧固执，不知道有神，神教诲我吧。"空中又说道："你命绝在中午，应当赶紧返回，能够和妻子儿女见面。不然就要埋葬在这里，成为游魂野鬼。"薛直非常恐惧，和朋友骑马急奔回州郡，走到一个驿站，薛直进入客厅仰卧休息，随从的人都休息了。忽然看见薛直离去，随从的一百多人，都跟在左右。驿站小吏进门一看，薛直已经死了。因此驿站的人去报告薛直家，薛直已经回到家里，招呼妻子和她诀别说："我已经死在北边驿站，身在这里，现在成了鬼，恐怕不能当面诀别了。因此暂且回来。"他握着妻子的手，一个劲儿地勉励妻子，后又骑马出门，气息奄奄慢慢地死去了。

刘洪

沛国刘洪，性刚直，父为折冲都尉，薛楚玉之在范阳，召为行军。洪随之蓟，因得给事楚玉，楚玉悦之。楚玉补屯官，洪请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辄死，屯遂荒废，洪乃请为之。楚玉以凶难之，洪曰："妖由人兴，妖不自作。洪且不惧，公何惜焉？"楚玉遂以为太和屯官。洪将人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运斧而度，木自折举，击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笞之。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则干之，罪死不赦！"笞数发，匠人言说："愿见宽恕，吾非前后杀屯官者也。杀屯官者，自是辅国将军。所居去此不远，吾乃守佛殿基鬼耳。此故墟者，旧佛殿也。以其净所，故守之。吾因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与地平，吾方得去。今者来，故诉于公。公为平之，吾乃去为人矣。"洪曰："汝言辅国不远，可即擒来。"鬼曰："诺。"须臾，匠人言曰："刘洪，吾辅国将军也。汝为人强直，兼有才干，吾甚重之，将任汝以职。今当辟汝，即大富贵矣。勉之。"因索纸，作诗二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诗。及其下笔，书迹特妙，可方王右军。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诗曰："乌乌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其二章曰："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谁觉□陈校本作逸□迟。）诗成而去。匠人乃屯属役。数日疾甚，舁至范阳。其父谒名医薛，亦会疾。洪言语如常，而二冷密冷气侵□□□□□。（而二冷密冷气侵□□□□□。黄本作而二人密介气侵未岁乃卒□。）洪初得鬼诗，思不可解。及卒，皆黑，遂以载棺。"名今编户籍"，盖洪名。"生希"者。言洪死像也。其二章"个树枝条朽"，故条枝朽也。"三花五面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亡，所谓三花也。五人哭之，所谓五面啼。洪死后二十日，故吏野外见洪紫衣，从二百骑，神色甚壮。告吏曰："吾已为辅国将军所用，大富贵矣。今将骑从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养于刘氏，年与洪齿，尝与洪言曰："吾闻死者有知，吾二人，先死必扰乱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不得前，女怪之。须臾得前，又引其中，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惊曰："洪（洪原作汝。据陈校本改。）存日尝有言，须（明钞本、许本须作顷。）来在军，久绝书问。今见死乎？何与平生言协也？"母言未毕，洪即形见庭中，衣紫金章，仆从多至。母问曰："汝何缘来？"洪已富贵，身亦非人。福乐难言，故迎母供养。"于是车舆皆进，母则升舆，洪乃侍从，遂去。去后而母殂，其见故吏时，亦母殂之日也。（出《纪闻》）

【译文】

沛国人刘洪，性情刚直。他父亲任折冲尉，薛楚玉在范阳时，被征召做行军，刘洪跟着到了蓟地。于是刘洪有机会在薛楚玉处供职。薛楚玉很喜欢刘洪，他要补任一位屯官，刘洪要求前往。檀州有个屯子叫太和屯，来这里上任的就死，屯子就荒废了。刘洪请求到这里任职。薛楚玉就讲恐怖的故事来吓他。刘洪说："妖怪是由人兴起的，不能自己兴妖。我都不怕，你为什么顾惜呢？"薛楚玉就把他补做太和屯官。刘洪带着人马到了太和屯。屯子有处废墟。刘洪依傍着废墟盖起了房屋。木匠正举斧掂量着如何砍下去时，树自己就断了，砸到木匠身上立即就死了。刘洪大怒，训斥吏卒，扶着木匠站起来而鞭打他，询问说："你是什么鬼，我刚刚管理屯子，你就胃犯我，罪该当死不可饶恕。鞭打很多下，木匠说："愿您宽恕我，我不是先后杀屯官的人。杀屯官的人，本是辅国将军。他住的地方离这不远。我是守佛殿基鬼罢了，这废墟是旧佛殿，用它净化这地方，所以守着它。我因做人时有罪过，安排我守护这个殿基，殿基和地齐平，我才能离去。现在您来，因此向您诉说，您给我平了，我就去做人了。"刘洪说："你说辅国将军离这里不远，可以立刻把他捉来。"鬼说："行。"不一会儿，匠人说："刘洪，我是辅国将军，你做人刚强正直，又有才干，我很器重你，我要委任你职务，现在应当征召你，你立即就大富大贵了。"匠人规劝他，于是要来纸张，写了两首诗，那个匠人只是个小卒，一向不懂诗，等到他下笔，书写得特别奇妙，可以与王羲之相比。薛楚玉要过来珍藏起来，那诗是："乌乌在虚飞，玄驹遂野依。名今编户籍，翠过叶生稀。"第二首是："个树枝条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谁觉□□□。"诗写成就离去了。匠人就给屯官役使，几天后，刘洪得了重病，把他抬到范阳。他的父亲拜见名医给他治病，也正赶上父亲有病。刘洪说话象平常一样，而二冷密冷气侵，刘洪刚刚得到鬼诗，思考着不能明白其意。等到他死了。鬼诗都黑了，就把他装在棺材里。现在编在户籍的上的名字是刘洪。活着的人，说刘洪死的模样。第二首诗的"个树枝条朽"，是旧枝条朽。"三花五面啼"，是刘洪家有八口人，刘洪和两个人死了，是所说的"三花"；五人哭，是所说的"五面啼。"刘洪死后二十天，过去的屯吏在野外看见刘洪穿着的紫衣服，跟着二百个骑兵，表情很庄重，告诉小吏说："我已经被辅国将军所用，大富大贵了。现在率领骑兵向都城去迎候母亲"母亲在都城，最初刘洪舅舅有个女儿，在刘洪母亲那儿抚养，年龄与刘洪一样大，曾经和刘洪说："我听说死的人有知觉，我们两个人，先死的一定扰乱活着的人，让他知道。"这天，舅舅的女儿在刘母前面走，忽然有人拽她衣服，让她不能向前走，她很奇怪。过了一会儿，又能向前走，又有人拽她头巾的，拿她的梳卡，象猥狎她。刘洪母亲惊恐地说："刘洪活着时曾经有话，他很久没有书信来了，现在死了吗？为什么和平生所说的这样协调一致呢？"她没说完，刘洪就现出身形在庭院中，穿着紫衣服，黄色花纹，来了很多仆人。母亲问他说："你为什么而来？"刘洪说："我已富贵，身体已不是人，福乐万分，所以迎候母亲供养。因此车马都进来了，母亲就上车，刘洪侍候着。"就离去了。刘洪离开后母亲就死了，他看见过去的小吏时，也是母亲死那天。

卷第三百三十二　　鬼十七

唐晅　萧正人　韦镒　赵夏日　茹子颜　刘子贡　刘平　萧颖士

唐晅

唐晅者，晋昌人也。其姑适张恭，即安定张辄（明钞本辄作轨。）之后。隐居滑州卫南，人多重之。有子三人，进士擢第。女三人，长适辛氏，次适梁氏，小女姑钟念，习以诗礼，颇有令德。开元中，父亡，哀毁过礼，晅常慕之，及终制，乃娶焉，而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晅以故入洛，累月不得归。夜宿主人，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及觉，心恶之。明日，就日者问之，曰："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也。"居数日，果有凶信。晅悲恸倍常。后居数岁，方得归卫南，追其陈迹，感而赋诗曰："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曰："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是夕凤露清虚，晅耿耿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诗。忽闻暗中若泣声，初远，渐近。晅惊侧，觉有异，乃祝之曰："偿是十娘子之灵，何惜一相见叙也？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须臾，闻言曰："儿郎张氏也，闻君悲吟相念，虽处阴冥，实所恻怆。晅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晅惊叹，流涕呜咽曰："在心之事，卒难申叙。然须一见颜色，死不恨矣。"答曰："隐显道隔，相见殊难。亦虑君亦有疑心，妾非不欲尽也。"晅词益恳，誓无疑贰。俄而闻唤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取镜又闻暗中飒飒然人行声罗敷十四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先出前拜。言："娘子欲叙夙昔，正期与七郎相见。"晅问罗敷曰："我开元八年，典汝与仙州康家。闻汝已于康家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赎来，今看阿美。"阿美即晅之亡女也。晅又恻然。须臾命灯烛，立于阼阶之北。晅趋前，泣而拜，妻答拜，晅乃执手，叙以平生。妻亦流涕谓晅曰："阴阳道隔，与君久别，虽冥寞无据，至于相思，尝不去心。今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诚恳，放儿暂来。千年一遇，悲喜兼集。又美娘又小，嘱付无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款。"晅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灯入室，施布帷帐。不肯先坐，乃曰："阴阳尊卑，以生人为贵，君可先坐。"晅即如言。笑谓晅曰："君情既不易平生，然闻已再婚，新故有间乎？"晅甚怍。妻曰："论业君合（陈校本合作命。）再婚。（"新故有间乎晅甚怍妻曰论业君合再婚"十六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因语"人生修短，固有定乎？"答曰："必定矣。"又问："佛称宿因（陈校本因作缘。）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又问佛称宿因不谬乎答曰理端可鉴何谬之有"十九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又问："佛与道孰是非？"答曰："同源异派耳。别有太极仙品，总灵之司，出有入无之化，其道大哉。其余悉如人间所说。今不合具言，彼此为累。"晅惧，不敢复问。因问："欲何膳？"答曰："冥中珍羞亦备，唯无浆水粥，不可致耳。"晅即令备之。既至，索别器，摊之而食，向口如尽。及撤之，粥宛然。晅悉饭其从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倚是旧人，不同群小。"谓晅曰："此是紫菊妳，岂不识耶？"晅方记念。别席饭。其馀侍者，晅多不识，闻呼名字，乃是晅从京回日，多剪纸人奴婢，所题之名。问妻，妻曰："皆君所与者，乃知钱财奴婢，无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镂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无有人知处。"晅取果得。又曰："岂不欲见美娘乎，今已长成。"晅曰："美娘亡时襁褓，地下岂受岁乎？"答曰："无异也。"须臾，美娘至，可五六岁。晅抚之而泣，妻曰："莫抱惊儿。"罗敷却抱，忽不见。晅令下帘帷，申缱绻，宛如平生。晅觉手足呼吸冷耳。又问："冥中居何处？"答曰："在舅姑左右。"晅曰："娘子神灵如此，何不还返生？"答曰："人死之后，魂魄异处，皆有所录，杳不关形骸也。君何不验梦中，安能记其身也？儿亡之后，都不记死时，亦不知殡葬之处。钱财奴婢，君与则知。至如形骸，实总不管。"既而绸缪夜深，晅曰："同穴不远矣。"妻曰："曾闻合葬之礼，盖同形骸。至精神，实都不见，何烦此言也？"晅曰："妇人没地，不亦有再适乎？"答曰："死生同流，贞邪各异。且儿亡，堂上欲夺儿志，嫁与北庭都护郑乾观侄明远。儿誓志确然，上下矜闵，得免。"晅闻抚然，感怀而赠诗曰："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沈。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曰："方见君情，辄欲留答，可乎？"晅曰："曩日不属文，何以为词？"妻曰："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爽？"遂裂带题诗曰："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曰："兰阶兔月钭，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晅含涕言叙，悲喜之间，不觉天明。须臾，闻扣门声。翁婆使丹参传语："令催新妇，恐天明冥司督责。"妻泣而起，与晅诀别，晅修启状以附之，整衣，闻香郁然，不与世同，"此香何方得？"答言："韩寿余香，儿来，堂上见赐。"晅执手曰："何时再一见？"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罗帛子，与晅为念。晅答一金钿合子。即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内，若于墓祭祀，都无益。必有相飨，但于月尽日、黄昏时，于野田中，或于河畔，呼名字，几尽得也。匆匆不果久语，愿自爱。"言讫，登车而去，扬袂，（袂原作被，据明钞本改。）久之方灭。举家皆见，事见唐晅手记。（出《通幽记》）

【译文】

唐晅，是晋昌人，他姑姑嫁给张恭，就是安定人张軏的后人，隐居在滑州的卫南庄，人们都很推重张恭。他有三个儿子，都考取了进士，有三个女儿，长女嫁到辛家，次女嫁到梁家，对小女儿特别钟爱，让她学习《诗》、《礼》，所以女儿很有美德。开元年间，她父亲死了，她由于哀伤过度损害了身体，唐晅对姑姑的三女儿十分爱慕，等到她守孝完，就娶了她，而且把她留在卫南庄。唐开元十八年，唐晅因有事到洛阳，几个月不能回家，夜里住宿在主人家，梦见他的妻子隔着花哭泣，后来又看着井发笑。等到睡醒，心里就充满了厌恶。第二天，他就找人问卜。回答说："隔花哭泣，是容颜随风衰老，窥井而笑，是喜欢黄泉路。"过了几天，果真有传来了妻子亡故的凶信，唐晅悲痛异常。在此居住了几年之后，才得以回到卫南。回想当年，看见过去和妻子共同生活的地方，唐晅悲痛而感慨地作诗道："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又吟道："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庄台月，空想画眉愁。"这天晚上风清露凉，唐晅心里有事睡不着。夜深了，悲吟那几首悼亡诗，忽然听到黑暗中有象哭泣的声音，开始很遥远，渐渐近了，唐晅又惊恐又悲伤，觉得有些奇怪，就祈祷说："如果真是爱妻十娘的魂灵，就不要顾虑，和我相见一面叙叙旧吧？不要因为你在阴曹地府，就阻隔了我们过去的恩爱吧。"过了一会儿，听到说："我就是你的妻子张氏，听到你悲吟相思的话语，即使我身在阴间，也实在是悲伤怆然，愧对你的诚意，不因我成了鬼魂而背弃我，还时常思念我。所以今天晚上我特地来和你互吐真情。"唐晅惊叹，流着泪呜咽地说："在心底的事，终究难说清楚，我想能看一看你的容颜，就死也无憾了。"回答说："阴间与世间道路相隔，相见极难，也怕你真看见我以后会增添疑虑，我并不是不想满足你的心愿。"唐晅言词更加诚恳，发誓没有疑心猜忌。不久听到张氏召唤罗敷让她拿来镜子，又听到暗中飒飒地有人走路的声音，罗敷先现形走出来上前拜见唐晅，说娘子想和你叙旧，正期望和你见面。唐晅问罗敷说："我在开元八年，把你卖给了仙州康家，听说你已经在康家死了。现在怎么能在这呢？"回答说："我是被娘子赎来的。现在我看护阿美。"阿美就是唐晅已经死去的女儿。唐晅又悲伤，过了一会儿，张氏就命令点上蜡烛，放在台阶的北面，唐晅赶紧上前，哭泣下拜，妻子回拜，唐晅就握着她的手，叙说过去的事。妻子也流泪对唐晅说："阴阳道路相隔，和你久别，虽然在阴间寂寞没有依靠，日夜思念，从来没有一天忘怀过你。今天正好是春秋相交的六合吉日，阴官被您的诚意所感动，放我暂时回来，这样的时辰千年才能遇见一次，真使我悲喜交加，再加上美娘又小，连照看她的人都没有，今天晚上能见到你使我能再次表明我的诚意。"唐晅就让家里的亲人列拜张氏，端起蜡烛进入厅堂，安排好床帐，妻子不肯先坐，就说："阴阳尊卑，以活人为高贵，你应该先坐。"唐晅就听她的话坐下。张氏又笑着对唐晅说："你对我的情意虽然和从前没什么两样，然而听说你已第二次结婚，新旧妻子有什么不一样吗？"唐晅非常惭愧，妻子说："照理说我已去世，你应该再次结婚，你的新妻子在河南，我知道她很朴实和善，这样看来，人生长短，是不是本来就有定数呢？"唐晅答道："一定有。"又问："佛家说的死生、因缘，是对的吗？"答道："道理是正确的，这不已经验证出来了吗，有什么错？"又问："佛和道哪个对哪个错？"答道："同一源流不是一个派别罢了。另有太极仙品，是总管灵魂的官，有出则有入，造化是无穷无尽的，其中的道理很深奥啊！其余的全都象人间听说的一样。"张氏说："现在你我的事却是阴阳阻隔，和因缘的说法不符，这不成了我拖累你了吗？"唐晅心里有些恐惧，不敢再问，于是问她想吃什么好饭菜。回答说："阴间美味也全都有，只是没有浆水粥，因为浆水粥送不到阴间。"唐晅就命家人准备浆水粥。送到以后，张氏另外要了一份餐具，摆好了就吃，全都吃光了。等到撤下后，粥还象刚才的样子一点也没动。唐晅全都给张氏带来的随从吃了。有位老太太，不肯一同坐下，妻子说："她是老人，与那些晚辈不一样。"对唐晅说："她是紫菊奶娘，你难道不认识吗？"唐晅这才想起来，就让那奶娘另设一桌吃饭。其余侍从，唐晅大多数不认识，听到召呼名字，竟是唐晅从京城回去奔丧的时候，用纸剪的那些奴婢。再问那些奴婢的名字，妻子说："都是你当时给起的。"才知道祭悼时烧化的那些钱财奴婢，阴间没有收不到的。妻子又说："往日我总是爱摆弄一个金刻的盒子，把它藏在堂屋西北的斗拱里，那是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唐晅去拿，果然找到了。又说："难道你不想见到美娘吗？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唐晅说："美娘死时还在襁褓中，地下怎么能增长岁数呢？"回答说："阴间和阳间没什么不同。"过了一会儿，美娘到了，约五六岁，唐晅抚摸着她就哭了。妻子说："不要抱，别吓着她。"罗敷就抱起来，忽然就不见了。唐晅就叫仆人放下帘帷，夫妻二人情意缠绵，就象张氏活着时一样，唐晅只是觉得张氏的手脚和呼吸都冰冷。又问张氏在阴间住什么地方，回答说："在公婆旁边。"唐晅说："娘子如此神灵，为什么不返还成活人呢？"回答说："人死之后，魂魄都在别处，都有所记录。和形骸相离很远。就像你在梦中一样，哪能记下自己身处何地？人死了之后，谁都不会记得死时候的事，也不知道殡葬的地方。你烧了纸钱和纸作的奴婢，我就能收到，至于自己的形骸，确实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接着二人恩爱到深夜，唐晅说："和你合葬同一墓穴的时刻并不遥远了。"妻子说："曾经听到合葬的礼仪，只能把两人的尸体埋葬在一起，至于灵魂，其实都没看见，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呢？"唐晅说："女人死了，在阴间也能再婚吗？"回答说："死生同样，贞节和淫邪每个人都不同，我死了以后，在阴间立刻有人强迫我改嫁，让我嫁给北庭都护郑乾观的侄子明远。我发誓不嫁，上上下下的人都很怜悯我，才得以解脱这事。"唐晅听到后就安慰她，并感怀这件事，赠诗道："峄阳桐半死，延津剑一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妻子说："看见你情义如此深重，也想作一首诗来酬答，可以吗？"唐晅说："从前你从不写文章，怎么现在能作诗了呢？"妻子说："我一向喜欢诗文，怕你笑话才不作诗。诗是言志的，何况今晚心里又这么畅快！"于是撕下腰带在上面写诗道："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又写道："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唐晅含泪和张氏叙说深情，悲喜之间，不觉天已亮了。不一会儿，听到敲门声，阴间的公婆让丹参传话催促新妇人，担心天亮阴间司督责怪。妻子哭泣着站起来，和唐晅诀别。唐晅写了送亡魂的文章交给妻子带在身上。张氏整理衣服时唐晅闻到一般香气，和世间不同。问这种香气从哪得到的，张氏回答说："是韩寿剩下的。是我来之前，在阴司大堂上接受的赏赐。"唐晅握着她的手说："什么时候再能见面？"回答说："四十年后吧。"妻子留下一件丝织品，给唐晅作为纪念，唐晅回赠一件金钿盒子。张氏说："回去的日期有限制，不能久留了。四十年内自然是不会再相见了。就是在我墓地上祭祀，也没有用处。如果你要给我享受祭品，只在每月最后一天，黄昏的时候，在田野中，或在河畔，只要叫我的名字，我就全能得到，匆匆一面，不能和你再多说话了，希望你多多珍重。"说完，就上车离去，挥动着衣袖，很久才消逝。全家都看见了，此事见于唐晅手记。

萧正人

琅邪太守许诫言，尝言，幼时与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处有鬼？"言未终，前檐头鬼忽垂下二胫，胫甚壮大，黑毛且长，足履于地。言者走匿。内弟萧正人，沉静少言，独不惧，直抱鬼胫，以解衣束之甚急。鬼拳胫至檐，正人束之，不得升，复下，如此数四。既无救者，正人放之，鬼遂灭。而正人无他。（出《纪闻》）

【译文】

琅邪太守许诫言，曾经说他小的时候，和家里外面的兄弟在一起，夜里说到鬼神。他们当中有些勇敢的人，就说："我才不信呢，哪里有鬼？"没等说完，房檐头有个鬼忽然垂下两只腿，腿很粗大，黑毛也很长，脚踩在地上。刚才说话的人吓得逃掉躲藏起来。许诫言的内弟萧正人，沉静寡语，单单不怕鬼。径直抱住鬼的腿，然后脱下衣服急忙把鬼捆上。鬼想抬起腿到屋檐上，因为腿被萧正人捆住了，上不去。只好又下来，象这样折腾了几次，当时没有相救的人，萧正人只好放了，鬼就逃脱消失了。而萧正人也没有得到什么灾祸。

韦镒

监察御史韦镒，自贬降量移虢州司户参军。镒与守有故，请开虢州西郭道。镒主之，凡开数里，平夷丘墓数百。既而守念镒，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镒妻死。镒妻亡七日，召寺僧斋。镒神伤丧志，诸僧慰勉。斋罢，镒送僧出门，言未毕，若有所见，则揖僧退，且言曰："弟子亡妻形见。"则若揖让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为平夷丘墓之祸焉。（出《纪闻》）

【译文】

监察御史韦镒，自己要求降调，后来被任命为虢州任司户参军，韦镒和当地太守是老交情，请求太守修筑虢州西城的道路，由韦镒主持修道的事。刚刚修筑了几里路，就平坦几百处坟墓。不久太守想念韦镒，到湖边巡视。这时有人到湖边，报告说韦镒的妻子死了。韦妻死了七天以后，韦镒请来了寺庙的和尚作法事超度亡灵。韦镒心情十分悲伤，寺僧们都安慰劝勉他。斋戒结束，韦镒送僧人出门，话没说完，象看见了什么东西，就揖让寺僧回避，又说道："弟子亡妻的身形出现了。"就象和亡妻相见叙谈一样。韦镒刚走近厅堂就倒在地上死了。人们认为他的猝死是因为他主持修路时夷平了坟墓的缘故。

赵夏日

宁王文学赵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学卒官。终后，每处理家事如平生，家内大小，不敢为非。常于灵帐中言，其声甚厉。第二子常见之，率常在宅。及三岁，令其子传语，遍别人，因绝去。（出《纪闻》）

【译文】

宁王的文学官赵夏日，文章很有名，后来死在任上。死后，他的魂魄继续处理家事，就象活着时一样。家里老老少少，不敢做任何错事。赵夏日常常在灵帐里说话，话语声很严厉，他家的二儿子经常看他，见他常在屋子里。过了三年，赵夏日让他儿子传话，告诉所有的家人，然后就再也没来。

茹子颜

吴人茹子颜，以明经为双流尉，颇有才识，善医方，由是朝贤多识之。子颜好京兆府博士，及选，请为之。既拜，常在朝贵家。及归学，车马不绝。子颜之娅张虚仪，选授梓州通泉尉。家贫，不能与其妻行。仍有债数万，请子颜保。虚仪去后两月余，子颜夜坐，忽檐间语曰："吾通泉尉张虚仪也，到县数日亡。今吾柩还，已发县矣。吾平生与君特善，赴任日，又债负累君。吾今亡，家又贫匮，进退相扰，深觉厚颜。"子颜问曰："君何日当至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发时日，且求食。子颜命食，于坐谈笑如故。至期，丧果至。子颜为之召债家，而归其负。鬼又旦夕来谢恩，其言甚恳，月余而绝。子颜亦不以介意。数旬，子颜亦死。（出《纪闻》）

【译文】

吴地人茹子颜，以"明经"的学历当上了双流县的县尉。他很有才学，善于治病，朝廷里贤能的人大多都认识他。子颜希望得到京兆府博士的职位，等到选官的时候，子颜请求做这个官职。授给他官职以后，他经常出入于朝廷中的显贵人家，每次他回学校，来拜见他的车马不断。子颜的连襟张虚仪，被选官授为梓州通泉尉。他家境贫寒，不能和他的妻子一起去，还有几万银两的外债，请求子颜替他偿还。虚仪离开后两个多月，子颜夜里正坐着，忽然屋檐下有说话声道："我是通泉尉张虚仪，到县里几天就死了，现在我的灵柩回京，已经从县里出发了。我平生和您特别友好，我赴任的时候，又连累你替我还债务。我现在已经死了，家境又贫困，出入你那儿总是打扰你，很觉惭愧。"子颜问道："你什么时候能到京城，我派人迎候你。"鬼就说了出发的时间，又请求给些饭吃，子颜命令上饭，鬼就坐着谈笑如同活着的时候一样。到了张虚仪说的期限，他的灵柩果然到了。子颜把张虚仪的债主们叫来，替他还了债，鬼又天天早晚来谢恩，说得很诚恳，一个多月后就不再来了，子颜也并不介意。几十天后，子颜也就死了。

刘子贡

京北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在病热卒。明日乃苏，自言被录至冥司，同过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头，加钉 焉，命击之，曰："此二人罪重，留，余者且释去。"又引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子贡历观诸狱但空墙垣为数十院不见人"十七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子贡问曰："此为何处？"人曰："此皆地狱也。缘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暂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惊骇耳目。"子贡娶于难江县令苏元宗，见元宗于途，问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元宗曰："吾前生有过，故留。然事已办，今将生天，不久矣。"又问："二子先死者何在？""长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儿贼而杀，见在地狱。"又遇邻人季暐，暐曰："君为传语吾儿，吾坐前坐罪，大被拘留。为吾造观世音菩萨像一，写《妙法莲花经》一部，则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弹杀鸟兽故，每日被牛头狱卒，烧铁弹数千，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数百道，纳热弹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见身存者多为鬼。子贡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出《纪闻》）

【译文】

京兆人刘子贡，五月二十二日，得了伤寒病昏死过去。第二天，子贡就苏醒过来，自己说被录用到阴间做官，同去的人有十九个，冥司召呼其中的两个人出来，用木枷夹他们的头，先后用铁钉钉上。并把那两个人捆绑起来，说："这两个人罪恶深重，留下来，其余的人放掉。"又领着子贡去看各个地狱。子贡只看见几十处空空的墙院，没看见人。子贡就问道："这是什么地方？"那人说："这是地狱，由于他们和同光王生认识，所以让他们休息七天，罪人们暂停上刑，如果遇到他们再作恶，就让他们受苦，这可以使其它的罪人害怕。"子贡曾娶了难江县令苏元宗的女儿，看见元宗在阴间道上，就问他说："岳父在世时常爱做善事，怎么也在这里呢？"元宗说："我生前有过失，所以留下来，但是事情已经处理完，现在将要升入天堂，没多久了。"子贡又问他已死的两个儿子在哪里，便告诉他说："大儿子老实而又说真话，已经升天了。小儿子为盗好杀正在地狱里。"又遇到邻居季暐，季暐说："你给我捎话给我的儿子，我犯了以前犯过的罪，将被拘押很久，让我儿子给我造一个观世音菩萨像，再写一部《妙法莲华经》，我就能升天了。"又遇到他的父亲刘慎，刘慎说："我因为认识同光王生，所以能够假释在外面，不然的话，每天受刑，苦不可言。我犯了弹杀鸟兽的罪，每天遭受牛头狱卒的刑罚，他烧了几千个铁弹，颜色象火，把我身上的皮肉打烂了几百处，热弹陷进皮肉，痛苦得不堪忍受。"子贡又看见不少活着的人大多是鬼，子贡在二十三日复活了，活了七天，到二十九日又死了，从此没再复活。

刘平

唐咸通中，有五经博士庐斝，得神仙补养之道。自言生于隋代，宿旧朝士，皆云童幼时见，奕世奉之，不穷其寿。安史之乱，隐于终南山中。其后或出或处，令狐绹喻以柱下漆园之事。稍从宦于京师。常言与处士刘平善。天宝中，居于齐鲁。尤善吐纳之术，能夜中视物，不假灯烛。安禄山在范阳，厚弊致于门下。平见禄山左右，常有鬼物数十，殊形诡状，持炉执盖，以为导从。平心异之，谓禄山必为人杰。及禄山朝觐，与平俱至华阴县。值叶法善投龙西岳，平旋见二青衣童子，乘虚而至。所谓禄山鬼物，皆弃炉投盖，狼狈而走。平因知禄山为邪物所辅，必不以正道克终。及禄山归范阳，遂逃入华山而隐。（出《剧谈录》）

【译文】

唐代咸通年间，有个五经博士庐斝，得到神仙补养的方法。他自己说生在隋代，当朝元宿名士他小时都见过，几代人都供奉他，他的寿数可以永远不尽。安史之乱时，他隐居在终南山里，以后有时出仕有时隐居。令狐绹甚至把他比作曾为漆园小吏的旷达的庄子。他也曾在长安稍事宦游。他自言和隐士刘平友善。天宝年间，刘平住在齐鲁一代，尤其善于道家吐纳炼气的技巧，在夜里看东西，可以不凭借灯光。安禄山在范阳，为把厚礼送到他门下，刘平看见安禄山左右的人，总有几十个鬼，奇形怪状，拿着暖炉举着华盖，给安禄山做向导。刘平当时认为很奇怪，说安禄山一定是豪杰，等到安禄山朝见皇上，就和刘平一起来到华阳县，正当名道士叶法善乘龙降落在西岳华山，刘平就看见两个青衣童子，乘云而下，安禄山手下的鬼怪，都放下暖炉华盖，狼狈而逃。刘平于是知道安禄山被妖邪鬼怪所辅佐，一定不会得到好下场。到安禄山回归范阳，刘平也逃到华山隐居起来，怕受到安禄山的牵连。

萧颖士

兰陵萧颖士，为扬州功曹，秩满南游。济瓜洲渡，船中有二少年，熟视颖，相顾曰："此人甚似鄱阳忠烈王也。"颖士即鄱阳曾孙。乃自款陈，二子曰："吾识尔祖久矣。"颖士以广众中，未敢询访。俟及岸，方将问之，二子忽遽负担而去。颖士必谓非神即仙，虔心向嘱而已。明年，颖士比归，至于旴咍，方与邑长下帘昼坐，吏白云："擒获发冢盗六人。"登令召入，束缚甚固，旅之于庭，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二人者亦在其中颖士大惊"十一字原作"颖士惊曰二人云非仙则神。据明钞本改。）因具述曩事。邑长即令先穷二子，须臾款伏，左验明著，皆云发墓有年。尝开鄱阳公塚，大获金玉。当门有贵人，颜色如生，年方五十许，须鬓斑白，僵卧于石塌，姿状正与颖士相类，无少差异。昔舟中相遇，又知萧氏，固是鄱阳裔也，岂有他术哉。（出《集异记》）

【译文】

兰陵人萧颖士，做扬州功曹，任职期满南游，从瓜洲渡过江，在船中同见两个少年。他俩仔细打量着萧颖士，相互看了看说："这个人很象鄱阳忠烈王。"萧颖士就是鄱阳忠烈王的曾孙，就告诉了他们实情。两个少年说："我们认识你的祖先已经很久了。"因为萧颖士在众人面前，未敢详细询问，等到了岸上，才要问他们，两个少年立即挑着担子离去。萧颖士以为这两个人，肯定不是神就是仙，只是虔诚地希望他们能够关照罢了。第二年，待到萧颖士回家时，到了旴咍，白天正和邑长在帘下坐着，小吏来禀报说："擒获挖掘坟盗墓的盗贼六名。"邑长命令立刻把他们带上来。他们捆绑得很坚固，放在庭院里，两个少年也在其中。萧颖士非常惊讶，于是把从前的事全都述说出来。邑长就让先追究两个少年，不一会儿他们就服罪招认，证据鲜明显著，都说他俩挖掘坟墓有几年了，曾经打开鄱阳公坟墓，获得很多金银玉器，对着门有位高贵的人，面容象活人，年龄刚刚五十岁多点，鬓发斑白，躺在石塌上不动，姿态正和萧颖士一样，没有一点差异。过去在船上遇见过，又知道姓萧氏，断定是鄱阳忠烈王的后裔，哪里有其他法术啊？

卷第三百三十三　　鬼十八

黎阳客　李迥秀　琅邪人　崔咸　季攸　武德县田臾　裴徽　李陶 长洲陆氏女　刁缅

王无有　王升　高生

黎阳客

开元中，有士人家贫，投丐河朔，所抵无应者。转至黎阳，日已暮，而前程尚遥。忽见路旁一门，宅宇甚壮，夜将投宿。乃前扣门，良久，奴方出。客曰："日暮，前路不可及，辄寄外舍，可乎？"奴曰："请白郎君。"乃入。须臾闻曳履声，及出，乃衣冠美丈夫，姿度闲远，昂然秀异。命延客，与相拜谒，曰："行李得无苦辛，有弊庐，不足辱长者。"客窃怪其异，且欲审察之，乃俱就馆，颇能清论，说齐周已来，了了皆如目见。客问名，曰："我颖川荀季和，先人因官，遂居此焉。"命设酒肴，皆精洁，而不甚有味。有顷，命具榻舍中。邀客入，仍敕一婢侍宿。客候婢款狎，乃问曰："郎君今为何官？"曰："见为河公主簿，慎勿说也。"俄闻外有叫呼受痛之声，乃窃于窗中窥之。见主人据胡床，列灯烛，前有一人，被发裸形，左右呼群鸟啄其目，流血至地。主人色甚怒曰："更敢暴我乎？"客谓曰："何人也？"曰："何须强知他事。"固问之，曰："黎阳令也，好射猎，数逐兽，犯吾垣墙，以此受治也。"客窃记之。明旦顾视，乃大冢也。前问，人云是荀使君墓。至黎阳，令果辞以目疾。客曰："能疗之。"令喜，乃召入，具为说之。令曰："信有之。"乃暗令乡正，具薪数万束，积于垣侧。一日，令率群吏，纵火焚之，遂易其墓，目即愈。厚以谢客而不告也。后客还至其处，见一人头面焦烂，身衣败絮，蹲于榛棘中，直前诣，客不识也。曰："君颇忆前寄宿否？"客乃惊曰："何至此耶？"曰："前为令所苦，然亦知非君本意，吾自运穷耳。"客甚愧悔之，为设薄酹，焚其故衣以赠之。鬼忻受遂去。（出《广异记》）

【译文】

开元年间，有一位读书人家境贫寒，投奔乞求到河北，所到的地方没有接应的。他又转奔到黎阳，天色已晚，可是前程还很遥远，忽然看见路旁有一个门，宅院房子很壮观。夜里他要投宿那里，就上前敲门。很久，奴仆才出来。客人说："天晚了，前面的路远不能走到地方，就寄居在外面的房舍，可以吗？"奴仆说："请问问郎君。"就进去了。不一会儿，听到走路声，等他出来一看，竟是衣冠楚楚的美男子，姿态闲适，潇洒秀美，命令请客人进来，和客人相互拜见，说："旅行能不辛苦吗；有个破屋子，不能够辱你来住。"黎阳客私下对这件事很奇怪，将要观察一下，于是和他一起到了馆舍。那男子很能高谈阔论，说齐国以来的事，清清楚楚都如亲眼所见。黎阳客问他的名字，他说："我是颍川荀季和，父辈因做官到此，于是住在这里。"又命令摆设饭菜，都很精洁。可是不太有味。过了一会儿，让人准备下榻的屋子，邀请客人进来，仍旧让一个婢女侍候睡觉。客人等候婢女恳切亲近，就问说："郎君现在做什么官？"婢女说："做河公主簿，千万别和人说。"不久听到外面有人叫呼遭受痛苦的声音，就悄悄到窗户那偷看，看见主人坐在胡床上，摆着灯烛，前面有一个人，披发裸体，左右的人呼叫群鸟啄他的眼睛，流血到地上，主人很发火，说："竟敢欺凌我吗？"客人问他："是什么人？"说："何必一定勉强知道别的事情？"客人坚持问他，主人说："是黎阳令，喜好射猎，几次追赶野兽，冲撞了我的矮墙，因此受治裁。"客人偷偷记下了。第二天回去一看，竟是一座大坟墓。上前问，别人说是荀使君坟墓。到了黎阳，黎阳令果然因为眼病推辞不见。客人说："能治好。"县令很高兴，就召呼客人进来。客人全都跟他说了。县今说："真有这样的事？"就暗暗让乡正准备柴禾几万捆，堆在墙旁边。一天县令率领群吏放火烧了荀使君墓，还迁走了坟墓。县令眼睛就好了。县令用厚礼谢客人却不告诉他真相。后来客人回到他的住处，看见一个人头面焦烂，身穿破衣，蹲在荆棘中，一直上前，客人不认识他，他说："你还记得以前寄宿的事吗？"客人就惊奇地说："你怎么到这来了呢？"说："以前因为你受苦，但是也知道不是你的本意，我自己运气不好。"客人很惭愧后悔，为他摆设薄酒，烧了自己的衣服赠给他，鬼愉快地接受就离开了。

李迥秀

尚书李迥秀，素与清禅寺僧灵贞厚善。迥秀卒数年，灵贞忽见两吏，赍符追之，遂逼促就路，奄然而卒。前至一处，若官曹中。须臾延谒，一人朱衣银章，灵贞自疑命当未死。朱衣曰："弟子误相追，阇梨当还。"命敕前吏送去。欲取旧路，吏曰："此乃不可往，当别取北路耳。"乃别北行，路甚荒塞，灵颇不怿。可行数十里，又至一府城，府甚丽。门吏前呵云："可方便见将军。"即引入，见一人紫衣，据厅事，年貌与李公相类，谓曰："贞公那得远来？"灵贞乃知正是。因延升阶，叙及平旧。临别握手曰："欲与阇梨论及家事，所不忍言。"遂忽见泪下。灵贞固请之，乃曰："弟子血祀将绝，无复奈何。可报季友等，四时享奠，勤致丰洁。兼为写《法华经》一部，是所望也。"即挥涕诀。灵贞遂苏，具以所见告。诸子及季友，素有至性焉，为设斋及写经。唯斋损独怒曰："妖僧妄诞，欲诬玷先灵耳！"其后竟与权梁山等谋反伏诛，兄弟流窜，竟无种嗣矣。（出《广异记》）

【译文】

尚书李迥秀，一向和清禅寺灵贞很友好。迥秀死了几年，灵贞忽然看见两个小吏，持符追来，就逼迫他上路，灵贞奄奄一息最后死去。到前面一个地方，很象官府，不一会儿有请灵贞进去拜见。他看见一个人穿着红衣服，上面有白色花纹。灵贞自己疑心命不该死，穿朱衣的人说："弟子错追你，高僧该回去。"命令从前的小吏送他回去，想要寻找来时的路，小吏说："这里不可以去，应当另找北路吧。"就另往北走，路很荒凉，灵贞很不高兴。大约走了几十里路，又到一个府城，府上很华丽，门吏上前大声说："允许你们就便去见将军。"就领引灵贞进去，看见一个穿紫衣的人，在那里办公事，年龄相貌跟李公很相似，对灵贞说："贞公从哪儿远来？"灵贞才知道正是李公。李公便请灵贞上来台阶，叙说平素旧事，临别握手说："想要和高僧谈家事，又不忍说出。"说着就流下泪来。灵贞坚持请他说，李公就说："弟子的儿孙，将要断绝了，不再有什么办法了，可告诉季友等人，四季享奠，尽力达到丰富清洁的程度，同时给我写一部法华经，这是我所希望的。"李迥秀就挥泪诀别，灵贞就苏醒了，把看见的事全都告诉了迥季的儿子们和季友，他们一向非常有人的本性，就给李迥秀摆设斋饭、写经书。只有斋损发怒说："妖僧荒诞，想要诬玷我的祖先吧。"以后竟然和权梁山等人谋反被杀，他的兄弟也逃跑了，最终李迥秀没有后代了。

琅邪人

琅邪有人行过任城，暮宿郭外。主人相见甚欢，为设杂果。客探取怀中犀靶小刀子，将以割梨，主人色变，遂奄然而逝。所见乃冢中物也。客甚惧，然亦以此刀自护。且视冢旁有一穴，日照其中颇明，见棺梓已腐败，果盘乃树叶贮焉。客匍匐得出，问左右人，无识此冢者。（出《广异记》）

【译文】

琅邪有个人走过任城，夜晚住宿在城郭外。主人见着他很高兴，给他摆设杂果。客人取出怀中犀把小刀子，想要用刀割梨。主人色变，于是突然死去，客人所见的都是坟中的东西。客人很恐惧，同样也用这把刀自卫，并看到坟旁边有一个洞穴，太阳照着里面很明亮，又看见棺材已经腐烂，果盘里装的是树叶！客人爬出来，问附近的人，没有知道这座坟墓是谁的。

崔咸

博陵崔咸，少习静，家于相州，居常葺理园林。独在斋中，夜雷雨后，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逾垣而入。拥之入室，问其所从来，而终无言。咸疑其遁者，乃深藏之。将旦而毙，咸惊惧，未敢发。乃出于里内，占其失女家。须臾，有奴婢六七人，丧服行语，若有寻求者。相与语曰："死尚逸，况生乎？"咸从而问之，对曰："郎君何用问？"固问之，乃曰："吾舍小娘子，亡来三日。昨夜方殓，被雷震，尸起出，忽不知所向。"咸问其形容衣服，皆是宵遁者，乃具昨夜之状。引至家验之，果是其尸，衣裳足履皆泥污。其家大异之。归将葬，其尸重不可致，咸乃奠酒祝语之，乃去，时天宝元年六月。（出《通幽记》）

【译文】

博陵崔咸，年少习惯清静。家住相州，住在那儿常常修理园林。这天独自在书斋中，夜里雷雨过后，忽然看见一个女子，年龄十六七岁，越墙而入，抱着崔咸进入屋内。崔咸问她从哪里来，可她最终没有说话。崔咸怀疑她是逃跑的人，就把她深藏起来，将要到天亮的她就死了。咸很恐惧，不敢取出她来，就走出家门来到街上，，占卜那个死去的女人的家。过了一会儿，有六七个奴婢，穿着孝服边走边说，象有找人的意思，互相说着："死人还能逃跑，何况活人呢！"崔咸跟着问她们，她们回答说："郎君何必问这个！"崔咸坚持问她们。就说："我们家的小娘子，死了已三天，昨夜才装殓。遭到雷震，尸体从棺中出来，不知到哪去了！"崔咸问她的容貌穿着是什么样子，都很象夜里跑来的那个人。就把昨夜的情况全都说了出来，领她们到家里验证，果然是那个人的尸体！衣裳鞋子都是污泥。那家的人非常奇怪，回去将要给她入葬，那尸体沉重得不能抬起。崔咸就祭酒祈祷，才抬回去了。当时是天宝元年六月。

季攸

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携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则嫁己女，己女尽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结怨而死，殡之东郊。经数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有失胥，推寻不得。意其为魅所惑也，则于废墟墓访之。时大雪，而女殡室有衣裾出。胥家人引之，则闻屋内胥叫声，而殡宫中甚完，不知从何人。遽告主簿，主簿发其棺，女在棺中，与胥同寝，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复修殡屋。胥既出如愚，数日方愈。女则下言（下言原作不值，据明钞本改。）于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怜己女，不知有吾，故气结死。今神道使吾嫁与市吏，故辄引与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须见嫁。后月一日，可合婚姻。惟舅不以胥吏见期，而违神道。请即知闻，受其所聘，仍待以女胥礼。至月一日，当具饮食，吾迎杨郎。望伏所请焉。"主簿惊叹，乃召胥一问。为杨胥，（明钞本为杨胥作谓之为胥。）于是纳钱数万，其父母皆会焉。攸乃为外生女造作衣裳帷帐，至月一日，又造馔大会。杨氏鬼又言曰："蒙恩许嫁，不胜其喜，今日故此亲迎杨郎。"言毕，胥暴卒，乃设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于东郊。（出《纪闻》）

【译文】

天宝初年。会稽主簿季攸，有两个女儿，等同时带外甥孤女来到官府。有来求婚的，就出嫁自己的女儿。自己的女儿都嫁出了却没嫁外甥女，外甥女很忌恨，由于结下怨恨而死。灵柩停放在东郊。经过几个月，所给主簿市胥吏姓杨，是个大家族的儿子，家里很富贵。相貌又美，他家忽然失去胥吏。推算寻找不到，料想他被鬼所迷惑，就在废墟坟墓中寻找。当时下大雪，而季攸外甥女的殡室内竟有衣裙出现。胥吏家人率领进去，就听到棺内有胥吏的叫声，可是棺材很完好，不知道是从哪里进去的。家人立刻报告主簿，主簿让人打开那棺材。季攸外甥女在棺材里，和胥吏同睡在一起，外甥女的容貌象活时一样。他家就抬出胥吏，又修整殡室。胥吏出来以后象傻子，几天才缓过来。外甥女对主簿说："我恨舅舅不嫁我，只怜爱自己的女儿，不知道有我，所以气绝而死。现在神道让我嫁给市吏，所以我就领引他，和他同床！既然这个城邑已经知道，按理应当被嫁！后月一日，可结为婚姻，只有舅舅不按胥吏的期望，而违背神道的话，请马上听着，接受他的聘礼，照旧以对待女婿的礼节对待胥吏，到了那月一日，应当准备饭菜，我迎接杨郎，希望按我所说的请他。"主簿惊叹，就召来胥吏一问，当作杨胥，因此收下几万钱，他的父母也都会见了。主簿季攸就给外甥女做衣裳帷帐，到了那月一日，又做好饭菜大会宾客。杨氏鬼又说："蒙恩许嫁，不胜欣喜，今天因此亲自迎接杨郎。"说完，胥吏暴死，就摆设阴间婚礼，厚加棺殓，合葬在东郊。

武德县田叟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日晚，将往河内府南，视女家礼事。出村，有二人随之。与叟言，谓叟曰："吾往河南府北，喜翁相随。"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视之非凡，乃下驴谓之曰："吾与汝非旧相识，在途相逢，吾观汝指顾，非吉人也。汝姑行，吾从此南出。汝若随吾，吾有返而已，不能偕矣。"二人曰："慕老父德，故此陪随。如不愿俱，请从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适会田叟邻舍子，自东来，问叟何为，叟县以告。邻舍子告二人，老父不愿与君俱，可东去，从老父南行，君何须相绊也？"二人曰："诺。"因东去，叟遂南。邻舍子亦西还，到家未几，闻父老惊家叫。邻舍子问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计今适到。而所乘驴乃却来，何谓也？"邻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状，因与叟男寻之。至与二人言处，叟死沟中，而衣服甚完，无损伤。乃知二人取叟之鬼也。（出《纪闻》）

【译文】

武德县酒封村田叟，天晚时，将要去河内府南面。看看女儿家礼的事。走出村子，有两个人跟着他，和田叟说话，对田叟说："我们去河南府北面，很高兴一起去。"等到上大道时，那两个人不肯离去。田叟看他们不同寻常，就从驴上下来对他们说："我和你们不是老相识，只在路上相遇，我看你们指点观望的样子，不是吉祥的人。你们姑且走吧，我从这南面走。你们如果跟着我，我只有返回罢了。不能一起走了。"那两个人说："羡慕你的功德，所以这样陪伴着您。如果不愿意一起走，请从这里分离，您何必发怒呢！"当他们对话之时，正赶上田叟邻居的儿子，从东面来了，问田叟做什么，田叟把刚才的事全都告诉了他。领居的儿子告诉那两个人："老人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走，你们可以向东去，却跟着老人往南行，你们为啥偏要干扰他呢？"那两个人说："行。"于是他们向东去，田坡就向南走，邻居的儿子也向西返回，他到家不久，就听到老人家里有惊叫声，邻居的儿子上前问，田叟的儿子说："父亲去姐姐家，算计现在正好在那儿，可是所骑的驴却回来了，为什么？"邻居的儿子就把田叟碰见两上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于是就和田叟的儿子去找田叟。到了和那两个人说话的地方，看见田叟已经死在沟里，可是衣服很完好，没有损伤，就知道那两个人是要田叟命的鬼。

裴徽

河东裴徽，河南令回之兄子也。天宝中，曾独步行庄侧，途中见一妇人，容色殊丽，瞻靓艳泆，久之。徽问："何以独行？"答云："适婢等有少交易，迟迟不来，故出伺之。"徽有才思，以艳词相调，妇人初不易色，齐献酬数四。前至其家，邀徽相过。室宇宏丽。入门后，闻老婢怒云："女子何故令他人来？名教中宁有此事。"女辞门有贤客，家人问者甚众。有倾老婢出，见（见原作门，据明钞本改。）徽辞谢，举动深有士风。须臾，张灯施幕，邀徽入坐。侍数人，各美色，香气芳馥，进止甚闲。寻令小娘子出云："裴郎何须相避？"妇人出，不复入。徽窃见室中甚嚣，设绮帐锦茵，如欲嫁者，独心喜欲留。会腹胀，起如（如原作凑，据明钞本、陈校本改。）厕，所持古剑，可以辟恶。厕毕。取剑坏（剑坏原作裹剑。据明钞本改。）纸，忽见剑光粲然，执之欲回，不复见室宇人物。顾视在孤墓上丛棘中，因大号叫。家人识徽，持烛寻之。去庄百余步，瞪视不能言，久之方悟尔。（出《广异记》）

【译文】

河东裴徽，是河南令回的兄长的儿子。天宝年间，曾独自步行在村庄边，路上看见一个妇人，容貌特别漂亮，光艳照人，过了一会儿，徽问她为什么一个人走。她回答说："刚才婢女们有点东西要买，迟迟没来，所以出来等候她们。"徽很有才思，用艳词挑逗她。妇人开始不改变脸色，也应酬几句。往前走到了她的家，妇人请他探访。见那室宇宏伟壮丽，进了大门以后，听到老婢女发怒地说："你为什么让别人进来？名教坊中哪有这样的事？"女子告诉她说门外有位贤能的客人，很多家人过来问。隔了一会儿老婢女出来，看见徽要告辞，他的一举一动很有士人风度。过一会儿，点灯拉幕邀请裴徽进来坐，几个侍女，各有美色，香气浓郁，举止很闲雅。不久让妇人出来，说："裴郎何必躲避我？"妇人出来，不再进去。徽偷偷看见屋里很喧闹，摆设绮帐锦绣垫子，象要出嫁似的，他独自欣喜想要留下。正赶上他腹胀，起身到厕所。所拿的古剑，可以避邪。上完厕所，他拿剑削纸。忽然看见剑光璀璨，他拿剑要回去，却再看不见屋里的人和物。环顾周围发现自己在孤墓上的丛棘中，于是大声哭叫。家人听出是裴徽，拿蜡烛寻找他，离村庄一百多步，见他瞪眼看大家说不出话，很久才明白过来。

李陶

天宝中，陇西李陶，寓居新郑。常寝其室，睡中有人摇之，陶惊起，见一婢袍裤，容色甚美。陶问："那忽得至此？"婢云："郑女郎欲相诣。"顷之，异香芬馥，有美女从西北陬壁中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语，妇人惭怍却退。婢慢骂数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耶？令我女郎愧耻无量。"陶悦其美色，亦心讶之，因绐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见，可更呼之。"婢云"来。"（明钞本云来作乃止。）又云："女郎重君旧缘，且将复至，忽复如初，可以殷勤也。"及至，陶下床致敬，延止偶坐，须臾相近。女郎貌既绝代，陶深悦之，留连十余日。陶母躬自窥觇，累使左右呼陶，陶恐阻己志，亦终不出。妇云："大家召君，何以不往？得无坐罪于我？"陶乃诣母，母流涕谓陶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妇乎？"陶云改之。自尔留连，半岁不去。其后陶参选，之上都，留妇在房。陶后遇疾笃，鬼妇在房，谓其婢云："李郎今疾亟，为之奈何？当相与往省问。"至潼关，为鬼关司所遏，不得过者数日。会陶堂兄亦赴选入关，鬼（关鬼原作鬼关，据明钞本、许本改。）得随过。其夕，至陶所，相见忻悦。陶问："何得至此？"云："见卿疾甚，故此相视。"素所持药，因和以饮陶，陶疾寻愈。其年选得临津尉，与妇同众至舍。数日，当之官。鬼辞不行，问其故，云："相与缘尽，不得复去。"言别凄怆，自此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天宝年间，陇西李陶，住在新郑，常常睡在他的屋中。睡觉时有人摇晃他，陶惊惧地站起来，看见一个婢女穿着袍裤，容貌很美丽。李陶问她怎么忽然能够到这里？婢女说："郑女郎想要到你这来。"顷刻之间，异香芬芳，有个美女从西北板壁里出来，到床那儿拜了又拜。李陶知道她是鬼。最初也不和她说话。美女惭愧退去。婢女谩骂几次说："田舍郎，能这样待人吗？让我们女郎羞愧得无地自容？"李陶喜欢她的美色，心里非常惊讶，于是哄骗说："女郎在哪里？我本来没有看见，可以再召呼她。"婢女说来吧。又说："女郎重视您的旧情，还将再来，不要再象当初那样，应该热情对待。"等她到了，李陶下床表示敬意，邀请她两人并坐，不一会儿又靠近点儿。女郎相貌已经是绝代佳人，李陶非常高兴，逗留了十多天。李陶母亲亲自窥视，多次让左右的人召呼李陶。李陶担心母亲阻碍自己的心愿，也始终不出来。妇人说："大家召呼你，为什么不出来，该不会怪罪我吧？"李陶就到母亲那儿去，母亲流泪对李陶说："你要承继李家宗嗣，该有鬼妇吗？"李陶说改正，从此在这留连，半年也不离去。以后李陶参加选职，到了上都，留妇人在房间。李陶后来得了重病。鬼妇在房里，对她的婢女说："李郎现在病急，该怎么办？应当和我去探问！到了潼关，被鬼关司所阻拦，有几天也不能通过。正赶上李陶堂兄也去赴选，进潼关，鬼得以跟着过关。那天晚上，到了李陶住的地方，相见很高兴。李陶问她怎么能到这里，回答说："看见你病得厉害，所以在这见面。"真情地拿着药，就调好给李陶喝了。李陶病不久就好了，那年当选成临津尉，和妇人一同回到住舍。过几天，李陶去上任，鬼告辞不去，问她原因，就说："和你的缘份已尽，不能再去。"告别语言凄怆，从此就销声匿迹。

长洲陆氏女

长洲县丞陆某，家素贫。三月三日，家人悉游虎丘寺，女年十五六，以无衣不得往，独与一婢守舍。父母既行，慨叹投井而死。父母以是为感，悲泣数日，乃权殡长洲县。后一岁许，有陆某者，曾省其姑。姑家与女殡相近，（相近原作同出，据明钞本改。）经殡宫过，有小婢随后，云："女郎欲暂相见。"某不得已，随至其家。家门卑小，女郎靓妆，容色婉丽。问云："君得非长洲百姓耶？我是陆丞女，非人，鬼耳。欲请君传语与府。今临顿李十八求婚，吾是室女，义难自嫁。可与白大人，若许为婚，当传语至此，其人尚留殡宫中。"少时，当州坊正，从殡宫边过，见有衣带出外，视之，见妇人。以白丞。丞自往，使开壁取某，置之厅上，数日能言。问焉得至彼，某以女言对，丞叹息。寻令人问临顿李十八，果有之，而无恙自若。初不为信，后数日乃病，病数日卒。举家叹恨，竟将女与李子为冥婚。（出《广异记》）

【译文】

长洲县丞陆某，家境一向贫寒。三月三日，家人全去游览虎丘寺。女儿年龄十五六岁，因为没有衣服不能去，独自和一个婢女守着房舍。父母走了以后，她慨叹之余投井而死。父母因此很悲伤，悲泣了几天，就把尸体暂且停放在长洲县。以后一年左右，有个姓陆的，曾经探望她的姑姑，姑姑家和那个女子殡葬的地方很近。经过殡宫，有个小婢女跟在后面，说："女郎想要暂时相见。"陆某不得已，跟着到她的家。家门很窄小，女郎美丽端庄，容貌婉丽，问道："你不是长洲百姓吗？我是陆丞的女儿，不是人，是鬼。想请你传话给我家，现在临顿李十八求婚，我是有家的女儿，从道义上说难以自己出嫁。可以告诉大人，如果答应成婚，应当传话到这里。"那人还留在殡宫里，不多会儿，当州坊正，从殡宫边经过，看见衣带露出来，仔细一看，见是妇人。把这事告诉陆丞，丞亲自去。让人打开殡宫墙壁取出陆某，放在厅里，几天才能说话。陆丞问陆某怎么能到那儿，陆某把女子的话告诉他。陆丞叹息，派人寻问临顿李十八。果然有这个人，却没有病很正常。最初不相信，过几天就病了，病几天就死了。全家叹息悔恨，最终让女儿和李十八结为阴间婚姻。

刁缅

宣城太守刁缅，本以武进。初为玉门军使，有厕神形见外厩，形如大猪，遍体皆有眼，出入溷中，游行院内。缅时不在，官吏兵卒见者千余人。如是数日。缅归，祭以祈福，厕神乃灭。缅旬迁伊州刺史，又改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遂贵矣。（出《纪闻》）

【译文】

宣城太守刁缅，本来凭武功进取，最初做玉门军使。有个厕神，在外面的马圈出现，形状象大猪，全身都有眼睛，出入在厕所里，游行在院内。刁缅当时不在家，官吏兵卒看见的有一千多人。象这样几天，刁缅回家了，祭祀来祈祷求福，厕神就消失了。刁缅十天后升到伊州做刺吏，又调转做左卫率右骁卫将军左羽林将军，从此富贵了。

王无有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美而妒。无有疾，将如厕，而难独行，欲与侍婢俱，妻不可。无有至厕，于垣穴中，见人背坐，色黑且壮。无有以为役夫，不之怪也。顷之，此人回顾，深目巨鼻，虎口乌爪。谓无有曰："盍与子鞋。"无有惊，未及应，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见，如食肉状，遂尽之。无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仆有疾如厕，虽一婢相送，君适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妇犹不信，乃同观之。无有坐厕，怪又见，夺余一鞋。妻恐，扶无有还。他日，无有至后院，怪又见，语无有曰："吾归汝鞋。"因投其旁，鞋并无伤。无有请巫解奏，鬼复谓巫："王主簿禄尽，余百日寿。不速归，死于此。"无有遂归乡，如期而卒。（出《纪闻》）

【译文】

楚丘主簿王无有新娶妻子，妻子漂亮却嫉妒。王无有病了，要到厕所，却难以自己去，想和侍女一起去，妻子不答应。王无有到厕所，在墙洞里，看见有人背坐着，肤色黑又很健壮。王无有以为是役夫，没有感到奇怪。过了一会儿，这个人回头看，只见他深陷的睛睛，巨大的鼻子，虎口乌爪，对王无有说："把你的鞋给我。"王无有惊恐，没等回答，妖怪从洞穴中伸出手，直来拿他的鞋，嘴里嚼着，鞋里出现血，象吃肉的样子，就吃光了。王无有惊恐，先告诉他的妻子，又责怪她说："我有病到厕所仅仅让一个婢女送我，你就坚决阻拦。果真遇到妖怪，怎么办？"妇人还不信，就一同去看看。王无有到厕所，妖怪又出现了，夺他剩下的那只鞋，嚼着。妻子惊恐。搀扶王无有回屋。另一天，王无有到后院，妖怪又出现了，它告诉王无有说："我还给你鞋。"于是将鞋扔在王无有旁边，鞋并没有损坏。王无有请巫婆解释这件事，鬼又对巫婆说："王主簿官禄做到头了，还有一百多天活头，不快回家，就死在这。"王无有于是返回家乡，到预算的日子就死了。

王升

吴郡陆望，寄居河内。表弟王升，与望居相近。晨谒望，行至庄南故村人杨侃宅篱间，忽见物（物字原缺，据明钞本、陈校本补。）两手据厕，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斒斓，直视于升，惧而走。见望言之，望曰："吾闻见厕神无不立死，汝其勉之。"升意大恶，及还即死。（出《纪闻》）

【译文】

吴郡陆望，寄住河内，表弟王升，和陆望住得很近。早晨拜见陆望，走到村庄南边已经死去的村人杨侃宅院里，忽然看见个怪物，两手按着厕所，大耳朵、深陷的眼睛，虎鼻猪牙，面容呈紫色而且斑斑点点，直看着王升。王升惊恐而逃，看见陆望就说了这事。陆望说："我听说看见厕神的没有不立刻死的，你要努力活呀。"王升料想要有极凶的事发生，等到回家就死了。

高生

天宝中，有渤海高生者，亡其名。病热而瘠，其臆痛不可忍。召医视之，医曰："有鬼在臆中，药可以及。"于是煮药而饮之，忽觉暗中动摇。有顷，吐涎斗余，其中凝固不可解，以刀剖之，有一人涎中起。初甚么麽，俄长数尺。高生欲苦之，其人趋出，降阶遽不见。自是疾闻。（出《宣室志》）

【译文】

天宝年间，有个渤海的高生，忘了他的名字，病情严重而且身体瘦弱，胸中痛不可忍，召呼医生看病。医生说："有鬼在你的胸中，药可以治到。"于是煮药喝了，忽觉暗中有人摇动他。过了一会儿，吐出口水有一斗多，其中有个不可解化的固体。用刀剖开它，有一个人从口水中站起，开始很小，很快长到几尺。高生想要让他吃点儿苦头，那个人赶紧出来，跑下台阶立刻不见了。从此以这种疾病闻名。

卷第三百三十四　　鬼十九

杨准　王乙　韦栗　河间刘别驾　王玄之　郑德懋　朱敖　裴虬　赵佐　歧州佐史

杨准

唐杨淮者，宋城人，士流名族。因出郊野，见一妇人。容色殊丽。准见挑之，与野合。经月余日，每来斋中，复求引准去。准不肯从，忽而心痛不可忍，乃云："必不得已，当随君去，何至苦相料理。"其疾遂愈，更随妇人行十余里。至舍，院宇分明，而门户卑小。妇人为准设食，每一举尽椀。心怪之，然亦未知是鬼。其后方知。每准去之时，闭房门，尸卧床上，积六七日方活。如是经二三年。准兄渭准曰："汝为人子，当应绍绩。奈何忽与鬼为匹乎？"准惭惧，出家被缁服，鬼遂不至。其后准反初服。选为县尉，别婚家人子。一年后，在厅事理文案，忽见妇人从门而入，容色甚怒。准惶惧，下阶乞命，妇人云："是度无放君理。"极辞搏之，准遇疾而卒。（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杨准，是宋城人，士流名族。因事到荒野郊外，看到一位妇人，容貌特别漂亮。杨准引诱她引诱，与她野合。过了一个多月，每次来书斋中，妇人又总是恳求引领杨准离开那里，杨准不肯听从。忽然杨准心痛不能忍受，就说："一定没办法了，该随你去，何至于麻烦你来照料我？"他的病马上就好了，又跟随妇人走十多里，到了一座房舍，院宇分明，可是门很窄小。妇人给杨准摆上饭菜，每当他一拿起碗，全都是空碗，心里感到奇怪，但是也不知道是鬼，以后才知道。每当杨准离去的时候，妇人都关闭房门，象尸体那样躺在床上，需六七天才能活，象这样两三年。杨准的哥哥对杨准说："你是人的后代，应当传宗接代，怎么忽然和鬼结为配偶呢？"杨准惭愧惧怕，出家穿上黑衣服，鬼就不来了。以后杨准又穿上从前的衣服，被选为县尉，另取某人家的女儿，一年后，在厅堂办理文案，忽然看见妇人从前门进来，脸色很气恼。杨准恐惧，下了台阶乞求饶命。妇人说："这次没有放你的道理。"妇人严斥扑打他，李准得病而死。

王乙

临汝郡有官渠店，店北半里许李氏庄王乙者，因赴集，从庄门过。遥见一女年可十五六，相待欣悦，使侍婢传语。乙徘徊槐阴，便至日暮，因诣庄求宿。主人相见甚欢，供设亦厚。二更后，侍婢来云："夜尚未深，宜留烛相待。"女不久至，便叙绸缪，事毕。女悄然忽患，乙云："本不相识，幸相见招。今叙平生，义即至重。有何不畅耶？"女云：非不尽心，但适出门闭，逾垣而来。（逾字来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墙角下有铁爬，爬齿刺脚，贯彻心痛，痛不可忍。"便出足视之。言讫辞还，云："已应必死。君若有情，回日过访，以慰幽魂耳。"后乙得官东归，涂次李氏庄所，闻其女已亡。私与侍婢持酒馔至殡宫外祭之，因而痛哭。须臾，见女从殡宫中出，乙乃伏地而卒，侍婢见乙魂魄与女同入殡宫，二家为冥婚焉。（出《广异记》）

【译文】

临汝郡有个官渠店，从店往北面走半里路左右李家庄有个王乙，因赶集从庄门经过。很远看见一个女子年龄约十五六岁，高兴地等他，并派侍女传话。王乙徘徊在槐荫下，到了黄昏的时候，就到庄上一家求宿。主人见着他很欢喜，饮食起居都很优厚。二更后，侍女来说："夜还没深，应该留下蜡烛相陪。"女人不久到了，便陈述着缠绵的情意。事完，女人默默地忽然忧虑起来。王乙说："本来不相识，有幸蒙招相见，现在叙说平生事，情义已经这样深重，有什么不畅快的呢？"女人说："不是没诚意，只是正赶上我出去时门关闭了，我是越墙而来，墙角有个铁筢，筢齿扎了脚，刺到心痛，不可忍受。"便伸出脚来让王乙看。说完告辞回去，说："已应必死，您如果有情，过几天来看我，用来凭吊我的灵魂吧。"后来王乙做官东归，途经李家庄，听说那个女子已经死了，私下和侍女拿酒菜到殡宫外祭祀她，并且痛哭起来。过了一会儿，看见那女子从殡宫里出来，王乙就趴在地上死了。侍女看见王乙魂魄和那女子一同进入殡宫，两个结成阴间婚姻。

韦栗

韦栗者，天宝时为新淦丞，有少女十余岁。将之官，行上扬州，女向（向明钞本作白。）栗，欲市一漆背金花镜。栗曰："我上官艰辛，焉得此物？待至官与汝求之。"岁余女死，栗亦不记宿事。秩满，载丧北归，至扬州，泊河次。女将一婢持钱市镜，行人见其色甚艳，状如贵人家子，争欲求卖。有一少年年二十余，白皙可喜，女以黄钱五千余之，少年与漆背金花镜，径尺余。另一人云："有镜胜此，只取三千。"少年复减两千。女因留连。色授神与，（与字原缺，据明钞本补。）须臾辞去。少年有意淫之，令人随去，至其所居。须臾至铺，但得黄纸三贯，少年持至栗船所，云："适有女郎持钱市镜，入此船中。今成纸钱。"栗云："唯有一女，死数年矣。君所见者，其状如何？"少年具言服色容貌，栗夫妻哭之。女正复如此。因领少年入船搜检，初无所得。其母剪黄纸九贯，置在榇边案上，检失（失字原缺，据明钞本补。）三贯，众颇异之，乃复开棺，见镜在焉，莫不悲叹。少年云："钱已不论。"具言本意，复赠十千，为女设斋。（出《广异记》）

【译文】

韦栗，天宝年间做新淦丞。有个女儿十多岁，韦将要上任，走到扬州，女儿向父亲要求要买一面漆背金花镜。韦栗说："我当官艰辛，哪能得到这样的东西？等到了官府给你寻求。"一年多，女儿就死了。韦栗也不记得过去的事了。俸禄已满，带丧回家。乘船到了扬州，停在河岸。有个女子让一个婢女拿钱买镜，旁边的人看她容貌很美丽，形状很象富贵人家的女儿，争着想求她买镜。有一个少年年龄二十多岁，皮肤白皙可爱，女子用铜钱五千多买他的镜子，少年给她漆背金花镜，直径一尺多。另一个人说："有面镜子比这面镜子好，只要三千。"少年又减两千，女子于是留步，恋恋不舍，心领神会，过了一会儿才告辞离开。少年有意调戏她，派人跟去着。到她所住的地方。少年进了店铺，却只得到黄纸三贯。少年拿了它到了韦栗所乘的船上，说："刚才有个女郎拿钱买镜，进入这只船中，现在变成纸钱了。"韦栗说："我只有一个女儿，死了几年了，你所看见的女子，相貌怎样？"少年把她的服饰容貌全说了。韦栗夫妇痛哭，女儿当初正是这个样子，于是领着少年进入船中搜寻。最初毫无所得。她的母亲剪了纸钱九贯，放到旁边的桌子上。再翻检查看时，少了三贯钱，大家很奇怪。就又打开那棺材，看见镜子在那里，没有不悲叹的，少年说："不谈论钱吧。"把他的本意全都说出来，又赠送钱十千，给那女子设斋。

河间刘别驾

河间刘别驾者，常云："世间无妇人，何以适意？"后至西京通化门，见车中妇人有美色，心喜爱悦，因随至其舍，在资圣寺后曲。妇人留连数宵，彼此兼畅。刘侯不觉有异，但中宵寒甚，菌衾累重，然犹肉不煖。心窃怪之，后一日将曙，忽失妇人并屋宇所在，其身卧荒园中数重乱叶下，因此遇痼病。（出《广异记》）

【译文】

河间刘别驾，常常说："世间没有妇人，哪里能适合心愿？"后来到西京通化门，看见车里有位妇人很有美色，心里喜欢爱恋地，就跟随到了她的房舍。在资圣寺后曲折隐秘的地方，妇人逗留几夜，两个人都很欢畅。刘侯不觉有些奇怪，只是半夜特别寒冷，盖几重锦被，身体还是不暖和。刘侯暗自奇怪。后来有一天，天要亮时，妇人和所在的房舍忽然都不见了，他的身体躺在荒园中几重乱叶下，因此患了痼病。

王玄之

高密王玄之，少美风彩，为蕲春丞，秩满归乡里，家在郭西。尝日晚徙倚门外，见一妇人从西来，将入郭，姿色殊绝，可年十八九。明日出门又见，如此数四，日暮辄来。王戏问之曰："家在何处？向暮来此？"女笑曰："儿家近在南冈，有事须至郭耳。"王试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亲昵，明旦辞去。数夜辄一来，后乃夜夜来宿。王情爱甚至，试谓曰："家既近，许相过否？"答曰："家甚狭陋，不堪延客，且与亡兄遗女同居，不能无嫌疑耳。"王遂信之，宠念转密。于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其裁制，见者莫不叹赏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随其后。虽在昼日，亦不复去。王问曰："兄女得无相望乎？"答曰："何须强预他家事？"如此积一年，后一夜忽来，色甚不悦，啼泣而已。王问之，曰："过蒙爱接，乃复离去，奈何？"因呜咽不能止，王惊问故，女曰："得无相难乎？儿本前高密令女，嫁为任氏妻，任无行见薄，父母怜念，呼令归。后乃遇疾卒，殡于此。今家迎丧，明日当去。"王既爱念，不复嫌忌。乃便悲惋。"问明日得至何时，曰："日暮耳。"一夜叙别不眠，明日临别，女以金缕玉杯及玉环一双留赠，王以繍衣答之，握手挥涕而别。明日至期，王于南冈视之，果有家人迎丧。发衬，女颜色不变，粉黛如故。见繍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杯及玉环。家人方觉有异。王乃前见陈之，兼示之玉杯与环，皆捧之而悲泣。因问曰："兄女是谁？"曰："家中二郎女，十岁病死，亦殡其旁。"婢亦帐中木人也，其貌正与从者相似。王乃临柩悲泣而别，左右皆感伤。后念之，遂恍惚成病，数日方愈。然每思辄忘寝食也。（出《广异记》）

【译文】

高密王玄之。年少俊美有风彩。做蕲春丞，俸禄已满回到乡里。家在城西。曾经有一天黄昏时，从屋里出来斜靠着门外，看见一个妇人从西面来，将要进入城中。她的姿色艳丽绝世，年龄约十八九岁。第二天出门又看见她，象这样有数次，天色晚了就来。王玄之戏谑地问她："家在哪里？一到天黑就来这里。"妇人笑着说："我家很近在南冈，有事必须要到城里。"王玄之试着挑逗她。妇人就很快活，于是留下来住宿，两人很亲热。第二天妇人告辞离去，隔几夜就来一次，后来就夜夜来住。王玄之情爱至深，试着对她说："家既然离这很近，答应我过去看看行不？"回答说："家很狭窄简陋，不便请客人去，况且我和亡兄的女儿同住，不能没有嫌疑。"王玄之就相信了她的话，宠爱惦念越加密切。因为她的针线活特别好，王玄之穿的衣服，都是她裁制的，看见的人没有不叹赏的。妇人身边有个婢女也很漂亮，总是跟在她后面，虽然在白天，也不离去。王玄之问道："亡兄的女儿莫非是期望我什么吧？"妇人回答道："何必强行干预别人家的事呢？"就这样过了一年。后来有一天夜晚她忽然来了，脸色很不高兴，啼哭完了，王玄之问她，她说："过去蒙你爱怜接纳，竟要离去，怎么办？"于是呜咽不停。王玄之惊问缘故。妇人说："能不难为我吗？我以前本是高密令的女儿，嫁给任氏为妻。任没有品德慢怠我，父母可怜我，召我回去。后来就得病而死，殡葬在这里。现在家里办丧事，明天应该去。"王玄之既然已经爱恋她，不再猜忌她，就悲伤起来，问她明天能到什么时候。回答说："日落时吧。"一夜叙别没有睡觉。第二天要分别时，女子用金镂玉杯和一双玉环留赠给王玄之，王玄之用绣衣赠答，握手挥泪而别。第二天到她们说的迎丧时刻，王玄之在南冈观望，果然有她家里的人前来迎丧。揭开衬帘，那女尸的容颜未变。妆束象原来的样子。看见一箱绣衣在棺材中，却丢失了所送的金杯和玉环！家人才察觉有些特别，王玄之就上前述说了这件事，同时给他们看玉杯和玉环，都捧着它悲伤哭泣，于是问她的家人："兄弟的女儿是谁？"回答说："是家中二儿子的女儿，十岁就病死了，也殡葬在她旁边。"她的婢女就是殡帐中的木头人，它的容貌和那女子身边的侍女相似。王玄之到灵柩前悲泣而别，左右的人都很悲伤。王玄之后来常想念她，于是恍惚成病，几天才好，然而每每想起她就忘了吃饭睡觉。

郑德懋

荥阳郑德懋，常独乘马，逢一婢，姿色甚美，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郑郎。"鄂然曰："素不识崔夫人，我又未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颇有容质，且以清门令族，宜相匹敌。"郑知非人，欲拒之，即有黄衣苍头十余人至曰："夫人（曰夫人原作日未入，据明钞本、陈校本改。）趣郎进。"辄控马。其行甚疾，耳中但闻风鸣。奄至一处，崇垣高门，外皆列植楸桐。郑立于门外，婢先白。须臾，命引郑郎入。进历数门，馆宇甚盛，夫人著梅绿罗裙，可年四十许，姿容可爱，立于东阶下。侍婢八九，皆鲜整。郑趋谒再拜。夫人曰："无怪相屈耶？以郑郎清族美才，愿讬姻好。小女无堪，幸能垂意。"郑见逼，不知所对，但唯而已。夫人乃堂上（堂上明钞本作上堂。）命引郑郎自西阶升。堂上悉以花罽荐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垂碧箔，银钩珠络。长筵列馔，皆极丰洁。乃命坐。夫人善清谈，叙置轻重，世难以比。食毕命酒，以银贮之，可三斗余，琥珀色，酌以镂杯。侍婢行酒，味极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严妆讫。"乃命引郑郎出就外间，（间原作门，据明钞本改。）浴以百味香汤，左右进衣冠履珮。美婢十人扶入，恣为调谑。自堂及门，步致花烛，乃延就帐。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艳，目所未见。被服粲丽，冠绝当时，郑遂欣然，其后遂成礼。明日，夫人命女与就东堂，堂中置红罗繍帐，衾褥茵席，皆悉精绝。女善弹箜篌，曲词新异。郑问："所迎婚前乘来马，今何在许？"（许原作诈，据明钞本改。）曰："今已反矣。"如此百余日，郑虽情爱颇重，而心稍嫌忌。因谓女曰："可得同归乎？"女惨然曰："幸讬契会，得侍中栉。然幽冥理隔，不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郑审其怪异，乃白夫人曰："家中相失，颇有疑怪，乞赐还也。"夫人曰："适蒙见顾，良深感慕。然幽冥殊途，理当暂隔。分离之际，能不泫然。"郑亦泣下。乃大醼会，与别曰："后三年，当相迎也。"郑因拜辞，妇出门，挥泪握手曰："虽有后期，尚延年岁。欢会尚浅，乖离苦长。努力自爱。"郑亦悲惋。妇以衬体红衫及金钗一双赠别，曰："若未相忘，以此为念。"乃分袂而去。夫人敕送郑郎，乃前青骢，被（被原作故，据明钞本改。）带甚精。郑乘马出门，倏忽复至其家，奴遂云："家中失已一年矣。"视其所赠，皆真物也。其家语云："郎君出行后，其马自归，不见有人送来。"郑始寻其故处，唯见大坟，旁有小塚，茔前列树，皆已枯矣。而前所见，悉华茂成阴。其左右人传崔夫人及小郎墓也。郑尤异之，自度三年之期，必当死矣。后至期，果见前所使婢乘车来迎。郑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乐处，吾得何忧？"乃悉分判家事，预为终期，明日乃卒。（出《宣室志》）

【译文】

荥阳郑德懋，曾经独自骑马，遇到一个婢女，容貌非常漂亮。婢女来到马前拜见说："崔夫人奉迎郑郎。"郑郎惊讶地说："从来不认识崔夫人，我又没结婚，什么缘故迎我？"婢女说："夫人的小女儿很有姿色，况且都是清门令族，许配给你是很合适的。"郑郎知道她不是人，想要拒绝她，立即有穿黄衣服的十多个男仆到来，说："夫人催郑郎进去。"上前就拉着他的马，跑得很快，耳边只听到风响。不久到一个地方，高墙高门，外面都栽植一排排的楸桐。郑郎站在门外，婢女先说话。不一会儿，命令领郑郎进去。经过几道门，馆楼很壮观。夫人穿着梅绿罗裙。年龄约四十左右，姿容可爱。站在东阶下，侍女八九个，都穿着鲜艳整齐。郑郎再次拜见，夫人说："别怪我委屈你，因为郑郎出身名门望族才貌双全，愿意讬付联姻为好。小女不能主动，希望您能对她表示爱意。"郑郎被她逼迫，不知道怎样答对，只好如此而已。夫人就在厅堂上让人领郑郎从西阶上来。堂上全都是花毯铺地，左右的人布置脚床七宝屏风黄金屈膝，门上垂有竹帘，银钩珠络，长筵列馔，都极其丰盛清洁。夫人就让郑郎坐下，夫人善于清谈，叙说布置的情况，世人难以相比。吃罢命令上酒，用银器盛着约三斗多，琥珀色，用镂杯斟酒。侍女行酒，味道非常甜香。到晚上，一个婢女上前说："女郎已妆扮完了。"就让人带领郑郎来到外面的厅里，用百味香水沐浴。左右的人送来衣帽鞋珮，十个漂亮的婢女扶着他进花堂，尽情戏谑，从厅堂到门，走到花烛跟前，就请郑郎进入帐内。那女子年龄十四五岁，容貌非常漂亮，前所未见，穿着艳丽，在当时再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郑郎于是非常高兴，而后就拜完婚礼。第二天，夫人让女子与郑郎到东堂。堂中放着红罗帷帐，被褥、坐垫、席子，都极其精美。女子善弹箜篌，曲词新颖特别。郑郎问她，迎婚前我骑来的马，现在在哪里？"回答说："现在已经返回去了。"这样度过了一百多天。郑郎虽然情爱很深，可心里却稍有怀疑，于是对女子说："能够和你一起回去吗？"女子悲哀地说："有幸托身投合在一起，能陪伴侍奉你，阴曹与世间本来是相隔的，不合你的心愿该怎么办？"于是声泪俱下。郑郎觉察到她的怪异，就告诉夫人说："家里丢失了我，很有疑心，感觉奇怪，请求让我归还吧。"夫人说："刚才蒙你看重，非常感激钦慕。然而阴间有特殊的道路，理当暂时分离，分离的时候，能不悲痛吗？"郑郎也流泪了，就安排盛大宴会，与女子告别说："三年后，必当迎接你。"郑郎就拜谢告别。妇人出门，挥泪握着郑郎的手说："虽然有后会的日子，还须延续年月，欢聚的日子还是太少了，分离的日子痛苦漫长，望你努力爱惜自己吧。"郑郎也很悲悽，妇人用贴身的红衬衫和一双金钗赠给郑郎作别，说："你不要忘记我，用这些作为纪念。"于是分袖而去。夫人命人送郑郎，郑郎就上前骑上青骢马，马的披带很精美。郑郎骑马出门，很快又到了自己的家。奴仆就说："家里丢你已有一年了。"看他带回的东西都是真的，他家人告诉他说："郎君出门后，你的马自己回来了，没见有人送来。"郑郎开始寻找他的住过的地方，只看见一座大坟墓，旁边有座小坟墓，坟前有一排树，都已经枯死了。可是以前所看见的，都是茂密成荫的树林，他附近的人告诉说这是崔夫人和他的孩子的坟墓。郑郎尤其奇怪，自己过了三年的期限，一定该死了。后来到了日期，果然看见从前所使的婢女骑马来迎接他。郑郎说："生死本来自有定命，只要能够安乐，我又有何忧虑？"就全都吩咐了家事，预感到终期已到，第二天就死了。

朱敖

杭州别驾朱敖旧隐河南之少室山。天宝初，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使骑招敖。乘马便骋，从者在后，稍行至少姨庙下，时盛暑，见绿袍女子，年十五六，姿色甚丽。敖意是人家臧获，亦讶其暑月挟纩。驰马问之，女子笑而不言，走入庙中。敖亦下马，不见有人。遂壁上观画，见绿袍女子，乃途中睹者也，叹息久之。至寺具说其事，舒等尤所叹异。尔夕既寐，梦女子至，把被欣悦，精气越泆，累夕如此。嵩岳道士吴筠书一符辟之，不可。又吴以道术制之，亦不可。他日，宿程道士房。程于法清净，神乃不至。敖后于河南府应举，与渭南县令陈察微往诣道士程谷神。为设薯药，不托莲花，（托莲花明钞本作施荤馔。）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暮方回。去少室五里所，忽嵩黑云腾踊，中掣火电。须臾晻昧，骤雨如泻。敖与察微从者一人伏枥林下，旁抵巨壑。久之，有异光，与日月殊状。忽于光中遍是松林，见天女数人，持一舞筵，周竟数里，施为松林上。有天女数十人，状如天仙，对舞筵上。兼有诸神若（神若原作若异，据明钞本改。）观世音。终其两舞，如半日许。曲终，有数人状如俳优，卷筵回去，便天地昧黑，复不见人。敖等夤缘夜半，方至舍耳。（出《广异记》）

【译文】

杭州别驾朱敖过去隐居在河南的少室山。天宝初年。阳翟县尉李舒在岳寺，派骑兵招敖来。朱敖便骑马驰骋而去，跟从的人在后面。刚走到少姨庙下，当时是盛夏，看见一个穿绿袍的女子，年龄十五六岁，容貌特别漂亮，朱敖料想是别人家的奴婢，也惊讶她暑天还穿着棉衣，就骑马上前问她，女子笑着却不说话。走进庙中，朱敖也下马，没看见有人，就欣赏壁画。看见绿袍女子，就是道上遇到的那个，叹息很久，到了寺庙，把刚才的事都说了。李舒等人尤其惊叹诧异。那天晚上已经睡了，梦见女子来到。他就抓着被子非常兴奋。精气越来越溢失，几天晚上都是这样。嵩岳道士吴筠给他写了一张符箓避邪，不行；吴筠又用道术控制，也不行。有一天，朱敖借宿在程道士房里，程对道术虔诚，神竟然没到。朱敖后来在河南府应举，与谓南县今陈察微到道士程谷神那儿去，程道士给他们配了薯药，不托莲花，鲜胡麻馔，留连笑语，日落才回去。离开少室山五里左右，忽然嵩岳黑云腾涌，空中雷电闪闪，不久暗淡无光，骤雨如泻。朱敖微察随从的人趴在柞树林中，旁边邻着深沟。过了很久，有一种奇异的光，与日月特别象，忽然在光中内现出遍是松林的景象，看见几个天女，拿着一张舞席，方圆竟达数里，散放在松林上。有几十个天女，状如天仙，对舞在席上，同时有各种神象观世音，始终伴着那两个人舞蹈，好象半天左右，曲子结束，有几个人形态象歌舞艺人，卷起舞席回去，天地随之昏暗，又不见人。朱敖等人攀附向上到半夜，才到房舍。

裴虬

苏州山人陆去奢亭子者，即宋散骑戴颙宅也。天宝末，河东裴虬常旅寄此亭，暴亡，久之方悟。说云："初一人来云：'戴君见召。'虬问戴为谁，人曰：'君知宋散骑常侍戴颙乎？'虬曰：'知之。'曰："今呼君者，即是人也。'虬至见颙，颙求以己女妻虬，云：'先以结婚，不当再娶。'颙曰：'人神殊道，何若也？'虬言'已适有禄位，不合为君女婿。'久之，言相往来。颙笑虬不可屈，乃释之，遂活也。"（出《广异记》）

【译文】

苏州山人陆去奢房子，就是宋散骑戴颙的房子。天宝末年，河东裴虬常旅居此亭，突然死去，很久才醒悟过来，说："刚才一个人来说：'戴君要召见。'我问戴君是谁，那人说：'你知道宋散骑常侍戴颙吗？'我说：'知道。'那人说：'现在召呼你的就是这个人。'我到那看见戴颙。戴颙请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我说：'我已经结婚，不能再娶。'戴颙说：'人与神道德不同，何必苦自己？'我说'已经有适宜的禄位，不该做您的女婿。'这样言语问答了很久。戴颙明白我不能屈从，就放了我，于是我就活了。"

赵佐

赵佐者，天宝末辅国子四门生。常寝疾，恍惚有二黄衣吏拘行至温泉宫观风楼西，别有府署。吏引入，始见一人如王者。佐前拜谒，王谓佐曰："君识我否？"佐辞不识。王曰："君闻秦始皇乎？我即是也。君人主于我家侧造诸宫殿，每奏妓乐，备极奢侈，诚美王也。故我亦如此起楼以观乐。"因访问人间事甚众。又问佐曰："人间不久大乱，宜自谋免难，无久住京城也。"言讫。使人送还。（出《广异记》）

【译文】

赵佐，天宝末年教国子监的四个学生，，常常卧病，恍惚有两个穿黄衣服的小吏拘捕他走到温泉宫观风楼西面。旁边另有个官府，小吏领他进去，才看见一个人象皇帝一样。赵佐上前拜见，皇帝对赵佐说："你认识我不？"赵佐说不认识，那人说："你听说过秦始皇吗？我就是。君主在我家旁边建造诸宫殿，每次弹奏妓乐，极尽奢侈，实在是美王。所以我也象这样建筑楼阁来观赏舞乐。问了许多人间的事之后，又告诉赵佐："人世间不久要大乱，应该自己设法免除灾难，不要长久住在京城。"说完，派人送还他回去。

岐州佐史

岐州佐史尝因事至京，停兴道里。忽见二人及一无头人来云："王令追己。"佐史知其鬼，因问：君在地下，并何职掌？"云："是捉事。"佐史谓曰："幸与诸君臭味颇同，能相救否？事了，当奉万张纸钱。"王人许诺："期后五日，若不复来者，即是事了。其钱可至天门街烧之。"至五日不来，吏乃烧钱毕，因移居崇仁里。后京中事了，西还岐州，至杏树店，复逢二人，问："何所来？"顷于旧处相访不是，所处分事已得免，劳致钱贱地，所由已给永年优复牒讫。非大期至，更无疾病耳。"（出《广异记》）

【译文】

岐州佐史曾经因事到京城，停留在兴道里，忽然看见两个人和一个无头人来说："闫王命令追捕你。"佐史知道他们是鬼，就问他们在阴间一起做什么官。回答说："是捉事。"佐史对他们说："有幸和你们做同样的事，能救救我吗？事后，必当送给你们万张纸钱。"那二人答应了，约定五天后，如果不再来，就是事成了，那纸钱可送到天门街烧掉。到了第五天没来，佐史就烧完纸钱，于是移居到崇仁里。后来京中事了，向西归还到岐州，到了杏树店，佐史又碰见那两个人，问他们从哪儿来。他们说刚才在老地方访问你们没遇到，所处罚的事已经免除，烦劳送钱到阴间，请求给以长寿优待的书简已写完，不是死期到临，再不会有疾病了。

卷第三百三十五　　鬼二十

浚仪王氏　章仇兼琼　李林甫　陈希烈　杨国忠　李叔霁　新繁县令　姚肖品　梁守威

浚仪王氏

浚仪王氏，士人也。其母葬，女婿裴郎饮酒醉，入冢卧棺后，家人不知，遂掩圹。后经数日不见裴郎，家诬为王氏所杀，遂相讼。王氏实无此，举家思虑。葬日恐在圹中，遂开圹得之，气息奄奄，以粥灌之，数日平复。说云，初葬之夕，酒向醒，无由得出。举目窃视，见人无数，文柏为堂，宅宇甚丽。王氏先亡长幼皆集，众鬼见裴郎甚惊，其间一鬼曰："何不杀之？"妻母云："小女幼稚仰此，奈何欲杀？"苦争得免。既见长筵美馔，歌乐欢洽。俄闻云："唤裴郎。"某惧不敢起。又闻群婢连臂踏歌，词曰："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名秾华，以纸烛烧其鼻准成疮，痛不可忍，遂起遍拜，诸鬼等频命裴郎歌舞。饥请食，妻母云："鬼食不堪。"命取瓶中食与之，如此数夜。奴婢皆是明器，不复有本形象。（出《广异记》）

【译文】

浚仪王氏，是个读书人。他母亲下葬的时候，女婿裴郎喝醉了，进入坟墓躺在棺材后面，家里人不知道，就掩埋了坟墓。过了几天，不见裴郎。裴家诬告被王氏杀了，就打起官司。王氏实在没干这事。全家思索。下葬那天，裴郎可能在墓穴里。就打开坟墓找到裴郎。裴郎气息奄奄，用粥喂养他，几天后康复。他说刚埋上那晚，酒就醒了，没办法出来，抬起眼睛偷偷一看，见人无数。精心修饰的柏木殿堂，屋子都非常美丽。王家先死之人，老幼都聚集在一起。众鬼看见裴郎，非常吃惊。其中一个鬼说："怎么不杀了他？"丈母娘说："小女还小，要仰仗他，怎么能杀了他呢？"苦苦相争，得免一死。裴郎看见了隆重的筵席，美酒佳肴，歌舞欢乐，十分融洽。一会又听到有人召呼裴郎，他害怕不敢起身，又看见群婢连臂跳踏歌舞。歌词是："柏堂新成乐未央，回来回去绕裴郎。"有一婢女名叫秾华，用纸烛烧他鼻子成了疮，痛不可忍，就起身一一揖拜。群鬼频频让裴郎歌舞。裴郎饥了，想吃东西。丈母娘说："鬼的食物不能吃。"叫人拿瓶中的食物给裴郎，这样过了几天，奴婢们其实都是纸木所扎的随葬品，但现在已经不是本来形象了。

章仇兼琼

唐天宝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数载入朝。蜀川有张夜叉者，状如狂人，而言事多中。兼琼将行，呼而问之，夜叉云："大使若住蜀，有无涯之寿。若必入朝，不见其吉。"兼琼初甚惶惧，久之曰："安有是耶？"遂行。至汉州，入驿，堕马身死，独心上微煖。彭州刺史李先，令洛阳尉马某送药酒罨药兼起居。洛阳去汉州五十里，奉命便行。至汉州入驿到兼琼所，忽然颠倒而卒。后兼琼乃苏，云地下所由，以马尉见。马氏亦死，便至其家，家人惊异，云："适尔奉命，还何处也？"不言，视天太息。其妻再问："傧从何在？又不把笏，何也？"马殊不言。遽挥使去，因流涕言："已代章仇大使死。适于地下苦论，地下所由并为他无如之何？自念到官日浅，远客孤弱，故还取别。"举言悲号，又谓其妻曰："无苦，我代其死，彼亦当有深恤。无忧不得还乡。但便尔仓卒，死生永隔，以此为恨耳！"言讫不见。子等初犹恍然疑之，寻见床舁尸还。兼琼翌日还成都，赙马氏钱五百万，敕敕彭州赙五百万，兼还四年秩禄云。（出《广异记》）

【译文】

唐天宝年中，章仇兼琼为剑南节度使。几年后入朝。蜀川有个叫张夜叉的，形状象狂人，所言多中。兼琼将要起程，召来他卜问。夜叉说："大人若住在蜀地，有无边的福寿。若一定入朝，不见吉祥。"兼琼开始很害怕，时间长了就说："怎么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呢？"就出发了。到了汉州进入驿站，从马上掉下来死了，只是心口还有一点热气。彭州李刺史，让洛阳县尉马某送去药酒，兼管喂药和生活起居。洛阳离汉州五十里，马某接到命令就走。到了汉州驿站兼琼的房前，忽然倒地死了。后来，兼琼苏醒过来，述说了阴间的经历，因为马某才得免一死。马某已经死了，就回到他家。家人很惊奇。说刚才奉命而行，为什么回来了？马某不说话，仰天长叹。他妻子又问："随从在哪儿？又不拿着笏版，为什么？"马某还是不说话，就挥手让他走。马某流着眼泪说，"我已经代替章仇节度使死了，刚才在阴间苦争了一番，我这一切经历，也都是为了章仇大使，没有什么办法啊！自己想到做官时间短，孤苦力弱，所以回来告别。"说完悲痛哭号。又对他妻子说："不要愁苦。我代他死，他也能有丰厚的抚恤，不必忧虑不能还乡。我突然地死了。死人和活着的永远隔阂，这是遗憾的事。"话完不见。孩子们开始还恍然惊疑，过了一会就看见尸体始回来。兼琼第二天返回成都。给马家治丧费五百万，又下文让彭州给五百万。并且代给四年的俸禄。

李林甫

唐李林甫为相既久，自以为阴祸且多，天下颇怨望，有鬼灾，乃致方术士以禳去之。后得一术士曰："相国豪贵久矣，积怨者亦多矣。为祸之基，非一朝一夕之故。虽然，庶可免者，朝夕之祸也。"林甫曰："若之何？"术士曰："可于长安市，求一善射者以备之。"林甫乃于西市召募之得焉。自云尝厕军伍间，以善射称，近为病，他无所知。林甫即资其衣食，月计以给。后一夕，林甫会宴于庭，燕赵翼侍。度曲未终，忽然中绝。善射者异而听之，无闻矣。乃默筹曰："夜未阑，忽如是，非有他耶？抑术士之言耶？"乃执弓失，踰垣以入伺之。忽见垣之南，有一物堕而下，又一人逾来，善射者一发中之，乃惊去。因至林甫长乐之地，见歌者舞者噤而不能啭其喉，屹而不得翻其袖，寂寂然若木偶状者。因视垣南堕下之物，即一囊而结者。解其中，有数百签，皆林甫及家僮名氏也。于是以名呼，一一而应。遂宴饮如初。其明日，术士来，且贺："以赖此人，不然几为所祸。乃负冤而死者也。明公久专机要，积戾万状。自兹十稔，乃非吾之所知。"其后林甫籍没，果期十年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李林甫当宰相已经很久了，自己知道坏事太多，天下怨声载道，必有灾祸，就想找一个术士祈祷免除。后来找到一个术士。术士说："相国身为豪贵这么久了，积怨的人很多，这是灾祸的原因，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虽然这样，也可以免除朝夕的灾祸。"李林甫说："怎么办？"术士说："可在长安城里找一个善于射箭的人准备着。"李林甫就从西市招募来一个。他说曾经当过兵，以善射著称。最近因为其他原因无所适从。李林甫就资助他吃穿，按月付给。后来有天晚上，李天甫在庭院宴请宾客，燕人赵翼做侍卫。一曲未了，忽然中途停止。善射的人感觉异常就静听动静。没有人来，暗思道："没到晚上，忽然这样，莫非有事？果然照术士说的那样吗？"就拿着弓箭，跳墙进来等待。忽然看见墙的南边有一个东西掉下来，又有一个人走来。善射的人一箭射中了他。他就惊慌地逃走了。善射的人回到李林甫玩乐的地方，见唱歌跳舞的都闭着嘴不能出声，站立着不能动弹，无声无息，象木偶似的。看南墙掉下来的东西，是个口袋，系的地方已经打开了，里面有几百个竹签，都是李林甫和家僮的姓名。于是，他就按名呼叫，一一答应，就继续宴饮如初。第二天，术士来贺。说："全仗善射的人，不然，几乎造成灾祸。自己含冤而死。明公长期主管机要大事，积累的罪过上万，此后十年，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后来李林甫死的时候，果然相隔十年。

陈希烈

陈希烈为相，家有鬼焉。或咏诗，或歌呼，声甚微细激切，而历历可听。家人问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戏游，游毕当去。"或索衣服，或求饮食，得之即去，不得即骂。如此数朝，后忽谈经史，鬼甚博览。家人呼希烈侄婿司直季履济命与鬼谈，谓履济曰："吾因行，固于此戏，闻君特谕，今日豁然。有事当去，君好住。"因去。（出《纪闻》）

【译文】

陈希烈是宰相。家里有鬼，有时吟诗，有时唱歌。声音非常细微、激切，但却清楚。家人问他说："你是什么人？怎么在这里？"鬼说："我在这里游玩，玩完就走。"有时索要衣服，有时索要饮食，得到就走，得不到就骂。如此几天。后来鬼忽然谈起经史，知识非常渊博。家人召出陈希烈的侄婿司直季履济，让他和鬼谈。鬼对履济说："我因为出来行走到这儿游戏。听到您的教诲，今天豁然明白。有事该离开了，您保重。"就离开了。

杨国忠

唐天宝中，杨国忠，权势薰灼，朝廷无比。忽有一妇人诣宅请见，阍人拒之，妇人大叫曰："我有大事，要见杨公，尔何阻我！若不见我，当令火发。尽焚杨公之宅！"阍人惧，告国忠。国忠见之，妇人谓国忠曰："公为相国，何不知否泰之道？耻公位极人臣，又联国戚，名动区宇，亦已久矣。奢纵不节，德义不修，而壅塞贤路，谄媚君上，又亦久矣。略不能效前朝房杜之踪迹，不以社稷为意，贤与愚不能别。但纳贿于门者，爵而禄之。大才大德之士，伏于林泉，曾不一顾。以恩付兵柄，以爱使牧民。噫！欲社稷安而保家族，必不可也！"国忠大怒，问妇人曰："自何来？何造次触犯宰相，不惧死罪也？"妇人曰："公自不知死罪，翻以我为死罪。"国忠怒，命左右斩之。妇人忽不见。国志惊未已，又复立于前。国忠乃问曰："是何妖耶？"妇人曰："我实惜高祖太宗之社稷，被一匹夫倾覆。公不解为宰相，虽处佐辅之位，而无佐辅之功。公一死小事耳，可痛者，国朝自此弱。几不保其宗庙，胡怒之耶？我来白于公，胡多事也？今我却退，胡有功也？公胡死耶？民胡哭也？"言讫，笑而出，令人逐之，不见。后至禄山起兵，方悟"胡"字。

【译文】

唐天宝年中，杨国忠权势薰天，朝中没人和他相比。有个妇人到杨宅请见杨国忠。门人拦住她。妇人大叫说："我有大事，要见杨公。你为什么阻拦我，若阻拦我，就让起大火，烧掉杨公的住宅。"门人害怕，告诉了国忠。杨国忠会见了她。妇人对杨国忠说："你是相国，不知否泰之道吗？你位极人臣，又联上了皇亲国戚。名震宇内，已经很久了；奢侈放纵不加节制，道德仁义不加修养，而堵塞纳贤的道路，谄媚皇上，也已经很久了。一点不能效仿前朝房、杜的踪迹，不以国家大事为重，贤和愚不能区别，只从门中收受贿赂，封官进爵。有才德的人被杀害在林泉，曾经不止一次。因为有恩惠就交给兵权，因为喜爱就让他役使百姓。噫！想要国家安定，想要保住你的家族。一定不能这样了！"杨国忠大怒，问妇人说："你从哪儿来？为什么冒犯宰相？不怕死罪吗？"妇人说："你自己不知死，反过来判我死罪。"国忠怒，命令卫兵杀她，妇人忽然不见了。国忠惊讶未己，妇人又站在他面前。国忠问道："你是何方妖怪？"妇人说："我实在珍惜高祖、太宗的江山，被一个匹夫葬送。你不懂怎样当宰相，虽然处在辅佐的位子上，却没有辅佐的功劳。你死是小事，可悲的是，国朝从此衰弱，几乎不能保住宗庙。胡讨厌你。我来告诉你胡要闹事了。现在我退回去，是胡的功劳。你因胡而死，老百姓也因胡而哭。"说完笑着走了。杨国忠让人追她，没见着。后来安禄山起兵，才知道"胡"字的意思。

李叔霁

唐天宝末，禄山作乱。赵郡李叔霁，与其妻自武关南奔襄阳，妻与二子死于路，叔霁游荆楚。久之，禄山既据东京。妻之姑寡居不能自免，尚住城中，辛苦甚至。役使婢洛女出城采樵，遥见犊走甚急，有紫衣人骑马在后。车中妇人频呼洛女既近，问："识我否？"婢惊喜曰："李郎何往？娘子乃尔独行。"妻乃悲泣云："行至襄阳，叔霁及两儿并死于贼。我缘饥馁，携小儿女嫁此车后人。"遂与洛女见姑。哭毕，问："姊娣何在？""姑言近在外。"曰："此行忽速，不可复待。"留停半日许，时民饥，姑乃设食，粗粝无味。妻子于车中取粳米饭及他美馔，呼其夫与姑餐。餐毕便发。临别之际，谓曰："此间辛苦，亦合少物相留，为囊赍已前行。今车中唯有一疋半绢，且留充衣服。深以少为恨也。"乾元中，肃宗克复二京，其姑与子同下扬州。月余，叔霁亦至，相见悲泣，再叹其妻于客中因产殁故，兼小儿女相次夭逝。言讫又悲泣。姑初惭怍，为其侄女为贼所掠。及见叔霁情至，因说其事。云所著裙，即此留绢也。叔霁咨嗟而已。吴郡朱敖，尝于陈留赋中识一军将，自言索得李霁妇云。（出《广异记》）

【译文】

唐天宝末年，安禄山作乱。赵郡人李叔霁和他的妻子从武关南逃襄阳。妻子和二个儿子死于途中，叔霁长期游历在荆楚一带。安禄山已经占据了东京洛阳。妻子的姑姑寡居在家不能逃难，还住在城里，非常辛苦，让婢女出城砍柴。婢女远远地看见一个牛犊走得很快。有个穿紫衣服的人骑马跟在后面。车中有个妇人连声召呼她。等婢女走近了，她问婢女："认识我吗？"婢女惊喜地说："李郎去哪儿了？娘子怎么独行？"妻子就悲痛地哭着说："走到襄阳，叔霁和二个儿子都死在贼兵手里。我因为饥饿，就带着孩子嫁给了车后面的人。"就和婢女一起去见姑姑。哭完问道："兄弟姐妹们在哪儿？"姑姑说："最近他们在外面。这次出来急，不能过多停留。"待了半天，妻子饿了。姑姑就准备了饭。粗米饭没有味道。妻子就从车中拿出稻米饭及其它好吃的东西。召呼她丈夫和姑姑来吃。吃完就走了。分别之际，对姑姑说："这地方太辛苦。我只能以一点东西相赠。因为行李盘缠走在前面。现在车中只有一疋半绢，先留下来做点衣服。太少了，非常遗憾。"乾元年中，肃宗收复二京。她姑姑和儿子一起去扬州。一个月后，叔霁也来了。见面都很伤心。惋惜他妻子在途中因生产而死。小儿女也相继夭亡。说完又哭了。姑姑开始因侄女被贼兵掳掠失去贞节而惭愧，等见到叔霁情真意切，就说了那件事。说身上穿的裙子就是她留下的绢做的。叔霁叹息不已。吴郡人朱敖，曾在陈留城的贼兵中认识一个军将。他自己说过抢到了李叔霁的妻子的话。

新繁县令

新繁县令妻亡，命女工作凶服。中有妇人，婉丽殊绝，县命悦而留之，甚见宠爱。后数月，一旦惨悴，言辞顿咽。令怪而问之，曰："本夫将至，身方远适，所以悲耳。"令曰："我在此谁如我何？第自饮食，无苦也。"后数日求去，止之不可，留银酒杯一枚为别。谓令曰："幸甚相思，以此为念。"命赠罗十疋。去后恒思之，持银杯不舍手，每至公衙，即放案上。县尉已罢职还乡里，其妻神柩尚在新繁，故远来移转。投刺谒命，令待甚厚。尉见银杯，数窃视之。令问其故，对云："此是亡妻棺中物，不知何得至此？"令叹良久，因具言始末，兼论妇人形状音旨，及留杯赠罗之事。尉愤怒终日，后方开棺，见妇人抱罗而卧，尉怒甚，积薪焚之。（出《广异记》）

【译文】

新繁县令的妻子死了，让女工做丧服。有个妇人，相貌极其美丽。县令喜欢就留下她。她很被宠爱。几个月之后，一天早晨，她脸色凄惨、悲伤、言语哽咽。县令感到奇怪就问她，她说："我丈夫要来了。我将要远行，所以悲痛。"县令说："我在这里，谁奈我何。只管吃饭，不必苦恼。"过了几天，妇人请求离开。县令阻止不了，她留下一枚银酒杯作告别礼物，对县令说："承蒙您很想念我，把这个当做纪念吧！"县命赠给她锦罗十疋。她离开后。县令总是想念她，拿着银杯不离手。每到公衙，就放在桌案上。有个县尉已经停职回了家乡。他妻子的灵柩，还在新繁，所以远来移灵。投书拜见县令。县令待他非常热情。县尉看见银杯，几次偷偷地观看。县令问他原由。回答说："这是我死去的妻子棺材中的东西。不知什么原因到了这里？"县令叹息良久，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前后的事情，还描述了妇人的音容笑貌及留杯赠罗的事。县尉生了一天气。后来打开棺材，看见妇人怀抱锦罗躺着。县尉非常愤怒，堆些柴草烧掉了棺材。

姚肖品

姚肖品者，杭州钱塘人。其家会客，因在酒座死，经食顷乃活。云初见一人来唤，意是县家所由。出门看之，便被捉出。至北郭门，有数吏在船中。捉者令品牵船，品云："忝是绪余，未尝引挽。"遂被捶击，辞不获已。力为牵之，至驿亭桥，已八九里所，鬼不复防御。因尔绝走得脱也。（出《广异记》）

【译文】

姚肖品是杭州钱塘人。家里宴请客人，他就在座位上死了。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才活过来。说开始有人来召呼他，好象是县衙的差人。出门一看，就被促去。到了北郭门，有几个衙役在船中。抓他的人让他拉纤。姚肖品说："我是世家子弟，不曾拉过纤。"就被捶打。坚辞不能脱身，就拼力为他们拉船。到了驿亭桥，走了大约八、九里路，鬼不加防备，他就快跑得以脱身。

梁守威

唐肃宗时，安史之党方乱。邢州正在贼境，刺史颇有安时之志。长安梁守威者，以文武才辨自负，自长安潜行，因往邢州，欲说州牧至州西南界，方夜息于路旁古墓间，忽有一少年手携一剑亦至，呵问守威曰："是何人？"守威曰："我游说之士欲入邢州说州牧，命立功报君。"少年曰："我亦游说之士也。"守威喜而揖，共坐草中，论以世乱。少年曰："君见邢牧，何辞以说？"守威曰："方令天子承祧，上皇又存，佐国大臣，足得戮力同心，以尽灭丑类。故不假多辞，邢牧其应声而奉我教也，可谓乘势因时也。"少年曰："君如其一，不知其二。今太子传位，上皇犹在。君以为天下有主耶？有归耶？然太子至灵武，六军大臣推戴，欲以为天下主。其如自立不孝也，徒欲使天下怒，又焉得为天下主也？设若太子但奉行上皇，而征兵四海，力剪群盗，收复京城，唯抚而辑之，爵赏军功，亦行后而闻之，则不期而大定也。今日之大事已失，卒不可平天下。我未闻自负不孝之名，而欲诛不忠之辈者也。欲安天下，宁群盗，必待仁主得位。君无说邢牧，我若可说，早已说之。"守威知少年有才略，因长叹曰："我何之？昔刘琨闻天下乱而喜，我今遇天下乱而忧。"少年乃命行，诣一大林，乃达曙，至林下。见百余人，皆擐甲执兵，乃少年之从者。少年索酒馔，同欢话而别。谓守威曰："我授君之一言，君当听之。但回长安，必可取爵禄也。太子新授位，自贱而贵者多矣。关内乱之极也，人皆思治愿安，君但以治平之术教关内诸侯，因依而进。何虑不自立功耶？"守威拜谢而回，才行十步已来，顾之不见。乃却诣林下访之，惟见坏墓甚多。（出《潇湘录》）

【译文】

唐肃宗时，安史结伙作乱。邢州正处在贼兵控制境内。州牧大有安于现状的心情。长安人梁守威，自负文武才辨过人，从长安偷偷出来去邢州，想游说州牧。到了邢州的西南部，这天晚上在路旁古墓间休息。忽然有个少年手提宝剑也来到这里，斥问守威说："你是什么人？"守威说："我是游说之士，想去邢州游说州牧，让他立功报答皇上。"少年说："我也是游说之士。"守威高兴地向他行礼。俩人一起坐在草中，谈论当世的乱事。少年说："你见到州牧，用什么话来说服他呢？"守威说："现今天子登基，太上皇还在。凡辅佐国家的大臣，完全应该戮力同心来消灭丑类。所以无须多说，邢州牧就能马上听从我的劝告，可以说是因势利导啊！"少年说："您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太子登基，太上皇还在。您以为天下有主了吗？有归宿了吗？但太子登基灵武，六军和大臣都拥戴他，想把他当成天下之主。这如同自己树立了不孝的名声。只能激起天下的愤怒，又怎么成为天下之主呢？假如太子只尊奉太上皇，四海出兵，拚力剪除群匪，收复京城，安抚贼兵，犒赏军功人员。实施之后，天下知晓，这样不久天下就安定了，现在大势已去。终不能平定天下了。我不曾听说谁身负不孝之名，却想杀不忠之辈。这样想安定天下，平息群盗。一定要等到仁主继位。你不必游说邢州牧，我若能说，早已经说服他了。"守威知道少年有雄才大略，就长叹一声，说："我去哪儿呢？昔日刘琨听说天下大乱而高兴，我现在遇到天下大乱而忧虑。"少年请他到树林。到天亮时才走到林中。看见了一百多人，都身披战甲，手执兵器，是少年的随从。少年要来酒菜，和守威话别。对守威说："我赠您一句话，您应该听从：回长安去，一定能得到官做。太子刚继位，从贫贱升到权贵的人多了。国内很乱，人们都希望得以治理，得到安宁，你只以整治平定天下的道理告诫国内诸侯，循序渐进，你何愁不能立功呢？"守威辞谢而返。才走十几步，回头一看不见了。就到刚才去的林中找他，只见很多毁坏的坟墓。

卷第三百三十六　鬼二十一

常夷　张守一　郑望　宇文觌　李莹　裴晠　李氏

常夷

唐建康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雅有文艺。性耿正清直，以世业自尚。家近清溪，常昼日独坐。有黄衫小儿赍书直至阁前曰："朱秀才相闻。"夷未尝识也，甚怪之。始发其书，云："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书中悉非生人语，大抵"家近在西岗，幸为善邻，思奉颜色。"末有一诗云："具陈（明抄本"云"下空七字，疑原有五言二句，脱去八字）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其纸墨皆故弊。常夷以感契殊深，叹异久之，乃为答书，殷勤切至。仍直克期，请与相见。既去，令随视之，至舍西一里许，入古坟中。至期，夷为具酒果。须臾，闻扣门，见前小儿云："朱秀才来谒。"夷束带出迎。秀才著角巾葛单衣曳履，可年五十许，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与相劳苦，秀才曰："仆梁朝时，本州举秀才高第。属四方多难，遂无宦情，屏居求志。陈永定末终此地，久处泉壤，常钦风味，幽明路绝，遂废将迎。幸因良会，大君子不见嫌弃，得申郁积，何乐如之。"夷答曰："仆以暗劣，不意冥灵所在咫尺，久阙承禀，幸蒙殊顾，欣感实多。"因就坐噉果饮酒，问其梁陈间事，历历分明。自云朱异从子。说异事武帝，恩幸无匹。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塵尾，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皆帝所秘惜。常于承云殿讲竟，悉将以赐异。昭明太子薨时，有白雾四塞。葬时玄鹄四双，翔绕陵上，徘徊悲鸣，葬毕乃去。元帝一目失明，深忌讳之。为湘东镇荆州，王尝使博士讲《论语》。至于见瞽者必变色，语不为隐，帝太怒，乃鸩杀之。又尝破北虏，手斩一裨将。于谨破江陵，帝见害，时行刀者乃其子也。沈约母拜建昌太夫人，时帝使散骑侍郎就家读策受印绶，自仆射何敬容已下数百人，就门拜贺，宋梁以来命妇未有其荣。庚肩吾少事陶先生，颇多艺术。尝盛夏会客，向空大嘘气，尽成雪，又禁诸器物悉住空中。简文帝诏襄阳造凤林寺，少刹柱木未至，津吏于江中获一樟木，正与诸柱相符。帝性至孝，居丁贵嫔柩，涕泣不绝，卧痛溃烂，面尽生疮。侯景陷台城，城中水米隔绝，武帝既敕进粥，官中无米，于黄门布囊中赍得四升，食尽遂绝，所求不给而崩。景所得梁人，为长枷，悉纳其头，命军士以三投矢乱射杀之，虽衣冠贵人，亦无异也。陈武帝既杀王僧辩，天下大雨百余日。又说陈武微时，家甚贫，为人庸保以自给。常盗取长城豪富包氏池中鱼，擒得以担竿击，甚困。即祚后，灭包氏。此皆史所脱遗。事类甚多，不可悉载。后数相来往，谈宴赋诗，才甚清举，甚成密交。夷家有吉凶，皆预报之。后夷病甚，秀才谓曰："司命追君为长史，吾亦预巡察，此职甚重，尤难其选，冥中贵盛无比。生人会当有死，纵复强延数年，何似居此地。君当勿辞也。"夷遂欣然，不加药疗，数日而卒。（出《广异记》）

【译文】

唐建康人常夷，字叔通。博览经典，高雅善文，性情清正耿直。自我尊尚家业，居家靠近清溪，经常白日里独坐一天。有个穿黄衫的小孩，拿着书信直奔他家，说："听说过朱秀才吗？"常夷不曾认识，就拆开书信。上面写着：吴郡秀才朱均白常高士。信中都不是活人说的话。大致说他家在西冈附近，有幸成为邻居，想见上一面。最后有一首诗写道，"平生游城郭，殂没委荒榛。自我辞人世，不知秋与春。牛羊久来牧，松柏几成薪。分绝车马好，甘随狐兔群。何处清风至，君子幸为邻。烈烈盛名德，依依伫良宾。千年何旦暮，一室动人神。乔木如在望，通衢良易遵。高门倘无隔，向与折龙津。"书信的纸墨都很破旧，常夷感慨颇深、叹异良久，就写封回信，殷勤邀请，约定日期，和他见面。小孩走了，常夷让人跟随，到住宅西约一里路的地方，进入到古墓中。到了约会的时候，常夷为他准备了酒菜水果。一会儿听到敲门声，看见前次来的小孩说："朱秀才来拜见！"常夷系上腰带出来迎接。秀才戴着角巾，穿着葛布单衣，拖拉着鞋。年纪约五十岁，风度闲和，雅有清致，俩人互相问候。秀才说："我在南朝梁时，考中了本州秀才。时值四方多难，我就没有做官的心情，隐居起来保持志气。南陈永定末年死在这里。长期处于黄泉，总是仰慕高士风范，阴府路绝，也就清除了相见的企望，幸亏有了这次很好的机会，您不嫌弃，得以倾诉心中的抑郁。有什么快乐能象这样呢？"常夷说："我因为愚昧不留意冥灵近在眼前。故很长时间未到府上求见。幸蒙光顾，非常高兴。"就坐下吃水果饮酒。常夷问他陈梁间的事，他历历分明。自称是朱异的侄子。说朱异为武帝做事，受到的恩宠没人和他相比。武帝有织成金缕屏风。珊瑚钿，玉柄塵尾拂尘，林邑所献七宝澡瓶，沉香镂枕。都是武帝珍爱之物。常在承云殿从头到尾讲这些事，这些东西都赐给了朱异；昭明太子死的时候，有白雾四下涌来。下葬时有玄鹄四双，绕着陵墓飞翔，徘徊悲鸣。下葬完毕才飞走；元帝一只眼睛失明，非常忌讳。当湘东镇守荆州的主将时，曾让博士给他讲解《论语》讲到瞎眼人必定变色。博士言语不隐讳。元帝大怒，就毒死了他。又曾在攻破北虏时，亲手杀掉一名副将。于谨攻破江陵，元帝被害时，持刀的人是他儿子；沈约的母亲封为建昌太夫人，当时皇帝让散骑侍郎到其家宣读策书，授与她官印。从仆射何敬容以下几百人登门拜贺。宋梁以后，妇人没有象她这样的荣耀；庾肩吾小时师从陶先生。陶先生很会法术，曾经在盛夏时会宴宾客。向天空大口吹气，气尽成雪。又让各种器物全停留在空中；简文亲下诏在襄阳建造凤林寺庙宇。做柱子的木头没到，差吏在江中得到一根樟木，正好和那些柱子一样，简文帝性情孝顺，在丁贵妃的灵柩前，哭泣不绝。躺下感觉疼痛，身体溃烂，脸上都生了疮；侯景攻陷台城，城中断了水米。武帝同意喝粥。宫中没米，在寺院中施得四升。吃完就没了，再要不给就死了；侯景捕获梁人，戴上长枷，要全砍下他们脑袋，让军士三次乱箭射之，虽是衣冠贵人，也不能幸免，陈武帝杀了王僧辩，天下起了大雨，一连一百多天；又传说陈武帝小时家里很穷，替别人当雇工生活。常偷长城富豪包氏池塘中的鱼，被抓获后用扁担打他。他当了皇帝后，就灭了包家。这都是史书中遣漏的事。故事很多，不能全都说完。以后多次来往，谈宴赋诗，才华坦露，成了密友。常夷家有吉凶之事，朱秀才都预报给他，后来常夷病得厉害，秀才对他说："司命任命你为长史，我也是先来巡察，这个职务很重要，人选很困难。阴界中尊贵无比。活着的人都会死的，纵然勉强多活几年，与担当这个职务有什么两样呢？你不应该推辞。"常夷就欣然同意，不用药物治疗，几天就死了。

张守一

乾元有张守一，为大理少卿。性仁恕，以平反折狱，死囚出免者甚多。后当早朝，有白头老人，伛偻策杖，诣马前拜谢。守一问故，请避从者，曰："非生人，明公所出死囚之父也。幽明卑贱，无以报德。明公倘有助身之求，或能致耳。请受教。"守一曰："贤子无罪，非我屈法伸恩，不敢当此。忝列九卿，颇得自给，幸无劳苦。"再三慰遣之，鬼曰："当尔且去，倘有求不致者，幸相念。"遂不见。俄尔有诏赐酺，城中纵观，守一于会中窥见士人家女，姿色艳绝，相悦之而防闲甚急，计无从出，试呼前鬼："颇能为我致否？"言讫即至，曰"此易事耳，然不得多时，才可七日。"曰："足矣。得非变化相惑耶？"鬼曰："明公何疑之深，仆以他物代取其身。"遂营寂静之处，设帷帐。有顷，奄然而至。良久寤惊曰："此何处？"唯守一及鬼在傍，绐云："此是天上天使"因与款昵，情爱甚切。至七日，谓女曰："天上人间当隔异，欢会尚浅，便尔乖离如何？"因流涕取别。鬼复掩其目送还。守一后私觇女家，云："家女卒中恶，不识人，七日而醒。"后经十年，又逢此鬼曰："天曹相召，便当承诀。今奉药一丸，此能点化杂骨，为骨髆刀把之良者。愿公宝之，有急当用。因歔欷而去。"药如鸡卵许大。至武太后时，守一以持法宽平，为酷吏所构。流徙岭表，资用窘竭，乃以药点骨，信然。因取给，药尽遂卒。（出《广异记》）

【译文】

乾元年中有个张守一是大理寺少卿。性情仁慈。平反狱中的死囚，死囚获免出狱的人很多。后来张守一想上早朝，有个白发老翁，伛偻身体，拄着拐杖到马前拜谢。守一问原因，他请求回避跟从的人，说："我不是活人，是明公放出的死囚的父亲。在阴间身份卑微，没有机会报答恩德。明公倘若有求助的事，或许能用到我，请告诉我。"守一说："贤子无罪，不是我枉法施恩，不敢接受你的谢意。我身为九卿，生活能得到保障，没有什么劳苦。"再三安慰送走他。鬼说："暂且离开，如果有用到我而我不在的时候，就呼唤我。"说完就不见了。不久皇上下诏举行酒会，在城里尽情观赏。守一在酒会中，看见一个士人家的女儿，姿色美丽绝伦。守一喜欢她但防范很严，没有办法，试着召呼以前那个鬼："能为我把她弄来吗？"说完，鬼就到了。说："这是容易的事，但时间不能长，只可七天。"守一说："足矣。须得变化来迷惑她吗？"鬼说："明公何必顾虑这么多，我用别的东西来代替她的身体。"就在寂静的地方建了一个帷帐。一会儿，女子突然来了。老半天从睡梦中惊醒过来，说："这是什么地方？"只有守一和鬼在旁边，骗她呢："这是天上的天使，想同你亲近。"情爱非常真切。到了第七天，对女子说："天上人间相隔不同，在一起的欢乐没有结束，只好强迫你离开了。怎么样？"就流泪告别。鬼又蒙住她的眼睛送回去了。后来守一私自去了女子家。她家人说女儿突然病了，不认识人了，七天才醒过来。后来经过十年，守一又遇到这个鬼。鬼说："天曹召唤，就该永别，现在送你一丸药。这药能融化各种骨头，是蚀骨的好药。你应该珍惜它，有急事再用。"说完就叹息着走了。药象鸡蛋般大小。到武太后时，守一因执法公平，被酷吏拘禁。流放到岭外。费用没了。生活窘迫。就把药滴在骨头上，果然象鬼说的那样。靠着这药供给所用，药用尽就死了。

郑望

乾元中，有郑望者，自都入京，夜投野狐泉店宿，未至五六里而昏黑。忽于道侧见人家，试问门者，云是王将军，与其亡父有旧，望甚喜。乃通名参承，将军出，与望相见。叙悲泣，人事备之，因尔留宿，为设馔饮。中夜酒酣，令呼蘧蒢三娘唱歌送酒。少间，三娘至，容色甚丽，尤工唱《阿鹊监》，及晓别去。将军夫人传语，令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后数月东归，过送所求物。"将军相见欢洽，留宿如初。望问："何以不见蘧蒢三娘？"将军云："已随其夫还东京。"以明日辞去，出门不复见宅，但余丘陇。望怃然却回，至野狐泉，问居人，曰："是王将军塚。塚边伶人至店，其妻暴疾亡，以苇席裹尸，葬将军坟侧。故呼曰"蘧蒢三娘"云。旬日前，伶官亦移其尸归葬长安讫。"（出《玄怪录》）

【译文】

乾元年中有个叫郑望的人，自东都入京，晚上在野狐泉店投宿。未到五、六里路天就黑了。忽然在道旁看见一户人家，试问守门人。说是王将军家，和他死去的父亲有旧交。郑望非常高兴，就通报姓名参拜。将军出来与郑望相见，详细泣叙人事，就留他住了一宿，为他设置酒菜。半夜喝得兴起，让招呼蘧蒢来唱歌助酒兴。一会儿三娘到了，容貌非常美丽，尤其精于演唱《阿鹊监》。天快亮的时候告别。将军夫人传话说让买锦袴及头髻、花红、朱粉等东西。过了几个月，郑望回来，过来送夫人捐买的东西。将军见了非常高兴。和当初一样留住一宿。郑望问："怎么不见蘧蒢三娘？"将军说她已经跟随她的丈夫回京城了。第二天郑望告辞，出门后没再看到房子，只剩下荒丘。郑望怅然而归。走到野狐泉，问当地的居民。居民说："是王将军坟。坟旁边有个唱戏的住在客店，他的妻子暴病而死，苇席裹尸葬在将军坟侧。所以都说她是：'蘧蒢三娘'。十天前唱戏的已经迁移她的尸体归葬在长安了。"

宇文觌

韩彻者，以乾元中任陇州吴山令。素与进士宇文觌、辛稷等相善，并随彻至吴山读书，兼许秋赋之给。吴山县令号凶阙，前任多死。令厅有大槐树，觌、稷等意为精魅所凭，私与典正欲彻不在，砍伐去之。期有一日矣，更白彻。彻谓二子曰："命在于天，责不在树，子等无然。"其谋遂止。后数日，觌、稷行树，得一孔，旁甚润泽，中有青气，上升为云。伺彻还寝，乃命县人掘之。深数尺，得一塚，塚中有棺木而已烂坏，有少齿发及胫骨胯骨犹在。遥望西北陬有一物，众谓是怪异，乃以五千雇二人取之。初缒，然昼烛一束，二人背刀缘索往视其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泻出地上，悉如烟销。彻至，命佐史收骨发以新棺敛葬诸野。佐史偷钱，用小书函，折骨埋之。既至舍，仓卒欲死，家人白彻，彻命巫视之。巫于彻前灵语，云："己是晋将军契苾锷，身以战死，受葬于此县。立塚近马坊，恒苦粪秽，欲求迁改。前后累有所白，多遇合死人，遂令冥苦无可上达。今明府恩及幽壤，俸钱市榇，甚惠厚。胥吏酷恶，乃以书函见贮骨发，骨长函短，断我胯胫，不胜楚痛，故复仇之耳。"彻辞谢数四，自陈："为主不明，令吏人等有此伪欺。当令市榇，以衣被相送。而可小赦其罪，诚幸也。"又灵语云："寻当释之，然创造此谋，是宇文七及辛四。幽魂佩戴，岂敢忘之？辛候不久自当擢禄，足光其身。但宇文生命薄无位，虽获一第，终不及禄，且多厄难。无当救其三死，若忽为官，虽我亦不能救。"言毕乃去。佐史见释，方获礼葬。觌家在岐山，久之，锷忽空中语云："七郎夫人在庄疾亟，适已往彼营救，令亦小痊。寻有庄人来报，无可惧也。若还，妻可之后，慎无食马肉。"须臾使至，具如所白。觌入门，其妻亦愈。会庄客马驹死，以熟肠及肉馈觌。觌忘其言而食之，遇乾霍乱，闷而气绝者数矣。忽闻锷言云："令君勿食马，何故违约？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君无活理；我在，亦无苦也。"遂令左右执笔疏方，药至服之，乃愈。后觌还吴山，会岐州土贼欲僭伪号，署置百官，觌有名，被署中书舍人。贼寻被官兵所杀，觌等七十余人，系州狱待旨。锷复至觌妻所语云："七郎犯事，我在地中大为求请。然要三千贯钱。"妻辞贫家，实不能办。锷曰："地府所用，是人间纸钱。"妻云："纸钱当力办之。"焚毕，复至狱中谓觌曰："我适于夫人所得三千贯为君属请，事亦解矣。有刘使君至者，即当得放，饱食无忧也。"寻而诏用刘晏为陇州刺史，辞日奏曰："占污名贤，曾未相见，所由但以为逆所引，悉皆系狱。臣至州日，请一切释免。"上可其奏。晏至州，上毕，悉召狱囚宣出放之。觌既以为贼所署，耻而还家。半岁余，吕崇贲为河东节度，求书记之士。在朝多言觌者，崇贲奏觌左卫兵曹河东书记，敕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敕至，觌甚喜。受敕，衣绿裳西向拜蹈，奴忽倒地。锷灵语叹息久之，谓觌："勿令作官，何故受之？此度不能相救矣。"觌云："令却还之，如何？"答云："已受官毕，何谓复还？千万珍重，不复来矣。"后四日，觌遇疾卒。初女巫见锷衣冠甚伟，鬓发洞赤，状若今之库莫奚云。（出《广异记》）

【译文】

韩彻这个人，乾元年中任陇州吴山县令。一向与进士宇文觌、辛稷友善。他们一起跟随韩彻到吴山读书。韩彻还付给他们秋天赶考的费用。吴山县令的宅子号称凶衙，前几任都死了。县令宅子的大厅内有棵槐树，宇文觌、辛稷等认为是精魅盘距的地方，私下与典正商量想趁韩彻不在的时候，砍去这棵槐树。有一天就告诉了韩彻。韩彻对二位先生说："命在于天，责任不在于树。先生们不必这样。"他们的计划就停止了。几天后，宇文觌、辛稷走到树前看到一个洞，旁边非常湿润，从中冒出青气，上升成了云彩。等韩彻回去休息了，就让吏人挖掘这个洞。几尺深的地方有一个坟，坟中有棺木已经腐烂了。有少许的牙齿和头发，胫骨、胯骨还在。远看西北角有个东西，大家说是鬼怪，就用五千钱雇二人抓获。开始用绳子送下去时那东西象一束烛光。二人背着刀顺着绳索下去看食瓶，瓶中有水，水上有林擒缒夹等物，倒在地上都象烟一样消散。韩彻来了。让佐史盛敛骨头和头发。用新棺材葬在野外。佐史贪污钱财，折断骨头用小书套装起来埋葬了。等回到家，突然快要死了。他家告诉韩彻。韩彻让巫师看看，巫师在韩彻面前"显灵"说："我是晋代将军契苾锷。因为战斗而死，被葬在此县，坟墓靠近马厩。常常苦于臭粪的污秽，想请求迁坟，前后多次诉说，都遇上该当死亡之人。使我在阴间受的苦无处上达。现在明府恩泽涉及到我，拿钱买棺材恩惠极厚，酷吏可恶，用书套装我的骨头、头发。骨头长，书套短，折断我的胫骨和胯骨，痛楚难忍，所以我报复他。"韩彻拜谢四次，自称为官不明，让吏人有这样欺诈的事，应当派人买棺材，再送些衣被。如能赦免他的罪过，则是非常幸运的。巫师又传灵语说："马上就放过他。但促成这件事的，是宇文七和辛四。我虽为幽魂，怎么能忘记呢？辛侯不久就能升官，光照其身。宇文生命薄，虽然进士擢第，最终不能做官。而且多灾多难，我能救他三次死难。假如他做了官，虽然是我也不能救助了。"说完就走了。佐史被释，就以礼葬之。宇文觌家在岐山。过了很长时间，契苾锷在空中对他说："七郎夫人在庄中病得很厉害。刚才我已经去那里营救，现在已经好了。一会儿由庄人来报告，可不必担心，若还家妻子病愈之后，千万不要吃马肉。"一会儿，庄人到了，说的都象契苾锷告诉的一样。宇文觌进了家门，他的妻子病也好了。正赶上庄客的马匹死了，把一些熟肠及马肉送给宇文觌。宇文觌忘了他的话就吃了，染上霍乱，呼吸困难。忽然听到契苾锷的话语："让你不要吃马肉。为什么违背诺言呢？马是前世冤家。我若不在。你没有活的可能，我在，就没有苦恼了。"就让身边的人拿笔开药方，药服下就好了。后来宇文觌回吴山，碰上岐山土贼另立朝廷。设置百官。宇文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贼兵不久被官军击败，宇文觌等七十余人关在州中监狱等候发落。契苾锷又到宇文觌的妻子的住所说："七郎犯事了。我在地下为他大力求情，但需要三千贯钱。"妻子推辞说贫穷之家，实在不能办到。契苾锷说："地下所用的是人间的纸钱。"妻子说："纸钱应该极力办到。"烧完纸钱，契苾锷又到狱中对宇文觌说："我刚才从夫人那里拿了三千贯钱为你求情，事情也解决了。有个刘使君到来，你就能得以释放，饱食无忧。"不久刘晏传诏到了。刘晏是陇州剌史，他上书言道："玷污名贤之士，不曾有根据，只是逆贼引诱，全都关押在牢狱。臣到州上的时候，请求一切赦免。"皇上准了他的奏章。刘晏到州上，召来全部狱中囚犯。宣布释放宇文觌。宇文觌因为被贼兵封官。蒙耻还乡。半年以后，吕崇贲为河东节度使，想找一个担任书记的人。朝中有很多推荐宇文觌的人。吕崇贲上奏宇文觌为左卫兵曹河东书记，皇帝下诏赐衣一袭，崇贲送绢百疋。诏书到了。宇文觌非常高兴，接过官服向西拜谢，忽然倒在地上。契苾锷叹息良久，说宇文觌不要做官，何必接受官服呢？这次不能救你了。宇文觌说："现在拒绝回来怎么样？"回答说："已经做上官了，怎么能说再退回去呢？千万珍重，我不再来了。"过了四天，宇文觌因病而死。开始女巫说契苾锷衣帽非常高大，鬓发红赤，好象现在的库莫奚。

李莹

寿昌令赵郡李莹，同堂妹第十三未嫁。至德初，随诸兄南渡，卒，葬于吴之海盐。其亲兄岷庄在济源，有妹寡居，去庄十余里。禄山之乱，不获南出。上元中，忽见妹还，问其由来，云为贼所掠，言对有理，家人不之诘。姉以乱故，恐不相全，仓卒将嫁近庄张氏。积四五年，有子一人，性甚明惠，靡所不了，恒于岷家独鏁一房，来去安堵。岷家田地，多为人所影占，皆公讼收复之。永泰中，国步既清，岷及诸弟，自江东入京参选。事毕还庄，欲至数百里。妹在庄忽谓婢云："诸兄弟等，数日当至，我须暂住张家。"又过娣别，娣问其故，曰："频梦云尔。"婢送至中路，遣婢还。行十余步，回顾不复见，婢颇怪之。后二日，张氏报云已死，姨及外甥等，悲泣适已，而诸兄弟遂至。因发张氏妹丧。岷言："渠上元中死，摈在海盐，何得至此？恐其鬼魅。"因往张家临视，举被不复见尸。验其衣镜，皆入棺时物。子亦寻死。（出《广异记》）

【译文】

寿昌县令赵郡人李莹的堂妹，排行第十三，没有出嫁。至德初年，和她的哥哥一起南渡，死了葬在吴地的海盐。她亲哥哥岷庄在济源。妹妹寡居在外，离庄子有十几里路，安禄山作乱的时候，她不能南行。上元年中，哥哥忽然看见妹妹回来了，问她从那儿来？她说被贼兵掳掠，言辞答对有根有据，家人不再对她盘问。嫂子以动乱为原因，恐怕不能照顾她，很快将她嫁给了附近村子的张家。过了四、五年，有了一个儿子，性情非常聪明，没有不知道的。常在岷家独占一个房间，来去在此休息。岷家田地，很多被别人侵占，都打官司收了回来。永泰年中，国家清靖，岷和各位兄弟从江东入京参加选官，完事返回庄子，还有几百里就要到了。妹妹在庄子忽然对婢女说："各位兄弟们几天内就会回来，我须暂时住到张家。"又过去与嫂子告别，嫂子问她原因？她说："总做梦。"婢女送到途中，她让婢女回去。婢女走了十几步回头一看，她不见了。婢女非常奇怪。二天后，张家来报她已经死了。姐妹和孩子刚刚哭完，各位兄弟就到了，发送妹妹的丧事。岷说她上元年间就死了，葬在海盐怎么能到这里？恐怕是她的鬼魅。就到张家看看。掀开被子不见尸体，验看她的衣物，都是当时入殓时的东西。儿子不久也死了。

裴晠

河东裴晠，幼好弹筝。时有弹筝师，善为新曲，晠妹欲就学，难其亲受。于是晠就学，转受其妹，遂有能名。久之晠客江湘，卒于南楚。母妹在家，晠忽轻身独还，家惊喜，问其故，云："囊赍并奴等在后，日暮方至。"欢庆之后，因求筝弹，复令其妹理曲。有所误错，悉皆正之。累正十余曲，因不复见。须臾丧舆乃至云。（出《广异记》）

【译文】

河东裴晠，小时爱好弹筝。当时有个弹筝的师傅，善于弹奏新曲。裴晠的妹妹想跟他学，难于亲自教授，于是裴晠就学完再转授给他妹妹。于是才名远扬。过了很长时间，裴晠客居江湘，死在南楚，母亲和妹妹在家。裴晠忽轻装独自还家，家人惊喜地问他原因？裴晠说："行李和仆人在后面，晚上才能到。"欢庆之后，就要来筝弹，又让他妹妹弹奏曲子，有错误的地方，他都纠正过来，共纠正了十多支曲子，就不见了。一会儿，丧车就到了。

李氏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者，昼坐家堂，忽见其夫亡娣，身衣白服，戴布帻巾，迳来逐己。李氏绕床避走，追逐不止，乃出门绝骋。崎岖之中，莫敢支吾救援之者。有北门万骑卒，以马鞭击之，随手而消，止有幞头布，奄然至地，其下得一髑髅骨焉。（出《广异记》）

【译文】

上都来庭里妇人李氏，白天坐在家中，忽然看见她丈夫死去的小妾，身穿白色衣服，戴着布头巾，迳直来追李氏。李氏绕床躲避着跑，她追逐不止。李氏就出门狂奔。道路崎岖，逃跑中不能呼喊救援之人，在北门遇见骑兵，用马鞭打她。她随手消失了，只有布头巾悄然坠地，在它下面看到一具骷髅。

卷第三百三十七　鬼二十二

韦璜　薛万石　范俶　李浣　张勍　牛爽　李咸　李昼　元载　萧审

韦璜

潞城县令周混妻者，姓韦名璜，容色妍丽，性多黠惠。恒与其嫂妹期曰："若有（期曰若有四字原作若云若月，据明钞本改。）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后适周氏，生二女，乾元中卒，月余，忽至其家，空间灵语，谓家人曰："本期相报，故以是来。我已见阎罗王兼亲属。"家人问见锅汤剑树否，答云："我是何人，得见是事？"后复附婢灵语云："太山府君嫁女，知我能妆梳，所以见召。明日事了，当复来耳。"明日，婢又灵语云："我至太山，府君嫁女，理极荣贵。令我为女作妆，今得胭脂及粉，来与诸女。"因而开手，有胭脂极（极原作及，据明钞本改。）赤，与粉，并不异人间物。又云："府君家撒帐钱甚大，四十鬼不能举一枚，我亦致之。"因空中落钱，钱大如盏。复谓："府君知我善染红，乃令我染。我辞己虽染，亲不下手，平素是家婢所以，但承己指挥耳。府君令我取婢，今不得已，暂将婢去，明日当遣之还。"女云："一家唯仰此婢，奈何夺之？"韦云："但借两日耳。若过两日，汝宜击磬呼之。夫磬一振，鬼神毕闻。"婢忽气尽，经二日不返，女等鸣磬。少选，复空中语云："我朝染毕，已遣婢还，何以不至？当是迷路耳。"须臾婢至，乃活，两手忽变作深红色。又制五言诗，与姊嫂夫数首，其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二章寄夫，题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其一："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章，序云《阿嫂相疑留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见其亲说云尔。（出《广异记》）

【译文】

潞城县令周混的妻子，姓韦名璜，容貌妍丽，性情聪明贤惠，常对她嫂妹定约说："若有先死的，幽冥的事，定期相报。"后来嫁给周混，生了两个女儿，乾元年中死了。过了一个多月，忽然到了她家，在空中显灵传语，对家人说："本来约好相报，所以就来了。我已见到阎罗王和亲人。"家人问她是否被下油锅和上剑树？她回答说："我是什么样的人，能被这样处置！"后来又附在婢女身上显灵说："太山府君嫁女儿，知道我会梳妆，所以被召去，明天事一完，还会再来。"第二天，婢女又显灵说："我到了太山，府君嫁女儿，极其豪华，让我为他女儿梳妆，现得到胭脂和粉，来送给各位女友。"就摊开手，有极红的胭脂和粉，并不异于人间的东西，又说："府君家撒帐钱很大，四十个鬼不能举动一枚，我也到了，就向空中撒下钱，钱大得象小杯子。"又说："府君知道我会染红，就让我染，我说自己虽然会染，不亲自动手，平时是家中的婢女所做，只是听从我的指挥罢了。府君让我来取婢女，现在不得已，暂将婢女借去，明天就能送她回来。"女人说："一家人都只靠这个婢女，怎么能夺走她？"韦璜说："只借两天，要是过了两天，你们就击磬石召呼她，磬石一响，鬼神都能听到。"婢女忽然气绝，过了两天没有回来，女人们敲响磬石。一会儿，韦璜又在空中语："我已染完，已经让婢女回去，怎么没到？可能是迷路了。"一会儿，婢女到了，就活过来，两手忽然变成深红色。韦璜又写了五言诗，赠给姊妹、嫂子和丈夫几首，赠来的诗云："修短各有分，浮华亦非真。断肠泉壤下，幽忧难具陈。凄凄白杨风，日暮堪愁人。"又有两首赠给丈夫，落款云"泉台客人韦璜"。诗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舜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另一首是："早知别离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赠嫂一首，序说，阿嫂相疑留诗，诗曰："赤心用尽为相知，虑后防前只定疑。案牍可申生节目，桃符虽圣欲何为。"这事被她的亲属传开了。

薛万石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浙东观察薛兼训用万石为永嘉令。数月，忽谓其妻曰："后十日家内食尽，食尽时，我亦当死。米谷荒贵，为之奈何？"妇曰："君身康强，何为自作不详之语？"万石云："死甚可恶，有言者，不得已耳。"至期果暴卒，殓毕，棺中忽令呼录事佐史等。既至，谓曰："万石不幸身死，言之凄怆。然自此未尝扰君，今妻子饥穷，远归无路。所相召者，欲以亲爱累君。"尔时永嘉米贵，斗至万钱，万石于录事已下求米有差。吏人凶惧，罔不依送。迨至丞尉亦有赠。后数日，谓家人曰："我暂往越州，谒见薛公。汝辈既有粮食，吾不忧矣。"自尔十余日无言，妇悲泣疲顿，昼寝，忽闻其语，惊起曰："君何所求？"答云："吾从越还，中丞已知吾亡，见令张卿来迎，又为见两女择得两婿。兄弟之情，可为厚矣。宜速装饰，张卿到来，即可便发。不尔，当罹山贼之劫，第宜速去也。"家人因是装束。会卿至，即日首（日首原作日道，据明钞本改。）途，去永嘉二百里温州为贼所破。家人在道危急，即焚香谘白，必有所言。不问即否。亲见家人白之。（出《广异记》）

【译文】

薛万石，河东人。广德初年，浙东观察使薛兼训启用薛万石为永嘉县令。几个月后，万石忽然对他妻子说："十天后家中吃的东西就没了，那时，我也就会死了。粮食稀少很贵，怎么办？"妇人说："你的身体健康强壮，怎么能说不吉利的话呢？"万石说："死很可恶，有话相告，不得已啊！"到时万石果然暴死，盛殓完毕，棺中忽然命令招呼录事，佐史等人，他们就都到了，万石对他们说："万石不幸身死，说起来凄怆，但从前不曾打扰过你们，现在妻子孩子贫穷饥饿，无路可走，所以招呼你们的事，就是想把亲人托付给你们。"那时永嘉年米贵，一斗达到一万钱。万石已经求录事供给他家粮食，差吏凶狠，但也无不依言相送，就连县丞、县尉也都有所赠送。几天后，万石就对家人说："我暂时去越州，拜见薛兼训公，你们既然有了粮食，我就无忧虑了。"从此十多天没有消息，妇人悲泣疲困，白天睡觉，忽然听到他说话，惊讶起身说："您从什么地方来？"回答说："我从越州回来，中丞已经知道我死了，让张卿来迎接，又为两个女儿选择了两个女婿。兄弟之情，可谓深厚，快些整治行装，张卿到来，就立即出发，不然就会遇到山贼的打劫，所以快点离开。"家人于是收拾行装，等张卿到时，当天就出发了。离永嘉二百里的温州被贼掳掠，家人在途中危急，就焚香告诉他，必有话说，不论怎样，万石亲自看见他家人说这件事了。

范俶

范俶者，广德初，于苏州开酒肆。日晚，有妇人从门过，色态甚异。俶留宿，妇人初不辞让。乃秉烛，以发覆面，向暗而坐。其夜与申宴私之好，未明求去，云失梳子。觅不得，临别之际，啮俶臂而去。及晓，于床前得一纸梳，心甚恶之。因而体痛红肿，六七日死矣。（出《广异记》）

【译文】

范俶这个人，广德初年，在苏州开酒馆。有天晚上，有个妇人从门口经过，面色神态非常奇怪，范俶留她住宿，妇人开始没有推辞，就手拿蜡烛，用头发盖住脸面，对着暗处坐着。这天晚上和范俶偷偷交好，天不亮请求离开，说丢失了梳子，找不到。临别之际，咬了范俶臂膀而去，待到天亮，范俶在床前找到了一个纸梳子，心里很讨厌它，于是身体红肿疼痛，过了六七天死了。

李浣

河中少尹李浣，以广德二年薨。初七日，家人设斋毕，忽于中门见浣独骑从门而入。奴等再拜，持浣下马，入座于西廊。诸子拜谒泣，浣云："生死是命，何用悲耶？只搅亡者心耳。"判嘱家事久之。浣先娶项妃（明钞本、陈校本妃作玘。）妹，生子四人。项卒，再娶河东窦滔女，有美色，特为浣所爱。尔窦惧不出，浣使呼之。逆谓之曰："生死虽殊，至于恩情，所未尝替，何惧而不出耶？每在地下，闻君哭声，辄令凄断。悲卿亦寿命不永，于我相去不出二年。夫妻义重，如今同行，岂不乐乎？人生会当有死，不必一二年在人间为胜。卿意如何？"窦初不言，浣云："卿欲不从，亦不及矣。后日，当使车骑至此相迎，幸无辞也。"遂呼诸婢，谓四人曰："汝等素事娘子，亦宜从行。"复取其妻衣服，手自别之，分为数袋，以付四婢，曰："后日可持此随娘子来。"又谓诸子曰："吾虽先婚汝母，然在地下殊不相见，不宜以汝母与吾合葬，可以窦氏同穴。若违吾言，神道是殛。"言毕便出。奴等送至门外，见浣驶骑走，而从东转西不复见。后日车骑至门，他人不之见，唯四婢者见之。便装束窦，取所选衣服，与家人诀，遂各倒地死亡。（出《广异记》）

【译文】

河中少尹李浣，在广德二年死了，初七日，家人设祭完毕，忽然在门中看见李浣独自骑马从门外进来，仆人等一再行礼，扶李浣下马，入座在西廊，孩子们哭着拜见他，李浣说："生死是命，何必悲伤，只能搅扰死者的心。"教诲嘱咐家事很长时间。李浣先娶项妃的妹妹，生了四个孩子，项氏死后，又娶河南窦滔的女儿，有美色，特别被李浣宠爱。窦氏害怕不敢出来，李浣让人招呼她，迎着她对她说："生死虽然不一样，至于恩情，不能替换，何必害怕不出来？我每在地下听到你的哭声，就让我凄然，伤心你也寿命不长，和我相隔不过二年，夫妻情义深重，如今同行，岂不快乐吗？人生都会有死，不必在乎一、二年在人间的乐趣，你意如何？"窦氏开始没有说话。李浣说："你若不听从，也不能等你了，后天让车马到这相迎，不要推辞。"就召唤几个婢女，对他们四个人说："你们一向侍奉娘子，也应跟着一块走。"又拿来妻子的衣服，亲自分开，分为几袋，把它交给四个婢女，说："后天可拿这东西跟随娘子来。"又对几个孩子说："我虽然先和你们母亲结婚，但在地下不能相见，不能把你们母亲和我合葬，可以把窦氏与我合葬，如果背叛了我的话，神通就杀掉了你们。"说完就出来，仆人们送到门外，看见李浣骑马跑了，从东转西不再看到。后天车马到了门口，其他的人都没看见，只有四个婢女看见车马，就为窦氏准备，拿着所选的衣服，同家人告别，就各自倒地死了。

张勍

代宗时，河朔未宁，寇贼劫掠。张勍者，恒阳人也，因出游被掠。其后亦自聚众，因杀害行旅，而誓不伤恒阳人。一日引众千人至恒阳东界，夜半月明，方息大林下，忽逢百余人，列花烛，奏歌乐，与数妇人同行。见勍，遥叱之曰："官军耶？贼党耶？"勍左右曰："张将军也。"行人曰："张将军是绿林将军耶？又何军容之整，士卒之整也？"左右怒，白勍，请杀之，因领小将百人与战。行人持戈甲者不过三二十人，合战多伤士卒。勍怒，自领兵直前，又数战不利。内一人自称幽地王，"得恒阳王女为妻，今来新迎。此夜静月下涉原野，欲避繁杂，不谓偶逢将军。候从无礼，方叱止之。因不（明钞本"因不"作"而致）犯将军之怒。然素闻将军誓言，不害恒阳人。将军幸不违言。"以恒阳之故，勍许舍之，乃曰："君辈皆舍，妇人即留。"对曰："留妇人即不可，欲斗即可。"勍又入战，复不利，勍欲退。左右皆愤怒，愿死格。遂尽出其兵，分三队更斗，又数战不利。见幽地王挥剑出入如风，勍惧，乃力止左右。勍独退而问曰："君兵士是人也？非人也？何不见伤？"幽地王笑言曰："君为短贼（明钞本短贼"作"群盗。"）之长，行不平之事，而复欲与我阴军竞力也。"勍方下马再拜。又谓勍曰："安禄山父子死，史氏僣命，君为盗，奚不以众归之，自当富贵。"勍又拜曰："我无战术，偶然贼众推我为长，我何可佐人？"幽地王乃出兵书一卷，以授之而去。勍得此书，颇达兵术。寻以兵归史思明，果用之为将。数年而卒。（出《潇湘录》）

【译文】

代宗时，河朔一带不得安宁，寇贼劫掠。张勍是恒阳人，曾经因出游被掳掠，后来张勍自己也聚众抢劫，因而杀害行旅之人，但发誓不伤害恒阳人。一天，张勍率一千人到了恒阳东部，夜半月明，才歇息在林中，忽然遇到一百多人，列举花烛，高奏歌乐，和几个妇人一齐走，看到张勍，远远地喝问："是官军？还是贼寇？"张勍左右的人说："是张将军。"行人说："张将军不过是绿林将军，又怎能军容整齐，士卒整齐呢？"张勍左右的人很生气，就报告了张勍，请战杀他们，就率领士卒百余人出战。那一队人拿兵器的不过二三十人，交战起来士卒却多有损伤。张勍大怒，亲自领兵上前，再数战也未能取胜。行人中有一个自称幽地王，说他娶恒阳王的女儿做妻子，现在亲自来迎娶，趁着寂静的月色走过原野，想要躲避麻烦，不料偶然遇到张将军，随从无礼，正要训斥制止他们，别引起将军的愤怒，但一向听说将军发誓不伤害恒阳人，便上前请求，将军不要违背誓言。因恒阳人的原因，张勍便准许放他们走，就说："你们这些人都可以走了，妇人要留下。"对方回答说："留下妇人不行，想再打还可以。"张勍再次进行战斗，又未取胜，张勍想退却，左右的人都很生气，愿意以死相拼，就出动了全部兵力，分三队大战。又数战不利，只见幽地王挥剑象风一样出入战阵，张勍害怕了，就尽力制止了左右的人，独自退却问道："你的兵士是人？还是非人？怎么不受伤？"幽地王笑着说："你是毛贼的首领，干不正当的事，还想和我们阴曹地府的士兵较量吗？"张勍才下马一拜再拜，幽地王又对张勍说："安禄山父子已经死了，现在史思明发号施命，你是盗贼，怎么不率众归顺他？自然就富贵了。"张勍又拜谢说："我不懂兵法，偶然贼众推我为首领，我怎么能指挥人呢？"幽地王就拿出一卷兵书，给了他之后就走了。张勍得到了这部书，很精通兵法，不久率部归顺史思明，史思明果然启用他当将军，几年后死了。

牛爽

永泰中，牛爽授庐州别驾。将之任，有乳母乘驴，为镫研破股，岁余，疮不差。一旦苦疮痒，抑搔之，若虫行状。忽有数蝉，从疮中飞出，集庭树，悲鸣竟夕。家人命巫卜之，有女巫颇通神鬼，巫至。向树呵之，咄咄语。（"语"原作"人"，据明钞本改。）诘之，答：见一鬼黑衣冠，据枝间，以手指蝉以导，其词曰："东堂下，余所处。享我致福，欺我致祸及三女。"巫又言，黑衣者灶神耳。爽不信之，网蝉杀之，逐巫者。后岁余，无异变。爽有三女，在闺房。夏月夜褰闱，爽忽觉前床有一长大尸，白衾覆而僵卧。爽大怖，私语其妻，妻见甚慑。爽尝畜宝剑，潜取击之，划然而内惊叫。及烛，失其鬼，而闺中长女腰断矣，流血满地，爽惊恸失据。大小乱哭，莫知其由。既后半年，夜晦冥，爽列灯于奥，方寝心动，惊觉。又见前鬼在床，爽神迷，仓卒复刎之，断去。闺中乱喧，次女又断腰矣。举家惶振，议者令爽徙居，明鬼神不可与竞，爽终不改。明年又见，卒杀三女。而亲友强徙之他第，爽抱疾亦卒，果如蝉言。后有华岳道士褚乘霞，善驱除，素与爽善，闻之而来。郡以是宅凶，废之。霞至独入，结坛守。其日暮，内闻雷霆，搜索及明，发屋拔木。道士告郡，命锹锸，发堂下丈余，得古坟，铭曰"卓女坟"。道士说，宵中，初有甲兵与霞战，鬼败而溃散。须臾，有一女子，年二十许，叩头谢，言是卓女郎。霞让之，答曰："非某过也，宿命有素。值爽及女命尽，且不修德，而强梁诬欺，自当尔。"乘霞遂徙其坟，宅后不复凶矣。（出《通幽录》）

【译文】

永泰年中。牛爽被任命为庐州别驾，将要去上任。他有个乳母骑驴磨破了大腿。一年多了生了疮也没好。一天早上，苦于腿疮的搔痒，就抓挠几下，疮象个虫子的形状，忽然有几只蝉从疮中飞出来，停在庭院中的树上哀叫到夜晚。家中让巫师卜算这事。有个女巫，很精通神鬼之道，巫师对着树咄咄训斥，人们问她，她回答说："看见一个鬼，穿戴着黑色衣帽，站在树枝上。用手指着蝉传过话来：'东堂下面，是我居住的地方，供奉我就能得到福，欺负我就会有祸降临到三个女儿身上。'女巫又说："黑衣人是灶神。"牛爽不信，用网捉住蝉杀死了它，赶走了巫师。后来一年多没有变故。牛爽有三个女儿在闺房中，夏天月夜关门在家，牛爽忽然发觉前床有一具很大的尸体，白衣覆盖僵卧在床。牛爽非常害怕，偷偷告诉了他的妻子。妻子见了也很害怕。牛爽曾保存一把宝剑，偷偷拿出来刺杀鬼。划地一下被里发出大声惊叫，等点亮灯火鬼就消失了。可是闺中长女的腰已经断了，血流满地，牛爽惊讶悲痛，举足失措。一家大小乱哭，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以后半年，夜里昏暗，牛爽掌灯在屋子的西南角，刚刚就寝，心中一动有了警觉，看见以前的鬼又在床上。牛爽神迷不清，又挥剑刺杀。闺阁中混乱喧哗，次女又腰断了。全家惊惶失措，议论的人让牛爽搬家。鬼神不能跟它争胜，牛爽始终不变。第二年鬼又出现了，杀死了三女儿。亲友们强行他搬了家。牛爽也染病死了，果然象蝉说的那样。后来有个华山道士褚乘霞善于驱除鬼，一向同牛爽友善，听说了这事就来到了这个州郡，这个郡的人以为这个宅子不吉利。要废掉它。褚乘霞到了这里单独进去，设坛守护。那天晚上，听到里边雷霆大作，搜索交战。等到天亮，废掉屋子，拔掉树木。道士告诉州郡，让用铁锹挖开堂下一丈多深，找到一座古坟，墓铭写道："卓女墓。"道士说，刚到半夜有甲兵和他战斗，鬼败而溃散。一会儿有个女子，年龄约二十左右，叩谢说她是卓女。乘霞责怪她，她回答说："不是我的过错，命运如此，恰好该牛爽和女儿命到头了，并且不修德行而蛮横欺诈，自然该这样。"乘霞就迁走了她的坟，宅子后来就不再凶了。

李咸

太原王容与姨弟赵郡李咸，居相卫间。永泰中，有故之荆襄，假公行乘传。次邓州，夜宿邮之厅。时夏月，二人各据一床于东西间，仆隶息外舍。二人相与言论，将夕各罢息，而王生窃不得寐。三更后，云月朦胧，而王卧视庭木。荫宇萧萧然，忽见厨屏间有一妇人窥觇，去而复还者再三。须臾出半身，绿裙红衫，素颜夺目。时又窃见李生起坐，招手以挑之。王生谓李昔日有契，又必谓妇人是驿吏之妻，王生乃佯寐以窥其变。俄而李子起就妇人，相执于屏间，语切切然。久之，遂携手大门外。王生潜行阴处，遥觇之。二人俱坐，言笑殊狎。须臾，见李独归，行甚急，妇人在外屏立以待。李入厨取烛，开出书笥，颜色惨凄。取纸笔作书，又取衣物等，皆缄题之。王生窃见之，直谓封衣以遗妇人，辄不忍惊，伺其睡，乃拟掩执。封衣毕，置床上却出。顾王生且睡，遂出屏，与妇人语。久之，把被俱入下厅偏院。院中有堂，堂有床帐，供树森森然。既入食顷，王生自度曰："我往袭之，必同私狎。"乃持所卧枕往，潜欲惊之。比至入帘，正见李生卧于床，而妇人以披帛绞李之颈，咯咯然垂死。妇人白面，长三尺余，不见面目，下按悉力以勒之。王生仓卒惊叫，因以枕投之，不中，妇人遂走。王生乘势奔逐，直入西北隅厨屋中。据床坐，头及屋梁，久之方灭。童隶闻呼声悉起，见李生毙，七窍流血，犹心稍煖耳。方为招魂将养，及明而苏。王生取所封书开视之，乃是寄书与家人，叙以辞诀，衣物为信念。不陈所往。但词句郑重，读书恻怆。及李生能言，问之，都不省记。但言仿佛梦一丽人，相诱去耳，诸不记焉。驿之故吏云，旧传厕有神，失天中，已曾杀一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则说，劝人夜不令独寐。（出《通幽录》）

【译文】

太原王容和表弟赵郡的李咸，居住在相州卫州一带。永泰中，有事去荆襄，利用公差去乘坐驿车，次日到了邓州，晚上住在邮驿的大厅。当时是夏夜，两人各占用一张床在东西间，仆隶在外屋休息。两人互相说话，快到晚上各自休息。王容睡不着觉，三更后，云月朦胧，王容躺着看庭院中的树，荫宇萧萧，忽然看见厨屏间有一妇人偷看，去而往返三次。过了一会儿，现出半身，绿裙红衫，白脸夺目，又看见李咸起身坐起来，抬手来挑逗她。王容以为李咸以前和她有约。又以为妇人一定是驿站差吏的妻子，王容就假装睡觉来静观其变。一会儿李咸起身走近妇人，手挽手在屏间，言语切切的样子，过了很久，就携手出了大门外。王容偷偷地走到暗处，远远地偷看，两人都坐看，说笑着互相调情。一会儿，看见李咸独自回来，走得很快，妇人在外面站着等待。李咸到厨房取出蜡烛，打开书囊，面色凄惨，拿出纸笔写字，又拿出衣物，都署上名字。王容偷偷看到，只以为把衣服送给妇人，就不忍心惊动他，想等他睡，就偷偷抓住。李咸安排完衣服，放在床上就出去了，看见王容已经睡了，就出屏和妇人说话。过了很久，拿着被去了，来至偏院，院中有堂屋，堂屋有床帐，树木森森的样子，已经进去一顿饭的功夫。王容想到："我去偷袭他们，他们一定睡在一起。"就拿着枕头去了，偷偷地走想去惊吓他们，等到了帘内，正看见李咸躺在床上，妇人用衣带绞了李咸的脖子，李咸的样子快要死了。妇人白脸，三尺多长，不见面目，下边按住李咸用尽力气来勒他。王容突然惊叫起来，就用枕头打她。没打着，妇人就跑了。王容趁势追逐，妇人径直进入西北角的厨房中，在床上坐着，脑袋触到了房梁，很久才消失。仆童听到叫声都起来了，看见李咸死了，七窍流血，只是心口还热。就为他招魂抢救，到天亮才苏醒过来。王容拿来他写的书信打开一看，竟是寄信给家人，叙述告别，衣物为想念之物，没说去什么地方，但词句郑重。读信读来恻隐怆然。等到李咸能说话了，问他，他都不能记得，只说仿佛梦见一个丽人，引诱他离开，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驿站的老吏说："以前传说厕所有鬼神，先天年间，曾经杀死一个客使。"此事王容逢人就说，告诫别人夜晚不能独自睡觉。

李昼

李昼为许州吏，庄在扶沟。永泰二年春，因清明归，欲至泊梁河。先是路旁有冢，去路约二十步，其上无草，牧童所戏。其夜，李昼忽见冢上有穴，大如盘，兼有火光。昼异之，下马跻冢焉。见五女子，衣华服，依五方，坐而纫针。俱低头就烛，矻矻不歇。昼叱之一声，五烛皆灭，五女亦失所在。昼恐，上马而走。未上大路，五炬火从冢出，逐昼。昼走不能脱，以鞭挥拂，为火所爇。近行十里。方达伯梁河，有犬至，方灭。明日，看马尾被烧尽，及股胫亦烧损。自后遂目此为五女冢，今存焉。（出《博异志》）

【译文】

李昼是许州官吏，庄子在扶沟。永泰二年的春天，清明回家，将到伯梁河，路旁有座坟墓，离大道约二十步。那上面没草，是牧童游戏的场所。这天晚上，李昼忽然看见坟上有洞穴，大小象盘石，还有火光。李昼诧异，下马登上坟墓，看见五个女子身穿华丽的衣服，按五个方位坐着缝补，低着头凑近灯光，孜孜不停。李昼呵叱了一声，五个烛光都灭了，五个女子也消失了。李昼害怕，上马而逃。没走上大道，五炬火光从坟里出来追赶李昼。李昼跑不掉，用马鞭挥打，被火烧着了，走了十里，才到伯梁河。有人来了，灯火才灭。第二天看马尾巴被烧没了，大腿和小腿也烧伤了。从此后就把这个坟看成五女坟，现在还保存在那里。

元载

大历九年春，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入朝，有献文章者，令左右收之。此人若欲载读，载云："侯至中书，当为看。"人言："若不能读，请自诵一首。"诵毕不见，方知非人耳。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啣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载后竟破家，妻子被杀云。（出《玄怪录》）

【译文】

大历九年春天，中书侍郎平章事元载早起上朝，有个献文章的人，元载让随从收下来。这人想让元载读，元载说："等回到中书省，再为你看。"那人说："若不能读，让我自诵一首。"诵完就不见了，诗曰："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元载后来竟然家道败落，妻子和孩子都被杀了！

萧审

萧审者，工部尚书旻之子，永泰中，为长洲令，性贪暴，然有理迹，邑人惧惮焉。审居长洲三年，前后取受无纪极。四年五月，守门者见紫衣人三十余骑，从外入门。迎问所以，骑初不言，直至堂院。厅内治书者皆见。门者走入，白审曰："适有紫衣将军三十骑直入，不待通。"审问："其人安在？焉得不见？"门者出至厅，须臾，见骑从内出，以白衫蒙审。步行。门者又白奇事，审顾不言。诸吏送至门，不复见。俄闻内哭，方委审卒。后七日，其弟宇复墓，忽倒地作审灵语，责宇不了家事，数十百言。又云："安胡者，将吾米二百石，绢八十匹，经纪求利。今幸我死，此胡辜恩，已走矣。明日食时，为物色捉之。"宇还至舍，记事白嫂，嫂尔日亦灵语云然。宇具以白刺史常元甫，元甫令押衙候捉，果得安胡。米绢具在，初又云："米是己钱，绢是枉法物，可施之。"宇竟施绢。（出《广异记》）

【译文】

萧审是工部尚书萧旻的儿子。永泰年中为长洲令，性情贪婪暴戾，但有规律可循。邑人非常惧怕他，萧审在长洲三年，前前后后收取贿赂，无法无纪已到极点。永泰四年五月，守门人看见身穿紫衣人三十多骑马的人从外边进入门内。门人迎上去问干什么？骑马的人开始不说话，径直到堂院厅内，管书的人都看见了。门人走进去告诉萧审，说："刚才有紫衣将军三十个，直扑进来，来不及通报。"萧审问："那些人在哪儿？怎么不见？"门人出来到厅堂，一会儿，看见骑马的人从里边出来，用白衣服蒙住萧审步行出来。门人又说："奇事。"萧审看着不能说话，几位官吏送到门口，不再见到他们了。过了一会儿，听到里面哭声，才知道萧审死了。七天后，他弟弟萧宇去扫墓，忽然倒地成了萧审"显灵"传语，责怪萧宇不管家事，说了几百句话，又说："安胡这个人，将我的米二百石，绢八十匹，拿去经营挣钱，现在安胡庆幸我死了，他辜负我的恩情也跑了，明天吃饭的时候，准备抓他。"萧宇回家，将他所记得的这些事情说给嫂子听，嫂女也传灵语这样说。萧宇就详细地告诉了刺史常元甫。元甫命令衙役等候捉他，果然捉住了安胡。米、绢都在，萧审又说："米是自己的钱买的，绢是贪赃枉法之物，可以施舍给别人。"萧宇就全部施舍了绢。

卷第三百三十八　鬼二十三

卢仲海　王垂　武丘寺　李佐公　窦裕　商顺　李载　高励　萧遇　朱自劝

卢仲海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与从叔缵客于吴。夜就主人饮，欢甚，大醉。郡属皆散，而缵大吐，甚困。更深无救者，独仲海侍之。仲海性孝友，悉箧中之物药以护之。半夜缵亡，仲海悲惶，伺其心尚煖，计无所出。忽思礼有招魂望反诸幽之旨，又先是有力士说招魂之验，乃大呼缵名，连声不息，数万计。忽苏而能言曰："赖尔呼（"呼"原在"赖"字上，据明抄本改。）救我。"即问其状，答曰："我向被数吏引，言郎中命邀迎。问其名，乃称尹。（明抄本"尹"下有"淝"字）逡巡至宅，门阀甚峻，车马极盛，引入。尹迎劳曰：'饮道如何，常思曩日破酒纵思，忽承戾止。浣濯难申，故奉迎耳。'乃遥入，诣竹亭坐。客人皆朱紫，相揖而坐。左右进酒，杯盘炳曜，妓乐云集，吾意且洽，都亡行李之事。中宴之际，忽闻尔唤声。众乐齐奏，心神已眩，爵行无数，吾始忘之。俄顷，又闻尔唤声且悲，我心恻然。如是数四，且心不便，请辞，主人苦留，吾告以家中有急，主人暂放我来，当或继请。授吾职事，吾向以虚诺。及到此，方知是死，若不呼我，都忘身在此。吾始去也，宛然如梦。今但畏再命，为之奈何？"仲海曰："情之至隐，复无可行。（明抄本"行"作"言"）前事既验，当复执用耳。"因焚香诵咒以备之。言语之际，忽然又没，仲海又呼之，声且哀厉激切，直至欲明方苏。曰："还赖尔呼我，我向复饮，至于酣畅。坐寮径醉，主人方敕文牒，授（"授"原作"管"。据明抄本改）我职。闻尔唤声哀厉，依前恻怛。主人讶我不始，又暂乞放归（"放归"原作"犯贵"，据明抄本改）再三。主人笑曰：'大奇'。遂放我来。今去留未诀。鸡鸣兴，阴物向息，又闻鬼神不越疆。吾与尔逃之，可乎？"仲海曰："上计也。"即具舟，倍道併行而愈。（出《通幽录》）

【译文】

大历四年，处士卢仲海和堂叔缵客居在吴地。晚上和主人喝酒非常高兴，大醉。其他人都走了，而缵大吐，很困，没有服侍的人，只有卢仲海服侍他。仲海心性孝敬长者，拿出盒中的所有药品来救护他。半夜缵死了。仲海非常悲痛，没有主意，一看他心口还热，忽然想到礼书上有招魂离返冥界的说法，以前又有术士说过招魂的事例，就大呼喊缵的名字，连声不停，有几万次。缵忽然苏醒而说："全靠你呼喊救我。"随即问他情况。回答说："我被几名差吏引导，说郎中让他们请我。问他主人的名字，说是姓尹。犹犹豫豫地走到门前，大门非常高大，车马很多。进去后，尹迎接出来说：'酒量如何？我常想好久没有尽情喝酒了，忽然承蒙您到来，郁闷难以洗涤，所以非常欢迎您。'就转弯到了竹亭坐下。客人都穿官服，互相行礼坐下。左右侍酒斟酒，杯盘闪耀，妓乐云集。我的情绪非常融洽，都忘了咱们出来行走的事了。宴会中途的时候，忽然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各种乐器一齐演奏，我的心神已经迷乱，饮酒无数，我就忘了。过了一会儿，又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非常悲痛，我的心情也很悲痛。就这样一连四次，我的心中不得安宁，请求告辞，主人苦苦挽留。我告诉他因为家中有急事，主人暂时放我回来。还要再次邀请我，授予我官职，我对他假意答应。等到了这里，才知道是死了。若不召唤我，我都忘掉自己的身体在这里了，宛然如梦。现在只是害怕再来请我，这事怎么办？"仲海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再没有别的办法可行。前面那件事既然应验了，就应该再使用。"缵就焚香吟诵咒语以防不测。言语之中，忽然又死了，仲海又呼唤他。声音哀厉激切，直到天快亮的时候，缵才苏醒过来，说："还是靠你呼唤我，我又去饮酒，到了酣畅时，坐在小路上醉了。主人下了文书，授我官职。听到你召唤我的声音哀厉，象先前那样悲痛。主人惊奇我心情不悦，我又再三请求他暂时放我回去。主人笑着说：'太奇怪了'。就放我回来了。现在去留没有告别，鸡叫起来，阴间的东西一向休息，又听说鬼神不越过这个界线。我和你逃走，行吗？"仲海说："这是上策。"就准备了船，加快速度走了。

王垂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於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暂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炸。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授，乃抚《轸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亲合，其诙谐慧辨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骷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既而天明，妇人有故暂下，收告垂，垂大慑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箦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绐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迫垂，望之稍远，乃弃于岸。併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夜藏船处闹。半夜后，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齿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出《通幽记》）

【译文】

太原人王垂和范阳人卢收是好朋友。唐大历初年，他们曾乘船在淮、浙间行走，到石门驿旁，看见一个妇人在树下，容貌非常美丽，衣服非常华美，背着一个锦囊。三垂、卢收互相说："妇人独自休息，妇人的包裹可以图谋。"就停桨等她。妇人果然问："船往什么地方去？能否捎上我？我丈夫生病在嘉兴，现在想去探望他，脚疼不能走。"二人说："空船方便，可以捎上你。"妇人带着包裹上船，坐在船头。二人慢慢挑逗她，妇人正色道："暂时求助你们，怎么能不正经呢？"二人脸色惭愧。王垂善于弹琴，用琴声取悦她。妇人美艳灿然。二人极其振奋，就说："娘子本来也会弹琴吗？"妇人说："小时学过。"王垂拱手把琴给她，妇人抚弄一曲《轸泛弄》。王垂说："不曾听到过，好象见到了卓文君的真情。"妇人笑着说："凝聚着司马相如的深情。"于是就稍稍亲热一点，谈吐和谐，聪慧、雄辨不可言表，互相感到高兴，这天晚上就和王垂苟合在船前。卢收稍被隔开，非常羡慕。夜深时，卢收偷偷拿妇人包裹中的东西看，满包全是骷髅，卢收非常害怕，知道妇人是鬼，但没有机会告诉王垂。听他的调情，非常缠绵。到了天亮，妇人因故暂时下船，卢收告诉了王垂。王垂非常恐怖说："有什么办法？"卢收说："你藏在床下。"王垂照他的话做了。一会儿。妇人回来了，问王垂在哪儿？卢收骗她说："刚才上岸去了。"妇人反应很快，抛开卢收去追王垂。看她走得远一点，就把她丢到岸上，加快速度行船。走到几十里开外，不见妇人来。晚上停船在船多的地方。半夜后，妇人来了，直奔船上，拽王垂的头。妇人四面都有眼睛，腥秽之气强烈，咬着王垂。王垂被困，二人大声呼救，大家都过来帮助，妇人就逃走了。第二天，得到一个纸梳子在席上，王垂几个月后死了。

武丘寺

苏州武丘寺，山嵚崟，石林玲珑，楼雉叠起，绿云窈窕，入者忘归。大历初，寺僧夜见二白衣上楼，竟不下，寻之无所见。明日，峻高上见题三首，信鬼语也。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潇潇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谁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器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樽。"庄上有墓林，古冢累累，其文尚存焉。（出《通幽记》）

【译文】

苏州武丘寺，在山间高耸着。石林精巧，楼台和城墙叠起，绿云环绕，进来的人都忘了回去。大历初年，寺里的僧人夜里见二个穿白衣服的人上楼，竟然没有下来，找他们没找到。第二天，高山上有题诗三首，都是鬼的语言。其词曰："幽明虽异路，平昔添工文。欲知潜寐处。山北两孤坟。"（其二示幽独居）"高松多悲风，萧萧清且哀。南山接幽陇，幽陇空崔嵬。白日徒煦煦，不照长夜台。谁知生者乐，魂魄安能回。况复念所亲，恸哭心肝摧。恸器更何言，哀哉复哀哉。"（其三答处幽子）"神仙不可学，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围我门。虽复隔生死，犹知念子孙。何以遣悲惋，万物归其根。寄语世上人，莫厌临芳罇。"庄上有个墓地，古墓累累，那几首诗还在那里。

李佐公

李佐公，大历中在卢州。有书吏王庾请假归。夜行郭外，忽值引驺呵避，书吏映大树窥之，且怪此无尊官也。导骑后一人紫衣，仪卫如大使。后有车一乘，方渡水，御者前曰："车軥索断。"紫衣曰："检簿。"遂见数吏检之曰："合取卢州某里张道妻脊筋修之。"乃书吏之姨也。顷刻吏回，持两条白物各长数尺，乃渡水而去。至姨家，尚无恙。经宿患背痛，半日而卒。

【译文】

李佐公，大历年中在卢州。有个书吏叫王庾，请假回家，晚上在郊外行走，忽然遇到某个骑马的侍从大声呵避。书吏躲在枝后偷看，并且责怪这人不尊重官吏。见前导的后面，有一个身穿紫衣的人，仪仗排场好象节度使，后面有一辆车，正在渡河。驾车的人上前报告说："拉车的绳子断了。"紫衣人说："查看簿子。"就看见几名差吏查看簿子，说"应该取来卢州某里张道的妻子脊背上的筋修理。"那人是书吏的姨。一会儿的功夫，差吏回来了，手拿两条白色的东西，各长几尺，就渡水走了。书吏到他姨家，姨还没有病。过了一宿，发觉背痛。半天就死了。

窦裕

大历中有进士窦裕者，家寄淮海。下第将之成都，至洋州无疾卒。常与淮阴令吴兴沈生善，别有年矣。声尘两绝，莫知其适。沈生自淮海调补金堂令，至洋州舍于馆亭中。是夕，风月晴朗，夜将半。生独若有所亡，而不得其寝。俄见一白衣丈夫，自门步来，且吟且嗟，似有恨而不舒者。久之，今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生见之，甚觉类窦裕，特起与语，未及，遂无见矣。乃叹曰："吾与窦君别久矣，定为鬼耶？"明日驾而去，行未数里，有殡在路前。有识者曰："进士窦裕殡宫。"生惊，即驰至馆，问馆吏，曰："有进士窦裕，自京游蜀，至此暴亡。太守命殡于馆南二里外，道左殡宫是也。"即至奠拜泣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大历年中，有个进士叫窦裕，寄居淮海，落榜后将去成都，走到洋州无疾而卒。窦裕常与淮阴县令吴兴人沈生友善，分别有一年了，互相断绝了消息，不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沈生从淮海调补为金堂县令，到了洋州，住在馆亭中。这天晚上，风清月朗，快到半夜，沈生独坐若有所失，不能睡觉。一会儿见一穿白衣男子，从门外走进来，一边吟诵一边叹息，似有遗憾不能舒张的样子。过了很长时间，他吟诵着："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馆。望月独相思，尘襟泪痕满。"沈生看见他，觉得很象窦裕，特意起来和他交谈，没等起身，他就不见了。沈生就叹息着说："我和窦君分别很久了，难道碰见鬼了？"第二天，驾车而去。没走几里路，有个灵柩停在前路。有认识的说："这是进士窦裕下葬之处。"沈生大惊，就奔回馆亭问馆吏。馆吏说："有个进士窦裕，从京城到蜀地，走到这暴死。太守命令葬在馆南边二里之外，大道左边下葬的地方就是。"沈生就到坟前哭祭一番而去。

商顺

丹阳商顺，娶吴郡张昶女。昶为京兆少尹，卒葬浐水东，去其别业十里。顺选集在长安，久之，张氏使奴入城迎商郎。顺日暮与俱往，奴盗饮极醉，与顺相失。不觉其城门已闭，无如之何，乃独前行。天渐昏黑，雨雪交下，且所（"且所"原作"郎来"，据明抄本改）驴甚蹇，迷路不知所之，但信驴所诣。计行十数里，而不得见村墅，转入深草，苦寒甚战。少顷，至一涧，涧南望见灯火。顺甚喜，行至，乃紫篱茅屋数间，扣门数百下方应，顺问曰："远客迷路，苦寒，暂欲寄宿。"应曰："夜暗，雨雪如此，知君是何人。且所居狭陋，不堪止宿。"固拒之，商郎乃问张尹庄去此几许，曰："近西南四五里，顺以路近可到。"乃出涧，西南行十余里，不至庄。雨雪转甚，顺自审必死，既不可，行欲何之，乃系驴于桑下，倚树而坐。须臾，见一物，状若烛笼，光照数丈，直诣顺前，尺余而止。顺初甚惧，寻而问曰："得非张公神灵引导余乎？"乃前拜曰："若是丈人，当示归路。"视光中有小道，顺乃乘驴随之，稍近火移，恒在前尺余。行六七里，望见持火来迎，笼光遂灭。及火至，乃张氏守茔奴也。顺问何以知己来，奴云："适闻郎君大呼某，言商郎从东来，急往迎。如此再三，是以知之。"遂宿奴庐中，明旦方去。（出《广异记》）

【译文】

丹阳人商顺，娶了吴郡张昶的女儿。张昶是京兆少尹，死后葬在浐水之东，离他家十里。商顺因选官而赴长安，时间长了，张氏让仆人进城迎接商郎。商顺在傍晚和仆人一起回来。仆人偷偷喝酒，醉了，和商顺失散了。不知不觉城门已经关闭，商顺不知道往什么地方走，就独自前行。天渐渐黑了，雨雪交加，并且所骑之驴行动非常迟缓，又迷了路不知去哪儿，只是任驴走着。大约走了十几里，看不到村庄。辗转走到深草之处，苦寒更加剧烈。一会儿，到了一个山涧，看见涧南有灯火。商顺非常高兴，走到那里，有几间茅草屋。敲门几百下才有人答应。商顺说："我是远道来的客人，迷了路，非常冷，想暂时借住一宿。"回答说："夜深了，雨雪这么大，谁知你是什么人？而且居处狭小简陋，不能借宿。"拒绝商顺。商顺就问张尹庄离这多远？对方说："在靠近西南方四、五里。"商顺以为路近可以赶到，就出了山涧，往西南方走了十几里，也没到庄子。雨雪转大，商顺自认为必死无疑，既然不能这样，走又能到什么地方呢？就把驴拴在桑树下，倚树而坐。一会儿看见一个东西，形状象灯笼，光照几丈远，直接走到商顺面前一尺多远的地方停住了。商顺最初非常害怕，过了一会儿才问："莫非是张公神灵来引导我吗？"就上前拜谢说："若是丈人，请指示回家的路。"见灯光下有条小道，商顺就骑驴跟随。稍稍靠近，灯光就移开，总在他前面一尺多远。走了六、七里，看见有人拿着灯光来迎接，灯光就灭了。等灯光到了一看，是张家看坟的仆人。商顺问他怎么知道自己来？仆人说："刚才听见张公大声召呼我，说商郎从东边来、快去迎接，如此二三次，这样就知道了。"商顺就住在仆人的草房中，第二天早晨才离开。

李载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部为尚书，大理评事李载摄监察御史，知福建留后。载于建州浦城置使院，浦城至建州七百里，犹为清凉。载心惧瘴疠，不乐职事，经半载卒。后一日，复生如故。家人进食，载如平常食之。谓家人曰："已死，今暂还者，了使事耳。"乃追其下未了者，使知一切，交割付之。后修状与尚书别，兼作遗书，处分家事。妻崔氏先亡，左右唯一小妻，（"妻"原作"女"，据明钞本改。）因谓之曰："（"谓之曰"原作"为小妻"，据明钞本改。）"地下见先妻，（"先妻"原作"舅"，据明钞本改。）我言有汝，其人甚怒，将欲有所不相利益，为之奈何？今日欲至，不宜久留也。"言讫，分财与之，使行官送还北。小妻便尔下船，行官少事（"官少事"原作"时尚关"，据明钞本改。）未即就路。载亦知之，召行官至，杖五下，使骤去。事毕食讫，遂卒。（出《广异记》）

【译文】

大历七年，转运使吏部刘晏在吏部任尚书。大理评事李载兼任监察御史，主管福建事宜。李载在建州浦城设置使衙。浦城到建州七百里，非常荒凉。李载心里害怕瘴疫，不愿意任职，过半年死了，过了一天，又活了，同往常一样。家人端饭，李载象平常一样吃饭，对家人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暂时回来的原因，是了结公事。"就追问属下没办完的事。他主办了一切，分别交付给人。后来又写了封信与尚书告别，同时算作遗书，处理家事。他的妻子崔氏先死了，身边只有一个小妾，就对她说："我已经死了，在地下见到了先前的妻子。我说有了你，她非常生气，将要有不利你的事，怎么办？今天她快来了，不宜久留。"说完，分了一些财物给她，让行官送她回北边。小妾马上到了船上，行官有点小事，未能上路。李载也知道了，召来行官，打了五杖，让他快去。事情处理完，吃完饭，他就死了。

高励

高励者，崔士光之丈人。夏日，在其庄前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人从东走马来，至励再拜，云："请治马足。"励云："我非马医，焉得疗马？"其人笑云："但为胶粘即得。"励初不解其言，其人乃告曰："我非人，是鬼耳。此马是木马，君但洋胶粘之，便济行程。"励乃取胶煮烂，出至马所，以见变是木马。病在前足，因为粘之。送胶还舍，及出，见人已在马边。马其骏，还谢励讫。便上马而去。（出《广异记》）

【译文】

高励是崔士光的丈人。夏天，在他庄子前面的桑树下，看人家打麦。见一个人从东边骑马过来，到高励面前拜了又拜，说："请治疗马脚。"高励说："我不是马医，怎么能治马？"那人笑着说："只用胶粘上就行了。"高励开始不明白他的话，那人就告诉他说："我不是人，是鬼。这匹马是木马，您只多用胶粘上它，使可以帮它行走了。"高励就取出胶煮烂，出来到马厩，看见那匹马已经变成了木马。病在前脚，就给它粘上。送胶回屋，等到出来，看见那人已在马旁边，马非常骏伟。那人谢过高励，就上马而去。

萧遇

信州刺史萧遇少孤，不知母墓。数十年，将改葬。旧茔在都，既至，启，乃误开卢会昌墓。既而知其非，号恸而归。闻河阳方士道华者，善召鬼，乃厚弊以迎。既至，具以情诉，华曰："试可耳。"乃置坛洁诚，立召卢会昌至，一丈夫也，衣冠甚伟，呵之曰："萧郎中太夫人茔，被尔墓侵杂，使其迷误。忽急寻求，不尔，当旦夕加罪。"会昌再拜曰："某贱役者，所管地累土三尺，方十里，力可及。周外则不知矣。但管内无萧郎中太夫人墓，当为索之。以旦日为期。"及朝，华与遇俱往。行里余，遥见会昌奔来曰："吾缘寻索，颇扰鬼神，今使按责甚急，二人可疾去。"言讫而灭，二人去之数百步，（"百步"原作"日"，据明钞本改。）顾视，见青黑气覆地，竟日乃散。既而会昌来曰："吾为君寻求，大受阴司谴罚，今计穷矣。"请辞去。华（"华"原作"罢"。据明钞本改。）归河阳，遇号哭。自是端居一室。夜忽如梦中，闻户外有声，呼遇小名曰："吾是尔母。"遇惊走，出户拜迎。见其母，母从暗中出。遇与相见如平生，谓遇曰："汝至孝动天，诚达星神，祇灵降鉴，今我与汝相见，悲怆盈怀。"遇号恸久之，又叹曰："吾家孝子，有闻于天，虽在泉壤，其为众流所仰。然孝子之感天达神，非惟毁形灭性，所尚由哀耳。"因与遇论幽冥报应之旨，性命变通之道。乃曰："祸福由人，但可累德。上天下临，实如影响。其有树善不感者，皆是心不同耳。"言叙久之，遇悲慰感激曰："不意更闻过奖之言，庶万分不恨矣。"乃述迷误茔域之恨，乃曰："吾来亦为此。年岁寝远，汝小，何由而知？吾墓上已有李五娘墓，亦已平坦，何可辨也？汝明日，但见乌鹊群集，其下是也。"又曰："若护我西行，当以二魂舆入关。"问其故，答曰："为叔母在此，亦须归乡。"遇曰："叔母为谁耶？"母曰："叔母则是汝外婆，吾亦自呼作叔母，怜吾孤独，尝从咸阳来此伴吾。后因神祇隔绝，不得去，故要二魂舆耳。"言讫而去，倏忽不见。遇哀号待晓，即于乌鹊所集平地，掘之。信是李五娘墓，更于下得母墓，方得合葬。（出《通幽记》）

【译文】

信州刺史萧遇小时候是孤儿，不知道母亲的墓。几十年后，准备改葬，旧墓地在京都，就到了那儿。打开坟墓，是错开了卢会昌的墓，才知道不是母亲的坟墓，就伤心地回去了。听说河阳有个方士叫道华，善于召鬼，就重金聘来，详细地把事情告诉了他。道华说："可以试一下。"就洁净设坛，马上召呼卢会昌到。见是一个男子，衣冠非常气派。道华呵叱他说："萧郎中太夫人的墓，被你的墓侵犯，使萧郎中迷惑搞错，赶快寻找，不然就天天加大你的罪过。卢会昌拜了又拜，说："我是卑贱的仆役，所管地盘共深三尺，方圆十里，我的能力只可涉及这些，这个范围外的就不知道了。只是我的管辖之内没有萧郎中太夫人墓，我应为他寻找，以明天早晨为期限。"到了早晨，道华和萧遇都去了，走了一里多地，远远地看见卢会昌奔跑过来说："我因为寻找，颇多打扰鬼神，现在派人责罚很紧急，你们两个应该快点离开。"说完就没了。两人走了几百步，四下一看，见黑气盖地，一天才散。不久卢会昌来说："我给您寻找，大受阴司责罚，现在办法用尽了，请让我告辞离去。"道华回到河阳，萧遇号哭，从此住最边上的一个屋子。夜晚忽然象在梦中，听到门外有声音，召呼萧遇的小名说："我是你的母亲。"萧遇惊讶地跑出，到门外拜见迎接他的母亲。母亲从黑暗中走出，萧遇和她相见象母亲在世一样。母亲对萧遇说："你极其孝顺感动了上天，精诚传达到星神，地神引以为鉴，现在我和你相见。"母亲悲怆满怀，萧遇号哭悲恸很久。母亲又说："我家的孝子，闻名于天，我虽在黄泉，很被众人仰慕，但孝子感动天地之神，不只是损害身体，这都是由于悲哀。"就和萧遇谈论幽冥中报应的情况，性命变通的道理，说："祸福由人，但可积德，上天的报应，其实象事物的回声，也有做了善事没有报答的，都是心不诚。"言谈很久，萧遇悲痛得以安慰，十分感激地说："不在意听过奖的话，小子实在没有遗憾了。"就说了迷误墓地的遗憾。母亲说："我来也是为了这事，年代久远，你那时还小，怎么能知道呢？我的坟上已经有了李五娘墓，也已经平坦了，怎么能辨别呢？你明天只要看见乌鹊聚集，那下面就是。"又说："若送我西行，应该用两个灵车进关。"问她原因，回答说："因为叔母在这，也要还乡。"萧遇说："叔母是谁？"母亲说："叔母就是你的外婆，我也自称她为'叔母'，她可怜我孤独，曾想从咸阳到这陪伴我，后因地神隔绝，不能离开那里，所以要两个灵车。"说完就离去，很快不见了。萧遇悲伤地哭到天亮，就在乌鹊聚集的平地挖掘，果真是李五娘的墓，再在下面挖到母亲的墓，才得以合葬。

朱自劝

吴县朱自劝以宝应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乙，令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于河西见自劝与数骑宾从二十人，状如为官。见婢歔欷，问："汝和尚好在，将安之。"婢云："命市胡饼作斋。"劝云："吾此正复有饼。"回命从者，以三十饼遗之，（"遗之"二字原缺，据明钞本补。）兼传问讯。婢至寺白尼，尼悲涕不食，饼为众人所食。后十余日，婢往市，路又见自劝，慰问如初。复谓婢曰："汝和尚不了，死生常理，何可悲涕，故寄饼亦复不食。今可将三十饼往，宜令食也。"婢还，终不食。后十日，婢于市，复见自劝。问讯毕，谓婢曰："方冬严寒，闻汝和尚未挟纩。今附绢二匹，与和尚作寒具。"婢承命持还，以绢授尼。尼以一匹制裤，一留贮之。后十余日，婢复遇自劝，谓曰："有客数十人，可持二绢。令和尚于房中作馔，为午食。明日午时，吾当来彼。"婢还，尼卖绢，市诸珍膳。翌日待之，至午，婢忽冥昧久之，灵语因言客至。婢起只供食，食方毕，又言曰："和尚好住，吾与诸客饮食致饱，今往已。"婢送自劝出门，久之方悟，自尔不见。（出《广异记》）

【译文】

吴县朱自劝在宝应年中死亡，大历三年，他的女儿在寺里当一名尼姑，让婢女去买胡饼，充当斋饭。婢女在河西看见朱自劝和几个骑马的随从二十人，形状好象做官的样子，看见婢女就叹息起来，问："你家和尚好吗？你要去哪儿？"婢女说："让我买胡饼当斋饭。"朱自劝说："我这正好还有饼。"回头命令跟从的人："把三十个饼给她，并代为问候。"婢女回到寺院向尼姑说了这件事，尼姑悲泣不吃，饼被众人吃了。过了十几天，婢女去买东西，路上又见到了朱自劝，慰问和第一次一样，朱自劝又对婢女说："你家和尚不明事理，死生是正常的道理，怎么可以悲伤落泪呢？以前给她的饼也不吃，现在可把三十个饼带去，应该让她吃。"婢女回来，尼姑始终不吃。又过了十天，婢女在市上，又看到朱自劝，问候完毕，对婢女说："正是冬天严寒，听说你家和尚没有棉衣，现在给你两匹绢，给和尚做御寒的衣服。"婢女奉命拿回来，把绢给了尼姑。尼姑用一匹绢做了裤子，一匹绢留下存放起来。十多天后，婢女又遇到朱自劝，朱自劝对她说："有几十个客人，可以拿两匹绢，让和尚在房中做饭，当午餐。明天午时，我当去那里。"婢女回去，尼姑卖绢，买了各种珍奇美食。第二天等待他们，到了午时，婢女忽然很久不省人事，显灵传语说客人到了。婢女立起地供神食，刚吃完，又说道："和尚安好，我和各位客人饮食很饱，现在走了。"婢女送朱自劝出门，很久才醒过来，从此再没看见朱自劝。

卷第三百三十九　鬼二十四

罗元则　李元平　刘参　闫敬立　崔书生　李则　陆凭　浔阳李生

罗元则

历阳罗元则，尝乘舟往广陵，道遇雨，有一人求寄载，元则引船载之。察其似长者，供待甚厚。无他装囊，但有书函一枚，元则窃异之。夜与同卧，旦至一村，乃求"暂下岸，少顷当还。君可驻船见待，慎无发我函中书也。"许之乃下去。须臾，闻村中哭声，则知有异。乃窃其书视之，曰："某日至某村，当取其乙，某村名良是。"元则名次在某下，元则甚惧而鬼还。责曰："君何视我书函？"元则乃前自陈伏，因乞哀甚苦。鬼愍然，谓："君尝负人否？"元则熟思之曰："平生唯有夺同县张明道十亩田，遂至失业，其人身已死矣。"鬼曰："此人诉君耳。"元则泣曰："父母年老，惟恃元则一身，幸见恩贷。"良久曰："念君厚恩相载，今舍去，君当趋归。三年无出门，此后可延十年耳。"即下船去。元则归家中，岁余，其父使至田中收稻，即固辞之。父怒曰："田家当自力，乃欲偷安甘寝，妄为妖辞耶？"将杖之，元则不得已。乃出门，即见前鬼，髡头裸体，背尽疮爛，前持曰："吾为君至此，又不能自保惜。今即相逢，不能相置。"元则曰："舍我辞二亲。"鬼许，具以白父。言讫，奄然遂绝。其父方痛恨之，月余亦卒。（出《广异记》）

【译文】

历阳的罗元则，曾经乘船到广陵去，途中遇雨。有一人要求搭乘，罗元则将船靠岸让他上船，看他象个长者，供奉对待他特别好。他没有什么行装，只有书套一个，元则暗自惊异。夜间与他一起睡觉。第二天早晨到达一个村庄，那人要求暂时下船上岸，说："一会儿就回来，你可停船等一下，小心不要打开我封套中的信。"元则答应，那人就下船离去。一会儿，听到村中有哭声，元则明白有异常情况，就私自打开他的信看，上面写道：某日到某村，应该取某人，那村名正是这个村。元则的名字排在某人的下面。元则非常恐惧那鬼就回来了。责备道："你为什么看我的书信？"元则上前陈诉认错，苦苦哀求。鬼露出怜悯的样子，问他曾经有过违背人意否。元则细细想后说："一生只有抢夺过同县张明通十亩田地，于是造成他失去生计，那人已经死了。"鬼说："那人告你了。"元则哭着说："父母年老，只靠我一人，希望你发发慈悲。"过了很久才说："念你厚恩让我乘船，现在放你离去，你赶紧回家，三年内不要出家门，此后可延长十年寿命。"鬼就下船离去。元则回到家中，过了一年多，他的父亲让他到田里去收割稻谷。元则坚决推辞。父愤怒道："种田人家应当出力，你只想偷安做美梦，不要听信鬼话！"要用杖打他。元则没有办法，才出门，就看见了以前的那个鬼，光头裸体，背上都是烂疮。上前抓住说："我为你达到这种程度，又不能保护自己，今即相遇，不能放过。"元则说："放我辞别二老双亲"。鬼答应。把全部情况告诉父亲。说完，气息奄奄接着就断了气。他的父亲才痛苦悔恨，过了一个多月也死了。

李元平

李元平者，睦州刺史伯成之子，以大历五年客于东阳精舍读书。岁余暮际，忽有一美女服红罗裙襦，容色甚丽，有青衣婢随来。入元平所居院他僧房中，平悦而趋之，问以所适，及其姓氏。青衣怒云："素未相识，遽尔见逼，非所望王孙也。"元平初不酬对，但求拜见。须臾，女从中出，相见忻悦，有如旧识，欢言者久之，谓元平曰："所以来者，亦欲见君，论宿昔事，我已非人，君无惧乎？"元平心既相悦，略无疑阻，谓女曰："任当言之，仆亦何惧？"女云："己大人昔任江州刺史，君前生是江州门夫，恒在君家长直，虽生于贫贱，而容止可悦。我以因缘之故，私与交，通君才百日，患霍乱没。故我不敢哭，哀倍常情。素持千手千眼菩萨呪，所愿后身各生贵家，重为婚姻。以朱笔涂君左股为志，君试看之。若有朱者，我言验矣。"元平自视如其言，益信，因留之宿。久之，情契既洽，欢惬亦甚。欲曙，忽谓元平曰："诧生时至，不得久留，意甚恨恨。"言讫悲涕，云："后身父为今县令，及我年十六，当得方伯。此时方合为婚姻，未间。幸无婚也。然天命已定，君虽欲婚，亦不可得。"言讫诀去。（出《广异记》）

【译文】

李元平是睦州刺史伯成的儿子。于大历五年客居在东阳精舍读书。一年后的一个傍晚，忽然有一个美女穿着红罗衣裙，容貌姿色甚美，有青衣女婢跟随而来，进入元平所住院子其他僧房中。元平高兴而奔去。问她们要到哪里去和她的姓名。青衣女婢怒道："素不相识，就来逼问，真不是所盼望的贵家子弟啊。元平开始不答对，只求拜见。一会儿，那女人从屋里出来，相见很高兴，好象是旧相识，欢快地谈了好久。她对元平说："我来的原因，就是要见你，谈谈往昔的事，我已经不是人，你不害怕吗？"元平内心喜悦，没有一点凝虑。对女人说："任凭你说，我有什么害怕的。"女人说："我父亲从前做江州刺史，你前生是江州门夫。我长期在刺史家培育长大，你虽然生长在贫贱人家，可是容貌举止令人喜欢。我因为这个缘故，私自与你交往。你仅仅百日，你就患霍乱死亡。但我不敢哭，倍感哀伤。经常拿着千手千眼菩萨祷告，但愿来世各自投生到高贵人家，重新结为婚姻。我用红笔涂你左大腿做为记号。你看着，如有红的，我说的就验证了。"元平自己看后象她说的，更加相信。于是留她住下，过了很久，情投意合，非常欢愉。天将亮，她忽然对元平说："投生时辰已到，不能久留，感到非常遗憾。"说完悲伤痛哭。又说："投生后的父亲现在做县今，到我十六岁时，你能做地方长官，那时才能完婚，不到时候，希望你不要结婚。天命已定，你虽然想结婚，也是办不到的。"说完告别离去。

刘参

唐建中二年，江淮讹言有厉鬼自湖南来，或曰毛鬼，或曰毛人，或曰枨，（"或曰枨"原作"报"，据明抄本改）不恒其称。而鬼变化无方。人言鬼好食人心，少女稚男，全取之。民恐惧，多聚居，夜烈火不敢寐，持弓刀以备。每鬼入一家，万家击板及铜器为声，声振天地。人有狂慑而死者。所在如此，官禁不能息。前兖州功曹刘参者，旧业淮泗，因家广陵。有男六人，皆好勇，刘氏率其子，操弓矢夜守。有数女闭堂内，诸郎巡外。夜半后，天色暝晦，忽闻堂中惊叫，言鬼已在堂中，诸郎骇。既闭户，无因入就，乃守窥之。见一物方如床，毛鬣如蝟，高三四尺，四面有足，（明抄本"足"作"眼"。）转走堂内。旁又有鬼，玄毛披体，爪牙如剑，把小女置床上，更擒次女。事且迫矣，诸郎坏壁面而入，以射毛床，毛床走，其鬼亦走。须臾，失鬼所在，而毛床东奔，中镞百数，且不能走。一人擒得，抱其毛，力扦之。食顷，俱堕河梁，大呼曰："我今抱得鬼。"鬼困。急以火相救，及以火照之，但见抱桥柱耳。刘子尽爪损，小女遗于路。居数日，营中一卒夜见毛鬼飞驰屋上，射之不可，叫呼颇动众，明日伏罪。以令百姓，因而有盗，窃托以妖妄。既而自弥。亦不知其然。（出《通幽记》）

【译文】

唐朝建中二年，江淮一带谣传有厉鬼从湖南来。有的说是毛鬼，有的说是毛人，有的说象木柱子。说法不一，鬼变化无常。人传鬼喜欢吃人心，少女少男，全都抓取。老百姓害怕，大多数都聚集起来居住，夜间点燃烈火不敢睡觉，拿着弓箭大刀以备不测。每当鬼进入一家，各家都击打木板和铜器制造声响，响声震天动地。有人狂吓而死的。到处都是如此，官府禁止也不能平息。前兖州功曹刘参，原先在淮泗，家迁广陵，有六个儿子，都好斗。刘氏率领他的儿子，操持弓箭守夜。有几个女的关在屋内。各儿郎在外巡视。半夜后，天色昏暗，忽然听到屋内惊叫，说鬼已在屋里，各儿郎惊惧。门已关闭，无法进入救人，就守在外面往里看，看见一物方形象床，刚毛象刺猬，高有三四尺，四面有脚，在屋内转跑。旁边有一鬼，赤黑的毛披散在身体上，爪和牙象利剑。把小女儿放在毛床上，接着去抓次女。情况紧急，各儿郎破墙而入，用箭射毛床。毛床跑，那鬼也跑。一会儿，失去鬼的踪影，毛床向东奔跑，中箭数百，不能跑。一个人捉到，抱住他的毛，用力拽他。一顿饭的工夫，一起掉到河里，大叫道："我现在抱住鬼了！鬼已困乏，赶紧用火援助我。"等到用火照时，只见他抱着桥柱而已。刘参的儿子都被抓坏了，小女儿被扔在路上。过了几天，军营中有一士兵，夜间看见一个毛鬼飞奔到屋上，射它没有射着，叫喊惊动了很多人，第二天受到惩处，用以使百姓明白，由于有盗贼盗窃，借故推托是妖怪。以后自行消失，也不知那是怎么回事。

闫敬立

兴元元年，朱泚乱长安。有闫敬立为段秀实告密使，潜途出凤翔山，夜欲抵太平馆。其馆移十里，旧馆无人已久，敬立误入之，但讶莱芜鲠涩。即有二皂衫人迎门而拜，控辔至厅。即问此馆何以寂寞如是，皂衫人对曰："亦可住。"既坐，亦如当馆驿之礼。须臾，皂衫人通曰："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敬立见之，问曰："此馆甚荒芜，何也？"对曰："今天下榛莽，非独此馆，宫阙尚生荆棘矣。"敬立奇其言，语论皆出人右。俶乃云："此馆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尔。"敬立因于烛下，细目其奴。皂衫下皆衣紫白衣，面皆昆仑，兼以白字印面分明，信是俶家人也。令觇厨中，有三数婢供馔具，甚忙，信是无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良久，盘筵至。食精。敬立与俶同飡，甚饱。畜仆等皆如法，乃寝。敬立问俶曰："缘倍程行，马瘦甚，可别假一马耶？"答曰："小事耳。"至四更，敬立命驾欲发，俶又具馔，亦如法。俶处分知远，以西槽马，送大使至前馆。兼令道奴被东槽马："我饯送大使至上路。"须臾马至，敬立乃乘西槽马而行，俶亦行。可二里，俶即却回执别，异于常馆官。别后数里，敬立觉所借马，有人粪之秽，俄而渐盛，乃换己马被驮。（"被驮"明抄本作"乘之"。）而行四五里，东方似明。前馆方有吏迎拜，敬立惊曰："吾才发馆耳。"曰："前馆无人。"大使何以宿，大讶。及问所送仆马，俱已不见，其所驮辎重，已却回百余步置路侧。至前馆，馆吏曰："昔有前官凤州河池县尉刘少府殡宫，在彼馆后园，久已颓毁。"敬立却回验之，废馆更无物，唯墙后有古殡宫。东厂前有搭鞍木马，西侧中有高脚木马，门前废堠子二，殡宫前有冥器数人。渐觉喉中有生食气，须臾吐昨夜所食，皆作杇烂气。如黄衣曲尘之色。斯乃榇中送亡人之食也。童仆皆大吐，三日方复旧。（出《博异记》）

【译文】

兴元元年，朱泚作乱长安。闫敬立作段秀实的告密使，秘密离开凤翔山，夜晚要到达太平馆。那馆已迁移了十里，旧馆无人已很久。敬立误入旧馆，只是惊奇荒芜枯涩。有两个穿黑衣服的人迎门行拜，控制马辔到大厅，就问此馆因为什么寂寞到如此地步。穿黑衣人回答说："也可以住。"坐后，一切都遵照馆驿的礼数进行着。过了一会儿，黑衣人通报说："知馆官前凤州河池县尉刘俶到。"敬立接见他。问道："这馆很荒芜，为什么？"回答说："现在天下草木丛杂，不单单这个驿馆，宫殿还生荆棘呢。"敬立认为他的话奇特，谈论在一般人之上。叔说"此馆所用的人都已逃走。"指着两个穿黑衣人说："这都是我家的昆仑奴，一个叫道奴，一个叫知远，暂且来侍奉你。"敬立于是在灯烛下，细看那奴仆，黑衫下都穿着紫白衣服，面上都有昆仑，再加上用白字印面上很分明，确实是刘俶家的人。让看厨房，有几个女仆陈设食具，很忙，确实没有其他的人。过了很久，筵席摆上，食物精美。敬立和刘俶一起进餐，很饱。仆人等也都如此，才睡觉。敬立问俶道："由于加倍兼程，马累得很瘦，能另外借一匹马吗？"回答说："小事罢了。"到了四更天，敬立命令整理车马准备出发。刘俶又准备了饭菜，也象那种方法。刘俶安排知远，取西槽的马，送大使到前边的驿馆，并让道奴备好东槽的马，亲自送大使上路。一会儿马到，敬立骑西槽的马而行。刘俶也跟着走。走了二里地，刘俶就执手告别返回，和平常的馆官不同。分别后走了几里，敬立感觉所借的马，有人粪的秽气，一会儿渐渐味大，于是换自己的马骑。走了四五里，东方像要亮了，前边驿馆正好有官吏迎拜。敬立吃惊的说："我才出驿馆呀。"说："前馆没有人，大使凭什么住宿？"大惊。到问所送的马匹，全都不见了，那所驮的辎重，已退回百余步放到路边。到了前馆，馆吏说："从前有原做凤州河池县尉的刘少府的殡宫，在那驿馆的后园，早已废毁。"敬立回去验证它，废馆再无什么东西，只是墙后有个古殡宫，东厂前有个搭鞍的木马，西侧中有个高脚木马，门前有废土堡两座，殡宫前有殉葬品数人。敬立渐渐感觉嗓子眼有生食味，一会儿，吐出昨夜所吃的食物，都是腐烂味，象黄衣曲尘的颜色，这是棺材里送给死人的食物，童仆等人都大吐，三日后才复旧。

崔书生

博陵崔书生，往长安永乐里。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中，尝因清明节归渭南，行至昭应北墟垅之间，日已晚，歇马于古道左。比百余步，见一女人，靓粧华服，穿越榛莽，似失路于松柏间。崔闲步劘（明抄本"闲"作"踵"，"劘"作"觑"。）逼渐近，乃以袂掩面，而足趾跌蹶，屡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觇之，乃二八绝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诘之曰："日暮何无俦侣，而怆惶於墟间耶？"默不对。又令一童，将所乘马逐之，更以仆马奉送。美人回顾，意似微纳，崔乃偻而缓逐之，以观其近远耳。美人上马，一仆控之而前。才数百步，忽见女奴三数人。哆口坌息，踉跄而谓女郎曰："何处来？数处求之不得。"拥马行十余步，则长年青衣驻立以俟。崔渐近，乃拜谢崔曰："郎君悯小娘失路，脱骖仆以济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矣？"崔曰："小娘子何忽独步凄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兴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复到一树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顷，一青衣出，传主母命曰："小外生因避醉，逃席失路，赖遇君子，卹以仆马。不然日暮，或值恶狼狐媚，何所不加。阖室戴佩。且憩，即当奉邀。"青衣数人更出候问，如亲戚之密。顷之，邀崔入宅。既见，乃命食。食毕（毕原作果。据明抄本改。）酒至，从容叙言："某王氏外生女，丽艳精巧，人间无双，欲待君子巾栉，何如？"崔放（"放"原作"逐"，据明抄本改）逸者，因酒拜谢于座侧。俄命生出，实神仙也。一住三日，宴游欢洽，无不酣畅。王氏常呼其姨曰玉姨。玉姨好与崔生长行，爱崔口脂合子。玉姨输，则有玉环相酬。崔输且多，先于长安买得合子六七枚，半已输玉姨，崔亦赢玉指环二枚。忽一日，一家大惊曰："有贼至。"其妻推崔生于后门出。才出，妻已不见，但自于一穴中。唯见芫花半落，松风晚清，黄萼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赢玉指环犹在衣带。却省初见美人之路而行，见童仆以锹锸发掘一塞穴，已至榇中，见铭记曰："原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怜重王氏外生，外生先殁，后令与生同葬。棺柩俨然，开榇，中有一合，合内有玉环六七枚。崔比其睹者，略无异矣。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数枚，乃崔生输者也。崔生问仆人，"但见郎君入柏林，寻觅不得，方寻掘此穴，果不误也。"玉姨呼崔生奴仆为贼耳。崔生感之，急为掩瘗仍旧矣。（出《博物志》）

【译文】

博陵姓崔的书生，到长安永乐里。祖先有旧业在渭南。贞元年间，曾经在清明节回渭南，走到昭应北，荒坟之间，天已晚，在古道旁歇马。百余步外，看见一女子，浓妆华服，穿越在芫杂丛生的草木中，好象在松柏间迷失了路。崔漫步前行渐渐走近，那女子用衣袖遮脸。而脚跟不稳要跌倒，多次要倒地。崔让小童走近看她，是个年方二八的绝代美人。于是让小童问她："天已晚为什么没有伴侣，凄怆惊慌地在荒坟之中行走呢？"默默地不回答。又让另一童，骑马追她，又把仆人和马匹送她使用，美人回头看看，意思是象同意接受。崔就曲背而慢慢地追她，看她到何处去。美人上马，一仆人牵马在前。才走了几百步，忽然看见个女奴，张口喘息，踉跄而来对女郎说："从何处来？多处找你找不到。"簇拥着马走了十余步，看见一年长的婢女站立等待。崔渐渐走近，青衣拜谢崔说："你怜悯小娘子失路，让出马匹和仆人帮助她，现在天色已晚，邀请你到庄上可以吗？"崔曰："小娘子为什么独自行走凄怆惊慌到如此程度？"青衣说："因喝酒尽兴过量达到如此地步。"取道向北走了一二里，又到一树林，房屋很美，桃李香气很浓。又有青衣七八个人，迎接女郎进去。片刻，一青衣出来，传女主人命令说："小外甥女因逃避酒醉，逃离宴席迷失了路，全靠遇着你，周济了仆人和马匹，不这样的话，天晚如果遇上恶狼狐狸精，怎么能不遇害。现关在屋里穿戴打扮，你暂且休息，马上邀你进入。"青衣多人连续出来问候，象亲戚那样亲密。一会儿，邀请崔生进屋。进见后，命令上食品，吃完又上酒宴。青衣舒缓地说："王氏是我的外甥女，姿色艳丽，性情精巧，人间无二，想要侍候你，怎么样？"崔生是个豪放的人，靠着酒兴在座侧拜谢。一会儿命外甥女出来，确实是神仙。一住就是三天，饮宴游玩欢乐融洽，无比的畅快。王氏常叫她姨为玉姨。玉姨喜欢与崔生赌长行。喜爱崔生的口脂合子，玉姨输了，就给玉环酬对。崔生输的多，先前在长安买的合子六七个，一半已输给玉姨，崔生也赢了玉环二个。忽然一天，全家大惊说，来贼了，他的妻子推崔生从后门出去。才出去，妻子已经不见了，只是自己在一个洞穴中。只见芫花半落，松间夜晚的清风，黄萼紫英，草上的露水沾湿了衣服罢了。那赢的玉指环还在衣带上。沿着当初见美人的路而去。看见童仆用锹挖掘一个墓穴，已挖到棺材，发现那上面刻记着，后周赵王女玉姨之墓。平生爱怜王氏这个外甥女，外甥女先死，后让与外甥女同葬，棺柩整齐完好。打开棺材，里面有一个合子，合子里有玉环六七个。崔生和他赌赢的比较，没有一点差异。另一合，里面有口脂合子数个，是崔生输的。崔生问仆人，仆人说只见你进入柏林，寻找不着，才追寻挖掘这个墓穴，果然不错。玉姨叫崔生的奴仆是个贼，崔生感谢她，立刻掩埋如旧。

李则

贞元初，河南少尹李则卒，未敛，有一朱衣人来，投刺申吊，自称苏郎中。既入，哀恸尤甚。俄顷尸起，与之相搏。家人子惊走出堂，二人闭门殴击，及暮方息，孝子乃敢入。见二尸共卧在床，长短形状，姿貌须髯衣服，一无差异。於是聚族不能识，遂同棺葬之。（出《独异志》）

【译文】

贞元年初，河南少尹李则死，未下葬。有一个穿红衣的人来，投上名片进行吊唁。自称是苏郎中。进去后，哀伤恸哭特别厉害。一会儿尸体起来，与他搏斗。全家人吓跑出屋。二人关门殴打，到晚上才平息。戴孝的儿子才敢进去，见两具尸体一起躺在床上，长短形状，姿态容貌胡须衣服，没有一点差别。于是聚集全族的人都不能辨别，就同棺埋葬了他们。

陆凭

吴郡陆凭少有志行，神彩秀澈，笃信谦让。家于湖州长城，性悦山水，一闻奇丽，千里而往，其纵逸未尝宁居。贞元乙丑三月，游永嘉，遘疾而殁。凭素与吴兴沈苌友善，苌梦凭颜色憔悴，曰："我游至永嘉，苦疾将困。君为知我者，愿托家事。"苌悲之。又叙旧欢，宴语久之。因述文章，话虚无之事，乃谓苌曰：赠君《浮云诗》一篇，以寄其怀。诗曰：'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像，吾亦非吾躬，"悲吟数四。临去曰："凭船已发来，明日午时到此。"执手而去。及觉，所记甚分明，乃书而录之。如期而凭丧船至。苌抚孤而恸，赙助倍礼。词人杨丹为之誌，具旌神感，铭曰："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出《通幽记》）

【译文】

吴郡的陆凭年少就有志向和品行，神彩秀美，忠实谦让，家在湖州长城。天性喜欢山水，一听到有奇丽的景观，不远千里而往，他恣纵豪放未曾安稳住过。贞元乙丑年三月，游览永嘉，得病而死。凭平时与吴兴的沈苌友好。苌梦见凭脸色憔悴，说："我游览到永嘉，苦于疾病将睡去，你是我的知己，愿把家事托付于你。"苌很悲痛。又叙说过去的欢乐，平静地说了很久，于是谈论文章，说些虚无的事，对苌说："赠送你浮云诗一篇，用来寄托我的情怀。"诗写道："虚虚复空空，瞬息天地中。假合成此象，吾亦非吾躬。"悲吟多遍。临去时说："我的船已开来，明天午时到这里。"招手离去，到醒觉，记忆特别清楚，就写下记录它。按期凭的丧船到。苌抚摸着遗孤而痛哭。加倍拿礼物资助办丧事。词人杨丹为他写墓志，备办表彰让神感知。墓志铭写道："笃生府君，美秀而文。没而不起，寄音浮云。"

浔阳李生

李生者，贞元中，举进士，下第归浔阳，途次商洛。会汉南节使入觐，为道骑所迫。四顾唯苍山万重，不知所适。时日暮马劣，无仆徒。见荆棘之深，有殡宫在焉，生遂投匿其中。使既过，方将前去，又不知道途之几何，乃叹曰："吾之寄是，岂非命哉？"于是止于殡宫中，先拜而祝曰："某家庐山，下第南归，至此为府公前驱所迫，既不得进，又不得退，是以来。魂如有知，愿容一夕之安。"既而闲望，时风月澄霁。虽郊原数里，皆可洞见。又有殡宫，在百步外，仿佛见一人，渐近，乃一女子，妆饰严丽，短不尽尺，至殡宫南，入穴中。生且听之，闻其言曰："金华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风月好，可以肆目，时难再得，愿稍留念。"穴中应曰："属有贵客，寄吾之舍，吾不忍去，乖一夕之欢，不足甚矣。"其人乃去，归殡宫下。生明日至逆族问之，有知者，是博陵崔氏女也，随父为尉江南，至此而殁，遂藁葬焉。生感之，乃以酒膳致奠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李生，贞元年间，考举进士，落榜回浔阳，途经商洛，适逢汉南节使入京会见天子，被道骑所逼迫，四外望去只有苍山万重，不知道应到哪里去。当时天晚马累，没有仆人，只见深深的荆棘，有殡宫在那里。李生于是藏匿在那里，节使已经过去，才向前去。又不知道路途多少，就叹息说："我就住在这里，难道不是命吗？"于是停止在殡宫中。先拜谢而祷告说："我家住在庐山，落第向南回家，到这被府公前驱所逼迫，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这才来到这里，鬼魂如果有知，希望能容纳一个夜晚的安歇。"接着四下闲看，当时风清月朗，即使郊野几里，都可以看见。另有殡宫，在百步以外，仿佛看见一人，渐渐走近。是一个女子，妆饰端整美丽，身高不足一尺，到殡宫南面，进入墓穴中。李生听之，听到她说："金华夫人奉告崔女郎，今晚风月美好，可以观望，时机再难得到，希望稍微留作纪念。"穴中应答说："适值有贵客，住在我的馆舍，我不忍心离去，违背一夕的欢乐，不是特别可惜的。"那人才离去。李生第二天到客舍打听，有了解的，这是博陵崔氏女儿，跟随父亲做江南尉，到这而死，于是埋葬在那里，李生感激她，用酒食祭奠后而离去。

卷第三百四十　　鬼二十五

韩弇　卢顼　李章武

韩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与西蕃会盟，蕃戎背（"背"原作"皆"，据明抄本改。）信，掌书记韩弇遇害。弇素与栎阳尉李绩友，因昼寝，忽梦弇被发披衣，面目尽血。绩初不识，乃称姓名，相劳勉如平生。谓绩曰："今从秃发大使填漳河，憔悴困苦不可言，间来奉诣耳。别后有一诗奉呈。"悲吟曰："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鸣咽。"临别，谓绩曰："吾久饥渴，君至明日午时，于宅西南，为置酒馔钱物，亦平生之分尽矣。"绩许之，及觉。（"觉"字据明抄本补。）悲怆待旦。至午时，如言祭之。忽有黑风自西来，旋转筵上，飘卷纸钱及酒食皆飞去。举邑人观之，时贞元四年。（出《河东记》）

【译文】

河中节度使侍中浑瑊同西蕃结盟。西蕃背信弃义，掌书记韩弇被害。韩弇平素同栎阳尉李绩友好，在白天睡觉，忽然梦见韩弇头发散乱披着衣服，脸面都是血。李绩开始没认出来，于是自报姓名，烦劳尽力象平生一样。现在跟随秃发大使镇守漳河，憔悴窘困受辱不可言状，秘密地来到你这里。分别后有一诗相赠，他悲伤地吟道："我有敌国仇，无人可为雪。每至秦陇头，游魂自鸣咽。"临别时，对李绩说："我已很久又饿又渴，你到明天午时，在屋子的西南方，给置办酒食钱物，也尽了我们平生的情分。"李绩答应了，到睡醒，悲伤凄怆直到早晨，到了午时，象说的那样祭奠。忽然有黑风从西边来，旋转在宴席上。纸钱和酒食都被风卷走飞去。全城的人都看见了，时间是贞元四年。

卢顼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顼家於钱塘，妻弘农杨氏。其姑王氏，早岁出家，隶邑之安养寺。顼宅於寺之北里，有家婢曰小金，年可十五六。顼家贫，假食於郡内郭西堰。堰去其宅数十步，每令小金于堰主事。常有一妇人不知何来，年可四十余，著瑟瑟裙，蓬发曳漆履，直诣小金坐。自言姓朱，第十二，久之而去。如是数日。时天寒，小金爇火以燎。须臾，妇人至，顾见床下炭，怒谓小金曰："有炭而焚烟熏我，何也？"举足踏火，火即灭。以手批小金，小金绝倒于地。小金有弟年可四五岁，在旁大骇，驰报于家。家人至，已失妇人，而小金瞑然如睡，其身僵强如束。命巫人祀之，释然。如是具陈其事。居数日，妇人至，抱一物如狸状，尖嘴捲尾，尾类犬，身斑似虎。谓小金曰："何不食我猫儿？"小金曰："素无为之，奈何？"复批之，小金又倒，火亦扑灭。童子奔归以报，家人至，小金复瞑然。又祝之，随而愈。自此不令之堰。后数日，令小金引船于寺迎外姑。船至寺门外，寺殿后有一塔，小金忽见塔下有车马，朱紫甚盛。伫立而观之，即觉身不自制。须臾，车马出，左右辟易，小金遂倒。见一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何人，旁有一人对答。二人举扶阶上，不令损。紫衣者驻马，促后骑曰："可速行，冷落他（"落"字原空缺，"他"原作"地"，据明抄本补改）筵馔。"小金问傍人曰："行何适？"人曰："过大云寺主家耳。"须臾，车马过尽。其院中人来，方见小金倒于阶上，复惊异载归，祀酹之而醒。是夕冬至除夜，卢家方备粢盛之具，其妇人鬼倏闪於牖户之间。以其闹，不得入。卢生以二虎目击小金左右臂。夜久，家人怠寝，妇人忽曳，小金惊叫，妇人怒曰："作饼子，何不啖我？"家人惊起，小金乃醒，而左臂失一虎目。忽窗外即言"还你"，遂掷窗有声，烛之果得。后数日视之，帛裹干茄子，不复虎目矣。冬至方旦，有女巫来坐，话其事未毕，而妇人来，小金即瞑然。其女巫甚惧，方食，遂夹一枚馄饨，置户限上，祝之。於时小金笑曰："笑朱十二喫餫饨，以两手拒地，合面于餫饨上吸之。"卢生以古镜照之，小金遂泣。言："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若得一顿餫饨，及顾船钱，则不来。"卢生如言，遂诀别而去。方欲焚钱财之时，已见妇人背上负钱。焚毕而去，小金遂释然。居间者，小金母先患风疾，不能言，忽于厨中应诺，便入房，切切然语。出大门，良久，抠衣阔步而入，若人骑马状，直至堂而拜曰："花容起居。"其家大惊，花容即杨氏家旧婢，死来十余年，语声行动酷似之，乃问花容："何得来？"答曰："杨郎遣来，传语娘子，别久好在。杨郎，卢生舅也，要小金母子，故遣取来。"卢生具传，恳辞以留，受语而出门。久之，复命曰："杨郎见传语，切令不用也，急作纸人代之。"依言剪人，题其名字，焚之。又言："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双陆。"又问："杨二郎是何人？"答曰："神人耳。又有木下三郎，亦在其中。"又问："小金前见车马何人？"曰："此是精魅耳。本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苦毒，罚作蛇身。今在天竺寺褚树中有穴，久而能变化通灵，故化作妇人。"又问："既是蛇身，如何得衣裳著？"答曰："向某家塚中偷来。"又问："前抱来者何物？"言"野狸"。遂辞去。即酌一杯令饮，饮讫，更请一杯与门前镬八。问："镬八是何人？"云："是杨二郎下行官。"又问："杨二郎出入如此，人遇之皆祸否？"答曰："如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如风如雨。在虚中，下视人如蝼蚁然，命衰者则自祸耳，他亦无意焉。"言讫而去。至门方醒，醒后问之，皆不知也。后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毛彩奋迅，不可视。旁有二昆仑奴操辔。老人谓小金曰："吾闻尔被鬼物缠绕，故万里来救。汝是衰厄之年，故鬼点尔作客。"云："以取钱应点而已，渠亦自得钱。汝若不值我来，至四月，当被作土户，汝则不免死矣。汝於某日拾得秀佛子否？"小金曰："然。""汝看此样，绣取七躯佛子，七口幡子。"言讫，又曰："作八口，吾误言耳。八口，一伴四口，又截头发少许，赎香以供养之，其厄侧除矣。"小金曰："受教矣。今苦腰背痛，不可忍，慈悲为除之。"老人曰："易耳。"即令昆仑奴向前，令展手，便於手掌摩指，则如黑漆，染指上。便背上点二灸处。小金方醒，具说其事，即造佛及幡。视背上，信有二点处，遂灸之，背痛立愈。卢顼秉志刚直，不信其事，又骂之曰："焉有圣贤，来救一婢？此必是鬼耳。"其夜又梦老人曰："吾哀尔疾危，是以来救。汝愚郎主，却唤我作鬼魅也，吾亦不计此事。汝至四月，必作土户。然至三月末，当须出杭州界以避之矣。夫鬼神所部，州县各异，亦犹人有逃户。"小金曰："於余杭可乎？"老人曰："余杭亦杭州耳，何益也？"又曰："嘉兴可乎？"曰："可。"老人曰："汝於嘉兴投谁家？"答曰："某家有亲，欲投之。"老人曰："某家是孝，汝今避鬼，还投鬼家，何益也？"凡孝有灵筵，神道交通，他则知汝所在。汝投吉人家，则可矣。又临发时，脱汝所爱惜衣一事，剪去身，留领缝襟带，余处尽去之。缚一草人衣之，著宅之阴暗处，汝则易衣而潜去也。"小金曰："诺。圣贤前度灸背，当时获愈，今尚苦腰痛。"老人曰："吾前不除尔腰者，令尔知有我耳。汝今欲除之耶？"复于昆仑手掌中研黑，点腰间一处而去。悟而验之，信有点迹，便灸之，又差。其后妇人亦不来矣，至三月尽。如言潜之嘉兴，自后无事。（出《通幽录》）

【译文】

贞元六年十月。范阳卢顼家住在钱塘，妻子是弘农的杨氏。她的婆婆王氏，早年出家，住在县城的安养寺。顼的住宅在寺庙的北边的乡里。有个家奴叫小金，年龄十五六岁。顼家境贫寒，在郡内部西堰酬借食物。堰距离他的住宅几十步远。每次让小金在堰主持事情，常常有一个妇人不知从何处而来，年龄有四十多岁，穿着青绿色的衣裙，蓬松头发拖着黑鞋，直到小金前坐下，自称姓朱，排行十二，很久才离去。如此多日。当时天气寒冷，小金点火取暖。一会儿，妇人到，看见床下木炭，怒对小金说："有木炭烧烟薰我，为什么？"抬脚踏火，火就灭了；用手打小金，小金绝气倒在地上。小金有个弟弟年仅四五岁，在旁大惊，跑回家报信。家人到，妇人已失去踪影。小金闭上眼睛的样子象睡觉，身体僵硬象被捆住。让巫人祭祀祷告，才恢复原样，如此这般述说那些事情。过了几天，妇人来，抱着一物象狸的样子，可是尖嘴卷尾巴，尾巴象狗，身上的斑纹象虎。对小金说："为啥不喂我猫？"小金说："从来没有做过，怎么办？"又用手打她，小金又倒地，火也扑灭了。童子跑回家报信。家人来到。小金又闭眼象睡着的样子，又祷告，随后又复原。从此不让她到堰上去。以后过了几天，让小金带领船到寺庙迎接外婆。船到了寺门外边，寺殿后有座塔，小金忽然看见塔下有车马，朱紫颜色非常盛美。站立观看，就觉得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一会儿，车马出来，左右惊退，小金于是倒在地上。看见一穿紫衣人策马，问小金是什么人，旁边有一人回答。二人抬扶到台阶上，不让损害。紫衣人停马，督促后边骑马的人说："快点走，别管她（筵馔）。"小金问旁边的说："到哪里去？"那人说："到大云寺寺主家。"一会儿，车马过完。那院中人过来，才看见小金倒在台阶上。又很惊异用车拉回家，祭奠后才苏醒。这天晚上是冬至除夜，卢家正准备盛大祭祀供品的器具。那妇人象鬼似的突然闪到门窗之间，凭着吵闹，也不能进去。卢生把二虎目系在小金左右臂。夜深，家人疲乏睡觉。妇人忽又飘然而来，小金惊叫。妇人怒道："做饼子，为什么不让我吃？"家人惊起，小金才醒，而左臂失去一虎目。忽然窗外就说还你，接着有掷到窗上的声音，用烛照果然得到，过后几天看它，用帛裹个干茄子，不是虎目。冬至才亮天，有个女巫来坐，说那事未完。妇人又来，小金又昏睡过去。那女巫非常害怕。才吃，于是夹起一个馄饨，放到门槛上祷祝。在这时小金笑道，笑朱十二吃馄饨，用两手抓地，脸对着馄饨用嘴吸它。卢生用古镜照她，小金于是哭泣。说朱十二母在盐官县，要得到一顿馄饨，又想到船钱，就不能再来。卢生遵从她的话，于是告别而离去。正要烧钱财之时，已看见妇人背上背着钱，焚化完而离去。小金于是恢复原样。住在这里，小金母亲从前患中风病，不能说话，忽然在厨房中应答。就入屋，情意恳切地说话。出了大门，过了很久，提起衣襟大步而进，象人骑马的样子，直到堂前而拜说："花容请安。"全家大惊。花容是杨家的旧婢女，死了十多年，话语行动很象她，于是问花容："从哪里来？"答道："杨郎派来，传话给娘子，久别安在，杨郎是卢生的舅舅，要小金母子，所以派我来取人。"卢生备好传语，恳切要求留下。接受传语而出门，过了许久，回复命令说："杨郎见到传语，就令不用了，赶紧做纸人代替她们。"按着说的剪纸人，写上她们的名字，焚烧。又说杨郎在养安寺塔上，与杨二郎平起平坐。又问杨二郎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神人。还有木下三郎，也在那里。又问小金看见的车马里是什么人，回答说，是精灵，原来是东邻吴家阿嫂朱氏，平生狠毒，被罚作蛇身，现在在天竺寺楮树中有洞穴，时间久了能变化通灵气，所以能变作妇人。又问既然是蛇身，怎么能有衣裳穿？回答说，从某家坟里偷来。又问先前抱来的是什么东西，说是野狸。要告辞离去，酌了一杯酒让他喝，喝完，又要一杯给门前的镬八。问镬八是什么人，说是杨二郎的下行官。又问出入如此，人遇上他都是祸患吧？答曰："象他杨二郎等神物，出入象风象雨，在虚幻中，向下看人象蝼蚁的样了，生命力衰弱的则自有祸呀，他也无意这样。"说完离去，到门口才醒。醒后问她，全不知道。后来小金夜间梦见一位老人，骑着大狮子，狮子象文殊天尊的坐骑，毛色光彩夺目精神振奋行动迅速，不可直视。旁边有两个家奴拿着缰绳。老人对小金说："我听说你被鬼缠绕，特意不远万里来救你。你现在是衰弱苦难之年，所以鬼点你作客，说是以取钱应付罢了。你如果不遇上我来，到四月份，将被埋在地下，你就避免不了死去。你在某天拾到绣佛子了吗？"小金曰："是的。""你照这个样子，绣七个佛子，七口幡子。"说完，又说："作八口，我说错了，八口，一半四口，再剪下头发少许，烧香供奉它，那苦难就解除了。"小金说："接受教诲了。现在苦于腰背疼痛，不可忍受，你发发慈悲给除掉。"老人说："容易呀。"就让家奴上前，让展开手，在手掌磨手指，就象黑漆，站在指上，在背上点了两穴位。小金才醒，全部述说那些事情，马上制作佛与幡。看背上，确实有两个点处，于是针灸，背痛立刻消失，卢顼秉性刚直，不信那事。又骂道："那有圣贤，来救一个婢女，这一定是鬼。"那夜又梦见老人说："我可怜你疾病危险，这才来救你，你那愚蠢的主人，却说我是鬼魅，我也不计较这事。你到四月，必死，然而到三月末，应离开杭州地界而逃避。那鬼神所管辖的，州县各不相同，就好象人有逃户的。"小金说："到余杭可以吗？"老人说："余杭也属杭州呵，有什么益处？"又说："嘉兴可以吗？"说："可以。"老人问："你到嘉兴投奔谁家？"回答说："某家有亲属关系，想投奔他。"老人说："某家有孝，你现在避鬼，还投奔有鬼人家，有什么好处？凡是守孝的有灵筵，神道交往，他就知道你的所在。你投奔吉祥人家，才可以。关于脱掉你所爱惜的衣服一事，剪去衣身，留着领缝襟带，其余部分都去掉，扎一个草人让它穿上，放到屋子的阴暗处。你换上衣服偷偷地离去。"小金说："是，圣贤前次针灸背部，当时病好，现在还苦于腰痛。"老人说："我以前不根除你的腰痛病，让你知道有我，你现在要根除吗？"又在家奴手掌中研出黑色，点腰一处而离去。醒后验证，确实有点的痕迹。又病愈。那以后妇人也不来了。到了三月末，按照说的偷偷地到了嘉兴，从那以后无事。

李章武

李章武，字飞卿，（"卿"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其先中山人。生而敏博，遇事便了。工文学，皆得极至。虽弘道自高，恶为洁饰，而容貌闲美，即之温然。与清河崔信友善，信亦雅士，多聚古物，以章武精敏，每访辨论，皆洞达玄微，研究原本。时人比之张华。贞元三年，崔信任华州别驾，章武自长安诣之。数日，出行，於市北街见一妇女甚美，因绐信云："须州外与亲故知闻。"遂赁舍于美人之家。主人姓王，此则其子妇也，乃悦而私焉。居月余日，所计用直三万余，子妇所供费倍之。即而两心克谐，情好弥切。无何，章武系事，先归长安，殷勤叙别。章武留交颈鸳鸯绮一端，仍赠诗曰："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子妇答白玉指环一，又赠诗曰："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有仆杨果者，子妇赍钱一千以奖其敬事之勤。既别，积八九年。章武家长安，亦无从与之相闻。至贞元十一年，因友人张元宗寓居下邽县，章武又自京师与元会。忽思曩好，乃回车涉渭而访之。日暝达华州，将舍于王氏之室，至其门，则阒无行迹，但外有宾榻而已。章武以为下里或废业即农，暂居郊野，或亲宾邀集，未始归复。但休止其门，将别适他舍。见东邻之妇，就而访之，乃云："王氏之长老，皆捨业而出游，其子妇殁已再周矣。"又详与之谈，即云："某姓杨，第六，为东邻妻，复访郎何姓？"章武具语之。又云："曩曾有傔姓杨名果乎？"曰："有之"。因泣告曰："某为里中妇五年，与王氏相善。尝云：'我夫室犹如传舍，阅人多矣。其于往来见调者，皆殚财穷产，甘辞厚誓，未尝动心。顷岁有李十八郎，曾舍于我家。我初见之，不觉自失，后遂私侍枕席。实蒙欢爱，今与之别累年矣。思慕之心，或竟日不食，终夜无寝。我家人故不可讬，复被彼夫东西，不时会遇。脱有至者，愿以物色名氏求之。如不参差，相讬祗奉，并语深意。但有仆夫杨果即是。'不二三年，子妇寝疾。临死，复见讬曰：'我本寒微，曾辱君子厚顾。心常感念，久以成疾，自料不治。曩所奉讬，万一到此，愿申九泉啣恨，千古睽离之叹。仍乞留止此，冀神会于仿佛之中。'"章武乃求邻妇为开门，命从者市薪刍食物。方将具絪席，忽有一妇人持帚扫地，邻妇亦不之识。章武因访所从者，云是舍中人。又逼而诘之，即徐曰："王家亡妇，感郎恩情深，将见会。恐生怪怖，致使相闻。"章武许诺，云："章武所由来者，正为此也。虽显晦殊途，人皆忌惮，而思念情至，实所不疑。"言毕，执帚人欣然而去。逡巡映门，即不复见。乃具饮馔，呼祭。自食饮毕，安寝。至二更许，灯在床之东南，忽尔稍暗，如此再三。章武心知有变，因命移烛背墙，置室东南（"南"原作"西"，据明抄本改。）隅。旋闻室北角窸窣有声，如有人形，冉冉而至。五六岁，即可辨其状。视衣服，乃主人子妇也。与昔见不异，但举止浮急，音调轻清耳。章武下床，迎拥携手，款若平生之欢。自云："在冥录以来，都忘亲戚，但思君子之心，如平昔耳。"章武倍与狎匿，亦无他异，但数请令人视明星，若出，当须还，不可久住。每交欢之暇，即恳讬在邻妇杨氏，云："非此人，谁达幽恨。"至五更，有人告可还，子妇泣下床，与章武连臂出门。仰望天汉，遂呜咽悲怨。却入室，自於裙带解锦囊，囊中取一物以赠之。其色绀碧，质又坚密，似玉而冷，状如小叶，章武不之识也。子妇曰："此所谓靺鞨宝，出昆仑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於西岳与玉京夫人戏，见此物在众宝珰上，爱而访之，夫人遂假以相授，云：'洞天群仙每得此一宝，皆为光荣。'以郎奉玄道，有精识，故以投献，常愿宝之，此非人间之有。"遂赠诗曰："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抱，终无从此诀。"章武取白玉宝簪一以酬之，并答诗曰："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因相持泣。良久，子妇又赠诗曰："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闲穷泉。"章武答曰："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款曲叙别讫，遂却赴西北隅。行数步，犹回顾拭泪，云："李郎无捨，念此泉下人。"复哽咽伫立，视天欲明，急趋至角，即不复见。但空室窅然，寒灯半灭而已。章武乃促装，却自下邽归长安武定堡。下邽郡官与张元宗携酒宴饮。既酣，章武怀念，因即事赋诗曰："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毕，与郡官别。独行数里，又自吟诵。忽闻空中有叹赏，音调凄恻，更审听之，乃王氏子妇也。自云："冥中各有地分，今于此别，无日交会。知郎思眷，故冒阴司之责，远来奉送。千万自爱。"章武愈惑之。及至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话，亦感其诚而赋曰："石沉辽海阔，剑别楚天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既事东平丞相府，因闲召玉工视所得靺鞨宝。工不（"不"原作"亦"，据明抄本改。）知，不敢雕刻。后奉使大梁，又召玉工，粗能辨。乃因其形，雕作檞叶象。奉使上京，每以此物贮怀中。至市东街，偶见一胡僧，忽近马叩头云："君有宝玉在怀，乞一见耳。"乃引于静处开视。僧捧玩移时，云："此天上之物，非人间有也。"章武后往来华州，访遗杨六娘，至今不绝。（出李景亮为作传）

【译文】

李章武，字飞卿，他的祖先是中山人。生来敏捷博学，遇事就弄明白，工于文章学问，都达到极高程度。虽然志大清高，可是不愿整洁修饰，而容貌文雅俊美，又很温和。与清河的崔信友好，崔信也是个高雅的人，聚集了很多古物，因为章武精明敏慧，每当拜访辨别谈论，都能透彻地说明其玄妙，研究其根本，当时人把他比作张华。贞元三年，崔信担任华州别驾。章武从长安来到这里，住了几天，外出旅游，在市北街上看见一妇人很美，于是欺骗崔信说，需要在城外与亲朋故友在一起。于是在美人家租了房子，主人姓王，那美人是他儿媳妇。喜欢并和她私通。住了一个多月，所花费的价值计有三万多，而为他的儿媳妇所花费的还要加倍。不久两人心意和谐，感情好到密不可分。不久，章武涉及一件事情，告别回长安。情意恳切深厚的话别，章武留给她交颈鸳鸯绮一匹，又赠诗道："鸳鸯绮，知结几千丝，别后寻交颈，应伤未别时。"妇人答谢白玉环一个，又赠诗道："捻指环相思，见环重相忆。愿君永持玩，循环无终极。"章武有个仆人叫杨果，妇人给他钱一千用来奖励他做事勤奋。分别后，已经八九年，也没有与她通信息。到了贞元十一年，因为友人张元宋住在下邽县，章武又从京城去与元会面。忽然想起从前相好的，就回转车渡过渭水去拜访。天黑到华州，要住在王氏家。到她家门，寂静没有行迹，只是在外面有遗弃的床罢了。章武以为下到乡里或者停业务农，暂时住在郊外，或者亲朋好友邀请聚会，还没回来，只停在她门前。将要离别到其它房舍，看见东邻的妇人，走近询问她。说："王氏的长者，抛弃全部家业而外出游览，他的儿媳妇死去已两年了。"又详细和她谈，她说："我姓杨，排行第六，是东阾的妻子。"又问他姓啥，章武完全告诉她。又说："从前曾有仆人杨名果的吗？"答："有。"于是哭诉道："我做里中的媳妇五年，与王氏友好，她曾说：'我家犹如旅舍，看到的人很多，其中来往调戏的人，都用尽了钱财，甜言海誓，未曾动心。不久，有个李十八郎，曾经住在我家，我初见他，不觉自失于他，以后于是与他私通，确实蒙受他的欢心喜爱，现在和他分别多年了，想念他的心，有时全天不吃饭，整夜睡不着。我家人本不可托咐，又苦于李郎非东即西地四处奔波，也就无相见之望了。倘或有来到的，希望靠形貌姓名探求他，如无差错，拜托进献，并说明深意，只要有仆夫杨果的就是。'不过二三年，妇人患病，临死，又拜托说：'我本出身寒微，曾蒙君子厚爱，心常感激想念，久而成疾，自己料想不能活好。从前所托咐的，万一到这，请申明九泉含恨，千古离别的嗟叹。仍然要求留在这里，希望在仿佛之中神会。'"章武要求邻妇给开门。让跟从的人买柴草食品，正要整理床席，忽然有一个妇人拿着笤帚出房扫地，邻妇也不认识她。章武于是问跟从的人，说是屋里的人。又走近问她，就慢慢地说："王家死亡的媳妇，感谢你的恩重情深，才来与你相会，恐怕你怪异害怕，特意让你知道。"章武答应说："章武来此的原因，正是为此。虽然是阴阳殊途，人都顾忌和畏惧，可是思念情深，确实不能怀疑。"说完，拿笤帚人高兴而去，徘徊门前，立即不见了。就准备了酒食，呼唤祭祀。自己吃喝完，安息就寝。到二更左右，灯在床的东南处，忽然稍暗，如此多次。章武心知有变故，于是让挪移灯烛背墙，放到屋子的东南角。很快就听到屋子的北角有窸窣的声响。好象有人影，慢慢地来到。距五六步远，就可分辨清她的形状，看她衣服，是主人的儿媳，与从前相见没有两样。只是举止浮躁，音调轻清罢了。章武下床，迎接拥抱拉手，恳切尽象平生的欢乐。自说道："在冥府以来，都忘掉了亲戚，只是相念你的心，象从前平常一样。"章武加倍与她亲热，她也没有其它两样。只是多次让人看启明星，如果出来，就必须回去，不可久住。每次交欢的空闲，就恳切拜托在邻妇杨氏上，说："不是这个人，谁能明白幽深的遗憾。"到了五更，有人告诉应该回去了。妇人哭泣下床，与章武挽臂出门，仰望天空，于是呜咽悲怨。退回屋，自在裙带上解下锦囊，从囊中取出一物赠给他。那颜色绀碧，质坚紧密，象玉而且凉，状如小叶。章武不认识它。妇人说："这就是所说的靺鞨宝，出自昆仑玄圃中，那也不易得。我最近在西岳与玉京夫人玩，看见此物在众宝珰上，喜爱问她。夫人于是把它送给我。说：'洞天群仙得到这个宝贝，都是光荣。'因为你信奉玄道，有精深知识，所以把它献给你，经常希望你把它当成宝贝，这不是人间有的。于是赠诗道："河汉已倾斜，神魂欲超越。愿郎更回报，终无从此诀。"章武取出白玉宝簪一个用来酬谢她，并答诗道："分从幽显隔，岂谓有佳期。宁辞重重别，所叹去何之"于是相持哭泣。过了好久，妇人又赠诗道："昔辞怀后会，今别便终天。新悲与旧恨，千古闲穷泉。"章武答道："后期杳无约，前恨已相寻。别路无行信，何因得寄心。"衷情地话别完，她就向西北角走去。走了几步，还回头看看擦拭眼泪，说："李郎不要舍弃我，想到我这泉下人。"又哽咽伫立，看天要亮了，急忙奔到角落，便不见了。只有深远的空屋，寒灯半灭罢了。章武整顿行装，将要从邽回归长安武定堡。下邽郡官和张元宗携酒设宴。已酬，章武怀念，于是即事赋诗道："水不西归月暂圆，令人惆怅古城边。萧条明早分歧路，知更相逢何岁年。"吟罢，与郡官告别，独自行走几里，又自己吟诵。忽然听到空中有人赞赏，音调凄恻。再仔细听，是王氏儿媳。自己说道："冥府中各有地界，现在在此分别，没有再相会的日子，知道你思念我，因此冒着阴司责罚的危险，远道而来送行，你千万要自爱。"章武越加困惑。等到了长安，与道友陇西李助谈话，也感激她的诚意而赋道："石沉辽海阔，剑别楚无长。会合知无日，离心满夕阳。"章武后来在东平丞相府做事，空闲时召令玉工看他所得的靺鞨宝。玉工不懂，不敢雕刻。后来奉命到大梁去，又召令玉工，粗略能辨识，于是根据它的形状，雕成檞叶象。奉命到京城去，每每把这一宝物放在怀里。到了市东街上，侧然看见一个胡僧，忽然靠近马叩头说："你有宝玉在怀里，请求看一看。"就领他到安静的地方拿出让他看。僧捧着欣赏时，说："这是天上极好的宝物，不是人间有的。"章武后来到华州，探望赠送给杨六娘，至今没有绝断。

卷第三百四十一　鬼二十六

李俊　李赤　韦浦　郑驯　魏朋　道政坊宅　郑琼罗

李俊

岳州刺史李俊举进士，连不中第。贞元二年，有故人国子祭酒包佶者，通于主司，援成之。榜前一日，当以名闻执政。初五更，俊将候佶，里门未开，立马门侧。旁有卖糕者，其气烛烛。有一吏若外郡之邮檄者，小囊毡帽，坐于其侧，颇有欲糕之色。俊为买而食之，客甚喜，啗数片。俄而里门开，众竞出，客独附俊马曰："愿请间。"俊下听之。"某乃冥之吏送进士名者。君非其徒耶？"俊曰："然。"曰："送堂之榜在此，可自寻之。"因出视。俊无名，垂泣曰："苦心笔砚，二十余年，偕计者亦十年。今复无名，岂终无成乎？"曰："君之成名，在十年之外，禄位甚盛。今欲求之，亦非难。但于本录耗半，且多屯剥，才获一郡，如何？"俊曰："所求者名，名得足矣。"客曰："能行少赂于冥吏，即于此，取其同姓者易其名，可乎？"俊问："几何可？"曰："阴钱三万贯。某感恩而以诚告，其钱非某敢取，将遗牍吏。来日午时送可也。"复授笔，使俊自注。从上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名，俊欲揩（"揩"原作"指"，据明抄本改。）之，客遽曰："不可，此人禄重，未易动也。"又其下有李温名，客曰："可矣。"乃揩去"温"字，注"俊"字。客遽卷而行曰："无违约。"即而俊诣佶，佶未冠，闻俊（"俊"原作"佶"，据明抄本改。）来怒，出曰："吾与主司分深，一言状头可致。公何躁甚？"频见问："吾其轻言者耶？"俊再拜对曰："俊恳于名者，若（明抄本"若"作"受"）恩决此一朝。今当呈榜之晨，冒责奉谒。"佶唯唯，色犹不平。俊愈忧之。乃变服伺佶出随之，经皇城东此隅，逢春官怀其榜，将赴中书。佶揖问曰："前言遂否。"春官曰："诚知获罪，负荆不足以谢。然迫于大权，难副高命。"佶自以交分之深，意谓无阻，闻之怒曰："季布所以名重天下者，能立然诺。今君移妄于某，盖以某官闲也。平生交契，今日绝矣！"不揖而行，春官遂追之曰："迫于豪权，留之不得。窃恃深顾，处于形骸，见责如此。宁得罪于权右耳。"请同寻榜，揩名填之。祭酒开榜，见李公夷简，欲揩，春官急曰："此人宰相处分，不可去。"指其下李温曰："可矣。"遂揩去"温"字，注"俊"字。及榜出，俊名果在已前所指处。其日午时，随众参谢，不及赴糕客之约。追暮将归，道逢糕客，泣示之背曰："为君所误，得杖矣。牍吏将举勘，某更他祈。"其止之，某背实有重杖者。俊惊谢之，且曰："当如何？"客曰："来日午时，送五万缗，亦可无追勘之厄。"俊曰："诺。"及到时焚之，遂不复见。然后筮仕之后，追勘贬降，不绝于道。才得岳州刺史，未几而终。（出《续玄怪录》）

【译文】

岳州刺史李俊当年考进士，连续多次没有考中。贞元二年，有个旧友是国子监祭酒包佶，通报给主事，帮助成就功名。发榜前一天，应当把名字通报给执政。刚五更，李俊就等候包佶。里门没开，停马在门旁。旁边有个卖糕的，那糕热气腾腾。有一个小吏好象外地来投递文书的，拿着小袋，头戴毡帽，坐在他的旁边，很有要吃糕的神色。李俊买糕让他吃，客人很高兴，吃了几片。一会儿里门打开，众人都走出来。客人独自靠着李俊的马说："请让我悄悄地告诉你。"俊低下听他说："我是冥府送进士榜的小吏，你不是那伙人。"俊说："是的"。说："送堂上的榜在这里，你可自己寻找。"于是拿出来让他看。没有李俊的名，低头哭泣道："苦心读书作文章，二十多年，一同计谋的也十年了。今又没名，难道终身也不能成名吗？"客说："你成名，在十年之后，官位很高，现在要得到它，也并不难，只是在本册没有多大希望，而且多遭遇不幸，才能获得一郡，怎么样？"俊说："所要追求的是功名，功名得到就满足了。"客说："可以向冥吏稍微贿赂一下，就在这上面，找同姓换掉他的名字，可以吗？"俊问多少钱可以。说："阴间的钱三万贯，我感谢你的恩惠而诚心告诉你，那钱不是我敢要的，将给牍吏，明天午时送钱就可以。"又给他笔，让俊自己看。上边有故太子少师李夷简的名字，俊要擦去。客急忙说："不可以，这个人奉禄重，不能轻易改动。"又在他的下面有李温的名字。客说："可以。"便擦去温字，写上俊字。客就急忙卷起而走说："不要失约。"不久之后李俊到包佶处。佶没戴帽子，听说俊来而恼怒，出来说："我和主词交情深，一句话状元就可得到，你为什么特别急躁，频频来问，我是轻易说话的人吗？。俊再拜回答说："俊对功名恳切，你的恩德决定在此一朝，现在是呈送榜文的早晨，冒着责怪来拜见。"佶答应了，怒声还没平息，俊更加担心，就灵活服侍等佶出跟随着。经过皇城东北角，遇着一个礼部官吏怀揣那榜文，将要到中出，佶打揖问道："以前和你说的办没办？"礼部官说："本来知道得罪，负荆也不足谢罪。可是迫于超过我的权限，难于符号应你的要求。"佶自以为交情深厚，心想不会有阻挡。听了愤怒说道："季布所以在天下闻名，是因为能够说话算数，现在你说话不算数按到我身上，大概是认为我没用了，平生的交情，今天断绝！"不打揖而走。礼部官忙追他说："迫于豪门权贵，留不得，我凭着长远的考虑，在形体之外，被责怪如此，宁可得罪于权右了，请共同寻找榜，擦名填上他。"祭酒打开榜，看见李夷简，要擦。礼部官急忙说："此人是宰相安排的，不能擦去。"指那下边的李温说："可以。"遂擦温字，写上俊字。等到榜发出，俊名果然在以前所指的地方。那天午时，随着大家参拜谢恩，没能按照糕客的要求去办。天将晚才回去，在路上遇见糕客，哭泣着让看他的背并说道："被你耽误，挨杖打了。牍吏将要进行调查，我再没有其它的要求，让我们共同制止他。"糕客的背确实在重重杖打的痕迹。俊惊恐谢罪，并且说："该怎么办呢？"客说："明天午时，送五万缗钱，亦可无追查的灾难。"俊说："是。"等到时焚化了，就再没看见。可是李俊初次做官以后，追查贬谪降职，不断发生，才得到岳州刺史，不久就死了。

李赤

贞元中，吴郡进士李赤者，与赵敏之相同游闽。行及衢之信安，去县三十里，宿于馆厅。宵分，忽有一妇人入庭中。赤于睡中蹶起下阶，与之揖让。良久既上厅，开箧取纸笔，作一书与其亲，云："某为郭氏所选为婿。"词旨重叠，讫，乃封于箧中。复下庭，妇人抽其巾缢之，敏之走出大叫，妇人乃收巾而走。乃视其书，赤如梦中所为。明日，又偕行，南次建中驿，白昼又失赤。敏之即遽往厕，见赤坐于床，大怒敏之曰："方当礼谢，为尔所惊。"浃日至闽，属寮有与赤游旧者，设燕饮次，又失赤。敏之疾于厕，见赤僵仆于地，气已绝矣。（出《独异志》）

【译文】

贞元年间，吴郡进士李赤，与赵敏之到闽游览。走到衢州的信安，距离县城三十里，住在馆驿里。夜半，忽然有一个妇人进到院中，赤在睡梦中急忙起来走下台阶，与她行揖让礼节。过了很久才进屋，打开书箱，拿出纸笔，写了一封信给他父母，说："我被郭氏选作女婿。"词意重迭，写完，就把信封在书箧中，又下到庭院。妇人抽出巾带勒他。敏之跑出大叫，妇人就收起巾带跑了。等到看那书信，赤象梦中所做的。第二天，又一起出游，向南住在建中驿。白天赤又失踪，敏之就急忙到茅房，看见赤坐在床上，非常生气地说道："正要以礼相谢，被你惊醒了。"十天后到达闽，属下有和赤交游的旧友，设宴饮酒的地方，又失去了赤。敏之又急忙到茅房去找，看见赤僵硬地倒在地上，气已经断了。

韦浦

韦浦者，自寿州士曹赴选，至阌乡逆旅，方就食，忽有一人前拜曰："客归元昶，常力鞭辔之任，愿备门下厮养卒。"浦视之，衣甚垢而神彩爽迈，因谓曰："尔何从而至？"对曰："某早蒙冯六郎职在河中，岁月颇多，给事亦勤，甚见亲任。昨六郎绛州轩辕四郎同至此，求卞判官买腰带。某于其下丐茶酒直，遂有言语相及。六郎谓某有所欺，斥留于此。某佣贱，复鲜资用，非有符牒，不能越关禁。伏知二十二郎将西去，偿因而获归，为愿足矣。或不弃顽下，终赐鞭驱，小人之分，又何幸焉？"浦许之。食毕，乃行十数里，承顺指顾，无不先意，浦极谓得人。俄而憩于茶肆，有扁乘数十适至，方解辕纵牛，龁草路边。归趋过牛群，以手批一牛足，牛即鸣痛不能前。主初不之见，遽将求医，归谓曰："吾常为兽医，为尔疗此牛。"即於墙下捻碎少许土，傅牛脚上，因疾驱数十步，牛遂如故。众皆兴叹。其主乃赏（"赏"原作"买"，据明抄本改。）茶二斤，即进於浦曰："庸奴幸蒙见诺，思以薄伎所获，傚献芹者。"浦益怜之。次於潼关，主人有稚儿戏於门下，乃见归以手挃其背，稚儿即惊闷绝，食顷不寤。主人曰："是状为中恶。"疾呼二娘，久方至。二娘巫者也，至则以琵琶迎神，欠嚏良久，曰："三郎至矣。传语主人，此客鬼为崇，吾且录之矣。"言其状与服色，真归也。又曰："若以兰汤浴之，此患除矣。"如言而稚儿立愈。浦见归所为，已恶之。及巫者有说，呼则不至矣。明日又行，次赤水西。路旁忽见元昶，破弊紫衫，有若负而顾步甚重，曰："某不敢以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某客鬼也，昨日之事，不敢复言，已见责於华岳神君。巫者所云三郎，即金天也。某为此界，不果闲行，受笞至重。方见二十二郎，到京当得本处县令，无足忧也。他日亦此伫还车耳。"浦云："尔前所说冯六郎等，岂皆人也？"归曰："冯六郎名夷，即河伯，轩辕天子之爱子也。卞判官名和，即昔刖足者也。善别宝，地府以为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相容忍。遽令某失冯六郎意。今日迍踬，实此之由。"浦曰："冯何得第六？"曰："冯水官也，水成数六耳。故黄帝四子，轩辕四郎，即其最小者也。"浦其年选授霍丘令，如其言。及赴官至此，虽无所覩，肸飨如有物焉。（出《河东记》）

【译文】

韦浦，从寿州士曹去候选。到达阌乡旅馆里，正要吃饭，忽有一人上前拜见说："我是归元昶，平常做马夫工作，希望在你门下做个马夫。"浦看他衣服很脏，可是精神豪爽超逸。于是对他说："你从哪里来？"回答说："我以前在冯六郎处任职在河中，时间很长了，办事也勤快，很被信任。昨天六郎和绛辕四郎一同到这里，求卞判官买腰带，我在他下边要茶酒钱，就有言语相撞。六郎认为我有所欺骗他，驱逐我留在这里。我平庸低贱，又少钱物，没有符牒，不能过关禁。我知二十二郎将向西去，能够得到归，做为愿望就满足了，如不嫌弃我，让我为你扬鞭策马，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就是十分荣幸了！"浦答应了他。吃完饭，才走了十几里，按照指点，没有不如意的，浦认为真正得到了人才。不久在茶馆里休息。有扁乘几十辆来到这里，才解开车辕放牛，在路边吃草。归快步走过牛群，用手打一牛足。牛就鸣叫疼痛不能前行。主人开始没看见他，就要找兽医。归对他说："我曾经当过兽医，给你治疗这头牛。"就在墙下捻碎少量土，敷在牛脚上。又让快跑几十步，牛便如从前一样，大家都赞叹不已。那主人就赏了二斤茶叶。归走到浦前说："平凡的奴才幸蒙你允许同行，想用小小的伎俩所获得的，敬献给你。"浦更加喜欢他。住在潼关，主人有个小儿子在门前玩，就见归用手撞他心背，小儿就惊吓没气，一顿饭的时间没醒。主人说，这状态是中邪，赶紧叫二娘，很久才到。二娘是巫婆，到了就用琵琶迎神，呵欠喷嚏了好久，曰："三郎到了，传告主人，这是外鬼作崇。我记录他了。"说他的形状和衣服颜色，真是归。又说："如果用兰汤给他洗澡，这病患就消除了。"按照说的去做，小儿立刻就好了。浦看归所做的事情，已经厌恶了。想告诉巫婆，呼叫她却已经晚了。第二天又走，停留在赤水西。路旁忽然看见归之昶，破料的紫衫，好象背负东西脚步沉重，说："我不敢因为羞耻，便不见二十二郎，我是鬼。昨天的事，不敢再说，已被华岳神君责罚了。巫者所说的三郎，就是金天，我是此地界的，不敢果决闲走，受笞打到这么重，才见二十二郎。你到京能得到担任本处县令，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他日还在这伫立等你回还的车骑。"浦说："你以前所说的冯六郎等，难道都是人吗？"归说："冯六郎名叫夷，就是阿神，是轩辕天子的受子；卞判官名叫和，就是从前刖足的，善于区分宝贝，地府让他做荆山玉使判官。轩辕家奴客，小事不能互相容忍，就命令我让冯六郎失意。今天艰难不利，实在是这缘由。"浦说："冯为什么得第六？"说："冯是水官，水成数是六。故黄帝有四个儿子，轩辕是四子，就他是最小的。"浦那年被选作霍丘县令，与他所言相合。上任途中来到这里，虽然什么也没看，大的宴会好象有鬼在那里。

郑驯

郑驯，贞元中进士擢第，调补门下典仪，第三十五。庄居在华阴县南五六里，为一县之胜。驯兄弟四人，曰駉，曰骥，曰騊。騊与驯，有科名时誉，县大夫泊邑客无不倾向之。驯与渭桥给纳（"纳"原作"给"，据明抄本改。）判官高叔让中外相厚，时往求丐。高为设鲙食，其夜，暴病霍乱而卒。时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为具棺椁衾禭敛之，冥器奴马，无不精备。题冥器童背，一曰鹰儿，一曰鹘子。马有青色者，题云撒豆搃。十数日，柩归华阴别墅。时邑客李道古游虢川半月矣，未知训之死也。回至潼关西永丰仓路，忽逢驯自北来。车仆甚盛，李曰："别来旬日，行李何盛耶？"色气忻然谓李曰："多荷渭桥老高所致。"即呼二童鹰儿、鹘子参李大郎。戏谓曰："明时文士，乃蓄鹰鹘耶？"驯又指所乘马曰："兼请看仆撒豆搃。"李曰："仆颇有羡色如何？"驯曰："但勤修令德，致之何难。"乃相与并辔，至野狐泉，李欲留食，驯以马策过曰："去家咫尺，何必食为。"有顷，到华阴岳庙东。驯揖李曰："自此迳路归矣。"李曰："且相随至县，幸不回路。"驯曰："仆离家半月，还要早归。"固不肯过岳庙。须臾，李至县，问吏曰："令与诸官何在？"曰："适往县南慰郑三十四郎矣。"李曰："慰何事？"吏曰："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向渭桥亡，神柩昨夜归庄耳。"李冁然曰："我适与郑偕自潼关来。"一县人吏皆曰不虚，李愕然，犹未之信，即策马疾驰，往郑庄。中路逢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士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并自郑庄回。立马叙言，李乃大惊，良久方能言，且忧身之及祸。后往来者。往往於京城中闹处相逢，行李仆马，不异李之所见，而不复有言。（出《河东集》）

【译文】

郑驯，贞元年间考中进士，调补门下典仪，排行第三十五。庄园在华阴县南五六里处，是一县的胜地。驯有兄弟四人，叫駉、叫骥、叫騊。騊和驯，有科名和名望。县大夫到邑客没有不佩服他的。驯与渭桥给纳判官高叔让中外交情深厚，时常去求助。高给他做鲙鱼吃。那夜，突然得霍乱病而死。当时正是暑天，来不及等他家人，就给他备齐了棺槨衣被后入殓，冥器奴马无不精心准备。在冥器童子心背上题字，一个叫"鹰儿"，一个叫"鹘子"，马是青色的，题名"撒豆骢"。十多天，灵柩运回华阴别墅。当时邑客李道古游览虢川半月了，不知道驯死。回到潼关西永丰仓。路上，忽然遇到郑驯从北边过来，车马仆从很盛大。李说："分别十来天，行李为什么这么盛大呢？"声色很高兴的样子对李说："多蒙（谢）渭桥老高给操办的。"就叫二童子鹰儿、鹘子参拜李大郎。开玩笑说："盛明之时的文人学士，也养鹰和鹘呀？"驯又指所乘的马说："请看看我的撒豆搃马。"李曰："我很羡慕你怎么办？"训曰："只要努力修炼美德，得到还有什么困难？"就共同并排骑马，到了野狐泉。李想留驯吃饭，驯把马鞭打过去，说："距离家只有咫尺，何必吃饭呢。"一会儿，到了华阴岳庙东边，驯向李作揖说："从这小路回去了。"李说："暂且跟随到县里，正好不绕道。"驯说："我离家已半月，还要早点回去。"坚持不肯过岳庙。一会儿，李到了县里，问官吏说："县令和各位官吏在哪里？"说："到县南慰问郑三十四郎去了。"李说："因何事慰问？"吏说："郑三十五郎，今月初去渭桥死了，灵柩昨夜回庄。"李笑着说："我刚才和郑驯一同从潼关来。"一县人都说这可不能虚言。李很惊愕，还不信他们。就策马疾驰，前往郑庄。中途遇见县吏崔频、县丞裴悬、主簿卢土琼、县尉庄儒、及其弟庄古、邑客韦纳、郭存中，一起从郑庄回来，停马叙说，李才大惊，很久才能说出话，担忧自己将遭灾祸。以后来往的人，常常在京城里热闹地方就遇见他，行李仆从马匹，与李所看见的没有差异，只是不再说话。

魏朋

建州刺史魏朋，辞满后，客居南昌。素无诗思，后遇病，迷惑失心，如有人相引接，勿索笔抄诗言："孤愤临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客，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忽以弃疵贱。"诗意如其亡妻以赠朋也。后十余日，朋卒。（出《玄怪录》）

【译文】

建州刺史魏朋，辞官期满后，客居在南昌。平素没有写诗的心意，后来得病，精神失常，好象有人牵引他，忽然要笔抄写诗句："孤坟临清江，每睹向日晚。松影摇长风，蟾光落岩甸。故乡千里余，亲戚罕相见。望望空云山，哀哀泪如霰。恨为泉台路，复此异乡县。愿言敦畴昔，勿以弃疵贱。"诗的意思好象是他的亡妻用来赠送给郑朋的。后来十多天，郑朋死了。

道政坊宅

道政里十字街东，贞元中，有小宅，怪异日见，人居者必大遭凶祸。时进士房次卿假西院住，累月无患，乃众夸之云："仆前程事，可以自得矣。咸谓此宅凶，於次卿无何有。"李直方闻而答曰："是先辈凶於宅。"人皆大笑。后为东平节度李师古买为进奏院。是时东平军（"军"原作"君"，据明抄本改。）每贺冬正常五六十人，鹰犬随之，武将军吏，烹炰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初及第，亦负壮气，诘朝，访太史丞徐泽。遇早出，遂憩马於其院。此日东平军士悉归，忽见堂上有伛背衣黮绯老人，目且赤而有泪，临街曝阳。西轩有一衣暗黄裙白褡裆老母，荷担二笼，皆盛亡人碎骸及驴马等骨，又插六七枚人胁骨於其髻为钗，似欲移徙。老人呼曰："四娘子何为至此？"老母应曰："高八丈万福。"遽云："且辟八丈移去，近来此宅大蹀聒，求住不得也。"章武知音亲说，此宅本凶。或云，章武因此玥粉黛（明抄本"玥"作"而"。"黛"作"饰"。）耳。（出《乾鐉子》）

【译文】

道政里十字街东边，贞元年间，有一小宅院，奇异现象每天都可看见：人住在那里必然遭到大的灾祸。当时进士房次卿租借西院住，一个多月也没遭祸患。于是大家夸奖说："他的前程，可以顺利得到。都说这个宅院凶恶，对于次卿却没有什么。"李直方听说而答道："这是他比宅院还凶。"众人大笑。后来被东平节度李师古买做进奏院。这时东平军每当庆贺冬正常常有五六十人，鹰犬跟随着，武将军吏，烹煮屠宰，悉以为常。进士李章武刚刚及第，凭着年轻力壮，早晨，拜访太史丞徐泽，正巧他清早外出。于是在那宅院停马休息。这天东平军士都回家了，忽然看见堂上有一个曲背穿着褐红色衣的老人，眼睛发红而且有泪，靠着台阶晒太阳；西轩有一个穿着暗黄色裙白褡裆的老太婆，肩上担着两个笼子，都盛着死人的碎骨和驴马等骨，又在她的发髻上插着六七个人胁骨当做发钗，好象挪动要走。老人叫道："四娘子为啥到这？"老太婆应道："给高八丈行礼致意"。急忙说："暂且辞别八丈离去，近来这个宅院杂乱吵闹，不能住下去了。"章武的知心朋友亲戚说，这个宅院本来凶恶。有的说：章武因此得到神珠美女。

郑琼罗

段文昌从弟某者，贞元末，自信安还洛，暮达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弹琴，忽外有嗟叹声，止息即无。如此数四，乃缓轸还寝。梦一女年二十余，形悴衣败，前拜曰："妾姓郑名琼罗，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没，遂来杨子寻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举乘醉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领巾绞颈自杀。市吏子乃潜埋於鱼行西渠中。其夕，再见梦於杨子令石义，竟不为理。复见冤气於江，石尚谓非烟之祥，图而表奏。抱恨四十年，无人为雪。妾父母俱善琴，适听君琴声，奇弄翕响，不觉来此。"寻至洛北河清县温谷，访内弟樊元则，少有异术。居数日，忽曰："兄安得一女鬼相随？请言遣之。"乃张灯焚香作法，顷之，灯后窣窣有声，元则曰："是请纸笔也，好投纸笔于灯影中。"少顷，满（"满"原作"旅"，据明抄本改。）纸疾落，灯前视之，书盈於幅。书若杂言七字，辞甚凄恨。元则遽令录之，言鬼书不久辄漫灭。及晓，纸上若煤污，无复字也。元刚复令具酒脯纸钱，乘昏焚於道。有风旋灰，直上数尺，及闻悲泣声。诗凡二百六十二字，率叙幽冤之意，语不甚晓，词故不载。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出《酉阳杂俎》）

【译文】

段文昌堂弟某某，在贞元末年，从信安回洛阳，晚上到达瓜洲，住在船里。夜深弹琴，忽然听到外面有叹息声。他停止弹琴，叹息声便没有了。象这样好几次。他便放松了琴弦回去睡觉，梦见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形容憔悴，衣裳破旧，女子走上前拜见他说："我姓郑叫琼罗，原本住在丹徒，父母早亡，依靠孀嫂。嫂子不幸又死去了，便到杨子寻找姨母。晚上到了客舍，市吏子王惟举乘着酒醉要强行侮辱我。我知道不能逃脱，便用领巾缠住脖子自杀。市吏子便偷偷地将我埋在鱼行的西渠中。那天晚上，我托梦给杨子令石义，他竟然不加理睬。我又让冤气出现在江上，石义还说那不是烟的吉凶预兆，画下来上奏。怨恨存在心里四十多年了，无人替我昭雪。我父母都擅长弹琴，刚才听到您的琴声，非常和谐，不知不觉便来到这儿。"段某的堂弟找到洛北河清县温谷，拜访他的内弟樊元则。元则会一些特异的法术。住了几天，元则忽然说："你怎么有一个女鬼尾随，请让我遣走她。"于是张灯烧香作法。一会儿，灯后发出窣窣的声响。元则说："这是请求纸金。"立即将纸笔投在灯影中。一会儿，整张纸急速落下，在灯前观看，字迹写满在纸上。写的象七言杂诗，措辞非常凄楚怨恨。元则便令人赶紧记下来，说鬼写的字不久就会没有。到了破晓，纸上象被煤弄污了似的，不再有字迹。元则又令人准备了酒菜纸钱，黄昏时在道上焚烧，有风旋转刮灭，一直被吹到几尺高，还听到悲切的哭泣声。诗一共二百六十二个字，说的都是冤屈的意思话语不太明白，所以此处不载录了。其中二十八个字说的是："痛填心兮不能语，寸断肠兮诉何处。春生万物妾不生，更恨香魂不相遇。"

卷第三百四十二　鬼二十七

独孤穆　华州参军　赵叔牙　周济川

独孤穆

唐贞元中，河南独孤穆者，客淮南。夜投大仪县宿，未至十里余，见一青衣乘马，颜色颇丽。穆微以词调之，青衣对答甚有风格。俄有车路北下道（"下道"原作"有导"，据明抄本改。）者，引之而去。穆遂谓曰："向者粗承颜色，谓可以终接周旋，何乃顿相捨乎？"青衣笑曰："愧耻之意，诚亦不足。但娘子少年独居，性甚严整，难以相许耳。"穆因问娘子姓氏及中外亲族，青衣曰："姓杨第六。"不答其他。既而不觉行数里。俄至一处，门馆甚肃。青衣下马入，久之乃出，延客就馆曰："自绝宾客，已数年矣。娘子以上客至，无所为辞。勿嫌疏漏也。"於是秉烛陈榻，衾褥备具。有顷，青衣出谓穆曰："君非隋将独孤盛之后乎？"穆乃自陈，是盛八代孙。青衣曰："果如是，娘子与郎君乃有旧。"穆询其故，青衣曰："某贱人也，不知其由，娘子即当自出申达。"须臾设食，水陆必备。食讫，青衣数十人前导曰："县主至。"见一女，年可十三四，姿色绝代。拜跪讫，就坐，谓穆曰："庄居寂寞，久绝宾客，不意君子惠顾。然而与君有旧，不敢使婢仆言之，幸勿为笑。"穆曰："羁旅之人，馆縠是惠，岂意特赐相见，兼许叙故。且穆平生未离京洛，是以江淮亲故，多不相识，幸尽言也。"县主曰："欲自陈叙，窃恐惊动长者。妾离人间，已二百年矣。君亦何从而识？"初穆闻姓杨，自称县主，意已疑之，及闻此言，乃知是鬼，亦无所惧。县主曰："以君独孤将军之贵裔，故欲奉讬，勿以幽冥见疑。"穆曰："穆之先祖，为隋室将军。县主必以穆忝有祖风，欲相顾托，乃平生之乐闻也。有何疑焉？"县主曰："欲自宣泄，实增悲感。妾父齐王，隋帝第二子。隋室倾覆，妾之君父，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无不从逆。唯君先将军，力拒逆党。妾时年幼，常在左右，具见始末。及乱兵入宫，贼党有欲相逼者，妾因辱骂之，遂为所害。"因悲不自胜。穆因问其当时人物及大业末事，大约多同隋史。久之，命酒对饮。言多悲咽，为诗以赠穆曰："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嗟叹，以为班婕妤所不及也。因问其平生制作，对曰："妾本无才，但好读古集。常见谢家姊妹及鲍氏诸女皆善属文，私怀景慕。帝亦雅好文学，时时被命。当时薛道衡名高海内，妾每见其文，心颇鄙之。向者情发於中，但直叙事耳，何足称赞？"穆曰："县主才自天授，乃邺中七子之流。道衡安足比拟？"穆遂赋诗以答之曰："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笄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雠。邦国已沧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禝忧。丹血溅黼扆，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玉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讽数四，悲不自堪者久之。逡巡，青衣数人皆持乐器，而有一人前白县主曰："言及旧事，但恐使人悲感，且独郎新至，岂可终夜啼泪相对乎？某请充使，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许之。既而谓穆曰："此大将军来护儿歌人，亦当时遇害。近在於此？"俄顷即至，甚有姿色，善言笑。因作乐，纵饮甚欢。来氏歌数曲，穆唯记其一曰："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阿"原作"何"，据明抄本改。）郎至，黄泉重见春。"良久曰："妾与县主居此二百余年，岂期今日忽有佳礼？"县主曰："本以独孤公忠烈之家，愿一相见，欲豁幽愤耳。岂可以尘土之质，厚诬君子。"穆因吟县主诗落句云："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曰："亦大强记。"穆因以歌讽之曰："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萧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亦以歌答曰："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曰："曩日萧皇后欲以县主配后兄子，正见江都之乱，其事遂寝。独狐冠冕盛族，忠烈之家。今日相对，正为佳耦。"穆问县主所封何邑，县主云："儿以仁寿四年生於京师，时驾幸仁寿宫，因名寿儿。明年，太子即位，封清河县主。上幸江都宫，徙封临淄县主。特为皇后所爱，常在宫内。"来曰："夜已深矣，独孤郎宜且成礼。某当奉候於东阁，伺晓拜贺。"於是群婢戏谑，皆若人间之仪。既入卧内，但觉其气奄然。其身颇冷。顷之，泣谓穆曰："殂谢之人，久为尘灰。幸将奉事巾栉，死且不朽。"於是复召来氏，饮宴如初。因问穆曰："承君今适江都，何日当回？有以奉托可乎？"穆曰："死且不顾。其他有何不可乎？"县主曰："帝既改葬，妾独居此。今为恶王墓所扰，欲聘妾为姬。妾以帝王之家，义不为凶鬼所辱。本愿相见，正为此耳。君将适江都，路出其墓下，以妾之故，必为其所困。道士王善交书符於淮南市，能制鬼神。君若求之，即免矣。"又曰："妾居此亦终不安。君江南回日，能挈我俱去，葬我洛阳北坡上，得与君相近。永有依托，生成之惠也。"穆皆许诺，曰："迁葬之礼，乃穆家事矣。"酒酣，倚穆而歌曰："露草芊芊，颓荣未迁。自我居此，於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因下泪沾巾，来氏亦泣语穆曰："独孤郎勿负县主厚意。穆因以歌答曰："伊彼谁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泣谢穆曰："一辰佳贶，永以为好。"须臾，天将明，县主涕泣，穆亦相对而泣。凡在坐者，穆皆与辞诀。既出门，回顾无所见。地平坦，亦无坟墓之象。穆意恍惚，良久乃定，因徙柳树一株以志之。家人索穆颇甚，忽复数日，穆乃入淮南市（"市"原作"京"，据明抄本改）果遇王善交於市，遂获一符。既至恶王墓下，为旋风所扑三四，穆因出符示之，乃止。先是穆颇不信鬼神之事，及县主言，无不明晓，穆乃深叹讶，亦私为亲者言之。时年正月，自江南回，发其地数尺，得骸骨一具。以衣衾敛之。穆以其死时草草，葬必有阙，既至洛阳，大具威仪，亲为祝文以祭之，葬于安善门外。其夜，独宿于村墅，县主复至，谓穆曰："迁神之德，万古不忘。幽滞之人，分不及此者久矣。幸君惠存旧好，使我永得安宅。道途之间，所不奉见者，以君见我腐秽，恐致嫌恶耳。"穆睹其车舆导从，悉光赫於当时。县主亦指之曰："皆君之赐也。岁至己卯，当遂相见。"其夕因宿穆所，至明乃去。穆既为数千里迁葬，复倡言其事，凡穆之故旧亲戚无不毕知。贞元十五年，岁在己卯，穆晨起将出，忽见数车至其家，谓穆曰："县主有命。"穆曰："相见之期至乎？"其夕暴亡，遂合葬于杨氏。（出《异闻录》）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河南独孤穆，客居淮南。夜晚到大义县住宿，未到十里余，看见侍女乘马，姿色很美丽。穆稍稍用话调弄她。侍女回答很有风格。一会儿有一辆车从路北下到道上，带领她离去。穆于是对她说："先前粗略地看到你的姿色，认为终究可以接应交往，为什么立刻要离去呢？"侍女笑着说："羞愧的想法，实在也不过分，只是娘子少年独居，性情很严正，难以答应。"穆于是问娘子姓氏和家庭内外亲属。侍女说："姓杨排行第六。"不回答其他事情。不一会就不知不觉走了好几里，旋即到一个处所，门馆很庄严。侍女下马入内，很久才出来，请客人入馆说："自从谢绝宾客，已好多年了。娘子认为是贵客到来，没有什么可推辞的，不要嫌恶不周到之处。"于是拿着蜡烛布置床铺，被褥备办齐全。不久，侍女出来对穆说："你莫非是隋将独孤盛的后代吗？"穆就自我陈述，是盛的第八代孙子。侍女说："果然是这样，娘子与你有旧交。"穆问那原因，侍女说："我是地位低下的人，不知道那缘由，娘子自然会自己说明。"片刻摆上饭食，山珍海味都很齐备。吃完饭，侍女几十人在前引导说："县主到。"看见一女子，年龄能有十三四岁，姿色可谓绝代佳人。拜跪完，就坐，对穆说："在山庄里居住很寂寞，好久谢绝宾客，没想到你光临，然而与你有旧交，不敢让婢仆说明，希望不被你见笑。"穆说："作客他乡的人，供给食宿这就够优惠的，哪里想到特意相见，又答应叙谈故旧，再说我平生没离过京洛，因此江淮的亲戚故交，大多不相识，希望详尽说明。"县主说："想要详细说明，我怕惊吓着你。我离开人间，已经二百年了。你从哪能认识我呢？"开始穆听说姓杨，自称是县主（封皇女为县主），心里已经怀疑她，到问了些话，就知道是鬼，也无所畏惧。县主说："因为你是独孤将军的后代，想要托付于你，是我平生的乐事，有什么疑虑吗？"县主又说："想要发泄心中的积郁，实在是增加悲哀和伤感，我父是齐王，隋帝的二儿子。隋朝灭亡，我的父亲同时遇害。大臣宿将，没有不顺从逆党的，只有你的父亲独孤将军，奋力抵抗逆党。我当时年幼，常常在他身边，完全看见了事情的始末。到叛军进入宫中，贼党有的要逼迫我。我便辱骂他们，于是被杀害。"因而不胜悲痛。穆于是问她当时的人物和大业灭亡的事情，大致和隋史记载的相同。过了很久，命令摆酒对饮。谈话中悲伤哭泣，作诗而赠给穆道："江都昔丧乱，阙下多构兵。豺虎恣吞噬，戈干日纵横。逆徒自外至，半夜开重城。膏血浸宫殿，刀枪倚檐楹。今知从逆者，乃是公与卿。白刃污黄屋，邦家遂因倾。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臣。哀哀独孤公，临死乃结缨。天地既板荡，云雷时未亨。今者二百载，幽怀犹未平。山河风月古，陵寝露烟青。君子乘祖德，方垂忠烈名。华轩一会顾，土室以为荣。丈夫立志操，存没感其情。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穆深深叹息，认为班婕妤也赶不上她，就问她平生的制作。回答说："我本来没有才能，只是喜欢读些古集，常看见谢氏姐妹和鲍氏诸女都善于写文章，我心里景仰羡慕。皇帝也喜好文学，常常受命。当时薛道衡名扬天下，我每每看见她的文章，心里很鄙视她。前者情发于中，可是只是平铺直叙事物罢了，哪里值得称赞。"穆说："县主的才能是天授给的，是邺中七子之流的，道衡怎么能和你比拟。"穆于是赋诗而答谢她道："皇天昔降祸，隋室若缀旒。患难在双阙，干戈连九州。出门皆凶竖，所向多逆谋。白日忽然暮，颓波不可收。望夷既结衅，宗社亦贻羞。温室兵始合，宫闱血已流。悯哉吹萧子，悲啼下凤楼。霜刃徒见逼，玉笄不可求。罗襦遗侍者，粉黛成仇仇。邦国已沦覆，余生誓不留。英英将军祖，独以社禝忧。丹血溅黼扆，丰肌染戈矛。今来见禾黍，尽日悲宗周。王树已寂寞，泉台千万秋。感兹一顾重，愿以死节酬。幽显傥不昧，中焉契绸缪。"县主吟诵多遍，悲痛得不能忍受了很久。徘徊一阵，侍女多人都拿着乐器，有一人上前告诉县主说："说起旧事，只怕使人感到悲伤，况且独郎新到，怎么能整夜啼哭洒泪相对呢？我愿充当使者，召来家娘子相伴。"县主答应了她。不久之后对穆说："这人是大将军来护儿的歌人，也是当时遇害，就在附近。"一会就到了，很有姿色，善于说笑。于是奏乐唱曲，纵情饮酒非常欢乐。来氏唱了几支曲子，穆只记住其中一曲道："平阳县中树，久作广陵尘。不意阿郎至，黄泉重见春。"过了很久说："我和县主在这住了二百多年，哪里想到今天忽然有佳期大礼。"县主说："本来因为独孤公是忠烈之家，愿意与他相见，要疏散一下幽怨愤恨之事，怎能以卑贱之躯，厚损于君子呢。"穆于是吟咏县主末尾两句诗道："求义若可托，谁能抱幽贞。"县主微笑道："真是太好的记忆力。"穆于是用诗歌暗示道："金闺久无主，罗袂坐生尘。愿作吹萧伴，同为骑凤人。"县主也用诗歌答道："朱轩下长路，青草启孤坟。犹胜阳台上，空看朝暮云。"来氏说："从前萧皇后想把县主许配给皇后哥哥的儿子，正好遇上江都的叛乱，那事就完了。独孤是仕宦盛族，忠烈人家，今天相遇，可算是佳偶。"穆问县所封何地。县主说："我于仁寿四年生于京城，当时皇帝到仁寿宫，因此叫寿儿。第二年，太子即位，封为清河县主。皇上到江都宫，改封临淄县主。只因被皇后喜爱，常在宫内。"来氏说："夜已深了，独孤郎应该姑且完成婚礼，我在东阁等候，到天亮再朝拜祝贺。"于是众奴婢逗趣开玩笑，都象人间的礼仪。进入卧室后，只觉得她的精神振奋，她的身体很凉。一会儿，哭着对穆说："死亡的人，时间久了就变成尘灰，幸亏事奉的人擦洗梳理，死而没有腐朽。"便又召来氏，饮宴如初。于是问穆说："承蒙你今天到江都去，什么时候回来？有件事拜托你可以吗？"穆说："死都不顾惜，其他的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县主说："皇帝已改葬，我单独住在这，现在被恶王墓所骚扰，想娶我做姬妾。我凭着帝王之家，决不被凶鬼所侮辱。本来与你相见，还是为了这件事。你将要到江都去，路过他的墓下，因为我的原因，一定被他所困扰。道士王善交在淮南市写符，能制止鬼神。你如果求他，就可免祸。"又说；"我住在这里也是终究不安心，你从江南回来的时候，能够带我一起离去，把我葬在洛阳的北坡上，能和你接近，永远有个依靠，是给我最大的恩惠。"穆都答应了。说："迁葬的礼事，是我家的事。"酒酣，靠着穆而歌道："露草芊芊，颓荣未迁。自我居此，於今几年。与君先祖，畴昔恩波。死生契阔，忽此相过。谁谓佳期，寻当别离。俟君之北，携手同归。"于是滴下泪水沾湿了手巾。来氏也哭着告诉穆说："独孤郎不要辜负了县主的深情厚意。"穆于是用诗歌回答说："伊彼谁阳，在天一方。驱马悠悠，忽来异乡。情通幽显，获此相见。义感畴昔，言存缱绻。清江桂州，可以遨游。惟子之故，不遑淹流。"县主哭着谢别穆说："承蒙你的恩赐，永远把它做为友好。"片刻，天将要亮。县主哭泣，穆也相对哭泣。所有在坐的，穆都和他们道别。出门后，回头看什么也没看到，地势平坦，也没有坟墓的迹象。穆精神恍惚，过了很久才定神，于是走到一柳树下做下标记。家里人寻找穆很着急。过了几天，穆到淮南市，果然在市上遇见王善交。于是得到一个符。他到了恶王墓下，被旋风所扑三四次。穆就拿出符让他看，才停止原先穆很不信鬼神之事，听到县主说的，没有不明白的。这年正月，从江南回来，挖地数尺，挖得骸骨一具，用衣被盛敛它。穆认为她死的时候草率了事，安葬时一定不足。到了洛阳后，大肆备完了礼仪，亲自写祝文以祭祀她，安葬在安善门外。那天夜里，独自住在村庄别墅。县主又来了，对穆说："迁神的恩德，万古不忘，阴间滞留的人，料想不能到这地步已很久了。幸亏你没忘旧好，使我永远得到安全的住宅。道途之间，所不能相见的，以为你看我腐烂秽气，怕招致嫌弃厌恶。"穆看她的车和引导随从，都光彩显赫于当时。县主就指着那些说："都是你赐给的，到了巳卯年，就是我们相见的时候。"那天晚上就住在穆的处所，到天明才离开。穆已经为她到几千里外迁葬，又说明了那些事情，凡是穆的朋友亲戚没有不知道的。贞元十五年，正是巳卯年，穆早晨起来将要外出，忽然看见几辆车到了他家。对穆说："县主有命。"穆说："相见的日期到了。"那天早晨暴病身亡，于是同杨氏合葬。

华州参军

华州柳参军，名族之子。寡欲早孤，无兄弟。罢官，於长安闲游。上巳日，曲江见一车子，饰以金碧，半立浅水之中。后帘徐褰，见掺手如玉，指画令摘芙蕖。女之容色绝代，斜睨柳生良久。柳生鞭马从之，即见车子入永崇里。柳生访其（"访"原作"知"，"其"下有"大"字，据明抄本改。）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轻红。柳生不甚贫，多方略轻红，竟不之受。他日，崔氏女有疾，其舅执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之，请为子纳焉。崔氏不乐，其母不敢违兄之命。女曰："愿嫁得前时柳生足矣。必不允，某与外兄终恐不生全。"其母念女之深，乃命轻红於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柳生为轻红所诱，又悦轻红，轻红大怒曰："君性正粗，奈何小娘子如此侍於君？某一微贱，便忘前好，欲保岁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谢不敏然。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今小娘子不乐适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约。君可三两日内就礼事。"柳生极喜，自备数百千财礼，期内结婚。后五日，柳挈妻与轻红於金城里居。及旬月外，金吾到永崇，其母王氏泣云："某夫亡，子女孤独，（"独"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被侄不待礼会，强窃女去矣。兄岂无教训之道？"金吾大怒，归笞其子数十。密令捕访，弥年无获。无何，王氏殂，柳生挈妻与轻红自金城赴丧。金吾之子既见，遂告父，父擒柳生。生云："某於外姑王氏处纳采娶妻，非越礼私诱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殁，无所明，遂讼於官。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金吾子常悦表妹，亦不怨前横也。经数年，轻红竟洁己处焉。金吾又亡，移其宅於崇义里。崔氏不乐事外兄，乃使轻红访柳生所在，时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轻红与柳生为期，兼赍看圃竖，令积粪堆与宅垣齐，崔氏女遂与轻红蹑之，同诣柳生。柳生惊喜，又不出城，只迁群贤里。后本夫终寻崔氏女，知群贤里住，复与讼夺之。王生情深，崔氏万途求免，讬以体孕，又不责而纳焉。柳生长流江陵。二年，崔氏女与轻红相继而殁，王生送丧，哀恸之礼至矣。轻红亦葬於崔氏坟侧。柳生江南闲居，春二月，繁花满庭，追念崔氏女，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闻扣门甚急，俄见轻红抱妆奁而进，乃曰："小娘子且至。"闻似车马之声，比崔氏女入门，更无他见。柳生与崔氏女契阔，悲欢之甚。问其由，则曰："某已与王氏诀，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专，必果夙愿。"因言曰："某少习乐，箜篌中颇有功。"柳生即时买箜篌，调弄绝妙。二年间，可谓尽平生矣。无何，王生旧使苍头过柳生之门，见轻红，惊不知其然。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问闾里，又云流人柳参军。弥怪，更伺之，轻红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於柳生，匿之。王生苍头却还城，具以其事言於王生。王生闻之，命驾千里而来。既至柳生家门，於隙窥之，正见柳生坦腹於临轩榻上，崔氏女新妆，轻红捧镜於其侧，崔氏匀铜黄未竟。王生门外极叫，轻红镜坠地，有声如磬，崔氏与王生无憾。遂入，柳生惊，亦待如宾礼。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与王生从容言事，二人相看不喻，大异之。相与造长安，发崔氏所葬验之，即江陵所施铅黄如新，衣服肌肉，且无损败，轻红亦然。柳与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终南山访道，遂不返焉。（出《乾鐉子》）

【译文】

华州的柳参军，是名门望族的后代，少欲望而早年丧父，没有哥哥弟弟。罢官后，在长安闲游。三月三日，在曲江看见一辆车子，用金碧装饰，半停在浅水里，后帘慢慢地揭开，露出一只纤美的手象白玉，指点筹划让摘芙蕖。女人的容貌是绝代佳人，斜眼看柳生很久。柳生策马跟随她，就看见车子进入永崇里。柳生打听她姓崔，她还有母亲，有婢女，名字叫轻红。柳生不很穷，多方贿赂轻红，竟然不接受他。另一天，崔氏有病，她的舅舅做执金吾官，于是问候她的妹妹，并且告诉她，要求为自己的儿子娶崔氏。崔氏不高兴，她的母亲不敢违背哥哥的命令。女儿说："能够嫁给前时见到的柳生就满足了，坚决不答应，我与表兄终究恐怕不能保全生命。"她的母亲深深地惦念着女儿，就让轻红到荐福寺僧道省院传达意思。柳生被轻红诱惑，又取悦轻红。轻红大怒道："你的性情确实粗俗，小娘子如此对待你怎么办？我是一个微贱的人，就忘了前好，要保往岁寒，那是可能的吗？我将把你的事告诉小娘子。"柳生拜了又拜，谢罪认识到自己糊涂。才说："夫人怜异小娘子情真意切，现在小娘子不愿意嫁王家，夫人因此要偷偷地完成婚约，你可在三两日内完成婚礼。"柳生非常高兴，自己准备了几百千的彩礼，在约定的时间里结婚。结婚后五天，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居住。到了一个月后，金吾到永崇里。她的母亲王氏哭着说："我夫死去，子女孤单，遭受侄儿的无礼相待，强行窃取女儿离去，哥哥难道没有教训他的方法？"金吾大怒，回去鞭打他的儿子几十下。密令追捕查访，一年也没有捕获。不久，王氏死。柳生携带妻子和轻红到金城里奔丧，金吾的儿子看见了，于是告诉他的父亲。他父擒住柳生，柳生说："我在岳母王氏处纳采娶妻，不是越礼私自诱骗，家里人老少都熟知此事。"王氏已死，无人证明。于是诉讼到官府，公家断定王家先下财礼，应归王家。金吾的儿子曾经喜欢仰慕表妹，也不怨恨先前发生的事。经过几年，轻红竟保持自己的纯洁相处在那里。金吾又死了，搬家到崇义里。崔氏不乐意侍奉表兄，就让轻红巡访柳生的住所，这时柳生还住在金城里。崔氏又让轻红和柳生约定时间。同时赏赐看园子的童仆，让他积粪堆与院墙一齐高。崔氏女就和轻红踏着粪堆离去，一同到柳生处。柳生又惊又喜，又不用出城，只是搬迁到群贤里。后来本夫终于寻到崔氏女，知道在群贤里住，又告状夺回来。王生一往情深，崔氏多方要求免除，以身体怀孕进行推托。王生又不责备而宽容了她。柳生顺江到江陵。过了二年，崔氏女和轻红相继死去，王生送葬，哀伤恸哭达到极点。轻红也葬在崔氏坟边上。柳生在江陵闲住，春天二月，繁花满院。追想思念崔氏女，凝思苦想她的形态身影，又不知道她生死存亡。忽然听到很急的扣门声，一会儿看见轻红抱着妆奁进来，还说："小娘子将要到了。"所到象有车马的声音，等到崔氏女进门，再没有见到别人。柳生和崔氏女叙谈阔别之情，悲伤欢乐达到极点。问她缘由，就说："我已与王生诀别，从此可以同葬一穴了，人生心专一，夙愿一定能产现。"于是又说道："我年少就学习乐器，对箜筱很有功夫。"柳生立刻买了箜筱。抚弄乐器绝妙。二年间，可以称得上尽了平生的欢乐。不久，王生过去使唤的家奴路过柳生家门，看见轻红很吃惊，不知那原因，又怀疑人有相似的，未敢立刻说。打听闾里，又说有个外来人柳参军，很怪。再去探察。轻红也知道是王生家人，于是全都告诉了柳生，藏起来。王生的家奴回到城里，把这事全都告诉了王生。王生听了，命令驾车千里而来。到了柳生门前，从缝隙往里窥视，正看见柳生坦腹在临轩榻上，崔氏女正着新妆，轻红捧镜在她身边，崔氏匀抹铅黄未完。王生在门外极力喊叫，轻红手中镜子掉到地上，声音象击磬。崔氏与王生没有恨怨，于是进入，柳生吃惊，以宾礼相待，一会儿崔氏不见了。柳生与王生舒缓地谈这件事，二人相看不能明白，非常奇怪。一起到长安，挖掘崔氏墓葬验证它，那在江陵所施用的铅黄如新。衣服肌肉，尚无损坏腐败，轻红也是这样。柳与王互相发誓，再埋葬了她。二人进入终南山访道求仙，就再也没有返回来。

赵叔牙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旱，徐州散将赵叔牙移入新宅。夜中，有物窗外动摇窗纸声，问之，其物是鬼，吴时刘得言，窟宅在公床下，往来稍难。公为我移出，城南台雨山下有双大树，是我妻墓，墓东埋之。后必相报。"叔牙明旦出城，视之信。即日掘床下，深三尺，得骸骨，如其言葬之。其夜，鬼来言谢，曰："今时旱，不出三日有雨。公且告长史。"叔牙至明通状，请祈雨，期三日雨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许之，给其所须，叔牙於石佛山设坛。至三日，且无雨，当截耳。城中观者数千人，时与寇邻，建封以为诈妄有谋，晚衙杖杀之。昏时大雨，即令致祭，补男为散骑。时人以为事君当诚实，今赵叔牙隐鬼所报雨至之期，故自当死耳。（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集异记》）

【译文】

贞元十四年戊寅夏五月天大旱，徐州散将赵叔牙搬入新的住宅。夜里，听到有东西在窗外动摇窗纸的声音。问他，那物说："我是鬼，是吴时的刘得言，穴窟在你的床下，出入很困难，你把我移出来，城南台雨山下有两棵大树，是我妻子的坟墓，在墓东埋我。以后一定报答你。"叔牙第二天出城，看了确实那样。当天挖掘床下，挖了三尺深。挖得骸骨，按着他的说埋葬了。那天夜里，鬼来道谢，说："现时大旱，不出三天就有雨，你可以告诉长史。"叔牙到天明向上通报，请求祈雨，约定三天期限雨下足。节度使司空张建封答应他，给他所必要的东西。叔牙在石佛山设祭坛。到了三天，还没下雨。到了截止时间，城里观看的有几千人。当时与盗寇邻近，建封认为是欺骗虚妄另有图谋。晚上在衙门用杖打死了他。天黑时下了大雨，就让给他祭奠，补他儿子做散骑。当时人认为事奉君上应当诚实，现在赵叔牙隐瞒鬼所报雨的时间，所以自己应该死去。

周济川

周济川，汝南人，有别墅在杨州之西。兄弟四人俱好学，尝一夜讲授罢，可三更，各就榻将寐。忽闻窗外有格格之声，久而不已。济川於窗间窥之，乃一白骨小儿也，於庭中东西南北趋走。始则叉手，俄而摆臂。格格者，骨节相磨之声也。济川呼兄弟共觇之。良久，其弟巨川厉声呵之，一声小儿跳上阶，再声入门，三声即欲上床。巨川元呵骂转急。小儿曰："阿母与儿乳。"巨川以掌击之，随掌堕地，举即在床矣，腾趠之捷若猿玃。家人闻之，这意有非，遂持刀棒而至。小儿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棒击之，其中也，小儿节节解散如星，而复聚者数四。又曰："阿母与儿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远犹求乳。出郭四五里，掷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擎布囊，抛掷跳跃自得。家人辈拥得，又以布囊，如前法盛之，以索括囊，悬巨石而沉诸河，欲负趋出，於囊中仍云："还同昨夜客耳。"余日又来，左手携囊，右手执断索，趋驰戏弄如前。家人先备大木，凿空其中，如鼓扑，拥小儿於内，以大铁叶，冒其两端而钉之，然后锁一铁，悬巨石，流之大江。负欲趋出，云："谢以棺槨相送。"自是更不复来，时贞元十七年。（出《祥异记》。明抄本作出《广异记》。）（原书此处有"太原部将"一条，与三百四十六卷第二条复，今删。）

【译文】

周济川是汝南人，有别墅在杨州的西边。兄弟几人都好学。曾有一天晚听完讲授，大约三更天，各自躺在床将要睡觉，忽然听到窗外有格格的声音，很久不停。济川从窗缝往外看，是一个白骨小孩，在院子里东西南北奔跑，开始叉手，一会儿又摆臂，格格是骨节相磨擦的声音。济川招呼兄弟一起看，过了很久，他的弟弟巨川厉声呵斥他。第一声小孩跳上台阶，第二声进了门，第三声就要上床。巨川原先的呵骂变快，小孩说："阿母给我奶吃。"巨川用掌打他，随着掌落掉到地上，抬起掌就在床上，跳跃敏捷象猿猴。家人听说认为非同小可，于是拿着刀棒而来。小孩又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棒打他，那打中的，小孩的骨头一节一节地散开象流星，接着又聚集起来多次。还说："阿母给我奶吃。"家人用布袋装上他，提出很远时他还要奶，出城四五里，投到一个枯井里。第二天夜里又来了，手擎着布袋，抛掷跳跃自觉得意。家人们抓住他，又用布袋，象先前的办法装上他，用绳子束紧袋口，挂上大石头沉他到河里。要背他走时，在袋中仍然说："还同昨夜一样来作客。"余日又来，左手拿着口袋，右手拿着断绳，奔跑戏弄象从前一样。家人先前准备的大木头，其中凿空，象个鼓扑，把小孩装在里面，用大铁片，覆盖两头又用钉子钉上，然后用一把铁锁锁上，挂上大石头，放到大江里。背着要走的时候，说："感谢用棺槨相送。"从此再没有回来，时间是贞元十七年。

卷第三百四十三　鬼二十八

陆乔　卢江冯媪　窦玉　李和子　李僖伯

陆乔

元和初，有进士陆乔者，好为歌诗，人颇称之。家於丹阳，所居有台诏，号为胜境。乔家富而好客。一夕，风月晴莹，有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丈夫，衣冠甚伟，仪状秀逸。乔延入，与生谈议朗畅，出於意表。乔重之，以为人无及者，因请其名氏，曰："我沈约也。闻君善诗，故来候耳。"乔惊起曰："某一贱士，不意君之见临也，愿得少留，以侍谈笑。"既而命酒。约曰："吾平生不饮酒，非阻君也。"又谓乔曰："吾友范仆射云，子知之乎？"乔对曰："某常读梁史，熟范公之名久矣。"约曰："吾将邀之。"乔曰："幸甚。"约乃命侍者邀范仆射。顷之，云至，乔即拜延坐。云谓约曰："休文安得而至是耶？"约曰："吾慕主人能诗，且好宾客，步月至此。"遂相谈谑。久之，约乎左右曰："往召青箱来。"俄有一儿至，年可十余岁，风貌明秀。约指谓乔曰："此吾爱子，少聪敏，好读书。吾甚怜之，因以青箱名焉。欲使传吾学也，不幸先吾逝。今令谒君。"即命其子拜乔。又曰："此子亦好为诗，近从吾与仆谢同过台城。"因命为《感旧》，援笔立成，甚有可观。即讽之曰："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渲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叹赏久之，因问约曰："某常览昭明所集之选，见其编录诗句，皆不拘音律，谓之齐梁体。自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方好为律诗。青箱之诗，乃效今体，何哉？"约曰："今日为之，而为今体，亦何讶乎？"云又谓约曰："昔我与君及玄晖、彦升俱游於竟陵之门，日夕笑语卢博。此时之欢，不可追矣。及萧公禅代，吾与君俱为佐命之臣，虽位甚崇，恩愈厚，而心常忧惕，无曩日之欢矣。诸葛长民有言，'贫贱常思富贵。富贵又践危机。'此言不虚哉！"约亦吁嗟久之。又叹曰："自梁及今，四百年矣。江山风月，不异当时，但人物潜换耳，能不悲乎？"既而谓云曰："吾辈为蔡公郢州记室，常梦一人告我曰：'吾君后当至端揆，然终不及台司。'及吾为仆射尚书令，论者颇以此见许，而终不得。乃知人事无非命也。"时夜已分，云谓约曰："可归矣。"因相与去，谓乔曰："此地当有兵起，不过二岁。"乔送至门，行未数步。俱亡所见。乔话於亲友。后岁余，李锜叛，又一年而乔卒。（出《宣室志》）

【译文】

元和初年，有个进士叫陆乔的，喜欢写诗歌，人们都很称赞他。家在丹阳，所住的地方有平台和水池，号称胜地。乔家富有而且好客。一天晚上，风清月白空净。有扣门的，出去看，见是一男子汉，衣冠很壮美。仪态俊秀飘逸。乔请他进屋，和他谈论响亮畅快，出于意想之外。乔很尊重他，认为一般人没有赶得上他的。于是问他的姓名。说："我是沈约，听说你善于写诗，所以来问候你。"乔震惊地站起说："我是一个地位卑微士人，没想到你亲自光临，请你能少停留一会，以便陪你说笑。"不久让上酒，约说："我平生不喝酒，不是拒绝你。"又对乔说："我的朋友仆射范云，你知道他吗？"乔田答："我经常读梁史，熟悉范公的名字很久了。"约说："我要邀请他。"乔说："好极了。"约就让侍者邀请范仆射。一会儿，云到了，乔就拜见请坐。云对约说："休文怎么能来到这里呢？"约说："我爱慕主人能写诗，又好客，踏着月光来到这里。"于是谈笑起来。过了很久，约呼叫左右的人说："去叫青箱来。"一会儿有一小儿到，年龄能有十多岁，风采容貌精明秀气。约指着对乔说："这是我的爱子，从小聪颖，喜欢读书，我非常喜爱他，于是用青箱给他命名，想让他接传我的学问。不幸的是死在我的前边，现在让他来见你。"就让他的儿子拜见乔。又说："这个孩子也喜欢写诗，近来跟着我和仆射同到台城，于是让他作感旧诗，拿笔立刻写成，甚是可观。"就背诵道："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渲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乔赞叹很久。于是问约说："我常看昭明所集录的选篇，看他编录的诗句，都不拘泥于音律，称之为齐梁体。从唐朝的沈佺期、宋之问才喜欢作律诗，青箱的诗，是仿效今体，为什么呢？"约说："今天写的，成为今体，还有什么奇怪的呢？"云又对约说："从前我与你及玄晖、彦升一起在竟陵之门游览，天晚笑说卢博，这时的欢乐，不能追忆了。到萧公禅代，我与你一起做佐命之臣，虽然地位很高，恩泽越厚，可是心里常常是忧虑恐惧，没有从前的欢乐。诸葛长民有句话：贫贱时常想到富贵，富贵又面临着危机。这话不假呀。"约也感叹了好久。又叹息道："从梁到现在，四百年了，江山风月，与当时没有差别，只是人物默默地换了，能不悲伤吗！"不久又对云说："我们给蔡公郢州记室，常梦见一个人告诉我说，我和你以后能当宰相，可是终究没有达到台司。到我做仆射尚出令，谈论的人都很相信这个，可是终究不能得到，才知道人事无非是命。"当时夜已很深，云对约说："应该回去了。"于是一起离去，谓乔曰："这地应有兵祸起，不过二年。"乔送到门口，走了几步，全都不见了。乔告诉了亲友，后来一年多，李锜叛乱，又过了一年乔死去。

卢江冯媪

冯媪者，庐江里中啬夫之妇，穷寡无子，为乡民贱弃。元和四年，淮楚大歉，媪逐食於舒。途经牧犊墅，瞑值风雨，止于桑下。忽见路隅一室，灯烛荧荧。媪因诣求宿，见一女子，年二十余，容服美丽，携三岁儿，倚门悲泣。前又见老叟与媪，据床而坐，神气惨戚，言语咕嗫，有若徵索财物追膛之状。见冯媪至，叟媪默然舍去。女久乃止泣，入户备饩食，理床榻，邀媪食息焉。媪问其故，女复泣曰："此儿父，我之夫也，明日别娶。"媪曰："向者二老人，何人也？於汝何求而发怒？"女曰："我舅姑也，今嗣子别娶，征我筐筥刀尺祭祀旧物，以授新人。我不忍与，是有斯责。"媪曰："汝前夫何在？"女曰："我淮阴令梁倩女，适董氏七年，有二男一女，男皆随父，女即此也。今前邑中董江，即其人也。江官为酂丞，家累巨产。"发言不胜呜咽，媪不之异，又久困寒饿，得美食甘寝，不复言。女泣至晓。媪辞去，行二十里，至桐城县。县东有甲第，张帘帷，具羔雁，人物纷然。云："今日有官家礼事。"媪问其郎，即董江也。媪曰："董有妻，何更娶也？"邑人曰："董妻及女亡矣。"媪曰："昨宵我遇雨，寄宿董妻梁氏舍，何得言亡？"邑人询其处，即董妻墓也。询其二老容貌，即董江之先父母也。董江本舒州人，里中之人，皆得详之，有告董江者。董以妖妄罪之，令部者迫逐媪去。媪言於邑人，邑人皆为感叹。是夕，董竟就婚焉。元和六年，夏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使至京。回次汉南，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会於传舍，宵话征异，各尽见闻。铖具道其事，公佐因为之传。（出《异闻录》）

【译文】

冯媪是卢江里中啬夫的媳妇，贫穷守寡没有儿子，被乡民们鄙弃。元和四年，淮楚一带大歉收，媪讨饭到舒，路经牧犊墅，晚上已赶下雨，媪在桑下歇息，忽然看见路边有一个屋子，灯光微弱闪烁，媪于是前往求助住宿。看见一位女子，年龄二十多岁，容貌服饰美丽，携带三岁小孩，靠着门悲伤哭泣。上前又看见一老头和老太婆，靠床而坐，神情凄楚，窃窃私语，好象被索要财物追逼的样子。看见冯媪到来，老头与老太婆默默地离去。女子好久才停止哭泣，进门，准备饭食，整理床铺，邀请冯媪吃饭休息。媪问她原因，女子又哭泣说："这女儿的父亲，是我的丈夫，明天要另外娶妻。"媪说："先前那二位老人，是什么人？向你要什么而发怒？"女子说："是我的公公和婆婆，现在他儿子要别娶妻，要我筐筥刀尺和祭祀用的旧物，把它送给新娘，我不忍心给她，这才有那种指责。"媪说："你的前夫在哪里？"女子说："我是淮阳县令梁的女儿，嫁给董民七年，生有二男一女。男孩都跟他父亲，女儿就是这个。现在前边邑中董江，就是那个人。江的官位是酂丞，家里积蓄巨额财产。"说话时不断地哭泣，媪没有怀疑她，又因长久疲劳寒冷饥饿，得到美食而甜美睡着，不再说话。女子哭到天亮，媪告辞离去，走了二十里，到达桐城县。县城东边有一座豪门宅第，张挂着帘子和帐幕，备办了羔羊大雁，人物杂乱，说，今天有官家婚礼大事。媪打听新郎是谁，正是董江。媪说："董有妻子，为什么再娶呢？"邑人说："董妻和女儿都死了。"媪说："昨天晚上我遇天下雨，寄住在董妻梁氏的屋里，怎么说她死了？"邑人询问那处所，是董妻的墓地。询问那二位老人的容貌，正是董江的先父母。董江本是舒州人，里中的人，都知悉此事。有人告诉了董江，董以邪说不实之名怪罪她，让部下赶紧把冯媪赶走。媪告诉城邑里的人，城邑里人都为此感叹。这天晚上，董竟然完婚。元和六年，夏天五月，江淮从事李公佐，奉命至京城，回来时住在汉南，与渤海高铖、天水赵攒、河南宇文鼎在旅舍聚会，晚上谈话征求怪异的事，各自尽说见闻，铖详细地述说了这件事，公佐于是写了这篇文章。

窦玉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中，求荐於同州。时宾馆填溢，假郡功曹王翥第，以俟试。既而他室皆有客，唯正堂，以小绳系门。自牖而窥其内，独床上有褐衾，床北有破笼，此外更无有。问其邻，曰："处士窦三郎玉居也。"二客以西厢为窄，思与同居，甚嘉其无姬仆也。及暮，窦处士者，一驴一仆，乘醉而来。夷、胜前谒，且曰："胜求解於郡，以宾馆喧，故寓於此。所得西廊，亦甚窄。君子既无姬仆，又是方外之人，愿略同此室，以俟郡试。"玉固辞，接对之色甚傲。夜深将寝，忽闻异香。惊起寻之，则见堂中垂帘帷，喧然语笑。於是夷、胜突入其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盘珍膳，不可名状。有一女，年可十八九，妖丽无比，与窦对食，侍婢十余人，亦皆端妙。银炉煮茗方熟。坐者起入西厢帷中，侍婢悉入，曰："是何儿郎？突冲人家。"窦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以致辞，啜茗而出。既下阶，闻闭户之声，曰："风狂儿郎，因何共止？古人所以卜邻者，岂虚言哉。"窦辞以非己所居，难拒异容。必虑轻侮，岂无他宅，因复欢笑。及时，往觇之，尽复其故。窦独偃於褐衾中，拭目方起。夷、胜诘之，不对。夷、胜曰："君昼为布衣，夜会公族，苟非妖幻，何以致丽人？不言其实，即当告郡。"窦曰："此固秘事，言亦无妨。比者玉薄游太原，晚发冷泉，将宿於孝义县，阴晦失道，夜投入庄。问其主，其仆曰：'汾州崔司马庄也。'令人告焉。出曰：'延入'。崔司马年可五十余，衣绯，仪貌可爱。问窦之先及伯叔昆弟，诘其中外。自言其族，乃玉亲，重其为表丈也。玉自幼亦尝闻此丈人，但不知其官。慰问殷勤。情礼优重。因令报其妻曰：'窦秀才乃是右卫将军七兄之子，是吾之重表侄，夫人亦是丈母，可见之。从宦异方，亲戚离阻，不因行李，岂得相逢。请即见。'有顷，一青衣曰：'屈三郎入。'其中堂陈设之盛，若王侯之居。盘馔珍华，味穷海陆。既食，丈人曰：'君今此游，将何所求？'曰：'求举资耳。'曰：'家在何郡？"曰：'海内无家。'丈人曰：'君生涯如此身落然，蓬游无抵，徒劳往复。丈人有侍女，年近长成，今便合奉事。衣食之给，不求於人。可乎？'玉起拜谢，夫人喜曰：'今夕甚佳，又有牢馔。亲戚中配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既具，便取今夕。'谢讫复坐，又进食。食毕，憩玉於西厅。具浴，浴讫。授衣中。引相者三人来，皆聪朗之士，一姓王，称郡法曹；一姓裴，称户曹；一姓韦，称郡都邮，相揖而坐。俄而礼舆香车皆具，华烛前引，自西厅至中门，展亲御之礼。因又绕庄一周，自南门入及中堂，堂中帷帐已满。成礼讫，初三更，其妻告玉曰：'此非人间，乃神道也。所言汾州，阴道汾州，非人间也。相者数子，无非冥官。妾与君宿缘，合为夫妇，故得相遇。人神路殊，不可久住，君宜即去。'玉曰："人神既殊，安得配属？以为夫妇，便合相从。何为一夕而别也？'妻曰：'妾身奉君，因无远近。但君生人，不合久居於此。君速命驾。常令君箧中有绢百疋，用尽复满。所到，必求静室独居。少以存想，随念即至。十年（明抄本"十年"作"千里"。）之外，可以同行未间，昼别宵会尔。'玉乃入辞。崔曰：'明晦虽殊，人神无二。小女得奉巾栉，盖是宿缘。勿谓异类，遂猜薄之。亦不可言於人。公法讯问，言亦无妨。言讫，得绢百疋而别。自是每夜独宿，思之则来。供帐馔具，悉其携也。若此者五年矣。"夷、胜开其箧，果有绢百疋，因各赠三十疋，求其秘之。言讫遁去，不知所在焉。（出《玄怪录》）

【译文】

进士王胜、盖夷，元和年间，到同州求职举荐。当时宾馆已住满，借住郡功曹王翥宅第，等待应试。不久其它的屋子都住满了客人，只有正屋，用小绳索着门。从窗向里看，唯独床上有褐被，床北边有个破笼子，此外再没有什么。问他的邻人，说："是处士窦三郎窦玉住在这里。"二位客人认为西厢房狭窄，想和他同住一屋，很高兴他没有姬妾奴仆。到了晚上，窦处士一驴一仆人，乘着醉意而回来，夷胜上前拜见，并且说："我到郡里求取功名，因为宾馆喧闹，所以住到这里，安排在西廊屋，太狭窄，你既然没有姬妾奴仆，又是方外的人，想要与你同住一屋，等待郡试。"窦玉坚决推辞，接待的神情非常傲慢。夜深将要睡觉，忽然闻到特殊的香味，惊起寻找，就见堂中垂挂着帘子帷帐，说笑吵杂。于是夷、胜突然闯入，那堂中，屏帷四合，奇香扑人，雕花的盘子盛着奇珍异膳，不能说明各种形状。有一个女子，年龄能有十八九，妖妍美丽无比，与窦相对吃饭，侍婢十多人，也都端庄美妙。银炉煮茶刚熟，坐着的人起来进入西厢帷帐中，侍婢也都进入。说："是什么人，突然冲入人家？"窦玉面色如土，端坐不语。夷胜无话可说，喝口茶水便出去了。已经下了台阶，听到关门的声音，说："风狂的儿郎，凭什么住在一起，古人所以要选择邻居的原因，难道是假话吗！我推辞不是自己所住，难以拒绝怪客，一定想到轻视欺负，难道就没有其它的住宅？"于是又说说笑笑。到天明，去看，都恢复了那原来的样子，窦玉一人仰卧在褐被中，擦试眼睛才起床。夷、胜问他，窦玉不回答。夷、胜说："你白天是百姓，夜间会见诸侯的同族。如果不是妖幻之术，凭什么召来美丽的女人，不说出那实情，就告到郡里。"窦说："这本来是秘密的事，说也无妨。从前我游览逼近太原，晚上从冷泉出发，要到孝义县住宿。天色晦暗迷失道路，夜间投奔村庄，问那庄主是谁，那仆人说：'是汾州崔司马的庄子'。让人告诉庄主，出来说：'请进。'崔司马年龄能有五十多岁，穿着红色衣服，仪表容貌可爱。问窦的祖先和伯叔兄弟，问他的中外表亲，自己说明他的亲属，是窦玉的亲属，是他的表丈。窦玉从小也曾经听说过这个丈人，只是不知道他做什么官。招待殷勤，感情礼遇很厚。于是让人报告了的妻子说：窦秀才是右卫将军七哥的儿子，是我的表侄，夫人也是丈母，可相见。做官在他方，亲戚分离阻隔，不是因为出使在外，哪能相逢。请立刻相见。过了一会儿，一青衣说：'请三郎进去'。那中堂摆设的丰盛，象王侯的人家，盘中盛着珍奇精华食品，山珍海味无所不有。吃完饭，丈人说：'你现在到此游玩，将需要什么？'我说：'要求荐举的资金呵'。丈人说：'家住在什么郡？'我说：'海内没有家'。丈人说：'你生涯如此，只身飘零，到处乱游没有目的，往返都是徒劳。丈人有一侍女，年纪将近长成，今天便结合侍奉你，衣食的供给，不求别人，可以吗？'窦玉站起拜谢，夫人高兴道：'今天晚上很好，又有畜肉食品，亲戚间匹配亲属，何必广召宾客，吉礼已完全具备，就取今天晚上。'拜谢完又坐下，又上食品，吃完，窦玉在西厅休息。准备洗浴。洗完，给他衣巾。做引相的三人来到，都是聪明开朗的人，一位姓王，称做是郡法曹；一位姓裴，称做是户曹；一位姓韦，称做是郡邮督，互相施礼而坐。片刻礼车香车都准备好了。华丽烛灯在前引路，从西厅到中门，施展亲自驾御的礼节，于是又绕庄一周，从南门进入到中堂。堂中帷帐已布满，做完成婚礼。三更初，他的妻子告诉窦玉说：'这不是人间，是神道。所说的汾州，是阴间的汾州，不是人间。做相的几个人，无非都是冥府的官。我与你有宿缘，结合成夫妇，所以能相遇。人神路不一样，不能久住，你应立刻离开。'玉说：'人神既然不一样，怎能匹配，已经成为夫妇，就应相随从，为什么一个晚上就离别呢？'妻子说：'我的身体侍奉你，本来没有远近。只是你是活人，不宜在此久住，你速命起驾，总让你箱中有绢百匹，用完又满。所到之处，一定找个安静屋子独自住下，稍稍想念，随时念叨就到。十年以后，可以与你同行不离开。白天分别夜晚聚会。'窦玉进去告辞。崔说：'阴阳虽然不一样，人神却没有两样，小女能侍奉你，这是宿缘，不要认为不是同类，就猜疑轻视她，也不可以告诉别人，公法讯问，说也无妨。'说完，得到绢百匹而先别，从此每夜独自住宿，思她就来，供帐餐具，都是她带来，象这样已经五年了。"夷、胜打开他的箱子，果然有绢百匹。于是各赠给三十匹，要求他们保密。说完逃离，不知道所在的地方。

李和子

元和初，上都东市恶少李和子，父名努眼。和子性忍，常偷狗及猫食之，为坊市之患。常臂鹞立於衢，见二人紫衣，呼曰，"尔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即揖之。又曰："有故，可隙处言也。"因行数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即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绐言？"又曰："我即鬼。"因探怀中，出一牒，印文犹湿，见其姓名分明，为猫犬四百六十头论诉事。和子惊惧，双弃鹞拜祈之："我分死耳，必为我暂留，当具少酒。"鬼固辞，不获已。初将入毕罗四，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氏，揖让独言，人以为枉也。遂索酒九碗，自饮三碗，六碗虚设於西座，具求其为方便以免。二鬼相顾，"我等受一醉之恩，须为作计。"因起曰："姑迟我数刻，当返。"未移时至，曰："君办钱四十万，为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许诺，以翌日及午为期，因酬酒直，酒且返其酒。尝之，味如水矣，冷复冰齿。和子遽归，如期备酬焚之，见二鬼契其钱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人间三日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初年，长安东市有一恶少叫李和子，父亲名叫努眼，和子性情残忍，经常偷狗和猫吃，成为街坊的祸患。曾经臂带一鹞站在路口，看见二个穿紫衣的人，叫道："你不是李努眼的儿子名叫和子的吗？"和子就打揖。又说："有事情，到空闲处告诉你。"于是走了几步，在众人外停下，说冥司追他，应立即去。和子开始不接爱，说："是人，为什么说谎？"又说："我是鬼。"于是向怀里摸取，拿出一文牒，印家还是湿的。看那上面姓名分明，是四百六十头猫狗控诉的事。和子惊慌恐惧，就放弃了鹞跪拜祈求，说："我自应死了，一定让我暂留一时，应当准备点酒喝。"鬼坚决推辞，没有擒获而已。起初要进毕罗四，鬼遮掩鼻子，不肯向前。又请到旗亭杜氏店，作揖谦让独自说话。人们认为他疯了，于是要了九碗酒，自己喝了三碗，六碗在西座虚设，又求他们给予方便免死。二鬼互相看看，"我们受一醉的恩惠，应给他整个办法。"于是站起说："姑且等我几刻，就回来。"未移时到，说："你备办四十万钱，为你借三年命。"和子答应，以第二天到中午为期限。于是付了酒钱，剩的酒又倒回去，尝它，味道象水一样，冷得冰牙。和子于是回去。按期备办酬钱焚烧，看见二鬼拿着钱离去。到了三天，和子死，鬼说的三年，是人间的三天。

李僖伯

陇西李僖伯，元和九年任温县。常为予说，元和初，调选时，上都兴道里假居。早往崇仁里访同选人，忽於兴道东门北下曲，马前见一短女人，服孝衣，约三尺已来，言语声音，若大妇人，咄咄似有所尤。即云："千忍万忍，终须决一场。我终不放伊！"弹指数下云："大奇大奇。"僖伯鼓动后出，心思异之，亦不敢问。日旰，及广衢，车马已闹，此妇女为行路所怪，不知其由。如此两日，稍稍人多，只在崇仁北街。居无何，僖伯自省门东出，及景风门，见广衢中，人闹已万万，如东西隅之戏场。大围之。其间天数小儿环坐，短女人往（"往"原作"准"，据明抄本改。）前，布幂其首，言词转无次第，群小儿大共嗤笑。有人欲近之，则来拿攫，小儿又退。如是日中，看者转众。短女人方坐，有一小儿突前，牵其幂首布，遂落。见三尺小青竹，挂一触髅髐然。金吾以其事上闻。（出《乾鐉子》）

【译文】

陇西的李僖伯，元和九年在温县任职。曾经对我说，元和初年，前来等待选官时候，住在长安兴道里，早晨前往崇仁里探访一起待选的人，忽然在兴道东门北边的下曲，在马前看见一个矮女人，穿着孝服，身高大约三尺左右，说话声音，象个大妇人，失意的样子好象有特殊的事情。就说："千忍耐万忍耐，终究要决战一场，我终究不放过他。"弹了几下手指说："太奇怪太奇怪。"僖伯鼓动后离开，心里感到很奇怪，也不敢问。天晚时，到了大街，车马喧闹，这个妇女让行路人感到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此如两天，渐渐人多，只在崇仁北街。过了不久，僖伯从省门东出来，到景风门，看见大街上，喧闹的人已经很多很多，象东西角的戏场那么大，围着她，那里边有无数的小孩围着她坐。矮女人走上前，用布遮着她的头，说话变得没有次序。群小孩一同嗤笑。有人要靠近她，她就来抓取，小孩又后退。象这样到了中午，看的人来的更多，矮女人才坐下。有一个小孩突然上前，拽她的遮头布。于是布落地，看见一个三尺长的小青竹，挂着一个骷髅。执金吾官把这件事报告上司闻知。

卷第三百四十四　鬼二十九

王裔老　张弘让　寇鄘　呼延冀　安凤　成叔弁　襄阳选人　祖价

王裔老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曰延年里，里西南有故兰若，而无僧居。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丁母忧，退居下邽县。七月，其从祖兄曰皞，自华州来访居易，途出于兰若前。及门，见妇女十许人，衣黄绫衣，少长杂坐，会语于佛屋下，声闻于门。皞热行方渴，将就憩，且求饮。望其从者萧士清未至，因下马，系缰于门柱。举首，忽不见，自意其退藏于窗闼之间。从之不见，又意其退藏于屋壁之后。从之，又不见。周视其四旁，则堵墙环然无隙缺。复视其聚谈之所，尘埃幂然，无足迹。由是知（"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其非人，悸然大异之。上马急驱，来告居易。且闻其所言，云云甚多，不能殚记。大抵多云王裔老如此，观其词意，若相与数其过者。厥所去居易舍八九里，因同往访焉。其地果有王裔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兰若之东北百余步，葺墙屋，筑场艺树仅毕，明日而入。既入。不浃旬而裔死，不越月而妻死，不逾时而裔之二子二妇及一孙亦死。止余一子，曰明进，大恐惧，不知所为。意新居不祥，乃撒屋拔树。夜徙去，遂免。（出《白居易集》）

【译文】

华州下邽县东南三十余里，叫延年里。里西南有一旧庙，而无僧人居住。唐元和八年，翰林学士白居易母丧，返回下邽县居住。七月，他的堂兄名皋从华州来探访白居易。途经庙前，到庙门，看见妇女十人左右，穿着黄绫衣，年少年长的杂乱而坐，正在佛屋下说话，于门前就能听到声音。皞走的又热又渴，要在那休息，想要点水喝。看他随从的人萧士清没到，于是下马，在门柱上系好缰绳。抬头，那些人忽然都不见了，自己心想她们退藏在窗门之间，跟着进去也不见。又想她们退藏到屋墙的后面。进去，又没看见。环视四周，墙壁环绕没有空缺，再看她们聚集谈话的地方，尘埃覆盖，没有足迹。因此知道她们不是人，惊悸感到很奇异，上马急驰，来告诉白居易。又听他说的话，说了很多，不能全记，大概多数说的王裔如此。看他的词意，好象相互之间有多次的来往。那地方距离白居易的住舍有八九里，于是共同前往寻访。那地方果然有叫王裔的，就是那里的人，才搬到庙东北百余步的地方居住。修理房屋、筑场植树将近完毕，第二天搬进去，进入后，不过十天王裔就死了。不过一个月妻子死了，不过一个季节王裔的二个儿子二个儿媳妇和一个孙子也死了。只剩一个儿子，叫明进。他非常恐惧，不知该怎么办，心想新居不吉利，就撒屋拔树，夜间搬迁离去，于是幸免。

张弘让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淮西用兵方急，令狐通为刺史。弘让妻重疾累月，每思食，弘让与具。后不食，如此自夏及秋，乍进乍退，弘让心终不怠。冬十月，其妻忽思汤饼，弘让与具之。工未竟，遇军中给冬衣，弘让遂请同志王士征妻为馔。弘让乃去。士征妻馔熟，就床欲进，忽然弘让妻自额鼻中分半，一手一股在床，流血殷席。士征妻惊呼，告营中。军人妻诸邻来，共观之，竞问莫知其由。俄而吏报通，使人检视。其日又非昏暝，二妇素无嫌怨，遂为吏所录。弘让奔归，及丧所，忽闻空中妇悲泣云："某被大家唤将看儿去。烦君多时，某不得已，君终不见弃。大家索君恳求耳。"先是弘让营居后小圃中，有一李树，妇云："君今速为某造四分食，置李树下。君则向树下哀祈，某必得再履人世也。"弘让依其言，陈馔，恳祈拜之。忽闻空中云："还汝新妇。"便闻王氏云："接我以力。"弘让如其言接之，俄觉赫然半尸薄下，弘让抱之。遽闻王氏云："速合床上半尸。"比弘让拳曲持半尸到床，王氏声声云："勘其剖处，无所参差。"弘让尽力与合之，令等其旧。王氏云："覆之以衾，无我问三日。"弘让如其教。三日后，闻呻吟，乃云："思少饘粥。"弘让以饮灌其喉，尽一杯。又云："具无相问。"七日则泯如旧，但自项及脊彻尻，有痕如刀伤。前额及鼻，贯胸腹亦然。一年，平复如故。生数子。此故友庞子肃亲见其事。（出《乾鐉子》）

【译文】

元和十二年，寿州小将张弘让。娶兵马使王暹女儿为妻。淮西用兵正危急，令狐通此时为淮西剌史。弘让的妻子重病已有好几个月，每当想吃什么，弘让就给她准备齐全，后来又不吃。象这样从夏天到秋天，忽然好忽然坏，弘让的心意终究不懈怠。冬十月，他的妻子忽然想吃汤饼，弘让给她准备，工夫没到，遇到军中发放冬衣，弘让于是请志趣相同的王士征的妻子给做食品，弘让才离开。士征的妻子做好了食品，靠床要给她进食，忽见弘让的妻子从额鼻中间分为两半，一手一大腿在床上，流血染红了床席。士征的妻子吃惊喊叫，报告到军营里。军人的妻子和各位邻居前来，共同观看，争相探问没有知道那原因的。一会儿吏急速通报，派人检验。那天又不昏暗，二位妇人平素没有仇怨，于是被官吏带走。弘让跑回来，到丧亡的地方，忽然听到空中妇人悲伤哭泣说："我被婆婆叫去看小孩，烦劳你多时，我没有办法，你终究不抛弃我，婆婆要你恳求。"先让弘让住在营房的后小园中，那里有一棵李子树。妇人告诉他："你现在赶紧给我送四分饭，放到李子树下，你就向树下哀求祈祷，我就能再踏上人间。"弘让按着他说的，摆好食品，恳切地祈祷跪拜。忽然听到空中说："还给你新媳妇。"就听到王氏说："用力接我。"弘让按照她说的接她，片刻发觉明显的半具尸体轻轻落下，弘让抱住她。立刻听到王氏说："赶快与床上半尸合上。"等弘让蜷曲身子持半尸到床，王氏一声接一声说道："看准那剖开的地方，不要有长短不齐。"弘让尽力给合上，让她恢复原样。王氏说："用被盖上，三日不要问我。"弘让象她教的那样，三日后，听到呻吟声，说："想少喝点稠粥。"弘让往她嘴里灌使其喝下。喝完一碗，又说："全都不要再问。"七日就完全如旧，只是从颈项到脊背臀部，有象刀伤的痕迹，前额到鼻贯空到胸腹也是这样。一年后，平复得象原来一样。生了几个孩子。这是故友庞子肃亲眼看见的事情。

寇鄘

元和十二年，上都永平里西南隅，有一小宅，悬榜云："但有人敢居，即传元契奉赠，及奉其初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得，后卖与王姁。传受凡十七主，皆丧长。布施与罗汉寺，寺家赁之，悉无人敢入。有日者寇鄘，出入于公卿门，诣寺求买，因送四十千与寺家。寺家极喜，乃传契付之。有堂屋三间，甚庳，东西厢共五间，地约三亩，榆楮数百株。门有崇屏，高八尺，基厚一尺，皆炭灰泥焉。鄘又与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为门徒。其夜，扫堂独止，一宿无事。月明，至四更，微雨，鄘忽身体拘急，毛发如碟，心恐不安。闻一人哭声，如出九泉。乃卑听之，又若在中天。其乍东乍西，无所定。欲至曙，声遂绝。鄘乃告照曰："宅既如此，应可居焉。"命照公与作道场。至三更，又闻哭声。满七日，鄘乃作斋设僧，方欲众僧行食次，照忽起，于庭如有所见，遽厉声逐之，喝云："这贼杀如许人。"绕庭一转，复坐曰："见矣见矣。"遂命鄘求七家粉水解秽。俄至门崇屏，洒水一杯，以柳枝扑焉。屏之下四尺开，土忽颓圯，中有一女人，衣青罗裙红袴锦履绯衫子。其衣皆是纸灰，风拂，尽飞于庭，即枯骨籍焉。乃命织一竹笼子，又命鄘作三两事女衣盛之。送葬渭水之沙州，仍命勿回头，亦与设洒馔。自后小大更无恐惧。初郭汾阳有堂妹，出家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之顶谒其姑，从人颇多。后买此宅，往来安置。或闻有青衣不谨，遂失青衣。夫人令高筑崇屏，此宅因有是焉。亦云，青衣不谨，洩漏游处，由是生葬此地焉。（出《乾鐉子》）

【译文】

元和十二年。长安永平里西南角，有一个小宅院，悬挂榜文说，只要有人敢居住，就把房契奉赠给他，只要给他当初的房价。大历年，安太清始用二百千买到，后来卖给王姁，传卖共十七个主人，都死了长者，布施给罗汉寺，寺家出租它，全都无人敢入住。有个占卜的人叫寇鄘，在公卿之家出入，到寺院要买，于是送四十千给寺家。寺家非常高兴，就把方契给他。有正房三间，很低矮，东西厢房共五间，土地大约三亩，榆树楮树几百棵；门前有高大屏风，八尺高，基厚一尺，都是用炭灰抹的。鄘又成为崇贤里法明寺僧普照门徒。那天夜里，打扫了屋子独自休息，一宿无事。月明，到四更天，下了小雨，鄘忽然感到身体拘束紧张，毛发象要分裂，心里恐惧不安。听到一个人的哭声，好象出自地下。再细听，又好象在空中。那声音忽东忽西，没有固定的地方。要到天亮时，声音才断绝。鄘告诉普照："房子即使这样，还是可以居住的。"让普照给作道场。到了三更，又听到哭声。满七天，鄘作斋饭招待僧人。刚要让众僧坐定吃饭，普照忽然起来，在院子好象看见了什么，就厉声叫喊追逐，喝道："这贼杀了这么多人！。"在院子里绕了一圈，又坐下说："看见了看见了。"于是让鄘要七家的脏水粪便，一会儿到门的高大屏风前，洒水一杯，用柳枝扑在上面，屏风下边四尺裂开，土突然掉落，中间有一女人，穿着青罗裙红裤子黄鞋红衫子，那衣都是纸灰，风一吹，在院里飞尽，就露出了纷乱的枯骨。让编织一个竹笼子，又让鄘作三两件侍女衣服装上，送到渭水的沙洲安葬，仍然命令不须回头，也给摆设了酒食。从那以后大人小孩再没有恐惧。当初郭汾阳有个堂妹，出家在永平里宣化寺。汾阳王夫人摩拜她的小姑子，跟随的人很多，后来买了这个宅第，安置来往的人。有人听说有个婢女不谨慎，就失去了婢女，夫人让修筑高大的屏风，此宅于是就有这些事；也有的说，婢女不谨慎，泄漏这个游览的地方，因此活埋在这里。

呼延冀

咸和中，呼延冀者，授忠州司户，携其妻之官。至泗水，遇盗。尽夺其财物，乃至裸衫。冀遂与其妻於路旁访人烟。俄逢一翁，问其故，冀告之。老翁曰："南行之数里，即我家，可与家属暂宿也。"冀乃与老翁同至其家。入林中，得一大宅，老翁安存一室内，设食遗衣。至深夜，亲就冀谈话。复具酒肴，曰："我家唯有老母。君若未能携妻去，欲且留之，伺到官再来迎，亦可。我见君贫，必不易相携也。"冀思之良久，遂谢而言曰："丈人既悯我如是，我即以心素托丈人。我妻本出官人也，能歌，仍薄有文艺。然好酒，多放荡。留之后，幸丈人拘束之。"老翁曰："无忧，但自赴官。"明日，冀乃留妻而去。临别，妻执冀手而言曰："我本与尔远涉川陆，赴一薄官，今不期又留我于此。君若不来迎我，我必奔出，必有纳我之人也。"泣泪而别。冀到官，方谋远迎其妻。忽一日，有达一书者，受之，是其妻书也。其书曰："妾今自裁此书，以达心绪，唯君少览焉。妾本歌妓之女也，幼入宫禁，以清歌妙舞为称。固无妇德妇容。及宫中有命，掖庭选人，妾得放归焉。是时也，君方年少，酒狂诗逸，在妾之邻。妾即不拘，君亦放荡。君不以妾不可奉苹蘩，遂以礼娶妾。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每念花间同步，月下相对，红楼戏谑，锦闱言誓。即不期今日之事也。悲夫！一何义绝。君以妾身，弃之如屣，留于荒郊，不念孤独。自君之官，泪流莫遏。思量薄情，妾又奚守贞洁哉。老父家有一少年子，深慕妾，妾已归之矣。君其知之。"冀览书掷书，不胜愤怒，遂抛官至泗水。本欲见老翁及其妻，皆杀之。访寻不得，但见一大塚，林木森然。冀毁其塚，见其妻已死在塚中，乃取尸祭，别葬之而去。（出《潇湘录》）。

【译文】

咸和年间，呼延冀，被授予忠州司户，携带他的妻子上任，到达泗水，遇到强盗，把他们的财物全都夺去，致使他们赤身露体。冀就和他的妻子在路旁寻找人家。一会儿遇见一个老翁，问他们原因，冀告诉了他。老翁说："向南走几里，就是我家，可以和家属暂住。"冀就和老翁一同到他家。进入林子里，看见一大宅院。老翁把他们安排在一屋内，摆设饭食赠送衣服。到了深夜，亲自与冀谈话，又准备了酒菜。说："我家只有老母，你如果不能携带妻子离去，要暂且留下她，等到任再来迎接，也是可以的。我看你贫穷，一定不适合携带家眷呀。"冀想了很久，于是拜谢说道："丈人既然如此怜悯我，我就诚心诚意托付于丈人。我妻本来出自官宦人家，能歌，还略微有些文艺才能，可是喜欢酒，放荡成性，留下她以后，希望丈人约束她。"老翁说："不用担心，你自管去赴任。"第二天，冀就留下妻子而离开。临分别时，妻子拉着冀的手说道："我本来与你远涉水陆，奔赴一小官，现在没想到又留我在这里。你如果不来接我，我一定私奔离开，一定有要我的人。"哭泣洒泪而别。冀到任，正想远道去接他的妻子，忽然一天，来了一个传达信的人，接受了，是他妻子的信。那信中说："我现在亲自写这封信，来表达我的心绪，希望你慢慢地看。我本来是个歌妓的女儿，幼时进入宫廷，凭着清歌妙舞而出名，本来就没有妇德妇容，直到宫中有了命令，选入宫中旁舍，才得以放出回家。那时，你正年少，喝酒纵情写诗豪放，在我的邻舍，我既然不拘谨，你也放荡不羁。你不因为我不会做家务，就按照礼仪娶我。我与你成为配偶，各位邻里都认为是才子佳人。每当想起在花间共同散步，月下相对，红楼戏笑，锦闱中发誓，就没想到今天的事情，可悲呀！因何情义绝断，你把我的身体象鞋一样抛弃，留在荒郊野外，不考虑我孤独。从你上任，眼泪流的不能制止，想到你的薄情，我又为什么坚守贞洁呢？老父家有一个少年儿子，很爱慕我，我已经归他了，现在让你了解这一切。"冀看完信扔掉信，无比愤怒。于是弃官到泗水，本来想看见老翁和他的妻子，都杀掉，却寻找不着，只见一个大坟，林木繁密。冀毁掉那坟，看见他的妻子已死在坟中，就取出尸体祭奠，另外安葬而离开。

安凤

安凤，寿春人，少与乡里徐侃友善，俱有才学。本约同游宦长安，侃性纯孝，别其母时，见母泣涕不止，乃不忍离。凤至长安，十年不达，耻不归。后忽逢侃，携手叙阔别，话乡里之事，悲喜俱不自胜。同寓旅舍数日，忽侃谓凤曰："我离乡一载，我母必念我，我当归。君离乡亦久，能同归乎？"凤曰："我本不勤耕凿，而志切於名宦。今日远离乡国，索米於长安，无一公卿知。十年之漂荡，大丈夫之气概，焉能以面目回见故乡之人也？"因泣谓侃曰："君自当宁亲，我誓不达不归矣！"侃留诗曰："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凤亦以诗赠别曰："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犹客长安。因夜梦侃，遂寄一书达寿春。首叙长安再相见，话幽抱之事。侃母得凤书，泣谓附书之人曰："侃死已三年。"却到长安，告凤，凤垂泣叹曰："我今日始悟侃别中'泉下亦难忘'之句。"（出《潇泪录》）。

【译文】

安凤是寿春人，年少时与乡里徐侃友好，都有才学。本来约定一起到长安去做官，徐侃本性非常孝顺，告别他母亲时，看见他母亲泣涕不止，就不忍心离开。凤到了长安，十年未得通达，认为耻辱不回家。后来忽然遇见徐侃，携手共叙阔别之情，谈论乡里的事情，一同住在旅馆里多日。忽然徐侃对安凤说："我离开家乡一年了，我母亲一定想念我，我应该回去了。你离开故乡也很久了，能和我一起回去吗？"凤说："我本来就不勤于耕作，却志向恳切于功名官位，现在远离故乡，求富贵于长安，没有一个公卿了解，十年的漂泊流荡，大丈夫的气概，怎么能凭这面目回去见故乡的人呢？"于是哭泣对侃说："你自己应该回去看望亲人，我发誓不达目的决不回去！"徐侃留诗道："君寄长安久，耻不还故乡。我别长安去，切在慰高堂。不意与离恨，泉下亦难忘。"安凤也以诗赠别道："一自离乡国，十年在咸秦。泣尽卞和血，不逢一故人。今日旧友别，羞此漂泊身。离情吟诗处，麻衣掩泪频。泪别各分袂，且及来年春。"凤还客居长安。因为夜梦徐侃，于是寄一封信送到寿春，先叙述了长安再次相见，谈论远大抱负的事情。徐侃的母亲得到安凤的信，哭着对寄递书信的人说，徐侃已死三年了。送信人回到长安，告诉安凤，凤垂泪叹道："我今天才明白徐侃赠诗中'泉下亦难忘'这句话。"

成叔弁

元和十三年，江陵编户成叔弁有女曰兴娘，年十七。忽有媒氏诣门云："有田家郎君，愿结姻媛，见在门。"叔弁召其妻共窥之，人质颇不惬，即辞曰："兴娘年小，未办资装。"门外闻之，即趋入曰："拟田郎参丈人丈母。"叔弁不顾，遽与妻避之。田奴曰："田四郎上界香郎，索尔女不得耶？"即笑一声，便有二人自空而下，曰："相呼何事？"田曰："成家见有一女，某今商量，确然不可。二郎以为何如？"二人曰："彼固不知，安有不可？幸容言议。况小郎娘子魂识已随足下，慕足下深矣。黎庶（"庶"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何知？不用苦怪。"言讫，而兴娘大叫于房中曰："嫁与田四郎去。"叔弁既觉非人，即下阶辞曰："贫家养女，不喜观瞩。四郎意旨，敢不从命。但且坐，与媒氏商量，无太匆匆也。"四人相顾大笑曰："定矣。"叔弁即令市果实，（"实"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备茶饼，就堂垂帘而坐。媒氏曰："田家意不美满，四郎亦太匆匆。今三郎君总是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定。"众皆大笑乐曰："老妪但作媒，何必议他联句事。"媒氏固请，田郎良久乃吟曰："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继之，叔弁素不知书，固辞，往复再四。食顷，忽闻堂上有人语曰："何不云：'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言讫，媒与三人绝倒大笑曰："向道魔语，今欲何如？"四人一时趋出，不复更来。其女若醉人狂言，四人去后，亦遂醒矣。（出《河东记》）

【译文】

元和十三年。江陵普通百姓成叔弁有个女儿叫兴娘。十七岁。忽然有个媒人进门说："有个田家公子，愿与你家结成姻缘。现在门外。"叔弁召呼他的妻子一起看他，长相很不满意，就推辞说："兴娘年龄小，没有备办资产嫁妆。"门外听说了，就急忙走进屋说："田郎参拜丈人丈母。"叔弁不看，就与妻回避他。田奴说："田四郎是上界香郎，要你的女儿还不行吗？"就笑了一声，便有两个人，从空中落下来，说："招呼我们有什么事？"田说："成家现有一女儿，我现在和他们商量，确实不愿意，二位公子认为如何？"二人说："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能不可以，希望让我和他们谈谈。况且小公子和小娘子灵魂已相识，已经跟随了你，深深地爱慕你，黎民百姓怎么能明白，不要太责备他。"说完，兴娘在房中大叫道："嫁给田四郎去！。"叔弁已经感觉到不是正常人，就下阶辞谢道："贫家养活的小女儿，不喜欢观看，四公子的旨意，怎敢不从命？只是暂且坐下，和媒人商量商量，不要太匆忙。"四人相看大笑道："定了。"叔弁就让人去买果品，准备茶饭，在堂上垂帘而坐。媒人说："田家认为也不美满，四公子也太匆忙，现在三公子毕竟是个词人，请联句一篇然后再定。"众人都大笑乐道："老太婆只是作媒何必说让他联句的事。"媒人坚持请联句，田公子过了很久才吟道："一点红裳出翠微，秋天云静月离离。"田请叔弁接着联。叔弁本来不知书，坚决推辞，往复再三，一顿饭的工夫，忽然听到堂上有人说道："为什么不说，天曹使者徒回首，何不从他九族卑。"说完，媒婆与三人笑得前仰后合道："才刚说鬼话，现在要怎么办？"四人同时急忙走出。没有再来，他女儿象醉人说胡话。四人离开后，也就醒了。

襄阳选人

于頔镇襄阳时，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朗，同行数里，意甚相得，因籍草。刘有酒，倾数杯。日暮，举人指歧径曰："某弊止从此数里，能左顾乎？"刘辞以程期，举人因赋诗曰："流水涓涓长芹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至明，刘归襄阳州，因往寻访举人，惟有殡宫存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于頔镇襄阳时，选人刘某进京，遇到一个举人，年龄二十岁左右，言谈明了响亮。一起走了几里，想法很合得来，于是坐在草地上。刘有酒，倒了几杯。天黑，举人指着岔道说："我的住处距离这里只有几里，能够光顾吗？"刘推辞要赶路。举人于是赋诗道："流水涓涓长芹牙，织鸟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到天亮，刘回襄阳州，就去寻找举人，只有殡宫在那里。

祖价

进士祖价，詠之孙也。落第后，尝游商山中，行李危困。夕至一孤驿，去驿半里已来，有一空佛寺，无僧居，价与仆夫投之而宿。秋月甚明，价独玩月，来去而行。忽有一人，自寺殿后出，揖价共坐，语笑说经史，时时自吟。价烹茶待之，此人独吟不已。又云："夫人为诗，述怀讽物。若不精不切，即不能动人。今夕偶相遇，后会难期，辄赋三两篇，以述怀也。"遂朗吟云："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讫，再三吟之。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问邻人，此前后数里，并无人居，但有书生客死者，葬在佛殿后南冈上。价度其诗，乃知是鬼。为文吊之而去。（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进士祖价。是祖詠的孙子。落第后。尝游览到商山里。行囊窘困，晚上来到一个驿馆。距离驿站半里左右，有一空佛寺。无僧居。祖价与补人投奔去住宿。秋月很明亮，祖价独自欣赏月光，来回地走动。忽然有一个人，从寺殿后面出来，与价作揖共同坐下。谈笑说经史，时时自己吟诵。祖价煮茶招待他。这人独自吟诵不停，又说："人作诗，抒发情怀讽喻时物，如果不精粹不确切，就不能感动人。今晚偶然相遇，以后相会就很有日子了，就赋三两篇，用来表达我的胸怀。"于是朗颂道："家住驿北路，百里无四邻。往来不相问，寂寂山家春。"又吟道："南冈夜萧萧，青松与白杨。家人应有梦，远客已无肠。"又吟："白草寒路里，乱山明月中。是夕苦吟罢，寒烛与君同。"诗吟完，又再三吟诵。夜深，于是作揖而退去。到了第二天，寻问邻居，回答说："这前后几里，并没有人住，只有一个客死的书生，葬在佛殿后边的南冈上。"祖价猜度他的诗，才知道是鬼，写了祭文吊唁后离去。

卷第三百四十五　　鬼三十

郭承嘏　张庾　刘方玄　光宅坊民　淮西军将　郭翥　裴通远　郑绍　孟氏

郭承嘏

郭承嘏，尝宝惜法书一卷，每携随身。初应举，就杂文试。写（"写"原作"驾"，据明抄本改。）毕，夜犹早。缄置箧中，及纳试而误纳所宝书贴。却归铺，于烛笼下取书贴观览，则程氏宛在箧中。计无所出，来往于棘闱门外。见一老吏，询其试事，具以实告。吏曰："某能换之。然某家贫，居兴道里，倘换得，愿以钱三万见酬。"承嘏许之。逡巡，赍程试入，而书贴出，授承嘏。明日归亲仁里，自以钱送诣兴道里。疑问久之，吏家人出。以姓氏质之，对曰："主父死三月，力贫，未办周身之具。"承嘏惊叹久之，方知棘围所见，乃鬼也。遂以钱赠其家。（出《尚书谈寻》。）

【译文】

郭承嘏，曾经把法书一卷当作宝贝一样珍惜，常常随身携带。当初应举考试，应考杂文，写完，夜还早，封闭放到箱中。到了交卷时而错交了所珍藏的书贴。回归到住处，在灯烛下取书贴观看，那试卷完整地放在箱中。实在想不出办法。在棘闱门外徘徊。看见一老吏。询问他考试的事情，他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老吏说："我能换它，可是我家贫穷，住在兴道里，如果能给你换成，希望你给三万钱作为酬劳。"承嘏答应了他。不一会儿，把试卷放入，把书贴拿出，交给承嘏。第二天回到亲仁里，亲自把钱送到兴道里。打听了很久，老吏的家人出来，按姓氏问他，回答说："主人父亲死了三月，家里很贫穷，没有办理全身的安葬用品。"承嘏惊讶叹息了很久，才知道在棘闱看见的是鬼。于是把钱赠送给他家。

张庾

张庾举进士，元和十三年，居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仆夫他宿，独庚在月下。忽闻异香满院，方惊之，俄闻履声渐近。庚屣履听之，数青衣年十八九，艳美无敌，推门而入，曰："步月逐胜，不必乐游原，只此院小台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皆艳绝，服饰华丽，宛若豪贵家人。庾走避堂中，垂帘望之。诸女徐行，直诣藤下。须臾，陈设床榻，雕盘玉尊杯杓，皆奇物。八人环坐，青衣执乐者十人，执拍板立者二人，左右侍立者十人。丝管方动，坐上一人曰："不告主人，遂欲张乐，得无慢乎？既是衣冠，邀来同欢可也。"因命一青衣传语曰："娣妹步月，偶入贵院。酒食丝竹，辄以自乐，秀才能暂出为主否？夜深，计已脱冠，纱巾而来，可称疏野。"庾闻青衣受命，畏其来也，乃闭门拒之。青衣扣门，庚不应，推不可开，遽走复命。一女曰："吾辈同欢，人不敢预。既入其门，不召亦合来谒。闭门塞户，羞见吾徒，呼既不来，何须更召。"於是一人执尊，一人乣司。酒既巡行，丝竹合奏。殽馔芳珍，音曲清亮。庚度此坊南街，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谓从坊中出，则坊门已闭。若非妖狐，乃是鬼物。今吾尚未惑，可以逐之。少顷见迷，何能自悟。"於是潜取搘床石，徐开门突出，望席（"席"原作"尘"，据明抄本补。）而击，正中台盘，纷然而散。庚逐之，夺得一盏，以衣系之。及明视之，乃一白角盏，奇不可名。院中香气。数日不歇。盏锁於柜中，亲朋来者，莫不传视，竟不能辨其所自。后十余日。转观数次，忽堕地，遂不复见。庚明年，进士上第。（出《续玄怪录》）

【译文】

张庾考举进士，元和十三年，住在长安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间，仆人在其他地方住宿，张庾独自在月光下，忽然闻到满院特异的香味。正在吃惊，一会儿听到脚步声渐渐走近。张庾拖着鞋子走着听，几个婢女年龄十八九岁，娇艳美丽无比，推门而入，说："踏着月光追逐胜景，不必乐游原野，只有这个院子的小台藤架就行了。"于是带领少女七八个人，容貌都是艳丽绝妙，服装首饰非常华丽。好象豪门贵族家的人。张庾跑到堂中躲避，垂帘看她们。诸女慢慢行走，直接到藤架下。一会儿，摆好床榻，雕盘玉尊杯杓。都是奇异的物品。八人围坐，婢女拿着乐器的有十人，拿着拍板站着的两人，左右侍候站立的十人。丝管音乐刚要开始，坐上一人说："不告诉主人，就要奏乐，难道不是怠慢了吗？既然是这里的土绅，邀请来一起欢乐行吗？"于是让一婢女传话说："姊妹踏着月光。偶然进入贵院，酒食乐器已准备好，就在这里自行欢乐，秀才能否暂且出来做主人呢？夜已深了。想来已经脱掉帽子，戴上纱巾来，正和我辈粗疏相称。"张庾听到婢女受旨承今，怕她进来，就关门拒绝她。婢女扣门，庾不答应，推不开，急忙跑回去报告，一女说："我们在一起欢乐，人家不敢参与。已经进了他家门，不招呼也应该来见，关门堵窗，害羞见我们。叫他既然不来，那时还需要再招呼呢？"于是一人拿着酒杯，一人督察，酒已经过了几巡，丝竹音乐一起奏响。山珍海味摆满，音乐曲调响亮。张庾想这个坊的南街，都是废墟坟墓，绝对没有人住。说从坊中出来，可是坊门已经关闭。如果不是妖狐，就是鬼。现在我还没有迷惑。可以赶跑她们，一会儿被迷惑，怎能自己醒悟呢。于是默默地取出支床的石头，慢慢开门突然冲出，向宴席打去。正好打中台上盘子，她们纷纷逃散。张庾追赶她们，夺得一盏，用衣带绑上它。到天亮看它，是一个白角盏，稀奇不能说出它的名字。院中的香气。多日不尽，把盏锁放在柜中，亲朋来人，没有不传看的，竟然不能辨别出它的出处。又过了十多天，转动观看多次，忽然掉在地上，于是就不见了。庾第二年，考中了进士。

刘方玄

山人刘方玄自汉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馆。厅西有巴篱隔之，又有一厅，常扃锁。云，多怪物，使客不安，已十年不开矣。中间为厅，廊崩摧。郡守完葺，至新净，而无人敢入。方玄都不知之。二更后，月色满庭，江山清寂。唯闻篱西有妇人言语笑咏之声，不甚辨。唯一老青衣语稍重而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贬官时，常令老身骑偏面騧，抱阿荆郎。阿荆郎娇，不肯稳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附损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阴，则酸疼焉。今又发矣。明日必天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有老身无？"复闻相应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细，若曳缕之不绝。复吟诗，吟声切切，如含酸和泪之词，不可辨其文。久而老青衣又曰："昔日阿荆郎，爱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可谓'绵绵思远道'也。"仅四更，方不闻。明旦果大雨。呼馆吏讯之，吏云："此西厅空无人。"方叙宾客不敢入之由，方玄因令开院视之，则秋草苍占没阶，西则连山林，无人迹也。启其厅，厅则新净，了无所有。唯前间东柱上有诗一首，墨色甚新。其词曰："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风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视其言，则鬼之诗也。馆吏云，此厅成来，不曾有人居。亦先无此题诗处。乃知夜来人也，复以此访於人，终不能知之。（出《博异记》）。

【译文】

隐士刘方玄从汉南到达巴陵，夜间住在江边的古馆，厅西有篱笆隔开，还有一厅，总锁着门。据说，多有怪物，使人不安稳，已经十年不开了。中间是大厅。走廊倒塌。郡守全部修葺，达到又新又干净。可是无人敢进入。方玄完全不知道这些。二更以后。月色照满院子，江山冷清寂静，只听到篱笆西边有妇人说笑的声音，不很清楚，只有一老婢女话声稍大而且是秦地腔调，说道："往年阿郎贬官的时候，常常让我身骑偏面馻。抢着阿荆郎，阿荆郎娇气，不肯稳坐。有时偏在左，有时偏在右，掉下来损伤了我的左胳膊。到现在要阴天，就酸疼。如今又复发了，明日天一定下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了，他还不知道有没有我。"又听到应答的。一会儿有个唱歌的，歌声清脆细腻，象拖着的线不断绝。又吟诗，吟声凄厉，象含着辛酸和眼泪的词，不能辨清那些字。过了好久，老婢女又说："从前的阿荆郎，爱念青青的河边草。现在可称得上绵绵思念远道了。"将近四更，才听不到声音。第二天早晨，果然下了大雨，召呼馆吏打听，吏说："这个西厅空着无人。"才说明宾客不敢进入的原因。方玄于是让打开院门看看，只见那秋草苍苔遮没了台阶，西边连着山林，没有人迹。打开厅门，厅里新鲜干净，一无所有。只是前屋东边的柱子上有诗一首，墨迹很新，那词是："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风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看那文字，是鬼写的诗。馆吏说："这厅建成以来，不曾有人居住，先前也没有这题诗的地方。"才知道夜里有人来。又就这事去寻访别人，终究不能查明。

光宅坊民

元和中，光宅坊民失姓名，其家有病者。将困，迎僧持念，妻儿环守之。一夕，众仿佛见一人入户，众遂惊逐，乃投於瓮间。其家以汤沃之，得一袋，盖鬼间取气袋也。忽听空中有声，求其袋，甚衷切，且言"我将别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掷还之，病者即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年间，光宅坊平民，不知道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家有个病人，将要困顿。请来僧人念经。妻子儿女环围守着他。一天晚上，众人仿佛看见一人进屋，大家于是惊起追逐，就投到瓮里，他们家用热水灌它，得到一个袋，可能是阴间取气袋。忽听空中有声音，要那袋子，很哀伤恳切，并且说："我将取别人来以代替病者。"他家于是投掷还给他。病者就好了。

淮西军将

元和末，有淮西军将，使於汴州，止驿中。夜久，眠将熟，忽觉一物压己，军将素健，惊起，与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夺得手中革囊。鬼暗中衷祈甚苦，军将谓曰："汝语我物名，我当相还。"鬼良久曰："此蓄气袋耳。"军将乃举甓击之，语遂绝。其囊可盛数升，绛色，如藕丝，携於日中无影。（出《酉阳杂俎》）

【译文】

元和末年，有个淮西军将，被派遣到汴州，住在驿馆里。夜深，睡得将熟，忽然觉得一物压着自己。军将一向健壮，惊起，用武力争胜，那物就退却，于是夺得他手中的皮袋。鬼暗中苦苦祈求。军将对他说："你告诉我这物品的名字，我就还给你。"鬼过了很久才说："这是蓄气袋。"军将就举砖击打他，话语就断绝了。那袭可盛好几升，绛色，象藕丝，拿到日光中没有影子。

郭翥

元和间，有郭翥者，常为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善，二人每相语，常恨幽显不得通。约先没者，当来告。后执谦卒数月，翥居华阴。一夕独处，户外嗟吁，久而言曰："闻郭君无恙。"翥聆其音，知执谦也，曰："可一面也。"曰："请去烛，当与子谈耳。"翥即撤烛，引其袂而入，与同榻，话旧历历然。又言冥途（"途"原作"话"，据明抄本改。）罪福甚明，不可欺。夜既分，翥忽觉有秽气发于左右，须臾不可受。即以手而扪之，其躯甚大，不类执谦。翥有膂力，知为他怪，因揽其袂，以身加之，牢不可动，掩鼻而卧。既而告去，翥佯与语，留之将晓，求去愈急，曰："将曙矣，不遣我，祸且及予。"翥不答，顷之，遂不闻语。俄天晓，见一胡人，长七尺余，如卒数日者。时当暑，秽不可近。即命弃去郊外，忽有里人数辈望见，疾来视之，惊曰："果吾兄也，亡数日矣，昨夜忽失所在。"乃取尸而去。（出《宣室志》）

【译文】

元和年间，有个叫郭翥的，曾经做过鄂州武昌尉，与沛国刘执谦友好。二人曾经相互说过，总怨恨阴阳间不能相通，约定先死的应当来告诉。后来执谦死了几个月，翥居住在华阴。一个晚上独住一处，听到窗外有叹息声，过了很久说道："听说郭君无病。"翥听他的声音，知道是执谦。说："可以见一面吗？"回答说："请撤去蜡烛，应当和你谈谈。"翥就撤去蜡烛，拉着他的袖子进来，与他同床，谈论历历在目的往事，又说阴间的罪福非常分明，不能欺骗。夜已深，翥忽然闻到有污秽的气味散发在左右，一会儿就不能忍受。就用手摸他，他的身体很大，不象执谦，翥很有气力，知道被他欺骗，于是抓住他的衣袖，用身子压住牢不可动，捂着鼻子躺着。那人不久说要离去。翥假装和他谈话，留他到天亮。那人要求离开越发着急。说："将要天亮，不打发我走，祸患将要累及到你。"翥不回答，一会儿，就没再听到言语。不久天亮，看见是一个胡人，身长七尺多，象死了几天的样子，当时还是暑天，污秽得不可接近。就让人把放扔到郊外。忽然有里人多人望见，急忙来看，吃惊地说："果然是我的哥哥。死了几天，昨晚忽然失踪。"于是取尸体离开。

裴通远

唐宪宗葬景陵，都城人士毕至。前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女辈亦以车舆纵观於通化门。及归，日晚，驰马骤。至平康北街，有白头妪步走，随车而来，气力殆尽。至天门街，夜鼓时动，车马转速，妪亦忙遽。车中有老青衣从四小女，其中有哀其奔迫者，问其所居，对曰："崇贤。"即谓曰："与妪同里，可同载至里门耶？"妪荷愧，及至，则申重辞谢。将下车，遗一小锦囊。诸女共开之，中有白罗，制为逝者面衣四焉。诸女惊骇，弃於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出《集异记》）

【译文】

唐宪宗安葬景陵，都城人士都到了。原集州司马裴通远家在崇贤里。妻子儿女们也乘车到通化门纵情观看。到了回去的时候，天已将晚，驱马快跑。到了平康北街，看见一个白发老太婆奔跑，随车而来，气力用尽。到了天门街，夜鼓报时声响，车马转快，老太婆也忙着快追。车中有老婢女跟随四小女子，其中有个哀怜她奔跑的，问她住所，回答说："在崇贤里。"就对她说："和你同在一个里住，可以一起坐到里门了。"老太婆感到很惭愧。等到了地方，就说了非常感谢的话，将要下车，赠送了一个小锦囊。诸女一起打开它，里面有白罗，做成死人的衣服四件。诸女惊恐，弃掷到路上，不过十天，四女相继死去。

郑绍

商人郑绍者，丧妻后，方欲再娶。行经华阴，止于逆旅。因悦华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数里，忽见青衣谓绍曰："有人令传意，欲暂邀（"邀"原作"命"，据明抄本改。）君。"绍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书女也。适於宅内登台，望见君，遂令致意。"绍曰："女未适人耶？何以止於此？"青衣曰："女郎方自求佳婿，故止此。"绍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数人出，命绍入，延之于馆舍。逡巡，有一女子出，容质殊丽，年可初笄，从婢十余，并衣锦绣。既相见，谓绍曰："既遂披觌，当去形迹，冀稍从容。"绍唯唯随之，复入一门，见珠箔银屏，焕烂相照，闺阃之内，块然无侣。绍乃问女："是何皇尚书家？何得孤居如是耶？尊亲焉在？嘉偶为谁？虽荷宠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故皇公之幼女也。少丧二亲，厌居城郭，故止此宅。方求自适，不意（"意"原作"偶"，据明抄本改。）良人，惠然辱顾。既惬所愿，何乐如之？"女乃命绍升榻。坐定，具酒殽，出妓乐。不觉向夕。女引一金缶献绍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既遇君子，宁无自得。妾虽惭不称，敢以金缶合卺，愿求奉箕帚，可乎？"绍曰："余一商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岂敢与簪缨家为眷属也。然遭逢顾遇，谨以为荣，但恐异日为门下之辱。"女乃再献金缶，自弹筝以送之。绍闻曲音凄楚，感动於心。乃饮之交献，誓为伉俪，女笑而起。时夜已久，左右侍婢，以红烛笼前导成礼。到曙，女复于前阁，备芳醪美馔，与绍欢醉。经月余，绍曰："我当暂出，以缉理南北货财。"女郎曰："鸳鸯配对，未闻经月而便相离也。"绍不忍。后又经月余，绍复言之曰："我本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盖是常也。虽深承恋恋，然若久不出行，亦吾心之所不乐者。愿勿以此为嫌，当如期而至。"女以绍言切，乃许之。遂於家园张祖席，以送绍，乃橐囊就路。至明年春，绍复至此，但见红花翠竹，流水青山，杳无人迹。绍乃号恸，经日而返。（出《潇湘录》）。

【译文】

商人郑绍，丧妻以后，正想再娶。行路经过华阴，住在旅馆。因为喜欢华山的秀美峻峭，就从店往南走，能有几里地，忽然看见一婢女对绍说："有人让我传话，要暂时邀请你。"绍说："是什么人？"婢女说："是南宅皇尚书的女儿，刚才在宅院内登台，看见你，于是让我来传达意思。"绍说："那女子没嫁人吗？因为什么住在这里？"婢女回答说："女郎正在自己寻找佳婿，所以住在这里。"绍前往，不久到了一个大宅院，又有侍婢多人出来，让绍进去，请他到馆舍。一会儿，有一个女子出来，容貌非常美丽，岁数刚到成年。跟随的婢女十多人，都穿着锦绣。相见后，对绍说："既然已经相见，就应去掉那些仪容礼貌，希望稍稍舒缓些。"绍顺从地跟着，又进入一门，看见珠帘银屏，光彩相照，内室里，孤独的样子没有伴侣。绍就问女子道："是什么皇尚书家？怎么独居得如此呢？父母亲在哪里？佳偶是谁？虽然幸蒙宠招，希望除去疑虑。"女子说："我是已故皇公的幼女，年少丧失了父母，厌烦在城里居住，所以住在这个宅院，正在寻求自嫁，没想到承蒙君子惠顾，已满足了我的心愿，什么快乐比得上这个！"女子让绍上床，坐定后，备办了酒殽，出来歌妓奏乐，不知不觉天色将晚。女子拿来一个金缶献给绍说："我寻找佳婿，已经三年了，今天就遇上了你，难道不是自己得到的吗？我虽然羞愧不能使你称心如意，敢用金缶合卺，情愿侍奉你，操持家务，可以吗？"绍说："我是一个商人，大都游南闯北，只图利，怎敢与官宦人家结成眷属？但能相逢相遇，深感荣幸了，只怕他日被门下羞辱。"女子就再次献上金缶，亲自弹筝送给他。绍听到那曲调凄楚，内心受到感动，就饮酒接受献的东西，发誓结成夫妻。女子笑着起来。当时夜已深，左右的侍婢，用红烛灯笼在前引导完成婚礼。到了天亮，女子又在前厅，备办了好酒美食，与绍欢畅饮酒。过了一个多月，绍说："我应该暂时离开，调理南北的货物财产。"女郎说："鸳鸯配对，没听说过了一个月就离开。"绍不忍心，后来又经过了一个月，绍又对她说："我本商人，走江湖，闯南北，都是正常的。虽然承蒙你的眷恋，可是如果长久的不出去，也使我的心情不高兴，希望不要因此被怨恨，一定按期回来。"女郎因为绍说得肯切，就答应了他。于是在家园摆设酒席，送别郑绍。绍就带着口袋上路。到了第二年春天，绍又到这里，只见红杏翠竹，流水青山，全无人迹。绍于是号陶大哭，过了一天才返回。

孟氏

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於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美容质，能歌舞。薄知书，稍有词藻。孟氏独游於家园，四望而乃吟曰："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秪对花流。"吟诗罢，泣下数行。忽有一少年，容貌甚秀美，逾垣而入，笑谓孟氏曰："何吟之大苦耶？"孟氏大惊曰："君谁家子？何得遽至於此，而复轻言之也？"少年曰："我性落魄，不自拘检，唯爱高歌大醉。适闻吟咏之声，不觉喜动于心，所以逾垣而至。苟能容我於花下一接良谈，而我亦或可以强攀清调也。"孟氏曰："欲吟诗耶？"少年曰："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孟氏曰："妾有良人万贞者，去家已数载矣。所恨当兹丽景，远在他方。岂惟惋叹芳菲，固是伤嗟契阔。所以自吟拙句，盖道幽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少年曰："我向闻雅咏，今睹丽容，固死命犹拚，且责言何害？"孟氏即命笺，续赋诗曰："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诗，乃报之曰："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自是孟氏遂私之，挈归己舍。凡逾年，而夫自外至。孟氏忧且泣，少年曰："勿尔，吾固知其不久也。"言讫，腾身而去，顷之方没，竟不知其何怪也。（出《潇湘录》）

【译文】

扬州的万贞是大商人，经常在外，运送财宝，以这做为买卖。他的妻子孟氏原来是寿春的妓女，体态美丽，能歌善舞，略知诗书，稍有文采。孟氏在家园独自游玩，四处张望后吟道："可惜春时节，依然独自游。无端两行泪。长秪对花流。"吟诗完了，掉下几行眼泪。忽然有一个少年，容貌很秀美。跳墙而入，笑着对孟氏说："为什么吟得这么痛苦呢？"孟氏大惊道："你是谁家的，怎么突然来到这里，又说轻挑的话呢？"少年说："我性情落魄，不能自我约束，只爱高歌醉酒，刚才听到你吟咏的声音，不知不觉在内心感到喜欢，所以越墙来到这里，如果能在花下容我好好谈谈，那么我也许可以勉强攀谈诗词。"孟氏说："想要吟诗呀。"少年说："人生象托付，年少能有多少？繁花正娇妍，黄叶又附落。人间的怨恨，何止千端！哪如暂且偷顷刻的欢乐呢？"孟氏说："我有丈夫叫万贞，离家已经几年了，所遗憾的是当此美景，远在他方。哪里只是感叹花草，本来是感伤离别之情，所以自己吟咏诗句，倾吐深深的怀念。没想到你跑到我这地方，是什么原因？"少年说："我从前就听说你优雅的吟咏，现在看到你美丽的容貌，本来命都可以拚上，听些责骂的话又有何妨！"孟氏就让拿来纸张，接着赋诗道："谁家少年儿，心中暗自欺。不道终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到诗，又回报道："神女得张硕，文君遇长卿。逢时两相得，聊足慰多情。"从此孟氏就和他私通，领回自己的屋子。大概超过了一年，丈夫从外地回来。孟氏担心并且哭泣。少年说："你不要这样，我本来知道那是不会长久的。"说完，腾身离开，一会儿就没有了，竟然不知道他是什么怪物。

卷第三百四十六　鬼三十一

利俗坊民　太原部将　成公逵　送书使者　臧夏　踏歌鬼　卢燕　李湘 马震　刘惟清

董观　钱方义

利俗坊民

长庆初，洛阳利俗坊，有民行车数两，将出长夏门。有一人负布囊，求寄囊于车中，且戒勿妄开，因返入利俗坊。才入，有哭声。受寄者因发囊视之，其口结以生绠，内有一物，其状如牛胞，及黑绳长数尺。民惊，遽敛结之。有顷，其人亦复，曰："我足痛，欲憩君车中，行数里，可乎？"民知其异，乃许之。其人登车，览囊不悦，顾谓民曰："君何无信？"民谢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录五百人，明历真、虢、晋、绛，及至此。人多虫，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须往徐泗。"又曰："君晓予言虫乎？"患赤疮即虫耳。车行二里，遂辞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寿，不复忧矣。"忽负囊下车，失所在。其年夏，诸州人多患赤疮，亦有死者（出《宣室志》）

【译文】

长庆初年，洛阳利俗坊，有百姓推车数辆，将要出长复门。有一个人背着布袋，要求把布袋寄存在车里，并且告戒不要乱打开。于是返回利俗坊，才进入，听到有哭声。接受寄存的人就打开口袋看，那袋口用绳子打着结，里面有一个东西，那形状象牛的胞胎，牵扯黑绳长几尺。那人吃惊，立刻收起打上结。不久，那放布袋的人又来了，说："我脚疼，想在你的车中休息，走几里，行吗？"人们知道他奇异，就答应了他。那人上车，看了口袋很不高兴，回头对车主说："你怎么不守信用呢？"那人谢罪。又说："我不是人，冥司派我收录五百人，我走遍了真、虢、晋、绛几个州，才来到这里，人多虫，只得到二十五人，现在要到徐泗。"又说："你明白我说的虫吗？患赤疮就是虫啊。"车走了二里，就告辞登程："不能久留，你有寿命，不用担忧了。"忽然背着口袋下车，失去踪影。那年夏天，各州有很多人患赤疮，也有死的。

太原部将

长庆中，裴度为北部留守，有部将赵姓者，病热且甚。其子煮药于室，既置药于鼎中。抅火。赵见一黄衣人，自门来，止于药鼎旁。挈一囊，囊中有药屑，其色洁白，如麦粉状，已而致屑于鼎中而去。赵告其子，子曰："岂非鬼乎？是欲重吾父之疾也。"遂去药。赵见向者黄衣人再至，又致药屑鼎中。赵恶之，亦命弃去。复一日昼寝，其子又煮药，药熟而赵寤，遂进以饮之。后数日，果卒。（出《宣室志》）

【译文】

长庆年间，裴度做北部留守，有个部将姓赵，有病发高烧很厉害。他的儿子在屋里煮药，已经把药放到鼎里，点着了火。赵看见一个穿黄衣的人从门进来，停在药鼎旁，拿着一个袋子，袋中有药末，那颜色洁白，象麦粉的样子，旋即把药末放到鼎里而离去。赵告诉他的儿子，儿子说："莫非是鬼吗？这是要加重我父亲的病。"就去掉了药。赵看见先前的黄衣人又来了，又把药末放到鼎里。赵讨厌它，又让把药扔掉。又一天赵白天睡觉，他的儿子又煮药，药煮好而赵睡醒，于是给他喝了，过了几天，果然死了。

成公逵

李公颜居守北都时，有部将成少仪者，其子曰公逵，常梦一白衣人入曰："地府命令我召汝。"逵拒之，使者曰："冥官遣召一属龙人，汝既属龙，何以逃之？"公逵绐曰："某非属龙者，君何为见诬。"使者稍解，顾曰："今舍汝归，当更召属龙者。"公逵惊寤，且以其梦白於少仪。少仪有卒十余人，常在其门下，至明日，一卒无疾而卒。少仪因讯其年，其父曰："属龙。"果公逵之所梦也。（出《宣室志》。）

【译文】

李公颜驻守北都的时候，有个部将叫成少仪。他的儿子叫公逵。曾经梦见一个穿白衣的人说："地府命我召你。"逵拒绝他。使者又说："冥官派遣我召一个属龙的人，你既然属龙，凭什么逃脱？"公逵欺骗说："我不属龙，你为什么诬陷我？"使者稍稍缓和，看着他说："现在放你回去，应该另召一个属龙的。"公逵惊醒，并且把他的梦告诉少仪。少仪有士卒十多人，常在他的门下。到了第二天，一个士卒无病而死。少仪于是打听他的年龄，他的父亲说："属龙。"果然是公逵梦到的。

送书使者

昔有送书使者，出兰陵坊西门，见一道士，身长二丈余，长髯危冠。领二青裙，羊（明抄本"羊"作"髽"，下同。）髻，亦长丈余。各担二大瓮，瓮中数十小儿，啼者笑者，两两三三，自相戏乐。既见使者，道士回顾羊髻曰："庵庵。"羊髻应曰："纳纳。"瓮中小儿齐声曰："嘶嘶。"一时北走。不知所之。（出《河东集》）

【译文】

从前有个送书信的使者，出了兰陵坊西门，看见一个道士，身高二丈多，长长的胡须，高高的帽子。带领两个穿黑裙子的人，梳着羊髻，也高一丈多，各挑着两个大瓮。瓮里有几十个小孩，哭的笑的，三三两两，互相戏乐。看见了使者，道士回头看羊髻说："庵庵。"羊髻答应说："纳纳。"瓮里的小孩齐声说："嘶嘶。"立刻向北跑，不知去向。

臧夏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陆氏宅，制度古醜，人常谓凶宅。后有进士臧夏僦居其中，与其兄咸尝昼寝。忽梦魇，良久方寤，曰："始见一女人，绿裙红袖，自东街而下。弱质纤腰，如雾潆花，收泣而云：'听妾一篇幽恨之句。'其辞曰："卜得上峡日，秋天风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出《河东记》）

【译文】

上都安邑坊十字街东，有个陆氏宅院，样式古怪，人们常说这是凶宅。后来有个进士臧夏租赁住在那里，和他哥哥都曾在白天睡觉，忽然做恶梦惊叫，很久才醒。说："方才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绿裙红袖，从东街而来，体弱腰细，象雾蒙花，停止哭泣而说道：'听我一篇幽恨诗句吧。'那词是：'卜得上峡日，秋天凤浪多。江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踏歌鬼

长庆中，有人於河中舜城北（"城北"原作"成死"，据明抄本改。）鹳鹊楼下见二鬼，各长三丈许，青衫白袴，连臂踏歌曰："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言毕而没。（出《河东记》）

【译文】

长庆年间，有人在河中舜城壮鹳鹊楼下看见两个鬼，各高三丈多，穿着青衫白裤，挽着臂膊踏歌道："河水流溷溷，山头种荞麦。两个胡孙门底来，东家阿嫂决一百。"说完就没有了。

卢燕

长庆四年冬，进士卢燕，新昌里居。晨出坊经街，槐影扶疏，残月犹在。见一妇人，长三丈许，衣服尽黑。驱一物，状若羝羊，亦高丈许。自东之西，燕惶骇却走，妇人呼曰："卢五，见人莫多言。"竟不知是何物也。（出《河东记》）

【译文】

长庆四年冬天。进士卢燕。住在新昌里，早晨到坊北街。槐树影子摇摆，残月还在。看见一个妇人。高三丈多，穿的衣服全是黑的，驱赶一个东西，样子象公羊，也高有一丈左右，从东向西去。卢燕惊恐往回跑。妇人呼喊道："卢石，看见人不要多说。"竟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李湘

从史以左仆射为泽潞节度使，坐与镇州王承宗通谋，贬欢州，赐死於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去郡归阙。自以海隅郡守，无台阁之亲，一旦造上国，若沧海泛扁舟者。闻端溪县女巫者，知未来之事，维舟召焉。巫曰："某乃见鬼者也，见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与人言：贫贱者，气劣神悴，假某以言事，尽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得鬼而问之？"曰："厅前楸树下，有一人衣紫佩金者，自称泽潞卢仆射，可拜而请之。"湘乃公服执简，向树而拜。女巫曰："仆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阶，空中曰："从史死於此厅，为弓弦所迫，今尚恶之。使君床上弓，幸除去之。"湘命去焉。时驿厅副阶上，唯有一榻，湘偶忘其贵，将坐问之。女巫曰："仆射官高，何不延坐，乃将吏视之？仆射大怒，去矣。急随拜谢，或肯却来。"湘匍匐下阶，问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数十步。空中曰："公之官，未敌吾军一裨将，奈何对我而自坐？"湘再三辞谢。巫曰："仆射回矣。"於是拱揖而行。及阶，巫曰："仆射上矣。"别置榻。设裀込以延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问？"对曰："湘远官归朝，伏知仆射神通造化，识达未然。乞赐一言，示其荣悴。"空中曰："大有人接引，到城一月，当刺梧州。"湘又问，不复言。湘因问曰："仆射去人寰久矣，何不还生人中，而久处冥寞？"曰："吁！是何言哉？人世劳苦，万愁缠心，尽如灯蛾。争扑名利，愁胜而发白，神败而体羸。方寸之间，波澜万丈，相妬相贼，猛如豪兽。吾已免离，下视汤火，岂复低身而卧其间乎？且夫据其生死，明晦未殊。学仙成败，则无所异。吾已得炼形之术也。其术自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则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无不可也。吾之形所未园者，三寸耳。飞行自在，出幽入明，亦可也。万乘之主不及吾，况平民乎？"湘曰："炼形之道，可得闻乎？"曰："非使君所宜闻也。"复问梧州之后，终不言，乃去。湘到京，以奇货求助，助者数人。未一月，拜梧州剌史。竟终于梧州，卢所以不复言其后事也欤？（出《续玄怪录》）

【译文】

卢从史以左仆射做泽潞节度使，犯了与镇州王承宗合谋的罪贬到欢州，赐死在康州。宝历元年，蒙州刺史李湘，离郡回京城，自己认为是边远的郡守，没有台阁的亲属，一旦回到京都，就象在沧海里飘流的扁舟。听说端溪县有个女巫，能知未来的事，派人请她来。女巫说："我是能看见鬼的，见到了都能召示。可是鬼有两等，有福德的，精神俊爽，往往自己与人说话；贫贱的，气势低劣精神憔悴，借助我而说事情，全在于所遇到的，不是我能知道的。"李湘说："怎么能得到鬼而问他呢？"女巫说："厅前的楸树下，有一个穿紫衣佩带金饰的，自称泽潞卢仆射，可以跪拜而请他。"李湘就穿着公服拿首简牍，面向大树而跪拜。女巫说："仆射已经答拜。"李湘于是拱揖上台阶。空中说道："从史我死在这厅里，被弓箭所杀害，现在还厌恶它，你床上的弓，希望除掉。"湘让去掉。当时驿厅副阶上，只有一张床，湘偶然忘记那贵客，要坐下问他。女巫说："仆射是高官，为什么不请他坐，当做差吏对待他。"仆射大怒，走了。李湘急忙跟随跪拜谢罪，又诚恳地请他回来。李湘匍匐下台阶，问他去的方向，一步一拜，共计几十步。空中说："你的官职，赶不上我军中的一个副将，怎么面对我而自己坐下？"湘再三说明谢罪。女巫说："仆射回来了。"于是拱揖而走，到了台阶，女巫说："仆射上来了。"别处摆放了坐床，放上坐垫请他坐。女巫说："坐下了。"湘才坐下。空中说："你要问什么？"回答说："我是边远的官吏回朝，知道仆射神通造化广大，知道未来，乞求恩赐一言，明示那荣升与困顿。"空中说："大有人接待引荐，到京城一个月，就能任命为梧州剌史。"湘又问，不再说。湘于是问道："仆射离开人间很久了，为什么不回到人生中来，而长久处在寂寞的冥府？"说道："唉，这是什么话，人世间劳苦，万愁缠心，都象飞蛾扑灯，争名夺利，愁到极点而头发变白，精神颓败而身体瘦弱。内心里，波澜万丈，互相嫉妒互相仇视，凶猛得象巨大的野兽，我已经幸免脱离向下看如汤似火的人间，难道再低身而生活在那里吗？再说根据那生与死，阴间阳间没有什么两样。学仙成败，就没有什么差别。我已得到炼形之术，那术从无形而炼成三尺之形，那么上天入地，乘云驾鹤，千变万化。没有不可以的。我的形还没有炼圆满，只有三寸罢了，飞行自由自在，离开阴间到阳间，是可以的，皇上也赶不上我，何况平民呢？"湘问："炼形之道，可以听听吗？"回答说："不是你应该听的。"又问梧州之后的事情，终究没说，就离去了。湘到京城，用奇货求人帮助，帮助他的有几个人。不到一个月，官拜梧州剌史，最后死在梧州，这就是卢不再说他后事的原因。

马震

扶风马震，居长安平康坊。正昼，闻扣门。往看，见一赁驴小儿云："适有一夫人，自东市赁某驴，至此入宅，未还赁价。"其家实无人来，且付钱遣之。经数日，又闻扣门，亦又如此。前后数四，疑其有异。乃置人于门左右，日日候之。是日，果有一妇人，从东乘驴来，渐近识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于南山，其衣服尚是葬时者。震惊号奔出，已见下驴，被人觉，不暇隐灭。震逐之，环屏而走。既而穷迫，入马厩中，匿身后墙而立。马生连呼，竟不动。遂牵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俨然，而体骨具足。细视之，有赤脉如红线，贯穿骨间。马生号哭，举扶易之，往南山，验其坟域如故。发视，棺中已空矣。马生遂别卜，迁窆之。而竟不究其理。（出《续玄怪录》）

【译文】

扶风的马震，居住在长安平康坊。正在白天，听到扣门声，前去看，见一租驴的小孩说："刚才有一个夫人，从东市租我的驴，到这进入宅院，没给租钱。"他家确实没有人来，暂且付钱打发他走。过了几天，又听到扣门声，也是如此，前后多次。怀疑这里有特异情况。就安排人在门的左右，天天守候。这一天，果然有一个妇人，从东乘驴来，渐渐走近，认出了她，是马震的母亲，死了已经十一年了，葬在南山，她的衣服还是安葬时穿的。马震吃惊地哭着跑出来，已经看见她下驴，被人发觉，没有时间隐灭。马震追她，绕着屏风跑，不久实在没法，进到马厩里，藏身在后墙站立着。马生连续喊叫，竟然不动。于是拽她的衣襟，突然倒地，是白骨罢了，衣服依然如故，而尸骨完整无缺。细看它，有赤脉象红线，贯穿在骨间。马生号啕痛哭，抬扶整理好尸骨。到南山查验那坟如旧。打开看，棺材里已经空了。马生就另外选择，变受地方落葬，而最终也不明白其中的奥妙。

刘惟清

阴北把关，南御并山滨济，空阔百里，无人居。地势险厄，用兵者，先据此为胜。迄今天阴日暮，鬼怪往往而出。长庆三年春，平卢节度使薛苹遣衙门将刘惟清使于东平，途出於此。时日已落，忽於野次，遥见幕幄营伍，旌旗人马甚众，烟火极远。惟清少在戎旅，计其部分，可五六万人也。惟清不知。甚骇之。俄有辎重鼓角，部队纷纭，或歌或语，宣言竞进。惟清乃缓辔出於其中。忽有衣 者徒行叩惟清，将夺马。惟清与之争，因跃马绝道，而 者执之愈急。惟清有膂力，以所执铁鞭棰其背。 者不甚拒，良久舍去。惟清复路，则向之军旅已过矣。夜阑，方及前驿，会同列将浑钊，自滑使还，亦馆於此。闻惟清至，迎之，则惟清冥然无所知。众扶持环视，久之乃寤，遂话此事，不二三日，至东平，既就馆，亦不为他人道。先是东平有术士皇甫喈者，落魄不仕，衣　蓝缕，众甚鄙之。一日，惟清出游，喈於途中遥指曰："刘押衙。"惟清素衣（"素"下明抄本无"衣"字。）未识，因与相款。（"款"原作"疑"，据明抄本改。）喈曰："本恐他人取马，故牵公避道，奈何却以铁鞭相苦？赖我金铠在身，不尔，巨力坚策，岂易当哉。"笑而竟去。惟清从人辞谢，将问其故，喈跃入稠人中，不可复见。后四年，李同捷反於沧景，时大下兵皆由平阴以入贼境，岂阴兵先致讨欤？（出《异闻录》，明抄本作出《集异记》。）

【译文】

阴北把关，南边山连着山直到水边，空旷开阔百里，无人居住，地势险要，用兵的先占据这就能取胜。到现在天阴日晚，鬼怪常常出来。长庆三年春天，平卢节度使薛苹派衙门将刘惟清出使到东平，路经这里，当时太阳已落山。忽然在野地里，远远看见军营帐篷，旌旗人马很多，烟火很远。惟清年少就在军旅中，估计那部人，能有五六万人。惟清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很害怕。一会儿有辎重鼓角响起，部队纷纷行动，有的唱歌有的说话，喧闹前进。惟清就拉着缰绳轻轻在那里经过。忽然有一个穿丧服的步行来叨问惟清，要夺他的马。惟清和他用力争夺，于是跃马跑出道外。而穿丧服的抓着缰绳更紧。惟清有体力，用拿的铁鞭连打他的背部。穿丧服的人不特别抵抗，很久才舍掉离去。惟清重新上路，就朝着那些人马走过的地方奔去。夜深，才到达前边的驿站，会见同列将浑钊。浑钊从滑地出使回来，也住在这里。听说惟清到来，去迎接他，可是惟清象睡觉似的什么也不知道，大家扶持环视他，很久才醒，于是说了这件事。不过两三天，到达东平，住在馆里，也没对别人说。从前这东平有个术士叫皇甫喈，落魄不当官，穿着草鞋破衣服，大家都很鄙视他。一天，惟清出去游玩，喈在路上遥遥指着说："刘押衙。"惟清平素不认识，就和他应答。喈说："本来怕别人夺取你的马，所以引你躲避道边，怎么却用铁鞭打我，靠我金铠在身，不然的话，巨大的力量坚硬的鞭子，难道容易抵挡吗？"笑着竟然离开。惟清跟从那人辞谢，要问那原故，喈跑到稠密的人群中，不能再看见。过了四年，李同捷在沧景反叛。当时天下的兵，都由平阴而进入贼境，难道阴兵先来讨伐了吗？

董观

董观，太原人，善阴阳占候之术。唐元和中，与僧灵习善，偕适吴楚间。习道卒，观亦归并州。宝历中，观游汾泾，至泥（"泥"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阳郡。会于龙兴寺，堂宇宏丽，有经书千百编，观遂留止，期尽阅乃还。先是院之东庑北室，空而扃鐍，观因请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异。"观少年恃气力，曰："某愿得之。"遂居焉。旬余夜寐，辄有胡人十数，挈乐持酒来，歌笑其中，若无人。如是数夕，观虽惧，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经罢，时已曛黑，观怠甚，闭室而寝。未熟，忽见灵习在榻前，谓观曰："师行矣。"观惊且恚曰："师鬼也，何为而至？"习笑曰："子运穷数尽，故我得以候子。"即牵观袂去榻，观回视，见其身尚偃，如寝熟。乃叹曰："嗟乎？我家远，父母尚在，今死此，谁蔽吾尸耶？"习曰："何子之言失而忧之深乎？夫所以为人者，以其能运手足，善视听而已。此精魂扶之使然，非自然也。精魂离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为，视听不能施，虽六尺之躯，尚安用乎？子宁足念。"观谢之，因问习："常闻我教中有（明抄本"中有"作"有中"）阴去身者，谁为耶？"习曰："吾与子谓死而未更生也。"遂相与行。其所向，虽关键甚严，辄不碍，於是出泥阳城西去。其地多草，茸密红碧，（"碧"原作"密"，据明抄本改。）如毳毯状。行十余里，一水广不数尺，流而西南。观问习，习曰："此俗所谓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观即视其水，皆血，而腥秽不可近。又见岸上有冠带裤襦凡数百。习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趋冥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北可一里余。草树蒙蔽，庐舍骈接。习与观曰："与子俱往彼，君生南城徐氏，为次子。我生北城侯氏，为长子。生十年，当重与君捨家归佛氏。"观曰："吾闻人死当为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无大过，然后更生人间。今我死未尽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与世人无异。脱不为不道，宁桎梏可及身哉！"言已，习即牵衣跃而过。观方攀岸将下，水豁然而开，广丈余，观惊眙惶惑。忽有牵观者，观回视一人，尽体皆毛，状若狮子，其貌即人也。良久谓观曰："师何往？"曰："往此南城耳。"其人曰："吾命汝阅大藏经，宜疾还，不可久留。"遂持观臂，急东西指郡城而归。未至数里又见一人，状如前召观者，大呼曰："可持去，将无籍。"顷之。逐至寺。时天以曙，见所居室有僧数十，拥其门，视己身在榻。二人排观入门，忽有水自上沃其体，遂寤。寺僧曰："观卒一夕矣。"於是具以事语僧。后数日，于佛宇中见二土偶象，为左右侍，乃观前所见者。观因誓心精思，留阅藏经，虽寒暑无少堕。凡数年而归，时宝历二年五月十五日。会昌中，诏除天下佛寺，观亦斥去。后至长安，以占候游公卿门，言事往往而中。常为沂州临沂县尉。余在京师，闻其事于观也。（出《宣室志》）

【译文】

董观是太原人，善于阴阳占卜之术。唐朝元和年间，与僧人灵习友好。一同到吴楚一带去，灵习在路上死去，观也回到并州。宝历年间，观到汾经游览，到了泥阳郡，在兴龙寺会见僧人。兴龙寺堂宇宏伟壮丽，有经书数千百编。观就停留在这里，打算都阅读完再回去。原来这院的东边廊房的北屋，空着而且上着闩锁。观于是请求居住，寺僧不同意，说："住在这个屋，大多有病有的死去，又多妖怪。"观凭着年少气壮，说："我愿得到它。"于是住在那里。过了十多天夜间睡觉，就有胡人几十个，带着乐器拿着酒，歌舞欢笑在那里，好象没有别人。象这样几个晚上。观虽然害怕，还没有对寺僧说。一天念完经，天已经昏黑，观疲劳到极点，关门睡觉。尚未睡熟，忽然看见灵习在床前，对观说："师傅走吧。"观吃惊并且愤怒地说："你是鬼，为什么到这来。"习笑着说："你的生命已到尽头，所以我来侍候你。"就拽着观的袖子离开床。观回头看，看见他的身体还躺在那里，象睡熟了，就叹息道："唉！我家离这儿很远，父母还在，现在死在这里，谁来遮蔽我的尸体呢？"习说："为什么你说得这么失望，担忧得这么深重呢？那成为人的原因，是因为能运动手脚，善于看和听罢了，这都是精魂扶植使它这样，不是天然的；精魂离开身体所以叫死，因此手脚不能运动，看和听不能实施，即使是六尺的躯体，还有什么用呢？你还值得想念吗？"观感谢他，于是问习道："曾经听说我教中有能隐去体的，谁能够这样做呢？"习说："象你我这样死了但尚未托生的就是。"于是就和灵习一块走了，他们一路上，关卡虽然很严，但于他们也并无阻碍。于是出了泥阳城向西走去，那地方有很多的草，重迭繁密花红碧绿，象毳毯的样子。走了十多里，一河宽不到几尺，向西南方向流去。观问习，习说："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奈河，它的源头出在地府。"观就看那河水，都是血，腥臭味不可接近。又看见岸上有冠带裤衣共有几百件。习说："这是死人的衣服，由这奔向地府的道路。"又看到河西有两座城，南北距离能有一里多，被树木遮蔽，房屋相连接。习对观说："和你一起往那里去，你降生到北城的侯氏家，做长子。降生十年后，应该重新和你舍弃家园回到佛门。"观说："我听说人死应当被冥官追捕，考察登记他的罪福，如果平生做事行为没有大的过错，然后再降生到人间。现在我死不到一个夜晚，就能如此吗？"习说："不是这样，冥府和人间没有差别，倘或不做不说，难道手铐脚镣能到你的身上吗？"说完，习就拽着衣服跳过河。观正要攀附岸边将要下去，河水豁然而开，宽有一丈多。观惊恐惶惑，忽然有人拽他。观回头看见一人，整个身体都是毛，样子象狮子，他的面貌是人。好久对观说："师傅要到哪里去？"回答说："往南城去呀。"那人说："我让你阅读大量藏经，应该赶紧回去，不可长久停留。"于是抓住观的胳膊，急忙向着郡城的方向往回走。没走几里，又看见一人，样子象先前招呼观的，大叫道："可以带回去，还没有注册。"一会儿，就到了寺院。当时天已经亮了，看见所住的屋里有几十个僧人，拥塞着他的房门；又见自己的身体在床上。二人推观进门，忽然感到有水从上浇灌他的身体，于是就醒了。寺僧说，"观死一夜了。"观于是把这事详细地告诉了寺僧。过了几天，在佛殿看见两个土制偶象，是左右的侍者，是观先前看见的。于是观发誓专心致志，阅读藏经。即使是严寒酷暑也没有稍微的懈怠，共计几年才回家。当时是宝历二年五月十五。会昌年间，皇帝诏令为除天下佛寺，观也被排斥离去。后来到长安，以占卜游说于公卿人家，说的事情往往说中。曾经做过沂州沂县尉。我在京城，听到关于董观的这些事情。

钱方义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故华州剌史礼部尚书徽之子。宝历初，独居长乐第。夜如厕，僮仆从者，忽见蓬头青衣数尺来逼。方义初惧，欲走，又以鬼神之来，走亦何益，乃强谓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与君殊路，何必相见？常闻人若见君，莫不致死，岂方义命当死而见耶？方义家居华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手，命不敢惜，顾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辞乎？"蓬头者复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见者，正气不胜，自致夭横，非登杀之。然有心曲，欲以托人，以此（"此"原作"死"，据明抄本改。）久不敢出。惟贵人福禄无疆，正气充溢，见亦无患。故敢出相求耳。"方义曰："何求？"对曰："登久任此职，积效当迁，但以福薄，须人助。贵人能为写金字金刚经一卷，一心表白。回付与登，即登之职，遂乃小转。必有后报，不敢虚言。"方义曰："诺。"蓬头者又曰："登以阴气侵阳，贵人虽福力正强，不成疾病，亦当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则无苦。"方义至中堂，闷绝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则无苦。父门人王直方者，居同里，久於江岭从事，飞书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旦，选经工，令写金字金刚经三卷，令早毕功。功毕饭僧，回付郭登。后月余，归同州别墅。下马方憩，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渚，（"渚"原作"注"，。据明抄本改。）别已十年，忽自门入，径至方义阶下，方义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门。"遂前行，方义从之，及门失之矣。见一紫袍象笏，导从绯紫吏数十人，俟於门外。俯视其貌，乃郭登也，敛笏前拜曰："弊职当迁，只消金刚经一卷。贵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极多，超转数等，职位崇重，爵位贵豪，无非贵人之力。虽职已骤迁，其厨仍旧。顷者当任，实如鲍肆之人。今既别司，复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贵人量察，更为转金刚经七遍，即改厨矣。终身铭德，何时敢忘。"方义曰："诺。"因问丈人安在，曰："贤丈江夏寝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亲导，不可自已，适诣先归耳。"又曰："厕神每月六日例当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灾难。人见即死，见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盖言登巡毕将归，瞥见半面耳。亲戚之中，递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吏人，薄福者众，无所得食，率常受饿。必能食推食，泛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见斯众暗中陈力，必救灾厄。"方义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见，数日不平。意欲所言，幸於梦寐。转经之请，天曙为期。"唯唯而去。及明，因召行数僧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及明祝付与郭登。功毕，梦曰："本请一七，数又出之。累计其功，食天厨矣。贵人有难，当先奉白。不尔，不来黩也。泛祭之请，记无忘焉。"（出《续玄怪录》）

【译文】

殿中侍御史钱方义。是从前华州剌史礼部尚书徽的儿子。宝历年间，独自住在长乐府第。晚上上厕所，僮仆跟随，看见一个头发散乱的穿黑衣的人只有几尺逼近。方义开始害怕，想要跑，又以为鬼神来了，跑又有什么用。就勉强对他说道："你莫非是郭登吗？"回答说："是"方义说："和你是不同的路，何必相见？曾经听人说如果看见你，没有不死的。难道是我命该死而看见你吗？我家住华州，姐姐出家在这里，一旦突然死在你的手里，命不可惜，想到做弟弟的情谊还不完备，可以容许我当面告辞吗？"蓬头的人又说："我不想害人，出来也有限，人看见我的，正气不足，自己到达死亡，不是我杀的。然而我有心事，想要把这个托付于人，因此好久不敢出来，只有你福禄无边，充满正气，看见我也没有祸患，所以敢出来和你相见。"方义说："有什么相求？"回答说："我很久担任这个职务，积极效力应该升迁，只是因为福气浅薄，必须有帮助，你能给写金字金刚经一卷，诚心表白，回付给我，我的职务就能小小的转迁。以后一定报答你，不敢说谎。"方义说："好吧。"蓬头人又说："我用阴气侵犯了你的阳气，你虽然福分体力正强盛，不能得病，也能有少微的不舒适。应该立刻服用生犀角生玳瑁，用麝香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方义到达中堂。烦闷到极点要倒地，立刻服用了麝香等药物并堵塞鼻子，就没有痛苦了。父亲的弟子王直方，住在同一个里，长久在江岭做事。飞快送信给他求得生犀角，又吃了，好久才安定。第二天早晨，选择经工，让他们抄写金字金刚经三卷，让他们早点抄完。抄完后招待僧人，回付郭登。一个多月后，回到同州别墅，下马正在休息，有个姓裴的老人，家住鄂渚，分别已经十年，忽然从门进入，直接到方义阶下。方义就立刻拜见他。老人说："有客人，请出门。"就在前边走，到了门口老人就不见了。看见一个穿紫袍拿着象笏的人，前导随从穿红紫色衣服的差役几十人，在门外等候。低头看那相貌，是郭登。郭登收起笏板上前拜道："卑职要升迁，只需金刚经一卷，你的仁义想法，特意送给三卷，现在功德极高，越级升迁几等，职位崇高重要，爵位高贵豪迈。无不是你的大力相助。虽然职位已经迅速升迁，那厨房依旧，短时间还对付，实际象咸鱼店的人，现在离开旧司，再去就餐，才知道以前的痛苦，几乎不能忍受。你能体量明察，再给反复念金刚经七遍，就能改变厨房，终身铭记你的恩德，什么时候敢忘记呢？"方义说："行。"于是又问老人在哪里。回答说："善良的老人在江夏生病，今晚正困窘，神道求人，不是他亲自引导，不能自己前来，刚才来后先回去了。"又说："厕神每月六日照例应该出去巡查，这日人遇见他，一定招致灾难，人看见他就死，他看见人就生病。先前的八座有病已六旬，说我巡完将要回去，看见一半脸面。亲戚之间，传递应该互相回避的。"又说："冥府的差役，福分薄的多，没有地方得到食品，通常挨饿，一定能吃的慷慨施舍给他们。广泛祭示一切鬼神，这心意不会忘记。都被这众鬼神暗中出力，一定能救灾祸。"方义说："阴阳路不同，偶然相遇，每次相见，多日不平静，心里想说的，希望在梦中，反复念经要求，天亮就开始。"答应后离去。到天亮，就召集行敬僧人念金刚经四十九遍，到天明祝告给郭登。念完经，梦见郭登说："本来请念一个七遍，数量又增加了六倍，累计那功德，吃天厨了。你要有难，应先奉告，不然的话，不来骚扰，广泛祭示的要求，记住不要忘了。"

卷第三百四十七　鬼三十二

吴任生　鄥涛　曾季衡　赵合　韦安之　李佐文　胡急

吴任生

吴郡任生者，善视者，庐於洞庭山。貌常若童儿，吴楚之俗，莫能究其甲子。宝历中，有前昆山尉杨氏子，侨居吴郡。常一日，里中三数辈，相与泛舟，俱游虎丘寺。时任生在舟中，且语及鬼神事。杨生曰："人鬼殊迹，故鬼卒不可见矣。"任生笑曰："鬼甚多，人不能识耳，我独识之。"然顾一妇人，衣青衣，拥竖儿，步於岸。生指语曰："此鬼也。其拥者乃婴儿之（"之"原作"也"，据明抄本改）生魂耳。"杨曰："然则何以辨其鬼耶？"生曰："君第观我与语。"即厉声呼曰："尔鬼也，窃生人之子乎？"其妇人闻而惊慑，遂疾回去，步未十数，遽亡见矣。杨生且叹且异。及晚还，岸傍一家，陈宴席，有女巫，鼓舞於其左，乃醮神也。杨生与任生俱问之，巫曰："今日里中人有婴儿暴卒，今则寤矣，故设宴以谢。"遂命出婴儿以视，则真妇人所拥者。诸客惊叹之，谢任生曰："先生真道术者，吾不得而知也。（出《宣室志》）

【译文】

吴郡的任生，善于看鬼，住在浻庭山，他的面貌总象个孩童。按照吴楚的风俗，也不能查出他的生辰。宝历年间，有个前昆山尉杨氏的儿子，侨居在吴郡，曾经有一天，里中几个人，共同荡着小船，一起游览虎丘寺。当时任生在船里，又说到鬼神的事情。杨生说："人和鬼的踪迹不一样，所以鬼的踪迹不能看见。"任生笑着说："鬼很多，人不能识别罢了，我单单能识别。"这样，他们看到一个妇人，穿着黑衣服，抱着个小孩，在岸边走。任生指着说："这是鬼，她抱的是婴儿的灵魂。"杨说："那么凭什么辨别他是鬼呢？"任生说："你只管看我和他说话。"就大声叫道："你是鬼，偷活人的孩子吗？"那妇人听后很惊惧。就急忙往回跑，走了不到十几步，就不见了。杨生又赞叹又惊异。到晚上回家，离城有几里，岸边有一人家，摆设宴席。有个女巫，在那右边鼓动挥舞，是祈祷神灵。杨生和任生一起问他，女巫说："今天里中人有个婴儿突然死去，现在又醒过来了！所以设宴谢神。"就让把婴儿抱出来看，正是妇人所抱的那个！各位客人震惊叹服，感谢任生说："先生是真正有道术的人，我们是不能知道的。"

邬涛

邬涛者，汝南人，精习坟典，好道木。旅泊婺州义乌县馆，月余。忽有一女子，侍二婢夜至，一婢进曰："此王氏小娘子也，今夕顾降於君子。"涛视之，乃绝色也。谓是豪贵之女，不敢答。王氏笑曰："秀才不以酒色於怀，妾何以奉托？"涛乃起拜曰："凡陋之士，非敢是望。"王氏令侍婢施服玩於涛寝室，炳以银烛，又备酒食。饮数巡，王氏起谓涛曰："妾少孤无托，今愿事君子枕席，将为可乎？"涛逊辞而许，恩意款洽。而王氏晓去夕至，如此数月。涛所知道士杨景霄至馆访之，见涛色有异，曰："公为鬼魅所惑，宜断之。不然死矣。"涛闻之惊，以其事具告，景霄曰："此乃鬼也。"乃与符二道，一施衣带，一置门上，曰："此鬼来，当有怨恨，慎忽与语。"涛依法受之。女子是夕至，见符门上，大骂而去，曰："来日速除之，不然生祸。"涛明日访景霄，具言之，景霄曰："今夜再来，可以吾咒水洒之，此必绝矣。"涛持水归，至夜，女子复至，悲恚之甚。涛乃以景霄咒水洒之，於是遂绝。（出《集异记》）

【译文】

邬涛是汝南人，精习三皇五帝所作的书，喜欢道术，出游住在婺州义鸟县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个女子，两个婢女夜晚来到。一个婢女进前说："这是王氏小娘子，今天晚上特意前来看望你。"涛看她，是绝色佳人，认为这是豪门权贵家的女子，不敢答话。王氏笑着说："秀才不把酒色放在心上。我用什么奉献托咐？"涛就站起拜谢道："我是平凡鄙陋的人，不敢有这种欲望。"王氏让待婢解下外衣在涛的寝室里玩。点燃银色的蜡烛，又备办了酒饭。喝了几巡，王氏站起对涛说："我年少丧父母没有依托，现在愿意待奉你共枕席，将要做行吗？"涛恭顺辞谢而答应，恩爱亲密。王氏早晨离去晚上回来，如此几个月。涛所认识的道士杨景霄到馆拜访他，看见涛的脸色异常，说："你被鬼魅所迷惑，应该断绝她，不然的话就死了。"涛听说很吃惊，把那事全都告诉了他。景霄说："这是鬼呀！"就给他两道符，一道放在衣带上，一道放在门上。说："这鬼来，一定怨恨你，千万不要和她说话。"涛按照方法接受了。女子这天晚上来到，看见符在门上，大骂而离去。说："明天赶紧去掉它，不然要造成祸患！"涛第二头拜访景霄，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景霄说："今晚再来，可以用我的咒水洒她，这一定能断绝了。"涛拿着水回去。到了晚上，女子又来了，悲愤到极点。涛就用景霄的咒水洒她，于是就断绝了。

曾季衡

大和四年春，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孙曰季衡，居使宅西偏院。室屋壮丽，而季衡独处之。有仆夫告曰："昔王使君女暴终於此，乃国色也。昼日其魂或见於此，郎君慎之。"季衡少年好色，愿睹其灵异，终不以人鬼为间。频注名香，颇疏凡俗，步游闲处，恍然凝思。一日哺时，有双鬟前揖曰："王家小娘子遣某传达厚意，欲面拜郎君。"言讫，瞥然而没。俄顷，有异香袭衣。季衡乃束带伺之，见向双鬟，引一女而至，乃神仙中人也。季衡揖之，问其姓氏，曰："某姓王氏，字丽真。父今为重镇，昔侍从大人牧此城，据此室，无何物故。感君思深杳冥，情激幽壤，所以不间存没，颇思神会。其来久矣，但非吉日良时。今方契愿，幸垂留意。"季衡留之款会，移时乃去。握季衡手曰："翌日此时再会，慎勿泄於人。"遂与侍婢俱不见。自此每及晡一至，近六十余日。季衡不疑，因与大父麾下将校，说及艳丽，误言之。将校惊惧，欲实（"欲实"原作"然"，据明抄本改）其事，曰："郎君将及此时，愿一扣壁，某当与二三辈潜窥焉。"季衡亦终不能扣壁。是日，女郎一见季衡，容声惨怛，语声嘶咽，握季衡手曰："何为负约而泄於人？自此不可更接欢笑矣。"季衡惭悔，无词以应，女曰："殆非君之过，亦冥数尽耳。"乃留诗曰："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折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诗，耻无以酬，乃强为一篇曰："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愁见莺啼红树枝。"女遂於襦带，解蹙金结花合子，又抽翠玉双凤翘一只，赠季衡曰："望异日睹物思人，无以幽冥为隔。"季衡搜书箧中，得小金缕花如意，酬之。季衡曰："此物虽非珍异，但贵其名如意，愿长在玉手操持耳。"又曰："此别何时更会？"女曰："非一甲子，无相见期。"言讫，呜咽而没。季衡自此寝寐求思，形体羸瘵。故旧丈人玉回，推其方术，疗以药石，数日方愈。乃询五原纫针妇人，曰："王使君之爱女，不疾而终於此院。今已归葬北邙山，或阴晦而魂游於此，人多见之。"则女诗云"北邙空恨清秋月"也。（出《传奇》）

【译文】

大和四年春天。监州防御使曾孝安有个孙子叫季衡，住防御使宅院的西偏院。房屋壮丽，季衡单独住在这里。有个仆人告诉他说："从前王使君的女儿在这里突然死去，有着倾国的容貌。她的灵魂白天在这里有时就能看见，你要谨镇小心。"季衡少年好女色，想要看她的灵魂，终究不把人和鬼当作隔阂。频频点上名香，与凡俗很疏远，在安静的地方散步，恍恍惚惚冥思苦想。一天黄昏的时候，有一个梳着双鬟发型的婢女上前打揖道："王家小娘子派我传达深厚情意，要当面拜访你。"说完，突然就不见了。一会儿，有特殊的香味袭入，季衡就束上带子等候她。看见先前两个婢女，带领一女子而来，真是象神仙中的人。季衡拱手，问她们的姓氏。回答说："我姓王，名字叫丽真，父亲现在做重镇，从前跟随父亲到这个城邑，住在这屋里，不久死亡。感谢你思念深远的冥府，情意激烈达到地下深处，所以生与死没有隔阂，很想领会。来已很久了，只是没有吉日良辰。现在才合心愿，希望有留我的心意。"季衡留下她亲切私会，过了很长时间才离去。她握着季衡的手说："明天这个时间再相会，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就与侍婢都不见了。从此每到黄昏时就来到。将近六十多天，季衡没有疑虑。因为和祖父部下的将校说到她的艳丽，不慎失言了。将校惊惧，想要证实那事。说："你等她来到这里的时候，希望你敲下墙壁，我和两三个人偷偷地窥视她。"季衡终究也没敲墙壁。这一天，女子一见季衡，面色忧伤，声音嘶哑，握着季衡的手说："为什么违背约定泄露给别人？从此不能够再继续欢乐了。"季衡感到惭愧悔恨，无话回答。女子说："大概不是你的过错，也是冥数完了。"就留给他诗道："五原分袂真吴越，燕拆莺离芳草竭。年少烟花处处春，北邙空恨清秋月。"季衡不能写诗，羞愧没有什么酬谢，就免强写了一篇道："莎草青青雁欲归，玉腮珠泪洒临歧。云鬟飘去香风尽，悉见莺啼红树枝。"女子从衣带上解下蹙金结花合子，又抽出翠玉双凤翘一只，赠给季衡说："希望他日睹物思人，不要因为幽冥成为阻隔。"季衡在书箱中寻找，找到小金缕花如意，酬谢她。季衡说："这东西虽然不是珍奇，但是贵在它叫如意，希望在你的手里永久操持。"又说，"这次分别什么时候再相会？"女子说："不是哪一年，没有相见的日期。"说完，哭着就不见了。季衡从此睡觉也追求思念，身体瘦弱多病。旧友前辈王回，运用他的方术，用药物治疗，几个月才治好。向五原的一位缝纫妇人询问，她说："是王使君的爱女，没病而死在这个院里，现在已安葬在北邙山，有时阴暗时魂灵就在这里游荡，很多人都看见过她。"这就是那女子在诗里所说的"北邙空恨清秋月"。

赵合

进士赵合，貌温气直，行义甚高。大和初，游五原。路经沙碛。睹物悲叹。遂饮酒，与仆使并醉，（"醉"字原空缺，据明抄本补。）因寝於沙碛。中宵半醒，月色皎然，闻沙中有女子悲吟曰："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合遂起而访焉。果有一女子，年犹未笄。色绝代，语合曰："某姓李氏，居於奉天。有姊嫁洛源镇帅，因住省焉。道曹党羌所虏。至此挝杀，劫其首饰而去。后为路人所悲，掩於沙内，经今三载。知君颇有义心，倘能为归骨於奉天城南小李村，即某家　榆耳，当有奉报。"合许之。请示其掩骼处，女子感泣告之。合遂收其骨，包於囊中。伺旦，俄有紫衣丈人，跃骑而至，揖合曰："知子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启祈，尚有感激。我李文悦尚书也，元和十三年，曾守五原。为犬戎三十万围逼城池之四隅，兵各厚十数里，连弩洒雨，飞梯排云。穿壁决濠，昼夜攻击。城中负户而汲者，矢如蝟毛。当其时，御捍之兵，才三千。激厉其居人，妇女老幼负土而立者，不知寒馁。犬戎於城北造独脚楼，高数十丈，城中巨细，咸得窥之。某遂设奇计，定中其楼立碎。羌酋愕然，以为神功。又语城中人曰："慎勿拆屋烧，吾且为汝取薪，积於城下，许人钓上。又太阴稍晦，即闻城之四隅，多有人物行动，声言云："夜攻城耳。"城中慑慓，不敢暂安。某曰："不然。"潜以铁索下烛而照之，乃空驱牛羊行胁其城，兵士稍安。又西北隅被攻，摧十余丈。将遇昏晦，群胡大喜，纵酒狂歌，云："候明晨而入。"某以马弩五百张而拟之，遂下皮墙障之。一夕，併工暗筑，不使有声，涤之以水。时寒，来日冰坚，城之莹如银，不可攻击。又羌酋建大将之旗，乃赞普所赐，立之於五花营内。某夜穿壁而夺之如飞，众羌号泣，誓请还前掳掠之人，而赎其旗。纵（"纵"原作"钓"，据明抄本改）其长幼妇女百余人，得其尽归。然后掷旗而还之。时邠泾救兵二万人临其境，股慓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日。羌酋乃遥拜曰："此城内有神将，吾今不敢欺。"遂卷甲而去。不信宿，达宥州，一昼而攻破其城。老少三万人，尽遭掳去。以此厉害，则余之功及斯城不细。但当对时相，使余不得仗节出此城，空加一貂蝉耳。余闻锺陵韦夫人，（指韦丹，事见杜牧撰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韦夫人"疑是"韦大夫"之讹。）旧筑一堤，将防水潦，后三十年，尚有百姓及廉问周公感其功，而奏立德政碑峨然。若余当守壁不坚，城中之人，尽为羌胡之贱隶，岂存今日子孙乎？知子有心，请白其百姓，讽其州尊，与立德政碑足矣。"言讫，长揖而退。合即受教，就五原。以语百姓及刺史，俱以为妖，不听，惆账而返。至沙中，又逢昔日神人，谢合曰："君为言，五原无知之俗，刺史不明，此城当有火灾。方与祈求幽府，吾言於五原之事，不谐，此意亦息。其祸不三旬而及矣。"言讫而没，果如期灾生。五原城馑死万人，老幼相食。合挈女骸骨至奉天，访得小李村而葬之。明日道侧，合遇昔日之女子来谢而言曰："感君之义，吾大父乃贞元得道之士，有《演参同契续混元经》，子能穷之，龙虎之丹，不日而成矣。"合受之，女子已没。合遂舍举，究其玄微，居於少室。烧之一年，皆使瓦砾为金宝；二年，能起毙者；三年能度进。今时有人遇之於嵩岭耳。（出《传奇》）

【译文】

进士赵合，容貌温和性情直爽，品德高尚。大和初年，游览五原，路过沙碛，睹物悲叹，于是喝酒，和仆人都渴醉了，就住在沙碛。半夜睡醒，月色明亮，听到沙中有个女子悲伤地吟道："云鬟消尽转蓬稀，埋骨穷荒无所依。牧马不嘶沙月白，孤魂空逐雁南飞。"赵合起身拜访她。果然有一个女子，年纪还未成年，容貌是绝代佳人。她告诉合说："我姓李，住在奉天，有个姐姐嫁给洛源镇帅，因为前往探视，在路上遭到羌人俘获，至这儿被打死了，抢去了我的首饰逃离。后来被过路人哀怜，掩埋在沙内，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听说你颇有侠义之心，倘或能把尸骨送回到奉天城南的小李村，就是我的故乡，一定能报答你。"赵合答应了。让她指明掩埋尸骨的地方。女子感谢哭着告诉了他。合于是收起她的尸骨，包在口袋里，待候到早晨。不久有个穿紫衣的男子汉，急忙骑马来到，向合拱揖道："知道你仁而义，信而廉，女子开始请求，还有感激。我是李文悦尚书。元和十三年，曾经驻守五原，被犬戎的三十万大军包围逼近城池的四角，士兵各厚十几里，连续发出的箭象下雨，飞梯排云一般，穿墙掘沟，昼夜攻击。城里靠窗取水的，被箭射中象蝟毛。那个时候，防御的士兵，才三千人，激励那居住的人，妇女老幼站立的，不知道冷饿。犬戎在城北建造了独脚楼，高几十丈，城里的详细情况，都能看见。我于是设奇计，真的打中那楼立刻粉碎。羌的头领非常吃惊。认为是神功。又对城中人说："千万别拆房子当柴烧，我将给你们寻柴禾，堆在城下。"许多人把些禾钓上城。又有一天特别阴暗，就听到城的四角，有很多人行动，声言说："夜间攻城了！"城中人非常恐惧，不敢暂且安歇。我说："不是这样！"偷偷地用铁索下去用烛光照它，是空赶着牛羊走威胁那城池。兵士稍微安稳。又一天西北城角被击，摧毁十多丈，将要到天黑群胡非常高兴，纵情喝酒狂歌乱舞，说："等到明天早晨就攻进城！"我用马弩五百张而模仿它，于是放下皮墙阻挡。一天晚上，同时用人暗地修筑，不让有声音，用水浇上。当时天寒，第二天成为坚冰，城墙象银子一样晶莹，不可攻击。又一天，羌头建大将的旗帜，是赞普所赐给的，立在五花营内。我夜里穿墙而夺取它象飞一样回来。众羌兵号啕痛哭，宣称用以前掳去的人，换回那大旗，释放那老少妇女一百多人，能够全部回去。然后投掷旗还给他们。当时邠泾救兵两万多人面对那境界，两腿发抖不敢前进。如此相持三十七天，羌头遥远拜道："这城内有神将，我现在不敢欺悔他。"于是收兵离去。不到两夜，到达宥州，一天就攻破了那城，老少三万人，都被掳去。凭着这种利益和害处的比较，那么我对这个城的功劳是不小的。但是当时的宰相，让我不能拿着符节离开这城，空赏给一个美女。我所说钏陵的韦夫人，从前修筑了一个大堤，要防水灾，三十年后，还有百姓和廉访使周公，感谢好的功德而上奏给立了巍峨的德政碑。如果我那时守城不牢固，都将成为羌胡的卑贱的奴隶，哪能有现在的子孙呢？知道你是有心的人，请先诉那百姓，委婉劝说那州官，给立个德政碑就心满意足了。"说完，长长拱揖而离去。赵合接受了指教，到了五原，把这事告诉了百姓和刺史。都认为是妖言惑众，不听信。赵合失望地返回，到了沙中。又遇见从前的神人，感谢赵合说："你给说明了，五原无知的百姓，刺史不贤明，这个城一定有火灾。我正想祈求天幽府，我告诉五原的事不能随心，这种想法也就停止了。那灾祸不超过三旬就要发生了。"说完就不见了。果然按期发生了灾祸，五原城里饿死的有一万多人，老少互相吃。赵合带着女子的尸骨到达奉天，找到小李村而埋葬了她。第二天在道边，赵合遇到了从前的女子前来拜谢并对他说："感谢你的恩义，我祖父是贞之年间得道的人，有演参同契续混之经。你能读完，龙虎丹药，不久就能成功。"赵合接受了它，女子就不见了。赵合就放弃了求举之事，研究那部经书的玄妙，住在少室山，炼了一年龙虎丹，就能使瓦砾变成金宝山；两年后，能让死者回生；三年后，吃它能超脱现世。现在还常有人在嵩岭遇见他。

韦安之

韦安之者，河阳人，时至阳翟，拟往少室寻师。至登封，逢一人，问欲何往，曰："吾姓张名道，家金乡，欲往少室山读书。"安之亦通姓字。所往一志，乃约为兄弟，安之年长，为兄。同入少室，师李潜。经一年，张道博学精通，为学流之首。一日。语安之曰："兄事业全未，从今去五载，方成名，官亦不过县佐。安之惊异曰："弟何以知之？"道曰："余非人，乃冥司主典也。泰岳主者欲重用，为以才识尚寡，给一年假於人间学。今年限已满，功业稍成，将辞君去。慎勿泄於人。"言讫，辞其师。安之送道下山，涕泣而别。道曰："君成名之后，有急，当呼道，必可救矣。"安之五年乃赴举。其年擢第，授杭州於潜县尉，被州遣部物，（"物"字原缺，据明抄本补。）将抵河阴。至淇泽浦，为淮盗来劫。安之遂虔启於道，俄而雷雨暴至，群盗皆溺。安之为龙兴县丞卒。（出《灵异录》）

【译文】

韦安之是河阳人，当时到了阳翟，打算到少室寻拜老师。到达登封，遇见一人，问要到哪里去。说："我姓张名字叫道，家在金乡，想要到少室山读书。"安之也道报了姓名，向往的志向是一样的，于是结为兄弟。安之年龄大，做哥哥。一起到少室，拜李潜为师。经过一年，张道学识广博学业精进，是学生们中的第一。一天，他告诉安之说："兄的事业还没有完成，从现在开始还得五年，才能成名，官也不过是个县佐。"安之惊异道："弟凭什么知道？"张道说："我不是人，是冥司的主典，泰岳主要重用我，认为我才识还少，给一年的假，到人间学习，现在年限已满，功业稍有成就，将要辞别你而去，千万不要泄露给别人。"说完，辞别他的老师。安之送张道下山，哭泣分别。张道说："你成名以后，有急难，要呼唤我，一定能够救你。"安之五年后才去考举，那年考中，授给杭州於潜县尉，被州派遣到外地。将要到河阴，到达淇泽浦，被淮盗抢劫。安之就虔诚地呼唤张。一会雷雨突然到来，群盗都被淹没。安之做龙兴县丞时死。

李佐文

南阳临湍县北界，秘书郎袁测、襄阳椽王汧皆止别业。大和六年，客有李佐文者，旅食二庄。佐文琴棋之流，颇为袁、王之所爱。佐文一日向暮，将止袁庄。仆夫抱衾前去，不一二里，阴风骤起，寒埃昏晦。俄而夜黑，劣乘独行，迷误甚远。约三更，晦稍息，数里之外，遥见火烛。佐文向明而至，至则野中回舍，卑狭颇甚。中有田叟，织芒　。佐文逊辞请讬，久之。方延入户，叟云："此多豺狼，客马不宜远絷。"佐文因移檐下，迫火而憩。叟曰："容本何诣而来此？"佐文告之，叟哂曰："此去袁庄，乖於极矣。然必俟晓，方可南归。"而叟之坐后，纬萧障下，时闻稚儿啼号甚痛，每发声，叟即曰："儿可止，事已如此，悲哭奈何？"俄则复啼，叟辄以前语解之。佐文不谕，从而诘之，叟则低回他说。佐文因曰："孩幼苦寒，何不携之近火？"如此数四，叟则携致就炉，乃八九岁村女子耳。见客初无羞骇，但以物画灰，若抱沈恨。忽而怨咽惊号，叟则又以前语解之。佐文问之，终不得其情。须叟平晓，叟即遥指东南乔求曰："彼袁庄也，去此十里而近。"佐文上马四顾，乃穷荒大野，曾无人迹，独田叟一室耳。行三数里，逢村妇，携酒一壶，纸钱副焉。见佐文曰："此是巨泽，道无人。客凌晨何自来也？"佐文具白其事，妇乃附膺长号曰："孰为人鬼之遇耶？"佐文细询之，其妇曰："若客云去夜所寄宿之室，则我亡夫之殡闾耳。我佣居袁庄七年矣。前春，夫暴疾而卒。翌日，始龀之女又亡。贫究无力，父子同瘗焉。守制嫠居，官不免税，孤穷无托，遂意再行。今夕将适他门，故来夫女之瘗告诀耳。佐文则与同往，比至昨暮之室，乃殡宫也，历历踪由，分明可复。妇乃号恸，泪如绠縻。因弃生业，剪发于临湍佛寺，役力誓死焉。其妇姓王，开成四年，客有见者。（出《集异记》）

【译文】

南阳临湍县北边，秘书郎袁测、襄阳掾王汧都建立了别墅。大和六年，有个客人李佐文，寄食二庄。佐文是个擅长琴棋的人，袁、王很喜欢他。佐文一天将晚时，要到袁庄休息。仆夫抱着被先走了。没走到一二里，冷风突然刮起。天昏地暗一会夜漆黑。佐文乘着劣马独自行进，迷失道路很远。大约三更天，昏黑稍微停止，几里地外，远远看见灯光。佐文向亮处走去，到了眼前一看却是荒野中几间陋室，很低矮狭窄。屋里有个年老的农民，正在编织草鞋。佐文恭顺地请求投宿，很久才请进门。老头说："这里豺狼很多，客人的马不要在远处系缚。"佐文于是移到檐下，靠近火而休息。老头说："客人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里？"佐文告诉了他。老头微笑首说："这里距离袁庄，相隔很远，这样必须等到天亮，向南去才能到达。"老头坐下后，草帘子屏障下边常常传出小孩非常悲痛的啼哭声。每当发出哭声，老头就说："孩儿应该停止，事已如此，悲哭能怎么样？"一会儿又哭，老头还用前边的话劝说。佐文不明白，问他。老头就纡回曲折说其他的事情。佐文于是说："孩子小怕冷，为什么不领他靠近火？"如此多次，老头就领她靠近火炉，是个八九岁的农村女孩。看见客人开始没有害羞和惊怕，只是用东西画灰，象怀着深深的怨恨。忽然悲哭惊号。老头就又用前边的话劝她。佐文问他，终究不能得到那实情。不久天亮，老头就远远指着东南的乔木说："那就是袁庄，离这有十里远近。"佐文上马向四下看，是片很大的荒野，不曾有人的痕迹，只有田叟一座房子。走了三里多，遇到一个村妇，带着一壶酒，纸钱和一些附带的东西。看见佐文说："这是巨泽，路上没人，客人一清早从哪里来的？"佐文把那事全告诉了她。村妇就拍胸大哭道："为什么人和鬼能在路上相遇呢？"佐文细问她，那村妇道："象客人说的昨晚寄宿的房子，是我亡夫的殡闾。我受人雇用住在袁庄七年了，前年春天，丈夫得急病死去，第二天，才七岁的女儿又死了。因为贫穷没有能力，父子一起埋葬。我尊守丧规寡居，官府不给免税，孤独穷困没有依托，就想再嫁，今天晚上将要嫁到别人家，所以来到丈夫女儿的葬地告别。"佐文就和她一同前往，等到了昨晚的房子，是个殡宫，经由的踪迹历历在目，分明可以踏着再走。村妇就号啕大哭，泪如绳索。于是她放弃了谋生之业，在临湍佛寺剪掉头发，劳苦出力发誓到死。那个妇女姓王，开成四年，有人看见过她。

胡急

安定胡急，家于河东郡，以文学知名。大和七年春登进士第，时贾餗为礼部侍郎。后二年，文宗皇帝擢餗相国事。是岁冬十月，京兆乱，餗与宰臣涯（"涯"原作"急"。据明抄本改。）已下，俱遁去，有诏捕甚急。时中贵人仇士良，护左禁军，命部将执兵以穷其迹。部将谓士良曰："胡急受贾餗恩。今当匿在急所。愿骁健士五百，环其居以取之。"士良可其请，於是部将拥兵至急门，召急出，厉声道："贾餗在君家，君宜立出，不然，与餗同罪。"急度其势不可以理屈，抗辞拒之。部将怒，执急诣士良，戮于辕门之外。时急弟湘在河东郡，是日，湘及家人，见一人无首，衣绿衣，衣有血濡之迹，自门而入，步至庭。湘大怒，（明抄本怒作恐。）命家人逐之，遽不见。后三日，而急之凶闻至（出《宣室志》）

【译文】

安定的胡急，家住在河东郡，以文章学问出名，大和七年春考中进士。当时贾餗任礼部待郎。两年后，文宗皇帝提拔贾餗做相国。这年冬天十月份，京城叛乱，贾餗和宰臣涯被打败，一起逃走。皇上有诏书捉拿很紧急，当时宦官仇士良，监领左禁军，命令部将带兵极力寻求他们踪迹。部将对士良说："胡急承受贾餗的恩惠，现在应该藏在胡急家，愿带领五百名勇猛矫健的士兵，包围他的住所捉取他。"士良允许了他的请求。于是部将率领士兵到达胡急家门。召唤胡急出来，厉声叫道："贾餗在你家，你要立刻把他放出来！不这样，与贾餗同罪！"胡急考虑他的来势不能用道理说服，就严辞拒绝。部将大怒，捉拿胡急到士良处，杀死在辕门外。当时胡急的弟弟胡湘在河东郡，这天，胡湘和家人看见一个人没有头，穿着绿衣，衣服上有血染的痕迹，从门面进入，走到庭院。胡湘大怒，命令家人驱逐他，立刻就不见了。三天后，胡急的死讯就到了。

卷第三百四十八　鬼三十三

辛神邕　唐燕士　郭鄩　李全质　沈恭礼　牛生　韦齐休

辛神邕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太和五年冬，以前白水尉调集于京师。时有佣者刘万金，与家僮自勤，同室而居。自勤病数月，将死。一日，万金他出，自勤偃于塌。忽有一人，紫衣危冠广袂，貌枯形瘠，巨准修髯，自门而入。自塌前，谓自勤曰："汝强起，疾当间矣。"于是扶自勤负壁而坐。先是室之东垣下，有食案，列数器。紫衣人探袖中，出一掬物，状若稻实而色青，即以十数粒置食器中，谓自勤曰："吾非人间人，今奉命召万金，万金当食而死。食尔勿泄吾言，不然，则祸及矣。"言讫遂去。是日，万金归，脸赤而喘，且曰："我以腹虚热上，殆不可治。"即变其器而食，食且尽，自勤疾愈，万金果卒。（出《宣室志》）

【译文】

平卢从事御史辛神邕，在太和五年冬，从原来做白水尉调到京城任职。当时京城里有个靠做工谋生的人，叫刘万金，与辛神邕的家僮自勤同住一间屋子。自勤得病，一连病了几个月，病重将死。有一天，万金出门在外，自勤独自躺在床上。忽然有一个穿着紫色衣服，戴着高高的帽子，衣袖肥大的人从门外进来，这人面容枯槁，高高的鼻子，长长的胡须。到了床前，对自勤说："你勉强支撑着起来，病就悄悄地好了。"于是扶自勤靠墙坐着。原来这屋子的东墙下有餐桌，上面摆着各种餐具。穿紫衣服的人从袖中取出一把东西，样子很象稻粒，青色，就把十多粒放在食器中。对自勤说："我不是人间的人，现在奉命来召万金，万金吃了这个就要死了。他吃的时候，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不然，就要大祸临头了。"说完就走了。这天万金回来，脸红而又气喘，并且说："我因肚子空而发热，大概不能治了。"于是拿起食具就吃饭，饭将吃完的时候，自勤的病好了，万金果然死了。

唐燕士

晋昌唐燕士，好读书，隐于九华山。常日晚，天雨霁，燕士步月上山。夜既深，有群狼拥其道，不得归。惧既甚，遂匿于深林中。俄有白衣丈夫，戴纱中，貌孤俊，年近五十，循涧而来。吟步自若。伫立且久，乃吟曰："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常好为七言诗，颇称于时人。闻此惊叹，将与之言，未及而没。明日，燕士归，以貌问里人，有识者曰："是吴氏子，举进士，善为诗。卒数年矣。"（出《宣室志》）

【译文】

晋昌唐燕士喜欢读书，隐居在九华山。曾有一天傍晚，雨过天晴的时候，借着月光徒步上山。夜已经很深，一群狼把他围在路上不能回家。唐燕士非常恐惧，就藏在林子深处。不一会儿，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头戴纱巾，相貌孤傲、俊俏，年纪将近五十岁，顺着山涧走过来。他边走边吟，样子泰然自若。然后站了许久，又吟诵道："涧水潺潺声不绝，溪垅茫茫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归，长时唯对空山月。"燕士善于写七言诗，很受当时人称赞。听到这人的吟诵惊叹不已，正要跟他搭话时，还没等开口，那人就消失了。第二天，燕士回来，拿他的相貌向乡里人打听，有从前认识他的人说："是个姓吴的，中了进士，擅长写诗，已经死了许多年了。

郭鄩

郭鄩罢栎阳县尉，久不得调，穷居京华，困甚。肸飨间，常有二物，如猿玃，衣青碧，出入寝兴，无不相逐。凡欲举意求索，必与鄩俱往。所造诣，如碍枳棘。亲友见之，俱若仇隙，或厌之以符术。或避之于山林，数年竟莫能绝。一夕，忽来告别，云："某等承君厄运，不相别者久，今则候晓而行，无复至矣。"鄩既喜其去，遂问所诣，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见耳，今之所诣乃胜业坊富人王氏，将往散之。"鄩曰："彼之聚敛丰盈，何以遽散？"云："先得计于安品子矣。"晓鼓忽鸣，遂失所在。鄩既兴盥栉，便觉愁愤开豁。试诣亲友，无不改观相接。未旬，见宰相面白，遂除通事舍人。鄩有表弟张生者，为金吾卫佐，交游皆豪侠，少年好奇，闻之，未信之也。知胜业王氏隶左军，自是常往伺之。王氏性俭约，所费未常过分。家有妓乐，端丽者至多，外之袨服冶容，造次莫回其意。一日，与宾朋过鸣珂曲，有妇人靓妆立于门首，王生驻马迟留，喜动颜色，因召同列者，置酒为欢，张生预焉。访之，即安品子之弟也。品子善歌，是日歌数曲，王生悉以金采赠之，众皆讶其广费。自此舆辇资货，日输其门。未经数年，遂至贫匮耳。（出《剧谈录》）

【译文】

郭鄩被罢了栎阳县县尉，很久未被任用，穷愁潦倒住在京城，日子很窘迫。出处之间，常有二物，像猿猴，穿着蓝色衣服。后来不论出入起卧，这二物无时无刻不跟随。凡外出做什么事，也一定跟着一块去。所到之处，没有不像遇到榛针、荆棘一样妨碍着他。亲友讨厌他，有的用咒符驱赶，有的逃往山林躲避。这种情况几年都没有间断。一天晚上，这二物忽来告别，说："我俩趁你遭厄运，相随已经很久，现在等明早我们就要走了，不再回来了。"郭鄩很庆幸他们离开，就问他们到哪里去。那二物说："世间像我俩这样的很多，只是世人看不见罢了。现在我们要到胜业坊姓王的富人那里，将去败坏他的家财。"郭鄩说："他家财富丰厚、殷实，怎么能很快耗尽呢？"那二物回答说："得先从安品子那想办法了。"五鼓击响的时候，那二物就不知去向了。郭鄩起来洗漱，便觉心胸开阔，愁闷全无。试去拜访亲友，亲友也无不改观相迎。未到十天，去拜见宰相，当面讲述了上述情况，于是又被授予通事舍人的官职。郭鄩有个表弟姓张，做金吾卫佐，交往的都是豪侠之人。这人年轻好奇，听到这件事不大相信，他知道胜业王氏隶属左军管辖。从此就偷偷去那里察看。王氏为人节俭，费用也很少有过分之处。家中有歌舞艺妓，其中长相端庄秀丽的很多，她们外穿华丽衣服，姿容娇艳俏丽，但王氏回到房里仍然没有改变志向。有一天，他和宾朋经过鸣珂曲，有一个妇人浓汝艳抹站在门口，王生勒马停步，留连忘返，喜形于色。于是召宾朋摆酒设宴，寻欢作乐。张生也参加了。打听这个人，原来就是安品子的弟弟。品子善于唱歌，这天唱了几支曲子，王氏全拿财物馈赠。在座的人对他这样巨资耗费都非常惊讶。从此经常看到车马载着财货从他家运出来，没过几年，他家就贫困不堪了。

李全质

陇西李全质，少在沂州。尝一日欲大蹴踘，昧爽之交，假寐于沂州城横门东庭前。忽有一衣紫衣，首戴圆笠，直造其前，曰："奉追。"全质曰："何人相追？"紫衣人曰："非某之追，别有人来奉追也。"须臾，一绿衣人来，曰："奉追。"其言忽遽，势不可遏。全质曰："公莫有所须否？"绿衣人曰："奉命令追，敢言其所须？"紫衣人谓绿衣人曰："不用追。"以手麾出横门，紫衣人承间谓全质曰："适蒙问所须，岂不能终诺乎？"全质曰："所须何物？"答曰："犀佩带一条耳。"全质曰："唯。"言毕失所在，主者报蹴踘，遂令画犀带。日晚，具酒脯，并纸钱佩带，于横门外焚之。是夜，全质才寐，即见戴圆笠紫衣人来拜谢曰："蒙赐佩带，惭愧之至，无以奉答。然公平生水厄，但危困处，某则必至焉。"洎太和岁初大水，全质已为太平军裨将，兼监察。有切务，自中都抵梁郡城，西走百歇桥二十里，水深而冰薄。素不谙委，程命峻速，片刻不可驻。行从等面如死灰，信辔委命而行。才三数十步，有一人后来，大呼之曰："勿过彼而来此！吾知其径，安而且捷。"全质荷之，反辔而从焉。才不三里，止泥泞，而曾无尺寸之阻，得达本土。以物酬其人，人固让不取，固与之，答曰："若仗我而来，则或不让；今因我而行，亦何所苦？"终不肯受，全质意其鲜焉，乃益（"益"原作"缓"，据明钞本改。）之。须臾复来，已失所在。却思其人，衣紫衣，戴圆笠，岂非横门之人欤？开成初，衔命入关，回宿寿安县。夜未央而情迫，时复昏晦，不得已而出逆旅，三数里而大雨，回亦不可。须臾，马旁见一人，全质诘之："谁欤？"对曰："邮牒者。"更于马前行，寸步不可睹。其人每以其前路物导之，或曰树。或曰桩，或曰险，或曰培塿，或曰穷，全质皆得免咎。久而至三泉驿，憩焉。才下马，访邮牒者欲酬之，已不见矣。问从者，形状衣服，固紫衣而首戴笠，复非横门之人欤？会昌壬戌岁，济阴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舟。讶全质何惧水之甚，询其由，全质乃语此。又云，本性无惧水，紫衣屡有应，故兢慓之转切也。（出《博异记》）

【译文】

陇西李全质年轻在沂州时，曾经整天玩踢球的游戏。一次天快亮时，在沂州的横门东庭前闭目休息。忽然有一个穿紫衣服、头戴圆斗笠的人直奔他面前来，并且说："奉命追赶。"全质问："什么人追我？"穿紫衣的人说："不是我追你，另有人追你。"不一会儿，一个穿绿衣服的人过来，说："奉命追赶。"那人说话时神色惶急，看情势是无法挽回的了。全质说："你难道有什么需求？"绿衣人说："奉命追赶，怎敢说有什么需求。"紫衣人对绿衣人说："不用追。"用手一挥，让绿衣人离开横门。紫衣人乘机对全质说："刚才蒙您所问所需，难道你能兑现你的许诺吗？"全质问："你需要什么？"那人回答说："一条犀牛佩带罢了。"全质回答说："行。"说完那人就不见了。主管踢球的人报说："开始踢球。"全质就派人办置犀牛佩带。当天晚上，备办了酒肉、纸钱、和佩带，在横门外焚烧了。这天夜里，全质刚刚入睡，就梦见穿紫衣、戴圆斗笠的人来拜谢说："承蒙您赐给我佩带，惭愧极了，无以报答，然而你这一生将要遭水难，只要你有危难的时候，我一定前来相助。"等到太和初年涨大水，全质已经做了太平军副将，兼做监察。一次有紧急军务，要从中都到梁郡城，向西走到离百歇桥二十里的地方，水深而冰薄，全质平素又不熟悉水运，军命严厉紧急，片刻不可停留，随从都吓得面色如土。全质只好信手拿着缰绳，听天由命地向前走。才走了三十几步远，有一个人从后面追上来，大声呼喊着："不要到那里去，往这边走！我熟悉那条路，安全而且近。"全质让那人上了马，把缰绳交给他，自己跟从那人而行。走了还不到三里，道路只是有点泥泞，而没有丝毫阻碍，就到达了驻地。然后全质用财物去酬谢那个人，那人坚决推辞。全质又坚持要酬谢，那人回答说："你依靠我才来到这，我也许不该谦让，现在你又为了我才这样做，又何苦呢？"终于不肯接受。全质认为这样的人很难得，就想收留他。不一会儿，再来找他，他已经不知去向了。回来后仔细回想，那人穿紫衣，头戴圆斗笠，岂不是横门外遇见的那个人吗？开成初年，奉命入关，回来后住在寿安县。未睡到半夜，心情烦闷，当时天又非常黑暗，不得已走出旅馆。走了三里多地，天下起大雨，回旅馆已不可能。不一会儿，马前见一人，全质问他是谁，回答说是驿站传递文书的邮牒。那人一直在马前走。那天夜里，前边寸步远的地方都看不清。那人常用前边路上的景物来引路，有时说有树，有时说有树桩，有的地方说危险，有的地方说是小土丘，有的地方说是绝路。路上一切危险可能造成的伤害，全质全都避免了。又过了很长时间，到了三泉驿站，稍休息一下。全质刚刚下马，去查访刚才那个邮牒，想酬谢他，那人已经不见。问随行的人打听那人的衣着打扮，原来是穿紫衣服，头戴圆斗笠的，又不是横门外的那个人吗？会昌壬戌年，济阳涨大水，谷神子与全质同坐一条船，他对水给全质造成的恐惧非常惊讶，打听原因，全质叙述了以前的事情。并且又说："我本来不怕水，紫衣人屡次有应验，所以一遇到水情，就战战兢兢地反复揣度着。"

沈恭礼

阌乡县主簿沈恭礼，太和中，摄湖城尉。离阌乡日，小疾。暮至湖城，堂前卧。忽有人绕床数匝，意谓从行厅吏雷忠顺，恭礼问之，对曰："非雷忠顺，李忠义也。"问曰："何得来此？"对曰："某本江淮人，因饥寒佣于人，前月至此县，卒于逆旅。然饥寒甚，今投君，祈一食，兼丐一小帽，可乎？"恭礼许之，曰："遣我何处送与汝？"对曰："来暮，遣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语毕，立于堂之西楹。恭礼起坐，忠义进曰："君初止此，更有事，辄敢裨补。"恭礼曰："可。"遂言："此厅人居多不安。少间，有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强来参谒。名曰'蜜陀僧'。君慎不可与之言。或托是县尹家人，或假四邻为附，辄不可交言。言则中此物矣。"忠义语毕，却立西楹未定，堂东果有一女子，峨鬟垂鬟，肌肤悦泽，微笑转盼，谓恭礼曰："秋室寂寥，蛩啼夜月。更深风动，梧叶堕阶。如何罪责，（明钞本"罪责"作"自责"）羁囚如此耶？"恭礼不动。又曰："珍簟床空，明月满室，不饮美酒，虚称少年。"恭礼又不顾。又吟曰："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不顾，逡巡而去。忠义又进曰："此物已去，少间，东廊下有敬寡妇、王家阿嫂。虽不敢同蜜陀僧，然亦不得与语。"少顷果有一女郎，自东庑下，衣白衣，簪白簪，手整披袍，回命曰："王家阿嫂，何不出来？"俄然有曳红裙，紫袖银帔而来，步庭月数匝，却立于东庑下。忠义又进曰："此两物已去，可高枕矣。少间，纵有他媚来，亦不足畏也。"忠义辞去，恭礼止之："为我更驻，候怪物尽即去。"忠义应诺。而四更已，有一物，长二丈余，手持三数髑髅，若跃丸者。渐近厅檐，忠义谓恭礼曰："可以枕击之。"应声而击，暴然而中手，堕下髑髅。俯身掇之，忠义跳下，以棒乱殴，出门而去。恭礼连呼忠义，不复见，而东方已明。与从者具语之，遂令具食及市帽子。召厅子张朝诘之，曰："某本巫人也。近者假食为厅吏，具知有新客死客鬼李忠义。"恭礼便付帽子及盘飡等去。其夜，梦李忠义辞谢曰："蜜陀僧大须防备，犹二三年奉扰耳。"言毕而去。恭礼两月在湖城，夜夜蜜陀僧来，终不敢对；后即归阌乡，即隔夜而至，然终亦不能为患；半年（"年"原作"夜"，据明钞本改）后，或三夜五夜一来；一年余，方渐稀。有僧令断肉及荤辛，此后更不复来矣。（出《博异志》）

【译文】

阌县主薄沈恭礼，在太和年中，任湖城尉。离开阌乡的那一天，身体有点不适。晚上到了湖城，就在前堂睡下了。忽觉得有人围床绕了几圈，沈恭礼以为是从行厅吏雷忠顺。当问他时对方却回答说："不是雷忠顺，是李忠义。"主薄问他："怎么来到这里？"回答说："我是江淮人，因为冻饿给别人干活，上月来到这个县，死在旅馆里。冻饿得厉害，现在投奔你要讨点吃的，再要一顶小帽，可以吗？"恭礼答应了，并说："让我到哪里送给你？"回答说："明天晚上让驿中厅子张朝来取。"说完，站堂中西边的柱子下，恭礼起身坐。忠义上前说："你刚到这个地方，再发生什么事，我就来帮助你。"恭礼说："行。"那人于是说："这厅里的人住在这大多不安宁。"一会儿将有一女子，年龄大约十七、八岁，硬要来见你，她的名字叫蜜陀僧，你千万不能与她讲话。她有时假托是本县县官的家人，有时又以四邻为依靠，你就一定不要同她搭话，一搭话，就会正中她的奸计。"忠义说完，就又站在堂中西边的柱子下面。还没等站稳，堂东果然有一女子，高高的发髻，青丝垂鬓，皮肤细腻而有光泽，面带笑容，顾盼含情，对恭礼说："秋室寂寥，明月当空，蟋蟀唧唧，夜深风动，梧叶落阶，怎奈这等寂寞，清苦，囚犯也不过如此罢了。"恭礼不动声色。那女子又说："孤卧床席，明月满室，不饮美酒，岂不虚度青春时光。"恭礼又不动。那女子又吟道："黄帝上天时，鼎湖元在兹，七十二玉女，化作黄金芝。"恭礼又置之不理。那女人徘徊一阵，然后离去。忠义又上前说："此物已去，一会，东廊下还有敬寡妇、王家阿嫂，她们虽然不敢象蜜陀僧那样，然而也不能同她搭话。"不一会作，果然有一女郎，从东厢房出来，穿白衣服，头上插着白簪，一面用手整理着披袍，回报他人旨意说："王家阿嫂，为什么还不出来？"忽然有拖着红色长裙，穿着紫色上衣，银色披肩的女人，在院子里转了几圈，回身站在东厅下。忠义又上前说："这两物已去，可以高枕无忧了。一会儿即使再有女妖来，也不值得害怕了。"说完、忠义就要辞去，恭礼阻止他说："为了我再呆一会儿，等着把妖怪全部除掉你再走。"忠义答应了。四更已过，又有一物，长两丈多，手拿几块死人骨头，象扔球一样，慢慢地走近厅檐下。忠义又对恭礼说："可以用枕头打它，恭礼应声把枕头扔出去，"啪"的一声正打在那物的手上，骷髅落在地上，那物俯下身子去拾，忠义跳下，用棍棒乱打一阵，然后出门而去。恭礼连喊："忠义"，再也没有踪影。这时东方已发亮，恭礼向随从详细谈了昨晚的经历，命令他们准备酒席并买帽子。又召来厅子张朝向他打听。张朝说："我本是巫人，最近为生计所迫而作了厅吏，我全知道最近有一个新客死在这里，叫李忠义。"恭礼就给他帽子和饭食，然后离开了。这天夜里，恭礼梦见忠义来辞别说："蜜陀僧大需防备，大约在二、三年内还会打扰你。"说完就走了。恭礼两个月来，在湖城，每晚蜜陀僧都来，恭礼始终不敢与她搭话。以后回到阌乡，就隔夜来一次，然而始终未能得逞。半年后，有时三夜、五夜来一次。一年多以后，就逐渐少了。有僧人让他断肉及荤腥，此后就再也不来了。

牛生

牛生自河东赴举，行至华州，去三十里，宿一村店。其日，雪甚，令主人造汤饼。昏时，有一人穷寒，衣服蓝缕，亦来投店。牛生见而念之，要与同食。此人曰："某穷寒，不办得钱。今朝已空腹行百余里矣。"遂食四五碗，便卧于床前地上，其声如牛。至五更，此人至牛生床前曰："请公略至门外，有事要言之。"连催出门，曰："某非人，冥使耳。深愧昨夜一餐，今有少相报。公为置三幅纸及笔砚来。"牛生与之，此人令牛生远立，自坐树下，袖中抽一卷书，牒（明钞本牒作检）之。看数张，即书两行，如此三度讫。求纸封之，书云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谓牛生曰："公若遇灾难危笃不可免者。即焚香以次开之视。若或可免，即不须开。"言讫，行数步不见矣。牛生缄置书囊中，不甚信也。及至京，止客户坊，饥贫甚，绝食。忽忆此书，故开第一封，题云："可于菩提寺门前坐。"自客户坊至菩提寺，可三十余里。饥困，且雨雪，乘驴而往，自辰至鼓声欲绝方至寺门。坐未定，有一僧自寺内出，叱牛生曰："雨雪如此，君为何人而至此？若冻死，岂不见累耶？"牛生曰："某是举人，至此值夜，略借寺门前一宿，明日自去耳。"僧曰："不知是秀才，可止贫道院也。"既入，僧仍为设火具食。会语久之，曰："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远近。牛生曰："是叔父也。"僧乃取晋阳手书，令识之，皆不谬。僧喜曰："晋阳常寄钱三千贯文在此，绝不复来取。某年老，一朝溘至，便无所付，今尽以相与。"牛生先取将钱千贯，买宅，置车马，纳仆妾，遂为富人。又以求名失路，复开第二封书，题云："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如言，诣张氏，独止于一室，下廉而坐。有数少年上楼来，中有一人白衫，坐定，忽曰："某本只有五百千，令请添至七百千，此外即力不及也。"一人又曰："进士及第，何惜千缗？"牛生知其货及第矣。及出揖之，白衫少年即主司之子。生曰："某以千贯奉郎君，别有二百千，奉诸公酒食之费，不烦他议也。"少年许之，果登上第。历任台省，后为河东节度副使。经一年，疾困，遂开第三封，题云："可处置家事。"乃沐浴，修遗书，才讫而遂终焉。（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牛生从河东去参加科举考试，走到华州，又继续往前走，在距离华州三十里的地方，住在一个乡村小店里。那一天雪很大，就让店主人烧汤、烙饼。傍晚，有一个非常贫寒，衣裳褴褛的人也来投店。牛生见了很怜悯他，要跟他一块吃。这人说："我很穷，弄不到钱，今早已空着肚子跑了一百多里路了。"于是吃了四、五碗，就躺在牛生床前的地上睡着了。鼾声像牛一样。到五更天亮时，这人起来到牛生床前说："请你暂时到门外一会儿，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说。"那人连连催促牛生出门。牛生出门后，那人说："我不是人，是阴司里的一个差役罢了。深愧昨晚吃了你一顿饭，现在稍有报答。请你给我拿三张纸及笔砚来。"牛生给了他。这人让牛生远远地站着，自己坐在树下，从袖中取出一卷书来，翻开书页，看几页，就写两行，像这样反复进行了三次，写完了。然后要纸封上它，在上面写上：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的字样。对牛生说："你如要遇到灾难危险非常危急无法解脱时，就烧香，然后按次序打开信看，如果可以免灾，就无需开信。"说完，走了几步就不见了。牛生拿过信默默地放在书袋里，不大相信他的话。等到了京城，住在客户坊，贫困饥饿得厉害，没有一点吃的，忽然想起那封信，于是打开第一封。上面写着：可于菩提寺门前坐。从客户坊到菩提寺，大约三十多里。牛生又乏又饿，天又下着雪，就骑着驴往前走。从早晨辰时开始走，直到晚上鼓声将尽时才赶到寺门前。还没等坐稳，有一个僧人从门里出来，喝斥牛生说："下这样大雪，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如果冻死了。我们岂不被你连累？"牛生说："我是举人，到这里正好天黑了，姑且借寺门前住一夜，明日自然就离开了。"僧人说："不知你是秀才，可住在贫道院里。"牛生进去了，僧人给他生火、准备饭食，跟他交谈了很久，说："贤宗晋阳长官与秀才关系远近？"牛生说："那是我叔叔啊！"僧人让人拿出晋阳长官的手笔，让他辨认，他都说得分毫不差。僧人高兴地说："晋阳长官以前曾寄存三千贯文在这，一定不会再来取，我年老了，一旦突然死去，就没有地方交付这笔钱了，现在全把它交给你吧！"牛生先拿出千贯钱买了住宅，办置车马，雇用奴仆，娶妻纳妾，于是成为富户。后来又因为求功名没有门路，于是打开第二封信。上面写着：西市食店张家楼上坐。牛生按信中说的找到张家，独自在屋中靠墙边的地方坐下。有几个年轻人上楼来，其中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坐下了，忽然说："我本只有五百千，如果再向家里要，可以添到七百千，其余的我就力所不及了。"一个人又说："进士及第，还吝借千缗钱吗？"牛生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穿白衣服的人的家产与门第，等追到外面向他拱手见礼，才知那人就是省试主考官的儿子。牛生说："我把千贯钱送给你，另外二百钱送给诸位作酒食费，其它事就不麻烦你动口舌了。"那年轻人答应了他。后来果然考中了头几名。历任台省、以后又做了河东李度副使。又过了一年，牛生病得很重，就打开第三封信上写：可以处理好家事。等他洗完澡，才写完遗书，就死去了。

韦齐休

韦齐休，擢进士第，累官至员外郎，为王璠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卒于润州之官舍。三更后，将小敛，忽于西壁下大声曰："传语娘子，且止哭，当有处分。"其妻大惊，仆地不苏。齐休于衾下厉声曰："娘子今为鬼妻，闻鬼语，忽惊悸耶？"妻即起曰："非为畏悸，但不合与君遽隔幽明。孤惶无所依怙，不意神识有知，忽通言语，不觉惛绝。诚俟明教，岂敢有违？"齐休曰："死生之期，涉于真宰；夫妇之道，重在人伦。某与娘子，情义至深，他生亦未相舍。今某尸骸且在，足宽襟抱。家事大小，且须商量。不可空为儿女悲泣，使某幽冥间更忧妻孥也。夜来诸事，并自劳心。总无失脱，可助仆喜。"妻曰："何也？"齐休曰："昨日湖州庚匕寄买口钱，苍遑之际，不免专心部署。今则一文不欠，亦足为慰。"良久语绝，即各营丧事。才曙，复闻呼："适到张清家，近造得三间草堂。前屋舍自足，不烦劳他人，更借下处矣。"其夕，张清似梦中忽见齐休曰："我昨日已死，先令买茔三亩地，可速支关布置。"一一分明，张清悉依其命。及将归，自择发日。呼唤一如常时，婢仆将有私窃，无不发摘，随事捶挞。及至京，便之茔所，张清准拟皆毕。十数日，向三更，忽呼其下曰："速起，报堂前，萧三郎来相看。可随事具食，款待如法，妨他忙也。"二人语，历历可听。萧三郎者，即职方郎中萧彻。是日卒于兴化里，其夕遂来。俄闻萧呼叹曰："死生之理，仆不敢恨。但有异者，仆数日前。因至少陵别墅，偶题一首诗。今思之，乃是生作鬼诗。"因吟曰："新拘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亦悲咤曰："足下此诗，盖是自识。仆生前忝有科名，粗亦为人所知。死未数日，便有一无名小鬼赠一篇，殊为著钝。然虽细思之，已是落他芜境。"乃咏曰："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亦叹羡之曰："韦四公死已多时，犹不甘此事。仆乃适来人也，遽为游岱之魂，何以堪处？"即闻相别而去。又数日，亭午间，呼曰："裴二十一郎来慰，可具食，我自迎去。"其日，裴氏昆季果来。至启夏门外，瘁然神耸，又素闻其事，遂不敢行吊而回。裴即长安县令，名观，齐休之妻兄也。其部曲子弟，动即罪责，不堪其惧。及今未已，不知竟如之何。（出《河东记》）

【译文】

韦齐休考取了进士。不断升迁最后做了员外郎。是王璠管辖下的浙西团练副使。太和八年，死在润州的官府中。三更后，将要给他穿衣停尸。他忽然站在西墙下大声说："转告我娘子，不要哭，我定有安排处理。"他的妻子非常惊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齐休又在被子下面大声说："娘子现在成为鬼妻，听到鬼说话，不要害怕呀。"他的妻子苏醒过来，从地上爬起来说："不是我害怕，只是不忍心与你骤然间分居阴阳两地，我以后的生活将孤苦惶惑没依靠，没想到你魂神有灵，忽能跟我讲话，我不自觉地昏死过去。现在我真诚地期待着你的教诲，哪里敢违背你的心愿。"齐休说："生死的期限，是上天决定的，夫妻的情份，主要决定于人间的伦理道德。我与娘子间情义深重，来生也不会舍弃你。现在我的尸骸尚且在，足以使你宽心。家里大大小小的事，还需商量，不要象小孩子那样白白地悲伤、哭泣，使我在阴司里再为妻儿担忧。今夜以来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亲自用心操劳，到底还是没有疏忽和遗漏，更让我高兴。"他的妻子说："你说的是什么事？"齐休说："昨天湖州庚匕托付的人头税钱，仓猝遑急之中，免不了专心去安排布置，现在已一文不欠，也足以宽慰了。"很长时间齐休不再说话了，家里人都各自办理丧事。才亮天，又听他大叫："刚才到张清象家，他最近盖了三间草屋，前边的一间就足够了，不必去麻烦别人，再寻找别处下葬。"那天晚上，张清好象在梦中。忽然看见齐休来说："我昨天已死，先让你给买三亩莹地，可以赶快去安排布置。"一样一样的都非常清楚。张清都按他的吩咐办了。等齐休回到家，又自己选择了发丧日期，招呼吩咐作什么事，像平时一样。奴仆有什么隐情，没有不被他发现又指出来，然后根据情况给以处治的。等到了京城，便下葬到莹地，张清安排处理完毕。又过了十多天，快到三更时候，忽然听到齐休在下面大声招呼他的下人说："快起来，告诉前堂的人，萧三郎来看我！可根据情况准备饭食。象从前一样款待，以防他着急。"两个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萧三郎，就是职方郎中萧彻。这一天死在兴化里，当天晚上就来了，一会听到萧三郎叹息说："死生的理数，我不敢抱怨，只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几天以前，到少陵别墅去，偶尔写了一首诗，现在想起来，竟是活人写鬼诗。"于是吟诵道："新拘茅斋野涧东，松楸交影足悲风。人间岁月如流水，何事频行此路中。"齐休也悲叹惊诧地说："先生的诗，是预知后事的先兆啊。我生前小有科第和名气，死后没过几天，就有一个无名小鬼赠我一篇诗，我的和诗虽然非常拙劣然而是仔细想来，也是落入他荒蒙芜境之中。"于是吟道："涧水溅溅流不绝，芳草绵绵野花发。自去自来人不知，黄昏惟有青山月。"萧三郎赞叹而羡慕地说道："韦四公死已多时，还不放松吟诗作赋这类事。我是刚刚来的，马上成为泰山的游魂，怎能忍受得了。"接着听到二人相别而去。又过了几天，正午时候，又听到齐休喊："裴二十一郎来看我，可准备酒饭，我亲自去迎他。"那一天，裴氏兄弟果然来了，到了启夏门外，突然悲伤恐惧，加之平素又听说有关齐休的事。于是不敢来悼念中途而回。裴就是长安县令，名叫观，是齐休妻子的哥哥。他的府衙里的子弟，动辄受到责罚，受不了他的淫威，到现在也还没有终止。不知裴公现在怎么样。

卷第三百四十九　鬼三十四

房陟　王超　段何　韦鲍生妓　梁璟　崔御史　曹唐

房陟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荥阳郑氏，有容色。时村中有一老妪，将诣谒禅师，未至，而中路荒野间。见一白衣妇人，于榛棘中行，哭极哀。绕一丘阜，数十步间，若见经营之状者。妪怪而往问，及渐逼，妇人即远，妪适回，而妇人复故处。如是数四。妪度非人，天昏黑，遂舍之。及至禅师处，说所见，兼述妇人形状、衣服。禅师异之，因书记屋壁。后月余日，房陟妻暴亡，果葬于前所哭绕丘阜间，而容貌衣服，一如老妪前见者。（出《通幽录》）

【译文】

房陟任清河县尉。妻子是荥阳人，姓郑，很有姿色。当时，有个村子中一个老妇人，要去拜见一个禅师。还没到，中途路过一片荒野，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妇人，在荆棘、草丛间行走，哭得非常悲哀，又见她围绕着一个小土丘，在距离自己几十步远的地方，好象在干什么。老妇人感到很奇怪，走过去想问她。等稍稍靠近了她，那妇人就远离了她；老妇人走回来，那妇人就又在原来的地方。象这样有很多次。老妇人估计她不是人间人。天黑下来，就丢开她自去赶路了。等到了禅师那里，叙述路上所见，又说了那妇人的样子及装束，禅师认为很奇怪，于是就把这事写在墙壁上。以后一个多月后的一天，房陟妻突然死了，果然埋葬在那妇人哭和徘徊的小土丘一带，而容貌，衣服，全象老妇人先前见到的一样。

王超

太和五年，复州医人王超，善用针，病无不差。死经宿而苏，言如梦：至一处，城壁台阁，如王者居。见一人卧，召前脉视，右膊有肿，大如杯，令超治之。即为针出浓升余。顾黄衣吏曰："可领视毕也。"超随入一门，门署曰毕院。庭中有人眼数千，聚成山，视内迭瞬明灭。黄衣曰："此即毕也。"俄有二人，形甚奇伟，分处左右。鼓巨箑，吹激聚眼，扇而起，或飞，或走为人者，顷刻而尽。超访其故，黄衣曰："有生之类，先死为毕。"言次忽活。（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太和五年时，复州有个医生叫王超，很善于用针给人治病。经过他医治的病人，没有治不好的。王超曾经死了，经过一夜又苏醒过来。醒后说象作了一场梦一样。梦中他到了一个地方，高墙楼阁，象王侯居住的地方。看见一个人躺在那里，那人招呼王超上前给他诊脉，病人的左臂长了一个肿瘤，象酒杯一样大，王超用针给他排出一升多浓水。那个病人回头对身穿黄衣的小吏说："可以带他去看看毕院。"王超跟随黄衣人走进一个门，门上标有"毕院"二字，庭中有数千只眼睛，眼睛聚在一起，象山一样，瞬间明灭、闪亮。黄衣人说："这就是'毕'呀。"不一会儿，有二人，身材高大，分别站在两边，搧动着巨大的扇子，吹动着那些聚在一起的眼睛。扇子一动，那些眼睛就有的飞，有的跑，就象人一样，顷刻间那些眼睛就消失了。王超问是什么缘故，黄衣人说："有生命的东西，先死叫'毕'。"黄衣人说完王超就复活了。

段何

进士段何赁居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卧疾逾月，小愈。昼日因力栉沐，凭几而坐。忽有一丈夫，自所居壁缝中出，裳而不衣，啸傲立于何前，熟顾何曰："疾病若此，何不娶一妻，俾侍疾。忽尔病卒，则如之何？"何知其鬼物矣。曰："某举子贫寒，无意婚娶。"其人曰："请与君作媒氏。今有人家女子，容德可观，中外清显，姻属甚广。自有资从，不烦君财聘。"何曰："未成名，终无此意。"其人又曰："不以礼，亦可矣。今便与君迎来。"其人遂出门，须臾复来，曰："至矣。"俄有四人，负金璧舆。从二青衣，一云髻，一半髻，皆绝色。二苍头，持装奁衣箧，直置舆于阶前。媒者又引入阁中，垂帏掩户，复至何前曰："迎她良家子来，都不为礼，无乃不可乎？"何恶之，兼以困惫，就枕不顾。媒又曰："纵无意收采，第试一观。"如是说谕再三，何终不应。食顷，媒者复引出门，舆中者乃以红笺题诗一篇，置何案上而去。其诗云："乐广清赢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其书迹柔媚，亦无姓名，纸末唯书一"我"字。何自此疾病日退。（出《河东记》）

【译文】

进士段何租房子住在客户里。太和八年夏天，得了一场病，病了一个多月，稍稍有好转。天亮后用力梳洗后，靠几案坐着休息。忽然有一个男子，从所住地方的墙壁中的夹缝中走出来，只穿下衣，光着上身，大声地呼喝着站在段何面前，仔细地看着段何说："你病成这样，为什么不娶一妻，让她伺候你的病？如果你突然死了，那可怎么办？"段何知道他是鬼，就说，"我是个举子，家境贫寒，没有心思娶妻。"那人说："让我给你作个媒人。现在有个人家的女儿，容貌、品德都值得一看，无论内心、外表都很纯洁、高贵、亲朋故友也很多，自有资财来源，又不麻烦你花费财礼。"段何说："没成名，始终不会有这个意思。"那人说："不举行成婚的仪式也行啊！现在我马上为你迎来。"说完，那人就出了门，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到了。"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抬着用金玉装饰的轿子，后面跟着两个婢女，一个梳着高高的发髻，另一个发鬟低垂，都是绝色美女。两个男仆拿了妆奁、衣箱。径直把轿子抬到阶前才放下。媒人又把轿中的女子引入闺房中，放下帘子，关上门。然后又到段何面前说："迎取她这样良家女子，连礼仪都不举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段何听后非常厌恶，加上困乏疲惫，就躺下不理他。媒人又说："即使你无意娶她，但是也可以试着看一看。"类似的话，那人反复说了许多遍。段何始终不答应。一顿饭的工夫，那自称媒人的人又带这一行人出了门。轿中那女人用红色信笺写了一首诗，放在段何面前的几案上走了。诗中写道："乐广清赢经几年，姹娘相托不论钱。轻盈妙质归何处，惆怅碧楼红玉田。"那字迹轻柔漂亮，也没写姓名。唯独在纸末写了个"我"字。从此以后，段何的病也一天天好转了。

韦鲍生妓

酒徒鲍生，家富畜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止定山寺，遇外弟韦生下第东归，同憩水阁。鲍置酒，酒酣，韦谓鲍曰："乐妓数辈焉在？得不有携者乎？"鲍生曰："幸各无恙，然（原本"然"上有"挈"字，据明钞本删。）滞维阳日，连毙数驷，后乘既缺，不果悉从。唯与梦兰、小倩俱，今亦可以佐欢矣。"顷之，二双鬟抱胡琴方响而至，遂坐韦生、鲍生之右，摐丝击金，响亮溪谷。酒阑，鲍谓韦曰："出城得良马乎？"对曰："予春初塞游，自鄜坊历乌延，抵平夏。止灵武而回。部落驵骏获数疋，龙形凤颈，鹿颈凫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者，皆有之。"鲍抚掌大悦，乃停杯命烛，阅马于轻槛前数匹，与向来夸诞，十未尽其八九。韦戏鲍曰："能以人换，任选殊尤。"鲍欲马之意颇切，密遣四弦，更衣盛妆，顷之乃至。命棒酒劝韦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歌《送鲍生酒》云："风飐荷珠难暂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乃召御者，牵紫叱拨以酬之。鲍意未满，往复之说，紊然无章。有紫衣冠者二人，导从甚众，自水阁之西，升阶而来。鲍韦以寺当星使交驰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阖门以窥之。而杯盘狼籍，不假收拾。时紫衣即席，相顾笑曰："此即向来闻妾换马之筵。"因命酒对饮，一人须髯甚长，质貌甚伟，持杯望月，沉吟久之，曰："足下《盛赋》云：'斜汉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得光前绝后矣。对月殊不见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长须云："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干、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木叶"之对，为纰谬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不亦异哉！"。谓长须曰："吾闻古之诸侯，贡士于天子，尊贤劝善者也。故一适谓之好德，再适为之遵贤，三适谓之有功。乃加九锡；不贡士，一黜爵，再黜地。三黜爵地。夫古之求士也如此，犹恐搜山之不高，索林也不深。尚有遗漏者，乃每岁春季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而礼聘之。当是时，儒墨之徒，岂尽出矣；智谋之士，岂尽举矣；山林深泽，岂无遗矣；日月照临，岂得尽其所矣。天子求之既如此，诸侯贡之又如此，聘礼复如此，当有栖栖于岩谷，郁郁不得志者。吾闻今之求聘之礼缺，是贡举之道隳矣。贤不肖同途焉，才不才汩汩焉。隐岩冗者，自童髦穷经。至于白首焉；怀方策者，自壮岁力学，讫于没齿。虽每岁乡里荐之于州府，州府贡之于有司，有司考之诗赋。蜂腰鹤膝，谓不中度；弹声韵之清浊，谓不中（"中"字原缺，据明钞本增）律。虽有周孔之贤圣，班马之文章，不由此制作，靡得而达矣。然皇王帝霸之道，兴亡理乱之体，其可闻乎？今足下何乃赞扬今之小巧，而隳张古之大体？况予乃诉皓月长歌之手，岂能拘（"拘"原作"欢"，据明钞本改）于雕文刻句者哉。今珠露既清，桂月如昼，吟咏时发，杯觞间行，能援笔联句，赋今之体调一章，以乐长夜否？"曰："何以为题？"长须云："便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彼倾城，求其骏足为韵。"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启书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长须者唱云："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惧"原作"俱"，据明钞本改）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骏，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颔，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讫，芭蕉尽。韦生发箧取红笺，跪献于庑下。二人大惊曰："幽显路殊，何见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后有爵录，不可与鄙夫相遇。"谓生曰："异日主文柄，较量俊秀轻重，无以小巧为意也。"言讫，二公行十余步间，忽不知其所在矣。（出《纂异记》）

【译文】

嗜酒成性的鲍生，家里很富有、养活很多艺妓。开成初年，走到历阳途中，住在定山寺。他的表弟韦生落榜东归，二人相遇，同在水阁休息。鲍生备办了酒宴。喝到尽兴的时候，韦生对鲍生说："那些艺妓在哪？能不带来吗？"鲍生说："幸好都没出什么事，然而滞留在淮阳的那些日子，接连死了许多马，后来车就少了，无法把他们全带来，只跟梦兰、小倩他们一起来了。也足可以供我们娱乐了。"一会儿，两个头上梳着双髻的艺妓抱着胡琴，边走边拉地走过来了，就坐在韦生、鲍生的石边。那二人抚试琴弦，拉开琴弓，响亮的乐曲声回荡在溪谷。酒快喝完的时候，鲍生对韦生说："出城买到良马了吗？"韦生回答说："我春初去塞外游览，从鄜坊经过乌延，到达平复，最后到灵武，然后返回来，买到了几匹部落的骏马。龙形凤颈、鹿颈凫膺、眼大足轻、脊平肋密的样样都有。"鲍生听了后，拍着手非常高兴，就放下酒杯，让人拿着蜡烛，到栓马桩去看了几匹马。这些马与方才韦生所夸耀吹嘘的相比，还不足十分之八九。韦生对鲍生开玩笑说："可以用人来换，随便你挑选最好的马。"鲍生想要马的心情非常迫切，就暗自派人把四弦找来，更换浓妆，一会儿就到了。鲍生让这人拿着酒杯为韦生劝酒。这人唱一支曲子赠韦生。歌词是：白露湿庭砌，皓月临前轩，此时颇留恨，含思独无言。"又唱一首歌为鲍生助兴，歌词是：风飐荷珠难暂园圆，多生信有短姻缘。西楼今夜三更月，还照离人泣断弦。韦生召来看管马匹的人，牵一匹紫色的马吆喝着送给鲍生以表示酬谢。鲍生的欲望仍未满足、反反复复地叨念着，语言杂乱而无次序。这时有穿紫衣戴紫帽子的二个人，前呼后拥地带着一大群人从水阁西边登上台阶向这边走过来。鲍生韦生二人认为定山寺正当使者频繁往来的路口，怀疑是权臣到此，就慌慌张张进了屋子，关上门偷着向外看。而外面酒杯盘碟弄得乱七八糟，还未及收拾，穿紫衣服的人已到座位上了。两个人相对笑了笑说："这就是方才听到的以妾换马的宴席。"于是让人拿酒、二人对饮。其中一人长着长长的络腮胡须，身材高大魁伟，举起酒杯，遥望月亮，迟疑了好一会儿，说："先生的大作有'斜汉左界，北路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可以算作空前绝后的佳句了。面对明月何不欣赏'风霁地表，云敛天末，洞庭始波，木叶微脱'呢？"另一个长胡须的人说："多年来在长安，承蒙乐游王把我推荐给南宫，进入了大的殿堂，与刘公干、鲍明远主管科举取仕，我偷闲去观看了文章诗赋中最宝贵的东西，在烛光下观看能人写作。见他们连缀文章、吟诗和赋非常流畅。然而赋有蜂腰鹤膝的弊病，诗有重头重尾的缺点。象先生的'洞庭''木叶'这类对句一样，那就错了。我有拙劣诗句'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是时间比较久远的即兴而作，都应该废弃了，难道它们没有区别吗？"落腮胡须对长胡须的人说："我听说古代的诸侯举荐人才给天子，就是尊重贤才，勉励从善的人。所以第一次举荐就认为他的德行好。第二次去推荐，就认为他尊重贤才，第三次去推荐，就认为他有功，于是给以赏赐。不举荐人才的，根据情况，轻者免除爵位，再者没收封地，最重的就既免除爵位又没收封地。古代天子这样选拔接纳人才，还忧心冲冲，象怕搜山唯恐到不了高处，又象搜索森林，深怕到不了林子尽头。即使这样，也还是有遗漏人才的情况。每年春天打开官府仓库、拿出钱物、用来周济天下百姓，以礼接纳那些有才之士。当着这个时候，儒墨等各家的贤才，难道都选拔出来了吗？聪慧善谋的人难道都被举荐出来了吗？山林深泽没有一处遗漏吗？日月高照，难道普遍地照到所有的地方吗？天子这样选拔人才，诸侯这样举荐人才，选聘人才的制度又这样完奋，还有隐居深山巨谷郁郁不得志的人，我看到现在求贤纳士的法规如此欠缺，这就是推荐选拔人才的道路被毁坏了。贤的和不贤的不分，有才的和无才的不辨。隐居在岩谷等闲散的地方的人，从孩童时候起，就竭力追索取仕效国之路，一直到白头。胸怀良策的人，从身强力壮的时候开始努力学习，一直到衰老掉牙为止。即使每年乡里把人才推荐给州府，州府又把他们举荐给有司，有司再考察他们诗文。诗赋有蜂腰鹤膝的毛病，认为不合乎要求，读起来声音有清有浊，认为不合乎韵律。即使有周公、孔子那样的圣贤，班固、司马迁那样的著作也从此不再问世了。那样的人才也无法获得并使之显贵了。这样古代先王的思想、学说，兴衰治乱的根本道理，难道还能听到吗？现在你却赞扬如今诗赋的小小的技巧，而损害了发扬古代圣贤的传统思想、美德的大的根本的谋划。况且我是个喜欢面对明月、高声吟咏、抒发感情的人，怎能受得了雕文刻句的束缚呢？现在露珠已散尽，桂月朗照，如同白昼吟诗作赋的兴致即时而发，能频频举杯、提笔联句，吟咏现在的诗体一首，以便在长夜中相娱乐吗？"长胡子说："以什么为题？"络腮胡子说："就以以妾换马为题。仍以舍其倾城之色，求其骏足为韵。"命令左右的人折下庭前一片芭蕉叶，打开书囊，取出毛笔握在手中、各占一韵。络腮胡子吟道："彼佳人兮，如琼之瑛；此良马兮，负骏之名。将有求于逐日，故何惜于倾城。香暖深闺，永厌桃花之色；风清广陌，曾怜喷玉之声。"希逸曰："原夫人之矜其容，马乃称其德。既各从其所好，谅何求而不克。长跪而别，姿容休耀其金钿；右牵而来，光彩顿生于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当轩墀。望新恩，惧非吾偶也；恋旧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绿尽，意已忘于鬓发；汗流红颔，爱无异于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兴废，用有取舍。彼以绝代之容为鲜矣，此以轶群之足为贵者。买笑之恩既尽。有类卜之；据鞍之力尚存，犹希进也。"文通赋四韵写完，芭蕉叶已经用完，韦生打开箱子、拿出红格的纸，跪在厢房前献给他。二人非常吃惊的说："我们与他阴阳隔世，道路不同，怎么能这样强求我们，然而你我都不是不要封爵受禄的人，不能再与世间的庸俗鄙陋的人相见。又对韦生说："他日你如果掌握以文章取士的权柄，衡量优劣高下，不要把小小的技巧放在心上。"说完，二个人走了十几步，忽然不知去向了。

梁璟

有梁璟者，开成中，自长沙将举孝廉，途次商山，舍于馆亭中。时八月十五夕，天雨新霁，风月高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见三丈夫，衣冠甚古，皆被珠绿，徐步而来。至庭中，且吟且赏，从者数人。璟心知其鬼也，然素有胆气，因降阶揖之。三人亦无惧色，自称萧中郎、王步兵、诸葛长史。即命席坐于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于此！"因呼其童曰："玉山取酒。"酒至，环席递酌。已而王步兵曰："值此好风月，况佳宾在席，不可无诗也。"因举题联句，以咏秋月，（明钞本、陈校本"月"作"物"）步兵即首为之曰："秋月圆如镜"萧中郎曰："秋风利似刀。"璟曰："秋云轻比絮。"次至诸葛长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为事。"长史沉吟，又食顷，乃曰："秋草细同毛。"二人皆大笑曰："拙则拙矣，何乃迟乎？"长史曰："此中郎过耳，为僻韵而滞捷才。"既而中郎又曰："良会不可无酒佐，命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顷之，有一美人，鲜衣自门步来，笑而拜坐客。诸葛长史戏谓女郎曰："自赴中郎召耳。与吾何事？"美人曰："安知不为众人来？"步兵曰："欲自明，无如歌以送长史酒。"惠娘起曰："愿歌凤楼之曲。"即歌之，清吟怨慕，璟听之忘倦。久而歌阕，中郎又歌。曲既终曰："山光渐明，愿更缀一篇，以尽欢也。"即曰："山树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长史曰："向者僻韵，信中郎过，分愿续此，以观捷才耳。"长史应曰："山天遥历历。"一坐大笑："迟不如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长史色不能平。次至璟曰："山水急汤汤。"中郎泛言赏之，乃问璟曰："君非举进士者乎。璟曰："将举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为诗哉？"璟因怒叱之，长史亦奋袂而起，坐客惊散，遂失所在，而杯盘亦无见矣。璟自是被疾恍惚，往往梦中郎步兵来，心甚恶之。后至长安，遇术士李生辟鬼符佩之，遂绝也。（出《宣室志》）

【译文】

有个叫梁璟的，开成年中，从长沙出发去参加选拔孝廉的考试。途中停留在商山。住宿在馆亭中。当时正好是八月十五晚上，雨过天晴，空气清新、明月高悬。梁璟躺下而没有睡着。到半夜，忽然看见三个男子，衣帽装束都很古老，全都穿着绿色衣服，珠光宝气的，漫步向这边走来。到了庭院里，一边吟诵，一边观赏，后面跟着许多人。梁璟虽然知道他们是鬼，但是他历来有胆量，于是走下台阶向那三个人拱手见礼。那三个人也没有一点畏惧的神色，他们自称是萧三郎，王步兵、诸葛长史。随即就命设筵在院子里，各自坐下。那三个人对梁璟说："没料到今晚良霄佳节能跟您在这里相见，于是召呼童仆说："玉山拿酒来！"酒拿来后，就环绕座席依次斟酒。一会儿，王步兵说："当着这样大好的风光岁月，又有佳宾在座，不能没有诗啊，应该命题联句来歌咏中秋之月。"王步兵首先诵道："秋月圆如镜。"萧三郎吟道："秋风利似刀。"梁璟吟诵道："秋云轻比絮。"最后轮到诸葛长史，诸葛沉默了许久，另外二人催促他说："不要以笨拙和速度快慢为借口。"长史沉吟不语，又过了一顿饭时间，才吟出"秋草细同毛。"萧三郎和王部兵听了都大笑说："拙是拙了些，为什么这样慢呢？"长史说："这是萧中郎的过错，我是为了避开生僻的音韵，才限制了我的速度。"不一会儿，中郎又说："良辰聚会不能没有酒来助兴。"就让玉山召惠娘来。玉山去了，一会儿，有一个美人，穿着很鲜艳的衣服，从门里出来，笑吟吟地与席间各位拜会，诸葛长史开玩笑地对女郎说："我自去接受中郎征召罢了，与你有什么关系？"美人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为了别人而来？"王步兵说："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唱一支曲子，劝长史进酒了。"惠娘起身说："愿唱凤楼一曲。"于是就开始唱。淡淡地倾吐哀怨，慕艳之情。梁璟听了之后顿时忘了疲倦。很久，唱完了。中郎又唱，唱完之后说："山色天光渐亮，愿再联缀一篇，以便尽享欢乐啊！"训吟诵道："山树高高影。"王步兵接着吟道："山花寂寂香。"吟完指着长史说："方才是为了回避冷僻的音韵，确实是中郎错怪了你。现在该接续往下联句。以便让大家见识你敏捷的才能。"长史应和吟道："山天遥历历。"满座的人都大笑。说："吟得慢的，不如吟得快的，而且又拙笨。原来是这样的敏捷之才啊！"长史显出不平的神色。其次轮到梁璟，梁璟吟道："山水急汤汤。"中郎用空洞言辞假意赞美，又问梁璟说："你不是中了进士吗？"梁璟说："将去考取孝廉。"中郎叽笑说："孝廉怎么明白写诗联句呢？"梁璟因此大声呵叱他。长史也挽起袖子愤怒的站起来，满席的坐客都惊散了，不知去向，就连杯盘也不见了。梁璟从此患病，精神恍惚，常常梦见中郎和步兵来。心里很厌恶。以后到了长安，遇见一个掌握法术的李生给他写了驱鬼符带上，于是以上的情况就消失了。

崔御史

广陵有官舍，地步数百，制置宠丽。里中传其中为鬼所宅，故居之者，一夕则暴死。锁闭累年矣。有御史崔某，职于广陵。至，开门曰："沃不自作，我新居之，岂能为灾耶？"即白廉使而居焉。是夕微雨，崔君命仆者尽居他室，而独寝于堂中，惕然而寝。衣尽沾湿，即起。见己之卧榻在庭中，却寝。未食顷，其榻又适于庭中。如是者三。崔曰："我谓天下无鬼，今则果有矣。"即具簪笏，命酒沃而祝曰："吾闻居此者多暴死，且人神殊道，当自安其居，岂害生人耶？虽苟以形见，以声闻者，是其负冤郁而将有诉者，或将求一饭以祭者，则见于人。而人自惊悸而死，固非神灵害之也。吾甚愚，且无畏惮。若真有所诉，直为我言，可以副汝托，虽汤火不避。"沃而祝者三，俄闻空中有言曰："君人也，我鬼也。诚不当以鬼干人，直将以深诚奉告。"崔曰："但言之。"鬼曰："我女子也，女弟兄三人，俱未笄而殁，父母葬我于郡城之北久矣。其后府公于此峻城池，构城屋。工人伐我封内树且尽，又徙我于此堂之东北隅。羁魂不宁，无所栖托。不期今夕，幸遇明君子，故我得以语其冤。倘君以仁心，为我棺而葬于野，真恩之大者矣。"已而涕泣呜咽，又曰："我在此十年矣。前后所居者，皆欲诉其事，自是居人惊悸而死。某儿女子，非有害于人也。"崔曰："吾前言固如是矣。虽然，如何不见我耶？"鬼曰："某鬼也，岂敢以幽晦之质而见君乎？既诺我之请，虽然冥昧中，亦当感君子恩。岂可徒然而已？"言讫，遂告去。明日，召工人，于堂东北隅发之，果得枯骸，葬于禅智寺隙地。里人皆祭之，谓之三女坟。自是其宅遂安。（出《宣室志》）

【译文】

广陵有官舍，方圆几百步。建造宏伟、华丽。乡里传说那里是鬼住的屋子。所以住在那里面的人，一个晚上就突然死了。到现在已经封锁关闭多年了。有一个姓崔的御史，在广陵任职。到了这官舍，打开门说："妖怪，不要再闹事了。我刚刚住在这儿，怎能害我呢？"于是就住在白廉使住过的那个地方。这天晚上下小雨，崔御史让奴仆都住在其它房间。自己住在厅堂中。很担心地睡下了，衣服全浸湿了。起身以后，才知道自己睡的床席是在院子里。他搬回床席又在原处睡下了，没到一顿饭工夫，他的床席又迁到院子里，象这样反复搬了三次。崔御史说："我认为天下无鬼，现在果然有鬼呀。"就让人准备簪笔和笏板等祭祀的穿戴的礼服，命人洒酒亲自祷告说："我听说住在这儿的很多人都突然死了，况神和人不同世而居，应该各自安于自己的生活，怎么能危害活人呢？即使苟且让人看到鬼的形态，听见鬼的声音，这也是他们有冤郁想告诉世人，或求得世人用饭食祭祀啊。那么让人看见鬼，人惊吓而死，本来不是神灵害他们啊。我虽然愚笨，但我毫不畏惧，如果真有什么冤屈要说，就直截了当地对我讲，我可以帮助实现你的托付。即使赴汤蹈火也不推辞。"象这样洒酒祷告三次。一会儿听到空中说道："你是人，我是鬼，确实不该让人见鬼啊。只是我有冤情，想真诚的告诉你。"崔御史说："你只管说吧。"鬼说："我是女子，我有姊妹三人。都未成年就死了，父母把我们埋在县城北已经很久了。那以后，府公在这建城池、造新房。作工的人把我们墓地里的树几乎砍光了，又把我们迁到这座房子的东北角，使得我们的灵魂不得安宁，无处栖身。不料今晚有幸见到你这聪慧公子，我才能诉说冤情。假如能靠你的仁慈为我们棺木移葬到旷野，对我们真是最大的恩惠了。"说完就哭起来。一会儿又说，"我在这十年了，对于前后住在这里的人，我都想说这件事，只是那些人都惊吓而死。我是女子，并不是有意想害别人。"崔御史说："我先前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让我见见你？"鬼说："我是鬼，怎敢凭阴司的形骸去见你呢？既然你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即使在幽府中，也一定感谢你的大恩，怎能白白地就此了却。"说完，就告辞而去。第二天，崔御使召作工的人，在官舍东北角挖掘，果然挖出骨骸，把它埋葬到禅智寺的空地里。乡里人都去祭奠她们，把这坟叫作三女坟。从此那座宅子就平安无事了。

曹唐

进士曹唐，以能诗，名闻当世，久举不第，常寓居江陵佛寺中亭沼。境甚幽胜，每自临玩赋诗，得两句曰："水底有天云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吟之未久，自以为常制者不及此作。一日还坐亭沼上，方用怡咏，忽见二妇人，衣素衣，貌甚闲冶，徐步而吟，则是唐前所做之二句也。唐自以制未翌日，人固未有知者，何遽而得之。因迫而迅之，不应而去。未十步间，不见矣。唐方甚疑怪，唐素与寺僧法舟善，因言于舟。舟惊曰："两日前，有一少年见访，怀一碧笺，示我此诗。适方欲言之。"乃出示唐，颇惘然。数日后，唐卒于佛舍中。（出《灵怪集》）

【译文】

进士曹唐因为能写诗，闻名于世，但长期科考，屡次不中。常来江陵佛寺中亭沼这个地方。这地方因为环境幽静而有名。曹唐每天都到这里游玩、赋诗。写出"水底有天云漠漠，人间无路月茫茫"的诗句。吟了不长时间，自认为以前写的都不如这两句。一天，还是坐在亭沼上，刚要尽情朗诵，忽然看见两个妇人，穿着白衣裳，样子很闲适，姿色艳丽、慢步而来，口中吟诵的正是曹唐前日写的两句诗。唐心想："自写这两句诗，没过两天，别人固然不知，怎么立刻让她二人知道？"于是赶忙去问那二位妇人，那二人不应而去。未到十几步远，就不见了。唐正为此感到疑惑奇怪。曹唐平素与寺僧法舟很要好，于是把这情况告诉法舟。法舟吃惊地说："两天前，有一青年来访，怀中揣着蓝色纸笺，让我看这两句诗，我正要跟他搭话，他又让我看'唐'字。"此后，曹唐精神恍惚，几天后死在佛寺中。

卷第三百五十　　鬼三十五

许生　颜浚　郝惟谅　浮梁张令　欧阳敏　奉天县民

许生

会昌元年春，孝廉许生，下第东归。次寿安，将宿于甘泉店。甘棠馆西一里已来，逢白衣叟，跃青骢，自西而来。徒从极盛，醺颜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繍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生策马前进，问其姓名，叟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鬼物矣，遂不复问。但继后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喷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谓生曰："吾闻三四君子，今日追旧游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连骑也。"生固请从，叟不对而去，生纵辔以随之。去甘棠一里会，见车马导从，填隘路歧，生麾盖而进。既至泉亭，乃下马。伏（"伏"原作"状"，据明钞本改）于丛棘之下，屏气以窥之。见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扬扬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长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语及瞻视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矶。叟既至，曰："玉川来何迟？"叟曰："适傍石墨涧寻赏，憩马甘棠馆亭。于西楹偶见诗人题一章，驻而吟讽，不觉良久。"座首者曰："是何篇什？得先生赏叹之若是？"叟曰："此诗有似为席中一二公有其题，而晦其姓名，怜其终章皆有意思，乃曰：'浮云凄惨日微明，沈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座中闻之，皆以襟袖拥面，如欲恸哭。神貌扬扬者云："我知作诗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食脱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飞杯，凡数巡巡，而座中欷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经旧游，无以自适。宜赋篇咏，以代管弦。"命左右取笔砚，乃出题云："《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七言长句。"白衣叟倡云："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少年神貌扬扬者诗云："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孝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彩照　宫。"短小器宇落落者诗云："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及瞻视疾速者诗云："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长大少须髯者诗云："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成，各自吟讽，长号数四，响动岩谷。逡巡，怪鸟鸱枭，相率啾唧；大狐老狸，次第鸣叫。顷之，骡脚自东而来，金铎之声，振于坐中。各命仆马，颇甚草草。惨无言语，掩泣攀鞍，若烟雾状，自庭而散。生于是出丛棘。寻旧路，匹马龁草于涧侧，蹇童美寝于路隅。未明，达甘泉店。店媪诘昌夜，生具以对媪。媪曰："昨夜三更，走马挈壶，就我买酒，得非此耶？"开柜视，皆纸钱也。（出《纂异录》）

【译文】

会昌元年春天，孝廉许生落榜东归。住在寿安，投宿到甘泉店。在甘棠馆西一里多地，遇到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头，骑着青搃马，从西边过来，后边跟着一大群随从。这老翁酒后容光焕发，精神振奋，边走边朗诵："春草萋萋春水绿，野花开尽飘香玉。繍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许生策马往前走，问那老翁姓名，老翁微笑不回答。又吟诵一篇道："厌世逃名者，谁能答姓名。曾闻三乐否，看取路傍情。"许生知道他是鬼，也就不再问，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大约走了二三里，太阳已经落了。到了喷玉泉牌堠西边，老翁笑着对许生说："我告知三四个老朋友，由于怀念旧地，今日重来此泉游览。我昨日已被召，将从这里继续往南走，你们就不要跟随了。"许生请求同去，老翁不答，默然离去。许生执辔策马相随。离甘泉一里多路，见前面车马人众堵塞了一条岔路。许生举起伞盖向前走。到泉亭以后，才下马，就潜伏在灌木丛中。屏住呼吸偷偷观察。看见四个男子：一个年青英俊、神气十足；一个身材矮小，仪容举止潇洒大方；一个高大魁梧、胡须甚少；还有一个清瘦，而言语、眼光疾敏的，都是金印紫授高官打扮，坐在泉北的一块大石头上。老翁来到之后，那四个人说："玉川为什么来这么晚？"老翁回答说："到石墨涧近旁观赏游览，停马在甘堂馆亭休息，在西边的柱子上偶然见到某诗人题写的一首诗，就停下来吟咏、诵读，不觉过了很长时间。"坐首位的那个人说："是什么篇章，能博得先生这样的赞叹？"老翁说："这诗的内容跟在座的二位有相似之处，但隐去了姓名。可佳的是篇末的几句都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浮云凄惨日微明，沉痛将军负罪名。白昼叫阍无近戚，缟衣饮气只门生。佳人暗泣填宫泪，厩马连嘶换主声。六合茫茫悲汉土，此身无处哭田横。"在座的人听了，都用衣袖遮着脸，象要痛哭。年青英俊神情自得的人说："我知道作诗的人了，莫不是在伊水上接受我的食物和脱衣相赠的那个人？"过了好一会儿，老翁催促举杯畅饮，共饮过几巡，座中"郗觑"慨叹之声未断。白衣老翁说："重游旧地，无以自慰，应该用吟诗作赋来代替音乐。"于是命令左右取出笔砚等物并命题。题目为：喷玉泉感旧游书怀。各写七言长句。白衣老翁首先吟唱道："树色川光向晚晴，旧曾游处事分明。鼠穿月榭荆榛合，草掩花园畦垅平。迹陷黄沙仍未寤，罪标青简竟何名。伤心谷口东流水，犹喷当时寒玉声。"神气自得的年青人吟道："鸟啼莺语思何穷，一世荣华一梦中。李固有冤藏蠹简，邓攸无子续清风。文章高韵传流水，丝管遗音托草虫。春月不知人事改，闲垂光影夺　宫。"身材矮小而又潇洒大方的人作诗道："桃蹊李径尽荒凉，访旧寻新益自伤，虽有衣衾藏李固，终无表疏雪王章，羁魂尚觉霜风冷。朽骨徒惊月桂香，天爵竟为人爵误，谁能高叫问苍苍。"清瘦、目光疾敏的人诵道："落花寂寂草绵绵，云影山光尽宛然。坏室基摧新石鼠，潴宫水引故山泉。青云自致惭天爵，白首同归感昔贤。惆怅林间中夜月，孤光曾照读书筵。"高大魁梧、少胡须的人吟道："新荆棘路旧衡门，又驻高车会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风不长败兰荪。丹诚岂分埋幽壤，白日终希照覆盆。珍重昔年金谷友，共来泉际话孤魂。"诗写完，各自吟咏诵读，朗朗的诵读声此起彼伏，震动山谷。霎那间，怪鸟鸱枭相继不停地"啾唧"，大狐老狸也一个接一个地鸣叫。一会，车马从东边过来，铜铃的叮噹声传入席间，各自吩咐仆从准备车马，仓悴匆忙，悲切无语，忍泣上马，若烟雾一样散去了。许生从这开始才从丛棘中出来，找到原路。途中马匹在涧旁吃草、跛脚牧童甜睡在路边。天未亮，到达甘泉店。店中老妇人问为什么冒着黑夜赶路，许生把路上经历的事告诉他。老妇人说："昨天夜里三更天，一伙人骑着马、带着壶，到我这里买酒，莫非就是你说的这些人。"打开柜看昨晚收的钱，都是纸钱。

颜浚 （原有目无文。据明钞本补）

会昌中，进士颜浚，下第游广陵。遂之建业，赁小舟，抵白沙。同载有青衣，年二十许，服饰古朴，言词清丽。浚揖之，问其姓氏，对曰："幼芳姓赵。"问其所适，曰："亦之建业。"浚甚喜，每维舟，即买酒果，与之宴饮。多说陈隋间事，浚颇异之，即正色敛衽不对。抵白沙，各迁舟航，青衣乃谢浚曰："数日承君深顾，某陋拙，不足奉欢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游瓦官阁，此时当为君会一神仙中人。况君风仪才调，亦甚相称。望不逾此约。至时。某候于彼。"言讫，各登舟而去。浚志其言，中元日，来游瓦官阁。士女阗咽，及登阁，果有美人，从二女仆，皆双环而有媚态。美人依栏独语，悲叹久之。浚注视不易，美人亦讶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谬矣。"使双鬟传语曰："西廊有惠鉴闍黎院，则某旧门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浚甚喜，蹑其踪而走，果见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浚遂于美人叙寒暄，言语毕日。僧进茶果。至暮，谓浚曰："今日偶此登览，为惜高阁。病兹用功，不久毁除。故来一别，幸接欢笑。某家在清溪，颇多松月，室无他人，今夕必相过。某前往，可与幼芳后来。"浚然之，遂乘轩而去。及夜，幼芳引浚前行，可数里而至。有青衣数辈，秉独迎之。遂延至内室，与幼芳环坐，曰："孔家娘子相邻，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宾相访，愿同倾觞，以解烦愤。'"少顷而至，遂延入，亦多说陈朝故事。浚因起白曰："不审夫人复何姓第，颇贮疑讶。"答曰："某即陈朝张贵妃，彼即孔贵嫔。居世之时，谬当后主采顾，宠幸之礼，有过嫔嫱。不幸国亡，为杨广所杀。然此赋不仁可甚，于刘禅、孔皓，岂无嫔御？独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种亡国，我后主实即风流，诗酒追欢，琴樽取乐而已。不似杨广，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冤女旷，父寡子孤。途穷广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鉴，为我报仇耳！"孔贵嫔曰："莫出此言，在坐有人不欲。"美人大叫笑曰："浑忘却。"浚曰："何人不欲斯言耶？"幼芳曰："某本江令公家嬖者，后为贵妃侍儿。国亡之后，为隋宫御女。炀帝江都，为侍汤膳者。及化及乱兵入，某以身蔽帝，遂为所害。萧后怜某尽忠于主，因使殉葬。后改葬于雷塘侧，不得从焉。时至此谒贵妃耳。"孔贵嫔曰："前说尽是闲理，不如命酒，略延曩日之欢耳。"遂命双鬟持乐器，洽饮久之。贵妃题诗一章曰："秋草荒台响夜萤，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人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嫔曰："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夜照琼花绽绮筵。"幼芳曰："皓魂初圆恨翠娥，繁华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浚亦和曰："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倚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俄闻叩门曰："江脩容、何婕妤、袁照仪来谒贵妃。"曰："窃闻今夕佳宾幽会，不免辄窥盛筵。"俱艳其衣裾，明其珰珮而入坐。及见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阁之会，又与新狎客题诗也。"顷之，闻鸡鸣，孔贵嫔等俱起，各辞而去。浚与贵妃就寝，欲曙而起。贵妃赠辟尘犀簪一枚，曰："异日睹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尽欢情。别日更当一小会，然须谘祈幽府。"呜咽而别。浚翌日懵然，若有所失。信宿，更寻曩日地，则近清溪，松桧丘墟。询之于人，乃陈朝宫人墓。浚惨恻而返，数月，阁因寺废而毁。后至广陵，访得吴公台炀帝旧陵，果有宫人赵幼芳墓，因以酒奠之。（出《传奇》）

【译文】

会昌年中，颜浚参加进士考试，落榜后去游广陵，于是又到了建业，租条小船到白沙游玩。同船有婢女，二十岁刚出头，服饰古朴，说话口齿清晰，辞藻华丽。浚上前拱手见礼，问她姓名。那女子回答说："我的名字叫幼芳，姓赵。"问她到什么地方去。回答说也是去建业。颜浚很高兴。每当停船，就买酒肉果品跟她宴饮。她说的都是前代陈朝、隋朝的事。颜浚感到很奇怪，就板着脸孔、整理着衣襟不予回答。到白沙后，各自搭船上路。分别前那婢女上前道歉说："几天来蒙您照顾，我浅陋拙笨，不足以陪伴您玩乐，然而有件事可以略表酬谢，七月十五那一天，您一定要去游瓦官阁。那时我会介绍你去见一个神仙中的人物，况且你的风度、仪表和才气，与他也很相称，希望你不要错过这次约会，到那时，我在那里恭候你。"说完，各自登船而去。颜浚记着她的话，阴历七月十五那天，去游瓦官阁。看见少男少女挤满楼台。登阁之后，果然有美人，后面跟从两个女仆，头上都梳有双髻，娇媚多情。那美人靠着栏杆自言自语，长嘘短叹了很长时间。颜浚停下来注视着她，那美人看见他也很惊讶。颜浚心想："幼芳的话果然不错。"美人派丫环传话给颜浚说："西廓有惠鉴高僧院，那里有我的旧门徒，你可以到那里去。幼芳也在那。"颜浚很高兴，跟着他们到那里。果然看见同船的那个女子出来对他微笑。颜浚于是就跟那美人寒暄、叙谈，谈了整整一天。有僧人送来茶果。到了晚上，美人对颜浚说："今天偶尔来登楼观览，可惜这高大的楼阁，这样有功用，我忧虑它不久就要被拆除了，所以特来告别。幸好蒙您这样开心，我家在清溪，松多月朗，室无他人，今晚您一定要过去探访。我先去了，你和幼芳可随后来。"颜浚同意了。美人于是乘车而去。到了晚上，幼芳带领颜浚前去。大约走了几里地到了那地方，有几个婢女拿着蜡烛出来迎接。把颜浚请到里间屋子，跟幼芳等人围成环形坐著。那美人说："孔家娘子住在隔壁，派人邀请她说：'今晚偶有佳宾来访，希望能同斟共饮，以解烦闷、忧愤。'"不一会，那人来了，就请了进来。也说一些陈朝的往事。颜浚于是起身说："不知夫人姓什么？出身什么门第？"美人现出疑虑和惊讶的样子，然后回答说："我就是陈朝的张贵妃，她是孔贵嫔。活在世上的时候，被后主错爱和光顾，宠幸的待遇，超过一般的嫔妃。不幸陈朝灭亡了，我们被杨广杀害。然而这贼不仁到了极点。刘禅、孙皓难道没有嫔妃侍候？唯独这贼这样结冤暴虐。同样都是亡国，我们的后主确实风流。吟诗、饮宴，抚琴、捧杯，只是取乐罢了。不象杨广那样西筑长城，东征辽海，使天下男子屈死，女子悲亡，父死儿孤。到广陵走到了穷途末路，死于普通人之手。也是上天明鉴，为我们报了冤仇。"孔贵嫔说："不要说这种话，在座的有人不愿意听。"美人大笑说："我全忘了。"颜浚问："什么人不愿意听这话？"幼芳说："我本是江令公家很受宠幸的人，后来做了贵妃的侍儿，亡国之后，又做了隋朝的宫女。隋炀帝在江都时，我是为他端汤送饭的人。等到国家衰败乱兵侵入的时候，我用身体去遮挡掩护隋炀帝，于是被乱兵杀害。萧后怜惜我对主子一片忠心，于是让我陪葬。后来炀帝改葬于雷塘侧，我不能跟从他了，到现在我又来拜会贵妃罢了。"孔贵妃说："方才说的都是些闲事，不如摆上酒，姑且再享受一点往日的欢乐啊。"于是命丫环取来乐器、高高兴兴的痛饮了许多。贵妃写诗一首吟诵道："秋草荒台响夜萤，白杨声尽减悲风。彩笺曾擘欺人总，绮阁尘清玉树空。"孔贵妃吟道："宝阁排云称望仙，五云高艳拥朝天。清溪犹有当时月，月照琼花绽绮筵。"幼芳吟道："皓魂初圆恨翠娥，繁花浓艳竟如何。两朝唯有长江水，依旧行人逝作波。"颜浚也和道："萧管清吟怨丽华，秋江寒月依窗斜。惭非后主题笺客，得见临春阁上花。"一会儿，听见外面叩门报告说："江脩容、何婕妤、袁照仪来拜见贵妃！"这三人进来后说："我们私下听说今晚有佳宾幽会，禁不住想见识一下盛筵。"于是都换上艳丽的衣裙、佩戴珠光宝饰而入坐。等见到方才四人写的诗，捧在手中、禁不住流下泪来。说："今晚不料能再遇见三阁聚会，又与新狎客吟诗作赋。"一会儿，听到鸡叫声，孔贵妃等都站起来，各自告辞离开。颜浚与贵妃一起睡。快天亮才起身。张贵妃送给他辟尘犀簪一枚，说："他日你看见这东西，就可以想起我，昨天正赶上人多，未能尽享欢乐，他日还当相见，然而必须打听寻找阴府。"说完后洒泪而别。第二天，颜浚迷迷糊糊的，好象丢了什么东西，随意睡下了。后来，再找从前相聚的地方，就找到清溪，那里长满了松树桧树，到处是土丘，向人打听，竟是陈朝的宫人墓。浚怀着感伤哀怜之情返回来。几个月后，瓦官阁因为寺庙坍塌而被毁。后来到了广陵，寻访到吴公台炀帝的旧陵，果然有宫人赵幼芳的墓，于是洒酒祭奠她。

郝惟谅

荆州之民郝惟谅，性粗率，勇于私斗。会昌二年寒食日，与其徒游于郊外，蹴踘角力，醉卧冢间。宵分始寤，将归，道左见一人家，室绝卑陋，虽张灯而颇昏暗。遂诣乞浆，有一妇人，容色惨悴，服装雅素，方向灯纫缝。延郝，良久谓郝曰："知君有胆气，故敢情托。妾本秦人，姓张氏，嫁与府衙健儿李自欢。自欢太和中，戌边不返，妾遘疫而殁。别无亲戚，为邻里殡于此处，已逾一纪，迁葬无因。凡死者饥骨未复于土，魂神不为阴司所籍。虽散恍惚，如梦如醉。君能便妾遗骸得归泉壤，精爽有托，斯愿毕矣。"郝曰："某生业素薄，力且不办，如何？"妇人云："某虽为鬼，不废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与胡氏佣作，凡数年矣。所聚十三万，葬备有余也。"郝许诺而归。迟明，访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即与偕往殡所，毁瘗视之，散钱培榇，数如其言。胡氏与郝，哀而异之。复率钱于同辈，合二十万，盛其凶仪，瘗于鹿顶原。其夕，见梦于胡郝。（出《酉阳杂俎》）

【译文】

荆州的百姓郝惟谅，性格鲁莽、率直，勇于争斗。会昌二年寒食节的那天，跟朋友到郊外游玩，作踢球游戏，彼此较量力气，醉酒后躺在坟冢间睡着了。天黑以后才醒过来，将要回家，看见道左边有一人家，房子破烂、简陋，即使点着灯，屋里也很昏暗。于是郝惟谅就去那人家，想要点东西喝。那家有一个妇人，脸色苍白憔悴，衣服朴素，正面对灯做针线活。那妇人邀请郝惟谅进屋。停了好一会儿，才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胆量、有气魄，所以有事情才敢托付给你。我本是秦人，姓张，嫁给府衙里一个身体强健男儿李自欢，自欢太和年中，被派守边关一去不返，我也得病死了。我无亲无故，后来被邻居发丧埋葬在这里。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没有机会迁葬了。凡死人尸骨没盖上土的，都不被阴司列入户籍，于是灵魂到处飘散，迷迷糊糊的，象作梦和醉酒一样。你如果能让我的遗骨回归地下，灵魂有所寄托，我的心愿也算了结了。"郝惟谅说："我的生业财路一向薄浅，即使用力去办，恐怕也做不到。你看怎么办？"那妇人说："我虽然是鬼，但一直没有丢开针线活。自从住在这儿，常常缝制雨衣，给一家姓胡的做雇工，共有许多年了。积赞的钱有十三万，安葬等一切费用还有剩余。"郝惟谅答应了他，就回去了。天亮时候，访到了姓胡的，察看一下完全与那妇人说的相符，就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地告诉了他，并跟他一块到坟地去。打开棺木一看，钱都零散的堆在里面，数一数，果然象妇人说的那么多。姓胡的人与郝惟谅都很怜惜她，同时也感到惊异。之后就又拿着这些钱及从朋友那里筹集的钱，总共三十万，很隆重地给他举行了安葬仪式，重新葬在鹿顶原。当天晚上，那妇人就托梦给胡、郝二人。

浮梁张令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毕具。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妪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竞。"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奁中餤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明抄本"某部"作"其捕"）送耳，令曰："可得一观呼？"曰："更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行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值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贶，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舍此则无计矣。某昨闻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蜂，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唏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吾"原作"君"，据明钞本改）顷为隋朝权臣一奏，道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衷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扎也。仙官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否？"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凡食顷，天符（"符"原作"府"，据明钞本改）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狥尔一甿，我（"我"原作"俄"，据明钞本改）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无"原作"书"，据明钞本改）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至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汩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汩于五味，欲致不坏，甚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手已失所在。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录。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酬金天王愿，曰请置子为阍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赡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螫。"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出《纂异记》）

【译文】

浮梁姓张的县令，家业遍布在江淮一带，积累的财宝和粮食，无法计算。为官期满，到京城去，常提前一程用餐，把海陆珍奇各种美味佳肴全都准备齐全。到了华阴，仆人搭好帐篷，摆上酒器、食具，厨师烤制的羊正好也熟了。有个穿黄衣服的占了个位置屈膝而坐。仆人连声喝叱，那人面不改色，毫不屈从。店主老妇人说："现在五坊衙门搜寻追捕的不法之徒，在关内横行，这人大概就属于这类人。不能跟他争持。"仆人刚想找自己的长官斥责他，张县令来到了。仆人就把黄衣人的事全部告诉他。张县令说："不要喝叱他。"就把黄衣人召来问他说："你从什么地方来？"黄衣人只是唯唯应诺罢了。张县令催促温酒，酒拿来了，让黄衣人用大金钟饮酒。黄衣人虽然不表感谢，但表情好象有惭愧之色。黄衣人喝完酒，回头目不转眼地盯着那只烤羊。张令亲自动手割羊肉劝他吃。一条羊腿吃完了，没有吃饱，张令又把箱子里十分之四、五的食物拿出来给他吃。酒喝到很尽兴的时候，黄衣人对张县令说："我四十年前曾经在东店吃饱喝足过一次，直到现在才吃顿饱饭。"张令听后很惊讶，就极力恳切地打听他的姓氏。黄衣人回答说："我不是人，只是送关中死人薄籍的小吏罢了。"张令吃惊地向他打听事情的原委。黄衣人说："太行山召募人魂，将要死去的人的名簿都放在那里，派我部里人送去罢了。"张令说："能拿来给我看看吗？"那个黄衣人回答说："即便看看也没有什么妨害。"于是解开皮囊。拿一卷纸笺来，打开看那上面第一行写着：太行主者牒全天府。第二行写着：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这就是你啊！"黄衣人说。张令看到自己的名字，乞求黄衣使者说："人生在世，修行和命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谁敢贪生怕死？只是我现在正身强力壮，家业这样浩大，还没有依托，有什么办法能延缓我的死期呢？我的袋子里的财物总计不少于几十万，都可以奉献给你。"黄衫使者说："一顿酒饭的恩惠，我确实应该报答。百万巨款的馈赠，对我有什么用呢？现在有个仙官叫刘纲，被贬在莲花峰，你应该竭尽全力径直前往，悲伤地诉说、奏请。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昨天听说金天王和南岳王作一种赌输赢的游戏，没取胜，输二十万，被催逼得很厉害，你可以到岳庙。用巨额的钱财许诺给他，他一定能在仙官那里给你出力。即使他出不了力，也可以从莲花峰下轻取登山之路，否则，荆榛遍布，密密层层，山谷阻断，你无法到达那里。"张令于是带了宰杀了的牲畜，骑马直奔岳庙。用千万钱财向他许诺。然后直奔莲花峰，找到了登山的小路。总共走了几十里路，到达莲花峰下。折向东南，有个茅草房，只见一个道士在小几案后面坐着。责问张令说："你这块腐骨秽肉，灵魂即将耗尽的人，怎么能到这里来？"张令说："钟已击响，漏壶已报晓，露水顷刻间就晒干了。我私下听说仙官能使朽骨复活，使白骨长肉。我既然还有求生之心，就会不惜一切财力向仙官奏请的。"道士说："我曾经替隋朝权臣启奏过一次，于是被贬住在这莲花峰下，你对我有什么恩德，想让我做终生孤守寒山的老翁呢？"张令苦苦哀求、感情更切迫。仙官神色很愤怒。一会儿，来一个使者，送来一封信，就是金天王的书信。仙官看完信，笑着说："机会已到，很难不答应。"召来使回告说："不会又因此受上帝谴责吧。"于是打开信，然后又写一阵子，烧香拜两拜打发使者回去。共有一顿饭的工夫，上天的符命就下来了。那上面写着"彻"字，仙官又烧香拜两拜打开看，上面写着："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且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肩过者，玄门是宗。徇乐甿。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看完，对张令说："大致世人的寿命，都可活到百岁，然而人因为有喜怒哀乐之情，弄乱了人的心性，爱和恨的嗜好和欲望，斩断了生命的根源。宣扬夸大自己的本领、而掩盖他人的长处，扰乱心性，顷刻万变。就会使人的精神疲乏、倦怠。天时虽和，也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就象甘美的泉水，投进五味，甘美的泉水仍不改变味道，难道可能吗？所以我勉励你回归正道，不要忘记我的教诲。"张令拜别告辞，举手之间，那人已不知去向。又寻找原路而回。心里稍觉平稳和轻松。走了十多里路，黄衫人迎上前向他道贺。张令说："将要答谢你，希望告诉我姓名。"黄衣小吏说："我姓钟，活在世上时就做传递文书的差事，死在华阴，于是又被阴司录用、做传递文书的差事。跟从前一样劳苦。"张令说："用什么办法可以免去你这差事的辛苦？"回答说："只要你能实现对金天王许下的诺言并且对他说，请他安排我做守门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送天符的时间已经耽搁了半天，不便再停留了。"张令便与黄衣差役告别，黄衣人进了庙南枯树中三、五步远的地方就不见了。这天晚上，张令停车住在华阴，决定东归去实现对金天王的许诺，花费要超过二万。就对他的仆人说："二万可以赡养十个象我这样的家庭，供应他们物资和粮食。怎以把逾万的祭品送给上帝，而又私自去拜谒土偶呢？第二天早晨就向东走，到了偃师，住在县馆。看见原来那个黄衫小吏、拿着天符推门进来，怒叱张令说："你怎么这样虚假，荒诞？现在就要大祸临头了，由你偿还对三峰的承诺没能实现，使我对你一饭之恩的报答也有始无终，心里很不安，象被毒虫咬了一样疼。"说完，就不见了。顷刻间，张令得了病，写遗书给妻子，还没写完就死了。

欧阳敏

陕州东三十里，本无旅舍。行客或薄暮至此，即有人远迎安泊，及晓前进，往往有死者。杨州客欧阳敏，侵夜至，其鬼即为一老叟，迎归舍。夜半后，诣客问乡地，便以酒炙延待。客从容谈及阴骘之事，叟甚有惊怍之色。客问怪之，乃问曰："鬼神能侵害人乎？人能害鬼乎？"叟曰："鬼神之事，人不知，何能害之？鬼神必不肯无故侵害人也。或侵害人者，恐是妖鬼也，犹人间之贼盗耳。若妖鬼之害人，偶闻于明神，必不容。亦不异贼盗之抵宪法也。"叟复深有忧色，客怪之甚，遂谓叟曰："我若知妖鬼之所处，必诉于尊神，令尽剪除。"叟不觉起拜，叩头而言曰："我强鬼也，虑至晓，君子不容，今幸望哀恕。"仍献一卷书与客曰："此书预知帝王历数，保惜保惜。"客受之，至曙，不辞而去，回顾乃一坏坟耳。其书是篆字，后客托人译之，传于世。（出《湘潇录》）

【译文】

陕州东边三十里的地方本来没有旅馆，往来旅客有时傍晚到达这里，就有人老远地去迎接、安置。到天亮的时候，常常有死的。有个扬州旅客叫欧阳敏，在天渐渐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这里。那鬼是一个老头，把他迎回了旅馆。半夜后，老头就到欧阳敏的住处，打听他的家乡。又用酒肉款待他。欧阳敏从容地说到上天默默地安定下民的事，老头显出吃惊和惭愧的神色。欧阳敏认为他很奇怪，趁机问他说："鬼神能侵害人吗？人能害鬼吗？"老头回答说："鬼神的事，人不了解，人怎么能害鬼？鬼神也一定不能无缘无故地侵害人，有侵害人的，恐怕也是妖鬼，就象人间的盗贼罢了。如果妖鬼害了人，偶尔被明察之神得知，一定不能宽容，跟盗贼触犯法规没什么不同。"老头又现出忧虑的神色。欧阳敏更感诧异，于是对老头说："我如果知道妖鬼在什么地方，一定到尊神那去控告他，让他把妖鬼全部铲除。"老头听后，不自觉地起身下拜并且说："我是强鬼，估计你知道全部真情，不会宽恕我。现在希望你能可怜我，饶恕我。"老头于是献一卷书给欧阳敏，并说："这书能预先知道帝王的历数。要好好保存，好好爱惜。"欧阳敏接受了它。到早晨，老头不辞而去。回顾夜来的事，却是满腔愤怒。那书是篆字。欧阳敏托人译过来，流传在世上。

奉天县民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民姓刘者，病狂，发时乱走，不避井堑。其家为迎禁咒人侯公敏治之。公敏才至，刘忽起曰："我暂出，不假尔治。"因杖薪担至田中，袒而运担，状若击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适打一鬼头落，埋于田中。"兄弟及咒者，犹以为狂，遂同往验焉。刘掘出一骷髅，戴赤发十余茎，其病竟愈。（出《酉阳杂俎》）

【译文】

会昌五年，奉天县国盛村村民姓刘的得了狂病。发病时到处乱走。就连水井和沟塘也不知躲避。他家给他请了驱鬼的人侯公敏来给他治病。公敏刚刚来到，刘忽然起身说："我先出去，不让你治。"于是手柱柴棍到了田里。光着膀子，拿着柴棍，好象在打什么东西。很长时间才回来，笑着说："我的病已经好了，刚才打落了一个鬼头，埋在田地里。"他的兄弟及驱鬼的人，还以为他说疯话。于是同去田中察看，刘掘出一骷髅，长着十多根红头发。从此，他的病就好了。

卷第三百五十一　鬼三十六

邢群　李重　王坤　苏太玄　房千里　韦氏子　李浔　段成式　鬼葬　董汉勋

邢群

刑部员外邢群，大中二年，以前歙州刺史居洛中，疾甚。群素与御史朱琯善。时琯自淮河从事罢居伊洛，病卒，而群未知。尝昼卧，忽闻扣门者。令视之，见琯骑而来，群即延入坐。先是群闻琯病，及见来，甚喜，曰："向闻君疾，亦无足忧。"琯曰："某尝病，今则愈矣。然君之疾，亦无足忧，不一二日，当闻耳。"言笑久之，方去。琯访群之时，乃琯卒也。（出《宣室志》）

【译文】

在刑部担任员外郎官职的邢群，在唐宣宗大中二年时因前任歙州刺史的关系住在洛中。有一次，他得了重病在家中休养。那时，他和当御史的朱琯是好朋友。邢群生病的时候，朱琯已经被免去了淮海从事的官位在伊水洛水一带，不久就病死了，可是邢群并不知道好友朱琯的死讯。有一天，邢群在家里躺着，忽然听见敲门声，让人开门看，原来是朱琯骑马来到门前，邢群非常高兴地请朱琯进屋坐下。邢群曾听说朱琯生了病，现在见他来了很高兴地说："听说你曾生了病，看你现在这样，我就无忧无虑了。"朱琯说，"我是生过病，现在已经好了。你这个病也不用愁，一两天就会痊愈的。"两个人谈笑了半天，朱琯才告辞。事后才知道，朱琯来看过邢群的时候，正是他刚刚死去的时候。

李重

大中五年，检校郎中知盐铁河阴院事李重罢职，居河东郡。被疾，旬日益甚，沈然在榻。一夕，告其仆曰："我病不能起矣。"即令扃键其门。忽闻庭中窣然有声，重视之，见一人衣绯，乃河西令蔡行己也。又有一人，衣白叠衣，在其后。重与行己善，即惊曰："蔡侍御来。"因命延上，与白衣者俱坐。顷之，见行己身渐长，手足口鼻，亦随而大焉。细视之，乃非行己也。重心异也，然因以侍御呼焉，重遂觉身稍可举，即负壁而坐，问曰："某病旬月矣，今愈甚。得不中于此乎？其人曰："君之疾当间矣。"即指白衣者："吾之季弟，善卜。"乃命卜重。白衣者于袖中出一小木猿，置榻上。既而其猿左右跳踯，数四而定。白衣者曰："卦成矣，郎中之病，固无足忧。当至六十二，然亦有灾。"重曰："侍御饮酒乎？"曰："安敢不饮。"重遂命酒，以杯置于前。朱衣者曰："吾自有饮器。"乃于衣中出一杯，初似银，及既酌，而其杯翻翻不定。细视，乃纸为者。二个各尽二杯，已而收其杯于衣中。将去，又诫重曰："君愈之后，慎无饮酒，祸且及矣。"重谢而诺之，良久遂去。至庭中，乃无所见，视其外门，扃键如旧。又见其榻前，酒在地，盖二鬼所饮也。重自是病愈，既而饮酒如初，其年，谪为杭州司马。（出《宣室志》）

【译文】

唐宣宗大中五年时，李重被免去了检校郎中、知盐铁和河阴院事等本、兼各职，住在河东郡（今山西蒲州）。有一次他生了病，十多天以后病情更加沉重。一天晚上他对仆人说："我病得起不来床，你去把门都关好吧。"这时他忽然听见庭院里有动静，仔细一看，来了一位红袍的官员，原来是他的好友河西县令蔡行己，身后还跟着个穿白衣的人。李重惊喜地说："原来是蔡侍御到了！"说罢忙请蔡行己和那位白衣人上座。片刻之间，只见蔡行己身材突然长高起来，手脚口鼻也随着长大。仔细看竟不是蔡行己了。李重心里非常奇怪，暗想："是不是我一叫他'蔡侍御'他就长高了呢？"这时，又觉得自己身体不那么沉重了，就挣扎着靠墙坐了起来，向那人道："我已经病了不少天了，现在越来越重，是不是快死了呢？"那个高大的人说，"不，你的病该好了。"说着指了指那个白衣人说："这是我的小弟弟，他非常善于算卦。"然后就让白衣人算上一卦。白衣人从衣袖里拿出一个小木制猿猴放在床上，那小猿猴立刻在床上又蹦又跳，半天才停下来。白衣人说，"卦已算出来了，你的病不用担心，你可以活到六十二岁，但你还会有灾。"李重说，"侍御喝点酒不？"那人说，"喝就喝点吧。"李重就让仆人备酒，将酒杯放在那人面前。那人说，"我自带着酒具呢。"说着就从身上拿出一只杯子，刚一看像是银杯，但倒上酒后，杯子晃动很厉害，再仔细看，原来是一只纸杯。两个人各自喝了两盅酒后，那红衣人又把杯子揣回怀中。两人将要离去时，红衣人又告诫李重说，"你病好之后，千万不要再喝酒，否则会有祸事临头。"李重拜谢并答应一定不喝酒。过了半天，那两个人就走了。他们刚走到院子里，就消失了。李重察看大门，大门仍然是锁着的。再看床前的地上，酒都泼在那里，这才知道喝酒的是两个鬼怪。后来李重病愈之后，没管那一套，照样喝酒。果然，这一年李重被贬为杭州司马。

王坤

太原王坤，大中四年春为国子博士。有婢轻云，卒数年矣。一夕，忽梦轻云至榻前。坤甚惧，起而讯之，轻云曰："某自不为人数年矣，尝念平生时，若絷而不忘解也。今夕得奉左右，亦幸会耳。"坤懵然若醉。不寤为鬼也。轻云即引坤出门，门已扃鐍，隙中导坤而过，曾无碍。行至衢中，步月徘徊，久之，坤忽饥，语于轻云，轻云曰："里中人有与郎善者乎？可以诣而求食也。"坤素与太学博士石贯善，又同里居，坤因与偕行。至贯门，而门已键闭，轻云叩之。有顷，阍者启扉曰："向闻叩门，今寂无覩，何也？"因阖扉，轻云又扣之，如是者三，阍者怒曰："厉鬼安得辄扣吾门！"且唾且骂之。轻白坤云："石生已寝，固不可诣矣。愿郎更诣他所。"时有国子监小吏，亦同里，每出，常经其门。吏与主月俸及条报除授，坤甚委信之，因与俱至其家。方见启扉，有一人持水缶，注入衢中。轻云曰："可偕入。"既入，见小吏与数人会食。初，坤立于庭，以为小吏必降阶迎拜。既而小吏不礼，俄见一婢捧汤饼登阶，轻云即殴婢背，遽仆于阶，汤饼尽覆。小吏与妻奴俱起，惊曰："中恶。"即急召巫者，巫曰："有一人，朱祓银印，立于庭前。"因祭之，坤与轻云俱就坐，食已而偕去。女巫送到门，焚纸钱于门侧。轻云谓坤曰："郎可偕某而行。"坤即随出里中，望启夏而去。至郊野数十里，见一墓，轻云曰："此妾所居，郎可随而入焉。"坤即俯首曲躬而入，墓口曛黑不可辨。忽悸然惊寤，背汗股栗。时天已晓，心恶其梦，不敢语于人。是日，因召（明钞本"召"作"访"。）石贯。既坐，贯曰："昨夕有鬼扣吾门者三，遣视之，寂无所覩。"至晓，过小吏，则有焚纸钱迹，即立召小吏，讯其事。小吏曰："某昨夕方会食，忽有婢中恶。巫云，鬼为祟。由是设祭于庭，焚纸于此。"尽与坤梦同。坤益惧，因告妻孥。是岁冬，果卒。（出《宣室志》）

【译文】

太原人王坤在唐宣宗大中四年春上当了国子监的忖士（学官名）。他有个婢女名叫轻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有天晚上，王坤忽然梦见轻云来到她的床前。王坤很害怕，就起身问她怎么回事。轻云说："我已离开人世好几年了，回想我活着的时候，就像被绳索捆系着身子和你难分难解。今天我能再来到你身边，真算得上是大幸了。"王坤被她的柔情感动得如痴如醉，竟忘了她是鬼这码事了。轻云领着王坤往外走，虽然大门紧锁，但王坤随着轻云从门缝中一下就钻出去了。他们一同来到街上，在月光下徘徊游荡了很久。后来王坤忽然觉得很饿，就告诉了轻云。轻云说："邻里中有和你不错的朋友吧？可以去向他们要些东西吃。"王坤想起自己和太学博士石贯挺好，又是邻里，就领着轻云来到石贯家门口，一看大门紧闭，轻云就上前敲门。敲了半天，守门人才打开了门，一看门外没有人，奇怪地说，"我刚刚明明听见敲门，怎么没有人呢？"说着就又把门关上了。轻云又敲，守门人开门看还是没人。这样反复了好几次，守门人在里面大怒地嚷叫，"哪儿来的恶鬼一再地敲我家大门？！"一面骂一面朝地上吐唾沫。轻云就对王坤说，"你的朋友石贯已经睡了，不要找他了，我随你去找别的人家吧。"当时，国子监里有个小官员也和王坤是邻居，王坤去时必要经过小官员的门口，小官员也常常给王坤捎来每月的薪金或文件，因此王坤很信任他。于是王坤领着轻云一同来到那小官员家的门外，刚要敲门，见门内有个人提着水罐出门倒水，轻云对王坤说，"咱们趁此机会进去吧。"进院以后，见那小官员正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饭，王坤就站在院子里，心想那小官员一定会请自己进屋一同就餐。然而小官员根本就没看见他们。不一会儿，有一个丫环端着食物登上台阶往屋里送，轻云就往丫环的背上打了一拳，丫环立刻摔倒在台阶上，食物洒了一地。这时那小官员带着妻子奴仆从屋里跑出来，惊恐地大喊："中了邪啦！"然后马上就请来一名巫师。巫师看了看说，"庭院前来了一位神怪，头戴有缨穗的帽子，胸前佩着银制的官印！"于是巫师就领着大家一块祭祀祷告，轻云和王坤趁机钻进屋里坐下大吃了一顿，吃完就一块走了。那巫师在后面送他们出门，并在大门旁烧了些纸。轻云对王坤说，"你现在就跟我走吧。"王坤就跟着轻云走出街道，直奔启夏门而云。他们出城走了几十里后来到一座坟墓前，轻云说，"我就住在里面，你随我进去吧。"王坤就低头弯腰往墓穴里钻，只见墓内一片漆黑，心里一怕，就突然惊醒了，原来刚才是一场梦。王坤越想越怕，双腿战抖得冒冷汗，看看天已破晓，但是没敢把这恶梦告诉任何人。这天，王坤请来他的好友石贯，石贯刚一坐下就对王坤说，"昨天夜里有个鬼三次敲我家大门，我让人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到了早上王坤造访那小官员家，见他家门边有一堆烧纸钱的痕迹，我就立刻找他，问他为什么烧纸钱，小吏说："昨晚和朋友们会餐时，忽然有个丫环中了邪，当即请来了巫师，巫师说是鬼在作怪，于是在院中进行了祭祀，又在门边烧了纸钱。"王坤一听，这些情况和自己梦中的事完全一样，心里更加恐惧，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家里的亲人们。这年冬天，王坤果然死了。

苏太玄

阳朔人苏太玄，农夫也，其妻徐氏，生三子而卒。既葬，忽一日还家，但闻语而不见形，云："命未合终，冥司未录。"每至，必怜抚其子，为之纫补。经旬月，邻仵乃知，或占卜吉凶，述善恶，一一符验，有乡人在府充职，被疾，其家请卜之。俄顷云："至凉风馆南，地名柘木林。遇虎当道，不敢过，遂却回。"卜者请逼，因请再往。俄顷曰："至府，见所疾已愈。"疑其不实，遂问其所居坊曲，病人形貌。徐氏先不曾至府，又未识病者，一一言之，无差异。又有人来卜，谢无物奉酬，深为不足。徐氏曰："公家三斗粟在西房，何得称无？"卜者请取之。逡巡，负致其前，众皆愕然。如此不一。忽一旦，言帝舜发兵讨蛮，有人求至驿，助擎熟食，更一两日当远。如期而归。将一分细食，致夫前曰："此饭曷若人间过军者。"夫尝之，倍珍于他食。又一旦泣告曰："无端泄阴事，获罪被追。此去难再还，好看儿女。"泣别遂绝。（出《桂林风土记》）

【译文】

广西桂林阳朔有个叫苏太玄的农夫，他妻子徐氏生了三个儿子后死去了。埋葬以后不久，徐氏忽然回家来了。但是，苏太玄只能听到徐氏的声音，看不见她本人。徐氏说，"我的阳寿期限未到，阴间不收留我。"徐氏每一次回家来，都对自己的孩子十分疼爱，还为孩子们缝缝补补。天长日久，邻居们就都知道了，纷纷来向徐氏求卦或问吉凶祸福，徐氏也就告诉他们，而且十分应验。有一个在府里作事的人生了病，家人请徐氏给算一算吉凶。不一会儿徐氏就说，"我已经走到凉风馆以南的柘木林，前面有一只猛虎挡住了去路，过不去，于是就回来了。"病人的家人恳求徐氏再去一趟。又过了片刻，徐氏说："到了府里看到他的病已经好了。"家中人还担心徐氏说的不准确，就向徐氏询问他们家的住址和病人的相貌。徐氏生前根本没去过那病人家，也不认识病人，但说出来的情况一点也不差。后来，又有一个人来求徐氏给占卦，并事先说明没有钱物答谢，请徐氏谅解。徐氏说，"你们家西屋明明有三斗粮食放着，你怎么说你家什么也没有呢？"那人说，"你说我家有粮，你就去取来好了。"不大一会儿，徐氏果然把粮食给背来了，大家一看都十分惊讶。有一天，徐氏突然说舜帝兴兵讨伐蛮狄，有人来求她随军作饭，一两天就能回来。两天后徐氏果然回来了，还把一份点心给丈夫说，"你尝尝比人间犒劳军队的食物怎样？"丈夫一尝，果然比人间食物好吃。又过了几天，徐氏忽然哭着对丈夫说，"我由于泄漏了阴间的事将被问罪，这一去怕是再不能回来了。我去后，你可要好好照看儿女们啊！"洒泪而别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

房千里

春州南门外有仙署馆，馆中有卢公亭。房千里贬官，寻医于斯州，太守馆之于是。东厢有内室，仆夫假寐，忽有朱衣人，甚魁伟，直来其前。仆辈惊走，告千里。既一二夕，又然。千里不信，然不复置于室内。后累月，徒居溪亭。复有假掾吏寄与东室，昼日，见一男子披纱裳，屣履而来，曰："若无久驻此。"掾惊出户，俱以状白于僚吏。有老牙门将陆建宗曰："元和中，诛李师道，其从事陆行俭流于是州，赐死于是。掾所白之状，（"状"原作"将"，据明抄本改。）果省不谬。（出《投荒杂录》）

【译文】

广东春州南门外有座仙署馆，馆中有个卢公亭。房千里被贬官后到这个州求医，春州太守请房千里住进了仙署馆。有一天，仆人正在仙署馆的东厢房内室里睡午觉，忽然来了一个十分魁伟穿红衣的人，仆人们都吓跑了，告诉了房千里。过了一两天，那红衣大汉又来了。房千里虽然不信鬼神，也不再在馆里住了，迁居在溪亭。后来又有一位当掾吏的人借住在仙署馆的东屋。有一天，掾吏忽然看见一个男人披着纱衣穿着拖鞋走进来说："你不许在这里长住！"那掾吏吓得跑了出去，把这情形告诉同僚们。有位曾在府衙当过门将的陆建宗说，唐宪宗元和年间，朝廷诛杀李师道时，曾经给李师道当从事官的陆行俭流放到这个州，并在这里赐死。那掾吏所说的样子和陆行俭一点不差。

韦氏子

京兆韦氏子，举进士，门阅甚盛。尝纳妓于洛，颜色明秀，尤善音律。韦曾令写杜工部诗，得本甚舛，妓随笔改正，文理晓然。是以韦颇惑之。年二十一而卒，韦悼痛之，甚为羸瘠。弃事而寐，意其梦见。一日，家僮有言嵩山任处士者，得返魂之术。韦召而求其术，任命择日斋戒，除一室，舒帏于室，焚香。仍须一经身衣以导其魂，韦搜衣笥，尽施僧矣。惟余一金缕裙，任曰："事济矣。"是夕，绝人屏事，且以暱近悲泣为诫。燃蜡炬于香前，曰："覩烛燃寸，即复去矣。"韦洁服敛息，一禀其诲。是夜，万籁俱止，河汉澄明。任忽长叹，持裙面帏而招。如是者三，忽闻吁叹之声。俄顷，蚑帏微出，斜睇而立，幽芳怨态，若不自胜。韦惊起泣，任曰："无庸恐迫，以致倏回。"生忍泪揖之，无异平生。或与之言，颔首而已。逾刻，烛尽及期。欻欲逼之，纷然而灭。生乃捧帏长恸，既绝而苏。任生曰："某非猎食者，哀君情切，故来奉救。沤沫槿艳，不必置怀。"韦欲酬之，不顾而别。韦尝赋诗曰："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悼亡甚多，不备录。韦自此郁郁不怿，逾年而殁。（出《唐阙史》）

【译文】

京城有个姓韦的人参加进士科试，门庭十分显赫。韦氏在洛阳时曾蓄养了一名妓女，这妓女容貌秀美，尤其精通诗词音律。韦氏曾经让妓女抄写一部杜甫的诗集，原本上错误很多，妓女在抄录时都一一改正过来了，文理十分通顺，韦氏感到很奇怪。那妓女二十一岁时就死了，韦氏十分痛苦。由于思念她，身体都消瘦了很多，经常扔下要做的事就去睡觉希望能梦见她。有一天，韦氏听家里的仆人说，嵩山有位姓任的隐者能为死者招魂，韦氏就把任某请来了，请他为妓女招魂。任某让韦氏选了个日子净心吃素，安排了一个房间，在屋里挂上帐幕，烧上了香，然后向韦氏要一件妓女生前穿过的衣服好召她的魂。韦氏翻找衣箱，妓女的衣服都已施舍给僧人了，只剩一件金缕裙，任某说，"这就可以了。"这天晚上，任某让韦氏断绝一切人事杂念，并告诫说到时候绝不许和妓女的魂灵亲近，也不许哭。任某在香前点了一支蜡烛说，"蜡烧到一寸时，我就走了。"韦氏连大气也不敢出，牢记着任某的告诫。这天夜里，万籁无声，星河闪烁，任某忽然长长地叹了口气，手里举着那件裙子朝着帐子招魂，反复了几次后，忽然听见女子悲叹接着就见那女子从帐中露出了一点身子，含泪凝视，似怨似悲，好像悲伤得不能自持的样子。韦氏顿时又惊又悲哭了起来，任某立刻提醒说，"你千万不要惊动她，不然她立刻就会回去了！"韦氏只好强忍哭泣向那女子拜礼。看她那模样，和活着时完全相同，韦氏和她说话，她只是点点头而已。过了一会，蜡烛快要燃尽，那女子的归期就要到了，韦氏忙扑上前去，女子就突然消失了。韦氏就捧着帐幕痛哭起来，哭昏过去又苏醒过来。任某对韦氏说，"我不是用召魂术挣钱的那种人，由于被你的真情所感动，所以才来帮你一把。其实男女之情就像水上的波浪树上的鲜花，转眼就会消失，你不必这样挂在心上。"韦氏想好好酬谢任某，任某不受，头也不回地就走了。后来，韦氏曾为这事写了一首诗："惆怅金泥簇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浑似初逢李少君。"韦氏悼念的诗写了很多，这里不一一记载了。后来韦氏一直郁郁寡欢，第二年就死去了。

李浔

咸通中，中牟尉李浔，寓居圃田别墅。性刚戾，不以鬼神为意。每见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风眩，方卧于庑下，忽有田父立于榻前，云："邻伍间欲来省疾。"见数人，形貌尪劣，服饰或紫或青。有矮仆，提酒两壶，历阶而上。左右妻子，悉无所睹。谓浔曰："尔常日负气，忽于我曹。醪醴之间，必为他人爱惜。今有醇酎数斗，众欲为君一醉。"俄以巨杯，满酌饮浔，两壶俱尽，余沥满席。谓浔曰："何以常时惜酒也耶？"自尔百骸昏悴，如宿宿酲惙然，数月方愈。（出《剧谈录》）

【译文】

唐懿宗咸通年间，河南中牟县的县尉李浔住在郊园中的别墅里。李浔性格刚毅，脾气暴躁，从来不信鬼神。每当他看到有人向鬼神祭酒，就会很生气地制止。有一天，他突然得了中风病，在房檐下躺着，就见几个农夫来到床前说，"邻居们听说你病了，特地来看你。"李浔看这几个人相貌丑陋不堪，有的穿紫有的穿青，又见一个很矮的仆人提着两壶酒沿着庭院的台阶走上来，但这些人李浔身旁的家人都看不见。那矮仆说，"你平时特别固执，瞧不起我们。别人敬我们点酒，你也阻挡制止。今天我带来几斗好酒，大家和你一起喝个痛快吧！"说着就拿来一个很大的酒杯，倒满了酒给李浔，把两壶酒都倒光了，地上还洒了很多的酒。那矮仆又对李浔说，"你看我们可不像你平时那么珍惜酒吧？！"李浔这次被鬼怪们灌得醉成了一滩泥，总是醉醺醺的又昏又乏，过了几个月才好。

段成式

太常卿段成式，相国文昌子也，与举子温庭筠亲善。咸通四年六月卒。庭筠居闲辇下，是岁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大雪，凌晨有扣门者。仆夫视之；乃隔扉授一竹筒，云："段少常送书来。"庭筠初谓误，发筒获书，其上无字。开之，乃成式手札也。庭筠大惊，驰出户，其人已灭矣。乃焚香再拜而读，但不谕其理，辞曰："恸发幽门，哀归短数。平生已矣，后世何云。况复男紫悲黄，女青惧绿。杜陵分绝，武子成覠。自是井障流鹦，庭钟舞鹄。交昆之故，永断私情。慷慨所深，力占难尽。不具。荆州牧段成式顿首。"自后寂无所闻。书云覠字，字书所无，以意读之，当作"群"字耳。温段二家，皆传其本。子安节，前沂王傅，乃庭筠婿也，自说之。（出《南楚新闻》）

【译文】

任太常卿的段成式，是相国段文昌的儿子，他和举人温庭筠是好友。唐懿宗咸通四年六月，段成式去世了，当时温庭筠正在京城闲住。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这一天，下起了大雪。一大早有人敲温庭筠的门。仆人去开门时，隔着门送进一只竹筒，外面的人说是段成式送信来了。温庭筠起初以为听错了，打开竹筒拿出信札，上面没有字，再把信札展开，果然是段成式手写的笔迹。温庭筠大吃一惊，飞跑出门，送信人已经不见了。温庭筠烧上香，再三叩拜后才把信拿来看，然而却看不懂上面的意思。信上写道："我悲痛的进了阴府之门，哀叹我的寿数太短促了！我这一生是完了，后辈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何况男子为黄叶飘零而悲叹，女子为春深而心惊，自从在陕西杜陵分别之后，继之而来的人成群结队，真是院中井栏上流鹦飞翔，庭上的鹄鸟伴着钟声起舞，而我们这样的老朋友，却永远断绝了情谊。想到这些，我真是感慨万端，写也写不尽啊，就说到这里吧。荆州牧段成式再拜。"从这次以后，就再也没听到段成式的消息了。那封信中的"覠"字，任何书里都没有，按照大意去读，应该是个"群"字。温家和段家一直流传着那封信的原本。儿子安节，曾为沂王的太傅，乃是温庭筠的女婿，这些事都是他亲口说的。

鬼葬

辰州溆浦县西四十里，有鬼葬山。黄闵《沅川记》云，其中岩有棺木，遥望可长十余丈，谓鬼葬之墟。故老云，鬼造此棺，七日昼昏，唯闻斧凿声。人家不觉失器物刀斧，七日霁，所失之物，悉还其主，铛斧皆有肥腻腥臊。见此棺俨然，横据岸畔。（出《洽闻记》）

【译文】

湖南辰州溆浦县城西四十里，有一个"鬼葬山"。黄闵所著的《沅川记》中说，这山的中部岩石中有一个巨大的棺木，远看有十几丈长，那就是葬鬼的废墟。当地老人们说，鬼们制造这只棺木时，连着七天都是大白日天昏地暗，只听见山上传来斧凿声，很多人家的木匠工具都不翼而飞。七天后，天晴了，那些丢失的工具又都自己回到主人家里，斧子凿子上都沾上了腥臊的气味。再看山上，就出现了那口横在岩畔的棺木。

董汉勋

汝坟部将董汉勋，善骑射，力兼数人，矫捷能斗。累戍于西北边，羌人惮之。乾符丙申岁，为汝之龙兴镇将。忽一日，谓其妻曰："来日有十余故人相访，可丰备酒食。"其家以为常客也，翌日，盛设厅事。至辰巳间，汉勋束带，出镇门，向空连拜，或呼行第，或呼字，言笑揖让而登厅。其家大愕，具酒食，若陈祭焉。既罢，其妻诘之，汉勋曰："皆曩日边上阵没同侪也，久别一来耳，何异之有？"后汉勋终亦无恙。至明年秋八月晦，青土贼王仙芝数万人奄至。时承平之代，郡国悉无武备。是日，郡选锐卒五百人，令勇将爨洪主之。出郡东二十里苦慕店，尽为贼所擒，唯一骑走至郡。郡人大惊，遂闭门登陴，部分固守。汉勋以五百人据此门。九月朔旦，贼至合围，一鼓而陷南门，执太守王镣。汉勋于北门，乘城苦战。中矢者皆应弦饮羽，所杀数十人，矢尽，贼已入。汉勋运剑，复杀数十人。剑既折，乃抽屋椽击之，又杀数十人。日上饥疲，为兵所殪，贼帅亦嗟异焉。（出《三水小牍》）

【译文】

镇守河南汝水大堤的部将董汉勋，骑术箭术都很高超，而且臂力过人，矫健善斗。他曾多次在西北边疆镇守，羌族人都很怕他。乾符丙申年，董汉勋镇守汝州的龙兴，有一天他对妻子说："明天将有十几个老朋友来看我，你可多准备好酒好菜。"第二天，他在大厅中摆好了盛筵。午前，他装束整齐，出了营门，向空中不断地连连礼拜，嘴里不住地叫着一些人的名字或排行，说笑着向大厅里让着客人。家里人都十分惊讶，不断地往大厅里端上酒菜，像祭祀上供一样。汉勋的妻子问他，他说，"他们都是我在边疆打仗时阵亡的朋友，分别很久了，来看看我，有什么奇怪的呢？"后来汉勋始终没有出什么事。第二年秋天八月最后的一天，王仙芝带着数万人突然杀来。当时天下太平，州、郡没有驻扎大量军队。这天，郡里派出五百名精兵，由一名叫爨洪的勇将率领，到郡城东二十里的苦慕店迎敌，但出师不利，全部被王仙芝的军队俘获了，只有一个人骑马返回郡城。城里人大惊，赶快关了城门上了城墙，准备守城，董汉勋带着五百人把守城门。九月初一早晨，贼兵围城，一举攻陷了南门，抓住了太守王镣。董汉勋在北门据城苦战，拉弓猛射，每射必中，贼兵数十人被射死。后来董汉勋箭射完了，贼兵终于攻进城门，汉勋又拔剑杀了几十名贼兵。后来剑也砍断了，就抽了一根屋椽搏斗，又打死数十人，一直战到精疲力竭，终于被杀。后来贼兵的统帅也十分惊异赞叹。

卷第三百五十二　鬼三十七

牟颖　游氏子　李云　郑总　王绍　王鲔　李戴仁　刘璪　李矩　陶福 巴川崔令

冯生

牟颖

洛阳人牟颖，少年时，因醉，误出郊野，夜半方醒，息于路旁。见一发露骸骨，颖甚伤念之。达曙，躬身掩埋。其夕，梦一少年，可二十已来，衣白练衣，仗一剑，拜颖曰："我强寇耳，平生咨意杀害，作不平事。近与同辈争，遂为所害。埋于路旁，久经风雨，所以发露。蒙君复藏，我故来谢君。我生为凶勇人，死亦为凶勇鬼。若能容我栖托，但君每夜微奠祭我，我常应君指使。我既得托于君，不至饥渴，足得令君所求狥意也。"颖梦中许之。及觉，乃试设祭飨，暗以祀祷祈。夜又梦鬼曰："我已托君矣，君每欲使我，即呼赤丁子一声，轻言其事，我必应声而至也。"颖遂每潜告，令窃盗，盗人之财物，无不应声遂意，后致富有金宝。一日，颖见邻家妇有美色，之，乃呼赤丁子令窃焉。邻妇至夜半，忽至外逾垣而至。颖惊起款曲，问其所由来，妇曰："我本无心，忽夜被一人擒我至君室。忽如梦觉，我亦不知何怪也。不知何计，却得还家。"悲泣不已，颖甚闵之，潜留数日。而其妇家人求访甚切，至于告官。颖知之，乃与妇人诈谋，令妇人出别墅，却自归，言不知被何妖精取去，今却得回。妇人至家后，再每三夜或五夜，依前被一人取至颖家，不至晓，即却送归。经一年，家人皆不觉。妇人深怪颖有此妖术，后因至切，问于颖曰："若不白我，我必自发此事。"颖遂具述其实，邻妇遂告于家人，共图此患。家人乃密请一道流，洁净作禁法以伺之。赤丁子方夜至其门，见符箓甚多，却反。白于颖曰："彼以正法拒我，但力微耳。与君力争，当恶取此妇人。此来必须不放回也。"言讫复去。须臾，邻家飘骤风起。一宅俱黑色，但是符箓禁法之物，一时如扫，复失妇人。至曙。其夫遂去官，同来颖宅擒捉，颖乃携此妇人逃，不知所之。（出《潇湘录》）

【译文】

洛阳有个叫牟颖的人，少年时有一次喝醉酒胡乱走到城郊野地，睡在路旁。半夜醒来后，发现附近有一具露出坟地的尸骨，心里很可怜它，天明时就用土把那尸骨埋起来了。这天夜里牟颖梦见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穿着一身白衣，拿一把剑，向牟颖行礼说，"我生前是一名强盗，肆意杀了不少人，干了很多坏事。后来因为和同伙争斗被杀死，把我埋在路边，久经风吹，所以才暴骨坟墓之外。承蒙您的同情把我重新掩埋，我特来致谢。我活着时是个凶汉，死后也是个凶鬼。您如果能继续庇护我，只要每夜能小小地祭奠我一次就行，使我不受饥渴之苦，我就会随时听您的指使为您效劳。您能满足我这一点愿望吗？"牟颖在梦中就答应了那青年鬼魂。醒来后，他就摆设了祭祀供品，并暗自祈祷了一番。当天夜里，牟颖又梦见鬼来说，"我已领着了您的祭品和祈祷了。今后，你如需要用我，只要喊一声'赤丁子'并小声说你有什么事要我办，我会应声而至的。"后来，牟颖就常常偷偷招唤赤丁子，让他偷盗别人的财物，赤丁子每次都能把盗来的财物送给他。牟颖因此而渐渐成了拥有金银宝物的富人。有一天，牟颖又看见邻家女人很漂亮，动了心，就又让赤丁子去把那女人偷来。这天半夜，邻家女人忽然翻墙来到牟颖家，牟颖又惊又喜，问她怎么来的。女人说，"我根本不想来，是被一个人硬抓到你家来的，像一场恶梦刚醒，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回到我家去啊！"说罢痛哭起来。牟颖挺可怜她，偷偷留她住了几天。这时女人家中到处找她，并向官府报告了。牟颖听说后，就暗地和妇人合谋取得一致，让她自己回到家中，并对她家人说不知被什么妖怪抓去又放回来了。那女人回到家后，每隔三五天，仍然夜晚被赤丁子背到牟颖家，不到天亮再送回去。这样达一年，女人家里谁也没发现。女人看牟颖有这么高明的妖术十分奇怪，就追问牟颖到底是怎么回事，并说如牟颖不说实话，她自己就向别人坦白。牟颖无奈，就说了实话。女人就把这事告诉了家里人，大家一起商量怎么能除掉这个祸害。后来，家人请来了一名道士，道士施了法术后等在家中。这天夜里，赤丁子来到那女人家门外，看见门上贴着很多符咒，就回到牟颖家说，"她家施了法术阻挡我，但法力并不大。我想为你力争，用硬手段把那女人弄来，这次她来后，你可别再把她放回去了！"说罢就转回去了。不一会儿，邻女家院里刮起了黑风，什么都看不见了，贴的所有符咒也都被风刮跑，风停后一看，那女人又没了。天亮后，女人的丈夫告到官府，官府立刻派人来捉拿牟颖，牟颖就带着那女人逃了，至今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游氏子

许都城西之北陬，有赵将军宅，主父既没，子孙流移，其处遂凶，莫敢居者。亲近乃榜于里门曰，有居得者，便相奉。乾符初，许有游氏子者，性刚悍，拳捷过人，见榜曰："仆猛士也，纵奇妖异鬼，必有以制之。"时盛夏，既夕，携剑而入。室宇深邃，前庭广袤，游氏子设簟庭中，絺绤而坐。一鼓尽，闻寂无惊，游氏子倦，乃枕剑面堂而卧。再鼓将半，忽听轧然开后门声，蜡炬齐列，有役夫数十，于堂中洒扫。辟前轩，张朱帘绣幕，陈筵席宝器，异香馥于檐楹。游子心谓此小魅耳，未欲迫之，将观其终。少顷，执乐器，纡朱紫者数十辈，自东厢升阶，歌舞妓数十辈自后堂出，入于前堂。紫衣者居前，朱绿衣白衣者次之，亦二十许人。言笑自若，揖让而坐。于是丝竹合奏，飞觞举白，歌舞间作。游氏子欲前突，擒其渠魁。将起，乃觉髀间为物所压，冷且重，不能兴。欲大叫，口哆而不能声。但观堂上欢洽，直至严鼓。席方散，灯火既灭，寂尔如初。游氏子骇汗心悸，匍伏而出。至里门，良久方能语。其宅后卒无敢居者。（出《三水小牍》）

【译文】

河南许都城西北山坡下，有一座赵将军宅。宅子的主人早已去世，子孙也流离失散，这座宅子就成了凶宅，没有人敢再住进去。亲戚就在院门口贴了幅告示，说谁想住这府宅，可以免费奉送。唐乾符初，许都有一个姓游的人，这人非常强悍，会一手好拳脚，看见告示后说，"我是个勇猛的人，什么妖魔鬼怪我都制服得了。"当时正值盛夏，一天晚上，游某带着一把宝剑进了赵将军宅。进去后只见庭院深深，前庭很大，游某就在院中放了一张床，铺了一块粗麻布坐在床上。一更鼓响过之后，院子里仍然安静无声，游某困倦了，就头枕宝剑面朝着堂屋睡下了。二更过了一半时，忽然听见后门吱嘎一声开了，只见院中忽然亮起了一排排蜡烛火把，有好几十个仆役打扫庭院，打开前门，掀起了朱帘围帐，摆设筵席用的珍贵器具，不时传来一阵阵特殊的香味。游某心想这些不过是小妖魅，先不去理它，看看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过了一阵，又来了几十个穿着大红大紫衣服的人，手拿着乐器从东厢房走来。从后屋又走出来几十名歌舞伎，来到前堂，穿紫衣的在前，后面是穿绿衣和白衣的，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她们谈笑自如地互相让着坐下。这时乐器奏响，宴会上推杯换盏，十分热闹。这时，游某想猛冲过去抓住鬼怪中的头子，但觉得腿上被什么东西重重地压着，又凉又重，根本动不了。他想大声喊叫，干张嘴却喊不出声，只能看见鬼怪们在堂上兴高采烈地狂欢宴饮，一直到急促的更鼓声传来，灯火就突然熄灭，一切都像什么也没有过那样寂静。游某吓得浑身冷汗，连滚带爬出了院门，到了巷口大门，过了好久才能说出话来。从那以后，那座赵将军宅就再也没有人敢住进去了。

李云

前南郑县尉李云，于长安求纳一姬，其母未许。云曰："予誓不婚。"乃许之。号姬曰楚宾。数年后，姬卒。卒后经岁，遂婚前南郑令沈氏女。及婚日，云及浴于净室，见楚宾执一药来，径前，谓云曰："誓余不婚，今又与沈家作女婚。无物奉，赠君香一贴，以资浴汤。"泻药末入浴斛中，钗子搅水讫而去。云甚觉不安，困羸不能出浴，遂卒，肢体如棉，筋骨并散。（出《闻奇录》）

【译文】

曾经当过南郑县尉的李云，在长安时曾向一位姑娘求婚，她母亲不答应。李云说，"如果不能娶她，我今生永不结婚。"姑娘的母亲就应允了。姑娘的名字叫楚宾。结婚几年后，楚宾死了。第二年，李云又娶了前任南郑县令沈氏的女儿。结婚这天，李云正在洗浴时，忽然见楚宾拿着一包药走到面前说，"你曾发誓说非我不娶，现在你却又给沈家当了女婿。我没有什么好礼品，送你一包药，这是一包香料，给你放在水里吧。"说罢将药倒进了澡盆中，并用头上的钗子把水搅匀了，就离去了。李云顿时觉得心里不安，又困又乏，出不了浴盆，很快就死了。死后肢体像棉花一样柔软，全身的筋骨都被药水泡散了。

郑总

进士郑总，以妾病，欲不赴举。妾曰："不可为一妇人而废举。"固请之，总遂入京。其春下第东归，及家妾年。既葬旬月后，夜深，偶未（"未"原作"来"，据明抄本改。）寝，闻室外有人行声，开户观之，乃亡妾也。召入室而坐，问其所要，但求好茶，总自烹与之。啜讫，总以小儿女也睡，欲呼与相见。妾曰："不可，渠年小，恐惊之。"言讫辞去，才出户，不见。（出《闻奇录》）

【译文】

有位叫郑总的进士，因为爱妾生病不打算进京赶考。妾劝他不能为了一个女人而误了功名大事，坚持让他上路，郑总就动身赴京。这年春天郑总落榜后回家，到家后小妾已经病死。埋葬了一个月后，有天深夜，郑总偶然醒来，听见屋外有声音，开门一看，竟是死去的爱妾，赶快叫进屋来坐下。问她需要什么，她说只想喝一杯好茶。郑总亲自煮了茶端来，小妾喝完后，郑总想把她已经睡了的小儿女叫醒和她见见面，小妾说，"不行，她的年纪小，会吓着她的。"说罢就告辞了。刚一出门，就看不见她去了哪里。

王绍

明经王绍，夜深读书。有人隔窗借笔，绍借之，于窗上题诗曰："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讫，寂然无声，乃知非人也。（出《闻奇录》）

【译文】

有一位考取了明经的书生王绍，深夜正在家读书时，听见有人在窗外向他借笔用。王绍隔窗把笔递出去后，那人在窗纸上题了一首诗："何人窗下读书声，南斗阑干北斗横。千里思家归不得，春风肠断石头城。"诗题完了，再也没听到声音，这才知道借笔的原来是鬼。

王鲔

凤翔少尹王鲔，礼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与童儿辈戏于果园竹林下，见二枯首为粪壤所没，乃令小仆择净地瘗之，祭以酒馔。其后数夕阴晦，忽闻窗外窸窣有声，良久问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芜秽，未知所酬，聊愿驱策。尔后凡有吉凶，肸飨间必来报。"如此数年，遂与灵物通彻。崔珙为度支使，雅知于鲔。一夕，留饮家酿，酒酣稍欢，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视之，云："理妆才罢，忽病心痛，请饮汤而出。"珙复坐。鲔具言歌者仪貌，珙怪问之。云："适见一人，著短绫绯衣，控马而去。"语未毕，家仆报中恶，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鲔密言："有一事或可活之，须得白牛头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试令求觅。有度支所由（"由"原作"用"，据明抄本改。）甚干事，以善价取之，不逾时而至。鲔令扶歌者，置于净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横取板，安牛头于其上。设席焚香，密封其户，且诫曰："专伺之，晓鼓一动，闻牛吼。当急开户，可以活矣。"鲔遂去。禁鼓忽鸣，果闻牛吼。开户视之，歌者微喘，盆酒悉干，牛怒目出于外。数日方能言，云，其夕治汝既毕，有人促召，出门，乘马而行。约数里，见室宇华丽，开筵张乐。四座皆朱紫少年，见歌者至，大喜，致于妓席。欢笑方洽，忽闻有人大呼，声振庭庑，座者皆失色相视，妓乐俱罢。俄见牛头人，长丈余，执戟径趋前，无不狼狈而走，唯歌者在焉。牛头引于阶前，背负而出，行十数步，忽觉卧于室内。珙后密询其事，鲔终不言。（出《剧谈录》）

【译文】

凤翔府的少尹王鲔，是礼部侍郎王凝之的叔父。王鲔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孩童们在果园竹林里玩耍，看见粪堆里有两只死人头骨，就让小仆人找了块干净地方埋了，并摆了酒饭祭奠了一番。后来连着几个阴天，王鲔忽然听见窗外有异样的声音，就问外面是谁。只听窗外说，"我们被你救出了污秽间，实在感激不尽，不知该怎样报答你，唯愿今后随时听你指使，以后只要你有什么祸事，我们会听到声响就来到你面前报答你。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王鲔就和精灵们混得十分熟了。当时任度支使的崔珙和王鲔志趣相投，是很好的朋友。一天晚上，崔珙留王鲔喝家酿的酒，喝到高兴时，崔珙说，"我这里有一个歌妓唱得不错，我叫她来唱一首给咱们助兴吧。"说罢就让人把歌妓叫来。但好半天那歌妓也没有来，崔珙就到后面去看，回来对王鲔说，"她梳装刚完事，觉得心口痛，说喝口水就来。"崔珙坐下以后，王鲔就对他描述那歌女的衣着和长相，崔珙很奇怪，就问王鲔怎么会知道她。王鲔说，"刚才我看见她穿着红绫短衣，骑着一匹马走了。"话刚说完，崔珙的仆人就来报告说那歌妓中了邪突然死去。崔珙听说后非常难过。王鲔就私下对他说，"你拿一只白牛头和一斛酒来，我也许能救活她。"崔珙立刻叫手下的人快分头去找。恰好度支所里有头白牛，就出了高价买了来杀掉，很快把白牛的头送到崔珙家。王鲔就让把那死去的歌妓抬到净室的床上，前面放了一大盆酒，盆上横了一块板子，把白牛头放在板上，摆上供桌烧上香，把门关得严严的，并告诉崔珙在门外专心守候，晨鼓一响，听见牛吼叫声，就立刻把门打开，歌女就能复活了。交待完之后王鲔就走了。天亮时晨鼓一响，果然那牛头吼叫起来，忙打开门看，见歌妓已能微弱地喘气，那盆酒全干了，牛的两只眼鼓起了老高。过了几天后那歌妓才能说话了。据她说，那天晚上梳装刚完，就有人催着召见，她出门后骑上了一匹马，跑了几里地后，见一座华丽的府宅内正大摆筵席，座中都是穿红衣紫衣的少年，看见她来了十分高兴，把她请到歌妓的席位上坐下。大家正在欢笑饮乐时，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呼喊，声音震得满院都起了回音，座上的人们大惊失色，歌妓和乐队也停止了演唱。顷刻间，只见一个身高一丈多的牛头怪物，手拿着一把戟来到院中，大伙吓得四散而逃，只有她没动地方。那牛头怪物把她领到台阶前，背上她就走。走了十几步，她突然觉得躺在屋里床上，就醒来了。崔珙后来偷偷问王鲔倒底是怎么会事，王鲔始终没有说出来。

李戴仁

江河多伥鬼，往往呼人姓名，应之者必溺，乃死魂者诱之也。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妪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当阳令苏汭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汭戏云："非江伥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江河岸边常常有些被虎咬死的鬼，他们往往呼叫人的名字，答应的人必然会被淹死，这是那些伥鬼在引诱他们。有个李戴仁，有一次乘船在湖北枝江县的曲浦游玩，晚上把船系在江边。这夜月色皎洁，忽见江面上冒出一个妇女和一个男人，他俩四下看了看，吃惊地说，"这里有生人！"接着就在江面上跑了起来，就像在平地上一样，很快地登岸而逃了。当阳县令苏汭住在江陵时，有一天夜里回家，月光下见一个美女披散着头发，身上的衣裙都是湿的。苏汭就开玩笑说，"你莫非是江边的伥鬼吧？"那女子大怒说，"你凭什么把我叫作鬼？"说罢就追赶苏汭。苏汭吓得奔跑起来，直到遇见一个巡夜的更夫才停下来。回头一看，只见那女子又顺原来的路返回江边了。

刘璪

汉江北邓州界，地名穴口，本无镇戍。有小河，南流入于汉，久为沙拥，水道甚隘。前江陵令刘璪。丙子岁，往彼州访亲知。至穴口，宿旧知韩氏家。家人曰："邻村张家新妇，卒来三日，适来却活。"主人暂往省之。至夜，韩家归云，张妇为侧近庙神召去，见其中外亲眷亡者咸在焉。为庙神造军顿，无人作饼，故令召来。见厅上门外，将士列坐。言开穴口江水，士卒踣沙，手皆血流。供顿毕，乃放回。乡里未之信，不久，沙壖相次摧垫，江路乃通。（出《北梦琐言》）

【译文】

汉江北面的邓州地界，有个叫穴口的地方，原本没有军队守卫村镇，只有一条小河向南流入汉江。小河长期被沙石堵塞，河道很窄。丙子那年，前任江陵县令刘璪到邓州去走访亲友，到穴口以后，住在一个姓韩的朋友家。韩家的人对他说，邻村张家的新媳妇死了三天又活了，韩氏前去看望。这天夜里，韩氏回来了，说张家媳妇被附近的庙神召去，看见她家死去的亲属都在那里为庙神作军中需用的饭食，因为没人作饼，所以才把那媳妇召了去。去后只见院里门外都是一些将士在坐着，听他们说，他们去挖穴口的水道，挖沙子把手都抠出了血。这些士兵吃完饭后，就把那媳妇放回来了。村里人起初不相信，不久以后穴口河道的沙堆就都塌了，河水开始畅流无阻。

李矩

成汭镇荆州，有垫江县令崔令，与主簿李矩不协，邻于水火。一旦群盗劫县，杀崔令。贼过后，矩入宅检校，有一厅子方避贼，见矩，以为与贼通，明日，言镇将。众咸知矩与崔失欢，颇疑之。执送中州，推问不伏。遂解送江陵，禁右厢狱，厢吏速于具狱。推吏常某，言于判官范某曰："李矩诋谰，须栲究之。"范固不许，常竟锻炼以成之。矩临刑，戒家人多烧纸笔，讼于地下。才一月，常某暴亡。后李矩主簿见身，范见矩至，曰："某受判官深恩，非感造次。但冥府只要为证耳。"及妻子以诚祈之，乞容旬日，区分家事。虽无痛苦，饮食如常，但困惫，逾月而卒。（出《北梦琐言》）

【译文】

成汭镇守湖北荆州时，当时的垫江县的县令崔令和县里的主簿（掌管文书的官员）李矩不和，闹到水火不相容的程度。有一次盗匪打劫县城，杀了崔令。匪贼们退走以后，李矩赶到崔令家去察看情况，正赶上有一个差役在崔令家躲贼，看见了李矩，误以为他和盗匪相通，第二天就报告了镇将。人们都知道李矩和崔令不和，对这事也有怀疑，于是就把李矩抓起来送到豫州。经审问，李矩不服，又解送到江陵，关进监狱的右厢房。典狱官员们急于完案，有个管诉讼的推官常某对范判官说，"李矩这人狡辩抵赖，必须动大刑拷打才能招供！"范判官不同意，常某竟然用刑迫使李矩承招。李矩临刑前告诉家里人，让他们多多焚化纸、笔，准备到了阴间继续申诉控告推官常某。果然，一个月后，常某突然暴亡。后来李矩现形来见范某，对范某说，"我生前得到你的关照，感恩不尽，这次我请你到阴间去决不是恩将仇报，只是冥府需要你去为我作证而已。"范某的妻儿老小苦苦哀求，让范某暂缓一个月再去阴间。在这一个月里，范某处理家务，也能饮食，表面看没什么痛苦，只是感到十分疲惫，没有精神。一个月后，范某果然死去。

陶福

蜀将陶福，少年无赖，偷狗屠牛。后立功，至郡守。屯戍兴元府之西县，暴得疾。急命从人朱军将，诣府迎医李令蔼。令蔼与朱军将连骑驰往。至夜，抵西县近郭诸葛亮庙前，见秉炬三对前导，拥一人步行，荷校挚缚，众人相从。后有陶亲叟，抱衣裘而随之。令蔼先未识陶福，朱军将指谓令蔼曰："此是我家太尉，胡为如此？"逡巡恐悚，亦疑是鬼。晓至其营，已闻家人哭声，向来执录，乃福之魂也。（出《北梦琐记》）

【译文】

蜀中将军陶福，少年时是个无赖，偷狗宰牛什么坏事都干。后来他立了功，当上了郡守，驻扎在兴元府的西县。有一次陶福突然得了急病，忙叫手下的朱军将到州府去请医生李令蔼。两个人骑马往回奔，晚上抵达西县城郊的诸葛亮庙前，忽然看见有些人提着三对灯笼押送一个犯人步行而来。那犯人被绳索捆着，还戴着枷，后面跟着陶福的父母，抱着衣物跟着。李令蔼以前并不认识陶福，这时就听同行的朱军将说，"那犯人就是我家主人陶福，他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两个人又惊又怕，跟前跟后的徘徊了很久，又怀疑是鬼怪。天亮时，他们赶到陶福家，没进大门就听见传出陶福家人的哭声。原来他们在路上遇见的情形，正是阴间来捉陶福的灵魂。

巴川崔令

合州巴川县，乱后官舍残毁，移居塞中，稍可自固。崔某为令，尝有健卒盗寨木，令擒送镇将斩之。卒家先事壁山神，（"神"原作"人"，据明抄本改。）卒死，神乃与令家为祟，或见形往来，或空中诟骂，掷火毁器。钱帛衣服，无敌遗失，箱匣锁闭如初，其中衣服，率皆剪碎。求方术禳解，都不能制。令罢官还千里，鬼亦随之。又日夕饮食，与人无异。一家承事，不敢有怠。费用甚多，吏力将困。忽一旦，举家闻大鸟鼓翼之声，止于屋。久之，空中大呼，自称大王，曰："汝比有灾，值我雍溪兄弟非理，破除汝家活计，损失财物。作诸怪异，计汝必甚畏之，今已遣去矣。汝灾尽福生，吾自来暂驻，亦将不久。且借天蓬龛子中居。此天蓬样极好。借上天，上传写一本，三五日即送来。"数日后，置天蓬于舍檐上。自此日夕常在，恒与主人语。今大小诵诗赋，作音乐，一一随声唱之。所诵文字，或有谬误，必为改正。其言多劝人为善，亦令学气术修道。或云寻常乘鹤，往来天上。初邑中有群鹤现，神云："数内只有两只真鹤，我所骑来，其余皆常鸟矣。"又自云姓张。每日饮食，与人无异。有女名锦绣娘，及妻妾。食物所费亦不少。凡见善人君子，即肯与言。稍强暴之人，即不与语，亦云上天去，忽有醉僧健卒三人来谒之，言词无度，有所凌毁，因不语。僧去后，徐谓人曰："此僧食狗肉，凶暴无良，不欲共语。"人之所行，善恶灾福，言无不中。至于小名第行，一一皆知。细问之，即以他语为对。未知是何神也。（出《录异记》）

【译文】

四川合州巴川县经过战乱后，官府的房舍十分破败，官员们就移居在城堡寨子里，还比较安全些。当时的县令姓崔，曾经把偷盗寨木的兵士捉拿送交镇将斩首。这个兵士家里的神龛中一直供奉着山神，兵士被处死后，山神就常常跑到崔某家作怪。有时山神现了原形在崔某家出出进进，有时就在空中高声辱骂，或是扔下火来，毁坏崔家的器物。崔家的钱财衣物也常常无故丢失，而且箱子锁着，其中的衣服全被剪碎。崔某求道士施法术驱妖，也不见效。后来崔某罢官回到千里以外的家乡，鬼怪仍然跟着他。这鬼平日吃喝起居和人们一样，崔某全家侍奉着鬼怪，不敢有所怠慢。养这个鬼花去家中不少钱，实在负担不起。有一天，全家都听到有一只大鸟搧动着翅膀停在房上，过了半天，又听见空中大声说，"我是大王。你们过去注定要有灾祸，那是因为我在雍溪的兄弟对你们不客气，他毁坏你家的器物，使你们损失了不少钱财，干了很多兴妖作怪的事，想必你们很怕他，现在我已把他打发走了，以后你们就祸尽福来了。我将到你们家住一段，也不会太久，就住在你家屋外天棚上的神龛里。你家的天棚式样很好，我要把它借到天上去，照样画出一个图样，三五天就还给你。"几天后，那神把天棚安放在屋檐上，从此它就住在那儿，常常和崔某交谈。崔家的人诵读诗赋或奏音乐时，那神也随着唱和。有时读书读了错字，神就给改正。它还总劝人行善，还让崔某练气修道。那神说他经常骑着鹤往来于天上。有一次，崔某家附近出现了一群鹤，神说其中只有两只是真鹤，是他骑来的，其余都是平常的鸟类。神自己说姓张，每天的饮食和普通人一样。还说他有个女儿叫锦绣娘，还有妻妾，家中饮食花费也不小。还说，他只要遇到君子好人就愿意交谈，对强暴小人一概不理。还说有一次他在天上时，有个醉和尚领着两个士兵来见他，他见那醉和尚言词粗鲁，非常无礼，就一直不说话。和尚走后，他才慢慢地对人说："这和尚吃狗肉，凶暴恶毒，我才不理他呢。"这神对人们的行为和吉凶祸福都了如指掌。没有说不中的。甚至人们的兄弟排行，小名叫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如果仔细问他，他就避而不答扯些别的，所以人们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位什么神仙。

冯生

遂宁有冯生见鬼，知人吉凶。颍川陈绚，为武信军留后，而刘知俊代之。捃其旧事，冯谓绚曰："刘公虽号元戎。前无（"无"原作"武"，据明抄本改。）幢节，殆不久乎，幸勿忧也。"未逾岁而知俊被杀。有林泳者，闽人。常谓其僚友曰："安有生人而终日见鬼乎？无听其袄。"冯闻之，对众谓之曰："君为宜多不克终，盖曾杀一女人为祟。以公禄寿未尽，莫致其便。我能言其姓名，公信之乎。"于是惭惧。言诚于冯，许为解其冤也。（出《北梦琐言》）

【译文】

四川遂宁有位冯生，能和鬼交往，所以能预知别人的吉凶祸福。颖川人陈绚曾在武信的军中担任留后官，后来被刘知俊取代了。冯生和陈绚谈起旧事时说："刘知俊虽然作了统帅，但我看见冥府并没有派仪仗侍卫保护他，我看他是干不长的，你不用忧愁。"果然不到一年刘知俊就被杀了。有个福建人叫林泳，常对同僚们说："我就不信活人能跟鬼交往，别听人们乱造妖言！"冯生听说后，就当众对林泳说："你的所作所为使你不会善终，因为你曾杀害过一个女人，这女人会和你作对的。由于你的寿数还没尽，那女人暂时还没有得手。我现在能说出那女人的姓名，你信不信？"林泳听后又害怕又惭愧，就将实情告诉了冯生，并许诺要免解她的冤情。

卷第三百五十三　鬼三十八

皇甫枚　陈璠　豫章中官　邵元休　何四郎　青州客　周元枢　朱延寿 秦进忠　望江李令　张飞庙祝　僧彦翛　建康乐人　黄延让　张瑗　婺源军人妻 陈德遇　广陵吏人

皇甫枚

光启中，僖宗在梁州。秋九月，皇甫枚将赴调行在。与所亲裴宜城者偕行。十月，自相州西抵高平县。县西南四十里，登山越玉溪。其日行旅稍稀，烟云昼晦，日昃风劲。惑于多歧，上一长坂。下视有茅屋数间，槿篱疏散，其中有喧语声，乃延望之。少顷，有村妇出自西厢之北，著黄故衣，蓬头败屦。连呼之不顾，但俯首而复入。乃循坂东南下，得及其居，至则荆扉横葛，萦带其上，茨棘罗生于其庭，略无人踪，如涉一二年者矣。枚与裴生，愕立久之。复登坂长望，见官道有人行，乃策蹇驴赴之。至则邮吏将往端氏县者也，乃与俱焉。是夜宿端氏。（出《三水小牍》）

【译文】

唐僖宗光启年间，僖宗巡幸陕西梁州。秋天九月时，皇甫枚奉调去僖宗的行宫，和他的好友裴宜城一同上路。十月时人们从河南相州到了山东高平县，走到县西南四十里，翻过山又越过玉溪。这天路上的行人很少，大白天烟雾笼罩了天空，日色无光风刮得很猛，他们在岔道口上迷了路。他们登上一道高坡后，看见坡下有几间草房，草房外围稀疏的篱笆，还能听到有喧哗的人声，就站在坡上仔细看。不一会儿，有个村妇从西屋出来往北走，穿着黄色的旧衣服和一双破鞋，蓬头散发的样子。皇甫枚连喊了几声，那妇女也不理，低着头又回屋去了。皇甫枚和裴生就顺山坡而下来到草屋前，却见柴门上长满了藤萝，院子里是一片野草荆棘，根本没有人影，好像已经一两年没有住人了。皇甫枚和裴生惊讶地在院外站了半天，又回到高坡上远望，看见大道上有行人，就用鞭子催着驴追上去，原来是往端氏县送信的邮差，于是就结伙一块走。当天夜晚，他们就在端氏县住下了。

陈璠

陈璠者，沛中之走卒也，与故徐帅时浦，少结军中兄弟之好。及浦为支辟所任，璠亦累迁右职。黄巢之乱，支辟简劲卒五千人，命浦总之而西，璠为次将。浦自许昌趋洛下，璠以千人反平阴。浦乃矫称支命，追兵回。于是引师与璠合，屠平阴，掠圃田而下。及沛，支虑其变，郊劳及解甲，盛设厚赂之。乃令所亲讽支曰："军前不安，民望见追，且请公解印，以厌众心。"支力不能制，（"制"原作"致"，据明抄本改）乃率其孥，出居大彭馆。浦自称留后。璠谓浦曰："支尚书惠及沛人，若不杀之，将贻后悔。"浦不可，璠固请，与浦往复十余翻，浦怒曰："自看自看。"璠乃诈为浦命，谓之曰："请支行李归阙下。"支以为诚也，翌日遂发。璠伏甲于七里亭，至则无少长皆杀之。沛人莫不流涕。其后浦受朝命，乃表璠为宿州太守。璠性惨酷喜杀，复厚敛淫刑，百姓嗟怨。五年中，赀贿山积。浦恶之，乃命都将张友代璠。璠怒，不受命。友至，处别第，以俟璠出。璠夜率麾下五百人围友，迟明，友自领骁果百余人突之。璠溃，与十余人骑走出数十里，从骑皆亡。璠弃马微服乞食于野，野人有识之者，执以送。友絷之，驰白浦，浦命斩之于郡。璠本粗悍木朴，不知书，临刑，忽索笔赋诗曰："积玉堆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时以为鬼代作也。（出《三水小牍》）

【译文】

江苏沛县有个当兵的名叫陈璠，和过去的徐州节度使时浦在军中结交为好友。后来支辟启用时浦，时浦也就不断提拔陈璠。黄巢造反时，支辟挑选了五千精兵让时浦率领西去迎战，陈璠被任命为时浦的副将。时浦从许昌直奔洛邑后，陈璠却带着一千人在平阴县造反。时浦听说后，就假传支辟的军令带着队伍追赶陈璠，与陈璠的队伍会合在一起，在平阴、圃田一带杀戮抢掠，然后直逼沛县。支辟怕陈璠、时浦搞兵变，在城郊犒赏他们的部队，趁机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用重金收买他们。陈璠、时浦让他们的亲信去劝告支辟说："军心不稳，民心所向，希望你交出统帅大印以满足众望。"支辟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家人离开军营住进了大彭的馆舍。时浦自称为留后官，接过了兵权。这时陈璠对时浦说，"支辟对沛县老百姓有恩，如果不杀掉他，会给我们留下后患。"时浦不同意杀支辟，陈璠一再请求，和时浦争论了十几次，时浦生气的说，"你自己看着办吧！"陈璠就假传时浦的军令对支辟说，"请你作为军使到京城去一趟。"支辟信以为真，第二天就出发了。陈璠在七里亭埋伏了人马，支辟来到后，不分老少都被陈璠杀掉，沛县人听说后都悲痛得哭了。后来时浦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就上表请求将陈璠任命为宿州太守。陈璠在宿州期间，仍然惨酷暴虐，滥施刑罚，横征暴敛，百姓们怨声载道，五年的工夫陈璠贪赃受贿的财物堆积为山。时浦十分痛恨陈璠，就派都将张友取代陈璠。陈璠大怒，拒不接受时浦的命令。张友到宿州后，先住在另外的地方，等待陈璠先出动。果然，陈璠带着手下五百人围困张友，黎明时分，张友亲自带一百多精兵冲出了包围。陈璠被张友击溃后，带着十几个人马逃出去几十里地，这时随从们都各自逃亡，陈璠只好扔掉战马换了便衣在乡间讨饭。乡下人中有人认出了陈璠，把他扭送给张友，张友又押着他去见时浦，时浦下令，让把陈璠带到郡里斩首。陈璠本是一名凶悍愚昧的武夫，没读过书，临斩前忽然要了一支笔写下一首诗："积玉堆金官又崇，福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当时的人都认为这首诗是鬼替他作的。

豫章中官

天复甲子岁，豫率居人近市者，夜恒闻街中若数十人语声，向市而去，就视则无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寤。顷之，诏尽诛阉官，豫章所杀，凡五十余。驱之向市，骤语喧噪，如先所闻。（出《稽神录》）

【译文】

唐昭宗天复甲子那年，江西豫章城中临街住的人们夜里常听到街上有几十个人说话的声音，一面说着一面向街里走去，如果开门往街上看，却一个人也看不见。这样过了好几夜，居民都很惊恐，夜里都不敢睡觉。过了不久，就听说皇帝下诏杀尽太监。豫章城中就有五十多太监被杀。当把这些太监绑赴刑场时，只听到他们大声喧哗吵闹，就象以前每晚听到的声音那样。

邵元休

汉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当天复年中，尚未冠，居兖州廨宅。宅内惟乳母婢仆，堂之西序，最南是书斋。时夜向分，举家灭烛熟寐，书斋内灯亦灭。邵枕书假寐，闻堂之西，窸窣若妇人履声，经于堂阶。先至东序，皆女仆之寝室也。每至一房门，即住少时。遂闻至南廊，有阁子门，不启键，乃推门而入。即闻轰然，若扑破磁器声。遂西入书斋，窗外微月，见一物，形状极伟。不辨其面目，长六七尺，如以青黑帛蒙首而入。立于门扉之下，邵不惧，厉声叱之，仍间数声，都不酬答，遂却出。其势如风，邵欲扪枕击之，则已去矣。又闻行往堂西，其声遂绝。迟明，验其南房内，则茶床之上，一白磁器，已坠地破矣。后问人云，常有兵马留后居是宅，女卒，权于堂西作殡宫。仍访左右，有近邻识其女者，云，体貌颇长，盖其魄也。（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十国时的南汉朝中左司员外郎邵元休，在唐昭宗天复年时还没有成年，住在山东兖州自己的府宅里，宅里只有奶妈和仆人婢女。堂屋西面，最南是书房。一天夜里，全家都熄灯睡了，书房里灯也灭了，邵元休枕在书上小睡。这时忽然听见堂屋西面有女人的脚步声，经过堂屋的台阶，先走到东廓的一排房里，那里是女仆们的住处。那脚步声每到一间房门口都停顿一下。后来就听到脚步走到南廊，那里有扇阁子门没有上锁，就听推门走近，接着就轰然一响，好像是打破磁器的声音，脚步声又往西而来进了书房。这时窗外月色迷蒙。只见一个十分高大的东西，看不清面目，有六七尺，好像是用青黑布蒙着头走了进来，站在门边。邵元休并不害怕，先是厉声叱骂，接着又问了好几声，那东西都不回答，但退了出去，快得像一溜风。邵元休抄起枕头砸它，已经不见踪影。过了一阵，又听见脚步声往西面走去，渐渐听不见了。天亮后察看南房内，见茶桌上的一件磁器已经摔碎在地上。后来一打听，有人说曾经有位任兵马留后官的人住过这个府宅，他的女儿死在这里时，曾在堂西停尸殡敛。向邻居们打听，有位近邻认得那驰去的女子，说她身材很高。看来夜游的那个鬼魂，定是那位女子无疑了。

何四郎

梁时，西京中州市有何四郎者，以鬻妆粉自业。尝于一日五更初，街鼓未鸣时，闻百步之外，有人极叫何四郎者，几数声而罢。自是率以为常。约半月后，忽晨兴开肆毕，有一人若官僚之仆者，直前揖之云："官令召汝。"何意府尹之宅有取，未就路，仆又促之。何方束带，仆又不容。俄以衣牵之北行，达于东西之衢。何乃欲回归，仆执之尤急。何乃愈疑，"将非人耶？"尝闻所著鞋履，以之规地自围，亦可御其邪魅。某虽亟为之，即被掷之于屋。知其无能为也，且讶且行，情甚恍惚，遂正北抵徽安门。又西北约五七里，则昏冥矣。忽有朱门峻宇，若王者之府署。至更深，延入。烈炬荧煌，供帐华丽。唯妇人辈款接殷勤，云："是故将相之第，幼女方择良匹。实慕英贤，可就吉席。"何既睹妖冶，情亦惑之，婉淑之姿，亦绝代矣。（"绝"字原空缺，"矣"原作"是"，据明抄本补改。）比晓，则卧于丘塚之间，寂无人迹。遂望徽安门而返，草莽翳密，堕于荒井之中。又经一夕，饥渴难状，以衣襟承露而饮之。有樵者见而问之，遂报其家，缒而出之，数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代时，西京洛邑的中州街市上有个卖胭粉的人叫何四郎。有一天五更刚过街鼓没响时，他听到百步以外有人大声喊何四郎，喊了几声就不喊了，从此就经常这样。半个月后，有天何四郎刚刚开业，有一个像大官仆役模样的人一直走到他面前作了个揖说，"官家让我召你去一趟。"何四郎以为是府尹的家宅里找他勒索化妆品，就没动地方。那仆役又催他，何四郎打算穿好衣服系好腰带，仆役都等不得，扯起他的衣服就往北而去。走到东西大街上，何四郎挣着想回去，那仆役却紧紧抓住他使他无法挣脱。何四郎心里十分疑惑，心想这家伙会不会是鬼呢？他曾听人说，如果用自己的鞋印把自己围起来就可以驱邪防鬼。这时他就非常想这样作，可是那仆役却把他的鞋给脱下扔到房上去，他想作也作不成。何四郎又惊又怕地跟着走，神情忧忧忽忽身不由己，就见到了正北的徽安门，出城门又走了五七里时，天已黑了。忽见前面是一座红门大院，非常气派，看样子是王侯的府署。到半夜时，那仆役才领他进去，只见里面灯火辉煌，绸幕锦帐，有很多女人走来走去迎接款待客人，仆役说，"这是以前将相的府宅，今天是府上小女儿订亲的喜日，府上一直仰慕你的聪明英俊，现在请你到贵宾席入座吧！"何四郎见那位小姐十分娇艳，堪称是绝代佳人，心里还真有些动情了。这时天亮了，何四郎忽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个乱坟堆里，四周没有一点人迹，就远望着徽安门往回走。然而坟地里野草茂密，何四郎失足掉近荒井里，在里面又呆了一天，饥渴难忍，只好用衣襟接了露水喝。正好有个打柴的路过发现了，何四郎让他给家里捎信，家人赶来，用绳子把他从荒井里拽上来，过了好几天身体才复原。

青州客

朱梁时，青州有贾客泛海遇风，飘至一处，远望有山川城郭，海师曰："自顷遭风者，未尝至此。吾闻鬼国在是，得非此耶？"顷之，舟至岸，因登岸。向城而去。其庐舍田亩，不殊中国。见人皆揖之，而人皆不见已。至城，有守门者，揖之，亦不应。入城，屋室人物甚殷。遂至王宫，正值大宴，君臣侍宴者数十，其衣冠器用丝竹陈设之类，多类中国。客因升殿，俯逼王坐以窥之。俄而王有疾，左右扶还，亟召巫者视之。巫至，"有阳地人至此，阳气逼人，故王病。其人偶来尔，无心为祟，以饮食车马谢遣之，可矣。"即具酒食，设座于别室，巫及其君臣，皆来祀祝。客据按而食。俄有仆夫驭马而至，客亦乘马而归。至岸登舟，国人竟不见己。复遇便风得归。时贺德俭为青州节度，与魏博节度杨师厚有亲，因遣此客使魏，其为师厚言之。魏人范宣古，亲闻其事，为余言。（出《稽神录》）

【译文】

五代朱梁时，山东青州有个商人坐船在海上遇到了风暴，漂流到一个海岛边上。远看岛上有山川城郭，船上的海师说，"以前也遇到过风暴，但从来没见过这个岛子，我听说鬼国就在这个岛上。"不一会，船靠了岸，他们登岸奔城郭而走。看岛上的田园房舍，和中国没有什么两样，岛上的人相见也互相作揖，但他们都看不见这伙刚上岸的人。到了城门前，大家向守门的人行礼，守城门的人也不理。他们进城以后，见街道房宇很繁华，接着进了王宫，王宫里正在摆着宴会，几十个大臣和侍从有好几十人。看他们的衣帽穿戴和乐器陈设，也很像中国。客人们登上大殿，坐在国王的旁边仔细观察。不一会儿，国王生了病，左右把他扶下去，急忙找来巫师，巫师说，"有阳间人来到这里，他们身上的阳气逼人，才使得大王生了病。他们是偶然来到这里，并不是成心来作怪，只要给他们一些饮食东西之类送他们走就行了。"于是国王命令摆设酒饭，在另外一个厅堂里设了座位，巫师和大臣们都来祭祀祝祷，商人们就大吃起来。不一会儿一名仆役牵着一些马来，商人们就骑上马来到海岸，上船出发，岛上的人竟谁也看不见他们。这伙人乘着顺风回到青州，当时贺德俭任青州节度使，他和魏愽节度使杨师厚是亲戚，就派这些商客去了魏愽，向杨师厚报告他们在海上去过鬼国的事。魏愽人范宣古曾亲自听到这件事，然后又告诉了我。

周元枢

周元枢者，睢阳人，为平卢掌书记。寄居临淄官舍，一夕将寝，忽有车马辎重甚众，扣门使报曰："李司空候谒。"元枢念亲知辈皆无此人，因自思，必乡曲之旧，吾不及知矣。即出见之，延坐，请问其所从来，曰："吾亦新家至此，未有所止，求居此宅矣。"元枢惊曰："何至是？"对曰："此吾之旧宅也。"元枢曰："吾从官至此，相传云，书寄之公署也。君何时居此？曰："隋开皇中尝居之。"元枢曰："若尔，君定是鬼耶？"曰："然。地府许我立庙于此，故请君移去尔。"元枢不可，曰："人不当与鬼相接，岂吾将死，故君得凌我耶？虽然，理不当以此宅授君。吾虽死，必与君讼。"因召妻子曰："我死，必多置纸笔于棺中，将与李君对讼。"即具酒与之饮，相酬数百杯，词色愈厉。客将去，复留之。良久，一苍头来云；"夫人传语司空，周书记木石人也，安可与之论难？自取困哉！客于是辞谢而去。送之出门，倏忽不见。元枢竟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河南睢阳人周元枢在平卢军府当掌书记，寄居在临淄县的官舍里。一天晚上他刚要就寝，忽然来了一队车马，车上装载着很多东西，使者敲门说李司空来拜见。周元枢暗想自己亲友中没有李司空这个人，大概是地方上的故旧友人，就出门迎见，并请到堂上就坐，询问李司空从何处来，李司空说，"我是刚刚搬家到此地，还没有找到住处，希望你能允许我住到你宅府里。"周元枢很惊讶地说："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呢？"李司空说："因为这是我的旧宅呀！"元枢说，"我到这里作官以后就听说这个宅子一直是书记官的公署，你什么时候在这里住过？回答说，"隋朝开皇年间我就在这里住过。"周元枢说，"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你肯定是鬼了。"回答说，"是的。冥府答应给我在这里建庙，所以我请你搬出去吧。"元枢不答应，说："人怎么能和鬼交接办事呢？难道说我要死去你才这样欺侮我呢？就算真是这样，我也不会把这住宅交给你的。就是我真的死了，到了阴间我也要和你打官司！"接着他叫来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要在我的棺材里多放些纸和笔，我要和这位李先生打官司。"然后就摆了酒和李司空对饮，两人喝了有好几百杯，周元枢的言词越来越严厉。李司空告辞时，元枢还客气地挽留他。过了一会，李司空的一位老仆人来对他说，"夫人让我来告诉老爷，周元枢木石心肠，你怎么能和他论什么高低而自找难堪呢？"李司空赶快告辞而去，周元枢把他送出大门，转眼之间李司空就消失了，元枢什么灾祸也没有，平平安安。

朱延寿

寿州刺史朱延寿，末年，浴于室中，窥见窗外有二人，皆青面朱发青衣，手执文书，一人曰："我受命来取。"一人曰："我亦受命来取。"一人又曰："我受命在前。"延寿因呼侍者，二人即灭。侍者至，问外有何人，皆云无人，俄而被杀。（出《稽神录》）

安徽寿州刺史朱延寿，晚年时有一天在家里洗浴，发现窗外有两个人，都是红头发黑衣裳，手里拿着公文。其中的一个说，"我受命来抓朱延寿。"另一个人也说，"我也是来抓朱延寿。"一个人说，"我比你先接受的使命！"朱延寿就大声呼叫仆人，两个鬼顿时消失无踪。仆人们来了以后，朱延寿问外面有什么人，仆人们都说没有什么人，说话间，朱延寿就被杀了。秦进忠 天祐丙子岁，浙西军士周交作乱，杀大将秦进忠、张胤，凡十余人。进忠少时，尝怒一小奴，刃贯心，杀而并埋之。末年，恒见此奴捧心而立，始于百步之外，稍稍而近。其日将出，乃在马前，左右皆见之。而入府，又遇乱兵，伤胃而卒。张胤前月余，每闻呼其姓名，声甚清越。亦稍稍而近。其日若在对面，入府皆毙矣。（出《稽神录》）

【译文】

元末天佑丙子年间，浙西军士周交造反，杀了大将秦进忠张胤等十多人。秦进忠少年时虽一时发怒杀了一个小仆人，用刀穿透了他的心，杀死就埋葬了。秦进忠晚年时，常常看见那小仆人捧着自己的心，开始在百步之外，越来越近。这天秦进忠要外出，一看那小仆人又捧着心站在马前。周围的人都看见了。等他到了府衙，就遇见了叛军，被刺伤了胃死去。张胤死前一个多月，也总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声音非常清朗，也是越来越近。到张胤被杀的那天，他听到有人就像在他面前喊他的名子，等他一追出府衙，就被乱兵杀了。

望江李令

望江李令者，罢秩居舒州。有二子，甚聪慧。令尝饮酒暮归，去家数百步，见二子来迎，即共禽而殴之。令惊大怒，大呼，而远方人绝，竟无知者。且行且殴，将至家，二子皆却走而去。及入门，二子复迎于堂下，问之，皆云未尝出门。后月余，令复饮酒于所亲家，因具白其事，请留宿，不敢归。而其子恐其及暮归，复为所殴，即俱往迎之。及中途，见其父，怒曰："何故暮出？"即使从者击之，困而获免。明日令归，益骇其事，不数月。父子皆卒，郡人云，舒有山鬼，善为此厉。盖黎丘之徒也。（出（稽神录））

【译文】

安徽望江县令李某，任满后住在舒州。他有两个儿子，十分聪明。有一次李某在外喝了酒晚上回家，离家几百步时，看见两个儿子来接他，走到跟前后，两个儿子突然抓住他狠揍起来，李某又惊又怒地大喊起来，但周围没有人，两个儿子一边走一边打，到了家门口，两个儿子都逃走了。进门以后，李某看见两个儿子都在家里，问他们，他们说根本没出门。一个多月后，李某又到亲友家喝酒，并向亲友说了上次挨打的事，说不敢回家请求住下。这时他的两个儿子怕父亲回来晚了再挨打，就出门迎接，半路上遇见了父亲，父亲大怒说，"谁让你们晚上出来！"说罢让随从的人打两个儿子，两个儿子费了很大劲才逃脱了。第二天李某回家后听儿子们说了这事，心里更加害怕。过了不几个月，李某父子就都死了。郡里的人说，舒州有一种山鬼专门兴妖作怪，和古代那种专门假装别人的儿子而害人的"黎丘鬼"，用的是同样的伎俩手段。

张飞庙祝

梓州去城十余里，有张飞庙，庙中有土偶，为卫士。一夕感庙祝之妻，经年，遂生一女。其发如朱，眉目手足，皆如土偶之状。至于长大，人皆畏之。凡莅职梓州者，谒庙，则呼出验之，或遗之钱帛，至今犹存。（出《野人闲话》）

【译文】

离四川梓州城十几里的地方有一座张飞庙，庙里有一个土塑的偶像，是个卫士。一天晚上，这个土偶卫士化成人形，和庙祝的妻子同了床。一年后，庙祝妻子生了个女儿，红头发，眉眼手脚都像那个土偶。这女孩长大以后，人们都很怕她。凡是到梓州上任作官的人，参拜张飞庙时都要把那红发女孩叫来看看，并给她些钱。现在这个女孩还活着。

僧彦翛

草书僧文英大师彦翛，始在洛都。明宗世子秦王从荣，复厚遇之。后有故，南居江陵西湖曾口寺。一日恍惚，忽见秦王拥二十骑诣寺，访彦翛。彦翛问大王何以此来，恰来对，倏而不见。彦翛方访于人，不旬日，秦王遇害。（出《北梦琐言》）

【译文】

擅长草书的文英大师彦翛是一位和尚，起初住在洛阳。后唐明宗的世子秦王从荣，对彦翛也十分优厚，后来彦翛因故南迁到江陵西湖的曾口寺。有一天，彦翛在精神恍惚中忽然看到秦王带着二十多骑士来到寺庙见他。彦翛就问秦王为什么到这儿来，秦王还没回答，就突然不见了。彦翛正打算向别人打听，不几天，就传来了秦王遇害的消息。

建康乐人

建康有乐人，日晚如市，见二仆夫云："陆判官召。"随之而去。至大宅，陈设甚严。宾客十余人，皆善酒，惟饮酒而不设食，酒亦不及乐人。向曙而散，乐人困甚，因卧门外床上。既寤，乃在草间，旁有大冢。问其里人，云，相传陆判官之冢。不知何时人也。（出《稽神录》）

【译文】

建康（今南京市）有位乐师晚间上街，遇见两个仆役对他说："陆判官叫你去一趟。"乐师跟着来到一个很大的府宅，里面非常庄严华美，有十几个宾客正在喝酒，看样子都挺能喝，而且光有酒没有饭菜佐酒。这些人见到乐师，也不让乐师喝酒，天亮时，人们散去，乐师又困又乏，就躺在一个床上睡去。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草丛中，旁边有座大塚，问当地人，他们说，相传那是陆判官的坟，至于陆判官是什么时候的人，就不得而知了。

黄延让

建康吏黄延让尝饮酒于亲家，迨夜而散。不甚醉，恍然而身浮。飘飘而行，不能自制。行可十数里，至一大宅，寂然无人。堂前有一小房，房中有床，延让困甚，因寝床上。及寤，乃在蒋山前草间。逾重城复堑矣。因恍惚得疾，岁余乃愈。（出《稽神录》）

【译文】

建康官员黄延让有一次到亲友家喝酒，天晚时回家。他并没喝醉，却觉得身子非常轻地飘了起来，在空中飞行，自己也控制不住。飞行了十几里后，来到一个大府宅，宅里没有人，堂前有一间小房，房子里有张床，他就躺在床上睡去。醒来一看，自己躺在蒋山草丛中，逾过道道城墙，又掉进深沟。后来他就精神恍惚地得了病，一年多病才痊愈。

张瑗

江南内臣张瑗日暮过建康新桥，忽见一美人，袒衣猖獗而走。瑗甚讶，谛视之，妇人忽尔回头，化为旋风扑瑗。瑗马倒伤面，月余乃复。初马既起，乃提一足，跛行而归。自是每过此桥，马辄提一足而行，竟无他怪。（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有个宦官张瑗，有一天黄昏时路过建康新桥时，忽然看见一个美人敞着衣服疯狂地奔走，十分惊讶，他站下仔细再看时，那美女忽然化成一股旋风扑向张瑗，张瑗的马被旋风刮倒，张瑗的脸也受了伤，一个多月后伤才好。那匹马受伤后爬起来就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回去，从此马只要一走上建康桥，就会抬起一只蹄子跛着走，一直倒也没有发生其他怪事。

婺源军人妻

丁酉岁，婺源建威军人妻死更娶。其后妻虐遇前妻之子过甚，夫不能制。一日，忽见亡妻自门而入，大怒后妻曰："人谁无死，孰无母子之情，乃虐我儿女如是耶？吾比诉与地下所司，今与我假十日，使我诲汝。汝遂不改，必能杀君。"夫妻皆恐惧再拜，即为其酒食。遍召亲党邻里，问讯叙话如常。他人但闻其声，唯夫见之。及夜，为设榻别室，夫欲从之宿，不可。满十日，将去，复责励其后妻，言甚切至。举家亲族共送至墓，去墓百余步，曰："诸人可止矣。"复殷勤辞诀而去。将及柏林中，诸人皆见之，衣服容色如平生，及墓乃没。建威军使汪延昌言如是。（出《稽神录》）

【译文】

丁酉年时，婺源建威军中有个军人，妻子死后又娶了一房。后妻对待前房的儿女虐待十分厉害，军人管不了她。有一天，忽然看见亡妻走进门来，对后妻大怒地说，"人谁能不死，谁没有母子之情，你为什么这样虐待我的儿女？我已经向阴司控告了你，阴司给了我十天假，叫我来劝导并警告你。你若再不改过，就会杀了你！"军人和后妻吓得跪在地上一再叩头，并为她备办了酒食。前妻让军人把乡亲邻居都请来，她和大家问好谈话，和平常一样，大家看不见她，只有军人能见到她的形象。到了夜晚，军人为前妻安排在另一个房间，并要和她一起过夜，她没有答应。过了十天，前妻假期满了要回阴间，临走时又一次告诫后妻，言辞十分恳切。军人全家的亲戚族人都来送她回墓地，离墓地几百步时，前妻说，"大家不要再往前走了。"然后和大家真诚地道谢诀别。众人见她走到柏树林时现了一下原形，衣服、容貌和活着时候完全一样，走到坟墓跟前就消失了。建威军中的军使汪延昌曾详细讲述过这件事。

陈德遇

辛亥岁，江南伪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直宿库中，其妻在家，五更初，忽梦二吏，手把文书，自门而入。问："此陈德遇家耶？"曰："然。""德遇何在？"曰："在库中。"吏将去，妻追呼之曰："家夫（"夫"原作"父"，据明抄本、许本改。）字德遇耳，有主衣库官陈德遇者，家近在东曲。"二吏相视而嘻曰："几误矣。"遂去。迩日，德遇晨起如厕，自云有疾，还卧，良久遂卒。二人并居治城之西。（出《稽神录》）

【译文】

辛亥年时，江南叛军的右藏库官陈居让字德遇在仓库里值宿，他的妻子在家里。五更时，陈妻忽然梦见两个官员手里拿着文书走近大门问，"这是陈德遇家吗？"陈妻说是。又问陈德遇在哪儿，陈妻说在仓库里。两名官员转身要走，陈妻忙追着说："我丈夫叫陈居让，德遇是他的字。有个管衣库的官，名叫陈德遇。他家住在东巷里。"两个官员相视一笑说："差点弄错了。"说罢就走了。第二天，那个名子叫陈德遇的人早起上厕所，觉得有病，回到屋里又睡下，过了半天就死了。这两个姓陈的人都住在县城的西面。

广陵吏人

广陵吏姓赵，当暑。独寝一室。中夜，忽见大黄衣人自门而入，从小黄衣七人。谓己曰："处处寻不得，乃在此耶！"叱起之，曰："可以行矣。"一黄衣前曰："天年未尽，未可遽行，宜有以记之可也。"大人即探怀，出一印，印其左臂而去。及明视之，印文著肉，字若古篆，识其下，右若仙字。左若记字，其上不可识。赵后不知所终。（出《稽神录》）

【译文】

江苏广陵有个姓赵的官员，盛夏时独自在屋里睡觉，半夜忽见一位大个子黄衣人带着七位小个子黄衣的人走进屋里说，"我们到处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快起来跟我们走！"这时一个黄衣人上前说，"他的寿数没尽，先别急着带他走，给他留下个记号就行了。"穿大黄衣的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印，在官员的左臂上印了一下就走了。官员天亮后看，印文深深刻进肉里，字体像古时的篆字，看印的下面，右面像是"仙"字，左边像是"记"字，印上方的字不认识。赵某后来不知死在什么地方。

卷第三百五十四 鬼三十九

杨瑊　袁继谦　邠州士人　王商　谢彦璋　崇圣寺　任彦思　张仁宝 杨蕴中　王延镐

僧惠进　田达诚　徐彦成　郑郊　李茵　柳鹏举　周洁

杨瑊

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第一院，有经藏。有法宝大师者，常于灵神佛堂之前见一白衣叟，如此者数日，怪而诘之，叟曰："余非人，乃杨书记宅之土地。"僧曰："何为至此？"叟曰："彼公愎戾，兴造不辍，致其无容身之地也。"僧曰："何不祸之？"答曰："彼福寿未衰，无奈之何。"言毕不见。后数年，朱瑾弃城而遁，军乱。一家皆遇害。杨名瑊。累举不第。为朱瑾书记。（出《玉堂闲话》）

【译文】

山东兖州龙兴寺西南廊的第一个院子里，收藏着珍贵的经书。有一位法宝大师，曾经在灵神佛堂前看到一位白衣老者，连着看到了好几天，感到很奇怪，就上前询问。老者说："我不是人间的人，是杨书记官宅里的土地神。"法宝大师问他到庙里来做什么，老者说："杨书记官刚愎暴戾，到处挖地基造房子，把我挤得没地方住了！"法宝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降灾呢？"老者说："他的福寿气数未尽，我降灾也制不了他。"说完就不见了。过了几年，朱瑾扔下兖州逃跑了，军中大乱，杨书记全家被害。杨书记名叫杨瑊，赴考几次都没考中，给朱瑾当了书记官。

袁继谦

殿中少监袁继谦尝居兖州，侍亲疾，家在子城东南隅。有仆自外通刺者，署云"前某州长史许延年"，后云陈慰。继谦不乐，命延入。及束带出，则已去矣。仆云，徒步，衣故皂衣，张帽而至，裁投刺入车门，则去矣。其年亲卒，遂以其刺兼冥钱焚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在宫中当少监的袁继谦，曾住在山东兖州侍护老人的病，当时他家住在子城东南角。有一天，仆人从门上拿来一个求见者的名帖，上面署名是前某州的刺史许延年，后面写着想慰问并陈诉些事。袁继谦不想见，勉强让仆人请他进来。自己更衣束带等着接见时，那人却已经走了。据仆人说，那人是徒步走来的，穿着一身很旧的黑衣服，戴着一顶张开口的帽子，刚把名帖送进大门就转身走了。这一年袁继谦的老人果然死了。袁继谦就把那张名帖和一些纸钱一同烧化成灰。

邠州士人

朱梁时，有士人自雍之邠，数舍，遇天晴月皎，中夜而进。行至旷野，忽闻自后有车骑声，少顷渐近。士人避于路旁草莽间，见三骑，冠带如王者，亦有徒步，徐行谈话。士人蹑之数十步，闻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数千人，未知以何道而取，二君试为筹之。"其一曰："当以兵取。"又一曰："兵取虽优，其如君子小人俱罪其祸何。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为然，既而车骑渐远，不复闻其言。士人至邠州，则部民大疫，死者甚众。（出《玉堂闲话》）

【译文】

五代朱梁时，有个士人从雍州到邠州来，离邠州还有一百多里地时，已是晚上，但月光皎洁，士人就趁月光赶路。走到一个野地，忽然听见身后有车马声，越来越近，士人赶快躲到路边草丛里。只见三个骑马的人，看衣冠像是君王，后面也有徒步而行的，一面走一面谈着什么。士人偷偷在几十步的后边跟着，听见他们说："现在咱们奉命到邠州取三千人的性命，不知用什么方法取才妥当，请二位出出主意吧。"一个人回答说："应该通过打仗来取。"另一个人说："打仗的办法虽然好，但是让君子和小人都受到战祸就不好了。我看还是散布瘟疫为好。"几个人都很同意用瘟疫的办法。他们说着就走远了，再也听不清。士人到了邠州后，邠州果然闹起了瘟疫，不少人在瘟疫中病死。

王商

梁贞明甲戌岁，徐州帅王殷将叛。八月二十日夜，月明如昼，居人咸闻通衢队伍之声。自门隙觇之，则皆青衣兵士而无甲胄。初谓州兵潜以扑盗耳，俄闻清啸相呼，或歌或叹，刀盾矛槊，嚣隘闾巷，怪状奇形，甚可畏惧，乃知非人也。比自府廨，出于州南之东门，扃键无阻。比至仲冬，殷乃拒诏，朝命刘鄩以兵五万致讨，凡八月而败，合境悉罹其祸。（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朝贞明甲戌年间，徐州统帅王殷将要叛变。八月二十日夜里，月明如昼，城中居民都听见大街上在过军队。从门缝往外看，只见都是穿着黑色布衣的兵，都没有穿盔甲，起初都以为是州里的兵在偷偷地缉捕盗贼。忽然传来大声的呼叫喧哗，还有歌声和哀叹声，夹杂着刀枪盾牌的撞击声，再看那些兵士一个个奇形怪状，而且可怕，才知道都是鬼兵。他们从府衙出来，冲出州城南面的东门，城门虽然上了锁他们照样出入。这年冬天，王殷果然叛变，朝廷派刘鄩带了五万大军征讨平叛，打了八个月叛乱才平息，徐州全境都受到战乱的祸害。

谢彦璋

梁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朝廷命宣和库副使郝昌遇往许昌籍其家财。别开一室，见彦璋真像之左目下，鲜血在焉，竟不知自何而有，众共异之。彦璋性嗜鳖，镇河阳。命渔者采以供膳，无虚日焉，不获则必加重罚。有渔人居于城东，其日未曙，将往取之。未至一二里，遇一人，问其所适，以实对。此人曰："子今日能且辍否？"渔人曰："否则获罪矣。"又曰："子若不临网罟，则赠子以五千钱，可乎？"渔人许之，遂获五千，肩荷而回。比及晓，唯呀其轻，顾之，其钱皆纸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梁朝的许州节度使谢彦璋遇害后，朝廷派宣和库的副使郝昌遇到许昌，去清理谢彦璋的家产。打开一间偏房后，见谢彦璋的画像上，左眼下边有鲜血，大家弄不懂这鲜血是从哪儿来的，非常奇怪。谢彦璋喜欢吃鳖，他镇守河阳时，命令打鱼的每天必须供应他活鳖，如果渔夫捕不到鳖，就会受到重罚。城东有个渔夫，有一天大清早要下河捕鳖，没走出一二里地时遇见了一个人，问他到哪儿去，渔夫说要下河捉鳖。那人说："你今天不去捉行不行？"渔夫说："不行啊，捉不到鳖要挨罚的。"那人说，"你如果不再下网，我就送给你五千钱，行不行？"渔夫答应了，就收了那人五千钱，背上往回走。等天色大亮时，渔夫越来越奇怪，怎么这些铜钱这么轻呢？一看，原来都是些冥府纸钱。

崇圣寺

汉州崇圣寺，寒食日，忽有朱衣一人，紫衣一人，气貌甚伟，驱殿仆马极盛。寺僧谓其州官至，奔出迎接，皆非也。与僧展揖甚恭，唯少言语。命笔，各题一绝句于壁，朱衣诗曰："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醿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紫衣诗曰："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罢，上马疾去。出松径，失其所在，但觉异香经月不散。其诗于今见存。（出《玉堂闲话》）

【译文】

有一年的清明时分，汉州崇圣寺里来了两个人，一个穿红袍，一个穿紫袍，二人气度不凡，带着不少车马和仆从。寺里的和尚以为是州里的官员到了，忙跑出去迎接，一看不是。二人对和尚很恭敬的施礼，但很少说话，只是让拿两支笔来，每人在墙上题了一首七言绝句。穿红袍的人题的是："禁烟佳节同游此，正值酴醿夹岸香。缅想十年前往事，强吟风景乱愁肠。"穿紫袍的题诗是："策马暂寻原上路，落花芳草尚依然。家亡国破一场梦，惆怅又逢寒食天。"题完诗后，他们上马很快地离去，出了松林中的小路就不见了，留下来一股特殊的香气一个月都不散。到现在，庙里墙上还留着他们题的诗。

任彦思

蜀昌州牧任彦思家，忽闻空中有乐声，极雅丽悲切，竟日不休。空中言曰："与吾设食。"任问是何人，竟不肯言本末，乃与静室设之。如人食无遗，或不与食，即致破什器，虫入人耳，烈火四起。彦思恶之，移去回避，亦常先至，凡七八年。忽一日不闻乐声，置食无所飨，厅舍栿上血书诗曰："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尤恶其所题，以刀划之，而字已入木，终不知何鬼也。

【译文】

四川昌州牧任彦思，有一天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空中传来非常典雅悲切的音乐声，一整天也没断。后来又听见空中有人说："快给我摆设酒饭。"任彦思问是谁，空中的人并不回答。任彦思就在一个安静的屋子里摆好酒饭，不一会儿就被吃光，后来经常这样。如果不给摆酒饭，家里的东西就会被毁坏，虫子会钻进人的耳朵，或无缘无故就着起火来。任彦思十分憎恶，就搬了家，但那鬼怪仍然常来，一直闹腾了七八年。后来，任彦思忽然发现摆设的食物没有被吃掉，空中也没有音乐声了，只见屋里的梁上用血题着一首诗："物类易迁变，我行人不见。珍重任彦思，相别日已远。"彦思十分厌恶房梁上鬼题的这首诗，用刀子去刮，然而那字却渗入木头里去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鬼怪。

张仁宝

校书郎张仁宝素有才学，年少而逝，自成都归葬阆中，权殡东津寺中。其家寒食日，闻扣门甚急，出视无人，唯见门上有芭蕉叶，上有题曰："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举族惊异。端午日，又闻扣门声，其父于门罅伺之，乃见其子，身长三丈许，足不践地，门上题"五月午日天中节，"题未毕，其父开门，即失所在。顷之克葬，不复至矣。

【译文】

校书郎张仁宝非常有才学，年纪很轻就死了，死后，他家将他的灵柩从成都运回家乡阆中下葬。没下葬前，暂时停放在东津寺里。清明这天，家里人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开门看外面却没有人，发现门上有一片芭蕉叶，上面题着一首诗："寒食家家尽禁烟，野棠风坠小花钿。为今空有孤魂梦，半在嘉陵半锦川。"全家十分惊异。端午节这天，又听见敲门声，张仁宝的父亲从门缝向外看，果然是儿子仁宝，但身材有三丈高，双脚不沾地。当时张仁宝正在大门上题诗，刚题了一句"五月午日天中节"，他父亲就来开门了。父亲开门看时，张仁宝就突然消失了。后来家人很快地将棺材埋葬，张仁宝就再也没来。

杨蕴中

进士杨蕴中得罪，下成都府狱，夜梦一妇人，虽形不扬，而言词甚秀，曰："吾即薛涛也，顷幽死此室。"乃赠蕴中诗曰："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译文】

进士杨蕴中犯了罪，被押在成都的府衙狱中。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女人，虽然姿色不佳，但谈吐十分文雅。她说："我就是薛涛啊，就是死在这间房子里的。"说罢赠了杨蕴中一首诗："玉漏深长灯耿耿，东墙西墙时见影。月明窗外子规啼，忍使孤魂愁夜永。"

王延镐

梓州有阳关神，即蜀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也，灵应严暴，州人敬惮之。龙州军判官王延镐纳成都美妓人霞卿，甚宠之。携之赴官，经阳关神祠前过，霞卿暴卒。唯所生一女，非延镐之息，倍哀悯之。一日传灵语，具云："为阳关神所录，辞而得解。"从此又同寝处，写其貌而凭之。至于盥漱饮食皆如生。乃曰："俟我嫁女，方与君别。"延镐将更娶，告之，鬼亦许焉。乃娶沈彦循女。自是或女客列坐，即有一黑蝴蝶，翩翻掠筵席而过，卒以为常。其后延镐为新津令，方嫁其女，资送甚备，自是无闻。

【译文】

四川梓州有阳关神，这位神就是蜀国的车骑将军西乡侯张飞。这阳关神即严厉又灵应，梓州人对他又敬又怕。龙州军中任判官的王延镐，有一次娶了成都一个很漂亮的妓女，妓女名叫霞卿。王延镐对霞卿十分宠爱，带着她去梓州上任。他们经过阳关神的祠庙时，霞卿突然暴亡，只留下一个女儿，还不是王延镐亲生的，王延镐十分悲痛哀怜。有一天，霞卿传灵语说，她是被阳关神捉去了，经她一再请求才得以暂时解脱，从此后，又和王延镐住在一起，并画了她的像以为凭籍。平时梳装打扮、饮食起居和过去完全一样。她对王延镐说："等我把儿女嫁出去，就和你告别了。"延镐打算再娶个女人，告诉霞卿，霞卿也很同意。后来延镐就娶了沈彦循的女儿。从此家里如果来了女客时，就会有一只黑蝴蝶在筵席上飞来飞去，大家也习以为常，知道那蝴蝶就是霞卿。后来延镐当了新津令，并把霞卿的儿女嫁了出去，给了很丰厚的嫁妆，后来就再也没听到霞卿的消息。

僧惠进

西蜀有僧惠进者，姓王氏，居福感寺。早出，至资福院门，见一人长身，如靛色，迫之渐急，奔走避之。至竹箦桥，驰入民家。此人亦随至，撮拽牵顿，势不可解。僧哀鸣祈之，此人问："汝姓何？"答曰："姓王。"此人曰："名同姓异。"乃舍之而去。僧战摄，投民家，移时稍定，方归寺中。是夕，有与之同名异姓者死焉。（出《录异记》）

【译文】

西蜀有位和尚，俗姓王，法名惠进，住在福感寺。有一天他清晨出门，走到资福院门口时，忽然看见身后有一个浑身发蓝的大个子跟在身后，而且越追越急。和尚赶快奔走躲避。到了竹箦桥，和尚一头扎进一个老百姓家，那怪物也追了进来，死死拽住和尚不放，和尚挣不脱，就哀叫求告。那怪物问："你姓什么？"和尚说姓王。那家伙说："名倒是对，姓却不对。"就放了和尚。和尚非常恐惧，投奔居民家很长时间，心神安定后，这才回到寺里。这天夜里，果然有一个与和尚同名不同姓的人死了。

田达诚

庐陵有贾人田达诚，富于财，颇以周给为务。治第新城，有夜扣门者，就视无人，如是再三。因呼问之："为人耶？鬼耶？"良久答曰："实非人也，比居龙泉，舍为暴水所毁。求寄君家，治舍毕乃去耳。"达诚不许，曰："人岂可与鬼同居耶？"对曰："暂寄居耳，无害于君。且以君义气闻于乡里，故告耳。"达诚许之，因曰："当止我何所？"达诚曰："唯有厅事耳。"即拜辞谢而去。数日复来，曰："（"曰"原作"君"，据明抄本改。）家已至厅中，亦无妨君宾客。然可严整家人慎火，万一不意，或当云吾等所为也。"达诚亦虚其厅以奉之。达诚尝为诗，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诗耶？吾亦尝好之，可唱和乎？"达诚即具酒，置纸笔于前，谈论无所不至。众目视之，酒与纸笔，俨然不动。试暂回顾，则酒已尽，字已著纸矣。前后数篇，皆有意义。笔迹劲健，作柳体。或问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将不益于主人，可诗以寄言之。"乃赋诗云："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我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众亦不谕也。一日复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树神女。将以某日成礼，复欲借君后堂三日，以终君大惠，可乎？"达诚以虚其堂，以幕围之，三日复谢曰："吾事讫矣，还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谓至矣。然君老婢某，可笞一百也。"达诚辞谢。召婢，笞数下，鬼曰："使之知过，可止矣。"达诚徐问其婢，言曾穴幕窃视，见宾客男女，厨膳花烛，与人间不殊。后岁余，乃辞谢而去。达诚以事至广陵，久之不归，其家忧之。鬼复至曰："君家忧主人耶？吾将省之。"明日还曰："主人在扬子，甚无恙，行当归矣。新纳一妾，与之同寝，吾烧其帐后幅，以戏之尔。"大笑而去，达诚归，问其事皆同。后至龙泉，访其居，亦竟不获。（出《稽神录》）

【译文】

江西庐陵有个商人叫田达诚。很有钱，但并不吝啬守财，经常周济穷人。他在新城造了一所宅院，有天夜里有人敲大门，开门看却没有人，这样反复了几次后，田达诚就问道："敲门的是人还是鬼呀？"好半天才听到回答说："我并不是人，原住在龙泉，家里被洪水淹了，求你收留我暂住几天，等我家房子盖好我就走。"达成不同意，说人和鬼怎么能住在一起呢，鬼说："我只是寄宿几天，绝不会祸害你，而且听说你为人仗义疏财十分有义气，我才来投奔你的。"达诚就答应了。鬼又问让他住在哪里，达诚说："你就住在堂屋里吧。"鬼拜谢了达诚就走了。过了几天鬼又来了，说："我已经在你堂屋里住下了，你一切都可照常，也可以请客人，只是让你告诉家里人注意管好火，不然万一出了意外发生了火灾，你会以为是我干的。"达诚就把堂屋收拾干净供鬼自己住。有一次，达诚作诗，鬼忽然在空中说："原来你还能作诗。我也喜欢作诗，咱俩一起作几首，怎么样？"达诚就摆上酒，把纸、笔摆好。那鬼谈论起作诗的道理十分精通，但桌上的酒和纸笔却一点也没动。可是大家一回头的工夫，却见酒被喝尽，纸上已写好了诗句，而且写了好几首，都很有新意，字是柳体，笔锋遒健。有人问鬼叫什么名字，鬼说："如果我说出我的名字，将会对主人不利，我还是把名字写进诗中吧。"于是鬼就写了一首诗道："天然与我一灵通，还与人间事不同。要识吾家真姓字，天地南头一段红"。大家看后，仍不懂鬼的名字叫什么。又一天，鬼告诉达诚说："我有个小儿子，娶樟树神的女儿为妻，将要在某日办喜事，想借你的后厅用三天，同时也报达你对我这么大的恩惠，你看行不行？"达诚就把后厅腾出来，用布幔围上给鬼用。三天后，鬼感谢地说："我家喜事已办完，后厅还给你用。你对我真是恩重如山，但你家的那个老女仆，你真该打她一百板子。"达诚忙向鬼赔礼，并把那名老女仆召来用板子打。刚打了几下，鬼就劝道："打她几下，让她知错也就算了。"后来达诚问那老女仆做了什么错事，她说她曾在后厅的幔幕缝中向厅偷看，见里面办喜事的宾客礼仪和一切陈设酒宴，和人间完全相同。过了一年多，那鬼告辞走了。后来，达诚到广陵去办事，去了很久没回来，家里人十分着急，这时那个鬼又来了，说："你们是不是挂念主人的安危？我可以去看看。"第二天鬼就回来了，对家人们说："主人在扬子，一切平安，快回来了。他新纳了个小妾，和他同住，我把他们帐子的后幅给烧了，和她开了个玩笑。"说罢大笑着走了。达诚回家后，家里人问他在外的事，他说的和鬼所报告的完全一样。后来达诚到鬼的家乡龙泉去打听鬼的住址，始终没有打听到下落。

徐彦成

军吏徐彦成恒业市木，丁亥岁，往信州汭口场，无木可市，泊舟久之，一日晚，有少年从二仆往来岸侧，状若访人而不遇者。彦成因延入舟中，为设酒食，宾敬之。少年甚愧焉，将去，谢曰："吾家近此数里别业中，君旦日能辱顾乎？"徐彦成许诺，明日乃往。行里余，有仆马来迎，奄至一大宅，门馆甚盛。少年出延客，酒膳丰备。从容久之，彦成因言住此久，无木可市，少年曰："吾有木在山中，明当令出也。"居一二日，果有材木大至，良而价廉。市易既毕，往辞少年。少年复出大杉板四枚，曰："向之木，吾所卖，今以此赠君。至吴，当获善价。"（"善价"原作"菩提"，据明抄本改。）彦成回，始至秦淮，会吴师殂，纳杉板为棺。以为材之尤异者，获钱数十万。彦成大市珍玩，复往汭口，以酬少年，少年复与交市。如是三往，颇获其利。间一岁，复诣之，村落如故，了无所见。访其里中，竟无能知者。（出《稽神录》）

【译文】

军官徐彦成经常作木材生意。丁亥年间，他到江西信州的汭口场，那里没有木头可买卖，船在岸边停了很久。一天晚上，看见有个少年带着两名仆人在江岸上徘回，看样子好像是找什么人没找到。徐彦成就把少年请到船上，设酒招待少年，十分恭敬。少年又感谢又惭愧，临告辞时对徐彦成说："我家在离这儿不远的别墅里，您明天能否屈尊到敝舍坐坐？"徐彦成答应了少年的邀请，第二天就往少年家去，走出一里多地，少年已派仆人牵马来迎接，不一会儿来到一个大府宅前，见门楼屋舍高大华贵，少年亲自在门外迎接，大厅上已为徐彦成备下了丰盛的筵席。宾主边喝酒边谈话，十分融洽。席间，彦成提到在这里住了很久也买不到木材，少年立刻说："我有很多木材在山里，我让他们给你运出来就是。"彦成住了两天后，果然从山里运来了大批的木材，物美而价廉。买卖完毕，就去向少年辞别，少年又叫人抬出四块大杉木板说："那些木材是咱俩的生意买卖，这四块板子是我免费奉送你，运到江浙一带会卖上好价钱。"彦成运着木材回返，走到秦淮河时，正赶上吴国的国师去世了，把那四块杉板买去，认为是作棺木的上等木材，彦成得钱数十万后，又买了大量的珍宝古玩返回汭口酬谢少年。彦成往来和少年作了三次生意，获得了很高的利。隔了一年，彦成又到汭口去访少年，村子还是原样，但少年的华丽府宅却不见了。彦成在村里打听，人们竟然根本不知道有少年这个人。

郑郊

郑郊，河北人，举进士下第，游陈蔡间。过一冢，上有竹二竿，青翠可爱，因驻马吟曰："冢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久不能续，闻冢中言曰："何不云'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郊惊问之，不复言矣。

【译文】

河北人郑郊，考进士落了榜，在河南陈州蔡州一带游玩。有一次路过一座坟，见坟上有两竿竹子长得青翠可爱，就停下马来口吟一首诗："坟上两竿竹，风吹常袅袅……"下两句想了很久也作不出来。这时忽然听见坟里有人应道："为何不作成'下有百年人，长眠不知晓'呢？"郑郊大惊，再问下去，坟里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李茵

进士李茵，襄阳人。尝游苑中，见红叶自御沟流出，上题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茵收贮书囊。后僖宗幸蜀，茵奔窜南山民家。见一宫娥，自云宫中侍书，名云芳子，有才思，茵与之款接。因见红叶，叹曰："此妾所题也。"同行诣蜀，具述宫中之事。及绵州，逢内官田大人识之，曰："书家何得在此？"逼令上马，与之前去，李甚怏怅。其夕，宿逆旅，云芳复至，曰："妾已重赂中官，求得从君矣。"乃与俱归襄阳。数年，李茵疾瘠，有道士言其面有邪气，云芳子自陈："往年绵竹相遇。实已自经而死。感君之意，故相从耳。人鬼殊途，何敢贻患于君。置酒赋诗，告辞而去矣。（出《红梦琐言》）

【译文】

进士李茵是襄阳人，有一次他游御苑，看见有片红叶从宫中的御河沟流出来，红叶上题了一首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李茵把这片红叶珍惜地收藏书箱中。后来唐僖宗巡幸四川，李茵跑到南山一个老百姓家，遇见一个宫女，自称是宫中的侍书，叫云芳子。云芳子很有才学，李茵和她交往后，云芳子发现了那片红叶，哀叹说："这红叶上的诗就是我写的啊！"云芳子和李茵一起往四川去，一路上云芳子讲了很多皇宫里事。到了绵州时，有一个宫中的太监田大人认出了云芳子，说："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强迫她上马将她带走了，李茵非常难过。这天夜里，李茵住在旅店里，云芳子突然又回来了，说："我用重金贿赂了田大人才把我放掉，今后我就跟你走了。"于是李茵带云芳子回到襄阳。几年后，李茵得了病身体消瘦，道士说他脸上带有鬼气。这时云芳子才向李茵说："那年在绵竹和你相遇时，我其实已经上吊死了，为了报答你的情意我才跟了你。然而人、鬼是两条不同的路，我怎敢害了你呢。"说罢摆下酒菜和李茵对饮，又写了诗，然后就永远地走了。

柳鹏举

唐龙纪中，有士人柳鹏举，游杭州，避雨于伍相庙。见一女子，抱五弦，云是钱大夫家女仆。鹏举悦之，遂诱而奔。藏于舟中，为厢吏所捕，女仆自经而死。一日，却到柳处，柳亦知其物故。其仆具道其情，故留之，经时而去。（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龙纪年间，有个读书人柳鹏举到杭州游玩。在伍相庙避雨时，看见一个女子抱着一把五弦琴，自称是钱大夫家的女仆。鹏举很喜爱她，就引诱她和自己私奔，将她藏在船中。后来女仆还是被官员抓住送回去，上吊身亡。但后来有一天这女仆又到柳鹏举这里来了。柳鹏举知道她是鬼，但女鬼说了很多想念柳生的话表达她的情意，柳生就把她留了下来，过了很久女鬼才离去。

周洁

霍丘令周洁，甲辰岁罢任，客游淮上。时民大饥，逆旅殆绝，投宿无所。升高而望，远见村落烟火，趋而诣之。得一村舍，扣门久之，一女子出应门。告以求宿，女子曰："家中饥饿，老幼皆病，无以延客。至中堂一榻可矣。"遂入之。女子侍立于前，少顷，其妹复出，映姊而立，不见其面。洁自具食，取饼二枚，以与二女，持之入室，闭关而寝，悄无人声。洁亦耸然而惧，向晓将去，便呼二女告之，了无声应者，因坏户而入。乃见积尸满屋，皆将枯朽。唯女子死可旬日。其妹面目已枯矣，二饼犹置胸上，洁后皆为瘗之云。（出《稽神录》）

【译文】

霍丘县令周洁，甲辰年罢官后在淮河一带游历。当时百姓正闹饥荒，哪里也没有旅店，周洁无处投宿。有一天，他登高远望，远远看见有个村庄有炊烟，就直奔村庄而去。到了一个屋前，敲了半天门，一个女子开了门。周洁说要投宿，女子说："家里没粮，老少都病了，没法待客，只有堂屋中的一张空床，你看能住吗？"周洁就住了下来。那女子在周洁面前侍立着，不大一会儿，女子的妹妹也出来了，只是躲在姐姐背后看不见面孔。周洁自己带着食物，就拿出两只饼给了两个女子，她们拿着饼进了里屋，关上门睡下，再也听不到声音，周洁心里也有点害怕。天亮后周洁要去时，招呼两个女的以便辞别，但喊了几次里屋没有人应，周就破门而入，只见满屋都堆满了死人尸体，都已朽烂，只有那女子看来像死了十多天，她的妹妹脸部已经干枯了，两只饼还放在她们的胸口上。后来，周洁把这些尸体都埋葬了。

卷第三百五十五　　鬼四十

杨副使　僧珉楚　陈守规　广陵贾人　浦城人　刘道士　清源都将　王誗妻 林昌业　潘袭　胡澄　王攀　郑守澄　刘骘

杨副使

壬午岁，广陵瓜州市中，有人市果实甚急。或问所用，云："吾长官明日上事。，有问长官为谁，云："杨副使也。"又问官署何在，云："金山之东。"遂去，不可复问。时浙西有副使被召之扬都，明日，船至金山，无故而没。（出《稽神录》）

【译文】

壬午年间，广陵瓜州的街上，有个人急着买果子。有问买它作什么，回答说："我家长官明天要上任。"又有人问长官是谁，回答说是杨副使。又问杨副使的官府在哪里，说是在金山之东，说罢，买水果的就走了，不知去了哪里，当时，浙西有一名副使被召到扬都，第二天，他坐的船走到金山时无缘无故地就沉没在江中了。

僧珉楚

广陵法云寺僧珉楚，常与中山贾人章某者亲熟。章死，珉楚为设斋诵经。数月，忽遇章于市中，楚未食，章即延入食店，为置胡饼。既食，楚问："君已死，那得在此？"章曰："然，吾以小罪而未得解免，今配为扬州掠剩鬼。"复问何为掠剩，曰："凡吏人贾贩，利息皆有数常，过数得之，即为余剩，吾得掠而有之。今人间如吾辈甚多。"因指路人男女曰，某人某人，皆是也。顷之。有一僧过于前，又曰："此僧亦是也。"因召至，与语良久，僧亦不见楚也。顷之，相与南行，遇一妇人卖花，章曰："此妇人亦鬼，所卖花，亦鬼用之，人间无所见也。"章则出数钱买之，以赠楚曰："凡见此花而笑者，皆鬼也。"即告辞而去。其花红芳可爱而甚重，楚亦昏然而归，路人见花，颇有笑者。至寺北门，自念吾与鬼同游，复持鬼花，亦不可，即掷花沟中，溅水有声。既归，同院人觉其色甚异，以为中恶，竞持汤药以救之。良久乃复，具言其故。因相与覆视其花，乃一死人手也，楚亦无恙。（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法云寺有个和尚叫珉楚，曾和中山县的商人章某是好友，后来章某死了，珉楚为他设斋念经超度亡灵。几个月后，珉楚突然在街上遇见了章某。当时珉楚还没吃饭，章某就请他进了饭馆，买了几个烧饼。两个人吃饭时，珉楚就问道："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出现在这里呢？"章某说："是的。我因为生前的一点不大的罪而受到阴府惩罚，发配我到扬州当掠剩鬼。"问他什么叫"掠剩"，鬼说："凡是官员商贩，他们的利润都有一定的数目，超过了这个数目就是不该得的，就叫'剩余'，我就可把这些剩余的钱物掠为己有。现在派在人间和我一样的很多。"说着就指着路上的一些男女说某人某人都是掠剩鬼。不一会儿，有一个和尚走过他们面前，章某指着和尚说："他也是个掠剩鬼。"说着就把和尚叫到跟前谈了半天，那和尚也没看见楚珉。不一会儿，他们一块往南走，遇见一个卖花女人，章某说："这卖花女也是鬼，她卖的花也是鬼用的。"说着就掏钱买了一束花给珉楚说："凡是看见这花就笑的，都是鬼。"说完告辞而去。那束花红艳芳香，拿着很重，珉楚掐着花昏昏沉沉地往回走，一路上还真有些看见花就笑的。到了寺庙北门，心想我和鬼在一起游了半天，手里又拿着鬼花，这怎么行，就把花扔道了水沟里，花落水溅起了声音。回来后，庙里人们都觉得他脸色很不正常，以为是中了邪，都抢着送来汤药来救他。过了很久，珉楚剧恢复了常态，说了他遇见鬼的经过，大家就到水沟里去找那束花，捞上来一看，竟是一只死人的手。后来珉楚倒很平安，没有出什么事。

陈守规

军将陈守规者，常坐法流信州，寓止公馆。馆素凶，守规始至。即鬼物昼见，奇形怪状，变化倏忽。守规素刚猛，亲持弓矢刀杖，与之斗。久之，乃空中语曰："吾鬼神，不欲与人杂居。君既坚正，愿以兄事，可乎？"守规许之。自是常与交言，有吉凶，辄先报。或求饮食，与之，辄得钱物。既久，颇为厌倦，因求方士，手书章疏，奏之上帝。翌日，鬼乃大骂曰："吾与君为兄弟，奈何上章诉我。大丈夫结交，当如是耶？"守规曰："安得有此事？"即于空中掷下章疏，纸笔宛然。又曰："君图我居处，谓我无所止也。吾今往蜀川，亦不下于此矣。"由是遂绝。（出《稽神录》）

【译文】

陈守规将军曾由于犯了罪被流放到江西信州，住在公馆里。这公馆是个凶宅，陈守规刚住进去，大白天鬼怪就出现，一个个奇形怪状千变万化。守规是个凶猛刚强的人，就抄起刀枪棍棒和鬼斗了起来。打了半天之后，听得空中说："我们鬼神不想和人住在一起，但老兄你为人正派刚毅，我们愿意尊称为大哥。"陈守规同意了。从此守规和鬼怪经常交谈，有什么吉凶事，鬼也先报告。有时鬼向他要东西吃，他就给。鬼们也曾给过他钱物。天长日久之后，陈守规厌倦和鬼打交道了，就求一个方士写了一道奏章告到上帝那里。第二天，鬼怪们大骂说："我们和你是弟兄，你为什么写状子告我们？男子汉大丈夫结交友人，能这么办吗？"守规说："哪有这事？"只听空中啪地扔下来那份奏章，还有写状子用过的纸和笔也都扔了下来。鬼怪说："你想占我们的住处，别以为我们离开这房子就没处去了！我们要去四川，那里比这儿一点也不差。"从此这里就再不闹鬼了。

广陵贾人

广陵有贾人，以柏木造床，凡什器百余事，制作甚精。其费已二十万，载之建康，卖以求利。晚至瓜步，微有风起，因泊山下。顷之，有巨舟，其中空，惟篙工三人乘之，亦泊于其侧。贾人疑之，相与议："此为群盗也，将伺夜而劫我。"前浦既远，风又益急，逃避无所。夜即相与登岸，深林中以避之。俄而风雨雷电，蒙覆舟所。岸上则星月了然。食顷、雨止云散。见巨舟稍稍前去。乃敢归。舟中所载柏木什器，都不复见，余物皆在。巨舟犹在东岸，有人呼曰："尔无恨，当还尔价。"贾人所载既失，复归广陵。至家，已有人送钱三十万，置之而去。问其人，即泊瓜步之明日也。（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个广陵的商人，用柏木制作床，还作了一百多件器具，作得十分精巧，已花去了二十万本钱。他把这些家具运到建康，打算卖了挣钱。晚上船到了瓜步山时起了风，被困停泊在山下，片刻间驶来一艘大船，船里是空的，只有三个船工，大船也停在商人船的旁边。商人很怀疑，认为大船上的人是强盗，到了夜里就会抢劫商船。前面码头还很远，风也越来越大，没处逃避，夜里商人上了岸，钻进树林中躲了起来。不一会儿，雷电交加风雨大作，把江上的船都遮得看不见了，但岸上却非常晴朗，有星星月亮。一顿饭工夫，雨住云散，只是那大船慢慢走开，商人才敢回到自己船上，一看整船的家具都不见了，其余的东西还都在。远看那只大船已到东岸，船上有人喊道："你别难过，我们会给你钱的。"商人把货都丢了，只好又回到广陵。到家后，才知道已有人往他家送了三十万钱，扔下钱就走了。家里人说那人送钱来的时间，商人一想，正是他的船停在瓜步山下的第二天。

浦城人

浦城人少死于路，家有金一斤，其妻匿之，不闻于其姑。逾年，忽夜扣门，号哭而归。其母惊骇，相与哀恸，曰："汝真死耶？"曰："儿实已死，有不平事，是以暂归。"因坐母膝，言语如平生，但手足冷如冰耳。因起握刀，责其妻曰："我此有金，尔何供老母而自藏耶？"即欲杀之，其母曰："汝已死矣，倘杀是人，必谓吾所杀也。"于是哭辞母而去。复自提刀，送其妻还父家。迨晓，及门数十步，忽然不见。（出《稽神录》）

【译文】

有个年轻的浦城人死在了外乡，他家里有一斤金子，被他妻子偷偷藏了起来，没告诉她的婆婆。一年之后，已死的年轻人忽然哭着回到家门口敲门，他母亲大吃一惊，母子抱头痛哭。母亲说："你真的死了吗？"儿子说："我真死了，因为有一件不平的事，我暂时回来一趟。"说着坐在母亲膝上，说话像活着一样，但手脚冰凉。说完就抄起一把刀对妻子说："你为什么把我的一斤金子藏起来不供养我的妈妈？"说着就要杀了妻子。母亲说："你已经死了，倘若你把她杀了，人们会认为她是我杀的。"于是他哭了起来，辞别了母亲，提着刀把妻子送回他岳父家。到了早晨，离大门几十步，忽然就消失了。

刘道士

庐山道士刘某，将游南岳，路出宜春，宿一村家。其家至贫，复丧其子，未有以敛。既夕，忽有一男子，行哭而来，但抚膺而呼曰："可惜，可惜。"刘出视之，见面白如雪，作两髽结。径入其家，负其□去，莫知所之。（出《稽神录》）

【译文】

庐山有个姓刘的道士打算去游南岳衡山，走到宜春城外时住进村子一户人的家中。这家很穷，又死了儿子，还没有入殓。这天晚上，忽然有个男子哭着走来，手抚着胸口不断喊着"可惜可惜"。刘道士出门看，只见那人脸色像雪一样白，头发扎成两个结，一直走进门来，扛起这家儿子的尸体就走，转眼间就不知去了哪里。

清源都将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过营副将，有大第在西郭。某晨趋府未归，有人方食，忽有一鹅，负纸钱，自门而入，径诣西廊房中。家人云："此鹅自神祠中来耶？"乃令奴逐之，奴入房，但见一双髻白髯老翁，家人莫不惊走。某归，闻之怒，持杖击之，鬼出没四隅，变化（"变化"二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倏忽，杖莫能中。某益怒曰："食讫，当复来击杖之。"鬼乃折腰而前曰："诺。"杨有二女，长女入厨切肉，且食，肉落砧辄失去。女执刀向空四（"四"原作"曰"，据明抄本改。）斫，乃露一大黑毛手，曰："请斫。"女走气殆绝，因而成病。次女于大瓮中取盐，有一猴，自瓮突出，上女子背。女走至堂前，复失之，亦成疾。乃召巫女，坛召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不能制，亦惧而去。顷之，二女及妻皆卒。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某而去，尔因遂绝。某其年亦卒。（出《稽神录》）

【译文】

清源有个姓杨的都将，是本郡防过营里的副将，他有一座大宅院在城西。有天早晨他到公府去没有回来，家中人正吃饭时，忽然一只大鹅背着一些纸钱从门外走进来，直奔西廊房而去。家里人说，这是一只神庙里的鹅，就让家仆去赶它。仆人进了屋，只见屋里坐着一个双髻白胡子的老人，家里人都吓得跑了。杨某回家听说这事后，大怒，拿起棍子去追打那个老鬼，那鬼四处逃避，不断地变化现身。杨某打不着他，就更加恼怒，说："等我吃完饭还接着揍你！"那老鬼向杨某施礼说："好吧。"杨某有两个女儿，大女儿进厨房切肉吃，可是肉一切到菜板上就没有了，她拿刀向空中乱砍，只见空中出现了一只很大的长黑毛的手说："请你随便砍吧！"大女儿连气带吓就病倒了。二女儿在大瓮里取盐，突然从瓮中钻出一只猴子爬上了她的背，二女儿走进屋里，那猴子又不见了，二女儿也病了。杨某召来了巫师，女巫设下神坛抓鬼。但鬼也摆了坛作法，比巫师还厉害。巫师制不住鬼，也吓跑了。不久，杨某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了。后来杨某请来一位善作魔法的人，叫做明教，请他在家念一夜的经，那鬼才大骂着逃掉，杨某这年也死去。

王誗妻

王誗者，南安县大盈村人也。妻林氏忽病，有鬼凭之言："我陈九娘也，以香花祠我，当有益于主人。"誗许之。乃呼林为阿姐，为人言祸福多中。半余岁乃见形，自腰已下可见。人未常来者，亦未见也，但以言语相接。乡人有召者，不择远近，与林偕往。人有祭祀，但具酒食，陈氏自召神名。祝词明惠，听者忘倦，林拱坐而已，二年间，获利甚博。一旦，忽悲泣谓林曰："我累生为人女，年未笄而夭。闻于地府，乃前生隐没阿姐钱二十万，故主者令我为神，以偿此钱讫，即生为男子而获寿。今酬已足，请置酒为别。"乃尽见其形，容质端媚，言辞婉转，殷勤致谢，呜咽云："珍重珍重。"遂不见。（出《稽神录》）

【译文】

王誗是福建南安县大盈村人，有一天，他的妻子林氏忽然得了病，有个鬼附在她身上说："我是陈九娘，你们必须用香花供奉我，那样对主人才会有利。"王誗答应了。从此鬼就称林氏为大姐，为别人说吉凶的事也非常灵验。半年后，鬼渐渐现出人形，腰以下已能看得见，但不常来的人还是看不见，只能听到鬼的说话声。村里人有人请鬼去办事，鬼就和林氏一同去，不管道路远近。如果谁家有祭祀的事，只要备了酒食，鬼就去召唤神灵，而且念着很动听的祝祷词，使听的人都忘了疲倦，而林氏这时只是拱身坐着。两年人间，女鬼得了不少钱财。这天，鬼忽然哭着对林氏说："我活着时也是好人家的女儿，没成年就死了，我在阴间察问，才知道是因为前世偷藏了姐姐二十万钱，所以阴曹判我用祭祀收来的钱还前世的债。还完了债，我就可以转世为男子。现在，我已经挣够了钱，就要转世了，请你备些酒我们告别吧。"说罢立刻现了人形，这陈九娘原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姑娘。她向林氏一再致谢，不断哭着嘱咐林氏多多保重，然后就不见了。

林昌业

林昌业，漳浦人也，博览典籍，精究术数，性高雅，人不可干。尝为泉州军事衙推，年七十余，退居本郡龙溪县关额山之阳，乡里宗敬之。有良田数顷，尝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功力未集，忽有双髻男子，年可三十，须髯甚长，来诣林。林问何人，但微笑，唯唯不对。林知其鬼物，令家人食之，致饱而去。翌日，忽闻仓下砻谷声，视之，乃昨日男子。取谷砻之。而林问："无故辛苦耶？"鬼亦笑不言。复置丰馔，饭蔬而已。凡月余，砻谷不辍。（辍原辄，据明抄本改。）鬼复自斗量，得米五十余石，拜辞而去，卒无一言。不复来矣。（出《稽神录》）

【译文】

漳浦人林昌业博学多艺，尤其精通术学。为人高雅，谁也不敢小看，他曾当过福建泉州的军事衙门的推官。七十多岁退职回乡，住在本郡龙溪的羊额山阳坡，乡间邻里都十分崇敬他。他家种着几顷好地，曾打算把打下的粮食运到州里去卖掉，但是年纪大人手少没法办这件事。这天忽然有个梳着双髻留着长胡子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来求见林昌业，林昌业问他是谁，那人光笑不说话。林昌业知道那家伙是个鬼，就让家里人给他拿饭来，吃饱后鬼就走了。第二天，林昌业忽然听见仓房里有磨谷声，一看，原来是昨天那个鬼正在推磨。林昌业问鬼累不累，鬼仍是笑而不语。后来林昌业就又给他饭吃，也不过是粗菜淡饭而已。那鬼磨了一个多月的谷子，并用斗量，磨出了五十石，然后才拜别而去。走时这鬼也没有说一句话，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来过。

潘袭

潘袭为建安令，遣一手力赍牒下乡，有所追摄。手力新受事，未尝行此路。至夕，道左有草舍，扣门求宿。其家唯一妇人应门，云："主人不在，又将移居，无暇延客也。"手力以道远多虎，苦苦求之，妇人即召入门侧，席地而寝。妇人结束箱箧什器之类，达旦不寐。手力向晓辞去，行数里，乃觉失所赍牒。复返求之，宿处乃是一坟，方见其家人改葬。及开棺，席下得一书，即所失之牒也。（出《稽神录》）

【译文】

潘袭当建安县令时，曾派了一个干练的公差带着文书下乡去抓人。那差役新接这种差事，也不熟悉路，走到晚上，见道边有间草房。就上前敲门求宿。这家只有一个女人来应门，说主人不在，又要搬家，没有工夫待客。差役说路远，夜里怕遇上虎，苦苦哀求，妇人就召他进屋，让他在门边的地上睡。那妇人正在整理家具杂物，一夜也没有睡。差役天亮后告辞上路，走了几里，忽然想起把文书丢在投宿的妇人家了，就返回去取。一看，昨晚投宿的地方竟是一坟，坟主正在迁葬。等家人打开棺材，差役丢失的文书真就在棺材里。

胡澄

池阳人胡澄，佣耕以自给。妻卒，官给棺以葬，其平生服饰，悉附棺中。后数年，澄偶至市，见到肆卖首饰者，熟视之。乃妻送葬物也。问其人，云："一妇人寄于此，约某日来取。"澄如期复往，果见其妻取直而去。澄因蹑其后，至郊外，及之，妻曰："我昔葬时，官给秘器，虽免暴骨，然至今为所司督责其直。计无所出，卖此以偿之尔。"言讫不见，澄遂为僧。（出《稽神录》）

【译文】

池阳有个人叫胡澄，给别人种田为生。他妻子死了，官家给了一副棺材以埋葬。胡澄把妻子生前穿过的衣服首饰都随棺埋葬。几年后，胡澄偶然在街上遇见一个摆摊卖首饰的，仔细看，那人卖的都是妻子生前的首饰。问那人怎么回事，说他卖的这些首饰都是一个女人寄存在他那里的，女人并约定某天来取钱。胡澄按照那个日子又去街上等着，果然看到妻子来找卖首饰的人取钱，钱拿到手妻子就走了，胡澄就在后面偷偷跟着。到了郊外，胡澄追上了她，问是怎么回事。妻子设："当初我死后，虽然官家给了一副棺材以免我暴尸荒郊，但后来却不断催要棺材钱，我实在没办法，只好把首饰卖了还债吧。"说完就不见了。后来胡澄出家当了和尚。

王攀

高邮县医工王攀，乡里推其长者，恒往来广陵城东。每数月，辄一直县。自念明日当赴县，今夕即欲出东水门，夜泛小舟，及明可至。既而与亲友饮于酒家，不觉大醉，误出参佐门，投一村舍宿。向晓稍醒，东壁有灯而不甚明。仰望屋室，知非常宿处，因独叹曰："吾明日须至县，今在何处也？"久之，乃闻其内蹑履声，有妇人隔壁问曰："客将何之？"因起辞谢曰："欲之高邮，醉中误至于是。"妇曰："此非高邮道也，将使人奉送至城东，无忧也。"乃有一村竖至，随之而行。每历艰险，竖辄以手捧其足而过。既随至城东尝所宿店，告辞而去。攀解其襦以赠之，竖不受，固与之，乃持去。既而入店易衣，乃见其襦故在腰下，即复诣处寻之，但古冢耳，并无人家。（出《稽神录》）

【译文】

高邮县有位医生叫王攀，被大家推崇为长者。他经常往来于广陵城东。每隔几个月要到县里去一次。这天他算着明天又该去县城了，就决定今天晚上出东水门乘小船，天晚就能到县里。没想到这天晚上他上路前在家喝醉了酒，走错了路出了参佐门，半夜在一间村舍里投宿。天亮时醒了酒，睁眼看见东墙下有盏不太亮的灯，仰头看看屋里，才知道这儿不是自己向来投宿的那个旅店，不觉独自叹了口气说："我明天必须赶到县里，可现在我这是在什么地方啊！"过了半天，就听见里屋有轻轻的脚步声，接着就听一个女人隔墙问道："客官要去哪里呀？"王攀说："我要去高邮，因为喝醉酒竟走错了路来到了这里。"女人说："这里不是去高邮的路，我找个人送你到东城，你不用担心。"后来女人让一个村里的童子带路。王攀跟着村童走，每次遇到险路，村童就捧起王攀的脚飞一样地越过，一直把王攀送到城东他经常投宿的旅店，村童才告辞而去。王攀脱下身上的短袄送给村童，村童不要，王攀坚持送给他，他才拿着袄走了。王攀进了旅店换衣服，突然发现送给村童的短袄仍在自己腰带上掖着。随即，王攀又到他曾误投的村舍去看，只有一座古坟，根本就没有人家。

郑守澄

广陵裨将郑守澄，新买婢。旬日，有夜叩门者曰："君家买婢，其名籍在此，不可留也。"开门视之，无所见。方怪之，数日，广陵大疫，此婢亦病，遂卒。既而守澄亦病卒。而吊客数人，转相染者，皆卒。甲寅岁春也。（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副将郑守澄新近买了个丫环，十多天后夜里听见有人敲门说："你买的那个丫环，她的户籍在我这里，你万万不可以留她！"郑守澄开门看，什么人也没有，心理非常奇怪。过了几天，广陵突然流行大瘟疫，那个婢女得病死了，接着守澄也病死，连前来祭吊的人也传染了瘟疫相继死去。这是甲寅年春天的事。

刘骘

洪州高安人刘骘，少遇乱，有姊曰粪扫，为军将孙金所虏。有妹曰乌头，生十七年而卒。卒后三岁，孙全为常州团练副使。粪扫从其女君会宴于大将陈氏，乃见乌头在焉。问其所从来，云："顷为人所虏，至岳州，与刘翁媪为女。嫁得北来军士任某，即陈所将卒也。从陈至此尔。"通信至其家，骘时为县手力。后数年，因事至都，遂往昆陵省之。晚止逆旅。翌日，先谒孙金。即诣任营中。先遣小仆觇之，方见洒扫庭内，曰："我兄弟将至矣。"仆良久扣门，问为谁。曰："高安刘之家使。"乃曰："非二兄名骘多髯者乎，昨日晚当至，何为迟也。"即自出营门迎之，容貌如故，相见悲泣，了无少异。顷之，孙金遣其诸甥持酒食，至任之居，宴叙良久，乌头曰："今日乃得二兄来，证我为人。向者恒为诸生辈呼我为鬼也。"任亦言其举止轻捷，女工敏速，恒夜作至旦，若有人为同作者。饮食必待冷而后食。骘因密问："汝昔已死，那得至是？"对曰："兄无为如此问我，将不得相见矣。"骘乃不敢言之。久任卒，再适军士罗氏，隶江州。陈承昭为高安制置使，召骘问其事。令发墓视之。墓在米岭，无人省视，数十年矣。伐木开路而至，见墓上有穴，大如碗，其深不测。众惧不敢发，相与退坐大树下，笔疏其事，以白承昭。是岁，乌头病，骘往省之，乃曰："顷为乡人十余辈，持刀杖劫我，几中我面。我大责骂，力拒之，乃退坐大树下，作文书而去。至今举身犹痛。"骘乃知恒出入墓中也，因是亦惧而疏之。罗后移隶晋王城成。显德五年，周有淮南之地，罗陷没，不知所在，时年六十二岁矣（出《稽神录》）

【译文】

刘骘是洪州高安县人，少年时遇到战乱，他的姐姐名叫粪扫，被一名叫孙金的军官抢去，她的妹妹名叫乌头，十七岁上也死了。三年后，孙金当上了常州团练副使，粪扫跟着她的女主人参加大将陈某的宴会，突然看见妹妹乌头也在客人中间。粪扫问乌头从哪儿来，乌头说也是被人抢到岳州，给了刘家老夫妇作养女，后来又嫁给从北方来的军士任某，任某是陈将军的下属，就跟着他来到此地。于是粪扫给家里通了这个消息。刘骘当时在县里当一名管杂役的小官，几年后到城里办公事，就到昆陵去看望姐妹。刘骘一天晚上住在旅店中，第二天先去拜见孙金找到姐姐粪扫，然后领她到任某的军营里去找乌头。刘骘虽派了个童仆在门外偷看，见乌头正在打扫庭院，一面打扫一面说："我兄弟来看我来了。"仆人敲了半天门，乌头问门外是谁，童仆说："我是高安县刘骘派来的。"乌头说："莫非是我那大胡子二哥吗？昨天晚上就该来，为什么才来看我呢？"说着就开门迎接。刘骘见妹妹容貌和过去完全一样，兄妹相见悲伤地哭起来。过了一会儿，孙金派他的几个外甥拿着酒到任某这里来，欢宴了很久。乌头说："今天幸亏我二哥来才证明我是人，过去我一直被外甥们当作鬼。"任某也说乌头行动举止十分轻快，针线活也极精巧，常常夜时作活干到天亮，就象有不少人和她一起做针线女工一样。还说乌头每次吃饭必须等饭凉后才能吃。刘骘背后偷偷问乌头："你当年已经死了，怎么现在到了这里呢？"乌头说："哥哥你要再追问我这些事，我们就再也不能相见了。"刘骘就再也不敢说什么了。不久之后乌头的丈夫任某死了，乌头又嫁给一个姓罗的军官，罗某驻守江州。后来陈承昭当了高安县的制置使，听说乌头死而复生的事后，召来刘骘询问，并下令挖开乌头的墓看一看。墓在米岭山上，根本没人照管，已经荒芜了好几十年。人们砍伐通往墓地的树木，只见墓上有个洞，像碗口大，往里面深不可测，大家都很怕，不敢挖墓，都退坐在大树下，笔记录了墓地的情况呈报给陈承昭。这一年，乌头生了病，刘骘去探望，乌头对刘骘说："前些日子有一伙乡下人拿着刀枪拦劫我，差点砍伤我的脸，我大骂他们一顿，他们才吓得退回去坐在树下，写了一篇文书，后来才去了。到现在我全身还痛得要命。"这时刘骘才知道妹妹乌头经常在坟穴里出入，确实是鬼，因而就对他有些惧怕疏远。姓罗的军官后来又调归山西的王城成部下，显德五年，周军占领了淮南一带，罗军官所在的部队被消灭，不知他带着乌头去了什么地方，算来乌头那年应该是六十二岁了。

卷第三百五十六　　夜叉一

哥舒翰　章仇兼琼　杨慎矜　江南吴生　朱岘女　杜万　韦自东　马燧

哥舒翰

哥舒翰少时，有志气，长安交游豪侠，宅新书（陈校本"书"作"昌"。）坊。有爱妾，曰裴六娘者，容范旷代，宅于崇仁，舒翰常悦之。居无何，舒翰有故，游近畿，数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舒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尚未葬，殡于堂奥，既无他室，舒翰曰："平生之爱，存没何间？"独宿繐帐中。夜半后，庭月皓然，舒翰悲叹不寐。忽见门屏间有一物，倾首而窥。进退逡巡。入庭中，乃夜叉也。长丈许，著豹皮裩，锯牙披发。更有三鬼相继进，及拽朱索，舞于月下。相与言曰："床上贵人奈何？"又曰："寝矣。"便升阶，入殡所拆发。舁榇于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体，环坐共食之。血流于庭，衣物狼藉。舒翰恐怖，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贵人，我今击之，必无苦。"遂潜取帐外竿，忽于暗中掷出，大叫击鬼。鬼大骇走，舒翰乘势逐之西北隅，逾垣而去。有一鬼最后，不得上，舒翰击中流血，乃得去。家人闻变乱，起来救之，舒翰具道其事。将收余骸，及至堂，殡所俨然如故，而啖处亦无所见。舒翰恍忽，以为梦中，验其墙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后数年，舒翰显达。（出《通幽录》）

【译文】

唐代名将哥舒翰少年时代就很有志气，在京城长安结交了很多豪杰志士。他家住在新昌坊，有个爱妾叫裴六娘，容貌出众，家住崇仁里。舒翰十分宠爱裴六娘。后来，哥舒翰因公事到京郊巡视，几个月后才回来，回来后，裴六娘已病死，舒翰十分悲痛，就来到她的住所。当时裴六娘还没有埋葬，停尸在堂屋里。哥舒翰来后没有别的屋子可住，就说："裴六娘是我最亲爱的人，她不论是活是死在我都没什么顾忌。"因此就在停尸的堂屋里住下，独自睡在床帐中。夜深人静时，哥舒翰看窗外皎洁的月光，觉悲伤凄凉不能入睡，忽然看见外面大门和影壁墙之间有一个东西在探头探脑，左右徘徊，然后进到院子里，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夜叉。这夜叉有一丈多高，穿着豹皮裤，披散着长发，牙像锯齿，接着又有三个鬼跟着进来。他们一起扯着红色的绳子在月光下跳舞，边跳边说："床上的贵人怎么样了？"其中一个说："已经睡了。"说罢，他们就走上庭院的台阶进入停尸的堂屋打开棺材盖，把棺材抬到外面月光下，把尸体取出来切割后围坐着吃起来，尸体的血流在院子里，死者的尸衣撕扯得扔了一地。哥舒翰越看越怕，也十分痛心，暗想这些鬼怪刚才称我为"贵人"，我现在如果打他们，大概不会有什么了不起，就偷偷抄起帐外一根竿子使劲扔出去，同时大叫"打鬼呀！"果然，鬼怪们吓得四散而逃。舒翰趁势追到院子西北角，鬼怪纷纷翻墙而逃。有一个鬼跑在最后，没来得及上墙，被舒翰打中，这鬼勉强爬上墙，地上留下了血迹。这时家里人听见外面闹哄哄地，就跑出来救助，哥舒翰就说了刚才的事，大家七手八脚收拾被夜叉撕碎的尸体，刚要搬进堂屋，却见里面的棺廓完好无损，尸上被鬼撕咬过的地方也毫无痕迹。哥舒翰恍恍惚以为是作了一场梦，但验看墙上有夜叉留下的血，院里也有鬼走过的痕迹，谁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几年之后，哥舒翰却官居显位，成了大将军。

章仇兼琼

章仇兼琼镇蜀日，佛寺设大会。百戏在庭，有十岁童儿舞于竿杪，忽有一物，状如鵰鹗，掠之而去。群众大骇，因罢乐。后数日，其父母见在高塔之上，梯而取之，而神形如痴。久之方语云，见如壁画飞天夜叉者，将入塔中，日饲里实饮食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方精神如初。（出《尚书故实》）

【译文】

章仇兼琼镇守蜀中时，有一次寺院里举行盛大的庙会，庙院里正在演杂技，一个十岁的小演员正在竹竿顶上作各对惊险的动作。这时，空中突然飞来一个像鹰鵰的大鸟将竹竿上的小演员掠去，人们大惊，杂技表演也只好停了。几天后，那孩子的父母发现孩子在高塔顶上，树梯爬上去把孩子取下来。孩子变得又呆又痴，过了好久才能说话。据孩子说，他当时看见有一个像壁画上的飞天夜叉的怪物，突然把他掠到塔里，每天怪物还用果子食物喂他，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过了十多天，孩子才恢复了正常。

杨慎矜

开元中，杨慎矜为御史中丞。一日，将入朝，家童开其外门，既启锁，其门噤不可解。慎矜且惊且异。洎天将晚，其导从吏自外见慎矜门有夜叉，长丈余，状极异，立于宇下，以左右手噤其门。火吻电眸，盼（"盼"原作"不"，据明抄本改。）顾左右。从吏见之，俱惊栗四去。久而衢中舆马人物稍多，其夜叉方南向而去，行者见之，咸辟易仆地。慎矜闻其事，惧甚。后月余，遂为李林甫所诬，弟兄皆诛死。（出《宣室志》）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杨慎矜任御史中丞。一天，他准备上朝，家童去给他开大门，门锁打开后，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慎矜又惊讶又奇怪。一直等到天亮后，他的导从官来催他上朝，看见大门外有一只夜叉，有一丈多高，而且又怪又丑，站在大门的廊宇下，伸出两只手从外面拽住了门扇。这夜叉红嘴如血目光似电，不断地左顾右盼，导从官和侍卫们看见了夜叉，吓得四处逃散。过了半天，街上车马行人渐渐多了，那夜叉才向南而去。行人们见到夜叉，有的赶快躲藏，有的吓得顿时仆倒在地。杨慎矜后来听说这些情况，心里更为恐惧。一个多月后，他就被奸相李林甫诬陷，兄弟们同被处死。

江南吴生

有吴生者，江南人。尝游会稽，娶一刘氏为卒。后数年，吴生宰县于雁门郡，与刘氏偕之官。刘氏初以柔婉闻，凡数年。其后忽旷烈自恃不可禁，往往有逆意者，即发怒。殴其婢仆，或啮其肌血且甚，而怒不可解。吴生始知刘氏悍戾，心稍外之。尝一日，吴与雁门部将数辈，猎于野，获狐兔甚多，致庖舍下。明日，吴生出，刘氏即潜入庖舍，取狐兔生啖之。且尽，吴生归，因诘狐兔所在，而刘氏俯然不语。吴生怒，讯其婢，婢曰："刘氏食之尽矣。"生始疑刘氏为他怪。旬余，有县吏，以一鹿献，吴生命致于庭。已而吴生始言将远适，既出门，即匿身潜伺之。见刘氏散发袒肱，目眦尽裂，状貌顿异，立庭中，左手执鹿，右手拔其脾而食之。吴生大惧，仆地不能起。久之，乃召吏卒十数辈，持兵仗而入。刘氏见吴生来，尽去襦袖，挺然立庭，乃一夜叉耳。目若电光，齿如戟刃，筋骨盘蹙，身尽青色，吏卒俱战栗不敢近。而夜叉四顾，若有所惧。仅食顷，忽东向而走，其势甚疾。竟不如所在。（出《宣室志》）

【译文】

江南有位吴生曾宦游于会稽，娶了一个姓刘的女子为妻。几年后，吴生被任命为雁门郡的某县县令，便带着妻子刘氏同去上任。刘氏刚嫁给吴生时是位十分贤淑柔顺的女子，但不知为什么几年后变得十分暴躁怪戾，稍不如意就大怒，殴打仆人婢女，甚至用牙齿把仆人咬得鲜血直流仍不解气。吴生见刘氏这样凶悍，就渐渐有所厌恶。有一天，吴生和雁门郡的几位军官到野外打猎，猎得不少狐狸兔子放在厨房里，第二天吴生外出，刘氏就偷偷钻进厨房，抓起狐兔就生啃活吞地吃光了。吴生回来问猎来的野物哪去了，刘氏只是低头不语。吴生很生气，就问丫环，丫环说都让刘氏吃光了，吴生这才开始怀疑刘氏是妖怪。十多天后，有位县里的官员献给吴生一头鹿，吴生让放在院子里，然后对刘氏谎称自己要出远门，出门后就躲在僻静处偷看，只见刘氏散发露臂，眼睛瞪得像铜铃，和平时大不相同。她扑向庭院，左手扯起鹿，右手掏出鹿的内脏就大吃起来。见此情景，吴生吓得顿时瘫倒在地上站不起来了。过了半天，吴生召来了十几名官员和士兵，拿着刀枪冲进庭院。刘氏见吴生来了，干脆脱去了衣裳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原来是个母夜叉。只见她眼睛一开一闭像闪电，牙齿像戟的尖刃，身上筋骨棱嶒，全身青紫色。这时那些官吏士兵都吓得不敢靠前，但看那夜叉却四处观望着，好像也有点怕什么东西。僵持了一顿饭工夫，夜叉突然向东走去，脚步十分急促，不知去了哪里。

朱岘女

武陵郡有浮屠祠，其高数百寻。下瞰大江，每江水泛扬，则浮屠势若摇动，故里人不敢登其上者。有贾人朱岘，家极赡，有一女，无何失所在。其家寻之，仅旬余，莫穷其适。一日，天雨霁，郡民望见浮屠之颠，若有人立者，隐然纹缬衣，郡民且以为他怪。岘闻之，即往观焉。望其衣装，甚类其女，即命人登其上而取之。果见女也，岘惊讯其事，女曰："某向者独处，有夜叉长丈余，甚诡异，自屋上跃而下，入某之室，谓某曰：'无惧我也。'即揽衣驰去，至浮屠上。既而兀兀然，若甚醉者。凡数日，方稍寤，因惧且甚。其夜叉率以将晓则下浮屠，行里中，取食饮某。一日，夜叉方去，某下视之，见其行里中，会遇一白衣，夜叉见，辟易退远百步，不敢窃视。及暮归。某因诘之："何为惧白衣者乎？"夜叉曰：'向者白衣，自小不食太牢。故我不得近也。'某问何故，夜叉曰：'牛者所以耕田畴，为生人之本。人不食其肉，则上帝祐之。故我不得而近也。'某默念曰："吾人也，去父母，与异类为伍，可不悲乎？'明日，夜叉去而祝曰：'某愿不以太牢为食。'凡三祝。其夜叉忽自郡中来，至浮屠下，望某而语曰：'何为有异志而弃我乎？使我终不得近子矣。从此别去。'词毕，即东向走，而竟不知其所往。某喜甚，由浮屠中得以归。"（出《宣室志》）

【译文】

武陵郡有座佛塔祠，塔高近百丈，俯瞰着下面的大江。每当江水暴涨时，佛塔也像在晃动。所以当地人不敢登上塔顶。有一个很富有的商人朱岘，他的女儿无缘无故就丢失了，全家到处寻找，十多天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有一天雨过天晴时，有人看见塔顶上好像站着个人，从下面看，塔上的人也像穿的是花绸衣，人们以为是个什么怪物。朱岘听说后也跑到塔下看，看那人的衣装很像丢失的女儿，就叫人登上塔顶去接，一看果然是女儿。回家后，朱岘惊恐地问女儿是怎么回事。女儿说那天她正一个人玩，忽然有一个奇形怪状一丈多高的夜叉从房上跃下来进了屋，对她说："别怕我。"接着夜叉就用自己衣服裹上她飞奔而去，一直把她弄上塔顶。她一直觉得昏昏沉沉像喝醉了酒，几天后渐渐清醒了，心里也更加害怕。那夜叉每天一大早到塔底下的村庄里去弄来食物给她吃。这天夜叉刚走，她就从塔顶往下看，见夜叉在村子里走路时遇见一个穿白衣的人，夜叉吓得立刻退避于百步以外，不敢偷看那白衣人。晚上夜叉回到塔里，她就问夜叉为什么怕那白衣人，夜叉说："那个白衣人从小就不吃牛肉，所以我不敢接近他。"问这是什么原因，夜叉说："牛是种地的，是人们生活的根本，人不吃牛肉，上天就保祐他，所以我不敢接近他。"朱岘的女儿暗想，"我是个人，现在离开了父母和一个鬼怪在一起，多么可悲啊！"第二天夜叉走后她就暗暗祝祷说："我也发誓不吃牛肉，老天保祐我吧！"这样默念了三次，那夜叉忽然从郡里回到塔下向她喊道："你为什么对我变了心要抛弃我呢？今后我也不敢接近你了，从今我就离开你了！"夜叉说完，就向东走了，不知去了哪里。朱岘的女儿心中大喜，才终于逃离了夜叉回到家里。

杜万

杜万员外，其兄为岭南县尉，将至任，妻遇毒瘴，数日卒。时盛夏，无殡敛。权以苇席裹束，瘗于绝岩之侧。某到官，拘于吏事，不复重殓。及北归，方至岩所，欲收妻骸骨。及观坎穴，但苇尚存。某叹其至深而为所取，悲感久之。会上岩有一径，某试寻。行百余步，至石窟中，其妻裸露，容貌狰狞，不可复识。怀中抱一子，子旁亦有一子，状类罗刹。极呼方寤，妇人口不能言，以手画地，书云："我顷重生，为夜叉所得。今此二子，即我所生。"书之悲涕。顷之，亦能言，谓云："君急去，夜叉倘至，必当杀君。"某问："汝能去否？"曰："能去。"便起抱小儿，随某至船所。便发，夜叉寻抱大儿至岸，望船呼叫，以儿相示。船行既远，乃擘其儿作数十片，方去。妇人手中之子，状如罗刹，解人语。大历中，母子并存。（出《广异记》）

【译文】

杜万员外的哥哥是岭南县尉，刚要去上任，他妻子遇上毒瘴得了热病，几天就死了。当时正是盛夏，一时找不到棺材盛殓，暂时用一领苇席把她卷了起来停放在一个悬崖的边上。杜万的哥哥上任后由于事务繁忙，没来得及重新去埋葬妻子。后来他又回北方时路过那悬崖，就上去想收取妻子的骨骸。到了岩畔一看，就只剩了苇席。他因妻子被别人所取而深深地慨叹，心里难过了很久。然后他找到一条小道，走了一百多步，试着找妻子的尸骨，来到一个石洞里，果然找到了。但妻子浑身精光面貌狰狞，根本认不出来是他妻子。她怀中抱着一个小孩，小孩旁还有一个小孩，都像夜叉。杜某喊了半天，妻子才醒来，但嘴里不会说话，只是用手在地上画字说："我当初已经再生了，被夜叉捉来，这两个孩子就是夜叉和我生的。"一面写一面哭。过了很久以后，也能说话了，她说："你快去吧，夜叉回来后定会杀了你。"杜某问妻能不能跟他走，妻说能，就抱上那一个孩子随杜某上了船。船开以后，突然看那个公夜叉抱着大儿子赶到岸边，望着船大声号叫，并把手中的孩子举在手上示意。看着船走远了，那夜叉气得把抱着的孩子撕成几十片才走了。杜某的妻子手里抱的那个小孩，形状也像夜叉，但能懂得人话，一直到大历年时，她们母子还都活着。

韦自东

贞元中，有韦自东者，义烈之士也。尝游太白山，栖止段将军庄，段亦素知其壮勇者。一日，与自东眺望山谷，见一径甚微，若旧有行迹。自东问主人曰："此何诣也？"段将军曰："昔有二僧，居此山顶，殿宇宏壮，林泉甚佳。盖唐开元中，万回师弟子之所建也。似驱役鬼工，非人力所能及。或问樵者说，其僧为怪物所食，今绝踪二三年矣。又闻人说，有二夜叉于此山，亦无人敢窥焉。"自东怒曰："余操心在平侵暴，夜叉何颣，而敢噬人？今夕，必挈夜叉首，至于门下。"将军止曰："暴虎凭河，死尔无悔？"自东不顾，仗剑备衣而往，势不可遏。将军悄然曰："韦生当其咎耳。"自东扪萝蹑石，至精舍，悄寂无人。睹二僧房，大敞其户，履锡俱全，衾枕俨然，而尘埃凝积其上。又见佛堂内，细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寝之处。四壁多挂野彘玄熊之颣，或庖炙之余，亦有锅镬薪。自东乃知樵者之言不谬耳。度其夜叉未至，遂拔柏树，径大如碗，去枝叶，为大杖。扃其户，以石佛拒之。是夜，月白如昼。夜未分，夜叉挈鹿而至，怒其扃鐍，大叫，以首触户，折其石佛，而踣于地。自东以柏树挝其脑，再举而死之。拽之入室，又阖其扉。顷之，复有夜叉继至，似怒前归者不接己，亦哮吼，触其扉，复踣于户阈，又挝之，亦死。自东知雌雄已殒，应无侪类，遂掩关烹鹿而食。及明，断二夜叉首，挈余鹿而示段，段大骇曰："真周处之俦矣。"乃烹鹿饮酒尽欢，远近观者如堵。有道士出于稠人中，揖自东曰："某有衷恳，欲披告于长者，可乎？"自东曰："某一生济人之急，何为不可？"道士曰："某栖心道门，恳志灵药，非一朝一夕耳。三二年前，神仙为吾配合龙虎丹一炉，据其洞而修之，有日矣。今灵药将成，而数有妖魔入洞，就炉击触，药几废散。思得刚烈之士，仗剑卫之。灵药倘成，当有分惠。未知能一行否？"自东踊跃曰："乃平生所愿也。"遂仗剑从道士而去。济险蹑峻，当太白之高峰，将半，有一石洞，可百余步，即道士烧丹之室，唯弟子一人。道士约曰："明晨五更初，请君仗剑，当洞门而立。见有怪物，但以剑击之。"自东曰："谨奉教。"久立烛于洞门外，以伺之。俄顷，果有巨虺长数丈，金目雪牙，毒气氤郁，将欲入洞。自东以剑击之，似中其首，俄顷若轻务而化去。食顷，有一女子，颜色绝丽，执芰荷之花，缓步而至。自东又以剑拂之，若云气而灭。食顷，将欲曙，有道士，乘云驾鹤，导从甚严，劳自东曰："妖魔已尽，吾弟子丹将成矣，吾当来为证也。"盘旋候明而入，语自东曰："喜汝道士丹成，今为诗一首，汝可继和。"诗曰："三秋稽頼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自东详诗意曰："此道士之师。"遂释剑而礼之。俄而突入，药鼎爆烈，更无遗在。道士恸哭，自东悔恨自咎而已。二人因以泉涤其鼎器而饮之。自东后更有少容，而适南岳，莫知所止。今段将军庄尚有夜叉骷髅见在，道士亦莫知所之。（出《传奇》）

【译文】

唐代德宗贞元年间，有一个性格刚毅讲究义气的人名叫韦自东。曾游历太白山，住在段将军的庄园里，段将军也素来知道韦自东的为人。有一天，段和韦眺望远山，见有一条小路，好像有人走过的足迹。韦自东问段将军这条小路通往什么地方，段将军说："从前有两个和尚住在这个山顶，山上有一座庙，庙里的殿宇很宏伟，附近的山林泉水也很好，这庙是唐开元年间万回大师的弟子建造的，真是鬼斧神工，不是几人所能建得了的。据打柴的人说，那两个和尚后来被怪物吃掉，已经有两三年不见和尚的踪影。又听人说有两个夜叉住在山上，所以谁也不敢到山上去了。"韦自东一听非常生气的说："我向来就愿干铲除强暴抱打不平的事，夜叉是什么东西，竟敢吃人。你等着，今天晚上我一定把夜叉的头砍来扔在你的门外！"段将军拦阻说："空手斗虎徒步过河都是鲁莽人干的事，冒险丧命，难道你不后悔吗？"韦自东表示死而无悔，整好衣服手持宝剑势不可挡地直奔山上而去。段将军暗想："韦生是自讨苦吃了。"韦自东攀着山上的滕萝脚蹬着石缝上了山，进入寺庙中，不见一个人影，又见两个和尚的住处大敞着门，鞋子和传经用的锡杖都在，床上也有被褥枕头，但上面蒙着很厚的尘土。又见佛堂里长满了小草，草上有大兽睡卧的痕迹，佛堂的墙上挂了很多野猪黑熊之类，也有些是烧熟吃剩的肉，还有锅灶和柴禾。韦自东才知道砍柴人说有怪物的话是对的，心想夜叉还没回来，就拔了一棵碗口粗的柏树，去掉枝叶作成一根大棍，把大门捶好，又用一个石佛堵在门口。这天夜里月明如昼，半夜时那夜叉扛着一只鹿回来，见门锁着就发怒的吼叫起来，用头撞门，并撞断了石佛跌倒在地上，韦自东趁机抡起大棍朝夜叉头上打下去，打了两棍就打死了，然后把死夜叉拖进佛堂，又把门关上。不一会儿，另一个夜叉也回来了，好像为前面回来的夜叉不迎接他而恼怒，也大声吼叫起来，用头撞门，摔倒在门坎上，韦自东又用棍子猛打，也打死了。自东看雌雄两只夜叉都死了，估计不会再有夜叉的同类，就关上门煮鹿肉吃。天亮后，他割下两只夜叉的头，拿着吃剩的鹿肉回来给段将军看，段将军大惊地说："你真比得上传说中除掉三害的那位英雄周处了！"然后就煮了鹿肉一起喝酒尽欢，远近来了很多的人围观死夜叉的头。这时人群中走出一个道士，向韦自东施礼说："贫道有件心事想向您倾诉一下，不知行不行？"韦自东说："我一生专门救人急难，你尽管说吗。"道士说："我一直诚心修道，并专心炼制仙丹灵药。两三年前，一位神仙为我配合了一炉龙虎金丹，我在山洞里全力以赴地炼这炉灵药，眼看就要炼成，没想到妖魔几次来我洞中捣乱，砸我的丹炉，药丹也差点报废。我希望找一位勇武刚烈的人拿着刀剑保护我，如果我的仙丹能炼成，我会分给他的。不知你能不能随我去呢？"自东兴高采烈地说："这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了！"然后就带着宝剑跟道士走了。他们走了很多险路，来到太白山的高峰，峰的半腰有一个石洞进洞百余步就是道士炼丹的屋子，只有一个弟子在里面。道士对韦自东说："明天早晨五更时分，请你手持宝剑站在洞口，如果看见有怪物你就用剑砍杀它。"自东说："我记住了。"自东在洞口点了一支蜡，躲在一旁等着，不一会儿果然有条几丈长的大蛇，金目白牙，裹着浓重的毒雾来到洞口，将要进洞时，自东挥剑猛砍，好像砍中了蛇头，大蛇化成一股轻雾而去。约一顿饭工夫，洞口又来了个美貌妇人，手里拿着一束荷花慢慢走来，自东又砍了一剑，那女子化成一片云又消失了。又过了一阵天要亮了，只见一个道士骑着仙鹤驾着云带着很多侍从自空中而来，对自东说："妖魔已经除尽，我弟子炼的丹就要成功了，我特地来验一验他的丹炼成没炼成。"骑鹤的道士在空中游来游去，一直到天亮后进到洞中，对自东说："我弟子的丹炼成了，我很高兴，我现在作一首诗，希望你也和一首。"说着就念了四句诗："三伏稽頼叩真灵，龙虎交时金液成。绛雪既凝身可度，蓬壶顶上彩云生。"韦自东听骑鹤道士念完诗，心想他一定是炼丹道士的师傅，就收起宝剑向他行礼。那道士却突然冲进洞里，接着就听见炼丹炉轰隆一声爆炸，炼丹道士失声痛哭。韦自东这才知道上了当，骑鹤道士也是妖怪变的，心中非常悔恨惭愧。自东和道士用泉水洗净了炼丹的锅鼎，喝了些泉水就下山了。从此以后，自东面容更显得年轻了。后来韦自东去了南岳衡山，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到现在，段将军的庄园里还有那两只夜叉的头骨，道士却不知道去了哪里。

马燧

马燧贫贱时，寓游北京，谒府主，不见而返。寄居于园吏，吏曰："莫欲谒护戎否？若谒，即须先言，当为其歧路耳。护戎讳数字而甚切，君当在意，若犯之，无逃其死也。然若幸惬之，则所益与诸人不同。慎忽暗投也，。某乃护戎先乳母子，得以详悉，而辄赞君子焉。"燧信与疑半。明晨，入谒护戎，果犯其讳，庭叱而去。畏惧之色见于面，（"面"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园吏曰："是必忤护戎耳。"燧问计求脱，园吏曰："君子戾我，而悽惶如是，然败则死，不得渎我也。"遂匿燧于粪车中，载出郭而逃。于时护戎果索燧，一报不获，散铁骑者，每门十人。燧狼狈窜六十余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于逃民败室之中。尚未安，闻车马螔贲欠声，人相议曰："能更三二十里否？"果护戎之使也。俄闻车马势渐远，稍安焉。未复常息，又闻有窸窣人行声，燧危栗次。忽于户牖，见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绝长，手携一袱曰："马燧在此否？"燧默然，不敢对。又曰："大惊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来安慰，无生忧疑也。"燧乃应诺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过，尚有余恐矣。君固馁，我食汝。"乃解所携袱，有熟肉一瓯，胡饼一个，燧食甚饱。却令于旧处，更不可动。胡二姊以灰数斗，放与燧前地上，横布一道。仍授之言曰："今夜半，有异物相恐劫，辄不可动。过此厄后，勋贵无双。"言毕而去。夜半，有物闪闪照人，渐进户牖间。见一物，长丈余，乃夜叉也。赤发猬奋，全身锋铄，臂曲瘿木，甲驾兽爪，衣豹皮裤，携短兵，直入室来。狞目电燮，吐火喷血，跳躅哮吼，铁石消铄。燧之惴栗，殆丧魂亡精矣。然此物终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撤一门扉，藉而熟寝。俄又闻车马来声，有人相谓曰："此乃逃人室，不妨马生匿于此乎？"时数人持兵器，下马入来。冲啼夜叉，夜叉奋起，大吼数声，裂人马啖食，血肉殆尽。夜叉食既饱，徐步而出。四更，东方月上，燧觉寂静，乃出而去，见人马骨肉狼藉，乃获免。后立大勋，官爵穹崇。询访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报不获，乃每春秋祠飨，别置胡二姊一座，列于庙左（出《传异记》）

【译文】

马燧没有发迹成器时，曾到北京去找进身的门路。他去求见府台，府台不见他，扫兴而归。后来他寄居在一个管园林的园吏那儿，园吏问他："你是不是想求见护戎官啊？如果想见他你先跟我说，以免走错了门找不到他。护戎官对一些字非常忌讳，你一定要注意，不然犯了他的忌，他非杀你不可。但是如果你能讨得他的喜欢，你就会得到别的人给予不了的好处。我劝你不要再乱找门路了，我是护戎官的前奶娘的儿子，我会把他的详情告诉你，来帮助你这个有才能的人。"马燧对园吏的话半信半疑，第二天早晨，就冒然去求见护戎官，果然犯了护戎官所忌讳的字，大声训叱了马燧一顿，马燧吓坏了灰溜溜地跑回来。园吏说："看样子你是触犯了护戎官了吧？"马燧就向园吏讨主意帮自己开脱，园吏说："先生你不信任我，才落得这样狼狈的下场。我可以帮你一把，但是不成功，就算你被处死，也别怪我。"于是把马燧藏在粪车里运出城去让他逃走。这时护戎果然到处捉拿马燧，没有抓到，就派了一些骑兵，每个城门都搜寻追捕。马燧逃窜了六十多里，估计自己逃不出境，天黑时就钻进一家主人逃荒扔下的破房子里，还没安顿下来，就听见外面传来车马的隆隆声，还能听见外面人们喊道，"再往前追二三十里吧！"果然是护戎的追兵。听着车马声渐渐远去，马燧心才稍稍安定了一些。不一会又听到外面有人的脚步声，马燧的心又吊了起来，忽然从窗口看见一个女人，身穿布衣，身材极高，手里拿着个布包袱，问道："马燧在这里吗？"马燧不敢说话，没有应声。那女人又说："吓坏了是不是？胡二姐知道你在这里，特地来安慰你，请千万不要多心吧。"马燧这才应声出来。胡二姐又说："你的大难已过，还有点小灾。你饿了吧？我给你送饭来了。"说着就解开手里的布包，是一碗熟肉。一个烧饼。马燧吃饭后，胡二姐让他不要动还站在原地，拿来几斗灰土放在马燧面前的地上，还用灰在他面前横着撒了一道，然后警告说："今天夜里可能有怪物来劫你，你千万不要动。等你过了这场小灾，以后就会大富大贵了。"胡二姐说完就走了。半夜时，果然有个怪物光闪照人，渐渐来到窗前，这怪物一丈多高，红头发像刺猬似地直竖着，金色的身子闪着光，臂上的肌肉像木头疙瘩，指甲像野兽的利爪，穿着豹皮裤，手执短刀，直奔屋里来，原来是一只夜叉。这夜叉眼睛一开一合像电光，嘴里吐火喷血，又跳又吼，就是铁石心的人也会吓破脑袋，马燧一看，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然而这只夜叉不管怎么狂吼乱跳，也不敢越过胡二姐撒的那道灰。那夜叉折腾了半天，后来摘下一扇门，躺在上面睡着了。不一会儿，又听见车马声，有人在屋外说："这是逃荒人扔下的破屋子，姓马的会不会藏在这里呢？"接着几个人下了马手持兵器进了屋，一看见夜叉就吓得大叫起来，夜叉被惊醒，一跃而起，大吼几声，抓住人和马，连撕带咬，吃了个精光。夜叉吃饱后，慢慢走出屋去。这时已是四更天，东方升起了月亮，马燧听听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就出了屋门，见外面人马的骨肉扔得到处都是，撒腿就跑。后来马燧果然立了大功，得到了很高的官位。他到处寻访当年救他的胡二姐，却一直找不到，想要报答她也无法报答，只好每到春秋祭祠神灵时，单独给胡二姐设一桌供品，放在庙旁，以表感恩之情。

卷第三百五十七　　夜叉二

东洛张生　薛淙　丘濡　陈越石　张融　蕴都师

东洛张生

牛僧孺任伊阙县尉，有东洛客张生，应进士举，携文往谒。至中路，遇暴雨雷雹，日已昏黑，去店尚远，歇于树下。逡巡，雨定微月，遂解鞍放马。张生与僮仆宿于路侧，困倦甚，昏睡良久方觉。见一物如夜叉，长数丈，拿食张生之马。张生惧甚，伏于草中，不敢动。谗讫，又取其驴，驴将尽，遽以手拽其从奴，提两足裂之。张生惶骇，遂狼狈走。野叉随后，叫呼诟骂。里余，渐不闻。路抵大冢，冢畔有一女立。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之，具言事，女人曰："此是古冢，内空无物，后有一孔，郎君且避之。不然，不免矣。"张生遂寻冢孔，投身而入，内至深，良久亦不闻声。须臾，觉月转明。忽闻冢上有人语，推一物，便闻血腥气。视之，乃死人也，身首皆异矣。少顷，又推一人，至于数四，皆死者也。既讫，闻其上分钱物衣服声，乃知是劫贼。其帅且唱曰，某色物与某乙，某衣某钱与某乙，都唱十余人姓名。又有言不平，相怨怒者，乃各罢去。张生恐惧甚，将出，复不得。乃熟念其贼姓名，记得五六人。至明，乡村有寻贼者，至墓旁，睹其血，乃围墓掘之。睹贼所杀人，皆在其内。见生惊曰："兼有一贼堕于墓中。"乃持出缚之。张生具言其事，皆不信，曰："此是劫贼，杀人送于此，偶堕下耳。"笞击数十，乃送于县。行一二里，见其从奴驴马鞍驮悉至，张生惊问曰："何也？"从者曰："昨夜困甚，于路旁睡着。至明，不见郎君，故此寻求。"张生乃说所见，从者曰："皆不觉也。"遂送至县。牛公先识之，知必无此，乃为保明。张生又记劫贼数人姓名，言之于令，令遣扑捉，尽获之，遂得免。究其意，乃神物冤魄，假手于张生，以擒贼耳。（《出逸史》）

【译文】

牛僧孺任伊阙县的县尉，有一个从东洛来的张生要去考进士，带着自己的文章拜见牛僧孺。张生走到半路，遇上了雷雨冰雹，这时天已昏黑，离客店还很远，就在大树下避雨。过了一会，雨停了，月色朦胧，就卸鞍落马，和僮仆在路旁歇息，由于困倦睡得很熟，过了很久醒来了，突然看见一个怪物像个夜叉，有好几丈高，正撕扯着张生的马吞食。张生吓坏了，伏在草丛中不敢动。夜叉吃完了马，又去吃僮仆骑的驴，驴吃完了，突然又拽起僮仆，抓着两条腿一裂两半。张生急忙奔逃，夜叉紧跟在后面又吼又骂。张生跑出一里多地，后面的夜叉追赶声听不见了，来到一个大坟边上，见坟旁站着个女子，张生连呼救命。女人问他，他说了详情，女人说。"这是个古坟，里面什么也没有，坟后还有个洞口，你先躲进去吧，不然就没命了。张生钻进洞口，里面非常深。过了半天，听见外面没有动静了，觉得外面月亮也很明朗，想走出来，忽然又听见坟上有人说话，接着就有个东西被推进坟里来，张生立刻闻到一股血腥气，原来是个死人，身子和脑袋已经分家了。片刻之间，又推进来一个死人，这样连着推进来四个尸体，接着就听见坟上传来分钱物衣服的声音，这才知道是一伙强盗。强盗头子还大声地说，这件东西分给你，那件衣服分给他，陆续叫了十多人的名了。还听到因为分赃不均有的人埋怨有的人怒骂，过了好久强盗们散去了。张生十分害怕，想要出去又不敢，心里就熟记了五六个强盗的姓名，仍在坟墓里蹲着。天亮后，村子里的人四处搜寻盗贼，来到坟墓旁，看见了血迹，就把坟挖开，见强盗杀死的人都在里面，发现张生后，村人说："有一个强盗掉进坟里了！"就把张生抓出来绑上。张生说自己的真实情况，村人都不信，认为张生就是强盗，杀了人以后往坟里送时不小心自己掉进了坟里，于是把张生打了几十棍子送到县里。走了一二里时，张生突然看见自己的僮仆和驴、马都一同走来，就惊问是怎么回事。僮仆说，"昨天夜里太困了，在路旁睡醒后发现你不见了，所以来找你。"张生向僮仆说了昨夜那些夜叉吃驴马的事，僮仆说根本不知道。村人把张生一块送到县上，县尉牛僧孺知道张生是个读书人，绝不会干抢劫的事，就替他作证保了下来。张生又把记在心里的几个强盗姓名告诉县令，县令派人一一捉拿归案，张生才完全解脱出来。细细推究，其实是神灵冤魂借助于张生擒贼而已。

薛淙

前进士薛淙，元和中，游卫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与数人同访主人僧，主人僧会不在。唯闻库西黑室中呻吟声，迫而视，见一老僧病，须发不剪，如雪，状貌可恐。淙乃呼其侣曰："异哉病僧！"僧怒曰："何异耶？少年予要闻异乎？病僧略为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时，好游绝国。服药休粮，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数里。日欲出，忽见一枯立木，长三百余丈，数十围，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窥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数里，遥见一女人，衣绯裙，跣足袒膊，被发而走，其疾如风。渐近，女人谓僧曰：'救命可乎？'对曰：'何也？'云：'后有人觅，但言不见，恩至极矣。'须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见一人，乘甲马，衣黄金衣，备弓剑之器。奔跳如电，每步可三十余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骤如一。至僧前曰：'见某色人否？'僧曰：'不见。'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飞天夜叉也。其党数千，相继诸天伤人，已八十万矣。今已并擒戮，唯此乃尤者也，未获。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来，至此已八万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获罪于天，师无庇之尔。'僧乃具言。须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以观之，天使下马，入木窥之。却上马，腾空绕木而上。人马可半木已来，见木上一绯点走出，人马逐之，去七八丈许，渐入霄汉，没于空碧中。久之，雨三数十点血，意已为中矢矣。此可以为异。少年以病僧为异，无乃陋乎？"（出《博异传》，陈校本作出《博异志》。）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个前科进士薛淙，到河北卫州的一个乡村去寻访一座古庙，晚上想在庙里住下，就和几个游客一同拜访庙里的住持和尚。住持不在，人们听到庙中仓库西面的黑屋里传出呻吟声，近前一看，见屋里有个生病的老和尚，很长的白发白胡子，形貌很可怕。薛淙就招呼同伴们说："你们快看这个得怪病的和尚？"那和尚生气地说："我有什么怪的？你们这些年轻人想听听真正的怪是什么样子吗？"薛淙和朋友们说愿意听。和尚就说，"我二十岁时专门爱到荒漠偏僻而遥远的国度去渡游，而且只服丹药不进饮食。往北到过甘肃的居延关，离西海（今青海湖）只有三五十里路。有一天黎明时分，我已走了十多里，太阳快要出来时，忽然看见一株枯树，有三百丈高，好几十围粗，树心却是空的。我在树根里往上看，这树直上通天，里面可以住人。然后我又住北走了几里地，远远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红衣裙，敞着怀光着脚，披头散发地奔走，其快如风。女人跑到我面前求我救命，我问怎么回事，她说有人在后面追她，只要对追她的人说没看见她，就感恩不尽了，那女人说罢就钻进枯树洞里。我又走了三五里，忽然又见一个骑着披铁甲的马，穿着黄金衣，手持刀剑弓的人，像闪电般飞驰，每一步就能跨三十多丈远，有时在半空有时在地上，跑的步伐一样。这人来到我面前问看见什么人没有，我说没看见。那人说，'千万不要帮她躲藏，她是一只飞天夜叉，不是人类，她们一共有好几千，在天界已伤害了八十万人。现在那几千飞天夜叉已经都被抓住杀掉，只剩下一个最厉害的逃脱了。我昨夜接到天帝三次命令，从沙吒天追捕而来，已经跑了八万四千里了。天帝已派了跟我一样的八千天使四处追捕那飞天夜叉，因为她是天界的罪犯，你可千万不要庇护她呀！"我就说了实话。片刻间，那骑马的天使就奔到了枯树前，我跑回去看，见那天使下马进了枯树，又跑出来骑上马绕着枯树追上去，只上到树的一半时，只见一个红点从树里出来，天使骑马紧追，追了有七八丈高后，渐渐追上云天，消失在空中。过了半天，空中落下三四十点血，看样子那飞天夜叉已中了箭。这件事才称得上是怪事呢。你们这些年轻人看我这个病和尚奇怪，你们不是太少见多怪了吗？！"

丘濡

博士丘濡说，汝州傍县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数岁，忽自归。言初被物寐中牵去，倏止一处。及明，乃在古塔中，见美丈夫，谓曰："我天人，分合得汝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惧。"且诫其不窥外也。日两返下取食，有时炙饵犹热。经年，女伺其去，窃窥之，见其腾空如飞，火发蓝肤，磔耳如驴，至地，乃复人焉。女惊怖汗洽。其物返，觉曰："尔固窥我。我实夜叉，与尔有缘，终不害尔。"女素慧，谢曰："我既为君妻，岂有恶乎。君既灵异，何不居人间，使我时见父母乎？"其物言："我罪业，或与人杂处，则疫作。今形迹已露。任尔纵观，不久当归尔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视，其物在空中，不能化形，至地，方与人杂。或有白衣尘中者，其物敛手则避。或见枕其头唾其面者，行人悉若不见。及归，女问之："向者君街中，有敬之者，有戏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吃牛肉者，予得而欺矣。遇忠直孝养，释道守戒律法录者，吾误犯之，当为天戮。"又经年，忽悲泣语女："缘已尽，候风雨送尔归。"因授一青石，大如鸡卵，言至家，可磨此服之，能下毒气。后一夕风雷，其物遽持女曰："可去矣。"如释氏言，屈伸臂顷，已至其家，坠在庭中。其母因磨石饮之，下物如青泥斗余。（出《酉阳杂俎》。）

【译文】

据博士丘濡说，汝州旁县五十年前有一个村人丢失了女儿，过了几年女儿忽然自己回来了。据女儿说，起初她被一个怪物在睡梦中拽走，转眼来到一个地方，天亮后才看出这是一座古塔，塔里有个英俊的男子对她说，"我是天神，命中该得到你作妻子，这是有年限的，不会永远留你在这里，你不必害怕。"男子还警告她不许向塔外偷看。这男子每天两次到塔下去取饭，有时拿来的饭菜、肉食还是热的。一年后，女子趁他离去时在后面偷偷看，见那男子腾空飞行，红头发蓝身子，两只长耳像驴，等落到地上时就又恢复了人形。女子吓得浑身冷汗，才知道他是妖怪。怪物返回塔中后已有所察觉，对女子说，"即然你已偷看，就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夜叉，但因为和你有缘，不会伤害你的。"女子本来就很娴惠，就陪礼道，"我即然已经作了你的妻子，怎能嫌恶你呢？夫君你即然有神力，为什么不到人间去居住，使我能常常见到父母呢？"夜叉说，"我是个散布灾难的神灵，如果和人们住在一起，就会使人间发生瘟疫。现在你即然知道我的实情，我就让你彻底看个够，然后我就送你回家。"这个古塔离村镇很近，女子经常往下看，见夜叉在空中时不能变化形体，一落地才能变成人形混到人群中去，但夜叉常常遇见穿白衣的人就缩手缩脚地躲避，有时又见夜叉靠近某个人的头吐他的脸，那人却毫无反应。夜叉回来后，女子问道，"刚才你在街上对有些人敬而远之，对有些人耍弄侮辱，这是怎么回事？"夜叉说，世上有些吃牛肉的，我遇见就欺辱他们。对那些讲究忠孝信佛守法的人，我必须尊敬，如果冒犯了他们，天帝会严惩我杀死我的。"又过了一年，夜叉忽然悲伤地哭着说，"我们的缘分已经到头了，等有风雨时我就送你回家。"说着送给女子一块鸡蛋大的青石，让她带回去可磨碎了服用，能去除毒气。第二天风雨大作，夜叉突然挟起女子说，"你可以回去了。"正如佛经上形容的那样，屈伸手臂的工夫女子已来到家里，站在院中了。女子的母亲把那块青石磨碎了喝下去，拉出了一斗多像青泥一样的脏东西。

陈越石

颍州陈越石，初名黄石，郊居于王屋山中，有妾张氏者。元和中，越石与张氏俱夜食，忽闻烛影后，有呼吸之声甚异。已而出一手，至越石前。其手青黑色，指短，爪甲纤长，有黄毛连臂，似乞食之状。越石深知其怪，恶而且惧。久之，闻烛影下有语："我病饥，故来奉谒。愿以少肉致掌中，幸无见阻。"越石即以少肉投于地，其手即取之而去。又曰："此肉味甚美。"食讫，又出手越石前。越石怒骂曰："妖鬼何为辄来，宜疾去。不然，且击之，得无悔耶？"其手即引去，若有所惧。俄顷，又出其手，至张氏前，谓张曰："女郎能以少肉见惠乎？"越石谓张氏曰："慎无与。"张氏竟不与。久之，忽于烛影旁出一面，乃一夜叉也，赤发蓬然，两目如电，四牙若锋刃之状，甚可惧。以手击张氏，遽仆于地，冥然不能动。越石有胆勇，即起而逐之，夜叉遂走，不敢回视。明日，穷其迹，于垣上有过踪。越石曰："此物今夕将再来矣。"于是至夜，持杖立东北垣下，以伺之。仅食顷，夜叉果来，既逾墙，足未及地，越石即以杖连击数十。及夜叉去，以烛视其垣下，血甚多，有皮尺余，亦在地，盖击而堕者。自是张氏病愈。至夕，闻数里外有呼者曰："陈黄石何为不归我皮也？"连呼不止。仅月余，每夕，尝闻呼声。越石度不可禁，且恶其见呼，于是迁居以避之，因改名为越石。元和十五年，登第进士，至会昌二年，卒于蓝田令。（出《宣室志》）

【译文】

陈越石原名黄石，是颍州人，在王屋山下的郊野住。有个妾姓张。唐宪宗元和年间，有一天陈越石和张氏正吃夜饭，忽然听见灯影后面有很怪的呼吸声，接着一只手突然伸到陈越石面前像讨东西吃，看那手是青黑色，手指很短，指甲细长，手臂上长满了黄毛。陈越石一看这手就知是个妖怪，心里又怕又厌恶。过了半天，又听得灯影下的妖怪说，"我实在太饿了，万不得已才来求你请往我手里少搁一点肉吧，请别拒绝我。"陈越石就夹了一小块肉扔到地下，那怪物用手拣起来吃了，又说，"这肉真是太香了。"就又伸手来讨要。陈越石怒骂道，"可恶的妖魔，你怎么要起来没完了，快滚出去，不然，我揍你，你可别后悔！"那手就立刻缩回去了，好像有些害怕。但不一会又把手伸到张氏面前说，"姑娘，能给我点肉吃吗？"陈越石对张氏说，"不许给他！"张氏就没有给。又过了半天，怪物从灯影后露出了脸，原来是一只夜叉，一头披散的红发，两眼像闪电，四只犬牙像刀刃一样锋利，很吓人。夜叉伸手就打张氏，张氏仆倒在地上不能动。陈越石有胆量，跳起来追打夜叉，夜叉就不回头地逃走了。第二天陈越石寻找夜叉的脚印，见墙上有夜叉翻墙的痕迹。越石估计夜叉晚上还会来，就在当夜拿着根大棍子站在东北墙根等着。果然不久夜叉又来了，翻过墙脚还没落地，越石就扑上去连打了几十棍。等夜叉逃走以后，越石点灯察看，见墙下有很多血，还有块皮，大概是用棍子打烂的夜叉皮。从那以后张氏的病就好了。一天晚上，越石听见几里地外那个挨了揍的夜叉不断地大喊："陈黄石，为什么不把我的皮还我！"连续一个月，每夜都听到夜叉的喊声。越石暗想毕竟斗不过夜叉，又非常厌恶听那喊声，就迁到别处去住，把名字也从黄石改成了越石。元和十五年，陈越石考中了进士，到唐武宗会昌年间任陕西兰田县令，后来死在任上。

张融

渤海张融，字眉嵎。晋咸宁中，子妇产男，初不觉有异，至七岁，聪慧过人。融曾将看射，令人拾箭还，恒苦迟。融孙云："自为公取也。"后射才发，便赴，遂与箭俱至棚，倏已捉矢而归，举坐怪愕。还经再宿，孙忽暴病而卒。将殡，呼诸沙门烧香，有一胡道人谓云："君速敛此孙，是罗刹鬼也，当啖害人家。"既见取箭之事，即狼狈阖棺。须臾，闻棺中有扑摆声，咸辍悲骇愕，遽送葬埋。后数形见，融作八关斋，于是便去。（出《宣验记》）

【译文】

张融字眉嵎，渤海郡人。晋代咸宁年间，儿媳生了个男孩。这孩子起初一切正常，到七岁时就聪明过人。有一次张融带孙子去看自己射箭，箭射出后叫人去把箭拾回来，那人走得太慢，半天才把箭拾回来。这时张融的小孙子说，"我去给爷爷拾回来。"张融刚把箭射出去，那孩子就起跑，竟和箭跑得一样快，和箭同时到达靶棚，转眼间就把箭拿回来了，全座人都大为惊异。从射箭场回来第二天，孩子忽然暴病而死。将要出殡前，张融请来些和尚烧香，这时有一个西城来的道士对张融说，"请快快把你孙子装殓埋掉吧，他是个夜叉，会吃你们家人的。"张融看见取箭的事已经怀疑孙子不是人类，这时立刻盖上棺材，果然听见里面折腾撞击的声音，家人都吓得不再悲伤，很快抬出去埋掉。后来那夜叉又几次现形，张融按佛经的要求，作出"八关斋戒"的法事，那夜叉才没敢再来。

蕴都师

经行寺僧行蕴，为其寺都僧。尝及初秋，将备盂兰会，洒扫堂殿，齐整佛事。见一佛前化生，姿容妖冶，手持莲花，向人似有意。师因戏谓所使家人曰："世间女人，有似此者，我以为妇。"其夕归院，夜未分，有款扉者曰："莲花娘子来。"蕴都师不知悟也，即应曰："官家法禁极严，今寺门已闭，夫人何从至此？"既开门，莲花及一从婢，妖姿丽质，妙绝无伦，谓蕴都师曰："多种中无量胜因，常得亲奉大圆正智。不谓今日，闻师一言，忽生俗想。今已谪为人，当奉执巾钵。朝来之意，岂遽忘耶？"蕴都师曰："某信愚昧，常获僧戒。素非省相识，何尝见夫人。"遂相绐也。"即日，师朝来佛前见我，谓家人曰，倘貌类我，将以为妇。言犹在耳，我感师此言，诚愿委质。"因自袖中出化生曰："岂相绐乎？"蕴师悟非人，回惶之际，莲花即顾侍婢曰："露仙可备帷幄。"露仙乃陈设寝处，皆极华美。蕴虽骇异，然心亦喜之，谓莲花曰："某便誓心矣。但以僧法不容，久居寺舍，如何？"莲花大笑曰："某天人，岂凡识所及。且终不以累师。"遂绸缪叙语，词气清婉。俄而灭烛，童子等犹潜听伺之。未食顷，忽闻蕴失声，冤楚颇极。遽引燎照之，至则拒户闼，禁不可发。但闻狺牙啮垢嚼骨之声，如胡人语音而大骂曰："贼秃奴，遣尔辞家剃发，因何起妄想之心。假如我真女人，岂嫁与尔作妇耶？"于是驰告寺众，坏垣以窥之，乃二夜叉也，锯牙植发，长比巨人，哮叫拿获，腾踔而出。后僧见佛座壁上，有二画夜叉，正类所睹，唇吻间犹有血痕焉。（原阙出处，黄本、许本、明抄本俱作出《河东记》）

【译文】

经行寺里有个和尚法名行蕴，是寺中和尚的头领都僧。有一年初秋，寺里准备盂兰节的盛会，大家都清扫庙宇殿堂准备作佛事，行蕴和尚看见一尊佛前有一个用蜡塑成的"化生"女子塑像十分美艳，手拿一支莲花，好像对人眉目传情。行蕴和尚就和家人们开玩笑说，"世上如果有哪个女人能象她这样美貌，我就娶她为妻。"晚上回到庙院睡觉时，夜里忽听有人敲门说，"莲花娘子到了！"行蕴和尚还没想起白天开玩笑的事，就说，"官家的法规极严，现在庙门已闭，夫人来干什么？"开门一看，莲花娘子带一个侍女，貌似天仙，娇美绝伦，对行蕴说，"佛缘无量使得我能有幸亲自侍奉大圆正智佛，本已六根清净。不料今天听到你那番话，使我顿生凡念。现在我已被贬到人世，愿为你铺床叠被结为夫妻。你白天向我吐露的意思，你难道现在就忘了吗？"行蕴和尚忙说，"我虽然天性愚昧，但也常记着佛家戒律。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说这些骗人的话呢？"那莲花娘子说，"你今天早上在佛堂看见我，就对人说如果有容貌像我的女人，你就娶为妻子，这话还在我耳边。我感于你的真心，才真心投奔你来。"说着从袖子里取出那个化生塑像说，"你看，这是我骗你吗？"行蕴暗想这个女子肯定不是人类，正在思虑犹豫时，莲花娘子就回身对侍女说，"露仙，你快准备床铺锦帐。"露仙立刻就准备了十分华丽的床帐。这时，行蕴尽管怀疑害怕，但已被女子的容貌迷住，也非常高兴地对莲花说，"我就豁出去了！然而寺里僧法不容，你久住在寺里不行啊。"莲花大笑说"我是天仙，凡人谁能发现我呢？放心吧，我绝不会连累你的。"于是两人亲切交谈，莲花情意绵绵，语软情深，不一会儿就吹灭了蜡烛。这时窗外有些小孩们，一直在偷听。不一会儿，忽然听见行蕴和尚失声喊叫，听来十分痛苦，外面的人赶快拿来灯火照看，然而门在里面闩着，进不了屋，只听得屋里传出野兽撕肉啃骨的声音，还听到一个胡人口音的人大骂说："你个贼秃和尚，让人剃发出家，还敢心生邪念。如果我真是女人，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秃驴！"外面的人赶快告诉寺里的僧众，推倒墙垣一看，竟是两个夜叉，头发直立牙齿像锯，又吼又跳地逃走了。后来有些和尚在佛座墙上看见壁画上有两只夜叉，正是刚才看见的那两个，而且它们嘴上还留有刚吃了行蕴后的血痕呢。卷第

卷第三百五十八　　神魂一

庞阿　马势妇　无名夫妇　王宙　郑齐婴　柳少游　苏莱　郑生　韦隐 齐推女　郑氏女　裴珙　舒州军史

庞阿

钜鹿有庞阿者，美容仪。同郡石氏有女，曾内睹阿，心悦之。未几，阿见此女来诣阿。阿（"阿"原作"妻"。据明抄本改。）妻极妒，闻之。使婢缚之，遂还石家。中路，遂化为烟气而灭。婢乃直诣石家，说此事，石氏之父大惊曰："我女都不出门，岂可毁谤如此。"阿妇自是常加意伺察之，居一夜，方值女在斋中，乃自拘执，以诣石氏。石氏父见之，愕贻曰："我适从内来，见女与母共作，何得在此？"即令婢仆，于内唤女出，向所缚者，奋然灭焉。父疑有异，故遣其母诘之，女曰："昔年庞阿来厅中，曾窃视之，自尔仿佛，即梦诣阿。乃入户，即为妻所缚。"石曰："天下遂有如此奇事。"夫精情所感，灵神为之冥著，灭者盖其魂神也。既而女誓心不嫁。经年，阿妻忽得邪病，医药无徵，阿乃授币石氏女为妻。（出《幽明录》）

【译文】

钜鹿县有个叫庞阿的，生得英俊潇洒。同郡石氏家有个女儿，曾偷偷看见过庞阿，暗暗爱上了他。不久，石氏女突然来看庞阿，庞阿的妻子非常嫉妒，命婢女把石氏女捆了起来送回石家，半路上，石氏女突然化成一股烟消失了。婢女就直接找到石家报告这件事。石氏的父亲听后大吃一惊说，"我的女儿根本就没出去过，你们为什么这样诽谤她！"庞阿的妻子从此特别注意观察庞阿的居室。这天晚上，庞妻发现石氏女又来到庞阿的屋里，就又把石氏女绑起来送回石家。石氏女的父亲看见后，更加惊愕地说，"我刚从后屋来，明明看见我女儿和她母在一起坐着，怎么能被你们绑到这里来了呢？"说罢就让仆人到内室把女儿叫出来，这时，被绑的那个女子顿时消失了。石氏女的父亲认为这里一定有鬼。就让妻子问女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石氏女说，"当年庞阿到咱家来时，我曾偷偷看见过他。后来我有一次作梦，梦见到庞阿家去，刚一进门，就被庞阿的妻子捆了起来。"石氏父亲说，"天下竟有这样的怪事！"原来人的精神和感情太执著时，神灵就会离开身体，当初庞阿妻子捆起的石氏女，其实是她的灵魂。后来石氏女发誓不嫁人。过了一年，庞阿的妻子忽然得了邪病，吃什么药都无用，终于死了。庞阿就送了财礼娶了石氏女。

马势妇

吴国富阳人马势妇，姓蒋，村人应病死者，蒋辄恍惚，熟眠经日。见人人死，然后省觉，则具说，家中不信之。语人云："某中病，我欲杀之，怒强魂难杀。未即死，我入其家内。架上有白米饭几种鲑，我暂过灶下戏。婢无故犯我，我打眷甚，使婢当时闷绝，久之乃苏。"其兄病，有乌衣人令杀之，向其请乞，终不下手。醒语兄云，当活。（出《搜神记》）

【译文】

吴国富阳县有人叫马势，妻子姓蒋。村里只要有人得了重病，蒋氏就会恍恍惚惚神志不清熟睡一天，等那得重病的人死了，蒋氏才能清醒过来，而且向人们讲述那病死者的情形。家里人都不相信。有一次她又对人们说，"某人得了重病，我打算去杀死他，他的魂灵太厉害，我很难下手。他还没死时我就进了他家，见他家厨房架上有白米饭和鲑鱼，我跑到炉灶前玩，他家的婢女无故冒犯我，我狠狠打了她一顿，那婢女当时就昏过去了，很久才苏醒。"有一次，蒋氏的哥哥病了，来了个黑衣人命令蒋氏把她哥哥杀死。蒋氏再三向黑衣人求情，终于没有下手。蒋氏苏醒后对她哥哥说，"你不会死了。"

无名夫妇

有匹夫匹妇，忘其姓名。居一旦，妇先起，其夫寻亦出外。某谓夫尚寝，既还内，见其夫犹在被中。既而家童自外来云："即令我取镜。"妇以奴诈，指床上以示奴，奴云："适从郎处来也。"乃驰告其夫，夫大愕。径入示之，遂与妇共观，被中人高枕安眠，真是其形，了无一异。虑是其魂神，不敢惊动，乃徐徐抚床，遂冉冉入席而灭，夫妇惋怖不已。经少时，夫忽得疾，性理乖误，终身不愈。（出《搜神记》）

【译文】

有一对普通的夫妻，忘了姓名叫什么了。有一天早晨，妻子先起床出外，接着丈夫也出去了，妻子回屋以后，以为丈夫还在睡觉，就进了寝室，见丈夫还在被窝里。这时他家的童仆从外面进来说，"男主人让我来取镜子。"妻子见丈夫明明睡在床上，认为童仆在骗人，就指指床上的丈夫让童仆看。童仆吃惊的说，"我真是刚从主人那里来呀！"说罢就跑出去找男主人。丈夫一听大吃一惊，赶快跑回屋里，和妻子一起往床上看，只见被窝里的人高枕安眠，和丈夫一模一样。丈夫心想这床上的大概是自己的真魂，不敢惊动，就慢慢抚摸床上的人，那人才慢慢进入了床席消失了。夫妻俩看到这情景又惊又怕。不久以后，丈夫忽然得了病，脾气变得暴躁古怪，一生都没治好。

王宙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僚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若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寝"原作"浸"，"食"字原阙，据明抄本改补。）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倩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曰倩"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事出陈玄祐《离魂记》云。玄祐少常闻此说，而多异同，或谓其虚。大历末，遇莱芜县令张仲覸，因备述其本末。镒则仲覸堂叔，而说极备悉，故记之。（出《离魂记》）

【译文】

唐天授三年，清河人张镒因在衡州作官，把家也搬到了衡州。张镒性情好静，不爱交友，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长女早就死了，次女叫倩娘，生得端庄秀丽。张镒的外甥王宙，从小就十分聪明，长得也很英俊，张镒对这个外甥也非常器重，常常说，"将来你长大了，我把倩娘许给你当媳妇。"后来，倩娘和王宙都长大了，两个人也有情有意，常常互相思念，夜不能寐，但这些事家里人都不知道。后来，张镒的同僚中有一个赴官选的求娶倩娘，张镒就答应了。倩娘听说后，心里十分痛苦，王宙知道后也十分怨恨，以将调官为由到京城去，张镒劝阻，王宙也不听，张镒只好给了王宙很厚的礼金，送他赴京。王宙含恨忍泪上了船，这时，天色将晚，船走到离一个山城几里的地方，正是半夜，王宙睡不着觉，忽然听见岸上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赶来，片刻就来到船上，王宙一问，竟是倩娘，原来她是光着脚从家里跑出来的。王宙惊喜交加，拉着倩女的手问她怎么跑出来的，倩娘哭着说，"你对我的深情使我深深感动。现在我抛开了一切顾虑，我知道郎君对我的深情坚定不移，决心豁出性命也要报答郎君，所以就从家中私奔而来。"王宙大喜过望，就把倩娘藏在船中，连夜逃走。王宙带着倩娘日夜兼程，几个月后到了四川。五年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和张镒断绝了音信。然而，倩娘越来越思念双亲，一次哭着对王宙说，"当年我为了不辜负郎君真情，离家和你私奔，如今已过去五年了，和父母远隔天涯，我的一颗心怎能安生呢？父母的养育像天覆盖我地载着我，我怎么有脸不管双亲自己独自生存呢？"王宙也悲伤地说，"你别难过，我们就一同回去吧。"回到家乡衡州后，王宙首先来到张镒家，见到张镒后，首先谢罪，说不该领着倩女逃到四川。张镒大惊，说，"倩娘病在闺房中好几年了，你胡说些什么呀？"王宙说，"倩娘现在就在船上。"张镒更加吃惊，就派仆人到船上去看，一看倩娘果然在船上，神色非常吃惊，问仆人说"我二老身体安康吗？"仆人十分惊异，赶快跑回家向张镒报告。闺房中生病的女儿听说后，顿时高兴地起了床，梳妆更衣，只笑而不说话。梳汝完毕，她出门去迎正往家来的倩娘，两个倩娘突然轻轻合成了一体，只有衣服是两套重迭在一起。家中人认为这事太邪，一直保守秘密，只有亲戚有暗中知道的。过了四十年后，王宙夫妻去世，他们的两个儿子都被举为孝廉，官作到丞尉。这件事陈玄祐从少年时候就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有很多相似和不同之处，有人说这件事是虚假的。大历末年，陈玄祐遇见莱芜县令张伸覸，张仲覸详细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张镒是张仲覸的堂叔，说得特别详细，所以就记下来了。

郑齐婴

郑齐婴，开元中，为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将归，途次华州，忽见五人，衣五方色衣，诣厅再拜。齐婴问其由，答曰："是大使五藏神。"齐婴问曰："神当居身中，何故相见？"答曰："是以守气，气竭当散。"婴曰："审如是，吾其死乎？"曰："然。"婴仓卒求延昝刻，欲为表章及身后事，神言还至后衙则可。婴为设酒馔，皆拜而受。既修表，沐浴，服新衣，卧西壁下，至时而卒。（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开元年间，任吏部侍郎、河南黜陟使的郑齐婴回家乡去。他路经华州时，忽然有五个人，穿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颜色的衣服来拜见。郑齐婴问，"你们从哪儿来？"回答说，"我们是你身体里的五藏神。"郑齐婴说，"五藏神应该在我身体里呆着，为什么出来见我？"回答说，"我们在你身守气，气如果快要枯竭了，我们自然就散了。"郑齐婴说，"这样看来，我是不是就要死了？"回答说，"是的。"郑齐婴急忙哀求暂缓一下死期，因为有些奏章还没写好，身后事也没有安排。神说，"那你就到后衙去办吧。"郑齐婴为五藏神摆下酒宴，神仙拜谢领受了。郑齐婴写好奏章，洗了澡，换上新衣服，然后躺在西墙下的床上，到时辰，就死去了。

柳少游

柳少游善卜筮，著名于京师。天宝中，有客持一缣，诣少游。引入问故，答曰："愿知年命。"少游为作卦，成而悲叹曰："君卦不吉，合尽今日暮。"其人伤叹久之，因求浆，家人持水至，见两少游，不知谁者是客。少游指神为客，令持与客，客乃辞去，童送出门，数步遂灭。俄闻空中有哭声，甚哀，还问少游："郎君识此人否？"具言前事，少游方知客是精神。遽使看缣。乃一纸缣尔，叹曰："神舍我去，吾其死矣。"日暮果卒。（出《广异记》）

【译文】

柳少游很善于算卦，在京城颇有名气。唐天宝年间，有人拿着一匹绢绸来拜见少游。请进来问那人有什么事，回答说，"想知道我的天年寿数。"少游立刻给客人算了一卦，然后悲伤地叹口气说，"您的卦很不吉利，今天晚上就会死。"那客人也悲叹了半天，要求喝口水。家人拿了水来，见屋里竟有两个柳少游，分不清醒谁是客人。少游指着神说，"他是客人，"让把水端给他，客人就告辞走了，童仆送客出门，转眼间客人就消失了。这时突然空中传来哭声，十分悲哀，并问少游，"你认得刚才那个客人是谁吗？"并说了刚才拜访、算卦的事，这时少游才知道那个来求卦的客人就是自己的灵魂。少游赶快去看客人送的绢绸，原来是纸作的，悲叹地说，"我的神魂已经离我而去，我就要死了。"到了晚上，柳少游果然就死了。

苏莱

天宝末，长安有马二娘者，善于考召。兖州刺史苏诜，与马氏相善。初诜欲为子莱求婚卢氏，谓马氏曰："我唯有一子，为其婚娶，实要婉淑。卢氏三女，未知谁佳，幸为致之，一令其母自阅视也。"马氏乃于佛堂中，结坛考召。须臾，三女魂悉至，莱母亲自看。马云："大者非不佳，不如次者，必当为刺史妇。"苏乃娶次女。天宝末，莱至永宁令，死于禄山之难，其家惩马氏失言。洎二京收复，有诏赠莱怀州刺史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代天宝末年，长安有个马二娘会召魂术。兖州刺史苏诜，和马二娘很好，苏诜想为儿子苏莱向卢氏求婚，就对马二娘说，"我只有一个儿子，想给他娶一个贤惠的媳妇。卢家有三个女儿，不知哪一个最好呢？你能不能把她们都召来，让我妻子挑选一下？"马二娘就在佛堂里设坛召魂。不大一会儿，卢家三个女儿的魂就都被召来了。苏莱的母亲一个一个地端详，马二娘说，"卢家大女儿也不错，但不如次女，我看她将来能成为刺史夫人。"苏莱就娶了卢家二女儿。天宝末年，苏莱任永宁县令，死于安禄山造反的战乱中，苏家怪罪马二娘当初胡说。后来安禄山之乱平息，东西二京收复，皇帝下诏，追授苏莱为怀州刺史，马二娘当初的话并没说错。

郑生

郑生者，天宝末，应举之京。至郑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问其姓，郑以实对。内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从姑。"须臾，见一老母，自堂而下。郑拜见，坐语久之，问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孙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见任淮阴县令，与儿门地相埒。今欲将配君子，以为何如？"郑不敢辞，其夕成礼，极人世之乐。遂居之数月，姑为郑生，可将妇归柳家。郑如其言，携其妻至淮阴。先报柳氏，柳举家惊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妇生女，怨望形言。俄顷，女家人往视之，乃与家女无异。既入门下车，冉冉行庭中。内女闻之笑，出视，相值于庭中，两女忽合，遂为一体。令即穷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孙女之魂焉。生复寻旧迹，都无所有。（出《灵怪录》）

【译文】

唐天宝末年，有一位郑生进京赶考。天将黑时至郑州西郊，到一个人家里投宿。这家主人问他贵姓，他说姓郑。这时里屋忽然出来一个婢女对郑生说，"我家娘子应该是你的堂姑哩。"接着就见一个老妇从堂屋里出来，郑生连忙拜见向堂姑问安，二人坐着谈论了很久，堂姑问郑生结婚没有，郑生说没结婚，堂姑就说，我有个外孙女在这里，姓柳，她父亲是淮阴县令，和你门第相当，我想把她许给你为妻，你看如何？"郑生不敢推辞，就答应了。这天晚上，郑生和柳氏就举行了婚礼，入了洞房，二人十分称心如意。住了几个月后，堂姑对郑生说，"你可以带着你媳妇去一趟柳家看看你岳父母。"郑生就带着柳氏去了淮阴。到淮阴后，郑生派人先去柳氏家通报，柳家一听都十分惊愕。柳县令的妻子甚至怀疑丈夫是不是和别的女人生下的女儿，十分怨怒。不一会，柳家派人出去看，见来的女子和家中的女儿一模一样。柳氏进门下车后慢慢走进院中，家里那个女儿也笑着走出来，两个柳氏女在院中相遇之后，忽然合成了一个。柳县令追察这件事，才知道原来是自己死了很久的岳母把她外孙女柳氏的魂许给了郑生。后来郑生再去寻找郑州西郊他曾投宿过的地方，那里已什么都没有了。

韦隐

大历中，将作少匠韩晋卿女，适尚衣奉御韦隐。隐奉使新罗，行及一程，怆然有思，因就寝。乃觉其妻在帐外，惊问之，答曰："愍君涉海，志愿奔而随之，人无知者。"隐即诈左右曰："俗纳一妓，将侍枕席。"人无怪者。及归，已二年，妻亦随至。隐乃启舅姑，首其罪，而室中宛存焉。及相近，翕然合体，其从隐者乃魂也。（出《独异记》）

【译文】

唐代宗大历年间，在宫内尚衣局（管皇帝衣服的部门）当侍御的韦隐，娶了宫内将作府（管宫庭土木建筑）的少匠韩晋卿之女为妻。后来韦隐奉诏出使新罗国（今朝鲜），上路走了一程后，心里觉得很难过，就睡下了，忽然发现妻子在帐外，惊讶地询问怎么会来这里，妻子说，"你渡海远行我实在不放心，所以跑来跟你一齐走，别人不会知道的。"韦隐就骗手下人说他收了个妓女在身边侍护他，人们都没怀疑。两年后，韦隐带着妻子回到家中，韦隐先向岳父岳母陪罪，一看屋里还有个妻子，两个妻子走近后合成了一体。原来跟韦隐去新罗的，是妻子的魂魄。

齐推女

元和中，饶州刺史齐推女，适陇西李某。李举进士，妻方娠，留至州宅。至临月，迁至后东阁中。其夕，女梦丈夫，衣冠甚伟，瞋目按剑叱之曰："此屋岂是汝腥秽之所乎？亟移去。不然，且及祸。"明日告推，推素刚烈，曰："吾忝土地主，是何妖孽，能侵耶？"数日，女诞育，忽见所梦者，即其床帐乱殴之。有顷，耳目鼻皆流血而卒。父母伤痛女冤横，追悔不及。遣遽告其夫，俟至而归葬于李族。遂于郡之西北十数里官道，权瘗之。李生在京师，下第将归，闻丧而往。比至饶州，妻卒已半年矣。李亦粗知其死不得其终，悼恨既深，思为冥雪。至近郭，日晚，忽于旷野见一女，形状服饰，似非村妇。李即心动，驻马谛视之，乃映草树而没。李下马就之，至则真其妻也。相见悲泣，妻曰："且无涕泣，幸可复生。俟君之来，亦已久矣。大人刚正，不信鬼神，身是妇女，不能自诉。今日相见，事机校迟。"李曰："为之奈何？"女曰："从此直西五里鄱亭村，有一老人姓田，方教授村儿，此九华洞中仙官也，人莫之知。君能至心往来，或异谐遂。"李乃径访田先生，见之，乃膝行而前，再拜称曰："下界凡贱，敢谒大仙。"时老人方与村童授经，见李惊避曰："衰朽穷骨，旦暮溘然。郎君安有此说？"李再拜，扣头不已，老人益难之。自日宴至于夜分，终不敢就坐，拱立于前。老人俯首良久曰："足下诚恳如是，吾亦何所隐焉。"李生即顿首流涕，具云妻枉状。老人曰："吾知之久矣，但不蚤申诉。今屋宅已败，理之不及。吾向拒公，盖未有计耳。然试为足下作一处置。"乃起从北出，可行百步余，止于桑林，长啸。倏忽见一大府署，殿宇环合，仪卫森然，拟于王者，田先生衣紫帔，据案而坐，左右解官等列侍，俄传教呼地界。须臾，十数部各拥百余骑，前后奔驰而至。其帅皆长丈余，眉目魁岸，罗列于门屏之外。整衣冠，意绪苍惶，相问今有何事。须臾，谒者通地界、庐山神、江渎神、彭蠡神等，皆趣入。田先生问曰："比者此州刺史女，因产为暴鬼所杀。事甚冤滥，尔等知否？"皆府伏应曰："然。"又问："何故不为申理？"又皆对曰："狱讼须有其主，此不见人诉，无以发摘。"有问知贼姓名否，有一人对曰："是西汉鄱县王吴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时所居。至今犹恃雄豪，侵占土地，往往肆其暴虐，人无奈何。"田先生曰："即追来。"俄顷，缚吴芮至。先生诘之，不伏，乃命追阿齐。良久，见李妻与吴芮庭辩。食顷，吴芮理屈，乃曰："当是产后虚弱，见某惊怖自绝，非故杀。"田先生曰："杀人以挺与刃，有以异乎？"遂令执送天曹。回谓："速检李氏寿命几何？"顷之，吏云："本算更合寿三十二年，生四男三女。"先生谓群官曰："李氏寿算长，若不再生，议无厌伏。公等所见何如？"有一老吏前启曰：'。东晋邺下有一人横死，正与此事相当。前使葛真君，断以具魂作本身，却归生路。饮食言语，嗜欲追游，一切无异。但至寿终，不见形质耳。"田先生曰："何谓具魂？"吏曰："生人三魂七魄，死则散离，本无所依。今收合为一体，以续弦胶涂之。大王当街发遣放回，则与本身同矣。"田先生曰善，即顾谓李妻曰："作此处置，可乎？"李妻曰："幸甚。"俄见一吏，别领七八女人来，与李妻一类，即推而合之。有一人，持一器药，状似稀饧。即于李妻身涂之。李氏妻如空中坠地，初甚迷闷。天明，尽失夜来所见，唯田先生及李氏夫妻三人，共在桑林中。田先生顾谓李（"顾"字原阙，）"谓"下"李"下原俱有"先"字，据明抄本补并删。）生曰："相为极力，且喜事成，便可领归。见其亲族，但言再生，慎无他说。吾亦从此逝矣。"李遂同归至州，一家惊疑，不为之信。久之，乃知实生人也。自尔生子数人，其亲表之中，颇有知者，云："他无所异，但举止轻便，异于常人耳。"（出《玄怪录》）

【译文】

唐宪宗元和年间，饶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嫁给了陇西的李某。李某去考进士时，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就留在了家里。将临产时，妻子迁到后院的东阁里。这天夜里，妻子忽然梦见一个大汉穿着很威严的衣服，怒目圆睁手按宝剑地喝道："这间屋子是你生孩子的地方吗？快搬走！不然会遭到大祸！"妻子第二天就把这梦告诉了父亲齐推，齐推性情刚毅暴烈，生气地说，"这府宅是我家的，哪里的妖魔竟跑到这里兴妖作怪？不搬！"几天后，妻子分娩了，忽然看见曾梦着过的那个大汉闯了进来，扑到床上就乱打起来，把妻子打得七窃流血死在了床上。齐推为女儿的死极为悲痛，追悔莫及，派人急速去告诉赶考的李某。并把女儿暂时葬在郡城西北十几里的官道旁，打算等李某回来再改葬到李某家的族坟去。李某在京城落了榜，正要回去，听见妻子的死讯就急忙奔丧回家，到家后，妻子已下葬半年了。李某已知道妻子奇怪的死因，又痛又恨，想为妻子昭雪冤恨弄清真相。走到饶州城外，天色已晚，忽然在旷野上看见一个女子，看服饰打扮不像是乡下人，心里很疑惑，停下马来细看，那女子走进树丛里不见了，追上去一看，竟是已死去的妻子，两人抱头痛哭。妻子说，"你先不要哭，我还能够复活。我等你回来已等了很久，我父亲为人刚烈不信鬼神，我身为女子也不好自己向阴间陈述，你现在回来，赶快去办，不要迟误了时机。"李某问"我该作些什么呢？"妻子说，"从这里一直往西走五里地有个鄱亭村，村里有个教书先生姓田，他是天界九华洞里的仙官，人们都不知道。如果你能和他真诚交往，也许他能帮你实现心愿。"李某直接去找田先生，见面后，他跪着走到田先生面前，一再地叩拜后才说，"我这下界的凡夫俗子特来拜见大仙。"当时田先生正在教村童读书，见李某这样，立刻惊慌地躲在一边说，"我不过是个朝不保夕又糟又朽的老头子，郎君怎么能这样？"李某不说话，只是不断地叩头，老人现出更加为难的样子。从中午到晚上，李某始终不敢在田先生面前就坐，一直垂手合掌站着。后来，田先生低头沉思了很久才说，"你这样诚恳，我也就不向你隐瞒身份了。"李某立刻哭着跪下叩头，诉说了妻子惨死的情形。田先生说，"我早就知道了，你为什么不早来申诉呢？现在屋子已经毁败，说理也不好说了。刚才我拒绝你，也是因为我一时想不出计策来。现在我给你出个主意吧。"说罢就起身出屋，往北走了一百多步，来在一个桑林里，仰天长啸了一声，顿时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府署，殿宇环绕，仪仗警卫十分森严，很像一座王府。只见田先生穿着紫袍在大殿的公案后面坐着，左右站立着两排差官随从。田先生传令，让把各方的地界神召来，片刻间先后有十几队骑士来到大厅外。每队骑士都有一百多名，领头的都是身高一丈多魁伟英武的巨人，他们站在门外整理衣冠，看样子都很惊惶，互相打听把他们紧急召来有什么事，然后进厅拜见田先生，各自报出自己的名字和所管辖的地界，其中有庐山神、江渎神、彭蠡神等。田先生在上面说，"现有本州刺史齐推的女儿，在分娩时被暴鬼所杀。那女子死得实在冤枉，这件滥杀无辜的事，你们知道吗？"地界神仙都伏在地上说知道。田先生说，"即然知道，为什么不处理也不上报？"大家回答说，"审理案件必须有人控告，此案一直无人申诉，所以我们没法子立案处理。"田先生又问谁知道那杀人犯的姓名，有一个地界神回答说，"杀人的是西汉年间的鄱县王，名叫吴芮，现在饶州刺史齐推的府宅就是当年吴芮的房子。现在吴芮常常蛮横强暴，侵占土地，横行霸道，谁也不敢惹他。"田先生说，"马上把吴芮给我抓来！"不一会儿吴芮就被绑上大厅，田先生审问，吴芮不服，田先生又让把李某的妻子传来，李妻就和吴芮在大堂上辩理。过了半天，吴芮理屈辞穷，但仍狡辩说，"李妻产后身子虚弱，看见我以后由于惊恐而吓死，不是我杀死的。"田先生说，"用木棍与用刀杀人又有什么区别？"就命令把吴芮绑送天曹治罪。接着田先生又让手下人查看李妻的寿数是多少。不一会儿，一个官员报告说，"李妻的寿数还有三十二年，应该生四男三女。"田先生对官员们说"李妻还有很长的寿命，如果不让她还阳，恐怕会引起非议，你们看该怎么办？"这时一位年老的官员上前说，"东晋的邺下有一个人暴亡，正好让李妻借尸还魂。当时的审案官员是葛真君，他判决那邺下暴死人以'具魂'的办法返回阳间，返回后虽然饮食、言语和走路都和生人一样，但一直到他寿终也没有成为人形。"田先生问"什么叫作'具魂'呢？"官人说，"阳间的人都有三魂七魄，死后则魂魄离人而散，无所依托。如果把人的魂魄和肉体收在一起，用续弦胶粘好，再由大王发送回阳世，那就是一个完整的生人了。"田先生说，"很好。"转身问李妻说，"我就用这办法让你还阳，你看如可？"李妻说，"太好了。"这时就有一个官员领了七八个女人上堂来，田先生找了一个和李妻相似的女子，把两个女人往一起推，就合成了一个，又有一个官员拿着一罐药，好像是稀糖水，涂在李妻身上。李妻突然觉得像是从半空中落到了地上，起初还迷迷胡胡，天亮后什么也没有了，只见田先生和李某加上自己三个人在桑树林中。田先生对李某说，"我费了很大的力量给你办，幸喜办成了，你把妻子领回去吧。回去以后，只对人说的妻子死而复活就行了，别的事千万不要说，我今后也要消失了。"李某领着妻子回到家里，全家十分惊疑，不敢相信。过了很久才相信李妻不是鬼，是真的复活了。后来李妻又生了好几个儿女。他们的亲戚中有些人知道真实的情况，说李妻还阳后跟过去没什么不同，只是举止行动十分轻快，这一点和常人有些不同。

郑氏女

通州有王居士者，有道术。会昌中，刺史郑君有幼女，甚念之，而自幼多疾，若神魂不足得。郑君因请居士，居士曰："此女非疾，乃生魂未归其身。"郑君讯其事，居士曰："某县令某者，即此女前身也。当死数岁矣，以平生为善，以幽冥祐之，得过期，今年九十余矣。令殁之曰，此女当愈。"郑君急发人驰访之，其令果九十余矣，后月。其女忽若醉寤，疾愈。郑君又使往验，令果以女疾愈之日，无疾卒。（出《宣室志》）

【译文】

通州有位王居士会道木。唐武宗会昌年间，刺史郑某有个小女儿，他非常喜爱这个孩子，然而这个女孩从小就多灾多病，好像先天就精气不足似的，郑某就把王居士请来给看看。居士说，"这孩子不是有病，而是她的魂没有附在她身上。"郑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居士说，"某县的一个县令，就是你小女儿的前身，他几年前就该死了，但由于他平生作了很多好事，阴间佑护他，才使他的阳寿过了期。今年他已有九十多了。这个县令去世的那天，你小女儿就立刻会好起来。"郑某忙派人赶到居士所说的那个县里去察访，那县令果然九十岁了。一个月后，郑女忽像大醉后醒来，非常精神。郑某又派人去看那老县令，果然在女孩病好的那天没有任何病就死了。

裴珙

孝廉裴珙，家洛阳。仲夏，自郑西归，及端午以觐亲焉。日晚。方至石桥，忽有少年，骑从鹰犬甚众。顾珙笑曰："明旦节日，今当蚤归，何迟迟也。"乃以后乘借之。珙甚喜，谓二童曰："尔可缓驱，投宿于白马寺西表兄窦温之墅，明日徐归可也。"因上马疾驱，俄顷，至上东门，归其马，珍重而别。珙居水南，促步而进，及家暝矣。入门，方见其亲与珙之姊妹张灯会食。珙乃前拜，曾莫瞻顾。因俯阶高语曰："珙自外至。"即又不闻。珙即大呼弟妹之辈，亦无应者。珙心神忿感，思又极呼，皆亦不知。但见其亲叹曰："珙那今日不至也。"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岂为异物邪？"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贵人导从甚盛，遥见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于道左，曰："地界启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终。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鹰回，借马送归，以为戏耳。今当领赴本身。"贵人微哂曰："小儿无理，将人命为戏。明日与尊父书，令笞之。"既至而橐鞬者招珙，复出上东门，度门隙中，至窦庄。方见其形僵仆，二童环泣呦呦焉。橐鞬者令其闭目，自后推之，省然而苏。其二童皆云："向者行至石桥，察郎君疾作，语言大异，惧其将甚，投于此。既至，则已绝矣。"珙惊叹久之少顷无恙。（出《集异记》）

【译文】

有一位孝廉叫裴珙，家住洛阳。这年初夏他从郑州往洛阳走，打算端午节到家看望双亲。这天黄昏时他走到一座石桥上，遇见一个少年带着很多随从，架着鹰带着狗迎面而来。少年对裴珙笑着说，"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你该早点回家，为什么走得慢慢腾腾的？我把备用的快马借给你吧。"裴珙很高兴，对两个仆人说，"你们可以慢点儿走，到了洛阳就投宿到白马寺西面我表兄温窦的别墅，明天再慢慢回家来就行了。"交待完了就上马飞驰起来。不一会儿，就到了洛阳的上东门，把马还给那少年，庄重地和少年道谢告别。裴珙住在河南，急忙往家赶，到家已黄昏时分了。进家后，见父母姐妹们正在张灯宴会，裴珙忙在堂屋的台阶下高声拜见父母说："儿子从外地赶回来了！"然而堂上的双亲好像没听见。裴珙又大声喊兄弟姐妹的名字，也没有人答应。裴珙心里很奇怪，也有些生气，就又大声地呼喊，屋里的人仍然不理他，而且听见父母叹息说，"珙儿到今天怎么还不回来呢？"说着就哭起来了，兄弟姊妹们也都跟着落泪。这时裴珙才暗想，"难道我成了鬼了吗？"就来到街上，徘徊了半天。这时有一个带着很多随从的大官从街上经过，用鞭子指指裴珙说，"那是活人的魂灵。"接着有一个佩着箭囊的人来到道旁对他说，"地界神特别通知，孝廉裴珙寿数未尽。由于他走路时遇见了昆明池神的七公子放鹰归来，七公子把马借给他送他回家，那是和他开了个玩笑。现在他的魂魄可以归回本体了。"那个大官生气的说，"七公子太淘气了，拿别人的性命当儿戏，明天我给昆明池神写封信，让他好好管教他那七公子。"那佩箭囊的神领着裴珙又出了上东门，从门缝走过去来到窦庄，裴珙才看见自己的尸体僵卧在地上，两个仆人正围在旁边哭泣。神让裴珙闭上眼睛，从身后推了他一下，裴珙的尸体才复苏活了过来。后来两个仆人说，刚才走到石桥上时，我们看见你突然发作了急病，说话也迥然区别于平时，我们十分害怕，便赶奔这里，来到这儿，你已断了气。"裴珙惊叹了很久，过了一会就完全恢复正常了。

舒州军吏

王琪为舒州刺史，有军吏方某者，其家忽有鬼降。自言："姓杜，年二十，广陵富家子，居通泗桥之西。前生欠君钱十万，今地府使我为神神，偿君此债尔。"因为人占候祸福，其言多中。方以家贫告琪，求为一镇将。因问鬼："吾所求可得否？"鬼曰："诺，吾将问之。"良久乃至曰："必得之，其镇名一字正方，他不能识矣。"既而得双港镇将，以为其言无验。未及之任，忽谓方曰："适得军牒，军中令一人来为双港镇将，吾今以尔为皖口镇将。"竟如其言，凡岁余，鬼忽言曰："吾还君债足。"告别而去，遂寂然。方后至广陵，访得杜氏，问其弟子。云："吾弟二子，顷忽病，如痴人，岁余愈矣。"（出《稽神录》）

【译文】

王琪任安徽舒州刺史时，有个姓方的军官家里忽然降下个鬼。鬼自称姓杜，二十岁，是广陵富家子弟，住在广陵通泗桥西。鬼说，"我前生欠了你十万钱，现在地府到你家来设神坛施法术，帮助你来还你的债。"后来鬼就为人算吉凶，所说的都很准。姓方的军官曾以家贫为理由，请求刺史王琪提升他当镇将，这时方某就问让自己当镇将的事能不能成。鬼说，"好吧，我去问问王琪。"过了很久鬼回来了，对方某说，"你一定会当上镇将，你镇守的地方，名字是一个方方的口，其他字我不认识。"不久方某被任命为双港镇将，心想鬼说的也不对呀。然而他还没去双港上任，就传来军事公文，王琪在公文中说，"我已另派一个人到双港上任，现在派你当皖口的镇将。"果然像鬼所预言的那样，方某当镇将的地名有个"口"字。一年多后，鬼忽然对方某说，"我已还清你的债了。"鬼就告别而去，以后再也没来。方某后来到广陵，访问鬼说过的那个杜家，问他弟弟有几个儿子，回答说，"我弟弟的次子前些时忽然得了病，像个呆子，一年后才好。"

卷第三百五十九　　妖怪一

武都女　东方朔　双头鸡　张遗　翟宣　臧仲英　顿丘人　王基　应璩 公孙渊　诸葛恪　零陵太守女　荥阳廖氏　陶璜　赵王伦　张骋　怀瑶 裴楷　卫瓘　贾谧　刘峤　王敦

王献　刘宠　桓温府参军　郭氏

武都女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女（明抄本"女"作"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主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角"原作"商"，据明抄本改。）武担是也。（出《华阳国志》）

【译文】

甘肃武都有一个男人变化成女子，十分娇艳美丽，实际上是个女妖。蜀王把这女妖纳为妃子。女妖不服水土，想走，蜀王再三挽留，并让歌伎演唱东平之歌来讨她的欢心。没有多久，那女妖死了，蜀王非常悲哀，派了五名大力士，从那妃子的家乡武都挑来土为她作坟。坟墓占了好几亩地，高七丈，上有石镜。现在成都北城根上的武担，就是那女妖妃子的墓地。

东方朔

汉武帝东游，至函谷关，有物当道，其身长数丈，其状象牛。青眼而曜精，四足入土，动而不徙。百官惊惧，东方朔乃请酒灌之，灌之数十斛而消。帝问其故，答曰："此名忧，患之所生也。此必是秦之狱地。不然，罪人徙作地聚。夫酒忘忧，故能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至于此乎？"（出《搜神记》）

【译文】

汉武帝刘彻东巡走到函谷关时，被一个怪物挡住了道。这怪物身长好几丈，形状像牛，黑色的眼睛闪闪发光，四只脚深深陷进土中谁也挪不动它，官员们又惊又怕。东方朔出主意让拿酒灌那怪物，灌了几十斛酒后，那怪物终于消失。汉武帝问是什么怪物，东方朔说，"这怪物叫'忧'，是'患'所生的。此地必然是秦监狱的所在地，罪犯们在这里聚在一起，只有喝醉了酒才能忘'忧'，所以我才让人用酒消除这怪物。"皇帝赞叹说，"你可真是比谁都博学多才的人啊！"

双头鸡

汉太初二年，大月氏贡双头鸡，四足一尾，鸣则俱鸣。武帝致于甘泉馆，更有余鸡媲之，得种类也。而不能鸣，非吉祥也，帝乃送还西域。至西关，鸡返顾，望汉宫而哀鸣，言曰："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至王莽篡位，将军九虎之号。其后丧乱弘多，宫掖中并生蒿棘，家无鸡犬。此鸡未至月支，乃飞，而声似鹍鸡，翱翔云里。（出《拾遗录》）

【译文】

汉朝太初二年，西域的大月氏（读肉支）国进贡了一只双头鸡。这鸡四只脚一只尾巴，两只头如果打鸣时都叫。武帝把它放在甘泉馆里，心想如果有其它的母鸡和它交配，双头鸡不就会越来越多了吗。然而双头鸡却从此不再打鸣，武帝认为不吉利，命人送回西域。到了嘉峪关，那双头鸡突然回头望着汉家的宫殿哀叫起来，象人言道，"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后来果然有号称九虎将军的王莽篡位。从那以后，战乱不断发生，宫庭中荒凉得生出了野草荆棘，老百姓逃荒失所，家中鸡犬皆无。那双头鸡没到月支就飞走了。听声音像是天上的仙鸟鹍鸡，一直飞上了云端不见了。

张遗 （《搜神记》"遗"作"辽"）

桂阳太守江夏张遗，字叔高，居傿（"居"上原有"隐"字，据明抄本删。"傿"字原阙，据《法苑珠林》三一补。）陵。田中有大树，十围余，盖六亩，枝叶扶疏，蟠地不生谷草。遣客斫之，斧数下，树大血出。客惊怖，归白叔高，叔高怒曰："老树汗出，此等何怪？"因自斫之，血大流出，叔高更斫之。又有一空处，白头发翁长四五尺，突出趁（"趁"原作"称"，据《法苑珠林》三一改。）叔高，叔高以刀迎斫，杀之，四五老翁并出。左右皆惊怖伏地，叔高神态恬然如旧。诸人徐视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此所谓木石之怪。夔魍魉者乎。其伐树年中，叔高辟司空御史兖州刺史。（出《法苑珠林》，《法苑珠林》四二作出《搜神记》）

【译文】

桂阳太守张遗，是江夏人，字叔高，家住在傿陵。家附近的田中有株十几围粗的大树，树荫能盖住六亩地，枝叶茂密。树下的土地不能长庄稼，张遗就派人想把树砍掉。刚砍了几斧，树忽然流出鲜血，砍树人大惊，跑回去告诉张遗。张遗生气地说，"这是老树出汗，有什么奇怪的？"说罢自己跑去砍，果然一砍就出血。张遗不理继续砍，树突然出了个大洞，里面是空的，从洞时钻出一个四五尺高的老头直扑张遗而来，张遗迎面一斧把他砍死。接着又钻出来四五个老头，人们吓得都伏在地上，张遗毫不畏惧，泰然自若地看着。大家仔细看那些老头，不像人也不像兽，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夔龙魍魉之类的木石之怪吧。张遗砍树这年，被提升为司空御史兼兖州刺史。

翟宣

王莽居摄，东郡太守翟义，知其将篡也，谋举兵。兄宣，教授诸生满堂，群雁数十中庭，有狗从而啮之。皆惊，比救之，皆断头。狗走出门，求不知处。宣大恶之，数日，莽夷其三族。（出《搜神记》）

【译文】

王莽篡位当政之前，东郡大守崔义知道他将篡位，打算兴兵讨伐。翟义的哥哥翟宣，当时正在教学生读书，突然有几十只雁落在学堂的院中，接着闯进来一条狗扑咬大雁。大家都很吃惊，跑去救雁，救下的雁已经都被狗咬断了头，狗跑出门后不知去处。翟宣越想心里越厌恶。果然几天后，王莽篡位后，诛杀了翟宣、翟义的三族老少。

臧仲英

扶风臧仲英为侍御史，家人作食，有尘垢在焉；炊熟，不知釜处；兵弩自行。火从箧中起，衣尽烧而箧簏如故；儿妇女婢使，一旦尽亡（"亡"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其镜，数日后，从堂下投庭中。言："还汝镜。"女孙年四岁，亡之，求之不知处，二三日，乃于圊中粪下唬。若此非一。许季山上之曰："家当有青狗，内中御者名盖喜，与共为之，诚欲绝之。"杀此（"此"原作"之"，据明抄本改。）狗，遣盖喜归乡里，从之遂绝，仲英迁太尉长史鲁相。（出《搜神记》）

【译文】

陕西扶风人臧仲英曾任侍御史，他家中常出怪事。作饭时，饭里会被拌上灰土，有时饭作熟了，饭锅却不见了。兵器会自己到处走，衣箱会突然起火，里面衣服全烧毁了但箱子却完好无损。有时家中女眷们用的镜子会一齐丢失，几天后那些镜子又从房上扔进院子里，同时空中还有声音说，"还你们镜子！"这家孙女四岁时突然不见，到处找不到，两三天后竟发现孙女在厕所粪坑中啼哭。像这样的怪事不断出现，臧仲英十分烦恼。后来有个下属许季山说，"大概你家里有个青狗成了精在作妖。宫内有个车夫叫盖喜，他也和那青狗一起作怪。"臧仲英非常想除掉祸患，就杀了家中的青狗，并把那个叫盖喜的车夫遣送回乡，从此才太平了。后来臧仲英升任为太尉长史、兼任鲁相。

顿丘人

黄初中，顿丘界骑马夜行者，见道中有物，大如兔，两眼如镜。跳梁遮马，令不得前。人遂惊惧堕马，魅便就地犯之。人惧惊怖，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往。乃更上马，前行数里，逢一人相（"相"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问讯，（"问"下原有"曰"字，据明抄本删。）因说向者之事变如此，今相得甚欢。人曰："我独行，得君为伴，快不可言。君马行疾前，我在后相随也。"遂共行，乃问："向者物何如，乃令君如此怖？"对曰："身如兔，眼如镜，形状可恶。"人曰："试顾我眼。"又观视之，犹复是也，魅就跳上马，人遂堕地，怖死。家人怪马独归，即行推索，于道边得之，宿昔乃苏，说事如此状。（出《搜神记》）

【译文】

魏文帝黄初年间，河南顿丘县有个人骑马夜行，看见大道当中有个像兔子般大的东西，两只眼像镜子一样闪光，不断地蹦跳着挡在马前，那人被吓得掉下马来。那怪物就上去扑咬那骑马人，过了好久那人才得脱身，怪物也不见了。那人又上马，往前走了几里地，遇见一个行人，就向他说了刚才的事，两个人谈得很融洽。行人对顿丘人说，我能和你作伴真是太好了。你现在骑在前面快些跑，我在后面跟着。"于是两个人一起走。那个行人又问，"刚才你遇见什么东西把你吓成那样？"顿丘人说，"那怪物身子像兔子，眼睛像镜子，形貌非常丑恶。"那人说，"现在你看看我的双眼。"顿丘人回头一看，那人果然就是那怪物变的。说话间怪物就跳上马，顿丘人一下子被推跌到地下，吓死了。家人见只有那马独自回来了，非常奇怪，就回去找，只见顿丘人躺在道边。过了一夜他才复苏，说了他遇见怪物的事。

王基

安平太守王基，家数有怪，使管辂筮之。卦成，辂曰："君之卦，当有一贱人生一男，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大小共视，须臾便去；又鸟来入室，与燕斗，燕死鸟去。有此三卦？"王基大惊曰："精义之致，乃至于此。幸为处其吉凶。"辂曰："非有他祸，直以官舍久远，魑魅魍魉，共为妖耳。儿生入灶，宋无忌之为也；大蛇者，老书佐也；鸟与燕斗者，老铃下也。夫神明之正者，非妖能乱也；万物之变，非道所止也；久远之浮精，必能之定数也。今卦中不见其凶，故知假托之类，非咎妖之征。昔高宗之鼎，非雉所雊；太戊之阶，非桑所生。然而妖并至，二年俱兴，安知三事不为吉祥？愿府君安神养道，勿恐于神奸也。"后卒无他，迁为安南将军。（出《搜神记》）

【译文】

安平太守王基家里常常出些怪事，就找来会算卦的管辂，让他算算都发生过什么怪事。管辂算完后对王基说，"你们家曾有一个女仆生了个孩子，孩子一落地就跑到灶房里死了。你家床上还有过一条大蛇口里衔着笔，看见人们来，大蛇就不见了。还有一次屋里进来一只鸟和燕子斗，鸟把燕子咬死，鸟也飞走。有这样三卦吧？"王基大惊说，"你的卦算得太准了，真是不可思议。那就再请你算算是吉是凶？"管辂说，"没有什么大祸，都因为你的房宅太古老了，就会有很多妖魔鬼怪出来兴妖作怪。孩子生下来钻进了炉灶，这是火神宋无忌干的。大蛇是过去一个老书佐的精魂。鸟和燕子争斗，是一个早已死去的老门官的魂在作怪。原来神明如果有威严，妖物就不敢作怪，万物的千变万化，就是多高的道术也不能使它停止。年代久远的精怪们，它们的能耐是有限的。现在我给你算的卦中并没有凶卦，可以说明这些小妖小怪不会给你带来什么灾祸，它们只不过本能地假托蛇、鸟等动物，玩一点小妖术而已。当年汉高祖的天下，虽然有吕雉弄权，但终于还是被消灭掉了。商朝君王太戊的大殿台阶上是不会长出桑树的。然而如果群妖都一齐作怪，闹上二年，就不敢说刚才给你算的卦中三件怪事都是吉祥的了。唯愿大人安神养道，不要怕那些妖魔作怪。"后来王基一直没出什么事，还升任为安南将军。

应璩

朱建平善相，相应璩曰："君年六十二，位为常伯。先此一年，当独见白狗也。"璩年六十一，为侍中，直内省，忽见白狗。众人悉不见。作急游观，饮宴自娱，六十二卒。（出《魏志》）

【译文】

朱建平很会相面，他给应璩看相后说，"你寿命是六十二岁，那时可以官作到常伯（皇帝的近臣），死的前一年，你会独自看见一只白狗。"应璩六十一岁时果然当了宫内省的侍中。后来有一次他果然独自看见一只白狗，别人都看不见。他知道自己只能活到六十二岁，就抓紧时间吃喝玩乐，六十二岁时果然去世。

公孙渊

魏司马太傅懿平公孙渊，斩渊父子。先时渊家有犬，著朱帻绛衣。襄平城北市，生肉，有头目，无手足而动摇。占者曰："有形不成，有体无声，其国灭亡。"（出《搜神记》）

【译文】

三国时，魏国的太傅司马懿平定公孙渊，杀了公孙渊父子。在这之前，公孙渊家有一条狗，穿着绛衣扎着红头巾。还有人在襄平市的街上看见一块生肉，肉上有头有眼却没有手脚，这块生肉到处晃荡。根据这些怪事，算卦的人说："有形不成，有体无声，这个国家必亡。"

诸葛恪

诸葛恪为丹阳太守，出猎两山之间。有物如小儿，伸手欲引人。恪令伸之，仍引去故地，去故地即死。既而参佐问其故，以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泽图》内。曰：'两山之间，其精如小儿，见人则伸手欲引人，名曰'俟'，引去故地则死。'无谓神明而异之，诸君偶未之见耳。"（出《搜神记》）

【译文】

诸葛恪当丹阳太守时，到西山之间去打猎，遇见一个怪物像个小孩，伸手要拉他，诸葛恪就让他伸手来拉，拉他离开原地，怪物马上就死了。当时旁边的官员们问那小孩是不是神灵，诸葛恪说，"这事在《白泽图》里有，上面说'两山之间，有一种妖怪像小孩，见人就伸手来拉，名字叫俟，使之离开原来的地方怪物就死。'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什么神灵，你们只是少见多怪罢了。"

零陵太守女

零陵太守史，（阙其名）有女，悦书吏，乃密使侍婢，取吏盥残水饮之。遂有孕，十月而生一子。及晬，太守令抱出门，儿匍匐入吏怀，吏推之，仆地化为水。穷问之，省前事，太守遂以女妻其吏。（出《搜神记》）

【译文】

零陵太守史某的女儿看上了府中的书吏，就偷偷派丫环将书吏洗嗽的剩水喝了，喝了后竟怀上了孕，十月后生了个孩子。孩子满周岁后，太守让把孩子抱出门。孩子一见到书吏，就爬到他的怀中，书吏把他推开，倒在地上化为一滩水。太守追问女儿，女儿说了实情，太守就把女儿嫁给了书吏。

荥阳廖氏

荥阳郡有一家，姓廖，累世为盅，以此致富。后取新妇，不以此语之。曾遇家人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作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几，其家疾疫，死亡略尽。又有沙门昙游，戒行清苦。时剡县有一家事盅，人啖其食饮，无不吐血而死。昙游曾诣之，主人下（"下"原作不，据明抄本改。）食，游便咒焉。见一双蜈蚣，长尺余，于盘中走出，游因饱食而归，竟无他。（出《灵鬼志》及《搜神记》）

【译文】

河南荥阳有个姓廖的人家，辈辈以养殖毒虫为生，并以此致富。后来廖家娶进来一个新媳妇，事先没告诉她家中养有毒虫。这天家里人都外出了，留新媳妇看家。她见屋里有个大缸，打开一看，见里面有大蛇，就跑去烧了一锅开水倒缸里把大蛇烫死了。等家里人回来，新媳说了这事，全家又惊又惋惜。没过多久，全家就得了瘟疫，几乎全都病死了。还有一个法名叫昙游的和尚，持戒很严恪守清规。当时剡县也有一家专养毒虫，凡是到他家去的客人，吃了他家的饭喝了他家的水，就会吐血而死。昙游和尚听说后就到这家去看。主人给他端来食物，他就念起咒来。不一会就见一双尺多长的蜈蚣从饭碗中爬出来，和尚这才把饭吃了，而且什么事也没有。

陶璜

卢王将陶璜掘地，于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似蚕，长数丈。大十围余，蠕蠕而动，莫能名。（"名"原作"多"，据明抄本改。）剖腹，内如猪肪，遂以为臞。甚香美，璜啖一杯，于是三军尽食之。《临海异物志》云，土肉正黑，如小儿臂大，长（"大"，"长"原作"长大"，据明抄本、陈校本改。）五寸，中有肠，无目，有三十足，如钗股。大者一头长尺余，中肉味。又有阳遂虫，其背青黑，肠下白。有五色，长短大小皆等，不知首尾所在。生时体软，死则干脆。（出《感应经》）

【译文】

卢王的部将陶璜，有一次挖地时在地洞中挖出一个东西，这东西白色，形状像蚕，有好几丈长十几围粗，还不断地蠕动，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切开它的肚子，内面像猪的脂肪，就用它作了肉羹，很好吃。陶璜先吃了一碗，于是三军将士们都吃光了。《临海异物志》这本书里曾说过，有一种名叫"土肉"的东西，颜色是纯黑的，像小孩手臂那样大，五寸长，里面有肠子，没有眼睛，有三十只像女人头钗样子的脚。"土肉"最大的有一尺多长，可以吃它身子里的肉，和别的肉味一样。还有一种阳遂虫，背是青黑色，肠下白色，这种虫子有五种颜色，长短大小都一样，活着时虫子是软的，死后则变得又干又脆了。

赵王伦

永康初，赵王伦篡位。京师得一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以问人。积日，有一小儿见之，自言曰："鸺鹠。"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儿。明日视之，封闭如故，悉不见。时伦有目瘤之疾，故言鸺鹠。伦寻被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东汉恒帝永康年初，赵王伦篡位。当时宫中得了一只怪鸟，不知叫什么。赵王伦叫人拿出宫去在城里到处问，看谁知道这是个什么鸟。过了几天，有个小孩说那鸟叫"鸺鹠"，就回来告诉赵王伦。又命令把那小孩找到宫中，把鸟装进笼子，把小孩也关押起来。第二天一看，笼子关着，关小孩的门也锁着，但小孩和鸟都不见了。当时赵王伦眼睛上长个瘤子，所以很讨厌那鸟名叫"鸺鹠"（"羞瘤"的谐音）。赵王伦不久就被杀死。

张骋

晋大安中，江夏功曹张骋，乘车周旋，牛言曰："天下方乱，吾甚极为，乘我何之？"骋及从者数人，皆惊惧，因绐之曰："令汝还，勿复言。"乃中道还。至家，未释驾，牛又言曰："归何也？"骋益忧惧，秘而不言。安陆具有善卜者，骋从之，卜之曰："大凶，非一家之祸，天下将有起兵。一郡之内，皆破亡乎。"骋还家，牛（"牛"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许本、黄本补。）又人立而行，百姓聚观。其秋，张昌贼起，先略江夏，诳曜百姓，以汉祚复兴，有凤凰之瑞，圣人当世。从军者皆绛抹额，以彰火德之祥。百姓波荡，从乱如归。骋兄弟并为将军都尉，未期而败。于是一郡残破，死伤者半，而骋家族矣。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出《搜神记》）

【译文】

晋代大安年间，江夏县（今南京）当功曹的张骋有一次乘车出游，拉车的牛忽然说了话，"天下这么乱，我也卖尽了力气，你们还坐我的车干什么？"张骋和同行的人都十分惊恐，就骗那牛说，"我们放你走，你别再说话了行不行？"于是驾着牛车半路上就返了回去。到家后还没把牛卸下来，牛又说，"回来干什么？"张骋更加害怕担忧，但没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安陆县有一个善于算卦的，张骋去请他给算一算。算卦的说，"你将有大灾难，而且不是一家的祸。天下将有人起兵造反，全郡百姓都要家破人亡了。"张骋回家后，又见那牛站起来用两条腿走路，很多人围观。果然，这年秋天，张昌起兵造反，先占领了江夏，蒙骗百姓说要复兴汉朝皇室，并说有凤凰为他们预兆祥瑞，将有新王降世。造反的军队都用红色抹额头，说是借火神助威。百姓们人心浮动，不少人投了叛军。张骋兄弟也都当了叛军的将军都尉，不久就都被打败，全郡都遭到战乱的蹂躏，百姓死伤了一半，而张骋家被诛灭了九族。西汉易学的创始者京房曾在他的《易妖》中说，"如果牛说了话，就可以按它的话来预卜吉凶祸福。"

怀瑶

晋元康中，吴郡娄县怀瑶家，闻地中有犬子声隐隐。其声上有小穿，大如蚓。怀以杖刺之，入数尺，觉如有物。及掘视之，得犬，雌雄各一，目（"目"原作"穴"，据明抄本改。）犹未开，形大于常犬也。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观焉。长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家富昌，宜当养活。以为目未开，还置穿中，覆以磨砻。宿昔发视，左右无孔，而失所在，瑶家积年无他福祸也。（出《搜神记》）

【译文】

晋代元康年间，吴郡娄县怀瑶家的地下能隐隐听到小狗的叫声，声音是从一个小洞传上来的，洞有蚯蚓那么粗。怀瑶用棍往下试探，深入几尺后，觉得碰到个东西，就把地挖开，挖出了一公一母两只小狗，眼睛尚未睁开，身形和平常的狗一样，于是就喂它们吃食。邻居们都跑来看，其中一位长老说，"这东西叫犀犬，得到它的家里就会富裕兴旺，应该好好养活着它。"怀瑶看它们眼还没睁开，就又放回洞里，用磨石盖上。第二天揭开看，左右都没有洞，但犀犬却不见了。不过怀瑶家以后多年也没有什么大福大祸的事发生。

裴楷

晋裴楷家中炊，黍在甑，或变为拳，或化为血，或作芜菁子。未几而卒。（出《五行记》）

【译文】

晋时有个叫裴楷的人，他家里作饭，把米下锅里以后，不是变成拳头就是化成血，有时还变成蔓青菜。过了不久，裴楷就死了。

卫瓘

卫瓘家人炊，饭堕地，悉化为螺，出足而行。寻为贾后所诛。（出《五行记》）

【译文】

卫瓘家里人作饭，饭洒在地上立刻变成了田螺，而且伸出脚来爬行。过了不久，他就被贾后杀了。

贾谧

贾谧字长渊，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电。谧斋柱陷，压毁床帐。飘风吹其服，上天数百丈，久乃下。（出《异苑》）

【译文】

贾谧字长渊。晋惠帝元康九年六月的一天夜里，突然天降暴雨，雷电交加。贾谧家里屋中的柱子坍倒，把床帐都砸坏了，狂风把他的衣服吹到几百丈高的天空，过了很久才落下来。

刘峤

永嘉末，有刘峤居晋陵。其兄早亡，嫂寡居。夜，嫂与婢在堂中眠，二更中，婢（"婢"原作"嫂"，据明抄本改。）忽大哭，走往其房。云："嫂屋中及壁上，奇怪不可看。"刘峤便持刀然火，将妇至。见四壁上如人面，张目吐舌，或虎或龙，千变万形。视其面长丈余，嫂即亡。（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怀帝永嘉年末，有个叫刘峤的人住在晋陵，他的哥哥早年死了，嫂子寡居。一天夜晚，嫂子和婢女在堂屋里睡觉，二更时分，婢女忽然大哭着跑到刘峤屋里，说他嫂子屋里和墙上有可怕的怪物。刘峤点上灯拿着刀跟着丫环来到嫂子屋里，只见四面墙上都有人脸，瞪眼吐舌，一会又出现了龙虎，不断变化。看那面孔都有一丈多长。嫂子马上就死了。

王敦

元帝时，王敦在于武昌。铃下仪杖生花，如莲花，五六日而萎落。干宝曰："荣华之盛，如狂花之不可久也。"敦以逆命自死，加戮其尸焉。（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东晋元帝时，王敦在武昌作官。有一天，发现大门前的仪杖上长出花来，形状像荷花，过了五六天凋谢了。干宝说，"这就像富贵荣华都像盛开的花一样不会永不衰落。"果然，后来王敦因违抗圣命自杀，还被皇帝派人用刀砍碎了尸体。

王献

王献失镜，镜在罂中，罂才数寸，而镜尺余。以问郭璞，曰："此乃邪魅所为。"使烧车辖以拟镜，镜即出焉。（出《搜神记》）

【译文】

王献的镜子丢了，后来发现镜子在酒瓮里。瓮口才有几寸，而镜子一尺多大。王献问郭璞这是怎么回事，郭璞说，"这是妖怪干的。"让王献烧了车轴上的铜闩做成一面铜镜，掉在瓮里的镜子自己就出来了。

刘宠

东阳刘宠字道弘，居姑熟。每夜，门庭自有血数斗，不知所从来，如此三四日。后宠为折冲将将军，见遣北征，将行而炊饭尽变为虫，其家蒸炒亦为虫，火愈猛而虫愈壮。宠遂北征，军败于檀丘，为徐龛之所杀。（出《搜神记》）

【译文】

东阳县有个刘宠，字道弘，住在姑塾（今江苏吴县）。每天夜里他家门口都有好几斗鲜血，不知从何而来。这样连续过了三四天。后来刘宠当了折冲将军，被派到北方打仗。军队要开拔时，军营中作好的饭都变成了虫子，他家人作的饭炒的菜也变成虫子，火越旺虫子长得越大。刘宠北征中，在檀丘被打败，被徐龛之杀死。

桓温府参军

穆帝末年，桓温府参军夜坐，忽见屋梁上有伏兔，张目切齿向之，兔来转近。以刀砟之，见正中兔，而实及伤膝流血。复以刀重砟，又还自伤。幸刀不利，不至于死。（出《幽明录》）

【译文】

晋穆帝末年，大司马桓温的公府中有个参军官夜里值班，忽然看见屋梁上趴着一只兔子，对他瞪着眼睛磨牙发狠。那兔子渐渐爬近了参军，参军举刀砍去，明明看见砍中了兔子，却把自己的膝盖砍伤血流不止。参军又举刀再砍，还是砍伤自己。幸亏刀不快，没能把自己砍死。

郭氏

毕修之外祖母郭氏，尝夜独寝，唤婢，应而不至。郭屡唤犹尔。后闻蹋床声甚重，郭厉声呵婢，又应诺诺不至。俄见屏风上有一面。如方相，两目如升，光明一屋。手中如簸箕，指长数寸。又挺动其耳目。郭氏道精进，一心至念，凡物乃去。久之，婢辈悉来，云："向欲应，如有物镇压之者，体轻便来。"（出《幽明录》）

【译文】

毕修的外祖母郭氏有一次夜晚独自睡在屋里，她召唤婢女，不见婢女来。郭氏又喊了几声，还是如此。就听见有很重的脚踏床板的声音，郭氏大声呵斥，婢女只是应声而不来。这时她突然看见屏风上有一个大脸，好像是民间送丧时举的方相神，两眼像升那么大，目光照得屋里通亮，手像簸箕，手指好几寸长，还不时地扇动耳朵眨巴眼睛。郭氏向来修炼道术，这时心中专注的默念道经，那怪物就消失了。不久婢女来说，"我刚才就想起来侍护你，但觉得有个很重的东西压着我。现在身子轻爽了我才来了。"

卷第三百六十　　妖怪二

庾翼　庾谨　商仲堪　寿颁　李势　郗恢　庾实　乞佛炽盘　姚绍　桓振 贾弼之

江陵赵姥　诸葛长民　盐官张氏　王愉　朱宗之　虞定国　丁譁 富阳王氏　乐遐　刘斌

王徵　张仲舒　萧思话　傅氏女　郭仲产　刘顺 王谭　周登之　黄寻　荆州人　田骚

邓差　司马申　段晖

庾翼

庾翼为南蛮校尉南郡太守，夜登厕，忽见厕中一物，头如方相。两眼大而有光，从土中出。庾乃攘袂，以拳击之，应拳有声，忽失所在。（出《渚宫故事》）

【译文】

庾翼当南蛮校尉南郡太守时，有次夜里上厕所，发现厕所里有个怪物，头像出殡时纸扎的方相神，两眼很大闪闪发光，慢慢从土里钻出来。庾翼就赶紧整好衣裳，挥拳向怪物打去，怪物挨打后叫了一声，顿时消失。

庾谨

新野庾谨母病，兄弟三人，悉在侍疾。忽闻床前狗斗声非常，举家共视，了不见狗。只见一死人头在地，犹有血，两眼尚动，其家怖惧，夜持出于后园中埋之。明旦视之，出在土上，两眼犹尔。即又埋之，后旦已复出。乃以砖著头，令埋之，不复出。后数日，其母遂亡。（出《幽冥录》）

【译文】

河南新野县有个庾谨，母亲生病，兄弟三人都在侍护。忽然听见床前一片狗打架声，但谁也看不见狗，却看见地上有个死人的头，头上有血，两眼还在动。家人们十分害怕，趁天黑拿到后园子里埋掉。第二天去看，那人头又钻出土来，两眼还在闪动，就又埋了。后天那人头又出来了，就用土坯压在人头上再埋入土里，这回人头不出来了。几天后，母病死去。

商仲堪

晋商仲堪曾从桓玄行，至鹤穴，逢一老公，驱一青牛，形色瑰异。堪即以所乘牛，易而取之。行至零陵溪，牛忽骏駃非常，因息驾顾之，牛乃径走入江，伺之终日不出。堪心以为怪。未几玄败，堪亦被诛戮矣。（出《幽冥录》）

【译文】

晋代时，有个商仲堪曾随从江州刺史桓玄出行，走到鹤穴时遇见一个老人赶着一头青牛，商仲堪见那牛长得不同一般，就把自己驾车的牛和老人换了。走到零陵溪那牛忽然飞跑起来，商仲堪就把牛卸下来看看，那牛一直跑进江水中，等了很久也没有出来。商仲堪感到十分奇怪。不久桓玄起兵失败，商仲堪也被杀。

寿颁

晋孝武大元十二年，吴郡寿颁道志，边水为居。渚次忽生一双物，状若青藤，而无枝叶，数日盈拱。试共伐之，即有血出，声在空中，如雄鹅叫，两音相应，腹中得一卵，形如鸭子，其根头似蛇面眼。（出《异苑》）

【译文】

晋孝武帝大元十二年，吴郡有个叫寿颁的人立志学道，靠江边住着，看见江边忽然长出一对奇怪的东西，好像青藤又没有枝叶，几天就长到一抱多粗。找人来一齐砍它，一砍就流出血来。这时空中还传来一种怪叫声，像公鹅的声音，两音相应后，就在怪物的肚子里产了一个卵，像鸭蛋大小，它的根像蛇，还长着蛇的眼睛。

李势

蜀王李势宫人张氏，有妖容，势宠之。一旦，化为大斑理蛇，长丈余。送于苑中，夜复求寝床下。势惧，遂杀之。复有郑美人，势亦宠之，（"之"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化为雌虎，一夕食势宠姬。未几，势为桓温所杀。（出《独异志》）

【译文】

蜀王李势宫中有个宫女张氏，生得很妖艳，李势十分宠爱她。一天，张氏忽然变成一条大斑纹蛇，有一丈多长。把这蛇送到御苑里，到了夜晚张氏又来要求睡在李势的床下，李势害怕，就把她杀了。还有一个郑美人，李势也很宠爱，后来郑美人变成一只母老虎，把李势宠爱的妃子吃了。过了不久，李势就让桓温杀死了。

郗恢

安帝隆安初，雍州刺史高平郗恢家内，忽有一物如蜥蜴，每来，辄先扣户，则便有数枚，便灭灯火。儿女大小，莫不惊惧，以白郗，不信，须臾即来。至龙安二年，郗恢与殷仲堪谋议不同，下奔京师，道路遇害，并及诸子。（出《幽冥录》）

【译文】

晋安帝隆安年初，高平人郗恢在陕西雍州当刺史，他家中忽然发现一个象壁虎的怪物。怪物每次来都先敲门，一来就是好几只。家里人只好吹灭了灯，都十分害怕。家里人把这事告诉郗恢，郗恢不信，说话间怪物就又来了。龙安二年时，郗恢因为和殷仲堪在政见上发生了分歧，就去了京城，走到半路就被杀了，他的儿子们也受到株连被害。

庾实

义熙中，新野庾实妻荥阳毛氏。五月暴晒苇席，忽有三岁女在席下卧，惊怛乃灭，女真形在别床如故。不旬日而女夭。（出《五行记》）

【译文】

东晋安帝义熙年间，河南新野县有个庾实，娶了荥阳女子毛氏为妻。五月的一天，毛氏把床席拿到外面晒晾，忽然看见三岁的女儿在席下躺着，毛氏惊讶的时候那女孩就不见了，这时毛氏的女儿正在另一个床上好好地睡着。不到十天，女儿就死了。

乞佛炽盘

西秦乞佛炽盘，都长安。端门外又有井，人常宿汲亭水之下，而夜闻磕磕有声，惊起照视，瓮中如血。中有丹鱼，长可三寸，而有寸光。时东羌西虏，互相攻伐，国寻灭亡。（出《异苑》）

【译文】

西秦太祖乞佛炽盘，以长安为都城。当时长安端门外有一口井，井上有汲水亭，人们在汲水亭歇息时，夜里常常听到井里有咯咯的声音。惊起后点上灯照视，缸里都是如血的红水，里面还有三寸长的红鱼，而且发出一寸多长的光。当时东方西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不断地互相攻伐，后来西秦终于灭亡。

姚绍

后秦姚泓义熙十三年，遣叔父大将军绍帅众攻函谷关。厨人为绍炊饭，气蒸汗溜辄成血，腥甚。如此积日，绍心恶之，令勿复炊，乞饭于诸军。后八十日，绍病死，泓为晋将刘裕所擒，斩于建康市。（出《五行记》）

【译文】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后秦的姚泓派他的叔父、大将军姚绍攻打函谷关。当时，厨师为姚绍作饭，饭汤的蒸气升起后都凝结成了血，腥气难闻，连着几天都是这样。姚绍心里十分厌恶，不准厨师再作饭，每次吃饭都到各部队去讨要。八十天后，姚绍病死，姚泓也被晋军将领刘裕活捉后在建康（今南京市）的街上斩首。

桓振

桓振在淮南，夜闻人登床声，振听之，隐然有声。求火看之，见大聚血。俄为义师所灭，桓振，玄从父之弟。（出《异苑》。）

【译文】

桓振在淮南时，夜里听见有人上床的声音。点上灯一看，只见一大堆血。不久，桓振就被义军杀死。桓振是桓玄的叔伯弟弟。

贾弼之

河东贾弼之，晋义熙中，为琊琅府参军。夜梦一人，面查丑甚，多须大鼻，诣之曰："爱君之貌，欲易头可乎？"弼曰："人各有头面，岂容此理？"明昼又梦，意甚恶之，乃于梦中许之。明朝起，不觉，而人见悉惊走。弼取镜自看，方知怪异。还家，家人悉惊。入内，妇女走藏，曰："那得异男子。"弼自陈说良久，并遣至府检阅，方信。后能半面笑，两手各执一笔俱书，辞意皆美，俄而安帝崩，恭帝立。（出《西明杂录》，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译文】

晋安帝义熙年间，河东人贾弼之在琅琊府当参军。一天夜里，他梦见一个人，面貌丑恶，鼻子大胡子多。这人对贾弼之说，"我真喜欢你漂亮的脸孔，咱俩换头，怎么样？"贾弼之说，"人各有自己的头脸，怎么能换？真是岂有此理！"第二天，贾弼之又作了同样的梦，心中十分厌恶，就在梦中答应和那人换脸。第二天起来，自己并没什么别的感觉，但别人一看见他就吓得逃走。他回来对镜子一看，才知自己的脸真的被梦中人换去。回到家里，家中仆人也都大惊，进到屋里，妇女们都吓得躲起来，说，"那儿来了这么个又怪又丑的男人？"贾弼之只好解释了很久，家中的人又派仆人到他供职的府衙里去察问，才相信真是贾弼之。后来，他只有半面脸会笑，还能两手各拿一支笔写文章，词语都很美。不久晋安帝驾崩，恭帝继位。

江陵赵姥

江陵赵姥，以酤酒为业。义熙中，屋内土忽自隆起。察为异，朝夕以酒酹土。尝见一物出，头似驴，而地初无孔穴。及姥死，邻人闻土下朝夕有声，如哭。后人掘宅，见一异物，蠢而动，不测大小，须臾失之，谓土龙。（出《异苑》）

【译文】

湖北江陵有个姓赵的老太太以卖酒为生。晋安帝义熙年间，老太太屋里的土地忽然鼓了起来，觉得很怪，就早晚用酒祭洒土地。曾看见土里钻出一个怪物，头像驴，当时地上并没有洞穴。后来老太太死了，邻居听见屋中地下总有声音像在哭。老太太的儿女们掘开宅基地，挖出一个怪物，一会大一会小，还蠢蠢而动，不一会就消失不见了。有人说那怪物叫土龙。

诸葛长民

安帝时，诸葛长民为豫州刺史。有捣衣杵相与语，如人声，不可解。令移各一处，俱遥相唤。又长民在豫州时，见屋中柱及椽梠间，悉见有如（"如"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蛇头。令人以刀砟之，应刃藏隐。或一月，或数十日，辄于夜眠中，惊起跳踉，如与人相打。毛修之尝与之同宿，骇愕不达此意。长民曰："此物奇健，非我无以制之。"毛曰："是何物？"长民曰："我正见一物甚黑，而有手足，不分明，莫知其形状。而来辄共斗，深自惧焉。"长民俄而伏诛。（出《五行记》）

【译文】

晋安帝时，诸葛长民当豫州刺史。有一次，有几个捣衣棒棰忽然说了话，声音和人一样，但说的是什么听不懂。把它们互相分开，隔着很远棒槌仍然互相招呼谈话。还有一次，诸葛长民看见屋里的中柱和椽梁上好像有个蛇在探头，让人拿刀砍去，蛇头立刻躲起来。从那以后，长民常常在睡梦中惊起，又跳又蹦，好像和什么人打架，这样闹腾了好几十天。当时毛修之曾和诸葛长民同住，见他梦中起来蹦跳，心里很害怕，不知是怎么回事，就问他。他说，"我是在和怪物打斗。这怪物特别有力气，除了我别人制不住它。"毛修之问是什么怪物，诸葛长民说，"这怪物很黑，有手有脚，但看不清它是什么形状。每次它来和我斗，我心里也挺害怕。"过了不久，诸葛长民就被杀了。

盐官张氏

晋末有张氏，在盐官，闲居端坐，忽闻煎食香。斯须，风吹一盘食至，酒肉肴馔毕备。有黄袍人乘舆来，上床，与张共食。问其姓，含笑不答，久之，登舆而去。后张为孙恩所害而已。（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朝末年有个姓张的盐务官，有一天在家中闲坐，忽然闻到炸食品的香气。不一会，风吹来一盘吃食放到他面前，盘里酒肉佳肴俱全，接着来了个穿黄袍的人乘车而来，上床和张某一同吃起来。张某问他的姓名，黄袍人笑而不答。过了很久，黄袍人才登车而去。后来姓张的盐官被孙恩杀害。

王愉

王愉字（"字"原作"自"，据明抄本、陈校本改。）茂和，义熙初，愉在庭中行，帽忽自脱，仍乘空，如人所著。及愉母丧，月朝上祭，酒器在几上，酒器须臾下地，覆还登床。寻而第三儿绥怀（"绥怀"原作"怀缓"，据陈校本改。）贰伏诛。（出《异苑》）

【译文】

王愉，字茂和。晋安帝义熙初年时，有一天王愉在院子里走路，帽子忽然飞上空中，好像空中有人戴着它。后来王愉母亲死了，当月的初一设祭品祭奠，供桌上的酒具忽然落到地上，然后这酒具又上了床。不久，王愉的三儿王绥以对朝廷心怀反意被诛杀。

朱宗之

会稽国司理令朱宗之，常见亡人殡，去头三尺许，有一青物，状如覆瓮。人或当其处则灭，人去随复见。凡尸头无不有此青物者，又云，人殡时，鬼无不暂还临之。（出《幽冥录》）

【译文】

会稽国的司理令朱宗之，常常看别人家出殡。他每次都看见死人三尺多高的地方有一个青色的东西，像是一个扣着的盆，人一来就不见了，人走了那东西就又出现了，凡是死人的头上都有这个东西。据说，每当死人入殡时，他的鬼魂都会到场参加。

虞定国

余姚虞定国，有好仪容，同县苏氏女，亦有美色，定国尝见，悦之。后见定国来，主人留宿。中夜，告苏公曰："贤女令色，意甚钦之，此夕宁能令暂出否？"主人以其乡里贵人，便令女出从之。往来渐数，语苏公："无以相报，若有官事，其为君任之。"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此必有异。"具说之，定公曰："仆宁当请人之父而　人之女？君复见来，便斫之。"后果得怪。（出《搜神记》）

【译文】

浙江余姚人虞定国生得英俊潇洒，同县有位苏氏女子也十分美貌，定国曾见过苏氏，心里非常喜欢。有一次定国到苏家去作客，苏家主人留他住下。夜晚时，定国对主人说，"你家小姐十分美丽，我很敬慕，今晚能不能请小姐出来见一见呢？"主人觉得定国是乡间很受尊敬的人，就让女儿出来相见。从此定国和苏氏女常常来往。定国对苏氏女的父亲说，"你对我如此厚爱，我没有可报答的，以后你有什么公事要办，可以尽管找我。"苏公听后很高兴。后来苏公家被派给官府出差役，就来求定国说情。定国大惊说："我从来没跟你提过能帮你办理公事，你为什么来求我呢？这里面一定有问题。"苏公就说了定国和他女儿来往并答应帮忙疏通官府的事。定国气念地说，我怎么能既求人之父而又乱人之女呢？以后你只要再看见我到你家，你尽管拿刀砍！"后来苏公家里果然捉住了那个冒充定国的妖怪。

丁譁

东阳丁譁出郭，于方山亭宿。亭渚有刘散骑，遭母艰，于京葬还。夜中，忽有一妇，自通云刘女（"女"字原阙，据明抄本、陈校本补。）郎，"患疮，闻参军统治，故来耳。"譁使前，姿形端媚。从妇数人，命仆具肴馔。酒酣叹曰："今夕之会，令人无复贞白之操。"丁云："女郎盛德，岂顾老夫。"便令妇（"妇"原作"婢"，据明抄本改。）取琵琶弹之。歌曰："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亦足"原作"故是"，据明抄本改。）悦人情。"放琵琶，上膝抱头。又歌曰："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觏良宵，（"觏"原作"观"，"宵"原作"觌"，据明抄本改。）千载结同契。"声气婉媚，令人绝倒。便令灭火，共展好情。比晓，忽不见。吏云，此亭旧有妖魅。（出《幽冥记》）

【译文】

山东东阳人丁譁有一次出了城游玩，在方山亭住下。亭下江边有位姓刘的散骑官，母亲刚去世，从京城奔丧回家。这天深夜，忽然有一个女子，自称姓刘，来见丁譁说，"我身上生了疮，听说你能治，就找你来了。"丁譁让她往前站，见这女子美丽端庄，身后有几个侍女跟着，立刻就让仆从摆上酒宴，和丁譁对饮。酒喝得半醉时，那女子说，"今天和你相会，真担心自己会失去自持丢失了贞洁的名声啊！"丁譁说，"像你这样才貌俱佳的贵人，还会顾虑我这个老头子会有什么失礼举动吗？"说罢就取来了琵琶，女子边弹边唱道，"久闻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体虽朽老，亦足悦人情。"唱完就放下琵琶，坐在丁譁腿上，抱着他的头，又接着唱道："女形虽薄贱，愿得忻作婿。缱绻觏良宵，千载结同契。"唱得婉转动人，令人陶醉。唱完，那女子就让闭了灯，和丁譁同床。天亮时，那女子忽然不见。据有的官员说，这个方山亭过去就常有鬼怪出现。

富阳王氏

宋元嘉初，富阳人姓王，于穷渎中作蟹断。旦往视之，见一材，长二尺许，在断中，而断裂开，蟹都出尽。乃修治断，出材岸上。明往视之，材复在断中，断败如前，王又治断出材，晨视所见如初。王疑此材妖异，乃取内蟹笼中，束头担归，云："至家，当斧斫然之。"未至家三里，闻笼中窸窣动。转头，见向材头变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语王曰："我性嗜蟹，比日实入水，破君蟹断，入断食蟹，相负已尔。望君见恕，开笼出我。我是山神，当相祐助，并令断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后非一，罪自应死。"此物恳告苦（"恳告苦"原作"种类专"，据明抄本改。）请乞放，王回顾不应。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频问不已，王遂不答。去家转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何姓名，当复何计，但应就死耳。"王至家，炽火焚之，后寂然无复异。土俗谓之山猱。云，知人姓名，则能中伤人。所以勤勤问王，欲害人自免。（出《搜神记》）

【译文】

宋代元嘉初年，富阳有个王某，在河汊里安置了捉蟹的竹栅栏。早上去看，见一块二尺长的木头在栅栏里，栅栏却被弄断，已拦在栅中的螃蟹全都跑了。王某就把栅栏修好，把那块木头扔出去，第二天去看，那块木头又在栅栏里，栅栏又被弄坏了，只好又把那块木头扔出去。把栅栏修好。第三天早上再去看，又和前一天一样。王某怀疑那块木头是妖物，就把它装进蟹笼里挑回去，一面走一面说，"到家我就把你这块木头劈了烧火！"离家还有三里地时，听见笼子里有响动，回头一看，看见那块木头变成了一个人面猴身、一手一脚的怪物，对王某说，"我爱吃蟹，前几天我弄坏你的栅栏进去吃蟹，实在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把我放走。我是山神，会报答你，让你今后栅栏中天天都抓住满满的蟹。"王某说，"你祸害人，而且前后不是一次，就应该把你弄死。"怪物苦苦哀求放掉他，王只回头看看不答应。怪物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想知道。"一再地追问，王某就是不出声。离家不远时，怪物又说，"你不放我，也不告诉我姓名，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看来今天是必死无疑了。"王某到家后，立刻把那块木头烧了，以后再也没出什么怪事。当地人把这种怪物叫"山猱"，说它如果知道人的姓名，就能加害中伤，所以它才一再问王某姓名，是为了害人来解脱自身。

乐遐

元嘉九年，南阳乐遐尝在内坐，忽闻空中有人，呼其夫妇名甚急，半夜乃止，殊自惊惧，后数日，妇屋后还，忽举体衣服悉是血。未一月，夫妇相继病卒。（出《幽冥记》，明抄本、陈校本作出《幽明录》）

【译文】

宋元嘉九年时，有个南阳人乐遐在家中闲坐，忽然听见空中有人呼叫他们夫妇的名字，一直喊到半夜才停，乐遐又惊又怕。几天后，乐遐的妻子从屋后回来，忽然全身的衣服上都是血。没出一个月，夫妻俩先后病死。

刘斌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女，忽夜乘风雨，恍恍至郡城内。自觉去家正一炊顷，衣不沾濡，晓在门上求通，言："我天使也，府君宜起延我，当大富贵。不尔，必有凶祸。"刘问所来，不自知。后二十许日，刘被诛。（出《幽冥录》）

【译文】

刘斌在吴郡时，娄县有一个女子夜里忽然乘着风雨恍惚地进了郡城。她自己觉得离家只有一顿饭工夫，虽在风雨中，衣服却一点也不湿。这女子清晨来到刘斌家门外要求通报拜见刘斌，并说，"我是天使，如果主人请我进去接待我，就会有大富贵，如果不见我，就有凶祸。"刘斌问那女子是从哪里来的，女子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天后，刘斌被杀害。

王徵

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徵，始拜，乘车出行，闻其前铮铮有声，见一辆车当路，而余人不见，至州遂亡。（出《幽冥记》，明抄本、陈校本作《幽明录》）

【译文】

宋元嘉年间，太原人王征出任交州刺史，刚拜官时乘车出门，听见前面发出铮铮的声音，一看，是一辆车在前面挡住了去路，然而和他同行的人谁也看不见那辆车。结果王征一到了州里就死了。

张仲舒

张仲舒，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晨夕间，辄见门侧有赤气赫然，后空中忽雨绛罗于其庭，广七八寸，长五六寸，皆以笺系之。纸广长亦与罗等，纷纷甚駃。仲舒恶而焚之，信宿，暴疾而死。（出《异苑》）

【译文】

宋元嘉十七年七月中，每到早晨和晚上，张仲舒就会看见自家门侧有一大团红色的气体。后来空中忽然像下雨一样降下来很多红色绫罗，都是五六寸长，七八寸宽，用纸带捆着。纸的长宽和绫罗一样，从天上往下落时非常快。张仲舒很讨厌，就把这些东西都烧了。过了一宿，张仲舒就得了急病突然而死。

萧思话

萧思话在清州，常所用铜升，覆在药厨下。忽于其下，得二死雀。思话叹曰："升覆雀殡，其不祥乎？"既而被系。（出《宋书》）

【译文】

萧思话在河北清州时，常常把所用的铜升扣在药橱下面。这天，他忽然在铜升下发现两只死雀，他叹息道，"铜升扣着，成了死雀的坟墓，莫非是个不祥的预兆吗？"不久他就被逮捕入狱。

傅氏女

北地傅尚书小女，尝拆荻作鼠，以狡狯，放地，荻鼠忽能行，径入户限。（"限"原作"眼"，据明抄本改。）土中。又拆荻更作，咒之云："汝若为家怪者，当更行，不者不动。"放地，便复行如前，即掘限内觅，入地数尺，了无所见。后诸女相继丧亡。（出《列异传》）

【译文】

北地郡傅尚书的小女儿，有一次用芦苇编了个很狡猾的小老鼠，放在地上那老鼠竟跑了起来，一直钻进门坎下的土中。她又编了一只，编好以后念咒说，"你如果是要到我家作怪，就再跑，如果不是，你就别动。"放在地上，老鼠又跑了。家里人挖开门坎下的土，入地数尺什么也没找到。后来傅尚书家的几个女儿都先后死去。

郭仲产

郭仲产宅在（"在"原作"见"，据明抄本改。）江陵枇杷寺南。宋元嘉中，起斋屋，竹以为窗棂，竹遂渐生枝叶，长数丈，郁然成林，仲产以为吉祥。及孝建中，被诛。（出《述异记》）

【译文】

郭仲产的府宅在江陵枇杷寺的南边。宋元嘉年间，又盖了一间斋屋，用竹子作窗棂。后来窗棂上的竹子渐渐生出枝叶，长了好几丈长，形成个竹林，郭仲产以为这是吉祥的预兆。但到了孝建年间，郭仲产却被诛杀了。

刘顺

宋大明（"明"原作"元"，据陈校本改。）中，顿丘令刘顺，酒酣，蚤入妾许眼。晨起，见榻上有一聚凝血，如覆盆形。刘是武人，了不惊怪，乃令作荠，亲自切血，染荠食之，弃其有余。后十许载，至元徽二年，为王道隆所害。（出《述异记》）

【译文】

宋大明年间，河南顿丘县令刘顺喝醉了酒，早早进入了小妾的屋里睡下。早上起来，看见床上有一滩干血，像是一个扣着的盆。刘顺是个勇武的汉子，毫不奇怪，就让把那块干血拿去作菜的调料。他亲自把血切碎，拌了菜吃，剩下的就都扔掉了。过了十几年，到元徽二年，刘顺被王道隆杀害。

王谭

大明中，琅琊王谭，字思玄，为南阳太守。母丧去职，寄郡城南，设庐位于庭。有一光，大如鸭卵，黄色分明，从东来，入厅事上。俄顷，又二枚续至，其状如前，良久乃去。自此夕夕来往，或单至双来，久停则灭，一夜或四五来，如此十许日不见。其年，谭二婢死，明年弟亡，谭患疾，至都而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宋大明年间，琅琊人王谭，字思玄，任南阳太守。后来因为母亲去世，王谭离职，在郡城南边母亲的坟旁盖了草房，按当时的礼制为母守孝。有一天他看见从东面来了一个像鸭蛋大的东西，闪着黄色的光，进了屋里。不一会又接着来了两个，和前一个一样，很久才飞走。从此这怪物夜夜都来，有时是单数，有时是双数，来后停久了就灭，有时一夜来四五次，后来十几天不再来了。这一年，王谭的两个婢女死了，第二年王谭的弟弟死了，他自己也生了病，到京城后去世。

周登之

周登之家在都，宋明帝时，统诸灵庙，甚被恩宠。母谢氏，奉佛法。泰始三年，夏月暴雨，有物形隐烟雾，垂头，属厅事前地，头如大赤马，饮庭中水。登之惊骇，谓是善神降之。汲水益之，饮百余斗，水竭乃去。二年而谢氏亡，后半岁而明帝崩，登之自此事业衰败。（出《述异记》）

【译文】

周登之家住京城，宋明帝时，派他管理灵庙，对他很宠信。他的母亲谢氏，尊奉佛法。泰始三年，夏天的一次暴雨中，烟雾中有一个怪物向堂屋前走来。这怪物低着头，头大像个红马，饮院子里的雨水。周登之大惊，认为是个吉祥的天神下凡来了，就打了水给它喝。那怪物喝了一百多斗水，喝光就走了。二年后，周登之的母亲谢氏去世。过了半年后，宋明帝驾崩，周登之的家业也从此衰败。

黄寻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人黄寻，先居家单贫，忽风雨飞钱于其家，后巨富，钱至数万，其年被诛。（出《五行记》）

【译文】

后魏宣武帝景明年中，海陵有一个很穷的人叫黄寻。有一天，忽然风雨把很多的钱吹到他家中，一下子成了富翁，然而就在这年他就被诛杀了。

荆州人

梁元帝天监元年，荆州刑人，杀了，其人不僵，首（"首"原作"手"，据明抄本改。）堕于地，动口张目，血如箭，直上丈余，然后如雨细下。是岁荆州大旱，与晋愍帝督运令史淳于伯同。（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元帝天监元年，荆州执行一名犯人死刑。头砍去后，犯人身子不僵倒，头掉到地上后，嘴动口张，血像箭似地向上冲了一丈多高，然后像细雨一样落下来。这一年荆州发生了大旱，和晋愍帝时的督运令史淳于伯的那次一样。

田骚

田骚，南阳人，梁末，晚暮执弓箭，从妇家还。去余十里，无伴畏惧。遥望前路坂头，有绯衣小儿，急逐之，及到，问曰："汝何村小儿？"小儿曰："家在树头。"骚谓欺己，谓之曰："吾长者，与尔童稚共语，何为轻薄见报？"更行百许步，至坂头，道边有极大树，小儿径上树，状如猿猴。心以为异，乃张弓绕树觅，见一物如幡，长数丈高而灭。至家，困病几死。（出《五行记》）

【译文】

梁朝末年，南阳人田骚有天晚上带着弓箭从妻子家往回走。离家十里地以后，由于没有同伴，心里有点怕。这时，他远远看见前面的坡上有一个穿红衣的小孩子，就急忙赶上去问，"你是哪个村的孩子？"小孩说："我家在树顶上。"田骚以为小孩骗他，就说，"我是个大人，跟你说话，你为什么不好好回答呢？"走了一百多步，到了坡上，道边有一棵极大的树，只见那小孩飞快地上了树，像猿猴那样敏捷，田骚十分惊奇，就张起弓搭上箭绕着树寻找，见树上有一个像旗幡似的东西，长了几丈高以后就消失了。田骚回家后就得了病，差点病死。

邓差

梁邓差，南郡临沮人，于麦城耕地，得古铜数斛，因此大富。行值雨，止于皂荚树下。遇一老公，谓差曰："君虽富，明年舍神若出。方衰耗之后，君必因火味获殃。"差以为此叟假称邪术，妄求施与，都不采录。明年，宅内见一物，青黑色，似鳖而非，可长二尺许。自出自入，或隐或见，伸缩举头，狗见，辄围绕共吠，吠则缩头，家人亦不敢触。如此者百余日。后有人种作，黄昏从外入，见之，谓是蚖，乃以镰砟之，伤其足血，曳脚入稻积下，因失所在。自后遭火。儿侄丧亡，官役连及。差又于道逢估人，先不相识，道边相对共食，罗布甘美，味皆珍味。二人呼差同饮，谓曰："观君二人，游行商估，势在不丰，何为顿尔珍差美食？"估人曰："寸光可惜，人生在世，终止为身口耳。一朝病死，安能复进甘美乎。终不如临沮邓生，平生不用，为守钱奴耳。"差亦不告姓名，默然归，至家，宰鹅以自食，动筋咬骨，哽其喉，病而死。（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梁朝时，南郡临沮人邓差在麦城耕田时，得到了好几斛古铜，因而大富。有一次他走路遇雨，在一棵皂荚树下避雨，遇见一个老者，对邓差说，"你虽然富了，明年舍神如果出来，你就会衰败下去，而且会因火而遭灾。"邓差认为这老人是用邪术骗他的钱，根本不理睬他。第二年，邓差在家里看见一个东西，有点像鳖，青黑色，有二尺多长，自己随便爬进爬出，时隐时现，伸头缩脑。狗看见后，都围着它狂叫。狗一叫它就缩头，家里人都不敢碰它。这样过了一百多天后，有一个种田人黄昏回来看见了那怪物，说是"蚖（蜥蜴）"。就用镰刀去砍，砍伤了它的脚，流出了血，然后把它扔到稻子堆下，后来就不见了。接着家里就着了火，邓差的儿子和侄子先后死去，官府又接连向邓差派劳役。后来，邓差又在路上遇见了两个商人，在路旁对坐着用餐，看他们罗列的食品都是些珍肴美味。邓差不认识他们，但两个商人却主动招呼邓差一起喝酒。邓差说，"我看二位是在外奔波的行商，并不很丰足，怎么竟这样大吃豪饮这些美味佳肴呢？"商人说，"一寸光阴一寸金，人生在世，说到底是为了吃穿，一旦病死，还能再吃美味吗？我们可不像临沮的那个叫邓差的人，平生舍不得享用，甘心作守财奴。"邓差听了这番话，也没说自己的姓名，默默地往回走。到家以后，宰了鹅煮了吃，结果让鹅骨卡住喉咙憋气而死。

司马申

陈后主时，幸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谮毁朝臣。后于尚书省昼寝，有鸟啄其口，流血及席。时论以谮毁之效，而陈渐微之征，后主竟降。（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北朝时，陈后主的近臣司马申任右卫将军，常常谗毁朝中的大臣。有一天，司马申在尚书省的府衙里睡午觉，忽然飞来一只鸟啄他的嘴，血流的满席都是。对这件怪事，当时的人们议论说这是对谗毁他人的报应，也是朝庭衰败的预兆。果然不久陈后主投降，国家衰亡。

段晖

段晖，字长祚，有一童子辞归，从晖请马。晖戏作木马与之，童子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谢子厚赠。"言终，乘木马，腾空而去。（出魏收《后魏书》）

【译文】

段晖，字长祚。有一次，他的一个小仆人辞工回家，向段晖要一匹马，段晖开玩笑，作了个木马送给他。那小仆人说，"我是冥府泰山神的儿子，谢谢你赠我这么重的礼物。"说罢，骑上木马，腾空而去。

卷第三百六十一　　妖怪三

崔季舒　安阳黄氏　齐后主　王惠照　独孤陀　杨素　滕景贞　元邃　刘志言 素娥

张易之　李承嘉　泰州人　梁载言　范季辅　洛阳妇人　裴休贞　牛成 张翰　南郑县尉　李泮　元自虚

崔季舒

北齐崔季舒，位至侍中特进。忽尔其家池中莲，皆化为人面，著鲜卑帽。又其妻曾昼寝，见一神人，身长丈余，黑体黑毛，前来逼己。巫曰："此是五道将军，入宅者不祥也。"又庭中忽流血，有一白物，大如斛，自天而下，当其子首，未至尺余，乃灭。季舒又见其家内厅中，有一大手，长丈余，从地而出，满室光耀。问左右，皆云不见，寻以非罪见诛。（出《北史》）

【译文】

北齐的崔季舒，官位达到侍中特进。忽然有一天，他家池里的莲花，全变成人的模样，戴着鲜卑人的帽子。而且，他妻子曾经大白天睡觉，见到一个神人。神人身高一丈多，满身黑毛，向前来走近她。巫师说，那神人是五道将军，他来到宅第里是不吉祥的。而且，院子里忽然间流出血水，有一个象斛那么大的白东西，从天而降，当掉到离他儿子的头还不到一尺多远的时候，那白东西就消失了。崔季舒还看到他家的内厅中，有一只大手，一丈多长，从地里长出来，满屋光亮。他问左右的人看见什么了，左右都说没看见什么。不久，他没罪而被杀。

安阳黄氏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黄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富，有巫师占君家财物欲出，好自防守。若去，家即大贫。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队人，尽着黄衣，乘马，从北门出。一队白衣人，乘马，从西门出。一队青衣人，乘马，从东园门出。悉借问赵虞家此去近远。当时并忘，去后醒觉，抚心懊悔，不可复追。所出黄白青者，皆金银钱货。良之，复见一人，跛脚负薪而来，亦问赵虞，家人念极，命奴击之。就视，乃家折脚铛也。自此之后，渐贫，死亡都尽。（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武成时，安阳县有个叫黄家的人，住在古城南。他的祖先辈辈都巨富。有一个巫师给他占卜，说他家的财物要离去，应该好好防守，如果财物离去了，他家马上就会很穷。他家每夜都派人分别看守。夜里，有一队人，全都穿黄色衣服，骑着马，从北门走出来；一队白衣人，骑着马，从西门走出来；一队青衣人，骑着马，从东园门走出来。他们都打听赵虞家离这多远。当时人们都忘了财物要离去的事，几队人马离去之后才明白过来。人们非常后悔，但是已经不能去追赶了。走出去的黄、白、青几队人，全都是金银钱货。很久以后，又见到一个瘸腿人背着柴薪走出来，也打听赵虞。家人非常愤怒，让奴仆们打他。走近一看，原来是他家的折了一条腿的锅。他家渐渐穷了，到他死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齐后主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如晋阳，在路，兵人于幕下忽（"忽"原作"无"，据许本改。）唱叫，讯之曰："见无数人，皆骑小马如狐，争挥刀梢，故叫之。"（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后主武平五年的时候，有一次他到晋阳去，正在路上，兵卒们在帐下忽然高声叫喊。他问兵卒们为什么叫喊，兵卒们说，他们看见有许多人，都骑着狐狸那么大的小马，争相挥舞着刀枪棍棒，所以他们就大叫。

王惠照

武平末，广平都省主事王惠照。息休为郡学生，刻木作一小儿，盛衣带里，每食必食之，告云："奴啖。"方自食，自此后迷，为魍魉著之，时饷不饲，则病友垂死。渐不飨菜蔬，要索酒肉。休兄窃取，以火焚之，休病转困。其家事急，顾工匠刻木，妙写形状，为置灵床之处。下语云："烧毁我如此，重刻何益？"岁余，休成狂病卒。（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北齐后主武平末年，广平都省主事是王惠照。息休是郡里的秀才。他用木头刻了一个小孩儿，装在衣袋里，每顿饭都一定要给它东西吃。告诉它说："你吃！"它才自己吃。从此以后，息休就变得痴迷了，是鬼怪附体，一旦吃饭的时候忘了给木孩儿东西吃。他就病得要死。渐渐地，他不吃蔬菜，要吃肉喝酒。息休的哥哥偷偷地把小木孩儿拿出来，用火烧了。息休的病变得更重了。他家里见事情紧急，就雇工匠重新刻了个木孩儿，放在他的灵床下。息休下床说道："把我烧成这个样了，重刻有什么用？"一年多之后，息休变成疯病病死了。

独孤陀

隋独孤陀，字黎邪，文帝时，为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家（"家"原作"甥"，据明抄本改。）高氏，先事猫鬼，已杀其舅郭沙罗，因转入其家，帝微闻之而不信。其姊为皇后，与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视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乃杨素之异母妹也，由是疑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讽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迁陀，陀遂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颖、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杂按之。而陀婢徐阿尼供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猫鬼每杀人，被杀者家财遂潜移于畜猫鬼家。帝乃以事问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犊车载陀夫妻，将死，弟诣阙哀求，于是免死除名，以其妻杨氏为尼。先王有人诉其母为猫鬼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是，乃诏赦诉行猫鬼家焉。陀亦未几而卒。（出《北史》）

【译文】

隋朝的独孤陀，字黎邪。隋文帝时，他是延州刺史。他喜欢旁门左道。他外祖父家姓高，以前供奉猫鬼，已经害死了他的舅父郭沙罗，于是就搬到他家里来了。隋文帝暗中察访到这件事不肯相信。独孤陀的姐姐是皇后，和杨素的妻子郑氏都有病，找来医生一看，都说这是猫鬼病。隋文帝因为孤独陀是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的妻子是杨素的异母妹，因此怀疑是独孤陀干的，暗中下令让独孤陀的哥哥独孤穆用亲情开导他。皇上又派左右的人去劝他。他说没有。皇上不高兴，降低了他的官职。独孤陀于是便有了怨言。皇上派左仆射高颖、纳言苏威、大理杨远、皇甫孝绪一块去审察他。他的婢女徐阿尼供认，她本来是从独孤陀的母亲家来的，曾经侍奉猫鬼，常常在子日的夜间祭祀猫鬼。说"子"就是老鼠。猫鬼常常杀人，被杀者家里的财物就暗中移到养猫鬼的人家。隋文帝就向公卿们讯问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奇章公牛弘说："妖由于人而兴起，杀了那个人，妖也可以灭绝了。"皇上下令用牛车拉着独孤陀夫妻，要处死刑。他的弟弟到宫中哀求，于是免他一死，除了他的名，让他妻子杨氏出家做了尼姑。在这以前，有人说自己的母亲是被猫鬼害死的，皇上认为是胡说八道，一怒之下把他遣送到外地去了。到这时，才下诏书赦免了这一家。独孤陀也不久就死了。

杨素

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于东都造宅。潜于宫省，遣人就卫尉少卿萧吉，请择良日入新宅。吉知其不终，乃以书一卷付之。此书专是述死丧之事，素开而恶之，乃焚于前庭。素宅内造沉香堂，甚精丽。初成，闭之三日，然后择日，始开视之，四壁如新血所洒，流于地，腥气触人，素甚恶之，竟遇鸩而死。九年，素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庭中无故有血洒地，玄感惧，遂举兵反，伏诛。（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炀帝大业五年，尚书令杨素在东都建宅院，暗中到宫中，派人到卫尉少卿肖吉那去，求他选个好日子迁入新居。肖吉知道杨素不得善终，就把一卷书交给他。这卷书是专门述说死丧之事的。杨素打开一看很厌恶，就在前庭把它烧了。杨素在宅内建了一个沉香堂，非常精丽。刚建成时，关了三天，然后选日子。刚打开时一看，四壁上洒有鲜血，流在地上，腥气袭人。杨素非常讨厌这事。他终于遇毒酒而死。大业九年，杨素的长子礼部尚书杨玄感的院子里无缘无故有血洒地。杨玄感恐惧，就起兵造反，终于伏法被杀。

滕景贞

滕景贞在广州七层寺，永徽中，罢职归家。婢炊，釜中忽有声如雷，米上芃芃隆起。滕就视，声转壮。甑上生花数十，长似莲花，色赤如金，俄顷萎灭。旬日，景贞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滕景贞住在广州七层寺。永徽年中，他罢职回到家中。一次，他的婢女做饭，锅里忽然有雷一样的声响，米眼看着就鼓起来。滕景贞走近去看，声音变得更响。甑子上生出几十朵小花，长得象莲花，颜色象金一样赤红，不一会儿就枯萎消失了。十天后，滕景贞死了。

元邃

永淳初，同州司功元邃，其母白日在堂坐，忽见屏外有小人骑小马入来，人长二三尺，马亦相称，衣甲具装，光彩辉日，于庭内巡墙驰走，良久方灭。此后每常欲自杀，合家守之，经年稍怠。母夜卧，以衣置被中自代，便即走出。侍者觉之，分觅，以投于井，比及出之，殆亦绝矣。（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唐高宗永淳初年，陕西同州司功元邃，他的母亲大白天在屋里坐着，忽然看见有一个小人骑着一匹小马走进来。小人高二三尺，马也和他相称，衣服、铠甲全有，光彩映日，在院子里沿着墙奔跑，很久才消失。以后她常常想自杀，全家人看守着她。过了一年，人们对她的人看护稍微懈怠了。他母亲夜里睡觉，把衣服放在被子里代替她自己，就跑了出去。侍候她的人发觉之后，分头去寻找，她已经投到井里。等到把她救出来，几乎已经绝命了。

刘志言

长安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尉，此廨素凶，遂于里内借宅，然宅内不免有怪。婢晨起理发，梳堕地，婢俯取梳，见床下有布袋，中似有数岁小儿。婢引手取之，袋内跳出。婢惊惧走出，举家就视，了无所见。志言秩满而卒。（出《五行记》）

【译文】

长安人刘志言任华州下邽县的县尉。他住的这所宅第一向不吉利，他就在乡里借房住。然而宅院里不免有鬼怪。婢女早晨起来梳头，梳子掉到地上，婢女弯腰取梳，见床下有一个口袋，里边好象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婢女伸手去取，小孩从口袋里跳出来，婢女惊惧地跑出来。全家走近去看，什么也没见到。刘志言任期刚满就死了。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妓人也。三思初得乔氏青衣窈娘，能歌舞。三思晓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至艺也。未几，沉于洛水，遂族乔氏之家。左右有举素娥曰："相州凤阳门宋媪女，善弹五弦，（"弦"原作"言"，据明抄本、许本、黄本改。）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素娥既至，三思大悦，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毕集，唯纳言狄仁杰称疾不来。三思怒，于座中有言。宴罢，有告仁杰者。明日谒谢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应召。然不覩丽人。亦分也。他后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门。"素娥闻之。谓三思曰："梁公强毅之士。非欵狎之人。何必固抑其性？再宴不可无，请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傥阻我宴，必族其家。"后数日，复宴，客未来，梁公果先至。三思特延梁公坐于内寝，徐徐饮酒，待诸宾客。请先出素娥，略观其艺。遂停杯，设榻召之。有倾，苍头出曰："素娥藏匿，不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见。忽于堂奥隙中闻兰麝芬馥，乃附耳而听，即素娥语音也，细如属丝，才能认辨，曰："请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不复生也。"三思问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来，亦以多言荡公之心，将兴李氏。今梁公乃时之正人，某固不敢见。某尝为仆妾，敢无情？愿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无遣种矣。"言迄更问。亦不应也。三思出。见仁杰。称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礼。仁杰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事，则天叹曰："天之所授，不可废也。"（出《甘泽谣》）

【译文】

素娥，是武三思的歌妓。武三思当初得到一个姓乔的丫鬟叫窈娘，能歌舞。武三思懂得音乐，他认为窈娘的歌舞，是天下最好的艺术。不久，窈娘淹死在洛水。于是乔氏家族全被杀。有人向武三思推荐素娥说："相州凤阳有一家姓宋的一个老太太有一个女儿，善于弹琴，是世上最佳的美人。"武三思就用三百段帛去聘。素娥来到之后，武三思非常喜欢她。于是他举办盛大宴会让素娥出来亮相。公卿大夫全都聚集来了，只有纳言狄仁杰称病不来。武三思很生气，在席间说了些不满的话。宴会结束之后，有人告诉狄仁杰。第二天，狄仁杰去拜见式三思，道歉说："我昨天老病突然发作，不能到会。然而没有见到丽人，也是我没有这福分。以后如果还有良宴，我敢不提前到门上来？"素娥听说了，对武三思说："狄仁杰是个刚毅之士，不是个轻薄狎狭之人，何必一定罢压抑他的性情呢？不可能不再举办宴会，请不要让他来了。"武三思说："如果他敢拒绝我的宴请，我一定杀他全家！"几天之后，又办宴会，客人们还没到，狄仁杰果然先到了。武三思特意把狄仁杰迎进内室，慢慢地饮酒，等待众宾客。狄仁杰请求让素娥提前出来，他要领略一下素娥的技艺。于是就放下酒杯，摆好座榻叫素娥出来。过了一会儿，奴仆出来说，素娥藏起来了，不知她在哪里。武三思亲自进屋去叫她，全都没见到。忽然在堂屋深处墙缝中嗅到兰麝的香气，就附耳去听，是素娥说话的声音。她的声音象丝一样细，刚刚可以辨清。她说："我请你不要找狄仁杰，现在已经把他请来了，我不能再活了。"武三思问为什么，她说："我不是别的精怪，是花月之妖，上帝派来的。也是要我用言语迷荡你的心志，要兴李氏天下。如今，仁杰是当代的正直之人，我根本不敢见他。我曾经做过你的仆妾，哪敢无情！希望你好好对待狄仁杰，不要萌生别的想法。不然，你老武家就没有传人了。"她说完了，武三思又问，她亦不再答应了。武三思出来，见到狄仁杰，说素娥突然病了，不能出来尽恭敬客人的礼节。狄仁杰不知其中原因。第二天，武三思秘密地向武则天奏明此事。武则天叹道："上天的安排，不能废除。"

张易之

张易之将败也，母韦氏，号阿藏，在宅坐，家人报云，有车马骑从甚多，至门而下，疑其内官也。藏出迎之，无所见，又野狐数擎饭瓮墙头而过。未旬日而祸及。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张易之要败毁的时候，他的母亲韦氏，叫阿藏，在家里坐着，家人报告说，有很多车马和骑马的随从，来到门前就下车下马，可能是宫内的官员。阿藏出去迎接，什么也没看到。另外，野狐几次擎着饭瓮从墙头上越过。不到十天祸事就到了。武则天垂拱年之后，各州有许多把母鸡变成的公鸡进献到宫中来的，这是武则天当政的征兆。

李承嘉

唐神龙中，户部尚书李承嘉，不识字，不解书，为御史大夫，兼洛州长史。名判司为狗，骂御史为驴，威振朝廷。西京造一堂新成，坊人见野狐无数，直入宅。须臾堂舍四裂，瓦木一聚，判事笔管，手中直裂。别取笔，复裂如初。数日，出为藤州员外司马卒。（出《朝野佥载》）

唐朝中宗神龙年间，户部尚书季承嘉，不认识字，不懂书，却是御史大夫，兼洛阳长史。他叫判司是狗，骂御史是驴，威振朝廷。西京建造一所堂屋刚建成，街坊有人看到无数的野狐直跳进宅中。不一会堂舍四下裂开，瓦木堆积到一起。判事的笔管，在手里直接就裂开了。他另取一管笔，又裂了。几日后，贬为藤州员外司马而死。

泰州人

太定年中，泰州赤水店，有郑家庄。有一儿，年二十余，日晏，于驿路上，见一青衣女子独行，姿容殊丽，问之，云："欲到郑县，待二婢未来，踌躇伺候。"此儿屈就庄宿，安置厅中，供给酒食，将衣被同寝。至晓，门久不开，呼之不应。于窗中窥之，惟有脑骨头颅在，余并食讫。家人破户入，于梁上暗处，见一大鸟，冲门飞出，或云是罗刹魅也。（出《朝野佥载》）

【译文】

太定年间，泰州赤水店，有个郑家庄。庄里有一个年轻男子，二十多岁，日暮时分，走在驿道上，看见一位青衣女子独自走路。女子姿容特别美丽。他上前一问，女子说要到郑县去，正在等两个婢女，婢女还没来，她便踌躇等候。这个年轻人让女子到庄上住宿，把她安置在厅中，供给她酒饭，拿来衣被与她同寝。到天明，门很久不开，喊他他也不应。从窗子往里一看，见他只剩下头骨了，其余的都吃完了。家人破窗而入，在梁上的黑暗处，见到一只大鸟，冲着门飞出去。有的人说，这是罗刹鬼。

梁载言

唐怀州刺史梁载言，昼坐厅事，忽有物如蝙蝠，从南飞来，直入口中，翕然似吞一物，腹中遂绞痛，数日而卒。（出《朝野佥载》）

【译文】

唐朝怀州刺史梁载言，白天坐在厅堂里，忽然有一个象蝙蝠的东西，从南边飞来，一直飞入他的口中，一张一合象吞下一个东西，肚子里于是就绞痛，几天后就死了。

范季辅

鄜城尉范季辅，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阶下。身如狗，项有九头，皆如人面，面状不一，有怒者，喜者，妍者，丑者，老者，少者，蛮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长，五色。崔氏恐，以告季辅。问诸巫，巫言焚之五道，灾则消矣。乃于四达路积薪焚之，后数日，崔氏母殂，又数日，崔氏死，又数日，季辅亡。（出《记闻》）

【译文】

陕西鄜城县尉范季辅，没有娶。有个姓崔的美人，家在永平里，常常依靠范季辅。开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早晨起来走下堂来，见有个东西死在阶下，身体象狗，脖子上有九个脑袋，都象人的模样，面相各不一样，有怒的、喜的、俊的、丑的、老的、少的、野蛮的、温和的，都象拳头那么大。那东西尾巴很长，五色。崔氏害怕，把这事告诉了范季辅。范季辅向巫师打听这件事，巫师说把它焚烧在道口，就可以消灾。于是就在十字路口堆起柴火烧那东西。过了几天，崔氏的母亲死了。又过了几天，崔氏死了。又过了几天，范季辅死了。

洛阳妇人

玄宗时，洛阳妇人患魔魅，前后术者治之不愈。妇人子诣叶法善道士，求为法遣。善云："此是天魔，彼自天上负罪，为帝所谴，暂在人间。然其谴已满，寻当自去，无烦遣之也。"其人意是相解之词，故求祐助，善云："诚不惜往，乃携人深入阳翟山中。"绝岭有池水，善于池边行禁，久之，水中见一头髻，如三间屋，冉冉而出，至两目，睒如电光。须臾云雾四合，因失所在。（出《广异记》）

【译文】

唐玄宗时，洛阳有一妇人患魔魅之症，前后经许多术士治疗都没治好。妇人的儿子拜见叶法善道士，求他为母亲作法除邪。叶法善说："这是天魔，它在天上犯了罪，被玉帝谴责，暂时留在人间。但是它的谴责期已满，不久将自动离去，不必特意打发它。"那人认为这是推脱的话，所以要求祐助。叶法善说："我确实不是不肯去。"于是就带着人深入到阳翟山中。绝岭上有一个水池，叶法善在池边作禁妖邪的法术。作了很久，水中出现一个头髻，象三间屋那么大，慢慢露出来。露到两眼，眨动如电光。不一会儿云雾四起，就不知它哪里去了。

裴休贞

金吾将军裴休贞，微时，居教业里。有客过之，休贞饮客，其弟皆预。日晚客去，休贞独卧厅事。昏后，休贞醒，绕床有声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绝。休贞视呼者，状甚可畏，绕之不止。休贞惧，跳门呼奴，奴以灯来，其弟亦至。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长五尺。休贞弟休元，素多力，击之以拳，应手有声，如击铁石，怪形即灭。其岁，休贞母殂。（出《记闻》）

【译文】

金吾将军裴休贞，地位低下的时候，住在教业里。有一客人来拜访他，裴休贞给那客人酒喝，他的弟弟们都参加了。天晚了客人离去，裴休贞独自躺在厅堂里。黄昏后，裴休贞醒了，听到床周围有声音说："哥哥让娘子离去。"这样的声音不断出现。裴休贞看那说话的人，样子很可怕，绕床不止。裴休贞害怕了，跳到门外喊奴婢，奴婢捧着灯来，他的弟弟也来了。于是那怪物依在灯影中，样子象昆仑山，牙齿很大而且白，五尺长。裴休贞的弟弟裴休元，平素很有力气，用拳打那怪物。随着打出去的手有回声，象打在铁石之上。那怪物的形状就不见了。那年，裴休贞的母亲死了。

牛成

京城东南五十里，曰孝义坊，坊之西原，常有怪。开元二十九年，牛肃之弟成，因往孝义，晨至西原，遇村人任杲，与言。忽见其东五百步，有黑气如轜车，凡十余。其首者高二三丈，余各丈余，自北徂南，将至原穷。又自南还北，累累相从。日出后，行转急，或出或没。日渐高，皆失。杲曰："此处常然，盖不足怪。数月前，有飞骑者，番满南归，忽见空中有物，如角驮之像。（"如角"五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飞骑刀刺之，角驮涌出为人，身长丈余，而逐飞骑。飞骑走，且射之，中。怪道少留，又来踵，飞骑又射之，乃止。既明，寻所射处，地皆有血，不见怪。因遇疾，还家，数日而卒。"（出《记闻》）

【译文】

京城东南五十里，叫孝义坊。孝义坊西边的原野上，常常有怪物。开元二十九年，牛肃的弟弟牛成，因为要到孝义坊，早晨来到西原，遇到村里人任杲，就跟他说话。忽然见他以东五百步的地方，有黑气象丧车似的，一共十几辆。那为首的一辆有两三丈高，其余的各一丈多高。从此往南走，要走到原野的尽头时，又从南回头向北来，一辆一辆地跟随着。日出后，车速较快，有时出现，有时隐没。太阳渐渐升高，车辆全都消失。任杲说："这地方常常这样，不足为怪。几个月之前，有个骑马飞奔的人，急速向南归去。忽然见空中有一个东西，象长角的驮马。飞骑用刀刺它。长角的驮马涌出来，变成人，身高一丈多，反而来追飞骑。飞骑跑了，并且回头射它。射中了。那怪物就停留了一会儿，又来跟随飞骑。飞骑又射它，它才停止。天亮之后，找到射它的地方，满地都是血，没见到怪物。于是得了病，回到家里几天就死了。"

张翰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亲故妻，天宝初，生子，方收所生男，更有一无首孩子，在傍跳跃。揽之则不见，手去则复在左右。按《白泽图》曰。其名曰"常"。依图呼名。至三呼。奄然已灭。（出《记闻》）

【译文】

右监门卫录事参军张翰，有一个亲友的妻子，在天宝初年生孩子，刚把生下的男孩收起来，又有一个没头的孩子在旁边跳跃。用手去抓他就不见了，手离开就又出现在左右。按照《白泽图》的说法，无头的孩子叫"常"。依照图上的说法喊它的名字，喊到第三遍，就忽然消失了。

南郑县尉

南郑县尉孙旻，为山南采访支使，尝推覆在途，舍于山馆。忽有美妇人面，出于柱中，顾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灭，惧不敢言也。后数年，选授桑泉尉，在京疾，友人问疾，旻乃言之而卒。（出《记闻》）

【译文】

南郑县尉孙旻，是山南采访支使，曾经因复勘狱讼行于旅途，住在山馆里。忽然有一个美丽的妇女从柱子里出来，看着孙旻笑。孙旻下拜并祷告了很久，那女子才消失。孙旻害怕，没敢说。几年之后，他被选授为桑泉县尉，在京城得了病，朋友问他是怎么病的，孙旻就说了这件事而死去。

李泮

咸阳县尉李泮，有甥勇而顽，常对客自言，不惧神鬼，言甚夸诞。忽所居南墙，有面出焉，赤色，大尺余，跌鼻睔目，锋牙利口，殊可憎恶。甥大怒，拳殴之，应手而灭。俄又见于西壁，其色白。又见东壁，其色青，状皆如前，拳击亦灭。后黑面见于北墙，貌益恐人，其大则倍。甥滋怒，击数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乃去墙来掩，甥手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于甥面，色如漆，甥仆地死。及殡殓，其色终不改。（出《记闻》）

【译文】

咸阳县尉李泮，有个外甥勇猛顽皮，曾经对客人说自己不怕鬼神，说得非常夸张荒唐。忽然有一天，他住室里的南墙，出来一张脸，红色，大小有一尺多，趴鼻子，眍眼，牙齿尖利，非常可恶。李泮的外甥大怒，挥拳打过去，那脸应手而灭。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西墙上，是白色的，又出现在东墙上，是青色的。样子都象先前的那个。用拳打，也消失了。后来又有一个黑色的出现在北墙上，样子更吓人，大小是先前的一倍。外甥更怒，连击几拳也没离去。拔刀刺它，才刺中。那脸面竟离开墙壁过来遮掩他。他用手推它，不能把它推开。黑脸于是就长到了他的脸上，色如黑漆。他倒地而死。一直到出殡，他的脸色始终不改。

元自虚

开元中，元自虚为汀洲刺史。至郡部，众官皆见，有一人，年垂八十，自称萧老，"一家数口，在使君宅中累世，幸不占厅堂。"言讫而没。自后凡有吉凶，萧老为预报，无不应者。自虚刚正，常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见怪异，或见有人坐于檐上，脚垂于地；或见人两两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婴儿，问人乞食；或有美人，浓妆美服，在月下言笑，多掷砖瓦。家人乃白自虚曰："常闻厨后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虚怒，殊不信。忽一日，萧老谒自虚云："今当远访亲旧，以数口为托。"言讫而去。自虚以问老吏，吏云："常闻使宅堂后枯树中，有山魈。自虚令积柴与树齐，纵火焚之，闻树中冤枉之声，不可听。月余，萧老归，缟素哀哭曰："无何远出，委妻子于贼手。今四海之内，孑然一身，当令公知之耳。"乃于衣带，解一小合，大如弹丸，掷之于地，云："速去速去。"自虚俯拾开之，见有一小虎，大才如绳，自虚欲捉之，遂跳于地，已长数寸，跳掷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门，其家大小百余人，尽为所毙，虎亦不见。自虚者，亦一身而已。（出《会昌解颐录》）

【译文】

开元年间，元自虚是汀州刺史。他来到郡部，众官都来拜见。有一个人，年近八十，自称萧老，说："我一家几口人，住在这宅中许多辈子了，还好，没有侵占您的厅堂。"说完就不见了。从此以后，凡是有吉凶之事，萧老一定提前来报告，没有不应验的。元自虚为人刚正，常常不信。然而家人常常在夜里见到怪异现象。或者看到有人坐在房檐上，脚垂到地上来；或者看到三三两两的人，在空中行走。有的抱着孩子，向人家要东西吃；有的是美人，化着浓妆，穿着美服，在月下说笑，总是投掷砖瓦。家人就向元自虚说明道："曾听说厨房后面的空屋子是神堂，以前的人都用香火敬奉，如今不这样做，所以妖怪才如此的。"元自虚很生气，更不信。忽然有一天，萧老来拜见元自虚说："我现在要出远门去访一位亲友，把数口之家托付给您了。"说完就走了。元自虚向老吏请教这件事。老吏说："曾听说，大人堂后的枯树中，有山怪。"元自虚让人堆积柴薪和树一般高，点火焚烧。听到树里有喊"冤枉"的声音，惨不忍闻。一个多月之后，萧老回来了，穿着白色衣服哀哭道："出远门不几天，把妻子儿女委托在贼人之手。如今四海之内，只我孑然一身了。我应该让你知道知道我啦！"于是就从衣带上解下一个小盒，象弹丸那么大。他把盒扔到地上说："快离开，快离开！"元自虚俯身把盒拾起来打开，见里面有一只小老虎，才苍蝇那么大。元自虚想捉到它，于是它跳到地上，已经长到几寸长。它连跳不止，不多时变成一只大虎，跑到中门里，将元家大小一百多口人全都咬死。虎也不见了。元自虚也只剩下孑然一身而已。

卷第三百六十二　　妖怪四

长孙绎　韦虚心　裴镜微　李虞　武德县妇人　怀州民　武德县民　张司马 李适之

李林甫　杨慎矜　姜皎　晁良贞　李氏　张周封　王丰　房集　张寅 燕凤祥　王生

梁仲朋

长孙绎

长孙绎之亲曰郑使君，使君惟二子，甚爱之。子年十五，郑方典郡，常使苍头十余人给其役，夜中，苍头皆食，子独坐，忽闻户东有物行来，履地声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户前，遂至床下。乃一铁小儿也，长三尺，至粗壮，朱目大口。谓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吮乳来。"子惊叫，跳入户。苍头既见，遽报使君。使君命十余人，持棒击之，如击石。徐而下阶，望门南出。至以刀斧锻，终不可伤。命举火爇之，火焚其身，则开口大叫，声如霹雳，闻者震倒。于是以火驱之，既出衙门。举足蓦一车辙，遂灭，其家亦无休咎。（出《纪闻》。）

【译文】

长孙绎的亲戚是郑使君。郑使君只有两个儿子，他很爱他们。儿子十五岁时，他正当郡守。他才到郡中做了使君。平常他让十几个奴仆为他服务。夜里，奴仆们都吃饭，儿子独自坐在那里。忽然听见窗东有什么东西走来，脚步声很重，每走一步声音都很大。不一会儿，那东西来到窗前，就走到床下。原来是一个小铁孩儿，三尺高，极粗壮，红眼大口。它对郑使君的儿子说："喂，你妈叫你，让你来吃奶！"儿子吓得大叫，跳到门里去。奴仆们知道以后，急忙向使君报告。使君派十多人拿大棒打那小铁孩，象打石头一样。它慢慢地下了台阶，朝门南走出。甚至用刀斧砍它，也到底没有砍伤它。又让人用火烧它，它就开口大叫，声象打雷一样。听到的人都震倒地上。于是用火驱赶它。走出衙门之后，它抬脚忽然踩进车辙里，就消失了。他家也没发生什么福事和祸事。

韦虚心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将亡，则有大面出手床下，嗔目开口，貌如神鬼。子惧而走，大面则化为大鸱，以翅遮拥，令自投于井。家人觉，遽出之，已愚，犹能言其所见，数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出《纪闻》）

【译文】

户部尚书韦虚心，有三个儿子，都不到成年就死了。每个儿子要死的时候，就有一张大脸从床下伸出手来，瞪眼张口，样子象鬼神。儿子害怕逃跑，大脸就变成一只猫头鹰，用翅子遮拦推拥着他，让他自己投到井里去。家人发现了，立刻救出来，已经变得愚傻了，但是还能说出他看到了什么。几天后他就死了。三个孩子都这样，到底也不知是什么鬼怪。

裴锦微

河东裴镜微，曾友（"友"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还庄，操弓矢，方驰骑，后闻有物近焉。顾而见之，状大，有类方相，口但称渴。将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顷又来近，又射之，怪复住，斯须又至。武人遽至家，门已闭，武人逾垣而入。入后，自户窥之，怪犹在。武人不敢取马，明早启门，马鞍弃在门，马则无矣。求之数里墓林中，见马被啗已尽，唯骨在焉。（出《纪闻》）

【译文】

河东的裴镜微，曾经和一个练武人交朋友。他们的住处相近。练武人夜里回庄，拿着弓箭，正骑马前进，听到身后有什么东西走近了。回头一看，那东西挺大，有点类似纸扎神象。它嘴里只称口渴。要到练武人眼前时，他拉弓射它。射中了，怪物便停止了。不一会它又走近了，他又射，怪物又停住。不一会儿又到了。练武人急忙来到家门前，但是门已经关了。他跳墙进去，从门缝往外偷看，那怪物还在。练武人不敢出去取马。第二天早晨开门，见马鞍子丢在地上，马却不见了。找到几里外的墓地里，见马已经被吃光，只剩下骨头了。

李虞

全节李虞，好大马，少而不逞。父尝为县令，虞随之官，为诸漫游。每夜，逃出自窦，从人饮酒。后至窦中，有人背其身，以尻窒穴，虞排之不动，以剑刺之，剑没至镡，犹如故。乃知非人也，惧而归。又岁暮，野外从禽，禽入墓林。访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胀，甚可憎恶，巨鼻大目，挺动其眼，眼仍光起，直视于虞。虞惊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猎焉。（出《纪闻》）

【译文】

全节的李虞，喜欢大马。他年轻但是不逞强。他父亲曾经做过县令，李虞随父来到官署。为的是能够四处游历。常常在夜里，从一个地道里钻出来，跟别人去喝酒。后来他来到地道，见有人背向他，用屁股堵在洞口。李虞用手推也推不开。他用剑去刺，剑没到剑柄，那东西还不动，才知道不是个人。他害怕，就返回来了。另外，在一个年末，他在野外追赶一只鸟，鸟逃到墓丛中。他追到墓丛中去找，见有一个死人仰面倒在那里，身上肿胀，非常可怕。那死人大鼻子大眼睛。挺动一下那死人的眼睛，他眼里仍然有光亮，直看着李虞。李虞吓得差一点死过去，从此不敢再打猎了。

武德县妇人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有妇娠，将生男。其姑忧之，为具（"具"原作"其"，据明抄本改。）储糗。其家窭，有面数豆，有米一区。及产夕，其夫不在，姑与邻母同膳之。男既生，姑与邻母具食。食未至。（"未至"原作"至晓"，据明抄本改。）妇若（明抄本"若"作"苦"）饥渴，求食不绝声。姑馈之，尽数人之餐，犹言馁。姑又膳升面进之，妇食，食无遗，而益称不足。姑怒，更为具之。姑出后，房内饼盎在焉，归下床，亲执器，取饼食之，饼又尽。姑还见之，怒且恐，谓邻母曰："此妇何为？"母曰："吾自幼及长，未之见也。"姑方询怒，新妇曰："姑无怒，（"怒"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食儿乃已。"（"已"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因提其子食之，姑夺之不得，惊而走。俄却入户，妇已食其子尽，口血犹丹。因谓姑曰："新妇当卧且死，亦无遗。若侧，犹可收矣。"言终，仰眠而死。（出《纪闻》）

【译文】

开元二十八年，武德县有一位妇人怀了孕，将要生一个男孩。她的婆母很担心，为她准备一些吃的东西。这一家很穷，有几升面有几斗米。临产那天晚上，她的丈夫不在家，她的婆母和邻居的老太太为她做饭。男孩生下来之后，婆母与邻居老太太给她端上吃的东西来。饭还没吃完，她就象很渴很饿似的，不住声地要吃的。婆母就赶紧给她拿来。她吃了几个人的饭，还说饿。婆母又用一升面做熟给她送来，她又吃了个一点没剩，还说不够。婆母生气了，又去给她准备。婆母出去后，房中装饼的器具还在。妇人走下床，亲自拿过来，打开取饼吃。饼又吃光了。婆婆回来见了，又生气又害怕，对邻居老太太说："这媳妇是怎么了？"邻人老太太说："我从小到大，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婆婆正生气地询问，妇人说："婆母不要生气，我把孩子吃了就不饿了。"于是她提起孩子就吃。婆婆上去夺没夺下来，吓跑了。不一会儿返回来，妇人已把孩子吃光了，嘴上的血还通红的。妇人对婆母说："我应该倒下去死了。也不拉屎了？如果拉屎，还可以收回去呢！"说完，仰倒而死。怀州民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县人，无故食土，云，味美异于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妇人，相与采拾，聚而言曰："今米贵人饥，若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马，从十人来过之，谓妇人曰："何忧无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试尝之。"妇人取食，味颇异，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面为饼，饼甚香。由是远近竟取之，渠东西五里，南北十余步，土并尽。牛肃时在怀，亲遇之。（出《纪闻》）

【译文】

开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怀州武德、武陟、修武三个县的人，无缘无故就吃土，说土的味道很美与别的土不同。以前这是因为武德县期城村的妇人们一块出去采拾，聚到一起说道："如今米贵人饿，怎么活呀！"有一个穿紫衣骑白马的老头，率领着十来个随从拜访她们，对妇人说："何愁没东西吃？这渠水边的土很好，可以吃，你吃吃试试。"妇人取土一吃，味道很美。于是老头不见了。妇人就把土带回家去，拌上面做成饼，饼非常香。从此，远近的人争相挖取。河的东西两边五里之内，南北十余步内，土全被取光。牛肃当时在怀州，亲自遇到过这种事。

武德县民

武德县逆旅家，有人锁闭其室，寄物一车。如是数十日不还，主人怪之，开视囊，皆人面衣也，惧而闭之。其夕，门自开，所寄囊物，并失所在。（出《纪闻》）

【译文】

武德县的一家旅店，有人锁闭了一间屋子，寄存了一车东西。这样锁了十几天也没回来。店主人感到奇怪，打开屋子，看屋里的口袋。一看，口袋里全是远行专用的寒衣。因害怕而裹起来。那天晚上，门自己开了，里边寄放的东西，都消失了。

张司马

定州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中夜与其妻露坐。闻空中有物飞来，其声頨頨然，过至堂屋，为瓦所碍。宛转屋际，遂落檐前。因走，司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为狗音。擒得火照，则老狗也，赤而鲜毛，身甚长，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马命焚之，深忧其为怪。月余，改深州长史。（出《纪闻》）

【译文】

定州的张司马，开元二十八年夏天，半夜和妻子在露天地坐着，听到空中有什么东西飞来，那声音象翅翼飞动。那东西来到堂屋，被瓦阻碍，在屋外萦绕，于是就落到檐前，就跑。张司马让人去追。追者用脚踢那东西，是狗的声音。捉到后用火一照，就是一条老狗，红色、毛很少，身体很长，腿很短，能有一二寸。张司马让人用火烧它，深怕它作怪。一月以后，张司马改任深州长史。

李适之

李适之既贵且豪，常列鼎于前，以具膳羞。一旦，庭中鼎跃出相斗，家僮告适之，乃往其所，酹酒自誓，而斗亦不解，鼎耳及足皆落。明日，适之罢知政事，拜太子少保。时人知其祸未止也。俄为李林甫所陷，贬宜春太守，适之男霅，为卫尉少卿。亦贬巴陵郡别驾。适之至州，不旬月而终。时人以林甫迫杀之。霅乃迎丧至都，李林甫怒犹未已，令人巫告，于河南府杖杀之。适之好饮，退朝后，即速宾朋亲戚，谈话赋诗，曾不备于林甫。初适之在相位日，曾赋诗曰："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及罢相，作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啣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及死非其罪，时人冤叹之。（出《明皇杂录》）

【译文】

李适之又富贵又豪爽，常把鼎摆在庭前，用它来准备饭食。一天早晨，院中的鼎跳出来互相打斗。家僮报告给李适之。李适之就来到院中，祭酒明誓。但是鼎还是打斗不止，鼎的耳和脚都打落了。第二天，李适之被罢相，改任太子少保。当时人们知道他的祸事还没停止。不久，他被李林甫陷害，贬为宜春太守。李适之的儿子李霅，是卫尉少卿，也被贬为巴陵郡别驾。李适之到了州上，不到十天就死了。当时人们认为是李林甫迫害死的。李霅就去把父亲的灵柩运回京都。李林甫怒气未消，让人诬告李霅，在河南府把他打死了。李之好喝酒，退朝之后，就找亲戚朋友，谈话赋诗，不曾防备李林甫。当初李适之在相位上的时候，曾赋诗说："朱门长不备，亲友恣相过。今日过五十，不饮复如何？"等到他罢了相位，作诗说："避贤初罢相，乐圣且啣杯。借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他到死也不是那种罪名，当时人们都叹他太冤枉。

李林甫

李林甫宅，亦屡有怪妖。其南北隅沟中，有火光大起，或有小儿持火出入，林甫恶之，奏于其地立嘉猷（"猷"原作"犹"，据明抄本改。）观。林甫将疾，晨起将朝，命取书囊，即常时所要事目也。忽觉书囊颇重于常，侍者开视之，即有二鼠出焉，投于地，即变为狗，苍色壮大，雄目张牙，仰视林甫。命弓射之，殷然有声，狗形即灭。林甫恶之，称疾不朝，其日遂病，不逾月而卒。（出《明皇杂录》）

又 平康坊南街废蛮院，即李林甫旧第也。林甫于正寝之后，别创一堂，制度弯曲，有却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华丽，剞劂精巧，当时莫俦也，林甫每欲破灭人家，即入月堂，精思极虑，喜悦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将败，林甫于堂上，见一物如人，遍体被毛，毛如猪立，锯身钩瓜，长三尺余，以手戟林甫，目如电光而怒视之。林甫连叱不动，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经于厩，厩中善马亦卒，不累月而林甫败。（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李林甫的宅子里，也屡次发生妖怪。那南北两边的沟中，有火光发出，时或还有小孩拿着火把出出入入。李林甫讨厌这种现象，奏请皇帝，在那里建起嘉猷观。李林甫将病倒的时候，早晨起来将要上朝，命人把书囊取来，这是平常必有的事项。他忽然觉得书囊很重。侍从打开书囊一看，就有两只老鼠跑出来。把老鼠扔到地上，立刻变成狗。两只狗都是苍色的，又壮又大，张牙瞪眼，仰视着李林甫。李林甫让人用箭射它们，发出很响的声来，狗的形体便消失了。李林甫讨厌这件事，称病不上朝。那天他就病了。没过一个月他就死了。

又　平康坊南街的废蛮院，就是李林甫的旧宅第。李林甫在正堂的后面另造一堂，结构是弯弯曲曲的，有弯月的形状，名叫"偃月堂"，土木建筑华美，雕刻精巧，当时是世上无双的。李林甫每次要破灭人家的时候，就进到偃月堂，精思熟虑，喜悦地走出来。那一家便不存在了。等到李林甫要衰败的时候，他在堂上看到一个象人的东西，遍身长毛，毛就象猪毛那样立着，身子蹲踞着，脚爪钩曲着，三尺多高，并且用手来抓挠李林甫，目光如电怒视着他。李林甫连声喝喊呵叱它，它动也不动。他急忙让人用箭射它。它笑着跳到前堂去，堂中的一位婢女，与它相遇而暴死。它经过马厩，厩中的好马也死了。不到一个月，李林甫就败落了。

杨慎矜

杨慎矜兄弟富贵，常不自安，每诘朝礼佛象，默祈冥卫。一日，像前土榻上，聚尘三堆，如冢状，慎矜恶之，且虑儿戏，命扫去。一夕如初，寻而祸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杨慎矜兄弟二人很富贵，平常很不放心，常常去朝拜诘问佛像，默默地祈求神仙保祐。一天，神像前的土床上，聚积了三堆灰尘，样子象坟堆。杨慎矜感到讨厌，又以为是小孩的游戏，让人扫了。一夜之后，三堆灰尘如旧。不久，祸事就发生了。

姜皎

姜皎常游禅定寺，京兆办局甚盛。及饮酒，座上一妓绝色，献酒整鬟，未尝见手，众怪之。有客被酒，戏曰："非支指乎？"乃强牵视，妓随牵而倒，乃枯骸也，姜竟及祸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姜皎常常到禅定寺玩。京兆一带很盛行设宴聚餐。等到喝酒的时候，座上有一位绝美的妓女，整理头发献上酒来，却不曾见到她的手，大伙感到奇怪。有一位客人乘着酒兴，开玩笑说："你不是六指吧？"就硬拉过来看。那妓女随着被拉而倒下，原来是一具枯骨架子。姜皎竟然遭到祸事。

晁良贞

晁良贞能判知名，性刚鸷，不惧鬼。每年，恒掘太岁地竖屋，（"竖屋"原作"坚掘"，据明抄本改。）后忽得一肉，大于食魁，良贞鞭之数百，送通衢。其夜，使人阴影听之。三更后，车骑众来至肉所，问太岁："兄何故受此屈辱，不仇报之？"太岁云："彼正荣盛，如之奈何？"明失所在。（出《广异记》）

【译文】

晁良贞以善于判案而知名。他性情刚烈勇猛，不怕鬼。每年，他总是挖掘太岁地盖房子。后来他忽然挖到一块肉，比食魁还大。晁良贞打了它几百鞭子，送到大道上。那天夜里，他派人在阴影里听着。三更之后，很多车马骑士来到放肉的地方，问道："太岁兄为什么受这样的屈辱？不报仇吗？"太岁说："他正在荣耀旺盛时期，能把他怎样？"天亮的时候，那肉就不见了。

李氏

上元末，复有李氏家，不信太岁，掘之，得一块肉。相传云，得太岁者，鞭之数百，当免祸害。李氏鞭九十余，忽然腾上，因失所在。李氏家有七十二口，死亡略尽，惟小蒯公尚存，李氏兄弟恐其家灭尽，夜中，令奴悉作鬼装束，劫小蒯，便藏之。唯此子得存，其后袭封蒯公。（出《广异记》）

又 宁州有人，亦掘得太岁，大如方，状类赤菌，有数千眼。其家不识，移至大路，遍问识者。有胡僧惊曰："此太岁也，宜速埋之。"其人遽送旧处，经一年，人死略尽。（出《广异记》）

【译文】

上元末年，又有一家姓李的，不相信太岁。挖地，挖出来一块肉。民间传说，得到太岁的，打它几百鞭子，就能免除祸患。李氏打了它九十多鞭子，它忽然腾空而起，于是就不知哪儿去了。李氏家有七十二口人，差不多死光了，只有小蒯公还活着。李氏兄弟怕他家死绝了，夜间，让奴仆全穿上鬼的衣服，把小蒯藏起来。只有这个儿子活下来了。他后来世袭封为蒯公。

又　宁州有一个人，也挖到了太岁，大小象写字的方板，样子象赤菌，有几千只眼睛。他家不认识，把它移到大道上，四处向认识的人打听。有一位胡僧吃惊地说："这是太岁，应该赶快埋起来！"那人急忙把太岁送回原处。一年之后，这一家几乎死光了。

张周封

工部员外张周封，言旧庄在城东狗架觜西，尝筑墙于太岁上，一夕尽崩。且意其基虚，工不至。率庄客，指挥复筑之。高未数尺，炊者惊叫曰："怪作矣！"遽视之，饭数斗，悉跃出列（"列"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地著墙，匀若蚕子，无一粒重者，矗墙之半，如界焉。因谒巫，酹地谢之，亦无他。（出《酉阳杂俎》）

【译文】

工部员外张周封，说他的旧庄在城东狗架觜西，曾经在太岁上砌了墙。一天晚上，墙全倒了，还以为它基础不实，做工不精。就率领庄客再砌。砌了不到几尺高，做饭的人惊叫道："妖怪发作啦！"人们急忙看去，几斗米的饭，全都跳出来排在地上，附在墙上，均匀得象蚕产的子，没有一粒重复的。一直排列到墙的一半，就象有分界似的。于是就请来巫师，祭祝祷告。也没发生别的事。

王　丰

莱州即墨县，有百娃王丰，兄弟三人。丰不信方位所忌，尝于太岁上掘坑，见一肉块，大如斗，蠕蠕而动。遂填其坑，肉随填而出，丰惧弃之，经宿肉长，塞于庭。兄弟奴婢，数日内悉暴卒，惟一女子存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莱州即墨县，有个叫王丰的百姓，兄弟三人。王丰不相信方位有什么禁忌，曾经在太岁上挖坑。挖见一块肉，斗那么大，蠕蠕地动。于是就把那坑又填上了。但是那块肉随着填土而露出来。王丰害怕，把它扔掉。经过一宿，肉长大了，堵在院子里。王氏兄弟三人以及奴婢，几天内全都暴死，只剩一个女孩还活着。

房集

唐肃宗朝，尚书郎房集，颇持权势。暇日，私弟独坐厅中，忽有小儿，十四五，髡发齐眉，而持一布囊，不知所从来，立于其前。房初谓是亲故家遣小儿相省，问之不应。又问囊中何物，小儿笑曰："眼睛也。"遂倾囊，中可数升眼睛，在地四散，缘墙上屋。一家惊怪，便失小儿所在，眼睛又不复见。后集坐事诛。（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肃宗的时候，尚书郎房集很有权势。闲暇之日，独坐在自家厅堂里，忽然有一个十四五岁头发齐眉的小男孩，拿着一个布袋，不知从什么地方走来，站在他的面前。房集一开始以为是亲戚朋友家打发小孩来看望。他问小孩话小孩不应，又问口袋里装的什么东西。小男孩笑道："是眼睛。"于是就把口袋倒过来，里边有几升眼睛。倒出来之后，在地上散放着，有的顺着墙到了屋顶上。一家人又惊又怪的时候，不知小男孩哪里去了。眼睛也不见了。后来房集因事被杀。

张寅

范阳张寅尝行洛阳故城南，日已昏暮，欲投宿故人家。经狭路中，马忽惊顾（"顾"原作"头"，据明抄本改。）蹐局不肯行，寅疑前有异，因视路旁坟，大柱石端有一物，若似纱笼，形大如桥柱上慈台，渐渐长大，如数斛。及地，飞如流星，其声如雷。所历（"历"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林中宿鸟惊散，可百余步，堕一人家。寅窃记之，乃去。后月余，重经其家，长幼无遣矣。乃询之邻人，云："其妇养姑无礼，姑死，遂有此祸。"（出《广异记》）

【译文】

范阳的张寅经在洛阳故城的南边走路，天已到了黄昏时刻，想到朋友家投宿，经过一条狭窄的道路时，马忽然惊惧地四顾，很拘束，不肯前行。张寅怀疑前面有异常情况，于是看到路边的坟地上，大石柱的一头有一个东西，好象纱笼，形状大小象桥柱上慈台，渐渐地长大，象几斛那么大，一直到地，飞起来象流星一样。它的声音象雷。它所经过的林子里宿鸟都惊散了。能有一百步远的地方，它毁了一户人家。张寅暗暗地记在心里，就离开了。后来过了一个多月，张寅重又经过那户人家。一看，男女老少一个没剩。就向邻人打听。邻人说，那家的媳妇对婆婆不好，婆婆死了，就发生了这种祸事。

燕凤祥

平阳燕凤祥，颇涉六艺，聚徒讲授。夜与其妻在家中，忽闻外间喑鸣之声。以为盗，屣履视之，正见一物，白色，长丈许，在庭中，遽掩入户。渐闻登阶，呼凤祥曰："夜未久，何为闭户？"默不敢应，明灯自守。须臾，门隙中有一面，如猴，即突入。呼其侣数百头，悉从隙中入。皆长二尺余，著豹皮犊鼻褌，鼓唇睚目，貌甚丑恶。或缘屋壁，或在梁栋间，跳踯在后，势欲相逼。凤祥左右，惟有一枕，及妇琵琶，即以掷之，中者便去。至明方尽，遂得免。恍惚常见室中有衣冠大人，列在四壁，云："我平阳尧平（明抄本"尧平"作"尧神"）使者。"诸巫祝祠祷之，终不能去。乃避于精舍中，见佛榻下有大面，瞪目视之。又将逃于他所，出门，复见群鬼，悉戏巷中。直赴凤祥，不得去。既无所出，而病转笃。乃多请僧设斋，结坛持咒。亦迎六丁道士，为作符禁咒，鬼乃稍去。数日，凤祥梦有一人，朱衣墨帻，住空中，云："还汝魂魄。"因而以物掷凤祥，有如妇人发者，有如绛衣者数十枚，凤祥悉受，明日遂愈焉。（出《广异记》）

【译文】

平阳的燕凤祥，很懂得六艺，就召集弟子讲学。夜里他与妻子在家中，忽然听到外间屋里有呜呜的声音，以为是盗贼，就轻手轻脚地窥视，正好看到一个东西。那东西是白色的，一丈多高。它在院子里，很快就闪进门来，渐渐听到它登上台阶。它喊燕凤祥说："夜不深，为什么关了门？"燕凤祥默默地不敢出声，点着灯守在那里。一会儿，门缝中出现一张脸，象猴。于是就突了进来，喊来它几百个同伴，都从门缝中进来，都二尺多高，穿着豹皮牛鼻子裤，鼓唇瞪眼，样子非常丑恶。有的爬到屋墙上，有的跳到梁栋之间，徘徊在他的身后，想要逼近他。燕凤祥的身边，只有一个枕头，以及妻子的一个琵琶。燕凤祥立刻把枕头和琵琶扔过去，被打中的就离去了。到天亮才走光，他这才得免。他恍恍惚惚地，常常看到屋里有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出现在四面墙上，说："我是平阳尧平的使者。"燕凤祥请巫师祭祝祷告，到底也没有除掉，就避到精舍之中。他看到佛榻下有一张大脸，瞪眼看着他。他又要逃到别处去。刚出门。又看见一群鬼，全在胡同里嬉戏，直扑向燕凤祥，让他没法离开。已经出不去了，病就变重了。就请了许多和尚设斋，筑坛念咒。又请了六个道士，为他画符念咒，鬼才慢慢离去。几天之后，燕凤祥梦见一个红衣服黑头巾的人，住在空中，说："还给你魂魄。"就把什么东西扔给燕凤祥。有像女人头发的，有像红衣的几十枚，燕凤祥全都接受，第二天就好了。

王生

永泰初，有王生者，住杨州孝感寺北。夏日被酒卧，手垂于床，其妻恐风射，举之。忽有巨手出于床前，牵王臂坠床，身渐入地。其妻与奴婢共曳之，不禁。地如裂状，初余衣带，顷亦不见。其家并力掘之，深二丈许，得枯骨一具，已如数百年者。竟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译文】

永泰初年，有一个姓王的年轻男子，住在扬州孝感寺北。夏天他喝完酒躺在床上，手垂在床下，他妻子怕他伤风，把他的手举起来。忽然有一只大手从床前伸来，把王生拉到床下，身体渐渐地没入地里。他妻子和奴婢们一起去拽他，也不能禁止。地象裂开了似的，起初还露着衣带，不一会儿也不见了。他家全力往外挖他。挖到两丈深的时候，挖到一具枯骨，已经像埋了几百年了似的。到底也不知是什么东西作怪。

梁仲朋

叶县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之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归。大历初，八月十五日，天地无氛埃。去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林，皆植白杨。是时，秋景落木，仲朋跨马及此。二更，闻林间槭槭之声，忽有一物，自林飞出。仲朋初谓是惊栖鸟，俄便入仲朋怀，鞍桥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黑色，头便似人，眼肤如珠。便呼仲朋为弟，谓仲朋曰："弟莫（"莫"字原阙，据明抄本补。）惧。"颇有膻羯之气，言语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门外，见人家未寐，有灯火光。其怪歘飞东南去，不知所在。如此仲朋至家多日，不敢向家中说。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遂召弟妹，于庭命酌，或啸或吟，因语前夕之事。其怪忽从屋脊上飞下来，谓仲朋曰："弟说老兄何事也？"于是小大走散，独留仲朋。云："为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细视之，颈下有瘿子，如生瓜大，飞翅是双耳，又是翅，鼻乌毛斗轄，大如鹅卵。饮数斗酒，醉于杯筵上，如睡着。仲朋潜起，砺阔刃，当其项而刺之，血流迸洒。便起云："大哥大哥，弟莫悔。"却映屋脊，不复见，庭中血满。三年内，仲朋一家三十口荡尽。（出《乾鐉子》）

【译文】

叶县有一个人叫梁仲朋，家住在汝州西郭的街南。渠西有个小村庄，他常常早晨去晚上回来。大历初年，八月十五日，天地间没有云雾和尘埃。十五六里外，有一个大家族的墓林，栽种的全是白杨树。这时候，秋景里到处是落叶的树木。梁仲朋骑着马来到这里，已经是二更天。他听到林子里有"槭槭"的声音。忽然有一个东西，从林子里飞出来。梁仲朋起初以为是惊起来的栖鸟。不一会那东西飞到梁仲朋怀中，坐到了鞍桥上。月照之下，见它就象能装五斗米的箩筐那么大，毛是黑色的，头就象人，眼睛鼓起象个圆球。它就称梁仲朋为弟，对梁仲朋说："老弟不要怕。"它身上有很大的腥膻气，说话完全象人。一直走到汝州城门外，见城中人家还没睡觉，还有灯火的光亮，那怪物就忽然向东南飞去了，不知它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这样梁仲朋到家好多天，也不敢向家里人讲这件事。忽然有一天夜里，更深了，月亮升起来，而且天色很好。梁仲朋于是就召弟弟妹妹们，在院子里饮酒，有的长啸，有的吟诵。于是他就讲了前几天晚上的那件事。那怪物忽然从屋顶上飞下来，对梁仲朋说："老弟说我什么事啊？"于是老老少少都散去，只有梁仲朋留下来。那怪物说："我做东儿……"它不停地要酒。梁仲朋仔细地看了看它，见它脖子下面有个瘤，象瓜那么大，飞翅既是它的两耳，又是它的两翅。它鼻上的黑毛交杂，鼻大如鹅蛋。它喝了几斗酒，醉在酒桌上，象睡着了。梁仲朋悄悄起来，磨一把大刀，向它的脖子刺去，血流迸洒。它就起来说："大哥大哥，老弟别后悔。"它退出去躲上屋顶，不再出现。院子里到处是血。三年内，梁仲朋家三十口人全都死尽。

卷第三百六十三　　妖怪五

韦滂　柳氏　王诉　李哲　卢瑗　庐江民　扬州塔　高邮寺　刘积中

韦滂

唐大历中，士人韦滂，膂力过人，夜行一无所惧。善骑射，每以弓矢随行。非止取鸟兽烹灸，至于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之则食。尝于京师暮行，鼓声向绝，主人尚远，将求宿，不知何诣。忽见市中一衣冠家，移家出宅。子弟欲锁门。滂求寄宿，主人曰："此宅邻家有丧，俗云，妨杀入宅，当损人物。今将家口于侧近亲故家避之，明日即归。不可不以奉白也。"韦曰："但许寄宿，复何害也。杀鬼吾自当之。"主人遂引韦入宅，开堂厨，示以床榻，饮食皆备。滂令仆使歇马槽上，置烛灯于堂中，又使入厨具食。食讫，令仆夫宿于别屋，滂列床于堂，开其双扉，息烛张弓，坐以伺之。至三更欲尽，忽见一光，如大盘，自空飞下厅北门扉下，照耀如火。滂见尤喜，于暗中，引满射之，一箭正中，爆然有声。火乃掣掣如动，连射三箭，光色渐微，已不能动。携弓直往拔箭，光物堕地。滂呼奴，取火照之，乃一团肉，四向有眼，眼数开动，即光。滂笑曰："杀鬼之言，果不虚也。"乃令奴烹之。而肉味馨香极甚。煮令过熟，乃切割，为挚挚之，尤觉芳美。乃沾奴仆，留半呈主人。至明，主人归，见韦生，喜其无恙。韦乃说得杀鬼，献所留之肉，主人惊叹而已。（出《原化记》）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有个叫韦滂的士人，膂力过人，夜间走路什么都不怕。他善长骑马射猎，常常把弓箭带在身上走路，不仅猎取飞鸟走兽煮烤而食，就连蛇、蝎、蚯蚓、蜣螂、蝼蛄之类，见了就吃。曾经在京城里夜行，鼓声将绝，离主人家还很远，要找个地方住下，正不知到何处去，忽然望见市中有一个士大夫之家，搬出宅子，子弟正要锁门。韦滂上前去求宿。主人说："此宅邻居家有丧事。民间说，害人的杀气进宅子，会损害人和物品的。现在我将家口在附近找地方避一避，明天就回来。我不能不告诉你。"韦滂说："只要你让我在这宿一夜，又能有什么害呢？杀鬼我自己去干！"主人于是领韦滂进了宅子，打开堂屋和厨房，把床榻指给他看，吃的东西全都有。韦谤让仆人把马拴到马槽上，在堂中点上灯，又让他到厨房做饭。吃完饭，他让仆人睡在另外的屋里，自己把床摆在堂中，打开两扇门，息了灯，拉开弓，坐在那里等着。等到三更要尽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个光亮，象大盘子，从空中飞下，来到厅北门扇之下，象火一样照耀着。韦滂见了很高兴，在暗影中拉满了弓射过去。一箭正好射中，爆炸似的发出声来，火光一抽一抽地好象在动。他连射三箭，光亮渐渐减弱了，已经不能动了。他拿看弓直接过去拔箭，发光的东西掉到地上。韦滂喊奴仆拿火来一照，原来是一团肉。肉的四个方向有眼，眼几次开动，就有光。韦谤笑道："杀鬼的话，果然不是瞎说。"就让仆人把肉煮了。肉的味道极香。煮得烂熟了，才切割，做成细末儿吃它，更觉得香美无比，就分一些给奴仆吃，留一半送给主人。到天明，主人回来，见到韦滂，为他的无恙感到高兴。韦滂就将杀鬼之事讲了，献上留给主人的肉，主人惊叹不已。

柳氏

唐大历中，有士人，庄在渭南，遇疾卒于京。妻柳氏，因庄居。有一子，年十一二。夏夜，其子忽恐悸不眠，三更后，见一老人，白衣，两牙出吻外。熟视之，良久渐近前。有婢眠熟，因扼（"因扼"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其喉，咬然有声，衣随手碎，攫食之。须臾骨露，乃举起，饮其五藏。见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无所见。婢已骨矣。数月后，亦无他，士人祥斋。日暮，柳氏露坐纳凉，有胡蜂绕其首面，柳氏以扇击堕地，乃胡桃也。柳氏取置堂中，遂长。初如拳如碗，惊顾之际，已如盘矣。嚗然分为两扇，空中转轮，声如分蜂，忽合于柳氏首，柳氏碎首，齿著于树，其物飞去。竟不知何怪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大历年间，有一个士人，庄园在谓南赶上有病死在京城。他的妻子柳氏，继续在庄园里住，有一个儿子，十一二岁。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的儿子忽然恐惧惊悸，不敢睡觉。三更之后，见到一位老人。老人穿白衣，两牙长出唇外。他仔细地看了好久，才渐渐走上前来。有一位婢女睡得正香，于是他就扼住她的喉咙，发出咬东西一样的声音。她的衣服随着他的手碎了。他抓起来就吃。不一会儿便露出了骨头。他就把她举起来，喝她的五脏。见老人的口大如簸箕，儿子才大叫，什么也看不见了。婢女已只剩下骨头了。几个月之后，也没发生别的事情。士人使屋宇吉祥。天黑，柳氏坐在露天地儿纳凉，有一只胡蜂绕着她的头乱飞。柳氏用扇子把胡蜂打落在地，原来是一粒胡桃。柳氏把胡桃取放到屋里。于是胡桃就长起来，一开始象拳，象碗那么大，惊看的时候，已经象盘子那么大了。一声响分成两扇，在空中转轮，声音象要分开的一窝蜂子。两扇忽然合到柳氏头上。柳氏的头就碎了。她的牙齿附到树上。那怪物便飞走了。到底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怪物。

王诉

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诉，自冬调选，至四月，寂无音书。其妻扶风窦氏，忧甚。有二女，皆国色。忽闻门有卖卜女巫包九娘者，过其巷，人皆推占事中，遂召卜焉。九娘设香水讫，俄闻空间有一人下，九娘曰："三郎来，与夫人看功曾有何事？更无音书，早晚合归！"言讫而去。经数刻，忽空中宛转而下，至九娘喉中曰："娘子酬答何物？阿郎归甚平安。今日在西市绢行举钱，共四人长行。缘选场用策子，被人告，所以不得见官。作行李次，密书之。"五月二十三日初明，诉奄至宅。窦氏甚喜。坐讫，便问："君何故用策子，令选事不成？又于某月日西市举钱，共四人长行。"诉自以不附书，愕然惊异，妻遂话女巫之事。即令召巫来，曰："忽忧，来年必得好官。今日西北上有人牵二水牛，患脚，可勿争价买取。旬月间，应得数倍利。"至时，果有人牵跛牛过，即以四千贯买。经六七日，甚肥壮，足亦无损。同曲磨家，二牛暴死，卒不可市，遂以十五千求买。初诉宅在庆云寺西，巫忽曰："可速卖此宅。"如言货之，得钱十五万，又令于河东，月僦一宅，贮一年已来储。然后买竹，作粗笼子，可盛五六斗者，积之不知其数。明年春，连帅陈少游，议筑广陵城，取诉旧居，给以半价。又运土筑笼，每笼三十文，计资七八万，始于河东买宅。神巫不从包九娘而自至，曰："某姓孙，名思儿，寄住巴陵。欠包九娘钱，今已偿足。与之别归，故来辞耳。"吁嗟久之，不见其形。窦氏感其所谋，谓曰："汝何不且住，不然，吾养汝为儿，可乎？"思儿曰："娘子既许，某更何愁？可为作一小纸屋，安于堂檐。每食时，与少食，即足矣。"窦氏依之。月余，遇秋风飘雨，中夜长叹，窦氏乃曰："今与汝为母子，何所中外？不然，向吾床头柜上安居，可乎？"思儿又喜，是夕移入。便问拜两娣，不见形，但闻其言。诉长女好戏，因谓曰："娣与尔索一新妇。"于是纸画一女，布綵缋。思儿曰："请如小娣装素。"其女亦戏曰："依尔意。"其夜言笑，如有所对。即云："新妇参二姑姑。"诉堂妹事韩家，住南堰，新有分娩。二女作绣鞋，欲遗之。方命青衣装，思儿笑，二女问笑何事，答曰："孙儿一足肿，难著绣鞋。"窦氏始恶之，思儿已知，更数日，乃告辞，云："且归巴陵，蒙二娣与娶新妇，便欲将去。望（"望"原作"诉"，据明抄本改。）与令一船子，长二尺已来。令娣监将香火，送至扬子江，为幸足矣！"窦氏从其请。二女又与一幅绢，画其夫妻相对。思儿着绿秉板。具小船上拜别。自其去也，二女皆若神不足者。二年，长女嫁外兄，亲礼夜，卒于帐门。以烛照之，其形若黄叶尔。小女适张初，初嫁亦如其娣，诉终山阳郡司马。（出《乾鐉子》）

【译文】

唐朝建中三年，前杨府功曹王诉，从冬季调到京城选官，一直到来年四月也杳无音信。他的妻子，扶风人窦氏，非常忧虑。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倾国的美色。忽然听到门外有一个以占卜为生的女巫包九娘从这条巷子路过。人们都推举她占卜的事情很准。于是就请她进来占卜。包九娘把香、水等准备完毕，顷刻间听到空中有一个人降下来。包九娘说："三郎来给夫人看看，王功曹到底有什么事？又没有音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包九娘说完，三郎就离去了。几刻之后，三郎又宛转地从空中降下来，到包九娘的喉咙中说："娘子用什么东西报答我？你丈夫很平安地回来了。他现在在西市的绢行里作买卖赚钱，一共有四个人长期结伴而行。因为他在选场上考试的时候带进书策，被人告发，所以没有选上官。他的书策藏在行李中，上面有其私下所书文字。"五月二十三日天刚亮，王诉忽然回到家中。窦氏非常高兴。他坐定之后，妻子便问他为什么带进书策，使选官的事情没有办成。又问他某月某日是不是在西市挣钱，是不是共有四个人长期结伴而行。王诉自然因为自己没给妻子写信，妻子却知道得如此详细而愕然惊异。妻于是说出了女巫占卜的事。王诉立即让妻子把女巫找来。女巫说："不要愁，来年你一定能得一个好官职。今天西北方向上有人牵着两条水牛来，有脚病，你可以不讲价把它买下来，十天半月就可以获取几倍的利。"到时候，果然有人牵着瘸牛路过。王诉就用四千钱买下了。经过六七天，牛变得非常肥壮，脚也不瘸了。同乡一户以推磨为业的人家，两头牛突然死了，一直没买到牛，于是就花十五千钱买王朔的两头牛。当初王诉的宅第在庆云寺以西，女巫忽然对他说："你应该赶快把这所宅子卖了！"王诉把宅子卖了十五万钱。女巫又让他在河东租赁了一处宅子。然后用积攒了一年的钱买竹子，编粗笼子。编的都是能装五六斗的笼子。编完就积攒起来，积了无数。第二年春，连帅陈少游，提议筑广陵城，占取了王诉的旧居，只给了半价。又编笼运土，每个笼三十文。王诉一共得钱七八万。这才在河东买宅第。一天，神巫没有跟包九娘一起而自己来了，说："我姓孙，名叫思儿，寄住在巴陵，欠包九娘的钱，现在已经还清，和她告别回去，所以来辞行。"神巫叹息半天，却见不到他的身形。窦氏对他多次出谋帮助很感激，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暂且住下？要不然，我把你当儿子养着，可以吗？"思儿说："娘子既然答应了，我还有什么可愁的！您可以为我做一个小纸屋，放在屋檐下，每当吃饭的时候，少给一点吃的就行了。"窦氏照他的话做了。一个多月之后，赶上秋风飘雨，思儿夜里长叹。窦氏就说："我和你是母子，为什么分里外！要不，你到我床头柜上来住，可以吗？"思儿又很高兴，当天晚上就搬进来住了。于是就拜问两位姊妹。见不到他的身形，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王诉的大女儿喜欢开玩笑，便对他说："我给你找一个新媳妇！"当时就用纸画了一位女子，以及布帛彩绸什么的。思儿说："请按小姐的装束来画。"女儿也玩笑道："就照你说的办。"夜里便听到他与新妇说笑相对。画上女子立即就说："新媳妇参见二位小姑！"王诉的一位堂妹嫁给了姓韩的，住在南堰，最近生了孩子。两个女儿为孩子做了绣鞋，想要送去，就让婢女把鞋包起来。思儿就笑。两个女儿问他笑什么。思儿回答说："新生的孩子一只脚肿胀，很难穿绣鞋。"窦氏开始讨厌他了，他已经知道了。又过了几天，就告辞，说："我暂时回巴陵去。蒙二位姐姐给我娶了新媳妇，就想要把她一块带回去，希望能让人给我做一条小船，长二尺左右。请让两位姐姐监督带着香火，把我送到扬子江。有这样的荣幸，我也就足了。"窦氏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个女儿又给了他一幅绢，画上他们夫妻相对。思儿穿着绿衣服，拿着板具，在小船上拜别。从他离去，两个女儿都像精神欠佳似的。二年后，大女儿嫁给表兄，成亲大礼的那天夜里，死在帐子门前。用烛一照，她的脸色就像黄叶一般。小女儿嫁给张初。刚嫁过去，也像她的姐姐那样死掉了。王诉死在山阳郡司马的任期内。

李哲

唐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于丹阳县东郭。去五里有庄，多茅舍，昼日无何，有火自焚，救之而灭。视地，麻屦迹广尺余，意为盗，索之无状。旬时屡灾而易扑，方悟其妖异。后乃有投掷空间，家人怖悸。辄失衣物。有乳母阿万者，性通鬼神，常见一丈夫，出入随之。或为胡形，须髯伟然，羔裘貂帽，间以朱紫，倏闪出来，哲晚习《春秋》于阁，阿万见胡人窃书一卷而去，驰报哲。哲阅书，欠一卷，方祝祈之，须臾，书复帙中，亦无损污。李氏患之，意其庭竹耸茂，鬼魅可栖，潜议伐去之，以植桃。忽于庭中得一书；闻君议伐竹种桃，尽为竹筹。州下粟方贱，一船竹可贸一船粟，幸速图之。"其笔札不工，纸方数寸。哲兄子士温、士儒，并刚勇。常骂之。"辄失冠履。后稍祈之，而归所失。复投书曰："惟圣罔念作狂，唯狂克念作圣，君始骂我而见祈，今并还之。"书后言"墨荻君状"。居旬，邻人盗哲犬，杀而食之。事发，又得一书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数旬之后，其家失物至多，家人意其鬼为盗，又一书言："刘长卿诗曰：'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今既得盗，如之何？"士温、士儒竟扜御之。是（"是"原作"见"，据明抄本改。）夏夜，士温醉卧，背烛床头。见一丈夫，自门直入，不虞有人，因至烛前。士温忽跃身擒之，果获，烛亦灭。于暗中扜御尽力，久之，喀喀有声，烛至坚渐。是一瓦，瓦背画作眉目，以纸为头巾，衣一小儿衣，又以妇人披帛，缠头数匝，方结之。李氏遂钉于柱，碎之，数日外，有妇人丧服哭于圃，言杀我夫。明日哭于庭，乃投书曰："谚所谓'一鸡死，一鸡鸣'。吾属百户，当相报耳。"如是往来如初，尝取人衣著中（中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庭（"庭"下原有"书"字，据明抄本删。）树，扶疏莫知所由也，求而遂解之。又以大器物投小器物中，出入不碍。旬时，士儒又张灯，见一妇人外来，戏烛下，复为士儒擒焉。扜力良久，杀而硬，烛之，亦瓦而衣也，遂末之。而明日复有其类哀哭。常畏三侄。呼为二郎。二郎至。即不多来。李氏潜欲徙其居。而得一书曰："闻君欲徙居，吾已先至其所矣。"李氏有二老犬，一名韩儿，一名猛子，自有此妖，不复食，常摇尾戏于空暗处，遂毙之。自后家有窃议事，魅莫能知之。一书："自无韩大猛二，吾属无依。"又家人自郭返，至其里，见二丈夫于道侧，迎问家人曰："闻尔家有怪异，若之何？"遂以事答，及行，顾已不见。李氏于润州迎山人韦士昌，士昌以符置诸瓦棂间，以压之。鬼书至曰："符至圣也，而置之屋上，不亦轻为。"士昌无能为，乃去。闻淮楚有卫生者，久于咒术，乃邀之。卫生至，其鬼颇惮之，其来稍疏。卫生乃设道场，以考召。置箱于坛中，宿昔箱中得一状，状件所失物，云："若干物已货讫，（"讫"原作"记"，据明抄本改。）得钱（"钱"下原有"中"字，据明抄本删。）若干；买果子及梳子等食讫，其余若干，并送还。"验其物，悉在箱中。又言："失铛子，其实不取，请问诸水滨。"状言孤腾腞等状，自此更不复来。异日，于河中果得铛子，（"子"原作"自"等，据明抄本改。）乃验水滨之说也。（出《通幽记》）

【译文】

唐朝贞元四年春，常州录事参军李哲家住在丹阳县东郭。他的庄园离县城五里。庄园里多半是茅草屋，大白天无缘无故就有火自己烧起来。人们把火扑灭，一看地上，有一尺多宽的麻鞋脚印，认为是盗贼干的。但是到处搜索也查不出线索。十天之内，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很容易扑灭，这才明白是妖异所为。后来竟有把火投到空中去的时候，家人十分害怕，动不动就丢失衣物。有一位叫阿万的乳母，有通鬼神的灵性。她常常看见一位男子，跟着她出出入入，有时是胡人的打扮，胡须很重，羊皮袄貂皮帽，间杂有红色紫色，倏地闪出来。李哲晚上在阁楼上读《春秋》。阿万看见胡人偷去一卷书，就跑去向李哲报告。李哲一看，书确实少了一卷。于是他就祭祝祷告。片刻之间，书又回到书箱里来，也没有破损弄脏。李哲害怕了，想到院子里的竹很高很茂盛，鬼怪可以在里边栖息，就暗中商议，要把竹林砍去，用来栽种桃树。忽然在院子里拾到一封信，信上说："听说你商议砍竹种桃，把竹子都做成筹签。州下粮食正便宜，一船竹子可以换一船粮，希望赶快行动。"写信的字迹不工整，纸有几寸见方大小。李哲的侄子李士温、李士儒都很刚勇，常常骂这妖物，动不动就丢了帽子和鞋，后来也略微祷告一番，丢失的东西便又回来了。妖物又投书来说："只有圣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叫做狂；只有狂人战胜自己的思想叫做圣。你当初骂我，如今又祈祝我，现在把东西都还给你。"信后署名是"墨荻君"。过了十天，邻居偷去了李哲的狗杀着吃了。事发后，又得到一封书信，说："邻里以仁为美，不择仁人为邻，哪里能有明智可言！"几十天之后，他家的东西丢失了许多，家人以为是那个鬼物偷走了。那鬼物又送来一书信，说："刘长卿的诗说，'直氏偷金枉，君谓我为盗'，如今既然知道谁是盗贼了，你能把盗贼怎么样呢？"李士温、李士儒居然开始提防起来。这是个夏天的夜晚，李士温背着灯光醉卧在床上，看见一位男子，从门外直接进来，不怕屋里有人，于是就来到灯下。李士温忽然跳起来捉他，果然捉到了。灯也灭了。黑暗里李士温尽力防着他。过了挺长一会儿，有一种"喀喀"的声音。有人把灯送来，一看，那小子渐渐变成一块瓦，瓦的背面画有眉眼，用纸做的头巾，穿了一件小孩衣裳，又用妇人的披帛，把头缠了几圈，才打了个结。姓李的于是就把这块瓦钉到了柱子上，把它打碎了。几天之后，有一个妇人穿着丧服在园子里哭，说杀了她的丈夫。第二天，又到院子里哭，还投书说："谚语说的'一鸡死、一鸡鸣'。我属下百家应当报复"就这样她象原来一样来往。曾经把人的衣服拿去挂到院子里的树上，随风飘动，谁也不知从哪来的。有人来找，衣服就自己落下来。她又把大器物扔到小器物之中，出入竟然没有阻碍。十天之后，李士儒又在张灯时分看见一位妇人从外面来，在灯下嬉戏，又被李士儒捉住了。扭动撕扯了半天，用侧手一打，觉得挺硬。用灯一照，也是一块穿了衣服的瓦。于是把它摔成粉末。第二天又有那样的哀哭。平常就怕两个侄子，呼他二人为"二郎"。二郎到了，妖鬼就不敢多来。李家暗中想要搬家到别处去，都得到一封书信说："听说你要搬家，我已经先搬到那个地方了。"李家有两条老狗，一条叫"韩儿"，一条叫"猛子"。自从有了这妖怪，狗就不再吃食，常常摇着尾巴在空暗处嬉戏。于是就把它们打死了。从此以后，家中有私下议论的事，鬼怪就不能知道了。鬼怪又投来一书说："自从没了韩大和猛二，我们没有依靠了。"另外，一位家人从城中回来，走到庄外，看见两位男子在道旁迎住家人问道："听说你们家闹鬼，怎么办了？"家人就把事告诉了他们。等到走的时候，回头一看，二位男子不见了。李家到润州把隐士韦士昌请了来。韦士昌把符放到瓦棂间，用来镇压鬼魅。鬼投书来说："符是最神圣的东西，而你把它放到屋顶上，不也太不尊重了吗？"韦士昌无能为力，就离开了。听说淮楚一带有一个姓卫的年轻人，对咒术研究了很久，就请他来。姓卫的到了之后，那鬼非常害怕，来的次数就少了。姓卫的就设道场，用来考察召引妖鬼。他在坛中放了一只箱子，早晨在箱子里得到一张状纸，状上分列所丢失的东西，说："若干东西已经卖出去了，得了若干钱，买果子和梳子等，吃了用了。其余的若干东西全部奉还。"查验那些东西，全都在箱子里。状上还说家里讲丢了锅，我确实没拿，请到水边上去打听一下。"从此更不敢再来了。他日，在河里果然找到了以前丢失的锅，这就应验了"到水边上去打听一下"的话。

卢瑗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于东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后两日正昼，忽有大鸟色苍，飞于庭，巡翔空间。度其影，可阔丈四五，家人咸见。顷之，飞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飞出。人往视之，其井水已竭，中获二卵，大如斗。将出破之，血流数斗。至明，忽闻堂西奥，有一女人哭。往看，见一女子，年可十八九，乌巾帽首，哭转哀厉。问其所从来，徐徐出就东间，乃言曰："吾诞子井中，何敢取杀？"言毕，却往西间，拽其尸，如糜散之，讫，奋臂而去，出门而灭。其家大震惧，取所留卵，却送于野，使人驰问桑道茂。道茂令禳谢之，后亦无徵祥，而莫测其异也。（出《通幽记》）

【译文】

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卢瑗家住东都康裕坊。卢瑗的父亲正病死，两天之后正是白天，忽然有一只苍色大鸟飞到院子里来，在院子上空来回飞翔。估计一下它的影子，有一丈四五尺宽。家人全都看见了。过了一会儿，大鸟飞进西南角的一口井里，好长时间又飞出来。人们跑去一看，井中水已经枯竭。从井里拾到两只鸟蛋，斗那么大。把蛋弄出来打破，淌出来几斗血。到了明天，忽然听到堂屋西边深处，有一位女人在哭。去一看，见有一位十八九岁，头戴乌巾小帽的女子。她哭得更加哀伤。问她从哪来，她慢慢地出来来到东屋，才说道："我在井里生了儿子，你们怎么敢弄出杀死他们呢？"说完，她退往西间，拽那尸体，象糜烂了一般把它散开。弄完之后，奋臂离去，出门就消失了。卢家很震惊，把留下的那只蛋拿出来，送到野外，派人去问桑道茂，桑道茂让他们祭祀消灾。后来也没什么征兆，也没有测知那是什么妖异。

庐江民

贞元中，有庐江都民，因采樵至山。会日暮，忽见一胡人，长丈余，自山崦中出，衣黑衣，执弓矢。民大恐，遽走匿古木中，窥之，胡人伫望良久，忽东向发一矢。民随望之，见百步外有一物，状类人，举体黄毛数寸，蒙乌巾而立。矢中其腹，辄不动。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长丈余，魁伟愈于前者。亦执弧矢，东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动。胡人又曰："非将军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数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驱者。又见一巨人，长数丈，被紫衣，状貌极异，缓步而来。民见之，不觉懔然。巨胡东望，谓其前驱者曰："射其喉。"群胡欲争射之。巨胡诫曰："非雄舒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满一发，遂中其喉。其物亦不惧，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砾，西向而来，胡人皆有惧色。前白巨胡："事迫矣，不如降之。"巨胡即命呼曰："将军愿降。"其物乃投砾于地，自去其中，状如妇人，无发。至群胡前，尽收夺所执弓矢，皆折之。遂令巨胡跪于地，以手连掌其颊。胡人哀祈，称死罪者数四，方释之。诸胡高拱而立，不敢辄动。其物徐以巾蒙首，东望而去。胡人相贺曰："赖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辈其死乎。"既而俱拜于巨胡前，巨胡颔之。良久，遂导而入山崦。时欲昏黑，民雨汗而归，竟不知其何物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有一个家住江都的百姓，因为打柴进到山里，赶上天色已晚，忽然看到一个胡人。那胡人一丈多高，从日落的山中走出来，穿着黑色衣服，带着弓箭。这个百姓很害怕，急忙跑到古树林中藏起来，偷偷地往外看。胡人伫望了好久，忽然向东射了一箭。百姓随着箭望去，望见百步之外有一个东西，样子象人，满身有几寸长的黄毛，蒙着乌巾站在那里。箭头射中了它的肚子，它动也不动。胡人笑道："果然不是我能办到的！"于是就离去了。又来一位胡人，也是一丈多高，比前边那个更魁伟，也拿着弓箭，也向东射了一箭。他射中了那东西的胸部，那东西也不动。胡人说："非将军亲自来不可！"也离去。不一会儿，有几十个胡人，穿黑衣，挽弓带箭，像是前导。又见有一个巨人，高几丈，披紫衣，相貌与众极不相同，缓步走来。那百姓一看，不由得感到敬畏。巨人向东望了望，对那些前导的人说："射它的喉！"那些人争抢着要射，巨人警告说："非雄舒射它不可！"别的胡人都后退，有一个胡人上前，拉满弓一发，于是射中了那东西的喉。那东西也不怕，慢慢用手拔掉了三支箭，拿着一个巨大的石砾，向西走来。胡人都有畏惧之色，上前报告给巨人："事情紧迫，不如投降算了！"巨人就让大家喊："将军愿意投降！"那东西就把巨砾扔到了地上，自己除去了头巾，样子像一个妇人，没有头发。它来到群胡人跟前，把他们拿的弓和箭全都收夺过去折断。于是就让巨胡人跪在地上，用手连连打他的面颊。胡人哀求，一个劲说自己犯了死罪。才放了他。群胡站在那里，不敢乱动。那东西慢慢用头巾蒙了头，向东走去。胡人相贺说："多亏今天是好日子，不然，我们不都得死吗？"然后，都跪拜在巨胡面前。巨胡点头，很久，于是就由人引导着走进日没的山中。那时候天要昏黑了。那位江都百姓一身大汗地回到家中，到底不知那是什么东西。

扬州塔

谘议朱景玄，见鲍容说，（"说"原作"记"，据明抄本改。）陈少游在扬州时，东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则如此。（出《酉阳杂俎》）

【译文】

谘议朱景玄。见了鲍容说："陈少游在扬州的时候，东市上的塔影忽然倒了。老人说，海影翻转就如此。

高邮寺

高邮县有一寺，不记名。讲堂西壁枕道，每日晚，人马车轝影，悉透壁上。衣红紫者，影中鲁莽可辨。壁厚数尺，难以理究。辰午之时则无，相传如此。二十余年，或一年半年不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高邮县有一座寺院，不记它的名字。寺院的讲堂西壁枕大道。每天晚上，人、马、车辆的影子全映进墙来。穿红戴紫的，在影子中显得鲁莽，都能辨别出来。墙厚几尺，很难弄清其中道理。辰午之时就没有了。相传是这样。二十多年，有时候是一年半年不出现这种情况。

刘积中

刘积中，常于西京近县庄居。妻病亟，未眠，忽有妇人，白首，长才三尺，自灯影中出，谓刘曰："夫人病，唯我能理，何不祈我？"刘素刚，咄之。姥徐戟手曰："勿悔勿悔。"遂灭，妻因暴心痛，殆将卒，刘不得已，祝之。言已复出，刘揖之坐。乃索茶一瓯，向日如咒状，顾令灌夫人，茶才入口，痛愈。后时时辄出，家人亦不之惧。经年，复谓刘曰："我有女子及笄，烦主人求一佳婿。"刘笑曰："人鬼路殊，难遂所托。"姥曰："非求人也，但为刻桐木稍工者，可矣。"刘许诺，因为具之。经宿，木人失矣。又谓刘曰："兼烦主人作铺公铺母，若可，某夕，我自具车舆奉迎。"刘心计无奈之何，亦许之。至一日，过酉。有仆马车乘至门，姥亦至曰："主人可往。"刘与妻各登其车马，天黑至一处，朱门崇墉，笼烛列迎，宾客供帐之盛，如王公家。引刘至一厅，朱紫数十，有相识者，有已殁者，各相视无言。妻至一堂，蜡炬如臂，锦翠争焕，亦有妇人数十，存殁相识各半，但相识而已。及五更，刘与妻恍惚，却还至家。如醉醒，十不记其一二。数日，姥复来拜谢曰："我小女成长，今复托主人。"刘不耐，以枕抵之曰："老魅，敢如此扰之。"姥随枕而灭，妻随疾发。刘与男女酹地祷之，不复出矣。妻竟以心痛卒。刘妹复病心痛，刘欲徙居，一切物胶着其处，轻若履屐，亦不可举。迎道流上章，梵僧持咒，悉不禁。刘常暇日读药方，其婢小碧，自外来，垂手缓步，大言："刘四，颇忆平昔无。"既而嘶咽曰："省躬近从泰山回，路逢飞天野叉，携贤妹心肝，我已夺得。"因举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顾似有所命，曰："可为安置。"又觉袖中风生，冲帘幌。婢入堂中，乃对刘坐，问存殁，叙平生事。刘与杜省躬同年及第，友善，其婢举止笑语，无不肖也。顷曰："我有事，不可久留。"执刘手呜咽，刘亦悲不自胜。婢忽倒，及觉，一无所记，其妹亦自此无恙。（出《酉阳杂俎》）

【译文】

刘积中，平常在西京附近县的村庄里居住。他的妻子病得很重。一天晚上，他还没睡，忽然有一个三尺来高的白头妇人从灯影中走出来，对刘积中说："夫人的病，只有我能治，为什么不求我？"刘积中一向刚直，呵叱她。老妇人叉手说："你可别后悔！"于是就消失了。妻子于是突然心痛，几乎要死了。刘积中不得已，只好祭祝祷告。话刚说完，那妇人就又出来了。刘积中揖请她入了座。老妇人就要来一盏茶，朝向太阳像念咒的样子，回头让人用茶灌夫人。茶才入口，病痛就没了。后来这妇人常常出现。家人也不怕她。一年以后，她又对刘积中说："我有个女儿成年了，烦您给找个好女婿。刘积中笑道："人和鬼道路不同，我很难遂你的心愿。"老妇人说："不是要找个人，你用桐木为她刻一个比较工细的就行了。"刘积中答应了，于是就为她准备了。经过一宿，木人丢失了。妇人又对刘积中说："再麻烦您夫妇二人作铺公铺母。如果可以，那一天，我亲自准备车辆来迎接。"刘积中心里觉得无可奈何，也答应了。到了那一天，过了酉时，就有仆从车马来到门前，老妇人也到了。她说："二位可以走了。"刘积中和妻子各自登上车马。天黑来到一处，朱红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挑着灯笼列队迎接。宾客之多，排场之大，犹如王公之家。妇人领刘积中来到一厅中，穿红戴紫的人有好几十，有相识的，也有已经死了的，各都相视而不说话。妻子来到一个堂屋，蜡烛象胳膊那么粗，陈设金碧辉煌，也有几十位妇人，活着的死去的相识的各占一半。只相视而已。到了五更，刘积中和妻子恍恍惚惚地回到家中，就像醉了之后刚醒，十件事记不起一两件。几天之后，那妇人又来拜谢，说："我的小女儿也长大了，今天又来求您……"刘积中不耐烦了，用枕头抵挡她说："老鬼，你敢如此打扰我！"老妇人随着挡过来的枕头消失了。妻子于是就犯病了。刘积中和儿女们一起跪在地上祷告，老妇人不再出来了。妻子终于因为心痛而死。刘积中的妹妹又开始心痛。刘积中要搬家，一切物品都象被胶粘在那里，即便像鞋那样轻的也拿不起来。请道士来作法，请和尚来念咒，都不能禁止。刘积中闲暇时间读药方，他的婢女小碧从外边进来，垂着手，慢举步，大声说："刘四，你很想念以前的事情不？"然后又呜咽着说："省躬我最近从泰山回来，路上遇到飞天夜叉，他携带着你妹妹的心肝，我已经把它夺回来了！"于是她举了举袖子，袖子里有东西在蠕动。刘积中往左一看，见小碧好像有什么使命，就说："我可以为你安排一下。"又觉得袖子里生风，吹动了帘帷。婢女来到堂中，竟面对刘积中而坐，问谁死了谁活着，叙平生的往事。刘积中和杜省躬同一年考中进士，二人是好朋友。他的婢女小碧此时的举止谈笑，没有不像杜省躬的地方。过了一会儿，小碧说："我有事，不能久留。"握着刘积中的手哭泣。刘积中也不胜悲伤。婢女忽然倒在地上。等她醒来，刚才的事，什么也不记得了。刘积中妹妹的病也从此痊愈了。

卷第三百六十四　　妖怪六

江淮士人　李鹄　僧智圆　南孝廉　谢翱　僧法长　河北村正　僧弘济　金友章　于凝

江淮士人

江淮有士人庄居，其子年二十余，尝病厌。其父一日饮茗，瓯中忽靤起如瓯，高出瓯外，莹净若琉璃。有人长一寸，立于沤上，高出瓯中。细视之，衣服状貌，乃其子也。食顷爆破，一无所见，茶碗如旧，但有微璺耳。数日，其子遂著神，译神言，断人休咎不差。（出《酉阳杂俎》）

【译文】

江淮有一个士人住在村庄里。他的儿子二十多岁，曾经患病很重。有一天，他的父亲喝茶，茶碗里忽然鼓起一个气泡象茶碗，高出茶碗之外，晶莹匀净象琉璃。有一个一寸高的小人站在水泡上，高出茶碗来。细看那个人，衣服模样，竟是他的儿子。一顿饭的工夫，气泡爆破，什么都看不到了，茶碗和原来一样，只有轻微的裂纹。几天之后，他的儿子有神灵附着在身上，能翻译神的语言，判断人的祸福丝毫不差。

李鹄

前秀才李鹄，觐于颍川，夜至一驿。才卧，见物如猪者，突上厅阶。鹄惊走，透后门，投驿厩，潜身草积中，屏息伺之。怪亦随至，声绕草积数匝，瞪目视鹄所潜处，忽变为巨星，腾起，数道烛天。鹄左右取炬，索鹄于草积中，鹄已卒矣。半日方苏，因说所见。未旬，无疾而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前秀才李鹄，到颍川去朝拜，夜间走到一家驿站。他刚躺下，看见一个猪一样的东西，突然走上厅堂的台阶。李鹄吓得跑开，通过后门，来到驿站的马棚里，藏在草堆里，屏住呼吸窥伺着。那怪物也随着来到，声音绕着草堆转了几圈，瞪着眼睛看李鹄藏身的地方，忽然变成一颗大星，升腾起来，几道亮光直上天空。李鹄左右的人取来火把，在草堆里找到了李鹄。李鹄已经吓死了，半天才醒过来。于是他就述说他见到了什么。未到十天，李鹄没有病就死了。

僧智圆

郑余庆在梁州，有龙兴寺僧智圆，善总持敕勤之术，制邪理病，多著效。日有数十人候门，智圆老，稍倦。郑颇敬之，因求住城东隙地，起草屋而居，有沙弥行者各一人。数年，暇日，智圆向阳科脚甲，有布衣妇人，甚端丽，至阶作礼，泣曰："妾不幸，夫亡子幼，老母危病，知师神咒助力，乞加救护。"智圆曰："贫道本厌城隍喧湫，兼烦于招谢。弟子母病，可就此为加持也。"妇人复再三泣请，且言母病亟，不可举扶，智圆亦哀而许之。乃言从此向北二十余里，至一村，村侧近有鲁家庄，但访韦十娘所居也。智圆诘朝。如言行二十余里，历访不得，乃还。明日，妇人复至，僧责曰："贫道昨日远赴约，何差谬如此？"妇人言："只去师所止处二三里耳。师慈悲，必为再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妇人乃大声言："慈悲何在耶？今事须去。"因上阶牵僧臂，僧惊迫，亦疑其非人，恍惚以小刀刺之，妇人遂倒，乃沙弥误中刀，流血死矣。僧遽与行者瘗于饭瓮下。沙弥本村人，家去兰若十余里。其日，家人悉在田，有人皂衣褐袱，乞浆于田中，且说其事。沙弥父母，举家号哭，诣僧，僧犹绐焉。其父及锹索而获，即诉于官。郑公大骇，俾求盗吏细按，意其必冤也。僧具陈状，复白："贫道宿债，有死而已。"按者亦以死论。僧求假七日命，持念，为将来资粮，余庆哀而许之，僧沐浴设坛，急印契缚檋，考其魅，凡三夕，妇人见于坛上，言："我类不少，所求食处，辄为师破除。沙弥且在，能为誓不持念，必相还也。"智圆恳为设誓，妇人喜曰："沙弥在城南某村古丘中。"僧言于官吏，如其言寻之，沙弥果在，神已痴矣。发沙弥棺中，乃一苕帚也。僧自是绝其术。（出《酉阳杂俎》）

【译文】

郑余庆在梁州的时候，龙兴寺里有一个叫智圆的和尚。他善长持善不失、敕令勤工的法术，制服邪理之病，多有显著效果。每天都有几十人等候在门口。智圆老了，渐渐地倦怠了。郑余庆很敬重他，就请他到城东的空地上，盖一所草房居住。有刚出家的小和尚和行者各一人。几年之后，一个闲暇之日，智圆晒着太阳剪脚趾甲，有一个很端庄的穿布衣的妇人，来到阶下行礼，哭着说："我很不幸，丈夫死了，儿子还小，老母亲病得很危险。知道大师您的神咒能助我一臂之力，特来求您救护。"智圆说："贫道本来厌恶城隍的喧闹，又厌烦招待答谢。你的母亲病了，可到这来，我给她疗理一下。"妇人又再三哭着求情，而且说母亲病得危急，不能搀扶。智圆也就可怜她而答应了。妇人就说，从此向北二十多里，到一个小村，村附近有个鲁家庄，只打听韦十娘住的地方就行了。智圆在第二天早晨，就象妇人说的那样，走了二十多里，到处打听也没找到，就返回来了。第二天，妇人又来了。智圆责备她说："我昨天远道去赴约，为什么有这样的差错？"妇人说，"我住的地方，只离大师去的地方二三里了。大师慈悲，一定要再走一趟。"智圆生气地说："老僧我身老力衰，如今坚决不出去了！"妇人就大声说："你的慈悲在哪里？今天你非去不可！"于是上台阶去拽智圆的胳膊。老和尚惊慌窘迫，也怀疑她不是人，恍惚间用小刀刺她。妇人于是便倒下了。原来竟是小和尚误中一刀，流血死了。智圆和尚急忙和行者把小和尚埋到了水缸底下。小和尚是本村人，家离寺院十几里。那一天，小和尚的家人都在田间劳作，有一个穿黑衣背褐色包袱的人一大早到田间来讨水喝，就说了那件事。小和尚的父母和全家哭叫，来见老和尚。老和尚还想骗他们。小和尚的父亲用铁锹找到了小和尚的尸体，就告到了官府。郑余庆非常吃惊，派捉拿盗贼的官吏细察此案，认为他一定冤枉。老和尚详细地陈述，又说："这是我欠的一笔老帐，只得一死了！"察访他的人也说他该死。和尚要求七天后再处死他，用这七天来念咒，是为了将来的资财和口粮。郑余庆可怜他而答应了。老和尚洒沐浴设坛，急印符契，捆绑木桩，察访那个鬼魅。共念了三个晚上，那妇人就出现在坛上，说："我的同类有不少，求食的地方，动不动就被大师破除了。小和尚还在，如果你能发誓不念咒了，我一定把他还给你。"智圆恳切地发誓，妇人高兴地说："小和尚在城南某村的古墓里。"老和尚对官吏讲了。官吏按照他讲的去找，小和尚果然在那，神情已经痴呆了。打开小和尚的棺材，里边装的是一把笤帚。老和尚智圆从此绝了他的法术。

南孝廉

唐南孝廉，失其名，莫知何许人，能作鲙，彀薄缕细，轻可吹起。操刀响捷，若合节奏。因会客炫伎，先起架以陈之，忽暴风雨。震一声，鲙悉化为胡蝶飞去。南惊惧，遂折刀，誓不复作。（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有位姓南的孝廉，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是哪里人氏。他善于作鲙鱼。他作的鲙鱼纹缕又薄又细，轻得可以吹起来。他拿着刀作鲙鱼的时候，有响声，动作敏捷，好象合乎节奏。于是就会集宾客，炫耀他的技艺。先搭起架子把鲙鱼摆上。忽然一阵暴风雨，一声大震，鲙鱼全都变成蝴蝶飞走了。南孝廉又惊又怕，于是折断了刀，发誓不再作鲙鱼。

谢翱

陈郡谢翱者，尝举进士，好为七字诗。其先寓居长安升道里，所居庭中，多牡丹。一日晚霁，出其居，南行百步，眺终南峰。伫立久之，见骑自西驰来，绣缋仿佛，近乃双鬟，高髻靓妆，色甚姝丽。至翱所，因驻谓翱："郎非见侍耶？"翱曰："步此，徙望山耳。"双鬟笑，降拜曰："愿郎归所居。"翱不测，即回望其居，见一青衣三四人，偕立其门外。翱益骇异。入门，青衣俱前拜。既入，见堂中设茵毯，张帷帘，锦绣辉映，异香遍室。翱愕然且惧，不敢问。一人前曰："郎何惧？固不为损耳？"顷之，有金车至门，见一美人，年十六七，风貌闲丽，代所未识。降车入门，与翱相见，坐于西轩。谓翱曰："闻此地有名花，故来与君一醉耳。"翱惧稍解。美人即命设馔同食，其器用物，莫不珍丰。出玉杯，命酒递酌。翱因问曰："女郎何为者？得不为他怪乎？"美人笑不答，固请之，乃曰："君但知非人则已，安用问耶？"夜阑，谓翱曰："某家甚远，今将归，不可久留此矣。闻君善为七言诗，愿有所赠。"翱怅然，因命笔赋诗曰："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览之，泣下数行曰："某亦尝学为诗，欲答来赠，幸不见诮。"翱喜而请，美人求绛笺，翱视笥中，唯碧笺一幅，因与之。美人题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啼"原作"题"，据明抄本改。）断绿杨枝。"其笔札甚工，翱嗟赏良久。美人遂顾左右，撒帐帘，命烛登车。翱送至门，挥泪而别。未数十步，车与人马，俱亡见矣。翱异其事，因贮美人诗笥中。明年春，下第东归，至新丰，夕舍逆旅。因步月长望，感前事，又为诗曰："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既而朗吟之。忽闻数百步外，有车音西来甚急。俄见金闺从数骑，视其从者，乃前时双鬟也。惊问之，双鬟遽前告，即驻车，使谓翱曰："通衢中恨不得一见。"翱请其舍逆旅，固不可。又问所适，答曰："将之弘农。"翱因曰："某今亦归洛阳，愿偕东可乎？"曰："吾行甚迫，不可。"即褰车帘谓翱曰："感君意勤厚，故一面耳。"言竟，呜咽不自胜。翱亦为之悲泣，因诵以所制之诗，美人曰："不意君之不忘如是也，幸何厚焉？"又曰："愿更酬此一篇。"翱即以纸笔与之，俄顷而成曰："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日"原作"月"。据明抄本改。）西驰又向东。"翱谢之，良久别去。才百余步，又无所见。翱虽知为怪，眷然不能忘。及到陕西，遂下道至弘农，留数日，冀一再遇。竟绝影响，乃还洛阳。出二诗，话于友人。不数月，以怨结遂卒。（出《宣室志》）

【译文】

陈郡的谢翱，曾经考过进士，喜欢作七言诗。他以前寓居在长安升道里。他住的院子里，有许多牡丹花。一天晚上雨后天晴，他从家里出来，向南走出百步远，眺望终南山，伫立了很久。他望见一人骑马从西奔来。那人穿戴华贵，行迹绰约，近看才知是双鬟女子，高高的发髻，漂亮的化妆，姿色非常美丽。那人来到谢翱跟前，就停下对他说："你不是在等我吧？"谢翱说："我走到这儿，只望望山罢了！"那人就笑，下马行礼说："请您回家吧！"谢翱不明白什么意思就回来了。远望自己的住处，望见三四个婢女站在门外。谢翱更加惊骇。进了门，几位婢女一齐上前来拜。进了屋，见堂中铺着地毯，挂着幔帐，锦绣辉映，异香满室。谢翱又惊又怕，不敢多问。一人上前说："您不要怕，保证不会害您。"过了一会儿，有一辆金色车子来到门前。有一位十六七岁，风貌秀丽的绝代美人下车走进来，与谢翱相见，坐到西窗下，对谢翱说："听说这地方有名花，所以来和您饮酒赏花。"谢翱的恐惧稍微解除了。美人就命人摆酒与谢翱同饮。那些器物用品，没有不珍贵丰盛的。美人举起玉杯，递过来让谢翱喝酒，谢翱便问道："您是干什么的？不能是别的仙怪吧？"美人笑而不答。谢翱坚决请求，美人就说："你只要知道我不是人就行了，何必一个劲问呢！"夜深了，美人对谢翱说："我家很远，现在就要回去，不能久留在这儿。听说您善作七言诗，希望能有赠给我的。"谢翱很失意的样子，就命笔赋诗说："阳台后会杳无期，碧树烟深玉漏迟。半夜香风满庭月，花前竟发楚王时。"美人读诗，潸然泪下，说："我也曾学过作诗，想要作诗答您所赠，希望不要见笑。"谢翱很高兴，请她快作。美人要绛色纸笺。谢翱看那书箱里，只有一幅碧色的，就给了她。美人题诗道："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花开只片时。惆怅金闺却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她的文笔很有功夫。谢翱叹赏了好久。美人于是看了看左右，拨开帐幔，命人带上灯烛上车。谢翱送到门口，挥泪而别。没走上十步，车和人马全不见了。谢翱感到这事奇怪，就把美人的诗藏在书箱里。第二年春天，他落第东归，走到新丰，晚上住在客店里，于是在月下散步长望，有感于以前的事，又作诗道："一纸华笺丽碧云，余香犹在墨犹新。空添满目凄凉事，不见三山缥缈人。斜月照衣今夜梦，落花啼雨去年春。红闺更有堪愁处，窗上虫丝镜上尘。"然后就朗诵这首诗。忽然听到几百步外，有车马的声音从西来得很急。不一会儿见一位高贵女郎前后有骑马的随从几人。看那随从便认出来，原来正是以前那个梳双鬟的。吃惊地上前一问，那美人急忙上前相告。于是就驻了车。美人让人对谢翱说："大道上恨不得相见。"谢翱请她到客店住下，她坚决不肯。他又问她要到哪儿去。她说要到弘农去。谢翱就说："我现在也回洛阳，愿意和您一块走可以吗？"美人说："我走得很急的，不可以。"就挑起车帘对他说："感谢您对我一片真心，所以见上一面。"说完，放声悲泣，不能自禁。谢翱也为她悲泣。于是就念了她所作的诗。美人说："没想到您这样忘不了我！我是多么荣幸啊！"又说："我想再酬答一首。"谢翱就把纸笔交给她。不一会儿诗就写成了。说："惆怅佳期一梦中，五陵春色尽成空。欲知离别偏堪恨，只为音尘两不通。愁态上眉凝浅绿，泪痕侵脸落轻红。双轮暂与王孙驻，明日西驰又向东。"谢翱向她致谢，很久才别去。才走了百余步，又不见了。谢翱虽然知道她是怪物，却牵挂她忘不了。等到了陕西，就改道到了弘农，逗留了几天，希望再见到那美人，竟然不见踪影。于是就回到洛阳，拿出两首诗，说给友人。不几个月，因为悲怨郁结，就死了。

僧法长

河南龙门寺僧法长者，郑州原武人。宝历中，尝自龙门归原武。家有田数顷，稔则未刈。一夕，因乘马行田间。马忽屹不前，虽鞭抶，辄不动，唯瞪目东望，若有所见。时月明，随其望数百步外，有一物，如古木色，兀然而来。长惧，即回马走道左数十步，伺之。其物来渐近，乃白气，高六七尺，腥秽甚，愈于鲍肆。有声绵绵，如呻吟，西望而去。长策马随其后，常远数十步。行一里余，至里民王氏家，遂突入焉，长驻马伺之。顷之，忽闻其家呼曰："车宇下牛将死，可偕来视之！"又顷，闻呼："后舍驴蹶仆地，不可救！"又顷。闻惊哭。有出者，长佯过讯之，曰："主人有子十余岁，忽卒。"语未竟。又闻哭音，或惊叫，联联不已。夜分后，声渐少，迨明而绝。长骇异，即具告其邻，偕来王氏居侦之。其中悄然无闻，因开户，而其家十余人皆死，鸡犬无存焉。（出《宣室志》）

【译文】

河南龙门寺的僧人法长，郑州原武人。宝历年间，他从龙门回到原武老家，家里有几顷地的庄稼，成熟了还没有收割。一天晚上，他就骑着马走到田间。马忽然停止不前，即使用鞭打它，它也一动不动，只瞪着眼向东望，好象看到什么东西。当时月光很亮，随着它望的方向几百步之外，有一个东西。那东西颜色象古树，突然而来。法长害怕，就回马跑到道旁十几步远的地方，等候在那里。那东西渐渐向近处来，一看，原来是一团白气，六七尺高，又腥又脏，超过鱼店。那东西发出绵绵的声音，好象呻吟，向西望了望就离去了。法长策马跟在它后面，总保持十几步的距离。走了一里多，来到乡民老王家门前，那东西就突然进去了。法长驻马等在外边。等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这家有人喊："车棚里的牛要死啦！大家快来看哪！"又过了一会儿，听有人喊后屋的驴倒在地上，不能救了。又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人惊哭。有人走出来，法长装作路过这里一打听，那人说，这家主人有个十多岁的儿子，忽然死了。话没说完，又听到哭声，有的惊叫，连连不断。入夜以后，声音渐少，等到天明就彻底没声了。法长惊异，就详细告诉了邻居，一块到这家来看，院中悄然无声，破门而入，见这家十多口人都死了，鸡犬没有活着的。

河北村正

处士郑宾于言，尝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敛。日暮，其儿女忽觉有乐声渐进，至庭宇，尸已动矣。及入房，如在梁栋间，尸遂起舞。乐声复出，尸倒。旋出门，随乐声而去。其家惊惧，时月黑，亦不敢寻逐。一更，村正方归，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骂寻之，入墓林，约五六里，复觉乐声在一柏林上。乃近树，树下有火荧荧然，尸方舞矣。村正举杖击之，尸倒，乐声亦止，遂负而还。（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处士郑宾于说，他曾经客游河北，有一个村正刚死了妻子，没有入殓。日暮时分，儿女们忽然觉得有乐声渐渐接近，来到庭院时，那尸体就动弹了。等到乐声进了屋，就象萦绕在梁栋之间，尸体便起来跳舞。乐声又出去了，尸体就倒下了。不一会儿尸体出了门，随乐声而去。这一家又惊又怕。当时天黑，也不敢出去寻找追赶。一更时分，村正刚回来，知道了此事，就折了胳膊粗的一根桑树枝，带着酒劲大骂着到处寻找。他走进墓林，大约走了五六里，又觉得乐声在一棵柏树上。等到走到树前，树下有荧荧的火光，尸体正舞呢。村正抡棒就打，尸体倒下去，乐声也停止了。于是他背着尸体回来。

僧弘济

医僧行儒说，福州有僧弘济，斋戒精苦。尝于沙岸得一颅骨，遂贮衣篮中。归寺数日，忽眠中有物啮其耳，以手拨之落，声如数升物，疑其颅骨所为也。及明，果坠在床下，遂破为六片，零置瓦沟中。夜半，有火如鸡卵，次第入瓦下，烛之，弘济责曰："尔不能求生人天，凭朽骨何也？"于是怪绝。（出《酉阳杂俎》）

【译文】

行医和尚行儒说，福州有一个叫弘济的和尚，认真斋戒，精心刻苦。他曾经在沙岸上拾到一个颅骨，就把它收藏在衣篮中。回到寺里几天，忽然在睡觉的时候有东西咬他的耳朵。他用手把那东西打落，声音象几升东西落地那样重。他怀疑是那颅骨干的。等到了天亮一看，颅骨果然掉到床下。于是他把颅骨打碎成六片，散放在瓦沟中。夜半时分，有鸡蛋大的火球，依次进入瓦下，用蜡烛照着它，弘济责怪道："你不能在人间求生，凭着一块烂骨头能怎样！"于是怪物就绝迹了。

金友章

金友章者，河内人，隐于蒲州中条山，凡五载。山有女子，日常挈瓶而汲溪水，容貌殊丽。友章于斋中遥见，心甚悦之。一日，女子复汲，友章蹑屣企户而调之曰："谁家丽人，频此汲耶？"女子笑曰："涧下流泉，本无常主，须则取之，岂有定限？先不相知，一何造次！然儿止居近里，少小孤遗。今且托身于姨舍，艰危受尽，无以自适。"友章曰："娘子既未适人，友章方谋婚媾，既偶夙心，无宜遐弃。未委如何耳？"女曰："君子既不以貌陋见鄙，委焉敢拒违？然候夜而赴佳命。"言讫，女子汲水而去，是夕果至。友章迎之入室，夫妇之道，久而益敬。友章每夜读书，常至宵分，妻常坐伴之，如此半年矣。一夕，友章如常执卷，而妻不坐，但伫立侍坐。友章诘之，以他事告。友章乃令妻就寝，妻曰："君今夜归房，慎勿执烛，妾之幸矣。"既而友章秉烛就榻，即于被下，见其妻乃一枯骨耳。友章惋叹良久，复以被覆之。须臾，乃复本形，因大悸怖，而谓友章曰："妾非人也，乃山南枯骨之精，居此山北。有恒明王者，鬼之首也。常每月一朝，妾自事金郎，半年都不至彼。向为鬼使所录，榜妾铁杖百。妾受此楚毒，不胜其苦，向以化身未得，岂意金郎视之也。事以彰矣，君宜速出，更不留恋。盖此山中，凡物总有精魅附之，恐损金郎。"言讫，涕泣呜咽，因尔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出《集异记》）

【译文】

金友章，河内人，隐居在蒲州中条山，共五年。山中有一位女子，容貌非常美丽，常带着罐子到溪边打水。金友章在屋里远远望见那女子，心里很喜欢她。一日，女子又到溪边打水，金友章轻步开门调情说："谁家的美人打水这么勤！"女子笑着："涧下的流水，本没有主人，需要就来取，哪有什么一定之限！你以前也不认识我，多么冒失！我就住在附近，从小失去父母，现在暂且托身住在姨母家里，受尽了艰难，自己没有嫁人。"金友章说："娘子既然没有嫁人，我正在谋求婚姻，和你婚配是我的夙愿，你不应该远嫁，不远嫁可以吗？"女子说："您既然不嫌我长得丑，我哪敢拒绝？但是要等到了夜晚我才能来成全好事。"说完，女子汲水离去。这天晚上，她果然来了。金友章把她迎到屋里。夫妻之道，时间越久越互相尊敬。金友章每夜读书，常读到半夜，妻总是伴着他。如此半年了。一天晚上，金友章照常捧卷阅读，而妻不坐下，只伫立在那里侍候她。金友章问她怎么了，她说的是别的事。金友章就让她睡觉。妻说："你今晚回房的时候，千万不要拿蜡烛，这就是我的万幸啦。"后来金友章拿着蜡烛回屋上床，见他的妻子原来是一具枯骨。金友章惋惜嗟叹了好长时间。又用被盖上了。不一会儿，就恢复了本形，于是她特别害怕，对金友章说："我不是人，是山南的一个枯骨精，住在这山北面。有个叫恒明王的，是鬼的首领，平常每月要朝见一次。我自从嫁给你，半年都没到他那去了，刚才被鬼捉去打我一百铁棍。我受这样的毒打，非常痛苦。刚才没有变成人形，哪想到让你看到了！事情已经明白了，你应该马上出去，更不要留恋。这山里边，大凡所有东西，总有精魅附其身，恐怕对你有害。"说完，她哭泣呜咽，于是就不见了。金友章也凄楚地含恨离开那里。

于凝

岐人于凝者，性嗜酒，常往来邠泾间。故人宰宜禄，因访饮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醒未愈，令童仆先路，以备休憩。时孟夏，麦野韶润，缓辔而行，遥见道左嘉木美荫，因就焉。至则系马藉草，坐未定，忽见马首南顾，鼻息恐骇，若有睹焉。凝则随向观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于荒冢之上，五体百骸，无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珑，枝节可数，凝即跨马稍前，枯骨乃开口吹嘘，槁叶轻尘，纷然自出。上有乌鸢纷飞，嘲噪甚众。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节绝伟。凝心悸，马亦惊走，遂驰赴旅舍。而先路童仆出迎，相顾骇曰："郎君神思，一何惨悴！"凝即说之。适有泾倅十余。各执长短兵援蕃。觇以东。皆曰："岂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辈，集聚极众。凝即为之导前，仍与众约曰："倘或尚在，当共碎之。虽然，恐不得见矣。"俄到其处，而端坐如故。或则叫噪，曾不动摇；或则弯弓发矢，又无中者；或欲环之前进，则亦相顾莫能先焉。久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势已晚，众各恐詟，稍稍遂散。凝亦鞭马而回。远望，尚见乌鹊翔集，逐去不散。自后凝屡经其地，及询左近居人，乃无复见者。（出《集异记》）

【译文】

岐州人于凝，生性嗜酒，常常往来于邠州泾州之间。他有个老朋友叫宰宜禄，一次去喝酒，过了十来天才回来。不久，他饮酒隔夜未醒，让童仆提前上路，以预备休息事项。当时正是孟夏，小麦的田野韶光湿润。他骑马徐徐而行，远远望见道旁有一处很美的树林，就走过去。到得那里就拴马喂上。刚坐下，忽见马头向南看，鼻息惊恐骇怕，好象看到了什么东西。于凝就随着它看的方向看去，见百步之外，有一具雪白的枯骨蹲踞在荒坟上，各部位骨骼，没有不具备的。眼和鼻子都通明，背部肋骨小巧，枝节清晰可见。于凝就跨马慢慢走上前去。枯骨就开口吹气，枯叶和灰尘纷纷自己飘出来。上边有乌鸦纷飞，杂然吵闹。于凝好久才渐渐走近。枯骨就竦然挺立起来，骨节非常高大。于凝心里惊悸，马也吓跑了。于是就跑到客店。提前上路的童仆出来迎接，见了他吃惊地说："郎君的神情多么凄惨憔悴！。"于凝就说了路上的事情。碰巧有十几个泾州的兵卒，各拿着长短兵器援助蕃兵，向东方窥视，都说："哪有这样的事呢？"再加上客店里的年轻人，聚集了很多人。于凝就为他们在前边引路，还和大伙约定说："如果还在，应该一起上去打碎它。这样虽好，恐怕看不见了。"不多时来到那地方，那枯骨照旧端坐在那里。有人就大叫，它居然不动不摇。有的人就拉弓放箭，又没有射中的。有的人想要包围它，却也互相看着不先走。时间久了，枯骨突然自己站起，慢慢向南而去。天色已晚，众人恐惧，慢慢就散了。于凝骑马回来了。远远望去，还有乌鸦鸟雀在空中翔集，赶也赶不散。此后于凝多次经过这里，等到打听左右的邻居，竟没有再见到的。

卷第三百六十五　　妖怪七

王申子　韩佽　许敬张闲　太原小儿　李师古　孟不疑　戴詧　杜悰　郑絪 河北军将

宫山僧

王申子

贞观（明抄本"观"作"无"）中，望苑驿西有民王申，手（"手"原作"子"，据明抄本改。）植榆于路旁，成林，构茅屋。夏月，常馈浆于行人，官客即延憩具茗。有儿年十三，每令伺客。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年甚少，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南十余里，夫死无儿，今服禫矣。将适马嵬访亲情，丐衣食。语言明晤，举止可爱。王申乃留食，谓曰："今日已暮，可宿此，达明去也。"女亦欣然从之，其妻内之后堂，呼为妹，倩裁衣数事。自午至戌，悉办。针指细密，殆非人工。申大惊异，妻尤爱之。乃戏曰："妹能为我作新妇乎？"女笑曰："身既无托，愿执井灶。"王申即日，借衣贯酒，礼纳为新妇。其夕暑热，戒其夫，近多盗，不可辟门。即举巨椽，捍户而寝。及夜半，王申妻梦其子被发诉曰："被食将尽矣！"妻惊，欲省其子。王申曰："渠得好新妇，喜极呓言耶。"妻还睡，复梦如初。申与妻秉烛，呼其子及新妇，悉不应。扣其户，户牢如键。乃坏门阖。才开，有一物，圆目凿齿，体如蓝色，冲人而去。其子唯余脑骨及发而已。（出《酉阳杂俎》）

【译文】

贞观年间，望苑驿站之西有一个平民叫王申。他亲手在路旁栽种榆树，长成树林，盖了几间茅屋。夏天，他常常送水给行人喝，遇上官客他就迎接到屋里歇息并献茶。他有个十三岁的儿子。他常常让儿子迎候客人。一日，儿子对父亲禀告说，路上有一个女子要水喝。父亲就让儿子把女子叫进来。女子特别年轻，穿绿色短衣，戴白色头巾，自己说家在南边十几里的地方，丈夫死了，没有儿子，如今服丧期满了，要到马嵬坡去走亲戚，要点吃的穿的东西。她的口齿伶俐，举止可爱，王申就留她吃饭，对她说："现在天已经黑了，可以住在这里，明天再走吧！"女子也就欣然接受。王申的妻子把她安排在后堂，称她为小妹。请她裁衣帮助做事，从午时到戌时，她全做完了。而且针脚细密，几乎不是人工所能达到的。王申非常惊异。王申的妻子更喜欢她。王申就开玩笑说："小妹能给我做儿媳妇吗？"女子笑道："我自身已经没有依靠了，愿意操持家务！"王申当天就借新衣服，买酒，举办婚礼娶她为新媳妇。那天晚上很热，她告戒丈夫说："最近有许多偷东西的，不能开着门睡觉。丈夫就拿来一根大椽子，把门顶上睡觉。到了半夜，王申的妻子梦见儿子披散着头发诉说道："我要被吃完了啦！"妻子吃惊，要去看儿子。王申说："他得到一个好媳妇，高兴得说梦话呢！"妻继续睡觉，又做了同样的梦。王申和妻子拿着蜡烛，喊他们的儿子和新媳妇，全都不答应。敲门，门关得牢牢的。于是就把门砸开。门刚打开，有一个圆目利齿体如蓝色的怪物冲着人跑出去。他们的儿子只剩下头骨和头发了。

韩佽

韩佽在桂州。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先是尝行野外，见黄蝶数十，因逐之，至大树下而灭。掘得石函，素书大如臂，遂成左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期，果有紫气如匹帛，亘于州城上。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铜佛。大如麦，不知其数。是年韩卒。（出《酉阳杂俎》）

【译文】

韩佽在桂州的时候，有个叫封盈的奴贼，能兴起几里的云雾。在这以前，他曾经在野外行走，看到了几十个黄色蝴蝶，于是就去追捕。追到大树下就不见了。挖地挖到了一个石匣，匣中有大如手臂的道书，于是他就走上了旁门左道。回家来到市上，就声言某日某天要收复桂州，有紫气的时候，我必定胜利。到了那时候，果然有紫气象布帛一样，横贯在州城上空。白气直冲向紫气，紫气就散了。忽然起了大雾，到午时略微放了晴。州衙宅院里的每一棵树上，都滴下了铜佛。铜佛就象麦粒那么大，无计其数。这一年，韩佽死了。

许敬张闲

唐贞元中，许敬、张闲同读书于偃月山。书堂两间，人据其一，中隔有丈。许西而张东，各开户牖。初敬遽相勖励，情地甚狎。自春徂冬，各秉烛而学。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许生户而入。初意其张生，而不之意。其物已在案侧立。及读书遍，乃回视。方见一物，长可五尺余，虎牙狼目，毛如猿玃，爪如鹰鹯，服豹皮褌，见许生顾盼，乃叉手端目，并足而立。许生恐甚，遂失声，连叫张生相救。如是数百声。张生灭烛，柱户佯寝，竟不应之。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炉所，乃蹲踞视。许生呼张生不已。其物又起，于床下取生所用伐薪斧，却回而坐，附火复如初。良久，许生乃安心定气而言曰："余姓许名敬。辞家慕学，与张闲同到此。不早谒诸山神，深为罪耳。然浮俗浅识，幸勿责之。"言已，其物奋起，叉手鞠躬，唯唯而出。敬恨张生之甚也，翌日，乃撤书而归。于是张生亦相与俱罢，业竟不成。（出《传信志》）

【译文】

唐朝贞元年间，许敬、张闲同在偃月山读书。书堂共两间，两人各占一间，中间隔了有一丈远。许敬在西，张闲在东，各开各的门窗。起初二人互相敬重，就互相勉励，感情亲密。从春到冬，各自秉烛而学。一天夜里二更天，忽然有一个怪物，推开许敬的门走进来。一开始他以为是张闲来了，没有在意。那怪物已经在书案旁边站定。等到读完一遍才回头看，才看到那怪物。大约五尺多高，虎牙狼眼，毛像猿猴，爪子像鹰鹞，穿着豹皮裤子。它见许敬转头看，就叉手正眼，并脚站立。许敬非常害怕，就失声连连大叫张闲来救他。如此喊了几百声。张闲熄了灯，关了门装睡，居然没有答应。那怪物忽然倒着走，走近北墙下的火炉附近，就蹲在那里看。许敬不停地喊张闲。那怪物又站起来，在床下拿起许敬砍柴的斧，退回来坐下，象原先一样守在火炉旁。许久，许敬才安心静气地说："我姓许名敬，离家来求学，和张闲一块来到这里，没有早一点去拜见各位山神，实在是有罪啊！但是我知识浅薄，请不要怪罪。"说完，那怪物一振而起，交叉两手鞠了个躬，唯唯地退出去了。许敬恨张生太过分了，第二天就撤书回家了。于是张闲也和许敬一块都不学了，学业到底没成。

太原小儿

严绶镇太原，市中小儿如水际泅戏。忽见物中流流下，小儿争接。乃一瓦瓶，重帛幂之。儿就岸破之，有婴儿长尺余，遂迅走。群儿逐之。顷间，足下旋风起，婴儿已蹈空数尺。近岸舟子，遽以篙击杀之。发朱色，目在顶上。（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严绶镇守太原的时候，街市里的小孩到水边游泳嬉戏，忽然看见有一个东西从中流流下来。小孩子们争抢着去接，原来是一个瓦罐，用几层帛盖着。小孩们把它拿到岸上打碎，里边有一个一尺多高的小婴儿，一出来就迅跑。小孩们就去追。顷刻间，脚下旋风起，婴儿已腾空几尺。靠近河岸有一个摆船的，急忙用篙把婴儿打死，一看，他的头发是红的，眼睛长在头顶上。

李师古

李师古治山亭，掘得一物，类铁斧头。时李章武游东平，师古示之。武惊曰："此禁物也，可饮血三斗。"验之而信。（出《酉阳杂俎》）

【译文】

李师古治理山亭，挖到一个东西，类似铁斧头。当时李章武在东平游览，李师古就把那东西给李章武看。李章武吃惊地说："这是禁物，能喝三斗血！"经过验证，李师古才相信。

孟不疑

东平未用兵时，有举人孟不疑客昭义。夜至一驿，方欲濯足，有称淄青张评事者至，仆从数十。孟欲谒之。张被酒，初不顾。孟因退就西间。张连呼驿吏，索煎饼。孟默窥之，且怒其傲。良久，煎饼至。孟见一黑物如猪，随盘，至灯影而灭。如此五六返，张竟不察。（明抄本"察"作"祭"。）孟恐惧不睡。张寻太鼾。至三更，孟才寐。忽见一人皂衣，与张角力。久乃相捽入东偏房，拳声如杵。顷之，张被发双袒而出，还寝床上。至五更，张乃唤仆使，张烛巾栉。就孟曰："某昨醉中，都不知秀才同厅。"因命食，谈笑甚欢。时时小声曰："昨夜甚惭长者，乞不言也。"孟但唯唯。复曰："某有故，不可（"故不可"三字原本作"程须"二字，据明抄本改。）早发。秀才可先也。"探靴中，得金一挺，授孟曰："薄贶，乞密前事。"孟不敢辞，即前去。行数里，方听捕杀人贼。孟询诸道路，皆曰："淄青张评事，至其驿早发。及明，但空鞍，失张所在。骑吏返至驿寻索，驿西阁中有席角。发之，白骨而已，无泊一蝇肉也。地上滴血无余，唯一只履在旁。相传此驿旧凶，竟不知何怪。"举人祝元膺尝言："亲见孟不疑说，每诫夜食必须祭也。"祝又言："孟素不信释氏，颇能诗。其句云：'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尝持念。溺于游览，不复应举。（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东平没有用兵的时候，有一位名叫孟不疑的举人客居在昭义。一天夜里他来到一家驿站，刚要洗脚，有一个自称是淄青张评事的人来到驿站，有几十个仆从。孟不疑想要去拜见他。张评事刚喝过酒，一开始不理睬。孟不疑于是退回来到西间。张评事连喊驿站里的官吏，要煎饼。孟不疑默默地看着，对他的傲慢很生气。许久，煎饼到了。孟不疑看到一个黑东西象猪一样，随着盘子来到灯影之下就消失了。如此往返了五六次，张评事居然没有察觉。孟不疑害怕，没敢睡。张评事不一会儿就发出鼾声。到了三更，孟不疑才睡下。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与张评事摔跤。时间长了就互相揪到东偏房，拳击声就象舂米的棒槌声。过了一会儿，张评事披散着头发坦露着双臂出来了，回到床上睡觉。到了五更，张评事就喊奴仆，点灯，梳头，缠头巾，到孟不疑这里说："我昨天喝醉了，都不知道和您同住在一起！"于是让人摆下酒饭，说说笑笑很高兴，时时小声说："昨晚上很对不住长者，请不要说了。"孟不疑只是一声声地答应。张评事又说："我有点事儿，不能早出发。您可以先走。"他探手到靴子里，拿出来一挺金子，送给孟不疑说："小意思，希望为以前的事保密。"孟不疑不敢推辞，就提前离开了。走了几里，才听到追捕杀人的强盗。孟不疑向路上的人打听，都说："淄青张评事，到那驿站早早就出发了。到了天明，只剩下空马鞍，不知张评事哪儿去了。骑马的官吏回到驿站寻找，驿站西阁中有一张席子，打开，是白骨而已。没剩下苍蝇大小一块肉。地上滴血没有留下，只有一双鞋放在旁边。相传这个驿站以前很凶，到底不知道是什么怪物。"举人祝元膺曾经说："亲自听见孟不疑说，他常常警告夜间吃饭必须祭祀。"祝元膺又说："孟不疑一向不信佛教。他很能作诗，有两句诗是：'白日故乡远，青山佳句中。'后来曾经拿出来吟诵。他沉湎于游览名山大川，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戴詧

临川郡南城县令戴詧，初买宅于馆娃坊。暇日，与弟闲坐厅中。忽闻外有妇人聚笑声，或近或远。詧颇异之。笑声渐近，忽见妇人数十散在厅前，倏忽不见，如是累日，詧不知所为。厅际有枯梨树，大合抱。意其为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拳。掘之转阔，势如鏊形。乃烈火其上。沃醋复凿。深五六尺，不透。忽见妇人绕坑，拊掌大笑，有顷，共牵詧入坑，投于石上。一家惊惧。妇人复还，大笑，詧亦随出。詧才出，又失其弟。家人恸哭，詧独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状。（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临川郡南城县县令戴詧，当初在馆娃坊买了一处宅子。闲暇之日，他和弟弟坐在厅堂里，忽然听到外面有妇人聚到一起哄笑的声音，有的近有的远。戴詧觉得很奇怪。笑声渐渐地近了，忽然看到几十个妇人散站在厅前，忽地又不见了。如此一连几天。戴詧不知为什么会这样。厅堂边上有一棵枯梨树，合抱那么粗，认为它是不祥之兆，于是就把它砍了。树根下有一块石头，露出来有拳头大小，向下挖便变大，样子象煎饼鏊子形。就在它上面点上烈火烧，浇上醋，再凿。凿了五六尺深，也没凿透。忽然看见一个妇人绕着坑拍掌大笑。过了一会儿，她拉着戴詧一块进到坑里，把他扔到石头上。一家人又惊又怕。妇人又回来了，她放声大笑。戴詧也跟着她走出来。戴詧刚走出来，又丢失了他的弟弟。家人悲伤地大哭。只有戴詧不哭。他说："他也很快活，何必要哭呢？"戴詧一直到死，也不肯说出实情。

杜悰

杜悰未达时，游江湖间。值一程稍遥，昏暝方达一戍。有传舍，居者多不安，或怖惧而卒。驿将见悰骨气非凡，内思之，此或贵人。若宿而无恙，必将相也。遂请悰舍于内，供待极厚。到夜分，闻东序隙舍，洶洶如千万人声。悰取纸，大署己之名，系于瓦石，掷之喧聒之处，其声即绝。又闻西序复喧，即如前掷之，寻亦寂然，遂安寝。迟明，驿吏问安。公具述之，乃知必贵。以束素饯之。及大拜。即访吏擢用。（出《玉堂闲话》）

【译文】

杜悰没有发达的时候，漫游在江湖上。正赶上一段路程比较远，黄昏的时刻才到达一个城堡。城中有驿站，驿站的客人多数不安，有的由于恐惧而死。驿将见杜悰骨气不一般，心里想，这也许是个贵人，如果在这过夜而没有什么灾难，必将做宰相。于是就请杜悰进去住下，对他的待遇很丰厚。到了夜半时分，听到东厢的空屋里，沸沸扬扬的好象有千万人的声音。杜悰拿出纸来，用大字写出自己的名字，系在瓦石上，扔到喧噪的地方，那声音立刻就停止了。又听到西厢屋里也喧杂，就和东厢一样把名字扔去。不一会儿也没声儿了。于是就安眠。天将亮，驿吏来问安，杜悰详细述说了夜间发生的事，才知道他一定会富贵，拿出一捆丝绸为他送行。等到杜悰当了大官，就打听当年那个驿吏，把驿吏提拔重用了。

郑絪

唐阳武侯郑絪罢相，自岭南节度入为吏部尚书，居昭国里。弟缊为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馔将备，其釜忽如物于灶中筑之，离灶尺余，连筑不已。其旁有铛十余所，并烹庖将热，皆两耳慢摇。良久悉能行，乃止灶上。每三铛负一釜而行，其余列行引从，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废不用者，亦跳踯而随之。出厨，东过水渠。诸铛并行，无所碍，而折足者不能过。其家大小惊异，聚而视之，不知所为。有小儿咒之曰："既能为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诸铛乃弃釜于庭中，却过，每两铛负一折足者以过。往入少卿院堂前，大小排列定。乃闻空中轰然，如屋崩，其铛釜悉为黄埃黑煤，尽日方定。其家莫测其故。数日，少卿卒，相国相次而薨。（出《灵怪集》）

【译文】

唐朝时，阳武侯郑絪被罢免了丞相职，后来，从岭南节度使入京做了吏部尚书，住在昭国里。他弟弟郑缊是太常少卿。有一天，他和弟弟都在家，厨房的饭菜将齐备的时候，锅忽然像有什么东西在灶中举着，离灶一尺多高，连连举着不停止。那旁边有十几个平底锅，都在煮着东西，将热的时候都两耳慢慢地摇动。过了好久，这些平底锅都能走路，就停止在灶上。每三个平底锅架起一口大锅行走，其余的列队作引导的随从，从厨房走出。在地上有折断脚的，有废弃不用的，也一瘸一拐地跟上去。出了厨房，向东过水渠，平底锅们一块行走，没有什么阻碍，而断了脚的过不去。他家老老少少都很惊异，聚集在一起观看，不知怎么办好。有一个小男孩咒骂道："既然能作怪，断了脚的为什么不能往前走？"平底锅们就把大锅扔在院子里，退回来，每两个平底锅架一个断了脚的过水渠。走到少卿的院堂前，大小排列站定，就听空中轰轰作响，像房子崩塌。那些平底锅和大锅都变成了土块煤块。闹腾了一整天才安定下来。他们家不能推测这是因为什么。过了几天，太常少卿郑缊死了，相国郑絪也相继死去。

河北军将

湖（"湖"原作"胡"。据《酉阳杂俎》十五改。）城逆旅前，尝有河北军将过。行未数里，忽有旋风如斗器，起于马前。军将以鞭击之，转大。遂旋马首，鬣起竖如植。军将惧，下马观之。觉鬣长数尺，中有细绠，如红线。马时人立嘶鸣。军将怒，乃取佩刀拂之。因风散灭，马亦死。军将剖马腹视之，腹中已无肠。（"肠"原作"伤"，据明抄本改。）不知何怪。（出《酉阳杂俎》）

【译文】

湖城旅店前，曾经有一个河北的军将打此通过。走了不几里，忽然有斗器大小的旋风在马前刮起。军将用鞭打它，它变得更大了。于是就转回马头。马的鬃毛像树木一样立了起来。军将害怕了，下马来看，觉得马的鬃毛长了几尺，其中有细绳，像红线。马时常像人那样立起来嘶鸣。军将生气了，就拿佩刀砍。于是旋风散灭，马也死了。军将剖开马肚子一看，肚子里已经没有肠子。不知道那是什么怪物。

宫山僧

宫山（"山下"原有"僧"字。据明抄本删）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耸峭，回出众峰。环三十里，皆无人居。贞元初，有二僧至山，荫木而居。精勤礼念，以昼继夜。四远村落，为构屋室。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悫励，誓不出房，二十余载。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东西廊，朗声呗唱。空中虚静，时闻山下有男子恸哭之声。稍近，须臾则及院门。二僧不动，哭声亦止。逾垣遂入。东廊僧遥见其身绝大，跃入西廊，而呗唱之声寻辍。如闻相（"辍"原作"輙"。"闻"相原作"门"，据明抄本改。）击扑争力之状，久又闻咀嚼啖噬，啜吒甚励。东廊僧惶骇突走。久不出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气力殆尽。回望，见其人踉跄将至，则又跳迸。忽逢一水，兼衣径渡毕，而追者适至。遥诟曰："不阻水，当并食之。"东廊僧且惧且行，罔知所诣。俄而大雪，咫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隐身于其中。夜久，雪势稍晴。忽见一黑衣人，自外执刀枪，徐至栏下。东廊僧省息屏气，向明潜窥。黑衣蜘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顷，忽院墙中般过两廊（明抄本"廊"作"囊"。）衣物之类。黑衣取之，束缚负担。续有一女子，攀墙而出，黑衣挈之而去。僧惧涉踪迹，则又逃窜，恍惚莫知所之。不十数里，忽坠废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离，血体犹暖，盖适遭杀者也。僧惊悸，不知所为。俄而天明，视之，则昨夜攀墙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数辈偕至。下窥曰："盗在此矣。"遂以索缒人，就井絷缚，加以殴击，与死为邻。及引上，则以昨夜之事本末陈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识为东廊僧者。然且与死女子俱得，未能自解，乃送之于邑。又细列其由，谓西廊僧已为异物啖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寻验，西廊僧端居无恙。曰："初无物。但将二更，方对持念，东廊僧忽然独去。久与誓约，不出院门。惊异之际，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则不知。"邑吏遂以东廊僧诳妄，执为杀人之盗。榜掠薰灼，楚痛备施。僧冤痛诬，甘置于死。赃状无据，法吏终无以成其狱也。逾月，而杀女窃资之盗，他处发败，具得情实。僧乃冤免。（出《集异记》）

【译文】

宫山，在沂州之西的边陲上。它孤峰挺拔，高耸陡峭，回然高出众峰。周围三十里，全都没人居住。贞元初年，有两个和尚来到山中，在树荫下居住，精心勤苦地礼拜念经，夜以继日。四周村落的人，给他俩建造屋室。不到十天，院落屋宇就立起来了。两个和尚更加勤勉，坚决不出屋，二十多年。元和年间，冬天的夜晚月光正明，二僧人各在东西廊下高声诵经。空中寂静，时不时听到山下有男子恸哭的声音。那声音渐渐靠近，不多时便来到院门。二僧人不动，哭声也停止了。那人就跳墙进来。东廊下的僧人见来者身形非常高大。它跳到西廊下，诵经之声不一会儿就停止了。好象听到互相打斗拼搏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听到咀嚼吞吃，吸吮的声音很响。东廊下的僧人惊恐，急忙冲出逃跑。很久不出山，都忘了路途，有时候前仆，有时候后倒，气力几乎净尽。回头一望，见那人踉踉跄跄将要来到，就又奔逃。忽然遇上一条河，穿着衣服径直渡过去，而追他的人恰好也到了。那人远远地骂道："要不是被水阻挡，我应该把你一块吃了。"东廊僧人边走边感到恐惧，不知要到哪里去。不一会儿下大雪，咫尺之间也昏迷不清。忽然看到一个人家的牛棚，就到里边藏身。天黑很长时间，雪势渐渐晴了。忽然看见一个黑衣人，拿着刀枪从外面慢慢来到栏下。东廊僧屏住呼吸，向着光亮偷看。黑衣人徘徊往复，好象等候什么。过了一会儿，忽然院墙中扔出来两包衣物之类的东西，黑衣人拿起来，捆绑了一下背在肩上。接着有一个女子翻墙而出。黑衣人领着她离去。僧人怕受嫌疑，就又逃窜。恍恍惚惚不知要到什么地方去。走了不到几十里，忽然掉进一口废井里。井里有一个死人，身和头已经分开，血淋淋的尸体还有温热，大概是刚才被杀的。僧人惊悸，不知如何是好。过一会天亮了，一看，是昨夜翻墙的那个女子。过了一些时候，就有几个追捕的人一块来到，往下一看说："盗贼在这儿呢！"于是用绳子往上吊他，在井里把他捆绑起来，加上拳打脚踢，他和死神为邻了。等到把他拉上来，他就把昨夜的事从头到尾陈述了一遍。村里人有曾经到过山中，认识他是东廊僧的，然而把他和死女子一块找到，没办法自己说清楚，就把他送到县里。他又细说了事由，说西廊僧已被鬼怪吃了。县官派人到山中寻找查验，西廊僧正坐在那里安全无恙。西廊僧说："当初没什么东西，只是到了二更天，二僧才东西相对念经，东廊僧忽然独自离去。他很早就和我有誓约，不出院门的。惊异的时候，寻喊他就来不及了。山下的事，我就不知道了。"县官于是认为东廊僧撒谎，捉拿为杀人的盗贼。又是拷打，又是用火烤用烟呛，备受痛苦。僧人冤枉，痛恨给他捏造的罪名，甘心到死也不肯认罪。没有人证物证，法吏始终没办法判罪。过了一个月，杀女人偷东西的那个盗贼，在别的地方发案败露，详细地得到了真实情况，僧人才免除了冤枉。

卷第三百六十六　　妖怪八

杜元颖　朱道士　郑生　赵士宗　曹朗　秄儿　李约　张缜　马举　韦琛　张谋孙 李黄　宋洵　张氏子　僧十朋　宜春人　朱从本　周本　王宗信　薛老峰　欧阳璨

杜元颖

杜无颖镇蜀年，（"年"原作"平"。《说郛》卷七作"初到蜀年"。"平"当"年"字之讹。）资州方丈大石走行，盘礴数亩。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泥人须生数寸，拔之，俄顷又出。都下诸处有栗树，树叶结实。食之，味如李。鹿头寺泉水涌出，及猫鼠相乳之妖。蛮欲围城，城西门水，有人见一龙与水牛斗，俄顷皆灭。又说，李树上皆得木瓜，而空中不实。（出《戎幕闲谈》）

【译文】

杜元颖镇守蜀地的时候，资州有一块一丈见方的大石头能跑能走，盘据了几亩地的地方。新都县大道观老君旁边的泥人长出了几寸的胡须，把它拔了，过一会儿又长出来。都城各地有栗子树，树叶上结果实，吃它，味道象李子。鹿头寺的泉水涌出来，还有猫鼠互相吃奶的怪事。蛮夷想要围城，城西门发水，有人见一条龙和水牛打斗，不一会儿全都消失。又说，李子树上都结了木瓜，但是里边是空的，没有瓤。

朱道士

朱道士者，大和八年，常游庐山。憩于涧石，忽见蛇虵如堆缯锦，俄变为巨龟。访之山叟，云是玄武。朱道士又曾游青城山丈人观。至龙桥，见岩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接手膝上。鉤鏁，附苔络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常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朱道士大和八年曾经游庐山。他在涧石间歇憩，忽然看到一条大蛇蟠在那里象一堆丝绸，顷刻间变成了一头大龟。他打听山上的老翁，老翁说那是玄武帝君。朱道士还曾经游青城山的丈人观。他走到龙桥，见岩下有一具枯骨，背着石头平坐在那里，把手放在双膝上，钩曲成锁，附着有苔藓和藤蔓，颜色白得象雪。他说他祖父已经常常见过。

郑生

俗传人之死，凡数日，当有禽自柩中而出者，曰"杀"。大和中，有郑生者，常于韅川，与郡官略于野。有网得一巨鸟，色苍，高五尺余。主将命解而视之，忽无所见。生惊，即访里中民，讯之，民有对者曰："里中有人死，且数日。卜人言，今日'杀'当去。其家伺而视之，有巨鸟色苍，自柩中出。君之所获，果是乎。"天宝中，京兆尹崔光远因游略，常遇一妖鸟，事与此同也。（出《宣室志》）

【译文】

民间传说人死了，大约几天内，会有鸟从灵柩中飞出来，那鸟叫"杀"。大和年间，有一位姓郑的年轻人，曾经在韅川和郡官到野外打猎。有人网到一只大鸟，苍色羽毛，五尺多高。主将让人把它解开看看，它忽然就不见了。郑生很是吃惊，就到乡民那里打听。有的乡民说："乡里有一个人死了将近几天，占卜的人说，今天'杀'会离去的。这一家等候在那里看着，有一只苍色大鸟，从灵柩中飞出来。你所捕获的，就是这只鸟吧！"天宝年间，京兆尹崔光远因为打猎，曾经遇到一只妖鸟，情形和这相同。

赵士宗

会昌元年，戎州水涨，浮木塞江。刺史赵士宗召水军接木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复用，因并修开元寺。后月余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著故青衣，亦不辩何制。云："关将军遣来采木，被此州接去，不知为计，要须明年却来收。"夷人说于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临江枕山，每大水，犹去州五十余丈。其时水高百丈，漂二十余人。州基地有陷十丈外，大石如三间屋者，积堆于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退。知州官虞藏玘及吏，才及船投岸。旬月后，州水方干。除大石外，更无一物。唯开元寺玄宗真容，去旧处十余步，卓立沙上。其他铁石，一无有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会昌元年，戎州涨水，水上的浮木堵塞了江流。刺史赵士宗让水军把木段打捞上来。公署低矮窄小，不再使用，就一块去修开元寺。后来过了一个多月，有一个夷人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像猴，穿旧青色衣服，也辨不出是何种服制。这人说："关将军派我来采木头，被这州接了去，没有办法，要明年回来收。"夷人把这事报告给州人。到了第二年七月，天将亮，忽然大水来了。州城一面临水，一面靠山，每次发大水，还离州城五十多丈。这时候水高一百多丈，漂走二十多人。州基地有陷下去十丈的地方。大石头象三间房子那么大，堆积在州基上。水又黑又腥，到了晚上才退。知州官虞藏玘和其他官吏们，这时候才来到船上，投向岸边。十天后，州城里的水才干。除了大石头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了，只有开元寺唐玄宗的雕像，离开旧地方十几步，直立在沙上。其它铁石器物，全都没有了。

曹朗

进士曹朗，文宗时任松江华亭令。秩将满，于吴郡置一宅。又买小青衣，名曰花红云。其价八万，貌甚美，其家皆怜之。至秋受代。令朗（明抄本无"令"字。"朗"下有"乃"字。）将其家人入吴郡宅。后逼冬至，朗缘新堂修理未毕，堂内西间，贮炭二百斤。东间窗下有一榻，新设茵席，其上有修车细芦席十领。东行，南厦。西廊之北一房，充库。一房即花红及乳母，一间充厨。至除前一日，朗姊妹乃亲，皆办奠祝之用。铛中及煎三升许油，旁堆炭火十余斤。妹作饼，家人并在左右，独花红不至。朗亲意其惰寝，遂召之至，又无所执作。朗怒，笞之，便云头痛。忽有大砖飞下，几中朗亲。俄又一大砖击油铛，于是惊散。厨中食器，乱在阶下。日已晚，俱入西舍，遂移入堂，并将小儿。及扃堂门，子母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谕其怪。朗取炭数斤燃火，俄又空中轰榻之声，火又空中上下。忽见东窗下床上，有一女子，可年十四五。作两髻，衣短黄襦裤，跪于床，似效人碾茶。朗走起擒之，绕屋不及。逡巡，匿芦席积中。朗又踏之，啾然有声，遂失所在。坐以至旦，鸡鸣，方敢开门。乳母花红熟寝于西室。朗召玉芝观顾道士作法。数日，有人长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皋。前因节日，求食于此。君家不知云何见捕。"朗具茶酒。引之与坐。（"坐"原作"求"，据明抄本改。）皋谓朗（"谓朗"原作"近文"，据明抄本改。）曰："吾元和初，游上元瓦棺阁。第二层西隅壁上，题诗一首。"朗苦请，皋曰："方心事无悰，幸相悉。他日到金陵，可自录之。足下之祟，非吾所为。其人不远，但问他人，当自知。"朗遂白顾道士，舍之。里中有女巫朱二娘，又召令占。巫悉召家人出，唯花红头痛未起。巫强呼之出，责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拽其臂，近肘有青脉寸余隆起。曰："贤圣宅于此。夫人何故惊之？"花红拜，唯称不由己。朗惧，减价卖之。历二家，皆如此。遂放之。无所容身，常于诸寺纫针以食。后有包山道士申屠千龄过，说花红本是洞庭山人户，共买人家一女，令守洞庭山庙。后为洞庭观拓北境二百余步，其庙遂除。人户卖与曹时用，庙中山魅无所依，遂与其类巢于其臂。东吴人尽知其事。（出《乾鐉子》）

【译文】

进士曹朗，文宗的时候任松江华亭县县令，任期将满的时候，在吴郡购置一处宅院。又买了一个小婢女，名叫花红。她的价钱是八万，容貌非常美，这一家人全部爱怜她。到了秋天，官职被别人接替，县令曹朗就将他全家人迁入吴郡宅子里。后来将近冬至，曹朗因为新堂的修理没有完毕，在堂内的西间，存放了二百斤炭。东间窗下有一张床，新铺设的席子，那上面有修车的细芦苇席十领。往东走是南厦，西廊的北面有一房，当库房用。一房是花红和乳母的住处。一间是厨房。到除夕的前一天，曹朗的姊妹和母亲都亲自动手置办奠祝用的东西。平底锅里煎着三升左右的油，旁边堆着十几斤炭火，妹妹做饼，家人都在左右，只有花红没到。曹朗的母亲以为她在睡懒觉，就把她找了来。她又没什么事做。曹朗生气了，用鞭子打她。她便说她头痛。忽然有一块大砖飞下来，差一点打中曹朗的母亲。不一会儿又有一块大砖砸到油锅里。于是人们惊散，厨房里的食器在阶下乱作一团。天已经晚了，人们都来到西屋，于是就移到堂上，都抱着小孩。关上堂门，母子相依而坐，汗流如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曹朗拿来几斤炭生上火。顷刻间空中又有轰塌的声音，火又自己在空中上下飞动。忽然看到东窗下的床上，有一位女子，年龄能有十四五岁，梳两个发髻，穿黄色短衣，跪在床上，好象模仿人碾茶。曹朗跑过去捉拿她，绕着屋子追也追不上她。她迅速地藏到芦席堆中，曹朗又上去用脚踏她，踹得她啾啾有声，于是就消失了。大家坐着到了天明。听到鸡叫，才敢开门。乳母和花红在西屋熟睡。曹朗让玉芝观的顾道士来家作法。几天后，有一个人长叹说："我是从梁苑来的客人，我叫枚皋，以前趁着节日，我到这来要饭吃，你家不知为什么把我捉起来了？"曹朗准备了菜和酒，拉枚皋入坐。枚皋对曹朗说："我元和初年游过上元瓦棺阁，阁的第二层西墙壁上，题有一首诗。"曹朗苦苦请求枚皋告诉他那首诗的内容。枚皋说："你正有心事不快乐，仍有幸相互了解。以后到了金陵，你可以抄录。你家妖怪作祟，不是我干的。那人离此不远，只要问一问别人，你会知道的。"曹朗就把这事告诉了顾道士。顾道士就舍弃不干了。乡间有一个女巫叫朱二娘。曹朗又去求她占卜。女巫让家人全都出去，只有花红头痛没起来。女巫硬把她叫起来撵出去，责备她说："为什么这样呢？娘子不知道，你咋不说？"于是就来拽她的胳膊。她的胳膊近肘处隆起一寸多长的青脉。女巫说："贤圣就住在这儿，夫人为什么吃惊了？"花红下拜，连说自己是身不由己。曹朗害怕了，把她减价卖给了别人。她经过两家，都这样。于是就把她放了。她无处容身，常到各寺院去做些针线活维持生计。后来有一个叫申屠千龄的包山道士打此路过，说花红本来是洞庭山人家共同买的一个女子，让她守洞庭山庙。后来因为洞庭观向北拓展了二百多步，那座庙就废除了。那些人家把她卖给曹朗时，庙中的山妖鬼怪无所依存，就和它们的同类们在她的胳膊上巢居下来。东吴的人们都知道这件事。

秄儿

彭城刘剌夫，会昌中，进士上第。大中年，授鄠县尉卒。妻王氏，归其家，居洛阳敦化里第，礼堂之后院。咸通丁亥岁，夜聚诸子侄藏鉤，食煎饼。厨在西厢。小童秄儿，持器下食。时月晦云惨，指掌莫分。秄儿者，忽失声仆地而绝。秉炬视之，则体冷面黑，口鼻流血矣。擢发炙指，少顷而苏。复令数夫束缊火循廊之北。于仓后得所持器。仓西则大厕。厕上得一煎饼，溷中复有一饼焉。（出《三水小牍》）

【译文】

彭城的刘剌夫，会昌年间考中进士，大中年授鄠县县尉他就死了。妻子王氏回到老家，住在洛阳敦化里的宅第的后院。咸通丁亥年，夜间聚集各位子侄来做"藏钩"的游戏，吃煎饼。厨房在西厢。小僮秄儿，拿着食器来送饭。当时月色昏暗乌云低垂，伸手不见五指。秄儿忽然失声摔倒而气绝。人们拿来灯烛一看，只见他身体冰冷，面色发黑，口鼻流血。经过针灸拍打，过了一会他才苏醒过来。又让几个男子捆绑破麻做成火把，顺着廊檐向北去寻找。在库房后边找到了秄儿所拿的食器。库房的西头就是大厕所。在厕所找到了一张煎饼。粪坑里还有一张煎饼。

李约

咸通丁亥岁，陇西李夷遇为邠州从事。有仆曰李约，乃夷遇登第时所使也。愿捷善行，故常令邮书入京。其年秋七月，李约自京还邠，早行数坊，鼓始绝。倦憩古槐下。时月映林杪，余光尚明。有一父皤然，伛而曳杖，亦来同止。既坐而呻吟不绝。良久谓约曰："老夫欲至咸阳，则蹒跚不能良行。若有义心，能负我乎？"约怒不应，父请之不已。约乃谓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约知其鬼怪也，阴以所得（明抄本"得"作"持"。）哥舒棒，自后束之而趋。时及开远门，东方明矣。父数请下，约谓曰："何相侮而见登？何相惮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语无次，求哀请命。约不答。忽觉背轻，有物坠地。视之，乃败柩板也，父已化去。掷于里垣下，后亦无咎。（出《三水小牍》）

【译文】

咸通丁亥年，陇西李夷遇是邠州从事。他有个仆人叫李约，李约是李夷遇考中进士的时候就使用的仆人。朴实敏捷还善于走路，所以李夷遇常让他进京城送信。那年秋天七月，李约从京城回邠州，早早起来，走过几个住宅区，更鼓才不响了。他很疲倦，在一棵古槐树下休息。当时月亮映在林梢，余光还比较明亮。有一个白头发老头，弯着腰拄着拐杖，也来到槐树下停下来，坐下之后还呻吟不止。过了好一会儿，他对李约说："老汉我想到咸阳去，但是脚步不灵不能长时间走路，你要是有义心，能背我吗？"李约很生气，坚决不答应。老头不停地求请。李约就对他说："你可以趴到我背上来啦！"老头高兴地趴到他背上。李约知道他是鬼怪，暗中把带在身边的"哥舒棒"拿出来，从后边把他绑住往前走。当时到了开远门，东方已经放亮了。老头几次请求下来。李约对他说："你为什么欺侮我而骑到我身上？为什么害怕我又要离去？"捆绑得更紧了。老头语无伦次，苦苦地哀求。李约就是不答应。忽然觉得背上变轻了，有东西坠落到地上。一看，是一块烂棺材板子。老头已变化而去。李约把棺材板子扔到里巷墙下，后来也没什么灾祸。

张缜

处士张缜，多能善琴。其妻早亡于江陵，纳妾甚丽。未旬日，主庖小青衣于灶下得一铜人，长可一寸，色如火。须臾渐大，长丈余，形状极异。走入缜室，取其妾食之，毛发皆尽。食讫渐小，复如旧形，入灶下而失。（出《闻奇录》）

【译文】

处士张缜，有许多专长，尤其善于弹琴。他的妻子早亡在江陵，又纳了一个妾，非常美丽。不到十天，负责做饭的小丫环在灶下拾到一个小铜人，约有一寸来高，颜色像火。不一会就渐渐长大，一丈多高，形状容貌极其特别。它跑到李缜的屋里，抓住李缜的爱妾就吃，连头发都吃光了。吃完了它就渐渐变小，又象原来那么大，回到灶下就消失了。马　举 马举，常为山南步奏官。间道入蜀，时兵后僻路，绝无人烟。夜至一馆，闻东廊下有人语声，因往告之。有应者云："中堂有床，自往宿去。"举至中堂，唯有土榻。求火，答云，无火。求席，隔屋掷出一席，可重十余斤。举亦壮士，殊不介意。中夜，有一物如猴，升榻而来。举以铁椎急击之，叫呼而走。及明告别，其人怒去。更云："夜来见伊独处，令儿子往伴，打得几死。"举推其门，不可开。自隙窥之，积壤而已。举后为太原大将，官至淮南节度使。（出《稽神录》）

【译文】

马举，曾经做过山南步奏官。他从小道到蜀地去，那时战乱后的偏僻小路上，绝对没有人烟。他夜晚来到一家旅馆，听到东廊下有人说话的声音，就过去告诉人家。有人答应说："中堂有床，你自己去睡吧。"马举来到中堂，见里边只有土炕。他要火，有人回答说没有火。他要席，隔屋扔出来一张席，能有十来斤重。马举也是个壮士，一点也不在意。半夜，有一个猴一样的东西跑到炕上来。马举急忙用铁椎打它，它大呼小叫地跑了。等到天明告别，那人生气地离去，还说："夜里见你独自在那儿，让儿子去跟你作伴，你打得他差点死了！"马举去推那门，推不开。从门缝往里一看，只是土堆而已。马举后来是太原大将，官位到淮南节度使。

韦琛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时，尚在学院。冬节夜，捧书以归。及寝堂，绝无人，独厨中有篝火烹油之所。因窥之，则铛长数尺，久而复低，如是者三四。琛大恐，奔出于门，方见其家。悉于外寝，营享奠之所矣。琛神色惨栗，且告之故。家人咸叱之，以为稚子妄语也。俄顷，厨中有主庖青衣，就铛作食。仍映小儿于怀抱间。儿踊身索哺，因误坠铛中。沸油涌溢，青衣大叫。火已及屋，长幼奔救。或沃以水，焰则转炽，盖膏水相激也。乃杂掷瓮盎茵毯之类，久之方灭。火灭，儿已焦矣。阖室惊怖，为之罢节。青衣亦以此发悸而死。（出《唐阙史》）

【译文】

昭义从事韦琛，幼年的时候，他还在学校读书。冬至节那天晚上，他捧着书回家，走到寝堂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厨房里有笼火烹油的地方。于是他就向厨房里窥视，就见到有一个几尺高的平底锅。时间久了，这锅又变低了。如此多次。韦琛很害怕，就跑出门来，这才看到自己的家。家人都集中在外寝，开始布置祭奠的场所了。韦琛的神情凄惨悸栗。他就向家人述说了刚才的事。家人全都呵叱他，以为是小孩子胡说八道。片刻之间，厨房里有一个负责做饭的婢女，在平底锅前做饭，还映现一个小男孩在她怀抱间。小孩蹦蹦达达地要吃奶，于是就掉到平底锅里。沸腾的油溢出来，婢女大叫。火已经烧到房子上了，男女老少都跑来救火。有的人用水浇，火焰却变旺了，大概是油水相激的原因。于是就乱扔一些瓶子、罐子、垫子、毯子之类的东西，老半天才救灭。火灭了，那个小孩也烧焦了。全家人吃惊恐惧，因此不过节了。那婢女也因此惊悸成病而死。

张谋孙

广州副使张谋孙，虽出于阘葺，有口辩，善心计，累为王府参佐。咸通初。从交广辟，遂为元寮。性贪侈，聚敛不倦。南海多奇货，若犀象珠贝之类，不可胜计。及府罢北归，止于汝坟。于郡西三十里，郁阳驿南，汝水之上，构别业，穷极华敞。常凿一池，欲北引官渠水涨之。或曰："此处今年太岁所在也。"谋孙诫役夫曰："掘得太岁则止。"明日及泉，获一土囊。破之，中有物升余，色白，如粟粒，忽跳跃四散而隐。谋孙遂中暴病，信宿而死。（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三水小牍》）

【译文】

广州副节度使张谋孙，虽然出身贫寒，但是有口才，善心计，连连出任王府参佐。咸通初年，他广泛地交游，于是成为幕僚。他性情贪婪奢侈，聚敛无厌。南海一带奇货很多，比如犀角、象牙、珍珠之类，多得不可胜数。等到他任期已满，北归故里，走到汝坟便止步。他在郡西三十里，郁阳驿站之南，汝水之上，建造了别墅，豪华至极。他曾经凿一水池，想要从北面引官渠里的水灌满它。有人说："这地方今年是太岁所在的地方。"张谋孙告诉为他干活的工匠们说："挖到太岁就停止。"第二天挖到黄泉，得到一个土囊。打破一看，里边有一种东西，数量一升多一点，颜色是白的，象谷粒，忽然跳跃着四散而隐没。张谋孙于是得了暴病，两宿就死了。

李黄

渠州刺史李黄，夏日憩于小厅。见鼠穴中有一人，长数寸，执篲，扫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长三二寸，舁一镬，添水爨薪。须臾，镬前有一夜叉，执铁杈，叉一人。披紫袍，执象笏，长三二寸，形色状貌，乃李也。黄虽惧而不敢惊之。乃咄黄脱衣，入镬中，须臾而出。黄衣服而入穴中。又见一妇人出火中，乃黄之孀妇，寓岳州久矣。主镬者挹黄娣入镬中，须臾，又出。娣服衣亦入穴中。主镬者亦入。又二人舁镬入。而拥篲者又扫去其灰尽。数日如此。黄大忧。遣访其娣。亦无恙。数年方卒。黄十余年方卒。（出《闻奇录》）

【译文】

渠州刺史李黄，夏天在小厅里休息，看到耗子洞里有一个小人，几寸高，拿着扫帚，扫完了洞前就回去了。又有两个人，也是二三寸高，抬着一口锅，添上水，点上火。不一会儿，锅前有一个夜叉，拿着铁叉，叉起一个人。这个人穿着紫色袍子，拿着象牙笏板，高二三寸，身形、神色、状貌，是李黄。李黄虽然害怕，但是不敢惊扰。夜叉呵叱李黄脱去衣服，进到锅里，一会儿又出来。李黄穿衣就进入洞中。又看见一个妇人从火中出来，此人是李黄守寡的妻子，住在岳州很久了。看锅的把李黄的小妾叉到锅里，不多时又出来了。小妾的衣服也进到洞中。看锅的也进去了。又有二人抬着锅进洞里。拿扫帚的人又扫去那些灰烬。几天都是这样。李黄很愁。派人打听他的小妾，也安全无恙，几年后才死。李黄是十几年之后才死的。

宋洵

进士宋洵，下第南归。兄波，为金州石泉令。洵以县邑喧杂，于县东数里葺一山居。未毕，役者闻山石中有妇人语云："宋三郎来矣！"及洵居之，因月夜，于书堂侧屣步。又自闻石中云："宋三郎来矣！"驻步听之，石门忽开。见妇人数辈，再拜笑曰："请三郎入来。"洵欲走，为数辈所擒。入其室，石门遂闭。仆夫急告波。穿石求之，终不能得。（出《闻奇录》）

【译文】

进士宋洵，当年落第之后取道向南回故乡。他的哥哥宋波，是金州石泉县县令。宋洵因为县邑里喧闹嘈杂，在县东几里的地方盖一所山居。还没有盖完，干活的人们听到山石里有一个妇人说道："宋三郎来了！"等到宋洵住进去之后，趁着月夜，在书堂旁边散步，又自己听到石中说："宋三郎来了！"他停步一听，石门忽然就开了。他看到里边有好几位妇人。妇人们连连下拜，笑着说："请三郎进来吧！"宋洵想要跑开，被妇人们捉住了。进到里边，石门就关上了。仆人们急忙告诉宋波，宋波凿穿石头寻找，始终没能找到。

张氏子

唐文德中，京官张，忘其名，寓苏台。子弟少年，时往文人陆评事院往来，为一美人所悦。来往多时，心疑之，寻病瘠。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云，有不祥之气。授一以符，果一盟器婢子，背书红英字。在空舍柱穴中。因焚之，其妖乃绝。闻于刘山甫。（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朝文德年间，有一个姓张的京官（忘了他叫什么名字），寓居在苏台。与一些少年子弟，时常往来于文人陆平事的院子，被一个美人喜欢上了。来往很长时间了，他心里犯疑，不久便病得消瘦了。遇上开元观的道士吴守元，他说有不祥之气。他把一张符交给张氏。张氏一看，符上画有一件盟器和一位婢女，背面写了一个红色的"英"字。地点是在空屋柱子的洞穴中。于是就把符烧了，那妖就绝灭了。这是从刘山甫那里听来的。

僧十朋

刘建封寇豫章，僧十朋，与其徒奔分宁，宿澄心僧院。初夜，见窗外有光。视之，见团火，高广数尺。中有金车子，与火俱行。呕轧有声。十朋始惧。其主人云："见之数年矣。每夜，必出于僧堂西北隅地中，绕堂数周，复没于此。以其不为祸福，故无掘视之者。"（出《稽神录》）

【译文】

刘建封进犯豫章时，僧人十朋和他的弟子们跑到分宁，宿到澄心僧院里。刚入夜，他们看见窗外有光。一看，见到一团火，高和宽各有几尺。火中有辆饰金的车子，和火一块行走，"呕呕呀呀"地发出响声。十朋一开始时很害怕，僧院主人说："这种现象出现多年了。每天夜里，必定出现在僧堂西北的墙边上，绕着僧堂走几圈，再在那地方熄灭。因为它不做祸事，所以没有人挖开地看它是怎么回事。

宜春人

天祐初，有人游宜春，止空宅中。兵革之后，井邑芜没。堂西至梁上，有小窗，窗外隙荒数十亩。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顷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应弦而落。时已夕，不能即视。明旦寻之，西百余步，有方杉板，带一矢，即昨所射也。（出《稽神录》）

【译文】

天祐初年，有一个人游宜春，住在一所空宅子里。战乱之后，城乡荒芜破落。从堂西墙到梁上，有一个个窗。窗外是几十亩荒地。天黑之后，窗外有一个东西，正方形，从下边往上来。顷刻之间，把窗全挡上了。这人拉弓射它，它随着弓弦声落下去了。当时已是夜间，不能马上出去看。第二天早晨一找，向西走了一百多步，有一块方形杉木板，带着一支箭。这就是昨夜他射中的东西。

朱从本

李遇为宣州节度使，军政委大将朱从本。本家厩中畜猴。圉人夜起秣马，见一物如驴，黑而毛，手足皆如人。据地而食此猴，见人乃去，猴已食其半。明年，遇族诛。宣城故老云。郡中常有此怪。每军城有变。此物辄出。出则满城皆臭。田頵将败，出于街中。巡夜者见之，不敢逼。旬月祸及。（出《稽神录》）

【译文】

李遇是宣州节度使，军政大事都委托大将朱从本去办。朱从本家马厩里养着一只猴子。养马的人夜里起来喂马，看到一个东西象驴，身上黑色而长毛，手脚都象人。那东西在那里吃那只猴子，见有人来就离开了。猴子已吃掉了一半。第二年，他家遭到灭族的灾难。宣城的老人们说："郡里常有这种怪物，每当军变城陷的时候，这东西就出现。一出现就满城都臭。田頵将要败落的时候，它出现在街上。巡夜的看见了，不敢走近它。十来天祸就来临。"

周本

信州刺史周本入觐扬都，舍于邸第。遇私讳日，独宿外斋，张灯而寐。未熟，闻室中有声划然。视之，见火炉冉冉而升，直傅于屋，良久乃下，飞灰勃然。明日，满室浮埃覆物，亦无他怪。（出《稽神录》）

【译文】

信州刺史周本到扬都去觐见皇帝，住在官署里。遇上家讳的日子，独自宿在外屋，他点着灯睡觉。还没有睡熟，听到屋里有声划过。一看，见火炉慢慢地升起来，一直附着到屋顶上，很久才下来。飞灰纷纷扬起。第二天，满屋浮灰覆盖着东西，也没发生别的什么怪事。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还，至于白石镇，裨将王宗信止普安禅院僧房。时严冬，房中有大禅炉，炽炭甚盛。信拥妓女十余人，各据僧床寝息。信忽见一姬飞入炉中，宛转于炽炭之上。宗信忙遽救之。及离火，衣服并不焦灼。又一姬飞入如前，又救之。顷之，诸妓或出或入，各迷闷失音。有亲吏隔驿墙，告都招讨使王宗俦。宗俦至，则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视之，衣裾纤毫不毁，（"毁"原作"假"，据明抄本改。）但惊悸不寐。讯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见皆同。宗信大怒，悉索诸僧立于前，令妓识之。有周和尚者，身长貌胡。皆曰，是此也。宗信遂鞭之数百，云有幻术。此僧乃一村夫，新落发，一无所解。又缚手足，欲取炽炭爇之。宗俦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讫不知何妖怪。（出《王氏见闻》）

【译文】

唐朝末年，蜀人攻打岐山回来，走到白石镇，裨将王宗信住在普安禅院僧房里。当时正是严冬，房中有一个大禅炉，炭火烧得很旺。王宗信拥抱十几个妓女，各自占好床位睡下。王宋信忽然看到一位女子飞进炉里，在炭火上扭曲翻滚。王宗信急忙上去救她。等到离开火一看，她的衣服并没烧焦。又一位女子飞进去，又救出来。顷刻之间，妓女们有的飞进去，有的被救出来，一个个迷惑憋闷而失声呻吟。有一位亲随的小吏隔着驿墙告诉都招讨使王宗俦。王宗俦来到，就慢慢进屋，一一地提着胳膊拽出来。一看，衣服裙子丝毫也没烧坏，只是吓得不能睡觉。问她们，她们说，是被一个胡僧提进火里的。她们看到的都相同。王宗信大怒，把所有的僧人都找来站在眼前，让妓女们认一认。有一个姓周的僧人，身高相貌象胡人，妓女们都说是他。王宗信就打了他几百鞭子，说他有幻术。这个僧人其实是一个村民，刚落发当了和尚，什么都不懂。王宗信又捆了他的手脚，想要拿炭火烧他。王宗俦知道他冤屈，就把他解开让他跑了。到底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妖怪。

薛老峰

福州城中有鸟石山，山有峰，大凿三字，曰"薛老峰"。癸卯岁，一夕风雨，闻山上如数千人喧噪之声。及旦，则薛老峰倒立，峰字反向上。城中石碑，皆自转侧。其年闽亡。（出《稽神录》）

【译文】

福州城中有一座鸟石山，山上有一座峰，峰上凿了三个大字，叫"薛老峰"。癸卯年，一天晚上风雨大作，人们听到山上好象有几千人喧哗吵闹的声音。等到天亮，一看，原来是薛老峰倒立了。峰上的字反过来向上了。城里的石碑，全都自己转换了方向。这一年闽国灭亡了。

欧阳璨

三传欧阳璨，住徐州南五十里。有故到城，薄晚方回。不一二里，已昏瞑矣。是夕阴晦。约行三十里，则夏雨大澍，雷电震发。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鸷兽。生怖惧不已。既达山路，两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面前，裁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首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生恐悸尤极，口常讽大悲神咒，欲朗讽之，口已噤矣，遂心存念之，三数遍则能言矣。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自尔，昏暝则不敢出庭户之间矣。（出《玉堂闲话》）

【译文】

博知古事能写会唱的欧阳璨，家住在徐州南五十里的地方。他有事到城里去，天傍晚才回来。走出不到一二里，天就已经昏暗了。这天晚上是阴天。大约走了三十里，就夏雨滂沱，雷电大作。路的一半处，有山林夹着道路，林密谷深，鸷禽猛兽很多。欧阳璨恐怖的心情不能自已。走上山路之后，雨势更大。忽然见一个庞大的东西出现在面前，才离他十几步远。那东西一丈多高，纯白色，也看不清手脚是什么样子。它只是在他前面引导着他往前走。他更加害怕，口里常常念道着大悲神咒。他想要大声念，口已经念不出来了，于是只好在心里默默地念。念了三五遍就能说话了。他就不停地大声念。片刻就不见了那妖物。离家渐渐近了，雨也渐渐停了。从此，他一黑天就不敢出门了。

卷第三百六十七　　妖怪九（人妖附）

妖怪　东柯院　王守贞　彭颙　吕师造　崔彦章　润州气　黄极　熊勋　王建封 广陵士人

　　　张銿　宗梦征　黄仁浚　孙德遵

人妖　东郡民　胡顼　乌程县人　李宣妻　赵宣母　马氏妇　杨欢妻　寿安男子　崔广宗

　许州僧　田瞫　元镐　无足妇人　娄逞　孟妪　黄崇嘏　白项鸦

妖怪

东柯院

陇城县有东柯僧院，甚有幽致。高槛可以眺远，虚窗可以来风。游人如市。忽一日，有妖异起。空中掷下瓦砾，扇扬灰尘，人莫敢正立。居僧晚夕不安，衣装道具，有时失之复得。有道士者闻之曰："妖精安敢如是？余能去之。"院僧甚喜，促召至。道士入门，于殿上禹步，诵天蓬咒，其声甚厉。良久，失其冠。人见其空中掷过垣墙矣。复取之，结缨而冠，诵咒不已。逡巡。衣褫带解，裤并失。随身有小袱，贮符书法要，顷时又失之。道士遂狼狈而窜。累日后，邻村有人，于藩篱之下掘土，获其袱。县令杜延范，正直之人也。自往观之，曰："安有此事。"至则箕踞而坐。妖于空中，抛小书帖，纷纷然不知其数。多成绝句，凌谑杜令。记其一二曰："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又曰："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延范觉之，亦遽还。其不记者，绝句甚多。又有巡官王昭纬，恃其血气方刚，往而诟詈，至则为大石中腰而回。（出《玉堂闲话》）

【译文】

陇城县有一个东柯僧院，有很多幽雅别致的景观。高高的栏杆可以眺望远处，打开窗子可以迎来微风。院里的游人多如集市。忽然有一天，有妖魅出现。空中扔下来瓦砾，飘下纷纷扬扬的灰尘，人们没有敢正面站立的。居住在院中的僧人早晚不得安宁，他们的衣装用具有时候失而复得。有一位道士听了之后说："妖精哪敢如此？我能把它除掉！"院里的僧人非常高兴，马上把他找来。道士进了门，在大殿上走禹步，朗诵天蓬咒，他的声音很高亢。许久，他的帽子不见了。有人看见他的帽子被扔到墙外去了。他又捡回来，把帽子系在头上，不停地念咒。很快，衣带解开了，衣服脱下了，裤子也一起不见了。他随身带有一个小包袱，里面存放的是符书之类的重要东西，顷刻间也丢失了。道士于是就狼狈地溜走了。一连过去几天之后，邻村有一个人在篱笆下挖土，挖到了道士的小包袱。县令杜延范是个正直之人，亲自去看。他说："哪有这种事！"到了以后就傲慢地坐在那里。妖怪从空中往下抛掷小书帖，乱纷纷地不计其数。书帖上写的多数是绝句，取笑杜县令。记得其中一二首，一首是："虽共蒿兰伍，南朝有宗祖。莫打绿袍人，空中且歌舞。"另一首是："堪怜木边土，非儿不似女。瘦马上高山，登临何自苦。"杜延范觉察了，也急忙回去了。那些没记住的绝句有很多。还有一个叫王昭纬的巡官，依仗他血气方刚，到东柯院来破口大骂，刚到就被大石头打中了腰而灰溜溜地回去了。

王守贞 徐州有寄褐道士王守贞，蓄妻子而不居宫观。行极凡鄙。常游太满宫，窃携道流所佩之箓而归，置于卧榻蓐席之下，覆以妇人之衣。亵黩尤甚。怪异数见：灯檠自行，猫儿语："莫如此，莫如此。"不旬日，夫妻皆卒。（出《玉堂闲话》）

【译文】

徐州有一个不出家的道士叫王守贞，他有妻有子，不住在道观里。他的行为极其卑鄙。他曾经游太满宫，偷拿道士们佩带的符箓回来，放在床上的褥子底下，用他老婆的衣服盖上，亵黩得非常严重。他家里怪事屡屡出现：灯架自己行走，猫儿会说话："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到十天，夫妻二人都死了。

彭颙

宣州盐铁院官彭颙，常病数月，恍惚不乐。每出外厅，辄见俳优乐工数十人，皆长数寸。合奏，百戏并作，朱紫炫目。颙视之，或时欣笑，或愤懑，然无如之何。他人不见也。颙后病愈，亦无复见。后十余年，乃卒。（出《稽神录》）

【译文】

宣州盐铁院的长官彭颙，曾经病了几个月，精神恍惚，郁郁不乐。他每次走出外厅，就看见歌妓乐工几十人，都几寸高。各种乐器合奏。各种戏曲一块表演，五彩斑斓夺目。彭颙见了，有的时候欣然微笑，有的时候愤懑。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别人看不见。彭颙后来病好了，也没有再看见。后来过了十几年他才死。

吕师造

吕师造为池州刺史，颇聚敛。常嫁女于扬都，资送甚厚。使家人送之，晚泊竹筱江岸上。忽有一道士，状若狂人，来去奔走。忽跃入舟，直穿舟中过。随其所经，火即大发。复登后船，火亦随之。凡所载之物，皆为煨烬，一老婢发亦尽，余人与船，了无所损。火灭，道士亦不复见。（出《稽神录》）

【译文】

吕师造是池州刺史，很能勒索百姓财物。他曾经把女儿嫁到扬州，陪嫁的东西非常多。他派人往扬州送这些东西，晚上停泊在江岸上。忽然有一个道士，样子象个狂人，来回地奔跑。忽然又跳到船上，直接从船中穿过，随着他经过的地方，立刻着起大火。他又登上后一条船，火也跟过去。凡是船中装载的东西，全都化为灰烬。一位老婢女的头发也落光了。其余的人和船，丝毫没有损坏。火灭，道士也不见了。

崔彦章

饶州史崔彦章，送客于城东。方宴，忽有小车，其色如金，高尺余，巡席而行，若有求觅。至彦章前，遂止不行。彦章因即绝倒，舆归州而卒。（出《稽神录》）

【译文】

饶州刺史崔彦章，在城东送客。刚开宴，忽然有一辆一尺来高的金黄色小车巡着席而走，好象寻找什么。小车走到崔彦章跟前就停止不前了。崔彦章于是就昏倒，用车运回去就死了。

润州气

戊子岁，润州有气如虹，五彩夺目。有首如驴，长数十丈。环厅事而行，三周而灭。占者曰："厅中将有哭声，然非州府之咎也。"顷之，其国太后殂，发哀于此堂。（出《稽神录》）

【译文】

戊子年，润州出现了一股好象彩虹的气体，五彩夺目。前头象一头驴，几十丈长。气体环绕着厅堂而行，绕了三圈之后才消失。占卜的人说："这厅中将要出现哭声，但不是州府的灾祸。"不一会儿，他们的皇太后死了，在这座厅堂中发丧。

黄极

甲午岁，江西馆驿巡官黄极，子妇生子男，一首两身相背，四手四足。建昌民家生牛，每一足，更附出一足。投之江中，翌日浮于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长数十步，广者数丈，狭者七八尺。其年，节度使徐知询卒。（出《稽神录》）

【译文】

甲午年，江西馆驿巡官黄极，他的儿媳妇生了一个男孩，一个脑袋，两个身子背靠背，四只手四只脚。建昌一百姓家的牛生了一头小牛，每条腿上又附有一条腿。把它扔到江中，第二天漂在水上。南昌新义里地陷，几十步长，宽的地方几丈，窄的地方七八尺。这一年，节度使徐知询死了。

熊勋

军吏熊勋，家于建康长乐漫之东。常日晚出，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来相驰逐。家人骇惧。有亲客壮勇，登屋捕之。得其一，乃辟缯綵包一鸡卵壳也。剉而焚之，臭闻数里。其一走去，不复来矣。家亦无恙。（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稽神录》）

【译文】

军吏熊勋，家住在建康长乐漫的东面。曾经在天晚的时候出来，见屋上有两个东西，鸡蛋那么大，色红而有光，一来一往互相追逐。家人害怕。有一位壮勇的亲近客人到屋上去捕捉那两个东西，捉到一个，原来是用丝绸包着的一个鸡蛋壳。打碎它用火烧，臭味传出好几里。那个跑掉的，不再来了。他家也安全无恙。

王建封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恣奢僭。筑大第于淮之南。暇日临街，坐窗下。见一老妪，携少女过于前。衣服褴缕，而姿色绝世。建封呼问之。云："孤贫无依，乞食至此。"建封曰："吾纳尔女，而给养尔终身，可乎？"妪欣然。建封即召入，命取新衣二袭以衣之。妪及女始脱故衣，皆为凝血，聚于地。旬月，建封被诛。（出《稽神录》）

【译文】

江南军使王建封，骄横放纵，奢侈过度。他在淮水南面造了一处大宅第。一日闲来无事，他坐在临街的窗下。看见一位老太太领一位少女从眼前走过。那少女衣服破烂，但是姿色绝世。王建封把她喊到跟前问话，她们说："我们孤寡贫穷没有依靠，要饭来到这里。"王建封说："我纳你的女儿为妾，供养你终身，可以吗？"老太太很高兴。王建封就让她们到家里来，让人取来两套衣服给她们穿上。老太太和少女刚脱下旧衣服，二人全都变成凝血，聚集在地上。一个月之后，王建封被诛杀。

广陵士人

广陵有士人，常张灯独寝。一夕，中夜而寤。忽有双髻青衣女子，资质甚丽，熟寐于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惧不敢近，复寝如故。向晓乃失，门户犹故扃闭。自是夜夜恒至。有术士，为书符，施髻中。其夜，佯寝以伺之。果见自门而入，径诣髻中，解取符。灯下视之，微笑。讫，复入置髻中，升床而寝。甚惧。后闻玉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访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时甚热，乃尽开船窗而寝。中夜，忽复见。寐于床后。某即潜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紞然有声。因尔遂绝。（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一位士人，常常点着灯独自睡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就醒了。忽然有一位梳着双髻的，姿色非常美丽的青衣女子，熟睡在他的脚下。他知道她是妖怪，吓得不敢接近她，又象原来一样睡了。天将亮的时候女子才不见了，门窗仍然关闭着。从此，这女子夜夜都来。有一位术士，为他写了一道符，让他放到了发髻之中。那天夜里，他装睡等着她。果然见她从门进来，她径直到发髻中拿出那符来，在灯下看，微笑。看完了，又放回发髻中，上床睡下。他非常害怕。后来听说玉笥山上有一位道士，符咒禁语非常精妙，就前去求访。上船之后，女子就不来了。中途停在豫章，夜里很热，乘月行船。当时由于天热，就全打开船窗睡觉。睡到半夜，那女子又出现了。她睡在床后，他就偷偷地起来，急忙捉住她的手脚，扔到江里去，发出打鼓一样的声音。于是这妖物就绝迹了。

张銿

兖州录事参军张銿者，少年时，尝居淄州。第中忽多鬼怪，唯不睹其形质。家僮辈捧执食馔，皆为鬼所搏，复置空器。或以器皿掷于空中，久之方堕。或舍自行于地，更相击触。又飞火块著人身，烧而不痛，若有诟詈之者，即砖石瓦砾，应声而至。常有一儒生，不信其事，仗剑入宿于舍。其剑为瓦石所击，锋刃缺折。又有称禁咒者，将入其门，倏见瓦石交下，不能复前。宾客来者，或被搏其巾帻，掷致他所，至有露顶而逸者。如是累旬方已，其家竟亦无他。（出《玉堂闲话》）

【译文】

兖州录事参军张銿，年轻的时候，曾经住在淄州。他的宅第里忽然出现了许多鬼怪，只是看不到鬼怪的模样。家僮们捧端着饭菜，全都被鬼夺去，又把空食器放回来。有时把器皿扔到空中，很长时间才掉下来。有时全都自己走在地上，还互相撞击。还把火块扔到人身上，烧而不痛。如果有诟骂鬼怪的，立即就会有砖瓦石块应声打来。曾经有一个儒生，不相信这件事，带着剑住进来。那剑被瓦石打得锋刃断缺。又有一个自称会符咒的，要进这门的时候，突然看到瓦石交加而下，不能再往前走。来过的宾客，有的被抢去了头巾，扔到别的地方，以至有光着脑袋就逃的。如此连连折腾了十天才停止，他的家最终也没有别的怪事。

宗梦征

晋蔡州巡官宗梦征，善医，居东京。开运二年秋，解玉巷东有病者，夜深来召，乘马而至。将及四更，去解玉巷口民家门前，有一物，立而动，其形颇伟，若黑雾亭亭然。仆者前行，愕立毛竖，马亦鼻鸣耳耸不进。宗则强定心神，策马而去。比其患者之家，则不能诊脉，尤觉恍惚矣。既归伏枕，凡六七日方愈。（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朝蔡州巡官宗梦征，善长医药，住在东京。开运二年秋天，解玉巷东有一个有病的，深夜来找他看病，是骑马来的。将近四更的时候，到解玉巷口平民家的门前，发现一个东西，站着而且会动，形体很大，象高高立起的黑雾。仆人走在前面，吓得停步，毛发悚立。马也鼻子翕张，耳朵竖起，不敢前进。宗梦征强定心神，驱马走过去。等到了患者之家，已经吓得不能诊脉，感到特别恍惚。回家之后，一下子病倒，六七天之后才好。

黄仁浚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浚，自言壬子岁，罢陇州汧阳主簿，至凤翔城。有文殊寺，寺中土偶数十躯，忽自然摇动，状如醉人，食顷不止。观者如堵，官司禁止之。至今未知其应。（出《稽神录》）

【译文】

舒州司士参军黄仁浚自己说，壬子年他罢了陇州汧阳主薄的官职，到了凤翔城。凤翔城里有一座文殊寺，寺中有几十个泥像。这些泥像忽然自己摇动，样子象喝醉了的人，一顿饭的工夫没停止。围观的人山人海，官府禁止围观。至今不知有什么应验。

孙德遵

舒州都虞侯孙德遵，其家寝堂中铁灯擎，忽自摇动，如人撼之，至明日，有一婢偶至灯擎所，忽然尔仆地，遂卒。（出《稽神录》）

【译文】

舒州都虞侯孙德遵，他家寝室里的铁灯架，忽然自己摇动，象人撼动了它。到了第二天，有一个婢女偶尔来到灯架旁边，忽然倒在地上，于是就死了。

人妖

东郡民

汉建安中，东郡民家有怪事。无故瓮器自发，訇訇作声，若有人击。盘案在前，忽然便失。鸡生辄失子。如是数岁，人共恶之。乃多作美食，覆盖著一室中，阴藏户间伺之。果复来发。闻声，便闭户周旋。室中了无所见，乃暗以杖挝之。至久，于室隅闻有呻呼之声，乃开户视之。得一老翁，可百余岁，言语状貌，颇类于兽。遂周问，及于数里外得其家。云，失来十余年，得之哀喜。后岁余，复失之。闻陈留界复有怪如此，时犹以为此翁。（出《搜神记》）

【译文】

汉朝建安年间，东郡一户平民家里有怪事。无缘无故瓮、罐等器皿自己就打开了，发出訇訇的响声，就像有人击打似的。盘子、案子本来在眼前，忽然就没了。鸡生了蛋动不动就不见了。如此好几年。人们都很讨厌。就多做了些好吃的，覆盖起来放在一个屋里，偷偷藏在门后等着。果然又来打开。一听到声音，便关了门窗和它周旋。屋里什么也看不见，就暗自用木棒打它。打到很久，听到屋角上有呻吟的声音，这才打开门来看。见到一个老头，能有一百多岁，说话和模样，很像野兽。于是就到处打听，在几里外找到他家。家里人说，他丢失十多年了，找到他真是又悲又喜。后来一年多，他又丢失了。听说陈留一带又有这样的怪物，当时人们还以为就是这个老头。

胡顼

夏县尉胡顼，词人也。尝至金城县界，止于人家。人为具食，顼未食，私出。及还，见一老母，长二尺，垂白寡发，据案而食，饼果且尽。其家新妇出，见而怒之，搏其耳，曳入户。顼就而窥之，纳母于槛中，窥望两目如丹。顼问其故，妇人曰："此名为魅，乃七代祖姑也。寿三百余年而不死，其形转小。不须衣裳，不惧寒暑。锁之槛，终岁如常。忽得出槛，偷窃饭食得数斗。故号为魅。"顼异之。所在言焉。（出《记闻》）

【译文】

夏县县尉胡顼，是个词人。有一次他到金城县去，住在一户人家里。人家给他准备了吃的东西，胡顼没吃，私自跑了出去。等到回来，他看见一位老女人，二尺高，垂着稀疏的白头发，占着桌案正在吃，饼果将被她吃光。那家的新媳妇出来，见了她很生气，揪着她的耳朵拽进屋里。胡顼走上前去窥视，见新媳妇把老女人装进笼子里。老女人的两只眼睛，向外窥望，红如丹砂。胡顼问这是为什么，妇人说："这个人叫做'魅'，是上七辈祖奶奶，活了三百多岁而不死。她的身形变小了。不需要衣服，不怕冷热，锁在笼子里，四季如常。偶然从笼子里跑出来，偷饭吃能吃好几斗，所以才叫做'魅'。"胡顼感到惊奇，奇就奇在妇人说的话里边。

乌程县人

吴孙休时，（"时"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乌程有人，因重疾愈而能响言，音闻十数里外。所闻之处，即若座间。其邻家，有子居外，久不归省。其父假之，使为责词。子闻之，以为鬼神，颠沛而归。亦不知所以然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三国东吴孙休的时候，乌程有一个人，因为重病痊愈后能喊出很响的话，声音能传出十几里外。所能听到的地方，就像他在座间。他的邻居，有个儿子住外地，很长时间没回来探家，邻居就借助他来对儿子说了些责备的话。儿子听到了，以为是鬼神，就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也不知他为什么能这样。

李宣妻

晋安帝义熙中，魏兴李宣妻樊氏，有娠，过期不孕。而额上有疮，儿穿之而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晋安帝义熙年间，魏兴人李宣的妻子樊氏，怀了孕，过了期也没生。而她额头上有疮，婴儿从疮口生出来。

赵宣母

长山赵宣母，妊身，臂上生疮，儿从疮中出。（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长山赵宣的母亲，怀了孕，臂上生了疮，婴儿从疮里生出来。

马氏妇

后蜀李势末年，马氏妇妊身，儿从肋下出，母子无恙。其年，势为桓温所灭。（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后蜀李势末年，一个姓马的妇女怀了孕，孩子从胸侧生出来，母子都安全无恙。那年李势被桓温灭亡。

杨欢妻

宋孝武时，荆州人杨欢妻，于股中生女。及孝武崩，子业立。狂勃，被废见害。所生女，至齐犹存。（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南朝宋孝武帝时，荆州人杨欢的妻子，从大腿上生了个女儿。到孝武帝死后，刘子业登基，因狂暴被废除，被害死。杨欢妻所生的女儿到了齐朝还活着。

寿安男子

寿安男子，不知姓名。肘拍板，鼻吹笛，口唱歌。能半面笑，半面啼。一乌犬解人语，应口所作，与人无殊。（出《朝野佥载》）

【译文】

寿安有一位男子，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肘能拍板，鼻能吹笛，口能唱歌，能半张脸笑，半张脸哭。一只黑狗能听懂人语，答应后做的事情，和人没什么两样。

崔广宗

清河崔广宗者，开元中为蓟县令。犯法，张守珪致之极刑。广宗被枭首，而形体不死。家人舁归。每饥，即画地作饥字，家人遂屑食于颈孔中，饱即书止字。家人等有过犯，书令决之。如是三四岁，世情不替。更生一男。于一日书地云："后日当死，宜备凶具。"如其言也。（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清河人崔广宗，开元年间是蓟县县令。他犯了法，张守珪判他极刑。崔广宗被砍了头，但是形体不死。家人把他抬回去。每当他饿了，就在地上写一个"饥"字，家人就从脖孔中填加碎食，饱了就写一个"止"字。家人有犯过错的，他就写字决定怎么处治。如此三四年，世情没有变化。他妻子又生了一个男孩。有一天他在地上写道："后天会死的，应该准备好凶具。"果然象他说的那样。

许州僧

许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岁已后，每寝熟，即喉声如鼓簧，若成韵节。许州伶人伺其寝，即谱其声，按之丝竹，皆合古奏。僧觉，亦不自知。二十余年如此。（出《酉阳杂俎》）

【译文】

许州有一位老僧，从四十岁以后，每当睡熟，喉声就象奏乐，好象有节奏。许州从事演唱的人等他睡了，就谱录他的声音，用乐器一奏，都合乎古乐。老僧醒了自己也不知道。二十多年都这样。

田瞫

秀才田瞫云，大和六年秋，凉州西县百姓妻，产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两面，顶（"顶"原作"项"，据明抄本改。）上发一穗，长至足。时朝伯峻为县令。（《出酉阳杂俎》）

【译文】

秀才田瞫说，大和六年秋天，凉州西县的一个百姓的妻子，生下一个儿子。四只手四只脚，一个身子两张脸，头顶上的头发长成一穗，发长到脚。当时朝伯峻是县令。

元镐

故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令日，怒一狱子王行约者。命曳之，去巾，既无毛发，而有两角，长三四寸。镐曰："真牛头也。"遂舍之。（出《闻奇录》）

【译文】

原京兆少尹元镐，任虢县县令的时候，对一个叫王行约的狱卒很生气。让人上前拽他，除去他的头巾，见他没有头发，却有两只角，角长三四寸。元镐说："真是牛头。"就放了他。

无足妇人

晋少主之代，有妇人，仪状端严，衣服铅粉，不下美人。而无腿足，繇带以下，像截而齐，余皆具备。其父载之于独车，自邺南游浚都，乞丐于市，日聚千人。至于深坊曲巷，华屋朱门，无所不至。时人嗟异，皆掷而施之。后京城获北戎间谍，官司案之，乃此妇为奸人之领袖。所听察甚多，遂戮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晋少主的时候，有一位妇人，仪表容貌端庄，衣服华丽，不比美人差。但是她没有腿和脚，腰带以下，象截的那么齐，其余的都具备。她父亲单独用一辆车载着她，从邺南游浚都，在市上要饭，每天都聚集上千人。至于深街曲巷、豪门大家，她没有不去的地方。时人慨叹她的怪异，都投掷钱物施舍于她。后来京城抓获一个北戎的间谍，官府一查，原来这妇人是奸人的领袖。她弄到的情报很多，于是就杀了她。

娄逞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服诈为丈夫。粗会棋博，解文义。游公卿门。仕至扬州从事而事泄。明帝令东还，始作妇人服。叹曰："有如此伎，还为老妪，岂不惜哉。"史臣曰："此人妖也。阴为阳，事不可。"后崔惠景举事不成应之。（出《南史》）

【译文】

南齐东阳女子娄逞，变换服饰扮作男子，多少懂一些棋艺博戏，粗通文义，交游于公卿门第。做官做到扬州从事而事情泄漏了。齐明帝让她东归，才穿上女人的服装。她叹道："我有这样的本事，回家当个老太太，难道不可惜吗？"史臣说："这是个人妖。阴变成阳。这样的事是不可以的。"后来崔惠景举大事不成应了这件事。

孟妪

彭城刘颇，常谓子婿进士王胜话，三原县南董店，店东壁，贞元末，有孟妪，年一百余而卒。店人悉曰张大夫店。颇自渭北入城，止于媪店。见有一媪，年只可六十已来。衣黄绸大裘，乌帻，跨门而坐焉。左卫李胄曹，名士广。其妪问广何官，广具答之。其媪曰："此四卫耳，大好官。"广即问媪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于张詧为妻。"詧为人多力，善骑射。郭汾阳之总朔方，此皆部制之郡。灵夏邠泾岐蒲是焉。吾夫张詧，为汾阳所任，请重衣赐，常在汾阳左右。詧之貌，酷相类吾。詧卒，汾阳伤之。吾遂伪衣丈夫衣冠，投名为詧弟，请事汾阳。汾阳大喜，令替缺。如此又寡居一十五年。自汾阳之薨，吾已年七十二。军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茕独，遂嫁此店潘老为妇。迩来复诞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儿也，颇每心记之。与子婿王胜，话人间之异者。（出《乾鐉子》）

【译文】

彭城的刘颇，曾经对他的女婿进士王胜说，三原县南董店东面隔壁，贞元末年有一个姓孟的老太太，活了一百多岁才死。这个店人们都叫它张大夫店。刘颇从渭北入城，住在老妇人店里，见有一位老妇人，年龄约摸六十来岁。她穿黄绸子大皮袄，戴黑头巾，跨门坐在那里。左卫李胄曹，名叫士广，那老太太问李士广做什么官，李士广作了详细回答。那老妇人说："这是四卫，大好官！"李士广就问老妇人："为什么这么说呢？"老妇人说："我二十六岁的时候，嫁给张詧为妻。张詧很有力气，善于骑马射箭。郭子仪总镇朔方，这都是他的部下辖制的郡，灵、夏、邠、泾、岐、蒲就是。我丈夫张詧，就是郭子仪任用的，受到过许多赏赐，常在郭子仪的左右。张詧的相貌，和我特别相象。张詧死后，郭子仪很悲伤。我就穿了丈夫的衣服，戴了丈夫的帽子，假扮张詧的弟弟，请求到郭子仪手下做事。郭子仪大喜，让我顶替了空缺。这样就又寡居了一十五年。郭子仪死时，我已经七十二岁。军中连连奏请，让我兼做御史大夫。我忽然觉得孤独，就嫁给这个店潘老汉为妇。近来又生了两个儿子，叫潘滔、潘渠。潘滔五十有四。潘渠五十有二。"这两个儿子，刘颇常常在心中记起。他和女婿王胜，述说人间的怪异。

黄崇嘏

王蜀有伪相周庠者，初在邛南幕中，留司府事。时临邛县送失火人黄崇嘏，才下狱，便贡诗一章曰："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览诗，遂召见。称乡贡进士，年三十许，祗对详敏。即命释放。后数日，献歌。周极奇之，召（"召"原作"名"，据明抄本改。）于学院与诸生侄相伴。善棋琴，妙书画。翌日，荐摄府司户参军。颇有三语之称，胥吏畏伏，案牍丽明。周既重其英聪，又美其风采。在任将逾一载，遂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袖封状谢，仍贡诗一篇曰："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扳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览诗，惊骇不已，遂召见诘问。乃黄使君之女，幼失覆荫，唯与老奶同居，元未从人。周益仰贞洁，郡内咸皆叹异。旋乞罢，归临邛之旧隐，竟莫知存亡焉。（出《玉溪编事》）

【译文】

五代前蜀的伪相叫周庠。他当初在邛南幕府中，留下管理府事。当时临邛县送来一个叫黄崇嘏的失火人，才下狱便献诗一首说："偶离幽隐住临邛，行止坚贞比涧松。何事政清如水镜，绊他野鹤向深笼。"周庠读完诗，就召见他。称他是乡贡进士。他年龄在三十岁左右，恭敬地回答问题详细敏捷，周庠就下令释放他。几天后，他献来一首歌。周庠认为他不一般，把他召入学院，与各位读书的子侄为伴。黄崇嘏善长下棋和弹琴，妙于书画。第二天，他被推荐代理府司户参军。很有"三语"的美称，小官吏敬畏他，他办的案牍文书漂亮清楚。周庠既器重他的聪明，又赞美他的风采。他在任将超过一年，周庠就想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黄崇嘏又带上一封辞谢信，仍献诗一首说："一辞拾翠碧江涯，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扳椽，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周庠看完诗，惊骇不已，于是就召见她，盘问她。原来她是黄使君的女儿，从小失去母爱，只和老祖母同居，一直没有嫁人。周庠更加仰慕她的贞洁，郡内全都叹她与众不同。不久她请求免官，回到临邛旧居，竟不知她是存是亡。

白项鸦

契丹犯阙之初，所在群盗蜂起，戎人患之。陈州有一妇人，为贼帅，号曰白项鸦。年可四十许，形质粗短，发黄体黑。来诣戎王，袭男子姓名，衣中拜跪，皆为男子状。戎王召见，赐锦袍银带鞍马，署为怀化将军。委之招辑山东诸盗，赐与甚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之。妇人自云，能左右驰射，被双鞬，日可行二百里。盘矛击剑，皆所善也。其属数千男子，皆役服之。人问有夫否，云，前后有夫数十人，少不如意，皆手刃之矣。闻者无不嗟愤。旬日在都下。乘马出入。又有一男子，亦乘马从之。此人妖也。北戎乱中夏，妇人称雄，皆阴盛之应。妇人后为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戮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契丹进犯京城之初，所在之地盗贼蜂起，戎人很担忧。陈州有一个妇人，是盗贼之帅，外号白项鸦。年龄有四十来岁，形貌又粗又短，头发黄，身体黑。她来拜见戎王，用的是男子的姓名，衣服、头巾、拜跪，全是男子模样。戎王召见她，赐给她锦袍、银带、鞍马，让她暂任怀化将军。委派她招安山东的盗贼，赏赐非常丰厚。伪燕王赵延寿召问她，妇人自己说，她能左右骑着马射箭，挎双弓，一天能走二百里，举枪击剑，都是她善长的。她手下几千男子，都听她使唤。有人问她有丈夫没有，她说，前后有丈夫几十人，稍有不如意，全都让她亲手杀了。听说的没有不气愤的。十天以后在都下，她骑着马出入，又有一个男子，也骑着马跟着她。这是个人妖。北戎叛乱中夏，这妇人称雄，都是阴盛的表现。这妇人后来被兖州节度使符彦卿杀死。

卷第三百六十八　　精怪一

杂器用（偶像附）　阳城县吏　桓玄　徐氏婢　江淮妇人　刘玄　游先朝　居延部落主

　僧太琼 清江郡叟　韦训　卢赞善　柳崇　南中行者　曲秀才　虢国夫人

阳城县吏

魏景初中，阳城县吏家有怪。无故闻拍手相呼，伺无所见。其母夜作倦，就枕寝息。有顷，复闻灶下有呼曰："文约，何以不见？"头下应曰："我见枕，不能往，汝可就我。"至明，乃饭锸也。即聚烧之，怪遂绝。（出《搜神记》）

【译文】

三国魏景初年间，阳城县县吏家里发生怪事。没有原因就听到有人拍手互相呼叫，等着看又什么也看不见。他的母亲夜间干活很疲倦，睡下不一会儿，又听到灶下有人喊道："文约，怎么看不见你？"她头下有人答应说："我被枕住了，不能过去！你可以到我这来！"到了天亮一看，原来是盛饭用的铲子。立即就把它们集中起来烧了，妖怪也就灭绝了。

桓玄

东晋桓玄时，朱雀门下，忽有两小儿，通身如墨，相和作《芒笼歌》，路边小儿从而和之数十人。歌云："芒笼茵，（"茵"原作"首"，据明抄本改。）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声甚哀楚，听者忘归。日既夕，二小儿还入建康县，至阁下，遂成一双漆鼓槌。鼓吏列（"列"原作"刘"，据明抄本改。）云："槌积久，比恒失之而复得，不意作人也。"明年春而桓玄败。言"车无轴，倚孤木。"，"桓"字也。荆州送玄首，用败笼茵包裹之，又以芒绳束缚其尸，沉诸江中。悉如童谣所言尔。（出《续齐谐记》）

【译文】

东晋桓玄那时候，在朱雀门下，忽然有两个通身黑如墨的小男孩，互相一唱一和地唱《芒笼歌》。路边的小孩跟着唱和的有几十人。歌说："芒笼茵，绳缚腹。车无轴，倚孤木。"歌声非常哀伤凄楚，听的人都忘记了回家。天已经要黑了，两个小男孩回到建康县衙，来到阁楼下，就变成一对漆鼓槌。打鼓的官吏们说："这鼓槌堆积放置好长时间了，最近常常丢失了而又回来，没想到它们变成了人！"第二年春天桓玄失败了。说："车无轴，倚孤木"，是个"桓"字。荆州把桓玄的头颅送回来，用破败的竹垫子包裹着，又用草绳捆绑他的尸体，沉到了大江之中，完全像童谣说的那样。

徐氏婢

东海徐氏婢兰，晋义熙中，忽患病，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出《异苑》）

【译文】

东海一个姓徐的人，有一个名字叫兰的婢女。晋朝义熙年间，她忽然得了病，打扫灰尘的动作与平常不同。大家共同偷偷地观察她，见扫帚从壁角出来，快步走到婢女的床下。于是，就把扫帚拿出来烧了。

江淮妇人

江淮有妇人，为性多欲，存想不舍，日夜常醉。旦起，见屋后二少童，甚鲜洁，如宫小吏者。妇因欲抱持，忽成扫帚，取而焚之。（出《幽明录》）

【译文】

江淮有一个妇人，为人性情贪婪，有很多欲望。她不放弃自己的想象，日夜总是沉醉在想象之中。一天早晨起来，看见屋后有两个小孩，非常鲜丽干净，象宫中的小官吏。妇人于是想要抱起来，小孩忽然变成扫帚，就拿出来烧了。

刘玄

宋中山刘玄居越城。日暮，忽见一著乌裤褶来取火，面首无七孔，面莽党然。乃请师筮之。师曰："此是家先代时物，久则为魅，杀人。及其未有眼目，可早除之。"刘因执缚，刀断数下，乃变为一枕。此乃是祖父时枕也。（出《集异记》）

【译文】

南北朝，宋，中山人刘玄住在越城。天黑了，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黑裤子的人来取火，头脸上没有七窍，脸像一堆荒草的样子。于是就请巫师占卜。巫师说："这是你家前辈时候的东西，时间久了就变成了鬼魅杀人。趁它还没有长出眼睛，可以及早除掉它。"刘玄于是把那个怪物捉拿捆绑起来，用刀砍了几下，竟变成一个枕头。这是他祖父那时候的枕头。

游先朝

广平游先朝。丧其妻。见一人著赤裤褶。知是魅。乃以刀斫之。良久。乃是己常著履也。（出《集异记》）

【译文】

广平人游先朝，死了妻子。看见一个穿红裤子的人，知道是鬼怪，就用刀砍他。过了好一会一看，原来是自己经常穿的鞋。

居延部落主

周静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奢逸好（"好"字原阙，据明抄本补。）乐，居处甚盛。忽有人数十至门，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主成多受。"因趋入。骨低问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某"原作"集"，据明抄本改。）等数人各殊，名字皆不别造。有姓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獐者，姓卫者，姓班者，然皆名受。唯某帅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晓弄碗珠，性不爱俗，言皆经义。"骨低大喜曰："目所未睹，有一优即前曰："某等肚饥，（"饥"原作"肌"，据明抄本改。）臈臈怡怡（明抄本"怡怡"作"恰恰"。）皮漫绕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开口终当不舍。"骨低悦，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请弄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长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残两人。长者又曰："请作终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递相吐出，人数复足。骨低甚惊，因重赐赍遣之。明日又至，戏弄如初。连翩半月，骨低颇烦，不能设食。诸伶皆怒曰："主人当以某等为幻术，请借郎君娘子试之。"于是持骨低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请命，骨低惶怖。降阶顿首，哀乞亲属。伶（"伶"原作"完"，据明抄本改。）者皆笑曰："此无伤，不足忧。"即吐出之，亲属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衅杀之。因令密访之，见至一古宅基而灭。骨低令掘之，深数尺，于瓦砾下得一大木槛，中有皮袋数千。槛旁有谷麦，触即为灰。槛中得竹简书，文字磨灭，不可识。唯隐隐似有三数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诸袋为怪，欲举出焚之。诸袋因号呼槛中曰："某等无命，寻合化灭。缘李都尉留水银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即都尉李少卿般粮袋，屋崩平压。绵历岁月，今已有命。见为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于神，不相残毁。自此不敢复扰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银，尽焚诸袋。无不为冤楚声，血流漂洒。焚讫，骨低房廊户牖，悉为冤痛之音，如焚袋时，月余日不止。其年，骨低举家病死。周岁，无复孑遗。水银后亦失所在。（出《玄怪录》）

【译文】

周静帝初年，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高傲残暴，奢侈安逸，喜欢玩乐，居住的地方非常华丽。忽然有几十人来到门前，一个人首先上前递上名片说："我是省名部落主成多受。"于是就走进门去。勃都骨低问道："你这个部落为什么是个省名部落？"成多受说："我们几十人各不一样，名字都不另起，有姓马的、姓皮的、姓鹿的、姓熊的、姓獐的、姓卫的、姓班的，但是名字都叫'受'，只有我这个当帅的叫'多受'。"勃都骨低说："你们都象唱戏的，有什么解释的呢？"成多受说："通晓摆弄碗、珠等器物的道理，生性不喜欢世俗，说的都是合乎经典要义的事情。"勃都骨低很高兴，说："我从没见过。"有一个唱戏的立即上前说道："我们肚子饥饿，咕咕噜噜地响，肚皮随便地绕了身体三圈儿。主人的饭食如果不充足，我们开口要，终究也会不给的。"勃都骨低高兴，又命人增加饭菜。一个人说："请让我表演一个'大小相成，终始相生'"于是，一个高个子吞了一个矮个子，一个胖子吞了一个瘦子，高个子和胖子互相吞了两个人。高个子又说："请让我表演'终始相生'吧！"于是他吐出一个人，吐出来的人又吐出一个人，相递吐出来，人数又够了。勃都骨低非常吃惊，就重重地赏赐了他们。第二天他们又来了，表演的把戏和原来一样。如此一连表演了半个月。勃都骨低很烦，不能为他们准备饭食了。戏子们都生气说："主人会把我们的表演当成幻术，请把你的娘子借给我们试一试。"于是把勃都骨低的儿女、弟妹、甥侄、妻妾等，吞到肚子里去。肚子里的人都哭哭啼啼请求出来。勃都骨低恐慌害怕，下到阶下来磕头，哀求把亲属放回来。唱戏的都笑着说："这没关系，不要愁。"于是就把人吐出来。亲属们和原来完全一样。勃都骨低深深地生气了，想要用杀牲的血杀死他们。于是派人秘密地查访，见他们走到一座古宅院的墙基就消失了。勃都骨低让人挖那墙基，挖了几尺，在瓦砾下挖到一个大木笼，笼中有几千只皮袋。笼旁谷粒麦粒，用手一碰就变成灰。从笼中得到一份简书，文字已经磨灭了，不能辨识，只隐隐约约好像有三几个字象是"陵"字。勃都骨低知道是这些皮袋作怪，想要弄出来烧了它，皮袋们就在笼子里哭喊道："我们没有生命，不久就该消灭。因为李都尉留有水银在这里，所以能够暂时存活。我们是都尉李少卿的搬粮袋，屋倒了，平压下来。经过很长的岁月，现在已经有了生命，被居延山神收为唱戏的。请求你看在神的情份上，不杀我们。从此我们不敢再骚扰您的府第了。"勃都骨低认为水银有用，把那些皮袋全烧了，没有不发出冤枉痛楚之声的。血流漂洒满地。烧完了，勃都骨低的房廊门户全发出冤枉痛苦的声音，和烧皮袋时一样，一个多月之后，这种声音也没有停止。那一年，勃都骨低全家都病死。一年以后，什么东西都散失净尽，丝毫不剩。水银后来也不存在了。

僧太琼

唐上都僧太琼者，能（明抄本"能"作"俗"。）讲《仁王经》。开元初，讲于奉先县京遥村，遂止村寺。经两夏，于一日，持钵将上堂。阖门之次，有物坠檐前。时天才辨色，僧就视之，乃一初生儿，其襁裼甚新。僧惊异，遂袖之。将乞村人，行五六里，觉袖中轻。探之，乃一敝帚也。（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时上都有一个僧人叫太琼，能讲《仁王经》。开元初年，他到奉先县京遥村去讲经，就住在村寺里。经过两个夏天，有一日，他拿着钵子将要到堂上去。关门之后，有一个什么东西掉到屋檐下。当时天色刚刚能辨别颜色，僧人靠近一看，竟是一个初生的孩子。那包孩子的襁褓很新。僧人非常惊异，于是就放到衣袖里。要去求村人养活这孩子，走了五六里地，忽然觉得衣袖变得很轻。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把破笤帚。

清江郡叟

唐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忽闻有异声自地中发，叟与牧童数辈，俱惊走辟易。自是叟病热且甚。仅旬余，病少愈。梦一丈夫，衣青襦，顾谓叟曰："迁我于开元观。"叟惊而寤，然不知其旨。后数日，又适野，复闻之。即以其事白于郡守。封君怒曰："岂非昏而妄乎？"叱遣之。是夕，叟又梦衣青襦者告曰："吾委迹于地下久矣，汝速出我，不然得疾。"叟大惧。及晓，与其子偕往郡南，即凿其地。约丈余，得一钟，色青，乃向所梦丈夫色衣也。遂再白于郡守，郡守置于开元观。是日辰时，不击忽自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异而惊叹。郡守因其事上闻，玄宗诏宰臣林甫写其钟样，告示天下。（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开元年间，清江郡有一个老头曾经在郡南田间牧牛，忽然听到有一种怪异的声音从地下发出来，老头和几个牧童都吓得跑开了。从此老头有病发烧一天重似一天。只十几天，病稍微好些了，他梦见一位男子，穿着青色短衣，看着他对他说："把我搬迁到开元观去！"老头惊醒了，但是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过了几天，又到野外去，又听到那怪异的声音。他就把这事报告给郡守。郡守生气地说："这难道不是胡说八道吗？"让人把他哄出去。这天晚上，老头又梦见穿青色短衣的男子告诉他说："我寄身地下已经好长时间了，你赶快把我弄出来，不然你就得病！"老头特别害怕。到了天明，和他的儿子一块来到郡南，挖那地。大约挖了一丈多深，挖到一口钟，青色，就象梦见的那个男子的衣服颜色。于是又去报告郡守，郡守把钟放在开元观。这一天辰时，没人敲它它自己响了，声音特别响亮。清江的人们，都认为怪异而惊叹。郡守就把这事上奏给皇帝知道，唐玄宗让宰相李林甫去画下钟的样子，告示全天下。

韦训

唐京兆韦训，暇日于其家学中读《金刚经》。忽见门外绯裙妇人，长三丈，逾墙而入。遥捉（"遥捉"原作"迳投"，据明抄本改。）其家先生，为捽发曳下地。又以手捉训，训以手抱《金刚经》遮（"遮"原作"遍"，据明抄本改。）身，仓卒得免。先生被曳至一家，人随而呼之，乃免。（"免"原作"得"，据明抄本改。）其鬼走入大粪堆中。先生遍身已蓝靛色，舌出长尺余。家人扶至学中，久之方苏。率村人掘粪堆中，深数尺，乃得一绯裙白衫破帛新妇子。焚于五达衢，其怪遂绝焉。（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京兆人韦训，闲暇之日在自己家的家学里读《金刚经》。忽然看见门外有一个穿粉红色衣裙的妇人，三丈多高，跳墙进来，远远地伸手去捉他家的教书先生，先生被她揪住头发拽下地来。又伸手来捉韦训，韦训用手抱起《金刚经》遮挡身体，仓促地躲开了。教书先生被拽到一家，这家人跟在后面喊叫，才得免。那鬼跑进大粪堆里。教书先生已经全身蓝靛色，舌头吐出来一尺多长。家人把他扶到家学中，好长时间才醒过来。韦训领人挖那个粪堆，挖到几尺深时，竟挖到一个粉红裙白衣衫破布娃娃。把它在四通八达的路口烧掉，那怪就灭绝了。

卢赞善

卢赞善家，有一瓷新妇子。经数载，其妻戏谓曰："与君为妾。"卢因尔惘惘。恒见一妇人，卧于帐中。积久，意是瓷人为祟，送往寺中供养。有童人，晓于殿中扫地，见一妇人。问其由来，云是卢赞善妾，为大妇所妬，送来在此。其后见卢家人至，因言见妾事。赞善穷核本末，所见服色，是瓷人。遂命击碎。心头有血，大如鸡子。（出《广异记》）

【译文】

卢赞善家有一个瓷做的娃娃。放了几年，他的妻子开玩笑对他说："让这瓷娃娃给你当小老婆吧！"卢赞善因此就惘惘然，总能看到一个妇人躺在他的帐中。时间长了，他料到这是瓷娃娃作怪，就把它送到寺院里供养起来了。有一个童子，早晨在殿前扫地，看见一位妇人。问她从哪儿来，她说她是卢赞善的小老婆，被大老婆嫉妒，送到这儿来了。后来童子见卢家人来，就说起见到卢赞善小老婆的事。卢赞善详细弄清事情的始末，根据童子见到那人的服饰，断定是瓷娃娃。就让人把它打碎，它心头有血，象鸡蛋那么大。

柳崇

越州兵曹柳崇，忽疡生于头，呻吟不可忍。于是召术士夜观之，云："有一妇女绿裙，问之不应，在君窗下。急除之。"崇访窗下，止见一瓷妓女，极端正，绿瓷为饰。遂于铁臼捣碎而焚之，疮遂愈。（出《朝野佥载》）

【译文】

越州兵曹柳崇，忽然头上生了个疮，痛得一个劲地呻吟。于是找来术士夜里观察，术士说："有一个穿绿裙子的妇女，问她她也不答应，在你窗下。应该赶紧除掉她。"柳崇察看窗下，只看见一个瓷做的妓女，很端庄，用绿瓷为装饰。于是把它放到铁臼中捣碎之后烧了。疮于是就好了。

南中行者

南中有僧院，院内有九子母象，装塑甚奇。尝有一行者，年少，给事诸僧。不数年，其人渐甚羸瘠，神思恍惚。诸僧颇怪之。有一僧，见此行者至夜入九子母堂寝宿，徐见一美妇人至，晚引同寝，已近一年矣。僧知塑象为怪，即坏之。自是不复更见，行者亦愈，即落发为沙门。（出《玉堂闲话》）

【译文】

南中有一个僧院，院内有一座九子母塑像，装饰雕塑得非常奇特。曾经有一个行者，很年轻，为和尚们做事。不几年，这人渐渐地变得很瘦弱，神志恍惚不清。和尚们感到很怪。有一个和尚，看见这位行者到了夜间就进入九子母堂睡觉，慢慢地又看见一个美丽的妇人来到，拉他一块睡，已近一年了。和尚们知道是塑像作怪，就把塑像毁坏了。从此不再能看见那妇人出现，行者的病也好了，即落发当了和尚。

曲秀才

道士叶法善，精于符箓之术，上累拜为鸿胪卿，优礼特厚。法善居玄真观，常有朝客十余人诣之，解带淹留。满坐思酒，忽有人扣门，云，曲秀才。法善令人谓之曰："方有朝寮，无暇晤语，幸吾子异日见临也。"语未毕，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许。肥白可观。笑揖诸公，居于末席，抗声谭论，援引今古。一坐不测，众耸观之。良久暂起，如风旋转。法善谓诸公曰："此子突入，词辨如此。岂非妖魅为眩惑乎？试与诸公取剑备之。"曲生复至，扼腕抵掌，论难锋起，势不可当。法善密以小剑击之，随手丧元，坠于阶下，化为瓶盖。一坐惊慑惶遽，视其处所，乃盈瓶醲酝也，咸大笑。饮之，其味甚佳。坐客醉而抚其瓶曰："曲生曲生，风味不可忘也，（出《开天传信记》）

【译文】

道士叶法善，对使用符箓的法术很有研究，皇上多次拜他为鸿胪卿，给他的优待和礼遇特别丰厚。叶法善住在玄真观，曾经有十几个朝中的人到观中来，解带住下。满坐都想渴酒。忽然有人敲门，说他是曲秀才。叶法善派人对他说："正有朝中的同僚们在此，没有时间和你会晤交谈，希望你改日再来。"话还没说完，就见一个贫寒失意的读书人傲视着直闯进来。此人二十岁左右，又白又胖很好看。他笑着向各位作揖，然后坐到了末席。书生大声谈论，援引古今。满座都没料到，大家都高看他。讲很长时间，他暂时站了起来，像风一样旋转。叶法善对大家说："这个人突然进来，词辨能力如此，难道不是妖怪炫耀迷惑吗？和大家拿出剑来防备他试试。"有一天曲生又来了，他时而握住手腕，时而击掌，尖锐地提出问题，时时发难，势不可当。叶法善偷偷地用小剑击他。他随着叶法善的手掉了脑袋，落到阶上，变成一个瓶盖。满座人又惊又怕，看那处所，原来是满满一瓶好酒，大家全都大笑。喝那酒，味道特别好。座客们醉了抚摸着那瓶子说："曲生，曲生，你的风味不能忘啊！"

虢国夫人

长安有一贫僧，衣甚褴褛。卖一小猿，会人言，可以驰使。虢国夫人闻之，遽命僧至宅。僧既至，夫人见之，问其由。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余年。偶群猿过，遗下此小猿，怜悯收养，才半载以来，此小猿识人意，又会人言语，随指顾，无不应人使用。实不异一弟子耳。僧今昨至城郭。资用颇乏。无计保借得此小猿，故鬻之于市。"夫人曰："今与僧束帛，可留此猿，我当养之。"僧乃感谢，留猿而去。其小猿旦夕在夫人左右，夫人甚爱怜之。后半载，杨贵妃遗夫人芝草，夫人唤小猿令看玩。小猿对夫人面前倒地，化为一小儿，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怪，呵而问之。小儿曰："我本姓袁。卖我僧昔在蜀山中。我偶随父入山采药，居林下三年，我父常以药苗啗我。忽一日，自不觉变身为猿。我父惧而弃我，所以被此僧收养，而至于夫人宅。我虽前日口不能言，我心中之事，略不遗忘也。自受恩育，甚欲述怀抱于夫人，恨不能言。每至深夜，唯自泣下。今不期却变人身，即不测尊意如何。"夫人奇之，遂命衣以锦衣，侍从随后。常秘密其事。又三年，小儿容貌甚美，贵妃曾屡顾之。复恐人见夺，因不令出，别安于小室。小儿唯嗜药物，夫人以侍婢常供饲药食，忽一日，小儿与此侍婢，俱化为猿。夫人怪异，令人射杀之，其小儿乃木人耳。（出《大唐奇事》）

【译文】

长安有一个穷和尚，衣服非常破旧。他到处卖一只小猴。这只小猴理解人语，可以驱使它做事。虢国夫人听说了，急忙让和尚到宅院里来。和尚到了之后，夫人见了猴子，就问这猴子的来由。和尚说："贫僧本来住在西蜀，在山中住了二十多年。偶然有一次一群猿猴路过，丢下了这小猿猴。我怜悯它，就把它收养了，才半年。这小猿明白人的意思，又会人的语言，随着你的指示，没有不随人意使用的。实在和一名弟子没什么两样。贫僧现在是昨天才到城里来，很缺乏资用，没有办法保住这小猿了，所以就在市上卖它。"夫人说："现在我给你成捆的丝帛，可以把小猿留下，我会喂养它的。"和尚就感谢，留下小猿离开了。那小猿从早到晚在夫人左右，夫人非常喜欢它。半年后，杨贵妃赠送给虢国夫人一株灵芝草，夫人喊小猿让它观看玩耍。小猿在夫人面前倒在地上，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容貌端庄秀美，年龄有十西五岁。夫人很奇怪，呵叱他，问他。小男孩说："我本姓袁。卖我的那个和尚以前在蜀山中。我偶然跟着父亲进山采药，在林中住了三年，我父亲常把一些药草给我吃。忽然有一天，自己不觉变身成了猿猴。我父亲害怕，把我扔了，所以被那和尚收养，而到了夫人的宅院里来。我虽然以前口不能说话，我心中的事一点不忘。自从受到夫人的恩育，很想和夫人说说心里话，只恨自己不能说话。每到了深夜，只自己哭泣。今天没想到竟然变成人身，就不知夫人尊意如何了。"夫人认为奇怪，就命人拿来衣服给他穿，侍从随后。一直保密，不说出去。又过了三年，小男孩容貌特别好看，杨贵妃曾经屡次注视他。夫人怕被人夺走他，就不让他出来，另安排住在一个小屋里。小男孩只嗜好药物，夫人让侍婢经常供给他药食。忽然有一天，小男孩和这个侍婢都变成猿猴。夫人感到怪异，让人射杀它们，那小男孩原来是个木头人。

卷第三百六十九　　精怪二

杂器用 苏丕女　蒋惟岳　华阴村正　韦谅　东莱客　交城里人　岑顺　元无有　李楚宾

苏丕女

武功苏丕，天宝中为楚丘令，女适李氏。李氏素宠婢，因与丕女情好不笃。其婢求术者行魇盅之法，以符埋李氏宅粪土中。又缚綵妇人形七枚，长尺余，藏于东墙窟内，而泥饰之，人不知也。数岁，李氏及（"及"原作"内"，据明抄本改。）婢，相继死亡。女寡居四五年。魇盅术成。綵妇人出游宅内，苏氏因尔疾发闷绝。李婢已死，莫知所由。经一载，累求术士，禁咒备至，而不能制。后伺其复出，乃率数十人掩捉，得一枚。视其眉目形体悉具，在人手中，恒动不止。以刀斫之，血流于地，遂积柴焚之。其徒皆来焚所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上。烧毕，宅中作炙人气。翌日，皆白衣号哭，数日不已。其后半岁，累获六枚，悉焚之。唯一枚得而复逸，逐之，忽乃入粪土中。苏氏率百余人掘粪，深七八尺，得桃符。符上朱书字，宛然可识。云："李氏婢魇苏氏家女，作人七枚，在东壁上土龛中。其后九年当成。"遂依破壁，又得一枚，丕女自尔无恙。（出《广异记》）

【译文】

武功人苏丕，天宝年间是楚丘县县令，女儿嫁给了一个姓李的人。姓李的素来宠爱婢女，因而和苏丕的女儿的感情不够笃诚。那婢女求一个术士作害人的法术，把符埋在李家宅院里的粪土中。又扎制了七个妇人形状的纸人，每个都是一尺多高，藏在东墙洞中，用泥伪装好，谁也不知道。几年之后，姓李的和婢女相继死亡，苏丕女寡居四五年，害人的法术成了。扎制的纸妇人在宅中出游，苏女因而病发昏倒。李氏婢女已经死了，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经过一年，多次求术士，什么样的禁咒都用了，就是不能制止。后来等它们再出来，就率领几十人捕捉，捉到一个。看它眉目形体全都具备，在人手中，总是不停地动。用刀砍它，血流到地上。于是就堆柴草烧它。它的同伴们都来烧它的地方号叫，或在空中，或在地下。烧完了，宅院里有一股烤人的气味。第二天，它的同伙们都穿白衣号哭，几天不止。此后半年，陆陆续续捉到六个，全都烧了。只有一个捉到以后又跑了，去追它，它忽然进到粪土中。苏氏女率领几十人掘粪，掘到七八尺深，掘到一块桃符。符上有红色字迹，似乎还可以辨识。那上面写的是："李氏的婢女魇苏氏家的女儿，作了七个纸人，在东壁上的土龛中，此后九年会成功。"于是就打破东壁，又捉到仅剩下的那一个纸人。苏丕的女儿从此没有什么病灾。

蒋惟岳

蒋惟岳，不惧鬼神。常独卧窗下，闻外有人声，岳祝云："汝是冤魂，可入相见。若是闹鬼，无宜相惊。"于是窣然排户，而欲升其床。见岳不惧，旋立壁下，有七人焉。问其所为，立而不对。岳以枕击之，皆走出户。因走趁，没于庭中。明日掘之，得破车辐七枚，其怪遂绝。又其兄常患重疾，岳亲自看视。夜深，又见三妇人鬼，至兄床前。叱退之，三遍，鬼悉倒地，久之走出。其兄遂愈。（出《广异记》）

【译文】

蒋惟岳，不怕鬼神。他常常独自躺在窗下，听到外面有人说话的声音，蒋惟岳祷告说："你是冤魂，可以进来相见。如果是闲鬼，不应该来惊扰我。"于是鬼魂窸窸窣窣地打开窗子，想要到床上来。见蒋惟岳不怕，旋即站到壁下去了，共有七个。蒋惟岳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立而不答。蒋惟岳用枕头击打他们，他们都跑出门去。于是他跑去追赶，见他们消失在庭院里。第二天挖掘庭院，挖到破车辐条七根，那怪就绝迹了。另外，他哥哥曾经患重病，蒋惟岳亲自照看。夜深了，又看见三个女鬼，来到哥哥床前。他把鬼叱退三遍，鬼全都倒在地上，好长时间才跑出去。他哥哥于是就痊愈了。

华阴村正

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甚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出《酉阳杂俎》）

【译文】

华阴县七级的赵村，村路因为雨水冲刷而形成深沟，就在上面架了一座桥以帮助行人来往。有一个村正曾经夜里渡桥，看见一群小孩聚在火堆旁边作游戏。村正知道他们是鬼魅，用箭射他们，就象射中了木头的声音，火就灭了。听见一个声音啾啾地说："射着我阿连的头了。"村正上县里回来，找到那地方一看，是六七片破车轮，有一片的头梢还钉着他射出去的那支箭。

韦谅

乾元中，江宁县令韦谅堂前忽见小鬼，以下唇掩面，来至灯所，去又来。使人逐之，没于阶下。明旦，掘其没处，得一故门扇，长尺余，头作卷荷状。（出《广异记》）

【译文】

乾元年间，江宁县县令韦谅在堂前忽然看见小鬼，用下嘴唇盖着脸，来到放灯的地方。离去了又回来。派人追它，它消失在台阶下。第二天早晨，在它消失的地方挖掘，挖到一块旧门扇，长一尺多，头象卷荷叶的形状。

东莱客

东都郡有馆亭，其西轩常有怪异。客有寝其下者，夜常闻有犬吠，声甚微。以烛视之，则一无所见，如是者累年矣。其后郡守命扃键为库。尝一夕月皎，有库吏见一犬甚小，苍色，自轩下环庭而走。库吏怪其与常犬异，因投石击之。其犬吠而去，入西轩下。明日，库吏以其事白于郡守。郡守命于西轩穷其迹，见门上狗有苍毛甚多，果库吏所见苍犬之色，众方悟焉。（出《宣室志》）

【译文】

东都郡有一个馆亭，它的西廊常有鬼怪。有睡在那里的客人，夜里常常听到有狗叫声，声音非常小。用灯烛去照，却什么也没看到。如此好几年了。后来郡守命令把此亭装上门栓做仓库。曾经在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有一个守库人看见一只很小的小狗。小狗是苍色的，从廊下绕着庭院跑。守库人见它与平常小狗不同感到奇怪，就扔石头打它。那小狗叫着跑开了。它跑进西廊下。第二天，守库人把这事报告郡守，郡守命人在西廊下彻底地寻找它的踪迹。看见门上画的狗有很多苍色毛，果然是守库人看见的苍狗的颜色，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交城里人

交城县南十数里，常夜有怪见于人，多悸而病且死焉。里人患之久矣。其后里中人有执弧矢夜行者，县南见一魁然若巨人状，衣朱衣，以皂中蒙其首，缓步而来，欹偃若其醉者。里人惧，即引满而发，果中焉，其怪遂退。里人惧少解，即北走至旅舍，且语其事。明日，抵县城。见郭之西丹桂，有一矢贯其上，果里人之矢。取之以归，镞有血甚多。白于县令，令命焚之。由是县南无患。（出《宣室志》）

【译文】

交城县南十几里，常常夜间有鬼怪在人前出现，大多都惊悸而病死。乡里人忧虑这事很久了。后来乡里人有带着弓箭夜间走路的，在县南见到一个象巨人一样的庞然大物。那东西穿红衣服，用黑头巾蒙着头，慢慢走来，跌跌撞撞象个喝醉了的人。乡里人害怕了，就拉满弓射箭，果真射中了，那怪就退了。乡里人的恐惧稍有缓解，就向北跑到旅店，而且讲了这件事。第二天，到达县城，见城西的一棵丹桂上有一支箭贯在上面，竟是乡里人射出的那支箭。他把它拿下来回家，箭头上有许多血。他报告给县令，县令下令把丹桂烧了。从此县南没有祸患了。

岑顺

汝南岑顺字孝伯，少好学有文，老大尤精武略。旅于陕州，贫无第宅。其外族吕氏，有山宅，将废之，顺请居焉。人有劝者，顺曰："天命有常，何所惧耳！"卒居之。后岁余，顺常独坐书阁下，虽家人莫得入。夜中闻鼓鼙之声，不知所来，及出户则无闻。而独喜，自负之，以为石勒之祥也。祝之曰："此必阴兵助我，若然，当示我以富贵期。"数夕后，梦一人被甲胄，前报曰："金象将军使我语岑君，军城夜警，有喧诤者。蒙君见嘉，敢不敬命。君甚有厚禄，幸自爱也。既负壮志，能猥顾小国乎。今敌国犯垒，侧席委贤，钦味芳声，愿执旌钺。"顺谢曰："将军天质英明，师真以律。猥烦德音，屈顾疵贱。然犬马之志，惟欲用之。"使者复命。顺忽然而寤，恍若自失，坐而思梦之征。俄然鼓角四起，声愈振厉。顺整巾下床，再拜祝之。须臾，户牖风生，帷帘飞扬。灯下忽有数百铁骑，飞驰左右。悉高数寸，而被坚执锐，星散遍地。倏闪之间，云阵四合。顺惊骇，定神气以观之。须臾，有卒赍书云："将军传檄。"顺受之。云："地连獯虏，戎马不息。向数十年，将老兵穷，姿霜卧甲。天设勍敌，势不可止。明公养素畜德，进业及时。屡承嘉音，愿托神契。然明公阳官，固当享大禄于圣世，今小国安敢望之？缘天那国北山贼合从，克日会战。事图子夜，否灭未期，良用惶骇。"顺谢之，室中益烛，坐观其变。夜半后，鼓角四发。先是东面壁下有鼠穴，化为城门。垒敌崔嵬。三奏金革，四门出兵，连旗万计，风驰云走，两皆列阵。其东壁下是天那军，西壁下金象（"金象"原作"全家"，据明抄本改。）军，部后各定。军师进曰："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王曰："善。"于是鼓之，两军俱有一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横行一尺。又鼓之，车进。如是鼓渐急而各出，物包矢石乱交。须臾之间，天那军大败奔溃，杀伤涂地。王单马南驰，数百人投西南隅，仅而免焉。先是西南有药，（明抄本"药"下有"曰"字，疑是"臼"字之讹。）王栖臼中，化为城堡。金象军大振，收其甲卒，舆尸横地。顺俯伏观之，于时一骑至禁，颁曰："阴阳有厝，得之者昌。亭亭天威，风驱连激，一阵而胜，明公以为何如？"顺曰："将军英贯白日，乘天用时，窃窥神化灵文，不胜庆快。"如是数日会战，胜败不常。王神貌伟然，雄姿罕俦。宴馔珍宴与顺，致宝贝明珠珠玑无限。顺遂荣于其中，所欲皆备焉。后遂与亲朋稍绝，闲间不出。家人异之，莫究其由。而顺颜色憔悴，为鬼气所中。亲戚共意有异，诘之不言。因饮以醇醪，醉而究泄之。其亲人僭备锹锸，因顺如厕而隔之。荷锸乱作，以掘室内，八九尺忽坎陷，是古墓也。墓有砖堂，其盟器悉多，甲胄数百，前有金床戏局，列马满枰，皆金铜成形，其干戈之事备矣。乃悟军师之词，乃像戏行马之势也。既而焚之，遂平其地。多得宝贝，皆墓内所畜者。顺阅之，恍然而醒，乃大吐，自此充悦，宅亦不复凶矣。时宝应元年也。（出《玄怪录》）

【译文】

汝南人岑顺字孝伯，年轻时好学有文才，老大之后尤其精通战略。他旅居在陕州，穷得没有房子住。他的外祖父吕氏有小宅，将要废弃，岑顺请求住在那里。有的人劝他，岑顺说："天命是一定的，怕什么呢？"到底住进去了。后来过了一年多，岑顺曾经独自坐在书阁下，即使家里人也不能进入。夜间他听到击鼓的声音，不知从哪来的，等到走出门就听不到了。岑顺因而独自高兴，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以为自己遇到了象十六国后赵王石勒发迹那样的吉祥兆头。他祈祷说："这一定是阴间的军队帮助我，如果真是那样，应当把富贵的日期预示给我。"几个晚上之后，他梦见一个人身披甲胄，上前报告说："金象将军派我来告诉岑先生，军队守城，夜里报警，有喧哗争吵的。受到您的赞美，怎敢不听您的命令。您定有高官厚禄，希望您自己爱惜自己。既然心怀壮志，能屈尊顾及我们小国吗？现在敌国侵犯城垒，空着席位委任贤能，你有可敬的名声，愿您来统帅军队。"岑顺致谢说："金象将军天生聪明，军队真正是按军纪要求的。您德高望重却屈尊来看我这微贱之人。那么我这效犬马之劳的志向，想来是有个有用的时候。"使者回去复命。岑顺忽然醒了，恍恍惚惚的，像丢了魂，坐在那里思想梦的征兆。忽然间鼓角声四起，声音更响。岑顺整理头巾下床，连连下拜进行祷告。不一会儿，门窗有风吹进，帷帘飞动。灯下忽然有几百名铁骑，飞奔左右两边，全都几寸高，却披着坚硬的铠甲，拿着锐利的武器，像天上的星星那样散落在地上。像闪电那样快的时间里，云阵从上面合拢。岑顺又惊又怕，镇定神气观看。不一会儿，有个小卒送来战书说："将军传下作战的檄文。"岑顺接了过来。檄文说："土地连接匈奴，战争连年不断，过去几十年，将军年老，兵力穷尽，披甲卧雪餐霜，老天布下强敌，情势不可阻止。您修养素质积蓄道德，文武学业进步及时。屡次受到赞美之音，愿意把神界的符契托付给您。但是您是阳间的官，本来应该在圣世享受高官厚禄，现在小国怎敢奢望用您？由于天那国北山贼联合起来，限定日期作战。事情定在半夜，虽然胜负不能预知，也用不着惶恐害怕。"岑顺道谢。室中的烛光越发亮了，他坐在那里观看事情的变化。半夜以后，战鼓号角从四面八方响起。首先在东边的墙下有个老鼠洞变成了城门。抗敌的堡垒高大森严。三次鸣锣击鼓，四门出兵，连旗上万杆，风刮云起，两方都排列成阵。那东墙下的是天那军，西墙下的是金象军。部署之后各方压住阵脚。军师进诗说："天马斜飞度三止，上将横行系四方。辎车直入无回翔，六甲次第不乖行。"国王说："好！"于是就击鼓。两军都有一匹战马，斜离三尺停止。又击鼓进军，各方都有一个徒步的小卒，横行一尺。又击鼓进军，战车前进。像这样战鼓渐渐急促各队就出来，物件包裹着箭石混杂交锋。不一会儿，天那军大败，逃奔溃散，杀伤倒地。大王独自骑马往南逃跑，几百人奔向西南角，仅仅幸免了。原先西南角有药臼，大王栖息在药臼中，变化成城堡。金象军军威大振。收集它的甲兵、车辆、尸体横仆地上。岑顺低身观看他们。于是，一匹马到禁区，颁书说："阴间阳间的事都有一定的安排，得到它的就盛。高大的老天威严，象刮风般驱驰接连激烈战斗，一阵就胜利。明公认为怎么样呢？"岑顺说："将军英明使日光逊色，趁天时用事，能知晓神仙变化的灵文非常庆幸愉快。"像这样几天会战，胜利和失败没有一定。大王相貌雄伟，雄姿天下无双。摆宴吃山珍海味，给岑顺宝贝明珠珠玑无数，岑顺就在里面荣耀起来了，想要的完全齐备了。"以后，岑顺就和亲戚朋友渐渐地断绝来往，闲暇时间不出门。家里人认为他奇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岑顺面色憔悴，象是被鬼气迷住了。亲戚共同认为其中有异，诘问他，他也不说。于是，让他喝醇美的酒，喝醉后就盘问他，他终于泄露了这事。他的亲人背着他准备锹镐，趁岑顺上厕所的时候，拿着锹镐挖掘他的房内。挖到八九尺深的时候，忽然陷落成坑，是一个古坟。坟里有砖砌的内堂，里面陪葬的器物很多，铠甲头盔几百，前面有金床和游戏的棋盘，排列车马满横盘，都是金铜做成的。那些干戈作战的事非常完备。于是明白军师的诗，就是象棋走马的形势。不久就烧了它们，平整了那块地。得到了很多宝贝，都是坟内蓄积的。岑顺看过这些，从恍惚不清中明白过来，就大吐。从此精力充沛快乐，房宅也不闹鬼了。当时是唐代宝应元年。

元无有

宝应中，有元无有，常以仲春末，独行维扬郊野。值日晚，风雨大至。时兵荒后，人户多逃，遂入路旁空庄。须臾霁止，斜月方出。无有坐北窗，忽闻西廊有行人声。未几，见月中有四人，衣冠皆异，相与谈谐，吟咏甚畅。乃云："今夕如秋，风月若此，吾辈岂不为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其一人即曰云云。吟咏既朗，无有听之具悉。其一衣冠长人即先吟曰："齐绔鲁缟如霜雪，寥亮高声予所发。"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诗曰："嘉宾良会清夜时，煌煌灯烛我能持。"其三故弊黄衣冠人亦短陋，诗曰："清冷之泉候朝汲，桑绠相牵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诗曰："爨薪贮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为劳。"无有亦不以四人为异，四人亦不虞无有之在堂隍也。递相褒赏，羡（"羡"原作"劝"，据明抄本改。）其自负。则虽阮嗣宗《咏怀》，亦若不能加矣。四人迟明方归旧所，无有就寻之，堂中惟有故杵、灯、台、水桶、破铛，乃知四人，即此物所为也。（出《玄怪录》）

【译文】

唐代宝应年间，有个元无有，曾经在仲春二月末，独自行走在江苏扬州的郊外。正赶上天晚了，大风骤雨到了。当时是兵荒马乱以后，住家人多半逃跑了，于是进入道旁空旷的村庄里。不久天晴了，斜照的明月才升起来。元无有坐在北窗下，忽然听到西廊有行人的脚步声。不一会，看见月中有四个人，衣服帽子都奇异，互相交谈很和谐，吟诗咏诵得很顺畅。于是说："今晚象秋季，清风明月这样美，我们怎能不说一二句诗，用来抒展平生的愿望呢？其中有一个人就说对对，吟诵诗的声音很清朗，元无有听得完全明白。其中一个衣帽华贵的高个子就首先吟诗说："齐地产的绔，鲁地产的缟象霜雪一样浩白，清彻响亮的高声是我发出来的。"其中第二个穿着黑衣戴着短冠的丑陋的人说："最好的来宾良友相会在清风月白的夜晚，煌煌灿烂灯烛我能支撑。"其中第三个穿着旧的破的黄衣冠的也是短小的丑陋的人，作诗："清洁冰凉的泉水等候早晨来汲取。用桑树皮搓成的绠绳互相牵引着常常出来进去。"其中第四个穿旧黑色衣帽的人作诗说："燃烧柴禾贮存泉水互相煎熬，充实别人的口腹我为他们勤劳。"元无有也不认为四个人为奇异的怪物，四个人也没料想到元无有就在堂下的空沟上，轮流相互褒奖欣赏，羡慕他们自己高傲了不起，就连三国时魏的阮籍的《咏怀》，也象不能比他们好了。四人到天亮后才归回原来的地方。元无有就地寻找他们，堂屋中只有旧杵、灯台、水桶、破锅，才知道四个人，就是这些物件变化的。

李楚宾

李楚宾者，楚人也。性刚傲，惟以畋猎为事。凡出猎，无不大获。时童元范家住青山，母尝染疾，昼常无苦，至夜即发。如是一载，医药备至，而绝无瘳减。时建中初，有善《易》者朱邯归豫章，路经范舍，邯为筮之。乃谓元范曰："君今日未时，可具衫服，于道侧伺之，当有执弓挟矢过者。君能求之斯人，必愈君母之疾，且究其原矣。"元范如言，果得楚宾，张弓骤马至。元范拜请过舍，宾曰："今早未有所获，君何见留？"元范以其母疾告之，宾许诺。元范备饮膳，遂宿楚宾于西庑。是夜，月明如昼。楚宾乃出户，见空中有一大鸟，飞来元范堂舍上，引喙啄屋，即闻堂中叫声，痛楚难忍。楚宾揆之曰："此其妖魅也。"乃引弓射之，两发皆中，其鸟因而飞去，堂中哀痛之声亦止。至晓，楚宾谓元范曰："吾昨夜已为子除母害矣。"乃与元范绕舍遍索，俱无所见。因至坏屋中，碓桯古址，有箭两只，所中箭处，皆有血光。元范遂以火燔之，精怪乃绝。母患自此平复。（出《集异记》）

【译文】

李楚宾，是楚地人。性情刚毅傲慢，只把打猎作为职业。凡是出去打猎，没有不大获而归的。当时童元范家居住在青山，母亲曾经染上疾病，白天常常没有痛苦，到晚间就发作。这样过了一年，医药全都用到了，但是一点没有减轻。当时是唐德宗建中初年，有位善长《易经》的人朱邯回江西豫章，路经童元范家，朱邯为他用蓍草占卜。于是对童元范说："您今天未时，可准备单上衣，在道边守候，会有个拿弓挟箭的过路人。您能哀求这个人，一定能治愈您母亲的病，并且能弄清病的原委了"。童元范象他说的那样，果然等得了李楚宾，李楚宾张着弓驰马到了。童元范礼拜邀请到家里。李楚宾说："今天早晨没有收获，您为什么还留我呢？"童元范把他母亲的病告诉了他，李楚宾答应了。童元范准备了吃喝，于是让李楚宾在西厢房住宿。这天晚上，月光明亮象白昼一样。李楚宾就走出房门，看见空中有只大鸟，飞到童元范的堂屋房上，伸出嘴啄房，立即听到堂屋中的叫声，痛苦难以忍受。李楚宾推测说："这个鸟是妖魅。"于是引满弓发箭射它，两发都中，那个鸟便飞离开了。堂屋中哀痛的声音也停止。到拂晓，李楚宾对童元范说："我昨晚已为您除掉了您母亲的病了。"于是和童元范绕着房舍遍地搜索，都没有发现什么。于是到破屋中，在支撑碓臼木架的旧址上，有两只箭，中箭的地方，都有血光。童元范就用火烧了它，妖精怪物才灭绝。母亲的病从此以后平安康复。

卷第三百七十　　精怪三

杂器用 国子监生　姚司马　崔　珏　张秀才　河东街吏　韦协律兄　石从武　姜修

　　　　王屋薪者

国子监生

元和中，国子监学生周乙者，尝夜习业。忽见一小儿，鬅鬙头，长二尺余，满颈碎光如星，荧荧可恶。戏弄笔砚，纷纭不止。学生素有胆，叱之稍却。复傍书案，因伺其所为。渐逼近，乙因擒之。踞坐哀求，辞颇苦切。天将晓。觉如物折声。视之，乃弊木构也，其上粘粟百余粒。（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国子监学生周乙，曾经夜间温习学业。忽然看见一个小男孩，头发蓬松杂乱，二尺多高，满脖颈细碎的光亮象星星，荧荧发光，令人厌恶。他随意摆弄周乙的笔和砚，弄得乱七八糟也不停止。周乙向来有胆量，呵叱他，他稍微向后退了退，又靠到书桌旁边。周乙就等着看他要干什么，他渐渐逼近，周乙就把他捉住。他蹲坐在那里求饶，言辞非常凄苦恳切。天要亮的时候，周乙听到好象有什么东西断折声。一看，是一把破木勺。那上面粘了一百多个米粒。

姚司马

姚司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戏钓溪中，未尝有获。忽挠竿，各得一物，若鳣者而毛，若鳖者而腮。其家异之，养于盆池。经夕，二女悉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炷，对作戏。染蓝涅皂，未尝暂息，然莫见其所取也。时杨元卿在邠州，与姚有旧。姚因从事邠州。又历半年，女病弥甚。其家尝张灯戏钱，忽见二小手出灯影下。大言曰，乞一钱。家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无礼？"一称乌郎。一称黄郎，后常与人家狎昵。杨元卿知之，因为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标釭界绳，印手敕剑，召之。后设血食盆酒于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剑，蹝步大言，极力刺之。其物匣刃而步，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后宇角中，见若乌革囊，大可合篑，喘若鞴橐。盖乌郎也。遂毁薪焚杀之，臭闻十余里，一女即愈。自是风雨夜，门庭闻啾啾。次女犹病。瞻因立于前，举代折罗叱之。女恐怖叩额。瞻偶见其衣带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视之，乃小龠也。遂搜其服玩，龠勘得一篑，篑中悉是丧家搭帐衣，衣色唯黄与皂耳。瞻假将满，不能已其魅，因归京。逾年，姚罢职入京，（"京"原作"意"，据明抄本改。）先诣瞻，为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肿起如沤，大如瓜。瞻禁针刺，出血数合，竟差。（出《酉阳杂俎》）

【译文】

姚司马寄住在邠州，住所紧靠一条小溪。他有两个小女儿，常常在溪上钓鱼，不曾有什么收获。忽然有什么弄弯了钓竿，二女各钓到一个东西，一个象鳣而有毛，一个象鳖而长鳃。家里认为这东西奇怪，把它养在盆池中。经过一夜，两个小女孩都有了精神恍惚的毛病。夜里常常点亮灯烛，相对玩耍嬉戏，染蓝的染黑的，不曾有暂时的停歇，但是没见到她们拿取什么。当时杨元卿在邠州，和姚司马有交情，姚司马就在邠州做事。又过了半年，二女病得更厉害了。家里曾经作点灯数钱的游戏，忽然看见两只小手从灯影下伸出来，大声说："请给一个钱！"家里有的人唾骂它。它又说："我是你家女婿，怎么敢无礼？"其中一个叫"乌郎"，另一个叫"黄郎"。后来它们常与家人亲近、玩笑。杨元卿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就为他们请了京城里一个叫"瞻"的和尚。瞻善长鬼神部的法术，念经来整治病魅，大多都有显著的效果。瞻和尚来到姚家，用灯作标，用绳划界，用手按出指印，用剑发出敕令，召引它们。后来又在界外摆设了血食盆酒。半夜，有一个牛一般的东西，把鼻子放到酒上。瞻和尚就藏着剑，趿拉着鞋大声说话，极用力地刺它。那东西带着剑就跑了，流血象灌水一般。瞻和尚率领左右的人们，举着火把追寻。循着它的血迹，来到后屋墙角下，看到一个东西像黑色皮口袋，大小可以包住筐，喘息像风箱一样，大概是乌郎。于是燃柴把它烧死了，臭气飘出去十多里，一个女儿痊愈了。从此，风雨夜里，会听到门庭有啾啾的声音。另一个女儿还是病着。瞻和尚就站在她面前，举起代替折合的罗综带怒叱它。女吓得叩头。瞻和尚偶然见她衣带上有一个黑袋子，于是就让侍立一边的奴婢解下来看。一看，是一个叫作"龠"的乐器。于是就搜寻她的衣服、玩物，查到了一个筐。筐里全是死人时治丧用的衣服。衣服的颜色只有黄和黑两种。瞻和尚的假期要满了，不能把他的鬼魅整治完，于是就回京城了。过了年，姚司马免了官职进京城，先去拜访瞻和尚。瞻和尚为他女儿加强功力治病。到了十天，他女儿胳膊上肿起来一个瓜那么大的水泡似的包。瞻和尚念咒用针刺那包。包出血几合，病终于好了。

崔珏

元和中，博陵崔珏者，自汝郑来，侨居长安延福里。常一日，读书牖下。忽见一童，（"一童"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长不尽尺，露发衣黄，自北垣下，趋至榻前，且谓珏曰："幸寄君砚席。可乎？"珏不应。又曰："我尚壮，愿备指使，何见拒之深耶？"珏又不顾。已而上榻。跃然拱立。良久，于袖中出一小幅文书，致珏前，乃诗也。细字如粟，历然可辨。诗曰："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览讫，笑而谓曰："既愿相从，无乃后悔耶？"其僮又出一诗，投于几上。诗曰："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又曰："吾无逸少之艺，虽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珏戏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而下榻，遂趋北垣，入一穴中。珏即命仆发其下，得一管文笔。珏因取书，锋锐如新，用之月余。亦无他怪。（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元和年间，博陵人崔珏，从汝郑来，侨居在长安延福里。曾经有一天，他在窗下读书，忽然看见一个小童，高不到一尺，披露着头发，穿黄色衣服，从北墙根走到床前，并且对崔珏说："请让我寄住在你的砚台和坐席上可以吗？"崔珏不吱声。小童又说："我还健壮，愿意等候你指派使用，为什么被你拒绝得这样厉害呢？"崔珏还是不理睬他。不一会儿他就上了床，蹦蹦跳跳地拱手站着。许久，他从袖子里取出一小幅文书，送到崔珏的面前，原来是诗。小字象小米粒儿那么大，但是清析可辨。诗云："昔荷蒙恬惠，寻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处觅银钩。"崔珏看完，笑着对他说："既然你愿意跟着我，可不要后悔呀？"小童又拿出来一首诗放到几案上。诗云："学问从君有，诗书自我传。须知王逸少，名价动千年。"崔寻又说："我没有王羲之的技艺，即使得到你，有什么用？"一会儿又投来一首，说："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龙蛇运八行。惆怅江生不相赏，应缘自负好文章。"崔珏开玩笑说："恨你不是五种颜色的。"那小童笑着下了床，就走向北墙，进入一个洞中。崔珏让仆人挖掘那下面，挖到一管毛笔。崔珏就拿起来写字，象新笔一样锋锐。用了一个多月，也没有发生别的怪事。

张秀才

东都陶化里，有空宅。大和中，张秀才借得肄业，常忽忽不安。自念为男子，当抱慷慨之志，不宜恇怯以自软。因移入中堂以处之。夜深欹枕，乃见道士与僧徒各十五人，从堂中出。形容长短皆相似，排作六行。威仪容止，一一可敬。秀才以为灵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寝以窥之。良久，别有二物，展转于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内四眼，剡剡如火色。相驰逐，而目光眩转，砉剨有声。逡巡间，僧道三十人，或驰或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独立一处，则被一僧击而去之。其二物周流于僧道之中。未尝暂息。如此争相击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绝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乃见二物相谓曰："向者群僧与道流，妙法绝高，然皆赖我二物，成其教行耳。不然，安得称卓绝哉？"秀才乃知必妖怪也，因以枕而掷之。僧道三十人与二物，一时惊走，曰："不速去，吾辈且为措大所使（明抄本"使"作"辱"。）也。"遂皆不见。明日，搜寻之，于壁角中得一败囊，中有长行子三十个，并骰子一双耳。（原阙出处。按见《宣室志补遗》）

【译文】

东都陶化里，有一处空宅院。大和年间，张秀才借住这个地方修习学业。他常恍恍惚惚感到不安。想到自己身为男子，应该抱有慷慨的大志，不应该害怕而自己软弱。于是就搬到中堂去住。夜深了躺在枕头上，就看见道士和尚各十五人，从堂中出来，模样高矮都差不多，排成六行。他们的威严、仪态、容貌、举止，全都可敬。秀才以为这是神仙聚会，不敢大声出气，就假装睡着了偷看。许久，另有两个东西，辗转不定地来到地上。每一个东西都有二十一只眼睛，内侧有四只眼，尖尖的，颜色像火。两个东西互相追赶，目光耀眼，旋转，有碰撞的声音。突然间，和尚道士三十多人，有的奔有的跑，有的东有的西，有的南有的北。一个道士独自站在一个地方，就被一个和尚打跑了。那两个东西周旋流动在和尚道士之中，不曾有暂时的停歇。如此争抢着互相搏斗进击，或者分，或者聚。有一个人忽然叫道："达到极点啦！"和尚道士们默然而止。就见那两个东西互相说："向来和尚们和道士们的法术绝对高妙，然而全靠我们两个成全他们的教令实行罢了。不然，哪能叫达到极点呢！"秀才这才知道这两个东西一定是妖怪，于是就把枕头扔过去，和尚道士三十人和两个东西，同时吓跑了。他们说："不赶快离开，我们将被这个穷酸秀才使用的！"于是全不见了。第二天，一搜寻，在墙角里找到一个烂口袋，里边有赌戏用的的长行子三十个，并有两只骰子。

河东街吏

开成（"成"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朴其首。忽举视，其面貌及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出《宣室志》）

【译文】

唐朝开成年间，河东郡有一个官吏，常常半夜巡察街道。一天夜里天晴月朗，他来到景福寺前。他看到一个人俯身低头坐在那里，两手交叉抱住膝盖。这个人身上全是黑的，居然不动。官吏害怕了，就呵叱他。那人俯身不理不睬的。呵叱了许久，就去击打他的头。他忽然抬头看官吏，官吏才看到他的面貌极特别。他几尺高，颜色白而且瘦，样子非常可怕。官吏一开始吓得趴到地上，老半天，渐渐能站起来。看他，他已经不见了。官吏因此怕得更厉害，就奔跑回去，详细地告诉了别人。以后因为重建景福寺门，挖地，挖到一个漆桶，有几尺深，上边有白泥封闭的桶顶，果然是巡街官吏见到的那怪物。

韦协律兄

太常协律韦生，有兄甚凶，自云平生无惧惮耳，闻有凶宅，必往独宿之。其弟话于同官，同官有试之者。且闻延康东北角有马镇西宅，常多怪物，因领送其宅。具与酒肉，夜则皆去，独留之于大池之西孤亭中宿。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乃言曰："卧者恶物，直又顾我耶？"乃绕床而行。须臾，生回枕仰卧，乃觉其物上床，生亦不动。逡巡，觉有两个小脚，缘于生脚上，冷如水铁，上彻于心，行步甚迟。生不动，候其渐行上，及于肚，生乃遽以手摸之，则一古铁鼎子，已欠一脚矣。遂以衣带系之于床脚，明旦，众看之，具白其事。乃以杵碎其鼎，染染有血色。自是人皆信韦生之凶，而能绝宅之妖也。（出《异怪录》。黄本作出《玄怪录》）

【译文】

太常官中有一个姓韦的协律郎，他有个哥哥很凶猛，自己说平生没有惧怕的事物，听说哪里有凶恶的宅第，就一定会去独自宿在那里。协律郎把这事说给同僚们，同僚中有一个想试试他，听说延康末北角有马镇西宅，常有许多怪物出现，就把协律的哥哥领着送到那宅子里去。人们给他准备了酒肉，天黑就全都离开了，只留他自己在大池之西孤亭中过夜。他因为喝了酒身上发热，就袒露着身体睡下了，半夜时分才醒。他就看到了一个小男孩，能有一尺多高，身短腿长，颜色很黑。小男孩从池中出来，慢慢地向前来，循着台阶而上。小男孩已经来到他面前，他一点儿也没受惊动。小男孩就说："躺着的坏东西，只是又来看我吗？"于是就绕着床走。不一会儿，他回过头来仰卧着，就觉得那东西上床了。他也不动。突然，他觉得有一双小脚爬到了他脚上，像冰和铁那样凉，直凉透心。那小男孩迈步很慢。他不动。等到小男孩渐渐走到上边来，走到肚子上，他才急忙用手一摸，原来是一个古代的铁鼎子，已经缺了一脚了。于是他用衣带把铁鼎子系在床脚上。第二天早晨，众人看到了，他详细地说明了夜间的事，就用铁杵砸碎了铁鼎子。铁鼎子上微微透出血色。从此，人们都相信韦协律的哥哥凶猛，而且能除掉宅中的妖怪。

石从武

开成（"成"原作"城"，据明抄本改，）中，桂林裨将石从武，少善射，家染恶疾，长幼罕有全者。每深夜，见一人自外来，体有光耀。若此物至，则疾者呼吟加甚，医莫能效。从武他夕，操弓映户，以俟其来。俄而精物复至，从武射之，一发而中，焰光星散。命烛视之，乃家中旧使樟木灯擎，已倒矣。乃劈而燔之，弃灰河中。于是患者皆愈。（出《桂林风土记》）

【译文】

唐朝开成年间，桂林裨将石从武，年轻的时候善长骑射。他家里染上恶病，老少很少有安全无恙的人。每到深夜，就能看见一个人从外边进来，这人身上有一闪一闪的光亮。如果这个怪物到了，那些有病的人就呻吟得更加厉害，医生不能医治。另一个晚上，石从武拿着弓箭迎看它，等着那怪物来。不大一会儿那精物又来了，石从武射它，一箭就射中了，火光像星星散灭了。让人拿来灯烛一照，原来是家里以前使用的樟木灯架，已经倒了。于是把它劈碎烧了，把灰扔到河里。于是有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了。

姜修

姜修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检，嗜酒，少有醒时，常喜与人对饮。并州人皆惧其淫于酒，或揖命，多避之，故修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皂衣乌帽，身才三尺，腰阔数围，造修求酒。修饮之甚喜，乃与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内酒不常满。若腹满，则既安且乐。若其不满，我则甚无谓矣。君能容我久托迹乎？我尝慕君高义，幸吾人有以待之。"修曰："子能与我同好，真吾徒也，当无间耳。"遂相与席地饮酒。客饮近三石，不醉。修甚讶之，又且意其异人，起拜之，以问其乡闾姓氏焉，复问何道能多饮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于时耳。我今既老，复自得道，能饮酒。若满腹，可五石也。满则稍安。"修闻此语，复命酒饮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叹曰："乐哉乐哉！"遂仆于地。修认极醉，令家僮扶于室内。至室客忽跃起，惊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见客误抵一石，剨然有声，寻不见。至晓睹之，乃一多年酒瓮，已破矣。（出《潇湘录》）

【译文】

姜修，是并州一个开酒店的。他性情不拘小节不大检点，嗜酒，很少有不醉的，平常喜欢和人家对饮。并州人都怕他沉湎于酒，有时他求与人同饮，人大多都躲着他，所以姜修很少有朋友。忽然有一位客人，黑衣黑帽，身高才三尺，腰粗几围，到姜修这来要酒喝。姜修一听说饮酒就特别高兴，就和来客促膝同席而饮。客人笑着说："我平生喜欢喝酒，但是常常恨肚子里的酒不能总是满的。如果肚子满就既安宁又快乐。如果不满，我就非常无聊。你能让我长久地托身给你吗？我曾经仰慕你的高尚情义，希望能给我一个报答你的机会。"姜修说："你能和我有共同喜好，真是我的好兄弟，我们应该亲密无间啊！"于是和他一块席地而坐喝起来。客人喝了将近三石不醉，姜修非常惊讶，而且认为他是异人，起来参拜他，问他家住哪里姓氏名谁，又问他有什么原因能喝这么多。客人说："我姓成，名德器，我的先人大多住在郊野。偶然遇上老天降恩，使我有用于当时了。我现在已经老了，又自己修得道行，能喝酒，要装满肚子，得五石。满了就渐渐安静。"姜修听了这话，又摆上酒喝起来。不一会儿喝到五石，客人才酣醉，发狂地唱歌跳舞。他自己叹息说："快乐呀。"快乐呀，就倒在地上。姜修认为他醉到极点，让家僮扶他到室内。到了室内客人忽然跳起来，惊慌的跑出来。家人于是就追赶他，见他误撞到一块石头上，"当"地一声就找不见了。到天亮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多年的酒瓮，已经破了。

王屋薪者

王屋山有老僧，常独居一茅庵，朝夕持念，唯采药苗及松实食之。每食后，恒必自寻溪涧以澡浴。数年在山中，人稍知之。忽一日，有道士衣敝衣，坚求老僧一宵宿止。老僧性僻，复恶其尘杂甚，不允。道士再三言曰："佛与道不相疏，混沌已来，方知有佛。师今佛弟子，我今道弟子，何不见容一宵，陪清论耳？老僧曰："我佛弟子也，故不知有道之可比佛也。"道士曰："夫道者，居亿劫之前，而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有天地，有人，有万物，则我之道也。亿劫之前，人皆知而尊之，而师今不知，即非人也。"老僧曰："我佛恒河沙劫，皆独称世尊。大庇众生，恩普天地，又岂闻道能争衡？我且述释迦佛世尊，是国王之子。其始也。舍王位，入雪山，乘曩劫之功，证当今之果。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故使外道邪魔，悉皆降伏。至于今日。就不闻之。尔之老君，是谁之子？何处修行？教迹之间，未闻有益，岂得与我佛同日而言？"道士曰："老君降生于天，为此劫之道祖，始出于周。浮紫气，乘白鹿，人孰不闻？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之神仙，二十四化之灵异，五尺童子，皆能知之。岂独师以庸庸之见而敢蔑耶？若以尔佛，舍父逾城，受穿膝之苦，而与外道角胜，又安足道哉？以此言之，佛只是群魔之中一强梁者耳。"我天地人与万物，本不赖尔佛而生。今无佛，必不损天地人之万物也。千万勿自言世尊，自言世尊，世必不尊之，无自称尊耳。老僧作色曰："须要此等人。设无此等。即顿空却阿毗地狱矣。"道士大怒，伸臂而前，拟击老僧。僧但合掌闭目。须臾，有一负薪者过，见而怪之，知老僧与道士争佛道优劣。负薪者攘袂而呵曰："二子俱父母所生而不养，处帝王之土而不臣，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但偷生于人间，复更以他佛道争优劣耶。无居我山，挠乱我山居之人。"遂遽焚其茅庵，仗伐薪之斧，皆欲杀之。老僧惊走入地，化为一铁铮。道士亦寻化一龟背骨，乃知其皆精怪耳。（出《潇湘录》）

【译文】

王屋山有一位老僧人，平常独自住着一所茅草庵，朝夕念经，只采药草和松籽来吃。每吃完一顿饭之后，总是要自己寻一处溪涧来洗澡。他几年里一直住在山里，很少有人了解他。忽然有一天，有一位穿破旧衣服的道士，坚决要求老僧让他在庵中住一宿。老僧性格孤僻，又讨厌道士有很多尘俗之气，不答应。道士再三地说："佛教和道教不疏远，开天辟地以来才知道有佛。你现在是佛门弟子，我现在是道家弟子，为什么不能容我一宿，陪伴你清谈呢？"老僧说："我是佛门弟子，不知道有道家能比上佛家的地方。"道士说："道，产生在亿劫之前，能生天生人生万物，使人间有了天，有了地，有了万物。这就是我们的道。亿劫之前，人都知道它，尊重它，而你现在还不知道，就不是人了！"老僧说："我佛在天竺国恒河沙劫之后，人们都称他为世尊。他广泛地庇护众生，恩泽普及天地，又哪里听说道能和他抗衡？我暂且说一说释迦佛世尊，他是国王的儿子，当初一开始的时候，他舍弃了王位，进入雪山，趁过去大劫修炼的功夫，证明当今的现实。天上地下，只有我为尊。所以让邪魔外道全都降服。到了现在，就不知道他了。你的太上老君是谁的儿子？他在什么地方修行？他的传道事迹中，没听说有好处的，怎能和我佛同日而语？"道士说："太上老君降生在天上，他作为这一劫的道祖，是从周朝开始的。他飘浮在紫气之上，骑着白鹿，人谁没听说过？至于三岛之事，十州之景，三十六洞的神仙，二十四化的灵异，五尺的儿童都知道，难道只有你以庸俗的见解就敢蔑视？如果要说你佛，他舍弃父亲丢掉城池，受穿透膝盖的痛苦，而又与外道争强斗胜，又哪里值得一说呢？从这方面讲，佛只是群魔之中的一个强盗罢了。我们的天、地、人以及万物，本不是依靠你的佛而生的。现在没有佛，一定不会给天、地、人以及万物带来什么损失。千万不要自己说是世尊。自己说是世尊，世一定不尊，不要自称尊了！"老僧变了脸色说："须要这样的人，假设没有这样的人，就顿时把空门变成阿毗地狱了。"道士非常生气，伸手臂向前，打算打老僧。老僧只是合掌闭着眼睛。不一会儿，有一个背着柴的人路过，见了他二人觉得奇怪，知道是老僧和道士争佛和道的优劣，就捋起袖子呵斥他们说："你们两个都是父母生的，但是不奉养父母；都住在帝王的土地上，但是不对帝王称臣。不耕田而吃饭，不养蚕而穿衣。不但在人世间苟且偷生，而且还要为佛道争优劣吗？不要住在我山上，扰乱我居住在山上的人！"于是就迅速烧了那茅庵，拿着砍柴的大斧，要把他们全杀了。老僧吓得跑进地里，变成一个铁铮，道士很快变成一块龟背骨，这才知道他们都是精怪。

卷第三百七十一　　精怪四

杂器用　独孤彦　姚康成　马举　吉州渔者

凶器上　梁氏　曹惠　窦不疑

杂器用

独孤彦

建中末，有独孤彦者，尝客于淮泗间。会天大风，舟不得进，因泊于岸。一夕步月登陆，（"陆"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至一佛寺中，寺僧悉赴里民会去，彦步绕于庭。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讦"原作"许"，据陈校本改，下同。）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彦素耽奇奥，常与方外士议语，且有年矣。至于玄门释氏，靡不穷其指归。乃遇二人，则自以为不能加也，窃奇之，且将师焉。因再拜请曰："某好奇者，今日幸遇先生，愿为门弟子，其可乎？"二人谢曰："何敢？"彦因征其所自。黑衣者曰："吾之先，本卢氏，吾少以刚劲闻。大凡物有滞而不通者，必侵犯以讦悟之。时皆谓我为'侵讦'，因名之。其后适野，遇仇家击断，遂易姓甲氏，且逃其患。又吾素精药术，尝侍忝医之职。非不能精熟，而升降上下，即假手于人。（"人"原作"吾"，据明抄本改。）后以年老力衰，上（"上"原作"止"，据明抄本改。）欲以我为折腰吏，吾固辞免，退居田间。吾有舅氏，常为同僚。其行止起居，未尝不俱。（俱原作惧。据明抄本改。）然我自摈弃，常思吾舅。直以用舍殊，致分不见矣。今夕君子问我，我得以语平生事，幸何甚哉！"语罢，曾元曰："吾之先，陶唐氏之后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与子孙以字为氏，故为曾氏焉，我其后也。吾早从莱侯，居推署之职，职当要热。素以褊躁，又当负气以凌上，由是遭下流沸腾之谤，因而解去。盖吾忠烈（"烈"原作"州"，据明抄本改。）之罪。我自弃置，处尘土之间，且有年矣。甘同瓦砾。岂敢他望乎？然日昔与吾父遭事。吾父性坚正，虽鼎镬不避其危。赒人之急，要赴汤蹈火，人亦以此重之。今拘于旧职，窘若囚系。余以父弃掷之故，不近于父，迨今亦数岁。足下有问，又安敢默乎？"语未卒，寺僧俱归。二人见之，若有所惧，即驰去，数十步已亡见矣。彦讯僧，僧曰："吾居此寺且久，未尝见焉，惧为怪耳。"彦奇其才，且异之，因祈其名氏。久而悟曰："所闻曾元者，岂非'甑'乎？夫文，以'瓦"附'曾'，是'甑'字也。名元者，盖以'瓦'中之画，致瓦字之上，其义在矣。甲侵讦者，岂非铁杵乎？且以'午木'是'杵'字。姓甲者，东方甲乙木也。第五者，亦假午字也。推是而辩，其杵字乎？名侵讦者，盖反其语为全截。以'截'附'全'，是'铁'字也。总而辩焉，得非甑及铁杵耶！"明日，即命穷其迹，果于朽坏中，得一杵而铁者。又一甑自中分，盖用之余者。彦大异之，尽符其解也。（出《宣室志》）

【译文】

唐德宗建中末年，独孤彦在泗水和淮河间客居。遇到大风，船无法行驶，停泊在岸边。一天夜晚，他跨着皎洁的月光登上岸，来到一座佛寺。寺院里的和尚都去赴村民的集会去了，独孤彦漫步于庭院。不一会有两个男子走来，一个人身材很长，穿黑衣，自称姓甲名侵讦，排行第五。一个人身材粗矮，穿绿色衣裳，自称姓曾名曾元。两个人同独孤彦互相施礼，交谈起来。两个人出语不凡，言谈论述深奥玄妙。独孤彦平素善于清谈，多年来经常和一些清高不俗的人物高谈阔论，对于玄学和佛学深有造诣。如今遇到了这两个人，心中非常惊奇，感到自己远远不如他们，打算拜他们为老师。于是重新施礼说："我喜好奇奥，有幸遇到两位先生，想要作你们的弟子，可以吗？"两个人辞谢说："不敢。"独孤彦又询问他们从何处来。黑衣人说："我的祖先原本姓卢。我年少时，以刚毅强劲而闻名。大概任何事物如果滞塞不通畅时，必须要用侵犯刺激的方法使他醒悟，人们都叫我'侵讦'，所以便以侵讦作为自己的名字。后来到郊外，遇到敌人把我击断，就改为姓甲，以逃避祸患。我还精于医药知识，曾经当过一个不称职的医官。不是不能精通医术，而是升降上下，都要求助于别人。再后来年老体衰，皇上想叫我作一个小官，我坚持辞掉，退居山林。我舅舅曾经同在一个官署任职，他的行为品德都很好，然而我却离开了他，我如今还常常思念舅舅。只是因为愿做官还是愿归隐，志向不同，所以不能相见。今天晚上，您询问我，使我有机会把平生的事都讲出来，感到非常高兴。"曾元说："我的祖先是唐陶氏的后代，担任陶君的官职。因为是从姚曾那里接受的姓氏，所以让子孙用曾字为姓，所以就姓曾了。我早先跟随莱侯，担任推署，职位显赫重要。我平素气量狭小，性情急躁，又好赌气违背上级的意途，由此遭受下流小人乱哄哄的诽谤，因此被免除官职，这都是我正直忠烈的罪过。我从此被抛弃放置。处在尘土中间，已经很多年了。我甘愿像瓦石一样，哪敢有其他的奢望呢？然而过去我和父亲遭受祸事，我父亲性情坚强正直，即使鼎镬在前也不避危险。为解除别人的急难，甘愿赴汤蹈火。人们也因此而器重他。现在他拘守原职，窘困得像监狱里的囚犯一样。因为被父亲抛弃的缘故，我不亲近父亲已经有好几年了。你询问我，我又怎样敢沉默不语呢！"话没说完，寺院里的和尚都回来了。那两个人看见他们，似乎很害怕，立即跑着离去，只跑了十几步远就看不见了。独孤彦向和尚询问那两个人的来历，一个和尚说："我居住在这里很多年了，从未见过这俩人，恐怕是妖怪吧。"独孤彦赞叹那两个人的学识，也感到有些怪异。他思索那两个人的姓名，许久才明白。他说："曾元，难道不是甑吗？'瓦'字加个'曾'字是'甑'字。名叫元，大概是用瓦字中的一划，放到瓦字上面，它的意义就在这儿了。甲侵讦，难道不是铁杵吗，午木是'杵'字，姓甲是取自东方甲乙木，排行第五，也是'午'字的谐音。而金截，'截'附'金'字旁，是"铁"字。综合起来分析，不正是甑和铁杵吗！"第二天，他叫人寻找那两个人的踪迹，果然在腐朽的倒墙中，找到一个铁杵和一个中间裂开一条缝的甑，都是被人用过废弃的。完全符合其推论，使独孤彦大为惊异。

姚康成

太原掌书记姚康成，奉使之汧陇。会节使交代，八蕃使回，邮馆填咽。遂假邢君牙旧宅，设中室，以为休息之所。其宅久空废，庭木森然。康成昼为公宴所牵，夜则醉归，及明复出，未尝暂歇于此。一夜，自军城归早，其属有博戏之会，故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复召客，客无至者。乃命馆人取酒，遍赐仆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寝。二更后，月色如练，因披衣而起，出于宅门，独步移时，方归入院。遥见一人，入一廊房内，寻闻数人饮乐之声。康成乃蹑履而听之，聆其言语吟啸，即非仆夫也。因坐于门侧，且窥伺之。仍闻曰："诸公知近日时人所作，皆务一时巧丽。其于托情喻己。体物赋怀，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赋一篇，以取乐乎。"皆曰善。乃见一人，细长而甚黑，吟曰："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人，亦长细而黄，面多疮孔，而吟曰："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康成不觉失声，大赞其美。因推门求之，则皆失矣。俟晓，召舒吏询之，曰："近并无此色人。"康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寻其处。方见有铁铫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秃黍穰帚而已。康成不欲伤之，遂各埋于他处。（出《灵怪集》）

【译文】

太原掌书记官姚康成，奉命到汧陇。正赶上节使替换，出使少数民族地区的使臣返回，所以驿站的客馆拥挤，姚康成便借邢君牙的旧宅，布置安排一些生活用具，作为休息的地方。那个房子空废很久了，庭院中树木森森。姚康成白天忙于应酬赴宴，晚上喝醉了才回来，到天明又出去，未曾在这里好好休息。一天晚上，他回来得早一点，他部下赌博聚会去了，所以他没有喝醉。他坐在厅上叫人上茶，想找个朋友来也没找到，就叫驿站的侍从拿来酒，赏赐给每一个仆人，对他们一路上的辛勤侍奉表示慰劳。不一会大家都醉了，姚康成也躺下休息。二更以后，月色像洁白的绢。他穿衣服起来，走出宅院的大门，独自散步多时才返回宅院。这时他远远看见院子里有一个人进入一间空房子里，不久又听到几个人喝酒说笑的声音。姚康成轻轻地走过去倾听，听到有人吟诗，知道不会是仆人。于是他坐到门房，偷偷地观看这些人，听到其中一人说："各位知道近来当代文人的作品，都是追求辞藻的华丽。在寄托情感，表达见解，描写事物和抒发志向上都明显不足。"又说："现在我们三个人可以各自赋诗一首，以增加酒兴。"几个人都表示赞成。这时姚康成看见一个人，身材细长而面色黝黑，吟诵说："昔人炎炎徒自知，今无烽灶欲何为。可怜国柄全无用，曾见人人下第时。"又见一个人，身材细长而面色微黄，上面还有很多疮孔，吟诵道："当时得意气填心，一曲君前值万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风来犹得学龙吟。"最后一个人肥胖粗矮，鬓发垂散，他吟诵说："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姚康成不觉失声叫了一声好，对他们的诗表示赞美，然后推开门进去找他们，但是这些人都不见了。等到天亮，姚康找来驿站的官员询问那几个人的来历。官员回答："近来没有这样的人。"姚康成怀疑他们是鬼魅，于是便寻找他们的踪迹。看见有一柄烧水烫酒用的铫子，一管破笛子，一把秃头扫帚。姚康成不想伤害他们，就叫人将他们分别埋了。

马举

马举镇淮南日，有人携一棋局献之，皆饰以珠玉。举与钱千万而纳焉。数日，忽失其所在。举命求之，未得。而忽有一叟，策杖诣门，请见举。多言兵法，举遥坐以问之。叟曰："方今正用兵之时也，公何不求兵机战术，而将御寇仇。若不如是，又何作镇之为也？"公曰："仆且治疲民，未暇于兵机战法也。幸先生辱顾，其何以教之？"老叟曰："夫兵法不可废也，废则乱生，乱生则民疲，而治则非所闻。曷若先以法而治兵，兵治而后将校精，将校精而后士卒勇。且夫将校者，在乎识虚盈，明向背，冒矢石，触锋刃也。士卒者，在乎赴汤蹈火，出死入生，不旋踵而一焉。今公既为列藩连帅，当有为帅之才，不可旷职也。"举曰："敢问为帅之事何如？"叟曰："夫为帅也，必先取胜地，次对于敌军。用一卒，必思之于生死。见一路，必察之于出入。至于冲关入劫，虽军中之余事，亦不可忘也。仍有全小而舍大，急杀而屡逃。据其险地，张其疑兵。妙在急攻，不可持疑也。其或迟速未决，险易相悬，前进不能，差须求活。屡胜必败，慎在欺敌。若深测此术，则为帅之道毕矣。"举惊异之，谓叟曰："先生何许人？何学之深耶？"叟曰："余南山木强之人也。自幼好奇尚异，人人多以为有韬玉含珠之誉。（"誉"原作"举"，据明抄本改。）屡经战争，故尽识兵家之事。但乾坤之内，物无不衰。况假（"假"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合之体，殊不坚牢，岂得更久耶？聊得晤言，一述兵家之要耳，幸明公稍留意焉。"因遽辞，公坚留，延于客馆。至夜，令左右召之，见室内唯一棋局耳，乃是所失之者。公知其精怪，遂令左右以古镜照之，棋局忽跃起，坠地而碎，似不能变化。公甚惊异，乃令尽焚之。（出《潇湘录》）

【译文】

马举镇守淮南的时候，有一个人携带一个镶嵌着珍珠宝玉石的棋盘献给他。马举给了那人很多钱把棋盘收下了。过了几天，棋盘忽然不见了。马举叫人寻找，但没有找到。一天忽然有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头来到门前求见马举。老头谈论的大多是兵法，马举坐在离他很远的位置询问他。老头说："当今正是用兵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研究战略战术呢？你要防御敌寇的入侵。若不这样，你镇守此地又有什么作为呢？"马举说："我忙于治理疲弱的百姓，没有时间研究兵法战策，幸亏先生屈尊赶来，你有什么指教呢？"老头说："用兵的法度和策略不可松懈和废止，荒废了就会产生混乱，混乱会导致人民贫困疲惫，那时候再去治理就困难了。何不先来治兵呢？治兵以后将校精干，将校精干以后士兵勇敢。作为将校，重要的在于能够识别虚实，明辩人心的向背，敢于冒险冲锋，拼杀格斗。而士兵呢，要不怕赴汤蹈火，出生入死，不临阵逃跑。现在您既然位列藩镇，身为主帅，就应具备帅才而不可失职。"马举说："那么主帅应当干些什么呢？"老头说："做主帅的，一定要首先夺取有利地势，其次是对付敌军。使用一名士兵，一定先考虑他的生死；遇见道路一定要先想好进退。说到破关打阵，以及军中的其事情，也都不可忽视。还有为了保全一小部分，反而损失大部，急躁杀敌反而屡次失败的情况。占据险要的地势，布置疑惑敌人的兵力。妙在急速进攻，不可疑心过重或犹豫寡断。强弱险易相差悬殊无法前进时，要寻求退路，保存力量。骄兵必败，不可轻敌，如果深刻地领会掌握这些原则，便是具备了作主帅的知识。"马举非常惊奇，问老头说："先生是哪里人？为什么有这么高深的学问呢？"老头说："我是南山的倔强人，自幼就喜欢标新立异，人们都认为我胸怀韬略，口含珠宝。因为我屡经战事，所以熟悉用兵之法。但是天地之间，事物没有不衰败的，况且乌合之众，很不牢固，怎么能长久呢？我们见面所说的，都是用兵打仗的要点，希望能够引起您一点注意。"说完就要告辞，马举坚决挽留，把他请到馆驿休息。到了晚上，马举叫左右的人去请老头，只看见室内有一个棋盘，就是丢失的那个。马举知道它是精怪，就命令左右的人用古镜照它。棋盘忽然跳起来，落到地上摔碎了，好象不能变化了。马举很惊异，命令人把棋盘碎块烧光。

吉州渔者

吉州龙兴观有巨钟，上有文曰："晋元康年铸。"钟顶有一窍，古老相传，则天时，钟声震长安。遂有诏凿之，其窍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钟所在，至旦如故。见蒲牢有血痕并焄草，焄草者，江南水草也，叶如薤，随水浅深而生。观前大江，数夜，居人闻江水风浪之声。至旦，有渔者，见江心有一红旗，水上流下。渔者棹小舟往接取之，则见金鳞光，波涛汹涌，渔者急回。始知蒲牢斗伤江龙（出《玉堂闲话》）

【译文】

吉州龙兴观有一口巨大的古钟，钟上铸有一行字："晋元康年铸造。"大钟顶上有一个洞，相传是武则天的时候，钟声震动长安，于是武则天命令凿坏它，大概就是这个洞了。天祐年的一天晚上，大钟突然丢失，第二天早晨又回到原处。但是钟上所铸的神兽蒲牢身上有血迹并挂着焄草。焄草是江南一带的水草，叶象薤草，随着水的深度而生长。居住在龙兴观前长江边上的人们，有几天夜里都听到江水风浪的巨大响声。一天早晨，有一个渔人看见江心有一杆红旗，从上游飘下来，打鱼的人划着小船去取红旗，看见浪涛汹涌的水中鳞片闪着金光，打鱼的人急忙掉船回来。这才知道是神兽蒲牢咬伤了江龙。

凶器上

梁氏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开善寺，京兆人韦英宅也。英早卒，其妻梁，不治丧而嫁，更纳河内向子集为夫。虽云改嫁，仍居英宅。英闻梁嫁，白日来归。乘马，将数人，至于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也。"子集惊怖，张弓射之，应箭而倒，即变为桃人。所骑之马，亦化为茅马。从者数人，尽为蒲人。梁氏惶惧，舍宅为寺。（出《洛阳伽蓝记》）

【译文】

后魏洛阳阜财里，有座开善寺，原来是京城人韦英的住宅。韦英很早就死了，他的妻子梁氏没有办理丧事就改嫁了，接纳黄河西的向子集为丈夫。虽说她已改嫁，但仍然居住在韦英的房宅里。韦英得知梁氏改嫁，在一天白天，带领几个人，骑着马赶回来。韦英到院门外高喊："阿梁，你忘了我啦！"向子集惊慌害怕，拉开弓用箭射韦英。韦英中箭倒地，变成了桃木人。骑的马变成了茅草马。跟随的几个人也都是蒲草扎的。梁氏害怕，舍弃房宅捐作寺院。

曹惠

武德初，有曹惠为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妙，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与轻红曰："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素圹中，方持汤与乐夫人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持舒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平二年也。自尔流落数家。陈末，麦铁杖犹子将至此。"惠又问曰："曾闻谢宣城（"宣城"原作"康成"，据明抄本改。）婚王敬则女，尔何遽云乐夫人？"轻素曰："王氏乃生前之妻，乐氏乃冥婚耳。王氏本屠酤种，性粗率多力，至冥中，犹与宣城不睦。伺宣城严颜，则磔石拄关，以为威胁。宣城自密启于天帝，许逐之，二女一男，悉随母归矣。遂再娶乐彦辅第八女，美姿质，善书，好弹琴，尤与殷东阳仲文、谢荆州晦夫人相得，日恣追寻。宣城常云："我才方古词人，唯不及东阿耳。其余文士，皆吾机中之肉，可以宰割矣。"见为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同列，乘肥衣轻，贵于生前百倍。然十月一朝晋宋齐梁，可以为劳，近闻亦已停矣。"惠又问曰："汝二人灵异若此，吾欲舍汝如何？"即皆言曰："以轻素等变化，虽无不可，君意如不放，终不能逃。庐山山神，欲取轻素为舞姬久矣，今此奉辞，便当受彼荣富。然君能终恩，请命画工，便赐粉黛。"惠即令工人为图之，使摛锦绣。轻素笑曰："此度非论舞伎，亦当彼夫人。无以奉酬，请以微言留别。百代之中。但以（明抄本"以"作"有"。）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明抄本"鸡"上有"言曰"二字。）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后有人祷庐山神，女巫言神君新纳二妾，要翠钗花簪，汝宜求之，当降大福。"祷者求而焚之，遂如愿焉。惠亦不能知其微言，访之时贤，皆不悟。或云，中书令岑文本识其三句，亦不为人说。（出《玄怪录》）

【译文】

唐高祖武德初年，曹惠任江州参军。官府有一座佛堂，堂里两个木偶人，一尺多长，雕刻装饰巧妙精致，但丹青涂色已经剥落。曹惠就拿回家给小孩玩。后来小孩吃饼，木偶也伸手要饼。小孩惊讶地告诉曹惠，曹惠笑着说："拿木偶来。"木偶立即说："轻素我自有名字，为什么叫我木偶？"并且转动着眼睛奔跑，和人没有什么两样。曹惠问她说："你是什么时代的妖物？很能作怪！"木偶轻素和轻红说："是宣城太守谢朓陪葬的木俑。当时天下的能工巧匠都比不上沈隐侯沈约家的老仆人孝忠，轻素、轻红就是孝忠制造的。沈隐侯哀伤谢朓早逝，所以埋葬谢朓时就放入木偶侍女。一天轻素在墓中，正拿热水给乐夫人洗脚，忽然听到外面有拿着武器的人呼唤命令的声音。乐夫人害怕。光着脚变成了白髅骷。过了一会有两个盗贼拿着火把进来，把墓中财物盗走。谢朓戴的项圈，也被盗贼敲碎脸颊拿走。盗贼用火把照着轻素和轻红说：'这两个东西不坏，可以给小孩玩。'于是拿了出去。当时是东魏孝敬天平二年。流落了几家以后，到陈朝末年，麦铁杖的侄子又把我们带到这里。"曹惠又问："听说谢朓娶的是王敬则的女儿，你为什么说是乐夫人呢？"轻素说："王氏是生前的妻子，乐氏是阴间的婚配。王氏本是屠户家的后代，性情直率粗鲁，到了阴曹地府，还和谢朓不和。她对待谢太守态度恶劣，用拿石头砸门的方法来威胁他。谢朓秘密地报告了天帝，天帝允许驱逐她，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随母亲回娘家了。于是又娶了乐彦辅的第八个女儿。乐夫人姿质美丽，善书法，喜好弹琴，尤其是和东阳太守殷仲文、荆州刺史谢晦的夫人相处很好，谢朓和乐夫人每天形影不离。谢朓常说："我的才华同古词人相比，只是不如曹植。其他的文人，都是我案子上的肉，可以任意宰割。'现在谢朓任南曹典铨郎，与潘黄门的府第一样，骑骏马，穿皮衣，比生前富贵百倍。十个月朝拜一次晋宋齐梁，他可以效劳，听说近来已经停止了。"曹惠又说："你二人如此灵异，我想放了你们怎么样？"轻素和轻红立即回答："虽然凭着我们的变化，这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但是如果您的意思不想放，我们终究无法逃脱。庐山山神早就想要我们俩去作舞妓，如今可以领命告辞了。我们应当给予你荣华富贵，如果您能最终成全我们，就请您找画工重新给我们画妆。"曹惠立刻命令画工为她俩涂漆，使她们的面容服饰焕然一新。轻素笑着说："这回不是谈论舞女的时候了，应当是庐山山神的夫人。用什么来报答您呢？请让我们说几句隐语作为临别赠言：'百代之中，但以他人会者，无不为忠臣，居大位矣。鸡角入骨，紫鹤吃黄鼠，申不害，五通泉室，为六代吉昌。'"后来有人祭祀庐山神时，女巫说山神新娶两个小妾，要翠钗花簪，你应该为他找来，山神会降福给你。祈祷的人找到后送去焚烧了，果然如愿以偿。曹惠不能理解轻素隐语的意思，求教于有学问的人，都解释不了。有人说，中书令岑文本理解其中三句话，但不为别人解说。

窦不疑

武德功臣孙窦不疑，为中郎将，告老归家。家在太原，宅于北郭阳曲县。不疑为人勇，有胆力，少而任侠。常结伴十数人，斗鸡走狗，樗蒲一掷数万，皆以意气相期。而太原城东北数里，常有道鬼，身长二丈。每阴雨昏黑后，多出。人见之，或怖而死。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鬼者，与钱五千。"余人无言，唯不疑请行。迨昏而往。众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绐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随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于岸下，不疑乃还。诸人笑而迎之，谓不疑曰："吾恐子潜而绐我，故密随子，乃知子胆力若此。"因授之财，不疑尽以饮焉。明日，往寻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则编荆也，（今京中方相编竹，太原无竹，用荆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亦（"亦"原作"中"，据明抄本改。）从此以雄勇闻。及归老，七十余矣，而意气不衰。天宝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阳曲，从人饮，饮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尽令从者皆留，己独（"皆"原作"先独"，"己独"原作"所"，据明抄本改。）乘马，昏后归太原。阳曲去州三舍，不疑驰还。其间则沙场也，狐狸鬼火丛聚，更无居人。其夜，忽见道左右皆为店肆，连延不绝。时月满云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转众，有诸男女，或歌或舞，饮酒作乐，或结伴踏蹄。有童子百余人，围不疑马，踏蹄且歌，马不得行。道有树，不疑折其柯，长且大，以击。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复见二百余人，身长且大，衣服甚盛，来绕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树柯击之，长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见非常，乃下道驰。将投村野，忽得一处百余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门求宿，皆无人应，虽甚叫击，人犹不出。村中有庙，不疑入之，系马于柱，据阶而坐。时朗月，夜未半，有妇人素服靓妆，突门而入，直向不疑再拜。问之，妇人曰："吾见夫婿独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为夫婿？"妇人曰："公即其人也。"不疑知是魅，击之，妇人乃去。厅房内有床，不疑息焉。忽梁间有物，坠于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殴之，则为犬音。自（"自"字上原有"不疑"二字，据明抄本删。）投床下，化为火人，长二尺余，光明照耀，入于壁中，因尔不见。不疑又出户，乘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晓不能去。会其家求而得之，已愚且丧魂矣。舁之还，犹说其所见。乃病月余年。（出《纪闻》）

【译文】

唐高祖武德功臣的孙子窦不疑任中郎将，他告老还乡回到太原，他家的住宅在北城阳曲县。窦不疑胆大勇敢，少年时就很侠义。经常聚集十多个人斗鸡斗狗，赌博时一掷几万，全凭义气相互交往。太原城东北几里远的地方，道上经常闹鬼，鬼的身高两丈，经常在阴雨天昏黑的夜晚出现。许多人都看见过这个鬼，有的人还被吓死了。少年们都说："能够前去射死路上鬼的人，给赏钱五千贯。"人们听了都不说话，只有窦不疑要去。黄昏时窦不疑出发，大家说："他要是出城后就暗中藏起来，而后欺骗我们说已用箭射了，难道我们就相信吗？我们何不秘密地跟在他的后面？"窦不疑到了鬼魅出现的地方，鬼刚出来。窦不疑冲上去用箭射鬼，鬼中箭逃跑。窦不疑继续追赶，一共射中三箭。鬼自己跳到河岸下，窦不疑返回。少年们笑着迎接他，对他说："我们怕你藏起来欺骗我们，所以偷偷跟踪你，这才知道你胆量竟这么大。"于是把钱给了他，他全都用来喝酒了。第二天，人们到河岸下寻找，找到一个驱疫避邪的神像，是用荆条编成的，它的旁边果然又找到三支箭。从这以后，道路上的鬼就消失了，窦不疑也从此以雄猛勇敢而闻名。等到他告老还乡的时候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他的胆气不衰。唐玄宗天宝二年冬十月，窦不疑去阳曲同别人饮酒，喝醉了想回家，主人苦苦挽留。窦不疑命令从人都留下，自己独自骑马在黄昏后返回太原。阳曲距太原州城九十里，窦不疑经过的道路是古战场，狐狸，鬼火聚集，没有人居住。那天夜里窦不疑忽然看见道两旁都是店铺，连绵不断。当时月明云薄，窦不疑觉得很奇怪。不一会店铺变得更多，有很多男女在唱歌跳舞，饮酒作乐，还有人结伴按节奏踏脚。有小孩一百多人，包围了窦不疑的马，边跳边唱，马不能前进。窦不疑折断路旁树上的粗枝，用来击打包围他的人，这些人逃跑了。窦不疑又往前走，再到一个旅店，又看见二百多人，身材又高又大，衣服很华丽，前来围绕窦不疑跳舞唱歌。窦不疑大怒，又用树枝击打他们，高大的人消失了。这时窦不疑开始感到有些害怕，认为看到的不是普通的人，想到村庄投宿。遇到一个一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房屋建造得很好。窦不疑敲门投宿，全都没有人回应，他使劲敲打，仍然没有人出来。村中有座庙，窦不疑把马拴到柱子上，坐到台阶上。这时月光明亮，快到半夜时，有个女人穿着淡雅的服装，擦着脂粉破门而入，走过来给窦不疑行礼。窦不疑问她是谁，她说："我知道我的丈夫独居，所以前来相伴。"窦不疑说："谁是你的丈夫？"女人说："就是你啊！"窦不疑知道她是鬼，上前打她，她才离开。厅房内有床，窦不疑到床上休息。忽然房梁上有个怪物，坠到他的肚子上，大小像个盆。窦不疑打它，竟发出狗的叫声。窦不疑将它扔到床下，怪物变了一个火人，长二尺多，光辉照耀，进入墙壁中看不见了。窦不疑走出门，骑马离开，终于找到一处树林进去休息，天亮以后已不能走路。正好这时家里人来了，他已经失魂落魄的了。回家后他讲述了见到的事，病了一个多月就死了。

卷第三百七十二　　精怪五

凶器下 桓彦范　蔡四　李华　商乡人　卢涵　张不疑

桓彦范

扶阳王桓彦范，少放诞，有大（"有大"二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节，不饰细行。常与诸客游侠，饮于荒泽中。日暮，诸客罢散，范与数人大醉，遂卧泽中。二更后，忽有一物，长丈余，大十围，手持矛戟，瞋目大唤，直来趋范等。众皆俯伏不动，范有胆力，乃奋起叫呼，张拳而前，其物乃返走。遇一大柳树，范手断一枝，持以击之，其声策策，如中虚物。数下，乃匍匐而走。范逐之愈急，因入古圹中。洎明就视，乃是一败方相焉。（出《广异记》）

【译文】

扶阳王桓彦范，年轻时行为放纵，注重大节，但不注重细小琐碎的事物。他曾经和朋友在荒野中喝酒，黄昏时大家散去。桓彦范等几个人酩酊大醉，于是就睡在荒野。二更天以后，忽然有一个怪物，一丈多高，粗有十抱，手里拿着长矛，瞪着眼睛大声呼喊，直朝桓彦范等人走过来。其他人都吓得趴着不动，只有桓彦范胆大，跳起来大喊大叫，挥动拳头向怪物冲去，那个怪物返身往回走。遇到一棵大柳树，桓彦范用手拽断一个树枝，拿着打那个怪物，发出策策的声音，像是打中了虚空的物体。打了几下以后，那怪物趴下爬着逃跑。桓彦范越追越急，最后那怪物进入一座古墓之中。等到天亮到那里观察，原来是一个破败的送葬用的纸神像。

蔡四

颖阳蔡四者，文词之士也。天宝初，家于陈留之浚仪。吟咏之际，每有一鬼来登其榻，或问义，或赏诗。蔡问君何鬼神，忽此降顾。鬼曰："我姓王，最大。慕君才德而来耳。"蔡初甚惊惧，后稍狎之。其鬼每至，恒以王大蔡氏相呼，言笑欢乐。蔡氏故人有小奴，见鬼，试令观之，其奴战栗。问其形，云："有大鬼，长丈余，余小鬼数人在后。"蔡氏后作小木屋，置宅西南隅，植诸果木其外。候鬼至，谓曰："人神道殊，君所知也。昨与君造小舍，宜安堵。"鬼甚喜，辞谢主人。其后每言笑毕，便入此居偃息，以为常矣。久之，谓蔡氏曰："我欲嫁女，暂借君宅。"蔡氏不许曰："老亲在堂，若染鬼气，必不安稳。君宜别求宅也。"鬼云："大夫人堂，但闭之，必当不入。余借七日耳。"蔡氏不得已借焉，七日之后方还住，而安稳无他事也。后数日，云："设斋。"凭蔡为借食器及帐幕等。蔡云。"初不识他人，唯借己物。"因问欲于何处设斋。云："近在繁台北。世间月午，即地下斋时。"问至时欲往相看，得乎？曰："何适不可。"蔡氏以鬼，举家持千手千眼咒，家人清净，鬼即不来。盛食荤血，其鬼必至。欲至其斋，家人皆精心念诵，着新净衣，乘月往繁台。遥见帐幕僧徒极盛，家人并诵咒，前逼之。见鬼惶遽纷披，知其惧人，乃益前进。既至，翕然而散。其王大者，与徒侣十余人北行。蔡氏随之，可五六里。至一墓林，乃没，记其所而还。明与家人往视之，是一废墓，中有盟器数十，当圹者最大，额上作"王"字。蔡曰："斯其王大乎。"积火焚之，其鬼遂绝。（出《广异记》）

【译文】

颖阳蔡四是一个很有文才的人，唐玄宗天宝初年，他家住在陈留的浚仪。每当他吟咏诗词的时候，就有一个鬼来到他的床上，有时向他询问道理，有时一块欣赏诗词。蔡四问他："您是什么鬼神，降临光顾？"鬼说："我姓王，最大。因为羡慕你的才华品德而来。"蔡四开始很害怕，以后渐渐同鬼亲热起来。那个鬼每次来时他们都互相称为"王大"、"蔡四"，一起说笑。蔡四的朋友有个小仆人能看见鬼，蔡四试着让他观察，小仆人吓得战战兢兢。蔡四问他鬼什么样，小仆人说："我看见有个大鬼，身高一丈多，还有几个小鬼跟在后面。"蔡四制作了一个小木屋，放到宅院的西南角，旁边栽植了各种果树。等到鬼来了，蔡四对鬼说："人和鬼生活的道路不一样，这你是知道的。昨天给你做了一间小屋，请你到那儿去住。"鬼很高兴，婉言感谢了主人。从那以后他们每次笑谈结束，鬼就进入那个小屋休息，形成了习惯。又过了段时间，鬼对蔡四说："我想嫁女，临时借你的房子用几天。"蔡四不同意说："老母亲还健在，假如染上鬼气，一定不会安稳，你应该寻求别人的房子。"鬼说："老夫人的上房，只要闩上门，我们一定不进入，其余的房子只借七天。"蔡四不得已答应了，七天以后归还房屋倒也平安无事。过了几天，鬼说："我们要设斋。"想依靠蔡四借食物器皿及帐幕等。蔡四说："我搬来的时间短不认识别的人，只能借自己的物品。"他又问鬼想在什么地方摆设斋宴，鬼说："繁台北面。阳世间的午夜，就是阴间吃斋的时候。"又问："到时候去看热闹可以吗？"鬼说："怎么不可以！"蔡四因为有鬼，让全家人都随身带千手千眼佛的符咒。家里人清净，鬼就不来了。如果有丰盛的荤血食物，那么鬼一定会来。到鬼设斋那一天，蔡四家的人都认真念诵咒语，穿着干净的衣服，踏着月色去繁台。从远处看见帐幕里的和尚非常多，家里人一齐念着咒语向前逼近，群鬼慌乱起来，知道他们怕人。走到跟前，鬼唰地一下就逃散了。那个王大和十几个同伴往北逃去。蔡四在后面跟踪，走了五六里，来到一块树林中的坟地时鬼不见了。蔡四记住鬼消失的地点就回来了。第二天他和家人去观看，那里是一个荒废的坟墓，墓中有几十件陪葬的器物，当中最大的，额上有个"王"字。蔡四说："这个大概就是王大吧。"然后堆积柴草将培葬器物全都焚烧掉，鬼从此灭绝了。

李华

唐吏部员外李华，幼时与流辈五六人，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后，有一老人，须眉雪色，恒持一裹石，大如拳。每日至晚，即骑院墙坐，以石掷华等，当窗前后。数月，居者苦之。邻有秦别将，善射知名。华自往诣之，具说其事。秦欣然持弓，至山所伺之。及晚复来，投石不已。秦乃于隙中纵矢，一发便中，视之，乃木盟器。（出《广异记》）

【译文】

唐朝的吏部员外李华，小时候和五、六个同伴在济源山庄读书。半年以后，有一个胡子和眉毛都白了的老人，经常拿着一袋拳头大小的石头。每天到了晚上，就骑在院墙上，用石头投掷李华他们，面对着窗子前后。一连几个月，居住在那里的人都被他折腾得受不了。邻居有一个姓秦的别将，以善于射箭闻名。李华去他那里拜见他，详细地说了这件事。秦别将很痛快地拿着弓箭来到山庄等候。到晚上那个老人又来了，不停地投掷石头。秦别将便在乱石的空隙中射箭，只一箭便射中了他，一看，原来是一个木制的陪葬器皿。

商乡人

近世有人，旅行商乡之郊。初与一人同行，数日，忽谓人曰："我乃是鬼。为家中明器叛逆，日夜战斗，欲假一言：以定祸乱。将如之何？"云："苟可成事，无所惮。"会日晚，道左方至一大坟。鬼指坟，言："是己冢，君于冢前大呼，有敕斩金银部落。如是毕矣。"鬼言讫，入冢中，人便宣敕。须臾间，斩决之声。有顷，鬼从中出，手持金银人马数枚，头悉斩落。谓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报恩耳。"人至西京，为长安捉事人所告。县官云："此古器，当是破冢得之。"人以实对。县白尹，奏其事。发使人随开冢，得金银人马，斩头落者数百枚。（出《广异记》）

【译文】

近代有一个人，旅行到商乡的郊外。开始和一个人一同行，几天后，那个人忽然对他说："我是鬼。由于家中陪葬的器物叛乱，日夜战斗。想借助你一句话，用来平定祸乱，你看怎么样？"这人回答说："如果可以成事，没有什么不行的。"当天晚上，走近道旁一座大墓，鬼指着墓说："这是我的墓，请您在墓前大声喊，有皇帝诏令斩杀金银部落，这样做就完了。"鬼说完进入墓中，这个人就宣布诏令。一会儿，听到斩杀的声音。不久，那个鬼从墓中出来，手拿着几个金银人马，头都斩掉。对这人说："得到这些足够使您一生幸福的，用这来报答您的恩情。"这人到了西京，被长安的捕快抓住。县官说："这是古器，一定是盗墓所得。"这个人将实情报县官，县官向府尹报告这件事。派人跟随这个人挖开那座墓，得到被斩落头的金银人马好几百个。

卢涵

开成中，有卢涵学究，家于洛下，有庄于万安山之阴。夏麦既登，时果又熟，遂独跨小马造其庄。去十余里，见大柏林之畔，有新洁室数间，而作店肆。时日欲沉，涵因憩马。睹一双鬟，甚有媚态。诘之，云是耿将军守茔青衣，父兄不在。涵悦之，与语。言多巧丽，意甚虚襟，盼睐明眸，转资态度。谓涵曰："有少许家酝，郎君能饮三两杯否？"涵曰："不恶。"遂捧古铜樽而出，与涵饮极欢。青衣遂击席而讴，送卢生酒曰："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涵恶其词之不称，但不晓其理。酒尽，青衣谓涵曰："更与郎君入室添杯去。"秉烛挈樽而入。涵蹑足窥之，见悬大乌蛇，以刀刺蛇之血，滴于樽中，以变为酒。涵大恐栗，方悟怪魅，遂掷出户，解小马而走。青衣连呼数声曰："今夕事须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势不可，又呼东边方大："且与我趁，取遮郎君。"俄闻柏林中，有一大汉，应声甚伟。须臾回顾，有物如大枯树而趋，举足甚沉重，相去百余步。涵但疾加鞭，又经一小柏林中，有一巨物，隐隐雪白处。有人言云："今宵必须擒取此人，不然者，明晨君当受祸。"涵闻之，愈怖怯。及庄门，已三更。扃户閴然，唯有数乘空车在门外。群羊方咀草次，更无人物。涵弃马，潜跧于车箱之下。窥见大汉径抵门，墙极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视庄内。遂以戟刺庄内小儿，但见小儿手足捞空，于戟之巅，只无声耳。良久而去。涵度其已远，方能起扣门。庄客乃启关，惊涵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闻庄院内客哭声。云："三岁小儿，因昨宵寐而不苏矣。"涵甚恶之，遂率家僮及庄客十余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见夜来饮处，空逃户环屋数间而已，更无人物。遂搜柏林中，见一大盟器婢子，高二尺许，傍有乌蛇一条，已毙。又东畔柏林中，见一大方相骨。遂俱毁拆而焚之。寻夜来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节筋缀，而不欠分毫。锻以铜斧，终无缺损。遂投之于堑而已。涵本有风疾，因饮蛇酒而愈焉。（出《传奇》）

【译文】

唐文宗开成年中，有个学究卢涵，家住在洛下，有庄园在万安山的北面。夏季麦子丰收，瓜果又成熟了，卢涵独自骑上小马去庄园。走到大柏树林的边上，有几间新建的洁净房舍，是作店铺的。这时太阳快落山了，卢涵停在那里休息。看见一个梳着两个环形发髻的女子，容貌美丽媚人。卢涵询问她是谁。她说是耿将军看守坟茔的侍女，父亲哥哥都去世了。卢涵很喜爱她，和她谈话。她的语言乖巧谦虚，姿态美丽，眼睛盼顾生辉，她对卢涵说："有少量自家酿的酒，您能喝两杯吗？"卢涵说："很好。"于是她捧着古铜杯走出来，和卢涵畅饮。随后青衣女子击打坐席，唱歌为卢涵助兴。唱的是："独持巾栉掩玄关。小帐无人烛影残。昔日罗衣今化尽。白杨风起陇头寒。"卢涵不喜欢歌词的意思，但又不明白什么道理。酒喝光了，青衣女子对卢涵说，再为您进屋添酒去，拿着蜡烛携带酒杯进屋。卢涵放轻脚步偷偷观察，看见在屋内悬挂着一条大黑蛇，青衣女子用刀刺出蛇的血，滴到杯中变成酒。卢涵非常害怕，这才明白遇到鬼魅了。立刻跑出门，解开小马逃走。青衣女子连着喊数声说："今晚要留郎君一宿，暂时不要离去。"她知道留不住卢涵，又喊东边的方大："快给我追，挡住郎君。"不久听柏树林中，有一个大汉的声音，卢涵回头看去，有个象大枯树一样的怪物追上来，脚步非常沉重，距离一百多步。卢涵加鞭疾驰，又经过一个小柏树林，有一个巨大的怪物，隐隐露出雪白的地方，有人说："今晚必须抓住这个人，否则明天早晨，您会遭受灾祸。"卢涵越发恐怖，到了庄园门前已经三更天了，后门紧闭，只有几辆空车在门外，一群羊才吃完草站住在那里，没有一个人。卢涵扔掉马，藏到车箱下边。看见那大汉一直追到门前，墙虽然很高，但只到这个人的腰胯。大汉手拿着戟，向庄内观察，然后用戟刺扎庄内的小孩。只见他把小孩挑到空中，小孩手脚抓空，只是没有声音。大汉很久才离去。卢涵估计他已经走远，才起来敲门。庄客开门，惊讶卢涵夜间的到来。卢涵喘气冒汗不能说话。到第二天早晨，忽然听到庄院内客人的哭声，说："三岁小孩，昨晚睡觉再没有苏醒过来了。"卢涵憎恨鬼怪，率领家丁和庄客十几个人，拿着刀斧弓箭去搜察鬼怪，只见昨夜饮酒的地方，是逃走的人家剩下的几间空房子，没有人。于是又去搜寻柏树林，看见做成婢女的陪葬器物，有二尺多高。旁边有一条死去的黑蛇。又在东边柏树林中，看见一个大大的送殡驱妖的神像架子。于是都叫人拆毁烧掉。昨夜白色怪物原来是白骨一具，四肢关节联缀，不少一块。用铜斧头砍它，怎么也没有砍开，就扔到水沟里了。卢涵原来有风湿病，因为饮了蛇酒竟好了。

张不疑

南阳张不疑，开成四年，宏词登科，授秘书。游京。假丐于诸侯回。以家远无人，患其孤寂，寓官京国。欲市青衣，散耳目于闾里间。旬月内，亦累有呈告者，适憎貌未偶。月余，牙人来云：（"云"原作"去"，据明抄本改。）"有新鬻仆者，请阅焉。"不疑与期于翌日。及所约时至，抵其家，有披朱衣牙笏者，称前浙西胡司马。揖不疑就位，与语甚爽朗。云："某少曾在名场，几及成事，曩以当家使于南海，蒙携引数年。记（明抄本"记"作"职"）于岭中。偶获婢仆等三数十人，自浙右以历南荆，货鬻殆尽，今但有六七人。承牙人致君子至焉。"语毕，一青衣捧小盘，各设于宾主位，俄携银樽金盏，醪醴芳新，馨香扑鼻。不疑奉道，常御酒止肉。是日，不觉饮数杯。余命诸青衣六七人，并列于庭，曰："唯所选耳。"不疑曰："某以乏于仆使，今唯有钱六万，愿贡其价。却望高明，度六万之直者一人以示之。"朱衣人曰："某价翔庳各有差等。"遂指一丫鬟重耳者曰："春条可以偿耳。"不疑睹之，则果是私目者矣。即日操契符金。春条善书录，音旨清婉，所有指使，无不惬适，又好学。月余日，潜为小诗，往往自于户牖间题诗云："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不疑深惜其才貌明慧。如此两月余。不疑素有礼奉门徒尊师，居旻天观。相见，因谓不疑曰："郎君有邪气绝多。"不疑莫知所自。尊师曰："得无新聘否？"不疑曰："聘纳则无，市一婢（"婢"原作"子"，据明抄本改。）耳。"尊师曰："祸矣。"不疑恐，遂问计焉。尊师曰："明旦告归，慎勿令觉。"明早，尊师至，谓不疑曰："唤怪物出来。"不疑召春条，泣于屏幕间，亟呼之，终不出来。尊师曰："果怪物耳。"斥于室内，闭之。尊师焚香作法，以水向东而噀者三。谓不疑曰："可往观之，何如也？"不疑视之曰："大抵是旧貌，但短小尺寸间耳。"尊师曰："未也。"复作法禹步，又以水向门而喷者三。谓不疑："可更视之，何如也。"不疑视之，长尺余，小小许，僵立不动。不疑更前（原本"更"上有"可"字，无"前"字，今据明抄本改。）视之，乃仆地，扑然作声。视之。一朽盟器。（"器"原作"耳"，据黄本改。）背上题曰"春条"，其衣服若蝉蜕然，系结仍旧。不疑大惊。尊师曰："此虽然（明抄本"虽然"作"妖物"。）腰腹间已合有异。"令不疑命刀劈之，腰颈间果有血，浸润于木矣。遂焚之。尊师曰："向使血遍体，则郎君一家，皆遭此物也。"自是不疑郁悒无已，岂有与明器同居而不之省，殆非永年。（"年"字原阙，据黄本补。）每一念至，惘然数日，如有所失。因得沉痼，遂请告归宁。明年，为江西辟。至日使淮南。中路府罢。又明年八月而卒。卒后一日，尊夫人继殁。道士之言果验。（原阙出处。明抄本与下条相连云出《博异志》）

又 一说，张不疑常与道士共辨往来。道士将他适，乃诫不疑曰："君有重厄，不宜居太夫人膝下，又不可进买婢仆之辈。某去矣，幸勉之。"不疑即启母卢氏，卢氏素奉道，常日亦多在别所求静。因持寺院以居，不疑旦问省。数月，有牙僧言："有崔氏孀妇甚贫，有妓女四人，皆鬻之。今有一婢曰金釭，有姿首，最其所惜者。今贫不得已，将欲货之。"不疑喜，遂令召至，即酬其价十五万而获焉。宠侍无比。金釭美言笑，明利轻便，事不疑，皆先意而知。不疑愈惑之。无几，道士诣门。及见不疑，言色惨沮，吁叹不已。不疑诘之，道士曰："嘻！祸已成，无奈何矣。非独于君，太夫人亦不免矣。"不疑惊怛，起曰："别后皆如师教，尊长寓居佛寺，某守道殊不敢怠，不知何以致祸。且如之何？"哀祈备至。道士曰："皆（"皆"原作"家"，据明抄本改。）无计矣。但为君辨明之。"因诘其别后有所进者，不疑曰："家少人力，昨唯买二婢耳。"道士曰："可见乎？"不疑即召之，金釭不肯出。不疑连促之，终不出。不疑自诟之，即至。道士曰："即此是矣。"金釭大骂曰："婢有过，鞭挞之可也。不要，鬻之可也。一百五十千尚在，何所忧乎？何物道士，预人家事耶。"道士曰："惜之乎？"不疑曰："此事唯尊师命，敢不听德？"道士即以拄杖击其头，沓然有声，如击木，遂倒，乃一盟器女子也，背书其名。道士命掘之，五六尺得古墓，柩傍有盟器四五，制作悉类所焚者。一百五十千，在柩前俨然，即不疑买婢之资也。复之，不疑惝怳发疾。累月而卒。亲卢氏，旬日继殁焉。（出《博异记》，又出《灵怪集》）

【译文】

南阳张不疑在唐文宗开成四年，参加科举考试因为文才出众被录取，任秘书官。他游遍京城拜求各位大臣多加照顾。感到家中没人，想买一个婢女。他把这个消息在胡同里弄中扩散开来，一个月里有很多人来推荐人选，张不疑嫌这些人面貌不美。过了一个月时间，有个买卖中间介绍人来说："有卖婢女的，请你去看看。"张不疑和介绍人约定第二天去婢女主人家。第二天去了以后，主人是个披红袍拿牙笏的人，自称是前浙西胡司马。他请张不疑坐下，同张不疑交谈显得很爽朗。他说："我年轻时在考场上几乎成名，因为一个本家出使海南，承蒙他提携了几年。记得在南岭中，偶然得到婢女三十几人，从浙东到南荆，卖得只剩下六七个人了。感谢介绍人引您前来。"说完一个婢女捧着小盘，摆在宾主各人的位置上，又取来金杯银杯，斟上酒，立刻酒香扑鼻。张不疑信奉道教，平时不喝酒不吃肉，今天破例喝了几杯。主人命令六七个俾女并排站在厅堂上，然后对张不疑说："请随便选择吧。"张不疑说："我没有充足的钱来买奴婢，如今只有六七万贯钱，想拿这些钱尽量买一个好一点的，请您按六万的价钱出示一个给我看一看。"主人说："我这里不同价格的婢女确实有差异。"指着一个戴着两只耳环的婢女说："春条值这个价钱。"张不疑一看，正是自己暗中看中的那个，当时便写了契约付了钱。春条会看书写字，语音清脆婉转，指使她干的活，没有不让张不疑满意的。她还聪明好学，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可写几首短小的诗了。她在窗上题诗说："幽室锁妖艳，无人兰蕙芳。春风三十载，不尽罗衣香。"张不疑深深爱惜春条的才貌。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张不疑到旻天观拜见道长。道长对张不疑说："你身上有很多邪气啊！"张不疑不知道怎样回答。道长问："你最近有没有娶妻纳妾？"张不疑说："娶妻纳妾倒没有，只是买了一个婢女。"道长说："是灾祸！"张不疑害怕起来，询问解救办法。道长说："明天早上我去，不要让她知道。"第二天早晨，道长来到张不疑家对张不疑说："召唤怪物出来。"张不疑召唤春条，她在屏风帐幕间哭泣，怎么也不肯出来。道长说："果然是怪物，"走进屋内去斥责她。道长把门关上，焚香作法，向东喷水三次，对张不疑说："可以去看一看她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后说："大体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身材短小了几寸。"道长说："不行。"又迈禹步作法，向门喷水三次。又对张不疑说："再去看看她怎么样了。"张不疑看到春条只剩一尺多长，在那里僵立不动。张不疑再上前走，春条扑的一声倒在地上，变成一个已经腐朽了的陪葬器皿，背上有两个题字"春条"。她的衣服也像蝉蜕一样脱落了，系结依旧。张不疑非常吃惊。道长说："这个怪物的腰部已经长合但有异处。"叫张不疑拿刀砍她，果然腰部有血，已浸润到木头里了。张不疑将她烧了，道士说："假如她使血遍布全身，那么你们全家人都要遭受这个妖物的祸害了。"从此张不疑郁郁寡欢，他想难道有和陪葬器物同居而不知道的吗！每次一想到这事就怅然若失，因此得了重病，只好告假回家。第二年，被征召到江南，出使淮南中途又被免职。再一年的八月死去，他母亲也随后死去。道士的话果然应验了。

又一传说是，张不疑经常和一个道士共同辩论预测命运的法术。一天道士将要到别处去，告诫张不疑说："您有重大灾祸，不应该居住在太夫人膝下，也不可买进婢女仆人。我走了，希望你自勉。"张不疑就向母亲卢氏讲了。卢氏尊奉道教，平常也多在别的地方寻求清静，于是到寺院里居住。张不疑每天早晨去给母亲请安。几个月，有介绍买卖的人对张不疑说："有个崔氏寡妇很穷，家有妓女四人，都已经卖掉。有一个婢女叫金釭，容貌美丽，是她最爱惜的，如今贫困不得已，将要卖她。"张不疑很高兴，就让将金釭找来，当即付了十五万买下，宠幸爱惜无比。金釭谈吐婉转动听，聪明伶俐，侍奉张不疑，总是事先知道张不疑心中的想法，张不疑越发迷恋。没过多久，道士来访，看到张不疑后，神色凄惨沮丧，长吁短叹不停。张不疑问什么原因，道士说："灾祸已成，无可奈何了，不仅对于你，而且太夫人也难免了。"张不疑惊疑站起来说："离别以后都按师傅的教诲，母亲寓居佛寺，我遵守道教规矩不敢懈怠。为什么会造成灾祸，并且无计可施呢？"道士说："都没有办法了，但要让您看明白。"于是询问他离别以后买进什么了？张不疑说："家里缺少人力，昨日只买二个婢女。"道士说："可以见她吗？"张不疑立即叫金釭。金釭不肯出来，张不疑连连催促她，始终不肯出来。张不疑骂她，她出来了。道士说："就是她了。"金釭大骂说："婢女有过错，鞭打可以。不要，卖她也可以，十五万钱还在，有什么可忧虑的？道士是个什么东西，干预别人家的事？"道士说："可惜她吗？"张不疑说这事只听从师傅命令。道士就用手杖击打金釭的头，像击打木头的声音，金釭倒地，是一个陪葬器物，背上写着她的名字。道士命令挖地，挖到五六尺深有一古墓，棺材旁边有陪葬的器物四五件，制作都像所焚烧的。十五万钱，在棺材前放着，就是张不疑买婢女的钱。紧接着张不疑发病昏迷不醒，几个月就死了。母亲卢氏也继张不疑死后十天去世。

卷第三百七十三　　精怪六

火 贾耽　刘希昂　范璋　胡荣　杨祯　卢郁　刘威

土 马希范

火

贾耽

唐相贾耽退归第，（"第"原作"等"。据明抄本改。）急令召上东门卒至，耽严戒之曰："明日当午，有异色人入门，尔必痛击之，死且无妨。"门卒禀命。自巳至午，果有二尼，自东百步，相序而至，更无他异。直至门，其尼施朱傅粉，冶容艳佚，如娼人之妇。其内服殷红，下饰亦红，二尼悉然。卒计曰："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挝痛击之，伤脑流血，叫号称冤，返走，疾如奔马。旋击，又旋伤其足，殆狼籍毁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树，已失所在，更无踪焉。门卒报耽，具述别无异色，只遇二尼衣服容色之异。耽曰："打得死否？"具对伤脑折足，痛楚殆极，但打不死而失所在，无可寻之。耽叹曰："然不免小有灾矣。"翌日，东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救之得止。（出《芝田录》）

唐代宰相贾耽退朝回到自己的府第，急忙下令召东门卒来，严厉地告诫他说："明天正午，有服色特异的人进门，你必须狠狠地打他，死了也没关系。"门卒听从。从巳时等到午时，果然有两个尼姑，自东门百步远一前一后地走来，并无异常之处。一直到门口才看清，这两个尼姑搽胭脂抹粉，姿容妖冶艳丽，很像娼妓。她们的内衣是殷红色的，下身服饰也是红的，两个尼姑完全一样。东门卒心想尼姑哪有这样的？于是便痛打她们，直打得脑袋流血，连喊冤枉，转身就往回跑，象马跑的一样快。门卒很快就追了上去，击伤她们的脚，打得她们狼狈不堪。百步开外花草掩映，树木蔽日，那两个尼姑忽然失去了踪影。门卒回来向贾耽报告，详细述说了没有看见肤色特异之人，只遇见两个尼姑，衣饰姿容十分反常。贾耽问："打死了吗？"回答说已打得她们脑伤足折，疼痛难忍，但没等打死便不见了踪影，无处可寻。贾耽叹息道："我们一定要有小的灾祸了。"第二天，东市发生火灾，烧了成百上千家，经过扑救才熄灭。刘希昂 元和中，内侍刘希昂将遇祸。家人上厕，忽闻厕中云："即来，且从容。"家人惊报希昂。希昂自往听之。又云："即出来，即出来。"昂曰："何不出来？"遂有一小人，可长尺余。一家持枪跨马，而走出迅疾，趁不可及，出门而无所见。未几而复至。七月十三日中，忽有一白衣女人，独行至门，曰："缘游看去家远，暂借后院盘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勒家人领过，姿质甚分明。良久不见出，遂令人觇之，已不见。希昂不信，自去观之，无所见，唯有一火柴头在厕门前。家属相谓曰："此是（"此是"原作"皆及"。据明抄本改。）火灾欲（"欲"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起。"觅术士镇厌之，当镇厌日，火从厨上发，烧半宅且尽。至冬，希昂忤宪宗，罪族诛。（出《博异志》）

【译文】

唐代元和年间，内侍刘希昂将要遭遇灾祸之前，家里人上厕所，突然听到里面说："就来，请不要着急。"家人感到奇怪，向希昂报告。刘希昂亲自去听，里面又说："就出来，就出来。"希昂便说："那你为什么还不出来？"于是走出一个小人，一尺多高。全家人跨马持枪追打起来。但那小人跑得极快，怎么也追不上，一出大门就不见了。不久他又来了。七月十三日中午，忽然有个穿白衣服的女人，独自来到门口，说："因为我边走边看离家已远，只好暂借你家后院逗留一下，可以吗？"刘希昂答应了，让家人带她过去，她的身形姿质很分明。去了好久却不见出来，于是，希昂让家人去偷偷看看，她已不见了。刘希昂不信，亲自去看，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火柴头在厕所门前。家人们议论说："这是火灾的预兆。"便寻找有法术的人来治它，正当作法的时候，大火从厨房上着起来，几乎烧光半个宅院就。到冬天，刘希昂触怒了宪宗皇帝，被诛灭九族。

范璋

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梁山读书。夏中深夜，忽厅厨中有拉物声，范慵省之。至明，见束薪长五寸余，齐整可爱，积于灶上。地上危累蒸饼五枚。又一夜，有物扣门，因拊掌大笑，声如婴儿。如此经三夕。璋素有胆气，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状如小犬，连却击之，变成火，满川而灭。（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宝历二年，明经范璋居住在梁山读书。夏天的一个深夜，忽然听到厨房有拉东西的声音，他懒洋洋地没有起来。到天亮时，只见一捆五寸多长的小柴禾，整整齐齐地摆在锅台边，十分可爱。地上还摞着五枚饼子。又一天夜晚，有个东西来敲门，并拍掌大笑，声音象婴儿。一连三天都是这样。范障平素有胆量，就乘它笑的时候，拽起一块大木柴追了出来。那东西象小狗，连续不断地击打，竟然变成了火，满地闪光后便消失了。

胡荣

长庆元年春，楚州淮岸屯官胡荣家，有精物，或隐或见。或作小儿，为着女人红裙，扰乱于人。或称阿姑。时复一处火发，所烧即少，皆救得之。三月，火大起，延烧河市营戍庐舍殆尽。岁中，胡云亦死。（出《祥异集验》）

【译文】

唐代长庆元年春天，楚州淮河岸边的屯官胡荣家中，有个妖精忽隐忽现，有时候变成个小孩儿，穿着女人的红裙子，袭扰于人。有人称她阿姑。当时又有一处发生火灾，烧毁的财物很少，就被扑灭了。三月，一场大火灾发生了，火势蔓延到集市、军营、民房，烧了个干干净净。这年内，胡荣也死了。

杨祯

进士杨祯，家于渭桥。以居处繁杂，颇妨肄业。乃诣昭（"诣昭"原作"指照"。据明抄本改。）应县，长借石瓮寺文殊院。居旬余，有红裳既夕而至。容色姝丽，姿华动人。祯常悦者，皆所不及。徐步于帘外，歌曰："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祯曰："歌者谁耶，何清苦之若是？"红裳又歌曰："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祯拜迎于门。既即席，问祯之姓氏，祯具告。祯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曾游石瓮寺者，无不熟识。祯异之曰："得非鬼物乎？"对曰："吾闻魂气升于天，形魄归于地，是无质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对曰："狐狸者，接人矣，一中其媚，祸必能及。某世业功德，实利生民。某虽不淑，焉能苟媚而欲奉祸乎？"祯曰："可闻姓氏乎？""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于人，乃统丙丁，镇南方。复以德王神农、陶唐氏。后又王于西汉。因食采于宋，远祖无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亲，遂为白泽氏所执。今樵童牧竖，得以知名。汉明帝时，佛法东流。摩胜、竺法兰二罗汉，奏请某十四代祖，令显扬释教，遂封为长明公。魏武季年，灭佛法，诛道士，而长明公幽死。魏文（"文"原作"武"，据明抄本改。）嗣位，佛法重兴，复以长明世子袭之。至开元初，玄宗治骊山，起至华清宫，作朝元阁，立长生殿，以余材因修此寺。群象既立，遂设东幢。帝与妃子，自汤殿宴罢，微行佛庙，礼陁伽竟，妃子谓帝曰：'当于飞之秋，不当今东幢岿然无偶。'帝即日命立西幢，遂封某为西明夫人。因赐琥珀膏，润于饥骨。设珊瑚帐，固予形貌。于是选生及蛾，即不复强暴矣。"祯曰："歌舞丝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盖承先祖之明德，禀炎上之烈信，故奸声乱色，不入于心。某所能者，大则铄金为五兵，为鼎鼐钟镛；小则化食为百品，为炮燔烹炙。动即煨山岳而烬原野，静则烛幽暗而破昏蒙。然则抚朱弦，咀玉管，骋纤腰，矜皓齿，皆冶容之末事，是不为也。昨闻足下有幽隐之志，籍甚既久，愿一款颜。由斯而来，非敢自献。然宵清月朗，喜觌良人，桑中之讥，亦不能耻。倘运与时会，少承周旋，必无累于盛德。"祯拜而纳之。自是晨去而暮还，唯霾晦则不复至。常遇风雨，有婴儿送红裳诗：其词云："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畏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侵星请归，祯追而止之。答曰："公违晨夕之养，就岩谷而居者，得非求静，专习文乎？奈何欲使采过之人，称君为亲而就偶。一被瑕玷，其能洗涤乎？非但损公之盛名。亦当速某之生命耳。"归半年，家童归，告祯乳母。母乃潜伏于佛榻，俟明以观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灯矣。因扑灭，后遂绝红裳者。（出《慕异记》）

【译文】

进士杨祯，家住在长安渭水桥旁。因这里繁华喧杂，颇妨碍学业，他便到了昭应县，长期寄读于石瓮寺文殊院。住了十多天，有位红衣女子一到晚间就来了。她容貌美丽，姿色动人，杨祯平时喜爱的女子，都赶不上她。她在帘外漫步，唱道："凉风暮起骊山空，长生殿锁霜叶红。朝来试入华清宫，分明忆得开元中。"杨祯问唱歌的是谁，为什么唱得如此凄凉？那女子又唱道："金殿不胜秋，月斜石楼冷。谁是相顾人，褰帷吊孤影？"杨祯礼拜着迎到门外。就坐之后，她问杨祯的姓名，杨祯全说了。祖父母叔兄弟中外亲族，凡是游历过石瓮寺的人，她没有不熟悉的，但都未听他们讲过这种事。杨祯怀疑地问道："你难道是鬼吗？"那女子回答道："我听说人死之后，魂气升上天，形魄归到地，这是不用怀疑的，哪里有什么鬼呢？"杨祯又问："那你是狐狸吧？"女子回答道："狐狸接触的人，一旦染上它的媚气，灾祸就要临头。我的功德事业，实在想有利于百姓，小女子虽然不够娴淑，但又怎么会苟且献媚而使你遭难呢？"杨祯说："可以告诉我你的姓名吗？"那女子说："我是燧人氏的后代，始祖对人类有大功绩。历代先人先是管制火，镇守南方，又凭德统治神农氏、陶唐氏，以后统治西汉，沿袭旧制又接受宋的封邑。远祖本来没有什么忌讳，但因他声威猛烈，脾气暴躁，人们不能亲近他。后来，他被白泽氏捉住了。现在连樵夫牧童都知道他的名字。汉明帝时，佛法东传，摩胜和竺法兰二位罗汉奏请我十四代祖，让他显扬佛教，随即将他封为长明公。魏武帝末年，毁佛法，杀道士，长明公遭囚禁而死。魏文继承王位后，重兴佛法，又让长明公世子袭位。到开元初年，唐玄宗治理骊山，造华清宫，修朝元阁，建长生殿，最后用剩余的材料修造起这个寺院。那些佛象也都塑好，就摆在东边的殿堂。皇帝与妃子沐浴之后参加殿宴，然后微服来到佛庙，顶礼膜拜。妃子对皇帝说：'正当夫妇相合的秋天，这里不应当只有东殿堂独自岿立。'皇帝当天就命令修建西殿堂，随即封我为西明夫人，并赐给琥珀膏，以润滑我的肌骨；设立珊瑚帐幕，防止我的行貌遭到破坏。于是过往的书生及飞虫，便不再对我不敬了。"杨祯问："歌舞丝竹，这四者哪一个更美妙？"那女子回答说："不是我不行呵。要知道，这全是因为我继承祖先的明德，禀受炎帝之功业，所以那些邪恶的乐声和迷惑人的歌舞，进不了我的内心。我所能做的，大的就是把金属锻制成五种兵器，炼就成巨鼎大钟；小的就是把食物变成上百种，用炮燔烹炙的方法。我一动就能使山岳起火并烧尽原野，一静就如烛光幽暗而破昏蒙。然而抚弄红色的琴弦，嘴吹玉箫，展细腰，炫耀皓白的牙齿，都是妖冶丽容们做的末等事，这我不做。昨天听说你有幽静隐居的志向，入寺很久了，所以想见见尊颜。我是因为这个目的来的，不敢自荐。然而月白风清之良宵，喜逢好人，男女私下相会而被讥笑也在所难免，但也并不算可耻。倘若有幸与你时时相会，少承周旋，一定不会影响你的盛德。"杨祯拜谢而且接纳了她。从此，她早晨离开晚上回来，只是阴天的时候除外。当遇到风雨时，便有小孩送红裳女子的诗，上面写道："烟灭石楼空，悠悠永夜中。虚心怯秋雨，艳质思飘风。向壁残花碎，侵阶坠叶红。还如失群鹤，饮恨在雕笼。"每到星落天晓如要求回去时，杨祯都要追出来，她阻止他说："你违背了早晚的养身之道呵。你到深山里居住，难道不是寻求安静，好专心温习文章吗？怎么能想让我这样的人，视你为亲人而做夫妻之事呢？一旦被玷污了声名，怎么能洗得清呢？这样不但毁了你的大名，也会缩短我的生命呵。"杨祯回家半年。家童回家之后就把此事告诉了杨祯的奶娘。奶娘就来此潜伏在佛台底下，等到天明时一看，那女子果然从门缝中走出去，进入西殿堂。原来是澄亮的一盏灯。于是把它扑灭。此后，就再也见不到那位红衣女子了。

卢郁

进士卢郁者，河朔人，徙家长安。尝北游燕赵，遂客于内黄。郡守馆郁于廨舍。先是其舍无居人，及郁至，见一姥，发尽白，身庳而肥，被素衣来。谓郁曰："妾侨居于此且久矣，故相候谒。"已而告去。是夕，郁独居堂之前。夜潮寒，有风雪，其姥又至。谓郁曰："贵客独处，何以为欢耶。"命坐语谓。姥曰："妾姓石氏，家于华阴郡，后随吕御史者至此，且四十年。家苦贫，幸贵客见哀。"于是郁命食，而老姥卒不顾。郁问之曰："姑何为不食？"。姥曰："妾甚饥，然不食粟。以故寿而安。"郁好奇，闻之甚喜，且以为有道术者。因问曰："姑既不食粟，何胞其腹耶？岂常饵仙药乎？"姥曰："妾家于华阴，先人好神仙，庐于太华。妾亦常隐于山中，从道士学长生法。道士教妾吞火，自是绝粒。今已年九十矣，未审一日有寒暑之疾。"郁又问曰："某早岁常遇至人，教吸气之术，自谓其妙。后以奔走名利，从都国之贡，昼趋而夜息。不意今夕遇姑，语及平生之好。然不知吞火岂神仙之旨乎？"姥曰："子不闻至人，寒暑不能侵者耶。故入火，火不能焚。入水，水不能溺。如是则吞火固其宜也。"郁曰："愿观姑吞火可乎。"姥曰："有何不可哉。"于是以手采炉中火而吞之，火且尽，其色不动。郁且惊且异，遂起束带再拜。谢曰："鄙野之人，未尝闻神仙事。今夕遇仙姑，以吞火之异，实平生所未闻者。"姥曰："此小术尔，何足贵哉。"言讫，且告去，郁因降阶送之。既别，郁遂归于寝堂。既深，有仆者告郁曰，西庑下有火发。郁惊起而视之，其西庑舍已焚。于是里中人俱至竞以水沃之，迨旦方绝。及穷火发之迹，于庑下坎中，得一石火通，中有火甚多。先是有败草积其上，故延而至烧。郁方悟老姥乃此火通耳。果所谓姓石氏，居于华山者也。郁因质问吕御史，有郡中老吏，谓郁曰："吕御史，魏之从事也。居此宅，迨今四十年矣。"咸如老姥言也。又青州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自移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余迹随之，迹皆成路。（出《宣室异录记》）

【译文】

进士卢郁，是黄河以北的人，徙居到长安城。他曾经游历过燕赵之地，就客居在河南的内黄。那次，郡守把他安置在府内馆舍。这个馆舍先前没人居住。卢郁来了之后，看见一位老妇，头发全白了，身体矮小且肥胖，披着白色的衣服。她对卢郁说："我在这里侨居很久了，所以来拜谒你。"她很快就告辞而去。这天晚上，卢郁独自居住在前厅，夜间潮寒，又刮风又下雪。那个老妇又到了，对卢郁说："贵客独自在此，用什么寻欢？"让他坐起来闲谈。老妇说："我姓石，家在华阴郡，后来随吕御史来到这里，将近四十年了。我家既穷又苦，幸亏贵客垂怜。"于是，卢郁让仆人拿来食物，而老妇却看都不看。卢郁问她说："你为什么不吃呢？"老妇说："我很饥饿，但不吃粟谷，由于这个原因我才能长寿而且安乐。"闻言，卢郁又好奇又高兴，并认为她是个有道术的人。于是问道："你既然不吃粟谷，那用什么充饥呢？难道总吃仙药么？"老妇说："我家住华阴，祖先喜好神仙之术，在华山的太华峰搭了间草棚子，我也曾隐居山中，跟道士练长生之法。道士教我吞火，从此不食米粒，现在已经九十岁了，一次也没有患过感冒。"卢郁又问道："我早年曾经遇到位高人，教我吸气的功夫，自认它很玄妙。后来奔走于名利场中，作为国家选拔人材之事，白天奔波夜晚而息。想不到今晚有幸遇到了你，会说到我平生的喜好！可是，不知道吞火之术是不是神仙的要旨？"老妇说："你没听说吗？凡是高人，寒暑都不能侵犯他。因此，进火，火不能焚烧；入水，水不能淹。这样，吞火之术对他们来讲，固然是很合适的了。"卢郁说："想看看你吞火，可以吗？"老妇说："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于是，她用手抓起炉里的火就吞了进去，火吞光了，她仍不动声色。卢郁又惊又奇，于是起身束紧衣带又向她拜了几拜，谢道："粗俗之人，不知道神仙的事情。今晚遇到仙姑，用吞火之奇术，使我看到了平生未闻之事。"老妇说："这是小法术，有什么值得称道呢？"说完，便告辞而去，于是卢郁下台阶相送。已经分手，卢郁就回到卧室睡下。半夜，有仆人来告诉他：西厢房起火了！卢郁惊恐地跑出去观看，那西厢房已经焚烧起来。于是邻里的人都来了，竞相用水浇火，天亮时才把火扑灭。等到勘查火灾现场时，在西厢房的门坎下，找到一个石火通，其中还有许多火。先是有枯草堆在它的上面，蔓延起来以至燃烧。这时，卢郁才明白：那位老妇就是这个火通。果然如她所说的，姓石，住在华山中呵。卢郁于是就询问起吕御史来。郡中有个老官吏，对他讲："吕御史是魏国的从事官，居住在这个房子里，到现在已四十年了。"这跟老妇讲的完全一样。又听说，青州的平陵城北的石虎，一夜之间，自己移动到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等一千多个脚印跟随着它，脚印过处便成了一条路。

刘威

丁卯岁，庐州刺史刘威移镇江西。既去任而郡中大火。庐候吏巡火甚急，而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捕之不获。或射之殪，就视之，乃棺材板腐木败帚之类。郡人愈恐。数月，除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乃止。（出《稽神录》）

【译文】

丁卯年，庐州刺史刘威调任去镇守江西，离任后郡中发生大火。庐州官吏急忙巡察火情，这时，竟可以看见有人举着火把趁着夜色还在到处乱窜，捕捉又捉不到，有时用箭射死一看，原来是烂棺材板子和腐烂的扫帚之类东西。郡中人越发恐惧。几个月后，委任张宗为庐州刺史，火灾才停止。

土

马希范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开濠毕，忽有一物，长十丈余，无头尾手足，状若土山。自北岸出，游泳水上。久之，入南岸而没，出入俱无踪迹。或谓之土龙。无几何而马氏亡。（出《稽神录》）

【译文】

楚王马希范修长沙城，刚刚开出水濠，忽然有一个怪物，十多丈长，没头没尾没手足，象座土山一样从北岸冒出来，在水上游了半天，到南岸就不见了。它出入均无痕迹，有人叫它土龙。没多久，马希范就死了。

卷第三百七十四　　灵异

鳖灵　玉梁观　湘穴　耒阳水　孙坚得葬地　聂友　八阵图　海畔石龟　钓台石

汾州女子　波斯王女　程颜　文水县坠石　玄宗圣容　渝州莲花　玉马　华山道侣

郑仁本弟　楚州僧　胡氏子　王蜀先主　庐山渔者　桂从义　金精山木鹤　卖饼王老

桃林禾　王延政　洪州樵人

鳖灵

鳖灵于楚死，尸乃溯流上。至汶山下，忽复更生。乃见望帝，望帝立以为相。时巫山瓮江蜀民多遭洪水，灵乃凿巫山，开三峡口，蜀江陆处。后令鳖灵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禅位与灵，号开明氏。（出《蜀记》）

【译文】

鳖灵在楚地死了，尸体竟溯着长江逆流而上，到岷山脚下，忽然又活了。于是他去拜见传说中的望帝杜宇，杜宇封他为宰相。当时，巫山瓮江蜀民大多数人家遭受洪水灾害，鳖灵就开凿巫山，通开瞿塘、巫、西陵三个峡口，蜀江两岸露出了陆地。以后封鳖灵为刺史，号为西州皇帝。因为功劳高，杜宇把帝位禅让给他，号称开明氏。

玉梁观

汉武帝时，玉笥山民，感山之灵异，或愆旱灾蝗，祈之无不应。乃相谓曰："可置一观，彰表灵迹。"既构殿，缺中梁一条。邑民将选奇材，经数旬未获。忽一夜，震雷风裂，达曙乃晴。天降白玉梁一条，可以尺度，严安其上，光彩莹目。因号为玉梁观。至魏武帝时，遣使取之。至其山门，去观数里。亭午之际，雷电大镇，裂殿脊，化为白龙，擘烟雾而去，没观之东山下。晋永嘉中，有戴氏，不知其谁之子，每好游岩谷。偶入郁木山下，见两座青石，搘指一条白玉梁于岩下。戴氏俯近看之，以手扪摸其上，见赤书五行，皆天文云篆。试以手斧敲之，声如钟，又如隐雷之声，鳞甲张起。戴氏惊异，奔走告人。再求寻之，不知其所。唐大历初，有无瑶黄生，因猎亦见。后数数有人见之，皆隐而不闻于人。自玉梁飞去后，其处莫能居之，皆为猛兽毒蛇所逼。（出《玉笥山录》）

【译文】

汉武帝时，湖南玉笥山的老百姓，有感于山神奇灵，有时要消除旱灾虫害，祈祷它没有不灵验的。于是大家互相商量说："应该建一座寺观，以表彰它的灵迹。"在建造大殿时，缺一条中梁，百姓们要选择最好的木材，寻找几十天而未能获得。忽然有一夜，风吼雷鸣，到天亮才晴。这时，天空降下一条白玉梁，正合尺寸，严密地安放在殿上面，光彩夺目，因此号为玉梁观。魏武帝当政时，他派人取之。那些人刚到山门，距寺观还有好几里，大晌午天竟然雷电大震，使殿脊开裂，那玉梁化作一条白龙，腾云驾雾而去，隐没在寺观的东山下。晋代永嘉年间，有个戴氏，不知道是谁的儿子，经常喜欢到岩谷中游玩。一次，他偶然来到郁木山下，看见两块青石在岩下支撑着那条白玉梁。戴氏俯身上前看去，用手一摸，见上面有五行红字，都是天文云篆。他试着用斧敲敲，那玉梁发出的声音如钟，如雷，并迅速展起鳞甲。戴氏十分惊异，奔走告人。待再去寻找，却不知去向。唐代大历初年，无瑶有个姓黄的，因为打猎也看见过，后来又有不少人见过它，但都隐瞒不说。自从玉梁飞走之后，那个地方再也不能居住了，因为毒蛇猛兽常在那里出没，逼得你不得不走。

湘穴

湘穴中有黑土，岁旱，人则共壅水，以塞此穴。穴淹则大雨立至。（出干宝《搜神记》）

【译文】

湘穴中有黑土，旱了的年头，人们共同灌水堵塞这个穴，穴被水淹没之后，大雨立刻就到了。

耒阳水

耒阳县有雨濑。此县时旱，百姓共壅塞之，则甘雨普降。若一乡独壅，雨亦遍应。随方所祈，信若符刻。（出盛弘之《荆州记》）

【译文】

耒阳县有个雨濑。这个县时常发生旱灾，老百姓共同用土堵塞它，甘雨就会普降大地。假如一个乡单独堵它，雨也普降四处。随便任何一方祈祷，都非常灵验。

孙坚得葬地

孙坚丧父，行葬地。忽有一人曰："君欲百世诸侯乎，欲四世帝乎？"答曰："欲帝。"此人因指一处，喜悦而没。坚异而从之。时富春有沙涨暴出。及坚为监丞，邻党相送于上。父老谓曰："此沙狭而长，子后将为长沙矣。"果起义兵于长沙。（出《异苑》）

【译文】

孙坚死了父亲，要找埋葬之处。这时，忽然有个人对他说："你想百代为侯，还是四代称帝？"孙坚回答说："要称帝。"那个人于是用手指出一个地方，欣然而逝。孙坚认为这是奇异，但还是照办了。这时富春当即有大沙滩露出。等到孙坚任监丞官时，邻里们前来相送，走到其父坟旁的大沙滩上，父老们说："这沙滩狭窄而绵长，看来子孙们将去长沙做官了。"果然，孙坚后来从长沙举兵起义。

聂友

新淦聂友少时贫。尝猎，见一白鹿，射中后见箭著梓树。（原阙出处。明抄本作出《宣室志》，今见《说郛》二五《小说》引作《怪志》）

【译文】

江西新淦县的聂友，少年时很贫穷，曾经打过猎。一次，他遇见一只白鹿，射中之后见箭竟然穿进了梓树里。

八阵图

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有诸葛亮八阵图。箕张翼舒，鹅形鹳势，象石分布，宛然尚存。峡水大时，三蜀雪消之际，澒涌混瀁，可胜道哉。大树十围，枯槎百丈，破磑巨石，随波塞川而下。水与岸齐，人奔山上，则聚石为堆者，断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万物皆失故态。唯诸葛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依然如是者。仅已六七百年，年年淘灑推激，迨今不动。（出《嘉话录》）

【译文】

四川夔州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面有诸葛亮留下的八阵图。它象簸箕似地张开翅膀，象鹅一样的形状，象鹳一样的势态，石头有序地分布着，宛如当初一样。三峡水涨，三蜀的大雪融化的时候，大水汹涌澎湃，混混荡荡，怎样赞美呢。十抱粗的大树，百丈长的枯树枝，石磨般的大石头，一起随波浪拥塞大江，江水和堤岸齐平。人们纷纷跑到山上，聚拢的石头堆成堆，那情景可想而知。等到水落川平，万物都失去了原来的样子，只有诸葛亮的八阵图--那些小石头堆子，聚合成行，仍然象原来一样。将近六七百年了，年年大浪淘沙，推拍击打，那些小石头堆子到现在还是一动不动。

海畔石龟

海畔有大石龟，俗云鲁班所作。夏则入海，冬则复止于山上。陆机诗云："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出《述异记》）

又 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碑寻失，唯趺龟存焉。石赵世。此龟夜常负碑入水，（"水"字原阙，据明抄本补。）至晓方出。其上常有萍藻。有伺之者，果见龟将入水。因叫呼，龟乃走，坠折碑焉。（出《酉阳杂俎》）

【译文】

海岸上有个大石龟，相传是鲁班所造。它夏季就进入大海，冬季又爬到山上。晋代诗人陆机写道："石龟常怀海，我宁忘故乡？"

又　山东临邑县北，有燕公墓碑一座。那墓碑不久便丢失了，只有底座和大龟还在。石氏建立后赵的年代，此龟常常在夜晚背碑入水，天亮之后才爬上岸，身上沾满了浮萍和水藻。有偷看者，果然见到龟要入水，于是大喊大叫，龟就跑了，碑也坠落摔断了。

钓台石

大业七年二月，初造钓台之时，多运石者。将船兵丁，困弊于役，嗟叹之声，闻于道路。时运石者，将船至江东岸山下取石，累构为钓台之基。忽有大石如牛，十余，自山顶飞下，直入船内，如人安置，船无伤损。（出《大业拾遗记》）

【译文】

隋代大业七年二月，刚建造浙江钓台的时候，很多搬运石头的役夫。牵拉船只的兵丁，对服劳役感到困乏厌倦，吁嗟感叹之声，沿途都可以听见。当时运石头，要拉船到江东岸山下搬取，这是累造钓台的基础。一天，忽然有十多块牛一样大小的石头，从山顶飞下来，一直滚入船中，象是人安放的一样，船也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汾州女子

隋末筑汾州城，惟西南隅不合，朝成夕败，如此数四焉。城中一童女，年十二三。告其家人云："非吾入筑，城终无合理。"家人莫信，邻里哂之。此后筑城，败如初。童女曰："吾今日死，死后瓮盛吾，埋于筑处。"言讫而终。如其言瘗之，瘗讫，即板筑，城不复毁。（出《广古今五行记》）

【译文】

隋朝末年修筑汾州城时，只有西南角不能合拢，早晨建成晚上就倒，象这样有四五次了。城中有位童女，年龄十二三岁，她告诉家里人说："如果不把我筑入城中，此城最终便难以合拢。"家里人不相信，邻居们也讥笑她。从这以后修筑城墙，仍象当初一样，朝成夕倒。童女说："我今天就要死了，死后你们用坛子盛殓我，埋在筑墙之处。"她说完就死了。人们就象她说的那样埋葬了她。葬毕，人们立即开始筑墙，那墙便再也不倒了。

波斯王女

吐火罗国缚底野城，古波斯王乌瑟多习之所筑也。王初筑此城，即坏。叹曰："吾今无道，天令筑此城不成矣。"有小女名那息，见父忧恚，问曰："王有邻敌乎？"王曰："吾是波斯国王，领千余国。今至吐火罗中，欲筑此城，垂功万代，既不遂心，所以忧耳。"女曰："愿王无忧，明旦令匠视我所履之迹筑之，即立。"王异之。至明，女起步西北，自截右手小指，遗血成踪。匠随血筑之，城不复坏。女遂化为海神，其海至今犹在堡下，水澄清如镜，周五百余步。（出《酉阳杂俎》）

【译文】

中亚的吐火罗国缚底野城，是古代波斯王乌瑟多习建筑成的。波斯王刚建此城时，马上就倒塌了。波斯王叹息道"我现在无道，上天不让我筑成此城呵！"他有个小女儿名字叫那息，见父亲忧伤烦恼，那息便问道："父王有邻敌吗？"波斯王说："我是波斯国王，统领一千多个国家。今天来到了吐火罗国中，要建筑此城，以流传万代，然而一点也不顺心，我因此十分忧愁。"女儿道："望父王不要担忧，明天早晨命令工匠按我走的足迹筑墙，就修成了。"波斯王觉得奇怪。第二天，女儿从西北角起步，自己切断右手的小指，滴血成迹，工匠们沿着血迹筑墙，城墙就不再坏了。女儿随即变为海神，那海至今还在城堡下面，水澄清如镜，周围有五百多步。

程颜

程颜税居新昌里，调选不集，贫而复病。有老妪谓曰："君贫病，吾能救之，复能与君致妻。"言讫而去。是夜三更，果有人云，陈尚令持礼来。颜莫测其由，开关，乃送绫绢数十束。颜问陈尚何人也，使者曰："医也。"乃附药一丸，令带之能愈一切疾。颜带之，果疾愈。数日后，夕有大旋风入颜居。须臾风定，见担舆三乘，有一女，三青衣从之。问其故，曰："越州扶余县赵明经之女，父母配事前扶余尉程颜，适为大风飘至此。"颜无所遣，因纳之。既而以其事验之，信然。而越州自有人，与颜姓名同。（出《闻奇录》）

【译文】

程颜租居在新昌里，应选没有成功，贫病交加。有位老妇对他说："你贫而又病，我能救你，还能给你娶个妻子。"说完便离去了。这天夜里三更，果然有人说："陈尚让我拿礼物来了！"程颜不解其故，打开了门，那人竟送进来几十束绫绢。程颜问陈尚是什么人，使者说是个医生，并给了他一丸药，让他带在身上，说是能治疗一切疾病。程颜带上它，果然病好了。几天之后，晚上有大旋风刮进程颜的房宅。一会儿风停，这时只见三乘轿子，上面有一个女子，后面跟着三个婢女。问她们要到哪里去，那女子回答说："我是浙江越州扶余县赵学究的女儿，父母把我许配前扶余县尉程颜为妻，刚才被大风刮到这里。"程颜无处遣送，就把这几个人都收纳了。不久有人去验证这件事，结果属实。而越州是另有他人，与程颜姓名相同。

文水县坠石

唐贞观十八年十月，文水县天大雷震，云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脊高腹平。县丞张孝静奏，时有西域摩伽筜菩提寺长年师到西京。颇推（"推"原作"持"。据明抄本改。）博识。敕问之，是龙食，二龙相争，故落下耳。（出《法苑珠林》）

【译文】

唐代贞观十八年十月，山西文水县天打大雷，云中落下一块石头，大小像捣米杵，脊梁高高的，腹部平平的。县丞张孝静向上奏了一本。当时，西域摩伽陁菩提寺长年师到京，他学识渊博，颇受尊崇。皇帝问他那块石头是个什么东西，他回答说：这是龙的食物，二龙相互争斗，所以掉下来了。

玄宗圣容

玄宗皇帝御容，夹苎作。本在周至修真（"修真"原作"县贞"。据明抄本改。）观中。忽有僧如狂，负之，置于武功潜龙宫。宫即神尧故第也，今为佛宇。御容唯衣绛纱衣幅巾而已。寺僧云："庄宗入汴，明宗入洛，洎清泰东赴伊（"伊"原作"依"。据明抄本改。）瀍之岁。额上皆有汗流。"学士张沆，尝闻之而未之信。及经武功，乃细视之，果如其说。又意其雨漏所致，而幅巾之上则无。自天福之后，其汗遂绝。高陵县又有神尧先世庄田，今亦为宫观矣。有柏树焉，相传云，高祖在襁褓之时，母即置放柏树之阴，而往饷田。比饷回，日斜而树影不移，则今柏树是也。史传不载，而故老言之。（出《玉堂闲话》）

【译文】

唐玄宗李隆基的御像，是夹杂着苎麻制作的。原来摆在陕西周至修真观中。忽然有一天，有个和尚疯也似地背着它，把它放置到武功潜龙宫。此宫就是唐尧的旧宅第，现在变成了佛堂。玄宗的御像只穿绛色纱衣，戴一绛色幅巾。寺院的僧人说："五代时后唐庄宗进入开封，明宗进入洛阳，等到清泰东去伊水瀍水那年，玄宗御容额头上都有汗水流淌。"学士张沆，曾经听说此事但却不信，直到经过武功时，亲自细看了一下，果然象传说的一样。不过，他怀疑那是漏雨造成的，可玄宗的幅巾上却是干干的。从五代后晋高祖天福年之后，御容上的汗水就断绝了。高陵县还有唐尧先辈的庄田，如今也变成宫观寺院了。那里长着一株古柏树，人们传说：唐高祖在襁褓为婴儿时，母亲把他放在柏树的阴影下，到田地里去祭祀；待她回来时，只见日头斜了但树影却未移动，就是现在的那株柏树。当然，这在史书上没有记载，是听老人传说的。

渝州莲花

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迹十二，皆长三尺许，阔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鱼文。在佛堂北十余步。贞观二十年十月，寺侧泉内，忽出红莲花，面广三尺。游旅往还，无不叹讶，经月不灭。昔齐荆州城东天子井，出锦。于时士女取用，与常锦不异，经月乃歇。亦此类也。（见吴均《齐春秋》）

【译文】

渝州西一百里处相思寺附近的北石山上，有十二个佛的脚印，都三尺左右长，一尺一寸宽，九寸深，中间有古代的鱼纹。这些脚印在佛堂北面十多步远。唐代贞观二十年十月，寺院旁边的泉水中，忽然长出红莲花，面积足有三尺多宽，游观者来来往往，没有不惊叹的。这莲花经过一个多月也没有凋谢。当年齐朝荆州城东的天子井往上漂锦缎，士人和女子们纷纷拿用，与平常的锦缎没有什么区别，经过一个多月才停止，也跟这忽然长出莲花的事类似。

玉马

沈傅师为宣武节度使。堂前忽马嘶，其声甚近，求之不得。他日，嘶声渐近，似在堂下。掘之，深丈余，遇小空洞。其间得一玉马，高三二寸，长四五寸，嘶则如壮马之声。其前致碎朱砂，贮以金槽。粪如绿豆，而赤如金色。沈公恒以朱砂喂之。（出《闻奇录》）

【译文】

沈傅师任河南宣武节度使。一天，他家门前有马嘶鸣，声音似乎很近，却又找寻不到。后来有一天，那马叫声更近了，好象就在厅堂下面。挖了一丈多深，遇到了个小洞穴，得到一只玉马。它二三寸高，四五寸长，叫起来象壮马嘶鸣。在它的前面放着一些碎朱砂，用金槽贮藏着。它的粪蛋绿豆大小，金子般的颜色。沈公经常用朱砂喂它。

华山道侣

处士元固言，贞元初，尝与道侣游华山。谷中见一人股，（"股"原作"服"，据《酉阳杂俎》十改。）袜履甚新，断处如膝头，初无痕迹。（出《酉阳杂俎》）

【译文】

处士元固说，在唐代贞元初年，曾经和道侣漫游华山。他们在山谷中看见一条人的大腿，袜子和鞋都很新，断处象膝盖骨的头，原来一点伤痕也没有。

郑仁本弟

唐大和中。郑仁本表弟，不记姓名。常与一王秀才游嵩山，扪罗越涧，境极幽夐，忽迷归路。将暮，不知所之。徙倚间，忽觉丛中鼾声。披榛窥之，见一人布衣，衣甚洁白，枕一袱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径，迷路，君知向官道无？"其人举首略视，不应复寝。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顾曰："来此。"二人因就之，且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多为日烁。其亚处也，常有八万二千户修之。子即一数。"因开袱，有斤凿事。玉屑饭两裹，授与二人曰："分食此，虽不足长生，无疾耳。"乃起，与二人指一歧径，曰："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见。（出《酉阳杂俎》）

【译文】

唐代太和年间，郑仁本有个表弟，记不住他的姓名了。曾经和一个王秀才游嵩山，他们攀藤越涧，来到一极幽之境时，忽然迷失归途。将近天晚，不知该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正踌躇间，忽然听到树丛中有打鼾的声音，便拨开榛柴棵子察看，只见一个穿布衣的人，衣裳很洁白，枕着一个包袱刚刚睡熟。他二人急忙将他唤醒，说："我们偶然来到此地，迷了路，你知道哪里有大道吗？"那人抬头看了他们一眼，不吱声又要睡。他二人再三喊他，他才坐起来，转过头来说道："到这里来。"二人于是走上前去，并问他来自何方。那个人笑着说："你们知道月亮是七宝合成的吗？月亮的情况像圆球，它的阴影多半是被太阳销熔的，在它的暗处，常常有八万二千人在那里修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于是他打开包袱，里面有斧凿等物。他拿出两包用玉屑做成的饭团子，送给二人说："分吃这个东西虽然不足以长生不老，但却可以免除疾病了！"然后站起来，给二位指点一条岔道，说："只要从这向前走，自然就可以上大道了。"话音刚落，人已不见踪影。

楚州僧

楚州界内小山，山上有室而无水。僧智一掘井，深三丈遇石。凿石穴及土，又深五十尺，得一玉。长尺二，阔四寸，赤如榴花。（"榴花"二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每面有六龟子，紫色可（"紫色可"三字原空阙，据明抄本补。）爱，中若可贮水状。僧偶击一角视之，遂沥血，半月日方止。（出《酉阳杂俎》）

【译文】

楚州界的有座小山，山上有房屋但是没有水。和尚智一想挖口井，挖到三丈深时遇到一块石头。凿开石头见到土，又挖了五十尺深，得到一块玉。这玉一尺二寸长，四寸宽，象石榴花一样红。每个面都有六个龟子，紫色的，非常可爱，中间象能贮水的样子。智一和尚偶然击打一个角看看，一股血水就从里面沥沥滴出，半个月才停止。

胡氏子

洪州胡氏子，亡其名。胡本家贫，有子五人，其最小者，气状殊伟。此子既生，家稍充给。农桑营赡，力渐丰足。乡里咸异之。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未至间，江岸险绝，牵路不通。截江而渡，船势抵岸，力不制，沙摧岸崩。穴中得钱数百万，乃弃麦载钱而归。由是其家益富，市置仆马，营饰服装。咸言此子有福。不欲久居村落，因令来往城市。稍亲狎人事。行及中道，所乘之马跪地不进。顾谓其仆曰："船所抵处得钱，今马跪地，亦恐有物。"因令左右副斫之。得金五百两。赍之还家。他日复诣城市，因有商胡遇之，知其头中有珠，使人诱而狎之，饮之以酒，取其珠而去。初额上有肉，隐起如球子形，失珠之后，其肉遂陷。既还家，亲友眷属，咸共嗟讶之。自是此子精神减耗，成疾而卒，其家生计亦渐亡落焉。（出《录异记》）

【译文】

洪州胡氏有个儿子，忘记了他的名字。胡家原来很穷，一共有五个儿子，他是其中最小的，气质容貌不一般。他一生下来，家里便稍稍宽裕起来，种田养蚕，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乡里人都感到奇怪。一天，家里让他押着载麦子的船，逆流而上去州市。快要到时，大江两岸峭壁险绝，纤道不通，只好横江而渡，结果船抵向岸去，怎么也控制不了，最后冲垮了堤岸。不料，从那堤穴中得到了好几百万钱！于是，他便扔弃麦子载钱而归。从此，他家越发富足了，雇仆人买车马，买服装和首饰。人们都说这小子有福气。他不想久居乡下，家里就让他经常往城里跑，渐渐地就学坏了。一日行至中途，他的马竟跪地不起。他回头对仆人说："上次咱们是在撞船处得到的钱，现在马跪地不起，也恐怕会有什么好宝贝呢！"于是让手下人挖地，结果又得到五百两黄金，拿回家去。后来有一天，他又进城去，遇到一位经商的胡人。见他头上有珍珠，那胡商便同他亲近戏狎，诱惑于他。后来将其灌醉，把他头上的珍珠拿跑了。原来他额上有块肉，暗暗突起如球状，失去珍珠之后，那块肉就陷下去了。他当即回到家中，亲友家人都叹讶不已。从此，他精力减退，患病而死，家道也渐渐衰落下来。

王蜀先主

唐僖宗皇帝，播迁汉中，蜀先主建为禁军都头。与其侪于僧院掷骰子，六只次第相重，自幺至六。人共骇之。他日霸蜀。因幸兴元，访当时僧院，其僧尚在。问以旧事，此僧具以骰子为对。先主大悦，厚赐之。（出《北梦琐言》）

【译文】

唐代僖宗皇帝，流离迁徙到陕西汉中后，前蜀先主王建任禁军都头。一日，他与下属在僧院里掷骰子，六只骰子依次相重合，从幺点到六点。人们都为此事感到惊骇。以后王建在蜀地称霸。一次因为巡幸兴无，访问当时的那座僧院，和尚还在。提起旧事，那和尚都用骰子的事答对。先主王建非常高兴，厚厚地赏赐了他。

庐山渔者

庐山中有一深潭，名落星潭，多渔钓者。后唐长兴中，有钓者得一物，颇觉难引，迤逦至岸。见一物如人状，戴铁冠，积岁莓苔裹之。意其木则太重，意其石则太轻，渔者置之潭侧。后数日，其物上有泥滓莓苔，为风日所剥落，又经雨淋洗，忽见两目俱开，则人也。歘然而起，就潭水盥手靧面。众渔者惊异，共观之。其人即询诸（"询"原作"语"。"诸"字原空阙，据明抄本改补。）渔者，本处土地山川之名，及朝代年月甚详审，问讫，却入水中，寂无声迹。然竟无一人问彼所从来者。南中吏民神异之，为建祠坛于潭上。（出《玉堂闲话》）

【译文】

庐山中有一深水潭，名叫落星潭，经常有人来此垂钓。后唐明宗长兴年间，有个钓鱼人钓到一个怪物，觉得难以牵引，费了一番周折才把它拖上岸。这怪物象人的形状，戴着铁帽子，被多年的青苔包裹着。说它是木头又太重，说它是石头又太轻，钓鱼人把它扔到了潭边。几天之后，那怪物身上的泥潭青苔被风日剥落，又经雨淋洗，忽然见其睁开双眼，原来是个人。他忽然站起来，撩着潭水洗洗手脸。众垂钓者惊讶不已，都围上去看。那人就询问这里土地山川的名字，以及朝代年月等，很详细。问罢，转身钻入水中，寂然无声无迹。但竟无一人问他从何而来。南中的吏民们觉得此事怪异而神奇，为他在潭边修建起一座祠堂。

桂从义

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家人入山伐薪，常所行山路，忽有一石崩倒。就视之，有一室。室有金漆柏床六张，茭荐芒簟皆新，金翠积叠。其人坐床上，良久，因揭簟下，见一角柄小刀，取内怀中而出。扶起崩石塞之，以物为记。归呼家人共取。及至，则石壁如故，了无所见。（出《稽神录》）

【译文】

陕西池阳建德县吏桂从义，他的家人进山砍柴，平常行走的山路旁，忽然崩倒一块山石。家人上前去看，只见那里露出一屋室。室内有六张全漆的柏木床，草垫竹席等都是新的，金银首饰堆了很多。他在床上坐了很久，然后就揭开竹席，看见一把角柄小刀，拿起揣进怀里就走了出来。接着，他扶起那块崩石塞住洞室，并用东西作个记号。回家招呼人一起去拿那些财宝。等大家赶到后，只见那石壁完好如初，什么也没有看到。

金精山木鹤

虔州虔化县金精山，昔长沙王吴芮时，仙（"仙"字原阙，据明抄本补。）女张丽英飞升之所，道馆在焉。岩高数百尺，有二木鹤，二女仙乘之。铁锁悬于岩下，非榜道所及，不知其所从。其二鹤，恒随四时而转，初不差忒。顺义道中，百胜军小将陈师粲者，能卷簟为井，（"井"原作"牛"，据明抄本改。）跃而出入。尝与乡里女子遇于岩下，求娶焉。女子曰："君能射中此鹤目，即可。"师粲即一发而中，臂即无力，归而病卧。如梦非梦，见二女道士，饶床而行。每过，辄以手拂师粲之目，数四而去。竟失明而卒。所射之鹤，自尔不复转，其一犹转如故。辛酉岁，其女子犹在。师粲之子孙，亦为军士。（出《稽神录》）

【译文】

虔州虔化县有座金精山。当年长沙王吴芮当政时，仙女张丽英就在这里飞升上天，如今道馆还在。此处山岩有好几百尺高，还有两只木鹤，是二位仙女骑的。铁锁链子悬在岩石下边，不是立标志开辟道路时搞的，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那两只木鹤，总是随着四季的变化而动，一点也不差。顺义道里，百胜军有个小将叫师粲，能够将竹席卷成井状，自由地跳进跳出。一次，他与一乡里女子在岩下相遇，他向她求婚，那女子说："你能射中那鹤眼，就可以。"师粲一发即中。不料，他立刻觉得臂软无力，回来就病倒在床。似梦非梦中，他看见二位女道士，绕床而走，每走一圈就用手摸摸他的眼睛。四五圈之后，她们便离去。而师粲则失明而死。被射中的那只鹤从此不再转动，另外那只还转动如初。辛酉年，那位乡里女子还在，师粲的子孙也做了军士。

卖饼王老

广陵有卖饼王老，无妻，独与一女居。王老昼日，自卖饼所归家，见其女与他少年共寝于北户下。王老怒，持刀逐之，少年跃走得免。王老怒甚，遂杀其女。而少年行至中路，忽流血满身。吏呵问之，不知所对。拘之以还王老之居，邻伍方案验其事。王老见而识之，遂抵罪。（出《稽神录》）

【译文】

广陵有位卖饼的王老，死了妻子，独自和一个女儿居住。王老有一天从卖饼处回家，看见女儿和一个少年正在北窗下共枕，顿时大怒，拿起刀就追。那少年跑得快，得以幸免；王老气极了，就杀死了自己的女儿。而少年跑在半路上，忽然满身流血，官吏斥问他，他又说不出原因。于是，便将他拘捕押到王老处。这时，人们正为那案子勘查现场，王老认出那位少年，于是就让他抵了罪。

桃林禾

闽王审知，初为泉州刺史。州北数十里，地名桃林。光启初，一夕，村中地震有声，如鸣数百面鼓。及明视之，禾稼方茂，了无一茎。试掘地求之，则皆倒悬在土下。其年，审知尅晋安，尽有瓯闽之地。传国六十年。至于延羲立，桃林地中复有鼓声。时禾已收，惟余梗在田。及明视之，亦无一茎。掘地求之，则亦倒悬土下。其年，延羲为左右所杀，王氏遂灭。（出《稽神录》）

【译文】

闽王王审知，当初任泉州刺史。在州城以北几十里处，有一个地方叫桃林。唐代僖宗光启年间，一天晚上，村中地震发出声响，如几百面鼓在敲。待到天亮一看，那长得正茂盛的庄稼已不见一株。试着挖地寻找，原来那禾苗都倒悬在土下。那年，审知攻克晋安，完全占领了闽、浙一带，传国六十年。到延羲登基时，桃林地里又响鼓声。这时庄稼已经收了，只剩下禾梗还在田间。等到天明去看，也没有剩一棵。掘地一找，竟然也是倒悬土下。那年，延羲被身边的人杀害，王氏王朝也就灭亡了。

王延政

王延政为建州节度，延平村人夜梦人告之曰："与汝富，旦入山求之。"明日入山，终无所得。尔夕，复梦如前。村人曰："旦已入山，无所得也。"其人曰："但求之，何故不得？"于是明日复入。向暮，息大树下，见方丈之地独明净，试掘之，得赤土如丹。既无他物，则负之归。饰（"饰"字原阙，据明抄本改。）以墙壁，焕然可爱。人闻者，竞以善价。从此人求市。延政闻之，取以饰其宫室，署其人以牙门之职。数年，建州亦败。（出《稽神录》）

【译文】

王延政任建州节度使时，延平村有个人梦见有人告诉他："我想给你富贵，明天早晨进山去找吧。"第二天，那个人进了山，结果一无所获。这天晚上，又复梦如前。村里人说："我早晨已经进山，不是什么也没找到吗？"那个人说："只要去找，哪有找不到之理？"于是，他第二天又进山了。傍晚，他在大树下休息，看见前面有块一丈见方的土地特别明净，他试着挖掘下去，得到一些如丹的红土。既然没有其他东西，他就将那红土背回家中，粉饰墙壁，光闪闪的非常可爱。人们听说了，竞相用高价来买。此后，这个人又到集市上寻求买主。闽王王延政听说了此事，拿那红土来粉饰宫室，并让那人到衙门里做事。几年之后，建州也就失败了。

洪州樵人

洪州樵人，入西山岩石之下。藤萝甚密，中有一女冠，姿色绝世，闭目端坐，衣帔皆如新。众观之不能测，或为整其冠髻，即应手腐坏。众惧散去。复寻之，不能得。（出《稽神录》）

【译文】

洪州的樵夫到西山岩石下砍柴。那里藤萝稠密，只见一位姿色绝代的女道士，闭目端坐，身上的衣裳霞帔都像新的。大家看半天不能理解，有人便上前为她整理冠髻，不料，他一伸手那冠髻就腐坏了，众人吓得四散而逃。再来寻找她，却怎么也找不到了。